叢書集成新編

六二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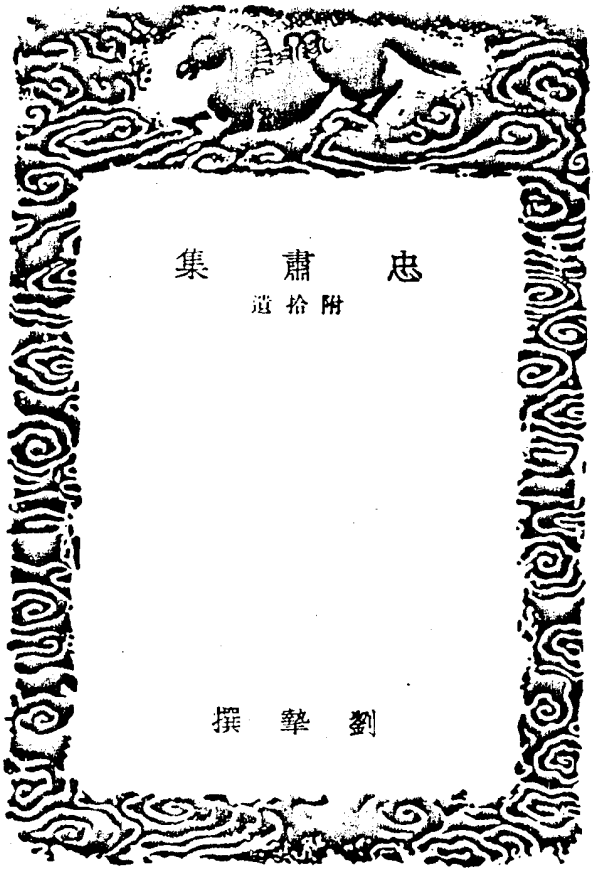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六二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宋

忠肅集二十卷附拾遺　宋劉摯著　聚珍　一
陶山集十六卷　宋陸佃撰　聚珍　八二
寶晉英光集八卷附補遺　宋米芾著　涉聞　一三〇
宗忠簡公集七卷附辨譌考異　宋宗澤撰　金華　一五三
姑溪居士全集七十卷　宋李之儀撰　粵雅　一八二
學易集八卷　宋劉跂著　聚珍　三一七
西臺集二十卷　宋畢仲游著　聚珍　三四七
浮沚集九卷　宋周行己撰　聚珍　四二八
畫墁集八卷附補遺、提要　宋張舜民撰　知不足　四五九
柯山集五十卷附拾遺、續拾遺　宋張耒撰　聚珍　四八〇
斜川集六卷附附錄二卷、訂誤　宋蘇過撰　知不足　六七一

新文豐



忠肅集

附拾遺

劉摯撰

原序

宜和四年七月六日宣教郎知開封府臨河縣丞劉跂寓書于元城劉安世曰先人平生爲文方棄諸孤僅存一篋類次之已成編集念當有序引以信于後晚年遷謫事同諸公身後怨家誣謗又蒙朝廷核實已賜昭雪然而元祐大臣不幸亡歿者類皆不敢納銘于壙植碑于隧始終大節不應無聞于後世願因集序并載一二使他日有攷焉願惟衰拙自少受知于先丞相素叨國士之遇中荷廬引寖階禁從晚歲遷謫復同憂患而又被譴以來行三十年固窮守道俯仰無愧似不爲知己之辱雖懷自顧不足之羞而莫敢辭者蓋義之所在不可得而避也公諱摯字幸老永靜軍東光人也幼而敏悟有成人風年未弱冠被薦于渤海聲譽籍甚凡四預鄉貢禮部奏名爲第一復中甲科初治南宮已著風績英宗詔二府各薦士充館閣忠獻韓公琦以公應詔補館閣校勘王文公安石初秉政搜擇人材擢爲中書檢正居月餘議論多不合會除監察御史欣然就職語家人曰趣裝無爲安居計即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止小臣意在傾故相富弼以市進今弼已責願寬州縣之罪神宗皇帝勵精求治獎進臣下公既對面賜褒諭且問從學王安石耶安石稱卿器識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不識安石也因論人物邪正奏對移時上意嚮納公退益感遇思所以稱因上疏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其事有不可勝言者略陳十害切中時病會御史中丞楊公繪亦論新政并公章下司農司農條件疏駁遂劾繪與公險詖中懷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臣有

言責采士民之說敷告于陛下是臣之職也今有司駁奏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及司農所奏宣示百官孜定當否奏入不報明日復上疏極論時政遂罷御史落館職擬竄嶺外上不聽乃貶衡州哲宗皇帝嗣位宜仁聖烈太皇太后以祖母共政見連年水旱西鄙未寧百姓勞敝而國有大故常務休息遂散遣京城役夫減皇城司覘者廢物貨場能戶馬等事皆從中出又戒敕內外無敢苛刻擾民已而進退大臣選用臺諫擢公爲御史公受命之始即具以熙寧告神考之語復陳于哲廟之前兩宮聽納盡行其言曾未朞月人情於變使天下有泰山之安而無一朝之患者公之力也公既被遇知無不言奸佞刻薄之事狀顯著者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時人以比包希仁呂獻可上察其忠義誠信可屬重任未幾遂大用焉公在中書一日內降盡可二狀其一裁節宗室冗費其一減定六曹吏額房吏請封送尚書省公曰常時文書錄黃過門今封送何也對曰尚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公曰中書不知其他當如法令遂作錄黃初尚書令史任永壽精悍而猾與三省吏不相能數以奸弊告諸宰執呂丞相大防信任之時戶部裁節浮費後省裁定吏額皆踰年未就呂丞相專權狠愎盡取其事置吏額房于都省以司空府爲局召永壽輩領之未嘗謀及同列也永壽見錄黃愕曰兩省初不與今乃有此即稟丞相命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以是白公公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與吏爲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他日又持奏稿以丞相旨稟公曰吏額事本欲慎密而速故請徑下然未經立法欲三省同奏依致仕官文書法公曰似非其類也更當聚議明日呂相又袖稟厲色示公曰勢不可不爾公不欲立異勉應曰諾其後事畢永壽以勞進官時忱蘇安靜時惲皆遷秩有差于是外議喧然不平臺諫交章論列以爲事在後省成就已十八九永壽等攘去才兩月而都司不用司勳格擅擬優例冒賞徇私章數十上時公已遷門下每于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此皆彼省者鼓怨言章風聞過實不足深信呂丞相亦以語客曰使上意曉然者劉門下力也然自此忌公益甚陰謀去之遂引楊畏在言路諫官疏其奸邪反覆章十餘上竟不能回士大夫趨利者洶洶交訌其事于是朋黨之論起矣公語丞相曰吾曹心知無他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少引避丞相曰行亦有詩是歲八月一日奏事畢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上遣中使召公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可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敷輩趨入視事公不得已受命頃之呂丞相亦求退不許明年公繼爲丞相不滿歲前日洶洶者在言路詆公竟去位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本末如此公輔政累年剛明重厚達于治道朝廷賴之及爲相益總大體務守法度輔佐人主于無過之地其于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人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嵩望之鄭朋事諫公曰楚士奈何公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爲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爲之首奏事上前言直事核不爲緣飾多見聽用與同列語公平不欺未嘗以私屬人人有所欲多憚公聞之公聞之亦爲盡力然終不以語也精力絕人遠甚一見賓客及聞其語終身不忘事無劇易臨之曉然省吏每以事

試公不以久近區處如一言皆可復故三省事經公所裁定者後皆遵用莫能改云趙抃若子敗官下獄
抃若奏與監司有嫌乞移獄他路言者論抃若罔上不實王罼除知宿州言者論罼前在揚州不法抃若
罼皆公姻家也語稍及公公請辭位章七八上遂邊就外舍詔遣近侍宣召公入既對諭曰抃若罼事
何預也言者皆謂交通刑恕及章惇之子牢籠小人爲異日計公心知爲言者所中不復自明謝曰臣慙
闕招致人言願就貶責既退固請益堅乃罷相以殿學士守鄆給事中駁奏謂劉某忠義自奮力辨邪正
有功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并給事中罷之于是中外疑駭莫知所謂久之乃知
言者雖多專以章邪事爲媒孽初公家子弟與章惇之子相識因入都應舉而公家子弟亦遊科場嘗至
府第而言者指爲交通之迹邪恕謫官至京師以書抵公公答以手簡其末云爲國自愛以俟休復茹東
濟爲東排岸官數有請求而公不之許蓄怨甚久適見公簡陰錄其語以示言者言者繳上之且解釋云
休復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辟也劉某所懷如此蓋媒孽之語不一而此最爲甚朝
野憤之其後楊畏遂升從官擠紳共惡甚于虺蜴東濟亦除提舉常平諫官復論其素行士論不齒不宜
任以監司除命遂寢人情更以爲快公天性高明不以己長格物既貴恭儉好禮不改平素湛靜嗜書自
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皆自讎校得善本或手抄錄孜孜無倦平居不親妾媵家事有無不以經意
雖在相府蕭然一室其後南遷不知者謂公不堪其憂親族門人乃知公誦居自奉簡約與在相府無以
異也凡有議論惟尚中道不習異說不貴苟難務在謹名教而已少好禮學講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
春秋攷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爲多公文章雅健清勁如其爲人辭達而止不爲長語表章書
疏未嘗假手凡奏議論說記序銘誌詩賦諸文總千餘篇次第著集爲四十卷藏于家公自青社罷職知
黃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顯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
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于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嶺表之謫公拜命卽日就道惟從
一子家人啼泣顧侍皆不聽水陸兼馳見星乃止至貶所扉跡不交人事亦無書自隨宴坐靜默家人具
饌告之食則食喜怒不形意澹如也公年未五十卽扉嗜慾晚歲南遷氣貌安强無衰瘁之色房數月得
微疾公自謂將終戒飭後事精神不亂安臥而薨公既歿于嶺外所屬爲公請歸葬于朝不許已而諸子
坐廢家屬再徙他郡而不著罪狀人無知其故者雖公家亦不知也今上登極大赦天下公旣歸葬而文
及甫蔡渭皆貶湖州然後人稍知其事起于此初及甫持喪在洛陽邢恕謫永州未赴亦以喪在懷州數
通書有怨望語及甫又以公任中司嘗彈罷其左司郎官怨公尤深以書抵恕其略曰改月遂除入朝之
計未可必當途猜怨于鷹揚者益深其徒實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大意謂服除必不得京師官當求
外補故深誣當路者紹聖初恕以示蔡碩蔡渭渭數上書訟呂丞相及公而下十餘人陷害其父罹及謀
危宗社引及市書爲驗朝廷駁之委翰林學士蔡京御史中丞安惇究治焉遂逮及甫就吏而所通初無
事證但託以亡父曾說之究治所問司馬昭謂誰及甫對意謂公也問其證據事狀則曰無有但疑其事
勢心意如此朝廷照知其妄獄事遂緩會公薨閒猶用蔡京奏以不及考驗爲辭但坐諸子而已時紹聖

五年五月四日也其後諸子叔復謹喪還鄉里公嗣子跂徑伏闕下上疏訴其事又持副封詣都堂叩宰
相韓忠彥曾布等皆取實封案牘閱視知其讎妄明白具以語跂至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有旨
文及甫蔡渭所陳顯無實狀已行貶責紹聖五年五月四日指揮更不施行然後公歿後讒謗所坐皆得
解釋渭今改名懋云崇寧元年正月癸酉葬公于鄆州須城縣大谷山之原先塋之東曹國夫人任氏祔
焉有詔特依前宰臣例又除公壻通直郎蔡蕃知陽穀縣應副葬事送終之禮極其哀榮四方觀者莫不
歎息嗚呼公之厚德高行追配古人嘉謨偉績播于天下士民者固不可勝數今特取大節載之其餘非
公出處所繫皆略而不書八月一日承議郎提舉南京鴻慶宮賜紫金魚袋劉安世序

忠肅集目錄

卷一……一
制敕四首
表二十七首
卷二……一七
表二十二首
劄子十一首
卷三……三一
奏議十四首
卷四……四七
奏議十四首
卷五……六一
奏議十首
卷六……七三

奏議十五首
卷七……八九
奏議十七首
卷八……一〇五
啓四十首
卷九……一二一
啓二十二首
書一首
記六首
卷十……一三七
序二首
雜著二十一首
卷十一……一四五
神道碑二首
墓誌銘一首
卷十二……一五九
墓誌銘四首
卷十三……一七三
墓誌銘十三首
卷十四……一九一
墓誌銘墓表附十五首
祭文七首
卷十五……二一一
五言古詩五十三首
卷十六……二二七
七言古詩二十二首
五言律詩七十二首
卷十七……二四五
五言長律十五首
七言律詩四十六首

卷十八……二五九
七言律詩七十七首
卷十九……二七五
七言律詩六十八首
卷二十……二八九
七言律詩二十一首
五言絕句五首
七言絕句六十二首

臣等謹案忠肅集宋劉摯撰摯字莘老東光人家于東平登嘉祐四年甲科神宗朝累遷禮部侍郎哲宗即位歷官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紹聖初坐黨籍累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卒紹興中追贈少師謚忠肅事蹟具宋史本傳其文集四十卷見于宋史藝文志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裒輯編綴以原書卷目相較尚可存十之六七除青詞齋疏等文十七篇謹裒承聖訓刪削不錄餘各以類排纂釐爲二十卷而仍以劉安世原序冠之于首摯忠亮骨鯁于邪正是非之介辨之甚嚴終以見慍羣小貶死荒裔其爲御史時論率錢助役之害至王安石設難相詰而摯反覆條辯侃侃不撓今其疏並在集中他若劾蔡確章惇諸疏見于宋史者亦並存無闕其所謂修嚴憲法辨別淄澠者言論風采猶可想見固不獨文詞暢達能曲盡情事已也至集中有詆韓琦定策功疏頗論王同老攘功冒賞之罪而道山清話遂謂文彥博再相摯于簾前言王同老劉子翬彥博教之乞下史官改正宣仁不從彥博因力求退今考此事史所不載而集中有請彥博平章重事疏其推重之者甚至尤足以證小說之誣蓋當時黨論交訌好惡是非率難憑據幸遺集具在得以訂正其是非于論世知人之學亦不爲無補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　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司經局洗馬臣黃　軒

忠肅集卷一

宋劉摯撰

制敕

元祐三年御試進士制策

朕壁膺駿命。涉道寡昧。懼無以奉承太母之慈訓。而彰先帝之休德。夙夜以思。樂得天下之忠言嘉謀。庶以濟茲。今子大夫羣至在廷。朕甚嘉之。蓋聞天之災祥。以類而至。古之善言天者。能推斯變以應斯事。若合符節。曩自去冬大雨雪。至于春二月不止。人大失職。廣糴凍飢。殍死者衆。夫恆寒之罰。久陰之異。必有以召之。其故安在。朕爲政于茲四年。竊天下通負輕征而散利。苟可以足下。無不爲者。而民力猶未裕也。捐金幣之厚。廓信義之度。以安邊柔遠。而戎心猶未革也。豈所謂至恩者未可崇本務歟。特施設之序或失其宜歟。官之流至多門也。舉天下之闕。不足以居其人。財之費至無藝也。量天下之入。不足以爲之出。將革之乎。或疑于傷恩。將因之乎。懼無以善後。必有至道。未燭厥中。先王之時。上之陰陽和。風雨時。下之稼穡茂。衣食足。官簡而士貴。財通而禮行。四夷款附。邊場安堵。又何修而至于斯歟。夫切而不迫。緩而不迂。朕非求于空言也。蓋將有考而行焉。其悉心茂明之。

元祐三年御試特奏名制策

朕觀先王之時。道德一于上。風俗同于下。家有孝悌。鄉有忠信。人人知禮義之守。廉恥之行。其進退斯有制。取舍斯有分。雖虞人也。招之非其物則不往。雖乞人也。予之不以禮則不受。習俗既成。施于後世。雖世衰道喪。勢利出其前。禍患臨其後。而終不以易其節。故奸雄或爲之屈。寇盜或爲之避。彼上之所以養之。與士之所以自養者。何道而至于此。國家昭德塞違。示人以不爭。信賞必罰。示人以好惡。學士大夫莫盛于斯時。然所謂道義重則輕王公。志意修而驕富貴。風之所被。使貪夫則廉。薄夫則敦者。其亦有是人乎。朕欲使仕者不獨爲貨。學者皆知爲己。所以厲其節。興其志。蓋必有道。子大夫其考古之所宜施于今者。著于篇。

元祐六年御試進士制策

朕聞六藝之教。同適于治。而禮樂爲急。制中以節民情。導和以養民性。政行斯二者。刑防斯二者。四達而不悖。然後上下輯睦。一之乎中和。茲二帝三王所由昌也。先皇帝悼道之鬱滯。建官設屬。以討禮文。定雅樂。始自郊廟行之朝廷。以風天下。規模宏遠矣。而美意未終。澤不下究。朕奉承遺烈。夙興夜寐。嘉與宇內臻于斯路。今天下之俗。分守不明。僭侈相勝。家自爲禮。人不知樂。自學士大夫。齊民編戶。率以其意從事。故是非生于貴賤。隆殺繁其富貧。風俗流溢。和氣弗兆。昔者聖人雖未制作。必因先王之禮樂宜于世者。用以教化。是禮樂之于天下。不可一日緩也。今顧欲考古今之宜。剖經史之義。立爲昏姻喪祭之文。器服宮室之制。隆雅頌之聲。斥優侏之音。使習俗知節。謬戾不作。建中和之極。以述成先皇帝鴻業。其而損益先後之序。朕不敢知。因以待周詢而博訪焉。子大夫以爲如之何而可。或謂解今之法而更張之。民將駭而難從。姑因循其舊而徙加厲禁。又終不足以合乎先王之法度。然則考古便今。必有中制。昔漢修三雍。行大射。調八音。聽樂均。號稱永平。唐損益曲臺制度。亦盛于貞觀開元之間。采其遺意。概之先王之法。其亦有合于今乎。不然。史家所載前代之跡。粲然具在。要必有可言者。至于賈誼劉向。其論深美而不見施用。房喬杜如晦。達于爲政。而不知禮樂。其失安在。乃若節文度數。其詳則有司能言之。非所問子大夫也。其推古今之所以廢興。與施于當世而宜者。著于篇。

奉敕擬上皇太妃册文並繳進劄子

臣准敕撰皇太妃册文。臣詞學鄙陋。不能鋪紀皇太妃休德盛美。上稱詔旨。勉强以成。冒塵聖覽。臣不任惶懼愧汗之至。謹具繳進以聞。謹進。

維元祐二年歲次丁卯某月某日。皇帝某謹再拜言曰。昔我神考。追祖宗休德。以孝事親。以正御家。而天下化之。方是時皇太妃實左右內治。以柔順誠敬奉事兩宮。以仁淑勤儉綏帥九御。受祉上帝。篤生沖眇。以顧以復。以濟及茲。俾獲紹統序。欲報之德。物無以稱。永惟人君之行。莫加于孝。而孝雖四海九州之養。莫大于顯其親之名。矧我神考。厥有訓命。末予小子。敢不敬之。茲用稽合羣志。恩與義稱。不勝至願。謹奉玉册金寶。上謚號曰皇太妃。恭惟皇太妃。于詩書所載輔佐之道。施于家邦者備矣。宜膺典禮。丕顯徽懿。

上瑤寧承崇慶隆祐之尊下焉保安持盈守成之子永懷多福光照無窮某誠懽誠忭再拜謹言

表

賀英宗皇帝卽位表

祗膺先志昭履慶基凡在覆臨舉深欣戴伏以皇帝陛下睿智天縱聰明日躋迪靈源之休祥抱五聖之仁孝昊穹眷命主祀罷以承祧正統傳歸大帝華而協德雕重明而繼照乾六龍以御天七政光華三靈泰定舜蓋循于堯道武能廣于文孝宅后膺符協諷歌之所載守成保極與天地以無窮

賀神宗皇帝卽位表

順承顧命寅踐不闕大號四孚萬方一慶恭惟皇帝陛下幾神明哲性德靖淵佑民作君宅天衷之所相守文繼體一神器于有歸璿璣察而七政齊聖人立而萬物覩光符歷數之在丕協人神之依堯奚紹堯烝哉下武潤色大業作者謂聖而遹者謂明守成太平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

元豐八年賀卽阼表

祗若遺訓嗣膺大歷詔命所遜罔不慺幸伏以皇帝陛下聖質天授岡符祖宗帝統有歸萬世永賴正位之始四海欣歡

賀立皇后表

椒房懿德實册降衷慶溢宮闈歡騰海宇竊以握乾垂統必資助于坤儀理外宜風示光成于內治母儀斯備婦順以明稽合舊章懋隆新制恭惟皇帝陛下纘承丕緒紹復洪圖踵遐武之重光措函生于累洽先乎民物明王者之至公及于閨門著天下之大義惟皇立配體國承家載嗣徽音將以正心而逮下不加崇號無以示民之有尊誕賜洪名榮褒淑德然家人利正講聞義易之詞而君子好逑載美關雎之義自古所重于今是稱位定壺中化成天下

賀安南捷奏表

威靈所被萬里收功凱捷布聞兆民懽慶臣聞聖人之于征伐也用非得已先王之于寇敵也威然後懷物萃聚而除戎時豐享而致法蓋方飭治之既備故苟犯順而必誅虞帝所以事有苗之征宣王所以有淮夷之伐監此前載率于盛時恭惟皇帝陛下剛健體天休明超古萬方順以無侮三靈和而允懷曾爾交蠻干我天討跳踉肆于南上虔劉及于數州不示大刑曷懲不軌軍聲振疊肅如金鼓之下天皇澤漸濡澤若雪霓之救旱俄發然而請命因示之以好生惟盛德所以成無戰之征惟至誠爲能有不殺之武出車薄伐既奮鉞荆之威徯后來蘇行消北狄之怨海隅大定氛祲一清赫然啓勳者無前古

謝監衡州鹽倉表

議令獻言知典刑之無赦原心觀過荷仁聖之有容貸其餘生處以善地伏念臣稟生艱拙遭世盛明學不能窮理而知幾材不足趨時而適變睹名途以孤進濫文館之末遊和鉛何功索米逾歲間承人之倘

攝職于中堂旋誤聖知使備員于憲府仍職書林之舊就行御史之中始自愚臣前無故事方陛下繼承于五聖而國朝平治者百年力勤肯穫之田大解不調之瑟蒐拔羣材而審以器變使化白度而曠然日新臣于此時職在言路誓殞忠義敢避勢權寧以孤陋訐切弗衆而身危不忍從容倡和負恩而速進狂愚自信神益無功故宿官之日幾何而瞽言之罪非一至如均民而弛役因之率戶而出泰雖慮始樂成者愚人之不知然損下益上者先王之大戒輒條十害冀補萬分議臣見疑以爲敗謀而亂化清衷獨見知其有責而盡忠特徇以誠止容其去覬臺閣之二職置瀟湘之一隅有祿食使之存全有職事可以報効銜恩載幸揣分增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察臣孤忠全國大體不惜猷一夫之法庶幾留衆正之門謹當上體恩仁期于必報下堅節義死而不渝

謝滑州到任表

去職逾年法初得調賜符出守恩實過優內省叨踰竊深震懼伏念臣之所領地實近畿自昔漢唐之要津爲今趙魏之孔道中間一廢新造未完河流方洪騁傳將至崔蒲之噸間發輿梁之繕始興謂宜得主脅之雄民叔南之治客消盜之術有如鼂遂濟人之政賢如國僑乃如愚臣學蘊昧陋資材闕疎幸遭容明每備任使愚有餘忱專于盡瘁智不足故無以自休所向多艱豈堪治劇單車虔命使道疾馳視人郡章猶或驚異論上恩旨罔不歡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道德以建太平修法度以熙庶政謂孤臣之多所慮取拙者之或能勤敢不祇力夙宵疚心事職況詔令明具止于奉宣德澤汪洋易于究達庶憑覆幬之一小効酬廬之勞

謝御史中丞表

無非常之才被不次之命叨榮自省震悸隕遑伏念臣學苴樸疎稟資中下不佞薄聞乎大道竊思少補于斯民念事君者先正身故不爲枉尺然守義而弗知變故未可與權孤負清時侵尋白首比者不遺于壓屬使之再冠于憲文無所建明謂宜澄汰忽起從于橫榻俾遂正于中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迪德聖神紹休祖考仁心惠澤昭百姓而協萬邦大公至明崇正而杜羣枉主張孤寒付畀紀綱仲山不吐剛而茹柔汲黯願拾遺而補過期殫此節上報誤知

上太皇太后謝御史中丞表

叨自臺端起專憲席雖有故事曾無幾人何意庸愚遽茲叨冒伏念臣奮跡寒陋達辰盛熙多歷歲年每叨任使竊慕古人之所立不知直道之難行無補事功動罹罪悔晁錯之爲遠慮咸謂之愚潘岳之再免官皆由于拙復塵風憲滋觸怨仇方俟曠官之誅顧蒙越次之寵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乾坤爲德日月並明知臣至孤譽無聞于左右察臣所論意不出于阿諛全付耳目之司使冠紀綱之地任之隆則責亦重恩之厚則報敢輕誓竭一心無辭九阻

辭免尚書右丞表

疊上囊封願收恩檢誠言可信本期十百之見從天聽彌高敢避再三之有瀆伏念臣承學淺陋稟生拙

艱難久玷于名途無可稱之官閥紀綱執憲愧古人直清之風帷幄侍經之名慊道義之益坐糜稍廩動畏譏訶已煩善貸之仁敢意非常之擢負且乘足以致寇名與器斯謂假人方陛下明道德以建太平修法度以康四海所與共此宜得何人自非廊廟謨明之才爲副廉陛都俞之託今顧及于至陋是將强其不能伏望皇帝陛下思國體之重輕在柄臣之賢否追還綸綍之命以釋冰淵之危上不累知人之明下以息儆倖之望

上太皇太后辭免尚書右丞表

橫被殊恩擢居重任竭愚衷而引避邇宸鑒之未迴嘗降訓詞彌深陋越竊以進有德則朝廷爲之尊任惟人故公輔不必備此古今之所同慎蓋治忽之所由生臣以一介之微遇四朝之盛比從末路驟玷中司志少慮而不渝言多迂而難用莫逃臨照日俟譴訶豈期尚屈于聖知更使叅承于國論永惟緜薄敢犯是非身之偃而升高將有笑者器既盈而必溢固其理然詎自愛于捐軀蓋深憂于累國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愼重名器無以假人咨求善明與之共政庶各安賢愚之常分不至召中外之煩言特鑒至誠收還成命誓堅犬馬之志仰報天地之仁

謝尚書右丞表

偃僂至于循牆宠稽授受號令難于反汗竟致叨逾撫心兢慙無地踧踖竊以國家建夫三省政事行于中臺稽古以董正厥官置丞以左右其長進陪四輔退率六聯若網在綱如車有轄苟任人之非稱欲與治以何由臣出于諸生藐然孤進外之更州縣筦庫之任內之徧臺閣省府之游與不足以循毀功不足以補罪爲邦司直晚備中執法之員正色指邪慙無右君子之節方俟獘官之黜敢期共政之圖倖有非常進旅不次此蓋皇帝陛下孝于述事以丕承祖宗哲于知人以允蹈堯舜物有可用非下體而不遺積非以功薪後來而或上曾是屑瑣冒滋寵榮臣敢不以道事君以身徇國義之所在知無不爲庶收銖髮之勞仰報乾坤之造

上太皇太后謝尚書右丞表

忠歎既殫容愚滋寵終奪匹夫之志遂塵四輔之班于分過涯當榮爲懼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以上聖之德撫多難之時聲氣不動而邪正分堂幃不下而華夷治所與同邦家之休戚豈不在股肱之二三宜擇異才以副公望臣學不造于道義智不研于變通惟是樸直愚魯之資安于所稟至于得失利害之際初不自謀謬長憲綱無裨經幄方且憂虞于大譴豈期超擢于近司力小難勝器盈將覆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宅俊以翼嗣聖至公以馭萬方謂孤臣之庶常深或能有達謂一人之材不備無求其全特出聖明之知不繇左右之舉剡由言路入輔政機昔之常所歎陳人將責其施設知之亦允蹈豈非甚艱言之必可行敢不自勉惟矢于忠義以報德于生成

辭免尚書左丞表

竊以國之爵祿以待賢能士之進退必循名義有或異此何以示民伏念臣緜力薄材至愚極陋比蒙誤

寵擢備近司之宏遠之規模空銷疲于精鋭未嘗小補方俟大訶敢期恩憐更進位序玆其歲月則既非久次課其職業則又無顯勞徇輒冒居實干清議伏望皇帝陛下愼名器以厲在位明是非以正有功深察誠言許伸愚分無難反汗之命庶採臨淵之憂

上太皇太后辭免尚書左丞表

寵厚恩深已憂于未報力小任重不可以有加敢過量以貪榮輒叩閽而虔請臣誤遭識拔超貳顯嚴慷慨大忠初不自量其孤拙低徊寡術今皆不出于尋常竊祿可慙黜幽是俟敢意包荒之度更推進位之恩況在官之日幾何而宿業之勞未著懼人言之一起累國體之非輕伏望太皇太后陛下于輔弼必觀其心于爵祿必愼所與矜臣非矯僞之志免臣于顛仆之危特徇忱辭收還成命

謝尚書左丞表

朝有虛位宜賢明是求名無假人乃次第而進危于據蔑愧若負芒伏念臣學不足與有明道未至于無固事君之義惟有忠忠涉世之疏眞同强聒安能謀王體定國論何以塞厚望稱明恩不狩獵而有貊久慙尸素臂江湖之集雁無繫少多末議曠官更叨進秩隨增封戶之數並益冰淵之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休祖宗同德天地常體道以爲用故萬物曲成不求備而與人故小材無棄致玆孤拙常冒寵靈敢不激昂大忠奮厲慷慨庶有一得以補萬分

上太皇太后謝尚書左丞表

進位一等自慙于無功詔班十行趣使之就列恭于承命惕然爲憂伏念臣足以謏聞暗于大體親逢聖運濫跡天臺出于流離孤塞之餘任以左右弼諧之責斷斷自守略無他奇落落難成容嗟慆志位高祿厚功少過多方近輔之惟人坐期汰磔會左綱之虛次乃使續貂進其爵封益以戶賦控辭勿固祇服若驚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聖仁御唐虞之休治知臣有忠于所事之節察臣無善自爲謀之私容之以底其成進之以厲其志臣敢不以禮以義惟夔惟康庶收麋勻之勞仰報生成之造

辭免門下侍郎表

勞能不聞名品益進懼必投于顛仆敢冒貢于誠情臣進德不强造道甚近逡巡尺寸之守遺會聖神之知久負邱山莫報之恩初無絲毫可紀之善叨參大政及今驟至于四遷升貴東臺所歷逾周于三省益高股肱之任況備喉舌之司爵視上公邑增眞食儻罔功而濫處實累國以起羞伏望皇帝陛下如日燭幽體天成物察臣底裏之既盡矜臣器量之已盈特收誤恩以允清議

上太皇太后辭免門下侍郎表

發政西臺無裨于聖治陞班東省忽滿于恩書揣分未安控詞自列惟先王制爵祿之等以待賢能而君子謹進退之方必循禮義臣起于寒畯躐至顯嚴獨侍聖明特達之知不緣黨友更相之助歷塵近輔更涉累年愚于直者人情之易暗公而固者衆怨之所聚每幸曲蒙于善貸保此孤危豈敢更冒于誤恩遷其位紱上乖朝廷陟明黜幽之典下致臣子見得忘義之譏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愼名器以申太公明勸

遷以厲百辟收還成命改授有勞

謝門下侍郎表

輔政備員久無功于右省冒恩進次預出令于東臺懇至偃牆終難反汗臣資蘊不足拙方有餘雖心危而慮之深然力小而任已重謂之事道則有愧乎聖賢之方至于徇公或有負于天地之鑒士無可述賢有所妨保全已費于至仁敍擢更頒于異數況夙夜出納之地以侍從啟正爲官授之非人稟若無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見萬物道御四鄰體貌之以厲其心馴致之以底其績敢不究事君之大義庶以報含垢之異恩

上太皇太后謝門下侍郎表

才屢試而已躬位每遷而逾重弗容懇避徒積憂危臣力不逮心名常浮實猥以口耳之學遂玷股肱之司初不自量貿拳拳于謀國迄無所就徒碌碌以因人此宜清朝汰斥之必加豈復斐地褒升之敢冀矧今左省乃古納言審王命之允而後行受國事之成而不作均爲執政尤號近司夫豈屑思所宜叨冒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姒之德御成康之朝忘己之聖而資于思取人之長而略其短吹噓成就至哉造物之難酬寤寐勤勞惟以捐軀而自誓

辭免右僕射表

授席久虛治廷敷號猥及非才之錄大懿羣聽之公敢冒至恩輒忘素守臣愚竊以論相雖人主之職得賢乃太平之基必先全德之老成或待遠方之特起伏念臣本由疏賤叨寘顯嚴備數邇臣獲進帝王之說預聞大政顧慙禮樂之文堯作章而繼成漢分府以方重謂宜簡更辱延登夫褒德者天下之大公而竭節者人臣之常分念蚤塵于機要已久席于高華矧事屢遷乃能舉力威望匪重將取侮于四夷智略更疏無可言之十事苟從昧進曷慰具瞻儻選于衆而求之多出于臣之右者伏望皇帝陛下慎名與器以尊朝廷紹德選勞以勸臣下俯徇富平之懇曲成考父之名收還過恩庶允清議

上太皇太后辭免右僕射表

敷告于廷疇咨以位惕然驚汗涕于愧顏竊以師長百司位隆于端揆權與大政地重于西臺進德則朝廷尊嘗賢則臣下服而臣學不足以斷國論才不足以達事經孤奉恩私稽留歲紘處非其據者已久受過其量而莫勝方興引分之言冀道妨賢之責敢期含垢更使代工儻懷苟得之圖妄作自賢之行公器不嫌于多取豈曰知難高位必致于疾顛安能圖報上則貽盛朝之累下則蹤衆正之資伏望太皇太后陛下別擇皐夔改圖丙魏煬寘宰路使秉國成大明庶物之情不奪匹夫之志亟收渙渥以息煩言

再辭免右僕射表

辭受匪輕殫愚誠而自列訓詞申敕邈天聽之逾高敢投稽命之誠冀鑒由衷之請恭以皇帝陛下以盛德紹天地以至孝承祖宗恭默無爲方在持盈守成之日左右同體宜得乘道明義之臣如臣學術甚疎智謀弗競雖事君之義固守不移之愚然陳力以來初無可紀之善久尸官而誇積盈多病而志銷當返

田廬遽躋鼎鉉無楊綰之德必不足以化在位非皐陶之舉必不足以遠不仁徒召煩譏上孤渙渥伏望皇帝陛下念輔臣之當否繫國體之重輕特照孤忠曲全晚節收還成命改授眞賢

再上太皇太后辭免右僕射表

微志未伸誠言難止儻猥安于名分其敢宣于典刑恭以國家之輔相難其人臣子之進退必以道蓋治忽之所由榮辱之于是生臣遭會四朝周旋三禁感悅忠義常見古人白璧不爲之非風采功名愧乏大臣巖石具瞻之望略無報効久俟譴訶遽聞猷告之音擢寘宰司之重力不勝任實憂伐斲之必傷僵而升高將有指頂而見笑下招覆餗之辱上玷知人之明況有廟堂之者明而多中外之俊乂改畴公望乃協師言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昭鑒至誠保全晚節使器益者不至于溢植弱者亦足以支特反諛知庶無虛授

謝右僕射表

恭以周玉之愼令不反惟行雖如安世之自量深辭弗得竟塵非據伏積內憂竊惟命相之難爲邦所重粤五帝三代而後逮兩漢有唐之隆蔚然多賢昭于方册惟皇盛世尤愼此官君臣賡歌今百三十載勳業繼踵裁五十二人上之職在理三光而調四時下之責以鎭百姓而遂萬物苟非選道德高世之望何以紹今古得人之光如臣至愚于世孤進先朝過聽擢臺閣省府之華二聖誤恩寘輔弼疑丞之地位高徒聞于播惡德薄不足以尊朝功少過多怨叢謗積未詔士師之議遽杳端右之遷名與器是謂假人負且乘殆將致寇已循牆而至偃終渙汗以難回謂如臣宜爲愚莫避漢廷之公議曰愈咨益汝往紓叨虞帝之命官危不自遑慄無所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保龜鼎之重稽祖宗之謀體堯之在知人本湯之不求備臣敢不究事君之義厲報國之忠雖燔火難補于大明然駑馬可勤于十駕庶收塵露仰答乾坤

上太皇太后謝右僕射表

使節皇臨門而慰寵詔詞疆疆中命之丁寧雖考父之益恭慙富平之竟拜竊以百揆之任師長于中臺萬事之幾本源于右省用道德之望則可以總方略而廣教化非賢明之選則何以制號令而平典章臣可與小知無他大略會兩宮之識拔允三府之推移勞不足以償罪尤謗不足以除譏謗黃霸見謂功名之已損貢禹徒以質直而見嘉區區其間錄錄何有請避賢路嘗投劾以自言終貧國恩復尸官而未去敢意非常之寵遽膺爰立之求兢進秩勳益敦封食三箝納誨遠慙傅說之來十事可行近愧姚崇之進顧視圭組若臨冰淵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姒之徽音翼成康之副聖敷求忠直保乂成平臣敢不職思其憂義之與比安社稷爲悅期勉蹇于前人非堯舜不陳庶答揚于休命

忠肅集卷二

表

謝賜資治通鑑表

來事之師莫如稽古作者謂聖嘉此成書思前訓之其由敕有司而申錫敢期孤淺曲被寵榮竊以帝王之道雖同治忽之時不一史惟廣記欲俾後世之多聞書不勝繁常患常年之莫究簡則易治統之有綱恭惟先朝之緝熙遂詔名儒而論次網羅乎數千載之事潔齊于三百篇之中類集羣書劉郤上皇覽之要發明舊典譙周成史考之篇祕以名山之藏進于華光之讀今期傳信更及分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學日新孝思善繼亦既省觀于庶右又將訓迪于臣工會是衰愚預叨恩禮學如皇謨方興表借之心能愧班游遂有家藏之幸臣敢不玩篇籍之載求臣子之宜考終始以擇是非因成敗以昭勸戒庶見古人之大致少副盛德之萬分

謝生日賜羊酒米麵表七首

恩班中禁慶集私門每于生育之辰屢此使華之寵義無以遜情不自遑臣既齠而孤爲貧以仕賦分涼薄逢時盛明遂以斗筲之微越承廊廟之任設弧復旦自傷弗逮于親存頒餽示恩敢謂不緣于人廢綸

言溫厚使節光華將內府之醪牽象太倉之稺麥禮雖有舊恩實非常此蓋皇帝陛下守位曰仁使臣以禮道契兩儀仁函萬類恩爰慶賞概及疏愚盡鹿鳴之心非徒推飲食之惠効天保之報願以致岡陵之崇

唐書將訓王府班常發爲好賜之仁寵及誕彌之日拜嘉興感揣分戴慙伏念臣學本小知器難遠用幸遭聖明才不求備之旦亦玷左右民所具瞻之司惟涉事多艱故易銷于精銳而尸官既久徒日積于謗議留類細而未行識包荒之已厚尚矜舊物曲記始生皇乎使節之光華肅傳天語餽以公壺之儀物榮發私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謹六聖之典章本二儀之亭育亦既飲食推所以燕嘉資之心繼之廑庖行所以養君子之道顧惟極陋孤奉至恩誓堅忠義之持仰報生成之施

誕育紀辰方起思親之感匪頒錫福遽瞻遣使之華餐牽有加醪醴惟旨伏念臣志愚于古材散而蟠越承其政之圖曾乏尊朝之德留連歲月辱三禁之四遷窮竭技能無萬分之一補竊位之刑未正臣瑕之澤已深會析木之集辰實左弧之紀日敢期奢記特沛訓詞馳酒正之上尊綴饔人之厚饌歲膳慶式幸積私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貌四鄰與行百禮嘉與四海同忠厚之政惠及臣下得燕樂之心不緣無能而廢故事祿不逮養庶饔推食之恩進思盡忠豈獨屬饜之幸

猥以誕辰上紓容眷敕公臺而發餽賁私室以爲光拜受以還兢慙莫喻臣越從罍宄誤被延登徒殫小知無補興運下考清議未免竊位而妨賢仰賴至仁有以包荒而含垢敢謂此日記其始生方懷顧復之恩遽拜頒之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貌近輔勸養衆材飲食已盡其心既冒嘉資之賜福祿以報其上敢忘萬壽之歌誓竭忠恩用酬覆燾

生育復辰方起思親之感光華遣使遽膺錫福之仁內自省循莫勝慙懼臣志雖慕古慮不極深區區歲月之間錄錄碔諸之地上焉萬分之何所補下焉多士之無所稱尚容素飧已愧善貸豈謂門弧之舊旦更頒函詔之深詞餽以餼牽勞之酒醴此蓋太皇太后陛下道成萬物公御羣臣推所欲以及其私不以人而廢其禮祿不逮養空饗儀物之豐孝可移忠惟誓捐糜之報

使節皇皇詔詞疆疆貢以匪頒之數寵其誕育之辰內惟至愚曷稱優渥臣本非遠業偶玷近司雖葵藿自然知傾于委照而腹背之細何益于高飛素飧懷不稼之憂肉食甘無謀之誚未蒙澄汰更辱眷存祿弗及親方感門弧之旦人無廢禮亟蒙臺餽之恩授受以還進退無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冒萬物政稽二儀欲以盡忠臣之心推此養君子之道予以馭其幸仰戴于至仁忠可移于君誓堅于素節

臺之有餽本所以養賢辰及始生誤叨于錫福感深銘骨愧極汗顏臣幸遭異知擢備近輔事君以道敢取于容容當官而行功不聞于赫赫空饗優渥日懼大訶尚煩推食之恩正及設弧之日慈惠之渥見于訓言餼醴之豐榮于私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丕冒合日大明道成乎物而不遺禮不爲人而或廢欲養不俟常拜賜而念親作忠可移期捐軀而報國

謝生日賜器幣鞍馬表

析木集辰適及賤生之日細書命使遽推慶賜之仁膊名物以在門撫孱虛而跼地伏念臣本非國器誤玷宰司當路妨賢久懷于多懼無功報祿更積于內憂徒依末光未詒嚴譴斗筲之器既盈而將傾雨露之私有加而無已于此誕彌之日曲煩齒記之恩咨內府以班常敕近親以將命冰紈文綺發珍笥之兼衣鏤革鏤錫解上閑之良駟攻金之器璀璨織文之觴織華縈莫逮于報親力非繇于稽古服乘而拜俛仰以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謹六聖之典章篤四鄰之體貌德薄而禮之厚功少而錫之多以尊隆本朝以風勸在位天高地厚莫知圖報之宜義重命輕更識矢心之所

乞外任表

臣聞事君必盡其誠故當無隱陳力有時而止蓋以不能輒傾底裏之懷仰瀆高明之鑒伏念臣所學昧陋稟生拙艱敢希當世之功名徒慕古人之節行逮四朝而竊仕遭二聖之誤知濫廁羣材遂預初政遷進歷塵于三省首尾已及于四年不繫去來無能軒輊匪惟慮淺而已竭加以憂患多而早衰兩目頻昏百骸多疾遲徊戀寵出入覩顏內招竊祿之災外坐妨賢之罪與其待人言而後去上煩典刑不若揣己分以自陳猶全出處輒傾孤懇願丐一州伏望皇帝陛下廓日月之明廣乾坤之度矜此已疲之犬馬貸其無補于涓塵特推從欲之仁不惜分符之寵使有民社宣惠澤而下流庶于桑榆收微勞以自効

再乞外任表

不備而惟其人故輔臣必用賢者無功而在其位則詩人所以刺之輒控籲天之誠冀逃累國之責伏念臣越從羇遠擢實顯嚴才不足以達政經學不足以斷國論無嘉猷以副虛佇之託無重望以慰具瞻之心顧慕留連逡巡俯仰雖皇慈之善貸豈清議之所容夫物理之常器滿則必覆古人之戒位高者疾顛加之多懼而積憂足以早衰而易病外雖強而中涸目常眊而髮童日迫傾危上孤任使再殫螻螘之志敢避鈇鉞之威伏望皇帝陛下大明燭幽至道成物察臣今日進退之計本無他腸貸臣累年尸素之愆俾全晚節庶稍循于禮義免大玷于生成潘宣儻畀于一州報効敢辭于九頓叩閽俯伏待請是期

再乞外任表

近上封章願辭職任恭承批答尚祕俞音輒再冒于讜誅非敢輕于出處臣誤膺獎拔本乏器能一預政幾四更歲籥有妨賢之積愧無事道之顯名每驚弱植之漂搖常賴至仁之掩覆滿溢必殆盈虛有時非不知聖神之連難迓天地之恩未報然材智止于如此疏謬見于已然用之易窮如鼠之五技去不爲少若鳧之雙飛況爵祿者天下之至公難貪而久處進退者人臣之大節竊冀于少定儻可効于涓埃顧何分于內外伏望皇帝陛下惻其懇款賜以始終大謹大訶稍骫黜幽之憲有民有社顧膺共治之咨誓將勤養于小民尚得仰酬于洪造

謝鄆州到任表

上書歸相知政路之罔功出守分符荷天仁之從欲仍以中連之節臨茲故社之邦內省幸棨曷勝感懼

伏念臣起身一介竊祿四朝比辱使令擢從孤遠初由蓬萊道山之府載服柱後惠文之冠以橫榻之散郎正中司之執法無爲容于左右不自意其感通遂預政機機鹿幸枋然而據非其所者危之道技多而短者易以窮空精銳之坐銷曾分毫之未報罪多而功不見譽至而毀亦隨思其所安去猶有補章哀祈者六七詔敦諭而再三不求所窮惜東野之御將敗敢釋其位察次儒之辭以誠祕殿清切以寵其名東方浩大以爲之部張良徵志止願得封于留漢帝重恩乃使歸侯于絳以時去國不日到州示以印章人生榮觀識其城郭心喜來歸既見一方所部之吏民具道二聖愛人之恩德感嗟頓首鼓舞瞻天已獲逢白髮之故人又得拜先楸于舊隴書生之幸仕路幾希此蓋伏遇陛下純仁厚義以康保萬方至公大明以照臨百辟事叢至而有是非之辨人雜進而識邪正之情使肆憸忌獲全出處臣敢不謹進退之義厲始終之成孑孑藩方身雖在外惓惓王室心不謂遐更期宣化之餘益誓納忠之報

賀南郊禮成表

聖人能饗熙事備成皇矣顧懷隋擁肇禋之福沛然敷錫肆均大賚之恩恭惟皇帝陛下凝命乾剛重熙離照西清訪道學緝于光明東朝致恭孝通乎上下以小恙之心求助以殷驚之道守成謂大祀之重五經謹始郊以見上帝朝鳷鵲館祼告太宮候長日以道迎肅圜邱而陟降百神之靈受記諸福之物致祥宣室儲精既逆釐于三極端閼渙號俾作解于羣方仁入有生歡通無外臣叨蕃宣之任布寬大之書執玉甘泉莫効駿奔之力馳心魏闕獲同慶賚之私鼓舞昌辰百倍常品

上太皇太后賀表

精意以享昭格天人之休敷錫厥民丕宣雷雨之慶車書所底蹈舞同榮恭以太皇太后陛下坤德在躬大公御政夏塗山之教化周太姒之勤勞翰氣淵嘿而賞罰行堂闈天高而夷夏治扶維重器自置于安平擁佑清躬益躋于聖教吉禮咸秩肇禋告成寒暑正而風雨時福祿來而菑害去反始報本不錫福于洪禧蕩垢滌瑕與更新于庶域有生茂豫嘉氣橫流臣幸守藩方親承惠澤雲天在望跡頹于周南玉帛侍祠必馳于漢畤

謝青州到任表

東方大國莫如鄆青恩臣何人繼命帥守莅官茲始揣己不遑伏念臣器蘊至淺智識弗競遭會繼明之始越膺共政之圖三府空逮于六朝千慮蔑聞于一得雖進退必由其道常願學乎聖人而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于士論寤典刑于司敗假邱寵之使藩報政稽期實愧三年之魯改符易地猶叨四履之齊惟時東秦號一都會士知禮義境控海山厥民富饒少效攘之舊習其俗舒緩有平易之餘風謹于承流可以無事曾是迂愚之品獲庶寄委之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健而粹純豐中而光大沈機以觀變化定鑑以御妍媸人無遺材以器使臣敢不振厲衰境激昂至恩簡禮去煩稍究前修之治推仁宣澤庶求達俗之安儻集涓微仰酬覆燾

乞致仕表

事君主于無隱。誠必自通。陳力至于不能。勢宜知止。輒露引年之請。仰祈從欲之仁。伏念臣親際盛明。蚤塵華顯。文章不足以潤色。才業有愧于經綸。歷事三朝。殆踰四紀。內之清塗嚴闥。極侍從之榮。外之名城大都。徧藩守之選。乏嘉猷以告于后。無膏澤之下于民。徒以忠義愚直之心。期于弗變。至于得失利害之故。初不自謀。緣茲誤被于聖知。嘗亦預聞于國論。士儒至此。幸遇已多。比奉對于清閒。頗自陳于衰劣。出保留宮之鑰。坐安喬木之邦。惟厚祿不可以久叨。顧良時忽焉而如失。年齡寖邁。疾疹交乘。神明潰虛。難支于外慮。筋骸攣瘵。頓異于前時。榮敢尚貪。福知已過。非特招滿盈之禍。懼將累覆幬之恩。迫此憂危。敢祈引謝。伏望皇帝陛下曲矜舊物。深燭至誠。貸其無補于涓埃。哀此已疲之犬馬。許上還于印綬。俾退養于邱園。願服生經。儻保完于餘喘。顧陪鄉老。永歌頌于太平。上以成君父始終之仁。下以全臣子進退之節。伏望聖慈。許臣致仕。

第二表

敢期眷眷。未賜俞音。懼汗雖濡。危誠難止。伏念臣材質極陋。跡援至孤。蚤緣三聖之知。簡拔衆人之上。事功何有。祿位過盈。雖愛君之心。死然後已。而從公之力。耄矣無能。向被恩憐。許叨居守。厲衰殘而振迅不免賜官懷寵。遇以留連。又將滿歲。災釁乘時而或至。疾病攻老而日深。形神之勞兩皆敝竭。外內之敵紛莫支持。臣非不知聖明之治難逢。天地之恩未報。追茲頹朽。無以勉強。況今時不乏人。物皆遂性。自惟出處。無所重輕。曲煩優詔之丁寧。益重孤忠之感激。伏望皇帝陛下測其底裏。保以始終。俾解組以去歸。獲全生而退養。逍遙漳浦之臥。休息茂陵之居。既以免鐘鳴不止之譏。又以脫器滿則傾之禍。陶然歌聖樂。以終身。則于君父之仁。豈特邱山之重。

第三表

未賜允俞。倍深感涕。在念舊之恩雖厚。顧顧天之顧未從。敢瀝肺膺。再干鈇鉞。臣蚤緣一介。獲際三朝。出入恩榮。周旋幸遇。積歲而徒久。曾報稱之蔑聞。居懷竊位之慙。且困負薪之疾。比乘燕見。頗嘗懇激于引年。貪奉德音。乃復逡巡而就次。坐持留綸。又浹歲箇。衰齡益耗。精竭形疲。而莫之復。日改月化。而益以深。疾相與以侵陵。勢無因而勉強。倀倀末路。犬馬之力無餘。奄奄餘輝。桑榆之期有幾。故抗章告老。謝病乞骸。敢謂聖度寬大。而不忘其愚。訓言惻怛。而未容其去。雖事君之禮。要以承命爲恭。然陳力有期。至于不能則止。苟尚貪于厚祿。殆自迫于餘生。豈獨貪冒以取世譏。亦將滿盈而致陰禍。上孤覆燾下喪始終。敢竭一誠。復申三請。伏望皇帝陛下廓日月之明而幽無不燭。推天地之造而物皆遂生。特賜殘年。俾還重責。奉松楸而躬事。完桑梓以裕生。釋去軒裳。以消災危之數。輔近藥石。以冀衰疾之康。儻形神之可支。安貶畝以自樂。優游老境。歌詠聖辰。

謝分司靳州居住表

伏讀訓示。俯循罪跡。理不容于萬死。恩猶畀其餘生。祗命奔馳。悼心隕越。伏念臣蕞孤無助。勤苦自爲。承家本出章句之儒。所望不過州縣之吏。偶緣人乏。獲預于政機。淺以次遷。遂塵于宰席。以罌缶之器而渡

江漢。以翹蠕之力而負邱山。空端一心。曾無遠慮。待罪弁月而已。固嘗不勝于人言。去國三年于茲。終至再煩于朝論。覆惡暴列。彈劾交興。擢髮不足以數罪。辜伏鈇不足以謝公議。敢累好生之德。曲推念舊之仁。祗令分務于別都。更俾安身于善地。咎深譴薄。感激涕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同德昊穹。紹休前烈。記臣久侍于帷幄。憐臣自蹈于典刑。昔常察其所安。未忍置之于理。如犬馬簪屨之賤。猶弗棄之。雖天地父母之慈。不過如此。臣敢不省非內訟。刻意自新。往脩莫追。長負誤朝之愧。來日無幾。尚堅麋骨之忠。

謝新州安置表

上負國恩。自干罪憲。悔心追悼。感涕莫收。伏念臣以一介之微。叨四朝之祿。當大明之繼照。由外服而賜歸。歷塵近司。實奉初政。心貪榮利。久竊位而無慙。識闇事幾。日播惡而不悟。仰累任人之哲。自貽誤國之愆。置散投閒。固公言之未厭。後咎餘責。謂顯戮之必申。尚蒙異恩。聊復遠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好生以奉天地。任德以法祖宗。載加震曜之威。備示存全之澤。譬父母之譴其子。或賜矜憐。然瘴癘之逼于身。何能淹久。儻厚德之可報。誓孤忠而弗渝。

代張安道南京謝表

天近威顏。初違于咫尺。地興王業。叨任于保釐。已見吏民。奉宣恩德。戀榮兼甚。感愧內并。伏念臣蚤由諸生。馴致膺仕。惟兩朝獎遇。寖階文武之崇資。雖一節始終。而乏涓塵之小補。曩從留務。起殿輔藩。逮歸覲于路朝。旋躋榮于薇省。雖時陟降。瞻奉于清光。曾無謀猷。仰裨于願治。屢緣頹妄。自丐便安。圭符之榮。恩方頒于俞命。車服之賜。禮特異于故常。洪惟別都。是謂大國。奉厥衣之原廟。謹留鑰之離宮。襟帶淮濉。左右齊楚。當舟車之一會。列府衙之萬兵。閭巷熟錦衣之榮。兒童習竹馬之舊。歲時足以展先楸之拜。恩禮足以交故老之歡。內省欿然。其何稱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作新大治。總厲庶工。憐臣之于踐更。既勞而久。察臣之于義利。粗識所趨。特示眷懷。寵綏優寄。敢不殫犬馬之効。庶以報乾坤之仁。

劄子

辭免監察御史劄子

竊以御史者。朝廷綱紀之所在。而天下公議之所出。居是官者。必得博學多識剛明方重之人。然後爲稱其任。如臣誼蘊空疏。性智昏塞。材亡所長。名不著見。天聽之過。遽此拔任。深恐輕累風憲之地。而無以厭服天下之望。臣實不敢冒處。須至瀝懇辭免。伏望聖慈。特賜矜允。所有閤門敕命。不敢祇受。

再辭免監察御史劄子

聞命震恐。罔知所措。竊以臣之事君。雖以承命爲義。然而不度己之能否。負冒以任事者。亦不可謂之忠矣。今御史之屬。缺員日久。天下皆知。陛下愼擇精選。思得行誼素重。可以表率在位之人。以充其任。而臣既無學術以明考典故。又無素望。以取信清議。一旦出于過聽。強之此職。其何以副聖君所以用人之意。而允中外之望哉。伏念近歲以來。御史補外者。雖一時以言事得罪。然其人皆有公忠亮直之節。竊謂陛

下宜賜召還處以舊職必能有補以慰天下如臣之愚不敢冒處所有敕命乞行寢罷

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竊以御史府自近世不置大夫而中丞爲之長其職在肅正朝廷紀綱繩遏內外奸枉天下之事無不可論非夫有德有言剛明厚重臨義理而知所擇者其誰宜居之臣智疏材下資淺望輕承乏臺端已逾器量雖殫狂瞽無補毫分日懷失職之憂敢意誤恩之及陛下進臣名位不若行臣之言加臣寵榮不若使臣無愧況備官之未久實揣分以難安伏望矜察愚衷追寢成命

再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臣供職以來爲日未久略無裨益方俟譴訶恩制橫加莫知其故衆人見臣超擢將謂言事有功則恐僥倖生心妄想希効沽激之義傾訐之風爭進紛然卻致多事然則臣雖以能言而進其弊猶且若斯況臣所論之無功乃是當黜而反陟且官爲御史本在繩愆苟身冒過恩何以自信此所以夙夜內省踧踖靡遑上繫朝廷懲勸之方下繫臣子進退之分

辭免兼侍讀劄子

伏念臣孤拙不肖自待罪中執法夙夜憂畏志慮耗竭長恐顛仆孤奉恩榮今復寘之經筵豈敢當此恭以皇帝陛下春秋富盛嚮意經術講讀輔道正在得人而儒學之士布滿近列猥以屬臣實非其稱伏望追還成命非獨下副公議而使臣安分畢力以守職事獲逃咎責則陛下賜臣厚矣

再辭免兼侍讀劄子

仰戴寵遇懼不自勝理有未安義難苟止方陛下嗣服之始儲意經藝將以尊所聞而極高明凡在帷幄左右之臣宜皆博訪宿儒以極天下之選而臣素無資涉德義不聞此臣揣分而不敢受也又臣自去冬初備臺職首曾言講讀臣僚宜慎擇經術之人當時頗蒙采納今若冒榮濫處則是前日之言臣自以爲己實能堪之此又臣畏義而不敢當也伏望察臣區區非有飾說特賜寢罷

辭免尚書右丞劄子

暴聞寵命驚隕失次伏念臣淺聞寡識無所肖似昨蒙召自孤外任以風憲愧無古人正色獻替之效莫副陛下虛己聽納之公覩顏尸官日俟罪譴敢冀誤寵擢置近司今二轄之官爲四輔之任用人當否繫國重輕況舊德老成布在要近其聞望皆出臣之右其踐歷皆在臣之前舍而不求乃此廑受苟輒冒處必致顛危伏望追寢以安愚分

再辭免尚書右丞劄子

天聽甚高愚誠不達典頒訓敕益用震惶臣竊以士平居時常歎無位以行其道臣今幸仁聖在上好善求材長短畢用漕遇斯時而擢于可爲之地自人情觀之宜若可以奮迅而進也臣所以逡巡不敢受者蓋逢時愛日雖當汲汲而審己揆分又有義存焉臣愚而多艱或可以小用不可以大受苟力不能自量學未能自信而遽務謀謨國事是所謂苟得者其于國體爲累甚大臣一身顛仆安足道哉伏念中執法

其任已重常憂不勝今願得因此并解言責別除一閒局庶可以自効伏望察其誠心哀而憐之

再辭免尚書右丞劄子

使車光華里閈榮歎拜制詞之深厚聽口敕之丁寧恩渥有加兢慙無地臣非敢僞爲廉退以邀譽于流俗亦非肯故自違慢以干誅于憲典實以陛下今日之勢于左右政事之臣必當純用德望乃可以重朝廷而鎮羣下臣材質駑下自度不可大任故不避再三稽命之戮實愧玷聖明知人之鑒伏望追寢恩制改任賢傑庶允公議以全螻蟻之命伏聞御史中丞已差人訖敢乞別賜一差遣亦足以自効

辭免中書侍郎劄子

伏念臣出于孤平驟遭識拔備員省轄漫已逾年雖矢心畢力圖報萬分而略無善狀日俟嚴譴方欲自爲投効之請豈敢更冒遷次之榮況中書之地幾政所出其所付任尤須得人臣自揣量實難稱副

辭免門下侍郎劄子

臣才質空陋久玷近列徒以國恩未報未敢引身退避而累蒙遷擢職位愈高退自揣量實不遑處況東臯出納制命其任尤重伏望察臣不逮收寢新命以允公議

忠肅集卷三

奏議

乞結絕亳州獄奏

臣伏見亳州官吏昨以住滯俵散青苗本錢朝旨下本路轉運司差官取勘及今累月尚未結絕訪聞命官及干繫人等在禁者其數甚衆遂成大獄驚駭物聽臣愚以謂本州官吏所犯止于不依限支散青苗錢其罪可以一言而定非有晦隱難窮之狀而起獄不止有司未測朝廷風旨張皇事勢連逮證佐當此暑月追呼淹繫殊可矜愍欲望陛下速降指揮嚴責勘司須令日近完結其證佐人逐旋先次疏放所貴盛夏不至淹延取進止

論役奏

臣伏見近日有畿縣百姓數百人就宰相居第告訴役新法不便及詣開封府出頭又赴御史臺陳訴稱係東民稅戶今來令出錢助役各係貧戶生業微薄每年賦稅并諸色官債已是供輸不前難于更出助役錢數及稱提點司升起逐戶等第已蒙曉示起納期限數百人往來街市京師喧然臣竊以畿甸者天下根本之地常宜安撫之而愛養其財力使有豐佚閒暇之樂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義所以重都

下根本之勢。昨者圍結保甲。是時西邊用兵。法令一出。民間驚騷。至今疊惑而未寧。今又作法。使人均出綱錢。非時升立戶等。期會急迫。所以人情惶駭。無所赴愬。恐非所以强幹重內愛人寬役之意。實由有司未能奉宣陛下大均之意。以立法度。乃爲此等紛擾。臣伏願先降指揮。告示逐縣。今來新法。未得施行。別聽朝旨。以安衆心。然後乞根究昨來承准。是何條制。輒有升降戶等。及如何出榜。依理施行。所在役法。臣愚欲望陛下深求民情。博采中外之論。再行講求其要。不至重斂勤衆。而可以經久者。而後行之。繫民休戚。此最大事。惟陛下謹慮而審取之。天下幸甚。

貼黃

臣聞王廷老張靚。將兩浙差役合用錢數。增起一倍。科在民間。本路人情。嗟怨不安。今來府界。又敢擡升戶等。此等皆是妄意朝廷欲以羨餘爲功。臣竊慮諸路。亦有似此擡升等第。多配役錢。去處乞速降指揮。嚴爲約束。

論用人疏

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勤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而無聚斂。其有愛君之心。愛國之言。皆無以容于其間。今天下有喜于敢爲。有樂于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良義者以進取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寖成。漢唐黨禍。必起矣。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前日意以爲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更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僞。志迫忘遠。幸于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愼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收過與不及之俗。使會于大中之道。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案）本傳。擊爲監察御史時。入見神宗。面陳褒貶。因問擊從王安石學耶。安石極稱器識。擊對以少孤獨學。不識安石。退而上此疏。今永樂大典本闕。謹據宋史補入。

論助役十害疏

臣聞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言人君雖有仁心仁聞。苟不因先王之道。爲良法度以行之。亦不免于民不得被其澤。恭惟陛下至誠好治。憂念元元。謂天下役法久失其平。故慨然有意其大均之也。然有司建議立法。頗無以上副詔旨。而下協人情者。臣請言之。其法曰。率錢助役。官自雇人。臣謂其事不可勝言。而略陳其十害。天下戶籍。均爲五等。然十七路。三百餘州軍。千二百餘縣。凡人之虛實。役之重輕。類皆不同。今斂錢用等。以爲率。則所謂不同者。非一法之所能齊。若隨其田業胕脊。因其所宜。一州一縣一鄉一家。各自立法。則紛錯散殊。何所總統。非所謂盡一者。其害一也。新法患舊籍之不得其實。故令品量物力。別立等第。以定錢數。然舊籍既不可信。則今之品量。何以得其無失。不獨騷擾生弊。亦使富者或輸少。貧者或輸多。其害二也。上戶常少。中下之戶常多。上戶之役數而重。故或以今之助錢爲幸。中戶之役簡而輕。下戶役所不及。故皆以今之助錢爲不幸。優富苦貧。非法之意。其害三也。新法所以令品量立等。不取舊簿者。意欲多得雇錢。而患上戶之寡。故臨時登降。升補高等。以充足配錢之數。疲賤之人。何以堪命。近日

府界。其事已驗。其害四也。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不可蠲。則是助錢。非若賦稅有倚閣減放之期。其害五也。夏秋二熟。農人惟有絲絹麥粟之類。而助法欲用現錢。故須隨時貨易。逼于期會。價必大賤。借使許令以物代錢。亦復有退揀壅塞。及奸緣乞索之患。其害六也。兩稅及科買貸債。色目已多。使常無凶災。猶病不能給。又起庸錢。竭其所有。恐斯人無悅而願爲農者。天下戶口。日當耗失。則去爲商賈。爲客戶。爲惰游。或父母兄弟不相保。抵冒法禁。折而入下戶。大則聚而爲盜賊。其害七也。徼倖之人。又能奸緣法意。虛收大計。如近日兩浙科起一倍錢數。欲自以爲功。而使國家受聚斂之謗。其害八也。夫既爲之民。而服役于公家。迺所謂治于人者。事人。天下之通義也。況鄉縣定差。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者猶須十餘年而一及之。至于下役。則動須一二十年。乃復一差。今使概出緡錢。官自召雇。蓋雇之之直。不重則不足以募。不輕則不足以給。輕之則法或不行。重之則民不堪命。其害九也。夫役人必用鄉戶。蓋以其有常產。則必知于自重。性愚質則罕至于欺。公舊法雖有替名。鄉人自任其責。今既雇募。恐止得輕猾浮浪奸僞之人。則所謂幫庾場務綱運。凡所以生財者。不惟不盡心于幹守。亦恐縣官之物。不勝其盜用而抵冒法令。罪獄日報。至于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省吏之類。職在捕察賊盜。發行文書。追督公事者。則恐遇寇有畏逸之患。因事有騷擾之奸。而舞文鬻事。無有虛日。其害十也。夫民可安而不可動。財可通而不可竭。以臣之淺聞寡見而所列如此。其沸于民口有大于此。而臣未敢有言者。其又何窮。然臣嘗爲陛下博訪而深計之。蓋天下差役。莫重于衙前。今司農新法一項云。鄉戶衙前。更不抽差。其長民人等。並聽依舊將天下官自出賣到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以酬其重難。臣謂此法有若可行。然坊郭一等戶。自來已是承應官中配價之物。及饒僅盜賊。河防城壘。緩急科率。郡縣賴之。今亦難爲使之均出助錢。外舊來官中將場務給與衙前。對折役過分數。然多是估價不盡。虧卻官中實數。今既官自拍收。用私價召賣。則所入固多。又應係衙前當役去處事件。官爲裁省。使無舊日糜費而支酬之際。稍優其數。則人情必常樂爲。可寬鄉戶重役。而似無害民之事。臣乞陛下將此一法。詔有司講求其詳。逐路坊場錢數。可以了得。本路召雇衙前酬奬。則詳其條目。行而觀之。以三二年間。若見其利。則其他役法更革無難矣。所在助錢之法。伏望早賜容斷。一切寢議。以幸天下。夫更令創制。可以漸而不可以暴。況欲內自畿甸。外至海隅。一概率錢。可謂重斂。又欲迫急而成之。使生靈不得以自全。陛下安得不愼重其事哉。

論助役法分析疏

臣近曾上言。論助役之法。其害有十。今奉聖旨批送下司農寺。曾布劄一條件詰難。奉聖旨令臣分析者。竊以助役之法。有大臣主之于中書。有中書之屬官及御史知雜者。講畫于司農寺。有大臣所選擇監司提舉官行之于諸路。上下布置。其勢若此。可謂易行矣。然曠日彌年。未有定論。可以爲法者。其故何也。不順乎民心而已矣。民之所不欲。古今未有可以勢力强而成者也。故雖命使者奔馳道路。稟之于內。而叔之于外。然其擬議參差。條制殊異。衆情紛然。不知其可行之計。則此法利害。明若觀火矣。臣有言責。故前日采中外士民之說。敷告于陛下。今司農之辯說既如此。陛下以臣言爲是耶。則事盡于前奏。可以覆視。

陛下以臣言爲非耶，則貶黜之而已，雖復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不惟費辭文過煩紊天聽，而風憲之官豈與有司較是非勝負，交口相直，如市人之交競者。則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有司謂臣等險詖欺誕，則上有陛下之聰察，而下有中外之公議，所謂中有向背，則臣所向者公，所背者私，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今方辯助法之利害，而無故立向背之論，以朋黨之意教誘天下，此可駭也。所謂曾無畏忌，則陛下之法，臣所畏也。陛下容受忠直，臣爲御史，實不敢隱情自爲忌諱。今司農欲使臣畏忌權臣，則誠臣之所不能者也。伏望陛下將臣前後所論助役章奏與司農之言，宣示二府大臣，中外百官，以考是非，若臣言有所取，則乞速罷奏議，以安天下之心。若稍有欺罔，則其重行竄逐，以謝專權之人，而戒妄言者。

分析第二疏

臣昨日准聖旨，批下司農曾布劄子，爲詰臣所言助役事，尋已具分析奏聞去訖。臣竊以耳目之于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聽爲疑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內外相信，無以異于一體之相爲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安治，不然則反此。故謗木諫鼓，不設危亂之國，鼎鑊斧鑕，不在聖明之朝。恭以陛下躬上聖之德，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溫恭和容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于臣等以職事爲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爾。因事獻忠，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勢，陛下以謂安耶，治耶，抑未耶？苟以爲未安未治也，則以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至于安治者，將誰致之耶？陛下即位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己任，得君專政，安石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竟，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淤田也，則費大而不效；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騷民以應令；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絕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則商賈市井居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徵利也，則下至于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君子，行道必馴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于設施，皆有次序。今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牽合于州縣，小人挾附佐佑于中外，至于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指之爲無能，使少儇辨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鬻民者，謂之通變，能附己者，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矛不可招者，爲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屬掾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弓乞者，布門如市，雖然，猶有槩國家之體而大于此者，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亂，存者無幾。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嘗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有軋己者而權可保也，去異己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馭天下者，是己之所爲，而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嗟夫，此

事之實也。其名則曰革弊而興治，是以陛下樂聞其名而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陛下所以砥礪天下，而鼓動四方以爲勸信者，今有人焉，能舞公事以傾動舊，能與大獄以逐官吏，其事是耶，乃其職爾，何至超任以爲職司耶？趙濟是也。又有人焉，以渭源田欺罔始，既以此得罪，而終復以此增秩，王韶是也。程昉事漳水以興大役，困一方而無成功，趙子幾挾情以違法，禁按吏以防民言，則皆置而不問，乃是賞反施于聖人之所當罰，罰不及于王法之所當誅也。畿邑之民以助錢爲訴也，陛下聖旨令召情願，東明知縣以不能禁民有訴而被劾也，陛下聖旨，止令劾擅升戶等之事，二者皆獨斷之善政，而中書皆格而不下，此則陛下之號令不行也。西師無功，而曰非朝廷之本謀，天下俱見給軍之費，輦出于京師，空名之誥，馳下于西路，又命一知制誥于將幕，使專代天子之言，報復號令，絡繹于道，苟以爲非耶，何不止之，迨其事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指費緡錢以千萬計，秦皆之人，肝腦塗地，日增軍旅之怨，結邊疆之釁，而不自請咎，乃致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徽號而不受，忠義之士，誰不痛心而疾首？至如助役之法，臣嘗言之矣，其條制纖悉，臣雖未能究見，然終以謂使天下百姓賦稅貸債，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升進戶等，使之概出緡錢，皆非爲人父母愛養基本之所宜爲者，故臣謂之聚斂，非妄言也。陛下任遇輔臣，如此其重，而致主之術，乃用此道，是皆大臣之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今既顛謬乖錯，敗亂綱紀，知天下之不容，懼宸衷之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避無敢言者，然其尚敢言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司農熒惑天聽，作爲偏辭，令臣等分析以權沮風憲之體，艱梗言路，欲其憂憚苟容而緘默，或欲撩其危言，從而擠逐，不知忠臣節士，雖戮辱不懼，所以盡事君之義爾。今羌夷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疲潰未瘳，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匱竭，聖君恭勤思治，萬方之所知，而在輔弼者，方欲蔽天聽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臣願陛下思祖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生靈之危苦，少回幾慮，收還威柄，深恐異時專權肆志，將有陛下所不能堪者，則必至于虧失君臣之恩，是今日養之適所以害之也。若夫馮京王珪，同列預政，皆依違自固，不扶顛危，雖心悟其非，而無所捄正，己之進退，又嶮巇而不決，皆非所謂輔臣之體。臣四海之內，孤立獨進，陛下過聽，任以風憲，皆竊思之，近歲臺諫官罷以言事，罷免豈其言皆無補于事歟？豈皆願爲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爲名而去歟？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潤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導之，不可以隄防激鬬而發其怒，不惟難爲功，亦爲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竊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違于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愚衷少悟天聽，而亦不敢嫥嫥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輕決去就，玆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繼十餘疏，其言及助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言簡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陛下亦多矣。不意大臣之怒，已至如此，令臣等分析分析之事，前代無之，祖宗無之，近年已來，乃爲此法以摧言者之氣，方陛下孜孜聽治，嘉于納諫，而大臣所爲，則不得正目而視，此所以發臣之狂言而不能默也。伏願陛下深察事物之變，用安靖之治，以休生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緩急爲先後之序，以義利經權爲本末之辨，自茲凡有獻替于陛下者，乞有以誘掖獎厲之，能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而養多士敢言之氣，臣

不勝悚愧懇愛君待罪之至。

代留守張方平留國伯微子張許三廟奏

伏見司農寺奉詔降制，應天下祠廟，並依坊場河渡例，召人承買。狀取淨利，本府管下所管祠廟五十餘處，各已施行。內有開國伯宋公微子廟，開國伯廟歲納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三貫，並三年為一界。臣竊以開伯遠自唐堯，遷此商邱之地，主祀太火，而火為國家盛德所乘而王。本廟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之始封君，開國于此，亦為本朝受命建國所因，較于祀典，重之甲令，所當處潔，以時奉祀。又有雙廟，乃是唐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所謂能捍大患，有功于民者。今既許承買，日後小人以利為事，必中其間，營求招聚紛雜，穴褻何所不至，慢神清祀，莫此為甚。歲收錢數，實損大體。自餘利害，不敢盡言。欲乞朝廷詳酌，罷此三廟，特免出賣，以稱國家崇奉典祀，崇尚前烈之意。

乞慎擇講讀官奏

臣竊以聖人之德，其聰斉神智，固天性之所自有，然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孟子亦謂人皆有是四端，猶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在乎充之而已。苟不充之，將失其本然之性，則雖聖人方其始也，舉間以達之範圍以成之者，其可少哉。昔有周成王幼沖踐阼，其師保之臣，傅之德義，道之教訓者，周公召公太公其人也。夫左右之人既如此，則成王雖幼，其耳目所入，蓋無有不正者矣。我仁宗之初，亦以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為侍讀，鶚元孫奭為侍講，惟茲數人，皆名儒宿德，極天下之選，是時方親庶政，斷之暇，每于雙日召使入侍，講說經典，或讀祖宗故事，盛明之政，慶澤無窮。恭惟皇帝陛下紹膺天命，傳序統業，夫以異稟之資，夙成之善，而又上有太皇太后陛下之至仁厚德保護開祐，所以成就者，罔不備至矣。然方春秋鼎盛，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語默見聞，宜正事是接，所以起善養源，保徵慎始，尊德美而長智習，致廣大而熙光明，則勸講進讀輔道之官，其可不慎擇也哉。伏見兼侍講給事中陸佃，蔡卞者新進少年，越次暴起，論德業則未試，語分望則素輕，使在此官，衆謂非宜。伏請罷其兼職，以允公議。仍欲望聖慈于內外兩制以上官內，別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遇非聽政之日，使殿無坐，時賜廷對，使之執經誦說，陳天下之義理，古今君臣父子之道，以廣睿志，仰副善繼求治之意。臣不勝愚款，取進止。

請依程頤所乞奏

臣伏覩制命，以布衣程頤為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者。恭以尊儒重道，振舉遺逸，使天下歸心，固聖朝之所宜為也。然臣竊惟進退者，臣子之大節，爵祿者，天下之公器。進退不失其義，則人道立，爵祿不輕所與，則士心勸。二者蓋不可不慎也。頤始則節行自守，陛下高其風，故以州推官西京教授起之。頤既力辭，從而赴召。而陛下又以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待之。頤既至未即受命，而陛下又賜之延對，官之以通籍，陞之于經筵，蓋頤之遜避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焉。臣恐頤于出處辭受之際，或有難安者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孟子曰：仕有時乎為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頤好學求志，有君子之行，遭際盛世，其心豈徒欲以聲名自售哉。固願有所未就也。頤親老家貧，兄頤有賢行，官不達而死。在頤之義，當仕也，為貧而仕，則若孟子所謂居卑者，可也。今有譽而不試，每辭而加進，臣之是知，頤之不敢受也。若夫紛紛之論，致疑于頤者，非獨如臣之言也，直以謂自古以來，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于用。若頤者，特以迂闊之學，邀君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頤等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乎上，故不聞爾。又以謂頤辭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舉布衣，故事具有，是頤之志，欲為種放常秩，而亟欲得臺諫侍從者爾。臣固知論者之或過也，然而是非疑似，陛下亦不可以不察也。聖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則亂。伏望陛下審眞僞，重名器，聞頤方辭恩制，乞降指揮，依頤所乞，成就其節，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祿養其親，又使受之有義，免于似是之謗，後日見其可用而進擢之，蓋未晚也。于陛下尊德舉賢之道，無過不及者，不亦休哉。取進止。

貼黃

聞頤有所建請數事，如欲令經筵侍臣坐講之類，又有非所宜言者，衆傳以為笑，不知有是事乎。惟望速降聖旨，依頤辭免，俾命之以初官，試之以西京教授，庶幾成頤之志，完頤之節，以息羣議，而亦不害異日擢用也。夫廉恥不立于天下也久矣，今幸有一人焉，若授受不當于義，則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恥為事，豈不重哉。

乞增諫員及許察官言事奏

臣蒙恩過聽，使備員御史，固將竭盡愚論，知無不及，而竊惟陛下即阼臨政之始，其所先者，宜莫若廣言路，故臣今就職之日，首獻其說，蓋聖人以一心御萬事，而無遺慮，以一視周四海，而無遺照，非能身親而目得之也，為能資諏訪度，致人之言，開闢其塗，使無壅蔽。上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下之雖工瞽執技之賤，芻蕘負薪之陋，皆得輸意自竭，雖然至前而聽吾之所擇，惟懼乎言者之不能多，祖宗以來，諫官御史，張設員品，罕不備足，凡在職者，皆有言之責，臣今伏見諫官止有大夫一員，御史臺自中丞而下，雖十員，然止于中丞侍御史兩殿中，法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于察治官司公事文書之稽違者，而不預于言，則是在朝廷以言為官，而任其責者，裁此五人而已。天下之大，臣工之衆，權強之漸，朋比之萌，民之休戚，政之利病，其于獻納伺察，誠恐耳目之未廣，事或有不得盡聞于聖聽者。此非帝王明四目，達四聰，開衆正，屏羣策者也。臣欲于諫院增置諫官數員，本臺六察御史並許言事，其所領察耳目，不廢如故，所貴共盡忠力，交輔聖政。臣不勝悚愧，取進止。

依旨推擇監察御史奏

准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僚上言，近降指揮，御史臺察官並許言事，臺官共置六員，則在臺入員之中，當減二員，莫若指揮長貳察視本臺除言事官外，某可使言某可能，奉聖旨依奏。續准尚書省劄子，朝散郎試御史中丞黃履奏，現今監察御史六員，除劉拯外，其五人並係臣論薦，伏念臣既嘗稱其材以進之，又擇其不材而退之，在臣私義，實恐未安，欲望聖慈指揮，止令侍御史劉某推擇，奉聖旨依奏，並劄付臣者。右

謹件如前。臣契勘本臺監察御史六員。舊來專領察按。近制並許言事。逐官皆係臣僚保薦塡充御史之人。今除陳次升一員。現今奉使差出。臣未之識。外有劉拯安悖二員。到任久次。可以減罷。伏望聖慈。量才別加任使。其除合依近降朝旨。指揮施行。

乞依舊令封駁司關報差除奏

檢會准元豐五年五月七日門下省劄子。門下省奏擬給事中廳狀。封駁房勘會。昨舊封駁司准元豐三年七月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御史中丞李定狀奏。乞應有差除。並令封駁司限當日關報本臺。奉聖旨依奏。續准當年九月二日中書劄子節文。同知諫院蔡卞奏。乞應有差除及改更事件。並令封駁司抄錄關報者。勘會近准新制。撥封駁司歸門下省爲封駁房。其舊封駁司准朝旨廢罷。又准官制新條。諫院已廢。諫官係中書門下官。外卽不言舊條合與不合行使。所有本房承受差除及改更事件。今來未敢依舊關報。亦未敢便行。住關白帖子稱。如合依舊關報。未審以何司存爲名。如以本房緣已隸門下省。若以本省。又恐內省無關報外司之理。及檢會式令。卽無門下省關牒外司條式。奉聖旨更不關報。臣竊以朝廷愼于出令。故使官司更爲檢察。內之則門下得以封駁。外之則臺諫許其論列。然朝省之上。事有漏泄。禁罪不輕。人誰敢傳。若非門下以司關移。則臺諫所聞。常在命令已行之後。此定與卞之所以有請。而先帝所以從之也。其後給事中徒以封駁改司爲房。又疑內省不敢關報外司。遂作申稟。致有結降指揮。簒革今來。惟是敕命已至。六曹已作奉行。方始隨事關報。苟理有未安。給事中失于駁正。或雖駁而失當。其差除之告命。政令改更之制。往往已授受施行矣。而臺諫官方從其後論之。雖以聖慈優容聽納。必無難于追改。若或者以謂號令已行。不可反汗。則是雖設之官。而無補于事也。故臣愚欲乞且用元豐三年指揮。凡差除及改更事件。並令門下封駁官依舊于當日關報諫官御史臺所貴成命未下。先事裨補。而朝廷亦易于施行。

貼黃

封駁司改爲房名號雖亦小異。而事任不殊。若謂不可用關。恐合以給事中移牒。逐處乞詳酌。

乞令臺諫先次上殿奏

臣昨于十一月十日曾具狀奏。乞先次令言事官上殿。不蒙施行。後來竊聞恐候開年降指揮。以此不敢頻有申請。今來已是歲盡。伏望早賜聖旨。先次許令臺諫官上殿奏事。所貴公議人情不至隔塞。得以詳悉開陳。上達天聽。

論三省樞密院差除奏

臣准吏部牒。十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唐淑問除左司諫等事。又牒十月二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陸佃等罷侍講事。臣竊睹自來朝制。及近降官制格。凡差除有中書進擬者。有樞密院者。有三省者。有三省樞密院同進者。蓋建官分職。各有所治。法無相參也。三省樞密院同取旨者。似止于差除帥臣。邊鎭大吏。內臣近上。差遣而已。今來差諫官罷侍講。不關樞密何爲而預也。外言籍籍。皆以三省容

縱密院侵紊政體。莫不疑異。臣竊以國家所可恃者在綱紀。大臣所宜守者在名分。綱紀正于上。則下無邪志。名分治于下。則政無多門。一有奪移。何患不起。況朝廷今日正當尊強君道。謹守祖宗法制。嚴臣下之分。以消壓權僭之心。今廢置官吏。陛下大政。而三省之事也。樞密院非其職。逾法出位。橫造議論。公然犯分。臣恐積微至著。交亂官守。漸行私意。以害政事。上則陛廉之等慢。下則傾奪之患生。杜漸防微。實繫國體。欲望聖慈。特降詔旨。戒諭三省樞密院。臣僚凡以差除擬進者。各依自來條制。班次取旨。所貴正名定分。事無侵逾。以尊朝廷。以正在位。取進止。

貼黃

臣又慮上件差除諫官等事。曾降聖旨。特許樞密院同進。借有特旨。乃是聖恩優禮執政。欲合同乘論之意。而大臣之節。自當引義辭免。惜朝廷綱紀。以安分守。不應乘便冒進。漸壞失體制。

忠肅集卷四

奏議

歲旱乞修政事奏

臣伏見自入冬以來。並無雨雪。亢陽爲厲。被災甚廣。羣情嗷嗷。驚憂四顧。考原經典。可謂大異。夫人之氣。與天地陰陽之氣相爲出入。流通而往來者也。人情和于下。則天道順于上。人事乖于此。則天變效于彼。是謂天人相與之際也。故聖人之事天也。知其在上不遠。應以類至。則凡祈禳消伏。以謂末節小數。而專修政事以應之。竊以陛下委國仰成。與之均休戚。同榮辱者。不在三省樞密院執政之臣乎。今廟堂之上。大臣八人。情志乖暌。謀謨不一。無同心同德之節。有分曹懷貳之意。故議政之際。排抵依違。相激相鬬。其語往往播在中外。所以政令壅隔而不下。文書稽滯而不行。官爵濫于無名。而不應于典故。公道屈于貴近。而獨施于疏遠。私邪朋比。上下隔絕。況當皇帝陛下淵默諒闇之日。太皇太后陛下制出房闥之時。朝廷政權盡在大臣。而大臣不咸如此。故天下但聞頗僻之事。而不見和善之政。政不和則人情不和。人情不和則天地之氣繆渝而生此變也。書曰。肅時雨若。五行傳以謂冬旱政舒緩之所致也。今上下可謂不肅。朝廷之政。可謂嫚慢廢弛。號令可謂二三不振矣。古者災異水旱。咎在陰理陰陽之官。故策免三公以

寒其證。今來歲已窮。盡旱暵如此。宿麥在野。無潤澤之人。春氣相乘。有疫癘之變。生民一歲之大命。豈可不念之哉。又一月以來。日青無光。風霾晝翳。考之占驗。皆非小變。而上之人恬不以爲怪。此中外之所以恐懼而不寧也。伏望聖慈深省上天警告之意。俯察朝廷乖戾之變。特詔大臣修飭政事。凡賦斂之害人者。法令之未安者。大改而更張之。至于決獄訟之私。杜趣謁之穢違。進忠良。退阿諛。通蔽塞。去疑貳。務以至誠實事上塞天譴。下救生民。則和氣之應。將不旋日而得之矣。臣不勝惓惓之心。取進止。

貼黃

今外議皆謂朝廷自升祔以來。政事懈弛。不及日前。此蓋有以召之。非虛言也。

乞禱雨疏

臣伏見近日都城之中。火災頻起。人情惶懼。轉相驚疑。蓋自冬春以來。久旱所致。今晝夜暴風。氣候乾燥。故易以致火。必待雨澤。乃可消伏。欲望聖慈。命官精潔祈禱。以安人心。以致天澤。兼已近四月中氣。春麥方實。夏麥將結。正渴雨之時也。伏乞速降指揮。取進止。

貼黃

臣按五行傳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序。率由舊章。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恭惟陛下聖政英斷。其于辨別賢佞。固已至矣。然更願陛下常以此事留心。勿使讒言可進。邪或勝正。則天人之際。應如影響。一雨不難致而災焰息矣。

歲旱待罪奏

臣等伏睹春夏以來。旱暵深廣。徧走羣望。雨澤未應。上煩聖慮。焦勞惻怛。奉今月九日詔書。避殿損膳。深自退抑。臣等伏惟災異之應。必由政事。政事失當。咎在臣等。今乃致陛下降刻責之言。哉居養之節。則是歸過君父。臣等夙夜悚惕。伏望特賜罷黜。以懲不職。或先次依故事各降官職。庶幾少謝天戒。臣等以三省闕人。不敢閣門待罪。各且在職聽命。伏乞早賜處分。

論政事稽滯疏

蓋聞傳曰。朝廷正則百姓理。又曰。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今夫上之人誠能同德一心。盡公憂國。則必有和善之政。而下無朋比之士。苟人有異意。轉相非疑。則必有辟違之政。而下有向背之俗。于是民破其害矣。臣伏見昨者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聽治之初。惠綏天下。去民之所同患。更法之所不安。至于振淹滯。細貪刻。發政施命。無有虛日。故近自畿甸。至于海隅。莫不鼓舞承風。頃耳以聽太平。而近者一兩月以來。政事號令之見于施行者。曠然希闊。中外顒顒。無所聞見。深求其故。皆以謂執政大臣情志不同。議論不一之所由致也。有陰挾以坐觀者。有陽合而內睽者。有強橫以肆制者。有忍恥以懷祿者。滯事積前。相顧而不發。故仁澤屯丁。上而不下。庶事壅于朝而不行。以至文書稽留。人情隔塞。聖人之化。雖日久于其道而後成。然固有緩急之勢。今事至輕小。明有比例。或止于一法令之增損。一官吏之廢置。猶不肯倡端主論。則方今邊鄙之大利害。賦役之大是非。天下百姓之困苦。如在倒懸而望解者。當誰任其責。何

時而議也。幸遭聖明。哀愍元元。爲廟朝大計。而謀國之人。方身是卹。方私是圖。坐玩歲月。亦可謂不仁矣。況今皇帝陛下以盛年居諒闇。太皇太后陛下以垂簾而稱制。于此時也。而輔弼不咸。相擯相激。非獨政事壅積而已。誠恐疑貳漸深。分曹固黨。便傾險之士。煽于其間。上下乖戾。何事不生。此又臣之所爲深憂也。伏望聖慈深察事變。防微杜漸。特詔輔臣當務同寅協恭。相與以信去其貳志。以濟國家之事。今來政事之稽滯未決者。趣令條上取旨。則望聖明發自睿斷。別白施行。以幸天下。

論景靈宮宮后同殿乞下近臣疏

臣伏見神宗皇帝神主。既祔太廟。竊計于景靈宮當依祖宗神御。別建朝殿。伏緣宮中地步。今已隘逼。若或開展民區。則理有未安。臣惟原廟之說。始見于西漢。而其制度蓋不傳而無聞。今景靈宮之聚神御也。固有祖于原廟之意。然帝之與后。各建殿室。蓋緣舊來神御。散在諸寺。故亦各殿。乃出于一時規畫。別無義據。臣嘗竊謂既尊曰廟。當倣于宗廟之制。帝后宜同御一殿。如此則今日神宗所御。遂可無事于興作矣。奉遷昭憲皇后于宣祖殿合配。而復以太始殿易名爲神宗之殿。非徒簡節勞費。便于時而已也。考之禮典。則無違。質之人情。則爲順。此大事也。伏望聖慈。詔三省兩制禮官維議。以處其當。聽陛下聖斷焉。臣淺陋妄議。合卽罪誅。竊謂如此。自與廟制相合。逐時酌獻行香。亦無妨礙。取進止。

論降詔疏

臣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慰安人情。傳聞二三。臣不敢信。儻果如此。臣實未諭。伏見陛下卽位以來。修先朝政事。損益法令。進退臣吏。大要專以安民。四方曉知上指。坦然明白矣。至于懷私負釁。貴近不赦。而忠信之言。雖小必錄。此又人人皆能道之。臣獨不知國家尚安所疑。欲家至而戶曉也。若謂日者黜責一二臣僚。恐附離黨與。不無反側。故以詔書安之。臣謂人情無甚相遠。不從上令而從其意。動民以言。不若示之以行事。自古而然。朝廷果將吹毛洗垢。搜抉宿過。則詔令隨行。人亦不信。但令朝廷罰罪之意。出于公議。惟責大體。不問其餘。則雖無所言。何患人不知之。近者朝廷法令方具。功罪明白。吏民安堵。自如正宜鎮靜無事。何故自生疑貳。猥欲以言語區區過自分說。以勝士大夫之心。臣恐中外有以窺陛下也。前世漢唐以來。因誅鉏叛逆。或討復僭僞。危疑之始。慮有動搖。故頒下詔令。慰撫未萌。今升黜官吏。何時無之。何至張皇自生不安之意。臣竊以爲過矣。抑臣聞之。人才實難。自非大奸大猾。懷邪怙終。此外安有終身棄置之理。古人以功贖過。所謂使功不如使過。良以此爾。前以罪退。後以功進。是乃國家所以公天下者。見之一二。則中外將不待言而信矣。臣謂安反側之計。無以尚此。何必空言哉。伏望睿斷。寢降詔之議。免四方疑惑。以幸天下。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再論降詔疏

臣近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得于傳聞。未見本末。然竊謂朝廷舉動不可不慎。昨已具狀論列。今者外議籍籍。又異于前。大意謂陛下卽位以來。增損法令。進退官吏。今已改意自悔。故欲下詔委曲解說。又深厭臺諫言事。故欲止約多士。轉相告語。且謂自此臣僚雖有罪犯。無復憂畏。臺諫雖有聞見。無復敢言。詔令

未下人已非議臣備位言路所聞如此不敢不論臣竊謂刑賞予奪天下公器非苟順人情惟當而已日者朝廷加惠元元取官吏臺國賊民之尤無狀者顯黜一二以勵其餘此甚大惠陛下其以爲當耶未當耶誠以爲當則是矣何必家至戶曉自起疑貳之意使忠義自失奸罔幸免臣所未論也臺諫臣僚類皆疏賤孤寒之人而使以譏切主上彈治貴近爲職其勢固已不勝若稍加沮抑且使有誅夷之憂則人人顧私自便誰肯盡言又況聽與不聽上繫朝廷去取大抵欲言十事退思反顧已去五六具言雖上又經裁擇則言而聽者率不過十一二然則朝廷聽言可謂審慎論議雖多言者何罪且臺諫以言爲職今若明出詔令戒使勿言則是子之官而奪其職爲小人之所睥睨輕詆必不能自立相率引去然則言路壅絕誰復以利害之計上聞此又臣所未論也臣思慮累書疫其事甚易見不知爲陛下建此計者誰乎臣願陛下深思臣言無忽速賜寢能降詔之議以安士論若本無此議臣聞之誤妄罪當萬死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三論降詔疏

臣近兩具狀奏乞寢能降詔指揮未知聖意賜與不賜省察朝士大夫億度風旨轉相傳誦不無非議臣謂降詔本欲安人情而詔令未下事已宣露反使人情疑惑則利害固已可見甚非陛下鎮靜中外之意臣備員言路此而不論臣則有罪是以不避煩紊願畢其說臣謹按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人國人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下竊意之也故朝廷之人不爲則已苟有所爲雖祕謀密計人且意而知之況陛下以修政事清人物遂欲闊略細故含垢匿瑕示天下以寬大誠大惠也但此意一定何患人之不知若更施于行事一二則中外論意坦然洞達矣何必空言喋喋過自分辨急于取信無乃害國家大體哉詔書大意不過以謂罪惡者已治欲使其餘改行自新恭惟先皇帝養育人材布滿內外其中邪慝不能無之今已行懲勸則是乃所以成就先帝之意若必形于詔書示溝滌之惠使之自新則似分別前日政事虧損治道無大于此然則人情安與不安乃在陛下立意行事其實何如耳不在降詔詔下之後事體室礙其害乃至如此臣願陛下深賜省照特罷降詔以全大體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論韓琦定策功疏

臣等去月二十六日奏事延和殿論韓琦等定策以立英祖勳烈顯著近年爲人掩奪其功乞賜明辨方懼僭冒俯聽罪誅伏蒙聖慈開納宣示本末不待臣言而自已曉然見是非之正臣等退而感歎因竊思念自至和以後臣子以國本未建爲言者蓋不可勝數或泛乞早定儲貳或願擇宗室之賢者至于請立誰何有所主名則萬一無敢及之者至嘉祐六年琦與歐陽修同司馬光疏日日叩請開導引翼天意感悟大議始有主名而英祖皇子之詔遂下矣言之者雖多而爲之者琦也憂之者雖衆而任其責者琦也此四海之所共聞天地祖宗之所照鑒而今日莫如太皇太后陛下之所詳而知也琦等有社稷之功而不能自保于存沒之際王同老爲父貧功上其私室所藏之文引中書同列竊議之語乃云至和已有定議神宗以爲賞疑從子恩過寧僭于是進官錄子所以褒顯之者傾動一時而詔旨直謂嘉祐立子之詔

但宣至和已定之命而已嗟夫大忠元勳移彼而就此有所與奪矣此公議之所不服而是非之際不可以不辨也循蹟考理皆有證佐臣已列九事具之前疏同老乘琦與同時執政皆亡而慈聖光獻皇后上仙之後謂無有知其事者乃出而振之而不虞太皇太后陛下之知之也臣等區區非爲琦修等家橫冀恩澤亦非欲追革同老等賞典但乞降一詔書辨正定策大功所在布之天下付之實錄院以昭信史以伸公論以慰士大夫心爲萬世忠義之勸伏望早賜指揮取進止

貼黃

前後臣僚乞建嗣者雖多然琦等嘉祐末定策之日止用諫官司馬光章疏琦等日持其疏懇請于前其功業皆相濟以成之也伏望于今來詔書中明賜別白褒顯以示天下其與元豐旌賞之事自無相妨

追謚呂誨疏

臣伏以辨大奸而究未萌人臣之先識褒遺忠而發潛德國家之令典臣嘗覩熙寧之初王安石以道義文學起而輔政先帝畀天下聽之天下士民亦罔不指期以望太平上下向之無異辭當此之時故諫議大夫呂誨爲御史中丞獨以爲不然屢有奏論其略曰安石居廟堂天下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誨坐是貶官于外未幾已歿其後安石與其朋黨變亂祖宗法度專以聚斂爲事顛倒邪正進退失其當廢民之所同欲與民之所同害欺罔朝廷天下被其患者十七八年其間雖有踵事增虐之人然要之權輿造端實自安石始四海困擾皆如誨言誨可謂有前知之明矣誨名臣之後爲人忠信剛正立朝行己有古人之節大臣之風在言路前後三黜皆以擊奸邪忤權勢最後尤以直道大義爲公論所高誨之死于散地在熙寧四年官至侍從而朝廷未嘗有所贈卹誨之妻今在生事微薄有子皆碌碌小官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惠綏生民修完庶政以成就先帝求治本指昭顯于世而開奬言者孜孜聽納凡臣子在前日輸忠獻直嘗有一言于朝者莫不收拾褒用之而誨不幸既亡未見遇于今日此天下有志之士所以歎惜而不能已臣不勝愚慮欲望聖慈嘉誨之有識敢言言不獲用利不得及于世哀其志節特賜褒贈及賜謚以表顯之錄其諸孤稍賜任使非獨以慰幽壤蓋亦以勸天下之忠義而愧人臣之爲奸諛者非小補也取進止

貼黃

臣不識呂誨然實慕其爲人其讜論直節近世在言路者少及焉而又逆知安石爲政之害使其言用豈不有補于天下此朝野之所同知也

請文彥博平章重事疏

臣伏見陛下降詔遣使詔太師文彥博赴闕惟彥博以勁名之重翊亮四朝可謂社稷元臣宜乎陛下思見其人而加禮起之甚盛事也臣竊觀自古以來莫不貴德而尚齒然宗工大老遇之必以禮而處之必以道故或尊之以爲師保或養之以爲三老五更或使之朔望一朝或間趨朝廷平章重事或有大政就

而咨決考于前載。故事具存。今彥博之來。在聖謀神慮必有以處之。將一見其儀形而已耶。又將有所咨訪耶。將留之朝廷以自輔耶。又將任之以政耶。今外議但見宰相虛位。久未除人。皆以謂陛下必將以三省長官命彥博矣。雖臣愚意亦不免出于此。然臣竊謂誠若議者所料。付以三省之政。有官則有職。有職則有事。四海之大。萬務之繁。大小無所不總。日夕裁決。朝會陟降。殆恐非八十餘年老臣之聰明筋力所能宣也。有職事則不能無得失。使任其責則傷恩。釋而不問則廢法。又非所以養元勳而尊舊老也。彥博雖老矣。然忠厚敦大。足以慰士大夫之心。其氣略足以彈壓強悍。其威望足以鎮服外裔。誠宜今日優游佐佑。以爲朝廷重。古之人以老成有過于典型。蓋爲是也。臣欲望聖慈。詔彥博以本官朝朔望。遇有軍國大事。特賜宣召。詢以籌策。不須以官政嬰之。夫以三師之尊。獨承天子清問。獻納以決大議。而不勞以事。此陛下之所以尊禮舊德者至矣。不親于權。以進勉君道。不疲于職。以休養老臣。而無累于出處之際。此亦君子之可以處而安也。恩協義稱。無以易此。伏望決自聖心。使天下無異辭。臣不勝區區。取進止。

論太學獄奏

臣先准朝旨。看詳理熙寧以來罪犯。并元豐後來探報斷遣公事涉冤抑。情可矜憫。並許上開。數內一件。制勘太學公事。龔原等二十二人。已具看詳事理。奏聽指揮去訖。伏緣事有未盡。須至論列。臣謹按太學公事。本因學生虞蕃就試不中。狂妄躁忿。上書告論學官陰事。自此起獄。又因勘官何正臣迎合傅會。將赦前及狀元手法不該推治之事。奏乞皆行推治。親書特旨依奏。自此獄遂大熾。上自朝廷侍從。下及州縣舉子。遠至閩吳。皆破追逮根株證佐。無慮數百千人。無罪之人。例遭笞楚。號呼之聲。外聞股栗。臣聞論者謂近年慘辱冤濫。無如此獄。其所坐贓。大率師弟子摯見之禮。茶藥紙筆好用之物。皆從來學校常事。雖經有司立法。而人情踵故。未能遽革。盡以監臨枉法當之。終身放廢。可謂已甚。其間雖有實負罪犯之人。終以下計其上事發不正。獄官希合。拷虐太過。故雖得其罪。論者猶不以爲直。又況學士大夫。不堪困辱。類多引慮自誣。並坐重責。深可嗟憫。臣所看詳。緣止是據案考事。而獄吏等從來鍛鍊文案。惟恐平反。故首尾牢密。曲直莫辨。況此獄出于正臣希功。用意尤極巧詆。今雖已具案內事狀奏聞。然在于實情。天下之所知者。有所未盡。若不曉然加惠。一切昭洗。止用有司看詳之文。誠恐冤抑不伸。不足上副聖仁矜恤之意。臣愚不勝拳拳。欲望陛下特出睿斷。將太學制勘命官舉人等。優賜恩旨。等第除落罪名。取進止。

貼黃

現今看詳理所。若于公案內見得冤抑。或可矜事狀。即本所自可陳奏。其雖有冤抑可憫之情。衆所其知。而案內文致完密。非看詳所能見之。如此獄者。若有司不以事實上聞。則冤者無由可伸。臣待罪言路。義不可以遊嫌自默。惟陛下酌情制事。毋拘常法。特與優加除雪。以示寬大。仍乞降特旨施行。

乞重修太學條制疏

臣竊以學校之制。主于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羣居衆聚。帥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爲學

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何也。比歲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于諫官。于是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凝密。士之學其間者。轉身舉足。輒蹈憲綱。束濕愈于治獄條目多。于防盜上下疑貳。求于苟免。先王之意。禮義科旨。逝已盡矣。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月巡所隸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衆。足以爲證佐。以防私請。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豈不大謬先王意哉。私請賄謝。如是。真可以絕之乎。而又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隸也。故使之兼巡。如周易博士或巡治禮之齋。禮學博士復巡治詩之舍。往往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讓。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生問對。憤悱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蓋其意不如是之疏也。其道不如是之戾也。先王之于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道。則下必有長者君子之行。而報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爲。而報乎上者不能有義也。況夫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三舍之法。寥寥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前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題品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還。即私有于求饋。受自依律救仍乞先次施行。外應大學現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于今者。有所增損。著爲科條。上禮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聖斷。

論取士并乞復賢良科疏

今有建明賓舉條制。謹具下項。臣伏見國朝以來。取士設科。循用唐制。進士所試詩賦論策。行之百餘歲。號爲得人。熙寧初。神宗皇帝崇尚儒術。訓發義理。以新人才。謂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試以經義。士儒一變。皆至于道。夫勸士以經。可謂知本。然古人治經。無慕乎外。故其所自得者。內足以美己。而外足以爲政。今之治經。以應科舉。則與古異矣。以陰陽性命爲之說。以泛濫荒誕爲之辭。專誦熙寧所頒新經字說。而佐以莊列佛氏之書。不可詰之論。爭相夸高。場屋之間。雖羣羣百千。而混用一律。主司臨之。珉玉朱紫。困于眩惑。其中雖有真知聖人本指。該通先儒舊說。苟不合于所謂新經字說之學者。一切皆在所棄之列而已。至于蹈襲他人剽竊舊作。主司猝然亦莫可辨。蓋其無所統紀。無所隱括。非若詩賦之有聲律法度。其是非工拙。一披卷而盡得之也。詩賦命題雖出于六經諸子歷代史記。故重複者寡。經義之題。出于所治一經。一經之中。可爲題者舉子皆能類集。裒括其類。豫爲義說。左右逢之。才十餘年。數牓之間。所在命題。往往相犯。然則文章之體貫舉之法于此。其敝極矣。詩賦之與經義。要之其實。皆曰取人以言而已也。人之賢與不肖。正之與邪。終不在詩賦經義之異。取于詩賦。不害其爲賢。取于經義。不害其爲邪。自唐以來。至于今日。名臣鉅人。致君安人。功業軒天地者。磊落相望。不可一二數。而皆出于詩賦。則詩賦亦何負于天下。或取一詩賦。或取一經義。無異道也。但有司考言之法。有難有易。有利害。有利害。故去取或失其實。而所繫者大矣。然則法不可以不改也。臣愚欲乞試復詩賦。與經義兼用之。進士第一場試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經義以觀其學。詩賦以觀其文。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

材前二場爲去留，後二場爲名次。其解經應與通用先儒傳注，或己之說，而禁不得引用字解及釋典。庶可以救文章之敝，而得其人，亦使學者兼通他書，稍至博洽。一臣伏見漢唐之制，因天見災異，或政有闕失，則詔郡國及在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天子親策以求其言。至于國朝，沿襲故事，于是設爲賢良茂材科目，隨貢舉召試。其于得人，視古爲盛。近時之制，遂罷此科。臣竊以爲國之道，得士欲廣，故取之非一塗，謂常選不足以致異人，故設制科以收超絕之才，而每舉中等不過一二人而已。今夫官人之法，入流門戶，日益增多，未有澄汰，而于三年取一二非常之人，則廢其科不用，此何謂也。臣恐欲乞復置賢良方正及茂材異等科目，每遇貢舉詔近臣仍依舊制舉試，所以廣言路，求人材，繼祖宗之制也。一臣伏見近制，明法律舉人試以律令刑統大義及斷案，謂之新科，吏部將司法員闕先次差注，在進士及第人上。臣竊以先王之治天下，以禮義爲本，而刑法所以助之者也。惟君子用法，必先之以經術，法之所以治理之所在也，故惡有所懲，而常不失忠恕之道。舊制明法最爲下科，然其所試，必有兼經，雖不知其義，止于誦數，而先王之意猶在也。今新科罷其兼經，專于刑書，則意若止欲得淺陋刻害之人，固滯深險之士而已。又所取之數比舊猥多，調擬之法，失其次序。臣以謂宜有更張，欲乞新科明法，并加論語孝經大義，登科之額，裁減其半，及注官之日，並依科目資次，所貴從事于法者稍不遠義，而士之流品不失其分。右謹條件如前，伏望聖慈裁酌，如賜開允，即乞今年降詔，並自元祐五年秋試爲始。

忠肅集卷五

奏議

論役法疏

臣竊以聖人之治，雖一道無敝，而道之寓于刑名法數者，必有偏而不起，毗而不行者，聖人因時而變之。變則通，通則久，以盡天下之利，此五帝所以異制，而三王之所以不同禮也。國家承唐末五代熟爛之後，祖宗創制造法，趨時之宜，順事之變，雖聖聖相繼，而其法令日增歲損，或舉或廢，未嘗同也。至于寧民適治，所謂道之無敝者，則本嘗異也。神宗以仁智之慮，達因革之數，凡政令制度，急絃慢軫，大解而更張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于今殆二十年，所謂偏而不起，毗而不行者，蓋復有之矣。其事則非一，而其大者則役法是也。于役法之敝，相爲首尾，而牽連當更者，則坊場吏祿是也。始者以繇役不得其平，農民勞費，故命有司議所以均弛之，有司不深惟其故，乃一劃祖宗差役舊敝，爲官自雇人之法，率戶賦錢，以充雇直，曰助役，又曰免役，自上戶至于下戶等，從來無預差役之家，一概斂之，蓋于賦稅科調百色買納求取之外，又生此重斂，歲歲輸納，無有窮期。古人有言，平地無銅鐵，農家無錢鎛。今所輸必用錢，而土所出惟是絲帛穀粟，幸歲豐收成，而州縣逼迫不免賤價售之，無以養其私；若歲凶則破易資產，或以倍稱之息舉

償于兼幷，以應期限，更無減放之法。州縣上戶常少，中下之戶常多，自法行以來，簿籍不正，務欲敷配錢數，故所在臨時肆意升補下戶入中，中戶入上。今天下往往中上戶多而下等戶少，富縣大鄉上戶所納役錢，歲有至數百緡者，又有至千緡者，每歲輸納無已，至貧竭而後有裁減之期。舊來鄉縣差役，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者十餘年而一及之，若下役則動役三二十年，乃復一差，雖有勞費，比之今日歲破重斂之害，孰爲多少也。今天下錢日益重，貨日益輕，民日益困矣。若之何坐視而不恤也哉！然則前日有司立法，非有意于寬役利民，正在聚斂刻剝，損下益上，爲國取謗，大失朝廷惠綏生靈本意。臣竊見繇役，昔者有至于破產而民憚爲之者，惟衙前一役爾。今天下坊場，官司收入，自行出賣，歲得緡錢，無慮數百萬，以爲衙前雇募支酬之直，計一歲之入，爲一歲之出，蓋優有餘裕，則衙前一重役，無所事于農民，農民既除此一重役，外惟有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戶長、壯丁之類，此役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比于舊制，繇役輕矣。治于人者事人，古今之通義，剏安用給錢爲哉！坊場之法，舊制樸戶相承，皆有定額，不許增撞價數，輒有刻奪，祖宗非不知增價之爲公家之利也，所以不許者，知其倪目前之利，必有後日之害故也。新法乃使實封投狀，許價高者射取之，于是小人徼一時之幸，爭越舊額，至有三兩倍者。舊百緡今有至千緡者，交相囊橐，虛自抵本課額，既大理難敷辦，于是百敝隨起，決至磨欠，州縣勞于督責，患及保任，監鋼係累，終無償納，官司護惜課額，不爲減價，則誰人復肯承買？今天下坊場，如此者十五六矣，故實封增價之所得，與敗闕之所失，殆不相補也。蓋財利可以通之而已，不可蓋也。少捐分數，與民共之，則公私相濟，其利長久。臣欲乞能實封投狀之法，應天下坊場，委逐路轉運提舉司，將現今買名淨利額數，與新法以前舊額，相對比量，及地望緊慢，取酌中之數，立爲永額，一用舊法，召人庶乎承樸者無破敗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無失也。吏祿之法，天下吏人，舊制，諸路及州縣法各不同，有鄉戶差充者，有投名者，有鄉差投名雜用者，入仕之後，既以案司之優重，迭相出入，以爲酬折，又積累歲月，有出職之望，行之久遠，人自以爲便。此時有司見禮經有庶人在官之祿，遂假其說，資以掊民，殊不知三代已遠，其事不可行于今日者多矣。夫庶人在官之祿，雖有其文，而其法與數不可見其詳，乃鑿空造端，概敛民錢，給爲吏祿，不重之則不足以募不輕之則不足以給。今內外之吏，除重法人外，其他每月所給無幾，于吏固未足以有濟，而官給所積，天下蓋已不貲，無故竭民財而爲此費，誠何爲哉！至于所謂重祿以行賕法，尤非臺理。夫一錢以上，以徒坐之，謂之嚴刑，可也；遂以謂吏懼而不受賕，則臣不敢知也。今主議者曰，禁既嚴則吏必畏，故令下以來，犯者少，臣以謂非犯者少，敗者少也，非敗者少，正其罪者少也，網之密，則與者取，者藏聲匿跡，亦將避之，工也，故曰敗者少也。一錢坐徒，誰則忍之，誰敢易之，故苟有敗者，若稍涉疑悔，及自非有告人當賞，則官司往往遷就平反，釋重入輕，若外路則雖便者亦或論意州縣使之如此，亦人之情也，故曰正其罪者少也，借使犯者皆敗，敗者皆正其罪，固先王制刑之所無，而聖人所當矜愍之也，吏受賄于律自有刑名，而曲法者一正以上至徒，則刑亦不爲輕矣。今變先王之刑而重之，又多賦吏祿以買法之行，無謂也。臣忝欲乞除熙寧以前舊法有祿公人，並依舊外，應新法所創及增給吏

祿。並行減罷。臣愚誠不知忌諱。今衙前之役。則待之以坊場價錢。弓手等役。則均之以祖宗差法。吏祿非舊法所給。則皆罷去。應役人糜費私役之類。則禁之以照寧新法。苟如是也。則所謂免役錢者。于是可以一切蠲除矣。或謂免役錢籍于常平。固非獨以待募役也。縣官他費。多有賴乎此。則未可以利害論也。臣以謂役錢領于司農。非有特敕。未嘗以給常費。今罷去無損于國用。況祖宗以來。至于役法未改役錢未斂。以前百餘年間。不知何以爲國也。亦曰用之有節。則取之有道矣。今天下百姓。疲筋骨。忍飢寒。冒鞭笞。終歲急急。爲公家納錢爾。不幸有連年災荒之變。實恐窮苦之人。流亡轉徙。爲溝中瘠。而强梁者賒死忍命。不得爲陛下之良民矣。然則役錢乃生民性命。天下安危之所繫。奈何欲以爲不刊之令哉。古者富藏于民。誠令百姓賦稅之外。有以自養。則其贏餘乃國之外府。緩急取之而已。無事之時。坐困竭之。非計也。臣故以謂役錢宜一切罷之。役錢罷。則提舉常平官司亦可罷去。以現存職事。付之轉運司足矣。天下既減罷監司數十人。則州縣稍得從容。上下省事。非小補也。雖然。此大法也。願臣之言。蓋其略耳。至于法之纖悉。或參差牴牾。宜有畫一之論。欲乞于兩制臣僚。選差明于治體。深于民事者三兩員。置局講議。裁立條格。于三省執政官預領之。以待聖斷施行。

乞置局議役法疏

臣伏覩今月七日敕節文。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諸色役人依熙寧元年以前舊制。委州縣定差者。命令既下。中外人情。鼓舞歡喜。皆謂此一事爲害最大。從來百姓日夕延望。今陛下一旦行之。救其困苦。天下幸甚。臣竊聞令下之後。奸邪之人。論說紛紛。造作浮言。意欲搖動其事。不知陛下察其然乎。蓋今日廟堂之上。侍從之間。其人多以新法而進。至于外之監司。亦皆由新法而選。今法既更改。則其心皆非所欲。故誹議熒惑。欲幸其失而不能成爾。敕命內固有小節與舊法異同。及措置未盡之事。緣已帶下指揮。許州縣監司申明利害。畫自可候到日修正立法。今來改免役爲差役。乃是大體也。大害已革。譬如疾患之人。病根已去。其他氣體未和。當徐徐調養之而已。臣恐上下觀望之人。指小小未圓事件。張皇鼓扇。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堅持此意。力行無疑。勿爲異論所動。候臣僚及諸路論列到未盡未便事理。乞付三省類聚參詳爲法。內如有合先次施行者。即乞隨事先賜處分。

乞罷百姓實封言役法疏

伏覩今月四日敕節文。在京差官詳定役法。奉聖旨諸路且依二月六日敕定差。仍俟近來指揮到日。縣與州及提舉轉運司。各遞限兩月。體訪役法的確利害。保明聞奏。仍令逐州縣出榜。許舊納免役錢。今來差役人戶。各具利害實封自陳。縣申州。州繳奏。臣竊以免役錢之爲天下害也久矣。陛下一旦罷去。復用祖宗差法。中外罔不欣快。臣曾奏乞堅守差法大意。力行毋疑。勿爲異論所動。其有條目未完措置未盡之事。外則已于前敕許州縣監司申明。內則已蒙選官置局詳定。今來敕命。若止于展限則可也。而其間命令有未安者。臣寸是疑。陛下于此法之意。似已爲異論所搖矣。且命令之出。要在必行。豈可卻云且行。則天下奉承者。豈不疑惑。懷私之人。豈不觀望。又令舊納錢今被差者。皆具論列。緣四海百姓。向來無不

納錢。則是竭天下之人使之實封議法。則求言無乃太廣乎。實封之狀。州縣必須疲于遞送。其達于朝廷者。計須山積。則考閱何時可徧。而所謂差役之法。何年可見其成也。不知誰建此論者。蓋欲爲遷延之謀。動搖之術。不意朝廷從而行之。甚哉邪說之可以移主聽也。改免役爲差役。利害明若觀火。易見也。參差不齊。在所修立者。其大不過十餘條目而已。今已選建官局。但宜趣具畫一。宣布行下。大法既先定。如州縣奉行。委有未便。方聽依限申請。然後隨事修完。則豈不簡直易行。而何用此紛紛。以遂沮害之計。召天下之疑哉。伏望速賜契勘。如已頒行。即乞于敕內自仍令逐州縣出榜。以下三十三字。更不施行。

貼黃

先王順人情以立政。故政令之行。自合于人情。今設官建局以議大法。但思所以便安于人可也。何至徧問天下使人爲之說。此古今所無也。天下百姓實封之議。雖然而至。將如何去取哉。此止欲稽滯以生變。不可不察。

請定役法條制疏

臣伏見天下役人已復差法。自置局以來。未見修立畫一條制。昨者雖有指揮。令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施行。緣熙寧以前敕條。其間亦有不可行者。兼近降二月四日敕命。自有與熙寧以前條貫牴牾相妨。如役人正身不願者。今來兼許雇人。而嘉祐舊制。耆戶長弓手之類。並須正身充役。臣不知現今州縣如何施行。且繇役大者。無如衙前。始者改法。一概鄉差。既而復以坊場等錢雇募。未幾又改雇募爲招募。三兩月間。命令屢變。臣恐天下循用或有疑誤。而異意之人有以窺伺。臣竊料朝廷欲候諸路申請。然後立法。如此止是一路事件。臣欲乞指揮。先立通用役法條貫。將近降累次敕命大意爲主。畫一立法。先次頒行。若諸路有未盡未便。方聽申明。隨事別降指揮。所貴天下先有大法可守。不至乖戾取進止。

乞令蘇軾依舊詳定役法奏

臣聞中書舍人蘇軾辭免詳定役法。有旨不許。又具辭免者。竊以差役之法。最合重事。陛下欲使利害曲盡。置局講求。此甚盛德。然自置局以來。爲日寖久。未見就緒。而議法之官。頗已屢易。今聞軾以議有異同。力欲辭避。人人如此。則法度之成。何時可冀乎。臣聞五味不同。而適于口者咻相足也。五聲不同。而悅于耳者聲相備也。一可一否。一是一非。雜然並作。此議之所以同歸于盡。一人曰可。皆曰可。一人曰是。皆曰是。信如此。又何以議爲哉。議有異同。正宜反復曲折。相足相備。以趨至當。而遽爲避就。非獨議法難成。使奸人乘之。投隙伺釁。搖撼法意。非國之計也。臣願深詔執事者。毋矜能毋愎衆。毋以小利妨大體。使利害曲盡。以稱朝廷之意。所有蘇軾且令依舊詳定。仍乞催促成就。以時布宣。取進止。

貼黃

呂大防范純仁韓維。皆爲執政。事無不領。雖離去本局。其責尚存。軾若陳乞獲免。則不復干預。非大防等比。

論陝西河東儲糴奏

臣竊見陝西河東昨以軍興之際調發猥遽所在倉廒支用耗竭今邊隙始開未爲無事其所以備守之計食爲先務兩路今年夏麥度越常時經畫儲蒔時不可失伏乞速降指揮逐路轉運司廣作計置乘時貯糴然諸州軍昨經煩費帑藏蕭然若俟移用轉易恐成稽緩欲令除交鈔及本司調度應副外將諸色封樁錢物並聽逐急支用漸令收簇撥還其逐路轉運使副近日數有遷意往往未到本任兼又瘡痍之後經制事務不少可以權時添差提舉糴便官一兩員使專其事庶幾可以辦集緩急不誤邊計取進止

乞體量成都漕司折科稅米奏

臣准去年十月十八日聖旨指揮節文詔令屢下寬均民力如聞官吏不切奉行如尚有違戾委御史臺覺察聞奏臣風聞成都路轉運司將百姓稅米科折絹帛折之者輕取之者重每米一石二斗折納絹一疋民間米每斗六七十文而絹價每疋一貫七八百文當輸併限逼之際有至二貫文者又有逕納退棟諸色糜費以此一路倍有傷困遠方之人無所赴愬甚非仁政惠綏萬方意伏乞指揮下別司體量指實施行

論川蜀茶法疏

臣伏覩陛下卽位聽政以來嘉與天下休息于安治凡法令之弗便于民者疏通損益之官吏之弗良于政者能免放黜之中外欣戴人人如被大賚然事猶有在遠方重地爲害尤甚者則河北江湖之鹽法福建川蜀之茶禁是也數路之害同而河北江湖福建已蒙朝廷遣使廉治獨蜀之茶害未聞詔旨臣竊嘗博訪于知其事者概得其說曰蜀地陋而茶之所出不過十數州而已始時人賴以爲生今茶司盡摧而市之大約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已至數十斤矣官所給錢及以糜耗干公者名色不一如預借息錢驗引錢頭子錢村角錢稅錢之類費去常已過半每歲春官司預以券給借錢糧必以牙儈保任之及輸入之日引驗交稱又牙儈主之故其費于牙儈者又不知幾何則是官于園戶名爲平市而實奪之也園戶有逃以免者有殺死以免者已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謂地非生茶也地實生禍也茶場司以茶爲息始者息一出于茶也其後市之價愈下取之息愈多園戶不勝爲之也故作茶日少裁足以應官額而已于是主茶息者議不獨賴茶而又爲博易以充之也博易之事他貨百物貿販苛刻錐刀頃屑無不爲者依茶爲名通曰茶息商稅務坐視漏失歲課而不敢有所論也至于商賈請算者平時使私散之州郡茶地今則一集于成都之都場高其估以與之又總計平時所之州郡遠近道里之費入之故都場之取息又如此此商旅之所以難行也官吏以息爲功以功第賞既進官減年矣又以息額之餘錢使與胥吏牙儈分取入已日用市易法也市易賞之固非法也然其取息猶曰與民和市而茶之取息一用嚴刑重禁網羅致之亦爲暴矣奈何均用一法賞之也今一任有分錢少者不數千緡而減年磨勘至有三十餘年者此何理哉法亦可謂敝矣而朝廷遣使未之及者豈非以蜀之茶法與熙河蘭會之經制相爲用者歟蜀茶之利以給熙河蘭會者天下十之三熙河蘭會之費不止而蜀

茶之害未可息也然熙河蘭會之費今昔宜有不同昔者事邊之外前有王韶後有李憲提兵革財用之大權朝廷捐金帛市糗糧知紀極聽其自用不領于有司無所會計非徒私二家也于是依倚苟合之人圖功興事以利相市之徒公取公子莫見其跡則熙河蘭會大費外又有以泄之者如此也今旣制之于有司無二人者之橫溢若又于邊計外凡冗名濫費一切大爲之節約則蜀之茶可以弛其禁而所謂十之三者殆必可損矣伏望聖慈選使指考茶法之弊欺者會計緣茶公家所費與實息之數大減歲市之額稍增斤直之價卻納茶無引之錢以完養園戶裁官吏之員牙儈之數以省冗給罷息賞之濫分錢之弊以革欺倖而以其事與轉運司通治之如此則蜀民之困苦庶乎可以蘇也臣待罪言路旣有得于人之言敢不盡以上聞然此其大略至于利害纖悉則願敕使者詳究焉

乞罷水磨茶場奏

臣伏見京師所置水磨茶場前後累有臣僚論列乞行寢罷尙未蒙指揮臣契勘官自磨茶之初猶許公私交易故商販之茶或不中官則貨之鋪戶自去年二月遂禁鋪戶不得置磨然都下雖禁猶有府界縣鎮可以交易故客人不避重出脚費津置出外至當年七月遂并府界一切禁其私易于是商貨以茶至者觸藩抵禁須至中賣入官而又使牙儈制之不量茶之色品一切痛裁其價留滯邀遏其狀百端此商旅之所以不敢行也商旅不行故沿路征商之數其虧額已多又磨河之水下流散泄浸潰民田被害者數邑聞去年已破省稅矣臣疑所得未必能當所失而民間食貴茶園戶失常業抵冒刑罪又備賞錢利害細瑣其狀不一至于傷國大體則臣未暇論之竊聞臣僚所言多送戶部戶部送太府太府送本場本場次第上之蓋所司知奉法取利而已安肯爲朝廷論義理哉臣亦聞議臣之語曰歲可得息錢二十萬緡以助經費何可廢也此亦以利言之者也苟以謂有助于用而不廢則何事不可爲哉亦有遺而已矣宋用臣未建此策以前不聞國用闕此二十萬緡也譬夫爲人之子日攘竊于人取財以養其親爲之親者知其如此也顧利以奉養而聽其爲盜則可乎伏望聖慈早賜出自睿斷罷水磨茶場以通商貨以養細民以完州縣稅額以免農民水害而上以副仁聖惠綏天下之意取進止

乞復錢禁疏

先王之制錢幣也所以御萬物通有無而調虛盈人主之所操天下之利勢也鼓鑄之權一制于公上而下不得私之其發散交易流布通用雖積于公或藏于民轉徙出入之不常而要皆爲縣官之物使不出于中國用爾是以銷毀之奸散泄之弊不可以無禁也天下諸路監冶所鑄入于王府歲亡慮數十百萬緡自國朝以來積而至此其數幾何謂宜公私沛然有餘裕矣然今都內之藏旣不聞于貫朽而民間乏匱時或謂之錢荒此何謂也其故大者在泄之于四夷而已曩時著令銅錢出中國界者數及一貫其罪抵死立重賞以告捕而居停資給與夫官吏之失檢察者皆罪有差今照寧制刪去此條而徒聞沿邊有每貫稅之之令利之所在民不憚于犯法前日殺之猶莫能制況遂弛其令者使四夷不勞而獲中國之利以爲利三邊之所漏海舶之所運日積一日臣恐竭吾貨財窮吾工力不足以給之而區區之算稅權

其得失何管相萬哉夫錢以銅爲本銅之必禁前世固已有禍福之論今朝廷方增置錢冶而删去銅令官之所積日益發散民間得以買賣肆爲器用以牟厚利蓋非獨失銅而已也而又至于銷毀法錢蓋緣錢者和煉之已精其工費尤簡變而成器又有數倍之利然則既泄之又壞之欲錢之充溢不可校如古之盛理宜無有也故臣愚乞欲申嚴遏制以塞流散之路復立銅禁以蕃鼓鑄之本而息銷毀之患取進止

人召其情願刺以爲本州禁軍若舊係正長等名色則比額軍中之階級隨其等差對換補之自餘中下藝等亦召願充公人者依近制募爲弓手手力耆戶長之役所貴在軍者既閑隸部督束之有法又使得伸其素習之技能其在役者既不失服職于公家比之召雇浮浪乃得熟事鄉民必賴其用爲多伏望詳酌保甲既有換充軍者若本保階級闕人或一有闕數即乞遇冬教日推擇排連填補則不損保甲之額若換充他役則自不廢教習取進止

論盜賊疏

臣竊以天下雖有極治之政而不能使民不爲盜也然要能禁其爲盜而已歷世以來法嚴則盜衰法寬則盜熾國朝自近歲差役用募法而官弛捕盜之禁保甲行教法而民滋爲盜之心前來滑州之單安商州之王沖以村野之人逃亡之卒一有呼嘯遂能橫行蹂踐鄉縣殺害官吏以至煩遣兵將重爲騷擾大勞大費僅能散撲皆由防禁寬縱賞罰不明而寨飢猖狂之人附之者衆故也近日制旨既薄斂輕賦稍還其衣食之路又復置弓手及縣尉巡檢而捕察賞罰並從舊典所以防備奸慝安養善良之意可謂甚厚然訪聞州縣不甚究心召募弓手至今殊未就緒巡檢兵級多未差填現今河北陝西京東京西所在常有盜賊攘劫抄竊殆無虛日鄉野閭井人頗不安蓋前來保甲巡檢指使既有更不管指揮則其意固已不在于捕盜而新復官吏又未就職此盜之所以乘間而作累歲以來民間豐稔今尚如此自去冬大旱二麥失望積穀之家觀望不發人已艱食臣慮將來寇盜更有甚于今日欲乞指揮逐路監司爲備盜之計督促州縣速招弓手及差撥巡檢兵級嚴責近限早令數足以時訓齊准備緩急及再乞指揮吏部所差注巡檢縣尉略加選擇催遣赴任近制新復弓手所用器甲營房令所屬應副臣伏見諸處巡檢自更改後來其廨舍營房往往闕少或只于鄉縣寺舍安泊欲乞一就下所屬移挪營葺仍委轉運提刑司候招募弓手差填兵級及應副事件了畢節次具數足及已了月日申奏若州縣明有稽違乖方使仰提刑司取勘聞奏臣近論役法乞除衙前依熙寧法用坊場錢召募外其餘弓手等役人並乞用祖宗差法今來雇召又須候七分方行勾抽竊慮妨闕伏乞檢詳前奏早賜指揮

論捕盜奏

臣伏見去年京西路賊人王沖作過出入商虢數州傷害官吏殺擄軍民今王沖雖死餘黨猶在而成後者爲之首自近日于杜管鎮劫略嘯聚漸盛討撲愈難臣訪聞商虢等州舊有禁軍一指揮自置將以來將逐州禁軍隸延州治下分番出戍以致逐處守禦之人反怠緩捕賊時欲乞將逐州禁軍權免延州勾抽且令在本處防守及准備出入所在就糧土人可用使之捕盜易得其力仍乞指揮明立信賞購募務令早得捕獲取進止

貼黃

訪聞京畿近日盜賊不少欲乞指揮開封府及府界提點司嚴切督責應令捕盜官吏仍檢點諸縣弓手及巡檢兵級差填足與未足

忠肅集卷六

奏議

論保甲奏

伏覩近制保甲罷團教朝廷所以惠綏疲氓恩施甚厚民得去其所苦就其所安遠近承風莫不鼓舞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夫鄉野之民其性易于轉習臣往見農人或被差役二爲弓手手力者壯之類及罷滿而歸則拱手閒惰已不復能反業于農蓋出入公門游集市井有所誘導之使然也今之保甲則又甚焉者衣必華細食必酒肉固已變其向者布麻麤糲之習矣羣聚而笑喧奢臂而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椎魯勞苦之性矣其家質田賣屋出錢以濟其所用官司歲時教試與之金帛寵之名目以養其欲故凡保甲之父母兄弟妻子一家憔悴終歲困擾而身爲保甲者未必不自喜以爲樂也今既藏教止于一月罷其團集省其監督去其羸糜勞費之患則保甲之父母兄弟妻子欣歡休息復有生理而身爲保甲又未必不自失以爲戚也彼有自失之意而欲使人俛首甘心盡如平日肯復從事于耕勢蓋難矣惡少而失其欲悍强以成其性又挾素所教弓刀剌擊之技以爲之資臣懼其非獨不能于耕而已也亦恐其得爲陛下之良民者少也臣愚以謂有法以斂制之蓋保甲之技藝强弱高下州縣皆有等籍今按取優等之

論捕盜法奏

臣伏見舊制賊盜地分應職在捕察之人皆給百日以爲三限每限不獲抵罪有差蓋使身任其責必有所畏然後肯出方略張耳目求賊以自免自募役法既行捕盜不獲者雖亦有罪然乃將兩限科較聽各罰錢以充捕賞其次仍許收贖及保甲之法行則保內被盜止出賞錢更無認限決罰之法小人之情不以刑懼而勢驅之使有不得已者則何事肯爲公家索賊耶比歲以來盜竊稍多者殆由此耳近日救命已復差役諸色役人並依熙寧以前指揮則捕盜之法自當皆依舊制然臣訪聞諸路役人雖以差定其應緣差役條件尚多疑惑方聽候詳定役法所畫一指揮如捕盜之法亦其一事也今所在時有盜賊欲乞聖旨下詳定所將捕盜立限科較等舊法先次申明施行取進止

論賊賞稽遲疏

臣竊以聖人之運天下也其政事大要在于賞罰賞罰之令堅于金石信如四時使有功者不逾時而蒙賞失職者不旋日而被罰故天下凡待賞罰而後勤沮者莫不奔走從事趨上之令此天下所以治也然則賞罰之施于天下不可以不信而臣以謂施于捕盜者尤不可以緩也方民之被盜也田里閭巷晝夜喧恐縣官惻然開告捕之科不愛厚賞提官爵抱金帛恨不得有功者付之幸而賊得矣而有司不能推奉詔旨乃苛以文法救詰稽留使人不得頃蒙有勞之利臣竊以爲後日憂也伏見元豐七年澶滑之間保甲有爲劫盜者其首曰單安曰王乞驢又曰張謝留離谷出入凡數十人往來二州間擄掠平民焚滿村落殺人取財以至殺傷官吏屠害軍兵又嘗入衞州界一方不安朝廷督責捕盜官司至于自京遣使募衆而州郡調發將兵及降專賞指揮是年逐賊皆于澶滑次第掩獲各正其罪而推賞之典至今逐司不爲保明首尾二年矣夫奮不顧死冒矢石以與亡命者格雖莫不有職然要之趨賞之意多也今失信而後時誠恐緩急不足以率厲此其爲患有不勝言伏乞指揮根究往滯官司特賜詳酌重行黜責以明賞罰以戒違慢臣勘會下項一元豐指揮單安等令河北東路提刑呂仲應得功人疾速保明聞奏一元豐七年九月指揮令開封府界提舉賊盜范元取索捉殺到韋城縣劫賊王乞驢等巡檢下兵級保明聞奏一元豐八年五月奉聖旨令河北東路京西北路提點刑獄官限半年同共根究得功人具指實保明聞奏前降范元保明指揮更不施行一元豐八年七月京西北路提刑司根究得本路殺獲單安合該酬賞人所得自及專賞關牒河北東路提刑司修寫以憑同書申發去訖一河北東路提刑司十月申吏稱元勘獲賊公案累牒范元封取內有澶州元勘張謝留淨案其范皐城稱去年送到在本司房內失去依限來該不見去年十一月公案稱已累牒檢尋臣看詳范元于元豐七年九月承准朝旨保明至八年五月首尾九箇月日並不結絕保明卻將取到公案恣縱吏人失去緣賞典至重當時甚有爭功害能之人縱是吏人別受情弊毀匿或致竊取事理重害其河北東路提刑司亦至去年五月承准朝旨元限半月保明至今將一年並不專心疾速定奪兼范元既稱失去公案限滿不見亦合別作聲書既見京西北路提刑司根究本路單安功賞自合先次保明申奏卻因范元失去張謝留公案

遂將別案事一連住滯致朝廷賞典稽遲無以取信于天下皆范元及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官弛慢不職被受聖旨公然不以爲事經隔歲月不務結絕欲乞詳酌重行黜責

乞選監司澄汰州縣疏

臣准尚書省劄子准十月十八日聖旨指揮節文比者詔令屢下以寬民力使安公私官或致廢格自今州縣悉心奉行監司點檢御史臺覺察彈奏者臣有以見陛下誠心愛民慎重政令天下幸甚臣竊謂州縣之政廢舉得失其責宜在監司夫監司之任亦重矣人一有賢不肖則環地數千里休戚係之曩時朝廷大更法度選建推行之人故不以資任務得果健強銳奔厲風生之才蓋規以就事倚辦于一時及法行事立矣而其後用人猶復因襲未曾權量時宜有所張弛之也是以至今使者之政刻薄編迫相師成風郡縣承望亦莫敢不然使民不見德與義而惟刑是覩惟利是聞者蓋亦久矣斯豈政令之本意然哉奉宣繆戾積習至此故也比蒙聖明哀念元元取監司罪惡已甚者既去之矣然其餘人材頗尚駁雜情志未一各懷所私蓋其陰有觀望者則必習常而慢令以致惠澤之壅其淺中覬利者則又將矯枉而過正或廢其所宜治之事二者不可不察也惟得其人庶懲此患臣欲望聖慈詳酌河北河東陝西素號劇部向來所用使者出于暴進多非更歷民事人微望輕雖自過爲威刻而下終不服今宜稍復祖宗故事于三路各置都轉運使用兩制臣僚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擇資任稍高練達民政識治體近中道之人分補監司之任明授之以詔令使忠厚安民而不失之寬弛肅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部使者誠如此州縣之政隨之則先朝之仁政陛下之恩德庶幾下究而與民休息無難矣考察現任之無狀者一切澄汰罷之被罷之人苟非有顯過宜還其資考別爲任使要令不至于失職無聊而已方今先務恐實在此伏望詳酌施行

論監司奏

臣自待罪風憲屢嘗以天下監司爲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論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于民不得被其利矣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爲事行綜覈之政而下乃爲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爲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爲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故在俱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爲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度利害一概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罪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州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病爲使者皆務爲和緩寬縱苟于安靜則事之委廢不振法之受敝不勝言也向承准朝旨保明至八年五月首尾九箇月日並不結絕保明卻將取到公案恣縱吏人失去緣賞典至重當時甚有爭功害能之人縱是吏人別受情弊毀匿或致竊取事理重害其河北東路提刑司亦至去年五月承准朝旨元限半月保明至今將一年並不專心疾速定奪兼范元既稱失去公案限滿不見亦合焉庶幾有所隱括哉制之使循良者不及于弛肅給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

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取進止.

論政令奏

臣聞之.衡策不調.雖造父不能善御.法令不一.雖有虞不能善治.故曰.慎乃出令.言慎始也.又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言慎終也.聖人制法造令于堂奧之上.熟復兢慎.若不得已者.故其出也.天下信之.以命則行.以禁則止.所謂信如四時.堅如金石.若始之不慎.既出而反之.則何以示信.出而勿反.則又將有受其敝者.由此言之.始既不慎.雖欲慎終.不可得矣.恭惟陛下卽位逾年.加惠海宇.修完政事.大要專以便人.天下幸甚.然累月以來.法令寡信.議者竊有疑焉.夫法非不善而施行之際.使議者致疑.此亦不可不察.臣謹條列一二.以概見其餘.乃者朝廷患免役之敝.下詔改復差法.天下知之.久矣.置局設官.以議施行之.敍天下望之.又久矣.造法不愼其始.施之倉猝.故改而立雇募之議.繼又爲招募之法.而法至今不能成也.朝廷患常平之敝.並用舊制施行.曾未累月.復變爲青苗之法.其後又下詔切責首議之臣.而斂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事.大事也.四方傾耳拭目.以觀盛德之舉.而反覆二三.雖近侍謀議之臣.曾不敢必知法將安出.尙何以使天下信之.挾銅之禁.行之未幾.復限以五斤勿禁.一開其端.則輕重多寡.誰復可辨.官司固未易家至而數之.禁而不能止.與不禁同.大河職事.河北轉運司言之.則屬轉運司.都水言之.則歸都水.夫二者必有一得.則亦必有一失矣.此其小事.然推此類言之.則議者之論.安可不察.且改之易之.誠是耶.君子猶以爲反.況改易而未必是.徒以暴過舉于天下.則爲者愼之于始乎.今朝廷建一事.命一官.令已行矣.議者必曰此未也.且將改之.曾未淹久.而議者之言果信.臣愚未識朝廷知其不可而姑爲之.以待改耶.不知而偶爲之耶.始議旣粗.行之必有牴牾.拾遺補過之臣.以言爲職.知而不言.則爲廢職.言而易之.則爲反令.故臣願陛下深詔執政大臣.遠慮熟計.愼重出令.其始旣愼.度可以必行.而後行之.則至其終也.不可反矣.惟陛下加惠留神.思之毋忽.上以嚴政令.下以示信四方.又以杜棄異議.使無所幸其失.今日之治.宜莫先此.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乞修敕令疏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以足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惟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網目.而民于是無所措手足矣.世輕世重.惟聖人爲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奸生也.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愼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敕令.凡舊載手敕者.多移之于令.蓋違敕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以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以衡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牴牾.本末不應.非所謂

講明盡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所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時之宜.究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于治體練達民政者.將慶歷嘉祐以來舊敕與新敕.參照去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取進止.

貼黃

常平差役法.及罪人就配法.今已更改.于敕內關涉不少.以此須至刪修正.刺史以上致仕.于嘉祐錄令.料錢衣賜.依分司官例現任官例支給.至熙寧四年五月聖旨指揮.致仕正任.給金吾衞大將軍俸.則是已衞改嘉祐錄令.今來元豐敕欲依嘉祐錄令.卽不知熙寧七年及元豐六年編敕日.因何漏落.熙寧四年結降指揮.訪聞在京支正官致仕俸料.並依熙寧四年指揮.其外路多依嘉祐.今支給內外法令如此不同.慮其間更有此類.不可不行修完.

乞留杜紘編敕奏

伏聞詳定敕令格式.刑部郎中杜紘.已降敕命同黃廉相度茶法.臣等竊見自來編修官差移不定.難得成書.蓋前官雖已盡心.後官豈敢憑信.卻須盡究本末.使若創行編修.兼所見異同.屢有移易.不惟歲月淹久.亦致議論難合.今來重修元豐敕令格式.方始置局.杜紘職在詳定.朝廷許令權罷刑部簽書.蓋是欲其專一.忽差遠使秦蜀.臣等深所未諭.況紘曉習法令.同輩少比.如或改差.必難得如紘稱職.臣等欲乞朝廷別差官相度茶法.令紘得盡詳定之效.庶幾編敕早見成書.

薦人才疏

臣今月四日奏事延和殿.因論人才.伏蒙聖語.詢問臣卽具奏.臣自待罪言路.亦嘗求訪內外人物.俱職非薦舉.未敢奏上.又蒙聖慈嘉納.許令具姓名進入.臣退而自念.久蒙陛下拔擢之恩.思竭盡愚力.圖報萬一.凡下有所見.必欲上聞.況今人才尤爲急務.雖薦士之路.自有常法.然旣荷陛下至誠大信.降問不疑.豈敢更爲形迹.避嫌自外.若無有所補.獲罪無恨.謹具所知姓名.幷其才之所宜.如左.梁燾德性方正.顧隱長于謀議.范育深有器略.晉陶文行純粹.孔文仲學識高遠.上五人可充兩制侍從之任.丁隲恬正守道.顏復學問該洽.劉敞文行兼茂.吳安詩器識深靜.趙挺之博學有守.上五人可充臺諫之任.林旦風力彊明.何琬才識疏通.胡宗炎詳練吏事.溫玫敦厚明敏.維適公直勤廉.上五人可充卿監省曹監繁劇之任.楊國寶.劉概.朱彥.劉安世.孫諤.上五人皆文學優長.士論所推.可備館閣之任.右謹件如前.伏望聖慈.赦臣僭逾.特賜考察.稍加采錄.庶幾少助聽政得人之闕.取進止.

薦本州儒士周希孟奏

右件人耽樂墳素.棲遲邱園.檢身以法于人.爲學每先于禮.屢貧不易其節.講解以養其親.本州兩次近臣論薦.再蒙朝廷束帛之賜.臣自慶歷中知福州.至今十五年.備見希孟履行.去年曾講周易.座下嘗及三五百人.委實經義精通.文詞深厚.今來年及強仕.述撰編成.至資退遺.衆所共惜.伏乞朝廷嘉其退靜.優與收錄.以勸學者.臣不勝勤勤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論禁中修造奏

臣竊聞禁中計料修飾福寧殿彩繪制度極于藻麗惟人主之奉以文爲稱而一殿之飾亦無大費然而敎樸素者所以爲天下先卑宮室者前聖人之盛德方今生靈凋敝財用耗竭居養服用僭儗無節陛下正宜躬率儉德以滌風俗示之彌文下必有甚伏念藝祖遺訓宮中止用赤白爲飾仁宗故事欄楯徹去朱綠之采陛下纂服所宜守之又聞慈壽長樂二宮殿宇華侈金碧朱丹窮人力之巧豈非誠心孝德尊事南宮故極所以奉養之觀然踰禮過制不可以訓今外論籍籍以謂左右諛悅之人進諛陛下指二宮以爲法使論出于臆度不過臣爲妄言萬有一實則于聖德不爲有益臣所以先事爲言伏冀寬其狂瞽而采其誠特賜寢罷以解天下之疑取進止

論備契丹奏

臣竊以北敵之爲中國患自詩書以來世常有之方今之勢雖効順惇睦服威德而利金幣然其驕貪之情常能窺伺中國虽靜一見間隙則造端興謀起事以撼我昔者寶元康定間國家問西夏之罪而遣使肆嫚有非理之侮中外憂恐至倍增歲幣而後已臣恐不足以論事勢然竊有私憂過計以玩日之故有可以動驕貪之窺伺者臣謹言之昨者某州用師連三歲皆由議臣失計理曲而無名契丹之于西夏自以爲甥舅之國此一事也今高麗遣使朝貢將至闕下高麗自天聖中嘗以事請于朝廷朝廷不從遂附庸契丹自是方貢不入王府者數十年矣夫既已臣屬于彼而一旦面內中國則恐彼不能無疑此二事也臣以謂此二者彼皆足以藉口而爲請于朝廷者也伏念大河之北自戊申以來地大震水大溢民大失職離鄉內徙空虛塞下至于今三年而地震未已此何祥也今歲漳河春役財力並竭中路夏旱二麥不登災變因仍人不寧處夫彼既有以爲藉口又乘民心皇皇公私疲匱禦備百廢朝廷厭聞邊患之時臣恐契丹見利投隙而區區之盟誓豈足以保其心而恃以爲安乎彼固不至敢有狂謀假令遣一使持尺書援二事以請朝廷其用何辭以杜其口臣恐勞人以繕城郭倍估以儲庾廩更易將帥輕用名器張皇擾擾大勞大費而已爾康定寶元之事蓋可以鑒也又議者籍籍皆謂高麗之至有徼倖希功之人誘而召之者使無此理也不過臣爲妄言使誠如議者之論則釁自我始西兵之禍覆車未遠安得不先事而言哉伏乞陛下密詔二府大臣使日夜謀畫以求防徼杜變之理而伐其心且河北重地據天下安危之勢願陛下寢食以爲念而無忘北顧常務勞來其人民安輯其田里薄征斂之數省煩急之令恤其凋憊足其衣食使樂守生涯而維持其心凡所謂邊備軍政調度之數皆宜因事稍稍經畫藏其用而隱其跡兵法所謂恃吾有以待之者惟陛下留神毋忽以消連年地震之異夫無事而言其言若狂而人皆易之有事而言其言雖足以取信而事已無補臣寧以狂得罪不敢後事而爲無益之言以負陛下耳目之任

論應西夏奏

臣伏見元豐中出兵西界增創城壘議者講求利害久矣臣亦嘗具三策上于朝今夏所遣使者已到邸

累日其勢必有邀請雖廟議默定而區區不能自已謹復條一二補前奏之末備以待采擇議者之論臣嘗詢訪本末備得其說爲棄地之議者曰往年興師本以弔民伐罪既取地自利其勢必爭傷財害民以爭非其地其勢不得不棄困而後棄不如一捐空城予之以示恩惠此言是也然難者謂予地所以息爭若虎狼亡厭爭來不已得地據險益擾近郡其能保不爲患乎爲守地之議者曰頓儲設阻增募士兵遠斥近援何地不守且先皇帝之所得而以予人非是此言亦是也然難者謂夏人不得地兵難不解日引月長邊釁益大其能保終守此地乎故議者之論非不曲盡事理至于弭未然之患如難者所憂則雖好謀之人莫敢任責竊料朝廷深計遠慮未欲遽決亦必以此臣愚不佞獨謂用兵以終守其地誠難保也棄地而使不爲患臣雖老矣願保沒齒不見邊境之憂惟陛下赦其愚使行其說臣聞向所得地在熙河爲蘭州在鄜延爲五寨蘭州本西蕃故地而五寨本西夏所有也其地道里迂直產利厚薄所須守兵多寡轉餉勞逸皆朝廷所熟究臣不復道而自夏人視之爲必爭之地彼將以誓約爲請而固不予彼將獸困而鬬借兵契丹以逞其忿朝廷且有西顧之憂使我師每戰每勝臣猶以爲非國之利又況殺傷相當成敗未可知皇帝陛下諒陰之際太皇太后垂簾稱制正思與民休息而顧欲戮力血戰以爭尺寸無用之地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由此言之終守其地是臣之所以不敢保也國朝自祖宗以來歲捐金帛數十萬遣使修約而二方稽首順命數十百年矣其好爭無厭固天性也然且如此則恩深利厚足以羈縻其心故也今乘先帝討擊之威因其屈服之勢曠然推惠歸侵地復歲賜丁寧戒敕分棄前患復謹舊約彼雖有僥覦睚眦之意既一杜塞其欲無所復發則亦感激退聽復如前日何苦必欲勤衆犯順以自魚肉其民雖彼之國寧獨利乎古之養虎者時其飢飽適其怒心虎或可養而況人乎由此言之弭患息爭非獨臣以死保之自祖宗以來馭二敵者用此道也臣願采議者之論觀異日之勢而斷以此意大計既決其論措置纖悉施行次第在朝廷裁之而已雖然臣有拳拳之愚不敢不盡今夫請地在彼予地在我是以主制客以逸待勞之勢也爲彼計則不得不急爲我計則正宜從容閒暇鎮以無事臣竊怪近日議者皇皇汲汲視此地如金城湯池惟恐不守不然如附贅懸疣惟速去之爲快異議紛起先自惑亂又何其迫遽無大體也今使者雖在邸臣願且毋遽許以地而厚禮答之善詞遣之或先復歲賜而徵未以不愛地之意度其効順堅決至于再至于三然後以歲月予之所謂敵人不一而足夫豈晚乎臣愚不知大計惟陛下裁擇

進擾民殘物。前後奏報事皆欺罔。而昉又敢邀君肆慢。在于典憲。可誅無赦。若徇令昉以都水丞領事河工。伏恐生事興患。未有窮已。伏乞明布罪狀。重行貶竄。以慰一方殘歛之民。使天下皆知此役之害。非朝廷意且以戒徼倖希賞罔上賊民之人。謹具彈劾以聞。

劾河北漕臣論河事反覆

臣竊以天下至廣。非朝廷視聽之所能及。故分建監司以寄耳目。凡一方利害休戚。惟監司之言是聽也。使監司皆忠慎不欺。則其言可信。一有誕謾輕易邀功狥私之論。則朝廷將受其罔。而下將有受其禍者矣。伏見河北轉運司昨者妄建河議。欲爲迎陽故道之役。以奪大吳新河之勢。乞許一面經畫。謂如此則新河下流數十州縣。盡免水患。鈌遽果敢。其言譎如也。及聞朝廷遣使按視。而本司遽復變而爲孫村之說。欲便施工。今春了畢。既而使者到部。情見理得。于是李南公范子奇翻然又盡以前所議爲非。其略曰。故道隄岸。盡已折去。靈平頹岸。深占河身。上下扼束。必爲大患。又曰。迎陽下瞰京師。孫村水勢不順。兩處回河事節。委實不便。臣按南公等正月十八日狀稱。今來躬親相視。乃是前此累作奏請之時。都未嘗親至河上。而遽以非常之利害。不貲之勞費。輒爾上聞。欲以僥倖有成。設使萬一朝廷以監司之言爲可信。而過聽其計。豈不誤大事歟。夫臣子之分。建策進說。苟其志在陳猷利便。則後遂有當否。固無足深咎者。然如南公等身任職司。其言爲朝廷所信。今日河事。又在所部咫尺之近。固宜考見底裏。然後爲言。而乃慣習欺罔。妄圖功利。及見朝廷遷遣近臣。知其必究事實。自以前議鹵莽。恐得罪咎。故不待使者同行閱視之舉。本司已自奏陳。公然反覆。輕侮君父。轉大議是非。如反掌。視一方安危。如兒戲。夫事上之道。惟恭與誠。故書馬不足。故人有憂。其譴死。上書不實。敕律明坐以大罪。南公等前之言。乃出於輕發妄作。非恭愼也。後之奏乃欲以奸計求免。非忠實也。不有顯絀。何以申明典憲。少戒欺謾反覆奸僞之人。伏望指揮正南公等罪狀。特賜竄謫。庶協羣議。謹具彈劾以聞。伏候敕旨。

貼黃

自頃歲以來。天下官吏。習爲奸欺。以圖功賞。如淤田水利濬川迴河及邊鄙之事。皆罔上希進。雖試之無效。虛爲勞費。殘民害物。然終不曾坐罪。故南公等尚習故態。無所忌憚。欲起不可爲之大役於瘡痍之地。而復自爲反覆。侮玩朝廷。不可以不正其罪。庶幾有所懲也。

劾趙子幾

臣伏見五月中。有開封府東明縣人戶就宰臣私第。或隨馬披告助法不便。幷升起戶等。詣御史臺陳訴。臣尋曾具狀及上殿劄子。奏陳利害。陛下令府界提點司。體量升降等第因依。今竊見趙子幾別舉發到知縣賈蕃在任日。代借官錢與手力。因同天節沽市村酒。創買部夫席屋等事。朝廷以其狀下本司取勘者。臣竊以爲過矣。朝廷變更役法。意欲均民。民苟以爲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者。且畿內人戶。幸以居近帑穀。故可以自陳。以近推遠。以一求萬。則天下之情可知也。然四方之人。限在遐遠。上雖有州縣而安敢言之。又有監司提舉司之隔閡。其欲赴愬。勢固難矣。今又因畿民有訴。而汙劾之。人反怒縣官。意謂

忠肅集卷七

奏議

劾程昉開漳河

臣伏見內臣程昉。大理寺丞李宜之。于河北開修漳河。功力浩大。凡九萬夫。所用物料。本不豫備。需索倉猝。迫于非時。官私應急。勞費百倍。除轉運司供應程草梢椿之外。又有差官採漳堤檻柳。及監牧司地內柳株。共十餘萬。皆是逐州自管津搬。河北難得薪柴。村農惟以麥麩等燒用。而昉等妄奏民間已料一萬餘工。差本司士兵。散就州縣民田內自行收刈。所役人夫。莫非虐用。往往逼使夜役。踐踐田苗。發掘墳墓。踐壞桑柘。不知其數。愁怨之聲。流播道路。傳至京師。而昉等妄奏民間樂于工役。無不悅喜。民夫既散。役兵尚衆。本路廂軍。刻刷都盡。諸處不闕事。而昉等奏陳不已。驅迫州縣。凌侮官吏。仍乞于洛州調起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其急功擾攘。至于如此。本路監司畏昉之勢。不敢言其非。而上下以目。臣不知昉之爲是役。其利安在。或聞欲泄邢州大名等處積水。今使此水如昉之意通行而北。緣下流狹。無所容受。不免泛濫。乃是移此就彼。易地爲患。今來朝廷既令權罷。則利害姑置之。如聞昉爲現能役。忿恚偃蹇。有休退之請。朝旨又令總領淤田司事。臣謹按程昉李宜之。將命興事。初不以事之可否。實聞于朝。貪功绎

不能禁遏。故擅撫他事。期寘於法。不意朝廷不辨。付之施行。臣恐四遠人情。必疑朝廷。以謂欲鈐天下之口。而職在主民者。必皆視蕃以爲戒。爭務拘民而禁其言。然則天下休戚。陛下無時而知矣。臣伏覩編敕節文。按察之司。所部官屬有犯。不得於官屬離任後。始行發摘。雖實不復受理。若犯贓私。雖離任有人論告。或因事彰露。即依法施行。方子幾之體量於其縣也。蕃已得替離任矣。子幾初求其事於僚佐。又誘而鉤之於吏。吏借令蕃有贓私耶。則亦不得謂之論告與因事明矣。法之所不當理。而子幾肆志敢爲者。子幾方以諂僞怙寵用事。務在力行司農新政。而不復顧陛下之法與陛下之民。但驅使就令。冀自以收功。恐因民不服。撓動其事。是故作威以警衆。違法以按吏。欲使畿內他邑。與天下官吏。畏罪避禍。閉遏其人民。使不得有言以聞於朝廷爾。如蕃以司農牓內檐定人戶數目。使出助錢。遂將縣縉下等次第升起者。凡一千戶。以就足牓內之數。此其爲罪。固不可赦。是以前日聖旨。指令體量此事。臣願陛下治蕃此罪而已。自餘替後所按乞依條不問。蓋借蕃今日所以解四方人情之疑。使知陛下不禁民言之意。臣所以區區論之。冀少補治體。非爲蕃計也。如子幾領按察之任已久。當平日不聞舉摘蕃事。乃今挾情違戾敕禁。原心考察。可見險薄。伏請付吏施行。

勅范峋免應奉山陵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節文。據戶部狀。爲府界提點司合應副山陵用度。本司官范峋前後申奏異同。奉聖旨令御史根究曲直。尋據取會文案看詳。並係提點司虛妄理曲。已具狀奏聞去訖。臣恭惟山陵興作。朝廷之大事。中外臣庶。莫不願窮心畢力。以效萬一。況今靈駕經歷七頓。皆峋所部。正其職事。而本司明有應奉慈聖光獻山陵故事未遠。峋乃輒敢推免。妄引治平年財賦領於三司之事。以爲辭。省司數數移問。索以舊例。匿而不言。巧文飾說。一出欺誣。及情見理屈。方稱備員畿內。不避狂僭。乞行管認。意以爲非己之事。曲爲朝廷承乏云耳。偃蹇自肆。反覆不情。忘先帝拔用不次之恩。爲不義。慢陛下崇奉大事之令。爲不忠。臣子之分。峋敢如此。伏望詳酌。重行黜責。以厲在位。

勅蔡確不入宿

臣伏見今月六日。神宗皇帝靈駕進發。准敕。前一日五使三省執政官宿於兩省及幕次。竊聞宰臣蔡確獨不曾入宿。中外莫不疑駭。伏以山陵國之大事。遷坐發引。葬之大節。故前夕羣臣宿于內者。以陛下是夜躬行祭奠之禮。臣子之心。同于榮慕。不得安寢于其私也。下逮執事奔走之衆。誰敢不虔奉期會。以共厥事。而確位冠百辟。身充山陵使。正當典領一行職務。而乃于是夜獨不赴宿。慢廢典禮。有不恭之心。謹具彈劾以聞。伏望聖斷。特賜詳酌施行。

貼黃

確如曾到禁門。過巳鎖閉。亦合立具因依奏入。別稟處分。不當公然便以不入宿爲是。

勅論蔡確十罪

臣近具狀乞罷宰臣蔡確。至今未蒙施行。緣臣備員御史。以觸邪指佞爲職。今宰臣奸險。有犯公議。臣若

失職。誰敢言者。伏見祖宗以來。所用相臣。考慎選擇。必取天下有德有望之人。故內則廟社安。外則夷夏畏。下則衆庶服其功名事業昭于天下。至今稱之。未嘗有法獄之吏。聚斂之臣。詭譎之才。陰賊之行。天下所嫉。而使在相位如確者也。臣所以不避再三。干冒天聽。確之當去。其罪非一。公違陛下敕命。不赴神宗發引。內宿爲大不恭。其當去一也。山陵使回。明有歷代及國朝故事。而略不引。罷廢禮貪位。其當去者二也。皇帝陛下之立。乃天人之所助。而太皇太后之德也。確輒自稱定策貪天之功。其當去者三也。在中書二年。不將差除與三省合奏。及身邊門下。陰使言者申請。招權營私。其當去者四也。其弟犯法。蔇周輔承勘兩次。皆減裂平治其事。故今日周輔父子有罪。言路累有彈奏。而確力主之。不罷其任。屈公法。報私恩。其當去者五也。執政臣僚。已經覃恩遷轉。無故又進一官。妄引嘉祐治平不可用之故事。欺謾聖聽。不顧廉恥。其當去者六也。與章惇死黨相結。一柔一剛。一合一離。欲以銷磨同列。牽制善政。中外皆知其術。其當去者七也。自去年十月至今。並無雨雪。驕陽肆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惶。實由確奸邪所召。況位居上相。正任其責。其當去者八也。確在熙寧元豐間。鍛鍊冤獄。排逐善良。引薦奸僞。變更祖宗政令。以誅求民財。確在言路。在司農。在執政。首尾身任其事。見法令未便。何嘗聞有一言論列裨補。惟是阿諛護持。以謀進用。及至今日。自見其非。乃稍稍語於人曰。在當時豈敢言也。此確之意。欲於今日固其名位。故反將歸曲先帝。是可謂大不忠矣。朝廷以高爵重祿。尊養輔臣。欲何用哉。豈有可言而不言也。假如言之而不聽。當以死繼之。假如畏懼而不敢言。則當辭事而去。乃臣子之常分也。當時詭隨。及時移事改。方爲自全之計。而資過歸咎。是可謂大不忠矣。於先帝不忠。則安肯盡忠於陛下也哉。此其罪惡尤大。其當去者九也。近者奉使山陵回。隨行屬官。故事自皆推恩。而確乃特薦高遵惠張璪韓宗文。乞從優恩。上欲以悅聖意。旁欲以餌同列。賴陛下至聖至公。照其狡計。而議遂不行。中外聞之。莫不欣快。陛下觀此用心。則確之邪正不難知也。此一事尤喧物論。而罪尤大者。其當去者十也。確之罪惡如此。羣議沸騰。臣愚區區之言。略已自竭。而聖度包容。一切不以爲意。在聖慈不失恩於確。則可也。其如朝廷之輕重。天下之安危。生民之禍福。人情之去就。在確之罷不罷。則所繫豈不大也。今忠臣義士。當盛明之時。人人皆願自效。而確猶在位。誰敢明目張膽。盡心於朝廷哉。正人不得立。則陛下之善政不得行。天下之敝法不得改。今大旱累月。燥風慘日。自冬入春。宿麥已槁。疾疫將作。內外之情。驚惶不安。皆由大奸在朝廷。天示譴告。伏望聖慈深察事勢。以天下爲念。早發聖斷。罷確職任。使之外補。以答天變。以召和氣。以慰公議。以新改元之政。天下幸甚。

再勅蔡確

臣聞周書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言人臣之義。有善則稱其君。雖謀出於己。亦必曰吾君之德者。上下相成。忠厚之至也。伏見宰臣蔡確辭位求退。其所上表。無引咎之意。有論功之言。自陛下臨御以來。美政盛事。民所歌頌者。確皆鋪列條敘。以爲己功。中外傳之。靡不怪笑。夫收拔耆舊之臣。置諸左右。乃陛下至明獨見。以天下公望用之。而確乃以爲己之所

引罷去有司漁利剝下苛細之法而黜逐汙吏乃陛下仁心惠德以蘇疲民而確又以爲己之所請至於申戒邊場不使生事分遣使者求民疾苦修法令以完先朝之政包同異以行大公之道此中外皆知出於陛下聖謀容慮實新政之甚善者而確乃一切任之掠爲己事貪天之功欺示天下其意謂此數者陛下不能知之因己請而知之陛下不能行之因己請而行之其於輕慢君父欺罔臣庶違道干譽至於如此凡確之所引數事者確果曾有所建請乎蓋不可知也確在言路爲執政前後久矣不言之於先朝而言之於今日此何意也果有建請固大臣職爾如君陳之歸美於上可也而敍于求退之表又何意也夫不言之於先帝此不忠之罪也言之於今日此取容之計也敍之於表謂我有功則是陽爲求去實欲陛下疑以爲功而留之因欲求免於公議此持上罔下之謀也古之人進言知上退則削其藁不欲使人知善之出於己所以推遠權焰避掠美干名之議不知此則何足以爲大臣乎確無體不恭朋邪懷貳無廉恥之節昧進退之義又自去冬大旱至今確爲上相身任其責其罪惡之著無補朝廷今既逼於公論不得已而求去正當痛自咎責踧踖偃僕爲懇切必退之詞乃大臣去就之體今確誇功揚己露行行不平之氣爲臣如此不謂之大奸大邪則可乎伏望以確表并臣此章付之三省議確之惡重之竄逐以正典憲使天下爲人臣者知事上之道

勅章惇

臣竊以傳曰有德進則朝廷尊又曰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伏見知樞密院事章惇資性佻薄素無行檢廟堂議政無大臣之體專以驕強輕肆作俳謔之語以凌侮同列夸示左右其語播於都下散及四遠傳以爲笑比來聖旨增損政令之未完善者惇則必出異意沮持其事方宋用臣驕橫不法惇在政府與之厚善納其所遺酒醪雖更恩宥臣以爲大臣不廉犯大義之責不當如小臣論赦令前後也謹按惇貪緣遭遇幸得備位近輔不深惟朝廷高爵厚祿稍自矜重以忠義圖報而淩轢諸戲不可謂德閉善害政不可謂仁而交非其人又從而以貨取之可謂無廉隅矣可謂播其惡於衆矣方且揚揚高位人皆指而議之殆非所以尊朝廷厲羣下也伏請聖斷罷惇政事以允公論

勅賈昌衡

臣伏見敕令差兩浙轉運副使賈昌衡權三司戶部副使臣竊以昨者杭州明州守臣不公相繼犯法昌衡以轉運使至養二州之惡不能按舉朝廷創其一官降以爲副使以示懲責迺貪緣發運使以均輸留之於今未及一年遽此召用中外有疑若以資任則奪官降差遣日月未久若以均輸爲有功則昨者漕入都下之物如糯米等至今滯積出易不行若以選擢人才不以次序則奉使弛職理財失計如昌衡才蓋可知矣所有今降差命伏請依昌衡所乞特行寢罷

勅沈希顏非法聚斂

臣伏見京西轉運副使沈希顏昨於本路妄有興作非法聚斂已蒙聖旨委官究實事皆有狀未聞施行謹按希顏起於常調委以使指前日以不虔君命坐廢未幾先帝記擢復其職任不深惟補報大義乃欲

尋以利事國違法欺罔誅求瑣屑無所不至冒昧祈進老饕無恥孤負任使所宜放黜以戒他路臣竊慮朝廷尚以所按事狀下吏勘勁虛爲煩擾伏乞即賜指揮

貼黃

希顏於本路爲權鹽之術徒變舊法而貪鹽之人與商賈皆被其害於公家殊無所利至於果蔬日用之物例增征算雖居販之事皆不屑爲之中外具知伏乞速賜施行

勅呂惠卿

臣竊以國家之患莫大於發政行令而無人敢違人臣之罪莫大於邀功罔上而爲國生事記曰不從令者死於律擅興于人者誅蓋自古失御臣之道使其凌上召亂而後患有不勝言者多必由此然則法令不可不嚴而人主不可不察也臣伏覩去年三月六日陛下登極赦書節文應緣邊州郡仰長吏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靜守疆場勿令搔擾命令既下邊境之上風塵頓息蕃夷之情感服內面當此之時知太原府呂惠卿輒於四月中旬被受赦敕之後違遣部將折克行訾虎相次以數萬人入西界討蕩所得首級皆是淺邊老弱虛夸以爲功而官軍人騎死傷甚衆未幾西人復仇以五月犯塞驅掠臣戰沒士卒陷亡臣以爲勞師動衆奏功不實以至購怨於夏猶皆未足論也而其公違詔敕擅出師徒實無人臣之禮則其罪不可以不治臣謹按惠卿遭遇暴起初不以道幸嘗備位執政不深惟大義報國乃欲造非常之功圖再進用且邊陲本自無事又陛下新卽位銜恤慎始故上循祖宗以來踐阼故事加惠邊鄙禁相侵擾丁寧戒諭所以體恤軍民慰安夷夏詔號宣布明若日月可謂至恩盛德人情孰不欣戴而惠卿以前兩府居帥守之任所宜與國家同休戚將順至意以鎮方面乃敢用貪功倖進之志爲此亂階大違棄制詔虧臣子之道其罪一也當陛下諒陰之中謀動干戈其罪二也受神宗遺詔未逾月而忘哀疚之情覬倖功賞爲大不忠其罪三也致新天子命令失信於四夷其罪四也開外域之隙至今警備未得安靖其罪五也夫惠卿天下知其爲奸人也方命擅兵天下之大惡臣恐防微杜漸朝廷不當涵養而不慮也昔漢之王恢欲徼一時之倖於匈奴故建馬邑之役孝武許之是恢奉詔以從事也然終以謀出於恢故下恢吏不赦使自殺馮奉世使外域以使宜擊莎車立功萬里終以擅命不侯蓋古之御人慎兵法義如此若惠卿則非如恢之請命也又非如奉世之止於擅命也被新詔後敕禁約甚明而廢格不順是叛命者也方陛下嗣政之始以威福信義懷寧天下之時而第一命令爲強悍之臣叛違而不從若朝廷無所誅詰上下不敢誰何臣知陛下異日有大政號將不足以令天下而信四夷奸臣之逆命心輕國憲者將接迹而動矣臣位中執法職在糾治奸慝伏請以臣章付外議正惠卿罪狀考古之義依律處分以伸大公之法爲奸雄之戒謹具彈劾以聞伏候敕旨

勅韓縝

縝以聖人於天下有一物不安其性命之分則靈然傷之以謂己使然也一物失所猶引以自任況夫民命之重哉是故先之以仁後之以政彼其有罪而入吾法猶哀矜惻怛不得已而刑之夫以人君之勢其

重愛天下猶若此況人臣分憂其治而敢有專殺者哉祖宗仁愛萬方官吏之入人罪者皆有法而故入者特深夫意雖有故然猶假文法以致之也而已爲祖宗之所不容又況專殺無辜者哉臣謹按前知秦州韓縝因飲宴至中夜而罷指揮使傅勍持燭侍縝入於門縝見之怒明日杖勍背一百三日而死其家持血衣以訴於朝廷始者下本路按勘而縝輒自有論述然其大要雖過爲詞說亦不能文殺人之罪其後但聞朝廷數數有體量之旨至於今數月矣臣竊以縝之與勍雖貴賤有間要之分職共事陛下之臣也勍有罪耶則有陛下之法在當寘有司閱實而斃之今乃肆一時忿怒捽首鞭背非理踰法杖至一百而死之方太平之世內外莫不畏法令蹈繩檢而縝以帥守快私乘恚侮典憲暴殺官吏意輕朝廷不識朝廷尚何所疑而體量委曲如此徐徐耶議者以縝家世其親戚交游多在勢貴根株表裏誰不爲力使孤子單平無援助者敢殺一無罪必不優游遲久至於如此將使延及明堂之宥也臣又聞王韶之來頗聲縝冤韶昨以邊地欺朝廷坐降一官而縝乃保蔽以實其事故韶極力游說以惑朝廷奸利相市意在報縝若朝廷萬有一信則恐死冤不伸國法不正非陛下爲人父母之意況縝所至暴戾肆爲不法殘人害物前後非一今邊隅未靖不重縝責不伸勍枉恐無以感士心而得其死力伏望速賜施行

勑黃隱

臣伏以國之教化出於學校學之廢興蓋由師長故聖人既建庠序必立之官苟非博通經術而有德行者則不能使學士誠服而心悅之祖宗以來莫不愼其選任而仁宗慶歷中最號得人如胡瑗孫復石介實爲之首育材之效後世有考焉神宗崇儒重道大建學制訓發經典以幸多士恩施甚厚今在學學者衆多與古爭盛而師儒之位豈可以非其人伏見國子司業黃隱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衆於學之政令惟考校課試遷補職掌最槩勸奬不可不公而隱違法徇私事皆有狀以致大喧物論多於生員試卷之末立詞說出牓以示衆變亂義理疑惑學者陰附權要獎進浮薄故使學衆不伏怨猜洶洶至有謄爲嘲謗之詞者議者謂近時學官之肆爲私枉無若隱之甚者按隱本無術業使在此官非其所長恐不足以表率士類奉宣教法無以稱陛下首善造士之意伏請罷隱職任除一外官以安學者取進止

貼黃

故相王安石經訓經旨視諸家議說得先儒之意亦多故先帝以其書立之於學以啓迪多士而安石晚年溺於字說釋典是以近制禁學者毋習此二者而已至其所頒經義蓋與先儒之說並行而兼存未嘗禁也隱猥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輒榜妄意迎合傅會欲盡廢安石之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隱輒排斥其說此學者所以疑惑而怨之深也夫安石相業雖有間然至於經術學誼有天下公論在豈隱之所能知也朝廷既立其書又禁學者之習此何理哉伏望速賜罷隱以允清議以一風俗

乞不候結案行遣吳居厚

臣伏見前京東轉運使吳居厚呂孝廉昨於本路科斂掊刻違法害民朝廷罷逐其職任按正其事及今

半年尚未結絕風聞勘司方於本路州縣遍行取索居厚等到任以來逐件興置伏緣事在累年案牘不一檢討煩逐重爲煩擾謹按居厚孝廉奉使無狀不爲陛下愛惜百姓專以朘削爲事剝下罔上意在徼倖市進民不堪命愁怨以日自聖明照知二人去任一方始有更生之意其罪惡亦已暴著四方莫不知戾今緻治節次方爲此徐徐使外疑惑誠恐所司有所顧望欲乞速賜指揮不須更候完結徒爲追擾擾已體量到罪狀重行竄黜以明典憲以副疲氓以戒曉諸路使知二人不法聚斂非朝廷本意

乞罷蹇周輔及其子序辰

伏見刑部侍郎蹇周輔及其子員外郎序辰昨日以體事本使江西湖南而相繼創增宣額州縣畏懼承望皆出配抑使人陷罪破產數路愁怨朝廷已遣使按正其事如聞周輔無所忌憚復自逾列以飾非文過而父子方雍容侍從出入朝省此豈待罪者之所宜乘人莫不指議臣誠恐周輔等懷患失之意或致別爲經營以圖倖免有失公議伏請罷周輔序辰現任職事各令補外候察治到事狀別聽旨

殿前副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賈逵謚武恪謚議

賈逵少以氣略雄毅聞及服事邊圍周旋兵間料敵致命嘗爲士卒先故所至數有功皇祐中智高擾南鄙狄青表逵從行歸仁之戰青令於軍曰有輒動者斬及前將孫節覆於賊逵度賊必將乘勝薄我而視地形有便利可據者即不待令引所部疾趨之甫成列賊果至因得乘高鼓躁大呼馳擊遂之遂潰其衆焚城以遁方此之時非逵應機達變不以全軀保私爲計則勝負殆未可決也至於築堡河外以居蕃戶使免西人之所驅掠置軍壁於鄜延以蔽二城杜絕寇兵臨瞰之患在秦州及幷代多提輕兵游察境上地雖險絕人罕至者亦必深造之或召羌族與之較射墓執其酋領使還所掠得邊民數千人釋而歸之以故戎人懾服疆埸以安大抵其所施爲出於忠義果敢奮決雖有浮言流議一不以自卹共周屆王室典治禁旅嚴而不苛寬而不弛使軍士懷上而畏己之持法出入二十年無纖毫過失簡練倚任克有始終夫謚者所以公善惡之實也按逵之居邊也遇事輒奮果於有爲時或脫棄拘攣務以建立事功至在近衛則恂恂謹密舉蹈繩檢外內異迹若非一人所爲者蓋亦可謂之勝任矣謚之濮有奮其威勇曰武謹居官次曰恪節惠考行伏請謚武恪

張康節謚議

公德厚而政易簡業隆而心恭慎不慍於惠下不亢於厥高夫惟簡也所以爲不慍慎也所以爲不亢公之治郡若縣凡十有一寬而信敏而靖與民之所同欲而去民之所同害所至有政民愛之若父母密州績用尤大較著遺歲囚罹哺活流餓二十餘萬在朝廷侃侃正色其所建明多國之大事如誡寵倖擊奸權申誅罔者其危言正論今落落具在也仁宗立嗣秉公力啓自爲御史丞雖以及大位益三請之辛至天子感悟定策受遺遂預有功焉凡皆志立而後發慮定而後蹈以忠報爲守不卹身利害故多得其言至於周旋二府不爲勢焰門無苞苴客無私謁不以富貴異廉儉之舊不以寵利變清方之介脫棄名享眉壽其於成物行已終始出處可以爲無愧者矣謚濮安樂撫民曰康能固所守曰節以公之行合之濮

而參之公議。於是爲稱請謚曰康節。

忠肅集卷八

啓

謝免省啓

比年課藝。幸據上游。今日程文。復叨優等。及充名於桂籍。行待問於楓庭。得非所宜。愧不能稱。竊以先王育材於學。本以取人。君子修善於身。固將從政。惟所用出於所教。故能言必其能行。詩書所稱。豈有異致。公卿之選。悉由此途。凡其一時出長入治之庶官。固莫非六卿時書季考之多士。待以積久。取之盡公。斯民所以直道而行。在昔稱爲至治之極。降及後世。溺於末流。以六藝爲繁文。謂上庠非急務。太常受業。徒評平日之空言。列郡應書。盡出臨時之私意。上之所求。幾於無用。下之所學。亦非可行。不知操縵之爲安。烏有畫餅之可食。曠矣千載。循乎一塗。此衰世之軌所以相尋。而聖人之道未知能復。恭惟國家承百年之積弊。恢列聖之大猷。泛觀古今。洞見根本。謂兩漢而下所以失。由親人以一日之長。而三代之治所由興。蓋入學者中年之考。迺闢黌舍。以來俊英。增弟子之千員。頒新書之萬卷。春誦夏絃。而經以師授。月書季考。而士由舍升。既考之於尋常。復試之於倉猝。且環橋者億萬。不已多乎。及揚觶之再三。僅有存者。故自元豐之肇造。迄乎紹聖之纘承。雖有求者。累年於茲。而所得者。數人而已。宜獲異材之間出。以彰新法之大成。如某者智不適時。學方爲己。徒以雙親孝養。未忘干祿之心。三舍序升。式重興賢之禮。俛首百試。旅身七年。幾成上考之功。猶屬中變之法。頃造公選。再程斐文。言實工於前時。名亦玷於異等。知其非倖。許以從新。方虞再鼓而衰。甘爲殿後。不謂適矢復沓。優入穀中。退慙毀瓦之無功。進喜望雲之有日。蹟其所自。敢不知歸。茲蓋伏遇某官。頃膺明命。兩董學宮。幸升夫子之堂。獲就諸生之列。參乎未達。方求一道之歸。偃也何如。或許片言之是待。以殊等出於衆人。雖華塗淩進於台司。而雅意不忘於璧水。龍門益峻。猶許再登。驂馬方疲。幸叨一顧。緊餘光之下庇。使朽質以生榮。故於選掄。誤備收錄。力探聖賢之閫域。誓窮師友之淵源。

謝薦啓二首

過賜寵嘉。特形外舉。自反而視。內媿以兢。惟本朝任官之公。得君子舉類之法。然取之頗泛。濫而不審。故進者亦多至而叢來。銓選困於平衡。眞僞揉於一律。今之議論。舉患才能之不多。考其源流。豈非法制之甚弊。是故近歲之講計。增損爲令而改爲內之貴仕。凡文武之人。悉止其歲貢。外之使者。與守相之薦。均殺其常員。向舉以親民者。且停之從軍。近所謂監郡者。皆不得應令。雖未足大清乎多士。亦庶幾少制其末流。顧進退之尤艱。亦知人之豈易。伏況刺數千里之部。察十二州之官。人人飭修。家家廉茂。就而求者。當以褒然。某昏愚之人。孤子以仕。講學不足以瀕道德之畛。爲文不足以望述作之藩。籬常有志於斯民。今已無異於羣衆。日思投劾以自去。慮煩汰磔之不容。伏遇某官。以經術謨明。嘗盡心於御史。以忠恕簡先。雖馬骨而猶市。是爲不德之德。應於無求之求。敢不迪忠清之大方。安性命之常分。窮不失義。進無尸官。庶期終身。無辱高誼。

向者誤采孱愚。特形慰薦。惕然自視。愧以無容。某支離之人。孤子以仕。學問不足以立己。才智不足以合人。比遭休明。嘗備任使。器非大受。進爲補於涓埃。恩勸後來。退猶逃於鈇質。省非無益。竊食更優。會諸公之有容。垂三歲以自庇。深惟過幸。常已厚顏。敢謂某官以清通簡重之政。而綏安一方。以公明樂易之德。而鎮慰羣下。乃茲不肖。上辱一言。舉不使知。仰古風之猶在。恩無所謝。愧士禮之已墜。敢不云云。

謝館職啓

禁林課試。辱奉等之不遺。册府備員。荷詔恩之均補。名浮其實。寵至爲憂。竊惟古今建邦。率以經籍求治。蓋君臣父子之大本。而禮樂教化之所興。故建府以資藏。且命官而典正。漢之石渠天祿。別夫中經。唐之麗正崇文。校其四部。國家之盛。祖宗以來。大開儒館。而聚萬藝文。樂養人材。而增置員品。上繇舊直。下底校讎。小言之細。訂正國籍文字之異同。大言之則預聞朝廷政事之論議。雖清流之可貴。亦任責之豈輕。故國之用人。必以榮之而將以考其實。士而居職。非以慕之而求以稱其官。某也寒生。出於下國。讀書薄聞乎大道。修辭有媿於古人。性愚不能以頗頗。材樸不可以鐫刻。出慕斗粟。蓋有爲貧。其猶雙兔。曾無所補。兩河試邑。二楚從軍。顧常懷功名之心。頗亦究義命之說。踽踽自守。無意於舍龜。倀倀何從。僅同夫卽

鹿恭惟治平之特詔。並命四輔之大臣。俾類求於能儒。將器養於文館。顧惟一介之在遠。乃辱諸公之爲言。神聖嗣天。都俞繼志。所舉二十人者。無一遐遺。不越四三年間。以次召進。惟時江湖之賤。起預鴛鴻之游。籠禁景長。玉堂春晚。地近清切。方慶觀之坐驚。事非故常。忽天題之拜賜。求之以農桑爲政之論。策之以治亂歷代之原。劉賁忠嘉。雖不避誅夷於斧鉞。仲舒淺陋。而不能別白於文章。僅足成言。曷副垂聽。聞一知十。良謝於該通。書等入二。誤膺於題品。奏篇待罪。書可湛恩。幾汰礫之不容。偶積貂之有取。深惟孤進。何補斯文。雖俗吏服勞。一紀始書於六攷。然選人入館。本朝不過於數公。足爲幸榮。良有前地。斯蓋某官登翊聖治。顧求俊心。高誼有加。士以爲權鑑。一言所掖。國以爲蓍龜。如薦清廟而雜用焦羹。如成大裘而舉收衆腋。致茲孱訥。曲冒籠靈。敢不迪忠清之大方。安性命之常分。退不失義。進無尸官。仰酬覆燾之私。次答陶鈞之施。

謝文太師張宮保韓大資范相公啓

奉備制書。延登宰席。循牆以避。雖極於深辭。反汗爲難。終成於虛授。此蓋某官至仁成物。睿德憲朝。服膺善人之心。能舉其類。推穀天下之士。先爲之容。常愛忘其弗堪。俾馴致於此地。據非所稱。凜不自安。師仰高風。庶立懦夫之志。瞻馳材館。莫陪下客之游。徒感愧之在誠。欲名言而莫得。

謝轉官啓

祇膺寵命。積愧恩榮。伏念某諸生陋儒。四海孤進。學徒知於適道。才不足以趨時。試邑冀方。曾微善狀。從軍楚北。益乏能名。漫浪遨夫十年。日月累夫六攷。仰聚造化。獲保寒微。比投銓攷之書。以就敍遷之課。中緣詔試。擢預俊遊。書林未久乎對讎。吏部爲言其功狀。特蠲常制。就錫寵名。佐逃史於蘭臺。仍校經於儒觀。皆所謂文章之選。夫豈宜野之人。此蓋某官弼成治猷。敷引士類。繩墨一正。材各入於輪轅。雨露所施。物不遺於蕭艾。致茲愚品。冒進官聯。敢不益修厥身。仰奉高誼。

滑州到任謝政府啓

比承詔札。猥賜守符。驅馬過家。懷章入部。以才能之素薄。當責任之匪輕。惟感與憂。俾夜繼日。伏念某降才不膽。賦命多奇。每遭選掄。祇速罪戾。免官歸里。滿歲奉朝。豈謂聖主推匿瑕之仁。諸公篤念舊之義。屬補郡之多故。使假守以備員。當殘廢不完之餘。況事工方造之始。大非守拙所克堪。承此蓋某官因能任才。爲國造士。不遺一介之賤。兼聽百官之成。儒者遲緩養名。願以爲戒。古人造次集事。敢不自強。庶酬已知。且避官謗。

辭免右丞上政府啓

非常之恩。內省而懼。竊以頌堂之任。世所具瞻。丞轄之官。今爲執政。擢寘此位。詎容庸才。某學不高明。識惟淺闇。幸遭廢治。稍玷近班。雖殫千慮之愚。無有萬分之補。日虞汰斥。敢意超踰。名忽假人。驚如谷方。副聖之求。助適諸公之在朝。聚精會神。同德協志。固已副仰成而治矣。奚取於不肖而參之。屢貢懇辭。未聞可否。伏遇某官朝家之柱石。國論之蓍龜。願借一言。仰達天高之聽。庶回誤寵。使逃器滿之愆。

除右丞謝政府啓

比者誤被制檢。進丞中臺。名器假人。循牆而莫避。負乘致寇。反己以爲憂。矧惟省轄之官。實預政機之論。用人當否。繫國重輕。而某所稟尋常。達辰教育。悵古人之不作。慕直道之可行。漫歷歲年。何裨任使。執法憲府。愧繩愆糾繆之風。侍經帝閽。無引古諷今之益。方期汰斥。乃此超踰。斯蓋伏遇某官謀謨信於朝廷。德義明於天下。蚤嘗借論。樂於成人。願駑馬而一言。以倍其價。器蠢木於萬乘。先爲之容。遂致孱愚。叨塵光寵。愧感之厚。豈易布宣。

除左丞答謝外路啓

蒙被恩書。進還位序。辭不獲命。方深非據之憂。德在成人。特枉相先之慶。內惟涼薄。仰讒謙隆。媿荷之懷。敷陳莫罄。

除中書侍郎答謝外路啓

左綱承乏。方俟於黜幽。右省躋榮。復叨於遷次。惕以自視。愧無所容。此蓋某官有德以成於人。引重而爲之地。致茲孱品。玷冒寵光。方具私書。遽詒榮問。感慙不敏。紬繹莫窮。

除門下侍郎答謝外路啓

發政四省。無補於毫分。出令東臺。復遷於位敍。辭不獲命。榮以爲憂。此蓋某官引類惟公。成人以德。務匿瑕而借論。常推轂以爲容。致此衰孱。益叨進寵。方裁誠以通悃。蒙貽問之見先。愧懼之深。敷敍難罄。

除尚書右僕射回謝外路啓

奉膺制命。延寘宰司。恭極循牆。雖自量而懇避。令難反汗。終虛授而冒居。愧不遑安。凜無所措。此蓋某官至誠與善。盛德成人。左右以容。器輪囷於有用。吹揚維力。致糠秕之居前。上何以寨厚恩。重責之所加。下無以慰多士大夫之所望。深惟兢愧。啓處不遑。

鄆州到任謝政府啓

祇膺中詔。許錫左符。寬尸素之大呵。釋顛危之重負。開職禁殿。相居便藩。喬木故存。未覺去家之久。先秋所在。更諳上冢之私。獲此叨榮。過於自擇。實二聖矜憐而善貸。亦諸公輔道而曲成。造職之初。撫心增感。重念疏愚之跡。方依陶冶之私。屬歲序之沍寒。望門闌而日遠。仰祈保衛。少副願言。

答文太師乞政啓

萬上囊封。懇還公綬。方審眷之增厚。宜中懷之莫伸。雅詔弗俞。羣言允協。某官文武具德。廟朝宗工。風烈憺乎華夷。勳勞光於旂鼎。方雍容師席。以鎮天下之望。而逍遙達觀。以慕聖人之清。蓋唐室尊賢。裴令常爲之輕重。姬王貴老。周公不去於朝廷。願迴遺榮。知止之心。少副尚齒貪賢之願。敢期讓德。過賜函書。徒敬服於高風。念難施於末議。感慙之臆。敷敍莫窮。

上歐陽觀文啓

一間門墉。屢叢箴。泰階輔政。徒望於昭回。大鈞運和。陰煩於造化。未管輒通於懇款。蓋庶自犯於僭踰。

恭審被命制函均勞方國仰旌事之甫舍宅僭趾以日蕃某官學茹古今才張幽渺當今名世孟氏自推於天以道覺民伊尹素爲之任秦紫閬步虹蜺飛光先諸老以告猷倡斯文而還古憂勤許國之志慷慨得君之忠公府勳勞歆詠於四海賢人事業效見於三朝注意方安寘章懇謝秩文昌之正位職祕殿之隆名假息南邦行奉袞衣之賜歸來東土永諧霖雨之求某賦職還方瞻風前扉奉餘氣潤淮服地清更冀云云

賀富丞相啓

奉被制書冠居台席聖志先定發於大明天下傾心仰夫舊德休命所及歡誦舉同某官國家宗工文武元老贊襄而陳九德見陶風惠於帝謨以道而覺斯民伊尹素爲之己任望鎮四爺而不敢侮勳載二府而皆可歌緝熙百工康保萬物向假藩而得謝比均佚以彌年曰咨多故之時爰即來朝之詔袞衣既褰有光東士之歸巖石所瞻尊據上公之宰宗廟增重泰階以平致君堯舜而賡載乎明良如古房杜而無媿乎禮樂旂常有紀天地無窮某自惟寒微久在陶冶（案）此下原本缺

答北京韓相公乞致政啓

鴈上囊封懇還公紱庶荼懷之方厚宜沖志之莫伸雅詔弗俞公言允協某官出處安乎一德勳勞被於四朝正期袞繡之還庶有軒裳之厭雖心知止足欲退養聖人之清而國有典型其孰如天下之老願回達人遺榮之尚以副明主貧賢之勤特辱函書備形謙德雖高明之是仰愧未議之何施

賀鄆州李太尉啓

拜恩北闕易地東藩戎旃十乘之容甫聞弭節鉛閣數人之衛已樂輕裘寵簡上心歡符士論緬惟鎮撫之裕休有福祥之歸某官劘厚藁中輝光燭外旂常有紀功懋於姬庭親賢並隆德毗於漢室均佚勞於右輔統連帥於東方清照兼資長城是倚琱戈金鉞方重專征之權淑旆綏章行光入覲之錫某里族單陋材性朴疏惟是鄉楸之微實居台曜之庇眷言天幸獲陶沐於至仁尚以州符阻趨承於前扉更祈上爲廟社下庇兵民

答北京馮太尉啓

賜節東吳假藩全魏已下車而涓日初開府以臨民溽暑方煩福基增厚某官粹和清敏悼大靖深輔政三階休烈銘於宗廟宣勞四國膏澤下於生民爲時重輕以道出處乃眷北門之鎮曰咨舊德之賢上將用儒盛齋塤之箎寵離宮有守付留鑰之謹嚴國依長城人瞻巖石佇被繡裘之錫弗容煖席之休方具慶儀首承柔問感仰之素布敍莫窮

答馮太尉免新命啓

鴈上棨封懇辭帥節方容懷之所注宜沖尚之莫伸某官學深天人德備文武出處不渝乎一節勳勞先被於四朝惟皇思賢乃眷圖舊倚以北門之留鑰建以南國之將旄詔號有孚師言已穆願迴持謙難進之志少副注意分憂之咨乃枉珍函過垂敦諭惟高風之是仰念輕議之何施感服之心敷敍安究

答北京馮太尉啓

報成美政孚號大廷就更西鎮之旄仍付北宮之鑰上恩協稱歡議率同某官德任四朝功高羣辟人思袞繡期政路之調元國倚翰垣尚稟書之增秩忽貽棨教具示沖懷願亟拜於恩輝庶仰符於眷委感仰之素敷敍莫殫

答郭太傅謝宮觀啓

懇上左符榮膺中詔宸宮列將莫若上衞之崇琳觀奉眞實重養賢之地某官學深文武功在廟堂夷夏想聞其高風出處不違乎大義殊庭謁款聊適於曠懷召節走趨佇光於闕舊豈其讓厚特枉緘封感愧之懷敍陳莫悉

賀胡少師啓

懇還公紱得謝帝庭升拜宮師之崇榮尊國老之重清風迪古賢人究出處之歸全德鎮浮天下無始終之議仰大臣之達觀均四海以載曦某官統概蹈中靈襟秉哲誠窮人物之盡學富古今之儲當天聖之開符覽德輝而薦祉泰紫閬步虹蜺飛光正議鴻詞倡斯文於禁掖嘉猷亮節運大政於天樞勳烈被於三朝忠勞爲乎四紀爛舄鵷錦仕就樂於過家確乎囊封禮弗容於賜几沖和天爵鎮拂世風固將安車駟馬以游乎親賓清泉嘉木以適乎嘯詠逍遥賢者之樂拱揖聖人之清憲而不煩方典型之所在浩然善養宜壽祉之無窮某材菓下中世親幸會昔者先子識寶氣於星津其後諸孤聯棨名於慶閥迨茲勉強以就仕屢辱薦延之大恩賢哉嘆嗟固已倍都人之慶形於歌頌又將酬國士之知

賀王參政啓

奉被詔恩進陪政論大臣重國畀自聖人之明賢者得君懋夫天下之望陶鈞所迨歌誦同辭某官業履大醇煇光外燭非今儒者尋常之學有古君子久大之儲言行弗渝求聖賢而允蹈進退有裕適義命之所安禁中甫告於嘉猷天子頗嗟夫見晚故進處四輔而非有左右之助度越諸老而不聞先後之言昔之爲國者嘗患賢之不同時十欲致主者或嗟才之不見用深惟求治之日復此逢辰之亨明良一時社稷盛福某預聞休命屬在遠方莫遂龍門之登願爲燕廈之賀

問候河陽李資政啓

懇謝繁機均勞近扉瞻言旌旆悵遠於風徽畏是簡書阻伸於郊餞傾依之戀紬繹難窮

上政府啓

食浮之久曾何補於涓埃材散而蟠徒陰煩於造化去達台扉淹革歲箇伏惟平運萬機贊襄九德天相炎歷日擁太和某官誠格天機德符坤厚馴二府之注意迪宗工之大猷稱百官而鎮四夷平三階而遂萬姓發忠定策國倚泰山之安熙載亮工民陶元氣之運憂勞逾乎二紀功業被於三朝盥府藏勳方茂皇天之業中書有攷永光巖石之瞻某材非敏明志已衰竭駑馬十駕知致遠之已艱鷓鴣一枝祈庇身之有地

迎中書侍郎啓

祇事西陵言旋北闕適冒風霜之候宜多車馬之勞即遂瞻承預深欣慰

上中書呂侍郎奉安神御啓

恭扈威神往臨原廟謹與仗侍承之職御風霜偃薄之勞仰冀保頤以符瞻系

問候中書侍郎啓

奉軒后之威容即漢陵之別廟扈從於邁夙夜載勤方冬序之始嚴惟福基之增厚益祈保衛以副瞻馳

賀呂樞密啓

祗膺掄檢進貳幾廷聖賢同時朝野胥慶某官元精毓粹名世應期挺特千載之英危麾四方之傍自結明主雅意本朝鎮靖西垂奮倚長城之固經綸北省仰資大計之煩上方纂緒先猷念圖極治顧軍師之重柄繫宗社之大謀權出幾微地居宥密參議乃事誠難其人惟公勳閥之高爲國老成之還注意所在具瞻已歸行傳丙魏之聲即慶韋平之拜

賀宋舍人啓

奉膺詔制榮步掖垣賢能進升遠近欽悅國家號令上應於五星朝廷文章遠同於三代王言至重國論所關奉之以媲夫絲綸施之以示乎戒福誓敕軍旅而齊其勇語命四方而等其功總爲贊書其任乃古之內史觀諸上象其文猶天之紫微職重而清地高而近精求文學之老能達訓詞之深發揮帝謨如開日月之照鼓舞神化以肅雷霆之威惟今得人與古同盛某官言高境宇道濬淵源研摩六藝之歸博極九流之要校文册府克家素重於劉歆視草禁塗繼世雅同於賈至實聖賢之盛際增臺省之榮光典贍應機宜有五王之册清修素履早探二酉之藏欽聞寵章曷勝歡誦

答韓左丞免新命啓

伏承詔綍進總臺綱四輔得人多士相慶某官高才應世一節承家論議有經惟丙侯之寬大險阻不撓抱胡公之中庸寘世德之逢辰偉聖朝之求輔遂膺帝簡入秉國成顧枉誨音具形沖尚願亟承於渙渥庶仰副於虛懷

答蘇左丞免新命啓

側承明詔登用舊儒四輔得人多士交慶某官治行高妙謨蘊粹深蚤以繼世兼人之能蔚有先生長者之望白首一節清明四朝士心所居上簡攸在玉堂典誥極將明之功幃幄侍經多道義之益畢暮賢譽來秉國成顧枉誨音具形沖尚願即承於渙澤庶仰副於虛懷

答胡右丞新命啓

光被詔綸入司臺憲寵章誕布歡議率同某官學足以洞先王之微知足以經當世之務心兩忘於出處節一致乎險夷時然後言天下服其忠諒義形於色朝廷爲之尊嚴果奉眷圖進承幾政士相爲慶民用具瞻惟聖主得賢方側聽諸生之頌而君子難進尚未承三揖之求特辱誨音具形沖尚願亟膺於渙渥庶仰副於虛懷

答王右丞免新命啓

丕承帝簡參秉國均成命式頒輿情交慶某官德業致位方正立朝文爲儒者之宗望出廷臣之右周旋國器揚歷禁途京兆攸功德威夙著文昌典政績用有成果膺綸綍之音入拜丞疑之任至公所屬枚卜已從佇觀久業之施以副具瞻之意豈期沖旨特示巽詞顧即拜於寵章庶上符於容眷其於感服紬繹奚殫

容陳州傳待制啓

拜職延閣請符近藩亦既下車云初開府某官誼蘊閎博德名光華弗渝之誠貫於金石後凋之操見於雪霜以輿學侍經幃以大節專憲席國所倚以立邪正之辨士所賴以識是非之歸渥然清明無所吐茹出處有道佚勞斯均即被鋒車之還豈容坐席之煖敢期謙眷特枉誨函

答河北都運顧待制啓

陞華延閣杖節北陲涓日之剛下車云始方暑序之煩鬱惟福基之靖康某官學誼本經文華貫道險夷一致義無愧於神明出處兩忘節不渝於風雨輶軒臺之獻納付朔部之澄清行以節趨豈容席煖方斯誠懇違辱貽書感仰之懷敷敍安究

答永興李待制啓

被寵制書陞華延閣兼提請詔就帥全秦某官學通古今材適正變名實高於士論術業著於吏師以從官之嚴盡護諸將以元戎之重外總十連坐收靜勝之功行被節趨之召下車云始膺翰見詒慶仰之深布宣難悉

答江寧蔡待制到任啓

更賜左符徙臨近扉涓辰受事視履介祥某官望重士林學優聖域禁塗陟降日告於嘉猷南國蕃宣勤敷於惠政茲惟易地益便均勞恐席煖之未遑以節趨而來起豈圖謙德遠貺書音慶感之深布敍奚究

忠肅集卷九

啓

回鄭學士啓

試可棨庭。進明儒館。伏惟慶慰。某官樂道深造。修辭大醅。覽皇德之光輝。收士科之高妙。儒雅政事。羽儀朝闈。惟蓬萊幽秘之廬。蓋賢傑萃升之地。尚書給劄。獨善於奏篇。廣內校文。寵濟於華貫。盛茲得士。實繫斯文。雅意不遺。嘉音爲貺。顧馳誠之獨後。荷推禮以見先。云云。

回孫學士啓

賜命帝庭。升華册府。郵音遠布。士列棨觀。某官識貫天元。才爲國器。文章純簡。雅得聖賢之歸。議論深閎。能通古今之變。洪惟上德。崇右道眞。垂精藝文。留意儒館。專賞不勒乎金幣。遺編具積於邱山。嘗謂久於寶藏。慮或魚蠹。以簡編之脫爛。則義理不屬。以文字之重複。則句讀可疑。務得人而删修。將垂世於永久。登用豪傑。整齊缺訛。鉛槧功施。是非堅定。劉歆經術。總七略以論人。班固史才。別九流而原道。寵遷廣內。位正清塗。逖聞休命之行。增喜賢才之進。

賀鄭內翰啓

拜命輔軒。聘棨寵禁。仰聖賢之盛際。發中外之歡言。某官性德淵靈。文章英發。當今名世。孟子自信於天。以道覺民。伊尹素爲之任。忱明足以御萬變。恬靖可以救薄夫。氣莊而仁。有古大臣之體。節安乎義。非今進者之心。仰聖旦之右文。的玉堂而宅俊。職備顧問。地親禁嚴。陟降夙夜。以奉乎清光。言語學術。以謀乎密命。惟時授受。繫國重輕。矍惟天下之才。增大朝廷之任。五直一儁。方視章於鑒扉。泰階六符。期亮工於天秩。斯文所主。於道大光。某椎然賤生。晚出門下。菁莪長育。常費阿陵之仁。大廈寄隆。不無燕雀之賀。坐縻吏狀。跡遠台廷。

答計內翰啓

被恩宸檢。入直禁林。朝盛得賢。士相爲慶。某官誼蘊通博。文章秀醞。出處有古人之風。勤勞得多士之譽。簪筆持橐。豈惟求論思夙夜之功。論道經邦。遂將副左右弼諧之託。無緣慶謁。特辱誨函。感頌之私。敷敍難罄。

回趙內翰啓

棨趨使節。召直禁林。進德則朝廷尊。大孚於上議。承家以儒學顯。尤重於世官。某官文章秀醞。誼蘊浩博。立朝方格。得多士之望。以道出處。有古人之風。潤色論思。豈獨求語言之妙。弼諧左右。遂將膺公輔之圖。枉飛蓋以見臨。辱緘牋而申貺。寵綏無似。感佩難名。

賀崔直講啓

已奉恩書。入趨召命。得人之盛。有光朝廷。逢辰之亨。下勸士類。某官敏識好古。純履蹈中。學誼造夫經綸。文章底乎述作。綽然廣譽之弗願。而有大臣之爲言。幕府賓筵。階棨於賢路。廣文師席。傳暢乎道眞。出處是宜。名寵相得。不遺遐外。見枉緘縢。佩風誼之相先。極懦衰而增愧。

上揚州王密諫啓

近赴山城。獲趨藩府。籍龍門出入之舊。拜台曜煌煌之文。未遑疏悰。見遇優厚。嘗枉事而臨寵。幾加豆以從容。銜德重深。以心銘鏤。竭來敏邑。恭承簿領之初。託在下風。有意光休之被。矧敏封之密邇。繫帥節之統總。炎序方蒸。福基增厚。某官傑然望實。華於盛明。文章天下之宗。道德禁中之老。十連有帥。聊故國以均勞。四輔爲鄰。竚嘉猷之入告。更冀爲國自重。副人所望。

賀馬諫議啓

被恩宸詔。進職諫廷。寵簡上心。歡符士論。某官清通迪哲。儒雅蹈方。覽盛德之光輝。進由直道。奮大賢之事業。見於四方。惟時諫諍之員。上繫國家之體。樊侯將明於周德。望之奮謂於漢廷。人物之難。古今爲重。惟高誼之甚盛。協寵明之所歸。臣有七人。寧久外矗之寄。召以三節。竚陪近輔之鄰。方具私書。先煩教幅。云云。

問候長沙燕諫議啓

越去台垣。滔更歲筦。頃然羇賤。困南北之無歸。仰止光塵。徒昭回之在望。比書輶班漢省。分節楚都。下車

邊時已治宜於治效臥閣緩帶惟日擁於天祥某官賓方而清樂易以正善行足以帥世恬節可以鎮浮山甫將明內裨於衮職望之審謂世補於郡條國優宗工士望元老南邦是式雖樂於均勞小惎有求方隆於畜德行趨召節入輔大猷某早以無庸獲出門下方賤官之有守叩前扉以無階伏冀云云

問候唐殿中丞啓

輶從憲臺分符藩治下車周月視事協辰獲藉餘光之依實深私懇之附惟始夏之清暑仰休履之弥祥某官奮覽德輝出華王國以富文典學羽儀於朝閨以純概大忠擾倚於御史論議聳聞於天下剛方能世其家風故事涎親聊貳方州之治清衷思治行膺召節之還某椎然孤生且出門下雖登龍之願未獲賤私而賀廈之心幸依鄰庇

答西京留守啓

申書郊圻地隆於京邑保釐宮鑰禮重於居留某官勳績著於本朝威聲憚乎殊俗賢輔繼世克有扶陽之風德化同時復居大馮之後使節戾止民謠藹然行且詠衮衣之歸於以增巖石之重方修慶牖首祝華緘荷德意之相先撫愚衷而增抃

答西京留守到任啓

奉被申檢保釐西郊涓辰之剛視政茲始伏惟慶慰某官功施宗廟澤被生民方注意於太平俄均勞於近輔上眷東洛地嚴別都守橋寢之山川謹漢宮之筵鑰非夫勳德之重曷稱居留之崇方厚願懷行膺召拜傾頴之懇布敍難周

答外州前宰執啓

拜恩中檢移節名邦亦既下車云初開府方暑時之蒸鬱惟福履之清嘉某官德被華夷功施廟社上之泰階平而六氣正下之萬物遂而四民康比偃息以均勞繼盤桓而易地恩隆於義周公之過親親時止而安孟子之心綽綽日佇衮褒之眷來還鈞軸之尊永綏斯人益究遠業方裁誠而修問蒙過顧而貽書感仰之懷敷陳難喻

答永興安撫啓二首

分閫偃藩下車開府周以上公分陝外率十連唐以宰相臨戎總護諸將某官邃通而裁以義剛厚而本乎仁賢業著於三階音澤加於四海出處以道逸勞是均金鉞專征聊寬於西顧繡衮入署即慶於東歸益峻具瞻永綏全盛方裁愚訥首枉誨函感仰之深敍陳莫盡

論本朝屏翰之勢莫重關中推元帥統馭之才誰出公右某官厚德世矩高文國華勳勞昔著於秉均風烈今高於分閫撰辰開府圖境鄰風雖上無西顧之憂而人有東歸之詠方圖修問首沐貺音佩荷之誠布宣難究

同運使趙司業啓

輶良成均按臨東夏凡居庇賴孰不欣瞻某官風節著於南臺名實高於東觀慶序教育樂於得才漢節

觀風慨然攬轡皇華在望黎庶傾瞻欣忭之私敍陳莫盡

賀吳省副啓

奉膺恩檢棨戟計廷伏惟慶慰某官業蘊端閎風徽敏裕唐學士之清選望重士林漢使者之觀風才高課等惟時司會之府實制中邦之財謝度虛盈聊煩於鉤畫弼諧侍從行賴於謨明慶頌方深音封首及良荷相先之顧第增不敏之慙

問候宣州宋少卿啓

報政中宸解符大國乘圭入覲趨節還臺久叨鄰庇之餘深極歡誠之附某官民物先覺國家宗工悅明之才素高於吏表清重之德雅鎮於世浮三年小謝之邦雙鯉子牟之志治有異等既奏於計書入補三公行光於故事某限茲云云

開封府迎國信使啓

奉將聘節來會慶辰涉春夏之清和勒川涂之跋涉茂惟嘉祉休有善祥聖德開誠時紀露囊之節寶鄰修睦歲貺輶傳之華首夏在辰修途久御伏承飛蓋已次近畿深惟徒御之勤小展餼羞之勞伏冀慶禮迄成歸軺載御居官有守出祖無從已具菲儀庶伸餞禮

上張安道啓

過聽庸虛特有論薦褒辭浮實媿汗溢顏某官文武宗工廟朝大老謀猷本正深簡於清衷出處惟時不渝於直道生民所望以惠綏而康保君子所恃以宗主而依歸繫時安危同上心德夫人而立於世也其重如此則士之出其門者將誰爲宜如某性資滯昧學術淺陋不爲枉尺雖緬慕於古人未可與權故難諧於世用比從謫籍復被恩書俾脫跡於荒遐獲備員於左右區區自效願竭於斗筲泛泛無裨終同於鳧鴈矧以憂患孤危之跡立於得失利害之途非由藏垢之深安得庇身之久永惟過幸已不自勝敢謂高明而有容忠恕以行道察其所履未至於小人之歸疑有可收遠屈以國士之遇欲使孤進辱借一言馬骨本爲顧眄以倍其價簫聲既唱調審以發其音敢不迪忠清之方慎義利之嚮退不失志進無尸官

上蘇子容啓

某罪戾之跡沈廢已甘誤蒙國恩既還其職任又得門下以爲之依歸內自省循曷勝感幸某性學中下材資闇疏早游書林旋備憲府不佞薄聞於大道竊思有補於斯民無益聖辰自投謫籍官趨三楚地近五嶺冒險風波幾於萬里庇身瓊庫及此四年敢興去國之嗟但積素餐之愧豈期孺有不遂棄遺某官道德深造文章大醇非今儒者尋常之爲有古君子遠大之識周旋獨立義無愧於神明出處兩忘節不渝於風雨稽承明之近直保留鑰之別都泰然忘勞恬以臥治念昔龍門之峻蓋嘗許登於今燕頷之成敢無自賀

上王潭啓

一睽門坂幾易歲元奉槭櫟之私暌時而禮不講懷通德之重愈久而心益勤律中春陽氣暄澤國茂惟

福履之相休有天祺之繁某官明敏中和淵忱莊厚善政師乎當世高行鎭夫末流潁水再來有次公之寬惠南邦是式如申伯之蕃宣久矣佚勞之均隱然中外之望某忝恩中檢貳計外臺望大國之匪賒冀餘光之可託良深幸會尙遠奏依

書

謝樂鳧書

伏蒙知聽之誤辱賜慰薦自視愚陋感媿曷已某聞古聖人如堯者以知人爲難當二帝時其民淳以直機僞不作其內外歙然如一以堯之聖哲而其民且若是宜若易知然也其猶曰難者豈堯不以知人自任歟世降三代士尙名譽乃始矯性徇物申僞情立奇節以求聞於天下浸淫習俗靡然以至今今天下教化益不行士生不知禮義榮辱之大分日益惕迫於外物而失其性命之守作於外者或不可求之於其中見於頃者或不可覆之於其久出彼入此以奇合正欲左而右求白問黑儡儸而希合似和拒閉而爲我似介默然而無能似德皎然而屬物似才風俗世變君子日少世之職在進退士者頗不敢以風鑒自任時時援堯以藉其口而國家之意亦不以聖人所難者求人於必能故官人保任之法無大賞罰惟受賕者罔坐舍是一切不卹嗚呼人遂不可知歟夫大人君子能養諸己故有以待於外明吾之性以觀人充吾之誠以知類物來而應情至而格以一迎萬以虛觀動如鑑燭物如機釋括守之以至信繼之以無吝彼眞僞千百雜然前陳將自我而變化烏有難知者耶孔子曰聽其言而信其行孟子亦曰吾善於知言某不肖貧無以生勉强而仕其性頑惰不可鐫刻顧自知已審矣而無所望於當世明公下車遽收齒於門下之錄豈疑其有可取而取之歟是特矜其孤立察其所爲不至爲小人之行遂欲挈而使之有以自振歟推聖人不求備之心故不深責以吏效知易象失前禽之吝故不顯比於所應若茲無譽之地或當雅意之取敢不守忠信之大節安性命之大分進無媿於祿窮不失乎義某之所欲無辱於門下以爲報者在此

記

楊氏樂養軒記

巴陵楊君總公元尉江陵之石首治東軒於其廨中以奉二親而名之曰樂養楊君修身力學爲名進士起而中科選其祿雖約蓋無欲然於義者斯固足以爲親之喜由邑以望其鄉閭才百里而遠伯仲六人皆服儒其已仕者又皆在夫左州右邑之近安否之問日交至於庭闈而君方以勤瘁外服於公家以恬正事其上以和信得其朋友無一可爲親憂者入於閨門怡聲安節先意以候親之所嚮而恭順之至婦子僕御化君誠孝相與以給其力故凡以佚氣體而遂心志者非有三牲八珍撞鐘列鼎之富與夫金玉文繡之麗而後然也隱冠靚服慈顏壽髮軒堂之上對几而居儼杖而游其色怡笑貌油然而順適祺然

而夷豫以安奉乎子職之奉嗚呼養之道不在乎物惟盡誠以得其親斯天下之深樂雖富貴遂其欲有不能以致之而君子所自得也人知楊氏之慶而不知君之樂於心知君之樂矣或不知君之所以致其樂君於是以屬府從事劉某曰願有述乃推其心之所以然而序之既又歌之以詩曰孟軻有至樂父母兄弟間曾參稱能養豈謂口體然二者在君家寓意名東軒嘏哉盡子道綵服承慈顏瀏瀏水中魚采采江上蘭誠至物則膽君子得親歡

南嶽御書閣記

南嶽釋文政於其所居勝業寺建大閣置太宗皇帝御書其上來請文爲之記竊嘗讀國史恭惟太宗皇帝以神武聖謀嗣太祖開基撥亂之後廓洗四方殘餘之孽曾不數年天地清明兵革偃而法度修嘉與天下同休息乎無事文武二者思有以張弛之於是鬱用儒學尊尙經術觀書稽古多所述作於其閒暇則又玩意於翰墨之間凡所謂退朝之樂皆不以易此至眞宗始聚其書詔儒臣章別次第著定爲一百二十卷刻之金石副在有司又以分藏於天下之名山凡道觀佛寺往往得被其賜每歲推恩度其守藏之舊者一人至於今且八十年矣嘗得卽其書而觀之蓋其所自論著爲世謨訓者固皆原於道德之意而其餘書帖亦多採取六經諸子之要言正論至或選摘衆流異傳佛老之說說雖不同要皆有益於修身治心爲天下國家者以是私嘗推求聖人之意於道德教化其心蓋未嘗須臾離也故雖當閑宴猶從容發見於揮毫之際然則又知其所以勤勤於文墨者豈獨以爲娛樂而已哉自書之頒布其藏之者或以旁廡庫室鞾事不謹往往蒙被其澤而不知尊安振顯之甚非所以報盛德之賜揚萬世之休間有知此者矣或未知聖人之爲是書其心之所存蓋如此於是旣嘉文政能有所建立以致臣子之奉又嘗與之論是書之所以然故書其本末俾刻石於閣下熙寧七年二月太子中允監衡州鹽倉臣劉某記

臨湘縣閱武亭記

祕書丞衞君學字文叔治岳州臨湘之二年以書謂余曰使天下不如古吾知其有人焉謀已而偸者固漫不省利害及夸而高言又曰吾方志遠大彼細務瑣瑣烏足爲是二人者相與從事積微寖著天下頹政何可勝數吾則不敢吾之邑石帶長江南東地大倚山民剽猾輕爲盜旣惩古人不能使民不爲盜又不知禁其已然尙曰爲政耶縣所賴以索盜有所謂弓手者今在吾籍八十人前時聽其使私散居鄽閭呼調不一難以應俾及去而擾平民今吾能不取官舍區屋以萃之凡若干統以大亭榜曰閱武以時臨視其藝衆旣團隸有地稍稍就律其材漸若可用而無里巷譁競犯法之患此縣令小事非以爲功然願有記告來者使勿廢而已嗚呼余知君不好小事名也雖然因忽諸小然後可以任夫大俾天下得縣令皆用心如此循而望古有路矣卽以其所以謂余者書之亭上

壽州學記

今上臨御四年詔有司始以經義取士增太學郡國學官設三舍旣十年閱學者之未大成法雖立而教養之意未盡宜乃慨然更新之自太學始其法損益可論定者著之書曰敕曰令曰式選建官推之其弗

可者使輒言上天下之士於是益曉識上指至者輻湊視舊所增蓋以千數方是時膠西韓君晉卿守壽州一年矣君材强敏至州閱月視州之學歎其庫隘無以承明詔迺得轉運判官廢廨請於朝遷焉日與通判州事新昌石君麟之躬自臨治經地度材新故相參公無調費人不知力凡爲屋百一十楹孔子廟居其中師堂生舍列其旁資有次射有圃樓廡庖湢罔不具邦人既享學之成皆大說喜君曰未也爲具道天子所以養士意勸被率屬使及時進於學又請建官爲之師遂以其事屬余記之蓋吏不得良法而行法立而淺聞弗能究宣皆甚所悼也以上所建立且十年而太學猶以故未就緒郡國尤闊不聞問私嘗疑其說今太學更令幸親睹其始而壽州之請亦適至故樂道其實記二君首能不失職以告凡吏之忽此者嘗聞之天下之事有甚盛極利特以施設盤其本而效不著者可以條數而其一學校是也學之論曰置生欲多賦廩欲豐課業欲勤糾禁欲嚴如是以爲盛此言可爾尚所謂見其末而忘其本也恭惟上之教士始於一好惡明是非鬱經術俾士知所趨而後申法令以輔焉其法之詳又使論者無不厭此所謂末與本稱本末具而猶曰效不著則尚誰任其咎是惟吏不奉宣故也抑聞之道可言而不盡可言也故六經而下傳載不可盡則古人固以待後世之自得也今士以經進裒然待舉聞其言矣卓然有得乎古人之所待者豈嘗有人乎而未之見也夫本所求者士士志於道而不加力乎所自得則雖侈廟學嚴法令坐聖賢而師之猶爲觀美而已豈上所望者耶然則咎非特在吏而學者其可以不思是故幷以告焉元豐三年十月記

家廟記

元祐六年議者謂河間劉公疫於衡州藁葬僧寺因失其地所在其後汶上之葬招魂而已此議既興聞者無以明其不然或以問其孤某某曰此事未嘗有也然此言必有所起以今觀之實狀可按驗者四事理可察見者三而議論所從起者一昔公以祕書丞治道之江華子男某未冠而公夫人之季弟進士陳孝若實同行踰年公鞫獄於衡得疾不起計聞孝若走衡與郡所委官吏葬於花藥山僧舍事畢孝若返江華挈其孤而夫人陳氏前亡權厝在縣至是議以其喪北歸經由取道復俱至衡會公伯兄鄉貢學究允恭奉其子鄉貢進士延年自鄉里亦奔計而至衆與其孤定議火化爲兩函致其喪使孝若延年扶護陸走而允恭買舟載其孤以歸允恭父子與孝若今雖死其妻若子若孫若族屬皆在悉見其事實狀可按驗者一也允恭與其孤既至汶上而外氏祕書監陳公希古尚無恙遂留諸孤鞫養於家而延年獨護喪陸抵永靜安厝於僧寺經藏院其主僧曰某僧判官曰永善小師曰文昌及其徒甚衆某歲時自鄉而往展省祭祀凡永靜之親屬故舊無不見之者自康定戊寅至熙寧庚戌凡三十餘年歲月久遠不容僞爲實狀可按驗者二也熙寧庚戌既卜葬於鄆某躬至永靜迎公與夫人之喪抵鄆權厝於僧寺四禪院僧崇賢及其徒亦甚衆今多存者實狀可按驗者三也熙寧辛亥八月某舉葬公與夫人之喪於鄆之須城縣大谷山之原親族故舊鄉人送葬者先後凡數百人改造棺槨增易衣衾與凡遂之事人人爲助初無招魂之事借令人有不幸旅櫬亡失則招魂變禮亦古今所有不必遷就以諱其事自須明設招魂之

儀願豈能隱於鄉閭親族故舊之間若一有此意人誰不知者凡今汶上之人皆可詰問實狀可驗者四也實狀如此然聞之者難使人人往按其事則又有事理灼然可以一言而虛實立見者初公之亡在實元三年八月上旬若聞訃而至復走江華猶在是月某及鄉里親屬皆會於衡在是年冬孝若以數日之間權葬僧舍以待復來其勢安肯遽然卜地殯葬遂爲久遠之計某與親屬既至三數月間又安得遽已失其地之所在況郡委官吏實預其事事理可察見者一也熙寧辛亥七月某由御史謫官衡州八月賜告於朝許葬訖之官明年二月到貶所誠如議者之言謂心知留殯於彼而未獲則得官於衡正訪求之時也豈有身將往而不少俟先爲招魂虛僞之計既葬而又往返訪求參之人情殊無此理事理可察見者二也某與伯父從兄與氏之在衡也夫人之喪先自江華焚化扶護而至豈有夫人之喪則扶護以行而公獨留殯於經由羈旅之地謂貧不能舉喪而歸則卜地殯葬與舉喪而化之其費孰多謂皆留殯則江華何獨無夫人之殯且陸走兩喪何自而得之事理可察見者三也雖然議論如此必有所因而起某之官於衡凡州郡召宴於花藥寺常以舊經葺辭不敢往或曰位次非一惟所葺之舍則宜避一概避之非也故嘗究尋葺舍之所在衆曰葺寓之日不多而歲月經歷已遠莫能記矣訪求之議其殆起於此乎知之審者謂所以訪求之意如此知之略者與展轉相傳而知者遂皆以謂訪求殯葬之地而不獲也然某在衡三年有餘以及元祐幾二十年初不聞有此言遽蒙恩任使責望既重始有藉此言而至者元祐五年有僧某至京師自云花藥僧也山前近得一墳林木甚盛指以爲劉公所葬願得奏賜紫衣始聞之駭然徐令詢問考其證驗本末皆無所有知其爲誤妄明白矣欲延見之則其言無實欲言於有司治之則干求希望之情類此者非一因使人諭以本末謝遣之愧怍而去其後不復見之然人遂多傳其事者或信或不信大抵皆自寺僧發之此議論所從起者一也某不孝所以顯揚其親者不著而使此言在人某之罪大矣不可以有加矣雖然言在人而欲人人曉之力不能也存其實以待察則可得而勉焉故私載其事蹟本末與公及夫人之志銘並藏於廟元祐六年十二月嗣子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鄆州充京東西路安撫使某謹記

鄆州賜書閣記

元祐七年正月乙未臣某言臣所治鄆州有學學有師生廩食而經籍弗具非所以訓道德厲人材願下有司頒焉詔可州迺選於學遣二生聽命粵十月甲申得書二千七百卷至自京師州人學子頓首幸甚請紀其事某昔者結髮就師從先生長老考證劉述鼎臣翟治經藝習文辭上下凡十餘年實在是學於時少長鬱勤程課甚密而書籍殊尚缺然至晉外假穀梁春秋傳范蔚宗漢書手寫讀之其後出入仕宦又餘二十年假守復來覽觀廟學雖舍宇有更徙而風致宛然如故學生三倍於昔振振焉洋洋焉甚可觀也願太守老矣無益學者又不能沟隱約之士顯之朝廷徒幸遭遇天子崇儒右文加惠學校又以某常待罪左右素憐其愚所請或不忽輒報聞能以是故能爲諸生獲此賜書事雖適然而上之所假寵有在乎是且學與於景祐戊寅實在慶歷立學詔令前歷年最久蓋冠東方而未有是賜如有待者是

誠不可以不紀。酒即學之中。構爲層樓。樓書其上。而經傳百家。篇帙之名數。與典籍禁戒之法。皆揭之。使以時考之。若夫身與諸生從事講誦。識其大者。毋爲書卷。則有學官在。而探討勤怠。有得無得。則又在諸生自爲之。某也尙欲何言歟。夫閣之工費細故。皆置弗論。獨敍其本末。以告凡在學之士與後之人。使勤守焉。八年正月癸巳。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鄆州事劉幸老記。

忠肅集卷十

序

荆南府圖序

江陵府於禹貢爲荆州。於分野爲鶉首。於辰爲巳。於春秋屬楚爲郢都。文王自丹陽徙之。於秦爲昭王所拔。尋置南郡。於漢爲荆州。武帝置刺史治於此。於魏其地爲吳蜀所分。而荆州之名南北兩立。魏治南陽。吳治江陵。皆以荆州治南郡。梁湘東王繹承號建都。尋爲元魏所陷。隋大業爲南郡。唐平蕭銑爲荆。乾元元年。置節度使。上元中爲南都。天復中。以高季興爲留後。梁祖授以節鉞。尋通吳蜀。築城壘爲僭竊計。後唐莊宗封南平王季興卒。子從誨。從誨卒。傳子保融。融卒。傳弟保勗。勗傳融子繼沖。五世通五十七年。而皇朝一天下。建隆四年。沖納土趨覲闕下。移鎮徐州。府境東西五百五十里。南北七百五十里。領江陵、公安、監利、建寧、石首、松滋、枝江、潛江八縣。主客戶總五萬四千。夏秋賦租通四十二萬三千貫。斤石束匹兩府縣官六十四員。牙吏若干屯。兵三十五指揮。外城周十八里二百一十六步。濠深一丈二尺。闊二十五丈。子城周四里三百一十五步。倉庫場務內外五十八。左右廂八坊巷五十四。橋梁內外六十六。江湖四十七。祠廟七十一。宮觀二十七。寺院五百五十。溪地志曰。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民食魚稻。以漁獵山

水爲業。陷志稱荆人勁悍決烈。蓋天性也。然地據上流。故三國爭之。而民苦於兵。自唐至德以後。中原多故。鄧襄之民與兩都衣冠多趨荆楚。故人物始盛。乾符以來。遂爲戰巢。高氏於兵火燔痍之餘。招徠撫集。數十年間。逮爲王民。歷太平者又逾百年。教化涵養。安佚而富庶。凡浮江下於黔蜀。與夫陸躒自二廣湖湘以往來京師者。此爲咽喉。又兩蜀之人出而宦游者。多家於此。是以今最盛。爲西南一都會。其游觀獨龍山洛宮。號稱勝地。民間不務蓄聚。不幸小遇乾溢。往往轉徙而瘠。其人尙鬼。病者先巫後藥。其亦習俗所安歟。暇日繪府爲圖。因題其概。治平甲辰。觀察推官劉某序。

文瑩師集序

文瑩喜讀書。才思清拔。博知世故。久以詩鬬於人。而不知其始何爲落於方袍中也。夫萬物受材分於天者。必皆有職。若瑩者失其職矣。予以嘉祐三年。識瑩於荆州。後八年治平之丙午也。予入荆州幕。而瑩亦在。既別去。又三年熙寧之壬子。予南窴。復遇於長沙。是歲遂訪予於衡陽。蓋相與周旋二十年之間。其詩每見而每精。嗟夫瑩老矣。以其平生之所學。與其高明之才。既皆無所用於世。而一措於詩。宜其所得如此。豈所謂詩待窮而後工者歟。雖然。其辭氣象巧。尤不覺其爲窮人老夫之所作。是可喜也。自翰林鄭毅夫爲其集敍。而其後至於訪余也。又出若干篇以爲後集。曰爲我題之。而其作猶未已也。昔滄浪蘇子美嘗稱其作曰。篇篇清雄。有古作者氣態。而鄭公之敍曰。不類浮屠師所作。以謂往往似杜紫微。二公之言如此。爲天下取信。余尙何辭哉。獨書其所以與之離合之故。致余意焉。癸丑夏五月題。

雜著

興龍節疏

律旋大呂。氣應二陽。聖運超期。適契千年之命。梵筵中頌。庶憑諸佛之慈。恭惟皇帝陛下。合德乾坤。紹休祖考。聖孝能嬰昭格三靈之歡。璣衡當天。光符七政之敍。會開祥於虹渚。度修會於祇園。旅集淨徒。釋宣密義。憑大覺能仁之果。效華封獻祝之心。伏願衆聖儲休。諸天融祉。明堂之受神筵。長佑寶圖。天保之歌南山。永綏壽歷。

壽聖節疏

元春首祚。靈月生明。天地開祥。肇發流虹之命。聖祥膺運。光符繞電之期。紀是慶辰。著爲甲令。書文所底。動植交歡。躬詣祇園。前陳梵席。香花惟潔。鐘唄以時。演龍藏之祕言。極人天之幽贊。庶憑妙果。恭協聖期。伏願容算無疆。常保天行之健。寀符煒耀。更同地久之昌。

坤成節疏

歲德作金。長躋遹享。篤生元聖。符五鹿之開祥。膺御東朝。協千秋之紀節。湛恩下逮。歡頌攸同。爰集祕章。恭陳告祝。伏願太皇太后陛下。憑無邊之力。建不拔之基。益隆文母之尊。永垂聖孫之養。德無前比。非徒嗣太任之音。治與古侔。庶幾享三皇之壽。

春賽諸廟文

諸侯祭其境內古之制也惟神以聰明正直庇佑一方所謂有功於民而應禮之祀春陽仲序歲事有祈祇承舊章以承明祐施

秋賽文

稼穡之事民力罔勤乃此有成實神之賜奉祈秋報祭有舊章粢醴潔豐敬用昭告

滑州祀神文

國家以正月某甲子推恩四方凡載祀典俾所在致禮焉惟神降依此方應是詔享粢盛牢醴既潔既豐庶幾欽承降福王室尚有報祀神惟歆哉

祀諸廟文

惟神盛德在人休功及物並應典祀廟食此邦國家寅天愛民霈宥區宇俾秩時祀奉承靈休謹以詔書從事肆儀備物伏惟尚饗

荊州祈雨文

荊州田品居下而人不務蓄聚使常得豐歲猶汲汲不能裕公私之充矧天不雨至於四月陂澤磽赤一種未入比者穀價已翔民駭然以相顧守土者惕然自省以爲憂心雖憂之而雨不可以力致也雨神之所能爲也今油然慶雲而弇屯不施或者重其德待其有請而後與之耶豈特民一歲之望至於爲牲牢粢酒所以承事於神者亦有繁焉

應詔祈雨文

謹以清酌之奠奉宣天子之意而致之於高山賢聖之神曰京師畿輔天下根本乃去年冬迨今暮春不雨不雪民心焦然天子仁聖咨顧憫惻並走羣望日遣罔應尚念神之主山川者有山川之守食其境內者有境內之責疑其有此分職而不可以奪之故又詔天下求神之未秩於祀典出處可以自得靈施休應民所依信如人抱道德蓄膏澤不在其位需時見求然後一紓非常之功以爲國家補者俾以禮祀之今府吏民於是咸以神爲言若夫驅移風雲飄忽變化朝夕萬里而轉災爲祥此神之所以不測而靈靈乘會以赴功之時也

謝雨文

比以旱熯爲災有司靈宇曾未終日神意顯歆油然興雲霈然霑雨苗將槁而茂遂物既瘁而昭蘇敢言克誠能速休應實神之德相佑斯民謹潔剛辰躬具菲禮有祈有報祭之義也惟尚終始以底有年

祈雨文

年穀既粒蠢孽未殄實由秋陽渗氣之所容養也又八月勸麥之候而行澤失時如炎如焚民駭相顧惟神食於此土必能聽其吁嗟爲興雲雨灑濯之則吏與民敢怠暇事之報

青州祈雨文

維青邱帶山爲地氣深土渴藝植之事天澤是賴者視他方爲亟歲春將窮而時雨未霑宿麥既苗將厄其長盛陽驕燥疾渗且與守土之吏不能率衆戚以籲於神吏則失職惟神操縱陰陽用贊化育降食此土休戚與同若乃時其雨暘相厥歲事則神之職又何失歟

建壇祈雨文

旱熯爲災至於此極羣祀徧走膏澤尚屯今將求龍啓壇此地惟神矜惻農事鑒此至誠毋或阨龍不俾顧享苟獲多應神預有功

請龍神文

伏以元陽之渗粤自仲夏至於九月歲旱不免而此太甚夙夜以懼咎不勝執謹稽用古法以詔書從事繪圖寫象封牲奠酒祇伏壇次傾吐至誠蓋行天召雲飄忽變化一振甘潤以拯焦灼此龍之一戲足以不勞而神者其幸賜之敢忘昭報

祈晴文二首

春夏旱乾歲已無麥民恃爲命惟指有秋稼穀芃芃度越常歲酒復淫雨將害其成率額羣咨潔誠有請神食此土可無意乎

曰雨曰暘萬物之命苟不適節渗其生成今澤氣乘春淫雨降害我稼事以及粢盛養民事神一歲何賴率呼衆感乞靈於神

謝晴文二首

厲以雨溢害於農功卽神以祈蒙祓靈應天清日潤陰闢陽紓孳斂順成物得其性耘耨播種人遂厥功惟神之庇佑此邦而愛是守土者其德可謂終始厚矣敢忘恭報以侈神休

比以春霖爲害並走靈祠神意顯歆闢除陰渗陽功紓發日以烜之粒我來牟以及禾黍深惟長民守土何力其間猶能以粢酒牲牢仰答神貺有祈有報祭之義也

祈雪文二首

惟州之土壤自墳廣潟水泉易涸今歲且窮矣潤澤不至風霾晝冥積燥所乘濫炎屢起守土者惟夕惕負咎然歲惡民病祭祀不能修則神亦將預受其辱敢固有請惟轉禍爲福呼吸致功神實能之亦惟時哉

方冬盛陰用事而寒氣不效時雪不降宿麥在野既無潤澤之養春氣相乘將有疾癘之變長人守土惕然憂心心既憂傷何所致力念民休戚惟神是賴爰走靈宇瀝懇有祈羣心嗷嗷日後嘉應

祭土牛文

粤若自古爲國事莫重於農耕有功於民禮具存於祀典土宿蟄動天駟南躔爰考舊章用祈純嘏惟神祐此耘耡屏其札瘥俾逭有年之祥以永事神之報

忠肅集卷十一

神道碑

畢文簡神道碑

故丞相文簡畢公既以景德三年葬鄭州管城馬亭盧村之原而隧道之碑未果立後八十餘年公諸竹孫從周仲達等乃相與經治紀剌而使仲游抵書敍其故以銘見屬某視公之時良已遠然考其事蹟有門生故吏之狀幽宮之銘太常有議國史有傳家有譜集又雜見于他書傳記與夫章章在士大夫者類非一事參驗可信皆合不誣于是獨掇大要而論次之惟畢氏出于姬姓周文王之子高封國于畢後以爲氏後漢兗州別駕諶之五世孫曰衆慶爲宋兗州中正又五世曰憬仕唐至計州刺史憬二子棣爲戶部尚書證景公栩爲鄧王府司馬栩曾孫誠相懿宗棣五世孫稹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稹生宗昱是爲公之曾王父爲代州雲中令王父球本州別駕考父琳澶州觀城令及公貴褒贈雲中而下三世爲太子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吳氏鄧國祖妣史氏韓國妣樂氏代國祝氏鄭國並太夫人上世始居雲中太師既終祝夫人謂公曰學必求良師友乃相與如宋又如鄭得楊丕劉錫楊樸使公與遊而卜居焉今爲鄭州人公諱士安字仁叟以學行爲名進士乾德四年王晉公祐知貢舉第公甲科辟邠寧幕府開寶

三年爲濟州椎官太祖皇帝召對廷授兗州管內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改大理寺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錢俶入朝選知台州既至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侈賦數今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且州縣文書具在願一用舊籍以示惠澤詔從之明年以治最遷太子右贊善大夫徙饒州改殿中丞歸朝爲監察御史知乾州以便親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中諸王出閤召爲左拾遺襄王府記室參軍太宗皇帝延見勞問賚錫遷尚書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爲文帝問近臣曰文吾既知之其行孰優皆以公對帝喜曰是也以本官知制誥淳化二年召爲翰林學士大臣以張洎言帝曰洎視畢某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遂爲學士于時宋興四十年中外幾平文學政事言語侍從之臣輻輳朝廷至論德行則常以公爲稱首明年知貢舉轉主客郎中以疾請外改諫議大夫知潁州眞宗皇帝以壽王尹開封也召充府判官爲皇太子以兼右庶子遷給事中及帝踐阼即日拜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以嚴正稱凡官府常從授庭職而補外任者必遣至公所受戒飭時近臣有怙勢爲不法強買民家定昏子者公請對白其橫奪還之而公亦以禮部侍郎罷府還爲翰林學士兼秘書監時契丹謀入寇公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甚備常多納用于是中書闕宰相乃准公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公頓首辭謝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誰其可公復頓首謝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剛使氣對曰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豪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正若準者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鎭之不閱月拜公本官平章事寇公實並命而以公監修國史位在上既而契丹益犯邊北州皆警二公始合議請帝幸澶淵時景德元年九月也契丹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數爲官軍所卻益東駐陽城淀遂攻高陽不得逞轉窺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帝坐便殿問策安出公與寇公條所以禦備狀且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寇公謂當亟往不可緩幸用公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敵中至是爲敵人奏請議和大臣莫敢如何其事獨公以爲可信乃贊帝當羈縻不絕漸許其成帝謂契丹凶悍如此恐不可保公曰臣嘗得降人言今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帝喜乃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閑閑二三大臣有進仝陵及成都圖者公亟同寇公請對力陳其故堅定前計帝乃幸澶淵軍數十萬契丹大震然猖狂乘衆猶掠德清至澶淵北鄙會官軍伏弩發射撻覽死衆潰遁去而曹利用使還亦具得要領與其使者姚東之俱來講和之計遂定嗚呼朝廷惟無大事也事一動利害繫其中而人蔽所見甲曰如此乙曰如彼方是時非沈幾達識以定其是眞忠大器以任其決一反乎爲全軀保妻子計則成敗之機亦曰殆哉觀景德之事所以威靈抗于上和好成于下者公本精于策畫排紛決疑力引寇公故也初帝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買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公適臥疾移書寇公曰屢請皇疾從行而手詔固不許今大計已定惟在君勉之某將以身當星變

而就國事所願也已而少間追至澧淵見于行在及從還兵罷乃按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楊廷朋他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上得城外牛馬類者悉還之以示信遂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仁廣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略安是時制法次第施行如榷酤毋得增額平反已決死罪錄爲勞訟不干己者坐以重至今不易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每對必爲帝言崇儉息民近忠直遠諛佞是爲政要故未幾天下無事號爲至治公素羸多疾歲中求去位章至七八皆不許二年十月十二日將朝至崇政殿廬得疾詔問絡繹帝不俟�outside步至公所敕太醫及近侍隨護肩輿還第而薨年六十八帝即日臨奠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廢朝五日制服發哀以皇城使愛州刺史衛紹欽治葬有司給鹵簿大鴻臚持節護葬謚曰文簡公資端重偉儀觀少以名節自厲貫于夷險白首不易平生無一語過差雖貴奉養無異平素未嘗殖產爲子孫計故天下稱其清而其亡也帝謂寇公曰畢某君子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晚年益觀書所藏經史字皆方寸手自讎正其文章典雅以古爲法集爲三十卷平生慎交遊無黨援惟王晉公呂公端見引重王文正公寇萊公楊文公億相友善王翰林禹偁陳彭年皆門人也公既引寇公同政而寇公守正疾惡小人多不便日思所以傾之者布衣甲宗古告其交通安王元傑寇公惶恐莫知所自明公力辨其誣下宗古吏具得奸罔斬之寇公乃安禹偁濟州白屋子嘗以事至公官舍陰識其非常童留之教以學誨育獎進學業日顯後遂登科進用更在公前及公繼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辭也公去潞州事連禹偁亦謫黃州公猶厚資其行人稱公知人爲有終始者後王文正公爲相嘗面奏曰陛下前稱畢某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今其妻有貨于臣家者其清可見眞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爲私惠時也帝聞嘆息賜白金五千兩公娶駱氏封陳國夫人二子曰世長公薨時爲太子中舍終于衞尉卿曰慶長時爲大理寺丞終于太府卿孫九人從善光祿寺卿從古翰部郎中從厚從誨檢校水部員外郎從蘭惠州博羅令從道殿中丞從範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太常寺太祝並已從周今爲朝散郎知洋州曾孫仲達而下若干人官多至郎大夫入文館省寺或出爲郡守使者世以爲盛公以雅望耆德被遇三聖出入禁省莊靖愼密及在大位知賢能薦謀慮國事惟幾惟深輔政雖穠逾年而克於勳烈中外乂安郡國豐登刑罰衰減忠清之德有始有卒天下至今稱爲名相銘曰

眞宗允文考愼相臣執以德進畢公其人帝曰畢公文考之錫尹正于京予曰羽翼東關左右忠孝子迪景德之始旄頭滕芒戎馬空國塵我北方公來相予賞罰紀綱公拜稽首臣朽不勝有大忠義以茹斯征協于一德引宮應商圖上吳蜀彼誰弗威兩公謂謂駕言觀兵六飛絕河于橋之陽威既遠加乃錫之平帝還曰咨蕩我庶治材鉅守方審政張弛惠經中國底定四裔公在相位時無幾何有事有勞有成可歌逝也胡瘕帝慟而嗟三師正令樞贈有加湊淯之右既葬既久立碑墓旁龜趺螭首鋪張清風以詔不朽執究執賢公有孫曾清白之祉百世之承

唐竇肅神道碑

公諱介字子方姓唐氏惟唐氏世譜其始遠矣至漢初屬從高祖起豐爲阡邱侯後十七世彬仕晉封上庸侯又二世輝爲前涼臨江將軍始居晉昌稍分徙太原京兆北海北海之後瑾仕周開府儀同三司臨淄公臨爲唐禮部尚書天寶之亂子孫又散去有爲唐山令曰熊者居餘杭生子曰希顏天復中以明經爲建威軍推官是爲公之高祖曾祖仁恭爲吳越鹽鐵巡官尚書水部員外郎祖渭仕皇朝至尚書職方郎中始自餘杭家江陵遂爲江陵人考拱左班殿直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追封妣盛氏英國太夫人祖太子太傅妣夏氏嘉國太夫人考太子太師妣兩崔氏崇國光國太夫人公十三歲丁太師喪于漳州家故貧州人賻之者泣謝不受侍母夫人護喪歸江陵養親終服無違于禮天聖八年第進士爲鼎州武陵尉郡掾鞫獄竇既決猥曰驗死不明乃尉之罪私請曰驗罪輕鞫罪重公憐其言爲受罰調岳州沅江令縣民龍氏上書訟分田不均坐不實徙以死其子陳冤更數令不得直公躬至田所按圖契是非立辨遂均其田州民李氏以高貲爲上下所漁擾或者不厭因告其祠鬼用人守喜擊鼓則速繫其家百口極獄之慘情不得奏公治有能名專屬之公考閱實非殺人者守又奏以爲未盡詔殿中侍御史方偕移勘于澧州卒用公所具獄不能變以武康軍節度推官知蘷州奉節縣寶元二年轉運使應詔舉充三路知縣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莫州任邱縣縣當信使驛往返誅索繁急其下因緣爲奸利異時俛首趣事莫敢何辨公爲作區畫預居其物每使至親坐驛門給之一以法令從事應復還而毀失者移文取其值故過者皆戢上下便之塘水歲浸邑田十一村而塘實中人主之州縣畏其勢無以拒公募民自高陽起堤亙鄚十餘里蔽之其患遂息丁光國太夫人憂服除知相州安陽縣事改祕書丞皇祐初河決其所監司舉公通判德州二年改太常博士徙通判廣信軍未至召爲監察御史裏行轉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宗室請買官地公言可予則賜之不可者勿聽而使輸直非也內侍督作龍鳳車于啓聖院公言此太宗神御所在爲後宮輿服故暗黷其中又車飾金玉過制皆非是詔罷之張堯佐以恩澤一日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公言不可因引唐天寶所以致禍敗者既累疏乃與諫官等七人極論殿上又白御史中丞留百官班將廷議卒奪其景靈宣徽兩使明年賜五品服未幾堯佐復爲宣徽使知河陽或謂補外不足論公曰宣徽次二府不分內外獨力爭之仁宗皇帝諭曰除擬初出中書公言是當責執政退請全臺對不許自請罪又不許章十數上遂劾宰相附會堯佐諫官朋比事及宮掖因請采公議別擇用大臣其言堅直帝亟召二府示以疏公面質宰相曰自惟有是事乎君前禮毋得隱者樞密副使龐公下殿猶爭益切遂貶春州別駕明日改英州遣內侍隨之制出人情驚愕于是敕朝堂告諭百官又明日罷宰相黜諫官公怡然南去絕口不爲人道當此之時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聞風歎慕發然有立志往往作爲文章以頌詠其美自是言事官以畏嘿爲恥而大臣亦知所懲戒云四年檢校水部員外郎冬州團練副使監彬州稅稍復祕書丞又復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五年復殿中侍御史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遣中使齎告身就賜乘驛赴朝蓋皆異禮也入見帝曰知卿守節論官以來無私謁至公卿間

公頴首謝。退就職言事。無所避如故。假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開封府判官。至和元年。知揚州。辭曰。帝復諭曰。卿孤立不移。所守今雖在外。無忘規補。賜服三品俄徙江南東路轉運使。嘉祐元年。侍御史吳中復請遠官。言路時路國文公再當國。亦言唐某頃爲御史。所言皆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如中復言召之。遷工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戎人侵耕河西。經略使令築堡限之。麟州守將輕出按視。賊奄至。與戰而沒。朝廷能易帥臣。公攝事。即絕其互市。盛兵境上。戎人懼。及來請議事。平多如公策。三年。徙淮南。江浙荊湖都大制置發運使。入爲三司度支副使。四年。以本官拜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同提舉萬壽觀。帝自至和後。御朝漸暉。公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治。願時延訪羣下。發德音。可否政事。以幸天下。又言賞罰不可以貴賤輕重。如孫沔呂溱侈縱宜深責。必行則衆信矣。論宮禁千丐恩澤。其命不由中書。此古所謂斜封。非盛朝所宜有。請裁放後宮冗數。罷祈禳齋醮之不經者。諸路走馬承受使臣。凌擾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天下配軍。至死無赦。與古律意異。宜令有司差其重輕。有所縱遣。仍著爲法。又言士節不立。願委大臣進敦朴忠厚之士。稍抑聚斂文法吏。以銷刻薄浮競之風。國朝祖陵在保州。自楊懷敏廣塘水稍稍侵近。議賜錢改卜。公言遷久安之神。以其地與水。非尊祖之道。竟國公主夜開皇城門入禁中。請重責守者。以嚴宮省。是年。充北朝生辰國信使。五年。轉禮部郎中。權發開封府事。時御史中丞劾宰相未報。乃自去官號不出。宰相亦待罪。公與諫官御史連請辨其曲直。于是罷御史中丞。公亦求外補。得知荊南。而門下封還制書。謂公不宜處外。乃留復知諫院。言新除樞密副使與內侍通姻。不可大任。屢疏卒罷之。而公亦去知洪州。翰林學士胡宿等七人上書懇留不報。七年。拜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明年。英宗皇帝即位。遷吏部郎中。除樞密直學士。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治平元年。召爲御史中丞。首言先帝在位四十餘年。天下樂利。惟仁治而已。願恢聖度。廣恩德。則爲善繼。四海蒙福矣。帝重其語。公前後三在言職。名鯁切無所回忌。明年。拜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河東經略使。至則首戒邊將毋生事。初。代州岢嵐軍西夏數擾邊。公遣兵撤其所築境上僝棚。又移文諭以利害。嚴守以待之。遂不復敢動。其後寇大順城。環慶路帥移檄出兵牽制。公曰。守邊之策。莫如自重。奈何以小侵故。使鄰道勞費。非至計也。以事上聞。詔以諭西帥。公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于是濮王園廟之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愛形于色。密疏請還臺諫官之謫者。四年。神宗皇帝即位。遷給事中。召拜三司使。有司議增官屋。慨直公以謂京師狹于恩。不喜擾。唐稅間架。可以爲鑒。恐所得不當所損。奏罷之。請出汴河運船于江湖。轉東南之粟。中外爲便。熙寧元年正月。拜參知政事。公自以進由直道。感慨知遇。益致所以事君之義。純誠盡公。多所獻替。用人明言其才否。不立恩不避怨。與同列論政事。反復再三。終不屈。祖宗法有所更。近臣有所進退。尤極其慎。雖在帝前。必究切辨析。要是非之歸。未嘗反顧。帝以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采。二年三月。告疾。帝遣高醫相屬。內侍入問狀。驛召其子淑問于衛州。歸侍。四月。帝幸其第臨問。出涕久之。某日薨于寢。車駕臨奠。哭之慟。明日。遣中使以禁中舊所畫公像。付其家傳之。輟視朝二日。贈卹有加。贈禮部尚書。官其子孫及外姓通九人。喪歸。所過治道。發卒護送。太常議。以公正而不阿。剛而能斷。謚曰質肅。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江陵府

江陵縣龍山鄉太師之塋次。公端勁之質。出于天資。立朝風格凜然。遇事立斷。初無留思。而遷于學問。待人恂恂有禮。自奉簡約。未嘗問事有無。將終屬其子以慥身持門戶而已。輔政裁逾年。年止六十。不得究施其志。此天下所以歎恨也。有文集若干卷。奏議二十卷。邊防利害五卷。娶楊氏。諫議大夫牛之宗女。語封魏郡夫人。子五男。淑。開朝奉大夫。嘗爲御史。有直聲。能世其家風。義問某官。待問早亡。嘉問宣義郎。之問承事郎。二女。長適寶文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謝景溫。次承議郎王某。孫十七人。今上元祐八年。將建碑墓上。來請文。乃論次其實而系之以銘曰。

謇謇唐公。媚于三宗。好是正直。有言有庸。公之于言。剛不違義。伏奏殿楹。面劾大吏。引而質之。在列汗愧。不貶不明。瘴荒萬里。人于禍福。有擇而言。則迎則嘿。久酣爲安。毓然大聲。震彼憜憜。皇思其忠。士慶其返。乃踐中外。乃都休顯。公長憲府。人無邪諱。公總財省。民飽而裘。乃登輔弼。彌論政猷。祖宗典則。惟帝之求。國惟其仁。毋變以利。物惟其常。毋鑿以智。有或出此。予曷敢同。以劇以守。惟理予從。斯道之恃。隱然在公。天畀公厚。胡缺者壽。帝咨不整。士民永疚。龍山之藏。有銘詔之。神隧之表。次詩在碑。百世無斁。正直之思。

墓誌銘

天章閣待制郭公墓誌銘

郭公諱申錫。字延之。大名人。天聖八年。以進士起家。釋褐瀛州河間縣主簿。丁父喪。服除。調蘇州長洲主簿。以親嫌易常州晉陵尉。邑民告賊殺其弟。公案之。其哭不哀而色懼。械付獄。果自殺之。民夸爲神明。移永寧軍博野縣令。用薦者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深州束鹿縣。通判雄州。會河決商胡。故相賈魏公薦知博州。墊溺之後。歲饑盜起。獲繫塡獄。公曰。良民失職。至此。請以輕典從事。詔許之。因招集捕循。流亡來歸。妖人王則反貝州。調發佐軍爲諸郡最。聖書褒諭。賊平。民猶以習妖告奸。公謂汙俗未革。剛多從末減。有戍卒謀亂。取其首惡刑之。餘置不問。仁宗閱奏。謂大臣曰。小官行事能若此。嘉歎久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爲御史臺推直官。數上疏論事。大臣或不便之。會慶州有滯獄。遣公就鞫。既還。復以非職而言。戒敕之。由是顯名。盜發濮州張郭鎮。執通判井淵。以公知濮州。賜五品服。至未逾月。滅賊。徙遂州。未行。召爲侍御史。會宸容議復作。公上疏曰。古者兆四望于四郊。山川邱陵。各因其方。坎壇而無位貌。今裒方嶽之神。廟食京師。非典禮。殆天廢之。宜勿復。未幾。充言事御史。儂智高寇廣南。帥臣欲藉兵交趾。公言小醜竊發。不時盪撲。更不須啓四夷。輕中國心。不可聽。遷刑部知雜事。判大理寺。吏部流內銓。貴妃張氏薨。贈后。議禮如嫡。公言位號尊卑。死猶生也。不容僭濫。請下議者去其非禮。由是多所裁正。論狄青除樞密副使。賜第。官二子。恩過優。曹彬平江南無此賞。且智高尚在邊境未寧。宜慎賞以勵有功。宰相妾張氏殺其婢。開封府鞫治閫略。公請移別獄。上優大臣弗許。爭不已。因劾開封撓法。宰相竟去位。府官吏多能者。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以論斥時政求補外。公曰。二人名臣。官在左右爲重。得俱見留。至和中。契丹欲遣泛使議事。公言河朔財匱。民困。吏苟簡曠職。軍旅不練。甚非所以建威消萌。上嘉之。賜三品服。明日。命爲河北體量

安撫傳至部閱吏甚無狀者黜數人事所廢置不一歸條備邊大務才餘章多見納用拜三司鹽鐵副使遷右司充契丹國信使嘉祐二年塞六塔河與河北轉運使李參典其事初皇祐中議開六塔使河東行公言其非是後果不成東北被其患至是議塞而參意異詔罷參公因疏參他過坐知濠州丁母喪服除知滑州拜直史館知江寧府轉禮部郎中知滄州英宗卽位遷戶部未幾復召爲三司鹽鐵副使入覲首言滄州北近邊東循海至靑州殆千里無障塞之阻節制之統謂宜以州建帥府分河之東六郡隸之爲一路下其議識者是之拜天章閣待制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今上卽位遷左司軍士賞賚或以不足欲貸之民公發封椿錢益給之僚佐以文爲言公言有責守臣任之省符至如公畫從河中府召還同糾察在京刑獄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知滑州請補北京留司御史臺改左諫議大夫就判二年連請老遂拜給事中以待制致仕熙寧七年五月八日終于私第享年七十七累階朝散大夫勳柱國爵文水郡侯食邑一千二百戶公資安和而內剛不苟自奮苦有志于當世喜待士推輓廉畯人不可干以私自奉平約雖貴顯不易其度守九郡政明而下肅人不見其所以爲者獄之隱微于談笑間得之累官言路自以遭人主眷納遇事必盡言慮遠而力彊無所回忌有大體嘉祐中霖雨詔求直言公言陛下享國久皇嗣未立人望無所屬天下事寧復有大于此者乎願推大公早于宗子有所擇以定國本一雨沴未足以爲憂上與論政有焦勞願治意公曰股肱得其人則陛下處于無所爲可也願止以擇宰相爲事上高其說嘗諭之曰人臣爲小吏時多喜奮擊論事至稍用則緘默是資言以進爾朕所弗取若卿可謂終始不二者公頓首謝雅喜論兵嘗著邊鄙守禦策敍邊外山川風俗爲詳種謂取綏州公以謂貪尺寸地使國隙大信邊患將自此始及諒祚死又請措前故許其子襲爵以示懷柔皆對上曰二寇賴歲賜金幣以爲國數逾盟非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將守塞不要功生事則無寇患矣退休與賓客語及邊事輒慷慨嘆歎忘其身之老也曾祖諱贊父悅贈工部尙書母李氏封仁壽縣太君娶李氏陳氏吳氏封江夏縣川濮陽郡君子三男仁約大理評事義方太常寺奉禮郎早世禮立守將作監主簿五女專州博平縣令賈行先陵州仁壽主簿李奎隶州祁陽縣尉聲固湖南轉運副使太常丞直集賢院蔡奕興國軍永興主簿宋文虎其婿也孫男三人志經試將作監主簿秉德愼行女二人明年十一月二日葬公于大名府元城縣孝義鄉咸義里之先塋三夫人祔銘曰

遠矣郭氏出周姬宗武封諸弟虢叔有功地入于鄭至于平王邑以陽曲繼絕存亡轉虢曰郭後所以氏支徵派遷大家于魏煌煌代公相唐元勳惟文水侯實其後人侯有志學善養而用惟精惟深閎釋弗中諫官御史前無彊權善善惡惡皇惟其言謂仕不顯論思左右謂志達乎澤未下究進退直道不辱其身有善有施在其子孫有思在民有報在士茲謂不朽昭于千祀

忠肅集卷十二

墓志銘

東上閤門使康州團練使陶公墓誌銘

公諱弼字商翁少孤慷慨有氣節儀幹偉然刻苦好學經傳無所不讀尤喜兵家書從諸生科舉不能投世俗所好去而安貧事母以經術教授鄉里若無意于世者慶歷中莫徭諸唐寇略州縣提點刑獄楊畋被詔督捕以禮奉幣致公幕下公喜幡然以起爲盡謀盡俄率所募士破賊于桃汕平以功補衡州司戶參軍又破太平峒調桂州陽朔主簿皇祐中徙柳州司理參軍歲饑多盜繫者滿獄公爲良民失職至此多以傳生議儂智高反詔畋安撫復辟公參軍謀公自曲江下會諸將議救廣州賊旣解圍而西公至太平場會將偕軍覆于賊餘衆潰走山林公慮其與賊合亟以便宜取白旗數面大書曰招安散遣人持徇悉收千餘人所在貸糧以食之送帥司畋大喜以公爲知權畋還朝語人曰吾平賊湖外所得者一陶菜而已用舉者移陽朔令爲治有本末號循良勸民植木夾道以庇暑暍使者下其法他邑桂之靈渠水自秦開鴻下達江湘歲久堙廢不通公因攝興安抵書安撫使蕭固請加浚治轉給邊食可無勞民固不省後轉運使李師中用其言果大利熙寧安南之役移粟百萬實由此渠嘉祐初改大理寺丞監澧州糧料

院。六年。師中時爲提點刑獄。鄧公知賓州。未幾。詔換崇儀副使。以本路安撫都監知容州。明年。改六宅副使知欽州。數以母長沙縣張夫人太君年老。乞歸養。不許。八年。遂丁喪乞解官終服。又不許。治平元年。英宗即位。遷內藏庫副使。明年。拜崇儀使知邕州。熙寧元年。神宗即位。轉六宅使。招納調利等六州蠻僚萬餘口。撫定廣源會千餘衆之內附者。加右騏驥使。再任。邕自經皇祐兵火。守將數易。百綱頹紊。一以苟簡從事。公至罇者苴補之。窒者疏剔之。廢以歲月。遂爲治府。左右江州峒五十餘酋。率强虐漁利。其下苦之。公爲作約束。曉以禍福。違者一繩以法。莫不帖然畏服。歲滿。以請知貴州。初。熙寧初。廣源賊酋劉紀請太平寨置和市。使華夷貿易。公測紀言。蓋交人之謀。將出入省地窺虛實。屢卻不聽。至于安撫司。不深惟利害。輒上其事。公亟爲書數千言。馳告于樞密院曰。邕有士人十數。類無他材幹。造邊事爲市。至右職。乃有假守于彼。咎斥遠之。未嘗聽其言。故疆境幸按堵者凡七年。今聞桂管惑紀奸謀。實由此曹助成之。決非所以安邊。將來患無疑。既而和市議行。無幾何。交人以劉蔡沈起戰艦。陣閤事爲辭。寇陷欽廉宜三州。人服公精識。六年。朝廷遣察訪使處置南江諸蠻。舉公知辰州。且言公恬不上吏課者二十年。特遷皇城使。奉詔措置北江。北江溪州彭師晏桀黠難制。公用間使其黨爲仇相攻。師晏因以衆數千來降。羈首領十有九人致闕下。取其地建五城堡。詔加忠州刺史。王師問罪安南。以廉州團練使知邕州。于時邕人之不死于賊者。往往逃匿山谷。人情恟恟。不敢進單騎先入左江峒。民聞公再至。欣然次第來歸。乃籍丁壯得二萬七千。分隸諸將。凡大軍所謂踏白開道及致轀重者。峒丁濟之。方此時。元帥大兵壓賊境。以公兵精銳。忌專有功。乃使之殿。然軍中事舉以咨訪。其禮遇之隆。他將不敢翬也。富良之役。賊請降。以款我帥。元帥召公計之。公曰。明公來時。陛受聖算云何。而棄垂成乎。元帥不之對。然竟納降。儲將入賀。公拂衣去。坐帳中。捐牒數曰。三州之民。無辜屠死者數萬。今舉十馬十萬衆。賊已在手。而縱不取。以遂賊使國威靈不暢。三州冤不復。沮一方之心。有可痛。無可賀者。聲氣奮厲。聞者感動。師至宵遁。既無前命。中軍先一夜引去。衆大擾。相蹈藉。賊夾對壘。陰伺我隙。公居後。安坐下令。休士。遲明整衆。按行。賊不敢動。元帥于是請城劉紀所棄廣源地爲順州。以蕃口擇守者。皆憚行。乃以屬公。公初無難。未幾。賊取我栟櫚縣。意圖廣源。然其民懷公恩信。賊一動靜。必以告公。故每先事遏其萌。賊終無能爲者。乃躬督版築。上冒氛瘴。下涉艱荐。撫士卒疾苦。恤其死亡。閱歲。順州之城成。而公亦病矣。猶日飭將校。以守禦計。詔加東上閤門使。因辭之。一夕大星隕于庭。公曰。吾死于職。得其所矣。無一語及其私。遂卒。實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也。享年六十四。公資性莊重。篤學能文。尤長于詩。年三十起從軍。善御士。與同甘苦。得其死力。處倉猝若無事。守邊務簡靜。謹斥堠。最不喜疆吏生事徼功賞。故所至蠻落畏懷。無敢侵竊者。忠義亮直。白首一節。賢士大夫皆譽之。謂古名將無以加。然公以習知嶺嶠情僞。人安之也。每滿歲輒增秩見留。曾不得內徙。嗚呼。如公之志業。使得馳騁西北。擾服鞭笞。必有軒然可觀者。而終老于一方瘴癘之域。材不得盡其用。此議者之所惜也。有文集十八卷。卒後十年十月。葬于零陵金釜山之原。惟陶氏世家淖陽。靖節先生之後。有遯地湖湘者。公之高祖矩。至祁陽。樂其山水而居之。今爲永州人。曾祖燭。祖鈞。贈殿中丞。父岳。以儒學有名。仕

爲尚書職方員外郎。累贈刑部侍郎。初。丁晉公一見公。器賞之。妻以先兄之子。封錢塘縣君。生一子通。早世。取兄之孫同爲通後。爲臨桂縣尉。又卒。六女子。其二人亡。其次適邵通。裴彥英。吳括。鄧良臣。朝廷以公勤勞南方。恩錄其遺。皆以異等。四人並補三班奉職。後數年。又以同之子世延爲借職。所以褒勸有功。予是不忘。銘曰。

暨暨陶公。將以儒術。方嚴而仁。敦大而栗。公在軍旅。謀定其徽。出奇制勝。釋括于機。公在邊圉。嶠俎談笑。民嬉于生。士勁而飽。蠻戴父母。恩信則然。有政九郡。邕至七年。始時邊人。取功以鬻。公不可欺。縮手誰作。釋賊富良。亦何賀爲。落落奇語。人今誦之。惟公之才。兼具文武。施之四夷。霍衛方虎。云何弗契。一生炎荒。瘴癘險徼。摧此堂堂。天命在上。人爲在下。寘臺煙閣。彼獨何者。公也不朽。有舉有功。有詩千篇。厥聲無窮。

直龍圖閣蔡君墓誌銘

君諱奕。字如晦。蔡氏宋人也。曾大父陟。仕爲國子博士。贈太子太傅。大父希言。軍事推官。贈太師。父挺。由樞密副使拜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贈工部尚書。謚敏肅。母王氏。追封汝南郡夫人。君幼端重。與常兒異。世父故吏部侍郎抗。心奇之。以之爲子。補太廟齋郎。進士及第。除常州無錫縣主簿。以侍親嶺外。不赴。丁母張氏夫人憂。服除。守將作監主簿。龍籙書成。德軍判官。侍親知秦州。上即位。遷大理評事通判乾州。服侍郎喪終制。勾當在京步軍糧料院。熙寧三年。詔置審官院主簿。君以薦補東院西院吏列房。曰闕陞曰磨勘。曰差遣。一官考擬。房相參互。而案牘首尾離異。稽留隳散。至緣爲奸。君乃各析爲三房。隨官品分屬之。人大便建言。門陰初調試詩不若試經。若律義爲有補于政。諸路薦舉宜裁限員數。咨序所謂親民者必歷知縣。議皆施行。四年。青苗助役法出。選建諸路使者推行之。曰提舉常平倉兼農田水利差役事。君得湖南。既對。語當上指。遷太子中允。改轉運判官。領其事。是時所置遣多不深惟法意。奉官或繆整。君能親行州縣。視人力物地宜。度出而賦之。人公私曰便。明年。賚其書來朝。上滋喜。使議司農。無以易君者。遷轉運副使。賜五品服。顓采其議。可通行者下他路。潭邵間所謂上下梅山。其地千里。馬氏以來。猺人據之。號莫猺。國朝有厲禁。制其耕墾出入。然歲久。公然冒法。又稍招萃流浪。君曰。省地養此。後日爲大患。今變猺爲漢。無難也。開其酋以禍福。使爲十民。口授其田。略爲貸助。使業其生。建邑置吏。使知有政。如此而已。于是面敷其說。及區畫之序。上嘉納其策。會今門下侍郎章公惇。察訪本路。即付其事。同君經之。檄入其境。果大歡。從授冠帶。畫田畝。分保伍。列鄉里。築二邑隸之。籍其田以畝計者二十四萬。增賦數十萬。遂招懷邵之武岡峒蠻三百餘族。戶數萬。歲輸米以萬計。納其所畜兵仗。以其地建二寨。六年五月。上遣使者勞君。賜名邑曰新化。安化。寨曰武陽。關峽。遷君太常丞。直集賢院。敏肅時在政府。辭其命。手詔不許。又撫納邵徽誠等州鎮蠻族之歸附者。皆以補吏。因言治新民法。宜有張弛。願假臣便宜。詔可。長沙諸邑負茶租田稅。積爲緡錢四萬。請如赦蠲除。議全州不可廢。乞行保甲法以防盜。置錢冶衡州。以權物輕重之敏。皆從之。敏肅以疾去位。乞還君。君亦以侍郎後有二子矣。數自言。遂歸其宗。八年再任。十二月。交趾入寇。徙廣南西路轉運副使。權桂州經略安撫司事。時賊已陷欽廉邕三州。內地城皆晝閉。吏民

多逃散。君至開門。日會賓僚基酒。鎮以暇豫。人恃以安。去者來歸。簡料丁壯。戒期自將擊賊。賊聞不敢內窺。引去。乃請蠲復三州。完其傷痍。老弱皆有所養。更軍制之不便者。除械峙糧。以待王師問罪。遂城邑州。鑿井三十。師至無需不充。時九年九月也。已而隨軍南行。方廣西財力乏。而轉餉流衍出境。所支尚足數月。十一月軍駐思明。寨開母灘陽王夫人喪去官。其後四十日。班師于富良江。而主將以縱賊無功。猥曰糧乏。坐是奪君太常承直集賢院。未幾。忠愍公徐禧來會軍費。上君狀實。于是朝廷知君爲有勞無罪也。元豐二年。猶監曹州倉。米赴軍。丁敏肅喪服除。換通直郎。兵出西鄙。河東餽運不繼。使者皆得罪。上特起君管河東轉運判官事。徑如鄜延。會王師治運事。還部條前運七失。遂上因糧摺運法。運夫皆以親民官部督。散無逋散。分屯軍還。或扇搖以再出。稍避匿至聚爲盜。亟出牓開諭。以道安定之城石州二寨。具舟通道。紓阻以濟。議河外五堡小而密。徙分形勢。有警不足守。可留平時戍望而已。遂大省儲饋。轉運使陳安石入對。上曰。事一委蔡某耶。因廉稱獎。五年十一月。以本官直龍圖閣。權發遣秦州兼都總管經略司事。儲威積粟。休養民力。治綱領。簡節目。而肅于軍政。嚴于治盜。階州及甘谷城蕃部。間出沒寇抄。君授方略諸將。使以奇捕逐。皆懼遁去。聲實隱然。完重一面。州南河匯他水。歲敗比堤。久受其患。君增築大堤。民不閒役。後雨大水。安居無虞。秦人德之。六年閏六月二十二日晨。出黃堂坐僚屬。奄忽感疾。遂卒。中外之人言人才者。莫不失聲痛歎。爲朝廷惜之。君天資沈明。而彊于自修。多識事變。有父之風烈。嘗言天下事無不可爲者。遭上識拔。感發奮厲。于其造爲省而後釋。物迎所投。節開理解。無迕其間。當煩潰艱劇。戡綴莽冒暑癘。皆夙夜祇力。以身臨之。招攜開拓。未嘗張皇勞費。而安安就功。享年止四十四。自少益親側。又四服大喪。計其在事職哉數年。而其所立如此。外莊峻若不可卽。而中寬容。與下論事。曲折往返。能聽其盡。事親至孝。與朋友有義。與族姻有愛敎。有侍郎二子。所以成就之者。曲有恩意。內外皆與之俱。爲秦州奏其長潛管勾機宜文字。初登科。與兄昕天申同歲。敏肅位樞密時。君使湖南。又與兄朦天申分領三路漕事。及秦州。實繼侍郎之治。士大夫夸焚之。其配郭氏女。封壽昌縣君。子二男。曰蕃。曰芝。皆承務郎。一女。嫁蔡州西平縣令趙伯通。孫女一人。文集十卷。明年十月七日。葬于應天府宋城縣七里村先塋太傅之兆。某視君實從母妹之婿。而又女歸其子蕃。故爲之銘曰。

遠矣蔡宗。肇侯自周。以國爲氏。著于陳留。君七世祖。稍從宋邱。遂有顯人。以衍厥流。肅肅秦州。克紹世緒。適時之逢。涵蘊弗施。天子曰材。濟予時汝。有畸必齊。罔擇夷阻。方盜跳南。輒使自楚。本根西師。往率秦府。士飽于蠟。光攝吾圉。中以諫乐。悟無一語。亦既昭之。天子之明。以右以陟。肆底其成。車流馬舞。方慰而傎。概乎善惡。不在死生。刻詩鑱石。以慰諸冥。

右司郎中李公墓誌銘

宋忠義憂國之臣李公。在仁皇帝時。天下平治。人習靖佚。公固已慨然。論事書屢奏。及由小吏至大官。所歷見四方利弊。輒條上經畫大計。與他有司議率常公所議可。最以國儲未建爲慮。天下君子小人不辨爲憂。其言懇至。而未始以安危計其身。朝廷一時知公爲有經世才。逮神皇帝掃士。以不次超遷從官。更

帥西北。遇事益發憤。願卒以上書論高坐廢。嗟夫公之才無不可。尤長于應變。其于治道。自以爲曉然。遭世用事。未大振顯。而落落不偶。至老且死。豈非命歟。初公爲世父龍圖閣直學士紘所愛。遺奏以官。而推與其孤弟。其孤弟詣闕上書。下宰相問狀。復官之。又不受。既再辭官。益刻厲好學。中進士第。歷官十八遷。所至必見稱述。在洛川縣。原鄉教大意。條著爲令。屬民讀之。民歎曰。前時令治我以法。耳今令乃幸教我。相戒以無違。安撫使調諸郡稅輸邊。已而返之。盛冬大雪。勞費不能返者。賤直于兼幷家。公曰。他州亦吾民也。令過邑願輸者。聽。躬坐庾門。執契以待。數日得粟萬石。使者下其法他縣。在延州。夏人以歲次金帛後時。移文願毋遮歲暮。詔邊吏牒報。從之。公筆改曰。如故事。因奏言許西夏者不一而足。今聽之。啓僥倖。傷威重。或勁拉改制書。公曰。郡牒非制也。朝廷是公議而猶坐贖。在三司。會河數決。公上河策百餘事。異時州郡類以河清卒應他役。歲更調夫若客軍代從事。以不習亡溺者臣。計公請增募河清立冗占法。遂以不擾平民。請繕治曹村隄防。謂河必決。此後不二年果決。如公言。在廣南。儂智高特納款。而邕守將蕭注玩寇要賞。不以時撫定。公檄注詣府詰責。注自詭以功贖罪。會蠻人申紹泰並邊追亡者。而巡檢使宋士堯擊之。反遇害。注遂爲駭奏以聞。天子叶食遣使。公馳奏無足憂。願一屬臣。因條上邊計宜施行十二事。劾注奉使亡狀。當斬。注坐再貶官。頗采漢李固議。上宜柳州土丁法。因及他州。自是得勝兵數萬。以時練習。戍卒大減。蠻賈人乘舟貿易。多抵欽廉等州。公陰察疑有奸。戒所在善伺之。公去未幾。交人寇邊。果以舟入自欽廉。與安有靈渠自秦以來通漕。歲久石積淺隘。設斗門十八里至三十六所。命焚石鑿之。才留十門。舟檝以通。邕州置馬車五百。馬不能夏多死。芻秣不給。又折取稅米。他部公以地肯險阻。無所事騎。奏能之。建復置和市場以懷遠人。實邊廩。募民墾曠土。薙草刬疏。瘴癘之氣。攝官差選。無法吏。肆爲奸。公第其名。使待除于家。毋輒詣臺。人大使之方。經略府屬士。謀言寇至。公欲自若。中起更衣。自卓爲六牓。馳揭境上。已而飲如初。民吏始囂恐。竄匿。羣不逞陰洶洶。公鎮以無事。遂定。賊見牓。亦以公具得其情。遂巡莫敢動。卽日遣貢方物。請命。使者至。公弗見。爲草惡具。偽將吏接之。且論前害士堯罪未治也。紹泰聞之大恐。委巢穴遠去。初智高平。其子宗旦及黨聚保有火峒。或出入省地。尚猥。衆無所屬。前將規討擊幸賞。賊遂固守。公揣其情。移書諭禍福。皆泣。卽遣其子曰新率擊族三百并酋長六十九人。以地內屬。其後安平州古萬等峒爭劾順。公因請以恩拊納。使受命爲國捍蔽。在陝西。詔以班超傳賜之。而公亦雅慕李牧馬援爲將。故持重總大體。前此重兵盡屯極寒寇至。與戰則方其銳。銳勝未易決。不戰則內無重勢。以遏其入。公謂本末失其應。且兵惟戰守而已。乃以善守者列塞上要害。悉廢諸小堡。而料善戰者頓內地爲援。增繕伏羌城。令曰寇至守兵。深溝高壘。勿與鬬。寇去。戰兵襲糧襲擊之。軍中熟公約束。常以取勝。威望隱然。建言弓箭手雖士著。而惰于耕。宜做古屯田法。率百人爲屯。聚一堡。頗立勤惰賞罰之格。使人人加厲自好。則視公戰爲私鬬。計莫此便。王韶既以招懷邊羌爲事。而其族叛攻渭川堡。射傷守吏。公責韶失計。因進兵掩破之。嘗奉手詔。列攻守方略十餘事。其後朝廷所施。多公計策。大凡公之行事。章章在人耳目者如此。至其遇事明達。灼見理間。危疑繁瀆。沛然迎解。無有留礙。退而察公聲氣。怡怡如不能人莫

測也。公貌不逾中人。志尚高邁。前後所上奏及開召見顧問。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闊略細故。稽古自漢以下不道。請以進賢退不肖爲宰相考課法。謂古者有命然後爲士。故士貴。今人自爲士。故士賤。宜儆古先命士而後命官。在官不貴訓務以信服人。至明而恕。嘗言曰。爲師有體。立功有時。慎重當如泰山。見幾不俟終日。其將遽大指如此。去官。百姓遮泣不得行。如施子趙人之急甚已事。買田數千畝。刊名爲表。給宗族貧乏者。至今號義莊。與廣南轉運判官劉牧友善。牧死後。公論邊事。盡以功歸之。求官其後。又以女妻其幼子。稱薦山東儒者王建中姜潛。以身下之。皆至台用。杜正獻公范文正公富文忠公。交口薦公有王佐才。退治居汝陽園池松竹。蕭然有勝概。日與賓友飲酒賦詩。其文章落落。憂思深遠。尤喜章奏。世多傳誦之。蓋晚節雖屢黜。而志不以故少衰。概忘朝廷。將終。猶語客以大河未塞爲憂。士大夫識不識。皆咨嗟感慨。以不究用公爲朝廷恨。嗚呼。然則所謂命在天者。又奚道哉。公諱師中。字誠之。上世趙人。唐丞相吉甫有孫瑄爲宋州城令。遂家楚邱。自瑄七世爲楚邱人。至公徙鄆爲鄆人。曾祖壽。太子中舍致仕。妣鹿氏。繼妣張氏。福昌清河兩縣太君。祖某。贈吏部尚書。妣朱氏。金城郡太君。考某。贈戶部尚書。妣何氏。繼妣張氏。嘉興清河兩縣太君。公閱閱自幷州推官。以屢丞相薦。知鄆州洛川縣事。又薦除太子中允。知延州鄜政與元府襄城兩縣。改管幹鄜延路經略機宜事。由太常丞遷博士。通判潤州。繼丁內外艱。除喪。知臨江軍爲三司渠司幹當公事。拜尚書屯田員外郎。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權經略事。就除轉運使。轉度支丐使郡。知濟州。英宗即位。遷司封祠部郎中。辭疾。提舉兗州仙源縣靈宮。太極觀。遂知州事。神宗即位。轉度支直史館。知鳳翔府。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郡轉運使。改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遷右司郎中。坐與韶意異奪職。降度支知舒州。復右司歷知洪。登。齊三州。復待制天章。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應詔上書。貶和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稍徙單州。復右司郎中。分司南京。再提舉仙源宮觀。遂以疾終。實元豐元年四月七日享年六十六。夫人王氏。樂安縣君。四男。脩。登。封縣尉。卒。佾。左班殿直。倜。濟州推官。佐將作監主簿。三女。長嫁供奉官宋玠。次許嫁進士劉澤。次幼。孫男三人。公文集三十卷。奏議二十卷。以某年某月日葬于鄆州須城縣某鄉某里。銘曰。

李實顯姓。肇祥自晌。牧君武安。膺尹河南。太尉相唐。德修有子。八世至公。文武是似。仁祖烝哉。感格以言。神考烝哉。顧倚于藩。公蓄不窮。仕也孔橋。而以才屈。于是歸谷。汶山巍巍。其水洋洋。委蛻在是。公則不亡。

宮苑使閤門通事舍人王公墓誌銘

公諱易。字悌卿。姓王氏。開封人。曾祖知緒。贈左武衛上將軍。祖繼凝。皇右驍騎使。宣州刺史。贈左監門衛上將軍。父元慶。皇內殿崇班。贈左武衛大將軍。公乾興初以祖任爲三班借職。十五遷官至宮苑使。其四以泛恩。『以功拜。初巡雍邱。襄邑。河。秦州。催綱已有能名。爲麟州兵馬監押。塞上無事。官吏多宴集。公每間起。登樓堞。省防備。或以爲過公曰。並邊其敢亡警戒乎。康定初。召試策藝。以本官授閤門祗候。爲鄭州原武三縣巡檢河中府八州郡巡檢使。未行。改涇州駐泊。康定中。夏人來寇。與官軍遇于好水川。公逆策成敗。謂宜持重。主者不省。迫使出戰。公以二千人當萬衆。而伏兵起其後。背面交中流矢。俄休其衆。據小

山。身先趣戰。橫戟疾呼。人競致死。敵騎遂卻。多所斬獲。是時大將失律。故公之功不復明。宣撫使忠獻韓公言之。除儀州制勝寨主。知乾寧軍。慶歷末歲大儉。河決商胡。軍當下流。前無隄防。水暴猥至。環壘幾沒。公親慰恤其人。與同休戚。晝夜督吏卒防塞。約以軍法。俾免艱溺。遂奏發粟以哺困餓。濟活甚衆。因起大堤城南。至今賴之。使者言狀。遷西頭供奉官再任。俄充契丹國信副使。以益利路兵馬都監。知利州。皇祐初。廣源儂獠初平。逸其酋智高。或言轉劫雲南。將寇兩川。人大驚譁。公泰如平時。綏輯慰勞。兩路恃以安而密飭所部。嚴繕守禦。未幾。文州蕃部牟仰東掠邊地。以備素具。民不知警。賊誘就移河東沿邊安撫。契丹侵爭失地。公詢耆俗。按圖記。得其實。移文核明之。契丹詞屈服。奏兜府州酒禁。用安撫使故相龐公薦。除閤門通事舍人。改河北沿邊安撫。前時疆臣類喜生事。得細故。輒張之。徼倖以市功。敵出巨舟數十。往來界河。欲造端爭疆。公但授方略。將吏使謹備之。徐遣人諭以利害。逡巡皆引去。以高陽關路鈐轄知冀州。會英廟登極。大錫兵伍。故事三司用未足。率假民以應卒。旁郡有立威將誅豪右以竭私藏。公能第次其力。隨所甘入之。冀人尤德公。以此也。歲滿。歸高陽。又知廣信軍。俄選爲益利路兵馬鈐轄。特遷皇城使。以母長壽太君郭氏高年。並辭之。改定州路。坐前任獄失。移滑州鈐轄。未幾。改知趙州。丁長壽喪。解官卜居衛州。服除。遂不復出仕。元豐四年十月四日。以疾卒于河南澠池縣令其子冒之官舍。享年七十八。公篤于忠義。而恬和簡重。居官明以燭理。寬以盡下。志在寧人利物。而已不樂爲皎然近名者。故所至人安樂之。尤審知人。凡薦者三百餘員。聞聞流言而恥自訟。竟未嘗有爲累者。諸公前後薦其才者數十百人。博知書史。尤喜莊老。能用其說以自治。至于吐納導引。得養生之妙。晚節閒居益淡泊。不屑世故。十餘年間。蕭散閭里。自適以享壽考。臨終恬然無怛化之變。嗚呼。公之所自得者豈少哉。其可以無憾矣。公娶劉氏。封仁和安吉縣君。先公亡。一子冒也。孫男女七人。遂以卒之明年正月乙酉。葬于衛州共城縣處賢鄉之原。公之爲冀州。某其屬邑令也。于是前葬。冒來請銘。爲之銘曰。

或于功名。鑒取以奇。公在疆場。人無憂危。歷政有惠。所去輒思。不累乎物。廉靖粹夷。保和貴眞。以正壽命。後將求公。斯文有訂。

畜泄之法。刻其法于石。田歲增漑。皆爲沃野。民賴以無飢。景城地卑而素無水防。天聖初大霖雨。公曰。前幸河安流。今萬有一決。吾民其爲魚。乃白州預爲堤。上下詣曰。無故勞民。非是。公曰。請三思。遂調夫二萬。橫起大堤二。甫半。水已大至。躬冒夜趣成之。邑賴以免。南宮既疾。或勸以致事。可得敍官于朝。公曰。病不能事。又意于利。是欺也。亟移告以歸。公資淳茂。其利人之事。出于誠心。故所至有惠政。人愛之。及更代。往往遮馬。久而得去。仕三十年。當官行已。不問人之知不知。所謂通塞。未嘗以經意。徘徊小官。無不足色。其行事雖古所稱循良吏者。不過如此。以子故贈左諫議大夫。初娶王氏。再娶高氏。封渤海縣太君。後公十年卒。子長男徹。次介。累官尚書屯田郎中。及二女並亡。孫曾男女若干人。公沒後若干年。諸孫葬公于某所。爲之銘曰。

有以愛人。有以直己。誠故能化。忠故弗詭。世所觀慕。雖不熠煒。有政積善。施于孫子。刻詩幽宮。令聞曷已。

正議大夫致仕龔公墓誌銘

公諱鼎臣。字輔之。姓龔氏。世爲淄州高苑人。至公改葬其先于鄆。今爲鄆州須城人。曾祖倫。祖凝。皆潛晦不出。考誘衷。鼎州武陵縣令。累贈特進。妣羅氏。穆氏。贈淄川千乘兩郡大君。公實穆夫人出。幼孤自立。擢景祐元年進士第。爲鄆州平陰縣主簿。始至。決田訟之久不決者。疏泄潴水。得良田數百千頃。調孟州司法參軍。以舉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故相梁莊肅公杜正獻公繼爲州事。皆大愛重薦之。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萊蕪縣兼冶事。前時賦民車運鐵。人大勞費。公至能之。正獻嘗語江休復曰。龔萊蕪氣和而直。宜深交之。徙彭州濛陽縣。轉秘書丞。丁母憂。服除。知密州安邱縣。轉太常博士。賜五品服。知渠州。拜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州故僻陋無學者。公請于朝。建廟學。躬率邑子爲生。以時釋奠。退而講說。立課肄之法。人大勸化。始有登科者。郡人繪像事公。召還。編校史館書籍。轉都官。始在萊蕪。大臣薦試館職。以善石介不召。及安邱秩滿。上策二十篇。以賢良方正召試祕閣。又以不合報聞。議者大爲公恨。然朝廷寖知公。遂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公亦感遇自奮。以言任責。搢紳翕然推重。論奏中人鄧保信罪狀。言蘇安靜年未五十。不可爲押班。董淑妃賜謚非是。三司開封請法外斷獄。率直可之。願先付執政參審奏畫。凡大禮赦。請淮太平興國詔書。前期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指赦爲奸者。宜著爲令。竟國公主與駙馬都尉李瑋忿爭。瑋坐譴外仁宗臨朝不適。公引睽上九義。勸上少鎮安之。待其疑亡。則志適矣。已而果復和如故。上嘉曰。如卿所言。嘗請遣親信近侍。以君臣父子大義。趣諭皇子入侍。尋兼管國子監判登聞檢院。詳定寬恤民力奏議。淮南災。以公體量安撫。屬連振貸。全活甚衆。除北朝正旦使。公奏昔契丹犯淄青。祖父母兄姊皆見略。義不忍往。許之。詔後子孫幷免焉。俄拜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服。轉吏部禮部郎中。論宗室宜歲試補外官。請汰濫官。銷冗兵。蕃財用。禁奢靡。連劾薛向奸暴。鬻鹽市馬皆罔上。謂昭陵宜儉葬。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侈。以稱先帝意。屢請英宗延訪臣下。親決政事。上疏勸皇太后捲簾還政。是皆人所難言者。蓋公前後在言路。閫略細故。至大事無顧忌。必言之。其言優游不亟不緩。平心據理。務使人主易聽而已。恥爲表表。實直近名。退亦未嘗以語人。故其事多施行。而世顧不知自公發也。改集賢殿修撰知應

忠肅集卷十三

墓誌銘

贈諫議大夫西門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姓西門氏。其先魏令豹。有善政于鄴。歷戰國秦漢。子孫遷散。其譜不敍。公六代祖。自邯鄲以其家避唐亂于滄州之無棣。稍徙棣州之厭次。今爲厭次人。曾祖某。祖某。隱居鄉里。父某。以經行爲鄉人所尊。公皇朝景德中。明法起家。棣州司法參軍。再選儀州華亭尉。丁父喪。服除。以勞遷商州商洛縣令。瀕州景城縣令。丁母喪。服除。爲冀州南宮縣令。以疾去官。明道元年某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七十三。公以法進。而寬平毋害。萊守苛深。嘗有强盜。欲寘之死。使高贓佑。公閱案請佑依犯時。持議甚堅。會使者在郡。守語先入。交以責公。公益不屈。二囚遂不死。華亭極寒。蕃漢雜居多盜。公部督追胥。教以捕法。賞募惡少。使與出入。致其情。雖劇盜必得之。終公去邑。人無警。商洛有兄弟訟財。引其父爲左。公戚曰。所貴乎人者。爲其有恩也。今何以自別于異類。雖然。豈天性本然哉。利蔽亡之耳。姑歸。推吾言思之。于是相與泣于庭曰。某曹小人。今而後知利心不足以移親愛。實自長官賜之。拜而去。一邑感動。前日之父子異居。若親在別產者。于是皆合。渭水經邑可溉。而民不知用。公親相地形。率並水居人爲圩堰溝塍。使之殖稻。教以灌引

天府兼南京留守徙江寧府轉戶部召還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判吏部流內銓選人得官待班謝辭率留滯公奏易爲門謝辭至今便之其後議明堂配享及王丞相荊公坐講事益不合求補外以知兗州是時遣使方田其法物色士宜爲十等以均地稅而使者所辟置意倖功賞田既不得其實而概取稅之虛名詭額及常所蠲者加入舊籍切制州縣上下騷然公曰稅有重輕均固可爾今增之非朝廷本指也獨不肯增人危公公卒以州籍常數均定寬人至今德公或論公八年不遷官特改吏部又求開地提舉西京崇福宮魏國公忠獻韓公曰端良之人皆喜靜處襲君心不營祿祿亦不及秩滿再判太常寺再留守南京轉太常少卿陛辭神宗顧語移時喜甚曰人言卿簡而精明如此行用卿矣公頓首謝時河決曹村流民無所屬殍死道路公勞來賑拊歸者不可計使者奏狀拜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又遭北方歲饑活流餓視南京滋多官制行改大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太清宮今上即位轉通議大夫遂以正議大夫致仕公道學文義內外絕美事上應物一以不欺及退居里舍著書講誦澹然自樂門生弟子造請質問從容相對日以爲常鄉人有善孜孜稱述惟恐不聞其有不善則召而告之矜咸見于顏色其人至感泣自新以是鄉里無貴賤少長歸心焉公好學出于天性既以經行顯名朝廷雖有任用澄劇煩亦未嘗輒廢書至老學益深行益粹可謂一德有始卒者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壽終享年七十七兩夫人李氏都官郎中之女追封贊皇郡君某氏光祿卿希仲女長樂郡君子十一人男祥權維州昌邑縣令先亡餘開封府考城縣主簿義林州錄事參軍女嫁宣義郎張仲適殿直張景山餘早卒孫男女十五人公有東原集五十卷諫草三卷周易補注三卷中說注十卷編年官制圖各一卷某少以諸生從公學又以應天府官在公幕下公之見知甚厚而諸孤出公遺命來請銘將以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葬公須城之登賢鄉特進公之兆次義其可以辭乎爲之銘曰

侃侃魏公令德之世光祿耆老水衡循吏公言正直皇則奸之糾繩左右是是非非以天行止疇尼吾志歸善一鄉士知法義魯兩先生徂徠泰山門人達者公得其傳惟深斯水惟厚斯岡凡我鄉人敬公之藏

朝奉大夫致仕梁公墓誌銘

君諱師孟字醇之蕭川人曾大父昭懿大父邈試祕書省校書郎父肅大理寺丞贈中大夫有惠政于閩閩人思之至今生兒有以梁爲名者君方童時吳文肅公一見奇其秀穎使爲詩頃刻輒成大異之年十八冠鄉舉名聲籍甚諸老先生喜爲推引嘉祐二年擢進士第調沂州費縣主簿遷邢州龍岡縣令丁母憂起爲相州湯陰令文肅薦其才擢國子監直講踰寧二年改祕書省著作佐郎太學策諸生有對語病新法在高第者大臣怒盡出學官補外君簽書淮南節度判官事轉祕書丞太常博士元豐改官制換承議郎通判隰州賜緋服轉朝奉郎今上即位恩選朝散郎遂致仕以子登朝經兩郊恩爲朝奉大夫階謹軍元祐六年十月十八日以疾終壽七十二君彊毅篤實少刻勵于學老不輒廢博知古今論議以忠義爲主其文詞雄深有氣樂善疾惡出其天資視世事有弗可于意者感嗟痛歎至或流涕不能浮湛俯仰故與世齟齬而世亦卒不得君用雖行窮寒恥以一毫近人居京師七年未嘗造請初天下轉運司辟置

管勾文字官河北以君名聞于格不應詔特從之而當路者亦頗欲因是近君君不顧也其後中執法有閒君之名欲一見之薦以爲屬者朋友更勸往見君曰士而自鬻何義也卒不往方時天子慨然求治更造法令拔蒐人才宰相大進退天下士士皆奮待同爭前恐後君獨顧盧逡巡依流隊錄錄以老暨二聖在御振用淹滯而知君者六七要人皆同時在顯處爭欲薦用之或抵書勉其出人亦謂君且得志無疑而君笑曰吾與世不諧老矣此而進是持平生爲今日資也亟謝事而去時年六十四于是識者知君非苟爲異以取高當世者晚節居鄉里自號般陽居士觀書賦詩蕭散自得鄉人親敬之前夫人李氏資氏故尚書都官郎中丁職方司員外郎臧之女追封眞定中都縣君今夫人仙源縣君王氏比部員外郎孝和之女子三男先朝奉郎充青州臨淄縣尉允舉進士二女嫁隰州永和主簿董昱沂州司理參軍李翔孫男女六人文集二十卷卒之明年十一月十七日葬于萬年鄉雩台村之原二夫人祔予故善君也先于是來請銘爲之銘曰

嗚呼梁君學無所不知也行無所不修也謂無心于世乎服膺降色其見善也援手鄰閭其聞惡也謂有心于仕乎不搤乎上未老而歸也嗚呼士之于世合則從不合則去進退之正也然是猶爲在人者也乃若時可以行而自止招之以道而不來非在我者重蓋不能也嗚呼梁君剛不屈者也能行其志者也

侍御史黃君墓誌銘

君諱照字晦甫曾祖餘慶祖深皆不仕考禴贈尚書職方員外郎黃氏世家長沙益陽縣其後徙江陵今爲郡人君登慶歷六年進士第除歸州司理參軍移岳州華容縣令至之日遭歲大饑亟諭富人出米糶發官廩以哺流餓蓋活人以萬計邑西有田數千百頃皆腴田也而夏燥秋潦民棄不耕君築堤置門以時啓閉之遂常爲豐歲楚俗死者焚而委其骨于野君爲訪論使收瘞至輟俸以濟之小吏敏秀可教者授以經業多至成士民之輸賦于府者有洞庭之阻回險淹費君請受之于縣于是上疑下誅而君亦自信不易其後遂以著令改著作佐郎知道州江華縣事靖民成物益用愷悌以祕書丞通判桂州遷太常博士嘉祐六年詔遣使人分行天下以寬民力而君當使廣南受命明日即行奏竊僞劉以來丁米民始不以多男爲患父子始不以避重就輕相去廣州增外城人驚不寧君疏曰無故起大役非所以綏遠且城議有三臣請詰之其欲依海者海旁之地不能尺則及泉矣欲撤室廬者城本以保衆而顧可先毀其居欲即于城東劉氏故城者其城荒陋多瘴氣豈便民之意皆非是詔爲罷其役朝廷第使者之狀君爲諸路最英宗即位拜尚書員外郎故唐質肅公辟從太原機宜府改都官禒建轉運判官治平三年用今參知政事王公珪馮公京致政范公鎮故侍郎彭公思永前後薦召以爲侍御史行次衢州五月二十六日以疾終享年五十四君性端敏治身立事皎皎不妄以才遭時其小者略已有試而已能如此其大者朝廷方將聞之世方待其有軒然可觀者而君既亡矣豈非所謂命歟疾革猶扶力占疏以極論當世事嗚呼斯可以見其志焉爾仕二十年不爲私計賙族人之孤窶不能娶嫁者十餘人好文嗜詩類數百篇曰漫爲集初娶陸氏再娶王氏封德安縣君子六男友端友閒友顏友益友諒友直皆舉進士一女歸殿

直柳槩某先人嘗從政于江華。後二十年而君至。事經先人所書者。一皆循用。吏民莫不以便安德君而至今歌思之。有前劉後黃之語。今上熙寧四年。友端使來乞銘。遂以七年十二月初九日葬君江陵縣龍山鄉水青里。銘曰。

士難者才。時或不以。二物之會。十百一爾。亦既有之。亦又遽止。方驅而顛。胡自不俟。嗚乎艱哉。誰詰斯理。刻詩幽宮。以慰千祀。

職方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君諱樞。字應機。咸平四年進士及第。除蜀州推官。逾年丁父憂。服除。再爲〔案〕原本缺州推官。眞宗東封。君督治道。視他州爲謹辦。車駕過有褒言。因詔使扈從。及還京師。特改大理寺丞。又五遷爲尚書職方員外郎。歷知越州蕭山縣。滑州韋城縣。用舉者監在京百萬倉。坐不謹火禁。謫監眞定府酒稅通判鄆州。知雅州。以天聖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官。享年三十八。祥符景德間。四方爭奏瑞物被賞。蕭山芝生縣庭。吏民謹夸願以聞。君曰。吾方嫉世之因緣僞欺以徼倖者。顧忍自爲哉。因謝止之。方是時。宰相晉國丁公權傾天下。雅知君嘗薦其才。數欲提之。皆逡巡以故引避。其後所附者多得罪譴。嗚呼。臨義利。視禍福。不以動其心而不失其所擇。非明識信道。疇克卓立有是哉。君之配張氏。封清河縣君。鄭氏。滎陽縣君。六男子。曰察。曰宇。曰宷。曰寘。曰寅。曰實。曰寅。察舒州望江令。寘舉進士。授河南府助教。四子皆服儒。五女嫁士人。其六子亡者五人矣。君卒後五十九年。當元祐之丙寅。實始克葬君于鄆州須城縣登庸鄉之原。實閏二月十有四日壬寅也。李氏上世爲趙郡著姓。考其譜緒。蓋趙之廣武君後也。仕唐末爲殿中丞曰稹者。子君爲曾祖。殿中生廷韜。仕石州刺史。石州生君之考曰戩。贈尚書刑部侍郎。自五代之亂。遷徙居鄆。今爲鄆人。銘曰。

仕不顯。志則張。壽雖嵩。名不亡。歸矣新阡萬世之藏。

兵部員外郎直史館梁公墓誌銘

公諱蒨。字夢符。姓梁氏。其先襄陽人。曾祖諱處厚。以高貲雄鄉里。好義致客。賢士大夫多賓友之。祖諱湜。幷州錄事參軍。考諱錫。巴州軍事推官。贈職方郎中。妣沈氏。仙源縣太君。公天聖五年。以名進士起爲博州軍事推官。守貪政不善。公告以理。又告以禍福。皆不用。後守果敗。再調鼎州團練推官。江上夜渡舟。提家人投舍民家。明日主人出百金爲公壽。卒不取。至自裂衫裹赤兒懷去。緣牒旁州還。偶重獄將決。覆之有疑。白州爲上其狀。得不死。與司理參軍雍規考同滿。皆缺一薦者。使者薦公。公曰。規同年進士。而其母老。願先規以故。復爲武勝軍節度推官。秩滿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長水縣。取豪猾一人抵法。邑大安治。慶歷中。契丹每入邊。以選通判雍州事。守者欲大新城樓。賦之民。公曰。乃先擾吾人乎。持不可。未幾。契丹泛使至。用故事。以通判護其行。素狂嫚。難肅。以公體制嚴重。皆帖帖進止。無輒敢譁。已而徐示以恩。因盡得敵所以道使指。飛奏之。接伴者既交使。是夕其衆遂大肆。從有司需索百端。郡邑困之。皆服公以爲不可及。敵使入朝。進其國書。仁宗顧宰相曰。一如梁某言。使愕。并閉所欲言。不敢發。徐曰。小臣安敢臣國

事于是言者以雄州用通判非是。而接伴使後不戢。敵恚。公形已。亦曰不當先入其私所閟。朝廷規安其心。乃徙其守滄州。公德州。改祕書丞。居數月。通判大名府。程文簡公琳方居尹。與轉運使張公昪之以氣權相睨。不安以公張所辟。疑陰爲其用。公以誠心事二人。無所左右。循事議理。是非必盡。久之。通其所閡。二人卒相歡。以公爲長者。騎士缺馬。久或匿名以書告反狀。文簡驚莫能如何。公曰。是不足慮。小人意在馬爾。退如平時。稍因事籍馬。盡補之。果無事。用安撫轉運使薦知深州。遷太常博士。知雜事御史。言公才堪御史上曰。是嘗接蕭階者。吾知之矣。階。前日契丹使者。卽召爲監察御史。中外以爲得人。俄出使制獄。以疾力請補外。知磁州。是時兵臨貝州。調發聲援。每先期會。優詔褒之。前此在大名。轉運使以冀州妖人李生獄屬公。李生既前死。獨刑其餘有差。號稱詳平。至是李氏怒怨生父。稟妄言生不死。有中人故仇轉運使。頗居中訌其事。遂付御史獄。鉤按雖力。卒不能變。然皆以吏議挂之。宰相盡特旨奪官。同列奏留。以爲太重。中丞翰林亦更爲論辨。猶貶秩。祕書丞。監衡州稅。未赴。改唐州。頃之。復爲博士。通判汝州。移襄州。皇祐祀明堂恩。拜尚書屯田員外郎。復以殿中侍御史召。時議開六塔以行大河。公言。騷民逆水。非徒無益。且有後患。卒如公言。奏罷張堯佐宣徽等使。唐質肅公介以言事貶嶺南。隨以中使。公言陛下愛介故遣護之。不幸介以疾死。天下後世能無以殺疑乎。上曰。誠不思此。亟爲還中使。改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開折司。出爲京東轉運使。前時類進羨贏蒙遷。以故東方財屈。公言民困敝不可浚。願戒諸路毋得進羨財。凡三司橫有取。輒還其檄。因蝗災請以米募人瘞取其種地中。對以斗斛。其孽既易殄。而方冬春艱食。又可以補民。其後遂著爲令。州郡所饋。一切不取。轉侍御史。還臺。請裁任子令。謂當自宰相始。俄乞解言責。改刑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賜三品服。徙邢州。轉兵部。嘉祐四年五月十三日以疾卒州之正寢。享年七十。公性孝悌。數歲失母。職方公再室趙氏柴氏。公事之皆以謹順聞。而兩夫人尤篤愛公。凡親疾。無晝夜侍側。醫雖遠。必徒步自致之。後繼居喪。哀疚毀瘠。有以過之。學問本六經。于文章喜司馬遷班固。其落筆必雍容渾灝。有作者風。致爲名輩所推。居官以勤強梗養善良爲政。其敏發以靜下。不見其所以爲而吏莫得動。故所至民惜其去。遮哭不得行。去久猶思之。更御史三院彈劾。無所顧望。奸權歛懼。朝廷爲尊嚴。其言順不迎上。直不媚世。皆出天下公議。猶喜論人物。每對。從容指別善惡。所當用不用。未嘗以小是非名目十大夫。故其言多見行。而世或未有深知者也。夫人劉氏。魯人。封壽安縣君。勤儉仁愛。治家有禮法。與公同寒苦。至進顯。無慍喜色。後公二年十二月一日。年六十六。以終。六男子。禮殿中丞集賢校理。餘早世。五女子。適鞏堂張景眞。范遵道。張伯卿。席延年。孫男女若干。初。公愛鄆將徙居之。于是祔卜熙寧十年舉公夫人之喪。以八月某日葬于須城縣某鄉之原。銘曰。

梁公侃侃。常厥德。踐取幽渺。如今昔。有華其文。爛雕織。有邕其鳴。表羣翼。克施有政。審則釋。物物迎刃。莫吾逆。蒐拔良。不善使殖。濟明以恕。民不亟。儀曹御史。治白辟。有或詆側。毅以聖。臧謀良言。帝嘉得。緩而不迂。切不迫。視大義。利正趨擇。進斯有禮。退以色。妥妥陞級。循寸尺。終民莫得。祓大澤。孝子作龜。沒之北。泉深壤。厚惟墨食。公燕順祥。兆幽宅。詩以詔之。罔窮極。

屯田員外郎蔡君墓誌銘

君諱天球字粹夫世爲宋人曾祖贈太子太保諱陟祖贈尚書祠部員外郎諱希顏考尚書屯田員外郎贈都官郎中諱極妣萬年縣君季氏君慶歷六年進士及第爲宿州觀察推官會歲荒民飢詔所在選官賑卹君所活數十萬人以功補近地爲潤州節度推官數以義理劘正其上官無小大不直不已有能名丁父喪服除調亳州觀察推官時陳恭公龍宰相判州事嚴嶮少所與獨善君薦其才可用又請越常次改官許之矣俄丁母喪服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監杭州樓店務英宗即位遷省丞知蒙州不鄙其民爲立學校開以教化人人嚮勸轉太常博士今上即位拜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乾州轉都官郎寧二年九月二十日以疾卒享年四十五夫人張氏故天章閣待制昪之之子封長安縣君九男子皆先君夭一女嫁橫海軍節度推官凌浩始君學于徂徠先生石介年雖少已卓卓有聞于吏治敏以達在蒙州躬考殿版籍得隱稅積錢至百萬監司言狀請賞君君曰是固不足言功誠因此得推法天下庶乎爲有補爾代還又上書言二廣荒遐州縣蓋有不足置者勞敝遠民而公私亡所利議者方愛慮名甘寶患非是未幾詔諸路併廢州縣以寬役省費而三司亦置帳司列賞罰以專鈎會矣由是以觀君足以知其欲有所爲而其智能直可以爲今日用方天下與治以因任爲事君之從父既以勳業進樞府或在侍從諸子弟又與士大夫爭奢其材以赴功名人樂道其盛而君于是時獨不少待嗟夫其命之不相謀也初仲弟析產君不取以與其兄之孤以故貧而父兄猶在殯每日廉約營積調度方將及葬而亡亡且無子嗟夫君志之不就多矣其可哀也于是以十年五月二十三日拜舉君葬于宋城縣三陵村先塋之北實其夫人經治之所著易論十卷孝經二卷雜文詩百餘銘曰

有牁其實亦厚我期坦坦以御執憤其馳不在其身或以承之云胡善澤斬焉莫詒萬世共盡夫亦奚悲冥冥可作慰以銘詩

刑部詳覆官朱君墓誌銘

君諱迪字傳道姓朱氏其譜曰七世祖端生鄂岳巡官頤生尚書戶部郎中起起生比部郎中祕祕生君曾祖江陵府當陽尉葆光贈兵部郎中當陽生翰林學士昂仕眞宗爲名臣贈吏部尚書翰林生虞部郎中正蓽贈兵部侍郎君虞部第四子也初以廕補太廟齋郎皇祐元年舉進士中甲科除荊南節度推官避親嫌換鄂州觀察推官丁母夫人駱氏喪服除調幷州推官安撫使故相龐公辟掌機密文書後徙定州以疾免復用大臣辟爲大名府推官俄召爲刑部詳覆官治平二年五月十四日年三十五卒于京師君九歲即喪其父哀慕如成人家故大族君雖幼而于屬尊每時節當諸姪慶拜能各爲禮意以接之有年長數倍者立其前不敢懈性高明疏達儀貌秀揚篤志于學好論議讀書不從世人蹊徑務求其精微至于自得之而後已故其疾革神智矣猶能誦其書累日至有終篇無差者與人交有情文而不失于正視世故若不足以經意察其事至而應之者每當其理尚氣節臨利義知所擇族人買婢有攜稚子求幷售者君疑以詰至再四曰實藥氏華亭尉高陟妻子也夫亡無以朝夕忍此以苟生君賤曰陟雖不識

而吾同年得科名者也亟命留之爲其嫁家人發窓囊笑示君君曰有竭吾力而已至質其帶鑞得銀數兩及視家人服物既而今參知政事馮公故翰林學士沈公皆同年相與義之助以錢遂濟其行廬公去定州代者武人不善君故謝病以歸僚友更諫之不肯留或謂數日考滿當改官君曰以此易吾心是謂屈身以徇物豈所謂義哉既去貧久困甚而處之自如其配王氏故相沂國公之從孫有賢行生一子脩平熙寧七年君兄之子提點湖南刑獄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初平謂某曰吾少孤所以教之學視以爲休戚而終始成就之者實吾叔父之德常懼無以報稱將以今九月某日葬于龍山鄉某里之原子其爲之銘某嘗游趙魏間又從事江陵得君始末士子生死蓋不足道獨悲君質良材完所以修爲屬飾之又如是天生之宜若有意者然不少寬其年使有見于世而死之速何謂也當然而不然不當然而或然古聖賢以爲命也朱氏上世有仕唐爲治書御史者家京兆之萬年昭宗末避亂其族南徙自翰林顯于本朝而卒葬江陵今爲江陵人君能詩清麗有思致集賢君搜類之得百餘篇行于世銘曰

學明志傑才揭揭兮蹉蹉其秀褒以發兮不畀以實遇孰嗇兮詩道于後慰幽穴兮

贈朝請郎楊君墓誌銘

京東轉運副使左朝請郎楊君康國狀其先君平生持以來請曰楊氏魏人世濫泊隱居大父以行義教其五子鄉黨皆稱爲善士嘗語人曰吾之業所成就孰與金貲多哉先人實中子事父母接兄弟以孝友聞既孤捐其家所有以委兄弟一毫無取出讀三墳書得所謂養生治病之學精通而善用之喜曰此古聖賢事也樂以其術濟人多有功性仁好施侈于賙人而嗇于自奉有貸取弗償輒折券不問鄉人益以爲長者敬而賴之以大父所以教子者教諸子而康國遂得由進士竊祿以奉榮養熙寧十年天子親郊以恩封大理評事致仕其後侍奉衢州以壽終于康國官舍實元豐七年七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三康國既免喪奉母氏壽安縣太君呂夫人復出就祿追惟先人啓手足之時語諸子曰鄉里今並河可虞吾子衛也甚樂其土風暇日後其歸我此地康國奉治命卜衛之共城縣楊呂館某鄉之原將以元祐八年四月日奉大事康國由貧賤輟耕讀書豈自致及此實先人種德所詒惟先人之德弗顯于生矣冀不泯于後者顧不在君子之言以銘其藏乎敢以請嗟夫士之立于朝廷者類得以天子之爵歸榮其親非特以慰其爲子之心而天下之爲父母者勸矣惟君力于爲善陰德所儲雖弗振耀于世然教子之功卒獲其報而身享之晦之有顯茲孰加焉今其子由御史諫官出奉使指議論政事爲朝廷聞人孫曾蕃衍以學爲業嶷嶷有立則楊氏之顯可以勸者滋未艾也于是不可以不銘君諱整累贈左朝請郎父諱愷德康國君仲子康元康民與幼皆亡孫男十六人姪三班借職餘舉進士女六人曾孫六男十二女銘曰

其山淇水土厚俗熾人擇其生我擇其死志則無違惟是有子善非期報要毋怠止

承務郎李君墓誌銘

天章閣待制李公有高才大志仕先帝時嘗顯矣晚坐言事再奪職死謫中吾誌其墓曰公才無不可尤長于應變其于治道自謂曉然所以深哀其既遭世而不合以死者也沒後十年其子上書闕下追認其

忠。章至十數。朝廷矜之。詔復以待制告第其子。卽君也。君名伉。字常武。見其父志不就退廢。則竭力家事。疏園沼。植花木。究所以爲親娛者。母王夫人抱沈疾。服勤侍藥。衣不解者歷年。前後持喪。盡禮無違。君旣以名臣子篤于忠孝。而所上書文義怛惻。益知名矣。然澹于榮利。雅無仕進意。幼以父任得官。逾四十歲。家日貧。乃始起調單州鹽酒。從辭改鄆州。再歲以疾卒。元祐八年五月三日也。年四十六。妻孫氏。二子。舉進士曰周南。登科爲魚臺縣主簿曰召南。一女一孫。尙幼。君好學博記。誦于書通大原。不從舉子畦徑。生不見喜慍。接人無厚薄。中所識判然。風韻開遠。嗜好古雅。學鼓琴。書字精于隸。有法。尤工爲詩。取離騷陶謝古體師之。有集十卷。先進長老。及其父時賓客。咸與之交。女兄嫁宋玠。玠戰死。家寓鄆州。躬往力致之歸。朝廷錄玠後。及異姓。玠家以周南列奏中推恩。旣下。君辭不受也。兄倜死官太原。又疾馳護喪歸葬。哀感道路。治家妥妥有法。謹于兄弟。嚴事寡嫂。嫁妹及兄之子數人。喜賙貧厄。卽以八月一日葬于鄆州平陰之先原。初吾臨其喪。二子伏曰。先人受知厚。願得銘詩以終賜。哭甚哀。無以辭也。惟君嘗有言曰。爲善行已。士之道當然也。世之有作以近名惟恐不皎然者。竊嘗惡之。然則凡今所書。在君志皆爲不足道。念不書無以示後而慰其子也。餘所當詳。見天章公墓刻云。銘曰。

缺然如不能。其德之成。頹乎其無競。其中之明。畀之以完。覆之以傾。胡牾諸冥。付壯子。從先人。惟永寧。

清海軍推官呂君墓誌銘

治平中。予從事江陵。僚友呂尹者。君子人也。日羣居幕府。人以君寡言不表飾。多易君。君退然坐自如。獨予察君非苟然者。居久之。與人益有意。事不譁而治。吏抱文書次至。君則摘閱反覆。小謾必得之。府無失政。多君是賴。人乃大親服。而與予相好。至三年。先後弦滿。蓋無異初相從事也。後十八年。君之子仲敏抵書于予。言先人捐館。貧不克葬。今始卜葬。惟壙中之文。敢敬以請。昔者雅多君行義。今嘉其子之能大事。乃論次其終始。按君諱昌辰。字伯熙。起居郎龜圖之曾孫。幸相蒙正之孫。光祿少卿務簡之子。以世父廕調和州歷陽漢州雒縣兩主簿。徙江寧建寧令。父喪不之官。服除。調萊州推官。以舉者死不得磨勘。遷荊南推官。又補商州。坐州將累免。以山南東道推官知金州石泉縣。改淸海軍推官知桂州修仁縣。某年某月日以疾卒。年六十一。君生長貴家。而廉約刻苦甚寒士。性靜愼好學。無競其中。善之惡之。不可欺。從公護繩墨。不爲皎皎。吏民宜之。上官應調則往。調不肯。間見無意于人之知。不知家極貧。不以一毫取人。人亦不可干以私。死也至無以斂。蓋其節如此。夫人劉氏繼卒。子男六人。仲敏今爲通直郎知鄆州陽穀縣。仲履仲棐舉進士第。餘早死。女一人。以某年月日葬某所。銘曰。

不知而慍。以得爲賢。人無異趣。君獨不然。以節自終。遺子淸白。君子無慽。歸此安宅。

忠肅集卷十四

墓誌銘

潛山黃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孝綽。字公裕。姓黃氏。上世爲建之浦城人。自其考徙居于舒州之太湖。今爲太湖人。舒之望曰潛山。其下號丹霞府。蓋養仙之所棲。幽人有道之所潛。先生遊而樂焉。因自號潛山叟。而舒人尊之曰先生。先生者。道德之號也。先生于孝弟有至性。事父母竭力至誠。而時察其色。辭以爲憂喜。能如古人所謂養志者。侍疾居喪。皆有以過人。家貧口衆。而制之必均。養嫁諸孤女。過己之子。周人之窮。不計有無。往往衣不兼食。不屈而先生處之自如。居鄉與人子言必以孝。與人弟言必以順。所居人用化之。至相詔語曰。毋或作非。使黃先生知也。其子幸居官。每歸省。必問今日治事何如。使條其狀。聞其當于義理。則歡然爲之飲酒。常謂曰。吾所以不仕者。爲有子仕。足以行吾志。汝視義利是非。可不愼所蹈歟。先生少舉進士。兩至禮部。遂不應。其後天子推恩。當特奏名。而先生亦不復起也。士之不仕。蓋有之矣。或厭濁以遠引。或異學以離世。或求焉而不得。旣去而徜徉翛嗟。超脫禮法。誦詭宕之言以爲歸。如先生者不然。仕之志以其子行之。仕之道以其身行之。恭順于父母兄弟。行誼信于鄉黨朋友。以爲是足以盡吾職。而恂恂于名教。不

知仕不仕之異非孔子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者歟嗚呼先生可謂純厚知德君子也熙寧三年二月十日卒享年七十四曾祖諱祖元吉嘗仕江南李氏非其好去之有詩名後贈大理丞考覺任殿中丞仕以清直聞詩益有名翰林楊文公劉子儀章郇公宋宣獻公皆稱之多與之唱和先生遂世其家尤善書其法本二王顏柳其配裘氏屯田員外郎求已之女有賢行後二年亦卒子五男幸著作佐郎藪藝荀蘧皆服儒能如先生教一女歸國子博士張愼言早卒六年著作君以書謂予曰黃氏世以仕貧自幸祖不克歸閩而葬太湖今幸又以仕來北方川路岨遠不孝不敢以柩行于是卜之地得鄆州須城望山而日得十二月之壬申吉將合葬焉幸畀之銘某久與著作君游而未及見先生也然觀其子之賢則先生可知也已于是論次而爲之銘曰

孝哉先生德成諸身施于其家及其鄉人所性在是進退兩忘以至于命曰壽而康汶水北原安此新宮刻詩幽石以昭無窮

朝奉郎致仕黃君墓誌銘

君諱幸字任道姓黃氏自少奇穎有器識以文行知名一時皇祐五年登進士第爲揚州天長主簿徙恩州清河令前時黃河在州境而縣並河歲輸芻菱後河去猶賦之至是積逋十四萬于數十貧戶都水督責鞭笞不已六年無可入君條列于朝悉蠲之時遣使寬恤民力欲一切罷河北驛傳之須于民者君言驛民故當禁而事繫國信往來者亦何得廢獨可具民所勞費以其數當稅役朝廷行之至今公私爲便使者吏卒過境小有紊緣爲擾必按以法歲饑部使者不肯賑遂發庫化鎮倉人賴以活秩滿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曹州濟陰縣事神宗卽位遷祕書丞賓濟河決勢盛乃詢邑人議破南堤以分水水去病鄰邑君曰此于法甚重其可以累他人頃自劾韓魏忠獻公吳正憲公皆御史臺吏有論揉知冤句縣事張復禮主請納官以贖之朝廷亦嘉君意止奪一官免邑人繪君事之魏公留守北都薦教授國子監丁內外艱服除復前官直進奏院召對上猶以濟陰事獎勞之除提舉河北常平倉改東路轉運判官徙西路水沴穀貴奏罷市易司增價以糴免民艱食繼又賑之遂無轉流遷陝西提點刑獄覈部員外郎汲逢坐市易事繫秦州詔獄逮三百人久未決主者幸有功慘毒巧詆先結移逢病于州君方攝事亟遣醫得逢無恙狀乃檄問所以爲不實者主者情見趣竟獄不敢小出入逢得無冤坐輕詔君位謝日獲更生賀君賜也官制行換階奉議郎召入尚書省爲職方員外郎轉承議賜緋衣銀魚久之求補外知汝州元豐八年今上嗣位遷朝奉郎以足疾請致仕十二月四日卒于州舍享年六十五前娶皇甫氏追封永安縣君後章氏封武寧縣君子三材婺源主簿楓睦州司法參軍杞興化主簿女二長適朝奉郎王綖次進士蔡居厚君事親至孝友愛諸弟與人交有終始性諒直勇于爲義而廉于進取臨事不惑所謂禍福利害不以動其心聞人善喜切切稱道其不善亦不能隱必面告之使改常謂天下大分惟是非黑白爾要不可使淆見小不明則喵嗟憤歎其爲治做此故所至大有聲而亦或以不得于人政事本于仁厚愛民爲監司不事邊幅末嘗置人于法布衣時聞舒州望江令豐有孚能吏以誣繫獄卽馳見轉運使王素白其冤

素立釋之君故不識有孚有孚亦不知也晚年益喜論事憂深思遠過于在位者嘗上疏論免役錢不當及下戶大臣不禁資謁與人語簡雅有風致文章豪健潔齋源遠而氣正有集四十卷藏于家曾祖元吉仕江南祖覺仕皇朝爲殿中丞父孝綽號潛山先生以君仕于朝贈朝奉郎元祐八年十月辛酉葬君于鄆州須城之望山其父墓次某識君三十餘年潛山之葬實銘之于是諸子復以爲請乃作銘曰

黃氏著姓江夏其初有避唐亂閩浦城居建君皇祖發徙于舒既沒而窆遂葬太湖潛山子仕奉親北方終養又卜汶山之陽神靈安之遷徙何常有美惟君志大氣剛學以澤之蔚有辭章力善徇義其身可忘謂逢文明騰凌煩煩誰斯所儲屯悶弗張閒出一二已韜其光老以一郡止于散郎才之不契由古則然有城有室附于潛山刻詩讜實以貽後傳

太常博士彭君墓誌銘

君諱慥字公謹世爲潭之湘陰人祖兄考鼎皆以輕財樂施稱于鄉里君第皇祐元年進士除復州景陵尉丁母喪服除調復州司理舉爲江州彭澤令丁父喪服除入祕書省爲著作佐郎知澧州石門縣今上卽位恩遷省承移知南儀州事改太常博士熙寧四年七月十三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六君莊重而可親樂易而有守心無曲思面無徇笑居鄉有行義仕官二十年有清概未嘗問其家有無至和中辰州起事檀溪調諸州兵議所以窮討君獻策任事者以謂中國能使邊夷服者爲有恩信儻險穴莽谷其民類禽獸不可使而其土不可耕使吾得志正所謂石田者何事以爲我勞今獨宜有以綏懷之而已方是時喜事功名者皆以爲擊之是已而師老財困朝廷屢遣使者卒如君策彭澤有修山觀唐狄梁公買田千畝與之于是觀有堂以祠公大吏欲移其田他觀君請留牛奉公祀屢爭不得至以其議聞于朝卒從之石門得民僞爲印者法可以死惜可以生死則得之者免遠官君咸曰殺人以自利歟遂傳生議交趾歲貢所過郡皆以鄉兵護送民病其騷獨君南儀罷之君平生不樂爲皎然者而歷宦多在偏州荒邑無事處故逡巡不大振作而其因物有作間見而時出之者蓋如此嗟夫君之不得其壽也君升朝贈其考大理評事妣許氏孝感縣太君娶戴氏封永安縣君子男二子民子中發舉進士二女未嫁以六年二月甲申葬君于歸政鄉永寧里土塘之原子民嘗從予游于荊州也于是來請銘迺爲之銘曰

有幽斯宮駿崇阜兮萬古一化就天壽兮不瑕其德義不疚兮斯于博士爲不朽兮

范聖涂墓誌銘

君范氏諱逍道聖涂其字也士仕而不知其道也久矣苟焉者固漫不省可否惟利之故及狷者又頗亢激以輕去就爲事如聖涂幼已得官不肯輕進方且博學深養有以自得而後起既仕矣有所不合終不詭隨從容潔身以去夫必欲自信其所養吾知其非無志于仕者也不枉己以合人吾知其非有求于仕者也進不爲苟得去不爲矯亢豈不賢矣哉雖然抱其所有不少見于功用又不得壽而亡此古之人于天道報施所以致疑嗚呼是可哀也聖涂康定二年用從叔祖祕書監諷廕補郊社齋郎歲十一而孤二兄故已夭獨煢傍自立事母李氏以孝謹聞養孀姑于家而與其子遊出處友愛人不見其爲外兄弟也

聚書延師友以名教爲樂。賙人之急。親朋多賴以濟。嘉祐二年。始調鄆州須城尉。隨改徐州司戶參軍。未赴。丁母喪。服除。調青州千乘縣主簿。令之政多不善。君以忠道之。又劇以理。又爭以義。皆不聽。州察其然。因從君剌令事。君謝不知。退而笑曰。此豈我事而我亦安能徇物乎。有去而已。因鎖其廳。舉進士。遂不復出鄉里。益治所居。闢園圃。築室廬水上。超然孤往。臨流坐石。吟嘯其間。世故一不以掛齒。熙寧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以疾終。享年三十八。君性寬厚靜重。寡言精識。曠度有過人者。讀書不爲蹊徑。務致其極。爲文章嚴簡有趣。嘗兩試禮部。喜事多學。至星歷氣數。皆通其術。篤于朋友。忠信樂易。久而不渝。而與予相好也。故其卒也。姜先生潛自魯來。與其姑之子張君褒經治其葬。而使來趣銘。君之先自高平徙河南。後有官東平者。今爲東平人。比部員外郎諱正顏者。君曾祖也。君娶故兵部員外郎直史館梁公蒨之女。生二男。德方于是始十歲。德恭三歲。二女長許歸姜氏。次幼。遂以明年二月甲申。葬君于鄆州平陰縣安樂鄉樊山原先塋之左。銘曰。

大車六轡。載驂載旂。不可以徑。寧梡而留。往既艱矣。又薪其輈。嗟惟聖涂。誰司諸幽。北山礪固。君卜先邱。聖涂歸哉。閟此千秋。

劉子中墓誌銘

君諱常。字子中。嘉祐八年進士及第。補鄆州司理參軍。治平改元。君上書言。天下平治。由先朝臨御久。德澤法度所以馴致之。以遺今日。今命元之意。非是。宜于本功所自來。慎始昭孝。若曰承之而已。時韙其說。治獄明以恕。多所平宥。數與上官相可否。事未嘗屈。二年七月十七日。享年三十八。以疾卒。君幼喜讀書。長益自刻苦。沈酣出入。非若世俗口誦而膚取之者。于寢食造次。不輒廢書。以爲天下之至樂在是。而世所謂樂。無以易其發爲辭章。清拔有思。尤長于引古以視今。性和靜而疏達。與人交。忠信不渝。鄉人有過誤者。輒不校。居官閒則與士子講學。所以教誘之甚厚。人大向之。以名節痛自砥礪。欲求天下之善以身蹈之。嘗有見于世而志不就。蓋死其不可悲也哉。劉氏濱州渤海人。曾祖諱應圖。祖諱爲。維州昌邑主簿。父諱庚。河中永樂主簿。世貧業儒。至永樂滋貧。流寓四方。時爲名公大人邀客之博學多識。善教諸子。而君弟蒙有文行。故門內講習。自相爲師友。其後蒙被召試校書郎。知唐州湖陽縣。以不合投劾去。君既沒十二年。永樂及母夫人相繼以逝。又一年。幷蒙亦亡。嗚呼。其不重可悲也哉。自永樂徙河陽之溫縣。于是君李弟顯復。皆與君之配李氏及其孤弼直。遂舉諸喪幷葬于王屋縣玉陽鄉之北原。實元豐二年七月七日也。君所著文三百篇。一女前亡。矣銘曰。

嗟惟劉君。其士之良。涵茹探履。學敏以彊。蹉蹉天驥。志騰八方。踠足跬步。孰有而亡。將概諸理。君乎何傷。

國博陳幾道墓誌銘

公諱修古。字幾道。姓陳氏。自太邱徙東平。曾祖某。祖咸卿。考肅。贈吏部侍郎。公少嘗舉進士。以兄任爲郊社齋郎。調瀛州樂壽縣主簿。改潤州司理參軍。丁母喪。服除。舉監大名府酒。遷定武軍節度推官。治平中。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虔州安遠縣。以親嫌自陳。徙監海州稅。今上登極。恩遷太子中舍。賜五品服。監開

封考城縣酒。轉殿中丞。知博州聊城縣事。未滿罷。又知劍州尤溪縣事。不行。轉國子博士。羅在京常平米。坐法免歸。居七年。以元豐四年六月十二日卒。享年七十一。公性孝謹。少孤。事母夫人無違。及執喪。鄉人稱之。精敏善治事。在樂壽。民大饑。州委公賑之。活者十九。在大名。課溢緡錢三十萬。在武定。鞫正疑獄之久不決者。自聊城罷縣入遞道。久不得去。前後當路爭薦之。晚節失官。退處里舍。和易寬靜。以酒自娛。親戚故舊相對。怡然無不足色。雖老精力強壯過絕人。臨終授治命其子。如無疾者。嗚呼。公尚何所憾哉。初娶梁氏。封仙居縣君。生子二人。男丙服儒。女嫁國子博士孟伯堅而亡。再娶何氏。封福昌縣君。遂以其年七月十一日。葬公鄆州須城縣南留村先塋之西。某祖妣仙源夫人。實公兄。秘書監諱希古之子。以是知公之詳無若某者。丙前葬。又以狀來謁序次而爲之銘曰。

物有得喪。人用笑嘻。彼自來去。胡轉而隨。公以是故。失也安之。既康既壽。世考所詒。

國博陳長孺墓誌銘

公諱孝標。字長孺。姓陳氏。曾祖諱咸卿。祖諱肅。贈吏部侍郎。考諱希古。贈祕書監。公以蔭補太廟齋郎。調保州保塞縣主簿。光州司法。以處州龍泉縣令舉監汾州永利西鹽。得眼疾。所謂內障者。求醫以歸。又二年致其事。除太子中舍。英宗即位。改殿中丞。賜緋衣銀魚。今上卽位。進國子博士。熙寧五年六月五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九。公性至孝。幼失母。實鞠于祖母永安太君方氏。及長而祕書公分務南都。退居東平。其所以奉親自養。禮賓友。內外晏然。無所不樂。而忘其身之疾者。由公于子職盡也。如是凡十餘年。既居喪。而方夫人猶在寢。及事二李父。益以謹順聞。與諸弟友愛相與。以安貧服禮爲事。歲時恭慎祀饗。自始事迨卒。祭朝服以俟。酌酒饋食。有數有序。每獻再拜。興俯扃。息于几筵。如親其聲容而有所受命者。至婦子侍御。率以祇恪。無敢跛倚。與朋友久而不渝。和易以愛人。雖賤夫遇之有禮。自祕書公之亡。于是三十年。鄉里之頑嚚頓替。朝譽而慕毀者。凡幾家。至論清白有常。能持其門戶。則人必指陳氏而稱公曰。吉德君子也。雖然。臨之以義利。蓋有不可動者。保塞上官或屬以私。公謹對曰。不可。僚友諭之曰。以是居卑。非身謀也。公曰。士窮達得失。不有命乎。而道固若是。議法有守。不可撓。而本之以恕。疑者必傅輕。多所平宥。汾州課增衍。于格當賞矣。俄以疾廢。而至于亡。鄉人莫不咨嗟。以善人不得報爲惜。公少舉進士有聲名。善作詩。晚讀佛老書。信事頗篤。夫人李氏。故崇儀使榮州刺史緯之女。生四男。昭早世。熙熙默皆服儒。一女歸鄭儒。繼室夫人之妹。封金華縣君。先三年亡。生一女不育。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葬公于鄆州須城縣盧泉鄉鄴上里先塋之甲穴。公某長舅也。方不幸幼孤。實公字之。又教之以俾成人。于葬也。其可以不銘。銘曰。

洵惟博士。孝悌有儀。惟蓄不施。惟善不著。惟其命之。是以順之。惟德不疵。何公之悲。

陳仲明墓誌銘

君諱孝嘗。字仲明。某生十年而考妣棄其孤。實鞠于外祖父贈祕書監陳公。是時公以疾退居東平里第。將沒。以劉氏孤屬其五子。某當時竊自惟念。親既不得而見之。終乃幸得諸舅從之。其庶矣乎。其後長立。

竊食于仕出處二十年間。舅氏之相次亡者四人。獨君一人者在。而以風痺臥家。雖然。每以事若告假過鄉里。時得拜其左右。贍候其安否。語言相問訊。尚足以自慰其念母罔極之意。而今又亡矣。當時之所從吾母之同氣。于是遂盡。嗚呼。其不可悲也哉。君。秘書公第二子。性謹孝。侍疾執喪。能盡其志。與兄弟相友愛。交人有信義。少時讀書作文辭。尤刻苦爲詩。旁治醫藥陰陽之學。將葬。患葬師多拘。因自究其書。有所去取以從事。無違于禮。尤喜佛書。通性宗。蓋有自悟者。其論雖禪學老師往往爲屈。故恬夷安分。無慕乎外。初。秘書公爲尚書屯田郎中。年六十得疾。求致仕以恩任君。君曰。大人小疾。輕去而爲其子計。某未安也。公遂分司南都。曾祖諱咸卿。祖諱肅。贈尚書吏部侍郎。秘書公諱希古。君娶馮氏。龕氏。子男五人。曰浩。曰湜。曰沖。曰滔。曰洵。皆舉進士。浩沖嘗與計偕。七女子。二已嫁。四幼亡。一在室。君之亡實元豐五年七月三日。享年六十八。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八日。葬于鄆之須城縣盧泉鄉先塋之原。合以馮氏。銘曰。

嗚呼陳氏。遠有德祉。中嘗振顯。報施未侈。逮君之世。寖微弗興。而以孝弟鄉里滋稱。學行恂恂。視其諸子。德後必昌。庶將在此。

陳行先墓誌銘

君諱孝若。字行先。姓陳氏。東平人。曾祖咸卿。祖肅。贈吏部侍郎。考希古。贈祕書監。君資夷謹。持重有志識。祕書公仕有清節。爲尚書郎。以疾分務南都。居里舍。教諸子以學。君嘗讀書自刻勵矣。已而幡然曰。親疾而養不足。吾于子職。將擇其力易而功近者。迺獨以治產自任。服勤勞。躬纖嗇。始于至微。粟儲而繒積之。闢田桑以植本。又有所懋居以化有無。蓋其性仁。故知所取予。智故知所變通。信故能交約。故能持。居久之。遂以富稱鄉里。自祕書公捐館久。其叔若兄仕不達。兩兄以病臥家。食口滋衆。緩急皆賴君以濟。鞠養叔兄孤女。以禮嫁仕族。舉大喪六七葬之。人有所謁。隨事周給。至于自奉養。簡儉不易。惡素。晚年薄滋味。嗜好益淡泊。向有所營殖者。皆寢不復爲。故營觀君之于財。其所以生。所以用。與所以守者。其道蓋出于此。則與夫詐力貪刻賤義。放欲亡厭。以爲富者。甚異矣。喜讀佛書。談性命。疾革不亂。自制棺。圖像。遺其子而卒。元豐三年四月十日也。年六十。娶楊氏。尚書比部員外郎歸一之孫。子三人。長男女皆亡。幼曰愷。孫曰詡。說。其年七月十一日。葬于鄆州須城縣南留村先塋之西。某妣陳夫人。實祕書公長子。方先君官湖南。祕書公爲遺君從行。逾年。先君夫人繼棄其孤。其孤既幼。喪事皆君治之。及某依外氏爲舉。至長立得官。所以成之者。君之德居多。于是前葬。慨來請銘。銘曰。

積惟仁。用惟義。譬惟吾之力。又自居其薄田。毋涇吾德。嗚呼尚哉。昭之幽刻。

宋宗室慈州防禦使宗博故夫人普寧郡君郭氏墓誌銘

夫人郭氏。曾祖暉。贈太子少師。祖守文。贈尚書令。謚王。父崇仁。贈安國軍節度使。夫人幼失怙恃。養于寡嫂王氏。逮成人。奉其嫂如所生。年十八。歸于皇叔慈州防禦使宗博。夫人性仁惠。端靜。奉舅姑以孝。接宗姻以禮。撫羣下以恩。輔贊君子。休有令德。累封普寧郡君。熙寧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感疾殞于寢。年四十一。一男一女。皆早世。訃聞。上震悼。恤禮加等。賓慈宮嗟惜。爲之出涕。遣內司賚中貴人庇葬于京南

奉先之佛舍。明年七月十四日。葬河南永安縣之塋。有詔詞林爲之銘曰。

展彼夫人。柔溫靜嘉。當魂奄忽。戚里齋嗟。西原瀰迤。行楸翳塵。勒銘幽堂。淑聞不已。

壽安許夫人墓誌銘

壽安縣太君許氏。贈諫議大夫黃公諱珙之夫人。熙寧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壽終。明年春。其子太常少卿師道泣以謂某曰。吾少時。被夫人教曰。黃氏世積德善。將必有發。豈不在吾之世。爾曹其可以不學。即佐先子教訓頗力。其後吾仲弟師旦。以進士同時得科名。起家就仕。猶以祿養。師旦既以都官員外郎終。吾日懼衰薄。無以奉夫人。今不孝。夫人即亡。將葬矣。惟是幽宮之銘。以累子。其毋辭。方是時。某謁官衡州。且三年。因詳得夫人之行。夫人世衡陽人。其父勝。好施有遠識。衆以長者尊之。夫人爲女。善事其父母。爲婦。又善事其舅姑。睦其族姻。內外無間言。諫議公喜賓客。食飲其門者無虛日。皆夫人身自供具。內治不苟。上下安之。二子寖貴顯。屢封受祉。更仙源仁壽長壽三縣君。以及今封。晚年不樂出鄉里。太常公爲請近郡。又兩監南嶽祠。遂居里舍。以便奉養。晨夕省侍。竭力致誠。察其顏辭。以爲休戚。歲時率婦子孫曾奉觴執膳。爲夫人壽。夫人顧之喜。每合燕親族。笑語酬酢。終日無倦。閭里于是咨嗟歎慕。凡語門戶之慶者。莫不指黃氏。以夫人爲有備福。而稱太常公曰。孝德君子也。夫人性慈仁。尤喜佛事。誦其書凡十八萬卷。有奇。平生少疾。將終。神明如常時。言語不亂。召族屬。持其手各有所囑。安然以逝。嗚呼。人之所慕而難至者。壽。既壽矣。或昏昏疾苦淹淹不支。不然。嗇其子孫。幸而有之。不克胥似。若夫人享年八十八。身終康寧。有子甚賢。一女歸士人。孫曾男女至三十人。而補仕者五人。皆材良自立。嗚呼。夫人可以無憾矣。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諫議之塋。銘曰。

女婦惟孝。母也惟仁。惟睦惟則。以昌其門。福施厥德。天畀之年。有子惟卿。由教則然。定省左右。綵服華顏。及其三世。詵詵在前。豈無智達。或累死生。臨此大故。夫人不驚。嗚呼賢哉。世考斯銘。

仁壽趙夫人墓誌銘

知恩州事尚書比部郎中王君諱荀龍之夫人。仁壽縣君趙氏。上世洛州人。自曾祖羽徙博之聊城。祖韜。父繼永。皆不仕。伯父繼昌。事本宗祇候閤門。任事北邊。有威名。夫人幼善事父母。既嫁。其姑路氏有賢行。而嚴正少可。惟夫人能得其意。及將終。語人曰。姑吾兒早孤。求配常危慮。無以成王事者。今得吾婦。死瞑矣。後比部君寖顯。夫人益以禮自約。每臨居養之華美者。未嘗不戚然興言。念其姑之不待養而已。乃有此也。愛諸子均一人。不覺其有異出者。比部嘗任子。欲先諸從子。夫人欣然成之。養孤族子數人于家。恩意無所間。蓋婦人之行于是爲甚難。而夫人優爲之。平居寡笑語。御家有法。事至雖煩。而徐應之。必中理。日誦佛書以爲常。性寬而正。故人或可以欺而不能以妄說之也。嫁三十七年。年六十一。元豐二年十一月三日。以疾卒于其夫官舍。初封孝義。後更今封。生三男子。長巖叟。河陽節度推官。監晉州煉鑿務。好學有節行。次頎叟。皆六女。嫁者四人。其二與次二男。皆早亡。孫男女七人。明年三月。葬于濟陰廣武原之先塋。銘曰。

孝至于不忘其親愛至于不獨其子厥家日興不享祿祉是惟令德而壽此止貴孰其之欲養不俟夫哀子慕嗚呼曷已

吳郡君墓誌銘

濮陽郡君吳氏世家撫州之崇仁縣贈太常少卿諱鍇之孫故都官郎中諱有鄰之子故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致仕郭公諱申錫之夫人郭公始娶陳氏實爲我妣之妹既孟亡而再室夫人某以陳夫人故數出入拜夫人今諸子恕公夫人之葬而以銘見屬宜不可辭乃爲銘曰

懋惟吳宗篤生夫人其字道卿其名尚眞幼不戲嬉獨近文字性敏以勤有誦輒記至凡女工不學而能事親克孝善養善承父母以是賢之篤好迷亦多愼擇厥配二十八歲乃始有家不逮事舅姑壽則起承顏順辭始終不替藥劑膳羞必躬乃饋陳氏有子六人皆幼夫人撫之己子不後陳氏兄弟間至猶昨夫人遇之己族不薄給事立朝侃侃言路不以家卹夫人之助誦官濠梁不以憂戚姑尤安之以時分力居姑之喪哀毀不勝廬居墓下又以孝稱自其爲女爲婦爲母動止有節言語不苟持循家法不以智更諸子自教卒俾有成內外睦姻法度妥安尤喜事佛晚益不惰治平五年從夫河中九月十八日感疾以終壽五十一弗克永年行豈不淑而報乃愆有男襲立主將作簿女亦一人嫁宋文虎居仁和縣郡封濮陽既歿七年給事亦亡熙寧八年仲冬一日遂合陳氏從夫幽室嗚呼夫人始卒不虧宜詩厥美以永孝思

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李氏東光人贈職方員外郎昭度之孫故崇儀使榮州刺史緯之子故秘書監陳公希古之冢婦故國子博士孝標之妻而某之舅母也榮州本以儒者進嘗鈐轄廣東守北邊更數州皆有聲績始與秘書公相友善夫人數歲常使出拜而約之婚年十八乃歸焉既不逮事姑而秘書公以疾退居里舍者十年凡其食飲夫人非自烹飪藥非親調嘗不以進疾甚則出其奩中物以有所祈請無不至及居喪哀毀過人方是時祖姑永安太君方氏在寢秘書公二弟博士之弟四人族屬蕃大而門內之治夫人實主之上事旁接各得其歡心御下雖嚴而人愛之博士子祭祀特兢愼夫人克相成之既恭孔時性聰明曉音樂略知書翰事佛甚謹皇祐五年七月十三日以疾卒于光州其夫之官舍年三十八子男女五人博士既賢夫人而未嘗忘李氏也故以其妹繼室而仲婦又取其弟之子夫人既葬八年當熙寧五年博士亦亡其子熙以七年某月日合葬而取銘于某某幼孤蓋依夫人以生者也是宜銘銘曰

循法度其祭祀惟夫人克有是德不愆壽不侈葬從其夫永安此

贈刑部侍郎孫公墓表

公諱成象字乾曜姓孫氏世家長沙五代末馬氏據有湖南將吏皆其所自補公之曾祖全以材武爲潭州醴陵縣鎮遏使庇覺捍患當危亂中衆恃以休戚實有德于一方生匡替始仕皇朝爲揚州廣陵主簿以清白著名生焉隱曜潛行治居郡城而輕財樂施教子有方里人以爲長者而湖湘衣冠論凡治家可

法者至今指城南孫氏是爲公考生子五人而公次居長性篤孝事親能竭其誠力而友其弟以愛居父喪致哀謹禮鄉里稱之好學問爲文章長于歌詩善書有法有名場屋間聞善見義篤好而力行之娶夫人李氏家多貲嘗析其屋同門壻以女分每將有訴公曰婚姻以利末俗事也而又以訟乎是非士人之所爲因謝絕之後以事出旁郡而母夫人以疾亡既還伏棺悲摧累日不能飲食忽撫其子曰吾不爲無後死當免于聖人乎其從先君遊無所恨語已號頓而終年三十三天聖元年三月二十七日也夫人後公二十四年卒二子頎今爲朝議大夫荊湖北路轉運使顒守桂州靈川縣令一女適進士丁咸孫男四人曾孫男六人朝議君以才顯于世自其升朝每國家有事郊廟推恩其子以及其親于是累贈刑部侍郎嗚呼公雖無所嬰于其生也而歿也被名爵燕世緒子榮而孫承之則爲善必有報顧遲疾異焉耳公既歿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郭下鄉露仙里又五十三年當元豐四年三月二十七日開封府推官奉議郎充祕閣校理劉某以文表于墓夫人李氏萬年旌德縣太君自有誌銘嗚呼公之死可謂過于厚者也古之人制中以爲常然亦曰喪過乎哀雖過而不可議者厚故也公視其子足以立知其不爲無後而死則公之志可哀也而不可議也夫厚其親而死人莫得以議斯可以無憾矣而尤有可哀焉誠在公有高于人者未及施而止獨施之其身而已此其命也夫此其可哀也夫

祭文

滑州祭鄒國公文

自夫子沒邪說肆行歷歲百餘而孟子出以身徇道于是夫子之道明人到今師之歷世綿邈弗知所報國家選講師設科目以其書繼五經後又詔封鄒國公配享夫子廟位兗國公之次學士大夫頓首幸甚以謂是夫子之心也州以詔令從事將擇日置像位焉敢具昭告

祭丞相韓儀公文

維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十月壬申朔初二日癸酉奉議郎武騎尉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劉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丞相儀國韓公之靈惟公氣間堪輿秀鍾嶽瀆來輔昌運協興盛福自結明主就云夢卜高陽開府初叨采錄及長天樞復備僚屬飲食教誨始終樂育卒議姻好不遺寒族逮予兩遷仲婦書哭雖反于室公賻彌篤撫嶺蠻隘問遺以續高誼仁心迥出流俗疑丞得耐脫屣寵辱樂道恬養淡然自足天下具瞻日冀還復袞衣龍節庶幕伊夙天難謀斯云何不淑哲人已萎百身寧贖常水之陽西山之麓鬱鬱佳城吁嗟埋玉果辭告哀以展心曲

祭沈太常文

惟君之生冥孰宰持才高而莫致蓄大而不施世之人徒愛其外之英華兮曾未見其中之礧砢好之者雖衆莫能以力兮惡之者亦足以顛擠惟古人之莫不爾兮亦惟君之所自知

祭趙元考文

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于故翰林趙公元考親家之靈。惟公德行之稟兮。清浚而精粹。學問之積兮。該通而博備。自文字以來兮。前言之與故事。雖幽渺詭祕兮。罔散殊之弗記。其中無不有兮。人名之曰武庫。與物未嘗競兮。世推之爲國器。系靈源之休兮。克承厥世。覽皇德之光兮。亦華于仕外。若可以親疏兮。內挺然其志。茲俄鎩翼而南飛兮。亟興疾乎灣之溪。曾未云更晦朔兮。遽大故之及止。惟死生固自有命兮。公已久明乎此理。曰憂患爲傷其生兮。是世以進退爲休戚者之言爾。嗚呼哀哉。予與公交兮。以澹而成。三十餘年兮。事予以兄。館閣各途有並游之樂兮。婚姻晚契締深好之情。駭書音之來訃兮。浩哀涕之如傾。胡善人之不淑兮。儻所謂天道之誰與。明儀沉江兮緬緬。望楚雨兮冥冥。蘭芷兮香歇。猿鳥兮悲鳴。慨予方繫跡于蘭溪之濱兮。不得祖飛旐之東征。聊寓情于斯文兮。代望門之歌聲。敬致薄奠兮。以薦斯誠。

祭丁上杭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二月戊申朔某日某甲子。具位劉某。奉故友上杭府君公明丁君之喪。葬于鄆之北原。謹遣隨行指使三班借職王穆。致肴醪之品而祭之以文曰。嗚呼公明。曩時盛年。氣狹雲路。顧語富貴。可以指取千金盡散。以交雄豪。志願力命。不相爲謀。爛漫醉吟。清新窈妙。天葩寶璣。霏落談笑。造次居養。不嗇于窮服。必華潔。食必珍豐。膺進吹噓。豈無知已。至其得失。誰使誰尼。晚假貴侯。以紆青綸萬里。遨歲頻聞屢遷。今我東來。燕樂故里。魁壘軒昂。獨不見子。想象生平。綢繆話言。磅礴之氣。得于遺編。嗚呼公明。紛紛古人。才不盡偶。惟有所傳。恃以不朽。獨念子世。寖微寖艱。客骨地上。垂三十年。爲子買田北原。鬼食士水深厚。佳城吉宅。以子之考。及二妣。喪劉氏朱氏。庚穴之歲。子及室鄧窀于甲位。左右相望。冥豈不慰。不易舊歛。周以重棺。日時協良。歸哉惟安。嗚呼公明。誰語皎皎。沒而無知。來歆尊酒。副此悲思。

熙寧九年祭先塋文

維年月日。孝孫男某。謹遣新婦任氏。長男跂。躬詣先塋之次。用某日具清酌庶羞。致享于三代考妣之靈。惟某幼而孤。流離四方。弗克踐先王恭信哀三禮。得罪于上帝神明。不敢道。乃天實悔禍。保佑先人緒餘。弗俾失墜。以活其嗣人。猶傷于貧。三十年于茲。克大事如是。其在某之身何有。惟心以率力。守視洒埽。恪恭于墓次。終以報稱先人。則曰豈敢。如以自竭其愚。則曰庶幾哉。然方有罪于朝。爲世大僇。志弗克遂。又五年于茲。雖日哀疚。繼之以夜。其心惸然而官禁有誅。祈天天高。亦罔克有濟。蓋蚤夜惟念古之人有禮。祭祀欽承。婦子是賴。用敢祇承禮意。命之從事。以代不肖之身。明德加惠。尚願歆茲。乃若敬念所願。則忠心于是。終身如是。曷云敢忘。曷云敢違。

祭舅文

祭于亡男奉議二郎之靈。惟汝孝于父母。悌于弟兄。行己應物。一以至誠。橫逆不校。憂樂不慼。少自刻苦。以取科名。安其所儕。克有厥聲。士林同詞。期以公卿。嗚呼哀哉。德吉氣靜。此壽之理。吾謂異時。必將賴爾。天胡奪之。遽先吾逝。白頭衰年。哭爾壯子。事之顛左。有至于此。嗚呼哀哉。書來報疾。汝批紙尾。凡數十言。常時無異。云偶大病。十去八矣。醫言無他。數日可起。本不驗告。念非得已。地遠思親。願遣一弟。意緒昭昭。

有敍有紀。但怪所書多不成字。中心罔默。憂慽如醉。亟遣醫先翊日訃至。嗚呼哀哉。天之賦汝。亦既粹美。反嗇其生。使不少俟。冥誰宰持。必有所以。豈曰偶然。自生自死。殆吾不修。聲惡積累。罰鍾汝身。汝則何罪。聞汝臨終。妻孥守視。汝父汝母。汝兄弟妹。無一在傍。四顧歔欷。若有所屬。索筆與紙。手不能持。强語其子。曰幸千萬。可獨寫此。嗚呼哀哉。又聞前年。赴官邊鄙。出門傍徨。密語二季。曰此行役。忽不自意。安得休哉。同此庭侍。祝勿告吾。懼詒親累。豈汝自有所知。魄兆已至。使吾蚤聞。必留汝止。而不吾告。何所牽制。嗚呼哀哉。又聞初疾。風寒爲厲。頭目痛昏。火壯軀體。付之庸醫。語爲脚氣。諸所毒藥。達投大劑。一晝夜中。數十下利。陽脫陰轖。外浮中痞。寖以滑泄。上益嘔噦。才十餘日。摧此魁壘。至于大故。神不亂昧。腐乎不仁。殺人何易。數雖有定。豈無冤者。嗚呼哀哉。人之有生。會歸于無。浩浩萬古。瞬息須臾。其間長短。何較錙銖。古之達觀。宜此萬殊。禍福同尸。彭殤一區。忘情齊物。與天爲徒。吾視斯人。豈無愧歟。情累纏著。若有根株。八月庚申。見汝喪車。慘慘儀象。纍纍纔纔。聲慟親友。歎聞道途。天高神幽。吾哀莫呼。江盡海竭。吾淚有餘。髣髴面目。嗟何及乎。惟有盡心。撫汝諸孤。松楸之下。一室山隅。以候歲月。歸汝先墟。

忠肅集卷十五

五言古詩

讀書

西風入梧桐。白露下雲漢。灑灑晚秋色。清涼復神觀。歲月不我與。料理前日慢。念此平生心。所樂在黃卷。太羹與玄酒。梨棷及俎籩。滋味要足口。更復恨未見。燈火夜可親。巾箱字甚悍。紛紛事是非。硃硃世治亂。千古守精粗。未免斲輪歎。聖賢有堂奧。大道塡夷坦。是爲名教樂。足以了衰晏。惜日營珠金。投身醫歌管。彼志各自言。難以一理貫。

老子畫象

敝周傑于文。老子談大道。仁義已末流。體法固行潦。虛無抱玄珠。清淨爲至寶。掊斗息羣競。死聖止大盜。謂可愚斯民。狂瀾復既倒。不知世大變。萬僞火就燥。欲以區區言。反俗入義奧。渾淪五千言。道德河浩浩。漢營求其說。施用未深造。衣食已有滋。煩苛已能埽。惜哉衰世士。學術失探討。流而爲刑名。慘礪極枯槁。俱見多申韓。舉皆罪黃老。聖人無常師。有善取與皁。問禮固有然。誰謂孔徒小。遺貌知是非。君無論醜好。

雜詩六首

四序若轉轂萬物變秋風蕭騷鴈邊月赫赤江上楓寒鴟坐晴屋陰蟲淒暮叢靈鳳杳何許寂寂朝陽桐
咬咬籠中鳥食飽勤好音雖懷主人意豈不思長林出處謬前算老大故辭心秋衾耿寒夢玉露曉如淋
古人有高致妙與天地通讀騷飲美酒揮絃送飛鴻杖藜步梧竹閉戶閑僕僮禍福有倚伏念當守蒿蓬
我思彭江州行已有風績與善忘畛畦塵邪立崖壁堂堂生民望奄奄斯道寂何時持鴆酒就子墳上瀝
潘州遷劉郎夜郎放太白秀木風所仇人情有欣戚嚴霆無終朝斯文豈遂厄我願蘇與黃壽命等金石
至人有神遊坐凌八荒邊一息如鵬翮萬里御羊角蒿萊彼頻頻晨多自喔喔仙人喬與松誰云不可學

西齋觀雨

末庚謝餘炎大火躔西極開軒對朝雨拭目看秋色晝空相晦明風樓乍斜直聲繁自飄蔚勢急忽涼澈
方塘灑浪潮萬荷亂珠射巢燕倦翻翻庭蕪長紛籍閒花洗幽素秀木舞涼碧清氣醒筋骸餘爽入几席
跡希蔣翔徑與高陶令宅繞郭聽惟聲登秋飽豐澤良辰感孤宦念我久行客窮年不自樂心跡兩何益
功名羞詭奇歲月易類斥聖人堂有奧大道坦可適胡爲世俗間區區較尋尺

縣齋秋日雨後寄李聖和

置閏歲八月祝融冒秋權當代不肯歸溽暑歌以延金行舊剛義天令懲驕愆一雨惡氣死百物疲療痊
陰陽戰既定瀕氣蘇天淵肇斂物得性豐給民有年小軒占幽寂危坐涼愔然身如赦炮烙蓬山弄飛泉
冷風嘯梧竹清響搖碧鮮淨几少喧蠅高簷除嘈蟬煩心爽已蛻塵觀清疑仙于茲飭前憭闔書獵陳編
咄言隔朋類披卷盟聖賢樂此懷高風北望心悁悁

縣北馬上

五月暑雨過綾轡來城陰朝暉粲林莽涼風弄衣襟敝鞭策勞遯逅得幽尋斯人勤歲事樂此膏澤深
芃芃黍稷馥蕭蕭桑柘林田翁可指食蠶婦期織紝稱儲與衣褐卒歲無齮歆陶民帝有力養物天之心
忘言樂其樂此意良自諶紓爲馬上句比和擊壤吟

答黃幸任道代書見寄

吾生本放浪自比林壑人謬此絕官組試邑漳水濱疆田占瀉鹵戶俗籍羸貧驛涂搔左臂河流齧西濱
役者動淪產居者無儲稛科求困府調期會嚴吏文儒生仕學古志在膏斯民慨歎適于此踟躇徒自勤
亦嘗紓厚斂粗使窮竭溫（原注）南宮夏稅折色視他郡最重前歲特爲申請乞隨市直估折不用諸色得旨蠲三分之二勞心米鹽屑秉筆朱墨紛尚賴厥俗古椎然猶朴淳因時罕訟訴得以親舊聞贍言君
子治百里相依願廚傳候使介南北交歡忻議和六十年中國勞斲耘脂膏瘠黔首歲月肥醜獷燕山本
華士石曾眞自焚祖宗赫大業此願嘗經綸遺憤鬱未泄壯士常云云天運無盛衰吾民蘥康屯遠御在
廊廟勿憚躬觴殽小官愚不恥委吏孔所伸（原注）君爲清河令當信使驛路時有供饋逶迤勞困之嘆故云我亦走除道折腰邊馬塵緣茲有境會每得言笑親代去各匪遠木落秋風辰知倦黎侯寓來卜子騫鄰（原注）君始寓衢州今見詢欲誅居汝上東平我客久暮阜誠罕倫齊魯儒學地遺風今尚存幾讓

行比屋弦誦傳里門玉京輦路近非煙望氤氳梁岑聳秀概回源號通津炊玉北陂稻鱠霜南浦鱗名園
富夏果冬山下寒薪滋味閩越足物色吳楚賓人物盛著錄衣冠若雲屯交朋三數子英英鸞鶴羣文章
與言行玉潔芝蘭薰方舟洞庭甫載酒樂郊春蒸君此謀吉不必龜筮詢我馬固已秣君車亦宜巾瑤音
枉嘉問凌紙天葩芬聊茲緘里社愧匪金玉珍

中秋招趙湜

浩然天地秋涼風日蕭索憲也固非病回焉不改樂公祺已堪釀冰輪有近約以此邀子車主禮豈云薄

送趙湜遊邊

風霜日夜肅關塞塞草白之子倦蓬蒿結束遠行役尺劍有壯懷短褐無寒色禮意多黃金義橐富白璧
河山數千里趙魏繚遺跡大事今在邊爲我盡覽歷威懷用表餌是非入奇策豈知棨陽秀出以屢空迫

白鷺亭

危亭跨城巔因洲名白鷺開軒二水上寓目萬景赴風濤簗魚龍煙雪鬢汀渚孤禽點鍾山片席下吳浦
閒人得閒愁攤欄歎今古脈脈臨長江寒潮自來去

過彭澤

孤舟倚彭澤高節懷淵明餅粟曾幾許忽歸無留情士生于內外貴識所重輕山高暮寒聳江闊春風平
茲歌絕遺響秫田今誰耕我方事奔走嗚呼愧先生

庚信宅

南都號多士庾信乃詞客承家富縑綈摛文爛組織應教來春坊日坐學士席翩翩宮體謠江左變風格
巨盜掀臺城狂飆鎩孤翮南飛江陵宮杖策赴王繹經綸投中興感憤補天隙大廈豈一士終此陽九厄
陸機趨洛陽夷吾入齊國濯足聊委蛇懷邦已悲惻惜哉不遭時典謨無偉蹟王室與身世淪離兩何益
暮齒哀江南聊將賦心跡楚郡故城陰感云此遺宅寥寥舊山川莽莽新黍稷是非不可求秋風暮烟白

馬融絳帳臺

東京尚經術人皆挾師才惜乎章句間門戶各異開馬融號耆舊太守南郡來橫經坐絳帳自處何崔嵬
帳前列徒弟帳後歌弦陪書生貧賤志遽以聲色回于今數百年歊然但高臺舊址半傾圮棚檻生莓苔
溪光貯襟袂南風動樽罍高簷日向暮燕雀亦徘徊

題公安知縣柳應辰屯田默庵

語默本無常此道知者寡君子默諸心志氣納陶冶至神所安酒可使萬物化精微與道契密不見纖罅
世俗默在口鈐若偶人者至其中所驚逐逐散萬馬我來觀默庵虛白非外假天地冥蔓艸古一盡夜
物至紛無窮酬酢甚閒暇清淨老晒燭寂寞揚氏觀養此將有行性命妙天下相對坐終日心愜如嗢炎
賦詩尚何言聊爲默庵謝

寄題柳郎中留客潘

主人眞愛客留客徹歸路清溪環醉堂客起攬四顧人生異智愚所急隨所慕僕僕聲利徒晝夜無息慮雖有此不樂身留意已驚惟同主人心乃知此中趣主人韻瀟洒恬不役世故對物心有忘簡言理自悟清風元紫芝令德黃叔度卽之久益親不知變朝暮況復樽有酒琴奕左右布魚鳥馴不驚鼈與醉妖嬈主人意于客可謂甚無負速應架溪流坦坦堂下步客至不須留聽客自來去

次韻王潛江見索近詩

與子一睽索俄經百朝昏塵勞觸新累病懶荒舊聞强之旋放失殆若溝澮源新吟妙思致天葩發靈根澹然體大雅理愜如忘言鼓旗締友社壯志壓僅存譬以趙魏弱仰關支秦軍君無疑敵臺意苡非珠琨

送鄒澤民還澧陽

人生寡會合世路多穽機吾得二三友老鈍諧所依澤民氣閎侈詞筆如戈揮狂鶩但思擊生馬不可韁逢修韻寒苦獨以經史肥振眼鄙俗調攘臂談聖徽直夫名流子學性無愆違冰玉瑩表裏芝蘭自芳菲嗟吾實款段騏驥安可希清樽寫江海日獲從西圻吟鋒互矜軋醉笑相嘲譏方懷青蒿愧忽見黃鵠飛明哲愼所蹈勿與矰繳幾秋風病池榭苦雨沾裳衣行矣歲華晏重感人事非玉音儻無斁時有北鴻歸

次韻竹陵吳秀才傳見貺

予本疏野人出處心已果孔患四未能稽慵二不可長年足憂勞中懷幸安妥風瘍臥疲軀手足困攣跛思君溫乎滇處俗我爲我五軫責金徽手開萬古鎖天地自然聲聽者不敢惰君有元氣舟微風以爲楫我亦薄外機庶不攖世禍儻伴荆州行春江醉輕柁

荆門軍惠泉呈李使君舜卿

蒼山抱西城蒙泉發山麓一泓養虛淨大石坼巖澳源脈濼濼來星珠沸相續何人瀦方池不使聲瀑瀑四圍壘琳琅百丈蔭雲木波底金蓮花萬葉綠綺縟畏清無魚蝦固亦遠鷗鷺俯視洞五臟安敢濁兩足循池隅西南漸見泄泉溘怒聲始可聽勢如脫桎梏涎沫卷飛練潨鳴射碎玉曲折谿路長幽響遠連屬安得朱絲絃爲寫滄浪曲派澤山下田歲常稔麰穀憧憧負餅盎清入郡人腹惠名由此甦圖牒曾不錄崔碣饑文章無數不暇讀亦欲有佳句恐爲惠泉辱使君心自清館宮泉上宿一勺蛻塵肝豈比樽酒涤磅礴壯士氣常爲山水伏天下趨林泉無金買卜築空茲嚮屠門野人眞碌碌

煎茶

飯後開都籃旋烹今歲茶雙龍礪圓餅一槍磨新芽石鼎沸蟹眼玉甌浮乳花詩思一坐爽睡魔千里遐茂陵病解渴頓覺肺氣嘉玉川風腋興直欲凌風霞論功著爲經宜得鴻漸誇膏粱麤糲士此物無與哈

石生煎茶

石生蘭溪來手提溪泉研言長官政如此泉水清歡然展北焙小鼎親煎烹一杯酌官壽雲腴浮乳英慚非百壺餞眞意不自輕澗沼蘋藻細王公享其誠冠蓋豈不至紛紛空鄰橫珍重石子者端有古人情

游白雲山

西山矜霽色林嶺迺晨光萬象露榮秀照然數疊陽扶笻喜暄暖更得春日長迴阡丘廛蔽叢薄紛青黃溪橋覺飛動漲水起連航杳杳巖壑步偪偪松桂香道人誦所聞坐使身世忘誰我共出處開雲澹徊翔風鈴有妙想天樂浮圜傍非徒愛石壁行將營草堂彼哉楚人子記恨攝幽芳

馬當山

馬當天下險崔嵬大江邊翠碧倚千丈峭立萬仞淵其背領羣岫其麓涯飛漩鬱葱嚴間桂窮冬華葉鮮豈無神仙人縹緲居其巔猿猱肆踶捷攀躋到雲烟揚帆過其下弊若飛鳥然仰觀動精魄但見嶄青天吾生媿仁智而于山水便終日叩舷坐無暇窺塵編有嗜固爲累觸險不自憐

湖溪道中

攸雨聲緜緜朝雨勢未歇行役良間關炎歊暫祛過蘋藻香幽幽陂池水活活咫尺迷見聞淋漓徹衣褐坎泥甚膠凝塍路無尺闊飢僮與羸驂十步九顚蹶敲鞍髀欲僵風蓋手屢脫駕目不暇瞬危魂亦已怛處險貴能安欲速或未達聖禹嘗輔行文公尚胡跋彼勤事業大吾勞薄書末香城到長堤軒眉解憂頤大道吾所歸寧爲險途奪

久雨次路韻

江國多陰霖雲氣所儲積貫月仍彌旬窮朝復竟夕太陽暗經天莫見黃道迹風霏淋牀帷簷溜穴砌石春澤農之瑞泰甚豈其益人言雨有數四時合均適前多後將少物理固明白我居苦湫陋安得爽境易棟梁生菌芸書藥漬汗液寨漏除泥塗紛紛課奴獲凌虛逃重腿顑思兩鳧舄坐觀久溟濛風俗豈無責慰彼望歲人私我窮居客茲事但置之一觴聊自釋

富池口

順風雖宜帆顚暴亦難用浪擁江逆流雲狂日昏霧天公容飛廉臺籟大開弄蛟鯨快乘時驤首出洪洞舟檝多深藏潛浦投缺空我行斯可時要當審靜動況復舟弊鈍羸師困僵凍時上聖所臧欲速禍或中坐期天清明連檣欣所縱且傾涤酒樽慰此清夜夢

泛舟

湖光漾碧霄飄然一方舟綠舲屢環復檀槳雙夷猶雨色芰荷晚風香蘋藻秋鳧鷗解相信隨棹過前洲落落二三子載酒相與遊清言愜素尚大笑忘幽憂洞庭醉淵明刻溪浮子猷人生似飄瓦所願非所求濯纓漁父達佩蘭騷人愁不須吳姬婉蓮間聽淫謳鄙哉通功業方爲五湖遊吾曹詩酒中此樂爲最優

憶山

昔者氣少銳狂走登泰山東峰候海日危磴躡天關上考秦漢事遺文大碑頑南浮九江會廬阜幾往還雙林到如家瀑布聲潺潺扁舟上湘水南衡若屏嶂魏闕坐杳靄祝融費躋攀幽尋恣所適曾不慮辛艱其餘林壑趣可數皆斑斑建今歲十改志氣日以孱前時兩河吏風埃走青綸荆州乃澤國自昔登臨慳佳山到鄂渚平地千里間塵耳憶猿嘯履齒生苔斑安得蒼翠峯下落樽酒開平生林邱志未去心如輾

去就不勇決將見移文訕

送吳雍平涼令

洞庭葉微脫衡陽雁未歸秋雲招客思偏向隴頭飛風霜過商郭觀泊游子衣行邁豈不遠在彼渭水沂早寒關草白九月邊馬肥西州氣俗厚長官民政稀洪河繚勢勝大山四蟠圍登臨賦今古壯志相發揮宦遊子誠樂孤陋予何依念此性疏朴動輒觸世機相逢幸燭埋義慨不謂非扶持失其直曲逢嗟願違朋友日已創道義誰與幾離騷默自慰但寄黃金徽

寄潁州顧子敦

念君去南州歲月忽如埽豈無肺腑言難爲音書道客來自汝陰盡說太守好黃堂日無事仁政洽稚老承顏奉親歡甘旨富魚稻時時過西湖樽酒媚花鳥兒童爭拍手共笑玉山倒郡城亦何爲風塵驚昏曉投身非所謀養氣安能浩思君便便腹中有無價寶昔者定交分我已愧枯槁豈知鴻鵠飛翩然異鶺鴒人生出處間得失不在早君看松與柏俱有歲寒操何時臨清觴爲子傾懷抱

送僧常蔭

吾師來曲江落落偉丈夫靈標峙松雪清韻輝冰壺談高文字間欲趨仁義途飄然跡無累青天白雲孤振衣下懷楚遂欲游京都京都貴人多駢門耀金朱仁義卜知己誰不顧子廬況子兼外學妙達性命樞言隨禍福應名利惟所呼一出玩世故應憶舊山隅

庖婢病跋自臨鼎俎有詩

塘頭買鮮鱗戢戢楊柳貫不愛一日飢遂可支兩膳北方貴鱘魚豈異此中鱣但求杯盤充焉問名質眩茗之薑芥疏雜以紫蓴綫雖非粱肉豪鄉思已過半甘芳漬蒙茸軟白分片段佐我新炊秔珠琲光粲粲春爨遠無慙枯槁不足羨吾子叨餐衮安此軟媛燕昔人意不佳多緣噉脯麵聖賢親鼎俎毋庸厭烹饌

疫發白碑

責行苦炎蒸秣馬戒夜發清夢失歸路微風卷織葛星疏天無雲獨有亭午月太空生白煙浩渺萬里闊細碎草木香淋漓露氣滑戚戚寒蟲聲逐馬不暫歇我行何區區無乃害傭拙傳聞猛虎多宵路時出沒四顧林莽中精靈動毛髮求全得愛廣禍每乘所忽君子審重輕無勞避途喝

冬日遊蔡氏園次孫元忠韻

偶來梁宋遊得子共閒冷杖藜古城陰遯迹塵外境悅思闚關中喧卑眞坎井晴霜蔽陰崖朝暾潤陽嶺田翁醉年豐曉夕不知醒園逕迎幽尋林屋到深靜凍禽時自驚古木半移影憶雪指寒荄占春驗枯梗求田計良難旅食飽已幸暫得酒中趣詎須求酪酊短景忽催歸何時後期請

次韻吳戶曹師道秋

西風日已肅涼雨霏層陰豐澤飽歲事徂節勸壯心寒蟲攪夜思滄浪夢秋衾欲謝茂陵病誰憐莊舄吟

題句龍緯職方海棠軒

使君西州客慣見海棠紅彩纓出故里揚馬來漢宮醉賞坐乖隔年年夢春風荊州蜀門戶地脈風氣通此花何從來根本移化工使君有新第幽寓如山中小軒面城闉交柯植雙叢年光錦宮遠顏色故園同想當春芭麗無日樽酒空繁豔燒醉眼顧眄增冶容地勝不在大意適物易充雙輪槩兩朱行將指炎封

寄題定州楊君園亭

隱不在山壑名園抱南城梧竹有遠韻泉石非世聲林花品莫數野鳥馴不驚主人堂其間對境心已清舉遺笑錄錄放言獨冥冥新詩寫閒逸其聲自和平吾嘗考風俗燕趙義而誠自古志慷慨其人尙功名苟非勝絕地烏可奪其行士于內與外罕能權重輕主人不待識定無世俗情

御史臺柏下有叢竹久荒雜殿中劉中叟洗之監察孫君孚有詩知雜事劉某次韻

老柏寒昂霜叢篠下紛刈未須論晦明均敢犯霜雪麁埃深蔽埋蕪蔓困籠結槁悴屈子容飢瓘伯夷節殿中秉高義利刃勇分別病穀除蒿稂蝕月救吞齧還君歲寒姿清風自交徹念昔繞荒檻三嘆生嘉悅重來十五年笑我壯心折幽懷耿相對欲語不得說

觀音院餞送章子平出守鄭州探得近字

大梁三尺雪冰泥變塵坌千騎國西門嚴若鐘在篋使君御之行往殿股肱郡玉符佩祥麟車旗舞飛集去國雖所懷而在百里近朝方背象魏暮已跨封畛榮陽介南京左右事控引咽喉半天下客車日交軫閉關非人情飾傳古所哂使君錦標仙才業苦清敏故應毀譽忘要使仁義盡昔賢此爲政遺愛浹徵隱國人賦緇衣千載聲亦泯二者在君與無嗟設施窘

送文與可同出守湖州

東蜀老儒者吳興新使君前更四州守風政超古人歸來天祿閣袖手隨衆羣一毫不染指世味從甘辛謂柔未易招謂剛可以親渾然鎭冒器承以繅率文詞章謝劉颺天葩出靈根冥冥古咸池衆聽所臥聞外物了無累獨愛霜中筠應營歲寒節落筆收天眞七賢與六逸林下仍溪濱對之浪狂醉顧豈知此君比年不多寫造化慳至珍而我得二紙毫素餘清芬留當雪箱展可慰思轟勤煌煌鐘鼎具未許刊名勳聊復詠黃鵠南國垂朱輪拔足出埃壒投身當水雲人與境相得長鯨臥天津冰壺地千里雲扉山四鄰醉月若下酒菱沼滀蓴杜宦子雖適孤陋予何伸曲蓬誰與直坐遠蘭薰煮臨風寫高興願寄江南春

天蘇酒成次路韻

粵嶺酒萬戶醞者無刑章以茲于釀事家家致其祥羈人亦隨喜聊自慰空觴頗收諸家法曹高及張王不復使鄰舍更笑甕下狂軟熟秋穠潔芬烈吳秔香堰頭沸珠蠙畢面澄玉漿人情喜自譽謂可官法當方時見初菊熠燿浮冷黃頹然此中趣不覺鄉路長格高氣溫聖何至腸腐傷區區美芹意欲以酌后皇餘酲到郡邸恨無嘉賓將增釀更加數從今百憂忘

食鱠

知幾張季鷹歸懷託江鱸鱸魚今不數未若飭鼎最槜齏椿椒蘭虀膾碎珠貝盤盤玉葉鋪千縷紅雲碎

佐以晚菘糞玉飯香藕藕飽行甑素餐捫腹放衣帶昨來溪夏乾市空無可奈徒有彈鋏吟何能飽幼艾安得東海鯨不憚生物害揮刀滿金盤對列酒池外

植菊

春花悅時人賞玩紛僕僕南園一夜風地上紅盈掬我似鹿皮翁秖愛晚秋菊團團綠玉叢移趁煙雨剔願言早芬敷重陽日已促煌煌想金蕊況此風露足豈止插滿頭服之明兩目滋養澈清泉園護編翠竹多開萬鈴奇勿憂桃花俗酒熟落帽天不作牛山曲

菱角

洪池富水物擘波收紫菱春華雜青黃夏蔓相牽仍迨彼風露足芒角秋實登剛銛事利觜扶挾如有朋雙鋒尙可噪四出尤足憎昌歜固有嗜蕨薪非所憑外觀乏婉軟中實韜玉冰取物取諸內惟彼識者能

朱李

珍果繁西園登盤得朱李白雪凋春花縹丸結夏子肉理漿包寒膚衣粉凝紫細碎輕菱芡甘軟異瓜柿不須論投報聊復冰寒水伯陽指仙宗房陵詫遺美鑽核乃獨善王氏亦已鄙味苦吾所幸道旁豈云恥君看齊物人無用乃天理

行藥

行年將七十衰病乃其時引茲地氣診州在大澤陂一昨度炎暑林莽居舍卑山色不到眼地無清泉滋晴暘則鎚冶陰濁則蒸炊氣脘疲嘔洩軀骸醉支離節氣近寒露生意稍可支故人在秦晉知我窮玉斯奩封衆藥品皆自州士宜形味紫團寶苗榦西岳奇靈如雪山草秀比商嶺芝是身本無有疾病何用治自愛聊徜徉道人毋我嗤丸膏或咬咀何復求良醫策杖行東園運動疏通之收復我沖粹驅散彼邪疵養生固有道一訊非難爲千年鮑昭後復有城東詩

焚香

清泉鑿石餅南海寶洲香下簾隱几坐煙霏散央央春雲乍凝聚玉穗忽纖長瑞鴨戲敢吐雙臥不肯翔佛國寶芬馨仙閨花氣芳眞靈格杳冥邪厲殪幽荒安得逍遙人肯顧來此堂說我無上道德音斯不忘

虎枕

耒陽得奇枕狀比猛獸姿呀吻目睛轉中有機紐施持鬚世所戒羊質還可嗤莫作郙鄂想曲肱吾所師

忠肅集卷十六

七言古詩

汶上送黃任道游吳

屑霜飛空木葉脫長河波光碧玉滑江南仙客厭塵埃歸夢寥寥向吳越故溪時到春未還正是梅花弄香雪太湖寺下吟新詩姑蘇臺邊醉寒月江橙甘熟霜夜酣吳醅香醅凍醅撥遼東歸鶴悲是非鍾阜曉猿驚契闊嗟予不得從之行兀若孤鷹歎韝紲東南山水游子多航深履險無時絕去非買道百不一寂無風詠十常八君提吟筆尋鄉邦詞源浩若天潢決形容物象空鼈峯搜擿祕怪窮禹穴人生難足惟勝游意適何勞計窮達嶸嶸崴律南浦寒早晚歸艎櫓聲軋不獨孤陋勤所思雙白應須念親髮

秋收

農家之宮秋始見十色田利皆豐登擔贏車載上場圃環舍隱積如高陵園蔬林果不足數山雉野兔霜未增連村簫鼓謝神呪穀黍換酒無斗升田家之樂豈不好胡爲不歸邀我朋榜舟梁澤稼汶北咄哉反此如轉蓬

祖日陪祀洛宮退作長句呈聖鄰屯田

楚鄉地薄氣不密寒燠開閉無春冬盛陽不効二月尾日夜霰雪雨以風社壇汙潦害展祀奠獻蕝席移
浩宮層臺大厦禮少褻饋羊不去精享通須臾已事雲解殿象緯落落天暀曨起懇危欄久顧望肅然羽
翼開愁胸恍疑身世此何地蓬瀛岌岌三山宮平湖無波萬籟息但見橋影儷雙虹豈無林花與嘉木蕩
搖摧折今一空枝頭尖纖卷寒綠水面狼籍浮殘紅荆州獨此號勝地經年未始來其中奚緣陪祀幸一
至豈期端值青春窮嗟吾老去少懽緒況乃人事多忽忽與君卻作避暑約解衣岸幘看雲峯攜壺挾策
無不可此樂豈特春游同

送浩宮歸至學舍覽君佩獨登城樓詩次韻奉和

淵明田蕪猶未歸胡爲薄領甘沈迷樂時還勝豈無意政值一春風雨淒但宜夜几守黃卷酸寒擁鼻燈
火低盛陽充發破陰珍幾日天氣回慘悽朝來送客過楚渚平湖綠淨凝玻瓈乍驚物象豁塵眼亦有亭
榭堪攀躋草光浮浮古岸北花氣靄靄層臺西盃盤共坐陰清樾歌笑起行循大堤鳧雛鷖子漾淺曲絕
勝乳燕巢深閨幽尋踽踽不自覺城陰步滑猶春泥心閒漫隨流水遠境靜卻增幽鳥啼何時短艇弄明
月安得巨筆凌長霓歸來學舍坐搔首外物何足干天倪關疏但愧事業淺剛褊分與時俗睽如君年少
喜學問青雲萬里端可梯城頭新篇眞自得豈假朋友相招攜我亦林泉偶尋勝因君成詠初無題登高
能賦子之職敢以城闕譏挑兮

承牒荆門呈諸友

方城道中詩墨新（原注）淨民近沿牒方城有詩荆門山下有行人同盟邇來無髣髴傍馬欲去尚逡巡
荆門西行一百里玉泉之境天下聞諸君不能伴康樂請賦黃鵠飛秋雲

次韻王潛江馬上長句見招之

雙鳧飛下王喬縣別後緒言談未遍君能有意齊是非吾久無心恥貧賤青袍塵滿高情倦急索歸鞭重
增眷陶家池榭雖所懷楚渚林亭應未見

題致政朱郎中适園林

南宮仙郎綠髮翁歸來甲第荆城中翁家祖世有名德至今孫子傳清風園亭繼繼事營治增華到此窮
智工鋪張百物各有職嶙嶒一界疑帝宮清明過去春事老林叢暗綠陰相通朱欄曲檻巧暉映曉風夜
露香浪濛溪魚野鳥樂晴晏碧蘿怪石依長松方池清泚雖可濯主人纓上塵久空年年三日縱士女觀
遊思與鄉人同及時娛樂日月邁肯使蟋蟀悲晉公閑書深藏一萬軸牙籤錦帶嚴編封脫巾解屨游覽
倦燕坐自有黃卷功三年羈客偶幸至歸來搔首嗟蒿蓬生涯適意最難事安用勳業銘鼎鐘鄉人勿笑
翁不出門外勢利方憧憧

贈程道士

離石道士心跡閒學行已老猶少年昔游京師友豪貴聲名成就來淮山恬然頗已厭俗累靖館嚴密諸
新安朝眞香火儼晝殿步虛聲謠鏗夜墳六甲星辰逆禹罏一鑪龍虎誰神仙北州有客性疏野誤爲世

網相拘牽時來與子款譚晤開心慰愧愁病濁曾將出處大計說開吾至論領曰然東風滿江春漲濃孤
帆曉掛荆州船他年會合未可約訪子應在蓬萊顛

次韻晉陵吳秀才傳見貺

道卿詩思清如水挾衣霜夜吟寒星意深調苦悲萬古平明寄與鍾子聽北牕病客爽心骨若飲甘露枯
腸盈嗟夫世故玩形器智者營役奔風霆區畛大小各爾志不可慕者湯冥冥吾于世紛粗有覺未逢燭
理瘖不鳴短篇講好聊寫意弱趙安敢當秦兵

小孤山

萬山透迤起彭澤齊驅擁立江東隅水西平地曠千里惟此一峯高且孤氣嚴勢峭巍獨立意不與彼爲
朋徒夾水對峙寫嘗衆衆色媿慘驚頑麤天公結融若有意以此壯我淮甸無青天長劍倚千丈碧玉大
筍巍一株古今畫工昧好惡峨眉雁蕩爭爲圖方言訛傳楚俗鬼立廟更以孤爲姑我行不暇諭父老正
是北風吹舳艫

自福嚴至後洞記柳書彌陀碑

一盂僧粥三鳴雞漸望天角生晴曦積陰凝霧不得肆蕩滉破散爭紛披清明物象各有職如再開闢平
顯危游人襟韻廓以喜遠指後洞都忘疲小楚亭北望明滅宛宛一徑微如絲問云般舟道場路從此亭
背無險巇寺久荒寂無足往念有子厚彌陀碑獨趨一里轉巖腹剝粉敗赤逢門楯村童開關語嘲嗤似
云乞米僧未歸亭亭故碑立青玉覆以老屋疏且敧常嗟古人不可見尚喜書法存于斯世言書字出心
畫體制類彼人所爲子厚少年頗疏雋字合飄逸狂不羈胡爲氣質反端厚至今觀者多有疑咸云彼以
窴逐久氣志軟熟非前時又云高才尚薄世故獨立法無所師吾嗟世俗日無理好惡不正論苦卑臆決
萬事豈獨此此書何媿人不知碑陰三百四十字疏瘦勁麗何精奇九十三人姓名具陳襄實歷元年題
云此柳書一碑者元和三年刊厥辭至是二月始建立都其事者楊與倪鹿蒙壁褒世未見自我訪尋初
愛之嗟物晦顯似有數恨不從事氈與槌巉巖西山遂無數行及二寺方晨炊東南谿磴斗孤絕下及平
壑如懸梯南朝佛子謂慧海卜庵于此存遺基鬼神饋食以車運石崖轍跡如在泥智不足以盡萬物敢
決眞僞論是非老僧夜語亦有理明發策杖猶遲遲

代書寄文瑩道人

白雲孤起飛杳冥光如片玉輕如冰出山歸山兩何意行止偶然無滯凝故人浮舟數百里得得訪我湘
江稜二十年間四相遇童顛疏鬢霜各增寒齋笑語極微妙共以身世均鵬鵬驚然去矣不我告振錫忽
借南風乘聊一徘徊衡嶽遂能放意窮臨登崔嵬老骸不知倦軟輿蠟屐勤躋升窮巖險谷訪祕怪往
往清嘯猿鳥驚長泉落石響寒玉故意寫在朱絲繩仰揮雲煙斂羽翼俯聽譽毀眞蚊蠅書衆所說謂如
此而惜攜手無友朋又云吾廬已堪唾況彼城市尤足憎意若欺我在邇謫故以勝事用寄於嗟如予者
安足道進退大計兩未能平生雅志在林壑誤落世紛親緻憎悲吟黃鵠慕越客謝病高臥思茂陵羨子

徜徉類雲鶴顧我拘窘如韓鷹故應題詩遍崖壁曷若寄我勤緘縢山童癡立索書去寫此安足傾愁膺

春日述懷

祥風靈雨過二月陳根新種苗爭抽早蠶生齊漸如蟻溫飽指此無歲憂春酒未盡社已過節物又近清明頭茜裙縐袖事來往方盤小槎相餉酬田家之樂世皆慕貴什難去賤易謀行矣請謝茂陵病一廛一耒歸先畴

崔仲岳鶴舟

綠髯滿頷光且修紫石雙眼寒鑑浮泛然襟韻自軒豁見于聲貌非儒柔昔隨羣衆退禮部歸來便作滄浪遊笑買漁艇出巧思飾以丹白名鶴舟長鬚赤脚分相與鱸魚美酒他何求高吟清風洞庭晚一笛明月吳江秋白雲無心伴疏散丹經有訣窮秘幽志非謗國慕處士性欲避俗追浮邱不山不淵隱無跡時時飛棹來皇州保康橋前隱清夢峨冠爛醉都城樓胸中有物齊出處天下無方隨去留太平取士有階陛幾人年少能公侯未有君所樂一時外物爲贅疣束之舊紳豈其性軋以利害仍相矛媕婀稻粱効雞鶩馳逐羶穢爭蚍蜉相逢感慨慕黃鵠嗟我方以斗祿囚賤官藍綬誰不爾應書隨俗卑可羞鶴舟之樂慎勿棄勸君起者非良謀（原注）諸公詩勸君棄鶴舟就以舉故云云

庶誠早起道中寄公乘幕府諸友

星角一夜羣枯號曉來曠野風如刀峨峨殘雪路摧馬格格寒氣冰生袍四支僵痺非我有況彼騶圉難持操天東朝日凍應澀亦繇暘谷猶深韜居常誰不事行役我行適此時命遭因思都府盛僚友人物一一皆賢豪想今酣寢夢方足初離密幄驚寒朝左承右侍各以職氣語蘭臭顏如桃奉持巾匜事盥櫛傅脣澤面供香膏不容髮綠一點變亟以寶鑷爭除瘢炎爐卻坐日當卯進酒爲壽傾葡萄搢紳束帶欲出戶問訊分忖猶忉忉體舒意適自穩暖洋然盛氣虹霓高此時豈復念寒旅嗟我勞佚何相遼入趨留守退幕府坐據大案臨諸曹曹司進若魚在貫文書盈抱紛牛毛爭前鬬敏請莅職研磨濃墨揮長毫左手鈐前右摘尾落紙葉葉如翻濤逢姓書字且不給何暇可否知根巢坐中耳目已煩困庭下敲扑仍喧囂伏膺胝手腕疑脫退食筆硯方能褰乘除賴有此事在庶幾可以均吾勞人生誤落世網內區區係累安足逃要之虛中日自靜不使內外相鈎膠無窮來物彼千萬坐任變化無吾驁蜂蠆年華已遒暮不日春意生蔫萵一樽相與莫相放天下萬事從滔滔

還郭祥正詩卷

李杜酒死詩不作風雅三百年來窮世儒未必甘汨沒才不迨志終無功汾陽有人字功甫欻然聲價來江東當時未冠人已識知音第一惟梅翁翁主詩盟世少可一見旗鼓欣相逢當友不敢當師禮呼以謫仙名甚隆（原注）聖俞以右爲李白後身故歐公皆以謫仙稱之君亦自謂太白出世姓雖異精靈同姑蘇江水聲寒鑑江上碧玉排羣峯壯吟豪醉售佳境日題百紙傾千鍾折腰印綬豈所樂養親斗粟會未充蓬萊幽夢掛寒月青山歸思隨飛鴻賁來寄我三百軸華藏開破溪雲封駭然按劍覽珠璧悸若赤手

勳蛟龍長吟千言短數百造語險怪神爲工四明賀老忽去世伯牙悲愴閒焦桐嗟予逢子衆人後今其所得何最豐前日過我北池上正是清露沾高松涼軒坐聽哆宏辯瀑布千丈懸秋風謫仙有此願自重世俗酣豪惟纖穠彼其耳目不自信滔滔誰樂聞鼓鐘勿意雅頌與禮樂一日鑒賞期至公煌煌帝業子當頌上歎憔悴空山中

送蔡景繁赴淮南運使

新堤洛水東風護下入長淮春浩渺淮南使者蓬萊仙疊鼓鳴鐃畫船曉早時契闊慕聲名晚歲綢繆親紓縞磨鉛並直登瀛洲對案同廳佐京兆青蒿長松藪異質流水高山喜同調雖當倥傯喧囂時不廢嘯與吟嘯歲月撲面來紛紛冠蓋送客聲擾擾北園去歲賦紅梅南浦今春歌碧草黃金龍節使光華白面書生才縹緲世高臺閣與省府徧歷從容譽清劭投虛餘刃無足爲澄清百城付談笑時行有命又有義所過何多亦何少未應刻意懷軒裳知有高情在魚鳥黃鵠千歲凌長風奈此沙邊老鷁鵁朝廷羽儀重人物行聞追鋒賜嚴召玉音寄我其無忘時有歸鴻下雲表

酬寄

趙郎趁我弛擔初爲寄肘後楊炎書盈編專備瘴嶺病仁及來世功誰如城南老廬有別舍我來掃榻成燕居坐忘不復一念起寸田自治何須鉏養生防患不知此從事方藥亦已疏飛鳶未妨墮溪水黃茅正使侵庭除玄膺晨漱已可飽脯臘況復餘米魚聊將此書一過讀寄語庶不憂鄉閭

跋覽前此唱和詩卷有詩次其韻

窮不廢詩眞技癢筆研風雲日相向聖賢發憤乃有作三千餘篇自古上荒城誰我同此聲惟有哀猿嘯青嶂窮人所作誠已難平淡豐腴乃嘉唱橫槊壯氣雖蔚蔚擊鉢爭先猶行行敢懷修門成怨謗亦防飯顆嘲苦相江湖千里山千重朝夕供吟紛萬狀閒適非以娛時人可口甘酸勞醍醐（案）後詩韻此處缺兩句大兒歸不開卷軸喜我窮通心已忘種瓜頗欲學東陵醉尉亦從呵故將古人能輕萬戶侯爲有千篇相等量

再作

何事勞心四愁望側身泰山日東向君子九夷猶可居已謀築室金溪上距江籃輿才兩舍遶郭屏風列千嶂門中翰墨傳風流自爲師友相磨唱曹氏聲名父子間謝家文章弟兄行古人至樂蓋在斯得意未肯博公相頓挫萬象歸毫端雕刻丹青盡名狀古風嚴重周廟鼎小律軟美楚人醻居人惻惻盈錦囊游子篇篇出驚浪苦心頗恨語不工故實仍嗟老多忘慵休褻鑠室據鉸鉸剪終輸少年將主盟定霸益勉旃少陵勳名何可量

長句送跋之官蘄水

前年東秦夏六月望日拜恩初賜玦降秩削職遷黃州倉皇束裝三日發故國東平不入城北山一夜辭松栝親朋問訊若夢寐骨肉分留作胡越論罪豈合有民社抵巇正欲加鈇鉞仇家之議不盡用天地寬

仁日月察纖介分司置之靳上表謝恩秋已末以御魑魅乃其分欲居蠻夷聖猶屑靳也雖僻自善地回環山溪富林樾平生雅志在江湖頗與靳人相締牧拾孳屬已圖聚南北無心更分別白魚煮玉秔炊珠佐以秋菘與春蕨築室求田雖未就典衣貢裝略無闕大謬不然心已忘笑人非工已愈拙人生端若夢栩栩事去何庸書咄咄大兒調邑換江南妻雖分房無遠別地劣兩舍不宿春晨起爲書午可達邑四萬戶號難治民雜江閩吏貪猾勦强洗惡勿著意魚逃至清人忌潔化以誠心磨以久教而後刑不忍殺得閒無譽亦無謗以慰蕭蕭雙白髮

易元吉畫猿

樹林秋葉青玉繁枝間倒挂狖山猿古面雖肝露瘦月氈毛勻膩舒玄雲老猿顧子稍留滯小猿引臂勞攀拔坐疑跳躑避人去彷彿悲嘯生壁間巴山楚峽幾千里寒巖數丈移秋軒渺然獨起林壑志平生願得與彼羣吾知其者古有說神思爲易天馬難物之有象衆所識難以僞筆淆其眞傳聞易生近已死此筆遂絕無幾存安得千金買遺紙眞僞當與識者論〔案〕此詩諸聚珍集補入

五言律詩

秋日縣齋

節物秋將半疏慵日益加不爲投劾去徒有折腰嗟味酒懷江鱸乘風憶海槎東籬滿涼露已約伴黃花

九日再招趙湜

夜露感庭鶴秋風吹海槎相思悲歲月寂坐望雲霞終夕孤蟾魄重陽近落花君無鄙貧令金藥徧陶家

和移居二首

作邑風流在新居卜築完清懽臺書入小隱奉親安日淡城樓曉霜深圃樹寒吏逸何所得試向靜中看

境物生新趣蒿蓬失舊墟避塵深戶牖待月廣階除醉夢飛鴻外吟懷晚雪餘相思歲將晏誰叩草玄居

登徐州城樓

彭城樓上望曠然今古懷山形東負岱河勢下通淮白鳥孤雲並荒煙萬木排吾觀莊有得興欲拍洪涯

山口

古渡倚雙棹蕭蕭秋色殘山川南去遠風雨北來寒極望銷魂易清吟得句難依稀故園夢千里下雲端

送曾繹松滋令

粹行完圭璞譚經得聖眞青袍尙腰折素蘊喜民親友益予孤陋官閒子隱淪風騷應賦古亭下蜀江春

次韻耒陽鄒明府庸

初作南冠至隨聞墨綬來猶憐百里遠時見兩鳧回江日披梅雪春陽動琯灰論文須太白還憶一樽開

泊漢口

大別山前晚維舟望古津孤烟漢川樹長笛武昌人珠曲今何地蘭洲欲暮春文王菁美化無復見遺民

舟次胡陵中秋不見月

舟泊古城下重雲埋桂宮舊期今夕負清賞一年空遠浦依微笛陰崖斷續蟲蓬牕强樽酒聊更約秋風

秋泊

寂寞將軍港船頭撞岸廬寒濤龍灌口幽鳥勸提壺水漲江魚絕秋深野菜無如何晉張翰歸思爲蓴鱸

梁澤雨中

點細波鱗淺聲繁客袂涼山煙藏晚翠水荇濯秋香帆槳無聊國養綸自在鄉風騷已多感更欲上瀟湘

次韻楊郎中洙早春

病客疏慵甚江城節物新東風驚柳思暖雪鬬梅春老信來雙鬢開愁著一身賤貧非士恥漉酒有陶巾

次韻呂書記堤上見梅花

多病逐多事窮年負物華探春輸野客騎馬看新花南國稀江信東風恨笛家瓊枝心願見行亦下堤沙

潭州湘陰縣萬氏積慶堂〔原注〕堂在壁旁以歲時祀享

慶自前人積堂因孝子成惟時傳有後于此事如生喬木風煙老佳城氣象明謝庭蘭玉盛知不負家聲

送永州黃判官幷寄丁郎中

零陵古佳郡山水楚南奇太守逢康樂佳賓得杲之翩翩漸高陸逐逐就新羈別子東歸去長沙風雨時

唐誦甥二首

唐生四方志投筆慕前人此日免魚腹異時觀虎臣茅柴酒亦美玉縷鱠應珍莫恨衣都典歸來是早春

因滯江州久謂爲千里還欣曾逐漂母幾欲賣朱家癡坐瞻雙櫓東行負九華歸須談旅頙勿作勝遊誇

次韻聖和秋夜對月

綠桂西風老金波玉氣明清霜酣夜色羣籟息秋聲毛骨無遺照關河共遠情十年吟塞曲畫角厭悲鳴

病起酬聖和

安佚失于恃病邪乘所虛遂嬰漳浦臥便憶茂陵居幸爾筋骸立頹然鬢髮疏煩君山柏句慰此不材樗

留符離待鄉信未至

先隴封楸後鬱臣賜玦時放舟初草草去國合遲遲珠滑新粳粒金酣早蟹脂南遷眞不負屈子獨何知

豐齊道中

路遠程難計人慵馬自遲草蛛橫布網桑蠶亂垂絲村落黃粱飯牆籬紫菊枝時豐物皆好客思在青旗

送王子正寺祥斷

君仕本儒雅故宜京國游官趨廷尉府心異法家流白草侵塞驛清霜拂曉裘行行句應好雲日望神州

小駟送錢中道

老馬久勞力主人眞寡情知非換妾去顚作戀軒鳴楚豆不爲薄江芻無限生誠能懷舊德時借爾山行

次韻王仲達龍圖

常慕詩之學今逢將者才諷吟眞嘐炙畏默若銜枚天地秋風老江湖醉夢回韶英方合奏難使擊鱘陪

早行寄田七

蠹馬三更夢江湖萬里心辨途聽犬吠占曉望橫參浩露濡衰鬢微風動醉襟輸君正酣寢鼾息沸雷音

〔原注〕君善鼾

簡定國〔原注〕時以目疾在告

原子貧非病張生心不盲與隨緣自足嫻與拙相成竹葉疑無分金徽尙有聲幽懷誰晤語空此望東城

送席汝明

得子固已晚嗟予材滯頑義合乃朋友不在疏密間江闊東風冷梅披臘雪慳扁舟共春色相約到淮山

送計希顏

翩翩遠游子驅馬亂山岑丹穴飛鳴處高堂日夜心春風巴峽曉查霧楚城陰家世文章事仙臺紫桂林

題貴池亭次蹈龍二首

一夜山南雪清寒江上州年華隨水去客興爲魚留開雁思湖表看梅寄隴頭檣烏風信好欵鼓洞庭舟

魚味年年美何須問舊池江山清不改陵谷變難知節物驚冬至蕭條使客悲謫仙游賞地空有白猿詩

丙子元日三首

瑞歷開三朔祥風驗八方年華恨催老節物喜隨鄉鬱壘須時設屠蘇獨後嘗佳辰誰與醉夢繞故溪傍

爆竹驚山鬼雕幡戴楚冠祝延千歲酒練氣五辛盤江冷東風外天回北斗端羌城霖雨甚從此看春寒

遙想千冠佩朝元太極天鳴鞘開殿戶索扇起鑪煙慶事通祥表和聲入樂懸江湖祝堯意仁壽萬斯年

和吳端甫書懷

舊學驚心在窮居惜鬢華詩書憑淨几水竹抱鄰家霜雪巴西夢風波楚北嗟知君厭留滯我亦正塵沙

二月二日

江鄉春值閏二月似深冬雪濕妨挑菜雷寒未起龍雞蟲閒得失螢燭小交攻稍覺雲天霽西山上翠峯

送僧懷善

獨鶴翩無累孤雲晚倦飛華山帶江處一錫背塵歸妙學窮神祕高懷熟世機漳濱多病客空此望巖扉

過桑八墓

夫子能詩者寒吟四十年于今傳好句無處訪遺編古意哀東野窮愁死玉川惟餘北山冢松柏鎖秋煙

寄長吉孫二首

別爾忽經歲言歸欣好音神清率更瘦學苦鄭玄心竹徑依山遠沙溪過雨深世科思汝父即已御祥琴

賞罷盧溪菊來尋楚澤春蘭舟逾百日椒酒值佳辰勉爾青箱學寬吾白髮人小園遊息地松竹更相親

次長庚孫自汶寄詩韻

近就陶家舍扶疏草木周願移蘭就水已計竹爲樓飲食隨宜足光陰任自流爾曹來伴老日問下江舟

輓慈聖光獻皇后二首

四紀坤儀正三宮册號尊蚤還明辟子坐見太平孫治語遺神几厥衣出寢門如何天下養難駐白雲軒

聖孝心崇報宮庭詔屢頒期逾易月陵兆改因山已想天人樂猶聞樂使還蟠桃千載事亭上暗啼猿

輓濮安懿王任夫人二首

自昔尚任賢于今慶裔光來嬪周季歷有子漢宣皇柙玉輝幽窆車雲擁畫裳哀榮無所憾新廟五陵旁

函海三川晚佳城一品尊翟衣新綍命神寢舊王園淒斷風鈴遠青蒼霧蓋昏從今知聖作大義稱私恩

輓大行太皇太后三首

四裔柔懷外羣生惠澤中簾闈九年政覆載一心公馬鄧徒聞儉姜任詎有功風雲貞道靜杲日上天東

典禮辭先后恩私杜外門虛心延衆正損上益羣元仙路三川近徽音四海尊賓天去何恨聖孝託神孫

夕月沈金殿秋風冷玉衣臨當復明辟忽自厭繁機乘使來何暮嵩呼數已非孤臣恩未報泣望國西畿

輓中書侍郎懿獻傅公二首

里閈推前輩臣鄰接近班深心語默外大節險夷間付託龜趺字哀榮馬鬣山遙知濟源第風月草堂閒

公昨初移疾予方丐一麾莘聞升屋告適是出關時零落孤龍友〔原注〕公與予及故孫莘老最善約爲三友綢繆記鳳池白頭懷抱事西望不勝悲

輓右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孫公二首

岑令神情竭裴公柱石哀國貪貞髮舊身負赤松期人也將安仰天乎不慭遺延和聽詔語深見兩宮悲

樞極元豐議人猶記話言載來霽廟幄遂見假梓軒一品哀儀重三司錫命尊綢繆承晚契揮涕望西原

輓司空文定張公二首

德業文章事公平取數多雖驚壞梁夢會有望門歌人賢心徒爾舟移古奈何青編如可託後世看巍峨

澹泊環中妙超遙物外仙百年從委蛻一匱戢彌天晚契承知已還風在象賢東橋松柏路不得望新阡

輓司空贈太師申國呂公四首

元祐飛龍日淮南卓馬歸周人瞻赤鳥鄭國賦緇衣曠度銷羣異清言析萬微方依泰山重俛仰失巍巍

衡鏡公多士著龜信兩宮羣生遂耕織四海戢戈弓奪去天何速藏深壑已空潭潭新府第東閣閉春風

玉輦躬臨奠金錢詔治喪樑官周尙父世爵漢扶陽位席廬羣望松阡窴舊藏門中蘭玉盛有以慰思皇

歲有懸車表新聞曳杖嗟風雲四朝仕公相百年家故國山川近西郊鼓吹譁旂常難盡記貴澤偏幽遐

哀魯國宣靖曾公三首

柱石三朝重軒裳五紀榮忠勤等張霍善慶似韋平光氣收辰象儀型失老成易名宜合靖千古詔幽明

鼎鉉調元久貂冠就第閒朝廷方憲老夢寐忽頒山白日佳城啟東園祕器頒深宮那可見桃李在人間

不慭天何理云亡國所嗟還應騎列宿但說去流沙清廟陪烝享鴻樞見世家悲風湊洧路哀咽滿籩笳

哀光祿王卿二首

天驥騰長坂秋鴻御順風俄從絳衣使不待黑頭公志蘊留家集光華掩蘭宮惟餘善人報流慶在無窮
義直中能恕才高氣不矜衆人疑白璧吾道信朱繩勳業無天命文章有子興冥冥何可詰萬古一邱陵

哀太尉惠穆公三首

弈世承圭袞三朝侍冕旒臨邊晉羊祜坐幄漢留侯樂易門多士幾深廟有謀那知天不整俛仰一山邱
四寨宜皇武殊庭遠世機如何梁木夢不待衰衣歸門戶傳蘭玉忠勳載鼎旂空餘殿楹字鴛鳳五雲飛
望履鴻楣府熙寧始識公容無高位氣語有大臣風感慨方山仰驚悲已壑空緇衣國人意轉入薤歌中

哀應眞李先生三首

名教心爲樂逍遙志自求遂成君子隱初異道家流風月閒三楚巾裳付一邱空餘清泰院雲薜舊巖秋
節行幽人正林泉隱者居忽歌東魯夢未上茂陵書世變還舟壑門宏待駟車衆哀無以致爲託輓聲紓
生死心先達康寧壽亦遐今威成白鶴老子去流沙妙意傳琴祖微言補易家試觀餘慶後簪紱已光華

輓秦國夫人三首（原注）安厚卿母。

久被三宮眷誰如五福純脂田天府國綵服斗樞人枕夢華堂晚仙期碧海春尋常居養地恂恂繡簾塵
賜襚來中禁簫笳去國門素冠空列鼎白髮但歌盆彤管音徽盛甘泉像貌尊所傳天下勸豈獨慰兒孫
夫榮子方貴全慶獨乖無書靜蘭羞歎秋高薤曲悲晴雲縈壽隴霜日照銘旌無復升堂拜空餘執紼詞

忠肅集卷十七

五言長律

縣齋歲晚寄爽塏田同年（原注）嚴字直儒。

西北東南邑相望歎索居音塵路千里契闊歲三除薄宦隨羣衆平生媿拙疏茂陵將謝病中散不便書
燕澤歸鴻遠東山晚雪餘江湖勞夢寐風土污簪裾塵卷吾成癖蠹詩子富儲孤懷吟劍鍔舊跡夢崑墟
今古看毫髮功名賸蠹疽何時拂衣去相與醉鱸魚

渚宮

坤腹疏靈境蓬宮抱故城清風百年內芳草幾番平樹色埋危屋湖光泛彩楹異游三島近仙界一壺清
外慮隨塵隔虛懷敵水明松筠烟翠老臺榭綠苔生鼓枕巫雲近披襟楚吹輕舟橫疏柳靜橋臥晚波晴
事往空歌嘯人閒自醉醒我來眞漫興魚鳥莫多情

梁宣明二帝陵（原注）宣明二帝，蕭詧蕭巋也，初湘東王繹平侯景之亂，即位江陵，改元承聖三年，兄之子岳陽王詧引西魏兵攻繹，害之，尋臣于魏而稱帝于江陵，傳子巋，巋傳子琮，通三十年，爲隋所滅。

侯景淪江左湘東復有梁經綸鍾厄會禍亂發諸王忍死瞻姑熟尋戈起岳陽車書千里遙符數百洲亡
二主非神武開基挾北强中興乖晉祭懃德肖吳光歷閏天餘氣嗟鳴井底鄉快心眞噬臍覆手已牽羊
臣妾隨三紀圭裘隘一方故都終契闊宗祀各悲涼雙家留衰楚遺孫盛有唐神靈依古刹雲木抱回岡
野火穿碑斷秋風蔓草黃樵童雍門歎總帳魏臺荒天地雙車轂興亡一酒觴冥然無足弔幽思漫徜徉

送李祕監代還

天聖旁求盛明公射策賢三朝推國器一節到華顛卵翼千餘士冰霜四十年至誠忘畛域端已笑韋絃
政愛偏東土民謳載兩川旄飄外臺節貫朽大農錢松柏風霜後蓍龜禍福前求開建封幕又泛馬融船
士望儒林丈官儀祕府仙仁能化鴞泮明不浚魚淵蔽芾人人頌京坻歲歲田吟春西渚殿醉月北樓天
卓馬周侯覲三公漢守遷蜀江飛大旆魏闕望非煙賤子何爲者名途祇偶然世高劉表幕才媿杲之蓮
願借今難及遺恩久自傳鄰哉拱堯舜天下俟陶甄

秋雨用唐誦韻

大雨餘炎洗清秋爽氣回人情醒委頓物象救低徊應岫滋乾翠田禾起旱栽雲空明復晦風縷密還開
草合門三徑登緣壁四隈藥奩烘潤醭書几拂塵埃蓑底漁情樂沙邊客意催簾幃晨氣濕蕉竹夜聲來
想見天開月行期菊滿杯端居聊可喜不用拂苺苔

六月六日避暑山寺次韻

楚國元卑濕炎天更鬱蒸風吟同倦虎霄望劇愁鷹渴肺塵將岔流膚汗不勝噤肌紛暗蝶繞鬢鬧飛蠅
六月常難雨三湘不識冰爐烘一天地火藥萬川陵氣候金初伏襟懷水未澄高明尋偶得林麓遠同登
此地聊幽遁危亭更上層泉聲懸磵噪松影轉軒稜汲井沈圓李緣池摘翠菱涼清生洞室秀綠動溝膠
佳氣西頻望鄉棚北屢憑有期羣野鹿無法問山僧雲石逢如舊巾裾見若憎聊堪優卒歲不愧俯捫膺

和路秋懷三十韻

天地炎氛退江湖顥氣涼西風來沆瀣久客興徜徉夜匝烏南樹心驚雁北方乍因鱸感慨肯爲鵬夏傷
縱步青筠杖投詩古錦囊精裘離下蓓狼籍沼中香妙理晞莊達衰歌笑楚狂是非來衮衮光景去堂堂
別浦丹楓老閒園碧草芳林顚蟬嘒急霄路鴈飛長曉露清饒月晴雲暖護霜琴中知水意樓上得山光
桂長金波外槎沿玉漢傍江天晚搖落澤國少凶荒竭作趨川趨歡言治圃場神祠鼓遞響社鼈酒初嘗
自昔悲時節閒愁滿肺腸宋生辭辨屈甯子意歌商代謝惟寒暑平均彼昊蒼放情羣鹿冢度德負簪裳
致主深慙尹汪波又愧黃無功可銘鼎有學不鍼肓賦興須潘子詩懷勗謝郎雖欣去酷吏更憶舞商羊
不解裘傾日寧忘鶴返鄉錦封西澤鯉珠剖北山梁寨馬難前慮江鷗肯下翔無爲澤邊悴更賣橐中裝
朝野多閒暇洪纖逐樂康何時放歸棹大漚水中央

次韻歧蹈登護法院澄心亭

昔泊銅陵縣重來跡可尋洞巖一指顧花谷記登臨歲月回秋棹江湖入醉襟魚鹽隄邑市俚語雜山禽

紫筍抽薑圃朱丸殺柿林長官誇樂歲游子足悲吟眺望春思疊疏慵老嘆今蓬牖把書臥空此望澄心

題和州雲蔭軒

古木無年歲新亭托隱棲交涂塞蘞整垂蔭亂雲低明暗蒼烟合深沈綠幄齊雨回陰徑外日隔畫簷西涼露緣虛滴珍禽占密啼仙家青桂洞隱士碧蘿谿覆冒均松蓋妖穠笑李蹊坐疑秋色早境與世塵睽地惜開軒晚名因寓意題還當推大蔭天下一民黎

城北庭

邊草連沙白燕雲擁漢青將軍眠塞壘使者拜王庭金帛三千乘和親七十齡豺狼甘血肉麒驥老林坰秋色榆將落書生涕但零遼塵何日靖願一震皇靈

次韻輅氏東亭書事四首

寄隱無懷士爲文倦解嘲地閒從草徧門靜絕人敲螳伏尋蟬捕鶯斜趁蝶捎楚冠誰問事越鳥自知巢罇酒欣常滿鄰書得借鈔援琴意流水彈劍恨空庖蘭徑深添菊蔬畦淨拔茅殷勤謝老圃善惡不相殺

幽懷樂所遇且任北山嘲世事基杼變年光石火敲松筠陰自冷蘿葛蔓相捎草密蛇橫徑簷低燕露巢楚醪無再設靳紙不重鈔旋買杭留客親科筍付庖靈山瞻二祖歸路近三茅塞上藏愛喜人心浪自殺

朝夕此疏傲東亭無我嘲並城田鼓作鄰寺食魚敲樹密日先暝竹長雲可捎遠書惟雁足小隱是鳩巢

茶憶新團碾琴繙舊譜鈔憩時常笑屈投閒實愜庖霜雪期松柏風雲富草茅周郎晚茲近有以代嘉殽

自有逃虛樂徒與尙白嘲晚槐嘶意急蠹木啄聲敲犬傍青雞臥童尋赤棗捎徵莊枕間夢安穩睡邊巢

困憶石泉弄渴思冰蜜鈔襲香蘭入佩益氣芑充庖疏洗王家竹誅鉏宋宅茅東亭眞可樂萬事付紛殽

寄長蘆福禪師

境與人相得長鯨宅海宮香花六時會心跡萬緣空地恐諸天接江從九澤通潮噴寺門冷霞拂殿簷紅

鴈雁來淮北朝帆下浙東千重蒼桂霧萬頃碧蘆風衲擁山雲暖餅函水月融當年約蓮社何日謝塵籠

七言律詩

離虢州馬上示趙湜

馬蹄輕滑背城闉廣陌朝暉健酔魂暑氣泛清憐小雨木陰環翠羨名園宦遊淹薄風埃熟時事侵凌耳目昏猶有空愁慵病客肯來吟嘯伴南轅

紀南道中望荊渚

地經三國鬬龍蛇江勢天形控蜀巴藏雨鳥歸荒冢樹採金人聚淺壖沙子嬰城廢今秋草高氏宮遺昔井蛙倦客詩情異劬劬得于鞍馬似曾家

雙橋

危橋相向翼高堂步步行空跨石矼漢外夜驚靈鵲度雨中秋臥綵虹雙烟開從此瞻瀛島路遠何時過

楚江記得扁舟綠楊岸畫欄朱柱對蓬牖

將至監利先寄王令

屈指中秋六曉昏大堤叢竹見霜筠（原注）夏中奉有堤竹成叢之句末乾醉月題牋墨隨蹟還家走馬塵撫景敢嗟經歷倦軒眉頻喜笑言親明年各是東歸客羊酪蓴羹萬里人

監利泛化邱湖遂至北洲寺

森森平湖闊楚江方舟雨槳破秋光霽風釣月嘉魚國飛雨翹煙白鷺鄉故老昔能悲岸谷騷人今但愛滄浪北州更有忘歸處寺壓蘋花千里香

馬上和王監利見寄兼簡鄒澤民

憶昨西歸春未窮重來堤竹已成叢川塍足水稻齊插霖雨漲江河欲通一馬久期均物理雙魚安得快仙風故人況有瀟湘約應喜樽前笑語同（原注）二君江南故人而澤民亦見約會于邑中

高唐孟延年明府見招

公幹方吟簿領迷浩然詩句慰相思壯懷已有潘毛歎陳迹猶懷漢佩奇塞下書音稀雁足江南秋味憶蓴絲祝君多種官田秫欲趁淵明釀酒期（原注）來詩有蓴絲之句乃追昔年金明勝遊

招鄒澤民

日借西園放客愁忘機魚鳥分相投水深碧沼前時雨風滿高臺六月秋蟬噪已驚移節物鷗羣何事亦沈浮煩君試拔稟埃足來伴元生漫浪遊

次韻鄒澤民感事

河蝗蟻虱玩天恩飾饋驅馳不足論陛下至神收廟算諸公何術偃戎軒凱歌計日登宗祀歸將驚秋望故園賤士江湖眞碌碌狂吟無以謝乾坤

清明日至潛江馬上先寄王炳之陳子正

桃花飄泊萬紅英獨佩詩囊傍水行二月東風撩霰雪峭寒天氣作清明病懷敢有賢勞嘆壯志徒因節物驚罇酒喜親陶靖節經帷仍近董先生（原注）子正說春秋

五月十日發俞潭先寄王潛江

雨過長風吹野塘水深川路白泱泱人如澤畔窮吟客天似江南八月涼陂下臥輪車乍歇田間鳴鼓稻齊秧長官應爲斯民喜准備新詩賦萬箱

戲呈詩會諸友

郭樓吟倡近蘧疏椽筆貪抄未見書（原注）澤民近多傳書抛客懶同稽叔夜（原注）自謂也少年文愛馬相如（原注）彦修直夫頗聞會賦夜涼燈火心親古秋老江湖興起予欲整羸師尋戰地清風無使舊墟虛

月夜即席次韻

天幄空虛碧玉寒露華應滿漢宮盤十分月上星光掩四坐詩成醉語闌楚客雁歸驚客恨庾樓風靜足清懽一年惟有中秋賞銀闕籠山夜未殘

次韻直夫喜與炳之會

莫悲人事轉秋蓬但使樽中酒不空尺蠖屈伸今我倦南鵬飛化昔君同（原注）炳之，余同年。天晞殘雨偏宜晚堂壓寒溪膳占風合繼回源書讖籍楚山堅石盡堪鐫

次韻炳之河亭

風拂藍溪舞翠綃庾郎池樹旋誅茅春蘋初見香生葉夏果重來子滿梢淥酒不空期霰雪清談爲樂敵絃匏塵埃久負江湖志徒倚朱欄祇自嘲

寄鄒澤民祕校

去年樽酒共論文一別西園跡已陳終日城頭憶王粲清吟澤畔似靈均懷書已負交朋責滿秩初漸耳目塵萬里江風秋思近歸心聊復借鱸蓴

送楊祕校

大檣雙槽換巴船美滿西風水接天蘇子意飛黃鵠外梁公心在白雲邊蟹肥采石秋霜足酒滑溢江夜月圓絰服拜親無限樂幾多幽思入新篇

別田延年王潛江

才非王粲入荊州淹薄三年已倦游疏世自甘時不與論交猶得子相求學知所樂輕文穉言至無瑕絕悔尤大舜簫韶方九奏佇看靈鳳出丹邱

次李秬新秋韻二首

雨晴涼意日相親物物秋容絕點塵滄海誰期泛槎客西風先傍憶鱸人收還志業圍棋局分付光陰漉酒巾欲約一罇清夜話月中涼露滿松筠

風驚梧葉覺秋還萬丈歸心到北山已許生平江海上坐求功業簿書間頗聞都護刊銅柱更喜將軍入玉關朝野清明無一事相從那使酒罇閒

次韻李中舍秬秋雨

三伏方中火欲流陰霖匝月氣爭秋坐愁屋底須持蓋閑說田間可漾舟狂草滿庭泛戞戞濕蟲侵戶聽啾啾獨于水部添詩思坐酒空堪與未休

次韻酬李秬

公幹長迷簿領書渥言那似阮元瑜闌投子有夜光壁欲報吾無明月珠急景壯懷悲劍鍔西風高興夢蓬壺勉強豈使今悤古元白鄒枚亦此都

出都二首

兩槳東飛下大梁樽罍漂泊過重陽江湖常恨連年隔羈旅寧爲萬里傷淮寺月寒蘆葉白楚林霜早菊

迎黃門中諫紙餘多少盡寫新詩入錦囊

重入修門甫歲餘又攜琴劍反江湖乾坤浩浩何由報犬馬區區正自悤緣熟且爲蓮社客停來喜對草堂圖西箱屋了吾眞足高枕看雲一事無

初發梁澤

蒲側荷翻小雨收鱸蓴高興滿扁舟雲稀樹色偏宜晚天借湖光賸占秋孤鶩落霞開上下紅蓮白鷺各風流此行誰與同樽酒南國江山盡舊遊

金陵

月滿扁舟久客懷石頭城下暮潮迴霸王基業從吳始人物風流自昔來大抵險深輸道德于今榛莽蔽樓臺吟毫千百年間事賸寫江南庾信哀

南喜寺

天監禪僧此結廬石頭高士有遺居樓飛縹緲巖腰峻庵靜崢嶸閣道虛雪後佳花香澗谷春寒松露滿巾裾山中物色吟雖苦盡是時翁掇拾餘

靈嚴寺

先望靈巖金碧明久穿蔥蒨踏崢嶸山疑圖畫曾經見地喜生平所未行隨處石泉春渴解上方雲屋夜寒生主人著意開佳境無負千年四絕名

連年往返水陸萬餘里今自鄉中挈家南來已至江州行徹險阻喜而作詩寄之

亥宮驛馬歲翩翩又作離鄉路數千拔宅今爲大去國出災休算小行年訪尋前日停舟地催迫窮陰舞雪天屈指還家已無事便應調拂武城絃

舟次再寄

小孤風順水安流溢浦欣聞已繫舟幾日庭中折奇樹從今江上解離憂客心歲晚驚催櫓雪意天寒入倚樓東圃梅開酒更美團圓無復越鄉愁

岸次見梅花不果折

武昌江口見江梅紫萼瑤芳取次開窮臘雪寒新霽後滿枝春色爲誰來坐嗟隴首無人寄莫使城樓有角哀猶喜東風悤冗寂暗香時許度蒿萊

自衡嶽至福嚴寺二首

曉指禪關入翠屏烟嵐金碧旋疏明旁看陰壑漠濛失斗上雲梯偃僂行漫與獨于元子悃詩懷容卑謝公評區區出處勞分別朝市山林各有情

俯仰巖谿萬仞臨恨輪飛鳥極高深青雲平地人難到流水殘花路可尋稍覺衣裾侵小雨漸聞鐘磬下遙岑丈人不厭頻來往欲作香山得二林

福嚴寺呈賈之少卿并諸禪老

眼熟林巒認舊緣。杳闕峯北入非煙。雲房直上三千尺。蠖屐重來十五年。山與坐能朝萬象。地靈深自接諸天。暫游久住均如夢。社客何須約白蓮。

至福嚴寺得鄒來陽書因寄

盡室攀蘿入五峯。峯前金碧寺飛空。山當星鳥離方鎮。地闢天龍海上宮。喜我徜徉泉石外。憶君辛苦簿書中。登臨樽酒無因共。半夜題詩寄北風。

欲登祝融峰阻雨呈少卿

霧雨陰冥萬壑燕。五峰當面失雲層。愁如藥使迷蓬島。路似仙溪隔武陵。已認神靈憎俗客。欲將魔障問巖僧。勞公爲我祈昭聖。暫借扶桑白日升。

贈南嶽黃少卿二首（原注）師道貢之管南嶽廟再任。

身在南山非隱淪。聞中官貴異風塵。清泉白石預何事。華髮綵衣今幾人。虛室圖書忘歲月。壽筵香火祝君親。朝廷不以忠移孝。又說恩函拜命新。

世人行止兩忽忽。公獨榮親祿隱中。清職正同香案吏。曠懷都似漆園翁。南陵蘭茂晨羞潔。內鼎丹靈老頰紅。雖喜論心慰遷客。區區安足識冥鴻。

贈黃少卿二首

仙翁來自太常班。再乞林泉捧詔還。養志祇爲華髮戲。無心宜共白雲閒。一樽未厭塵中客。雙屐同躋雨後山。爲寄東宮舍人語。五峯新句兩難攀。

攜筇得得訪雲關。恰值東湖賀監還。泉石主人元好事。塵埃游子暫偷閒。心輕齊組知靈運。文滿浯溪服次山。祇恐東風喚歸棹。江頭楊柳已堪攀。

少卿送醉翁至山中

十里傳書厚意將。珍肴醇酎寄山房。定知僧舍饘疏食。更欲雲巖有酒鄉。一飯常聞淮上報。獨醒徒使楚人傷。攜持明日到峯頂。試揖浮邱共此觴。

次韻貫之見勉冒雨至後洞

狂電驚雷曉未收。春雲能護洞天游。徘徊已盡劉溪興。祕怪難探禹穴幽。强勉更須勞展齒。龍鍾何憚過山頭。從今功德應圓滿。厚意成人豈易酬。

又次韻

已踏雲梯上翠岑。洞中聞說更幽深。夜驚寒雨生瀟灑。愁起孤猿助嘯吟。白日昔傳仙可學。青天今笑夢難尋。故應清興無時盡。肯爲淹留折此心。

登祝融峯題上封寺二首

磴險堦危路忽窮。勝遊須到祝融峰。九千丈外雲間寺。一萬年餘石上松。引手莫高疑觸斗。臨池毋久恐興龍。此山惜與中都遠。未得君王檢玉封。

寒風吹腦赤霄邊。飛鳥猶難到絕巔。下見人間又成海。恍驚身世此何天。巖腰半白春留雪。僧面多黔日冒煙。我亦淮南宗姓後。舉家應合到神仙。

貫之自嶽先還衡陽示詩見別次韻奉和

雲壑登臨杖屨隨。狂歌清醉樂忘疲。拍肩正賦遊仙曲。回首還吟陟岵詩。春草便驚南浦別。壽觴應慰北堂慈。區區流水高山意。常有孤音託子期。

忠庸集卷十八

七言律詩

春日

小雪崢嶸曉寒。舊年殘臘破新年。明生月魄初三夜。氣動春灰五九天。蓂甲韭黃隨綠酒。綵幡羅勝上華顛。故園欲告西疇事。思我楓林楚木邊。

游白雲山二首

盤蠻徼風迎曉涼。細碎草木無數香。千巖雲歸雨未足。幾衝水淺禾難秧。（原注）山中之田。每一水所溉謂之一衝。如曰一溜也。松下陰森石橋冷。竹邊曲折溪路長。西家又得避暑地。翠微亭在山中央。

行窮葱蒨坐清涼。隱几川原一灶香。小雨輕從前嶺去。高禾移就下田秧。禽聲不見山情悄。江影新生客思長。政使歸期猶遠在。白雲遊樂未渠央。（原注）二月七日與客游白雲山。二子侍行路有詩。次韻一首。

次韻鼓蹈山行

舟伏盤渦傍淺沙。北風寒日氣清嘉。初從磯口詢漁舍。漸入雲林問酒家。萬里欲飛愁若絮。小廬危坐眼生花。筋骸養作衡山力。坐擁肩輿聽譟譁。

二子訪酒家不遇次其韻作

青旅不見山雲深何以慰此二子心阮修杖頭故應在黃公舊壚無處尋求有不得事當戒興盡必返懽難任仙家竹葉未必美舟尾茅柴還可斟

賞心亭

佳山逶迤抱故國危觀突兀凌長波仰憑飛景赤霄近下瞰萬木蒼烟多三閭繁華芳草在七朝風物一禽過後人未見興亡本祇笑陳家玉樹歌

涵輝閣

碧波瀰漫起春湖草色黃深岸四隅新謝小桃雙燕至從南微雨好風俱暫來祇是林泉客長見須憑水墨圖無數鳧鷗記相識近人浮泛滿青蒲

王母池

阿母宮前阿母池池光清滑瀉玻璃岸擎翻座涵佳氣影上仙衣潤彩霓靈液發源來海谷飛花隨泛出桃谿羽車鳳蓋無消息寒月沈沈寶殿西

次韻王太傅關太丞同遊石鼓山

禮局仙人兩俊流高才相敵異商周北溟風水初登化南楚江山晚並遊契闊歲華歸大笑留連騷雅入冥搜江邊一醉驚離散應有功名約白頭

次韻陳秀才胄遊石鼓山書院

山頭雲木鬱青蒼山下江流淨鑑光亭閣瞰臨懷舊句巖溪開築想前良心甘水石忘轘宦耳冷絃歌歎士鄉寂寞先生與叢竹相看孤節幾秋霜

元日寄耒陽

元日江湖萬里身四方南北等埃塵莫悲天地如行客還喜瀟湘見故人淥酒柱盤催獻歲小花羅勝寫宜春淵明祇向東風醉應笑窮吟浪苦辛

次韻耒陽鄒明府庸

夢比光陰一鳥過四年酒負長哦逢君舊眼青猶在驚我寒鬚白已多言偃政聲方洽洽茂陵歸思獨蹉跎何時又見揮吟筆快若輕丸下峻坡（原注）君詩思敏捷

承以舊韻示喜霽詩次和

楚雪飄殘四望間江山晴氣撲衣冠曉餘霜日明崑嶺清極人家在廣寒謄琢瓊瑤君句巧相當旗鼓我才難青天寂寞浮雲盡最愛春風幾鶴盤

簡提刑朱仲隱初玉學士

當年蓬館近儲胥紅壁東西對直廬綿蕝同參曲臺議芸鑪分校御前書竭來憔悴騷人國隨見光華使者車莊鳥有吟皆病思賞音徒欲慰頑疏（原注）君詢案近詩

次韻朱仲隱寄鄭寺丞

猛脫塵勞厭鞅馳歸來不著楚騷辭江家有宅能依竹陶令臨流祇賦詩蔡北嶽雲供顧望水西州市隔喧卑康強八十人難者此外窮通各一時

送呂雅寺丞

玉府文華異俗氓丹山毛羽盡祥珍伊皋相業光前史王謝家風世有人扶翼少年忘貴胄摛詞奇藻敵陽春如今四海皆桃李曾見槎通萬里津

路虞部得代還

東風楊柳認春天轣轆車音向郢山久客不知游宦樂五年方喜取書還邊兵近日屯湟水漢將何時入玉關自古西人多慷慨功名無使壯圖閒

次韻聖和還自京師途中見寄

郊原新雨靜纖埃路下非煙白玉臺逸鶴應悲里中舊仙鳧今自日邊迴雲端心望高堂喜馬上詩尋故社來牢落不才疏世者尚貪斗粟變蒿萊

次韻李聖和寒食郊居二首

春郊寒食歎淹留巧映鞦韆樹色柔杏夢離披翻白雪柳花輕薄聚圓毬風光無賴撩歸思節物相逢眷昔遊塞下塵埃侵夢想何時仙袂揖浮邱

林梢黃綠野禽鳴泱漭春陽泛地平禁火人家甘冷淡浴蠶天氣趁清明誰將馬絡尋春去獨佩詩囊傍水行稚女弄花田叟醉笑歌眞是太平聲

次韻李沖聖和秋懷

燕雁南來久客驚寥寥風色試寒輕吟殘紅葉詩無味歸識滄洲夢有情歲晚壯懷同劍冷樓高愁思共雲生淵明無酒重陽近幾日東籬繞竹行

聖和受代

衽尺誠非聖賢事守道固與時俗違難哉仕者行已志況復儒生疏世機喜聞傳告令尹政應歸滿拂塵土衣快君高舉歎留滯把酒爲歌黃鵠飛

次韻王太傅同陳長史訪僧不遇陳君先歸

林宇幽深止秀奇中間寧有大顛師漫勞雪客乘舟去卻是雲僧採藥時歸興忽同分嶺水餘懷誰共一枰棋故應重作春游約已覺東風傍柳枝

謁金鑾瑩禪師

西城十里入溪林頓覺塵埃脫醉襟漫浴敗荷蒙白曉淡雲疏木抱清陰陶潛但有思歸賦韓愈殊無喜吏心遺照主人應念我試將秋思寫瑤琴（原注）遺照堂名

次韻王太傅答周郎中寄酒

子雲寂寞歲將回門掩因逢載酒開白雪雅歌郵筒去紅泥仙檄印封來塵閨即日先稱壽賓席何人伴倒罇莫作獨醒孤遠意杜郎親掇凍醪醅

再酬王太傅

曲臺仙客善能詩思入風雲學有師楚國大夫吟澤畔江州司馬愛山時年華悄悄還杯酒塵事紛紛付奕棋想得懷歸心似我越禽常自記南枝

次韻王弱翁借書錢君

錢家書藁盛儒林禹穴時容探萬卷堪好自同皇甫癖寫傳應媿獻王心此于取與無傷義盡以幽奇付賞音猶說冬官未通借覽之安得有千金

次韻弱翁早春病起

換骨欣逢九轉丹東風迎歲雪梅殘玉良試火增虹氣鶴老經春怯露寒詩就越聲驚惻惻夢回天樂記珊珊故應有德神明相寧事祈禳即夜壇

次韻弱翁春中久雨

楚雨廉纖無盡時園亭惟有草菲菲桃花泛水飄紅去燕子貪泥帶濕飛潤徹玉琴春氣弱聲侵羅幕夜寒微東陽病骨疏慵甚留取清樽待霽暉

次韻王弱翁題承天寺萃景亭二首

左右青林抱邃深徑隨脊嶂上煙岑陵遷漸失三湘事春遠閒傷萬里心我愛白雲親鳥道誰臨滄海較歸涔北欄曾指鴻歸處杳邈鄉山不可尋

四臨千里一危軒灑脫塵中兩耳喧隱几風波隨客棹對江金碧露僧門數峯煙老靈妃國三月花殘杜宇村不得相從嗟筮庫新詩猶喜慰冥昏

次韻孫修題萃景亭

公遊何似拙翁巖（原注）公守桂陽開鹿頭山名其廬曰拙翁盤磴先經釋子庵視聽稍遠塵種種高名聊換府潭潭時驅萬象歸吟几盡洗叢荒破暝嵐更有風華入春望名園都在面東南

又次韻四首

于此登臨稱謝公湘南奇觀欲吟窮天沈暮鳥煙氛外山抱春城霧雨中陂岸放車看宛轉寺簷飄鐸送玲瓏老僧已許炎蒸日爲借清風解簟筒

縹緲飛亭倚半空景來酬對不知窮天開雲嶂輪環外地壓林邱尺寸中時有桂花飄馥烈恨無泉玉瀉玲瓏楚人不識靈均意江上年年費粽筒

背倚叢岡面佛宮登臨酸足喜途窮白紅花意生洲曲紫翠山姿落酒中寒暮見魚行歷刺珍禽驚客語玲瓏亭前雨足農知歲免卜靈龜灼腐筒

隱几憑虛萬景空浯溪能使決山窮于今川隴民歌處曾是干戈霸業中蘋末起風香細碎水光浮日影

玲瓏荷能適意茅齋足何必鶯巢碧玉筒

送衡州王仲和郎中代還

鐃鼓催船下洞庭幾灘冰澀滯雙旌崢嶸霰雪暮寒重早晚瀟湘春水生君意喜先湖雁去我懷方共夜烏驚明年奏課趨雲陛拜罷當如漢仲卿

寄湖北運使孫景修朝議

曾伴鑾輿入翠微抄齋終日醉春暉親烹林筍班犀大旋膾溪舫白玉肥歲月幾經鴻北去風雲應有夢南歸猶令猿鶴無驚怨閒說頻年見錦衣（原注）公雖在北路，時以使事過湖。

秋日即事

湘城風物向秋新與入遠尊與繪鱗葉舞霜紅楓映寺蓓含霜紫菊迎人瞻望河漢乘槎客歌詠倉箱聲壤民欲放幽懷到滄海徘徊黃鵠更傷神

偶吟

平昔名場氣吐虹青袍霜鬢老湘東蒼交半在雲霄上壯志都銷水石中樓上買魚乘酒熟舍邊秧稻指年豐清風令德人皆化合使鄉閭號鄭公

被旨還闕訓答諸公韻三首

楚雪三經橘柚天君恩新許出湘川雖非殿席虛中夜且勝臺郎謫九年歲晚病懷孤劍外江寒歸思亂雲邊妻兒莫恨歸裝薄賸得諸公錦繡篇

湘南竊食漢鹽官長記靈煙魏闕端隙過白駒三歲月萍漂滄海一孤寒九重寬宥環初賜萬里歸心斗欲干常娥主恩深未報慨然眞喜脫囚冠

幾年南楚聽哀猿自昔江湖憶帝閽粉骨何裨天下事賜環難報聖君恩餘光久記仁人里引重仍慙長者言安得新官來棹速更隨春色到鄉園

喜跋蹈登科注官（原注）餘姚烏程。

祖門傳子又詒孫善慶儒科燕後人雁塔繼題三世字桂林仍見兩枝春稽山照邑天如畫霽水浮州地絕塵我亦浩然歸思起明年雙棹趁吳蓴

倚舟崇福寺寄臨湘衡文叔祕丞

相逢相別立湖邊幾見鱒轝換歲年簿領初離仲宣幕政聲猶屈武城弦歸舟落晚惟荒寺病枕驚秋聽早蟬咫尺松風亭下路可憐雲霧隔青天（原注）縣舍有松風亭。

行虔城縣早起寄公秉

一夜風聲海沸騰東衣寒屋赴晨興雲吹慘澹天西月馬踏玲瓏雪底冰吏事不堪年老大歸懷那復病侵陵遙知宴息庵中夢正在仙門第八層

寄公秉李郎中

二月晴霜冷逼人深紅桃萼爛繽紛塞中悄悄春强半湖上悠悠水十分心厭留書期謝病跡疏慵酒憶論文東風留著芳華在何日仙鬼下白雲

次韻王定國湖上

君來惟有岸浦青落寞羈懷獨此行深塢自迷春草色綠陰初變夏禽聲龜毛兔角知何物鵬海鷦枝各有情且共論文一樽酒吳霜從向鬢間生

和王定國

地遠城東得得來正如湖畔共含杯眼中故舊青常在鬢上光陰綠不迴歸去汴橋三鼓月相思梁苑一枝梅我閒時欲尋君醉爲僅芳醪更滿罍〔原注〕病且君爲置芳酒

次韻定國約過李氏園池

年來高興滿蓴絲寒薄春風駘蕩時稍愛燕脂開杏萼已驚香雪爛梅枝老于樂事心猶壯病得新詩和獨遲何日華鑣向金谷擬追仙翼到瑤池

次韻答王定國

江州居士赴東城旬月相忘不寄聲閉戶迴衆能避謗求田何處欲歸耕筆端浩蕩詞逾壯胷次崔嵬氣未平我有白羊新賜酒澆愁聊可一杯傾

次韻王定國懷南都上元

九陌無塵夜霽天兩都風物故依然車馳馬逐燈方鬧地靜人閒月自妍佛館醉談懷舊歲齋宮詩思鎖今年傳聞公子徵行處門外驊騮立繡韉〔原注〕去年上元南都同李公擇三四輩游靜覺寺飲上生院今年致齋太常聞定國游相國

同孫推官迪李郎中鈞督役河上敍懷三首

時哉風物媚郊原無賴禽聲對客喧山色帶煙屏倚漢春陽凝日浪浮坤河功田利茲爲重士賤民勞豈足論仙老不妨持道氣朝餐華景望朝暾

平湖勝勢抱南城花氣濛濛覆近坰黃變柳條歸老綠紅殘桃葉換尖青春乘病後成多感事向閒中見未形日日攜茶喚資友吳泉烹盡惠山餅〔原注〕來詩問南湖事

車馬傳聞漸欲還河邊陳迹棄春灣暌離心恨三秋月積累功成九仞山從事獨賢公弗歎散材無用我宜閒放夫急趨蘭洲賞寒食光陰俛仰間

送許敏修使二浙二首

大夫才業帝都俞清潔寒冰在玉壺流馬阜財求八使鑄龍班節重三吳海門曉日迎飛鷁笠澤秋風趁鱠鱸亦欲東遊開米賤行臺還可庇疏愚

兼葭曾愧倚瑤瓊京兆經年共左廳屢喜足音臨病几〔原注〕臥病日久屬蒙訪問獨何才力致虛傾〔原注〕君治開封有能名比以獄空被賞亦及不肖閩山近部棠鄉繡越客何人識使星隨看鋒車下江

海歸來人物重朝廷

題泰定小雛亭

名花多自洛城傳物色春工十指間漸買姚黃幷左紫恨無伊水對嵩山主人妥妥多材藝俗客悠悠幾往還惟有萬竿亭背竹霜青偏解照衰顏

八月十二日同楊誠之馬全玉王似之泛舟至舊州塔下作

秋水瀰漫山翠微西風清好坐吹衣濃雲將雨東西去白鳥窺人下上飛陵谷是非詢野老滄浪懷抱負魚磯遲留莫聽嚴城鼓待得雙橈弄月歸

次韻趙伯堅令鑠郎中憶南都牡丹兼寄子由

芳叢百朵爛紅雲曾倚西軒醉兩春夢雨一驚巫峽曲佩香常記漢江濱病懷日負杯中物花意今看檐上塵回首東風君自問欄邊更有後來人

城北

寒門秋色陣雲飛雉堞烟青畫角悲河坼波濤含趙魏星分畢昴半華夷太原獵犹當征日瀚海單于欲戰時六十萬兵閒飽死誰憐山後八州兒

喜王彥祖新居

今見黃州慶有餘侍郎門戶已容車風流地望烏衣巷瀟灑仙人碧落居三畝江家須種竹一區揚子獨藏書東平我久猶如客何日蒐裘近里閭

北山道中

隨馬盧泉碧玉流野林春鳥語鉤輈桃飄殘夢紅堆水麥換新苗綠滿疇世味淺深聊爾爾生涯消息强悠悠不如收拾詩千首要似張家萬戶侯

題所居圓明庵

茅茨幽廬小圃東葛巾藜杖稱高風守方固恐形爲累內照應知色卽空出入有虛還有實蔣光無外亦無中世人欲識圓明事盡問名庵隱几翁

還句龍緯化文詩卷

誰識斯文久寂寥希聲杳杳思滔滔氣無外物纖毫累才有靈光萬丈高誤借鼓鐘娛海鳥自堪奴僕命雛騶嗥鐘亦欲頌君手能爲孤音解鬱陶

贈汪汾同年

往歲仙遊白玉臺拍肩曾喜得洪崖高門已覺陰功在古獄猶嗟寶氣埋風竹夜聲清醉枕雨峯秋色滿吟齋丈夫未老無多嘆會見勳名與願諧

秘閣曝書畫次韻宋次道

帝所圖書歲一開及時冠蓋滿蓬萊發函細軸輝唐府散帙芸香馥漢臺地富祕眞疑海藏坐傾人物盡

仙才燭憐典校來空久始得今年盛事陪

病起次和何溫甫秘校琬雪中見寄

士譽民謳楚粵間相逢倒蓋問南冠吟餘候館春風峭病後湖天穀雪寒應喜白雲瞻望近（原注）君迎親至此獨惱滄海去歸難雅歌贈我琅玕意欲報慙無兩玉盤

聞東園諸學生雪飲寄之

大雪填虛翻海波袁安門戶可張羅寒驚春絮因風早病覺空花向眼多梁苑喜開陳桂酒鄧人誰已唱蘭歌少年撫景應須醉莫學衰翁著睡魔

元日示彭器資御史

天歷開祥歲屢登命元頒號繼熙寧春風寒色猶燒臘北斗杓端已轉星初退賀班東上閣卻觀郊樂太常廳使期節物尊樽酒莫問吳霜換鬢青

再和

大赦新元詔太平萬方承慶日神寧壽觴別殿稱山嶽治象端門燦日星放仗暫騎歸舍馬束衣還就致齋廳史官不用占風瑞從此豐年紀汗青

次林御史次中韻

一鶚將從北海飛豈如窮翼老差池方嗟簿領迷公幹尚喜琴音得子期別思俄聞賦南浦殘花猶可醉東籬留連且此同罇酒歸去鱸魚未過時（原注）時揚州陳丞相辟君幕府

再次韻

昔歲相從向此都重來風物變南湖莊生達觀嘗齊鬳張翰歸恢豈爲鱸世事不窮勞强勉官期猶遠盍躊躇新詩易得皆精好眞似元和唉唾珠

次和次中簡留守蘇子容

濉園文雅久湮淪居守今逢紫禁臣有客游梁似司馬主人開閣等平津不才亦預門生舊承乏來趨幕府新共喜風騷境將在簫韶時許擊轅親

次韻次中喜子容還朝

公歸眞足慰儒林雲日重瞻帝闕金聚散可驚陳跡事行藏誰見古人心春還漢省芸新舊霜逼吳船水淺深坐憶茂陵猶未去悠悠徒有病中吟

次韻次中題雙廟

凜凜英風數百齡舍生知與義杞形莓苔老澀穹碑暗雲木疏寒古殿扃自許孤城摧虎兕至今遺事炳丹青二公死所眞難處獨恨臨淮有遁刑

次和次中久雨阻行而聞浙中旱乾

積雨廉纖氣已淒暝雲淩亂四天低吟懷撼撼聲侵竹歸思漫漫水拍堤東海可能均霽日北風曾未送陰霓應須更問淮南

忠肅集卷十九

七言律詩

正月十一日迎駕大慶殿次曾子固韻

錦繡龍鸞仗衛新絳袍黃緺拜行宸天開雲日端閑曉歲謁衣冠別廟春歸葦順風傳鼓吹廣街嚴蹕靜音塵上元咫尺瞻游豫更慰都城望幸人

次韻和門下相公從駕幸太學

詔移清蹕下齋房訪道天臨舜上庠正坐橫經開鳳扆袞袍接武照鵷行雍宮故事收炎漢闕里施文盛淺深坐憶茂陵猶未去悠悠徒有病中吟

次韻次中題雙廟

凜凜英風數百齡舍生知與義杞形莓苔老澀穹碑暗雲木疏寒古殿扃自許孤城摧虎兕至今遺事炳丹青二公死所眞難處獨恨臨淮有遁刑

次和次中久雨阻行而聞浙中旱乾

積雨廉纖氣已淒暝雲淩亂四天低吟懷撼撼聲侵竹歸思漫漫水拍堤東海可能均霽日北風曾未送

立春後泰祠東郊呈器資二首

走馬東郊春早時宿雲容與澹朝暉溪邊水暖魚初上塞北風柔雁欲歸君賞已誇梅白早我來仍見柳黃微年華恰恰催吟醉從此朝回日典衣

漠漠陰雲曉蔽空稍看疏霧泛冥濛郊原脈起新春雨簾幙寒生半夜風縱步杏難尋舊苑習儀聊復望祠宮霜臺盛察心宜喜開有精誠禱歲豐

奉祀南郊九日馬上口占

霜意雲情曉欲寒城南驅馬面晴川路尋紅皺黃園舍與入丹菜紫菊天摐摐園林驚晚箙紛紛場圃見豐年君恩未報歸何日空使荒蕪靖節田

清明日玉津園奉陪賜宴文太師

漢燭青煙下九閽東風瑤圃燕元臣詔馳御驛深行酒露翳宮葩別賜春不爲夢魂聞廣樂許留光景綴嚴闉曲江冠蓋華林客未有三師解組人

夜直中書省寄左省子容公

膺門早歲預登龍儉幕中間托下風敢謂彈冠須貢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論文青眼今猶在報國丹心老更同夜直沈迷坐東省齋居清絕望南宮（案）此詩據宋詩紀事補入。

次韻謝師厚齋中有感

一庭春桂與秋蘭元禮龍門笑閉關不以使臺嚴陛級益然和氣見聲顏平生懷抱風塵外終日圖書几席間天下蒼生瞻世德東山寧許乞高閒

殿廬次韻趙元考錦帶花

錦枝香浸碧琉璃誰折芳叢下帝閽橫逸正疑豪客纈雙垂曾見婦人衣長條臥藥勝繁李密葉攢英似紫薇繁取東風留節物還家猶及醉春暉

次韻錢純老密學白錦帶花

天園節節見芳華春暮重開白錦葩闕葉淺深堪散藥封條勻閣雪園花玉翹舞日眞仙國月帔垂欄上帝家若向閬都論品第可容滄海碧桃誇

宜徽王公太乙宮使還洛二首

四紀翊翔覽太平三朝出入盛勳名對敭徽省官儀重謁款殊庭使事清桃李春風多惠政鶺皇雲路半門生少貪嵩洛鄉邦好人望巖巖在老成

位並樞庭今四貴官升太尉古三公壽眉仙骨風塵外琳館眞都蘚靄中治第頗聞齊綠野放心甯遂伴冥鴻滿懷霖雨功猶未勉起行看謝傅東

送致政太師歸洛

元豐天子賜安車黃髮翩翩翊聖初坐省故攜靈壽杖會朝仍賜虎賁輿平泉花木春常在遼水城池鶴自如身是赤松無一事乳桐孫竹看扶疏

上洛都文太尉二首

慶歷承平已廟堂三朝勳業徧旂常昔雖郭令曾憂畏今比留侯更壽康賜餞裴人移玉食寵行天藻爛雲章想公膽望西郊樂門外道遙絲野鄉

詔書新出未央宮始識謀深別有功就第願陪唐九老臨軒方册漢三公翩翩雛鳳仙山上兩兩階星翫

帳中貴齒貪賢聖朝事可須歸與羨冥鴻

辭景庸太承呂朝守邠州

風霜烏府不謀身承掾鴻樞號得人九轉已欣丹換骨一麾聊免甑生塵時今關隴烟雲靜地古岐周氣俗淳正恐暫均勞逸去肯容文酒戀朱輪

次韻新陳州太守王彥祖侍郎

得郡同時下帝閽相開雞犬再冬春名場步驟元希驥官牒推移媿積薪一笑醉餘雙白髮千騶南去雨朱輪勸公少樂淮陽臥來伴林邊杖屨人

九月十日趙韓王園同舍餞送王徽之晳出守汝州卽席次其韻二首

左符初作魯山行便有蕭然物外情出入宮游金馬舊平生風望玉壺清秋花黃紫羅千本宴豆甘珍聚百名談笑揮毫得佳句從容聊喜暫班荊

雲木疏寒天未霜一麾清不點衣裳白鱸南國歸懷壯黃鵠西風去路長攬轡便看紅旆轉銜盃聊共紫萸香相思肯惜瓊琚寄時有樓邊雁北翔

重送徽之二首

潤州日日聚華紳舊德如公更幾人寂寞窮經甘白首風流投老就朱輪光陰不負圍棊局談笑須還漉酒巾朝詔雖知弱翁久不如方國慰斯民

曩昔清襟江上開九華山色照樽罍中間世故何勝道曉歲仙都幸一陪康樂又從滄海去次公曾自潁川來春秋墜學應猶在聞說新書勝玉杯

重送文與可

神標人慕紫芝眉襟韻誰最叔度披相與論心惟有竹未能無意獨于詩東風臘尾消冰雪南浦船頭轉鼓旗想及下車春恰恰汀洲煙雨白蘋時（原注）君喜畫竹作詩。

送益路提刑謝師厚郎中三首

鼇闕崑峯路不賒單車聊復向褒斜東山行止關民望康樂文章自世家政在冰壺人畏慕詔移金節使光華百城爭欲扳遺愛豈獨諸生戀帳紗

叱馭靈關萬里行笈書丹篋刺祥刑過家舊社瞻鄉繡入蜀何人識使星梅福上封推變異望之雅意在朝廷華陰道過行臺路共醉西湖賦鵲鴿（原注）公之弟領漕京西，今往過之。

歲晏風雲劍外天故宮形勢舊山川地環錦繡三千里兵後歌鐘一百年金馬已陳公子賦海棠應補少陵篇官私侈忲斯民病可賀于今使者賢

送子容二首

文人家世積清芬二許遺風見子孫學問共推元凱庫衣冠爭望李膺門西垣潤色文還古東土留居政有恩歸奉漢皇前席對豈無今士所難言

傾都冠蓋擁西圻一節移歸四牡馳魏闕雲烟天近處隋河冰雪歲窮時行藏相識賢人志疲拙難當國士知妄欲與公論異日區區何用召棠詩

送次中

肯與衰頹論久要愛君才偉氣飄飄聲名桂苑曾睽矚〔原注〕次中先一牓登科風節霜臺魄續貂分落江湖驚幾歲喜同文酒駐雙橈天寒不奈隋河淺又使清談付寂寥

送呂戶曹仲敏

文章盈篋幾千篇去有山濤吏部賢梅意向人冬至後雲陰含雪北風天非今是古俗皆爾歎老嗟卑誰不然知子已能操學誼行藏吾欲看他年

送虞元叟大熙出守當塗

使旗獵葉檣嘔啞齋舫飄如上漢槎待得江南鱸作鱠暫從遼海鶴歸家清談揮麈臨千里隱几看山過兩衙零落謫仙遺跡在爲尋荒冢弔雲霞

徐程致仕寄之

浩然歌笑脫青綸高調冥冥綵服還智達能遺名跡去英雄宜爲泰平閒秋風酒榼攜寒野春雨蘭芽長舊山養已奉親心兩得世人行止是非間

宿州靈壁張氏園亭舟過始知之

去國身隨濁汴傾曾然雙槳若孤鷹不知堤木藏金谷但見漁人說武陵已許生平惟水石坐看名利僅蚊蠅從今所至停舟問詩酒雖衰亦强能

八月十五日宿平原寄跋蹈

去秋今夕臘歸船雨濕溢江歎隔年幸此一輪開霽魄卻嗟千里共秋天更爲來歲悠悠約安得清光夜夜圓孤館悄然誰晤語滿庭寒露濕蒼烟

離汶馬上寄鄉中親舊

半月徘徊去魯遲二年樽酒奉音徽又貪聖寵移金節還使鄉人笑錦衣天地中間異遠客田園蕪沒盡來歸東州不擬多時住已傍盧溪作釣磯

至念鄉先寄田直孺〔原注〕庚戌六月三十日

京塵埃各未湔古城灘瀨向秋天今朝屈指終三伏此地衡盃已六年老喜交朋頻把臂拙無材力可求田君當記得鱸魚約何日相從上釣船

秋浦寄田同年鯁

三月鵬雲接翼飛歲窮飄泊動相思獨臨窈檻看山處正是江天欲雪時連轡都門君不至〔原注〕約同赴都臨行君失期合簪秋浦我來遲明年倘好方舟去醉到春風有舊期

過任城謁田直孺

古邑東風桃李殘故人高臥白雲間我知原子貧非病誰識窮生志抱關相遇正逢春事晚已衰難伴醉鄉閒卜鄰甄愧當年約依舊無錢買北山

寄尹元佐

都城分袂下長淮聞說靈槎犯斗回天上夜蟾千里共江南秋雁尺書來莫悲琴劍猶羈客豈有英雄老俗埃此去玉皇恩澤異龍飛親牓看風雷

寄高陽陳鎬

胸中奇蘊入天淵平昔英遊夢寐間寶劍早因靈氣識臥龍今惜壯圖閒匈奴尚敢乘黃屋漢騎新聞戍玉關應共將軍話功業酒酣朝夕望燕山

寄長沙王源祖

湘水衡山冠楚西逢君曾與勝游期橘濟危蹬尋僧去月滿歸舟載酒時歲律別來驚易改琴徽空自寄相思試看湖上梅應老不解東風贈一枝

表海亭

到此翛翛欲羽翰長裔危檻壓屏顏高低步隊千花碧遠近屏風四境山與爲南樓雖不淺倦如飛鳥亦知還偷閒擬上三年計寓願齊侯五月間

早春書呈溫甫用前韻

春皇消息到人間屈指年華笑側冠梅蕊暗黃初過雪蘭芽淺紫未離寒時哉物逐東風樂老矣心于勝事難惟有林泉隨處好可須巖谷隱歸盤

登照碧亭次韻燕若水

記著逢瀛向此開清明旌幕望高臺老慙荅鬢親花夢病負春風厭酒盃青蓋綺羅尋徑去畫船簫鼓轉溪來不知好事樓前客便有嘲吟倚馬才

憶靈泉山寄晁輔之諫議丈

不到靈房二十年背依叢嶺面平川風吹檜柏周遭雨地蹙岡巒寸尺煙合有高亭臨綠篠恨無長凳引清泉攜笻占得頻來往誰似香山白樂天

次韻余翼贈陳長史繪

變化洪纖付一陶中楹瞻望赭紗袍有才元子名爲汚失意劉賁策自高青史異時觀壯士黃衣何日調南亭房閒更愜新詩好詞力還堪僕命騷

次韻觀棊

晝永風閒玉局平機心相軋掌中兵敵家只欲乘虛奪元地何勞用劫成縱使仲宣强記在枉將陶侃寸陰爭旁觀有訣君須信大抵驕貪悔吝生

楚陶崇詩錄近作數篇以長句將之

太白豁邊思會遇九華峯下共登臨高樓一別江南醉幾歲同爲塞北吟〔原注〕己亥相遇池州同飲于蕭丞相樓漳浦舊懷多感慨建安遺響未銷沈言難窮苦君能聽試寫孤音入夜琴

二月二日過吳德仁二首

清門令德江南吳三紀蘭洲心自娛明時中林隱君子盛歲東門賢大夫老去笑談惟玉塵病餘風韻更冰壺世子出處罕無意兩忘未見斯人徒

三徑長離依斷崖築堂能向紫溪開案頭日有青精飯堋面常浮白玉醅坐對雲山飛鳥沒笑看花木早春回高情不厭城中客更許時時杖履來

貽致政吳德仁朝請

四十駟車三十年白雲山下古溪邊松姿鬱鬱霜中壽鴻意冥冥物外天歸爲田園陶令達化行鄉黨鄭公賢我慙出處今如此應得高人一粲然

初到蘄州

卜築南城三徑開寬恩容此養衰頹舟從灩澦堆中出人是邯鄲道上回憔悴幸非蘭澤去因緣如爲祖山來江湖本是忘機地笑許殘年付酒杯

寄鼎州陶使君商翁〔原注〕近蒙示詩

詩壇曾識舊將軍新寄長編慰俗塵夢到釣天醉聞樂心疑明月暗投人誰悲正雅全忘古是自淫哇每亂眞安得高門占旂鼓與公吟嘯武陵春

舟次潯陽寄與國李使君舜卿

江南太守畫船飛湘水羈鴻病翼遲歲晏風霜時易失人生離合事難期相思坐歎瓊枝隔寓意徒令玉柝悲遙想翠屏山下望樓中還有謝公詩

送柳判官引對次鄂主簿韻

斯文復古魏郊東〔原注〕仲塗先生自謂東郊野夫落落名孫祖氣同待詔方貪採蘭舍最書催見受簪宮十年蹲酒瞻燕碣幾日歌吟笑鄂中天下求才君必用莫悲長劍匣秋風

赤岸過柳明之別業

主人瀟灑武陵仙別業河東大道邊心畫美田皆枕水手栽佳木已參天園林有地時難者鐘鼎銘功事莽然倦客過門空大嚼卜鄰安得買清泉

青山高竹樓別業昔嘗題詩其壁詩故在而竹樓物故三年矣感而賦詩

故人別墅俯青郊曾許幽人近結茅苔壁雨荒留舊蹟竹林雲蠹見新梢樓成白玉山無主鱗出黃金客有肴悵念同游歌楚些風聲蕭颯鳥啾啾

巳日泊桃源亭

桃源亭北値佳辰桃蓼飄颻晚晚春緹幕惜芳林下子綵衫修禊水邊人風謠漸喜南音變飾物偏于久

客新道不與時當勇去歸心何必計吳蓴

病中聞子容被召次中東歸

一夜奎星向紫微朝來黃鵠又東歸謝庭春入新紅藥吳苑花迎舊繡衣疲馬願鳴還有戀驚烏飛帀欲何依無聊病況將離思併寫孤音白玉徽

再和

詩酒相從道久微東西冠蓋兩將歸許公文誥專鴻筆太白江湖醉錦衣攬轡慨然俱有意繫匏于此獨無依猶憐爛得河梁句常與都人記盛徽

送鄭貳夫舍人被召五首

金魚寶帶紫微仙刺史荊州帝倚賢仁入刑書無濫獄政通和氣屢豐年芝函曉下浮雲闕奎曜宵還北斗天士望區區翰林主不知舟楫赴商川

三國遺基楚子宮洞庭游樂與民同畫船載酒春波綠疊鼓隨車夜燭紅愛比南陽歌召父學如西蜀化文翁去思不用甘棠賦恩在邦人骨髓中

永昭陵上土新乾又見弓遺四海寃旒罔天承顧命金縢傾帑入和門生靈困瘠悲邦賦夷狄跳梁玩國恩歸奉清閒疏奇蘊席前應講太平源

旌旗占曉動星躔寶蓋傾都海嶽旋歸覲明堂瞻日表過家鄖社卜松阡鄧山殘雪梅寒後漢水東風柳暖天無限春風入佳句何時珠玉看盆編

簪紱忘懷出處均行行猶眷楚都春嗣皇小竪方求助太守三公古重民燕廈久依王粲幕鵾書曾媿孔融賓士儒以義酬知已散向東原涕滿巾

九日病起寄文瑩

春城別去已秋窮猶喜音書繼遞筒身外光陰一飛隼天南蹤迹兩飄蓬夜烏三帀驚明月胡馬長嘶向北風無酒無人更無菊重陽愁過鹿皮翁

春日書事

年華歡緒兩蹉跎鬢白浮紅日日多酒佐病懷無舊戶睡便春晝長新魘些思楚客招魂語嘻笑梁生憤世歌鳥雀相忘來亦少不須門外更張羅

跋龍西邑時將營山居路有二詩次其韻

半年西邑祇徒勞天數人謀兩不饒分定一枝難駐足時來三組併垂腰是非未了今猶古飲啄誠安谷亦爲何日一鷹能負郭杖藜春雨看春苗

求田問舍此心勞兩處如聞勝勢饒張氏泉塍近城角邵家林屋在山腰倒冠來伴樊川杜飛鳥新聞葉縣喬昨日雪霜枯槁地百般蒼翠發新苗

忠肅集卷二十

七言律詩

孫少卿鹿頭山詩并畫圖二首

誅茅搜險旋尋眞聞說山巖一日新佳境留連應有待先時登覽豈無人披榛好石來如召隨手清泉應若神不獨山中興勝事幾多風愛在邦民

使君眞愛鹿頭山圖畫歌吟去爲傳塵世那知武陵事時人爭誦永嘉篇行春遊醉常勞夢按部登臨又隔年有客平生志林壑坐憐雙眼隔雲煙

次韻蔡景繁紅梅三首

故人江驛寄瑤華紫玉枝頭散嫩霞日暗露桃春尙淺醉餘妝面粉難遮綠溪地靜東風過雕檻香寒曉月斜水滿琉璃聊自喜不堪塵眼祇空花

蒼虯仙梗擢芳華巧刻圓瓊傅淡霞素質本非桃杏比酡顏聊避雪霜遮香含暮雨欄邊散豔倚春風鬢上斜聞說樽前偏屬賞青黃朱粉更無花

仙圃瑤林冠物華靚英明媚洗晴霞酥裝卻費臙脂暈紈扇應煩絳粉遮天上念奴春睡足風前飛燕舞容斜後房宜勸歌聲小愛惜今年第一花

再次紅梅二篇兼簡李質夫二首

色不夭穠始是華仙家林觀倚雲霞春醅白玉醅香入日射紅鸞扇影遮攢萼亂鬚能淡佇抱枝寒蓓更疏斜閒都誰與論高下未慮蟠桃賞碧花

春工著意與年華換白添紅翦絳霞肉色膩勻宜日上天香清冷怯風遮半臨綠岸湘波動巧映朱扉錦徑斜爲寄瑤林主人語爭妍應有曲房花

庭前有古槐一株枝葉扶疏廣陰一畝每當月夕風晨輒爲婆娑其下空翠沾衣心神清越感秋寄興情見乎詞

綠玉交柯蔽蠻深碧盤窠幄靜沈沈最宜初旭晞晴篛時有珍禽宅翠陰終日對爲佳客伴幾年相慰故鄉心主人已有秋風興更聽疏蟬抱葉吟

盆中移白菊

九秋風露下星榆玉刻圓錢散曉株人住水涯多白芰地應花谷近清都按香漬酒登新譜（原注）君倚以禦酒益氣輕身栽舊圃移取黃堂朝夕見北洲亭遠故園蕪（原注）郡中舊有白菊甚今荒廢

次南陽鍛紫微白菊

清根靈氣本仙通白玉葩華綠玉叢山遠莫尋幽谷水洲香聊近白花風神寒標碧梅同格英出繁多雪媿工（原注）菊英二十一出雖下區區醉金蕊鄙鄉應笑鹿皮翁

次韻傅推官十月菊

應憐陶令愛東籬分付黃花特地遲百卉浪隨秋色盡孤芳自與歲寒期冷香直欲梅相關金蕊懸知雪更宜空使詩人詠重九天公造物本無時

輓慈聖光獻皇后二首

翼子詒孫廟祉功憂勞嘉祐治平中澤流自配皇圖遠仙去誰期壽劫空三獻奄違長信殿萬神重會永昭宮母儀五十年間事愁入西郊鼓吹風

孝孫皇帝念終天毀慕難留玉座遷廟謚易名尊四字宸闈行服自三年寶衣戀鳳藏華殿哀仗星辰下洛川從此都人想游幸無因重見九龍輧

輓資政殿學士吏部尙書曾公二首

懷詔歸來望九霄懷山縹隔渡河橋履聲未徹君王聽車左俄悲道路招韋氏詩書傳舊閣石家孝謹冠中朝靈輀聞說都門過愁向西風徹鼓簫

百歲悲歡俯仰間計窮嗟昔溺汍瀾柱堂天聖傳先契蘭省元豐事長官寂寂塵書華屋閉蕭蕭雲木故山寒深心令德今何愧付與無窮後世看（原注）禮請侯行而死于道則升其乘車左轂以其綏復先子出宣靖公勝下元豐乙丑資政前爲吏部尙書時某其郎中也

輓宋次道二首

鳌筆周旋侍漢宮博知前載問無窮朝廷人物儒林丈家世文章太史公俯仰頓驚華屋換聲容徒望總帷空寢門一哭何嗟及付與悲哀挽鐸風

平生襟尚苦清通白首耽心翰墨中萬卷囊書推沈氏一時碑字貴顏公塵栖材館稀賓至山抱佳城與祖同已矣善人那復見蕭蕭漆洧祇秋風

哀呂西臺行父四首

大夫門戶斗魁旁落落南宮舊望郎收斂壯心書萬卷沈浮高興酒千觴乘驄始欲新年去藏壑俄驚半夜亡索我贈言曾未暇哀懷今變緋人章

仙骨蕭疏古柏秋心于塵世合悠悠人間未熟黃粱飯天上新成白玉樓隱几不聞遺治命飛旌何日向西州識君惟有崔夫子（原注）伯益預說衣冠一蛻留

前月南河欲放船壺觴一笑暫盤桓唾霏珠玉音猶在風折箕鑿墨未乾皎皎不應隨物轉滔滔從此締交難孤懷幽調誰知者寂寞金徽不復彈

吳興空望使君車道厄陳州亦命歟歸路自爲兜率去遺忠誰訪茂陵書粗穢世俗心無累蘭玉階庭善有餘一束生芻猶未致春風洒淚滿襟裾

五言絕句

次韻唐誦植櫻桐三絕句

亭亭圓幹直翦翦翠輪齊葉散夜叉樣惡名誰品題

榮悴逐時序紛紛紅翠多誰同歲寒操旁有羽林戈

種蒲不當戶李以苦見容珍重主人意東亭非要沖

次長守長歷兩孫自汶寄詩韻

阿守似其父敦朏仍秀疏拜翁猶數月書驛且渠渠

歷也駒千里新詩慰遠思霜秋魚酒美來趁壽觴時

七言絕句

戲簡許教授

雖有薑鹽甘寂寞如聞麋粥更艱辛莫將秉筆論多少聊爲君家拂帽塵

馬融絳帳臺

漢守曾爲絳帳師升堂高弟許摳衣傳經無復當時事只有沙禽自在飛

國風亭

地靈真合有清虧正是中和樂職時誰道洛宮吟不盡試看亭上國風詩

復古亭

功大文雄歲月深巍然高碣字生金臺池得與吾民共誰識邦家復古心

穿楊亭

華構翬飛一望中顏間篆墨揭秋風休矜百步穿楊巧未及當年射虎功

迎春亭

亭接東風近曉霞幾多和氣到萌芽也知當日迎春意不爲松筠只爲花

朝宗亭

亭下長江走浪花朝宗東委去無涯何時上漢風濤穩待泛仙人八月槎

激心閣

危欄倒影下千尋空水無聲萬象沈試問登臨來往客幾人澄得利名心

七瑞堂

草木生成亦偶然誰將枝幹驗祥編如何併作當時瑞寂寞于今五十年

水舫

天水相將遠欲無扁舟雙槳似飛鳧此身未是逃名客且學鴟夷泛五湖

雙橋

雙橋十里跨虛明波面無風兩足輕雨歇烟收人不見路岐依約是蓬瀛

十月六日與客游金山乾明宣塔戒壇彌勒舍利廣教七山寺三首

水落溪橋霜未寒岡林平淺是西山路穿峭蒨青蔥底寺在崎嶇屈曲間

排門金碧七禪關松閣相望石徑連不爲勤求善知識可能一日徧諸天

行徹雲煙到上方青林深壑對重岡山中底處饒風月要著江州一草堂

偶作

春氣未強寒慘慘醫人多病與寥寥閒愁付與毫端遣長日期于局上銷

次韻張供備達夫觀回雁峯二首

圖志分明傳者謬峯名元在嶽山隈邦人試看春嚴上豈有燕鴻到此回

林麓坡陀湘水側煙嵐朝暮楚城隈峯前遷客翻堪笑不及飛鴻一歲回

樊山口二絕

洲蒨崭崭亂石排瀉風寒浪踏蒼苔長江萬里從西北瀉向幽人兩足來

無數江鷗似雪霜暫來還去俯滄浪幽人已自忘機久卻恐窺魚意未忘

九日依唐生韻五絕句

三歲重陽負玉觴悲歡不定客途長年光節物眞虛擲賴有新詩付錦囊

白醪趁節醅已醲黃菊候霜花未開獨上荒城拱雙袖風雲慘慘雁聲來

無處登臨百尺樓若爲銷散仲宣愛拒霜寒菊常煙雨愁滿江城冷澹秋

悄悄登山臨水興紛紛泛菊佩萸人不須吹落簪花帽但願常存漉酒巾

長松老柱風霜足細草幽花雨露新天寒日下音書少雁自高飛魚自潛

次韻燕中舍若水苦雨五絕句

湖水漫漫日夜添芡芒蒲鍔鬪尖銛不須更苦雨多少且喜西牕青入簾

風欺炊竈晨煙重泥隔貧車午枕高誰記幽人張仲蔚都將三徑付蓬蒿

池蛙聯絡聲方旺還草縱橫勢未鋤不厭微涼生枕簟只憂新霽入圖書

聲入高梧翠竹邊故攜枕簟北牕前無端喚起江南夢記得扁舟夜不眠

嘉穀連空指歲豐幽濳無復有乖龍何時浩蕩風吹日照徹陰雲幾萬重

泛舟南湖二絕句寄公兼

路轉芳洲面面風回環愁嫗刺船翁畫橋東北桃花塢時有飄紅落酒中

不知芳物過春風傲兀扁舟愜浪翁待似玉猷剡溪上何須范蠡五湖中

木芙蓉

誰染輕紅皺萬叢靚如妝面照寒塘菊葵千葉仍陪菊芍藥重臺更耐霜

湖上口號三首

綠荷深不見湖光萬柄清風動晚涼莫恨紅葩猶未爛葉香元自勝花香

湖上清懷各自知涼風吹我獨依依更曹姑去毋催我待得臨流弄月歸

柳色映花春岸北人家臨水畫橋南回舟卻向東城望恰似清溪玉鏡潭

六月二十日湖上四絕句

蓮的紛紛玉手來旋擎蓮葉卷狂盃水漿未見菱應折珠實何時芡覺開

紅藥白藕塞平湖曾愛新梢玉不如今日水深那可得野人盤上欠香蔬

氣候淒炎頃刻中晚涼宜此一樽同乍收荷葉蕭騷雨便得蘋花細碎風

濃雲忽忽遍天圍四面涼風弄客衣霹靂一聲湖雨白魚兒驚沒鷺狂飛

雪中次韻王羣廷平四絕句

此時遙憶子猷家幽興應思剡水涯未向東風見瓊樹且傳春色贈梅花

漸飛大片紛如韄更撲驚風亂似麻爲謝妻孥莫衣但典莫愁米貴酒難賒

簷邊驟屑竹聲乾爐畔龍鍾病骨寒坐想蘭歌傾桂酒清虛堂上有餘歡（原注）君之四實

袁安祇有高眠興謝朓空傷後會難十萬健兒春暮近飛花宜過海南山

平原君

徒稱館舍三千客豈揉長平百萬軍馬在平原多得士功名翻屬信陵君

信陵君

徇趙亡梁久不歸先王宗社若巢危歸來未久秦金入魏國存亡亦可悲

甘羅

甘羅徒挾虎狼威人趙安能策是非大抵諸侯畏秦爾一言輕得五城歸

汲黯

汲黯剛純社稷臣張湯巧詆更平津賢人所貴忠邪異惜對君王論積薪

次韻襲諒議輔之同遊靈岩寺

琳宮仙老饒雖富不厭山頭石徑長杖履更爲他日約姓名聊記舊碑旁

戲李質夫

曾醉江梅煙浸時北鄉寒冷見花遲知君獨倚瑤林賞不向春風贈一枝

再贈李質夫

贈春須記折花時坐恨江南信息遲還向瑤林主人問東風應傍去年枝

絕句

日日新詩出錦囊清才驅遣句琅琅幕中病客疲酬報走馬眞難伴放羊

東郊次韻答子開六絕句

幾年不有憶梅詩常恐江南驛使遲數朶一枝償病眼春風須勸笛聲低

刻玉清酥三兩枝霜容林杪早春時蕭疏仙骨開相並縹緲幽香冷自知

江南詩客雨牕才攜手東原賦早梅瓊樹令人常願見還家何事不徘徊

右見早梅

五日重來踏馬塵比君時節已殘春吹衣拂面寒猶峭誰道春風似故人

悄悄輕冰斷水涯欣欣羣木媚人家春風巧思無尋處紅白青黃各自花

昔年花市爛春林今日重來老病侵蒙月漫爲流俗歎行藏誰見古人心

右謾成

九月十八日離魏都寄內二首

南鴻無計與同飛鴻翼翩翩我馬遲若過平臺寄家信爲言今日是歸期

蕭蕭霜風吹客衣客懷多少寄金徽到家細說淹留事應笑蘇秦困始歸

寄情

近時頗少飛鴻信。幾日應占喜鵲聲。相見便須持寶鑑。爲翁衰鬢摘霜莖。

題齊己草堂

一曲流泉對草堂。何人與續峴前香。清詩自共秋風老。依舊鐘聲送夕陽。

忠肅集拾遺

上哲宗乞召用傅堯俞等以銷姦黨疏

臣備位左右。憂深責重。雖夙夜盡瘁。恐終無所補報。竊謂國家先務。莫如得人。近臣事君。唯有進善。臣伏見知陳州傅堯俞。知齊州王巖叟。知潞州梁燾。通判虢州張舜民。知廣德軍賈易。皆早蒙陛下議擢。分在言責。不幸志業未伸。謗嫉橫作。罷職補外。各已數月。按堯俞等皆忠直之臣。守正不撓。在職未久。知無不言。此固陛下素所奬愛。必未棄捐。然臣私憂過計。恐有補外漸久。朝廷漸亦忘之之日。不避僭越。輒效一言。夫人才不同。所用亦異。或長於政事。或善於文學。或言語侍從。或行義師表。今多士盈庭。於此數色。固無乏事。至於公忠朴直。不避仇怨。不附朋黨。一節自守。可當大事。肯爲國家効死守法之人。則非獨今日難求也。從前世以來。不易得也。譬如人之一身。耳目手足。肌膚爪髮。闕一誠不可。然而强四支者。必以骨爲主。故自古人君崇奬忠直。謂之骨鯁之臣。傳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言猛獸在山。則山中之物不敢犯者。如直臣立朝。則姦佞有所畏憚也。今堯俞等皆有骨鯁大節。公論所重。邪黨所畏。況當今陛下明辨忠邪。汲汲進賢之日。而反使數人流落外郡。爲姦邪所快。臣實痛惜。兼觀近日言路。稍異有昔。雖章奏交上。議論不少。然而推鬻者非豪强。則親舊。所排擊者非孤寒。則怨隙。朋比之心。公無忌憚。陛下試取近來言事章疏。密察其意。其間心出於至誠。言出於忠信。憂國如飢渴。謀議知大體。有如堯俞者乎。孤立不

懼。彈劾權强。赤心事上。略無私意。有如嚴史者乎。守正堅確。不憚大吏。不黨同列。嫉邪指惡。有如舜民。嚴及易者乎。以此驗之。眞僞立見。今聖明在上。方修善政。而羣小不快。爭進於下。布列朋黨。造作謗議。欲以傾陷善良。動搖政令。紛紛籍籍。甚可懼也。然上下相悶。誰爲陛下辨之者。當此之時。唯且收聚人才。使在朝廷。若正直之路廣。則邪枉之志銷。而治道成矣。臣疏賤拙直。天下無毫髮親黨之助。獨蒙二聖選拔。致位於此。恩至厚矣。則報效之心。豈宜自比衆人。故當知無不爲。膽敢避罪。臣願聖慈深賜省察。特發睿斷。召此數人忠正之臣。入備任使。以慰公議。以消朋黨。幸甚。

貼黃呂公著等亦曾同議此數人。皆與臣意無異。但以未測聖意。所以未便奏陳。故密獻此言。若候因臣僚進擬而後召之。卽不若特降中旨。付之三省。庶使恩命出於陛下。元佑元年十一月上。時臣奏職五十四。

張文定玉堂集敍

甚哉辭之不可以已也。夫萬事異理。非言不命。四方異情。非解不通。詩不云乎。辭之輯矣。民之洽矣。傅亦有之。子產有辭。諸侯賴之。是以君天下者。必使其臣贊爲辭而後出之。周御史掌贊書。漢尙書作詔文。此其官之見於古者。歷代因之。其任愈重。夫以堂宁之一言。行乎四方萬里之外。不高深簡嚴。不足以重王體。又欲其誠之宜。不優柔曲折。不足以究民聽。又欲其言之約。三代而上。經聖人所定。不可尙已。三代而下。作者汙隆。隨時屢變。其間承平之時。訓辭深厚。號令溫雅。有古風烈。而傾側之際。書詔所下。武夫悍卒。揮涕感動。終於享好治之譽。建持危之功。則潤色之效。豈小補哉。自慶甫至於嗣甫。雖仁祖蒸儉寬大。英祖克篤前烈。主上長駕遠馭。略不世出。三朝政績。巍巍煥煥。非尋常耳目所能觀聽。而於斯時典冊告命。多出公手。上之仁心德意。國之威福所指。明布諭下。昭如日星。學士大夫。都邑野人。莫不曉然知治道之所以然。雖政績固自卓越。而述作之妙。知有助哉。至於供奉歌頌。祠祝贊戒。勒之金石。播之樂府。多者千百。少數十言。體制紛紛。各得其度。衆人不給。我獨贏餘。又何其富也。

王開府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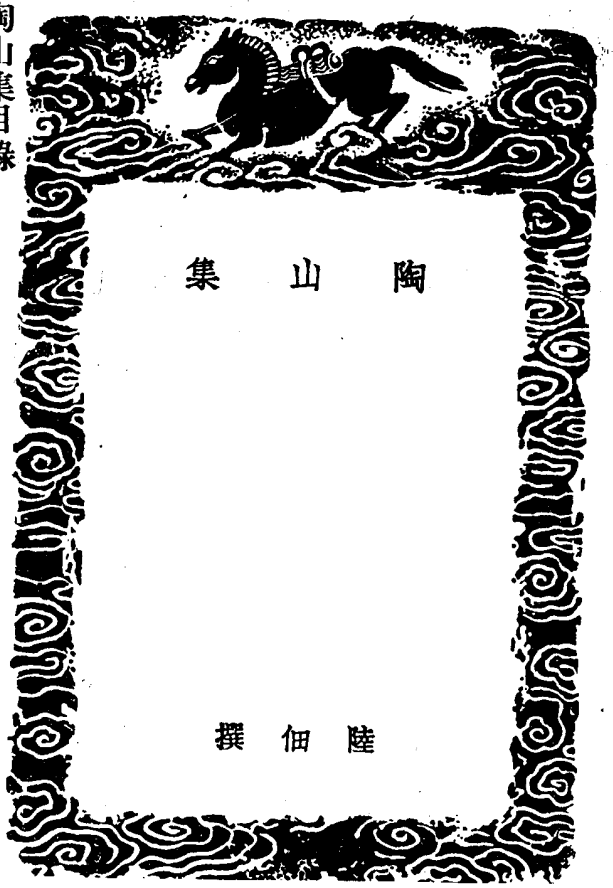
維王氏得姓于周靈王之子晉。晉既仙去。而世人指其族曰王家。其後翦以秦將顯。東漢有處士霸。霸生孫甲。徙居于祁。自是太原王爲著姓。元魏時。固爲廣陽侯。侯二子。神念神威。神念避亂南奔梁。神威北事齊。而其家散處宋鄭間。子孫蕃盛。至丕又徙開封陳留之通許鎭。鎭後爲咸平縣。今爲開封咸平人者。公之高祖也。世以貲雄。曾祖太師公。祖中令公。皆好義周急。斎德不顯。至考韓國公。仕爲江甯句容縣令。後以公貴。贈皆太師。封大國。追封曾祖妣李氏義甯郡太夫人。祖妣張氏同昌郡太夫人。妣張氏同昌郡太夫人。趙氏會甯郡太夫人。李氏吳興郡太夫人。公吳興出也。少奇警力學。能文詞。天聖八年。舉進士。仁宗廷試。以爲天下第一。時年十九。拜將作監丞。同判懷州。改潁州。以吳興憂去官。繼丁韓國公憂。居喪擢棘杖。乃能起。景祐二年服除。改祕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建言朝享太廟祝文。著后姓非是。請止以謚別之。慶后郭氏卒。詔葬以后禮。既啓殯。天子以上元御樓觀燈。公以謂春秋晉大夫智悼子卒未葬。公燕于寢。

杜賛諫止之君于臣義且若此矧后生雖見貶而死被尊禮宜有恩也請罷元夕燈燕俟十七日遣奠仍禁士庶聲樂三年充三司鹽鐵判官賜緋銀魚袋五年權同修起居注轉右正言寶元二年知制誥充北朝正旦國信使明年賜三品服判太常禮院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間知審官院當三班院公言廣南幅員千里鄰控蠻獠而節制所總止桂廣二州追阻勢難蠻或寇犯緩急不及事請倣唐制以東路之廣潮西路之桂容邕分五管以密援疏上不報其後十年儂智高陷廣州又二十年李正德陷邕廉欽于是人思公言而服其識明年充益梓路體量安撫使是時南川荒饉公私凋殘既至奏蠲逋負閱官吏良否多所進絀之人大慰說蜀郡媪某氏多貲無子一孫才數歲媪意以貲厚其弟顧難于其婦乃詣郡誣婦不善撫吾孫願出之獄具公至立姑婦于庭置兒其間兒急趨母公曰豈不善育也媪伏誣狀又里民孫氏產刀鉅萬死而子幼其妻念門戶事請其兄經理之姊者或告其奮禁物州用坐長法以徒當其兄且誣其妻不睦于夫常祀神呪詛將以義絕出之公曰良人已歿而妻以罪出甥家犯禁而舅爲共犯非禮律意開見所無皆奏正之二事蜀人令以爲神明未還拜翰林學士慶歷元年知審官院明年同知貢舉契丹之盜邊常爲塘水所限是年春其使劉六符謂館伴賈文元公曰南朝塘濼何爲者也一葦可杭投釜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土囊遂可路矣時言事者亦請涸其地耕以養兵仁宗以問公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術不應以語敵此六符夸言耳設險爲國先王所不可以已而祖宗之所以限敵騎也仁宗深然之其後神宗復嘗問之公對如是神宗曰正朕志也是北敵以王師問罪元昊故謀爲牽撓勒兵境上使六符爲不可得之求耳七月富文忠公再報聘既行繼有詔附文忠以賜六符文忠疑國書與政府口宣及詔語或參差至中路啓書果異遂倍道馳還叩閤門請對公方考試後殿仁宗急召諭之曰毋須同列往獨視之公歸院與文忠議一夕易其書詔大要以強中國絕後日牽制爲意前此敵書有太宗皇帝于有征之地才定幷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之語一時莫知所答公獨請間曰臣知其故因奏書云太宗嘗觀幷郊睚謀燕壘于是貴國刺梅里求致書行在而反潛假其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仁宗喜曰乃自有本末諭執政曰非王某該詳故事殆無詞也十月敵泛遣蕭偕來議事公實館伴階因請爲我禁元昊犯邊而指在求賂是時朝廷亦已厭兵矣及偕行燕于班荊始詔公許偕誠能約束元昊則當班師可緣詔語付偕公以詔書予之使常得持以邀我非使但詳諭偕而已還奏之仁宗善之曰唐之回鶻恃功王室難制幾有之也轉起居舍人十二月知開封府踰日都城肅然明年上元故事籍嘗爲盜惡少每至是拘之獄公呼諭遣之曰倘更爲官得盜當除爾籍皆拜而去五夜無警三月以諫議大夫拜御史中丞李用和以元舅除宣徽使意不滿不謝居數日除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言杜審瓊太祖太宗舅事兩朝有勞然終不至宣徽使祖宗所以保后家也用和無功貪驕而陛下名器聽其所欲恐非所以全安之欲報母后厚賜之可也兼判國子監請闢錫慶院以廣學宮因請車駕視學夏文莊公經略西師久無功移疾歸淮西未幾召爲樞密使公言竦無忠諒之節專爲身謀當要重之任不深惟報効而以疾爲辭今遽擢起是避事爲得計也無以厲世又入對極論之而仁宗未省遽起公

引帝裾畢其說遂罷竦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所頌一事也蘇舜欽子美監進奏院鬻故牘得縉錢數千夜召朋友宴集客或爲傲歌有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云者公彈劾之遂坐黜又言中書樞密院總天下機務職分不明執政之臣勞而無功日五鼓趨待漏院閱文書以待陛奏退集議歸近巳午數刻之間占書施行未既巳逼再集講明日事矣酬酢有不逮何暇安危遠慮哉古所謂三公坐而論道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則繁簡固有節奏請以今事細例孰者歸之有司仁宗既用公之議升章獻明肅章懿章惠皇后祔于眞宗廟室因言翼祖孝章皇后宜正位號而祀別室非是亦請升配時不見用至元豐中卒如公議李良臣陷于敵數年來歸議增六室復閤門故職公言良臣雖能終自拔前不死戰爲賊俘實有罪今加賞敘無以示後李廣漢名將陷匈奴得還議當斬贖爲庶人蘇武不屈節白首歸漢才得典屬國古之馭將法義如此良臣宜待後效與國僧紹宗鑄鐵象妄言災福惑衆聚財士女傾赴之以金銀器飾投諸冶中貴人督作宮掖出貲佐之公以爲西師宿邊而財費于不急動十心起民怨詔立還中使禁止之又言四月朔太陽當虧經典所忌請罷游幸西苑諸后既升祔賜羣臣帛有差以公由翰林學士遷特命倍賜與學士等公曰不敢以臣廢法慶敦諭訖不受天章閣待制滕宗諒帥慶州以邊事用度無藝軍費難屈公累疏之遂宗諒岳州五年官伴北朝回謝使六年春復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言太祖時兵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四十萬今遂倍之兵在精不在衆穴數坐食非計也三司雖總財用大計而事實在外請太原大名永興帥臣各帶計置一路糧草是冬請補外改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亳州改鄭州明年三月轉給事中七月移遼州明年拜尚書禮部侍郎坐舉張得一罷職是年河朔大水民流亡朝廷分河北爲四路冬置帥公以本官充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至則爲方略振哺全活甚衆皇祐元年春復兩學士五月充永興路都部署兼安撫使知永興軍七月改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十一月轉戶部侍郎河東安撫使知幷州兼本路計置糧草四年還朝知審官院充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判太常寺公在經筵每進讀必以古義反復勸上以傅當世之事仁宗于邇英閣置太原經著草顧曰宮中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公具對本末因曰願垂意六經正史此非帝王所宜學翌日已徹去五年知貢舉至和元年充三司使充回謝北朝國信使見敵主于混同江敵每歲春帳于水上置女釣魚惟貴族近臣預一歲盛禮在此每得魚必親酌勸公又親鼓琵琶以侑之謂其相劉六符曰南朝少年狀元入翰林十五年矣吾故厚之使還除宣徽北院使言者以公是行遇正旦使宋撰于靴淀選與敵使爭不直公實與會即改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嘉祐二年移秦州羌族瞎藥木征哨賒囉逆衡更出歲爲邊患公以威信誘服皆請吏修貢西境無事知河南府知定州八年英宗即位拜兵部尚書治平二年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京師大水公上治平政鑒十篇大概謂宜寅天脩祖慎威福判眞邪愛民肅兵以答天誡神宗即位拜太子少保遣中使李舜舉詔曰卿曾獻忠先朝今宜有輔不逮者公約政鑒之義上聖政備覽十篇明年檢校太傅宣徽北院使再任熙甯初西邊久無事而彊吏產謀造端公極陳所以綏懷之者及人果使橫山族殺保安守將楊定繼遣使以其主諒祚訃至公請選勇辯士詰取害定者羌果送

之戮于境上而受其使。未幾。邊將又遣兵攻羌境。羌復犯我慶州。我亦取其豪古城。公知邊患未有艾也。復上疏言章聖得潘羅支而繼遷之患息。仁宗得嘛厮囉而元昊衰。今橫山五族與吐蕃蘆毡等衆族。世受王命。今宜以恩信深結之。可得其用。是夷狄攻夷狄之道也。又請按求唐章堅裴耀卿水運以實關中。唐引粟江淮爲回遠。今可漕太倉粟。則比唐爲易。其言道路甚悉。常因日觸上天下形勢。憂勤啓聖。爲政先後三論。召還。有大臣語公曰。今大新百度。能少默當進矣。公謝曰。士固欲得位以行其志。然未聞枉志以求位也。遂論新政。謂青苗助役。皆縣官漁利。謂諸役法困民。惟衙前籍上米石使相助。若可行以代吏祿。然是竭良民以養浮浪。公于是不得留京師。去留守南都。四年。判河陽。五年。再判河南府。八年。還朝。衆中太一宮使。言今天下兵分隸所謂三十六將。臣覩其人。皆鬬將而已。倉猝當誤事。又言國馬大事。監牧不可廢。交阯襲邕管。罪不可赦。宜募兵江湖。使習風土。便器械。賦錢糧于荆閩。則無勞費。公懇求閒退。章八上。元豐元年。檢校太尉。南院宣徽西太一宮使。賜金方團帶。先塋得置寺。皆異禮也。歸居洛陽。面辭。陳天下利害。有人所難言者。自執政而下。侍從館閣士大夫。皆爲詩以美其行。三年。彗出西方。詔求直言。公上疏。大要以愛民省事爲本。顧振滯淹。伸冤枉。蠲逋負。秋大享明堂。詔入陪祠。既畢事。召對曰。北門常須舊德而卿故治也。當再勞臥鎮之。又屈指數日。某年召卿歸矣。時三路籍民爲保甲。下戶皆不免。日聚教之。提舉官禁令苛急。河北保甲往往爲盜賊。百十爲羣。州縣不敢以聞。公極論其弊。謂非止困其財力。害其農業。所以使爲不良者。法驅之也。將恐浸淫爲大盜。可憂。願獨裁下戶。于是主者指公沮法異國論。公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章八不已。天子始悟保甲之爲盜也。六年三月。拜安武軍節度使再任。八年三月。今上即位。拜彰德軍節度使。公再至魏。前後求退。章累上。不許。七月寢疾。詔遣中使挾醫臨視。二十三日。薨于府第之正寢。訃聞。兩宮驚悼。遣使慰卹。賜予甚厚。又朝中貴人護喪歸洛。以開府儀同三司告其第。公儀觀端秀。動容步武。皆有規度。語韻如鐘。于書無所不觀。博雜涵茹。而折衷于孔氏。爲文章渾厚清偉。尤長于比事。儷辭。平生奏章。皆自爲之。至老不以屬人。對賓客喜清談。論文。誦講古人制草及國朝典故。少遭天下無事。仁宗黼意經術。獎用文學士。公翱翔出入。論思謀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指切權近。發明時政。無回隱。侃侃諤諤。白首逾壯。故逮事四朝。多見納用。而眷遇深渥。在朝廷清塗要地。踐履周遍。外之名都大鎮。多再至者。所至首訪民所同患。所同欲。廢舉之。專以愷悌之情。與人休息。人是以安樂之。去而思之深也。兩蜀魏定皆立生祠。士大夫皆曰。王公之志。雖不得坐廟堂行之。然內外五十餘年。凡詔告于上。設施于外。其及物者蓋多矣。累典貢舉。遇士有大體。號爲得人。公少喜道家說。其于頤生練氣。蓋有自得之者。故年益高。神明益彊。臨終。且索筆草奏。求輿疾歸洛。奏成而目瞑。詞氣不亂。或泣于傍。猶搖手止之。兄弟十人。從子孫衆多。以公官以公嫁者數十人。疏族寒士有謁必厚之。薨之日。橐無餘貲。而孫猶未有官者。公婁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之女。追封平樂妹今封和義郡夫人。子男七人。未名而卒者四人。仕而卒者二人。曰正甫。奉議郎。曰端甫。大理評事。次曰晉明。今爲承奉郎。女八人。在室而卒者三人。嫁朝議大夫程嗣恭。朝奉郎任公裕。孫亞卿而卒者三人。今二人之婿。曰節度推官石宗彝。宣德郎呂希亞。

孫男七人。秉文景文。並承務郎。敏文假承事郎。貢文尚幼。餘早卒。女三人。曾孫男女三人。公所著內制外制集各五卷。奏議十卷。文集七十卷。王氏世葬開封府閿封縣之蘇村。至公始葬其考翰國公于尉氏縣之柏子岡。今又卜之地。得于河南府河縣敎忠鄉府下里。而日得公薨之年十二月之甲申吉。乃葬公焉。公舊名拱壽。唱第日。仁宗面賜今名。謹具公世系官事始終。上尚書省。移于太常。告于太史氏。謹狀。



陶山集

陸佃撰

陶山集目錄

卷一　七言古詩三首　五言律詩十五首
五言排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三十八首

卷二　七言律詩七十八首

卷三　七言律詩六十三首　五言絕句四首

卷四　劄子十三首　狀八首

卷五　議二首

卷六　議四首

卷七　表二十首

卷八　表三十二首

卷九　經解四首　策一首

卷十　制二十六首　策問十二首

卷十一　敍論一首　序四首

卷十二　記四首　書後二首

卷十三　書六首

卷十四　啓二十九首　祝文十一首　祭文六首

卷十五　誌銘九首

卷十六　誌銘十六首

卷十七　誌銘七首　墓表三首　行狀二首

臣等謹案陶山集宋陸佃撰佃字農師山陰人熙寧三年廷試甲科徽宗朝官至吏部尚書拜尚書右丞出知亳州卒事迹具宋史本傳所著有爾雅新義埤雅及此集埤雅別著錄經部小學類中爾雅新義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尚載之而訛缺斷爛殆不可讀此集據書錄解題本二十卷亦久散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裒爲十六卷蓋僅存十之七八矣佃本受學王安石故埤雅及爾雅新義多宗字說而新法之議獨斷斷與安石爭後竟入元祐黨籍安石之沒佃在金陵爲文祭之推崇頗過然但敍師友淵源而無一字及國政元祐初預修神宗實錄亦頗爲安石諱數與史官辯爭坐是外補及徽宗初召還復用佃乃欲參用元祐舊人復與時宰齟齬而罷蓋其初誤從安石遊文字之間不能不有所假借至于事關國計則毅然不以私廢公亦可謂剛直有守者矣佃既以新法忤安石不復咨以政事惟以經術任之神宗命詳郊廟禮文佃實主其議今集中所

載諸篇是也。其他文字、勘以史傳所紀。亦皆相符。惟元豐大裘議。集稱佃爲集賢校理。史乃稱同列皆侍從。佃獨以光祿丞居其間。未免傳訛。又佃紹聖初落職。知泰州。故到任謝表。有海陵善地、淮甸近州語。史稱知秦州。亦爲字誤。殆修宋史時。文集已不甚顯。歟方回瀛奎律髓稱胡宿與佃詩格相似。宿詩傳者稍多。佃詩則不概見。今攷六藝大典所載。尙有二百餘首。大抵與宿並以七言近體見長。故回云然耶。厥後佃之孫游、以詩鳴于南宋。與尤袤、楊萬里、范成大、並稱。亦喜作七言近體。家學淵源。殆亦有所自來矣。乾隆四十一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　昀。

纂修官修撰臣陳初哲。

陶山集卷一

宋　陸佃　撰

五言古詩

依韻和毅夫新栽梅花

誰賦梅花詩。擬繼三百五。昔聞林居士。幽棲貧嵓塢。瓊章雖在人。玉樹已埋土。湖山今寂寥。五雲謾無雨。夫君擅文章。頗以詩自許。芬芳春草生。光芒夜珠吐。人間再生島。名在詩書圃。錦囊貯西施。佳麗生百賦。翩翩道家山。文采動人主。陽春定能和。白華應可補。後生誰敢當。柏直口尙乳。（案）漢書高帝紀、問大將誰也對曰相直、上曰、是口尙乳臭、此詩節取成句、原本訛柏直爲相値、今校正。老夫幸未疲。腰劍猶能舞。

七言古詩

贈王君儀

嘗思孔子昔在世。門生弟子三千人。大哉卷舒聖人道。弦歌講誦鄒魯濱。立身非以利欲誘。至誠惟學義與仁。雍容德基愈磨厲。烜赫光輝彌日新。追塵力行慕汲汲。忘疲善誘思循循。外榮豈就卿相位。內樂惟知探道眞。所以萬世作師法。望之仰之如北辰。吾嘗苦愛孟子語。淵源事業醇乎醇。得君達欲善天下。陋

巷窮惟周一身。當時舉世謂迂闊。進退何妨吾屈伸。紛紛流俗何足託。以道優游能自遼。警然顧彼萬鍾祿。有如聚散空中雲。乃知君子所爲學。志將憂道不憂貧。君儀建德一儒士。篤學滄溟陶粹純。年強有志闢邪說。氣壯力苦勦荊榛。放出森森梓杞材。秀枝爛漫敷青春。讀書侵暮卽然燭。爲文夜坐常達晨。誰憫顏瓢啖藜藿。自憐范甑生埃塵。每云外物未嘗恤。披卷動能經累旬。有時揮筆瀉霖雨。但聞霹靂飛車輪。雲開霧散卻晴霽。清風淅淅無纖塵。（案）此句用顧輿前寢。佳花美木競妍秀。高山遠岫皆巃嵸。有時高談傾耳聽。又如天馬超崑崙。回顧駑駘百千輩。疲筋竭力安可攀。我嗟才識頑且鄙。書齋日得相依親。勤勤願子能如此。固宜使人長書紳。

依韻和孫勉教授

汝陰先生學雖興。官職冷靜眞如冰。門前鳥雀可羅網。飯中埃墨隨炊蒸。收拾人才妙長養。落筆雖誤猶成蠅。至于敗事亦不受。晝脂徒費知難凝。從來說詳富學海。發揮春秋破暗膠。仲舒玉杯足瑰瑋。中散珠船不光彩。（原註）中散明王戴之。著書固知非一日。作詩又欲重千載。公卿爭迎爲上客。信知淮楚文章伯。應許曹參避正堂。未甘賈誼虛前席。男兒富貴固有時。如何宦達徵慾期。袞衣繡裳畢竟在。祇是卽今髭鬢改。平生耿介性不容。漠漠勁節凌秋風。金華中丞最稱賞。惜也未老先龍鍾。去人闔棺命云促。浮生瞬息風中燭。（原註）華老尤稱筆誡之。華萼飄零不得歸。涕淚數行悲手足。願予未放雪滿顛。乞得清穎如升仙。喜聞故人在學校。宛若見面初開牋。揚州騎鶴未足羨。使欲共醉花中間。西湖風景事事好。不似吳越惟無山。海棠方恨我來遲。君欲歸去將何之。期向聖時同盡瘁。況復交情淡如水。他年若和（原註）傳說羹。免使鹽梅鼎顚趾。

依韻和李知剛黃安見示

蔣山鱗蠶蒼嵯峨。參伐可捫斗可簸。建康開府占形勝。千檣萬舳來江艖。憶昨司空駐千騎。與人傾蓋腸無他。有時假寐枕書臥。忽地起走仍吟哦。諸生橫經飽餘論。宛若茂草生陵阿。發揮形聲解奇字。豈但晚學池中鵝。余初聞風裹糧走。願就秦扁醫沈疴。登堂一見便稱許。暴之秋陽濯江沱。夜深歸來學舍冷。鼓吹有蛙更聞罷。曾參捉襟肘屢見。回也簞食傾瓢盞。誰云寒儒偶遭遇。馳道馬疾搖鳴珂。因緣乞郡得金印。闕吏雖識難誰何。邇來二紀世已換。仙基一局眞爛柯。孔林父子久同葬。謝安墩在空坡陀。顧瞻思賢有儀象。挂壁未去聊隨梭。中年觸緒易感慨。賴有二子相經過。隨西家兒信奇偉。美玉在巖珠在波。甄非冰清託之女。亭亭松柏垂蔦蘿。黃生初來似翫蜀。被絲纏裹今成蛾。磨礪爪距擅場屋。擬與羣俊爭殊科。惟黃與李豈易得。一二自抵三千多。回思爭雄六戰國。競致賓客尋干戈。黃金築臺禮郭隗。玉盤進手延荊軻。雞鳴狗盜何足數。雖欲定霸終蹉跎。大哉皇宋聖人出。日月雙麗君臣和。歲時金穀玉燭潤。紀功泰山崖可磨。平生慷慨慕荊國。自奮中立無邪頗。異時與子共勳業。請效夔契賡堯歌。

五言律詩

登塔

題寫看前霍蹲攀接後摩日邊窺兩觀雲下念鰲親宮徐添書林花頓減春夕陽猶獨立萬慮入經綸

依韻和彭器資直講

歲久親談塵春深集武閣才名非書餅科等是傳衣鶯稍遷喬出鴉應反哺飛羨君親膝近昨夜夢先歸

呈張運明舍人

世掌絲綸美聲名壯紫微賜茶天上坐退食日邊歸簡在除書密時清諫疏稀伫公參鼎席寰海望餘輝

思嚴老呈彭器資

春遠下棲遲城高背落暉鴻鵠經歲別鴻鴈幾時歸柳閣行人盡花殘驛使稀濠州在雲下深欲伴歸飛

寄龔深父給事

往歲手曾攜穿雲路欲迷蓬萊風引近靈鷲月飛低壺永基相對春深鳥自啼別來眞約在何事少書題

蘇丞相挽歌詞二首

樂易雖難老艱難亦備更高官誰不死厚德是平生曾負阿衡鼎仍調傅說羹須知夷險異高臥看南行

世德層層外年齡九九餘浪傳千歲字眞記五車書帳冷開金鴨泉深暗玉魚前時傳巖像今得幾分如

鍾評事挽歌詞

銀餅當年遇金鉤幾代收一經知教子千橘等封侯瘴雨松門夕悲風桂嶺秋江深人不見依舊水東流

馮朝奉挽歌詞

仕宦惟遭遇神仙信杳冥老年多感慨同牓半凋零附葬銘旌暗平生信史青須知玉川子傳後有添丁

公議郎中挽歌詞

愷悌雖平進艱難亦備更冰廳諳冷宦夢境過浮生雲海仙舟隔風旌粉字橫莫埋言行錄留著後人行

劉大卿挽歌詞

許國丹心壯傳家素節清裴無金椀送庭有玉棺迎紅幕資朋散青囊宅兆成惟餘原上月猶是舊時明

陳夫人挽歌詞

鄰輿鄰人卜門歸太史評忽隨雙佩失不見一珠成夢入清都杳船維彼岸輕空餘江上月依舊度牕明

魏國大夫八陳氏挽歌詞

蒲逐晨鐘盡舟隨暮鼓移文歸大家傳行在小星詩珠珮臨江失金丹渡海遲侍郎頭已白兒墓不勝悲

贈慈覺大師

講花天散墜醉草客爭收朔月來相識孤雲擧自由隙駒穿薄暮簷溜滴高秋不鎖西牕夢名山有舊遊

贈李柔得道士

尊得眞人性長安久卜居墾成西蜀雨換得右軍書（原註：一作桂林無雜樹，良壤介然蔗。）酒散顚狂極香消寂寞餘更能盤礴畫傳寫十分如

五言排律

再用前韻呈毅夫（案此所云前韻一首永樂大典缺載）

洛陽曾識面穢下竟論交久若居蘭室初如食蔗榊故非偸姓孔誰敢僭名郊作事常師古當官肯代庖

匪躬期蹇蹇夷行笑嘐嘐稷也眞堯力參乎豈桀黠金樓傳寶構雜俎當珍肴講舍推攸止賓筵絕載呶

孫牕餘臘雪徐榻臥寒爻反舌宵鳴蜮長蹊暖挂蛸卽今除戶壁那得曝簪茅遠夢方隨蝶輕綃擬換鮫

歷來雙鳳闕律動半山坳草色揉藍染花名篆字鈔膘肥罷自撲香滿麝爭跑乳雉翔仍集鳴禽語漸勦

柳將金自比楮與玉相淆節應酣三日陽添泰一爻碧圓牽翠荇紅蕾破香苞鶯出求同志鴻歸學共胞

形容當舞鴛音韻中笙匏麗苑閑亡是熙豈亞有巢不材眞是樸何算信如筲交淡非同醴流清豈爲膠

往來須倒載生滅任浮泡縱阻陳歌管猶容聽鐲鐃北牕寧獨臥南岳謾相嘲酒用陶巾漉詩須賀錦包

慵教談麈盡仍取睡壺敲不向花前醉應慙薄荷貓

七言律詩

閒居示王君儀

五色文章爛錦開謾勞天女翦刀裁黃鶯窺水亭亭立白鳥投空遠遠來清晝光陰輸靜客碧雲岐路屬多才羨君查入交滄海探盡驪珠始肯迴

送諸張

就學經年客會稽父兄應久怪歸遲故知子學優來日想得人看勝舊時食蔗已甘佳境近爲山纔止素功虧少年況有修身志莫爲區區應舉移

依韻和尙用之秀才梅花二首

假借鉛華素不曾肯將桃李較衰榮向人有意如相識混雪無言恥自明青帝信音元苦遠素娥風調不勝清愛君詩思誠高古睥睨玄尊與太羹

年年先發更誰曾憔悴中閒獨自榮素豔得如人淡伫暗香能共雪分明銀河魄轉霜風耐青冢魂歸月夜清莫與將軍輕止渴須知丞相要調羹

送能協

禹門千尺晚登龍稽古從來緩見功清節蘧珠函柱白高文浮蜃吐樓紅落花正值行時盡圓月還成別後同寄字好憑魚上下汴渠流水洛新通

呈趙州程給事

南海歸來請會稽錦衣新過浙江西暫違香案蓬萊小久擅詩名太華低花影欲重公事退鳥聲初鬧吏衙齋雲衢已怪朝天晚乘興無因訪剡溪

依韻和程給事留題法雲寺方丈

淨室兼容海衆臨。維摩憔悴病仍侵。且將燈綰光明藏。時見珠隨啄睡音。素壁短碑深掐（原註）去聲。玉。苔蘚。新牓大書金。故溪曾指桃花記。乘月何時更一尋。

題通南亭呈程給事二首

子眞仙去學喬松。華宇經營得我公。海近蓬瀛全髣髴。山經樓閣半虛空。一千里地蒼前月。九萬程天座上風。從此巖中登望好。卻應渾勝水晶宮。

參陪初見翦蒼菜。頃刻疎紅戶牖開。賀老湖光浮枕簟。梅家山色染樓臺。翠微已借雲根築。青頂仍供月影來。聞說紫泥追詔近。使星躔次傍三台。

依韻重和再住法雲寺（案）此云重和。自有初和一首。永樂大典缺載。

開說重來住法雲。舊緣香火一番新。桃花可認曾移主。鷗鳥還應不避人。腦玉幾陵虹氣勢。顆珠長借月精神。何時乞得東南守。共禮黃金丈六身。

贈眞戒大師

時訪城西長者家。欲將無定友煙霞。白函貝葉聽揮麈。一炷爐香看點茶。猿立砌臺偷落果。鳥穿蒼柏獻新花。舊曾題處煩師護。肯學常流旋碧紗。

登塔望太行

浮圖千尺俯樓臺。天地晴無一點埃。日薄馬初經具次。（原註）具茨之山。風輕船稍近蓬萊。遷移曾費愚公力。分擘寧煩巨掌開。東北若無巨龍礙。好同靈鷲卻飛來。

依韻和彭器資直講二首

三年清苦下書帷。諸子專門盛一時。研盡錦砂重注易。草殘饒紙謾箋詩。鼓催閩越茶應早。綫引昭陽日漸遲。侍講曾須拚共醉。狀元新約未差池。

歸盡春風未得歸。相逢還是落花時。文衡仔細誇程石。欽量巍豪笑滿巵。安穩鷺鷥多左翼。低回烏鵲尚南枝。稍尋前度曾遊處。更覺新懷慰舊思。

依韻和蕭惟申檢法同年

老驥知龍久屈盤。追風消得用金鞍。即今將相多同牓。自古神仙有法官。病起縱驚秋鬢改。詩成猶伴夜珠寒。他時直上三千里。願看雲天一整翰。

門下王相公南郊謝雪子敏甫學士監禮楊傑有詩次其韻

雪擁平田萬頃寬。一郊和氣屬天官。撒鹽久欲資調鼎。成璧初疑捧上壇。雀帶玉飛金屋暖。龍和珠睡錦牕寒。他年祠祿親陪燕。應得屏風隔坐觀。

依韻和元參政祈雨

翦爪七年矜久旱。齋心三月愧疎雲。地鍾潤澤來耕壠。天借清涼入繡紋。常膳鼎寒搖蓑甫。正衙爐煖和

蘭薰。（原註）是日得雨。上復不豫。御正殿。越裳會見朝丹闕。共識中原有聖君。

次韻和曾子固舍人二首

閶闔晨開玉殿浮。靈鼇不動海波柔。是般仙果三千歲。一樣春風四百州。鸞扇影寒裁就月。蜃爐香煖結成樓。從今不顧瑤池宴。開卻西巡八駿騮。（原註）右集英殿春宴。呈諸同舍。

平明下馬錦蒙鞍。暫向飛廊一整冠。行近柳陰移晝寂。坐來花氣辟春寒。別張翠幄黏絲絮。更想金人捧篆干。洛下少年今亦老。宴遊無復似前歡。（原註）右上巳日。瑞聖園賜宴。呈諸同舍。

賚善堂御筵奉詔送陳賚政出守邢州

共輔龍飛與五蛇。一時恩禮有誰加。華堂玉椀更傳酒。便殿金瓶獨賜茶。寶帶光芒腰下印。繡衣形影幕中花。平生自與韓公合。名德應歸太史誇。

呈王聖美

少談奇字客長安。妙斲無人得鄧墁。兩鬢已秋陪後進。十年如夢守前官。（原註）公改中九十年矣。竹延西角東須徧。梅發南枝北尚寒。（原註）聖美遷職。從古晚成終大用。扶搖行見海鵬搏。

依韻和章樞密景靈宮奉安列聖神御

綵輿同日會仙山。金鎖晨開玉殿關。駕象法王趨側畔。騎龍眞祖護中間。紫浮渭北衣冠氣。紅壓終南衮繡顏。更祝聖孫千萬壽。奉祠長御景靈班。

依韻和曾子開舍人從駕孟犖景靈宮四首

汎灑從誇雨點勻。九天宮闕自無塵。五更玉勒爭門入。十里珠簾夾道陳。薄宦即今雙鬢改。從官還是一番新。須知鸞駕重涓日。不似春秋四卜辛。（原註）是時有旨別選日。

夏木陰清氣候勻。平明鸞仗簇芳塵。百年禮樂傳宮法。萬國衣冠拱廟陳。紅芍藥開迎晝永。紫櫻桃熟奉時新。天街自不容生草。布屑由來枉用辛。

三宮同日下雲軿。帶曉千門萬戶開。黃徹日隨清景駐。玉爐風度暗香來。眠當道路驅除柳。守得宮庭委付槐。亭午扇還新廟闥。紫雲重複護周迴。

修廊圖畫列伊萊。金碧旁看啓佑開。山壓巨鼇初踴出。宮隨蠻鷲忽飛來。瀟湘伫泣空留竹。海岳遙趨想畏槐。聞說都人爭擁道。鳳輿纔見第三迴。

瓊林苑御筵奉詔送文太師致政歸西都四首（原註）元豐七年三月二日。（案）七年原本誤作元年。攷神宗本紀。元豐三年。文彥博爲太尉。九月加館鎖。六年十二月。以太師致仕。七年入覲。三月辛丑宴瓊林苑。帝製詩以賜之。與詩中節次相符。今據以改正。

車後猶驚隨劒履。帳前雖虎擁旌旄。星環紫極三階正。鼇立青天一柱高。上苑金杯新錫餽。下都銀鎗舊均勞。重來更捧宸章燦。華衮何如玉字褒。

黃鉞新兼兩鎮雄。至和前已冠三公。傳將名德懷夷外。老卻年華將相中。十雨愛成堯壤厚。五雲飛盡傅巖空。（原註）易飛候云。親四方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則其下賢人隱矣。更聞定策刊彝鼎。千古英雄伏下風。

太師勳業在丹書。乞得身歸主眷殊。五色詔容瞻鳳闕。白雲篇不換蛇珠。閒應物外神仙有。健復人間將
相無。明夜肅船回首處。汴隄煙月柳千株。〔原註〕公歸上特令具船。

黃金曾酌御尊餘。恩禮何人更得如。北極星辰趨觀闕。西京花木臥田廬。手持宸翰春羅馥。身入仙壺晝
景舒。八十爲師精力在。太公應愧齒先疎。

興龍節口號〔案宋史。哲宗紀。帝生日。爲興龍節。〕

祥雲好色近蓬萊。列辟稱觴廣殿開。樂奏九成丹鳳降。香焚百和玉龍來。三農臘雪方呈瑞。萬國春風已
暗迴。共祝聖君千萬壽。年年長奉白雲杯。

興龍嘉節會簪纓。步武蹌蹌鴛集庭。拜笏競從花外見。仙歌疑是夢中聽。升平聖世眞難遇。醉飽君恩敢
獨醒。同望闕庭稱萬壽。慶雲中見老人星。

依韻和王徵之學士

坐籌國事尙才堪。屈指同年祇二三。平昔醉鄉營別業。如今仙籍換頭銜。光陰老去猶能惜。世事閒來不
更談。聞說進書歸祕閣。絕勝流落在山巖。

爾雅新義成查許國以詩見惠依韻答之二首

背未成鮐齒未鮐。暫時來放五雲低。初從荊國猶年少。久侍神皇見日躋。近正鉛黃新眼目。指南塵土舊
輪蹄。愛君文采眞難敵。他日橫空是紫霓。

探盡驪龍鑿盡鯢。明珠未出價猶低。晉人已覺藍蝶誤。漢客仍從豹鼠躋。到底錯薪須刈楚。從來得兎要
忘蹄。他時若綴三經後。五色雲中有紫霓。

戲和鄧通叔仲春晨起

春來慵妒貧慵嬌。不飮喉咽頓覺焦。桃破臉深將露洗。柳綠腰細得風饒。船中載酒猶嫌少。席上看花每
恨遙。可惜韶光今老矣。不堪雲雨夢朝朝。

送文太師再致政歸西都二首〔原註〕元祐五年二月。

太師天賦與人殊。際御汾陽盡不如。萬乘有時前膝席。百官隨處避肩輿。鉅公多出陶鎔後。重事仍歸論
議餘。聞說挂冠恩寵厚。恨無官職可教除。

乞身章疏竟難移。雙鎭辭來亦重違。絕域共驚吾父在。別都今喜我公歸。渭川士宦相先後。遼海人民半
是非。誰念昔曾陪組帳。同時賓客坐中稀。〔原註〕公元豐間致仕。西歸。賜宴瓊林苑。今惟蘇子容并倘二人再預。

陶山集卷二

七言律詩

依韻和呈劉貢父舍人三首

鵷鷺朝來又集西。聯鑣初卸錦障泥。奪袍況有詩先捷。倒玉何妨酒屢攜。詔下競看花作判。賦成曾借柳
爲題。衣冠異日傳圖畫。惟有三家盛事齊。

酒半詩成日轉西。驪珠纔抵一丸泥。未饒白雪無人和。不忿東山有妓攜。班綴定應連玉筍。姓名還得夢
金題。飛騰便見新官上。傳語花開愼莫齊。

三家成佛本來西。共坐蓮胎出淤泥。〔原註〕舊謂知制誥爲一佛出世。歸侍玉除還似約。去腰金印定如攜。慇懃爲勸花前
醉。邂逅人逢葉上題。縱有風毛傳序遠。未應能似鴈行齊。

用前韻呈蘇子容尙書

鄴里從來敬效西。龍門登日尙雲泥。紫垣正掌絲綸美。絳帳初將杖屨攜。〔原註〕公在被垣知貢舉。倘始以門生登第。紅錦未酬
青玉案。黃金應護碧紗題。正堂若許曹參避。願更虛心問相齊。

依韻和頃起郎中瓊林苑奉迎神主追懷同年兼呈座主蘇丞相

清風明月本閒人鳳闕初來一幅巾淡墨姓名才桓赫橫金班綬偶叨塵鼎湖龍去池臺古遼海人歸冢墓新惟有蘇家老仙樹能將五百歲爲春

送楊損赴黃陂主簿

詩酒相從秖歲餘雲樓鳳閣在空虛驪龍光燄隨身短鸞鳳精神入簿書內翰風流知有後狀元門閥是當初恨無一物堪持贈梅未全開柳尚疎

送虞太熙學士知太平州

黃塵初出國門東楊柳青青畫埠紅占得度關雲色異想知登望月明同曾傳嚼蠟風情外更悟烹鮮政事中聞說太平迎候遠安排騎竹有兒童

送致政邢定國通判

七十平頭便拂衣舞雩風月有光輝尋常薄飯猶能足多少高官未肯歸鷗鳥等閒還自樂杜鵑容易重相邀想知遼鶴歸來早城郭人民未盡非

回方

蒼仞千尋畫不如信知韞玉勝懷珠一卷會使民瞻峻三品何妨主眷殊看日謬煩鞭氣力補天眞待鍊工夫寄聲欲取黃金印雨後還曾墮鵲無

送張韻待制帥瀛州

食貨方艱不忍籠長才宜有濟時功閣當龍馬圖書後錢入紅牙算子中音信定應隨朔鴈夢魂多擬託南風如何更講黃河策定取橫流副兩宮

送許遵少卿知潤州

丹陽太守舊名卿騎竹兒童夾道迎醉尹笙歌甘酒病謫仙風月苦詩情江湖天氣農桑早水竹人[illegible]

簟清白首愛君心未已夢魂猶遶鳳凰城

題海岳樓贈米元章

千級仙梯第一層闌干常爲水雲凭起爲霖雨從膚寸活得魚龍用斗升鵬有程途知可到鼇非番次信難勝卽今姓米仙人住雲母中間一片冰

依韻和青州程給事見寄

出守東州異故園臨岐花鳥共無言度關有客占雲氣負野何人肖夢魂蘭辟白蟫書殿秘茅分青士社壎尊相望幾直蓬萊宿燈影寒籠月滿軒

送王柄教授

場屋論才昔議魁教庠官冷尙低徊靈龜縮甲專藏六老雉斜冠怯應媒半醉珠璣隨咳唾一方桃李待栽培寒垣錯莫風沙晚南北相望首重回

和嚴老

還遇何人更得如同時幾許待公車官淸自可看奇字俸薄猶能寫異書千里水雲藏舊隱一番雷雨報新除自憐霄漢華塗穩鴻鴈橫飛序尙疎

依韻和查應辰朝散雪二首

三陽新已換三陰潤澤才踰一寸深無地行施調國手惟天知有愛民心霜毛一半渾如雪玉貌諸餘少似今且向尊前盡情醉不須幸苦問爲霖

抱甕何人似漢陰一番膏澍及根深稍蘇南畝耕耘力甫遍東君造化心堪賽不應須到晩可收除是趁如今實施若更施餘力豈獨坊名揭望霖

依韻和蔣津雪中見寄

蓬萊宮闕鎖崔嵬書史頻看秖亂堆華蓋稍瞻天北極紫雲曾識道東來功名方與英豪共懷抱仍逢故舊開造物爲君如有意一番風雪洗浮埃

答張朝奉二首

太公年甲伯夷淸早休官樂盛明西子橫陳花一徑北牕高臥稻千城喜聞客去如多病老見春歸似薄情曾向先師得門戶不知何日鍊丹成

一番相見一番淸坐久精神轉更明詩裏欲投亡命社酒邊甘在受降城此身到處堪乘興萬事由來枉用情試問仙翁多少壽定應三度見桃成

依韻和羅畸學錄

一番驚雷一番風巨魚看得化爲龍（原註）君登科日銷殘白日書千卷付與浮雲祿萬鍾珠玉貫穿成把握星辰羅絡在心胸怪來佳句淸人骨正值溪寒雪滿峯

呈周承議兼簡通判簽判二首

政事相傳賚有經爲州前後半台星歲教諸縣無公事（原註）今秋陳蔡皆被水而穎獨豐登如常年雨使佳人上使廳（原註）大排升廳行酒太守未甘鬢髮白西湖惟欠遠山靑經過況有風騷將乞取篇章作書屏

下車明日燕西湖醉倚高花不用扶鷗鳥便應知我意海棠今復恨公無佳人舞罷頭纏錦座客詩成咳有珠聖主若容長守此不妨生就白髭鬚

呈幕府諸公

十年騎馬困京塵乞得州來潁水濱苦鮮滿庭無字押蓮花全幕是詩人（原註）簽判節推皆著詩以新集見借樓臺雪後如聞雨歌舞尊前秖看春半刺會須拚共醉銀條方共德爭醇（原註）通判縣件醞厚飲纔條酒至斗不亂

宴西湖用前韻呈諸公

十頃湖光辟盡塵女郎臺榭占沙濱杜鵑言語謾爲客楊柳腰肢瘦似人便擬曲留今夜月已知虛度去年春憑君爲伴花前醉況復香醪特地醇

依韻和再開芍藥十六首（案此詩係佃守潁州時作第二首原註云今歲閏月兩見中秋以冒宗紀攷之則元祐六年也是年佃初補外故詩中多寄託語）

同時幾許已成空回首榮枯是夢中自昔一般稱國豔而今兩度嫁春風誰人與刻三年葉何事惟開十日紅試倚玉梯丹漢外爲渠方便問元功

百花羞縮敢爭先雨露仍隨愛惜偏青帝擬教春一見素娥留待月重圓（原註）今歲閏月兩見中秋相逢可惜非三月自歎無因更少年終日倚闌看不足直須風雨送歸天

前來樓子妙凌空若比今生是下中曾與阿衡調鼎鉉擬教周昉畫屏風再生檜老無多綠四季花凡一餉紅認得洛陽人未識信知天地有奇功

秖受姚黃一著先兒家元在郡西偏解殘珠佩迎新見尋得金鍮依舊圓一過馨香猶半日再來期約本明年向人自有凌雲意不羨城南尺五天

市井初傳爲一空直疑伊洛謾當中（原註）花譜云洛陽得天地之中故花比他州特異別承仙掌非時露剩占薰弦幾日風自愧霜髭難更黑誰憐粉面不長紅豈惟畫史愁傳貌兼使詩人費盡功

一番風信作花先未必春工會黨偏玉杵買來容再覩金釵分與卻重圓幾回衆裏知誰似一墮人間有幾年我是玉皇香案吏可能相與便朝天

十方生滅盡虛空往往看花似醉中再見傾城彌愛日一聞絕代競趨風不知世逐仙棋換未免身歸爛火紅自斷此生眞夢幻直須成佛是殊功

牡丹猶自欲推先傳語諸花莫恨偏淚眼始看金谷墜指環尋伴玉簫圓（原註）玉簫拿僕射妾後再生侍韋其留別玉環隱然在指見雲溪子此身那復思前事半面猶應記往年畢竟得歸歸甚處玉樓深在九重天

誰言見慣是司空舊說揚州未必中可是兩三千處月（原註）見揚州詩能如二十五般風（原註）此花再開又逐一般風依稀仙

帳魂今返遭遇神針肉更紅卻得逢蒼蹟厥力便教重見太平功

詩成贏得錦袍先自是高才遣將偏稀遇仙丹時下熟葬驚神女夢中圓丹梯直上三千級間氣于今五百年爲報百花休暗恨便開三度也由天

春歸岑寂厭書空賴爾相陪酒屢中未必前身非叔子不應後至似防風賭留坐客排雙陸借與都人畫二紅須信年芳有盧發莫教楊柳誤前功

阿誰連步擬攙先相見從他次數偏曾學駐顏知藥喜免教渝約問蓍圓春風省識非平日昏霧中看類老年聞說上林今更好一如堯禹舊時天

來時賓客正談空更值僧齋飯一中（原註）此花半日適齊驚編逸與諸公同看便擬商量歸慧日豫傳消息與香風夏篁三葉空餘綠秋木重花秖浪紅惟有此花花與子兩曾相見是神功

衮貌新來勝日先託根何事得州偏起將玉骨靈符異分出金身覺性圓如不能言常竟日似曾相識是今年也應解笑山茶晚長占東南小雲天

諸縣豐登獄屢空珍祥如欲助升中不妨故故留連月未到頻頻惱亂風向上鬱葱佳氣紫現前圓滿報身紅自今長許汾陽醉內外曾無總少功

發居衆後擢居先玉色無端稟賦偏華表卻歸仙夢遠寶陁重現瑞光圓少師花譜三千字吏部春詩二百年（原註）花譜專論牡丹兩處獨無詩

依韻和雙頭芍藥十六首（案）此時亦守穎州時作第十一首稱伴西湖地主人句可證末一首云故應此品格由來自出羣就中相竝轉驚人且同藥使求民瘼終與花王秉國均李廣無雙空自老崔徽有兩竟誰眞因君翦寄和詩看始信人間別有春

怕草侵陵爲翦除新詩應笑病尚書瀟湘煙水愁相對巫峽雲山欲獨居有客彈冠連茹進誰家高髻合歡梳年來太守雖加老爲爾情懷亦自如

不與尋常草木羣看來端的好于人神仙比竝容顏似姊妹推排次第均浮薄未應隨世態覩妝渾似任天眞得他和氣知多少占盡河陽一縣春

曾與宮花傍玉除芳名消得用金書已教莊蝶雙雙引更伴台星兩兩居官樣自應能笑語家常誰欲倣妝梳大都好物難摹寫未信屏風畫得如

白也雖云思不羣賦君猶有調高人更相汲引風流在各自芳菲雨露均因藥封王誰是假與花爲后自應眞思量消得黃金屋回首戎葵也是春

誰將花譜更刪除妙品須教末上書（案）末上書未詳所出無別本可校姑仍之末必楚王曾夢見秖應青女解孀居行雲莫向中間度新月纔成一半梳若使覺王今識汝蓮花宮復竝眞如

竝驂鸞鶴下珍羣爲愛詩人不避人羊酔宗何非李白獨醒愁殺是靈均空花在處黏成妄草木何時鍊得眞願我無心爭彼此卽今閒落任青春

盡日經營對廣除旁邊奴婢亦詩書俱飛蛺蝶渾相學共戲鞦韆秖竝居說著定應成膾炙買栽眞是置籬梳更嫌病眼無憑據細看元來玉不如

一經瞻顧遂空羣疑是同時解佩人曾對絲綸當禁掖終隨弦誦到成均有如一夢邯鄲假未始相離渾沌眞可怪滿城尋國豔不知花在此中春

玉顏高竝向階除靜笑寒藤學草書未信東君無職事不慚西子是鄰居曾教王母藏青鳥擬問嫦娥借玉梳尊得花王威勢重也應知蕙蘭相如

共拋花縣暫離羣聊伴西湖地主人點粉兩應歸藐綸香泥俱合在陶均雄風爲借吹噓力雌霓叨蒙激賞眞移在洞天深處種與誰同見八千春

殿時詩債許猶除直待金雞放赦書神峽自來雲一片仙山多是玉羣居秖緣貌類欣臨鏡卻爲情親忘見梳不怕飛泥侵妙質吾家斤斧正風如

神仙流品信難羣絕似人間兩麗人暫得借觀猶占久便教儉戴也分均（原註）莊子曰分均仁也秖邀竹葉相爲伴更對菱花自寫眞（原註）事見逸史開向夏天綠底事算來多是不宜春

桄榔無堪謾祓除芭蕉何事倒抽書鳳凰騎罷猶輕舉烏鵲橋成得燕居抵死勤持雕玉盞象生描在鏤

金梳當時若使關氏見未怕平城刻得如
晚菘早韭設連羣過眼終無愛惜人照日舞鸞情款曲趁風飛燕勢停均（原註）見九章術名歸本草千方秘職在
司花一命眞回首鳳城闕下倩誰移與後園春

曾伴長楊草詔除信知長合在中書暫違紫袖雙瞻立聊伴紅裙一餉居小子正狂心已醉老奴猶愛髮
方梳故應此戰今須解兵法曾教避不如

依韻和門下呂相公從駕視學（案）宋史哲宗紀元祐六年十月幸國子監個時在潁州有侍臣獨恨身千里之語門下呂相公謂大防也

縹帛升龍日月章平明鸞輅幸膠庠侍臣獨恨身千里邸報空看字數行故事一遵皇考廟（原註）仁宗有視學故事
餘波仍及武成王誰知玉尺橫經處猶是當時舊講堂

依韻和趙令畤三首

百步廳淩放兩衙夜深燈火見人家提壺勸我教沽酒鵾鴿逢君要點茶舞得六么除是柳啼消紅粉奈
何花使君被擁牽詩思可是無心憶浣紗

鳥排行陣樹排衙且喜西湖屬當家楊子已無騎鶴事（原註）揚州既無湖樹牌樓兼俸入今亦不厚會稽州宅產茶難及殊品然去錢湖遠
未妨春帝常爲帝須信名花始是花更住一年方五十不應情味薄于紗

方朔無端溺殿衙得州仍是地仙家海紅饞與陪尊酒（原註）吳寶惟常見海紅花簪應以耐久淮白猶堪當分茶（原註）茶雖不及草師而淮魚甚美夜靜青天十分月春深平地尺餘花誰將園裏新蜂蝶織就佳人護項紗

依韻和趙令畤

爭標才氣兩相高不獨詩豪酒亦豪戰得蛾醅成後殿探知龍睡遇先逃曾于寶月求斤斧欲以春風代
翦刀他日若稱詩宰相定應先後秉鈞陶

依韻和田虎通判兼呈呂防簽判四首

楚尾秦頭俗久移豐穰仍值太平時渚花盡日臨書幌潭菊如今在酒巵十里麝香行驛近三竿紅日坐
廳遲愛君古錦囊中句不負文忠國士知

冉冉年光逐閏移廳閒賓客坐多時主恩未報空持橐軍政無妨敷舉巵潘鬢雪霜何太早傅巖霖雨不
應遲（原註）近時髮稍有白者時雨稍缺現祈求頷珠竟被君探得正值蟠龍陲不知

劇談終日少文移幕府新開盛一時羊酪未妨留灌頂蟹螯何苦負操巵（原註）南陽多詩成醉裏遺忘易酤而無蟹思發花前屬和遲更許此生剛節在秪應惟有歲寒知

春花秋葉兩推移未有涓塵補聖時新識豹胎休負鼎舊成蛇足謾持巵山如水墨屏間見日向茶盤子上遲便使北歸應念此白鷗黃鳥盡相知

用田倅韻答孫勉教授二首

淺紅深紫旋教移直待開無空闕時花十八中看踢鞠玉東西外聽揚巵笙歌船舫天圍合燈火樓臺月
上遲願我若非鄉曲遠定應長占此州知（原註）時方上書乞四明

造化從他密密移聰明非復似前時暫披金甲爲儒將曾燕珠宮對玉巵一日看回花恨疾三年生就葉
嫌遲愿懃爲訪春消息賴有藥梅探得知

用前韻答謝推官

小立桑陰尙未移便如相識已多時鋸沙我就玉界尺點碟君成金屈巵（原註）君詩以屈巵自況蘆運自應爲佛早
退之今恨學仙遲當年江左堂前燕卻又飛來未可知

依韻和趙令畤

無事何妨數命賓一湖清境是西鄰栽花要與春爲主對酒瞞將目借人詩就彩牋斜卷玉舞餘花椀倒
垂銀由來景物常無價謾道錢多會有神

和朱昇朝奉

湖上尋常日一臨年華無用苦相侵夢隨蝴蝶悠悠覺日待蜻蜓款款沈醉裏笙歌傳盡疾壺中天地著
花深回瞻象闕恩難報願盡半生一寸心

答張朝奉四首

赤松居處近州衙況復詩情是作家收得夕陽歸老境破除春睡有新茶年華一任隨流水世事多應似
落花卻笑宦游閒不得塵埃昏盡幙頭紗

誰將兩制比三衙千騎猶如布素家何日龍巾容吐酒面今紗帽自煎茶十年廖柱空調瑟三月羹梅始
見花醉裏不知身在此夢魂猶傍御袍紗

押了文書坐了衙尋常行過秪如家苦無公事妨攜酒賴有詩情得試茶便到五更猶有月算來一日可
無花垂綸更作輕鷗伴坐看寒汀學綺紗

門鎖尋常付守衙穿湖曾不礙民家慣看妙舞資豪飲生怕清歌送好茶山盡飛來圍著水春休歸去帶
將花從教魏紫姚黃下也合羣衣裹素紗

依韻和孫勉教授菊花

芳叢宜密不宜疎何事瓊花枳一株苦勸白衣成酩酊儘饒紅粉插茱萸定應青帝稀曾見端的黃金似
得無便擬栽培伴桃李盡移春色入洪爐

依韻和李元中兼寄伯時二首

龍眠三李晦聲塵長望淮壖與海濱自古市朝成底事卽今猿鶴伴他人細思南陌東阡月大勝千門萬
戶春可惜欲歸歸未得不知家釀爲誰醇

五丈河邊避俗塵閉門情味似漳濱拋離鵲渚今三歲成就華嚴秪兩人（原註）伯時董華嚴元中寫貧裏有時求得
玉老來無可奈何春平生共學王丞相更覺荀揚未盡醇

陶山集卷三

七言律詩

依韻和毅夫卽事五首

昨日紅裳伴燕游渚花爭好草爭柔依稀黃鳥渾相識期刻靑山卒未休風似去年寥寂暮（原註）去年天穿日晩雖亦鳳雨分明日與芳洲（原註）次日雨還移會花洲卽今太守無佳句空愧當時宋采侯

卻笑元宵是夜游金針穿石綵絲柔萱堂帳幄開仍出幕府文書了卽休願我寶珠連合浦愛君仙果滿瀛洲誰知竝轡聊同俗拜後如今有魯侯

平明一雨阻重游風綉前溪綠覺柔況已上元連夜出不如寒食看春休弄珠灘濕平侵岸摸石江深抹盡洲自是苦陰無意思莫將潮信枉陽侯

十年京洛從宦游得郡終難繞指柔廬舍昔希三徑顧亭臺今負四宜休何人正在芙蓉島有客空吟杜若洲爲問西街孔君子設監那得似諸侯

謝安攜妓是淸游玉塋金尊十指柔桃自三千年結子鼈于六萬歲更休猿啼暖思黃牛峽鳳去空傳白鷺洲我若他年封萬戶秖來穰下作穰侯

依韻和毅夫百花洲新橘

省中何必就尙書且向新橘一振裾嬌女頃嫌撐小艇偏親今喜度安輿假饒跨鯉終難學除卻垂虹盡不如（原註）垂虹松江橋名從此使衙烏亦好豈無遺愛在甯餘（原註）事見尙書大傳

答毅夫遺橘株之什三首

平生希慕范萊蕪恥把耕耘一問奴碑敏會愚能慧里樹爭貧富沒多株報之瓊玖如投李遺以珩璜恍弋兎傳語小城休負固元侯今後不言無

亭榭新修道不蕪豐年焉用橘千奴請教齊帝留三月擬就嫦娥乞一株種玉水田飛白鷺泳珠風檻對沈兎便難圖畫猶爭看定是京西一路無

曾因書史覓繁蕪更與花王置木奴藍蕩出師齊萬頃竹新齊母綠千株睡餘枕簟屛開鳳飮盡尊罍勺用兎一種梧桐亦遭遇翦封終愧內虛無

和毅夫倒用無字韻春詩四首

皇家寶歷萬年餘禮貌羣臣自古無龍馬已陪阿閣鳳鼎湖猶想裕陵兎劉郎莫恨桃千樹匠伯應憐樸一株猶喜後來門戶在小兒能賦崑（原註）崙奴

一別勾芒僅歲餘不知今度老顏無管人憂喜何如鶴與世浮沈可奈兎擬看笏頭花四朶更栽槐面樹三株若敎上番成新竹須戒人家婢與奴

附唐新又進於餘（原註）花洲中新栽十花淸欲共南鄰鬬有無橫列路山埋積雪臥開桃李映新兎擬春玉臼丹千杵更種金鎚麥一株（原註）酉陽雜俎從此有人殺亦有不煩公帑與官奴

公餽雖少俸餽餘明日如今作會無況有鼈裙勝膾鯉豈無鵝掌代蒸兎慶歸子舍芝三秀官入卿曹棘九株聞說麗人推不去愛才何止十年奴

和毅夫病日三首

使君詩思謾雕肝安得頭風與阿瞞然艾爲誰甘受痛看花綠此負追歡通天犀帶應憐瘦雲母屛風尙畏寒何日長安同一醉擬敎歌舞衒華丹

詩戰空懷壯士肝未容旂旆累祁瞞竝遊曾許花含笑孤愼今慙樹合歡五朶謾將春色寄二篇還伴夜光寒憑君休造斑貓毒且向三田養就丹

報君平日願輸肝常笑飛蝗累李瞞一雨固宜知上德是花猶可盡君歡孤根自識恩波煖老健誰爭氣候寒從此憂民兎髮白卻疑甘澤是金丹

依韻和毅夫兒病

二毛蕭索未應羞謾說初懷弄瓦憂（原註）毅夫嘗有詩云所憂惟弄瓦又云二色慙賓鬢珠母光芒今吐月豹駒才氣已騰牛自知陰德仙能學誰有靈符鬼可囚早晩病除聞藥喜與君詩酒共淸遊

易守建業毅夫有詩贈別次韻五首

太守無堪久借留。君王恩禮與昇州。親輿目可時來往。漁唱猶能數一(原註)作倚。獻酬。(原註)公在金陵有風色得經揚子渡。月明知在海棠洲。北山楷木今成列。獨傍帥門想見巳。

凌晨寒日弄輝輝。我旆東來子旆西。對此銷魂兩無語。恨初相遇一何稽。梅花可惜空隨驛。鷗鳥多應不下溪。猶有往來魚與鴈。好將詩什當書題。

紫案焚香拜敕黃。無因久借蓋公堂。不堪落日離魂斷。賴有薰風引夢長。吹律漸知寒谷暖。賓旅曾值暑天涼。他年果若成功去。乞取南陽作鄧王。

春渚秋潭不可尋。回頭城郭礙高林。但知自白三分鬢。更與誰論一寸心。紅粉淚痕消片玉。故人情分重千金。臨岐不忍醒時別。一任玻瓈酒盞深。

誰信金陵刺史腸。曾懷珠玉夜光芒。一塵待從才雖短。雙奉君親日更長。得郡免營三釜粟。過都容捧萬年觴。遙知南北相望處。風在檀欒月在棠。

依韻和徐大夫鳳凰池九首

借山樓小巳新奇。更近東邊得鳳池。一日未嘗無客過。百年今始有人知。(原註)案國經。鳳凰池。百四十年前。曾有刺史增修。舞餘裙帶雙垂綠。詩就珊瑚半露枝。爲問鵷雛歸得未。虛來阿閣已多時。

使君年老強搜奇。來傍吟牕擁被池。明月清風初未覺。(原註)公詩有明月清風會不知之句。白鷗黃鳥舊相知。(原註)個首曾有詩句云。白鷗黃鳥舊相知。水通河漢無多地。鳳在梧桐第幾枝。好是與民同此樂。豐穰仍值太平時。

池成臺成竟大奇。書堂新燕亦差池。人非楊柳看來瘦。春有梅花探得知。華髮漸驚強半白。素娥曾與第三枝。海邦莫道無賓客。冠蓋如今盛一時。

東君著力信神奇。桃李中間水滿池。定是秖教淮甸有。若爲長得泰州知。(案)個在紹聖初落職知泰州。詩即作於此時。徐大夫未詳何人。按其語意。蓋亦同時長官也。行藏正倚樓千尺。勳業初橫草一枝。投老尚堪驅使在。問春何似少年時。

公事稀疎已自奇。那堪園更勝舒池。誘將醉尹來無數。禁得詩人瘦不知。蝶夢幾隨蝴蝶遠。鳳雛仍在鳳凰枝。賞心樂事知多少。雪月風花是四時。

平生仕宦不求奇。誰怕他人奪我池。地勝更無塵可到。天陰惟有病先知。從教寶塔來當面。消得雲樓爲折枝。看取鷗堂何似好。夜深歌管月明時。

老翁由來怕立奇。偶然尋得舊家池。一州秖此爲無及。累政因何盡不知。歌吹徹雲城百尺。樓臺侵夜火千枝。憑誰爲報黛花道。一日須來十二時。

髣髴華胥一夢奇。斬新樓閣舊城池。夜深猶有人家看。晝寢惟應燕子知。疎雨有時三兩點。好花何啻萬餘枝。諸公若肯相追逐。趁取春風爛漫時。

恰似蒲萄水亦奇。遊人多似後園池。壺中日在歸前落。醉裏詩成醒後知。芳徑掃開楊柳樹。小簷閒出杏花枝。老拳毒手渾相若。望立降旗是幾時。

朝散(案)宋官志朝散大夫從五品下。朝散郎從七品下。此云朝散似非郎徐大夫給本集有和查應辰朝散雪及贈新恩先輩之作。疑是指應辰言。而上下俱有闕文。

使君竟亦不能奇。賴有詩翁壯觀池。二百年來無此作。兩三人外有誰知。魚應變化垂天翼。鵷不經營墮地枝。況復鳳毛如得鳳。古來遭遇或同時。

依韻和張椿

一年三十有餘旬。最愛韶華是令辰。坐久落花深一尺。睡餘淺粉看重勻。況當諸縣無公事。且與雲樓作主人。今日與君俱白髮。看花情味尚青春。

依韻和查朝散贈新恩先輩

牧得宮花上帶春。綠袍仍共草爭新。發揚杜老詩無敵。蓋覆吳侯政不神。平地彩雲看接武。一天明月負垂綸。怪來瀕海多儒士。龍閣從來是里人。

依韻和徐大夫

朱絲同直水同清。紅袖何妨當使令。可惜去年他處看。(原註)公去年不同此會。不知今夜郪州明。年華老去知無補。眉嫵初閒似有情。且向雲樓拌共醉。儘他燈火暮禽驚。

中秋微陰。

年年月色是中秋。莫爲今宵海上樓。要得長圓眞妄意。放教微暗亦良籌。步金甃上顏仍好。頹玉山前德盡柔。生怪嫦娥苦羞澀。都緣瞋不強公遊。

中秋用別韻答張椿彙呈徐瓘

偶被微雲掩素娥。昏昏如似隔輕羅。(原註)是夕中秋秖應夢裏朦朧慣。有纖雲蔽斷。可是秋來淡薄多。捨此豈無珠可玩。學渠猶有扇能歌。會須明夜分明在。況有詩人爲琢磨。

依韻和查許國二首

重淵誰道探珠難。恰值驪龍睡重間。工部藩籬今夢草。司空門館舊銜環。心腸何啻吞雲夢。身手猶堪擘華山。況有舊家仙桂在。姮娥留著待君攀。

誰作明堂一柱看。謝官猶詫非中間。名成何必頻看鏡。道在終須得賜環。一片靈臺江上月。七株仙果海中山。回頭爲報姮娥道。擬把高枝次第攀。

寄題深之曾子開

先生官冷久京華。衣有塵埃飯有沙。半夜尚聞親舊草。一春長是負新花。兩鬟清潔推君子。二陸文章屬當家。更憶巷南曾學士。坐將盤誥解鐫牙。

依韻和查許國梅花六首

臘月狐裘尚御黃。靚妝先了爲誰忙。與春不足都緣淡。教雪難知秖爲香。曾擁旌旗聞鼓角。終隨鼎鼐見烝嘗。少陵賴爾牽詩思。得向詩中號帝王。

水天清淺月昏黃。傳語諸花未要忙。詞客應須相識早。玉人誰有自然香。秖承雨露尤消得。況乃冰霜已徧嘗。未用夜寒吹玉笛。切須丁囑與寧王。

平日栽培土.亟黃看來人自有開忙.池臺直下[原註]峽影簾帷中間淡淡香.命說夢魂猶未破.說湯滋味得先嘗.憑誰爲[原註]桃花浪.何路能酬百谷王.

妝閣無端囊月黃.見他閒淡轉蒼忙.隴頭惆悵經年別.衣上慇懃盡日香.期刻莫將蓬鬢插.思量消得菰陵遊.遙瞻舊館知難報.絳帳橫經二十秋.

呂申公挽歌詞

家世從來負具瞻.平生僚友憚方嚴.挂閒麈尾清談罕.傳盡龍鬚老病添.共惜一朝埋玉樹.正當雙日下珠簾.自慙曾借風雷便.初與魚龍出滯淹.

韓康公挽歌詞三首

熙寧初見築隍沙.曾與千官聽白麻.常棣行中排宰相.[原註]公家呼公爲三相公.洛中相公爲六相公.梧桐名上識韓家.[原註]京師人呼桐木韓家.以平生事業留青史.一夜塵埃暗碧紗.聞說手栽桃李在.春來應有萬株花.

三台光耀紫微中.康國仍兼萬戶封.有子晨昏長侍膳.[原註]公子少卿未嘗出仕.常在左右.誰家兄弟盡登庸.非關庚日曾占臘.自是辰年併值龍.[原註]公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薨.他日凌烟求繪匠.顧憑丹筆爲形容.

龍虎常瞻牓上名.識公初向鳳城.三千賓客知毛遂.[原註]晚登公門.五百人家待晏嬰.[原註]公分俸贍族人甚衆.擬看玉書容汝宅.安知金鼎誤垂成.後園履迹今蕪沒.惟有清風伴月明.

呂尚書挽歌詞

禍患相仍涕淚頻.司空墳上草猶新.鶺鴒花萼空餘子.龍馬圖書併失人.[原註]孫莘老.李公擇.蔡仲通.王子融.并公五人.皆以是年卒.偏歷名藩今始老.長如寒士本非貧.如何一日埋金椀.獨向清時不乘鈞.

蹇翁待制挽歌詞

仕宦聲名四十年.歸心日夜望林泉.文移竟負登山屐.牋記空隨過海船.[原註]上命儒臣草高麗書.獨用公詞.花塢夕陽今逝矣.錦江春色謾依然.傳家況有珠璣在.會向人間月夜圓.

程給事挽歌詞

桃花墳塢士新乾.歎息高才又玉棺.竟逐兩翁談笑盡.空留三老畫圖看.異書會見傳吳市.妙語何知失鄠墁.聞說錦囊佳句在.光芒猶伴夜珠寒.

王聖美學士挽歌詞

使君政事與文章.憂患平生亦備嘗.貧善故人今白髮.邯鄲一夢已黃粱.田園倚仗千株橘.花萼飄零一樹棠.聞說異書奇字在.不妨分付與諸郎.

魏國太夫人陳氏挽歌詞

門戶同歸太史許.傳芳消息在瑤瓊.鳳銜誥詔從夫貴.龍負圖書識父清.金鴨火銷香自遠.玉堂珠在月空明.也知欲向華胥問.炊盡黃粱夢不成.

五言絕句

碧光新近跨長橋.免使遊人隔岸招.想像蓬瀛今髣髴.丁寧風雨莫漂搖.少浮蒙蹙平生氣.纔露虹霓一半腰.明月滿天天似水.直疑霄漢路非遙.

題周中散至樂堂

一瓢到底勝珠玉.萬籟由來當管弦.盡日海鷗陪燕坐.有時溪柳伴閒眠.不知萱草憂何事.今見蟠桃定幾年.回首異人足官府.劉安何苦要升天.

送李劭縣令

長官衫色暗.玉雪久甘貧.爲問江西月.如君有幾人.

悼亡二首

門巷雨蕭蕭.黃昏掩寂寥.曲終人不見.花落夢無聊.

燈火夜寥寥.殘香不可招.朱扉寒半掩.金鴨燼全消.

詠史

珠履三千兩.金椎四十斤.阿誰知狗盜.卻解脫田文.

七言絕句

景德寺攷試秋日卽事四首

朝來爽氣雨初乾.喬木陰陰鎖晝寒.深院下簾風不動.夕陽幽鳥傍闌干.

秋聲一夜滿長安.密雨踈風次第寒.幽草落花歸思亂.寂寥終日倚闌干.

西風吹綠一池秋.故殿踈簾半上鉤.滿眼夕陽歸未得.菊花桐葉伴人愁.

看盡斜陽夕未還.夜天如水斷雲閒.玉樓咫尺無人去.月上珠簾第幾間.

又景德再攷試秋日卽事

重來時節又秋深.黃菊香中一炷沈.渾覺去年無限恨.物華人意總如今.

試院夜雨思秦叔仲至呈信道

秋聲秋色總無聊.千里相思鬢欲凋.獨遶曲廊花院閉.夜深燈火雨蕭蕭.

依韻和程給事贈法雲長老重喜

識字如今尙未深.擔廊才悟便能吟.法雲香火修行久.夜半潮聲避梵音.

送俞括知貢州

太守官淸著破衫.秖應泉水誤名貪.遙知膺足書難到.州在衡陽盡(原註)〔上聲〕近南.

悼亡八首

索寞還尋靜處行.物華如舊歲華更.綠槐舊檜曾相識.想見英雄訝瘦生.

深炷爐香淺點茶.午庭愁寂不聞鴉.佳人仙去無消息.腸斷春風一院花.

雲消姑射豐肌盡.雲入陽臺短夢頻.可惜舞衣猶粉黛.不堪歌扇已埃塵.

春遠落花隨水盡.夜深明月向人圓.崑崙欲使知無路.仙苑分明隔洞天.

風月相望也不多.秖應淸淺隔天河.欲憑烏鵲傳消息.一度逢秋一度過.

忽地輕紅四散飛.尋常春色未應稀.東風大是無情思.吹落餘香便不歸.

百花流轉逐浮萍.柔質那堪殞妙齡.書手若能圖列女.玉顏應許上丹靑.

淡紅澹紫總銷魂.春恨無人可共論.徙倚暮寒襟袖薄.落花門巷月黃昏.

題李門下江行初雪圖二首

漁翁披得一漁蓑.物色雖幽奈冷何.長怪高宗問霖雨.元來黔首要中和.

須知元化仗丹靑.移得滄江在畫屏.看取乾坤一般色.可憐長短謾相形.

題王尤中至樂堂

顏巷雖貧樂有餘.簞瓢終不換金珠.長安大第連雲起.還有君家此樂無.

傳神詩

富貴從來我自知.商巖霖雨偶愆期.秖應鬢髮年來改.不及高宗夢裏時.

送陳初道錄

巖巖瘦骨欲成仙.雲鎖三茅洞府深.莫遣桃花流水出.等閒應被客相尋.

陶山集卷四

劄子

乞添川浙福建江南等路進士解名劄子(原註)〔元豐八年.〕

臣伏見諸路州軍解額多寡.極有不均.如京東西陝西河東河北五路.多是五六人輒取一人.而川浙福建江南往往至五六十人取一人.竊緣士人之盛.無如川浙福建江南.今解名極少.不無遺才.其京東等路.嘗送之數大寬濫.得者衆.臣備員同知貢舉.具見諸路舉人程文.若五路試卷取至中等.僅能滿數.餘路雖中等以上.取或不及.契勘熙寧中更選舉制.自五年以後諸科.不許新人投下文字.卻以諸科解名.添充進士解額.今開封府諸科.消減殆盡.見已有解額二百四十人.內除五十人.近准朝旨.添撥解發本府進士外.尙餘諸科解額百九十人.及諸路逐次科場.諸科漸少.並已增解進士.緣五路進士見今解名極寬.欲乞特詔有司.許將開封諸科所消解額百九十人.幷自今諸路消到諸科.合增解進士名額.並于川浙福建江南等路.舉人至多解名極少州軍.量行均撥.所貴五路州軍不至濫取.餘路解名窄狹去處.得以兼取.取進止.

乞立武舉解額劄子

臣伏覩朝廷選舉之制雖備而諸路武舉未有解額遇有科場止是兵部牒官文臣自提點刑獄武臣自路分都監以上各保舉一名于兵部類試其間寒素之士或難得知舊論薦往往有妨應舉欲乞令有司立法每遇科場許于逐路轉運司類試量行解發兵部更不牒舉所貴寒素之士得由藝業以公自進取進止

乞潁州第一劄子

臣昨自官制肇新叨塵侍從迨今首尾已及九年未嘗更歷外任重念臣仕進甚寒羣危少與豪先皇之識拔荷二聖之保全仰辜休明無所補報矧煩言之可畏亦孤植之易搖願假一麾少圖寸效欲乞除臣知潁州一次伏望聖慈特賜矜允

第二劄子

今月二十四日伏奉聖詔以臣乞知潁州未賜俞允訓辭深厚非臣所能副稱而區區所懷義不敢止者誠以臣更練尚疎踐修未至久編鉅典嘗講多儀猥次成周之天地官實慚太史之牛馬走坐貪榮寵彌歷歲時已負難酬之恩尚睎易退之節敢再干于宸陛願一試于藩維庶宣教條少贖尸素

第三劄子

今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以臣乞知潁州伏奉聖旨依前降詔書不允聖恩深厚未賜矜從而下愚難移輒復有請者實以臣子許國命雖甚輕士人潔身義亦自重矧惟孤進曾乏衆長偶緣遭逢猥致超越久叨塵于法從深辜負于明時雖荷并容未加捐棄粗識盆虛之常數庶全去就之大方況復鳧鴈集不爲之寡多燕雀飛無繫于輕重更叨紫徼之邃願成清穎之行惟仗忠誠冀回聽聽

乞明州劄子

臣輒懇愚誠上干天聽臣昨知潁州伏蒙聖恩就移今任寄委增重寵榮至深非臣所能副稱重念臣生于東南寒鄉偏親懷歸惓惓在念臣初不敢遽有所陳黽勉從事迨今已踰半年稽之昔日國爾忘家雖曰公義而將母來詮亦容及于私恩方當二聖臨御純體仁孝徇萬物之至情各獲分願是臣得以私恩控懇之時伏望聖慈特許差臣知明州一次異日如蒙朝廷別有繫使自當糜捐仰圖報效臣無任

辭免吏部侍郎劄子〔原註〕元符三年二月

臣昨在任准正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授臣試尚書吏部侍郎今依條交割職分公事訖乘遞馬發來赴闕臣今已至祗候朝見聖恩深厚非臣糜捐所能報稱竊緣天官之貳所繫非輕宜得實才以副任使如臣虛孱已試不效苟貪榮寵昧冒而居恐累聖神知人之明所有告命未敢祗受

蔡州召還上殿劄子二首〔原註〕元符三年二月

臣竊惟聖君踐阼要在正始正始之道當自朝廷朝廷一正四方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記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龍蓋用師役未有不罷者也燕遊有出而無歸則縱朝廷有進而無退則爭又曰朝廷之美濟濟翔翔所謂濟濟舜命九官是也所謂翔翔翔而後集是也朝廷之上公卿大夫如此可謂美矣竊

見近時學士大夫往往競進務相傾奪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以忠厚爲重遲以靜退爲卑弱相師成風莫之能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恭惟陛下憲天聰明深燭民隱修明百度首以人材爲急而臣逮事神考元祐補外迨今一紀陛下卽政之初首加識拔此臣夙夜未知所以論報之方區區愚忠不能自已伏望陛下愼初謹始正自朝廷眷忠厚之臣擢靜退之士使躁輕者革心浮薄者易慮建用皇極布宣中和以熙百志以凝庶績以追唐虞三代之治臣愚不勝願幸取進止

臣伏覩陛下卽政之初乾清坤夷玉燭明潤臣民欣戴無有遠邇惟知鼓舞懽呼恭惟陛下仁孝恭儉粹然天成聖神之姿人久屬望加以溫恭好問學有光明方將紹承謨烈以登太平如臣凡陋首與收召臣誠不自揆願効涓塵之微竊見神宗皇帝聰明文思延登眞儒建立法度布在四方以幸天下後世而元祐之際輒見詆譏紹聖以來又皆稱頌夫事無當否一切紛更國有常刑固在不赦然理有損益不無廣續惟務稱揚亦已過矣衛雅曰賡揚繽也夫繽前人不必因前所爲利則賡之善者揚焉是爲善繼詩書所稱後世詠歎不息是也若元祐紛更是知賡之而已不知有揚之之罪也紹聖以來率皆稱美是知揚之而已不知賡之之過也伏願陛下杳謀人賢詢攷政事有賡有揚以繽大前人之光惟其時物與其當之爲貴大中之期實在今日惟伏聖神采擇取進止

舉臺諫官劄子〔原註〕元符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上二十六日以右司諫召

准元符三年三月初五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臺諫官員闕甚多內外兩制以上可各選舉合入通判以上資序朝官須學問該博操履端方德義著聞明于治體可任言責三人密具姓名奏聞右臣伏覩承議郎樞密院編修文字王渙之承議郎係謂奉議郎前太學博士呂益柔問學該通行義修飭兼明治體守正不回可任言責謹錄奏聞謹奏

辭免修哲宗皇帝實錄劄子

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恩授臣哲宗皇帝實錄修撰者聖知益厚非臣九殞所能報稱竊念臣昨嘗預修神宗皇帝實錄以不稱職擯斥累年辜負裕陵識擢之恩已試不效循愆省謬慚悔迄今傷禽驚弦痛定猶怯戰蟻奔北語勇甚慚私義未安禮當披瀝伏望天地之造父母至恩憐其誠心非爲僞飾改求俊乂免誤使令所有敕命不敢祗受

又尋准尚書省劄子〔原註〕未聖旨修史事先朝已自辭明更不許辭免實日兼修神宗皇帝實訓

臣伏奉聖詔以臣辭免哲宗皇帝實錄修撰不允者天光照融下監幽隱蚍蜉有蘊雖小得伸竊以泰陵之書將示無極摹寫治象精神爲難如臣荒蕪久廢筆硯文從字順與年俱衰揆稱度宜實不堪可重念臣頃在紹聖類雖播遷中靡他腸敢懷緻芥尙懼愆尤未蓋志行未孚僉言未諧〔案〕此下當有脫文今無從校補

辭免奉使大遼劄子

竊念臣犬馬之齒行將六十艱難末路血氣日衰外雖虛憍中實疲瘁兼以生長吳越但諳炎蒸既未嘗習大寒又不任久乘馬雖欲黽勉有所不能川途阻脩必致疾病一誤國事罪悔難逃伏望恩慈特賜矜

免。

狀

辭免賚善堂修定說文成書賜銀絹狀

今月一日。准學士院送到詔書。伏蒙聖恩。以臣修定說文書成。特降奬諭。賜銀絹五十匹兩者。義有未安。雖榮而愧。竊念臣預修字訓。初誤選掄。問學淺微。良淹歲月。偶天與幸。遭值獨深。編廁甫終。已陟嚴近。雖使古之眞賢。克生聖世。因時際遇。善建勳庸。受恩若此。未易云報。況如臣愚才劣。于志雖奮。報稱不知所爲。區區一書。何足言者。敢圖聖慈。復有褒賚。仰承明詔。光貢大矣。藏示子孫。永以爲寶。所有銀絹。不敢祇受。

辭免集賢校理狀〔原註〕元豐三年初。有御批付吏部。除館閣校理。資性明敏。學術贍博。可除集賢校理。

竊念臣賦材昧陋。涉道淺迂。比蒙聖知。拔自孤遠。講求字訓。參議禮文。歲月旣多。無所補報。校讎之職。以待俊良。顧臣無堪。何足以當陛下奬擢之意。所有敕命。不敢祇受。

元豐轉對狀

臣伏覩朝廷所修敕令。實一代之典。必令文簡而該貫之事備。乃可成書。以參先王垂法後世。惟該貫之事備而文簡。則其因革增損離合。與其所以去取之意。別載看詳。雖可攷知。緣頒行之際。止是淨條。而看詳之文不出。自非有司曉習法令。以其文簡不無疑者。旋稟朝廷。卽成迂滯。若便以意推行。又或不皆當法。欲乞候今編敕書成。布之州郡。幷以看詳之文與之。庶幾官吏得知因革增損離合。與其所以去取之由。推行無惑。不至違誤。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宣仁聖烈皇后改御崇政殿受册狀〔原註〕內批并詔附元祐二年二月寒食假中。但入此奏假開卽開批付三省。又五日遂降詔。

今月二十日奉敕。〔原註〕節文。太皇太后受册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詳定儀注。而臣愚區區。輒抱螻蟻之誠。有不能自已者。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自同聽斷以來。保護聖躬。裁決萬務。敬天愛人。動懷謙畏。至公至明。度越前古。尙慮臣下未能將明聖意。一切檢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弗加討論。萬一典制闕失。或累聖德。故臣愚區區。輒慕古人事上。篤于愛敬之義。竊見天聖中。翰林學士李維等。嘗上章。獻明肅皇后御崇政殿受册儀注。後雖改御文德綵文德外朝。在紫宸垂拱之外。故至今公議猶以維等所定儀注。得禮之中。惜其不果施行。方當太皇太后陛下至誠虛心。每事求當。乘此嘉會。或蒙收採。特詔有司改御崇政受册。一明內外之辨。自我神母。垂訓萬世。不勝大幸。況于盛德至仁。有光無損。臣職在禮官。苟有所懷。義當罄竭。不敢輒以愚昧自止。亦冒國恩深厚。思以涓塵。求助海嶽。仰瀆聖慈。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貼黃

臣見候假開、卽集禮官依敕、以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詳定儀注。今來所陳。只乞作太皇太后聖意批出。伏

望聖明曲加矜擇。〔原註〕三月二日內批將來受册有司雖檢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當御文德殿。順子涼渽。豈政上比章獻明肅皇后。所有將來受册。可只就崇政殿。宜令三省檢詳此意。降詔施行。仍先具詔本進入。三月七日詔祥禫既終。典册告具。而有司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當受册於文德殿。雖皇帝孝愛之意。務極欽崇。而朝廷損益之文。各從宜稱。仰惟章獻明肅皇后。輔佐眞廟。陰鮎仁皇。茂業豐功。宜見隆異。順予涼渽。豈政上比章獻明肅皇后。所有將來受册。可只就崇政殿。宜令三省檢詳此意。降詔施行。仍先具詔本進入。三月七日詔祥禫既終。典册告具。而有司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當受册於文德殿。雖皇帝孝愛之意。務極欽崇。而朝廷損益之文。各從宜稱。仰惟章獻明肅皇后。輔佐眞廟。陰鮎仁皇。茂業豐功。宜見隆異。順予涼渽。絕企徽音。稱用蕃章。實

狀

赴江寧府過闕乞朝見狀

臣昨知鄧州。伏奉敕命。就移知江寧府。竊念臣偶遭聖時。久備法從。今路由京闕。伏望聖慈。特許依例朝見訖。前赴新任。臣見迤邐起發。沿路聽候指揮。次伏候敕旨。

赴江寧府乞給假迎侍狀

臣伏蒙聖恩。移知江寧府。竊念臣本貫越州。臣弟傳昨自鄧州侍偏親先歸。契勘越州去江寧府。不至迂遠。欲乞暫給假至鄉里迎省。前赴新任。伏望聖慈。特賜矜允。伏候敕旨。

赴蔡州過闕乞朝見狀

今月十三日。伏奉告命。蒙恩授臣集賢殿修撰。知蔡州。竊念臣一遠省曹。十換年籥。身在湖海。神馳闕廷。勘會淮康軍路。由國門出陸。伏望聖慈。特許臣朝見訖。發赴新任。臣不勝惓惓螻蟻之情。見迤邐前至南京以來。聽候指揮。伏候敕旨。

舉進士王昇狀〔原註〕靖國元年。

臣伏見睦州進士王昇。秉義甚高。操行至美。年幾五十。讀書未娶。訪求師友。徒步千里。焚膏繼晷。率常達旦。逮今二紀。秖如一日。衆經羣史。諸子百家。無所不讀。雖佛經道藏。亦皆博極。其事親孝。奉兄悌。喪親。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寢食如禮。使推所蘊。更政閱事。必有可觀。方當陛下紹隆聖考。求賢以任。擇善而使。如昇者。宜見收錄。伏望聖慈。特賜詢察。如臣所稱不誣。乞賜檢會陳師道、家素、等授官體例。除昇一命。處之學校。以勸多士。取進止。

陶山集卷五

議

元豐大裘議〔原註〕時張璪等皆請服無旒之冕，不被衮，且以黑緇爲裳，但獨上此耳。

官德郎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充崇政殿說書詳定郊廟奉禮禮文臣陸佃臣看詳冕服有六而周官弁師云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衮同冕矣故禮記曰郊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又曰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是故大裘不揚此明王服大裘以衮衣襲之也先儒或謂周祀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無旒非是矣蓋古者裘不徒服則其上必皆有衣故曰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素衣麑裘如郊祀徒服大裘則是表裘以見天地表裘不入公門而乃欲以見天地可乎且先王之服冬裘夏葛以適寒暑蓋未有能易之者也郊祀天地有裘無衮則夏祀赤帝與夏至日郊祭地祇亦將被裘乎然則王者冬祀昊天上帝中裘而表衮明矣至于夏祀天神地祇則去裘服衮以順時序周官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明夏必不衣裘也或曰王被衮以象天此魯禮也臣以爲記曰周之始郊日以至王被衮以象天則豈得以爲魯哉或曰祭天尙質故徒服大裘王被衮則非所以尙質臣以爲謂之尙質則明有所尙而已不皆用質也如蒼璧以禮天黃琮以禮地旂十有二旒龍章設日月此豈用質也哉故曰祭天

掃地而祭焉于其質而已矣牲用騂尙赤也用犢貴誠也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夫理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今欲冬至禮祀昊天上帝服裘被衮其餘祀天及祀地祇並請服衮去裘各以其宜服之如允臣所議乞賜施行候敕旨〔原註〕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中書列于本聖旨依奏。○案○宋史陸佃本傳神宗問大裘服衮佃攷禮以對神宗悅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郎此議是也。據史云同列皆侍從佃獨以光祿丞居其間今錄中載此議在元豐四年佃于二年已爲集賢校理時轉官已久足證載筆之誤又裘字史誤作衰諸本竝沿誤。

元祐大裘議

朝奉郎試尙書禮部侍郎充實錄修撰陸佃檢會禮部奏元豐新禮皇帝祀天服大裘雖用黑羔皮爲之仍作短袍樣制襲于衮衣之下與衮服同冕慮于禮典未合乞下禮部太常寺討論改正者佃謹按禮記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又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揚則大裘襲可知襲從衣從龍亦或從龖龖二龍也則大裘襲衮可知大裘襲衮則與衮同冕亦可知故郊特牲曰王被裘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而周官亦曰弁師掌王之五冕王服有六而弁師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衮同冕明矣據此干多祀昊天上帝被大裘服衮戴冕璪十有二旒經證甚明無足疑者今何禮部申述以爲有可疑者八條事無實質豈可以一人之私疑而欲改易大禮又況看詳並無可疑者具下項

一何禮部云謹按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而司服實有六冕所謂大裘而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是也又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事既云衮冕復云裘冕則是裘衮各有冕不得大裘與衮同冕然弁師止有五冕蓋其職以旒玉爲主而大裘之冕無旒故不聯數此其可疑者一也○看詳周官司服掌王六服卽無六冕之正文而弁師云掌王之五冕則是大裘與衮同冕若謂大裘之冕無旒故不聯數緣無旒之冕其說始于鄭氏實不經見而鄭氏言蓋無旒亦自以爲疑則冕止于五可知又鄭氏謂大夫亦服無旒之冕今王祭天而與大夫之冕同則人儻然望之亦何以示尊卑之別哉節服氏云衮冕六人惟王之太常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蓋大裘而冕謂之裘冕非大裘而冕謂之衮冕則衮冕必服衮衮冕不必裘今特言裘冕者主多至而言之此無可疑者一也

一何禮部云王有六服后亦有六服王之服自裘冕而下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子男以至大夫士之服皆以降一等爲尊卑之別王所以異于公者止有一裘冕耳今乃云裘與衮同冕當以衮襲之裘既無冕又襲于衮則是裘爲裏衮爲表凡所以謂之服章者蓋以章明貴賤之等以表于外而已今中裘而表衮則人儻然望之何以示裘衮之別是大裘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司裘何得云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何得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此其可疑者二也○看詳王有六服后亦有六服王之冕五后之首飾三則六服不必六冕王之所以異于公者自以五采繅十有二就五采玉十有二玉而公三采九就九玉則衮服雖一而旒玉不同此正所以章明貴賤也豈得分衮冕裘冕而後爲異哉若謂中裘而表衮無以示裘衮之別緣凡衣必有領焉以表于外如繡黼丹朱中衣是也何患裘衮之無別哉此無可疑者二也

一何禮部云夫冬裘夏葛以適寒暑非有甚難知之理也古人雖賓不應以裘爲夏服但禮文殘缺無以
晉之然亦可以理求也如紵字從苧或從糸記曰有虞氏服紵易曰朱紱方來是從苧則冬服從糸則夏
服必矣如韋弁服先儒解者云以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或曰蓋紵布爲衣而素裳二說非相戾也是亦
順寒燠而已雖麤亦然士冠禮曰麤夏用葛冬皮屨可也以此推之則冬用大裘至于當暑不害其同色
緦爲之也若曰夏祀天神宜衮而已則衮乃冕先王之服非祀五帝所用其祭地祇之服卽不見于經故
曰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冕先王則衮冕此其可疑者三也○看詳大裘冬服也冬日
至然後服以祀天若夏祀天則惟衮而已其祭地蓋亦如之故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先儒謂崑崙
神州亦服大裘謹按司裘曰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則祀地不服大裘祀地不服大裘則以夏日至
不可服裘故也今謂大裘當暑欲以同色緦爲之又謂祭地之服不見于經然則欲以同色緦爲之豈見
于經哉兼與所引履弁不同緣裘之名施于冬而已又經曰王被衮以象天則衮正祭天之服冕先王則
衮冕云者是以祭天之服冕先王豈可執云衮乃冕先王之服非祀五帝所用此無可疑者三也
一何禮部云記曰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若謂裘上被衮以被爲襲故引
以爲據則家語亦有此文但易衮爲裘曰被裘象天又此一節正與周禮不同何者周禮祭天圜丘以冬
日至此云郊用辛則冬至不常在辛是日不同周禮玉路以祀此云乘素車是車不同周禮蒼璧禮天牲
幣倣器之色此云牲用騂是牲不同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冕先王則衮冕此云郊祭之日王
被衮以象天是服不同然鄭玄以爲魯禮王肅以爲周禮若以爲魯禮卽不當言被裘若以爲周禮則郊
用辛乘素車牲用騂有所不合此其可疑者四也○看詳郊之用辛自上辛之郊所謂啓蟄而郊者是也
周之始郊日以至之郊所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者是也故先儒曰
謂之始者對建寅之月祈穀之郊爲始據此非日不同又周禮乘玉路而此乘素車者蓋冬服大裘故乘
素車皆以象冬反本之時餘郊則服衮而已故乘玉路故郊門上言服大裘下言乘素車同是冬時據此
非車不同又牛人曰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饗牛蓋求神之牛也求牛蓋求神之牛也牧人曰凡陽祀用
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蓋求神之牲也大宗伯曰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皆有牲幣各倣其器之
色此饗之牲也然則蒼璧所以祀天騂犢所以求之故先儒謂天神中非直有升壇玉帛牲亦有禮神者
也地祇非直瘞埋中有玉帛牲亦兼有禮神玉帛牲也據此非牲不同由是言之被衮服裘無疑又非服
之不同此無可疑者四也
一何禮部云郊特牲之文大槩與家語同家語曰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既至泰壇王脫裘奏服衮
以臨燔柴張融所引家語復異于是曰臨燔柴脫衮冕著大裘象天據此或言脫裘或云脫衮冕著大裘
又以衮與冕皆脫然後著裘則是裘衮無同冕兼服之理今以二服合而爲一此其可疑者五也○看詳
家語之文或云脫裘服衮或云脫衮冕服大裘雖古今不同然張融所引本曰臨燔柴脫衮冕著大裘則
未臨燔柴止服衮冕既臨燔柴則脫衮冕著大裘所謂著大裘者豈可以徒服乎必復加以衮且郊問曰

既至泰壇脫袞衣服裘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今欲取脫衮服裘而捨戴冕璪十有二旒之文而取
無旒之冕何也由此觀之袞裘不害于同冕而兼服此無可疑者五也
一何禮部云周禮祭服以衣名冕則曰裘冕袞冕皆衣在上冕在下象上古先有衣後有冕也朝燕之服
以弁名衣則曰皮弁服冠弁服皆弁在上服在下餘服既輕舉首爲重也皮弁服之下有狐白裘冠弁服
之下有黑羔裘若大裘非上服何爲獨以衣名冕若狐裘羔裘非下服則皮弁冠弁何爲俱以弁名衣蓋
羔狐之裘褻故以衣揭之鄭氏曰祖而有衣曰揭必覆之者裘褻也惟犬羊之裘不揭大裘不祖彼以賤
此以尚質故也凡裘上有衣謂之揭揭上有衣謂之襲者裘上重二衣也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揭之
羔裘緇衣以揭之麑裘素衣以揭之狐裘黃衣以揭之詩曰錦衣狐裘論語曰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
狐裘皆據揭衣爲言也揭衣與裘同色襲衣與揭衣同色若狐白裘以白錦衣爲揭則以皮弁服爲襲黑
羔裘以緇衣爲揭則以冠弁服爲襲麑裘以素衣爲揭則以諸侯視朔服爲襲狐裘以黃衣爲揭則以大
蜡服爲襲襲皆朝祭之上服也大裘則天子吉服之最上謂之大若大圭大路之比是裘之在表者服以
祀天示質也記曰大裘不揭說者曰無別衣以揭之蓋他服之裘褻故表裘不入公門事天所以報本而
復始非表裘無以見至誠也夫因其自然之謂質祭天因物之自然者也以文則離其本矣故兆爲圜丘
因高之自然也掃地而祭因下之自然也器用陶匏因牲之自然也至于服豈不因裘之自然或宜其露
質見素不爲表襮而冕亦無旒聖人用是以奬上帝所謂至恭無文大事不崇曲敬也何必假他以濫飾
之乎今云大裘以衮襲之似非禮意此其可疑者六也○看詳古者揭襲一衣而已被裘而覆之則曰襲
祖而露裘之美則曰揭故傳曰揭祖也又曰揭左祖也蓋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揭之亦以襲之羔裘麑裘
其揭襲皆倣此記曰凡斂者祖遷尸者襲據此祖無別衣以祖之則揭無別衣以揭之明矣先儒以爲裘
上有揭衣揭上有襲衣襲衣之上又有正服不知何所據而言然鄭氏注禮雖曰詩云衣錦褧衣裳錦褧
裳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白狐之上衣皮弁服與與者疑辭也鄭氏以無正文言之猶不果先儒遽
以謂凡裘皆有揭衣揭衣之上皆有襲衣襲衣之上又皆有正服誤矣謹按中庸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
著也據此是惟錦衣爲有上衣若緇衣素衣黃衣則何所爲而尚絅其無上衣亦明矣故佃以爲羔裘以
緇衣爲揭卽以爲襲麑裘以素衣爲揭卽以爲襲狐裘以黃衣爲揭卽以爲襲故孔子一言而盡曰緇衣
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蓋非專爲揭言之也今何禮部稱若狐白裘以白錦衣爲揭則以皮弁服爲襲
黑羔裘以緇衣爲揭則以冠弁服爲襲麑裘以素衣爲揭則以諸侯視朔服爲襲狐裘以黃衣爲揭則以
大蜡服爲襲按鄭氏謂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則所謂緇衣羔裘是也羔裘上既以緇衣爲揭緇衣上又
以緇衣爲襲此何謂也且黃衣狐裘息民之服也皮弁素服蜡服也郊特牲曰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
終也先儒謂服此以祭蜡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先儒謂服此以祭蜡今曰狐裘以黃衣爲揭卽
以大蜡服爲襲則何以分蜡與臘若以謂中裘而表衮無以示裘衮之別今欲內黃衣而外皮弁服亦何
以示黃衣與皮弁服之別若以謂露見揭衣謂之見美則緇衣之下又見緇衣何美之有然則所謂裘之

揚也。揚裘而已。其襲也。覆之而已。大裘不揚。則非裘而何。此無可疑者六也。

一。何禮部云。且襲者。對揚之名。禮未有不揚而徒襲者。禮曰。執玉有藉者則揚。無藉者則襲。又曰。揚襲不相因。是行禮之時。有揚必有襲也。以衣服言之。則裘上一重爲揚。故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揚之。上當被裘。宜曰以龍衣揚之而已。禮有揚裘。襲裘。記曰。裘之揚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無事則揚。弗敢充也。開襲衣而露揚衣。不曰見美乎。揜襲衣而不露揚衣。不曰充美乎。是裘上重二衣爲襲也。大裘本不揚。鄭志乃云裘上有玄衣。與裘同色。蓋趙商之徒。以會爲說。不與經合。故前奏所不取。今又以一衣爲襲。似于名亦未正。此其可疑者七也。○看詳。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揚。則明大裘不揚而襲。故曰裘之襲也。充美也。鄭氏謂大裘之上有玄衣。據此。雖不知祀天覆裘以衰。然尙知大裘不可徒服。必有玄衣以覆之。又疏云。禮不盛服不充者。充猶襲也。服襲是充美于內。惟盛禮乃然。大裘不揚者。證禮盛。服充之時也。若以謂大裘。則天子之吉服最上。是裘之在表者。服以祀天。示質。不惟于經大裘不揚之義有害。亦于先儒之說不合。又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注云。尸尊疏云。尸主尊位。無敬于下。故襲也。節服氏曰。邻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注云。裘冕者。從尸服也。疏云。服與王同。大裘。節服氏亦大裘。夫尸服大裘而襲。則王服大裘而襲。亦可知。今以爲大裘。則天子之吉服最上。是裘之在表者。以祀天示質。不惟于經。是故尸襲之義有害。亦于先儒之說不合。又禮所謂見美者。露裘之美。使見于外。充美者。覆裘之美。使充于內。若謂開襲衣而露揚衣。爲見美。揜襲衣而不露揚衣。爲充美。則是露揜反在揚衣不在裘。與玉藻所謂裘之揚也。見美也之言。有害。若謂至尊無文。大事不崇。曲敬。大裘不必假他衣以藩飾之。緣裘褾不可徒服。故被以衮。又非借衮以爲藩飾。此無可疑者七也。

一。何禮部云。襲古文作𧘕。蓋用兵因其不備而揜之。曰酆。故從習。有因習之義。從戈。有揜覆之意。篆文從龍。從衣。許愼曰。從衣。龖省聲。籀文不省。然今之襲字。雖從龍。其義本出于重沓而已。蓋龍者。龖之省也。如曾子襲裘而弔。又衣一稱。亦謂之襲。大要以重沓爲義。今或云于文龍衣爲襲。此其可疑者八也。○看詳。襲于文從龖。龖二龍也。蓋衮之象也。亦或從龍。龍亦衮之象也。若止謂有沓之意。何不從沓而從龖也。又謂衣一稱亦謂之襲。大要以重爲義。蓋裘上有衣。是亦爲重。此無可疑者八也。

一。何禮部看詳。古者四命以上。齋祭異冠。齋服降祭服一等。諸侯自祭不得伸上服。皆用玄冕。則其齋亦以玄冠。故記曰。齋之玄也。以陰幽思也。以天子之祭爲言。若羣小祀。以玄冕祭。則玄冠。齋社稷五祀。以希冕。祭則玄冠。齋四望山川。以毳冕。祭則希冕。齋先公。以鷩冕祭則毳冕。齋先生。以衮冕。祭則鷩冕。齋昊天上帝五帝。以裘冕。祭則衮冕。齋。故鄭氏云。王齋服。服衮冕。是衮冕者。祀天之齋服也。然齋路。比之祀路。亦降一等。玉路以祀。金路以齋。後漢顯宗初服日月星辰十二章。以祀天地。自魏以來。皆用衮服。是又以齋服祭天。梁陸瑋深詆其謬。以謂祭天猶在掃地之質。而服章獨取黼黻爲文。于義不可。謂依古更制大裘。以黑繒爲之。其制式如裘。隋以黑皮爲裘。取同色繒爲領袖。其裳用纁。而無章飾。唐則繒裘黑羔皮爲緣。開寶通禮。祀圜丘。駕出宮。皇帝服衮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而

冕出次。至此。始復用衮冕。爲齋服。裘冕。爲祭服。兼與張融所引家語云。臨燔柴。脫衮服大裘。象天。其義相合。所以本局前奏乞依開元禮。開寶通禮。駕出宮以至大次。並服衮冕。至圜丘行事。則脫衮服裘。庶得禮意。今與陸學士所見不同。謹攷據經義。在前。須至申請。○看詳。周禮曰。共齋服。則有玄端素端。禮記曰。玄冕齋戒。又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齋冠也。又曰。古者冠布。齋則緇之。大戴禮、荀子、又皆曰。端衣玄裳。純而乘輅者。志不在于食葷也。據此。齋服大則玄冕。次則玄冠而已。其衣皆玄端也。故曰。齋玄而養。又曰。齋之用玄也。以陰幽思也。今謂祭天用衮冕。爲齋服。裘冕。爲祭服。此乃襲先儒之謬誤。不惟不見于經。而又與以陰幽思之義相反矣。古者。狐青裘。則豹褒。麑裘。則青豻褒。羔裘。則豹飾。未聞以同色繒爲褒領也。欲以黑羔皮爲裘。取同色繒爲領褒。無所經據。又古者。惟衣有裳。未聞徒裘而有裳者。今欲爲大裘之裳。纁色而無章飾。亦無經據。且後漢顯宗初服日月星辰十二章。以祀天地。自魏以來。皆用衮服。則漢魏祭天。皆服裘矣。雖無大裘。未能盡合。禮固未嘗有表裘而祭者也。且裘內服與袍同。又與絺綌同。袍褻必有以表之。經曰。袍必有表。不禪是也。絺綌褻。亦必有以表之。傳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是也。裘褻。亦必有以表之。故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揚之。鄭氏謂必覆之者。裘褻故也。夫裘褻矣。而欲褌以祭天。以明示質。則是欲衩衣以見上帝。祀天雖云尙質。何至于是。且云尙質。則有所尙而已。不皆用質也。兼裘內服也。安得有裳。昨禮文局建議。皇帝祀天圜丘。脫衮被裘。服無旒之冕。但以經傳參攷。謂裘不可徒服。當被以衮。戴冕璪十有二旒。與何檢討所見不同。先帝詔從但議。當時詳定衆官。亦別無異同。竊緣郊祀大事。又嘗經先帝聖裁。兼親郊已曾服裘被衮。難以一人之私疑。輒議輕改。合依元豐新禮施行。候指揮。

陶山集卷六

議

廟制議

臺門。○周書曰。太廟路寢。明堂應門。庫臺注。謂門者皆有臺。于庫門見之。從可知也。臣謹按爾雅曰。閎、謂之門。正門謂之應門。鍵爲舍人曰。閎、廟門也。應門南向大門。明堂位曰。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然則太廟明堂同制。大門謂之應門。蓋築臺爲屋于其上。禮記曰。天子諸侯臺門。有以高爲貴也。又曰臺門而旅屏。大夫之僭禮也。正義曰。兩邊起土臺。臺上架屋。謂之臺門。

玄闕。○周書曰。應門、庫臺、玄闕。注謂以黑石爲門階也。提唐。○周書曰。太廟提唐。注謂唐中庭道。提謂爲高之也。臣謹按攷工記曰。堂塗十有二分。注謂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爲峻也。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註曰。中唐有甓。注謂中、中庭也。唐、堂塗也。據此中唐有甓。謂中庭道。則庭外廟中之路。提使少高而已。弗墀也。疏屏。○明堂位曰。太廟疏屏。注謂疏、今浮思也。刻之雲氣蟲獸。若今闕上爲之矣。疏曰。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臣竊謂疏屏。蓋謂疏其上也。尚書大傳曰。諸侯疏序。注謂序牆也。于上爲疏。疏牖也。謹按義訓曰。交牖謂之牖。檻牖謂之疏。鄭氏謂刻爲雲氣蟲獸誤矣。四門。○家語曰。孔子觀

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桀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臣竊謂宗廟與明堂同制。則廟亦四墉。有門。其南曰閎。三面謂之閎。故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古大明堂之禮。腊夫氏相禮。日昃出西閎。日闌出北閎。知宗廟之門四也。

九階。○攷工記曰。世室九階。注謂南面三三面各二。疏曰。明堂位曰。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以此知南面三階也。大射禮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禮記云。夫人至入自閨門。升自側階。又曰升自東階。以此知三面各二。

左城。○鄭玄者傳曰。黃帝所作。王者宮中必左城而右平。薛綜曰。城、限也。謂階齒也。天子殿高九尺。階九齒。各爲九級。其側階各中分。左有齒。右則陂陀平之。

玄陛。○周書曰。太廟內階。玄階。注謂以黑石爲階。臣竊謂內猶中也。南面三階。其中階之陛。以黑石爲之。

重屋。○周書曰。太廟重亢。注謂重亢累棟也。

復格。○周書曰。太廟復格。注謂復格。累芝栭也。臣謹按芝栭。山棁也。方小木爲之。爾雅曰。開謂之楔。栭謂之槉。注楔樽也。疏曰。樽一名杕。字林云。杕柱上方木也。楹謂斗栱。又明堂位曰。山罍藻棁。天子之廟飾也。鄭氏謂山節刻樽。盧爲山也。藻棁、畫侏儒柱。爲藻文也。禮器曰。管仲山罍藻棁。君子以爲濫矣。鄭氏謂大夫無畫山藻之飾。然則山罍刻而畫之。天子廟飾重焉。

黑橑。○明堂位曰。太廟刮楹。注謂刮磨也。疏謂以密石磨柱。廣雅曰。天子諸侯廟、黝堊、大夫蒼、士赭、臣看詳說者據爾雅以爲牆謂之堊。地謂之黝。按莊子郢人仰漆堊墁其鼻。則不特牆謂之堊。又穀梁曰。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赭。丹楹非禮也。按此刮楹。亦以黑白飾之。故春秋正義曰。禮楹天子諸侯黝堊。徐邈云。黝、黑柱也。然則黑柱以白飾之。

丹楹。○尚書大傳曰。天子之楹。斲之礱之。加密石焉。注謂礱礪也。密石砥之也。漢書解詁曰。楹、椽也。諸侯丹楹。以丹色也。臣竊謂宗廟丹楹。禮也。刻楹非禮也。穀梁曰。檀天子諸侯黝堊。據此。諸侯丹楹。則天子楹丹可知也。飾磚。○尚書大傳曰。士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謂石材柱下礩也。石承。當柱下而已。不外出爲飾。臣看詳士大夫石材。外出爲飾。則天子諸侯柱礩飾之。從可知矣。

達鄉。○明堂位曰。太廟達鄉。注謂鄉、牖屬。謂夾戶牖也。博雅曰。牖、牖闌也。臣謹按攷工記曰。四旁兩夾牖。謂于重屋四旁面各兩牖。以納日月之明。所謂達鄉。而鄭氏以謂每室四戶八牖。非是也。說文曰。在屋曰牖。在牆曰牖。則牖在屋明矣。

交牖。○義訓曰。檻牖謂之疏。交牖謂之牖。臣謹按說文曰。牖穿壁交木爲牖也。儀禮曰。司宮闔戶牖。則牖蓋交木爲之。可以開闔。已祭則閉焉。

藻井。○周書曰。太廟旅楹。春常賁旅。注謂常累系也。春常謂藻井之飾也。言皆賁列柱爲文。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厭火。

賁墉。○尚書大傳曰。天子賁墉。諸侯疏厚。注謂賁大也。牆謂之墉。大牆正直之牆。不賁殺其上。臣竊謂廟

垣謂之牆。今其外繞牆也。承室之牆曰墉。儀禮或曰北墉下。或曰西牆下。墉與牆異。則知牆蓋衰殺其上。攷工記曰。囷窌倉城。逆牆六分。注謂逆猶卻也。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爲衰。

設移〇周書曰。太廟設移。注謂承屋曰移。臣謹按爾雅曰。連謂之簷。注謂堂樓閣邊小屋。博雅曰。宮室相連謂之簷。蓋天子宗廟重廊。故于堂邊設移屋連之。詩曰。繹繹寢廟。繹繹連也。

重廊〇周書曰。太廟重廊。注謂重廊。累屋也。臣謹按古曰。廊廟。廟之有廊明矣。

山牆〇周書曰。太廟山牆。注謂牆畫山雲。臣謹按子貢曰。譬之宮牆。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其脩之數。

右臣謹按周禮匠人。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王宮正堂。若大寢也。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明其同制。周書亦曰。太廟路寢明堂。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復格藻井。設移旅楹內階。玄陛堂山牆。臺門。玄闥。則三者同制明矣。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而月令仲夏。天子居明堂太廟。先儒謂明堂制與廟同。亦曰太廟也。然則天子太廟五室。土室在中。大于四室。故謂之大室。書曰王入大室。祼。是也。其左爲東房。其右爲西房。皆南戶。而木室在東北。火室在東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木室東戶。火室南戶。金室西戶。水室北戶。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傳謂或西其戶。而家語又曰。賜觀太廟之堂。未既。還瞻北闥。皆斷西戶。謂金室。北戶。謂水室也。四室中夾室。劉熙釋名曰。房旁也。在堂兩旁也。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夾室皆有前堂。謂之廂。爾雅所謂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而覲禮云。几俟于東廂是也。說者謂天子宗廟無廂夾。不已誤乎。其四中則南曰明堂。北曰玄堂。東曰青陽。西曰總章。月令所謂春居青陽太廟。夏居明堂太廟。秋居總章太廟。冬居玄堂太廟。孟月居左个。季月居右个。是也。至于閏月。則閏門左扉立于其中。而遵適路。寢居門終月。鄭氏謂于文王在門。謂之閏。則太廟象先王平生所居。與明堂路寢同制。五室十有二堂。理宜然也。或曰宗廟。與路寢。明堂制同。則上有五室。不得有房。又惑矣。按書顧命。寢實有東房。西房。東夾。西夾。而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則魯用天子禮樂。太廟如明堂制。而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君衮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則太廟路寢明堂。有房明矣。今先所圖上廟。欲以八廟約少牢大夫宗廟爲之。雖增四阿重檐。山節藻棁。堂九尺。階九等。略應王禮。然未有五室。九階。臺門。玄闥。內階。玄陛。山棁。賁墉。重廊。累棟。復格。設移。四門。達鄉。黑楹。丹桷。藻井之制。又以房爲堂。且謂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夫堂與房異著矣。安有爲房而無北壁者哉。至于鷖爨。又在廟中西堂下。凡皆所未盡也。說者謂鷖爨在西堂下。過西壁爲之。夫爨當于廟中。理不安矣。況欲過宗廟西壁爲之乎。說者或謂西壁。謂西牆也。按儀禮有曰西牆有曰西壁。則壁與牆異。以臣攷之。特牲饋食曰。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主婦視鷖爨于西堂下。蓋堂謂門側之堂。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匠人曰門堂三之一。古者爨在廟門外。或在東。或在西。故鷖爨在廟門外之西堂下。少牢饋食云。爨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爨爨之北。特牲饋食云。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

爨在南。皆西面。鼏爨在西壁。士虞禮曰。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亞之。北上。鼏爨在東壁。西面。由是觀之。鼏爨在廟門外之西堂下。逼西壁爲之。明矣。故曰鼏爨在西壁。又曰主婦視鼏爨于西堂下。臣稽攷載籍。廟與路寢明堂同制。雖具其凡。如右。然其脩廣之度。匠人以爲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凡室二筵。謂之凡室二筵。則太室大矣。太廟五室。十有二堂。太室又大。則廣九筵。脩七筵。不能容之。按匠人市朝一夫。鄭氏謂方各百步。則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亦謂南北各六十三尺。東西各八十一尺歟。且古者寢不踰廟。燕衣不踰祭服。而宣王考室之詩曰。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則先王宮室。其輪奐至矣。又曰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噲噲。大聲也。噦噦。小聲也。言其閎深。可以答響。豈與大夫之陋同日而語。又況後王彌文積隆。以至于今也。然則天子廟飾雖右制殘缺。不可盡見。而今亦有不可盡如古者。要之攷先王度當世。與時宜之而已。其前代載籍所傳不具。與其後世未之有法。可以道揆禮可以義起。使華副實稱。昭明垂之百世。取度于身。實在聖衷。如允臣所議。乞參校舊闕。擇其善者。以聖訓裁之。

昭穆議〔原註〕劄子附。

宣德郎、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充崇政殿說書、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臣陸佃。臣伏視中書省批。送下張璪何洵直所論宗廟昭穆。欲以宣祖爲昭。翼祖爲穆。眞宗爲昭。太祖太宗爲穆。英宗爲昭。仁宗爲穆。尊卑失序。非禮意也。竊謂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謹按祭法曰。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者以爲壇立于右墠。立于左。臣以周制言之。太王親盡去右壇爲墠。王季親盡去左祧爲壇。左右遷徙無嫌。則洵直謂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左者不可遷于右。右者不可遷于左之說。非矣。璪謂四時常祀。各于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于文王。及孚合食于祖。則王季文王更爲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臣竊以爲古者合食。毀廟之主。有不皆祫者。則璪之說非矣。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干者。預也。言大夫上本無祫祭。惟其有功善于其君。進使干祫。則毀廟之主。不皆合食。特自高祖而已。假令大夫昭穆以世次計。曾祖適爲昭。高祖適爲穆。父適爲昭。祖適爲穆。同時合食。則將偶坐而相臨。義不得以卑而踰尊。則璪等將令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乎。如此則曾祖居尊。高祖居卑。父居尊。祖居卑矣。非所謂父昭子穆。昭以明下。穆以恭上之義。許慎曰。父爲昭。南面子爲穆。北面。大夫干祫。若使曾祖復爲昭。高祖更爲穆。則是子爲昭。南面。父爲穆。北面。太傳曰。旁治兄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則是生而居處。同堂合食。亦序昭穆。假令甲于上世之次爲穆。今同堂合食。實屬父行。乙于上世之次爲昭。今同堂合食。實屬子行。而偶坐相臨。則甲宜爲昭。乙宜爲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復令甲居右穆。乙居左昭。紊同堂父子合食之序乎。璪又謂既爲昭矣。又有時而爲穆。是亂昭穆之名。臣竊以爲昭穆父子之號耳。苟爲昭者不復爲穆。爲穆者不復爲昭。則是昔嘗事父爲之子者。今雖有子。不得爲父。苟復爲父。則以爲是亂父子之名可乎。祭法曰。天子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有二祧焉。則天子立廟自親始矣。初立考廟。于是立王考廟。其次立皇考廟。又其次立顯考廟。猶以爲未也。于是立二祧焉。與太祖之廟而七。顯

考廟、王考廟、與左祧爲昭。皇考廟、考廟、與右祧爲穆。所謂三昭三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爲昭。文王爲穆。則武王爲父。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故臣竊謂八廟之制。當以僖祖居中。翼祖爲昭。宣祖爲穆。太祖太宗爲昭。眞宗爲穆。仁宗入王考廟爲昭。英宗入考廟爲穆。是爲父昭子穆。稱情順理。尊卑協序。而議者蔽于所見。與臣未同。伏乞斷自聖學。一正羣議。不勝幸甚。

宣祖昭廟。　眞宗昭廟。　英宗昭廟。

僖祖祖廟。　（貼黃據此子乃爲昭、父更爲穆。）

翼祖穆廟。　太祖太宗穆廟。　仁宗穆廟。

右張璪等所定圖。

翼祖昭廟。　太祖太宗昭廟。　仁宗昭廟。

（貼黃是謂父昭子穆。）

僖祖祖廟。

宣祖穆廟。　眞宗穆廟。　英宗穆廟。

右臣佃所定圖。

臣竊觀陛下創法立制。必先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師成于一心。務使仁協義稱。後世無得而議。堯言禹度。影在四方。又將大新八廟。泰然不疑。以齊三代盛王所以隆祖親考之意。然而昭穆之次。議者與臣未侔。而臣區區愚忠。偶懷管見。不敢輒止。謹上八廟昭穆異同。幷條次嘗所答述者。乞賜折諸聖學。垂法萬世。取進止。

元符祔廟議

準元符三年五月四日、敕中書省、尚書省、送到禮部狀。據太常寺狀。本寺稽參典禮。竊以爲哲宗皇帝升祔宜于太廟殿增一室。本部看詳合降指揮。令侍從宮幷祕書省長貳集議。三省同奉聖旨。依告報逐官集于本部尚書廳。參議聞奏。

右臣謹按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記所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恭惟國朝。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于典禮。將來哲宗皇帝祔廟。于享爲穆。則合遷宣祖爲允。蓋哲宗皇帝之于神宗。正如唐敬宗之于穆宗。當以廟世數之。今祔廟不入世數。則與宣祖爲八世是四昭四穆。古所無也。

廟祭議

臣伏古度。今詳定八廟之祭。廟各三獻。同日而畢。蓋約其禮務爲可行。欲以施于春祀而已。至于夏礿、秋嘗、冬烝。當如古制。合食于祖。蓋古有宗廟之事。一日而畢。至于祫祭。除祀廟各一日。少牢饋食禮曰。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則是丁亥一日繹祭祖妣而已。賈公彥謂大夫三廟少牢筮日。止于丁亥。則明祭無尊卑。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畢。誤矣。蓋祭祀卜日。卜其首日而已。若大夫丁亥有事于祖廟。則其昭廟以戊子祭。穆廟以己丑祭。理宜然也。且大夫室事不祼。又無朝踐之事。其禮固略矣。然而膚

腥饋熟。品其籩豆。奉其尊彝。修其篚筥。遷其鼎俎。陳其巾冪。升降進退。侑尸獻酬。賓主百拜。餕徹之序。品節衆多。假令速闋而祭。機之以燭。奔走趨事。三廟一日而偏。則雖有強力之人。不能支矣。又況天子禮具樂備。品節之多乎。然則先王之時。各祀其廟。無有一日而畢者也。謹按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祫嘗、祫烝。鄭氏謂天子言犆礿者。諸侯言嘗祫、烝祫。亦互明而已也。然則古者天子七廟。四時之祭。春祠各于其廟。而夏礿、秋嘗、冬烝。則三昭三穆。皆升合食于祖。故周旅酬六尸。而仲尼燕居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若夫諸侯春亦犆礿。烝嘗皆祫于祖。而禘則一年犆。一年祫。下天子也。明堂位曰。夏礿、秋嘗、冬烝。天子之祭也。夫礿祠烝嘗。諸侯類有之。今魯更以爲王禮。又不言春祠者。春祠特祭。天子諸侯同故也。其夏礿、秋嘗、冬烝。則天子與諸侯異。故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又曰禘一犆一祫。由是觀之。雖周春祠特祭。而三時亦祫。非特夏商之制。雖然。天子時祫。穢及未毀廟之主。而已至于三年一祫。于是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故謂之大祫。言大以有小故也。按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穀梁亦謂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蓋著猶別也。三年一祫。大于祫嘗。祫嘗秋祭也。今魯合祠太廟。亦以秋祫。故言大以別之也。且天子七廟。日祭月祀。各就其廟。三時皆合食于祖。其毀廟之主。則三年然後大祫。亦禘之殺也。由是觀之。先王之祭。有祫。又有大祫。明矣。此自漢以來。論者未之知也。陛下聖學高妙。德蹈堯禹。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復千歲之墜典。實在聖時。今欲八廟既立春祠。各就其廟而夏礿、秋嘗、冬烝。皆升合食于祖。既應典禮。又與舊儀四時八室。並奠少近。獨爲合古之制。宜若可行。亦其七廟之主。會于祖廟。委蛇從祀。優而不迫。盛禮大樂。得以備舉。如允臣所議。乞下有司。參定儀注。施行。

陶山集卷七

表

謝資善堂修定說文書成賜銀絹表

臣某言。近以臣修定說文書成。伏蒙聖恩特賜銀絹。尋具狀奏聞。不敢祗受。伏奉聖旨不許辭免者。鉛黃初具。曾微斐字之奇。銀幣曲加。更誤十行之重。賞踰所藝。愧溢于顏。伏念臣本以下愚。親逢上聖。早玷龍飛之牓。旋居鷺集之班。稍逮陞升。寖蒙器使。一覩清光之邃。屢叨殊寵之榮。恭惟皇帝陛下。獨智泛觀。同仁博施。憲天爲大。濟世用光。夫決明庭。繩難施于農政。汴通溫洛。龜將兆于禹書。式究人文。使新世教。偶逐巡而代置。姑黽勉以奏成。訓發罔功。匪殞非次。增咸陽之字。幾同揚子之載金。上建光之書。竊陋許沖之賜布。誓堅丹懇。圖稱鴻私。

謝中書舍人表（原註：元豐五年四月。時官制初行。個與曾鞏同命。方具奏辭免。間門皆報。奉聖旨竟不許辭。個與鞏皆就職。（案）宋史神宗紀。及職官志。改正官名。在元豐三年九月。此官元豐五年四月。官制初行。與史文互異。）

伏蒙制命。除授臣依前通直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仍改賜章服者。叨膺殊寵。彌切震驚。伏念臣遭值盛明。獲親文藝。秖知自守。實無他長。每以信書之太專。更成與世而多迕。此緣孤進。獨被聖知。察臣于隱約之中。擢臣于疎賤之外。方陛下以聖文樂育秀異。而臣濫遊文館。陛下以神武攬御雄俊。而臣濫處武庠。考正書名。多忘闕之陋。詮錄史事。微善紱之能。荏苒歲時。費糜廩祿。叨塵踰量。憎嫉寖多。屢招繁言。幾致顛殞。陛下曲加辨察。每賜保全。久辜天地之恩。莫効涓埃之補。敢圖瞻矚。更致超踰。拔從經幄之嚴。進直綸闈之重。受恩彌大。圖報益艱。況當陛下董正官名。布新治具。維時在位。思日奏功。體堯舜之其難。迪夏商之用乂。臣敢不持循寀學。追跂前修。承問盍論。思之忠。代言希潤色之美。徐收薄效。少副洪私。

辭免給事中表（原註：元豐九年五月。）

今月初二日。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恩。授臣依前通直郎、試給事中、兼侍講者。承命震驚。不遑寧息。竊念臣芻微近識。蕪陋淺聞。出于休明。好是朴直。初攀緣于仕路。恥依傍于人門。敢圖遭逢。獨被簡拔。眷憐異甚。稱效缺然。試言之愆未乾。裁詔之席不暖。亟從綸掖。旋易琬闈。況當陛下好惡進士。陟降在帝。堯臨之四表。實禹惜之寸陰。改新官儀。協用彝訓。盛德在夏。爰乘運以對天。爵名從唐。（案：章如愚羣書考索。神宗喜觀唐六典。於是改官制。元豐三年八月。逢下詔。蒙新官制。九月詳定所上。然猶略。會明堂禮成。近臣遷秩。即用新制。）姑俯身而詢世。法貼千載。選極一時。顧惟量踰。賦已顏厚。敢懷叨竊。復冒寵榮。所有告命。不敢祗受。

謝給舉中表

伏蒙聖恩。授臣依前通直郎、試給事中、兼侍講者。寵榮甚渥。慮竊至深。伏念臣爲學寡能。莅官孤進。自愧超踰之速。衆驚遭遇之隆。陛下政無闕失。而臣以論駁爲官。學有光明。而臣以勸講爲職。雖抱蓋憂之極。固知稱愜之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務兼容。道惟善貸。故無棄物。而有成功。咫尺便近天光。毫髮無非帝力。臣敢不竭誠以處。推理而前。叱雀官倉。彌極嚮公之意。服羔私室。更堅退食之忠。少著微勞。仰裨洪造。庶幾蛇雀之報。不勝犬馬之情。

謝賜對衣金帶表

伏蒙聖恩。授臣給事中。特賜衣一對、金帶一條者。犀未離角。帶莫貴于黃金。鞾不下梁。服難叨于赤芾。內循尸竊。仰愧匪頒。伏念臣抱甕迂愚。挈瓶細智。曾乏削縫之益。更塵衣被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日新。聰明時憲。惟衣在笥。常欲勸賢。束帶立朝。務令圖報。臣敢不礪身飛正。宅志一中。永懷改造之宜。奉哉更化。近取忘腰之適。移以捐軀。

謝入伏早出表

金氣伏潛。方屬初庚之後。玉音溫潤。甫傳夙退之期。憐睿有加。感慚罔極。伏念臣等獲逢昌運。代置近司。共惟夙夜之致勤。少副旰宵之求治。伏遇皇帝陛下。深仁恤物。厚禮使臣。雖夏后之惜陰。是輕惟璧。而周王之扇暍。所寶在慈。俾當蘊隆。早就休燕。舜琴靜御。民咸阜于薰風。羲轡徐行。天迥長于化日。誓收薄效。仰稱洪私。

謝加天章閣待制表

伏蒙聖恩。授前件職者。祗奉制函。寵升延閣。仰懷睠矚。內竊兢慚。竊念臣起自寒生。會逢神考。執經軒陛。

俟更再閏之餘。論殿瑣闈。乃涉四秋之暮。〔案〕個以元豐五年試給。事中至八年三月。哲宗卽位時。卽已歷四秋矣。此表當上于元祐。未改元之前。雖衆嘖其朴鈍。每自愧于叨塵。屬上聖之嗣興。厠羣英而孤進。猥當劇選。累玷華資。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學有光明。體純仁孝。將繕完于官制。姑修講于職名。遂令荒蕪。亦被甄奬。誓益殫于鼠技。用少答于龍光。

謝太皇太后加天章閣待制表

丁吉逢辰。方預中臺之列。累勞積日。更躋內閣之華。祇荷眷憐。伏增慄懼。竊念臣器惟凡陋。學匪該明。偶遭遇于先朝。遂叨塵于近侍。逮聖神有作。首庶物以惟新。顧愚陋無堪。尾百僚而乃分。敢圖昧冒。亦與甄收。茲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冠象包。仁天廣覆。思補六官之典。俾益三閣之名。誓更竭于駑駘。期少酬于覆幬。

謝轉左朝請郎表

伏奉告命。蒙恩授臣左朝請郎。依前充龍圖閣待制。差遣勳封賜如故者。奏課上聞。幸叨于歲比。敍官增峻。誤被于階升。聞命若驚。撫躬罔措。伏念臣早緣雕篆。獲際盛明。以閭巷飯糗之孤生。蒙朝廷採擢之不次。入持荷橐。久貳星闈。日月雖勤。事功蔑著。比丐居于潛輔。方勉奉于詔條。尙未報成。復蒙進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容光必照。廣覆無遺。不棄薄材。曲矜舊物。豈獨舉陟明之故曲。蓋將勸宿業之庶官。遂致孱微。亦膺寵渥。敢不銘肌淪髓。誓竪頂踵之酬。綴短增長。仰答雲天之賜。

潁州謝上表

伏奉告命。授臣龍圖閣待制、知潁州。已于八月二十四日到任訖。涓選日時。祗見民吏。道揚聖澤。懽動羣情。伏念臣自奮單門。敢求伸宦。學古有信。書之累。逢時無應用之長。偶遭容明特達之知。遂備高華侍從之列。叨塵甚矣。報稱蔑然。屬二聖之當天。拔羣賢而授職。更以先朝緝熙之典。付之晚學瑣末之材。歲月屢淹。簡編僅次。深惟愚闇。久負聖明。因刻奏以上陳。得分符而共理。而況汝陰山水之郡。最爲京西魚稻之鄉。地本贍腴。民無捐瘠。追省不優。賦斂以時。第遵奉于教條。自安安于里俗。物旨有庭闈之養。俸贏無婚嫁之虞。豈期公朝。併獲私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敬日躋。德合幷而爲公。躬明哲以作則。乃眷褆紳之末。未忘簪履之遺。委以名邦。輟從清禁。恩榮及此。職分謂何。不敢怠遑。體上聖好生之德。庶幾夙夜。爲微臣報國之忠。

謝賜元祐六年歷日表〔原註〕潁州。

紹堯之後。茂賡五帝之隆。行夏之時。丕舉三王之政。誕頒玉歷。申飭訓詞。恭惟皇帝陛下。德契離明。道符乾健。奉三無而勞天下。總四大以居域中。爰覃太史之書。以讎諸侯之度。臣敢不寅遵詔令。祗奉教條。敬授民時。既協齊于五紀。欽成歲事。庶昭格于三登。

鄧州謝上表

伏奉敕命。授臣依前朝奉大夫、充龍圖閣待制、就差知鄧州軍州事、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臣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一廛出守。方臨東潁之優。十國爲連。俄徙南陽之重。已涓時日。初見吏民。祗荷寵靈。惟深感涕。

竊念臣斗筲近器。樗櫟散材。早玷儒科。浸階仕路。三年太學。官冷如冰。十載長安。粟貴于玉。偶被先皇之識擢。實爲希世之遭逢。一侍書帷。久陪法從。粤聖人之繼統。與英俊而幷升。邑重邱山。效微毫髮。輒緣私義。得請便州。事爲不煩。俾入良厚。敢冀嚴宸之異眷。更加亘屏之優除。而況臥龍鳳雛。多異人之間出。召父杜母。有循吏之相望。年穀屢登。閭里無事。絕鼠偸之出沒。任燕戶之往來。夫何淺迂。而此倖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淵懿。剛健粹精。欽禹儉勤。體堯仁孝。雨暘略無違拒。神民長有依歸。遂令孤生。亦預共理。臣敢不旁求民瘼。上報國恩。慕史氏之循良。躋詩人之豈弟。玉堂金馬。時夢到于華胥。花塔菊潭。日心游于魏闕。誓收薄效。用贖空餐。

謝賜元祐七年歷日表〔原註〕郢州。

鳳鳥名官。鎭羊視朔。欽崇天道。敬授人時。恭惟皇帝陛下。昭明三辰。協正百度。廣輪所抵。聲教是加。視南向四星之中。正西流再閏之失。臣猥臨侯屏。欣戴國恩。雖莫陪觀豪書雲物之儀。而幸預明堂頒政教之賜。畀三慶五徵望日于堯天。箱萬倉千。姑祈年于穰社。用遵聖訓。以協民彝。

謝郊祀加恩表〔原註〕元祐七年十一月。

伏念早以諸生。出逢丕旦。和鈴懷筆。曾無橫草之功。持橐乘軒。徒有受薪之誚。鬱履未終于棄置。涓埃尙冒于採收。而奠玉泰壇。莫預駿奔之多士。稱觴華闕。阻趨法從之清塵。遽被恩私。惟增戰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拱三靈之密祐。席六聖之宏圖。酒醴初郊。丕簫鉅典。嘽勳進秩。第慚犬馬之微勞。陳力捐軀。誓答乾坤之大賜。

江寧府謝上表

伏奉敕命。除臣依前朝奉大夫、充龍圖閣待制、就差知江寧軍府事。臣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規求家便。昧冒國恩。初許覲于闕庭。仍容歸于里閈。併叨寵假。深積兢榮。竊念臣門地素寒。人材甚陋。偶緣遭遇。遂致超踰。少年通書。有未離于場屋。同時賜第。獨先在于朝廷。五十纔歷外官。三遷皆爲佳郡。秦頒望重。潁尾俸優。維是建業之爲邦。實臣熙寧之游學。人來日下。稔聞江左之風流。山似洛陽。猶識京西之氣象。土風甚美。公事不煩。又況若耶之快風。非遜秦淮之明月。未改棣華相望。知觀養之甚歡。楷木成陰。顧師承之可想。伊臣何者。有此幸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纘禹成功。急堯先務。王者之風粹美。聖人之學光明。龍綏方維。恩禮臣下。致令蹇薄。獲被矜憐。臣敢不布宣邦條。勉勵州事。庶收尺寸。圖報萬分。執玉造朝。敢緩諸侯之後。賜金久任。頗居循吏之間。

謝賜元祐八年歷日表〔原註〕江寧府。

少昊紀瑞。致鳳鳥以名官。有虞頒常。在璇璣而齊政。聿追治古。尤屬清朝。恭惟皇帝陛下。敬授民時。曰稽天若。殖諸侯之正朔。察上帝之休祥。臣敢不深體眷懷。謹遵彝訓。仰觀俯紀。實緊裁成之功。東作西成。罔伸勤相之助。

謝落龍圖閣待制表〔原註〕紹聖二年二月初。有旨降一官。曾者不已。遂落職。復有旨還所降一官。仍與小郡。

今月某日、准越州公文、准都進奏院遞到誥一道、授臣朝請郎、落龍圖閣待制者。無功還官。有罪落職。慚悔爲之汗浹。感嘆至于涕零。退惟虛孱。仰荷矜貸。竊念臣久塵侍從。初出遭逢。狗馬故識主恩。螻蟻頗知臣節。方勤報禮。適會修書。人其異心。臣則盡力。歲月之更。固久涓塵之補。亦多惜未終篇。忽先去國。從前之所爭辯。去後之所變更。既無具囊之可尋。難逃疑似。縱有司存之能識。敢自辯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茂聖神之姿。純仁孝之德。明慎刑罰。緝熙典章。重愛惜于羣材。賜保完于孤進。止從薄責。未忍遐遺。雖褫延閣之圖書。仍付小邦之民社。重念臣持心過厚。推理輒前。與世曾無機防。立朝相有本末。尚慚荊國之誨育。敢負裕陵之眷知。雖憂患之餘。顧歲時之能幾。惟精誠之至。冀天地之終迴。

謝特許任知州差遣表

臣自十月得疾。久在病告。伏准十一月初八日、進奏院報籍記人、除陸佃外、並不得任知州差遣者。掛名罪戾。已分隔于雲泥。曲意矜憐。獨容有其民社。闔門飽煖。舉族依歸。竊念臣熟爛腐儒。聱牙曲士。久叨法從。濫預政機。果然災興。忽以罪去。驚魂戰灼。病骨纏綿。誰謂再生。自知千死。忽覩恩言之照察。得與罪黨而差殊。回顧沈痾。不知去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堯蹈舜。跨商軼周。孝友有光。慈壽無極。火炎玉在。實資鴻造之私。桂死魄蘇。彌極大明之望。

泰州謝上表〔案泰州原本作秦州。與宋史本傳恰合。但據表文云。矧海陵之善地。亦淮甸之近州。海陵乃泰州。非秦州也。又佃在外前惟後所歷州郡。皆可考。未嘗爲秦州。今改正。〕

伏奉告命。授臣朝請郎知泰州軍州事。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圖書三閣。尚懷降褫之慚。飽煖一廛。更荷矜容之賜。恩私甚厚。性命惟輕。竊念臣樗散薄材。芻蕘近識。偶遭逢于先帝。遂度越于稠人。亟踐禁途。切循分域。逮及倖會之作。誤膺良史之求。纂修無功。報稱不效。惟私心之曲盡。曾公議之難逃。尚賴宸慈。姑從薄譴。矧海陵之善地。亦淮甸之近州。居民靖淳。出產繁錯。飛蚊漸少。迥無澤國之風。過客甚稀。至有道堂之號。于焉循省。乃爾叨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容否淵深。至仁天粹。誘福之祥畢至。九功之敍惟歌。遂容孤平。亦預共理。再念臣頃罹家難。久愧國恩。誦堯言之傳。每深欣戴。睹禹功之復。惟有涕零。想魏闕于江湖。形清都于夢寐。霊天在望。心目交馳。問宜室之鬼神。顒違始願。執塗山之玉帛。猶冀終諧。更爲後圖。以贖前咎。

謝賜紹聖三年歷日表〔原註〕泰州。

舜璣觀政。仰合于乾文。堯歷定時。俯頒于人統。拜恩知幸。藏朔爲榮。恭惟皇帝陛下、表正萬邦。協修五紀。欽崇天道。恭授民時。獨觀新化之隆。兼舉舊章之重。乘文之德。已收順帝之功。行夏之時。更極爲邦之用。豈期僻陋。亦荷頒宣。臣敢不祗率王正。率循國典。士膏纔起。便候于農祥。冀莢再榮。即歌于聖瑞。

陶山集卷八

表

海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敕命、除臣依前朝請郎、就差知海州軍州事。臣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海濱相望。路分不改。舉家便幸。荷國恩私。竊念臣憂患餘生。孤寒末族。偶受知于神考。嘗承擧于眞儒。遭逢固稀。顚躓亦速。賴上恩之矜貸。與外補以保全。而況東海便州。淮南善地。鹽形似虎。知威教之兼懷。山色如眉。信登臨之最樂。未知報稱。但有兢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極聖堯。德兼神禹。擇循良而共理。撫遠近以同仁。遂使孱虛。得承匱乏。臣敢不視民之憂。若已嘗官之事。如家。益勵前修。更圖後效。仙梯失足。久遠英俊之籠。蠹劑滅瘢。尚冀聖神之造。

賀受玉璽表〔案〕哲宗紀。元符元年咸陽民段義得玉印一鈕。韶蔡京等辨驗。五月戊申朔。御大慶殿。受天授寶。冊受命寶。行朝會禮。此表文與紀合。

臣某言。准都進奏院遞報。五月朔、皇帝御大慶殿、行受寶之禮者。降年有永。傳國無窮。偉燦而昌。式歌且舞。厥惟景貺。茲謂興符。臣竊以龍圖授義。寶鼎錫漢。書稱錫禹。洪範詩云詒我來牟。雖並爲前世之珍。固未若今日之盛。恭惟皇帝陛下、繼志神考。追功聖堯。德澤昭天而漏泉。體樂極高而蟠厚。故地不愛其寶。

而天申命用休。致仙鶴之珍羣。發神光之佳氣。盡扶景祚。併效殊祥。臣蠻遇明時。側聞熙事。九州建千七百國。同極懽心。三皇治萬八千年。是爲聖壽。臣伏限守職。在遠不獲躬詣闕廷。臣無任

謝復集賢殿修撰表〔原註〕元符二年二月。先是有御批付三省。陸佃復集賢殿修撰。就差知蔡州。

今月十三日。准進奏院遞到告一道。伏蒙聖恩。授臣集賢殿修撰、知蔡州者。臣尤一洗。疑似頓明。此生未終。九死難報。竊念臣蓋緒猶近。聲鳴甚微。蟲淫詩書。鼠竊名器。偶被老商之眄。誤膺神禹之知。夤緣遭逢。驟致超越。久叨塵于法從。深辜負于明時。容貌竊鐵。已分甘于冗散。面顏發赤。但中抱夫兢慚。敢圖聖慈。誕賜昭察。矜憐撫掩。澣濯煩撋。加秘殿之隆名。付節藩之近服。驚魂初定。感涕交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漸窮荒。明燭幽隱。賡揚前烈。翼馭羣才。遂令敗鼓之餘。亦厠遺簪之舊。青雲得路。更尋英俊之遊。白骨成人。盡出聖神之造。

蔡州謝上表

伏奉告命。授臣集賢殿修撰、知蔡州軍州事。臣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罪戾至深。恩私甚厚。仁歸淪浹。義在廢捐。竊念臣早竊詞科。久塵禁從。進退不果。建明無聞。既辜先帝之深知。仍昧古人之遠識。合從廢斥。尚荷矜容。四屆推移。已侵尋于老境。九重清切。但夢想于鈞天。尤賴聖神。灼知無陋。念臣才能雖薄。猶是舊人。察臣悔咎固多。實非餘黨。拔之末路。責以外圖。矧京右之名藩。實淮西之樂土。地生神草。天在仙壺。夫何賤疵。乃爾僥倖。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壽無極。舜仁自然。兆穜稚繁滋之祥。臻魚藻愷樂之盛。憫憐隽物。收拾遺才。遂使孤生。得歸再造。蟻子載粒。敢萌過分之思。鮫人泣珠。難盡感恩之淚。願收薄效。少答洪私。

賀城西安州表〔案宋史哲宗紀。元符二年五月。建西安州及天都等砦。疑城西安州。卽在此時。〕

伏覩進奏院報。涇原路城西安州。畢功者。靈旗所指。一方盡平。鼛鼓弗勝。百堵皆作。張軍勢之十百。收戰功之衆多。廟社交忻。寰宇稱慶。竊以王命南仲。往城彼朔。方昔在召公。日關國百里。聿追粹古。允屬熙朝。恭惟皇帝陛下。穆若而文。赫斯以武。遵藝祖之遺業。卒裕陵之駿功。盡消猾夏之虞。高邁懲荆之事。一勞永逸。市臻假革之期。萬壽無疆。願上稱觴之頌。

賀册皇后表〔案宋史哲宗紀。元符二年九月。立賢妃劉氏爲皇后。時佃在蔡州。故篇末有隨共侯服云云。〕

伏覩制書册立皇后者。王假有家。天立厥配。宮闈欽奉。海宇瞻儀。臣開易基乾坤。禮重婚冠。禹之興也。則以塗山。堯曰欽哉。亦于馮汭。載惟王道之易。實繄母才之難。若聖與仁。以今準古。恭惟皇帝陛下。德運而海內服。身修而天下平。以陰禮教六宮。講玉女事宗廟。又況雞鳴踐賢妃之戒。熊夢發聖子之祥。是宜正椒房之稱。弘鬱穹之祼。周召自北。並歌風化之行。伊洛而南。具載采章之盛。而臣限共侯服。阻造王庭。望長安之雲。惟知徘徊于其下。聽鈞天之奏。不獲鳴躍于其間。臣無任

賀收青唐表〔案宋史哲宗紀。元符二年九月。青唐鬼章拱以城降。詔以青唐爲鄯州。〕

伏覩進奏院報。收復青唐故地者。持絳盧無匪俟。行枚之出。以紅帕首奄覩捷布之馳。醜虜歸窮。王鑾大

赫。神人懽喜。河隴晏清。竊以魚爛湟中。獸窮徼外。羣苖顛覆。桑梓變移。爭奉玄黃之篚。以迎王師。罷持赤白之囊。而撒邊警。渥洼龍種。致聖漢之所未來。崑崙河源。窮神禹之所不到。自今伊始。于古有光。恭惟皇帝陛下。用夏變夷。以文經武。高蹈無前之跡。坐收不戰之功。招徠降王。竊致僞主。臨殿閱試。踵神宗之閎規。御門納降。講藝祖之故事。方且卻走馬以奢。豈云得白狼而歸。而臣老見太平。屢聞慶事。前年星變。已兆搏氛之祥。明日夏亡。更申奏凱之喜。馬遷之網羅放逸。副在京師。韓愈之鋪張閎休。庶乎效廟。仰惟我后。宜有斯人。

賀徽宗皇帝登寶位表

今月某日。伏奉赦書。皇帝陛下登寶位者。溥天率土。罔不依歸。大國小邦。永有尊奉。燕及郊望。慶流社宗。伏惟皇帝陛下。緝熙昭明。遵養潛晦。雷雨之動。蓄而未施。乾坤之容。衆所先仰。慈孝極仁祖之道。英睿有神考之風。果膺天心。式副民願。而臣限拘符印。阻造闕廷。鳳躍龍飛。是謂享嘉之會。鼇抃歡舞。不勝馳嚮之誠。

謝吏部侍郎表〔原註〕元符三年二月。

伏蒙聖恩。特授臣依前朝奉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者。貢臣出守。久慚印紱之榮。季友來歸。猥貳銓衡之重。善衣紆紫。寶帶圍金。人謂遭逢。臣知忝冒。竊念臣書衣中蠹。甕器底蟲。雖力學蠶有寸心。除自守更無片善。君臣際會。荷神宗特達之知。師友淵源。說王氏發揮之妙。寢罹讒疾。幾致顛躓。一去國門十更年籥。忽遘眞人之出信。知名世之興。執云虛屏首與收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堯仁孝。陟禹儉勤。日上九天。春回萬物。罷工作之非度。捐徼巡之無名。徧雨曾不終朝。太平適在今日。臣敢不老當益壯。久而彌新。初心雖愧于前時。晚節庶收于末境。涓塵有補。誓求報國之門。揄選無疵。願盡得人之路。

謝皇太后表

伏奉聖恩。特授臣依前朝奉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者。斲雕成樸。甫觀聖政之新。返絕以環。猥與天官之舊。善衣曳紫。寶帶橫金。退省叨塵。俯懷兢慄。竊念臣中阿微尊。大道醨雜。行未追于古人。言無補于當世。徒以遭逢上聖。親炙大儒。偶騖厲于禁途。遂寖淫于拙宦。一邃天日。十換星霜。忽遘聖君之作興。更緊神母之保佑。漁樵駢首而談至德者。老拭目以望太平。執云空疎。首被收采。此蓋伏遇皇太后陛下。永懷謙畏。暫濟艱難。媧皇之補青天。轉增具美。娥母之爲明月。或仰餘光。臣敢不貳正治官。參稽中德。冰霜一節。保清白之相承。洛渭同流。俾濁黃之自辨。

謝權吏部尚書表〔原註〕元符三年六月。

伏奉聖恩。授臣依前朝散大夫、權吏部尚書、尋具劄子、辭免、奉詔書不允者。吏部四選。實畫省之劇曹。尚書六聯。蓋彤廷之上處。不濡咮翼。胡取困廩。但負愧于稱鬚。敢振矜于聽履。伏念臣伐冰末族。積雪寒生。呻吟詩書。匍匐步武。食常併日。偶未絕于曾所。馬固多年。了不知其牝牡。終緣樸學。早玷華資。久諳仕路之風波。僅滿誦仙之年月。面顏新皺。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蹤跡前遊。則昔之甲者今果矣。流光易失。盛際

難逆。敢意諛知。更容虛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由舜慈儉。克湯寬仁。龍德正中。玉色溫潤。奉堯典常行之道。蹟周官太平之書。內撫百工。外倡九牧。遂令流落之後。亦廁召還之中。恩私頻煩。資望淺。竊臣敢不增增自勵。俟俟相先。上天之官府固多。後世之文書雖廣。願清吏治。期盡人材。六燕相亭。試銓平其輕重。孤黛可照。更區別于妍媸。少著微勞。仰酬殊眷。

謝充欽聖憲肅皇太后欽慈皇太后山園陵禮儀使放罪表 〔原註〕遣中靖嗣元年三月。初少府監韓淳彥。太常少卿李昭記。泰陵木主入於室。仍祭之。乃空匣。卽按發其事。又曰勤失職。有詔加罪。

昨充欽聖憲肅皇太后欽慈皇太后山園陵禮儀使、爲失點檢禮直官等、擅空腰輿行等罪、奉敕特削銅十斤者。罪大責輕。恩深德厚。粉身難報。感涕易零。竊念臣生長寒鄉。出逢盛際。貪緣厚幸。玷竊華資。一昨憲肅因山。欽慈復土。仁聖昭格。神靈護持。雨暘爲之調和。嵩洛至于清潤。何太常之迷謬。仍少府之愆違。而臣職在總臨。失于檢察。論辜應坐。罪非可漏之魚。懷懼實深。奏有不全之馬。卒蒙矜貸。垂出生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上德能寬。至誠樂與。盧戒康之咎。圖書堯舜之衣冠。委曲保全。始終覆護。姑從輕比。止以贖論。臣敢不捨鬪知恩。懲羹愼遇。玉瑕不掩。已難蓋于前愆。金鍊而精。冀或收于來效。仰酬洪造。誓畢餘生。

謝試吏部尚書表 〔原註〕遣中靖嗣元年五月。

伏奉告命。授臣依前朝散大夫、試吏部尚書、尋具劄子辭免、奉詔書不允、仍賜對衣、金帶、金魚、鬧裝奩轡馬者。九重之深。每疑于夢到。八座之貴。敢意夫眞爲寶帶垂魚。華轙飾駿。巨山加重。蚊蚤甚微。竊念臣嘉祐諸生。元豐近侍。久低徊于流落。漸荏苒于衰遲。忽因遭逢。曲先收召。曾莫成于薄效。但有負于洪私。而況周禮太平之書。尚書百官之本。粤新森制。尤愼詔除。官至銀青。僅能參其班綴。頭如白雪。或未入于詮評。夫何淺迂。乃爾僥倖。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舜功甚大。堯性至仁。文景不言兵戈。成康幾措刑辟。深懷記履。愼付持衡。猥令鴛鷺之卑。濫冠鵷鷺之盛。臣敢不扶偏用正。去甚惟中。雨露風胎。顧難酬于啄抱。山虛海霧。願少助于崇深。

辭免尚書右丞表

伏奉告命。授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具劄子辭免、未奉詔書。伏蒙聖恩、特降中使傳宣、押臣赴閤門受告、及都堂治事。尚書省供職者。蝟噞不止。將致疾顛。蚍蜉自量。敢忘微分。幸未皆于棄利。願終寫于精誠。苟知不能。何敢但已。竊以夙諧之任。上應台躔。丞轄之司。今爲政府。避朝廷之任選。具寰海之觀瞻。故曰才難。信爲德舉。豈伊微昧。敢預登崇。倘反汗之無嫌。雖還風而何害。伏望皇帝陛下。憫憐薄祐。照察微衷。知蚊負之難勝。念驚疲之已甚。特賜俞旨。使免空官。以全聖主知人之明。以遂微臣量己之義。

謝尚書右丞表

伏奉告命、授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風行不再。知初命之難遇。魄至于三。愧終辭之莫遂。召拜恩于上閤。押笏事于中臺。可謂光榮。如何報塞。竊念臣踐修甚苦。遭遇最先。早依天子之門。嘗侍先皇之輦。

頃審失路。久分行泥。倦鳥回翔。誰記不雙之譽。寒龜退縮。自深藏六之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武聖神。孝慈恭儉。收臣于流落之後。察臣于隱約之中。父母愛憐。天地包覆。粤從執事。迄至登庸。莫知幸會之何由。但愧庸捐之無所。重念臣儒流迂闊。仕路孤寒。涉道未醇。更事蓋鮮。生長文字。頗類蠹書之魚。作爲詞章。僅同拆機之棧。深知無用。姑務有常。敢闕制恩。使預機政。辛勤積累。忽逮九層之高。勉強磨礱。試睎一割之用。贊明先烈。尤蹈中行。體君子之用心。俾小人之革面。仰承至意。少贖空飡。

辭免尚書左丞表

伏奉告命、授臣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仍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尋具劄子辭免。未奉詔書。伏蒙聖恩特降中使傳宣。押臣赴閤門受告。及都堂治事。尚書省供職。更不令辭免者。忱詞雖解。聽聽未遒。輒干鈇鉞之誅。重叩冕旒之遠。恭惟皇帝陛下。德漸窮髮。刑漏吞舟。行顧大中。事惟至當。曰求伏助。使佛仔肩。豈臣所知。敢逮斯意。苟失辭榮之義。是迷知止之方。惟伏素心。冀還新命。

謝尚書左丞表

伏奉告命、授臣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仍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者。立朝無補。方抱兢慚。坐席未溫。又驚味冒。邱山在頂。冰炭交懷。竊念臣敷昧迂儒。屢空寒士。聚螢積雪。初未識于道眞。植杖羣老。安知于時務。偶叨殊眷。獲廁近司。將少答于聖知。姑暫妨于賢路。敢期柄任。頑被甄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伴太虛。德備皇極。諒鸝之孝。遇于高宗。夢齡之祥。紹我文考。旁求魁傑。共致丕平。謂臣每懷永裕之威神。頗識元豐之政事。遂容冒寵。試與圖成。臣敢不在在勿欺。常常匪懈。贊紹庭而上下。務柴立以中央。私背之爲公。敢纖毫于異意。忠貳之成。患更碪礪以同心。

謝賜生日禮物表

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羊二十口、法酒一十瓶、法醪酒一十瓶、糯酒一十瓶、杭米一十五石、麪一十五石者。生當盛際。實千載之難逢。仕至近司。知幾人之能遂。詔音罕厚。恩數實繁。揆罷踰涯。置慚廩所。竊念臣性惟鄙朴。材匪將明。流落初歸。微洛陽之半面。侵尋已老。俄甲子之一周。敢意記憐。曲加慶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義均家國。禮厚臣鄰。既優鑒御之陳。仍備餼牽之賜。鐘親已遠。永辜生育之恩。三代可還。尚冀弼諧之效。

辭免冬祀加恩表

伏奉告命、授臣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進封吳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日以至而始郊。漏當午而大赦。受福上帝。加恩羣臣。竊逃虛受之慚。敢布縷辭之義。竊念臣不材病樸。無字頑碑。偶備四鄰之間。濫陪五使之後。雖駿奔之有恪。曾顯相之無聞。式遄在庭。而多與邑。自知明甚。誰謂當然。伏望皇帝陛下。移日月之明。回乾坤之造。頒還茂渥。大示至公。成禮扈之能辭。庶恩魚之可報。

謝冬祀加恩表

伏奉告命、特授臣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進封吳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至治馨

香屬黛顧于有昊湛恩汪濊。遂洽比于無垠。猥令虛孱。誤玷優渥。敍封而光祖考。延賞而茂子孫。已極戴天更容加地。恭惟皇帝陛下。網羅漏典。斧藻上儀。曲禮三千。駕龍十二。汜掃反道。務極于平夷。戛擊鳴球。期深于感格。非食追舄。褰裳紹堯。既卻璧而疾趨。又虛次而端立。是以於穆清廟。始雪而終晴。發熙紫壇。下風而上靜。歡聲載洽。慶事告成。欲均被于神腐。故隆施于聖澤。又況修明初祀。錫子近司。象笏袞袍。副萬釘之寶帶。繡韈金勒。兼千古之名駒。甫及駿奔。終徼顯相。咸被食加之寵。獨懷代匱之慚。尙誓同寅。克膺殊獎。

亳州謝上表

伏奉告命。龍尙書左丞依前中大夫、知亳州軍州事。仍放謝辭。臣于今月初四日到任訖。噬臍悔過。空形何及之嗟。刻骨知恩。實抱未酬之恨。追惟遭遇。辜負盛明。有靦面顏。不勝涕淚。竊念臣德非稱璩。材不中輪。忝侍臣飜鷺之間。綴太史馬牛之後。曾微補報。居足悔尤。旣累誤知之恩。復迷引避之義。合從擯斥。尙備承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成湯克寬。大舜純孝。嘗奉冕旒之邃。每聞金玉之音。有所施爲。無非慈恕。誰言春草。能報照臨之私。自知秋毫。盡出生成之力。擢髮不足數賈罪。猶冀自新。雖天無以喻堯仁。敢忘脊戴。願圖來效。式蓋前愆。

謝賜崇寧二年歷日表（案）個以崇寧元年五月辭此表當在亳州時上。

鳳凰適至。方瞻享御之休。蜾蠃甚微。亦荷匪頒之賜。恭惟皇帝陛下。先天疑命。紹祖膺圖。氣遊玉燭之間。政在璇璣之上。三年成棄。知洪造之難名。十月書盈。愧閏餘之易失。九功惟敍。萬福攸同。臣敢不儀舜丕鼎。體堯至意。載祀六百。頌永世之休祥。弼成五千。奉敷天之正朔。

陶山集卷九

經解

易解

凡物有掛者有象。卦、掛也。故孔子釋卦體謂之象。天行健。地勢坤之類是也。有效者有繫。爻、效也。故周公作爻辭。謂之繫。潛龍勿用。履霜堅冰至之類是也。周禮于天官言縣治象于地官言縣教象。此有卦者有象之證也。曲禮言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此有效者有繫之證也。縣者掛之也。牽者繫之也。

八卦解上

方近剛。圓近柔。柔非所以爲健也。圓則通。方則滯。滯非所以爲順也。天之形圓以柔。地之形方以滯。圓以柔故其形不健。方以滯故其形不順。雖然。天形不健。其行健。地形不順。其勢順。故乾曰天行健。坤曰地勢坤。天在道。故乾以行言之。行出于德故也。地在器。故坤以勢言之。勢生于形故也。夫天以剛濟圓。地以柔濟方。此性命自然之理也。王弼曰。圓而又柔。方而又剛。求安難矣。柔說而附之者麗也。剛止而幷之者兼也。故艮言兼山。兌言麗澤。行而從之者隨也。存而繼之者洊也。蓋氣以散相推而成風。以聚相持而成雷。存則聚。行則散。故巽言隨風。震言洊雷。洊起而上者作也。推而下者至也。火炎上。水潤下。故離言明兩作坎。

言水流至兩物相差爲二二物相敵爲兩于離言兩作者以重明相繼而作于上也文于象形鳥飛而下爲至于會意水流而至爲流于坎言流至者以重險相繼而存于下故也

八卦解下

乾言重剛則坤可知也巽言重巽則震可知也以重險言坎以重明言離則艮兌皆可知也蓋天下之理有體斯有用有性斯有材故乾以重剛言其體巽以重巽言其用坎以重險言其性離以重明言其材非獨如此而已也又其以健設位高而大者乾也乾者體之至以入行權稱而隨者巽也巽者用之至故乾以重剛言其體巽以重巽言其用離者南方之卦也南者材之所坎者北方之卦也北者性之所故離以重明言其材坎以重險言其性材則華性則質華則見質則隱故離爲文明坎爲信坎爲隱伏離爲見也夫有體以藏其性而性足以成體有用以顯其材而材足以致用則天下之理具矣于父言體則于母闕之者舉陽以見陰也于長女言用則于長男闕之者舉陰以見陽也言性于中男言材于中女而闕于男女之少者舉陰陽以相見也乾也者用天者也坤也者用地者也以乾坤而推六子則震巽坎離艮兌者各用其形者也離之性麗坎之性陷以坎離而推六卦則健順動入止說者各因其性者也故以重巽而推之則天重乾地重坤雷重震水重坎火重離山重艮澤重兌從可知矣以重險而推之則乾重健坤重順震重動巽重入離重麗艮重止兌重悅從可知矣以重明而推其材以重剛而推其用則諸卦宜亦若此而已

河圖洛書說〔原註：謫戴判公集中〕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圖必出于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于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于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龍負之而其出在河龍善變而尙變者天道也中于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龜負之而其出在洛龜善占而尙占者人道也此天道自然之意而聖人之作易所以則之者也

策

御試策〔案〕但本傳：弘治三年，廷試賦，遺發策題，士皆愕然，但從容就對，擢甲科，此策卽其廷對時所作。

問朕德不類託于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諏以世務豈特攷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修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爲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臣對臣聞聖人之王天下也教有條理政有節目其爲數雖大且多而其要乃在于任賢立本而已蓋其

哲足以知人然後有以任賢其惠足以安民然後有以立本哲者智之發也惠者仁之施也其智能哲其仁能惠則其施于任賢立本之際也無所不宜使之以因任責之以原省翼修者無卑棲器近者無遠用而長于教者不以典刑審于禮者不以司樂此百官之所以各得其職也道德已明然後次之以仁義刑名已詳然後次之以分守其治至于定然後文之以禮樂小大有秩先後有宜此萬事之所以得其序也當是之時政教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上有道揆下有法守朝信道工信度君子不犯義小人不犯刑所循者一理所共者一意而爲之上者有以見天下之蹟又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至精之神足以通天下之志至變之機足以成天下之務其所更者必其民之所已倦也其所循者必其民之所已安也是以凡所謂精義入神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莫不家使之同人與之共也而又未嘗不鼓舞以盡其神變通以盡其利此其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也臣聞唐虞之際建官惟百至夏商而二百又至于周而三百其員亦可謂多且備矣然迹而攷之官之爲農而設者蓋特衆也故方是時閭有宿族有師與夫田畯大夫之徒夙夜勸相而其相見有至誠之喜絲事既畢而麻事繼興野功既訖而宮功尋至藏蔬于其秋以備不給之冬索綯于其夜以備不足之晝勉之如此其至也然不耕者其恥無盛而其罰有屋粟不蠶者其恥無帛而其罰有里布驅之又如此其備也而井牧之內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旱得以泄水得以洩此田疇之所以闢溝洫之所以治也當是之時百度修而萬事理上下治而財用足其神德有以範圍天地之化其聖功有以輔相天地之宜而所交者有道所奉者有禮豺獺既祭然後漁獵與鷹隼既擊然後爵羅設妄斧者有誅數罟者有禁胎不得而損巢不得而覆四海之內山澤川富區萌達羽翼奮夏希革冬毳毛各得其時而魚麗之盛多崇丘之高大皆得而極焉自晚周以來而世所謂陰陽失序非春而燠非冬而寒草木不待霜而落昆蟲不待霣而奮者于此之時蓋未之有此鳥獸草木之所以無不得其性盡其宜而其禮足以備其樂足以廣其刑足以致也是以唐虞之際行天道以治人行人道以奉天建天官以熙人績建人官以亮天功明之以俊德神之以妙用而政教之及其遠至于暘谷幽都之方其詳至于東作西成之事其微至于希革毳毛之類其象至于日月星辰其器至于律度量衡而推而下之至于有周其治又極矣故其齊莊有造之德至于始笄之季女未冠之幼士而其戒愼無愧之行至于漢上之游女林間之鄙夫有後世壯夫老婦禮義之士愧而懼之者也先王之往旣遠矣自漢以來其餘澤已熄其舊法已徵雖欲治之主合謀之臣固多而創法立制庶幾于先王之意者獨有唐而已蓋常員定設官之制永業限授田之法嵗府衝之二兵以寄習軍之政設租庸調之三法以制取民之節此其有以宜于當世而庶幾有古人立法創制之意其詳可得而言者也若夫致今之治革弊之本末制宜之先後蓋陛下有天地之體有神明之用而方舉賢于朝協心委毓敦守位之仁講理財之義興農桑以根天下之政事開學校以本天下之禮義一切不惑于流俗之言可謂堯舜之用心而篤于自信者也雖然臣抑聞之圖天下之治者存乎意無良法以施之則雖有良意不能立施天下之意者存乎法無良材以守之則雖有良法不能行陛下之意可

謂有至誠惻怛求治之志而其創設之法又已良矣惟成之以不倦之勤待之以勿亟之漸而擇天下之良材盡得以任之則所謂唐虞成周之隆可以坐致而彼有唐之制焉足以參其議哉臣昧死臣謹對

策問

太學案問(案)恒菴爲國子監直講疑此策問卽爲當時試諸生之作

問大學之道方與未艾也士之來學者蓋已千數有司爲之幷錫廩兼朝集而地乃至更乏別爲廒資溢爲待試而人乃至更多可謂盛矣然竊或有疑焉蓋諸生之從事于斯也彌年矣學有制齋有規而行未盡篤實或至于冒戒禁公有試私有課而言未盡簡文或至于戾勑講煮者刻核太至法有難遵而諸生不得已耶意者非法之罪諸生言失于率爾行失于且然而智不能自工義不能自克耶伊欲論古之最遵議今之圓法因貳參合以率于大具而使諸生共宜之庶幾言皆有文行俱有實也然其所以時措之方未燭厥理吾子爲陳之可乎

又

問堯舜三代遠矣區區漢唐雖欲追古然君臣皆卑弱不足以堪其任故道化政法寂寞無聞而先王之風以至于今未返也聖上閔焉以盛德作新之士爲之崇學校訓經術更選舉之其宜爲之飾府寺增吏祿操督責之柄農寸之常平商委之市易皆以興利除害而其爲法深遠矣又以在我者潤澤之蓋意常嚮望堯舜三代是所以千萬千漢唐而無算者也今將討論似續一二以還先王之政則因此數法者須之以久遂可以追于古歟抑將有緖終成後者而施設之方序有所未逮勢有所未遑歟夫治古遠矣且欲追而復之以償千世之望則事半而功倍正在聖時二三子其爲言之

省試策問(原註)元豐八年

問昔之善爲士者問學必有師講習必有友以論經則明以議史則達以立文則工以造行則美其磨礱陶冶之漸非一日也今諸生蒙被德澤而從事于斯固勤矣願聞平居所以嚴師親友之義經如何觀而得道之眞史如何閱而得事之要立文曷爲而工造行曷爲而美其悉數之以應有司之求可乎

武學策問

問天下之理至精無二孫武之書一義不容兩爲之說而注之者至十數家何其說之多也今欲集諸家之善統異端庶幾學者有所折衷而衆言具在于武之意孰得一二孰得三四孰得五六諸生從事于此久矣當能辨之又當有以自得之者以發前說之所未嘗也有司願併聞之可乎

又

問天右序有宋篤生聖上全治所覆從化之以文橫勵之以武英威俊德度越前古是以東懷高麗南屈交趾洮河以西窮髮之北莫不賓順而國家閒暇矣吾子幸丁斯時惟閒暇故得嫺習于此然而孫武曰善戰之勝無智名無勇功武之爲說雖多未有賢此者吾子以古求之孰有智名孰有勇功孰無智名勇

功且其智名勇功奚自而有無也其有與無厥勢如何試爲言之

又

問材勇機智人各有能求其兼長豈易得哉有詞辯縱橫足以屈人而不可以決戰者有氣俠精悍足以摧鋒而不可以合變者有習知天時而昧于伺敵之情爲有明識地利而拙于出奇以攻守行師之際用非所長則安可以辨勝今子之應選固將以就功名也其材勇之所堪任者何事其機智之所優爲者何術願罄所蘊以陳庶觀異日之效

又

問方今夷狄款附內外無患主上以士之或不習用兵也學校以養之以民之或不習于爲兵也什伍以教之選命將帥修飭器械十年于此士有所養矣或逃其答問計數之故智而虛實奇正之勢未必皆知也民有所教矣或安于坐作進退之常法而戰陣擊刺之事未必皆勇也將帥選矣而尙慮人材之或遺器械利矣而尙慮法度之未盡諸君以策應有司之求如之何使士于虛實奇正之勢皆知民于戰陣擊刺之事皆勇將帥無遺材器械無遺法其詳言之

又

問孫吳韜略之書具在子嘗學之矣然其論兵孰疎孰密其合于先王之師孰多孰寡設此四人起于一時其兵同戰之地又同各以其術決戰則孰勝孰負以之城守孰堅孰脆試爲言之

又

問兵無選鋒曰北故古之善爲武者後必有殿而前必有選鋒詩不云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凡烏合之衆易散勝不相推敗不相救非若禮義之師則突前之利尤在選鋒一入而以後繼之此勝勢所以如破竹之聲今天下無事矣而未忘講武者蓋求所以禦邊之策而已方將復先王選鋒之法而教所謂車戰則造車必有制行軍必有法若爲徒若干則其爲乘宜幾何其爲陣宜奚若子嘗從事故知之願言所以爲此之方也

又

問古之善用兵者豈必同哉歸于能勝而已故李廣簡易而程不識繁密子儀寬厚而李光弼嚴整體雖不同皆足以取勝號稱名將諸生求學爲此久矣審已之長其志宜有所在設爲聖時任使則取軍決勝將爲簡易乎爲繁密乎將爲寬厚乎爲嚴整乎不然其志安在

又

問兵者百世不一用不可一日忘也國家承平百年兵習久安而惰驕民非素教而憚怯數歲以來主上以訓齊之法新之而精銳並出蓋昔之惰者今奮怯者今勇矣今諸君見用于世以制戎狄得此兵用之自度能幾教如何行愛如何立願聞其略

又

問學之法所以選試諸生先之以弓馬申之以策義者豈誠以爲驗天下周智全勇在此也哉抑亦以觀諸生之略而已今諸生應法之求弓馬雖或優策義雖或善然所謂周智全勇果在此乎將在彼不在此也其在彼則所以養之當自何始願聞其道

陶山集卷十

制

翰林學士除節度使制

門下周寄軍政將皆出于命卿魯用眞儒文必兼于武備乃眷詩書之帥以提仁義之兵敷告大廷載揚明命具官某社稷之器邦家之光才足以資修飾潤色之嘉道足以贊經綸戡定之美壯猷能決老志善圖無狐鼠進退之疑有龜蛇捍避之固早陪法從良副具瞻非獨擅制作之文抑亦窮戰鬬之事禁林甚密豈意得頗牧之才方略又新不至學孫吳之法足當閫寄以協廟謀是用築上將之壇場建中軍之旗鼓式消寇虐用邊殊方於戲敭翰作師予方勤于賞善黃河爲帶爾其顧于誓功祗服訓辭往膺榮號

宣徽南院使除河陽三城節度使制

門下天下雖安敢忘于武備閫外之事尤屬賴于將臣宜得眞才以諸實用粤敷明命咸告大廷具官某老志善圖壯猷能決沈鷙而懷氣節慷慨而志功名頃副簡求屢更煩使玉關萬里緊綏撫之才金貫六韜得經變之略威號素著恩信甚明作之而鼓鼙之聲讙令之而麾鉞之色倍是以殺敵惟果攻無堅城戰功實多兵有常勝眷予爪士時乃虎臣比宣令猷彌膺奉望茲用錫元戎之旄鉞築上將之壇場付以三城委之一面式消寇虐用勤臣工於戲敭翰作師朕方勤于賞善黃河爲帶爾其顧於誓功惟寬仁可以愛民惟秉義可以報國往膺寵命祗服訓辭

宗室除節度使制

門下國以宗彊蓋本懷和之義政由親始實先比欽之仁于古有稽肆予敢怠在書則分寶玉庸展伯叔之親顧禮而有脤膰以同兄弟之福矧茲近屬時乃眞才惟明綍之將施宜揩紳之是告具官某肺腑之戚聲聞之賢貴而有謙靖之風富而無亢滿之累外禦其侮絕讒閧之嫌旁明厥思保踐修之善而又沈鷙而懷氣節慷慨而志功名敦閱詩書究觀韜略無俾城壞既宣夾輔之勞何以家爲更懷思勇之意乃付元戎之鉞俾分大鎭之符匪出私恩實從公義於戲葛藟施于松柏雖實托予之尊葛藟庇其本根亦惟資爾之助往欽寵號祗服訓辭

邊鎭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制

門下設位語能無重經邦之貴錄階言極有嚴開府之華賜鑾制于官名尤慎班于爵號使膺實用爰得眞才敷告大廷載揚明命具官某有剛質之德有柔令之儀忠孝稟于天成文武惟其器用玉關萬里緊綏遠之功金貫六韜得經變之略克寬外禦式副旁求壯矣邦家之基居然廊廟之器天將大任民具爾瞻況以久于建旄宜進同于補袞斷自朕志往哉汝諧於戲角犀豐盆聳四方之望威儀赫烜視三公之崇體予眷懋茂乃嘉績亦若虢叔共修諸夏之和無俾阿衡獨擅有商之美

吏部尚書除尚書右僕射制

門下伊尹格天暨湯成有一德高宗享國惟說命總百官顧臣主之俱賢致朝廷之既治將布偉績爰告大廷具官某行可以鎭浮才足以經遠中道而立無昵于小人當官而行不隕于流俗安危攸繫左右具宜比副明揚屢膺器用厥猷翼翼深符王國之思維石巖巖大登師垣之望乃眷前王之盛實資上相之良燕及神人皐成華夏雖眇躬之莫及或領輔之可圖尚濟厥茲是用命汝爰自治官之正使陪令席之尊其式往欽以經來效於戲黃耳金鉉永緊調燮之才亦茀蔥衡益稱褒嘉之命恭朕之詔惟乃之休

樞密院副承旨元宗孟可文思副使制

敕某將事樞府克謹奉承厥由省官往貳使秩服勞于外思稱茂恩

皇太后遇同天節典入內東頭供奉趙諒可文思副使制

敕（原注：臨阙同前）同天之澤進序官榮往服恩章愈思懋勉

西京左藏副使智誠可文思副使制

敕某場之臣久勤征戍不有勸賞何以閔勞遷爾一官是爲寵數

三班奉職周閎中可右班殿直制

敕具官某爾父將事公府以能屢遷今復累勞盡升使秩頗睠廉善乞寵茂恩是加爾官以就清志往維祗服共勵忠勤

堂後官兼提點段繼隆可承議郎時恢可奉議郎制

敕具官某爾爲公府之屬而能將事恪恭有勞可錄朕于爵賞何所愛焉敍進厥官往祗乃服

宜徽院通引官行首解中立可三班借職制

敕朕罷不職之官而宜徽院廢以爾祗事歲時頗久錫之一命其往愼哉

奉議郎蕭國鎭可降授宣議郎制

敕具官某朕順攷舊典敷同官儀凡在臣工率從新秩爾雖罪廢猶不汝遺錫之訓詞用更位號其往祗飭尙蓋厥愆

步軍都虞候英州刺史林廣可衞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制

敕曩者瀘南之戎寇我邊鄙蠢爾匪茹敢煩王師朕命將臣討茲無赦具官林廣有勇有謀克承廟算往殄巢穴人罔釋驍戰功居多無負任使擢登禦防廣度騎旅是爲休寵益務忠勤

東上閤門使王光祖可四方館使皇城使忠州團練使姚兕可果州防禦使制

敕瀘南之寇負固亂常乃煩王師罪在不赦前啓後殿左右是翼惟時將帥各迪有功具官王光祖忠義秉心深入擊討蟻聚殄滅師不踰時朕圖汝勞擢司賓館其務忠報以對茂恩其姚兕朕嘉汝勞圖厥褒勸進司兵防往務忠報

宗室仲峭可贈安化軍節度使制

門下先王崇建蕃屏無專享于文武之功同姓分錫胙膚庸展親于伯叔之國乃眷公族之茂蔚爲王國之華其于云亡惻然永悼具官某小心而畏義強志而婉容頎然高明輔以禮樂用能帥乃舊德允于前人豈獨恭儉孝悌之修沒有遺範以至始終哀榮之極備于歸全日月有時寵寥告具其錫爾祉以將余哀離云飾終特出異數苴茅元社易乃通侯之封金節雕戈畀以元戎之命

故皇姪右千牛衞將軍可贈右監門衞大將軍制

敕具官某祖宗之法敎敍九族生見褒優沒有榮號情協禮稱朕用丕承爾以近親秉德信厚永言淪逝良用嘉傷褒榮飾終國有舊典尙茲冥漠克享顯休

檢校太保安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贈檢校太尉兼侍中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尙昌而家永宜象服

陶山集卷十一

敍論

神宗皇帝實錄敍論

上聰明睿廣臨政英果而將之以慈仁敬事兩宮篤于誠孝遇諸王宗室甚友愛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上賓宮中自行三年之制後歲時酌獻別廟每至繼仁殿卽感哭流涕哀動羣臣雍王顥曹王頵請居外第章數十上弗許至太后爲言之猶累年而後可加以聖學高遠深知道德之意每論經史多先儒所不到雖兵書律令無不貫達至于舟車宮室器械之制亦極其妙百官賜見顧問各以其職常出人意表多不能酬對然上恐其失次輒顧而言他終不面窮之也熙寧之初銳意求治與王安石議政意合卽倚以爲輔一切屈己聽之更立法度拔用人才而耆舊多不同于是人言沸騰中外皆疑雖安石不能自保亦乞罷政事然上獨用之確然不移安石性剛論事上前有所爭辯時辭色皆厲上輒改容爲之欣納蓋自三代而後君相相知義兼師友言聽計從了無形迹未有若茲之盛也及安石罷相上攬綱柄而自爲之益加勵精因任原省賞罰有序旁延俊茂與之立功而政治文學法理之臣各以其彙進得盡所長雖拳勇之士亦皆作使士有獻書闕下往往朝奏暮召拔之常流之中而奬用之雙日一御講筵雖風雨不易禁

中觀書每至夜分遇休假猶間御便殿訪政事日昃或不遑暇食至兩宮遣人趣之侍臣有以爲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嘉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也在位雖久未嘗御賞花釣魚之會其幸西池與民同樂亦纔一二至爾是以羣臣悾惶奔走赴功百度齊而萬事理勸農桑興學校講禮文議音樂修令式定歷象正官名申軍政下至道家齋祭科儀亦皆有法度一日執政事已語及淤田之利上曰大河源深流長皆山川膏腴汎泞渗漉溉灌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爲肥沃朕遣中使往取淤田之土自嘗之極爲細潤輔臣恭聽德音皆以爲上之愛民博求物理精意如此雖炎帝之嘗百草禹之辨燕土唐文皇之吞蝗宛無以過也交人犯塞命將討伐既克廣源州知桂州趙卨以爲歲用戍兵三千十死五六可以守禦上曰朝廷比以乾德犯順焚劫三州故興師討罪郭逵不能翦滅垂成而還今廣源瘴癘之地我得之未爲利彼失之未爲害一夫不獲朕尙愧之況十死五六耶河北緣邊安撫司嘗言邊民王習于北界市到馬尋牒送順義軍訖上曰時聞北界知賣馬人名氏皆實極典全家遠配茲亦可惻自今如北界無移文根究卽差人夜放界首其獲到人毋令通析賣馬人名氏及所居處免令屠戮蕃民若高麗于闐諸國皆務以德懷之梯航而至無虛歲平居亦間言兵然非羣臣所能窺也每邊奏至處費常中機會號令諸將多下手札詞協事稱皆粲然可觀故平瀘戎闢洮隍南征交趾西討靈夏威聲所加震疊海外常惋憤敵人偪強久割據燕慨然有恢復之志聚金帛內帑自製四言詩一章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積帛內帑幾以募士曾孫承之敢忘厥志每庫以詩一字目之既而儲積如丘山屋盡溢不能容又別命置庫增廣之賦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庋夕惕心安意邊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其規模宏遠如此迨元豐間年穀屢登積粟塞上蓋數千萬石而四方常平之錢不可勝計餘財羨澤至今蒙利嘗語侍臣曰善爲師者無智名無勇功自周以還惟漢高祖爲近之若魏武可謂有智名若項籍可謂有勇功然皆不能一天下竊觀聖謨博大豈嘗須臾少忘藝祖之志哉嗟乎天不少延不及宣究駿功偉業以竟一代之能事然在位十有九載積精會神興爲建立所以作人經世之略亦足以度越漢唐追迹三代矣況復謙沖退託去華務實終辭尊號弗受抑盛德之舉也然則廟號稱神姑徇天人之意爾

序

爾雅新義序

萬物汝固有之是書能爲爾正非能與爾以其所無也名之曰爾雅以此莊子曰中無主而不正外無正而不行舊說此書始于周公以教成王子夏因而廣之雖不可攷然非若周公子夏不能爲也故予每盡心焉雖其微言奧旨有不能盡不得謂不知者也豈天之將興是書以予贊其始嘗如繪事我爲發其精神後之涉此者致曲焉雖使僕擁篲清道跂望塵躅可也

鶡冠子序

鶡冠子楚人也居于深山以鶡爲冠號曰鶡冠子其道歸殿著書初本黃老而末流迪于刑名傳曰申韓

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礉少恩。而原于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嗚呼。可不愼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蠪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謬。不可攷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虛言哉。余竊閔之。故爲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攷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也。九十適周文王。曰。先生老矣。對曰。使臣捕獸逐麋。則熊老矣。若使坐籌國事。臣尙少焉。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實諸子濫觴之始。今十有五篇者。蓋闕而列子天瑞篇稱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其力命篇又稱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者。卽南華藏舟喪鶴之義也。而今其書無之。則熊之嘉言要旨。亡者多矣。可不惜哉。文字脫謬。爲之校正四字。增者七。減者八。注百有五十二字云。

送李泰叔序

二南之詩多矣。而召南之王道成于騶虞。周南之帝道成于麟趾者。蓋國君之尊。至于仁賢。公子之貴。篤于信厚。而後關雎鵲巢。道化德教之應極焉。何則。富貴之族氣驕。貧賤之士志苦。逸樂之習難移。憂勤之性易感也。是故好德樂道之士。出于憔悴枯槁之家者多焉。至若高明之裔。累世貴達。非夫篤信而好之者。則不足預此也。眞定泰叔。故宰相文正李公之家也。宰相之子。翰林。翰林之子。尙書。相繼而貴。蓋三世矣。眞宗皇帝以爲宋之世家。嘗于從容語翰林曰。卿之保守門戶。如朕之保守社稷也。其家世如此。今又有泰叔焉。泰叔好學樂易。氣質混然。如渾金璞玉。而又以遠器望之。與人無疑。喜客。典衣延之。與其妻無明日之飯。不顧也。以此其志意。使不爲理鄣。不爲事蔽。以明擇其始。以剛保其終。而遂能成就其才。則尙書之後。保翰林之門戶者。斯在泰叔矣。官于會稽。與予遊相好也。既別。姑道此以勉之。

書後

書王荊公遊鍾山圖後

荊公退居金陵。多騎驢遊鍾山。每令一人提經。一僕抱字說前導。一人負木虎子隨之。元祐四年六月六日。伯時見訪。坐小室。乘興爲予圖之。其立松下者。進士楊騤僧法秀也。後此一夕。夢侍荊公如平生。予書法瑩在天。寶月便水二句。便初作流字。荊公笑曰。不若便字之爲愈也。旣覺。悵然自失。念昔橫經座隅。語至言極。迨今閱二紀。無以異于昨夕之夢。人之生世何如也。伯時能爲我圖之乎。吳郡陸某農師題。

書王文惠公詩後

山陰陸某嘗觀。如公德宇。固相度也。猶欲留此示有命焉。然世之人麋迷狗苟。以幸富貴者。何哉。元祐庚辰十月二日。

記

越州寶林院重修塔記

越州寶林院。重修塔。於越有山焉。嘗飛而至。其名爲寶林。有蠻鰻岫。居禱旱輒雨。山雖不甚高。而花木蕭閒。自然出于塵垢之外。吳越春秋云。范蠡初作月城。缺西北。此峯一夕飛至。實瑯琊東武海中山也。蓋三神山俱在渤海中。其上臺觀。皆金玉而羣仙據之。昔嘗有飛者。茲山豈其類耶。疑以仙聖久居。亦舍不死之羣。因以仙去。故能乘風凌虛。輕舉而至此。不然。何以能飛也。越人以儲茲山之粹。固多奇秀。有仙國之餘風。而其陰功。著在福庭。煉丹辟穀。幾換金骨。若余大父是也。某獲承遺緖。槩聞其一二矣。故常希跂聖眞。而屢至其寺。觀所謂鰻岫錫痕巨人之迹。爲之躊躇四顧。以想像三神山于此。已而登其塔。高尋不違簷咫尺。俯瞰闤闠。若累塊積蘇焉。越人瞻之。遙以起信。蓋乾德中。漢南王之所造也。熙寧十年八月丙申。其寺與塔俱焚。光影所照。其彤燭天。鳥皆夜鳴。速曉。一木無遺者。山勢斗輕。更欲飛舉。而城郭氣象爲之荒涼。居無何。廣平侯程公來領州政。目無全事。百廢俱興。而有多餘之閒。升鹿麗。龜望之悵然。且思有以復之。自其塔始。而宰官比丘。與其州人。莫逆公意。于是良木之施。雲如椎鑿雷。如斧斤風。如自春迄冬。費幾萬緡。而嚮之烟燼之餘。已爛然金碧。與日星爭麗矣。何其速也。蓋公自少年已擢顯科。治外處內。四紀于茲。天下稱其才焉。今雖老矣。而謀國尙壯。如種與事造業。更以協濟神明之運。某將爲公識其大者。然則一塔之敏。尙其餘事也。

台州黃巖縣妙智寺記

佛出西方。不知幾千萬里。其書之契理會道。與中國聖人之言一。又其神靈之寓。光景著見。若今峨眉、天台、咸鬴之異。非獨中州之人。聞而趨之。雖西域其徒。亦累譯而至也。與道家之說蓬萊方丈。乃在煙海渺茫荒忽之外。異矣。黃巖遠邑也。其鄰天台。其俗無貴賤。大抵嚮佛。雖居羊履稀。牛醫馬走。漿奴酒保。洴澼之家。亦望佛剎輒式。遇其像且拜也。以故學佛之徒。飾宮宇爲莊嚴。則各者施財。惰者輸力。偏者獻塗。眇者效準。躄者與之磨礲。而土木之功。蒼頭赭堊之飾。殆無遺巧。然其最佳曰妙智寺。蓋建隆中。僧南惠之所造。迨今百年。繼者非一。而卒成之者。如吉也。余聞之也。夫所謂妙智者。佛之所知是也。疏觀泛應。無適而非眞。可得而不可求。可知而不可授。雖毋欲以與季不能也。蓋智難口傳。妙須心解。如此。今以名其寺。如吉與其徒。託而居之矣。當知是也。彼世之人。舍是弗圖。而逐逐于外。以事莊嚴。則雖飾以金銀。絡以珠玉。譬猶蜃噓成樓。半出霄漢。其彩五色。終非實相。如吉善住持。置田數百畝。延十方衆。以爲無窮永久之賴。邑人多之。而余兄嘗宰是邑。言其善。故與爲記。因附以所聞。使刻諸石焉。

永慕亭記

熙寧三年。予之同年友。衢梁陳君澤民。會葬其親于州南龍塘之原。而屋其墓之南。嚮以致孝饗。而命之曰。永慕之亭。謂夫榮祿之不逮吾親。而恨慕于此亡窮也。其後二年。書走京師。屬予記之。而銘以書曰。沐

天不與幸。嘉祐中、先妣棄諸孤于齊。先妣之憂未禫。而先君如京師捐館舍。先君之禍又未祥。而先大母復棄諸孤于齊。首尾四年。三遭大變。護持重喪。千里旋反。而先君客殯、未克東也。居五年。沐天與幸。既中第矣。始克奉先君之柩以歸。三親之喪雖畢集。鄉里未顧。何有一坏之土。以封瘞也。西安徐氏、配沐之貧無以葬。以其地與之。于是沐之志遂焉。蓋扶舁之艱難。經營之勤苦。至于如此。此沐之所以屬吾朋友以記也。余聞之也。自王者之迹熄而澤亡。南陔白華之詩不作于世。而先王之美俗斁矣。事親者齊無以潔牙。戒無以養志。廉恥衰陵。孝友微缺。而其末流以至于今猶在也。澤民于是時。乃不易乎世。而自拔于常流之中。祿不逮親。而懷無窮之慕。其孝可謂至矣。使澤民由是焉。擴而充之。則南陔之養。今雖無所及矣。其所謂白華之潔。而以事君則忠。以事長則順。終于陰可以通神明。而陽足以厚風俗者。將在于茲。此予之所以記也。

適南亭記

會稽爲越之絕。而山川之秀。甲于東南。自晉以來。高曠宏放之士。多在于此。至唐餘杭始盛。而與越爭勝。見元白之稱。然杭之習俗華媚。善占形勝。而丹樓翠閣。輝映湖山。如畫工小屏。細巧易好。故四方之賓客過而覽者。往往後越。夫越之美。豈至此而窮哉。蒼者江山之勝。雖在。而昔賢往矣。距今千歲。幽深寂寞。殆有鬱而不發者也。熙寧十年。給事中程公出守是邦。公吏師也。所至輒治。故其下車未幾。弗出庭戶之間。而政成訟清。州以無事。乃與賓客沿鑑湖。上蕺山。以尋將軍秘監之跡。登望稍倦。未愜公意。于是有以梅山勝告公者。蓋其地昔子眞之所居也。今其少西有里曰梅市。其事應史。公聞往焉。初屆佛刹。橫見湖山一面之秀。以爲未造佳境也。因至其上望之。是日也。天和景晴。竹莖尚疎。木葉微合。峯巒如削。間見層出。公曰。此山之佳處也。已而北顧。見其煙海杳冥。風帆隱映。有魁偉絕特之觀。而高情爽氣。適相值也。夕陽在下。不得已而後去。其山之僧川和者。契公之意。因高構宇。名之曰適南。蓋取莊周大鵬圖南之義。暇日以衆飲而賞焉。水轉挹轉。清山轉望轉碧。而俯仰之間。海氣浮樓臺。野氣墮宮闕。雲霞無定。其彩五色。少頃百變。殆詞人畫史不能寫也。于是閩州以爲美觀。而春時無貴賤皆往。又其風俗潔雅。嬉遊皆乘書舫。平湖清淺。晴天浮動。及登是亭。四眺無路。風輕日永。若在蓬萊之上。可謂奇矣。然則所謂餘杭者。未必如也。公蘇人也。自其少時已有詩名。咳唾成珠。人以傳玩。則摹寫物象。道所難言。其在公賦之乎。雖然。公之美志。喜于發揚幽懿。豈特貢一山而已。凡此鄉之人。藏道蓄德。晦于耕隱、釣瀨、屠市、卜肆、魚鹽之間者。正仰天子仁聖。拔用忠賢。夢想多士。斯可以出矣。庶幾託公之翼。搏風雲而上哉。

陶山集卷十二

書

答陳民先都曹書

辱書、問以所疑。某亦疑者。嘗試言之。足下其擇焉。蓋召公有詩。周公無之者。公、聖人也。聖人無名。故周南之詩美不于文王。于其后妃而已。嬪如傳神賣眼。眼似而神從之也。小星、衆無名星也。以況賤妾。則三五在東。維參與昴。固夫人也。于陽星言其數。數陽也。于陰星言其名。名陰也。數對象則爲陰。對名則爲陽。譬如編氓甲在其東。則乙西鄰也。若丙又在其西。則昔之西者。今東矣。蓋先王取義隨物轉徙。非一端而已。至于柏舟、不言父者。女比于母者也。堯典四星、獨于南方言火。言火、于南方爲宜故也。秋言毛毳。冬言毳毛者。孔安國謂毳理也。蓋秋鳥獸之毛尚淺。毳不勝毛。故視之則毛。徐而察之。則毳也。至冬而盛。毛不勝毳。視之則毳。察之則毛也。此與春秋六鷁五石之辭略相類。先王之法言多如此。故曰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遺不亢矣。舜典言獄、獨東言岱。言巡守。獨北言朔。朔言終。則有始也。岱言代。則有謝也。于時之始言代。則有謝于方。言終則有始。亦言之法也。如初以著四時之同。是以不言南也。且北方陰陽具。故北一名朔。朔陽也。北陰也。豈特此也哉。物有玄纁。纁蛇藏。有左腎右命。至于卦又謂之習坎。習重也。是以天子

之宜也。左聖鄉仁右義脩藏。蓋藏玄之所莊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實在于此。故文兩人相背爲北。象兩已相背爲藏。古之人皆訓詁不必親相與言也。以文與象示之而已。噫。言道而至于此。亦不可以容聲矣。若夫寅賓寅餞。足下所謂先王運精神動心術。以道格之。是也。夫運精神動心術。以道格之。雖戶居衽席之上。可以騎日月也。況賓而餞之乎。以此讀書。蓋有大者焉。非徒析毫解縷而已。方今學者之病正在此。殆所謂繩上生蛇者也。足下有美才善質。誠能運精神動心術。求其大者。豈遠乎哉。嘗聞九方皐之相馬曰。牝而黃。馬至。乃牡而驪。伯樂喟然太息曰。是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蓋神之所會。得其精微。而遺其麤。麤學乎學。誠如皐之所觀。雖以成變化可也。故曰千轉萬變而不窮。魯國儒者一人而已。某迷謬日久。所論尙不中。願更疏示。

答周之才書

某頓首。近辱手筆問我以疑。區區多故。不即爲報。實用愧惕。蓋天子之巡守大禮也。故凡大山川。于其所過則祀之。于是時則歌般之頌。以祭焉。故其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于其所至則望之。于是時則歌時邁之頌。以祭焉。故其序曰巡守告祭柴望也。蓋過而祭之則非至也。臨而祭之則非望也。故般之序言祀四嶽河海而已。不言告至。又不言望。與時邁之詩異焉。非柴止于一詩而望有二詩也。若夫柏舟曰。言仁而不遇。獨稱言者疑若有意。櫟木之序曰。言能逮下。酌之序曰。言能酌先祖之道。而北門又曰。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如此者衆矣。不皆有意。似無說也。古之言九州。禹貢始于冀。終于雍者。此禹之治洚水先後之序也。周官始于揚。終于幷者。此周之列率土大小之序也。蓋以古攷之。言海岱及淮惟徐州。而後言淮海惟揚州。言荊及衡陽惟荊州。而後言荊河惟豫州。則所謂始于冀。終于雍者。禹之治洚水先後之序決矣。以今推之。揚之地在青之下。徐之地在幷之下。則所謂始于揚。終于幷者。周之列率土大小之序。似矣。爾雅九州之序。則以夏周攷之。皆不合。郭璞以爲詭制也。言蓋者。璞亦疑之。則其眞不可得而攷矣。闕之可也。蓋君子于其所不知。雖不敢忘闕。亦不可強通也。書曰佑賢輔德。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賢德孰爲而分者。蓋德者德而已矣。賢則又兼其行也。記曰君子恥有其德而無其行。蓋有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未有有行而無其德者也。詩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而序詩者以爲莫不好德。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而序詩者以爲賢人衆多。此一證也。又書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遂不如顯之重。而言忠在良之上。輔不如佑之重。而言賢在德之上。此又一證也。賢德之所以有辨者。如此也。易曰。正言斷辭。又曰。其辭文。其言曲而中。言辭孰爲而辨者。蓋成句謂之言。成章謂之辭。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成句謂之言。明矣。乾之彖曰。大哉乾元。云云。坤之彖曰。至哉坤元。云云。而孔子謂之彖辭。屯之六二曰。屯如邅如。云云。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云云。而孔子謂之繫辭。則成章謂之辭。又明矣。言辭之所以有辨者。如此也。孔子之論顏子曰。其殆庶幾乎者。此如先生之誌深甫曰。其于爲雄幾可以無悔也。言殆而又言庶幾。則顏子之于庶幾纔近也。言幾而又言可以。則深甫之于可以纔近也。君子之所以品藻無者不敢誣。有者不敢略。蓋如此。夏官之職方。言貢而無遠近之限者。此先王之爲政。因賦而貢者也。故

以法取之。不責于所無。不恕于所有。所謂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者。是也。秋官之大行人。言貢而有遠近之限者。此先王之爲敎。因朝而貢者也。故以敎取之。而使近者貢以尊。遠者貢以卑。所謂侯服貢祀物。要服貢貨物者。是也。莊子曰。德兼于道。卽老子所謂天法道也。莊子曰。道兼于天。卽老子所謂道法自然也。蓋自然者。天中之天也。郭象曰。天者自然之謂。而河上公曰。天中復有天。某取之。希聖以爲聃周之此言。宜若不同。乃如某所學。則惟聃周之此言。宜若不異也。又豪謂某在越爲學者說詩。而以不及聽見慕此似希聖惑干妄者之傳。而殆非相悉之辭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古之敎者如此。孔子之弟子又記子路未之能行。不欲有聞。漆雕開未之能信。不願有仕。古之學者如此。而今之不善敎學者。多反此。好名者以說書爲德。好利者以說書爲功。而隨之學者。聞之于不問。聽之于不思。適如風之過耳。常自皮外而去。豈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此正荀子所謂口耳之學者也。敎者道之所以不尊。學者功之所以不倍。由此之故耳。故某在此。未嘗爲人說書。而亦欲希聖慮之也。然不與希聖相見。旣久矣。恐所論尙不中。有所見焉。幸敎我。豪許見臨。願如前約。予日望之也。未聞保重。

答李賁書

某頓首。李君足下。前辱臨訪。以書爲賜。其言及于微妙之學。而乃許不肖謂能知之。且將就學以取正焉。此有道者之所畏。而非足下之所以望某也。適居鄙疾。不獲面造。慚惕慚惕。雖然。足下之意勤矣。某雖不敏。而幸亦槩乎有聞。聊相爲言之。不敢默默而已也。蓋君子之學。有體有用。體不欲迷一方。用不欲滯一體。而古之聖人本數末度。足以周上下。圓神方智。足以盡往來。而蹈常適變。莫逆于性命之理者。如此而已矣。故堯帝三代之士。有得于聖人之道。而仁足以敎者。必告之以此。有求于聖人之道。而智足以學者。亦必問之以此。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夫子沒而大義乖。道德之體分裂。而天下多得一體。諸子雜家。各自爲書。而聖人之大體始亂矣。故言體者。迷于一方。言用者。滯于一體。其爲志雖篤。其爲力雖勤。而不幸不見古人之大體。長見笑于大方之家者。由此也。嗟乎。道之不一久矣。而臨川先生起于弊學之後。不向于末僞。不背于本眞。度之以道。揆持之以德操。而天下莫能罔。莫能移。（案。莫能移上文。故奇言異行。無所遁逃。而聖人之道。復明于世。某亦幸當此會。而偶獲承敎于先生之門。其所謂君子之道。體不欲迷一方。用不欲滯一體。嘗聞其一二矣。故四方之士有意于某。而以此問者。未嘗不以此告也。況足下之賓。有可以受于道者。又挾鄉里之契。而其意且至焉。則某之所有。自非所無者。安敢有惜于左右哉。蓋孔子去魯。事與齊不同。君子之道。所以待父母國者。與他國實異也。鄙疾方劇。未可以出風。尙阻登謁。姑道此以爲謝。足下諒之而已。

答史仲至書

某啓。爲別久矣。引企友益。無須臾之頃不在此。辱承手筆。因小官役役多事。益以無聊。此涉人間世者之所常然。而勢有不可如何者也。蓋古人所謂開口而笑。一月之中。不過四五。而不如意十常八九者。正類此爾。惟君子達于性命之際。故分內之常。可以義處。而意外之變。可以理遣也。如吾仲至。有受道之質。而

言足以守中行可以鞭後使少加意焉則養之于四十可以不惑縱之于七十可以不踰而所謂下學而上達于性命之際者是不難也何至乎三十而無立五十而無聞乎卑辭之及此亦已太巽矣某承乏于此行將成攷四方之士問足以起予辯足以助我者日益以至蓋後生眞有可畏者非特可愛而已酒如所謂使追之者躍如視之者瞠若則予豈敢此朋友借譽之過耳雖然某也從事于斯不爲不久矣課老易之無而責有溫詩書之故而知新所謂性命之天理道德之仁義雖不盡曉然不可不謂槩乎其嘗有聞者也願未知何時復獲瞻際坐吾仲至以發予之狂言庶幾如不動之貞而以妙斲施之需之者蠅若運之者風如也未間千萬以道自愛

答宏姪書

所問禘祫猶當如前說但用致夫人前說恐誤夫人左氏所謂衰姜是也吾姪疑詩亦右文母恐于禘而祭天爲礿蓋詩言後世推先王所以右考妣之心于是乎有禘耳于禘而祭天奚礿吾姪又疑禮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恐于既練而後祫爲礿蓋喪三年不祭謂外事不祭耳于練而後祫奚礿且新主卽廟與其祖妣合食固禮之情也仁之實親親是也義之實尊尊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故曰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道進于禮矣夫事師者不疑而悅回也是也疑而不悅由也是也回也不疑殆不若由也之疑而不悅有以觸師使言也吾姪勉之而已

答崔子方秀才書（案子方涪陵人流寓淮南時尚新學子方三上書請復眷秋本報遂不應舉所著有春秋經解本例例要三書見陳振孫書錄解題）

崔君足下僕與君一在揚州之南一在其北惟是雞犬不相聞也又平時未嘗有交臂之新半面之舊惠然貽書問我以春秋何耶豈非足下與僕氣同聲比不待相見而相知也春秋孔子自爲之書也辭雖數萬其指數千褒貶繫片言隻字而萬物之聚散皆在焉雖游夏不能贊一辭于其間逮今千有餘歲未有能精之者也若陸淳纂例近時孫復發微學者頗宗焉淳于經固疎而復爲疎尤甚昔常秩謂發微動輒有罪商君之法耳非聖人忠恕之道王回以秩爲知言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知此則知春秋矣蓋春秋撥亂以今責今彼善于此則可知矣而發微以王責霸是不知論其世之蔽也故余每患學者宗復無所折衷竊嘗盡心焉頗見聖人之旨一二惜夫荊公歿矣不得而證也今足下好學善問有意于我聊相爲言之夫經一而足春秋之傳不係舊史存否可知若聖人作經又待魯史而後傳是二而足也故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其設方立例不可以一方求亦不可以多方得譬如天文森布一衡一縮各有條理久視而益明易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獨易也哉故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例要在變而通之焉耳然則說者曰春秋無例誰歟春秋無褒誰歟春秋不過數十事又誰歟若夫荊公不爲春秋蓋嘗師之矣公曰三經所以造士春秋非造士之書也學者求經當自近者始學得詩然後學禮三者備春秋其通矣故詩書執禮子所雅言春秋罕言以此（案安石不以春秋取士至謂爲破碎朝報獨此論甚正疑未必出自安石或但欲爲師過譏其鑿耳）由是觀之承學之士驟而語禮不知其本也驟而語春秋不知其始也倒經而言逆而說者人之

所教也安能教人至于三傳得失公羊于經爲精穀梁次之嘗仲舒學公羊者也公羊能使仲舒三年不窺園乘馬出入不知牝牡則其所得始非十之二三也足下更慊攷而深求之譬如食稔其味在後嗟乎百年人之大期也至者萬無一二中分百年余已半聰明非復前時也惓惓之意不敢以虛辱恐所論尙不中足下擇焉可也餘非面論不能悉

陶山集卷十三

啓

及第謝啓

宗官秦籍遽冠于英游天子臨軒復躋于異選退循忝冒實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器務幷容義敦善誘致茲庸瑣獲預甄升誓殫補報之勤用答題評之厚其于感愧罔罄敷宣

及第謝二府啓

秦籍省闈偶居于前列試言宸陛復玷于上游祇荷寵靈切深震慄恭惟得士之實要在取人之難漢魏可以一方求亦不可以多方得譬如天文森布一衡一縮各有條理久視而益明易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獨易也哉故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例要在變而通之焉耳然則說者曰春秋無例誰歟春秋無褒誰歟春秋不過數十事又誰歟若夫荊公不爲春秋蓋嘗師之矣公曰三經所以造士春秋非造士之書也學者求經當自近者始學得詩然後學禮三者備春秋其通矣故詩書執禮子所雅言春秋罕言以此（案安石不以春秋取士至謂爲破碎朝報獨此論甚正疑未必出自安石或但欲爲師過譏其鑿耳）由是觀之承學之士驟而語禮不知其本也驟而語春秋不知其始也倒經而言逆而說者人之

宗官秦籍遽冠于英游天子臨軒復躋于異選退循忝冒實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器務幷容義敦善誘致茲庸瑣獲預甄升誓殫補報之勤用答題評之厚其于感愧罔罄敷宣

及第謝二府啓

秦籍省闈偶居于前列試言宸陛復玷于上游祇荷寵靈切深震慄恭惟得士之實要在取人之難漢魏可以遠法不如于三代隋唐之際弊尤甚于兩京篆刻相高風流寖漸維聖王之嗣歷邁治古以搜賢煥乎其有堯文粲然而興周道追臨軒之覆試改射策以甄收于一朝俄忽之間去千載因循之弊宜獲士林之秀庶諧賢路之求苟屬非才曷符羣望如某者稟生椎魯趨世拙疎清白遺孫幸緣于祖廬詩書教子復恃于親嚴道之眞治身竊嘗有意古之學爲己終冀無慚因迫勢于貧窮遂強顏而干進瓦缶輒巧糠籺忽前猥自下陳擯居異等靜言忝冒實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宏業經天精忠許國德功兼茂名爵並尊英雄入于彀中爲之進退風采傾乎天下莫不奔趨無遺忘賤士之心有長育賢才之志收之不滿之

儌振以有餘之光。致此屏庸。預茲享會。黃中通理。幸仰于嘉猷。精白承休。誓酬于大造。

除中書舍人謝承相荊公啓

濡轗頭而記動。方愧超踰。批鳳尾以代言。更驚塵竊。受恩彌重。圖稱愈難。恭以特進相公先生。氣大至剛。心精惟一。降從崧嶽之峻。出應崑河之清。遵大道之甚夷。障狂瀾于既倒。度關而覆雲氣。嘗爲著書。夐夜而省夢魂。果諧作弼。進已見大儒之效。退將爲百世之師。兩得所圖。會歸于極。而某學初爲己。方不逮人。偶多在于門牆。遂少窺于閫奧。雨而無蓋。護商也之非。風乎舞雩。嘉點爾之志。具蒙善誘。深被樂成。是致甄收。不遺蕪陋。魯雞伏卵。知長育之難酬。魏鵲遷枝。歎依棲之尚遠。惟不慚于仕進。庶無負于師承。

除中書舍人謝二府啓

濡轗頭而記動。方愧超踰。批鳳尾以代言。更驚塵竊。伏念某、性惟中下。族本單平。紫氣東來。偶知于問道。青氈故在。粗識于傳家。敢處人先。每安分內。逡巡仕宦。雖異隴西之遊。荏苒歲時。頗肖周南之滯。長安十載。太學三年。孤進若迷。靜思如夢。比從鄉國。再望闕廷。豈云一對于清光。遂爾屢叨于殊獎。始求字訓。旋預禮文。備儒館之校讎。陪書筵之勘講。更從右史。進直西垣。雖寵渥之自天。實夤緣之有地。茲蓋伏遇某官、大忠儀世。宏業經邦。堯西和仲而嘉成。舜右皐陶而善治。五雲長潤。共知巖穴之虛。六燕適均。咸仰權衡之正。遂令薦陋。亦與甄收。某敢不正學以言。中道而立。當有終于志尚。庶無負于生成。

潁州到任謝二府啓

叨膺制檢。獲領郡章。蒙上聖之矜從。荷大賢之借助。伏念某器能甚陋。資望素輕。粗識廉隅。竊循分域。偶遭先帝。遂躐稠人。屢易歲華。一安時命。十年騎馬。固慚處士之高風。雙日垂簾。久綴從官之邇列。曾微補報。幾致顛躓。因刻奏于嚴宸。丐分符于便郡。尺蠖徐動。敢言士路之屈伸。隻燕小飛。安繫台衡之輕重。曲蒙詔可。豈曰才堪。茲蓋伏遇某官、精識際天。純忠許國。萬靈蒙福。庶績咸熙。堯作大章。蓋得一夔而自足。舜不下席。實資左禹之相維。顧維淺迂。最荷憐眷。付以近民之任。使之報主之知。某敢不虔奉教條。務強政治。當官如水。況臨清潁之寒流。與物爲春。願奉洪鑪之煖律。庶收薄效。少答洪私。

潁州到任謝蔡州王左丞啓

叨膺宸渥。獲領州符。已布寬條。方承巨庇。伏惟某官、大忠許國。精識際天。抱超卓之奇才。丁太平之昌歷。有民與社。暫膺襦袴之謠。維鼎及鼐。行正鹽梅之任。內顧涼琯。仰鄰治封。曾無從政之長。乃有依仁之幸。趨風尚阻。跂德徒深。

鄧州到任謝二府啓

求試潁尾。莫窺千里之憂。就灑秦頭。仍總百城之重。載惟忝冒。第劇兢榮。竊念某、拳曲散材。汗漫末學。猥緣先廕。早玷儒科。櫪驥低昂。空有心于長道。畫魚生死。殆未脫于陳編。客難東方。人愚百里。偶遭逢于先帝。遂超躐于稠人。受恩不貲。圖報無所。髯龍忽遠。腸鼠漫存。迨日月之兼明。戴丘山而加重。冀求外補。用益中慚。惟東潁之近州。有西湖之盛槩。全家飽足。終日端閑。豈謂除私。更徙巨鎮。叨塵踰甚。稱效茫然。三

顧頖煩。想見昔賢之際遇。百花洲渚。適當聖世之隆平。顧惟何堪。而有斯幸。茲蓋伏遇某官、公忠亮直。博厚高明。民繫成休。國隨輕重。迪上以先王之典。納人于君子之塗。遂令虛屏。獲與任使。願因餘澤。促就微勞。重念偏親。每懷弱弟。鄉關頓遠。音問難常。雖公義之是先。亦私恩之寖迫。神椎甚鈍。肯睎汝鄧之風。晝繡可歸。尚懷明越之念。終于陶冶。少副庭闈。顧賀燕之歸飛。更于誰屋。庶蠖蛇之出報。不在他門。

江寧府到任謝二府啓

將母有懷。每陳于私懇。牧民無狀。誠愧于數遷。蒙上聖之矜從。荷大賢之推指。竊念某、僥逕薄宦。濡泥迂儒。初慚洛下之少年。仍抱漳濱之多病。偶緣僥倖。遂歷清華。去朝廷固無所思。在州郡未有所補。忽叨會府。復近鄉閭。維建業之名區。據秦淮之勝槩。土風甚美。公事不繁。山謳金湯。信登臨之可賦。潮通臺沼。豈寂寞以空迴。又況歲時順成。民物安樂。舊遊庠校。雖遼海之已非。新過闕庭。顧長安之未遠。載惟忝冒。良有夤緣。茲蓋伏遇某官、聖世巨人。皇家隆棟。兼兩宮之厚眷。發四海之具瞻。愛惜人材。持平國柄。致令蕪陋。獲被甄收。某敢不蹈三代之寧侯。踵兩京之循吏。丹心期于報主。白髮出于爲民。環玉可銜。肯效禽魚之細。鄒金不躍。一歸鎔冶之公。

泰州到任謝宰相啓

恭擇日時。已臨職事。尚叨民社。仰黎陶鈞。伏念某、奮起諸生。遭遇先帝。擢自庶僚之底。使陪法從之中。殞首未酬。攀髯忽斷。況承信史。敢徇他人。然而智短材疎。勢單力弱。論涓埃之小補。或有可矜。責天地之大恩。誠云不報。向蒙容貸。獲免窺投。此蓋伏遇某官、澤潤生民。道佐人主。以節義大閑。扶持鉅業。以高明碩望。經緯萬方。斷自聖心。蔚爲時棟。事功式序。宇宙蒙休。曾何丙魏之足云。當與夔龍而並駕。某方靡諛籍。竊恃閔恩。雖块圠之無私。亦生成之有自。載惟末路。永託洪爐。

海州到任謝二府啓

謫守海陵。逮麥禾之再熟。恩移朐阜。亦飽煖之一麾。祇荷陶鎔。實深名載。竊念某、才能素薄。運命多奇。偶竊科名。誤膺宸睠。亟叨塵于法從。深辜負于明時。果致疾顛。尚縻宏庇。一違恩館。再領州符。況東海之煙濤。接西溪之風月。居民富庶。過客稀疎。載惟便幸之多。盡出生成之賜。恭以某官、元勳冠古。精識際天。智無間于幽深。仁不遺于微賤。構棄材而成廈。與萬物以爲春。遂令芻微。得備器使。再念某素蒙獎借。最荷矜憐。方此向隅。或少妨于衆樂。苟焉得斧。當盡釋于羣疑。矧有高明。務昭忠善。幸賜洗金之惠。敢忘銜玉之恩。弱羽雖傷。願集權衡之上。孤根可託。請居桃李之間。

復集賢殿修撰謝二府啓

節藩重寄。祕殿華資。祇荷鈞陶。實深愧懍。竊念某生爲書蠹。分是醯雞。偶遊夫子之門。牆曾侍先皇之軒幄。恩私莫報。罪戾滋多。咸本自貽。敢嘆周南之滯。老將誰顧。分甘冀北之羣。豈圖孤生。忽辱再造。此蓋伏遇某官、仙姿異稟。台極元勳。博厚高明。公忠亮直。堯得一夔而自足。舜惟左禹之相知。坐判忠邪。旁求俊乂。遂致竊窮之迹。得逃黨附之餘。桃曰膺之。已深憑于澡雪。薦其乾矣。更曲荷于生成。某敢不吹盪懲前。

書馬愼後誓有收于末路庶無負于初心免著微勞用酬盛德

蔡州到任謝兩府啓

情雖易辭過實難屢悉從滿濯仰荷陶鎔竊念某蔡盜窮鱗泥塗病翼命維繫于斗水心久成于寸灰一去國門十更箴省中啼烏分掃迹于冰廳海上狎鷗故馳神于魏闕敢圖台眷特賜甄收既逃餘黨之間仍襲舊人之後輸無疵病雖云覆育之自天玉有精神實以含藏之爲地瞻惟上蔡特近中州介于淮潁之西越在汝墳之北土風甚美產神物之蓍龜公事不繁帶仙壺之日月靜言昧冒深切兢慚此蓋伏遇某官邦家光耀社稷動德日開國境時信天工尹居伊陟之前公在成王之左金丹九轉自收起死之勞蛇珠千枚未盡謝生之意

回蔡州交代李閎郎中啓

叨塵書殿假借節藩久無披霧之由忽有及瓜之代併爲厚幸良劇懽惊恭以某官問學該通襟靈夷曠早奉使華之重益增朝望之隆暫寄藩宣佇歸省闕重規複矩敢忘踐墨之思綿力弱才空抱續貂之愧炎蒸在候承際匪遙更宜保綏用符傾頌

除右丞回諸路監司啓

誤被宸恩進司省轄曾牢辭之莫遂知叨據之難勝敢意撝謙曲垂褊問

除左丞上親王免啓

恭惟某官間平賢王魯衛大國能密移于造化或陰借以齒牙敢句敷陳庶諧矜允

陰右丞上二府免啓

誤被非常眞知不稱自初聞命非僞爲辭矧素昧于經綸敢遽參于步武恭惟某官明堂隆棟太社元龜能回天心善救人物願因進對曲爲敷陳儻上聖之矜從乃大賢之贊助永懷厚德實倍常情

除左丞上二府免啓

實章批付實爲非常瑣闥塗歸已云不及仕進迅速君恩頻煩匪畏讒言仍虞鬼闘願假黃金之諾請辭碧落之除俯燭微誠仰緊盛德恭惟某官建時皇極保國太和股肱漢之顧曹筋力堯之稷契能密移于造化矧嘗借以齒牙敢句敷陳庶諧矜允

賀刑部徐侍郎啓

伏審龍潛中渥榮陟近班副九重欽恤之懷協四遠僉諧之論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英趨間氣策府瓌才雖陪貴士之遊猶秉寒儒之操果從三館爰列二卿銜錦而歸嘗覩昔年之龍化搏風而上更聞今日之鵬飛教由是孚刑以之措雖所願學孔子乃儒者之素心然淑問如皋陶亦古人之能事佇迎殊用益峻羣瞻具爲忻愉實倍倫等

回發運孫龍圖啓

伏審光膺宸檢榮繼漕權分九重宵旰之憂副一道吏民之望伏惟慶慰伏惟某官踐揚甚久名譽素高

負超卓之奇才丁太平之昌運紅牙運算暫繫強富之籌綠底頒書即近褒升之命方修慶牘首辱珍函既深慚佩之懷更厚綏將之望

回黃裳狀元以下新進士啓

伏審祇膺寄澤榮擢殊科伏惟慶慰某官先輩涉道宏深受材廣博學該掺桂思敏然其拳拳有愛君之心耿耿明當世之務果承清問遂占上遊騰一代之風聲聳四方之觀聽共期遠業即奮亨途慶牘未遑華緘首及其爲感佩罔既敷陳

回陳軒學士啓

伏審某官被龍楓宸刊文芸閣伏惟慶抃竊以儒館校讎之職實惟人材養育之塗泛河漢之通津集蓬瀛之仙室將資潤色首預討論抱槧磨鉛迭處羣英之列拖金曳紱即陪諸老之遊厥惟閎才乃副妙選恭以翊善學士行隆賢業學造聖眞作客賢王日奉詩書之樂爲郎省戶時推論議之明果膺殊恩薦升華貫未遑慶禮首辱長牋銘篆之深敷敍奚盡

回人謝館職啓

楓宸布寵芸閣升華伏惟慶抃恭以某官思敏然其學該掺桂早遘光華之運久登高妙之科果沐茂恩允符公議宣室夜對行膺顧問之嚴蓬萊日長坐覺校讎之暇欣陪俊軌叨示珍題欽佩至深敷宣罔既

回文及甫謝館職啓

伏審光奉制恩尤升仙館恭以某官學探聖域慶襲相門虎豹之駒華文寶異龍蛇之蟄亨奮可期果被寵光式居華貫望蓬萊之宮闕觀河洛之圖書吉有脩動久歷三公之任誼方年少更陪諸老之遊某初愧續貂忽諧附驥重迂高駕猥辱珍函黃金投贈雖費珍之已重綾帛復錦顧爲好之更輕徒荷謙勤深增悚佩

回安定郡王啓

伏審顯膺帝制進受王封成命既宣羣心胥慶恭惟某官才宏器偉位重德隆與混沌盡屏惡高名之出衆爲稷生設醴知雅尚之尊賢又況屬籍承藝祖之華詔書存神考之意果膺宸綍兼擁將麾宗子維城信王基之有賴泰山爲礪與國壽以無窮顧慶幅之未遑辱珍題之先及其爲感愧罔既陳敷

回刑部劉侍郎啓

伏審龍膺宸檢進貳邦刑履朝榮之亨衢協仕途之盛選伏惟某官踐修克敏論議持平自結冕旒之知久陪寺卿之列金科玉律素號該明苦獄章扉更資平恕果躋華近式副僉諧未遑慶牘之修首沐柔緘之及其爲感慰罔既敷陳

館伴高麗使啓狀

叨奉宸慈獲伸良覿踐蓬萊設初瞻拜貺之恭承簟是將遽沐貽綏之厚載言惠好徒用感慚祇奉宸恩欣陪宴惠猥以珍函之及副之懿簟之陳良紉謙勤實增愧荷

特沐好音過形厚意姑致羞薦之義庶伸報李之仁有少菲儀具如別幅
叨會使華猥霑土貢高言何綺荷牋諭之未忘厚報匪瑤愧幣將之不腆載惟鑒洽尙冀檢留

祝文

祭酺神祝文

吏政不修蟲蝝爲害翦除雖力民亦告勞殆不可以人力勝也謹率寮屬用款于神詩不云乎乘畀炎火無害我田穉惟神降康日靜原野俾茲民吏欣賴自然之功則有成報

潁州祈晴祝文

昔自康年風雨惟敍蟲螟不作物用嘉成今蝝生雖息而秋霖是病居者憂壓田者愁澇推原厥自吏職不庳嗷嗷下民其實怨咨惟神廟食茲土靈享具昭還賜時暘副我誠禱阜成歲事迄用有秋

又

秋雨復作亦既成霖稻阻刈收麥妨敷播市閎不集道途益艱惟神明靈願終陰祐使陽光布照陰慝潛伏以成甫田農夫之慶大田寡婦之利則惟洪私敢怠成報

潁州謝晴祝文

比以淫雨將害秋稼麥稗失時民不遑安用控于神賜之景答屯雲解駁水潦訖收農事有濟神庇斯民其德厚矣敢忘馨香祇謝成貺

又

雨愼無節民用怨咨再禱而晴實惟神惠牲肥酒洌亦云不腆惟神卒功使成美歲則民敬事永有靈褒之威

鄧州祈雨祝文

多有積雪春有小雨此年之所以豐也今冬得雪既薄尙賴春雨以相農事惟神聰明廟食此土願施膏澤以慰民望

鄧州祈雪祝文

自昔康年繫時佳澤比緣脩曠徧走羣祠雨雖獲而尙艱雪垂成而未下再傾誠禮一叩靈明滌盡春瘟阜成歲事果終神惠實慰民心

江寧府祭蔣山神祝文

某在元豐之初以光祿寺丞賚善堂帖定說文赴闕欲自京口輕騎省王丞相于金陵是時汴流日淺議舍所乘舟自先濟江念未有長子姪可委夜忽夢神人金甲仗鉞自稱蔣山神迎候渡江無虛某初不知鍾山有帝之祠也既至金陵問知有帝拜伏祠下像如夢中惟冕服異耳其渡江日獨得順風二舟既涉風色斗轉他船皆不果濟竊嘗以謂異時或守金陵逮今十五年受命來守是邦敢忘帝之靈祐舊例視

事越三日徧謁羣祠而帝廟以遠守臣未嘗躬詣某雖已用故常遣使告至今復祇見于祠下

泰州感應觀音殿祈雨祝文

涉冬閱雨宿麥不滋竝走羣祠未獲嘉應恭聞寶陁妙力具大慈悲善應諸方無遠弗屆輒同官屬祇請紺容就宣詔亭普伸瞻奉冀敷膏澤以兆豐年永彰感應之名重揭望森之號

蔡州祈雨祝文

自夏涉秋稍愆時雨雖勤浸灌功利實鮮是用奔走有祈于神顧降霈澤與我嘉穀是神能福斯民而吏亦仰有依賴

蔡州謝雨祝文

比緣旱乾竝走羣祀曾不崇朝膏澤云足未種者耕已植者茂年穀屢豐實神之造敢忘吉蠲以答靈貺

祭文

祭丞相荊公文

維元祐元年歲次丙寅四月某朔某日某甲子門生朝奉郎試尙書吏部侍郎充實錄修撰陸某謹以淸酌庶羞致祭于故司空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傅荊國王公先生之靈維公之道形在言行言爲詩書行則孔孟執挽而生執推以死天乎人乎仰莫之使於皇神宗更張治具夔一而足二則仲父迫龍之升奄忽換世公則從遨天不慭遺嗚呼哀哉德喪元老道亡眞儒嗚江漢以濯之而泰山其頹乎承學諸生無問識否齋戒是修矧從公久祇之使肖成就長養聞訃夫聲形留神往回也昔何敢死賜也今將安仰慟貌象之誰如怳音塵之可想嗚呼已矣病不請禱葬不反築寄哀一觴百身何贖尙饗

江寧府到任祭丞相荊公墓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某月朔某日某甲子門生朝奉大夫充龍圖閣待制知江寧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陸某謹致祭于故司空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傅荊國王公先生之墓嗚呼法始乎義樸散而器列靈嗣興文始具備祖述憲章約成六藝大明西沒羣星爭麗派別支分散作百氏厭漢更唐衆說蠭起天錫我公放黜浮詖發揮微言貽訓萬祀卒相裕陵眞眞僞僞義兼師友進退鮮儔荊山鼎成龍去不回公從而上梁壞山頹某始以諸生得依門墻一見如素許以升堂春風灑我暴之秋陽今也受命來守是邦公之所憩蔽芾甘棠蕙帳一空墓柏已行俯仰陳迹失涕沾裳論德敍情以侑一觴尙饗

祭丞相蘇子容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七月某朔二十七日某甲子門生中大夫守尙書右丞上柱國陸某謹致祭于故座主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贈司空蘇公之靈巖夢曦曨岳祇巢岌我公膺之瓌瑋是襲厚德醇行玄登之涪褒問手爛睡從面溼讀書萬卷青紫如拾作爲辭章珠璣綴組山巖備收廣閣兼習薄飯不羹館職供給書簡芸香螭坳墨汁草石圖經博極郡邑混儀漏成玉利銅盌鷺禁晦登鳳池早集典

選材征尹京姦戢陽開陰閉一張一翕甘棠蔽芾行露厭浥兄弟相依鶺鴒原隰子孫頭角屋兒濈濈官至宰相壽踰八十元祐紛更閣藍不入紹聖歸休退勇流急風清月明漁蓑釣笠春扈推移秋螢燿熠閒居日長其誰公及憶昔熙寧擔簦負笈借公風雷雨龍起蟄仙梯千層龍門三級換我凡骸神丹一粒鳴鶴與麋白駒維縶元豐中間官制初蕝禁塗相追閣門贊揖飽聞典故因賡詩什洪範言箕中庸語伋人之生世瞬息呼吸東賓西餞義娥汲汲不見幾時墓碑遒立壯夫感泱兒女嗚咽銜環未報綍不及執一訣終天雪涕雨泣尚饗

祭邵興宗資政文

嗚呼公乎令德樂愷重厚如山閎深如海公之學問大白受采風落翰墨珠生譬咳公之政事吏懼民愛入典樞要出藩甸采謂宜壽考歸就衡宰孰云不常末路是故施未及還棺已云蓋念惟陋庸早辱眄睞不見末幾話言如在遽聞公喪涕泣汗顩馳哀一觴永訣千載尚饗

祭壻李知剛文

嗚呼作乂自古有死其誰能免壽夭相懸雖若彭殤終于共盡蓋生之有死猶客須歸作者之必息也此理予講之熟矣今于作乂不能以理自勝每一念至幾于忘生何也豈非作乂有奇才異能使予有不能忘者嗚呼作乂器識高妙操行粹良德可以臻極而未充學可以造微而未盡使充且盡雖爲名世可也非特李氏門戶倚焉而吾家亦將有賴孰謂年不滿三十位不過掾屬而今死矣予自開訃迄今念子若迷若失亦如醉人萬象成非觸緒悲感覽子平生所爲文字閱昔共讀經史展昔共玩書畫過所嘗遊覽臺觀遇所嘗會合親朋雖欲忍淚忽焉不知涕之流落也嗚呼作乂而至斯耶妻少女幼未有嗣息斯人也而至于斯極也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浩劫易盡此恨無窮是誠難忘者也雖然尚有一事若可以自廣者聞訃之夕夢神告予李掾今在好處毋甚悼後聞其死不愧通人達士疾革召其僚吳君愿以後事付之愿退于是盥手礪面正西向坐且曰我亦詣一好處揖吾女令勿悲惱善自愛語訖遂長往與前夢正協嗚呼子眞能自達耶今眞生好處耶子之諸父兄弟妻女與予于此皆若可以無憾也嗚呼作乂我今知之理有冏然物忌甚美事惡太全惟吾作乂成就似早行太老成經甚明了老尚難兼而況年少譬如草木之英雖奇不實雲霞之異雖奇易失嗚呼作乂今也云亡如夢一覺誰短誰長尚茲二女與母相將日就長養坐膝扶牀異時傳業尚繼中郎光靈弗昧來舉予觴尚饗

祭王元澤待制墓文

維年月日具位陸某謹致祭于亡友天章閣待制贈諫議大夫臨川王公元澤之墓惟公才豪氣傑超羣絕類據依六經馳騁百氏金版六韜堅白同異老聃瞿曇外域所記幷包淳蓄迄無涯涘形于談辯雄健俊偉每令作人伏首抑氣譬彼滄溟萬川俱至驚濤怒濤駕天簸地又如白日麏霧斗起風裂雨驟雷震霆厲倏忽斂氛澄霽斌媚異態殊狀率有義味自云功名可以力致何作弗成何立弗遂熙寧逢辰既昌且熾立談遇主騰上甚銳公亦慨然任天下事命也奈何半途而稅孰天孰喬孰興孰廢自古皆然竟亦

何爲念昔此邦初與公值易攸定交公我所長倏蓋相從期以百歲今我來思如復更世豈無友人先我而逝懷舊感今擲筆掩袂猶想當年拍手論議白下長干倒屣曳履遺舟夜艤求馬唐肆顧瞻空山潸焉出涕尚饗

陶山集卷十四

誌銘

通直郎邊公墓誌銘

公諱珣字仲寶姓邊氏給事中贈工部侍郎諱肅之孫兵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諱調之子給事在眞宗時嘗守邢會契丹大入帝幸澶淵密詔若州不可守聽以便宜南保給事匿詔書督丁壯乘城悉所部兵陳以待之賊騎傅城不能下時鎮魏深趙磁洺六州閉壁不出老幼皆趨邢所全活甚衆擢樞密直學士河朔之民至今能道之兵部在仁宗時嘗更省府與韓忠獻公及予祖諫議爲僚友相好也有醇德美行終福建路轉運使公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越州餘姚縣尉又爲尉會稽進梓州監亭縣令書寫河東路經略安撫都總管司機宜文字改平江軍節度推官邠州觀察支使揚州觀察推官遂以宣德郎致仕賜五品服今上卽位遷通直郎紹聖二年三月甲子以疾卒于姑蘇採蓮涇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二疾革曰吾少時遇持戒僧以所誦佛書置吾頂祝之曰願他日臨終無疾痛若將夢寐然是時頗諱聞今思之眞善頌也語訖奄然如寐其孤卜十有一月甲子葬公吳縣蔡山之原公少孤能立事諸兄惟謹宗族鄉黨稱其悌在官有能名威敏孫公頫稱之威敏公姊之夫也帥幷門辟公以自助不專爲親居無何威

敏以治饑塘行事或越法度貶公亦傍緣被譴累或勉之自明公曰孫公既不辯吾雖無言可也及英廟起威敏經略陝西有司亦言公初無罪實朝廷乃復公官始赴平江之任會崑山旱蝗公被檄督捕而瀕海萑葦盤亙蝗集其下不可得莫知爲計者公使爲連梃碎根植于上而蝗悉斃諸郡取以爲法又嘗直盜牛者之冤今其家尚存言輒流涕公爲人樂成人之美聞善抵掌稱嘉與人交有終始自初仕宦所與遊多豪英後多爲名卿重人而公蹭蹬終微遭遇然壽考康寧殆五十年往來吳中極山水之勝扁舟乘興時過其子官舍所謂名卿重人者未必如也豈五福難備罕得而兼歟將達宦酣于富貴與處閒就曠薄滋味爲適而已者其得失自然不同歟夫人陸氏前卒二男子裕陸州團練推官祁習進士三女子長適朝散大夫梁黃裳次爲比丘尼次適奉議郎陸傳孫五人知微知章知白知常一女子也裕諸邊之秀喜學有志尚能似其先人公吾舅也吾母葬會稽其地曰寶峯夢想慈顏抱終天之恨幸時見公以慰渭陽無窮之思孰謂去越尚新而公已云亡矣其尚忍爲之銘乎噫憂患之餘邊巡夢境精思凋落如老晝師非復昔時文彩雖欲盡公之髣髴不能也銘曰我見舅氏如母之存舅氏見我其如子孫寶峯相望蒸山之原今其已矣尚復何言

朝奉大夫陸公墓誌銘

佃之皇祖吏部郎公諱軫越人也逮眞宗仁宗在館閣最久華文質行粹美無疵爲子若孫若其從子安承善訓隨性之厚薄各有得焉蓋得其質素不爲表襮以能敎事者公也公諱琮字寶之吏部再從子也幼孤吏部自教養之公亦感憤爲學甚力能如吏部意乃任公爲郊社齋郎爲吉州龍泉縣主簿南康軍星子縣尉壽州壽春縣令知虔州石城虔化兩縣又知江寧府上元縣知連州通判潤州又知處州最後權括南浙路鹽鐵官八遷至朝奉大夫勳四轉至上輕車都尉公爲虔化令少保趙公抃辟也邑號難治風俗壞久矣至于子幼父兄臂自其意爲之者莫怪也無幾何有翁在庭訴其子毆者問之眞是也使腰以石沈諸江若是者殺三人焉于是一邑大駭俗驟變子爲後以孝弟爲下以恭人或以比鄴令殺爲河伯娶婦者在潤州也歲大饑斗米錢三百疫癘作公方攝州事圖所以救卹之方備至適有官舟溺米數萬石有司請曝之入州廩公盡使貸民人用以濟餘所在大略亦如此而尤清愼蓋去壽春嘗有以錢千緡粟千石半途賸者公不顧公爲人尚氣節對賓客不改趍音言雖無華然意所造自有餘趣老猶賦詩以公餘觀史以俸餘買書曰吾以此終身亦以此遺子孫可矣娶楊氏封金華縣君光祿卿琪之女五子侯早卒侃今爲太廟齋郎俛傑僎舉進士皆勤孝有立有公之風四女長以疾在室次適進士桑定國次適廬州舒城縣主簿章劭次適奉國軍慈谿縣主簿劉芹孫男五人女二人春秋六十有六元豐五年十月八日以疾卒葬宣州清流鄉義安山之原其日元豐七年十二月乙酉也公在上元時今王荊公爲州多任之事嘗臥疾幽屏一室有神人告曰汝壽盡此然陰有功在物當延二八迨公之亡果十有六年也曾鞏鞏祖仁旺贈太子中允父明贈朝奉大夫噫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今諸孤不以公緒外論之而屬鞏爲若偏之言豈足以重公也亦論次之如此銘曰猗歟大夫維政之優威在爲邑惠在爲州威也

如何子孝而磯牆無讒閎室無勃磎惠也如何爰衣爰食水無龜手路無孳踏亦有清白化墨爲廉子孫保之國人是瞻

黃君墓誌銘

君姓爲黃名曰頤字謂之吉老刻人也南齊金紫光祿大夫僧咸之後今刻有寺號宣妙光祿之舊第也君爲人篤實善良讀書聞大略元豐中以恩補將仕郎試將作監主簿調南康軍司戶參軍以重離親不復出仕宦熙寧歲在單閼吳越大饑且疫病相濟死相枕籍者十五六雖其妻孥往往走避君獨爲粥藥救治之無所不至至取家人首飾以貸之扶其病而起若死而葬祭之者蓋不可勝數平居嘗曰治生焉用多求可焉可矣即爲善不可以不多也故其用意處能以不貪爲寶以教子爲義賙人之急爲仁居久之鄉人多信向有疑往謀焉有急往求焉孱子弱女有嫁娶往投焉刻在東爲地最高一遇旱乾民輒捧手受斃君創水利瀕田幾萬畝嘗有爲盜者君面以錢與之曰前日作此亮乏此物也其人愧羞恨不死由是里中盜走他境誓不敢妄意黃氏之藏有無也其宗族鄉里執友交遊多以佛稱之而先生長者亦以爲長者也曾王父某王父某父某娶王氏生四子理中早卒特持時盡遣爲學爲塾門側有願求學者皆給飲食筆札以成其志願後又請遷縣學而新之刻自職方史公賜第釋褐縣大夫榮其歸揭其西門曰繼錦以追貫臣且以永其後自君遷學徐充求移忠姚舜明皆相繼登科特亦其一也特持受學子所言多時亦在太學特今爲贛州防禦推官知通州靜海縣丞女三人適王奕周翊徐明遠主杭州餘杭簿孫八人端彥正彥假承務郎皆已卒濤習進士孫女十人長適假承務郎鼒節亭餘皆尚幼君享年五十有九紹聖四年七月甲子卒里人初皆爲君禱祠及卒皆奔走赴哭至噎填門緘路未捐館前忽語諸孤初七日吉日也諸孤以爲是日疾愈矣其日乃披衣起坐作句偈一有委蛻塵垢之趣諸孤筮以十二月甲子葬來乞銘曰日月有期矣請願先一言以慰存沒予閔君之亡又義不得辭故作是銘彼滿苟得者以財得鬻無一夕安枕是亦可以少警矣元祐之末有陳誨者閩產也相陵阜得其妙嘗曰刻多奇峯秀巘然皆無如永安鄉所謂黃山者又稱君多陰善其後將大後將有葬此者今君之兆卽陳所指也銘曰義有弗行行靡不到仁有弗爲爲靡不報嚮彼接花實因爾奮花變子移亦踰厥後花則大矣自跗徂杪其或不培後將復小匪接之艱纘則匪易顧而孫曾尚引無替

諸暨黃君墓誌銘

諸暨爲邑萬戶能力敎子者三家朱氏諱瑩子名戩韓氏諱彥昌子名羽黃氏諱舜卿子名彥熙寧中先定國次適廬州舒城縣主簿章劭次適奉國軍慈谿縣主簿劉芹孫男五人女二人春秋六十有六元豐五年十月八日以疾卒葬宣州清流鄉義安山之原其日元豐七年十二月乙酉也公在上元時今王荊公爲州多任之事嘗臥疾幽屏一室有神人告曰汝壽盡此然陰有功在物當延二八迨公之亡果十有六年也曾鞏鞏祖仁旺贈太子中允父明贈朝奉大夫噫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今諸孤不以公緒外論之而屬鞏爲若偏之言豈足以重公也亦論次之如此銘曰猗歟大夫維政之優威在爲邑惠在爲州威也

約而能以仁守豐而能以義施其宗族鄉黨待君而後舉火且數十家以急難告者門幾如市一邑稱其慈仁至號爲佛元祐六年八月辛亥卒卒時沐浴易衣冠危坐結印如高祐趨寂享年八十可謂壽矣然人不以爲多聞其卒多爲之出涕初娶王氏再娶李氏生五子雍廣彥侃革雍革嘗預計偕彥今爲興化軍錄事參軍二女適申屠琦蔣復禮孫男女二十四人諸孤卜以十二月庚申葬君范公鄉任氏之野銘曰觀流泉相陰陽卜云吉終允臧

李司理墓誌

父吾增也名知剛世有令德爲時聞家曾大父諱執中累贈正議大夫大父諱審一父諱域作父五歲而孤又十歲而母夫人侯氏卒伯父今寧陵縣大夫公權育之所以長養成就恩義甚篤方爲兒時不喜嬉弄顧有文字書畫處往觀焉大父異之試使爲詩語能動人既長志尚特然嗜問學至忘飲食與兄知柔在太學久二李名動京師作父元祐五年舉進士爲別試第一遂中丙科又明年見予穰下如虎豹之駒犀象之犢豫章秭秜之苗其精神氣格自然異也至其經術終日似不能言者雖近在戶庭予累年而後知之由此以觀焉天下之士潛光匿迹以遠不得而知者顧豈少哉居久之予自南陽趣闕下沿汴絕淮訪吳市之異書探稽山之勝穴切磋琢磨督將以道一日忽謂予曰春秋屬商其學之不傳久矣公其爲發明之願聞謦欬之餘也予曰聞之先生長者仲尼以魯春秋爲春秋魯春秋今亡則春秋有不可讀者作父應曰經一而足聖人以比貫類使從可知耳雖無魯春秋猶著予異其言及得所謂繁露之書作父讀至春秋無傳而著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會同之事大者王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辭曰此等眞奇語也其他雖多亦或牴牾且在易到之域矣予以仲舒精此書至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斯已勤矣而作父展卷疾讀初不經意便能摘玉杯之瑕造竹林之美者指白黑而數一二何其敏也嘗謂予曰三傳傳經公羊最精穀梁殆其後人其佳處拾公羊之遺耳先儒云公羊不如穀梁之精似誤也予以其言攷之信然作父從予至數年矣始以經術知之每自以爲不如也竊謂異時當爲國器斯文實有寄焉執謂不幸短命死矣死時召其僚吳君愿屬以後事愿去即盥手瞶面揖吾女令勿悲慟西向端坐而逝噫死生之際亦大矣其處之定有名僧高道憚而愧之者也使老且死德義備成事業著見聞前人而振後世雖使搢紳先生願學焉可也初訃至予哭之慟絕有解予者曰此誠可痛然年未三十文足以華國行可以儀世早成如此理自不得長也予以爲詣理然有不能割也倘忍爲之誌耶作父享年二十有五爲池州司理參軍以紹聖二年三月六日卒四年正月三十日葬墓在其鄉龍舒前春秋里之先塋二女子皆尚幼

光祿寺丞陳君墓誌銘

光祿寺丞致仕鄱陽陳侯者少讀書嘉段干木之爲人自名木其友李介字之曰子仁介秦產也往來五岳采芝與侯善蓋亦有道者侯之曾大父嵩嵩生洪以力田孝弟五世同居閭門千口洪生檟五舉而仕終臨江軍清江縣主簿與故相國王公隨結交相好也相國以詩遺之稱其學問行治侯有父風舉進士

不中歎曰吾所以學者將以修性求道之眞而已豈與其黨汨汨應舉角一日之勝哉于是返耕養親手寫五經以訓諸子有宅一區植佳花美木曰此吾所以寄樂也當其風清月明行吟坐嘯一觴一豆適然忘己不知世之榮利有以悅而厲也然而好賢樂士其門多食客雖浮屠老子醫卜倭生學死之流無不禮以故博通衆說其鄉人問疑以侯爲蓍龜殆古所稱多聞之友也平居周人之急至于解衣輟食無所愛吝宗族之窶不能嫁娶與死無以葬者皆賴侯以集嘉祐中左目失明不藥久矣後十二年一日晝臥讀書忽能視物覽照視之瞳子瞭然江表多云侯有陰德此其報也夫人壽安縣君周氏五男子曙守太常博士侯與壽皆以晞貴汝言同學究出身榮守著作佐郎素絜皆舉進士四女子進士易澹彭諫彭訒應城縣主簿杜坦侯壻也孫男十人女十七人曾孫五人晞性和厚吾遊之賢者也善篆有古風與建安章友直相上下以晞占之其弟之材可知矣然則侯之陰德將在諸子陳氏之興未艾也其受成報豈一目之明哉享年七十二元豐三年六月一日以疾卒于家明年十有一月甲子葬其墓在林塘東南之崗昔侯所自擇者銘曰樂哉林塘陳侯之宰我日征矣而風未改有棗勿捕有樵勿採百世之下其人如在

許侯墓誌銘

侯氏許名拯字之曰康伯開封襄邑人累贈大中大夫諱齊之子生數載賦桑詩有可惜松封五大夫之句大中因大奇之景祐中以通三經登第調安州應山縣尉鳳翔府鄠遊縣令泉州錄事參軍黃州軍州潤州觀察推官亳州觀察推官隨州支使主京西南路安撫使右諫議大夫呂公誨等十七人致太子中允（案）主京西南路安撫使・吾太子中允・二十五字・文義不可解・疑有脫誤・監亳州永城縣稅又監應天府南河商稅知京兆府奉天縣賜五品服分司南京遂以奉議郎致仕侯之爲鄠遊惡少張保者梟酒無賴爲鄉市患侯痛繩之以法由是改行後數年遇諸二崎之間以壺漿拜侯馬前自噴曰張保也頃徼公非復自好實懷公惠撫已侯慰勉之爲酌一杯而去其在泉州也商有白晝爲盜所殺者尉探同行橐中得死商泗上之索半驗治以爲眞盜上之州獄侯曰果爲盜者索尚存乎卽屏囚一室佯爲囚訊曰殺某人者有眞刀某色在某所若將取焉夜使人徼之得代置刀者問之乃應捕盜者也以白州將將大驩既而果獲眞盜奉天故治乾州初廢爲邑而州之事故在侯至遂大治作新市以便民而民歡樂之號其街曰許公街平居清約不祈人知嘗去官以家過函谷關惟故事敝衣數篋關吏歎曰清哉是官也前夫人王氏後夫人陳氏陳封金華縣君金華有七子皆力爲學安世安國安期安石安行安雅安節安國安期早卒安世尚書都官員外郎安石黃州麻城縣令女四人進士董繼傑樂毅和州司理參軍陳石太廟齋郎吳汝楫侯壻也孫男三人女四人春秋六十九元豐六年八月甲子以疾卒有文集十卷嘗曰學者爲言不必是堯非桀亦不必詆盜跖毀孔子而後爲知道蓋其趣如此安世字少張吾友之賢者也舉進士第一文足以華國才足以應世不幸短命灰晦不光以郎大夜在侯卒之後四十九日也其遺言以侯之誌屬予將以明年十月乙酉葬侯于廣代鄉龜岡之原悲予友之不復見也故爲誌侯之墓銘曰皎皎許侯掩此幽宅孰予其性而命之嗇乃生

斯男。維伯維亞。伯邦之傑。言從之化。亞曰嗟予。有穹者昊。胡輶予毒。又續之蓼云誰不猶。以弗眉壽。實虹我心。無所歸其咎。

傅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珏。字仲温。山陰人。爲人深厚温雅。老謀壯決。與仁相資。少失所怙。事母兄甚孝悌。兄早卒。遂應門戶。不得一意于學。然其操行有餘。學者多不及也。聞人寸長片善。樂稱道之。使在虞庠夏校。雖縗國老鄉先生可也。常勵諸子爲學曰。吾本搢紳儒家。可自寂寥無聞耶。諸子承其意。爭自樹立。其門下客多相繼掇詞科。而諸子獨未能如志願。府君嘗以問我。對曰。讀書必效。譬如服食仙丹。今雖未功。後當有證。惟俟之而已。府君以予之言爲然。嘗夢異人授以術。可化丹砂爲黃金。既覺。尚識其方。按以求藥。皆信然。終不爲也。享年八十有一。平居安強。德尊福備。生日內外族姻舉觴爲壽。至溢出庭外。可爲盛矣。紹聖二年夏。予被命守海陵。府君灑涕與予別曰。我旦暮之人耳。公他日晝錦來歸。某定不復見矣。子亦爲之嘻吁。明年十二月甲子。府君果卒。其卒時如客得歸。欣然就駕。何其達也。嘗聞之。自古聖賢。死皆不亡。其智氣在上。往往挾日月。騎星辰。傅說是也。府君實說之後。今能死如此。光靈不昧。必有在矣。宜不與卉木同榮灰土共盡也。曾大父光弼。大父安遂。皆終縣令。父宗翊。有德鄉里。夫人錢氏。後夫人周氏。媲德合善。中外宜之。五男子。天秩、天牧、天啓、天勤、天敍。孫九人。汝亮、汝丹、汝諧、汝能、汝賢、汝爲、汝翼、汝楫。（案）孫九人原本缺一人。無別本校增。姑仍其舊。孫女十有二人。適奉議郎褚理、鄂州蒲圻縣主簿陳處進士褚唐鄉張緯、桂簡思張規、褚交、戚暉、張咸、陳師皐。餘尚處。曾孫女六人。天秩、天敍、與其孫女歸戚氏者。皆已卒。府君之葬。以五年四月甲子。在紫洪澳周氏後府君三十有五日。亦卒。遂以祔。銘曰。是封是樹。于斯藏。亦于斯慕。

將作監主簿蓋君墓誌銘

君諱淑。字子美。其先蓋公者。善黃老言。曹參避正堂師之。終以相漢。民用寧。至唐文達、文懿、又以儒術顯。號三蓋。迨君之四世祖鐸。始自信都家于曹。故今爲冤句縣人。父某。大父某。曾大父某。入孝出悌。爲學甚力。以書就鄉舉。屢試禮部。不中第。歎曰。得之不得有命也。因以緒餘教子。已而士宜士安士宏。相屬登科。曹人榮之。子是里中教子者。輒引蓋氏爲法。其兄之子士明。癯生于頭。膿惡不可親。君方燠暑。爲之藥瘍扇蠅。略無難色。周巨源鄉之善士也。母死。結廬墓次。晝夜號哭不止。君率鄉人詣州。乞旌其賢孝。朝廷爲之賜粟帛。蓋其篤行。樂人之善如此。熙寧六年。以特奏名。授曹州長史。久之。調婺州義烏縣主簿。州縣之勞。非所好也。乃以將作監主簿致仕。且將自肆于山水之間。佳趣未伸。不幸以疾卒。寔元豐三年八月八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初娶楊氏。再娶竇氏。以子封壽安縣君。四男子。士宜、與元府觀察推官。士安、贊善大夫、兩浙提刑司檢法官。士宏、蘇州司理參軍。士完、舉進士。二女子。皆嫁東州士人。張須、劉先。君壻也。孫男十有二人。孫女十人。諸孤卜以四年十月葬君太平鄉小康里。士安與予善。曉吏事。習刑名學。而能以公恕將之。故爲銘君之墓。以告後世。銘曰。展也蓋侯。匪遊匪遨。維善之嗜。而忘其勞。子孫紹之。厥門用高。有朱有藍。有笏有袍。曰未艾只。其來滔滔。倪彼宛水。尚與于曹。

陶山集卷十五

誌銘

石子倩墓誌銘

子倩諱徽之。姓石氏。趙州新昌人。祖渥。渥生待用。累贈工部侍郎。四子。其三皆承學。而子倩獨秉家政。侍郎憐之。以養吾志。故廢學。一日出金帛與之曰。鬻此可以得爵。子倩謝曰。孝于父母。友于兄弟。是亦爲政。何必仕爵以貴取徽之不願也。爲人恭儉。父兄在。不以私恩掠譽。貧人每不快。欲得飛禍中之。而創詞未能也。久之。家奴戎吉者。誣主金穀利多自與。訴于州。是時太守張公伯玉。初惑讒慝。而疑子倩。戒獄吏嚴甚。子倩至曰。盜憎主人。此奴易曉。欲誣徽之以釋所負耳。即出家籍示守。其綱目明白不欺。如官府。辛坐吉。于是鄉黨稱其廉也。初娶王氏。早卒。再娶陸氏。吾姊也。才且賢。伯父琪。惜其爲女子。爲擇佳配。以嫁子倩。子四人。景舒、景愈、景完、景洙。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卜彊。本次適鄉進士傅質。次在室。景舒與諸弟昔從予在太學。見其粢食不美。夜分寒燈熒然。欲滅其光。映書。兄弟共之。而寢臥機半。惕息蓋遞焉。刻意堅槁。甚于寒士。以此知吾子倩治家有節。訓子有方矣。今方病吳越之俗多浮夸。傖子借名於儒。而橫用家貲。如水千金之室。至以讀書破業者有矣。則石氏勤約之風。不可以不多也。然而諸子應舉數奇。或

人嗇之子倩曰得之不得命也吾如彼何強爲善而已矣春秋五十有五病革問日之早晚曰暮矣于是卽化窆元豐元年五月甲子也遺言乞銘于予而諸孤卜以某月某日葬于豐樂鄉梨塢之原以王氏祔焉余義不得辭銘也銘曰水之意如慕山之容如卽孰則居之子倩氏石以燕嗣子以燕爾域

助教傅君墓誌銘

揚州傅君諱瓊字君寶淮之南善士也居鄉有宏量隱德一鄉稱長者遇人無素游偶際常喜動顏色或欺而侮之不愠也嘉祐中朝廷募民入粟君以應募賜助教熙寧五年正月十三日卒以三月庚申葬其墓在浮山之原方君病時里閭多爲之憂問病者履常滿門既卒矣又多爲之悲也享年四十有九將葬其孤豫赴以龍浩之狀訴焉而乞以銘豫有美志讀書知慕師友與當世學士大夫遊而吾遊之舊者也欲因余文以顯其親于後余屢辭焉而不得故爲之次論云蓋君非學者也而柔良好善特出于本眞故其所養仁心常勝于義德而處己與人時有不當于理者然未嘗失于薄也蓋孔子所謂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若君者似之矣娶王氏又娶陸氏子男三人長曰昭次曰舒皆早卒而其季卽豫也女二人長適杲（案）杲字上有脫文孫三人長曰兌餘皆尚幼父億大父義曾大父旺三世者皆不仕云銘曰工相方匠營阡龜長筮蓍圓肇厥居尚不騫誌貞之於萬年

傅府君墓誌

高郵傅明孺諱常攝揚州助教瓊之第二子嘉祐治平間與予同硯席共敝衣服無慽也是時明孺尚未冠予亦年少耳淮之南學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學予獨疑焉及得荊公淮南雜說與其洪範傳心獨謂然于是願揩臨川先生之門後余見公亦驟見稱奬語器言道朝虛而往暮實而歸覺平日就師十年不如從公之一日也既歸明孺驟曰自今事兄矣豈曰友之云乎然予亦不自讓也頃其館累月食客以予故日嘗數十人助教禮數益隆無倦容厭色逮予遭遇神考既躋侍從而明孺喪親生事日窘急不復積精問學矣雖有良質美意不能充也元豐中過我京師予勉之曰夫青出于藍而青于藍故學而能過其師者有矣昔子貢美于予今更弗如是不學之過也明孺嘆曰老矣不能復進于此願教子如公教且傅氏多隱德若陰報不昧後當有興者請名子興祖興宗興嗣曰此其所以志也居久之予守金陵過其家明孺既卒矣弔其孤而哭焉見其卒時自爲偈有風搖落花之語是亦達者也享年四十六歲娶王氏早卒其婦沈氏生三男六女女四人已嫁其長壻進士章忱明孺自擇也家事賴其經理頗有緒云與祖能自樹立蓋傅氏父子積功累善其鍾將在于此明孺以元祐七年四月甲子卒以紹聖三年四月甲子葬墓在揚州天長縣亭午鄉助敎之兆云

卜君墓誌銘

湖州樊澤卜居士者名之先字知幾自號無知子西河子夏之後也曾祖漢祖君龍父彥忠居士爲人剛介不可犯事親孝歲時祭祀思慕輒涕泣平居清約喜閒曠視世味澹如也出遇勝處有泉石松竹之秀一觴一豆未嘗不竟日少時頗讀書知古今晚更學佛能以理自廣談宗旨教相雖律師禪伯不能屈享

年七十有五卒時不怛化凝然正坐寔紹聖二年六月丁丑也娶任氏前十年卒四男子謀亦早死彊本、端本、復本、彊本從予遊有志尚與其弟爲學皆甚力四女子適沈達顧庠、蔡潭、石景禧孫男女十有七人景禧吾甥也彊本吾婦之堉擢進士第今爲潭州右司理參軍越十月墨縗自吳興趨江陰涉海取徑道走海陵乞銘于予且曰祿以逮親爲適今大親已矣願請銘以慰風樹無窮之悲一不從請再再不從請三三不從請四請五期于得請而後已予以故不能違也葬用十有二月乙酉墓在烏程麻谷之原以夫人任氏祔銘曰發爲昭明氣在天蛻爲塵垢魄在泉生必有死自古然兒女變換陵谷遷蜉蝣一日龜千年等歸于盡畴後先妄人剛欲睎神仙黃金難就煙飛鉛蓬萊杳茫風引船善哉居士投眞詮能視死生如蛻蟬睥睨麻谷期終焉慇懃自種柏已圓下無螻蟻上無蟲珠璧璀璨星月懸作詩瘞之和之前玉石可輟刀可鮮鸞鵾麟螭蟠蜼鵷尚茲寶字崇完堅

朱府君墓誌銘

豐水之陽有潛德曰朱君者諱瑩字文玉蓋古人所謂鄉黨自好者也爲善于家養父孝教子義鄉人以爲法熙寧五年卒于十有二月丁酉葬以明年九月丙午其墓在白隔之原王氏塢享年四十有九娶陳氏子三人曰戩曰禔曰佑曾大父綰大父亮父昉三世者皆以農自業而昉敬因果輕財樂施與有善緣率常唱其鄉人君以乏無供其求能不逆其意慶歷中仁宗皇帝以善養天下開設學校申敕學者去浮華而師道盛于東南士子多吳越之秀君于是時知改向而迫迫未遑也以其長子教之曰學吾志也吾方耕且養日月數矣二者不得兼汝戩其成吾志戩有懿行淳淳惟謹似不能言者善逃君之志徒步千里以睎大人君子之游其淵源蓋遠矣而與子尤相好也予雖不及識君以戩卜之不問可知爲令人矣與里人張堅適道吾知其論篤者也今有書其平生之行來乞予銘其可不銘哉銘曰藏有新宅墓有新塋厥初相攸曰戩是營戩也永傾曷畀其寧敷是幽光則誌則銘嘗彼長夜有嘒其星引而升之久視益明

長壽縣太君陳氏墓誌銘

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又有朋友故舊與其資客爲之譽歎故其積善在躬易以光顯至于婦人女子則惟以貞信爲節又無外事在深閨隱屏之中非有純德至善不能著聞于世譬如玉煙珠氣必久而後能見其潛光養晦非一日也幸而得之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歟故余每聞女子婦人之志操而樂爲天下後世道者以此也矧若夫人者潛德隱行珠圓玉潔其光美蓋久而著見是宜貴重而愛惜者也故與爲銘夫人世莆陽人祖諱允考諱賞蓋漢陳實唐陳嶠之後爲人妻盡妻道爲人母盡母道良人徐氏子諱某既窶且貧又不幸早世有子銑鋭鎰鐸幷其二女以委夫人方茲時銑纔成童鐸猶在懷抱夫人守節不嫁提攜鞠育卒能使子立而女行爲孀遺門戶之法熙寧中天子策多士鐸遂爲第一而鋭亦登科釋褐同歸拜夫人堂下鄉里咨嗟歎息後十餘年鐸爲朝奉郎鋭爲奉議郎于是鐸封夫人壽光縣太君鋭封夫人長壽縣太君福祿壽考報如其施然而夫人衣服雖敝舊猶服子以爲言夫人曰榮養雖爾祿

也。知其所愛客。亦吾福焉。享年七十有五。及見孫十有三人。曾孫一人。元祐二年。正月某日。卒于京師。某年某月某日。葬于莆陽某山之原。鐸有學行。六年博士。足不數公卿之門。其言動溫約。尙如布衣時。與余特相好也。而銳在官。聞亦有政績云。銘曰。維性之無愧兮。齎女之所畏兮。匪可願也。亦可憲也。

趙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氏趙。嫁鄭氏。夫曰惇儒。字景眞。有才氣。丹陽奇男子也。少則卓越。勇于敢言。敢爲世莫能知焉。熙寧中。爲筠州錄事參軍。以死。夫人相參軍。盡妻道。保其子夷甫、夷行、夷庚。及其二女。盡母道。夷甫封州。夷行溫州。軍事惟官。夷庚早卒。女歸楊濟。趙鍇而鍇之室夫人出也。其撫掩矜憐。與諸子等。有鳲鳩均一之風。年六十有六。元豐七年二月甲午卒。十月乙酉。葬穴在丹徒石馬山。參軍之兆。王父父累贈都官郎中。父鼎。虞部員外郎。累贈工部尙書。夷行有志行。其在貧如客。事夫人能盡其孝道。銘曰。北一爲匕。（案）此句原本無一字。考說文已從北從一。此句蓋用其義。今據增。死以爲域。如行得歸。枕之用息。惟休在斯。官示無極。

長樂郡君賀氏墓誌銘

夫人蘇州吳縣居士賀倣之子。唐秘書監知章之後也。爲兒時。不類諸女。嘗遇相者曰。女有角犀。貴人也。居士陰奇之。以歸今正議大夫程公師孟。是時正議尙布衣。夫人纔二十矣。齊德合善。一家之人。以爲宜。未幾。正議以文行中甲科。稍登顯仕。知南康軍。兩親尙無恙。夫人承其適。設酒醴。從正議膺行前爲壽。能得其歡心。逮其亡也。葬祭之。皆如禮。平居性甚約。頊象之飾。不隨時好。輒變易。正議之爲廣州也。夫人曰。南海珠貝百貨之府。廉吏至此。往往以家自累。失其趨操。吾夫庶幾有終始者。乃伤家人水火不交于民。久之。正議治成。上嘉之。自光祿卿遷諫議大夫。賜紫。再留。及其去。橐中蕭然。如迎日。其清如此。蓋夫人之助也。享年六十有九。累封長樂郡君。元豐六年七月辛亥以疾卒。疾甚不怛。盡施奩中物。市田贍其墳之寺。歲以度僧一人。越明年三月壬寅。葬墳在桃花之塢。子十有一人。寬少登科。十年不仕。有大志。明當世之務。上卽位。詔求直言。獻書辭數萬。考在第一。未及用。與其弟七人。皆早卒。惟三子在。容閤封府陽武縣丞。宏眞州軍事推官。視貴高意氣不少貶。稱其家兒也。純叟承務郎。尙幼。女二人。長適郊社齋郎郭鈞。次適潁昌府長杜縣令陳廓。孫男女十有二人。嘉祐中。余以童子從呂宏學。適連居士之牆。呂嘗指居士曰。吾里程侯與是翁。咸有吉德。號吳中二善。是皆宜有後者。程今有子。賀有女配焉。天之報施。將在于此。後二十餘年。正議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代今少保趙公爲會稽守。余其邦人也。始識二公。退聞父老歌其政化有雙燭之諺。蓋少保以慈正議稍濟以義。而州皆治。皆繪像祠之。旣聞夫人家政之善。雞鳴而興。朝其妾婦有君臣之嚴。與正議終日莊語如賓。未始壞坐也。門內之治。與門外爭嚴。及正議罷青州。謝其政而歸。爲第于春錦坊。甲鄉里。夫婦白首同堂。族孀慶賀。歲時以百數。爛然盈門。觀者歎息。福祿壽考。實受成報。于是呂之言驗矣。銘曰。無善不報。報無常所。程則在子。賀鍾之女。有培爾華。爾果則碩。二姓侯興。恂善之力。言告而鄉。而黨而族。自考徂祖。尙鴻厥福。

會稽縣君吳氏墓誌銘

朝奉大夫陸公佖有夫人曰吳氏。龍泉人。殿中丞彀之女。于佃皇考爲冢婦。于佃爲匕嫂。在父母家。事親孝。自家而出。貧以爲婦而順。以之爲嫂而恭。大夫窶且貧。夫人能以有無相補。祭祀賓客。罍簋有容。不譁而具。豆豐俎碩。人往往誤意室中之藏。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甲子卒。如寓得歸。脫然就駕。蓋學佛之力然。夫如喪良朋友。子如失嚴師傅。垂磐之孫。戴白之婢。哭之如哭其母。享年六十有四。封君仁和會稽之邑。子表民。榮州司理參軍。充都大提舉汴河堤岸司勾當公事。長民。太廟齋郎。三女子。適進士王珙。試太學止吳孝能。承事郎。僉書漢陽軍判官廳公事。周熊。孫女三人。男一人。紹兒。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之原。銘曰。水歸其壑。土反其宅。乃今息已久矣。其爲客。

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

太君建陽人。吳氏之幼女。陸氏之長婦。父尙書職方員外郎、諱植。夫尙書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諫議大夫、諱軫。夫人二十爲母。有母道。三十爲姑。有姑道。四十有九而老。八十有六而卒。累封仁壽縣太君。及見曾孫。娶妻生子。于婦爲曾祖姑。于孫爲高祖母。平居視聽不衰。心志不耗。飲食不哽不噎。四德修而五福備。諫議學道。鍊丹辟穀。而夫人學佛。雞初鳴。起誦經。至日旰乃已。蓋更數十寒暑。精進如一日也。元祐六年八月辛卯。以疾卒。明年十有一月壬辰。葬。其墓在上龜山。望諫議墳百許步。男琪。袁州萬載縣令。珪。國子博士。女適內藏庫使牛谷。尙書虞部郎中楊沆。皇城使王從伾。孫儼。宿州符離縣主簿。佖。右朝奉郎通判楚州。佃。左朝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傳。左奉議郎。僉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倚。杭州餘杭縣尉。伸。鹽官縣令。孫女一人。曾孫男女二十九人。玄孫四人。夫人男女皆已先卒。孫儼、伸、亦亡矣。今承重者佖也。佃爲之銘。銘曰。以孝爲慈。以悌爲友。義以爲榮。仁以爲壽。凡百爲女。爲婦姑母。曰求爾法。我家則有。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越州蕭然山人。三司鹽鐵判官、王公諱綵之女。袁州萬載縣令、陸公諱琪之妻。于先祖爲冢婦。于先考爲匕嫂。君姑吳氏。今爲仁壽縣太君。元祐元年。仁壽之壽八十。夫人七十。婦姑同堂。爲歲百有五十。一門之內。實具五世。鄉人歲時窺園。見高曾二祖姑。映花微步。曾玄隨之。龍眉翠髮。超然塵外。以諫議家眞神仙也。諫議學道。鍊丹辟穀。陰功著在人間。明年佃迎仁壽始來京師。耳目聰明。尙能貫針。審聞細語如平時。又明年。夫人亦隨子之鹽官官舍居。無何。夫人得疾。十有二月甲子。遂至大故。報書至。仁壽哭之慟。且曰。死生安可期。吾耄矣。豈知反哭者爾也。傳曰。父不喪子。兄不喪弟。此和之極也。頃以爲然。今徒盧語爾。夫人爲家有統紀。執術不煩。熏然孝慈。而衆行從之。故其卒也。側臥而蛻。如佛所謂吉祥睡者。二男長曰儼。宿州符離縣主簿。次曰伸。杭州鹽官縣令。女嫁進士石徽之。孫男女十有二人。今在者八人。宇。郊社齋郎。宏。完。察。實。季。女。泰。女六。皆尙幼。又明年甲子。合葬夫人謝野萬載之墓。儼、伸事夫人皆孝謹。而儼不幸早世。今能送終者伸也。銘曰。藏于斯。墓于斯。以昌其後于斯。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其姓密人也曾王父王父曰淵曰仲卿曰度淵尚書祠部員外郎仲卿太子左贊善大夫度太常博士夫人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嫁爲東氏家婦天資仁儉能安東氏之貧不以衆多爲侈內自宗族外逮婚姻下至侍兒婢子牛馬之走稱其淑德懿行同然一辭故能以禮貴其夫以義成其子夫稱老成子云令器平居有遠慮達識惡阿諛喜忠鯁胸中白黑明甚聞士大夫賢否必曰某某可親某某可遠後成敗當如是後信如是也夫正卿今爲朝散郎通判邢州子長孺朝孺朝孺亦有美才不幸早喪長孺今爲涇州錄事參軍蔡州州學教授二女子長適進士姜規卒季適進士徐驥孫二人毅毅孫女三人長適進士李翰仲季在室夫人封壽安縣君春秋六十有八元符二年以九月甲子卒以十有一月甲子葬葬在鄆州某所皇姑之墓次方夫人疾時長孺侍加一飯損一衣皆脫然小愈居無何長孺被檄西京考試規免焉而不得在試闈中母子精誠相通發于夢寐長孺曰慳歸私恩也廢鹽公義也君子不以義妨恩今事有甚迫情有至極我其歸哉于是請急兼道而歸夫人見其歸失喜噫嘻爲之力進粥藥嗚呼人誰不死有子如是雖死可以無憾矣銘曰斯人也而至斯也卽歸咎有所可勝責耶

壽安縣君張氏墓誌銘

朝請大夫提舉[illegible]門白波鞏連褚侯之室壽安縣君者張諱隆之女也元豐三年閏九月朔以疾卒于夫之官舍嗒然坐逝無所畏怖蓋夫人日輒蔬食讀西方之書見其理前此一日筆句偈于金榜之上以謂佛須心解而經不必多讀其蛻于蘧餘如此竊觀世之妄人酣于世味如醉者之鬻以廣易眞雖警不痛者衆矣而夫人之寐何其易怛稽沸之力是豈不足爲多耶春秋六十有七律己清約主褚氏祀四十五年考其所以勵相大夫字其子孫友其姻婭臣其僕妾可以爲法則三男子唐輔唐彥廣進士舉舉行甚修唐輔登第今爲處州青田令幼曰淮兒三女子其長早卒一嫁進士王然大夫名珪所至有愷悌之政與子俱越人也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夫人某縣某山之原乃來速銘銘曰生也有涯以錦韜軸死也有銘以螭璨玉誥傳之家銘闕之穴嗚呼夫人茲謂不滅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者諸暨同里俞君諱擇之室擇居鄉主忠信讀書略通大旨夫人齊之爲婦若母若爲威姑皆有賢行其言之出又多顧禮不妄與上言言慈與下言言孝故其言行之修以積久化其子孫施及鄰里鄉黨而義安之間女愉愉婦姑無勃磎者君子曰玉在山而木潤其信矣夫人春秋七十生堅稔礎磷砥礪六子子又生方亢彥斐堯京襄交袞永云袞十二孫孫又生曾孫三男二女子稔與其父皆早卒夫人宅嫡遂專家政維子若孫各付之職曰確汝其營花山之業曰磷汝爲產中浦曰砥汝爲產白門曰堅汝爲鼻子其總綱領無遠吾側曰礎汝與孫方亢彥游學四方維其所之以昌而家方莊時子孫旺長爭迪茲訓俞氏遂爲望族熙寧九年先考棄諸孤尸仙澮上某也抱銜痛之至痛迎柩東歸卜塋寶峯之南蕭然故廬寢苫侍盡夫人高吾義遣方買鄰以居曰是其讓讓陰德之後克紹其門者又嘗問道眞儒盍往

歸焉方從予游爲學知所先後蓋將求心之解非若淺丈夫汲汲于外以睠世利而已夫人頗奇之撫愛異甚視其所愛又有以知夫人也元豐三年以七月己巳卒以閏九月壬辰葬墓在潘塢東山其夫之兆外大父某大父某父某銘曰婦也粹好夫雄之剛克成厥家在暨之陽善不于躬亦于其鄉有巉斯石尚貢幽堂

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少府監廣陵孫君之夫人壽安縣君太原王氏其自滄州之清池徙河南世有顯人太府卿諱某者皇曾祖也庫部員外郎贈禮部侍郎諱某者皇祖也屯田郎中贈吏部侍郎諱某者皇考也至夫人諸兄亦皆爲郎尚書而多以材藝稱當世夫人好讀書善爲詩靜專而能謀勤約以有禮吏部君愛之而尤以擇所嫁于是少府君爲大理評事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以夫人歸焉皇姑曰自是兒有婦內外族人加親而吾食寢甘焉少府君材能爲朝廷所信以至休顯其盡心外事不以家爲恤者以夫人爲之內也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夫人卒年五十三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揚州之天長縣博陵鄉皇姑□兆子男二人某某女六人一嫁蘇州節度推官毗陵張誨一尚幼四先夫人卒銘曰竭竭少府有儀有聲誰相其祁以迄休成維王淑女順婦慈母內諧尊卑燕及婚友錦韜象軸告命之華序章爵邑維榮有家方大葬祿以宜寵服嗚呼其徂葬有吉卜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衢州王某之女鄭君諱某之妻有女德婦道居家以慈孝聞生七子襄卞賈袞袞云方襄嘗預計偕而褒云遊吾門其文行皆可喜而云從予最久愛其進學駸駸如驟有足以起予者元豐二年佃承之賓善招之使遊闕下夫人喜甚眷眷問云行期曰吾老矣豈不欲汝長在目前顧爾就師學有所進雖隔千里聲問時至猶謦咳吾側也苟爲索居閒學彫落雖不出戶庭溫席清枕視寒煖之節豈吾所樂哉自云之西夫人常秉香火以祁予壽蓋其嚮仰之風如此明年三月十有一日朝步庭下猶折花引孫爲戲盡得暴疾將逝無所怛惑徐曰云獨不覩吾化然其師學得地吾與兒雖永訣皆可無憾也享年六十有六孫男十四人孫女十九人曾孫男女三人卜以其年九月朔祔于北郭龍塘西園其夫之墓噫夫人之達雖能以義自廣可謂賢矣而云之抱痛未易忘也讀書甚苦斗升之祿未始云獲東歸逮門而夫人既死蓋棺久矣嘗聞其鄉里晉王質者小停石室視二童子基甫終質起顧斧柯爛盡既歸無復時人以云觀之挾策讀書歸失所恃故吾浪在而昔歟非矣悵然四顧徙見山高而水深與基之換世其有辨乎其無辨乎嗚呼去劫易盡此痛無窮是誠難忘者也然則不銘何以慰云之思竊觀周衰變風作而泉水載馳之詩出于婦人其言之美雖當時縉紳先生不能二也每恨後世一盛一衰中間嘗更平治而婦人女子何以理爲循者少而慆悍者多也宋興祖宗造邦戡定以武眞宗仁英休養生息其仁如天而德澤有衍矣聖上收之日趣堅成以躋禮樂猗如五天更王木斂金斂繡夏玄冬各以其序至而萬物竝遂方茲時天下奇男子往往間出獨淑婦者猶寂寞而罕聞及得云母所爲乃知德化之美有二南之風其在下州

僻陋之邦。實若夫人者。有矣。予獨不能盡知也。銘曰。鵂鶹平均。仁七子兮。六子在榛。其一西飛。路遠翮短。不能遄歸。旋失所哺。其鳴孔悲。幽幽故山。舟壑潛移。城郭雖是。而人也非。嗚呼已矣。矣此銘詩。

陶山集卷十六

誌銘

盛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盛氏。和州人。生數歲。工部侍郎李公虛己育之。及長。李公季女。歸于山陰尙書屯田傅郎中瑩。夫人性膽焉。夫人婉娩聽從。不事華靡。而居家忠能動其上。恕能化其下。一家慈之。李早世。傅公再娶謝氏。號永安縣君。夫人移所以事李者事之。永安歸寧。嘗與夫人偕。而陽夏公絳。歎其詳淑。至引其賢以訓飭左右。且謂傅公曰。家有三美。主君仁明。而其妻良。而婦又良也。今之學士大夫。罕得而兼焉。惟公得之。全傅氏其殆興乎。生二男。一女。曰傅師。傅中。女適鎭江軍節度推官王淵。孫男四人。靡卿。溫卿。毅卿。愿卿。孫女一。皆幼。傅師。傅中。有文行。應進士更爲舉首。安貧樂義。蕭然隘巷。而弦歌之聲弗輟也。夫人恃之。樂以忘憂。嘗曰。吾視世人金多風壤有餘肉。而往往兄與弟鬩。子與母鬩。雖享三牲。不下咽矣。以彼易此。吾弗許也。蓋其母子之賢如此。後寢疾。醫來。輒命遣之曰。弗活矣。靈丹不能起無命。雖欲救曷濟也。享年七十有一。崇寧十年七月壬戌卒。以元豐元年五月壬午葬。其墓在會稽五雲之鄉。將葬。傅師。傅中。以旌君德狀請銘。銘曰。死其散耶。生其聚耶。天壽其尊于數耶。疇斡旋是。疇佛仔肩而行是。夢者爲覺乎。覺者爲夢乎。夫人知哉。奈雖問歟。嗚呼已矣。燕此新居。

鮑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溫州永嘉人。出鮑氏。歸侯氏。太常少卿諱軻之女。尙書屯田郎中諱正臣之妻。天性警悟。所習無不工。早失母。而祖夫人春秋已高。諸弟尙幼。夫人事大母如母。處家事悉有倫。少卿尤鍾愛。既嫁。事姑如大母。雞鳴而起。率至夜分就寢。姑意有所欲。未及言。夫人輒先意而至。平居于財無所愛吝。以資奩嫁族中女數人。晚年自奉益簡儉。視世味甚薄。每晨興。惟誦佛書。雖久弗懈。病且革。合掌焚香。稱諸佛名號。乃卒。寔元祐七年十月甲子也。享年六十有九。累封仁壽縣太君。將以明年十月甲子。卽郎中墓而合葬之。在杭南陽驛龍山子需早亡。臨右宣德郎。開決二浙積水。潰蘇州長洲縣丞。舉進士。兩至禮部。增溫州進士張存南劒順昌縣令張拱。安州錄事參軍。監杭州鹽官縣鹽監郭汝嘉。右朝散郎。知隨州趙亢。婺州觀察推官張伯昌。孫男女十有四人。臨非夫人出。而夫人撫拊之如同居。莫知其異出也。臨亦篤于孝敬事夫人。與他子等。每夫人疾病。皆不出臥內。殆廢寢食。母子之間。慈孝兼至。人莫不以爲難。夫人獨曰。慈孝相應之行爾。此以慈往。則彼以孝至。亦報施之道。自然之理也。臨當官強敏。兼之威惠。嘗爲劇宰。劇人至今思之。又嘗爲信守。信人思之如劇。蓋良吏也。二弟亦佳士。余爲給事中。嘗薦臨。宜備朝廷器使。今臨歷任淺顯。名卿巨人雖多知之。然皆莫余先也。銘曰。嗚呼仁壽而受斯邑。仁則是矣。壽止于斯耶。

仁壽縣君鮑氏墓誌銘

夫人姓鮑氏。開封人。幼有至性。五歲侍母病。不解衣下榻。族人奇之。及笄。父從周。以歸直翰林醫官院張君昭式。逮事舅姑。其孝不衰焉。爲人恭儉。衣服帷帶之具。取潔而已。熙寧九年。以慶壽殿推恩。賜冠帔。後四年。封君于仁壽縣。及後五年二月戊寅。以疾卒。生五男三女子。二已嫁。男曰應年。早世。其次博古。好古。信古。知古。好古今爲翰林院醫官。以方術世其家。博古爲進士。學有根本。應試禮部。能不以科舉爲意。從余遊蓋久。嘗得遺金。輒訪遺者還之。余每歎其行。而今紫微蘇公。亦以辭學稱之。曰是必能大其門者也。信古娶竇氏。亦有孝行。方夫人病。刲股者再焉。由子若婦觀之。則夫人之母道。及其爲姑可知矣。故與爲銘。使概見後世。且祔亦蒼其夫之塋。庶元祐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五十有一。銘曰。得封以夫。得銘以子。匪燭其生。亦光其死。

壽昌縣君陸氏墓誌銘

夫人壽昌縣君。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公諱軫之女。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婦。二公者。信道深篤。爲宋醇儒。在眞宗仁宗時。逸巡內官。有靜退君子之風。而其意嚮莫逆也。于是遂爲婚姻。夫人習于兩家之善。女德婦道。咸應禮法。家人宜之。方斯時。舅沒姑老。蓋內政閫焉。而閨門諧嬉。姑從婦聽。藹然慈仁翁翁一堂之上。而使人之圖也消。可謂賢也已矣。熙寧九年二月初七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五十有一。三男子曰上卿。信州上饒縣尉。曰客卿。舉進士。曰列卿。尙幼。六女子。長適睦州桐廬縣主簿程容。次適婺州永康縣主簿吳師復。次適試祕書省校書郎程宏。餘在室。卜以元豐元年二月十六日。葬于蘇

州吳縣長洲鄉官山龍師塢。祔其夫虞部郎中諱沆之墓。上卿以銘屬我。夫人吾姑也。知其禕懿爲詳。莫某若者。然則非某其孰當銘。銘曰。以所願乎下。上以孀乎姑。以所治乎內外。以姒其夫。春秋承祀。蘋藻靜嘉。苹之湘之。鬳徹不譁。示我盛儀。克堪厥家。猗歟夫人。特女法耶。

蔣氏夫人墓誌銘

金壇蔣氏者。其父諱郟。春秋七十又五。元豐三年。以季夏癸丑卒。以季冬庚申。葬在登龍之鄉。其夫頴川府君積中之兆。男四人。孟曰廓。次度。次庶。次庶。次庶。獻臣早卒。其三孫未名。女五人。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五人。夫人立德不驕不吝。無所專妒。資于事父以事舅。而舅曰尊我。資于事母以事姑。而姑曰親我。又能以義相其夫。以仁道其子。舅姑既沒。府君實賴夫人經理其家。蓋事常豫立。閒奴以耕。而非春鳴之所驚。閒婢以織。而非秋蓐之所促。卒以積日累勞。殖陳氏之宗。其後府君棄世。夫人春秋高矣。方茲時亢耕。竟學廓度、庶庶、亦舉進士已而廓度、相踵登科。朱丹其門。實游吾館。廓頗樸茂。度也朝俊可喜。釋褐東歸。拜伏堂上。夫人蓬然白髮。玉雲可鑒。視二孫之立。青袍凌草。邑閭榮之。熙寧歲在單閼。勾吳大饑。夫人令子爲食于路。與里之飢者。又壞其地以掩暴骼。數千百人。君子聞之。不多其子而多其母也。廓今爲江寧府句容縣主簿。度試祕書省校書郎。齋戒授書。以狀乞銘于予。且曰。吾母生于遐方晦里。無爵位名號。光顯以死。當得君言。以信于後。余悲其意。不得而遜也。銘曰。婉婉玉女。姤我金夫。媲德合善。以同而車。克生孫子。珠璣在庭。勿憚勿投。慎垂之旌。庶幾有偶。以安厥靈。

孫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孫氏。蓋淮之南賢女子。擇對不嫁。至年二十五而歸喬氏。嘉祐中。卜鄰而處。在高郵玉女鍊丹井。少東數十步。御家有常德。推以孝慈而百善備。平居言行。皆可從迹。自其爲婦。訖于爲母。家人欲指其過而不得。又少崇佛甚謹。雖白首猶躬自滌溷。具香火。然非有所怖而求福也。皇考諱護。子曰執中。師中。執中今爲尚書吏部郎中。師中。郊社齋郎。吏部篤厚君子也。郊社亦良士。乃予布衣時師友。實聞夫人之行舊矣。距今閱二紀。而夫人年八十有七。見子有孫。孫又有子。醇德美道。與年俱尊。其惠澤不獨成其子之賢而又以其餘善。其宗族鄉黨。豈所謂河潤九里。珠生淵而崖不枯者耶。吏部既貴。夫人四受封邑。元祐二年正月某日。以壽安縣太君。卒于京師。二月某日。其孤泣血徒跣。扶其柩。歸葬于揭州。三月某日。遂祔其夫光祿寺丞諱某之墓。銘曰。爲女斯女。爲婦斯婦。有婦而姑。如其爲母。雖畫之圖。後書之史。曰求女法。將在于此。

陳留郡夫人邊氏墓誌銘

故觀文殿學士孫威敏公夫人邊氏者。其先楚邱人。祖諱肅、樞密直學士、贈兵部侍郎。考諱詢、兵部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夫人十有七歲。歸威敏。是時公爲祕書丞、監高郵軍酒。明道二年。以南郊恩。封金城縣君。明年公爲監察御史裏行。未幾。以言事謫監永州酒。夫人方歸寧。報至。家人皆駭惻。以航重湖爲唁。夫人獨慨然曰。丈夫爲國。以忠義得罪。無所愧恨。重湖雖險。安之若命可也。慶歷八年。公爲龍圖閣直學士、

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以南郊恩、進封仁壽郡君。皇祐四年、廣源蠻儂智高反。據邕州。朝廷倚公討賊。乃除廣南東西路經略安撫使。公以任重嘗退朝深念。夫人輒請公曰。曷念之深也。如聞河陝之間騎卒精銳。宜若可使者。適與公意合。遂請以從。厥後破賊卒以騎勝。公還。上乃特賜夫人冠帔。明年、公爲樞密副使。進封陳留郡夫人。夫人曰。公在西樞。我從公貴。而吾母尚未命。願以今恩施及幽窀。可乎。公爲言之于是。追封溫氏旌德縣太君。後公謝事居符離。以其自適。與世淡若。無意家事。無大小。決于夫人。公自以不憂。而內外之姻至。所以應之。皆顧禮。公薨未始少惰。蓋十有六年如公之存一日也。先是公考妣葬蘭亭。既其地。嘗寺。賜名資慶。顯尊禪院。因以私田二千餘畝贍其僧。及公從葬。夫人又令葺其宰上歲益以山陰之田四頃。由是孫氏之阡。長以完善。夫人吾從母也。有才智。持家頗嚴。甚遇事以理取勝。雖公不能無屈。亦天下奇女子也。一男之敏。承事郎。年少耳。見義輒爲。善與人交。重然諾。有威敏之風。實能祗事夫人。諧之以孝。然其鞠養成就。至于[illegible]。蓋夫人之德也。三女子。長適朝散郎胡宗堯。次適太子中舍蘇炳。次適高東轉運判官奉議郎韋公岳。其適宗堯公岳者。皆已亡。夫人春秋六十有五。元豐四年、六月六日以疾卒。之敏將以某月某日、葬祔公之墓。乃來速銘。銘曰。夫人之才。威敏是資。惜也女子。而止于斯。克紹厥家。一子而足。彼雖多子。有不能續。作此新銘。載以吉玉。

墓表

沈君墓表

居士諱銳。字蓍之。其先吳興人。仕錢氏。及俶納土。遂遷桐川。因家焉。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桐川之沈。分散扶疎。至居士蓋四世矣。居士少尚氣節。博讀子史百家之言。雖星經卜志。無所不習。晚學佛書。解其理。喜爲詩文。善飲酒。與賓客燕私談笑。每終日忘其力之憊也。出入閭巷。里人目而敬之。春秋六十有二。卒于熙寧六年十有二月丙戌。以八年八月乙酉。葬其墓在廣德鄉義和里丹井山先塋之側。未卒兩月。嘗語人曰。人生一世。如夜氏逆旅。方六七十。則雞唱之時也。睡餘飛夢。不旋頃而覺。則又行而之彼矣。因賦詩以道前意。子三人。曰某、曰憑、曰某。憑賜同進士出身。女三人。已嫁皆先居士卒。桐川之俗。初不趨學。讀書者輒笑之。居士獨使憑學。憑有文行。吾遊之賢者也。治平三年。今大丞相王公守金陵。以緒餘成舉者而某也實竝羣英之遊。方是時。初識憑面。愛其平粹無礙。與之交。淡然已成故。固已卜知居士矣。其後遂爲同年之友。憑遂起家。而聲其鄉里。然人不多憑之能慰其父。而多居士之善教子也。夫人某氏。亦有懿行。孝于舅姑。友于娣姒。善相其夫。而母三男三女以慈。後居士六月。亦卒。

貴谿縣丞程君天民墓表

尚書都官郎中程公諱迪。有子曰天民。字行可。未冠。舉進士。中甲科。後二年。始應銓格。進所撰詩書論。以洪州司法參軍。充相州州學教授。潞濮州防禦推官。知衢州西安縣事。充饒州州學教授。丁外艱。服除。調信州貴谿縣丞。以疾卒于智亭。寔元豐九年正月十三日也。享年三十二。葬以八月二十四日。葬在其鄉。

三衢雲臺大澳之原。君幼則聰敏。不好兒弄。日誦數千言。成童屬文。操紙立就。及出仕宦。恂恂一年少爾。然爲學官。有師法。爲縣有吏治。熙寧中。予暨行可嘗試開封進士。是時神考相王文公作成治法。初以經術造士。其褒命考校者至數十人。稱一時之選。余于其間。愛行可受才俊邁而造行粹良。竊謂異時當爲國器。卽今雖未備成。蓋詩所謂金玉其相者也。傳曰。金錫鍊而精。琮璧性有質。此衡武公得數九十有五。更事閱理。既老而益精。故詩人歌之。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嗟乎。行可雖受道之質。可謂美矣。然閱世未久。不幸短命以死。誠使黃髮兒齒。台背如古之人。其所至豈易量哉。有文集若干卷。亦可以觀其志也。夫人。尚書左丞鄧公諱潤甫之女。生男曰俱。今爲假承務郎。女二人。適太廟齋郎樓彥升。婺東陽縣主簿朱紹。俱能自樹立。甚似行可。其視大前人之光。將在于此。故樂爲之道。使歸揭石焉。

朝請大夫鄭公墓表

公姓鄭氏。名惇忠。字景孚。其先陳留人。今徙潤州丹徒。皇考諱向。在眞宗時。試禮部。賦政本于天。爲第一。有聲洒綏愛。霜嚴典藝之語。都人至以書錦屏紈扇而四方學者競傳誦之。一時聲名籍甚。及廷試。遂中甲科。家藏書萬餘卷。攷其平生趣操。蓋清愼君子也。官至尚書兵部郎中。職至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公天聖十年始以皇考奏補守將作監主簿。五遷太子中舍。賜緋章服。又五遷尚書比部郎中。會更官制。改授朝請大夫。賜紫章服。歷監潤州。台州。滁州三商稅務。知明州奉化。湖州歸安。洋州西鄉三縣。通判衢州。又通判沂州。知筠州。遂致仕。公爲人有美質。粹然天成。見之使人愛慕。殆詩所謂溫其如玉者也。夫人何氏。尚書職方郎中。知止之女。亦有賢行。初封孝義縣君。再封仁和。熙寧中。加姿夫人。長女居公之家。久見公爲政。篤于惠愛。如其名。而夫人孝義仁和。如其號。常發嘆之不足。已而宦學往來。鞫居無常處。率五六年一相值。迨今更數十寒暑。蓋再見而無夫人。又一見而無公矣。嗚呼。生者逆旅也。豈不信哉。夫人以元豐六年正月丁亥卒。年五十七。公以元祐二年六月乙酉卒。年六十一。合葬黃州黃岡縣永安鄉之原。歲在大荒落月在丙辰也。二男子。夷逸。黃州司理參軍。夷道。太廟齋郎。四女子。壻曰瀛洲防禦推官周壽。歙州軍事判官沈琛。右班殿直曹彥輔。其一。卽佃也。孫男四人。皆尚幼。竊嘗聞之。死而不亡者壽。蓋非謚名之物事也。然世之人才。共以此爲不泯。故佃載公暨夫人之迹。使葬而揭之石。且告後世焉。亦得而已也。

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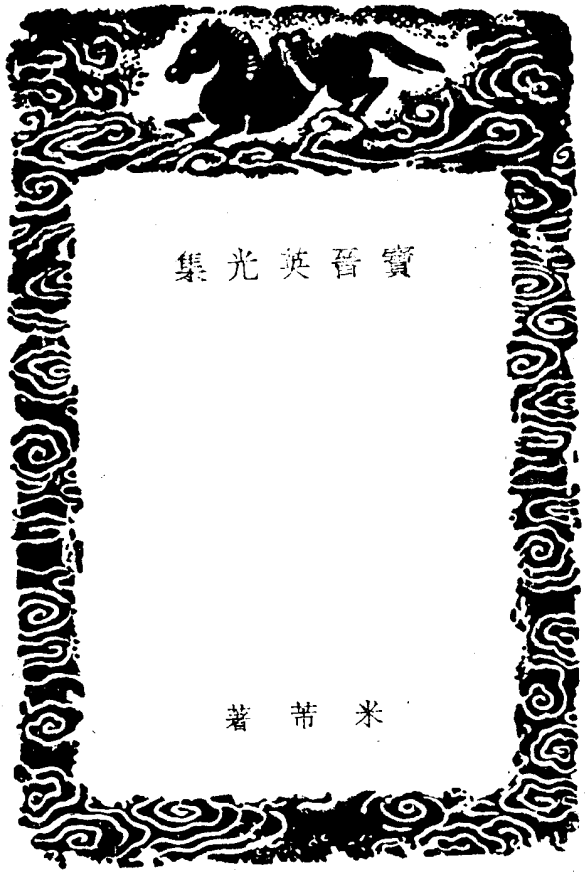
周氏夫人行狀

夫人周氏。越州山陰人。初事府君。年二十有六矣。天性勤儉。不務華飾。奉嫡夫人孫氏。能以禮。不以府君之愛輒懈也。嫡夫人久而愛之。屬以內事。康定中。傅氏之族。舊衍日大。而府君以不足于養爲憂。去城之東湖得蚤山廢田百頃。又得浪港廢陂數百畝。府君以千金易之。曰。田將穡之粳稌。而陂將養之菱芡也。顧諸子尚幼。又欲令力學以世其家。問誰可主者。意在夫人。而夫人承其意。府君喜曰。汝才。眞可以此付

也。故常往來蚤山。獨爲提其大要。而以其節目任之。凡所以更革而新之者。出于夫人之謀十三四也。居久之生事就緒。歲有餘入。而府君無內顧之憂者。實夫人之助也。慶歷中。嫡夫人卒。皇祐中。府君卒。夫人尚居山中。又十餘年。迫族人析生。夫人已白首矣。始歸于家。謝去生事。而誦浮圖之書。以永日。生子二人。長瑮。舉進士。次琥。早亡。常謂二子曰。吾所以望汝者。不在于應舉覓官。在于力學以爲善士。不爲鄉人之所輕。則吾志足矣。二子就學。夫人出奩中物供其求。無秋毫愛也。將卒。雖衣衾有所不完。而未嘗介意。瑮尚古喜學。與其從兄稱于鄉里。號諸傅云。而今右正言直集賢院孫公。愛其文行。以其子妻之。則其母之所存可知也。享年六十有五。卒于熙寧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邊氏夫人行狀（原註）借謂深之待制名撰。

夫人楚邱人。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贈兵部侍郎。邊公諱肅之孫。兵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諱詷之女。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諫議大夫陸公諱軫之婦。國子博士贈正議大夫諱珪之妻。初諫議在三司。爲鹽鐵判官。得疾危慴。子弟幼。家人惶擾。不知所爲。儀同至誠惻怛。躬率國醫治之。日三候門。恩義甚篤。吏部既愈。以故願通婚姻。夫人十五而嫁。十六而字子。藹然孝慈。族中老婦壯母。自以爲不及。平居自奉儉薄。不服犀玉珠貝之飾。不好出入遊觀。所至官舍。未嘗臨御窻。有池臺花木之勝。雖近不覩。若汝陰所謂西湖。南陽百花洲。金陵小金山。皆天下名園。去州宅纔跬步。子孫強之。爲一至而止。日常焚香誦經。持念諸佛名號。數珠爲屢絕。其婉娩聽從。出于天性。非有保阿傅姆珩璜琚瑀如古也。而言應詩禮。行中圖史。爲諸女法。人以爲難。生四男子。倓。右朝奉郎通判楚州。佃。左朝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傅。左奉議郎。金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倚。杭州餘杭縣尉。孫十有三人。表民。長民。一變師稷。師契。師益。舉進士。宦。字右承務郎。守宰。寀。宥。逢。尚幼。孫女十人。四人已嫁。壻曰鄉貢進士王珙。瀛州防禦推官。知婺州浦江縣吳孝能。左宣德郎。知開封府封邱縣周邦式。池州司理參軍李知剛。曾孫男女四人。景德中。契丹犯澶淵。侍郎是時守邢州。詔聽乘城以便宜從事。侍郎匿詔書。閉門拒敵。全活數十萬人。河朔父老。尚能言之。今夫人白首。孫曾滿前。有笄有冠。亦有攜抱。蕃考光大。克享備福。蓋邢州陰德積累之厚。實在于此。累封永嘉郡太君。元祐八年二月八日卒。疾亟。子孫涕泣。問所欲言者。夫人曰。吾平生方寸。不昧神天。雖使僕妾常加假借。至于貓狗。未嘗妄叱也。自視無罪悔。又姊妹間。吾蕃最高。子孫最盛。大豈復有所言哉。矧今往生鄧氏矣。亦樂處也。毋用修營佛事。享年六十有九。諸孤卜以十月二日。合葬寶峯山正議之墓原。深之與夫人諸子遊。（案）此句原本脫深之二字。據此文係借謂深之名撰。則此處應有此二字。今增入。于待制嘗同寮。尤相好也。審聞夫人家行之美。姑次第之。以俟當世法言之君子誌焉而納之墓。



寶晉英光集序

予仕居潤餘十年。會羽書交馳。凡訪古賞奇。皆日力所不暇。僅能考海岳一遺址。塹樗爲園。蔚菊爲嗣。倚江爲堂。襲石爲刻。時一至其間。徙倚縱目。慨想塵梁而已。夫自江而南。名城奧都。潤爲大。六朝而下。賢規偉轍。潤爲古。而又據京物之會。窮心目之趣。惟潤爲多人。或爭予謂歷數千百載。它豈無名人才士。可以表著而獨悾悾於英光。余每應之曰。境無凡勝。以會心爲悅。人無今古。以遺蹟爲奇。若杖履無日涉之勞。江山有天境之助。風帆沙鳥。晨雨夜虹。凡是園之所包羅。衆目之所覩記者。莫不挾英秀。盛光彩。雖微遺蹟。猶將强附而俎豆之。而況我宋人物。如南宮者耶。夫既卜園觀。則不可以不祠。既祠祠。則不可以不葺。遺考文翰。以備一堂之缺。既竣摹瑳之事。而擴放失。恪編次。爲是集以傳。又次敘之所當舉。而必不可無者也。則又奚疑。惑者無以答予按山林集。乙一百卷。今所會萃附益。未十之一。南渡而後。文獻不足。固無可議。若曰南宮被天鑒。流榮名。其在兩朝。元不顯。以結字思陵輓墨。志有曰。芾之詩文語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間。有凌雲之氣。噫嘻。此漢武帝所以知相如也。冠于篇端。庶幾覽者有以自得焉。紹定壬辰歲上巳日。鄱陽岳珂序。

附錄劉克莊後邨集所載

米元章有帖云。老弟山林集。多於眉陽集。然不襲古人一句。予晚南還。與之說。茫然歎久之。似歎渠儕也。戲跋二首。

大令云亡筆不傳。世無行草已千年。偶然遺下鵝羣帖。生出楊風與米顛。

其二

二集一傳一不傳。可能寶晉勝坡仙。蘇郎不醉常如醉。米老眞顛卻辨顛。（世傳米老有辨顛帖。）

孫元京閱茲集戲題二首云

宋士飄然有楚狂。書名痴疾盡言言。太湖靈壁應無價。遮莫相隨共一航。

自許蘇黃二子間。千秋冠服一朝還。南宮郎吏多才思。標渺形庭故國山。

寫本寶晉英光集六卷。吳文定公原博故物也。萬歷丁巳中秋十日。獲于公之四世孫所。校讐之次。摘錄劉孫二公四詩於後。以志梗概。行將授梓。以廣其傳云。後學張丑記。

寶晉英光集卷第一

襄陽 米芾 元章著

賦五首

參賦

武帝既祠太一。受釐頒胙。意得氣泰。神怡志豫。閱符合瑞。至于鸞幕。於是升通天之臺。揽浣峯之路。視三星聯彩。晻然當戶。顧侍臣曰。是何星也。侍臣枚皐進曰。參星也。帝曰。是何所主對曰。是主民。帝曰。可得聞其說歟。皐曰。臣之淺學。備濟優隊。捷語翻言。奉歡承話。稱道盛德。受賜甚大。臣不敢對。帝曰。先生無辭。皐乃隐而進曰。自周衰道喪。百里一干。嗜欲加僭。民財用傷。貪如碩鼠。陸號鳴梁。匪喬匪鋪。或潛或翔。至于暴秦。襲冤而狼。趙郊坑肉。魏野封羞。崤嶺山斷。遮海城長。驪丘墟地。阿房繡糲。則是星也。晻晻而無光。帝曰。亦嘗有明乎。曰。有。古有治君。曰堯與禹。敬時命官。以民爲主。民知樂生。鼓腹歌舞。次逮成湯。視民如傷。一夫不獲。如己納陷。周之文武。迄于成康。道德洽。禮義興。行刑措不用。至于百齡。則是星也。亦嘗煒煌而晶熒。帝曰。宜乎自此不復有光矣。曰。惟昔秦鑒不完。上天悔亡。乃命高祖。匹夫奮張。一洗世亂。惠綏四方。化其姦宄。約以三章。及我文景。恭儉淳樸。隱卹賑周。德澤甚深。太倉積紅腐之粟。可農杇不較之索。則

是星亦嘗煜煜而灼灼。今陛下承累世之休光。翕五福於仰戚。坐明堂神明之會。據建章珍陸之海。臣萬國。朝四裔。名王係於前連。宛馬來於天外。致赤鵬駿麃之異物。獲寶鼎芝房之珍怪。名在百王之上游。惠並五帝之左界。而乃晻晻而無光。臣皐所以壇鬱而未快。逡巡而不對也。古訓有言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言未及休。命蓋陳鈞。寢不得寐。三起。閶闔啓扉。坐明光殿。封富民侯。

壯觀賦

米元章登北山之宇。徘徊四顧。慨然而歎曰。壯者江山之觀也。開闢夐古。逖哉邈矣。帝德所被。北幽南朏。王功未宣。六合阻異。明晦視其消長。乘叛從而間起。去古無章。水濱莫委。比世可悼。曾裂漢笔。披秦芟莽。且代且盜。豈地具而天設。特賁飾而附暴者乎。乃物偶然。而人乘以智巧爾。若夫真符秉中。萬派朝宗。稽類納質。不黷兵鋒。版圖入而地介氛。崎明其大同。遠琛近賈。千里不風。鑑湛一色。折葦可通。其或鼓吹砌鱗。疾颸湧山。九地出沒。千峯上攢。如簇並亘。連雲供還。長鯨豁巨。天吳腹瑞。閶連未既。生民道艱。宜乎曹郎託詞以按甲。怫鬱而永歎也。吾每登是宇。揽是土。當日杲天清。風開練布。邀太平君子。引吳醇舞越女。破千歲之長愛。擲森然之萬古。有杞初登山儀再旅。至其醉而乃去也。

登黃鶴臺下臨金山賦

余登黃鶴之高臺。臨紫金之奇岫。下風輪以槃根。中百川而滀秀。抱羣山之勝勢。儼化城之寶構。二塔立而角具。五洲落而珠鬬。幽怪集而洪鐘舉。梵侶羣而香積奏。泛海濤以出像。過龍宮而一嗅。水府明威以護法。神龍降光於秘呪。航溟陽之津途。會四海之舜走。其或浮玉巘山之名。掩霧石簁落潮。倒洪流而夜響。掇淡墨其難描。靈鼉屹乎波起。天花雨而仙遊。有時江練夜白。秋清月高。冰壺無底。下徹秋毫。吾嘗中濡弧矢。塞谿法袍。追令父以逐日。呼龍伯以連鰲。得長鯨而可跨。或拔劍以逐蛟。吾方老丹徒。此戲卒未艾也。每回輿蓋。招酒侶。命文豪。劇太平藻飾之談。以窮年而遊遙也。

天馬賦有序

高公紹若素家有唐韓幹圖子圖所進黃馬一軸。馬翹舉雄傑。余感今無此馬。故作賦云。

方唐牧之至盛。有天骨之超俊。勒四十萬之數。而隨方以分色。焉此馬居其中。以爲鎮。目星角而電發。蹏踏以風迅。脊龍眴以孤起。耳鳳資而雙峻。翠華建而出步。閶闔下而輕噴。低駭羣而不嘶。橫秋風以獨視。若夫躍溪奮急。冒絮征叛。直突則建德以繫。橫馳則世充顛踣。省絕材以比德。敢何蹴而致吝。豈胥浪逐。昔宿之坡。蓋當下視八坊之陵。高標雄跨。而獅子讓獰。逸氣下衰。而照夜矜穩。於是風牸格頹。色妙才駘。人徒不動。終日如坏。乃得玉爲銜飾。繡作鞍韉。張秣粟豢。肉脹筋埋。其報德也。蓋不如偷盧噬盜。策蹇勝柴。鎔黃騮而吐水。畫白澤以除災。俱盤蹏垂就節。鳳伏防猶。怒難甚厲。躡號斯諧。誓俛首以舉世。未伏櫪以興懷。嗟乎。所謂英風頓盡。穴俟高排。若不市駿骨。致龍媒。如此馬者。一旦天子巡朔。方升禹岳。墉四海之牖。校岐陽之獵。則飛黃驥厲。籋雲追電。何所從而遠來。何所從而遽來。

蠶賦 新添見英光堂帖或云非其所作俟考。

里有織婦。蓽門蓬竇。葛帔顏色憔悴。喟然而讓於蠶曰。予工女也。惟化治絲棻是司。惟服勤組紃是力。世受蠶事。以蕃天財。爾之未生。我則浴而種以俟。化爾之既育。我則飭其器以祇事。爾食有節。我則採柔桑以禹焉。爾處不恩。我則俾溫室以養焉。爾惟有神。我則蠲其祀而未嘗瀆也。爾惟欲蠶素絲之潔。我則具繅盆澤器以奉之。爾欲布幅利之德。我則操鳴機密杼以成之。春夏之勤。則髮逸不及。管秋冬之織。則手胝無所代。予之於子。可謂殫其力矣。今天下文繡被體宇。予率歲無褐。緹帛飾犬馬。予終身恤緯。寧我未究其術。將爾忘力於我耶。蠶應之曰。噫。予雖微生。亦稟元氣。上符龍精。下同馬類。昔在上世。寢皮食肉。未知爲冠裳之等也。末知御雪霜風雨之具也。當斯之時。余得與蠕動之儔。相忘於生生之域。蠢然無見。豪之藥。擾然無就。棄之苦。自大道既隱。聖人成能。先蠶氏利我之生。蕃我以術。因絲以代耕。因帛以易耜。幼者不蹇。老者不病。自是民忠弼而余生殘矣。然自五帝以降。雖天子之后。不敢加尊於我。每歲命元日。親率嬪御。祀于北郊。築宮臨川。獻璽成服。非天地宗廟。黼黻無所備。非禮樂車服。旂常無所設。非取祀無御。幣非聘賢。無東帛至。織玉悉。衣被萬物。女子無貴賤。皆盡心於蠶。是以四海之大。億民之衆。無游手而有餘帛矣。秦漢而下。本搖末蕩。樹奢媒以廣君欲。開利淫以窮民力。雲錦霧穀之巧。蔵綾霜綃冰紈之名。日出新桑之禮頹於上。爰身之服流於下。倡人優妾。被后飾者以千計。紈民大賈。僭君服者蓋百數。一室御織。而千戶並織。十人漂絮。而萬夫挾纊。雖使蠶被於野。蠆盈於車。朝收暮成。猶不能給。況役少以奉衆。破質而爲華哉。方且規規然重商人衣絲之條。能齊官賈服之職。衣弋綈以示儉。襲大練以去華。是猶捧甾堙尾閭之深。救焚振動。誰能禦之。由斯而言。則子之功。非欲厚古而薄今。時之異也。子之織。非欲營身以侈物。化使然也。二者交陳於道。奚獨絏我哉。且古姜嫄太姒。皆執子之勤。今欲以一己之勞而讓我過矣。於是織婦不能詰。而終身蹇云。

楚辭一首

壯觀壯觀在真州城北原上。

臨南山猗陟北岵。撫壯勝猗還萬古。漫漫芥芥穹無所。奕奕翠翠縱奇度。透迤猗前征。盤礴猗後駐。看迅猗奔駛。御約猗衆旋。旋猗抱卷。引伸猗就旅。霧霽猗離掩。雲乘猗呼舉。晻晻猗蟄蟲。悟悟猗蒸由。僊僊猗陽春。莽莽猗玉露。燦燦猗午停。翳翳猗酉去。顧吾儕猗並與步。卻飛仙猗不遲。暮留其形猗久何苦。使莫使猗遒迫。路適莫適猗破心胆。樂莫樂猗頻會逢。莫莞藤猗拙芳蓴。

寶晉英光集卷第二

古詩上

道林

陟巘不自期。孤雲挂松頂。一揖不相期。飛去無留影。雲已去。泉更長。雲泉舉世友。相得每相忘。

晉陵龍挂行

萬聲齊呼一聲嘯。東望芥妻兩龍挂。浩浩隨雲百川倒。隆隆雷車千兩駕。疲農望天手加額。怕歌求雨心惆悵。老龍甲坼血流莽。取水雖多旱彌廣。暴尪魃精誠微。赫赫炎曦一輪榜。

題王然海野圖

江郊海野坡陁闊。林遠煙疎淡天末。枰分茶町暮潮發。星列漁鄉夜梁活。闔荊大圖矜秀拔。取巧施工不眞絕。意全萬象無不括。維摩老筆眞然奪。橋防忽覺來人物。接籬肯更圖牛羊。淵渟浪浪開龍闕。追人遠踏下鯨決。楠盤疑是少陵宅。盍深恐有詹何客。黃塵蔽天歸與結。時向虛齋一開滌。

東坡居士作水陸於金山。相招足痾不能往。作此以寄之

久陰障奪佳山川。長淵四溢魚龍淵。衆石李郭渡浮玉。晴風埽出清明天。頗聞妙力開大施。足病不刻諸

方仙想應蒼壁有垂露照水百怪懋寒爐

明月歌二首

高高疑將夜色卷八荒更無纖雲屯冰輪直壓巨鼇首東海萬里齊崩奔仰觀左右毛骨竦徐墟塵煙攝羣動寥泬初疑玉兔跳銀潢更恐金波湧兒童爭指桂枝好遊人不厭嬋娟老苦留清景拂疎星要與羲和接昏曉光到長門知不知猶勝關山人未歸清風若我生雙翼來作蟾宮變化飛

姮娥竊藥爲飛仙夜食丹霞凌紫烟瞥開銀碧排翠鈿信手拂掠新粧妍娥眉點出爭嬋妍皎然嫣臨風前佳人再拜心拳拳多生結有好因緣掀雲直指烏號懸下射萬頃楊花旻南飛驚鵲殊可憐北堂人冷空無眠彩霞欲舉舞衣揎水精梳插龍蟬蟬方諸滴瀝生流泉老蚌呼吸凝芳鮮誰家破鏡飛上天滿林玉玦相勾連多情應照我花船無窮解趁尋春鞭冥塔自與桂華偏駒隙誰爭白墨先斯須幾望摶清圓白毫宛轉吞大千纖埃不隔知無邊蓬宮可掬疑深穿瓊華隨步翻繞筵琉璃倒海傾長川買來曾不用一錢笙歌醉賞須年年

菱溪石

長虹潛貫幽巖窟綠烟更染秋波骨不容俗眼覘神功只向菱溪作靈物少室仙人頎一陀至誠發偏山中奇雄雌亭亭兩挺出宛若碧玉含春漪朱欄碧甃拱山籟翠霧彤霞掩幽谷能將盾寸起清泉幾見峯前春雨足邇來新飾紫微宮奇詭搜索林精空五色磊磊可補缺三品往往類收功業衣使者銜天勅昔教秘此蒼苔色菱溪股迹飛上天週看幽谷空雲烟

僧舍假山

玉峯高愛插天碧過眼雲關無處覓縱將呀谿向疎窗已見峯稜翻搜脊明月照出溪中水清風壘偏巖邊石懸崖絕磴疑可擘白霧蒼烟供咫尺天陰未徹山陰寒雨聲欲絕泉聲乾須知物理有眞妄豈識道眼無殊觀萬象森嚴掌握內大塊俯仰室芒間抽身更洗清淨足探歷幽深非所難山僧作山眞有以詩人吟詩從此始意教妙手發天慳戲取神功當衆美君不見洗花野老深結廬白鹽赤甲龍虎趨清吟醉賞左右足當時應笑秦鞭驅

智禪草書

人愛老張書已顛我知醉素心通天筆峯卷起三峽水墨色染徧萬壑泉興來颯颯吼風雨落紙往往翻雲烟怒蛟狂虺忽驚走滿手墨電爭迴旋人間一日醉夢覺物外萬態涵無邊使人壯觀不知已脫身直恐凌飛仙棄筆爲山僧無苦洗墨成池何足數山來精絕自疑神不在公孫渾脫舞

蕭頴士今日去國之官謹成拙詩上獻相國汲公鈞席下

百尺青琅玕從以萬丈瀾我欲攄柯梗一鑒酌知難屋亦爲世有豈不詰其端嶷嶷呂汲公捧日當碧天簡直抱一氣代理夫何言有志隆宋業無心崇蕪偏透璞辨珉玉披蓁刈蘭蓀蕘偏自束髮口誦六藝言治亂甚白蓍用舍豈一賢明時貴知遇自古逗暮年敢陳必堯舜況時值媧軒豈徒琢空文文盈篋皋頭

汨沒俗眼順妒嫉兒女謏竊取爲利路死棄等草菅朝哦不求和暮吟不揭竿不歎叢不與惟恐柱所存願披向龜鑑大叫出肺肝精誠露皎皎洞徹金石堅康濟有次第沿革自貫穿刪除救災法下民不乘田馴抉經費源源如流泉思豫近習隙不塞出納專正姓以明本捐貨以運邊改弊貴無迹移風當有笨竊邑飽妻子封家所並肩法令若束薪不息不敢剸亦不歎折腰所歎志不宣時乎恍易失髮白恨剛愎遲遲竟去國涣涣臨長川此志苟不遂江湖終浩然

登米老庵呈天啓學士

我居爲江山亦不爲像法切火色相空未豈眼界乏屹然留西庵使我老境愜衛公精爽在千古對發業公來不可作登臨浩相接

寄題薛紹彭新收錢氏子敬帖

蕭李騄子弟不收慧問帖妙迹固通神水火土更劫所存慧問者班班在箱笈使惡乃神護不然無寸札自此輒盡相後人眼徒攝

溪蓮行

廣寒宮女貪遊戲瑩滑琉璃光照地嫩雲縹捧出纖腰無數鮫綃擁嬌翠仙葩恣逞天姿穠只愛臨溪梳洗慵太眞豔色禁不得含羞微笑迎秋風秋風苦惱秋露涼的皪珠璣時寫入紅凝朱粉綠參差儘濕裙褊煙不濕初驚王母來瑤池酡顏更醉流霞巵三千佳麗已羅列爭先鑒鑑勻娥眉俄見洛神歸洛浦波卷羅紋翠蛟舞羽車雲蓋空紛披碧壘巫峯生莫雨坐憐吟倚芸蘭香多情先斷何人腸不見鴛鴦與鸂鶒恣穿薄影眠池塘

蕭閑堂詩并序

四明從事首陵錢君世系字延叟過襄陽米芾曰昨送李濟明渡江與汪行之復會蕭閑堂已撤幕壁間有君像題曰權杭州觀察推官米元章像楊之儀筆楊之傑贊曰君子之友小人之讐以人方人叔度宜儕余以補掩字而問行之曰誰歟行之曰君也僕爲檢同氣德友識面三編無二君名姓嗚呼古人論世取友況同世哉世復有三君子者觀文殿學士王公韶字子純樞密直學士劉公庠字希道則僕竟不識其面選人蔡天啓舉相知中語僕若素心者服云得僕於干荊公蓋僕元豐六年赴希道命陵從事之辟會公謫居始識公于鍾山聞公門有數後進喜爭名而相非又記以長者之言也如天啓樂道人善者一人而已僕老矣不知一蔡二楊行能識面乎因延叟之語發悲歎并記其事于家集中以貽子孫嗚呼仕開求進之路則世人之邪說大行紛紛不求己而非人豈其本心質利之誘然今樂善君子一何多耶彼口不道忠信捷捷而惡人翩翩而自喜默默而懷姦臧臧竊竊掩人之善沽沽自標置者得不少恢乎既序其事因系以詩

誰起蕭閑堂圖贊凡陋質昧昧豈我思有懷斯士吉吾生終不遇二陵已相失苟養走四方公卿更絕迹向我交漸稀背憎十六七豐吾九畹蘭任汝滿林棘我豈蕭閑人偶然得容膝美哉何方彦精絕入妙筆

君不愧顧長康取蝸桓溫鬲九錫我不愧孟浩然經衆京山過歷話前此交道久不康紛紛白頭多不卒嗚呼紛紛白頭多不卒回首此君應辟易

發潤州

氣就蛙須角睽通豕負塗解衣同俗裸酌水合狂夫探社新銘禹經留舊弔虞據鞍休示壯寡要悔爲偏與皮始知十襲但遮壁牛馬祇可裹敝帷我義太平老寺主白紗冒首無延緤武士後列鏘大劍宮女旁侍艷修眉神清眸子知寡欲鬚露肩反決定飢世人覩服似摩詰不知六朝居士衣後人毋把亂唐突梁時筆法了可知道子見之必再拜曹劉何物望潘緟本當第一品天下御緣顧筆在連漪

劉涇新收唐絹本蘭亭作詩詢之

劉郎無物可縈心沉迷蠶練與圖備求新不獲狂時發自謂下取且讀眼猗嗟斯人今實鄙我欲從之官有限何時大叫劉子前踈閑墨皇三復返

題蘇之孟家薛稷二鶴

遼海未須顧鸛蟻仰霄孤唳留清耳從容雅步在庭除浩蕩閑心存萬里乘軒未失入佳談寫真不妄傳詩史好墨心靈自不凡臾穢功名皆一戲武功中令應天人束髮遼陽侍帝宸連城照乘詎惜寶皇圖禮誥誰珍真百齡生我欲公起九原蒲葡松蓑疑得公道物非不多視物懷賢心未已

題唐模子敬范新婦帖子三首

貞觀款書丈二紙不許兒奇專婦美何爲寥寥寶是似遺氤歸真火兼水千年誰人能繼趾不自名家殊未智嗟爾方來眼須洗玉蹤金題半歸米

雲物龍蛇森動紙父子王家眞濟美張翼小兒寧近似洎洎浩浩對顯涔水騰蛇無足蜈多趾以假易真信用智龜避雖多手庾洗卷不生毛誰似米

直裂紋勻眞古紙跋印多時俗眼美誠懸倘復誤疑似有泗不能辨涇水眞僞頭面拳趺趾久假中分辨愚智寶軸開時心一洗百氏何人傳至米

甘露歌呈留守門下侍郎

太微淵默嚴不動斗爲其車運中央四序回旋變造化一杓直指無偏傍柄臣比之號八柱一柱難闕各有當紹聖元年闕舊德更公玉麟使過國屹然山立天子重列作八柱扶天極天極尊嚴物有道不誠不溢常不試功勞於外天闕柱至今朝廷虛衮舄皇皇辟君明如日安用勳威假不木表以甘露太和液侯太液親嘗益公雖老歸玆太平萬物好

題永徽中所摹蘭亭敘永徽去貞觀不遠得眞爲最

永和九年暮春月內史山陰蘭亭敘引抽宅縱奇札愛之重寫終不如神助留爲萬世法二十八行三百字之字最多無一似昭陵真發不知歸穩寫與刑猶可秘彥遠記模不記褚要緣班班紀名氏後生有得苦求奇詩購褚穩一世寄言好事但賞佳俗說紛紛那有是

太師行寄王太史彥舟

筆硯圖書滿室翰墨香劉薛何時眼中見

劉涇收得梁武像見報余時在連漪答以詩

劉郎收畫早甚早折枝花草首徐熙十年之後始聞道取吾韓戴爲神奇遲來自首進道奧學者信有橈

寶晉英光集卷第三

古詩下

自連漪寄薛郎中紹彭

老來書興獨未忘頗得薛老同徜徉天下有識誰鑒定龍宮無術療音盲淮風吹几希認牒典客閉閣閑壺觴吟樹對山風景聚墨池濯硯龜魚藏珠臺寶氣每貫月月觀柱質時飄香銀淮燭天限織女煙海插地生靈光儻兒乃是翰墨佑挾竹不使與衛將象管鈿軸映瑞錦玉麟隶几鋪雲肪依依煙華動勃鬱矯矯龍蛙起混茫持此以爲風月伴四時之樂渠未央鄙剌不納翰墨病聖恩養在林泉鄉風沙漲天烏帽客前不東來從此荒歐怪褚妍不自持猶能半蹈古人規公權醜怪惡札祖從茲古法蕩無遺張顛與柳顛同罪鼓吹俗子起亂離懷素猶獠小解事僅趨平淡如官醫可憐智永研空臼去本一步皇千嗤已矣此生爲此困有口能談手不隨誰云心存乃筆到天公自是秘精微二王之前有高古有志欲購無高貨慇懃分貽薛紹彭散金購取重跋題

余嘗錘越竹光滑如金版在油拳上短截作軸入笈番覆一日數十張學書作詩寄劉薛

越筠萬杵如金版安用杭油與乞鹹高壓巴郡烏絲欄平欺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天使殘年同

太師天源環賜第自榜邇慧錫崔避好賓嗜古當圖書玉軸牙籤捧珠翠歌舞陳前慰俗人不傾玉漏發銀縢王郎十八魁天下招我同延貴客星宋出東管十三帖此第十一石蘊瓊絹標間是褚公寫誤以右軍標作謝我時指出一坐驚精神喚起光相射磨墨要余定等差謝公營勃延烟華當時傾筵換不得歸來喫血目生花十五年間兩到國朱門如舊無高牙帖歸翰長以姻婿忽然陳前興健嗟闕元虹封尋復出永存珍秘相王涯翰林印著建中歲十謝炎靈傳更貴副車侍中王貽永出征不貨收文奩太常借模眞卻還郗愔入版餘皆棄芳林寫第書有行次入太師重姓李我識翰長自布衣論文寫字不相非知我酷好輟已好崽然發篋手見歸謝安談笑康江左物外人標沒兩大子敬合書只後批天才物望都無那治亂悠悠八百年人隆偶聚散亦遍兵火水土不進劫端使來老鋪案間我生辛卯兩丙連今歲少辛月亦然丙申時直辛丑日此帖忽至庸非天臨風浩思王仲寶江南宰相只謝安

天雞

天雞一叫凡雞和戢戢萬靈驚起坐智騙慾使心機大狗苟蠅營糞人墮沉沉夜色還東起身伏匪莞機暫止昧昧萬殊供默契窮達於君寧知理

答薛紹彭寄書

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四海論年我不卑品定多知定如是

答郭純老秘校贈杖

銀蟾倒挂搖清輝當中桂子初低垂飛空已歷萬古盡下照不使秋毫欺轉盼冰輪湧東海長天一派成琉璃栽培不畏霜雪苦翦排豈容刀斧爲明河無聲忽飛葉紫府有陌剗修枝如娥愛惜日已久玉階亦貴秋風吹寧論匠石可斲削還恐雷堪出治列異洞府秘不得紫微宮闕歲其私金童來授玉女捧投之寶篋那能覩每當凡士脫凡骨賜予一根朝帝堮八手既覺祓服羽照人端不羞朝曦乃知不是風塵物握出風塵眞所宜邇來地不愛此寶名喧東魯誇珍奇千金欲易不可得橫紋錯落青絲披胡爲夫子遠寄我意以豪華駕絳帷低頭拜賜亦已厚我欲效報君須知三年大聘獵英俊捫膺吐氣生虹蜺採盡綵服俯可取攜將直上青雲梯翊翔歡呼起拜舞仰瞻日彩生蛾眉雞人忽報洞天曉看取飛升髮化時

攬秀亭

羣峯矯矯蛟龍頭衙波鼓檝方迴旋排空刻削萬仞碧秀色直上干雲天地形天巧世莫測插出怪變知何年旁攲列翠不入手擬將瘦筇來差肩何人高致得入手擇奇結搆當其前丹壁綠榭麗朝日綺疏藻井搖非烟蔥蒨數里拂巾被翁鬱槃木臨書筵開扉割得曉光螢繞榻飛來佳氣鮮乘間超忽不知已陡登四顧海無邊毫眉主人曳芒履策杖欲作商宮仙星算漫漫瀉醇醪招賓集醉秋風蓮蓮華蕊苔翠的皪皎月照耀爭嬋娟金絲鏘皇亂兩耳醉倒三百黃金船風流不見謝太守昭亭朗賦陪新錦放做豈如王逸少蘭亭草聖冠天全才華墨妙古已遠只今唯有空山川號若開編藥教子坐使發策登前賢還當操觚游翰領試與採掇供詩篇

元祐辛未上元後一日同周文之劉瑞遇章縫矩游浮玉近臘昔夾衣入春今重裘天運亦已廣四時或不周張燈兒戲歌發興在滄洲茲山通元府瑤壇帝曾游荷衣可薦藻神清不流牛脤俗人詬亂風波屢爲憂昨夕淨名天結客湧不留一杯寄心契江澄客漾舟冰壺若見拒寒菱如有愁大塊欲動盪陰壑尚潛虯重賞定誰與春光弄和柔臨曦攝北若持坏結東流臥石帶白雲勒崖托千秋焦公心賞佳塔迹巔相投分山飛鳥爭劃水遊鱗讐借我一錫地爲公甑挂頭

硯山有序

誰謂其小可滌筆硯此石形如嵩岱頂有一小方墳九江有奇石跌峙而嵩頭巨靈擘一擘巉巖憶三休屹嶵藁異質贈嶻誰刻鏤石十二面十嶂百疊天巧盡九盤猿未愁陽壁宜產芝陰崖諒潛虬危墳方墳結玉秘金泥修垂手探杲日朱輪運滄洲一塵具一界妙豈非難求心欲踹赤霄八極皆部婁借況茲對衆物其致一揆收噓噓分別子交戈眷其喉

讀杜甫集

少陵平生飢乃以醉飽死惜哉斯人窮四海無寄趾後傳水仙召牛渚花相比神怪反愛才時人乃封豕遺文何嶇奇偕與爭鼠竄穿破九流突兀撐一氣自唉萬古名寂寞身後事此老迹迹心躁鶩破無裏我行自嘉禾欲臥一蓬底烈曦畏俄中開卷爲磨洗

栖雲閣

雲出救世旱澤浹雲尋歸入石了不見豐功已如遺龍驚鳶復起抱石明幽姿雲乎無定所隱者當何栖

過虎關

憑軾越虎關揚舲下清洛川神秘幽姿靈介破大樸壯哉河山固皆是大禹鑿舟人歌大禹水怪不敢作功宜欲萬祀人望只如昨短哦復長咏豪舉亦哀噭夢寐山川勝使事少行樂無雨洗嵩少春烟淡寒廓

答紹彭書來論晉帖誤字

何必識難字辛苦笑揚雄自古寫字人用字或不通要知皆一戲不當問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筆一戲空庖丁解牛刀

庖丁解牛刀無厚入有間以此交世故了不見後患奈何觸褊心忿氣益滋蔓是非錯相干憂成那容諫智者善持己頗覺操修辨此道固不遠可約亦可散黃帝本齋心斯民即聚粲

甘露作呈夷曠新添見英光堂帖

欲雨氣不透庭梧有栖烟迴首望北固雲藏淨名天呼童速具輿凭高覽山川隱見豈不好開霽景固全須臾剛風流浹滿清露圓歸塗知有伴華月上丹淵

夜登鑑湖觀江南野燒作新添見英光堂帖

君不見紅旗一卷無弁北龍驤將軍初下蜀又不見天兵十萬頓潘曹百丈靈旗照江國高樓夜登有健賞江南野燒深山谷烈焰已覺道南辰龍蛇血肯如爆竹故應玉石俱破焚老樵拾薪投斧斤長松巨梓

中大廈一隨烈燄同埃塵人言木自爲風孰木中生火自焚熾欲知利害日相磨此火害人尤躁熱

不應武康清溪之徼端居卽事呈淮陽建昌二太守辰溪監郡三公芾上新添見英光堂帖

秘篋大開千古到雪圖小挂滿堂寒墨濃員嶠峯孤起枕冷燕山玉一團圓扇古人蟬翼意清風四海弟兄歡閑閑不謝勤來客畏暑非緣懶作官晁脞欲長寧可益蜩枝求足已能胖有時感覺神漢夢北里新聲舞翠鬟

獄空行寄獻府公朝奉座下連水令來蒂惶恐新添見英光堂帖

楚州五邑口百萬擾靜盡繫太守公政由吏人民乃擾政由太守民氣通安土樂生善民欲惡民惟欲與吏同太守無能不戢吏精力不給吏乃庸兩獄百間繫有罪有耳未聞一日空昔昌唐公名世後清風素節爲時宗五更三點運精思衆人安疑吏計窮百姓小妄赦不罪庶幾小屈能自致五邑來者初亦衆久而官悚吏皆畏雖欲呼之亦不至乃知獄空空有理百萬無冤無枉吏來者迎刃無留滯赦來兩獄久無事太守政聲旣如此廉車旁午日所備胡不剡章上天子追鋒車來促公起去入省闥或使指吏皆欲去民欲留我祝公去豈同吏長坂大車程萬里

壯觀二首新添見英光堂帖

無涯小智日營營昔浮生夢數驚重到白沙登壯觀江湖醉眼哲揩明

夢寐中間得鹿時孔軒如在定能知江山勝處頻傾酒我是當年謝客兒

壯觀後詩同二公游觀狀上呈府公工部新添見英光堂帖

壯觀不到俄四昇叮嚀老思模雄奇羣山勢活各奔走大川氣欲合衆雕蒼俟留雪玉刻巧碧落靜滑紅輪馳寒潮不生九澤凍行膠與子約再來

龍眞行爲天章待制林公跋書云秘府右軍書一卷有一龍形眞字印故作新添見英光堂帖

龍形眞字芸香裏伏日道山聊一啓蠟來鵝去已千年莫像擬兒收蠟紙蕭衍老翁貪無肉錦質繡章能獨侈不知劫火付冤家卻誤頑仙求令史文皇有經無鑒目賴取窮官齊押尾徐生小黠辨茅茨不道天眞難力至晚薄功名歸一戲一奩尤勝三公貴牡丹不語人能醉墨光覺勝朱鉛媚與身俱生無術治又染蒼肯劉丑濟苦自命此書爲跋尾書惟題於宋眞蹟不寫以遺人

催租新添見英光堂帖

一司日日下販濟一司旦旦催租稅單狀請出且抄納敝邑以身當夏稅之責不令受蹼時偏百姓眼中聊一視白頭縣令受海祿不敢鞭笞怒上帝救民無術告朝廷盛廟東歸早相乞

海岳庵雜詩新添見英光堂帖

仲若呼不聞孝然叫不應東海滾底浪南山入雲徑西南嵯峨者起伏巧相競火輪激剛風倒化紫金鏡枕石不知冷鼓腹欲更迥

文殊

見聞如翳幻三界若空垢聞得翳根除塵銷覺圓淨

賞心亭晚望

晴新山色黛風縱蘆花雪盡日倚雕欄寒鈎低細月

吳侍禁綠野亭

楚江倒水天上來吳山削玉青崔巍飛流欲濺衆峯險揮手可壁烟雲開危亭據此揭佳麗斲出棟桷超層臺憑空直喜縱高舉下瞰愈覺心悠哉曠野萬頃正入眼清風四坐無纖埃淺黛低潑翠柳色紅粉正抹秋蓮腮好音終日自多興美景疑態誰能裁主人與客窮新賞雜槿更擷神仙盃歌珠舞雪不知己何妨邀月聊徘徊時來誰肯趣眞隱寄語沮溺無嫌猜

雜詠

贈我白毫筆報以木蘭酒我書將示誰汝筆稱我手

寶晉英光集卷第四

律詩上

甘露寺有序

甘露寺壁有張僧繇四菩薩吳道子行脚僧元符末一旦爲火所焚六朝遺物擡地李衛公祠手植檜亦焚蕩寺故重重金碧參差多景樓面山背江爲天下甲觀五城十二樓不過也今所存惟衛公鎖塔來老庵三間作詩悼之云

邑故重重構春歸戶戶風樓浮龍委骨盡失豐遺玦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庵栢梁終胜勝會副越人談

題麟鳳碑

非篆非蝌璞已雕形容振振與蕭蕭竹因忠厚開周德坐想討謨覽舜韶漢德已衰還應擊喬邦既弱不爲妖虛齋自是驚人玩不勝雄狐逐怒鵬

題南昌縣君臨假竹

假蓋宜如李揮毫已逼翁衛書無曲妙琰盡有遺工乍視虵爲物初披颯有風頒歲綵謹鎔化去或難窮詩送吳丈貢州使君元默乙丑長沙掾舍眞蹟道館書

萬里相分又一時。憐君身世半差池。老來猶得安城守。夜召尚沧宣室思。越嶺蠻溪橫吏迹。謁荊雲暮合燕歸遲。江湖還送天涯客。憔悴江湖更別離。

送大夫孫公鎮東陽

照地千旄十丈長。大皇孫子守東陽。吳濤客海銀爲幄。郭雪飛英錦作章。無事笙簫開客館。有情山水聚衙床。樓中悤語須廢鑵。盡把新題換沈郎。

蘇東坡輓詩五首有序

辛巳中秋。聞東坡以七月二十八日畢此世。季夏相值白沙東園。云雒淨管見赤猿。後數入夢。方瞳正碧貌如圭。六月相逢萬里歸。口不談時驚噩夢。心常懷蜀俟秋衣。可憐衆慕能偏拾。自是登眞限莫違。書到鄉人望還舍。竹陵元鶴已孤飛。梓路使者薛道祖書來云。鄉人父老咸望公歸也。淋漓十幅草兼眞。玉立如山老健身。夢裏赤猿眞月紀。與前白鳳似牟辰。將尋賀監船虛返。余約上計回過公。欲近要離烈可親。忍死來還天有意。免稱聖代殺文人。

小冠白鼬步東園。原是青城欲度仙。六合著名猶似笮。八周禦魅尚能旋。道如韓子頻離世。文比歐公復並年。我不銜恩畏清議。東裔難致淚潸然。

平生出處不同塵。末路相知太息頻。力疾來辭如永訣。公別於眞岡風下曰。待不來。竊恐眞州人俱道故。著天下第一等人來。元章不別而去也。古書跋贊許猶新。公立秋日於其子過書中批云。謝啟在下慎荊州。既失三遺老。是年蘇子容王正仲皆卒矣。碧落新添幾侍宸。公簡云。相知三十年。恨知公不盡。余答曰。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游。異時相見。乃知也。今思之。皆訣別之語。若誦子虛眞異世。酒傭屍佞是何人。

招魂聽我楚人歌。人命由天天奈何。昔感松醪聊暢吻。今看麥飯發悲哦。見公送麥飯詩。長沙論直終何就。北海傷豪恠更多。曾借南窗逃蘊藉。西山松竹不堪過。南窗乃余西山書院。

奉陪洞宵內閣拉班帥利宿寫塵本公故寺絕類岱麓感之而作

湘西衣冶楊留雲。此日還如入夢魂。六月薛蘿嵯我欲。一生林壑與誰論。吳王舊賞今何在。惠可餘光宛若存。對栢東堂清話歇。長風快雨洗松門。

浮玉亭一作金山

石赤表雄名。三辰出濁清。江澄天上見。嶼負水中行。端像浮溟海。殊香下玉京。神靈體金碧。梵力度幽明。揭榜訛浮玉。莊嚴是化城。莊哉夜潮落。入枕百川聲。

紹聖二年八月十八日觀潮於浙江亭書

怒氣號穹迸海門。州人傳是子胥魂。天排雲陣千雷震。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副望。信如臺漏報晨昏。吳亡越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遠邨。

山林堂

洗竹延清景。培松衛歲芳。好峯多漆翠。嘉卉發人香。犀玉開書札。龍蛇起混茫。微風北窗臥。眞可傲羲皇。

淨名

山晚烟棲樹。漁收鷺宿沙。曲生初月魄。還淡滿川霞。依靜家如寺。遊頻寺是家。何須傅大士。芰製著裟裟。

秋著恕多景樓

縱目天容曠。披襟海共開。山光隨眺到。雲影度江來。世界漸雙足。惟未入岡。生涯付一盃。橫風多景樓。應似穆王臺。

除書學博士呈時宰

半生湖海看青山。慣佩箏箏攬轡艱。曉起初馳朱省路。霜華慙綬紫宸班。百僚車後瞻丹陛。五色光中望玉顏。浪說書名落人世。非公那解徹天閑。

送沂州使君納榮歸老

神强體健烱猶朱。犀虎輕拋憶舊廬。明月滿船常伴畫。素風傳世莫非書。湧金門外秋長老。有美堂前錦不如。預想容觀春色好。靈龜舞鶴引安車。

送水邱先生入都

垂虹秋色醉題詩。徑及銀濤遂酒巵。雅誼高談傾國士。英風俠氣嚇吳兒。五侯倒屣重前席。三歲尊經卻下帷。早把黃金買嵩少。西湖逸客有心期。

送潘景純

五年相遇一行頻。笑佩箏箏望塞雲。曼倩未應徒爲米。仲宣何事樂從軍。開尊共喜身强健。秣馬還慙歲秒分。此別固應猶作惡。天涯老去與誰羣。

登樓靈塔

清露溼衣裳。心還撫大荒。想覓雲上見。覺蟻部中藏。地獻山川秘。天開日月光。太阿長耿介。未敢暫徬徨。

將行歲呈彥楚昭彥舟

沉沉靜境在人寰。樓殿蒼蒼指顧間。弄汝又成朝北闕。杜門安得老西山。朱金有命趨時拙。窮達忘懷杜道難。主相聖賢公路啓。長裾重曳舊青氈。

遊山光寺

竹園山徑晚風清。又入山光寺裏行。一一過僧談舊事。遲遲繞壁認題名。仙來石畔懷灰劫。鶴語池邊勸後生。三十年間成底事。空叨閑祿是浮榮。

江皐晚望

柳外蠟舟晚。醉餘雙眼醒。水光涵一氣。星彩動圓靈。烟烟月初上。陰陰風更冷。遠山橫秀碧。淡墨說吾經。

壽陽樓柱

投豁雄風至。吹眠一夢遲。豪騎八公馬。醉揖五香芝。廉老心徒勇。梅生語不卑。青岡何處是。猶壯謝家兒。

和王遵舟

混塵愉走俗。陟巘喜非期。漠漠江雲歇。溶溶春水時。陶潛那寄傲。愚遠更能詩。吏事成稀闊。言歸心尚遲。

揚州作

東風何索寞。帶雪入揚州。尚想遊敘雀。重觀上玉鉤。眞同一夢覺。客憶十年游。邂逅逢孫楚。酣歌想潛留。

湖守林子中同遊道場

寶刹臨南筥。林幽石磴危。雲霞隨艇易。魍魎避旌旗。遐寫乘新興。深尋據古詩。羅尊勿倦酒。沆瀣已盈巵。

呈王遵舟

吏日雖云宂。逢休樂有餘。山林三面勝。圖史一齋虛。煉藥驚衰早。逢人話索居。傾囊收刻楮。待著鹿門書。

奉酬仲徵見寄之作

倦遊湖海老侵尋。去就何情適契心。一境山林資我懶。半年風月爲君吟。閉開暗室成三果。選出香醪敵萬金。千里寄聲懷惠好。西風正隔洞庭深。

雜詠六首

俠少場中酒作讐。不勝杯勺鬢今秋。道言禪語須蔬薦。作意丹陽十日遊。

透迤一水出蒼巖。碧底無沙冷照容。獨倚溪橋看風月。西山紫翠暮重重。

得官慮士古揚州。好客常稱俗客猶。掩鼻叱奢無厭我。冒風踏雪作清遊。

竹西桑柘暮鴟盤。特地霜風滿倦顏。不用使君相料理。都緣慮士蔽青山。

水月光華動不風。寒增綠柳露滋松。西山夜色無人管。直透疎簾翠一重。

巨艦橫江穩不搖。順浮淚濕午時潮。江南晴色山無盡。乞與閑人取次描。

垂虹亭

斷雲一葉洞庭帆。玉破鱸魚金破柑。好作新詩寄桑苧。垂虹秋色滿東南。

頻于夢中作宮詞何也漫成一首

滿院紅芳減夜添。清微風細入重簾。穩香不使朝醒快。竟日螢沉擁繡衫。

別賀方回弟

客星熠熠滑稽雄。變著青衫自作窮。澤國三年哭不死。又拖長袖揖王公。

題李成畫

畫號爲眞理或然。悠悠覺夢本同筌。愜意封向青山去。要識江東李讬仙。

題堂書壁畫陽集作五代楊氏據江封金山龍王爲下元水府在其下雖大水不能浸余登山賦其以詩

插雲臺殿厭滄冥。笑語風狂伴暑消。誰爲抉雲開皓月。練飛雪捲看潮生。

題潤濱南山石壁曰第一山

京洛風沙千里遐。船頭出汴翠屏間。莫論衛霍擅星斗。且是東南第一山。

書淮岸檥舟館秀野亭

青蒿秀野映銀淮。誰把丹楹此地開。我欲臨風取清賦。寄聲魚鳥莫相猜。

寶應道中

蒸雲大澤闢蛟龍。五日頑無一點風。十幅快帆飛野水。此生亦是小時通。

高郵卽事二首

高沙風快走孤雲。小艇供鱸摘紫蓴。野泊終朝快清景。不孤閑祿太平身。

華竹臺上欲臨風。萬籟無聲翠靄空。南北二潮乘障起。威音爆色正爭雄。

過浯溪

胡羯自千紀。唐綱竟不維。可憐德業淺。有愧此碑詞。

去速水

長日開閑境。春風美鼻雷。貢柚依舊綏。牙鼓莫相催。

瓜州百川浦

西眇山逾緬。東瞻水正茫。楚人投餌處。吾肯扣鳴榔。

致爽軒六首

西北瞰雲異。東南走貨珍。川華開日月。林嶺暗松筠。

北固輕縮外。西山淡素中。一天烟雨好。未獨愛霜空。

玉斧初驂御。通明暫往居。偷然輕吹度。瀟落碧華珠。

阿氏金爲屋。姬家玉作臺。偕興凭海立。兜率跨雲開。

水口瘦雲散。林梢愛景遲。朝寒無物擾。擁鼻對西山。

夕紫堆香豆。朝風映墨池。客來不須報。正是學書時。

濮王宗漢作蘆鷹有佳思贈以詩

假蹇汀眠鴈。翻梢風觸蘆。京塵方滿眼。速爲喚花奴。

野趣分苕水。風光翦霅湖。塵中不作惡。爲有鄴公圖。

題所得蔣氏帖

業几延毛子。明窗館墨卿。功名皆一戲。未覺了平生。

太常二絕新添見草玉堂帖

處埃徹腦老侵尋。悞入消流聽八音。魚鳥雜馴湖海志。岸沙汀竹憶山林。

竹前竹後太常齋。風度簪韶諧舜諧。博士擁書方徹卷。相公上馬報常階。

鑑遠樓詩

賞心亭上翠山雪三夕丹淵借月華吟盡江南清絶趣亟行歸覲紫皇家
過當塗新添見英光堂帖
鷗鷺寒依水乘霞靜旅風朝烟開雨細輕素淡山重
淨名後三首
晨入雲隨步宵還月共輿清傳供佛飯寒爇隔江魚市聳昏鴉亂林穿列曜疏殿殷勤顧景物爲留老南徐
脈市衝煙入忘憂對客迎吟看飛鳥沒坐對夕陽時閟
携對湘西雪遲遲憶故閟水雲賢老景吟引謝江山閟

寶晉英光集卷第五

律詩下

新主簿沈機思棊局
縱橫世路久無猜布刼爭先豈繫懷與我一枰撩萬緒操戈信是逐生來
求監願作
竊祿江湖事不攄徵祠舊足代深耕敢爲野史摭幽愤待廣由庚頌太平
并祐已巳歲維揚役齋爲亳州使君將公永仲寫二首
水竹風清一夢迴清生月破紫蝕須滿室愛客談書盡且展宜干扇喝閟
小疾翻令吏日閑明窗盡展古書看何須新句能消暑滿腹風雲六月寒
贈人
平時語我密須移我是商邱內不堪時節因緣翻異論助他笑我見阿彌
題砂步三首
一株怪石數莖蒲明月清風不染塵石月無痕竹無韻寫軒消息與君陳

砂步漫皆合松門若掩桴悠悠搖艇子真似剡溪圖
已有扁舟興曾看過刻閟翻思名手畫誰復費工夫
題壁
歸來湖上寺頓覺清有餘月色何太白照人心腑紓
呈通判朝奉大夫二首
不是通侯貴還容貢禹彈只應好形製自己愧彫殘
賢祇尚誰繼風雲那可看自曾許持送談笑未嘗乾
長壽庵詠梅
沈檀應在骨龍麝自薰心千載吟顰竹清雅少知音
訓劉涇
唐滿書奩管不收卻緣自不信雙眸發狂爲報豪雄子不怕人稱米薛劉
送大郎應舉尹仁
天下英才米大郎朝來跨馬入文場緒餘慙世須魁選歸帶蟾宮桂子香
奉呈彦昭使君陪壯觀之賞
邀賓壯觀不辭寒玉立風神氣上干欲識謝公清興處千重巖嶺雪漫漫
寄與詩客吳名可字思道建康人
江上逢留臘破春好詩時見賈參軍年來覽遠多新句難附江風與海雲
奉詔書御軸
目眩五光開雲蒸步起雷不知天近遠親見玉皇來
詠梅二首
姑射真人自少華要親高節許交君一盞二妙逢清賞甘遲佳名得致棨
江頭盡醉似泥何管領仙姿酒醫多煙艇兩三橫岸處惜花佇立想凌波
宿紫極宮
重柯交蔭動麈容蓬閬仙家住水宮道士神升金闕下天君光降玉虛中朱翬筆注超凡錄碧簡書傳避
世翁三夕臨風醒病骨鈞天再再夢魂通
道林
樓閣明丹堊杉松振老揩僧迎方擁帚茶細旋探籌
法華臺
块圠有同色雪深雲未開終南晴夜月髣髴似登臺
筆

幕盡山來妙手知彩牋落處直疑飛寸心用盡終何補風得貂毛禿後歸

墨

百煉經來老更奇暗中光價自然飛錦囊手跡長顏色曾是君王乞得歸

紙

陶泓毛穎陳元輩同日聲名四海飛獨有先生索高價誰人獻賦洛陽歸

硯

金井寒生一水池讀書窗紙照蟾飛悲歡窮泰尋常共擲破還須便取歸

祝誓紀慶申詩

辭雲謝擁華筵玉府逢山見上仙瓊杯滋醴新眉算永蔫生申喜八千

壽山新添見英光堂帖

一園松竹冷陰森猶得桓公歎可臨卻匝劉琨看左傳玉壺徒缺誤雄心

拜書學博士作新添見英光堂帖

昔夢浮生定是非家山且喜隔年歸扁舟又出瀰湖闊出處初心老更遠

研山詩新添見英光堂帖

山研雲時抱盦書客不傳北窗多異氣正對淨名天

寶月觀新添見英光堂帖

新創亭觀之盛又非海岱比也寶月觀用觀風樓基高出雲表

濁盡塵難掩光分逐齒圓香清得桂子珠瑩墜花鈿

寄希聲新添見英光堂帖

竹前槐後午陰繁壺嶺華省履往還雅興欲爲十客具人和端使一身閑

萬籟新添見英光堂帖

萬籟寒深樓峯山墮映開逝遲碧鏡裏且喚竹輿來

杉徑新添見英光堂帖

萬梨森然老更成要將餘福蔭脩清道旁誰識凌雲操只有詩人著眼明

早來堂新添見英光堂帖

山聚詩增思洋宣墨有池紫金化夕境風翠發朝曦兒率當銅檻逢壺對蒭帷平心會佳趣歸計豈應遲

游湖州垂虹亭第二首

泛泛五湖霜氣清漫漫不辨水天形何須織女支機石且戲姮娥稱客星時有湖州之行

周氏園居

高花落落照軒明沼水涓涓遶砌聲靜裏聞香醒倦思雨中無事見閑情

同官送鱠二首

斑鱗猶猛玉爲肌夢入松江自可疑蹲跳金盤催舉手西風正是憶鱸時

蠡黃鯉赤太凡生靳紫橙青道不行暫喜滿盤堆玉雪祇教陳粟慚香粳

觀雪

月姊封銀界龍君幻玉壺江南三尺雪人道十年無

新沼未有水

排檻花爭媚環林石闘蒼何時瀦淥淨吾欲借藤床

淨名作

大球三尺美無膴素業清風合立朝此別何言贈君子讜言忠論好裨堯

四言詩一首

題壁間

水月虛懷煙霞浪迹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長短句

江西月秋興

溪面荷香粲粲林端遠岫青青楚天秋色太多情雲捲煙收風定　夜靜冰蟾欲上夢回醉眼初醒玉餅未恥有新聲一曲請君來聽

善薩蠻擬古

兼霞風外煙絶柳數疊遙山眉黛秀微雨過江來煩襟爲一開　沙邊臨望處紫燕雙飛語舉酒送飛鴻夜涼愁夢頻

水調歌頭中秋

砧聲逐風急蟋蟀思高秋我來對景不學宋玉解悲愁收拾淒涼興況分付樽中醽醁倍覺不勝幽自有多情處明月挂高樓　恨襟懷橫玉笛福悠悠清時良夜借我此地倒金甌可愛一天風物遍倚欄杆十二宇宙若萍浮醉困不知醒欲枕臥江流

漁家傲金山

昔日丹陽行樂裏紫金浮玉臨無地寶閣化成彌勒世龍宮對時時更有天花墜　浩渺一天秋水至鯨鼓聚連山洲員嶠僊輿更屬屬無根蓂莫教龍伯邦人戲

醜奴兒見白蓮

踟躕山下溫須水我更委它物阜時和造岷相逢笑復歌　江湖樓上凭欄久極目滄波天鑑如磨偏映

華嚴雪一窩。

滿庭芳有序

紹聖甲戌暮春，與周熟仁試賜茶，書此樂章。

雅燕飛觴，清譚揮坐，使君高會羣賢。雲雙鳳初破縷金團。窗外爐煙自動，開瓶試一品香泉。輕漪起，香生玉塵，雪濺紫甌圓。　嬌鬟宜美盼，雙聳翠袖，穩步金蓮。坐中客，翻愁酒醒，歌闌點上紗籠。畫燭花驄弄月，影當軒，頻相顧，徐徐未盡，欲去且留連。

減字木蘭花 題水登樓寄趙伯山

雲間皓月，光照銀淮東萬折。海岱樓中，拂袖雄披楚岸風。　醉餘清夜，羽扇綸巾人入畫，江遠淮長，舉首宗英醒更狂。

同前 題書卷

平生真賞，紙上龍蛇三五丈。富貴功名，老境誰堪罷攀。　寸心誰語，只有當年袁與許。歸到家陽，玉節霞衣侍帝旁。

點絳唇 示兒尹仁尹智

莘野寥寥，渭濱漠漠情何限。萬重堆案，那更重經眼。　兒輩休驚，頭上霜華滿。功名晚，水雲遊散，漫就驛亭石。

阮郎歸 海岱樓與客酌別作

雙雙鴛鴦戲蘋洲，幾行煙柳柔。一聲長笛咽清秋，碧雲生暮愁。　鉤月挂，綺霞收，浦南人泛舟。娟娟何處燭明眸，相望徒倚樓。

蝶戀花 海岱樓玩月作

千古連淮清絕地，海岱樓高，下瞰秦淮尾。水浸碧天天似水，廣寒宮闕人間世。　藹藹春和生海市，蜃戴三山，頃刻隨輪至。寶月圓時多異氣，夜光一顆千金貴。

訴衷情 獻汝公相國壽

薰風吹綻滿池蓮，曉雲樓閣鮮。繡閨華堂嘉會，齊拜玉爐煙。　斟美酒，奉殽船，祝芳筵。宜爾耐夏，多福莊嚴，富貴長年。

同前 思歸

勞生奔走為飽官，攪鏡鬢毛斑。物外平生蕭散，微官與闌珊。　奇勝處，每凭欄，定忘還。好山如畫，水遠雲縈，無計成閑。

鷓鴣天 獻汝公相國壽

炎日晴烘候小寒，際天和氣與精神。靈臺靜養千年壽，丹竈全無一點塵。　壽彭祖，壽廣成，華陽仙翁是今身。夜來銀漢清如洗，南極星中見老人。

同前 漫成

雲液無聲白似銀，紅霞一抹百花新。為多真味頻頻勸，一片花飛減卻春。　蜂翅亂，蝶眉顰，花間喧鳥勸遊人。人生無事須行樂，富貴何時且健身。

浪淘沙 祝壽 新添見英光堂帖

祝壽處生中，德日維新。期頤眉壽壽長春。五福三靈綵永永長壽仙人。　退算等莊椿，德康年年，慶會笑欣欣，歲歲仰依喬，城彭祖廣成。

寶晉英光集卷第六

序二首

九僊老會序 十老會後更名曰晉英，又名眞樂。元豐間，章岵守郡，與郡之耆老從遊，每飲酒賦詩，會以杭州從事龍圖經由為作序曰：

中散大夫河間公，清德傑氣，為時老成。高誼勁節，縉紳所仰。靜鎮吳國，四周星紀，威孚惠洽，訟庭晨虛，乃闢郡齋，會九僊老。惟內閣清河公，神宇軒舉，德章昭融，名威羌夷，勳書册府。朝議大夫廣平公，秀質孤映，清標遠韻，建功利，煥丁汗青。大中大夫滄陽公，沖襟爽澈，淑質端清，積厚施衍，父子顯榮。朝議大夫德豐公，朝議大夫彭城公，朝議大夫徐公，朝散大夫鄭公，並道韞虛曠，內德淳耀，或中臺肴憲，或四方府使，出處有裕，經始一德，愷悌利愛，布在世間。承議郎崇君，奉議郎黃君，素行潔脩，鄉閭標準，早解簪紱，仕路式瞻，咸順順碩德，天錫難老，貌若遠鶴，言為龜鑑。於是羽觴屢酬，雅章遞作，敘懽感遇，樂時休明，順眄之間，穆如清徽。蓋如太和夫，學本美身，仕欲行志，名節既立，榮利後之。若諸公積儲淵深，未極經緯，而不苟於得，進退從容，千祺可垂，後生仰止。以芾倦游四海，多與賓客，刻槧既傳，屬為序引。嗚呼，樂道人善，君子有之，顧芾何堪，忝於承命，謹序。

正六譯波羅密經序

佛性火火鍊礦而成金其剛無物踰其精不復礦精如是故況定剛如是故況慧能慧而定故來者破破者妄也萬法是也不破者真也一法是也真妄不立者金剛是也故我大能仁憫浩劫之奔流悼萬世之迷執昧自度之頓悟逐小果之漏念故以無說爲說法非身爲大身無所證爲得菩提非其足見如來相慧劍犀利大魔屏蹤永斷滅於言餘存真如於不動諸相離則凡夫超聖纖疑所則苦海長流受記以來天人加護願六譯之障妙悟百義之晦徹一塵諸摩洞見全體欲示同志刻而傳之

記五首

仰高堂記

無爲軍宇北有射堖曰北極帝君射家所忌多折弓損指夫面者太乙所照又東西理也大澤氣蒸則害弓矣積雨敗堖主者請繕余初撤不急不知義者發者峻者遷者之在後也且承也交契于天真仰止高山景行前修合于小雅後之君子豈以發者的者錚者鏗者以易前四者乎崇寧乙酉守老楚米芾記子尹仁篆題

漣水軍唐王侍御廟記

易曰地中有山謙淮海維揚之浮山頂見于城隍廟是是其象不然則大江澈陵而下無物礙也又曰山上有澤咸海岱維漣之巒隄山在長淮底是其象漁者巨網足懸鐵引之間得石隨水如得魚至岸或百夫乃舉非其勢截然長千里巒然爲隄以捍海則吞淮而西就可禦也大山大澤神明之封而巒隄之山唐侍御王公主而祠之夫百神受職於帝帝不曰義方節義所嬰挺單寡力折姦逆臣宜主是山以捍巨海不然曷以寥寥四百年英爽如一日弭災捍患父母此邦也紹聖丁丑丹陽米芾竊席是邦政不中民夏旱四月晦齋戒請雨翌日雨降浹尺方懼應之速惕惕益料政僻弗契于神災且隨至父老海客載沉水百兩詣牙門曰神應公其謝雨于神余答曰神父母汝久矣於是齋一日出郊耆稚萬人以從蕭鄉滿字蕭煜達天一人聽曰某爲庶已而廟成翼翼殖殖威儀肅然正宁位神東室位賢母西室位宋小君尊卑有序神明安穆維侍御奇節卓行著于史氏播在鄉曲其感通之妙紀於參知政事高紳翰林學士王禹偁漣民殿學士錢明逸虞部員外郎胡若此得略也方是時四民列古今之績請額于朝芾且薰濯筆硯以俟制詔爲公表焉

淨名齋記

帶江萬里十郡百邑綠山爲城臨流爲隍者惟吾丹徒重樓參差巧若闕剡地靈極傑而雲霞出沒星辰挂腹而天光不改高三景小萬有者惟吾甘露東北極海野西南朝數山者謂之多景然蓂殿羽張寶塔中盤五州之後與西爲阯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樓霞爭林坡阪淮海之域遠岫隱見滁泗之封洪流東折白沙之雲濤如線大磯南絕中澤之鳧鷖群起笔山之原岩嶔雙聳五州之外峻嶷千疊黃鵠寶勢珠捧

于豆長山異氣龍蟄于天是睡垂虹時媚于左長庚織月每華其右千林霜落萬嶺雪饒春聚于西郛而秋留于南巖若惟吾澄名天下佳山水固多矣在東南則杭以湖山障其境洪以西山彌其望潭以岳麓周其區塔一山也而望兩邦逮窮荒迨遷發周羽皇之歎者有之矣百川匯流而赴北既濟既淵亦沃亦湯也多山引嶺而趨東且列且驅各輦各醜也吾齋在萬井之中半天之上乃右卷而一揖焉此其所以得山川之多而甲天下之勝也至若水天鑑淪而博望弭棲霞鄉鳴而詹何投餌洪鐘動而飛仙下疾颸舉而連山湧地祇聽法水怪效珍或鵬雲壓山海氣吞野纖雲漏月清鏡澄松兜羅密而寰光生陰霧合而大象走現奇忽悅又不可得而詳言之襄陽米芾字元章將卜老丹徒而仲宣長老以道相契會內閣癸公穎叔以詩見寄云京城泪浪興如何歸神驅驅裹薛蘿蓋室生涯寄京口漏床圖籍鎖晨阿六朝人物東流盡千古江山北固多爲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容取病維摩於是宜公以其末句命名余居亦冀公之與余同此樂也余今來也歲時在其間去也自筆藏爲圖念老矣無佳句歷其勝後之登吾齋覽吾勝者得不爲吾賦乎元符紀元八月望日漣漪郡嘉瑞堂書

明道觀壁記

大中祥符既降天子本尊祖之義範容奉于玉清朱木之式安于明道背負乾岡面奠大邱坤震兩山左盤石綺淘退流演二流前婉起拱朝紫美哉吉土後八十三年觀宇鞫徒弗虔吏弗視壬申八月仲閏以請明年九月始得錢三十萬乃完元祐甲戌正月五日令臣芾謹記

章聖天臨殿記 新添見翠玉堂帖

章聖天臨殿者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之御室也煒哉建隆根滋雄幹挺祥符之後崩然乘陰太平休氣被于無垠天子於是講漢唐之遺文紹帝皇之絕業升俗報天臨汾禮地問道泰清旋軫興土肆覲省方六飛還都旬陳絡轡建杓弭車重睹天臨繡黼下照慶賜是邑此其所也已而雲氣續神靈密衛天扉有碧皇威溥然炎臣之至者八十三年矣方今加惠萬靈善字育養以增方來之隆而欲追已視之盛臣芾於是丹堊其上翼修封之後有是舉也謹刻石以俟令臣芾謹序

贊十三首

書法贊

去顏肉堆褚骨發天秀助神物敢爲議贈骨突

十六羅漢贊

巍巍釋龍儒十六大果士每於塢濁世見此無相身追觀自楚工磷玉妙吳匠種種出遺體二幻與佛同在處爲道場五濁化淨土

法雲佛國禪師自如來眞贊

頻瞻玉座再賀金田一般猶欲敬儞人天不落此相莫下名言

李邕帖贊有序

右唐祕書李邕字泰和書光王琚元宗皇帝之子濮王嶠太宗皇帝之曾孫故紫微舍人石昌言所藏元祐丁卯過甬上遍索徵孫庚字坦夫以張萱六畫徐浩二古帖易得尚有厲少府求地黃帖白麻紙在石氏坦夫幼安長子書畫號翰林苑蘇子瞻爲之序此帖飄縱後帖謹嚴余欲此帖坦夫惜不與幼安程夫人於戶間使以歸余焉六月甲申南郡舟中裝贊曰

蓬萊皇皇才高氣方張說妒善杜甫揚光子敬儲邈脩度與詳潤分玉瑩秀益春芳

晦堂心如來眞贊

此是晦堂更無佛祖百尺竿頭謹敢進步無限衆生爲此老誤誤不誤陝府鐵牛跳出十兩脚搥胸叫冤苦

王謝眞蹟贊有序

家藏晉王謝眞蹟五軸唐文皇而下名書甚衆王謝帖皆唐梁御府物璀璨宛然每開卷使人目動神驚也嘗作謝公贊云

山林妙客嚴廊英舉不繇不羈自發淡古有赫大帝天造翰藝末下龍蹟震驚天地有我太祖跋也

唐文皇手詔贊有序

余以右軍帖于王晉卿家易唐文皇手詔因贊之曰

龍彩鳳姿天開日升急戰多難力致太平雲章每發目動神驚

王略帖贊

昭回于天垂英光跨韻歷籀化大荒煙華漠濃動彷徉一噫萬古稱天章懿夸虬引鶴序翔數字皆有此形勢洞天九九八十一字通逖陽茫茫十二小刼長自晉至今十二代聖完神訶命敝藏

歐陽詢度尙庾亮帖贊有序

右唐宏文館學士兼太子率更令銀青光祿大夫渤海縣開國男歐陽詢字信長書度尙帖元豐己未官長沙獲于南昌魏泰庾亮帖壬戌歲過山陽獲于今中散大夫鍾離景伯各著半古印適合縫文曰清河圖籍之印乃昔一書也究延平之化豈不有神參孔壁之遺駭云致誤元祐庚午冬至前閑外舍裝贊曰

渤海兒怪字亦險絕眞到內史行自爲法莊若對越俊如跳擲後學莫窺遂趨廷劣

王獻之蘇氏寶帖贊有序 新添見英光堂帖

右蘇氏寶帖故連右軍快雪時晴帖元豐甲子獲于子美子忠東掾元子國老孫也印二分在快雪帖合縫四角亦有褚氏印崇寧元年五月十五日易跋時廿歲下吾家寶晉齋碧梧井本

猗太率秀當代靈襟踈沖韻遇一筆落兩行帶雲龍廷走百怪驚電掣斷兒快盤似蛟意無在貌百川會北海人那知延千載

褚摹右軍蘭亭蕪集序贊有序

右米姓祕玩天下蘭亭本第一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撤之流摹賜王公貴人著于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在蘇氏題爲褚遂良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眞是褚法皆率意落筆徐字皆鉤填成清潤有秀氣轉摺宛健傳蓋與眞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爲定

煜燿客星豈宜所得養鵝泉石留腴翰墨戲著譜標書存馬式懿懿昭陵玉盌已出戎溫無類誰寶眞物水月何殊志專用一繡線金錘堪機錦綺猗歟元章守之勿失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觀資晉齋趙對紫金淳玉璽山迎快風銷卷重裝

王右軍稧帖贊

混沌破龍蛇出大篆子鼓神物縱變怪造悅忽起洪水稽天骨大道鷙戮狂物時禁引無憚率神禹符鎮緯窟

黃龍眞贊新添見英光堂帖

的的曹溪一點開從茲驅足蹈塵埃黃龍若不三元接爭得東林八轉來

偈一首

臨化偈

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人欲識去來去來事如許天下老和尙錯入輪回路

銘二首

坐右銘

進退有命去就有義仕宦有守遠恥有禮翔而後集色斯舉矣

章聖天臨殿銘新添見英光堂帖

五僞既墟眞符錫寶兗太平物茂人好告厥垂統省方于宋天步所及澤浹植動我先大夫頒慶靡酬平箱載酒號太平車帝功不宰衍衍衎衎年流恩仕臣職司護不墝不汚下有帝武宗烝極坤窮碑觸雲祖烈煌煌留俟後昆陛下承業萬國一揆德廣參協洙文可法頌碑璨牒臣筆日涉在雍邱壬申歲製

寶晉英光集卷第七

碑五首

焦山普濟院碑崇寧上章協洽至日文

眞宗大中祥符甲寅封潤州焦山大聖焦公明應公公名光字孝然漢高陽侯蔡邕贊曰猗歟焦君嘗此元默衡門之下棲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鶴鳴九皐寅亮帝側乃徵乃用將受袞職昊天不弔賢人遘慝不遺一老扉此四國如何寧蒼不詔斯惑惜哉朝廷喪斯舊德恨此舉士將何法則漢維既絕焦公同德作者孔聖後生不與易也去一千三百年英靈炳然感通著於祥符聖製稽如素履詳於魏史蕆嘗銘曰水清石白焦公之宅妙道難測能語而默俟河之清乃通帝夢殖殖瑤墳萬靈是擁鉢塔遠渴以道祚宋公德不孤客必茹素擁徒恕御必以風雨明慮感神神應可呼勒銘津塗以肅薄夫惟公爲神主雖久護佛王法肇自梁室崇寧脩歷元聖當天忠賢充朝道化周行四海同文五緯不愆百嘉生柔惟深禪師開大法席披蓁易朽作新是宇金地寶椅千五百架東南信士報上及親捐金供寶不可勝數天人咸嘉大緣用立悅然化人之居金鰲負背出於海上來者如入淨土兜率威攝精進脫棄塵葆師於高廣坐中作獅子吼度得度者如佛在時蕆自基訖成日覩其事贊曰古佛留法度大心種種威攝現勝相大心

衆生攝威德求度倾身及衆寶冥陽咸會精誠通正法是歸大緣集我今稽首佛陀僧永賀海山作津筏我今稽首明應公永護寶車炳威德悉化大心依淨住一世成如今佛日三光不愆四序調主聖臣忠哉萬億五穀蕃生土地肥萬靈常蹈仁壽域

顔魯公碑陰記

魯公爲盧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諫者甚衆德宗問杞對曰眞卿朝廷重臣忠義聞天下誰不懼服臣常父事之今遣使不爲賊憚則疎國紛紛之言豈足聽陛下當自斷之無惑衆意德宗不能奪遂遣之人知公不還矣親族餞于長樂坡公既飲乃躍上梁跳踉謂餞者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餌之自此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于羅浮山此行難是歟次汜水悅遇陶笑謂曰吉吉指蓋少而去後公死于賊賊平家人啓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士奕卽而觀之問曰子何所來賈人曰洛陽其一笑謂曰幸託書達吾家許諾卽札書付之其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顔家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塚者頑識公書大驚問狀皆公也因與至其家自之家人大哭卜日開壙發棺已空矣嗚呼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也希烈杞等賊耳賊之殺人有常刑公死且不朽又況仙耶元祐三年適視郡人新公之祠因得謁拜公像其英氣仙骨凜然如在嘗閱洛中紀異載公前事考史所載杞拜公于中書與對德宗之言姦人表裏無忤則公之仙復何疑焉公之大節紀載甚多而論次于林公之文爲備固已激忠義之頑風沮險邪之蒼魄至仙異事吾又以刻于碑陰以貽綰仙傳者襄陽漫仕米芾記幷書

戴公之碑崇寧甲申文

南宋隱士戴公禹字仲若父逵遯作高蹈不嬰官故栖宅山林腐臭軒冕君皎皎之操履其遺身皇皇辟君莫得師臣百辟鄉風薄夫用敦神超之後女子捨宅八百年間依律淨住具梁簡文皇帝撰碑凜凜神爽以時來舍山有北庵多樂禪寓戒或不嚴毒螫立至豈徒憍陳之護法蓋亦山祇之棐戒我之枌榆實公故里想清涼之嘗枕對植帷其如在乃刻貞石用詔來古詞曰

猗猗嗟嗟皎皎戴君燦丹超神皆故煬火沸溢是清冷滇我來八百後坐石不塌塵公來下唳鶴吟猿朝復夜

露筋之碑

天地之間雖大體陽況君子陰比小人而五行交相爲功各有正位其龐雜者亦交處于陰陽之間蓋亂祚宋公德不孤客必茹素擁徒恕御必以風雨明慮感神神應可呼勒銘津塗以肅薄夫惟公爲神主雖臣賊子之所棄婦人女子之所羞雖自其紛飾一時班域聖賢明末卽祭而陰譴亦不旋踵則澤國之女曙脰露筋不就有幹之子氏不顯于一時胸方揭于千古庸夫庸婦之所傳稱有如昨日是幽顯之所共信而古今不可得而誣者然則伯夷叔齊之節不必俟聖人萬世所自知明矣紹聖元年十月中岳外史來蒞東歸過其下刻石贊曰

王化焕猗嗟江漢叔連姻猗人倫亂一德逢猗昭世典惜莫轉猗天質善楚澤湎猗雲木偃焯斯旧猗日

星建。

天衣懷禪師碑 新添見翠玉堂帖

佛以一法接二乘。離則法生。合乃法盡。拘法則小作遊戲。去法則大用縱橫。是以二乘有果。果自念生。法無殊。殊因惑起。不昧因果。則法存性在。不證因果。則法滅性空。故大能仁去罪忘心。留果不證。去罪忘心。故惡生無所。留果不證。故異類可行。所以寒影對空。紅爐點雪。如如不動。金體相量者也。雪竇禪師釋迦正宗。仁銑旦派。有嫡子義懷者。溫州樂清陳氏。以漁爲業。母夢星殞于庭。因而有妊。生而異。衆每求出家。欲往投師。神先告夢曰。法王來也。翌旦。師至。衆咸異之。嘗在雙林。聞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師乃問曰。既無所住。何處生心。講師嘆曰。此非吾義學能解。汝必大禪宗。速須求度。遂詣京師景德寺。落染於稠人中。遇言法華撫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已而一鉢遊方。諸方舉到頭角既露。將徒已多。遠詣顯公。願執下事。嘗入室。顯公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對。顯公便打。推出。翌日天寒。水桶墮地。廓然大悟。通身汗流。遂入室投機。顯公覺師舉止異常。向前撚定。叫喊。師以手托開。珍重。便去。至無爲崇壽寺。出世。導人香烟信傳法乳。恩立舉揚曰。鷹過長空。影沉寒水。水無留影之心。鷹無遺蹤之意。若能如是。方解異類中行。顯公聞之。令書于塔下。謂衆曰。此大吾宗矣。時瑯琊覺禪師並主化大行。每指學者曰。懷公古佛。可去問看。一旦示疾。山谷聞。鳴林木色皓。師謂門人智才曰。吾今行矣。爲說偈云。紅日照扶桑。白雲封華岳。三更過鐵圍。拗折驪龍角。智才曰。復有何事。師扣枕三下。推枕使行。住世七十二年。僧居四十六臘。時治平元年九月二十五日也。若夫太山頹。和四衆墮淚。十八變已。三昧火生。堅固堅空。举堵涌地。皆陳迹也。何足道哉。凡應現楪林投子崇壽興教杉山景德天衣等八刹。其接物利人。忘身忍辱。既得古佛之蜜迹。皆極如來之蘊行。所謂萬緣無漏。故得四衆歸心。王臣護特。天人瞻仰。其嗣法者不可勝紀。而智才實其首法存宗本重元若沖法秀應夫智其高弟。宗本弟子□□善本與其師及法□□一真師孫仲宣會集雲遊衲子林下相逢。論襄陽漫仕曰。如來數百萬言。皆眞實諦。假託一語。人有悟祖。佛祖不立。無歸依。所以三身開後覺。參寥千古古佛遠堂堂。此身即古佛。衆生不昧本來心。此是古佛行住處。

墓表一首

樂圃先生墓表

樂圃先生吳郡朱氏。名長文。字伯原。光祿公之子。十九歲登乙科。病足不肯從吏趨。築室居郡樂圃坊。有山林趣。著書閱古。樂堯舜道久之名稱。藹然一邦。嚮服。郡守監司。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必奔走樂圃。以後爲恥。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甚衆。天子賢之。起爲本郡教授。以爲未廣也。起爲太學先生。以道授多士。未幾。擢東觀。仍兼樞府屬元符元年二月丙申。遇疾不祿。享年六十。子耜。杭州鹽官尉。耜拜舉進士。以六月葬至德鄉。從光祿之塋。先生清廣。不屈短人。人亦樂趨。先生勢不在人上。而人不敢議。蓋見之如驌驦馬。方撻欲使大施設。而命不假。朝野惜之。著書三百卷。六經有辯說。樂圃有集。琴臺有志。吳郡有續記。又著琴史。其序略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以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此先生志也。至於詩書藝文之學。莫不騷雅造古。死之日。家徒藏書二萬卷。天子知其清。特贈練百匹。嗚呼。先生可謂清賢矣。余昔居郡。與先生遊。知先生者也。表曰。窮達有命。出處有時。司出處者。非命而誰。時與命違。士能不出。出而無命。聽論於時。升公之堂。理公朱絲。清音不改。樂圃松悲。

題跋七首

跋快雪時晴帖

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字逸少。書快雪帖。見張彥遠法書要錄。本朝參知政事蘇公太簡家故物。故有翰林學士院印。唐賜魏丞相徵。傳之子孫。故有鄭公之後印。又傳于褚遂良之孫長史。故有褚印。予在都下。以好玩十種易于蘇太簡孫秘書激。字志東。志東與予德友也。蘇才翁子美有跋。及國老押署。紹聖丙申。以示翰林學士蔡公。仍以翰林印印之。即太簡作翰林時所用。一日。駟馬都尉王晉卿借觀。求之不與。已乃翦去國老署及子美跋。著于模本。乃見還。因詳錄得之之自。紹聖丁酉海岱樓題。米芾審定。

跋褚模蘭亭帖

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字登善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序。本朝丞相王文惠公故物。辛未歲見于鼂美叔齋云。借于公孫。辛巳歲。賜于公孫。蠟黃絹幅。至欣字合縫。用證摹本。僧字。果徐僧權合縫書也。墨臨王帖。全是褚法。其狀若巖巖奇峯之峻。英英穠秀之華。翩翩自得。如飛舉之仙。爽爽孤騫。類逸羣之鶴。蓋若振和風之麗霧。蕩秋幹之鮮。肅肅慶雲之映霄。矯矯龍章之動彩。九奏萬舞。鸞鶩充庭。鏘玉鳴瑞。劭毘命度。宜其拜章帝所留賞。羣賢也。至于永和字。全效其雅韻。九觴字。備著其眞標。浪字無異于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若夫臨倣莫稱于魏薛。賞別不聞于歐庾。信百代之秀規。一時之清鑒也。壬午八月二十六日。寶晉齋舫手裝。襄陽米芾審定眞蹟秘玩。

跋謝安石帖 即太師行後跋

右晉太傅南郡公謝安字安石。書六十五字。四角開元小璽。御府書也。永存珍秘印。入唐相王涯家。翰林之印。達中御府所用。更兵火水土之劫者八百年。歷代得以保之。必有神護。元祐中。見晉十三帖於太師李瑋第。云賜于侍中王貽永家。中太宗皇帝借其藏書模閣帖。俾取郗愔兩行。餘王戎陸雲晉武帝王衍及此謝帖。謝萬帖。共十二帖。皆不取模版。余特愛此帖。欲博以奇玩。議十年不成。元符中。歸翰長蔡公。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十日。以余爲好見歸。余今年辛卯。今太歲辛巳。大小運丙申丙辰。於辛卯月辛丑日。余生。

辛丑丙申時獲之此非天耶米芾記。

跋李邕帖

右唐秘書監李邕字泰和墨蹟五十字易于呂文靖丞相家戶部尚書稷卿之孫端問有三帖第一帖有張子有字墨淡昏第二帖有綺雲字紙損此第三帖也精彩動人墨渦筆勁想運筆神助丁丑歲涇渭郡齋手裝

跋王右軍帖

右晉金紫光祿大夫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字逸少王略帖八十一字入梁唐御府已見陶穀跋末全印及首半印曰永存珍秘唐相王涯印也自五代由陶入鄭郭亦見前跋至本朝入參知政事蘇太簡家以墨妙筆精印蘇氏印國老武功閻書許國後裔等印國老才翁題爲卞舜賓子澄字通淵爲尚書郎孫之純純之妻李丞相嵩之後弟絳字彥益余姻家累年約爲購會余使西都帖自杞至元約白金一笏當語宗正仲袁字君發遂力以十五萬購之李不許且曰米亦姻家也即以十五萬取則以歸米迨使還如約然已使庸工折背剔損矣昔梁武不收慥問帖唐文雖收尚別卷非慥問者此無貞觀印但開元入御府爾古今印跋完備有傳授之緒吾閱書一世老矣信天下第一帖也崇寧癸未季春九日玉堂竹齋手裝

跋晉賢十三帖

右本朝參知政事蘇太簡所藏內寅歲得于集賢國老孫秘閣子美子志東志東好事與予通家書畫上著邵公之後四代相印蘇氏字印太簡被太宗遇使第諸國簿收書畫三等賜予甚多公卿之家無出其右此尤著名者紹聖中重裝翰林蔡元長既跋印以今翰林印副車王晉卿借去剪下元長所跋著他書軸乃見還其上故印存焉元符之元連渝瑞墨堂題

跋羲獻帖

柳誠懸得大令之書于太宗卷首連于大令之後可以鑒矣復得右軍兩行反謂又一帖是誤以羲之爲獻之又嘗見跋馮常世西升經實非閻褚能書未必能別猶歐虞之於唐以書名天下而不任識書魏鄭公無書名乃同褚遂良爲貞觀書證凡經貞觀收者後世以爲無僞識者以此爲鑒癸未玉堂竹齋太常博士米芾記。

跋唐模帖

開元御府大中建中宏文皆收揭黃金白玉雖至寶器毀之則再作何代無工惟書落筆雖自再寫亦不可復得揭而藏諸何陋之有第一帖右軍閱帖有面無及謝侯字第二及末桓溫帖世未有別本連渝郡嘉瑞堂元章記。

寶晉英光集卷第八

雜著

論書格雜述二十九條

唐末書格甚卑惟楊景度行書與顏魯公壁坼屋漏同意王荊公文章謂此書意之所至筆之所止則已不曳以就長促以就短信斯言也楚國米芾錢塘官舍書。

書祥瑞

黃帝以聖德治天下景星現其星如半月于中天自曉沒於南極帝堯百獸舞鳳凰翔庭生五色瑞芝民之子八九老人擊壤而歌之帝舜慶雲現壽星在弧南極常以秋分之際現于丙春分之旦沒于丁天下承平萬姓樂業四海晏清。

書呂涂事

涂字叔濟楊州江都人舉進士第一爲人精敏過人辨訟無不決初授將作監丞通判亳州累遷秘書郎直集賢院知蘇州未幾除度支三司判官同修起居注坐預進奏院蘇舜欽撫伏事出知鞏州復歷楚舒二郡叔濟平居不接士大夫留意於陰陽文字精大數未幾拜侍讀學士知徐州上賜宴于資善堂上令

內侍諭溱曰。此會特爲卿設。可盡醉也。溱爲人簡倨。每接賓客。語不過數言而已。時人目爲七字舍人。性復驕豪。後除龍圖閣。謁無不立斷。故豪强慴畏之。京師翕然見稱。由此上益眷遇之。後因職事奏對。上曰。卿有疾色。何耶。對曰。無疾。上曰。宜勉以進醫藥。溱退。甚自疑。未幾疾作。上章辭府事。拜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使中使挾御醫診視。賜三萬緡。不久而卒。贈禮部尚書。上手批付中書曰。溱立朝最孤事君之節。於天真自然異。又書非以使筆。使筆行墨而已。其渾然天成。如幕絲是也。又得筆。則雖細爲髭髮。亦圓。不得筆。雖麤如椽。亦褊。此雖心得。亦可學入學之理在先。寫壁作字。必懸手鋒抵壁。久之。必自得趣也。余初學顏七八歲。也字至大一幅。寫簡不成。見柳而慕。緊結。乃學柳。金剛經。久之。知出于歐。乃學歐。久之。如印板排竿。乃慕褚而學。最久。又慕畏季轉摺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覺畏全祥展齋亭。遂幷看法帖。入晉魏平淡。棄鍾方而師師宜。宜劉覽碑。是是也。篆使愛咀楚石鼓文。又悟竹簡以竹聿行漆而鼎銘妙古老焉。其書壁以沈傳師爲主。小字大不取也。大不取也。

退之云。羲之俗書趁姿妍。此公不獨爲石鼓發想。亦見此等物耳。

名畫記載京兆尹黎幹印。曰黎氏此帖前後載者是柳書。後一帖半。貞觀印窮除不去。故不入開元御府。

僧權印。徐謝帖。懷珍。王帖。懷充。皆梁武帝書證也。

世南皇非庶筆。後人妄添。可洗除。

孝先本朝宰相王曾也。嘗跋中令送梨帖。

竿苐名連姓合之。楚姓米竿是古字。屈下筆乃苐字。如三代芥芥大夫字合刻印記之義。元祐中。爲右藏隅守劉季孫跋題。

劉季孫於從行八百盜得羲獻帖。蘇軾要苐小研山。不與。季孫遂以此帖來易。與之。苐愛帖。許之。王詵借山去已一月。聞欲易帖。渠自欲山。恐易了。遂百簡索不還。至季孫赴任數日。乃逼山無人追及。遂不及易。季孫卒。其子以二十千賣王防父。知太原得之。二三年間。以數種好玩於防處易不成。季孫爲兩浙路分司。章惇要不與。蘇軾秦觀等有詩題其後。今皆除了。潤州見時猶在。軾觀惇等共題書曰。惟辟玉貪。夫至玩玉貪非人主。則人臣孰堪之。乃是神物誰持。並合歸上聖。

吳生貴偏閒一世。未有此比。若入御府。未裝間。望假一日。使諸生識世間不復有也。諸生至今未給貪。

馬唐畫非幹筆。少皆潤秀氣。與苐家天王同。往往世間此等畫。使假名吳生甚衆。

臻妙境。獨寫唐人筆札。意格匪弱。豈有勝理。其氣象有若太古之人。自然淳野之質。張長史懷素。豈能臻

其落離耶。昔歸公跋趙令時古帖。得之矣。欲盡舉一套書易一二帖。恐未許也。今日已慳開篋。但磨墨終日。追想一二字。以自慰也。

學書貴弄翰。謂把筆輕。自然手心虛。振迅天真。出於意外。所以古人書。各各不同。若一一相似。則奴書也。其次。要得筆。謂骨筋皮肉脂澤風神皆全。猶如一佳士也。又筆筆不同。三字三畫異。故作異。重輕不同。出於天真。自然異。又書非以使筆。使筆行墨而已。其渾然天成。如幕絲是也。又得筆。則雖細爲髭髮。亦圓。不得筆。雖麤如椽。亦褊。此雖心得。亦可學入學之理在先。寫壁作字。必懸手鋒抵壁。久之。必自得趣也。余初學顏七八歲。也字至大一幅。寫簡不成。見柳而慕。緊結。乃學柳。金剛經。久之。知出于歐。乃學歐。久之。如印板排竿。乃慕褚而學。最久。又慕畏季轉摺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覺畏全祥展齋亭。遂幷看法帖。入晉魏平淡。棄鍾方而師師宜。宜劉覽碑。是是也。篆使愛咀楚石鼓文。又悟竹簡以竹聿行漆而鼎銘妙古老焉。其書壁以沈傳師爲主。小字大不取也。大不取也。

退之云。羲之俗書趁姿妍。此公不獨爲石鼓發想。亦見此等物耳。

名畫記載京兆尹黎幹印。曰黎氏此帖前後載者是柳書。後一帖半。貞觀印窮除不去。故不入開元御府。

僧權印。徐謝帖。懷珍。王帖。懷充。皆梁武帝書證也。

世南皇非庶筆。後人妄添。可洗除。

孝先本朝宰相王曾也。嘗跋中令送梨帖。

竿苐名連姓合之。楚姓米竿是古字。屈下筆乃苐字。如三代芥芥大夫字合刻印記之義。元祐中。爲右藏隅守劉季孫跋題。

劉季孫於從行八百盜得羲獻帖。蘇軾要苐小研山。不與。季孫遂以此帖來易。與之。苐愛帖。許之。王詵借山去已一月。聞欲易帖。渠自欲山。恐易了。遂百簡索不還。至季孫赴任數日。乃逼山無人追及。遂不及易。季孫卒。其子以二十千賣王防父。知太原得之。二三年間。以數種好玩於防處易不成。季孫爲兩浙路分司。章惇要不與。蘇軾秦觀等有詩題其後。今皆除了。潤州見時猶在。軾觀惇等共題書曰。惟辟玉貪。夫至玩玉貪非人主。則人臣孰堪之。乃是神物誰持。並合歸上聖。

吳生貴偏閒一世。未有此比。若入御府。未裝間。望假一日。使諸生識世間不復有也。諸生至今未給貪。

馬唐畫非幹筆。少皆潤秀氣。與苐家天王同。往往世間此等畫。使假名吳生甚衆。

榜文二通

到任榜

朝廷深卹下民。天性善良。偶因充役。以期限罪。破傷父母肌膚。使秀民不得資與于上。於是以等差使量出錢。而復其終身之役。使百姓各各保完髮膚。爲良善人。饑荒則賑濟。緩急闕乏則借貸與錢糧。百姓無對本加倍利。無流移鄉土。而衣食給足。國家不以張官設吏收給爲勞。有囚蔵倚閣赦放之恩。是隱卹百

姓德澤甚厚。而百姓於是時所宜興于行義。不作姦宄盜賊詞訟侵欺奩惡。以犯官司。至于證明理直。則受杖破傷父母肌膚。官司明。則受杖無怨。官司不明。則雖直誤受杖。比至別處次第論訴求直得直時。父母肌膚已毀傷不可復完。使一鄉人指爲至愚毀傷父母肌膚爲不孝。論訟官司爲不良。陷害他人爲不仁。同鄉並舍結怨子孫相憎。惡讎害不已。爲不智。辜負朝廷至誠惻怛愛民使趨善良之意。僕甚惜之。一邦有識四民之耆老小學師長。其助僕勸化百姓。務尚和厚。敬長老。勤農桑。救貧困。養疎親。省詞訟。不欺善良。不兼幷窩藏盜賊姦宄犯禁物。保全人情和厚。然後感召和氣。五穀豐熟。字養蕃息。

六順曉示

父慈。謂爲人父伯父叔父。愛姪如子。愛他人之子。亦如己之子。

子孝。謂爲人之子。孝於父母伯叔父母。如己父母。見他人年高如父母者。敬之如己之父母。

兄友。謂爲人之兄。友愛其弟。愛伯叔之弟。如己親弟。見他人年幼小者。愛之如己之弟。

弟恭。謂爲人之弟。恭敬其兄。事伯叔之兄。如己之親兄。敬他人年長者。如己之兄。四海之人。皆如兄弟。

姑仁。謂爲人之姑。世俗謂之婆。謂己之女嫁他人家爲婦。能愛養婦如己之女。則婦心孝。生得兒孫亦孝。凌虐婦婦每生不孝心。生得兒孫亦皆不孝。

婦義。謂感翁婆之恩。夫之彘夫沒不改嫁。不招接脚夫。只事翁婆如夫在。慈養兒孫長成。娶婦成家。身卻受婦兒孫供養。

右是人間六順之事。能感召時和歲豐。人壽長。家道富。子孫多。或遇朝廷恩赦。則當給賜粟帛。或免身役。旌表門閭。其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姑不仁。婦不義。侵犯善良。棄絕恩義。是十惡五逆事。便感召災害氣生。年穀不熟。家破人亡。子孫滅絕。於法。則斬絞徒流之罪。遇赦不原。一邦有識耆老後生好善之人。務轉相訓告。漸成忠厚。以副朝廷德澤愛養元元之心。

劉子一通

論書學時充書道學博士

一太史屋歷學小史書書學自漢隸東觀稽用典籍甚多。太學所無。欲乞做古隸秘書省試經義附太學文藝並優取自上旨。

一書學自祖宗朝句中正楊南仲周越成以他官知判書石而已無職事。自遇聖上天縱悟筆一貫欲置凡格。以造高古。緣珍圖名札。必俟心悟筆隨。乘興揆妙。非可課程或撰到珍圖臨成名札。必經天鑒。以判工揩。難從外勘。當欲乞徑於內東門司具狀投進。或非時宣取。乞依太常寺例。用榜子奏報。

一如蒙改隸。伏視舊工部作七寺監內一位。乞充兩學諸色人等並乞依武學例。秘書省餞如不足。以太學餞通給。

右。具進止。

寶晉英光集補遺

文

十紙說

福州紙槳種亦能歲久。余往見杭州俞氏張長史惡札禪師不合爲婚主者是也。入水亦不透。

越陶竹萬杵在油拳上緊薄可愛。余年五十始作此紙。謂之金版也。

六合紙。自皆已用。乃蔡侯漁網遺制也。網麻也。人因而用木皮。

無爲紙。亦有細白者。種亦入用。

川麻不槳。以膠作黃紙。唐詔敕皆是。所以有白麻之別也。長沙雲口廿年前未使灰。透明有骨。古紙擣細者。不在唐浴心之下。因康王教紙匠。遂入灰品。不及康王。展之則石灰滿手。

油拳不槳。漉則種能如槳。然不奈久。唐人槳種六合慢麻紙。書經明透。歲久水濡不入。今人以油拳槳經爲卷。則不奈背古書耳。

河北桑皮紙。白而慢。要糊槳種成佳。如古紙。余得用淮陽守糊背二幅。種亦頗佳。仍落墨彩。

饒州竹人墨在連上。又有黃皮紙。天性如染。薄緊可愛。亦宜背古書。連紙不可寫經。用小便浸稻稈。非竹

也。天陰便臭。又連雹。非佳品。鼈鍾亦不成。

康王作紙錢紙。遂天下近利。故俗更不作好紙。在筠上循紙上。

嶺嶠梅紙品在池上。循韶藤皆有紙。而湖大行于嶺南。不入墨如循也。

唐硬黃摹書皆令冷金向明楷也。紙細無如川紙。故詔敕用而禁臣下上表不得借也。

題贈叔晦

余始與公故爲僚宦。僕與叔晦爲代雅。以文藝同好。書相得。於其別也。故以秘玩貽之。題以示兩姓之子孫。異日相值者。襄陽米黻元章記。

叔晦之子。道奴德奴慶奴。僕之子。瞻兒洞陽三雄。

王謝書跋

李太師收晉賢十四帖。王戎書若篆籀。謝安格在子敬上。眞宜批帖尾也。

張旭書跋

余收張李明帖云。秋氣深。不審氣力復何如也。眞行相間。長史世間第一帖也。其次賀八帖。徐非合書。

書紫金研事

蘇子瞻攜吾紫金研去。屬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斂。傳世之物。豈可與清淨圓明本來妙覺眞常之性同去住哉。

書夢

五月十七夜。夢至信州玉山縣。巡檢廨中。遇奉議郎宮教黃升中。頭黃兩眼小而有鬚。坐主位。十八早記之。時在泰宜陵。

跋頭陀寺碑

右唐殷令名書頭陀寺碑。齊王簡栖所撰。錄于文選。令名之子仲容。官禮部郎。據法書要錄云。仲容奕世工書。精妙曠古。令名官書濟度寺額。後代程式父開山也。武德中爲尚書。故闕山字。而李氏諱不及淳。且照基誦者。正在貞觀永徽間。跋尾書惟則者。集賢待制史惟則。小印混字。即唐相晉國忠獻韓公所寶書也。元祐戊辰。集賢林舍人招爲西園之游。九月二日。道吳門。以王維畫右丞王易于龍門閻待制。俞獻可字昌言之孫。彥文。袒日與丹徒葛藻字季忱檢閱審定。五日。吳江艤舟垂虹亭。題襄陽米黻。

賜裴謝表

寒威應律。天體初裘。龍頒列采之衣。薄錫周行之士。竊以視如手足。以待之厚。慈同父母。而愛之深。方良棄之御朔。念庶僚而加惠。斯蓋伏遇陛下文明昭度。振育垂恩。至化迪於四時。深仁被於羣動。當傳稱愛日之候。詩歌慶皇之期。眷疆場□□□特頒在笥。悉速有官。臣等濫被身章。如更曝律。奉袂纓之施。罔克報功。負在梁之譏。惟知荷吉。

易義

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五行生成之數。洪範曰。五行。生數天一。於北。至陰之所。陰極生寒。寒生水。故曰北。爲二日。南陽之所也。陽極生熱。熱生火。東陽中也。陽散而生風。風生木。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中央也。陰陽之所交者也。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皆不出乎此。夫體立而後成性。以至稼穡。皆五行之性也。性定而後辨味。皆五行之味也。水物至陰。其性流濕。故江淮缺五字。於山不若海之下。故惟潤下。所以指名之也。五行聲色臭味。而此獨舉味者。人之所待以生養者。爲味爲急故也。

孔聖手植檜贊

煒東皇。養白石。御元氣。昭道一。動化機。此檜植。儻龍怪。挺雄質。二千年。歐金石。記治亂。如一昔。百代下。陰圭壁。

記顧愷之畫

若近收顧虎頭金粟坐石存神像。李伯時見欲傾囊易也。

書評

余采陳唐至本朝書法。得一十四家。智永書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貫宵禍性。方就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取陣馬。舉動隨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格雖清。而體氣四疲。歐陽詢如新愈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眞卿如項荷挂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將立。傑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拘强。禮節生疎。徐浩如盛德之人。動容溫厚。舉止端正。致尙名節。體氣純白。沈傳師如龍游天表。虎踞溪旁。神清自如。骨法淸靈。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空健。而舉刃交加。鋒鋩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嫣婉。行步稜慢。多飾名花。蘇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媚嬝對鏡。端正自然。別有一種韻致。

書戒

士不可無特操。三兩面彩有濟者。人即不察。鬼能窺人。至於曉節末路。身名並喪。無以見祖先于地下。且暮塗遠。倒行逆施。乃是劫盜。士子尤所宜愼。無爲三身憂三身者。過去祖先也。見在己身也。未來子孫也。

跋顏書

顏眞卿學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此帖尤多褚法。石刻醴泉尉時及麻姑山記。皆褚法也。此特貴其眞蹟爾。非爭坐帖比。大抵顏柳挑踢。爲後世醜怪惡札之祖。從此古法蕩無遺矣。安氏鹿肉乾脯帖。蘇氏馬病帖。渾厚純古。無挑踢。是刑部尙書時合作。意氣得紙札精謂之合作。此筆氣鬱結不條暢。逆旅所書。李大夫者。名光顏。唐功臣也。崇寧丙戌六月六日。從九品下米芾記。

論書

因爲邑判押。遂使字有俗氣。右軍暮年方妙。正在山林時。吾家收右軍在會稽時與王逸書。頗有塵氣。又

其驗也。

西園雅集圖記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爲著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絕妙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爲凡筆也。其爲帽黃道服。捉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爲王晉卿。春在爲爲飛。在舟爲楫。在弩爲機。不有動也。靜將畸依。所以靜之爲用。在蟲爲蛰。在水爲止。在門爲鍵。在輪爲椓。不有靜也。動奚資始。則知動兮靜所伏。靜兮動所倚。吾何以知交養之然哉。以此有以見人之生於世。出處相濟。必有時而後行。非匏瓜不可以長繫。人之善其身。枉直相尋。必有時而屈。故尺蠖不可以長伸。嗟夫今之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時動必爲凶。知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靜亦爲賊。大矣哉。動靜之際。聖人其難之。先之則過時。後之則不及時。交養之間。不容毫釐。故老氏觀妙。顏氏知幾。噫。非二君子。吾誰與歸。

論草書

草書若不入晉人格□。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奮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牒之。不能高古。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譬光尤可憎惡也。

書異石

西山書院丹徒私居也。上皇樵人以異石來告。余凡八十一穴。狀類泗濱山一品石。加秀潤焉。余因題爲洞天一品石。以麗其八十一數。令百夫荐致寶晉齋。又七日。甘露下其石。梧洞柳竹椿杉蕉菊。無不蒿也。自五月望至廿六日。猶未已。

詩

擬古

青松勁挺姿。凌霄恥屈盤。種種出枝葉。牽連上松端。秋花起絳烟。蔣麓雲錦殷。不羣不自立。舒光射九九。柏見吐子效。鶴疑縮頸還。青松本無華。安得保歲寒。

龜鶴年壽齊。羽介所託殊。種種是靈物。相得忘形軀。鶴有沖霄心。龜厭曳尾居。以竹兩附口。相將上雲衢。捨汝愼勿語。一語墮泥塗。

入境寄集賢林舍人

揚帆載月遠相過。佳氣蔥蔥聽誦歌。路不拾遺知政肅。野多滯穗是時和。天分秋暑資吟興。晴嶽溪山入醉哦。便提蛤蜊其研墨。綵牋書盡嶺江波。

重九會郡樓

山清氣爽九秋天。黃菊紅萊滿泛船。千里結言寧有後。羣賢畢至猥居前。杜郎閑客今焉是。謝守風流古所傳。獨把秋英緣底事。老來情味向詩偏。

和林公峴山之作

皎皎中天月。團團徑千里。震澤乃一水。所占已過二。婆羅即峴山。謬云形大地。地惟東吳偏。山水古佳麗。

進退交養。寒暑乃順。且躁者。本于靜也。斯則躁爲民。靜爲君。以民養君。教化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存。且有者。生於無也。斯則無爲母。有爲子。以母養子。生成之理。則靜養動之義明矣。所以動之爲用。在氣爲

中有皎皎人瓊衣玉爲佩位維列仙長學與千年對幽操人獨處迢迢願招類金飄帶秋威敖逐雲檣至
朝隱與馭飄暮返光浮袂雲宵有風驅螮蝀有刀利亭亭太陰宮無乃瞻星氣與深夷險一理洞軒雲爲
紛紛夸俗勞坦坦忘懷易浩浩將我行蠢蠢須公起

送王涣之赴舟

集英春殿鳴捕欽神武天臨光下澈鴻臚初唱第一聲白面王郎年十八神武樂育天下造不使敲抨使
傳道衣錦東南第一州棘壁湖山兩清照襄陽野老漁竿客不愛紛華愛泉石相逐不約約無逆與握古
書同岸幘淫朋嬖嶽初相慕灌嬖酒心求易慮翩翩邊鴈雲中侶尘苴庭鴟那一願邇來器業何深至湛
湛具區無底泚可憐一點終不易枉駕殷勤尋漫仕漫仕平生四方走多與英才並肩肘少有俳辭能爲
鬼老學鴟夷漫存口一官聊具三徑資取捨殊塗莫迴首

爲政

美人爲政本忘機服藥求仙事不違葉縣已泥丹蜜巢滿洲當伴亦松歸先師有訣神將助大聖無心火
自飛九轉但能生羽翼雙鳧忽去定何依

戲成呈司諫台坐

我思岳麓抱黃閣飛泉元在天李落石鯨吐出瀉一里赤日霧起陰紛薄我曾坐石浸足眠時項抵水洗
背肩客時効我病欲死一夜轉筋著艾燃 瀧如今病渴擁爐坐安得縮卻三十年嗚呼安得縮卻三十
年重往坐石浸足眠

將之茗溪戲作呈諸友

松竹留因夏溪山去爲秋久居白雪詠更度采菱謳縷玉鱸堆案圖金橘滿洲水宮無限景載與謝公遊
半歲依俙竹三時看好花懶傾惠泉酒點盡墅源茶主席多同好羣峯伴不譁朝來還蠶簡便起故巢嗟

余居半歲請公載酒不輟而余以疾每約置膳清話而已復借杏劉李周三姓

好懶難辭友知窮豈念逋貧非理生拙病覺養心功小圃能留客青冥不厭鴻秋帆尋賀老載酒過江東
仕倦成流落遊頻慣轉蓬熱來隨意住涼至逐緣東入境親疎集他鄉彼此同暖衣簞飽食俱覺愧梁鴻
旅食緣交仕浮家爲興來句留荊水話襟抱卞峯開過剡如尋戴遊梁定賦枚漁歌堪盡處又有魯公陪
密友從春拆紅薇過夏榮園枝殊自得顧我若含情漫有蘭隨色寧無石對聲卻憐皎皎月依舊滿船行

拜中岳命作

雲水心常結風塵面久虛重尋釣磯客初入選仙閭鼠雀眞官耗龍蛇與衆俱卻懷閑祿厚不敢著歸夫
常貧須漫仕閑祿是身榮不託先生第終成俗吏名重祓議法口靜洗看山晴夷惠中何有圖書老此生

謹以鄙詩送提舉通直使江西

三吳有丈夫氣欲吞海水開只論世事借箸對天子瑞節高如松一歲幾繁使秋水浮湘月酹酒屢覩止
言別不可攀寥廓看雲鵬

秋山

淡墨秋林畫遠天暮霞還照紫烟烟故人好在重攜手不到平山漫五年

稹侯出關

稹侯去國緩騙車綦澤還來取范雎惡客只應眞可厭怪他漢相館邸虛

中秋登海岱樓作

目窮淮海兩如銀萬道虹光育蚌珍天上若無修月戶桂枝撐損向西輪

壯觀

君謨登壯觀要我賦新詩嶽逐年光老詞緣大作奇江山一世斷風雅六朝卑對酒勸不飲操懷誰與知

次韻魏泰見寄

山椒卜築瞰江波千里常懷楚製荷舊憐俊氣聞騙馬老厭奴賚不玩鵝眞逸豈因明主弃聖時長和野
民歌一自扣舷驚夏統洛川雲物至今多

和陳建州覺民

七年烏帽抗黃塵盡錦歸來世又新若過武夷山下看人間不太敝精神
白頭何慕久京華靜洗黃塵眼界花萬寶精神在風月好詩追取不須賒陳詩首唱云泪泪塵埃閉歲華
青山相見認空花清淮風月元無價憑仗詩翁爲我賒又一篇云長淮千古自流東六月城頭日日風天
際五湖無出處夜山圖在月明中絕唱也爲之刻而不復和

收張僧繇天王上有辟穀題閣二物樂老處元直取得又收景煥問禮圖亦六朝畫珊瑚一枝
三枝朱草出金沙來自天支節相家當日蒙恩預名表愧無五色筆頭花

一生

一生吏案發人狂重入承明馬蹄長書盡不賢倉庾氏使於貨舍植秋芳
張長史今歲仍得見于越上長史遂出此展之可愛成佳物也主者寶之
吳人善砧理惡椿化爲美其他亦倣此第未知之耳

奉酬山市

每登鑑遠樓下視皇天蕩思挹落落人凭欄攬萬象忽逐西浦士談彩何斑曦蓑成谷口名行見青藜杖
山色且淡濃漫整翩下上漁舟何者子佇目看煙浪

過姑孰作

下與照澗數星星一世還如隔世經不見山東李十二青山山色只青青

皇太后挽辭

徐慶源與相求賢佐裕陵知幾捲箔早戡亂叱龍升靜德葉邪震清心後世矜大恩知欲報聖孝已鑑曾
溫厚同光獻剛斷法寧慈擁扶樂推聖照徵托公欺南紀鎖忠魄東朝足素規仁明存舊輔常似補天時

都梁十景詩十景在泗州　首絕第一山個古邱集中題泗濱南山石壁一首

龜峯高聳接雲樓。撞月鐘聲吼鐵牛。一百八聲供聽徹。夜行猶自不知休。龜山寺晚鐘

塔邊雲影任高低。閒逐清風自在飛。四海望遙人久渴。不成霖雨又空歸。五塔寺歸雲

西山月落楚天低。不放紅塵點翠微。鶴唳一聲松露滴。水晶寒溼道人衣。瑞嚴廊清眺

鐵笛誰吹一曲哀。清風約我上層臺。悠揚正到城聽處。怕惹閒愁卻下來。清風山閒笛

山徑重重鎖綠苔。松花曾見幾番開。羣仙貴盡招呼力。那得休官一箇來。八仙臺招隱

風輕雲淡午天春。花外遊人載酒樽。不是山屏遮隔斷。牧童錯指是孤村。杏花園春晝

半山亭下老菁錢。鑿破玻瓈引碧泉。一片玉蟾留不住。夜深飛入鋭中天。玻瓈泉浸月

自是韶光不耐秋。水光山色一時休。細將瓦礫分明看。片片飛來落葉愁。會景亭陳迹

怪石縈紫玉作堆。登臨晚景更徘徊。夕陽無限堪停好。莫到奇山空自迴。寶接山落照

望海樓

雲間鐵塑近青天。縹緲飛樓百尺連。三峽江聲流筆底。六朝帆影落尊前。幾番畫角催紅日。無事滄洲起白煙。忽憶賞心何處是。春風秋月兩茫然。

甘露寺

六代蕭蕭木葉稀。樓高北固落殘暉。兩州城郭青煙起。千里江山白鷺飛。海近雲濤驚夜夢。天低月露溼秋衣。使君肯負時平樂。長倒金鍾盡醉歸。

雜詠

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綠水。長袖拂面爲君起。寒雲夜卷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玉顏滿堂樂未終。館娃日落歌吹濃。絃歌與能拂衣遠。棄來何嘗有俸錢。恩自大鈞能逐物。只應訪藥是優賢。

閶門舟中戲作呈伯原

蒲風忽起吹舟悍。雨打圖書處處亂。閶門咫尺不安流。星宿浮槎寄江漢。吳王故苑古長洲。潮汐池邊一佇留。秀蕙芳蘭無處所。荒蕪叢草滿清流。

觀音嚴

秦驅禹鑿已冢冢。卻爲高人得姓焦。勉衡有時邀楚釣。海雲常覺護山樵。嚴多陰霧龍藏角。虹絓蒼林玉露膠。濁氣不侵靈呪下。方壺曾駐紫清飆。

貞娘墓歌

何不學仙冢纍纍。白楊西郭陰風悲。庞邱一叩貞娘墓。薜荔援牆委闌露。千歲蒙茸幾樹花。夜颺鬼火曉啼鴉。向憐挾瑟彈清月。猶憶吹簫乘彩霞。吳閭少年往來道。黛蛾釵燕誰能好。酒滴春雲夢不消。泉聲幽咽鐘聲老。陌上行遊緩緩歸。昨日紅顏今日非。東望閶閭穿葬處。玉兔將化滿盧飛。

不集南山

山翁茗芋葛疆隨。庭下青春懋崔飛。幕府慣爲方外客。風前媚易道家衣。

詞

醉太平

風爐煮茶。霜刀剖瓜。暗香口透窗紗。是池中藕花。　高梳髻鬟。濃妝臉霞。玉尖彈動琵琶。問香醪飲麼。

重刊宗忠簡公集序

婺州爲人才之藪或以文學著或以道學傳鑒淑所鍾後先輝映而其間功名氣節赫然爲吾郡千秋光者尤以宗忠簡公爲第一公豪爽有大志會朝廷遣使結女眞夾攻契丹喟然曰天下自是多事矣爰從康王起兵威聲大著金人憚之呼曰爺爺嗣康王卽位於南京公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先後二十餘奏爲汪伯彥黃潛善所抑未得竟其設施遂以積憤發疽三呼渡河而卒公一生事業備載史書千百年來猶凜凜有生氣豈僅以文章顯哉是集也公子孫之在義烏者實梓行之成豐年間粵賊竄浙版被燬蕩然無存同治乙丑余游皖吳竹莊方伯以新梓宗岳全集見贈鐫刻甚工已巳春余彙刻金華文萃因舉忠簡公集七卷悉心校閱付之手民卽以吳刻爲藍本而採取諸家之說另纂辨譌考異一卷以證異同嗟乎士大夫坐論匡居未有不侈談經濟者乃處則純盜虛聲出則驟膺變故茫然喪其所守是雖著作等身亦不過欺人語耳故必於君父之大節無虧然後可垂於不朽也讀斯集者以此意求之則忠孝之心必有油然而生者矣同治八年夏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宋宗忠簡公集目錄

卷一劄子 狀 奏目 疏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條畫四事劄子
奏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
大元帥府勸進第二狀
乞大元帥於南京開府狀
信王啓目
奏乞依舊拘留敵使疏
條畫五事疏
再奏乞修寶籙宮疏
乞都長安疏
奏給公據與契丹漢兒及被擄之民疏
乞回鑾前後計一十八疏（合卷二還闕二表乞回鑾四表所謂二十四疏也）

上乞毋割地與金人疏
卷二表
賀康王卽位表
聞車駕還闕賀表二
乞回鑾表四
遣表
謝親札令縱遣歸使表
除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謝賜對衣金帶表
謝降詔獎諭表
謝中使傳宣撫諭表
謝出榜諭都人表
謝除資政殿學士進階朝奉大夫表
謝賜對衣鞍馬表
謝宣諭幷賜茶藥表
卷三記　銘
賢樂堂記
義烏滿心寺鎭樓記
重修英惠侯義濟廟記
義烏景德禪院新建藏殿記
宗汝賢墓志銘
葉處士墓志銘
陳公墓志銘
陳評事墓志銘
卷四書
求教書
上鄭龍圖書
上王提刑書
上李丞相書
與總管趙野約入援書
與宣撫范訥約入援書

與知興仁府曾楙約入援書
卷五賦　詩五古　五律　五絕　六言　七古　七絕
撫松堂賦道士居士
古楠賦有序
東上辭松楸
感時
謁華嶽
雨晴度關二首
過潼關
題驄馬瘦
題盤豆鋪南李翁園
題趙園
道逢散卒述懷
曉渡
華陰道中
至洛
華下
馬上口占
蚤發
卷六雜文
寧國長老語錄序
麻衣寺瘦佛畫像贊
題珣師休牧軒頌
告金天廟文
請寧國再開堂疏
請海長老住蘇溪崇德疏
請果老住滁州寶林
爲華州延請雪老疏
千手眼大悲偈
覺鏡偈

盧行者傳
佛說偈
卷七
道事

忠簡公集卷一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某悲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當傳之億萬世今方二百年豈謂仇方橫肆邀迎二聖與諸親王渡河北去天下百姓所注耳目繫其望者惟大元帥康王一人大元帥行之得其道則天下將自安宗廟社稷將自寧二帝二后諸王將自回彼之仇方將自剿絕珍滅大元帥行之不得其道則天下從此而亂宗廟社稷亦從此而傾危二帝二后諸親王無緣可回仇方愈熾亦無因緣而亡此事在大元帥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某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諛佞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賢而退私佞是五者甚易知易行然歷世莫能知能行者緣剛正諫諍恭儉憂勤公賢之事多逆於心也柔邪諛佞驕奢逸樂私佞之事多遜於志也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合諸道者君子也合諸非道者小人也願大王於應酬答問之間以蚤五事卜驗則君子小人了然分矣某之血誠痛切每思我宋本朝無疆今勢孤危岌嶪如此某願大元帥大王左右背腑不忘在濟時夙夜爽腦不忘我祖宗時則天下可安宗廟社稷可寧二帝二后諸王可回仇方雖熾可剿絕珍滅夫何遠之有在大元帥大王力行之而已

條陳四事劄子

臣聞情生於愛愛生於見見生於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所遇所接果順於己則喜喜則賞之賞之者非懋其功也賞其順己而已耳所遇所接果逆於己則怒怒則罰之罰之者非罰其罪也罰其逆己而已耳如是則賞罰出於喜怒喜怒出於逆順可謂之公而無私乎賞罰徇私其何以礪世磨鈍大有爲於天下乎聖人無我故忘情忘情故忘逆順忘逆順故忘喜怒故賞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勸知其非私善也罰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沮亦知其非私惡也一賞一罰歸之至公而我無容心焉人其不心悅而誠服者乎陛下所以號令天下使人知所趨知所避知所行知所止者賞罰而已昔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怒也豈發於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哉彼仇方橫肆兇暴侵犯王室臣願陛下如文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有賞有罰惟平惟一至于應酬萬幾進退取予之際斷之至公以慰天下之望

臣聞人君職在論相昔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皐陶贊舜去四凶而後九德咸事庶績其凝伊尹贊湯革夏而後成有一德格於皇天是知不仁者遠不能播其惡于衆始能使衆賢和於朝更相汲引以成大功也以人君身居九重其彌縫袞闕鎮撫表正但仰成於朝而已高宗得傅說而商中興憲宗得裴度而唐中興臣願陛下于稠人廣衆中不以親疎不以遠近不以夢不以卜虛心考驗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俾之應變守文果得其人能舉厥彖志交修不逮其在位皆節儉正直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持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天下其有不大治者乎陛下脅道德遠邪佞與大臣言欽而信毋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毋使不肖者與焉用賢勿貳去邪勿疑斯言行而天下治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蚤事在陛下力行之而已矣

臣伏聞李綱見憲宗于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摘其尤者如何綱曰此非上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脅如天臣卑如地加以雷霆之威彼晝夜思度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若讒訶之使杜口非社稷利帝曰非卿之言我不知諫之益且人君深居嚴密又以壅蔽其聰明所以見天下之是非聞天下之情僞者蓋用諫官代爲耳目俾姦邪讒慝不敢掩其不善而見其善者也唐高祖太宗初卽位嘗賞孫伏伽蘇世長以激諫臣恭惟陛下聲色貨利弗邇弗殖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固無可諫者至於臣下懷姦藏慝嫉賢蔽善敢肆欺罔苟朋比者當使耳目之臣廣其聞見遽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絕後艱

臣聞天下之事爲於可爲之時則成爲於不可爲之時則敗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是以古人有時哉不可失之語恭惟陛下繼離之炤法乾之剛故見幾而作炳果斷而圖後艱成敗之幾不出昭回之鑒臣復何言臣誠心祗思徇國久荷眷遇臣非木石能不自知然臣每見事有當行請之必力言既拙直勢甚孤危

願陛下察臣之衷力賜保祐使全骸骨以盡餘年臣之惓誠言不盡意

奉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

臣契勘河北西路、真定懷衛濬等處見有敵人占據今又分留敵馬於洺州四向劄寨密栽鹿角意欲攻打若河西諸州不守即彼之姦計包藏不淺京師雖爲備禦未易可居臣爲見有上件事宜已於今月初七統押人馬自游家渡過河會約河西忠義統制等商議隨宜措畫若事理可行即一面招集同心協力以圖收復安集流移爲久遠利若敵勢厚重不可施行即具所見利害的確便宜畫一聚奏伏望聖慈體念河北繫天下根本河北不守則干戈弓矢豈易變哉臣每思前日之失蓋緣將相恃賴太平恬不爲恤朝進一言暮入一說惟以講和乞盟爲意今更沿襲不習武備臣竊憂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不揆衰茶無能見過河相度別具奏聞者

大元帥府勘進第二狀

某等累狀乞大王早決大計以安人心伏准降到劄子所請雖議施行者屢布忱誠仰祈洞鑒茲叶寰區之願實繫宗廟之依豈謂隆讎未蒙昭允竊以四海之遠必發號施令然後上下孚必信賞必罰然後小大服深惟軍國之重可虛宸極之尊二聖播遷羣黎翹佇念祖宗積累垂無疆之福養之恩而仇方貪殘起不測侵陵之變有疎早悟遂致稔姦害甲霜戈共力追於朔野天旌龍馭期早復於皇居然推戴有繫於人心況寄託已彰於天意尙稽猶豫曷慰輿情伏望大王以聰明之資振久大光明之業以智勇之略弭變亂窺竊之風羣固洪圖措安大器不得已臨蒞赫乎羣目之瞻惟式克欽承豈乃萬方之聽某等無任祈求懇切俟命之至

乞大元帥於南京開府狀

契勘張邦昌久在敵中范瓊亦自草野中起恐其包藏陰與敵結凡事未可容易遽信某十日前因與汪元帥咨目乞密速大王且於南京開府想旬浹間便可裁定一京城是祖宗應天受命長發之地二道路取中四方萬里便於申稟三臨下流諸處漕運尤易辦集四於拱宸屯兵爲嚴守計五可斷北來餉道敵雖稔姦當自破滅卻令某統領見所管諸處節制人馬盡數前去京城十里以來劄寨齎大元帥榜文銨衰痛懇切未忍遽歸瞻望宗廟朝廷與省府舊官閭巷父老相見哽噎昏香之意觀人心後佇懇切然後按轡徐行庶爲萬全不至落敵姦使某下情不勝瞻慕之至切望衰亮血誠早賜施行

信王咨目

某咨目頓首上皇領尹元帥延康台座春和伏惟輔國宣勞神相忠勤台候多福某切以國家多艱金人入寇兩犯京城劫遷二聖下及血屬三千餘口長驅北去某到處源遠謀逃竄得敵中忠義數人爲力遂脫虎祸今具河北事宜利害敷奏聖上竊恐姦臣破子障蔽難達某素知公梗概敢爲竭節報國遂再具奏如公多方緻奏使之得到御前得兵速至不勝萬幸自餘更冀上爲廟朝倍保台重前膺大拜祝望之至不宣

奏乞依舊拘留敵使疏　建炎元年六月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載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嬉猾夷度日不復以權謀戰爭爲念乃以仇方誕謾爲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技俾嚴攻討其間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因循苟且以致仇方顚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然茲非仇方之能也皆緣無誠實之士鼓倡驕逸率以斂跡逃避曲辱不恥爲智爲勇耳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姦無他大抵只欲助敵張皇聲勢直爲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宜兩手分付與仇方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臣恭惟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敵大獲而歸去多與今春夏仇方猖獗大臣柔邪諛佞苟縮畏避者不敢略有抗拒語但以詭譎爲誠實包藏爲智謀緘默爲沈鷙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與親王無辜之民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也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和議者竄之嶺外使天下冤抑之氣一旦舒快自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廟朝之恥激厲卒伍勠率義士俾思剿絕以正彝夏不意陛下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爲退走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即位何故以講和爲非遂逐當世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邀姦邪與仇方爲地者之盡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太廟木主乘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蹇壤草芥略不顧恤比仇方遣姦狡小醜假作使僞楚爲名來覘我大宋虛實臣見如是因納諫狀與留守范訥乞收仇方奉使之人置之牢獄奏取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憤冤之心俾肯力戰仰贊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卻令遷置別館優加特遇臣奉此詔命憂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爲於仇方情款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訐謨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夔爲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之臣尙狃和議惶惑聖聽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爲狂願盡賜褫削投之瘴烟遠惡之地以快姦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切之至

條畫五事疏

臣衰老孱愚誤膺簡記但思濳竭知無不爲凡所敷奏仰干天聽過蒙採納委曲俞允臣非木石豈不知感但有經從三省與樞密院事百端阻抑幾不可行臣欲隱忍不言首鼠承稟切慮事干國體臣雖萬死奈宗廟朝廷天下根本與數百萬生靈何臣所管留鑰與畿甸事所繫實大願陛下憐憫孤忠毋以近言惶惑聖聽臣且以近日三省樞密院戒約之文臣有五疑焉器甲械用納襖櫜衫兵幕之類皆椿管準備不得擅有支遣今遣將出師此是軍中合用之物不可闕誤而先行椿管不容支遣此一可疑也臣近召募人於四城劄寨爲守禦之備今承間所召募之人係是何等色額如此則古人使貪使愚者皆不可濫至矣二可疑也臣爲見尋常防河只以數千卒伍沿河分布敵有數騎侵犯即奔走潰散不復支吾臣今

合京畿十六縣內有兩縣瀕河共七十二里均之諸縣縣管四里有畸各開河闊一丈八尺於南岸埋鹿角連珠劄寨敵有侵犯併力禦之已蒙聖慈矜允行之亦似允當今樞密院行下約束只令依倣陝西以三七分爲率三分出戰七分出助軍錢陛下念畿縣居民例遭殘破平時保甲十亡五六若止用此其實無幾況重遭傷殘之餘勞來安集之猶恐散去又烏可以助軍錢阨之使速去耶此三可疑也今歲守禦之具與城池之備雖已相辦尚多鹵莽未能如舊去處必須曉夕修造補葺繕備今三省樞密院指揮諸場庫務如修城造器械見催工役不令支錢今修城雜場與軍器監入作司皆縮手無所爲此四可疑也夫人之情無大小無貧富靡不懷鄉土顧妻孥墳墓舉千萬人貌雖不同情卽皆一歷世聖王所以成天下之大順而得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以能順人之情而已矣臣伏睹陛下龍躅屈從億萬之衆多西北人陛下無偏聽三四重臣之言試廣詢僉同叶從之輿論斷自淵衷以決行幸臣竊見僕射黃潛善樞密汪伯彥張慤皆無遠識見無公議論偏頗回遹惟富貴是念朝入一言暮入一說皆欲贊陛下南幸此五可疑也伏望聖慈察臣之忠聽臣之言早賜睿旨

再奏乞修寶籙宮疏

臣昨奏乞修寶籙宮爲淵聖皇帝他日泣止之所未蒙降旨臣聞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知孝弟則不犯上不犯上則天下治矣恭惟陛下孝於道君則天下莫不愛其親陛下弟於淵聖則天下莫不欽其兄是知上有所好則下必有甚焉者矣此所謂以身教者也臣竊見隆德宮面勢壁飛孔安如龍將來迎奉道君皇帝自可臨御願陛下預勅有司洒埽嚴潔使天下知陛下孝於父淵聖將來還歸未有蔽止之處臣欲乞修寶籙宮故建以爲迎奉之地使天下知陛下弟於兄也推而行之溥海內外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黎民不時雍而萬國不咸寧者未之有也如蒙俞允伏望斷自淵衷御前處分行下付臣施行

乞都長安疏

聖宋都汴城垂二百年天下未嘗有大吠之警靖康初年金人兩犯京闕兵將失守遂致二聖播遷臣子言之可爲痛哭陛下纘承大統卽位南京願非不知宗廟社稷之所在而都人士庶之望幸也時金人退師之初大姦擅國之後或慮彼染未悛包藏不測固將所待也臣區區愚衷每輒過計切以京師者諸夏之本根素號四通八達之郊舟車輻輳民物浩穰方天下無事而居之實爲萬世之長利也今仇方猖獗動至畿甸恐議者慮今秋長驅南來不過請陛下遷都而已洛陽既已殘破大名稍近賊境必曰南都可矣若以其俯臨清汴緩急之際可以順流而下轉至江淮庇踞龍蟠金陵可都大不然也且並進而深入捨得金人巢穴以迎二聖陛下駐蹕長安則金人必不能西向潼關中原豪傑盡樂爲陛下用內外之患皆可消弭而祖宗大業可以永保而傳億萬世天下旣定東還京師亦不晚矣臣狂愚言不足採惟陛下留神而聽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奏給公據與契丹漢兒及被擄之民疏 建炎二年四月

臣契勘金人一族本大遼之更攙緣羣臣姦謀苟以目前之利相結壞亂耶律天祚使金人假七遼之衆侵犯中國竊見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年實唇齒兄弟之邦偶被金人殺鹵忿怨不已止緣勢窮末繇報冤今若復約盟會使得回戈共力破敵一舉便可滅亡臣以措置彫印文榜公據令生獲漢兒齎往傳報自相激發設契丹漢兒未遽效命金人知之必相疑貳庶乘機併力賊勢可分所有本朝被虜良民臣亦依此措置曉諭今繳連文榜公據共三本在前者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一次奏請 乞開封府通前

臣聞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則得民之道在察其心之所欲與其心之所惡而已此古所以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語求民之和豈必家至戶到一一而求之哉應天順人承天下之大順則民不期和而自和矣臣蒙恩差知開封府臣雖衰老無能然久知開封染習諸統制下皆是招集惡少亡命無行者臣旣領府事更不敢徇身自顧但以正道懇誠感之不旬浹間彼惡少輩咸知格心爍謀斂迹遁去其閭巷間亦自然悛改上下帖然無復肆橫以是人人鼓舞仰陛下之威懷陛下之惠拳拳嘉戀不啻嬰孺之愛父母咸思盡慎敢其所憝臣每聞王畿內外日久嘉靖熙熙皞皞將如向祖宗慶祐熙豐時臣觀人心念念係望者惟願陛下六龍之御鑾蹕之聲千乘萬騎來歸九重以副萬邦切切系戀之誠

再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七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次奏請

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者非泊然無所爲於事也事無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疇知水有順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天績用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道之故天下免乎昏墊而冀州底居茲無他皆堯用禹之功也臣竊聞將士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衆兵駐劄之本根也商旅輻輳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貿販之要區也農民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懷忠義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祖宗之城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實憂羣臣無遠識見恐贊陛下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無所忌憚所以曾暫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宸恩差知開封府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倡爲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至畿甸恐議者慮今秋長驅南來不過請陛下遷都而已洛陽既已殘破大名稍近賊境必曰南都可矣若以其俯臨清汴緩急之際可以順流而下轉至江淮庇踞龍蟠金陵可都大不然也且並進而深入捨得金人巢穴以迎二聖陛下駐蹕長安則金人必不能西向潼關中原豪傑盡樂爲陛下用內外之患皆可消弭而祖宗大業可以永保而傳億萬世天下旣定東還京師亦不晚矣臣狂愚言不足採惟陛下留神而聽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奏給公據與契丹漢兒及被擄之民疏 建炎二年四月

臣契勘金人一族本大遼之更攙緣羣臣姦謀苟以目前之利相結壞亂耶律天祚使金人假七遼之衆侵犯中國竊見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年實唇齒兄弟之邦偶被金人殺鹵忿怨不已止緣勢窮末繇報冤今若復約盟會使得回戈共力破敵一舉便可滅亡臣以措置彫印文榜公據令生獲漢兒齎往傳報自相激發設契丹漢兒未遽效命金人知之必相疑貳庶乘機併力賊勢可分所有本朝被虜良民臣亦依此措置曉諭今繳連文榜公據共三本在前者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一次奏請 乞開封府通前

臣聞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則得民之道在察其心之所欲與其心之所惡而已此古所以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語求民之和豈必家至戶到一一而求之哉應天順人承天下之大順則民不期和而自和矣臣蒙恩差知開封府臣雖衰老無能然久知開封染習諸統制下皆是招集惡少亡命無行者臣旣領府事更不敢徇身自顧但以正道懇誠感之不旬浹間彼惡少輩咸知格心爍謀斂迹遁去其閭巷間亦自然悛改上下帖然無復肆橫以是人人鼓舞仰陛下之威懷陛下之惠拳拳嘉戀不啻嬰孺之愛父母咸思盡慎敢其所憝臣每聞王畿內外日久嘉靖熙熙皞皞將如向祖宗慶祐熙豐時臣觀人心念念係望者惟願陛下六龍之御鑾蹕之聲千乘萬騎來歸九重以副萬邦切切系戀之誠

再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七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次奏請

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者非泊然無所爲於事也事無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疇知水有順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天績用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道之故天下免乎昏墊而冀州底居茲無他皆堯用禹之功也臣竊聞將士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衆兵駐劄之本根也商旅輻輳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貿販之要區也農民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懷忠義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祖宗之城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實憂羣臣無遠識見恐贊陛下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無所忌憚所以曾暫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宸恩差知開封府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倡爲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至畿甸恐議者慮今秋長驅南來不過請陛下遷都而已洛陽既已殘破大名稍近賊境必曰南都可矣若以其俯臨清汴緩急之際可以順流而下轉至江淮庇踞龍蟠金陵可都大不然也且並進而深入捨得金人巢穴以迎二聖陛下駐蹕長安則金人必不能西向潼關中原豪傑盡樂爲陛下用內外之患皆可消弭而祖宗大業可以永保而傳億萬世天下旣定東還京師亦不晚矣臣狂愚言不足採惟陛下留神而聽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應天順人。禮樂法度。一新更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率俾。以俟庶績咸熙。萬邦嘉靖。陛下既即位。乃宴安南京。四方聞之。懷疑資勸。遞相鼓扇。聞諸州縣。開有鼛劫傷殘之患。蓋是小民無知。因疑致憂。因憂致變。旋相踐踩。弗奠攸居。茲無他。蓋陛下寅畏過當。駐蹕別都。俯徇姦謀。預圖遷幸。使狡狯箕妄。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昔周勃入北軍。使左袒右袒。以卜劉呂。蓋非獲已也。臣區區誠意。願陛下以遷幸大計。不獨謀之一二大臣。當與億萬之衆同之。臣忠憤不勝涕泣交下。激切屏營之至。

勅翠華之御。俾予乘萬騎。回復鑾轂。奠枕九重。臣竊謂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坐視天民之阜。王室自然再造。大宋可以中興。尚何疑狄之足憂。盜賊之足慮乎。古先哲王。凡有大疑。必詢之左右。又詢之卿士。又詢之國人。又詢之卜筮。臣蒙陛下矜憐顧遇。待罪開封。臣夙夜思念。竊恐陛下所親信左右輔弼之臣。於對揚獻納之際。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致一統之匪易。輕狥臆說。有誤國家大計。所以狂妄冒死。觸犯大威。臣不勝憂憤戰慄激切之至。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五次奏請

臣恭惟我大宋。深仁厚德。滲漉方夏。幾二百年。一旦金賊。邀迎二聖。京師士民。皇皇無依。嗷嗷無告。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嬰兒而失其慈母者。忽聞陛下龍潛在濟。於是謳歌謁見。變走道路。茲乃祖宗涵德浹洽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祚。尚留南都。臣自到京師。聞道路籍籍咸曰。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奔顧我朝廷乎。何故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捨我生靈。使我未有所仰乎。是都人之望陛下也。切切如此。臣願早回六龍。俾人感翠華之至。深慰其心。臣前劄具奏。以謂得其民當得其心。其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弗施爾也。若陛下回鑾汴邑。是人心所欲也。願陛下與之聚之。陛下聽姦邪。提避賊虜之言。妄議遷幸。是所惡也。願陛下勿施爾也。老成血誠。言不盡意。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六次奏請

臣學問膚淺。不能式是古訓。對揚天休。今再瀝悃誠。干冒睿聽。以臣耳目所親聞見事。一二疏進。伏望陛下哀憐。特賜俞允。伏覩國家。昏墊更三舍之法。以取士。意謂皇褒稷契。皆自此塗出。卒之迫於月試。剽竊時文。罔有稽古者。是三舍果不足以取士也。又嘗登崇道教。以奉其亦謂神僊壯老。皆自此塗出。卒之誕謾詖淫。汙染成風。罔有成就者。是道術果不足以奉其也。又嘗進貢花石。以昭享上。卒之騷淫矜誇。靡耗財計。無有紀極。是貢花石果不足以享上也。又嘗結好敵人。欲以息民。卒之邀迎二聖。劫掠毀廬。所不忍聞。亦有毅然獨立。不相詭隨。以鯁亮獲罪者。陛下觀之。昔當貴者爲是乎。被罪者爲非乎。臣每思之。宗廟社稷。岌嶪如是者。蓋十車差大使臣一員。總領爲一隊。見今四壁統制官。日逐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陣。委可以應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聯珠寨。以嚴備禦。又見使王彥曹中正。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京河陽鄭滑等州。同爲一體。把截探伺。次第仇方。畏尊已。不敢輕動冒犯。自速殄滅。臣自到京。奉揚陛下仁風。布宣陛下德意。今街巷市井人情物態。皆已忻悅。救寧嘉靖。同祖宗太平時。顧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九。此緣陛下委付之重。當思才力不任。惕惕凝慄。近日頓覺衰瘁。萬一溘先朝露。辜負陛下矜憐憫之意。臣死且不瞑矣。使臣與官吏士民。望翠華回蹕之塵。瞻仰天顏。俯伏百拜。然後臣退填溝壑。如生之年。

心。馴絕兇辯乎。今東京市井如舊。上下安帖。但嗷嗷之人。思望翠華之歸。謁款宗廟。垂衣九重。不啻飢渴之望飲食。大旱之望雲霓也。臣竊謂陛下一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之業復成矣。陛下如以臣爲狂率誕妄。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昔周勃入北軍。使左袒右袒。以卜劉呂。蓋非獲已也。臣區區誠意。願陛下以遷幸大計。不獨謀之一二大臣。當與億萬之衆同之。臣忠憤不勝涕泣交下。激切屏營之至。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七次奏請

伏覩朝廷前遣翁彥國營繕金陵。比有詔。復欲遣官奉迎太后六宮以往。且謂朕當獨留中原。臣伏讀詔書。私竊疑之。此必有進言者。勸陛下過江避寇。而不思天下大計。託爲愛君之迹。以濟其不忠。臣願陛下察其利害之實。斷自淵衷。早賜定論。重念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爲腹心。以祖宗都此。垂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在。而民人依之以居者。無慮萬萬計。今兩河雖未救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而乃遽欲去而之他。非唯不能療一手臂之不伸。并與腹心而棄之。豈祖宗所以付託之意。與天下瞻瞻萬目所以仰望之心哉。彼進言之臣。談何容易。且利害之端。曉然可見。臣乞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議舉動。臣雖老矣。尚當矍鑠鼓勇。立辦禦敵之具。以圖萬全之舉。然後埽除宮禁。嚴備扈從。奉迎鑾輿。謁見九廟。非特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庶幾中原有仗。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則是徒爲走計爾。示虜以弱。非唯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去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忍乎。臣重爲陛下惜者。此爾。故敢直輸血誠。幸陛下留意。無忽。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警報一聞。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卽勸章聖幸金陵。陳堯佐蜀人。卽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開之。請帝親征。卒用成功。願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章帝望陛下也。臣又自期。既以迎奉鑾輿。還都。臣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外。喋血北廷。非特生縛其帥。直迎二聖以歸。庶雪靖康一再之恥。然後奉觴玉殿。以爲聖天子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心願始畢矣。竊自謂愛陛下者。無踰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爲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望陛下。觀事之宜。察臣之心。則知臣之忠於爲國。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八次奏請

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器具。其當職官吏。協心併力。夙夜自公。率脩不解。增築開濬。起造輯理。皆就緒。竊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車二十人。執長鎗隨牌輔車十有八人。執神臂弓弩隨鎗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辦閱習車事。每

死骨不朽。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京師乃我祖宗基命肇造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之本根。陛下奈何偏聽如張邦昌崔邪佞之語。以巡幸爲名。輕去其所。舍四海來享來王之人。徜徉道路。於偏僻州軍爲朝覲之地乎。臣果得以此老身。俯伏迎陛下千乘萬騎。垂拱九重。奉陛下指揮號令。賊虜可以消滅。寇盜自然平蕩。王室於焉再造。大宋中興可必。若誕妄之人。言臣欲以海陬餘喘。貽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使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敷奏。非臣好爲此激訐。恭望容慈委曲詳察。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奏疏係第十四次奏請。

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爲天下中。故創業垂統。欲傳之億萬世。太宗、眞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廟。奕世聖人。傳以相授。皆以京師爲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視天民之阜。必於天下之中也。惟奠枕于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於驪涇矜誇。忘戰守之備。遂致仇方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播寓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繼之以血。自陛下即位應天。四海萬方。歡欣鼓舞。垂髫鮐背。山農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謝天曰。天下有眞主矣。萬世永賴。實天祚明德。爲無疆之休矣。四方帖然。若遠若近。並無盜賊。暨陛下偏聽姦邪。與仇方爲地者之語。移蹕淮甸。諸處兇惡強盜。如蝟毛起。如蜂屯聚。縱火殺掠。所在猖獗。罔有悛懼。以謂朝廷在遠。無所依歸。遲至是爾。臣於二月十八日。祇授降到黃榜詔勅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竊謂自敵人圍閉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咸願爭赴。故自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千里。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見。無大謀略。低回曲折。懇信誕妄。不能撫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諸親骨肉。皆爲劫持。牽聯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嘗有所犒賞。未嘗有所幫助。飢餓流離。困厄道路。弱者塡溝壑。強者盡爲盜賊。此非勤王人之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比來姦邪之臣。方爾肆橫。仇方自然得勢。強梁惡少。無緣殄滅。竊念國家。聖子神孫。繼繼相承。涵煦盛德。滲漉人心。淪浹骨髓。今河東河西。不隨順北敵。雖爲髡頂編髮。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諸處節義丈夫。不顧其身而自黔其面。爲爭先救國者。又不知幾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爲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黔面者。豈不失其心耶。此語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爲勤王者矣。噫。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人顒顒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之心也。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語。豈陛下之意。皆詞臣失職。不能敷繹之過。臣願陛下勉代言之臣。別降罪己之詔。許還闕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陛下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豈復更有爲盜者。王室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願陛下容斷而力行之。若以臣言上瀆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陛下命。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奏疏係第十五次奏請。

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一黨曰。邇言易入。

甘被誅戮。以謝天下。臣竊恐州縣。狃於搔擾。百姓扇搖。不能耕桑。桑耕失時。則衣食之源盡廢。衣食不給。使諸大臣中雖有皐夔稷契伊尹周公。亦不能善其後矣。願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爲意。不可憂思爲計。而信憑邪佞自爲身謀者之語。早勅回鑾。則天下幸甚。臣犬馬之齒已七十。於禮典法。皆合致其事以歸南畝。臣漏盡鐘鳴。猶僕僕不敢乞身以退者。非貪冒也。實爲二聖蒙塵北狩。陛下駐蹕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使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敷奏。非臣好爲此激訐。恭

遂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爲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逢迎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留心惻怛爲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爲可惜又不爲陛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蒙塵沙漠翹翹馮望大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爲陛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爲仇方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爲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爲陛下思河北河東京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塗炭劫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泛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爲仇方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嘗先已津置在南嗟乎爲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濫竊愚忠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豈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狂妄干冒甘俟鼎鑊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六次奏請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蓋天下之事見幾而爲之待時而措之則事無不成苟或失焉必至汗漫委靡而不振矣方今盜賊之下民俗安靖宗廟社稷儼然如故以致收復伊洛而北渠過河捍蔽滑濮而敵騎屢收河東河北山寨義民數遣人至臣處乞出給牓旗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協心壍潰仇方以幾言之則大宋中興之盛於是乎先見矣以時言之則金人滅亡之期於是乎可必矣惟在陛下見幾乘時早還華闕與忠臣義士究圖事功則萬舉萬全可以滅北寇而成中興也或者以謂自揚至汴時有小寇敵屬車之來途中不能無奠臣謂造此言者乃姦儉小人自爲身謀爾殊不知盜賊所以作者贓綵法弛久寓外郡國勢未強天下不能定于一故時有竊發之事乃若六龍來復宅中圖大則比屋歡呼人各歸業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豈復有盜賊耶此事甚易明此理甚易知然而姦邪之蔽於營私往往不肯開陳而力爲陛下詳說者惟老臣而已臣所以再三言之者豈好辯哉恭念祖宗二百年舊都不忍爲姦臣委去也恭念陛下聰明齊聖之資不忍爲姦臣蔽蒙也念赤子之嗷嗷不忍爲姦臣坐視而不救也念金人之猖獗不忍爲姦臣縱敵而不殺也伏願陛下念茲在茲斷自淵衷速回鑾輿上以對祖宗之神靈下以慰黎元之懷想外以平醜類之侮拂則天下大定指日可期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望陛下留神而早復之臣今道僦吏呼延次外及臣之子額詣行闕以聞

乞回鑾拜能習水戰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七次奏請

臣得范瓊書敍說所統軍兵有海內招安使臣水軍奉聖旨令於儀眞駐劄教習水戰控扼上流於三月八日已到眞州臣讀此語而不知屈躄之臣誰爲陛下建此議也且王者無外其規模約束當使守在四夷昔楚人城郢史猶鄙之況陛下奄有九有之時可規模孑孑爲偏霸之事乎茲豈儉人之欲虛張敵勢

以爲可防不意望遄延六龍進發之期爾殊不知此舉一傳則四方騷愕必以謂中原不守遂爲江南控怒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逢迎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扼之計如是則何以綏安四海之聽乎蓋天子爲君萬邦而元后作民父母陛下回鑾登樓肆赦則普率之人忻忻悅而相告曰天子宅中圖大則萬邦罔不率俾矣元后正位丕承則兆民浸浸於變時雍矣夫如是臣將見外脅不足滅而中興之功與天比崇若使范瓊教習水戰是聖心猶豫尚緩還期見中外播聞愈自愾怯則萬國何自而成寧乎此臣所以拭目注望屬車之塵不忘夙夜伏願陛下明詔范瓊整束人馬不須更習水戰祇備屈駕歸御京闕毋奪黎黔百姓齋咨涕泣則豈惟老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四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次奏請

臣竊見漢光武用寇恂爲潁川太守因從車駕擊魏郡潁川盜賊肆起帝顧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獨卿能平之恂對曰潁川寇少輕劇冀能爲哉但聞陛下有事隴蜀故乘閒竊發耳若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卽日命恂南征盜賊悉降遂建東漢中興之業臣竊見近日有招安到丁進者數十萬衆願爲陛下守護京城又李成願屈從還闕卽渡河剿絕敵寇又沒角牛楊進等領衆百萬亦願率衆渡河迎取二聖茲三項項人馬非潁川比也今皆披瀝肝膽同寅協恭共濟國事臣聞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果陛下千乘萬騎來歸九重遹追我太祖太宗奕世聖人二百年大一統基業則天下必心悅而誠服庶績其凝萬國咸寧矣尙何盜賊戎敵之足慮乎臣敢惓惓誠再冒天聽伏望裁赦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一次奏請

臣聞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故君子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當其可而已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曰如之何而已恭惟我國家曩緣敵人侵犯郊畿殘破州縣恣意爲誕妄百端邀求今天意悔禍人心助順考時與幾實陛下中興之會也古聖人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者蓋以時哉不可失而知幾若神故也臣觀京師城壁已增固矣樓櫓已修飾矣龍濠已開濬矣器械已足備矣寨柵已羅列矣戰陣已閑習矣人氣已勇銳矣汴河蔡河五支河皆已通流泛應綱運陝西京東滑亳京洛北敵皆已掩殺潰遁矣天下萬邦與畿甸生靈夙夕祈天而謂者鄉南懇禱而願者但望陛下子乘萬騎號令風伯雨師清塵洒道翠華回鑾歸御九重爲四海九州作主耳且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茲其幾也臣願陛下毋聽姦邪之言而忽其時忘其幾天下幸甚果息兩河山寨之心與沮萬民敵愾之氣則天下危矣願陛下毋循東晉既覆之轍臣老矣不勝至誠惻怛懇切之至願陛下裒憐之

遣少尹范世延機幕宗穎詣維揚奏請回鑾疏 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二次奏請

臣聞孟子言痛不可不慎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臣因斯言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若以迹槩之了然區分如辨墨白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非忠義而不忠不義之士舉措施爲無非不忠不義而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自人焉故其於上下愛戴保護不啻如函人惟恐其傷之也彼不忠不義之人動容周旋亦無自人焉故其於上下毀裂掊棄不啻如矢人惟恐其不傷之也恭惟我國家襲緣仇

方肆橫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掠邊求。靡有紀極。以至強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凡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奮厲。佐佑陛下。張皇六師。震耀神武。總領貔貅之士。壯蕩沙漠。迎奉二聖。來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罔或流散。愛戴其上。保護其下。夙夜念念。想如函人焉。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者。但知持祿保寵。勤爲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謂二聖后妃親王天眷不足救。謂諸帝諸后山林園寢不足謹。謂周室中興不足紹。晉惠復轍不足鑒。謂巡狩之名爲可效。謂偏地之伯爲可述。儲金幣以爲敵資。脩器械以爲敵用。禁守衛之招募。慮勇敢之敵敵也。捄保甲以助軍。慮流移之安業也。欺罔天聽。淩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爲之。猶矢人焉。惟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之迹。以道槩之。則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自然區分無足疑矣。臣衰老屏伏。爲蒙陛下識擢。俾留守京城。兼開封府事。臣砥礪淬竭。知無不爲。惟恐失措。有誤國家大計。然臣每所申奏。若非陛下察臣瞽瞶孤忠。憐臣悄悄見憐。體天地之大德覆謹。曙日月之大明炤。臣與血屬。當旹艱糈。萬狀奚由安能爲陛下保益尹正。使京城市井里巷。皮居樂業。熙熙嘻嘻。如我祖宗太平之時乎。臣之至此。豈止謗書盈篋而已邪。臣願陛下六龍萬乘。早歸大內。下寬四海生靈涎血懇切之望。臣之言此。實出悃誠。痛切憤悶。所以不避姦邪詆誣。不避冒犯誅戮。臣願陛下降臣此言。榜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僚。實封章疏。指摘臣言。如臣言稍涉狂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惡。如臣言果符忠義。乞降詔勅。明告回鑾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甚大。悉俟容慈洞察。勿貳勿疑。

乞回鑾疏（疏係第二十三次奏請。通前後表述。）

臣犬馬之年。已七十矣。陛下不以臣衰老無用。付之東京留鑰。臣自去年七月到任。夙夜究心。營繕樓櫓城壁。塹除宮禁闕廷。分布柵寨。訓練士卒。教習車陣。比及終冬。諸事稍稍就緒。都城帖然。風物如舊。人人延頸跂踵。日夜佇望聖駕還闕。臣以故自今年正月三月。兩次遣屬吏及臣之子。捧表遠詣行在。投進懇請車駕西上。歸肆大赦於宣德門。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言旋舊都。再造王室。命令用是通達。盜賊用是消弭。無復有方命阻兵之患。然後用臣爲陛下條畫措置。造滕陳請。遣一使泛海。道入高麗。諭以元豐構好之舊。令出兵攻仇方之西。又復遣官從閒道趨河東。諭折氏修其舊職。以固吾圉。使三陲交攻金賊。令彼應敵不暇。吾方大舉六月之師。一道繇滑濬。一道出懷衛。涉河並進。北首燕路。訪大遼子孫。興滅繼絕。約爲與國。則燕薊之感恩荷德。不思不爲吾用。如此則仇方勢必孤窮。自可縛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決有歸期。兩河故地。自此決可收復。而況兩河之人。感祖宗二百年涵養之澤。雖陷敵踰年。而藏宋之心。初無攜貳。使吾大兵渡河而戰。則東北人民。必有背敵歸我。前徙倒戈攻于後以北。誰不願爲吾死。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臣嘗以今日時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爭欲奮臂鼓勇。恨不碎仇方之首。食仇方之肉。又況當六月宣王北伐之時。機會間不容髮。陛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尺之威。請借筋以籌。黃帝書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此言時不可失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言斷不可緩也。今日之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而行之。毋惑讒邪之言。毋沮忠鯁之論。倘陛下以臣言爲是。願大駕卽日還都。使臣爲陛下得盡愚計。若陛下以臣言爲非。願陛下卽日放龍。老臣或重竄。責臣所不辭。惟明主可與忠言。臣故昧死以聞。

奏乞回鑾仍以六月進兵渡河疏（疏係第二十四次奏請。通前後表述。）

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宣王北伐之事。蓋玁狁以弓矢馬騎爲先。而當六月敵蓐之時。皆難於致用。故宣王乘時行師。終於薄伐玁狁。以定中興之功。臣自留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擾諸路探報。敵勢窮促。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溶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鄜州直擣西京陵寢。遣馬橫等自大名取洺趙眞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項。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機有緒。臣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尋舊好。且與滅繼絕。是王政所先。以歸天下心也。況使房人賫聞自相攜貳邪。仍乞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加掩蕩。若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貼。陛下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年七十矣。勉竭疲駑。區區愚忠。所見如此。臣願陛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我宋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爲可用。則願賜骸骨。放歸田里。謳詞墜壇。以盡殘年。頒頒上瀆天聽。

上乞毋割地與金人疏

臣聞天下者。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統之天下也。奕世聖人。繼繼相承。增光共貫之天下也。陛下爲天眷佑。爲民推戴。入紹大統。固當兢兢業業。思傳之億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又議割河之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此三路者。太祖太宗基命定命之地也。奈何輕聽姦邪附敵張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臣竊謂濶聖皇帝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兆民萬姓之衆。自金人再犯宋。脅命一將。出一師。屬一兵。秣一馬。日征日戰。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惟辟之卑。惟敵之厚。惟敵言是聽。惟敵求是應。因循踰時。終致二聖播遷。后妃親王。流離北去。臣每念是禍。正宜下臣子非與仇方俱生之日也。臣竊陛下卽位。必赫然震怒。旋乾轉坤。大明黜陟。以賞善罰惡。以進賢退不肖。以再造我王室。以中興我宋基業。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作新斯民。但見刑部指揮。有不得脾睨赦文於河東河西陝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蹈西晉東遷既渡之轍耳。是欲裂王者大一統之緒爲偏霸耳。爲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也。既自不忠不孝。又壞天下忠義之心。誠天下忠義之氣。俾河之東西。陝之蒲解。皆無路爲忠爲義。是賊其民者也。臣雖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是矣。臣衰老。不勝感憤激切之至。

忠簡公集卷二

賀康王卽位表

二聖蒙塵乾坤改色萬邦徯后天日宜臨亟回讓避之誠丕慰顒昂之望人神胥慶臻夏登傳臣中賀竊以大宋之應天順人太祖之創業垂統凡奕世盛德之嗣皆挺生睿智之姿其所以纘纘繩繩莫匪乎兢兢業業浸久太平之習稍忘禦侮之圖顧大臣熟此燕安致點鹵抵滋猾獩信和盟之妄議墮邀劫之姦謀人咸哀痛而籲天士欲奮張而盡敵然萬方之是賴須一人之作猷果下恤於蒸黎允上符於穹昊恭惟皇帝陛下稟虞舜之大孝體周文之小心旣不得已而有臨宜大有爲而無倦如陽方復萬物自春似日初升九幽洞燭嘉靖中興之事業載除外侮之兇殘俾孚於休以永至治臣荼然朽質偶此熙辰屬總師徒進臻河朔慶雲龍之會阻陪鳴玉之班依日月之光第切傾葵之望臣無任云云

聞車駕還闕賀表 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九次奏請

臣今月六日承遞報車駕將還闕者恭聞明命肅詔回鑾歡騰率土之謠和浹中天之氣里閭喜悅如嬰孺之將見慈親道路光輝若醫緩而忽瞻白日人情至此天意可知中謝竊以列聖格言先正垂裕天難諶而聰明自我人至衆而好惡匪殊但觀自我之是非可驗匪殊之嚮背是知人所欲者自然天亦從之所以君子不務小同自然天下能成大順恭惟皇帝陛下以道觀政以德行仁審稽神武之機獨斡乾剛之斷整齊萬乘來歸九重宇宙澄鮮預想觀豐之慶廟堂肅穆式隆宏濟之休昊穹降祺以穆穆寰海來崇而濟濟六軍有雷動雲行之勢四彝蒙風驅電墉之威赫奕重光崇高再造列辟駿奔而忭舞寰區竭蹶以欽承臣無任云云

聞車駕議還闕賀表 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次奏請

恭膺明命肅詔回鑾下蘇後后之情仰對在天之意蔥蔥佳氣增光二百年之休勉勉遠猷駿惠大一統之盛伻觀丕應聿享成寧中謝竊以太祖肇基奕世嗣服並據本根之地宏施實德之風宅四表而率服吾君奄九有而來崇其主蹕緣辰告暫聽時巡知人久戀於容慈衆議獨形於英斷欲繼志而逃事遂幹乾而轉坤時方奉於詔書顧忽聞於雷震是天喜悅爲人音聲想衆懽呼應時舞蹈河伯安流而迎鴞雨師灑道以清塵兒童爭提攜於壺漿父老願平治於道路里閭皞皞田野熙熙收兩河山寨之心鎮遠徼蠻人之聽然後御端門而肆赦滌傷染以維新款宗廟而告歸儼威容而如在燮勤祖述恭儉緝熙大成有截之功永以無愧惟恤臣無任云云

乞回鑾表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三次奏請

臣聞君陳之尹東郊深勅謀猷之告后宋璟之守京兆極明得失而進言皆所以啓沃君心箴規政闕矧荷聖神之知眷有懷宗社之安危敢忘斧鉞之誅仰瀆冕旒之聽中謝竊以天子居九重之奧窔非務蒙塵京師爲諸夏之本根當思奠枕倘值艱虞之會未詳利害之機或輕萬乘以遠巡致駭四方之羣聽則本根斯弱華夏奚安遠稽唐室之浸微實乃商鑒之可擬越自運啓炎宋卜都大梁宅中而包三萬里之幅員創業以貽二百年之基緒重熙累洽端拱垂衣非緣三歲之親祠曷見六龍之遠御矧值渟淵之寇或陳楚蜀之巡賴有直臣卒排異議星奔一鏃膽落四彝豈阿姦讒之擅朝機被仇方之猾夏二聖旣以北狩中都幾至內訌所幸人無離心市不易肆日後眞人之繼統心傾我后之來蘇果致宗廟降靈上穹悔禍皇帝陛下天縱上聖運叶中興載紹璇圖增光火德親屈鑾輿以冒犯霜露躬督師旅以殄滅蠆蕞然行在久留於別都清蹕未回於魏闕逆徒尙熾羣盜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似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繫天下治亂之所關仰祈聖慮之深詳宜戒闕車之輕動且以中國之倚恃實爲兩河之蟠蔚前自敵騎長驅列城畏遁獨懷忠憤糾進義兵力抗賊鋒率多俘馘然久闕王師之助援已深民庶之瞻疑近者雖時遣將徂征渡河深入尙闕府公之奏先傳南幸之音慮增四海之疑心謂覬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倘啟人乘之而縱橫則中國將何以制禦臣叨膺委寄代賦留司茲緣密託於宏天偶遂救寧於幾旬遽報翠華之移幸深虞中外之難安頗罄孤忠冀回淵聽昔奉春委輅建策猶止洛陽之都張禹驛馬抗章尙返江陵之駕矧丁聖世曷愧前修伏願陛下乘庚舜察言之明體成湯從諫之聖輕巡南服回駕汴都以安東北兵民之情以慰溥率雲霓之望則人神悅豫蠢夏謐寧遊陛指日以肅清盜賊不令而衰息咸資容斷用杜危機濯惕扣閽罔避龍鱗之觸傾都拭目佇迎天使之還願俯徇於愚誠誓益堅於忠報臣云云

乞回鑾表　建炎二年正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三次奏請

臣言。今月二十四日準范世延等齎降詔命。車駕將欲還闕者。比遣屬僚。仰輸誠款。鷹瀆蓋高之聽。益懷俾臣得預屬僚。逮夫踐祚之初。首錄孤危之跡。寤擾未泯。暫爲淮甸之巡。宗廟斯存。委守留司之鎮。力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殄仇方。再安王室。但知悃主。甘委命於鴻毛。無復偷生。期裹尸於馬革。夙宵以繼。寢食而遑。道河神迎衛以安流。不煩夾道之壺漿。自有隨師之甘露。人情皦皦。如聽南風。天意昭昭。乃回西顧。再斡乾坤之造。重增宇宙之光。赫有宋之中興。奄多方而大定。想瞻原廟。應加肅穆之儀。爰御端朝。愈見鬱蒸之氣。雍容對越。駿惠緝熙。宏收率土之歡。誕作普天之宥。下所欲者。上必從之。恭惟皇帝陛下。踐祚應天。時巡淮甸。備歷艱難之事。盡曙勤儉之風。謂京師爲諸夏之本根。而元后作斯民父母。念本根不宜搖動。謂父母自合依歸。茲俄奉於詔音。兼但知於拊舞。顧陛下繼志述事。齊頓萬幾。顧陛下命將出師。邀迎二聖。平蕩叢蠢之窟。保全巢場之封。坐視穆清。時躋仁壽。臣云云。

乞回鑾表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八次奏請

臣言。屢奏囊封。疊干宸扆。聖主未頒於明命。愚臣敢避於嚴誅。謹攄悃愊之誠。再瀆高明之聽。顧從人欲。以格天休。中謝。竊以京師是諸夏本根。元后作斯民父母。本根如已深固。則枝葉自爾扶疎。父母若未安寧。則子孫無緣泰定。茲實簡編之成理。蓋非里巷之浮言。始陛下踐祚於應天。萬方皆欣其有主。近陛下駐蹕於淮甸。百姓因此而致疑。何前日之郡縣靖共。而近時之盜賊荒擾。繇勤王者弗恤。與救溺者靡憐。貴主上遠父與兄。乃巡南服。助姦臣賡堉與子。欲棄中原。百爲祇肆於誕謾。一事罔繇於誠實。迹狀如此。情意可知。伏望陛下。斷自淵衷。早回法駕。據本根而致治。體父母以視民。俾人自勉勉以來王。天亦穆穆而降福。恩霈端門之赦。歡收寰宇之心。俗既遠非以歸農。敵亦望風而遁跡。壬室自茲再造。大宋繇是中興。黎民時雍。萬世永賴。果臣有飾非之語。則臣甘誤國之誅。狂妄奏陳。憤懣流涕。臣云云。

乞回鑾表　建炎二年四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九次奏請

臣某言。易謂省方。書言輯瑞。是天子或時巡於下土。邦人可瞻仰於至尊。然古今之事勢有殊。宜觀會通而制治。況上下之人情至切。思聞詔命以回鑾。故老臣再瀆於血誠。願聖主早形於睿斷。意狂罪大。語出涕零。中謝。臣伏聞先有格言。事必師古。蠻貊應天而受成。命太宗繼志以集大勳。列聖所以繼繼繩繩。諸福所以穰穰簡簡。實在京師本根之地。以爲寰宇朝覲之天。端拱而坐九重。穆清而朝萬國。陛下欽承寶緒。紹述不圖。當奄九有而有爲。體三無而無外。奈有姦臣之脞說。與憑仇方之誕辭。忘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轍。天下之來勤王者使去。義夫之黥救鬻者弗知。兩河保山寨之忠民。四方作草竊之賊子。皆穆陛下久駐蹕於淮甸。咸思慕於翠華。懷抑鬱而顒天罔聞。致猖狂而遷善無路。果還法駕。大肆鴻恩。人當澡雪以歸農。敵亦遁逃而屏跡。通追一統之大。不昭萬世之休。茲甚易知而易行。勿謂難測而難識。但去阿諛柔佞之語。而宏剛健中正之風。必天日之炤臨。應祖宗之保祐。一人有慶。應積其疑。臣無任云云。

遣表　建炎二年七月

心期許國。每檢扶厦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軒之意。魂魄將離於形體。精忱願達於冕旒。中謝。伏念猥以樸忠。受知淵聖。擢自困躓竊窮之際。付以寇敵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粗著勞效。坐鑾密計。

懷柔遠人。親漉宸翰。既哀矜於外使。復肆宥於愚臣。仰承曠蕩之洪恩。但增感涕。恭俟燔燎之法。冀早賜回鑾。中謝。伏念臣垂釣渭濱。耦耕莘野。居屬巢毛之志。誓端造膝之誠。斷斷無他。皇皇有素。偶承宣於逢水。辱顧盼於潛龍。依日角之炤臨。見天顏之咫尺。恪攄情悃。濔竭論思。願戡外侮之艱難。力助中興之事業。曩聞敵使祇齎僞楚之書。因憤戎心。失奉本朝之意。是藉口以覘虛實。欲合衆以苟侵陵。實不憤於誕謾。遂乞收於囹圄。庶全國體。以燦姦謀。豈敢涉於自專。乃上貽於北顧。恐懼承旨。倉惶改圖。文列雲漢之昭回。精神混漾。筆現奎躔之赫奕。耳目疏通。旋收錯愕之魂。仰認撫綏之意。更聽警蹕。永保生成。臣云云。

除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謝賜對衣金帶表　建炎元年八月

猥叨眷奬。併冒寵光。分內府之衣而副之兼金。出上廐之馬而飾以華鞍。曳婁知感。負乘增羞。伏念臣濫中偏科。汎叨仕路。偶緣遭遇。滂被使令。縈帶爲城。本無善策。下車搏虎。徒有壯心。雖殫犬馬之勞。曾之絲毫之效。敢圖異數。誤逮孤忠。不稱身章。尤慙蕃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之健。躬覩萬幾。合日之明。光被九有。察臣腹心忠義。曲賜顧憐。知臣蹤跡藋單。每加覆露。故令衰朽。亦玷恩榮。臣謹當克勵爲庸。勉效綿薄。雖逼桑榆之景。敢渝金石之心。知無不爲。深戒容身之計。老當益壯。永懷報主之忠。臣無任云云。

謝降詔奬諭表　建炎元年八月

守麟符之兩月。方懼罔功。下漢札於九天。遽叨睿奬。恩言曲逮。俯已增榮。中謝。竊惟京邑衆大之居。實爲諸夏本根之地。封畿廣遠。民物浩穰。豪彊萃聚。而彈壓當先。姦伏紛拏。而發摘匪易。比在熙平之盛。尚稱綏撫之難。況當兵火被毒之餘。繼以府治曠官之後。閭閻彫弊。綱紀隳頹。囚疲罔畏於明刑。掠奪公行於白晝。仰勤憂顧。誤被柬求。而臣學昧知方。器非任重。徒抱孤忠而許國。妄期薄效以報君。初抵都畿。首獨宿弊。蠹蝕蕩寇攘。良民獲奠枕之安。昏夜罕鳴柂之警。悉奉行於條詔。僞坐格於讒寧。陛下憐臣帥府委寄。叨麾節鉞之榮。念臣神州領尹。相宣犬馬之勞。特隆秘殿之隆名。仍畀留司之重寄。深庾尸素。

仰玷倚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柔如神之智。以臨炤百官。體逮下之仁。以鋤取姦佞。彰德非專於僻賞。念功思率於綸言。窺風勸於臣鄰。俾日新於事業。致茲庸陋。獲預寵褒。臣敢不祇服訓詞。恪司管鑰。金城雉堞。嚴守禦以增崇。甸服田畴。咸勞來而安輯。經費務先於實粟。練兵敢忘於防秋。預備事宜。悉符告戒。刻宸章於琬琰。式昭天府之榮觀。傳寶訓於雲來。永侈老臣之知遇。更殫九殀。少補萬分。臣無任云云。

謝中使傳宣撫諭表（建炎元年十月）

星使自天。玉音在耳。恭被聖神之賜。頓增畿甸之光。臣罔衰徵。倏望天顏於咫尺。人成慶抃。願隨獸舞以駿奔。感戴而思。涕淚以血。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容智。恭儉憂勤。稟天縕之多能。豎日新之盛德。祭淵衷之孝悌。思沙漠之父兄。天察昭回。必助恭行之誠。人心激勵。盡懷敵愾之誠。因矜浩穰之都。遂遣皇華之命。里閭見九天之輅從。競夾道以焚香。父老聞萬歲之歡呼。但吞聲而飲泣。伏望陛下。誕宣溫詔。早勅回鑾。庶寬大旱之望雲。式慰調饑之念食。臣誠懇切。輿論傾依。臣無任云云。

謝收捕開封府稱御前牧買珠玉仍出榜告諭都人表（建炎元年十月）

臣化而宅域中。端臨萬國。躬儉寶以先天下。懋迪羣黎。宸翰誕頒。民風丕變。朝野識德意之所嚮。邦家知泰階之可期。伏讀訓辭。第增感涕。中謝。恭以治自近始。化繇躬行。儀型肇輯。展之嚴。覩徵要荒之表。好惡所示。治忽可稽。弗剪茅茨。堯俗於是乎厚。弗革鳥跡。漢治勃興。深惟治化之端。實以樸儉爲本。恭惟皇帝陛下。秉德紹統。建極御圖。誠意正心。以齊家國。復古敦本。以律士民。念國步之猶艱。慨民俗之浸薄。克勤克儉。去泰去奢。屏服用玩好之奇。聚左右圖書之富。申嚴厲禁。豈特卻璀璨之珍。昭示儉純。蓋將揚絲綸之化。農知重穀而力穡。士知守義以遵繩。革蜉蝣之僭奢。成行葦之忠厚。一人表正。四海風傾。臣猥以菲才。誤膺繁使。惟知樸直以報國。不敢偷薄以示民。仰聖訓之丁寧。激孤忠而抃躍。臣敢不播揚純儉之化。恪遵禁令之嚴。一道德以同風。冀追太古。修政事而攘敵。行見丕平。臣無任云云。

謝除資政殿學士進階朝奉大夫表（建炎二年二月）

祕殿參華。文階序進。緜被湛恩之厚。靡容濫懇之辭。荷寵若驚。撫躬增愧。中謝。竊以真皇御宇之際。景德紀年之時。將優待於近臣。乃肇修於新職。學士有資政之號。朝廷爲盛事之傳。舉茲以旌。名稱至重。若樞廷之均逸。始獲新除。非承轄之辭榮。未嘗輕授。豈意衰遲之跡。亦叨超擢之恩。伏念臣天賦樸忠。人推戇直。方帥幕宣威之日。嘗贊運籌。暨帝暉纖炤之辰。誤蒙序爵。與言遭遇。良劇兢凌。俄分青祉之符。旋拜夷門之命。就司留鑰。俾衛上都。初無梁木之先容。實出冕旒之獨斷。忠悃子翼。不忘河內之孤。功謝鄧侯。豫謹關中之守。深慚么麼。曷副使令。敢圖繼被於褒章。濫賜比蹤於前哲。顧惟宿姦之譴。簡無以中傷。乃如大佞之笑刀。莫能潛害。爰念保全之德。每懷補報之恩。敢望崇資。涔加朽質。衛黽欲避。渙汗難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性仁。湯文義治。慶賞刑威之馭衆。尤先崇德而報功。聰明容智以臨人。固不泄通而忘遠。宜收舜履。用慰桑榆。光華顯設之榮。恐懼褒優之過。臣謹當堅持晚節。愈激愚衷。讀回鑾之詔書。但形鼓舞。感戢官之德意。誓竭駑捐。臣無任云云。

謝賜對衣鞍馬表（建炎二年二月）

服思不稱。始貴身章。馬志無驕。方爲駿骨。況帶被兼金之飾。而鞍如華轂之榮。仰荷寵私。倍增慚惕。中謝。竊念臣裹衣冷族。忝厠下材。本操耒耜以耕。零偶備驅馳而獵。道恭承褒字。已榮在笥之蓋。景仰天飛。尤激戀軒之望。既免回旋而見肘。敢忘夙夜以加鞭。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道覆臨。萬邦衣被。乾剛運動。四海駿奔。灼見三有之心。迪知九德之行。致臣衰朽。亦被恩榮。臣敢不曳裾懷慚。負乘知愧。素絲可效。誓堅正直之心。小駟無能。願竭周旋之力。臣無任云云。

謝傳宣撫諭并賜茶藥表（建炎二年三月）

皇華睿使。溫潤訓詞。仰膺覆燾之恩。曲示眷憐之意。孤忠鯁槩。誓殺外侮之殘。直道對揚。庶贊中興之盛。此誠激厲。但涕交零。中謝。竊以太祖太宗。基命定命。其肇造本根之際。必參稽年世之古。卜既協於休祥。事乃臻於泰定。所以繼繼繩繩之治。無非巍巍蕩蕩之資。累聖紹熙。億年駿惠。逮陛下入承於丕緒。偶大臣密奏於偏言。託曰時巡。意圖偏伯。忘宗廟朝廷之重。違神明天地之心。乘大一統之規模。毀二百年之基業。且天下是陛下之天下。彼姦臣何恤於存亡。如京師是陛下之京師。想儉佞安知夫去就。但知親屬。歸在江湖。寧顧中原。變爲腐穢。臣茶然衰憊。強爾支持。曾無毫髮之功。徒竊乾坤之造。金符剛正。同有國文。密賦蜀市之珍。寵錫建溪之異。仰叨殊眷。顧畢餘生。但知力竭以報一人。豈顧狂迷而忤三事。伏望陛下。蒼乾剛之獨斷。斂離炤以旁觀。特出宸衷。早回法駕。俾四海謳謌而來享。使萬民竭蹙以嚮方。用承滋至之休。永貽無疆之賴。臣無任云云。

忠簡公集卷三

賢樂堂記

巴別乘治廨之北有地數畝荒穢不治其日久矣自熙寧命倅以來凡更二十餘政閒有好事者足跡及之往往掩鼻蹙額唾之而去其他則未嘗過而問也宣和六年春朝廷以僕承乏郡試視事屢月日有暇矣因一訪焉爲之躑躅四顧怡然有得于心者噫天下佳處嘗滅於衆人不識之地而吳居化爲神奇且物有是理則茲堤也未必不待我而後顯又烏知僕之意不出於造化之所使耶於是斬荊棘鋤蓬茅易敗壞泄汙潦因高而基之就下而鑿之首構一堂獨擅翠勝四山回環如列屏嶂爭雄競秀來入目中最花春盛木葉秋落於此可以臨賞謝帥宴朝出杜關暮歸於此可以憑出處非特是也堂之東溶爲方池植竹以環其崔強名曰竹溪臨溪爲小閣曰思逸於是可以想見徂徠之俗依翠陰俯清漣放浪沈飲高吟大笑於清聖濁賢之間脫然遠跡於聲利之場也堂之西洄爲曲池種桃以復其岛強名曰桃溪跨溪爲小橋曰曰訪隱于是可以想見武陵桃源流水落英泛紅漁舟之子訪昔隱人夜半月明魂清骨冷瀟然如出風塵之外也堂居其中衆美并見因榜之曰賢樂有客登堂而笑曰實者之樂固如是乎僕曰莞爾應之曰然客固不知也昔者惡木蔽天不剪不伐烏鳥捷鳴於其上今則橛牟成蹊松柏如蓋春鶯鳴秋鶴唳交昔者蔓草據地不芟不夷蛇蚖蟠伏於其下今則闢杜夾徑芙蕖滿塘鴛鴦游嘉魚躍

矣方時序之良景物之美揖賓友而進之游目堂上縱步堂下無復敗人意者賞心油然生矣或舉白痛飲或揮麈劇談或射或弈或琴或啸披襟清徑弄花香浩終日與魚鳥相樂恍然無異濠梁之觀海上之游也此其所樂人之所同者也若曰是地不過數十步山得無謝崑崙之高乎水得無謝雲夢之大乎堂得不爲大廈耽耽者羞乎不知一拳之石與泰山同體一勺之水與滄海同性堂高數仞棲題數尺亦古人得志者所不爲而吾耳目所寄方寸所寓自有至大者存雖在環堵之閒曠兮曾無異乎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也此之所樂己之所獨有者也人之所同其樂自內二境雖不同要之非賢者則不與知也客改容謝曰斯堂之名眞得之矣余內外俱進矣顧紀之以告予之後僕曰諾於是乎書

義烏滿心寺鐘記 宣和甲辰十一月十八癸巳

如來以大悲心欲令衆生於十二時中因耳所聞生利益見不爲欲所沈迷不爲邪所障蔽斷除惡念滋種善根於是建置洪鐘以時撞擊俾有識無識廬懷聽受隨所聞聲蚤緣入道譬如雷震蟄驚凡矛甲昆蟲悉皆感悟所以者何日將旦晷動咸作奔趨爭逐擾擾競前於是警之廣令衆生起戒懼心餐至食時飢火煎迫嗽涎貪噬腥羶無厭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齋潔心日之方中交易爲市矜智嚇愚籠絡利己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方便心昧谷欲忝險邪氣盛一念差誤爲盜爲淫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畏懼心至夜未央神識俱晦夢想顛倒莫覺莫知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修省心人之云亡氣魄隨去倀倀冥行莫知所趨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依歸心如是等心悉繇中起念念勿絕證無上緣因知衆生因鐘以聽其聲因聲以考其意因意以明其心因心以會其道如來所寓思宏濟人滿心古精刹也形勢盤礴據湖山之勝舊雖有鐘形度小瑣發變焦急無從容韻寺僧有宗徧募檀越弋陽主簿葉天將捐財倡之寺衆環喜和者沓至於是大體鈞模采堯氏法規天地以爲鎔翕陰陽以鼓氣回祿騰烙飛廉助威燿燿璀燦融爍鎔液神施鬼設一瀉而就頂蟠首虬鰲蛇鈎搦徽以金索縣置挈之隱隱闐闐滿虛空界應四生六道流滯幽冥聽此法聲悉皆解脫茲勝事也樂爲頌云

人得是身不自愛重貪殘暴忍長惡弗悛劫劫輪回歷盡苦報如來悲憫以鐘代言俾衆生聞聲覺省悟隨聲懺悔滋益善心予適宰官代佛宣說願咸諦聽無益無遊

重修英惠侯義濟廟記

巴子之國遠在西南一隅封爵卑而土地廣自秦伐蜀時師還滅之以其國爲郡曰巴郡西漢因之爲郡境爲宕渠等十餘縣東漢又於宕渠之北置漢昌縣元魏延昌中遣將平蜀始以其地爲州曰巴州則今之巴州實昔巴郡之屬封也故州有巴郡太守嚴將軍事劉璋名頗沒子有餘載巴人事之如存歲月追祀而歌舞之若皆親見其人躬被其惠澤不可忘者凡過其門無老壯賢不肖必以手加頂至于再三如神眞在其上以至雨暘之愆疾病之苦率詣祠禱之無或不驗前後郡太守數上其事于朝朝廷嘉之既錫之廟號又封之侯爵其所以旌寵神聰至渥也宣和四年冬公被命出守其邦下車之三日謁于侯廟禮甚恭明年春閔雨秋復潦皆有禱于神昭答如響歲則大熟六年秋郡國修常祀公至祠下視其堂廡

弊甚因顧其屬曰嚴侯實在祀典且有德于巴人今棟宇傾壞支以他木上漏下溼不茇風雨人不可舍其下神其肯安之乎傳曰誰敢不齋肅恭敬致力於神矧是州年穀屢豐朝廷德澤下流飢者哺勞者息囹圄空虛盜賊不作民安且治矣致力於神適其時也乃擇屬吏之事事而敏者委以完繕且戒之毋取於民毋擾於衆蘇太守而下爭出俸錢以助其費數有差皆不約而從也始事之日翠心欣愉工不候呼而集材不俟鳩而足陶甄致良刮劘致巧易腐以堅代撓以直增卑而使高廓隘而使廣欽者正之潰者起之昏汚者飾之晦朔不再匠氏告成公乃率僚佐落而祀之公親爲祝辭以告之禮成就次衆皆曰事神若是謂無負矣因謂僕紀其事僕曰然夫智有餘者常不足於忠勇有餘者常不足於義僕竊謂嚴侯兼之方先主之將入蜀也劉璋既遣法正結好發兵協助遽其來也親出都城三百里與之飲酌日璋已墮先主殺中曾不少悟侯獨拊心嘆曰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非曰智而忠乎及張飛擁大兵而西勢欲吞噬巴蜀郡縣聞之不棄城走則開門降惟侯領一州之卒以死拒敵力屈被獲猶數飛而罵之且曰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將斬顏色不變終不少屈非曰勇而義乎嗚呼侯之赤心烈火之赫侯之勁氣金石之堅智足以謀而惟忠是效勇足以斷而惟義是爲使之遭盛時佐明主任之大事假以重權必能奮不顧身行其所志而盡其所長勳烈之偉名節之顯當與古社稷臣比肩矣惜乎生而不幸委質於僭竊之牧使功名不顯於天下死而不幸史臣不爲立傳本末不見於後世僕每讀張飛傳見侯行事未嘗不廢卷太息而爲之橫涕也抑世之士大夫有以柔聲媚色期就軟熟巧爲進取冒蹤華要或不得已而補外猶竊名藩巨鎮坐尸龍祿一旦事出非意神氣駭奪莫知爲計甚至於變服雜屠田舍中以幸苟生俾一方生靈魚肉賊手國家果何賴於鼠輩爲哉然則嚴侯之忠誼誠可尚也宜乎血食巴土萬世而無替

義烏景德禪院新建藏殿記

夫百億妙門三藏爲總大哉利生之本不可得而思議也如來出世以大士因緣示悟衆生繇一道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而所聞亦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圓機定數之義播列諸部星羅雲布沒世不能誦其文終身不能發其蘊於是彌勒大士闡大方便聚諸經以歸三藏使流通教典盡載一輪塵沙法門同歸一揆廸衆生信而揚之則不須朝講暮習於彈指頃開含受法要心怡神悅蕩滌諸苦發探蒙愚展迪聾瞽復性命之眞救迷妄之失可不謂無窮之利乎烏傷之北附縣一舍有院曰景德肇荒於唐山主琳師始建經藏寫律等值一百函師歸寂缺而不講越治平二年院之徒契湜偏募士庶經滿其數沿函五百成卷五千有八星環金晃墨寶珍嚴燦然煥赫顧偪窄不足以容時竊景慕至元豐中居士葉之無盧日一時英才碩德咸發胸中之蘊與其子孫遊講明爲學之方皆嚴整無他好公亦游泳其間說說崇信佛法誠謂長者一旦發念出家聚材庀工作轉輪以廣其度住持沙門契海又化檀信益爲經理其屋十八楹越二年畢乃告成隆廈廣閎飾以珠貝華輪寶麗負以虬龍窮極雕繪閒錯文藻內外一新遠近信仗四方之人皆得轉輪是猶振風之過衆竅甘雨之成百穀然後美根長固惡蔓除滅芬芳嘉實皆得饒益說有下愚至賤之人若見若聞或瞻或禮隨其根莖各有所潤皆夫飢者入太倉觀夫殺衆生

未得食固知可以飽其飢矣病者之藥肆觀大劑料雖未投藥固知可以療其病矣以此法味永施衆生則飢能充而食難盡病有止而藥無窮究其旨歸何須外求周旋於方寸運動於日用從容中道左右逢源動無所率止無所累行無所遮奚俟輪哉今觀葉氏所謂藏者如是如是至於布琅函列朱軸誠爲除衆生飢病方便法也

宗汝賢墓志銘

先大夫四子嶧灝二弟皆少亡惟兄與某自幼羸辛某既黍一命惟兄服勤力穡肯播肯穫以克幹裕厥家某嘗媿弗獲朝夕相從事竊謂投老當奉几杖於東皐西疇優游以憑化遷及方丐宮祠浸圖爲休致計不幸以罪斥繼而睦寇竊發橫肆焚劫衣冠良善尤被害兄遍兒焰逃遯望婁弊齊避山林間皆夜迷誤因溺死實宣和辛丑二月二十四日也是時路尙梗迨閏五月始聞訃嗟乎兄之積行乃罹斯禍耶某失怙恃鞠兄是賴聞問痛弗自勝即寄書諭稷曰汝父存某既不能相倚以生今亡又不得撫棺號慟以盡哀所可報友愛者惟襄奉耳汝舉葬宜俟某躬與執紼庶酬夙志稷卜地協吉泣血來告某啓槧梗塞且自言曰吾尙忍銘吾兄耶然義不當辭兄諱沃字汝賢世爲婺州義烏縣人曾祖惠祖拱皆不仕父舜卿贈朝散大夫母劉氏贈太宜人兄始娶劉氏先兄卒再娶時氏享年六十有七兄天姿夷曠襟韻邊幅直情徑行靡所阿徇事親孝於飲食起居際時作諧語慈顏每爲曠然一笑平居怡怡無慘沮意甘疎淡氣不下人未嘗以圭撮干親舊亦未嘗以點墨擾州縣喜賓客曾不顧供具有無朋游中有倚豪富作氣勢陵轢貧下或揜其不善而見其善者兄於廣坐中直以理折之彼雖暴戾心自媿服鄉人欲作一不義事必先畏縮曰宗汝賢知之定衆辱我矣以是俗多敬慕五子曰愈兩貢於禮部曰三六少俊爽皆先兄卒曰稷謹愿有志趣能訖大事曰舉曰藥皆勉學稷卜宣和丙午正月乙酉葬兄於同義鄉新塘原泣而爲之銘銘曰

兄任直心不生虛妄惟是篤求故氣不喪諸子誦說蔚有趨向善之所鍾神自來相他日錦章貢松軒上歸安茲邱慰斯人望

葉處士墓志銘

公諱桐字彥倫其先睦州人五世祖徙居婺之義烏後宅里人祖迎父遜潛德不仕公天資沈靜偉特始居貧約生理日蹙因擇地之廣口見屑巒沃壤築居其閒治家先勤勞不妄取諸人而生日裕不私蓄諸己而用必舒本末緩急咸得其宜常自言曰發身可矣養其心者可失乎爲今計可矣爲厥後計可緩乎觴詠固可樂豈若田園之樂深篤金固可積豈若詩書之積久乃依山原緝園亭四方賓客過其門者延

兄卒曰稷謹愿有志趣能訖大事曰舉曰藥皆勉學稷卜宣和丙午正月乙酉葬兄於同義鄉新塘原泣而爲之銘銘曰

兄任直心不生虛妄惟是篤求故氣不喪諸子誦說蔚有趨向善之所鍾神自來相他日錦章貢松軒上歸安茲邱慰斯人望

葉處士墓志銘

公諱桐字彥倫其先睦州人五世祖徙居婺之義烏後宅里人祖迎父遜潛德不仕公天資沈靜偉特始居貧約生理日蹙因擇地之廣口見屑巒沃壤築居其閒治家先勤勞不妄取諸人而生日裕不私蓄諸己而用必舒本末緩急咸得其宜常自言曰發身可矣養其心者可失乎爲今計可矣爲厥後計可緩乎觴詠固可樂豈若田園之樂深篤金固可積豈若詩書之積久乃依山原緝園亭四方賓客過其門者延

之永安鄉方丈隖。余嘗受知於公之季氏。熟公言行。來請銘。迺弗果辭。銘曰。
氣偉特兮性温厚。躬儉約兮致豐阜。樂田園兮得所守。資詩書兮貽厥後。與山岳兮齊其壽。石可壞兮銘不朽。

陳公墓志銘

公處龍水人。幼喪母。隨其父僑寓。因與先人遊。遂相結爲義兄弟。某省事。卽尊奉公若叔。公撫視某猶子也。後雖爲姻家。而眷眷克恭。如念天顯。未嘗一日替。先人中疫氣病幾死。至親無肯過門者。惟公不忍離側。凡藥餌必嘗而後進。某護先人喪。歸自滕水。公迎之路。撫棺號慟。哀感行路人。先人諱日。公躬走佛刹薦冥。以紓追悼意。公與先人自幼至老。自老至死。已死且不忘。每語及必梗塞泣下。嗚呼。公有賢德於某。曾未一報。今乃云亡。嘉隧之刻。非某其誰宜爲。公諱允昌。字得全。今爲婺之義烏人。三世皆不仕。曾祖桓。祖生。父居昱。母魏氏。公父某尚及見之。慮厚温粹。與人侃侃言。必以誠。獨生公。公娶寶溪潘氏。先公卒。公自幼特立。嚴正而和。疏通而信。惟喜佛。思淨覺心。求寂滅趣。於是屏居小室。宴坐湛然。雖諸染著。凡所酬對。取辦爲證。無毫留礙事。如老衲宿常梵行者。一方鄉人有訟必質公。公爲剖析理道。定論曲直。又飲之酒以和之。故兇悍狡獪。愧服無復敢譁。聞有窘乏不容假貸。怠慢者諭以勤。浮侈者諭以儉。漫浪不謹者。諭以修飭。不獨隨宜周濟。而必寓之教焉。里有喪。不問識與不識。常備棺槨以副其求。若急難所需。無少難色。以是鄉人依歸愛慕。若疎若戚。若遠若近。咸不言姓名。止以公稱之。惡少不逞輩。不敢造公門。或持騶檄至。必唧唧下氣怡聲。惟恐公聞知。此非有力脇持之也。皆自心悅誠服如是爾。公享年八十八。未亡前一月。屏去茹葷。浸不欲食。但飲沈香水三日。百無所苦。神識不亂。以宣和壬寅十一月十二日。若睡而逝。茲殆學佛積善所致然也。公一子一女。子昂。迪功郎。前任邵州新化簿。公薨背後。哀苦毀瘠。去公九十日而卒。女適遊士傅璨。孫詩。懋於學。公不欲其去膝下。強納粟爲大廟齋郎。曾孫敦仁。敦義。敦禮。敦智。敦信。曾孫女四人。卜以宣和癸卯十二月乙酉。葬公於永安鄉下岩原。使來乞銘。某不敢以駑學辭。謹爲之銘。銘曰。

公坐一室。心自內觀。了知六塵。皆見幻妄。故於財色。盡欲遠離。方寸泊然。清淨圓滿。公無所住。予復何言。茲強銘公。聊示爾後。

尊翁之懿。惟某深知之。故樂爲之銘。數日究心。方能成此。切不可令人改動一字。如不可意。請託能者別作。仍爲寫一本燒盡前麾。少慰亡靈。至扣至扣。某上聞。

陳八評事墓志銘

某先父行己謹且信。不泛交游。與公相厚善。情好既篤。遂結爲姻家。今公之孫暘。以書告某曰。暘祖安厝有期。願丐銘藏諸幽。暘某甥也。某公壻也。義不可辭。公陳姓。系出有嬀。世爲婺之義烏人。曾祖祖父皆晦迹不仕。公諱裕。字寬夫。天資莊重。不妄嬉笑。不輕然諾。孝於親。母年九十餘。公下氣怡聲。左右承順。起居飲食。必躬省視。出入戀慈。不啻如童穉時。二兄一弟。疎懦不立。公俯仰友愛。相怡怡至老不少懈。簪聞禮

記云。毋不敬。公曰。嘻。果能行此一句。卽不失爲善人君子。某幼聞是語。暨長。覩公提身接物。循循侃侃。其與鄰里。不問長少。必委蛇致恭。毋敢慢。有以急難告者。隨分周濟。見樵牧子。亦推誠遇之。使僕妾未嘗形之色。聚族數百指。閨門雍肅。中外姻戚。咸以長者稱。裘劉氏。享年八十有六。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正室。垂死。神識沖靜。殆平生樂善慕德之致也。男六人。曰什。和。易。孝友。踐履如公。曰錫。虛太學。以文行馳名。及進士第。朝廷除復州教授。二子不幸皆先公卒。曰伋。曰備。曰成。曰鐘。成修謹克家。女三人。長適劉哲。次適宗嶧。幼適某。孫男七人。長孫宗哲。醇厚可喜。亦少亡。次宗暘。以武舉進士第。武吏密之安邱尉。方力爽邁。當塗交章薦之。曰宗益。曰宗皐。曰宗離。曰翬。曰昭。兩預鄉薦。孫女十人。曾孫男一十七人。曾孫女五人。伋備。成。鐘。卜以政和丙申某月某日。葬公於祖塋之側。某自幼與公子錫游。且係葭莩之末。知公之所存爲詳。銘曰。

修之家。其德乃眞。盟之獨。其行乃惇。嗚呼如公。是宜慶流衍溢。而俾子孫振振。

忠簡公集卷四

求教書

某未冠時。持先人遺書一車。他無所攜。悲吟梗概。慷然去國。求師承于四方。閱十餘年矣。崇蓬絳幀。所歷數十。取道一無所得。莫悟其繇。因悵然以歸。一日擊舟越重湖。將泛巨浪。以放心志之鬱紆也。並堤而行。延緣葦間。皆漁聚落。得漁老焉。邀過其處。蕞漏肅然。掃地以坐。因詢之曰。瀕湖而漁。何慮之甚。豈術之謬乎。曰。不然。余所學任公子釣也。任公子之釣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期年而得魚。可以厭溯河蒼梧之民也。若夫有是具而得是魚。則利固可以終身。豈不泰乎。今有若魚矣。而乏其具。是以病焉。某始聞而驚曰。求師而取道。亦猶是也。學未備而欲聞至教。固亦難矣。盍益之名都大邑。通儒之聚。凡古人所著之書。與今日之學者耳目所未及。一皆貫穿熟讀。要其無所不知。無所不有。一展底蘊。以求至教。則於取道。其亦庶乎。既歸且治之。有智叟過門而歌曰。辰乎辰乎。盍來之遲。而去之迅乎。已乎已乎。筋力慮而死期至乎。某再聞之而疑曰。諒矣。漁人之弗慧也。吾又祖其困而取貶耶。大魚不易得。至教不易求。吾其與求魚並志。可弗之使故圖乎。因訪前日之處。首至其鄰焉。因告以學漁之難。繼訊之曰。子之漁。何求之易而利之多耶。鄰漁曰。予所學。詹何氏之釣也。不若是之費也。詹何氏之釣。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鈎。荊篠爲竿。制粒爲餌。於百仞之淵。汩流之中。引盈車之魚。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爲術無他。獨臨河而用心專故

能以輕致重也。某終乃附牌而增嘆且歎是乎。必求大具以要大魚者。皆見笑於庸何氏者也。亟走以歸。

上李丞相書 謝編

某衰老無所能解。但聞賊酋驕蹇。尚有橫肆之意。欲言之。慮涉自媒。欲不言之。又恐稅不及事。且或誤國。然自媒之罪小。萬一於國有誤。則罪死無濟。比蒙恩差某知吉州。兼京東路制置使。仰荷朝廷眷注。所以爲一身計。則甚安便矣。方今二聖蒙塵。天子駐蹕在外。京城啾啾。顒望翠華回輦。四海生靈。猶有未復業安堵。如我祖宗時者。顧一身偷自安使。如憂思過當。不能自爲一身安便何。恭惟僕射相公。以道應世。不忘天下。休休有容。恢恢無間。欲再造王室。欲中興大宋基業。想勞心經濟。上副仰成。凡所設施。必以天下在起居飲食間也。前過京師。有河東數百姓來。日訴乞收復河東州縣。有數太學生并太學正王擇仁來。相見言收河東事。於今月二十九日。有王擇仁附書并諸目來與某。顧某雖不以一身自謀爲計。而無路可爲。相公有志天下。願輔佐天子纘承。焦勞再造。中興我太宗炎世一統寶緒。毋蹈東晉既覆之轍。毋安積薪未燃之火。某不勝痛憤激切之至。所有王擇仁劄子。謹此繳納。

與北道總管趙野約入援京城書 靖康二年二月

某惶恐再拜。上覆北道總管資政閣下。春和。恭惟鈞候動止萬福。竊惟京城閉門久。君父注望四方勤王之師入援。想不啻饑渴。資政爲北道大總管。乃將大兵自衛。迂回曲折。走南京駐劄。蔽遮江淮之人。俾不能進前。固護王室。則朝廷何賴於屏翰。伏望早賜指揮進發。去京二三程劄寨。示賊酋以天下人心歸嚮。軍民怨切。願瞻天表之意。庶幾魯人畏恐。下城引去。以示忠節。無爲身謀。不勝拳拳憤悱激切之至。

與河北河東宣撫范納約入援京城書

某惶恐再拜。上覆河北河東宣撫太傅。春和。恭惟鈞候動止萬福。太傅是朝廷重望大臣。凡所舉措。爲天下重輕。爲四方軌則。今以河北河東宣撫之名。乃擁兵自衛。迂回退縮。劄駐南京。是耶非耶。不知太傅晝思夜度。謂臣子大義果如此耶。若以周旋無非。合於義理。伏乞指揮。開放道路。濟以糧斛。令江淮以南州軍。皆得自進勤王。去京城二三程劄寨。示賊酋以天下歸向激切之意。庶酋懲戒。無有後艱。毋爲全身之計。不勝幸甚。

與知興仁府曾楙約入援京城書

某頓首再拜。上覆知府待制。春濃。恭惟台候動止萬福。近汪元帥錄去藥方。云是左右所撰。某竊疑之。且有人至親偶感是疾。其爲子者。豈可安然坐視。漫不省察。使邪毒之氣漫淫侵蝕耶。亦豈可輕聽人言。遂一切屏去表發洗滌之劑。以助養眞元。使三百六十骨節之間。更無外邪之證。俾其親享無窮之壽。而其子自保仁且孝之名乎。今賊酋猖獗。侵犯畿甸。待制使之爲醫者。誰歟。醫之用藥。能表發其外洗滌其內者。誰歟。既來有爲醫與藥者。乃揮諸兄弟。令望望然去之。曰。是時氣也。姑當任之。不可召醫。不可用藥。是亦不仁不孝也已。某衰老無能。過膺重責。夙夜震恐。不敢寧處。伏望待制炤悉。早賜指揮所統諸將。起發前進。令去京二三程劄寨。示賊酋以天下軍民。至誠懇切。罄不顧身。願入覩天表之意。毋爲一向顧惜諸人私意。俾賊酋悉肆全無忌憚也。

天寒日暮。霜併至。蕭條冀北之野。犬爭食而烏啄痂者。乃其所也。孫陽過焉。昂頭掉尾。強起而一鳴。人孰不笑之。噫。是馬也。濒困等死耳。亦知激其感遇。夫何傷乎。孫陽忽察焉。見其所不見。而不見其所見。秣芻以飼之。封藥以裹之。異棧而摹毛辟易。受稿而道路改觀。春風入蹄。頓擧千里。自古詩人畫史。與會稗小說。一皆異口而贊美茲事。是以孫陽爲善相馬。而精魂比於列星。信不誣也。某深感於此。故復摭其事而進焉。重念某一登仕路。備驅策者二十餘年。蓋亦涉長途。縈險道。未嘗敢一跌以負主人之責者。況竊衙帶爲哉。今則既仕而老將至矣。以日計之。方將弄影於無人之道。而猶坐曹以竊祿也。嗟夫。士不遇知己。老死塡溝壑者。往往尚有。顧某何足數。而欲覬閣下之知我而憐我。雖然。冀北之鳴。聊爲孫陽而一發。恭惟閣下英姿偉望。簡在朝右。固宜羽儀帝側。而鳴玉禁途。廼者暫綴華班。出司邦憲。擁塵澄按。經脈列城。正孫陽過門時矣。倘僕僕道旁。袖書自列。不知者皆胡盧而笑。知我者猶謂其激於感遇也。不識可賜調御。一經九折之坂否。剖心瀝天。言不悉意。

月兩至岩下讀史嚴之清什咸是楠之老於岩谷而可憐也因慨然操筆而賦之曰

楠之生兮厝崖之中顛詢之人兮不知幾何年包堅根而下蟠兮貫頑石而澈沉淵蛛修幹以上凌兮並孤岑而參差天大枝嶋起兮虎豹拏攫小枝回屈兮蛟螭蜿蜒黃葉翳陰白晝沉沉輪廣十畝蓋穹百尋衆鳥托宿鄧林非深諸卉仰芘荊雲非陰雨溜螢兮一塵不染風振響兮海潮同音露下兮鶴唳月明兮猿吟擅此清致亘古迄今有客戾止惻然勗中吁嗟斯木之異兮有不遇之窮爾胡不生於泰山之側秦帝東封兪風雨之是避豈以五大夫之號而封松爾胡不生於周成之宮禁林九重顧親賢之是戲豈以封國之瑞而翦桐爾胡不生於分陝之域舍彼召公未必以甘棠之蔽芾流詠於國風抑亦豈無工師之良識爾材之非常用之爲棟梁則足以建九重之明堂用之爲舟楫則足以濟巨川之汪洋用爲宗廟社稷之器則足以參鼎鼐交神明薦至德之馨香夫何默默而甘老於窮山寂寞之鄉徘徊其下恍若夢兮心駭而目眙音揮偉人寘目視曰噫謂子知我乃不吾知吾生於斯長於斯始于毫末至于十圍雨露不吾遺霜雪不吾欺春兮秋兮吾不知代謝之有期漢兮唐兮吾不知興亡之幾時柯葉顏色曾無改移過者千百睥睨焉不以吾爲樸櫟眞待之斧斤之害亦幸不罹吾受天地造化之恩孰有等夷子之不賀而乃我悲使予處此復將奚爲吾非不知強自取藏器以待時而動老當益壯自任以天下之重簡匠人斷而小之能不浼然而悔痛乃所願比不材之樗同乎無所用若曰不遇自有物主之非吾所能爲姑亦付之一夢客聞之釋然悟曰達矣夫斯言可書紳而永誦

五言古

東上辭松楸一首

八年坐親黨泯伏長安城廿心傍松楸申我兒子情閉戶慨岩廊讀書笑金鐵力田固爲政課童乃司兵深痾骨相寒不蒙軒冕榮維天臨萬邦搜羅世豪英我友挽出之大人今織明古無忠孝全泣涕去邱塋爲翁大門閭翻然以東征

感時有序

叢鹵長驅京邑陷危此忠臣義士痛心疾首勤王報國之秋也而宰臣遽家鄧守踰垣縉紳士大夫陸續水奔使人主嬰孤城以自守無一犯難者事小定矣而上書獻策之人亦未有慨然以東者世道之衰一至此乎太息之餘以詩自道

卿士辱多曠天主憤蒙塵稷戎要虓將謀國須舊臣百戰取封侯未必亡其身懷奸廢忠義胡顏以爲人吁嗟世道衰大僊加縉紳平居事弈競梁汴分宅屯一旦國步艱四進如星緊輔相已撑柱守令仍踰藩冠蓋陸西竄舳艫水南奔鄙夫用慨然策馬趨修門勤王着尺柄悟主期片言時來倘雪能我冠拜臨軒遂遵上王除道滕仲元元措世於泰寧歸來守邱樊

謁華嶽一首

忠簡公集卷五

撫松堂賦　遺王居士

嵩少之麓萬松鬱然偃高蓋以鳴風盤深柢而切天卻斧斤於睥睨款化石而頑堅悵莫致之華我林泉發騁士之幽尋課畦丁而小遷培拱把而氣藏蓮桔槔而智圓寓修身於植藝戒除惡於蔓延則百尺於歲寒扶大廈於將顛眷焉撫之倚笻於麓脊翳其成森若嚴谷且漱且濯澄我喬木或攢簪而爲酒或飛烟而取墨或採脂以儲藥或祈明而代燭或盤縷以爲扃篚或折枝以當庖玉倘騁士之見須効尺長於必錄我觀此物磯落節目擅巨棟於廟堂備行艫於海濱用扶危而利涉肯收功於芒粟肯象伊何孳於一庭蒼官侍坐青衣侑尊鼓琴瑟於晚吹見屏幃於朝暾騁士顧之內娛外忻陋軒騶之飛馳避門第之奚羨我觀此物受命不羣稟直氣以自如信孤標之獨尊聳若高才儼如正人思仰止而企及能童語之紛紜苟好尚之不移質是非於老生姑置勿談羽服綸巾時短首以怡顏毋折腰而役形處身世於無心看出岫之飛雲以騁士爲後來之淵明也

古楠賦有序

巴城之南山有寺曰南龕寺之外有大木曰楠其生甚久唐刺史嚴武、御史史俊皆有詩詞刻于崖腹嚴曰臨深插石盤老根史曰結根幽壑不知歲自時迄今又數百年邦人謂之古楠宜矣僕到官之三

楊賜獄所挺嚴武金天晶二子爲時出顧我非炳靈維嶽鎮四方氣秀天骨青巖靜立千仞力能產公卿降神詠崧高識緯仍反經取象到執珪譎怪如洞冥平生笑窮奇立語心自驚我質培塿耳胷山固嶟嶸誰言華嶽高我山摩玉京是中所包藏丹碧琴瑰瑋平居蟄雲雷飛雨溢四溟此豈真有之落筆紛縱橫發我文物秘衆渠胥澤傾太華屹不搖我山身載行

五言律

雨晴度關二首

燕北靜胡塵河南澄我兵風雲朝會合天地共清明泣涕收橫潰焦枯賴發生不辭關路遠辛苦向都城

其二

萬滌眞成快氛穢不敢陰萬花恩澤了二麥亂光深地勢臨仙掌河源識帝心馬頭迎霽色詩句日邊尋

過潼關

一雨崤函咸風沙放我過嶽神猶假借官吏莫誰何塹斷思航渡城堅戒石磨一夫工墨守寧怯萬夫多

道逢鄉人笑僕騎馬之瘦

生笑長裾曳仍羞下澤奔據鞍非馬援叱馭豈王尊汗血能親國叨盧終感恩莫欺騎馬瘦揮策詣金門

五言絕

盤豆鋪南李翁園

李翁臥亭午春深掩柴荊忽聞風雨響疑是勤王兵

六言

題趙園

瑤瑛來侍梅臺琴惡白鳴松島山中野服相羊足以亡憂遣老

鑿池智有泉源種木胷無芥蔣蠙頭吐水涓涓端是銀潢一派

七言古

道逢散遣之卒云講和退師無所用之矣輒以二十六句道胸臆

翁擁麾幢我爲兒剽聞竊睹皆兵機其中襲擊不容瞬騷行電掣猶透迤戎人長驅越大河天下震慓關闕危肉食之謀殊未臧我憤切骨其誰知慨然奏疏金馬門力陳盟賂捐國威嚴尤下策尤可笑鼠錯上書亦奚爲道路荊棘初翦除花如步障吾東之八年閉戶尺蠖屈一旦度關匹馬馳行行側身聽戎捷忽聞募士詔遣歸濃書大墨榜教詔曰敵悔過今退帥羽檄向來召雞虎乃詠出車詩杖杜蒐兵銷刃兵猶怒卻把鋤犂農鼓舞君王神武今戡亂爾敗不歸汗我斧

七言絕句

曉渡

小雨疎風轉薄寒駝裘貂帽過秦關道逢一澗兵徒涉赤脛相扶獨厚顏

華陰道中

煙遞見白初疑雪日映斕斑卻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

其二

官茅作屋細家居雲碓風簾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壓詰鞠川圖

其三

寧王畫作金盆鴿韓愈詩誇玉井蓮瓦缶泥泓村落小亂茅羣雀不堪傳

至洛

都人士女各紛華列肆飛樓事事嘉政恐皇都無此致萬家流水一城花

華下

千岩屏出亂雲飛失我平生洞府期夜據征鞍不交睫舉頭彈指睡希夷

馬上口占

龍興虎視詫周秦王氣東遊作汴京陰祝巨靈移此險大河爲塹嶽爲城

蚤發

繖幄垂垂馬踏沙水長山遠路多花眼中形勢胷中策緩步徐行靜不譁

忠簡公集卷六

寧國長老語錄序

趙州柏子果是分明。漫雲桃花更無疑惑。一宿不爲迅速。九年未是遲延。萬法只是一門。千口豈有兩舌。寧國堂頌宗乘東道覺路南車。儒釋兼通。死生了達。包藏無礙。常發大慈悲心。度接有緣。默傳正法眼藏。如某愚昧。顧師提撕。濟我無底舟航。還我未生面目。深悟箋蹄之要。證此上機。姑有土苴之餘。寫諸方册。

圜鄉麻衣寺瘦佛畫像贊

壁上瘦者。乃人天師。非病維摩。亦非辟支。學道雪山。蹂跌忍餓。中包太虛。外示清羸。方其瘦也。一麻一麥。鬚髮如蓬。巉巖而骨。及其肥也。丈六金身。相三十二。爲佛世尊。非我壇儒。亦非飛仙。願此法身。充滿大千。是故合掌。作此偈言。

題均師休牧軒頌

青居曾露一絲頭。謾示人能解牧牛。究竟本來無一物。未知能使阿誰休。一乘休去已忘機。恰似當初未牧時。雲起雲消本無迹。有爲全體是無爲。空餘短笠與蓑衣。道若休時事早多。更向中間消息。夜深無奈月明何。

告金天廟文

維嶽雄峻。維神司之。雲雷翕張。神固專之。作帝金天。號位高明。云胡戎醜。竊我盛名。夫金者。奠方則爲西。制器則爲兵。論幣則爲上。鐵人則爲英。厥號厥光。可享維神。彼酋無知。拒于厥身。匪國之殃。繄神之讎。神弗殄誅。爲神之羞。大發陰兵。百萬其師。怒目張牙。龍甲豹皮。彊弩橫刀。鐵騎沓馳。助我熊羆。戮彼鯨鯢。神以獨尊。祀以不隨。借神威靈。一壜無遺。

請寧國再開堂疏

伏以山上浮雲。本無心於去就。海中潮水。豈有意於往來。無非時節因緣。要識卷舒任用。寧國堂頌。自家衣鉢。非徒庾嶺傳來。心地泉源。便是曹溪流出。吞盡三世諸佛。跳出四面八方。七縱七擒。縱橫妙用。三仕三已。喜慍不生。何妨旧店重開。可謂前燈復續。珠還合浦。鶴返故巢。正當恁麼時。請說這箇法。

請海長老住蘇溪崇德疏

伏以萬法本空。一性圓寂。撚花鶖嶺。曾虧一笑之瑕。面壁少林。猶病多言之失。必也忘眞俗之二諦。泯色空之兩途。自非圓頓之流。曷致機筌之用。某人長老。洞明宗旨。深達祖風。始出世於治平。實印可於法海。退藏密旨。栖心彌勒之道場。重振宗乘。示跡法輪之古刹。人天共集。凡聖瞻依。會須振領提綱。十方坐斷。若也超佛越祖。一線不容。除是慣戰作家。能具正法眼藏。既登寶座。願振潮音。俯徇衆情。無煩退托。

請舉老住滁州寶林

靈山正法眼。本從微笑傳來。金粟不二門。亦向無言悟入。必將說難說之法。相與參未參之禪。灼然開口便差。須是當仁始得。某人導雲門之一派。住龜鶖之三春。祖風夙振於淮壖。道價浸高於海內。屬寶林之虛席。合衆剎以謀師。既蒙赴感於隨緣。何異逢場而作戲。前日瑯琊席上。已示老婆心。只今襄水岸頭。佇聞獅子吼。

爲華州作延請畫老疏

義標第一。建特地之伽藍。語揭前三。屹衝天之寶塔。雖伏神龍之暗護。亦資象數之冥搜。不有當仁。豈容作禮。某人性融圓覺。迹契因緣。定裏光明。入忠持之境界。句中法令。得智老之門庭。願解禪包。來提祖印。奮擧擲臂。宜借掌於巨靈。擧拂拈鎚。試拔蓮於玉井。不髮末劫。端是本心。

千手眼大悲偈

千手一手用。千眼一眼觀。用觀無差殊。何必許多般。

覽鋭偈

覽鋭影還在。掩鏡影還去。試問鋭中人。卻歸什麼處。

盧行者偈

休問東西南北。莫說之乎者也。直饒神秀文章。不似老盧行者。

佛說偈

後學要說禪。教人作箇謎。佛祖直分明。但爲傳衣偈。

宗忠簡傳

公諱澤字汝霖義烏人。嘉祐己亥登第。初尉館陶。出宰龍游、掖縣、諸邑。薦陞通判登州。尋攝監鎮江。旋判巴州。靖康丙午奉蠟書充副元帥丁未高宗再使斡離不軍。時敵情叵測。中外危悚。公則決策留行。中興之業。公之力也。時與汪伯彥、黃潛善議不合。不復預聞幕府事。高宗籍其壯謀。旋陞尹正。駕御翠華招降劇盜。兵強士勇。敵連歲不敢犯境。於是清宮除道。謀還二聖。奉迎大駕。汪、黃益忌之。疏表凡二十四上。皆留中不下。公自傷不得展布。疽發於背而卒。都人士爲之哀慟。朝野無賢愚。相弔出涕。數日間。兵民去者十五六。謂公子頖居戎幕。得士卒心。以頖直祕閣。充留守判官。請謚於朝。謚忠簡。按公撫馭士卒。賞罰嚴明。其一心志在存宋。而外有粘罕、兀朮、韓、張百戰之桀敵。內有汪、黃二豎之鼠狐。高宗私意恇疑。優柔不決。安坐小朝廷。俾公之二十四疏。若罔聞知。豈不惜哉。道光二十八年八月。涇縣潘錫恩芸閣氏撰于袁江節署之求是齋。從乾坤正氣集錄出補刻。

忠簡公集卷七

遺事

公姓宗氏。諱澤。字汝霖。系出南陽漵汝南太守資之裔。五代之亂。避地江南。居婺之義烏。生嘉祐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巳時。公生而趣尚不凡。長有大志。讀書過目不忘。游學四方。旁籍有聲。登元祐六年進士第。時宣仁聖烈皇后垂簾。詔廷對策。限以字數。同輩相告曰。必如詔可以中程。公曰。事君盡忠。自今日始。豈可閫前列而效寒蟬乎。遂力陳時病。幾萬餘言。且及吳處厚、蔡確事。曰。自古興衰治亂。悉由人材。人材之困。厄於朋黨。今處厚箋註詩章。臣恐朋黨之禍。自此始。主文者以其言直。恐忤旨。置公末科。賜同進士出身。八年。以將仕郎調大名府館陶縣尉。攝邑事。吏多以年少易之。及牒訴還至。剖析曲直。迎刃而解。不疲月。盜庭閱然。紹聖二年冬。呂參政惠卿自大名移帥鄜延。欲辟公置幕府。固辭不就。卽檄公與邑令視河堤。檄到。值喪長子。捧檄還行。惠卿聞之曰。可謂疑國忘家者也。適朝廷大開御河。隆冬役夫偃仆於道。中使不以申奏。監董甚急。公上書帥司略曰。某非有避也。時方凝寒。鍤鑱一舉。冰凍已合。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當身任其責。卒用公言上奏。朝廷從之。明年河成。所活甚衆。考秩滿去官。五年。循通仕郎。澧衢州龍游令。邑小民未知學。公爲建庠序。設師儲。延見諸生。講論經術。自此登科者相繼起。里閭嚮少。背十百爲羣。持蚍蜉撼民以規利。稍不如意。輒毀譟擲瓦礫碎屋壁。前令不能禁。公密白

之州。籍其壯者爲軍。日得百餘人。風遂革。未幾。丁淑人劉氏憂。崇寧二年服除。調萊州膠水令。膠水號劇邑。豪奸宿猾。挾勢虐民。習以成風。有溫包者。特陰告人率不實。公案前後犯治之。州別駕與包連姻。以位請改曰。計議使從之。議者謂公剛方難合。且徙死何補。時朝廷意主和。遂改命著作郎劉岑。初。王雲使北。臨曰。令敢爾邪。公曰。包犯法。某以法治。不知其他也。有強賊百餘人。侵縣境。率僚屬親捕之。且約曰。獲盜歸。過磁相。謂守臣曰。敵聲勢非前日比。且善因糧。若清野則無所得矣。兩州知其言。公抗章論列。宰相非公等受賞。不然。身獨任罰。幸無退志。一士族女被掠匿旁郡。久之不能獲。公廉得其跡。越境徑造賊巢。取女以出。斬首五十餘級。焚其廬。州奏功于朝。官屬皆被賞。公亦進文林郎。同舍生林迪者。先公登第。旨問不相及者累年。官萊之別邑。公始至也。迪挈家詣公經旬而去。迪以病告。公赴之。乘革尚能語曰。迪身如何。公曰。某任後事。室人子女如何。公曰。嫂當養子當教。女當適佳士。後以迪女妻修職郎康森。且處居處南北。再以親女妻森之弟協。申愛好焉。迪子懋。後從公討賊得官。又文登令卒于官。貧不能歸。公詣弔之。厚以俸津遣其行。職甫滿。丁大父憂。大觀三年。循承直郎。再調晉州趙城令。下車。修蝸皇祠。新趙簡子廟。且請于朝曰。趙城前有幷河汾陽之固。後當晉絳蒙塊之險。左依霍邑。右阻太行。沃野百里。可以種植。實河東用武之地。願陞縣爲軍。如楚之漣水。開德之德清。命以軍額。管治縣事。且大養軍士。以備不虞。復言慶源。乃國家興王之本。趙城。又慶源之本也。書聞。不盡如所請。公曰。方今承平之久。固無慮。他日有警。當有知吾言者矣。政和三年。以薦改奉議郎。知萊州掖縣。一日。當路富牛黃。縣坐數百兩。吏民惶懼無以應。公條具報部使者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凝爲黃。當此太平和氣橫流。牛無傷者。黃何自得。部使者怒。取邑官名位欲勁奏之。公曰。此意自某出。同僚何預。獨書銜以上。牛黃竟免。亦不加罪。公前後宰四邑。其綱條簡而不煩。所至稱治。嘗語人曰。某之作邑。其始以信。濟之以威。信既孚矣。威亦何用。直龍圖閣范公純粹。知公深。每對客語及作縣則曰。如宗君所至有去思。雖古循吏。未見其比。在掖縣甫及考。尤爲青帥王公叟所知。辟置幕下。未幾。叟能中書梁公子美薦來。公投檄丐去。子美驚曰。聞公名舊矣。何疑而遽去也。公力辭不獲。子美欲新青城壁。擬拆齋之樓櫓以助增修。檄公往相視。公曰。齊亦吾地。損彼益此。人必以公爲隘。願勿毀。子美忻然從之。五年。有旨陞登萊維密四州爲次邊。邊能吏可任守貳者。子美以公名應選。差通判登州郡。邑有宗室財用田數百頃。皆磽瘠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無所收。率取于民以應辦。公條奏得除免。黃縣有大俊。與河上居人有隙。請於朝。言治河事。下部使者。大起夫役。公曰。是役也。吾未見其利。而徒擾于民。條具申乞寢。能朝廷從之。道士高延昭者。恃勢犯法。無復以州縣爲意。公窮治之不顧。已而朝廷遣使結金人爲海上之盟。公語所知曰。軍興多事。自茲始矣。磨勘承議郎。宣和元年。丐祠。得主管南京鴻慶宮。方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著書自適。有終焉之志。會延昭訴于朝。以公改建神霄宮不當。林靈素主之。祇職。羈置鎮江府。公聞命曰。罪大責輕。丹徒善地。即日就道。坐廢四年。公娶陳氏。至是疾卒。卜葬京峴山之陽。就居丹徒。經郊恩。得自便。四年。差監鎮江府酒稅。裁宜教郎。公盡心迺職。課入倍加。六年。復判巴州。靖康元年。有詔侍從官各舉所知。御史中丞陳過庭等薦公可任臺諫。召赴闕。公奏對三策。上嘉之。時粘沒喝幹離不再犯河朔。王師一再失利。廷議遣使。八月甲寅。假公宗正少卿。奉使幹離不。李公若水假祕書少監。使粘沒喝副使。令選差七日起發。公曰。此行不生還矣。或問其故。公曰。某豈能屈

節外庭。上辱君命邪。彼如悔過退師。固善。否則與之力爭。必死敵手。初以和議使爲名。公力奏言名不正。請改曰。計議使。從之。議者謂公剛方難合。且徙死何補。時朝廷意主和。遂改命著作郎劉岑。初。王雲使北。歸過磁相。謂守臣曰。敵聲勢非前日比。且善因糧。若清野則無所得矣。兩州知其言。公抗章論列。宰相非公等受賞。不然。身獨任罰。幸無退志。一士族女被掠匿旁郡。久之不能獲。公廉得其跡。越境徑造賊巢。取其人。及宣撫使副提大軍逗遛不進。幷劾雲張皇敵勢。迫脅人主。及請河北西路清野。聲東應西。恐從東路入寇。雲墮賊計。先自困西路耳。上以章示雲。雲于是憾公切骨。九月。會詔選易河北帥臣。等。辛未。除公朝奉郎。直祕閣知磁州。訓詞曰。河朔列城。每謹擇守。矧茲滏陽。當兩衝會。寄委之重。尤在得人。以爾才術敏強。裕於從政。宣力中外。克著風績。俾膺是選。實允僉言。往其悉爾心力。惟事乃克有備。則罔後艱。可不懋哉。時太原新失守。真定攻圍甚急。河北河東州縣多闕官。被命者率託故不行。公曰。食君之祿。而臨厚以俸津遣其行。職甫滿。丁大父憂。大觀三年。循承直郎。再調晉州趙城令。下車。修蝸皇祠。新趙簡子廟。且請于朝曰。趙城前有幷河汾陽之固。後當晉絳蒙塊之險。左依霍邑。右阻太行。沃野百里。可以種植。實河東用武之地。願陞縣爲軍。如楚之漣水。開德之德清。命以軍額。管治縣事。且大養軍士。以備不虞。復言慶源。乃國家興王之本。趙城。又慶源之本也。書聞。不盡如所請。公曰。方今承平之久。固無慮。他日有警。當有知吾言者矣。政和三年。以薦改奉議郎。知萊州掖縣。一日。當路富牛黃。縣坐數百兩。吏民惶懼無以應。公條具報部使者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凝爲黃。當此太平和氣橫流。牛無傷者。黃何自得。部使者怒。取邑官名位欲勁奏之。公曰。此意自某出。同僚何預。獨書銜以上。牛黃竟免。亦不加罪。公前後宰四邑。其綱條簡而不煩。所至稱治。嘗語人曰。某之作邑。其始以信。濟之以威。信既孚矣。威亦何用。直龍圖閣范公純粹。知公深。每對客語及作縣則曰。如宗君所至有去思。雖古循吏。未見其比。在掖縣甫及考。尤爲青帥王公叟所知。辟置幕下。未幾。叟能中書梁公子美薦來。公投檄丐去。子美驚曰。聞公名舊矣。何疑而遽去也。公力辭不獲。子美欲新青城壁。擬拆齋之樓櫓以助增修。檄公往相視。公曰。齊亦吾地。損彼益此。人必以公爲隘。願勿毀。子美忻然從之。五年。有旨陞登萊維密四州爲次邊。邊能吏可任守貳者。子美以公名應選。差通判登州郡。邑有宗室財用田數百頃。皆磽瘠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無所收。率取于民以應辦。公條奏得除免。黃縣有大俊。與河上居人有隙。請於朝。言治河事。下部使者。大起夫役。公曰。是役也。吾未見其利。而徒擾于民。條具申乞寢。能朝廷從之。道士高延昭者。恃勢犯法。無復以州縣爲意。公窮治之不顧。已而朝廷遣使結金人爲海上之盟。公語所知曰。軍興多事。自茲始矣。磨勘承議郎。宣和元年。丐祠。得主管南京鴻慶宮。方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著書自適。有終焉之志。會延昭訴于朝。以公改建神霄宮不當。林靈素主之。祇職。羈置鎮江府。公聞命曰。罪大責輕。丹徒善地。即日就道。坐廢四年。公娶陳氏。至是疾卒。卜葬京峴山之陽。就居丹徒。經郊恩。得自便。四年。差監鎮江府酒稅。裁宜教郎。公盡心迺職。課入倍加。六年。復判巴州。靖康元年。有詔侍從官各舉所知。御史中丞陳過庭等薦公可任臺諫。召赴闕。公奏對三策。上嘉之。時粘沒喝幹離不再犯河朔。王師一再失利。廷議遣使。八月甲寅。假公宗正少卿。奉使幹離不。李公若水假祕書少監。使粘沒喝副使。令選差七日起發。公曰。此行不生還矣。或問其故。公曰。某豈能屈

節外庭。上辱君命邪。彼如悔過退師。固善。否則與之力爭。必死敵手。初以和議使爲名。公力奏言名不正。請改曰。計議使。從之。議者謂公剛方難合。且徙死何補。時朝廷意主和。遂改命著作郎劉岑。初。王雲使北。歸過磁相。謂守臣曰。敵聲勢非前日比。且善因糧。若清野則無所得矣。兩州知其言。公抗章論列。宰相非公等受賞。不然。身獨任罰。幸無退志。一士族女被掠匿旁郡。久之不能獲。公廉得其跡。越境徑造賊巢。取其人。及宣撫使副提大軍逗遛不進。幷劾雲張皇敵勢。迫脅人主。及請河北西路清野。聲東應西。恐從東路入寇。雲墮賊計。先自困西路耳。上以章示雲。雲于是憾公切骨。九月。會詔選易河北帥臣。等。辛未。除公朝奉郎。直祕閣知磁州。訓詞曰。河朔列城。每謹擇守。矧茲滏陽。當兩衝會。寄委之重。尤在得人。以爾才術敏強。裕於從政。宣力中外。克著風績。俾膺是選。實允僉言。往其悉爾心力。惟事乃克有備。則罔後艱。可不懋哉。時太原新失守。真定攻圍甚急。河北河東州縣多闕官。被命者率託故不行。公曰。食君之祿。而臨事畏避。吾君何賴焉。遂單騎即日就道。從鼠竄卒十餘人至河上。自北來者盡驚曰。敵已犯真定矣。雖往何益。笑不納。庚辰至郡。前此磁經北騎往來。人民流徙。帑藏枵然。不復可守。公至。則繕城壁。浚隍池。治兵器。募豪傑。爲必守計。不逾月而辦。唯糗糧不足。視帑中所有。盡以高價糴米數萬斛。然後廣募義兵。應者雲集。公度所儲尚不能久贍。又出俸助之。由是民間爭獻金穀。公上疏。乞邢洺磁趙相五州各養精兵二萬。敵攻一郡。四郡應援。則一路常有十萬兵。上嘉之。詔以語康王。其後諸郡議卒不用。時敵人再犯河朔。攻保案不克。遂治兵中山。大會舍長諸番部於真定。晝夜急攻。壬辰。上親劄賜公曰。知卿糾集軍民。其濟國難。今遣呂頤中侯章團練起發。想當即日就道。以効忠義之節。苟可立功。一面施行。高爵厚祿。朕所不愛也。繼除公河北義兵都總管。有招安強寇號第十三將首令者。恣橫兇暴。不改故態。馳騁市肆間。公命斬之。公領所練義兵。直抵真定。屢與敵接戰。兵力單弱。圍不可解。十月丁酉。真定陷。河北居民震恐。公條畫邊防要策。與勤王之議。併上之。（筆識）十一月。詔曰。知磁州宗澤。措置邊防。利害可採。除祕閣修撰。訓詞曰。朕以疆埸多虞。干戈未息。咨擇能吏。以扞一方。而滏陽近藩。實當要衝。爾條畫邊務。洞達戎機。剡牘上聞。朕用嘉歎。中祕論議之職。其選甚高。非爾之才。不以輕授。益恢遠略。紓我顧憂。幹離不自真定引兵南進。陷慶源。宣撫使范訥。率兵五萬守滑濬。以扞之。公亦大治甲兵。聲振河朔。幹離不知有備。乃東趨大名。屯魏縣。乙亥。自李固渡渡河。恐公兵躡其後。乃分遣數千騎。直叩磁州城下。公披甲乘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之。矢下如雨。敵退走。開門縱兵追擊之。斬首數百級。所得牛馬金帛。盡以賞軍。其城上用神臂弓者。又厚賞之。自是義兵人人奮勵。迭出擊敵。或守要害。日有克捷。初。刑部尚書王雲。遣從吏李裕間道馳歸。傳幹離不語。若得親王兩府奉使議和。兵庶可解。康王頃嘗與幹離不周旋。北人畏服。乞遣康王。朝廷從之。公抗章乞輟康王之行。（章佚）朝廷猶豫。會雲繼至。請益堅。上曰。肅王既留。又遣康王。萬一盡爲所留。奈何。雲曰。康王行。則和議可成。和議成。必無留康王之理。臣以百口保之。上用雲計。於是王被旨出使。以中書舍人耿延禧觀察使高世則爲參議官。延禧世則見王。即召雲共語。王曰。國步艱難。臣子當盡忠竭節。苟可以安社稷。何辭使萬里。顧謂雲曰。尚書謂此行。和議必成。至以百口保之。豈別得幹離不之語乎。雲爭曰。未嘗敢爲此說。王曰。尚書奏事時。適在御屏後。盡聞所言。康謂亦侍立榻旁。呼謂出問之。如王語。雲無

以對。丁丑。發京師。辛巳。至磁。公舉官吏迎謁。士撫勞甚至。公曰。大王乃欲親使敵中乎。王曰。奉皇帝之命。不可不行。公曰。更熟議之。聞敵人由大名已渡河矣。恐不可遣。萬一更如肅王。爲敵所留。又將如之何。以澤觀敵情。豈有背和之理哉。特設詭詞。欲挽致大王耳。可不察乎。會郊外飛塵亘天。公密遣裨將張宗。領騎數百覘之。甫至三十里。果遇敵騎。遙望問張宗曰。是非康王與王尚書乎。宗應聲云是。復傳語尚書。可速來。宗回以告公。密戒城中爲備。且以宗所見。白之康王曰。敵情灼然可見。願大王勿行。王因問所養兵。公曰。民兵可及萬人。皆在近地。有急則呼之。饋不費糧。趙洺邢相則無有也。蓋因面責公曰。公前日見勁。何也。公曰。如公輩不足勁。自宜撫使副劉韐等。某無不勁之。大抵張皇敵勢者。天下所共疾。何獨某哉。王行期未決。磁有嘉應侯祠。州人事之甚謹。請康王與王尚書共謁祠下。公從旁贊可之。曰。卜以決疑。時有被虜婦人。從魏縣寨中脫走至磁。言見幹離不掠太平車。由李固渡相衛。如浮橋過南隄。又以船載魏縣官妓。吹笙簫月下而渡。人心聞此殊不寧。且怨曰。敵不由磁相。乃從李固渡。前用蜜計。徒毀我牆屋。糟我糧草。壬午。會王謁廟。州民遮馬諫曰。不可去。肅王已爲人誤送入燕。山初言至河。必曰幹離不重信義。大臣亦保無他。今果何如。雲乘馬在後語之曰。大王謁廟即歸。非北去也。民不以雲言爲信。曰。已有萬人守北門。雖欲行不可。延福世則諭雲勿與辨。雲曰。人言何足恤乎。竟進至廟。民心益忿。洶聲指雲曰。此清野之人爲敵計。真細作也。謁畢。民如山擁。公語雲曰。外頗喧亂。約與偕行。雲易之。與延福世則先出。小吏附耳語延福曰。外已失王。尚害馬。延福約世則速行。百姓皆喜。亦怒目。囚迫視曰。此非王尚書耶。雲乘小吏馬相繼出。遂遇害。及王出廟門。父老前擁言曰。今離此門五六十里。即有敵騎王雲。乃細作也。王諭以不復北去。衆始引退。王諭公取首亂者一人斬之。梟首廟前。收雲從吏隸王府。內外迺定。從馬識遠取國書。識遠曰。雖云副使。實曰小吏。國書未嘗見也。迺發實行。李索得國書。并上賜肅王。肅王夫人書。長主與都尉曹晟書。成已發封。知前後未嘗達也。又得皂裘一番。巾三。羅綾錦各一。王曰。必有人見此。故謂雲爲細作也。衆因謂磁不可留。又初過河之明日。巡警使臣任永爲敵騎所掠。問王所在。永不以實告。後得脫告王。癸未。王留相州。乙酉。幹離不軍劉家寺。京城戒嚴。閏十一月癸巳。粘沒喝亦至軍青城。己酉。朝廷遣忠訓郎閤門祇候秦仔等。賫蠟書詣王。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亨伯可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可充副元帥。內辰。京城失守。戊午。王語僚屬曰。吾夕夢皇帝脫衣賜我。我服之。此何徵也。有頃。仔至。再拜以蠟書進。王涕泣望闕謝恩。軍民感動。仔曰。敵圍城甚急。方大雪。皇帝御遙津亭。遣仔等請王起兵入衛。十二月壬戌朔。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備御劄行下。丁卯。准大元帥府備坐詔曰。迺知州郡糾合軍民。共起精兵。此皆祖宗百年涵養忠孝之士。天地神祇。所當佑助。同力叶謀。以濟大功。應辟當官屬。玆從便益劄下。知磁州。秘閣修撰宗澤。准此。公拜命感泣。甲子。御前再造閤門祇候侯章至。大元帥府。出蠟書曰。京城圍閉日久。康王眞陵心腹手足之託。已除兵馬大元帥。更無疑惑。可星夜前來入援。章曰。皇帝遣章十輩來。唯章一人得達。陛辭日。宣諭臣曰。王辟中書舍人。得可令便益草詔。盡起河北精兵入援。又曰。恐諸郡留精兵自衛。當使守臣自將。庶盡得精銳之兵。或難章曰。審如此。則河朔兵一空。他日金人歸師。剡城何

恃。章曰。方京城事急。未遑他議。況此出皇帝之意。王迺命延福草詔。如章言頒之。乙丑。大元帥府迺傳檄諸郡。其檄曰。契勘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康王於相州被受御前蠟封。皇帝親筆。除兵馬大元帥。已於今月一日開府。三日。又准閤門祇候侯章賫詔書來。催促起兵。當府除已備坐詔書行下外。仰逐州依詔書守臣自將。竊惟敵人猖獗。再犯京城。攻圍未解。君父疑危。臣子之心。義當効死。矧凡在職。世受國恩。當此艱危。豈應坐視。宜勉忠義。戮力勤王。仰逐州守臣。如指揮到日。依已降詔旨。不移刻措置起兵。除量留本處募到土豪。分擺地方守禦外。盡數剗刷官兵精銳。招集強壯。堪充出戰人。逐色團結。幷堅利器械。隨隊附帶。差得力人。官兵以將佐隊將押隊內選差。民兵以知縣丞簿巡尉內選差。逐州使臣。更切措置糧料。輕賫。以防沿路次舍艱食。隨宜供億。本府已選定十二月十七日以後。正月三十日以前。節次到大名府會合。聽候指揮。審度前進。右劄送中山府。陳延康享伯。知河間府黃待制潛善。知冀州權修撰郭彥。知德信州梁徽猷。揚祖。知洺州王寶文麟。知深州姚直閣鵬。知磁州宗修撰澤。知德州滑大夫彥齡。知棣州趙大夫闕。知博州孫大夫振。知慶源府婁刺史汝明。知保州葛刺史逢。知霸州辛刺史彥宗。知安肅軍王大夫徹等。准此。唯中山慶源受圍不得通。餘悉被受。丁卯。上遣僉書樞密院事曹輔同北使迎王。且密爲蠟封及纂書付之。因令齎詔撫諭河北。詔曰。大金軍已登城。斂兵不下。朕親出郊。見尊院帥。和議遂定。宗社自安。生靈獲全。恩厚德深。恐四方隔絕日久。未免疑惑。仰諸路監司守臣。速行撫諭。及移文鄰路。各令安業。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乙亥。王發相州。丁丑。至大名。先是公牒言。宜會兵奪李固渡。斷敵歸路。衆議不可。公聞李固渡敵騎往來不斷。自將秦光弼出東西兩門夾擊之。敵兵潰。斬首數百級。因拔城下寨。光弼兵不過千餘人。更出迭進。以撓李固寨。敵既渡河。留兵數萬屯西岸。有寨數百。公時遣壯士夜擾之。破三十餘寨。奪其資糧。翼日。會大元帥府檄至。約提兵會大名。遂班師。公即最留人兵。守禦磁城。盡提所募兵進渡漳水。宿鄴鎮。軍馬履冰渡河。時天大雪。公披堅乘馬。道逢郡守。往往臥氈車。齎庖具自隨。公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爲用。癸未。至大名。領兵以參王府。王諭撫循甚至。諭至終日。且曰。京師受圍日久。入援之策不可緩。乞早處分。王即而諭公。就供副帥之職。僉書公名。公奠命退。繼除公爲集英殿修撰。曰。伏見兵馬副元帥宗澤。風力敏強。氣節高邁。方時艱棘。夙夜精勤。招集民兵。豪傑爭輔。志存滅敵。義不辭難。經營百爲。各有條序。老當益壯。今見其人。宜除集英殿修撰。已具奏聞去訖。右劄付准此。公翼日入謝。初。粘沒喝欲召王還京師。其曹輔之出迎王也。敵以甲騎三千從。輔束至興仁。城守甚備。王師二萬列柵郭門外。敵騎去城數里許。留不進。輔獨入城。與知府事竹懋密語。具道敵已登城而斂兵不下。議和恐可成。懋語輔曰。敵人貪冒姦詐。豈有登城而兵不下者。必公家族遭執脇爲是言耳。輔迺裂綦書示懋。并出蠟封令奉上。大元帥府。甲申。破蠟封。迺上手詔曰。京城失守。社稷安危。尚賴金人講和。止於割地而已。仰大元帥康王。將天下勤王兵。趨領分屯近甸。以同濟難。無得輕動。恐誤國事。四方將帥。亦宜詳此。次以綦書。其字粲然。迺樞密院書也。書曰。大金已通和好。猶未退師。諸路勤王人兵。可且於稍近三五程間駐劄。俟師退日放散。於是汪伯彥等在側。咸執以爲然。公曰。敵人狡譎。事勢如此。是必款我師也。豈可深信以詒後悔。乙酉。

知洺州直寶文閣王麟將千人詣大元帥府謁告歸視親疾從之以兵隸公丙戌王會幕府議行軍所向公請直趨開德府次第進發以解京師之圍伯彥曰不可敵兵十萬圍京城四控要害自衛南抵都城聲息相望戰者水火不通吾當量力何論解圍也公曰京城圍閉日久君臣相望入援何啻饑渴方今之計當言軍中久不聞天子詔令願見君父既曰通和請亟退設有詭詐則吾兵已在城下士從之命公先行審敵情大元帥以次進發戊子公提兵二萬發大名以劉浩將前軍尚公緒將左軍陳淬將中軍常景將右軍王孝忠將後軍河北轉運判官顏復本隨軍應付出南門趨開德府聲言王在軍中庚寅王發大名如東平二年春正月辛卯公至開德府時遣精銳與敵挑戰前後十三戰兵出輒捷敵自是不犯開德癸巳王次東平敵挾帝迎王甚急乙未遣中書張澂行戊戌澂持詔直叩開德問王所在諸將以不知荅之澂曰敵方登城援兵未可進徒誤大事公曰此賊爲他來款我師令壯士乘城射之澂與敵俱遁走閤門宣贊舍人蔣彬持詔至北道總管司詔曰朕自卽位以來金人交戰不已朕累下哀痛之詔諒爾久悉朕意今金人攻圍京城已及一年應援兵尚爾稽遲使社稷生靈坐以待盡比者金人已登城按甲議和欲使朕與吾民肝腦塗地金人請求雖有不從每念屈辱之極時事如此不獲已許帝姬和親立大河爲界而金人實未斂兵質我太上皇帝又欲使朕南遷朕自稽皇天皇天未之震怒下告人民人民未之懷憤祖宗積累至此而欲盡乎朕之德薄不能以保吾民乎朕思一身朝夕不能安痛切深思實無聊戾夫何使朕與吾民至此極也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于邊裔孰若發憤抱孝懷忠更相推立首領多與官資監司守土帥臣與爾推讓結集北道軍州自以爲號守疆土使予中國不失于邊裔天下安平朕與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若碎首故茲詔示宜體至懷辛丑右文殿修撰知棠州權邦彥帥州兵千人至大元帥府王命屯開德受公節制二月丁卯王命公及黃潛善分領勤王兵檄曰契勘金人長驅再來攻圍京城當府近自河北被旨勤王已領大兵過河與諸路會合前進解圍救援君父夙夜痛心惟恐緩期尋據與仁府申到曹樞密所傳蠟書手詔及樞密院繫書白劄子當府尋節次探得金人自京城劄寨擺布北來直至東明宛亭南至胙城東跨五丈河西抵黃河水洩不通度其奸計一則把截以防北來勤王之師二則恐朝暮不測遁遷進寨漸回東北前來窺伺吾軍若不前起盧落奸後立見危殆今合將諸頭項人馬節次分遣於開德府與仁府濮州柏林鎮廣濟軍單州一帶擺布駐劄除權邦彥尚公緒常景王孝忠孔彥舒隸宗元帥張高公翰王善隸黃待制外今撥濮州閻丘陞姚鵬孫振等共二萬四千人並仰聽宗元帥節制廣濟軍丁順孟世寧溫宗建李大鈞張棨等共二萬五千人並仰聽黃待制節制仍各深切體認今來擺布人馬與寨柵一如對壘相望足以伺察動息仰更切不住遣信實得力人偵探多方尋路南去鉤索金人去住之意久近之期所謂之方如是不測引兵前來侵軼仰火急戒嚴持重以待乘便掩殺仍一面馳檄諸處相爲應援及節次不移時飛申當府以憑差撥人馬前去策應如是探得京城動息或有釁可乘要須審度可否飛申當府當審詳事宜約南京宜總司催促陝西江淮勤王師帥相與審度然後對日大舉互相應援務在警懼以備不虞庶幾正應詔旨不誤國事先是大元帥府遣張超李安

入京城偵探至東明爲敵所得因留北寨聞敵言國相已令於三山縛橋絞筏期以端午到燕京既而走脫歸爲王言之於是王會幕府議或云敵雖曰斂兵不下而京城沉默息耗不通不若約進兵便或言京城四壁既爲敵有吾師一逼之如太上皇帝何議不決己巳迺再草檄行下曰契勘當府今月七日已劄黃待制宗元帥節制開德興仁兩府濮單二州廣濟軍柏林鎮等處諸頭項人馬與宜總兩司互相應援務在警懼以備不虞要當審詳毋或輕舉庶幾上應手詔不誤國事幷劄宣撫司炤會外今再簡蠟書手詔及樞密院指揮大意謂金人登城斂兵不下已通和好勤王人馬未可向前恐徒誤國今來雖已劄下開德府駐劄宗元帥節制濮州閻丘陞姚鵬孫振及將隨軍陳淬一行諸頭項人馬並聽節制幷劄下與仁府駐劄黃待制節制廣濟軍丁順孟世寧溫宗建李大鈞張棨駐劄柏林鎮等將隨軍張換等一行諸頭項人馬並聽節制及宣總司互相應援切慮隄備未謹審度未盡仰逐處更切差得力信實之人前去京城以來多方偵探如是登城之敵未有退期及胙城衛南韋城宛亭東明南華等處敵寨稍有隙可乘便合隨處事宜審觀形勢料度彼已見得委是可以前進卽仰一面進寨駐劄與附近人馬遞相關報互相應援仍申當府以憑策應不可守株如未得利便不宜妄動上誤國計卽日具本處動息及探報到事宜具狀飛申幷劄宣總司炤會施行令徧牒陝西江淮諸路勤王師帥炤會施行公得檄日謀進發檄閻丘陞人馬逗遛不前公聞王善叛去遣人招集之得三千餘人尚以兵力單弱不能進乙亥有佛奴者本大名之魏縣人爲敵所得至劉家寺寨凡半月脫而北歸至宛亭會雨雪苦寒不能進又爲彼游騎所掠留宛亭寨中使牧羊聞敵言須麥秀可歸帥庶無水草之虞已而復乘閒得脫北走官軍得之送大元帥府具道彼中事因言敵之大酋死事者感傷切至以刀劈額跣而大哭佛奴能周旋以效之於是王命檢書己巳丁卯檄書再下付公炤應施行初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常景之將孔彥威告景叛王命彥威擒景許以景官及兵授之是日彥威斬景以首級來於是彥威自承信郎除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統景兵萬人赴開德披城下寨令受公節制卽彥丹也戊寅王謂幕府曰京城寂然無耗劄探未詳吾食息不安可再檄開德興仁幷下南京宜總司其檄曰契勘金人歸期全未見的確信息不通或云繁橋或云絞筏不久渡河然登城之敵至今不下大寨或有未起小寨旁列四起劫鹵吾民搬運糧料或候麥苗長大可以喂飼牛馬方可北歸是未有去計講和之說實款我天下之師觀其形勢盧包詭謀今仰見在開德府副元帥宗修撰興仁府黃待制各宜加意召募信實之人前去偵探如是得委有奸計尚或窺伺京城未有退師之意仰詳審形勢料度彼已隨處糾合附近諸頭項統制官兵赴日進寨於近京駐劄張大軍勢通脅令去仍宜持重明遠斥堠毋致反落奸後不得先以兵馬挑弄自啓敗盟之釁內如宗元帥舉師之日先告諭開德府濮州如黃待制起師之日先告諭興仁府單州廣濟軍各嚴備守禦其逐處城上地分先已撥布若軍民之兵不得一例起發使各保守以防乘虛幷仰南京宜總司炤會宗元帥黃待制一依今來指揮各精細覘探互相關報會合逦寨約于近京駐劄務要聲援相應仍下河北連帥顧大夫京東運副黃龍圖隨軍轉運梁修武等各隨處應付錢糧不可小有缺誤小帖子幷契勘南京開德府與

仁府等處。去京城遠近不同。卽起發當有先後。務要同日到京城側近。切在契勘。無令參差不齊。又小帖子再契勘京城圍閉日久。昨朝廷遣使齎傳詔諭。雖知金人已再講和。無復鹵掠。然到今累月。未聞退師。今勤王之師。諸道雲集。使欲相與戮力。進兵血戰。仰念聖上屈己崇信講好息民之意。未得輕進。當府已累劄下。審觀形勢。可進則進。無先以兵和加。自取敗盟之釁。今仰副元帥宗修撰。節制黃待制。宣撫范承宣。訥北道總管趙資政野。經制翁閣學彥國。發運向閣學子諲。發運方徹。欽孟卿。淮南路提刑汪郎中師忠。知揚州許龍圖汾。前知密州郭侍制奉世。西道總管王資政襄。陝西五路制置鐵侍郎蓋。知汝寧府趙侍郎子崧。仰各申飭諸將。整軍伍。利器械。具糗糧。若旬日之間。師猶未退。忍復坐視。當約日齊進。誓身一戰。凡在臣子。世受國恩。各懷忠義之報。必效死立功。仍仰吐心瀝誠。細繹方略。合謀解難。速行條具供申。公捧檄謂諸將曰。王府今檄。灼見敵情。忍坐視乎。是時北道總管趙野。與河北東路宣撫使范訥。命軍南京。自號宣撫司。趙軍自大名亂後。尤無紀律。日出剽掠。甚于敵騎。獨公日夕以都城之圍未解。憂慮切至。書告大元帥曰。敵人果修好。卽應退師。今兵久不解。疑生變。乞更檄諸道。約日進兵。同會京城。公又移書（前見）野。叢詆以君父危急。願協心入援。野懟忿。以公爲狂。不荅。時子諲在宿。子崧在陳。何志同在許。陞在濮。懋在曹。俱環京列屯。不進。彥國則經制東南六路兵。徘徊于淮甸間。初朝廷以彥國爲經制使。盡起東南六路兵入援。彥國所統洞丁鎗杖弓兵數萬屯泗州。聞京城閉閉。顧望不行。知州事賈公望率官屬詣彥國曰。京城報甚急。天子日夜望中丞救援。今留此不進。豈欲反乎。不惟上負朝廷。泗州久壘。饑糧俱竭。自明日更不供。公宜斬公望以謝軍。第恐朝廷他日未遽貸公耳。彥國色沮。翼日提軍迂程趨淮西而去。公料賊決有異謀。且會兵五旬。無一人至者。卽欲以孤軍進。召諸將計議。都統制陳淬曰。敵方熾。未可輕舉。公怒。欲斬之。諸將拜乞貸淬効死。釋之。會得大元帥府檄令會合庚辰。公迺進柵南華境上。命淬曰。汝當先諸將一行。謝前日之過。淬曰。敢不効力。遂進兵。未十里。與敵遇。出敵不意。敗之。卽頓兵南華。是日康王發東平。癸未。至濟州。三聖在郊宮。丁酉。太宰張邦昌以敵命僭立。敵自宛亭引衆還興仁。列柵而屯。復分兵寇開德。公遣彥威與戰。敗之。庚敵必犯濮州。急遣邦彥厥爲之備。兵衆至。接戰。復敗之。駐於近郊。辛丑。再戰。殺傷相當。公自南華遣二千餘騎援濮州。敵兵引去。復向開德。邦彥彥威。合軍夾擊。敗之。壬寅。公親提所節制兵。進至衙南。前騶報曰。前逼敵營。當少避之。公曰。第言兩國既和。久不退師。我欲入覲君父。敵無得出寨。諸將莫曉其意。公曰。以將孤兵寡。不深入重地。不能成意外之功。公揮衆入敵區。彼亦陳兵以待。公操戈直前。親冒矢石。與敵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兵至。刃既接。陽敗而卻。我師追擊不利。傷者什二。王孝忠死之。公令將士曰。今前後盡敵壘。進退等死。當從死中求生。士卒亦知必死。人人爭奮。莫不一當百。敵大敗。斬首數千級。敵退卻數十里。遂據韋城。已而公私自計曰。敵兵十倍于我。一戰而卻。必當有謀。若盡合諸營鐵騎。夜以襲我。我軍殆矣。深壁戒禆將辛叔嶷、杜琳曰。徙軍南華。敵果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此深溝自固。兵不再出矣。癸卯。自南華遣兵過大溝河。出敵不意。襲擊敗之。白戊寅檄後。兵無會者。獨公屢與敵戰。每捷。判王嘉歎不已。於是承制除徽猷閣待制。辭曰。兵馬大元帥府。竊見朝奉郎

集英殿修撰。河北義兵都總管兵馬副元帥宗澤。自河北躬率大兵。鼓行而南。與敵對壘。初則養銳以待。今則奮怒而前。人之所難。視之甚易。心堅金石。忠義凜然。協濟大功。且有褒擢。今除徽猷閣待制。先是。覩事人張宗至京師。爲邏者所得。執以見權領尚書省王時雍。宗具言遣來狀。時雍以邦昌事告之。且補武修郎。不受。乞歸報府。時雍縱之。丁巳。黃潛善擯宗至大元帥府。出邦昌僞號文字金人號文字赦文。王諲宣。往麟嘉堂與府僚呼問之。王慟哭。期以身先士卒。邀二聖於河北。諸將曰。此將臣職耳。大王迺宗廟所繫。不可輕舉。王謂府僚曰。斯報國之秋。可速檄河南北諸郡。及河北山水寨。一應官民之兵。邀其歸路。或斷橋阨險。設伏襲擊。當親提大軍。策應効死。仍檄副元帥宗澤。依策應行之。戊午。公得陷敵宗室二人。問以都城事。言二聖留敵營未還。公具上大元帥府。已未。公起南華。進兵臨濮。夏四月庚申朔。兩宮北狩。敵營定議。以斡離不軍由滑州路進發。以粘沒喝軍由鄭州路進發。兩路護送。日行數百里。辛酉。大元帥府傳檄郡國曰。靖康二年四月二日。兵馬大元帥皇帝弟康王（御名）檄郡邑曰。見危致命者。忠臣之心。視死如歸者。烈士之志。凡在率土。世受涵恩。今陳瀝血之辭。庶獲捐軀之効。茲者上皇禪位。下詔責躬。事出忱誠。入皆惻隱。恭惟皇帝。遵養潛邸。十有五年。克儉克勤。博通經史。天下延頸。莫不歸心。及受禪之日。金人大入。許割三鎮。迺肯退師。皇帝念祖宗之故疆。及陵寢之重地。請計賦租之入。以爲歲幣之常。迺曰。濫盟。實惟求釁。再操戈而詣闕。遂鼓衆以乘墉。至於屈己稱臣。露章引咎。初斂兵不下。詭曰通和。既遂駕出臨。迺輒留駐。故人望北塵而後后。既已降詔而割地。朕民畏左衽而拒門。又爲隙端。以肆貪欲。今者二聖太子。諸王近臣。皆質敵營。恐將北去。攷之自昔。未有或然。臣子之心。痛憤徹骨（御名）。咋奉密旨。充兵馬大元帥僧錄率衆。形從聲答。數百萬衆。奮怒而前。內揆人心。可知天意。逼逐狂類。今茲已行。強抑臣僚。俾從僭位。天怒人怨。曷能安居。除已發遣大兵。糾合諸郡。把阨險阻。焚絕河梁。或迎擊於前。或追躡於後。期于掃清于里。迎還兩宮。帥臣等其統領銳之衆。使堅忠義之心。撫摩良善之民。毋忘歸戴之舊。凡關津之出入。謹於防奸。或文書之往來。審於辨詐。以報皇朝之涵養。以庶天下之治安。報德賞功。非言可究。三蠲在上。實聞其言。仍下宣撫使范訥。河北道總管趙野。西路副總管孫昭遠。經制使翁彥國。東道副總管朱勝非。西道副總管高公紀。陝西制置使錢蓋。京兆帥范致虛。鄜延帥張深。副總管劉光世。熙河帥王似。知汝寧府趙子崧。發運判官方孟卿。向子諲。頓會兵城下。以俟進發。奉迎二聖。無得輒入都城。因緣殺掠。初公遣人覘敵動息。見其日夜益兵。增築柵。備守禦甚嚴。公曰。是欵我師。必欲由他道遁也。卽夜遣兵襲之。得其所掠人。問以都城間事。或言二聖已爲彼邀取。間道渡河北去矣。公未之信。方謀引兵渡大河。據敵歸路。而對壘諸營。一夕解去。公方知二聖果播遷。北望號慟。卽自臨濮提孤軍。趨滑州。走黎陽。由大伾壬午。至大名府。城南下寨。欲徑渡河。迎取乘輿。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邦昌僭立。卽回。欲先行誅討。且密遣健步間道持檄。安慰京城士庶曰。兵馬副元帥宗待制。契勘當府所統率軍兵。奉大元帥康王指揮會合。分道突營。大驚。自此深溝自固。兵不再出矣。癸卯。自南華遣兵過大溝河。出敵不意。襲擊敗之。白戊寅檄後。兵無會者。獨公屢與敵戰。每捷。判王嘉歎不已。於是承制除徽猷閣待制。辭曰。兵馬大元帥府。竊見朝奉郎東路州軍府將。合心併力。各據要害。斷絕橋梁。把扼園壁。救迎二聖與諸王皇族并后妃。期還宮闕。與三

軍將佐効臣子死節。暫報國恩。及行下大名府諸路。分催諸處義兵將士五路入馬。相約掩擊去訖。炤對自去年十一月以後。金人登城。按甲不下。假倡和議。款四方勤王之兵。坐敝近甸。詭詐百出。使中外聲援不相接。致請二聖出郊。迺益金戒詭。聲竭幣滅。以遂其欲。又邀擁鑾輿。及皇族子孫后妃已下。踰河北去。及是啓行外方始知覺。四方痛切忿恨。呼天號訴。日月慘色。豈脅敵戕我中國。迺上累君父。竊惟大宋一統天下。祖宗功德。滋休太平。自古莫比。本緣姦臣誤國。結怨生隙。流毒遺患。遂至今日。然以天下之大。宗社之重。天眷有宋。垂億萬年。其必有在。恃公卿將相。一心保護廟朝。安存士庶。以此見大宋之恩德甚深。與天地終始。其都城軍民僧道等。思慕之心。豈有窮已。今大元帥康王。忠孝友愛。出自天性。總兵于外。親擐甲冑。冒犯風雨。欲戡定國難。暢寧方夏。會諸路勤王之師。不啻百萬。前此守議和信盟。以疎敵退。俯爲生靈。每戒輕動。弊國家一落敵計。蒼生奈何。康王聞此。泣盡繼血。雖草木無知。亦須悲痛。左右開勉莫回。便欲躍身自蹈。手格狂類。以刷君父之恥。見不住進發人馬。催督忠義士數路合擊。雖封王建節。肯許充貨。期以力救奪回。用慰中外。故未忍歸朝。瞻望闕庭。款謁宗廟。與本朝諸臣父老軍民僧道相見。伏想與情日夕頒望。必與念祖宗積累之厚。邊遣金人作孽。致二帝播遷。惟康王爲宗廟社稷所賴。佇成大功。禔福天下。當府駐兵。去都城不遠。須至詳具公移。慰撫都人者。時諜者言京城修守禦之具。王曰。果如此。或諸道兵馬。皆來討逆。則吾民重困矣。迺貽書于公曰。御舍目上元帥待制。台座初夏漸熱。伏惟總御師徒。勤勞王事。台候萬福。御名去歲使敵營中道輟行。所攜不過千人。閏月被命帥師。始集東北兵民。進未及畿。已承再和之詔。繼得鑾書。又戒生事。且防忌器。未敢輕舉。但分屯近畿。爲逼逐之計。閱日既久。賴知敵情。不免督兵前去。繼聞領兵戡難。威沸交頤。即具公文。當已呈達。今聞大臣之在敵中者。日久分深。承其付託。而二聖二后。青宮諸王。北渡大河。五內殞裂。不如無生。便欲身先士卒。手刃孽徒。身膏草野。以救君父。而僚屬不容。謂祖宗德澤。主上仁聖。臣民歸戴。天意未改。故老近臣。將帥軍民。忠義有素。當資衆力。具成忠孝本意。除已具公文外。伏望鼓作士氣。開曉士心。奉迎君父。永安祖稷。以成不世之勳。御名不任痛憤泣血懇切之情。所有受敵付託之人。義當征誅。然聞二聖之在郊。已膺僭僞。庶百官之謀。國或出權宜。未當輕動。徒使京城重擾。軍民被害。致欲按甲近城。容名移書問故。得其實情。即時關報施行。未晚。今日之事。非左右毀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望孚察。未瞻。令聞。尚冀厚爲宗社所賴。保倍自重。不宣。書後復批曰。近有尚書省劄子。於濟鄆間訪求行府。語意無他。尤宜謹重。仍嚴備也。公得大元帥書。約移師近都城。於甲觀變。公曰。人臣安有張紅蓋。服赭袍。居正殿者乎。即上書謝。書見繼探報人申倪等。申緻張邦昌赦文。公讀之。益憤怒。即具申大元帥府。文見前機具劄子告王。文見前兩劄上。公謂所知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愈也。戊辰。邦昌召從官入延福宮。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遣奉御史尚書左丞馮。解副使權尚書右丞李回。詣大元帥府迎王。己巳。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大元帥府隨行官屬耿南仲等。上表勸進。王不許。公亦累狀懇請。前兩史無檢批答曰。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答副元帥宗待制。敵人犯順。輒肆剽侵。大兵前驅。本期殄滅。頃聞失守。遂蔑戰功。永惟太祖創業。垂二百年。二聖在位。幾三十載。既遭蕩析。迺至播遷。涕淚橫流。

心肝糜潰。有天有地。古今所未嘗聞。爲子爲臣。夙夜實不遑發。方行追躡。誓必邀迎。念元帥之權。實出上自去年十一月以後。金人登城。按甲不下。假倡和議。款四方勤王之兵。坐敝近甸。詭詐百出。使中外聲援不相接。致請二聖出郊。迺益金戒詭。聲竭幣滅。以遂其欲。又邀擁鑾輿。及皇族子孫后妃已下。踰河北去。及是啓行外方始知覺。四方痛切忿恨。呼天號訴。日月慘色。豈脅敵戕我中國。迺上累君父。竊惟大宋一統天下。祖宗功德。滋休太平。自古莫比。本緣姦臣誤國。結怨生隙。流毒遺患。遂至今日。然以天下之大。宗社之重。天眷有宋。垂億萬年。其必有在。恃公卿將相。一心保護廟朝。安存士庶。以此見大宋之恩德甚深。與天地終始。其都城軍民僧道等。思慕之心。豈有窮已。今大元帥康王。忠孝友愛。出自天性。總兵于外。親擐甲冑。冒犯風雨。欲戡定國難。暢寧方夏。會諸路勤王之師。不啻百萬。前此守議和信盟。以疎敵退。俯爲生靈。每戒輕動。弊國家一落敵計。蒼生奈何。康王聞此。泣盡繼血。雖草木無知。亦須悲痛。左右開勉莫回。便欲躍身自蹈。手格狂類。以刷君父之恥。見不住進發人馬。催督忠義士數路合擊。雖封王建節。肯許充貨。期以力救奪回。用慰中外。故未忍歸朝。瞻望闕庭。款謁宗廟。與本朝諸臣父老軍民僧道相見。伏想與情日夕頒望。必與念祖宗積累之厚。邊遣金人作孽。致二帝播遷。惟康王爲宗廟社稷所賴。佇成大功。禔福天下。當府駐兵。去都城不遠。須至詳具公移。慰撫都人者。時諜者言京城修守禦之具。王曰。果如此。或諸道兵馬。皆來討逆。則吾民重困矣。迺貽書于公曰。御舍目上元帥待制。台座初夏漸熱。伏惟總御師徒。勤勞王事。台候萬福。御名去歲使敵營中道輟行。所攜不過千人。閏月被命帥師。始集東北兵民。進未及畿。已承再和之詔。繼得鑾書。又戒生事。且防忌器。未敢輕舉。但分屯近畿。爲逼逐之計。閱日既久。賴知敵情。不免督兵前去。繼聞領兵戡難。威沸交頤。即具公文。當已呈達。今聞大臣之在敵中者。日久分深。承其付託。而二聖二后。青宮諸王。北渡大河。五內殞裂。不如無生。便欲身先士卒。手刃孽徒。身膏草野。以救君父。而僚屬不容。謂祖宗德澤。主上仁聖。臣民歸戴。天意未改。故老近臣。將帥軍民。忠義有素。當資衆力。具成忠孝本意。除已具公文外。伏望鼓作士氣。開曉士心。奉迎君父。永安祖稷。以成不世之勳。御名不任痛憤泣血懇切之情。所有受敵付託之人。義當征誅。然聞二聖之在郊。已膺僭僞。庶百官之謀。國或出權宜。未當輕動。徒使京城重擾。軍民被害。致欲按甲近城。容名移書問故。得其實情。即時關報施行。未晚。今日之事。非左右毀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望孚察。未瞻。令聞。尚冀厚爲宗社所賴。保倍自重。不宣。書後復批曰。近有尚書省劄子。於濟鄆間訪求行府。語意無他。尤宜謹重。仍嚴備也。公得大元帥書。約移師近都城。於甲觀變。公曰。人臣安有張紅蓋。服赭袍。居正殿者乎。即上書謝。書見繼探報人申倪等。申緻張邦昌赦文。公讀之。益憤怒。即具申大元帥府。文見前機具劄子告王。文見前兩劄上。公謂所知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愈也。戊辰。邦昌召從官入延福宮。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遣奉御史尚書左丞馮。解副使權尚書右丞李回。詣大元帥府迎王。己巳。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大元帥府隨行官屬耿南仲等。上表勸進。王不許。公亦累狀懇請。前兩史無檢批答曰。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答副元帥宗待制。敵人犯順。輒肆剽侵。大兵前驅。本期殄滅。頃聞失守。遂蔑戰功。永惟太祖創業。垂二百年。二聖在位。幾三十載。既遭蕩析。迺至播遷。涕淚橫流。

心肝糜潰。有天有地。古今所未嘗聞。爲子爲臣。夙夜實不遑發。方行追躡。誓必邀迎。念元帥之權。實出上自去年十一月以後。金人登城。按甲不下。假倡和議。款四方勤王之兵。坐敝近甸。詭詐百出。使中外聲援不相接。致請二聖出郊。迺益金戒詭。聲竭幣滅。以遂其欲。又邀擁鑾輿。及皇族子孫后妃已下。踰河北去。及是啓行外方始知覺。四方痛切忿恨。呼天號訴。日月慘色。豈脅敵戕我中國。迺上累君父。竊惟大宋一統天下。祖宗功德。滋休太平。自古莫比。本緣姦臣誤國。結怨生隙。流毒遺患。遂至今日。然以天下之大。宗社之重。天眷有宋。垂億萬年。其必有在。恃公卿將相。一心保護廟朝。安存士庶。以此見大宋之恩德甚深。與天地終始。其都城軍民僧道等。思慕之心。豈有窮已。今大元帥康王。忠孝友愛。出自天性。總兵于外。親擐甲冑。冒犯風雨。欲戡定國難。暢寧方夏。會諸路勤王之師。不啻百萬。前此守議和信盟。以疎敵退。俯爲生靈。每戒輕動。弊國家一落敵計。蒼生奈何。康王聞此。泣盡繼血。雖草木無知。亦須悲痛。左右開勉莫回。便欲躍身自蹈。手格狂類。以刷君父之恥。見不住進發人馬。催督忠義士數路合擊。雖封王建節。肯許充貨。期以力救奪回。用慰中外。故未忍歸朝。瞻望闕庭。款謁宗廟。與本朝諸臣父老軍民僧道相見。伏想與情日夕頒望。必與念祖宗積累之厚。邊遣金人作孽。致二帝播遷。惟康王爲宗廟社稷所賴。佇成大功。禔福天下。當府駐兵。去都城不遠。須至詳具公移。慰撫都人者。時諜者言京城修守禦之具。王曰。果如此。或諸道兵馬。皆來討逆。則吾民重困矣。迺貽書于公曰。御舍目上元帥待制。台座初夏漸熱。伏惟總御師徒。勤勞王事。台候萬福。御名去歲使敵營中道輟行。所攜不過千人。閏月被命帥師。始集東北兵民。進未及畿。已承再和之詔。繼得鑾書。又戒生事。且防忌器。未敢輕舉。但分屯近畿。爲逼逐之計。閱日既久。賴知敵情。不免督兵前去。繼聞領兵戡難。威沸交頤。即具公文。當已呈達。今聞大臣之在敵中者。日久分深。承其付託。而二聖二后。青宮諸王。北渡大河。五內殞裂。不如無生。便欲身先士卒。手刃孽徒。身膏草野。以救君父。而僚屬不容。謂祖宗德澤。主上仁聖。臣民歸戴。天意未改。故老近臣。將帥軍民。忠義有素。當資衆力。具成忠孝本意。除已具公文外。伏望鼓作士氣。開曉士心。奉迎君父。永安祖稷。以成不世之勳。御名不任痛憤泣血懇切之情。所有受敵付託之人。義當征誅。然聞二聖之在郊。已膺僭僞。庶百官之謀。國或出權宜。未當輕動。徒使京城重擾。軍民被害。致欲按甲近城。容名移書問故。得其實情。即時關報施行。未晚。今日之事。非左右毀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望孚察。未瞻。令聞。尚冀厚爲宗社所賴。保倍自重。不宣。書後復批曰。近有尚書省劄子。於濟鄆間訪求行府。語意無他。尤宜謹重。仍嚴備也。公得大元帥書。約移師近都城。於甲觀變。公曰。人臣安有張紅蓋。服赭袍。居正殿者乎。即上書謝。書見繼探報人申倪等。申緻張邦昌赦文。公讀之。益憤怒。即具申大元帥府。文見前機具劄子告王。文見前兩劄上。公謂所知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愈也。戊辰。邦昌召從官入延福宮。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遣奉御史尚書左丞馮。解副使權尚書右丞李回。詣大元帥府迎王。己巳。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大元帥府隨行官屬耿南仲等。上表勸進。王不許。公亦累狀懇請。前兩史無檢批答曰。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答副元帥宗待制。敵人犯順。輒肆剽侵。大兵前驅。本期殄滅。頃聞失守。遂蔑戰功。永惟太祖創業。垂二百年。二聖在位。幾三十載。既遭蕩析。迺至播遷。涕淚橫流。

心肝糜潰。有天有地。古今所未嘗聞。爲子爲臣。夙夜實不遑發。方行追躡。誓必邀迎。念元帥之權。實出上自去年十一月以後。金人登城。按甲不下。假倡和議。款四方勤王之兵。坐敝近甸。詭詐百出。使中外聲援不相接。致請二聖出郊。迺益金戒詭。聲竭幣滅。以遂其欲。又邀擁鑾輿。及皇族子孫后妃已下。踰河北去。及是啓行外方始知覺。四方痛切忿恨。呼天號訴。日月慘色。豈脅敵戕我中國。迺上累君父。竊惟大宋一統天下。祖宗功德。滋休太平。自古莫比。本緣姦臣誤國。結怨生隙。流毒遺患。遂至今日。然以天下之大。宗社之重。天眷有宋。垂億萬年。其必有在。恃公卿將相。一心保護廟朝。安存士庶。以此見大宋之恩德甚深。與天地終始。其都城軍民僧道等。思慕之心。豈有窮已。今大元帥康王。忠孝友愛。出自天性。總兵于外。親擐甲冑。冒犯風雨。欲戡定國難。暢寧方夏。會諸路勤王之師。不啻百萬。前此守議和信盟。以疎敵退。俯爲生靈。每戒輕動。弊國家一落敵計。蒼生奈何。康王聞此。泣盡繼血。雖草木無知。亦須悲痛。左右開勉莫回。便欲躍身自蹈。手格狂類。以刷君父之恥。見不住進發人馬。催督忠義士數路合擊。雖封王建節。肯許充貨。期以力救奪回。用慰中外。故未忍歸朝。瞻望闕庭。款謁宗廟。與本朝諸臣父老軍民僧道相見。伏想與情日夕頒望。必與念祖宗積累之厚。邊遣金人作孽。致二帝播遷。惟康王爲宗廟社稷所賴。佇成大功。禔福天下。當府駐兵。去都城不遠。須至詳具公移。慰撫都人者。時諜者言京城修守禦之具。王曰。果如此。或諸道兵馬。皆來討逆。則吾民重困矣。迺貽書于公曰。御舍目上元帥待制。台座初夏漸熱。伏惟總御師徒。勤勞王事。台候萬福。御名去歲使敵營中道輟行。所攜不過千人。閏月被命帥師。始集東北兵民。進未及畿。已承再和之詔。繼得鑾書。又戒生事。且防忌器。未敢輕舉。但分屯近畿。爲逼逐之計。閱日既久。賴知敵情。不免督兵前去。繼聞領兵戡難。威沸交頤。即具公文。當已呈達。今聞大臣之在敵中者。日久分深。承其付託。而二聖二后。青宮諸王。北渡大河。五內殞裂。不如無生。便欲身先士卒。手刃孽徒。身膏草野。以救君父。而僚屬不容。謂祖宗德澤。主上仁聖。臣民歸戴。天意未改。故老近臣。將帥軍民。忠義有素。當資衆力。具成忠孝本意。除已具公文外。伏望鼓作士氣。開曉士心。奉迎君父。永安祖稷。以成不世之勳。御名不任痛憤泣血懇切之情。所有受敵付託之人。義當征誅。然聞二聖之在郊。已膺僭僞。庶百官之謀。國或出權宜。未當輕動。徒使京城重擾。軍民被害。致欲按甲近城。容名移書問故。得其實情。即時關報施行。未晚。今日之事。非左右毀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望孚察。未瞻。令聞。尚冀厚爲宗社所賴。保倍自重。不宣。書後復批曰。近有尚書省劄子。於濟鄆間訪求行府。語意無他。尤宜謹重。仍嚴備也。公得大元帥書。約移師近都城。於甲觀變。公曰。人臣安有張紅蓋。服赭袍。居正殿者乎。即上書謝。書見繼探報人申倪等。申緻張邦昌赦文。公讀之。益憤怒。即具申大元帥府。文見前機具劄子告王。文見前兩劄上。公謂所知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愈也。戊辰。邦昌召從官入延福宮。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遣奉御史尚書左丞馮。解副使權尚書右丞李回。詣大元帥府迎王。己巳。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大元帥府隨行官屬耿南仲等。上表勸進。王不許。公亦累狀懇請。前兩史無檢批答曰。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答副元帥宗待制。敵人犯順。輒肆剽侵。大兵前驅。本期殄滅。頃聞失守。遂蔑戰功。永惟太祖創業。垂二百年。二聖在位。幾三十載。既遭蕩析。迺至播遷。涕淚橫流。

周旋優游兩禁。榮處益隆。是用膺寄社稷之重。惟爾適者從朕兵間。訏謨密勿。固知予德意志慮所向矣。往宣爾術。底於輯寧。益昭爾庸。用符僉屬。公拜命。即日就道。以七月乙巳到京城。京城自敵騎退歸。樓櫓盡廢。諸道之師。雜居寺觀。盜賊縱橫。人情恟恟。時敵留屯河上。距京城無二百里。金鼓之聲。朝夕相聞。京畿千里之民。與京東西連亘數千里。咸懷悚慄。公到首發爲敵之淵藪者數人誅之。又令都市曰。爲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豪強退縮。盜賊屏息。人皆靡然悅服。曰。今有宗公。我不危矣。公察人情粗安。市肆商賈稍稍如舊。上疏乞回鑾。疏見前。時詔荊襄江淮悉備巡幸。有維揚金陵一議。公復上疏。疏見前。一日敵有八人。以使楚爲名。直至京師。公訝之。是必假此名以覘我虛實。因納議狀。遣范公留守。請收置牢獄。奏取朝廷指揮。范公然之。即具奏。公復上河北京東路稅鹽劄子。劄見前。八月壬戌。以公兼京師副留守。會范訥能除公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訓辭曰。汴居鄭、滑、曹、許之間。其地平衍。無山河百二之固。太平日久。人亦惰驕。敝敗不武。一經邊塵。翼然惕息。尤欲得人而綏輯之。具位某。頃守滎陽。一節不撓。艱難險阻。忠力彌勤。身膺倚寄。更試留鑰。付未閱月。政聲流聞。延登祕殿之華。增重畿封之任。爾其戢奸恤隱。酌寬猛之中。使民畏而愛之。稱朕畀付之意。公具狀辭免。狀見前。降詔不允。曰。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國家制均諸郡。溥循銅虎之規。體重別都。特厚玉麟之寄。矧今京邑。實古大梁。億載之所卜年。列聖於斯御極。肆朕纂承之始。暫爲巡狩之行。倚賁臣而居留。仍兼官於尹正。庶幾彈壓。克用枚卜。卿堅強政爲。慷慨自信。威足以禁暴。明足以督奸。善良恃以帖安。豪猾爲之戢息。茲隆華於祕殿。俾增重於中都。何必讓攝形於奏牘。往膺褒顯。以副眷懷。所請宜不允。上表謝。疾。繼奉詔。令所拘留敵使。遷置別館。優加待遇。公上疏。疏見前。再奉詔曰。卿彈壓強梗。保護都城。寬朕顧憂。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達朕心。朕之待卿。盡矣。卿宜體此。公奉詔。即出八人縱之。上表謝。表見前。丙寅。詔賜對衣金帶。上表謝。表見前。時議者多以公拘囚金人爲非。獨尚書左丞許景衡知公最深。上疏辨之曰。臣竊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事未知是否。如何。宗澤之爲人。及其爲政。固不能上逃聖鑒。第未知果指何事而言也。若只拘留金國使人。此誠宗澤之失也。然原其本心。只緣忠義所激。出於輕發。未審國家事體耳。不知別有何等罪犯也。然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得之來自京師者。皆言澤之爲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誅鋤強梗。撫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嘆慕。每以爲去冬京城之內。不能固守。良由大臣無謀。尹正非才之故。使當時有如宗澤等數輩。赤心許國。相與維持。則其隳壞。亦未至如此其極也。往者不可咎。來者猶可追。今若較其未節小疵。便以爲罪。而不顧其盡忠報國之大節。則臣雖至愚。竊以爲過矣。況宗澤昔在河朔。遭遇陛下。遮留拱衛。機宜幕府。宜力尤多。今尹天府。其績効又章章如此。則其所爲。終始亦可觀矣。議者獨不能少優容之。其不恕亦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其擇人居守。尤非他州別路之比。今若能宗澤。則當別選留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宗澤者乎。若有其人。則除受交割。尚費日月。兵民亦未信服。防秋是時。計將奈何。若未有其人。則宗澤未宜遽然更易也。人才難得久矣。惟聖人以天地爲度。包容長養。兼收而並用之。庶幾其濟也。其宗澤伏望聖慈。上爲宗

廟社稷。下爲京師。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委任。使成禦侮治民之功。天下幸甚。八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朝廷別無行遣。亦無臣僚論列章疏。劄下焰會。右劄送京城留守宗延康。公拜命上表稱謝。表佚。九月。眞定懷衛間。敵兵甚盛。州郡有乘城固守者。敵亦大治兵爲攻拔計。公欲時暫過河。措置事宜。乙未。上劄子。劄見前。庚子。公回自河北。具因依奏聞。奏佚。辛丑。准省劄。劄見前。九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令宗澤其功罪尤甚之人。申取朝廷指揮。右劄送東京留守宗延康准此。繳拜詔將諭曰。昔趙廣漢之尹京兆。民稱頗不容口。以爲自漢興治三輔者。皆莫能及。朕念京師兵火之後。遴選撫按彈壓之才。以卿帥府舊僚。從班耆宿。擢居尹正之任。翕然政令之行。摧折豪強。發摘奸伏。剛果不撓。盜賊屏跡。夷考前躅。能以嚴治。威克允濟。亦莫如卿。比陞祕殿之隆名。仍專留司之重寄。視古無媿。乃績可嘉。載惟王畿千里之封。實爲諸夏本根之地。都邑閭閻之衆。既遂謐寧。甸服田畝之間。益當安輯。以至練防衛之兵。謹城守之備。經營財用。預思可繼之圖。拯濟艱虞。務存善後之策。諒卿體國之志。必通時事之宜。嗣有寵休。毋忘褒贊。故茲昭示。想宜知悉。上表謝。表見前。公威上知遇。益自奮勵。京城四壁。各置統領守禦使臣。每壁立界。至以所招義兵分隸之。隨處置教場。爲閱習訓練之地。造決勝戰車。又據形勝。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隨大小駐兵數萬。別選有謀略勇敢之士四人。充四壁提領。公往來親按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隣次創連珠寨。結連河東河北山水寨忠義民兵。及陝西京東西路諸路人馬。咸願聽公節制。開五丈河。以通南北商旅。京畿十六縣內。兩縣瀕河。共七十二里。均之諸縣。縣畫四里有奇。各令開濠。深廣丈餘。於南岸埋鹿角。內又圍結班直諸班人兵。外則隨寨軍兵百姓丁壯等。以備緩急之舉。各有條序。乙巳。上表。表見前。奏入不報。再上疏。疏見前。不報。再上疏。疏見前。詔命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公復上疏。疏見前。公防秋守禦悉備。宮室宗廟。省府臺部。並見營葺。規模宏麗。不減全盛時。以東門乃回鑾迎奉之地。首加增修。所分領人馬。及閱習戰車。招集人兵。足以禦敵。十月戊午。復上疏。疏見前。公前後申明。多降特旨。事由三省樞密院。則沮抑之至是公條具五事。疏見前。聞有詔車駕還闕。公上表。表見前。繳拜詔將還闕。公喜甚。再上表。表見前。公自留鎮甫半載。威舉四馳。遠近歸心。招致賊衆。如王再興兵五萬。李貴兵幾二萬人。往來淮上。王善兵號七十萬。騎護萬乘寇濮州。楊進自號沒角牛。兵三十餘萬。并王大郎等諸頭項人馬百餘萬衆。所至侵掠。公偏遣人喻以禍福。招來之。衆盜素知公悉聽命相繼至。進尤所敬慕。頗効死軍聲甚振。公論曰。軍中老弱婦女。久被驅脅。吾不忍其無辜。宜盡釋之。進等奉命。諸軍所放幾萬人。善寇濮州。直欲來據京城。公單騎往造其巢。一見執其手。仰天號泣曰。朝廷當危難時。無一人出爲時用。使當時有如公輩。豈復有今日患。善感泣曰。恐竊以爲過矣。況宗澤昔在河朔。遭遇陛下。遮留拱衛。機宜幕府。宜力尤多。今尹天府。其績効又章章如此。則其所爲。終始亦可觀矣。議者獨不能少優容之。其不恕亦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其擇人居守。尤非他州別路之比。今若能宗澤。則當別選留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宗澤者乎。若有其人。則除受交割。尚費日月。兵民亦未信服。防秋是時。計將奈何。若未有其人。則宗澤未宜遽然更易也。人才難得久矣。惟聖人以天地爲度。包容長養。兼收而並用之。庶幾其濟也。其宗澤伏望聖慈。上爲宗

豹報敵犯汜水。遣飛爲諸白使。以五百騎授之。公語曰。告釋汝罪。今當爲我立功。且戒無輕鬬。飛稟命即

12A1

行。凱還。補爲統領。後遷總制。自是軍聲大振。公誅鋤強梗。撫民居。經制財用。各有條緒。凡兩河京東西州郡。文移往來。求軍需者。則撤在京所有。隨多寡應之。欲其同心濟難。不以彼此爲間。時行在所遣中使傳宣撫問。上表謝。（表見前）繼聞車駕南幸。公復奏疏。（疏見前）批答曰。朕惟上都據四方之中。開基歷十世之久。祖宗創業。置諸奠枕之安。城社奔流。勢若建瓴之順。茲請巡之制。姑爲近甸之行。思宏濟乎艱難。致殫勞於樽俎。每念本根之重。嘗思監守之籠。迄綏靖於侯邦。即趨歸於覲闕。任彌司存屬在王畿。共傾藏后之誠。來効回鑾之請。瞻言忠藎。良劇嘉奉。公御筆。聞京師有稱御前收貨珠玉人。紛擾民閒。或至強市。即時立賞委緝捕人收捉。及出榜告報都人。上表謝。（表見前）十二月甲子。邊寨駐於大河之北。大會酋長。引兵至河上。稍稍南渡。西犯氾水。北侵胙城。敵人雖知公名。不敢輕入。亦時擁衆以擾瀕河州縣。滑州以南。沿河諸寨。欲幷兵力戰斷河梁。申乞授師。議者曰。賊鋒未易當。不若堅守自固。公笑曰。去冬城潰。正坐此耳。厥鑒不遠。倘可襲乎。命統制劉衍趨滑。劉遠走鄭。各提兵二萬。戰車二百乘。以分衡突之勢。且戒諸將不得輕動。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過河。毋致臨期誤事。敵聞之。夜斷河梁而遁。所獲甚衆。二年正月壬辰。復自鄭入。直抵白沙鎮。距京三四十里。都人恐甚。敵先堅壁不動。察屬諸閒。議守禦之策。公方延資園棋。笑語如無事時。衆莫敢言。退而分布部伍。撤弔橋。披甲登城。都人愈恐。公始知之。戒諸將曰。何事自爾張皇。命諸軍將士解甲歸寨曰。劉衍等在外。必能爲我禦敵。選精銳數千以益之。戒曰。宜繞出敵後。設伏路毋輕出戰。伺其至。則縱兵夾擊。且諭僚屬曰。上元密邇。盍奉舊法以迎之。命榜諸市。張燈五日。暫弛夜禁。往來軍馬。不異平日。敵游騎至城下。疑不敢入。人亦不知所懼。衍與敵遇大戰。敗之。收復延津。胙城。河陰。至滑州。尚有屯兵州之西三十里。衍分兵夜擣之。大捷。悉得其輜重。甫及收燈五夕。捷書鼎至。衆始知元夕。正王師接戰於版橋之時。公謂僚屬曰。吾知劉衍必勝。百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得豫聞。徒擾擾敗吾事。丁未。公復上疏。（疏見前）公再上表。（表見前）二月丙辰。敵騎再犯西京。公遣統御官李景良。閻中立。統領郭俊民等。領兵萬餘。趨鄭。遇敵大戰。爲敵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敵。景良以無功南遁。公捕得之。謂曰。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亦可恕。私自逃遁。是無我也。命斬之。管軍閻勍。統制官藍整等。咸爲景良乞貸。責以後効。公姑收繫之。後竟斬首以徇。繼俊民與敵將史官人。燕人何仲祖。王義等。以數百騎直抵八角鎮。與都巡檢丁進遇。擒之。生致麾下。初欲持書誘公。公毅然曰。郭俊民。吾統兵官也。失利就死。尚可爲忠義鬼。後有知者。不失血食。今全軀苟活。反爲敵人持書以脅中原。有何面目見人乎。命斬之。謂官人曰。京城不守。主上巡幸。儘重兵在近甸。命我守此。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敵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耶。亦命斬之。頗謂仲祖曰。爾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命釋縛。犒以酒肉。縱之。戊午。劉衍領兵凱還。入自鄭門。公勞問士卒。第賞奏功。散犒金帛有差。敵知衍班師。甲子。復入滑。報至。公謂諸將曰。滑當衝要。必爭之地也。有變。則京師不可守。不欲再煩諸將。可爲我守城。當親提兵取之。內備將張摶越衆曰。摶當効力。公甚喜。選兵五千付之。特加賞勞。士卒忻然而行。公戒摶曰。若衆寡不敵。毋輕戰。以害援師。公親餞於郊。摶兼程至滑。已巳。摶身率將士與敵遇。敵騎十倍於摶。將士請曰。衆寡不敵。宜少避其鋒。以求援兵。摶曰。

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乎。鏖戰至暮。殺傷相當。敵爲少卻。援不至。摶爲所害。公聞報。遣統領官王宣。領五千騎援之。且戒之曰。敵惟恃衆。當設奇以取勝。宣以辛未至滑城。與敵大戰於北門。士卒爭奮。敵忽退兵河上。宣曰。敵必夜渡河上。收兵不追。敵果夜渡。及半。以千人進擊之。斬首數百級。殺傷甚衆。報至。公即令宣權知滑州。且命裁摶喪還京。公爲服緦麻。哭於佛寺。出俸飯僧。哀慟感人。復詣其家。優厚撫恤。至死事之家。遣官問勞。出錢帛給之。人咸曰。死亦榮矣。條奏功績。且乞摶卹典。甚厚。上嘉納之。壬申。有詔以諸處人馬。雖假勤王之名。實爲聚寇之患。詔（詔佚）丁丑。詔進朝奉大夫。資政殿學士。訓詞曰。先京師而後諸侯。布政有倫。得猛士以守四方。用人爲重。迺眷帝王之宅。數據塞北之處。（詔名）首簡循良。俾司浩穰。迄臻綏靖。宜有褒嘉。具位澤材冥沉。雄器涵淳。厚仕宦至晚而鼎貴。功業遇事而遂彰。肆朕省方。俾爾留鑰。嘉何鎮守。克寬西顧之憂。畢公保釐。終底東郊之治。載疇偉績。特峻徽章。陞秘殿之華資。進文階之一等。幷昭異數。庸奏厥功。瞻望國門。未泯惠棠之佳氣。巡行淮甸。豈能鬱鬱而久居。惟既乃心。以固吾圉。公辭免。批答曰。無德不報。實賞典之所先。有功見知。迺衆情之共悅。矧玉麟之重寄。爾荷冀之名臣。於義當褒。欲辭焉可。卿慷慨而有大志。鎮靜而好遠謀。縱橫康世之圖。談笑適時之略。肆朕省方於淮甸。倚卿居守於汲都。更歷春冬。帖安京輔。屹若長城之固。晏然奠枕之寧。雖嘉何之撫關中。寇恂之守河內。以卿比迹。於古有光。特陞祕閣之峻資。仍進文階之崇秩。幷昭異數。丕表茂功。何必封章。以避休命。深嘉冲節。難徇雅懷。宜頤欽承。庸昭眷遇。公上表謝。（表見前）壬午。詔賜對衣金帶。上表謝。（表見前）三月乙酉。公復上疏。（疏見前）不報。有王策者。本契丹酋豪。善用兵。有謀略。敵委任甚專。嘗從千餘騎往來河上。措置邊事。公密令統制官王師正擒之。生致麾下。公釋縛解衣。坐之堂上。與之飲食。從容與語曰。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國。今女眞辱吾主。又滅而國。汝何不思義當協謀以刷社稷之恥。他日復修舊好。我亦何忍殺汝。策感泣曰。策至庭下。自意必死。今蒙再生之恩。且聞公之意。使策曉悟。敢不盡死節以報。已而使就館舍。待之如禮。公時呼與語。因問虛實。盡得其謀。公大舉之計遂決。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之心。樂相歸附。當思我宋二百年涵養之恩。今二聖遠在沙漠。君父巡幸未返。能同心協謀。剿滅狂類。期還二聖。以立大功乎。當立請回鑾。與諸君親行。主上雖封侯建節。肯以充賞。言訖泣下。諸將亦掩泣。同聲應曰。今四方義士。雲集京師。幾二百萬人。所齎糧可給半載。亦皆密遣人直抵兩河探伺。聞所陷州縣。每處不過數百人。餘皆脅從。令衣塞服。此輩日望王師來。某等願即日渡河。以盡死節。公慰撫之。且曰。進取老少。可於逐寨邊處。踏逐未復業田畝。權借耕植。各有自齎牛具糧糧。無者官給。人皆樂從。京城內外。所屯兵百八十萬人。兵革之盛。前此未有。敵人數不利。至是提威所屯兵悉退去。中外帖然。已亥。公復上疏。（疏見前）壬寅。詔賜湯藥。及傳宣撫問。上表謝。（表見前）乙巳。再上表。（表見前）四月甲寅。磁州統制官趙世隆。世輿。兄弟。以兵三千來歸。人以爲疑。公曰。世隆。本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訴也。翊日。拜於庭。公面語之曰。前日殺守臣者。誰世隆曰。事非得已。衆以無糧。欲殺斯人以止亂耳。公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嘗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顧左右拽出斬之。衆兵踏刃立庭下。世輿佩刀侍側。左右莫不寒心。世隆既執。公徐謂世輿曰。汝兄犯法。當誅。固應無憾。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

恥矣。世興叩頭請罪曰。公之號令如此。水火舉入。令滑州報敵騎有屯城下者。公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出告諸部曲曰。吾兄擅殺守臣。已正典刑。吾屬元帥釋而不問。使我輩共取滑州。以贖前過。衆亦鼓舞請行。公遣以金椀戰袍銀鎗等物。部屬之賜有差。世興辭以出。以戊午日至滑。掩敵不備。獲級數百。得州以歸。公厚賜之。丁進故巨寇。有嘯聚數十萬衆。其初降也。人情鼎沸。謂其非真。嘗軍閾勍等以甲士陰衛。公曰。不然。正當披心腹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況人乎。及進至。公慰勞撫存甚至。呼進首領數人飲食之。待之如故。吏進等咸甚。翼日請公詣寨。公許之。不疑。進等益愧感畏。後進竊有陰結以亂京師者。進自簡殺之。有相率逃遁者。自追治之。馬皐者。進之次也。每命出戰。必先登。一日。自陣中傷還見公。方凋勞撫存之。而羽報又急。公曰。誰可代汝行者。皐曰。非皐不可。乃裹瘡而前。數日後捷到。仍擒一酋長而歸。由公平日賞罰明。號令信。開心見誠。故人樂爲用命也。趙海亦賊之雄者。屯板橋於路。設橋以阻行者。閾勍貪者八人過海營。海怒曰。我畏閾太尉耶。悉檛之。或者以聞公。呼海。海以甲士五百人從公方迎客。遽語之曰。殺貪者誰。海辭曰。無之。出報牒讀示海。具服。命械繫獄。客曰。奈甲士何。姑徐之。公笑曰。諾。公怯耶。治海者某。諸公何預。論次將曰。領衆還營。趙海已械送所司。告偏裨善護卒伍。明日誅海。聞者股慄。楊進者。偪屯駐城南。王大郎者。衆亦千餘。皆山東游手。先楊進來降。屯於城北。二人平日氣不相下。一旦各領千餘衆。相拒於天津橋。京城人頗恐有告公。命筆以片紙批令二魁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感泪而退。公當危疑。處之裕如如此。已未。公復上表。前見當是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曰。公之威名。外疆敬服。每有擒獲來者。公遣契丹漢兒引邊坐側。推誠與語。曰。契丹與大宋修盟好。舊矣。今女眞小國。既滅天祚。又侵凌中國。契丹臣民。宜與我共奮忠義。殺滅仇方。以刷君父之恥。吾心卽汝心也。我不忍殺汝。卽釋之。仍給資糧使去。及令持公據爲照。曰。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年。實兄弟之國。頃緣權臣奸議。遂結金人。壞亂耶律天祚之後。今將欲發大兵過河。盡行剿除。又敵倉卒之際。不暇辨理。枉有殺戮。已約大軍期應。契丹漢兒。特給公據。仰各收執。以爲信驗。又各令持數百本。歸散國人。後有自燕來者。云契丹漢兒。皆願得公據。以俟王師。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曰。訪聞邊寨中。多是我國積善良民。偶失備禦。被驅虜。髡頭絞髮。裝著塞服。侵犯州縣。其赤心忠孝。思念生處父母。血屬。但無路自新。實可憐憫。當所遣大兵前去。恐倉卒之間。不暇辨別。枉有殺戮。汝等若不忘生長墳墓鄉井。痛心悔禍。可以相助回戈。掩殺外人。永爲我宋太平赤子。耕養自如。各請炤知。又給公據付被虜之人曰。訪聞邊寨中。多是我國良民。被虜入敵。想其本心忠義。實可憫憐。今被遣大兵前去。恐倉卒難以辨別。枉有殺戮。除已出榜曉諭外。今出公據付被虜之人。收執赴會。大軍到日。執呈。免致誤被殺戮。以措置因依具疏奏。前疏見又奏乞差崔與知西京。專一保護陵寢。太尉閾勍充保護陵寢使。已已復上疏。前疏見公以他日迎取二聖還京。修治隆德宮。惟淵聖皇帝。未有定止之所。改修寶籙宮。丁丑上疏。前疏見五月甲申再上疏。前疏見未報。己丑再奏。前疏見不報。再奏。前疏見范少尹等到闕。上撫勞之。賜予有差。詔答曰。舜巡四岳。當歸格藝祖之文。周撫萬邦。存王歸在豐之訓。庸如帝王之執範。成以都邑爲本。根朕遭時多

艱。思世大治。永懷撥亂之策。不憚省方之勞。俟敉寧之有期。卽旋復之何晚。夙夜軫慮。寢食不忘。雖王者以天下爲家。曾靡當於臨幸。而臣子視君猶父。得無鬱於瞻思。卿留居千里之畿。拱護九重之闕。合數十百函之奏。傾億千萬衆之心。渴聞鳴蹕之音。庶舉回鑾之請。備觀忠藎。深可歎嘉。公與諸將議六月起師。及結連諸忠義山水寨人兵。約日進發。再奏。前疏見不報。一時權臣。忌公成功。從中沮之。公嘆曰。吾志不仲矣。積憂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問疾。排闥而入。公瞿然起曰。吾固無恙。止以二聖蒙塵之久。憂憤成疾爾。而能爲我殲滅同仇。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墮淚。固聲應曰。敢不盡力。諸將退。公復嘆曰。吾度不起此疾。古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翼日。公薨。實七月十二日也。是日。風雨晦冥。公臨啓手足。連呼過河者三。無一語及家事。先乞休。訓詞曰。忠於許國。允資剸劇之才。老矣告勞。宜遂歸休之志。眷言哲人。奚錫綸章。宗澤器識恢宏。性資方正。事達古今之要。才兼文武之全。逮予纂圖。俾守留鑰。恩威並施。夙夜惟勤。生靈賴茇。以保禦寇盜。望風而披靡。方資謀畫。遽以疾聞。力貢忱辭。懇求謝事。念宣力之勤。擇宜錫命。以褒嘉。歲五百而生賢。克濟艱難之業。禮七十而致仕。益高知止之風。乃命進階。以昭貴老。尙期勿藥。以介壽康。可特命朝散大夫依前資政殿學士賜如故。綴上遺表。表前時已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前京城留守。奎是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其詞曰。氣勁而謀深。識高而慮遠。懷尊主庇民之志。有愛國忘家之心。逮臥省方。擢司留鑰。言多底績。勇於敢爲。折衝樽俎之間。制敵股掌之上。三軍服其紀律。百姓安於教條。方籍壯猷。以復大業。比覩奏牘。遽爾告終。未究雄圖。但聞遺愛。載用嘆嘉。李廣云亡。史有成蹊之喻。羊公已逝。時興墮淚之思。隆觀殿之華資。進文階之峻秩。特隆異數。併示眷懷。英烈如存。尙克歆享。公卉京未久。而威行恩洽。流亡復業。商賈輻輳。人有長城之賴。公薨之日。都人爲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相弔出涕。數日間去者十五六。識者憂之。相與請於朝。言公之子穎。常居戎幕。得士卒心。願加奬拔。以襲父功。時朝廷已用杜充爲留守。途以穎在祕閣。充留守判官。穎以杜充頗失人心。諸將多不安。稍稍引去。且充酷而無謀。屢爭不從。穎曰。勢所不加。事必危殆。力丐終喪。得請扶護歸京口。與夫人陳氏合葬於京峴山。公爲人端方質直。平居不妄笑語。律己甚嚴。苟悖於禮。雖毫髮不犯。義所當爲。鼎鑊在前。不恤。中間坐閑廢。年杜門卻掃。賦詩自娛。或清坐終日。嘐寂飲水。淡如也。晚年尊顯。祿食稍厚。而自奉甚薄。所衣不過縗紵。經歲無所更製。親族故舊窶而無告者。多依公以活。養孤遺幾百人。故家無留儲。其爲文不事雕琢。渾然天成。豐約中度。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左氏。有文集藏於家。後穎乞謚於朝。曰。昊勛先臣。文澤。知磁州。日主上在潛藩。以使事過郡。父力陳敵情叵測。因留不行。逮主上開元帥府。父實副之。敵合數國大人。二聖北狩。父上章乞早登寶位。以定民志。至於再三。批答具存。又抗章以生靈。養望。天意有在。想切推戴。至除京城留守。敵騎屢擁大兵過河。意欲深入。命將出師。特挫敵鋒。遂至遠遁。邊年不敢南向。秉忠盡節。勤勞有爲。天下共知。無待縷陳。當是時。重以二聖遠在沙漠。主上巡幸淮甸。日夕憂勤。脅集師旅。聲勢大振。自請身先士卒。收復兩河。廼日指期。冀成中興之功。憂讒成疾。遽先朝露。竊緣父平日。但喪孤忠。上酬知遇。不能阿附權臣。坐此痛遭阻抑。一時褒封。反不逮尋常恩數。伏念父頃司留

鎗而主上駐蹕淮甸。頗獲奠枕。及父棄世之後。敵騎長驅。遠自江淮直至二浙。以此較之。當日爲國屏翰。不爲無功。又念父忝預大元帥府僚屬。遭遇推戴之功。非特生前爲權臣所沮。不得盡其所長。至於身後亦無恤典。使天下之士無以激勸。欲望特賜敷奏。矜念父勳績。優賜褒贈。以慰忠義之魂。奉聖旨與賜謚。禮部太常寺擬謚忠簡。按謚法曰。危身奉上曰忠。正直無邪曰簡。告辭（告見前）公一子穎。官終兵部郎中。五孫嗣益、朝奉郎通判福州。卒於官。次嗣尹、朝奉大夫通判慶州。死於家。次嗣旦、承議郎所乘監司幹官。卒於家。次嗣良、承議郎知汀州。次嗣安、文林郎充沿海制置司幹官。曾孫合十八人。長普迪功郎邵武軍大寧縣尉。卒於家。餘未仕。增左承議郎知婺州金華余嚞狀。顯謨閣學士曾懋銘公墓云。

宗忠簡集辨譌考異

卷一

大元帥府勸進第二狀。

無忉祈求懇切俟命之至。（金華文徵）忉作任。

奏乞依舊拘留敵使疏。

載白之老。（金華文徵）載作戴。與仇方爲地者之晝。（金華文徵）地作他者作日。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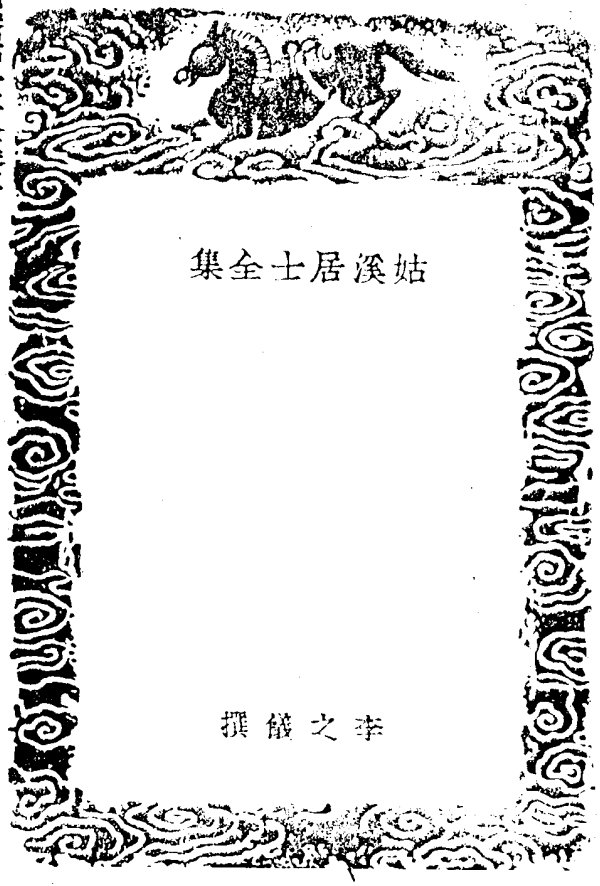
義烏滿心寺鐘記　攷目錄義烏滿心寺記楹記多一樓字。

所以者何日將旦。（金華文徵）作日之將旦。多一之字。浦本吳本皆脫。起戒懼心。（金華文徵）懼作慎。據湖山之勝。爲雖有鐘。形度小矣。（金華文徵）作在綢山之勝。爲有鐘。形度頗小。【按】縣置鄣之。（金華文徵）鄣作障。（大清一統志）義烏縣西北二十五里有綢山。

卷四

與知興仁府曾孝約入援京城書。

錄去藥方。（金華文徵）去作示。今賊魯猖獗。（金華文徵）魯作虜。既來有爲醫與藥者。（金華文徵）來作未。劄案示賊魯。俾賊魯悉肆。（金華文徵）兩魯字均作虜。



姑溪居士文集序

李公端叔以詞翰著名元祐間余始得其尺牘頗愛其言思清婉有晉宋人風味恨未覩他製也乾道丁亥假守當塗因訪古來名士居此邦而卓然有聲於世者惟李太白郭功父與端叔三人郡舊有太白功父集而端叔獨闕然求於其家而子孫往往散落無復遺稿聞得之邦人類而聚之命郡士載筆訂正釐爲五十卷鋟板於學昔二蘇於文章少許可尤稱重端叔殆與黃魯直晁無咎張文潛秦少游裴頠頌於時今觀其文信可知已或謂端叔晚節銳於進取有所附麗雖若可疑然范忠宣公遺奏極於懇切誣斥不顧一時用事者欲寘忠宣之子於理端叔慨然自列謂實出其手既而公所爲忠宣行狀復出由是得罪南遷廢錮終身竟不少悔其勇於義若此詎可以微瑕掩之哉余固愛其文又表其行誼之可嘉者併以詔於後云端叔名之儀其先景城人既謫而南姑居姑溪自號姑溪居士今以名其集天台吳芾序

姑溪居士文集上卷目錄

卷第一
古賦
閒居賦
古詩一
謁李太白祠
梅花詩四首
次韻君俞見寄
題步雲亭
題渭濱亭
題山堂
送儲子椿
贈報寧老
和郭功甫遊采石

捉月亭
賞詠亭
鑑然亭
卷第二
古詩二
題逍遙閣
送芝老
題王德循書院
胡伯鎮石菖蒲
丁德儒置酒
贈劉九思
題孝嚴亭
次韻處度二首
次韻君俞見過
迎暉閣
和遊一人泉
秀遠堂
中隱菴
莊居十小詩
卷第三
古詩三歌行附
楊子儀庞圖
送人一首
書長干僧房
和人雪意
和人感懷
東坡雪浪石
甘露堂歌
琵琶歌
雷塘行

卷第四
律詩一七言
讀吳思道詩
東坡雪浪石
次韻東坡
寄邵陽叔
東坡沉香石
送曾端伯
濟上閒居
告別子通
和子椿竹二首
和子椿七夕
題蘭皐
戲子微
題晉老小軒
齋僧值雪
送宣上人
遊白雲寺
題白紵山
寄丁希韓
再領玉局
次韻葛大川
吉甫第雙檜
題張湍然壁
答李去言
懷珪元白
餞子椿作別
次韻子椿
又次韻子椿
遊雨花臺

次韻子椿莊居
卷第五
律詩二七言
用聖行韻
和人見寄二首
澄虛堂
和子椿
莊居寄友人
次友人見寄三首
懷衛二首
送人入館閣
邂逅故人二首
金陵懷古二首
和人見寄
邯鄲叢臺
久雨次韻君俞
次韻君俞端香
次韻君俞四首
堤上閒步二首
韋深道寄傲軒
次韻君俞六首
觀東坡集
卷第六
律詩三七言
次人字韻二首
再次韻簡少孫
次韻雪
長春閣
後圃
子椿野軒

送暑過君俞
歸自鍛塘
贈榮天和
邂逅劉君
伯鎮傷春
夾竹桃花
次韻聞笛
贈陳待制二首
和人三首
次韻採蓮三首
次韻子椿述懷
次韻早秋
次韻子椿
陪曾延之泛舟
宿太乘
卷第七
律詩四七言　五言
賞心亭
城南張氏園
偶書二首
贈人
兩翁軒
次韻珪首座
錦繡亭
同思道宿崇因二首
寄僧
思道橫翠堂
簡劉君秉
夢趙仲強
水中登月閣

勉王德循
遊禪岳
藏雲山居二首
山居夏日
誠上人
宿青山坊
黃池道中
次韻兪希賢
卷第八
律詩五五言
和答友人二首
食笋二首
謝陳無已相訪
北觀
回酒
長干僧房
無題三首
自然庵
湯泉道中
雨中過明覺
宿滴水庵
夜行靈洛道上
題李欽之宅
離宣城
秋日遊青山二首
過西莊
遊石城
謝人送魚
題齊雲亭
賀時相生辰

卷第九
絕句一七言
次韻范景仁二首
次韻景仁西還
又次韻
柏臺自述四首
西莊久雨
路西莊絕句
宿采石
寄梅道者
偶書二首
瑞竹三絕
書扇
立秋日書扇
題郭熙畫扇二首
又書扇
畫夫子扇
題畫扇二首
莊上書事
訪僧不遇
天甯即事
學古堂
題于子高宅
兪秀老詩卷
寫裙帶
采石二首
浴南寺
源上人硯
訪璨山主不遇
次韻章深道五首

次韻東坡梅十絕
贈呂煥
卷第十
絕句二七言
舟泊采石
曾延之置酒
當利樓勸酒
青延之扇
延之置酒南園
何子温家
書延之侍人裙帶
謝延之館置
口占呈延之
雜詠四絕
書鼈彦本莊壁
同彦本泛舟
書彦本隱莊屏
摹深之遺像
初八褒禪山
答褒禪知客
褒禪齋後獨出
遊華陽洞
大乘路中
寄題登禪師
晚過大乘
呈湯泉長老
苦竹寺後亭
再過苦竹寺
絕句七首
和張文潛

宿觀音寺三絕
謝范守惠鵝
賚鴨
賚鵝兒
畫鵝
卷第十一
絕句三七言　六言　五言
書維氏屏風
謝荆州太守酒
題隱者壁
題漁家壁
偶題六絕
訪璉上人
七夕
東山
閑坐
登月閣
遊洪福二首
遊石城
謁錢公振
憶李希武
金影軒
題黃檗泉
次韻贈答洪覺範
題賚扇
挽詞
東坡輓詞
石敏若輓詞
李希武輓詞
濮道甫悼詞二首

功父妻輓詞
李廷君輓詞
弔王承議二首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一

趙郡李之儀端叔撰

古賦

閒居賦

嗚呼閒居之爲樂也。樂其所可樂也。樂非其可樂。不爲閒居也。樂其居之閒。然後知閒居之爲可樂也。迹雖是而心不在焉。與夫故爲其迹而資以藉口者。乃閒居之戮民。非樂閒居者也。樂其樂者。君子之樂也。未始知其樂而盜有其名者。小人之樂也。潘岳之賦。名則是矣。而心則不閒也。失志自寓。其無可奈何而形容其不得已者也。戮民不足以言之也。陶淵明歸去來。似無頃刻休息。而超然自放於造物之外。陶然自得於言意之表。居不閒而得閒居之樂也。有一念不爲閒。有一境界不爲居。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得其一未知其二也。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行而未嘗行。其庶幾乎。孔子居鄉黨。似不能言者。其言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曰。予欲無言。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中申如也。天天如也。粲粲然如喪家之犬也。魯人則曰。此東家丘耳。夫是謂之閒居。而樂不足以言之也。漢儒所記閒居燕居。是其日用之常。而非其所得之樂也。惟彼不類。造次必僞。於以行已狼藉自棄。蒙不潔而反以衒鬻。蹈剌棘而不知所避。務逸陋之爲夸。而不識人間有羞恥事。方且忽棄豺茂穢之歟。而操宋朝之敝帚。安燕

婉孌條之刺。而蹝河水而高峙。杜門卻掃而閭里坐視其左右。動容變色。而肉食準懷其可畏。一顰一笑。惟我之從。則言稅而利害隨之。一動一靜。立我之異。則頤指而百權斯值。以是而日輸月賦如征焉。以是而山積海納如歸焉。乃曰。我閒居者也。是又潘岳之罪人。而謂聖日在上爲可免。則予不知其所以也。

古詩一

謁李太白祠

愛君獨酌板橋句。想君不向稽山時。千載風流同一轍。孤墳數尺埋蒿藜。文章誤人豈當日。聲名雖好終何爲。雪之花卉自開落。又如時鳥啼高低。行吟漫葬江魚腹。鵬來空賦予何之。君不見吾屢恥爲小兒折。或車或棹聊爲期。又不見贏顛劉歌不到耳。探花摘實相維持。春寒漠漠青山路。厚顏已覺歸來遲。一廬尚冀容此老。與君朽骨分東西。

累日氣候差暖。梅花輒已弄色。聊課童僕。芟削培灌。以助其發。戲成小詩。

京洛三十年作客。每見梅花欲忘食。時時魂夢到江南。足跡塵埃來不得。嗅香嚼蕊不忍捨。爲憐絕韻眞顏色。誰知晚得江南身。特此一株當舍北。寒根老榦初不辨。幾與桑榆同棄擲。殷勤地主故指示。頓覺偷然超眼域。幾山氣候也深春。戞戞枝頭危欲折。呼奴隣家借刀斧。穿斷因之聊拂拭。便宜邀月作嘉賓。不惜淋漓慰疇昔。邂逅梅花同作客。此理雖龜亦難食。道人無眼自超羣。定裏觀之想應得。爲惜花開將及時。枕上朝朝問天色。自是春工力尚堅。一向風頭來自北。昨夜雪深幾一尺。不覺起來欲跳擲。雪過春回固可期。聊與此花爲畛域。今朝舉頭消息別。物理人情原未拆。綠萼柔條宛相契。正色眞香淨如拭。更煩妙語爲詮評。莫遣塵根迷夙昔。花是主人身是客。更欲花前羅酒食。花應笑我強相親。畢竟人花誰是得。金樽到手我自醉。道人何妨且觀色。三界觀來卽是空。醉裏窗窗知漸遊北。等爲圓鏡隨身現。認着分明却虛擲。持此問花花不答。嗟我與君徒入域。不如收卻閉眼坐。萬境紛紛任披拆。一番風雨便紛飛。念垢情塵漫磨拭。今年春盡有明年。花落花開幾今昔。

彦行和梅詩甚工。輒次元韻

春風不揀尊前客。未必蔡蘆輸肉食。玲瓏點綴移月窟。誰謂吾家最先得。直從去臘約爲伴。且且相看無倦色。朝披日彩爛迎東。夜插斗杓寒挂北。擬將西子作孤注。對與春工分一擲。又疑妖冶贋清眞。子細籌量信難識。發狂不意落紙上。勝句爭來共推拆。諸郎獨殿語尤老。似欲塵埃劇湔拭。不惟詩社頓光輝。枝上分明過於昔。

次韻君俞病中見寄

老眼逢春如有隔。不覺花前手頻拭。昔陪皇杜尺五天。此地去天今幾尺。東家有客貧春甚。酒作炙裯花作枕。瘦遍休文臂漸消。渴近相如尤飲茗。心直以花爲命。醉頭只恐扶難正。春歸每恨太忙生。不惜一春常似病。我老無用終安之。屢欲從君獨較遲。方將結束窮勝致。投懷祇許春相知。詩來苦訴不自樂。春圖惱人多索寞。何妨強襲起應劉。問促扁舟尋李郭。君不見樂羊功名方蓋蓋。歸來謗書已盈篋。爭如隨

地任低昂漫浪猗汗盡元緒。

題步雲亭

昨夜風高蟬半咽。起來知是白露節。玉面少年窄袖衫。袖裏新詩似冰雪。幾日炎炎如甑中。今朝忽覺超樊籠。不惟氣候已八月。更得冰雪開心胸。謝公山人詩筆奇。問君何緣得此詩。報我我欲步雲去。山人許我因留題。君作斯亭幾許高。擬推皓魄鋪銀濤。誰謂姮娥落君手。坐遣山人詩思勞。君不見梅老句出天地窄。曾謂山人眞太白。采石月下憶相逢。笑披錦袍弄明月。十年明月歸瀛仙。姮娥豈得在君邊。何妨邀取山人去。辛歲扶攜醉笑間。

題渭濱亭

廣張三千六百鈞。太公欲與文王親。文王不爲熊羆獵。卜年七百終何人。開元天子降步輦。當日何如渭濱見。是同是異不可詰。一等風雲符虎變。吾君好賢軼前古。處處鵝鼻刷修羽。觀君命意非苟然。他日風流須再覩。

題山堂

二年江南客。對面不見山。負我愛山心。兀兀塵埃間。一聞說山心便喜。欲插修翰遽飛起。君家乃是山中居。永日青山回徙倚。流泉涓涓薜蘿暗。明月時時窺枕簟。三伏清霜帶雪來。不斷煙雲擁欄檻。只恐居山興易闌。萬壑波濤翻等閑。知有心期難得否。憑君借與書圖看。

送儲子樗參假太學時泊舟金陵風亭

金陵二月春。江上連日雨。陵風初報一番晴。綠淺紅深行可數。與君已是隔年別。相逢又作臨分語。感君情重故可歌。送君心折不成舞。五年相從如一日。物物講評窮髮縷。愛君正如韓上黨。畏君何翅文中虎。未飯已知必下趙。憑軾會觀終報楚。逡巡照眼綠袍新。更約十分同一舉。

走筆贈甯老

半山老人筆如椽。落筆直欲拏雲烟。東亭右軍不復見。龍跳虎臥誰爭先。姑溪六月汗流水。邂逅清風頓如洗。他時問法到山前。應許神光得吾髓。

和郭功甫遊采石

卒歲愔愔無地雪。三首新詩報明發。使君近作采石遊。勝踐傳聞驚久缺。元陽便有欲雪意。和氣先期振巖穴。想見旌旗錦繡張。如從元君朝北闕。後攜一老何奇哉。朱顏鶴髮超塵埃。噭呼江水來席上。延邇萬古隨雲開。騎鯨仙人不敢避。玉鏡台郎俄復迴。分明月下遇賞嘆。將軍斷自天邊來。逡巡落筆轟春雷。落花亂點荒池臺。沉埋蓁莽見一旦。名高此地直當才。從來不許說前輩。寄聲魚鳥休驚猜。直疑乘槎叩月窟。又若登臨望天臺。酒行已徹更須酌。醉倒甯辭無算杯。卓然一段極快事。遣我擊節因誰催。

采石三題

悅月亭李太白

我昔揭帆下廬阜。落帆采石春欲暮。江南江北只見山。欲識錦袍無問處。夜深明月來青天。天水茫茫月連霧。想見扁舟捉月時。江心見月如相遇。醉魂不制月可捉。捉得便將天外去。月在人亡天莫詩。髣髴風流誰與晤。邇來水落洲渚出。隔岸潮迴疑可步。聒耳啁啾不得聞。對案腥臊難下筯。多情禪客饒佳趣。粉飾餘光扶墜緒。欲回古月換今人。到此愴然忘世慮。從來喜誦騎鯨句。亦復買田相近住。會當載酒十分圓。同指虛無問征路。

賞詠亭喜彦伯

蠹下得餘薪便可歌。南風參差長路鐸。鼓樂俄相同。一乘一流落。悠然會天工。始知盛衰際。遇與不遇中。風清月正好。爽晤聊從容。豈意接心期。賞歎如雲龍。于載瞬息爾。博盼歸虛空。何適非適然。神交付冥鴻。

鑑然亭太虛

溫公天下士。百計與艱危。大廈勢已傾。意欲一木支。功名等山岳。德澤均雨露。奈何談笑間。而取鬼神怒。鬼神豈不鑒。忠義當扶持。一見亦何傷。冥路俄相期。似非理所安。端恐數應盡。邂逅不可逃。紛紛遂爲信。孔子昔有言。既敬亦須遠。三復而三思。臨風更三歎。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

古詩二

七言古風。寄題薛公尉氏逍遙閑。兼送伯成知縣宣德。解印當塗。直書民言耳。非所謂詩也。

長身少髯復多骨。憶在兒時獲相識。滿朝善類推老成。鄉曲名流誦才德。邇來契闊四十年。停驂峙鵠欣相傳。我方却歸不自得。但覺和氣如春天。先日朝門炙可熱。今朝吏罷幾無烟。追呼輩伍殆千指。一旦束手竄如眠。父老相傳語且泣。岌岌流離遽安集。省事以來無此君。豫恐他時莫能及。尺紙胡爲來北闕。樂墳危城俄見敬。覆盆雖光亦蟄爾。所惜時聞未能雪。稍傳遠近或歎喜。歎者吾民喜者吏。吏至酌酒更相賀。畢竟卷舒須在我。父老沾襟嗟薄福。此理冥冥定誰坐。異時得君逾所聞。杳杳健鶻盤霜旻。信矣此地不可久。空使遺愛傳邦人。邦人姑止鵝我詩。逍遙閑去天尺五。長身仙翁昔游戲。日日烟雲泛罇俎。仙翁久已朝紫皇。功行不泯鍾諸郎。扶磹密蔭被所至。遂令此閣如甘棠。我昔西畿數來往。日御闌干猶可想。麾埃滿地阻登臨。白髮心期負眞賞。六月炎炎汗如洗。江南雨多拍隄水。旗開鼓響船欲發。超然爽意因君起。瞞蹈一跌愈莫止。大鵬會展滄溟翅。何妨閣下敞高門。更看陰功勳閭里。

送芝老

江頭春色已可掬。風雨惱人常不足。筆力俱來紙上春。壇外落紅爭蔌蔌。忽然別我下廬山。逢社風流指

願間爲我寄聲陶五柳少留佳處共追攀

題王德循書院壁謝韓君錫小會

熟不就惡木枝渴不飲盜泉水古人不可期歲月姑相委不愛爾井泉百尺深不愛爾庭樹千里陰相看豈計一飯報長嘯聊爲猛虎吟

近得石菖蒲胡伯鎭見之謂必以錦石資藉乃可以久遽輟所有爲呪仍枉佳句輒次韻奉謝

倒屣得小異不言四時備遺我百明珠書窗遽增氣石蘚叢秀轉光輝攜挈賡慵絕塵世更煩藻思元維持紙上盤中盛珍琲他時相對擘麟脯何必方平爲紹介

丁糴孺置酒適與陳君俞聯坐聊賦小詩爲君俞謝因以贈先起之罪

春風不解事吼地如雷霆誰知一席間笑語燈熒熒至人意彌敦設席不少停而我槁木然感慨時自嬰多情接勝友孤朗如初晴相警似欲慰獨醒我老百不堪已分如漂萍邂逅因事樂尚或有此形不甄引去先得意耳暫清展轉尋斷夢閒關媿徵生何當萬里浪相與同滄溟

贈劉九思山人

我行亦偶然君來定何謂風高浪如山聞者亦已畏而君從一葉過我乃特地郵亭六日俱臨別尤自媿朝出幾辨色夜歸或霑醉殘燈不見人待我獨忽睡語款多破顏情極幾層遞屈指再相從便作新年計我擔既弛肩君駕亦稅轡不覺涉四年俛仰幾一喟每見意每加終始不少替顧匪求名頑豈不懷此義凡生等飄蓬何物非委蛻爲我謝故人隨方聊自慰

題繁川徐氏孝嚴亭

纔欲報恩歲月猶過隙常恐寸草暉終負陽和力萬鍾非所養所重在以色庶幾參與鬼不獨慕今昔千尋用或短乃末及咫尺哀哉過隙心泪盡墳草碧坐見食亦覩幽明固無隔蒸嘗雖其時要是未爲得詩書聖人事力久冥白積卷舒豈他人忠孝均我職尚容表龜趺過者必此式長江會生塵德輝何可極

次韻秦處度同登黃山

艱生羅纖餘特爾脫魍魎殊方遠飄蓬未免游戲事眼力到毛髮抉剔盡奇祕邂逅平生歡笑語當歌吹曲瑕豈人謀明滅始天使慰我雲煙期有覩鴻鵠志百年一瞬爾幸此半日地聊攄廣莫心無作雍門淚

處度再和前詩見寄復次韻報之頃有所約今不逮悲愴無已題於褒禪方丈

愛山平生心殆若鬼所魅茲遊媿不早危至失吾事佳辰秋正晴有物不自祕品瑩麗初陽浮動磨微吹幅巾方袍接固可稱傲吏躋攀敢惜力卜築豈無志稽首定光明願借一席地何在眼中人不覺衣上淚

次韻陳君俞攜酒見過

野人欣莫逆君子戒多上幸爾遠朝市聊復國遊帳薄田幾負郭山水分背向巾車俯秋成舒嘯會隨仗吾友眞可人輕舟數相訪投憤失枯槁達意信搖蕩時哉固難得觸境沉波浪謂我來歲寒種種不少創杯盤挽氣類論辨挖氣氓敢辭屢舉白自喜老彌壯回頭易陳迹傾倒可惆悵樂事須勉旃何適非罍罄

迎暉閣

霜風吹我衣日短歸路長放懷卽可家何適非吾鄉稍聞東南隅勝致寓一方超然世外人雞黍隨低昂奮蔓闢無際戶牖延初光孰云日月久但知歲時康每逢會心處寓境不得藏何當飄修輪飛雲共回翔淋漓非所期遠目聊徜徉庶幾蟹眼白打出鵝兒黃張君好藏茶多能識上人試入貢亟迂路以數其新故名聞江上

和遊一人泉

新詩解人頤秀若披雲霧突然不可揖平地翻波瀾窪衣媿招攜每見輒汗顏恐茲天際遊物理知難攀一來金陵居終歲不得閒勝踐因疇昔欲往獨見刪命駕等人爾底事獨我慳豈非勒移靈不許污名山因詩想其愛回來直仍彎裂腑那復惜頓足已滯頑清甘似可飽急遽誰其還何當強扶老寄迹雲霞間要須君意果莫遣我盟寒晚來雨脚斷去夢已班班

秀遠堂次趙德孺韻

韓君錫起秀遠堂結中隱菴趙太傅德孺賦秀遠堂詩云輸林李講仙埋骨青山下平生愛此山老去終不捨放逐鵷鸞行追隨雞黍社文采今尚存英風滿松檟寥寥五百年好尚世所寡韓子荆州後爲委襞良冶乃祖當時鞏異代同瀟灑結堂山之陽眞趣非少假秀色來天外遠勢包平野烟嵐浮翠黛攬之不容把徜徉盤谷遊屢請秣吾馬時無譙仙人登臨誰賦者九原如可作一奠招魂斝

愛山依山住如山不少下山中所有多惟取不容捨烟雲實交遊松竹乃保社尚欠目所窮披豁甫同檟廓然宇宙寬信矣和無寡隱隱徹四垂萬籟入坯冶初疑彩間錯又若墨勻灑造化非適然一二類見假吾友端可人韻勝不少野更將桃李俱參差移拱把時哉須自勉歲月甚奔馬得難未易失詎有長年者何妨倒載歸日日無盡罍

中隱菴次趙德孺韻

德孺中隱菴詩云在昔避世實隱居豈自喜甘守西山餓清洗潁陽耳一旦事高尚萬古激貪鄙孰謂樂山林便可輕朝市竊笑效顰人不知捧心美妄將凡庸姿敢希明哲軌盍此嘉遯名紛若干時子仕塗指捷徑嬌僞汙青史聖朝揚側陋采鈸無遐邇不遺下體葑況乃中鄉芭多士生此時貧且賤焉恥夢自傅巖來獵從渭濱起隱居聞此風翻然烏可已聊爲知者道庶達名菴旨

退之以文鳴詩友得侯喜聲名力與俱雖尊未湧耳潢池距青山孰辨都與鄙菴成誰振之句出關如市千仞甯我高充實信我美坐令菴內人前車云可軌禮樂有先後後進則君子執方而昧圓俱野那復史伐柯固執柯疇克求諸邇蒸之既匪薪采焉又非芭近交韓與侯步驟亦常恥一醫消息盡布毛自何起要須六月息不息不爲已敢問二詩人如何得意旨

莊居值雨偶得十首示秦處度

累日雨不止風高如作寒三分雖過二忽忽便向闌一身百憂集況可計先懽不見是無悶念此聊自寬滿眼都是水歲事從可知早時謂有餘令空未免饑一雨又三日見者皆攢眉天作人承之到此終何爲

我雖非故侯。通籍三十年。孰不夷險乎。而我終歲離。念非跋弗視。不覺乘波瀾。餘生豈所期。我君信如天。平生三四友。一一人中英。況逢不世主。唾手可太平。參差十年間。契闊而死生。相見復何晤。仰有淚如傾。死生固可嗟。一謫輒不返。君恩非不深。奈爾道路遠。反初不忍歌。折臂信能遣。已矣何足論。幸子眞入眼。念我宜州兄。見時論弟昆。詩書固分路。翰墨俄同門。人雖不歸來。獨沾死後恩。萬里一銘旌。猶能葬家原。多即天下士。異同親見之。欲掩不可得。交口終何爲。百汰剛愈精。魑魅今尙疑。浮雲空去來。皎皎端所期。不返故鄉義。何妨陸子居。昔游既有約。是豈人所圖。我嘗邀此卜。躋躋不自如。憑將一掬泪。聊寄夜台書。向晚風斗轉。場上稻已芽。問雨何簿相。偏來戲吾家。蟋蟀床下吟。原原原原原原缺缺缺缺缺缺戒寒謂稍疎。行矣逢此嗟。兢爽聯夜光。一個乃明月。吾友不可見。賴爾相怡悅。蒹葭空非倚。擊聞乃不輕。毀菽安暮年。足以原原缺缺絕。

有形均難悉。無物非蒿萊。却應求仙原缺失路迷天台。波臣復笑屈。市門徙德梅。庶幾未始得。掇拾同舉杯。攘袂即千古。一醉姑相媒。

和人感懷

高山在平地。高山地焉知。明珠出深淵。明珠淵豈期。高明在人原缺原缺要須其時。物理固如此。了不差毫釐。摩原缺端自窘。歲月相奔馳。所以得罷勉。吾人惟能詩。我非知詩者。平昔竊好之。每出每可愧。未易皆塤篪。而君不我鄙。論極才解頤。六年如一日。不取笑則疑。彼烏足爲計。有類甯同嗤。一朝原缺召命。閭里增光輝。不曰人可賢。但從外物移。我賢君亦賢。誰能窮是非。我欲挽君留。留君竟何爲。聊作感慨別。肯效兒女悲。陳人不自信。流品須維持。誰謂廊廟姿。如我品乃宜。江充與丙吉。厚薄惟異施。其後七葉貂。陰功終表儀。是等代不乏。浪爾分騮驪。時哉君何失。儀鳳方臨池。爲我寄聲謝。擊壞正自嬉。勉旃變龍事。賡載冀勿隳。立賢本無方。莫爲陳言欺。

次韻東坡所和滕希靖雪浪石詩古律各一律詩見後卷

風波束路方奔屯。屹然不動誰如尊。豈知胸中皦十日。顧眄不接無重昏。秉觀海市俛弱水。南登赤壁凌江村。斯文未喪天豈遠。出沒狐鼠徒千門。綸巾羽扇晚自得。已聞漠北幾亡魂。由來妙趣入造化。地靈特出雲濤根。生平到處若再歷。隱隱似有展齒痕。玻瓈鏡裏萬象發。金粟堂中千偈論。會須白玉漱寒水。更借落月傾金盤。咄嗟菱溪成底物。混沌空夸鑿鑿存。

甘露堂歌

炎天熇熇如湯湯。使君置酒甘露堂。無風但覺冷徹骨。坐來彷彿飛青霜。使君顧客指新榜。天假此應來輝光。八十里叟感盛事。獻頌請名相激昂。我非取專已上報。堯仁舜智方當陽。邇來瑞應發處處。中台第一彤雲章。吾邦雖僻亦影響。明德所祐眞無疆。已而轉眄欲受簡。甄非叟比嗜能嘗。輒因勝遇強儷俛。庶幾壞同攩揚。吾君之澤不可象。使君之惠何可忘。才高名重偶暫屈。遺愛他日逾甘棠。嗟予落莫徒自感。乍鳴乍已如寒蜩。安時逐境姑委化。隨緣致力聊爲鄉。時逢載酒問難字。未擬持箠操羣羊。但知今日不易得。縱不能飲須空觴。

白鈐轄席上琵琶

青海傳烽沙磧塞。謀將橐戈身不介。却攜紅袖弄烟月。醉笑溪山窮物外。文章擊名家世事。投筆收功無十載。天子幾嗟相見晚。暫許南來聊曠快。一時賓客多可人。坐令五月如深春。賣棟澴簾半卷。濛濛香霧無纖塵。雲披霞散爛紅綠。混漾無處投精神。秦樓風輕雁初泊。玉指如流乍前却。捍撥當胸拍腰催。一段風光來濩索。雖無儀鳳與舞獸。擊拊分明諧振躍。繞嶺排空午夜涼。杳杳鶯吟上寥廓。逶迤舞袖迴飛雪。紅茸氈襯鴉頭襪。落花飛絮互繽紛。流星掣電爭明滅。主人情不已。下客歡正濃。更邀姬娟持金鍾。從來酒戶落人後。激灩不覺隨手空。金張燕接平生慣。照眼今朝眞未見。敢辭醉倒菊化偏。只恐銀潢低曉箭。釣天一夢固依稀。欲問桃源路已迷。何時再到紅茸地。更遣游絲惹住伊。

送人

冥冥天邊鴻。漠漠風中雲。一笑偶相逢。擊節聊送君。我室豈無酒。胡爲不開尊。所貴樂文字。固非異猶薰。秋陰報初寒。慘慘日遽晚。有客自宣城。明爽叩昏惛。手持兩巨軸。六幅從而展。披圖盡如生。竟軸詩盡還。平生說包鼎。今日眞到眼。何止辨驪驒。于焉識淄澠。愛之不能已。欲挂恨壁短。猶冀逢他時。更疑探深遠。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

古詩三歌行附

題楊子儀虎圖

秋陰報初寒。慘慘日遽晚。有客自宣城。明爽叩昏惛。手持兩巨軸。六幅從而展。披圖盡如生。竟軸詩盡還。平生說包鼎。今日眞到眼。何止辨驪驒。于焉識淄澠。愛之不能已。欲挂恨壁短。猶冀逢他時。更疑探深遠。

送人

冥冥天邊鴻。漠漠風中雲。一笑偶相逢。擊節聊送君。我室豈無酒。胡爲不開尊。所貴樂文字。固非異猶薰。天門直牛渚。南北如相文。想君月下吟。未厭俚曲聞。霜空夜自明。江月寒微昏。會當借餘鮪。永謝五濁渾。

書長干僧房

昨日方得書。經年不相見。書來必眞幅。分明如見面。雖同兩千花。略不通一線。誰云非吉祥。便是金毛現。

和人雪意

雪意與春約。野情因物裁。輒將無窮思。聊濟有限才。雲容忽破碎。山色如招回。攜持固夙昔。端爲此際來。歲晚君羈旅。微君誰我陪。祇恐造化工。特地吹霞灰。一劑不復收。寂爾爲之胚。戢戢競秀發。翩翩絕嫌猜。恍然徙倚間。浩蕩心胸開。境界適何許。次第分隅隈。高足超日觀。塗如下離堆。四顧始無間。忽覺驚初雷。

雷塘行

韁長不能及馬腹有限生涯時苦促空使後人悲後人雷塘春草年年綠誰知秀色若可餐風光付與初凭肩力殫四海笑未已眉黛一螺當幾錢君不見黃金棟梁回首蠹漠漠胡沙青塚暮幺絃欲斷空自知千金漫買長門賦膏油續盡天須曉石土餘壘可長保就令幷蒂永不分也應終恨雷塘草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

律詩一

讀吳思道藏海詩集倣其體

唐末詩人自一家剪裁風月間鶯花憑陵墜緒篇篇勝點綴餘妍字字斜遠水連天來怨笛烟霞烘日帶棲鴉法書警句眞如此流落檜楡重歎嗟

古詩見前卷

次韻東坡和滕希靖雪浪石詩

平生所願識荆州別乘還容接勝流異日奔騰驚海面新詩清絕似槎頭常嗟盛事千年隔誰謂餘光一旦收便覺詩源得三昧目中無復有全牛

次韻東坡還自嶺南

憑陵歲月固難堪食糵多來味却甘時雨纔聞徧中外臥龍相繼起東南天邊鶴跨瞻仙袂雲裏詩成帶海嵐重見門生應不識霉髯霜鬢兩毿毿

寄邵陽叔發運

德門平昔仰高陽自是芝蘭根本香未許藩雍承妙唔聊因文字借餘光蟻舟月下逢桓守盤馬樓前見庾郎冬杪相期定如約爲君雲影認鸞皇

次韻東坡沉香石詩

海南枯朽插天長歲久蒼檜帶蘚蒼變化那知斲山骨儀型兀只在人腸戲因幽日疑鵝蠟試沃清泉覺弄香折莫輕氓忘什襲須防偷眼誤摧剛

送曾端伯之官濟北

窮蟬七葉想前人四世三公表一門虎步龍驤推彗孛瑤環瑜珥見旁孫琅琅廟器眞無敵袞袞淮流信有源敝帚不堪終舊物吐茵行欲奉餘尊

濟上閒居

閉關焚香萬慮澄莫云身似打包僧功名了未榮三事理性容先契一燈丹灶鵝鑪休炷火茶甌客訪旋敲冰倦來却有登臨興上徹層樓最上層

告別子通

之儀早從粹翁子權遊於門下實爲舊物也而子通之賢蓋願見者非一朝夕于是踰月既蒙分楊騫挹又獲旦暮親炙告別遽有期懷戀不能已小詩以致感遇

謝庭蘭玉舊聞名早歲風流接二兄白璧無瑕尊士望青雲有路藹鄉評簞瓢弗改眞天樂簪紱相高半學生授館不爲經宿去心知黃憲異袁閎

和儲子椿竹

何物能令意灑然陰森常對出簷竿排檐立戟誰爲況招月吟風好細看幾度驚回窗下夢新來添得雨中寒傷心不見東坡老縱有鵝溪下筆難

楚楚相親豈偶然依依隨處自成竿固應表見風塵外莫作尋常草木看好事借名眞有謂多言雖巧不能寒相思乍可食無肉一日無君恰似難

和子椿七夕

何用封侯曲似鉤且將膚寸等岑樓佳時未用傾河鼓爽氣先期勝鳳收月彩正迷千古恨雨聲還助五更愁王孫賞詠原無斁又見詩中第一流

題蘭皐

萬綠交陰別有天艤舟重到尚依然回頭白髮三千丈倒指青編二十年賞詠未論皐閣舊維持今見子孫賢何當原缺原缺披陳迹再把重衾託醉眠

戲子徵兼次韻陳君俞寄題蘭皐

和風暖日作霜天冰雪相投豈偶然特枉新詩詠塵迹便同佳趣貫當年學優曼倩三冬足才過荆州十部賢爲問醉衾塵好在莫教癡望似猶眠

題睿老小軒

高步毗盧頂上身旋開窗牖外風塵石菖蒲是從來友龍焙茶爲近日親不見同行木上座常留伴睡竹

夫人艱難歷盡無餘事問佛方知有此因

因過墳山齋僧值雪遂賦小詩

霜露悲傷老益增輒憑精意託真乘舞花忽報難遭瑞佳氣冥符不盡燈簷葡園中紛一色兜羅世界結千層五天應供非虛語從此雲頭日日升

送宣上人遊方

七軸蓮經誦已通定將何事作家風當知法界重重意盡在雲遊步步中金臂見時猶是妄玉毫光處未爲功路頭全記文殊指須著工夫子細窮

次韻郭功甫從何守遊白雲寺

已仕因循已過三貿田歸去不須參高明漸擬凌清漢皎潔方知在碧潭試酌甘泉來覺晚已躋絕頂尚猶貪便應從此都無事祇有君恩未報慙

題白紵山

回見黃梅雨後天烟林常在笑談邊早時欲到不自果今日初來端有緣無復新聲傳玉齒空餘殘照滿金田不知誰是雲霞侶聊揖高風一悵然

石端若以朱絲欄見邀作而偶失所在久方得之喜而賦詩寄丁希韓因以見及遂申前志次韻

斷雁洗蹤共倚欄定應齊客解偷閑忽驚遼鶴排空至何啻廉珠咋夜還假寵已慚名下誤強顏終愧筆頭慳江流有盡情無盡須挹高風付子山

再領玉局昔東坡翰林作詩送戴蒙有玉局他年第幾人之句後自嶺外歸遂領玉局予復官亦得之坡今亡矣悵然有懷

東坡因地宿相親玉局終爲繼戴人祿仕豈知承末軌恩光又許襲前塵青蠅附驥原非緩白玉無瑕曉更眞泉下有靈應首肯不隨凡俗易淄磷

次韻葛大川喜王君相遇并寄吳思道

君恩曾未報緇埃倦緒淹時鬱不開高義不忘輸下駟好音常自日邊來欣逢雅好非空至頓感陽春泛酒迴早晚退朝紅藥下細談陳迹共餘盃

呂吉甫第乃謝鎭西故居中間常爲佛刹而雙檜則舊物也劉夢得有詩因賦其韻

故國悲涼古木奇勢分庭下蔭相差霜根半露出林虎蟲影全舒破賊旗實界曾迴鋪地色節旄還映插雲枝劉郎風韻知難敵儒帥端能表異時

題張溝然兄弟所居堂時謁之不見

樂全老子如星月眞一仙人似鳳鸞早歲光明均照燭異時文彩避高寒低回氣類追千劫邂逅風流得二難環堵蕭然清徹骨却疑深雪臥袁安（蕭然乃安道之孫）

李去言相別二年忽得書知在吳中苔書偶成

宦路相逢一笑休其知身世兩虛舟楚材有用誰青眼趙將無功枉白頭會見姓名通北闕何妨風韻冠南州求田捨武如兒輩只欠元龍百尺樓

與珪元白相別之次日大雪火遽有懷其人

上人偶作十日留才別便覺如三秋應憐擁爐華藏客不知對雪姑溪愁清詩字字吟可老冷日愔愔誰見投娥我霜鬢不容翦寒灰撥盡欲何求

次儲子椿金陵作別韻

千里波濤一葉中急難平日但聞風自非積習有天得那復閒關特地同樂事放懷須命酒生涯何處不飄蓬先歸只作尋常別折莫尊前感斷鴻

又次子椿同君俞三詩

倦途回首已無牛獨向田間涉半秋倚杖固知同失馬攀援猶恐昧操舟漸逢陌上相推醉尚有空中未下鴟可是道邊無葬地肯將身世曲如鉤

西來不復見青牛問遍生涯兩鬢秋但受郢人夸鼻斲豈知蒙叟是廢舟柱頭寂寞千年鶴波面分明一點鷗不向虛中問消息磻溪終老但垂鉤

隱隱山林似臥牛紛紛鎌擔喜逢秋盧名馥託三春柳實際須歸萬斛舟未信此生眞野馬且將餘日奮江鷗崎嶇精衛人空笑終恐長鯨上直鉤

次韻子椿金陵相會詩

濛濛小雨落征帆漠漠烟雲遠近山屬意幾回眞入夢欲來常恨澀如灣家程豈復嗟留滯物外何妨且往還便恐都人入圖畫却應難寫是高閒

次韻子椿遊雨花臺同長老德正

勝遊自有經年約佳客難同信步來無復風烟翳寒日漸催花柳映高台雲光故事空陳迹玉樹遺音失舊哀今昔循環等相視欲尋歸路更遲回

又次韻居見始佳什

茫茫巨浸託船歸風不充帆氣易衰猶喜歲寒逢逆旅不將人事異當時從他老去知何用由是終焉豈自遺獨有東阡南陌意莫辭扶杖數相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五

律詩

用聖行韻和呈幾仲

牢落郊原正早秋。青來起我頓風流。絃歌謂裏識琴賤。鴻鵠飛時逢奕秋。極目烟雲來指顧。何時談笑共沉浮。文章落筆驚人眼。新有聲名舊姓侯。

和人見寄二首

雍容閑雅許君都。萬緒相逢一笑無。休把盛衰觀世譜。且將言語共詩圖。人亡人得同吹吷。潮落潮生等據梧。只恐後庭歌不盡。曲終翻被鬼揶揄。

傾蓋相逢惜別離。等閑談笑盡心期。他年終解如今日。比念常應寄異時。餘事不妨多蠟屐。放懷贏得盛留詩。早攜桃葉尋歸路。準擬花間倒接䍦。

澄虛堂

公子高明悟劫灰。鼎開軒語致幽懷。築雲疊巘鐵天去。極目滄波入坐來。千首詩成談笑裏。百分酒盡管絃催。自憐曾是高唐客。欲賦慚無宋玉才。

和子椿

一番霖雨下商巖。末路方收破冢帆。雞肋未能忘瞬畝。驪珠還見發囊函。潤分餘浸回枯轍。色借陽春起敗槭。自是亨嘉相際會。便應從此出塵凡。（酺喊一作病杉。）

莊居寄友人

愧黃時節早相期。留滯田園阻藎依。聞道程文大超軼。卻因詩句接光輝。君能活計如公理。我愧生涯負表微。已向青山託遺老。不應專有謝元暉。

和友人見寄三首

明月平時敢自因。時高闌玉信吾人。便從緱嶺如無媿。更許毗邪約問津。每見似嘿千日酒。不言常備四時春。妙雲豈獨南遊契。又喜鍾山近得鄰。

俗駕難回固有因。勒移終愧北山人。不辭冒雨投歸步。始信忘形是要津。一笑未容披軟語。十分先覺報新春。定應偏契王郎便。消得從來願卜鄰。

除"吟詩總是塵。道人應笑可憐人。固知參請能成佛。未到升騰且咽津。村落風煙常似臘。禪房燈火已如春。會須隔例餐餡子。聊借明窗作暫鄰。

懷舊二首

陳迹回頭似夢餘。花應長好但人無。詩成固已名千古。墓上誰傾飯一盂。流落丹青驚始見。形容筆墨竟難圖。公孫自是天同弧。覆託周人載碩膚。

花存人往祇天知。日暗心搖却自疑。尚想漢庭傳詔令。如登魯廟見尊彝。一時鸚鵡嫌賓賦。百世甘棠美召詩。安得殘春逢海上。盡傾衰淚灑新枝。

送人入館閣

天祿峥嶸北斗齊。享窮人欲去無梯。自非終賈名偏重。祇恐蓬瀛到却迷。鉛槧異時森杞梓。功名他日看虹蜺。中朝若問姑溪老。但道摧頹一木雞。

邂逅故人

湖山勝處得君家。懷祖曾於牖上誇。不見多年應宦遠。相逢何事却天涯。朱絃無復來湘水。駿骨分明產渥洼。聞道資勞多野處。新醅聊寄敵霜花。

已將身世等浮雲。又向江邊得故人。數日暝寒埋雪意。一番佳境爲時新。村醅淡薄聊資笑。洞戶深閑自有春。已幸鄰封同寄老。却應風月費精神。

金陵懷古二首

烽燧何勞鼓萬牛。聊將一帶付幽流。幾聞浮鴈來波上。已見牽羊出石頭。舊穴依然披信汐。古祠誰爲荐時羞。功名到了成何事。擾擾空移夜壑舟。

霜天日晚獨沈吟。潮上風來別是音。特險戰爭休想舊。憑高瞻眺且論今。數聲雁斷千年恨。一片帆驚萬里心。不是江山解磨折。却應人物自升沉。

和人見寄

壯志崢嶸不自伸低回聊此接波臣雖非腰重眞騎鶴猶勝沈窺強泣麟擊節久懷江上晚空樽未放梅邊春固知遺老能相契翻愧公輸作幸民

邯鄲叢臺

禾黍離離露一邱淡烟輕靄夕陽秋微基西枕邯山盡往事東隨漳水流御輦金車何處去閑花野草幾時休可憐全趙繁華地留作行人萬古愁

久雨次韻君俞

廬埃肺腑屢更時淫雨平欺素領垂忽覺光輝慰岑寂坐令華茂轉離披中宵未厭徙空壁雅意安能系赤墀獨有晴明陪擊節回腸猶在不爲詩

次韻君俞瑞香

占盡韶華異衆芳分明絕豔降昭陽肯同繁杏攙春色護道幽蘭有國香大葉尚疑攢處鬱馬嵬猶恨去時囊牡丹獨賞慈恩句只解金盃比發狀

次韻君俞四首

文章老去豈能神猶有殘齋占舊名賦就賈生空自感詩成侯喜近聞聲拾塵已信非嘗飯撒豆終知不是兵多謝佳篇慰岑寂便思約伴問歸程

合浦圓光降下胎豫章千尺本大材未能海運參摶翼聊復舟行共覆盃白髮情懷雖草莽青春消息自條枚何妨接武窮幽致莫待風光却見催

語解驚人固有神始知無不是虛名方觀去接天邊翼何事猶譏蠛下聲齊晉近能通歃血江黃距敢議鏖兵老來肺腑都荊棘頓欲薅鋤不計程

熊掌如何得豹胎棄常嗜異信難材端能不學邯鄲步正可同嘗沆瀣杯有意良圖休我老他年卜吉佇君枚雲間日下容相與且置然其特地催

堤上閒步二首

風旌江末信漂浮散策騰騰亦謬悠未必槃回能擺勝却疑平遠解供愁年衰易感難留日機盡應無不下鴎渡口舟橫晚潮急一番佳意憶蘇州

啜風輕盪浪花浮留滯江城媿謝悠吟苦空多屈原恨賦殘猶賸庾郎愁漸因卜築投歸鷺聊託沿洑習戲鷗可笑蠹官殺風景滿船絲管載涼州

題章深道寄傲軒

南窗何似北窗涼寄傲來風各有方千古光輝如昨日一時收拾付新堂已甌醽裏醅初綠更覺籬邊菊漸黃就使主人官卽顯此間高興定難忘

次韻君俞兼簡少孫六首

連璧兼金盡出倫雪眉霜鬢信陳人能忘枘鑿方圓異許接風雲變化新絕韻淹時勞極目虛齋窮日但凝塵何當一笑披環堵賴月吟哦未厭貧

殘編斷槁掩還開好意經年不暫來伏櫪已應眞款段脫韝終擬謝低回顏傳共坐侵斜月更想微吟荐酒杯居士從來少風味獨將愁眼望初梅

莫羨財多石季倫任從閭里笑長人五湖浪迹名終在六印懸腰眼暫新且樂歌呼隨瀝滓不妨文字洗留塵年來頻覺珠璣富萬戶侯家却是貧

倍倍懷抱不曾開忽忽還添一歲來燈火香花隨贊祝兒孫旛勝共裴回休誇路鬢當前拜誰得屠蘇最後杯何物相期同一醉爲君催發檻前梅

定應春到今幾日但覺耳邊多醉人已分餘生不如舊却應佳句漸能新悲來徒有縈心淚談盡空驚滿眼塵到得錐無眞我辈一瓢猶是作家貧

書空慚作咄咄語催老祇怪駸駸來斷夢已將愁共遠離魂不覺泪驚回病餘想見嶄巖玉歡處猶懷宛轉杯能伴晴和著屐否深山應有未凋梅

觀東坡集

今朝又讀東坡集記得原州鞫獄時千首高吟度欲徧幾多強韻押無遺固知才氣原無敵獨有心期老不欺泪盡九原無路見冰霜他日看青枝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六

律詩

再次韻八字韻奉送禹欽且堅再來之約

潺潺梅雨濕江濱耿耿僧房借鉢人秀色驚回隨念到孤懷贏得暫時新何妨一笑空諸有更覺三摩淨六塵憂患年來倍傷感送君衰淚不容貧

相逢懷抱各全開蔚結才舒倏又來傾倒已辜將進酒追隨休賦上林回臨分莫作楚囚歎故事須詢河朔杯看取滁翁宜自警空將遺原缺感蘇梅

襄前韻再次簡少孫

由來氣類卽天倫孰謂劉琨獨可人稍隔相從更無味幾因拈起又還新席間誰致龍皮異雪裏常懷鶴羽塵祇欲期君拾瑤草庾郎二韭未爲貧

雪意埋雲蔚不開新春還傍故春來未堪飢餌倚門立聊復差池接羽回得喪何知求失馬盛衰贏取付傳杯風流二妙天憐我種玉秧中更插梅

予默清眞本絕倫羊曇曾是個中人林泉不作南風競旗幟還因對壘新金鏃躍鑪原有豔冰壺瑩月舊無塵何妨再賦昆陽戰尋邑師行固不貧

記得金樽特地開舉頭新歲又重來銀潢已分經年隔玉節猶期舊臘回千汲浪迷雲表夢百分愁寄燭殘杯醉鄉誰謂無消息已覺歌聲傍落梅

次韻雪

臘日頻年未見雪今春雪與臘俱來唆歸白傅金焦葉寒逼溫郎玉鏡臺幾處歡聲動絲竹一番佳思近雛堆新詩不以尋常見萬里豐登氣已回

題張約之長春閣

江山信美亦人同寒暑隨時與易窮寓意果能超物境養花長欲占春風何須戶外塵常滿自樂尊中酒不空可笑道人猶有恨一番紅盡一番紅

後圃

鶺鴒呼婦天欲雨杏子退花鶯未雛庭前已覺綠半毬酒面忽有紅雙鬼芳物戀客不忍去主人好賢誰復如會應百歲享此樂何妨盡作重屏圖

寄題子椿野軒

江山秀氣表吾人登下開軒得趣新不擬齋遊離几席常令美況隔埃塵客來談笑無非楚紙上文章近遇春分我一枝頻見約乘槎行欲問通津

逃暑無地偶過君俞聊資華屋廣陰以揖主人之勝綢繆禮意遂至抵暮君俞有詩因次韻二首

無功衛鶴偶乘軒虐暑從誰解倒懸頓覺御風凌絕境似逢調瑟認華年分光已幸參東壁裂地何須得酒泉自惜抑揚非瓦礫倦途終愧失陶甄

十輪楊怖舊軒軒四壁相如似聲懸豈謂投懷忘晚節每容佳處共流年笑談瓊琛風生坐論墨縱橫思湧泉土苴固難重就器轉鈞猶幸識精甄

歸自錢塘復蒙君俞佳句欽歎不已更兼特枉聊賦來韻

吳山塵跡已飛埃投老還攜病眼開似泛靈槎海邊去却因華表鶴歸來情移客枕收殘夢恨着江梅繞故亭便覺新篇資六翮飄飄眞是子虛才

贈金陵榮天和

生涯已定不干時收拾工夫且作詩瀨水夯來弔東野同安初喜識邱遲籠鵝佛事資三昧又見風騷出一支投老相逢能幾許何堪得句每相期

劉君以地理之學各邀延相遇求詩爲別因賦長句

久聞祕術獨超羣肯向青囊學景純解使山川如在掌須知禍福不由人論功合附天仙籍底事猶隨客路塵滿眼峯巒應有待何妨裁剪出精神

伯鎭客居偶春佳句輒賦元韻二首

休論莫莫與休休老眼逢春且暫留未必餘寒更能久祇因殘蕊易爲採及時行樂何妨剩感物興懷謾

自愁南北生涯等羈旅定應無著是清流

紛紛到底不如休空把閑心見便留昨日白滸行處去今朝綠遍定誰揉且從寂滅翻千偈安用深湍詠四愁我坐言多欲無語每慚佳思枉詩流

次韻夾竹桃花

料理愁懷落那邊桃花烘日竹含烟墻紅密納連昌晚夏木深藏繡嶺天鑑鑿造門如會面漁舟失路想常年因君詠出黃筌筆從此風光生彩牋

黃筌作夾竹桃花屏風東川西川節度使廳皆有之筌今不在傳以寫工

次韻閒笛

涓涓水咽衆山泉隱隱雷驚二月天共喜春工能應候方知節物似烹鮮倦途所欠無多子勝日相逢又一年好是羣花應競發不須留待柳三眠

和郭功甫贈陳待制致仕二首

十年朝馬望前塵晚作琳宮物外人徹骨清風眞有韻醉心常得本來淳新栽松菊開三徑舊檢方書偏六陳不是詩翁形美頌丹青難寫自由身

南北紛紛不覺塵鴛鴦湖水解留人乳浮香焙誰同試蝗泛家蔬分外淳禪寂久因師案可婚姻便合棚朱陳莫從舊路尋歸夢占取東籬採菊身

和人三首

昂昂野鶴固難羣皎皎冰壺不受塵一笑每逢青眼舊多情空媿白頭新西風未用高執扇東道應容岸角巾珍重長瑤倚雲髻滿湘誰是賞心人

經年牢落別離羣準擬歸來拂路塵妙語獨從書上得歡悰猶欠坐中新顏聞洛下傳佳句更喜嵩陽識勉巾幾欲軍門示巾幗老來猶更不如人

荊溪風物記當時吹絮河豚下箸遲綠滿金田朝應供紅殘朱檻夜論詩幅巾已託遺民後杓柄猶懷象骨疑早晚雪間見金臂空慙翠竹謾抽枝

次韻採蓮

聞道栽成十畝蓮便思挑出杖頭錢定知荇菜參差處不是決明顏色鮮紅日半移芳草岸清歌低泛木蘭船鴛心未得同眞賞空媿詩豪白玉篇

復次韻

國西華麗占池蓮曾記開樽奉賜錢幾欲漂流勞滯念又驚紅綠映澄鮮主人無間容聯步勝日何妨更買船滿挹香風振歸袂更煩佳思出新篇

幕府風流舊泛蓮裔孫世掩青錢別開眼界護爭爛分得秋光菊未鮮燈陣有心吹醉帽珠盤何日瀉歸船錦囊示我鏘金句空愧巴吟綴後篇

次韻子椿莊居述懷

偶因秋藥記初春。增損原無爾自貧。病骨蕭條驚歲晚。新詩來往媿情親。未應謝傅終有涕。誰謂劉公是可人。艾火呻吟對搖蕩。不堪庭草又還新。

次韻早秋

衝衝時序一郵亭。睡美從今氣不蒸。便好心期金葉酒。乍驚夢在玉壺冰。栽松種竹來三徑。效策輸龜待十朋。百尺樓高誰與共。倦途初喜接陳登。

同子椿遊三品石得井字三閣故基久之因以次韻

桑柘邱墟聲路長。景陽依舊在山陽。石標官品名常在。井記胸脂迹半荒。弔古謾勞興感慨。寄懷聊以共彷徉。相看等是未推枕。何日同驚夢後粱。

陪延之泛舟歷湖至苦竹寺次韻陳致君席上所賦

巳涼時節未霜前。十里平湖共酒船。巖岫湧寒清徹水。菱荷翻浪綠連天。百年過眼眞聊爾。一笑投懷豈適然。獨有黃花似迴避。空緣紅粉不能先。

宿太乘贈初燈

倦遊知止未知還。平日生涯只在山。金碧喜逢雲外境。文章重見管中斑。篆煙縈曉留無迹。寶鐸吟風笑不閒。他日雖歸棲有地。勝遊終寄夢魂間。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七

律詩

賞心亭

賞心亭角倚欄杆。虎住龍蹲自屈蟠。無復埋金鎖勝氣。空餘飛鳶識前灘。百年名在人何處。萬里潮平雨送寒。幾向後庭更白紵。不堪殘照下漁竿。

延之云累日把酒止在相近處殊不快人意坐間命徧索城內外可以延處之地將往因之得城南張氏園秋花斑駁可喜遂劇飲待月上戴花作樂而歸市猶未撤觀者如堵次致君韻

累日相看似處陰。今朝乘興共追尋。曲欄方沼爭留步。秀色新啼總會心。酒面屢從羅綺發。花心休被雪霜侵。燭城聲路淩初月。但覺人山一徑深。

偶書二首

閉門只欲渾無事。門外何嘗有事來。生計不須憂水旱。仕途休更問梯媒。身安種種皆三樂。客到時時共一杯。此外華屋是歸處。眼前樓閣竟誰開。

小山相對數椽地。樂與心期境自多。有酒未妨同客醉。無情到了任君魔。探薇行歌亦勞矣。飯水曲肱還會應。只恐時來把不住。更看究竟事何如。

贈人

落得清閑與物疎。扃門終日似山居。案頭新有歸田賦。架上元留緯世書。紫府未須窮秘簡。丹山重見引名雛。詔恩咫尺來相繼。還許頻爲賀客無。

和兩翁軒

何處又傳金椀出。幾人爭看玉山頹。幽懷不是風期舊。異境難從指顧開。猿鶴已回塵外駕。烟雲休造眼中哀。未妨二老同巾履。香火終年謝劫灰。

次韻佳首座

陰重爐和欲雪天。氤氳香篆不藏烟。南游步步如同歷。西竺層層有舊緣。未覺鴉聲驚戶外。似傳梅信到窗前。老來酒量無消息。負此佳時一慨然。

和錦繡亭

漂泊生涯寄一萍。勝遊長記錦花亭。山來巳訝天能巧。春到方知地更靈。雖許登臨追曳尾。却應顏色未忘形。何妨共保千年約。白帽回頭笑管甯。

吳思道相送同宿崇因二首

端門風月十年拋。垂老山林寄一瓢。可得故人來市脚。共尋陳迹到江郊。麥黃且置塵中累。眉白欣投世外交。只恐話長清夜短。明朝去路不相饒。

形單影隻久相拋。鼎食端能勝飲瓢。已分餘材辜北闕。原非不雨自西郊。來田聊復同中隱。玩世甯嫌濆下交。千古平泉有遺恨。漫勞精爽畏原缺饒。

寄僧

得皮得髓謾多門。實際圓融理自存。諭意當時纔一笑。還鄉千日見三孫。維持佛法原無事。建立家山盡有文。占斷乾坤今鼎足。會多哮吼慰傳聞。

寄題吳思道橫翠堂

紅塵擾擾功名地。不礙詩人得趣幽。何必千巖連萬壑。能令六月似三秋。茶甌變乳隨湯泛。香篆縈雲盡日浮。時覺東城添紙價。應知得句勝封侯。

簡劉君秉

劉郎本是風塵外。晝舸新從越上來。閒說靡芽如爪活。更多溪楮截肪開。雪消鼎滿聲頻涌。鵲轉池心首屢回。洗滌睡魔臨二景。敢辭瓦碗換瓊瑰。黃庭有內外景。

八月十一日九月六日二十四日三夢過趙仲強家坐中人物笑語一一如平時因寄長句庶蒙藻思見酬因投一會面之應也

憶陪金醆醉紅顏。回首風光杳靄間。老去未忘三汲浪。近來頻夢八重關。雲烟舊路到何日。燈火虛堂直似山。只恐斷魂收不得。更須佳思與招還。

水中登王德循月閣

龍宮海藏固聞誇偶襲初涼泛客槎層榭迴高臨落日洞房簾歛盡浮家閩閩可想知何在天水相連杳靄悄我華嚴記殘帙欲將因地付袈裟

德循詩律甚佳方幸扶目因作拙句以勉之

唐人好詩乃風俗語出工夫各一家前輩相因多自任後來無復更相誇半山老子傷遊戲眞一仙人每歎嗟傍出豫章登一格憑君細與辨龍蛇

律詩

之儀家書塗七年矣屢過禪岳山下望高山塔欲一遊輒不果異時山主勤公大師與其子宣上人相過因往報之取路回遠薄晚方到遂留宿棟宇一新舍次皆得其便而宏麗高朗唯見者知焉又復規範齊肅鐘鼓應接問之乃勤一力所就緇黃粒聚未嘗毫髮責之人此尤難者感歎不已因賦二小詩

牢堵頻經眼伽藍未息肩多情兩父子同住一雲烟線纊尋幽徑從容慰昔年本無留客意投分且遲延去住如流水興衰似轉肩新工幾春日舊蠹僅留烟願起三千劫功收十八年兒孫盡龍象家世自綿延

廬雲山居

鳥語晚更好山風秋轉涼心閑日自永簟冷夢尤長赤黍新春稻清溪舊蓴香此身歸有地去路尚何妨

雨後山尤好秋來方此時心清覺老健步懶欲歸遲林擊驚鼯鼠風閑叫畫眉善人吾豈敢去此尚何之

山居夏日

金鑪篭窗日黃綰蔽柳蟬懽鶯忘日轉惜榻就涼偏好作宿山計唯堪被俗牽歸送迎晚照豫促渡頭船誠上人遊方既歸林下焚香誦經以嚴報地相見欣然留不欲去遂賦小詩

委曲披高下虛明得靜深佛香平日願經卷本來心地據三車上塵無一點侵出山應有恨何處似如今

宿青山坊君錫館置甚款時方興墟

命駕追彭澤開懷得士龍殘寒偏惱客小雨未妨農已幸同歸輦何勞更賃舂川原如故里疑是舊栽松

將過黃池中路寒甚風猛不可行復歸青山坊投宿

過午風雖惡此心難自安如何一時頃遂變十分寒忍聽僵夫訴還思昨夜歡祇應賢地主猶作故侯看

次韻俞希賢大著家居寄天甫二老

靜退陶彭澤風流支道林論歡雖暫阻投分本來深客舍汗如洗僧軒蟹正陰莫因俗眼礙終負勝遊心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八

律詩

和答友人

此日逢春社占龍得賁山雖能素願合未放老身閑家世綿延遠功名指顧間自應天有助一到一開顏

春來自多雨行處只逢山賦分皆可樂貪生常不閑人歸挑菜處鳥語落梅間翻恨新增酒何從解醉顏

食筍

燕雀初爲友烽烟近卜鄰不嫌千語聒只怕一龍新病眼常如睡歸心喜似人杵餐猶見筍不省已無春

（牆外是西鄰每夜得應烽火）

疎簾不礙日缺甃宛如塘默坐千名佛忘形一炷香卷中貪味永鑊裏任顏蒼飲後繩推枕逶巡又夕陽

謝陳無已相訪

下直來天祿柴荊故遠求論心日恨短歸路雨何憂紅葉繽紛曉黃花爛熳秋會須尋此況擊節再相酬

昨日偶到北觀蒙君俞元載元發明叔惠然見過

勝日欣相得曛懷誰與同如何四君子肯顧一衰翁林杪收殘雨簷牙遞好風歸時不須問更待月如弓

回酒

莫笑和州酒和州酒却醇聊資千歲祝用贊一陽春柳信温將報梨晴點向眞醉尋平日路好在武陵人

書長干僧房

異日延禪地今朝選佛場眞身痊堅固層級踏琅璫雨灑家家潤燈傳處處光曾將一則語要路截諸方

無題三首

邂逅俱青眼招搖媿白頭穿林猶畏日坐石忽驚秋不作崎嶇倦幾成汗漫遊臨分懷杜老月湧大江流

步武高低外生涯夢寐中不知三徑足信是一生窮觸目如逢舊隨緣似有功便應參豹變何異注魚蟲

軒廡千尋碧江山一抹紅微吟接僚友健啖趁羣童戀別猶能暫論歡昔已通更憑將此況遠問雪溪翁

題歷陽天慶觀自然庵

一日復一日新年即舊年本來無欠少強自起攀緣妙悟通三境清風寄七絃昇騰如未果且作地行仙

自大乘將遊湯泉道中

迢迢山路永漠漠曉風昏雨歇鳩呼婦年豐稻有孫放懷悲暮齒野飯寄前村只恐今宵夢憑誰續斷魂

雨中過明覺招上人輒留小詩

雨路如投洗山行似踏繩深閑逢竹院歡喜得詩僧語款疑纔識心明自有燈難忘惜別處高義等邱陵

宿滴水庵懷趙德麟和壁間韻

瀑水瀉靈竇鏗鏘韶濩音樹深猿嘯月山迥鳥啼林一曲廣陵散再歌梁甫吟天邊有鴻雁莫寄此時心

夜行望洛道上

夜久露華重寒鴉不肯棲月推銀海上斗過玉繩西風脫林衣瘦山擎雲帽低流螢三四點趁隊過前溪

題李欽之承事宅

松竹龐公宅邱壙倚相家和摩敦厓序秀色茂蘭芽魯衆方如昔淮流詎可涯躊躇不欲去寒日任西斜

離宣城

倦客登舟際江城欲暮時恨長山自遠心速棹歸遲村市明漁火嚴城起鼓鼙詩成眞有助新月上天涯

秋日遊青山訪太白墓二首

潦倒忘衰日風流慕勃巾未能分朽骨還此挹餘塵弔古無千載傷心爲一顰依稀如到眼氣類信吾人

淹時苦炎暑此日過初秋舊籍存千畝蘇倫詠九疇但能尋曠蕩何必事深幽未媿遼東笑眞成知北遊

遊青山因過西莊

青山忽相值一笑脫征衫未就三都賦聊尋五柳潛並遊雖得意作閣更愁兼問字終忘倦言歸但小慚

旁求須作相未聘且耕巖贈別無多語祗身要律貪

同榮天和遊石城

茲遊久寂寞勝士偶陪隨竹暗笋初熟江深鱸正肥但須頻結社何必訪題詩會有重來日還應記此時

謝人送魚

珍重黃池秀風流迥出塵多情念羈旅脫網寄鮮鱗掀動龍蛟宅驚回匕箸春丹青如得便更擬問通津

題齊雲亭

凌空登白紵此地與雲齊一覽衆山小方知人世低暫留蝴蝶夢終負杜鵑啼回向禪關客何當別有梯

賀時相生辰

錫羨來經世儲休表降神雲間瞻鶯鶯天上識麒麟縞素三多學形容萬古春班庭傾玉筍鎮廟契金人

帝載熙明格朝簽絕擬倫淵懷參密幄同德在斯民有作皆前用無言不緒陳光華榮寵孚蕃錫會昌辰

寵接張侯異年頒衛武均江干空引睨無路襲餘塵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九

絕句一

登山未還范景仁以詩見促次韻二首

撲面烟霞曉更加偶隨黎杖訪仙家斜陽不見登山屐獨繞長溪折夜花

危檣烟際聳層城潮落沙頭眼更明不覺歸舟犯牛斗天風吹下步虛聲

次韻景仁海次西還二首

留滯初春寂寞濱眼明歸路一番新何妨更作重來計枝上微紅解惱人

二月春陰到水濱秋風重見玉蟾新無端擾擾來還去只恐沙鷗解笑人

又次韻

尋春何惜駐征鞍只怕春歸不怕寒故國山川無限思我來仍得雨中看

柏亭自述四首

窮日憧憧已死灰似沈智井念昭回一聲霹靂起平地頓覺青天萬里開

繒綸打瓦不曾休金注昏人豈自由誰謂純誠無感格會逢公議報私讎

一夢揚州似隔生輕舟來往但貪程莫年穀觫兒童念風物依稀媿此情

熬熬內火曦曬陽鵝翠風鼇便著忙波浪翻天誰與渡却應甘井是慈航

江西莊上久雨

去秋欲雨不得雨今春望晴還未晴螻蟻尙知爲自便強將私意與天爭

路西莊絕句

麥末登場已插秧更憂雨過水還傷一生能著幾量屐白髮蕭蕭祇管忙

宿采石

江鄣隱隱風前恨雁陣喧喧枕畔愁更覺孤衾如潑水始知今夜宿山頭

寄西莊梅道者

因緣時節本相期只恐蹉跎醉似泥洗盞從前留意處何憂金臂不提携

偶書

元宵燈火鬧遊人偶向忙中得此身淨几明窗塵不到弄黃先見一枝春

通中玉冷夢偏長花影籠階月浸廊挽斷羅巾留不住覺來猶有去時香

瑞竹卽事

芭蕉葉密柿陰濃散髮西窗到晚鐘霹靂一聲三尺水旱天方信有眞龍

纖絺不掛汗如傾一霎風來夢乍驚自是人心有涼思強將庭葉作秋聲

鶴脚初成綠未齊芭蕉仍在柿陰西推遷節物均如此眼界何須苦自迷

書扇

會稽陳迹久荒蕪流落江城墨未枯好向溪邊示行客問人能出百錢無

立秋日書唐行成扇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鶚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

題郭熙畫扇

蹇驢破帽蒼蒼處肩石裏長松欲到天六月塵埃汗如洗始知立意不徒然

孀孀涼風八月初試揮椽筆寫江湖還家預想迎門喜爭問今年得意無

又書扇

幾年無事在江湖醉倒黃公舊酒壚覺後不知新月上滿身花影倩人扶

書夫子扇

烟梢雲頂石巉根溪壓輿梁曉乍分車蓋定尋何處路皇皇猶想爲斯文

題畫扇

曾記終南雪裏山玉峯瓊齶登巉屵風流轉入丹青手畫作江城六月寒

落筆無因似退之每逢佳致却如癡孤高全露秋來骨無復山紅間壁時

莊上書事

柱礎猶蒸濕未休懸知雨意未全收只憂場上芽生稻不厭田間水拍浮

訪僧不值

我來獨愛南天竺公去誰烹北苑茶賴有清風磨好客掃門楊柳影交加

天甯衆寮卽事

不看經也不參禪時去時來又一年祇願闍黎終有信大家留取草鞋錢

宿吉先之學古堂

停驂假館雪初晴學古堂中氣象新多謝故人無棄我一爐軟火煖如春

書于子高宅

兒童雞犬語聲喧桑柘叢籬小徑門庭蘭玉盛更將簫鼓樂豐年

書俞秀老書卷後

荆公賓客晚多奇休歎穰侯見事遲雨過千山初睡足何如蟻力負山時荆公晚有佳客乃其自云昏直遂因爲故事

寫裙帶

輕裙碎摺曉風微嫋柳腰肢穩稱衣更翦垂紅半窄地雙鳧似恐見人飛

采石

雲山夾岸去層層來往扁舟恨未能更有尊常最佳處無風一日到金陵

龔龜山下是和州隔岸聞呼見點頭不見東歸夜郎客錦袍誰共醉扁舟

浴南寺園頭求詩

一重洗盞一重生塵垢昏人不自醒會得栽茄種瓜意始知松竹本來清

源上人硯

過嶺傳衣不傳鉢何事眼裏更著襷欲識黃梅半夜心踏著稍挫硬似鐵

訪采石蘂山主不遇

入門不見主人公座具袈裟在眼中更有山童會人意略無一事許相同

十生采石寄漂逢廣濟雖名寺亦空將爲新來有消息依前山不結蓬篷

次韻湖陰章深道五小詩

髭鬚滿頰而嶙峋怪我多非疇日人百里擊舟誰復爾却應情重故情親

書去書來又一年祇應提處是虛懸相逢會得筆頭語莫惜頻尊酒裏天

江頭風浪似重關幾許行人限往還不是多情過相與肯將一葉犯銀山

三山磯雨列山風我亦頻年強自雄不負蛟龍竟何事祇疑身世屬江東

新來句法宛如陰端與袞公伴陸沉未易偏師壯秦壘劉郎斜甲書成林

次東坡梅花詩韻十絕

誰人月下吹雲和一夜繁枝向北多長笛未須論舊恨且留幽思待陰何

奸雄投老戀層臺隨得分香散處開枝上休論歌舞舊尊中且泛綠於苔

弄蕤華倏日幾何依稀長記雪中開塵埃滿袂家山遠底事多情拂眼來

軟火明窗酒一尊餘盃未滅日尤昏誰人爲折東來關續得何郎日斷魂

踏踏危腸獨九回故園誰對此時開撚來聊把倚孤枕更擬憑歡入夢來

病餘惛悴拚空尊子細思量意却昏便覺陽和振枯槁不須方士致幽魂

初見今年報信花定從消淺綴橫斜無言對我應惆悵不復當時處士家

玉作肌膚雪作衣剪裁風月綴寒枝上池可飲偶無路空愧當年帶下醫

漏泄天工意不輕傍春依雕獨分明孤高不作繁紅伴造化須知別有情

姑射山前蔔卜家天香眞色倚風斜不須簪萼分高下要是東皇第一花

贈呂煥

紅爐歡坐照燈長喜借春風發鬢妝流水落花無限好却應雙鬢恨劉郎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

絕句二

舟泊采石

經年欲到竟無緣便路今朝得暫留弄月燃犀俱未暇潮平且欲過西州

和州太守曾延之置酒戲角樓

樓臺烟樹接平蕪水墨丹青十幅圖認得黃山家住處雲中相對似相呼

延之置酒嘗利樓侍人勸酒

雲山遠近淺還深宛轉愁顏頓不任獨有綺羅知此意故拈金盞十分斟

延之置酒連雲觀北望邱墟掩翳相與凭欄感歎延之以所持扇見授云不可不記也因書之

後臨前岡一色松飯含冠劍拔悲風今朝笑語明朝哭莫厭尊中酒不空

延之置酒南園因書壁上

尊前景氣朝朝別醉裏歌呼處處新一度拈來一回好主人須信異於人

何子温家有巨竹數頃成絕句

老綠陰森鎖貴寒兒孫延賞不知年欲歸頓失來時路一似烏風暗雨天

曾延之置酒後閣供帳酒饌物物皆內出侍人以裙帶求書

御醞盞畔千頭菊椽燭光中四和香紅粉真堪霜滿鎮也應歌處似周郎

延之問及當塗近事云君殆能容忍我不及也胡不遷居於此便治館因口占爲謝

胯下淹時豈不知或人疑我似陽癡一廛固願受陳相只恐鋒車便見追

延之云久遲公來不謂迫之乃肯顧我既開此路却當以匪人爲津梁矣致我佳客敢忘其德口占爲戲

一水相忘輒自疲青氈情厚失先期從今不比鷗邊數更欲棠陰借異時

雜詠

人間所樂甯過此一事都無有俸錢更向豐年觀刈稻須知身是地行仙

老呼稚舞報豐年極目黃雲欲際天旋搗新粳供晚飯只愁閒夢攪安眠

解籜新篁綠未分弄晴啼鳥語如文翻風葭葵全疑雨對岸峯巒便是雲

平生粥飯寄伽藍老日田園強自添豈自著靴踏泥客如何不許覺深潛

書彥本莊壁

青黃赤白千畦稻遠近高低四面山舊約賈鄰今已決却憂無力伴晴攀

重陽過了十二日階下黃花方盛開節物參差何足較且浮新蟻共衝杯

同彥本兄弟泛舟過北山

橫截西山一葉輕曉窗初發鏡中行異時常作琉璃觀却恐丹青畫不成

彥本鄰莊有欲售其所舍之屋者相與就閱遂書其屏上與彥本爲約

求田問舍太遲生棟宇纖逢眼便明憑杖經營須占早連牆祇恐負柴荊

艇深之曾約相從偶不及而深之逝矣獨過其所約之地遠像儼然感愴不已因書其事

德公期我此聯裾獨舍扁舟斷夢初總帳一燈如晤語淚痕空對兩龍駒

初入褒禪山

近山回抱錦爲屏金碧高低照眼明四十年來勞夢想白頭方喜慰平生

褒禪知客求書因以答之

霜林班駁抱閑田曉日初昇宿霧開憶得舊遊懷小杜分明回望繡成堆

褒禪齋後獨出三門步深山久之

兩脚都忘力不勝穿雲度塹信騰騰林深鳥獸知無迹時見遊山一兩僧

遊華陽洞行十餘步水阻而回（洞在褒禪側有呂公書華陽後門字）

籌火宵深興轉濃可堪潭水斷來蹤祇疑終有蛟龍護玉室金堂未許逢

自褒禪寺東轉將過大乘路中

不竟離家二十日山林城市态延緣定因曾作和州客長見雞龍在眼前

欲過大乘先寄祖燈禪師大乘甚貧新開堂

大乘此去有幾里閒道祇園近布金但恐鉢中無客飯止期經宿謝知音

將過大乘薄晚不能到既見祖燈以寄一笑

踏盡田塍轉盡山芥塘猶在夕陽間主人縮地原多術何事今朝特見慳芥塘大乘地名

湯泉纔到便問浴處何在戲呈長老

欲從曠日過金陵不惜湯泉兩日程因就故人求一浴何妨隨例得身輕

題苦竹寺後亭

竹映丹楓轉短籬有花開處盡空枝春風想見如鋪錦惆悵來遊不是時

再過苦竹飯於寺前客邸

隼旗歌呼引紅妝花帽追隨入醉鄉今日再來如斷夢主人依舊進黃粱

絕句七首

海燕初飛掠水輕醯醸開就照人明旋傾煮酒鶯青杏惟有風光不世情

萬腔腰鼓打梁州舞罷還催步打球更借繡頭三百萬阿奴要徹第三籌

情隨檢束不勝颺心似楊花暖欲消借擬瓊林大盈庫約君孤注賭妖嬈

護尋蝴蝶却成癡欲趁蜂兒轉更疑自是心情怕時節不如閒處伴黃鸝

程氏園當尺五天千金爭賞並朱櫚莫因今日家家有便與常時兩樣看

的的枝頭澆淺黃未先顏色占年芳任是剪成香更裂鼻根眼界謾商量

齋孟洗能日方中簷影低回破睡風試問新浮一甌乳何須親到廣寒宮

和張文潛贈楊妹

草草聲名等漏卮相逢佳處暫舒眉我方聲節聊乘興君可忘憂莫見疑

宿觀音寺

借聽疎鐘斷點滴聲棲禽初報曉來晴分明市合人爭語清濁高低各有情

鳥啼鵲噪趁初晴百舌新調燕羽輕滑滑竹雞催布穀聲聲鶗鴂喚流鶯

留滯江南又一年燕巢初就鵲聲喧一番風竹搖窗外猶冀曾來繫玉軒

謝范守惠鮓

玉鉤紅嘴小池中雙入筠籠寄病翁不是山陰親換得自慙書學久無工

書鴨

野塘浴浪夕陽時風淡雲閑草半欹會得鷹身振衣否不教春色在花枝

道人筆力與春爭五彩都將墨染成新浴羽毛猶更貴似疑顏色未分明

贵陽兒

殼裏生涯殼外天天眞雖判尙茫然只應未解長依母每向沙頭獨自眠

贵陽

人間今復見丹青生意初侵造物靈却笑山鷄何所得尙須辛苦寫黃庭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一

絕句二

書羅氏屏風

淨練平鋪月上時無人吟得謝郎詩酒酣直欲捉倒影千古風流幾個知

鼓聲縆能香烟起湧出潮音滿座寒爲問如何第一義等閑拈却面前山

一到山頭却下山終朝只在翠微間白雲本是無心物何事高低伴往還

日日春禽百轉新明窗棐几淨無塵平生似有蓬林分禿鬢何爲尙滿巾

謝荆州太守送白玉泉酒兼詩云第一荆州白玉泉蘭舟載與酒中仙且須捉住鯨魚尾恐怕醉來騎上天次韻答之

荆州太守紫徽仙遠寄漁翁白玉泉長釣久垂魚未食爲君一醉臥長川

題隱者壁

閉道全家蹙鹿門竹籬茅舍寄江村龐公事業無多子只有平安遺子孫

題漁家壁

賣酒罷魚止數家卜鄰還在水之涯扁舟定向桃源去斜日紅開兩岸花

霜風刮地雁連天。野舍衾寒感舊年。獨有多情夜來榨。床頭漏滴慰孤眠。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

行人猶未有歸期。萬里初程日暮時。惟愛門前雙柳樹。枝枝葉葉不相離。

長溪新雨色如泥。野水陰陰垂向西。楚客天南行漸遠。山山樹裏鷓鴣啼。

斷卷新遊蜀苑詩。長安僻巷得相隨。草堂雪夜攜琴處。況是青城館裏時。

不覺六月初八日。還是去年瓜熟時。衰病覺誰能致曲。定自昭昭終可期。

訪瑠上人值吃藤茶

軟火明窗紙帳低。一甌初報午來雞。藤茶未必能留坐。爲愛高人手自提。

七夕

銀漢風休月對絃。靈橋長挂鵲星填。從今祇恐期先老。無復佳期又隔年。

東山

南山不見見東山。白鷺時時自往還。爲問天公幾時雨。定因蒲相故能慳。

閑坐

鴉銜遺乘趁饑鷹。老幹時傳喚犢聲。凡物有生皆有樂。不堪孤坐淚縱橫。

壬辰春試終場。王德循置酒。登月觀。邀丁希韓。甚歡。夜分方罷。

賣炷芬敷散瑞烟。月移花影上欄杆。角聲又報梅花弄。只恐歸時夜更寒。

清明日。淨因莊早飯。罷。遂遊洪福。有懷巨載、元確、因致別約。

老禪期客賁園蔬。少憩西鄰日轉初。萬白千紅好時節。斷魂空付兩龍駒。

憶蒋春色過何郎。西寺傳來墨有香。安得兼霞倚玉再邀花影上迴廊。

同榮天和遊石城

樹密山深鎮雨涼。西州陳迹舊丹陽。相逢莫話當時事。且約清心感妙香。

謁錢公振李與幾

軟火明窗一炷香。歲交時節夜來霜。須知錢李饒風味。却媿巴歌汚錦囊。

再過李欽之宅憶希武

客窗孤被探深寒。一夢從來已六年。獨有可人無復見。尊前談笑尚依然。

題李仲山金影軒

金影風光小洞天。藍橋有路隔雲烟。玉壺叩盡應能語。早晚光明照座邊。

題黃檗泉

住庵老子不復見。傳法阿師追不回。飲水能知大悲意。一掌眞是打翻來。

次韻贈答洪覺範并序

覺範以余有收成之行。作六字詩五首敍別。既邂逅於崇。因遂出以相示。而句中謂余東坡客也。頗復推借浮實。舊章又有玉堂之約。因次韻。

念盡已知木偶多。聞早慰詩流。北海幸君知舉。東家未我爲邱。

豈爲彌天蓋世。却來作戲逢場。可是因人爾耳。要非皆我堂堂。

問舍求田底事。乘流遇坎方時。且向忙中作藪。敢從作者論詩。

立玉無因再倚。坐荆偶此同班。老去誰開東閣。朝來空對西山。

俛俯誰爲荆棘。崢嶸漫自波濤。休說花磚步日。且尋煙雨飛舠。

五言絕句

題賁扇

白頰饑春思。梅梢喜可知。聲聲催爛熳。定是雪晴時。

挽詞

東坡挽詞

從來憂患許追隨。末路文詞特見知。肯向虞兮悲蓋世。空甄賜也可言詩。炎荒不死疑陰相。漢水相招本素期。月墮星沉豈人力。輝光他日看豐碑。

石敏若挽詞

萬年風采屬當時。墮地能班世有兒。夢筆方傳符昔應。玉樓何事遽先期。無由負弩瞻前導。空歎騎鯨去不疑。老矣無從忘肉味。餘音猶幸接吹篪。

李希武挽詞

十年枯木不知春。每向尊前得可人。申叔共瞻雲外翼。元賓豈是轍中鱗。揚帆巨浸方期遠。摧輔窮途定有因。後學從誰識頑角。祇應遺稿是通津。

濮道甫挽詞

暮雨江邊寄一犁。多情鄰老共差池。平生意氣猶如俠。晚日詩書更有兒。赴酒方期終歲樂。葵蕭俄感送人悲。紛紛窮達都歸盡。誰復彝名是舊時。

倜儻胸襟孰可侔。生平行樂自優遊。坐聞更漏棊盤局。醉徹笙歌月滿樓。千頃田園常富足。幾朝冠蓋舊交遊。佳城今日悲埋玉。亙古傳名信不休。

郭功甫妻孫夫人挽詞

幸已名無媿。成家德可尊。蘋蘩招婿婦。輸墨見兒孫。執不承意訓。俱來哭寢門。詩人雖再得。彤管負評論。

李府君挽詞

賣藥韓康伯。著書河上公。幻同聊復爾。緣散却歸空。獨有鄉人淚。難勝薤露風。我來嗟已晚。猶及想冥鴻。

弔王承議二首

崎嶇南北舊相聞。晚用羈縻託後塵。盜賊餘風如振槁。里閭和氣似深春。雀巢絕探終能穀。烏啄雖長自不伸。所去見思猶可想。九泉齎恨彼何人。

征西墓上木成圍。伯氏傳孤出更奇。皁蓋朱輪誰不擁。青天白日晚方知。功名不掛非由種。賻贈終辭信有兒。空指丹青訪陳迹。倦懷猶恨得君遲。

旗亭解手屢冬春。聞道歸來白髮新。馬革裹屍心未艾。金龜換酒氣方振。夢魂偷遶邊城月。薄從公穿禁路塵。知有新編號橫槊。爲憑東使寄淮濱。

跋李端叔帖

端叔從故侯蘇公來鄉里。倡酬題記。處處有焉。端叔亦自有蘇李同時之語。觀此書帖。撫事懷人。惘然久之。紹興癸丑八月朔。定武王安中履道題。

附錄

李端叔眞贊　龍眠居士畫　東坡

須髮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胸腹之欣然。以爲可得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爲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於龍眠矣。嗚呼。其將爲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其將爲既琢之玉。以役其天乎。抑將游戲此世。而時出乎兩者之間也。

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讀至夜半。書其後。

玉堂清冷不成眠。伴值難呼孟浩然。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卷簾。愁侵硯滴初含凍。喜入燈花欲鬬妍。寄語君家小兒子。他時此句一時編。

贈別李端叔

我觀江南山。如身不受垢。憶食江南薇。子獨於我厚。在北思江山。如懷冰雪顏。千峯上雲雨。岑絕何由攀。當時喜文章。各有兒子氣。邇來頷須白。有兒能拜起。讀書浩湖海。解意開春冰。成山更峯嵽。顧我醜邱陵。白玉著石中。與物太落落。涇渭相將流。世不名清濁。乞言既不易。贈言良獨難。古來得道人。挂吾屋壁間。牧羊金華道。載酒太元宅。支頤聽晤語。願君啄三尺。我行風雨夜。船窗聞遠雞。故人不可見。故人心可知。

寄李端叔編修　少游

姑溪居士文集中卷目錄

卷第十二

贊

自作傳神贊

折渭州畫像贊

沈存中畫像贊

保甯機道者傳神贊

崇因欽老贊

淨慧璞老贊

西菴璞老贊

傭居士眞贊

李太白畫像贊

東坡先生贊

靈巖愿老眞贊

靈源禪師眞贊
邦禪師眞贊
李伯時馬贊
靈龜贊
須菩提贊
慈林正老眞贊
布袋和尚贊
僉秀老眞贊
僉清老眞贊
昕長老眞贊
壽甯宣老贊
石蕑蒲贊
爲人作眞贊
文忠公畫像贊
爲僧作眞贊
吳思道畫像贊
銘
歙硯銘
章深道硯銘
圓硯銘
斷硯銘
又硯銘
卷第十三
表
賀德音表
賀正表
賀聖節表
代范忠宣遺表
啓一
賀致政太傅

賀樞相轉官
賀樞密太宰
賀運使大卿
謝發解舉人
謝太守舉人
謝郭樞密
回賀新及第
卷第十四
啓二
回章丞
謝涇州教授
轉官謝漕使
謝知縣
回黃通判
謝人詩
賀群左轄
賀王憲解元
謝章深道
謝陶師中
賀人轉官
謝金陵舉人
卷第十五
啓三
謝君僉
謝仲煇
荅人謝解
上少傅
謝時宰
賀時相
荅監司

先狀
卷第十六
書
荅李端叔
荅人求詩文
荅吳子陽
謝人寄詩
代人與薛金陵
卷第十七
雜書
莊居阻雨鄰人以紙求書因面借筆三副
書趙鳳事
書牛李事
書楊紹事
書劉元平事
書柳材筆
又試筆
書陳格石刻
戲楊元發
偶書
贈人
書劉九思建茶硯屏
卷第十八
手簡一
與蘇黃門
與龔侍郎
與蔡侍郎
與吳朝奉
與权論提舉
與宋棨州

與俞教授
與何給事
卷第十九
手簡二
與何給事
與賈朝奉
與仝馬郎
與蕭知錄
與彭丞
與孫知縣
卷第二十
手簡三
上宰執十九
卷第二十一
手簡四
上時宰
與祝提舉
與米元章
與米元暉
與彭學士
與劉延仲
卷第二十二
手簡五
與姚濬
與周濬
與曾延之
與元法曹
與龔平國
卷第二十三
手簡六

與鼈平國
與吳醫
與龔彥質
與榮天和
與劉延仲
卷第二十四
手簡七
與榮天和
與劉延仲
與劉君乘
與趙仲強
卷第二十五
手簡八
與趙仲強
與儲子椿
卷第二十六
手簡九
與儲子椿
與友人
卷第二十七
手簡十
與趙德麟
與彭丞
與孫知縣
與成德餘
卷第二十八
手簡十一
與楊彥濟
與章深道
與孫肖之

卷第二十九
手簡十二
與孫肖之
與李去言
與楊元發
與胡澗明
卷第三十
手簡十三
與吳思道
與吳禹功
卷第三十一
手簡十四
與吳禹功
與友人往還
卷第三十二
手簡十五
與霍給事
與楊晦叔
與俞鯤校
與查文侍講
與主簿鯤校
卷第三十三
手簡十六
與霍子恵
與王君瑞
與董無求
與何知縣
卷第三十四
手簡十七
與洪覺範

與明祖印
與資福堂頭
與珪首座
與政書記平叔
與崇因欽長老
與天甯睿老
與吉祥聰老
與資福慈愛深禪師

卷第三十五

序
折渭州文集
送鄭穎叔
張覺夫字序
夾山語錄
祥瑛上人字序
送戴道人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二

贊

自作傳神贊李伯時畫

似則似是則不是縱使揩之九泉下也須出得一頭地休論捉月騎鯨到了衆人皆醉

又

時雖時雄時白時黑不是徐熙異身又非意干指出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浮沉於物而不廖於物者也

又

孰從而圖孰從而狀大千俱空況爾幻妄直須壁立千仞要且事無一向雖然覿面相呈便是本來形相

又

意中迴有千般思筆下原無一點塵自笑頑冥一村老忽從今日換精神

折渭州畫像贊

龍章鳳姿燕頷虎頸巍巍堂堂弗嚴而整山納海容霜根雪節可畏而親力真之幹吾私淑諸一代之英

多取益給欲掩滋明長庚未艾白氣何來精爽如在佳城不開出卯則角墮地而班豈無所遺縣壤方開

高牙赤烏惟叔惟虎有之似之千載一武赳赳桓桓彼徒見諂他日凌烟寔光前詔

沈存中畫像贊

先天弗違聖時以乘人謀鬼謀其誰與能彼譎淵德我則授敏萬目交瞪維綱之舉辰也吾人一世擾擾

執友多文宛在中沚用此以通亦以是窮自嗟反矣曠然孤鳳

保甯機道者傳神贊

一回拈起一回新覿面相逢那處親口似含珠犀似虎情如止水氣如春一心爲法無餘事四海如公有

幾人祇恐丹青傳未盡更須圓相助精神

又

萬點寒鴉一輪秋月時節因緣因緣漏澄眼光如電舌如雷逸氣飄眉滿頭雪若問人間大導師踏著稱

錘硬似鐵

崇因欽老贊

眞如會中相見了也崇因堂上因甚出來一滴曹溪初無二味大冶精金豈有他色雖然畫得分明要須

重新注出十二面相忽然開不是僧繇誰會得

淨慧璞老贊

法雲會中多聞第一瑞竹堂上說法無礙降徑山龍則雨必應候祝崇甯壽則香不妄拈將酬有多少神

通元來只這般面目

西菴璞老眞贊

一住姑熟溪頭三據實華玉座草木無不沾恩緇素幾多證果世人盡愛西菴璞誰知屢試紅爐火雖然

覿面相呈也要從頭覰破咄鈍置殺人

儲居士眞贊

敏以自求仁而樂施鄉黨懷其恕朋友畏其義悟幻妄之不留惟精進之是利故能告所厚而表其行欽

衆美以昌其嗣尚慮吾志之未孚遂復有形於夢寐嗚呼斯豈今人之願力歟見者甯不知媿

李太白畫像贊

舉目一世空無人當時何有高將軍龍蟠鳳蹙固莫羣晴天萬里惟孤鸞冥冥何地非埃塵我欲從之嗟

此身形容不到浪自分坐令魯叟悲獲麟

東坡先生贊

東坡仙人岷峨異稟導日而升弗類斯禎有繼有述期之奠枕籍其止之成是貝錦天作人述言何從詮

聞已邈然見執不滿

又

東坡先生贊

天作斯文萬物所印時慘時舒與天同運其誰特立卓哉吾人黃且落矣蔚然常春見險弗止自信無悶

求仁得仁于我何怨光時顯被外薄四夷載瞻載仰百世之師

靈巖愿老眞贊

法不孤起隨處有人一花既開無地不春現滿月相轉天法輪似雷雨作解如山川出雲不向人偏衫襟裏喫飯而于孤峯頂上化身

靈源禪師眞贊

滔滔汩汩莫知其出汪汪洋洋隨圓隨方故八萬四千偈不離于當處而五千四十八卷皆作戲于逢場山谷老人所以強名之而無媿姑溪居士又從而雪上加霜咄只這便是靈源叟何須更上焰獃堂

報恩邦禪師眞贊

荆山美璞霜天一鶚可薦郊廟志存寥廓逢場作戲隨病予藥信與祖佛齊肩直是模索不著

李伯時馬贊

竹批雙耳風激四蹄振尾須臾會于一時惟伯時父神而明之千載相遇非公而誰

黃龜贊

鱗介所宗壽無與京納錫以薦曳尾而行與其託之于死骨孰若遂性以爲生余私淑諸蓋將卒歲以沉冥

須菩提贊

敷坐而坐如日初曉護念付屬一時俱了非此老人其誰能表漫自形容本無欠少

慧林正老眞贊

高坐清涼道場截斷東南路口一萬菩薩列在下風天下衲僧聞者稽首挺超佛越祖之意氣有抽釘拔楔之妙手拶得額頭汗出又向王舍城中哮吼

布袋和尚贊

盛著底是病拈出底是藥衆生以相見我却道風狂顛錯秋來葉落歸根春去鳥啼花落只這便是生涯說甚重重樓閣

俞秀老眞贊

青山白雲中人對面若不相識笑我吟咏自如終原缺原缺原缺居士身得度住平常人窠窟誰謂半山多原缺原缺却作豐干指出

俞清老眞贊

說著便知姓名見者誰不歡喜雖如自起自倒要乃無此無彼冥冥三板橛中隨處逢場作戲欲問涅槃一路頭頭只在這裏

實解昕長老贊

法雲地中得度慧炬光裏法身在處淘金揀玉隨緣運柁通津偏解抽釘拔楔更能因語識人且道有相無相休云是眞非眞

壽甯宣老贊

石霜山中二虎後世兒孫無數堂堂大爲古佛一身普熠寰宇別出壽甯一枝又作慈雲法雨他時侍立坐邊柱杖呵佛罵祖

爲僧作石菖蒲贊

業磨數仞劍惟有清風剪不斷根龕一窩絲纏定白雲寒不散水無沙石無苔師乎一片心清哉

爲人作眞贊

王良不作世絕麒麟是可欺耶豈無後人誰其似之維烈武孫武則似矣而濟以文氣已萬里方爾就秣風雲其時會如冤脫儼然是則現居士身幅巾白拂無一點塵以無塵故始終一如題忠數功固非兩途

又

茅茨爲居脫粟爲餐牛衣自暖徒行亦鞍凡人皆友是酒可歡略不踐迹未嘗恤言山林城市隨遇即安一旦義重殺生非難彼強增飾甯知吾全蓋庶幾不徑不移不屈者而以藥吾之天

文忠公畫像贊

霜空無雲秋天澄霧炤然政通何勞鐘簴儼然望之希世一遇萬折方東逢坡益注

爲僧作眞贊

虎頭燕頷將軍之相雪愔霜松山僧之容以是而見胡來漠現捩轉面目瞻之不足盛哉七百聚徒殊何在網之魚若也向此提撕却成土上加泥

吳思道朝服畫像贊

可畏而親不扶而直藝表士林望高王國如在廣庭鵠立柱石襄襄眉間嘗滿黃色

又道服贊

濃眉深眼出塵之相幅巾燕服經世之猷有時收沙界于一粒粟忽然乘長風破萬里浪固知透過六輪可謂森羅萬象本誰鼻端揮斤先生信是神匠

銘

銘予所攜歙硯黃渤張氏故物其子見遺有牒好事儲以資玩謂予可享輒橫而薦我不能書亦匪能文愧爾誤投時出于溫煤將童山筆或可家庶吾之傳有兒必拱

韋深道硯銘

馬肝色荆玉璞爛然一星如出海角來萬以下原缺

圓硯銘

惡圓喜方乃士之常隨方而圓以救其偏方圓以時有矩有規不失吾中則方有時而不通因以濟用則圓有時而爲重故君子方以守之圓以行之本末相權而自達於規矩之外夫是之謂深道之研而姑溪

居士所以銘之而不疑。

予所用舊硯已斷復接。相從三十年。偶洗之。覺其衰相已見。爲作銘。

分荊秀之所鍾。漱荊湍之所激。膩理瑩質。如削瓜而加拭。舊吾之所狎狷。共吾之所窮寂。閒墜而裂。旋亦無隔。豈同吾朽壞之化乎。抑奕世之所興則不吾見於發揮。終安得而汝識。

硯銘

理密而質堅。體潤而形圓。不知得墨之難易。但見隨手輒生雲烟。心必賚之而乃見。言必俟之而後傳。非吾人孰克有之。永寶用之無窮年。

又

比德君子。溫潤如玉。內好略分。中寔具足。窮天下之智巧。必資人以形容。盡萬物之變遷。曾不繁其登縮。惟其有以稱之。庶幾力行而不輟。

又

以相而見。聖逢之研。益之以銘。未免曲斷。雖則如是。事無一邊。筆頭落處。萬象燦然。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三

表

代人賀德音表

上帝降康。已胙無疆之祉。大君有命。俄覃在宥之仁。精誠已格于天人。德澤遂均於動植。中賀稿以視民如傷。則纖悉舉須於一覽。舍己從衆。則勤勞兼任於八口。既思慮之弗忘。故節宣之或爽。皇天后土。灼知宵旰之所因。珍劑妙工。爲得晨昏而促効。不更累日。遽已親朝。噓枯吹生。大布風霆之令。滌瑕蕩垢。一新雨露之恩。歡忻雖阻于周行。抃踏實同於蠢類。恭惟皇帝陛下。平恕御下。清明在躬。發揮累聖以收功。度越百王而圖治。幸今親覩。厎古未逢。自然協氣之符。致泄勿藥之喜。仰惟魏闕。愈知舜日之明。嘉與邦人。載効華封之祝。

代人賀正表

孟辰謹始。盛典正容。表萬里之咸寧。肅羣工而在御。榮光權輿。慶洽華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六藝之宗。百世所俟。潤色大成之業。發揮通變之聲。故于會圖籍之朝。而乃修禮樂之事。景風適應。方鑒戶之回春。斡座中嚴。燦繁星之拱極。非特知天子之貴于是。識聖人之時。載曰暗堯。已幸躋仁而共域。同心戴舜。更勤儆戒。謀于無疆。臣偶假庸。符阻趨軒陛。嘉與肖翅之類。交深忭舞之誠。

代人賀聖節表

惟天降命。爲民作君。式屆今辰。挺生元聖。瞻重瞳于舜日。想盛禮於漢廷。韻歌基協於當時。夷夏同傾於此日。恭惟皇帝陛下。仁舒化日。道御時龍。如大川之方增。出庶物而揚運。善述事豐之典。則久符堯禹之安榮。故能廣文王遹戩之聲。備既醉太平之福。卜年遇厥。保壽無疆。臣嘗忝從班。適叨帥節。賴一人之慶。方均被於羣黎。上萬年之觴。阻進陪于列辟。但同華祝。遙屬嵩呼。

代范忠宣公遺表

生也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餘忠。輒留垂盡之期。仰瀆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賦性拙直。稟生艱危。忠孝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失以營私。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粤自治平。擢爲御史。繼逢神考。進列諫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橐守邊。晚叨宥密之求。再席鈞衡之任。遇事輒發。曾不顧身。因時有爲。止欲及物。固知盈滿之當戒。弗思禍賢之陰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腹。三山瘴癘。幾從山鬼之遊。忽遂睿聖之臨朝。首及纖芥之舊物。復官易地。道使宜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猶可免。或能親奉於堯年。豈事理之能諧。果神明之見嗇。未獲九重之入覲。卒然四體之不隨。空慚田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且強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沉迷。或稍舒於報效。今則膏肓已遍。氣息僅存。泉路非遙。聖時永隔。恐叩關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爲。是以假漏偷生。剖心瀝懇。庶皇慈之俯鑒。亮愚意之無他。臣若不言。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搜抉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寬流人之往愆。悉以赦恩而特敍。尚使存沒。猶汚瑕疵。又復未解讒場之嚴。遂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畊。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常軫淵衷。臣所惜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苟斯言之可採。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辭窮。形留神往。

啟

賀致政太傅

伏審寵辭宰鉉。榮陟公槐。從優佚於燕申。稱褒榮之典策。式揚大號。允服輿情。竊以經爲帝師。而輔太平之基。行應世表。而全廉尚之節。載籍所紀。振古罕傳。都門祖二疏之行。功名孰見。昌黎賢佐丞之去。體貌未隆。又烏若伊尹致堯舜之君。告歸於亳。周公成文武之事。請老於豐。茲大臣出處之遠猷。實達人止足之高致。恭惟致政大傅相公。受天閒氣。爲國元臣。德茂典型。智周體用。蚤由舊學。夾聖日於虞淵。進秉鴻鈞。調化元於商鼎。泰山北斗。雅望素高。崑玉秋霜。清標可仰。濟功成名遂之厭欲。激頑廉懦立之心。神明相其壽考。華夷想其丰采。大雅卓爾。榮觀超然。某假守江濱。竊依鈞芘。徒劇向風之悃。阻修攀景之誠。屬炎

賀樞相轉官

恭審孚號揚廷策勳錫命嚴瞻省悅燕賀均臨竊以國家發政施仁均布蓂莢之澤修文偃武一陶行革之風豈險固之是圖偶關防之弗戒羣爾蟻聚肆彼狼貪上軫淵衷會言謀帥靈旗直指過者化而存者神廟算出奇戰必勝而攻必取爰整鷹揚之旅坐觀鼠技之窮雪見晛而曰消竹迎刃而自解迅驅雷電誰當赫濞之王師生致渠魁豈漏恢恢之天網帶礪益壯袞繡有輝恭惟樞密相公蘊命世之宏材韜經邦之遠略敦詩書德義之本密告嘉猷參將相威儀之多式昭異數挺忠誠以許國運精神而折衝動德俱高邦家永賴用錫爾祉召公揚江漢之休惟斷乃成裴相建淮蔡之績某備員遠部竊仰焚蘆欣聞七德之定功共慶萬邦之爲憲

賀樞密太宰

伏審寵膺帝制正領樞廷渙號式班師言允協恭惟樞密太宰相公學通精微才贍經綸袞衣繡裳久繫巖瞻之重高牙大纛夙嚴閫寄之威遂膺夢卜之求入總謀猷之要文武是憲允爲百辟之師將相多儀實作萬邦之屏折衝帷幄論道廟堂俾庶物各遂其生無匹夫不獲其所某希風有素依庇實深雖叱馭以驅馳尚攄鞍而墾礫逖聞除命倍切驩惊

賀運使大卿轉官賜金紫

伏審光膺宸命峻陟華資煥然章綬之便蕃寵若絲綸之褒拂几蒙庇賴實倍欣愉恭惟運使大卿嶽降時才天生良佐騫翔棘寺綽著聲猷總領漕亭獨高籌實不絕糧道如見健流涪被渙恩榮加晉錫寵可久而業可大自結主知衣之美而佩之光允符輿議佇聞鋒召亟踐禁嚴某代匱下僚久依屬部未展望慶之拜已勷賀廈之醵

謝發解舉人

舸貽瑰璋光貢衡茅載佩謙冲彌深感戢原缺以先鞭道惟務本學必逢源廣坐劇談固已折經生之角運斤善斲蓋嘗汗巧郢之顏挾萬選萬中之文勵一飛一鳴之志登龍好語方傾耳而聽之畫繡言歸更拭目于觀者

任河中府萬全縣令謝太守舉

雪見睨而自消魚隨陽而必躍蓋公明而仁恕俾慝沮而善揚輒傾倒誠上覽嚴聽伏念某學慙製錦政謝割雞第知王事之勤勞富恤衆情之翕訹卓茂廢畫嘗貽笑於密人子產章程亦見譏於鄭國矧茲綿薄曩領劇煩才既無長性多忤物孰能飯疏而無怨固多射影以司巇利舌如刀斐辭若錦原其所自請試敍陳大姓強宗挾門資以凌貧弱假衣詭辨託儒名而蔑善良外則遊談過客之邀需下則浮惰末業之縱博一切杜絕俾迪規繩非曰能之蓋其職也然憲鄉僻宇弱植易搖投杼可虞市虎足畏儻非特達之眷孰推芘覆之仁伏惟知府待制盛德兼容華原缺博炤菲葑不遺於下體荼苦必察於人言鴈鶩之章已蒙提掖輿黔之志不替初終某敢不銘嘉惠於肌膚書格言於紳帶勉聽驅策用答生成

謝郭樞密

一麾出守慚塵緤之非長千室鳴絃藹餘風之未遠有規於前者必隨於後閫政於舊者嘗告於新仰聖高明輒伸悃素恭惟樞密大中學探性妙識造覺先仁也柔而義也剛直其內而方其外至誠格物踵尚父之風猷遺澤在民樂細侯之惠化首燕專之衆俊掇漢鎏之高標左掖南臺踐揚遊久北門東馬敷納居多粵自出殿大邦逢時多故惟蕃垣屏翰之重寄資爪牙心膂之元臣扞禦實勤遠攘遠屏眷遊潛邸之舊簡於側席之求俄召節之促臨慶繡裳之入覲某迂疏無取矜式有依丁茲報政之初採於遺老之誦沐礫在後徒勞拊字之循循着鞭已先景仰聲光之赫赫馳詠良劇罔既敷宣

回賀新及第

被恩北闕擢第南宮凡與交遊舉坱慶慰伏惟新恩宣德才當數面筆掃千軍早歲飛聲頭角已崚於同隊青春射策文章果中於甲科愧賀腦之未遑辱高文之先及銘懷感篆幅楮奚陳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四

啟

權知開封府開封縣回章丞

士論推稱久欽雅望官塗南北未覩清標方嗟會遇之難遽有參承之便傾依所激瞻詠彌深恭惟知丞宣德地胄高華天委爽拔溫溫之德裕然而有容犖犖之才卓爾而無敵早登膴仕亟著能聲豈惟契合於當塗佇見翱翔於要路暫丞一邑聊畜遠圖某幸此同僚將獲連事協心戮力期共濟於公家妙語高談當款陪於暇日

回謝涇州教授

誦風雨之詩恨未識面辱瓊瑤之贈曠若披雲諒惟公餘默有神相伏惟教授宜義性天清昶門地高華學深游夏之淵源文挾卿雲之黼黻早揚令聞自陟巍科謂當金馬之游尚屈絳紗之擁佇膺綦詔即步丹墀愧賀幅之未修辱飛緘之先及永言感佩曷究敷陳

任河中府萬全縣令轉宣德郎謝啓使

切以仕版官聯蔑有絲毫之補司勳考績課牧歲月之勞法雖循常恩實忝冒此蓋伏遇運使郎中兼容有德延譽及人肆如衰朽之徵亦辱吹噓之重致蒙帝渥濫被官蹤某祇奉簡書莫遂登門之謝仰瞻棨

敦但增引領之誠。

丰管定州安撫司機宜文字回謝諸縣知縣

英聲夙著。未諧披霧之瞻。謹柄自捐。遽辱朵雲之賜。退循辱琼。第切慙惭。伏惟知縣宣義。聞氣受天。清標映物。冰鑑洞知其宿弊。原缺剛淳發於新硎。月轉花陰。不聞一犬之吠。風搖麥浪。即看雙雉之馴。行奉鸞書。入趨丹禁。某衣冠冷裔。蓬梗餘生。慚無薛黯之才。猥贊芙蓉之幕。仁鄰可伏。願分宵燭之光。德宇非遙。更丐鑒河之潤。

同賀越州黃通判

伏審顯膺帝誥。榮貳侯邦。公論攸歸。輿情胥悅。伏惟通判學士。才兼文武。學洞古今。睿眷益隆。宸衷簡在。未遂攀龍之志。少施展驥之才。雖遇盤根。豈勞游刃。致海沂之大治。深賴王庭。與峴首以並傳。嘗嗤鄒馮。某向風惟舊。慕義實深。未遑柔訊之修。先辰華緘之貺。

謝人啓事并寄詩

湖海地偏。雲泥音絕。已分廢人之淪落。難忘聖日之光華。間遇便風。獲承近問。惟方今取舍之惟義。知吾君親信之得人。嶠嶠天馬之軼羣。堂堂寶鼎之瑞世。獨先流輩。尤屬高明。恭惟某官。以自天降之材。值不世出之主。精神會聚。無非道德之幾微。朝夕討論。博盡典謨之淵懿。展衍緒餘之暇。低回吟詠之娛。篇篇可奴僕以命騷。句句真瑚璉之爲器。始終於學。詞林由是而愈光。遠近趨風。善類倚之而增重。載惟晚偶。叨此親逢。居常想像以馳情。幾歎滯留而莫覿。敢圖委瞎。遽辱賜書。何啻賢士部之夸。不啻茌萬人之上。伯樂既顧。幾成冀北之空。毛遂何堪。頓感囊中之効。門庭多阻。歲月易遙。倘稽琴際之榮。倍劇傾依之悃。江干猶熱。都下已涼。益衛寢興。永扶昌盛。

賀薛左轄移鎮洛陽

伏審光奉命書。寵司留鑰。便道將承於密對。疏恩遠序於近班。夷夏所期。天人胥慶。恭惟某官。以自得之學。值有爲之時。即之也温。無一瑕之可指。屹然不轉。經百汰以彌精。故能進退之間。尤見表儀之正。暫均勞於巨屏。已報政於再蓂。蟲草木靡不識其至誠。教令條章。皆可師爲永法。方歆廉而有託。欲借寇而未遑。雖衰衣赤舄。久已佇於公歸。而白叟黃童。想難勝於綈戀。某本爲棄物。適寄異鄉。追路莫從。遡風增喜。行將制麻之降。續申賀牘之勤。殘暑未除。履宿是祝。

賀王憲解元

平世往還。不過數時。懷詠常有餘思。樂馳驚者。世之本情。安退常者。人之難事。蓋有諸中者。則固分金務在外者。或未免於絲羅。是故居朝之心。以在家必聞爲可貴。所以科場之設。乃因時制宜而不廢。果諧遴選。首得吉人。恭惟某人言行相章。氣質甚茂。非知之而亦尤其蹈。是達也而不苟於聞。牓名既傳。士論胥樂。皆謂積年之考察。庶免有妨。遂收一日之俊長。未爲過舉。式符賢路之兼取。不礙學制之審求。然此時遇寒於他從。但聞報喜至於不寐。欲詣廬屬。以戒行。庶申不腆之陳。獲託承言之際。用輒踴躍。尤劇傾馳。

不虞燔棘之初。遽辱長牋之貺。雍容盛服。若投先進之絕倫。璀璨高文。彌愧過情而非據。讀之而飽足人意。服之而增重心期。由余入秦。鄧府庫之未缺。宣子適晉。知典禮之具存。僅逃舞馬之成妖。劣似飛蠅之識赦。雖已嚴於報謝。倘有負於修裁。低回抱麥鞠魚之嗟。荏苒幾風馬牛之逸。文獻不類。悚赧何堪。於是勉焉。其已晚矣。實來虛往。固難瓊玖之酬。誠碎望專。行聽雲龍之會。願附霜鍾之應。別馳缺原燕之私。

謝章深道賀復官

伏念某間闕晚節。流落倦途。加之憂患相仍。所以志氣頓盡。雖然竹柏之操。不以時遷。其如歲月之遙。何以自處。倘賴二三君子。方懷九萬鵬程。每容接翼以扶搖。惟恐素志之摧折。笑談委曲。簡牘遝旋。遂忘失路之嗟。豈復異鄉之感。烟雲朝暮。坐視去來。魚鳥林泉。分甘終始。凡得此處。莫非見貽。不圖例奉於詔音。驟使復還於仕籍。衣冠顛倒。無復儀形。賓客過從。恍疑夢寐。載循忝冒。敢昧依歸。此蓋伏遇深道居士。資粹中和。學非俯仰。好義若飢之欲食。設心如水之在盤。因其自得之長。致此愛忘之過。首頒慶問。備寫至情。字字有經。真可謂之辭達。句句不苟。尤佩服於風期。適作應於羣來。故稍稽於修報。庶幾全度。未遽嚴誅。春物正繁。德門密啟。更希調御。下副傾馳。

謝陶師中貢士

天下之患。常係乎不得其人。聖王之心。所貴乎無爲而治。雖名分之必正。或事理之相違。詰所以馴至此途。蓋在乎未嘗留意。先皇帝肇新科舉之制。今天子嗣成教育之方。謹其月書季考之文。參以里評巷議之實。討論如是以明儁。俊造自然而次升。廉一介之濫居。果多才之彙進。況乎首貢。豈是常珍。乃所謂鳴則驚人。似非徒學以干祿。伏惟某人。身雖家食。心則天遊。白黑中分。故談者之辨。卓爾而默識。英雄外發。蓋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隨彈鋏之興嗟。不輟耕而取用。彼勤謹積成其效。我纔出便占其先。糊名既開。士論胥慶。鄉先生則云見而有數。郡太守亦曰聞風甚高。不辱其勸獎之恭。將表乎絕類之舉。甯拘中下。徑躐優長。佇膺大對之雄。深切當世之務。黃香來從江夏。終號無雙。杜牧賦就阿房。豈止第五。某早蒙垂顧。繼幸通名。適期款曲。以相從。孰謂倉卒而引去。修途茲戒。大軸遽臨。感佩不遺之誠。但深非據之愧。寒暄未定。保衛善持。欽遲光輝。別闕裁敍。

賀人轉官

切審顯被命書。寵遷連帥。伏惟慶慰。竊以賞罰人主之綱紀。用舍要在乎適中。是非國論之權衡。輕重務歸於至當。故居上者操之以御其衆。在下者體之以見其長。實萬類之低昂。係一時之休戚。今天子別邪辨正。有如皎日之當中。諸近侍効德協忠。何異大川之方至。既抑揚之無愧。願授受以甯默。恭惟某官。色正而芒寒。業茂而器博。總五材而並用。觀六藝以相先。片言之傳。得之者率皆心服。每事之舉。聞之者莫不景從。是宜朝夕以輔聖明。詎應頃刻而遠左右。天下望之如山岳。衆流赴之猶江湖。佇觀廟制之行。超進廊堂之拜。某寄身窮壤。託芘後塵。雖未識荆州之賢。然不廢子盧之誦。衰顏末路。瞻望何時。適逢隆盛之期。獨懷贊揚之願。尚應餘日。獲遂趨風。欣忭所深。仰馳滋甚。

謝金陵舉人

頃從眉山兄弟之遊。獲承禮部文章之美。竊謂龍蟠虎踞之地。信多金聲玉振之英。萍泛異時。悵餘塵之已隔。風流別壤。歎晚秀之方榮。曲荊如存。嘆慕何已。頃欲乘閑而會面。又慮以闕而投人。展轉此時。相詠增愾。迨四百數之較藝。殆一二人之中程。凜乎誰敢自期。巍然果在高選。遂將趙賀客之後。冀能紓積日之懷。有田一廛。適居收成之際。聞風數舍。遽與留滯之嗟。不虞還家解鞍之初。輒當盛服長牋之禮。造語警拔。蔚有緒風。寓言週旋。過委無似。惟素期之已晚。幸來日之可圖。伏惟某人先輩。不愧名家。善緝新學。絕黏頭綴尾之陋。有矢口載筆之成。鄉校久居。諸生固已欽衽。禮闈既闢。齊聲皆謂得人。上不負朝廷養育之深。下足慰有司考定之審。竚觀軒陛。鼎傳賜第之榮。超在里閭。獨能側耳以候。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五

啟

謝君俞

比階敕旨。例改官稱。恩出非常。愧莫能已。竊以浮沉江上。相安魚鳥之遊。繾綣籍中。何異縲紲之繫。自知罪大而不赦。聊從漏盡以偷生。雖天日無咫尺之邊。而氣息僅須臾之保。竊不烟者屢矣。衣不時則常然。尚恃仁聖之足依。終無魍魅之或禦。不謂匪人乘間。凶焰輒加。幸其疾病之餘。疑成鋒刃之迫。殘齡不負。毒手遽回。偶逃出胯之羞。尚盧書臚之效。方且散收魂魄。相葺田園。督將老焉。豈復他也。果吾君之軫慮。因禮以推恩。既使名不挂於刑書。又畀澤均霑於士類。固常情無足道者。在鄙分不其榮哉。非交遊曲賜週全。則衰墮庸容叨忝。此蓋某人先輩。高明絕儕。道義相先。以其常參博約之餘。遂乃頻借齒牙之論。指陳人而竊笑。執不爲曹閔失路以無徒。或能加恤。疾風勁草。獨不顧以見收。弔影孤鴻。獲相依而苟免。適國申敍。遽辱寵臨。蹣蹶苦腴。眞詞人之法則。包羅引據。備前輩之工夫。豈惟禮意之俯投。抑亦楷模之遠借。續貂反覆。夕鼠怪其驚嗟。綴拾抄胥。鄰雞忽爾彈唱。既已成誦。更當深藏。藹然祥光之燭人。當知至寶之在筍。永言委眷。未易爲酬。

又謝仲輝

伏蒙仁私。以某例進一官。特賜慶問者。切以用不用固有其時。才不才各言爾志。然昧者多失於遯之尾厲。而君子常罹乎羿之彀中。匪兕匪虎。而終樂放不容之相安。如玉如瑩。則未免乎斐變之或異。蓋得自是而不得自是。故知亦嘗而不知亦嘗。就使再思而後行。未若三已之無愠。莫莫葛藟。惟條枚是施。泛泛楊舟。姑浮沉與俱。誦言冀保於終身。改過務勤於愛日。閒關白首。黽勉清時。敢與牛雞之嗟。但有雞鳴之畏。竊謂庶幾免矣。不圖忽爾及之。自觸駭機。上煩恩貸。邊之善地。假以餘生。方速係之初。駭聞中外。及既行之後。孰不嗟嗟。纔辭縲紲之艱。遽攬溪山之勝。實畴昔願到而不可得。豈竊羣所在而輒見投。出處不疑。人人略無少間。循習既久。種種靡不相宜。所賴者。方時善類之尤親。所得者。昔人陳迹之可見。遂使六年之久。不殊三組之歸。殆此序遷。出於望外。求其冒昧。亦有端倪。此蓋某人先輩。氣識曲敦。矜憐俯逮。察其介而不僻。忘其老以矣。爲至遊從之間。過辱吹噓之重。淄渑何辨。要乃同流。笙聲各音。終成合奏。致茲屠陋。更得褒揚。戴搜子建之波瀾。宛若燕公之黼黻。字字有據。如古人特爲推排。表表愈工。非衰緒所能窺測。但驚口角之流沫。又知筆下之生風。用謹家傳。永爲文格。

荅人謝解

伏覩解名。可謂精選。眷言啟監。莫不嘆嗟。凡在流傳。猶爲企仰。況與遊從之末。惟深欣忭之私。竊以經備取人。其効固以久矣。文章選士。方時尤見卓然。非有司所養不凡。則實者安能至此。先皇帝作新善類。王荊公啓迪士心。尚貽未盡之謀。鼎傳將聖之子。發揮大智。協濟徽猷。遂使青都紫府之仙。於時輩出。坐令黃茅白葦之論。無復誤談。光昭三代之風。超出百王之上。念場屋之有素。未欲曉更。羅網之無遺。特存此舉。孰光吾黨。果獲當仁。伏惟先輩。天馬軼羣。實鼎瑞世。筆端稼穡。未嘗慎喊以傷年。腹裏陽秋。能使蠻髦之右衽。雖無上舍下帷親切之對。乃有東奔北傭縱橫之才。魯人易丘。蓋亦流俗之常態。吳軍入郢。始知智士之收功。更期體此以自強。會見排空而直上。再閉三級。已覩頭角之成。魏闕九重。行接羽儀之灰。竊憐衰陋。雅荷眷存。泛聽鄉評。實逾已得。崎嶇猥事。適慚脩慶之未遑。煥爛雄文。遽辱寵臨而俯及。既餘光之舊抱。非鄙語之能酬。但驚首肯之膺形。可信擊節之不暇。敢輒塵於紙貴。姑自護於家藏。庶幾兒孫。得爲資藉。

上少傅相公啓

伏審惟天降命。隨世效珍。克協令辰。肇登至寶。眷言國器。通裏審諶。遂膺誕告之榮。兼邁聲華之寵。非他人之可得。蓋此義之與俱。是豈苟然者哉。定應卓爾故也。竊以荊人之璞。會出古今。秦相之書。實侈圖畫。尤爲曠世之遇。獨高傅國之稱。曾未若地貢而時乘之。天作而聖名者。昔未嘗覩。斯能有聞。審昭錫於時鋪。資靈承於顯佑。適丁元日。方丕規之增嚴。臨受端朝。擁寰區之交忭。信乃非常之盛事。久爲不朽之宏規。洪惟六藝之宗。週超一旦之選。果階幽贊。首破嘩庸。殆無官可以爲酬。姑易地稍茲序拜。叨光有素。伸慶宜先。僅能踴躍於勑章之間。不獲俯偏於賓客之後。門庭在望。誠意則通。恭惟少傅相公。以天下第一之材。參城中寡二之舉。經綸康濟。莫非行可之逢。緝熙光明。率皆自得之學。每奏則如水赴壑。凡用則猶

陶轉鈞。可謂腹心之親。何止羽翼而已。粵自薦原秩名於上帝。奠懿册於方丘。合宮奏功。路寢侈祝。盡前人之所草思。恢歷代之所隳遑。以至總戎使御之儲。發揮太上之祕。遂致天人交格。用能教化廓新。竟符河洛之祥。益隆廟社之鎮。餘才餘暨小物。必勤炳如耳目之傳。傑出詩書之載。然肅九州者禹也。堯享其成。而播百穀則棄焉。舜因以重。君臣相遇之如是。道德不謀而自同。但知歎頌於無窮。詎復形容而可究。暄融已屆。參侍尚遙。永介壽祺。愈康賢業。

覃恩謝時宰

駒犢雖從。既已還於天性。乾坤委蜕。蓋深察於人情。眷言資舂之階。敢昧依投之素。是爲再造。固非徒然。伏念某頃失防閑。自貽罪累。荏苒桑榆之迫。邊巡溝壑之歸。先世之傳。纔餘一子。孤老所託。更無兩倪。著丁門戶之僅存。展轉蒸嘗之可懼。切謂興滅繼絕者。本先王之盛事。且復祈哀請命。則幸先主之親逢。加之廟堂輔相之臣。志同伊尹。與夫帷幄親信之士。道契唐堯。莫非忠厚以疇咨。悉繫仁孝而將順。輒忘幽遠。莫効誠忱。重惟緣木以求魚。孰爲脫罝而解網。載念勢可乘而易失。深虞辰去速而難回。然支離攘臂。已自分於終捐。而象罔求珠。幾無心而偶得。比騰符報。宛類夢驚。雪涕拜恩。何啻死生而肉骨。有識更歎。亦知造物之因人。此蓋伏遇某官。遂萬物以爲心。恥一夫之弗獲。舉鼎絕臏。而不遺餘力。操刀必割。而適契斯時。於事如飲食之須。以身任風教之率。從容宥密。得衆人之所未聞。洞色淵微。皆曠古之所不到。輔成一王之法。蔚爲百世之師。倘非傑出之差。同安能相遇之至此。雲間可想。行自慰於捲門。泉下有知。豈不懷於結草。況在屏瑣。已誓靡捐。何止今生。更期他世。

賀時相除少保

伏審誕告在庭。寵優建節。既重元戎之貴。增嚴亞保之崇。矧予一人。棐祓四表。流傳所暨。懷忭實均。辱記齒牙之間。可最頂踵之慶。肯翔雖類。踊躍遽知。竊以有爲之君。必得有爲之助。非常之事。必協非常之謀。是以雷動而風行。故曰雲騰而雨降。方冠百王而絕詣。將超萬世以永圖。若非周公其人。易副成王之志。堂堂宏構。肇新帝者之居。翼翼脩章。舉出聖謨之斷。上俾乾象。俯合禮經。先皇帝神靈在天。固應眴佑。諸執事智慧乘勢。自然景從。初無億兆之離心。尤屬二三之同德。總提制度。尤仰高明。伏惟對越恩言。鼎閑華視。啟迪士夫之勸。闡揚宗社之儲。孰不奔走於下風。可謂希闊之盛際。恭以少保相公。惇大閎遠。充實輝光。自始繼承。即荷腹心之寄。迨躋祕近。愈隆旦暮之親。所與者潤色之先聞。所臨者羣流之殊軌。主上倚多聞之益。學者宗獨步之師。蓋非堯舜道德。弗陳於前。而捨文武謨烈。不啓於用。代天工而惟一。贊皇極以履中。矢言皆載籍之精微。動容異列位之標則。譬之射者。至之又能中之。況於樂焉。盡矣不可加矣。信一代之豪傑。乃六藝之津梁。適丁斯時。愛契休命。祖述憲章之大備。實已無虧。財成輔相以得宜。美茲爲久。人事至此。物理可期。體貌固殊。都俞斯在。眷言德望之集。豈特私淑之歸。庚伏正炎。鈞履增衛。傾馳向往。倍萬等夷。

荅監司

竊伏海濱。聞巽公子之名。惟舊。不顧侯爵。識韓荊州之面。爲難。異時庵節之來臨。適幸里閭之托芘。方行臺之便道。偶南畝之告工。阻陪父老之迎。倍結蓬茅之恨。繼圖申款。猥奉誤加。敢虞名姓之誤。輒與齒牙之錄。退惟忝冒。進有依承。某人表瑞特鍾。爲時間出。所過則化。每舉則優。獨高衆允。以安恪。常覺化人之患少。固當垂紳正笏。都俞軒陛之崇。執謂掌漕。即戎展轉江湖之外。定應有待。少俟奏成。將幕府之暫開。已錄車之促駕。雍容法從。紬繹廟謨。盡將未究之奇。申錫無疆之祉。側聞去旆。行就過家。有可望之程。而復此差池。懷危得之逢。而何當慰浣。情斯愈固。心弗謂遐。某例窘漂浮。適從逃避。願承賓客之後。輒拘道路之難。猶意俯存。曲垂矜亮。其爲戀慕。實異等倫。火老金柔。山悠川遠。更希保重。以大光明。

先狀

偶乘扁舟。將叩會府。雖類刻溪之訪戴。實期荊渚之見韓。參奉可涯。欣榮無喻。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六

書

荅李幾重司戶書

秋暑不審。邇來起居何似。不圖變故。伏承遽鍾艱罰。相遠。且復未獲披奉。故情文有所不逮。想蒙見察。某知先公才望久矣。得之於賢士大夫之評。每以未見爲不足。今其已矣。何憎如之。昆仲競爽。而足下陁崒一人物之上。其來亹見遏。耳熟心搖。恨未能促膝握手。以慰欣慕。專門之介。昔聞其語。而今見其人矣。敢虞反我之懷。而遽先臨閒。六月十八日。得所附書。未發。已見其人而喜甚。亟發之不暇。既發。乃綿連相屬。前之以相問之久。申之以過情之語。終之以諸可人之詩文。且復見濟於其間。而責其不腆之詞。展轉至此。不覺慄然汗下。衰晚不類。得罪廢棄。浮沉魚鳥間。不復自齒於抑揚之地。鼎焉惠顧。特相收采。茫然不知所以爲控。方少年讀書時。祇知古人所言爲可師。所踐履爲必可力行以及之。故諸可人。皆疇昔相與厚善。相勉以至於是者。一旦奔迸流落七八年間。在者無幾。燦然到眼。恍如相接於夢寐之際。而紬繹其欽挹之語。則知高明不妄取予。凜凜然信不爲外物一毫髮低昂。眞我輩人也。足下所養既爾。而乃不遠數千里。輕以人言。俯暨蹇淺。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自期則重矣。委非所據。有類倒置。雖然。來況不可以慮。故輒附諸可人。以報盛德之及。論省恕在人在我之厚薄。以遠於不愧不怍。則至完之言是也。論以己責人。

不若以己恕人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子夷傳家之言是也論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則魯直之言是也論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而折衷於董子而不可以足以賢於衆人而書焉則子開之言是也論乃所願則學孔子自期於孟子之志則定國之言是也論僅知古今實愧博洽而浪得名遂以阮嗣宗之歎爲之證則明略之言是也合諸可人之論而反之於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及其用也有時而過涉滅頂足下高材遠識固不待崎嶇所歷而當以深造而自得之矣然方且汲汲於此而幸庶幾焉者不敢不以告也適以疾悴偶在墳山程督工役遞遝元翼回使姑致其略嗣此當不輟交馳惟戮學半君子其無意否耶瞻望未間千萬抑節自重

答人求所爲詩文書

久不獲款近秋暑伏惟起居佳勝日者蒙面諭墳山諸石刻欲盡見之此自當墨以爲獻偶刻字人招致不來尚有未完慮參差不足以奉省閱故爾暗蹬因循晚矣負愧無量山中去城市遠耳目有間程督之外隨所遇輒率課僅得十餘詩二賦一銘一書欲錄出以千斤斧然素非所工加之老倦退縮略無可意處遂復猶豫又以不待有求而遽進則爲銜竊窕懷之學也君子之所深恥不圖過聽特枉書問引據該洽見徵甚勤初則茫然不知其對既謝不能謂必見察而來使接武至於三四而不已仰承厚義愧汗如洗遂不復自斬而紬繹前日之所欲獻者以報專委之辱資藉畧昔庶幾匠手繩墨之餘或遂管中之窺欵欵欵頃未與執事相接但聞在朝廷舉職事慶有所建明不知者則爲有所謂久而得其歸則嘗一時之先務不得而已者比涉傳一二輩則佳佳人所不敢言異同之論無時無之要在我無愧足矣其涉蓋足以知一鬱之珍至於屬屬於所鯖富則寡寐不忘而未有以見期者一月前有錄得泛舟賦永慕堂詩晴亭記讀之累日乃知鯖與富未易形容蟾若快意於九鼎之烹自非完養停蓄發諸家之祕而加琢削鎗礪以會於瓌奇則豈復能到既而蹁倪探蹟果知留意於此甚篤古人糟粕固已在所去竊聞平居專以歐陽永叔王介甫之文備肘後之索甚矣二人之文乃一時之宗也長江秋露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海無盡其如風雷雨雹之驟作崩騰洶湧之狀擊蕩形忽狀出沒後先蓋一時之壯氣極天地之變化則吾東坡老人未可以輕議雖時所禁要亦不得而捨淺陋所造爾慮償實則於執事所遊羿之彀中中央之中地而得之不審果以爲然否如其未也無吝見教未有參晤之涯倍深傾想

答吳子陽問翰林學士帶制誥書

春末辱惠書爾後欲作報不暇及來太平遂如在井底姑隨地苟生聊復爾耳豈復更煩久遊紀錄然亦未嘗輒率忘也忽披手示尤佩見存伏審燕居雍容動履清勝欣慰所諭今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蓋因唐故事耳昨奉行官制未曾申明姑相因而行唐自開元末更翰林供奉爲學士寵遇益重其地益親上至六曹尚書下至祕書省校書郎皆可與還入院一歲遷知制誥未知制誥不作文書但待詔備顧問參侍行幸而已其在廷班次只隨本官若侍宴則位序極高座在宰相下一品上蓋弘文館集賢院各有所隸獨翰林院無所隸學士號天子私人又曰內相今既行文書遂帶知制誥其如制誥則中書舍人職事也

中書舍人乃中書後省官則是宰相屬官豈有天子私人號內相而反兼宰相屬官職事乎既專代人主敷告以言主行制誥批荅口宣凡應和文書自不相干當時止謂知制誥遂遷中書舍人猶以學士所當制爲相妨故不去今泛謂中書舍人爲外制翰林學士爲內制則是也舍人止行誥詞押案遇有所命則因而申之於言詞以達所以命之之意而行下至於制命則用白麻篤從內降付外廷宣讀其詔書批荅口宣等或直批送三省或徑付所差使命事體不同官制行後凡此等合改正未及者甚多至赦書則曰尚書省牒刑部刑部尚書省一書耳何牒之有只當如麻制學士行畢從內降出宣讀龍付尚書省授刑部符下諸道乃爲允當足下謂不肖昔嘗任茲事故委曲見詢亦似有所見責嘗時固嘗力言之矣會急欲成書在上者云未暇及故因循至今論必也正名則不得爲小事終必有類聚而時正之者老廢甯復及此來意既厚不敢不報亦不須廣也未相見間惟加愛

謝人寄詩并問詩中格目小紙

狀讀別紙惇諭作詩之意遂以佳句見寵委非其據洗汗竟趾不腆一介蓋嘗涉獵而老無所就但時得一章一句或可人意則如窗人索塗而俄與之策日者有傳執事舊詩數篇拭目而觀首前而吟充然飽足使一襲之嘗如快意於九鼎也於是真有以寵之殆將屬屬矣欽佩何已亟欲有所形容不免謂爲過情而取近諛之訾要之是詩也作者久不到此當於正元元和以前求之而復遇有延掖使得倏具前人所作之目而責其所以爲是目井蛙之生豈足副九萬里而圖南者其如高議既及不敢不報國風雅頌分爲四詩言一國之事言天下之事形容盛德以告於神明又以政之大小而分二雅此較然已見者凡所謂古與近體格與半格及曰嘆曰行曰歌曰曲曰謠之類皆出於作者一時之所寓比方四詩而強名之耳方其意有所可浩然發於句之長短聲之高下則爲歌欲有所達而意未能見必遵而引之以致其所欲達則爲行事有所感形於嗟歎之不足則爲歎千岐萬轍非詰屈折旋則不可盡則爲曲未知其實而遽欲驟見始彷彿傳聞之得而會於必至則爲謠篇者舉其全也章者次第陳之互見而相明也近體見於唐初賦平聲爲韻而平側協其律亦曰律詩由有近體遂分往體就以賦側聲爲韻從而別之亦曰古詩格如律半格鋪敍抑揚間作儷句如老杜古柏行者此體中之見妄以爲同異恐古人自有佳處既無所傳亦不可槩知姑以其妄意者區處爲獻不惜委曲見教幸甚幸甚

代人與薛金陵小紙二

遠去侍席已復累月粹然如春之和氣儼然可畏之德威寵實然挽之不斷之誠意未嘗一日而忘於懷也此特小已所得之私耳至其深淺不可以意測形器不可以物拘胥之者則曰善人君子也驟見者則曰不撓而有常者也曾不知刑不加峻而頑猶屏息談笑自若而百廢具舉昔無夕不鷹盜也而今乃外戶不閉昔一月率三四回火也今未嘗有酵人橫路則歌笑扶攜無一語相凌拂方且雍容燕席登覽陳述與二三要人握手傾蓋周旋於氣類中而往來賓客無問細麤莫不滿足而懇懇不忍捨去是豈沽激而然乎是豈緣飾而然乎乃知小已之所得乃衆人之所得也魯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

寮有問之者則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之效乃能如是耶必曰至誠而已至誠可以參天地之化育於是益知昔人之言爲可仰也其曰惟是而行之於廟堂之上則公已效之矣但褊迫自吝者率以迹求而不知以道而觀是未足爲知公者又曰公將歸正鼎鉉遂一德以享天心而沛然下膏澤於民則今日之政僭可見於天下矣是則有造物焉其如是以有衰衣兮無使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愚與衆人同也早遊門下時不敢自許於見知而中間恩恤之勤似非咫尺可得而擬議雖仁厚造次必於是然蒙被之獲罔然不知其況也不圖晚暮獲奉均勞之便拊循有加禮意逾厚益信前日之不敢自許與夫輒謂造次必於是者皆私己皮膚之見也今夫寒暑之變有生所同而有得之深有得之淺者非天使然其所遇之地適然耳以是而推則所謂皮膚之見者亦非盛德之所期也碩大光明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如推已而納之溝中此伊尹之志而乃公之心也一介所吝不復繾綣以致其感然亦不得而已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七

雜書

莊居阻雨鄰人以紙求書因而信筆

日近詔求遺書乃太平甚盛之舉本朝書最不備臣庶之家亦多苟簡不以爲事自昔隨兼南北兩朝經籍特富其所藏之地號嘉則殿其卷至三十七萬大業之亂存者無幾武德初幾有八萬卷又平王世充得嘉則舊書八千卷自黃河水運入京師至砥柱舟覆而亡開元中置使置院專治其事然著於錄者又減武德三分之一通一時學者自爲之書僅補其闕以甲乙丙丁分經史子集爲四庫安祿山之亂尺簡不存元載當國請以千錢購一卷分遣使徧天下搜索稍稍全復遂增四庫爲十二庫一目爲四庫矣文宗尤所留意而十二庫方充滿復經廣明播遷迄於天復遷都乃蕩然無遺又更五代之亂臣庶之家救死不暇豈復以此自表見故本朝書籍逮今未振宋綬李淑二家號藏書亦不過一二萬卷而已綬家又爲火所盡其孫景年方展轉圖足未幾輒死豈其數耶抑有所待也

又

油拏紙工所用法乃澄心之緒餘也但其料或雜而吳人多參以竹筋故色下而韻微劣其如墨滑受墨耐舒卷適人意處非一種今夏末涉秋多暴雨潮水大墟田之水不能洩吾之野舍浸及外限戶內著屐

乃可行會莊夫以收成告既來復值雨寸步不能施終日臨几案忽忽無況雲破山出時時若相慰藉者邇近鄰人出此紙見邀作字既與素意相投凡數十番不覺寫徧安得能文詞者相與周旋既爲之太息而又字畫不工似是此紙厄會所招也

又

東坡每屬詞研墨幾如糊方染筆又握筆近下而行之遲然未嘗停輟渙渙如流水逶迤盈紙或思未盡有續至十餘紙不已議者或以其喜濃墨行筆遲爲同異蓋不知諦思乃在其間也楊文公與人書飲酒次人或以文爲請即以方角小紙蠅頭細字運筆如飛而與飲弈不相妨其詞又皆實以前世事對偶精密引據審確所命意燦然如掌握中而利害明白不容有所增損二公皆一時異人固未易優劣要之東坡之濃與遲出於習熟而文公之小紙細字亦非有所必也故知熟則生之生則熟之貴乎無所滯閡至其飲弈相參而各能辦則東坡不善飲弈一小杯則徑醉睡或鼾亦未嘗放筆既覺讀其所屬詞有應東而西者必曰錯也但更易數字因其西而終之初不辨其當如是也

書趙鳳事

劉知幾吳兢撰武后實錄書張易之昌宗誣魏元忠子齊私謁廬陵王事嘗邀張說爲證而說已許諾賴朱瑾力止之說得冒以爲忠後說當國讀之而內自屈嘗語兢曰劉子元敍此事太不假借兢曰子元已死不可受誣於地下此事實兢所書其槀故在說後屢祈刪削而兢終不許世皆以爲今日之韋狐也至趙鳳爲莊宗實錄乃將何挺論劉晦蹤不載晦既相遂引鳳其政事去右浸遠所謂董狐者果何人哉

書牛李事

長慶初錢徽典貢舉李宗閔以所親託之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密啓其事宗閔坐貶嫌隙自此遂結至太和中宗閔爲宰相會德裕召爲兵部侍郎宗閔協牛僧孺併力擠之并罷裴度政事而僧孺尤力朋黨至牢不可破侵尋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能解乃有牛李之號武宗立專任德裕而爲一時名相唐祚幾至中興力去朋黨卒爲白敏中令狐綯所中傷豈無心始可立事而有心則訖不能濟使德裕不以前日爲念而一心所事唐祚固未艾也

書楊綰事

楊綰少孤貧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泊如也雅不好名有所論著未嘗示人後爲相時郭子儀再造唐室勳德方盛特爲之裁損騎從以避其高名清節名者實之賓也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豈在汲汲自衒鬻以沽之耶內不足者急於人知距不諒哉是等人也尚何足云聊以知有其實而名自至有之已非是況無而自爲有者乎

書劉元平事

唐崔玄元軌太宗子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元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所知乃見其長君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人不見其長則爲全人矣蓋其資既美則動容周旋莫不如是

譬之嘉木。本立則枝條根節。大小短長。皆中規矩繩墨。見者一一知其爲可用也。又何擇焉。

書柳材筆

元祐中。錢塘倪本敦復。通守當塗。一日抵書相問勞。繕以十筆。其簽云。河東柳材。予時方學書。得筆試之。頗相人。是後訪柳不可得。而念亦不少輟。異時予得罪流是邦。既到首幸自償所念。而材乃歷陽人。死已久矣。爲之悵然。久之。過少廣書室。得柳東所藝苑轉抑揚二十年之負。悅然見慰問之。蓋材族人。於是知典刑淵源。不無所自來也。但予老矣。字畫日退。良有愧於疇昔。臨紙一長歎。

又試筆

手和筆調。作字乃佳。迫促取能。未見其可。前人任爲一事。蓋嘗終身踐蹈。悲歡窮通。未始不在也。退之序高閒。謂懷之於丸。秋之於弈。詎不諒哉。雖曰一技。要須如是方盡。僕知而不能行。故白首如逆風鴉船。進寸退尺。不圖誤有見索。每臨紙必爲見奪。況手未和。筆未調。又迫促勉強耶。似是此紙逢厄會。定將覆醬瓿矣。可勝咸嘆。

書陳格石刻

予少時客廬山。見諸刻石。字皆有精神。退而求其眞蹟。率不迨也。乃知模勒之妙。有以假借致然。是後每作字。必歎息不得其人。相與表發。比過金陵。所見如廬山時。至其畫筆。則又過之。迨詰其所自。蓋南康人。陳姓。名格。從事於此十二世矣。予固知他人必不能至。是又以信予平日一見爲不可易也。凡技之善如庖丁解牛。輪人斲輪。直以神遇而不以力會。然後爲得。況十二世傳習之久耶。彼徼幸於一旦之遇者。雖資籍展轉。豈得不自愧哉。

戲楊元發

楚令尹子西將死。家老請立子玉爲之後。子玉直視則則。於是遂定。昭奚恤過宋。有饋彘肩者。昭奚恤阿阿以謝。爾後阿阿則則。更爲歎息聲。嘗究其所自。乃得於此。元發偶有所系念。蒼黃失據。屢詰之。輒阿阿則則。予固知元發非二人者。不知其聲從何而至。請知者注出。

偶書

俊傑廉悍。雅健雄深。蓋嘗見其人矣。既獨立於千仞之上。則下視萬物。知在掌握間。足一跌。遂致於訖。死不復振。故曰。知所愛則知所養也。不有其養。則無異自臥於地。以望百尺樓上。其免於物役固難矣。所謂俊傑廉悍雅健雄深者。尙何足云。纔一聞耳。而相反如是。所以擇術不可不謹也。

贈人

丙戌正月九日。過彥國。明窗稍理。薰火取煖。焚香烹茶。愔然相向。欲歸而德威遽至。復坐笑語。徐視几上散帙。得老杜詩。五代史。廬陵歐公集。宋文選。不覺駭愕。輒謂彥國曰。子之膽過身矣。已而抵掌相顧曰。膽未足大。始我學屠龍爲有罪。姑溪老人。

書劉九思建茶硯屏

番陽鍊翁。少有出塵意。中間輒崢嶸戎馬間。以功名互表裏。晚乃致位通顯。然無妻妾。所與俱者。纔一族子似已。不自得於半塗之失矣。故每於世外人。必從容展盡。若相氣類者。上饒劉思道。以術名於世。嘗得其建茶硯屏云。昔嘗相遇於京師。臨分以之爲別。其義不可忘也。遂命工成就之。予方有所適。思道冒大汗。特見訪於歷陽。出以相示。因以記其所自來。亦以尋吾翁之舊也。崇寧五年九月十二日。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八

手簡

與蘇黃門子由

久不獲修記師門。雖在窮途。然竊借餘光。不忘自振。惟是耳忘目枯。求一毫髮洗濯增新。無復可得。以故系詠寥不忘鑒寐。秋深江上猶有暑氣。不審燕居却掃尊體動止何似。恭惟神聽冥符。日有勝趣。萬事既不復經意。則御風忌氣。遂與造物者游矣。不腆一介。尙冀投老餘息。猶及款侍。不勝係吝之私。更祈加愛。

與侍郎深之

瞻望門牆。僅隔一水。然聲問不乏。而歲時殷勤。所當展盡于師仰者。不應疎簡如是。臨分雖不敢輒齟齬。其馳情縈結。不得爲無恨也。春候已深。日來尊體動止何似。老境流落。不圖遽遽此酷。永日如夢寐中。夜間則申旦不得交力。量不充。固深自愧。維是四十年艱苦相依。平時家事所給。已不易堪。而有一念難。則委曲經營。不遺餘力。情則夫婦。義則朋友。既使之到此地。終不得同歸。念念祇欲下見蒙眷深厚。未能執手號訴。臨紙哽塞不次。

與蔡侍郎寬夫

不奉教晬。已復累月。懷詠重襟。朝夕以之。早夏清潤。恭惟尊體萬福。於是遷徙。已得所說。亟圖躬問動止。屬乍到。不無應接之冗。用輒踰躓。尙幸少休。獲踐鄙志。瞻望門第。可量依仰。

又

衰晚無堪。實門下舊物。永懷先公惇養之素。與夫高誼延挹之勤。每以身生朝露。不能少見毫髮爲念。異時東坡老人則曰。拱把必可以至千丈。步驟方習。定能萬里者。於左右常一二數。流落遐遠。地勢日光明。一見豈復可得。不圖倦緒。遽投挽引。雖未畏從容景慕所期。然欣幸之深。未易展敘也。臨筆耿耿。

又

比到采石。遽聞已過城中。輒投先書。具道欣懌。持書人回。方審所得之妄。已而又傳。遂同何明道徑過金陵矣。悵然不知其況。久之。乃承尚留湖陰。頗得求田之適。卽欲修謝。不謂汨沒竟爾淹晚。初以此地或可少延竊祿之頃。褊陋易得以乘加之。宿咏猶遠。巢可一日苟安邪。雖墳墓所寄。亦將營葺就緒。再由舊轍。萬一舍館定。庶獲委隨杖履之後也。他俟躬致。

又

不腆之役。已滿任。前期輒再請。猶未報。可遲暮竊祿。靦顏何控。然鴛緣覬幸。粗寬待哺者之責爾。召用未聞。尚冀周旋勝踐之餘。連蹇不類。定應果慰此志否。向風增咨。

與吳朝奏

前日郊外拜別後。有傳舟人未解者。比再出城。已不及見。相仍幼稺多病。未卜行李所之。早失修記。可勝愧仰。計程當已定館乍脫塵垢利害之役。而有溪山鄰里之歡。想劇慰懷。不爲加損。固非待晚生縷縷之獻。憑者竟不免西行。冒暑就陸。其味可知。俟至關中時。得通問次。

與叔倫提舉朝奉

久不親承義問。欲致一書。或復不果。所以系詠之深。固不如是也。比承終制還朝。稍幸班者獲奉餘晤。進聞舍館所寓。時得通記。不謂前日方遂邂逅斯須。仰奉教益。開浣亦多矣。已而得家門伯母下世哀苦累日。不勝見在。式假早來。出就諸兄。議成服。歸得塹刺。乃辱臨屈。謹諭重意。且失迎展。感激復深愧恨。向晚尊履何似。無緣造謁。尚覬促膝。庸致久別之懷。臨紙不任眷眷。

與宋榮州

伏審顯膺寵數。榮進崇資。叨願有來。聞報增忭。伏恨阻遠。不逮陪下客以相先。竊借光明。但能知盛事之難侔。謹具狀賀。

又

久不獲嗣音門下。每於思道書中。得聞動靜。疎遠且復廢棄之餘。色色生理。幾何其能自控也。不審一顧之舊。尚且記錄也否。初暄。恭惟日來台候萬福。新恩之寵。非才望有以稱之。豈能至是。無緣從賀客之後。而又得之已晚。比復當前。而反茲蹭蹬。悵悵倍深愧負。想像一時歆豔。可量引詠。

又

喬松巨柏。非高峯絕壁。未易爲託。以所託之如是。宜其千雲霄直上而未已也。又況日聞所未聞。日見所

未見。其資藉宜何如哉。非肺腑惟義慰有自來。豈能至此。更期際遇。終契起特。欽跂欽跂。

又

晉卿家必常往還。兄弟想皆顯達矣。聞有尙主者。得非宅相乎。別當修慶。次因會聚爲寄聲。平時班班。一見之而未嘗接語。料亦不復記省。但寶坊一培土。未易忘懷也。臨紙唾愴。

與俞叔通教授

暑中不審旅舍何似。瞻企盛義。無從請叩。區區可知。高文聳動榮觀。然未敢廣傳。朝入匭。幕遍天下矣。何時再幸占。隸病恭修布疎略。

又

寒色伏維尊候清勝。眷聚無恙。至節日阻陪罇下。爲壽可量。傾禱不肖職事粗爾。乍到冗項。病茶不佳。每愧海言。馳情不已。早晚西來。奉有道君子。引企旦旦。不知其勞耳。盛寒珍重。時貺玉音。

又

前日連獲手教。幷盛文二篇。曛黑索燭未及。恍如在日園中矣。既而研味高致。非特如僕命騷人。不知三代以來。作者尙可分路揚鑣已否。神遊不遠。竦然數日。脾氣作。憒憒如醉人。無緣款曲承誨。以悉別後。牢結可知。舟從定在何日啓行。毒熱銓伏不易處。吾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每於左右眷眷。尙覬新春東去。再尋杖屨之適。自餘不惜音驛交馳。惟君子勉強于我也。千萬垂亮。

又

近附遞修記。嘗浼左右。兩日連捧賜教。爛然禮意。兼幅不能盡。略其愚陋。尋繹所況。浩乎若決天漢之瀦。而注之廣漠之野。難堪眷遇。重爲愧戴。伏維待敵里中。德況佳裕。眷聚嘗勝。昔龐士元爲南州士人之冠。以世論之。則兵戈之際。與夫一道德。同風俗。蓋今日之盛也。吾不知賢士大夫。能相先高明。以掠士元之美否。區區願親之誠。非尺書可道。指日以俟言款。

又

伏蒙不鄙孤陋。過示盛文。大編衍溢眩然。雖前日蹈海未能者。此文章久不到此。惜乎先帝不與見也。然神遊不遠。固當有享輒已傳錄。願少寬假數日。偶誦一二。對於同舍中徵索者。紛紛日不自給。瓌傑偉麗。一至於此。尤劇賞慕。

與何給事

違去門下。遽涉改歲。詠德懷眷。尤甚平昔。氣候未定。不審台候起居何似。衰晚一介。雖託敵箒之末。而從容敦篤。尙懷素志。其如傾倒絕世之蘊。欽慕出處之正。蓋尙爲左右頌之矣。庶幾鉾車未命。猶及旦暮之款。

又

早以山陽舊墳。稍低下。不免雨甚水不能洩。河漲淩注。念欲遷者久之。於是得卜。適介盛德。臨附一方。與

夫當塗令公部屬之便。固知仁人周恤。必以是爲急難而赴之。必克然常情所期。近在咫尺。隨事應見而已。不圖光明俯暨。委曲是同。而令公不遺餘力。恐已事未必能爾。纖悉舉舉。上下翕然。景隨存歿仰佩。未知所以爲報。雖已躬致。其勤如是。此念何時可忘。系詠之深。責具申展。

又

急足迴。倉猝具書。當獲塵浼。稍不果。嗣音推重在先。引詠舊眷。不忘傾屬。早春不審起居何似。久爲人物所先。加之有勞。簡在淵密。豈外訂可以遲回者。流落倦途。尚期擊節迅除。少慰向慕爾。邇風耿耿。

又

罪廢沉溺。無復舉頭之望。邂逅舊遊。仍值提按之始。恍如斷夢。感愧可知。歸來幸畢葬事。然望德門。自是愈遠矣。與言所暨。倍深依邑。胡族淪落。聞振拂不惜力。是亦仁厚所期。要之于時。猶不可及也。的便十卒爾馳附。瞻望弭節。仰冀善衛。

又

前日獲侍樽俎。新築落成。瑞應表發。仰佩不遺。輿觀成美。感激不在言也。低回里巷。雖側聞盛事。而衰遲不振。愧無以形容。蕪陋之語。以致一時之遇。過蒙延挹。置其不逮。而曲與之進。敢不矜勉。以奉勤眷。持斧殷門。固已非據。而老筆在前。姑投一笑之地。而遂覆醬瓿。乃出望外矣。適在汶山。不果躬致餞懇。仰冀深炤。

又

分惠柔毛。何以克當。但恐餉德之餘。藏神見夢。羊蹴疏耳。某物若干。覆實回奩。非敢爲報也。餘遲旦夕面謝。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九

手簡

與何給事

某爲公家客久矣。雍容談笑。雖粗領風味。獨未得於利害之途。盤旋多事之際。心固疑之。而誠或未盡傾向也。於是炳然。乃知所疑爲自尖。蓋德度之接。無不至於至誠。而加惠衰憊。迺出常矩。古人謂感愧則有之。知已則未也。不虞一旦。策獲蒙被。而其自失者。愈知爲可愧矣。霜候盛寒。恭惟台候起居萬福。方遠參近。更期以時保練。即慶遷擢。

又

此來不謂已晚。汲汲所役。僅能襄事。故早時所願得於參承之日。三分不及其一。末路何堪。廢於此念。或不見負。今亦爾耳。則其他可知。不審高明亦知梗槩否。浮雲去來。星日固在。殊命之慶。定在新正。不妨激昂懽緒。自攸未去之日。爲邦人不可及之思也。獨不果竟投勝韻。執筆惓惓。

又

稍不獲瞻近。懷詠高明。尤甚平日。冬候浸寒。恭惟起居佳勝。衰晚待盡而已。既遂參承之願。則其諸一付度外。尚幸再約趨風。以竟款叩爾。屬心門。戀筆下何可見也。

與楚守賈朝奉

託姻畴昔。常謂淪落異地。無復參承之幸。遲暮何堪。遽在末軌。欣佩固已不貲。歲晚相求。可量欽系。江上苦寒。履況當復何似。借地爲客。咫尺即在要顯。尚稽展唔。倍劇傾馳。

又

日者馳控。特未卜見錄。已否。審來惇敍流渥。豈勝愧戢。里中人情易擾。風物飲食。粗如人意。伏計坐嘯之餘。居有多樂。老境何日獲從井上出遇。庶幾政績超騰。徑躋華近。而缺甚之聞。擊節爲應也。

與金馬部中玉

願寂固久。冗路低回。無階自達。而復不當行李之便。留連鄙念。蓋不待說而後知也。於是遂有參承之幸。則疇昔湮鬱。殆將一洗無餘矣。求之異時。端若有數。霜候早寒。衆哉間闕。原缺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見上應恨相見之晚。斯民悵慕。非一朝夕。不妨就陞顯職。暫爲一方之福。雍容少日。徑席華近。以協僉言也。區區尤刻欣跂。

又

自承命下。累次屬邸吏候大旆所舍。皆報以未得其詳。繼聞已赴汝陰。即紛走介修慶。就閼起居。尋獲邸申。方知遂席新渥。猶未諭取道之方。今日覩公移。乃知由亳宿以赴國門。竊計朝晚入覲。徐卜所向。區區上記淹遲。庶在矜恻。

又

陳右古郡。風物飲食。皆可人意。雖曰道御賓客。多自城外往來。可想及者有數。因左右即可之地。而假藩之勝。似亦少能過之者。筆吏已遣接人。幷什物供帳等。一一如旨誨。謹已嚴備爲待矣。州宅深靚。老木頗相錯。北顧大河。天下之絕觀也。不妨暫快登覽之適。遂遠寵要。在人實爲兼盡。他有所戒。敬服來命。

又

日者得漕檄至長安。既到。而諸公皆並邊矣。遽承此委。欲訴以免。不可得。且不謂住此許久。方其往。尚有殘暑。凡禦冬之具。皆不隨。此已盛寒。營葺不及。甚以爲懷。大旆之來。非獨邦人登跂而慰者。參承爲至幸。遂獲早歸。自是私分上一不易得之事。伏望稍促行軒。不勝朝夕引詠。

又

此距京西才數十里。界候最爲淺促。凡事鄰邑不相關。如大旆果欲少慰斯民之望。敢期出郡之日。豫戒邸吏。或隨行人急走一報州郡。迎候自有常數。不宜使之失備。且不足也。皇恐。

又

門中貴眷。伏惟萬福。今必同行矣。東玉金玉。想不輟通問。二舍各計安勝。近皆相會已否。容另附承動靜。

又

近專遣人至京師上記。竊計塵涴。瞻望來旆。我勞如何。適得報。審將叩境上。方此盛寒。尊履佳勝。諸懷非

侍坐不展。遡風眷眷。

又

承大旆已過國門。日與斯民跂望玉趾。淹回敬問。蓋不豫知遠近。皇恐不能堪。亦望有以見亮。苦寒。伏惟步履之餘。尊候萬福。諸所欲言。略具前記。要非促膝不展。前騙在吾眉睫間矣。欣慰渠可名哉。

又

方欲修問。專介遽被翰墨。存拊愈厚。感佩無已。牙兵衛從。州郡常禮。但愧遣行差緩爾。或尚缺用。當以見告。應命。更佇委報。

又

逢去門下。忽行投之拘。不時上記。亦意有以察其過。而懷詠眷存。常在依邑。臘寒比日。不審尊候起居何似。高明豈今日持節。明日擁旄者。從容上前。極口論天下事。使在廷聳然。有疑得質。遂皆信悉。以席華近。以慰一時傾想。而久未我契者。顧豈遠哉。修慶紬繹。執筆敬各。

又

鄙拙早不如人。簡竭異時。詎敢覬幸於知遇。然往來伯仲間亦久矣。其如邂逅綵衣之餘。猶記彷彿。而契義自求。又將輾轉蒙冒。迄未可得。悵然此懷。每懼終失。孰謂一見欣然。遂叨賚藉。延揖之盛。以所獲於動容周旋。而遺靈假寵之如此。茲豈平平可見其盛遇邪。至於樽俎豐隆。祖帳華茂。傾一意於俯格。而至卷無居人。則剪焉亦類。其將何以爲對。歲晚致效。幸或有得。向風耿耿。

又

迂拙背馳。自干吏議。到蒲閒罷職。尋欲泊家。一面赴闕。於法須候交代。不免迤邐西來。所至親舊留連。又繼得漕檄。俾往長安。凡四十日方到。故復淹滯送還人。不免有妨差使。恐懷無已。不審雅眷。能復矜照否。然路中雖苦寒。顧恤亦備盡。走失才數人耳。代者在蜀中。杳不聞耗。勢當春而或得就道。此中與比近有幹委事。敢幸不外至祝至禱。

又

陝原僚友多佳士。水鏡固不能逃。其如春首有將替及垂成者。不得不仰閽門下。敢望留念。吳節推眞實有守。敏而能文。以其直實。故世少知者。可理薑君。介廉強果。事多賴之。二人乃將替者。其他尚可有待於異日。僭易展轉。皇恐皇恐。

又

逢去歷載。遽復踰時。歸計既爾蹭蹬。又軍事擁來。意況實極惡。有愧於牽窘。審問不繼。果信其如是哉。春候寖暄。伏惟靜鎮之餘。尊候動止萬福。陳力四方。使節少休。便當闔步華近。尚爾低回。是豈在我有不及邪。天人未始相遠。即慶褒異。別對殊渥。

又

顧親固有日既幸資藉乃不得爲從容計退詘歎然每自日下來者皆能道經由瞻見比日起居之詳輒用爲慰區區代者不到四月中定獲參展未間更祈善衛

又

蒙約意亦忽忽每圖明窗軟火清坐相向閒作無我語以披氛翳之楷定將早晚可遂也陝服號當路然事絕簡應接亦稀少向上工夫能不退轉否

又

昨日侍坐不甚款晚熱猶可畏勞攘稍久然所得於盛義亦多矣清晨恭惟尊履佳勝時序忽忽曝衣乞巧遽見節物豈老境歲月易得然邪可喜亦可歎也早晚再圖展近

與蔣季文知錄

比承當路或不相容不敢仰叩所自此者遂知朝論取直公理終不能屈果有是證君子不苟避就又復時訐在已邪然則超然遠舉似亦無足猶豫要之待其至而後動無自皎皎或取愧於從容也仰投氣類輒爾借潢嘗塗風物自可領略果不屑其陋則旦暮周旋私幸一何多邪襄陽固不惡蓋劑間餘論故利害因得自警不勝鼷跂小兒官期未決亦欲月終遣行雖託庇不久要亦資藉契好尤重攀緣之澤也偶作十餘書不暇謹悉別圖申敘次

與彭丞

久不獲申致門下爲力有限而所應不一忽忽易成往苒馳情眷舊未易咫尺可論也逼歲到家首辱流問所以不相忘之義尤見惇篤時序推遷恭審廬次支勝瞻望一水未果躬敘其殷懇之深尚冀併得展盡向風罔然

與孫知縣希賢

既不入城無緣瞻謁來者頗能道見恤之語感愧無喻秋爽伏惟勤履清勝旦夕遂歸系望軒屏倍深依向被召北行庶幾迎謁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

手簡

上宰執

罪廢苟生屏息窮遠瞻望門仞如在雲外固不當輒修記室之問然恩出一旦義均存歿是豈平平所得而擬議者雖分同腐草其如餘息未殄則其情可容自已邪庶幾憐憫特賜省錄是身幾可顧不足以論報效期于結草則猶未離乎類也竊謂隨所愛生此念常在一語儻誣天實臨之引詠恩施形留神往

又

非意之酷莫此爲甚儻非姓名獨在記錄則安能遽有茲幸恩旨既臨舉家慟絕以所遇之如是則其感激銘鏤不待形容而後可諒雨露不私於草木而草木蒙被自有淺深自非力回造化未易有此服天地之仁佩鈞陶之錫雖多言不過於此其惓惓所系惟自信其無有窮盡也

又

壬午歲間被召自穎昌亟來獲見於國門外舟中蒙問勞甚渥矜惻相仍未幾自以罪去流落江上十五六年方其來時一妻一女子與其婦一孫幷身而六相繼哭之念一身獨在晚才有此兒實相與爲命而交造者知其如是遂用以快意果得其實固非所辭而乃繫風捕影巧爲訟端一墮橫逆又復五年不惟

父子生離而時以官。年六十有八。豫計當敍之年。則已七十。遂當致仕。祿食不繼。固非所恤。遂將自此以至屬纊。終不能脫於罪籍矣。欽承至恩大德。天地有盡而此則無盡。使瞑目得爲全人。捨恩地尙何望哉。向風不覺酸鼻。

又

暑熱遊熾。恭惟雍容陟降。鈞履萬福。某衰晚一介。於世不異疣贅。流落既久。不自知其生理可乘。而日期朝露之命先。每念獲齒門牆。雖未得從衆人之後。承顏接詞。周旋盛德之遇。然所得所蒙。固已如萬鈞之重。常在負荷而若不能勝。端所謂子在回何敢死。尙以是偃俛而苟在也。際馳往再。忽忽踰年。霄壤良絕。其交則氣與識爾。蓋無時不在光明中。亦間容僭易。輒通記室之問。其如破甑弊箒。不以廢毀而居。有眷眷不忍終棄之意。佩戴之深。尤覺未即仰承旦暮爲可憾。於是義益高矣。情益厚矣。瞻望恩席。翼翼不暫捨於眉睫間。咫尺將自慰其繾綣。且覬束胸以見。從而敍謝。則方且圖之。遡風倍劇。向往。

又

比者。伏蒙上恩。時還愚息。遂永祭祀之繼。祗奉俛伏。揮涕不知其已。闔門悲感。冥若再生。九原不昧。銜仰可知。傳聞里巷。一口嗟惻。流布所及。莫不聳動。具承天地之德。不間幽側。至深至厚。而螻蟻微生。草芥賤類。曠爾叨蒙。果有是事。邪夢寐間也。睿言此義。倘非極端展盡。詎能至於是哉。訪古則或有之。於時實未之見。瞻詠門下。恨無羽翰可借。而縮地之無術。凡屬枯株。但蔑根葉。頓有敷榮之向。亟將自效於躬。致一言之薦。而未得。輒臨紙哽噎。筆不得下者久之。

又

自罪非橫五年於茲。雖愚昧或致分同腐草。而家世之傳。無斯須少忘。困伏井底。惟飮恨忍死。期於尺素之得伸。而有再瞻天日之幸。然而捨門下。其將何地可控耶。早日得報。備載生成之意。出於時達。故缺覽間。睨睨不知自已。夜以繼日。尤如在沸鼎中。前月又得報。知德意已輒。而天日遂將矣。目窮心匱。閱月而方得之。於未得間。其情可知。既得之。則其情又可知也。姑急馳此介。略布其端。餘俟迺遞申展。次。

又

人與已雖父子之戚矣。有時而不能同。地與勢若風雲之會矣。有時而不可合。何則。人各有所見。而事亦有所礙。父子可同也。乃或號泣而隨之。風雲必合也。亦有去來而相背。況君臣朋友之際哉。以是爲不易。必又以甚賤至微。未嘗接眉目。通語言。遽蒙忘其不同。與相背而一語之發。如石投水。遂使挾山超海。不爲之難。而枯木寒灰。果至於再作。理固莫窮。而世亦莫之遇也。今日之事。是已蒙被已還。惟自嗟駭。不報之恩。百身何贖。然上雖不期報。下其得而已耶。百身有盡。而志則無盡。神理其遠哉。

又

竊伏草莽十五年矣。殆若根蒂連結。毫髮不容相遠。自冒齒錄。卽有請見親依之誠。初不謂蹭蹬至今。已而不牖之所懇惻。或與之展轉。賚藉上投拯援。既荷憫恤三二年。茲遂欲申其素志。心往形留。以日爲歲。

倘爾差池。竟至不離尺寸。而坐受天賜。雖高明照徹。其形迹之間。可得不愧不怍。已否止候措置。目前猥瑣。坐圓操箠平陽之門矣。仰冀重德厚恩。終始矜察。

又

久欲一望見門牆。而淪廢孤外。猶未得爲全人。故蹭蹬未果自達。老日益迫。一旦奄先朝露。則齎恨九原。而自絕於一代人物也。既付與遭遇之如是。而不異之以早。其造物者果有意邪。抑無意邪。雖誦其詩讀其書。不失於心期。亦非得已而然爾。幸同聖日。可使有憾於異時乎。溯詠之深。罔然如失。

又

竊伏榛莽。瞻望門牆。如隔霄壤。然聖日光明。同在一照臨。而系懷覆盆之下。私淑爲深。倘稽參展。代冀上體眷注。倍深崇重。

又

恭審蔽自上心。圖用傳器。遂膺制拜。迎愛旌旆。中外慺忭。一口翕如。是乃儲養有素。理自應爾。無階進陪賀客之後。延詠高牙。倍馳丹悃。

又

禮成樂作。德化日新。輔敭聲名。輻湊遠近。權衡所倚。則端蔓菁腴。各得其適。眞所謂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舍次之辨。捨五行何分。斯人望而畏者。實仰帥德。何日親被提振。向風罔然。

又

近者。輒以專介。上浼記室。叢爾蠭蟻之誠。涼獲塵控。春陽不期於私。而蒙被之歸。實均纖草。疎外鄙朴。不知恭事之容。但獻芹炙背。知其愛而不知其有犯。更在矜恤。有以亮之。

又

司勳張大亨。舊學曾子固。爲文章整潔有程度。而不妄形容。蓋一時之秀也。頗聞收采學者之幸。

又

職有所介。冒塵記室。特以未遂參承。心如欲墜。雖可謂激切。然勢莫之應。恩地常有眉睫間。定將何日獲瞻望。忽忽初暑。日來緝熙羽翼。益被親信。天人所符。台候動止萬福。造物旣有以鍾之。其必有以成之。一代光明。何啻六五帝而四三王也。所以周旋至是者。復何人哉。草隨風靡。不自知一介疎外之有間。執筆耿耿。

又

伏承討論之暇。儲思前日翰墨遊戲之蹟。流傳所先。想已充牣緘襲。而近時所期。如眉陽老人。龍眠宗子。固非俗格。而似亦不易得者。輒意列鼎之飪。不能無澗沼之毛。山林之茁。投間而進。舊有老人戲墨六扇一硯屏。所寄所錄詩兩軸。龍眠所畫松上道人一軸。御馬粉本一軸。乃盡所有。而得於散失之餘者。舉以投貺。鑒蓋平日與二人稍款玩於朝夕。不知爲可貴。隨得隨失。不能保。回視旣往。遂覺不能多取而謹藏。

之深可憾者別有家傳吳生畫天王一軸此則開卷便可知上乘恩遇殆以先祖得之迄今百有餘年而爲茲日爾僧易塵控諒矜賜察

又

竊謂既爲門下士則於門下種種不應有間方先公啓手足以至奉宅宓皆不得自効於衆人之後哀挽挽所相又後時銜恨抱慙無以爲控乃僧易狂斐有託於記室不虞委脊逾厚過形謙謝伏讀愧畏莫知所容又復一時迫於修附不果親寫雖情文未至錮錯而私懷不能無所負謹繕寫上呈伏冀恩私特垂矜亮

又

每承眞翰未嘗不反復吟諷幾至成誦紙敝墨渝欲捨不得語高而意盡藻績見於隨得信絕世之文雄也平日頗有味於此自獲委脊頓諭半日之習何止効顰愈陋端如欲逭影而走於日中其超然自有到處何可得耶以是彌恨親依之晚而款席之尚遠也

又

比者專人回跪奉親翰欽承隆厚揆非其據雖包荒固不遐遺而佩服之重既榮且感輒欲効儻句申展又慮接武記室五技易窮其繾綣一介之誠則其勤不過如是瞻望恩地但劇歸向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手簡

上時宰

初暑伏惟鈞履萬福比者無前之寶鼎然傑出顯卓之才因事尤振丕告列辟輝映相盛雖參以他務而幷舉之然超軼絕塵則在是也加之制語有法事詞爲稱辱在題品遂因諱味已復成誦於所能誦則如見其人惟是不得從容宴之後倍深依向不宣

又

某自徹幛迹濱二十年固能時見一斑於管窺文豹然親承謦策如前人雖萬戶侯有所不願者定能終有茲幸已否門庭愈不可及諸有志者投閒互進所長而規矩繩墨各得於一夔一笑因其所有亦或選掄之及拱把便知其材可指日遂至於合抱也萬牛回首一柱特表自揆則非其儕類如得一竊歎於衆人之後足矣臨筆增咨

又

某長悴日復拙於養生而又傍無飲助故家食之日少而農務之力多是亦造物者所以付之要之竊慕末軫其日寓手應固當因時以勉者氣已不振而牽制復乘之眞見負於幸得之際而有憾於無窮之瞑

矣尚資竿牘之賜時輒輿起願親之勤尤覺既高益遠矣

又慰疏

某疏言日月流逝伏審先政太傅已經除祥恭惟榮號踊踊五內分崩靡潰煩寃何所遽及孝思奈何罔極奈何某伏恨在遠不獲詣鈞屏祗候申慰瞻望權哽可勝欽系謹具疏不次

又

不審近日鈞履何似伏蕫上體眷注無或追遠之過與時御宜益茂久大

又

比者以所賜二經幷甯先賜鍾銘見寄者欽承至性知無以爲泉下之報而上憑佛力以嚴因地可勝畏仰先公履踐之素不待資崇固應超特其如純孝之篤深體增上有教而恨無以自竭也謹當什襲時出而讀誦之少助勤至亦自效其涓埃也鍾銘輒忘其鄙而貪緣於諸作者之次僭易呈覽

又

祥除之及以僻遠豫不得其日故修敍獨後然禮意不得而略庶幾恩照有以加亮不遑致恭焚席仰承變服但引詠巨愴遙深哽塞

與祝提舉無黨

昨日庶幾展晤不圖錮錯良眷眷也早來伏惟起居佳勝專介祓問所以慰稽甚款感愧無諭行李稍遽不獲瞻望倍深約結介還方食具記草率皇恐皇恐

又

早來辱訪別少親妙晤尤慰披寫日高尚寒恭惟起居佳勝於是大施經行首賜臨問遂獲周旋燕俎所以存拊款盡鄙陋何以爲據非氣類曲敦疇克如此感服銘佩倍深繾綣適到津亭已失浮驂度其勢不得申敬行色系戀之迫庶幾見亮

又

某流落屏處不復通好游舊雖欽詠不少忘然門地日益遠矣比辱暫屈使指但竊爲一方致慶而不敢輒投縗綣於是弭節尚意猶在省錄跧躋願致之勤滋恨無地不圖加惠鼎臨遽先翰墨敦諭款悉如接盛遇秋冷感激而已他俟續貢不次

又

拜別忽忽踰時系詠雅睠但深約結累日方治行主於一見門下而北稍傳按部將復經由以故少留仰俟瞻叩遽先翰墨委諭詳盡尤佩不忘之意伏審作冷起居佳勝百膳須款席可究不勝拳拳謹具參問

又

日者大施經由承走行府竊承會食州中已而聞改轅北去竟不獲一奉教督欲焉鄙懷跂詠不少間庚伏迺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瞻望棨戟有必可見之地未有其涯伺風可勝約結

準擬還自信州便道獲款蓋論不謂行李甚遽但劇引詠相繼便圖上記五月中感寒疾已在必死之際偶爾就安然汗雨復作淹回幾五十日矣今又悤悤氣僅相屬書問不時端係於此知必有以見諒久閒府事嬰拂雖一方蒙被德澤其如方暑小勞應接不無自累也達吾之所自信者以聽之固知無入而不自得也日期便道參近倍深贅向

又

某到太平四周年第一年喪子婦第二年病悴涉春徂夏劣然脫死第三年亡妻子女相繼見捨第四年初則癰疽破體已而寒疾爲苦於其中間人情不相當靡所不有自忝冒敍復便欲逋邊北歸日復一日今幸苟生勢不容更住矣輒不自外門下之舊濱二十年雅辱知憐且非旦暮於是如在井中去死地間不容髮引睫尺素何啻再造故忘其僭易上干使車暫借一寬舟只至山陽度往還無四十日自不妨別差使萬一不在所絕敢冀此月下旬或二十間得之幸甚先望貶付照牒仍得一寬潔差新者一家幷亡妻櫬柩同載不得不慮皇悚皇悚

又

某賤累三房二十餘口又有靈柩先因唐欽叟處一舟般載不盡又唐舟年深疎漏止可載幅重幸小子除服合得一舟不得已上冒其請筆下不能見但月卽舉家如爐炭上果蒙曲應殆非平日可比伏惟恩仁俯契眞切悚息悚息

又

某五月初寫下前啓相次得疾故修潤淹緩自取留滯之累前啓更不易庶幾見念知其意非今日也皇恐皇恐

與米元章

八月八日某某頓首再拜逮水使君元章公閣下伏自拜違行四年矣書問不繼相遠之勢然也到京見交遊尙未遍其見者道公動止與夫政事之在人口者十居八九則知吾元章公有進而眞不愧吾欽挹之素也如何如何秋高氣清邇日不審尊體何似行有召命未聞千萬加愛謹奉狀咨聞

又

某上啓元章逮水使君節下近委推貨遽當已塵澆京師自六月至九月雨連晝夜不絕氣候已如冬月交遊尙未遍其見者道公動止與夫政事之在人口者十居八九則知吾元章公有進而眞不愧吾欽挹之素也如何如何秋高氣清邇日不審尊體何似行有召命未聞千萬加愛謹奉狀咨聞

八月八日某某頓首再拜逮水使君元章公閣下伏自拜違行四年矣書問不繼相遠之勢然也到京見交遊尙未遍其見者道公動止與夫政事之在人口者十居八九則知吾元章公有進而眞不愧吾欽挹之素也如何如何秋高氣清邇日不審尊體何似行有召命未聞千萬加愛謹奉狀咨聞

又

某啓末路間關獨得於公爲多不謂一別便不蒙寸紙則平日眷眷殆將委如草莽耶抑將有待於我而然也近見子魯曾公書道公學術高明政事亹亹挽之不斷企仰何及逮濘古郡距我松楸纔一水風化

漸漬我亦公桑梓之民也未能輦父老申敬慶下可勝耿耿或未見忘時賜書教

又

改月伏惟起居佳勝祭享傷感殆不容遣免以故先承降問衆辱元暉下顧敦敍稠重尤劇佩荷兼命晚集敬當祗赴只是食素不必具肉幸甚輒欲更求十數幅字如此紙可用否必欲得何色目乃入用先告示及當攜往也

與小米元暉

納紙爲請別自一段因緣恐兩彩一賽輒煩過庭爲了之仍早得之甚幸流落人間乃是超世之物不易得者今日之遇也挂念挂念

與彭學士

某啓久別教席仰詠不能已暑伏舟行良苦尊候起居何似區區欽佩緒餘常有顧親不足之懷於是又將西去瞻望數千里未卜承侍之期臨書黯然敢冀委時自衛鄙誠千萬蓋非書所能盡竊幸矜照

又

自承召命日計行李須郊外近見遽領教墨深愧已後時矣將聞德誨咫尺欣款可知

又

兩日少故阻奉教席瞻向盛德義不少忘恭惟從者無恙承今日殿對遂卽輦座問勞之際相慰湏臾竚望之久方出局偶餞一舊僚出城明日當叩師几

又

久不承師誨雖再具書而瞻仰拳拳蓋非紙墨可致者其欲見之心朝夕東引伏辱手教曲記過存伏審赴召已次都邑霜寒尊候起居萬福出局遂造席末區區謹俟侍坐

又

孤苦待盡久不得君子之教雖餘喘不復自理然向往之私惟日比詠懷至忽辱手筆藹然風義未忘罪罰而遷官之慶有愧爲問之獨綏比日復不審履晛何似恭惟庭闈康靖眷聚均福書成尙在改歲常格所拘稍滯雄喬古者治定功成之際玩心神明而沉敏之材多後於蹤等良務寬太以妒賴求

又

今早謹能卽詣直舍承驂衙已出晚尤毒熱伏惟尊候動止萬福少慕下風比得親侍將一月切仰高明欽戴無已會此遷改遂失依賴下情瞻戀何似可言拘文非假不敢輒詣牆屏謹奉手啓

與劉延仲

前日遣問承暫出翹仰爲懷連日出城倦甚適方見中間所惠簡尋失爲答悚仄悚仄秋暑欣審侍奉萬福馬以病足見借爲出入亦必無用矣他日望宿戒也一二日相見有客才起草草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二

手簡

與姚漕

某皇恐。上啓。連使戶部節下。低回仕路。常在光明中。地偏人微。無從瞻望。比承振采一道。而里舍所寓。適依旣睞。欣慕所期。皆均有衆。首夏清和。恭惟尊體動止萬福。系詠門牆。未獲通名將命。尙冀衰邁。或在記錄不宣。

又

屏處江上。忽二十年。疇昔難忘。常在欽挹。敏茂該洽。表儀多中。故省戶使拿。繼膺寵數。而勢地旣阻。無從修謁。其知愧德。固不少懈也。比多在墳山。失於承候。今已在衆人後矣。亦鄙分所應爾也。餘塵未拂。尙幸按臨。得從賓客之末。乃所願言。庶幾侍坐披悉。

又

退縮里巷。質依德庇。眷言疇昔。蒙被有加。拳拳負荷之深。未易形容可究也。冬候未寒。日來尊候動止何似。委寄固重。而隨地振采。下受其賜。上收其効。日發褒顯。遂膺柄任。非特一介私淑而然。乃公論之所歸也。引詠門牆。可勝倘恍。

又

中間便人蒙枉教。尋欲修敍。而持書人已不見。差池重意之辱。寄顏無地。衰晚兀兀。侍盡而已。比聞暫總帥事。輒期一見。以酬素志。蒼顏白髮。仰附後車之載。或能上助仁者愛老念舊之樂。私庭無助。凡米鹽瑣屑。率身履之。用是蹭蹬。向風何已。故都可擇之勝。固多乘時抑揚。不妨自達順御。而超見絕韻。因以付之翰墨。足爲一方無窮之美觀也。茶焉衰舊。實與榮焉。臨筆倍增跂頌。

又

溧水縣丞李宥者。和文都尉家賢子弟也。和文樂義。尙賢。天下學士大夫歸之。其風流所暨。至今凜然。而宥不獨有其家風。又能悉心政事。所可稱美。幸託臨屬。前有改官狀四紙矣。垂成之際。一舉則其德倍於他日。伏望特達俯踐祈請。不勝企祝。方此閑陋。不當率爾爲言。其如久荷眷遇。亦以仰報也。皇恐皇恐。

與周漕

某皇恐。上啓。委質後塵。雖不能日暮師承。然竊借光明。常如星日之下臨也。不腆之役。久益加冗。故稍不獲修紀起居。系詠拳拳。當不待講而後諒。冬候微暄。不審爾日尊履何如。早期數月間。猶依門仞荏苒。不知所計。殆無以自名其況。尙冀未遷召間。猶及俯慰。

又

某三月到此。稍爲完葺蝸陋。以陟夏大病。甫秋卽入墳山。前旱後雨。以物理特有以見制。竟以工料不契。暫歸以俟春暖。聞承按部經由。每過必見問。以至親屈大施。臨顧蓬蓽。所以加惠衰晚。然嘗求比於古人。而茶焉何堪。末易負荷高明。一時人物。得一望已爲遭遇。而委曲睠存之意。有加無已。非今日之事也。臨筆倍深依向。

又

逼至節。方自墳山歸。悲聞大旆經過。纔信宿。失此參近。重以爲塵。已而捧所墜教。存拊踰厚。紬繹增愧。退揆略無可採。而盛德禮意日隆。定將何地可酬。茲幸向風罔然。

又

伏蒙親寫別幅。留貺朋樽。欽君子之德。而研味委意之龍。如奉款席。可勝欽戴。又復超世翰墨。文詞之盛。璀璨溢目。一時榮遇。未易形容也。不敢別具公狀爲謝。深特異睠。

與和州太守曾延之少監

某啓。近遣專人通問上謝。當浹鈐下。乍晴遂有春思。隨時抑揚。想多勝趣。系詠雅眷。尤極繾綣。邇日復不審尊體動止何似。鄙陋還家演一月。愛民惜物之譽。日有欽向。以蓽門圭竇得之已如此。則士論騰播。組織於文字語言間。竊謂君相已在紬繹矣。入奉禁嚴。藻績世德。是乃一時之盛事也。夙庇後塵。彌用擊節。

又

某到家卽欲作書。因冗墳遂已淹晚。前日方克展敍。不識果有以見亮已否。游定爻行。欲申敬問。適有少

故輒不暇及某家人回具言佳客憑陵連日醉笑竟使積陰廓徹萬卉紛敷以成同樂之勝獨不得展轉末軌但深引歎古高南望吾家山水實在樽俎間能復指顧俯及衰舊而恨不得與之周旋否向風耿耿

與元祖慶法曹名億

比聞行李之使謂得從容明爽展盡系吝往見不遇辱顧相失晚節僅能一接語遽驚操袂殆若有以主之於今不自已也既而遽圖修記道此不滿荏苒不契於是疾病乘之幾成膠蹬高義可愧要須冰雪可鑒未間與時御宜以期絕詣蓋君子相忘於道術非咫尺低昂所計也

又

某自到貶所即聞盛義秀粹樂易應接無一罅可指固願奉從容仰借振采數因所往還以聞舟車假道之際久未我與可勝牢落異時投足治下私幸可以更僕承教初則適有所未暇既而服食差爽稍謝通詣迄去僅一識面追訟每日邑邑比捨策又復草草操袂然所得度越所聞亦多矣晚節何堪定將邑邑終不滿抑遂充足捐棄以歸耶收之桑榆敢昧欣跂

又

某再啓相距纔百里地欽向既重自當接武申敍雖不能旦暮亦足資藉他日之好目前紛擾殆人情所不堪加之衰病因仍常若有以制之是宜取疎置遠而惠顧曲敦鼎來翰墨累幅展轉如奉懃懇揆非所據不知愧汗濡浹而景佩相先則君子之庭不肖之跡可保其尚在也更一月可以造請乃所願言糟粕不足以形容不審終踐所期已否

又

伏讀別紙具道會府盛意并錄示行狀俾得紀次大門遺軌紬繹反覆愧不能已早時才卿崇班以雅素之過亦嘗見及衰退久廢筆研加之巨題豈敢輒當具以是辭矣於是君子過之竟不許迴避雖已聞命然乍病起忽忽未完更望少寬庶能牽課高文懿學自可表揚先烈而乃問道於冥行借聽於已瞶似是倒置皇悚皇悚

又

竊承受代非晚亦有意相過佩服盛義豈所堪者八月即在左右或前覯庶幾猶及迎展尚幸遷就無致相失也跂向跂向

與龔平國

一水系望無異鄰牆投懷之懽實託舊物固當乘間就展與接武交馳乃曠日持久才一通問其情固不如是而表見所期詎得無所負耶念之殆不容少自寬而亦覬雅眷有以亮之至於相惇勉謂精粕之傳不可以廢而加警焉庶幾翰墨間有一會面之慰也秋日曠爽伏惟燕居優暇動履清勝老日不異平時姑兀兀取給目前以待盡耳尚冀摧頹或可支策遂有周旋披寫之幸未間倍加保嗇苟可以寓之形容者無惜猥及

又

去歲蒙賜教尋具報比辱垂諭乃知今夏方到定將何處濡滯然邪因是再枉手筆累幅款盡如接更僕其爲感浣可量繾綣依田爲生一水旱便覺費力不腆之託二年沉沒今秋相理又復暴漲可慮待哺嗷嗷不知所以爲策德門隨遇爲生計亦如我之窘常日佳況少而猥念多豈造化別有所命歟不然何特於我輩加甚也古人未始以此自放帶經而鋤尚安知以彼輒易政須以哦妙悟叩牛角而爲之節低徊稍休則寫之筆下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茶焉原原原原鉄鉄鉄鉄蓋門下舊物也臨筆不覺縷縷自餘非會晤不展

又

別後雖再修馳鄙懷曾未披寫姑爲目前所牽制而然要亦終何補於垂念哉葛大川來聞爲況稍詳紬繹賜書則情好有加而不已眷言欣慕早朝於歲晚者於是彌厚重歎慕焉何以仰對老秋日來起居萬福大水彌亙東南依山占高猶有幸免獨吾邦瀦爲一大湖始則微茫末末今更不知所涯際昔所謂稽天者其在是乎徙家填寺已幾一月來之不早衰病遂爲陰溼氣憑陵慆慆僅存視息使不失故常則別是一種境界方其嘯咏自適過從不乏頗復及此搶攘否霜候可期日念歸壑蓋周旋勝踐實出素計要須還家乃克自浣大川忽相顧山間粗得相温日期甚迫而方病瘁加之翳晦不我爲地作書如在夢寐中所不到處與夫鋪敍失次庶幾矜照亦恃大川必能詳盡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三

手簡

與龔平國

大川來如獲款奉方爾詠思爲慰可知自藏雲距采石才二十餘里意念固不捨以是滋不能已但系累相仍第一以老病故殆似非人力也湯泉早晚成行平日恨不能周覽其勝異時賢主人表發又別是一段佳事將爲吾之別館矣彥發謀郎同之否歷陽不異鄉閭邑人欣慕頗承樂趣較之陋邦何啻千萬里之遠老日所以杜門卻掃詎得已哉一出境便是樂國如獨力家務遽脫不容暫何且以前者爲計有至半年未嘗一適害未論契好之厚於人情端有是乎因循苟且爲患實大不思不勉定誰之過庶幾收之桑榆非爲向我者乃爲好爾左右憐亮之否邪

又

前日自堵山歸不庶駛足遽去急於具問兼慮巢書恐遲又目前無可專委遽返假託已而甚恐或沉浮得報雖幸途而左愧倉猝不謹肅爲有負也彥質況味果爾固不易遣得一氣更自能而安矣然巢君不可不延接其術似都不與平平者等試邀致任之字周士記其的乃名醫也到即想見遠近赴之不輟且去向日黃縣丞請來太平州者乃是其人大川必留家而行廬江果有效否盜賊充斥豈不防邪柳集荷

挂念。可以轉借及幸甚幸甚。

又

咫尺不謂聲問疎隔如是。亦家難多故。一向不復自理。屢欲渡江一見諸游舊。今尙未果。非徒無暇。亦自無況。來教遽臨。伏審邇來起居佳勝。邂逅三四。遽督書而來。介云不可少待。倉猝爲報。殊愧滅裂。續當馳附次。

又

蒙寄佳篇。讀之幾不能釋手。別後勇進。一至是。自應超然詣絕。不作則已也。便速酬報未及。少須異日。不愧續貂。吹乘間必多佳製。少日或得就覽編綴。既嘗一臠。則九鼎之快可得已。邪大川近病。幾不可救。今已無恙。質中高雅。但貧不醒奈何。來貺已示之矣。必自有審去也。

又

葛大川在歷陽否。如在。可勸令歸。自廬至無爲一帶。盜賊蜂起。單獨攜家徙納命爾。且歸容有所處。子厚集略借。幷世說枕上遮眼。可附胡君。至水退自可檢討。卽遣還次。

又

前日歸自先壠。得墜刺。乃承歸舟甚遽。初不計許速。悵然不知其控信宿。體況復何似。一水旱時系望固勞。得見非及。而正爾搶攘。皆不得展意奉繾綣。其懷詎可名邪。尊叔母症候如何。胡醫果盡心門下。然不問以一言。而坐待巢君。可喜。今有書可一往迎之。取道亦不遠。匆匆修敍。嗣當申致次。

又

自改歲後。無一日暫息。厄會使然。可量企仰。舊於門下不疎。不圖頗爾阻絕。自灘洲別後。更無一點墨來。似可怪者。其諸眷愛生理如何。彥發位必同居。子弟各已長立任事否。諸處田園旣析。各有所系。仰計食口不少。無甚餘矣。所論昏姻事。必待郎位。凡此尤當勉力也。蹤跡出入。多在鄰邑。或田畝間。才有閒卽就見。

又

某皇恐。妄作姑奉教爾。豈足盛揚高意。但深塵浼之愧。過煩和諧。尤不遑魚目換珠。信不虛矣。近著時望譽策。老已無味。且又比來多病。家私多事。未成定居。每懷契厚。未嘗不作惡。若歲暮遂成湯泉之行。則徑可交馳。自是吾別館也。不知仲永是遠近服紀。旣作大宇。便可作溷米澗。千客纔一老。不足道也。呵呵。自是可頻上問。但只在此交馳。貴彼此稍簡易而便至祝至祝。

又

彌月雨如注。譬救不暇。殆若魚在鉤。禽在弋。求脫於萬一者。尙何及他哉。然念君不少忘也。忽被遣問。承舟人便道。抑遂特來。方時見及。感佩尤不知其據。雨復作。體履何似。道絕。安得一面。謹先此問途。他竚款晤。

又

大川來。不惟得承踐履。又得拭目佳句。得我矜式。殆非小補。審昆仲朝夕講貫。於是甚惜。不得投足後塵也。此事衆人方譚之。非豪傑豈易特立欽跂。彥本諸郎頴秀不倫。德門自應如是。諸壻想不輟檢校。不爲水所及否。彥質竟失伉儷。料不易處。彥酬也有美除否。當遂留京師。大川雖不久計。暫失過從。企向企向。自此相望差近。便由采石增坊展轉。似可朝還暮晚。猶有待於來日。不審頗見亮否。

又與吳醫

一事僧易。叟平國承務。以其叔母彥質閤中也。欲得左右一過和州診視。士醫固閱遍。亦來太平就治不效。竊謂非高明不能起之。和州距門下一宿之近。必不難於暫屈。醫所以廣陰德。而叟氏賢族。切望不以有妨爲阻。幸甚幸甚。

與吳彥質

比間捨舟。非特有慰瞻識。周旋誨晤。實有得於桑榆。不謂舍館累日。竟不得一接語。再枉玉趾。及復出見。不能欲焉。此懷何以自控。前日以先視諱日。前期命舟。卽墳壠飯僧。經宿而後歸。意謂終得少伸鄙素。到家則聞已歸。繾綣弗類。殆不知所負荷。不審久要頗矜察否。日來體況復何似。目前粗理徑圖面敍惓惓之深。茲展其略。

又

一兒邅然。徐輒自愧。業已束裝而盛意幾成虛委。不惟忽忽不滿。蓋欲輟行則不可。遂操袂則非所安。胸次搶攘。殆不知所爲控。晦叔處文字猶未敢就請。實未有此暇爾。以一力周遍無窮事。加之老日支離。良自感歎。此欲精意作書。亦爾掣肘。少待則慮後時。定應促膝。乃克詳諦。

又

投分最款。所當旦暮而輒阻晤不契。聲聞不乏。特人能爲我傳道者。親炙之私。要須不少間斷。而譏評商搉。遠圖向上爲樓止。斯其志也。亦所欣慕爾。繾綣此念。不謂得之而遽失之。追歐率制。何以自贖。別後又復幾日。乃就渡比到役次。遂病幸免作孚爾。逼節到家。特爲時享。與展墳墳墓。邂逅兩不止。家居不自安。稍晴事覓。又趨役次。次第閱此月。方克瞻敍。申致已闊。中差勝否。胡醫雖云然。不可不廣營治也。巢與甚工。今有書與平國。一往迎之。自含山牢日可到。而含山來城中一昔爾。早時賁元明邀致。取此途甚徑。爲人極有理。本學者須善遇之也。孫子實有子。昔皆見之。今官守何處。

與葉天和

長至伏惟多享福慶。往來累月。皆不果通問。忽忽易久。別來之思。不暫已也。邂逅公信。得所寄書。蒙示錄感佩無已。農家作勞。不謂老境方得之。因勞知逸。深恨已晚也。蚤晚少休。遂歸首圖展近次。

又

曉來體況佳適。昨日荷垂顧。爲具疎簡。非所以待吾老友。然晚日自是一種境界。須得氣味同者。乃能領

瀉況的慤信厚昔所畏仰者哉既忘其儀物之不至又辱盡意滿引至不可勉而止其爲感佩可勝言邪方閫且謝專价祗問一一欽領早暮得暇無客下訪介還草草

又

霜暄伏惟起居佳勝久不獲款近企仰爲勞頗爲猥冗擾拂致疎通問方竊自愧辱手示并枉佳句讀之登然高絕固以欽畏而思道舊相博約是眞相知更得老先生表發敦勉爲其佽助定在華顯矣感歎無喻不腆朝夕再當暫出十月末歸庶幾展盡

又

多日不展奉不忘睽跂雨涼伏惟起居佳勝辱手示感佩無已連綿事緒殆不容擥遣甚欲稍從容竟爾相妨良自愧歎碑刻荷珍示俟見思道問仔細然衰退豈能自託於勝遊之末但深愧負爾

又

多日不相問竊知口瘡作梗別無甚苦否雨不止而終未沾足不審體氣何似欲相招聚話少時又恐未能常食且跋涉也兼知新居完潔必稱雅懷朝夕馳詣次

又

大暑伏惟起居佳勝近辱令似垂顧後數日方知即到蠹甫探候已落晚復牽迫不果一見甚眷眷也比來幹問頓疎殊以爲懷一二日暫出二十日左右可歸亦當面敍乃行也欽企欽企

與劉延仲

雨甚爲況何似異地得相遊逅固爲希有之事而適此相妨極不滿意也少間食罷專遣人率迎次有所幹委千萬不外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四

手簡

與榮天和

前日忽遽問途不得一就別旹中弈馳勞倦殊不知其況然頗有山水登覽之勝隨地樽酒之樂極奉思也昨晚還家骨肉聚首及動靜伏承日來饑力佳健病倦未能接人事未果上謁庶幾見亮比得劉孝嗣書委曲久不見其人得書如與之款欵綺磊落尤使人歎想不已有閒便當致報幸相及也吳思道到京必多日得書否不一不一

又

初寒伏惟起居佳勝日者到家才二十日竟未得一相見擔攘叢委殆不容應接雖嘗過問然不敏之愧無以自控村落閒別是一種意味忽忽幾不欲捨之而去豈鹿豕之遊天所賦邪無由屈致晤語但深悵結

又

素不習田畝間事既來頗覺有味似是本來境界亦不自知其然也霜降風冷歲物崢嶸又將一年矣老人貪生尤以爲懼爾食貧不易支梧有求必應固不可忽高介不與流俗拘豈亦知非人所及啜菽飲水

當取以爲樂而不厭。前世孟東野賈閬仙輩。蓋亦如之。推而上之。信所樂非窮通也。

又

思道向借去兩書像。已取其一。東坡者。欲煩天和爲取之。千萬留意。恐其偶不記見。還爾。本欲作渠書。爲此事又恐已來。竊意天和居第不相遠。可以必得。雖其不在。亦可取。如取得。且留天和處。候不肖歸見及。專奉託。幸挂念。

又

早寒。伏惟起居佳勝。前日登門。輒留刺。擾擾不自給。未能從容相款。極不滿意也。辱手示。欽佩眷厚。作字素非所工。又多事之際。恐累佳紙。姑俟旦夕投院。尚多應命淹晚。至愧。介還。力起枕。草率。滋畏不一。

又

霜寒。伏惟起居佳勝。累辱垂顧。牽迫未果脩謝。愧詠不展。蒙手示具領厚意。疏文極工。必有副本。姑留爲矜式。苟不屑行。當展翰之。早晚上謁。

又

累承垂顧至感。日復一日。竟未得卜一勝處。爲終日之會。未始忘懷也。蒙問并疏軸失契。勘作字軋大。更極奉煩。皇恐。皇恐。謹復上納。甚愧有玷高文也。得暇祇謁。

又

多日不接語。每見吳師道。即問動靜。寒色伏惟爲況佳適。示諭媿感。初亦未知也。少年膺此重任。能盡瘁體國。則親黨與榮焉。曩昔固可觀也。幾日有太平之行。前此略相顧幸甚。

與劉延仲

某啓。大雨蒸溼。伏惟起居佳勝。累欲煩公作包鉤魚。袁江南羹。爲一日語笑。病齒大瀉。已而道絕。不可出。信佳事爲不易得也。昨日領手帖。存問周至。感激無已。頻昌已有報。得赦辭能便行。聞公使短未竟。果了。可來作同官否。乳泉賦等諸文。并望付來。介閱畢。即馳還。正本或不在。即所傳者尤佳。不敢留多日也。路道上謁。次。企渴。企渴。

又

大暑。伏惟侍奉起居萬福。久不奉周旋。傾思固不能遣。東歸屢款禪林。已而稍接巨載兄弟。且獲與誠父一往還。獨遠君子。念之常不自得。然西來相知。道雍容湖山間。眞風塵外人矣。想像佳句。倍深耿耿。比得疾淹久。衰晚殆支持不能。惟僅脫死耳。外事廢阻。殊不聞舟御已到。先枉手筆。佩荷慰懌可量。鄙陋氣劣。多寫字。未得累牢。願見之懷。且非尺牘可具也。敬俟上謁。

又

比登門不獲見。累日方欲繼之。特未暇也。示問甚寵。威。剡乍晴。侍奉佳勝。亂道上還。一二日再奉見次。

又

比幸經由。不得奉款晤。少別豈勝系仰。霜晴。爲貺如何。佳期定何日。無由進與席。未但深傾向。庶幾回輒獲遂相盡。

又

風埃。伏惟起居佳勝。到此日欲展近。牽迫殆不容出頭。初不謂至是也。瞻企拳拳。可勝道哉。蒙手示具領勤厚。三二日當前詣。才歸草率。至愧。

又

早來欲詣見。偶爲賓客留連。比到一二處。不覺侵晚。密阻鄙豈勝拳拳。夜歸辱手筆。恭審侍奉起居佳勝。約食固佩勤厚。屬二十一決成行。尚有不得已人事。勢須略遍。輾身不得。遂失臨寵之意。愧恨可知。旦夕當幸承晤。燈下草率。至悚。

又

早來客在門。起又差晚。索書擁至。對來使極滅裂。慚負可勝言。邪。少閒不審起居何似。佳楮固已過厚。二缶所緘紙極精。但未知包藏如何耳。一笑。一笑。亂道或未寫得。略告授去介。少閒便歸納。次。尊公不敢率易上啓。望侍次申敬。

又

風埃。承爲貶甚佳。極慰瞻企。蒙問愧荷。便欲祇遣。而客來不已。殆未能輾身。良眷眷也。馬復自早出矣。少間暫遣所乘代步。到左右如何。參寥、聰師並煩申敍。甚欲相見。能少留見待否。

與劉君秉

拜別易得歲月。雖東西相望。然超世之韵。常在眉睫間。兩附遞上記。一次捧教筆。自到京一向蹙縮。遂不復與四方親賢講好。然薄從東位諸君。與承動靜。晚又得文思子舍。尤爲詳盡。正初迄今日。幸迎謁。不謂遲回如此。比得寒疾四十餘日。都不聞外事。忽披翰墨。恍若夢寐相接。其爲慰浣。可勝眷眷。大暑。恭審捨舟即安。尊履佳豫。區區。因劣。兩日來方作字。成。勉強具報。纔出。首當上謁。次。

又

連日出城。入夜方到家。雨潦蒸熱。徑就臥。欲見既未能自慰。而執筆之間。亦復不果。雖致問展敍。因玆不逮。蒙手筆。敬審尊體。動止萬福。昨夜拜賜。已二鼓後。不時具謝。悚悚。一二日圖奉款晤。次。欽跂。欽跂。

與趙仲強兄弟

某啓。蒸溽。意況從而不佳。瞻思之勤。滋不能已。不審體況復何似。君求又有書附問。今以小紙奉呈。如聞朝夕過巨載家。庶幾獲逢款晤。餘遲相見具道。

又

累日不聞動靜。馳仰無喻。晴色漸融。恭惟尊履萬福。辱問勤懇。欽佩寵眷。而辭藻爛然。尤畏不可及也。投閒修敬門下。入夜布敍草略。皇恐。

久不交馳方劇傾仰夢寐屢投可見於公厚薄也方作書欲晚左右忽叨翰墨敦諭稠重可勝欣感兼知已赴朝謁飲食起居如常日喜慰尤不能已然更宜過常持攝無忘前日之灼艾用醫也不罪僭言區區本圖此月一到京雨不止道路如江河勢須少待骨肉輩未來獨處不無牢落顏亦見念否一笑一笑

又

日欲望門遽有行色遂成詿誤然二十七日猶幸一見而中途雨大作乃已累日尊履復何似區區最荷垂恤既不得旦暮親近爲不足於是又不得面別黯然其何能已九月十月之交沿檄到京首圖展奉次餘惟千萬加愛依戀依戀

又

問色山和尚背子段一枚僧易上獻仲強絕謁貴仕而又文采足以相輝聊託雅好尚有緒餘偶索之未到才至即附便次

又

比以東坡即世諸況不佳十許日來方有生意書問稀阻端爲此也然別來三月三夢追逐豈非高義相予之厚有以致之不然別自有人見念故如此又恐只是自家妄想也一笑一笑仲南往京少味捨公誰與周旋者幸時溫之不妙投懷赴醉之際瀝酒見向比窘迎新送舊外方小官況味甚惡未暇周悉續當別上問次瞻企瞻企

又

仲強大慰必相見稍疎閑忙有間故應如是本欲作書冗甚未及極思渴亦作得數詩錄寄不暇矣容後信也江外酒如醯灰汁勉強濡脣必暴下如注老來恐一飲便脫可無念乎向才得一罇似減正潤風采一笑

又

比以親舊往來南北多至郊外留連稍阻叅問亦若乏人通記瞻企風義鄙心不間毫髮方閫早晚修敬澤之見過特荷存恤既非區區所素但皇恐不自勝而高明或未亮者是將據我於爐炭之上也氣候蒸澤恭審清晨尊履佳裕一二日徑造門第所懷當候躬致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五

手簡

與趙仲強兄弟

小詩特爲戲耳牽聯爲用自是無可作做搜索往還豈有他也元確兄弟曲相符同此正是措大家常茶飯過蒙留念慙悚不勝所以得罪左右但日欲登門而未及併俟旦夕負荊次

又

月餘不奉款席思仰未始置懷抱氣候不定尊履當復何似比苦脾疾極無聊加之親舊間病者相繼勢須且徧省視故輟身不得深幸有以見亮也親庭必已歸後圃陰合池而荷已離水圖書環遶筆墨吟獻叅次而會又復絕世獨立相予拊揚勝致方是時天下豈能彷彿潘羅高明亦豈知有天下事邪欽跂欽跂尚阻周旋不勝向往之深謹具上問

又

季秋霜冷恭惟台候萬福雍容朝路執不屬念佩玉煌煌交映然文章足以表見議論足以稽考蔚爲本支典刑而士大夫想望願親近而不可得則捨高明數公復何人哉流落何堪凡三十年爲河間賓客矣詠懷疇昔恨無術可以縮地尚覬聞望愈隆建旄分社永爲帝室賢輔

又

相別不覺許久。書問曠三二年才一講。初意門下之迹已掃。不謂記錄不替毫髮。而書來齎賚有加。風義久不傳於世。枯卉可復再榮。惟風義不衰。則乃有向榮之望。固知盛德所鍾。亦自愧不振。一至是爾。高文麗句。頃獲成誦。別後不得一歷眼。是不足訓邪。抑因循所玩也。衰茶或未見棄時。丐筆吏傳爲異鄉贈策。實假寵於我爲重。狂狷或時有之。私居之筆力。未果求教。徐圖上浣園亭之勝。幸一一疏示所因。或得附各詠歌之後。豈非至願。

又

荒粹流擾。終乃几案間一物。不謂一別便爾懸阻。窮荒衰陋。無聞見。無商確。無圖繕可考。凡爾枯株。但未死耳。每懷從仲康、仲強談笑緒餘之末。劇飲狂笑。閒形吟賦。初不計尚得生今日。緬懷一夢。可勝感歎。越寄缺甃間。但以目前爲遣。免異時縱得再奉餘亦無頃昔人矣。向風幾至酸鼻。

又

僧大人尊候萬福。後來更有幾明珠。平日嘗獲瞻望者。計獨蒙不棄青氈。異時樂院。想多列屋而閑居。但見思道、子椿、諸君云。絲竹未嘗少輟。德美才秀。而福與之俱。可咫尺輕有所彷彿哉。子舍必多在官守。令弟想各進擢矣。令堂學士恨未參識。書局料不能久仲惇諸姪。當已出仕。

又

衰莫淪落。如在井中。奄奄未絕。時於缺甃間望見青天白日。心知其然。而無一援之而出者。故一得賜書。未嘗不感慨梗塞。期尺素於可援。而杳無與應。終歸之於造物。亦未能果爾一決也。歲云莫矣。其懷抱可知。比屏思道處。腳力所傳手筆。惇諭亹亹。固已不勝負荷。而思道、子椿、書中具道周旋記錄。誠義有加而不已。反覆翰墨。紬繹二君之傳。但愕眙宛轉。無地自控。惟改易昔人詩語。以寫其憂云。安得而黃鵠攜之置其傍。暑候已深。日來復不審台候。起居何似。不腆之於門下。殆非苟然者。十年漂泊。親戚朋友。號嘩昔之厚者。或近在咫尺。或便道吾廬。尺紙之不通。與來略敍寒溫。既見而不情之語如湧至。掉臂而不顧者。往往而然。獨吾仲強瑩如冰玉。無一瑕可指。而凜凜見圖。如一片天成地貢。以表表楷之。物理未易形容。似是佛語所謂百千萬億劫相因以至是也。感激之深。筆次不覺縷縷。何時一奉促膝之款。向往滋劇。

又

炳晨伏惟起居佳勝。到此至於一拜見。既不得從容。遂計餘日獲盡鄙意。昨日已具馬將北去。遽報東坡喪舟來。亟往郊外致奠。偕猝不即爲問。似於豫約齟齬。極不登所願也。只今且歸。無緣再款門第。欲焉系戀。若不容自控。到潁昌時。得申致次欽詠。欽詠。

又

經宿恭惟尊候萬福。少別思詠不暫忘。於是得奉頃刻。固已甚慰。而未獲傾盡。尤不能已。方圖脩記。遽枉手筆。敦敍稠重。感服無已。朝夕再當祇造。百冗具報。草略皇悚。欽跂。欽跂。

又

去冬了葬事。今年三月。遂徙家太平。早時欲隨援而出。今復再墜。豈造物者。終使閒閒於此。無復可出之期邪。抑困之至極。而訖有以副其必援也。所冀無他。姑欲一至國門。與平日所厚。如吾仲強一二人。傾倒數十日。遂別此生爾。恨然未得之間。可曷繾綣。方時炎酷。拂雲之燠。皆有超世之趣。歌舞醉笑之餘。自做於垂世立教。興亡治亂。吟風詠月。抑揚頓挫之際。爲河間東平所以爲樂。則盡矣。至於平臺賦就。而鄴陽枚乘。蕭颯偃僵。欲進而不可得。則不審尚能歎息以期之已否。三月末。纔捨舟。便爲暴下所乘。淹延四五十日。至灼艾方小康。今猶目昏耳重。不知所以爲況。故作書意不聯屬。時有修改處。高明姑領其勤可也。欽跂。欽跂。

與儲子椿

雨不止。山居岑寂。尤渴奉謦策。既難暫遠。又不敢坐致車馬。可勝欽系。忽辱手示。伏審乍冷。侍奉起居佳勝。今日本欲入城。以分付少幹。未有人可託。勢須一二日間。可遂瞻奉。山陽遷改日逼。又凡百萃在一身。念之如在風浪中。不知果能到岸已否。良可懼也。

又

節前奉專人賜教。累祇稠重。所以見求之義。有加疇昔。方時與金陵諸老作緣。欲作報不暇。反展轉十許日。纔了此一段勝事。以故流連鄙誠。似已緩矣。當在深照。諭月不雪。氣候如初春。多作上壅、咳唾、痞嗌、赤日。諸恙。老境極不自得。不審履況。當復何似。傾馳款悉。甚於弦時。如欲插羽翰。凌汗漫。超出於形骸之外。而不可得。其所以壅壅於高明者。可勝況哉。歲晚牢落。江山滿前。促膝握手。歷敍前人經行之舊。可慕可羨。遂將延挹相安。得亟逢此朔風。倍增款懇。

又

新陽固當一舉酒爲君子之慶。咫尺不逮。我勞如何。里閈正以弦時爲勝遇。盡醉過從。徹交歲無虛日。不審能有此樂否。客寓無一如所念者。姑念佛杜門。乘興作佳好。要是窮途究竟如是爾。每想像物外。亟欲即之。當者有以熱之。亦意投懷深盡。或有得處。於我不間一毫髮也。未間。時幸寄聲。俯慰展轉之懷。

又

暌奉忽忽踰月。日有馳懷。霜秋。比想履中佳勝。捐書累幅。良愧見厚之意。封緘非遠。時鵜聲聞爲慰也。餘惟事外。自將復謝疎略。

又

方別瞻思不展。到此首幸款奉。然而路牽率玉趾。極不遑。昨日之頃迂顧。雖投分置此形迹。其如仰懷未易堪也。方得紙筆作謝。小童又出簡誨。寓意太重。遂欲據我於爐炭之上。邪。皇悚。皇悚。晚來承動履清勝。人城方得就見拳拳之深。當候面奉。

又

高文讀之釋然豈出於誠意故爾條暢似是抑鬱既伸詞源自然澎湃也欽歎而已某已令謄寫錯了又改故差遲爾更有一端須相見熟議副本謹已什襲

又

自當塗歸初不得一食頃休息長倩之所目擊也所幸形跡相忘故得以仰依誠照其如疎略一向不無可罪亦庶幾有以自遣加之風波益可畏舉動來於不測本圖歸保故棲因而卜一作藭處今又齟齬不免聽其去來姑了一日爲一日計爾稟賦不厚投老境界乃如此可歎可歎長倩美才既脫非橫當益刻礪進修率履古人不到之地是交游之所懇測不妨屏他事相進飣粥以激志操士宦固可指日爲期要當自我而得爲佳至於報效知己是爾爲報奚其爲爲報哉千萬深亮無以語直見罪

又

二月更欲再過當塗逐日事如鼇作藭愈攣愈縛更須入湯乃脫其何以堪邪故爾濡滯悶損悶損家居況味如何七日不舉著十年不製衣亦恐未爲貧爾一笑一笑他須款致

又

近連奉書稠重累紙感佩無以爲況伏審曲肱樂道與時御宜慰忭何已老倦疲於應接數次掇拾欲還莊居因得展敍尚爲事奪瞻跂瞻跂於是特枉專誨疊疊見屬深畏不忘之寵自非誠義相求終見寓於可託之地何以如此荼焉不類但劇負荷止候一二事竟即圖造請纔稅鞅便遣人咨候矣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六

手簡

與儲子椿

相別遽將七年初謂即在華要歲闌尚爾得非固爲靜退邪重於一時邪欽跂欽跂桂玉淹回自亦難處定復何可以補外都城住久無適不宜外官豈易彷彿特俸雖厚亦不知其爲是乃不易酬對者更希裕處期之必達而已衰悴旦暮人爾杳未有會晤之涯臨筆倍增依黯萬一得再相見實所翹跂

又

伏蒙別紙該貫彌認冰玉但密邇玉色常聞天上語晚日豈不彈冠特如老病不調何宜城田例不復完良可惜但無唱之者守令方時肯開爽通氣類似自棄之爾重祿固難常有產則能常顛思之熟否思永告歸甚促殊不逮意續別上記灰

又

昨日獲奉厚眷幾至抵暮從容緒言一一皆可人意而罄食精潔備盡懃款超然遠思頓還舊觀蓋到此未始有此況也其爲感慰可勝道哉晚歸南寺已失玉趾似是無投足地故不及相待甚不遑祇極怏悵方圖上記遽被翰墨幷佳閱清詩詞度前人韻至押到老鈍遂當絕筆珍佩何已適爲南僧約素飯飯後

或蒙迂步何幸如之然未敢必也

又

前日承見顧稍此阻潤遂獲周旋感激不能無所懇也偶腹疾作不果款留至念之示問尤佩勤懇洞庭春色詩畫在盥酒趙供奉處可託少孫就取此已無淨本而游郭諸篇亦不曾留次第趙君卷中皆有或得少屈佳思共成勝事不爲小補旦夕上謁

又

時序摧感加之雨又潟不解老病相乘殊不知所遣免忽披手字幷貺和篇曖然振起尤愧前日之妄作也愧佩無已伏審日來起居佳勝倍慰瞻企賜來輒私有之將時出吟諷以代良棗不免牽強筆墨別錄以致元發遂寄禹欽也路通首嘗上謁次坐客草略皇恐皇恐

又

昨日承教甚新警慰多矣早來起居何似濕熱意味尤不佳玉趾所投庶幾意諭北觀能不憚遠否不爾當尋故步懶作字不果及元載元發明叔望就約也

又

昨日欲候門下竟夜起不得遂阻展近乃知老境如是甚可歎也既審侍奉增慶厚手示幷和篇咄咄見逼太甚東坡嘗謂如我輩不勞逼而歐陽文忠公之和詩本是襲人後而聖俞每度越十步外何邪於是何止十步蓋千萬里之遠矣因墮得玉又獲珍藏之盛感刻感刻少頃欲得就見宿惡未殄修報極草略皇恐皇恐

又

日者具問至略亦謂事稍閒可以亘細申敍中春後幼稚輩例作寒熱無一日不用醫加之舟居不便無復佳況遂成蹭蹬每以爲念也故人來備聞履踐之勝慰仰可知浮沉閭巷人不我貴久矣然改觀生敬侵尋以至於建旗壇上而一軍皆驚則擁篲負弩可指日而見欽向無已家事漸宜區處有歸熟處便是迷境不可不豫制也咫尺尚阻面致糟粕之傳徒有媿於忉怛爾

又

伏蒙就示長牋爲禮甚重滋畏緜薄之難堪也紬繹營緝當於天聖已前景德而後求與先後者盛矣蓋八十餘年不復見此作矣頗欲倔俛追逐此特無異熠火之於正午之日但復熟成誦永爲矜式欽歎不足道也就聞遷正學職雖於表發郎勵爲可喜然薄有簡書之畏得無拘緩應對稍勞否不腆弊役更十許日即去此緒食西引不在淮上即於國門迎見千萬以時加愛前揖光大傾跂傾跂

又

涉春擾擾日前畢竟不知何事欲作書不果欲一見館下復不果蹭蹬端可愧也而豈弟敦篤樂義而無求蓋未嘗一日不在念也漸暄日來體力何似雨不止終日頑坐求一投足地猶豫之久卒致迤邐自是

老年境界如此。且亦牽率使然。以故相與搜寫傾盡。尤不能已。方且圖之未聞。倍希珍嗇。撥冗修附。殊不盡意。

又

忝里叔復方佚少間。作書爲附。不謂專委在門。連幅璀璨。非止佩服重意。其警拔於我亦多矣。至於延譽過情。滋畏弗據。來使不欲輒留。正紛擾中。附報不及。想蒙加亮。日漸長。雨不作。乘輿門庭。當使家老失聲於驟到。亦一段佳事也。如何。

又

流落中。君子易旅。當謝知識。不能自振。遂廢講習之樂。習閑易墮。心雖不忘。而力輒不契。奈得已且已何。幸是懽可付之形迹之外。爾春暖。或乘輿一到館下。亦未定。屢尋此味。祇恐幾到。不免紛紛。途中輟。更俟細釋。豫求一可逃避處。然後向道注意。吾友更希爲我熟計之。

又

新正已附見賀意。不覺又添一歲。畢竟成得何事。這下入。那下出。良可歎息。惟少年節物爭新。別有一種爭勝。難以語此爾。一笑一笑。撰述比來必多。不豪開錦何邪。年來都不曾道得一句好言語。源淺固易涸。自是終不復津矣。可勝悵然。

又

塊坐已如木石。雖往來太平不乏。每到。未嘗不歎息君子之不我俱也。京師久住。意況可樂處多。聞見所博。固不在言。而腳頭所到。便可卒歲。爲如一時勝流。如仲強之好客。聞復之多聞。思道之勇於爲善。津正雖未相識。而其人不待見覆而知。引詠高躅。可勝欽仰。

又

太夫人貴眷。暨諸鳳雛。常聞動靜甚安。必時有書至。左右於全到必相見。生事日進。其術業則不待形容也。思道今次大禮。必命官。且得了當。不吷定作閑職。曾爲之得一佳夢。似兆茲事。作詩尤工。今更般挈。知一向甯處故鄉。未必可樂也。仲強書來。每欽歎高躅不已。斯人不易得也。頻相見否。其學必富。其家必愈非前比。拆候書便作附上。次第已作太平之行。而此更甚迫。適相妨爾。非懈怠也。子蒼未相識。聞風甚久。太初況味如何。開復在甚處居。皆欲作書。偶未暇。向蒙寄示數詩。輒和得。在思堂書中。可取發一笑。年來無復好意。所向多敗人美況者。不知再居太平後將如何爾。所得葬地。在藏寶寺邊。已用今冬舉事。恨子椿不一見也。終爲太平人。豈人力所能致哉。其如文物極盛之際。獨留滯以老。豈非命邪。惟公等次第而進。與自得無異。尚冀事功表發。時容一擊節稱頌爾。

又

晚來起居佳勝。久別遽爾瞻拂。無異自天而下。老倦衰病之餘。所以警慰亦多矣。通行未暇從容請叩。不能無邑邑。伏辱手示。感浣無已。信物並領。單騎陸行。乃能周旋如此。但有悚愧。冠梳之惠。尤出厚意。佞歸

專達。別圖上謝。次藏雲地須至。拳浣玉趾。非細事也。得一言乃定爾。千萬以存沒爲念。不可以已成爲間。果可用。就求一圖子。分明將寄女兄。蓋方時利害所同。獨此兄爾。林甥其次也。纔到家。即具問。忙甚不及展盡。

又

別來兩附書。一采石。一范尉。想已呈徹。久別幸見。而曾未得少尉展敍。可量眷眷。方著。不審日來侍奉起居何似。乍歸冗甚。加之病倦。不貸艱於應接。以勞思佚。翻愧驟遠爲不易堪也。一動又是一事。身雖寄此。而念常繾綣左右。未能雖遇即安。執筆汗下。

又

三有書。方謂並不見答。茲必山水有可疑者。忽披手示。慰感無已。漸熱。伏審日來起居佳勝。乍歸應接必甚冗。已將閱月。當就緒矣。既不用入學。自省一半事。只是京師一頭項。卻須經意。恐放不下。則家食不能安也。治生進取。明是兩途。且耕且戰。特盧語耳。想久在思慮。老倦比來益窘。灼之數百。壯猶未見功。次第發過。或有驗。漸謀遷居。舟則已備多日矣。思奉周旋。以日爲歲。未間。尤幸寄聲。

又

霜寒。伏惟侍奉起居佳勝。一別五十日。道路雖勞。每想像友愛。以慰逆旅。到此已信宿。而奔走所事。力不逮意。故交游間。未果申致。遽切叱輸墨。拊諭周悉。欽諭至眷。可量繾綣。只今遷蠶柩上岸。明日入山。勢須事畢。乃果瞻叩。方時非遠適所宜。尤當自愛。千萬不須見臨也。固願從容展接於是。似未可如所私吝也。傾企傾企。

又

太夫人尊體萬福。荊敍輒附起居。上都風物。似非人間世。不知板輿肯遠適否。

又

稍還秋暑。爲況何似。前日遽遭講鼓所逐。定於字說無緣。良可愧也。兩日偵候出沐。皆云且寓學中。又云在宋家。方養源時。不敢干見。蓋吾曹每聚首。必歡呼傾倒。不無汩亂美意。安稍踈遠爲佳。方圖申敍。蒙手示。感服不已。定將何地。可以奉周旋。恐須過試也。二楊以上莊收刈。端坐極牢落。

又

流落江湖。遂與魚鳥相浮沉。以老而不知歲月之遷轉。平日交游。恍如夢寐間得之。亦不復相期於顯晦存忘之際。況虙鴻高舉。秀特超邁。如吾兄等輩者邪。引詠疇昔。雖不暫忘。然聲問無從可致。不圖記錄。特先翰墨之寵。申味雅眷。略無一皇髮低昂。歲莫何堪。益信金石之不渝也。感佩紬繹。未易爲據。冬候苦寒。不審涵日台用起居何似。杏未有瞻望之日。執筆可量悄邑。

與友人

正居運判屯田節下。稍不獲瞻近。村居隨所役。不能無事候問。不講遂爾蹭蹬。而高明之地。亦或有嫌於

僭易也。麥雨不止。氣候如臘中。恭惟行臺豐豫。慶侍萬福。系望來音。日覩再款。促膝臨筆可量眷眷。

又

通判朝奉座下。屬心盛義。我方西而君子遽東。若故相迴避者。以鄙念不捨。則今日從容參奉。喜慰可知。驟爾異地。系吝尤不能已。寒日益加。不審履況復何似。舟車之衝。圓方小大。理難膠合。而乃稱頌贊仰。如出一口。末路何堪。但擊節之不暇。信乎高才博器。有以得之也。欽遲顯擢。俯契瞻溯。

又

別後累欲作書。所寓隨分牽迫。不能自裕。到日已數日。愈覺窘蹙。其如相得雖晚。而相期之意甚厚。不應在衆人之末也。比已出閘。風稍順。即渡江。荒僻無異逃空虛者。霍然之喜。定將何日見投。但閤步可期。門庭日益峻矣。魚鳥厭友。遂終不得一見邪。亦或有邂逅之幸已否。臭言至此。倍深依悒。更冀調護順適。以符念向。

又

一面歡若平生。加籩致勤。以失於不豫。計方在宿醒。卒不獲少饗珍潔。而厚意之隆。則欽刻深矣。方時坐間多可喜事。媿無一語以敍勝遇。庶幾他日周旋。猶能披寫追錄。相爲掀髯一笑也。

又

鄜延之別。三十年矣。一時人物。顯晦存亡。炳然如昨日事。眷言英特。自當超出時輩。爲朝廷立不世之功。紹續元昆。俯循弊箒之徽。實借風彩。里舍摧頹。姑日復一日。苟玩時景。勢地相懸。絕定應未死之日。猶及瞻望已否。

又

前日人回上記。比所遣還。審已呈覽。霜重快晴而不甚寒。田家所共樂也。伏惟起居佳勝。再煩慰叹。勤厚累幅。如接款晤。感佩之深。固不在言也。老境賦分單弱。得辛苦處便爽健。一到家居溫燠處。百事叢萃。痰病隨之。瞻望咫尺。未有參奉之涯。可勝耿耿。

又

累月不聞動靜。意必在易泰陶新。往來應接。累年枯槁。乍此暢茂。良深慰喜。日來爲況復何似。田間易得日過。一住路西幾兩月。殊非老年所堪。其如眼耳俱靜。所樂處極多。要知有事無事。事多事少。全在人爾。倉廩既充。莫不出爲。金陵山水之遊否。便道庶幾瞻迎。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七

手簡

與趙德麟

伏審藝學昭顯。恩命殊特。聳動宗藩。超映士類。素切厚眷。聞報不勝欣跂。聖上雍睦族姓。敦尚風教。以粹美明博之儲。適契甚盛之際。定應建旄樹纛。疏恩大國。使河間東平。不獨見稱於前世也。尚冀老境未衰。得從執筆者之後。歌詠休明。鋪寫偉觀。臨紙倍深馳仰。

又

漂泊江山。望中朝人物。如在星斗間。可見而不可親。每自歎其淪落。而未能遽忘疇昔之念也。吳思道歸。忽奉手教。惇諭勤懇。如接款晤。恭審朝謁之暇。上體異眷。讀書爲文。日有勝趣。台候起居萬福。感佩不忘。滋劇慰浣。於是老矣。特與公結一報身之緣爾。安知異時。不復再有相值之幸。更覃深討。不倦忠義自許。周旋寵數。百歲高顯佛會中。庶幾一笑相屬。

與彭丞

先人爲門下客。衰晚獲拜恩地。荷先公委曲延挹。別後屢欲再尋未軌。而俛俛一力。殆不知日月之行。而鄙意不能自達也。於是遽聞巨創。適以營奉阡隴。走山陽。改舊卽新。用去年三分之二。在道路與督役山

聞。欲暫輟以赴所哭之位。竟不暇及。亦不謂遂舉大事。矯首愧歎。幾不知所控訴。方圖收之桑榆。不謂略其所可責。而察其所不逮。敦諭稠重。伏讀汗下。稍聞庶幾不失素期。執筆倍深摧哽。

又

自去年正月得卜。一向往來金陵。當塗。以理其務。凡目前可應者之外。略不及毫髮。此特蘇弱無助所致。而不嘗於門下今日之事。輒緩咄咄不敏。知借面之無從。爾曲蒙見素挽詞。乃知幷容。尚可搜求。胷中以見也。然率課終不能工。姑不敢不如來命。爾愧恧愧恧。

與孫知縣希誉

到此如歸鄉里。一番應接。殆不容少休。兩辱寵臨。尚未奚再詣門下。鄙心固不自安。然亦幸有以見亮也。向晚恭惟起居佳勝。偶昨日飲酒過多。醒思支持不得。特荷遣誨。尋失具謝。慙悚滋甚。少傾上謁。不勝拳拳。

又

往來亦屢矣。尚未得一詣館下。於是方欲事聞。稍慰鄙念。首辱遣問。繼聞杜願感佩繾綣。尤知盛意爲難堪也。日來履況復何似。比以所事未就緒。未欲入城。更數日乃克申致。跧躋固非得已。想蒙深亮。

又

微服到此。初不計許久。然不敢輒通問。日來伏惟起居佳勝。不圖惠顧。特先輸墨。欽諭不忘。感服何已。無衣冠以見門下。但深傾溯。

又

雨潭。伏惟起居佳勝。比以凶類乘閒。憤恚未伸。密阻瞻承。不忘傾溯。適聞督獄九江。戒行有日。度還轅猶在一月后。而北歸之期。近在旦暮。恐不獲少待。仰奉緒餘。可量依邑乍遠千萬加愛。俟息肩別圖上問。

又

爲別易久。跧躋不果。其書日來伏惟動履佳勝。忽披手示。仰佩不忘。因循修報。後時汨沒。目前事不覺荏苒。想未訝也。咫尺未即瞻承。倍希加愛。

又

與君略同里閈。於過從演四十年。異鄉流落。得遂相見爲喜。示既從容官守。固無以累故人。然常情所容者。可勝道哉。非意乘之。幾成秦人視越人肥瘠而彼善於此。有之矣。方時亦足爲高義也。老日尙可激昂。庶幾倦途猶能束胷以見。臨箑姑奉一笑。

又

久不通問。伏惟動履清勝。莊居咫尺門扃。既不入州中。遂不得一瞻見。傾向固無已也。初計野外可以苟閑。少日比益紛擾。殊不知其況爲時所棄。固無慽而私營亦倍費力。豈艱生不容少貸而然邪。可歎可歎。尙冀投閒。或奉一面。

又

霜冷。伏惟動履清勝。往來治下。忽忽累月。但日與田夫樵老。相與低回。盎然不知身世之爲累。則仁者不擾之政。何以上之。數欲一見面贊其然。竟爾未暇。可量傾屬。來問猥及。欽佩至意。事固有不得而已者。無間巨細。亦知恤隱有加。乃爾僭冒。無他。冀姑借威明。以牽其來。蓋私力已竭矣。可愧可笑。他貯異時請叩。

與成德餘

薄有人事之窘原缺奉起居。伏惟侍奉曼福。辱簡誨惠縑原缺原缺。備仰精製。感歎不已。其如窮日力以盡巧思。良未易當也。什物且留。續令持納。次餘俟旦夕占謝。

又

相遠易久。早時不得一具書。固非懈怠。特忽忽不少暇爾。眷言俯求之義。鄙懷其可忘邪。於是再奉手筆。所以相與之意甚款。佩服至情。可勝繾綣。秋晚。日來體況復何如。相望咫尺。欲見杳未有期。庶幾音驛之便。時叩深密。兩日風雨作寒。千萬以時增衛。瞻跂瞻跂。

又

相別幾一年。系望館第。才百餘里。於是方款交馳。既竊自幸。墮緒復振。亦甚愧不逮也。來貺勤懇。尤佩深厚。伏審秋晚。漸寒。日來起居佳勝。故鄙搖落之餘。高低遠近。種種皆飽足人意。但恐厭飫習熟。不復知難得爲有負耳。何時追逐笑詠。以極登覽之勝。溯風可量眷眷。

又

累欲作書。跧躋不果。勝義難忘。常在傾屬。所示書累幅。諄厚如奉周旋。伏審涉冬以來。體力佳健。感佩愧仰。可勝鄙陋。一報緣中。種種皆是虛假。一毫髮低昂。六鑒便不得休息。且如德餘美才好義。乃俯首人後。綴綴恐有所不逮。則彼所以窘我者。定將何以寓之。興言至此。但有歎息。而惟知爲虛假。乃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時參承。倍深耿耿。

又

至節不敢慢。敬勤祝。過煩敦諭。慙負何已。前履新正。盛義感格。對時交慶。亦別當展敘。次衰晚於一報緣無幾。雖得君子於末路。要是白首所期者。不能旦莫周盡。可勝喟詠。適有少冗。作記不究所懷。行圖後便次。

又

比奉累書。方知前日跧躋爲可憾。至於美詞妙翰。資藉相予之意。則恨相得之晚。古人所以深歎而不已者。益信其有味也。日用有餘。更當展轉紬繹。以極超詣。他時將聰額望不及。豈敢輒恨於世習而已。自此常不乏交馳。介還遽索不能盡千萬加愛。

又

日者速欲具謝。作書極草略。方圖繼之。以訟不敏。隨分目前。益撥益窘。遂爾淹晚。專委遽及。愧佩眷勤。滋

負贈蹬爲可責也冬深苦寒體況當復何似屏居意味無異一日風霜駱絡只得畫灰養火以寄餘息前所謂窘者亦願於強勉耳早晚一笑周旋未間時寓音驛似不乏於糟和之得也如何如何咫尺窮曠倍希保衛

又

元章跋尾過承錄示至荷至荷必多得其字蓋數百年無此作矣眞可寶也鄙陋出於一時盛意所臨故輒狂妄尚何足紀錄悚息悚息

又

比蒙手示乃在區區所貢之前欽認眷勤可勝傾邁方時故都盛麗想時有登覽追隨之適但以厭飫朝夕不以難得爲有憾也貶所褊陋略無與意等者但愧處邑邑而已頗見懷否

又

頃蒙詔恩首被翰墨爲禮勤縟欲作報非精意不能少展已而將一過故都庶幾促膝可以布敍徃苒不契遂茲淹晚愧負常若有所失方且圖之遽復委貶有加不已讀之不覺汗下於是不腆之罪不知所文矣不審久要尚或見存已否雨不止日來侍奉起居何似瞻望舍館倍深約結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八

手簡

與無爲楊彦濟貢元名濮

早遊門下荷侍講豈諸貴相厚沈落異時不能少自激昂以投平昔眷言追歡邑邑不知所控而牆仞具存近在咫尺又復龍駒鳳雛實相袞發不謂至今纔能申敍契照俯求尤愧先意之厚低回展轉殆將何言春杪尚寒閒居進修動履增勝人物如是豈勃窣可久者接武隆盛指日可期一介何堪亦覬餘光之旁振也連日衰病支持不前作記極草率別圖上門灰

又

累年家私多故今春以來疾病相尋中間至有殤女之戚老日憑陵殆不知其可遣免然時見子顧得聞美況輒資以爲慰於是遽枉輸墨惇論稠重如接講席住太平十三四年墳墓在焉非不欲首丘以死而原缺輒捨攘比已就官城得數椽地距此無原缺宿不晚將遷徙以之安但門庭浸遙定原缺何日披奉向風耿耿

又

原缺原缺密邇久不獲修記且因循自忽而然原缺原缺所邇但深約結雨不止秋物漸登圖更爲娛其得於名理

蓋不貲矣履茲勝候惟勳止萬福德門俊望不應淹恤如是之久時未我與得無懷寶迷邦之滯乎尤而盛時日鶩超軼實惓惓於傾耳以待也

又

原缺原缺屏寄蓋常投跧然而善況德門俊望原缺容參承之緩邪瞻蹬原缺原缺其愧何以爲原缺如聞貢籍占先原缺原缺原缺赴續食田原缺聞但日鶩高明少慰疇昔繾綣衛自是原缺將不輒輟修馳庶幾桑榆或在可錄

又

一住太平十年與原缺原缺原缺故門庭常在企頌異時先公官守纔隔一水適遷金陵居未及相聞已絕朗晦與言至是何以爲贖豈慶仲氏過與特遷玉趾使得紬繹遺懿以信不朽拙陋僶俛方愧不逮而來諭稠重譖之粟然汗下何時一奉周款臨筆耿耿

又

日者玉趾少留獲承款晤遽別不忘瞻跂改歲尚寒不審日來起居何似春試必在高名相遠聞之不時尚阻慶問其如久屈轩皇似於德門俊望爲未滿茲其時矣得報卽圖申敍

又

比承見諭俾待詮次先君子遺懿欽奉雅厚不敢以不敏辭然拙陋不足以形容原缺有愧於俯及也輒已錄出謹遣人上呈原缺見子顧及圓首座云欲趁清明納壙不復自緩幸加亮

又

投分世眷差池不能旦莫相款系懷疇昔每以之爲有負也子顧適在比舍而姻婭所篤故時得杏叩爲慰既踐前列想已具績食計咫尺未有再奉諄悉之期臨筆耿耿

又

愚疎無遠識晚節又失周防自貽伊戚尚復何言常情之所共棄分當塡溝門下乃蒙惇篤委問詳諗欽承至義愈不知其所控也一水圖叩舊館固不難勢輒未能倍深引詠漸有涼思仰冀善衛

又

投分德門蓋濱五十年之舊師承友接實均上翟而晚又獲見錄於賢伯仲間方且錢刻澡瀣以會器與不謂有此汙辱殆將見絕於契好矣而乃愛有所志始卒不替永言深厚滋劇愧荷何日披承臨筆可量依邑

與韋深道居士

累欲作書率爲事奪馳情不少忘也辱問勤款如獲奉周旋欲焉鄙懷尤爲相盡冬暖氣候介八不爽不審尊候起居何似老倦觸緒支持咫尺又接新陽則一歲固無幾矣占晤未期報筆悶然不自勝尚冀不乏交馳時有一促膝之慰也

又

尊夫人壽考庶幾貴榮萬福令嗣力學進益且令一意讀書先五經子書史書未必可便打套姑置科舉而無心於進取自然本分學術見矣凡謂之流俗者爲外物所制爾學者果流俗所制哉只要人道好所向無不合即流俗也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善者其今日所謂善乎學者審其是而已孔子亦獵較隨俗而不制於俗亦何能較我本分爲學邪更須擇所與遊師友則正童子之命不待講而後知察令嗣有美質深道養不在外而低回閭里宜有報施其身不在則子孫其承之

又

終日塊坐旋尋事遣免每有所屬又輒懶惰不能葺豈付予之薄不使預計有待而常劫劫於倉卒臨時之迫邪可歎亦可笑也五書已如所命偶失子言之便皇悚皇悚十紙偶忘之得來諭極負愧悚即當收索鄙素塞白爲獻也時人簡帖亦未暇尋坐右纔有德素數番先上納他旋有旋特呈次他時得歸當踐前約雖未必汗君牛馬亦可添助篋笥猥冗然其中未必無所得也親情施朝請結收此等物甚博亦有可喜者其子益求君得好事必常往還曾覘闕否半月前朝請君過此出近得李西臺三四紙甚佳去古遠晉魏諸人筆墨已不復可得唐人班班可錄世既不以此爲事故湮沒不傳不妨隨意所嚮聊費舒卷作遮眼度日計何必一一精擇邪來即披承不覺切切仰投一促膝之款

又

貴聚萬福令兄安勝不及別書墨四餅皆自用者敬以爲獻魯直近得永州丁注云四月末方離永六七月間可到南宜行亦甚緩兼荒遠所到處如見古人必少留連相與作緣爲況極不失所也蒙問及尤見風義有立敎篤誠意之盡也欽企欽企亦不煩多語人中間蒙相約乘輿幾時可以踐言學制自縣升州不知須用入州學否審然遂有數月過從之幸於老人非細事也兒子到官已一月骨肉輩荷存問乍著錦衣上盛眼昏作字絕艱恕不周悉

又

不通書已閱月吉祥師見過意其歸可以附記而遽行遂相失鄙誠未達可勝缺溯尊介被問敬審雨甚作寒侍奉起居佳勝老倦搜索意味欲自激昂差得復失信不自然竟爾齟齬可歎亦可爲相知一笑也何時瞻奉千萬保愛介還略具毫髮他巳後記

又

相距甚邇既阻瞻承亦不異數千萬里之遠也惟是雅誨有加嘗得警慰爲甚幸爾示諭侍醫稍迫服食必已康復初不與知失於咨問皇恐家學自是一種意味以美才過人蓋無入而不自得者想日有佳趣州學尚用貢入否猶冀資稍時從容也燈下作字殊草略庶幾見亮

又

蒙示諸帖除古人不可得而見其諸皆故舊也生死流落附卷增感少留披繹遂當題記歲月續奉納次閑中檢出頗資是等物以消遣獨荷見契而又疊疊不已不止仰欽雅致實亦荷感良重筆爲油所滯率

不行殊愧甚略

與孫肖之

相別時不謂許久計生理有經則茲地乃舟從往來之便而衰茶之家實幸得之不圖一水便成棄物其所幸得者遽委諸草莽眷言欣慕無時少忘秋冷日來起居復何似乘輿扁舟固不在昔人之後而剡溪雪夜其能興盡而返乎不相交馳又將暑月以賓客輻湊之地且皆好義而來諒不復一老系念特衡門棲遲懷詠詎能已邪屬便併修諸書愧不逮意

又

附遣贊人行有書累月矣猶未得報元白來雖不承書凡所以願得於左右者種種皆滿足人意而又倡酬佳篇璀璨震駭蒙鄙不謂尺寸之楮研額於霄霄之外欽歎警策感慰可知日來復不審不出里閈動止何似謝庭蘭玉自有一種風氣況嵇嶉磊砢卓然自表見乎投分簪履之舊念每及之不覺兀然拘束而神馳乃在步武杖履之末書所不能載者元白必能具道加之自是當聲問稍密者適得此可人故足倚仗也

又

衰茶屏棄初不謂如墮井中終無可與晤語者杜門固足自遣然久別或有幽憂之病蓋元白來相聚累日官不易得之事寒擁輒聞於方歎密之時似是有以見嗇益歎奇蹇之不款也儀眞固佳處而諸可人適在焉累辰招延勢輒見蟄往但齟舌自恨今則噬臍何及矣春夏乘輿扁舟門庭之迹固在也未間時仰書誨

別是一區處。尙阻拭目。遡風增咨。

又

去年必在揚州。且安居將復入浙。新語想益工。深幸傳寄宣城。天下佳處。只是鹽法太嚴。異時玉趾有妨爾一笑。岑倅世舊。尙在官。幸爲申意。久別未敢輒作書。其昆仲各安否。

又

元白政兄嘗作書。專人留書後。一去月餘方回。昏夜叩門。黎明戒途。所以不及改。限未相見。白則願見之。勤具如前紙。但恨力所不逮。迫於便速爾。

又

昨日得不愁書。方知閣中令似。今皆服藥料。憂懷相接。不易遣免也。失於上問。悚仄悚仄。今次學中可住幾日。甚有促膝事。非筆下可見。深道向來書可密封示否。日近速有書去也。速脫二齒。極爲之邑邑。都不曉其所自。前蒙示及讀淵明詩有味。乃是才業稍進爾。兼長者。正宜深讀陶詩也。此境界難入。如東坡篇好之。然所和只是其詩。加閑放爾。了無一點氣格。既知其味。方敢及之。有近詩雜文否。求數首。會明可申意。

又

貴眷萬福。少尹公今在家。將已入都下。權用未見也。處長閒已就吏部選。頭腦尖次第不作外官矣。向所家藏古墨。久未見寄及。試爲督之。去言聞亦在儀眞多日。欲作書。則聞入浙矣。許小册子。遂不寄來。何也。後信願不食言。宜田尙可料理。都不見說。相從得兩日。比舊差肥。英爽愈逼人。可惜閑處放着。尋常每欲作書。則巨細布之。臨筆又省記。不來。老態然也。奈何。

又

老境無一種如意處。肖之口占六七闋。皆云遊戲中語。雖一時形容。要是天尊地卑等語。不是過也。聳然擊節。如見絕韻。而肖之每出一則如壇上之盟。端不妄付。其得者。亦如是也。日來觸境形容。想不乏苟加惠無聊。振起頹墮。得筆吏一大軸。何啻萬金之賜邪。

與李去言

二年不接款晤。蕭然向人之不已者。其可能一日而忘也。過從中屢獲咨叩。多能道形迹間糟粕。而超特絕擬。如精金之在鑛。美玉之未剖。曾未有略與欽承之素同者。惟德愈充。才愈高。韻加勁。則姑領以自爲慰耳。一向窘率。無暇仰候行李。不圖未遽疎絕。特迂翰墨。申繹展轉。殆猶靈龜貺之。恐其或斷。佩服感刻。何以借況。春暄。日來起居。復何似。冗甚。顒留來人少待。而竟亦疎簡。臨筆倍深跂詠。

又

晚葬何塉。交遊如君子者無幾。枉求之日固久。而相從之樂。曾未得少款。念念常若有所負。而要之。此況良未艾也。前日人行。嗣圖占敍。妄謂江上風月。或有幸於藻飾。故延跂命途。頃刻以之。比奉委教。乃審三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九

手簡

與孫肖之

暑後雨作。輒如初秋。日來體況復何似。久不獲奉來問。初不知行李稍遠。但想系爲勞。亦不能無疑於見簡也。忽被手示。諄諭有加。慰釋兼之。實畏見厚。一墮井中。目前境界。一切如寒灰枯本。間不能排遣。則追詠早日與前輩從容時。資以自浣。況眞得前輩之風軌邪。扁舟取疾。才一宿一日事。維之熟之。其情奈何。便介如織。不過煩一揮毫之頃爾。實我萬金良藥也。四月十八日。

又

別後日計宣城緒餘。從者未忘便道。鴻飛冥冥。杳不知所跂屬。中間元白周旋。亦相親厚。尺間事雖慰。纔

徑已蒼而稍荒。不免復爲淮上之歸。高興蓋無所不在。不特掌拳未有以慰釋。可量悵企。暑候已涼。邇日復不審起居何似。老境勿率。分從井蛙以寄餘日。扁舟訪戴。勢或可期。但時間未能向風滋不能已。

又

吳中風物。如人意處多。但能擺落世境。超出三界之外。則隨地皆我有也。彭琢物象。造化之所祕奧。想見盈編溢軸。遂富流傳之盛。而吟哦擊節。吳越之人似無復他語之間矣。孤悰不堪。惟劇欽企。故居之還。定在何日。設可度今歲。則秋末定獲披奉苟或差池。冀書問不我遐棄也。欽仰。欽仰。

又

說禪作詩。本無差別。但打得過者絕少。久不見佳句。有便無惜大軸見寄。洪覺範報應如此。每令人短氣。聞已歸。不知何在。得近信否。某人超邁不倫。落筆卽在人上。聞有底滯不排遣。則想像其人。吟哦其妙語。以當良藥。端如人以手推下胷膈間別是一般境界也。其家維揚環堵傾然。不妨挽留。相與卒歲。庶幾到吳中。因得扣盡孫肖之見在宣城。不免復來矣。野夫、公擇、皆平日師仰之地。諸郎豪賢。尙恨不能徧識。獨某人囚到揚州。曲蒙惇篤。久知投分款密。今復官守適階行道。想見超然物表。日有交相警策之勝。未卽瞻叩。良可歎也。繼此可以接武交馳。似亦不惡。但吾友無或輕動。實深引詠。香盦姪惇朴有守。中甚耿耿。或相見更望開發。

與楊元發

大暑。伏惟起居佳勝。初相別時。作一月計。指日如約。忽感寒疾。而中汗。垂絕於朝昏間。先辱書示。人還。不審骨及之否。於是再枉手筆。亦以病未聞。尋失布謝。慙負不能已。然必有以見亮。得舟便行。千萬遲回。貴得追隨少日。粗賞素念。作書多不暇周悉。

又

金陵住久。人情必漸熟。登覽之盛。想所得爲多。恨不獲追隨先後也。或少低徊。舟來卽在步武間。幸留念。

又

大暑。日來侍奉爲況何似。人回。荷垂報。意厚情親。感刻無已。病後氣未完。又去此之意殊迫。過一日如一年。祝舟似許不許。今再干之。更託密諭某人。得一隻且般得起爲幸。千萬留意。仍爲申意。不久相見。更不作書也。

又

比三得書。所藉周悉欽諭。歲晚。顧鄙陋不足負荷。而恩勤至此。但懷仰愈不自勝耳。日來侍奉起居復何似。早來見元戒云。此月末當暫歸。然不肯遂去此。審然。則正若相避。然或無別急。願少留。過中秋。同爲金陵月下笑也。急書不及詳究。其諸可以意索得之。傾企。傾企。

又

每奉來問。如接款語。久要乃爾。其仰德宜如何哉。舟已有涯。實出厚義。縷縷筆下。固不可見。況無暇邪。

又

寒暄相乘。不審旅況何似。累到使舟。承謝客。比修問。輒云已出。相從於此。乃是素期。不謂勢地懸絕。一至此邪。瞻跂。瞻跂。示教敦款。尤佩過情。或辱少降崇高。使得周旋步武。不負平昔。豈勝欣慕。介還。具記草略。望貸誅戮。

與胡淵明

改歲。恭惟起居佳勝。一別半年。間承意外。初則震駭。燄失匕箸。已而度必無慮者。所謂非其罪也。當在是矣。斷斷之力。無地可見。毫髮徒有愧於雅眷。逼歲到家。首圖參候。以無人可出。遂至稍緩。比款第稍緩。相失亦蒙重顧。又阻披迎。方欲早晚再詣左右。乃先翰墨。感愧。餘非筆下可見。臨紙增咨。

又

晚暮未知稅駕之地。茫然殆不知所控。偶得卜差。便不免還就。以投生游死葬之計。方奔走將一周歲。乃克宅窆。非敢謂勞。特有幸於甫畢爾。當塗令何處長。似是天心見佐。而全付其助於斯人。不然孰能極力見濟。使無纖介可憾邪。處長雅與君子相厚。故及別有一事。非促膝不究。一二日專造門下。

又

午刻。伏惟起居佳勝。早來承寵訪。少奉周旋。感愧無喻。辱手示。幷諸帖。背軸甚精。足見雅上地。少留二三日拜納。次方又有客。具報稽晚。皇恐。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

手簡

與吳思道

改月伏惟起居佳勝。久欲相款。到此遂獲自慰。而累辱見顧。評詩論文。備盡相予之意。既深開警。又以知超然特立。不愧所聞。爲欽幸也。方圖造謝。遽被書問。感佩無已。乍遠。更祈善自保藹。

又

佳詞尤畏風味。恨未得酬對也。異時遇相知者。時一出碌碌輩妄自低昂。適足取輕爲累。其諸皆望如此。既荷見察。不罪僭易。

又

相別遂見改歲。倦游落莫。求深夜論詩清話。展轉一時之勝。了不可得。但常頌秀句。以聳動吳越我輩中人爾。還家方數日。多事未暇。偏作書。所以具問稍緩。日來起居復何似。未獲尋舊夢。以寄雅況。區區。徒知美才不卽相會爲可歎爾。

又

別後多在道路。故書問無從可致。還家見儲子椿。則聞動止亦審。書問常往來。每荷存記。便欲申敍。兩經

除席哀苦無況加之在處疲曳稍休方覺如在醉夢間因而不逮想見亮也比來詩句必愈工嘗作小詞否不妨傳寄使頹惰得以擊節振起也故都春物漸侈登覽之勝不與他處等定應不乏追隨吟嘯之適陋邦老病無異凍蠅身世所值乃爾故人當爲我一歎也

又

近專遣人奉書常逸左右還家忽忽易久然雨雪寒甚意況不佳甚思前日會聚從容之適也於是遽枉書示佩服盛義甚厚然不知前書何處留滯猶未達又恐今日所貺偶不及爾乍晴可喜伏審侍奉起居萬福欲見未可得音郵時有一接語之慰可無憚勞否浸暖千萬加愛

又

相別將半年一向道路然勝處必奉思也到家則爲亡者作少佛事隨分牽迫數日前方因便奉書近來職事必多休暇新詩佳閑想已盈篋時幸流布使我得拭目爲榮何慰如之逼節多故作書殊草略不盡鄙意當俟後信

又

春閒寓書爾後增瘍寒疾意外百色見窘幾與弦世泯然況過從書問交馳之際哉然好音未嘗去耳懷思拳拳略不間斷似非形迹所能疎密也忽披手示愧畏不已伏審大暑侍奉佳勝感激滋甚區區去此之念已久荏苒至此實自困耳今已有涯因幸便道少逢會晤之慰尤非細事百冗殊不逮念

又

別來昏塞無一點佳況每逢來者道琢句愈工作字不輟追異某人朝夕往還談笑恨不得從容其閒以奉勝致但深概歎纔解舟便獲展奉藉慰不復詳盡

又

近託楊元發奉書當徹左右相別忽復近一年雖有瞻見之期隘蹙輒未契向風可勝傾跂秋高暑退日來起居何似更十許日可以面悉當幸披寫

又

鄙陋於作詩尤非所工推借過重率爾冒瀆不謂厚意遽勒之石荼焉非據反深牽玷之愧曲蒙摹印爲寄加之背軸精詣愈增愧惕比來夜涼燈火可親南禪款語展轉忱如到眼觴舟得地庶幾復有此幸也冗甚未暇周悉瞻跂瞻跂

又

日者先蒙枉問告以圖舟之策尤佩相予之厚輒如所命遂有可行之期感刻蓋非急欲見我豈如是尤愧盛奢爲不易當也并俟面謝

又

竊觀年力愈勁麗欽歎不已新詩佳閑想朝夕於是杳請有期豫劇欽仰

又

累承寵顧牽迫未果叩謝亦未能相從周旋邑邑常以爲懷也乍冷清晨伏惟起居佳勝辱手示感愧容再叩之續奉聞而事極毫末但人各有所見也徐弟尤荷展轉

與吳禹功主簿

伏蒙寵寄詩編讀之忽忽疑是正元元和間人而抑揚頓挫老眼爲瞥而不知首之屢肯也固非知音者乃辱假借如此感刻豈易披寫而珍藏爲貴當與吳家共圖不朽獲承下風已復累年早時同寓尺寸地自可朝夕周旋而滯留今日遂有不及之歎況瞻望數千百年後論世而尚友哉收之桑榆仰賴俯應適營葺暑居叢冗別當修染次瞻企瞻企

又

相得殆累年矣而漠然姑得於往來塞溫間雖物色以謂必有過人者而披寫投懷曾未得其一二也末路何堪獲定於交游之後以其潦倒不振知自愛仰而已又不知高明所以見寓者何如哉方相接時固平平不甚款密別後繾綣幾不相捨未知古人眞能如是否其見於傳記簡册中則茲有愧於不逮也冰雪不渝更期晚節

又

累日幸相接覺不得少奉眷勤早來就別復不得一見罔然無以爲況向晚履況何似後當去此庶幾再來得以展敍

又

采石之遇已成陳迹足爲佳話遂欲因之不輟交馳投老何堪尚乘習氣之餘獲承超軼不謂初書已復詎舘方且偵伺爲問以就紬繹來問燦然何異金篦之刮膜也已而趙君歸具能道動靜亦聞遠涉衝冒嘗移疾少日春物浸侈想見支頤吟諷日與融和爲低昂拭目他時竊深企向

又

流落累年邂逅官所寓然一番搶攘遽促異地覺不能從容旦暮念之殊不知其味也論世尚友古人常想像於數千百年之後所以見其傾慕企金陵殆不容應接日思復尋野舍之樂特未暇輟身以往咫尺勝晤方且圖之初暄更希善愛

又

過歲更闕復去因入城一瞻見汨沒眼前殆不容撥置感歎不已日來職事優簡新政定須情通祿仕固不期此要亦常情低昂不得不爾也金陵略無可喜處窮目力只了得人事俟少遣免即在治下庶幾得以展敍也一事勢不得已輒具公文仍屬趙彥強面致

又

近別伏惟起居佳勝三日太平居三得展奉固足以爲感而一日病不能興一日登門不得見二者皆從

容而勢輒見奪極不滿意別來瞻跂尤不知所遣免日來大暑履況何似思尺未即會晤千萬加愛

又

比价還便作書適在紛擾中敍意疎略頗蒙俯察已否忽忽遂涉暑候早圖登門今則難於道路定應未遷召聞能復見待乎欽跂欽跂專介枉教如對燕晤恭審日來侍奉起居佳勝佩服延挹彌激向慕其感不待言者才高位下前人所難孰謂枳棘終能安鸞鳳之棲耶瞻望軒辰可量依向

又

近蒙專委迫行輟忙爲對深恃惇愛亦審被差考試今必已歸方春仍在下車之始政事一新人情孚洽體況當復何如徂見無所不宜坐膺多祉也才高器博信所謂割雞焉用牛刀隨遇低徊少時即有遷召胡君遽歸不欲無書其詳俟後記

又

數月來家私窘蹙哭泣未聞而疾病隨之治死營生窮於一力其勞弊捨攘殆不堪命非筆下所可形容惟見者知焉頃辱慰問以故未即爲訴想在深亮比來應物衰源發其緒餘已見於驚世絕俗之文而揖其土苴使老安少懷凡託治下者靡不得其所欽慕有自來於是尤劇傾遲少日或得躬敍繾綣向風不勝系客

又

不通問又復月餘時有人來頗能道比日動止殊慰馳仰日審兼領理曹而推鞫甚多想勞區處有才爲累平昔所歎必有以裕如也秋熱日來體況佳適不晚或得會聚其諸非面不悉

又

新醞熾煽皆村居所未嘗識忝冒珍貺固不皇而貪得忘愧輒已祇捧獨未果一覬滿欲大嚼揮毫疾於驟雨不勝系詠之至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

手簡

與吳禹功主簿

昨日專人歸上記當浹几下氣候益暄幾有暑天意象爲況當復何似稍開塞疏壅以遣經寒蔚滯之倦遂迎三伏以故不無應接之勞小間便圖近次

又

近作書偶失投徹之便初意已沉浮矣比審已歸則鄙懷當幸麾浹方闔其然以冀申敍遽被專委情文兼盡固已不勝佩荷而屬辭雅麗揮染勁秀又得之矜式爲多感向拳拳特未知所借況也春寒不解邇日恭惟尊履佳勝跼涔之迫乃能暫寓而略無纖芥可指以議者九萬里而圖南詎不信於今日哉竊寄下風庶幾一息可附也如何

又

江上邂逅謂得從容少慰欣慕遽聞遑轅悵然不知其況豈牢落盛寒中勢不容少遷延邪尋欲作書屬風便徑歸以故未果改歲伏惟動履清勝雨雪相仍春物頗遭抑勒一晴則不可遏矣美才盛年自是當日有佳趣老人但貶得眼爾可笑亦可歎也系詠勝晤倍深依仰

又

晚得從玉趾之末。超軼絕塵。每自歎其不可及。而曲記愛忘。不以暮齒爲不類。爲有間。方且抑揚頓挫。竊竢前。如前干猥瑣。正在滾沸中。早得一出手。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也。

幸其先後。不謂行色在望。一念所乘。但深悵仰。改歲已復初暑。日來恭惟動止佳勝。引詠治下。同在江上。然順風揚舲。杳未有此便。臨筆不知其況也。

又

別後即舉葬事。用去歲一力酬對。臘盡方少休。閒承甕屈絃歌之樂。雖常格所拘。是亦一隅邂逅之福爾。三月末徙家當塗。旋葺蝸陋。數日來纔息肩。以故書問稍滯。固知牽制不獲已。要亦在所矜照。專介墜問。輒輒挽文不能斷。冰霜下移。信乎相悅於我滋茂也。感激愧佩。無物以喻。人品瑰爽。似非鄙拙得以形容。要將擊節衆人之後。以承峻擢。愈遠千萬加愛。

又

前書曲蒙寄示諸文。紬繹妙悟。嗟哉。文章久不到此矣。復熟不已。幾至成誦。於今只在几案間。意有不能遺。則藉以當珍劑。別後佳製。必已堆積。雖入秦府庫。眩奪不自持。其如皆絕世之產也。安得一篇就得。擊節於其側邪。日來竭涸不異。智井辱寄繅紬。猶未有以窒責。少須從容。因以請教。然極有愧於瑰意也。

又

竊究盛文。遂得周覽治下景物之勝。追逐吟笑。實出幸遇。而羽翰不傳。咫尺千里。春已去。憑陵節物。想多翰墨之傳。繼此日有來使之望。亦當因之。或自鞭策也。

與友人往還

希韓。昨日承見訪經宿。尊候安勝。不及別啓。會次。幸展轉異時。可以聯步相過。并得奉教督。實爲慰願。狂斐得之一時。偶氣類所鐘。因竊藉之。以爲請教之地。而賤家雞肋雉。遂有所收於晚際。紬繹高妙。果然汗下。庶侵尋末軌。以投自効。其諸更冀委曲掩覆。無至咄咄於太甚也。千萬見察。

又

欽向有自來。每以相遠。不得接武。披承爲眷眷。於是特辱存顧。乞獲瞻拂。色夷而親。可畏而親者。其在是乎。別後資養之茂。重歎以爲不可及也。累日大熱。又客至不已。謝後時。皇恐。早來伏惟起居佳勝。無緣趨謁。想蒙加照。纔此。尚得一再見否。未敢必冀。傾跂無喻。

又

春暉。前日誤寫爲迎春。惡詩或未用。可貶付修完。以稱題意。或參差。亦不妨將錯就錯也。一笑。向須長春軒詩。必是因花得名。轉錄奉呈。日來句屈俱達。藻思低昂。正當相與形容。或已得錄。無惜開奩延企。延企。

又

昨日承青累幅。詳稱未暇披繹。而家間失望。何止交徧見責。不離於坐。再遣來人。亦於少室公處、約略想已塵浼。晚來起居佳勝。青詞謾輒注思。元不知黃籙儀物所貴。與夫事之本末。姑如常醮敍致而已。大匠

不吝斧斤。而櫟括之。良工之側。多曲木。固有論次。得所模範。乃未學之幸也。遂即紬繹。謹錄呈左右。以勤竢前。如前干猥瑣。正在滾沸中。早得一出手。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也。

又

天氣昏重。老倦從而浸劇。願見甚至。而不能勉強。良眷眷也。晚來不審爲況何似。諸帖輒跋其後。數日不暇及。遂爾淹回。想未見訝。德素名書也。不可不使之出一隻眼。丁希韓行筆有定力。殆進而不已者。可示之。因問老人之語。頗適理否。餘俟面承。

又

秋物登衍。追隨正爲勝日。罪垢不擬污人。遂爾屏處。眷言游舊。可勝跂仰。不審履況復何似。詩不欲遠厚命。奉一笑足矣。不必參次成篇也。尚冀邂逅瞻近。少浣勤懇。

又

晚來起居何似。數次勉強起枕。輒如在磨上。欲候見。遂不果。跂詠勝致。但深縕緒。前篇和納。并元發、明叔所賦。得之皆盛作也。老者不度德不量力。但有附驥尾之幸爾。亂道來日錄上。

又

濕熱不解。早來起居佳勝。昨日幸獲款晤。超然勝致。警慰多矣。方圖上問。辱手示。銘佩增甚。見委敬悉。惡札豈足爲用。特不敢不遵禀爾。溪堂佳詞。鋪寫精詣。彙咄咄於一時景物。無毫髮不盡。不獨宛轉高妙。攀跂莫及。復喚索所遺。亦不容措手。勉投匠手。以丐斤削。甚媿狂率。少間。元發、家能俯同否。

又

老倦素不工詩。又久不作。特與衲子輩代口鼓爲戲爾。不謂流傳。仰玷匠者。更煩注思。俯同借寵。粗糠。皇恐無地。陋闊頓有此獲。眞一時盛遇也。詩固難工。得來尤以爲屠龍。而不復振起。欽承高遠。非止區區蒙被。他俟面盡。

又

早來起居佳勝。昨日過辱相求。遂獲從容勤懇。可勝愧佩。昨日睥睨。曾不得一出氣。竟至汗濆。珍藏。皇恐不已。細思誤用字處。須著改正。如蚪作科斗、作蝌之類。輒望從旁注出。庶幾掩惡也。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以氣吞之爾。勝人之語。尚爾脫錯。區區如衰憊何。一二日再上一面。無限勝事。而彥國不起。令人氣短。

又

昨日承寵顧。偶未食。不果款留清晤。良眷眷也。經昔體況復何似。佳句憑陵。殆不容出手。特不敢坐享連城之瑞爾。雖不工。重以氣類。尤覺牽強。值飯數僧。未獲奉候起居。悚及。然勿廣爲禱。一則掩惡。二則不欲知爲尚敢作文字也。

又

久不獲展近瞻仰無諭初暄伏惟起居佳勝蒙手示煩然滿紙讀之汗下但欽歎畏仰之不暇耋文章之盛久不到此矣衰陋雖不足以擊節然管中之窺猶及一斑之幸也其梗槩若有所辯訴者不謂流言一至於是可怪可怪果辱久要敢望安穩不動使三而後起者有愧於地下不勝願慕之至旦夕奉謁方有客恕草略

又

晴日伏惟起居佳勝竹軒薄有意味或乘閒過此焚香試一種新茶遂得少接勝晤適所欣幸

又

欽慰鄉評嘗謂早時疎略似有以主之末路周旋豈無深念故求田問舍所占於此爲多亦有以見亮也更數日當暫歸冬初復來獲遂登門上謁次地接閶闔而深閉自居每想見涇渭內分而光塵無間非有本者豈能如是欽仰何已

又

多日不展奉伏惟起居佳勝梅花將盛嘗原缺景修或能展轉雅舊一來同尋蘭皐餘味會上元餼鰫而花亦未全拆方伺朝夕申致乃承暫入試闈不知何日定可出尙欲與花相期還就高明臨既也率易咨稟

又

改月伏惟君子休有多祉昨日灼艾中書賜教并示近製雄文呻吟方竊遂得超然別在境界信矣文章與造化爭功也前人已有兩篇記曾過眼似不能灑離是等格律尤爲難工非屈原宋玉未易與風雅爭衡漢儒頗盡心於此要之祇是一時所尙晉魏已後則無足論也李白數篇奔注汪洋自成一家不若退之子厚催埒西漢近時歐陽文忠公秋聲乃規摹李白其實則與劉夢得杜牧之相先後者東坡自以前後赤壁爲得意不知馳騁前人當在是何步武間擊節高妙因幸垂教

又

承手示恭審晚來起居佳勝蒙開諭曾門之盛渙然冰釋自是天聖七年因久廢此舉再下詔申之而先攷定進卷乃召自此始耳咸平二年是眞廟第一次科場陳堯咨榜也天聖七年下詔次年系王拱辰榜制策所中何泳是太常博士應賢良方正科富弼是布衣應茂才異等科弼第一泳第二此間無文字可攷既可疑須改動人頭處也如何如何不知曾門進卷是何等文字曾與不曾先攷定乃召更煩見教拙語切不惜斤斧一出則掩覆不及乃所望於匠手也後日早訪及千萬千萬

又

蒙枉佳句佳作固所欽仰而愈和愈高至於長短抑揚罔然景歎未易仿佛其命意也急遣回介徐當奉課次第恐未盡眞成疲鬻之於騄驥也野外雖耳靜亦目前事隨分規處艱生如鹽車之足定斃於服勞之下矣良有愧於勝游欲到蘇湖逾年迄茲未契更須相見得少盤桓卽附驥尾

又

魚魴必已無恙尊候亦計復常韋深道潘不愚李文郁各寫書不及致平時相見否東表近得少款必到家矣氣類斗別學莫便乎近其人信矣詩人之美也深道千解有甚次第莫似猶猴賺鰐魚否萬一舟行之便自青山到敝莊亦不遠一相見了人城路不甚遠非所敢望也火瓜細者城中無賣客得一百條已上趁時收藏敢奉浼否猥事非所以累交游難得此便只是須來取錢雖微末要須適理爾非疎外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手簡

與翟給事公逕

皇恐上啓知府給事台坐不獲瞻望踰二十年德業日新譽望日隆而衰邊流落愈窘愈下勢地窮絕情雖欲通其可得乎間承出膺藩服近在咫尺終不敢輒修記室之問其如疇昔之念固不捨光明亦妄意氣類之猶在也秋晚浸寒日來恭惟台候起居萬福道義紬繹體用宏博方時豈有居其右者抑揚消長自與造物者冥契而僉允所期天人其遠哉日登隆制益邁伊周之蘊上符聖學永爲斯文之助

又

皇恐上啓知府鈐轄給事台坐久欲申候記室踧踖不自果衰晚淪廢詎敢晞光疇昔端恐有玷美玉末路狂僭固知得度未遽捐絕故妄意一歎之及遂辱專委偏形懇惻醜難覆發未論大全爲末始見追戒展轉不能自已霜候浸寒恭審台候起居萬福竊承前騶已成一代人物銮動所過卽幸從邦人後瞻望道次分慰不易得之遇亦意破餉弊帚猶獲一顧之寵也

又

款承旦莽既已齟舌安計便道登近蘬幸桑榆之得加之帥幙鼎盛較舊鎭不遠一兩驛自是藉借光明

242

15A

時猶修敍蓋非苟然而然也但廬屬未及暖宣命已在門矣來使促歸甚迫殊愧疎略

又

每到田間邂逅地當舊鎮往來之側時能引睇如望星日初計鉼車或尋吳中前日之路又竊覬幸舟行便道於此乃心徘徊幾不知所堪已而聞淮西擇帥就頒開府則遂有必得親近之幸賜教果如所期豈勝欣跂欽仡侍坐并敍繾綣

又

某欲爲宣城之居者累年矣亦嘗得數椽地方議遷徙而水被命遠近莫不見處此特他人妄意鄉亦未知門下餘塵尙容擁篲已否久須聲問稍通乃期款晤然後俯慰依投之幸忽忽易成蹈躓竊謂素所欽挹遂委諸草莽竟茲猶豫實未嘗斯須忘念也近黃大臨元明出所予書中獲奉批誨則不腆所昧蓋剪剪之吝亦欲焉追訟未知所以借況方圖間道遽聞被召殆似有以司之終不得仰承旦莫其如一介之私距應懷之沒齒故輒低徊筆下庶幾省察

又

伏蒙寵寄佳醞大府上樽豈寒鄉所應得祗服盛意倍深榮感不敢別具公啓上謝想荷矜炤

又

太夫人恭惟尊候萬福貴敍均慶伯壽冗未及書已赴官鎭江否英偉之姿宏遠之識欽歎不已近見和韓子蒼諸詩并評史六論筆軌縱橫如洪河決九衢老懷慷然知莫追也今幾孫矣僭易及之

與楊晦叔明叔兄弟

別後累承書所以欽承歲晚固知冰雪不渝初不許處侍遽歸前此鄉人無有見告者久之方聞已愧申敍之緩首蒙晦叔墜教乃審行李在青山有專人在此叩之云已歸闔門上記竊恐未見而以書於禮爲簡舍糊至今未始忘也晦叔簡中代承見及固不出於雅意然示感愧無愉雪塞伏惟侍奉萬福還家當叩門第不勝悵悵輒有所遠而致其曲亦投分有來不應小文自梏也

又

位中貴眷萬福郎娘令嫂人想皆成立矣別後相遠書不以時或聞已爲新黃間居初亦竊疑比承捨舟乃信所聞之妄里中無復往還如載發見之亦有時十三四年居此日益退縮苟安似是老味自應爾也見仲既歸可以復理故幬不審門庭之迹猶在否

又

去夏徂秋一向窘於異地涉冬寒甚雪至五六尺今猶未滅重裘頗於杜門爲宜然春事不無所妨亦不知節物之來去眷懷參陪之際只著意江梅至數十闋不已醉笑扶攜幾無虛日今則如一斷夢時時卷軸聞得之未始不引歎直視也日來交游儻有君俞爾元載數步地累月不一相見元發往高郵未歸其諸藐如路人似亦不足怪也筆次偶及之

又

脾氣作梗忽忽少況且去矣不應阻闊如是但有愧跂獨處必甚寬涼幽寂頗得趨於白雲甌中否晚來復何似頃借書數種已多時偶打疊方檢足謹歸書館因循何罪蒙見察甚幸

又

異鄉邂逅實我雅契見似人而喜固已知所歸向而明爽敏茂動輒與意等則拳拳相與之心宜如何哉方將歲晚周旋不謂遽爾阻闊懸別躊躇或未見其戚而別後罔然殆不知其所況也累約明叔圖便作記竟先遣問以所拊循之厚尤極感愧日來漸成安居計惟無人而不自得又復寮案多可人則況味日佳當過所期遠甚何時少話離索方暑千萬加愛

又

前日不謂郊外少留甚恨不得與餞客之末尤爲不足日日著雨不解山滿下亭苑轉數尺地生意從可知已雖元載、元發、明叔相見動十許日其諸悉已阻絕老味益衰可勝繾綣台下涉吳中氣象風物飲食當不與此同日語美才在事所倚宜應接少暇然亦不廢過從吟嘯之適已否胡茂恭我輩人也閑居中必蒙顧恤更爲周盡甚幸

又

衰陋淪落實得欽承於弛擔之初回旋淹久所以惇隆賚藉日盛一日晚節出處岨峿迹雖如是而舉舉不少間斷然相從則常無曠日既別則音驛繼修此常情之所必致其如理有適會事無偏各故吾黨元不在形骸之內是以論世尙友非崎嶇尺寸之窘可拘竊計疇昔儻能見委而不腆弊志亦幸粗伸於今日也爾來家居不異老甿漸圖繼結以投作藺顧一報緣中其待亦已多惟瞶惑者不謀其正而務進取是役定應究竟之謂何邪何時促膝握手以快叅節向風倍深依仰

又

別後紛紜終冒寬典實出至幸老境得安田畝飽食杜門不廢圖吏之奉更復何求但交游浸疎閒欲披寫則難其地以故平日之懷尤爲系吝中間或傳瑞鶴翔集昭示美政前日三異與大鳳皇來下乃表見於曠久聖日所期想已上報將有不次之命矣積累之効因表見於斯時也欽企欽企仡承寵布別圖馳慶次

又

踽涼苟生儻知所得之況欲強分寸則勢甚於登天宝遠心存居常自歎且恨無術以縮地也申記不忘書間過委豈其有所符故是念雖數千萬里常如一堂之上邪佩荷之深不謂可諒歲晏凝冰日來侍奉起居萬福如君尙爾殆不容一毫髮於實力益勵壯圖行被超擢

又

頃每得書如奉更僕竊計歲月關受代已多日始疑其緩乃有傳者云結姻靳黃間名族遂留家矣方

圖審諦修馳不虞舟御已屆來者亦不乏略不及之其不敏則殆不知所控也忽披手示大紙謹字推鑿見嚴茶焉何堪祇佩惟愧其惓惓所素遽落第二則幾若自據於爐炭之上矣日來舍館已定否百憒非展晤莫究老懶久廢裁削具報疎率皇恐滋甚

又

久別且相遠馳情固不忘而書問不能相襲於其中間亦屢獲枉誨因而得以申敍自非委曲見示豈得交修相盡款承歲晚何以爲控盛寒伏惟侍奉起居佳勝野舍低佪輒易月缺甃傾姑以寂寞自康爾還家首幸披展介還聊布其略

又

浸冷恭惟尊履萬福艱生不能他委殆類一日不作一日不得食食之固無所得其如不得而棄之何自審營奉極力正是交游任責之時而獨窘於牽制慙負已不貲曲蒙招延滋畏深厚二十日正在滄洲之際殆尺寸不容稍遠恭候引緩以至前一日皆當趨謁臨蜴則素忘也想辱深亮

又

少別未及書問適無便故亦不虞還軒人遽也偶乍自莊上歸目前如蜻毛然邂逅參承未遑繼修謁方切頌之忽披手示欽認增感晦寒恭惟起居佳勝早晚再圖瞻近介還草率皇恐

與俞祕校

自去冬南去卽不與北事相接比歸亦不復可得不審涉春有以自樂否成書杳不得期程已有序何日可西上公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淹回歲晚不失爲揚子雲更祈自厚以永終譽新詩寵及益見作者之高興坐汨塵坌徒能諷詠之無窮也感服自餘頻寄聲問

與彥文侍禁

久別遂此瞻近恍然疇昔頓還舊觀流落異方譬慰茲可涯邪早來再候舟次竊承在禪比就展復相失快詠尤不能已溫熱晚來伏惟起居佳勝嗾夕具記竦赧姑報重意之辱他岱躬致

與主簿祕校

早與君詳遊與承高明爲可畏契闊淹久參近遂爾不逮鄙懷常若有所負也於是獲奉餘庇三月矣尙未果申致少敍疇昔來問遽溫滋愧其晚寒候恭惟尊體動止萬福美才乃勃窣不耀要地不得爲無罪行有知者徑席顯用豈碌碌常格可限哉未間千萬加愛

又

鄙拙再依餘庇方謂未有參承之便遽茲邂逅慰抃可知於其旣別復欲作書申敍又蒙先枉翰墨甄負諄懃益深不逮之責更審定何時可能知新正否區區止候事稍就緒敬當公檄治下紛然滿前裁極草略千萬矜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三

手簡

與霍子惠迪

樓遲江上濱三年矣罪垢未洗不敢輒自齒於一時賢士大夫之間眷懷好義之勤固無毫髮間斷德譽藹然每恨相從之晚於是遽先翰墨所以推借甚寵而仰求見予之自似是傳聞不能無過亦或奉告者率多溢詞也欽佩盛意但深恐悚歲杪苦寒比日不審燕居體況何似瞻望絕百餘里杳未有款近之期適風可勝跂詠介還甚速殊不盡鄙懷尙覬嗣音

又

兒童時道金陵周寬勝致悵然如與古人晤語方時缺原缺才半日艤舟之頃而今日不異掌握間人存地靈苟得從容指顧之餘則可慕可款可笑可憫班班實同所寓縞承無復世願一意文詞翰墨間日與雲烟魚鳥追逐後先因而自託於組織款詠之際想象超軼尤恨羽翰之不我借也

又

豪論作字固好之而終不能彷彿來貺凌轢遂獲紬繹妙趣眞我師法也近日米芾元章可與正元元和間人相上下頗得其講貫否爾後可以時復交馳蓋不待相見而後深契也表德音書下論庶幾見錄於

遊從之末以託久要愧企愧企

又

眷聚無恙容易上問金陵諸禪老多奇者必常過從相樂故人李正夫子無咎美爽克肖醫中成德餘無一點塵埃近得之於一舟往來間爾觸類以求則勝氣無所不在何時相與周旋物色以投贄遇臨筆眷眷

又

欽慕高遠咫尺未得奉殷勤披寫相盡欲焉此懷惟付之有而內訴所乘則未易如是也三月被問四月復君佐出所予別紙遂溫前所賜始欲展轉敍致既而勢可以出入亟圖一見門下奉塵之念期必一售不謂皆在不可形迹未忘吾罪多矣竊應捲軌眷分從謝絕專介忽領來貺撥髮不足以書其罪則所謂多者曾何足以名之邪系詠寬博臨筆語塞

又

凡此諸況德餘書中略見梗槩比來病困意味殊惡累日用醫今早方出應接稍須完養或得一踐素期是乃疇昔之所欣願也貢書垂晚如著令一方得人之盛固不能先高明顯者先出不獨古人之賢力疾具問極滅裂寒暄不常倍希保嗇

又

蒙委論書慕牓強所不能實愧有玷先烈等寫下再閱之不甚滿意因循未能再作便當率率奉命後時之罪庶幾寬假

與王君瑞

久聞樂義盡養爲鄉里之所欽挹因名自激已有瞻承晚矣之負於是首辱枉顧顧所得何從致之過聽不遺但有愧向不圖方有所役勢不得展敍綢繆申釋加貺欽焉自疚殆不知所容惜別來起居復何似非晚登聞款布感遇未間更期以時善衛

又

一水不爲遠不謂今日纔得識面又復忽遽不能相申所懷仰愧屈臨殆不知所容惜尚幸不晚登聞庶或詳盡燕壽勝緣得結高義何慰如之但拙陋不足以形容僅得不盡來命爾皇恐皇恐

又

聞風久矣一水獨瞻見之晚系懷可知晚來就況佳適承在邸中未果候謁來日早望訪及原原缺缺客易

又

久不相聞昨日邂逅尊翁方知已參告辱手示伏審晚來爲況佳勝詩閱遂蒙開發老來易得齒軟欲勉強少乘其味輒不能謹歸上異時或得擊節緒餘庶幾一斷知鼎也出沐可以相見否

與董無求

自夏徂秋競傳行李將歸迎侍朝夕伺問覬得一瞻奉聞被來報乃審勢地塞冗不容自輟以便所私雖還任爲可喜而遂阻面敍可勝系吝盛寒日來起居復何似履歷如是無異乘長風破萬里浪雖欲少却其可得哉更勒重愛前對異數新正不果爲壽倍深祝詠

又

累年江上相從每見末嘗不歎息久之風骨非塵埃中人而留滯許久果茲進擢其慰涘可應咫尺論邪脅夫人貴奢既到必遂安居京師乍到不無與意參差處半年已後方有況頃所備諳不然安得一坐十七八年也拙陋手手人後其味猶如此況美才朝夕要近數恩之來將不可遏則未易先後形容荷相知之深惟恨山不高爾太平丁君文學行義之士必去相見敢望委曲爲應

又

里巷落寞久不修馳中間思道子椿繼至奉手筆禮重意勤彌佩歲晚尋圖申敍而家私疾病相仍生計漂溺一力酬對其能收所裕以究願布之懷邪緒緌不舍我勞如何日來樂職奉親履況何似美書益匱遂將闊步毒要爲一時之所歆豔茶焉何堪劇增欽系

又

比會二公備承際遇之盛平日固奉期如此屢曾面聞矣然自此超特乃其基漸也神和氣秀表裏如一自是二三地位更宜靜以待之近聞修建合宮之地稱闔盛典主人爲妙選想已在延辟積書馳慶次

又

比得佳篇欽歎不知其已想今又更超邈資養有來宜其一出便在人上也別幅有餘無吝開發爲別易久蹈蹬不獲奉問每過比鄰見壁間字如獲接奉以故懷思不少忘也秋高日來起居何似爲祿不宵冗瑣古人固以是踔厲自起取功名致高遠奉期非咫尺更希加愛俯契勤禱

又

比有去此之期日計瞻晤得以自慰專介忽辱惠書禮數過厚感愧無已行輩非復昔日幾自成一家之學矣竊幸周旋以博冗甚恕草草

又

久以多事不果通問眷言雅好不忘欽挹聞承恩數優異但有欣慕而常情所當先者朝夕是懷竟亦迷撥其歸行路或在見亮況疇昔之所蒙者邪庚伏遇日雍容美踐居蹈勝初路之冀方厲振以乘遠舉故九萬里而圖南將所額不可望矣魚鳥間無以自寄其生特於是時借傳聞以投慶慰向風罔然揮汗殊不謹肅

又

伏承紲被寵數遂膺簡在是有以致之適益相值爾欽仰欽仰久以多事尋失修慶悚息都下既久況味不與外方等盛年正宜奮勉以席享運況共事皆氣類也非晚果成北去定獲款近大暑未暇周急思企

恩企。

又

諸君唱和詩。猶未得披覽。不謂衰朽。亦在記錄。實爲欣幸也。或稟不鄙。得盡餘藁。豈非至願。

與何知縣慶長

衰晚流落。實門下舊物。欽詠超特。固知典刑所鍾。而參承之幸。不謂蹉跎。以至今日。仰佩存錄。不獨有慰疇昔。而至誠俯格。似非一報緣中而能致者。每一念及。未始不愕眙自失。求其因而不可得。必必歸於如是也。少別。恭惟尊候。起居佳勝。高才遠器。正論自有所歸。惟是未即旦暮親依。可勝傾翹瞻望。款席倍深繾綣。

又

狐苦屏露。強顏世軌。操二十年遷牽之心。窮高素深。足藹髀消。而坐增感歎。亦已農矣。不因天假之便。實鍾盛義。自得卜至於兹。望殆無一毫髮可憾。而周旋委曲。多先鄙意而爲之地。難已累形。遭遇不可忘之誠。然與言每及。必屑涕徬徨而不已。仰惟泉下積累之厚。其必有兆於傑敏。在其他事。固不可易以負荷。況大事成就之如此。邪歸語家人。無問幼賤。莫不手加額上。嗟歎相勞。凡所聞。皆謂庭越數千百年。豈復有斯人也。行當刻石。以昭不朽。執筆可勝系客。

又

逼歲到家。即欲遣人修謝。以去此差久。一番酬對。不容少自輸。佳蕆稽緩。甄悚無已。大禮後。日有餘暇。府政必在邇召之次。雖邦人重惜其去。然勢恐不能復借以留。審如是。則還避之嫌。可以遂寢。私淑恩誼於是不得而棄。亦襲近承大溝德澤所被。而速俟小溟陶冶之賜也。不勝朝夕跂頌之至。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四

手簡

與洪覺範

新正。伏惟道履增勝。世境所期。敢伸善頌。遍節自太平葬舉歸奉九月中所寄書。恭審相府有謂。復見本來之相。過煩委諭。固非所堪。而致慶常短。未免輒乘末帆。要之亦是幻中一事。似可喜也。書未得間。遞返入京之便。嘗草略布敍。窃計發封。不能無疑爾。日來爲況復何似。自是稍安家居。日得通問。次瞻跂之勤。臨紙尤不能已。

與明祖印

十年於此。欲一到山中。伺爾踏蹬。況本分人在焉。其可冺。自緣邪。以所期於日前。猶有其數。則妙晤周旋。豈人事得而計也。每念及之。罔然不忘其味。窮臘氣候將變。庶幾春物爛發。獲從候蟲時鳥飛鳴跳躍以乘物外之樂。前履新正不敢以俗禮自勉。伏惟對時受慶。

又

不相見動踰數月。世境間如蜂窠蟻垤。擾擾自營之不暇。雖德道高風。不忘依詠。而隨念有所形容。則未嘗不臨紙見奪。浩然感歎之不已也。歲杪盛寒。恭惟起居勝常。老境又添一歲輪迴。亦是一事。安得明空

軟火從容霜日以承解脫警策之晤系仰拳拳非筆下可究適有田間之行殊愧疎略

又

劬勞之日伏蒙示遺專委經疏壽香時果曲形贊祝衰晚何堪豈足辱記錄之如是至於親寫翰墨展轉賚藉祇奉增畏未知何以爲稱也感激滋深或云故事當屈軒從一到州中審然遂得一面爲慰實所不能載者當幸披拂以竟

又

送石楠人回奉書計已塵浼漸有寒色山中之樂如何伏惟所履佳勝暫過湖州十日爲歸期迤邐闔詣左右次逼行草率至愧

又

晚來承訪別忽遽不獲寬論入夜欲再奉晤雨大作跬步亦艱殊恨仰也伏惟起居佳勝來日必不行當幸披展紫昌雪五寸如到彼小缶分珍壓癘疫乃一良藥也浼瀆爲愧

與資福堂頭

頃蒙專介枉教巨軸累張率皆相期過情之語雖剪焉弗類未易爲濠而欽承勤腆祇佩爲愧道場日盛學者至奔走天下而化棄莽爲兜率內宮是苟然者邪作禮末涯日劇系詠

又

伏聞一時勝流多會席下固知有以攝受而因緣至此更復何求昔人彫弓旅矢不爲有矣詎不諒哉欽歎欽歎衰病涉秋稍能扶持但舉動未免須人故作客不無過慮更須少日相涉安健即圖一展奉次時不可失業根奈何

又

麻紙之惠繼枉厚意然亦何用藉手之過又不敢不留皇恐皇恐碑文背軸爲奇莊嚴其飾而復修以多本感刻感刻茶匙乃缽囊舊物亦聞久而未識此則尤爲珍惠也

與住首座

流落窮遠幾聞足音而喜高義鼎來已出度外而示出定相不覺汗下從容促膝初不謂所得乃如是之富其爲欣幸未易咫尺可論別後日期作書因循未逮專介遽至累幅相先紬繹眷勤可量銘佩恭審涉夏以來動履清勝裁報稽遲負愧何已想必諒其懈怠也

又

欽承以正坐元本分會中須其人當此位但極聳歎政兄日夕會聚其樂可涯以主人之賢而諸高德遂同一席下而又有一時人物常與往還地當要衝戶外之履壞委信心所廣是亦垂手方便漸冷稍安他作面款

又

日者不間巨浸一葦見臨特意所隆懷德滋重至於超出世表實相期於翰墨中則佛法人事一時俱了眷言欣慕十日猶恨促別之遽也別來欲作書偶將有所適故未暇及尚爾蹭蹬馳情可涯日來體況復何似咫尺定將再有周旋之幸已香邈風耿耿

又

落莫弗類缺甃生涯苟爲日復一日事耳鼎然相顧遂得一快意於談笑文字之間久無是境界矣其慰忭宜如何哉別後有雨雪懸知必屆華藏欲圖修敘而不及到家在何時斬新福地得吾人數君子相與表發天其成就此地將邂逅輻起慰人望之深邪家居爲況不佳何時一笑周旋有聞頻冀流問

又

昨日不堪款然雪中無聊所得亦多矣早來爲況何如以病作都不曾周旋更俟齒疾稍瘳也少間且過此喫麪比之天甯飯似差勝耳一笑睡不著和得張敏叔詩謾錄呈冷金乃此紙也未研白者尤佳乃小白者但不精耳少間面奉

與政書記平叔

秋漸涼伏惟起居清勝中間專人至蒙惠書并見寄與少馮佳篇感激厚意無任媿服適以失一二十餘歲孫子追念不能已正在哀荒中不能爲答其後疾病相尋飲食頓減加之遂涉暑候奄奄如泉下人亟欲牽強裁敘終不能如意但引睇傾懷慙負不暫釋爾計亦有以亮之與世相忘久矣獨得於世外諸人不能捨去然信衆佛事因而禮究歸宿乃是素計亦覺境界頗熟非一世所習而業報機緣墮此機窞竟至不復出頭然不出頭間輒時自懺悔作來世解脫之念其於妄言綺語游戲所得姑用以排遣豈足爲文又何名詩不圖流落爲作者之所收采如高明即叩作者之域何曾所願望不及遠如劉夢得序盧徵詩而錄其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及青蠅爲弔客黃犬附家書之句也未與元白相見時得吾友已詳元白來即加詳滋恨未即周旋也要之我輩相投固不待見見亦有其時得一念常在足以爲慰資福日來愈盛來者無不贊歎修建漸完備此亦世間事無足低昂惟不易得者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想像斯語令建斯地苟病少間拏舟一詣便在目前但不使作謝靈運幸甚

與崇因欽長老

張子偉來意斯人雅涉叢林又久在金陵必能深款妙晤比叩之輒云未始相及固已重歎潛德不耀高出流俗竊謂如此正宜抑揚末法紹興祖業今閑中但咄咄辱來示方審男契私念正論所歸詎可回陵於必以力勝者邪滋畏得之已晚而不果先事一致鄙勤也雄辨堅力濟之以垂手不倦相見會下不異覺城東際眞一時盛事也未果修敬香火尤劇系詠

又

屏處淹及閱歲初失咨承致先龍問雖重愧不敏而世外高風尤及跋頌久之方克具記踈懶固不可錄亦方時往來常檢以脫略然歎負眷懃未能遽至忘念也專介破手墨壓忽數幅殆無一字虛設冰雪不

逾倍深聳慕大暑敬審日來道味增勝恨尺未有周旋之期臨筆耿耿

又

到此數與天禧通慇懃亦常及叢林疇昔其報甚悉何爲輒遺吾兄雖不敏之責不可逃然天禧亦當分一半伏讀來示粟然汗下金陵佳處想日有勝踐未果杖履周旋庶幾翰墨塵迹時有一笑之地如何如何

又

麻紙新綿御米皆珍物也見遇如此被賜增感乍出世應接處多荷煩致厚過寵愧戢愧戢

與天甯智老

別後累作書纔一奉來覩然常聞動靜知山居甚優裕計書來不過如是而拳拳所系亦在此也伏審邇來體況休勝老境不異平時報緣詎可逃哉姑兀兀待盡而已乘興即遂瞻叩未間棟粕形容不妨一面之慰

與吉祥聰老

相別又復許日扶病還家至路西奉寄人所覩書存問勤懇非慈惠故豈能如是伏審起居康勝春事舟車往來正當盛時欽承遵化而藏輪聲不少輒亦福慧雙修人事自相應耳過節或得瞻奉

與資福慈愛深禪師

伏承暫歸不得暇奉侍然本求脫離生死於道如是迺本分用心也禪師書中亦頗贊歎精進甚善甚善永至又承書遂審體力佳健如聞非晚遊歷更宜子細只是此事何須緊峭草鞋若疑情已脫直下便是道場所不易得者師資之地耳無由會晤傾系傾系

又

瞻望門地不忘歸向慈光所臨隨處蒙庇秋高伏惟起居佳勝欲見未可得障礙自審遡風增歎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五

序

折渭州文集序

師曠之聰離婁之明非得之天則豈能見之於視聽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非得之心則豈能應之於手其用雖不同孰之非勉強而至者也昔之能文之士亦莫不然司馬相如揚雄之於詞賦司馬遷劉向之於敍事李陵蘇武之於詩是以其所長自得而因其所自得者發之於言耳主於離婁之視不能代師曠之聽論扁庖丁不能互任其手故能敍事者未必工於詩而善詞賦者未必達於敍事蓋各有所專而其他雖通終不得而勝也諸葛孔明崎嶇戎馬間本以經綸爲事而出師表木牛流馬曲譖之者不得而優劣豈任重遠遠之氣開物成務之才不期於言而言自至非若視聽與手與諸能文者系於一偏而不可以交舉而相先信矣天下之奇才也公生將家便馬善射制勝料敵乃其所事而文詞論議駸欲與古作者並驅爭馳豈非天得而心通之忠義激於中利害動於外亦不自知其抑揚頓挫交舉相先而見於筆下邪於是知公於前人幾可以無愧矣既以世業遺其子彥野屢立戰功嶄然出頭角號名將彥質介之遊公所介篤於藝學妙蘊而英發落筆即在人上天子得其所爲文而欲遂易文階又使從天祿石渠之遊殆若王良造父秣驟十而問途其志氣已在萬里外矣公薨介之緝公遺稟得詩若干陰符經頌一邊讓

若干奏議若干摠爲若干卷藏於家而以序見屬公一時偉人也功在朝廷名在四夷德澤被於所至之地而軍民如赤子之慕父復其言皆足以聳動後世不止苟爲文詞之士而已豈待予言而後傳邪然予辱公知爲深藉幸託名其傳故不得而辭也

送鄭穎叔入京序

物所聚則爲富富而特異則爲貴天地幸和之氣無不在也蓋有所專焉故四方之產不同而於其所專則斯可以貴矣於其貴又聚而爲富則僅一二數而於其所富之品卓然絕出者惟信一州爾於一州又有所產之比焉貴溪是也凡產於其地者金銀水晶空青石碌怪奇偉麗之物是皆得而用之雖貴則富苟爲所用則尙安得而貴哉惟能用其貴然後爲貴不曰其人歟子私疑夫明天子在上闢三舍教養天下士舉三代之墜典而嗣成先志而歲貢特信未有以異於他州豈其怪奇偉麗之物勝而有以掩之邪蓋怪奇偉麗之物天融地結非一朝夕而成況人也哉亦必待時而後出是不獨貴其富抑亦貴其貴也予得罪居太平既歸道金陵樂其江山風物而不能去因家焉間以事來太平久之遂有生遊死葬之意邂逅貴溪鄒君穎叔爲州學教授時得一接語則魁然若不可得而同淵然若不可得而測既徙家焉乃得陞從之遊而予所舍適在天甯寺側穎叔投閑多過其地予得從容襲之則前所謂不可者非難同也蓋有所觀焉非難測也蓋有所擇焉觀與擇予固不足以當之而似有以見委之重予嘗私淑諸人而夷攷之則高明疏通練達而不苟殆非規規於尺寸錙銖之近者已而訪其在事之詳則強者下之弱者振之程校低昂如權衡之於輕重不踰繩墨而學者得肆其才隨所區別而條制皋適其用上能承教養之義下能合同異之衆信乎能用其貴而貴其所貴者也夫資其所貴矣其於人也孰禦焉比受代將如京師方明天子網羅俊傑極天下之選而布之周行穎叔之貴必有識而薦之於上者予獨慮予所私淑與夷攷之而信者或未盡知故於其行序而申之以告夫識之者以備顧問之所及

張覺夫字序

自形之下者言之高者必曰山深者必曰海謂山高幾尺海深幾丈則未免於億計要之終不出於度量則捨尺與丈何適乎至於錙銖毫髮不差則妄矣山果高幾尺海果深幾丈邪惟古人眞積力久推其自得之學以就聖人之事業則未始不若合符節聖人之事固不可以形論則終見之於形者以其器耳以形而論如山之高海之深猶謂之億計而聖人之事業乃如是是器不可以易也今夫曲直長短圓方大小當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左右上下惟吾所命此器之不易者詎不信哉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曰予天民之先覺也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其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其器也方夏德之衰桀之不道人知其必亡猶就之就之而不舍則去而之湯比五就而卒爲湯所用何哉非不知桀之不足與有爲也猶幸我君之或能用我桀乃湯也湯非不知伊尹也亦五就而後用君子未嘗不謹未嘗不待時而後動知伊尹之必能相予弔民伐罪亦必至於五而後用既用矣蓋有所待也其後果成有一德克享天心遂濟其美以成其事業則其自任之重得不謂之若合符節邪非獨伊尹也凡學者莫

不由此故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學之不爲王者事不得嗣之學寄陵張君仲先字覺夫以其名問其字於余余以是告之覺夫明爽高秀雖在場屋而不專爲場屋之學旁探密取自殖物而名之將種種皆入吾用而後已家世以文章行義表見士大夫間零陵之張海外率知之而覺夫乃資其天得以負荷家之傳故擴而達之以見於事業則夫名之所因字之所訓其可得而已邪苟不已矣則伊尹之志其遠哉勉之余將拭目以俟崇甯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姑溪居士序

夾山語錄序

以如是因得如是果作如是見說如是法不離當處而盡未來際由無始有以至遍周沙界然皆本於如是然雖如是有一絲頭卽是一絲頭又況一問一答提唱展演若偈若頌者哉夾山長老既以如是來復以如是去又以如是而再住爲日既久隨時示現因物流布門人緝之以爲後錄乃相謀曰我師之道既已行矣其說不可以不廣遂命工鏤板將使在在處處皆得而有之嚮龜打瓦固如是或曰隨緣應感靡不周何假此而後廣邪曰以色見吾以音聲求我皆非所以見夾山也然則夾山何從而見邪如是如是

祥瑛上人字序

古之人所以自厚重其字者誠以其賢名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昔郗曼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父解者謂名不如字以爲極美之談故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是以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祥瑛上人欲更其字數以名來請告之曰許愼云瑛光瑩玉色也夫充實之謂美瑛則美之盡也推此則瑛乃瓊之精其光瑩特可見矣宜字之曰瑩中瑩中上人少脩禪關得佛三昧異日高提祖印特未可量也然其心地眞淨明妙虛徹靈通粹然而瑩於中又豈能掩之哉庶幾不失其貴者歟戊戌三月六日姑溪老農書

送戴道人序并詩

戴道人金陵富家家破得命術與常所論者不同學士大夫多從授其術者所論不差毫髮奉祖母由廬山涉江州南廣軍無湖縣久之凡沿江諸名士待之如朋友一口稱其長且譽其爲人過太平予一見知其不凡已而稱舉維至予所不可知者壽而晚日可期固不足問又無志思以同授者然心實愛之眷眷不欲其去既告別輒作詩送之并示其所向所負如此而汨沒於窮荒以老良可惜也政和二年二月二十日姑溪老人

詩

憒將身世問窮通邂逅僧軒一席同已歎故家如墜葉可堪白髮其飄蓬冥搜固出能言外妙用都歸指掌中咫尺京師莫辭遠有害何患不乘風

姑溪居士文集下卷目錄

卷第三十六

記一

雙松道院記
叢海書記
善應軒記
烟嶼堂記
集賢院記

卷第三十七

記二

崇寧黃牒記
褒禪捨田記
天龍法堂記
張氏壁記

卷第三十八

題跋一

跋東坡四詩
跋東坡大庾嶺所寄詩
跋東坡與杜子師書
跋東坡書多心經
爲楊元發跋東坡所書蘭皐亭記
又跋東坡蘭皐園記
跋東坡玉盤孟詩後
跋東坡帖
跋東坡觀音贊
跋蘇黃衆賢帖
跋蘇黃陳帖
跋東坡書圓覺經十一偈後
跋戚氏

卷第三十九

題跋二

跋山谷帖二則
跋山谷晉州學銘
跋山谷草字
跋山谷書廳詰詩
跋山谷讀中興頌詩
跋山谷草書漁父詞十五章後
跋山谷書
跋山谷二詞
跋魯直題庵記後
跋山谷所書藥方後
跋米元章書儲子椿墨梅詩
跋元章所收荊公詩
跋元章書二則

跋元章畏術人劉思道帖
跋黃米書
卷第四十
題跋三
跋采石三亭詩
跋吳思道詩二則
跋吳思道小詞
跋石曼卿二疏墓詩
跋曼卿帖
跋黃正叔帖二則
跋小重山詞
再跋小重山後
題賀方回詞
跋淩歊引後
跋魯公帖二則
跋魯公題記後
跋瘞鶴銘
跋樂毅論
跋荊公書金剛經
跋李衛公書
卷第四十一
題跋四
跋荊國公書
跋荊公所書藥方後二則
跋荊公薦腎生德餘奏草
跋荊公補成良臣尤太醫生奏草後
跋君謨帖
跋君謨殤支帖
跋韓次玉家君謨隸真行草書
跋文安國篆

跋蘭亭記
跋道教經
跋麻姑壇記
跋陳伯脩帖
跋趙汝霖帖
跋愼伯鴞帖
跋論坐位圖
跋沈容達帖
跋懷素帖
跋古柏行後
卷第四十二
題跋五
跋書贊洛神賦
跋春秋後
跋邵仲恭書
跋醉吟先生書
跋歐陽率更書
跋古帖
跋吳仲鹿書
跋儲子椿藏書帖
跋梅聖俞與郭功父詩二則
題柳子厚三戒後
題所和丁希韓詩後
跋劉君錫畫
書林通處士詩後
題范巨卿傳後
跋董安期帖
卷第四十三
祭文疏　凡附
祭秦少游

祭折渭州
又祭文三
齋僧疏四
卷第四十四
青詞疏文附
遺醮青詞
請長老住院疏五
青山建菴疏
藏雲齋僧
禪岳修造疏
化度牒
修水府行宮
水陸疏
畢悟宗緣化
天甯千佛疏
還願水陸齋疏
南禪推藏
采石修殿
化三衣
黃山修廟
廣濟修造
卷第四十五
詞曲一
水龍吟一闋
慕山溪四闋
滿庭芳二闋
玉蝴蝶一闋
早梅芳一闋
謝池春一闋
怨三三一闋

春光好一闋
千秋歲六闋
臨江仙二闋
江神子三闋
清平樂五闋
浪淘沙一闋
卜算子一闋
憶秦娥一闋
卷第四十六
詞曲二
蝶戀花四闋
浣溪沙四闋
西江月三闋
鵲橋仙二闋
踏莎行二闋
鷓鴣天四闋
朝中措三闋
阮郎歸一闋
採桑子一闋
如夢令一闋
臨江仙二闋
醜奴兒一闋
青玉案一闋
更漏子一闋
漁家傲一闋
南鄉子五闋
慕山溪一闋
減字木蘭花五闋
卷第四十七
詞曲三樂語附

減字木蘭花五闋
天門謠一闋
好事近三闋
浣溪沙三闋
菩薩蠻二闋
雨中花令二闋
留春令一闋
踏莎行二闋
南鄉子一闋
萬年歡一闋
賞心亭致語口號
卷第四十八
墓誌銘一
羅大夫墓誌銘
卷第四十九
墓誌銘二
楊物宮墓誌銘
林太君墓誌銘
卷第五十
墓誌銘三
胡夫人墓誌銘
李氏歸葬記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六

記

分甯縣廳雙松道院記

分甯治洪之西南。距州城四百餘里。四達皆山縣。居衆山間。自爲一樂國。山剔露峭拔。溪流回環。可鑒毫髮。繁竹木。富茶紙。蜜蠟。人力田。不外求以足。尙氣。一不相下。父子兄弟。至不相容。知刑名書。頗善訟。多能文之士。以之名世者。接武而出。然仕不大顯。士大夫論議間。喜爲稱道。而於其風俗。則終有歎焉。以故知爲縣者。尤難其人。非才且明。篤於自信。而不爲勢力之所回。遽則未易居也。吾友金陵李道甫。調官吏部。覩是闕榜於部之門。而凡可以應格者。立榜下。睥睨而不敢占。道甫問所以然。皆能道其詳。而相顧歎息曰。非不欲也。三年其得一日安乎。道甫笑曰。爲政在人耳。遂蹤其前而占之。未出人已望風懷服。父老相語曰。爲吾邦者。多逡巡而不敢就。其風聲何至是邪。是令不狃於傳聞而來。必高議敏用。無所牽制。我曹得以是流傳之非。而因可以破他日來者之惑也。道甫既到。父老復相語曰。吾令果如是計。一語之出。奔走趨承之不暇。一令之下。家至戶到。肅肅如風雨。久之。道甫亦知其安吾之政。而信其風俗有時而可易也。居數日。訴牒無十之七八。案牘滿書。如賓物之插架。文移報應。如水之赴壑。輸委追烜。不失所期。訟庭幾可張雀羅。吏舍與僧舍無異。道甫曰。是豈易得者。可無以自文。其遇而慰吾之所不惑而來歟。亦足以

爲後日欲來者之信也。乃鬬其東。伐雜木數百株。得地十餘畝。因二古松而爲道院。鑿池種蓮。環小洲作亭。其上度以飛橋。臨橋爲軒。對軒爲樓。面樓爲堂。依堂爲齋。以入皆把兩廡。樓前之松。半分上鑿堂前之松。參曲下蔽。如偃蓋。疏泉注齋前。絡石嘈雜。聲若鳴琴。又得山谷老人舊所書琴堂揭於樓下。即之以治。事種蘭菊蔡葡山茶數物。已既成一方之勝。遂無以加。而道甫日饜賓賦詩。治筆研以延其勝。閒與僚友賓客。醉笑其中。又收其餘日。與絕學二三友。談出世事。齋來蹙敘本末。且屬予爲之記。會大熱。跧伏數椽地。僅有出入息。發書超然如灑清風。飲冰雪。不覺插兩翼而到其處也。獨有以報之。而詞藻振麗。殆不容間一語。姑借之爲用耳。後之來者。可不信乎。苟得予文。亦不待既到而後信。與雖不識道甫。固已得其爲人也。

吳思道藏海齋記

昔之隱者。有大隱。有中隱。有小隱。而大隱則不離朝市。蓋隱者。非爲巖居穴處。與猿鳥居。麋鹿遊。然後爲隱也。利害不藏於中。紛華不役於外。謂我爲牛則與之爲牛。謂我爲馬則與之爲馬。隨所遇而安。因所得而勝。惟我之疏密。而忘彼之厚薄。至於衮冠垂紱。從容廟陛之閒。可進否退。密勿君臣之際。而綽然有餘裕。夫是之謂能隱。余以是泛觀於世。而知隱者之爲難也。東坡老人云。惟有王城最堪遯。萬人如海一身藏。信矣其能知隱者。嘗試言之。隱無不可也。能定則能隱矣。苟或未定。則巖居穴處。居猿鳥而遊麋鹿。亦不得而隱。故知是之難。則知朝市之隱。知朝市之隱。則無所不爲隱。要之固有漸焉。既能藏。則能覺。既能覺。則能定。能定則能隱。以都城之浩穰。而寄一身之微渺。初固以是而藏。既藏矣。觸境可覺。既覺矣。則能定。久之自然而隱矣。惟其處之久而後知其然。則東坡之語。迺吾師也。吾友吳師道。寓都累年。其職事在祕殿。其所聞見。皆一時盛事。乃於所舍名之曰藏海。卓哉能師東坡之語。而知朝市之隱也。余與思道游久矣。一日謁告歸。余察其顏色。觀其詞氣。迫不類處嚴近而寓繁會者。一日舉如是。則豈特隱而已乎。憑凌八極。超出三界。不離座而照了一切矣。余嘗謂東坡乃佛菩薩位中來。以所示見。而寓報緣。接物利生。期於成等正覺。思道以文章節義名之時。終日翰墨議論間。未嘗輒間斷。而又所記乃如是。非東坡一會中來。詎能爾邪。政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姑溪老農李之儀記。

善應軒記

善應軒、金陵成君德餘之藥肆也。凡新陳苦之對病而予。而戶外之屨常滿。無咸疎。無高下。來者以必能取效見責。而至傾東南。其先人王荊公以名聞。遂官太醫。書於篇所藏。得用方界之。德餘先從進士踐場屋。遊庠序。晚乃世其家。以所得於義理。從容出入雖名者。未易先後也。倘過當塗。適與予相握手。傾蓋歡若平生。自是往還。無毫髮間斷。薰然懿好。殆將卒歲不踰。固非藝術爲歸宿者也。崇甯五年冬。余將遊吳越。道金陵。德餘朝夕相從。間留宿。較語紬繹。往往達旦。於是渠可斯須忘邪。臨分目其略。十月十九日。

炤默堂記

炤默堂、靈源老人之所居也。老人以三摩鉢提會一切種智。調御諸有緣。而爲一方大導師。退黃龍祖席。而居是堂。山谷老人名之曰炤默。雖燕坐不動。而來學者至奔走天下。老人不以其退自嚴。而開道誘掖。惟恐其器之不成。堂在黃龍昔所住院。院去縣一百四十里。險涉峻陟。而後能到。來學者非一意。老人則未易命屣也。吾友金陵李道甫爲分甯令。既到。問道人之居。而將致禮。雜然進曰。道幾絕。前爲令者往往不到。道甫不顧。既見老人。問訊相勞苦。已而眷眷不欲捨去。曰。吾願見老人久矣。今適在吾治境中。乃不得朝夕咨叩。眞自棄也。且來學者。間關而往。則易若使於易而得之。是亦方便也。又況一方之所依止。而得香火相尋於禮訊乎。會靈巖道場一新。即其後創爲退居院。而舍於老人。而請遷焉。老人察其誠至矣。又謂接物利生。患在不廣。惟便且近。而後可廣。遂許其遷。而炤默之榜。因隨以揭。於是邦人稽首贊歎。歸德於令君。而來學者相與致其福惠之祝也。雖然。道無不在也。默則文殊師利。不能措一詞。炤則爲八萬四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偈。予得老人於惠林佛陀禪師會中。所得。則盧像。佛陀爲予誦老人至不容口。爾後欲見而不可得。敢問老人居是堂。炤即是默。即是離四方。絕百非。請致一答。庶幾爲異日相見之地。

重修雲巖壽甯禪院記

雲巖壽甯禪院。在分甯縣中。據鳳皇山。修水流其前。背山臨流。眞一方歸向之地。而大善知識行道之區也。院廢不治。雖在事者。時因禱祈而至。然香火不繼。亦莫之卹。縣人謀曰。苟不得所主。院將終廢乎。乃謀於上。得今黃龍悟新禪師主之。既到。慨然有志於興葺。姑作轉輸經藏。成之甚艱。而新之志愈勵。藏成。新邃殿廡。而事亦漸續。已而通直郎金陵李君來知縣事。既入院。問其所以興廢本末而歎曰。是在事者之過也。豈有爲國焚修。爲民植福。爲衆化導。而官不曉諭獎勸而能成者乎。聞者踴躍相告曰。吾令君之語如此。我輩其可緩邪。輸財獻工。肩相摩。足相躡。君乃命蜀僧天游董之。游本儒者。又富家子。有才智。尤敏於是學。遷就更易。凡所以崇奉提唱。安集館待。庖厨儲峙之所。莫不完具。而無一椽一甓之舊。又收其餘。隨景所聚。而迎致之。以寄游息。既成。君曰。非本分人。不可分付。於是因衆所願。請今長老德逢。以承所付。逢又遴其所厚守宜爲之佐佑二人者。妙悟固相期。而資藉紬繹。互能表發。又於其後作靈源方丈。自黃龍惟清禪師居之。故來學者。至無挂褡之次。縣人又曰。微吾令君。不能主茲事。非二三善知識。不能相與維持。苟無以記之。則四方無聞。來者何以取信。殆將委諸草莽矣。乃請於君。遣使走太平。求予文以爲記。予以爲天下無難事。顧力行何如耳。謀之而不能行。行之而不能至。與不謀等。吾友黃庭堅魯直。其里人也。於此因緣。尤所眞力。初勸成轉輸藏。而爲之記。敍置固已詳盡。是役新禪師一則語爾。曾不知後來俊功偉績。展衍振起。如是豈非默有所託。而實待於今日邪。君於魯直則氣類也。靈源與逢、宜二老。皆其平昔所先後者。不獨一新壯觀爲不易得。是亦成吾魯直之素也。興工於大觀四年冬。而落成於政和二年夏。院始於唐。不知其歲月。與所因。其賜額。則本朝太宗皇帝誕聖節名也。當在其時。李君名孝道。字道甫。軒闢磊落。可人也。能舉魯直之殘。而葬於其先隴之側。又能周旋諸老。以究竟一時極則之事。是皆可書。其位置之適其宜。參次之應其序。名實不爽。而奢儉得中。非到其地。則不能知。要之因人而推之。固不待

見而已可信也成之年七月二十一日姑溪老農李之儀記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記

潁昌府崇甯萬壽寺元賜天甯萬壽敕賜改作十方住持黃牒刻石記

上即位初有司請以十月十日爲天甯節是年潁昌府奏乞以保壽院爲十方住持仍乞以天甯萬壽禪院爲額招徠四方學者以其焚修上祝新天子千萬歲壽尋報可復相與謀曰吾君以調御身應緣示現爲諸有情作大饒益非其大威德步步踏佛階梯在在處處依佛行道而蒙覆退藏如杜口於毗邪如待時於內院其出也不遺餘力以振起萬目融通一切種智同底於無上正因者不足以主之皆曰南方有號普覺大師道和者此其人也或曰彼方蔭嘉木濯清泉金碧相輝芬馥翳薈享天酥臨味印燦迦羅眼與諸上善人同會一處而直曲指迷自爲津梁是安得而致哉曰是不知普覺者也既已爲大事因緣而出現而受如來甚深付屬固當以古人家聞林下巡門行乞之心而揖士成金變濁惡而清涼使諸隨喜殿等正覺豈有不可致者哉遂遣使具叢林儀物走二千八百里即杭州臨安之徑山於第一座下申致迎請果符正驗臨福一方比致都人踏肩累足夾道如山香霧氤氳蓮花雜出歎呼贊歎曰見未嘗有入院陞座潮音一振百怪頓息昔之謗者悔罪笑者革心疑者釋情信者加力若齋若粥凡可以供者恨得次之晚恥在人之后奔走遠近殆無虛日其輸至肩摩而轂擊其委至露積而不垣其盛至無地可以容

然棟宇庫廚舍次無序莫不病之緇白謂曰我師去彼即此何啻霄壤之異無乃不堪其居邪師聞而笑曰汝等以何事而致我以何道而待我既以不可思議如上所說之念而來我以不退轉屹然山岳之心而以是相契復何彼此霄壤之異哉我願與汝等歷阿僧祇劫日進日勵阿僧祇劫有限願與汝等盡未來際長居此地同轉大法輪同建大法幢此地有盡此願不窮既聞此語皆曰禪師之願是我等所與隆莊嚴上祝吾君聖壽之意也願所謂千萬者可得而強名邪我等願以師之言以報吾君願吾君如師之言是爲我等以止既皆信受奉行以期必至即以所賜敕語黃牒刻之石而謂臣與聞師言目覩斯事乃屬筆於臣使系而記之蓋所以達師之願而記來者之歸向也臣方應其所屬會臣南遷遂不果書而亦竟未刻石後三年詔京畿諸州軍監皆建崇甯萬壽禪寺聽因舊爲新遂改就今額久之普覺以一方所化爲上所知特加號祖照禪師已而移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其都人曰師則去矣我之念無時而忘因追借所欲記而未暴刻石者走奔江上以書見徵曰子昔許我矣不可以不踐言師雖改席其化如師在也臣報之曰無所不在者師之道也無時可書者師之願也尚何待臣言而後傳邪曰都人之意也乃爲之書姑溪居士李之儀記

代人作褒禪捨田記

崇甯二年樂陽鄭公出守和州既到訪境內名山勝跡參圖經載得褒禪田定明禪師而名其山因得師顯異報應緇臨一方之跡爲詳乃曰吾爲是州所以承宣敎養之責實與師均而吾又被遇主上入陪法從出備守臣推吾及物之心夙夜不懈是則爲不愧所遇知任其責而上報於吾君矣於是以師之狀請於朝廷願以上之誕聖節名冠其院額而歲度一僧以繼香火尋報可公又曰此特朝廷加被於師而寵師之恩爾於我之心則未有所及即以私義付院僧命買田歲收其所得之利以嚴供施日於師塔前點長明燈一盞日齋一僧以其僧誦金剛般若經一卷有餘則爲塔下修葺之費與夫度僧之助院僧既奉命則書公命以審於公而請其所願公親書點長明燈之因曰願無盡法無盡燈亦無盡書齋僧誦經之因曰願一切含生離苦得樂異時院僧謂公之客某人曰公所施所命所願既有其目固足以永藏吾山嗣守而相勉矣然默之傳有時而盡不若刻之石庶與吾山共垂不朽能爲我記之否某常爲公之屬官辱公知爲厚而又家於是邦目擊盛事其可辭也邪田有頃畝有界至歲有徵收之數其奉命始有其人皆具載於碑之陰公去和自翰林學士金紫光祿入爲同知樞密院事遂知院事今爲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兼待讀中太乙宮使其鄰敵斯文羽儀聖世名在夷狄德在生靈施設固未艾而報施所享亦未易可量也政和二年十月一日謹記

天禧寺新建法堂記

事正則能立位正則能安人正則能舉事與位相須而惟其人之正然後能舉之而正耳此物理之常而苟不如是則未有能成之者故正者本也本正則無不正矣造物者以是付之人而人由之以應於世蓋自然之理也江甯府天禧寺及長於道場舊葬釋迦眞身舍利後寺廢至南唐時爲聲廬舍雜比汙穢蹂

踐。無復伽藍緒餘國初營廢。鞠爲榛莽。久之。舍利數表見感應。祥符中。僧可政狀其迹。并感應舍利投進。有詔復爲寺。政即其表見之地建塔。賜號聖感舍利寶塔。至天禧中。又賜今額。寺拘山水形勢。坐乙向辛。以越王台爲案。塔之后地勢傾下。政失於遷就。不能培築相因。始以北廊造院。爲安僧之地。雖規摹僅足。而狹陋劣能庇風雨。事既不正。位亦不安。以故事不復振。元符二年。知府事溫陵呂公升卿曰。是一大叢林。特主之未得其人耳。遂請於朝廷。改十方住持。既報可。即迎致大導師永公。爲初祖。永法雲圓通禪師高第。緣契都城。大作佛事。名震四方。朝廷賜方袍。加號慧嚴。受請入寺。顧瞻太息曰。眞福地也。所以不振者。正坐不正耳。乃於塔後塔築隔增疊。凡下而上。積二丈三尺。深入四十尺。橫亙二十丈。將建法堂。次第以正其位。已而信士南昌魏德寶。同其妻王氏。見而喜曰。如此更易。方見形勝。慧嚴因道歷其詳。而德寶願其妻曰。此地不植福。更將何之。獨許作堂。且曰。不計其資。惟成是務。慧嚴即鳩材庀工。未幾堂成。高明靜深。萬象俱發。宏麗雄特。爲一方叢林之冠。俯視疇昔。無異發覆破關。如出雲霄之外。凡甓甃髹繪。總用錢五百萬。慧嚴又建寢堂方丈。盡所增之深。資藉緡構。又建僧堂廚庫。移經藏於故院。隨向展衍。各適其正。煥然一新。直一大叢林矣。異時德寶再至。踴躍稱贊曰。非師正眼照徹。道力超異。則不能有舉。非我信聞經始。則衆緣何從而應。遂請僧衆。轉大藏經。修水陸齋。落成其事。又曰。叢林既新。將不下五六百衆。其將何以備齋粥。慧嚴曰。子於此地信有緣。而我與子。殆非今日相遇者。儻知齋粥必繼。則功德圓滿。亦在子耳。德寶曰。請爲師買田產。買廬場。收其所入之利以繼之。慧嚴曰。子果有是願。我將爲子記之。以信不朽。乃遣其徒道之走太平。屬余爲之記。余從慧嚴遊久矣。又始終親覩其事。當抑揚表發。以侈其甚盛之舉。而余老且病。文思衰耗。故直書以報之。自餘興廢本末。則有塔記存焉。茲得以略。政和六年九月十五日。趙郡李之儀記。

張氏壁記

崇甯四年立春日。會德夫西軒。風回氣煖。日轉窗明。竹影動搖。梅花凌繹。德夫燒御香。覺夫點圍茶。聽美成彈履霜操。相顧超然。似非人間。昔有病其貌寢者。常邑邑不自得。一日有異人過門。物色久之。云子得無有所求之歟。病者遽請以實告。異人出一瓢如指大。命病者開口注之。後問其何所覺。將曰。冥冥不自知矣。異人以刀支解。徐收其骨肉。若揑塑然。既就。謂視。乃一美丈夫矣。忽叩齒數下。嚥之。頓醒。索異人不復見矣。歸語家人。皆迸走。久方信而駭之。余嘗聞此說。誕甚。今觀於美成。信爲不誣。嗚呼。易聽而彈。適在今日。雖美成亦不得而知矣。異時洞戶旁書。障畔。切記當頭。會者十人。姑溪老農記。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八

題跋

跋東坡四詩

近時以筆墨爲事者。無如唐彥猷。其雅致自將。故所錄皆絕俗。其子嗣行筆無家法。而近類蔡君謨。然亦自可喜。家世相因。所有多佳墨。末皆妄與人。蓋非東坡不可得。孫莘老作字至不工。每得佳墨。必悵然思見東坡。方時初入講筵。例有所賜。乃以爲寄爾。東坡提筆近下。特善運筆。而尤喜墨。遇作字。必濃研。凝如糊。然後濡染。蓄墨最富。多精品。自海外歸。至廣州失船。舉爲水所壞。良可惜也。

跋東坡大庾嶺所寄詩

予從東坡遊久矣。其所作字。每別後所得。即與相從時小異。蓋其氣愈老。力愈勁也。自海外歸。至大庾嶺上。作二詩見寄。其字政與後二帖相類。臨卷慨然。幾至流涕。

跋東坡與杜子師書

杜子師臨淮勝士。予未嘗識其面。頗聞其特立好義。不妄許可。寄食於人門館。與妻孥輩。辛歲相保。裕如也。雅善東坡老人。酬唱往來。甚款曲。東坡謫儋耳。遂欲盡鬻其家所有。攜妻以往相依。未及行。會東坡內徙。乃已。惜其老矣。意其已與世相忘也。

此東坡自海外歸時所與書東坡尤喜淵明詩在揚州因飲酒遂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序其和詩之因則曰將盡和其詩而後已既留海外卒踐其志雖歸去來亦次韻今別爲一集子由作序

跋東坡書多心經

蘇少公嘗爲其先公書是經施人以薦冥福長公則因張安道逃夢中事作愣伽經已鏤板矣今在金山盡矣故率然自知類不相遠蓋一本於舅氏也少遊自以書名行筆有秀氣无咎駸欲度驊騮要亦不凡容達特立不羣遂能名家雖未可入神蓋可入妙然未嘗以書經意者未易窺藩籬也

跋蘇黃陳書

東坡嶺外歸所作字多他人詩文似是有所避就然也魯直晚喜荊公行筆其得意處往往不能異體此乃未入川時所作瑩中作小楷有秀氣時拘窘自爲羞澀或未免墮羊欣域中是帖瓠放肆有精神蓋與之相別六七年豈所謂隔宿不問道歟

跋東坡先生書圓覺經十一偈後

諸佛菩薩以慈憫故發大誓願度脫一切有情隨所因地而出見於世是以願力昭示不謀而同種種利益無一毫髮自吝東坡老人以文學議論師表一代忠孝強果獨立不懼蓋其尊主愛民之心篤於誠慤豈非願力昭示隨其所因而出見者歟不然安得雍容純熟略無退轉之如是也政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門人李之儀謹題

跋戚氏

中山控北虜爲天下重鎭異時選寄皆一時人物然輕裘緩帶折衝樽俎韓忠獻宋景文公而已元祐末東坡老人自禮部尚書以端明殿學士加翰林除侍讀學士爲定州安撫使開府延辟多取其氣類故之儀以門生從辟而蜀人孫子發實相與俱於是海陵滕與公温陵曾仲錫爲定倅五人者每辨色會於公廳領所事竟按前所約之地窮日力盡歡而罷或夜則以曉角動爲期方從容醉笑間多令官妓隨意歌於坐側各因其譜即席賦詠一日歌者輒於老人之側作戚氏意將索老人之才於倉卒以驗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而頷之遊遠方論穆天子事頗摘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就纔點定五六字耳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間他辭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以爲中山一時盛事前固莫與比而後來者未必能繼也方伺刻石以表之而謫去賓客皆分散政和壬辰八月二十日夜葛大川出此詞於甯國莊姑溪居士李之儀書

跋東坡觀音贊

余將卜葬亡妻愛仝陵山水之勝既得卜以成所志或傳南城有其地遂訪焉早飯於崇因其長老欽余二十年之舊也謂余曰子胡不禱於吾觀音大士余卽如之既作禮欽曰東坡南遷嘗禱而應遂頌之前人爲刻石後有詔所在東坡文皆毀棄前人不敢違余問石所在曰幾碎矣索之力乃得於庫中米廩後塵土深數寸稍曳出如湔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蓋是石先刻馬祖龐居士像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完相與贊歎曰大士妙智力其驗無所不見欽曰毀之人固在也呼出問焉方毀時惟恐其不碎用巨斧斧數十應斧斷裂矣因指示甑大驚曰今安得如是不覺禮十餘拜而復歸故處恭惟大士之靈豈獨堅信心於人遂此示現始與吾東坡畸昔作大緣事故相感如是欽邀余記其事余亦幸其有應於得卜於是乎書

跋蘇黃衆賢帖

東坡帖乃其子邁所作亦自可喜大抵蘇氏諸子源同派異種種皆有過人處魯直成就諸甥之意可謂至矣故率然自知類不相遠蓋一本於舅氏也少遊自以書名行筆有秀氣无咎駸欲度驊騮要亦不凡容達特立不羣遂能名家雖未可入神蓋可入妙然未嘗以書經意者未易窺藩籬也

跋東坡帖

東坡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幾不出於一人之手其於文章在場屋間與海外歸時略無增損豈書或學而然文章非學而然邪

跋東坡玉盤盂詩後

東坡守東武得異花於岑藥品中既已名之又卽席賦二詩以誌其事異時聞其語并得其詩花則未之見也崇甯四年冬至後七日陽翟人傅君仲訓偶出花圖相示而東坡小楷二詩於其下蓋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見其字泫然流涕因次其韻

跋東坡帖

東坡守東武得異花於芍藥品中既已名之又卽席賦二詩以誌其事異時聞其語并得其詩花則未之見也崇甯四年冬至後七日陽翟人傅君仲訓偶出花圖相示而東坡小楷二詩於其下蓋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見其字泫然流涕因次其韻

跋東坡觀音贊

余將卜葬亡妻愛仝陵山水之勝既得卜以成所志或傳南城有其地遂訪焉早飯於崇因其長老欽余二十年之舊也謂余曰子胡不禱於吾觀音大士余卽如之既作禮欽曰東坡南遷嘗禱而應遂頌之前人爲刻石後有詔所在東坡文皆毀棄前人不敢違余問石所在曰幾碎矣索之力乃得於庫中米廩後塵土深數寸稍曳出如湔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蓋是石先刻馬祖龐居士像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完相與贊歎曰大士妙智力其驗無所不見欽曰毀之人固在也呼出問焉方毀時惟恐其不碎用巨斧斧數十應斧斷裂矣因指示甑大驚曰今安得如是不覺禮十餘拜而復歸故處恭惟大士之靈豈獨堅信心於人遂此示現始與吾東坡畸昔作大緣事故相感如是欽邀余記其事余亦幸其有應於得

人爲輕重高下未嘗毫髮出於已意。如是予將從天下之所同以罔其迷妄。雖得罪且無憾。是猶魯直之文見擯於今之學者可勝歎邪。

跋山谷草字

魯直晚年草字尤工。得意處自謂優於懷素。此字則曰獨宿僧房夜半鬼出來助人意。故加奇特。雖未必然。要是其甚得意者爾。

跋山谷書摩詰詩

曾子固謂蘇明允之文。斂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雖春秋立言。亦不過如是。斂而論之。惟明允可以當此。非子固亦不能形容至此也。魯直以摩詰六言詩方得其法。乃眞知摩詰者。惟其能知之。然後能發明其祕要。須叫嘑久始信其難。然則何獨詩邪。凡落筆皆能如明允。斯可與論文矣。魯直此字又云比他所作爲勝。蓋嘗自贊以爲得王荊公筆法。自是行筆既爾。故自爲成特之語。至荊公飄逸縱橫。略無凝滯。脫去前人一律。而記能傳世。恐魯直未易到也。

跋山谷讀中興頌詩

元結云。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上皇還京師。杜甫杜鵑詩云。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又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喧。仍爲餧其子。禮若奉至尊。又云。君看禽獸情。猶解事杜鵑。書天子幸蜀者。猶天王狩河陽也。書太子卽位者。猶不當卽位也。書上皇還京師者。不應尊而尊之。非其志也。還猶來歸。而京師者。上皇之故物也。哀哀叫其間者。哀其播遷而終不反正也。見而再拜者。痛憤其失所也。非其巢而輒生子。與餧之者。謂能知恩而識序也。卒云。猶解事之云者。嫉之之甚也。語言出於二人。而忿世嫉邪。互相表發。出於一律。蓋甫而後。未足與議先後也。聖人之言。以法萬世。故能吟詠情性。以諷其上。而春秋不沒其實。以示一字褒貶者。正在於此。

跋山谷草書漁父詞十五章後

家貧不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此特一時之語爾。正不暇則行。行不暇則草。蓋理之常也。間有蔽於不及之語。而特於草字行筆。故爲遲緩。從而加馳騁。以遂其蔽。久之雖欲稍急。不復可得。今法帖二王部中多告哀問疾家私往還之書。方其匆匆時。亦可謂迫矣。胡不正而反草邪。此其鑄也。然而非所造適與神遇。則安能至是。亦足以自成一家而名於世也。崇寧二年九月三十日。

跋山谷書

前三帖。元祐中在京師時所書。後一帖。似是離西川後所作。嘗自謂後來之字。方近古人。亦必自有得處。他人不得而低昂也。

跋山谷二詞

書法雖在一隅。與淮南兩浙。皆接境。距京師亦不甚遠。溪山之秀。飲食之富。他處未易過之。異時爲守者。多鬻紳間知名士。來者往往愛之。以故流傳以爲勝地。然獨無文詞翰墨。表發其勝。不免有異同之論。魯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九

題跋

跋山谷帖

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幾縣。以報所問。例悚息失據。獨魯直隨問爲報。弗隨弗懼。一時慄然知其非儒生文士而已也。既而得罪遷黔南。從戎凡五六年而後歸。展轉嘉眉。謁蘇明允墓。上峨嵋山。禮普賢大士。下巫峽。訪神女詞。寓荊楚。久之。召爲吏部郎。辭不拜。就假太平守。踰年方到官。纔七日而罷。所至遄道迎覲。如李泰和其去也。見思如文翁。自是屹屹宇宙間。幾與三蘇分路揚鑣矣。嗚呼。充之至此。可無憾於踐形者。然書法亦足發動後世。固以人爲重要。亦自能名家也。草第一行次之。正又次之。篆又次之。

又

魯直於親舊間。上承下逮。一以恩意爲主。故先生長者。往往爲之斂衽者。不獨以其文詞翰墨而張向者。其從母兄也。爲巂路轉運判官。輒奏徙魯直以避嫌。而向亦不能顯。嗚呼。聖日其可欺邪。

跋山谷晉州學銘

荊公解美字。從羊從大。謂羊之大者方美。今同華間。羊之胡頭者。其重至百斤。食之。信天下之美味不能過也。趙景修獨以爲不然。云四方之味。惟適口者爲美。何獨羊之大者哉。此固非通論。蓋貴公子輩。特以

直自放廢中起爲吏部郎。再辭不起。遂請無爲當塗。而得當塗。猶踰踰幾一年。方到官。既到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其草句字畫。所留不能多。而天下固已交口傳誦。欲到其地。想見其眞蹟。及其所及之人物。皆不可得爲不足由是當塗。鼎然眞東南佳處矣。事固有幸不幸者。其來已久。卓然自起足以見稱而有託。特無有力者以發明之。則淪湮沒。遂同麋草者。固不少。如蘇小、眞娘、念奴、阿買輩。不知其人物技能果何如。而偶偕文士一時筆劄。蜚譽以至不朽。則所謂幸者。詎不諒哉。如歐與梅者。斯又幸之甚者焉。余居當塗。凡五六年。魯直所寓筆墨。無不見之。獨求此二詞。竟不知所在。比遷金陵。又二年。一日。楊君庶之以書見抵。幷以之相示。而求記其後。方知在楊氏。蓋深藏不妄示人也。楊君豈以余與魯直厚。故見誘而久之方出者。亦或別有所謂邪。

所謂歐與梅者。皆當塗官奴也。魯直賦二詞。且有詩云。歐謳腰枝柳一窩。大梅催拍小梅歌。舞餘細點梨花雨。奈此當塗風月何。蓋爲是也。

跋魯直頤庵記後

古人謂一句合頤語。萬古槃盤概。魯直銘法清道人頤庵。引頤卦中義。作合頤語。予竊疑之。魯直具正偏知。爲世矜式。不應如是。然予與之厚。雅愛其善游戲。而於游戲中。未嘗不出眼目。清不知何許人。而其去不知幾何時。今逢老又葺以待靈源老人。使魯直而在。不知復作何語。以爲回互。而靈源既居人。亦將何以拈魯直之語也。魯直不得而見矣。靈源又與予相遠。予昔與李道甫相遇於洪覺範之坐。或問道甫曰。覺範將升清涼高坐。道甫不可不出問話。可以遞相布施。開人天眼目。道甫曰。何問之有。我當推倒禪牀。拗折拄杖。喝散大衆而退。覺範曰。眞作家手段。但恐徒有其語爾。覺範既不及升座。而此段因緣。儻尚在也。試爲予呈示靈源。遂請拈魯直之語。因書見報。隔宿不問道。兼欲知道甫別後進退如何爾。

跋山谷所書藥方後

凡物以貧品爲上。此造之者所命。而未易一毫髮低昂也。魯直第一等人。其可見者皆如之。斯人不可得而見矣。流傳到眼。幾至出涕。崇甯五年十月十九夜。

跋米元章書儲子椿墨梅詩

予嘗評元章書。屈旋曲折。氣古而韻高。上擊李泰和、顏清臣、爲不足。而下方徐季海、柳誠懸、爲有餘。未易咫尺論也。

跋元章所收荊公詩

荊公得元章詩筆。愛之而未見其人。後從辟金陵幕下。既到。而所主者去。遂不復就職。荊公奇之。挽不可留。後親作行筆錄近詩凡二十餘篇。寄之。字畫與常所見不類。幾與晉人不辨。頃見此字。乃知荊公未嘗不學書也。元章懷舊戀知。故過其墳。爲之原缺形容讀其詩可得其意也。

跋元章書

服古衣冠。凡所運用。必欲絕俗。故往往以戲謔之名加之。苟盡棄是等事。一切如行筆。則其可以砍額望

耶。

又

米元章爲蔡河撥發王元龍爲京西北路常平。蓋當日所通書也。元章與余甚善。余於其字。每心期之。而終不能一到。一見一爲之注目久之。

跋元章與術人劉思道帖

饒陽劉君得郭璞之道。行珞琭之術。羣辱之兆。見於頃刻。相值姑孰。邂逅題記。歲月己酉天甯前一日。米芾。

是非邪正。亦可以移於好惡。至黑白曲直。則不得而移也。於是乃有以曲爲直。以白爲黑者。往往從而和之。蓋不得而詰。非詰之難。知所詰爲難。元章作字。信所謂曲直白黑而好惡輒爲之易位。余嘗病之。近吾友張文潛。評其書幾在鍾王季孟間。然後余所病者。不藥而愈。思道好古。喜善類。藏其書過於尺璧寸珠。異時非其人勿妄出。一出當使擊節不已。則余與文潛實在其末光焉。崇甯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跋黃米書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或以謂景修其庶幾乎。予曰。子貢孔門之高弟。亦孔門之罪人也。方是時。彼五國者。特無人耳。不然。匹夫安能搖脣鼓舌。遂獲逞於其間者哉。黃米以書名天下。亦景修之希驥也。可不謹邪。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

題跋

跋采石三亭詩見第一卷

王德循余見其初勝冠時。如王良造父。秣駟子而周途。氣已無萬里矣。異時天矯盤薄。遂欲從八龍游於瑤池之上。信余初所見爲不謬也。瑞竹後堂。當暑如在冰壺間。四五可人。實相周旋。而循攜茶見飲。因出此紙。邀余作此字。方采石僧作三亭。求名與詩。乃用以報之。或者謂我詩之遂題破此寺矣。故返其狂率而扶持之。未知果可以扶持否邪。要之三亭既新。陳迹炳然。亦未易能破也。所謂四五可人者。釋景祥惠日丁希韓釋文舉姑溪居士書。

跋吳思道詩

東坡嘗謂余曰。凡造語貴成就。成就則方能自名一家。如蠶作繭。不留罅隙。吳子華、韓致光、所以獨高於唐末也。吳君詩咄咄逼近時人。未易接武。余雖未識其面。呻吟所傳。感歎不已。聊摘其警策。以實來索。姑溪李之儀。

又

文章要當先凌厲而後收斂。正如坐而後立。立而後走也。豈遂以得坐立間者。便期於行走。自下圖高固

余所病而嘉肯乃以是嘗定論於予。不其虐哉。思道近詩。度越唐人多矣。豈融僩所能髣髴。其妙處略無斧鑿痕。而字字皆有來歷。論詩如舒王。方可到劇秦之地。編四家詩從而命優劣。茲可見也。政和五年二月十四日之儀書。（張大亨字嘉甫）

跋吳思道小詞

長短句於遣詞中最爲難工。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翻斷。唐人但以詩句而用和聲抑揚以就之。若今之歌陽關詞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聲之長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變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間集中所載爲宗。然多小闋。至柳耆卿始鋪敍展衍。備足無餘。形容盛明。千載如逢當日。較之花間所集。韻終不勝。由是知其爲難能也。張子野獨矯拂而振起之。雖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餘。良可佳者。晏元憲、歐陽文忠、宋景文、則以其餘力遊戲。而風流間雅。超出意表。又非其類也。諦味研究。字字皆有據。而其妙見於卒章。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豈平平可得髣髴哉。思道覃思精詣。專以花間所集爲準。其自得處。未易咫尺可論。苟輔之以晏、歐陽、宋。而取舍於張、柳。其進也。將不可得而禦矣。

跋石曼卿二疏菴詩

曼卿跌蕩不羈。劇飲尚氣節。視天下無復難事。不爲小廉曲謹。以投瓦合。非獨不爲而已。一有相值。藐然不少降意。若此等輩。終身不敢輒窺藩籬也。方時天下無事。嘗感慨論列。引物連類。一切取律古人。君相心奇之。而適以多事爲戒。故不果用。雖在祕書。不屑夜遊。浮沈里巷間。見者如遇於煙雲中。與所善飲酒家共命至無筭。竟席不交一語。引去。至今指其地爲神仙所降。方大醉開省西門。臥大慶殿廡下。衛士前呵問。已而知爲曼卿也。率辟易。以手加額上。嗟側而去。年纔五十餘。竟死於小官。大鵬尺鷃。九萬里而圖南。與夫自抉於檜檝枋者。固不可同日語。橫海之鱏鯤。睨於蹄涔盃杓之間。欲求合於一轍。蓋難矣。安得不叢驚聚駭。或譏且罵邪。要亦如吾所素而無愧焉可也。文詞翰墨。乃其餘事。既不得用。聊復讀讀所好。姑玩勝日而流傳相夸覽之。亦足以彷彿其平生爾。崇寧三年八月一日。

跋曼卿帖

寶元康定間。王方勵精政事。招徠天下賢俊。故得人之盛。超軼前古。其遺風餘烈。使後之人。一歷耳一到眼。莫不頹然追誦。矍然興起。恨不得亟與之俱。而遂相上下也。曼卿用雖不盡其才。然文詞筆墨。照映流輩。人有得之者。不異南金大貝。什襲珍藏。以爲子孫不朽之傳。況其先世從遊之舊。迹同而情相好者哉。宜其尺牘交馳。委曲展轉。尤足以見其傾盡。而一時傳玩。不獨其風流趣尚。可以互相表發。且以知當時文物之勝。信非前世所能先後也。

跋黃正叔帖

胡昭、索靖、韋誕、俱擧書於張伯英。羊欣謂昭得其骨。靖得其肉。誕得其筋。蓋以肥瘠爲定。則肉不勝骨。骨不勝筋明矣。鍾繇問蔡邕筆法於誕。而誕不與。以至逾牆嘔血。魏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誕死。使人發其墓。方得之。是知用筆之法。正所謂如錐畫沙。如印印泥。乃爲極摯。余歷覽近日號能書者。獨於正叔得

之。不惟得用筆之妙。其位置典刑。於誕幾何而不相先後邪。魯直輒以聖美之評少之。以余所見。魯直乃自謂爾。惜乎正叔今已失明。則此書不復可得。亦如伯時右手之嚴。而畫筆自絕也。崇寧三年八月十日之儀題。

又

正叔高標清致。雖在烈日塵埃中。見其字。想見其人。清風颯然。不召自至。然其少所許可。介潔不撓。獨於魯直委曲傾盡。每見一語。必手錄。因而其字所流傳者。多魯直語。正叔既病目廢。而魯直死矣。讀之慘然流涕。

跋小重山詞

右六詩。託長短句。寄小重山。是譜不傳久矣。張先子野。始從梨園樂工花日新度之。然卒無其詞。異時秦觀少游謂其聲有琴中韻。將爲予寫其欲言者。竟亦不逮。崇寧四年冬。予遇故人賀鑄方回。遂傳兩闋。宛轉細繹。能到人所不到處。從而和者。凡五六篇。獨得游酢定甫一篇。并予所繼者。次第之。會沈端卿彥國六人於瑞竹方丈。彥國出此紙。因以識之。諸上善人隨喜作觀。定似天津橋上看弄猢猻。不知忠國師見之。如何下語。

再跋小重山後

予與方回相別五六年。邂逅江上。未及見首。折簡問勞甚勤懇。其末云。比多長短句。安得與君抑揚於尊俎間。以尋平日美況。未幾違以相及。每爲之呻吟細繹。未必中律。要將披寫倦滯。如與之周旋時。有彷彿其妙處。輒次第之。庶幾知所聲策也。

題賀方回詞

右賀方回詞。吳女宛轉有餘韻。方回過而悅之。遂將委質焉。其投懷固在所先也。自方回南北垢面蓬首。不復與世故接。卒歲注望。雖傳記抑揚一意不遷者。不是過也。方回每爲吾語。必悵然恨不即致之。一日莫夜。叩門墜簡。始甒異其來非時。果以是見訃。纔出二闋。予嘗報之曰。已儲一升許淚。以俟佳作。於是呻吟不絕。詎爲之墮睫。尤物不耐久。不獨今日所艱予。豈木石哉。其與我同者。試一度之。

跋凌歊引後

凌歊臺表見江左。異時詞人墨客。形容藻繪。多發於詩句。而樂府之傳。則未聞焉。一日。會稽賀方回登而賦之。借金人捧露盤。以寄其聲。於是昔之形容藻繪者。奄奄如九泉下人矣。至其必待到而後知者。皆因語以會其境。緣聲以同其感。亦非深造而自得者。不足以擊節。方回又以一時所寓。固已超然絕韻。獨無桓野王輩相與周旋。遂於卒章。以申其不得而已者。則方回之人物。茲可量已。

跋魯公帖

魯公墨蹟傳於今者。惟此數帖。予皆得而臨之。後每見。每爲之展轉肝膈間。以扣其佳處。竟不能彷彿。乃知古人用意精微。非今人所可到也。

又

魯公以正書取重。然不見其行。亦不知其超然遠韻。蓋不如是。不足爲魯公也。

跋魯公題記後

文詞字畫。入人易深。然於立身行已了不相干。魯公忠義。皎如星日。獨以字畫幾至蒙昧。要之精於藝者。不可不謹也。

跋瘞鶴銘

趙景修歸自金陵。會於瑞竹藏院。凡七人。陳元敏、楊元發、明叔、張德夫、覺夫、李端叔、覺夫出此書相示。世以爲右軍書。或謂其語不類晉人。然卒不能辨也。自歐陽文忠公指華陽眞逸。乃顧況道號。遂知爲唐人書。爾後襲前說者。必相與排詆。殆不復容是正其如知耳而不知目。天下之公患。吾知爲佳字耳。何必紛紛於唐晉也。

跋樂毅論

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得此本於其覆(原缺)而已斷裂矣。遂載以歸。完理緝綴。櫝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後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字。則其碎而不緝者良可惜也。

跋荊公金剛經書

骨多肉少則瘦。肉多骨少則肥。惟骨肉相稱。然後爲盡善。或謂荊公知骨而不知肉。今見此經。則知傳者不識荊公書。遽以常所見清勁爲瘦也。

跋李衞公書

予讀紅拂妓傳。得衞公之爲人。蓋此書已落第二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一

題跋

跋荊國公書

魯直嘗謂學顏魯公者。務期行筆持重。開拓位置。取其似是而已。獨荊公書得其骨。君謨書得其肉。君謨喜書多學。意嘗規摹。而荊公則固知其未嘗學也。然其運筆如插兩翼。凌轢於霜空鵰鶚之後。此其晚年所作。紙上直欲飛動。信所謂得之心而應之手。左右逢其原者也。

跋荊公所書藥方後

用藥如用人。非知其必可以任此責。則未嘗輒用。故能終始以收其功。古之人多用單方。蓋識病知藥。乃如是。後人淺昧玆理。遂雜用諸品。至有君有臣。有使強自主宰。以文其所昧。良可歎也。

又

作字爲文。初必謹嚴於時。造語須有所出。行筆須有所自。往往涉前人轍跡。則爲可喜。久之。語以不蹈襲爲工。字則縱橫皆中程度。故能名家傳世。自成標準。凡學者從此卷首尾求之。當知吾言爲不妄發也。宛陵巨孝叔書。余三十年前。曾見於李正叔家。宛陵乃其人也。最後一絕。集中不載。固未嘗見。

跋荊公薦醫生德餘奏草

始余居當塗。爾然環堵間。人不堪之。曰。一秀眉明目。持刺字前見。如有位與有聞於時者。逡巡前後却而不敢進。余亟與之接。則以醫自名。稍卽之。蓋有識能文詞表表秀出一時之士也。云。我以君流落至此。邂逅此行。故相過焉。又云。我家金陵。世以醫行。先人從王荊公遊。寓於家學。實則雅相師友者。荊廣勉其進取而辭焉。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醫與仕何擇。能不愧於人。不作其行足矣。荊公曰。子果不凡也。卽以其術上之。其所草奏。則當時親筆。我以是藏之。非謂荊公而有夸也。姑誌一時之事。以見我先人之所不可奪。余未之信。遂請見其藏。而聊識於後。比徙金陵。居久之。而後信其所守爲不妄。相與周旋。日愈親而愈可愛。然相過。不辨色。則燭下問之。乃以病告者戶外之足相躡也。其來至奔走旁數百里地。得一脈死生無所憾。得一藥無異自天而下。巧發奇中。藥入病去。如易置肘腋。獨不與在事者俱。而在事者亦莫之知也。余與所待哺者。皆恃以安。而日下徐德父兄弟亦深知之。嘗曰。德父兄弟君子也。我得其知。而君實先焉。他不復計。其名修字德餘。大觀二年八月十一日書。

跋荊公補成良臣充太醫生奏草後

山濤啓事。蓋以一時人物。爲已先務。故上自朝廷公相。下至草澤方伎。山所啓者。往往名世。荊公自任以天下之重。固不可與濤比。然其所因與夫因之者。則異也。崇甯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跋君謨帖

東坡老人謂君謨書爲世第一。要之。知書爲難能者。乃信此語。

蹟君謨荔枝帖

學書主於行筆。苟不知此。老死不免背馳。雖規摹前人點畫。不離法度。要亦氣韻各有所在。略不繫其工拙也。君謨自少以能書得名。至老以作字爲悅。然行筆遲。肉勝骨。而此帖乃反是。疑得之倉卒間。或粉紙枯澀。運墨不勝而然。其如堅勁不撓。備盡衆體。信一代之師表也。

跋韓次玉家君謨隸眞行草書

君謨善書多學。絕備衆體。蓋前輩善作字者。類如此。惟不爲筆所制。故無不適宜也。建中靖國元年某月日。次玉具飯仲孺、逃之、端叔作客。幷試常和舊墨。飲小鳳團茶。時久雨乍霽。霜天陰徹。極爲勝遇也。

跋文安國篆

景修談金陵近事。甚詳。皆可人意。非紬繹展轉。不能中程度。諧律呂。文安國。予與之遊三十年。善論難。劇談切中。尤得於榰俎間爲多。皆謂其宿構預計。不如是。必有脫略可指議處。然篆筆方嚴勁正。未嘗妄立一筆。豈舌端筆次自應相契。故如是。抑機警爽悟。不謀而然邪。聽言觀書。如會茲境。可勝慨歎。

跋蘭亭記

貞觀中。既得蘭亭。上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得書。如歐陽虞褚陸柳人皆臨搨相尚。故蘭亭刻石流傳最多。嘗有類今所傳者。舉訂獨定州本爲佳。似是錫以當時所臨本模勒。其位置近類歐陽詢。疑詢筆也。此石已爲薛向取去。見在向家。而定州石

刻。又從而傳模者。然亦不能辨眞贋。若譜觀鏞鉄。則較然相遠矣。此乃向家本也。

跋遺教經

書學盛於魏晉。至唐漸衰。然當時猶以爲事。故卓然名家者。班班可紀。中葉以後。如徐季海輩。號能名以取而辭焉。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醫與仕何擇。能不愧於人。不作其行足矣。荊公曰。子果不凡也。卽以其術上之。其所草奏。則當時親筆。我以是藏之。非謂荊公而有夸也。姑誌一時之事。以見我先人之所不可奪。余未之信。遂請見其藏。而聊識於後。比徙金陵。居久之。而後信其所守爲不妄。相與周旋。日愈親而愈可愛。然相過。不辨色。則燭下問之。乃以病告者戶外之足相躡也。其來至奔走旁數百里地。得一脈死生無所憾。得一藥無異自天而下。巧發奇中。藥入病去。如易置肘腋。獨不與在事者俱。而在事者亦莫之知也。余與所待哺者。皆恃以安。而日下徐德父兄弟亦深知之。嘗曰。德父兄弟君子也。我得其知。而君實先焉。他不復計。其名修字德餘。大觀二年八月十一日書。

跋荊公補成良臣充太醫生奏草後

山濤啓事。蓋以一時人物。爲已先務。故上自朝廷公相。下至草澤方伎。山所啓者。往往名世。荊公自任以天下之重。固不可與濤比。然其所因與夫因之者。則異也。崇甯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跋君謨帖

東坡老人謂君謨書爲世第一。要之。知書爲難能者。乃信此語。

蹟君謨荔枝帖

學書主於行筆。苟不知此。老死不免背馳。雖規摹前人點畫。不離法度。要亦氣韻各有所在。略不繫其工拙也。君謨自少以能書得名。至老以作字爲悅。然行筆遲。肉勝骨。而此帖乃反是。疑得之倉卒間。或粉紙枯澀。運墨不勝而然。其如堅勁不撓。備盡衆體。信一代之師表也。

跋韓次玉家君謨隸眞行草書

君謨善書多學。絕備衆體。蓋前輩善作字者。類如此。惟不爲筆所制。故無不適宜也。建中靖國元年某月日。次玉具飯仲孺、逃之、端叔作客。幷試常和舊墨。飲小鳳團茶。時久雨乍霽。霜天陰徹。極爲勝遇也。

跋文安國篆

景修談金陵近事。甚詳。皆可人意。非紬繹展轉。不能中程度。諧律呂。文安國。予與之遊三十年。善論難。劇談切中。尤得於榰俎間爲多。皆謂其宿構預計。不如是。必有脫略可指議處。然篆筆方嚴勁正。未嘗妄立一筆。豈舌端筆次自應相契。故如是。抑機警爽悟。不謀而然邪。聽言觀書。如會茲境。可勝慨歎。

跋蘭亭記

貞觀中。既得蘭亭。上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得書。如歐陽虞褚陸柳人皆臨搨相尚。故蘭亭刻石流傳最多。嘗有類今所傳者。舉訂獨定州本爲佳。似是錫以當時所臨本模勒。其位置近類歐陽詢。疑詢筆也。此石已爲薛向取去。見在向家。而定州石

跋趙汝霖帖

趙君學九成宮刻漏銘。於正書尤工。刻出殆咄咄逼眞矣。其行書則別是一家。不知何所從來也。

跋慎伯筠書

治平中。錢塘元積中子發、守山陽。樂士喜談笑。山陽、介東南舟車之衝。以故客至殆不容館穀。伯筠嘗岸幅巾著芒鞋。見子發於清晨盛服鵝鸛之際。子發爲之倒屣。卽謝他客。輟所事。命酒三斗。挹大觥以沃之。語諄諄勞苦。欽擁之不已。伯筠直視取酬了不與酬對。酒盡。翻然引去。州人讙傳曰。吾使君有是客。可不往敬邪。戶外之屨至無少間。伯筠多作字。出庾詞爲謝。而口未嘗啓也。予爲兒童時。亦往見之。輒謂予曰。家何在。將奉報。明日既至。索酒滿引。揮滿壁而去。方時子發慕州人作新橋。甫成矣。請伯筠記之。適據一大几。隨請趙几上。州人亟模之石。相與率百金爲謝。伯筠怒目叱去。清晨擊小舟徑歸。子發走十餘輩挽之不回。嗚呼。世豈復有斯人哉。

跋論坐位圖

魚朝恩擅國賣權。後世言惡。則必稽焉。然魯公名重一時。特降意交接。而拳拳以納於正。固曰。既明且晳。以保其身。要亦未始輒忘其本也。

跋沈齊達帖

予官四明。與齊達爲僚。時纔二十餘。雖原原原原原缺缺缺缺缺缺好書。而漫不識其徑路。始問津於齊達。而特展轉閱

曉後不能副其勤要亦不忘所自其所見曉至於近古無蹈姿媚以悅可世俗爲工今則乏溺殆不容出頭矣每有愧於斯言也

跋懷素帖

草書以精神爲主傳模既已失眞又恐流傳分布幾見行筆次序爾要知骨肉俱無安可語精神邪懷素字頗肉多當時固已譏之云憨肥和尙豈能作清勁字是後稍就瘦硬蓋亦非其故步矣

跋古柏行後

或謂子美作此詩備詩家衆體非獨形容一時君臣相遇之盛亦所以自況而又以憫其所值之時不如古也第深考之信然作者苟能周旋於其命意造語之際於詩於履踐皆可追配昔人不當止謂之詩而易之蓋自風雅之後正宜有取於此世無孔子故單見淺聞有所分別良可歎也政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積雪初霽希韓德循攜茶相期於天甯圓若虛首座之天竺軒希韓出此紙見邀作字輒以是應之既終二君又作山藥羊頭羅蔔晚菘號甜羹爲潤筆眞一段佳事會者天甯慶西菴琳禪鑒仁姑溪老農書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二

題跋

跋晁贊洛神賦

晁贊在丁文簡公家熙甯初予與公之孫義農上民遊嘗密以相示錦囊什襲非甚款好不妄出也後十餘年始見石刻流落訛缺無復完本不知眞蹟果何在邪洛神賦乃絹上書在周安惠家安惠之孫延年翁犹尤見厚每過其家必傳玩久之其後無聞矣是書亦莫知所託可勝悵然

跋春秋後

春秋之世先王之迹猶在故一言之出盛衰存亡繫之孔子因而是是非非以詔後世左丘明隨事而解之炳如星日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丘明與有力焉然詩書所逸訓其未然之教而春秋之法示其已然之實至文辭之所研紀敍之該貫學者所當洗心不獨惟法之可信也

跋邵仲恭書

邵仲恭字秀有餘而老不足余以是知其爲不壽也諸帖皆陝西轉運使時與李獻父者語嚴意重所以事尊親前輩當如此

跋醉吟先生書

醉吟老人固善書而未嘗以書自名眞善書者也正行蓋嘗見之矣獨小字今始得之使古人復作余未知其先後也

跋歐陽率更書

此碑於歐陽率更書中爲第一於今所傳正書爲第二從一點一畫求之無一毫髮差舛信所謂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者舊藏西京范忠獻家今則破碎殆不勝摹印矣此亦近所摹者其補葺僅能成帙而不知他日又何如也拊卷增感

古帖

敍事有法度殆無一字虛設非老成於文學者不能至是似是呂文靖公所書元方嘉問皆呂氏子弟名字余未嘗見文靖書故不敢直以爲是

跋吳仲鹿書

前輩於其所事無不盡仲鹿作此字時已老矣想見其人覽之增敬

跋儲子椿藏書帖

凡書精神爲上結密次之位置又次之楊少師度越前古而一主於精神柳誠懸徐季海纖悉皆本規矩而不自展拓故精神有所不足或謂作字正如習馬步驟馳騁各有先後一失其節御者所愧至其奔軼絕塵則乃能見其材魯直草字有類誠懸季海與夫馬之在御者正書行書則爽秀爲多要之足以名世也大觀二年八月四日姑溪居士題

跋梅聖俞與郭功父詩

余爲兒童時誦宋石月詩愛其詩想見其人既見其人則知聖俞僅能識其詩爾今得盡觀其所與詩帖亦與余嚮昔所期無以異豈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崇甯二年十月十九日汝墳劉晦叔建安游定甫趙郡李端叔又

聖俞以詩名世一時偉人合力挽之而竟不得進晚始爲國子監直講唐書置局僅得與討論書成將用爲館職而死矣命不可控乃至是邪或者云亦可爲功父三歎余以爲不然聖俞得名如是故如是而止功父之名不止如是將不止於是執謂命終不可控哉崇甯二年十一月一日

題柳子厚三戒後

余讀柳子厚三戒未嘗不反覆而屢歎竊謂倫類中豈復有是事特子厚出奇以爲警爾晚遷江上遂於衣冠中遇見之乃知子厚所戒爲不誣初有疑於異類而今輒見之於人而又傲然散踞一隅方且有臨之者是可駭也可勝歎邪雖原原缺缺於禍可得而逃哉

題所和丁希韓詩後

姑溪居士將有墳山之役車載脂馬已勒僕夫以日暮途遠爲告甫命駕矣有當其前者頭不裹而髮鬠

譬。頷無鬚而立跟跗。持短封顧余。欲持而不能語。詰之亦不答。比發封展玩。則吾希韓之詩。噫數十語之間。鋪敍一場佛事。了無毫髮可間其隙。雖欲不報。其可得邪。既報之。又接武而至。蓋愈多而其語益工。愈窮之而愈不可測。昔王劇爲鳳閣舍人。一時號爲敏麗。嘗大庭班齊。同日七八制下。劇命數筆吏環立。而口授之。筆吏曰。舍人少從容。我輩筆不能給。懼恐失事。既而制出。中外傳誦。其後過於其前。信作者之工。必在於是。余今而後。將閣筆矣。苟或見寬。幸以此爲約。庶幾追逐。獲借餘地。希韓以爲如何。余既錄所和詩。因附見其意。法家者流。願無以請求見束。

跋黃擬山所藏劉君錫太尉畫

劉豫爲宣武節度使。每大饗。互進歌童舞女。豫以爲非是。乃更用壯士。介甲胄。挾劍戟。相搏刺。使觀者增氣。史氏疑之。殊不知投壺雅歌。輕裘緩帶。眞古昔名將之事也。尙何累於歌童舞女哉。劉侯以椒房近戚。致位通顯。而恥以之自下。輒感慨激厲。取名戎馬間。卒提衞兵僅得鉞。遽不幸。視其趣尙幽遠。動有典則。雖筆墨流傳。人爭得而寶之。與夫習膏粱以玩於無所事而然者。不可同日語也。嗚呼。天下承平久矣。斯人者。不得嶄起於功名。使衞青霍去病輩獨高於前世而死。可勝歎邪。蓋將有拊卷想像。欲作而不可得者。建中靖國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姑溪李之儀。

書林逋處士詩後

西湖風物固不遷。但無和靖輩人物爾。覽之悵然。姑溪老農。

題范巨卿傳後

朋友之道廢久矣。託生猶不可得。況託死邪。凜凜若人。至今尙有生氣。思道獨友之於千有餘年之後。豈其金石不渝。眞有志於是者歟。遂假一時善書者。錄以置座右。而時用以自警策。且復告諸氣類。孰不知有是道。孰不知有是人。而未有彷彿於議論商搉者。詎能雍容履踐。將與之並驅爭先乎。吾知勉矣。亦由思道而發之也。

跋董安期帖

余始至當塗。得見講院墜間題字。不覺失聲曰。吾元章何時過此耶。主僧曰。是諸董所留下。余然後知其爲祖習。然咄咄相逼。殆不復能眞慤。後得是數帖。稍索其妙處。則往往過之。蓋金陵董君安期所作。元章行筆。爲一時之冠。推而上之。柳誠懸徐季海。俱在下風。董君時年少爾。使年加長。筆力愈老勁。則吾元章未必不爲今日之徐柳也。崇寧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姑溪居士。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三

祭文 薦亡疏文附

祭秦少游文

嗚呼少游。子不可得而見矣。而子之平生。未嘗一日忘于胸次也。想像展轉。一頤一笑。拱揖步趨。折旋俯仰。至于眉須皓髮。已來歷歷可數可摸。如扶攜傾倒。論難抑揚之際也。晝而思。夜則往往發于夢寐。不在扁舟江湖之上。卽非巍闕廷之下。與委蛇班列之中。或相與追逐樽俎之地也。嗚呼。子一去雖冥冥寂寂。無路可從。然子之所寓。予已得之而無疑。其清都紫府。雲衣玉簡。實子之素志。而今輒未及者。豈有以託之而適乘其係累也。方其聞子之訃也。予哭之幾不欲生。已而丹旐之歸。又得哭于江上。蓋嘗寫予之哀而宣之以祭也。于是子之孤嶷然衰服。執徐夫人之喪。來訃之于予曰。將遷子之柩。合葬于惠山之陰。而用予昔遊之詩以定計也。嗚呼。故鄉義也。今子之藏。子固所願歸骨似在其左右。而一語動搖。遽不能自果。亦初不謂子由此而來。遂失阡隴爲鄰。使子孫歲時展省。永不相捨。命矣。乃天若有所制也。衰疲苟生。餘日無幾。既不得憑棺一慟。又不得從撫鐸之聲。以臨其堋而雪涕也。不腆儀物。聊致一奠。庶幾不忘疇昔。爲予隨所厚薄。圖釐而盡醉也。

祭折渭州文

瑰固可期。命或難制。天人之間。時有同異。雖公之出。逢世昌明。束髮從軍。隱然其名。以忠得君。以仁得衆。談笑廊清。弗鼓而勇。彼絕漠來。天都其歃。烏貿鼠伏。恃此以久。於赫先廟。神靈在天。既遺聖子。又委公賢。獻俘重光。收功大觀。高旌巨節。以極敬慕。方期都護開府稱旛。公胡不淑。正晝而亡。上自朝廷。下至蕃漢。歎惜震悼。情無少間。矧我以鄙。早辱公知。發計失聲。既驚獨疑。十年江湖。望公天際。公不我遺。軫卹相繼。公今已矣。欲報不能。公有令子。實我弟昆。臨喪無從。又阻執紼。有淚如泉。淋浪胸臆。

祭文

嗟我晚生。猶及前輩。端厚沈慤。莫或瑕顧。固不妄發。發必有對。落弊殽中。遊豈在外。表柔裏剛。如未脊淬。一振其銛。萬牛可膾。彼不知我。我何彼罪。命非力勝。誰進誰退。營謂涉世。有同磁碻。運轉循環。卽分向背。惟我低昂。無彼殿最。以是始終。一槩諸內。白首歸來。自信不昧。凡幾百年。遠與德配。如器琉璃。忽爾破碎。求仁得仁。公則何愍。彼譖之者。甯不知悔。方公之歸。頓欲往會。杖屨周旋。豁我翁昏。差池未及。奄隔明晦。茹歎銜哀。薦此一醉。

祭某氏夫人文

嗚呼。不求而得。不思而至。自非積累。豈復如是。八十之年。臨終而仙。冥告之符。執不謂然。夫人之賢。乃其自出。端靜柔閑。不愧典則。來嬪君家。實配我公。翕然宗之。有德有功。公且逝矣。奄然先之。意將禊除。以待公歸。茫茫青都。表表淨土。不仙則佛。固有其處。萬世之後。瞻望何及。生者之情。徒啜其泣。殽羞羅列。醉舉後先。失聲原缺。庶與公俱。歆此一奠。

祭文

嗚呼。霜天之鶚。雪野之驥。既得其時。斯動而銳。君相一德。好賢下士。知公有才。首擢已試。浮雲雖作。旋亦昭示。事任遽隆。寵榮斯洎。如何不享。使我增嗚。嗚呼。我登公門。公甫數歲。氣已食牛。信必達器。惟文恭公。每進諸稚。指公語我。此郎特慧。他時可觀。吾家或世。四十四年。利害多契。情好之篤。無異兄弟。我方南遷。爲衆所棄。公獨不恤。問勞相繼。間造其子。顧吾窮裔。眷言恩勤。實自高義。比家金陵。公且適至。暮夜過門。握手出涕。謂我雖老。壽骨可恃。難黍田園。約我爲備。我笑謂公。非公所議。願公直前。無跋無疐。公能信然。亦我之利。別未兩月。忽計已逝。不覺失聲。公而止是。公有令子。敏洽而藝。庶其緒餘。必踐無愧。雖不終享。足以爲遺獨我報。公幾至無地。斂不得親。器不得致。缺原託長號。侑公一醉。

薦亡疏文

歲次十二月十四日齋僧轉經功德疏是日大雪

歲月易遙。恍如夢斷。音容雖隔。宛在目前。念去識之莫追。仗眞乘而仰導。適臨諱日。恭詣蘭園。延西竺之勝流。演貝葉之祕說。上林震動。俄瑞雪之來符。歌唄抑揚。猶內宮之化現。光明說法之地。散漫雨花之天。召此休徵。尤知顯缺原某人神遊不昧。寶居安居。徑徹三摩。永謝諸緣之漏。同會一處。長陪上善之人。

先妣忌日齋疏

江山雖異。所利者葬。書阡牖既營。適逢于忌日。載念劬勞之重。難忘追慕之懷。祈哀覺皇。正位新室。庶修崇之不昧。達增上以彌高。非徒致謹于莊嚴。兼亦告成于遷奉。伏願某人。周旋饒益。資藉光明。卽福地爲萬世之安。踐妙緣于三界之外。金沙布地。璧如清淨之蓮華。玉偈聞音。超證飛昇之化佛。

二月四日墳山齋僧轉經追薦

與人異幅。問佛知因。乃能所願必從。是故有感斯應。言我氏既掩泉宮。茲臨屬纊之辰。尙昧應緣之地。恭依新壟。仰達眞誠。憑齋修持。誦之功。薦資藉莊嚴之福。設猶沈滯。遂獲超昇。如在功名。更期增上。伏願藉平生之信向。仗今日之修崇。地布金沙。安居于淨土。音聞玉偈。不捨于紺宮。永辭濁惡輪迴。常爲般若眷屬。

癸巳二月四日齋僧疏

衆生業力。未免億劫迷塵。諸佛願心。務拔一切苦趣。恭惟無上之正覺。乃是去識之資糧。明晦既殊。薦嚴敢昧。伏願某人。以平時之素履。仗今日之良因。沈冥不滯于閒途。安養常居于樂國。玉毫光裏。親承解脫之音。金色界中。永陪清淨之衆。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四

青詞

癸巳三月二十七日還醮

人無所知。有急則禱。天能必應。惟意是從。故禱應常爲低昂。而天人實相表裏。伏念臣男堯光。比出瘡疹。輒昧療治。勢甚綴旒。遂茲叩請。報如荅響。竟獲痊安。因其日之受生。謹乃心而致謝。仰冀高明。顯降衆聖。普臨廓間。螻蟻之甚微。俾享丘山之永固。精誠昭格。洪造難酬。誓以始終。長依保佑。

疏文

請悟老住隱靜

碧霄勝地。杯渡道場。乃東南第一叢林。眞佛祖第三境界。宜得毗耶之士。重開薝蔔之花。啐啄既同。機緣斯在。悟公長老。月涵衆水。雨澤羣生。爛然天下之名。信矣僧中之寶。諸聖幾回推去。高情惟務退藏。雖巨漫明珠。自謂韜光之得便。然疾風勁草。固應有目之難逃。法已在茲。理容必致。何勞飛錫。見成行道之區。願副傾心。同聲後天之祝。

請普老再住天甯

諸法各有因緣。常情強自起倒。況無位眞人。祇于面門上出入。而好事君子。却于眼界外尋求。欲識今日

主人。便是前時長老。碧公禪師。了道個事。得無礙才。神通妙用。盡入鉗鎚。世諦宗風。有同水乳。此地從來不退轉之誠。懇博謀無滯礙之檀那。此日世緣。暫爾破慳而見助。他時佛會。莫云相識之未曾。更俟焚修。仰資報應。

化度牒

祝聖人壽。莫如度僧。現比丘身。是亦說法。能體一時之想。即得三昧之門。非昔日曾膺受記。則今朝豈易發心。輒放巡門之求。以接開壇之便。跋遮那相。果獲助緣。兜率陀天。定須相見。

路西政和圩其修青山中元水府行宮

俗諦自欺。冀同相黨。祁工不宰。正直是師。眷盛德之威明。實吾邦之依止。每感必應。無隱不周。將有事于汗萊。復並受于侵冒。庶格終始之吉。啓邀輔佑之仁。果獲奏成。敢忘昭報。非酬蓋不足以答丕貺。非象設不足以顯至靈。是用博謀食利之財。就啓來臨之館。一則便圩農之祠禱。一則表福善于無窮。竊圖錫禹之圭。兼證吠堯之犬。

路西圩成修水陸答謝

大慈大悲。則光明四徹。無遮無礙。則平等一如。既能周遍河沙。最爲利益功德。上自諸佛菩薩。下至餓鬼畜生。靡間幽微。普同供養。比舉大役。時有異心。輒歸命于上緣。冀協謀于茲事。果蒙明顯。遂獲奏功。謹按日以修崇。用酬恩于成就。衆生差別。父子未免于交攻。至道坦夷。胡越可同其不類。更祈佑護。相與始終。

爲畢悟宗求化爲僧

昔自在王應物以化。普爲有情。今畢悟宗順俗而行。止求得度。念一佛出。則是一時境界。必千人緣者。乃千處津梁。故資一以投識。俟滿千而示相。妙高孤絕。已知白上之楷梯。屏缺臂摩挲。曾是本來之面目。庶憑願力。同結正因。

天甯寺翻瓦藏殿印千佛求化疏

風雨其除。人事固爲先務。齋粥之寄。禪林豈可後時。況龍宮海藏之所流通。而檀那善友之所歸向。既歡則安能不作。欲作則未免有求。輒覬信心同圓妙果。或專一佛而布施。或兼衆力以修崇。庶資無盡光明。共證當來利益。

遠庠水陸齋疏

吾佛之于衆生。猶親之于愛子。凡呻吟之所及。必拯救以無違。是故作大醫王。務欲酬諸願力。然轉誦禮施。則未免于偏係。而歌揚贊唄。則僅足以莊嚴。惟無遮無礙。平等之大齋。乃盡善盡美。極至之勝事。普沾利樂。靡間幽微。比發誠心。仰投覺報。冀茲功德之重。遂蒙感應之符。果致危疑。遠諧解釋。謹奉阿難之教律。備修天竺之科儀。如接晦明。悉依召請。既荷降臨之不昧。更期保佑以相資。永賴慈恩。益蘇世業。

南禪推藏疏

仰祿而食。悼既往之搏虛。求田以歸。庶將來之有託。比間路西之役。適符令下之新。經始之初。潔誠以禱。

兜率陀天。雖一心之可到。妙莊嚴品。舍衆力以難陶。爰茲拔棪葬以興宗。亦既歷歲時之緜遠。漸成保社。

敢邀佛力之助。冀皆農事之成。謂一大藏教。備載三乘。而十轉地宮。全收萬善。果獲光明之報。粗償種植之勞。輒誌素心。奉酬夙願。場圃方作。尙懷薄厚之疑。屋廬所儲。更冀盈滿之益。餘自今日常保豐年。旁及衆莊。永無後患。

栾石修殿

叢林所居。殿宇爲之冠冕。捨施之利。香火乃其津梁。一瞻一禮。必自是而精虔。萬法萬緣。須乘此而發表。比將徹故而增葺。不免有求。設非篤信于莊嚴。豈能見助。惟茲地最當衝要。凡上士常所經行。人口則多。素願欲還出江則望好風相送。設誠良便。舉眼有歸。筆頭果遂。檮趣世路倍增饒益。

爲人作求三衣疏

既見比丘身。當受甘露戒。沙彌之相。尙染于深黃。如來之衣。須同于壞色。雖正法王之子。未沾施主之恩。願捨諸漏以發心。使備三衣而得度。今日絲毫之助。他年狐貉之居。若更一念出塵。便向三摩受記。

修黃山廟疏

嶽鎭安靈。隨方顯祐。嘉甯表異。無地不歆。眷黃山之崇隆。實江國之依止。禱祈雖遠而必至。報應如響之答聲。有赫威明。常在瞻仰。廟貌儼存于雄峻。棟宇良藉于莊嚴。歲月屢遷。風雨乘間。既有傾頹之慮。可忘完葺之圖。是用徧謁于信心。蓋欲共成于盛事。至誠所格。幸偕喜捨之同。降福是承。式契冥符之驗。

又

天無私親。蓋委神而表著。神則正直。實代天而照臨。恭惟仁聖之司。全分造化之寄。故在在處處。戴之如父母。而冥冥蠢蠢。因之託死生。既昭示以不誣。于欽承而敢後。適瞻翳暗。且復隳頹。非徒邀福之未嚴。是乃吾邦之可恥。謹投誠於信慤。將不顯於增完。庶幾不日而成。共致如心之報。

又

竭虔妥靈。廟貌所以建立。謀新改舊。檀施所以修崇。洪惟德配於兩儀。久矣福臨於莊地。靡間幽微之側。常如俯仰之親。凡念之興。應期而答。雖慈親一子之愛。猶有異同。而神威萬變之酬。略無厚薄。豈位置之浸敝。可營造之不圖。敢竭丹誠。徧祈正信。共致推心之感。相成協力之恭。毫髮苟輸。江山必報。

米石廣濟院求化造塔

高顯所示。來遠目之信心。建立非難。託正緣于衆力。脊茲勝地。俯瞰大江。實中元水府之鎭臨。而前世名流之履歷。舟車之所輻輳。人物之所追尋。固宜表見以發明。況復新繡而感應。風濤不測。脫性命於須臾。名利是圖。攜妻孥而來往。方有求於佛力。忽孤出於雲端。何異父母之再逢。宛若迷途之有遇。願饒益之如是。豈修奉之可遠。輒募特達之檀那。共成無盡之功德。妙莊嚴品。既知步步階梯。不退轉心。當證重重樓閣。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五

詞曲

水龍吟 中秋

曉來幰拂遊雲。盡捲霽色寒相射。銀潢半掩。秋毫欲數。分明不夜。玉琯傳聲。羽衣催舞。此歡難借。凜清輝。但覺圓光罩影。冰壺瑩。眞無價。　開道水晶宮殿。蕙鐙薰珠簾高挂。瓊枝半倚。瑤觴更勸。曩嫦燕姹。目斷魂飛。翠縈紅繞。空吟小研。想歸來。醉裏鸞篦鳳朶。倩何人卸。

驀山溪 次韻徐明叔

神仙院宇。記得春歸後。蜂蝶不勝閑。惹殘香。縈紆深透。玉徹指穩。別是一般情。方永晝。因誰瘦。都爲天然秀。　桐陰未減。獨自攜芳酎。再弄想前歡。拚金樽。何時似。舊遨誰說。與潘鬢轉添霜。飛隴首。雲將皺。應念相思久。

又 七夕 次明叔韻

金柔火老。欲避幾無地。誰借一簪風。鎖幽香愔愔清邃。瑤階珠砌。如膜遇金篦。流水外。落花前。豈是人能致。

驟麟泛玉。笑語皆眞。頼惆悵月邊人。駕雲輧何方適意。幺絃咽處。空感舊時聲。蘭易歇。恨偏長。魂斷成何事。

又宋石值雪

峨眉亭上。今日交冬至。已報一陽生。更佳雪因時呈瑞。勻飛密舞。都是散天花。山不見。水如山。潭在冰壺裏。

平生浮勝。到此非容易。弄月與燃犀。漫勞神徒能驚世。爭如此際。天意巧相符。須痛飲。慶難逢。莫訴厭厭醉。

又

晚來寒甚。密雪穿庭戶。如在廣寒宮。驚滿目瑤林瓊樹。佳人乘興。應是得歡多。泛新聲。催金醆。別有留心處。

爭知這裏。沒箇人言語。撥盡火邊灰。攪愁腸。飛花舞絮。憑誰子細。說與此時情。歡暫歇。酒微醺。還解相思否。

滿庭芳八月十六夜景修詠東坡舊詞因顧成此

一到江南。三逢此夜。舉頭羞見嬋娟。黯然懷抱。特地遣誰寬。分外清光潑眼。迷況。謾無計。攔天如洗。星河盡掩。全勝異時看。佳人還憶否。年時此際。相見方難。識紅綾偷寄。孤被添寒。何事佳期再覩。翻悵望。重疊關山歸來呵。休教獨自腸斷對團圓。

又有碾龍團爲供求詩者作長短句報之

花陌千條。珠簾十里。夢中還是揚州。月斜河漢。曾記醉歌樓。誰賦紅綾小研。因飛絮。天與風流。春常在。仙源路隔。空自泛漁舟。新秋初雨過。龍團細碾。雲乳浮甌。問殷勤何處。特地相留。應念長門賦能。消渴甚。無物堪酬。情無盡。金屋玉牓。何日許重遊。

玉蝴蝶九月十日將登黃山遇雨阻遂飲散止賦君歡獨不至已而以三闋見寄輒次其韻

坐久燈花開盡。暗驚風葉。初報霜寒。冉冉年華催暮。顏色非丹。攬回腸。蛩吟似織。留恨意。月彩如攢。慘無歡。篆煙裊素。空轉雕盤。何難別來幾日。信沈魚鳥。情滿闌山。耳邊依約常記。巧語嬋蠻。聚愁窠。蜂房未密。傾淚眼。海水猶慳。奄更闌。漸移銀漢。低泛簾顏。

早梅芳

雪初晴。斗覺寒將變。已報梅梢。暖日邊霜外。迤邐枝條自柔軟。嫩苞勻點綠。珠萼輕裁剪。隱深心。未許清香散。漸融和。開欲遍。密處疑無間。天然標韻。不與羣花鬬深淺。夕陽波自動。曲水風猶懶。最消魂。弄影無人見。

謝池春

殘寒銷盡。疎雨過。清明後。花徑款餘紅。風沼縈新綠。乳燕穿庭戶。飛絮落。襟袖正佳時。仍晚晝。眷人滋味。

眞箇濃如酒。頻移帶眼。空只恁厭厭瘦。不見又思量。見了還依舊。爲問頻相見。何似長相守。天不老。人未偶。且將此恨。分付庭前柳。

怨三三登姑熟堂寄僧道用賀方回韻

清溪一派瀉拭藍。岸草毯毯。記得黃鸝語。畫簷喚。狂裏醉重三。春風不動垂簾。似三五初圓素蟾鎖淚眼。廉纖。何時歌舞。再和池南。

春光好

霜壓曉。月收陰。斗寒深。看盡燭花金鴨冷。捲殘衾。　卯酒從誰細酌。餘香無計重尋。把夜來相見。夢寫文琴。

千秋歲詠曉音勝會和人韻後篇寫其歸

深簾靜。晝綽約。閨房秀。鮮衣楚製非文繡。凝脂膚理。膩削玉腰圍瘦。閑舞袖。回身睨。語凭肩久。眉壓橫波皺。歌斷青青柳。敘遽擘。壺頻叩。鬢棲清鏡雪。淚泯芳樽酒。難再偶。沉沉夢峽雲歸後。

又

柔腸寸折。解袂留清血。藍橋動是經年別。掩門春絮亂。欹枕秋蛩咽。檀篆滅。鴛衾半擁空牀月。妝鏡分來缺。塵汚菱花潔。嘶騎遠。鳴機歇。密封書錦字。巧綰香囊結。芳信絕。東風半落梅梢雪。

再和前意

萬紅喧晝。占盡人間秀。怎生閑晝如何繡。宦推簿史伴。消得東陽瘦。垂簟袖。花前鎮憶相思久。淚莫回紋皺。好在章臺柳。洞戶隔。憑誰叩。寄聲雖有雁。會面難同酒。無計偶。蕭蕭暮雨黃昏後。

又

休嗟磨折。看取羅巾血。殷勤且話經年別。庭花番恨。望簷雨同嗚咽。明半滅。燈情夜夜多如月。無復傷離缺。共保冰霜潔。不斷夢。從今歇。收回書上絮。解盡眉頭結。猶未絕。金徽泛處應能雪。

又和人

中秋纔過。又是重陽到。露乍冷。寒將報。綠香擂渚菱。黃蜜攢庭草。人未老。藍橋漫促霜砧搗。炤影闌紅暈。破戶銀蟾小。樽在眼。從誰倒。強鈿同處被。愁卸歡時帽。須信道。狂心未歇情難老。

又用秦少游韻

深秋庭院。殘景全消退。大幕遍。雲容碎。地偏人罕到。風慘寒微帶。初睡起。翩翩戲蝶飛成對。歎息誰能會。猶記逢傾蓋。情暫遣。心常在。沉沉音信斷。冉冉光陰改。紅日晚。仙山路隔空雲海。

臨江仙

知有閒風花解語。從來祇許傳開。光明休漢宮新。擁身疑有月。觀步恨無雲。　莫把金樽容易勸。坐來幾度銷魂。不知仙骨在何人。好將千歲日。占斷四時春。

又

九十日春都過了。尋常偶到江皐。水容山態兩相饒。草平天一色。風嫩燕雙高。　酒病厭厭何計卸。飛紅更送無聊。鶯聲猶似耳邊嬌。難問巫峽夢。空恨武陵橈。

江城子

惱人天氣雪銷時。落梅飛。日初遲。小閣幽窗。時節聽黃鸝。新洗頭來嬾困甚。纔試著。夾羅衣。　木犀花拂淡蛾脂。翠雲欹。雙眉月淺星深。天淡玉繩低。不道有人腸斷也。渾不語。醉如癡。

又

今宵莫惜醉顏紅。十分中。且從容。須信歡情。回首似旋風。流落天涯頭白也。難得是。再相逢。　十年南北感征鴻。恨應同。苦重重。休把愁懷。容易便書空。只有琴樽堪寄老。除此外。盡蒿蓬。

又

闌干拍遍等新紅。酒頻中。恨匆匆。投得花開。還報夜來風。惆悵春光留不住。又何似。莫相逢。　月窗何處想歸鴻。與誰同。意千重。婉思柔情。一旦總成空。彷彿幺絃猶在耳。應爲我。首如蓬。

清平樂　橘

西江霜後。萬點暄晴晝。璀璨寄來光欲溜。正值文君病酒。　畫屏斜倚窗紗。睡痕猶帶朝霞。爲問清香絕韻。何如解語梅花。

又

蕭蕭風葉。似與更聲接。欲寄明璫非爲怯。夢斷蘭舟桂楫。　學書只寫鶖愁。却應無奈愁腸。安得一雙飛去。春風芳草池塘。

又聽湘妹琴

殷勤仙友。勸我千年酒。一曲履霜誰與奏。解遠麻姑妙手。　坐來休歎塵勞。相逢難似今朝。不待親移玉指。自然瘴處都消。

又再和

當時命友。曾借鄰家酒。舊曲不知何處奏。夢斷空思纖手。　却應去路非遙。今朝還有明朝。漫道人能化石。須知石被人消。

又

仙家庭院。紅日看看晚。一朵梅花挨枕畔。玉指擬把拈看。　擁爐不比尋常。天涯無限思量。看了又還重嗅。分明不爲清香。

浪淘沙　琴

霞捲雲舒。月淡星疎。摩徽轉軫不曾虛。彈到當時留意處。誰是相如。　魂斷酒家壚。路隔雲衢。舞鸞鏡裏早妝初。擬學畫眉張內史。略借工夫。

卜算子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只願君心似我心。不負相思意。

憶秦娥　用太白韻

清溪咽。霜風洗出山頭月。山頭月。迎得雲歸。還送雲別。　不知今是何時節。凌敲望斷音塵絕。音塵絕。帆來帆去。天際雙鳧。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六

詞曲

蝶戀花

天淡雲閒晴晝永。庭戶深沉。滿地梧桐影。骨冷魂清如夢醒。夢回猶是前時景。　取次杯柈催酩酊。醉帽頻欹。又被風吹正。踏月歸來人已靜。恍疑身在蓬萊頂。

又

玉骨冰肌天所賦。似與神仙。來作煙霞侶。枕畔拈來親手付。書窗終日常相顧。　幾度離披留不住。依舊清香。只欠能言語。再送神仙須愛護。他時却待親來取。

又

萬事都歸一夢了。骨向邯鄲。枕上教知道。百歲年光誰得到。其間憂患知多少。　無事且頻開口笑。縱酒狂歌。消遣閑煩惱。金谷繁華春正好。玉山一任樽前倒。

又

爲愛梅花如粉面。天與工夫。不似人間見。幾度拈來親比看。工夫却是花枝賤。　覓得歸來臨几硯。盡日相看。默默情無限。更不嗅時須百遍。分明銷得人腸斷。

浣溪沙　綿

剪水開頭碧玉絛能令江漢客魂消只應香信是春潮　戴了又羞綠我老折來同嗅許誰招憑將此意問妖嬈

又爲楊姝作

玉室金堂不動塵林梢綠徧已無春清和佳思一番新　道骨仙風雲外侶烟鬟霧鬢月邊人何妨沈醉到黃昏

又再和

依舊琅玕不染塵霜風吹斷笑時春一簪華髮爲誰新　白雪幽蘭猶有韻鵲橋星渚可無人金蓮移處任塵昏

又

昨日霜風入絳帷曲房深院繡簾垂屏風幾曲畫生枝　酒韻漸濃歡漸密羅衣初試漏初遲已涼天氣未寒時

西江月　橋

昨夜十分霜重曉來千里書傳吳山秀處洞庭邊不夜星垂初徧　好事寄來雁侶多情將送琴仙爲憐佳果稱嬋娟一笑聊回媚眼

又

醉透香濃斗帳燈深月逸回廊當時背面兩俱俍何況臨風懷想　舞柳經春祇瘦遊絲到地能長鴛鴦半調已無腸忍把幺弦再上

又

念念欲歸未得迢迢此去何求都緣一點在心頭忘了霜朝雪後　要見有時有夢相思無處無愁小窗若得再綢繆應記如今時候

鵲橋仙

風清月瑩天然標韻自是閨房之秀情多無那不能禁常是爲而今時候　綠雲低擺紅潮微上畫幕梅寒初透一般偏更惱人深時更把眉兒輕皺

又

宿雲收盡纖塵不警萬里銀河低挂清冥風露不勝寒無計學雙鸞並翮　玉徽聲斷寶釵香遠空賦紅綾小研庾郎知有幾多愁怎奈向月明今夜

踏莎行

綠遍東山寒歸西渡分明認得春來處風輕雨細更愁人高唐何在空朝暮　離恨相尋酒狂無素柳條又折年時數一番情味有誰知斷魂還送征帆去

又

還是歸來依前問渡好風引到經行處幾聲啼鳥又催耕草長柳暗春將暮　潦倒無成碌碌有衆旦宵野老酬天數多情惟有面前山不隨流水來還去

鷓鴣天

節是重陽却斗寒可堪風雨累蒋歡雖辜早菊同高興聊揖殘蕉共小欄　浮蟻嫩炷煙盤恨無鶯唱舞催鸞空驚絕韻天邊落不許韶顏夢裏看

又

濃麗妖妍不是妝十分風豔奪韶光牡丹開處應難比繁富猶疑過海棠　須子細更端詳爛霞梳掌帶朝陽千金未足酬眞賞一度相看一斷腸

又

避暑佳人不著妝水晶冠子薄羅裳摩綿撲粉飛瓊屑濾蜜調冰結絳霜　隨定我小蘭堂金盆盛水透牙牀時時浸手心頭熨受盡無人知處涼

又

收盡微風不見江分明天水共澄光由來好處輸閑地堪歎人生有底忙　心既遠味偏長須知蠶布勝無裳從今認得歸田樂何必桃源是故鄉

朝中措

曛窮天際傍危欄密雪舞初殘表裏江山如畫分明不似人間　功名何在文章漫與空歎流年獨恨歸來已晚半生孤負漁竿

又

暮山環翠繞屑欄時節歲將殘遠雁不傳家信空能喉咽雲間　客程無盡歸心易感誰與忘年早晚臨流疑望幾帆催卸風竿

又

翰林豪放絕句欄風月感彫殘一旦荊溪仙子筆頭喚聚時間　錦袍如在雲山頓改宛似當年應笑溧陽衰尉鮎魚依舊懸竿

阮郎歸

朱脣玉羽下蓬萊佳時近早梅惜花情味久安排枝頭開未開　魂欲斷恨難栽香心休見猜果如何遲是仙才何妨入夢來

朱晉玉羽湖湘間謂之倒挂子禽南謂之梅花使十二月中方出

採桑子　席上送少游之金陵

相逢未幾還相別此恨難同細雨濛濛一片離愁醉眼中　明朝去路雲霄外欲見無從滿袂仙風空託雙魚作信鴻

19A

如夢令

園首蕉城舊苑。還是翠深紅淺。春意已無多。斜日滿簾飛燕。不見。不見。門掩落花庭院。

臨江仙 登凌歊臺懷古

偶向凌歊臺上望。春光已過三分。江山重疊倍消魂。風花飛有態。烟絮墜無痕。　已是年來傷感甚。那堪舊恨仍存。清愁滿眼共誰論。却應臺下草。不解憶王孫。

又 景修席上再賦

難得今朝風日好。春光佳思平分。雖然公子暗招魂。其如擡眼看。都是舊時痕。　酒到強尋歡日落。坐來誰爲溫存。落花流水不堪論。何時弦上意。重爲拂桐孫。

醜奴兒 謝人寄蝦榛

春風似有燈前約。先報佳期。點綴相宜。天氣猶寒蝶未知。　嫩黃染就蜂鬚巧。香壓團枝。淡注仙衣。方士臨門未起時。

青玉案 用賀方回韻有所譏而作

小蓬又泛曾行路。這身世如何去。去了還來知幾度。多情山色。有情江水。笑我歸無處。　夕陽杳杳還催暮。棘淨空吟謝郎句。試續波神應見許。帆開風轉。事諧心遂。直到明年雨。

更漏子 借陳君俞韻

暑方煩。人似慍。悵望林泉幽峻。情會處。景偏長。心清聞妙香。　寶幢低。金鑰碎。竹影桐陰窗外。新事舊。舊愁新。空嗟不見人。

漁家傲

洗盡秋容天似瑩。星稀月淡人初靜。策杖縈紆尋遠徑。披昏暝。隄邊犢母閑相並。　遙想去舟魂欲凝。一番佳思從誰詠。憔悴歸來如獨醒。知何境。沉沉但覺煙村迥。

南鄉子

春後雨餘天。姹紫嫣紅黃鸝勝。品茗千燈初報曙。階前。祇有茶甌味最便。　身世幾臨蹉。自覺年來更可憐。欲問此情何所似。綠延。看取窗間墜柳綿。

又 夏日作

綠水滿池塘。點水蜻蜓避燕忙。杏子壓枝黃半熟。鄰牆。風送荷花幾陣香。　角簟攲牙牀。汗透鮫綃畫影長。點滴芭蕉碎雨過。微涼。畫角悠悠送夕陽。

又

睡起遶回塘。不見銜泥燕子忙。前圃花梢都綠遍。西廂。猶有輕風遞暗香。　步懶恰尋牀。臥看遊絲到地長。自恨無聊常病酒。淒涼。豈有才情似沈陽。

又 端午

小雨溼黃昏。重午佳辰獨掩門。巢燕引雛渾去盡。銷魂。空向梁間覓宿痕。　客舍宛如村。好事無人載一樽。惟有愚齋知此恨。殷勤。恰似當時枕上聞。

又

淚眼轉添昏。去路迢迢隔院門。角黍滿盤無意舉。凝魂。不爲當時澤畔痕。　腸斷武陵村。骨冷難同月下墳。強泛菖蒲酬令節。空勤。風葉蕭蕭不忍聞。

爲山溪少孫詠脅直長沙舊詞因次韻

青樓薄倖。已分終難偶。寸錦綺羅間。悄無箇眼中翹秀。江南春曉。花發亂鶯飛。情漸透。休辭瘦。果有人相候。　醉鄉路穩。常是身偏後。誰謂正歡時。把相思番成紅豆。千言萬語。畢竟總成虛。章臺柳。青青否。魂夢空搔首。

減字木蘭花

亂魂無據。黯黯只尋來處路。燈盡花殘。不覺長更又向闌。　幾回枕上。那件不曾留夢想。變盡星星。一滿秋霖是一春。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七

詞曲

減字木蘭花

隄長春晚。冉冉渾如雲外見。欲語無門。略許鶯聲隔岸聞。　錦屏繡幌。猶待歸來留一餉。何事遲遲。直恐遊絲惹住伊。

又 次韻陳瑩中題章深道獨樂堂

瑩中詞云。世間拘礙人不堪。時渠不改古有斯人。千載誰能繼後塵。　春風入手。樂事自應隨處有。與衆熙怡。何似幽居獨樂時。

觸逶是礙。一任浮沉何必改。有箇人人。自說居塵不染塵。　漫誇千手。千物執持都是有。氣候融怡。還取青天白日時。

又 次韻陳瑩中題章深道寄傲軒

瑩中詞云。結廬人境。萬事醉來都不醒。鳥倦雲飛。甫得無心攜是歸。　古人逝矣。舊日南窗何處是。莫負青春。卽是昇平寄傲人。

莫非魔境。強向中間談獨醒。一葉纔飛。使覺年華太半歸。　醉云可矣。認着依前還不是。虛過今春有愧

斜川得意人

又得金陵報喜甚從趙景修借酒

揉花攜柳一夜陰風幾破牖平曉無雲依舊光明一片春　掀衣起走欲助喜歡須是酒惆悵空樽擬就王孫借十分

天門謠次韻賀方回登采石蛾眉亭

方回詞云牛渚天門險限南北七雄豪占清霧斂與閑人登覽　待月上潮平波灩灩塞管輕吹新阿濫風滿檻歷歷數西州更點　天塹休論險盡遠目與天俱占山水斂稱霜晴披覽　正風靜雲閑平瀲灩想見高吟名不濫頻叩檻杳杳落沙鷗數點

好事近與黃魯直於當塗花園石洞聽鶯魯直有詞因次韻

魯直詞云一弄醒心絃情在兩山斜疊彈到古人愁處有眞珠承睫　使君來去本無心休淚界紅頰自恨老來憎酒負十分蕉葉

相見兩無言愁恨又還千疊別有惱人深處在憎騰雙睫　七絃雖妙不須彈惟願醉香頰只恐近來情緒似風前秋葉

又

春到雨初晴正是小樓時節柳眼向人微笑傍闌干堪折　暮山濃淡鎖煙霏梅杏半明滅玉帶莫辭沉醉待歸時斜月

又再和

上盡玉梯雲還見一番佳節惆悵舊時行處把青青輕折　倚闌人醉欲黃昏飛鳥望中滅天面碧琉璃上印鄉鬟新月

浣溪沙和人喜雨

龜坼溝塍草歷隄三農終日望雲霓一番甘雨報佳時　聞道醉鄉新占斷更開詩社互排巇此時空恨隔雲泥

又

雨暗軒窗晝易昏強欹纖手浴金盆却因涼思謝飛蚊　酒量羨君如鵠舉寒鄉憐我似鵜蹲由來同是一乾坤

又

聲名自惜猶時鳥日月何嘗避覆盆是非多付鬢邊蚊　邂逅風雷終有用低徊囊檻要深蹲酒中聊復比乾坤

菩薩蠻

五雲深處蓬山杳寒輕霧重銀蟾小枕上挹餘香春風歸路長　雁來書不到人靜重門悄一陣落花風雲山千萬重

又

青梅又是花時節粉牆休把青梅折玉醬偶逢君春情如亂雲　藕絲牽不斷誰信朱顏換莫厭十分斟酒深情更深

雨中花令

休把身心擱就着便醉人如酒富貴功名雖有味畢竟因誰守　看取刀頭切藕厚薄都隨他手趁取日中歸去好莫待黃昏後

又王德循東齋端香花

點綴葉間如繡開傍小春時候莫把幽蘭容易比都占盡人間秀　信是眼前稀有消得千鍾美酒只有些兒堪恨處管不似人長久

留春令

夢斷難尋酒醒猶困那堪春暮香閣深沉紅窗翠暗莫羨顛狂絮　絲滿當時攜手路懶見同歡處何時却得低幃呢枕盡訴情千縷

踏莎行

紫燕銜泥黃鸝喚友可人春色暄晴晝王孫一去杳無音斷腸最是黃昏後　寶鬢慵梳玉釵斜溜凭欄目斷空回首薄情何事不歸來謾教折盡庭前柳

又

一別芳容五經寒暑回文欲寄無鱗羽多情猶自夢中來向人分度流如雨　夢破南窗愁腸萬縷那聽角動城頭鼓人生彈指事成空斷魂惆悵無尋處

南鄉子

夜雨滴空階想見算前賦詠才更覺鳴蛙如鼓吹安排惆悵流光去不回　萬事已成灰只這些兒尚滿懷剛被北風吹曉角相催不許時開入夢來

萬年歡

曖徘才中正豔嗟競巧燕語新成萬綠陰濃全無缺原點芳塵門巷朝來報喜慶佳期此日光榮開華宴交酌瓊酥共祝鶴算椿齡　須知最難得處雙鳳翼一對和鳴造化無私誰教特地多情惟願疏封大國採歲上頻易佳名從此去賢子才孫歲歲長捧瑤觥

樂語附

賞花亭致語口號

惟難得而易失要在追尋時去速而來遲尤宜愛惜況此賞榴用事蜂蝶退飛江亭倏變于清和春物頓

驚于蘧索。昨日歌聲舞節。更復何求。明朝樂事賞心。未應必得。且據目前之勝遇。聊爲醉裏之佳期。某官才固海內無雙。績爲天下第一。閫境遂沉于夜柝。編氓自樂于年豐。既此無所用心。當知不飲非計。況賓僚俱是賢俊。復樂部莫非選掄。從容四座之綢繆。成就一時之盛麗。歡適之際。會不揣荒蕪。上奉華箋。輒陳口號。

綠陰初合燕歸來。炎酒新嘗換撥醅。不獨江山想王謝。須知賓客盡鄒枚。十分歡意休教賸。萬斛愁心亦自開。倒載任他路人笑。更將何處作春臺。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八

墓誌銘

羅大夫墓誌銘

太平爲州。當姑熟溪上。大江自東來。至西北別爲支江。雖溪水于西而南。溪水清。支江之水濁。其分也。略不相染。州人以其分各有所況。而其清則分也。公諱彥輔。字經世。世爲太平人。少依吉山讀書。雖家人見之亦有時。人有就見者。非所願見。輒避去。書無所不讀。下至雜家藝學。亦皆通貫。五與鄉里奏名。中嘉祐四年進士第。調建昌軍南城尉。以捕盜賞。移揚州江都令。用薦者改著作佐郎。知江州湖口縣。丁父憂。服除。知江甯府溧陽縣。辟江南東路根究稅役司。句當公事。轉祕書丞。遷太常博士。賜六品服。進屯田員外郎。通判宿州。未行。辟司農寺主簿。降一官。監江州稅。丁母憂。服除。還所降。陞朝散郎。通判和州。追稅役賞所得官。久之。還所追。知池州。以朝請郎知睦州。未行。得請管句江甯府崇禧觀。加朝奉大夫。遂告老。以元符三年七月六日。卒于家。享年七十四。即以九月八日。葬公于白紵山崇甯五年七月十七日。改卜于山之南。公曾祖諱德祖。祖諱明。父諱貫。皆不仕。父以公故。贈中散大夫。母康氏。追封永康縣太君。周氏。封壽安縣太君。娶趙氏。封安福縣君。五男子。成甫。正甫。忠甫。餘未名。與正甫。皆先公卒。成甫。饒州司理參軍。亦已卒。忠甫以上舍生。貫而未第。三女子。長未行而卒。次嫁里人鄒鴻諸微。孫男五。曰泰。已卒。餘尚幼。八女。

嫁者六。二在室。公介潔不苟合。精悍自勵。讀書外無他嗜好。居鄉里。口不挂州縣事。與在官者疎。于鄉人無少長貧富。戚之如骨肉。有爲不善者。必召而密教之。有一善。必委曲稱誦之。至其忘己之汙而喜自銜。盜勢力以欺愚衆。因而有所利者。未嘗扶同假借。每見必面折之。以故莫不畏且愛而善類則往往倚之以爲重。其終也。哭之皆盡哀。到今思之不能已。其去南城也。有知其貧者。袖黃金十餘兩。邀公于路而贈之。公謝曰。苟而知我。黃金非所可當也。故邀之曰。人無知者。受之何傷。公笑曰。冥漠之間。不遠左右。安得爲無知。爾亦非愛我也。贈者負愧而去。湖口僚吏有訟公沽酒受所增之數。是時劉公述知州事。得所訟。即付吏。或曰。是至毫末。兩置之可也。劉公曰。羅湖口廉吏也。不窮見其實。則使終身被誣。既曰多取一絲髮亦不可。果得其誣而反坐之。先是溧陽歲不登。道殣至相枕藉。公至。則曰。此可緩耶。亟請發常平米。又勸有米家量力而出。下皆樂輸。而就哺者至不遠百里地。賴公以生者。不可勝計。部使者將條其施設而上之。公曰。救災令之職也。飢者命在頃刻。況詔令具存。其可忽哉。人知惜人命。令知謹詔令而已。賞非所覬也。司農長多使文自營。公事無巨細必爭。長患之。公知不缺缺缺缺請去。宰相直公而高其義。曰。自擇所欲而行。會尉氏闕。乃得之。公到之三日。謁孔子廟。舍宇頹圮。塑像半爲雨所侵。公愀然曰。州縣有學。風化之始也。吾師有像。曾所歸向也。學不嚴。何以施顏面以臨斯民。首出俸錢補治。邑人競相率而應。像設館次。俄一新。來學者至不能容。仍歲繼有登第者。教閱保甲令下。擢通事舍人劉琯提舉畿內。琯以驟得用。過自矜持。按視所到。吏屬至不敢仰視。方闢教場。公從琯至其地。輒命公引繩以信丈尺。公比其下爲引。琯色變。徐以三事將困公。公條敍詳諦。琯遽斂衽。因厚爲容而去。既或第其勞。爲所隸之最。琯召對。比到闕下。會元豐末命不果。對。乃得少府簿。復與其長論不合。遂撫簿書失錯。鑿二三事。用以中公。或強公求直。公曰。九江去家近。奉親良便。就使力圖之。未必得。直將何求。公攝和州。前爲守者。多市公使物。更累政負。民間逋責多。公不受一錢。而率其下。未幾。債足所負。皆曰。是終身不可得者。微公疇能有之。至僧誦經。祝公以爲謝。和州有可以法不應支錢互用。發運司案其事。主吏將自引決。公被檄推治。或從公報其州令具推所。公曰。應猶而互。其得已耶。姑待之。吏聞公語曰。是生我也。即他營以足之。公至具已足報。吏卒獲免。有請致仕者。黃牒到而疾且革。略能領之。齎牒者疑而不受。公曰。第受之。有累非爾及也。又爲具其後事。保奏其所得任子恩。池之地下。歲苦水患。加之沮洳不則成。公革遣逃卒。得百人爲役。日親程之。兼吉數幹僧。募民力伐九華山石爲路。自是池有城。而水不爲患。往來者利之。有作記以傳其事者。強盜得財而無所傷。邂逅屬縣有訴旱者。公即以荒政從事。皆寬以獻之。奏課爲本路第一。公外雖嚴而中實平恕。樂成就而惡掊克。在官飲食外。未嘗買一物。遇公使應時送。他人如例而已。獨不納。居崇禧。部使者以公清介。列名而上。請還公一州。公聞而歎曰。晚節末路。得從容家居。以盡餘日足矣。爲州豈所幸也。俄有旨遠稅役之賞。而有司執文。置前歲月不爲用。故大禮後一月方得。應任子官。或謂公理之必可得。公笑而不答。晚得攝生術。強健如壯年。耽味禪說。遊心內典。多得其要妙。平居策杖徜徉里巷間。見者必卻立改容曰。異日來如斯人。不復有矣。願其壽考無窮也。公一日微屬疾。語家人曰。我家固寒也。

但以一節自信。縱明日餓死。不爲介。每以人之急難。原于事而責之。則常使有餘地。雖不顯。而自首退休。姑造履瞑目。使所慽邪。素愛白紵山。昔所假泊。以寄吾老者。比築庵。號妙高。當卽庵地以爲葬。謹勿妄求銘誌。設求或昧平生。而有請。及爾曹憚而託之。是穢我也。我既以清面遣而背。萬一至飣粥不繼。亦不可少屈。以違我所戒。言訖。索浴更衣而逝。後其家併日而食。忠甫教授一時晚生。仰以奉偏親。至藜蒸不厭。及久不請銘者。皆所不敢遠也。公卽世十五六年矣。州之人每行溪上。俯流水而歎曰。羅公何在。溪流如故。公胡不留。永爲吾邦之所矜式。相與踏踏。詠之而不忍云。至有流涕者。銘曰。溱洧之殊。物理所概。曦渭于公。涇輒未艾。霜天皦日。而豕負塗。浮雲何來。反說之弧。謂不我相。胡畀壽考。一其終初。居晦而長。執得執失。路人舉知。琢詞墓道。以昭其思。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九

墓誌銘

楊判官墓誌銘

無爲楊氏。自傑、次公。以文學行義。有聞于時。外至殊方異國。亦知之。而以字行。以故遂爲東南望族。其論議激昂。舉止淹雅。不問可知爲其家子弟。或席下諸生也。當次公時。各以其得之者。互出頭角。卓卓相見。後于今有抑揚頓挫。自爲一宗。而士論歸之。無異辭。君、次公叔弟。諱所。字次文。與其仲兄伋、次思。能羽翼所學。差池上下。冉冉雲霄間。若不可得而親。而愈久愈可愛。君時恢廓無停滯。重然諾。從次公遊宦。爲一時知名士所欽嚮。隨所至較藝多占高等。晚登舒王門。益信其所傳爲不昧。鄉校推爲前輩。場屋以經術取士。君首中其選。再試復在第一。竟不第。遂無復進取意。久之。近日有以十科交薦者。于是相與勉君出仕。君謝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渠敢以退爲進。而固自背馳邪。後舉經明行修起家。調吉州廬陵主簿。或謂君儒者。非劇劇之所長。君謹簿書。肅期會。剖析是非。無一毫髮不及。上官以爲能。邇遐永譽。闕令仿歲大歉。獄訟充斥。卽以君攝其事。凡振貸招集。悉能舉其要。乃審所繫囚。得其之貧而自陷于強盜。君愀然曰。命在俄頃。而苟免罪之法意不如是。皆使之更新。既得出。歡呼涕泣。曰。微吾令君。可復爲良民邪。比君去。率遮道挽留。幾不得行。再調池州司理參軍。未到。輒感慨自歎。以謂時非不我與。而我自不勉。因上書

自薦曰。麒驥也老。致遠尙能。鴻雁失羣。不鳴爲恥。得是語者壯之。辭西安州天都定戎寨主簿。管句安撫司機宜文字。方時拓復境土。經理疆場。有志之士。輻輳砥礪。而新造之區。風俗異宜。君能以文采學術。緣飾以相其事。人物細夥。莫不師事之。與鹽池之利。蔚重關之役。資其規畫爲多。第其最。積階至儒林郎。攝鄜判官。受八寶恩。如承直郎。未幾得疾。以大觀三年二月十四日。卒于官。享年六十五。卽以其年三月二十八日。卒君于無爲鄉東歷村先塋之次。君曾祖諱果。祖諱明。具以文明。官雖不顯。爲當世推重。父諱復。左朝散大夫。母長壽縣太君趙氏。娶鄱陽袁氏。再娶同郡侯氏。三男子。洵、蚤卒。沛、漆。舉進士。四女子。抱全、適從事李敦頤。抱眞、適戴圮。皆進士。抱素、適口上舍。出身口經。抱玉、適從事郎俞長源。君和而不苟。無所不盡誠處。已嚴而恕于接物。于內典蓋家習也。而亦天資所超悟。嘗結彌陀社。著決定往生西方論。勸人修行。疾且革。語家人曰。生死本空。無甚悲惱。誦西方佛名不絕口。端坐而逝。自號白雲子。有錦溪集二十卷。嗚呼。古人謂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又曰。部婁無松柏。信乎造化所鍾。各有其本。非咫尺可得而論也。次公之學。既行于人。而君又能資藉紬繹。以足于用。可謂盛矣。而設施之地。猶未能飽足人意。豈有所待而然耶。待之者。亦有所以也。積流厚遠。當知必有所在。銘曰。

得自是。行靡他。而止此。如命何。弗稼穡。胡取禾。後且顯。銘不磨。

郡太君林氏墓銘

大觀三年。朝奉大夫、宏中。罷吏部員外郎。得請監太平州酒稅。明年到官。適與余相位。余稍以遷謫勞之。乃曰。君恩厚矣。吾親年八十四。此距家纔隔一水。以所得祿爲養升斗。猶萬鍾也。余愧其語也。而完補舍次。掇拾器用。凡所以娛老之備。無所不盡。卽其母就迎而來。有日矣。夫人遽得疾。吏部謁急歸侍。療治祈禱。以夜繼日。而憂戚憔悴。見者幾爲出涕。未幾。竟不起。余聞報。亟欲親往。以問饋粥。未及行。而訃者且以銘見委。曰。吾親以八月八日。棄孤遺。卜以十一月。祔先君中散之兆。于和州歷陽縣順天鄉冷水澗之北源。願有以銘之。先人與中散遊。而余末及見于治平間。得吏部雖晚。其義則曰弟也。銘其可辭邪。夫人姓林氏。建州建安人。自爲女子。于所事不待教而能。事父母惟恐失其意。穎出流輩。而不以之自異宗族間。每歎以爲不可及。皆曰。是難其配也。久之。戶外之履相繼而委矣。是同郡徐氏。方以文學政事。接武華顯。獨中散奉偏親。畜弟幼妹。藜藿不厭。而隱然名重閭里。既從所委。建安葉夫人。甚愛其子。而甥稚幼之未有託。比與夫俱闕內之事。無復經意。佐佑奉承。無一毫不至。常所憂者。率先期以緝。造其婚姻。惟視成而已。中散仕浸久。交游多一時知名士。其至必命飲食。相與傾盡。夫人佐饗飭器。不屑其勞。亦不以晝夜爲難。中散執喪。夫人之年。六十餘矣。夫婦幡然履苫塊。弔者旣哀之。且懼其不能勝。自歷陽護其柩歸葬鄉域。水陸無慮數千里。不遺餘力。以相見舉。旣老。專以佛事爲日用。誦其書。禮其名。未嘗間一日。或有以暫休爲請者。輒曰。上以薦吾姑。中以報吾夫。下以備吾日後之資。幸可勉。俟其不能勉。休未晚也。平居不妄笑語。御下寬而有法。間有延揖。必正容貌。整冠裳而後見。諷導奩奩。莫不本于爲善。自奉養至約。喜周人

之急。其于法施佛家。則率先衆人。而略不計有無。屬纊之際。不留一語。惟合掌誦經。以至瞑目。初以中散通籍。封永福縣君。又以郎中。進封永安。以子時中通籍。封永封縣太君。以閤中任屯田。政封永康。天子既受八寶。覃慶中外。特詐命婦。視夫秩爲封。而閤中在吏部。遂封普安郡太君。夫人之先。隱德自晦。至皇考諱含章。始教子爲舉。曰衍。于夫人爲兄。以進士起家。以材武自振。終左藏庫副使。故贈其父率府副率。封其母吳氏。壽光縣太君。中散諱師回。以左朝議大夫。捐館舍。贈左中散大夫。四子。久中。藤州軍事官。時中。承議郎。剛中。安州原缺原缺先夫人以卒季則閤中也。兩原缺原缺原缺天范峒次嫁承議原缺原缺剔原缺珏林茲秣皆進原缺原缺原缺原缺原缺孟子曰。王者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此特一時之論耳。王者之迹。蓋無時不在也。自採詩之官不繼。故深閨之美。無以爲明。其隨時自見。而達其天。得以合于是道者。夫人其可以無愧矣。而又典刑所鍾。顯有令子。雖不克盡其養。亦庶幾無所憾。無以愧至于無所憾。嗚呼。夫人其賢哉。銘曰。勤儉慈恕。見于用柔。慧孝愛賚之天。非天卽用。豈能見推。用而后知其然。偕君子之老。五福以備享。而又引之以修年。達夢覺于鹿人。則知以下一百六十字原缺所謂險原原原原缺缺缺缺直備嘗之矣。不在我者乎。則原原缺缺缺艱難者。果可以見寄。非卽覽之者原原缺缺知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五十

墓誌銘

姑溪居士妻胡氏文柔墓誌銘

文柔。諱淑。修字文柔。姓胡氏。世爲常州晉陵著姓。祖宿。歷位要顯。其子孫族屬。多能取美官。遂爲大族。父宗質。娶宣城施元長之女。元長娶丹陽刁民約之妹。爲館閣舊人。樂善喜賓客。公卿巨人。多所親厚。故相因習。以風範好事。互爲表裏。文柔當內外族盛時。獨能於所聞見。擇而不隨。一時翕然以爲賢。選所宜歸。皆侈家達門。文柔辭焉。于是先人蹈躋祿仕。敝車羸馬。奉朝請。余方從學者遊。有以合姓爲言者。先人難之。文柔謂其親曰。此可託也。乃歸于我。事先人先妣。能盡其所以事。嫁方數月。先人當赴遠官。余將從舉子試。皆不欲余相遠。文柔曰。君無以我爲重。而使君有新婚惜別之議。凡晨昏致養。我之職也。第勉之。後先人得疾。文柔未嘗去其側。藥餌非親嘗不進。甫屬纊。謂文柔曰。吾幼女及行而不及見。以是累爾。文柔涕泣承命。既佐先妣營葬事。治家外。一意掇拾多取其自隨物。爲其用。卒得佳配以行。余既出仕。表偏親。祿不給于養。文柔謹甘旨。均有無。脫粟不自厭。而門內無聞言。施夫人卒。文柔卽衰去服飾。不茹葷血。先妣屢強其反常。文柔每謝曰。內失吾舅。外失吾母。可復世間欣豔以相夸邪。卒不回。先妣棄孤遺于京師。余羸然在疚。傍無一力之助。文柔經理促辦。迫讓喪歸葬。無一事不至。凡穿穴封殖。率與余分任。每舉其

衰襦。連土以從事。而手實之。其松檟灌既。則涕淚與水俱。無慮數十本。後無一不榮者。父感疾。善醫者曰。非灼艾不能效。固請不可。文柔泣曰。疾已至此。得不爲兒女念。輒灶香于臂曰。願于一灶對一壯。至十餘。父始覺。至嗷呼。親以手撥去。猶不已。既喪。推毀幾不勝衣。掖之乃能行。京師新闢禪剎。召名師主之。學者至奔走天下。然一方猶未全信。文柔著壞色衣。一飯不粥。隨諸學者參問。而所謂明師者。皆卽其可上。自宗室公卿家。往往化之。類中遂爲領袖。而名聞京師。天下叢林至今稱之。文柔亦以是爲己任。崇寧二年。余以撰故宰相范忠宣公行狀。逮繫御史獄。方大暑。文柔自潁昌兼程野宿。追余至京師。就數椽地。手自執爨。具獄中飲。嘗烈日煙焰中。斯須不暫遏者。爲流涕。獄詞有所追詔。而所追偶寄一姻家。其長雅不相習。文柔曰。彼若覺。則不可取。輒紿曰。久闊幸一相見。先後賂其使令。而得其處。入門則相與破鑿發篋。得所追以出。長大驚曰。一何妙耶。亦具以是訴于人。聞者曰。宮有是乎。已而曰。豈古所謂烈女者。莫不首肯而嗟賞之。不已。余既南遷。文柔相迎于御史府廡。余泣且喜曰。囹圄中何所不有。而君乃豐悅過于常時。豈不以之介然邪。我當與君俱。貶所未必惡也。遂同涉閩閩。止旅邸。其修途所次。具已集矣。或曰。陸趙良勞。又方庚伏中。且久雨。奈何。遂附運糧空舟以行。而舟敝。上不能蔽。果大霆至。加雨衣相擁覆。蓋夜者六七。比舍舟而陸。歷深山大澤。夫婦形影相攜。暑每增熾。率達旦命途。時藉草以休其乏。既卽貶所。異鄉人情齟齬。又以罪來。上下觀望。幾不相誰何。蓬藋蕭然。惟薪水相給而已。文柔間謂余曰。通塞自有其數。苟不偶于今日。則合眼再開。未必無佳處。要須于向上事精進。當能必致其佳。既到此。尤甚自策。一報緣中。不昧者有幾。遂一意佛事。朝葬禮觀音。懺不懈。間邀余共之。見是文柔三弟。各分俸爲助。忽語余曰。日月易得。食其所分行二年矣。此時以我故分。而元與之約。過赦恩。或得免。則還之。赦來而不及。彼不能無所望。余曰。姑少待以成其義。文柔曰。第還之。我亦欲履其約也。家人輩竊疑其說。一日。二三禪者相遇處留飯。饕餮梨館。文柔皆不以委人。既徹。微覺疾作。居兩日。遂革。輒自洗頰更衣。屢舉身起。欲踴跌而行。家人輩幸其生。不爲之掖。乃兩手結臍。陀印而逝。時四年二月四日也。氣候已暄。猶停七日。以待其子甫就木。顏色光潤如笑。嗚呼之儀。不幸事先人之日短。文柔間關相保于窮約中。與先妣不異親母子。無頃刻暫相捨。比終養。見遺像必出涕。遇時享薦獻必親。而歷道其平生。咨嗟感咽。不自禁。于仕不偶。偶又仰祿爲生。文柔能使不足爲有。餘既篤于其姑。又不忘其父母之愛。周旋往來。常恐有所不及。二家中表。矜式其所踐。而嚴憚之。其二親之葬。適在數千里外。皆輕裝赴之。孤妹自襁褓拊育至及行。又親爲級製以待。性高嚴。喜風節。自許與甚重。練達世故。喜論事。于人物取捨。則毫髮不假借。上自六經司馬氏。更及諸纂集。多所終識。于佛書則終一大藏。作小詩歌詞禪頌。皆有師法。而尤精于篆數。沈括存中。余少相師友間。有疑志。必邀余質于文柔。屢歎曰。得爲男子。吾益友也。余從辟蘇軾子瞻府。文柔屢語余曰。子瞻名重一時。請其書。使人有殺身成仁之志。君其善同之。邂逅子瞻過余。方從容笑語。忽有以公事至前。遂力爲辦理。以竟曲直。文柔從屏間歎曰。我皆謂蘇子瞻未能脫書生談士空文游說之蔽。今見其所臨不苟。信一代豪傑也。比通家。則子瞻命其子婦尊事之。常以至言妙道。屬其子婦。持以論難。呼爲法喜上人。子瞻既

貶手自製衣以嗤曰我一女子得是等人知我復何憾雅不耐事責己甚常而待人御下必欲如已自始蔬食迄老不少輟雖疾病亦不易食無鹽醯終蠶蠟屬纊隨禪者力行受圓炤宗本師記從其門弟子別名守慧兩男子長未名而卒次堯行未葬前一年亦已卒一女子嫁餘杭虞棐孝而義甚似其母而明喪疏通不膠于事文字一過眼輒誦爲文多魏晉間人語後文柔數日卒內外孫兒女十三人李氏占數滄州無棣後徙楚州山陽今得卜于太平州當塗縣藏雲山之致雨峯下遂遷先人妣以葬而以文柔從葬先人諱順先妣田氏享年五十八其葬以大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先以余通籍朝列封蓬萊縣君再以余加大夫階進封南華後以余復官追封靜安嘉祐中嘗從其祖母至內廷見于柔儀殿中宮拊之曰是乃胡氏有學能文之女乎後因上元節御宣德門觀燈命婦皆在侍又厲胡夫人曰能文之女何不來文柔適在後遂呼出而賜冠帔文柔生平可紀之事固多惜非其地而終不能超見其志宜能文詞者抑揚以信後世然與余四十年伉儷且復所履歷皆人所不能堪亦人之所甚難又多緣我而致加之閨門之外或不及徧知苟非親爲直書其事則九原之下所深負矣輒慨涕而銘之尚恨有所不盡也銘曰生之非艱行之則難胡捨彼以卽此蓋所遇之適然達我行之必至庶古人之莫能先或謂此丈夫之事也孔子不曰有婦人焉嗚求仁而得仁矣豈吾銘之弗發

李氏歸葬記

李氏世葬滄州無棣自先祖出仕從于楚州卽缺原以葬至先人捐館舍以其地不可以從葬乃卜于州之西南安樂鄉興里先妣歿亦舉以祔地近河復以流鑿變更間爲河逼議遷者久之而未果之儀得罪居太平州既許自便北歸道金陵愛其江山勝麗遂有卜葬之意凡距城百里內外求之殆徧而不可得遊逅復遇太平得此地爲葬蓋當塗縣歸尊宿社藏雲山之致雨峯下也以大觀四年四月十八日奉先人先妣合未葬四喪而葬焉于是先人以之儀陞朝累贈光祿大夫先妣追封永嘉郡太夫人孫堯行以通仕郎江州軍事判官次堯光方四歲曾孫德師郊社齋郎德孚尚幼先人之女長嫁朝奉郎何景初封德安縣次嫁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林邵追封崇國夫人次嫁朝請大夫鄭億封同安縣君之儀之女嫁承議郎河北西路提點刑獄虞棐封文昌縣君次方二歲次生未滿月堯行之女亦嫁虞氏孫徹一未行何氏孫釗儒林郎監秀州鹽場鑄爲仕郎鎮承議郎通判明州林氏孫墟正奉大夫中書侍郎鄭氏孫耀將仕郎宣州司法參軍虞氏孫澈浸澄渙外孫十五人已嫁皆大族七在室嗚呼先人先妣積累之厚其德澤所鍾當有承之者而之儀無似深懼不克負荷然報施不昧庶幾有待焉故詳書之以昭其成其諸具載誌銘今幷舊刻石移置壙中來者可以再見也朝奉大夫管句成都尉李之儀謹記

姑溪居士後集目錄

第一卷
古賦
夢游覽輝亭賦
古詩七言
過王晉卿第
題子重山水
子重雞鷹圖
毗陵東山亭
送李仲益
紅糟炒筍
送胡希聖
登鵲雀樓
送鄭彥莊

晚步汴隄
送俞叔通
題競秀堂
贈琰上人
第二卷
古詩七言
次韻王性之
送唐公兄
阮公嘯臺
王爲道東軒
次韻參寥
送李仲益
次韻王爲道
送陳瑩中醫
古東門行
贈朝霞閣
贈張隱人
別希仲
第三卷
古詩七言
和張文潛
遇潘子眞
撚須寄傅子淵
送錢穌遠
謝連僧
夜遊圖
次東坡韻二首
雨意
送慕容若緩
喜雨用前韻

寄孫子發
子淵惠蘧醋
謝橘皮湯
築城詞
寄耀州畢九
山水圖
送郎祖仁罷九江稅省親仙源
第四卷
古詩七言　五言
四時詞
題郭功父壁
答吳子友
答侍其純父
薄薄酒二首
飲何希仲家
正旦日大雪
求冷淘醋
賀李方叔得馬
謁寶覺
懷秦太虛
西城樓感懷
寄秦太虛
維揚會張曼老陳瑩中分韻得柳字
第五卷
古詩五言
留別魯直用魯直韻
謝鮮于子駿用前韻
次韻子瞻遊惠山三首
次韻子瞻二首
登斗野亭

古詩五言
比都文承制移竹
離潁昌張聖行相送
夜投陸周仲
明日阻雪
飲三家店
得邦長老書
寄何德固
燕子和韻
次韻方叔晚過湖上
方叔用前韻復繼之
澄上人求詩
送忠禪老
因服藥飲酒
老杜槐葉冷淘句
張聖行入京餞別
感慈邦老相過甚款
遊仁園
懷張聖行王戚伯
久旱雷雨忽作

第八卷
律詩七言
讀東坡詩
次韻見寄
謝居寄存之
次韻見問
五月旦日
晚雨寄劉晦叔
端午
傅子昌歸與州

次韻太虛
次韻家室送別
和參寥過敝廬留宿
送孫叔靜
次韻遊馬塍歸
次韻晁堯民
寄范七丈涼有一優者顏相似
浴
第六郭將求詩
送徐舜舉
第六卷
古詩五言
赦到後雨遂大作
端午睡起
大雨
睡起
試郭底泉和韻
晚起和韻
讀淵明詩效其體
次義禪師韻
五雲觀
崇壽宮
喜客泉
撫掌泉
白鶴觀
九錫菴
華陽洞天
玉簫菴
陶隱居書堂
第七卷

與何德固
留別子淵
送馮子莊赴秦州
重治寢榻
寄周臣
題隱居巖
次韻見懷
次韻病起
次韻子椿
次韻子椿同贈董無求懷米元章
次韻題櫟亭
次韻九日登高
送董無求
次韻懷元章
次韻思道
和人臘日
題壽椿軒
次韻米元章
仲春李澤遠來相訪
書閑軒壁
同子重望長蘆寺
遊長蘆寺
送方老退院
留飲朱宣伯昆仲
題天游齋

第九卷

律詩七言

除夜寄王性之
聽惠師琴
春日

覺老求詩
覺老見和復次韻報之
眞師約過寄老菴
題朱砂湯
同祖燈過陳氏書齋
題朱希仲壁
清涼寺覺海召飲
崇甯求詩
范倅置酒雨花臺
寄趙伯之
次韻邦老見呪
宿壽聖院
元白出紙求書
登有美堂
飯眠齋次韻
錢塘節士見寄
阿濫堆
食牛炙
和王敏父
若禔告行
陽翟道中
次韻梅花
智臣相過成小詩
送瑛侍者遊方

第十卷

律詩七言　五言

有送梅花者
失題九首
聞葬者
過蒲池寺

子重見過夜話
飲三家店
眞師移植新竹
宿湯泉
宿朱希仲家
眞師歸索詩爲別
石磧阻雨
遊石磧寺
茅山道中
除夜寄德麟
腰痛飲酒不能
燈下試楊生筆
江上獨坐
書黃道士壁
宿長河堰
過藏雲
書長干僧房

第十一卷

絕句七言

和東坡贈嶺上老人
閑居五首
題柳氏園
書眞公軒
偶題
首夏
晦迹
餉茶不容少待
罷官後謝客
次韻方叔宋鎭立秋
得王晉卿書

水仙花二首
初得馬騎
題朱砂湯
石蟹
再次韻致君
得延之書書尾戲答
卞忠烈公墓
冶城
書天禧壁
正上人求書
書垂虹亭壁
書張君書窗上
次韻牡丹
試陳瞻墨
偶書
過玩邊亭再見吉先之

第十二卷

絕句七言

杏花白鷳
竹鶴
黃精鹿
荷葉龜
惠崇扇面小景
讀華嚴經
學書十絕
李世南畫
出院有期
再和觀畫
路西田舍二十四首并跋
謝人惠朋樽

阻雨
試筆東趙德鄰
第十三卷
絕句七言　六言
次韻見寄
贈人
再和仇粹夫
祈澤寺龍池
題虞氏外孫扇
失題二絕
次韻子椿
又次韻三絕
挽詞
王承議挽詞
仙源郡君挽詞
俞清老挽詞
陳氏母夫人挽詞
雜挽詩四首
詞
次韻子瞻追和潤明歸去來
朝中措
臨江仙
蝶戀花
第十四卷
贊
觀世音贊
維摩居士贊
永長老贊
琳老眞贊
珣老眞贊

雲門大師眞贊
雪峰眞贊
晦堂寶覺眞贊
李太白贊
姑溪自贊
姑溪濯足圖贊
董曼老畫姑溪贊
伯時畫馬贊
銘
歙硯銘
螯塗硯銘
丁希韓圓硯銘
凝福院鐘銘
南禪師塔銘
第十五卷
序　跋尾
歐陽公別集後序
南浮集序
跋歸去來
雜題跋
偶述
書長短句後
第十六卷
手簡
與王樂道
與王性之
第十七卷
手簡
與王性之
與章深道

與趙彥強
第十八卷
手簡
與石端若兄弟
與友人往還
與承天長老
與悟長老
與崇因長老
第十九卷
行狀
胡叔徵行狀
第二十卷
墓誌銘
折潤州墓誌銘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一

古賦

夢遊覽輝亭賦

露下木蒸天宇澄徹日欲傾頹蟬方淒咽姑溪居士枝笻步屧臨階之絕顧視節物推遷歲月感覽輝之昔游詠生塵之羅襟悄恍差池躊躇嚴屑御者不進將誰與說既鴟立以不怡疑株枸之無別已而人斷風憺月出雲裂繁星不能蔽其光萬籟於此號其穴茲欲遣而不暇益百糾而千結於是解衣就枕寤寐纖分紅舒綠卷闌郁麝薰更笑語於鶯燕襲環珮於烟雲恨秀絕之不與方展轉而疑魂忽若星墜倏如驚停拊背藉目相款極情柔而見文謂予之約何爽叩予之實彌勤願倚玉之末及俄司晨之遽閉嗚呼夢邪覺邪則亦莫知其然哉今已非是昔安可追憊夢幻於逐物割昵網於頑癡庶幾夢覺與今昔不能俯仰於羣迷

古詩七言

晚過王晉卿第移坐池上松杪凌霄爛開

清風習習醒毛骨華屋高明占城北胡床偶伴庾江州萬蓋掩香俯澄碧陰森老樹藤千尺剡柄雖橙初未識忽傳橘障半天來舉頭不是人間色方疑絢塔燈炤爛更覺麗天星的歷此時遙望若神仙結綺臨

春猶可憶裴回欲去輒不忍百種形容空歎息亂點金鈿翠被張主人此況眞難得

題王子重出李成所畫山水

主人邀我登閑軒前景物祇欠山坐來慘澹若不足引我忽到營丘間營丘山水天下知全齊十二雄一時舊遊歷歷如到眼吾宗筆力窮高低峯雲巖嶼互隱現老木蒼藤紛糾纏瑣特幹勢將壓奇蠭欲夸人未見石磴流泉似幽咽洞穴縱橫乍明滅舉頭樓觀俯懸崖定須六月臨飛雪行人初踏山前路款段衝寒怯回顧蹇驢亦自樂平地驛耳徐行方得趣日西平遠連何處極目蒼茫天欲暮行人端是我前身斗覺精神相會聚百年瞬息覺誰眞此老應無一點塵主人等是風塵外豈是閑軒久住人（子重家有閑軒）

觀子重鐘隱雞鷹圖就借傳本書乃文康舊物

千年老木根半拔叉牙枯枝鬬金鐵蒼鷹見雞豈復捨伺隙必擊將電掣雞知不免怖且死銅嘴窺鷹反噪聒陰風慘慘天爲改殺氣憑陵欲翻海畫工已證三昧因造化精神智能奪江南山水多異人遁迹往往隨風塵等閑應現非一化流落終爲絕世珍王公盛德天下歸想見乾興天聖時進賢退佞乃所嗜不使異趣侵毫釐喻公爲鷹固不可排擊奸邪力尤果開閤凜凜毛髮豎滑蔚噸攄如破鎖公孫勝致有餘風十年淨土常相同擬借傳摹應見從意欲因畫時見公

次韻胡希聖登毗陵東山亭

君不見狐裘相齊望前古後日執鞭固欣慕煙雲得趣更飄蕭常使高人恨無路闌干崢嶸擅空闊寒日低回得循步朱輪想見不可從南國小棠疑未去百年暴輝實之賓俯盛仰衰情易新孤懷直欲共傾倒衣上元無一點塵又不見三千珠履春申君十年天祿揚子雲極目平原草縈骨秋月春風愁殺人五湖歸去辨之蚤擊鼓撞鐘猶恨少險語綫絲一劍休九衢相視空草草荊州萬里控上流歌舞翻風甚飛鳥國首蒼梧隔暮雲南狩不歸何可叫邂逅相逢情更親芻狗畸能跨已陳欲書醉語致多感好事今無載酒人斑斑徹陽度密竹嘖寒雀喧荒榛章郎所紀十無一安得遣老酬諮詢蹭蹬難堪隨末俗健論愛君如剪竹甯人負我無負人咄咄老瞞徒四目直絃易斷曲未終風髓難容斷誰續白首胡君到孤獨在何分金齊鮑叔

送李仲益赴豪梁司戶

烟然五府不受塵深山大澤猛虎蹲豫章千尺若可抉滄溟萬里疑平吞秋天一鶚禰正平人物南川鵰士元莫詠濠梁好風月當知猿臂出吾門

閩僧饋紅糟炒筍

食飽舐指老更深饑腸南北常欹盥曾作閩山對岸客海舶供看常相尋一路埃塵春幾換葷羶裂腦愁舉桉淮陵巨海不多程多情誰殺能鳴雁道人雅好邀千金知苗漬味羞春林呼兒續飯不知飽未徹已到閩山陰孤風冷石常齒齒不忘南音似君子寂寞相求義逾高豈特今朝共隣里

胡希聖在毗陵有詩私送比過山陽復目其韻送之

寒雲四塞客日短一壺膠裂洪崖中君家大門我父黨覓句聊復相過從和香索料多甲煎幽蘭幾弄瑠
孤桐遍來行李偶南北幽幽不見雲間峰登山臨水不無思獨笑往往捫長松蓬門春晚燕語好書幌迤
邐來清風五府帶垢一洗盡萬里古色開愁胸輞川何在廣文死比比靈子誇有功楚人儻免二日哭卻
嗟白璧堙蒿蓬逡巡取酒敍契闊百川赴吸驚長虹風流未愧正始後淪落丘范評無鐘君才有用豈特
爾我亦相將成老翁嶄驎得路即千里會看拭目天逸鴻

登鶴雀樓

大河南奔山北走臍裂天涯愷回首撞鐘擊鼓醉橫槊恃險英雄骨已朽歲暮風煙尤可悲功名白髮不
相期重來好是當晴日應有雛羣翡翠兒

送鄭彥莊

酌君白玉杯送君正黃梅長安風沙眯人眼君行暫詣黃金臺劇辛已老樂毅去荊棘平地多龍媒九重
深沉四海遠快便誰許參雲雷黃金臺高不易上幷州雄節幾塵埃當時勳業皎白日餘風表表皆雄才
龍睛豕腹實異相肝膈上下羅瓊瑰丹青萬物大門堵妙論爾汝無嫌猜同時舒卷一門盛將見烈火生
寒灰十年早飛不足歎青雲自此亨途開我暫追隨極天末有酒取醉長追陪離亭西足綠蔽眼健帆危
挂寒風催黃金臺不知幾千尺勸君率衣直上首莫回時和歲豐亦足被君賜會須逸過青山隈

晚步汴隄始見春色次夜與蔡彥規鄭希仁同飲進奏官舍

昧日行河隄柳色綠如揩只疑晚煙罩寒林細看始知春已到春來本不與我期病中蹉卻春來時塵埃
雨過風不起但見紅紫咄咄陵高枝年年見春隨分喜今年見春略無意泊然相遇等幻化況是客愁如
夢寐前年隨春入都門去年探春海上村今年作客還到此萬里漂浮誰與論故人邂逅羅酒樽白髮相
逢情更親身世崎嶇有底急終日裂腸如歸雲倚門幾夜環連夢勃窣稚子行逡巡扁舟早晚東南奔車
馬紛紛愁殺人

送俞叔通歸四明

終軍棄關繻李斯逐黃犬功名事業自有時咄嗟所得亦蹇淺雷奔電掣千里雨魚變爲龍如掌反侯羸
抱關誰復論公子感之在一言擔簦屐履遍列國平揖相印須臾間簀中不死魏齊困口中舌在天應旋
莫歎髀肉消休悲釜生魚揮斥八極神不變秦人豈識照乘珠氣吁虹蜺亙天地有時一笑海可枯泰山
排雲天下小紛紛何足論賢愚得君本如此君知我無殊幾年飛鳴共搶榆長甄瓦礫參瑤瑚都城踰月
同朝哺鬱然別我還舊廬引君一杯酒洗君衣上塵我歌雖促非酸辛未忍祝別惟加飧直教探取虎穴
子西來射策黃金門

次韻孔經甫題刻縣史氏競秀堂

天姥迤邐沃州緊萬壑千巖相汲引崢嶸不知盡何如撐突雲烟隨望隕來蹲去伏搏虎豹上圓下妥蒸
芝菌溪流榮紆滿寒玉飛泉滴瀝飜朱鯉天造神藏發有時眼力收羅一朝盡連蔓接棖插星斗檻欄分

明噓老屋薄遊曾向畫圖見幾欲徵吟寫秋蚓登臨更想新醅熟紫蕨堆盤麥竹筍排坐歌呼來謫仙落
筆篇章陵醉尹晴春歲霽夜月滿此樂誰能計畦畛到者如行避世村回首紛紛只堪哂因君歸興不自
持安得陵風跨蒼隼

衆江祥瑛上人能書自日爲未工又能詩而求予詩甚勤予以爲非所當病也爲賦一首勉之使
進於道云

得句如得仙悟筆如悟禪彈丸流轉即輕舉龍蛇飛動眞超然禪瑛迺醉(原缺)我顧慙道元戲將字畫當杖
拂與子憑軾相周旋筆若運矛稍手如致神偏眼能搜抱鼓心爲制中權棄捐尺度廢繩削似曲還直非
方圓適當庖丁善刀後但見滿紙銀鉤連心眼手筆俱不用擬向底處觀其全思量不可到此地無中邊
政似觀瀾亭上夜深後滿空白月孤光懸(祥瑛侍者書置之卷直卷中略無辨異惜其未嘗博觀藏獻顏
書下手便欲逼其古今相絕如此瑛其勉旃)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二

古詩七言

次韻王性之見寄佳句

文質相乘徒野史拔山塞海終軍死早時妄作不朽計掇拾餘疏自綱紀跳梁缺甕固無有白首何堪墮
牛李冥行觸柱猶欲前布襪青鞋從茲始春風曙頭問時魚暮雨洲中吟白芷邇來蹈蹬十二年尚向牛
頭鬭蟻亭亭日沒見初月宛是角巾逢綺里萬頃煙波渺天末十丈霜松騰澗底幾從窈窕泛斗槎終
愧婆娑參珮衆晚來鵲話頗不凡俄報翩翩航一葦元龍豪氣不少除樓臥超然遽思起問途直指三峯
去盤馬樓前萬人喜亟發健句壓欲倒似不見容已無齒便期脫帽漉風腴豫宿寒春絮雲子定應一笑
非等閒更想筆端如瀉水

唐公兄惠顧海上既行輒有詩奉送

憶昨扁舟下京口六月江頭浪如吼一笑還尋浮玉叟山半飛雲似招手月明上船桑宿酒倒滴沉星疑
犯斗夜深歸夢徹東吳覺來落月穿疎牖山僧流連強終日黃昏歸鳥凌風疾玉帚蕭森病枕餘一訊才
交復相失先生高節如古八薄官淹回行路塵海城寄食不自得暫喜持杯同探春春風花草來跂踵徵
紅淡綠意旋新相從白髮情未壓底事促別聲悲辛淮陵欲到嗟無因想見萱草榮龍鱗浦光亭南拍隄

水冉冉落日低孤墳到時春色應已遍滿樹黃鸝初喚時憑將一曲原頭淚爲灑南墳松樹枝

阮公嘯臺次韻辛正敍

有口莫飲盜泉水有手莫探驪龍珠秋風冷落千古意追風絕足誰能拘白雲青山避世樂擊鼓撞鐘廟居等閒舒卷四海爲之動豈憚一一從吹竽君看事事絕天險阿房宮在空荒墟野人不識帝者貴直欲炙背同向茅簷隅由來士苴覆優劣臺臺傳習隨有無當時一嘯亦偶爾至今登覽煩嗟歎吾人妙質素所畏感歎陳迹追登盧巡清渭濁固可辨未應到海君能殊

王爲道東軒梅花小桃相次弄色賦酒見邀出琉璃盤浸花貯酒半移卽花旣醉留名壁間

搔髮滿爪垢襟衣滿襟塵百年倡幾時吾生苦紛紜黃河源從天上流忽然河底爲沙邱張良身不滿三尺從使沛公君列侯淮陰小兒亦何者俛首無辭出胯下晨炊麾食爲得計一飯千金豈無價相君之背貴莫言前趨鼎鑊何等閑使爲故主已梟首秦事猶如冕旒前軹深井里有是姊哀歌壯士不復還伯樂相馬只相骨咄咄常情迷賈竪春來萬事不欲語惟願沽酒不著錢大鑑長杓酌還引白日如此過百年相家新有檢正官謂我落魄早見憐東軒小桃間梅蘂清香秀色能相先不將貴勢略雅蕩脫巾取酒容洗連瑠璃盤深花透過愛花移向花邊坐時時飄蕊落盤中冉冉天仙空裏下醉後草書疑有神牆間窗角挐飛雲墻禿千毫興未盡惆悵粉壁何時新盤空不記上馬去曉來但見衣巾汚古人名節堆故紙多少沈埋不知數明朝花落在須臾莫遣高門無入路

次韻參寥杜孝錫

君不見深山窮谷千丈潭懸崖絕壁倒挂松雷霆雨電有時一瀉逼八極繁霜雪雪能邀夜月來高穹又不見江頭龜手洴澼絖裂地得侯總有逢長安大雪幾千尺高臥不愧衣玲瓏揖人而相若反掌登天有路非難通天之可上勢或便得相乃在須臾中朝冠紹蟬暮徽纆曲肱何在三千鐘方東遽北安足究豈異海舶隨狂風舞雩歸詠吾與點坐中客滿誰知融屹屹杜夫子靈芝翳深叢百年轉盼皆腐朽且將逸翮聊與同我默圭觚刺人眼空向霜天望飛鴻

送李仲益及第調濠州司戶還錢塘

憶昨西湖弄煙月玉面少年搔紺髮六月正午斷人行坐上無風不覺熱長安塵沙五月尾汗透纖絺共懸水相逢愴悅秋已深冰骨令人冷如洗吾家謫仙應已朽采石風流誰可後卻恐騎鯨下紫霄斯人豈是人間有春風標名冠禮部睥睨英豪皆培塿三月飛花賦集英筆下光芒射牛斗共說唱名須第一人事天時良可舉大任先嘗益未能何謂揚雄老終吃滄溟洶湧百怪見鯤鱷蚌鼈豈難辨莫謂卑飛遽自戢功曹曾是將軍願集賢學士文章舊平日追隨今太守到日應須倒屣迎還聞下榻南昌秀濠上觀魚魚正躍攜手何人知此樂妙處期君向上求可笑蝸牛爭兩角

爲道見還詩因次其韻彙簡孝錫

反衣狐裘矜綠裏月落霄行易淪委齮齕身世等秋蓬皎皎吾心淡如水青雲有路誰引目肯學荒疎輟

洗齲經營一飽困南北未易功名輸故紙還來投迹聞諸彥白雪每容叅下里何殊溺者得尺素聊謝箕翁徒洗耳大官供庖事鉛槧時引古人同予几枉老王郎特我賢華衮相先甄溢美清風冷落勞悵望誰謂雲間見黃綺因收倦緒聊紡織半是棄餘安足喜一片簡韶送下天遊遍華胥如喚起從此修途可問津豈復龍頭卻蛇尾

送陳瑩中及第歸洪州

七月江南秋已到江水如天魚尾掉處處園橘欲黃時家家門前艤歸棹西山佳氣徹青雲潘郎門巷如深春陳家有兒新及第就著恩袍歸見親爲報行人洗眼看養兒如此誰不羨願兒不要重科第事業功名他日貴

古東門行

元鼎元年東有兵未央催班不待明龍驤虎步擁旄出蟻蟻部曲隨鳴鉦三千珠履皆上客囊中有錐誰爲發莫歌雉兔眼迷離長城可倚知在誰千羊不如一狐腋草底寒蟲聲啾啾兩口四目未必智天下奇才余星墜舟中指可掬冀北馬羣空漆身吞炭爲國士射足接處謀已同義感丹誠虹貫日壇上成功方頃刻縱有明珠千丈長安能保得頭常黑

春日同梁十四醼李公昭朝霞閣侍兒舞梁州曲徹客有目潤羅爲贈公昭命玉杯滿酌酬之又目金鐘邀兒相屬既醼出烏絲欄索詩

都城春風吹落花都城九陌無塵沙貂裘公子醼何處闌干百尺陵朝霞鳳簫新調玉指軟黃金捍撥當胸遮紫檀屢碎翻成拍紅茸毯襯鴛頭襪回旋誰許綵雲輕欲斷還催猶未徹新鶯弄雛乳燕飛一曲涼州春日遲百疋纏頭隨玉杯咿啞一鬨爭扶持公子笑不已下客歡正濃更邀姬媵持金鐘一醼直欲滄溟空從他海若在平地明珠墮淚愁蛟龍珊瑚突兀撐高峰便疑巴姬御來風月漸滿銀河低歸路促街鼓稀何時再到紅茸地更倩游絲惹住衣此篇與前集白鈐轄席上醼酬歌數句略同姑兩存之

盧泉之水次韻晁堯民贈張隱人

盧泉之水名河長裂瞓不到空莽蒼讀君詩句心已涼便覺滿耳清浪浪彼方逐臭如竊香肝膈原作鴞神鼎揚有客飯水衣朝陽睥睨不語中何傷過從德君想更樂直欲造化窮微茫何當相從老此水棲跖夷齊均是死

飲散留別希仲自江州倅罷歸壁間掛廬山圖約爲象戲終席不果又約明日而纔徹余遂行

密雨著地三四尺班駁雲開日已西坐來指點經行處問我何年別虎溪十分酒到一舉盡笑我強欲如登梯燈火熒熒夜未艾回首但覺娥眉低今朝未食先破趙明日懇熊欲下齊門外馬嘶猶未起據鞍纔許趨雞啼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三

古詩七言

和張文潛喜東坡過嶺

紛紛擾擾何爲哉一身之餘皆儻來當前荆棘誰所樹到了醯酸蚋方聚公歸斯文乃有主公去妖淫幾人誤狐狸罷嗥蛟龍戢戶外何嫌常滿屨

合流遇潘子眞出斯文相示因置酒子眞黃九門人

山谷老子久不見緣章詩人何許來章江未覺清徹骨西山一帶寒烟開文章明鏡現諸相句律蟄戶驚春雷紅爐勸坐且一醉爲我更賦揚州梅

撚鬚寄傅子淵

一日幾回撚白鬚我本於世非葭莩奈何寸沫長自濡起倒不供須人扶眼前擾擾嘈笙竽況於得失隨有無鼠壤狼藉多棄餘史雲空悲釜生魚抓搔世垢清肌膚愈下愈拙眞挈壺愛極幷愛居上烏古詩有之今輒如不願百尺滕龜趺不願去爲在涇鳧只願卒歲眼長泚百無所見常勘廚出門纔堵尋君居萬里付於千里駒

送保定錢判遠且約相見後行

平生不願與物迕所向未始值坑谷濁斯濯足清濯纓世間此理固纖曲朱顏見君一笑可南眼照人光煜煜深原鉄不可犯毫髮遲暮已許同松竹去年相逢儼如昨歎我何殊侵曉燭衰殘壯盛等復虛且可清樽對殺敵軍與百邑不可鉄原與期縱橫猶沸粥念君去替無幾日顛復馳驅隨檢束君方撫掌笑我迂物理循環同一局有來則受去莫追忍看紛紛自魚肉我愧君言但首肯明朝君去追奔軸臨行春色已無有勉強歌呼邁紅綠思君不見一長吁忽得書來親愈篤約我歸來敍離別滿紙抑揚疑諭蜀豈知重門鎖白日迹雖伏櫪心麋鹿寄聲少作浹句計莫使雲間參去鵠乖離會合杳難量君能規規如世俗

得璉老莊僧書所報周悉且速東歸既愧其勤因述書語爲謝仍約官滿就見

故人書報新種畦東皐豆粟稻水西更添莊屋成兩脫築出湧路排沙泥柳插千本竹萬箇雞豚母子羣相攜乂倚前岡闢場圃更下南泊來覺緊兩年課役已似此數歲漸可如山溪吾師報地適我與胸中營徹眞琉璃一鏡不取力爲盡只得一飯仍雞棲我翹汨沒落陷穽眼前差路知幾蹊緬懷吾邦歸未得書來未讀先酸悽本無去來強纏縛亦非顛倒隨傾擠萬衆過眼即他物刘鼎既飽均朝虀明年定作一村老非施委曲誰刀圭

內侍劉有方畜名畫乃內號國夫人夜遊圖最爲絕筆東坡館北客都亭驛有方敢跋其後既作詩以相示時欲和而偶未暇今閒集得詩遂次其韻以申前志

天街雨過花滿窗萬人壁立驚游龍飄飄衣袂欲仙去寶鞭遙指蓬萊宮眞人睡起春纔柳誰眷琵琶最先手合歡堂裏謝使人暗香猶滯天階塵宛然相對若可語筆墨頓失當時痕開眼成今合眼右回頭自有來時路長風破浪眞快哉快處須防倒騎虎

常愛東坡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酬歌美清夜今夜黃州見落花小院閉門風露下二詩因即其韻聊寄目前

老來不慣離家久獨臥一床令人夜抓搔十爪垢已滿降伏千魔心未下熒熒病眼日更昏皎皎孤懷誰與寫恨無褦帳與睡俱猶有筠枝伴身亞華嚴性海偶深味兜率陁天聊復借平生好書陋顏柳近日作詩幾沈謝百年旅夢行將覺萬里家園猶未舍安緣倘或未嘗膽佳境安得如食蔗從來少味燕偏知早已忘機鳧休怕行當遂作重屏閣(閣其凡材任譏罵世圖自老謂之重屏閣)良宵明月爲誰好記得初來正今夜城頭火客睹不斷花上鵲棲驚欲下更深未覺單衣怯風細只疑清露瀉漂流南北心已老綿歷間關身自亞傷心黃卷不相契過眼青春難更借那知交臂輒淚扃驟學問囚誰與謝家書杳邈隔重嶺客飯酸鹹眞傳舍慇懃兒女置雙鯉璀璨殺蔬勝木蔗定知何日遂能歸卻憶今朝眞可怕解衣就枕已多三喃喃多言翻自罵

初夜有雨意欲曉風大作

昨夜雲深疑有雨五更還作掃雲風我於此地雖無責傷時失事心則同起來恨望一吁歎又覺烈日侵堦紅隔簾鼓吹去何許入戶哀怨號無蹤尋花戀蕊爾自樂啼夫哭子情無窮平生感慨垂老別異時獨

與新豐翁　遇來眼力不解事彷彿推墮此境中天公豈肯違一物爾且莫歎杯柚空無心致穰穰必應會見一雨半年豐

送慕容若禔公幹環慶鄜甯

四月邊城氣如煮　問龍乞水將致雨起我獨有泛蓮人相與投誠香一縷腹枵不擬謝僧疏愁對焦枯無告語君時捧檄不我捨意欲同分神所怒此誠未契我輒罷想望纔疑隔烟霧一朝報我檄難留明日清晨離此去我慙君住本爲我君行我乃不得祖固知身世不相期戚戚安能効兒女君還我亦脫轡銜聞道荊醅如潑乳使君況是我鄉人便約臨高目東注經由第一莫遲回尤物須妬原有主（謂楊子直）

再次韻幷寄甯州孫子發

顧我從來奈煮羹　況復顛風幷怪雨出門未必趁鴻鵠閉門何曾下縿縷比來重作坐禪僧日與虛空相晤語初非小智肯自私終謂大國不可怒倦途傾蓋得吾人獨喜山行逢豹霧僅愧衣冠累箴留猶勝投閑經宿去東州勝事久欲講老滕元將效懷祖（初欲到邠接小兒豈知敏手驟驗君使君方詠羅敷女願持一笑作先容試覺醍醐分酪乳甯州別乘吾所畏屹然萬弩不得注寄聲到眼不須論畢竟生涯誰是主

喜雨用前韻

凋瘵厓殘不勝煮　欲救鑵湯須是雨天公愛人甚赤子忍將性命輕毛縷使君屹起石門城歸路壺漿喧笑語定知此雨必隨來何用與龍爭喜怒初疑默默洒醍醐漸次濛濛縈瑞霧一滴入地須一尺萬室焦枯如洗去我慙無力助精虔獨致徹誠祊佛祖深扃不得陪賀燕坐跋歐姝參舞女近傳一斛出六斗盡面浮蛆泛牛乳煩君說與猿臂翁留得滂沱猛如注醉中寄我慶豐謠想見今朝賓與主

謝慕容若禔惠橘皮湯用前韻

有幻色身同一煮　誰振楊枝洒甘雨一息不御百虐隨邪正交差窮脈縷昔人有術我得早自約初到必與語日來靜坐不能遣痞隘忽作河豚怒腹腸迤遇叽雷霆嘔啞續紛雜珠霧吾僚恩勤謾馳告果爲新留陳輒去君臣辨正參苦良物物經營本農祖一杯狠藉走三彭再啜逸巡笑魔女恍犀身在清涼國無異金堂逢石乳便當贏入經驗法何用忉忉增補注多慙世語必見臨不會作客勞煩主

謝傅子淵惠醯醋

一鼎滃靈香馥郁　刻意傳來敵珠玉貴屏當柈世俗珍獨喜小甲隨宜粟老翁病起疎匕箸頓覺加餐不勞勖喜與頗訝併日食庖有力疲憂斷續舌根有相未須遮定應雙筍沒春芽只愁此法不能錄歸去尋思空自嗟天酥胖易醍醐（原缺）且從樂處爲生涯他人若問眞消息請向原州覓傅家

欒城詞效張緯體

齊眉去朝天回一聲號　千聲催土勻纖布一搏許試錐只恐錐錄摧萬切連雲絕川路胡騎回邊不敢覷但云本是漢家地如此攜家渡河去渡河去莫回頭漢家人人要首級渭州門外籤爾喉

寄燿州畢九

造物於我終何功　寓形宇宙一粟同由粟而形則可物自形而我如飄風我初與子未束髮長我一歲今皆翁間關世故憂愁集悔不相向但盲聾邇來夢寐亦原譌無異船鼓過棼槳逢場作戲固聊爾隨緣應責疇能充邊城氛埃蔽天赤春物豈暇尋青紅頗知別乘甚相得共玩雙槳臨雕籠酒闌起舞屢脫帽笑指落月如懸銅何當容我作鼎足末明歸馬催匆匆

壁間所掛山水圖

老驥無能空在閑　苜蓿既飽思行山誰知尺幅分向背恍如百里隨躋攀雲煙濛濛心共遠草樹陰陰日將晚一聲幽鳥隔前溪萬古回春來疊巘涼風彷彿飛清霜奉身九折思王陽嗟我胡爲不自愛逐物頗倒輕餘光眾鼂活計知何日相對無言搔短髮芒鞋竹杖清自在皎皎吾心眞匪石

送郎祖仁罷九江稅省親仙源

石磴縈紆行一髮　下見滄溟湧初月不應佳氣無所歸十載聲名藹吳越香爐峰下新解官四馬又過桑麻間知有秦人篆字否不妨高處小乾坤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四

古詩七言

四時詞　擬徐陵用今體次東坡舊韻

春

紅綠枝頭自開落　薄日低雲天一幕可堪困緒向眠蘿未擬同心摧破萼寶環半脫畏侵肌百刻縈香竟廝誰旋製稱衣宮樣窄慵看架上去年衣

夏

蜀葵易過紅榴永　鱗鱗瑩角波紋冷水光汗透玉枕涼扇影風搖深院靜無言一向幾回翠品盡幺絃竟不勻空破梁間偷眼燕黃蜂元是竊香人

秋

畫圖展盡瀟湘綠　紡窕新詞寫啼竹薄衾笑拂又經年已報涉雞入重屋漸施簾幙作深扃時看明河步廣庭旋索羅衣防露下隔牆聞叫侍兒聲

冬

休顧車輪生四角　莫向金樽嫌酒薄門外風號雁陣低擁衾同看殘燈落轆轤欹凍驚棲鴉睡紅笑引燕

膾鱸未擬雕籠問鸚鵡先投宿酒敵霜花

次韻東坡所畫郭功甫家壁竹木怪石詩

大枝憑陵力爭出小幹縈紆穿瘦石一杯未醻筆已濡此理分明來面壁我嘗傍觀不見畫只見佛祖遺

呵罵人知見盡不見人紛紛豈是知公者汗流几案慘無光忽然到眼如錄鉅急將兩耳掩雙手河海振動電雷吼

答吳子友見寄昔與子友同書局以此韻往來人各十二篇今子友仍用元韻遂復次之各十三篇矣

憶昔棲遲雞梁棟懷璧握珠容抱甕大宛天馬本不羈擻耳轅駒緩就控撈蝦摸蟹力易盡搏虎擒蛟殺方痛君時正射晁董策直把黃金鑄鉛汞願我衰遲特相子許我過比儀韶鳳回頭已數六端午幾向夢中自占夢邇來欲逃陷腐記豈謂書詞情愈重琅琅楚騷奏未缺杳杳燕鴻目頻送壯君已赴宣室召老來未棄蟭螟動詩成新月半侵簾更聽樓頭角初弄

答成都侍其純父用其韻

鹿頭關下花深處竹馬曾尋綵衣路雖知梨栗是生涯人道風煙如鄠杜四十年來若斷橋問津無計冷瀟瀟一聞此語心先醉似向江邊筍自燒羨君材器森諸有寶帶垂腰今一叟未說常開壇上旗且須再遣寒中守從來別窟不謀身欲作蛾眉會裏人本是文殊親接引定應見處必逢君

蘇子瞻因豫西趙明叔賦薄薄酒杜孝錫晁堯民黃魯直從而有作孝錫復以屬予意則同也聊以廣之

薄薄酒勝茶湯刳麟脾爲有香斷尾山雞避文章直才先伐甘井竭誰將列鼎移黃粱揚雄草元反嘲白凌夔甯非幷丹食卻念牛衣兒女心王郎漫致回天力五湖歸去弄煙月使劍成名空玉雪飲薄酒醉後紛紛示何有

莫厭薄酒薄莫惡醜婦醜君不見王蕃百萬驅虎豹千兵掃蕩同拉朽又不見高堂笙歌午夜飲明日哭聲喧正寂莫厭薄酒薄到頭一醉亦足樂莫惡醜婦醜擐子弄孫同白首高飛遠走固亦樂莫捄眼前忘時後

過雨飲臨潁何希仲家蒙督詩即席爲贈

君不見張子房素實未授祇遊俠又不見蕭望之不能硉硉反抱關漢業已成赤松去殺吾賢傳終感歎乘時致用固不免要須繒繳無由攀八十釣渭濱揮旄使鉞興艱難臂鷹上蔡市復得不可空多言周傾秦得漢亦起虎噬鯨吞抵觸藩一興一廢竟誰有要之有數歸元元元元亦何爲與君論子細須將劇孟作敵國未信葉公眞勇士竊借聲名人自欺白公梟首方爲是乾旋坤轉只等閑收放僅在毫端耳何郎目如電奔髯兒氫黨眼光在酒裏一飲黃河傾不作幺麼貴公子橫行欲得十萬兵吾語何郎少卑之犀有角兮麟有骾果知有易不早計抑揚畢竟何所之滿酌勸君飲吾語無文章鞭笞六龍駕扶桑上朝元

君陪紫皇霞衣玉簡鬚如霜俯仰八極何茫茫方時與君俱此舉如何煩君蹙起舞舞徹聽我歌我歌蹋爲我輩作蠢蠢萬類隨江河昔同兒女戰蝸角汹醯兩淚揮滂沱

正旦日大雪過秀州城外聞樂神踏歌打鼓

歲除夜雪一寸許便覺新年喜氣多大觀元年第一日一番勝事信可歌歌不已鼓聲起漫壟連村如市裏更願雪深一尺餘收了去年三尺水

聞傅子淵求冷淘醋

君不見東林木魚催萬指巾鉢紛紛似流水銀絲百逼連夜具大斛行盡如酒醴又不見親賢宅中午睡足花簇春羔銜紅綠一窩隨君髮猶矗妖冶均調笑相續他日何人參智海研乳磨薑搗椒薤便覺虛山落眼中誰爲窮邊輒相會往還斷絕惟緘默蹙遠葷羶味簪蔬親賢勝事不可辱且向簡中求一則

賀李方叔得眉山玉堂賜馬公自書券云

帝閑萬馬皆天龍一一盡是眞龍種欲知志氣吞萬里駿意向人耳雙竦翰林下直出玉堂貌鞍寶轡聲琅琅傳呼一聲落里閒新向庭中賜驌驦明年乞得東南守書舸西河臥載酒免令此馬老江山故用贈君良獨厚憐君從來家苦貧坐令儒士喜意新自書券字甚雄偉作書遠報江河人翰林好士裴丞相知君亦負玉堂望願君寶此下文缺

五言

雨中自瓜步謁寶覺遂約遊黃社寶覺遽有儀眞之行雨後獨往夜分方到泥滑路嶮乘步相半夢寢東南遊金山居第一泊船瓜州口風雨繫黑日冒雨訪老胡翛然出蘿章壁間十弟子云是王維筆生者今何在別有一丈室相期同過之佳思久披拂差池成獨往敢憚泥沒膝投鞭望橫參露重衣如濕方諸漢漏魄指顧盡纖悉目眩神爲清壺冰蕩肝膈塵塵相問勞軟語皆中律頗怪不預知有似驚暴客杈牙鹿盧紅柔胎脩林苗老淚感陸生明盤餕霜橘木魚動曉堂永味固南畢百年驚枯槁平日膠在漆幅巾行此時歲暮悲蟋蟀

金山寄懷秦太虛用建除體

建古求亡子寓意一何疎除道聲出師老將定胡盧滿座語更發誰是囊中珠平生不少貨鮮不相謂迂定分固有來破鑿參乘駒執別纔幾日眷眷瞻雲衢破碎物役爾此理君何如危步上傑觀畸昔相攜扶成茲塵外趨感慨反不舒收我漏盡景課君種樹書開山一百里玉粒隨香蓴閉口不復語早晚同歸與

毗陵西城樓感懷

平旦已春風昨夜猶繁霜倦客態節物遊子思故鄉樓高白日促遠日空悲涼願言平生歡各在天一方迴遊不可從山川阻且長安得一樽酒咿喔共深堂孤懷昔蕭屑壯志猶激昂無階際元護尚期夢池塘眷戀在千里怒鬣存三湘寒鴉似相求依依度斜陽

秦太虛寄書云想君在毗陵廣坐中白眼望青天也因錄此語爲寄兼簡諸君

白眼望青天。我乃厭多酒。秦郎才語新。高低秀蜀柳。春風昨夜來。傳書自江口。固爲愁水光。物物甄我醜。歸程無多日。僧窗不驚帚。投懷二三子。自許口不朽。笑言忌有累。醜辱來所有。莫問夜如何。爲君專一斗。

維揚會張曼老陳瑩中分柳韻得柳字

我生固有地。物物皆可口。身行半天下。薦飽無不有。讀書恨未博。毋索多掣肘。一逢可意人。似對靈和柳。老來益落莫。永日類中酒。北舟得二妙。洗盡平生垢。參軍欲陵春。記室寒掛斗。雍容送落日。百衲爲斗藪。崎嶇等外驚。撇眼自妍醜。眞樂極胡越。詎可論不朽。昔人固欣慕。僅欲操箕帚。堂隍幾千仞。未易窺戶牖。逡巡卽千里。轉盼百年久。一笑且低回。朱顏今皓首。

俯仰要自得。犧樽浪青黃。惡木熟亦蔭。盜泉渴須嘗。吳能奪固有。利害置兩傍。匪我亦匪人。用託宵見傷。

紅爐一勺水。湧沸如雷聲。德君戒終南。爲君歌采苓。水盡焰仍裂。崎嶇閱修齡。由來外一重。疇非君死生。

風物託茲世。異種聊並蒂。榮謝等春秋。何勞驚多計。眷眷後世雄。惟君有以似。

子瞻、參寥、太虛同遊惠山。用王武陵、竇郡朱宿三詩韻。各有所賦。參寥錄以相示。余將遊焉。用次其韻。

曾爲惠山客。心已寄芥泜。知今幾何時。常在山間堂。淹留情莫繫。悵望身疑翔。聯翩得秀句。古殿逢燈光。耳冷徹孤韻。神幽拂清香。買舟行有期。此興安能忘。

三子骨已朽。來者非一人。簫聲起孤鳳。抑按皆清新。松陰貯老月。蘚暈涵蒼磷。崎嶇固有屬。千載無纖塵。物物吾已矣。今昔均可旻。何當事一廛。願水終爲鄰。

齊肯有前人。老意繫叢樾。差池紛鬢霜。味蠟火已絕。一啜風漱液。幽思起復滅。詎慚數及七。緬予在明月。踈更蹇修途。景耿重激發。冷然儻可御。千古同一轍。

再登斗野亭路舊韻寄太虛

北舟攬黃氏。楚楚不自平。故步聊低回。新月微風清。蛙聲語莫下。泡湧浮修甍。何在超世游。翳路情難傾。

西堂夢不到。春草還復生。長年浸枯枿。有時懷層城。適從吳兒炊。又作淮人烹。皇皇徧諸侯。吾人愧安行。

獨抱照乘姿。花枝似相明。拂衣歸待旦。南州逢顧榮。

秦太虛出魯直所寄詩因次其韻

別子又春杪。幽懷誰與讙。反復事遠途。線繞如理綿。家山雖入眼。尚疑隔晨烟。破悶得子詩。鳴雞還到船。

追隨日苦短。容易悲長年。猶能共一轍。植足臨天旋。下澤政有味。萬戶自我捐。惟有不捨心。常如俯奔川。

次韻家室送別

幾年保新阡。託身斗一方。間語得野人。禾黍共登場。遷疎儻可老。持鬚時抑揚。顧非馬上才。猶懷裘中剛。

西風蕩微氣。仰視明星光。叩齒咏眞主。白眉誰最良。帥門守邊鍮。表表南方強。逋誅百年寇。敢謂莫我當。

牝雞久司晨。晷吠移當陽。童辨固難律。誰可無宮商。堂堂發天機。右鉞左仗黃。一旦會風雲。果知籌策長。

洗滌盡餘滓。萬翼爭回翔。能無出囊穎。及顧箕子傍。平生慣草衣。豈堪事戎行。強歌出塞曲。天矯參龍章。

蠅因逸驥速。馬爲奏悲昂。尚期鼓操力。起病床。賀蘭奪故冗。安西還舊疆。歸上千萬壽。重賡庶事康。

和參寥過敝廬留宿因見寄之韻爲謝

及此仲春月。頗欲謝遠步。世味久已疎。何憚魚生釜。青陰合廣除。似失北門路。端知雞在塒。未愧豹隱霧。

飄蕭方外遊。繾綣慰遲暮。共待清光來。軟語坐良樹。呼風破炎蒸。叩齒卻忘慮。逡巡棲鳥驚。不記衣上露。

臨分期屢來。此樂復誰與。

送孫叔靜

浮雲無定著。乍合還分離。廊開萬里天。好是無雲時。我懷苦蕭屑。多感不自持。奈何情所親。容易成南飛。

次韻子瞻古風詩二首

無兒晚讀書。得之兩河場。何待少陵詩。閃閃已生光。深山秀蘭芽。無人方自香。末央鎖千門。可知曼修廊。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五

古詩五言

次韻魯直留別魯仲詩見前集卷首

南北二十年。桓褐足塵垢。九仞未及泉。竭心恚地厚。積翳開前山。月在山之顏。目斷兩黃鵠。夢寐長躋攀。

我飯苦多噎。見君遽出氣。定有藥中藥。痿人果知起。枯槁洗朝露。咀嚼玉壺冰。蕙草豈自得。香發須高陵。

齟舌眞有味。辨口空齒落。頓悟孺子歌。會當濯其濁。允蹈固未見。能言人亦難。得徵可齊語。引賞莊嶽間。

大路平如掌。仁者貴安宅。直絃爲君禪。萬里等尋尺。何年紀淄子。相向猶木雞。肝肺已自鏤。土苴非所知。

鮮于子駿用魯直見寄韻因以爲謝

雲間彼上人。處汙能見垢。咄咄向風雅。入國知溫厚。別來仰高山。霜風刮衰顏。新詩解人頤。調古不可攀。

練練瑚璉姿。森森棟梁氣。願學固有歸。黯然由此起。世味淡於蠟。孤懷冷如冰。十年問歸路。歌舞懷西陵。

歲晏感飄蓬。老去委瓠落。豈無杖頭錢。斗酒不問濁。向平累愈重。欲去亦良難。安得廁木雁。才與不才間。

遇君本有地。悵我將焉宅。引領遡家山。一望幾千尺。何須驚墮葉。會當鎩摧雞。風來北窗下。此況誰爲知。

次韻子瞻古風詩二首

無兒晚讀書。得之兩河場。何待少陵詩。閃閃已生光。深山秀蘭芽。無人方自香。末央鎖千門。可知曼修廊。

秦人雖受寶。睨柱誰瑕疵。空能九賓賞。終負連城歸。此道固有命。如君應未遲。且從淮上游。霜濃蟹鰲肥。載取一樽酒。里門相扶攜。笑語欲難背。古人良可期。開編若對面。諫浪尤相宜。皎皎澄漢月。森森瓊樹枝。燕地重郭隗。吳兒輕陸機。曉來猶薄露。會見高風披。

次韻黃魯直晁堯民游馬頰歸

洋洋引天津。湍悍誰爲寫。謀藏袖所勞。窮築限修野。緬懷二三子。感物寓土苴。卯飲東貂裘。指顧來其下。霜風面欲黎。踉蹌倚羸馬。一笑等飛鳥。吾生竟何者。

次韻晁堯民、黃魯直、蘇子瞻同賦半梨字韻十住返而不倦者

耿耿萬里心。振衣常夜半。明星當戶高。仰首每自歎。是身固虛空。殆將等閑玩。永懷一寸光。有之詎能散。南山富巖薇。采采甯待伴。不媿郢中曲。誰報青玉案。十載北窗風。鄭聲何可亂。子職若崎嶇。垢指甯與盥。我甄老更拙。欲和知良難。但能襲餘塵。未易窺重關。踰年與君俱。纔此意少寬。奈何捨我去。鴻鵠隨蹇搏。岑樓起脩寸。萬仞始一拳。知君未易量。願君更加餐。親髮日益白。何以爲親歡。以義不以時。吾君正求賢。咫尺明光宮。裁裁望君冠。

寄范七平涼。有一優者。頗相似。每見卽與從容。聊遣吾思之不能已也。　喜施朱。常陋其過。

吾友范君誼。宛似丘遲詩。點綴花映草。草長鶯亂飛。詠詩知吾人。因人想其時。不知胸中寬。西域方鞅笞。昔爲守禦策。堅辟不容錐。今作進討計。萬里入鼓鼙。相從惜日短。旣別恨見遲。雖無老成人。彷彿賴頰兒。每見挽與語。問我將何爲。我非濁子者。我友實似之。典刑不可見。況復堂上奇。邊城氣候晚。四月猶袷衣。青燈照冷坐。素目披重帷。孤懷苦蕭屑。人事終難期。何當命典刑。一笑相淋漓。

浴

靜坐已十日。聊復資一浴。我髮不滿梳。安得別置(原缺)浴暖連頭澆。快哉如出谷。我生本離垢。妄念卽桎梏。外物強扶持。何異雨中竹。亦不無雨媿。亦不有雨足。森森自然往。無榮亦無辱。振衣步空庭。又見黃粱熟。進退葵何徒。晨羞詎宜緩。叩齒感莧史。虛心豈魚貫。乃知抱關者。俯首固非慣。烈日下嚴霜。盃水沃熾炭。物理自回旋。何方卽吾館。年來老頓逼。四月未覺煖。勉力更無念。已矣見此粲。

第六郭將求詩久未暇今以寄之

烏延一揮手。歲月如奔流。誰知頭半白。重見須雙虬。面冷龐一鐵。氣雄吞九州。門庭外雖設。臺髮終無留。此特可見者。如君實難求。人固不易親。而我獨見酬。半年話疇昔。論極非謬悠。但云置是事。可貿爲冥幽。功名本何爲。入手如上鉤。我每壯其言。心肯屢回頭。別來已七月。恨望逾三秋。近聞復來此。咫尺不相投。元戎奉天討。知與造化謀。化成兩馳突。直控咽與喉。刈斬萬餘級。少快姑蘓休。此銑且就養。彼生豈容儔。君謂乃吾射。含笑糟臂韝。今秋取天祁。明年入興州。遂復都護府。再見萬里遊。汾陽異世勳。子政如綏旋。未或便相襲。且作仲升侯。

送靈臺尉徐舜舉

靈臺右鶉(原缺)南北兩山間。我來春未遲。紅葉纔斑斑。與君早相求。攜手問兩山。折花飲清泉。共此一日閑。君才眞健敏。詩句如芝蘭。娟好秀且靜。馥郁若可餐。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六

古詩五言

赦到後雨遂大作

昨夜聞有赦。今朝遂得雨。天澤隨君恩。一灑徧寰宇。彼玩尙遺誅。吾土久未還。皇靈實神謀。剪復笑談閑。嶸嶸若化城。掃蕩如破竹。開田一百里。得土千萬族。不雨三四月。隴畝猶燒爺。禱祈略無應。居哭行歎吁。豈知有此待。城就師振旅。上不輟板築。下不妨野處。秋種蓋未晚。及此壯者歸。歡呼各著業。賣刀買耕犁。山頭夜叱牛。山下婦亦斷。老稚(原缺原缺)勸勞莫歸宿。待我士盡娶。侯爾日有餘。歸來笑相向。共樂生無虞。又聞赦書中。逋欠皆除免。更放一年租。其細及移變。天公固愛我。吾君豈違天。乃知父子間。事事必關連。野人語可書。使我喜不寐。誰謂彼無知。況欲迷向背。我歌本民言。未愧中興詩。聞者足以戒。可是轍趨時。

端午睡起和韻

豈復記佳節。飽食睡亭午。雖不負此身。倦聽亦良苦。念初入此門。只作十日數。那知如忍炎。倏爾到角黍。本非來質秦。蓋異行怨楚。端爲城旦拘。獨與縲紲語。深坑偶未埋。大鍥僅逃煮。淨持諸願力。妙地叩初祖。會當縱奔麾。遂與搏猛虎。蹇余愧平生。何適非齟齬。

大雨

向晚雲驟合雨點如車輪入夜勢轉暴對面語不分初疑坤軸裂漸覺河海翻傾注恣豪放溝澮莫吐吞平地忽五尺呼叫均四鄰下堰上輒隙東塞西遽奔一身應百給坐臥不得申旦自秉鍤刀原缺意已昏念茲嗷嗷農拱手過一春入夏又將半寸苗無宿根祈禱備衆技杳杳天九閽饑殍漫狼藉極目無烟村及此滂沛澤一洗旱痍痕勞我敢有詞故喜氣已溫置酒會賓客耕輒翁語孫爾年非可期我責亦相伸欲赴固踴躍感慨扃重門

睡起

數日不吟唔已覺舌本強熟處自難忘乃是眞苦相簾空睡起足物我兩俱喪舉頭見南山依舊禿相向解衣逸屋行未巾已踉蹌翻書試遮眼一抹如白浪目足身所先二者輒相抗生理從可知何用更惆悵獨有梁上燕憐我本癡戇時時作好語似欲致勸相見爾初啣泥生子已頡頏而我猶未歸茲事固難諒安用苦煙原缺無勞獨悽愴俯仰卽陳跡未易煩度量一樽試有求傳來如鵲盎頓味毒酒酷猛醪投晚餉倦懷豈復有舌爛腹斗漲抱薪救烈火自取將誰讓夜分方半生劣過逃屬纊

試郭底泉和韻

午睡不覺久起坐獨捫腹眊曀相苦魔眩瞀遂爲族永懷建溪春偶爾得藏畜品第雖非貂復勝狗尾續虛堂無纖塵百轉紛盤簇破磚頓愕眙屑紛隨輪蹙破褐而懷璧凡眼眞褻瀆聊資定碗黑豈待無託綠久聞城西角有泉堪寒玉名因所居傳廉惠纔可僕殷勤持小罌甘瑩來一掬蟹眼方轉旋色味相芬馥

晚起和韻

今日起差晚持課幾到午饑飽雖難醫輦酒且入務脫粟快一飯白眼視寰宇固知等浮沉要在極纖縷聒耳林鳩嗥舉頭梁燕乳我亦盡輪回何必高下數紆懷故山中泉石漱深塢萬壑響松風千巖澄月露胡爲不歸去乃與朱墨侶只記入門時未有還家路我生詎應爾炳炳莫我顧彼心豈易同吾首莫易俯

讀淵明詩效其體十首

歲月忽云徂人事只如此胡不及此時斗酒勞隣里有田半荒蕪有屋亦傾圮強顏資客後舉竟如何爾淵明棄官歸議者見各別去就須有名豈獨爲卑穢折腰分當爾柴米豈無說舍彼而處此亦不苟自潔扶疎草木長茲時豈無情未論身得去想像身已清童山久不雨湯熱氣鬱蒸遣懷一開卷便覺涼風生操檄烏延府已復十五年年當三十餘事事隨精堅非惟會興霊兼欲還幽燕誰知今白首獄吏輒差肩晚來風稍回漸見布陰霊乘時得尺雨吾農實難勤不顧生邊地報施豈無因我雖不在事未能忘戚欣用舍繫臨時金玉與蒿萊塵埃混瓦礫燔燎參樗櫟何云長與公陳迹原缺歸來一跌竟不起念之有餘哀我聞癘癘地去者無生還吾兄三十口歸來盡顦顇死生非人能得喪亦非天張毅與單豹要之皆偶然朝從空檐出莫逐頹顏歸既謝蠭無烟此外將何爲堂堂十六年子孫反無依真作如是見隨遇聊差池吾亦愛吾廬此亦未爲得死卽瘞路傍要是不免惑隨流認得性有念乃吾賊是以方丈間千偶終一獃

吾友禪子溫每見常熙熙人固莫我高我固不人低問其何因爾我蓋不自知孰爲第一義只此是菩提

烏牙義禪師退居金陵予與之都城之舊能詩喜說修養年七十餘貌類三四十許人以詩道舊因次韻報之

幻化如空花建立等修竹四海不難身一笑長滿掬相逢亦何有展轉猶所獨攀緣過九上圓頓擊一宿歲月屈身臂到此非問卜心清聞妙香老句俱三復何當會實際超然發吾覆未爾且逡巡更待梨棗熟

五雲觀

五雲會中天衆山如朝宗相臣夙有約標神期此宮傍有洞天接面直積金峰常言五百間斯地將修崇廢興果冥符變化如雲龍緬懷祥符後天意固莫窮一言不可復此興猶未終知國如知彝尤難邀此翁

崇壽宮梁昭明太子修行之地

鴻禧已不凡崇壽氣尤古經始天監謀餘力保大舉十園人何在烏鵲尙如覩井泉翳荆棘像設半塵土視今猶視昔一笑纔仰俯有愧所坐峰安得參鶴羽

喜客泉

取逕輒林莽得地三尺餘名曰喜客泉客至如湧珠初驚一穗起逡巡周四隅酌之甘勝醴瀹茗尤敵醍物理不可詰感歎常躊躇于焉知福地未易世眼拘

撫掌泉

泓渟宿寒藻正占山一曲平時常滿然撫掌珠可掬喜怒去千里氣類若相屬如何輒示異乃爾分遲速霜風鼓憂篴巖樹響絲竹語出若有答路轉疑接續幽尋力恨短博採日苦促便擬寄無餘捨策遂留宿

白鶴觀

白鶴不復見荒臺煨燼餘昔時三茅君鶴駕常相原缺一歲許一會此地幾其廬倏然自一境歷覽莫與俱兄弟兩羽人玉骨太古須燒丹云未暇彈琴聊自娛日貶駕鶴來寅緣參玉虛身世久已忘況復話里閭

九錫庵

強臣欲竊命九錫乃所僭奈何得道人亦復有此驗是非固不同等欲示其漸石地鑿龍趺穹載極該贍漫漶半可讀以是表龜蹯名存物何在遺製不少欠帝意豈無謂人事徒妄占何適非偶然隨遇始弛擔

華陽洞天

洞天名此山于此實第八東將秦嶽連西與岷峨帀磴道端可通足亦若相戛我欲躡其武苦徑時見滑屢試輒復卻宛似物所遏周行半天下是等三四閱有無終可疑雷同慙小黠退之固頡頏桃源蓋強說卒謂武陵傳何殊眼着楔孔子亦獵較此理信難鞾

玉蟾庵今名天聖庵

白髮不我貸青山亦是情斧斤借羨力遂易當時名吹簫人可想有念應難平從茲定相忘那更隨戴成松門插天半竹逕梳晶瑩所期茅茨永丹碧雲願營舍棲振落日拊事悲頹齡吾生儻與歸境界澄光明

陶隱居書堂

山雲自往來。人事久蕭索。誰爲插小松。記此常棲泊。坡陀披淺蘚。窈窕帶遠壑。著書方呻吟。誰與會所樂。鸞鳳耿莫追。歲月儼如昨。隱約玉簫聲。憔悴金七藥。風來萬籟妥。一笑覺難約。尚友徒此心。相期在寥廓。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七

古詩五言

比都文承制。移竹贈初秀才。堯民有詩。因次其韻。

古人偏愛竹。種不盡一席。相將共忘年。敢憚培且植。君家占何方。容易來秀色。雍草出明軒。儼然鑾修碧。剪梢畏風摧。留葉期鳳食。從茲兩鬣足。閉戶忘所適。

增樂貴堅厚。抨繩避欹側。朝灌暮復壓。深虞枯易得。勁節既能主。百鑫遂爲客。風微吟疎篁。日永齒客展。此況倘可期。吾甘事潛默。晉人知自完。皎皎良未息。不枝謝紛紜。斯言愧安國。

離潁昌張聖行獨出城相送。

黃昏促征鞍。別酒已沾醉。風威危破臘。雪意欲着地。超然氣類人。送我奄獨至。懸知必如此。恐終欲弗類。平生昧歸宿。恍若得所詣。胡牀十餘語。彷彿京口例。此言固近俳。要之不無謂。覺夢猶在馬。解鞍定何地。百年誰見宰。一已乃許事。繾綣兒女情。回首增自愧。

夜投臨潁陸周仲館待甚悉。

冥行眼忽明。乃是到臨潁。倦馬倚風嘶。凍僕望門遲。初非敢此期。勢逼豈容頃。是身雖無難。從者固當省。主人頗料理。燈燭分烟熖。熾炭解噤頤。重帷護寒衾。招魂幾剪紙。感惠非尚褻。粲然一笑開。那復嗟蹔梗。

我生且莫落。隨遇輒自寧。轉盼已歸空。區區徒畫餅。

明日阻雪不得行。蓋冬至前一日也。

殘冬卽欲雪。醞釀非不久。旅館黃昏風。半夜忽如晝。天公特謔戲。不在我先後。兒心見期心。咫尺弗得就。密酒良未已。兀坐幾忍灸。遂令相逢心。感慨若奔湊。紅爐慘無光。短氣猶發餿。況茲嚴報本。供衛何所售。

三家店主人勸飲

早飲欲過午。感此去路遙。解衣酒家牀。主人喜相招。逡巡出餱飣。勸我飲一瓢。舉手謝慇懃。宿醒猶未消。報言雪滿野。征轡相無聊。何如酩酊去。更可忘今朝。年來頗解官。徑欲隨所遨。端愧五裘期。未覺羣心搖。偸薄日益窘。妙論輕鴻毛。何當受一廢。醉到同漁樵。

得常州感慈邦長老書求詩。兼寄鄰老。

清晨得君書。遠意來吳中。開緘一見面。頓覺百慮空。書詞若蕭屑。怪我情不通。我豈逐物者。君亦如冥鴻。便當永相忘。何計騶與驄。聞君舊釣槌。喝下分華戎。晚魚會千指。一一麻中逢。朝參月破牖。墓請燈在籠。坐令萬折巽。沛然俱向東。緣契乃如此。想見圭璧叢。胡爲特垂手。千里尋龐公。龐公無伎倆。只這是家風。復如多聞帥。亦在兜率宮。人間最勝處。何必顏如童。會當謝朝謁。爛漫游無窮。

寄何德固

元豐初得君。賜袍色可摘。雍容戎馬間。爽氣凌秀色。十年不相逢。領須已有白。京塵化人衣。歲月動阻隔。夏屋如深山。排日許連席。坐中多可人。一笑每墮幘。人皆指爲誇。我輩日所惜。于今已三見。爽氣若初得。同言胡乃爾。前致作嬌客。逸城久不雨。旱氣幾爍石。俯仰數刻間。咫尺便南北。寄聲不敢輒。問訊莫我讁。但問深閉門。鴟坐較定力。雙林舊家風。龐老眞消息。莫作分別想。認子卻爲賊。開門會有日。聊復銛戈戟。華擬詰朝見。無或但堅壁。

燕子和韻

依依梁間燕。終日密相對。本不欲爾期。何爲尙此會。得非緣所遭。又恐意有在。飛來復飛來。好語如湍瀨。我亦強維縶。爾豈知向背。萬事杳藹間。一笑沉吟外。元妙第一義。爲爾除障礙。卷簾見天下。始信物有大。

次韻方叔晚過湖上時積雨新霽夜色如晝傅聞余有輿元之命。

醽水投過日。佳思生襟裳。緬懷江上笛。相游共胡牀。星月弄疎明。草木來遠香。所得亦餉爾。端能謝炎涼。

方叔并用前韻復繼之。

蕭然倣環堵。信性嫻衣裳。市坐定何許。井井書滿牀。我每不欲去。鼻觀無盡香。未始有寒暑。彼哉自炎涼。

句容澄上人羣玉軒求詩

日日不離山。愛山終不厭。因地端有來。及此若尙欠。當軒出嶙峋。昏膜遽效砭。枝撐簷楹窄。明滅烟雲壑。幽禽時一鳴。隱約隔天塹。早聞羣玉峰。世境未易占。卻應三昧力。易致茲可驗。使擬絕高深。兩足恐不贍。

幻化浪欒緣膠擾窮冀檻會須揖清風方暑對枕簟

送忠禪者詣徑山請普覺住天寧萬壽新刹

我初遊叢林得人如滿月細披雲霧間桂影若可掇施遊二十年相半分會別暮途喜再擒妙語等冰雪告我第一義光豔忽振發老魔俱辟易善類隨擊拂是真萬里足一舉安能輟徑山原缺蹙韜夜氣尤昭徹異時摩耶老應藉意甚切子果議至人指顧石必裂出我連城珍郊廟冠前列無令別足翁三獻文爲拙

因服藥飲酒一盞

東坡在黃州飲酒只飲濕我今又過之釅漿如盞汁平生不喜酒與來且莫熟長虹偶爾於日復投一吸入口舌欲脫下咽蟲爭泣嬌嬌腹將裂窄窄淚莫袭頑涎雜血唾心悸如鼓集聿爾無一事荊棘強自入主人固好□□亦素緝如何似見毒使我臥復立彷徨日欲落稍覓困眼澁夢覺天未明齒類猶習習是邦居不非奈此掩弗及昔聞禁酒國今見毒酒邑作酒寄一笑倦悶聊救急

大暑不可逃偶攜數友過湖上清坐抵晚因詠老杜槐葉冷淘句凡十人目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得須字

百年觀不足一日樂有餘況茲夏日長而與君子俱號呶謝呼笑談論皆詩書門外方櫟石坐上如冰壺仰懷冥鴻俯愧戢戢魚我老百不堪嗜好終蒲葅殷勤相得心黃昏尚躊躇追隨自此始莫厭頻招呼何必得美酒然後可將須

張聖行解官入京僚友餞別分韻勸酒得醇字

密雪不着地朔風煖如春天公豈無心慰此東歸人吾人晚相投每見每更親踰年稍粲俱未覺旦暮頻欲識分淺深蕩蕩風中雲問其美如何表裏無淄磷深滿子雲默高廣太丘眞汲汲惜日短奄茲奉離樽莫辭十分斟酒薄情則醇庶幾一舉盡涇渭從此分萬里自咫尺百歲均埃塵行人定向識他年期問津

常州感慈邦老相遇甚款聊復申敘

十年不相見一見情愈親執手語半塞但覺頻污巾別來事多矣未易咫尺論感君冒雨歸知君意彌敦邀我過其廬燈火如深春金碧炫境界恍然驚一新爲我時置浴仍爲加盤飧止我未原缺飢振我衣上塵何勞強剪紙已復收斷魂添爐接膝坐軟語尤殷勤閔我憂患餘漂泊穩此身勸我葬且居生死相與鄰清晨陟高座四衆如雲屯展轉敍契闊博辯河海翻句句不妄發信矣靈巖孫歲暮能幾何縕袍誰我温非君美無度涇渭那更分相期在來日擊節徒諄諄

子重相率遊任園

蹈雪入窈窕翁蔚如深春左右無佳色老綠不改新小榼茅茨下園翁敍慇慇主人謂此翁好事絕等倫養生惟養花種種皆躬親每到二三月爛漫如錦茵問翁何所有品目如何分翁云世間本搜採無遺根牡丹三萬株兼取洛與陳芍藥揚州來密密攙魚鱗雜花極目是浩不知涯津四序更代謝顏色常相因我來適非時猶得聊逡巡約翁待花開許我論主賓

獨坐有懷張聖行王成伯偶讀摩詰詩因借其韻

老鶴志千里候蟲戒三秋此理定如何宛在水中洲我師南蠻生去從知北游歲暮良鮮歡不如狐首丘寒燈伴岑寂河漢窗間流緬懷雙白璧路斷水悠悠摩詰頗解事好語供我求坐令不可遣奄然隨遇收歸旦只旦暮妙義思賡酬君謂我輩人吾匪斯人倘且將有限力相與窮深幽

久旱湫舍殆不可遣免一夕雷雨忽作

半夜一瀝雨斷夢失炎蒸汗馳不復鼓蚊雷爲之停逡巡萬竅號破窗風如傾緬帷強主宰庭砌已滿盈極護老稚奔懽呼閭里情但覺萬里帆浩蕩隨滄溟掠眼幾閃爍劈耳俄掀轟豈暇計飄溺且護嬰兒驚小休月在戶卻視斗挂甍咿嚘與啾啾次第先秋鳴尊從臘雪後旱魃苦自明焦枯病三農芽田不滋榮隴畝半坼裂凡庶饒蠅虻端若一大難眡焉猶宿酲點我讀書燈涼宵聊與征庶幾簡牖中黽蜜醯鼈爭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八

律詩七言

讀東坡詩

邊州守禦謝沈機獨喜身閒是道師獄吏難堪非素料病懷無計復何辭空瞻海郡三家學賴有東坡一集詩永日風埃惟慊睡到頭不比在家時

次韻見寄

矩難成方圓難規催途詭與相多儀門深不擬睡教熟舌強猶防語或枝無事且尋黃面老關心休問碧雲姿此身未必終如此一日猶吟十首詩

東坡流落坐多言我欲無言亦未全好辯懸知非獲已力行到底信爲賢抱琴有味無彭澤沽酒何妨問玉川只擬飲呼出門去強麤置網豈嘗然

罷官後旋葺居舍寄贈存之

常恨官居如傳舍愛君池館葺初成偶因罪垢歸無計聊喜私巢得暫營闢戶開窗留晚日栽花引水趁新晴此身何處不可老況有吾人信弟兄

次韻見問

東西南北爲誰忙。蔡澤欽吟舊笑唐。路斷不妨頻打睡。心清何必更燒香。尋思有侶黃州味。潦倒休嗟白髮郎。近免竹筒拘月費。主人時亦破慳囊。

五月旦日

睡餘落莫肘難支。節物依然我自衰。已悟龍蛇終不爽。何須龜筮強稽疑。孤懷佛語雖能遣。歸路佳人已歎遲。共弔沉湘無數日。卻嗟輕負習家池。

晚雨寄涇州劉晦叔

晚來又有數點雨。聲入鄉人拭淚中。漸喜濃雲初蔽日。只愁深夜卻回風。閔憐焦槁非無意。祈禱精虔信有功。聞不茹葷幾兩月。使君憂樂與民同。

端午

綵絲百縷紉爲佩。艾葉千窠結作人。厭勝何妨兒女戲。漂流不覺歲時新。清歌尚記書裙帶。舊賦曾能弔放臣。角黍澄團矜節物。一樽聊與寄逡巡。

曾約佳人端午歸。又期僚友面南池。誰知猶阻重門鎖。未擬輕爲故國悲。九節菖蒲應好在。十圍樗木正相宜。徵行細約甯忘我。卻話今朝會有期。

傅子昌歸興州

嘉陵江水接天流。州據江流最上游。惜昔棟衣隨跋馬。而今白髮任虛舟。夔門瞥望聞來久。蜀路般勤得暫酬。見說明朝卻西去。長亭揮手恨無由。

余入院二十日。相知往往寄聲相勞。獨何德固寂然無聞。何郎本是風塵外。平日仍同般若因。有底新來便如此。定緣何事不相親。蕭蓓何得同簪簋。簡澡安能別孟津。會借天河三級浪。終須流出舊精神。

留別子淵

等閒相見卽相親。冉冉風流一段春。未論典型思舊德。便知材業是當仁。他年難忝情無限。此日詞章筆有神。落盡節旄氈未壓。疾風勁草定何人。

送馮子莊赴秦州將官。述其督詩之語。目廣篇首。

我詩易得君休歎。君節難攀我自知。問會但嗟歸有日。奏功方看獨先時。簫笳部曲催驕馬。綿繡山川入綵旗。莫訝黃金偏滿手。平生原原缺缺是男兒。

重治寢榻更衣蔬食

五月相將又下旬。依前深院度黃昏。頻看嶺路占家信。旋穴簾旌作燕門。斗薮衾裯防垢穢。滿除蚤蝨斷兒孫。不因肉食脾難磨。且欲從今習菜根。

周臣約過景裕第會飲。先寄此詩。卒章因目投誡也。

懸知昨過鄰家館。更挽明璫間玉釵。雖喜黃姑論隔歲。偶陪摩詰事長齋。嘯歌未闋雲間接。鶱燕難逃席上猜。預悵醒醒獨回馬。何如爲賦酒如淮。

次韻題隱居巖

隱居何必在山巖。境界全歸指顧間。能把軒裳爲外物。便應風月勝酡顏。地連紫禁千重邃。石繞清泉五色斑。從此夢魂猶可到。定知衰廢不容攀。

次韻見懷

林泉廢疾固難除。杳杳瓠棱寄夢餘。已謝東山知不免。須由北海本來疎。功名謾笑乘軒鶴。事業終歸種樹書。聞道江樓巢已穩。未應長鋏歎無魚。

次韻病起

天時人事不相尋。遽食蒸豚廢古吟。雖感親顏前約短。常知聖日後緣深。風雲一舉天邊路。霜露悟悟壁上琴。我亦臨風頻拭目。看懸金印到山林。

次韻子椿見寄

一逢佳節一消魂。青徹江山綠滿園。又把鋤犁聊自遣。卻嗟身世獨難論。三鍾切幸資三徑。九奏時猶夢九門。勝處何能偏見憶。使應佳思襲香蓀。

次韻子椿同關聖源、吳思道、贈董無求。有懷米元章。

海嶽仙人不我期。碧雲幽恨獨心知。坐間優孟已難別。筆下羊欣更出奇。自是人才空立異。當知臣叔本非疑。重輕到了存公議。揮扇何勞強執葵。

次韻思道、子椿題仲強樗亭。

王門平昔早相求。幾回樗亭得趣幽。從別風光應似舊。每懷勝麗只搔頭。塵毛抗論傾終日。玉指挼花泛晚秋。老盡鄒陽還憶否。密移窓自咸藏舟。

次韻子椿九日登高見懷。兼呈君命。相約尋春。

重陽曾記客京埃。江國相逢又七回。咸蓓只如春夢斷。登高未許壯心摧。方嗟陳迹何時見。底事新詩到眼來。使好扶攜披節物。猶勝落木對空堦。

次韻關聖源送董無求

何勞楚些爲招魂。是處春風倡歸園。可復京塵難共樂。卻應江月要深論。燈花昨夜占行館。鵲語今朝報里門。想見慈顏問行李。一樽澤蟻酌初蓀。

次韻聖源無求兼懷元章

溪門不見見安期。流水高山獨我知。門限踏穿行復爾。靈丹球活信能奇。換雖得辨纔三紙。借恐終還是兩疑。不用艱難成發塚。紅樓親共賦烹葵。

次韻思道送董無求兼寄思道

骯髒從來不易儻。低徊身世亦悠悠。離羣斷雁雖難偶。得雨明珠豈待求。強挹餘塵時琢句。閒尋陳迹自

經丘清時醉尉知何在似是人多識故侯

和人臘日

又聽村村臘鼓鳴年豐物阜慶清平星霜陡覺歲華晚時序祇傷今古情裝景雪花飛點點催詩雲葉亂英英自慚伏獵尤多誤和語煩公子細評

題壽椿軒

江左風流不乏人能將佳思洗埃塵坐中煒燁當時士庭下扶踈上古椿日永清陰怒鵬翼月明翠影鬧龍鱗雲泥路絕無由到猶欲乘槎一問津

次韻米元章

蹭蹬生涯可否間強扶衰緒欲觀瀾蓬生雖託麻方直器就甯嗟木是蟠晚寄鄉閭端有謂時容雞黍其論歡連城未厝誰非璞莫與堅珉一眼看

仲容李澤遠來相訪感往念今悵然有懷

異鄉流落十三年老日從誰寄往還久嘆斷蓬飄世外忽驚連壁下雲間生涯已約同他日詞筆端能慰鬱顏準擬新秋使相見爲君終日倚柴關

書王子重閒軒壁

經年問疾謾持想今日登軒念自空不能碌碌遽如許定應蕭蕭將無同人喧渡口似瓜步木落沙頭疑堵宮莫辭眼力偏沙界回首臘盡還春風

同子重望長蘆寺

牽堵波寒對水束坐來初報夕陽鐘回環桑柘疑無際咫尺雲烟隔幾重聽講有心陪寂寞杖藜何日許從容主人境界諸緣盡應笑規規着畫龍

陪子重遊長蘆寺

行來思住覺城東粥飯隨緣早晚鐘安得心田荒萬有便驚眼界失千重笑談喜接眞摩詰衰病休嗟老曼容饘飲殘羹應不惜聊分水墨爲成龍

德山方老退院索詩送行卽席口占

應供都城今幾春屢陪香火是前因偶來清漢堤邊住重見東林社裏人青眼略容談近事白頭同喜得閒身自言此去尋思大便好乘時繼後塵

朱伯宣才英昆仲見過曲相慰藉因留飲得花字

新春窮巷幾傷嗟聯璧俄來照蓽家意厚旋傾新釀酒眼明初見未開花百尋自是松難老什襲終慙玉有瑕便覺賦成無用處漫勞憔悴歎長沙

題僧道符天游齋

六鑿相攘不暫休超然誰復與天遊醯雞甕裏自歌舞野馬窗間空聚塵妙境果從拈處得生涯須向箇中求逢場作戲由來事可笑區區問蠭蠭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九

律詩七言

除夜寄王性之

老懶窮年怯五更可堪爆竹聒新聲但驚燈火如殘夢豈有心情敵後生餳競膠牙空對白酒期分歲獨憐清賜袍應有天香在想見明朝奉九成

又寄性之二首

霜威雪鬢十分侵舉盞常思醉甲深雖約依劉同漢上猶虛訪戴倡山陰文章欲向傳家日事業草平奕世心冰玉相輝方自表何妨佳思屢追尋

平日鵷鸞接武中汪汪每歎不能窮蹔煩朱轂圖遺愛方信清時是至公千載難期人物盛一時休歎馬羣空何妨坐獻追陳迹應有新詩襲素風

聽惠師琴

牛鬬淹時兩耳昏偶陪沈祝共僧軒數聲抑按披香霧雙鬢分明在曉原物節不堪催我老賞心聊復爲誰論初年記得山陰傷又見夷中幾世孫

春日

芊芊芳草望中迷傳火樓臺麗日西飛絮輕翻遮柳陌落花亂點暗桃溪琉璃波淨沈魚素玳瑁簾垂阻燕泥百五良辰最惹情綠陰行馬過鶯啼

覺老求詩

江南江北久相望常負靈山一炷香會上拈花雖未笑坐中持鉢頓生光投針伎倆空諸有彈指莊嚴自一方何必湯池能離垢入門心地已清涼

覺老見和復次韻報之時雨行未得

去臘回岡竇兩傍舊緣來繼鶴林香隨時解致留客雨涉世圓能出定光運用投機疑有象縱橫垂手固無方偕遊累接通宵語時覺楊枝洒面涼

眞師約過寄老庵雨不止兩日不得往小霽厚缺輒涉淖以契前約次其所示韻菴壁有孫莘老、秦少游、劉貢父諸君詩

一接深言一點頭離騷致處未爲幽不嫌壞路容連步且欲他年作舊游翰墨抑揚雖已晚林泉棲止會終收孤雲祇恐元無定候我歸來共此丘

次韻陳致君題硃砂湯

造化工夫豈偶然一池如沸自澄鮮論功但可資沐浴有理不須深究研流落未妨供淨社升沉何用較溫泉更宜場稼猶能就疑占餘波盡美田

同祖燈過陳氏書齋主人留飯遂求詩

一牛吼地得林坰邀逅經行眼暫明挾策讀書雖未暇殺雞炊黍喜相迎依依高柳來棲鵲烟烟黃花弄晚晴自是主人能好事非關秋日解多情

石碩朱希仲館穀甚勤因題壁間

主人好客久聞名曾約江魚對酒烹邂逅相逢同一笑逡巡不覺到三更屠龍手段元非策畫虎工夫浪有聲便欲與君論卒歲卻憂舟子報潮平

清涼寺覺海召飯出數帖相示覽之愴然求詩爲記

潮去潮來知幾年依然城郭帶山川連虛玉骨元如虎布地金沙舊種蓮垂手折開香積供傳家仍是乳峯禪珠庭月角人何在賴有遺蹤契宿緣

崇甯求時時正初老住爲初祖

烏衣人物已成空窣堵纔能記寶公請祝驟開新福地全提還振舊家風千巖日上春初到萬里雲收月正中欲識投機無意盡江流入海幾時窮

范倅置酒雨花臺

流傳勝致有無間投老方能一倚欄千里江山來極目萬家烟雨鎖初寒姦雄幾許埋榛莽笑語何妨擁蔥闕便覺寸陰眞可惜須將酒戶爲君寬

寄趙仰上

傾蓋逢君亦偶然塤篪今日似當年仙風宛是金華舊詩句分明歷水傳故國江山聊徙倚深燈歌笑屢遷延相思果許重相見豫約嚴裝報此緣

次韻邦老見貺

高風疇昔在烟霞末路芝蘭屬當家一句轉身元的確千條差路任紛華才疎意廣雖難契語款情眞特見加只恐平明便分手相看更待月西斜

宿無錫壽聖院贈明祖禪老

靈山相別已多年重把圓光信有緣愧我天涯眞斷梗喜君居處似諸天元無浮世多般事只說我家一味禪軟語繆霜夜永停燈溫火共流連

元白挐舟相訪出紙求書因書此以歸其紙

小蓬不識遠相尋頓喜忘年得斷金便覺兩華隨脫屣更能操筆問來禽投懷方寄朱弦直掾袂還驚白髮深獨幸南遊慰眞賞他年會見好叢林

同熙績姪登有美堂

雪晴時節曉窮天湖海光浮萬井烟勝概尚能驚老眼曠懷無復似當年難堪塞雁終聯翼賴有龍駒特象賢已約一廛須卜築不妨當此共遷延

錢塘教授宅飯眠齋次其韻

飢時嚼飯困時眠任運騰騰信自然豈謂故人投此況先來佳處作閒仙寓懷何必開三徑得句勝如食萬錢只恐里門驚內史不容同佔好山川內史見石崇傳

次韻錢塘節士見寄

平日刳心欲致君異時攜手但論文與來只有歸田賦老去何如背水軍占勝已驚無不盡卜鄰應許鎮相溫形容豈敢輕酬酢謝傅風流自出羣

阿濫堆二首

鐵作驕幢不易催望林誰免渴趨梅院門報錦人初斷天氣纔陰日又開倦路已先衰鬢雪思家難遣寸心灰衝風正起還飛下何物元非阿濫堆

年來未覺壯心催昨夜偏傷三弄梅不慣離家遽如許自然昏眼亦慵開蘑條寂寞思棲蔭細繹華嚴淘玕灰少味董山莫分別眞須直峭比離堆

食牛炙

西來誰爲炙牛心惜事拘文不敢尋豈謂鄰邦無百里驟令饑口得千金登臺未論前人比捫腹翻驚用思深從此來陽休弔古便思白酒與同斟

元祐末宿秋試院曾和王敏父四詩是時以疾先出院方欲出而未得況味有類今日追用前韻

再賦四首

增除又見日將斜若此奔馳尚可誇敢覬陰功鍾定國未應和樂困王嘉門前禱雨頻催鼓眼底無人但見花不比貢閩當日鎮病來有許便還家

彖材莫作伊翁歸自覺崎嶇不畏非妄後土龍甯得雨可堪芻狗強蒙衣移文不報如沉井行路皆疑鎮掩扉早悟垂頭供立杖好隨四牡去騑騑

沉沉深鎖出無涯白盡于思豈復華準擬歸期叩端午那知此地見葵花齒憂未論如陰府倏忽翻驚走電車久病元來最欺眼蠅頭只覺侶棲鴉

十年三拜東門敕長是尋燈濯汙裙贏得平安題報曆不妨朋友校殘書（永引試前與敏父相謝校書）歌傳鵲鼠非行露詠入烏狐愧大車物物背馳將老矣定知身世欲何如

若禮告行再寄二首

前日報君明日行強憑詩句寫離情懸知北海經旬別須滯留山半日程擐席已甘捲上首餘曇應不負同傾須期一笑東門外謄記樽前醉裏聲

又

醉裏新聲解記無祇應琴意似相如近來公道偏難得從此佳期敢妄圖玉室金堂有阻隔免葵燕麥恨扶疎冥鴻不比尋常雁試覓蕭娘一紙書（羊章代子直憲）

陽翟道中有懷存之二首

頑陰將臘襲衣襦倦轡臨風愧白頭一事無成還歲晚百年過半尚人謀天邊謾鑄黃金印月下何時紫綺裘擬借東鄰分一徑未應人物謝羊求

又

夕陽風裏得君心常約清香帶月尋紅萼但披經幾嗅綠條如弄已難禁野狂不慣娉婷醉蓬鬢偏宜蓓蕾侵準擬歸時更浮動瓊樽肯謝十分斟

次韻梅花二首

送臘迎春亦是常獨高梅蘂報年芳風來彷彿逢荀令月下分明見壽陽閒徧謾誇千種韻天然別是一般香從今漏泄東君意直到霜前菊蘂黃

嶺上纔分一寸光羣花次第促來粧絕勝羣玉山頭見須信昭儀體自香妙質不逢徒老去佳期難得為誰芳定應痒處無人會空怨相邀客姓王

智臣相過成小詩智臣善談命

紺髮朱顏氣吐虹崢嶸頭角振家風千金自晦鄒王後一笑時游管郭中老子已應終汨沒諸兒聊為指窮通他年朱紫相輝地莫惜高軒訪此翁

瑛侍者欲再游方作此勉之

精神秀發眞獅子鏗墜昂霄侶出林擊竹有聲先了悟拈花微笑已知音新詩舊健疑擒錦妙字清奇不換金往往秋高又飛錫白雲來去本無心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

律詩七言

有送梅花者而彥行適在君俞來

來時點滴總彷彿今日爛漫將飛揚春事不知尚多少客懷空自成悲傷新名侯喜足詩思舊病維摩難藥方共飲節食冷相對少須陳子同飛觴

失題九首

結束輕裝趁曉風崎嶇行李偶難同他年誰謂雙成老今日翻為無是公秖恐穫侯遲見事固應原憲本非窮洛陽烟霧因緣在難黍相期定不空

上番新稻與舊齊啄殘紅腐半成泥貴船但覺去已晚麗句猶堪手自題氣候相催雖迅速笑歌贏得暫招攜紅舒綠卷分前後全勝當年白集西

君方陵愈我慙郊大瓠為舟浪自要老矣獨期雲駛便歸與長負桂叢招崢嶸紅橘迎風密點滴安榴掠望燒多謝原缺萌滋永味便思飛步到楊寥

佳禽百囀不驚風午日濛濛睡眼中幾片猶飛殘臘白數枝初見出牆紅低徊節物憐遷客漂泊生涯難老翁多謝春光相擊拂一樽傾倒許誰同

寵豹曾容見一班孤高凜凜固難攀早應拔宅朝元去猶有遺蹤在世間舒勸款談雖可想賞風吟月未終閒諸郎莫爲功名老須信移文下北山

映月臨燈萬萼披喜隨賓客燕芳菲諸姨隊合驪山曉臘騎夜從雲夢歸須把玉觴驅勝麗徒勞彩筆強依稀回頭便見飄紅雨莫惜頻歌金縷衣

映月西湖漾鴨頭隨紅飄日正飛浮逢師來自日邊路如我遂歸江上州嵩嶺異花開未遍洛神新燕語方柔經行須作半年計歸去當知難再求

薄雲疏雨灑雕籠槎拂銀潢月上弓紅淚半殘歌後燭翠濤低湧夢回風淬餘劍鍔雖爲利解盡犀株未見通杳杳芝田定何許斷魂無計脫驚鴻

華榱曾記孔鸞棲斷夢還來拂舊題妙悟從誰識無射賞心空自感雌霓千雲寶氣層霄外埋玉孤墳落照西千載相逢定何許嘐嘐風雨獨鳴雞

聞非者

鏡鈸高低與哭聲同尋此路不相驚年來自是多傷感簾外何須問晦明未返耕桑眞拙計長禁轗鎖奈虛名無名可戀何貪着餅罄須休莫強傾

律詩五言

過蒲池寺謁田承君

蕭寺經行舊騷人趣尚幽從來不妄許相見若爲愁稅駕終何地乘桴共可舟感君詩有味老去復誰求

子重見過夜話

坐久日將落窗前雲欲平倦遊淹歲月旅閟等坻京已謝長楊賦猶懷古劍行擁爐雖有味琢句苦難成一笑逢吾友諸方舊著名景山甄絕臆擊節愧深耕粤妙窮三際堅剛敵萬兵誰知俯冬杪頓覺得春榮

繾綣桑榆恨閒關兒女情金篋何足道闇室斗光明

三家店早飲主人侶喜余至而庭下殘花猶在也酒客輒見避余固止之因得攬其醉態

再過三家店還投舊酒壚重攀紅躅躅爭認白鬚鬚所惜自拘束無因同拍扶他年遂卜築終爲伴歌呼

醉人休見避我恨未如君到了輸他樂何須強自分稻粱姑取足雞騖謾離羣上馬衝寒去回頭愧鬷雲

次韻眞師移植新竹

錦棚方有託粉面轉相疑漸露陵雲節微分弄月枝高僧開檻賞野客帶砧移只恐成龍去空來款此時

宿湯泉示眞師二首

睡美不覺曉蛻然猶戀牀未能忘夜旦已自懶衣裳供佛添新水持經續舊香不知門外路何事有歸艎

粥後復就枕夢中還在家老身知自妄病厭事如麻漸覺同芻狗終當悟寶車何妨纂直去細啜趙州茶

朱希仲設榻溫密與直師楊相對明日雨止送過金陵

居士留我宿虛堂照一燈如逢永平夢仍對竹蘭僧彷彿三無慍閒關百不能平明失簪溜飲喜話金陵

眞師自湯泉相送至石磧遂歸索詩爲別

流落不我棄如君能幾人偕辭迂驛路且喜慰情親蹔蹬還逢雨因循懶問津尤慙遠相送誰謂白頭新

石磧阻雨夜分睡覺枕上

一夜雨不止渡江還不能誰知未歸客獨自對孤燈祿食強作主生涯端是僧都來如一夢隨處且騰騰

遊石磧寺寺僧以牌求詩

花石鎭風烟軒楹半是山門連虎溪路橋接趙州關屈曲深疑步高低屢解顏卻應多事夢不伴此身閒

茅山道中抵暮投一客邸甚素雅主人喜客乃一善士爲待至厚既別留此致謝

客緒如繅繭山行倡踏車方疑武陵宿宛是德公家傾蓋君何厚論心我可嗟祇應從此別去路隔霅霞

除夜小舟中雨不止而作霅寄德麟

醉吟今何在寒燈倍黯然卻應聽雨夢猶是散花天老境不自得客程誰我憐曉鐘催去路明日又新年

腰痛醫者饋藥且酒爲使命酒對燈欲飲不能

我固不喜酒醉中常獨賢不辭讒謗祇恐負妖妍迹類懷沙悴心馳濁世翩空樽聊口誑繼晷漫膏然

未分窮投魏長思夜刷燕蛇驚元有影蜮慕本無涎兀坐疑癡鶴忘形已蛻蟬滄溟雖可徑何意逐鯨鱣

燈下試姿源楊生筆和韻

踢蹄數椽內回旋蹴步中艱生乃至此吾道得非窮詢鞫元無術行移底是功可堪追兎鼠強學注魚蟲

未屢朝霽綠生憎夜燭紅呻吟慙杜老感慨謝終童奏剡何時發徵連幾日通親知遙悵望應是轉衰翁

江上獨坐

春至猶飄雪江寒未有魚無人慰青眼盡日對紅爐瑟瑟窗頻擘暗暗鳥強呼潛然不自覺豎待到窮途

書崇甯觀黃道士火櫃壁

地肺聞名久崇甯請祝初仙家豈興廢物理自乘除羽客論歡舊紅爐勸坐俱斯須竟何有聊復慰窮途

同趙德麟宿長河堰僧房德麟適相送至此且約明春再相會有詩見及次其韻

涔涔一夜雨皎皎百年心歲路無多日僧牀有賸衾長卿空滌器季子漫多金賴有綈袍舊春風定可尋

大觀四年二月二日自采石過藏雲取路回遠少憩已入夜遂留宿明日聰師相邀登覽偶見西偏地眞一方之勝也余方營葬庶幾得之以託妙緣既去因留此詩

挑菜逢今日藏雲訪近山路紆知晝永心遠覺身閒未信塵埃隔猶疑夢寐間佳城更何卜便好輟屏顏

書長千僧房二首

赤手能搏虎青氈不與偷眞知外物重未放此緣休平地見山嶽排空回斗牛何須待塵劫才許譬前秋

問訊無尺寸順風留歲時傳聞萬金積未歎一生疲突兀端可想高明還此期初年問他祖卻是甯馨兒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一

絕句七言

和東坡贈嶺上老人

過眼崎嶇等刼灰。到頭槃悴本誰裁。須知此老心如鐵。看盡行人幾往回。

閒居五絕

簽間百囀已新聲。枕上千山尚未明。老去只知難得睡。兒童何用報陰晴。

身世低回不自期。個中消息更誰知。江邊折盡青青柳。才見雲頭月畫眉。

楸花落盡楝花繁。門巷人稀半是村。好事憑誰消濕熱。一簷疎雨下黃昏。

庭前日轉綠交陰。坐上風來境自深。度曲已嗟千里客。鄉蟬空寄兩頭心。

江南塞北遍曾遊。一飯何方不可留。快筋舊嘗便藏耳。垂涎安得飫氈頭。

題柳氏園

昔年車馬逸芳叢。倒盡金缸臥醉紅。可惜穠華俱掃地。菟葵燕麥自春風。

書眞公軒

松陰苔徑曲盤盤。古殿殘燈古殿間。卻羨老僧無個事。一生長伴白雲閒。

偶題

新荷點水麥花齊。一抹殘陽弄淺暉。回首西山歸未得。片心還逐暮雲飛。

首夏

嫩紅掃盡綠陰成。便覺庭虛暑氣生。旋拂藤牀方竹枕。不妨鼻息作雷鳴。

晦迹

晦迹丘園敢自圖。幸逢泉石作幽居。明窗隱几有餘樂。一炷清香臥勸書。

餉茶不容少待二絕

玉骨冰肌體自輕。非關茗飲覺神清。無端墮落紅塵裏。碾就雲腴不許烹。

厭厭酒病結春陰。鄰笛傳來恨更深。擬借好風聯袂去。遏雲佳處託知音。

罷官後稍謝賓客十絕

過從頓謝慵尤添。倦臥終朝不捲簾。晚飯都無官米氣。始知身已是蒼黔。

獨展離騷弔逐臣。尚存殘角報重闉。時節自新人易老。未應閒處似他人。

憶逢新火客秦川。繡嶺歸來浴煖泉。從古盛衰如反掌。蠻蠻何地不新阡。

旋營香火拂塵埃。市井聲傳隱隱雷。頓覺林泉歸已晚。姑從閒處看花開。

貪着崎嶇信可羞。誤將鬼錄作天遊。東山自是力不足。細論前途有底憂。

春風浩蕩思無涯。老病衆仍苦戀家。推枕不知眞早晚。小窗披雨一庭花。

極目（一作洗眼）湖光徹骨清。無風猶覺尚堅冰。心安處處皆可樂。未必西南是得朋。

十仞鷺湍拂面寒。恐人如在百勝竿。飛雲舞鶴（東坡咏惠水詩參寥方誦以寄日前因書爲句）形容處。英爽端凝（再堅參寥經營杭第故卒章及之）共此看。

求田問舍本無期。廢棄衰年適此時。未擬沃州那蹉跼。且從新託試維持。

何須歎世鹿皮翁。得句眞能發笑容。誰謂祖風無與寄。寸蒭終愧觸洪鐘。

次韻李方叔宋鎮立秋五絕

渡口人歸月上鈎。蕭蕭風葉荻花秋。因君指出詩人語。便向庭前欲買舟。

雨開烟昏蔚不開。時時白鳥去還來。相逢都是江湖上。莫爲人聲卻自猜。

秋熱春寒花不老。雲濃日薄雨頻侵。共言今歲魚偏熟。舊網須教展一尋。

撈蝦摸蜆幾回來。斗笠簑衣安在哉。將謂此生緣已斷。登臨不覺眼重開。

南北區區浪自催。不妨隨遇且徘徊。鱸魚白酒何須得。一醉端從好句來。

與晉卿相別。忽復春深。得書見邀。

留陶潤明把酒梳。送陸脩淨過虎溪。胷次九流清似鏡。人間萬事醉如泥。

水仙花二絕

得水能仙天與奇。寒香寂寞動冰肌。仙風道骨今誰有。淡掃蛾眉鑾一枝。

惜水開花亦自奇。冰沉爲骨玉爲肌。寒香自壓醉醾倒。只比江梅無好枝。

初得馬騎余有二馬寄他處

有兩龍駒慰陸沉。四年河海每關心。今朝款段聊乘興。饕餮猶堪寄好音。

題朱砂湯

憧同德曜涉歊蒸。欲濯湯池竟輟行。憔悴獨來琴瑟變。滿懷誰識淚縱橫。

石蟹

泉泓石蟹如烏頭。一種爲類太微生。此地逢君宜見假。纔方入手便橫行。

再次韻致君地名平甸鎮昔有兩美人來浴異香累日不散

華清賜浴記當年。偶託荒山結勝緣。未必與賓異今昔。曾經天女卸金鈿。

得延之書書尾戲答

齒豁頭童老可憎。艱難相值歷何曾。吹簫問渡愧未達。終有心頭一點蠅。

卞忠烈公墓

叢篁灌木麗霜晴。忠孝巖巖父子名。舉扇西風雖自潔。受遺不至亦何情。

冶城

冶城昔是王公宅。鵲噪烏啼異昔時。不見犢車催麈尾。暮年惆悵葵家兒。

宿天禧因書壁間

月墮風休夜已深。寒炙展轉不能禁。一番過眼知何處。惟有孤燈識此心。

正上人求書

火滅窗晴冷似冰。隨時活計自修行。客來若問眞消息。只有觀音自證明。

書吳江垂虹亭壁

三十年驚一世人。衣巾空有淚痕深。他年不爲鱸魚膾。聊欲江干卜近鄰。

書張君書齋窗上次其韻

眼力無窮面面窗。知君心不在西涼。聊將浮世兩三足。共借明朝一線長。時冬至前一日曉

次韻牡丹四絕

朝陽燦燦欲爭流。已過華紅盡自修。發盡妖妍猶未歇。天機終待幾時休。

雲抵雨細靜無風。似着精神染異紅。駐蹕慈恩賞佳句。若論今日定誰工。

蓬萊宮闕有神仙。解釋春風欲鬬妍。不是疏狂曾迕物。肯將飛燕詶當前。

我老迂疎合灌園。強來乘軺負初暄。多情似識伊川舊。宛是韓公第一根。

試陳瞻墨十絕

陽開穉斷一聲歌。已覺離愁萬斛多。誰信鄭亭槿車際。便驚風露隔關河。

疎簾弄影不驚塵。百憶恆沙認此身。轉盼回眉已陳迹。那知猶作未歸人。

門無關鎖何由出。案有詩書敢自期。尋到古人留意處。絕勝把酒聽歌時。

大患于吾爲有身。縱橫顚倒竟誰神。祇應靜處天眞在。且作斯須自在人。

雉堞回環半倚山。市聲風順響潺潺。從來省事惟便靜。他日端能憶此間。

春來多病聖頻中。歌罷雙青笑拂紅。今日閉門常靜坐。始知身世已衰翁。

萬口彌陀未飯前。西方境界每依然。何須更學王文度。那處元非極樂天。

今年四月未開害。赤地從何問宿莠。劍戟埋身均是死。生僧遺欠踏門催。

十年不去有如何。得少何須較失多。大是匈奴必千里。功名他日莫渠魔。

臥聽風聲坐見山。此生長寄有無間。等閒滅起能知病。莫厭蕭蕭雪滿顏。

偶書

風吹蘇小門前柳。雨暗羅敷陌上桑。遙想九江春色晚。被花惱得少陵狂。

過玩邊亭再見吉先之

姑孰溪頭近請纓。玩邊亭上再相期。留連話舊忘塵鑪。把盞杼碁得自怡。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二

絕句七言

杏花白鷴

朝來雨過發妖妍。向日枝頭宛作團。縞練長拖輕瀣墨。不須將作兩般看。

竹鶴

瘦玉蕭疎觸處宜。仙風一霎散霜威。未應舞罷能排雲去。更看丹砂理雪衣。

黃精鹿

綠遍前峰到後峰。麞苗厭地幾千重。句班餐就無人見。多少狂心欲採茸。

荷葉龜

翠蓋相扶兩不欹。多情獨許見陽羨。千年自有逃形處。聊與清香約暫時。

惠崇扇面小景二絕

耳冷無人唱竹枝。歸心惟有夢魂知。楊花撲面烟波闊。猶記征帆欲卸時。

風高雨暗不成羣。欲下還飛似畏人。已是卻尋歸去路。江南休笑水知春。

讀華嚴經三絕

紛紛作客不歸來樹本無根何處栽彈指未應超十地重重樓閣一時開
老境侵尋上砌苔自然生意不應栽便應烈日鏟原缺去能得愁懷幾度開
法令端如萬頃陂後來無法只趨時早知興廢無非命可笑穨侯見事遲

學書十絕

雨後堦庭物物新睡餘欹枕悄無聞只疑日脚隨人意百刻香纔過一分
簾波不動地無塵久與相親燕雀馴似怪衰翁長靜坐時時回眼輒疑人
未逢四祖且堆堆纔見龍潭便眼開龍去潭空人自老啣花百鳥漫飛來
閉門不語信深淸豈可譏時作酒箴料得門前無好事解嘲聊復寄初心
不堪細字眼尤花熟睡分明暫到家何獨能收小兒淚客中時可當乘槎
玉壺試叫鴛鴦語爲問仙家似此無養就丹砂早歸去不妨閒處作功夫
大人相好一百種幾劫修來得到今不獨音實能演說淘沙個個得精金
萬里無雲天一色單衣不試似初春鴈鈴習習遊絲墜未必他時得此身
歌詞謾與收狂念詩句聊將代欠伸鈎棘徒勞剔胃腎筆頭纔住已成塵
心非可見舌能陳隨語成章自有神用作功名終底事區區雕琢定痴人

故人李世南畫秋山林木平遠三首和韻

晚烟拂拂聚無痕瘦骨稜稜見徹根細露築籽飢馬疾舉頭新月是前村
曾經歲月幾華夷雨貌風顏茂晚姿自是雪霜心共老筆頭聊復戲孫枝
霜淸木落見沙洲洲上人家半在舟射雁歸來魚滿笱甕中先更問扶頭

出院有期

親舊相逢似隔時從今無復念歸期莫同更寫留連恨只擬添成百首詩

再和觀畫三首

掃除不盡自無痕底事狂緣尙有根幾日無原缺圖囊裏祇緣歸思在江村
何時船上載鴟夷海道聊尋一問衮不爲丹靑生着相從來卷曲是吾枝
欲問船師覓寶洲須將大瓠作腰舟掀天白浪蛟龍吼纔得隨流一點頭

路西田舍示虞孫小詩二十四首

雪上歸來過了春枝頭杏子可嘗新旋追老酒醫佳況更謝提壺解勸人
一犁霖雨不曾休雪雹驚人四月頭初製單衣方待着卻添爐火換重裘
夢回脅滴不聞聲殘月披窗分外明投老逢春能幾許不堪催去與誰爭
扶老相邀到隴頭麥苗如洗未全抽願天不雨只一月聊慰艱辛望宇收
栽桑插柳展溝壑共趁淸明力倍增分得只般窮伎倆卻應苦行過于僧

修車浸種一番忙肚熱鄰家見早秧飽飯未嘗心已懶方知生計要商量
一生着得幾兩屐一飽消得幾多糧怕雨望晴心不歇白頭搔盡眼空望羊
須知官職爲他人老去何妨可問津賓客歡娛童僕飽到頭活計定誰親
從來人說水晶宮投老方能到眼中未必吾生便休去溪山隱去再相同
鵝兒成隊草成茵來往馴鴉喜趁人卻恐城中無此況莫辭辛苦且逡巡
寥寥疎條動懿筐森森初穗弄微黃引鵝飛去蒙朝雨帶犢歸來臥夕陽
東園擣場方鱉歎插秧車水又相催衰年樂得身强健常願南山到眼來
蕭已藏人水鳥喧草堪留坐午風寒從來偏得田家趣折莫催歸與已闌
雨後西風日日顛重裘猶自覺輕單春寒秋熱江南候四月如何尙有寒
轉午風休陡覺晴綿衣脫盡旋開軒乍寒乍熱難調御厚薄隨時體自安
見事遲來五十年何須投老念艱難隆衣飽食無過此誰是鮎魚上竹竿
販奉羅擔雁行來任是困慶亦易推一歲艱勤方有味較量猶勝上燕臺
朝衣行市頭顱落六印垂腰手足分旋煮河豚加荻蓼爭如閒處醉醽醁
荷錢貼水蘚如蟻稻似針芒葚未丹牛角叩殘歌轉茲請看平地有波瀾
百事無能一老夫十年江上把犂鋤西莊南畝時來往常得靑山在坐隅
靑山于我豈無因到處攲頭便見親時更一班逢好句元暉端恐是前身
坐獻宣城迹已陳靑山今日屬寒家多情賓客門如市不獨風流解染花
數畝田荒積漸耕常憂壩損害垂成傳聞趙魏推盟主便覺如雲照眼明
水已平隄柳已線洞房猶記鎖嬋娟彩雲易散春常在啼鳥留人尙可憐

余既觸罪罟遂與時忘求所以寄其餘坐者無如躬耕爲可樂適有田數頃分兩處或舟或車往來其間隨時抑揚以寓其所樂而地薄農拙種種輒身履之然天時一不相契則其力至于數倍雖終歸于有數要是營求完補幾頃刻不得暇旁視若不余暇而我之樂常在也比自湖州歸遵逅所值者如此因以其勞苦之餘發爲呻吟隨得隨緝得二十四篇與田夫踏歌無異要乃借以自舒則其流皆爾也虞孫遠來相顧以此軸見邀作草字字非所工又無以充之遂寫以塞責庶幾余所樂者從而可見異時相攜于其間當知無一字虛設政和五年五月十七日

蒙溫惠川樽深佩眷意聊奉一噱

萬國衣冠拱醉容釣天夢斷失雲龍多情尙寄當時約宛似閑黎飯後鐘
伯成已歸尙阻雨會聚聊申短唱容易一笑

歲旦交新雪寒上何中元峰阻未能開更堪庭竹添幽思只欠淸風王雨來

試筆東趙德麟二絕

河朔初辭鑾折戟都城還許謝煩埃日長窮巷春歸後萬綠陰陰鎖吹臺
窗間多病委枯骸陌上初收雨後埃公子風流過京兆正堪眉嫵傍妝臺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三

絕句七言　六言

次韻見寄兩絕

江湖流落久相依每歎朱顏戲彩衣何事淚痕書上見他年千隴約同歸
七分年紀十分愁物理乘除不自由死葬生遊今得地卻嗟無計共遲留

贈人

雙雙小葉視花房只鬬花房不鬬雙拾得不教同伴見袖中拈出一齊降

再和仇粹夫

曾寄冰綃十幅開竹間紅蕊燕啣來黃姿已去風流盡忽見詩翁筆下催
面面軒楹壓水開暑天端恐雪飛來冰肌玉骨元無汗更倩殷勤執板催

祈澤寺龍池

池方一尋深寸許泉脈涓涓發砌鳴聞道旱天能作雨定應變化自何來

題虞氏外孫扇

處己莫辭三徑陋讀書須及五車多成吾宅相非吾志直欲五門備四科

失題二絕

投老還家髀肉消霜天何處換金貂一樽帝所猶應在翻恐醒來尚寂寥

楚國曾聞照乘珠閒因齊盜取爲娛人亡人得何須計端有蠭腸恨晚附（蕭世誠事發日而機道不聞軍中破曰軍府過午不開定非急腸蟬腹可俾一戰遂潰去）

次韻子椿五首

會次定多古語筆端無復時流骯髒若非投分崎嶇可共經丘
昨夜中秋好月今朝頹賦終場遙想客窗對酒未知野飯同堂
踏碎瓊瑤聊步行陪笑語多時一段難逢往事五篇消得新詩
龍欲興雲致雨虎能墮地能班端是便騎賜馬不須深戀家山
附見纍爲鄰滿奬成無復山濤豈敢遽名此地不如且醉歸舫

又次韻二絕

款步昔陪下澤劇談今媿高流又喜秋來相見暫同南陌東丘
華屋暫離星斗滄江歸弄波濤可得遽傳來信便知卻整還舫
早日能詩傳喜新來投筆從班身世且依魏闕烟雲休戀鍾山

挽詞

旌德王承議挽詞

彭蠡湖邊一笑初綠衣相見論葭莩四千里外空搔首三十年間屢攬裾方卜他時共蘭若豈知今日奠生芻窮途只有思君淚無復吟君屋上烏

錢君倚夫人仙源郡君挽詞

春生復秋落物物猶帝力哀哉劬勞恩自蘊至誠實棘心詠詩人常恐一旦失何乃不我報皎皎如白日痛哉胡爲生每念氣填臆仰君猶長庚華髮萃衆德歲時捧金樽門戶幾萬石常云我有子未易先尺璧伯仁非碌碌到此輒自感烏幾德有相睥睨莫我逼頗聞君有言既跌不見謁李杜苟齊名死且不足惜熟不斯言愧謂君尋無極豈知屬纊書何爲在吾側堂堂古益友千載同此室撫鐸儻能參我淚不幘滴

俞清老挽詞二首

生涯眞斷梗身世委虛舟直欲超千劫都將付一漚縱橫無滯礙遊戲任沉浮報盡隨緣去聊從一笑休
寒食相披拂方時欲適然君應尋故約我亦赴新阡但怪沉來雁那知已逝川風流有千里未愧昔人賢

陳氏母夫人挽詞二首

白首嚴冰雪清風逼里閭空殘貝葉偈不見錦囊書表表名終在詵詵慶有餘會如華夏約他日看高車
子令人空毀孫賢我故欽成家信如玉傳世果非金不作尋常去方知積累深天花長滿褪應悟本來心

雜挽詩四首

報地三千籙。年光八十春。卻尋來處路。重接社中人。杖履空平日。幢幡想去塵。蓮開布金底。又見一番新。方報先同穴。俄聞改葬期。祇應偕老約。不擬異他時。已矣如何慽。賢哉有賸悲。會看松柏路。賜篆耸豐碑。

漢室傳經後。唐朝舊族家。柔明惟典則。專靜輟紛華。得配同高壽。流光固未涯。定應知去路。門外列三車。

子令欽平昔。多慚接後遊。升堂稱有志。執奠歎無由。逝水空歸壑。春風忽變秋。蕭聲到原盡。千載想風流。

詞

次韻子瞻追和淵明歸去來

歸去來兮。吾其老矣。何時歸。悟兔鶴之長短。鑒斷續之哀悲。悵野馬之過隙。雖絕足而甯追。予行年五十有五。蓋知五十四年之非。須前因以命駕。豈大寒而方衣。茲物理之必至。又何資于發微。吾家不遠。可跂可奔。解我簪紱。卽吾蓬門里閈。雖異室廬具存。稱所有以取給。尚奚擇於絺樟。課童僕以供役。玩幼稚而開顏。將有限以加節。冀無適而不安。從賓客之麥戶。任風雨之當關。足可及而必到。目可盡而必觀。非梁燕與庭鵷。孰朝往而暮還。寄終日於冗冗。絕妄心之桓桓。歸去來兮。聊隨緣以遨遊。何吾鄉之必歸。姑稍足而無求。等天地于逆旅。曷此樂而彼憂。有客過門而問予。何不返乎先疇。羊腸縱轡。夜壑移舟。空斷梗之因風。昧死狐之首丘。但俯仰以託物。徒上下以通流。予旣謝夫不敏。願進言而少休。已矣乎。候蟲以其能知時。禍生有住神豈留。羨其可久將安之。焉用必歸去。自修乃其期。想荒蕪之云鑒。時載耨而載耔。幸濫然而無着。遂寓懷於此詩。豈前人之敢及。庶知予自信而不疑。

朝中措　望新開湖有懷少游用樊良道中韻

新開湖水浸遙天。風葉響珊珊。記得昔遊情味。浩歌不怕朝寒。　故人一去。高名萬古。長對屏顏。惟有落霞孤鶩。晚來依舊爭還。

又樊良道中

敗荷枯葦夕陽天。時節漸闌珊。獨泛扁舟歸去。老來不耐霜寒。　平生志氣。消磨盡也。留得蒼顏。寄語山中麋鹿。勿雲相次住還。

臨江仙　江東人得早梅見約探腊且訪梅所在同攜殘管就賦花下

初破曉寒無限思。融融臘意全迷。春工從此被人知。不隨蜂蝶。長伴玉墀低。　標緲雲間應好在。盈盈淚濕征衣。背人偷折向東枝。清香滿袖。猶記畫堂西。

又句見調因次其韻　柄中存之以長短

病裏不知春早晚。驚心綠暗紅稀。起來初試薄羅衣。多情海燕。還傍舊梁飛。　瘦損沐文誰記得。空將鴛臂頻圍。眼前多是去年時。不堪追想。魂斷翠樓西。

蝶戀花　席上代人送客因載其語

簾外飛花湖上語。不恨花飛。只恨人難駐。多謝雨來留得住。看看卻恐晴催去。　寸寸離腸須會取。今日甯甯。明日從誰訴。怎得此身如去路。迢迢長在君行處。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四

贊

觀世音贊

大慈大悲大威德。補陀落山住孤絕。三界輪迴苦熱惱。一聞我名自清涼。名雖可聞見不得。隨所建立卽如見。施者受者不退心。常如心在光明裏。

維摩居士贊

毗耶離城。此去幾許。一覩慈光。如到其所。八萬四千。翻風駕雨。枯者卽榮。墮者斯舉。周徧恆沙。了無一語。

慧嚴永長老贊

我昔同登法雲地。道場不異耆闍山。指出後身自在通。當日曾聞新受記。秀眉明目壞色衣。誰其寫作比丘相。只這便是紫金容。在在處處咸恭敬。

西庵琳老眞贊

西庵老人。誰不贊歎。東轅西蹊。路頭坐斷。維三昧力。化身千百。北雨南雲。青天霹靂。豈待形容。何處不見。須知鬧市裏。便是百草頭漚。

常州鷹福瑁老眞贊　并有梅甚古。

無形而襲人之鼻者香。不謀而同人之舌者名。名因香而及遠。香因名而有聲。然則紅梅老子。固如是乎。

關投明卽明。隨波逐浪應物現形。夫是之謂驢手佛脚。了眞得無學於保寧者也。

雲門大師眞贊

織得蒲鞋無脚着。大雪漫州卻伸脚。賸人枉了三則語。傳家只用一字錯。至今兒孫滿天下。伸頭縮頸如鸛鶴。振轉背而有商量。學得馬騎被驢撲。

雪峰眞贊

衮毬輸了一隻脚。答語失了一隻眼。卻將兩隻殺人手。不是撈蝦只摸蜆。踏翻船子月是誰。撞破烟樓如掣電。樹倒藤枯笑呵呵。春光更覺家家遍。

晦堂寶覺眞贊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是爲極則。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隨所運用。莫非方便。在邇求遠。知深昧淺。頭上安頭。以口爲眼。以相而現。略無異同。一有所扣。則隨擣鏁鑰。不我契。漫爾形容。稽首導師。如日方中。

李太白贊

龍不可手。虎不可縛。矯矯世路。彼自清濁。醉遣脫韁。執貴執賤。弄月滄波。萬頃一線。圖畫如好。雖曰糟粕。書之超然。鯨尾欲捉。

姑溪自贊

蒼目以遊于世。鐵心以踐其志。有時端委以卽事。忽爾賣劍而買醉。豈所謂逆行順行。莫測者歟。蓋得之自是不得。是以聽天命而已。

又

偶乘扁舟。一日千里。若遇勝境。終年不移。故能屈御手調鬻而親餉。命力士脫靴而不疑。予私淑諸人也。故欲與之同歸。鴉然于思而不售。羊然遶頷而猶凝。人固欲其售。爾謂之癡。他予方遊戲以隨時。

李伯時畫姑溪濯足圖贊

濯余足兮寒泉。振余衣兮古丘。洞胸中之滯礙。眇雲散而水流。訊此行之非禍。乃造物之予休。

董曼老畫姑溪贊

野老形容。公子刷研。謂俗則數珠掛于臂上。謂生則髭鬚滿于頷下。以我爲牛。則爲之牛。以我爲馬。則爲之馬。不妨隨俗流通。何必分眞辨假。

李伯時畫馬贊

飲不以鼻。投不以趾。雖夢亦然。理自應爾。吾師東坡。嘗有是語。天機所同。維伯時父。東坡形容。伯時位置。曹韓少陵。俱落第二。吾私淑諸。恨隔九泉。筆頭落處。幾至潸然。

銘

歙硯銘

琢玉待月。惟點之珍。洞路下求。匪人能因。謂物必致。有燥有潤。一概之墨。其質始信。彬彬惟覺。用發其藏。文心繡口。波瀾焜燁。無窮方習。無斁所長。物與人俱。靈辟之張。

嘗塗硯銘

青山之英。采石之靈。上凌汗漫。下爲堅青。磨礲八極。包容四溟。爛若星日。隱然雷霆。揮灑之餘。沾丐後生。永寶用之。尺璧可輕。

丁希韓圓硯銘

潤如玉。圓如盤。承以鼎足。貯之孔安。爾書鍾王。爾文楊韓。濡毫其間。弗養爾顏。

甯先凝福院鐘銘

於皇惟覺。務施之博。肆及大聲。以時而作。朏昏不驚。無隱不擢。一聞其舉。振滌踴躍。猶闇逢燈。如病得藥。下徹幽冥。旁周廣漠。溶哲吾君。乃眷忠恪。薦之焚修。爰命爰爵。肇自何方。表以傑閣。念往既深。圖今尤卓。去識弗昧。孝思永託。普蠲有情。同資利樂。

廬山承天羅漢院第九代南禪師塔銘

師一日晚沐浴。次日早更衣。升座白衆。既歸方丈。卽跏趺而逝。其語有劍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之句。實紹聖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也。時氣候早熱。居五日乃就木。儼如平時。傳聞四方。爲宗門希有之事。異時師友人上饒子章過余于京師。與之遊久。且相好也。有間出其所述師出處經行大略示余。余讀而壯之。茲恨師不得而見也。已而從余求銘。將刻之石。以詔未來之日。嗚呼。師既不得而見矣。其示寂之際。能結信心者如此。其住世抑揚者又如此。余銘其可辭耶。師諱系南汀州長汀人。姓張氏。甫十歲。告其親。願從學佛者遊。久之。方得請。既去。凡三年不歸。其親思之。因攜酒饌就見。命其師同爨。師怒亟請徹去。曰。汗觸伽藍。罪入無間。親與其師。皆有愧色。其後偶庭下初植柏。秀茂可愛。師以一頌示其師。師始異之。遂不復以世諦事累師。尋得度受具。戒臘與其屬海評營所事。忽流涕語評曰。吾佛有出妙世法。而我與若。反局促于名相間。不求自利利他。以達究竟。斯有負于一報身矣。乃相與徧參善知識。初見開元、潭、又見隆慶、開仰山、偉三人者。一時之所臻湊。皆謂法師器也。雖降意延挹。而師終不契。獨于開元。賦中秋月頌。會中有百餘衆。悉爲之斂衽。晚遊湖湘。入道林。元祐之室。然得蜜符心印。自是不復遠矣。祐、邊羅漢。師超據第一座。祐命立增。就學者日盛。祐退席。師遂繼之。時年三十有九。原缺年學者至頃東南。又以其餘力。揀原缺陋原缺陋洒若未及者。皆一新之。壽四十有五。僧臘二十。原缺奉全身建塔于院之西。昔師與海評原缺遊歷。同院惠深者。夢二大蛇。一角黑章。長各數丈。遶院三帀。騰躍而去。黎明師與評別。深以所夢告。且屬之曰。二子善護持。他日吾門龍象也。後評住開元。與師相鄰。俱得名叢林間。號廬山二龍云。

銘曰。作如是因。得如是果。只如是行。成如是事。于大摠持。證如是義。不漏絲毫。不落第二。亙古亙今。普天帀地。若乃動着。不雜紛碎。所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嗚呼。如是如是。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五

序

歐陽文忠公別集後序

蜀人梅贊公議爲滑州得殘稾數紙。文義粲然。而不知其所自。以類訪之。得十八者。又數十紙。問諸所自。亦莫知持歸以貿於公。公曰。此我通判滑州時舉書。偶至於盈紙。不意流落猶在也。文章猶日月之在天。莫不冒其照臨。在地則水火也。萬物必資於以給。其可一日而無耶。故其隨得隨散。天地不能藏匿。而在在處處。必爲神物護持。公嘗語人曰。筆研。我輩假以寓其趣。凡有所當寓。當隨其所命意。紬繹展轉。而見於筆下。不獨學書。因而可以增益其所未到處。久之。斯可樂也。蓋公之自樂者如此。故每見於翰墨者。皆抑揚頓挫。可以爲學者師法。信所謂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也。汝陰王樂道。與其子性之。皆博極羣書。手未嘗釋卷。待公家集所不載者。集爲二十卷。余幸得而觀之。遂以嘗聞人所誦公之言。以記於後。亦足以告夫學者而爲之勸也。政和四年三月廿三日。趙郡李之儀書。

仇池翁南浮集序

元祐末。予從辟中山。實東坡先生幕府。後先生到官。先生謂予曰。子近離京師。時事如何。予對曰。必有所更張。先生曰。有所聞乎。予曰。無所聞。以意得之爾。先生曰。何以得之。予曰。是固不離得。蓋平日未有爲先

生言者。先生曰。人有言我未嘗不聽。我豈拒人者哉。予曰。先生固不拒人。而人自難言爾。又曰。願爲我言之。予曰。斯言近述。而不免謂之有二心。挾二心以幸其術之必售。是可陳於先生長者之前耶。此人所以難言。而先生所以無從而有聞也。且垂簾共政八年於此。主上未嘗可否一事。諸公奏行。將太母之令。太母權爲正。而正固在位也。其未嘗可否者。蓋退託而有所待也。方其政之在我也。豈無捨其舊而求同乎我。或有所不納。既不得同。必退而爲異日之謀。今日乃其所謀之時。以八年之所待。則聖志固已定矣。一旦羣然而進。如所定者。十有八九。欲不信渠可得乎。先生曰。太母受先帝顧託。保佑聖躬。主上孝養不匱。承順盡道。共成先帝之志。以圖至治。故八年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但恐不與其事者。或有所不知爾。又況人各有心。其可得而同耶。予曰。先生父子弟兄。超自窮遠。文舉業論。流布四方。莫非據古而切於事。比立朝。遂將力行其所言。雖見險猶不止也。今日之事已可知。然而君子消息盈虛。與時偕行。盍居易以俟之。先生曰。子之言是也。又曰。自是與子相從之日益難。（以下一百一十字原缺）形器中可得而議也。其緒餘土苴。則縱橫造次落筆。皆爲人所取。所到之處。人人得而有之。海熟而珠富。山輝而玉出。凡所採擇。並皆滿足而去。是以殘章斷簡。片文隻字。侈如前日之家有藏也。蔡君家世鼇轂之下。軒輊無所系。而能以退爲進。父子之間。自爲知己。獨於先生南遷已後。所見於抑揚者。博訪兼收。所較他日之得爲備。吾友汝陰王性之。實與討論。仍爲手自鈔錄。總若干篇。集成若干卷。性之將適宣城。道太平。蔡君以書幷其總目。因性之以相示。邀予爲之序。先生即世十餘年矣。門人之在者無幾。方其南遷。予適在左右。而又疇昔相期。蓋有獨得之重者。予雖老且病矣。而承顏接辭。表裏相盡。凡在今日。固莫予若也。因以予所遇本末。幷論次之。乃世所未知者。是亦先生之志也。

題跋

跋東坡諸公追和淵明歸去來引後

歐陽文忠公謂詩非能窮人。殆窮而後能工。人知誦此語。而不知其工果何在也。及觀淵明之賦也。其窮可知。皦皦數百年間。如孤雲之遊太清。見者莫不引睇。將欲與追逐先後。豈復可得。東坡平日自謂淵明後身。且將盡和其詩乃已。自知杭州以後。時時如所約。然此語未嘗載之筆下。予在潁昌。一日從容。黃門公遂出東坡所和。不獨見知爲幸。而於其卒章。始載其後。盡和平日談笑問所及。公又曰。家兄近寄此作。令約諸君同賦。而南方已無魯直、少游、相期矣。二君之作未到也。居數日。黃門公出其所賦。而輒與亭強。後又得少游者。而魯直作與不作未可知。竟未見也。張文潛、晁無咎、李方叔、亦相繼而作。三人者雖未及見其賦之則久矣。異日當盡見之。以是知窮而後工者。不爲虛發。歲宴秋日。周智臣以此紙見邀。云必滿軸乃已。因尋繹所得者。次第書之。而不腆之作。遂託其後。眞所謂淘之汰之者也。政和元年八月二十日。

雜題跋

作詩字字要有來處。但將老杜詩細考之。方見其工。若無來處。即謂亂道亦可也。王舒王解字云。詩從言從寺。寺者。法度之所在也。可不信哉。近得蔡天啓句法。頗得其趣。嘗記其一聯云。草長蝴蝶狂深見。與盡

黃蜂欲退飛乃穿花蛺蝶深深見與六鷁退飛過宋都也然用之惟在不覺若覺則不工矣

又

晉右將軍王逸少善草書爲古今之冠嘗爲越州內史永和九年三月上巳日同子姪輩遊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各賦詩爲樂遂製游蘭亭敍辭翰精絕爲世之寶後唐太宗泊玉華大漸語高宗曰吾有事語汝汝必從之高宗涕泣引耳而聽曰吾身後得蘭亭陪葬吾無恨矣唐末亂離賊發諸陵唯取其金玉軸賢書畫復落於人間皆摹刻失眞遠甚唯長安薛眞極爲精絕

偶述

胡文恭公知蘇州將公希魯致政歸文恭昔爲諸生嘗學於蔣公因卽其居第表之爲難老坊蔣公見之愀然曰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夸者非所望於故人也願卽徹去文恭愧謝欲如其請則營繕已嚴乃資其嘗獲芝艸之瑞改爲靈芝文恭退而語人曰識必得而後遠達蔣公之德蓋所畏而其識如是固無足疑其如非吾所及也范忠宣公薨朝廷賜其墓碑之額爲世濟忠直時唐公君益知潁昌爲表其居爲忠直坊忠宣之子子夷子默告君益曰公意則誠厚矣此朝廷所賜施金石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子孫之傳則可若通塗廣陌泛爲往來之觀變動流俗褻事體不同君益曰此官司之事也君家何與子夷子默曰然先祖先人功在朝廷名聞四夷何待此而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識者所當恥異時不獨吾家取笑於人於公亦不免指議流傳寖久不知意之所命則是非混爲一區故不得不力請予適官其地亦以蔣公之語告君益遂徹去子夷子默輒相謝曰荷公爲助復笑謂予曰凡以技能物貨自營圖授於人則多曰元本某家至於假供御供使士州爲名者殆與以上十六字原缺一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故與禹稷同道當時未聞表其巷爲何坊今在處以松恩相濡聞亦有之然槩之以理義則廉恥之蠹況自營土木取之在事者一時言端句末竊以爲名而使在事者不得而從之者乎

書樂府長短句後

器之上人好事不立畦畛所到人多喜之喜收予書雖造次必錄無擇藏害歲杪夜長燈暗輒以此軸見邀如醉夢中隨智臣口占隨得隨書不覺軸盡又以歲月與其會人及其他見邀云將爲異日之觀時大觀四年十二月十日夜釋寶之周智臣葛大川釋子長樊聖可幷器之與予也人雲際院東房火積中記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六

手簡

與王樂道工部

皇恐上啓樂道知府鈐轄工部盛暑恭惟鈐閣燕休尊體動止萬福流落衰緒藉借光明苟安氣類之末尙窘異地未有親依之幸春言欣慕實在疇昔而強毅爲實上極墳典旁綜該載如探肘後物釐聖符契以達於論辨參決之際雖劉向揚雄號爲深博度長絜大其在下風亦久矣顧所期之如是乃一識面猶不可得則蹇薄何堪分同靡艸以死與言至此悵然不知門第越在數千里之外也何時竟席鄙志向往尤不能已

又

自獲通問記室遂欲接武申敍時冀參承之慰家難之際養生所資萃於一力而得哺之急舉在太平奔走飢寒之水火不知風濤鞍馬之勞者累年於茲用是素計不復少振漸復所期但深愧詘專介戾止恭被翰墨之賜惇厚深密眞有意於推挽殆將進於交遊之後感復繾綣但有其愧而未知所負荷也庶幾附驥尾託騰驤之使萬世之下不失附見之幸臨筆倍劇傾遡

又

碌碌既不得申記府之問。日幸遷召。舟行便道。獲承款席。伏讀來誨。乃審受代不晚。徑由陸裝。以趨對陛。此志又阻。其懷可知。婆娑魚鳥之鄉。今已老矣。杳未有參見具之涯。歸之報地。尤劇喟咏。然物有必至。亦有時而不可已。則安知君子之庭。無不肖之迹耶。向風悵然。病者之側。語其次。復修染。簡率之甚。千萬加亮。

又

私覺蒙罰。禍延長子。老境孤露。尤覺其酷。日者。聞其補吏節下。不獨驅策是依。而動容周旋。得所矜式。求之昔人。不待易地。而劇破至教。其幸過豈易得哉。旁暨衰晚。資其寓祿之便。欽承旦暮。則歸頌見畀之德。日有羽翰不傳之望。一旦失之。其味當不待講而後喻。行閱歲矣。至今一念及之。不覺酸鼻而天性之感。乃其一也。伏蒙哀惻。別紙慰藉。仰銜勤款。哀毒滋甚。孤遺逼歲方歸。碎小滿前。生意不絕如綫。七八日來。又次孫得疾甚危。上報殊不遽意。可量愧歎。

又

伏承目疾頗爲梗。乃平日討閱之過。中年已後。理自應爾。然最難藥。而北人嗜麵食。江上卑濕。不得如是。老拙比苦之。固無平日之過。特憂患悲惱所乘。僅分三四分物。日虞其非也。若稍近北。當差勝。椒與附子、青鹽三物尤佳。嘗試之否。又巴戟枸杞、菊花亦古法也。想已得之。

又

久庇後塵。尚未得一從披寫抑揚之奉。然炳如星日。常在歸仰。而滄溟之所納。山岳之所容。一介之微。獲與棲託。亦不在衆人之後也。顧焉異地。日咄咄見逼。則相期之素定。有周旋之遇。已否將來日是圖。遂委於後緣。所害也。悵然此懷。何以爲況。春寒未解。日來燕居。曾履何似。造物者固有付予。所得者自有定分。而君子出處。乃係於一時之低昂。要皆不在人爾。竊計裕處有經。日有美況。何時一笑。以了已往未來之事。向風可量。依邑。

又

自承歸闕。遂還舊物。僕次修馳。忽匆匆不逮。久之。聞倫類中有所異同。以至動搖翻覆。卒至投杼之疑。初不謂然。既而果不我詘。輒爲之失聲愕眙。罔然無以爲言也。逮性之相見。乃審超視廓容。略不以毫髮經於後緣所害也。悵然此懷。何以爲況。春寒未解。日來燕居。曾履何似。造物者固有付予。所得者自有定分。而君子出處。乃係於一時之低昂。要皆不在人爾。竊計裕處有經。日有美況。何時一笑。以了已往未來之事。向風可量。依邑。

又

自承歸闕。遂還舊物。僕次修馳。忽匆匆不逮。久之。聞倫類中有所異同。以至動搖翻覆。卒至投杼之疑。初不謂然。既而果不我詘。輒爲之失聲愕眙。罔然無以爲言也。逮性之相見。乃審超視廓容。略不以毫髮經於後緣所害也。悵然此懷。何以爲況。春寒未解。日來燕居。曾履何似。造物者固有付予。所得者自有定分。而君子出處。乃係於一時之低昂。要皆不在人爾。竊計裕處有經。日有美況。何時一笑。以了已往未來之事。向風可量。依邑。

又

久庇後塵。尚未得一從披寫抑揚之奉。然炳如星日。常在歸仰。而滄溟之所納。山岳之所容。一介之微。獲與棲託。亦不在衆人之後也。顧焉異地。日咄咄見逼。則相期之素定。有周旋之遇。已否將來日是圖。遂委於後緣。所害也。悵然此懷。何以爲況。春寒未解。日來燕居。曾履何似。造物者固有付予。所得者自有定分。而君子出處。乃係於一時之低昂。要皆不在人爾。竊計裕處有經。日有美況。何時一笑。以了已往未來之事。向風可量。依邑。

又

伏承目疾頗爲梗。乃平日討閱之過。中年已後。理自應爾。然最難藥。而北人嗜麵食。江上卑濕。不得如是。老拙比苦之。固無平日之過。特憂患悲惱所乘。僅分三四分物。日虞其非也。若稍近北。當差勝。椒與附子、青鹽三物尤佳。嘗試之否。又巴戟枸杞、菊花亦古法也。想已得之。

又

久庇後塵。尚未得一從披寫抑揚之奉。然炳如星日。常在歸仰。而滄溟之所納。山岳之所容。一介之微。獲與棲託。亦不在衆人之後也。顧焉異地。日咄咄見逼。則相期之素定。有周旋之遇。已否將來日是圖。遂委於後緣。所害也。悵然此懷。何以爲況。春寒未解。日來燕居。曾履何似。造物者固有付予。所得者自有定分。而君子出處。乃係於一時之低昂。要皆不在人爾。竊計裕處有經。日有美況。何時一笑。以了已往未來之事。向風可量。依邑。

又

去夏意外喙來。以至他州就對。閱歲不得安居。實因自貽。然其說亦甚長。一觸吏議。不無流傳震駭。嗟悵閔笑之及。其於門下。則玷況多矣。本不作竊祿計。今遂一意田畝間。依稀優游卒歲之適。錙銖上下。愈覺命輕而思重也。但參侍益不可期。其念宜何如哉。尚冀糟粕形容。不間郵驛。高明頗謂然否。

又

比遂高志。想只安汝陰舊居。或謂將徙安葬原鉄原鉄慕之寄。卽吾家也。要之首丘之義。終不可忘。爾文、周翰、暨相從必甚款。趙德麟亦聞生事稍不如舊。復有出仕意。審能否。第恐未易出也。叔弼止此。叩天何及。盛德之後。乃爾。其竟有所負耶。當在其後人也。彦立明君。爽蔚有典型。不相見十五六年。必甚進。更在閭里先達君子。勉成之爾。自餘故家風範。固不乏。每悠相見其勝也。

又

性之德愈修。學愈進。詞筆其緒餘。而自可與前輩並驅爭先矣。鍾慶所貽。與夫德履相踐。固無可議。特爲高山流水。下倍增仰。而萬里必知其無窮盡也。過此一相見。遂約爲宣城遊。臘前已爲之具行。而輒爲日前一事見止。聞侍下暫欲其歸。將復來。此比亦決爲宣城居。日幸其相款也。侍下固不乏人。然冰玉相輝。更能掖慰公衮之同。亦自不惡。而私淑拳拳。於是爲重。

又

得罪固荷寬典。亦無足道者。特介於一二非類。適在居處之地。用是或興醞釀。或接便覿皇。以徼其陋。初不謂人中乃有是等輩。然後禍何可得。而輒乘勢以逞。非我厄會與同。未應至此。見力圖他徙。以避其穢。度性之必能詳悉。佩服情炤。因寄一歎。

與王性之

六年南北。聲問雖不乏於耳。然志同氣合。亦不待旦暮諄諄。乃能詳悉。其如人各有所懷。非促膝握手。是非可否之往來。則渠渠厲增益。相投於莫逆之遇耶。以故邑邑。左右常若有所負。不圖便道。遽叨少款。計所願得於別後者。固未能自慰。但一見豁然。如瀉積水於千仞之上。而注之廣莫野。殆將何人以遏之。則其爲欣幸。可勝道哉。既別則遂欲作書。事至輒新。勢不免改觀以對。適爾未及。蓋非獲已。專介被問。恭審日來起居佳勝。欽佩繾綣。未易咫尺形容。曏昔之所期者。徒有愧於難堪也。引詠惓惓。臨筆倍深約結。

又

罪垢自汙。有玷遊奮。恩與過厚。獲老丘園。餘生幾何。未易負荷也。但適有值一方之任事者。早不測其著意。一旦借此以逞。幾破我家。固彼不類。既有意。又平日一嘔一笑。皆在他人。則爾後不得不慮。其勢殆不容一日安此。徙居之心。正如烈火順風而來逼。又況冰玉欣慕之素耶。雖委一親戚。至之初。甚慨然。比再遣人來。決有報。若猶豫。止候粗得一蔽風雨處。卽命途矣。願親之切。以日爲歲。

又

改歲已兩月。尚未及一通問。不惟疎意可愧。而跧蹙自窘。不應於左右。如是向往之私。茲劇繾綣。雨甚加寒。日來恭惟動履清勝。目前事尤如蝟毛。然一力支持。惟知勉強以對。而參承之計。以故差池。深有負於眷遇之素也。其諸非會晤不展。臨紙倍增詠。

又

比奉問已三四日。尚未知果得麈控已否。專介遽祓手筆。委論勤款。如接更僕。衰茶何堪。晚得陪勝遊。遂蒙相期。若昔之投分。始終不渝。猶金石交。而每謂不足以負荷。乃於是眞若他心通者。得非誠意密契。冥冥自有以符之也。佩服之深。滋畏山壓。繼而增鹽來。亦聞公衮近信。高明行李。既獲豫知。而公衮亦旦夕可以相見。喜慰固不能勝。而策之甚疎。亦不爲愧也。

又

自有遷居之意。宜城勝麗。夢寐不捨。尤盡見樽俎談笑。揮毫凌鍔。朝夕雲烟杳靄之間。而又人物相先後。不減東晉盛時。未論得見之爲榮。遇而一念所及。恍如仙去。方且力自策勉。冀得於一兩月中。不圖高明。驟有行色。豈衰蹇不類。造物者固不與之全耶。良自感歎。

又

比得之公衮。乃審促歸甚至。堅確。雖妄意必從此來。而所聞程約。近在半月。日間公衮亦云。此月十二三日可復過此。日夕企佇。杳不得耗。竊謂宜與金陵別有捷徑。恐公衮由之以歸。而性之亦從此往矣。亟作書并上尊府書。將專遣人特達。邂逅涇縣有歸使。顒的。卽以委之。定能不沉墜否。拳拳系吝之私。玆可量已。

又

伏蒙寵示近詩。開緘已如關室得燈。已而申繹諷詠。端若躁出沸鼎中。而清風四來。醍醐甘露。相繼沾沃也。欽承有自來。至此尤覺逸翮愈遠。而高步岌岌雲霄之上矣。追逐瞻望。其何能及。擊節之餘。益數勝流。周旋妙晤。日有相契。景向妍咏。尤不能已。比亦以俗諺撥置不遑。輒時時自投僶俛。方呻吟時。似有可意處。殆錄出。則反令人作惡。固願求教匠手。特以老倦。勝染極艱。徒有愧於憂忘也。

又

叔弼云亡。固當致弔。而彥立平日尤厚。德麟雅好。亦願詳細作書。周翰中間得一書未答。蔡致君父子。不止當作書。亦作答數書。須稍情意鋪敍。力輒不逮。更俟乘行李未到間。試勉強也。

又

不作書咨候。已復踰月。日計命途。遂參武周旋之勝。竟爲猥瑣憑凌。而其勢無異拔山。行止非吾所能及。良自喟歎。公衮暮夜過門。如夢寐間。青都紫府。羽衣玉節之接。所謂得纔數十語。纍纍淪肌浹髓。靡不使人心醉。亦無異寶笈珠囊中所紀。而斗覺烟崇翁蔚而來擁。老境何堪。殆是一報緣地。鼎然遽有所期遇也。侵尋所自來。固無功行可資。特吾性之極力挽引。乃茲妙契。其爲感幸。但深未易負荷之愧爾。以故尤恨杖履回旋。几俎雍容。可與同而輒自窘也。春物爛發。故都登攬。是時桓謝風流。沈杜雅致。參決先後。以寒吟笑。日來爲況。當復何似。或開朝夕遂還侍下。得是信罔然。幾不知所遣。既而又聞涉秋復來。則收之桑榆。猶有後緣之託。尚冀行李順途。庶諧一面之慰。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七

手簡

又與王性之

卜居初荷委曲。勢須身到。乃契高義。比既差池。姑俟及門。方能披寫。遂日幸一日。亦不廣蹭蹬至是也。公衮來。一席間十之三四在是事。縷縷細繹。無不飽足人意。使其自履之。亦未能必爾。於是又知先爲之容。非咫尺可以喻。歲月終或出月度。可以成行。是時行李。必已遠矣。緒餘參期。豫深留滯之歎。既歸侍下。涉暑未必能遽還。定無搖落之初。必有近耗。或遂過此。猶及面敍。

又

去臘已問途。爲路西田訟。特見及。遂遭挽熟迄今未見其歸。非身與之對。則不無噬臍之慮。是乃如拔山者爾。詠懷登高。臨遠。晦明杳靄之與俱。而窮探力取。祕奧幽深之必索。又復人物所同。莫非氣類之勝。付畀薄厚。固係於人。似是一毫髮不容妄得也。每念及之。但嗟惜自悼而已。其傾倒追逐。已成一方極則之事。異時猶擊節以乘其後。或能俛俛次第。以副都人流傳之託。是老境之幸也。如何。

又

日者稅鞅。適幸密邇舍館。曲記不遺。屢枉存顧。薰然相予之意。歡若平生。盧往實歸。所得於抑揚間亦多

矣。少別遽復改歲。江上晚寒。不審日來侍奉起居何似。盛義不可忘。特未有旦暮參承之地。瞻望門庭。倍深馳邈。

又

傾向門下。非一朝夕。衰頹不類。分從所無聞。以老瞻詠一時人物。如隔世外君子。何緣得之。乃先存顧周旋禮意之厚。遂欲收之。以託氣類。感遇固無以自名。其如應接不暇。無異放舟剡溪。一何齷齪透邃千里萬露之多耶。愈叩愈無盡。庶幾桑榆終在末軌。

又

頃得高文幾至成誦。常謂德與俱進。每歎奔軼絕塵。不可得而企及矣。儻辱未忘。盡畀副本。使得諦味矜式。其眷契成就之賜。雖老矣猶知興起也。自到江上。筆研幾廢。縱有之。不足浼匠手。姑俟編錄。以投至鑒。庶蒙不屑教誨。或有以上副也。

又

向自當塗歸。道逢令兄。方知行李尚留滯東陽。尋欲專遣人咨候。閑中無得力竟爾阻語。遂約少回歸軒。且復不契念之。殊不自堪。蔣山清老歸來猶未得一見。然聞前日酌客賦詩累日。甚恨矣。此況於今(原缺)誦之。近著想已滿篋。固未敢率易有請。萬一流傳一二。使得咀嚼以滌沉滓。似未峻阻也。老倦下筆。往往不復如昔。雖伎止於此。終當謄出以幸指教。曾詩亦未檢得。併須別營專便。次見亮。見亮。

又

比幸披展。適以秋成。急於寇盜之至。曾未得博探力索。少慰欽慕。別來罔然。爭追訟何及。車馬留東陽幾時。先約王元均父子俟歸途之便一報。當遣人屈致。以幸莊居。累日之款。竟不相副。良自感歎。村落間了目前事。尤不少輟。欲作書咨候。不止無使。亦無斯須好況。竟辱枉教。而不腆弊志。遂落第二。其愧何以爲控。稠重十餘幅。字字皆警策。不謂晚節有此勝遇。但無以仰對遊不遑爾。乍歸又當改歲。人事如蝟毛。然未果詳悉具報。續當馳謝次。

又

日俟私故少休。一尋訪戴之興。因以識荊州之面。春晚可期。未應有是幸會。已否金陵。無名廢日。尤非老境所堪。但遲暮可虞。求田問舍。不無荏苒爲妨。欲焉此懷。一念及之。不覺汗下。恭惟定省之餘。圖史環擁。從容古人感慨之際。旁揖勝麗。以永佳趣。雖江山不足以契雅懷。然上游之據。皆當日名流登覽之餘。陳迹班班可紀者。按舘輿俱。其味宜如何哉。尚阻追隨。臨筆倍深依向。

又

久不通書。固非得已。當舟車會通之地。而藐然情不接於上下。以不接之一身。而應日生無窮之事變。加之衰疲憂患之餘。其得一出入息爲可休耶。而樂者耶。坐跂勝晤。但時時擊節賞歎而宣心寫妙。不能回於筆下。此非常情之所及。僅自知而感歎爾。高明渠得而諒哉。忽披手示。累幅恩勤。方營醫奪死。號噭哀

祈之際。申紙一閱。瀟然不知烈日流汗窘蹙之在我也。細繹所命。愧不自容。其降意俯求。固知虛以受其來。若谷若不足。皆未易況之。而施之非據。祇劇慚衄。大暑不審日來定省講習之餘。起居何似。病者偶不死。今猶在衽席間。太平舉棐几尺用工。又復秋收。是時非身履之。皆不能濟。行李在問。念一到其地。無復修馳之暇。草路申敍。仰冀矜炤。執筆不覺氣長一丈。

又

伏蒙寵示所集六一翁遺文。幷蔡君書。與其編次東坡老南遷後詩文總目。且俾附名其後。及序其前。皆巨題也。固當以不敏求免。然二公不可忘也。每得其緒餘之傳。無異自天而下。況探索討論。超出物表。非豪傑之勇。畴克爾爾。輒勉強索課。錄呈左右。爲用則不可。但此遇不易得。其高明之賜。其可虛耶。所留背軸素紙。適茲紛擾。未敢下筆。俟至宜城。或能乘興。亦恐斤斧不棄。未爲定稾也。別集三册。總目册背軸一卷。同元帖護附。來介持納。幸祝至。

又

投分高明。每作書。卽欲巨細布之。以故尤不得閒。於搶攘之地。仰佩見賜。倍深愧歎。詩軸日置几案間。不自得。則必一一歷目。擿其成誦者。呻吟以自寬。非特爲我矜式。實一時之良樂也。比來撰述。必已充物篋。積以超軼絕塵之資。而當質父兄之間。一舉足便有數千萬之遠。況山水之勝。天下卓絕之境。適爲朝夕之助耶。早時妄意亡兒之養。獲奉周旋。雖癃疲已廢。尚意因見而悟。如有借於豐艸長林。或少振於躋攀騰躍之便爾。適茲見嗇。每念及之。但深蔚結。似非人力所能致也。何時一面。向風耿耿。

又

適方修記左右。崙使被問。垂諭周渥。感刻未易借況。伏審雨寒。起居佳勝。衰廢久矣。分同腐草。一旦頓回生意。則退之所以推譽侯喜之語。茲復得之。其佩服尤非所據。少頃。欽仲降屈(原缺)(原缺)(原缺)占敍。

又

天氣未定。於渡江(原缺)(原缺)(原缺)里。此固不可不避。就而私淑之懷。似物理有以見憐。故適投雅意所命也。慰幸慰幸。見徵拙語。實畏巨題。又諸作者。截斷路口。殆寸步不容進。更俟牽課。然亦未敢自必。於可以拈出爾。惶悚惶悚。

又

累枉教翰。愧不自堪。不獨光明頓回蓽屋。而組繢綵錯。縱橫焰爛。寒鄉未始有此也。慰幸何已。少間。悉惟起居佳勝。見徵拙陋。胸思幾不聯接。重惟推借之重。不退避。輒牽課上呈。姑奉一笑。不必留也。餘容面致。

又

早來欲作記。恐遂行。姑遣人闖問。已而知尚遷延。亟且繢繶。必未獲浼。徹遞被翰墨。委誨諄密。尤畏俯求之重。而衰茶未易爲據也。雨勢未已。道路艱梗。恐人力有所不能勝。更須留宿。以俟也。然黃山亦自虛嘯。早來。伏惟體況清適。方圖儇所肩輿。以奉佳趣。庶接臨分少款。以慰不能遣。忽報田間所積微米。水上被

衝注。窮餓之水火。不免輟以赴之。厄會凡皆類此。似是造物者。必欲見乘。詎可力勝耶。向風不覺氣長一丈。

又

破甑敝帚。噴復見錄。委曲終不忘。則定將何施。可以爲報。家間至於重復。豫計是行。似厄會已極矣。不然。安得平生所願。一時際遇。併得之如是也。墳山石刻。打未足。方欲理之。止有三本。幷羅氏表。同浼哲匠。餘者續附呈次。遺敍非所工。正賴詆訶。不妨筆次有以下及也。欽企欽企。

又

向承見徵跋尾。倉卒以奉來呪。不謂刻石爲寵。又煩背軸見及。展玩愧悚。尤佩勤眷。郡首守記。前已得之。該載詳盡。實一方之幸。紫烟之作。眞大手筆也。父子翰墨相先。異日想見丰采。豈小補哉。然題名正忠如束文在處。不免俗韻。劉貢父太學直講記。以爲脫洒。今日又高一着。可勝嗟咏。

又

衰遲久欲爲門下客。差池不契。竟茲淹晚。不謂愛下之餘。遽叨賞遇。雖桑榆何堪。猶幸振起之光。竊借以老也。日者遷徙所擇。實主於幸義爲多。尙爾牽制。蓋未始頃刻輒忘於懷。顧生固已弗類。而厄會見乘。初不計物理憑陵。乃至於是。天其或者饑餓空乏。使平日妄迷之誤。澡雪殆盡。而遂將旦暮親依。夔瓦礫爲黃金。則未定厭厭定能不愧器就之賜否耶。願見之懷。日以爲歲。

與韋深道

辱書。借米。雖李侯之義。不減昔人。而魯公之拙。則亦久矣。方時艱食遠近所同。非若藩鎭廬舍之餘。得借已出望外。兼蒙專遣津置。尤佩厚意。共審漸暄。日來體力佳健。獨力酬對。其來如雨。覩其理如蝟毛。須少就序。卽在左右。蓋無時不奉思也。

與趙彥強

相別逾年。初不知行李所稅。不得數具問。至深傾馳。忽辱垂顧。尤愧不逮。然遂獲奉晤。語有足慰者。晚來履況何似。切承暫寓客邸。無緣抵造。想蒙加察。未行。因出入無客見訪耳。

又

方作書。披手示。周盡無復遺意。而語妙句秀。欽歎不能已。其感慰不待言也。湖陰佳處。人物尤勝。三年欲一投足。竟未可得。比來無一毫髮系念。徑思問道。輒爲病留。良可歎者。聞仲權、仲常兄弟館置甚厚。彥強可人。處囘多甚。不惡也。力疾脩附。未暇詳悉。幸加察。

又

別後日覬軒蓋。遲回所期。不忘傾迾。自四月末卽病。奄奄如九泉下人。欲作一書。亦復不果。然亦未嘗辱寄聲。出處既異。雖在咫尺。蓋與數千里不少間也。念之尤不能已。大暑。不審日來起居何似。或謂已成久居計。隨遇卽安。要是樂處。爲不易得。所以去閭里。近墳墓。不屑羈旅。儻在此耶。何時遂獲周旋。向風耿耿。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八

手簡

與石端若兄弟

淪落不類下士。若與之比。而卓然儀容。乃獨收錄。遂得從容教飾。得者皆言意之表。佩服榮幸。固不得纏綿蓋已。期於必相亮久矣。於是方圖申慶。愧無以藉手。而大軸雄文。遽茲俯賜。稱意之隆。已不勝其荷戴。而屬詞典麗。盛哉。久不見此體制。眞燕許緒餘。常揚而降。以至楊劉晏宋。皆不足道也。得我矜式。滋有衰老後時之嘆。更當紬繹。以遊十篇。

又

久聞謁告歸。跂首而望。何啻以日爲歲。忽承舍舟。無異自天而下。頑閩就展。以涉冬徂春。奔走乍還家。又一番目前事倥傯。輒未暇及作書申敍。亦索於紛擾之際。曾未獲詳細差池。未蒙委報。向往之深。於是不覺猶豫。方周旋歲計酬對。遠近橫來之間。欲款門第。與再具書。皆復不逮。惟是拳拳滋不能已。忽杜專教。恭審日來。體力佳健。偶亡孫小祥。津置骨肉往金陵作佛事。脩布殊不逮意。仰覬加亮。

又

比者覩光稍款。方禮成樂作之際。想得於古人着意。命駕處爲多。博我未聞。方切跂詠。而乃牽制如此。可

勝悵仰。間審已具舟特如親膝。遂復相遠。我勞如何。衰茶止候。月初家人還歸。卽左右矣。纍顧致於筆下者。筆下亦安能彷彿。

又

不相聞未始許久。目前易成因循。不獨高明然也。其如老病杜門。無時不奉思。以奉思故。筆次不得無望望。來問遽貽。如獲款近。特達出於寤意。賚貺責己反輕約也。伏審日來動履清勝。或云不晚赴燕。設若在田間。必相失。如在月末當幸迎候。

又

適奉先所枉書。教誨戾叨復爲冒昧。然迹猶在赭衣中。而儻句褒予過甚。伏讀汗下。雖朋友之義。以得爲喜。其如茶茶焉何。塊未易負荷。謹留以永家傳。續當奉課上報。次不意禮意隆厚。非君子推借逾重。疇克爾爾。併圖爲謝。有愧倚馬。輒先布其略。

又

大軸貢爛。似一旦躋我於雲霄之外矣。末路有此幸遇。豈造物者憐其困躓之甚。故特有以振之耶。至於親寫美翰。濟以異國精楮。異數優渥。倍深慙衂。別容儛俛紬繹。惟其不能。故復見於此。

又

晚暑起居何似。習儀能必無事。比孫銘督迫。亦幸得於玉趾之便。輒往望那工夫一閱。恐有不穩處。幸一一見教。無相疎薄也。更有一事請益。先大門舉制策在何年。是時先進所業用舉者否。然國史中則天聖七年。特下詔用舉者。先進策論各二十五篇。命從官考定。而後召試。又記得曾讀先大門集中。已有進策論。此間無文字可檢。所見止是閣試六論。并御試策爾。無惜開曉。明出必早。幸過此早飯而去。亦貴少款也。閱畢。并周詩見及。

又

昨者承示佳紙。便當奉命。爲家中几案更移。未有下筆處。又惡字不相對。不免爲物所奪。欲少待脩造定畳作之。自使人送還也。必不敢瞻證。兼欲作書謝不遇爾。幸察孫銘而蒙斤斧。望貶付。欲遣其僕也。亦待換了入頭處。如何如何。見教見教。曾門是眞廟第一次策試。只不記得甚年也。錢子高謝制舉啓云。章聖臨軒。先臣首中奢明出震。李氏登科。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一門之內。並進者兄弟。以此可見。爾得先誌可考也。

又

今日得久若書。并置到海物。書中不說歸。早晚定來。但聞已請長假。則遂不復再至都下。恐是少躁。未應如是。必有家書到左右。專人何日回。切令至取報。柯山銘。獨樂亭記。偶作得皆不滿意。然不敢拈出。方欲附去。而從者適來。謹上呈。敢望斤斧付還也。恐須全篇不入用。尤幸諒告。則可以別作求教。乃見益也。至祝。至祝。

又

眷聚萬福。親庭必常得書。久若尙在京。何多日矣。若虛遂權作安主亦佳。何必去住自縛也。佳篇警策。但愧糠粃之在前。亦續再和奉呈次。盧居慊感。便望與等度施子良約月末到。亦不出宣城湖陰也。日來金陵人連有專人相挽。方納豫。豈可失吾友哉。次第宣城不成。周王二居到。遂爲湖陰老矣。但恐居成而昆仲超在顯途。頓失依附。儻百宜酌中。蓋未脩築間。日月尙久。盍圖其難繼也。

又

少間聲問。伏惟起居佳勝。衰陋叨蒙過辱。見處形容諄實。祇佩增畏。輒忘其鄙。而圖效管窺之報。遽叨過委。愈重不腆之負。悚息滋甚。職務薄遽。上阻披承系詠。尤不能已。後日投箸便可行。且何惜頃刻也。

又

今日偶食新蓼。發動小腸氣。適方小間。遂方得答。不遇書託人粘紙作圓封。未竟間。辱手示。感愧不已。又獲和篇。押韻至此。古人未知能到已否。東坡每於此尤留意。恨其人不得聲節驚嘆也。更俟莊間。聊作青脣一笑。明日千萬訪及。喫飯子去。

與友人往還

衰陋過目。延予不然之灰。乃有反天之焰。殆非人力所能致也。亂道漫寫。出時自爲笑。豈足溷瀆。更荷諸作者拂拭。皇恐皇恐。自非吾人未易至是。近到莊上。亦有十來韻首。隨遇隨應之語。未曾錄上。深恐散失遺忘。亂道册子。不敢不納。便告付還。候錄畢。再求諸君子指教也。孫銘亦在其數。元棄再上呈。其專人已行。報不恩書。更欲入一小紙。望速付及。腹痛未全止。殊草草。不恩詩未暇讀。續附納也。册子與一卷並領。只未收周詩爾。得在篋中。他日可讀也。

又

雨意未已。輒有寒色。適非其介。但嗜睡爾。美況從可知也。尺牘驟臨。如接超然之袂。豈夢寐中來耶。欣激可知矣。伏審已視職事。晚來起居佳勝。早晚可以瞻奉馳情。茲不能控。介還。草率展布。既謝先辱。且及不豫。知之愧。

又

早來承手示。脩以佳句。如淮陰用兵。多多益善。至其背水而陣。則其所謂變化若神。忽然雷轟雹散。幸郎之軍。不足破也。欽歎。欽歎。方爾牽課。偶一病。獲告殆。不免申官檢責。適方小休。和詩遂成。倚閭晚來。體況何似。早晚得以瞻奉。傾企。傾企。

又

晚來起居佳勝。今日幾似寒潮所薄。急作燥劑。進方少許。遽奉來誨。慰感無已。詩句殊不類累和之後。自是停斋有餘用之不匱爾。卻取追逐多見其不知量也。必多近著。不妨開發衰困。實深企向。白醪甚契。欣仰。初不知有法如此。方患元白倡用數果。錄以爲況。何幸如之。更先沾溉。尤不惡。頓爾垂涎。早晚可過也。

一笑。

又

天氣殊可畏。如物縈罣。每承遣晲。眞發吾覆。欣佩可知。伏審晚來起居佳勝。來諭益工。未易擊節。鼷技亦窮矣。遂欲稍歸地分也。一笑。一笑。然蹈海縱帆。亦將有去將何之之返。如何。白醪欽荷。定應蕪湖。去此遠近。恨縮地無術也。客去方館作荅。愧不時遣。

又

雨意未解。履況何似。連日爲兒女畏怖。不欲輒去。千萬保愛。

又與悟長老

霜寒。伏惟動履清勝。自承愛請。固知必由州中。乃行伺候。既到卽通問。遽先垂顧。感愧無已。行李定能幾日上道。無緣謁者。詣但深依向。穎昌咫界。純熟風範。與南方絕不同。正是一行道爲人處也。勉旃。永爲一方作福之主。與諸上人相會。幸一一致聲。作書不及矣。來春夏間。或得瞻禮。

與崇因長老

屏處不多與人往還。唯是世外高流。不廢欽揖。況大善知識。爲一時前輩者。常恨不能一一作禮。不圖幸遇象駕。聯步至於十三人之盛。而老師實爲上首。未諳得名之應。其巍巍堂堂。眞所謂星中之日也。別來蹭蹬。未果申敍。繾綣。遽勤專委。特枉翰墨。諭意甚稠。豈勝感戴。信後復不審體況何似。前履新正。更祈法壽遐遠。永爲四衆饒益。適作數處報書。未暇詳悉。別所解免。遂命僧持誦爲禱。且致厭勝。以祛其惑。連得二篇。發藥多矣。牽課艱拙。又爾搶攘。須至作隔年還債之計也。呵呵。來篇益妙。欽降不已。

與承天長老

早時屢叨。固知在處。必得相逢。累玆見契。自是因地有自來。殆非衆人所到也。既深慰幸。亦以脩信行。不爲無力爾。別後當作書申敍。初則偶爲事奪。次則家難遽及。蹭蹬奢緣。繾綣倍劇。敍系春晚。日來不審接物利生。體況何似。門如市。心如水。此是古人境界。後來亦有拈者。要是眞能如此。不知誰肯承當。已否稽首光明。可亟歸向。

又

伏承惠顧。特以專介墜問。長牋短幅。似於三門外見我定奪。是何心行也。諦咏周旋。且泚乎方廣之內。旣愧且深感泚。乏所固無。足道。但煩惱遽來。無力量可以負荷。徒有慊於道焰爾。尙冀因風。不忘發藥。漸暄門隨分優優。甚攀企也。圓祿足遽神於我輩家。似非其地。然不至疎失。驚恐否。方薄用祓除。誦經呪以慰安之。早晚少休。當期款奉不一。

又

稍疎相問。馳系可知。晚來起居佳勝。昨日蒙枉佳句。方作報。老革云。少故。急歸不相待。專遣一借兵。持拙語幷簡。徒手而回云。傳語謝簡更不答。固深疑之。自早。其人不來。因宿留至今。不免咨叩。得報。果前所陳

不達。今輒再錄上呈。過蒙委諭。悚。

又

適來附所遣持問。幷押昨日通問者去。對會沉失。方愧紛擾。面沐垂諭。幷枉和篇。皆青都紫府之語。尤愧非據。寄顏無所。伏審晚來起居佳勝。幼稚輩一起一倒。極無況。其謝疎略。想蒙深焰。

又

晚來爲況佳適。幼稚輩恐怖追念。絲疑相染。殆不知圖上記次。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九

行狀

故朝請郎直祕閣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贈徽猷閣待制胡公行狀

本貫常州晉陵縣

曾祖寂故贈太師沂國公

曾祖妣沂國太夫人李氏

祖宿故任樞密副使贈太師魏國公謚文恭

祖妣蜀國太夫人吳氏

祖妣魏國太夫人何氏

父宗炳故贈少師

妣平原郡太夫人施氏

大觀元年。妖人張懷素謀叛。蜀人范寀詣闕上其事。有詔置獄。既伏誅。乃迹其昔所經行之地。以賞以罰。而得其常寓蘇州通判呂淵家。寓時。能以其術自晦。而莫之誰何。獨兩浙運判胡公察知其事狀。將取以付獄。既覺。卽轉徙他州。公命勑淵捕獲。素邏逅得罪去輒已。以故就起公爲提舉兩浙常平等事。俄還公

舊物或謂廢物不足以勸功又進公一階貼直祕閣遷轉運使先是公措置兩浙鹽事有勞復東南歲計方有所因革而總其事者久難其人朝廷知公爲可任遂以公總六路爲制置發運副使而盧其所共事者不除意者責成於公而不欲分其權耳又命公兼六路茶鹽事公固強敏至是愈感慨礪會兩浙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學事提舉常平提舉市舶提舉澳閒等司知杭州事皆闕官詔以公權杭州仍兼領諸司其地當天下舟車之所聚又復上方營繕凡數局泛遣須索接武而至冠蓋旁午賓客滿門詞訴參萃四方人物情僞多歧證逮散漫門階陛戶駢肩累足率待命於公而公耳受目應口酬手書無不滿足而去纔一頃久而其迹如掃早時猶犴充斥至有累數年不能予奪者公一語而決未幾三隩諸邑獄遂空迄公去無一囚之鬻風聞諸路不畏則恐文移會應交馳於道毫髮不敢踰暮刻於是六路事巨細無不舉而東南所至如公實臨之朝廷益知公才而上亦屢對輔臣稱奬已而公去吳越東南事非公所當領者多特旨委公公奔走祗命兼晝夜惟恐有所不及寢食幾廢而不知有寒暑風雨之避俄得疾遂請致仕未報而卒享年五十一大觀二年八月九日也上聞報爲之嘆惜廟堂尤以東南之計未知所託而嗟惜之贈徽猷閣待制常賻外加賜三百匹勅所葬州具襄事諸孤以大觀三年四月十七日葬公於常州宜興縣善權鄉金鐘之原公諱亦脩字叔微平原君夢巽人降其室而生右股有黑痣秀眉明目表表羣兒中能日誦拔文恭曰是必能世吾家因命名以訓其意既就學尤激昂奮勉文恭每退朝延諸孫列下坐背誦所授書而親爲策試問摘其義以問精而不失對者說特楊置酒相與勸酬如賓客用以爲別公多在所別胡氏中表遂不敢以常兒待公以文恭恩守將作監主簿官制行換承務郎十遷而至朝請起家監秀州稅務姻黨有爲部使者繩州縣甚急既到公迎見曰州守固長者然務覓大任僚屬皆得其所長以舉職事願使君少留不憚毛數而髮推之有一不如理請以欺罔受責使者曰少年得無以姻契故紿我乎公曰度使者必不暇徧及即具曹目邀其原缺而按之使者笑指稅務曰姑以是觀君之能亦以驗君之說又曰第前往行且至矣公曰幸得從使君以往庶幾知我不取具於臨時也比按視得自公到官後歲課生增三倍薄書纖悉如律使者歎息久之固勞其守而行監洛南稻田務未行改太府寺勾當公事管勾出賣樞密院封樁物帛就差劃刷兩浙六處上供錢帛先是朝廷每有事於郊廟則有司預選官分遣多因其人以私之姑取文具以復命至有冒請給至踰年不報者公在太府封樁局遷就貿易屢奏成效上信其能下不爲擾乃以命之公據籍詰索無一毫得隱徐爲區處取其所餘而不奪其常計欣然得其要領遂先諸路以歸而所得之數輒倍之河失故道議者謂其流或東或北原缺原缺缺以利害相乘亦交相興役務勝其說其費不貲而至累年不能會朝廷欲知數而會者未知所命僉謂非公不可即命公以往不踰時而上其實監城南炭場公因請不外執政曰不欲君稍遠姑以是爲命之地爾第少安之儀鑾公帳之籍名存實亡後故閣不足以備行在乃以公兼領公曰積弊殆不容鉤致少驗之則主於役者皆當坐重辟願捨其罹而新是圖請自今日爲之正既報可纔兩月癥貯有地出入有經近以顏色增浣而燦然無一物不類創造者下卸之役常不給而雇募夫力以足其數朝廷患其費而不能革其

弊又命公兼領仍兼京東排岸司閱籍核得以賄免者數千人實吏於法而自是不復屬募排岸獄繫一舟兵至二年覩覩械問且死矣公見之惻然涉其案蓋已三會赦矣但官未脩省而吏不以告聞故如是急命釋之遷司農寺丞執政不悅公者改公監進奏院又以公通判延安府然終以公議不敢出公於外而留公措置開封府界京西上供柴炭冀時白波鑾運司以所漕舟應他用漫不收還亦不能增置以登其額省曹吏謹五日一催而不責其報上至禁廷從京邸高價旋市以應用內外相持久之莫之察公上其弊收散補壞能冗占兵三之一於是舳艫銜尾而歲計沛然有餘矣崇寧初上意以謂先帝政事屢變更致祖述憲章之志狃於異同之論乃相今太師而置講議司討論潤色備眞僚屬首以公爲檢討文字以公練達鹽事而東南爲重吳越之地利尤爲重乃以公提舉措置兩浙鹽事公以法壞之久非家至而戶曉之則無以達上意輒身自履之山行水迹雖人迹罕到之地亦不捨乃嚴封宇謹出納斂散以時火伏以限賈販不得而私而亡命皆轉爲良民矣山谷間有至老不得鹽食者亦皆沾足歲中羨課以緡計得數百萬捕私販賞至不支一錢杭州已停配軍顏龔元祐中爲舟校主秋倉輸租專覽輸戶米爲代輸一日監官以其米惡甚不爲輸龔怒集不逞數百輩即所輸地歐之前爲守者黥隸他州御史希宰相旨論守爲不法詔釋之自爾益無忌憚廣收請鹽鈔以藥塗之而用既毀抹賄主者洗去藥而再用雖老於其事者亦不能辨積累年其欺數至不可計人或知之而終不敢發公因會已毀抹數待其姦而上之特旨黥嶺外盡沒其家財以償所欺有司第課以公爲諸路冠就遷轉運判官仍兼鹽事睦州遂安縣胥造大宅豪佔民地民屢訴州縣憚其豪不爲之直公命拆屋遷其地蘇州吳江令操下嚴而察胥徒病之求所以去令之策不可得有楊姓者僞作書留別其家人云令遣我造舟怒不倍備而楚毒備至我江死矣其子訴於州州以聞部使者展轉上徹一路喧傳運司具奏牘請公連書而上公曰苟欲就死必不告人且死其屍詎可掩耶遂以是罪令則姦得以售而官與吏將抗矣檄其縣多至購賞以捕之果得於他處公以職事當見上以稟詔促公入覲忌公者乘間起事協言路交章公腹背受敵力不能解遂坐廢於家中揚州杜門絕賓客幾二年或曰公胡不自直使朝廷知爲仇人所醞造況曲折如立五指不待數而後知也公笑而不答俄有詔起公咸激稱謝曰非陛下因事加察則草木螻蟻之微豈得至此地況親承顧問披春奬之重耶具言懷素裋不足以況狐鼠但久在江淮間知我無披故爾狂率遂陳天下承平久但留意西北而不復備東南山川屈折風濤出沒獻聚得以爲險當知因循爲害甚大也上又曰東南習俗獷狡因緣爲吏而又家世相資在官者何以制之吏強官弱非痛懲之則法令在其股掌間矣方且圖之卿宜審察此患彼有詔開帥府置望皋修完城壁教習水戰公實有助焉既又盡逐監司州縣胥皁等第人戶充而公亦入境首取蘇州二吏素爲懷素呂淵聲震者奏黜之以隸遠惡處昔之號爲強狡者多謝所事以去至有更門戶以避者朝廷以懷素事初有旨申男女結社念經不茹葷之禁不覺察者增其罪名州縣畏或累己凡持數珠偶同坐者悉逮捕吳越雅相習至洶洶不相保公令必夜聚曉散十人以上邏旬不能者先告而後執下遂安有恃險暴橫閭巷間目之而不敢校者適至庭下公號之曰爾非伏路

虎耶。吾在此。正欲得爾以肅衆人。苟能更心退悔。不害爲善良。不然。必不以常法貸爾。後公過其家。呼出。果自聞令悛省刻約。不敢輒出配軍。因思鄉而歸。鄰人每持之以取貨。又欲強娶其女。方猶豫中。遽歐之。反誣以殺己。邏者執與俱。公得其情。貸配軍而杖誣者。其弟爭田。縣不能決。而訟於公。公呼使前而告之曰。吾君方以八行旌誘而乃奪天倫之戚。犯聖時之教。不期賞勸。而務快私忿。是何意耶。即相持揮涕。羅拜而去。富人三兄弟。其季已死。二兄欲併其貲產。誣季婦以義絕罪。而出之。累訴不得理。公喻其父。使訴而還之。即分所有爲三。命探於庭下。婦果得所欲者。聞者以手加額曰。陰其可欺耶。特煩胡公生之爾。獄囚有連逮至百餘人。以情未明。故淹久而瘐死過半矣。在者亦僅存視息。公促具獄。有司執以爲不可。公叱曰。推數年而不行。尚何待耶。即出以待之。請於朝。俄報可。方時禁小黃錢。如東漸至有投隙伏之以誣奪人物者。猖狂日熾。行旅幾絕迹。而北關爲甚。公捕其魁黠隸千里外。餘皆籍爲軍。道路乃通。羣盜白晝公取人物。相夸爲能。號白日鬼。人不得安居。公召至庭下。命與邏者結爲保任令曰。一有竊發。并坐爾曹。而先籍其貲儲。償失物主。而後責其同捕。賊用是屏息。居人至外戶不閉。無賴輩以賭博爲名。誘陷良家子。往往至破產。俗呼松子量鮮衣美食。自相爲曹。在處有之。而杭繁盛。故特甚。入其中者。初不自覺。計所得隨手分散。以鈐衆口而把持之。號分子錢。公張榜於市。立賞許告。犯者。給例物招刺爲軍。用是遂絕。昔被誘陷者。與其父兄。出拜於道。間以謝公德。錢塘有善水者。結爲私渡。所載可取。則至江中。故爲覆溺。而取其物。歲以水死者甚衆。公增置官渡而絕之。青龍之大姓陳匪。故司農卿倩之子。有官不出仕。憑所恃。畜兇悍輩爲廝僕。結連上下。廣放私錢以取厚息。苟失期會。則追呼執縶。峻於官府。至虛立契券。沒其貲產。甚則并取其妻女。間分遺所親厚。遠至廣南福建。至死不得脫。公請於上。詔取旺編管湖外。而黥諸僕以配惡窳之地。又索其遺。雖遠必致。移所在。因使人護之以歸。狂人趙天啓。陰刺人長短。造爲飛語。以幸中傷人。以是入官。亦以是所至事之如權要。又隨其處。題寫窗壁。動搖譏詆。天下皆惡之。而無與對者。公密疏以聞。詔竄廣西。杭人既德公甚。相率擊登聞鼓。請公即真。亘浙東西。多畫公像於浮圖而立祠之。或香火於其家。每食必祭。其去也。扶攜涕泗。或遮道。或挽其車。不得出。公紿爲暫出巡按。當復來。乃得登舟。而又爭其舟。不得發。至安夜間關。方能出。所過壺漿花紅夾兩岸。老者執手嘘。少者頂柈香烟相隨。不間斷。呼曰。願公無久於外。卒爲我父母也。公治杭。其政日有可紀。而其著者如此。大抵不爲姑息。不立畦畛。不邀聲譽。一切以身任之。而只知有是事而已。雖家世榮顯。履踐如寒士。自少喜周人急。聞人有難處之事。必委曲營度。而期必於濟。胸中無留物。人有不及。未嘗不忠告。或護短文飾。則面折之。雖取怒不已。其歸蓋主於愛人之深。而惟恐其不返。以蹈悔吝也。事親孝。篤於兄弟朋友。凡宗族鄉黨。一以誠意接之。方其盛時。遇之或有間。及其淪落窘卒之間際。則周旋所之。無不盡力。不營生事。不侈長物。在杭尤謹。日給飲食外。錙銖不及。有託於公者。亦以是謝絕。視其外若甚封殖。而家人僅免飢寒。兄弟有無相通。後舉公葬。諸孤力不足。而兄弟亦出力以相之。從叔父修簡公。欲以恩例及公。公推與其長兄。平居盛冬雨雪。里巷間告飢。則必計供家外。盡散以給之。所活前後無慮萬人。里人朱思之子死。無以斂。公爲買棺。仍葬

之思之死後如之。包孝肅公子綬。與公進秦爲代。後以罪去。貧不能舉。皆取給於公。所善曹百禮寓京師。欲赴官。而妻病。且方就蓐。至衣食不繼。公日過其家。物物應之。而又助其行。辟召徽。問李儼爲鹽香司屬官。徽問夫婦相繼卒。子幼方病。公力辦其後事。仍資其子而遣之。儼病幾廢公兼其職事。第使食其俸。而儼固未嘗去柾席。其卒於揚也。公時在邊。責中亦爲之買棺具舟。貴人子以非嫡出。役於一庸僧。且死矣。公爲收養如子女。奴既舊。知其家世。且衆處也。呼其父母。捐所直而厚遺使嫁人。鹽法既新。前日盤載腳乘之費。責償於主。枚舉其家所有。猶不足於償。累然相系出入官府。而無可免之期。公爲奏而免之。再過其州。聚千餘老幼婦女相雜。夾道焚香。迎公以謝。公在朝廷。改當五錢爲當三。以制私鑄。市肆盡閉。民間幾至絕食。公曰。良法而不能奉行。恨我不在其事也。適有米舡。盡出以救之。井市交易。如初。杭之公帑。貲倍他處。貢賣醋之息尤甚。故事。繞以數十艦。老之卒。巡門比市。日額不登。則治之甚酷。至賣妻女以足之。公曰。錢塘酒課。歲以三十六萬爲數。人食醋多於飲酒。而區區近取給於有限之力。又復強所不能。徒使之坐困。而無以取盈。若募人買樸。則所得何翅此數。即具以聞。村落間追呼。多州縣承帖家人。三五爲曹。破洒夜叩人門。騙曳叫呼。民不能堪。公曰。募役之法。蓋朝廷之美意。人不得以橫議者。特飾外害之。而不知禁也。公命立賞擒捕。而請疏爲令。二議皆未報。而公捐館舍。後無繼請者。人皆恨之。發運司藏百餘艘。以備秦計。每出則延袤數里。不絕。平時兵坐食。所至爲困。而所過無異蝗蝗入境。縣鎮之類。倉庫幾至一空。公計合用數外纔取十餘艘而已。朝廷以轉盤迂繞。命轉運司直達而上。計所用舟多不足。公前期刷諸路積欠錢。盡以造舟。得千艘。公濟其乏。江南界接眞州。江面充闊。而多暗石。風濤一作無可避之地。前人開李家漾爲備。而歲久淤涸。雖漁舟亦不能進。公首命浚治。不十日而巨艦可藏。到者無不感嘆。公以先見之明。晚方進用。常若惜分陰。以濟所事。間語人曰。知無不爲。臣子之分守也。既委賓而仕。則身非我有。若天假吾年。庶幾不愧所遇。不謂公隨地抑揚。大小施設。卓然一時之所難者。纔見於杭州數月之政。此上自人主。所以嘆息不已。而贈恤至於絕儷也。疾已革。猶若語人曰。王事雖暑毒。豈敢憚勞。聞者皆爲之出涕。訃聞。錢塘人相與命即僧舍發哀。受弔於生祠地。仍集衆力度僧以薦冥福。歲以爲常。瀕海鹽戶有爲之服喪者。娶鄭氏。封仁壽郡君。尚書右丞雍之子。有賢行。四子績、緯、紳、維。公爲篤信因果。平生未嘗殺活物。在杭時。因其人喜食鮮。多細碎水類。日不下千萬。公諄諄誘勸。食者遂絕。而業者爲改。喜建立叢林。請有名行僧住持。吳越號六伽藍。主之者多公所命。大通禪師遷化。公以私力致供。遨其僚屬。即其虛焚香作禮。戒諸禪刹。次第薦嚴。特表其素。詔加謚號。賜塔名。歲度一僧。以專洒掃。少嘗得一疾。醫不能工。日以爲虞。默有所禱。期遇人以收其功。忽於通衢中。逢一瞽者。鬻紙撚。人爭市之。而不與。偶見公獨授之。比開。乃公姓氏年甲。公異之。遂約同過酒肆。追其步。相去纔一尺許。邈時不可及。既飲。告公曰。汝有病。吾爲汝治之。必效。出丹一粒。公服之。立愈。酒闌。又語公曰。此去二十年。當再相見。非申年得申姓人。不可說。果至申年。得申姓人。公始與語而遂傳。比疾革。實二十年矣。又嘗夢有所授。青。既得疾。有二衣如童子狀。侍公左右。時有見之者。後因追薦家人。具黃籙醮於所結生天堂上。得甘露數斗。鄉人多取而食之。嗚呼。

非自信不欺。積累深遠。其報也可復如是耶。胡氏自文恭以清德懿學。齊身遇主。方在位時。以一物不得其所爲己憂。每推以教人曰。必以是爲本。故其子若孫。各能行其所聞。則其陰功在人者可知矣。至公又能格以幸誠不苟。雖不得年。不得極其用。而四子端靜敏克。森然平相發揮。則其所鍾。固可表見矣。亦足以爲學士大夫之勸也。謹狀。大觀四年三月十五日。趙郡李之儀狀。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二十

墓誌銘

淮康軍節度。蘷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蘷州諸軍事。蘷州刺史。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西河郡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實封四百戶。上柱國。折公墓誌銘。

夏人自元昊以後。服叛不常。雖朝廷務爲優容。然疆埸未嘗弛備。熙甯初出師鄜延。方時。公年十六七。已能從軍。斬獲至四十餘年。無一日不在兵間。每戰必克。屢立奇功。恩威並行。諸將無復居其右。故能被遇上主。秉旄仗鉞。專制一路。既去復來。迄終於位。兵民懷之如父母。朝廷倚之如長城。信一時之豪也。公諱可適。字遵正。其先與後魏道武俱起雲中。世以材武長雄一方。遂爲代北著姓。徙後。河西有號太山公者。因其所居。人爭附之。李克用爲晉王。知太山公可付以事。收隸帳下。凡力所不能制者。屢命統之。而能輯睦招聚。橫捍西北二虜。封上柱國。以其地爲府谷鎮。又以爲縣。爲節州。爲節鎮。更五代。皆許之相傳。襲某某次。至御鄉入本朝。尤爲太祖皇帝所信任。數下詔書獎慰。賜貲不貲。是生鄭國公從阮。生禮賓副使德源。德源生諱惟讓。贈左清道率府副率。則公之曾祖也。祖諱繼長。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左千牛衛上將軍。考諱克儁。文思副使。贈左領軍衛上將軍。公生數歲。尤羸弱。幾不能勝衣。獨千牛識之曰。奇兒也。後未易

量。已而果登拔絕類。沈厚有智略。敏決而斷。以功名爲己任。馳射超軼。殆不習而能。郭逵帥鄜延。見公而嘆曰。眞將種也。遂薦之。試其藝於廷中。補披帶班殿侍。就充鄜延路經略司准備差使。從种諤出塞。遇敵於馬戶川。賊有以年易公者。公索與鬬。卽斬其首。獲其所乘馬。進霫廬川。輒大俘獲。遂有名行陣間。朝廷既城綏德。夏人遣其親信楊已良者。分畫地界。堠築中山堡而歸。卽以領軍治綏德。而留公爲之助。新造之區。營置多曰。地隘賊境。所舉非一朝一夕事。凡巨細。公必參議而後定。至今不能改易。領軍捐館舍。乃出仕爲烏波川堡把截。舊用漢番捉生戶更戍。然有力者家居而自便。貧乏者。長上而無糧。公曰。弊難遽革。姑令居者月輸以餉上者。兩以爲便。辟安南安撫司舟兵隊將。勒所部鵶洞。肅然秋毫不敢犯。以便親求爲滋州永甯關。元豐五年。鄜延進討。辟副軍。期爲五隊。將戰三角嶺。收復米脂城。獲級爲多。間自安定堡。摺運糧草。以赴軍前。賊邀我於浦桃山。公獨出擊敗之。東兵久不得食。數千人於廬堤門。或曰。掩殺可有功。公曰。飢不任役。而苟爲逃避者。非叛也。單馬就詰。輒殺蠶相向。公曰。爾輩何爲而至是。得不爲父母妻子念。而甘心於異域之鬼耶。遽回所向而喈。或至流涕曰。得公一言。遂再生矣。公各遣歸所隸。遷第一部將。從討金揚白豹。戰六掌平下馥廬。入義合。皆先登斬級。辟環州洪德寨主。權第二副將。破訛子野雞寨。先是平遠寨番兵多逃匿。及已勝兵而未係籍。公鉤索而籍之。得八百餘人。騎自是無敢蔽隱。遷第三將。破曲律六掌平。又破安州川。改第七將。夏人將併兵入寇。公先得其守烽人姓名。乃給爲界外默烽首領。就以所得姓名。呼出而盡斬之。烽不傳。因卷甲倍道。大破尾丁磴。斬獲萬計。回過橫楊溝。遽下令第三溝下營。胥曰。日方午。到漢界猶三百里。不卽歸可無後慮耶。公笑而不答。復選兵臨溝持滿。又分勁騎據山西。賊果躡吾後。與選兵遇。而山西騎乘之。腹背受敵。遂原缺之。賊既蚵。乃大舉而來。公所提兵纔八千。自啓樓舖逢遊騎。轉戰至馬嶺。公度賊未能深入。乃取他路擣洪德。邀其歸路。分遣二十騎屯肅達入洪德川。公設伏以待。伏發。賊前軍亂。後兵爲肅遠所制。幾匹馬隻輪不得返。爲國母踰山而遁。衆相蹂踐。赴崖洞死者。不可勝計。輜重盡棄。雖帷首飾之類。我皆得之。夏人之敗。莫此爲甚。進環慶路兵馬都監。時元祐六年也。移涇原第三將。擢知甯州。改岷州。兼安撫。又改鎮戎軍。與帥臣議不合。朝廷是公。初到而本備也。亟屯雞山。以覘我兵。以麾下兵大破之。由是累前後實功。積官至皇城使。成州防禦使。復知鎮戎軍。紹聖二年。以公知簡州。兼安撫。時已未冬。詔促公行。須河未凍到官。將委公以事。未幾。章奏帥涇原。請築石門峽好水川。而謂其地當鎮戎之衝。非公不能佐已以成其事。乃請公鎮戎。章再上而後可。詔以熙河、秦鳳、環慶三路兵會涇原之師。無慮三十萬。而聽命於秦。近時出師之盛。未有其比。秦以總管王文振爲統制。而以公爲前軍而副之。令曰。追賊不得過一百里。又曰。事或警急。勢難稟議。聽行而後報。能軍伏路頭重而來援於公。公卽稟於文振。文振曰。好。又恐一軍不足以蓄其銳。再約文振發熙河兵。熙河兵驕而貪功。主將不能制。卽報曰。已發二千矣。偶失道。盡赴坑谷死。文振懼。爲自全計。輒諱其好。而勁公以擅興違節制。奏得所勁。卽下公吏。奏到。宰相亦懼具惜熙河之失。乃歸罪於公。而請行軍法。上曰。彼方治俟案到未晚也。

宰上而公追賊纔四十里餘。又得報而後行。案相恚曰。誕也。請從京師遣官以治。上難之。爭不已。卽以審覆爲名。實則再治也。既而不移前治。磨卒降公十三官而罷。樊請留公以收後効力。以公權第十三將守邊羌寨。賊兵出沒葫蘆川。公曰。此志在平夏城也。日作樂享將士。使之不疑。夜出勁兵擒之。凡十餘日。賊一遁去。時賊中號統軍鬼名阿理。及監軍味勤都通。皆西界用事桀黠首領也。朝廷密詔公圖之。邂逅以牧放爲名。會境上。其意則睨我乘間也。公旣知。卽請出兵以所部兵分兩路。銜枚以趨。用夜半叩其巢穴。圍而二酋始大驚曰。天兵何自而來。又問曰。將之者誰。曰折安撫。曰我父也。幸免我死。公卽以上恩慰諭。俘其家屬族部。凡三千餘人。皆許以不死。滴所得約十萬餘計。哲宗特御前受俘。百官稱賀。卽日遣中使賜公袍帶兵器。及以內庫白銀衣帶爲賚。拜公西上閤門使。洛州防禦使。涇原路兵馬鈐轄。繼以賞不稱功。再遷東上閤門使。其所得地。卽天都山也。有詔就委公經理。公以接連一帶。秋葦川。南牟會。地適熙河秦鳳。形勝相控制。皆賊牧養要害處。若不乘利勢據之。異時不能無患。遂以秋葦爲寨。南牟爲州。詔以寨名臨羌。州名南安。而以公知州事。兼安撫使。在治七年。止以所得部族丁壯爲用。人人皆效死力以捍邊面。累遷引進客省使。正爲和州防禦使。進明州觀察使。爲涇原路副使。都總管崇甯三年。鍾傳將師涇原。以萬人出巡。賊出平夏州。圍鎮戎。分兵掠山外。傳不得歸。公以輕騎尋朱龍勝界。隨賊所向。而先奪其險。賊意初欲扼石佛峽。以制官軍。而縱兵大掠。聞公之出也。乃不復還。旣而至銀冶關。而公適頓兵瓦亭寨。遂一夕而遁。適上以傳奏不通密。以手詔問公。而命公訪傳所在。仍許便宜從事。詔到而賊已遁。公條上其略。上寵奏嗟賞。傳又請以本路兵直據靈州徐堡寨。以接聲援。上忍公入覲。將面議。未行。而環慶請乘西賊無功而歸。氣沮疲乏之餘際。尾擊之。詔以涇原之師會於靈州。川帥司委選萬騎以往。然報到後時。公取捷徑。由葫蘆川。廣獨孤瀾漫抵岱嶺。掠靈州川。賊攜老幼趨靈州。時已半夜。火明如晝。門不得閉。城內外大擾。往往墮溝塹相枕籍而死。明日俘獲甚衆。牛馬橐駝。蔽川而下。環慶失約。我軍勢孤。不可以留。命神將當前。公以精騎爲殿而還。賊果見襲。公令少憩食而後行。分兵迎戰。賊又以數百騎。擣我於兩脇間。以邀中軍。公親率兵出其不意。賊果不利。將依山自保。官軍掩其後。得脫者纔數十騎。俘斬幾千人。而首領居三分之一。上卽詔公入覲。既見上慰諭甚數。乃以傳所請貿於公。公曰。傳知其一。不知其二。得之雖易。守之則艱。若不先剪其地弱其勢。籌畫完固。饋運可以相接。而後圖之。未見其可。上曰。卿之言是也。遂進公武安軍節度觀察留後。爲步軍都虞候。賜貲有加。他日再力陳開邊廣土。進築要害之利。上皆嘉納。俄促公還。以繼其事。蓋有旨先城蕭關。既與傳議不同。而凡所報應。無不阻錮。夏人知之。稍點集爲備。傳又申前議。而同令未可築。公執不可。傳遣其辟客數輩強公。公曰。國事也。帥臣將佐。義均一體。苟情不通。則不無膠枉。頃自冒矢石。是等事皆在所志。其如勢有先後。設不審計。則噬臍何及。尤欲如司所議。未見其便。傳度公不可回。乃從蕭關之役。終快反覆。而諸將皆觀望。傳卽云賊且至。不可不擊。帥司檄公曰。不管不擊。意將冒此。以伸其靈武之請。徑以他將統兵。彙晝夜出界。賊覺邀襲其後。所得不補其失。傳沮反勤公爲專輒。故敗我事。乃罷公管軍。仍分鋒具以報。公以所得傳節制狀上之。朝廷悟。卽還公奪物。而

上益知公爲可委寄也。乃以公爲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渭州。公謂減泊口、磨移隘、朱龍、烏雞、三岔、減井子、皆藩籬之要也。遂築五寨以控之。自是邊面雖闊遠。而如在一堂之上矣。又展西安州。增置定戎寨。廣平夏賊爲懷德安與定戎鹽池。歲得鹽七十萬石。從始事至成功。未嘗調發而民間不知其役。輒更歎駭曰。是何神耶。兩被手詔褒諭。有更其無擾。用副予懷之語。在鎮二年。拜淮康軍節度使。又二年。公以守邊分事已就序。將求解罷。少休與安逸。未及請。而轉運使有以邊面旣拓。糧餉不能無缺絕。請於平夏、通峽、鎮戎、西安、四處分置五百萬糧草倉場。公以所費大難之曰。如不得已。止可用舊舍屋爲用。而平夏通峽。相距無二十里。可省其一。俄有詔罷轉運使。又借帥司係籍車戶爲運。又欲以十萬斛助熙河之計。而以涇原隨軍中驢橐駝致之。公不從。疊是數端。故造爲可慮之謗以申公。於是召公還朝。除佑神觀使。旣而所造皆誣。上疑遂解。蓋命公對。拊諭委曲。公泣曰。臣老以守邊無狀。致煩物議。以惑上聽。賴陛下終始保全。萬死何以報。上無一語自辨。特賜錢叁百萬。爲京師居第之貲。俄以其子煥文。除少府監丞。少日請歸省墳墓。有詔許其行。明年詔還復以公帥涇原。比入對。上尤敦勉。公力辭不可得。卽以少府丞煥貼直祕閣。書寫機宜文字。到鎮四月。感疾。遂告老。未報。而以十月二十九日薨。享年六十一。乃大觀四年也。沒數日。御寶批所奏不許。公去位。賜璽書。賚丹二十粒。勉以自衛。報到。上嗟愴不已。命本路走馬承受。問其家安葬之地。及遺表陳乞恩例等。公弟皇城使可通。知岢嵐軍。應副葬事。卽以致和元年二月七日。葬公軍之北安仁鄉道生谷武家會。領軍墓之西。公夫人趙氏、繼室王氏、梁氏、皆先公卒。兩男子彥野、西梁院使。秦鳳路第一副將。次彥資。朝請郎。乃直閣君也。三女。左班殿直朱挺、李偁、內殿崇班郭浩、其壻也。孫男宗丞三班奉職。兩孫女尚幼。公平生不妄笑。望之若不可得而親。而卽之瀰溫。好學樂善。喜讀書。雖醫藥占卜。無不通貫。論議衮衮。愈叩愈無窮。其忠義仁恕。不苟而自信。蓋天得也。爲文長於敍事。作詩有唐人風格。事親孝友。愛兄弟宗族。間一以恩意周旋。惟恐失其歡。丁內外艱。皆以邊制。不許終喪。而請之每至三四。事聞。卽請持餘服。亦報可。安南班師。遂歸營阡隴。蔬食廬於墓次。永樂之變。太夫人初不知。公徑歸先見其弟。乃相與甯親。仲父早世。繼有六喪。皆在殯。悉舉以葬。又官其從弟。嫁其二女。雖顯貴。奉養不少加。不昵聲色。不飾廚傳。以邀虛譽。歸鄉里。與親舊握手相盡。出入才以四人肩輿。遇耆舊長者。必下。輕財好施。所得賜予。必先族人。隨親疎緩急。以次而均。其尤不能自存者。分俸以給。保德陽泝。有世遺產。諸父旣雖析。而推所得。分及公。公悉均入諸分。置別業於長安。以贍孤遺。又置義莊於岢嵐。以贍近親。而爲松楸洒掃之奉。自始卽戎。未嘗妄戮一人。接物遇下。一以誠意。所與遊淡以長。而所去必見思。其能鎭戎。而待命於原州也。昔爲將而駐札。又嘗攝州事。聞公之來。扶攜出迎。不遠數千里。至巷無居人。夜則望公所舍。焚香膜拜。其所履歷之地。皆家書公像。而生祠之。有每食必祭者。公不事權貴。不爲勢利所奪。不自矜伐。有言必踐。利害或不同。雖在人主前。亦必展轉開陳。期感悟。奏報往來。情不達已。盡武之議。鍾傳至出政府私書示公。而以語撼公曰。奈何捨節鉞而就竄逐耶。更不從。當以報政府。公曰。所繫甚大。非敢有所吝也。尋已言其密奏曰。臣只知以忠義事陛下。今政府不知臣爲帥臣。又務邀近功。堅持

灰見臣迹不安願罷臣邊任上遣中使報公曰我自主張夏人舉國以城爲棟泉詔公以一路兵破之公曰衆寡不敵難以奉詔又促公曰若不行當行軍法將佐亦勉公如詔旨公曰我之首領不足惜一有不虞辱國爲重亦以是報上曰惟陛下幸詧尋詔公曰覽卿所奏誠如是言又界外聚材植將立保障或詔公可引兵撲滅公密遣人焚其所聚彼但見烟焰燭天而不知其所自寄與人同鎮兵計薄已回軍而其事者方至即推其功爲先與同僚約爲婚姻未定而同僚死公往哭之呼出其子而定婚每行軍與士卒同甘苦雖深入賊境露宿不開壕深達性命之理視在官如傳舍於死生禍福略不少芥蔕語子弟及戒將士必曰無貪賞生事妄開邊隙重貽朝廷之憂又嘗語其子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況家世爲之耶爾曹當以業加自勉無以箕裘爲累有文集十卷奏議三十卷晚著邊議十篇未及上而終嗚呼天都又旗心之地也據險阨而地寬平水草豐美糧餉屯聚所以敢中國抗蓋在於此元豐中之役在鄜延幕下親覩詔旨觀先帝所以規畫必取之意可謂深矣俄而輟者當時不副上意所在曾不知上與天通留遺聖嗣故公奉行天討不血刃而取之又復能隨所控扼且城且耕使之路不得內向而寖尋末歸之地進窺玉關以還都護之舊矣以是求當日之中輟難乃在今日也而公上成先志增重國威天人合符君臣相濟照映今古於是爲盛

銘曰天之降材豈无所謂若文若武以時而至乃聖乃神有命承之雖作則規風虎龍雲慢彼殘羌遊魂未殄尚藉吾弟開輒鼻盱奮之威時哉折公推陷恢拓所向必功天子曰咨予肘予臂公曰忠臣捨帝何恃高牙大纛拥有全師執去執來天子之知河西朔方暨安西府郡縣可期公胡弗顧軫帝之懷讒嗇是悼維其不亡勒銘有詔

右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宋李之儀撰之儀字端叔滄洲無棣人元豐中舉進士元祐初爲樞密院編修官從蘇軾於定州幕府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徽宗時提舉河東常平坐章惇仁遺表編管太平州文事蹟附見宋史李之純傳端叔本與蘇氏唱和而亦范忠宣門人故宋元學案列於高平學侶中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端叔於尺牘尤工東坡先生稱之以爲得發遣三昧今按毛氏津逮祕書有姑溪題跋二卷殆從全集抽出單行者其爲世推重可知矣厲樊榭宋詩紀事錄其詩八首朱竹垞詞綜錄其詞四闋皆載集中惟宋文鑑獨錄其代范忠宣遺表按端叔本以此文賈禍而南宋中葉旨銓次之書顧采錄之直齋書錄解題謂此表傳誦一時洵非虛語也至其解杜工部杜鵑詩云工部追念開元之盛屢見於詩及張李劫遷上皇遼爾殂落流傳至蜀固已逾時且爲尊者諱亦不敢遽形篇什迨至雲安有觸於杜鵑因不覺言之淋漓至是全謝山鮚埼亭外集亟稱之以爲的論又乾隆中奉旨裒輯舊五代史中如趙鳳等傳注均采有姑溪集與曾鞏隆平集王禹偁小畜集並見甄錄然則是集不特詞章精妙且足以資考訂矣按焦竑國史經籍志尚有姑溪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而季滄葦書目乃作姑溪居士集一卷是其流傳漸尠此本爲余戊辰歲在廠肆所購繕寫訛謬幾不可讀爰細加校勘授之梓人其太脫誤者則姑闕之以俟他日增補云光緒乙亥小暑前三日南海伍紹棠謹跋

學易集

劉跂著

四庫總目提要

學易集。宋劉跂撰。跂字斯立。東光人。家于東平。尚書右僕射摯之子也。宋史附見摯傳。稱其能文章。遭黨事。爲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喜終。而不詳著其仕履。惟晁說之景迂生集有所作跂墓誌。稱跂登元豐二年進士。初選亳州教授。元祐初。除曹州學教授。以雄州防禦推官知江州彭澤縣。其後改管城、鄢水。所至有政聲。復主管成都府永寧觀。政和末。以朝奉郎卒。所敍生平梗槩頗爲詳悉。說之又稱跂晚作學易堂。鄉人稱爲學易先生。其集名蓋取諸此也。紹聖初。摯以黨籍貶新州。卒于貶所。建中靖國初。跂伏闕籲冤。得復官昭雪。世稱其孝。呂本中東萊詩話稱跂初登科。就亳州見劉攽所稱引。皆所未知。于是始有意讀書。厥後與孫復、石介名相埒。蓋其行誼學問。均不愧于古人。所作古文類簡勁有法度。詩則多作黃庭堅體。雖時露生拗。要自落落無凡語。江西宗派圖中不列其名。殆以摯爲湖黨。門戶不同歟。然淳熙中。呂祖謙奉詔修文鑑。多取跂作。其辨冤時上執政啓所云。晚歲離騷。魂竟招于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于故人者。呂本中詩話及王銍四六話。亦均推其敍事之工。即以文章而論。亦北宋末年卓然一作者矣。其集原本二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最初李相之得于跂甥蔡瞻明。紹興間。洪邁傳于長樂官舍。後施元之刻板行世。宜防宮賦、學易堂記。世尤傳誦。今元之舊刻。久無傳本。惟永樂大典內所載跂詩文頗多。雖未免有所脫佚。而掇拾排次。尚可得十之六七。共錄爲十有二卷。今恭承聖訓。于刊刻時削去青詞。以歸雅正。其同天節道場疏、管城縣修獄道場疏、供給看經疏、北山塑像疏、靈泉修告疏、仁欽陞坐疏、請崇寧長老疏。以及爲其父母舅氏修齋諸疏。皆跡涉異端。與青詞相類。亦槩爲刪除。謹重加編次。勒爲八卷。併敬錄諭旨。弁諸卷首。用昭鑑古斥邪之訓。垂萬世擇言之準焉。

學易集目錄

卷一
賦一首
卷二
五言古詩十九首
卷三
五言律詩四十五首
七言律詩三十四首
卷四
五言絕句十八首
卷五
表十一首
策問七首
書七首
五言古詩二十七首
七言古詩十首
五言排律三首
七言絕句六十三首
露布二首
啓六首

卷六
序十一首
碑一首
題跋三首
卷七
傳二首
卷八
誌銘十首
誄一首
記五首
贊三首
銘四首
誌銘六首
行狀二首
祭文六首

學易集卷一

宋劉跂撰

賦

宣防宮賦

余以事抵白馬。客道漢瓠子事。感其語。故賦。

元封天子既乾封。臨決河。沈璧及馬。慷慨悲歌。河塞築宣防之宮。燕其羣臣。乃稱曰。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顧盼意得。詔問東方大夫樂乎。朔進而跽曰。君王佩乾符。妥坤靈。封岱岳。禪云亭。雷行焱馳。一蹕四海。力餘氣盈。爰覽德水。至于人廢遺智。天不愛祉。石城金堤。屹立亭峙。則乂經廣輪。度棟宇。徘徊領略。心擇目覩。八隅九維。千門萬戶。沈嚴神麗。秦帝之府。于是植翠華。嗔靈鼉。觴川流。浩長歌。神哉沛。君心和。患去喜至。無所復加。可謂樂矣。然臣觀之。未可謂無憂也。天子愕眙不怡。少焉顧曰。亦有說乎。朔再拜曰。主臣。蓋聞大川之源。發乎崑崙之神墟。出陽紆。與陵門。導積石而沈浮。包渾淪。與俱遊。羌聖雲其祖征。千里一曲。萬里九折。盤礴瀇滉。呼欲洶瀁。蕩然長波。激爲迅湍。莽不知其幾何。遂異派而同瀾。已而略廣武。循大伾。磷沛轢洛。積爲委輸。瀺灂沸出乎地上。悅莫際其焉如。粵若神禹。繼道作德。範圍天儀。聯絡地脈。疏排濛漫。鴻鑿岩峯。平野其藝。人有安宅。化鱗介爲冠冕。蓋千有八百國。臣曾問遺黎。遵海隅。緜平

成之徒駭。下東光之胡蘇。淵然覆鬴。脩若馬頰。如鬲及盤。以簡以潔。太史分流。參匯乘折。然後安翔徐回。脈脈並馳。紆餘衍漾。緜眇逶遲。虬潛蛟伏。波不得興。視榮光與休氣。茂玉檢而金繩。煥乎三日而五色。何必千歲而一清。若夫羣雄逐兮位隔。并山川圍兮氣弗宣。託洶湧以爲貨兮。阻厘廒以自藩。崇墉連蛇矗。以相雜兮。巨浸滭溶汩乎宛延。立遮害之亭。謹白馬之津。雉堞瞰其東。甌脫臨其西。又東北留其行。又西北擊其歸。乖天之翼。橫海之鱗。豚隕膠葛。曾不得搶榆枋而泛蹄涔。匊匊勃鬱。靡所容怒。霆擊電掣。歊已脫兔。益以桃花之流。駃乎竹箭之馭。彌滿渢洞。千里四顧。乃始伐薪石。程春鬣。汰鷄距之防。橫鋸牙之木。上下連環。旁側伏閾。竹落千繹。夾輸而下。岌乎端牛豚。若踶馬。糗糧齊山。徒庸成林。商羊鼓舞。澤門謳吟。析骸樵蘇。慘乎長平之禍。累塊珠玉。埒乎水衡之藏。諒人謀之或違。將度數之適逢。今夫呼吸潮汐。關竅丘源。洲潭浮空。瀠洄旁穿。井乍甘而撤舍。麥未槁而培根。何靈龜之下伏。寓三峯乎層巔。表泰紫之嶕嶢。陋靈光之巋然。長封爲扃。土鍵石鐍。守如嵽函。萬葉不拔。然而燕雀賀而人弔。枝葉茂而本撥。財乏力屈。河且再塞。君王方且駐屬車以流觀。啓離宮而落成。卻四載之乘。勞負薪之臣。舉烽賦酒。飛輪奉牲。戰長慮于一笑。起駕望而憑陵。神聞意定。澹然無營。語未既。天子數顧尚席。推几欲興。臣朔逡巡卻立。不謝而退。其後館陶之役。竟如東方大夫言。

五言古詩

寄劉仲平

移居逼城阿。頗似山中住。當軒列佳石。繞舍紛高樹。園林便爲主。魚鳥欣相聚。春來物物好。意適隨所遇。是適本無因。亦復無定處。當有忘機人。知我此中趣。

重寄

憶昨去國初。傳吏所監。季也行泣隨。往舍都城南。沐我屢飯我。終此一日淹。明作分嶺水。苦別心如挾。遄歸謹拏重。卻掛東川帆。停橈憩汴泗。攬轡趨霍瀹。間關又相對。共被棲窮簷。未畢十日歡。已復秣征驂。猗嗟季行役。曷日弛負擔。長懷芳草句。未讀衣已沾。先入門戶事。黽力詎克堪。一朝奇禍發。熾甚烈火炎。頑迷得憂辱。自取非誇讒。危巢風雨漂。菅蒯不足芟。于時季來歸。乘官不待占。收合敗散餘。賴此守獨嚴。圜門數百指。一一恩意涵。輯睦乖迕情。牢不見隙纖。聚糧非短褐。千里均屬厭。蠹書動高廡。恩環賜東漸。吾親所奇貴。挺立故不凡。晚節就難冀。前非掩多慙。正如已蹙人。欲起蒙穢砭。衰顏積霜雪。幸亦解羈銜。昨從憂迫來。將復見安恬。西廊坐食裁。可以慰飢饞。漸欲親酒盞。頗思疎藥奩。願季愛玉體。豢我及西崦。從今荷明時。歡樂百無嫌。酬恩無處所。香火供瞿聃。

集句寄斯川

渺渺孤舟逝。計日望舊居。萬族各有託。吾亦愛吾廬。栖栖失羣鳥。暫與田園疎。今日始復來。再喜見友于。緬然睇崇丘。負疴不獲俱。試攜子姪輩。且遠讀我書。親戚共一處。過此奚所須。起晚眠常早。誰謂形迹拘。厚恩固難忘。慨然念黃廣。養眞衡茅下。不樂復何如。

寄馬全玉

歲月如歸鴻。秋至欲將翔。郊原帶爽氣。榆柳媚撫光。客子抱幽獨。耿耿誰與明。不辭青鞋賤。來踵君子堂。君子松檜姿。勁不慘風霜。其交淡如水。衆口未易嘗。忘言默領會。此意卻難忘。不飲知酒趣。聊復酌公漿。寒燈夜寥寥。一笑未渠央。誰令別離此。夢寐長相望。

寄尹遷介叔（「棠」後五首，疊前五首韻，當別有標題，後傳寫者脫去，遷爲十首。）

我生非良材。頑礦不受礪。讀書但漁獵。初不名一藝。形骸弱如柳。暑雨更疲曳。清風何時生。一掃去酷吏。孫友太瘦生。相遇一何闊。途窮欲改操。冉冉在故轍。贈君七年艾。輒爲兒女奪。養生有標本。姑息良已末。我有好詩酒。端爲舅氏作。陳遵見張竦。雖見不改樂。小官未朝謁。日日事飲博。書來託天眞。笑我守糟粕。二尹山東秀。一第安足賀。滕侯鷹鷂書。極口良未過。青衫五斗米。所要脫飢餓。自重士當然。蓄積非爲貨。前年郭法曹。寓直經略院。同時幕府歸。獨送兩秋燕。新書滿百軼。鉛槧老不倦。他時滯南子。試爲離騷傳。養志如養力。益峻在益礪。大方略畦畛。小智私才藝。古來要倔彊。檻折不可曳。何謂薛贛君。小生敢相吏。擇術患不終。未易笑迂闊。發軔三尺輪。不改萬里轍。死生漢節共。巨猾氣爲奪。坐令李都尉。慟哭天壤末。鴟夷笑井瓶。同是意匠作。拘方等歸盡。放意差獨樂。往時二千石。天子償負博。彼視淑德侯。何堪貯糟粕。歌詞鄙中來。未數白與賀。一斑昧全虎。端似隙中過。可憐光萬丈。不救妻子餓。平生嚴鄭公。阜隸有餘貨。東隱非山林。州府爲道院。莫夸非食肉。虎頭頷如燕。公田亦種秫。瞥去飛鳥倦。何用爾德施。先生自爲傳。

送陳述之

讒軀抱肺惡。喘甚劇犇豚。水飯輒短氣。矧敢近酒尊。君亦謝嵇阮。力醞不盈分。相看但蕭索。何以慰離羣。往昔各少年。束帶登橋門。白眼霄漢際。冥鴻注孤矰。我髯今蒼黃。君髮亦翩翻。同吏一州縣。凍蠅猶相溫。豚頹歲月去。此事更誰怨。願君愛玉體。長使百憂諼。非關易斗粟。政恐耕耘煩。他時老相問。一笑坐忘言。

送徐彥榮

嬋娟水邊楊。宛是渭川竹。光翠相動搖。照我尊酒綠。松風含衆籟。雲月濟華燭。何必簫與鼓。清言娟幽獨。當年妙風致。文采自齊沐。會逢百鍊明。照此燕趙玉。晨風惜行色。車騎喧出宿。一笑如未忘。新詩寓歸僕。

送劉貢甫貶衡州

洞庭木葉下。衡陽鴻雁飛。放舟河之水。歲暮以爲期。豈曰無徑路。大直固逶迤。波平引桂棹。風清捲蘭旗。紫蟹間丹鯉。霜蓴兼露葵。醉歌寒杜若。還以寄相思。不厭道里遠。所嗟時序移。會登昆崙丘。遂索玄珠遺。以茲鼓枻去。瞠若不可追。乃知體道人。涉世自有宜。入獸不亂羣。安肯陋九夷。如何錄錄者。反笑抱關卮。

次黃完仲見寄韻

詩書乏無味。記一輒忘十。視昔那得超。但覺有不及。誰能求甚解。拘窘被書縶。爲文亦爾爾。造詩取易給。未足解客嘲。況復令鬼泣。柴門一鵲噪。童稚迎信入。開緘故人書。快閱驚喜集。新詩嘗病目。儼若冰玉立。才豪劉柳健。思鄙郊島澀。定從西山來。爽氣扶崑崙。惠然遠見顧。疑我故閉習。叢臺三晉俗。鎮靜無警急。

府寬郎幕尊。森衞走呼吸。以茲書檄省。頻歲息篇什。神交庶暫對。悅不閱川隰。盧溪白士藪。野處分屣笠。如聞趣歸裝。早作下車揖。吾廬雖庳陋。雅亦便樵汲。無酒或過雄。有酒誰饋伋。何時甲乙第。版築見君葺。比鄰或借倩。梨棗亦得拾。不恥共禿翁。相攜走城邑。

次孫元中至後五日遊蔡氏園韻

林深宜夏炎。亦復便冬冷。居然安穩處。合是招提境。晴煙起屋脊。照日下天井。飽飯策杖出。如行贊公嶺。平生一丘壑。快眼春睡醒。誰言城市喧。能比郊原靜。人間會合少。萬事等泡影。適意不自取。兀立眞士梗。時平日月好。歲熟羈旅幸。逢人但懽喜。得酒便酩酊。知我非子誰。頻來不須請。

費家風次韻二首

行年病肺熱。當暑極燔炮。宵分偶小息。起步駐涼颸。咄此怪事發。天北起喧囂。扶搖颯霹靂。萬竅爭怒號。雙耳不及掩。對語何由交。木作麻葦拔。瓦如埃壒飄。顛呶怖欲死。一一驚兒曹。所憂吾其魚。遑賦屋上茅。須臾事亦定。骨肉相勤勞。東方漸杲杲。音響爲誰銷。

風雷助神物。茲理古不空。邂逅一夕事。知有費家風。洛橋誦書女。涇川牧羊童。不知費氏子。業力與誰同。便能役蜚廉。頗復鼓豐隆。坐令城郭人。任爾動用中。劍出延平水。竹化葛陂翁。況爾得人趣。變現豈易窮。時時要雨澤。袢暑殊未終。勿逢金翅王。非爾能長雄。

子和惠貶佳什。悼敍世契。誦詠感慨。情見乎辭。因次其韻。

恭聞裕陵初。文物萬古先。仁英所造士。臺閣徧招延。堂堂丹陽公。發軔自資筵。惟我先大夫。整儁亦周旋。一時起接武。千里稱比肩。俱陳曲臺議。共校天祿編。心期久相契。燥濕無改絃。晚登廊廟席。玉筍照華顛。廢馬並飛蓋。齊楊連脩椽。到今啓事帖。尺牘餘藤牋。憶我既冠後。羣趨集英前。公持柱史橐。水鏡資平銓。謂宜掇上第。擊節稱奏篇。聲名竟寂寂。感遇空拳拳。事過劇脫冕。邇來三十年。翰墨恍未落。拱木森已圓。嗟哉最孤露。罪戾深愆纏。迷途雖云指。頑質何由鐫。以茲衆惡歸。白首猶迍邅。屢驚流夜鼓。敢望尉通泉。絃腸恐齊斷。身壁欲俱捐。豈知巢傾覆。胎卵卻復全。聖主日方中。照曜無黨偏。宸筆下霄漢。一洗空宿愆。生還出望外。喜極悲淚漣。詩書手自束。衣袂輕欲翻。猶憂抱沈瘵。針石久未蠲。竭來問醫藥。蹭蹬淮之墻。追惟曩時樂。夢破無重眠。疇知王公子。但說副車賢。持帶走窮隸。趣駕來飛旃。勞我鬢霜雪。歡顏語嫂娟。北堂太夫人。備福獨緜緜。往者三殿朝。吾親亦班聯。問訊逮妻女。悲歡深愴然。升堂一拜阻。自痛久拘攣。念子事方殷。使客舟車騈。擾忙屢顧盼。尊酒勸留連。新詩又來辱。巨軸星斗懸。七字健欲活。靡靡爭春妍。夷塗取騏驥。武庫出戈鋋。驟聞吳叔辯。霍然病欲痊。感子重拜嘉。儻未溝壑填。西風理歸棹。往稼汶陽田。王塗正清廓。天子仁如天。軒冕豈不好。于我亦青氈。政惟蕭丘火。寒焰寧復燃。亭亭子當騁。願言早著鞭。高閭富令息。憤子亦所憐。世交固未替。更賴清白傳。

秋懷次四姪韻五首

涼飈起天末。倏已撼庭戶。光鮮向時柳。慘淡非其故。鉛華不足恃。美人抱幽素。窮吾分當爾。不爲讀書誤。

行樂北山路。蹶力涉逶迤。諸郎騁逸足。掩冉去莫羈。歸坐獨兀兀。糜粥聊自資。狂瀾成止水。吾病眞吾師。
顯氣日且肅。鳴絃此其時。泠泠矢古音。慷慨不勝悲。翔巖媚百卉。苦雨何紛披。曲能自澄寂。霜風皎冰姿。
千古柴桑翁。于酒顏能全。絕知閒居樂。雅乏從事賢。傾心禱王母。更欲丐長年。種思東籬下。想望故悠然。
窮簷距云陋。霜月粲孤明。空山值飢虛。秋菊餐落英。吾衰抱沈瘵。玩物得我生。循分各有適。天公一何平。

學易集卷二

五言古詩

宿靈泉寺二首

石磴排林端。路轉陰嶺滑。側身長風外。凜落天爲闊。冉冉光風浮。金輪起天末。
團團芳桂樹。隱隱留仝幽。數坐翳其陰。酌彼飛泉流。緘桐壞友人。寫我心離憂。

滑家橋逢壞舟者有感而作

橋傾若車翻。舟破如瓦解。二禍適相觸。生此大狼狽。齊生海邊人。試吏今得代。鄉閭恍在望。舟楫信所快。
顚知大道夷。不避小物礙。撐夫虎豹健。力出馳突外。何其一跌傷。脫若蔥與荊。疾雷不及聽。生理欻焉壞。
瓦飛昆陽戰。鶴唳淝水敗。身非呂梁叟。沉沒豈不殆。纔兒年十五。八歲又其妹。豈伊瞬息間。生死不相賴。
死者長已矣。生者心破碎。泣盡繼以血。耳目坐盲聵。哀哀天無情。皦日爲昏憒。徐觀水中意。波浪自澎湃。
我來獨心惻。涕出增感慨。頃年岳陽下。憂患亦顚沛。豚顙萬死中。血肉偶俱在。今此溝瀆快。豈復江湖大。
咄汝豈不仁。會獨與禍會。冥冥倘有主。焚溺甚菹醢。不然遺無辜。神理良汝紿。從今十手指。永是後車戒。
靈均苦讒舌。頸士厭沈瘵。良時不似昔。努力善自愛。我亦乘小艇。兀兀信所屆。搜求得餘算。聊以勞疲憊。
雖微西江闕。勿厭升斗隘。歌闋從此辭。人生愼行邁。

宴左山二首

閏冬節物晏。十月猶素秋。招提陽岡路。宛在峴山頭。史君有高致。尊酒揖一丘。歡顏動長嘯。松菊含春柔。
風清宿霧斷。地迥行潦收。時令將凜落。飛光爲誰留。
行飯轉北岡。如登贊公嶺。悠然竟晴日。終比城市永。殘霞澹微照。遙林耿疎影。天空氣象杳。落落見此境。
彼哉不自愛。快意烹五鼎。來日苦大難。忘言得深領。

題東道輔懷疏亭二首

逢時樂宦達。既達貴蚤休。東門兩歸客。冉冉不可留。大夫名賢後。出處亦俱優。樂室在何許。南郭林塘幽。
安車搖佩魚。步屧隨杖鳩。勝日至佳客。懽顏終獻酬。鄙人最樗散。世用一何繆。政以無事身。尊俎常見收。
今年掃三徑。近不隔虎丘。欲問杜陵老。來往幾風流。
賢哉疏太傅。遺榮歸印綬。當時漢廷臣。未省出其右。進爲豈不能。止足吾所守。駟車曉出關。祖帳已舄狗。
惟餘清風在。竹帛端不朽。大夫懷家聲。相望千年後。結廬離城郭。興致寄林藪。華髮映童顏。如公殆無有。
何必松與喬。豈弟神所壽。嗟余眞漫浪。持是終安取。敢言六百石。固已愧升斗。行當自免去。執謁隨隣叟。
縱復無新詩。猶期飲醇酒。但問客如此。亦許登亭否。

秋夜自瀘溪泛舟入澤溪二首

浮舟入浩渺。有楫任遙遲。望迷烟樹合。影遇星漢移。清靜水月界。身到始應知。
山橫染黛碧。波散湧金明。風微葭葦靜。露寒魚鳥驚。絕境不得到。愁隨歸棹生。

舟行懷斯川用王介甫韻

遡往欲何之。緩行聊爾爾。悟身無期會。在彼猶在此。輕舠類短鞍。安取途九軌。所嗟湍流長。汩沒未及已。
兼葭鴈鷺澤。清淺良可喜。美人詎云遠。耿耿隔一水。憐我抱沈痛。藥劑厭餘滓。談笑何時來。幽憂賴滌洗。

鬼端州秀宴席

同寮貴公子。好事敵原嘗。晁侯更蕭散。不愛囊中裝。步兵玉觥滑。洞庭金丸香。宛轉蓴帶細。紛綸鱠縷長。
餺魚三百餘。豈必河之魴。咄嗟事便辦。侍御色不忙。熙熙春臺上。醉語各相忘。湯餅最後出。雖飽別有腸。
願君善遇客。懽樂殊未央。不須投車轄。敬舉主人觴。

和梁十登三學閣

屏居倦煩促。約此塵外遊。于我快兩目。云誰翻百憂。蒼山東北秀。野水西南浮。平生林壑心。今老此一丘。
悲風入叢薄。掃迹瓜芧疇。高樹未搖落。鼎鼎彌道周。感此節物化。渙涅何當休。幻事涉苦海。禪心得中州。
徙倚到無言。風鈴聲更幽。新詩出肺腑。明月非暗投。終篇不及酒。似非我一流。願爲靈泉去。醉語看橫秋。
與諸人步郊外。作寄舍弟斯川。
行年踰六十。衰墮百慮休。新春逢佳日。忽漫思出遊。隣曲四五人。風味成一流。步屧相後先。散若水上鷗。
重城未云遠。乃得此林丘。緬懷斜川人。疎野更無儔。千載今日歡。政爾聊相酬。誰言恨枯槁。茲語當信不。

阿連最領此欲語翻離憂寄聲早歸來二仲須羊求。

夢與舍弟登靈泉步趨如無疾既覺感而賦詩用王介甫韻。

老夫東歸喜豈復念西悲心安體常佳抱病如何其欲成塞士賦應作半人詩。丘園窺不得溘死恐無時。誰令北山夢彊健變衰遲涉嶼石岌岌班荊草離離季也遮我留更與道人期。夢中差獨樂不類覺時爲。晝夕代乘除勞逸更共之我豈不有寥陰若相扶持福雖未益昔自怪盛如茨從今愛吾生糜粥養蓄滋。

題古器物銘贈得甫兼簡諸友。

往者李龍眠監河國城岸家多古時器羅列供客玩爵觚屢飲我。鼎鬲貯肴膳到今李侯嘗一展如對面。邇來三十載復向趙卿見收藏又何富摹寫粲黃卷沈酣夏商周餘嗜到兩漢。銘識文字祖曾玄成籀篆。頗通蒼雅學不畏魚魯眩遂將傳琬琰索我序且讚我衰心力薄游不出里閈孔懷忘年友契闊異州縣。深慙千里篇請畢十日燕諸賢共留連更賴三語掾。

見蘇黃邦字韻詩戲示王倅安國二首 時倅欲往督捕

與君南北人斗粟聚此邦維彼惡少年潢池稱下江。白晝射大屋屋破無完牕。繡衣募壯士受鉞不受降。我弱異都盧豈敢擧尋撞。君才過烏獲九鼎一臂扛。懸金八十萬何啻白璧雙。胡不騎赤兎斫樹收死龐。坐寬刺史憂不復念政厖。凱旋夾道迎父老集瓶缸。天下本無事此語僅輿邦。得志不輿物誓心有如江。腐儒若腐螢槁死讀書牕。誰能守篋研心大云何降。終然氣相許霜鐘不須撞。道雖千鈞重努力期自扛。他時儀輿札日月聲名雙。祇應南海趙便是襄陽龐。慎毋彊揀擇貴純不貴厖。請見胸中物止水琉璃缸。

答王允中聖推

長安重行樂寒食及佳辰。聯翩出遊宴閭巷無居人。動靜各有趣拂我朱絲盧。分將幽獨心守此濩落身。斯豈衆所然獨子何殷勤叩門隨謁入俯仰色甚真。從容一笑粲不覺傾蓋新。念昔各從宦宿亳爲近鄰。坐寬刺史憂不復念政厖。凱旋夾道迎父老集瓶缸。天下本無事此語僅輿邦。得志不輿物誓心有如江。腐儒若腐螢槁死讀書牕。誰能守篋研心大云何降。終然氣相許霜鐘不須撞。道雖千鈞重努力期自扛。他時儀輿札日月聲名雙。祇應南海趙便是襄陽龐。慎毋彊揀擇貴純不貴厖。請見胸中物止水琉璃缸。

答王允中聖推

長安重行樂寒食及佳辰。聯翩出遊宴閭巷無居人。動靜各有趣拂我朱絲盧。分將幽獨心守此濩落身。斯豈衆所然獨子何殷勤叩門隨謁入俯仰色甚真。從容一笑粲不覺傾蓋新。念昔各從宦宿亳爲近鄰。溢言相引重嗟我曾未開。乃知國寶拙不悟王綏仁。高談喜未定佳句意益珍。幾有按劍感驚怪惠好頻。子方赴吏集朝幕旅食貧。不忍拜馬足會且掃朱門。獨肯閒見我惟子欲何云。乃言人生世取舍理莫均。譬之平地水東西南北分。感此重拜嘉幸子長相親。

答王升之

去家今來歸川陸萬里長。有官無祿食生理劇微茫。飢創何時瘳麥隴得扁倉。丁稚八九人我老自裹糧。不辭終歲勤一飽幸見償。所願杯椀足何取玉無當。向來無數青渾作可憐黃。想見冰玉姿膏沐出沸湯。誰作不祥語詛咒甚砭傷。姊人神所呵。坐使天雨霜。翁媼拜相賀。懽欲插翅翔。新詩果來謝。追悔如負芒。君惟文字戲筆木故逢場。豈願狷狹人爲虐變炎涼。且復置是事釀玉滿君堂。垂涎得涓滴。渴步轉頗狂。不嫌餅餌惡雖噦敢獨嘗。交易儻許可。事復有他腸。且毋火我屋。亦未穴君牆。乘除各醉飽前事永相忘。

七言古

作蜂室

栽基植甃作蜂室。其陽分孔便出入。懸窠毒螫非爾匹。百卉芳華登股膝。孫息蟬聯深洞房。露結膏凝如截肪。比功九粒冠百味。削滓猶堪資夜光。憐爾于人甚無負。一世分甘身獨苦。高崖熏灼彌更難。且復留連小環堵。

寄晁以道

江東野老奠蓁絲。弗洩肉山酒爲池。嗟我故人吏未歸。胼胝手板方苦飢。豈無盤飧寘壁圭。我之是物君非宜。近聞示病作居士。不似齊州稱主司。歲惡無乃饑所爲。自是不嘗食肉糜。書來中有七字詩。問訊勞苦開人眉。墨丸不減官險巇。著書寂寞來孔時。我曹老矣善自持。莫擬狂瘦勝痴肥。他鄉異縣久別離。明月千里長相思。

送高將永亭

大高殺身如伍尚。弟有子肯天未喪。小高自慕顏太師。能言兄守常山時。事隨日往長已矣。邂逅相逢識其弟。誰言恨不見古人。兩意恐非今人比。結髮行陣初齊名。志同不在同生死。苦遭文吏巧見詆。邊人至今猶墜淚。三年默默趨戎行。驊騮捕鼠非所長。趣裝定返雲中守。上書今遇尚書郎。

次資道韻

今我不樂何所爲。調笑盍各言其好。不願磐水南溟飛。但愛乘風北牕傲。大夫聲名過單父。即日去受東朝誥。固知爲偶我非齊。莫忘相從君與操。駿辯瑰章殆希有。玉堂金馬應須到。功成卻記雞黍期。同著青鞋映黃帽。

次韻大人正月十四日作

端閣夜許都人望。紅繖亭亭坐南向。燭龍影落陸海中。廣樂聲在鈞天上。華嚴寶藏光景出。雙鴛飛下蓬萊嶂。太平天子千萬歲。呼舞共作嵩山唱。小臣躑躅百寮底。未許外班陪末行。今來淪落一何極。山城裝點成窮相。苦吟漫欲酬節物。擁膝句作酸寒狀。搜抉渾如餌壽藥。長縮更似藏私釀。詩成竟亦勿交涉。欲取樓蘭經樂浪。典衣聊復酤市酒。一飲徑醉成昏忘。黃昏陋巷燈火絕。守把不費城門將。豈不見人生懽樂易生悲。惟有靜默長無量。

隴上遇雨

隴上怕雨竟遇雨。空山路窮避無所。昆陽之戰飛屋瓦。白登之圍矢交下。從者散去馬可憐。故人借我非我馬。上坡蹉跌已欹側。下坡流滑攢四腳。既僨而起倏復顛。墜策失轡心茫然。從者好在無自苦。履穿衣敝吾僨汝。我亦短褐不得完。掛樹一裂長尺五。此生辛勤身不辭。七歲嬌女三歲兒。泥塗模糊啼午飢。買餅一百汝勿啼。潭沱麥飯薤菜粥。咄汝豈得長食肉。仰天長嘆冠纓絕。下馬納履陣亦決。張儀舌在雖自知。范叔衣寒一何切。人生貧賤烏足悲。行吟不顧妻罵隨。寄聲公等勿誚我。富貴莫忘牛衣時。

答純益書懷

矯矯林間鶴。汎汎水際鷗。俱非鼎俎用。斗粟誰爲留。君師蔡義我施鍾。同時聲名今白頭。博士弟子動千數。邊記軍中陳與劉。黃金絡馬錦臂韝。印組丈二鳴八騶。席間設戟竟何味。車上負芒終可憂。人生在世各有趣。江東且復客曹丘。田橫刎頸亦義事。感知捐軀非所羞。此心會與君意合。今無古人何處求。不如置之酌美酒。同郡諸公皆舊游。耳熱眼花付一醉。雞蟲蚌鷸何時休。

重答

君文有如太史遷。多至萬字少千言。小詩未足見馳驟。要當著書名焉永。詞源一深幾千丈。苦恨舉世無長綆。少時白眼視嚴徐。老傍君門冉冉趨。聲價若許金滿斗。倦游銷減一毫無。雖貧終非兒女態。倔強時時編虎須。食貧我亦懷抱惡。泰山不毛秋瀏瀏。魔乾黍空酒味薄。飢死不學東方朔。

以鄙緣贈晁掾

握手喜相逢。何以贈契闊。解我鄙緜墨絲絛。槃君南海殼皮褐。結君獻愛君勿忘。祝君玄髮如許長。帶圍莫作沈家令。腰腹須稱東平王。秖憂道人骨相發。王塗駿駿弦上箸。金壺繫綬丙丁文。魚須寶笏搢錦紳。此時此緣亦相尚。參禪問道裴丞相。

儗茶

玉川涕泣訟月蝕。蟾蜍無光玳瑁魄。委照墨海鸛鵠石。恐是雲龍小賓壁。我家得之天人家。天家金盤薦玉食。豈堪書生嗽糠粞。牀頭什襲封未拆。不辭屑玉遺君飲。要君端緪坐肝膈。意中佳句甚了了。口不能道空脈脈。諸公椽筆好相過。莫道彭城饑水厄。

學易集卷三

五言律詩

寄人

聞道江家宅。椒蘭春自榮。道人今好在。歸馬大遲生。飛鳥山南路。浮雲隴上城。相看各多病。搗藥待君烹。

送成都漕

里巷居偏近。生平月亦同。開懷一笑語。轉首兩西東。共是塵勞內。全輸吏隱中。魚來動尺素。淮汴古來通。

送東之

受業師高第。居官郡右曹。掾非蠻語得。才有鵠書褒。會是人難及。胡然力獨勞。府趨空冉冉。誰得呂虔刀。

送王升之

翩翩捧檄喜。便作放舟行。愛客懷抱好。能詩膚骨清。蹇余身漭落。況此歲崢嶸。自是愁成醉。離觴不復傾。

諸公見過。野飯晚步輔之有詩。因次其韻。

野人城下住。巷底更誰鄰。秖有籧篨路。應無躍馬塵。客非俗士駕。詩似古人淳。載酒催公等。藜羹難重陳。

西溪次韻九首

終年倦城郭。夢入水雲鄉。酒美俱中聖。詩成獨擅場。高風助悲壯。皎月照清狂。露下如鉛水。沾衣笑淚浪。

攜手西溪陌懽顏共舉觴雲山滿目靜風月一襟涼但得杯中玉那知鬢後霜何妨擊尊破故作聽歌長

英英數君子貧甚亦清門蕭散俱相好疎慵每見原玄談得涇渭芳意有蘭蓀從此窺名理金篦刮眼昏

漁人一竿老蠭蠆半飢虛豈有令鉤直惟應恨網疎有時脚不襪自笑食無魚我自餘尊在愁眉爾暫舒

秋風張川谷小汶亦容舟落照收長纜隨流試短篙隔溪聞鼓枻臨海試觀濤解賦南州浦前身何水曹

洞庭明月下天地一冰壺悅對瑤池雪驚逢璧社珠窮鄉悲百粵勝槩憶三吳誰作稽山伴秋風入鏡湖

輕雲巧迎月高柳娟疎光城壍傳嚴鼓尊罍動急觴望迷山四面影占水中央清絕無人地居然五友鄉

幽人若幽鳥適意但卑飛宦拙羞潘岳才多笑陸機不堪尸馬革幸未泣牛衣來往灘溪上鄰翁有釣磯

柯亭三弄笛慘栗易悲風妙曲來天上飛花落酒中翠屏虛在望玉鏡迥當空摹寫何人解王維老畫工

次舉將叔韻寄壽陽三首

撫枕得滂湃開軒延翠微乃翁故時客何許更言歸有輿添書滴無心傍釣磯惟應一大事策杖到禪扉

苦竹溢江宅黃山秋浦亭猿聲作頭白客淚對衫青笑爾悲鳧脛知吾寄水萍時時賴嚴尹小隊出郊坰

丈人文力健能事與心違彭澤秔田少襄陽菰菜肥紫團生雪液蒼餅破雲衣持許無人寄慇懃小陟歸

題張氏園亭二首

蒼頭奉笻竹稚子試春衫共著野人服來遊居士巖園蔬佐酒椀藥錄貯書函草草非難得從今不計凡

岸齋隨漁屨林桃映舞衫定非銅雀樹似是雨花巖僮有家千指書多日百函斯人太高語吾意祇塵凡

與李深梁山泊分韻得輕風生浪遍五首

大澤水常滿秋來洲渚平游鱗不能渡短棹若爲行氣吐西江蜃風搏北海鵬波濤未可料汨沒恐身輕

從今魚易得居與水相通世事青天外生涯高浪中蒲深疑落日萍轉覺回風勘爾終身計鴟夷是范公

爲問風多逆舟行太緩生漁歌不用調水宿莫論程飽有雕胡飯香無錦帶羹相看乏酒飲愁劇似淵明

莊生語逍遙元子稱漫浪此身如土梗雕刻不成樣何心解賓戲猶欲避官謗默默難具論幽愁浩盈望

丹鳳不出世鵬翮上林枝黃鵠非所擬翔集偶爲期風高不易到歲晏仍苦飢扶持幸有托敢厭路逶遲

舟中二首

野水今年長青田入白湖鄉音聞驛馬風力驗檣烏永夜眠雖著高秋病未蘇常憂北山拜辛苦倩人扶

故國風烟外飄零隔歲淹今茲去拘窘行復見安恬未擬親酒盞何當疎藥奩酬恩無處所香火供盤跚

使邕作十四首

自昔和戎便于今出使光邊烽宵不見漢節歲相望州邑三鱉遍溝封一葦航太平無險固道德是金湯

虎北奚南迴居然帶礪全百蠻天上樹千里掌中川羲幕宜逃漢山戎莫病燕即今風脫地渾古兩河田

禮爲王人重關亭道路除荒城初部落名鎮古巫閭習俗便乘馬生男薄負鋤傳聞斷腕地歲歲作棲居

但逐銀牌使何堪記驛程路迷如欲盡山轉忽通行列仗東丹騎先驅渤海兵鑿空誰計此曾未及長纓

寒日川原暗頹風草木昏捉襟愁肘見語客畏聲吞曠漠疑人少倉皇覺馬奔勿驚銷鞞肉長遣節麾存

神水堅冰合沙場寸草無長疑淚是血誤喜唾成珠書出驚貂鼠宵鳴厭訓狐悲歌人不應自覺寸心孤

北嶺能捫斗南岡欲摘星舊聞空耳滿異域得身輕好築嫖姚塚仍刊車騎銘莫言天作限關路有松亭

鼓角霜初曉簫笳日欲曛莫爲天外意只作夢中聞問道無人迹嘶風有馬羣山高飛鳥急決眥入層雲

一作重山去頻看破鏡飛長悲青塚怨莫忘白登圍禮覺周旋異心知笑語非南飛何處鳥安得與俱歸

喜闕人皆勇誅求俗故貪爲謀不耐暑嗜味獨便鹽已怪今生到寧能一夕淹長安遠如日北斗望爲南

今日朝元仗千官兩掖門從容魚藻宴供奉柏梁尊厭服貂裘敝愁看桂酒溫誰知廣文淀水面箔爲罾

置酒穹廬曉僧山合管絃應線地褊小難遣舞回旋風急皮毛重霜清湩酪羶君看東嚮坐貴重盡童顛

王春今日是北歷自相忘厭食乾羊味如聞生菜香隴梅渾破臘燕鴈正隨陽時節催歸興憑陵天際翔

此歷立春後一日

日覺筋骸耗中宵慘未寧厭看山瀺灂快見柏青青記里無官堠依身有短亭心驚此何地生死一流萍

病中

病如漳浦臥一腹果然浮不著三升飯能容萬斛愁水聲回別浦山影到中流遣興須憑酒慇懃爲汝留

曹紘陷交阯十七年與其母逃歸得官汶上求詩

曹侯將家子異域久飄輀人獨憂孤乳天方借海槎亡弓終在楚去鶴會歸遼凜凜今如許風霜看後凋

答景亮二首

門無車馬迹臥榻兩閒人野服風前薄園蔬雨後新絲桐叔夜燥香火爭名眞斜日穿簷入悠悠對隙塵

吾廬亦自愛況屬仲春中賓榻疎簾隔鄰園小徑通何妨書奏亂未遽酒尊空更約高人過當軒看偃松

七夕

夜永風露下庭空簾幕秋盃盤延素魄針縷動雙眸天上秖今夕人間寧少留如何一水際歲歲此相求

五言排律

寄贈

絕世丹青業中臺雨露辰帥門推上第王室見名臣磊落儒林丈風流畫省賓燕朝分錦仗僊直近楓宸

鳴鳳丹山穴占星紫水濱殿廬俄厭直藩社此班春山節還銅虎京符換玉麟威行三輔地歌浹兩川民

已喜徵黃霸無勞借寇恂即應公簡上會見俗還淳歎昔時難偶逢今勢莫均楚材難入晉漢法近沿秦

稽古皆前列希風絕後塵斯文如汨沒吾道久湮淪海嶽功歸聖熊羆釣有人藍田仍產玉郢匠早揮斤

周歷方開永蕭規欲盡循天時知會遇人力漫紛綸夙有摻絃使今逢斂板親猥慙牛下走敢玷席中珍

迹遠龍門峻心懷燕厦仁緒言聞已舊從此更書紳

答貧道

都尉聲名後篇章不乏才談高正始際詩自建安來險怪探龍頷甘珍味豹胎陰何長有思郊島漫相猜

白雪憑誰聽黃花入衆陪楚醒寒水薛蜀興動官梅晚艇翩翩鳥秋濤隱隱雷水兼天浩蕩山爲日崔嵬

麗藻煩三復愁腸殆九回自慙無世用莊語笑迂駘

七夕戲效西崑體

終年情脈脈此夕夜遲遲玉宇秋來闊珠簾夜後宜仙娥月爲姊海實樹生兒露共雲車下風將鵲扇移鈒盤空有淚椽筆未成詩借取揮戈便金釭更百枝

七言律詩

寄葉勤次其韻

五斗折腰俱爲貧詩書律令若爲分西山今朝有爽氣北闕無時飛白雲一紙綢繆三歲字七言慘慄九章文故人好在長相憶悵望江皐麋鹿羣

送趙侯思恭

西城冠蓋日初曛南浦笙歌夜響晨何許煙波千頃隔爾來霜月一鉤新名花只許平泉有開讌誰如北海頻我亦尊前舊時客獨將衰白臥漳濱

用公允韻送介叔東歸

曾曳長裾何處門楚聲悲壯不堪聞侵陵急景東都雪觸忤新愁南浦雲未信書生歌嶽嶽要令天子禮云云少年持許今安在拭目翱翔鴛鷺羣

次王彥昭寄蘇景謨青莊園亭韻二首

丞椽分曹付舊規翩翩文彩妙當時何人誤讀雌霓賦他日眞成幼婦碑曲水流觴如故事平山行樂有新詩春來想見棠陰盛可但詩人別後思

誰道前賢迹已塵園林氣象邇來新高山流水有深意翠竹黃花如故人小隊郊坰時訪客後堂歌吹獨留賓汶陽寂寞無佳賞臥閣翛然過一春

涵輝閣次韻

光風冉冉動平湖花草幽香滿坐隅蕭暖頗如懽伯在蕭閒宜與此君俱可無刻水乘舟興端是郊居作賦圖借與禪翁有幽事一支筇竹倚園蒲

行次長風沙次韻

青晨喜氣動江流兩見新篇到小舟石裂崖頹非快意風聲鶴唳亦消憂已令雙鯉隨梅使更不飛烏倚柁樓興味從今得嘉境著書應不號窮愁

遊白雲山次韻二首

不到山中寧久如兩日闊然或闊疎每憐身留只意往何事子行令我居莫向山僧疑入定但從溪友試觀漁朝來新作幾雨展更待西原春雨餘

數子讀書渾欲狂深山縱汝共徜徉千鈞脚力有底健萬丈心情如許長對景吟哦亦有意逢人笑傲若無旁幽花細草何足賞歲歲天邊仙桂芳

次孫君汝弼晚步韻

寂寥誰過仲宣樓遊遍斯人肯小留多病兒童便食粥忘機鷗鳥共臨流賦成擬學張平子志大空慙馬少游載酒從今相煖熱著書應不號窮愁

張大年覽文與可墨竹及先人所題與可挽詩見惠長句因次其韻

墨妙蒼茫雙玉枝賞音悲壯七哀詩多慙寂寞青氈地又得風流黃絹詞往事白楊無數拱餘生衰鬢不堪垂聲沈影絕何人識賴有柯亭可見思

次介叔韻

酒船定向江東去知有風流賀季眞北嶺南崗元自熟短楊高柳邇來新老吾官職渾無味壯子文章最有神知欲絃歌且三徑徵君莫自傍風塵

次胡仲道韻并簡公允弟

幾年書不到江東知我忘形事事慵南阮最貧方遠宦阿連同調且相從狂生肯信原非病妄校須慙廣未封安得論文如定力不眠長聽五更鐘

次大人二月三日過吳德仁韻二首

溪上高人稱福吳一尊深喜共爲娛步行可是困公子日晏不應騎灌夫縱履全勝駟下澤緩歌長欲聽提壺行年八十心如水正覺公非稔阮徒

一一郊原春事催客愁今日爲君開柳枝鸜鵒未成舞溪面葡萄初潑醅曲水便應詩句滿稽山那復酒船迴海棠徑裏紋楸石爲爾從今得得來

次竇子野韻

不辭身熱野田風水引霄環入眼中麴米願公多樂事銀犁憐我有深功博聞可但百間屋愛客未嫌三斗葱天麥壽人安敢獻莫令堂上一尊空

次黃元仲韻

幾年流落喜東歸笑語相懽此一時轣轆小車眞快意伶俜短杖且扶危新詩遣興幾成癖濁酒忘懷定不癡政恐爲官拋我去除書聞已下京師

題僧道誠應緣菴用李端叔韻

歷歷孤蹤不可羣應緣聊寄夢中身無絃琴裏本來曲枯木巖前元自春詩句已多猶恐少禪機雖舊不妨新鄉山更好莫歸去且伴蒲團夜坐人

惠山寺

從來未到山頭寺應在武陵深處藏漢水丈人生自拙香山居士與何長四旁島嶼娟娟綠萬頃菰蒲靡靡香且醉尊中眼前物瀛洲蓬島兩微茫

龍山寺

晚色翩翩烏帽輕道人警去不關情高山流水爲誰說翠竹黃花空自生急雨欲來先暑氣凉風已過卻秋聲後期好取歸時月照我深崗處處行

又泛西溪

春晚西溪入勝游白楊花亂綠波浮欲延笑語遲行酒要盡溪山緩放舟灘上時看魚撥剌林間靜聽鳥鈎輈年來儻活千戈際強把閒吟寫我憂

題半隱堂

一堂圖籍自陶冶三徑蕭關俱歲華定非平恩許侯宅會是仲長公理家端居雅不煩捐擔佳設頗嘗成咄嗟惟我身閒數來往徹社一泛即生涯

和長歷賦紙閣用王介甫韻

頂還平直得中方肯作僧庵半夜牀脫帽不憂風栗烈燈爐仍助日蒼凉黃音正自鳴琴便宴坐何辭問疾妨我有陂塘三百幅禦冬眞欲倒歸囊

和石友

卜居無賴款郊扉忽忽春還樂事微莫道身貧非是病由來人瘦不知肥讙呼豈肯觴三爵落魄誰如帶十圍富貴功名更誰是且來同醉莫相違

和曾存之約遊北園

主家草曲小桃溪客有詩名杜拾遺煮酒未成逃暑飲夾衣猶及惜花時樹間日下潭潭蓋蘋末風生寸寸漪一醉百篇供草聖主人捋取墨爲池

和王景亮席上

兒曹付汝莫相關來伴詩翁作醉顏花似有情憐客老竹應無意惜春還已憑玉麈消爐篆不怕金輪照屋山尊俎重開定何日北溪流水正回環

東南秀羅亦佳山而近用前韻約遊

遊近飛蓬身事輕異鄉風物不勝情出無輿馬自憐許食有鱸魚空瘦生失路漫漫迷日影並溪灑灑灌田聲似聞更有佳山在試卜東南十里行

答尹彌爾

門巷相看經幾時重來新事如弈棊從今碌碌自我拙爾後錚錚非子誰每驚咳唾盡珠玉定有錦繡生肝脾人生蓋棺事乃已一笑一噸安足悲

答劉槩石隱

春來深覺境傚然幽鳥簷頭接翅眠落寞久知身是夢安閒更喜日如年江山南國樓臺外桃李東風錦繡邊野興暫成沂水浴故人盍駕越溪船

贈秦帥吳子中

河嶽根源稟植堅金行鼎鼎應弧懸執珪阿閣三階上建節元戎十乘前都護已高延壽最中朝深記弱翁賢從今看似張丞相富貴康強一百年

重葺前堂榜曰學易景亮六丈寵惠新詩謹賦二詩上謝

並舍荒蕪三四莽稍營軒檻便幽深已將種木待休影未暇攤書聊洗心投老篇章愁脈脈隨緣香火靜愔愔從今掃灑供雞黍知有高人肯見臨

草堂門徑邇來通好事何人肯過雄故與圖書爲伴侶可無風月到簾櫳生平適意絲桐內老去忘懷麴米中感激新詩百金重貧裝從此不憂空

舍弟寄茶

吾弟餉人眞不惡建芽來自禁煙前一杯未易陽侯厄四兩應爲蒙頂仙病子頭風如得藥酒家中聖殆忘眠平頭奴子堪銜椀可帶樵青竹葉煎

遣懷

此身爲客幾東西萬物須于一馬齊山色不隨春草綠邊聲長伴夜烏啼官遊碌碌憑誰記簿領紛紛爲底迷猶喜官輕無局事不妨酣寢過晨雞

學易集卷四

五言絕句

坐進庵戲作

自吾營此庵邊徙屢有無壁間故人文今獨與我俱結以不根茅闔之無鑰鎖堅密烏有身非坐常宴坐閒蒲與方竹伴我守幽閒夜闌得禪趣明月窺窗間

王升之絕句以詩成有共賦酒熟無孤斟爲韻因次其韻

端居得韻詰不作涼秋悲快若彈丸轉知是王家詩之人嫻辭令病起猶越聲不最蒼蒼鬢屬和愁僮成客來問玄解付與尊中友我口不能言此間甚多有欲逃蘇晉禪苦乏陽城俸鄰家稱子貧懷酌與君共憶昨艤機間月白雲水葬妙語同賞心請君來重賦且無遽典衣素書堪下酒旋斸金鈴黃栽軒娟重九念當歲幹蠟少別友中玉夢寐大刀頭安得廬橘熟

霜蟹豐雨蓼磊落登盤盂.解顏傾咀嚼.驚我愁獨無.
庭堦脫葉靜.岌岌高井梧.鴈聲排雲去.歷歷心不孤.
夜寒悽不寐.起坐彈鳴琴.之人邈雲漢.空盃難獨斟.

梅徑

幸蒙託根地.歷歷分著行.莫遣桃李妖.壓我玉雪香.

蓼軒

朝暾媚花木.戶牖延榮光.新沐晞我髮.悠然成坐忘.

竹里亭

雖無白家池.竹是九之一.新萌如許長.來歲障夏日.

藜杖

雨衣類檥棟.野鬲號不借.扶此枯藜根.行田北山下.

學易堂作

幽居澹無營.飽食心晏如.老不任作務.讀我少時書.

七言絕句

和張赴供備

騎曲休歌出塞愁.滹沱名馬鶴翎裘.文章不暇三冬足.肯相由來萬戶侯.

桓桓壯氣敵陽秋.冒雪衝風不蔽裘.天子方修上林苑.戎王莫怕義陽侯.

和初到嶺二絕

到海渾如痛定時.不辭追賦道中詩.趁虛羅米非閒事.莫倚文章堪療飢.

欲語吞聲且復休.異鄉風物伴牢愁.鉛華不爲無人識.獨自妝成卻自羞.

玉簪花和希純

有香無色不因春.端是書生席上珍.同作鹽賦詩客.定非歌舞賞花人.

根移少日便花開.數子殷勤手自培.更覺素衣成鶴唳.王恭定向雪中來.

玉蘂花開動玉宸.唐昌觀裏夜逢眞.仙人瓊斝初無比.直恐芳心卻未申.

鳳尾成陰焦葉重.金鈿相對菊花繁.眞悲塵世無相識.佩蕙紉蘭有屈原.

孤潔偏因霜露成.春花無數不知名.祇應新沐彈冠客.要爾相宜一倍清.

日日花前醉賦詩.多情休誦北山移.沽巾不要時人學.獨爲秋香插一枝.

姑射山前鳥約非.秋風滿意未成歸.仙人一去無留迹.墮珥遺簪作雪飛.

藍田故有他山錯.瑤旆瓊旒碧玉干.左紫姚黃滿金谷.野人留取作雞冠.

贈王安國考樂

羣花銷盡獨芳菲.淡沐輕簪知爲誰.寂寞書生久無意.風流別駕合相知.

和州州園

解鞍休馬暫肅然.雖晚猶堪一醉眠.所到園林且爲主.若須吾有是何年.

又泛西溪詩十首

溪小縱容觧艇舟.一榜聊復寄春流.縱橫不用施篙棹.自有教隨水上鷗.

溪頭青草弄春柔.一帶花開動客愁.貪看波中錦紋石.不知船已過芳洲.

春水微生放鷁初.和風習習日舒舒.洲前且爲停輕楫.待摘蔞蒿煮白魚.

扁舟如箭過前灣.飛鷺多情送我還.張起片帆風正急.回頭已失蔡公山.

天生橋畔水交流.夾岸花飛送客舟.時聽山禽歌一曲.何須吹笛舞涼州.

下瀨忽驚花滿樹.踏舟常恐酒盃翻.鼻頭只怪香風遠.知是行過桃李村.

寒沙如雪水如藍.歌嘯中流興半酣.祇恐驪龍驚睡覺.呼風吹浪濺春衫.

春樹連山水浸雲.櫂歌初奏浪花分.溪神爲我添風色.十里歸來日未曛.

淡淡春煙夕照微.渡頭已覺行人稀.玉樽未盡賓朋意.兩槳何妨待月歸.

岸邊漸長陶潛菊.洛畔初生柳惲蘋.自學操舟猶清泚.從今休笑往來頻.

次黃富道兌山釀韻

溪嵌窮谷日涓涓.惆悵詩情卻泫然.政使家貧無麴米.猶堪烹作惠山泉.

寄張竦

張侯生意秖如瓶.出入艱難亦自成.卻縱陽夷差獨樂.此中何物不堪盛.

和定國湖上

溪光涵影碧蕭蕭.四合深林不見梢.寒暑若言無避處.世間那有況雲巢.

雨過松篁多樣翠.風迴蘋藻一般香.玉蘭桃李非無意.興味由來靜處長.

菰浦深處水藏波.邂逅相忘自嘯歌.曳組縻龜知底用.永證消得一漁蓑.

酤酒添瓶趁晚飢.冷淘堆椀照銀絲.棄芹有意無由獻.此味君王恐未知.

鷗鷺鷗鷺樂更眞.夷猶溪水碧粼粼.全如傲世佳公子.泛泛波間不可親.

盤中擘粒試垂綸.與子應非臧丈人.渭水何須笑溫水.絕勝憔悴楚江濱.

夜坐示兒姪

露下天高秋氣清.北書不到鴈無情.且將款曲終今夕.遮莫鄰雞下五更.

尊香醪泛菊枝菊.豈獨春風一一回.自憐寒往菊途客.不恨飄零卻恨開.

戲示語道

鄧更南驄持望重.將軍赤兎得勳多.乘黃驌驦今相見.坂下烏騅奈若何.

麥隴

麥隴漫漫宿雞黃。新苗寸寸未經霜。手中馬箠餘三尺。想見歸時如許長。

次韻宿夫井呈庭誨

爲問尊前醉阿誰。韓娥應轉縷金衣。何須料理沙邊客。更遣梁塵作雪飛。

臥隨編草依龜背。行踏冰泥上馬堰。卻望高城在天上。故知李郭是仙人。

答景亮

十札新詩忽見投。華端高興不能休。願將筋力如公比。安得耽書到白頭。

以茶寄安國

苦茗榆旗誠鄙甚。密雲龍鳳太高生。一甌爲寄忘年友。此味應須識此情。

闕題

君家十畝秦筐棣。解鑷冰玉香。山東麥飯葵羹客。有底詩情合得嘗。

先寄左軍語道

已喜仲容連騎去。更思小陸度山來。賦槐白土愁顏甚。喚取溪傍一笑開。

咏呂步舒詩

先生卵翼計平生。針芥相投禍欲成。自是禪斤非妙手。郢人爲質卻無情。

繙書見舍弟去年自壽歸鄆道中詩。悵然懷想。久不作詩。因集句爲答。用消城體可歌也。

春深逐客一浮萍。何處淹留白髮生。山城過雨百花盡。野渡無人舟自橫。

青春白日坐消難。須著人間比夢間。八公山下清淮水。明月何時照我還。

汝陽歸客淚沾巾。莫厭傷多酒入脣。暫時相見還相送。水遠山長愁殺人。

荒山野水照斜暉。綠滿春深好染衣。請君問取東流水。來歲如今歸未歸。

尋思百計不如閒。塞馬重來事偶然。皇恩若許歸田去。頭白昏昏只醉眠。

詩成吟詠轉淒涼。獨宿空簾歸夢長。長年事事皆拋盡。惟到尊前是故鄉。

重送成都漕

曾遊淮上愛清流。況子官爲郡督郵。可賀呂虔賢太守。佩刀應得不須求。

口號

孟仲爭秋毒熱新。自今三指算歸旬。已判明月隔千里。可對茱萸少一人。

面目已渥詩寄去。笑談須待自將來。香泉不煮雙金橘。候取歸人趁菊開。

闕題

北堂手種蘆田玉。采斷不隨蓴芋疇。遲來留得花爲佩。付與吳儂可療愁。

又景亮惠藜杖賦絕句以謝

藜根嬌嬌似枯松。扶我蹣跚病力窮。置几賜餐非所望。康寧願學樂全翁。

銀角桃枝空有賦。鐵根藜杖可無詩。從今客到迎門待。還我維摩未病時。

張辟疆

老畫駸駸不可攀。風流依約片言還。小兒若悟他年事。肯使生心涕淚間。

覓竹示子勉

爲覓新篁雪後移。殷勤都莫道根知。道人要作騎龍杖。與子相從到葛陂。

和公度

多情佳客送春來。雉尾貓頭次第栽。從此庭前共蒼翠。天桃繁杏不須開。

松石

長茂用武子流沙作松石。既成示予。而武子來請作小詩歸之。并簡吳筆端陶冶不無神。紙面流沙秋後雲。點破沙痕便成水。一溪松石浪沄沄。向來愛鼎已成癖。今日還書眞是癡。不分多求董威輦。只應重老李咸熙。

恩赦放還集句先寄鄉中弟姪三首

去年當日別東都。魚鳥猶疑畏簡書。詔恩許逐陽和至。只向長沙住歲餘。

攜孥衡雨似鴟梟。終日思歸此日歸。自爲野客尋幽慣。不用登臨歎落暉。

閒思往事似前身。羞見黃花無數新。我家孤姪在海浦。遍插茱萸少一人

學易集卷五

表

賀郊祀禮成表

肇稱禋祀。對越昊穹。慶熙事之告成。綿庶邦而均惠。郵音下逮。輿頌交欣。臣聞祭不欲疏。莫如仲冬三歲之制。神何由降。厥有黃鍾六變之音。恭惟皇帝陛下。至誠感神。明德恤祀。緝熙累聖之典。茂對一陽之正。彰明察而合柔祇。報本始以侑烈祖。帝敢儲祉。孝饗流光。三階以平。知神靈之燮答。一人有慶。宜惠澤之風行。臣夙奉明恩。茲臨近服。駿奔無路。竊抃于懷。

賀太皇太后表

大郊訖饗。帝室受釐。修賀慶之禮于宮中。沛赦宥之恩于天下。書文所被。蹈舞載懽。臣聞詩歌肇禋。以熙文王之典。漢徙泰畤。必就長安之郊。洪惟盛時。克有成憲。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姒之聖。御成康之朝。心勞七年。體正萬事。海內充實。足以制禮而備多儀。天子聖明。宜其執玉以見上帝。乃稽列聖之制。肇舉圜壇之文。禮行一時。慆動四表。臣親逢盛際。服在近藩。雖莫預于駿奔。實退深于慶頌。

賀郊祀禮成表

升泰壇之燎。始竣事于國陽。下丹闕之書。遂覃膺于海寓。臣聞人本乎祖。莫如配天之崇。禮行于郊。是爲

燮帝之盛。恭惟皇帝陛下丕顯前烈。翼宜重光。自迪典謨之言。克勤牲幣之事。四時歷款于原廟。五歲再見于合宮。神靈居歆。聖敬益廣。乃延長日之吉。肇舉圜丘之儀。頌思文之功。以追侑我烈祖。隆大報之義。茲徧走于羣神。至音繹如。精意孚盡。物以德享。神祇祖考既安樂之。恩如春行。繇寡孤獨無凍餒者。書文所譬。蹈舞載懽。臣越在外藩。欽聞盛際。古有分土。雖莫預于駿奔。邦之榮懽。退不勝其竊抃。

賀太皇太后表

圜丘祀帝。大報而徧羣神。宣室受釐。推恩以及四海。臣聞漢家泰畤。因天子所都而爲居。周制肇禋。率海內之職以助祭。若古熙事。屬我盛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保佑一人。纘承六聖。寶謹刑政之不悖。寒燠雨暘之孔時。七年于茲。百度成若。以此致享。固氣昊未達而誠通。宜其居歆。若影響相隨而福至。踵祖宗三歲之後。叶天地一陽之休。靈光燭臨。民氣和樂。暨東朝之共治。偉元祐之初郊。載祀之常。今日其始。臣夙叨眷遇。茲備藩方。職畏簡書。莫綏甘泉之仗。身先民吏。共揚嵩極之聲。

賀册皇后表

以世主之尊。而二姓之齊。好當陽亭之會。而六禮之備行。慶肇始于宮闈。福遂流于海宇。臣聞周有建國立制之利。以觀陰禮之修。漢稱繼體守文之君。亦資外戚之助。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奉承先烈。保佑聖圖。聿增治具之修。永言宗事之重。順迪經義。備舉國章。退深抑其私親。外博謀于庶姓。日咨種德之裔。乃叶倪天之祥。龜筮告期。已嚴于茂册。褘褕受服。將事于大宮。三靈交和。九廟增重。臣久參近列。方守外藩。

〔案一此下有闕文〕

賀册皇后表

備行嘉禮。內統正于宮闈。肇建長秋。外始基于風教。書文所暨。蹈舞載懽。臣聞禮之本在昏。以承先祖之重。帝之嫡稱后。斯正小君之儀。人之大倫。古有成憲。恭惟皇帝陛下。道主簡易。治隆本原。勤學而民心親。正家而天下定。將執祼獻之禮于七廟。且視膳羞之養于兩宮。雖詩書所稱。本乎內治。然唐虞之際不其才難。所得塗山之賢。以充椒房之重。臣欽聞熙事。越在侯藩。身滯周南。雖莫綏甘泉之仗。化行江漢。行見誦關雎之詩。

賀同天節表

正陽主夏。物迎假大之期。浹日爲旬。數備萬盈之義。天佑帝歷。時生聖人。慶邦國之休祥。極海隅之歌頌。恭惟皇帝陛下。功貫天地。聖侔祖宗。朝廷宿道而向方。蠻貊請命而下吏。作新憲度。招顯俊良。嗟天下于山獄之安。結人心于膠漆之固。周家卜歷。過七百載之期。漢殿稱觴。上千萬歲之壽。

謝先公復官表

沒齒蒙羞。稍從昭復。閽門瀕死。更許生還。聞命震驚。感恩哀慟。伏念先臣某孤立一節。歷仕四朝。先帝擢升本由神考之遇。元祐論列。實踐熙寧之言。繼諸老以立朝。先衆人而去位。黨議大起。削籍無餘。誣搆橫加。蓋棺未已。賴先帝徐察無根之語。迨陛下大布惟新之恩。雖極孤危。亦豪貸宥。重念臣嶺表數歲。門中

十喪舉室遷離先臣客殯于他所有司逼迫老母病終于半途骨肉無以相收道路爲之流涕巢傾卵覆分無此生雷動風行忽有今日矧屢下夫恩旨且備聞于訓詞察蒙惡之未昭稍還舊秩憐墜緒之將絕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獷俗獨恃遠以偸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僞漢國主劉鋹性惟凶惡識本庸愚以虐害爲化風以誅戮爲政事制火牀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剉碓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刀鋒之不快用鋸解以恣情戮割刦屠窮彼殘害一境籲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衆心後后如望雲霓我皇帝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遙稟睿謀舉軍未及于半年乘勝連平于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摧除劉鋹遠懼傾危尋差入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姦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遛于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棚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銀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留兼于諸處收到新出僞命文牓皆是脅合逆黨以拒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僞禎王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翻覆認此狂迷尋結戰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咸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効命八十里鎗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城壘其劉銀知城陷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甚崑崗之火投戈散地甘從涿野之誅劉銀則尋卽生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沾襟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算遐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殊方旣入長承日月之迴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降祐其劉銀幷僞署判六軍十二衞禎王劉保興太師潘崇徹等幷舉國軍兵及太史內太師鄧澄樞列聖宮使六親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大將軍內侍中辭崇譽等朋助劉銀旅拒王師旣就生擒合同俘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擬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昇州行營馬步軍戰棹都部署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臣曹彬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靡類不無害霣之威皇君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役所以表陞慘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啓萬世之基應千年之運四海盡歸于臨照八紘皆入于提封西定巴邛復五千里昇平之地南收嶺表除七十年僭僞之邦巍巍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遠被頃者因緣喪亂分裂土疆累朝皆遇于暗君莫能開拓中夏今逢于英主無不掃除惟彼江南言修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內懷姦詐之謀況李煜本是駭童因無遠略負君親之鞠育信左右之姦邪曾無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修葺城壘欲爲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抵拒之計我皇帝度深含垢志在包荒輟青瑣之近臣降紫泥之丹詔曲示推恩之道俾修入覲之儀期暫詣于闕庭庶盡銷于疑間示信特開于生路執迷自履于危途托疾不朝堅心背順士庶咸懷于憤激君親曲爲于優容但矜孽豎之愚蒙靡陷人民于塗炭累宣明旨庶俾自新略無悛悟之心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于用兵大江特創于長橋銳旅尋圍其逆壘皇帝陛下尚垂恩宥終欲保全遣親弟從猛歸迴降天書委曲撫喻務從庇護無所關焉終懷虺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逆寇肆兇徒則刦掠王民勞我大軍駐蹕周歲卽人神之共怒復飛走以無門貔貅竟効其先登蟻虱自

嶺南道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都監朱惠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剪

罪弔民明王以之耀武我國家仰稽玄象大啓洪基將復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霈

露布

擬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嶺南道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都監朱惠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剪

悲于相弔。臣等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姦臣無漏于網中。李煜生擒于麾下。千里之氛。霾頓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于虐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誰皆鼓舞。有以見穹旻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遙稟一人之睿略。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僞署臣僚以下若干人。既就生擒。合將獻捷。臣等無任歌咍樂聖。慶快獻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策問

經學

問六藝之學。亡于秦。存于漢。然自漢以來。諸儒異論。當時無以折衷。故兼收而並用之。施、孟、梁丘易。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公穀春秋。皆立學官。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綜所以久六藝之傳者。諸家之助爲多。國家廣學校。訓經義。易詩書三禮皆列博士。此甚盛德。至于春秋則尚讓遜未遑也。意者其有待耶。且左氏公穀之書。自漢至于今並行。未能偏廢。將採劉歆之論。皆立學官。則疑非所以一道德。將放三家之言而去取焉。則質之聖人。孰爲得失。不然。雖陸賈啖、趙、孫復、石介之徒。苟有得于聖人之意。無不可立者。此皆學者所宜言。上之所宜聽。諸君其著之。勿忽。

武功

問昔馮奉世有功外國。蕭望之以爲雖有功效。不可爲後世法。奉世卒不得侯。郝靈荃奉使。傅默聚首至京師。而朱璟恐後之干寵者爲國生事。踰年纔授郎將。此兩公長慮顧後。謀國深切。然往時義陽擊斬樓蘭。定遠通道西域。錄功受封。流澤後世。施設之致殊科。而詳味其旨。良各有以。夫主上乘先皇帝討擊之威。元年。夏人犯塞。不戰而遁。二年。縛青宜結。西羌震讋。此亦乘聲投隙。不可失之機會。脫有志略之士。憂國發憤。見機而作。一建非常之功。則議官文吏。得無拾蕭宋之餘以扼之耶。幸折衷其是非。試豫爲之處焉。

治法

問周之盛時。法謹于上。人循法于下。有善莫之蔽。亦不能蔽。不善不能容。亦莫之容。信誕實僞。不可掩如此。故五州相資。所資必進。五家相保。所弗保必廢。當是時。在上者無爲也。取舍寄之衆心而已。傳曰。鄉與朝爭治。蓋謂是矣。國家一德同俗。爲日已久。宜若燦然向風。比隆三代之盛。今也猶患其不然。人無常心。士無正智。昔所是者。今以爲非。此所貴者。彼以爲賤。私義偏聽。詭情匿智。上莫得而察也。使天下之人。爲善不得進。爲惡不患廢。如是者非特草野之民。學士大夫預有焉。其故何哉。夫豈教之不至歟。將賞罰未明。好惡不一也。今將鼓厲風俗。使好惡不殊。情實無隱。取舍同于上。有同于成周之時。諸君以爲何施而臻此。由堯舜而下訖于周。道德明。法度正。著于書。具在也。自秦而下訖于五代。則得失成敗之致。爲多故矣。其迹亦有史存焉。學者據經論世。自秦而下或略弗道。抑嘗攷之。高光創業繼統。文景風俗醇厚。武宣

制作中興。顯肅嚮用藝文。語兩漢者。于茲爲盛矣。蜀與魏抗衡累世。二晉雖遷享國尚久。中原江左。建立相望。唐有天下。與于貞觀。盛于開元。肅憲文武。皆號治世。彼其所志所爲。所造所就。雖不一道。然施爲之方。其必有得。傳不云乎。亂國之法有可隨者。況歷世之盛而可略哉。朝廷稽考古事。施之有政。厥如弗及。諸君其按舊史著之篇。以待採擇焉。

勸農

問先王井牧其田野。以任民。什伍其人民。以治野。制爲法令。使參相得。然後建官設屬。爲之帥厲。當此之時。田疇則闢。溝洫則治。倉廩則實。雖有水旱。人無菜色。傳所謂積于不測之倉。于此有焉。國家疆理海內。廢田不墾。穀粟之獲。不可爲量數。又有常平義倉。以逮貧阨。公私之給。宜若裕如。而歲一不登。人有飢色。至或陷于死亡。何其食之不贍也。夫利原于天。物布于地。古之天下。亦今之有也。而多寡贏不足如此。無乃民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糜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夥歟。不然。治野之法。放于古或未中歟。古人有言。行其田野。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諸君以所見于今。效所聞于古。遠思利害所在。庶將與執事者共之。

通商

問古者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而天下無事。夫錢刀之利。布帛之用。金錫木材。魚鹽果蓏。器服纖嗇之物。彼編戶齊民。闕一不具。有不可以終日。而況上之人哉。故先王制商賈之職。使之通功易事。因利轉徙。非有調發期會。而遠近之貨交足。此亦天下之至術也。及至後世。上好而下有甚。無用之器。難得之貨。紛紛爭出于是。游手益衆。本業益壞。諺曰。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蓋農之人一。而工商之人百。自漢以來。議者發憤爲言。未之有改。國家承平歲久。生齒充盛。游手末利之人。視前世不能加少。然而貨賄之積。猶有所未通。此其故何也。夫二邊爲國捍蔽。常患穀貴而食不給。三江五湖。衣食之原。然錢幣不足。而有貿易之患。吳楚之材木不勝用。而薪鹵之人穴居。渤海之魚鹽不勝取。而鄒魯之人藿食。至于器械百工之物。不相爲用者。難以毛舉。然則無乃不足于貨乎。夫商賈繁而貨賄盛。此理勢宜然也。今交利者衆。而貨利不通。是必有說焉。有司方究利害之所在。以救斯弊。諸君不可以不告也。

兵法

問漢使韓安國、王恢議匈奴。安國欲勿擊。恢以爲擊之便。卒有馬邑之事。漢不足法也。然兩人持論議。往返齟齬焉。有足觀者。諸君試爲漢計。宜如何而可。因擇其言。亦有可爲今日用者乎。傳曰。地利不如人和。此至計也。然趙奢先據北山。秦不得逞。武侯出斜谷。宜王屯渭南。惟視中原之得失。以爲成敗。由此言之。爭地之利。其亦不可以已耶。抑秦趙之所取舍。與魏蜀之強弱。自有辨也。古人有言。不至學古兵法。不以法亦可以濟乎。吾子考古人之已行。與吾子之所蘊。并著于篇。待上之求焉。傳言技擊不可以遇武卒。武卒不可以遇銳士。銳士不可以當節制。節制不可以敵仁義。夫節制之不可當。仁義之不可敵。其理甚明。

至于技擊武卒銳士之優劣如何〔案此下有闕文〕

考工

問工天下之末作也。不備末則本不立。不制其末。則本安得而立乎。故先王之法。工之在官者。六分其官而工居一。工之在民者。四分其民而工居一。多寡之數。以是爲稱。猗患其赴之者衆。則爲術以權之。不飭宮室。不靡異服。奇技淫巧以疑衆者。殺無赦。當此之時。持規矩繩墨以事上。與游手末利之人。法度之外。無敢爲也。今承平歲久。生齒充盛。繡組雕鏤。賈生董子之所不能道者。尙多有之。而戒禁之令。漢唐之所能行者。或未舉也。如是而欲事簡財省。風俗樸厚。以成德化之盛。顧不悖哉。今將考古之所可行。擇今之所宜。禁諸君子以爲安所適從也。

啓

監司賀冬啓

伏以土炭平衡。氣適推于火勝。地雷覩象。時方慶于陽生。恭惟某官性質敦圜。才猷高妙。膺此澄清之寄。隱然聞望之隆。宜上天之降康。協大雅之求福。某坐縻吏狀。阻造賓墀。祝頌之誠。倍百常品。

賀除馬啓

伏審祗奉恩綸。榮更使節。獲依仁庇。深切歡誠。某官風力敏强。性資温厚。道洽士論。政爲吏師。隱然聞譽之隆。膺此澄清之寄。方朝廷更新于馬令。俾郡縣講究于詔書。非有通明之才。執當臨按之選。果膺褒擢。實快觀瞻。眷春律之將窮。仰使臺之尙遠。茂惟德履。日擁休祥。益冀保頤。下副頌願。

到任謝執政啓

比叨詔檄。誤賜守符。驅馬過家。慚章入部。以材資之素薄。當事任之非輕。惟威與憂。以夜繼日。伏念某降才不腆。賦命多艱。間被選掄。秪速罪戾。免官歸郡。滿歲奉朝。豈謂上聖推舍垢之仁。諸公爲念舊之義。輔郡甚劇。實難備員。官資尙輕。俾爲假守。況事功交作之際。當殘廢未完之時。大非顓愚所克稱副。某官爲國造士。因能任人。兼聽百官之成。不遺一介之賤。非徒假以光寵。亦將責其勤勞。儒者舒緩養名。願以爲戒。古人造次集事。敢不自強。庶酬己知。少避官謗。

代任到謝執政啓

准告以宗誼前通判沂州日監督捕獲賊人張開等。蒙恩特授某官者。小盜通誅。方積淹時之懼。洪恩疏湔。忽叨增秩之榮。伏念某謬自艱危。困于冗散。習知田里之事。久服簿書之勤。法令爲師。人何容于私意。夙夜匪懈。事不見其難成。拊心自信于平生。投老但甘于常調。憶昨竊攘嚮衆。村落驚騷。坐慙銷弭之功。往持督捕之令。吏兵致命。魁黨就擒。職分固所當然。賞典獨安取此。茲蓋伏遇某官甄冶萬類。銓衡百僚。庶事康于股肱。太平期于旦暮。迪上以先王之典。欲好善之獨優。納人于君子之塗。故疑功而惟重。是令窮隨。有此超踰。重念某名弗掛于黨人。年未加于耳順。素非狂瞽。胡肯退滅。徒以叢衆責于一身。未能供卒誠于千指。叠沾眞館之俸。且便汝田之耕。然而力未逮心。得不償失。痛強仕之不再。感盛時之難逢。儻

垂枝拭之仁。尙有激昂之氣。申于知己。聊以陳情。

昭雪先公謝執政啓

上聖端臨羣賢。拱輔萬事。罔有勿理。百姓自以不冤。洪惟累朝欽慎庶獄。匹夫輒獻。尙戒毫釐之差。大臣見誣。可容白黑之眩。億昨禍起不測。謗加已亡。陷燕桑之謀。墨主覺其書詐。抱田貫之義。志士或以死明。備見不根之情。猶施及嗣之罰。窮海萬里。兩柩弗歸。毒痛三年。一門垂盡。肆龍飛而虎變。聿睨見而雪消。藐是諸孤。首蒙拯拔。實雖甚厚。名則未然。且將而必誅。豈容降等之坐。而否則無罪。安用會赦之文。載援疑辭。上求決語。初屏錯于羣枉。又列落于舊章。詔音一傳。士氣如洗。此蓋某官房杜在位。丙魏有聲。直道以盡大臣之能。虛己以應天下之務。推引人物。不間戚疎。馴致上恩。以及存歿。重惟先正。早預常僚。晚歲離騷。魂竟招于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于故人。幸山公之在朝。痛介侯之無祿。精露所感。日月有期。然而貶降之秩未還。弔恤之恩尙闕。扶杖以聽。終觀詔令之行。造膝而陳。更賴鈞諧之助。言盡于此。涕不自收。

到任與鄰郡啓

比叨詔旨。來領郡章。學術闊疎。彌切官箴之畏。聲光密邇。敢忘鄰寶之依。某官政術吏師。材資國器。方均勞于外府。行輔治于中朝。竊仰素氣。實勞鄙素。

書

上文潞公書

月日具官某。獻書太師潞公執事。天下之達尊三。其備福五。凡有一于此。足以高世。而執事體全德。履盛位。處乎聖人之時。勳勞福祿。崇顯光大。自朝廷之所倚重。士民之所歸仰。武夫孺子。山陬海澨。聞執事之風。頓首斂衽。而某不肖。欲以言語文字。形容其風。肆言之則詞費。約言之則意奪。決非稱譽喻之所能及。因不敢不敍其所以來。而自致其意。某不佞。無他技能。惟讀書論世。考已然之事。以識其非常之人。以是爲見也。言論風旨。又無所傳也。三十餘年矣。則以其所以稱者識之。相望乎寥寥而心跡之妙。如自其眉宇中得之。其下遺書野史。靡所不究。必識其人而後慊。其于前世之士如此。而況處今之世。以學爲官。竊名士大夫。而目不識執事。獨與武夫孺子山陬海澨之徒。嚮風而斂衽焉。豈其本心哉。方士大夫羣趨堵進。忽前乍卻。爭毫末于執事之門。而獨抱區區之本心。逡巡不進。亦非苟以爲異。誠各有趣也。今執事以王勳國功。歸之朝廷。以完名全節。付之當世。而獨收其不貲之身。以去。前日之羣趨堵進。忽前乍卻。爭毫末于門者。殆將望執事之僕御而不可得。某于此之時。而識執事。承其顏。聽其聲。悠然閒。既然辭。以比夫遺書野史。期古人寥寥之中。竊自以爲有得焉。遂忘其愚。伏惟加憐而進退之。幸甚不宣。

代陳伯通見許少張書

某聞之也。有以制天下之動而不勞。有以羣天下之散而不亂者。法是也。法之精、出于道德性命之微。而其粗、入于政刑號令之末。惟其出于至精。則非聖人有所不盡。及其入于至粗。則匹夫匹婦可以與知。是故創法以詔後世者。聖人者。因時改作者。賢人也。以死守之者。有司也。不敢私議者。衆庶也。士之生千世。

幼而讀天下之書。長而論天下之事者。備矣。然而無異于不敢私議之衆庶者。何也。不得其位。則不預其事故也。是故天下之士。患無其才也。有其才矣。患無其位也。有其位矣。然而又無以異于以死守法之有司者。何也。不得于上故也。故士之退而不得其位。則不敢私議。而不足。進而得於上。則因時改作而有餘。此世之君子。所以守道俟命。以得其位爲難也。以得其位爲難。而又況得于其上者乎。恭惟執事。道業之純備。學術之精明。士大夫所以歸嚮屬望者。固已厚矣。側聞朝廷重念荆湖遠方。政治未盡其理。再以察訪之權委執事。執事可謂內有其才。外有其位者矣。道業學術。足以自結于主上。而至誠密勿。人之所不聞。則所以得于上者。又可知矣。士大夫平昔之所以歸嚮屬望者。莫不引領以觀所爲。某實荆湖人。預聞盛際。固已欣快而又里閈之相近。耳目之相接。有不能忘心者多矣。然不肖之身。孤窮僻陋。甘自齒于衆庶。亦已久矣。今者幸當無所不用。言之聖時。而復遇執事。求欲用言之際。拳拳之心。願進見于門下。苟賜頃刻之間。而垂問焉。則匹夫匹婦之愚。或有冀于賢人君子之擇也。臨紙不勝區區。

代進士洗翊求見郡守書

某聞之。豫章之木。其長九仞。瞰壑而視。肩于尺篠。陽朔之石。其廣百圍。踰嶺而望。方之累卵。此無他。勢卑者隱其長。紓遠者蔽其大也。士生而貧且賤。越在下國。身與鄒魯諸儒。齊楚辯士。燕趙奇節之人。風馬牛不相及也。貿貿倀倀。耳目坐廢。不聞搢紳先生。謦欬之音。其勢何特瞰壑之卑。踰嶺之遠。雖其瑰意琦行。陵厲秀發。久將日銷月耗。終就鄙吝而已。又況才質本薄。濟以僻陋。非有九仞百圍之實。而欲以高且大。望于世之人。亦何可得乎。以是當食輟餐。中夜忘寐。歷觀古人相與之際。彼皆目擊道存。一笑莫逆。悟入之妙。非言非默。若有法度存乎其間。某不佞。竊嘗有志于此。又讀莊生郢人匠石之事。知夫忘言之辯。在人者易工。而不動之實。在我者難持。思遇當時所謂賢士大夫。一試其意而得也。恭惟某官名卿之後。以學爲官。事業顯著。聞聽有年。所以出分符守。實來此邦。而某以邑子諸生。贅言進見。以言其文。則羣趨堵進。忽前年卻。何道之有。以言其情。則無非是者。凡某官一語一默。邦人視效者。某皆有得焉。而某之于閣下。必待語云而語。默云則默。則亦豈某之所試者哉。閣下有忘言妙斲之功。則某也亦將無卑遠隱蔽之患。古之人所以貴賤賢不肖。常相爲用。而身名俱榮。未有不出于此。某之受賜不已多乎。區區惟閣下諒之。

答孫彥文秀才書

某頓首。彥文閣下。伏承臨訪。惠書辭意鄭重。出于好問。因見期以先生長者之事。非所敢知也。朝廷廣庠序。隆師儒。道化之流。際天接地。士之生斯時。患不爲而已。苟加之意。不出閭里。而師友之益。絃誦之樂。舉在于此。所問而通。所學而得。所欲而至。故事半古之人。而功倍之。莫便于斯時。況以材質之良。加夙夜之勤。譬如巨魚縱大壑。右洞庭。左彭蠡。洪瀾巨浸。惟意所適。其所乏者。非水也。而顧視潢汙行潦之潤。獨欲一涉焉。則亦過矣。夫經術論說之微旨。古今治忽之已事。諸子百家之餘意。彥文探討之至。復熟也。然而辭章之變。隨世損益。故前人謂英華出于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其論大率如此。彼數子者。非出于三代。陶冶成就之力也。而原其情性之美。則卓然足以高世。況序序淵源有若今日。而篤學好問。又如彥文者。則三代之文。體制具在。彼數子亦何足以睥睨乎。比聞有司患程文汎濫。思得雅正之詞。以勵學者。彥文資粹秀發。爲詞章以副有司之求。在加之意而已。

答趙子文書

承子文不復調官。日與家妹齋素參禪。虎兒已令披剃。子文又多入諸山。尋訪尊宿。篤好如此。衆所讚歎。某學無所得。言不足採。顧諳歷稍多。又骨肉之故。不能忘言。子文上有慈親。下有妻子。諸緣未散。要當隨順家世門戶。要當主管。今留情如此。諸事得無偏廢。一也。古人學道。以彈琴設喻。謂緩則無聲。急則斷絕。要令身心調適。乃可證入。今改易平常。暴自刻厲。大節急矣。日長月遠。何以引久。二也。學道在心。不在形迹。今罷官改業。夫妻粗糲。小兒無知。亦使披剃。此但出家門庭餘事。正使全家削髮。山林遁迹。苟心地未安。終必無益。若心念相應。在家修行。亦自有優婆夷經。三也。入道無門。無處非門。古人問答。言語才是一節。故曰十二時中。許爾一時外學。何謂外學。謂學佛法。然則十一時中。其意可見。今求師問話。決擇因緣。外學進矣。遂以爲道盡在此。無乃不可。四也。古人學道。途轍不一。而無意爲主。子文今日之事。乃因長子喪亡。悲惱自失。有激而然。似非無意。他日年祀浸遠。悲心更微。刻苦之力稍倦。則退速之效。可跬而俟。五也。事難毛舉。聊陳五說。若果能以無意爲主。以退步爲進。除去執著。身心如一。誠如是。雖不學諸方。何以尚此。所謂家世門戶。父母眷屬妻子。皆是佛法中事。何常妨閑區區。竊爲子文安此。或曰。開勸人精進。不聞勸人怠惰。某曰。古人不云乎。爲破戒人說持戒法。爲持戒人說破戒法。故美食非不養氣。過飽則患生。毒藥非不害性。當用則病除。願用之如何耳。尚須款見面道。

與張侍郎書

某頓首。芸叟宮使侍郎。某屏跡田廬。人事廢缺。累年書不至門下。亦久不奉賜教。晁詠之朝奉來。能言動止。以慰馳情。知今春尊候少違和。尋以康復。又知令子繁惱。高年常情。所不易堪。忽惟達觀遠照。當自有度。此非鄙淺所敢擬議也。德望惟重。悠然退處。而士之傾仰愈深。尚厚自愛。爲斯文重。某有哀懇。非門下無當告者。昔先人行己本末。信于士君子。固久。晚歲遷謫。亦與諸公同過。身後誣謗。又蒙聖朝核實。已賜昭洗。則事皆無可言者。獨私自念。舉葬已久。壙中隧首。皆無碑誌。生平事蹟。無所載。日復一日。尚幸先人交友有數公者在。雖未嘗相親接見勞苦。而諸孤實歸賴之。如長途炎暍。遥見美蔭。差彊人意。今諸數公者。稍稍淪謝。存者益寡。更復隔闊。欲一叩。之且不可得。況欲熟其話言。則先人遺美。遂將泯沒無所質問。一念及此。心死形廢。忽不知夜之既旦。某行年六十一。衰殘多疾。如是就死。終不瞑目。以是歸誠門下。日夜念之。至復熟也。意者碑誌雖不可作。先人有文集三十六卷。儻不惜數刻之暇。一爲序引。使先人平生大略。得以概見。不識閒此亦惻然有意否乎。伏惟哀憐聽許。身當伏屏。思口陳至誠。而東西遼阻。輒以尺書干冒。舉措不中節。亦惟有以諒之。文集不敢寄遠。謹錄其目上呈。鄉人曹欽若文林。聞其請見甚數。

因其歸任良便敢附此書如蒙賜報即卜日別走家僮住詣聽命臨紙不勝拳拳

代人求薦書

某聞士生而貧且賤君子不以爲窮惟愚不能自立不見收于賢人之門君子以爲窮也古之士衣不兼食不屬曾不以爲憂則以有世之賢者爲之歸賢者推誠汲汲如恐不及亦以世之窮人惟我是賴當今之時寬厚得士操可爲之勢若執事者乃下之所難遇而厄窮困躓愚不自立若某者亦上之所罕見伏惟赦其狂使畢其說伏念某結髮而仕奔走郡邑之吏三年于茲矣兢兢業業竭智盡慮不敢有毫髮之過然亦未嘗有涓埃之功公卿大夫憐而薦之者亦有之而終未足以應銓選之格以是年愈老而身益困若此者不謂之窮可乎今天幸乃在執事之部吏吏無賢不肖爭出迭進以不得于執事爲恥其病窮久矣而不思所以自達則愚何時而瘳乎可否之際惟執事少加憐焉不宣

古之人有身破窮約而簡易佚蕩曾不戚戚如漢之揚雄者有富貴利達而內不自得奄奄如唐之韋執誼者夫得而悅失而戚亦人之常情而兩人者如此由是言之今居世悲憂愉佚繫其心所處何如而身之利害不預焉蓋人之不可誣久矣內直則安內不直則歉然之色不謀而生彼陰自閉匿陽爲充肆自以爲有處而不情之微兆見于面目之外以是而享榮名躬利澤特以身而寄也其心雖欲一日逍遙且不可得況有所謂直道而行者哉夫惟昔之達者視處其身如庖丁之處其刀恢恢乎其游于世無入而非樂地此無他其心直而已傳所謂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其是之謂乎吾友傅子少好學外簡易而內淳至名曰坦之其體定矣然一有愧于中則將有不果坦者乃爲之字曰無愧夫人之處其中者誠無愧矣則披心委情雖之鳥獸蠻貊行矣況于人乎況于州里乎使不幸而貧且賤則揚子是已未能無愧也則險爲將不召而至雖一語一默且不得以直達況于出處乎況于利害乎幸而富且貴則韋氏是也又何足道蓋嘗持是以相天下之人凡詭形匿智僥倖低委號爲崇深以自阻凶者彼皆有至愧于中者也豈不欲爲坦直而心實使之如此何可誣乎然則自斯術以往豈特吾子志之吾實志之久矣期與吾子共之

東原集序

吳人聘魯聽歌風雅頌而識其國俗之變及其得失之迹漢儒稱民性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備論四方分野稟受各異某少時讀之以謂性一爾事物雖異豈其人或殊哉而驟聞歌辭亦豈能盡識其故如目覩然是皆史家傅會臆私竊疑之及身壯且老以事適四方多與其人遊處歲久漸漬熟其情僞雖曰土風所致而其人資質淵源故自有不可同者頗已驗班生之說又得其所爲文觀之詳味託寓之情以驗其所效于後班班多中則季子之智未易爲不知者道然後乃知少之時信理而不信事于學爲陋昔我先人蚤以諸生從鄉先生龍公學問數道公剛毅誠慤行安而節和其爲文章似其爲人蓋上世居萊蕪徙淄川又徙東平皆在齊魯儒學之地自孫宣公賈存道先生泰山孫徂徠石二先生兵部王公吳文肅公李天章公十數人者皆以經學治行大顯于時而公繼之磊落相望立乎大中之塗世所謂醇儒樸學誠在齊魯爲多則分野之論于是焉信公有易說文中子說臺諫奏議皆別爲書藏家論策記銘書序詩文凡若干篇爲東原集五十卷其言深博爾雅道次必于信義人皆知非淺丈夫之作而或未能深探其旨異時智識之士一歷耳目則所謂泱泱乎漫漫乎必有能辨之者公沒後三十餘年曾孫愔能讀公書求文爲集序顧某也何足以知公哉以所聞于先人爲詳故書卷末以自致其景仰之意某年月日謹序

萬佛名經序

趙郡李侯常武之夫人樂安孫氏自常武歿屏居里第閱誦藏經積十餘萬歲鈔取佛名類聚次第數至一萬使其子周南召南繕錄成書析爲十卷題曰萬佛名經嗚呼善哉未曾有也昔在無數劫時有同名佛同名國城同名父母同名眷屬佛言使我住世徵塵數劫說此同名佛數終不能盡況復種種異名由是言之佛名廣博無有央數非佛與佛誰能知者然薄伽梵爲舍利子說七佛爲善作長者子說八佛爲

學易集卷六

序

温道士字序

熙寧十年冬余侍親京師閒則訪故舊與語而得温子其爲人大抵恭而和喜讀書善談說然少而有目睿居欲就清淨避事自養益浩然欲遠引者久而不欲去其母明年夏余居定力寺晝有道士叩門且入余愕視則温子也問其故則居于醴泉觀事其師王處之既閱月矣爲余道其詳已而泣且請曰某不孝至于此昔先人捐館舍母氏蓋甚少而安適貧約不少倦爲有子也某不幸以疾不得寧而去雖母氏安伯氏之養聽許之去獨不歉于心乎將何以教之余聞而悲之因語曰古之人稱不孝有五子曾有一于此乎且擇其術安其身不以不義施于親而終之君子謂之孝而義之厚薄勢之疏密則不預焉子殆似于此雖然猶有告也京師聲利之宅非有佳山水而縉黃聚集視天下爲多蓋語默動容之間有足以施其親者甚衆子之質誠美矣又知吾言而終之誰以子爲不孝他日又請曰某之師名之崇道願得字以爲戒也余曰所謂道有以加于孝乎子惟勉余言則無媿于道矣乃字曰孝叔而書前日之言道之遂以爲序

傅坦之字序

彌勒說十三佛。烏波離問三十五佛。妙光世中五十三佛。乃至過去莊嚴未來星宿。見在賢劫。各有名號。若千若百。若廣若略。或億萬。略惟一二。非限量也。非多寡也。應其機緣。隨其願力。故無限量中示爲限量。無多寡中說有多寡。今夫一人之力。十數歲之間。期至徵甚眇。而受持成就。遂益萬數。亦云極矣。不可有加矣。學道者安住空寂。捨諸亂意。端身正向。不著形色。繫念于佛。唱其名號。入于一行三昧。了知十種功德。誠如是。雖一佛所。足以種諸善根。故暨稱南無。滅罪塵劫。具足十念。棲神淨土。而況增益積累如是之多。又復書寫受持展轉流布。使未聞者得聞。未信者起信。如人處闇。照以燈燭。如人方渡。助以津梁。不離于此位。而萬佛之名現前。推原其功。自夫人起。其爲利益。寧有既耶。抑嘗聞之。一切諸佛法。如像如光景。如夢如水月。故色與虛空等爲幻事。佛及衆生。均是增語。然則謂名號畢竟有。何異說食充飢。謂名號畢竟無。亦應喚火得水。學道者如是思維。如是悟入。然後于諸名號。一意自信。雖不誦猶誦。此之不知。而逐于音聲氣息。胸舌喉吻。雖誦猶不誦也。可不察哉。夫人之子求爲序引。因試論之。以成夫人之志云。河間劉某序。

後序

夫人世家錢唐。曾祖贊。隨錢俶入朝。賜以官。祖質。父量。皆擢進士第。妣李氏。常武姑也。世爲婚姻好。故始笄歸常武。常武事親孝。得官無仕進意。沖澹不競。人物爲鄉里第一。夫人與爲體。宗族皆謂之稱。皇姑王太夫人嚴重謹禮。罕能順適。惟夫人是安。寢疾久夙夜服其勞。禱于上下。請以身代。喪居哀次。因得羸疾。彌年乃有瘳。已而亭亭綜家事。調護內外。人情咸服。尤好施。求者靡不厭其意。孤嫠來歸。如仰慈母。獎護成就。曲有恩意。視人困厄猶己困之。大寒愍衣衾。當餐推飲食。惟恐弗及。人或爲夫人難之。雖其子亦稍從容勸止。夫人笑而不應。雅性無嗜好。服用極儉薄。閱佛書。解其要義。晨夕禮誦。非有故。未嘗輒闕。蓋常武歿後十有六年。享壽六十有三。大觀元年正月二日。終于適寢。二年七月十三日。祔葬常武某河間劉某既弔夫人之子周南召南于廬。他日又弔于殯。二子同辭泣曰。先夫人積行勤勞。備有衆善。法應銘。顧其子屏陋。莫爲介紹于世之顯人。以得銘。日月逝矣。念先夫人所錄萬佛名經。夫子嘗爲序。意者益著副篇。載其行事。幷納諸壙中。儻亦可以爲銘矣乎。某曰。是亦銘也已。雖然。序經可能也。若曰夫人之事敢辭。又固以請。遂採掇事蹟。得其實爲後序。如二子之意焉。

鄭州原武監碑陰後序

元祐六年八月。天水趙公君錫以監牧使守鄭。閱其屬曰。原武監、吾先大父文定公所請建。歷年滋多。中廢而復。其事迹不末。固宜有存者。吏閱故牘。不能槩見。或得故郡鄆李公淑所爲監記。良悉。而其石毀亡。公覽之慨然。將復紀刻。會易守宛丘。八年四月中。公自陳復來守鄭州。鼫石前且。乃使節度判官宋浚明、推官孫勰書。案李公舊記。凡慶歷丁亥之官氏。咸敍刻之。又使管城令劉某別爲後敍。刻諸其陰。按原武監由慶歷而後。官守事治。如郡鄆記中無所改。逮熙寧七年四月。河南使者有言。始析而入旁監八年。罷南北兩使。其監悉廢。于是賦馬給軍。墾地爲租。廬舍器用。聽他有司射取。或拆賣之。旬月之間。其地爲墟。

又十有三年。有詔復爲監。如故。以京輔近郡。保馬八百匹。六縣故地千四百五十五頃有奇。隸焉。是歲。鄭始復爲州。諸役並興。而監尤急。緡錢所發。不問名籍。吏毋得舞文。番休以百計。而奔走執事之人。自稱詔以六十日爲期。期足而舉。凡爲屋八百二十有四。官居園舍吏卒之區。前記所有略具。而井棚溝封植蠶之事。其職在縣吏者。歲歲增治之。以爲常。以今會之。一廢一復。費累巨萬。而歲之經用不預。此亦傑役。而七年于茲。未有書。夫國馬大事也。利害之數。上之人實圖之。則何爲而廢。何爲而復。固無得而記云。至于事物名數。及其歲月。烏可以無識。抑聞之。異時孳育之法。常在沙苑及河北。而原武沙苑諸監。專牧養而已。今並河竭澤。馬皆他產。不能暑濕。故登駒之賞。設而未應。牧地散接田疇。華離相錯。其形如犬牙。如蠶文。如罾之著面。非截彼屬此。公私易置。疆理未可得而治也。溝封之法。廣深三尺。其崇再倍。又植之林。以爲阻固。歲時湮圮。工以千計。而丁壯數輩。獨任其責。一捐閑粟數百千。解以募貧民。則倍爲崇深。可支十歲。嘗得是三說于邑人。其言雖未必盡是。要必有可擇者。故因敍前記。纂輯後監之事。幷錄其說。以備有司攷焉。八年五月一日序。

闕題

粵自靈山拈出。慈嶺傳來。天下叢林。分枝布葉。石霜古月。海會重圓。界在祖山。隱若敵國。誰主茲地。演公其人。惟公系本坤維。化行淮甸。三提祖印。二紀于茲。仁義道中。空華發果。荊棘林內。石筍抽條。莫將優鉢現前。翻作葛藤會去。本覺首座。見推道伴。俾述敍言。兎角龜毛。敢期有實。狐裘羔袖。終愧非宜。紹聖二年十月四日序。

般陽集序

往歲守官鄭圃。地當孔道。西游釋子。多所延接。問其所詣。非五臺卽招提。招提、西都道場。今芙蓉湖老人楷公。昔所棲止。大善知識。徒衆輻湊。幾在臺山分受禮謁。其後遷寓東州。機緣句偈。往往在人。風聲所臨。廩不歸嚮。于是臨淄趙侯。慕公偈頌。號般陽集。詒書鄙人。請爲序引。某早歲信道。老無所得。究觀妙語。欲加形容。而悶乎情忘。喀焉辭喪。夫與豹除斑。未之能也。爲蛇畫足。豈其然哉。嗚呼。洞山之後。五世而遞息。投子以來。一傳而大振。興衰天也。亦由人歟。政和五年十月望日。河間劉某序。

金石錄序

東武趙明誠德甫。家多前代金石刻。倣歐陽公集古所論。以攷書傳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錄若干卷。別白抵牾。實事求是。其言斷斷。甚可觀也。昔文籍既繁。竹素紙札。轉相謄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版摹印。便于流布。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謄寫摹印。其爲利害之數略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見所聞。與其所傳。不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輊。情流事遷。則遁離失實。後學欲覩其全。搜抉證驗。用力多。見功寡。此讎校之士。抱槧懷鉛。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刊定經典及醫方。或謂經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醫方能致毒天。陶景頭稱之。以爲名言。彼哉卑陋。一至于此。或譏邢邵不善讐書。邢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別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訛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于當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僞亥。

皎可信。前人勤劬鄭重以遺來世。惟恐不遠。固非以爲夸而好古之士忘寢廢食而求。常恨不廣爾。豈專以爲玩哉。余登泰山。觀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遷所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積之。諸書浩博。其失胡可勝言。而信書之人守目所見。知其違戾。猶弗能深攻。猥曰是碑之誤。其殆未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所述。其言不雅馴。則望而知之。直差易耳。今德甫之藏既甚富。又選擇多善而探討去取。雅有思致。其書誠有補于學者。亟索余文爲序。竊獲附姓名于篇末。有可喜者。于是乎書。

金石苑序

東平劉繹如成叔。裒次前代金石刻爲書。不以世代歲月。獨以得之先後爲次第。取其先大父素所藏著卷首。凡得四百袠。目曰金石苑。請余文爲序。始余識成叔時年二十餘。方以進士得官。時時來過余舍。所誦說已多鐘鼎間語。其後又十四五年。每見每進于前。今遂以成書。亟有請。幅袠大小。頗得中制。裝褫亦精好。噫之殊可喜。自三代漢唐迄于今。金石遺文甚多。蓋不可爲量數。漂沈消落之餘。所存猶不勝計。然而散在四方。遐僻幽絕。人力莫能盡致。今所有如此。其于玩心游目。亦可謂有餘地。則成叔之苑。不足恨其小也。雖非長洲博望。彌山亘谷。而比之託寓迫迮。無所散懷。不亦既富矣乎。余友人滎陽王怡彥適。身爲縣令。而夫妻手裝碑本。無虛日。職事曠。被拘不得去。而不悔。淩儀董之明子。年少。亦收藏古今刻辭。摩厓成誦。數遺余東漢以前墨本。東武趙明誠德甫貴公子。酷嗜古學。倣歐陽公集古。攷定同異。爲一家言。今成叔又有是書。且言當滿千袠乃止。士大夫好之篤。而余未識之者。又不知其幾何。昔人刻石爲二。一植山上。一沈水中。又多卽山磨崖。大書深刻。彼其意豈徒然哉。所以期望于後之人至深切。而常情漫不領略。視碑之存亡。何啻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嗚呼。世常得如數公者。可謂無負前人哉。近有知名士文學著稱。間其書笥所藏。靳然自失。徐曰爲有力取去。余每向人說數公。必舉此士爲對。蓋語勢當然。則今所書。亦不得而略也。

泰山秦篆譜序

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都縣。立石刻辭。今世傳泰山篆字。可讀者惟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皆謂已亡。莫可復見。宋丞相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摹得墨本。以慶歷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高。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從二三鄉人登泰山。宿絕頂。首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礱。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摹搨。故土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措意。余審觀之。隱隱若有字痕。刮磨垢蝕。試令摹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摹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嶽上。親以氈椎從事。校之他本。始爲完善。蓋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起。以北東南爲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辭。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于是泰山之篆遂

成完篇。宋歐陽二公初未嘗到。惟憑工匠所說。無足怪。人多以二公爲信。故亦不復詳閱。余既得墨本。并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來訪問。倦于屢報。乃爲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漫滅不可見者七十有六。以史記文足之。注其下。譜成。揭壁間。久幽沈晦之跡。今遂歷然。秦至無義不足論。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師。經千三百有餘歲而復新。茲可尚也。如親轢遠黎。史作親巡遠方黎民。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陲作垂。體作禮。昆作後。則又史家差誤。皆當以碑爲正。其曰御史大夫者。大夫也。莊子曰。旦而屬之大夫。衛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史記于琅琊臺刻石。備列從臣名氏。余家所收琅琊殘字。亦有五夫字。然則夫從一大。因不復重出歟。

記

馬氏園亭記

元豐癸亥。余侍親在宋。冬十月。舅氏自汝上來。問訊慰勞。從容燕語。遂及鄉里宗族。故舊朋友。徵存弔亡。嘉興念廢。曰甚哉人事之多變也。昔之崇墉邃宇。岌巃輝煥。今或散蕩離析。列于編戶。昔之膏腴沃衍。田賈畝金。今或荒穢不治。墟廡是保。昔之聯車列騎。繁纓闕繡。今或重胝累胼。逡巡道下。昔之博珍善味。醇醲滑甘。今或日晏啜啜。饘粥不入。至于日改月化。朝戚慕悅。處者出者。少者老者。語未既。悲歎嘻吁。愀然變容。慨然而問曰。異乎哉。何其廢者多而興者鮮耶。余避席曰。不然。休旺代謝。消息盈虛。天之有也。川竭谷虛。丘夷淵實。地之有也。而一興一廢。人豈逃之哉。且草木之將榮必悴。龍蛇之將伸必屈。溫室洞房。吹臺歌榭。寧獨非昔之牢獄狉榛乎。火耕水耨。陸海之地。寧獨非昔之荊棘丘墓乎。由此觀之。貧不必不富。賤不必不貴。興者未足恃。廢者未易絕也。且東平之爲郡。左俯宗之鎮。右鉅野之澤。自崇岡峻嶺。以至通谷虛丘。洊水陸之珍。魚鱗雜襲。通閭帶閭。延甍接棟。居者櫛比。來者輻輳。此固天府之地。余親之所安。將卜環堵之室。以爲居者也。若乃舉強振弱。興滯補廢。憂患相恤。功力相成。樂事安業者。右之掖之。憎游弗率者。左之振之。使所居移風。人人嚮勸。此則所望乎鄉人之賢者。固亦賢者之用心。何獨嘆異之而已。于是舅氏欣然喜曰。子言是也。然吾何足以及此。吾所善馬生希古。其先力產起家。已而寖弱弗振。至生以醫。勤復其業如初。葬其三世城西南原。卽墓買田築室以老。庶幾有終始者。是可嘉也。子其以是說遺之。以慰其勞。以戒其終。諷鄉人之不然者。儻亦可乎。迺錄其言。俾刻石于壁。舅氏樂安任某記。者彭城劉某書。石南陽蔡某。

曹州重修學記

仁宗皇帝慶歷四年。詔書下取士教養之令三事。其一曰立學。郡縣之吏。頓首奉詔。序序並興。而曹實近濟。久之缺然。皇祐中。錢明逸爲州。始以令從事。學成郡之東南隅。其事具錢公所記語中。及熙寧初。以經放士。立教授官。事益衆。而此學不以時繕治。歲月彼壞。浸陋至不可支。來者徘徊引去。學以狀言州。州言監司。累章數十。莫肯應者。元祐三年。轉運判官張公景先。以錢二十八萬。畀州使新之。轉運副使胡公宗回。益給二十萬。州乃選屬官綱紀葺事。以故址卑下。雨輒注室中。則盡撤屋隱。以瓦甓增崇三尺有奇。

度屋以尋其崇不能二尋深亦如之則五分其崇深而益一故門在西北由大衢益折而南如入陘中則廟前翼張兩門門有巷以達于衢後庖在東與學官比舍廩廩顧在其後則改卜于西寬饒下地車重易至滌溷出焉惟廟及兩堂可以因舊則苴補塗墍之其弗可者輒更之如此先是召人計之直百萬因怠者數矣會主公子韶韓公宗古皆以儒館久次相踵爲部下車攬政以學爲急而所選屬官與學生之執事者通事務有心計商略調度轉材儲貨新故相足物物經意役徒雖髡鉗肯膳然劇易番休飲食豐洽勤者別賞以金錢無不畢日而作故財力雖薄而功遂倍或言大姓子出入學舍宜有助者衆謝不然曰徒擾之耳無益也一毫不于人人亦不知凡爲費四十八萬踰三時而學成周以重階表爲兩序中奠廟室環列生舍夏有夾窗冬則重箔會講說于橫經決疑難于丰善禮器之藏經籍之府賓客之次煬爨委積諸所宜有皆備無缺又裒美材搆亭沼上淪沼而疏之藝木以爲陰氣象蕭遠得閒燕之勝明年春釋奠于廟用幣庭宇明潔儀物大稱登降興復之節不加舊而肅敬自新瀦不感勸已而序賓席齒飲食堂上獻酬拜揖禮成而罷退就次舍絃歌讀誦于于愉愉以學爲樂誠不知暴慢鄙倍之心安自而起所謂爲善易爲不善難于是乎在鄉人長老乃始太息出涕曰生無益于縣官而所以教毓成就其子弟至深甚厚不有紀刻何以示不忘某備員學官雖微人言固願列之按曹地房心之分野堯作咸陽舜漁雷澤皆在其地而溝澮之潤接乎洙泗粵有聖人之遺風焉故史家稱其人重厚多君子好稼穡以致畜藏然他日號爲事劇選將必以精急趣辦而其人亦習爲懻忮以抵法禁痛乎風俗之所移豈其本然哉昔文翁化蜀學者至比齊魯朱博大改齊俗則禮節如楚趙匹夫自行其志爲效如此況以天子詔令勸學教士于聖人風化之地又王城百里而近者乎往時濟陰之士蓋有授徒數千如曹伯山者定著六經之文如張子僑者遠人從學執經壺畔如孫仲彧者後來人物輩出不減前日其以位顯者人人能言之不復論著其餘學行自勵尚多有之世未之聞爾今學成士萃禮行一鄉此固學士大夫知名之時勉之哉何遠不如二三子者某雖且終更而去異時過境而問庶幾親以身見之惟日望之元祐四年二月一日記

鄭州滎陽縣移建新學記

滎陽爲鄭屬邑直衝衢界兩京之間于治囚劇其地通達易野在前世爲戰墟及建郡縣更廢徙則又兼有三河諸陵錯雜之俗凡爲邑者平旦視事操牒負笏排決而入丁壯垂白紛列庭下臺符府檄金穀趣辦是其尤急其次稊稗數敹逋證會逮而民所赴愬曲直論決顧在其後已而吏哉哉取判于前其事或米鹽毫忽而案牘積累至溢凡格心目憒眊漫不暇領略矧敢可否則亦奮筆書諾或遣期日而已如是日旰乃取簪食又經涂貫其閾中行李所取道半天下使客旁午一物不應呵罵立至其聲洶洶率常至乙夜迺定余亦爲邑其勞大約類此而陽渠蔣侯之爲是邑也頗立條目分別區處朞月之間以治辦稱于其暇時改築孔子廟學輸財赴功不勞而集前日之庳陋頹靡今得爽塏之勝庭宇儀物一一告備始于仲春甲寅訖于季夏己丑是歲秋上丁躬率吏及諸生釋奠于廟絃歌讀誦以時肄習由是長老欣欣以學成爲慶嗚呼人知樂成而不深惟其始之勤是猶爲不知侯者邑人請余文爲記故敍其本末繫之

以詩詩曰猗嗟新學其奮維何中堂不構庶鹿有家我營來斯匪盈匪卜譬然陽開人得耳目嗟爾邑子壞陘而汙夫豈不學莫與爲居小學大迷小慧大愚云誰居之不在我侯嗟爾邑士侯則厚女弗撓弗濯迪以鄒魯非侯實能尚其自厚我歌此詩以告永久

歲寒堂記

東平李公自熙寧間歷藩服登從官言論風旨在人久矣中歲退休汶陽城東崇仁坊之里第地近而曠帶園爲宅隱然靜深有山林丘壑之氣卽其第中構爲虛堂不侈不迫制度甚古其旁松竹蔽蘙不受風日不改冬夏榜曰歲寒日與賓客遊適其上公歿鄉人敬公之居歌詠不怠于是歲寒之名著聞于人公之子常武屬余文以爲之記居亡何常武卽世余亦南涉江淮踰嶺嶠更八九年乃得歸而常武之子復以爲請嗚呼余自成童拜公退而與常武游忘懷莫逆至相樂也歲不我與死生契闊三十年間欵爲陳迹而余又至堂上追惟曩時之人如對方策閱古人姓名邈乎不可見已顧視此身如憶往日之夢而忽復夢至其處悅然自喪悠然太息政復太上忘情之士不能不以之慨意而況余多難易感從衰得白顧欲以蒲柳之質而誦後彫之語豈不謬哉雖然抑聞古之人始生三歲見恆河水念念不停已踰六十而覺者示以無量壽性旋嵐偃嶽野馬漂鼓而通人著論謂之不遷然則歲月貿易事物流變彼自爾爾吾何預焉公與常武雖身可使死而不可奪其所好風尙磊落如有生氣余雖早衰善忘而省念平昔如雞鳴後顧瞻東方終有精色此固常武所以見屬余亦自信而不疑尙何可以易此因敍而書之以遺其子使歸刻石以識其先人之志而余亦私自鑿焉崇寧元年三月十五日記

歲寒堂記

（案）前歲寒堂記爲李常武作此篇爲兄子倫作雖標目相同實係二記

人有是心不能無感感有邪正淺深之異而所以感之者固不一也觸于外而感于中者其感淺積諸中而感乎外者其感深凡一語一言之間一事一物之徵卒然而遇介然而覺其機躍然動乎其前皆感也豈若涵泳德澤薰陶教化如南國之于甘棠而不忍翦伐晉人之見峴山而泫然流涕蓋其流恩遺愛蘊積于中者既深則寓于物者宜其久而不替至如放逐不偶之臣竊窮無聊見屈潭賈井于邂逅之頃亦爲慨傷而歎息遁逸曠達之士過鹿門星瀨刻溪谷口未有不遐想其高風雅尙而欽羨之也此亦性情之所不能無者若槩之以脩德樂善景行好修之感則有間矣若夫前賢既遠不得摳衣撰杖接其聲效親其典型瞻寐永歎瞻望不及或得其經行遊宦之鄉讀書講道之地封植疏剔創爲亭榭立爲祠宇表揭褒崇以致其懷古仰高之思以衍其流風餘韻之傳此固秉彝好德之良心非其感于中者有積累之素安得于歲月既亮之餘而能溯在昔之精英振既往之休烈若有所迫而不容自已者哉先大父燕章幼孤力學肆業于郊外精舍鄉先生默成潘公一見奇之指庵前竹命賦詩卒章有願堅松柏操同保歲寒心之句潘公大嗟賞刻其語竹上自是教均子孫厥後大父辱交當世名公鉅苦磨礪奮身儒科由長沙邑被召守嚴易信復歸郎省入侍經筵一讒去國凜然風操著于麾節者三十年某在支孫中生之日最晚欲求昔讀書之地壞壓不聞歲在癸巳嘗侍撝堂劉公見履齋先兄于伯父之塾舍教言甚款歷言

其所以卜窆之由。其地爲眞懿大師淨信庵。卽大父隱約修藏之所。指其路旁之井曰。此眞懿所汲也。緩步後岡。披榛荊莽而指之曰。此眞懿之塔也。眞懿實爲大父之母舅。某旣竦然展禮。顧瞻徘徊不忍去。明年。履齋卽世。其子侃不忘先兄之意。榜此庵曰思泉矣。歲在丙午。始榜其堂曰歲寒。取大父詩中之語也。蓋其更棘世故。而得于涉履者漸熟。探索義理。而得于講明者漸精。故尊德樂善景行好修之感。歷三世而如新。等百年而一日。豈不以大父自立之卓然于是仰止其親勸。宜暢其幽眇。欲以厲其勇往追念之志。復以告詔其子孫乎。倘非于父師之訓。沈涵浸灌。有日新之功。何以越十有餘年而寄興于堂扁者。輾辟益親切。而趣向益悠長哉。于此可驗其學矣。今夫長松之下。菩薤露蘭。原泉淵水。利澤沾漑。酷旱不涸。行道之人。固已飽其甘冽清泚之味。是亦足以慰子之思矣。猶恨刻詩之竹。蘚沒不存。然今日之脩幹寒梢。傲霜雪。拂雲霄。虛心勁節。挺然而成林者。非此君之本支餘裔歟。某歲一登再登斯堂之上。追念先世種德流慶之所基。師友淵源之自始。故迹隱然日邁月征。風聲消寂。惕焉大懼。且有媿于琅玕翠色。猶鬱乎其蒼蒼也。間竊自念。皇覽錫嘉。適符章句。尤汲汲焉惟恐學荒行墮。無以上繼乃猷。凜乎一髮之引千鈞也。風簷月牖。與侃相期。同保歲晚。幽貞之操。其志亦有年于茲矣。暇日堅請書其顚末。不敢固辭。敬爲之記。重陽後五日。宗叔某謹書。

碑

慈應大師政公之碑

鄆須城大谷山昭善崇報禪院住持賜紫慈應大師文政。姓令狐氏。生須城。令狐村其家相傳唐彭陽公楚。是其上世。再從父頗。天聖中爲殿中丞。族子相如。今爲朝奉大夫。大師幼不戲。弁踰冠度爲僧。讓持戒律。以謹密稱。通大乘經論。入諸講律。老師宿學。善其咨叩。故丞相河間劉公葬三世大谷西山之陽。以恩置寺。賜額昭善崇報。度靜人如令。歷選于衆。乃以大師住持。爲第一代。披榛棘。立基址。種藝樵汲。惟日不足。已而繒素信服。赴者接踵。寺娓娓向有成。今林樾蔽虧。宇像輝煥。薰修供養。報國恩已。亦報佛恩。又受鄉人勸請。造天寧大像。建開元三門。貲皆千萬。而施者樂輸。爭付之。權衡稱量。洞入纖介。旣成。咸憮然喜。得未曾有。性寬多恕。雅不忍言人過失。犯而不校。未嘗以色加橦侍。議者謂恢然長者。衆中舉無與比。鄉人士大夫下逮里巷老稚。皆愛之重之。一無間言。凡住持二十七年。政和三年五月辛卯。示疾就滅。春秋六十九。僧臘四十五。弟子崇能。亦令狐氏兄子之子。實嗣寺八年二月壬申。與諸弟子新禪等共二十八人。歸全身建塔大谷東山下。去寺四百弓。占地縱橫十有一肘。乃勒銘石。永伸哀慕。其辭曰。衆稽首。慈應師。歲三九。獲衣止。天華袞。法泉涸。孰求我。覺導師。爰結集。建茲塔。便時日。赴山谷。忽奮厲。如復生。又號慕。如始亡。藐我等。懷聲欷。守護此。刹利羅。維願力。所加持。續慧命。永無盡。大宋政和八年二月壬申立。

贊

李氏繡佛贊

稽首慈悲父。相好光明藏。應現行願力。針縷妙措成。我觀因緣空。亦非自然性。種種皆心造。是心非造者。

佛子不思議。熾然一念生。諸聖所加持。具足千百億。我願如是故。造作及見聞。過見未來等。同承佛記莂。

又贊

巍巍堂堂。妙莊嚴聚。一念現前。非針非縷。文聞已彰。何妨金鑛。滿月當空。誰知在處。

古器圖贊

想古之人。悠哉邈乎。我獲其器。賦象在圖。有客見之。笑此展轉。閱斯勤斯。其人云遠。我欲曉客。耿不能言。退觀古人。恍獨如存。千載寥寥。不在圖外。謂不信者。取器以對。

題跋

題醉道士圖

唐劉鍊稱僧繇畫醉僧。僧賂閻令加冠子爲道士。此說謬甚。然好事者多信之。二閻貴顯。取賂僧徒。已自難信。又位置衣服悉異。而云但加冠子。尤非近理。畫史稱范長壽、何長壽皆師僧繇。各有醉道士圖行于世。余見人家數本。人物多少大小各不同。安知非范何所爲。而必云閻所加張本。其不然明矣。韋誕懸龍書榜。鬚髮盡白。王子敬獨謂定無是事。太宗傳呼畫師閻立本。張彥遠深論其厚誣。龍眠李侯。猥亦信悠悠之談。聞子敬彥遠之風。其有媿夫。

題醉吟先生傳

河間劉某。往歲浮舟南邁。與岳州太守許公寶同逸。相約爲江行棲宿守望之侶。致相樂也。居亡何。公欲之官。因別去。今年到泗上。聞醉吟先生聲稱藉藉。一日見過。愛其風尙蕭散。問之家世。則固許岳州之嗣。又出諸公所爲傳贊集敍酬贈書跋之語甚衆。嗚呼。岳州有賢子。世之名士交口稱述之固宜。而某也幸知其父子于先後二十餘年之間。今先生所養超越。不汲汲于富貴。此政朝廷所欲待以不次。行矣強飯勉之。遂將有立于世。非但賦詩飲酒。如是而止。某雖衰晚多病。尙庶幾及見之。惟日望之。

闕題

古道釋二教源流。至隋而止。初班氏漢書立藝文志。其後諸史皆闕。至長孫氏隋書乃有經籍志。幷載二教所行書甚備。其辭詳贍有敍。暇日錄此。以便觀閱。自距國朝五百年間。二教興廢多故。皆可攷見。欲爲文續之。病未能也。

銘

來賢橘銘

筠于江西爲支郡。地左而勝。號稱道院。其邑故建城。今爲高安。其水爲蜀水。亦曰錦水。自西南來。逕州治。然後衡貫城中。東入于贛。並州諸山有大溪。又從東北來注之。所謂來賢橘者。此溪也。故時不梁。居人爲筏輿。或略約。交錯石上。取過往來。扶攜戞戞。行者病焉。邑子陳仲吉獨捐家資。改創石杠。縱五十有八尺。廣十有八尺。培兩厓以爲崇。而其隩乃八九十尺。始于紹聖二年九月。成于明年三月。陳氏有子爲僧。曰本明。學于渤澥眞淨文禪師。余嘗識文于豫章。又與明遇汝上。他

日明請余爲銘。因不得辭。銘曰。

亘亘法梁。來賢之鄉。注之錦水。翁爲貢章。懸瀑十仞。流沫瀰瀰。莫敢以亂。矧敢以厲。爰斲其堅。中廬之石。是齒是翼。是堞是辟。跨其上征。奚不見迹。穹隆連卷。隱虹蜷霓。康莊九衢。闕此尋尺。爾來衝衝。過以枕席。維水可濫。維石可泐。我銘載之。俾也無斁。

董耘芝石銘

芝爲名。葆蓋亭亭。三秀九莖。衆所傾。石爲實。巖嶤屹屹。風脊雨骨。保而質。

熊石銘

熊之祥。石之壽。祚子孫。薦永久。

蜀舍銘

某郡王萬寓鄭。榜其居曰蜀舍。持餘杭朱浚民所爲記。過須城劉跂而請銘。爲之銘曰。

噫嘻此舍。是蜀非耶。吞若兩川坤之維耶。危乎高哉。上青天耶。赤甲白鹽。崎嶇屺耶。楮杖薥蒟。[illegible]蹲鴟耶。一物不有。而不無耶。噫嘻此舍。是眞蜀國。身如壺公。靡索不獲。行以蜀馳。臥以蜀息。陰燕陽魏。吳越璀錯。徘徊周流。曾不以易。謂不信者。有如此石。

學易集卷七

傳

錢乙傳

錢乙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王俶納土。曾祖贇隨以北。因家于鄆。父顯。善鍼醫。然嗜酒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返。乙時三歲。母前亡。父同產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爲子。稍長。讀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沒。乃告以家世。乙號泣。請往迹父。凡五六往。乃得所在。又積數歲。乃迎以歸。是時乙年三十餘。鄉人咸慨爲泣下。多賦詩詠其事。後七年。父以壽終。喪葬如禮。其事呂君如事其父。呂君沒。無嗣。爲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皆與親等。乙始以顱頊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明年。皇子儀國公病痰癉。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乙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皇帝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乙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腎所治垂愈。小臣適逢之。惟陛下加察。天子悅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咸里貴室。逮士庶之家。願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持難。俄以病免。哲宗皇帝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不復起。乙本有羸疾。性簡易。嗜酒。疾屢發。自以意治之。輒愈。最後得疾。懨甚。乃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周痺入臆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無何。左手足攣不能

用。乃喜曰。可矣。又使所親登東山。視蒺藜所生。篝火燭其下。火滅處剔之。果得伏苓。其大踰斗。因以法啜之。閱月而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門不冠履。坐臥一榻上。時閉閱史書雜說。客至。酌酒劇談。意欲有適。則使二僕夫輿之出入閭巷。人或邀致。不肯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攜襁負。纍纍滿前。近自鄰井。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去。初。長公主女病泄痢方始。乙方醉曰。當發疹而愈。駢馬都尉以爲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都尉喜以詩謝之。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無藥而愈。顧其幼曰。此且暴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悲曰。幼何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果發癍甚急。復召乙治之。居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火色宜視心與肝。肝受邪。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病嘔泄。醫以藥溫之。加喘。乙曰。病本中熱。奈何以剛劑燥之。將不得前後溲。與石膏湯。王與醫皆不信。謝罷。乙曰。毋庸復召我。後二日果來召。適有故。不時往。王疑且怒。使人十數輩趣之至。曰。固石膏湯症也。竟如言而效。有士人病蚘。面青而光。其氣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家祈哀。強之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卻。三補肺而益虛。又加唇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今尙能粥。居五日而絕。有娠婦得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臟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愈。目張不得瞑。人不能曉。以問乙。乙曰。煮郁李酒。飲之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係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則能瞑矣。如言而效。一日過所善翁。聞兒啼。愕曰。何等兒聲。翁曰。吾家學生二男子。乙曰。謹視之。過百日乃可保。翁不懌。居月餘。皆斃。乙爲方博達。不名一家。所治種種皆通。非但小兒醫也。于書無不窺。他人靳靳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遂本草。多識物理。辨正闕誤。人得異藥。若持疑事問之。必爲言所生本末。物色名號。退攷之。皆中。末年學痺浸劇。其嗜酒喜寒食。皆不自禁。自診知不可爲。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享年八十二。終于家。所著書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一子早逝。二孫今見爲醫。河間劉跂曰。乙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奇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夫有道者。數謂余言。曩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家。嘗觀氣象。至月餘不寐。今老且死。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笑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欲復得之。何由哉。沒後。余聞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掇其章章者著之篇。異時史家攷方術之士。其將有攷焉。

玉友傳

玉友其先出自后稷。得姓九種。別爲禾氏。居官長子孫。又爲庾氏。有子粲。從儀氏受道家術。術成。一息十日。大寒凝流而不冰。世稱以爲神。其後子孫命氏不一。惟甘氏最著。傳數世有壺公。既仙去。歷千數百歲。腎所治垂愈。小臣適逢之。惟陛下加察。天子悅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咸里貴室。逮士庶之家。願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持難。俄以病免。哲宗皇帝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不復起。乙本有羸疾。性簡易。嗜酒。疾屢發。自以意治之。輒愈。最後得疾。懨甚。乃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周痺入臆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無何。左手足攣不能

家中聖人也去遊荊楚荊州牧盧齋中以館之使其子伯雅叔雅季雅受學焉嘗得董生春秋玉杯書閱而起喜曰知吾趣者不在玉杯中乎晚從王公子至山東聞聲爭交懽河間老人一見心醉歎曰吾渤海萬福里之原使鄉人王宜狀行事來請銘君少從家君游某得熟其爲人大抵發憤悃愊節疏而氣屬徒知飲其德莫能名其器命史筮之遇需訾之比謹其占曰吉是謂三益味道之腴澤外粹中冰雪與閎專趨人之急終不以身困阨故悔止其人既去或自名遂閉弗道君亦不恨曰固何傷嗚呼君可謂無居非金非石其臭如蘭有孚盈缶富以其鄰殆將有不虞之好得于燕樂之閒因賀曰斯人玉也諸君寧負于人矣銘曰嗟若人蹇不逢彌億年尙幽通

陳郡袁府君墓誌銘

元祐六年十月癸未陳郡袁府君諱百之病終于家八年十月庚午葬開封府雍丘故里之原政和元年秋君之子疇自杞如汶請銘于河間劉某曰先子之喪大父大夫公泣謂諸孤非深知吾子不以銘已葬而銘將納諸隧後歲餘大夫公亦捐館舍諸父幷舉故縣之藏先子行事因弗果嘗訖十九年于茲昔者先丞相在位其取人也以無意先子之見知也以無求謂之深知其殆如此敢以銘累丞相之子其幸碑之死且不朽某固嘗聞君之爲人謹以君仲弟東之所狀事蹟敍次而爲銘君字必強其先許人後徙雍丘曾祖楚材國子博士贈郡宜員外郎祖稷太常博士贈大中大夫父訛朝奉大夫母王氏德與縣君君少奇穎北海吳公奎趙郡李公師中一見異之登進士第調郡曹歷縣令遷幕府以選再爲州教授積官至左奉議郎天性孝愛已壯猶嬉戲親側如兒時仕宦常擇比近率五日一通訊過期皇皇不能以日母喪哀毀勺飲不入口三日不得已于父彊進粥因得嘔疾中歲浸劇享壽纔四十有四爲人美風致夷然蕭散善談笑博學軼于文辭嘗讀董生仕不遇賦歎曰命在天不遇其何憂道在我奚往而不可樂又方以天下爲憂安知遇之非憂方自樂其樂安知不遇之非樂適作樂不遇賦其辭類騷眉山蘇公見之笑曰不見此作久矣平居惝惝靡緩至遇事侃然不爲毗皷逢卒盜貸所讒鐫當死君爲掾讞之曰鐫委窮卒實誨之盜乃與寇同抵罪死非法意州不聽固爭且曰終不以一官易七人者命竟論減死其後君坐失出免官而囚已決不復改河東行和糴法遇蠲歲蠲稅十八而糴如故計司仰給衆莫敢言君爲從事被檄躬行田疇索室廬具以實告部使者又條利害大計言府府爲言于朝某州水蠲官吏諱之督賦自若人情洶洶君爲舉官歎曰顧恐弗聽出位何傷則詒使者書累千言有同僚忌君悻悻一日當坐譴莫爲謝君陰竄名分謗果以君故得釋又縣令以事忤守將怒甚削牘將傅重勁人不敢諫君獨從容進說不聽不止後僚令知之皆來謝君曰亡是以告者過人更服其長者在官無幾時所立如此娶李氏朝散大夫綜之女子男璘鑄甕女嫁閻丘璞宋甫張無競銘曰惟袁氏與轅爰同出嬀姓陳申公之後自固盎延著名于漢其後轅爰澆徵而袁獨顯春秋之際食邑陽夏其地後屬陳郡別于汝南譬樂陵故君上世稱陳郡以君之賓禮學行而天年早終然班班見行事質之經義參之士君子之操幾可以無悔嗚呼可哀也夫亦可以無憾也夫

崇儀使致仕趙公墓誌銘

元符三年春有詔故韓王昔赴稷殊勳後嗣未有顯者其推擇材行以名聞文思副使趙公思恭卽日擢爲西上閤門副使公惶恐上書稱臣竊下不如臣兄思復書報聞公不敢復辭迺拜受命是時今上踐阼

東守門奪取告身去聞者爲恨而君恬自得久之更赦謫衆州司戶參軍不赴元祐元年五月九日疾終

享年五十五三娶王田高氏二男輅舉進士幼早世女皆嫁士人諸弟與輅以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葬君

幾再閱月。公以宗臣後。首見褒賞。遂巡辭遜。授受兩得。于是中外悅服。而公之賢益聞。公字伯莊。其先眞定人。曾祖韓王居洛陽。爲洛陽人。祖承贈太師中書令。考從約。贈建寧軍節度使。妣祁氏。永嘉縣太君。公少以父任。方冠而仕。爲鄜延路總管司屬官。監壽州稅。杭州酒入作司監修官。高陽關路總管司屬官。大寧監及博州都監。河北轉運司屬官。勾當騏驥院提舉。修河司屬官。知威勝軍提舉。右廂馬監。知信安軍之孫。太常少卿致仕贈正議大夫諱粹。南陽郡太夫人尹氏之子。上世故爲博平人。尚書公改葬于鄆。因家焉。公以父任爲太廟齋郎。調隴州隴安、處州合水二縣尉。喪服除。調滄州司戶參軍。亳州鄲縣令。用薦爲宣德郎。知曹州乘氏縣。不赴。簽書鎮海軍判官。管勾京東轉運司文字。轉通直郎。通判南平軍。不赴。監眞州轉般倉。轉奉議郎。賜緋魚袋。通判永寧軍。不赴。轉承議郎。通判沂州。今上卽位。恩轉朝奉郎。朝散郎。管勾宮觀。以沂州督捕賊。轉朝請郎。轉朝奉大夫。通判泰州。不赴。除知淄州。借紫。加勳騎都尉。大觀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寢疾。終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公闊達好義。有氣略。少時浮沈閭里。泛愛下士。人樂從之游。既孤。葬昏仰食。貧甚。至鬻其產。貸用遂缺。公曰。差易耳。勤力治生。調度纖嗇。居數年。復其產如初。鄉人奇之。宗族賴焉。天性明吏事。在官務核實。不肯便文自營。所臨可紀。鄲有民椎埋剽攻。敗則行錢詆讁。數得脫。前令不能制。公因事殺之以徇。有盜羣行入境。微得其處。會尉不在。公部分方略。以授主簿曰。往取賊。受賞。以君有母。故爲君得。主簿感激。此公教。盡獲之。遂先公改京秩。沂某氏子。坐小法。當受笞。公審其可教。爭于州。將以贖論。是歲遂預鄉舉。眞州倉室屋七百區。費大莫敢任葺事。歲霖雨。壞米至萬計。吏夜徙棄水中以滅跡。公大撤而新之。計司咨賚。公曰。倉雖在眞。本漕六路粟米。以供京師。則費宜均賦之六路。衆是公議。上之朝。遂著爲令。在濱攝滄之樂陵令。在鄆攝須城令。治行皆如在鄲。凡民訴久不竟。若冤不能自直者。摘其要害。躬爲鉤諭。無不厭服。日所受書檄。與凡小爭訟區處立決。廷無留事。獄戶可羅雀。豪惡吏屏氣。竟歲無敢犯。或云爲政必鋤猾吏。奈何幷容公笑曰。儻令倚吏以辦。又憚其縱。則橫挾撫之。是滋使藉以蠹民。且去一猾吏。得一猾吏。今予奪在我。吏供筆札。奉案牘而已。何謂云云。前後所辟薦公。皆名士偉人。其與人交。傾蓋不疑。不爲回隱。小不可。輒以告。然資樂易。喜賓客。酣飲笑噱。恢然無忤。人更服其長者。晚尤好書。閱古今。評其人得失。以自致其意。領宮觀。歸家趣供具。召親舊故舊。無虛日。嘆曰。老矣無所用。如某人治某事。我雖老。尚能兼此人數翳。雅知公者。亦多以爲信云。方朝廷察公行能。優除便郡。未赴。感疾不起。壽不滿六十。於戲惜哉。娶尹氏。南陽夫人弟之子。封壽安縣君。子男四人。義之、獻之、允之、延之。皆舉進士。義之以公遺奏授假將仕郎。女七人。嫁王舉、郭倩、士廉、張平、張大辯、謝敦頤、倩右班殿直。敦頤假承務郎。餘皆舉進士。一未嫁。孫男七人。以大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葬須城縣黃陂鄉之劉村。先塋之次。某皇妣魯國太夫人正義公仲女也。篤于同氣之愛。憐公幼。謹視之尤厚。南陽君于諸外孫。愛某特異。躬自鞠育。某又少公四歲。相與嬉戲。俱從我先公授書學丁。壯昏宦。出處相先後。雖舅甥有弟兄之好焉。諸孤謂知公無如某者。請誌其墓。謹論次如右。爲之銘曰。服周于身。棺周于服。刳石衮丈。以爲之槨。度三之一。得其函深。如函之深。爲之蓋博。其封可隱。其坎可席。從先大夫。歸此眞宅。

莫幽斯文。惟信之告。

朝奉大夫知淄州任公墓誌銘

公諱宗誼。字仲宜。姓任氏。贈尚書司封員外郎諱牳之曾孫。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諱子奧之孫。太常少卿致仕贈正義大夫諱粹。南陽郡太夫人尹氏之子。上世故爲博平人。尚書公改葬于鄆。因家焉。公以父任爲太廟齋郎。調隴州隴安、處州合水二縣尉。喪服除。調滄州司戶參軍。亳州鄲縣令。用薦爲宣德郎。知曹州乘氏縣。不赴。簽書鎮海軍判官。管勾京東轉運司文字。轉通直郎。通判南平軍。不赴。監眞州轉般倉。轉奉議郎。賜緋魚袋。通判永寧軍。不赴。轉承議郎。通判沂州。今上卽位。恩轉朝奉郎。朝散郎。管勾宮觀。以沂州督捕賊。轉朝請郎。轉朝奉大夫。通判泰州。不赴。除知淄州。借紫。加勳騎都尉。大觀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寢疾。終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公闊達好義。有氣略。少時浮沈閭里。泛愛下士。人樂從之游。既孤。葬昏仰食。貧甚。至鬻其產。貸用遂缺。公曰。差易耳。勤力治生。調度纖嗇。居數年。復其產如初。鄉人奇之。宗族賴焉。天性明吏事。在官務核實。不肯便文自營。所臨可紀。鄲有民椎埋剽攻。敗則行錢詆讁。數得脫。前令不能制。公因事殺之以徇。有盜羣行入境。微得其處。會尉不在。公部分方略。以授主簿曰。往取賊。受賞。以君有母。故爲君得。主簿感激。此公教。盡獲之。遂先公改京秩。沂某氏子。坐小法。當受笞。公審其可教。爭于州。將以贖論。是歲遂預鄉舉。眞州倉室屋七百區。費大莫敢任葺事。歲霖雨。壞米至萬計。吏夜徙棄水中以滅跡。公大撤而新之。計司咨賚。公曰。倉雖在眞。本漕六路粟米。以供京師。則費宜均賦之六路。衆是公議。上之朝。遂著爲令。在濱攝滄之樂陵令。在鄆攝須城令。治行皆如在鄲。凡民訴久不竟。若冤不能自直者。摘其要害。躬爲鉤諭。無不厭服。日所受書檄。與凡小爭訟區處立決。廷無留事。獄戶可羅雀。豪惡吏屏氣。竟歲無敢犯。或云爲政必鋤猾吏。奈何幷容公笑曰。儻令倚吏以辦。又憚其縱。則橫挾撫之。是滋使藉以蠹民。且去一猾吏。得一猾吏。今予奪在我。吏供筆札。奉案牘而已。何謂云云。前後所辟薦公。皆名士偉人。其與人交。傾蓋不疑。不爲回隱。小不可。輒以告。然資樂易。喜賓客。酣飲笑噱。恢然無忤。人更服其長者。晚尤好書。閱古今。評其人得失。以自致其意。領宮觀。歸家趣供具。召親舊故舊。無虛日。嘆曰。老矣無所用。如某人治某事。我雖老。尚能兼此人數翳。雅知公者。亦多以爲信云。方朝廷察公行能。優除便郡。未赴。感疾不起。壽不滿六十。於戲惜哉。娶尹氏。南陽夫人弟之子。封壽安縣君。子男四人。義之、獻之、允之、延之。皆舉進士。義之以公遺奏授假將仕郎。女七人。嫁王舉、郭倩、士廉、張平、張大辯、謝敦頤、倩右班殿直。敦頤假承務郎。餘皆舉進士。一未嫁。孫男七人。以大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葬須城縣黃陂鄉之劉村。先塋之次。某皇妣魯國太夫人正義公仲女也。篤于同氣之愛。憐公幼。謹視之尤厚。南陽君于諸外孫。愛某特異。躬自鞠育。某又少公四歲。相與嬉戲。俱從我先公授書學丁。壯昏宦。出處相先後。雖舅甥有弟兄之好焉。諸孤謂知公無如某者。請誌其墓。謹論次如右。爲之銘曰。服周于身。棺周于服。刳石衮丈。以爲之槨。度三之一。得其函深。如函之深。爲之蓋博。其封可隱。其坎可席。從先大夫。歸此眞宅。

承議郎東君墓誌銘

大觀五年九月庚戌承議郎東君端卿字表臣卒于京師十月戊寅返柩于中都粵十二月壬申葬東阿魚山鄉挂劍里祖塋之左伯氏〔案〕此下永樂大典有闕文直大夫正卿持其季文林郎斌卿之子僧孺所狀公行實以來請銘爲之銘曰維東有原濮傅之裔葬末散遷去足爲氏在晉著作陽平是居唐季避亂占魯中都曾祖諱勍潛晦弗昭祖顯贈官貳卿兵曹考莊應仕齊以儒服繇列大夫褒贈光祿母榮夫人追郡永嘉儷行相成實大厥家君由父任歷典二尉登封高邑輒著威惠主簿河沙鎮事靳春交章尉薦去長斯民能令謂何馮翊白水滿歲爲郎階曰宜義惟大鎮聚齊有孫耿爰昇之監流亡較定今上御極沛澤維均加命一等錫服朱紱信安入幕軍事用康通直于朝遂登議郎上膺大寶例進官序歸赴銓曹入趨班署云胡弗淑奄然徂謝七十有二亦克有年娶郭暨王張又繼室國恩褒龍咸有封秩七男二女儀然肖似稟植攸同多或奪世直孺德孺二子服喪孫曰元矩亦頎而良女及女孫皆適士族宜于其家著稱誰睦吁嗟東君命實何尤出無利勢歸有先嗇歲晚道愆邁迴末路何以息我魚山之下刻詩幽石以慰其靈及後之人尚其永寧

國子博士趙君墓誌銘

天水趙遠與其兄遷弟遠速遵以母夫人命卜政和元年十月己酉葬其祖考叔從叔弟暨伯祖妣叔祖妣考之所生母遷遠之妻凡十一喪于鄆州翔鸞鄉石室村之原遠以友人彭城顏岐爲介紹請于河間劉某銘其祖博士府君之墓襲日持狀行事來見而泣曰昔我高祖父之考諱文與妣張氏在五代時潛晦弗耀自高祖父太子中舍知黃州贈給事中諱利妣南陽郡太君張氏而上皆葬齊之禹城爲齊人曾祖尚書祠部郎中天章閣侍講贈右諫議大夫諱希言始愛東平樂其風土故我大父奉其喪與妣博陵郡太君崔氏暨伯季及三仙源君卜石室之原而藏焉無祿大父即世繄我先人亦早終以歲之不易諸孤藐焉契闊淹久蓋四十年于茲然後殯者獲從先侍講于此維趙氏遷徙之故與大父之闕閱治行非銘曷以告後嗣謹按府君諱舜臣字和叔少舉進士不中父任太廟齋郎調澧州澧陽簿尉明州簿尉丁父憂服除調兗州司法親嫌移沂州遷兗州瑕丘令天平軍節度推官知興州順政縣擢大理寺丞知泗州昭信縣未赴改濟州鉅野縣轉太子中舍賜緋轉殿中丞以薦監延豐倉遷博士熙寧八年八月二日以疾終享年五十六娶徐氏司農卿安期兄之女次黃氏內殿承制中立女次王氏天章閣侍講宗道女皆封仙源縣君子男齊孫河中府司錄參軍以子贈通直郎次三人早卒次叔孫季孫女嫁承議郎楊慶基士人張子明張敷諸孫皆舉進士遠登第爲承議郎孫女嫁黃淵呂樵年曾孫男女十二人初侍講公與故賈公昌朝王公宗道並事仁宗皇帝說書崇政殿又並除侍講在經筵積歲以博厚著稱至府君世其家學尤長于歌詩善書得唐徐浩筆法居家孝友在官惠愛廉肅其交于上下誠而不阿位不配德識者歎慨二子病不任事然孫曾衆多先志弗墜要諸始終顏氏之狀與其所言可攷不誣乃爲之銘曰於惟博士洵美且文惠其先人以啓有孫令得良吏州倚名曹政在二縣民廬浮高我車既流我塗亦易云胡喪厥而不千里文山之兆是堅是壇勒銘幽宮庸告永歲

學易集卷八

誌銘

朝請郎致仕蔡君墓誌銘

政和元年夏五月晦南陽蔡君晉如屬疾京師觀德坊寓舍高醫友人先後診視居十有六日粵六月丁未疾革屬纊以俟既絕升屋而復廢牀浴櫛遂小斂戊申大斂設奠于柩設明旌于庭母長安縣太君郭氏弟承議郎芝號哭受弔親黨內外悲哀感動嗣子向自鄆省疾庚戌及門徒跣哭踊以入妻同安縣君劉氏季子容聞訃繼以孥行七月辛巳至自鄆如向始至是月家如宋遂以柩歸八月丙申殯慶因資福院之東序設几筵于家設廬以殯三年六月庚申葬應天府宋城縣七里村之原先祖考墓之西北晉如諱蕃泗州推官贈太師諱希言之曾孫資政殿學士贈太師楚國敏肅公諱頎之孫直龍圖閣知秦州贈朝散大夫諱某之子以伯祖母密直學士諱抗遺奏授將作監主簿年十七補太學生治禮春秋有聲場屋歷以進士薦不中第調監潤州丹陽縣酒務不赴監京西作坊歲造軍器以萬計有勞遷秩監京南排岸司監楚州西河倉轉輸數滿百萬出納無害再遷秩今上踐位通籍于朝賜緋知鄆州陽穀縣遷通判潤州事州在東南爲劇數行太守以治辦稱擢管勾南外宗室財用時拱州復建東輔又改通判事官能入朝朝廷深知其才屢攝以事欲顯用之會疾請致仕遂不起享壽四十八初官制行換承務郎凡十遷

官至朝請郎二子學有家法同時祔鄉薦女壻嫁從事郎李襲譽珙嫁宣義郎劉長懋琢塗尚幼晉如端厚有局量喜怒不形于色居家孝謹宗族無少長視爲益友與人交惓惓無僞人愛重之無間言好學勤篤經史諸家下逮傳記稗官之言無不讀求訪異聞如弗及手自抄書數十百卷讎訂完密士大夫得其本多賴是正屬文援據殫洽語不陳習多見情託人人各如自其意出尤工于詩有文集十卷藏于家居官廉靜不煩苛遇事精察而喜寬不肯詭激取譽譽自歸之論者異其施發振耀大見于時而壽不逾中人齎志以歿識不識咨嗟痛恨河間劉某曰我母燕國太夫人于晉如外王母寔同產姊先公視長安君爲從母妹又嫁晉如長子而珙復歸我嗣子則壙中之文舍我其誰宜爲然晉如少十餘歲素強無疾今反哭其死又銘之衰年感慨顧視惝怳雖太上忘情亦何能已既敍次之系爲辭章以伸悲哀之意告後之人銘曰顯允蔡宗世有承兮才謂翊翊志繩繩兮猗嗟若人幼修能兮詩書爲車禮爲御兮載籍縣邈精獨奮兮奋然行事彰慶譽兮王塗廓通來孔辰兮翔翔容與時且伸兮云誰梡之俾不振兮夢有二豎疾乃革兮膏無三壬壽何嗇兮慈老幼孤哀憂極兮佳城鬱鬱睢之陽兮我龜墨食諏吉良兮歸哉先塋永斯藏兮自古皆死惟德人兮咨爾後人嗣其有兮著諸石章傳不朽兮

穆府君墓誌銘

政和二年六月庚寅宣德郎致仕河南穆暈字彥翔以疾終于齊州章丘縣里第九月庚申葬龍盤鄉女郎山之原其孤持奉議郎李致所狀行事詣河南劉某而請銘爲之銘曰維穆其先宋公之裔支子分邑以證爲氏穆伯二子在魯有後穆生事楚申伯爲友元魏親賢奕葉通昏有唐女士醍醐稱珍著籍河南遠哉垂休逮君上世徙居章丘自倏曰賓維曾洎祖厥考諱端代襲令緒君有氣質力學勤劬流輩推先卜其修塗既舉進士落落不偶通禮設科幡然以取起家掾曹司法衞州訊牘潰繁吏不詠求淡如無營藏書是樂幕印鈔傳滿載歸橐計司辟請東平酒官剽竊欲藏墜課以完餘暇構堂睇阮是名借留弗可以秩終更長山黎陽壯茲二邑察廉爲丞流散安輯孝婦之河長豐之渠二邑大利君力以圖疇或寇旃垂就而懈人固蒙澤賞則弗逮君才多有薦亦交章獨屹自守弗能頡頏判官懷州將赴復止曰予休哉遂致其事歷階幕府文儒二林陛對在前毅不少淹母霍繼劉養以孝著娶夏及趙侃侃伙助子男四人涘滋滌泌能讀君書世澤其延女嫁唐誦我姑之媳來歙諸婦世我釐食二幼未行君疾以侵壽四十九天固難諶收葬旁親嫁撫孤幼傾財赴急篤于故舊色厲言直惓惓無華執不有美取數君多知君實詳莫如我信勒銘幽宮以告無盡

定陶任穎士墓誌銘

穎士諱之奇姓任氏贈吏部尚書諱曉隴西郡君李氏之曾孫贈司空諱顗榮國夫人王氏之孫殿中丞諱廣壽安縣君李氏之子其先曹州定陶人後徙鄆州家須城穎士以蔭爲太廟齋郎屢舉進士不中調滄州司戶未赴服考妣喪既除爲定陶主簿邑故多宗族人以仕爲難然初官侃然已有稱譽又爲兗州仙源主簿用薦爲通利軍黎陽令始至官與守將爭議蠲民租十八九罷瘠以蘇朔部饑朝廷遣使賑救

條目纖悉他吏以違忤多得譴獨曉然見法意燭其曲折奉行以毋害獲僞爲官文書印者寧不受賞寬其死罪頗采孝弟力田大指著爲文數千言散揭田里訓諭邑人遠近感勸治聲流聞以通仕郎監南京鼓院或發地得銅鐘六驗其款識曰宋公戍之鍾鐘人莫能攷穎士歎曰當始基之邦獲先世之器豈偶然哉著宋樂寶鐘文一篇上之朝學者服其精博又監鄆州酒務秩滿當赴召對未行屬疾政和四年四月乙酉終于家年六十二初穎士既孤事所生張夫人如事嫡撫崇寧赦令年九十封福昌縣太君與母弟之臨相愛篤密從姊壻及甥壻困窶皆以孥來寓爲之絕甘分少至其病謹視之且死辦後事常質衣周貧鄉評許其好施上官薦其才行者先後數十人娶席氏秘書監平之女孝睦循法度室家宜之姻黨稱焉先穎士二十四年年三十八卒繼室以其兄之女男女十有四人六年十一月壬寅葬須城盧泉鄉望山南原先塋之次前夫人祔所著詩文二十卷藏于家鄉人董大夫正度所狀如此穎士與予同歲而少數月以兄事予晚又女我弟之子知其爲人尤詳性靜不妄交杜門讀書寒暑不廢善論事不甚臧否人物尤好養生凡丹經氣訣方士之書類能涉其大略幼則得官而退居多于從事之日嘗從容言生年在巳得亥時爲衡術家謂之破又自察形色非宦達者相以是隨牒小官夷然自遂未嘗戚戚人知與不知不以屑意濬無忮恨如是終身焉雅有士君子之度諸孤求爲銘既敍次閥閱因備論之以遺其後人亦庶幾吾友之志云銘曰嘻嗟穎士孝友靖共學優政殊夫豈不逢命則仇之嗇其顯融齋志永歸維後之豐

堂邑縣丞李正雅墓誌銘

政和六年秋趙郡李正雅屬疾東平崇仁坊里第粤十月辛酉朔九日己巳卒于適寢享年五十二鄉人識與不識咨嗟相告語吾州名士當位于朝爲顯人奈何止于此其所善故人泣曰窮達之故死生之說吾友嘗從事于斯庸何恨惟其神情夷澹不可親疏今也未見其繼而仲公雅氏自其疾犇走謁醫入侍藥扶持臥起皇皇廢寢食既喪哀戚甚祭奠殯葬盡禮無違朝晡號泣聲不絕聞者爲之流涕于是鄉人益復相告語非是兄定有是弟嗚呼正雅生世不售而名實在人迺如此是足以無憾歿後六十二日葬平陰縣翔鸞鄉天宮村之原正雅諱周南系出唐太尉弟德修之後曾祖緯贈戶部尚書祖師中天章閣待制父伉承務郎母樂安孫氏生而資警異幼未知事已知孝視親顏色以爲悅戚母夫人好施惠衆以爲難獨委曲成就其意仲曰召南相愛篤密父同產嫁宋氏爲將戰歿朝廷錄孤正雅方娶其女其家並壻列奏中命下矣辭不受白其父曰大人冒寒涉險遠護喪以其孥歸人將曰此特爲周南計耳是時年甚少父奇之聽許宋氏移書趣十餘返竟不受已而舉進士中第爲單州魚臺主簿令以罪聞州守疑之檄主簿問狀正雅別白其誣令得以理去父喪除爲濟州司戶參軍歲受民租每辨色入庾庭親閱視輸送如流吏莫能留難人無橫費往往持餘租歸家異時移疾他官攝事民衆詣州言不煩攝官寧宿邸以待疾愈發十餘年父老猶誦詠其事爲陳州錄事參軍領市事賣價平允所治不譁而辦無抵罪者人德之會以親疾予告衆遮泣久乃得去換通仕郎便親監鄆州鹽場母喪服除調河南府軍巡判官不赴改

堂邑丞攻滿歸遂不復起所居在城東北地寬衍自天章公時藝松竹氣象靜深安居寡人事終歲不造官府其爲詩清約有高致母亡布衣蔬食至終身四子碩頒頲頎銘曰蘧蘧李宗世穢其憂遺我堂邑蔚爲良疇遭時盛隆士以志合褒其盈廷治聲奕奕去我堂邑行成于家退然譽處亦維國華天宮故原克有安宅亘百千祀式此封陌

士補之墓誌銘

東平士補之諱袞其先自周適晉有子爲理官以士命氏漢末黌舍爲交阯太守隋末義總爲侍郎家河內其後世遂家高密而補之四世祖如玉以天平軍判官卒貧不克歸因又家東平故今爲東平須城人天聖慶歷間山東大儒以高行達學顯于時仕尚書兵部員外郎諱建中者于補之爲祖妣韓氏考郊社齋郎諱安亨妣李氏補之年四歲失父知孝其母跬步不去側年十五未嘗出門巷既長以孝聞年三十五失母哀毀骨立杖乃能起兄才早世無嗣補之謹事寡嫂爲之立後既壯又授之室嫂亡乃分貲產贍之尤愛其弟永自以既孤惟一弟視之如傷寧身不擇利害惟弟之聽母有妹已嫁而卒貧無以葬補之力爲營辦乃克葬崇寧初被鄉薦試禮部不中歸處庠序益自勵會詔舉八行鄉老故張公樁王公之明今東公正卿王公朮與鄉人定計以補之孝友諸行皆應法當舉方草具其事補之聞亟來見曰誰以此欺諸公事當核眞僞況以詔誓不敢諸老度不可奪因姑止初母病寒厥醫不能識補之痛恨遂學爲方頃之稍以其術視人鄉閭賴焉數歲之後益明習近自里巷遠暨他邑來問者相踵大抵所治貴保養賤攻取善用剛劑充虛斷下內固根本使賊邪自消非甚不得已不爲瞑眩或困憊危懷人莫能如何補之輒愈東平部使者所會又仕者尤衆凡疾不經補之不敢決以是延請無虛日而造門者黎明往伺見之已不逮則未所而往猶屢返乃一遇或不得盥頮出對客然來者蟬聯遂不得休率常過午乃始飲食窮日之力以應接未嘗倦人多欲厚餽之辭不受或來藥草諸好用物以將意猶不肯盡取蓋橐中空虛妻子日闕之未嘗鄙也喜稱人善不言其短與在位者言未嘗及公事識者以此尤賢之政和八年三月疾病自診知不可爲屢去藥艾將終神爽不亂居七日以四月二日終于寢年四十八鄉人嗟怛出涕皇皇旬日娶李氏承議郎价女又娶李氏陳留丞侃女子男三人蘋蘩一幼未名女五人嫁吳大受李彎李璆二未行五月四日葬東阿崇山原銘曰行修于家庭志行乎州里源遠其流長誰使涸也厥有礫者棘依止我悌弟盛德諸孫曾尚振于永世

夫人張氏墓誌銘

承事郎致仕北海王公景亮之夫人清河張氏世爲濟州鉅野人曾祖澄。祖永言尚書比部郎中父璧沂州臨沂縣尉母彭城劉氏夫人居家孝謹事舅姑盡禮膳服溫凊先意承志夙夜不怠已而執喪奉凡筵如事生少卽失父既嫁失母有弟又不幸因泣曰吾親之後洒如此何以生爲景亮哀其意爲偕往護其喪葬王氏墓之側歲時祭祀如禮景亮少以高材博達稱所與游皆知名士雅喜賓客客至趣供具無虛日又好施予不計家有無王氏本贍財繇此滋屈夫人移用應辦至斥奩服珥未嘗使之事景亮得官不

樂出仕宦端居二十餘年泰然自遂夫人實相成之景亮讀書時時爲夫人誦說開奇節異行死生之致必嗟歎感慨泣數行下有疑似則曰某是歟某非歟所造與景亮多合善教諸子與宗族怡怡如也晚得末疾元祐八年四月十五日終于淮陽軍其子官舍春秋六十有九後十六年景亮亦終于家以政和元年夏四月己酉合葬于鄆州須城縣北盧泉鄉先塋之原子男五人撝通直郎恕志撰掖志早卒餘舉進士女五人長適歙州婺源縣尉崔汝平次適進士吳勉餘未嫁孫男三人待行役孫女五人長嫁承務郎劉錫老餘尚幼銘曰汝山北原維洛之旁隱隱隆隆宅兆相望爰有大阡奠其中唐茂林邃深王氏之藏於昭夫人德名旣光夫以材稱子以孝彰歸哉此窆可謂不亡尚利嗣人俾熾而昌

夫人李氏墓誌銘

夫人李氏其先眞定人後徙林。（案）此下永樂大典有闕文父諱恩事仁宗皇帝于潛邸擢知永寧軍陝西鈐轄母太原王氏夫人年十九嫁爲居士慕容君諱宗古之妻居士曾祖福超以戰功顯于祖宗朝終成州團練使子孫多仕宦獨居士以奉親不爲進取計買田汶上躬治產勤儉孅嗇親養以給夫人爲內助實預有勞居士歿夫人持門戶纂組自力節逾厲不以貧故少貶使其子從事學問二子舉進士數不利禮部無以當夫人意愧感不自安夫人曰得失命也吾固知之奚慼爲其子乃感服自安鄉人稱焉永寧之喪諸子不克葬至孫乃謀自汶上歸柩林。（案）此下永樂大典有闕文夫人欲與俱或曰年七十四方窮冬豈遠行時耶夫人曰同氣獨吾一人在且先親客殯久今行不從吾死目不瞑竟往力任其事遂克葬遇事善區處必中禮宗族內外事無劇易多諮稟而後決平居寡嗜好惟誦佛書積久數以萬計諸孫爲錄其數而臧之晚歲更丁壯起居飲食如少者或問知其年高皆驚歲在單閼居士諱日具齋祭拜哭如儀已而退就次氣少劣家人進藥不受夜嚮晨趺坐而終寔政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享壽七十有七男七次傅皆前卒次鍾美幼未名卒女嫁劉稟趙慶之劇秉李琳陳彥先孫男八人曾孫女一人明年三月十五日葬開封祥符西阮村祔居士墓鍾美以鄉人文林郎張補之所狀事實使中表兄張惲請予爲銘余與居士族子朝奉郎將美游且久知夫人爲詳爲之銘曰桓桓永寧矯矯成州俱載顯勞遺澤以流有來夫人居士是同弗嗛其腴在約而豐孰不壽考終也吉祥歸哉幽宮監此銘章

席府君夫人杜氏墓誌銘

通直郎席君諱延昌之夫人宋城杜氏慶歷宰相岐國正獻公之曾孫大理評事諱詵之孫異贈朝議大夫諱振之子母曰永嘉縣太君呂氏自唐杜封邑支分派別伯仕周卿赫食秦宋建平以德器顯征南用籌略著代有台袞訖我岐國夫人幼孤鞠于從祖直祕閣訢逡巡擇對年十八歸席氏遂以令望宜于華族沃盥授巾饋食舉案庸雍之則中表效之從夫有秩例當享封邑不幸遘積憂之疾茹未亡之痛家故爲卿宗黨莫備子獨能養衣帶不解金籠空遒稅衣遽復以政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終于寢壽五十有六男三人彥回彥軻彥雄其季前卒女四人適太原府戶曹參軍杜績進士王效士衡其幼未嫁拱木已閟佳哉滕公之城築宅牆移善乎魯人之祔是歲五月初四日合葬鄆州須城長山之陽孝嗣威橋梓之

性。懷屺岵之悲。請以懿美傳之文輸。定陶任之奇狀其行事。請余爲銘。銘曰。吁嗟夫人。命矣何如。府君是從。安此幽居。

朝散郎李公安人王氏墓誌銘

朝散郎贊皇李公公車之安人王氏。京兆長安人。曾祖夷簡。尚書工部郎中。直祕閣。祖希哲。尚書駕部郎中。父宗愿。尚書虞部郎中。母金華縣君水丘氏。安人性端惠。其親鍾愛之。異他子。然初無驕矜色。母呼之必翼然。造前惟謹。或問之。對曰。女當在母側。未聞待屢呼而後至。親族以其幼奇之。及歸李氏。會朝散公將之官。成昏不踰浹月而行。衆或憂其未能董家事。已而隨事區處。蔚有條理。若素習然。門內厭服。終歲如一日。親族聞之。益以爲奇。自是朝散公歷官盡心公家。不以家爲慮。實安人有助云。其事舅婦尤謹飭。烹飪縫紉。非身爲之。不以進。其待族屬。雍睦有禮意。僮御未嘗見其忿厲之色。喜誦佛書。持殺生戒甚嚴。服飾有禽魚諸物象。爲其傷之。皆弗以服。蓋姻黨內外。衆多咸視其舉錯爲法。以恩封崇德縣君。崇寧二年十一月以疾終于襄陽縣官舍。享年五十有六。其後朝廷定命。婦封邑。視夫人之秩。當爲安人。子男翊迪功郎。襲慶府嶧陽縣主簿。女嫁從政郎成州司戶曹事王珏。孫男仲襄。習進士舉。仲褒與一女皆幼。政和二年五月初三日。葬東平府東阿縣魚山鄉崇梵原先塋之次。前葬朝散公。過同郡劉某而問銘。某不敢以不能辭。乃爲之銘曰。猗安人。嬪茂家。壽則嗇。維德遐。有幽新宮在梵原。誰哭其窒。夫子時哉歸乎彌永年。（案時字上有闕文今無從校補。）

夫人龍氏墓誌銘

居士陳君諱孝常之夫人姓龍氏。世爲東平人。祖諱高。太子中舍。父諱大同。母韓氏。夫人年三十歸陳氏。爲居士幾室。維居士世儒者家。以信義著聞。皇考贈祕書監諱希古。仕顯于時。治行尤篤厚。六聖景祐間。東平人論家法以陳氏爲稱首。其後居士不仕。伯兄仕以病免家。孔貧。夫人持己清約。奉養勤。而孝謹如故。不少衰。居士歿。夫人所生一男子。尚幼。三女子皆前卒。夫人哀疚感厲。益以節自持。撫視諸子孫。曲有恩意。廉靖不喜游適。屏居寡言笑。雖近親希見其面。誦佛書。雖有故。未嘗釋卷。崇寧元年八月十二日以疾終。享年七十七。政和二年五月四日。葬鄆州須城盧泉縣之原。合祔居士墓。初。祕書公長女適劉氏。是爲我皇祖妣。寔生先丞相。先人早孤。祕書公愛之。齒于諸昆。故凡陳氏之葬先人。實銘之。有若居士之潛晦弗曜。得以振顯。今夫人將葬。見委論述。某也曷云敢辭。謹爲之銘曰。猗夫人。嬪茂宗。勵德操。滋壽隆。簪紱崇阜合。幽宮彌億年。尚永終。

行狀

處士何君行狀

君諱君平。字少嚴。世家處州龍泉。曾祖容。祖維。父咸。皆不仕。母鮑氏。君少舉進士。不中。然強學不勤。自經史諸家皆手寫。爲編。至老成誦不忘。兼究大義。學者重其勤。年三十餘。即能不就舉。郊居豫章里。誦佛書。作歌詩。以經學授其子。歎曰。未彊仕之年。廿心山林。非吾執爲之者。遂不復出。治人事凡五七年。若十年。

以故不得已。乃一至城邑。人高其風。士大夫往候之。道相望。君亦雅善賓客。飲酒無慮日。生事付妻子不問。惟趣供具。雖貧甚。意裕如也。鄉里以是稱君長者。君與人至歡。而中治然無係故。久人尤親之。事雖隱必語人。曰不以癥吾心。燕居寡言笑。有威重。雖妻子莫際其喜怒。出則里中避道觀之。所居室家人因偉將廣焉。君曰。乃以舊厭之乎。不可。由此終居。不敢改葺。或諷君殖生爲異日計。君曰。我有子不爲患何憂異日。蓋君以是終身焉。心無歉然者。已而子登進士上第。迎君之官。鄉里無賢不肖來賀。且祖君郭門外。留連杏慕。相與稱善人。曰何君。其效也。君以元豐五年五月某日。得病卒于家。享年六十七。娶李氏。子男二人。執中亳州判官。次執德。女一人。嫁吳時中。是年十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某與君之子游。及識君鄉人多能道君行事大槩如此。敘之不誣。謹論次如右。前亳州教授劉某狀。

田明之行狀

曾祖永孚。故不仕。祖均。故不仕。考亮。故贈左中散大夫。母永嘉縣太君王氏。本貫河南府。姓田氏。諱述古。字明之。田氏本居密州安丘。冢世儒者。明之早孤。遊學京師。甫冠。補太學生。事安定胡先生爲弟子。勤篤好問。先生稱之。娶尹師魯族家子。河南縣主簿仲甫之女。遂徙家河南。凡四次以鄉薦不中第。歎曰。得失命也。乃慨然發憤。隱居講誦。積二十餘年。不復出。哲宗嗣位。搜訪遺逸。故孫溫靖公居守西都。以明之名聞。詔除襄州司法參軍。曰。老矣。不任爲吏。然君命不敢辭。乃即其家廷拜受詔而不出仕。孫公守鄭。又奏以爲州教授。特詔從其請。居頃之。河陽學官以嫌求對易。命既下。故王公嚴叟時守鄭。奏謂述古以處士起。今新進後生。媢妬徙非是。且無以慰鄭學者。詔又聽終任。未幾。除太學正。改宣德郎。充廣親北宅教授。秩滿。實不能久留。簽書通利軍判官事。轉通直郎。今上登極。轉奉議郎。元符三年十二月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夫人後五月亦卒。子男處仁、處訥、處厚、處恭、處約。女嫁進士張安石、太廟齋郎溫萬石。明之爲人。淳靜簡易。不爲表暴。胸中坦。無留閡。與人交。傾盡不疑。既久益親。及其不合。毅然去之。莫能奪于毫無不闕。惟易、中庸、論語、孟子、老子、乃其素所與。卒重復熟。造其深旨。餘不甚措意也。邵先生、二程先生。皆居洛陽。明之從之游。司馬溫公居相鄰。因徒步造門。問經史大義。語不及他事。范翰林祖禹以編修資治通鑑日詣溫公。溫公多召明之與之俱。邵、程、司馬公、皆重望。來者率巨公顯人。門無雜賓。而明之獨以白士雜旅其間。合堂同席。相視莫逆。語必殫竭。未嘗少貶諸公。以是敬愛之。晚歲獨好易。古今諸儒訓詁得失。歷歷別白。常稱曰。道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今學者泥章句。不知妙在日用。因自爲註。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廢卷。與賓客言。不事劇談。惟論易則屢屢不倦。日暮客欲去。而明之談益勝。意益精。明之所著書未就。客欲索其書上之朝。明之遂不肯出。友人張雲卿以累舉恩。當釋褐。貧欲毋行。明之出錢爲助。鄉人爭之。乃得去。既去。其妻與子俱病。妻竟死。家無一錢。明之日往護視。又辦喪事。事竟。然後歸。昌于巍假北宅教授官。氏撰次行狀。以故事遺曰。金百兩。明之曰。他人爲文。而我受其賜。無是也。使者屢及。明之終不受。通判亳州。一夕暴漲。守將遽調急夫。明之爭曰。曷不視水勢。今雖漲。而平。此將殺也。吾民不可徒擾。已而果無事。當官不苟。亦不爲已甚。居家廉儉。衣不兼食。不屬裕如也。學道自信。以是終身焉。嗚呼。可謂

吉德君子也夫將以建中靖國元年某月葬于某所之原曾陵鄒浩以明之語謂劉某曰我無稱于時然賢公卿大夫多知我今皆亡晚乃得二人焉尚何恨獨謂吾子與浩耳今其葬也其能無言耶其許諾居無何其孤自洛抵汶上持治命來赴果以文爲請某外祖尹夫人魯郡著姓與河南之尹宗族也故于明之有葭莩之好官于鄭又嘗同僚蓋知之詳熟于其來請謹敍次爵里閥閱及其學行大略以告鄒子爲之銘庶幾乎明之之意而二人者亦以是自致焉

誄

王升之誄

維政和二年五月壬戌鉅野王君升之卒于京師七月丙辰返柩于鄆鄉人所厚善皆會哭其孤兒孟博出臨終書二紙遺余言嵎不幸病且死妻弱子幼恐此骨流落不得下從先人伏惟哀憐與諸賢經紀之書凡百餘字語甚錯繆問其家言病甚棺斂皆能自營將絕付囑後事情不悲哽既授書其子教以面達余狀遂奄奄不能言余屬皆哭盡哀因相與定計合其家以八月乙酉葬先塋之丙穴索囊中空無有貲屋未即售合凡賻贈錢九萬五千乃使斲石治穿買椽席灰葦諸下里物事皆前爲之期如期而窆君黃州翰林公之玄孫寶文公之子少不羈既長學問尤邃漢書效李長吉爲詩有思致娶其親至破產雅不喜嫉嫜又體羸多疾日事藥餌因積貧窶侍官未及赴疾亟壽止四十有一惟前人悲哀梱遏必著文字乃作誄以見意其詞曰大鈞無垠一播萬殊隨生不遂條紛敷孰戕爾根隆夏隕枯哀哀若人亦孔之孝偉君高門一世楷模遺烈言言休聲吳吳爰及穆考養德豐腴維君妙齡孔嶷將雛踵武前修建旆禮輿逢辰清明鴞言梟鴟或梔旃罔所適徂機心日灰驪色自枯名列士版身佚里閭優游卒歲文史爲娛毓草藝木畦苑踏踏良朋萃止肴設醴觴退察其私盎不宿儲粟獨貧攻亦復病拘蕭然壁立副是形躍休文革帶計月有餘幼安絜巾當暑不除乳石斷下糜粥充虛長爲散人庶以全軀云胡遠行旅舍儻拘沈痾頓劇顛倒醫巫東野後事孝權遺書豈無他人顧以屬余嗚呼哀哉壯心兮摧顏白日兮虧史永逝兮昭代下淪兮幽墟大暮兮何晨冥行兮空居鬱婦兮嗷嗷幼子兮呱呱誰與兮晤言猶狂兮嘆魘謂君兮非存君墨兮猶濡謂君兮非亡君屋兮誰應折芳馨兮素華洒玉瀣兮清酤況世君兮不見悵涕淚兮欷歔嗚呼哀哉蹇物化之徂遷慨有生之迷途何神爽之泰定臨窻懼而弗逾遵寧宅于先丘寫幽憤于豕旗庶無愆于遺託君亦不昧夫所如

祭文

祭蔡致之文

嗚呼哀哉惟君行己莅官蓄有模楷莊重安和備于衆事而歛焉若不足事機情刃紛其靡解兮端殖義以自躋謂深固之未易搖兮少僨而則折彼奔之不靈兮將人事之慽也君之志已矣莫申詎常僚之能知文史用而華采不售色養維謹宗族稱之而窮貧以瘁遺孤然無畔不忽與物忤而怨者或瞰其私緊君宗之不逢兮又無以善其死母安季子妻返外氏兮女病而無壯子悽然帶柩魂惝惝而俱往兮卒無所止昔官守不祥遭故者實多羌改築以卽利兮意且如善人何曾迪君以禍甄兮謂善不善者非耶嗚呼哀哉君容恍如故兮音欬欸其未歇聯車騎銜杯酒之不可再兮獨安取彼異域兮看寒酒洒君其勿吐而餐之兮遂于此乎永訣

祭韓擇之文

嗚呼士之逢時貴植本原稽其遇合繄命之存公抱利器舉無留難材譽籍甚師尚孔諠粵繇眷知茂對異恩褒語綢繆錫馬既蕃輸自西征來騁東軒攬轡駐車剖劇撥煩豪猾遠屏民力用寬我鎡是豐我禝是完謂茲趣裝歸侍禁垣典領事樞逸鶱騰縣誰使奄忽中晝徂薨維帝識公公實自論奮不徒報捐軀喪元遇事感激冐險艱失寢棄食力竭氣殫盡瘁以歿此心如丹嗚呼哀哉惟我衰宗早接世昏占籍封圻熟公話言爾然疾病枉鬲在門視我砭艾情義益敦豈其翼朝揭爲營魂客未就車食不終殞幼孺號呼泣血擗肝亟卒隕淚閭巷永歎百身可贖往叩天閽我獨披臥莫撫公棺看觴中奠瞻涕汍瀾嗚呼哀哉

祭壬彥祖文

惟公德履沈茂踐揚高華服休五朝受祉百歲名臣之後風流頓遐竚公來歸永有瞻望數舍之間倏然不覩奄乘東維空號左轂嗚呼哀哉凡我里社蒙潤襲芳異聲同悲寓此巵酒嗚呼哀哉

祭賈正之文

歲在敦牂識公于鄭澹其相求交情以定周旋契闊十有六年每見逾厚意加于前晚以季女歸我猶子隊聲寇裘共此州里公年長我雅多警更側聞道要又我所兄情均天倫義兼友益三日不談舌本荊棘間脊謂言奈何捐書維揚老子同味其腴祁寒著雨唔言不廢欣然忘懷歲月以逝公居有林曾俎累開我肴非海言肯來闕然浹日往叩公戶胡恙之亟瞑臥不語嗚呼哀哉死生夜旦有來必還公歸不迷夫尚何言而獨固陋知我益寡流水高山誰當聞者遷骨于鄭公則不亡神其下來歆此一觴

代祭王左相文

穆穆王公盛德之輿世有顯聞以遠厥聲曰嘉與商實相西京自導至儉江左底平惟皇有作克昌厥輔擢之不疑機柄以付訓齊臣工新美王度二紀艱哉始卒公助據古殫洽傳誼雍容丙吉寬大胡廣中庸年高碩劭道大益沖古之惇史舉世是宗夫豈一名厥有大節繁潰危疑談笑以決淵渟無波山立不折皇哉得公千百而一惟皇厭世御氣上賓公亦不慭奄忽收神幽明異趣竟爲君臣公乎知終實哀斯人斯人是哀亦私自唁公方通顯某則疎賤省戶選郎宰府除掾摧轂提衡媒之上眷退而味公直清是依不以勢合亦不以離風雨如晦金石能移閱人孔多曾獨見知方以外使越在西境薨問奄至哀憧悲哽蓄厚不貲覆以俄頃一訣終天無復音聲嗚呼哀哉三台夜坼一鑑朝亡宇更平仲樑歸柳壯殯帷沈寂銘旌飛颺城空鶴去劍沒龍藏嗚呼哀哉想公儀兮條如故魂紆紲兮今焉庶施則厚兮報無所臨文辭兮涕零雨鳴呼哀哉尚饗

祭弟法曹文

月日。兄某與弟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我亡弟法曹之靈。我等流于荒裔。繼罹酷罰。零丁孤苦。弟所委悉。六月晦前。得疾雖病。尙能言語。囑以後事。過朔以來。昏閉三日。以及大故。舉家號呼。殞絕相屬。門戶一破。萬事瓦解。頭緒錯迕。無所措手。阿爹旅柩。別寓新興。阿姊堂殯。未測所向。汝之孀幼。法當歸鄆。豈肯遠汝。易簀之言。訊之有司。謂當奏畫。孀幼呱呱。亦以事訴。萬里跋涉。是歸之死。溫存煖熱。要吾二人。以此籌量。遂卜近郊。其地丁向。西北巒然。搆爲新宮。百步而遠。又弟三子。長策崇寶。後汝九日。亦復夭化。祔于室隅。同就安厝。嗚呼哀哉。蓋棺之後。人理了足。萬事體歇。尙復何言。汝兄與弟。身任百責。日重一日。誰助我者。此于吾弟。能忘懷耶。平時語言。一本體法。稠咨鄭重。雅所信可。死亦不昧。惟此一念。恒毋淪溺。世間諸緣。自有次第。以吾二人。殷勤辦護。似無足憂。汝目不瞑。豈有戀耶。咄汝往哉。捨此癡愛。從後三日。肴酒安慰。骨肉皆臨。尙願欣茲。

西臺集

畢仲游撰

西臺集目錄

卷一
表狀二首
卷二
表三十一首
卷三
表三十一首
卷四
議九首
卷五
議九首
卷六
試策一首
論二首
策問三首
序一首
劄子二首
卷七
記五首
書三首
卷八
書五首
卷九
啓五十一首
卷十
尺牘七十九首
卷十一
尺牘六十八首
卷十二
祝文二十一首
卷十三
誌銘七首
卷十四
誌銘九首
卷十五
行狀一首
卷十六
行狀三首
卷十七
祭文二十首
卷十八
五言古詩三十二首
卷十九
五言律詩一百十首
卷二十
七言律詩五十四首
七言絕句四十八首
傳二首
啓十七首
狀十七首
七言古詩十六首
五言長律四首
五言絕句四首

臣等謹案西臺集宋畢仲游撰仲游字公叔鄧州人同平章事士安之曾孫與兄仲衍同舉進士歷任州縣元祐初召試學士院除集賢校理累遷吏部郎中後入元祐黨籍終于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鴻慶宮宋史附載入士安傳末敘其事迹頗詳厲鶚宋詩紀事以爲士安子者誤也東都事略但稱仲游有集行世不詳卷數宋史藝文志作五十卷而晁公武讀書志則稱西臺集二十卷所紀卷目多寡互殊傳本亦久絕于世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搜輯排比詩文諸體俱全似已勘所遺闕特未能足五十卷之數然宋志荒謬多不可憑疑五字爲傳寫之誤謹仍依讀書志釐爲二十卷以還其舊仲游少負雋名其試館職時所與同策問者乃黃庭堅張耒晁補之諸人而蘇軾獨異所作擢爲第一他日又舉以自代且稱其學貫經史才通世務文章精麗議論有餘原狀具見東坡集中今觀其著作大都雄偉博辯有珠泉萬斛之致于軾文軌轍最近針芥之契殆由于此其間如正統封建郡縣諸議雖不免稍失之偏駁而其他論事之作類皆明白詳盡切中情理不爲浮誇誕謾之談蓋其學問既有根柢所從遊者如富弼司馬光歐陽修范純仁范純粹劉摯輩又皆一時重望漸漬薰陶故發爲文章具有典則集中上蘇學士書稱其知畏于口未畏于文深戒其以文字賈禍又上司馬溫公書稱其欲廢新法而左右皆安石之徒懼其禍之猶在其後紹聖中卒起紹述之說而軾亦獲罪以去悉如所慮是其深識遠計尤不可及固非獨文辭之工足傳乎後而已乾隆四十六年七月恭校上。總纂官 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 司經局洗馬臣黃良棟

西臺集卷一

宋畢仲游撰

奏狀

理會科場奏狀

右臣今年三月准宣命入內充進士覆考官及臣自守官以來累蒙差入試院對讀考校熟見舉人科場文字頗知詩賦經義取士利害之實自朝廷議改科舉欲具奏陳而臣備員庶僚事務繁併猝無須臾之暇得盡愚見今臣獲解府事待罪儒館竊聞士大夫所論科舉之利害猶未有定說尚詩賦者則指經義爲易習難考而不言詩賦之名卑于經義尊經義者則指詩賦爲雕刻無用而不思經義之于取士其實如何詩賦經義之利害固已未決而又各匿其所短暴其所長此所以更相不信而無定說也夫詩賦非經義之比易見也使舉子爲聲病偶儷之文章以應有司之求與以聖人之經原聖人之意而立其說則道之尊卑志之遠近不待言而可明矣然詩賦之行幾五六百歲而未厭自隋唐以來高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于其間經義之行無二十年天下已有倦色而卒復詩賦豈尊且遠者不足以濟務而卑且近者反宜于世耶盍亦要其本末終始而論之蓋經術者古學也可以謀道而不可以爲科舉之用詩賦者今學也可以爲科舉之用而不足以謀道今若使天下之士不爲科舉而治經且如輔嗣之治易康成之治禮安國之治書杜預之治春秋則雖舉隋唐以來詩賦豈能及四人之所治如納四人于今日科舉之間則亦化爲舉子之文章矣詩賦經義之利害至此而見臣請明言之揚子曰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度則其載物也薄矣蓋言聖人之經幽深悠遠如天地之高厚非可以不道治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漢唐諸儒亦多抱經白首然後名家近世如孫復治春秋居泰山者四十年始能貫穿自成一說人猶以爲未盡春秋之旨意而熙寧元豐之進士今年治經明年則用以應舉謂傳注之學不足決得失則益以新說新說不足以決得失則益以佛老之書至于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于有司聖人之經術遂但爲卜利祿之具要之應舉得第而已豈有正心誠意治經謀道若曰治經爲佛老之學與分章析字旁引曲取者皆前在位者之所使今而不爲何損于經則既以經術爲卜利祿之具使求合于有司得失之慮交于目前臣恐後日在位者之所使有甚于前日者矣要之爲術不善則一矣豈可遽知其無損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論者一也夫舉子之取名第止問得失而已既問得失則不得不趨時所尚故王安石在位則經義欲合王安石司馬光在位則經義欲合司馬光其小者不可勝論臣請論其大者王安石不治春秋熙寧元豐之間經義遂廢春秋一科而學者亦諱春秋不言司馬光治春秋元祐之間經義皆班班附會春秋以爲說此可謂正心誠意治經謀道之人乎于聖人之道有損乎有益乎雖然不可以責舉子也彼應舉則必有得失之慮既慮得失則不得不以經義取合于在位之人王安石在位而經義不合王安石則有司不取取知有司不取而應舉則不若勿應而已矣天下應舉者無慮數十萬人而人人皆以經義苟合于在位以卜利祿則風俗傷敗操行陵夷未必不由科舉之致故詩賦雖爲無用然作圜丘象天賦則止賦圜丘象天而已矣作堯舜性仁賦則止賦堯舜性仁而已矣雖欲取合于在位之人其路無由而取合固亦無益所以不爲難臣者曰廢經義而用詩賦詩賦不可以取合若以策論合于在位則如之何臣應曰以策論合于在位固所不幸而又益以經義吏爲合豈嫌取合之少乎然科舉之體常以詩賦經義定去留策論定高下彼于去留之間無以取合則爲高下而取合者必少故治平之前以策論合在位者未有如熙寧之後以經義合在位者也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而論者二也夫取士之道古亦有之鄉舉里選是也今朝廷若復鄉舉里選方得取士之正是求賢也是求能也如謂鄉舉里選未可猝行則今日之取士非敢必曰求賢亦非敢必曰求能特爲科舉不可廢而立法爾若曰求賢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賢否若曰求能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能不能既賢能不可以科舉得則詩賦經義姑問其爲科舉之後便與不便爾蓋詩賦雖若無足爲者而題目或出于經或出于史或出于諸子百家而習詩賦者必須涉獵九經汎觀子史知其節目精華始可從事而策論之中又自有經義試取舉人未罷詩賦之前策論之中所說經義與既罷詩賦之後專治經

義者校之。相去幾何。而涉獵汎觀。必蠭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聰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見于世者甚衆。由是觀之。詩賦雖若無用。而其術能使舉人蠭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通于事。是其名則卑而施于科舉。偶得其術而便爾。至于經義則不然。爲書者不爲詩。爲詩者不爲易。爲易者不爲禮。爲禮者不爲春秋。是知一經而四經不知也。雖有策論而論題自見所出易于爲文策。則人人皆挾策括以待有司。不出掌握。舉可問者。具在其中。非所以廣學問也。雖多聞博識之士。世自不乏。而所治之書。蠭通策問有備。遂可以得名第。其勢不暇留意于其他書史。若非常從舊日科舉之人。則所謂前言往行、治亂得失。殆無以自見于世。是經義之名則尊。而施之科舉。偶非其術。而不便爾。而又自隋唐以來。高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于詩賦之科。似有成效。今朝廷必欲倣古以興賢能。則請俟復鄉舉里選。如止爲科舉不可廢而立法。則異日設官分職。凡所與共天下之治者。必多由科舉而進。非細事也。則詩賦經義之學。不識當取施之科舉已見成效。與知其術可取者爲之耶。當取施之科舉未見成效。與知其術之不便者爲之耶。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論者三也。至于詩賦則有聲律而易見。經義則是散文而難考。詩賦所出之題。取于諸書而無窮。經義所問之目。各從本經而有盡。詩賦則題目百變。必是自作之文。經義則理趣相關。可用他人之作。詩賦則難爲豫備。足見舉人倉猝之才。經義則易爲牢籠。多是舉人在外所撰文字。詩賦則惟校工拙。有司無適莫之心。經義則各尙專門。試官多用偏見以去取。如此小小利害。難以究述。今朝廷雖復詩賦以取士。而詩賦之上。猶存經義。是詩賦經義之利害均也。若以經義爲可行。則無事復詩賦。若以經義爲不可行。則既復詩賦。而又略存經義。不過欲舉人詩賦之外。更知經術。雖然又非術也。昔科舉之未變也。詩賦以觀其詞采。策論以觀其經術。時務論題出于六經。是經術也。策問而及經旨。是亦經術也。豈必名爲大義。則謂之經術。不名爲大義。則不謂之經術。蓋昔之策論雖非大義。而策問論題。或出于易。或出于禮。或出于詩書。或出于春秋。無所不出。則舉人亦無所不留意。雖非純于經者。而詩書禮易春秋。必泛達也。今既于詩賦之外。人治一經而爲大義。則策問論題。必須避舉人專治。而不敢出于五經之中。舉人知策問論題不出于五經。所以備有司者約矣。則亦將爲書者不爲詩。爲詩者不爲易。爲易者不爲禮。爲禮者不爲春秋。是亦知一經而四經不知也。雖有詩賦而舉人爲詩賦留意。與爲經旨而留意五經者。取舍不同。是誘之使淺騖之令狹也。爲今之策。莫若專復詩賦以取士。而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則專復詩賦以取士。則隋唐以來高才達識功名道藝或可以兼至。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則聖人之經旨。庶不爲科舉之所亂。若論今之舉子。已習經義。雖復詩賦而有不能爲者。則願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爲詩賦之人。所取之數。與推恩薄厚。少增損于嘉祐之制。則人無難矣。蓋明經近于經義。而術與今日經義利害不同。取明經常少。取進士常多。則天下之應舉將自化而爲詩賦。不以法制而漸復其舊。術之善者也。以經義取士。實雖不至而名近于古。以詩賦取士。實則遠矣。而名不及于經義。今區區者。徒見朝廷罷經義。復詩賦。則以爲好古而已矣。而不知經義之不可累以科舉也。既罷之後。當詔天下求窮經謀道、如胡瑗、孫復、石介者。置以爲博士教官。使傳道于諸生。則今日之所尙。幾得經術之正。而無

科舉之累。道之美者也。蓋舊政已廢而復之。其名近古而改之。則民疑。然則專復詩賦以取士。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爲詩賦之人。而又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者。使傳道于諸生。則政有並舉。才無或棄。亦可以釋民疑矣。惓惓之忠。惟朝廷裁擇。

貼黃

臣竊見朝廷平日舉事。雖事體不大。猶多循用故常。愼于更改。慮更改之後。恐有意外利害。非目前思慮之所能盡。不若循用故常之爲便也。今以詩賦取士。所從來遠。且以本朝言之。如呂端、李沆、王旦、魯宗道、王曾、韓琦之徒。百十年之間。凡所與安社稷、治天下者。多出于昔日進士之科。其爲故常亦大矣。然則凡今之所以論科舉者。非止爲科舉而已。蓋知異日亦將求柱石股肱于其間。非細事也。如度用經義。決能取士過于詩賦之所取。則今日所論詩賦經義。皆是餘事。勿恤可也。若未能臆度。恐誤朝廷久遠用人之計。卽乞更加審諦。以平日舉事愼于更改爲意。詩賦策論四事之中。詩賦最難修習。自非超異絕出之才。作詩賦兼策論。以從科舉。未見其有餘力也。今既爲詩賦策論。而又于詩賦之前增大義一場。深慮舉人力所不逮。兼自來科場逼試之時。皆息力養銳。入試第一場詩賦。至次日入試論。文字不多方可。第三日卻試策。今于詩賦之前。先以大義一場困之。至次日纔試詩賦。不惟場第太多。考校增冗。兼舉人就試。必所患苦。然朝廷復詩賦又試大義者。必以大義爲經術之故。但舉人習詩賦。止欲得名第。習大義。亦止欲得名第。皆借以爲干祿之具。非眞所謂經術也。與詩賦何異。

耀州理會賑濟奏狀

當州准定國軍牒。准提舉常平司牒。契勘耀州官吏賑糶斛斗。違法不當。事理分明。已具奏聞。及節次牒本州取勘。依條施行。差人取索公案。卽不坐到。奏劾違法事件。未知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如何賑糶違法。緣自推行賑濟以來。累准提舉常平司取會點檢不一。其間本州措置賑糶。別有因依。合具奏陳者。一檢准元豐令。災傷放稅七分以上賑濟。穀不足者。許勸誘有力戶出辦。有餘納本倉。仍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勸會本州。昨來夏旱。放稅七分以上至八九分。據諸縣依條抄錄到闕食之人。共四萬八千餘戶。計一十七萬九千餘口。雖累准提舉常平司牒。指揮催促。依條勸誘鄉郭有力之家。出辦斛斗。本州備錄行下諸縣之後。大縣勸誘不過三千石上下。小縣千石以下。內除美原一縣。曾申納到勸誘大麥五百八十五石。後來卻已不同。別致朝廷怪責。兼本州昨來至六月間。人戶猶未種得秋田。累准提舉常平司指揮。稱夏田災傷已重。秋苗多未布種。若向秋不甚豐稔。則民間大段闕食。要見夏災傷合用賑濟。并准備向秋賑濟數目。如何計置得足。不至闕誤。兼後來更曾蒙丁寧。秋苗未有收成之望。既人戶闕食。本州縣自合豫行勸誘有力人戶。廣行出辦斛斗。減價出糶。中間本州除爲夏料災傷。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外。更作秋災準備。恐人戶難得米麥細色斛斗。遂只開諭蠭色。如麻穀大麥粟豆之類。約兩箇月。減價出糶。共計一十八萬五千八百六石。以抄劄到前項闕食之人。數目紐算。于兩箇月中。每人可糶一石有零。蠭色斛斗。只是比得細色五六斗以來喫用。其豫准備秋災傷減價出糶之數。雖更多于夏料。若果是

秋田大段災傷。闕食之民。須亦更多夏料抄劄之數。比之夏料災傷。日月又更窵遠。元約九月下旬至次年三月終。減價出糶。且只以夏料抄劄人數紐算。計于六箇月以上。每人可糶兩石有零。麤色斛斗。只比得細色一石二斗以來喫用。況自來州縣勸誘與開諭體面情願糶給還外。有雲陽、淳化、富平三原、同官、華原六縣。雖升斗之數。不曾催納入官。並各除放不用。爲自三月後來減價出糶。常平斛斗。及依條抄錄闕食戶。給趁內外官倉糴米。并抄劄貧乏不能自存之人。依乞丐條支給米豆。至六月間。內外常平斛斗。除俵糴指占外。見在數目。全然不多。市上絕無糴賣物價。愈更踊貴。人戶流移。未得定疊。別無可措置擘畫。遂依上條。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斛斗。救接前去十六七萬無營運闕食之人。蓋勸誘係人戶出辦。入官。有餘納本倉。不給價錢。難以多行。出辦所在。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于條既無多少之限。兼係令人戶自將斛斗就鄉村要便處糴賣。與闕食之人。一一逐漸自交領價錢歸去。與市上尋常糴賣斛斗無異。止是依條比災傷之際。踴貴市色。減價出糶。即與勸誘係。是兩事。元不是令催納入官之物。今來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官吏賑糴斛斗等違法不當。雖不知奏劾如何違法不當。竊慮提舉常平司奉聞事狀內。不曾子細分別勸誘與開諭。依條係是兩事。亦不曾分別直出辦入官。與闕食之人用錢就鄉村糴買事理。大段百石物者。不過糴及三二十石而止。情願糴十石物者。不過糴及三兩石而止。昨來夏災開諭七縣積貯之家。情願共糴十八萬五千餘石。至八月中住罷不用。會其實糴之數。纔五萬七千五百餘石。又只是大麥蕎麥穀豆等麤色斛斗。顯見准擬夏秋災傷減價出糶。起初須且開諭准備及當時萬數。卽臨時庶免敗事。蓋本州內外常平倉見在斛斗數目。全然不多。又通夏秋作災傷准備月數窵遠。卽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州縣當時惟恐出糶不多。致人戶大段流移。別負罪責。況于情願出糶數中。實只可望三二分斛斗。普遍糴與前項十六七萬闕食之人。州縣官吏。惟是奉行詔條。及遵依提舉常平指揮推行之後。借其夏秋開諭減價額數。告示鄉村。要鎮壓十六七萬闕食之人。使知廣有開諭下斛斗次第。麤善安心等待官中措置。不致大段流移。及結集爲盜。亦要豪右積貯之家。不亂放散。所有斛斗出境內實。俟將來得雨之後。立便行下諸縣裁減。及節次曉告人戶。更不作准備。並住罷訖。通夏秋開諭七縣積貯之家一千六百六十餘戶。上共只減價糴過麤斛斗五萬七千餘石。一斗得一斗見錢歸去。與勸誘入官。事理不同。其間惟三原縣出等高強李忠二戶積貯之家。曾就鄉村減價糴過四百九十餘石麤色斛斗。其餘多不糴得三百石。少者十石五石。其秋料准備之數。卽更不曾糴動升斗。亦不曾有升斗之數入官。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付下有司照會施行。

一勘會本州七縣。據籍。主客戶共十一萬三千五十戶。計二十八萬四千八百五十口。據諸縣元抄錄末等無營運闕食之人。共四萬六千三百三十八戶。計一十七萬九千五百三十四口。後來提舉常平司直下諸縣。勒逐保者戶長等。供析取責。要無漏落。官吏結罪保明。自七月十五日以前及後來七縣共計流移過主客戶一千八百餘戶。內卻已有四百八十餘戶招誘歸業。若以本州七縣都大主客戶口人數紐算。只是流移過一窟六毫以來。若以元抄錄闕食之數目紐算。除流移過前項戶數外。猶約有十五六萬

無營運闕食之人。因諸縣措置擘畫賑救接濟。至今相得安居。兼慮糶正當夏料災傷月分。境內並無餓莩。亦無一人鬻劫。城郭鄉村三十餘處糴物。不曾踐踏損一人。蓋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過數目。雖不甚多。卻爲諸縣市色。聞廣行開諭。減價出糶斛斗。向去冬春。皆有準擬。糴麥等待邀勒高價。須主逐漸將出糶。賣市上麤色斛斗之價。遂不曾長其闕食之人。不惟于積貯之家。減價糴物。兼市上自有麤色斛斗。可以糴買。所以流移不多。及不至結集作過。況本州縣元開諭之意。本要使十六七萬闕食之人。不至大段流移。今來流移數目。已見得不多。本要鎮壓闕食之人。使不至結集作過。今又已見得災傷之際。諸縣並無鬻劫。子開諭夏秋斛斗數中。只糴及一分以來。非勸誘入官之物。人戶各在外逐漸交易。收領價錢歸去。若無所損。今來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官吏。竊慮要用開諭已經裁減除放改正數目。與諸縣已改措置事作坐罪。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付下有司照會施行。

劄子

乞置京城廂巡檢劄子

臣伏見開封府盜賊條禁至多。而竊盜之方。其大節有未備者。以外路州軍言之。捕盜之官。在城內則都監、監押。城外則巡檢、縣尉。蓋不可易之官也。今京城外巡檢縣尉。與外州軍略同。而京城內巡檢之職。寓于馬軍步軍帥臣。與四廂主者。雖主徼巡于國中。而尋常盜賊。舊不干預。自來開封舊例。令使臣人員等密行緝捕獲賊。有賞。而不獲無甚譴劾。人徼責輕。往往返與盜賊爲市。而諸廂小使臣。雖帶督察盜賊。其實分管佔計家業。取問病人口詞。併檢驗捉火等雜務。不類捕盜之官。理殊未盡。臣愚欲乞于馬步軍帥及四廂至巡檢之下。別增置廂巡檢六員。其二在舊城內。其四在新城內。四壁使諸司使副或大使臣爲之。隸于開封府。得以職事舉薦按劾。仍倣外州軍都監監押。功過殿最之法而增損之。使專治巡檢職事。亦不廢開封緝捕公人。則京師盜賊。知有專一責任之官。自然人戶安居。姦盜屏息。羣穀之治。不爲無助。取進止。

代劉摯乞外任劄子

臣荷特達之知。拔用至此。固不敢輕爲出處。但以臣術業淺陋。本非大任之器。累年強勉。終無補報。高爵厚祿。有靦面目。天監在上。公議在下。夙夜念之。不寒而栗。其思引分。非止今日。儻待咎惡暴揚而去。必至有煩典憲。以累國體。而上玷陛下任使之明。則臣之罪大于今之輕去矣。然則臣之區區。豈獨爲全身之計哉。伏望聖慈矜其不能。察其無他。又非避事。早賜可詔。除一外任。晉堅晚節。以報始終之賜。

西臺集卷二

表

留司文武百官賀夏祭禮成表

臣某等言伏覩今月十四日夏祭禮成者。曠儀紹舉。制嘉祀以躬臨。精意感通。燕大祇而昭格。因崇顯號。益茂鴻庥。凡在見聞。孰不踴躍。恭惟皇帝陛下。宅心道奧。悉已化源。治必鑒于古初。功坐成于制作。既已父天而報饗。因推母道以定郊。刊合祭之舊文。即肇禋之吉壤。逮茲申祀。還覩上儀。儻泰一以躬行。體汾陰而祇事。禮文煥備。樂舞大陳。仍仰致于徽稱。示益昭于盛節。紹復百王之上。垂爲萬世之規。天瑞著明。神靈享答。可得而禮。既合德以慶成。無疆惟休。期同符于厚載。

謝賜厤日表

伏以堯熙庶績。欽厤象以授時。周厚生民。正歲年而序事。稽古太史之法。實今司天之官。不獨布政于明堂。上順帝則。抑以誕告于下土。協成歲功。因是寵頒。俾資考驗。恭惟皇帝陛下。文明光澤。輔相裁成。謹始建官。職紹重黎之後。務農重穀。功高舜禹之前。將待夫來歲之宜。故行于正月之吉。臣敢不恭承德意。恪守綱條。動占迎日之文。仰答後天之訓。

賀册皇后上太皇太后表

嘉禮告成。徽音可嗣。人神協慶。日月增輝。臣聞易歲坤元。由順承于天體。禮尊正嫡。蓋統治于宸闈。上嚴七廟之尊。下爲萬世之嗣。虞舜以與于嬀汭。周文以御于邦家。允屬昌期。誕開懿册。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聖齊文母。道紹神孫。顧外治之已隆。而中宮之未建。博諏慶閥。作合聖明。儻私戚里之親。大契家人之正。如茲詳擇。兼示至公。繼美貽芳。豈特符天之表。助德理內。永均函夏之和。凡在懷生。孰不增忭。臣叨分使指。方走邊荒。無任

河東提刑謝到任表

素冠方釋。復預校讎。溫儉俄頒。謬叨繁使。曲徇由衷之請。衆知補外之優。驟服恩私。惟深感泣。伏念臣生而多難。長亦無成。秖緣門戶之久衰。粗欲簪裾之不絕。學游場屋。僅綴詞科。仕有簡書。第逃官謗。雖以庭闈而仰祿。如將筐篋以終身。屬聖治之更新。登羣公而夾輔。職由際會。得預揄揚。顧事效之蔑聞。而禍艱之已至。居廬待盡。伏塚纏哀。隕顛難留。悲已除于歲月。疲爲強起。始絕望于功名。因丐外官。少紓私計。本冀訶之及。更階刺舉之榮。僅免人言。可量天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惟從欲。道在寶慈。常深察于邇言。務曲成于庶物。太皇太后陛下。幽微必察。愛育無偏。謂雖疎遠之臣。而有矜憐之理。非特觀其孤苦。亦寄于紀綱。臣敢不謹奉詔條。編詢謠俗。每戒蛟文之侵枉。庶幾惠澤之宛宣。陟屺摧心。雖阻逮親之蔭。繫帷遇事。尚圖報國之忠。

秦鳳提刑到任謝表

入預臺郎。出將使指。號爲榮選。恩許迭居。雖奔走之常更。知屑憂之靡稱。伏念臣才惟委瑣。性甚倥傯。仕小行以效官。固非特起。抱陳編而自信。偶預賁延。繼纓災疾之相仍。坐覺身修之不振。齒髮退衰而私累亦衆。文墨粗習而學業已荒。止祈循守于官資。敢意過叨于器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勞圖治。總攬至公。從欲推仁。因能授職。謂其多難。雖無意于澄清。恐亦盡心。故特還其刺舉。曲徇經年之請。俾分劇部之憂。臣敢不惴守綱條。益思策勵。豈惟狥獄。俾無侵枉之冤。凡是簡書。當體哀矜之實。冀逃大譴。少補明時。

永興提刑謝到任表

奉使一方。仍忝按刑之重。莅官三月。遽叨易地之榮。仰服恩私。交深媿懼。伏念臣性如學僻。名與身微。緣家世以仕官爲常。處貧賤而饑寒不免。比蒙任使。蓋出僥逾。抱槧和鉛。入書林而備數。升車攬轡。分刺部以常優。矧如關部之雄。尤號兵民之衆。連逮或填于犴獄。推理屢起于寇攘。必素有于吏能。始可當于使指。顧材微而曷稱。偶人之以誤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恕以觀能。明于因任。謂臣嘗爲省府之屬。體朝廷欽恤之仁。知臣早服州縣之勞。識簿書期會之事。故茲委付。令盡拙勤。謹當砥節奉公。平心持憲。務厭奸生之意。俾無失職之嗟。所防廢弛之病民。亦戒細苛之傷善。更自殫于夙夜。期有補于涓埃。

謝落權字表

准都進奏院遞到敕書一道。差臣提點永興軍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落權字者。循名責實。始懼黜幽。積日爲勞。遽叨敍進。揆能匪稱。省己增慚。伏念臣學不究于本原。仕止承于家世。雖崎嶇

而從政。亦邇遐以階榮。上方右文。而臣預游于册府。時欲重外。而臣頻假于使軺。廢自激昂。視功名而淺遠。謾無施設。曾歲月之足論。未即譴訶。更蒙陞改。方緣恩而易地。許增秩以在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比明。乾坤均施。謂考績唐虞之大法。而資格祖宗之至公。雖云不以才稱。蓋以屢承人乏。故玆假寵。更畀徼勞。臣敢不祗守邦刑。俯求民瘼。務以行于寬詔。冀終道于嚴刑。

耀州謝到任表

久將使指。全乏吏材。薦拜恩除。獲當郡寄。僥逾未免。感愧交深。伏念臣識用非長。藝文無取。品與材而俱下。迹如操以常孤。止期循守于官資。何意謬更于任使。三移刺部。六換年華。既積效之蔑聞。第簡書而是畏。敢圖善貸。賜以曲成。俾外領于麾符。實內承于風化。不達本道。幸粗諳其物情。況得近民。可悉心于條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憫天函覆。如日照臨。深抃稔清。察知疎遠。謂簿領沈迷之滋久。雖無補于公家。而捴多艱。偶遭際于盛時。容保全于懦品。近者分符京右。假節山東。繼被詔除。復塵郎選。食玉炊桂。豈專空乏之憂。治棘挫鍼。更抱支離之恙。敢期容鑒。俯盡物情。改畀事權。還司將漕。是謂公朝之煩使。況于私計而苟完。仰服恩榮。交深忭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繼明垂照。大度推慈。似矜察其細微。俾逃居于內外。均爲事任。尤戴生成。臣敢不益勵初心。常殫病力。賦輸所入。勉思經費之方。餽運之餘。更念紀綱之寄。庶逃大譴。少答鴻私。

京東運副謝到任表

分符京右。方謹頒條。改使山東。猥當外計。恩私併及。感愧交深。伏念臣本以書生。學從吏道。和鉛抱槧。既非博洽之名。流覽轡登車。又乏經營之旅。力出沒風波之險。支離疾病之餘。每虞寄任之難勝。顧以廢閒而爲幸。比蒙遣用。已戴生成。未遑宣布于上恩。乃復叨移于劇部。仍遷將漕。稍畀事權。雖知簉使之可榮。大懼譚材之速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廣大。如日照臨。道濟務于遠圖。器不遺于近用。謂從事詔條之內。常欲力行。故遣司調度之繁。試覘心計。臣敢不三思厥職。一意在公。必祗赴于會期。以圖報上。務愛養其基本。不至病民。非專官謗之逃。叢合公家之利。

淮南運使到任謝表

中臺列屬。再忝清曹。外計選能。仍分劇部。並由簡拔。伏積兢慙。伏念臣委蹟微材。迂疎末學。名卑不振。性之憂。治棘挫鍼。更抱支離之恙。敢期容鑒。俯盡物情。改畀事權。還司將漕。是謂公朝之煩使。況于私計而苟完。仰服恩榮。交深忭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繼明垂照。大度推慈。似矜察其細微。俾逃居于內外。均爲事任。尤戴生成。臣敢不益勵初心。常殫病力。賦輸所入。勉思經費之方。餽運之餘。更念紀綱之寄。庶逃大譴。少答鴻私。

謝幸復盩嵩山中嶽廟表

伏奉敕命。就差監西京嵩山中嶽廟者。公議難逃。方慶于罪籍。上恩起廢。復齒于仕途。既假神祠。還叨餼廩。克祈所逮。感泣無從。伏念臣識暗近愚。才微易竭。曩因際會。濫預招延。躬鄙行而弗思。蹈迷途而忘返。庸更事任。迄無可稱。致被惡名。實由自取。覆連族累。望絕搢紳。儻非如地以幷容。豈特居家而坐廢。殺身因期歲月。俾復官資。示以科條。例需祿食。是謂更生之異賜。不同牽敍之常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博臨。仁深溥洽。謂嘗在典刑之內。雖曰罪人。而凡居覆載之間。莫非赤子。爰從廢放。常有哀矜。遂至生成。實踰分願。臣敢不動思刻勵。更慎持操。深悼前非。覬完晚節。思黥補劓。幸解網之親逢。剖心析肝。恨捐軀之無所。

謝除宮觀表

伏奉敕命。差臣管勾江寧府崇禧觀。外路州軍。任便居住。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許還吏選。既已逃刑。就假眞祠。更容擇地。恩深曲被。感極難陳。伏念臣生則戇冥。長而艱苦。雖久從于吏道。略無見于事功。學嘗負于初心。病復纏于晚歲。是以七持使節。殊乏建明。三竊州符。僅知黽勉。名卑不振。跡久彌孤。嘗丐外臺。亦冀閒局。所幸廩稍之不絕。庶幾溝壑之未填。敢意天慈。洞知人欲。特從私便。例獲詔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幷包。仁深惻隱。謂入朝自棄。既從寬貸之科。而制祿有差。俾免饑寒之患。似憐痕累。故有恫矜。臣敢不克己思愆。捫心自訟。食不以事。雖有媿于生成。身或可捐。誓更圖于報効。

謝提舉崇福宮表

嶽祠假領。已霑起廢之恩。琳館就遷。更荷曲成之賜。望非所及。感不容言。伏念臣頃以聽愚。謬叨任使。由寖隳于操行。致自觸于憲章。如天地之有雷霆。刑難不用。而父母之譴子弟。愛在其中。過雖顯而猶矜。祿宜收而不絕。逮蠲罪籍。獲從輕重之評。改畀宮祠。明視等差之辨。既官名之可復。更廩廩之加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燭以離明。包之聖度。念其抵冒。雖取廢于清時。及此甄收。俾自新于末路。假優老示恩之令。爲赦過宥罪之人。謹當益自省愆。常期盡節。革心以道。迹幸免于泥塗。當食而思。報敢忘于犬馬。

謝提舉鴻慶宮表

伏奉敕命。改差提舉南京鴻慶宮者。庇迹琳宮。方媿躬居而竊祿。拜恩蕃室。更叨改命以示邊。撫已兢慙。捫心感勵。伏念臣材資既下。命數亦屯。志本求通。患常自掇。途既窮而知拙。罪雖貸而猶汚。向非仁聖之哀矜。豈免飢寒而顛沛。假宮祠者五任。分臺務以三年。比復哀鳴。輒蒙恩許。敢謂皇慈之下逮。更茲申命以有加。自揣庸常。緣何叨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如日。洪覆法天。行堯舜之所難。比湯禹而加盛。以斯薄劣。及幽微。俾緣資格之大公。聊示等差而優老。臣敢不仰懷全度。俯念頹齡。生欲捐軀。已愧執戈而衛社。死而瞑目。猶將結草以報恩。

代司馬溫公上太皇太后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光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米麪羊酒者。至仁垂睿。多物分頒。拜賜惟優。汗顏有靦。伏念臣器能淺陋。術學汪疎。仰膺簡注之隆。進備殉諸之職。適及始生之旦。復叨厚下之恩。及養無因。感劬勞于茲日。致禮有殺。蒙慶澤以自天。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坤厚兼容。母慈廣被。重近司之責任。推異數以勸官。特加餼廩之儀。以示寵光之渥。所生無忝。敢忘夙夜之勤。來事可爲。益圖忠義之報。

代傅欽之謝御史中丞表

年與志衰。任隨責重。顧訓詞之所及。知稱職之爲難。既遜避之莫容。但凌兢而失措。伏念臣志雖許國。識不逮人。矧更忠難之多。已絕功名之望。空荷兩朝之被遇。曾無一善之可稱。比假寵于官曹。但坐糜于祿食。懼不勝其倥傯。常欲丐于清閒。敢期俯降于絲綸。更比濫持于綱紀。仍取中司之貴。名爲執法之公。未知裨補之如何。先辱尊榮之至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智以臨下。公以待人。謂風俗雖變。而觀望之習未衰。賦斂雖省。而大均之法未立。尚賢愚之並進。或毀譽以相紛。思得端人。俾持成憲。偶承空乏。遂爾叨逾。臣敢不勉思詔默之方。感激遭逢之異。識其大者。雖有媿于昔人。作而行之。庶少裨于能事。

代梁府辭免明堂加恩表

路寢交神。肇修殊典。端閣字號。寵涘羣生。雖慶錫之已行。揆庸庸之靡稱。伏念臣技能單淺。功效無聞。誤蒙聖知。入置樞近。未閱歲時之久。獲覩祀事之嚴。邊豆靜嘉。昭事天地。工祝致告。侑饗祖宗。陟降惟勤。寅畏是濟。比告成于大禮。乃均福于羣生。敢意具臣。亦迂褒典。勳加楚秩。地列周封。錫以土田。衍其租食。雖用向冒干城之寄。猥分節制之嚴。奉陛下之訓詞。有先臣之遺教。謂宜絞靜。而復紛紜。雖自速于煩言。止仕于有道。每沾君賜之豐。而嘗以無名。大懼邦條之素。伏望皇帝陛下。垂矜分守。考愼森章。方異數之載加。存至公之可廢。收還新命。使即舊聯。詎敢飾詞。是爲誠請。

代梁府上太皇太后表

禮成告祀。福兆羣生。均大澤以旁流。又具僚而沾洽。敢緣非據。冒貢所聞。伏念臣操行尋常。技能單寡。秖宜收而不絕。逮蠲罪籍。獲從輕重之評。改畀宮祠。明視等差之辨。既官名之可復。更廩廩之加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燭以離明。包之聖度。念其抵冒。雖取廢于清時。及此甄收。俾自新于末路。假優老示恩之令。爲赦過宥罪之人。謹當益自省愆。常期盡節。革心以道。迹幸免于泥塗。當食而思。報敢忘于犬馬。

謝提舉鴻慶宮表

伏奉敕命。改差提舉南京鴻慶宮者。庇迹琳宮。方媿躬居而竊祿。拜恩蕃室。更叨改命以示邊。撫已兢慙。捫心感勵。伏念臣材資既下。命數亦屯。志本求通。患常自掇。途既窮而知拙。罪雖貸而猶汚。向非仁聖之哀矜。豈免飢寒而顛沛。假宮祠者五任。分臺務以三年。比復哀鳴。輒蒙恩許。敢謂皇慈之下逮。更茲申命。以有加。自揣庸常。緣何叨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如日。洪覆法天。行堯舜之所難。比湯禹而加盛。以斯薄劣。及幽微。俾緣資格之大公。聊示等差而優老。臣敢不仰懷全度。俯念頹齡。生欲捐軀。已愧執戈而衛社。死而瞑目。猶將結草以報恩。

代司馬溫公上太皇太后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光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米麪羊酒者。至仁垂睿。多物分頒。拜賜惟優。汗顏有靦。伏念臣器能淺陋。術學汪疎。仰膺簡注之隆。進備殉諸之職。適及始生之旦。復叨厚下之恩。及養無因。感劬勞于茲日。致禮有殺。蒙慶澤以自天。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坤厚兼容。母慈廣被。重近司之責任。推異數以勸官。特加餼廩之儀。以示寵光之渥。所生無忝。敢忘夙夜之勤。來事可爲。益圖忠義之報。

代傅欽之謝御史中丞表

年與志衰。任隨責重。顧訓詞之所及。知稱職之爲難。既遜避之莫容。但凌兢而失措。伏念臣志雖許國。識不逮人。矧更忠難之多。已絕功名之望。空荷兩朝之被遇。曾無一善之可稱。比假寵于官曹。但坐糜于祿食。懼不勝其倥傯。常欲丐于清閒。敢期俯降于絲綸。更比濫持于綱紀。仍取中司之貴。名爲執法之公。未知裨補之如何。先辱尊榮之至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智以臨下。公以待人。謂風俗雖變。而觀望之習未衰。賦斂雖省。而大均之法未立。尚賢愚之並進。或毀譽以相紛。思得端人。俾持成憲。偶承空乏。遂爾叨逾。臣敢不勉思詔默之方。感激遭逢之異。識其大者。雖有媿于昔人。作而行之。庶少裨于能事。

代梁府辭免明堂加恩表

路寢交神。肇修殊典。端閣字號。寵涘羣生。雖慶錫之已行。揆庸庸之靡稱。伏念臣技能單淺。功效無聞。誤蒙聖知。入置樞近。未閱歲時之久。獲覩祀事之嚴。邊豆靜嘉。昭事天地。工祝致告。侑饗祖宗。陟降惟勤。寅畏是濟。比告成于大禮。乃均福于羣生。敢意具臣。亦迂褒典。勳加楚秩。地列周封。錫以土田。衍其租食。雖用向冒干城之寄。猥分節制之嚴。奉陛下之訓詞。有先臣之遺教。謂宜絞靜。而復紛紜。雖自速于煩言。止仕于有道。每沾君賜之豐。而嘗以無名。大懼邦條之素。伏望皇帝陛下。垂矜分守。考愼森章。方異數之載加。投閒于善地。罷邊內徙。媿脾肉之旋生。臨壘何安。徒齒牙之日訟。敢期容養。隳侯終更。因宗祀之慶成。易

代梁府上太皇太后表

禮成告祀。福兆羣生。均大澤以旁流。又具僚而沾洽。敢緣非據。冒貢所聞。伏念臣操行尋常。技能單寡。秖宜收而不絕。逮蠲罪籍。獲從輕重之評。改畀宮祠。明視等差之辨。既官名之可復。更廩廩之加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燭以離明。包之聖度。念其抵冒。雖取廢于清時。及此甄收。俾自新于末路。假優老示恩之令。爲赦過宥罪之人。謹當益自省愆。常期盡節。革心以道。迹幸免于泥塗。當食而思。報敢忘于犬馬。

謝提舉鴻慶宮表

伏奉敕命。改差提舉南京鴻慶宮者。庇迹琳宮。方媿躬居而竊祿。拜恩蕃室。更叨改命以示邊。撫已兢慙。捫心感勵。伏念臣材資既下。命數亦屯。志本求通。患常自掇。途既窮而知拙。罪雖貸而猶汚。向非仁聖之哀矜。豈免飢寒而顛沛。假宮祠者五任。分臺務以三年。比復哀鳴。輒蒙恩許。敢謂皇慈之下逮。更茲申命。以有加。自揣庸常。緣何叨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如日。洪覆法天。行堯舜之所難。比湯禹而加盛。以斯薄劣。及幽微。俾緣資格之大公。聊示等差而優老。臣敢不仰懷全度。俯念頹齡。生欲捐軀。已愧執戈而衛社。死而瞑目。猶將結草以報恩。

代司馬溫公上太皇太后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光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米麪羊酒者。至仁垂睿。多物分頒。拜賜惟優。汗顏有靦。伏念臣器能淺陋。術學汪疎。仰膺簡注之隆。進備殉諸之職。適及始生之旦。復叨厚下之恩。及養無因。感劬勞于茲日。致禮有殺。蒙慶澤以自天。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坤厚兼容。母慈廣被。重近司之責任。推異數以勸官。特加餼廩之儀。以示寵光之渥。所生無忝。敢忘夙夜之勤。來事可爲。益圖忠義之報。

代傅欽之謝御史中丞表

年與志衰。任隨責重。顧訓詞之所及。知稱職之爲難。既遜避之莫容。但凌兢而失措。伏念臣志雖許國。識不逮人。矧更忠難之多。已絕功名之望。空荷兩朝之被遇。曾無一善之可稱。比假寵于官曹。但坐糜于祿食。懼不勝其倥傯。常欲丐于清閒。敢期俯降于絲綸。更比濫持于綱紀。仍取中司之貴。名爲執法之公。未知裨補之如何。先辱尊榮之至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智以臨下。公以待人。謂風俗雖變。而觀望之習未衰。賦斂雖省。而大均之法未立。尚賢愚之並進。或毀譽以相紛。思得端人。俾持成憲。偶承空乏。遂爾叨逾。臣敢不勉思詔默之方。感激遭逢之異。識其大者。雖有媿于昔人。作而行之。庶少裨于能事。

代梁府辭免明堂加恩表

路寢交神。肇修殊典。端閣字號。寵涘羣生。雖慶錫之已行。揆庸庸之靡稱。伏念臣技能單淺。功效無聞。誤蒙聖知。入置樞近。未閱歲時之久。獲覩祀事之嚴。邊豆靜嘉。昭事天地。工祝致告。侑饗祖宗。陟降惟勤。寅畏是濟。比告成于大禮。乃均福于羣生。敢意具臣。亦迂褒典。勳加楚秩。地列周封。錫以土田。衍其租食。雖用向冒干城之寄。猥分節制之嚴。奉陛下之訓詞。有先臣之遺教。謂宜絞靜。而復紛紜。雖自速于煩言。止仕于有道。每沾君賜之豐。而嘗以無名。大懼邦條之素。伏望皇帝陛下。垂矜分守。考愼森章。方異數之載加。投閒于善地。罷邊內徙。媿脾肉之旋生。臨壘何安。徒齒牙之日訟。敢期容養。隳侯終更。因宗祀之慶成。易

官名而復職。朝家新制。遷叨等級之榮。書館舊遊。再竊清華之選。仍加勳號。盡出鴻私。特示優遷。非徒起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法祖。纘承道建中。廓全圖以博臨。憲先民而致治。謂臣譽紳之後。雖屢試以無成。惟臣齒髮未衰。俾回心而自効。致茲寵奬。及屏孤臣。敢不仰體皇慈。俯追往咎。居官弗懈。庶無門戶之羞。論報何階。猶有簿書之責。誓同犬馬。更效涓塵。

代人謝覃恩轉官表

文明纘御。方潛惕勵之誠。慶澤下覃。遽被褒隆之典。捐躬無地。蒙施若天。伏念臣才不逮人。器非適用。偶緣樸學。獲仕先朝。早服官箴。雖有遭時之幸。晚階禁闥。止由積日之勞。迨神聖之嗣興。實天人之嘉會。寔龍在望。慶千載之親逢。雨露既行。不崇朝而徧被。豈止逃于譴域。更敍進于文階。兼冒勳官。仍加眞食。欲辭不獲。既受而慙。俯偃牖遑。寵驚交至。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繼照。盛德惟新。憲天道以博臨。俾物生之茂遂。謂雖忝竊。猶不遐遺。從此便蒂。豈圖感戴。仕非爲已。知報國之可圖。義重于生。將捐軀而不顧。

代人上太皇太后表

聖澤旁流。均被生成之力。寵光下逮。更叨等級之榮。進勳邑以兼隆。銘肺肝而增愧。伏念臣受才非敏。臨事不強。徒以樸忠。切于許國。而遭逢先帝。更踐累年。引自外臺。久費大官之廩。重加新命。許陪計要之繁。惟此僥踰。未知補報。敢圖享會。曾冒常階。衍食增封。策勳加等。雖洪恩之溥博。要在無偏。而異數之沓來。莫非虛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仁體道。厚德應期。迪初政之清明。滌鴻私而浹洽。生民有賴。茲鼓舞以同時。國事無難。當糜捐于異日。

代人謝恩命表

寵數未安。恩章復至。不圖衰晚。併此僥踰。伏念臣頃以妄庸。常叨寄任。觸危機而不悟。罹罪罟以至深。永分棄捐。敢期收用。而屬重難繼。照大號惟新。被飾殘年。蕩除餘釁。輒隨動舊。屢玷寵榮。雖壯志之已銷。在榮途而未絕。參華左省。方陪衆雋之遊。方職中臺。遽濫二卿之選。豈特心慚于弗稱。更虞力薄而難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如日至明。與天合德。深念品流之衆。察知銓總之繁。猥以要權。加于朽質。雖決煩去弊。本非應物之才。而奉法居官。乃是平生之志。以茲圖報。何啻涓埃。

代人上太皇太后表

侍臣在列。方旅進以偷安。省賦至繁。輒就遷而爲寵。理雖可避。命不獲辭。伏念臣早遇明時。得侪簪仕。中投散地。蓋出覽恩。自復官聯屢更。器使出懷章綬。方爲近邸之遊。歸典圖書。如陟道山之峻。洊蒙識拔。使直禁嚴。非惟自外而處中。仍以違閒而就劇。時惟內省。已可深慙。豈意機玷近班。復叨要任。但荷恩榮之至。此莫知義理之如何。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圖治急賢。推仁念舊。思濟當今之務。力蹐上古之隆。誤記衰殘。使居顯近。人材序進。仰循資格以爲常。吏道多奸。幸有詔條之可守。冀逃罪海。少副憂勤。

代人謝恩命表

異恩纖等。顧物論以難安。成命必行。愧己材之弗稱。莫遂固辭之請。終懷暴得之慙。蓋聞制祿以御羣臣

之榮。設官以進天下之善。才大者其祿厚。德高者其爵尊。凡號王官。蓋爲公器。矧如右府。是爲要塗。必論其才德。可以仰承則寵以荷祿。不爲虛受。朝廷所慎。今昔攸同。如臣至愚。臨事無識。初以簡書而從政。纔由門第以進身。大道在前。輒自生於荆棘。半途知返。慨漸迫于桑榆。其在深嚴。已云不次。入陪宥密。更出非常。竊稽仁祖之任賢。逮至先臣之居位。猶須黽勉。可副詢謀。何意妄庸。亦茲遭遇。風雲千載。適當聖政之新。門戶百年。遂忝世官之美。幡然既就。惕若難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慎德在初。使人以器。深念事機之重。試承勳閥之餘。度越衆官。使登要任。本無雄略。可希不世之功。惟有小心。少濟當今之務。庶全終始。仰謝生成。

代人謝復職表

祠宮假領。荷誡命之寬優。內閣聯華。拜恩榮之驟至。名爲甄敍。實出僥踰。伏念臣學不知方。仕惟守拙。爰從壯歲。卽曰遭時。本由門戶以在官。所賴朝廷之宥世。雖冥行履險。屢至顚厲。而屬物推仁。每蒙起廢。比膺寬恚。本合終身。屬神寶之肇新。順天休而澤及。特湔瘢累。俾復寵名。幸如骨而肉生。感由心而涕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爲大。體道建中。既覃雨露之私。尤愼公卿之後。致殊恩之下被。雖舊物而如新。臣敢不仰體皇慈。俯追往咎。衣冠在列。戒重玷于清流。冰檗爲心。期永逃于譴域。

代人謝進職表

需章自列。拱俟命音。溫檢俄頒。莫收汗令。遂拜嘉而爲寵。顧虛受以多慚。伏念臣學每謝于通儒。務不明于當世。遭逢累聖。遂至大官。辛苦一生。曾無小補。比持衡而處內。尤負乘以貽譏。上賴保全。例均榮秩。猶玷撫民之重任。仍叨祕殿之清資。敢謂逾年。更茲進職。乃臣鄰之殊遇。量已分以難安。瀝懇露章。留恩俟旨。庶矜憐于遲暮。俾安厝于心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度弁容。深仁善貸。謂嘗際風雲之會。而今爲簪履之餘。稍屈至公。示存大體。下訓詞而申飭。喻恩命之已成。固難一二而陳。況避再三之濵。遂膺渙渥。恍如雨露之時行。誓罄夙宵。少答乾坤之博施。

廷。寬其既往之愆。責以後來之效。非徒衰晚。曲被便蕃。對不以時。嘗雅聞于典故。事知未正。敢陰視于愆違。

代范忠宣謝給事中兼侍講表

璫闥要官。經帷異選。自維衰晚。猥玷清班。既辭命以靡從。遂冒恩而居次。伏念臣受材迂拙。臨事闊疎。秖由門戶之相傳。得與衣冠而並進。謬更煩使。凌涉清途。志敢望于有成。言以狂而無補。誘雖不免。寵已繼來。知無後效之可圖。每媿先朝之再造。及陛下重離委照。屬澤旁流。方悉力于乘邊。敢萌心于處內。既升要近。復賜召還。新政方行。已喜朝聞之道。舊遊如夢。更叨夕拜之榮。俾入講于金華。遂常親于玉色。其爲幸會。遠絕尋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道生知。孝思善繼。纘正朝廷之大體。遹成祖考之遺謀。布政之初。以人爲急。如臣不肖。被眷尤深。父子遭逢。雖在一時之內。君臣際會。凡叨四聖之知。施及衰年。併蒙除奬。內維白首。殆種種以無堪。顧有赤心。尚惓惓而思奮。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去國彌年。方載臨于西土。還朝不日。遂升秩于東臺。仍參帝輿之游。以待聖謨之及。將何上稱。第有中慙。伏念臣少乏異才。長惟拙守。在官論事。既無經遠之謀。爲政治民。又乏可書之績。徒以朝廷之樂善。或緣家世以用人。已廢復興。雖窮若達。逮四方之承化。與萬物以歸心。忽于鼓舞之中。而被甄收之渥。黃扉嚴近。遽使叨居。黼坐燕閒。獲從勸講。材資甚薄。職守過優。豈聖代之乏人。乃公朝之念舊。懇辭弗獲。際會可知。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淵懿內充。聰明旁燭。酌民言而布政。公天下以爲心。致使衰遲。亦蒙簡拔。敢不寅思官守。屏去身謀。務習內外之情。少發聖賢之蘊。腐儒已老。雖非適用之才。善政日新。姑盡可陳之力。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謝同知樞密院表

渙汗難收。忱辭遂格。偶以衣冠之後。得陪帷幄之謀。俯念庸虛。大虞隕越。伏以右樞之府。雖匪右官。本朝以來。乃爲重任。出納茂務。陪國論之機宜。經書四夷。繫邊民之舒慘。必智足以周事之變。德足以厭人之心。然後上無憂顧之勞。下有又安之俗。因時得位。雖可望于功名。以道觀能。固不勝其憂責。如臣者。早逢亨運。偶陟榮塗。幹蠱私家。雖未忘于先訓。服勞王事。且無異于常人。而自大政清明。衆賢登用。亦從孤遠。屢玷寵靈。懷欲自陳。莫避三銓之要。恩私洊降。遂陪二府之聯。席寵未安。拜恩尤異。既榮且驚。因駭而慙。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德誕敷。陰功協濟。不冒幅員之內。不違房闥之間。欲曾奬于前人。故延登其後世。敢不祗念祖宗之成憲。更參今昔之常情。祈以聖謨。施于國事。庶無大譴。以答鴻私。

代范忠宣辭登庸第一表

聞命震驚。省躬隕越。敢冒重位。輕畀具臣。竊以任官之難。莫如置相之重。必有潛德。方能濟時。故陰陽事之本也。而古之調和賢愚。物之情也。而委之進退。內總百揆。外懷四夷。苟非學通至治之源。則必不勝今日之任。況在盛世。尤須得人。若臣者。道罪深知。才難重任。自陪機要。久乏勞能。動迷趨舍之方。多失事機

西臺集卷三

表

代范忠宣謝除給事中表

蘭臺典領。已踰分以爲譏。瑣闥深嚴。更冒恩于不次。牢辭靡獲。卽寵何安。伏念臣學匪多聞。器惟近用。讀書干祿。雖並進于諸生。任職居官。且無裨于大體。冀分憂寄。自牴譴尤。賴先帝之深仁。許更生于盛世。既獲安身之地。固無沒齒之言。屬日月之繼明。與乾坤而等施。起從廢放。疊預甄收。策府優游。極儒林之盛選。經閫陟降。酒臣子之至榮。況未歷于歲時。更驟升于侍從。職繁且要。心感而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樂在得人。急于圖治。謂低徊而多難。亦樸斲而無他。併示殊私。更觀晚節。敢不勉疏蒙滯。祗勩特操。雖險阻之嘗更。務激昂而自信。仕非爲己。知報國之可圖。義重于身。將捐軀而不顧。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還朝甚遽。忝職過優。寵至心驚。恩難力効。莫避已成之命。深懷非據之慚。伏念臣識慮庸愚。藝文膚淺。早丁昌運。自奮公朝。隨事獻言。既無關于得失。臨民布政。翻自速于譴訶。向非曲貸其餘生。安得已衰而復用。圖書甚秘。參廣內之雋游。經訓在前。侍光華之正坐。況屬右文之代。而聯左省之官。榮幸併來。心顏增悸。自慮隕越。豈特僊遜。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道示儀。坤元職載。蓋欲新民之耳目。故遺舊物于朝

之會。所以宿兵在外。邊境未安。鄙俗不和。盜賊間發。論臺陪于帷幄。智慮見于簿書。方思引分以投閒。何意誤恩之踰等。忽從右府。進備宰司。命既出于非常。人或驚而不信。苟懷冒昧。必至顛躓。伏望皇帝陛下。待以至公。攻于外議。念臣斗筲小器。豈堪君子之經綸。察臣口耳常談。盡出古人之精粹。已玷樞機之近。敢超鼎鼐之崇。非徒物論之由生。可懼民情之未厭。特收成命。改付大賢。則百辟造廷。不失具瞻之體。萬方觀德。庶幾善化之成。言出肺肝。期于得請。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位與恩隆。寵隨憂至。豈待人言其不可。固當自訟于難安。臣聞總天下而制治。則要在得賢。釐庶官而分職。則始于論相。蓋量材授任。要如衡石之公。興化道民。必有經綸之具。始可以宰制萬類。圖回四方。繫天下之安危。爲朝廷之輕重。欲副是選。嗚呼其難。臣外乏聲猷。中惟迂拙。少而自勉。雖聞長者之遺風。老欲有爲。豈識先賢之能事。徒荷聖神之眷。許陪幾政之繁。身已涉于再期。事蔑聞于一善。功名不顯。甘貽志士之羞。忠義未忘。蓋賴先臣之澤。尚因循而竊祿。祗以去就之須時。敢謂旁求更加大用。超中臺之峻秩。兼右省之隆名。任既重而猶增。道欲休而更遠。敢云辭寵。蓋實自驚。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曲軫皇慈。少矜危懇。念自昔王師之衆。尚選任以艱難。豈平時輔相之尊。容假人于造次。收還時柄。更授宗工。則傳之將來。始號至公之舉。因人有作。可成不世之勳。言欲必行。詞非敢飾。

代辭第二表

愚誠切至。聽聽未回。心欲進而知難。詞雖繁而不遜。竊以宰相之望。古人所稀。蕭曹賢也。第聞清淨之風。房杜才也。猶愧禮樂之任。苟匪盛世。類皆假人。或緣宗室戚里而自私。或以錢穀刑名而充位。既以幸進。未聞至公。朝廷之所以無成。風俗之所以不振。鑒是前載。見于後王。方今中外晏安。賢能輩出。況屬兩宮之同德。可謂千載之一時。尤須哲人以重宰事而臣。材猷單淺。道術空疎。徒以先臣之義。方得備公朝之官使。比更事任。屢積瑕疵。晚預政機。止因際會。常欲逡巡而自弛。正懷進越以居前。未蒙賜玦之仁。更處持衡之重。夙宵內省。震悸交興。伏望皇帝陛下。攸愼其人。明揚以道。巖穴退處。或遺先覺之天民。搢紳在朝。宜有無雙之國士。與之戮力。藉以輿邦。如臣至愚。苟竊幽之未至。于時無補。尚假借以爲多。悃愊之私。徬徨以俟。

代辭第三表

重寄難任。可勝虞于顛覆。恩言未許。蓋不盡于精微。敢以淵冰。再于旒扆。竊以眷求碩輔。師長百工。繁華夏之觀瞻。爲士民之擬議。以所任之賢否。卜其世之盛衰。可謂非常。豈容虛授。而臣智能甚短。學問尤荒。頃自乘邊。召令處內。幾有九遷之峻。仍叨三接之勤。身則甚榮。事將奚補。矧兩宮宵旰。以求治。而四海飢渴。于太平。宜得名賢。使當時柄。顧如疵賤。難儤僥。逾廊廟。論功。雖匪沾沾之易。斗筲在位。定爲齷齪之人。何假煩言。始能辭寵。伏望皇帝陛下。曲回睿眷。大啓遠圖。借使乏才。猶難輕用。保祐盛世。自應楹檄之生。賢彙求逸民。宜有傳巖之肖象。遺其前命。復以故棲。則臣雖被遇而無堪。有以自知而爲解。煩殫危懇。

俟命。

代范忠宣謝登庸表

登筵事樞。已出遭時之幸。進聯鈞軸。尤非經國之長。知重任之疾顛。戒虛名之暴得。冀謀恩之可復。瞥昧死以陳。及奉訓詞。奚遑汗令。天地之無私。如是君臣之相遇。至難。亦既超遙。惟知震懼。伏念臣行非高世。才止中人。英祖好賢。容叨于責。裕陵善貸。復道于刑。誅。逮初政之清明。方乘邊而鞅掌。不圖白首。謬簡清衷。就假寵名。繼蒙收召。曾無三月。已預柄臣。逮此二年。遂尸相事。仍自中樞之列。超升端揆之崇。兼右省之隆名。開侯封之新國。陪敦厥賦。明告在廷。近世未聞。迄今猶恐。所以拜章瀝懇。俟命居家。卒不獲辭。乘知非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仰承積累。欲大施爲。悼風化之未淳。思太平之可致。更繰虛位。因使備官。既無見于事功。乃止論其家世。所廣朴學。終累國恩。行其所知。幸斯民之安堵。如有不稱。敢固位以妨賢。授受之初。詞情罔既。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材徵易竭。恩重難辭。矧遭明盛之朝。而戴崇高之位。榮非己稱。寵實心驚。臣聞自古聖賢之君。有意治安之道。攸愼其相。允釐厥官。必總制萬幾。能成風俗之美。協宣一德。以召陰陽之和。可以經體贊元。代工理物。苟或無能而常路。則將循致于病民。如臣者。學本承家。仕慙干澤。平時幸會。被遇三朝。晚歲間關。竟塵二府。乃念煩言之必至。敢懷要地以爲安。舊職未辭。新榮更集。爰自中樞之次。超居論道之崇。啓侯社之封。益爰田之眞食。需章避命。伏省還恩。紵渙汗之莫回。知眷求之虛辱。大躡分願。殊極憂兢。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圖任惟公。延登以恕。念爲國乃治家之道。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誤以象賢。蒙茲注意。聖謨在上。敢愛力于明時。免策未加。更悉心于大體。庶無稗政。以累後人。

代范忠宣辭免明堂加恩表

侍祠太寢。方成陟配之隆。孚號公朝。首濫褒升之渥。事雖循舊。分實難安。伏念臣力弱才微。志迂質朽。徒遭累聖。獲廁近司。無報事機。更尸政柄。陰陽或愆。而未明燮和之理。苗頑可格。而不知鎭撫之方。雖勉盡于孤忠。但奉行于成憲。而屬皇稱宗祀。致合上儀。祇戒精專。肅雍永享。內受百神之職。外來四海之恭。及釐事之告成。在臣力而何有。敢圖容悚。曲霈鴻私。增修爰田。重加眞賦。問其禮。則不越典章之舊。語其勞。則僅如陟降之儀。乃分之常。奚功可錄。實虞非據。自揣無名。伏望皇帝陛下。函覆比天。照臨如日。念厥誠之可憫。鑒所說之由衷。追寢徽章。俾安分守。則兩宮在御。知渙汗之無私。百執造廷。庶強顏而安位。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誠意冒聞。俞音尚閟。義可辭而難止。心得請以爲安。敢瀆高明。再殫悃愊。竊以祭而惠下。雖出至恩。賞不以能。即于公議。臣位居衡鈞。職總官師。之嘉猷以濟事之艱難。無雅望以重人之觀聽。苟更貪以褒賜。將下啓于紛紜。非止累身。固當體國。惟茲褒祀。厥有常勞。上則由大孝以感通。下則以羣公之顯相。用能成禮。昭格殊休。謬典頒于攸司。實支離而即事。幸免譴訶之及。敢期敷錫之蕃。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燭

以至明。矜其小節。雖加地進律。爲臣子之至榮。而褒德顯功。亦聖王之重事。願輟已行之命。俾無妄予之譏。則遂成蕩蕩之公朝。豈特取區區之私義。

代范忠宣謝明堂加恩表

瀝懇露章。留恩俟旨。賦訓詞之申飭。知汗令之難回。竟起拜嘉。永慙虛授。伏念臣學非自得。道亦晚聞。正以遭逢塵于近要。及茲晚節。遂領繁機。職雖冠于代工。事未忘于補過。幸遇皇帝陛下。靈承寶煦。祇述燕謀。迹嘉祐之明禋。復總章之並配。禮文既輯。孝感遂通。款冥宇以膺誠。包圓壇而兼饗。比膺介福。首躋近司。第其夙夜之勞。益以陪敎之賦。恩逾望表。愧溢情涯。祭澤方行。始懼支離而弗稱。命書既下。猶知遜避之當然。徒罄所聞。卒云不獲。寵驚交至。俯偪臚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德動天。推仁及物。念其輔政。雖一善之無聞。及此受釐。欲衆人之皆享。故令屏味。首被褒優。敢不見義則從。惟忠是力。務獲公家之利。敢愧私室之安。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渙然出綍。既成命之難褫。惕若負芒。知上恩之已過。措躬無地。蒙施若天。伏念臣本乏異能。早尸榮祿。謬入陪于帷幄。更冒進于機衡。名隨器以兼尊。任與憂而俱重。未聞一得。可報萬分。昨者攷古定儀。酌今崇燮。奉一純而致告。備萬物以郊成。適以官聯。得專使節。幸多儀之親覩。在嘉祀以奚功。豈謂太皇太后陛下。以道博臨。因天貺施。謂聖能享帝。雖所出之由中。而福降自天。蓋可均而及下。反類功疑之重。深慙邑入之多。徒冒謬以固辭。卒叨榮而兼處。皆罄夙宵之力。別酬覆幬之仁。

代范忠宣謝加恩表

熙事告成。溝恩下霈。曲頒寵數。延及具僚。遹避莫容。兢榮交集。伏念臣生惟拙守。學匪通方。向以遭逢。遂忝鼎司之重。及均出處。猶紆袞紱之華。屬大享之虔恭。煥多儀而明備。神靈燕格。天地貺臨。第聞諸福之咨來。方誦孝思之所感。而明綸忽降。恩紀增隆。顧非執事之勞。而冒加田之賞。大踰分願。徒益震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燭以容明。矜其戇愿。謂持衡當軸。昔雖績效之無聞。而衍食增封。蓋示朝廷之大體。皆勤夙夜。少効涓埃。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祀典交修。蓋由夷而致變。恩章下逮。雖處外而不遺。名有故常。實爲榮遇。竊以祭而惠下。厥有常經。賞必顯勞。則爲公器。而臣頃緣際會。昔處近司。逮此保全。猶叨郡寄。方承流而自勉。屬丕事之有成。曾微夙夜之勤。亦預便蕃之寵。爰田增侈。眞食有加。想煇翟以知慚。顧絲綸之已辱。遂叨成命。第論陪功。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函覆比天。照臨如日。念其輔政。雖一善之無聞。及此受釐。與衆人而偕享。期永堅于晚節。庶少答于鴻私。

代范忠宣辭免明堂加恩表

偏殫懇款。雖曰報聞。尚有忱辭。期于必達。大懼悔尤之至。非徒冒昧之慙。蓋聞自昔盛王。因時恤祀。三代

而上。異煇翟以示恩。兩漢以來。及郊縣而霈賜。惟本朝之有作。比振古以增隆。凡備物以親祠。則敷天而均慶。蓋欲奉承神祝。祓飾治功。而臣能薄位高。才微祿厚。介于坐論。莫紓宵旰之勤。責以具瞻。豈有儀刑之美。比進陪夫祫享。乃專總于使聯。曾匪任能。已蒙善貸。豈可更叨恩典。多取戶封。掩澤物之殊私。爲持衡之假寵。但由沿襲。實重僥逾。伏望皇帝陛下。深軫淵衷。勉回鴻造。念茲申命。雖已出而如綸。收以待功。則無譏于反汗。庶幾疲茶。可盡糜捐。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丕事繼成。純禧方洽。特均寵數。先被宰司。顧居位以無能。敢冒恩而招悔。伏念臣器惟適用之小。才乏兼人之長。出入四朝。曾無一善。周旋二府。謬列三階。雖茲大饗之虔恭。蓋亦備員而上下。典章明著。多士藹瞻。物有司存。禮惟斯稱。至于被天地之貺。格神靈之歆。由聖德之無爲。亦孝思之所感。如臣匪敏。惟戾是逃。幸不至于顚躓。敢上煩于寵奬。而明綸忽降。恩典過隆。曾無告后之猷。而預加田之賞。大逾分願。尤累聖知。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軫容慈。曲矜拙守。謂持衡當軸。既實效之無聞。而衍食增封。豈虛名之可受。俾還廷號。免紊邦彝。

代范忠宣坤成節進功德表

天正紀候。方膺來福之祥。坤載儲靈。適協誕生之慶。合朝縉而胥抃。流宮壺以騰歡。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懿德內融。陰功默運。輔先朝而尤治。翼聖嗣以成能。加美王猷。坐隆母道。星轉琁髮。動軒陛以增華。月夢流慶。值帝宸而孝會。徽音允塞。景算延洪。恩洽諸臣。禮行中禁。臣久叨榮祿。今遇休期。迹雖廁于近聯。詞實慙于善頌。歡誠激切。倍萬常倫。

代范忠宣再進功德表

伏以位正母儀。慶流壺則。爰臨誕日。冒薦私誠。繙鹿苑之祕文。集鷲峯之淨侶。恭憑妙果。申祝福祥。伏願太皇太后陛下。功翊基圖。道光房闥。灌源有自。資佛力以彌深。植福無疆。界壽祺而不既。

代范忠宣再進功德表

伏以坤儀博厚。式當誕慶之辰。竺土流傳。夙契眞如之理。爰憑妙果。式禱至慈。繙海藏之祕詮。發潮音之梵唱。伏願太皇太后陛下。虔資佛力。增錫壽齡。太姒徽音。益光昭于千古。帝虞孝養。期永保于萬年。

代范忠宣再進功德表

伏以蘭秋啓序。方遹簡定之元。沙麓開祥。適協誕生之慶。敢伸善頌。妙結勝緣。演清梵于魚山。繙祕文于龍藏。伏惟太皇太后陛下。道尊房闥。功冒堪輿。母儀三朝。子來萬國。對上靈之純錫。翼嗣聖于丕平。爰丁震育之長。敢罄延洪之祝。伏望比明佛日。等固金輪。太姒徽音。益光明于千古。帝虞孝養。期永保于萬年。

代范忠宣賀平河外三州表

平戎錫命。旋用干戈。克敵雄才。自還里閈。豈特驅場之効順。行知鋒鏑之可消。患弭一隅。治形四海。伏以善戰之至。初無勇功。神武之行。亦云不殺。矧羌夷之不靖。本小醜之易除。始非得已而用兵。終則招攜之

有道。巢穴可窮而不問。邊陲安堵而自如。情狀奚殫。款誠屢至。遂聞革面。相與嚮風。既內愧于威疆。遂未歸其俘獲。殆非力致。純以德來。矧是生還。率常死節。度湟伐木。不煩充國之謀。謁廟賜田。如見子卿之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上仁兼覆。盛德惟新。小兩漢之邊功。盡三王之能事。眷惟士伍。偶隔聲名。韙譯在塗。既奉君臣之義。裘衣改衽。復從父母之邦。邊候告寧。人情底豫。豈異七旬之格。是爲千載之逢。臣頃預政機。親聞容算。比分憂寄。獲覩成功。再拜奉觴。雖阻漢庭之列。大書作策。永爲宋史之光。感頌之私。倍萬常品。

代范忠宣謝賜姊萬年縣君冠帔表

恩在令中。方灑肺肝之請。寵由意外。遂沾手足之私。雖加美于一身。實增光于兩族。叨榮爲幸。報賜何階。竊惟賦人臣以事。而念及其前人。惻公卿之勞。而不忘其後世。求之在昔。已曰稀逢。而況事非出于故常。澤遍加于內外。實爲殊遇。蓋異汎恩。惟是女兄。蓑然嫠婦。佩紱即事。早悲託體之同。恤緯在庭。未被及身之寵。私誠仰達。聰聽下臨。特頒冠服之華。不易衣裳之令。恩由中出。榮可家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善與人同。聖由天縱。親奉神宗之遺澤。稱思仁祖之任賢。念及寡居。申惟華飾。庶家聲之不泯。知德賞之有由。惟是孤臣。將何報國。拜天子之命。幾顛倒于衣裳。比大夫之妻。更增華于車服。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誠意冒聞。睿慈下逮。廉從改授。曲示匪頒。顧同產之遺逢。見異恩而特達。伏念臣早緣中教。寖服榮階。尸祿已多。在公奚補。雖兄弟之並仕。顧姊妹之寡存。偶因可請之恩。願易從中之賜。敢圖聖念。深軫私門。遽使遺簪。坐蒙華寵。敝之首服。可慙圭竇之卑。煥若覓衣。如荷璇霄之降。榮逾所望。感極何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體道安民。示慈愛物。廛間幽微之賤。兼存衣被之功。更以先臣。貤其遺體。寵均在笥。置私室以光華。徒有同胞。望公朝而感泣。

代范忠宣謝賜生日禮物表

歲月云來。方起劬勞之想。雲天在望。遽叨錫予之優。雖有故常。殆由遭際。伏念臣早承父訓。鞠自母慈。比知從政之方。已匪及親之祿。迨茲榮遇。僅可移忠。適丁載育之辰。尤抱早孤之嘆。敢期睿睠。特示匪頒。厚以儀牢。加之醪醴。屈王人而臨諭。辱詔旨以申褒。踴地知慙。隆天被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勤勞庶政。體貌遐臣。以將責其事功。故每同其憂樂。知有嘉生之意。曲推及物之仁。誓罄拙勤。仰酬恩造。

代范忠宣謝幷州到任表

政兼四路。地控二陲。爲襟帶于北方。實股肱之重鎮。置帥之舊。常須得人。進職而居。併爲異數。伏念臣本非聞道。但欲保家。而被遇三朝。效無毫髮。蒙知二聖。速若風雲。登筦事樞。入司政柄。第奉行于典故。夫何有于經綸。始疑高位之疾顛。更得介潛而爲寇。迨茲期月。復濫恩崇。冠書殿之清班。總邊機于祇省。其在前者。多名德之相望。自視缺然。懼憂勞之難副。亦既受任。敢忘盡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治法禹湯。仁如堯舜。念容侍斡墀之末。是爲心膂之臣。爰曲加體貌之隆。特委兵民之重。尙有唐之風俗。承列聖之涵濡。

惟知愛人。敢或生事。庶幾一得。以報萬分。

代范忠宣謝賜醫官章服表

私指冒聞。蓋特聖君之含貸。特恩如請。更窺天語之溫純。曲被丁寧。惟深阻越。伏念臣頃緣遭遇。過寵寔多。不戒滿盈。自取顛覆。擠九淵而難拯。視萬鬼以爲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纂服當天。體仁澤物。務爲蕩蕩之施。及庶殘拔之于幾死之中。還之于絕望之後。官名悉復。里閈得歸。因遣侍醫。隨療沈瘵。既更生而爲德。仍起廢以推慈。力盡出于公家。心靡逭于私室。輒殫危懇。妄有哀祈。敢謂聖神。重矜朽憊。與期湯熨之速。效且非藩服之常恩。併受訓詞。示存眷待。俾在桑榆之景。更効駑羸之忠。然臣外已支離。中加昏耄。但知感泣。無復激昂。伏枕待終。將何稗于君父。捐軀報上。當更勗于子孫。

代范右丞謝再出知潁昌表

衮綬再紆。尤積妨賢之咎。錦衣未改。還叨入里之榮。復書殿之隆名。進治官之崇秩。恩私曲被。感涕無從。伏念臣以一介之庸愚。遭千年之盛際。立身寡與。但遇聖朝。謀國何功。遂階丞弼。微勤勞之可紀。徒內外以迭居。一昨召自鄉邦。入司政柄。氣與神而俱耗。老隨病以交侵。瞻視不全。識慮尤短。逮以人言而自訟。終煩聖度之含容。待其疲曳而不支。然後逡巡而得請。仍加異數。付以舊藩。兼出入之恩。輝盡始終之體貌。益爲僥倖。有靦心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惻以至仁。包之大度。念其充位。幸樓樾以無他。雖或慢朝。由衰遲之已甚。不止奉身而善退。仍容假寵以榮歸。然臣被遇三朝。徧更二府。壯年遇事。冀有補于萬分。晚歲得君。訖無稱于一善。尙累撫民之寄。徒懷去國之慙。誓以餘齡。更酬洪造。

代范右丞謝潁昌到任表

非材而居高位。戚以自貽。去國而守大邦。恩由善貸。感慙既極。恐懼益深。伏念臣學匪通方。仕緣遭際。頃塵榮近。卽抵譴訶。已甘自屏于明時。何意獲伸而任道。比蒙收召。屢被旁求。遂越稠人。預聞機政。而臣年齡已暮。知識久昏。外乏建明。中多忘忽。有如物使。初轉喉而不知。逮致人言。雖齦舌而何及。累奏封而自列。伏砧鐓以是宜。敢謂上恩。示之大度。止令去位。猶假輔藩。不徒禮貌之優。更委撫封之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運。舜道用中。愛物如傷。以仁覜過。似矜晚節。特屈明刑。臣敢不擢髮思愆。沒齒自訟。嘗叨重任。況終賴于保全。未盡餘生。當力圖于報効。

西臺集卷四

議

正統議

歷數存于天。治亂在于人。自周之前。堯得天之歷數而傳之舜。舜得天之歷數而傳之禹。禹得天之歷數而傳之湯。湯得天之歷數而傳之文王。其歷數明著而不惑。至于三代之末主。皆悉不肖。不足以動化天下。毀其社稷。而不足以當天之正統者何哉。蓋以得歷數者有道于其始。而爲治亂者不繫于其終也。由周而下。秦繼周矣。始皇以威力殲滅六國而帝天下。二世不改。又大遠人情而爲政。故嬴姓之立。十四歲而易。是始不能以仁義取。終不能以仁義守。歷數不得于天。治亂不得于人。非可與三代同爲政也。若曹魏之繼漢。司馬晉之繼魏。雖取之非道。而子孫血食或五六世。或十數世。較于當日。又無其他長久之主。以相擬。故亦可獨推其統而言正矣。然至稱蕭梁爲正者。蓋根其取于齊。而齊取之于宋。宋取之于晉。晉既爲正。故疑梁亦爲正統也。說者又有以宋齊梁陳皆爲偏主。比較梁取之非道。而子孫不長也。是以不取其繼晉之統。而以後魏周隋爲正統焉。故王通亦嘗稱皇魏之德。以其興起自然。歷年久也。今必欲斷而逆也。爲上者事惡而失。則勢雖輕。不肯守輕而順也。二者之路。其弊如一。然其治則郡縣之勢。不若封建之久且完也。以久完之勢而終亦有弊者。是皆失封建之本意也。昔唐虞之封建。世傳萬國。不知有封建之弊也。夏商之封建。世傳千七百餘國。亦不知有封建之弊也。周之封建。世傳千八百國。而後卒有封

故秦爲不正。比于其事。則如日夜之餘分。歲月之有閏氣也。魏以下爲不正。比于其類。則如曹魏之于吳。吳之于蜀漢也。比于其事。則如大河之有派渠。通道之有支徑也。是眞僞比稱明白之大驗矣。孔子作春秋。以天下無王而作也。雖以無王而作。然至于周之僖命盟會聘使。未嘗不稱王也。雖有桓文穆莊之霸。未嘗不稱侯伯子也。是不敢計治亂盛衰。而一以周爲正統也。此春秋推正統之大意。而與夫秦魏梁之說無所不同矣。傳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其大意既無所同。則雖有其他褒貶賞罰明暗之旨。安敢遷就附會而爲說哉。

明堂議

議事之人。患不原本末之情。輕重之勢。與夫今古之所宜。而專以其誦習聞見固守之。雖明知其不可復而不忍捨去者。惑之甚也。自漢以來。爭于親廟之數。郊丘之禮。與夫明堂之制度者。卒皆無定論。而明堂爲甚。蓋其制既不經見。一皆出于異書雜說而爲相勝之論。則雖蔡鄭復生。猶將不決。故原聖人之心而以義起之。則今儒者所共知者已爲有餘。不原聖人之心而斷于臆說。則雖合諸子百家而猶不足。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如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明堂之本意。大要尊祀祖考而爲神明之所主者。以時居之而行其政于天下。苟可以祀祖考。可以行其政。則天子之所出入。皆可以爲明堂。苟不能祀祖考。不能行其政。雖使九室四戶七十二牖。眞聖人之法。猶將無益。傳曰。祭祀以敬。不問其禮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今國家上稽聖賢之遺文。下循祖宗之故事。闢路寢嚴配以事天神者。非止今日。天神固已享矣。嚴配之禮固已得矣。姑修其孟子所謂王政者。自此行之。則天地得其職。陰陽得其序。萬物得其宜。若夫考工筵室之廣狹。月令左个右个太廟之同異。蔡鄭世室重屋。享功養老。敬學選士之曲說。出于誦習見聞。不可爲定論者。在上之人義起而斷之。不足膠也。

封建郡縣議

聖人治天下。其經制不啻萬事。而萬事之中。其經制有大且重者二焉。曰封建。曰郡縣也。由商周以上。知封建之利。而不知郡縣之爲利也。由秦漢而下。知郡縣之利。而不知封建之爲利也。好古者喜封建。而趨時者修郡縣。是以王通稱郡縣之治。不知其用。孝謂封建非聖人之意。而湯武不得已。是好古趨時之說不同也。然世更數十。或治或亂。或強或弱。或久或促。未有能出此二者之經制也。故封建則爲諸侯。郡縣則爲牧守。諸侯則其勢重。牧守則其勢輕。今知勢輕之易御。而不知勢重之易治。此子厚所以惑于封建不如郡縣者也。夫三代而上。諸侯之勢。非不重也。三代而下。牧守之勢。非不輕也。然至于末世晚路。則皆歸于亂亡。是故不繫于勢輕勢重。而繫于爲上者善惡得失也。爲上者事善而得。則勢雖重。不敢怙重。爲上者事惡而失。則勢雖輕。不肯守輕而順也。二者之路。其弊如一。然其治則郡縣之勢。不若封建之久且完也。以久完之勢而終亦有弊者。是皆失封建之本意也。昔唐虞之封建。世傳萬國。不知有封建之弊也。夏商之封建。世傳千七百餘國。亦不知有封建之弊也。周之封建。世傳千八百國。而後卒有封

建之弊。非封建之罪也。爲上者不善而封建之意已失也。故其始則國分千有八百。其後則併爲數十。又併而爲十二。又併而爲九。又併而爲六。遂皆併于秦而周始亡矣。使周無甚愚之主。而不失建封之本意。變更而不暴。因循而易改者也。及乎邊圉益靖。積儲益富。兵力益強。良臣賢戚益衆。然後大割而衆建以制千八百國之衆。而不使相併。始有相併。則代而更封之。國衆而易治。力小而易御。則封建安有不善哉。天下爲千國。上立其法而守其全。恩結兵御。不使有相幷者。是萬世之計而得其本意也。不然。則秦取李斯之議。去天下諸侯。分爲三十六郡。置郡守與尉監。二世而易姓者。郡縣不如封建一也。

漢以同姓異姓雜建爲諸侯郡守。因主父之說。又以計弱同姓。故社稷奪于王氏。郡縣不如封建二也。自魏而下。盡除封建之迹。一以郡縣爲治。郡縣之力。不足計其強弱。故未有不奪于強臣者。是郡縣不如封建三也。豈惟郡縣之勢不如封建哉。唐承五季之後。至太宗始一天下。自天寶以後。嘗變郡縣爲藩鎮。而大授其權矣。及貞元之間。藩鎮節度。勢長而力矯。故無朝貢之禮。無生殺之請。天子爲賜鐵券。尙宗室而無益也。以詔削。以兵征。而無功也。無封建之益。而有封建之禍。是方鎮亦不如封建之效也。且外強者。封建也。外弱者。郡縣也。外強則患生于外。外弱則患生于內。患生于內者。內可以制而禍遲。患生于外者。外不可制而禍速。然則封建可以制外患。而郡縣不可以制內禍也。何以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封建者。爲諸侯。諸侯者。爲國。國有君也。有臣也。有士民也。有鄰國也。有上下相維。左右相持。畏義而不敢易動也。易動則臣或不從也。士民或不信也。鄰國或不聽也。不從則深諫。不信則上告。不聽則力禦。如封建不失其本意。國衆而勢小。有易動者。天子之師。因其深諫上告力禦之一端。則易制矣。是故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何以知郡縣之不可以制內禍也。郡縣者。爲牧守。牧守者。爲外臣。外臣則無大勢也。無專兵也。無擅制也。內有強臣之變。變而不知。知而不敢擅動。強臣以牧守之權。不足忌于外。于內則日月剝削。朝夕用力而已矣。是故知郡縣之不可以制內禍也。不徒有可制不可制之形。且又有可治不可治之實焉。故封建則經界易均。稅賦易平。穀祿易分。官吏易擇。兵民易立。郡縣則經界不能均。稅賦不能平。穀祿不能分。官吏不能擇。兵民不能立。是以二者之勢。始則同歸于無事。而封建歸可治也。末則同歸于亂亡。而封建歸可久也。如上得其本意而善守之。則封建之患無有也。失其本意而不善守。則雖郡縣亂愈速也。是郡縣不如封建之明說也。今夫常人之家。必鑿其井矣。是井者。家家不可無而有益者也。使或有狂子蹈之而死。則井非徒無益。亦有損矣。然不以狂子之蹈而廢井者。知非井罪也。今以諸侯之不順。不責上不能守其本意。而責封建。是猶井溺狂子。不責狂子之蹈而廢井也。豈不過哉。若夫方鎮則最無說也。小其權。則與郡縣無異。而不足以蔽難。大其權。則徒有封建之勢。而無君臣民庶鄰國之畏。此唐亡之計。而五代求禍之塗也。今國家上鑒三代之封國。兩漢之雜建。秦魏晉周隋之郡縣。唐五代之方鎮。而方鎮患又切而近。故痛絕方鎮節度無益之勢。而使京官朝吏皆得出長郡縣。至于百年無事矣。信得其道也。然今或意州縣之權輕。而東南不可不慮。考非徒事未然也。前日貝州之役。邕管之軍。是權輕之害。東南之禍已效者也。今必欲變更。則莫若封建。必欲因循。則莫若郡縣。方鎮之患則已去矣。然封建之勢。非逸圍無慮。蓄積豐富。兵力盛強。臣有異姓之良。同姓之賢。則不可暴去郡縣之久制而卒爲也。若守郡縣之常法。則弊不生于今日。必成于後世。不可不改也。爲今之策。若以貴臣之賢者。然後出爲守。以宗屬之賢者。然後封爲侯。如兩漢之雜建。而大不使至七國之強。小不使如長沙之弱。京官朝吏。更爲令丞而佐治之。是併而爲十二。又併而爲九。又併而爲六。遂皆併于秦而周始亡矣。使周無甚愚之主。而不失建封之本意。

併州縣議

竊觀遠近之勢。要在均一而易治。昔周之盛時。晝千里爲王畿。王畿之外。制天下爲九服。九服相距各五百里。而要服之內。封其地者。蓋千有八百餘國。以此知其欲均一也。封國之制。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附庸。以營丘曲阜之封。而不過百里。以此知其欲易治也。及秦變古。裂天下爲郡縣。一郡之地。包十諸侯之封。猶倍侯伯之制。天下之地始不均。而民始嗷嗷苦其難治矣。伏惟朝廷建

功立事。一出先王之道。而乃削郡成邑。割邑成聚。所以省官併員。寬去力役。幸天下者甚厚。然一邑併一邑。併去之邑。則力寬。併入之邑。則力重。邑之有併也。有數百人之邑。有四五十局之官。既併矣。則役去其十數。而官存其一二。是故其力寬。而其併入之邑。一官任二官之事。一人任二人之役。昔之訟者五。今之訟者十。昔之往來者一宿而至。今之往來者再宿而至。其他可以類舉矣。是故其力重。夫小邑併大邑。必無四面之均。以兩併北。則南長而北促。以西併東。則西寬而東狹。促狹之鄉。其民逸。寬長之鄉。其民勞。此又理勢自然也。雖于出錢之數。可省三數。然酒稅虧折。則必稱此矣。以淮甸一路言之。邑小則易爲治。地大則難其人。光之仙居。壽之壽春。泗之招信。此小而易爲治者也。廬之舒城。蘄之蘄水。光之固始。此大而難其人者也。理宜割大以爲小。今乃併小而爲大。捨易治而求難爲。非其術矣。且今州縣之役。豈不輕。州縣之吏。豈不省。昔先王之封國也。雖子男之邦。必有宗廟祭祀之費。有人徒祿廩之厚。有兵甲車馬之衆。而城郭道路。關梁廬館。尤嚴于賓客之事。而其歲時使人存問。若周卿。處賀贈饋之文。又有四鄰之交。巡守。朝覲。會同。聘問之集。所以設官致員。役民力者。蓋甚繁且密。而州縣之治。存于古者無幾。則天下吏員之未易民力之未輕。不在此矣。爲今之策。宜先求建國之大法。要在均一而易治。凡邑之大者。割其大以補小。邑之小者。增其小以成大。置一縣之封。必度四面之界。分長鄉以補短。分寬鄉以補狹。縣相比。州相較。大者不使如固始之寬。小者不使如仙居之狹。此之謂均戶口。賦稅之籍。徭役獄訟之制。大略相等。質能守其本意。而責封建。是猶井溺狂子。不責狂子之蹈而廢井也。豈不過哉。若夫方鎮則最無說也。小其權。則與郡縣無異。而不足以蔽難。大其權。則徒有封建之勢。而無君臣民庶鄰國之畏。此唐亡之計。而五代求禍之塗也。今國家上鑒三代之封國。兩漢之雜建。秦魏晉周隋之郡縣。唐五代之方鎮。而方鎮患又切而近。故痛絕方鎮節度無益之勢。而使京官朝吏皆得出長郡縣。至于百年無事矣。信得其道也。然今或意州縣之權輕。而東南不可不慮。考非徒事未然也。前日貝州之役。邕管之軍。是權輕之害。東南之禍已效者也。今必欲變更。則莫若封建。必欲因循。則莫若郡縣。方鎮之患則已去矣。然封建之勢。非逸圍無慮。蓄積豐富。兵力盛強。臣有異姓之良。同姓之賢。則不可暴去郡縣之久制而卒爲也。若守郡縣之常法。則弊不生于今日。必成于後世。不可不改也。爲今之策。若以貴臣之賢者。然後出爲守。以宗屬之賢者。然

後封爲侯。如兩漢之雜建。而大不使至七國之強。小不使如長沙之弱。京官朝吏。更爲令丞而佐治之。是併而爲十二。又併而爲九。又併而爲六。遂皆併于秦而周始亡矣。使周無甚愚之主。而不失建封之本意。變更而不暴。因循而易改者也。及乎邊圉益靖。積儲益富。兵力益強。良臣賢戚益衆。然後大割而衆建以制千八百國之衆。而不使相併。始有相併。則代而更封之。國衆而易治。力小而易御。則封建安有不善哉。天下爲千國。上立其法而守其全。恩結兵御。不使有相幷者。是萬世之計而得其本意也。不然。則秦取李斯之議。去天下諸侯。分爲三十六郡。置郡守與尉監。二世而易姓者。郡縣不如封建一也。

漢以同姓異姓雜建爲諸侯郡守。因主父之說。又以計弱同姓。故社稷奪于王氏。郡縣不如封建二也。自魏而下。盡除封建之迹。一以郡縣爲治。郡縣之力。不足計其強弱。故未有不奪于強臣者。是郡縣不如封建三也。豈惟郡縣之勢不如封建哉。唐承五季之後。至太宗始一天下。自天寶以後。嘗變郡縣爲藩鎮。而大授其權矣。及貞元之間。藩鎮節度。勢長而力矯。故無朝貢之禮。無生殺之請。天子爲賜鐵券。尙宗室而無益也。以詔削。以兵征。而無功也。無封建之益。而有封建之禍。是方鎮亦不如封建之效也。且外強者。封建也。外弱者。郡縣也。外強則患生于外。外弱則患生于內。患生于內者。內可以制而禍遲。患生于外者。外不可制而禍速。然則封建可以制外患。而郡縣不可以制內禍也。何以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封建者。爲諸侯。諸侯者。爲國。國有君也。有臣也。有士民也。有鄰國也。有上下相維。左右相持。畏義而不敢易動也。易動則臣或不從也。士民或不信也。鄰國或不聽也。不從則深諫。不信則上告。不聽則力禦。如封建不失其本意。國衆而勢小。有易動者。天子之師。因其深諫上告力禦之一端。則易制矣。是故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何以知郡縣之不可以制內禍也。郡縣者。爲牧守。牧守者。爲外臣。外臣則無大勢也。無專兵也。無擅制也。內有強臣之變。變而不知。知而不敢擅動。強臣以牧守之權。不足忌于外。于內則日月剝削。朝夕用力而已矣。是故知郡縣之不可以制內禍也。不徒有可制不可制之形。且又有可治不可治之實焉。故封建則經界易均。稅賦易平。穀祿易分。官吏易擇。兵民易立。郡縣則經界不能均。稅賦不能平。穀祿不能分。官吏不能擇。兵民不能立。是以二者之勢。始則同歸于無事。而封建歸可治也。末則同歸于亂亡。而封建歸可久也。如上得其本意而善守之。則封建之患無有也。失其本意而不善守。則雖郡縣亂愈速也。是郡縣不如封建之明說也。今夫常人之家。必鑿其井矣。是井者。家家不可無而有益者也。使或有狂子蹈之而死。則井非徒無益。亦有損矣。然不以狂子之蹈而廢井者。知非井罪也。今以諸侯之不順。不責上不能守其本意。而責封建。是猶井溺狂子。不責狂子之蹈而廢井也。豈不過哉。若夫方鎮則最無說也。小其權。則與郡縣無異。而不足以蔽難。大其權。則徒有封建之勢。而無君臣民庶鄰國之畏。此唐亡之計。而五代求禍之塗也。今國家上鑒三代之封國。兩漢之雜建。秦魏晉周隋之郡縣。唐五代之方鎮。而方鎮患又切而近。故痛絕方鎮節度無益之勢。而使京官朝吏皆得出長郡縣。至于百年無事矣。信得其道也。然今或意州縣之權輕。而東南不可不慮。考非徒事未然也。前日貝州之役。邕管之軍。是權輕之害。東南之禍已效者也。今必欲變更。則莫若封建。必欲因循。則莫若郡縣。方鎮之患則已去矣。然封建之勢。非逸圍無慮。蓄積豐富。兵力盛強。臣有異姓之良。同姓之賢。則不可暴去郡縣之久制而卒爲也。若守郡縣之常法。則弊不生于今日。必成于後世。不可不改也。爲今之策。若以貴臣之賢者。然後出爲守。以宗屬之賢者。然

官制議

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采。雖未純于三代。蓋皆取三代之意而參騶焉。至于愼刑罰。息兵革。寬仁盡下。愛養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與三代比者。獨官名自宰相而下。至于百職執事。循用五季之舊。

而不知改。天子臨朝太息于上。而公卿大夫咨嗟悼歎發憤于下者。不知其幾十年矣。及神宗皇帝同人心決大策。以階寄祿而修復漢唐三省之制。宜其歡呼鼓舞。以慶朝廷之盛德。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懌于官制者。豈未改之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則官名之所設。如何而可。孟子國朝雖循三省之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選者。在省之官。反假他官以制之。如兵部爲樞密吏部爲銓審庫部金部爲三司。水部爲都水。刑部爲大理。名隸尚書而事他局者。不可以爲後世法。則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舊而未合于今日之務。舊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兼昔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尚書還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昔日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還戶部。戶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昔之官品難于進。今之階秩易爲高。而又降七品爲八品。降五品爲六品。降三品爲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議請減蔭。反以舊品爲定而章服之。今徒降五爲六。降三爲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所謂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于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合而爲一。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析而爲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所謂書黃錄黃符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浹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于竹頭木屑之細。或者宵衣旰食。未得其決。而事久失于期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懌于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損益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使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三遷兩遷而爲一階。則階正矣。還舊日之品秩。凡議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制。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事大而緩。則由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爲次第上下之遲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失于期會。修此三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之官名不常復。而五代之季爲可循也。

官冗議

事不于無弊之時。爲有弊之慮。知有弊矣。復不早爲之所。既有猥并難治。而欲發一詔。下一令。使天下歡呼鼓舞。遂返于無弊。則雖稷契復生。未易能也。或者以其弊爲不可救。聽而任之。則亦非治天下之術也。昔周制六官。其屬三百六十。而漢官之在內一千五十五。在外之官猶不預。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而開元天寶之間。至萬有八千。則漢唐之間。官冗可謂弊矣。而本朝之弊。則尤甚于漢唐。昔太祖太宗之定天下。萬事草創。中外之官。不足以更代。故多爲入仕之選以應用。而後世不知改作。以適時變。反有增而無損。故治詞賦者舉進士。射策者爲明經。五品已選多至數千。居家未仕。與祿食于四方者。倍乎在選之數。被代赴選。與已選待次。又與居家未仕食祿者比。而科舉任子。益來而不已。不知數十年外。官冗之弊。將何如耶。則救之之方。正在探其情而理勝之爾。夫予之則喜。奪之則怨。雖人所不免。苟奪之以理。亦無可怨者。故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則能探其情而理勝之故也。今科舉之士。雖

以文章爲業。而所習皆治民之說。選于十數萬人之中。而取其三二百。使之治民。理或可也。而公卿大夫所任之子弟。雖有賢者。而驕驁愚懵。未知字書之如何。而從政者。亦甚衆。雖其父兄不自言。以情占之。豈能不以爲愧。而且幸哉。然則損任子之恩。而嚴入仕之選者。正今日救冗官之道。夫任子者。朝廷所以厚公卿大夫之家。而嚴其選者。乃以將治民而不可忽。選之之法。宜比進士加寬。而所謂銓試者。則加密。或十而取其一。或以二十而取其三。惟朝廷之所進退。中選者。遂比進士而治民。不中選者。亦足保妻孥而免于早隸。順于人心。其利有五。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勸于學。其利一也。得選士以治民。民不告病。二也。中選者。遂比進士。彼之所願。三也。不中選者。少沮而益勸。無甚缺望。四也。官冗之弊。從而可救。五也。蓋事不于無弊之時。爲有弊之慮。知有弊矣。復不早爲之所。既以猥并難治。而欲發一詔。下一令。令天下歡呼鼓舞。卻返于無弊。則雖稷契復生。未易能也。而以其弊爲不可救。聽而任之。則又非所以憂天下。慮後世。然則欲治猥并之患。爲後世之慮。奪天下之所喜。而要使無甚缺望。非仍任子之恩。而嚴入仕之選。無可爲者。若明經流外雜色之進。則在朝廷斷而罷之。勢有不可罷者。則十省其五六。不繫今日之輕重也。

試蔭補人議

道不足以通庶事。不謂之道。法不足以行萬世。不謂之法。舜之德賞延于世。可延之賞也。文王之政。仕者世祿。可世之祿也。賞可延而延之。則無幸賞之心。祿可世而世之。則無猥多之患。自漢以來。捨其賞延世祿之說。而不達其旨。是以官吏浮冗。最爲天下之大慮。昔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後世有特置同正員。至于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中世之後。遂不勝其濫。然而蔭補之格。猶未若本朝之濫也。蓋太祖太宗之時。天下初定。萬事草創。有司停闕待注而無人。故多爲取士之門。蔭補之法以應用。至今百餘年間。天下以補蔭入流者甚衆。一歲之選。至于萬計。豈特賞延世祿而已耶。舊日之制。歲得任其子弟者。易而爲三歲。三歲之制。復易而爲六歲。而猶患其濫。則殆非歲數之近。蔭補人之多故也。今若于定制之外。復增歲數。則士大夫絕望于蔭補。沮事之議。將不可止。非所以順人心。助和氣。而官冗之弊。又未必能去。爲今之策。莫若因仍歲數遠近。而漸實其試法。試而中于法者。然後入仕。則是弟存蔭補之舊名。而已無入仕之新患。順于人心。所利有五。不增蔭補之期。無所觖望。一利也。公卿之子弟。患于不學。而今實其試法。則自勸于學。二利也。得好學之人以爲政。不病于民。三利也。一不中選者。猶欲再而中。再不中選者。猶望三而中。不絕其望。四利也。官冗之弊。可以漸省。五利也。豈惟蔭補。凡天下之入仕者。皆爲試法以考之。使人人勇于自試。而止取百人。則百人而已。數百人則數百人而已。終無意外之濫。雖行之萬世。未見其弊。又不失廣舜賞延文王世祿之旨矣。

知人議

學問之未成。可以習也。善行之未見。可以積也。而知人之明。則不可強。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則民不可以不安。欲安民而無其人。則將誰使安之。故二者帝堯之所難。而天下之務最先者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又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

者。其有所試矣。蓋孔子不敢自謂之知人。必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而又因其譽而試之。然後有所定。而近世之知人。詳者求之簿書刀筆纔墨之間。而略者以皮相天下士。遂言有以知之殆非聖人所以知人之方也。今自公卿至士。自正至旅。其等級之相去固繁。而數千萬人。必人人而察。事事而責。待其適可而後用。則雖帝堯孔子有所不能。而況後世之人乎。傳曰。治衆如治寡。度數是也。制衆如治寡。刑名是也。今取人之粗者。既有學校科舉公卿大夫保任之法。而精者。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與因所譽而試之之理。在天子由此以知其一相。一相由此以知其部刺史監司。部刺史監司由此以知郡守縣令。郡守縣令由此以知其下。則自公卿至于士。自正至于旅。雖未易知。然亦有可以知之之理。蓋視其所以。乃人所用之心。觀其所由。乃人所當從之道。而察其所安。蓋能有所不動。既得其所用之心。又見其所從之道。而利害得喪之間。且能安而不動。則人之賢愚。思過半矣。然後隨其所譽而試之。則雖聰明智慮。非聖人之比。而其所以知之者。乃聖人之方。使行者不能盡而得其略。猶與求于簿書刀筆纔墨之間。而以皮相天下士者爲有間矣。故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而諸侯貢士。一適之謂好德。再適之謂賢賢。三適之謂有功。既有學校科舉公卿大夫保任之法。以治其粗。又有孔子所以知人之方。以治其精。而爲之賞勸以勵之。則雖貌厚情深。而不能逃吾之法令也。既不思孔子所以知人之方。又舉賢而不肖則無罰。舉賢而賢則無賞。而惟用學校科舉保任之粗法。歎人之難知。蓋未可歎也。

名實議

君子以名用人者。爲其信于衆也。一人譽之不足以成名。必衆人譽之。然後可以成名。則名者信于衆人之謂也。然士有依名而蹈利。不思行己之何如。養交取合。亦足成名者。故君子之用人。必索其實。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試者所以索其實也。而太史公亦曰。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奸乃不生。則名實者用人之大契。君子所以配仁義而非行之公道也。昔漢宣之治。雖不及三代。然刺史守相。輒親見勞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世多良吏。于孝宣時爲多。而龔遂黃霸之徒。皆得以良吏自見于世。元成而下。孝宣之業雖衰。然名實之法猶有存者。故建武永平間。郎官出宰百里。尚書令僕亦爲郡守。而廣延第五倫鮑昱之徒。更以郡守入爲三公。守令之重如此。是以卓茂魯恭皆以縣令爲循吏。茂亦卒至三公。則孝宣名實。非徒一時之稱。蓋得孔子試之之意。而後世可以循用故也。自唐以來。官在內者重。官在外者輕。故張九齡欲重刺史縣令之權。歷都督刺史。然後入爲侍郎列卿。歷縣令然後入爲臺郎給諫。而法亦卒不行。本朝之制。九品可以爲縣令。七品可以爲郡守。則是九品之賤。已當漢以爲郡守。而七品之人。已任漢令僕事矣。持祿處內者。既無治民之責。而多進退之門。守法在外者。則數之四方之人至京師者。幾數千。而是非不明。好惡不一。道藝進取。未有異也。今復欲變經義爲詩賦。退學有由此途而出。則內官安得不重。外官安得不輕。是以名實相紛。毀譽淆亂。養交助合之人。漸以得志。則亦倣其大者。使學士大夫有以自得。而後詔先生博士。卒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序。與夫是非好惡。道藝之正。而詩賦經義。則如古以射取士之法。行同能偶。然後序之。別爲貢舉。以待科舉之士。存之而都大邑。有善政者。數加獎勵。使必由縣令。然後居寺監。由郡守。然後至臺省。則人人樂于外官。赴功治職。齊民可受其賜。而寺監臺省。亦將得眞材。毀譽名實。無所紛亂。又合孔子試之之意。蓋事有不召而自至者。西漢重功名。則權奇倜儻之士出。東漢重名節。則蹈難死義之臣衆。有唐尚文詞。則詩歌賦頌綴文之人亦出。而不絕。今果重在外之官。必由縣令。而後居寺監。由郡守。而後至臺省。則謂良吏者。亦將不期而自至。名實之論。惟所加慮。

西臺集卷五

議

學校議

天下之事。有至近且狹。偶得其道而行之。則雖累百世而不倦。有甚大極重。不得其道而行之。則終無補于天下。今所謂律令。皋陶之刑也。增損隆殺。近所以爲治之道。遂成不刊之書。學校之設。欲以進賢養士爲太平之具。不得其道。至今設爲虛器而已。蓋甚可嘆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而養老習射讀書令樂行禮。于其中者。蓋欲使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節。明是非。一好惡。積道藝。以爲天下之用。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孔子謂之好學。而後世始治賦廉。督課業。嚴禁令。以從事。豈古人所以爲學之道耶。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序。所以明是非。一好惡。積道藝者。猶未備也。而又欲麗師堂。廣生舍。衆徒弟以爲盛。其去道愈遠。蓋開熙寧之初。變詩賦爲經義。以取士。增太學郡國學官。設三舍。改定式令。以布行之四方之人至京師者。幾數千。而是非不明。好惡不一。道藝進取。未有異也。今復欲變經義爲詩賦。退學有由此途而出。則內官安得不重。外官安得不輕。是以名實相紛。毀譽淆亂。養交助合之人。漸以得志。則亦倣其大者。使學士大夫有以自得。而後詔先生博士。卒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序。與夫是非好

勿論。要使優游和易而不迫。化其心而勿強。復其迹。則庶乎先王所以爲學之道。而久以歲月。則遂將適于實用。不爲虛器而徒設。天下幸甚。

經術詩賦取士議

事有求厚而得薄。欲與益期而損至者。熙寧之初。患詩賦聲病偶儷爲學。而破碎乎道也。故以經術取士。使人治一經而立其說。庶幾有補于道。而十餘年間。道之破碎益甚。治經者不問經旨之何如。而先爲附會之巧。一章之中有十意。一意之中有十說。至援昔人之語言。以經相配。取其諧而不問其理義。反甚于聲病偶儷之文。有足嘆者。楊墨之亂儒也。其人則亂其書不亂。楊自爲楊。墨自爲墨。儒自爲儒。強相異而不相使也。萬世之下。猶得聖人之全經。今熙寧之衆子經旨。不足以爲奇。反破五經之正論。而強納以佛老之說。聖人之經旨。幾蕪沒而不見。是徒爲經術以取士。而不如詩賦之時。聖人之全經未破碎也。則求厚而得薄。欲與益期而損至者。可驗于此。爲今之策。莫若復詩賦以取士。而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則聖人之經旨。庶不爲科舉之所亂。復之必得其術。進之必得其道。析詩賦經義爲兩科。學詩賦者舉進士。治經者舉明經。取明經常少。取進士常多。十數年間。將自化而爲之。賦不以法制而漸復其舊。術之善者也。夫以經義取士。實雖不至。而名近于古。以詩賦取士。實其至矣。而名不及于經義。今區區者徒見朝廷罷經義。復詩賦。則以爲可復而已矣。而不知經義之不可以累科舉也。既罷之後。當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之人。如仁宗之朝孫復石介者。置以爲博士。使傳道于諸生。則今日之朝。尚纔得經術之正。而無破碎之患。道之美者也。蓋舊政已廢而復之者戒于暴。其名近古而易之。則民疑。然則設爲兩科以取士。使漸復于詩賦。又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之人。任之爲師儒。亦以爲不暴而釋民疑也。

文議

世之謂文者。不繫于德。謂德者不繫于文。夫文章之士。雖不繫于有德無德。而無德者不能爲有德之文。有文之人不皆有德。有德之人不皆有文。而有文者無德。則不盡其善矣。以知其然耶。今人之言文者。其任蓋小矣。希名幸世。取合當時。而古之人言文者。其任不小。善惡欲明。是非欲辨。久遠欲傳。勸戒欲信。非獨名位而已也。故雖有精金良帛。沈器重物。非車輿則無以輸遠。雖有奇功偉德。元凶大惡。非文章則無以取信。車輿不壯。則雖載而必敗。文章不著。則雖傳而必惑。故文章蓋美惡之車輿也。自六國以前。孔子所定。不敢輕議。嘗竊觀六國以後。西漢之前。號綴文之士者。類皆過人。而過人之遠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此數子之文也。蓋善惡能明。是非能辨。久遠可傳。勸戒足信。雖有議論間未合于聖人。然詞采條貫。如親聽其談說。而精神意氣。可以想見其爲人。使後世識者。心知其所異。而口不能廢喻其何如。此數子之文也。然此數子者。豈特文而已。事君必忠。修身必正。趨嚮必厚。議論必公。其所存之德。既已過人。則其發見于文章者。豈不過人哉。在唐三百年。韓愈號爲文師。而忠厚公正之德。亦著于天下。自韓愈以來。文章之總散。科場之弊生。使夫英雄俊才。老死不顯。而寡聞淺識之徒。乃始支離攓臂。自蓄于

其間。私取近世之陳說。而公爲傲倖之論。善惡不能明。是非不能辨。久遠不可傳。勸戒無足信。言今則近陋。議古則近愚。而其甚者。鑿是爲非。飾惡成善。借平常之易事。爲紜紛之轉詞。以熒惑天下。天下之人。莫知其非。故公則見信于有司。退則受知于朋友。而彼也遂直以爲能。此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太息也。

青苗議

青苗之法。本爲民間不足而貸之。則所謂下戶者。理合先貸。而下戶憔悴苟活。易于結請。難于輸納。州縣之吏。阨以詔條。與曩日監司之威。既不敢不散。又慮散而難納。故少俵下戶。多與上等。利其易于催取。州縣之吏。人人憎于散斂。苟以塞責。蓋散錢之理。散而不斂。則不問等第高下。散而斂之。則必別其等差。度其可以還官。然後敢與。乃天下之人情。稱貸之理。不足怪者也。故立法則欲濟下戶。散錢則多與上等。下戶貧窮。義當周恤。而勢不敢遍。上戶自足。無假官錢。而強與之。使出息。若以法禁之。使不與上等而貸下戶。則官錢十出。九將不歸。又非散斂之理。名欲厚民。事乃剝下。名爲惠政。實有利心。此青苗不便之大略也。蓋古者四民不相易業。而農爲甚。管子曰。農羣萃而州處。盡其四肢之力。以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後世之治民者。雖不盡如管子之說。至于耕田力作。而禁追擾徭役之外。稀使至于城郭。則近日之政。尚或有之。自散青苗以來。非請即納。非納即請。農民憧憧來往于州縣。捨攻苦食淡之志。而漸起甘美之願。辭耕田力作之業。而習爲游惰之態。亡溝朴寡欲之性。而增長嗜好之事。田野之民。棄南畝而就城市者。舉皆有焉。而縣令丞尉。不復以餘教法令詞訟刑獄爲意。惟知散青苗而已。坐而簽書者。青苗之行遣也。起而議者。青苗之本息也。日中而授者。青苗之契券也。日暮而入者。青苗之簿籍也。錢穀縱橫。文書紛亂者。青苗出納之所也。雖今日罷其官司。廢其賞罰。去其年額。而抑取民之情願。然既存青苗之名。與本息散斂之法。則異日緣青苗之名而復建官司。緣本息而復爲賞罰。緣散斂而復爲年額。緣年額而復不取民之情願。其勢甚易。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要之聖人在上。賢者當位。如放于利之事。非所以示子孫遺後世。則不常行爾。故爲天下國家當論其體。而後計利害之何如。苟不論其體而單計其利害。則雖名爲利。必有害焉。故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夫察雞豚畜牛羊未害也。而非畜馬伐冰之體。則古人豢之而不爲。故爲天子則有天子之體。爲卿大夫則有卿大夫之體。爲士庶人則有士庶人之體。今有一郎官未甚貴也。而食祿之外。貸人錢而取息。則臣僚必言。朝廷必逐之。夫爲郎官貸人錢而取息。未必害人也。而臣僚必言朝廷必逐之者。謂既已食祿爲郎官矣。又貸人錢而取其息。則傷體故也。爲一郎官尚有體。況兼天下之廣。有天下之富。民既已輸稅賦供徭役。皆數十倍于古。而又貸人錢而取息。無乃失爲天下之體乎。如不問失體不失體。而惟息錢之是務。則人戶流亡。盜賊興起。乃馴致之事。所謂必有害焉者此也。

役局議

役書之所未定者。非無定法也。無定心也。熙寧之初。改差爲募。天下之人言不便者幾千萬數。至元豐之

初欲復者長戶長之役。士大夫之聞者喜見于顏色。及其卒不能復也。莫不咨嗟慨嘆。如有求而不得。則願差法之復者。豈一日也。今朝廷鑒成敗。攬是非。爲萬世之慮。修復差法。而士大夫反有議差法之未善者。豈未復之時明爲善而既復之後則不善耶。蓋嘉祐之間。固嘗謂其法有可更者矣。輸將繁重而勞費不均。貨賂公行而貧富無別。熙寧之初。得其可更之論。而并其不可更者更之。顧今人出緡錢以私其贏餘。是以言不便者千萬數。今差法雖復。而所謂可更者猶在。則亦主嘉祐之書增損之。則差法定矣。而十人十議。百人百議。以旬浹之功。爭至于期年之外。既不知主嘉祐之舊書。又不敢論熙寧之新法。泛泛然如人游于江湖。未有歸宿。不知其後將如何耶。故曰役書之未定者。非無定法也。無定心也。

役錢議

古之爲政。雖隨時適變。間有損益。至于推強扶弱。抑富恤貧。而惡兼并。則不可易之理也。自商鞅變田。即有兼并之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自古及今。痛心疾首。同以爲患者也。限田之法。既不行于天下。而富家大姓。終無廉恥厭足之心。惟有祖宗差役。能裁制兼并。雖其立法本不爲兼并設。而推數循理觀之。乃有可以裁制兼并之道。蓋舊法雖分等差。而實以田產富貧定爲上下。有千金之產者。支千金可任之徭役。有五百金之產者。支五百金可任之徭役。今有千金之產。與五百金者訟其役之先後輕重。則千金者居其先。五百金者居其後。或千金者任其重。五百金者任其輕。既有千金產。而又欲兼五百金。則憚徭役之加重。欲取而中己者多矣。其心非不欲兼并。懼加重而不敢進也。甚至有隱寓田產于他人以避徭役。而朝廷亦有隱寓田產之禁。則是祖宗差法。雖不爲兼并設。而裁制兼并之道。寄在其間。自改差爲募。富家大姓。不知徭役。而但輸緡錢。則兼并其下貧以爲利。何者。募役之法。下貧不利。而大姓不以爲患。今有一邑上者輸緡錢十萬。中者輸七萬。下者輸五萬。既以等級輸緡錢。濁其徭役。則斥廣田產兼并下貧。惟恐力之不逮。自中戶斥廣田產兼并下貧數十家。至升而在上。不過加緡錢三二萬爾。而富家大姓。其等既已在上。則雖增半邑之田。猶不加緡錢也。故治平以前。大姓有破家之患。而天下之人不至窮困。熙寧以來。大姓無破家之患。而天下之人。往往窮困。不能自立。蓋治平以前。大姓破家者雖爲不幸。而破一大姓。則變爲十中民。或百下戶。于損上益下之道。未有害也。熙寧以來。雖無破家不幸之人。而大姓輸緡錢之外。無復徭役。斥廣田產兼并下貧。曾無忌憚。故大姓兼中民。中民兼下戶。流離散亡。轉徙于四方。所以然者。斥廣田產。恣其兼并。大姓之家所必至。而歲損一萬二萬或三五萬緡錢。則大姓之家所易爲也。

熙河蘭會議

天之生民。初無中外之別。以其不可以禮義治也。然後屏而遠之。自漢以來。爭取其不可治之地而治之。是以府庫空虛。人民死亡。僅能得之。而還爲外裔之地者多矣。昔太王之治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皮幣而皆不免。乃曰狄人之所欲者土地也。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因去之岐山之下。夫以中國之地至于不可有者。則猶不欲強治之。況欲強取外域之地而治之乎。雖常爲中國之郡縣。而本屬外地者。則亦無

所用之。雖欲用之而多不能有。故武帝不能有輪臺。元帝不能有朱厓。光武不能有西域。而本朝亦棄靈武。則今日熙河蘭會之計議。足以斷矣。然事有既得之復棄之而與未得同者。有既得之復棄之而與未得不同者。武帝棄輪臺。則不耕而已矣。元帝棄朱厓。則勿擊而已矣。光武棄西域。則謝其質子而已矣。本朝棄靈武。則置之度外而已矣。所謂與未得同者。至今日棄熙河蘭會。則與未得不同。徹舊障而爲新障。棄之則新障已設。而舊障未完。一不同也。伐其山林。平其道路。棄之則無險阻而敵人將牧馬于階城之境外。二不同也。立城郭。置倉廩。實以穀粟錢幣而棄之。則撫中國而肥寇讎。三不同也。然此猶小小者爾。蓋熙河蘭會雖羈屬夏人。猶非夏人之所有。故尚足以分中國之寇。今舉熙河蘭會而棄之。則將爲夏人之所有。是以中國之力而爲西夏驅除。此大不同者也。而不棄之。則歲運府庫之財。以填黃河之磧。又非中國長久安寧之策。昔西羌反叛。如趙充國者。可謂知兵矣。而曰難于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後爲孫園都護而陳湯于數千里之外。逆知利害。期以五日而四日至。非充國之拙而陳湯之巧也。蓋烏合之兵。易爲料。而長久之計。難爲功。今熙河蘭會制之于未取之前。則固無事。今已取之而復棄之。棄之之利如彼。其害如此。守之之利如此。其害如彼。則殆非遙度之所能盡。必有馳至河隴圖上方略者。然後可決。

禦契丹議

好文者論和親。尚武者議攻伐。處于文武之間者。則爲羈縻之計。自兩漢以來千二百餘年。雖或盛或衰。或得或失。禦戎之策。不出此三者。而皆非今日禦契丹之政也。蓋中國之待外域也。必有可以禦之之道。今有好辨者將與人爲辨。則必陰自省曰。我于義無傷乎。我于法無不直乎。我之家室安。我之子孫無累乎。我之智力過之乎。凡我之所以與辨者。皆有備乎。力能加之也。智能過之也。子孫無累也。家室安也。于法無不直也。于義無傷也。然後與人辨。則勝矣。今中國之與契丹戰。亦無異于與人辨。則不識中國陰自省者何事乎。其名正乎。其于義理合乎。其國富乎。其民安乎。其將可任乎。其廟算定乎。凡我之所以待之者亦皆有備乎。廟算定也。其將可任也。其民安也。其國富也。其于義理合也。其名正也。然後出而與之戰。則勝矣。以本朝之事言之。太宗皇帝乘太原之勝。一舉而下易順薊三州。范陽之民。爭以牛酒犒師而不遂取者。餉道不繼也。至雍熙之間。選十八將。三道並入。一出雁州飛狐。一出鴈門。兵涉其地。而寰朔應雲涿五州。開門爭下而不遂取者。諸將知勝而不知敗也。以祖宗取天下之兵。用諸將定天下之智。欲復區區燕薊。一事不應。則未足以成功。況今日之兵。非祖宗之兵。今日之將。非祖宗之將。而所以待之者。非直一事之不應。故欲爲羈縻之計。則歲絹五十萬。雖厚于漢之錦袍繡袷赤綈綠繒。而比漢猶未敢有尚宗室之請。則羈縻之計。亦未爲全失。如欲遠舉大功。復周宣漢武之事。則願效在位之臣。先正其名。使合于義理。國富民安而將可任。五者備矣。而後廟算定。而後可以進征討之計。

兩漢可用之言議

事莫貴于適宜。而言莫重于必用。以必用之言。爲適宜之事。則天下之利無不興。天下之害無不去也。然

以當世之人言當世之事。患在不信其言。而以其事爲不足用。以前世之言。救當世之事。患在信其言。而以其事爲不可用。不足用者。不賢其人而謂無所補也。不可用者。聖其人而以其言不適宜也。故善爲言取士之法。雖分而科舉之累如一。無他故也。上之人道之不善爾。今朝廷復修三館之制。使公卿大臣薦延天下之士。因試以言。既不取詩賦之曼詞。又不爲經義之曲論。而策之以仁祖神考齊魯文宣之治者。似欲聞有用之言。則承學者詎敢以無用爲說。雖策之者未必眞取其有用。要之非昔時之詩賦。今日之經義。則自當不爲無用之說爾。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豈不知舉賢而上功。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豈無尊親之道。使魯不舉賢而上功。齊無尊親之道。則齊魯豈可以爲國。蓋尊尊而親親。近乎周之弱而道無弱也。舉賢而上功。近乎秦之強而道無強也。魯久而偏于弱。齊久而偏于強。後世從其偏而失之。如齊魯之後。知其偏之所在。以齊之所偏者治魯。以魯之所偏者治齊。各舉其偏者救之。則魯不至于衰。齊不至于奪。非謂尊尊親親。舉賢上功。爲召衰奪之端也。昔仁宗皇帝之治天下也。優禮大臣。而聽用御史諫官之言。蓋大臣者。天子之輔也。不優爲之禮。則無以勵其節。盡其心。而聽用御史諫官之言。所以存天下之公議。而禁制大臣。使不得自放之術。故大臣起居進見。未嘗不恭己而待之。若將久于其位而不可動。及御史諫官一有論列。則十言之中。行其七八。雖故老大臣。必正其罪。以是而去位者。蓋可數矣。故治平以前大臣。平日足以致君臣之歡。禮貌之隆。而私門奸利。則破膽而不敢爲。至于神宗皇帝。承久安之運。因累聖之業。欲興利除害。富國強兵。而服四夷。凡可以興利除害富國強兵服四夷之事者。無不舉。凡人可以行其富貴者。用之無不至。且孝宗廟仁九族。隆儒重道。常有以自勵也。老臣舊德。諫說雖切。而不忘尊獎。嚴憚之心。終爲天下之用。則仁宗之道。本無心于使之媮。神考之世。未嘗欲其刻也。然師仁祖則有媮之防。法神考則有刻之慮者。以風俗出于觀望之致爾。故有言某事之利民者。上不知其利而使視之。視之者必爲觀望曰。是欲我言利也。則言其利。不言其害。上不知其害而行之。故朝廷以爲利者。天下以爲害。有言某事之害民者。上不知其害而使視之。視之者必又爲觀望曰。是欲我言害也。則言其害。不言其利。上不知其利而去之。故朝廷以爲害者。天下以爲利。推本而言。豈朝廷之所望于下哉。且天下之士。固有貸青苗罷免役。歌市易頌鹽法。至于今日。閭門之內。道路之間。皆以爲青苗爲可除。免役爲可罷。市易鹽法爲可改。鹽法爲可廢。至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更者。是豈眞知其不善而可更哉。亦出于觀望而已。蓋今日之言不善。有前日以爲善而欲奉行之人也。則朝廷明日欲復新法。彼又將言青苗可舉。免役可行。市易可置。鹽法可作。至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爲者也。由觀望之心。成觀望之俗。故師仁祖則事或至于媮。法神考則慮或入于刻。蓋皆不在媮刻之間。而觀望使之然也。今如取夫守道固窮。不爲觀望。衆人之所共知者尊用。而亦取夫背公向私。專事觀望。衆人所共知者退免。使天下曉然知觀望之無所用也。則師仁祖而不至于媮。法神考而不流于刻。而忠厚勵精。孝文孝宣之治。可以兼舉矣。昔秦人之爲俗也。賤仁義。尚詐力。尊法令。禁儒學。勇者威怯。壯者凌弱。天下耗亂。而孝文之時。去秦未遠。元元之民。出于塗炭。故休以來。天下之士。常患乎科舉之累。而尤以詩賦爲無用。故腐去偶儷破碎之辭。而進以通經義理之學。庶幾乎有用。而十數年之間。緻文之士。號爲通經者。偶儷破碎。反甚于詩賦。至合天下爲一體。如適莽蒼之野。而觀蓬藁之多。第見同色耳。孰能形小大美惡于其間哉。詩賦則曼詞以自售。經義則曲論而求通。取士之法。雖分而科舉之累如一。無他故也。上之人道之不善爾。今朝廷復修三館之制。使公卿大臣薦延天下之士。因試以言。既不取詩賦之曼詞。又不爲經義之曲論。而策之以仁祖神考齊魯文宣之治者。似欲聞有用之言。則承學者詎敢以無用爲說。雖策之者未必眞取其有用。要之非昔時之詩賦。今日之經義。則自當不爲無用之說爾。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豈不知舉賢而上功。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豈無尊親之道。使魯不舉賢而上功。齊無尊親之道。則齊魯豈可以爲國。蓋尊尊而親親。近乎周之弱而道無弱也。舉賢而上功。近乎秦之強而道無強也。魯久而偏于弱。齊久而偏于強。後世從其偏而失之。如齊魯之後。知其偏之所在。以齊之所偏者治魯。以魯之所偏者治齊。各舉其偏者救之。則魯不至于衰。齊不至于奪。非謂尊尊親親。舉賢上功。爲召衰奪之端也。昔仁宗皇帝之治天下也。優禮大臣。而聽用御史諫官之言。蓋大臣者。天子之輔也。不優爲之禮。則無以勵其節。盡其心。而聽用御史諫官之言。所以存天下之公議。而禁制大臣。使不得自放之術。故大臣起居進見。未嘗不恭己而待之。若將久于其位而不可動。及御史諫官一有論列。則十言之中。行其七八。雖故老大臣。必正其罪。以是而去位者。蓋可數矣。故治平以前大臣。平日足以致君臣之歡。禮貌之隆。而私門奸利。則破膽而不敢爲。至于神宗皇帝。承久安之運。因累聖之業。欲興利除害。富國強兵。而服四夷。凡可以興利除害富國強兵服四夷之事者。無不舉。凡人可以行其富貴者。用之無不至。且孝宗廟仁九族。隆儒重道。常有以自勵也。老臣舊德。諫說雖切。而不忘尊獎。嚴憚之心。終爲天下之用。則仁宗之道。本無心于使之媮。神考之世。未嘗欲其刻也。然師仁祖則有媮之防。法神考則有刻之慮者。以風俗出于觀望之致爾。故有言某事之利民者。上不知其利而使視之。視之者必爲觀望曰。是欲我言利也。則言其利。不言其害。上不知其害而行之。故朝廷以爲利者。天下以爲害。有言某事之害民者。上不知其害而使視之。視之者必又爲觀望曰。是欲我言害也。則言其害。不言其利。上不知其利而去之。故朝廷以爲害者。天下以爲利。推本而言。豈朝廷之所望于下哉。且天下之士。固有貸青苗罷免役。歌市易頌鹽法。至于今日。閭門之內。道路之間。皆以爲青苗爲可除。免役爲可罷。市易鹽法爲可改。鹽法爲可廢。至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更者。是豈眞知其不善而可更哉。亦出于觀望而已。蓋今日之言不善。有前日以爲善而欲奉行之人也。則朝廷明日欲復新法。彼又將言青苗可舉。免役可行。市易可置。鹽法可作。至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爲者也。由觀望之心。成觀望之俗。故師仁祖則事或至于媮。法神考則慮或入于刻。蓋皆不在媮刻之間。而觀望使之然也。今如取夫守道固窮。不爲觀望。衆人之所共知者尊用。而亦取夫背公向私。專事觀望。衆人所共知者退免。使天下曉然知觀望之無所用也。則師仁祖而不至于媮。法神考而不流于刻。而忠厚勵精。孝文孝宣之治。可以兼舉矣。昔秦人之爲俗也。賤仁義。尚詐力。尊法令。禁儒學。勇者威怯。壯者凌弱。天下耗亂。而孝文之時。去秦未遠。元元之民。出于塗炭。故鎭之以厚。養之以寬。吳王不朝。則賜几杖。張武受賂。發覺而賞以金錢。當夫喋喋利口。則以釋之諫而不用。其寬至矣。而終無怠廢不舉者。以秦在其前也。及孝昭之時。霍光爲政。雖承師旅衰耗之後。與民休

西臺集卷六

試策

召試館職策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寢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免于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期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大長者。至于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于文理之士。成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察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其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備采擇。

臣聞不循于理。不合于變。不適于用。而使之言。則行道之人。皆自以爲董董。先循于理。次合于變。卒適于用。而使之言。則雖董董有所不能盡。故論無美惡。惟變之合。言無得失。惟用之適。言至于用而止矣。自嘉祐以來。天下之士。常患乎科舉之累。而尤以詩賦爲無用。故腐去偶儷破碎之辭。而進以通經義理之學。庶幾乎有用。而十數年之間。緻文之士。號爲通經者。偶儷破碎。反甚于詩賦。至合天下爲一體。如適莽蒼

息。而不學無術。因權用勢。居以不遜之道。在廷之臣。有忤意而誅者。便辟而生者。是以孝宣于閭里知民事之艱難。光薨之後。五日一聽政。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復者何謂。司馬班范如兄弟之遊。而文力大小。若父子尊卑之遼遠者何說。其好學特起之士。窮神極思。研精畢力。欲上擬三代。而世數相承。漸不可及。前人者何故。今天子新法度。明禮樂。釐正官名。祖尚經術。一皆倣于三代。欲其乘時而革天下之文風。復之于古。則訓詞詔令。何爲而得典誥之體。詩歌賦頌。何道而合風雅之正。史官述作。何從而繼春秋之法。經術講解。何治而紹六藝之文。使吾天子之事業。既得三代之實。又有三代之文。異時觀之。遂無不及前人之歎。則聖朝之治。美矣大矣。子大夫從事于文有日。今而不復于古。則古不可復矣。其思之重之精之。以告有司毋忽。

史學

問文者載道之器。而史者載文之職。蓋古之文也正。今之文也浮。自三代而下。司馬遷父子。采周秦漢楚之遺書。作爲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則後世遂不能加焉。然遷亦終身然後成名。世之爲史者。其忠實材識。固不預史官之職。祇爲貴人待次遷徙之地。故雖有聖君賢臣。規模法則。流風善政。不能慨然發明。以動人之耳目。而遺于萬世之下。則有識之士。舊廢書而歎息者也。今天子勵精在上。取士之政。撥去聲病無益之書。而進通經朴文之士。則文章之風。幾欲復古矣。而于史猶未暇焉。如欲迹三代之遺意。用司馬遷之品法。設立史學。而求材識忠實有文之士。以授其職。且不爲貴人待次遷徙之地。則官名之未正。人材之難久。若何而可。三代之遺意。馬遷之良法。若何而是。諸君宜觀末行之理。博取已有之說。以著于篇。亦今之務也。

論

天下有常勝之道論

人生而有是非。不知是非之正。則心欲是而常蒙其非。人生而有利害。不知利害之正。則心欲利而常蒙其害。事與情反。迹與願違。終身由之而不悟者。天下皆是也。舜大聖人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禹大聖人也。卑宮室。惡衣服。聞善言則拜。下至成湯。文。武。周公。仲尼之聖。所以有天下名後世者。亦得其正而已爾。故列禦寇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常勝之道曰弱。常不勝之道曰強。夫強所以爲勝也。而反不勝。弱所以爲不勝也。而反勝。則天下能勝人者寡矣。蓋獻嘗論之。君臣之相際。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成。朋友之相信。凡所以交于事而委曲纖悉者。皆有理在焉。而昧者以氣使之。氣發于外。故似強。理潛于密。故似弱。矜顏色。盛容貌。厲言語而疾瞻顧曰。天下莫吾若者。是氣也。而無主于利害。無主于是非。故似強而反弱。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而歉然常以下人者。是理也。而利害由此而決。是非由此而正。故似弱而反強。強者常勝。弱者常不勝。故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不矜不伐者弱也。而天下莫與汝爭者強也。莊周亦曰同乎己則爲是。異乎己則爲非者。其意欲出乎人也。夫以出乎人爲心者。何嘗出乎人哉。則強弱之辨可見矣。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則氣之爲害。不特小人。蓋君子亦有之。氣勝理則名強而實弱。理勝氣

自三代之亡。嬴秦變古。天下號爲難治。欲興禮樂。則自嫌以爲迂闊而無其實。欲宣教化。則自疑以爲滯而無其道。欲厚風俗。則自以爲誕。能言而不能行。自漢以來。守文之君。當途之臣。其相與施政以成一代之典。不過簿書獄訟兵食則已。則天下之政治。何足道哉。蓋簿書者古有之矣。而禮樂爲之先。訟獄者古有之矣。而教化爲之實。兵食者古有之矣。而風俗爲之本。今天子紹千歲之統。垂萬世之法。其丁寧訓告。所以興堯建立者。未嘗不以三代爲言。如秦漢者不道也。則禮樂固將興。教化固將行。風俗固將厚。然衰爾。蓋爲治而覩望。則流入于邪苟。無覩望。則齊魯文宣仁祖神考之治。惟所行之。皆可以成功。苟有覩望。則不失于踰。必失于刻。萬事之是非。何可備言。謹對。

策問

治法

問堯舜三代之文。吾夫子之所論次者。雖異乎諸子之書。而諸子之書。猶有三代之遺風。蓋自離騷作。三代之文始變矣。迄今千數百年之間。縉文之士。當途之人。以文章爲己任者甚衆。而三代之文卒不復者。嗚呼。何古之易變而難復也。昔司馬遷著書。自以繼夫子之緒業。而今觀遷書。殆非夫子之繼。班固著書。嘗詆遷之病。及固書成。益非遷書之比。范蔚宗著書。嘗議固之罪。及蔚宗書成。又非固之偶。其後文詞麗而古風遠。雖有好學特起之士。欲度越前人。擬方三代。及其卒也。豈特三代之不可擬。而數世相承。漸非前人之作。豈人之性資有今古之異歟。將世態澆訛。處心積慮。既不及于古。則發爲文章。亦浮僞淺雜。不

足道歟。抑時異事變。物物相反。雖如文章。亦必不可以復古歟。或未之思也。今試問諸君。古風易變而難復者何謂。司馬班范如兄弟之遊。而文力大小。若父子尊卑之遼遠者何說。其好學特起之士。窮神極思。研精畢力。欲上擬三代。而世數相承。漸不可及。前人者何故。今天子新法度。明禮樂。釐正官名。祖尚經術。一皆倣于三代。欲其乘時而革天下之文風。復之于古。則訓詞詔令。何爲而得典誥之體。詩歌賦頌。何道而合風雅之正。史官述作。何從而繼春秋之法。經術講解。何治而紹六藝之文。使吾天子之事業。既得三代之實。又有三代之文。異時觀之。遂無不及前人之歎。則聖朝之治。美矣大矣。子大夫從事于文有日。今而不復于古。則古不可復矣。其思之重之精之。以告有司。毋忽。

史學

問文者載道之器。而史者載文之職。蓋古之文也正。今之文也浮。自三代而下。司馬遷父子。采周秦漢楚之遺書。作爲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則後世遂不能加焉。然遷亦終身然後成名。世之爲史者。其忠實材識。固不預史官之職。祇爲貴人待次遷徙之地。故雖有聖君賢臣。規模法則。流風善政。不能慨然發明。以動人之耳目。而遺于萬世之下。則有識之士。舊廢書而歎息者也。今天子勵精在上。取士之政。撥去聲病無益之書。而進通經朴文之士。則文章之風。幾欲復古矣。而于史猶未暇焉。如欲迹三代之遺意。用司馬遷之品法。設立史學。而求材識忠實有文之士。以授其職。且不爲貴人待次遷徙之地。則官名之未正。人材之難久。若何而可。三代之遺意。馬遷之良法。若何而是。諸君宜觀末行之理。博取已有之說。以著于篇。亦今之務也。

論

天下有常勝之道論

人生而有是非。不知是非之正。則心欲是而常蒙其非。人生而有利害。不知利害之正。則心欲利而常蒙其害。事與情反。迹與願違。終身由之而不悟者。天下皆是也。舜大聖人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禹大聖人也。卑宮室。惡衣服。聞善言則拜。下至成湯。文。武。周公。仲尼之聖。所以有天下名後世者。亦得其正而已爾。故列禦寇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常勝之道曰弱。常不勝之道曰強。夫強所以爲勝也。而反不勝。弱所以爲不勝也。而反勝。則天下能勝人者寡矣。蓋獻嘗論之。君臣之相際。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成。朋友之相信。凡所以交于事而委曲纖悉者。皆有理在焉。而昧者以氣使之。氣發于外。故似強。理潛于密。故似弱。矜顏色。盛容貌。厲言語而疾瞻顧曰。天下莫吾若者。是氣也。而無主于利害。無主于是非。故似強而反弱。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而歉然常以下人者。是理也。而利害由此而決。是非由此而正。故似弱而反強。強者常勝。弱者常不勝。故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不矜不伐者弱也。而天下莫與汝爭者強也。莊周亦曰同乎己則爲是。異乎己則爲非者。其意欲出乎人也。夫以出乎人爲心者。何嘗出乎人哉。則強弱之辨可見矣。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則氣之爲害。不特小人。蓋君子亦有之。氣勝理則名強而實弱。理勝氣

則名弱而實強.以氣撙理則純不勝.以理撙氣則純勝.其道然也.或曰.孟子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而子以氣爲弱而不勝可乎.曰.所謂浩然之氣者.配道與義.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而矜顏色盛容貌厲言語.疾瞻顧.而謂天下莫我若者.私氣也.雖道與義.而惟以勝人爲心.亦安得而不弱哉.

禮禁論

治一鄉必有治一鄉之具.治一國必有治一國之具.治天下必有治天下之具.具者非若簠簋俎豆尊勺鼎鼐可陳于前也.由是而治者謂之具.聽斷獄訟簿書期會.所以治一鄉也.守法令拘循其民以承事.天子所以治一國也.明制度不得相逾越.貧富貴賤各安其分而易足.所以治天下也.以大治小.則小有所不能容.故孔子之武城.聞弦歌之音而笑.以小治大.則大有所不能治.故孟子不學諸侯之禮而言其略.三代而下.不知治具之有大小.以簿書法令治鄉國之具而治天下.是以天下終不能大治.昔孝文之時.賈誼謂大臣不報期會之間爲大故.至于流俗失世壞敗因悞而不知怪.爲可太息.孝宣時.王吉亦言公卿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而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而孝文孝宣.卒莫能用.所以然者.治大者其效緩而遠.治小者其效速而近.人君有治天下之心.而求近效.以語禮俗制度禁防之事.則指以爲迂闊.而見簿書法令聽斷獄訟.則以爲治天下如是而足.雖有唐太宗之賢.與房魏論周禮.語未卒而有貴虎之疑.又況不及太宗者.則天下之不大治.凡皆以小治大而無其具故爾.今國家傳序相習.百有餘年.方內無事.幾于至平.殆非漢唐之比.而禮俗制度禁防之不立.反甚于漢唐.田宅奴婢車馬服用.恣民之所自爲.而莫有限.樂漢唐之小具.不思三代之大治.豈非以上下相安.風俗已成.而難于驚動耶.是亦未知講爾.昔楚王患其國之庫車.欲下令使高之.孫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請教里人高其棚.乘車者皆君子.不能數下.則車自高矣.從之.半歲而楚國無庫車.蓋國家立事.好爲法令.而以深罰重賞隨之.法令既繁.而罰深賞重.無以措其手足.是以民驚動而事不立.今如倣庫車之意.定爲田宅奴婢車馬服用之等級.在上者躬行以化之.簡其法令.平其賞罰.有不從者.第禁勿使仕宦.庶人則重租賦以困辱之.久以歲月.無求近效.則三代治天下之具.將復立于今日.度越漢唐而頌聲興.然則禁勿使仕宦.重租賦以困辱.而終不爲深罰重賞者.亦今日治天下之棁耳.何患乎驚動歟.

序

孌賢集序

卽君子之名而議之.善足成名可也.而名之所以成.蓋有大乎其名者.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皆志乎道而進乎技.使二人者惟鼓刀椎鑿之知.則豈足以成後世之名乎.自嘉祐以來.天下稱故常山宋公善爲文章.通典禮.博物洽聞.有長者之行.士大夫怪公得名之多.而不知公之所以成名者.猶大乎其名也.公在仁宗英宗之朝.天下多以論事詆大臣進者.而公惟樂善好學.居官治民而已.與人交.雖更數十年.有初見之敬.其從諸老先生之游.歎然自下.如恐傷之.而荊公當軸.天下士大夫往往專頌行事.譽下風

而公乃慷慨議論.引大體.明是非.至可進而退以自見.雖古節士無以加諸.蓋知剛柔語默而深于道.豈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而子以氣爲弱而不勝可乎.曰.所謂浩然之氣者.配道與義.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而矜顏色盛容貌厲言語.疾瞻顧.而謂天下莫我若者.私氣也.雖道與義.而惟以勝人爲心.亦安得而不弱哉.

禮禁論

治一鄉必有治一鄉之具.治一國必有治一國之具.治天下必有治天下之具.具者非若簠簋俎豆尊勺鼎鼐可陳于前也.由是而治者謂之具.聽斷獄訟簿書期會.所以治一鄉也.守法令拘循其民以承事.天子所以治一國也.明制度不得相逾越.貧富貴賤各安其分而易足.所以治天下也.以大治小.則小有所不能容.故孔子之武城.聞弦歌之音而笑.以小治大.則大有所不能治.故孟子不學諸侯之禮而言其略.三代而下.不知治具之有大小.以簿書法令治鄉國之具而治天下.是以天下終不能大治.昔孝文之時.賈誼謂大臣不報期會之間爲大故.至于流俗失世壞敗因悞而不知怪.爲可太息.孝宣時.王吉亦言公卿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而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而孝文孝宣.卒莫能用.所以然者.治大者其效緩而遠.治小者其效速而近.人君有治天下之心.而求近效.以語禮俗制度禁防之事.則指以爲迂闊.而見簿書法令聽斷獄訟.則以爲治天下如是而足.雖有唐太宗之賢.與房魏論周禮.語未卒而有貴虎之疑.又況不及太宗者.則天下之不大治.凡皆以小治大而無其具故爾.今國家傳序相習.百有餘年.方內無事.幾于至平.殆非漢唐之比.而禮俗制度禁防之不立.反甚于漢唐.田宅奴婢車馬服用.恣民之所自爲.而莫有限.樂漢唐之小具.不思三代之大治.豈非以上下相安.風俗已成.而難于驚動耶.是亦未知講爾.昔楚王患其國之庫車.欲下令使高之.孫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請教里人高其棚.乘車者皆君子.不能數下.則車自高矣.從之.半歲而楚國無庫車.蓋國家立事.好爲法令.而以深罰重賞隨之.法令既繁.而罰深賞重.無以措其手足.是以民驚動而事不立.今如倣庫車之意.定爲田宅奴婢車馬服用之等級.在上者躬行以化之.簡其法令.平其賞罰.有不從者.第禁勿使仕宦.庶人則重租賦以困辱之.久以歲月.無求近效.則三代治天下之具.將復立于今日.度越漢唐而頌聲興.然則禁勿使仕宦.重租賦以困辱.而終不爲深罰重賞者.亦今日治天下之棁耳.何患乎驚動歟.

序

孌賢集序

卽君子之名而議之.善足成名可也.而名之所以成.蓋有大乎其名者.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皆志乎道而進乎技.使二人者惟鼓刀椎鑿之知.則豈足以成後世之名乎.自嘉祐以來.天下稱故常山宋公善爲文章.通典禮.博物洽聞.有長者之行.士大夫怪公得名之多.而不知公之所以成名者.猶大乎其名也.公在仁宗英宗之朝.天下多以論事詆大臣進者.而公惟樂善好學.居官治民而已.與人交.雖更數十年.有初見之敬.其從諸老先生之游.歎然自下.如恐傷之.而荊公當軸.天下士大夫往往專頌行事.譽下風

而公乃慷慨議論.引大體.明是非.至可進而退以自見.雖古節士無以加諸.蓋知剛柔語默而深于道.豈特善文章.通典禮.博物洽聞.稱長者而已乎.其後介甫引疾.天子始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繼以爲太史.數召見訪問.且大用之.而公已病矣.及其亡也.神宗皇帝臨朝歎息.公卿大夫皆失聲相弔.而交游故人.或哭之慟.而自絕.則公所以成名.有大乎名者可見于此.昔晉郗超之喪.貴賤爲誄者四十人.當世以爲寵.而公之喪.贈官詔葬.皆不用常典.中外之士.不敢私誄.而見于官輓者.六十有三人.故公之子慶曾既除喪.乃集錄贈告豐碑銘誌行狀祭文.合于哀輓.得一百九十五篇.摘告申之文.命曰孌賢.而屬仲游爲序.仲游欲爲序未成.會今天子卽位.熙寧之舊人以次登用.皆至公卿.而懷私阻威.峭深安忍之吏.亦稍稍引去.欲得如公者.以寄紀綱.厚風俗.陪輔天子之治.而公亡已八年矣.每一思之.舐筆且下.而流涕中止者數四.使亡而可作.則天下所賴公者.豈其微乎.乃略載公出處大致.述所以成名者.詔其子孫.使無墜孌賢之業.元祐元年八月晦日.朝奉郎新行軍器監丞騎都尉代郡畢某序.

記

慶州平溝接城記

慶陽之在西州.初非名城也.寶元康定之間.元昊寇邊.朝廷歲用兵.始作陝西道.建置四帥.其一開府于慶之陽.守以貴臣.繕修增飾.始爲名城.元豐辛酉.仲游從軍方渠.過慶陽.見其城高十仞.廣五六里.週迴逶迤.而下者數重.背高面深.跨山趾而守之.其堅如此.而州之北偏有大溝焉.斷城之東南.城缺不屬.問其名則曰鵝池.問其所從來.則曰不知紀年之多少.以目度之.長幾百步.廣幾七十步.深十丈有畸.俯而視之.窅然以溝之未平.城之未合.雖慶甚堅.而常人徼幸萬一.不戒之虞.且不得爲完城.是可恨也.其年從軍至靈武還.復留慶陽.登城覽觀.與二三友者.歎息溝之未平.城之未合.雖非己事.而心以爲病.元祐元年八月.寶文閣待制延帥范公德孺.繼其父兄守慶陽.惟父兄世有功于慶.慶人樂之.而羌人懾伏.故德孺五年不得代.德孺亦以其父兄慶人之故.不求代.留慶五年.如一日也.綏至.則有意乎溝接城.以足父兄之事.會夏人有罪.兵未解.歲發民數千防秋.因其無所事.迭爲番休.俾運東山之土.實于溝中而築之.人以爲戲.而公五年不徙.溝遂平.始州廨之後至溝.纔五尺.及溝平.盡城之北數百步.乃傅合其城.經度其東爲大堂.而藝其西以爲圃.堂未成.以戶部侍郎召還京師.持材與工.遺今帥直龍圖閣章公質夫成之.堂成.大作樂.置酒樂于其上.仲游居鄭.聞而壯之.乃爲詩三章.以遺慶人.其詩曰.匪穿而池.曾且巘.不棘不求.陸而透迤.慶人之所宜.匪析而缺.呀且豁.不棘不求.崇墉巋嵬.慶人之所悅.既囿其中.又闢其旁.有閱其閱.有翼其堂.可謀可燕.可饗可觴.子孫之不忘.詩既成.遂以遺慶人.雖未得坐其堂上.酌旨酒.薌嘉木.與賓客徜徉而自適.然猶記昔日覽觀之所.想像而樂之.客謂仲游曰.平溝接城.則固云美矣.吾子之所言.得無少多乎.曰.是客未燭仲游之所志也.昔陶士行綜理微密.下及竹頭木屑之細.而能扶危定傾.禦患折難.爲晉之宗臣.謝幼度得人于履屐之間.而識者知其能擢荷堅百萬之衆.蓋事有言近而見遠.論指而知歸者.理固然也.今范氏父子兄弟.世爲慶陽.所以幸慶人者甚厚.其功名氣節.刻金石.

傳史官。諷誦于天下士大夫之口有年矣。至平溝接城。則豈特無不戒之虞以累來者。固將見逃遁之寇。交臂屈膝。請事于寨下。書地而守之。長無犬吠之驚。則仲游之言。非敢故爲侈然也。既與客道其語。因併敍其所作。以重遺庵人而屬二公。元和七年六月十三日。左朝奉郎集賢校理畢仲游記。

重修信陽軍門記

申古之成國也。昔夏封姜姓之後于申。至周宣王時。以功爲侯伯。其詩曰。亹亹申伯。王纘之事。又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則申嘗有人矣。春秋。楚子圍初得諸侯。亦會宋鄭蔡之君于申。而大夫巫臣之邑在焉。故號曰申公。魏隋之間。名臣間起。及唐置節度。合于光蔡。有晉公之烈。豈陋邦也哉。宋興。剗平僭僞。雖名都大城。稱號權制。略與唐等。而輕重之實。固已不同。其諸郡縣多減于唐舊。而方內晏然。無兵革之患。與于禮義。故申嘗爲王封。而秪以軍壘治民。此祖宗規模之備。太平之功。非以爲陋邦易之也。而兵屯數百。壘垣隳頓。臺門不治者四十有九年。申之父老。尊其俗而聞于禮者。益厭之久矣。蓋嘗治之。既得請于朝。而終未遑也。豈有所待哉。元豐元年八月。直龍圖閣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范公。以刑部郎中謫義陽。實申之故治。嘗任臺閣。綴侍從。爲天子諫臣。出使陝蜀。牧大邦。總領邊吏。號爲賢帥。其謫申也。士人不以爲公戚。知公能安之者。待公素厚也。公至之歲。盜賊銷。獄訟息。年穀屢登。官無留事。乃延問父老。講俗之所闕。知夫兵屯壁壘門戶之不可以不保民也。乃曰何哉。豈狹申爲不足治耶。將愛其力而諱之也。吾而不思。奈父老何。乃言城壞矣。宜使築如制。而稍益舊屯之兵。既上其事。因嗣前議。正大門而新之。以爲之兆。門度高二丈有奇。其下廣四尋。上殺下之半。爲工萬有一千。夏四月。門成。公屬其徒周視而嬰之。申民大悅。縣令畢某進曰。政無作亦無止也。循理而動。則作斯可矣。顧義而止。則止斯可矣。事適于可而作。與止不預其間。此之謂善政。夫申故荊有也。南走雲夢。北屬淮蔡。橫帶三關之險。上下數百里。曠無異州。而水陸山積。萑葦林藪。坡谷之阻。鮮平地焉。非教化之久。德澤之盛。則姦人盜賊之所保也。而屯兵單少。四垣圮仆。關門城雉之設。不爲固禦。父老病矣。而猶不知作以患于人。殆非所謂適可而名善政者也。今公計風俗之便。同父老之憂。增屯改築。作門以爲之兆。既忘申之狹。而亦忘夫昔之論大事圖大功也。非尊禮樂道愛民而不倦者。能若是乎。然則豈特姦人盜賊之備。而申父老子孫之幸耶。祖宗之規模可以振。朝廷之德澤可以廣。而思昔申伯之風。爲可復矣。此申民禱祠而求者也。可不書乎。于是乎書。元豐三年五月十六日。文林郎羅山縣令代郡畢某記。

代范忠宣撰通慧禪院移經藏記

曩余通守安陸。嘗行諸山中間。遊釋素垂之寺。殿堂門廡皆稱。而所謂經藏者。獨介于堂之北偏。側陋非地也。後十有二年。余謫義陽。素聞之自山中來。持唐御史穎之文而謁余曰。此經藏頌也。夫子嘗憫夫藏之非其地。今似得其地矣。欲識之。夫子豈有意乎。余曰。素而所謂得地者何如。曰。募錢八十萬工七千。自治平丙午。距熙寧辛亥。凡六歲不倦。而後辭乎。側陋之地。占西隅之高明。使行者仰。居者誦。而有助于教焉。余曰。素而可謂善士矣。吾聞西方之學。以氣爲緣。以身爲垢。以事爲障。以境爲礙。以不動止爲性。以無

所失得爲道。則雖精深妙密。無以寄其言焉。寄一言卽以異于道。而其書乃至乎五千四十八卷者。豈非緣垢障礙。借此爲證。而性與道。由此見乎。意者見道與性。而返無事于書也。則雖五千四十八卷。猶無言矣。不然。何道之省。書之多也。天下旣有其書矣。素獨得不有乎。天下旣有其書而藏之矣。素獨得不藏乎。藏之而同乎道。合乎性也。吾不知。藏之而異乎道。離乎性也。吾不知。同異離合。吾無所容其心。則與天下善士矣。元豐二年五月十九日記。

代仲兄舍人撰賜詩記

元豐四年五月。高麗國王徽上言。臣蒙陛下休德。世爲東方之臣。僻在海外。未嘗覩中國禮儀之盛。願朝京師。伏大廷。望天子之威顏。而屬有犬馬之病。不能勝衣。謹遣陪臣禮部尙書子威。吏部侍郎思齊。朝貢方物。而臣仲衍實預典客。越明年上元。以故事張燈于宣德門。上親臨觀焉。因賜子威等燕于東闕下。臣竊惟陛下卽位。崇仁義。正經術。新制度。明禮樂。方內之民。咸獲嘉祐。而大化流行。聲教四溢。雖遼絕荒忽。殊封異境之人。亦扶服慕義。願爲臣妾。故高句驪介東海萬里之外。非有詔令號召。而稱藩國。受正朔。輸方物。獻樂舞。七年之間。三集京師。況屬遊觀廣覽。威儀文物萬象之會。而臣得與其國貢使。醉飽陛下之聖德。區區之忠。無以自列。故輒爲詩。屬其使人。以歌誦大平之萬一。而陛下不以其固陋譾薄。加賜詩誥。乃卽燕閒指顧之頃。俯爲篇章。遣中使瑗賜臣以寵。靈臣之私室。非臣愚戇所能當也。臣聞漢神爵五鳳之間。名爲治安。而蜀人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何武歌于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雖以爲盛德之事。而褒待詔神武。賜帛而已。今陛下恢廓祖業。垂萬世之策。憲章修飭。道德純備。則非神爵五鳳治安之所能比。顧臣樸學。反無褒等之才。以繼中和樂職宣布之文采。而陛下之詩。粲然與帝作之歌。南風之辭。同爲法言。協之以律呂。被之于金石。則可治中國。來遠人。繼和六樂。簫三神。其聲音之所動蕩。天地之所右饗。將見夫景星甘露。嘉禾神物之瑞。復効于今日。蓋朝廷之盛節。人臣之異遇。非如大風鴻鵠之歌。因慷慨踣念荷作而已者也。然則臣之蒙被方之待詔賜帛。相萬而不訾。雖糜捐四體。乾竭髓腦。不足以論報。豈惟臣不肯之一身。自先臣士安而下。實寵嘉之。後世欲覩陛下治中國來遠人之要者。必自此詩始。故臣刻之石。使子子孫孫不敢忘。且以示後世無窮之法。元豐五年正月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詳定官制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畢仲衍記。

代歐陽考功撰西陽宮記

廬陵永豐沙溪有彭道士者。名世昌。其居則唐西陽宮也。或曰。非唐西陽宮也。而世昌于其宮旁。得古鐘一。乃唐西陽之鐘。鄉人始信之。而吾家丘墓適在西陽之北。曩吾先君既歸葬韓國太夫人。因使世昌守之。秦復其宮額曰西陽。及居二府。又請間歲度道士一人。距今三十年。宮之門堂廡舍非廩庖湢皆備。而殿則闕焉。吾以丘墓之寄于宮也。亦甚闕之。而沙溪鄧氏。獨能持錢三百萬。以成其殿。因大治宮外之道。分田以給之。蓋釋老之徒。交行于天下。天下爲釋氏者多。而學老子者少。天下太平。人物蕃滋。而財不足。

中民之家僅守于衣食而高門大姓亦謹事蓋藏希能出力以徼二家之福雖釋氏之塔廟既更歲月之久水火之變則必假公上之力王侯之重與二三尊宿者以名勸之然後僅能完也如道家之宮非祖宗之建立與州縣之所領而不可廢則能完者或寡矣今是人也不以世之所多少而皆用力焉其果無所阿耶宮家大姓方謹事于蓋藏而是人也如恐其財之不出其果無所愛耶使是人也純以禍福爲志則吾西陽之所賴者將有所不暇而清淨寡欲庶幾無疾病延年久視則行道之人皆有是心焉吾既嘉世昌之志有成而鄒氏之子能成之也故鄉之父老屬予爲記予不敢辭因以吾所見聞與事之本始告其父老使知之鄒氏之子名曰宣元祐元年六月十八日朝奉郎尚書考功員外郎廬陵歐陽某記

傳

歐陽叔弼傳

昔司馬談爲太史其子遷繼之而司馬氏書行于世司徒掾班彪著漢史不成其子固繼之而前漢書行于世中壘校尉劉向博物洽聞善文章其子歆繼之而向歆父子之書亦傳而不朽自漢魏以來父子之文顯者多矣至于名天下而傳後世則未有如三家之盛也本朝廬陵歐陽文忠公起于天聖明道之間主天下文章之盟者三十年當時言文章者至歐陽文忠公然後以爲極而不可加謂之文師而位居三府身輔三朝有大功于社稷而其子叔弼甫復以文學登第能世其家爲人廣覽強記博通經籍史氏諸子百家之言文忠公之文須人代者多出叔弼甫之手而東坡蘇子瞻在翰林亦多以內表章屬叔弼甫代之人莫能辨嘗稱曰文不可以不學古而後爲也要能以古人語而道己意則可與言文矣文忠公薨叔弼甫代爲遺表神宗皇帝見而愛之意文忠公自作其表傳于天下天下之人亦以爲文忠公自作也使在金馬玉堂應制代言爲詞臣當復有文章行天下庶幾談遷、班彪固向歆三家之盛而老死不能用以一朝請大夫終于潁上然叔弼甫在則文忠公之遺風猶有存者叔弼甫亡則文忠公之遺風益遠焉今叔弼甫亡矣是可哀已是可恨已叔弼甫字也名棐其先廬陵永豐人也初以文忠公蔭守祕書省正字年十二三文忠公意已賢之嘗著鳴蟬賦叔弼甫猶侍不去文忠公曰兒異時必能爲吾此賦矣因書以遺之及稍長文忠公益器其爲人嘗書以教叔弼甫曰孺子記之藏精于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蓄用靜所以應物善蓄者不竭善應者無窮雖學則可至然性近者得之易也孺子記之及舉進士中乙科文忠公在位而老叔弼甫不言出仕文忠公強之及調陳州節度推官亦竟不之任也及文忠公薨終喪始以大理寺丞爲審官東院主簿入官制局爲檢詳官同知大宗正承事三遷爲朝奉郎守太常博士尚書主客員外郎改考功攝領吏部侍郎左選是時九品以上注籍左選者數千員法年二十卽仕于州縣爲吏謂之入仕議者曰此官所以冗者歟乃建官故事年二十五歲乃試于銓守選三年然後入仕今官冗請復二十五歲守選之法且使進士特奏名者減其舉數以示恩亦與之官而不使仕則左選清矣叔弼甫曰嘻非朝廷所以議冗官之意也乃著議曰左選之冗士人之病爾朝廷憫而議之欲利之爾今加五年使守選是反害之也所謂特奏名者非他儒生而老于場屋無成者也憫其無成而老故與徼官

使之清蔵而後歸今亟與之而不使仕所謂官者乃虛名爾豈爲恩哉是終窮也議者之言遂格哲宗卽位爲禮官省著作郎充修實錄檢討叔弼甫曰古雖不諱嫌名而今日爲官稱則不可以不諱也乃辭不就職而更爲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後入省爲職方禮部二員外郎會詔議南北郊祭或曰分祭禮也或曰合祭禮也而主合祭者方用事諸儒多折而從之叔弼甫獨曰分祭合祭唐志有之矣吾先君子之所論也吾雖欲合議者而排分祭如違先志何如異禮經何及議皇太妃典禮哲宗皇帝詔使爲差降謂于太皇太后之禮爲差降也而議者以謂詔語所及之事則爲差降詔語所不及之事則不爲差降大略于母后之禮無差降矣叔弼甫曰太皇太后與皇太妃位號不同禮亦異數差降之詔何可違也議者猶持不決叔弼甫曰上詔所謂差降者謂物物而爲差降也豈有及不及之事哉議者不能勝叔弼甫之說遂如詔會章公子厚入相叔弼甫數請外乃以朝散郎祕閣校理知襄州有魏泰者曾公子宣衛國夫人之兄也居襄二十年倚子宣之重以傳食于漢南雖爲布衣州郡以倖貳之禮接之猶慊不懌多規占公私田園強市買與民爭利前後無復誰何者于是以州門之東偏樓店官廢址爲天荒而請之上下彌縫爲成書然後示叔弼甫叔弼甫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可請乎卻之州官上下更謂叔弼甫曰泰橫于漢南日久未易裁也彼請地而遽與之且不可況終卻之乎叔弼甫曰天荒地野泰請之州門之左以門左之地爲天荒害人非政也憚泰而誣天荒之令非法也泰聞之怒訴于轉運司下其訴于州叔弼甫終持不與泰由是訴叔弼甫于子宣矣襄罷以朝請郎知潞州潞罷乃檄所帖校理還吏選繼降官二等元符三年始復以朝散郎還朝爲尚書吏部郎中遷右司郎中請外遂以朝奉大夫直祕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而轉運司爲覆折之令以多取于民民不堪命會有手詔申勅科折之令禁其覆折而官吏憚轉運司不敢以詔旨從事請于叔弼甫叔弼甫曰詔旨如是亟行而已矣何請爲衆曰覆折雖非令而轉運司賴以爲經費所從來矣罷之則將以他事中傷州郡不可爲也叔弼甫曰州郡之于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請之今天子德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而憚轉運司不行仍覆折以病民獲罪于朝廷州郡豈可爲也遂行如詔民持覆折之輸至州而還者半道矣嗚呼文忠公以道德文章爲三朝天子之輔學士大夫皆師尊之出文忠之門者得其片言隻辭見于文字爲稱道已足自負而名天下況于叔弼甫者親爲其子又文忠公之所賢父子之門非他人親炙之所可及而竟不得以文章少自見于世故余紀次叔弼甫在吏部考功禮部時議襄蔡二州政事以見叔弼甫終不得以文章用而屬于人者乃議論與吏事爾然非好學守道識大體而又有仁民愛物之心則其議論與行事孰能爾也叔弼甫常著堯厤三卷合朔圖一卷歷代年表十卷三十國年紀七卷九朝史略三卷食貨第五卷集古總目三十卷襄錄二卷叔弼甫亡後其家集所自爲之文亦二十卷蓋雖不表見于當世而猶足以遺後人也叔弼自去蔡後係元祐籍復鐫職降官守以宮廟居潁州里第間游吳中俄出籍乃以兩恩當仕子孫者力請于朝三四以官其兄子之子曰先公之長曾孫不可以無官吾子之子無官可也政和三年卒于潁州年六十七一子曰愿宜義郎三孫其二官一無官

贊曰。歐陽氏出于伯禹之後。爲趙王句踐。句踐之裔孫。多受封于楚。有封于烏程歐陽亭者。遂爲歐陽氏。漢有博士和伯。以治尚書顯名。世謂之歐陽尚書。而率更令詢。事唐太宗亦顯名于世。至文忠公遂大顯。爲本朝宗臣。生四子。叔弼甫其第三子也。雖不用于世。亦爲顯人。余自治平以來。從叔弼甫游。如兄弟。今同游者。喪亡殆盡。惟余尚存。故勉爲叔弼甫作傳。紀其大節云。

陳子思傳

陳子思者。名知默。其先蜀郡閬州人也。曾大父省華。仕至左諫議大夫。大父堯叟。爲眞宗相。父師古。爲郎中。而堯叟兩弟。堯咨爲仁宗相。堯咨爲節度使。方其家盛時。子孫仕宦滿朝。至監司郡守者數十人。治甲第京師。車馬衣服聲伎之奉。時無比者。而子思已好學。不肯爲子弟游。家人欲官子思。子思曰。吾學從科舉。所以爲官也。齎郎監簿。秩辱吾志。乃讓其兄子之孤者。家人強之。子思終不肯受。子思既長。舉進士。十餘年不第。治平元年。再舉進士。就試尚書省。復不得第。乃退曰。吾老矣。不可猶舉進士。因盡棄其所好。攜妻子之汝。居靈泉山。治宅種田。往來于山中。子思舉進士時。嘗爲詩。及居靈泉。不治他文。專以詩爲事。期年詩大行。汝許襄鄧陳鄭之人。皆知子思善爲詩。慕其名。日有以詩交子思者。子思皆報之。子思爲人。高遠有志。尚氣。非其人不與游。與游者雖甚貴。不少下之。至居田里。與父老親。故相過無所擇。一皆盡其歡心。以此人滋愛之。舉仲游兄弟居陽翟。有誦子思之詩于仲游者。仲游以爲唐人詩。而怪未嘗見也。問之。乃子思詩。大驚。乃盡其詩縱觀之。而與兄弟學詩于子思。子思之論詩曰。吾中有所期者志也。諭吾之志于外者言也。比吾之言可以詠歌。則爲詩。凡如吾之所欲道而雅言者。皆詩也。而世人之詩反若非其語言何哉。故子思之作詩。凝思澹視。俛首少頃。或杯行笑語。仲紙和墨。如不經意。而章已就矣。人初以爲易。而其和之者。雖累月終不及。故子思之詩。溫潤縱恣。自然不類世俗作者。子思居靈泉二年。有疾。因入陽翟。謂舉仲游曰。我死。無忘吾詩。舉仲游曰。不敢。後一年。子思平居無事。謂其妻曰。吾體不樂。殆死乎。乃之賈延年家。擣紙欲次其詩。未成而子思病。遂卒。子思既卒。其家乃盡取其詩稿及他文章。納諸棺而葬之。曰。無使人得也。是時仲游去陽翟。行至長葛。聞子思卒。哭甚哀。曰。嗟乎。子思之卒。吾不在此者。亡其詩矣。使人問之。果然。乃抵其子遲及諸交游。得子思二百篇。居靈泉作者百篇而已。曰猶可以遺後人。子思之亡。年三十八云。

贊曰。陳氏自蜀來京師。遂顯而居鄭。子思間徙汝之靈泉山。其卒也。復家于鄭。今爲鄭人。子思多才有學。爲宰相節度使之孫。而竟以匹夫死于山中。此人悲子思者也。未也。唐人以詩名家者甚衆。而皆在杜甫下。子思之詩。蓋有似夫甫者。故其詩一出。方數千里爭傳之。志欲成就。中道而死。悲夫。

西臺集卷七

書

上門下侍郎司馬溫公書

承議郎監在京粳米下第八界、上騎都尉、代郡畢某謹以外議再拜上書于門下侍郎閣下。某曩在河南及京師。嘗請謁左右。雖竭不肖之心。夙夜思慮。欲少補行事之萬一。而至今未敢有言也。蓋閣閣下之來。四方內外。託書詞、論時務者。多至數百。而朝廷之上。實封陳得失者。乃繼萬人。皆關閣下之聽覽。是非利害。宜略盡矣。則某未敢言者。豈有所愛惜哉。恐不待某言而知爾。然閣下辭山林。履廟堂。以身任天下之重。而人亦以天下責于公。道路之間。閭閻之下。雖聾瘖跛躄支離疲病之人。亦扶服相賀。頂禮嘆息。如遇歲年之豐。而見父母之來。閣下用賢去佞。除煩解擾。所以安社稷、惠細民者甚多。而外人之議。尤深念于左右。竊意實封書詞有所言者。某如自嫌而不以聞。則是輕門下之義。忘師友之教。懷不盡于朝廷。而未死之間。私恨無窮。故敢略道外人之議。而某之所見。則猶待異日閣下以身任天下之重。而人以天下責公者何事耶。當熙寧之初。先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天下之人忻忻然曰。樞密副使者。君子行道之府也。而君子得居之。天下其庶幾乎。及公逡巡而去。不累于位。天下之人復忻忻然曰。樞密副使者。人之所禱祠而求者也。而君子不苟居之。吾道其庶幾乎。故閣下進合天下之願。退爲吾道之助。則人之望公其何如

也。公居洛十五年。道德日富。聲譽日隆。天下之言正直者。至公而後止焉。則人之信公復何如也。今先帝厭世。上富于春秋。發喪之日。京師四面語曰。非司馬資政不能治天下。曾不三月而遂筦朝政。則人之期公又何如也。夫以身任天下之重。爲四方之所信。起副中外之望。而應衆人之所期。天下之事至大。今日之務至難。愛公者至多。而嫉公者至深也。豈惟生民利害得失之際。而亦天地陰陽交爭之時。愛公者皆貧賤疎遬。不足侍于下風。而嫉公者巧爲機穽。潛布耳目。多塗以誤公之事。反覆以亂公之策。雖主上明聖。注意于公者久。而閣下蓄積深厚。所以爲天下者。皆中日之所固有。然非齋戒以臨之。精徹以思之。擇術以行之。博取于人以成之。事猶未可知也。此某所以臥不安席。食不甘味。而欲以外議告者也。竊常計新法之行。幾二十年矣。豈惟今日而後有改作之意。當王安石之出。吳正獻之入相。鄭俠之上言。先帝蓋嘗有改作之意焉。而終不能改者。公之所知也。及今深交固結。內外如一。後生肆談。安于無恥。老吏擅法。公爲不道。而閣下起閒廢之中。留三省之上。殆將求風俗之美。回積年之咎。以成先帝之志。則新法之改。豈直指而往。如推牆填壍可以定乎。故外議有三。而其慮容易者不預焉。昔王荊公以興作之說動先帝。先帝信之。而患財之不足也。乃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荊公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然則事之興情。可不察哉。自先帝棄羣臣。興作之議雖無復聞者。而轉輸未減。邊備尚衆。京師吏祿。歲百餘萬。而外路官司州縣雇傭。號爲新法而從事者。有不可勝計之費。今以天地社稷之靈。主上母后之聖。同人心決大策。起閣下于不可起之中。而寄以天下之政。閣下遂欲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自熙寧以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修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言不足之事。以動上聽。夫以一家之計。父子之親。欲安田野。遠市井。習耕稼之常業。辭商販之末利。而說以不足。則猶相視扼腕而中止。況以天下之廣。臣民之衆。有郊廟朝廷祭祀賓客之奉。有內外上下官吏廩祿之費。有重兵宿衛。邊守城禦之計。有大河隄塞外裔餽賜之勞。自古之君。固常有患不足之情矣。持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而言不足之事。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青苗廢而可復。散市易罷而可復。役錢蠲而可復。斂鹽法去而可復。存使禹稷重出爲天下爭。將亦無可奈何。則不足之情。可不豫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曰天下之不足。其弊安在。弊在邊境轉輸之多也。則棄無用之地。省轉輸之繁。其省幾何。弊在造作修營之多也。則止造作。輟修營。其省幾何。弊在新法官吏廩給橫費之多也。則廢吏祿。行常法。其省幾何。弊在掖庭永巷。婦女賚用之多也。則定職掌之數。非先帝幸御者。一皆出之。其省幾何。天下之可已者無不已。其省幾何。今諸路常平免役坊場河渡戶絕莊產之錢粟。積于州縣者。無慮數十百鉅萬。如一歸地官以爲經費。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則三司歲入常平爲贏。以天下之大。而三司歲入半爲贏餘。則數年之間。府庫之財。倉庾之粟。已將十倍于今日。而節省之後。濟之以恭儉。將如邱山江海之不可盡。以此明言于中而精計乎外。俾上與太皇太后曉然知

天下之餘于財也。則不足之情不生。不足之事不起。不足之隙不得伺。而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矣。然後厭世上富于春秋。發喪之日。京師四面語曰。非司馬資政不能治天下。曾不三月而遂筦朝政。則人之期公又何如也。夫以身任天下之重。爲四方之所信。起副中外之望。而應衆人之所期。天下之事至大。今日之務至難。愛公者至多。而嫉公者至深也。豈惟生民利害得失之際。而亦天地陰陽交爭之時。愛公者皆貧賤疎遬。不足侍于下風。而嫉公者巧爲機穽。潛布耳目。多塗以誤公之事。反覆以亂公之策。雖主上明聖。注意于公者久。而閣下蓄積深厚。所以爲天下者。皆中日之所固有。然非齋戒以臨之。精徹以思之。擇術以行之。博取于人以成之。事猶未可知也。此某所以臥不安席。食不甘味。而欲以外議告者也。竊常計新法之行。幾二十年矣。豈惟今日而後有改作之意。當王安石之出。吳正獻之入相。鄭俠之上言。先帝蓋嘗有改作之意焉。而終不能改者。公之所知也。及今深交固結。內外如一。後生肆談。安于無恥。老吏擅法。公爲不道。而閣下起閒廢之中。留三省之上。殆將求風俗之美。回積年之咎。以成先帝之志。則新法之改。豈直指而往。如推牆填壍。可以定乎。故外議有三。而其慮容易者不預焉。昔王荊公以興作之說動先帝。先帝信之。而患財之不足也。乃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荊公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然則事之興情。可不察哉。自先帝棄羣臣。興作之議雖無復聞者。而轉輸未減。邊備尚衆。京師吏祿。歲百餘萬。而外路官司州縣雇傭。號爲新法而從事者。有不可勝計之費。今以天地社稷之靈。主上母后之聖。同人心決大策。起閣下于不可起之中。而寄以天下之政。閣下遂欲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自熙寧以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修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言不足之事。以動上聽。夫以一家之計。父子之親。欲安田野。遠市井。習耕稼之常業。辭商販之末利。而說以不足。則猶相視扼腕而中止。況以天下之廣。臣民之衆。有郊廟朝廷祭祀賓客之奉。有內外上下官吏廩祿之費。有重兵宿衛。邊守城禦之計。有大河隄塞外裔餽賜之勞。自古之君。固常有患不足之情矣。持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而言不足之事。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青苗廢而可復。散市易罷而可復。役錢蠲而可復。斂鹽法去而可復。存使禹稷重出爲天下爭。將亦無可奈何。則不足之情。可不豫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曰天下之不足。其弊安在。弊在邊境轉輸之多也。則棄無用之地。省轉輸之繁。其省幾何。弊在造作修營之多也。則止造作。輟修營。其省幾何。弊在新法官吏廩給橫費之多也。則廢吏祿。行常法。其省幾何。弊在掖庭永巷。婦女賚用之多也。則定職掌之數。非先帝幸御者。一皆出之。其省幾何。天下之可已者無不已。其省幾何。今諸路常平免役坊場河渡戶絕莊產之錢粟。積于州縣者。無慮數十百鉅萬。如一歸地官以爲經費。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則三司歲入常平爲贏。以天下之大。而三司歲入半爲贏餘。則數年之間。府庫之財。倉庾之粟。已將十倍于今日。而節省之後。濟之以恭儉。將如邱山江海之不可盡。以此明言于中而精計乎外。俾上與太皇太后曉然知

天下之餘于財也。則不足之情不生。不足之事不起。不足之隙不得伺。而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矣。然後青苗免役。市易鹽法。凡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復行。如既飽之人。雖以芻豢。猶不肯進。況藜藿菽粟乎。問者曰。患不足而新法興。何以實之。曰。曩者王荊公併軍蒐卒。而封樁其錢糧。又懼兵之少也。故行保甲之法。籍民爲兵。數年以來。農夫去南畝者大半。盜賊公行。守令不得爲治。則保甲之利害無可言者。而保甲之名。至今未除。豈非患兵之不足耶。以兵不足而存保甲。故知財不足。則新法可以復興。此外議也。昔仁宗之治天下也。優禮大臣。而聽用臺官諫官之言。蓋大臣者。天子之輔也。不優爲之禮。則無以勵其節。盡其心。而聽用臺官諫官之言者。所以存天下之公議。禁制大臣使不得自放之術也。故大臣起居進見。未嘗不恭己待之。若將久于其位而不可動者。及臺官諫官。一有論列。則十言之中。行其七八。雖故老大臣。必正其罪。以是而去位者。蓋可數矣。故嘉祐以前。大臣平日足以致君臣之歡。禮貌之隆。而私門奸利。破牘而不敢爲。仁宗皇帝所以四十二年。天下安寧。大臣無甚縱恣。百官得行其志。不法之事。稀聞無聞者。以優禮大臣。而聽用臺官諫官之所致也。蓋自近歲以來。臺官諫官。不復知所以設臺諫之本意。而顓爲含糊苟且。以幸無譴。經涉歲時。而不言天下之事。其所言者。必揣摩上意之所尚。非大臣之所惡。聞。且于我甚安而無悔者。然後敢發。其號爲論列大臣者。亦取其微芒瑣屑。不在輕重之間。足以破人主之疑。而無傷大臣之寵。陽言于外而陰合其中。又其甚者。寧論人主之事。而不肯言大臣之過。蓋論人主之事。則有大臣以爲之力。不甚得罪。而一言大臣。則足跋手拉。塗地而不復。數年以來。朝廷之上。道路之間。不知有臺諫。一聞臺官諫官之姓名。則咨嗟太息。詆笑而避去。而處臺諫者。自以爲至計便策。不復知職任之何如。翻謂祖宗之朝。名公大臣奏議論列。爲沽激好事。以自蓋其短。而幸一身之安。則無所補益。可見于是矣。伏自主上繼明。西朝共政。用閣下爲門下侍郎。始增置諫員。進用有聞之人。而廢去六察。皆使言事。可謂知務已。而猶有平昔之徒介在其間。蓋其含糊苟且幸免久矣。一旦明目張膽。自奮于敢言之列。則內懷愧恥。外畏士人之姍笑。欲不言則朝廷失望。非今日之利。故皆低徊隱忍。進退無適。抄取其近似者。以塞目前之責。而終不敢深言天下之事。惟欲窺瑕伺隙。執戈而攻諸長者。爲新法復讐。今將興仁長善。定萬世之策。還太平之風。而猶令此等布在言路。欲望如仁宗之朝。存天下之公議。禁制大臣破其奸心。竊以爲過矣。夫賢者之爲善。與不賢者之爲惡。其取舍固異。然勢可爲。則行惡而或濟。勢不可爲。則雖善而無成。自古及今。未有勢去而能立功立事者也。且王荊公之行新法。固非善也。然終先帝之世。新法有增而無損者。以有可爲之勢而已爾。所謂有可爲之勢者。非直人主之聽用。而荊公之名位高且大也。蓋自參知政事三司使翰林學士下至侍從百執臺官諫官。外連轉運使提點刑獄提舉官。無非新法之人者。雖功業如韓琦。貴重如富弼。敢言如呂誨。才辯如蘇軾。終不能少止新法之行。嗣後鄭俠以死爭之。而新法亦不改也。豈新法果利于民而可行耶。蓋左右前後遠近高下。皆新法之人。而荊公又挾天子之命。都宰相之位以臨之。如平地布薪。而順風縱火。其勢易也。今閣下欲去新法之弊。捄荊公之事。而左右侍從六曹九寺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荊公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爲言事官。然累百之

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未可之事。則靑苗雖罷。將復散。況未罷乎。役錢雖蠲。將復斂。況未蠲乎。市易雖廢。將復置。況未廢乎。鹽法雖除。將復作。況未除乎。以此去新法之弊。捄荊公之事。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于顔色。而有未敢賀者。意其病之猶在也。蓋勢者無形而易見。今欲進君子之道。成可爲之勢。則厲以聲色無益也。抗以禮節無益也。急以文法無益也。必徧得天下之沈厚明達敢言有氣節者。與小人分其勢。則天下之事有可爲也。如用人之地多。而人未可以多得。則夫臺官諫官。正今日之先務。而天下之勢所由分者也。自閣下用人以來。臺官諫官。亦稍稍言事。以稱朝廷之意。然王珪已死而後言。珪之家。吳居厚已敗而後言。居厚之事。此皆今日易言易行者也。至于國家之大利生民之大害。社稷之大計。猶未有及者。借有一人焉。以言事爲己任。嚅然發憤。動人耳目。出死入生。以報朝廷。而閣下之所爲。則又將循用常文。牽制故事。十且八九。不行其言。則雖純得六七人者。猶恐未有所濟。況又使中間苟且幸免之徒。介在其間。則君子小人之勢。固未分也。孟子曰。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薛居州。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非薛居州。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此亦勢之說也。蓋堯舜之時。大禹皐陶夔龍稷契。布在列位。則雖有共工驩兜。而卒于流放者。則君子之勢勝也。漢元帝任用許史恭顯。而亦用蕭望之周堪劉更生。而或進或退者。則君子之勢已差不勝。而宋王長幼尊卑。皆非善士。獨一薛居州。則不勝而已矣。今閣下爲門下侍郎。賢人君子雖稍收用。而臺官諫官。猶未純得其人。得其人者猶未得其言。得其言者猶未得其行。則是僅能勝薛居州。而大禹皐陶夔龍稷、契之事。猶非所擬。而望之周堪劉更生之或進或退。可不慮乎。此外議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夫謂禮爲道之華而亂之首。則某所未學。然禮者。固仁義之次。而道德之下也。後人不能以禮治天下。一寓之于法者。又禮之次而仁義之下也。而今世復不能守法。一用觀望以爲政。事無定法。多言可更者。是豈眞知其不善而可更哉。亦出于觀望而已。蓋今日之言不善。有前日以爲善而欲奉行之人也。而與此等論天下之事。則異時閒下失勢。彼又將言鹽法可與邊事可作。苗役可行。市易倉法可復置。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爲者也。觀望之禍。必至于此。今欲化觀望之心。回觀望之俗。以豫止觀望之禍。則殆非言語告誡思慮隄防之所能盡。惟取夫守道固窮。不爲觀望衆人所共知者。尊用之。而察其背公向私。專事觀望。亦衆人所共知者。退遠之。然後搜裒祖宗之法。與今日之勅令。刪取其要。使簡易明白而後行之。蓋律令格式者。近古人之所同。而編勅者。後人獨用之書。太祖之時。謂建隆勅者不過數百條。而天聖編勅。則倍于建隆。慶歷編勅。又倍于天聖。嘉祐編勅。復倍于慶歷。至于熙寧元豐之勅。乃益增多于嘉祐幾千條。而續降勅令。與夫一司一路一務一州一縣者。復幾萬條。而引用此例以相附著者。至不可勝紀。雖有通才強識之士。莫能曉習。而附會苟賤之人。乃得恣爲觀望。以便其私。當出而入與入法。當入而出與出法。一法不能獨用。則轉取他法而兼用之。他法不足兼用。則雖文析字。煩言碎詞。以欺天下之人。又不足用。則置法度外。假特旨而行之。顚倒下上。歸于觀望。而後已。則所謂法者。乃無法之極者也。而議法之人。方且移易重輕。滋張條目。惟恐不博。而返強省其文。以成書。使下之人舉手觸罪。出口成獄。至其文省而不通。則陷于過誤者。如牛毛。而申明往返。歷時而未決。其本章之中所省者一二。而申明之說。少至數百。多或千言。然則所謂簡易明白者。豈惟天下之法理事。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于顔色。而有未敢賀者。意其病之猶在也。蓋勢者無形而易見。今欲進君子之道。成可爲之勢。則厲以聲色無益也。抗以禮節無益也。急以文法無益也。必徧得天下之沈厚明達敢言有氣節者。與小人分其勢。則天下之事有可爲也。如用人之地多。而人未可以多得。則夫臺官諫官。正今日之先務。而天下之勢所由分者也。自閣下用人以來。臺官諫官。亦稍稍言事。以稱朝廷之意。然王珪已死而後言。珪之家。吳居厚已敗而後言。居厚之事。此皆今日易言易行者也。至于國家之大利生民之大害。社稷之大計。猶未有及者。借有一人焉。以言事爲己任。嚅然發憤。動人耳目。出死入生。以報朝廷。而閣下之所爲。則又將循用常文。牽制故事。十且八九。不行其言。則雖純得六七人者。猶恐未有所濟。況又使中間苟且幸免之徒。介在其間。則君子小人之勢。固未分也。孟子曰。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薛居州。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非薛居州。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此亦勢之說也。蓋堯舜之時。大禹皐陶夔龍稷契。布在列位。則雖有共工驩兜。而卒于流放者。則君子之勢勝也。漢元帝任用許史恭顯。而亦用蕭望之周堪劉更生。而或進或退者。則君子之勢已差不勝。而宋王長幼尊卑。皆非善士。獨一薛居州。則不勝而已矣。今閣下爲門下侍郎。賢人君子雖稍收用。而臺官諫官。猶未純得其人。得其人者猶未得其言。得其言者猶未得其行。則是僅能勝薛居州。而大禹皐陶夔龍稷、契之事。猶非所擬。而望之周堪劉更生之或進或退。可不慮乎。此外議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夫謂禮爲道之華而亂之首。則某所未學。然禮者。固仁義之次。而道德之下也。後人不能以禮治天下。一寓之于法者。又禮之次而仁義之下也。而今世復不能守法。一用觀望以爲政。事無定法。多言可更者。是豈眞知其不善而可更哉。亦出于觀望而已。蓋今日之言不善。有前日以爲善而欲奉行之人也。而與此等論天下之事。則異時閒下失勢。彼又將言鹽法可與邊事可作。苗役可行。市易倉法可復置。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爲者也。觀望之禍。必至于此。今欲化觀望之心。回觀望之俗。以豫止觀望之禍。則殆非言語告誡思慮隄防之所能盡。惟取夫守道固窮。不爲觀望衆人所共知者。尊用之。而察其背公向私。專事觀望。亦衆人所共知者。退遠之。然後搜裒祖宗之法。與今日之勅令。刪取其要。使簡易明白而後行之。蓋律令格式者。近古人之所同。而編勅者。後人獨用之書。太祖之時。謂建隆勅者不過數百條。而天聖編勅。則倍于建隆。慶歷編勅。又倍于天聖。嘉祐編勅。復倍于慶歷。至于熙寧元豐之勅。乃益增多于嘉祐幾千條。而續降勅令。與夫一司一路一務一州一縣者。復幾萬條。而引用此例以相附著者。至不可勝紀。雖有通才強識之士。莫能曉習。而附會苟賤之人。乃得恣爲觀望。以便其私。當出而入與入法。當入而出與出法。一法不能獨用。則轉取他法而兼用之。他法不足兼用。則雖文析字。煩言碎詞。以欺天下之人。又不足用。則置法度外。假特旨而行之。顚倒下上。歸于觀望。而後已。則所謂法者。乃無法之極者也。而議法之人。方且移易重輕。滋張條目。惟恐不博。而返強省其文。以成書。使下之人舉手觸罪。出口成獄。至其文省而不通。則陷于過誤者。如牛毛。而申明往返。歷時而未決。其本章之中所省者一二。而申明之說。少至數百。多或千言。然則所謂簡易明白者。豈惟天下之法理事。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于顔色。而有未敢賀者。意其病之猶在也。蓋勢者無形而易見。今欲進君子之道。成可爲之勢。則厲以聲色無益也。抗以禮節無益也。急以文法無益也。必徧得天下之沈厚明達敢言有氣節者。與小人分其勢。則天下之事有可爲也。如用人之地多。而人未可以多得。則夫臺官諫官。正今日之先務。而天下之勢所由分者也。自閣下用人以來。臺官諫官。亦稍稍言事。以稱朝廷之意。然王珪已死而後言。珪之家。吳居厚已敗而後言。居厚之事。此皆今日易言易行者也。至于國家之大利生民之大害。社稷之大計。猶未有及者。借有一人焉。以言事爲己任。嚅然發憤。動人耳目。出死入生。以報朝廷。而閣下之所爲。則又將循用常文。牽制故事。十且八九。不行其言。則雖純得六七人者。猶恐未有所濟。況又使中間苟且幸免之徒。介在其間。則君子小人之勢。固未分也。孟子曰。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薛居州。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非薛居州。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此亦勢之說也。蓋堯舜之時。大禹皐陶夔龍稷契。布在列位。則雖有共工驩兜。而卒于流放者。則君子之勢勝也。漢元帝任用許史恭顯。而亦用蕭望之周堪劉更生。而或進或退者。則君子之勢已差不勝。而宋王長幼尊卑。皆非善士。獨一薛居州。則不勝而已矣。今閣下爲門下侍郎。賢人君子雖稍收用。而臺官諫官。猶未純得其人。得其人者猶未得其言。得其言者猶未得其行。則是僅能勝薛居州。而大禹皐陶夔龍稷、契之事。猶非所擬。而望之周堪劉更生之或進或退。可不慮乎。此外議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夫謂禮爲道之華而亂之首。則某所未學。然禮者。固仁義之次。而道德之下也。後人不能以禮治天下。一寓之于法者。又禮之次而仁義之下也。而今世復不能守法。一用觀望以爲政。事無定法。多言可更者。是豈眞知其不善而可更哉。亦出于觀望而已。蓋今日之言不善。有前日以爲善而欲奉行之人也。而與此等論天下之事。則異時閒下失勢。彼又將言鹽法可與邊事可作。苗役可行。市易倉法可復置。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爲者也。觀望之禍。必至于此。今欲化觀望之心。回觀望之俗。以豫止觀望之禍。則殆非言語告誡思慮隄防之所能盡。惟取夫守道固窮。不爲觀望衆人所共知者。尊用之。而察其背公向私。專事觀望。亦衆人所共知者。退遠之。然後搜裒祖宗之法。與今日之勅令。刪取其要。使簡易明白而後行之。蓋律令格式者。近古人之所同。而編勅者。後人獨用之書。太祖之時。謂建隆勅者不過數百條。而天聖編勅。則倍于建隆。慶歷編勅。又倍于天聖。嘉祐編勅。復倍于慶歷。至于熙寧元豐之勅。乃益增多于嘉祐幾千條。而續降勅令。與夫一司一路一務一州一縣者。復幾萬條。而引用此例以相附著者。至不可勝紀。雖有通才強識之士。莫能曉習。而附會苟賤之人。乃得恣爲觀望。以便其私。當出而入與入法。當入而出與出法。一法不能獨用。則轉取他法而兼用之。他法不足兼用。則雖文析字。煩言碎詞。以欺天下之人。又不足用。則置法度外。假特旨而行之。顚倒下上。歸于觀望。而後已。則所謂法者。乃無法之極者也。而議法之人。方且移易重輕。滋張條目。惟恐不博。而返強省其文。

其行事。亦止用四六而已。由作行狀誌文之後。距今八十六年。而墓隧之碑未立。雖爲至晚。而有所待。蓋

以成書。使下之人舉手觸罪。出口成獄。至其文省而不通。則陷于過誤者。如牛毛。而申明往返。歷時而未決。其本章之中所省者一二。而申明之說。少至數百。多或千言。然則所謂簡易明白者。豈惟天下之法理事。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于顔色。而有未敢賀者。意其病之猶在也。蓋勢者無形而易見。今欲進君子之道。成可爲之勢。則厲以聲色無益也。抗以禮節無益也。急以文法無益也。必徧得天下之沈厚明達敢言有氣節者。與小人分其勢。則天下之事有可爲也。如用人之地多。而人未可以多得。則夫臺官諫官。正今日之先務。而天下之勢所由分者也。自閣下用人以來。臺官諫官。亦稍稍言事。以稱朝廷之意。然王珪已死而後言。珪之家。吳居厚已敗而後言。居厚之事。此皆今日易言易行者也。至于國家之大利生民之大害。社稷之大計。猶未有及者。借有一人焉。以言事爲己任。嚅然發憤。動人耳目。出死入生。以報朝廷。而閣下之所爲。則又將循用常文。牽制故事。十且八九。不行其言。則雖純得六七人者。猶恐未有所濟。況又使中間苟且幸免之徒。介在其間。則君子小人之勢。固未分也。孟子曰。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薛居州。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非薛居州。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此亦勢之說也。蓋堯舜之時。大禹皐陶夔龍稷契。布在列位。則雖有共工驩兜。而卒于流放者。則君子之勢勝也。漢元帝任用許史恭顯。而亦用蕭望之周堪劉更生。而或進或退者。則君子之勢已差不勝。而宋王長幼尊卑。皆非善士。獨一薛居州。則不勝而已矣。今閣下爲門下侍郎。賢人君子雖稍收用。而臺官諫官。猶未純得其人。得其人者猶未得其言。得其言者猶未得其行。則是僅能勝薛居州。而大禹皐陶夔龍稷、契之事。猶非所擬。而望之周堪劉更生之或進或退。可不慮乎。此外議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夫謂禮爲道之華而亂之首。則某所未學。然禮者。固仁義之次。而道德之下也。後人不能以禮治天下。一寓之于法者。又禮之次而仁義之下也。而今世復不能守法。一用觀望以爲政。事無定法。多言可更者。是豈眞知其不善而可更哉。亦出于觀望而已。蓋今日之言不善。有前日以爲善而欲奉行之人也。而與此等論天下之事。則異時閒下失勢。彼又將言鹽法可與邊事可作。苗役可行。市易倉法可復置。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爲者也。觀望之禍。必至于此。今欲化觀望之心。回觀望之俗。以豫止觀望之禍。則殆非言語告誡思慮隄防之所能盡。惟取夫守道固窮。不爲觀望衆人所共知者。尊用之。而察其背公向私。專事觀望。亦衆人所共知者。退遠之。然後搜裒祖宗之法。與今日之勅令。刪取其要。使簡易明白而後行之。蓋律令格式者。近古人之所同。而編勅者。後人獨用之書。太祖之時。謂建隆勅者不過數百條。而天聖編勅。則倍于建隆。慶歷編勅。又倍于天聖。嘉祐編勅。復倍于慶歷。至于熙寧元豐之勅。乃益增多于嘉祐幾千條。而續降勅令。與夫一司一路一務一州一縣者。復幾萬條。而引用此例以相附著者。至不可勝紀。雖有通才強識之士。莫能曉習。而附會苟賤之人。乃得恣爲觀望。以便其私。當出而入與入法。當入而出與出法。一法不能獨用。則轉取他法而兼用之。他法不足兼用。則雖文析字。煩言碎詞。以欺天下之人。又不足用。則置法度外。假特旨而行之。顚倒下上。歸于觀望。而後已。則所謂法者。乃無法之極者也。而議法之人。方且移易重輕。滋張條目。惟恐不博。而返強省其文。

其行事。亦止用四六而已。由作行狀誌文之後。距今八十六年。而墓隧之碑未立。雖爲至晚。而有所待。蓋

上門下侍郎劉莘老書

孤子畢某謹叩頭再拜上書門下侍郎執事。禮。齊衰之喪。對而不言。言非禮也。而況于書乎。求之本朝。惟范文正公居母喪。嘗移書萬言。以抵執政。則喪之用書。有國事也。某罪罰之餘。待盡朝夕。且無范公之國事。而亦敢以書上干不孝之誅。則自祖父以來。門戶之寄。有不得待于異日者。是以停號窒哀。留喘輟息。而強布于左右。伏維門下侍郎不倦而觀之。某嘗論古今文章多而史材少。譬諸繪事。同技而異能也。蓋文人之文如繪形。史家之文如繪神。則更遭所尙于意外。要使類其人之生而已。所以難也。昔馬遷作史記。所謂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者。猶若可學。至于所記之人。在數千百年之外。讀書如親與之接。而精神意氣。有以想見其爲人。則殆不可學。而所謂類其人之生者。此也。由馬遷而下。爲史辭者。頗皆不與所書之人相類。而近世尤甚。且以本朝韓王趙普言之。普輔太祖皇帝。定中國。撫四夷。輯安元元。經制備具。其微謀遠略。濟時佐命之功。目雖不可見。而耳猶可聞。及觀近世之載。乃若所謂除目。而亦有爲四六之體者。何與夫人不相類也。故某之曾祖文簡公仕于太祖太宗之朝。至景德中。相眞宗皇帝。薨于位。四五十年之間。陰功厚德。高言絕行。可書者甚衆。而陳彭年之行狀。楊億之誌文。雖褒大顯異。而序

亦恐與夫人之不相類也。伏惟門下侍郎議論行于未顯之時。能事見于已用之後。其推賢讓善。折姦鋤惡。扶名教。厚風俗者。固已載竹帛而藏于府庫。則夫所謂文章者。乃公之餘事。然舉天下之士。論德誦義。有名位功業。而又求文章可以信後世。圖不朽。則方今識與不識。皆知公一人而已。而某幸生公之時。又游公之門。又可以進說于公之左右。則曾祖墓碑之立不立在今日矣。非徒然也。曩某爲吏東州。識故陳留李公庾之。凡庾之語言容貌。風力氣概。與夫治民行己篇章議論。皆親見而熟味之。及觀門下侍郎所撰誌銘。簡而備。粹而古。貫穿而偉。馳騁而不盡。大類蘇武、趙充國傳。而讀之過半。思酣意熟。如成之在前。相對。彷彿其眉目。忽焉忘文字之所載也。某雖不敢妄意其高下。然亦豈非爲類其生者歟。則曾祖文簡之墓碑。歷三世而後獲請于左右。非獨人事。亦若天理然。蓋文簡之事母孝。則見王禹偁所行之告命。論德行。則有眞宗皇帝除授之德音。直道而進。則可考京尹之所建明。論大事。決大疑。則澶淵之議。其略頗在實錄。與陳彭年之行狀。然猶行事之常也。昔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終進管仲。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賢。多鮑叔能知人也。而文簡公爲濟州推官。乃知取王禹偁于賣漿之家。教養成就。與同出處。及在中書。又力薦寇準。同爲宰相。以濟大事。故準平生與人少合。而深德文簡公。兩女嫁文簡公之次子。某之叔祖爲太府卿者是也。史官之所紀次。天下士大夫之所傳誦。但喻準與禹偁之賢。而未論文簡公之知人。與夫管仲鮑叔牙之事。同功而異說。則殆俟有人如司馬遷著書。故願門下侍郎上觀眞宗皇帝待遇始終之厚。次察寇萊公、王黃州、范文正之深。因及楊億、陳彭年之誌狀。傳以史官之義。而賜之碑銘。得如誌成之文之類其生也。則豈惟今日兄弟子孫感激而流涕。蓋將與書之華命。世傳而共寶。而天下仁人君子實寵嘉之。伏惟鈞慈加意幸甚。

上歐陽文忠公書

某再拜。慕義者十五年。前日始獲參拜于左右。則交至疎。日至淺也。今日不以交疎日淺。復將妄有所謁。惟閣下少加意念。憐其慕義之久。不以爲疎淺而試聽之。萬一有取。則幸甚矣。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某誦此久矣。以爲天下難能之事。非無力之患。而無志之患。苟有其志。雖匹夫不可遽奪。而某之所以志者。將幾十年。今返將爲事奪去。是以飲食夢寐不快者累月。遲疑嘆息。未忍棄割而忘之也。請爲閣下論其十年之志。而言其將奪之由。不識尚可捄歟。某家以儒進。當景德中。曾大父在朝。眞宗號爲德行之臣。故一言寇準之賢。而眞宗同用以爲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爲仕宦三十年。而家無儲石之儲。天下亦稱爲廉吏。某上爲先丞相之孫。下爲廉吏之子。孤蹇處世。常懼不肖。以貽門戶之羞。故也。請爲閣下論其十年之志。而言其將奪之由。不識尚可捄歟。某家以儒進。當景德中。曾大父在朝。眞宗號爲德行之臣。故一言寇準之賢。而眞宗同用以爲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爲仕宦三十年。而家無儲石之儲。天下亦稱爲廉吏。某上爲先丞相之孫。下爲廉吏之子。孤蹇處世。常懼不肖。以貽門戶之羞。故而某之所以志者。將幾十年。今返將爲事奪去。是以飲食夢寐不快者累月。遲疑嘆息。未忍棄割而忘之也。請爲閣下論其十年之志。而言其將奪之由。不識尚可捄歟。某家以儒進。當景德中。曾大父在朝。眞宗號爲德行之臣。故一言寇準之賢。而眞宗同用以爲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爲仕宦三十年。而家無儲石之儲。天下亦稱爲廉吏。某上爲先丞相之孫。下爲廉吏之子。孤蹇處世。常懼不肖。以貽門戶之羞。故而某之所以志者。將幾十年。今返將爲事奪去。是以飲食夢寐不快者累月。遲疑嘆息。未忍棄割而忘之也。請爲閣下論其十年之志。而言其將奪之由。不識尚可捄歟。某家以儒進。當景德中。曾大父在朝。眞宗號爲德行之臣。故一言寇準之賢。而眞宗同用以爲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爲仕宦三十年。而家無儲石之儲。天下亦稱爲廉吏。某上爲先丞相之孫。下爲廉吏之子。孤蹇處世。常懼不肖。以貽門戶之羞。故

而某之所以志者。將幾十年。今返將爲事奪去。是以飲食夢寐不快者累月。遲疑嘆息。未忍棄割而忘之也。請爲閣下論其十年之志。而言其將奪之由。不識尚可捄歟。某家以儒進。當景德中。曾大父在朝。眞宗號爲德行之臣。故一言寇準之賢。而眞宗同用以爲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爲仕宦三十年。而家無儲石之儲。天下亦稱爲廉吏。某上爲先丞相之孫。下爲廉吏之子。孤蹇處世。常懼不肖。以貽門戶之羞。故而某之所以志者。將幾十年。今返將爲事奪去。是以飲食夢寐不快者累月。遲疑嘆息。未忍棄割而忘之也。請爲閣下論其十年之志。而言其將奪之由。不識尚可捄歟。某家以儒進。當景德中。曾大父在朝。眞宗號爲德行之臣。故一言寇準之賢。而眞宗同用以爲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爲仕宦三十年。而家無儲石之儲。天下亦稱爲廉吏。某上爲先丞相之孫。下爲廉吏之子。孤蹇處世。常懼不肖。以貽門戶之羞。故

而某之所以志者。將幾十年。今返將爲事奪去。是以飲食夢寐不快者累月。遲疑嘆息。未忍棄割而忘之也。請爲閣下論其十年之志。而言其將奪之由。不識尚可捄歟。某家以儒進。當景德中。曾大父在朝。眞宗號爲德行之臣。故一言寇準之賢。而眞宗同用以爲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爲仕宦三十年。而家無儲石之儲。天下亦稱爲廉吏。某上爲先丞相之孫。下爲廉吏之子。孤蹇處世。常懼不肖。以貽門戶之羞。故

之所笑則足矣惟深察之

西臺集卷八

書

上蘇子瞻學士書

某聞天之生物爲類不同皆曰有材材者可用之具也萬物之材有餘于用而人之材則病于不足何耶非以材命人者有變于萬物也蓋物之材衆矣而司于耳目之前人之材難矣而取于心術之內此有餘不足理之固然者既相倍蓰而不齊又況天下之材自鬬于無用之地而無已則不足之患乃其招爾今夫象犀虎豹鵰鶚杞梓芝菌之產嘉禽文獸英草異木萬物之材最者雖羣遊于江海穴于山澤雜出于山野而搏之于虛空不相病也若人則不然無用者有用之所諱大才者小才之所攘以無諱有以小疾大則士欲自効者固已不幸而況相分相棄相敗相死則是受才于天地者雖與萬物同而處才于人者濕而處今貧賤之利富貴亦由蟲蟻之願羶濕彼豈有擇于中心哉特氣類使之來爾故古之賢士不以身治官孤特守義可以自効者雖強力不能攘而因虛求實抱僞賈眞以自鬻于左右者雖利口不能進故九州之吏冠衣冠恢詩書合雜並進十百爲羣願望見顏色而受咳唾之音日夜皆是然則人物常理鷹謨爲博士漢諸老先生無能出謨之右者則材爲易進矣而謨不肯求知于絳灌之屬主吳公而後進有餘不足固然與諱疾護之情亦有聞于左右乎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此主其我見之善者也子游爲武城宰孔子曰爾得人焉爾乎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也夫武城之人不爲少矣而子羽非公事又未嘗見之然子游用以爲賢此賢其見已

誦于一鄉之中常人所毀未傳于一鄉之中而知名者已薄于四境之外故名士之于言不可不惜也昔者公都子問孟軻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辨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孔子亦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以孟軻之賢孔子之聖言笑所不可然孟軻不得已而後辨孔子或欲無言則是名益美者言益難德愈盛者言愈約非徒辭喜而避怨也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足下天資甚美喜善疾惡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及言而言之所及莫非人事之大體則亦無可加矣然某猶以爲告者非言有所未至也願足下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形于詩歌者亦言贊于賦頌者亦言託于碑銘者亦言著于序記者亦言足下讀書學禮凡朝廷論議資客應對必思其當而後發則豈至以口得罪于人哉而又何所惜耶所可惜者足下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夫人文字雖無有是非之辭而亦有不免是非者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何則濟之難而敗之易也語曰聽于庶室如有聲視于虛室如有形今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則夫詩歌賦頌碑銘序記者異而不可同者衆也今天子明聖方內宴然足下職非御史官非諫臣不能安其身與其衆自樂于太平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捄是非之事殆猶抱石而捄溺也以足下之天資挾所有之材學苟安其身焉信其衆何爲而不成輔君澤民何爲而不至排患折難何爲而不能苟身未安苟衆未信則雖有子貢之智虞卿之辯仇牧之勇庸能有濟于是非耶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某見其文而知其德論其德而戒其言以是而忖度足下其亦然歟此所謂相知而相告者也惟加意幸甚

上李成之待制書

某河東之鄙人也而墳墓親戚兄弟在京師之左右某宦學出入于京師者十年聞京師士大夫之說謂當世有道者數人而閣下所以爲有道某固深知而熟講第恨不早見爾其後某得爲吏于淮南閣下守舒意謂可以見某至淮南而閣下去舒則某之恨又五年矣前日自宋入鄆有晁端禮者言閣下之館舍在焉夫以十五年願見之心而近居咫尺之地固當廢飲食忘寢處以伏于門下乃返二十日不獲進者非敢緩也又非以用捨去就而改前日之心也未得願見之說懼無以實之爾今既得其說故特以進伏惟閣下不倦而觀之某聞富貴者利所利之地貧賤者利所利之物故獵食之蟻惟羶是求易生之蟲見

之當者也。後世則異于是。在下者既無自重之心。爲上者又好容易而知人。今有一貴人。其貴不必大也。似貴矣。則必往見之。其辭不曰以貴而見也。我見其賢也。夫賢者豈以貴賤而不同哉。彼未貴者則不見。今有貴者然後見。則是非見其賢也。今有一知名之人。其名不必大也。似知名矣。則必往見之。其辭不曰以名而見也。我見其才德也。夫人之才德。豈以人稱則爲有。人不稱則爲無。彼未知名則不見。今既知名矣然後見。則是非見其才德也。見其名也。志于貴不志于賢。志于名不志于德。故外自方濱大鎭州牧刺史節度將帥之要職。內自臺閣禁近兩省三銓樞密中書之貴人。下至深山遠野名城劇部窮閭陋巷之學士。凡號爲貴與名者。則不憚于見之。攝衣冠懷詩書。合雜並進。十百爲羣。日遊于門下。而未嘗羞貴與名者。樂爲己之先後。則不復辨其白黑。而撫接顧待。飲食教誨。有同己之子弟。而不知恥。故在下者非賈誼之才。而爲上者無子游之德。其相誓之心。信若生死。猝然棄去。則無所顧藉。如以膠合舟。外貌非不堅固也。及納之于水。則解脫四散而不能收。彼其浮沈之不保。奚暇言濟渡之功哉。若某者不然。志雖固陋。而思慮者深。身雖貧賤。而顧惜者大。當景德中。會大父在朝。眞宗以爲有德行之臣。故一言寤準之賢。而眞宗同用爲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爲仕宦三十年。而家無儋石之儲。天下稱爲廉吏。某不肖。嘗懼羞其先。故上不敢虛言異行。藏于山林城市。以爲富貴名譽之招。近不敢卑辭厚禮。齊口同舌。遊于搢紳先生之間。以爲富貴名譽之地。下不敢阿諛諂順。出死圖生。將罪買功。以爲富貴名譽之盜。三者俱不敢。此所以舉天下之大願見者數人。而十五年願見閣下者也。伏惟閣下方直而有守。忠惠而能斷。利不急就。以義爲先。害不急避。以命爲主。此非傳聞某之親見也。日者閣下任邊要。領都會。握兵治煩。將澤施天下。有識之人。欣欣然曰。富貴者。君子行道之府也。而君子得處之。天下其庶幾乎。及閣下去邊要。就閒僻。辭兵避煩。謫居于家。有識之士。復曰。富貴者。常人之驕祠而求也。而君子不苟處之。吾道其庶幾乎。故閣下進爲天下之幸。退爲吾道之助。居今人之世。而有古人之風。此某所以願見之實也。昔者譖蔑惡。欲觀叔向立于堂下一言。叔向執其手而上曰。子如不言。吾幾失子矣。趙石父在縲紲之中。而遭晏子。晏子解其縛而客之。今某之惡。幾于譖蔑。其賤無異于縲紲。久而後見閣下。故願閣下上觀子游吳公之所以知人。下察澹臺賈誼之所以受知。旁省富貴名譽之輕重。愼願叔向晏子之德。無使某爲譖蔑石父所笑。則足矣。惟深念之幸甚。

上范堯夫龍圖書

五月十七日。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羅山縣令畢某謹再拜上書知府龍圖閣下。某嘗論衆人之詩。一讀之而怡然。再讀之而怠。三讀之而厭者。非能詩也。譬夫蠢錦賤繡。開械鋪置。初若爛然。及交手持玩。遍視反覆。求其精粗工拙之致。則有投地而不顧者。其理同也。近世之士。以詩名家者衆矣。方其聲譽四發。動人耳目。挾之以富貴之力。上自公卿大夫布衣韋帶。束修之重。下至野人徒隸婦女無識之輩。皆知誦習鬻墓而不能自已。其單章隻句。流落諷味。如飲甘露而食熊蹯。未有不恨其少者。蓋非再讀之可怠。三讀之可厭。則亦眞能詩矣。及其人已死。聲譽已定。富貴已去。集其詩而觀之。則或厭或怠。而怡然者無

幾。是何耶。非生死存亡之有異。蓋能詩之中。所蓄有深淺。則其傳亦有久近。而富貴名譽。足以借其重也。昔杜甫與李白俱號詩人。而甫視白詩。以爲不足。故道其清俊敏捷。比之庾鮑。而未道其他也。如襄陽孟浩然。則甫以弟子視之。而愛其有新語而已。至韓愈時。人或謗甫之詩。愈爲作詩訟之。蓋非特愈之時有以名而見也。我見其才德也。夫人之才德。豈以人稱則爲有。人不稱則爲無。彼未知名則不見。今既知名矣。然後見。則是非見其才德也。見其名也。志于貴不志于賢。志于名不志于德。故外自方濱大鎭州牧刺史節度將帥之要職。內自臺閣禁近兩省三銓樞密中書之貴人。下至深山遠野名城劇部窮閭陋巷之學士。凡號爲貴與名者。則不憚于見之。攝衣冠懷詩書。合雜並進。十百爲羣。日遊于門下。而未嘗羞貴與名者。樂爲己之先後。則不復辨其白黑。而撫接顧待。飲食教誨。有同己之子弟。而不知恥。故在下者非賈誼之才。而爲上者無子游之德。其相誓之心。信若生死。猝然棄去。則無所顧藉。如以膠合舟。外貌非不堅固也。及納之于水。則解脫四散而不能收。彼其浮沈之不保。奚暇言濟渡之功哉。若某者不然。志雖固陋。而思慮者深。身雖貧賤。而顧惜者大。當景德中。會大父在朝。眞宗以爲有德行之臣。故一言寤準之賢。而眞宗同用爲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爲仕宦三十年。而家無儋石之儲。天下稱爲廉吏。某不肖。嘗懼羞其先。故上不敢虛言異行。藏于山林城市。以爲富貴名譽之招。近不敢卑辭厚禮。齊口同舌。遊于搢紳先生之間。以爲富貴名譽之地。下不敢阿諛諂順。出死圖生。將罪買功。以爲富貴名譽之盜。三者俱不敢。此所以舉天下之大願見者數人。而十五年願見閣下者也。伏惟閣下方直而有守。忠惠而能斷。利不急就。以義爲先。害不急避。以命爲主。此非傳聞某之親見也。日者閣下任邊要。領都會。握兵治煩。將澤施天下。有識之人。欣欣然曰。富貴者。君子行道之府也。而君子得處之。天下其庶幾乎。及閣下去邊要。就閒僻。辭兵避煩。謫居于家。有識之士。復曰。富貴者。常人之驕祠而求也。而君子不苟處之。吾道其庶幾乎。故閣下進爲天下之幸。退爲吾道之助。居今人之世。而有古人之風。此某所以願見之實也。昔者譖蔑惡。欲觀叔向立于堂下一言。叔向執其手而上曰。子如不言。吾幾失子矣。趙石父在縲紲之中。而遭晏子。晏子解其縛而客之。今某之惡。幾于譖蔑。其賤無異于縲紲。久而後見閣下。故願閣下上觀子游吳公之所以知人。下察澹臺賈誼之所以受知。旁省富貴名譽之輕重。愼願叔向晏子之德。無使某爲譖蔑石父所笑。則足矣。惟深念之幸甚。

上范堯夫龍圖書

五月十七日。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羅山縣令畢某謹再拜上書知府龍圖閣下。某嘗論衆人之詩。一讀之而怡然。再讀之而怠。三讀之而厭者。非能詩也。譬夫蠢錦賤繡。開械鋪置。初若爛然。及交手持玩。遍視反覆。求其精粗工拙之致。則有投地而不顧者。其理同也。近世之士。以詩名家者衆矣。方其聲譽四發。動人耳目。挾之以富貴之力。上自公卿大夫布衣韋帶。束修之重。下至野人徒隸婦女無識之輩。皆知誦習鬻墓而不能自已。其單章隻句。流落諷味。如飲甘露而食熊蹯。未有不恨其少者。蓋非再讀之可怠。三讀之可厭。則亦眞能詩矣。及其人已死。聲譽已定。富貴已去。集其詩而觀之。則或厭或怠。而怡然者無

普德陽。取道過洛。少留而行。因緣幸會。得見君子。然少從公先世之遊。如子姪兄弟。所以講聞公是先生侍讀。道義文章。出入內外。立朝行己之本末者甚悉。故一與公相遇。如舊相識。而寒暄安否之外。未及其他。卽問公是先生文集尙未宣布之因。此三十年欲問之事也。豈謂記存。遠枉書教。遂錄寄全集七十五卷。遺介東來。行幾二千里。因屬某爲序。不知足下何以知某可序公是先生之文耶。驚顧瞪眙。不知其由來。徐味所指教意。乃知某嘗論公是先生之文。異于歐陽文忠。以某爲知言。則必知作者之意。故屬某爲序。嗚呼。作者之意豈易知耶。公是先生之文豈易序耶。昔司馬遷作史記。漢廷之臣知遷者。如相如、壺遂、任安之屬。不使序其書而自序之。其後班固作漢書。不改自序之文一字。而爲之傳。揚子雲作太元法言、九箴、四賦。欲以文章成名于後世。其時知雄者。雖不及相如、壺遂、任安之知馬遷。然猶有歆向父子。博極羣書而能文。子雲不使序其書而自序之。後班固作漢書。亦不改自序之文一字。而爲之傳。由是言之。作者之意豈易知耶。公是先生之文。豈易序耶。然自天聖以來。歐陽文忠日滋月益。得名于中外。至至和嘉祐中間。號爲文師。如曾子固、蘇子瞻子由。皆以門弟子視之。而獨于公是先生推先尊仰。質疑訪古。懇懇勤勤。若自下而不敢居前也。而行于世者。其文不多。故相見之日。卽以三十年欲問之意問諸左右。且求公是先生之文。望于世人共傳之外。

答劉朝散書

某再拜奉書通守朝散足下。夏序苦熱。伏惟尊履萬福。前日車馬之官德陽。取道過洛。少留而行。因緣幸會。得見君子。然少從公先世之遊。如子姪兄弟。所以講聞公是先生侍讀。道義文章。出入內外。立朝行己之本末者甚悉。故一與公相遇。如舊相識。而寒暄安否之外。未及其他。卽問公是先生文集尙未宣布之因。此三十年欲問之事也。豈謂記存。遠枉書教。遂錄寄全集七十五卷。遺介東來。行幾二千里。因屬某爲序。不知足下何以知某可序公是先生之文耶。驚顧瞪眙。不知其由來。徐味所指教意。乃知某嘗論公是先生之文。異于歐陽文忠。以某爲知言。則必知作者之意。故屬某爲序。嗚呼。作者之意豈易知耶。公是先生之文豈易序耶。昔司馬遷作史記。漢廷之臣知遷者。如相如、壺遂、任安之屬。不使序其書而自序之。其後班固作漢書。不改自序之文一字。而爲之傳。揚子雲作太元法言、九箴、四賦。欲以文章成名于後世。其時知雄者。雖不及相如、壺遂、任安之知馬遷。然猶有歆向父子。博極羣書而能文。子雲不使序其書而自序之。後班固作漢書。亦不改自序之文一字。而爲之傳。由是言之。作者之意豈易知耶。公是先生之文。豈易序耶。然自天聖以來。歐陽文忠日滋月益。得名于中外。至至和嘉祐中間。號爲文師。如曾子固、蘇子瞻子由。皆以門弟子視之。而獨于公是先生推先尊仰。質疑訪古。懇懇勤勤。若自下而不敢居前也。而行于世者。其文不多。故相見之日。卽以三十年欲問之意問諸左右。且求公是先生之文。望于世人共傳之外。

更得數十篇。則所願足矣。而乃蒙以七十五卷全集爲貺者。昔人有以文遺歐陽文忠公者。文忠愛其文而更徵他文于其家。且曰如嘗一臠之味。而思欲快意于九鼎之間。今某所求公是先生之文。望止于數十篇。而遂得七十五卷全集之貺。如操弊舟出涯涘。期遊于島嶼之間。而忽乘桴絕洋。揖海若而窮扶桑也。豈不快哉。豈不幸哉。九鼎一臠。何足以爲喻。既未敢承集序之意。姑奉手書爲謝。伏惟幸察。

代李伉上文潞公書

某謹再拜上書留守潞公太尉閣下。世嘗恨古人之不復生于今也。三代之時。聖賢間作。興造事功。垂萬世之策。其高才達識。篤學守節。豪傑之士。無世無之。漢唐時異人輩出。內之廊廟公卿輔相之器。外之邊境折衝禦侮。虓虎之臣。至于奇功偉行。深謀遠慮。辯才博洽文章之士。雖不及三代。而朱梁以來。莫能有也。某以閒人。人則曰此古人也。今豈有哉。某私念以爲古猶今也。元龜大璧。楩楠豫章。虎熊犀兕之生。凡世所貴之物。與古略相等。而獨于人材如是之不齊。此何理也。因復念太祖太宗神聖威武。削平僭竊。瓜分之域。服五強國。合天下于一。眞宗守之。方內大寧。無犬吠之驚。其規模制作。皆倣三代之意。度越漢唐。若無人材。何以得此之盛。乃求故事觀之。始知祖宗之朝。有趙普、呂端、李沆、王旦之徒爲輔相。有曹彬、曹瑋、李漢超、李允則之徒爲將帥。不減于漢唐。某以閒人。又曰此祖宗之臣也。今豈有哉。某私復念祖宗之距漢唐。漢唐之距三代。或七八百年。或五六百年。其人材之不齊。猶有說也。以仁宗皇帝慤仁恭儉。臨御天下四十餘年。兵休民安。風俗大和。今有言仁宗皇帝者。雖田畝之間。道路之人。皆爲之流涕。而況于搢紳士大夫。嘗遊于朝廷之上者哉。其恩德固結于人。非漢唐所能比也。今又于祖宗之朝。若旦暮相接之近。何謂祖宗之臣今不可有。乃問諸長老。長老始言。仁宗皇帝有寇萊公、文潞公、范文正公、韓魏公、富韓公者。不減于祖宗之臣。蓋與漢唐之臣時異而德均也。某既講諸公之德。而又聞潞公太尉閣下。獨爲天下之師臣。年壽高。奇勳業。隆盛。有古耆龐眉尙父之遺風。漢唐之臣反不及也。某始悟人耳目之情。輕近而貴遠。天之生人。無私于古今。有遇不遇。未有見不見也。曩者先子嘗辱閣下之知。故先子仕于仁宗英宗今皇帝之朝。未嘗敢爲身謀。蹇忠難死生。流離顚沛。亦未嘗敢失其所守者。恐負三朝之德。傷門下之義爾。及先人棄諸孤。某之兄弟。懿憂孱弱。在迷荒荼毒之間。而閣下發使弔祭。有加于常。撫諭慰恤。不以憊愚孱弱而棄之。則某之兄弟。宜如何論報于門下。然而身孤力小。莫能自効。惟願爲道旁之父老。童稚。望其容貌顏色之如何。歸而圖畫。措諸三代漢唐之名臣物像之間。以自慰。釋其平生好古之心而已爾。今某以事過洛。而閣下留守洛郊。前日願見之心。適其時矣。夫某得見于閣下。則如見祖宗之臣。見祖宗之臣。則如見漢唐三代之臣。先子之辱知如彼。某之願見如此。閣下其進而見之。命也。不宣。

啓

賀韓忠彥相公啓

誕膺典册。進位公台。士類歡傳。治朝增慶。天下幸甚。伏惟中書僕射相公。茂膺濟美。達識含章。集義以行。體仁弗勉。爰自入陪帷幄。中斡斗樞。以大賢名世之資。繼盛德元勳之後。道能勵俗。爲國器于三朝。謀以靜民。代長城于萬里。雖出處之異用。自夷險而一心。將游巨川。誰起傅巖而共濟。若成大廈。孰爲匠石以取材。會初政之肇新。首至公而圖任。起從北道。進竦民瞻。少莅東臺。卽當宰制。搢紳動色。中外相聞。消診氣于和風。易鷹饑爲豐歲。兵已咨于不試。民遂可以安居。而況仁宗之德澤未賒。忠獻之矩模猶在。坐明黜陟。既當國而有爲。力致太平。乃傅家之能事。如茲契合。豈特時來。再世司徒。殆過縞衣之美。一門宰相。更增畫錦之榮。某早預坏陶。嘗叨器使。方茲屏跡。莫遂修儀。不圖重見于大公。第與有生而增忱。

又

寵膺麻制。進位家司。恩典絪隆。士民交抃。伏惟慶慰。恭以門下僕射相公。遠猷經世。全德範民。爰膺累聖之知。夙有大儒之效。比都廊廟。遂運國鈞。于今三時。實康四海。惟唐虞之復出。由皐益之再生。朝廷尊榮。民物蕃阜。重于九鼎大呂。安若四維太山。中外想聞其風。廷臣無出其右。泰階拱極。炳垂象以著明。徽册黼扆。既當國而有爲。力致太平。乃傅家之能事。如茲契合。豈特時來。再世司徒。殆過縞衣之美。一門宰相。更增畫錦之榮。某早預坏陶。嘗叨器使。方茲屏跡。莫遂修儀。不圖重見于大公。第與有生而增忱。

又

寵膺麻制。進位家司。恩典絪隆。士民交抃。伏惟慶慰。恭以門下僕射相公。遠猷經世。全德範民。爰膺累聖之知。夙有大儒之效。比都廊廟。遂運國鈞。于今三時。實康四海。惟唐虞之復出。由皐益之再生。朝廷尊榮。民物蕃阜。重于九鼎大呂。安若四維太山。中外想聞其風。廷臣無出其右。泰階拱極。炳垂象以著明。徽册黼扆。

寵膺麻制。進位家司。恩典絪隆。士民交抃。伏惟慶慰。恭以門下僕射相公。遠猷經世。全德範民。爰膺累聖之知。夙有大儒之效。比都廊廟。遂運國鈞。于今三時。實康四海。惟唐虞之復出。由皐益之再生。朝廷尊榮。民物蕃阜。重于九鼎大呂。安若四維太山。中外想聞其風。廷臣無出其右。泰階拱極。炳垂象以著明。徽册黼扆。既當國而有爲。力致太平。乃傅家之能事。如茲契合。豈特時來。再世司徒。殆過縞衣之美。一門宰相。更增畫錦之榮。某早預坏陶。嘗叨器使。方茲屏跡。莫遂修儀。不圖重見于大公。第與有生而增忱。

賀韓絳遷左相啓

比者恭審某官以賢業之成。與天下慶慶。嚮于治定。進居左省。遂冠鈞衡。詞制疾傳。中外交慶。豈惟區區一介。益煩世德之所宜。而行將拭目以觀太平之全盛。幸甚。某以奔走在途。不獲同百執事陪于慶列。瞻望東閣。無任歡忭依歸之至。謹修前啓上賀。不宣。

賀曾公亮相公啓

顯膺麻制。進莅鼎司。聖賢相逢。夷夏均慶。中書僕射相公。際天輿學。名世眞儒。以麗筆鴻文。交輝于棣萼。以沈機遠識。同體于冕旒。自簪帷幄之深。尤契風雲之會。塞上萬堞。相望于金湯。禁中一言。遂安于宗廟。賢業默定。人心允孚。不謀蓍龜。遂運樞極。昔山甫入相。補周衮以宣勞。平陽趣裝。奉漢規而靖治。未若功足以熙帝之載。道足以給時之求。顯而正朝。豈惟華夏安。四夷服。代天理物。自然風雨時。三光明。千載之逢。今日乃見。某效官無似。託庇有年。側聞渙汗之疾傳。不覺翹襟而載躍。永緊造物。可無失所之嗟。諒不淹時。卽見太平之效。某以奔馳道路。不獲躬詣台屏。卑情無任欣頌激切之至。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功盛不居。請堅得謝。廟堂異數。隆體貌于元臣。士民相矜。服進退之大節。非止眞儒之絕德。蓋爲宰物之成功。竊以富貴之地。常情易安。去就之間。古人難處。以公孫好學而持祿用事。以車相臺老而容身處朝。故文成智也。僅能杜門。仲舒賢也。晚而去位。蓋築庫之賤士。猶降志以居。僧石之微人。或沒身不厭。況以都三公之貴。而名藏于府。食萬鍾之祿。而澤流于民。聰明在心。智慮如壯。退未七十。古無二三。伏惟致政少師。蓋代有聲。立言不朽。尊處元老。號爲文師。當朝廷議論之大。則每先發明。知社稷繼嗣之重。則早能援立。謀不下席。功如泰山。故天下想聞其風。而廷臣無出乎右。遂委已成之務。以休未至之年。天子不能奪其高。士人不能持其去。十三請而必退。數百年之所無。史官載筆而書光華。交遊攘臂而議勳業。朝中

新政。久垂譽于臣鄰。頴上舊民。如得見其父母。某已從道路。獲望清光。晚侍話言。粗明操舍。靚國家之盛事。想門館以遊心。伏冀內保康寧。永居安佚。再三加命。已聞考父之恭。九十爲師。坐繼鬻熊之美。

賀韓師朴相公致仕啓

寄食異邦。稍有負薪之憊。馳誠齋坐。淺疎削牘之儀。想隱几以燕居。方抗章而得謝。處用舍之際。初實無心。當去就之間。默全大體。含生共仰。有職咸歸。致政大觀。文相公百世名門。五朝舊德。僊然異壑。逢此盛時。緊勳業之在前。感風雲而繼起。以社稷安寧爲己任。以門戶忠孝爲家聲。雖獨運于廟堂。實忘懷于軒冕。是以平居當國。心無間于賤微。高臥故鄉。人孰知其欣戚。始終一節。出入十年。遺巨舟于濟川。遂素心而就第。子孫侍側。日觀戲綵之多。賓友在門。時接吐茵之舊。豈徒昔賢之高致。殆爲宰物之成功。伏望澄思慮以坐忘。收神明而返視。益隆遐算。兼濟令名。雖體道赤松。遂棄人間之事。而大儒白首。正爲天下之瞻。永庇斯民。亦尊吾道。

賀章待制到任啓

光被制書。寵升待從。就分符節。出控翰垣。茂擇剛辰。已開尊府。伏惟慶慰。某官。天資偉茂。國器宏深。擅學識于儒林。作吏傑之率。首登隆上意。名堅端明。改延閣之華。資領昆吾之重鎮。圩開績效。別造深嚴。某跡遠門墻。心馳齋坐。方愧書郵之至。辱貽記室之文。謙厚過中。感銘增劇。

賀蔣樞密啓

光被制恩。延登樞府。天下幸甚。伏惟樞密通讖。俊明迪哲。敦大秉精。以仲舒師友之尊。濟茂先王佐之略。危言告后。切時者甚多。勁節立朝。臨事而可紀。比畸尹政之效。入翔扃禁之嚴。摘伏發姦。治獨神于廣漢。高文大策。人必屬于馬卿。間雖出處之異途。益見險夷之一貫。明光視草。方增綸綍之華。宥密本兵。遂委樞機之重。諒由初政。尤藉老成。圩聞經世之謀。別究安民之策。由茲注意。遂正秉鈞。益尊吾道于盛時。始見大儒之能事。某蒙知惟舊。違德方新。側聞恩典之紹隆。第極情條而抃仰。

賀安樞密啓

奉膺尊册。還位上樞。風聲所傳。歡誦如一。伏惟樞密大尉。純誠體道。元識際天。光輔三朝。迭居二府。屹如梁棟之具。允爲社稷之臣。樊侯之出納將明。會無吐茹。晉公之訏謨方略。實係安危。方疑翊亮之勳。俄遘棘欒之戚。甫終禮制。前錫命書。顧人望之益歸。乃上心之所屬。矧當初政。尤賴老成。佇恢經世之謀。始復本兵之任。運籌帷幄。豈惟名在于四夷。顯面釣衡。行副具瞻于百辟。顧如鼇薄。久戴恩憐。方分守土之符。莫預在堂之慶。瞻望門屏。下情無任歡頌激切依歸之至。

賀樞密啓

奉膺尊册。入長鴻樞。凡在見聞。交深慶幸。伏惟樞密大尉。學經百行。道冠萬殊。傳孔孟之微言。纂伊皐之絕業。感會尚文之運。發揮開物之謀。發自先朝。預聞機政。以利仁之常德。循輔世之宏規。貫金石以存誠。等權衡而及物。訏謨方略。動繫安危。出納將明。斷無吐茹。雖恃辭于機要。尤深軫于容懷。召以鋒車。對于便坐。安民之策。得以屢陳。許國之誠。昭然嘉納。遂卽本兵之地。進當魁柄之雄。風動四夷。式是百辟。而況君臣相合。如符契。兄弟對秉于鈞樞。豈特專美于一門。兼示大公于來世。惟幄之任。既足有爲。鼎鉉之崇。乃其固有。垂作聖朝之範。冠于盛事之圖。若夫經綸。豈待敷敍。惟當躍距。以俟太平。某蹇舛餘生。棲遲末路。側聞渙號。實踊歡誠。幸溝壑之未填。企門墻而惟舊。所期亮察。永託埏鎔。

賀門下相公啓

入居廟堂。繼登揆路。凡兩奉啓事。修賀。在汝州時。嘗蒙迂手筆寵答。上體恩眷之厚。感激何言。恭以振發大猷。濟時及物。曾未閱月。已嚮制作之盛。今者伏審奉膺宸眷。進陟上台。冠冕在廷。保乂羣品。乃皇天降佑。列聖潛臨。遘茲盛節。以熙昭代。斯文斯人。永有歸庇。區區一介之賤。遂與同宇之物。均託大廈而倚巖石。豈不幸耶。某以蹤跡在遠。無由進敍。在堂之列。奉慶左右。引領踰躍。豈勝下情。謹修前啓。通賀。兼布悰誠。萬一。仰惟鈞慈。俯賜亮察。幸甚。

賀李黃門啓

光奉明綸。入同大政。天下幸甚。伏惟門下侍郎。徽猷經遠。全德蹈中。嗣興未喪之文。生有致平之略。諸儒之所視以爲法。斯民之所賴以爲安。出入三朝。周旋一德。須協宣于基命。尤澄總于事經。省中皆載其言。天下陰受厥賜。終由遠識。引去近司。宣布中和。雖大邦之爲殿。永懷夙夜。惟王室之爲心。屬上聖之纂臨。須老成而入輔。詔音未下。衆已期其必來。詞命既傳。士皆喜如所望。增九鼎大呂之重。成四維泰山之安。卽顧化鈞。永福函夏。某早依埏冶。嘗辱品題。側聞三入以處中。實爲盛際。不意一夫之拙守。遽遇至公。數愧賀廈之私。莫預在堂之列。瞻顒抃蹈。倍萬常倫。

賀兩制啓

伏念某承乏于人。簡書是荷。惟時之哲。簪裘方新。復侍從之深嚴。宜福禧之叢集。某官。氣資閎爽。學造精微。綽有家聲。挺爲國器。方協致平之策。遽興何恃之哀。比畢禫除。茂膺恩典。總三銓之要務。仍五諫之清資。圩告嘉猷。入陪機政。冬陽方滌。齋館夐遙。伏冀上體眷勤。精持寢餗。

賀鮮于運使啓

肅戒清驂。已交漕節。列城動色。使範有華。伏惟運使郎中。德敏而壯。氣溫且直。持躬不撓。待物以誠。智燭見于盈虛。事周知其能否。輸將萬貨。指日課勞。殿最八州。聞風肅治。顧茲幣局。適在下風。刻竿牘以未遑。愧函書而先及。瞻依感仰。莫罄敷陳。

賀本路運使郎中啓

光被除書。寵移使節。軺車未遠。名部相歡。某官。重德鎮浮。清規迪哲。文能輔實。敏以濟功。入被遇于端朝。出按臯于右蜀。百城肅治。有負弩之榮鄉。萬貨均輸。若流泉而富國。改臨重地。實簡上心。內揆庸虛。比叨事任。得聯治務。預浣情條。候正炎歊。路遙次舍。更祈上爲注倚。精調寢興。

賀運使司封啓

光被除書。寵遷峻秩。譽隨恩渥。體與望隆。某官德美端持。忠嘉允迪。屢更器使。久以能稱。由課最之上聞。致綸言之渙發。阻陪賓慶。徒躍情條。

賀轉運使啓

光奉宸書。寵分漕節。矧智謀之沈偉。加風力之抑揚。宰有俊功。以稱異選。內惟單薄。叨預按章。方思旌槩之賒。亟辱陵縢之貺。謙辭益亘。感緒裝懷。

知所措。

謝司晨董少卿啓

大人取士。當擇鴞良。賤子何能。遽霑品藻。恩踰所望。感不容言。伏念某。植性本愚。賦材又短。徒以公卿之後。得辭農畝之勞。屈首授書。初疑有用。潔身爲吏。亦欲及人。然而災疢連仍。風波顛沛。足將前而自劒。言欲發而還休。久從簿領之卑。蓋爲衣食之計。心隨俗改。惟知縮手以偷安。事與願違。不覺振衣而驚起。姑彊顏而榮祿。已絕意于求伸。敢期患難之餘。而有薦論之寵。循躬有靦。荷眥無涯。此蓋某官厚德兼容。純誠樂與。謂支離而寡偶。或朴鄙以無他。借以重言。俾之上進。材如散木。初虞匠石之譏。道異成風。誤辱斲輪之盼。某敢不祗勤于事。固守所存。雖出力以效官。常收心而安分。庶無貽辱。以玷己知。

答李客省謝舉啓

遠承使介。臨祝陵函。兼聞鎮守之餘。克協冲和之泰。旨辭甚縟。愧忭交中。某官沈毅敦方。惠和迪哲。早緣世德。自著忠勤。惟邊寄之難材。假使聯而撫俗。良革吏民之蠹。備聆道路之謠。仍忝外臺。敢忘公議。雖抗論于治最。顧有累于高明。況匪專聞。尤慚備數。簸糠揚粃。蓋偶濫于居前。捧土益山。固自知其無補。似緣親契。曲示謙撝。詳禮意之過中。第悚銘之不暇。冬暘方燠。齋館負遙。益冀保綏。下符傾頌。

河東提刑到任謝兩府啓

罪罰之餘。認故棲而方復。釣陶所被。分刺郡以爲優。哀未究而榮來。感既深而涕隕。伏念某。性資本下。志操不強。父兄教以讀書。欲知行己。朋友勉其干祿。故學治民。名雖掛于衣冠。身但縻于州縣。因得習知于賤事。未嘗妄見于貴人。昨預招延。殆由遭際。道山寄跡。雖同物外之遊。京邑爲僚。翻類幕中之辯。自祈易地。姑欲便親。未容歲月之淹回。遽失晨昏之奉養。三年泣血。每纏風木之悲。十日成聲。俄追祥禫之制。零丁去里。詎勉入朝。都忘意外之功名。所患目前之婚嫁。比麾聽見。蓋出懇私。敢望恩憐。過爲器使。既委按章之重。仍無待次之淹。非惟不失其官資。更欲速霑于露澤。取知雖誤。辱念已周。此蓋伏遇某官道輔兩宮。智維萬世。官人才而有法。公天下以爲心。軫及孤窮。曲加成就。然而名爲刺舉。責在讞平。釣取細故。則罪罰之餘。認故棲而方復。釣陶所被。分刺郡以爲優。哀未究而榮來。感既深而涕隕。伏念某。性資本下。志操不強。父兄教以讀書。欲知行己。朋友勉其干祿。故學治民。名雖掛于衣冠。身但縻于州縣。因得習知于賤事。未嘗妄見于貴人。昨預招延。殆由遭際。道山寄跡。雖同物外之遊。京邑爲僚。翻類幕中之辯。自祈易地。姑欲便親。未容歲月之淹回。遽失晨昏之奉養。三年泣血。每纏風木之悲。十日成聲。俄追祥禫之制。零丁去里。詎勉入朝。都忘意外之功名。所患目前之婚嫁。比麾聽見。蓋出懇私。敢望恩憐。過爲器使。既委按章之重。仍無待次之淹。非惟不失其官資。更欲速霑于露澤。取知雖誤。辱念已周。此蓋伏遇某官道輔兩宮。智維萬世。官人才而有法。公天下以爲心。軫及孤窮。曲加成就。然而名爲刺舉。責在讞平。釣取細故。則

罪罰之餘。認故棲而方復。釣陶所被。分刺郡以爲優。哀未究而榮來。感既深而涕隕。伏念某。性資本下。志操不強。父兄教以讀書。欲知行己。朋友勉其干祿。故學治民。名雖掛于衣冠。身但縻于州縣。因得習知于賤事。未嘗妄見于貴人。昨預招延。殆由遭際。道山寄跡。雖同物外之遊。京邑爲僚。翻類幕中之辯。自祈易地。姑欲便親。未容歲月之淹回。遽失晨昏之奉養。三年泣血。每纏風木之悲。十日成聲。俄追祥禫之制。零丁去里。詎勉入朝。都忘意外之功名。所患目前之婚嫁。比麾聽見。蓋出懇私。敢望恩憐。過爲器使。既委按章之重。仍無待次之淹。非惟不失其官資。更欲速霑于露澤。取知雖誤。辱念已周。此蓋伏遇某官道輔兩宮。智維萬世。官人才而有法。公天下以爲心。軫及孤窮。曲加成就。然而名爲刺舉。責在讞平。釣取細故。則

西臺集卷九

啓

謝召試入館啓

材如命薄。初聯召旨之虛傳。名與論卑。敢意奏篇之誤中。蓋嘗辭而不復。顧以得而爲慙。及此叨榮。尤知踰分。國家以法理爲治民之具。而不失詩書之意。謂文章非取士之實。而求兼行義之純。由本末之相維。故安寧而大定。矧是西崑之奧。上連東壁之精。圖籍具存。賢豪選處。非止沈涵于簡策。固將際會于功名。其選既高。在今尤寵。而況二府之薦。綿歲月而未聞。三館之稱。隨典章而新復。宜搜雋乂。以應闕稱。而某、官之節勉。酬宰物之私。質性本凡。智能非遠。徒以公卿之裔。得辭貶畝之勞。屈首授書。出于干祿。潔身爲吏。恩以及人。然而災疢連仍。風波顛頓。塗可前而自塞。策將獻而還收。枯槁爲常。遵迴益甚。尚欲臨楚水而弔湘纍之魄。躡稽山而探禹穴之奇。歸返故邱。更無餘願。敢期將老。而亦遭時。謝太倉之鼠。而接鴛鷺之游。捨卞澤之鴛。而奉許國。奮無不爲。撫仕在辰。踐而如拾。眷言巨屏之奧。久輟公朝之良。寬大下書。日究宣于上德。中和樂職。躬布諭于民情。願茲疆埸之連。獲締瓊琚之好。懸旌在望。但深覩德之誠。擊柝相聞。宜有餘光之振。薄寒衝富。經綸厚德。鎮浮純誠。樂與深究昔賢之事業。欲成天下之人材。故雖近于憸邪。而陰爲之引重。俾從中道。改即榮塗。蟠木何知。偶應輪輿之斲。汙潢甚淺。亦塵鼎俎之羞。某敢不內正所聞。勉行其志。詎以軒裳之可悅。遂云蒸藿之難甘。寧信道以無成。戒養安而自棄。庶少裨于國事。乃圖報于己知。過此以還。未

伏奉樞密院宣命。爲本軍奏監酒稅待禁柴日宜、與某商量公事不和、推勘得日宜理曲、移監蔡州遂平

縣酒稅者。膳書而上。未懲狂謬之辭。成奏以聞。方騐詆欺之實。仰懷庇賴。偶道淪胥。伏念某、本乏異能。粗知擇善。十年選調。自咸蹉跎。三世門風。舊傳清白。故舌猶在也。寧卷而無聲。途非迷也。將前而自卻。比叨屬邑。惟仰至公。豈謂若人。偶聯所事。居常成市。動欲咥人。既弄法以厚誣。因刻章而薄懲。致煩衡聽。折以片言。曾是寒蹤。遂逃官謗。再念某以至愚之拙守。苟寸祿于異鄉。由無詭遇之心。故甘窮僻之地。動思退敏。豈願發揚。蓋橫逆儻來。雖可不校。而上下相視。難于默然。矧歲月之未賒。聽風聲而已惡。市井晝廢。坐成邱墟。商旅宵行。如避兵火。至于絕滅公道。封植私家。鄉曲椎埋。雅習居沽之技。官游饕餮。數爲猶狃之囚。敢爾狂邪。蓋相嘗試。比均從于吏議。已甘寘于刑科。賴有主張。卒無瑕詬。此蓋伏遇某官精求淑慝。深辨廉汙。憫塞士之數奇。憤宵人之不逞。謂投鼠可忌。雖戒前車。而養虎不除。其如後患。勦而易地。姑以便勤夙夜。仰稱坯陶。

永興提刑到任謝兩府啓

秦鳳提刑到任謝兩府啓

爲郎累月。殊乏才稱。謝辟經年。乃叨器使。實躐分願。徒切兢慙。伏念某、性本戇愚。學非通博。寔覩往事。雖涉躐以有年。剽竊爲文。竟支離而無用。少師心而已拙。老涉世以尤疏。昨從外府之招。頓辱中臺之選。未遑屬部。卽入刻章。四壁僅存。殆不遑于灼艾。一門多故。仍久困于負薪。比再請而報閑。始免居于官次。甫終祔葬。輒復哀祈。蓋貧病之交攻。而願誠之有素。敢圖下聽。深軫寒蹤。謂勤拙之堪嘉。期讜平之可使。故茲假寵。兼使便私。此蓋伏遇某官。如古伊臯。致君堯舜。先輔兩朝之治。永存萬世之功。憐此孤貧。待之輕約。得于盛際。不作廢人。謹當策勵疲癃。淬礪頑鈍。簿書刀筆。爲今日之賤工。號令詔條。乃聖朝之實惠。誓

永興提刑到任謝兩府啓

仰荷坯陶。伏深感懼。伏念某稟生素陋。爲學不強。習園長者之風。雖粗明于操守。名出衆人之後。蓋迂闊于事情。止祈引分于清時。乃亦蒙榮于末路。與游儒館。頻假使軺。間從省府之繁。誤被朝廷之選。愧公家之無補。假私累之交侵。仍以養疴。輒祈出守。復邀延于歲月。屢披瀝于肺肝。由不忍于棄捐。故卒還其刺舉。莅官未久。易地更優。既事之過于其前。則人亦指以爲幸。此蓋伏遇某官身爲柱石。道秉權衡。雖擇取于異能。亦銓量其已試。致茲庸賤。頓預遷除。謹當益勵初心。務殫病力。因循隳事。豈今日之敢言。擊壤求名。亦古人之不取。惟仰遵于詔令。冀上稱于廟堂。

永興提刑落權字謝兩府啓

宿官無聞。久茲假器。增秩有等。就俾正名。量分願之已踰。溢心顏而增愧。伏念某、頃叨試職。卽忝按刑。挑釁于事。實出于盛際。乃復僥榮于劇部。大懼望輕而招謗。敢圖寵至而爲眞。此蓋伏遇某官。道以康時。誠而接物。謂官師之並建。須法度之至公。積歲月以爲勞。豈曰能堪其事。存資格而不廢。亦云示勸于人。故如妄庸。猥蒙甄敍。敢不俯循拙守。敬奉寬條。責在讜平。顧職守之雖荷。動思罄竭。仰命令之惟新。感戴之私。倍萬常品。

回謝沂守劉大夫啓

比者叨被恩書。召還郎位。亦既緬天而自列。可量跼地之不逃。敢意謙揚。特始慶問。覘芳詞之溢目。叢愧緒以斐懷。某官、奕世名門。清朝雅望。服冉季藝能之美。早有寶聲。振鼈黃循之風。適分憂寄。幸此圭封之同域。冀蒙河潤之餘滋。未遂合并。遽成契闊。趨九門而俟命。願以廢棄。指千里以論心。遂乖望履。區區之意。喋喋奚殫。

耀州到任謝兩府啓

授之使指。殊乏建明。畀以郡章。實分憂寄。未淹歲月。已見吏民。恩厚莫量。感深難狀。伏念某、瑣才非敏。樸學近愚。自誤使令。動虞顛躓。常亦區區而有志。其如碌碌而無聞。任職居官。第稍閒于簿領。循名責實。漫不見于事功。矧肢體之疾日侵。而肺肝之請屢竭。奏封復上。雖未達于闕廷。成詔俄頒。就分于民社。既獲長人而爲政。又容竊祿以便私。此蓋伏遇某官。斟酌萬微。彌綸百度。眞忠許國。奮無不爲。盛德康時。久而彌劭。人人欲其知勸。事事幾于曲成。特由平日之品題。以記累年之誠懇。私其官序。假以州麾。某敢不率職在公。軫民求瘼。更殫敬思。于教條之內。覬酬大造。于埏冶之間。悚懇依依。實萬常品。

耀州與監司啓

比膺朝命。叨領州符。內惟委瑣之才。適在按章之地。榮希有日。庇賴自今。某官、清德鎮浮。美材周物。文能勸者。罪雖屈法。方俟刑章。恩出原情。獲辭譴域。望非所及。感不容言。伏念某、質薄地寒。名微才下。莅官非敏。接物更疎。比忝水流。適茲愆滯。雖奉法循理。要在安寧。而捄災恤荒。殆成迂闊。既人言之自取。顧吏訊以奚逃。敢圖造物之仁。深體振民之務。凡奉行而當職。與奔走以在官。似憐用意之齪齪。並得論心而矜貸。遠在千里。而蒙察于朝廷之上。賤比一介。而見恤于廟堂之尊。雖予奪之無私。亦生成之有地。汗顏增靦。淪牖知歸。此蓋伏遇某官。躬贊大猷。力康庶政。攬萬情而同照。勵百志以惟新。既陳法以防非。亦本仁而觀過。致茲疵累。曲被保全。某敢不砥節在公。省愆克己。務求民瘼。益謹官箴。庶少利于米鹽。以上酬于埏冶。謹奉啓事陳謝。

耀州任歸別本路監司啓

比分符竹。遡仰襜帷。吏道非長。官成無狀。久不聞問。居懷偃草之風。自視何堪。敢意及瓜而代。言歸已近。論幸則多。此蓋伏遇某官。德可鎮浮。才方任重。撫百城而兼治。公一道以爲心。未嘗求備于官僚。止欲共成于職業。矧如衰薾。最乏勞能。殆由念舊以見存。故得終更而善去。平居閉閣。悵莫及于前人。扶病出關。

知苟逃于大譴倘冀後來之薄效少酬今日之厚知感戀之私倍百常品

鄭州謝兩府啓

任之持憲已復故資易以守藩仍居輔壤孤根粗立再造知歸伏念某生也近愚長而多難嘗剽聞先生長者之論而謬爲通人達士所知頃被招延謬更任使崎嶇一節勉十年雖在囊中或疑其脫穎而金躍冶外自畏于不祥是以册府倦游每思樸斲使輻屬輒欲分符間嘗引分以投閒更欲爲貧而居下刳心以道寄命于人褫職還朝空類拔茅之薦調官遠郡猶懷掇蓁之憂忽逢舜禹之嗣興偏得皐夔而夾輔博延中外謬問舊新故雖孱微而亦收用方取漢中之道切移寰內之邦矧嘗諮閭里之情而素有松楸之託使其自擇蓋止如斯特出至公將何以稱此蓋伏遇某官權衡萬務柱石累朝治惟急于人材心常公于天下既先已進退其大者因施及孤遠而振之謹當勵節惟堅奉公不懈悉心條教致力米鹽論任官稱職之差雖非能吏苟奉法循理而治敢病細民冀收塵露之微上答涎冶之及

京東謝兩府啓

湊洧之鄉爲邦已寵齊魯之地改命過優被旨促行順流至部靖言事任仰戴坯陶伏念某蚤以才微出于人下雖在官而知勉暫遇事而不強齒髮凌彫視壯圖而已屈簡編盡鄰悵俗狀之相仍比還常選以低垂僅得偷生于隱約敢期再造屢賜曲成已復官資仍加器使更欲激昂其晚節特遷將漕之寵名遽懇避以報聞因自嫌而遽受顧惟本道切近在畿包括青徐接連趙魏民物既庶賦調亦繁用以赴功惟恐瑣材之不逮使之擇地乃幾衆好之所同此蓋伏遇某官道德內全聰明上達力持公議博盡人情謂虞翻之骨多屯本無足嘆而安國之灰已冷偶此復然試假輝光更從驅策敢不就爲經畫常謹會期務少存觀采之紀綱亦不忽細微于簿領身名晦黯姑自信于明時事業謬悠惟更殫于病力

淮南謝兩府啓

仰戴坯陶俯深感懼伏念某技能單少名跡湮微偶遭際于盛時許回翔于中外崎嶇七路履忝使華出入八年復塵郎選而病軀已弱難追朝路之簪紳食口甚多更苦京居之桂玉矧素昧公家之務而動虞官謗之興方期仰露于赭肝所覬服勞于郡邑敢圖任使復此僥濫遂從臨遣之優殆過由衷之請得專外計簉刺列城苟非還于衆人豈輕付之一道此蓋伏遇某官圖回萬化翊亮三朝坐秉國成分授天職特茲差擇畀以事權敢不益務奉公常思盡節盈虛出入雖心計之非長奔走經營須力疲而後止上酬天施次答鈞憐

上太師文潞公啓

某持服鄭里備聞太師居洛動止之祥以罪廢屏處人事不通故無由更至誠懇于左右伏惟功在四朝身兼五福人臣無出公右天下想聞其風載籍以來有未聞者拘以吏役無由奉杖布席以聽謦咳之音下誠惓惓見于夢寐惟願珍謹膳飲精護寢興永究松喬之年長爲社稷之鎮下情無任懇到頌詠之至

上蘇頌能相啓

比者伏審某官力援古義懇避政機不淹廊廟之榮惟期風俗之厚章每卻而復上衆願留而不能進符天下之公退爲吾道之助某限以官守在遠不獲請謁門下少布惓惓仰惟鈞慈俯垂亮察

上鮮于運使啓

比者恭被詔除改陪漕計贍言明哲適在總臨得饮下風實符厚願某官天資偉茂國器宏深重可鎮浮文能輔實宏材有裕如流水之發源嚴令所加若疾風之靡草內慚疎迹得仰成規人獲所依天與斯幸肅霜初履齋館愈遙更祈上爲邦朝精調寢餱

問候熊舍人啓

庇職外司積有簡書之畏馳心齋坐曠無竿牘之修仰明哲之總臨宜福禧之駢集某官躬服完行心包大猷使煩而能與聖脩會設施風采實竚于廣朝論議建明蓋行于素蘊而自代言西掖董正九農炳雲漢以成章阜邦財而美俗行膺大任此實便塗內惟惆愴之愚叨預陰私之厚希風有素託庇自今更祈上爲廟朝精調寢餱下情祝頌之至

問候判銓舍人啓

素冠終制簪筆還朝想法從之深嚴宜純禧之叢集某官識窮倫類學造精微休有家聲挺爲國器方贊致平之策遽纔何恃之哀甫畢禫除茂膺恩典總三除之要務仍五諫之清資竚告嘉猷入籌大政冬候方屆齋館愈遙伏冀上體眷勤精調寢餱

回李待制啓

伏審懇避州符寵提宮鎰功成不處身退益榮某官仁厚持躬剛明待物鎮浮以靜應務不勞早聯侍從之華洊委藩方之劇家聲籍甚風力凜然惟是營邱夙稱里閈小棠聽訟新留蔽芾之陰大瓠爲樽舊有逍遙之地典司原廟假息鄉閭高義可稱淳風斯復某違顏尚邇庇職方虔顧刻膺之未遑辱縢書而先及旨辭並縟惕兼深寒燠氣交燕閒道粹更期上爲邦國精調寢興

回熊右司謝致仕啓

樂道辭榮抗章得謝退未六十時無二三洛社推高朝倫共仰致政右司學士才資博美器識宏深雖早服于榮階實內崇于時望勵操修于常日比得喪于浮雲皐蓋朱幡每期閒佚眞祠琳館又欲退休遽引疾以上聞信高情之絕異孰爲羈鎖遂脫屣以超然雖處戶庭猶拂衣而遣去未奉在堂之慶辱殞記室之文何特起予固將善祝林泉嘯傲日追園綺之遊壽考康寧永遵松喬之算更須言面別布悾誠

回胡先輩謝登第啓

較藝春闈升華桂籍坐追時彥將大家聲豈惟我里之有人足見公朝之得士先輩足下文詞贍逸經術該通早並雋于廖庠久得名于場屋自比穿楊之妙果爲入穀之英鵬鷁九皐既升明而在選鵬程萬里切遠到而可觀某正此窮居欣于及見方欲論交于異日遽聞得雋于明時展慶謁以未遑辱覆謄之相及願如咸臨言述奚殫

回令狐皞如張大年謝及第啓

老病杜門。雖倦游而屏處。俊髦得路。亦美事之預聞。敢謂不遺。肯茲見顧。副以牋函而爲貺。爛然詞筆之可觀。伏惟先輩祕校。業履端修。藝文通博。造廷待問。雖指事以獻言。升舍右賢。本窮經而謀道。行且莅官而從政。固宜入里而榮家。丹陛策名。已致身于盛旦。青雲在望。當試目于異時。祇造未遑。占辭非敏。其如媿佩。豈易索言。

回宿倅俞察院啓

比緣承乏。獲遂同寅。仍忝按章。備聞公議。雖抗論于出處。顧有累于高明。豈謂謙撝。遠貽牋問。旨詞並縟。感惕交深。某官懿行清規。茂猷遠識。學有淵深之奧。名先臺閣之英。履道從容。推誠惻怛。似矜迂拙。曲示誨存。捧士何知。本無稗于高大。斷金爲好。期永奉于周旋。載欽禮意之過隆。第覺心顏之增靦。素商在候。雅履爲休。益冀讜持。少符瞻戴。

回鄰郡官啓

出滯淮服。接境渦陽。緬思未覯之賢。適在相望之地。方圖請問。遽辱題封。鋪記室之芳辭。敦鄰邦之嘉好。禮雖有素。惠則非常。某官術爲吏師。名出人表。暫茲蘭決。竒俟劇遷。酒忘友郡之偏。誤處長人之任。載邀褒借。如挹話言。冬律肇寒。明神介福。益祈清訓。庸副陋誠。

代范忠宣賀李肅之待制宮觀啓

寵被制書。退司宮鑰。已交潘節。歸喜堂皇。閭里均榮。風聲動俗。伏惟慶慰某官。資稟宥諒。學通本源。出當萬乘之知。歛乃千人之傑。設施風采。實竦于廣朝。論議訓猷。蓋行于素蘊。而自參華延閣。分寵侈藩。地與望隆。譽隨恩渥。甫茲報政。俄爾逖身。領仙鑰于別都。便錦衣于私第。安居自適。不違竹馬之遊。大厦未成。猶恐鉉鼎之召。某簡書方畏。竿牘罕修。辱管記之移文。撫情條而增恧。未遑拜處。徒爾瞻風。益冀養頤。別俟登用。

代范忠宣與兩府賀正啓

考象天官。履寅杓之順建。審聲神瞽。發鄒律之和聲。某官全德鎮浮。至誠動俗。雅際風雲之會。親承日月之光。騁富壽于昔生。復太平于盛旦。履茲元朔。茂擁天祺。某承之外官。阻從中謁。瞻顒禱頌。實邁常倫。

代范忠宣與兩府賀冬啓

臺雲浮瑞。表日延陬。當萬寶之履端。實一元之令序。伏惟某官。材膺帝賚。望冠時宗。奮直道以居前。覺斯民而自任。嘉謨屢告。善化方行。坐成告遷之猷。茂集履長之慶。顧惟儒品。適庇下風。頌詠之私。倍百常品。

代范忠宣謝兩府啓

比者祇膺告命。獲貳樞庭。越次而居。殆非其分。徒深形于懇遜。終進冒于恩榮。伏念某學古且迂。承家不競。早由際會。亦預招延。謀拙無成。蓋乏適時之用。跡奇不偶。宜由接物之疎。叨歷四朝。未聞一善。敢期晚節。併被殊私。進以美官。還之要地。清塗八踐。未逾三月之除。機事預聞。乃綴八人之列。靜言非據。靡自遑安。此蓋伏遇某官。道可濟時。心惟體國。謂技能之雖少。且事任之常更。陰借品題。使階器用。智謀非遠。知難濟乎功名。忠義在前。敢自羞于門戶。庶幾少補。永服下風。

代范忠宣并州到任謝兩府啓

比膺外制。就付中權。仍超書殿之華。倍荷門閫之寵。辭榮受任。初劇震惶。進職臨民。率階忝冒。伏念某。由先子之忠義。受厚祿于朝廷。澤及私門。雖乘軒之可寵。用非公義。愧覆餗之自貽。猶叨守于輔藩。就復更于方面。併加異數。示及殊恩。此蓋伏遇某官。念舊爲心。代工有體。曲爲道地。得致便藩。謂髮齒之雖衰。顧筋力而可強。初臨邊吏。惟祗畏于簡書。仰恃仁人。更上資于廟略。瞻顒感激。實倍常情。

代范忠宣到任謝前兩府啓

比者解官全許。易地晉陽。愧無條教之有稱。復忝兵民之重寄。仍叨進職。殊出異恩。敢謂記曹。首貽慶問。粲芳辭而在目。叢感緒以裝懷。某官、道德元臣。朝廷夙望。有鎮浮之令德。布利澤于生民。告后惟勤。聞嘉猷于在昔。至公來復。覘庳位而及今。顧是琢暌。還叨牽領。驅車就道。報德無階。益冀保調。少符傾誠。

代范忠宣回宗正留後賀冬啓

鄧管升陽。魯雲紀瑞。道協履長之序。歡交亞歲之儀。某官、毓秀皇枝。參榮宗事。由惠和而著美。有信厚以潛中。爰及令辰。茂膺豐祉。曲煩記室。前示慶函。感頌之深。銘藏罔既。

代范忠宣登庸回謝兩制以下啓

比膺恩制。登備台司。顧幸位以多慚。豈經邦而可用。雖懇辭之備至。終成命之莫回。遂階廊廟之崇。如蹈淵冰之懼。敢謂某官、義存體國。心欲濟時。方從機事之繁。遽沐記曹之問。勞寮儀而有絢。將厚意以無窮。緬惟玉室之爲心。況乃本朝之倚重。願攸箴于不逮。庶協協濟于在公。

代范忠宣回謝制誥舍人啓

光被制書。典司誥命。豈特士林之推重。固宜國體之增華。凡在見聞。孰不歡慰。某官、生爲人傑。代有時名。學問精通。性資絕異。上下千載。深窮治亂之源。更歷四朝。獨作文章之主。雖常任窮通于寒暑。履患難之風波。而志氣不衰。聲稱彌劭。遂從散地。入踐要途。斷自上心。擢升外制。不試而受。其榮則多。非徒代天子之言。蓋可慰士夫之望。雖言語侍從。未能究異日之功名。而號令發揮。亦足以動斯民之耳目。茲惟盛會。可謂得人。顧削牘以未遑。辱貽書而先及。永惟欣感。但切傾馳。

代范忠宣回謝乘官啓

比者叨被詔除。獲陪機要。辭雖牢而靡獲。心以寵而爲憂。敢爲仁私。特貽誨翰。荷恩勤之曲至。加獎飾之過中。佩德之深。非言可既。

代范忠宣回安州蔡相公啓

近膺詔紼。就易州麾。適去鄉邦。已開尊府。某官、資稟渾厚。謀謨靜深。親居上相之尊。蔚有大儒之效。友于之性。愛雖厚于門中。進退之難。思蓋由于意外。比更郡寄。益味道腴。任寒暑于窮通。見古今之出處。地連

江海。爰多大國之風。心在朝廷。未害嘉猷之告。竚聞召節。復正嚴廊。刻竿牘以未前。辱絨縢之先及。永言瞻藹。莫既敷陳。

代范忠宣回蘇內翰啓

近被制恩。寵還詞禁。人雖舊命。實乃惟新。某官志合道源。材高選首。老于文學。早從翰墨之游。志在功名。久屈藩方之任。比從節召。入覲宸嚴。賁國體以增華。藹士林而爭羣。高文大策。復階內相之榮。輿化道民。行副上公之選。未遑修慶。先辱貽書。感頌之私。實倍常品。

代范忠宣回范蜀公進新樂啓

以律召和。因時改作。逮此光廷而來上。始知攷古之惟精。允謂難能。式符昭代。伏惟某官、志潛道術。學富天人。知法數之未忘。遡情文之所起。以棟梁之舊聽。妙鐘石之和聲。制作惟艱。昔雖房杜而猶媿。鑽鍒可紀。今若夔襄之更生。顧如備位之人。叨侍在庭之奏。方深詠嘆。遽辱題封。感服之私。非言可喻。

代范忠宣回宗正謝起復啓

祇拜命書。起還官次。哀榮曲盡。寄任增隆。某官、德協溫良。身行法度。夙倚宗藩之重。兼司屬籍之尊。逮奉親喪。動循禮制。孝由中出。雖存三歲之常。事不辭難。況迫兩宮之命。勉從抑奪。大合權宜。蓋許國之誠深。故斷恩之義重。敢圖謙德。曲示書詞。感佩良多。敷陳莫既。

代范忠宣回李璋太尉啓

近奉制書。榮分將節。譽流勳戚。懽動士夫。伏惟慶慰某官。世德休明。天資沈偉。早預親賢之選。久翔扃禁之嚴。有問學之裕。推重于豪英。無居養之移。能忘于富貴。故聞眷遇。迥出等夷。果自廉車。超受旄鉞。激風聲而彌勑。仰動閣之愈隆。悚動朝紳。增光天族。東京戚里。恩霈金穴之家。上將齋壇。寵盛牙璋之寄。雖聞異數。莫造下風。刻慶牘以未遑。辱書文之先及。謙勤溢幅。感激裝懷。

代人冬節賀省寺啓

夏時勸象。審正歲之關端。堯歷授人。順新陽之用事。某官、端方令德。膺敏宏才。阜邦計于中都。告嘉猷于神后。屬茲元朔。昭介殊祥。某九職自拘。趨庭莫及。瞻顒禱頌。倍百常倫。

代人賀桂帥啓

寵升法從。移領帥權。多士交欣。遠民有賴。伏惟某官。宏材出類。高義應時。久更事任之繁。綽有家聲之著。惟茲南服。控帶百蠻。距于中州。來往萬里。欲求人往。僉曰公宜。遂超延閣之華。就委桂林之重。譽隨恩洽。將以儒榮。敢謂謙私。優示書誨。禁途初踐。如親日月之光。幕府大開。宜稟雷霆之令。竚聞碩畫。以就上功。

代人謝李檢正啓

冒干從事。方懼于譴訶。賜以重言。亟沾于品藻。寵隨驚至。恩與意優。竊惟國家察舉之方。本制士人進取之弊。司刀筆簿書而寡過。或謂之常材。語功名利害而勇爲。又幾于干澤。矧役乎人者。皆可以修飾而得于內者。或鮮于始終。故親臨長人之官。遠就方伯之任。率常刺舉。幸爾安全。荷推保任之公。已出僥逾之望。而況中朝清選之大命。天子臨策之信臣。四面合趨。百城動色。顒望風而震疊。或希幸于矜容。豈圖疵瞻藹。莫既敷陳。

代范忠宣回蘇內翰啓

近被制恩。寵還詞禁。人雖舊命。實乃惟新。某官、志合道源。材高選首。老于文學。早從翰墨之游。志在功名。久屈藩方之任。比從節召。入覲宸嚴。賁國體以增華。藹士林而爭羣。高文大策。復階內相之榮。輿化道民。行副上公之選。未遑修慶。先辱貽書。感頌之私。實倍常品。

代范忠宣回范蜀公進新樂啓

以律召和。因時改作。遽此光廷而來上。始知攷古之惟精。允謂難能。式符昭代。伏惟某官、志潛道術。學富天人。知法數之未忘。遡情文之所起。以棟梁之舊聽。妙鐘石之和聲。制作惟艱。昔雖房杜而猶媿。鑽鍒可紀。今若夔襄之更生。顧如備位之人。叨侍在庭之奏。方深詠嘆。遽辱題封。感服之私。非言可喻。

代范忠宣回宗正謝起復啓

祇拜命書。起還官次。哀榮曲盡。寄任增隆。某官、德協溫良。身行法度。夙倚宗藩之重。兼司屬籍之尊。逮奉親喪。動循禮制。孝由中出。雖存三歲之常。事不辭難。況迫兩宮之命。勉從抑奪。大合權宜。蓋許國之誠深。故斷恩之義重。敢圖謙德。曲示書詞。感佩良多。敷陳莫既。

代范忠宣回李璋太尉啓

近奉制書。榮分將節。譽流勳戚。懽動士夫。伏惟慶慰某官。世德休明。天資沈偉。早預親賢之選。久翔扃禁之嚴。有問學之裕。推重于豪英。無居養之移。能忘于富貴。故聞眷遇。迥出等夷。果自廉車。超受旄鉞。激風聲而彌勑。仰動閣之愈隆。悚動朝紳。增光天族。東京戚里。恩霈金穴之家。上將齋壇。寵盛牙璋之寄。雖聞異數。莫造下風。刻慶牘以未遑。辱書文之先及。謙勤溢幅。感激裝懷。

代人冬節賀省寺啓

夏時勸象。審正歲之關端。堯歷授人。順新陽之用事。某官、端方令德。膺敏宏才。阜邦計于中都。告嘉猷于神后。屬茲元朔。昭介殊祥。某九職自拘。趨庭莫及。瞻顒禱頌。倍百常倫。

代人賀桂帥啓

寵升法從。移領帥權。多士交欣。遠民有賴。伏惟某官。宏材出類。高義應時。久更事任之繁。綽有家聲之著。惟茲南服。控帶百蠻。距于中州。來往萬里。欲求人往。僉曰公宜。遂超延閣之華。就委桂林之重。譽隨恩洽。將以儒榮。敢謂謙私。優示書誨。禁途初踐。如親日月之光。幕府大開。宜稟雷霆之令。竚聞碩畫。以就上功。

代人謝李檢正啓

冒干從事。方懼于譴訶。賜以重言。亟沾于品藻。寵隨驚至。恩與意優。竊惟國家察舉之方。本制士人進取之弊。司刀筆簿書而寡過。或謂之常材。語功名利害而勇爲。又幾于干澤。矧役乎人者。皆可以修飾而得于內者。或鮮于始終。故親臨長人之官。遠就方伯之任。率常刺舉。幸爾安全。荷推保任之公。已出僥逾之望。而況中朝清選之大命。天子臨策之信臣。四面合趨。百城動色。顒望風而震疊。或希幸于矜容。豈圖疵瞻藹。莫既敷陳。

代人賀桂帥啓

寵升法從。移領帥權。多士交欣。遠民有賴。伏惟某官。宏材出類。高義應時。久更事任之繁。綽有家聲之著。惟茲南服。控帶百蠻。距于中州。來往萬里。欲求人往。僉曰公宜。遂超延閣之華。就委桂林之重。譽隨恩洽。將以儒榮。敢謂謙私。優示書誨。禁途初踐。如親日月之光。幕府大開。宜稟雷霆之令。竚聞碩畫。以就上功。

代人謝李檢正啓

冒干從事。方懼于譴訶。賜以重言。亟沾于品藻。寵隨驚至。恩與意優。竊惟國家察舉之方。本制士人進取之弊。司刀筆簿書而寡過。或謂之常材。語功名利害而勇爲。又幾于干澤。矧役乎人者。皆可以修飾而得于內者。或鮮于始終。故親臨長人之官。遠就方伯之任。率常刺舉。幸爾安全。荷推保任之公。已出僥逾之望。

望。而況中朝清選之大命。天子臨策之信臣。四面合趨。百城動色。顒望風而震疊。或希幸于矜容。豈圖疵瞻藹。莫既敷陳。

代人賀桂帥啓

寵升法從。移領帥權。多士交欣。遠民有賴。伏惟某官。宏材出類。高義應時。久更事任之繁。綽有家聲之著。惟茲南服。控帶百蠻。距于中州。來往萬里。欲求人往。僉曰公宜。遂超延閣之華。就委桂林之重。譽隨恩洽。將以儒榮。敢謂謙私。優示書誨。禁途初踐。如親日月之光。幕府大開。宜稟雷霆之令。竚聞碩畫。以就上功。

代人賀桂帥啓

寵升法從。移領帥權。多士交欣。遠民有賴。伏惟某官。宏材出類。高義應時。久更事任之繁。綽有家聲之著。惟茲南服。控帶百蠻。距于中州。來往萬里。欲求人往。僉曰公宜。遂超延閣之華。就委桂林之重。譽隨恩洽。將以儒榮。敢謂謙私。優示書誨。禁途初踐。如親日月之光。幕府大開。宜稟雷霆之令。竚聞碩畫。以就上功。

代人謝李檢正啓

冒干從事。方懼于譴訶。賜以重言。亟沾于品藻。寵隨驚至。恩與意優。竊惟國家察舉之方。本制士人進取之弊。司刀筆簿書而寡過。或謂之常材。語功名利害而勇爲。又幾于干澤。矧役乎人者。皆可以修飾而得于內者。或鮮于始終。故親臨長人之官。遠就方伯之任。率常刺舉。幸爾安全。荷推保任之公。已出僥逾之望。

代人謝盬司及郡官啓

中國而爲之學。所以尊命教于朝廷。擇人而修其官。固欲副養材于士子。知愼師儒之選。兼明友教之求。然非粗貫于本源。何以仰成于禮意。如某者。志學甚晚。操心且愚。不能委曲以自謀。徒欲猖狂而進道。與人幾于方枘。故不爲世俗之知。得官比于抱關。猶未免簡書之責。爲己如此。教人已疎。豈謂某官。矜裕兼容。純誠樂與。模範至大。寸長取而不遺。節制所臨。小善嫌于不養。卹其空乏。而假之廩稍。爲其顓朴。而受之規矩。此庶幾先事以備官。將願以諸生而求益。勉從嚴命。尤負汗顏。

代人上齊州待制啓

守職踰年。被恩易地。瞻禁林之耆德。擁帥節于全齊。儻名部以裒行。撫懦衷而增忭。某官、躬服完行。心包大猷。早被眷求。淺階膺仕。而自升華延閣。寵殿侈藩。德與望隆。地隨人重。內惟聞道之淺。將聽大邦之謠。遂獲所依。預欣且幸。

代上運使劉學士啓

伏念某受材空疎。學道迂闊。安司官局。託在使威。惟門牆之高。未始得進。故竿牘之獻。無由自前。若其依戀之私。常與震驚而並。陽春已暮。生氣頗暄。仰盛德之所臨。宜神明陰之輔。某官、秉心剛實。抱氣宏深。諸儒之所賴以爲宗。先子之所畏以爲益。義勇不挫。忠精無瑕。恢聲廣朝。闓步華省。逮宣使指。益悚民瞻。凡遝聽于音徽。皆想見其風采。輸將萬貨。靡虛月以課勞。殿最百城。不期年而肅治。顧惟罷瑣。亦荷陰私。謬述前人之功。實虞後進之僭。先驅所令。豈專屬部之爲華。將命弗辭。庶比互鄉而可見。更斷順天降任。以道齋神。需大庭之延登。作宗社之深福。瞻企門下。某卑情無任。

代宰相回平章文太師求助啓

連上奏封。懇還重任。雖情詞之曲至。顧體貌之方隆。況以協于康寧。敢預聞于去就。伏惟平章太師。道行今世。名軋古人。早有志于濟時。晚未忘于憂國。奇兵不再。冠鐘鼎之元勳。大節可書。作宗祧之盛福。親輔三朝之治。尊爲萬乘之師。會初政之清明。因上心之恭默。爰起大老。以屬久安。故天下想聞其風。而廷臣無出乎右。長城在望。坐消邊境之虞。寶鼎復來。自使朝廷之重。偶罹霜露。殆浹晨昏。和氣內生。明神陰相。不假蓍龜之卜。遂聞藥石之功。遽辱誨音。顧從高退。然而公旦雖老。不離成周。山甫就封。永儀王室。蓋義之所在。則雖出猶處。道可以濟。則當止而行。矧五韶之丁寧。而兩宮之傾屬。欲致非常之效。殆須不世之謀。曾是備員。徒煩委教。再三加命。雖聞考父之恭。九十爲師。坐繼羆熊之夢。願回雅眷。永協太和。

代樞密回平章文太師求助啓

屢形奏牘。思避圖均。惟大老之在朝。致蒼生之安堵。雖浩然欲歸之已久。其挽而願留者愈多。過沐誨音。但深銘感。伏惟平章太師。有伊呂之道。享喬松之年。身相四朝。智周萬物。方主上繼明之始。與太皇臨政之勤。蓋欲仰成。故須特起。爰從洛汭。入覲京師。還以隆名。畀之重任。疑謀未決。復資蓍蔡之明。大匠已臨。自得斲鍔之正。邊辭廊廟。欲返山林。矧當夷夏之觀瞻。實繫朝廷之輕重。名遂身退。雖云今古之常行。時異事殊。殆見聖賢之達節。願損一邱之樂。即成九鼎之安。則蕩蕩王朝。遂可比隆于前古。區區末路。亦將永庇于下風。

狀

賀冬狀二首

氣肇初陽。星回長晷。絢歡儀而交慶。緣令序以儲休。阻守官箴。莫趨賓次。瞻顒禧頌。實倍常情。覩雷之復。見至德之本原。望雲以書。詔豐年之稷。恭惟某官。修能迪吉。明德知常。諒膺天祐之休。遂赫民瞻之節。宅奮庸之百揆。無有後艱。介太平于萬年。永錫難老。某適叨遠使。莫望通聯。徒傾欣慕之誠。亦薦熾昌之頌。

賀淮漕李學士狀

第功居最。申命自中。因漕節之尊榮。直書林之祕奧。凡在朋游之舊。孰增慶抃之私。運使學士。毓德純時。受材博美。用文輔實。飾吏以儒。抱世濟之忠。嘉富家傳之學。問比臨大部。益簡上心。數試以煩。資適于用。遂畴積效。坐致褒升。蹴中祕之清資。仍外臺之重寄。由此而踐禁林之地。乃實便途。不日而居計省之尊。亦其固有。豈特增光華于本道。固將致潤澤于斯民。某、昏老無堪。摧頹不振。側聞休命。第踴歡悰。刻竿腦以未前。拜書文之先辱。芳詞溢目。感緒裝懷。

賀開封尹王侍郎狀

光被命書。寵臨天邑。輸自保釐之要重。遄歸尹正之尊榮。凡在見聞。孰不尊仰。某官、受材博敏。抱器宏深。彙問學之該明。與聖時而際會。宜勞要劇。致位深嚴。屬營洛之雜材。因奪情而授任。事爲邊出。夫率雲屯。靡勞施爲。坐聞肅治。眷惟浩穰之衆。尤資擊斷之長。非假威名。孰能表正。速恭承于召命。知不在于他人。夜衣而行。豈異鋒車之速。日終不俟。遂傳聲轂之清。仰繼趙張。行陪丙魏。雖阻預在堂之慶。實同傾賀厦之誠。激節歡愉。名言罔既。

謝范德孺舉自代狀

某愧恐再拜。近覩進奏院狀報。伏蒙經略侍郎不以其迂闊無成。久自棄于門下。意欲推而挽之。使就塗轍。因拜新命。特有薦論。以自代。雅詞借重。逾于丘山。羞愧之發。不覺顏面之泚然也。竊惟文正公後至丞相與公通顯。以來門下之士。十百爲羣。其間號爲有道而聞于時者甚衆。如某區區。何敢比數。而每蒙丞相公寵薦于朝。非惟愧于公之厚意。亦愧于公門下之士。謹當視窮如達。粗堅拙守。期不辱于左右。感激

論報之方。若是而已。

回發運先狀

奉計造朝。方舟至闕。永惟寡二。久以傾瞻。矧聞譽之方隆。喜趨承之有便。遽蒙藏貺。益荷輸誠。感佩之深。文陳莫既。

路分到狀

行之官次。甫及郊圻。載惟軍務之要煩。屬在路戎之幷護。即諧參展。愈切欣翹。

司業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載仰師儒之重。時惟臺省之賢。即遂參承。愈深抃仰。

留臺朝請到狀

取道之官。將車及境。比以縢書而請候。嘗迂記室之報音。即遂參承。愈深抃仰。

鈐轄太傅到狀

將抵官次。行及郊圻。仰惟軍務之繁。屬在兵鈐之重。即諧參展。愈切欣翹。

總管太尉到狀

將抵官次。已及郊圻。遡仰虎臣。暫留龜洛。分帥權于貳衞。待軍政以總臨。即遂參承。愈增欣抃。

提舉觀察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載仰廉旌之貴。方昭營洛之功。諒有神休。倍增福履。即諧參晤。愈切欣瞻。

諸監司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遡仰使臺之重。時維國佐之才。方擁神休。行趨召節。參承在即。欣抃交申。

都運顯謨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遡仰禁聯之重。方隆大漕之權。行自禁途。峻躋柄任。趨承在即。欣抃交申。

留守大尹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惟保釐之靜治。乃扃禁之王臣。兼降綏撫之權。端處居留之重。趨承在邇。悚抃交申。

代范忠宣遠迎韓康公狀

爾驛旌旆。將屆國門。惟舊相之儀刑。合士倫而竦動。爰當虛守。故此遄歸。宮使太尉相公。功在朝廷。道垂方册。堅如金石。有格物之至誠。炳若丹青。皆可書之大節。既幹名之洋溢。復進退以從容。歸護眞祠。乃謀安宅。朝中新政。且就問于是非。都下舊民。如得見其父母。顧惟衰喘。久辱知憐。既獲遄于誨音。是求依于德庇。瞻言際會。愈極歆愉。

代范忠宣回蒲端明狀

爾驛旌旆。行次郊圻。跋履惟勞。冲和方集。矧是台纜之舊。爰趨屏翰之崇。瞻符采之非遙。傃德風而增憶。相公寵薦于朝。非惟愧于公之厚意。亦愧于公門下之士。謹當視窮如達。粗堅拙守。期不辱于左右。感激

上文潞公

仲春漸暄。伏惟鈞體起居萬福。一向以遭罹家難。久不通問。不自死滅。復餘殘骸。以就祿食。既已到河東。卽欲敍致。以請問起居之何如。適當新秦被寇之後。種種多事。異于平日。未能收率。患難荒忽。已散之思。慮而爲竿牘之間。遂至後時。豈勝愧恐。近日河外歸穫。得定居。謹奉前啓。布區區萬一。仰惟眷憐。俯賜亮察。

上韓左相

伏自登庸廟堂。再貢竿牘之問于左右。竊想卽關鄙覽。仲冬嚴寒。恭惟機政多暇。鈞體起居萬福。某近蒙恩除守奉寧。已赴治東來。道途區區幸免如昨。拘覲未展。伏覩上爲宗社精調寢餧。副四海具瞻之望。卑誠懸祝之至。

上呂微仲相公

久遠材館下情伏深倚仰。卽日秋暑尙熾。恭惟神衛起居百福潛舍。某營職區區幸免。末由躬至門下請侍。伏望上體宗社精加寶練。私誠惓惓之禱。

又

不審某官自到安陸以來。鈞況何似。居處飮食。仰計足以衛天和而固生理也。某憒不肖。以家世仕宦之故。竊祿食于內外。僅能不失門戶。雖無他長。以自見而甘貧守分。則有年矣。今雖闕遠教誨。日增鬧隨。其愚不肖之心猶前也。願貧與分其何敢忘。方爲賤事所拘。不獲親奉杖席。仰承咳唾之音。以自慰幸。區區之誠。發于寤寐。伏維台慈亮察。

又

某嘗慕用門下之義。昨自奉使河東還朝。實辱收恤之厚。而官局請謁有常。實無從數至于前。以承教誨。今者某官燕閒無事。可以日侍左右。而蹤跡東西無定。且復去門館甚遠。惟拜狀附承起居而已。豈勝南望引領向戀之至。

上王彥霖楀密

夏序清和。伏惟鈞體起居萬福。遠奉門下累歲。日有兢仰。伏惟道存帷幄。功在生民。鎭撫之餘。諒多燕適。某以奉使在遠。未獲趨詣屛著。伏冀體國爲民。精護寢餧。下情惓惓。依歸之至。

又

比雖累得奉啓。左右皆緣職事。以常禮貢聞區區。所欲言者。與衡恩佩德之私。蓋未暇布陳。有以也。不識台慈能賜亮否。卽日伏審朝廷曲徇誠請。易地三城。然全節鯁義。中外所仰。諒無暇席之期。卽還廊廟。疏遠之跡。將永有庇賴。以觀太平之成效。豈勝惓惓。

上安樞密太尉

近以事至河南。造請門下。曲承顧存撫接之厚。感不容言。拜違左右。已再更晦朔。依投繫戀。蘊結于中。季

西臺集卷十

尺牘

上蘇內翰

去歲起于罪罰之餘。入奉朝謁。適值知府龍圖內翰請外。將赴汝陰。僅得再請候門下。而荷眷遼厚。知契更深。殆非後進晚學所敢望于先生大人者也。自疇昔違奉。累更晦朔。不審卽日台候動止何似。某待罪河東。以託庇左右之故。苟免如昨。幸復霑祿食。而已不及親養。追念摧感。涕慕何言。邈未知侍見之期。仰惟體上眷倚。精固生理。入輔天子。以稱中外之望。不宣。

又

某去冬至晉郡。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日。尋值易帥多故。及被旨往河外體量。道路險惡。風雪寒苦之阨。前此未嘗歷也。近以詔使自京來。故且歸太原。以待會議。中間欲治問起居之何如。既欲稍盡區區。而復忙擾如此。轉成稽緩。愧恐何勝。

又

向在京師。嘗蒙借重。舉以自代。辱門下之顧有年矣。今日之祿食。未必不由平昔之許與。而又出力如此。區區感激。義嘗如何。惟謹職事。甘貧賤。庶幾不辱。以圖報于左右。伏惟台慈幸察。

多極寒。恭惟鈞體起居萬福。卽日某蒙恩營職之初。區區幸免。末由參侍。伏乞上爲宗社之重。順衞太和。永輔聖世。卑情惓惓。頌祝之至。

又

比者恭審某官以賢業之成。與主上初政之所想望。入贊帷幄。再長鴻樞。上自搢紳先生有識之士。下至行道之人。皆知鼓舞。如出一意。豈特四夷慴服。可見兵革之不試。而全德重望。故將師長百僚。大爲制作。以黼太平之盛。天下幸甚。某以職業有守。無由同百執事陪預慶列。瞻望台屛。下情無任歎忭依歸之至。

又

近審肆覲入侍經閫。嘗奉笔牘。請賀門下。竊知已關聽覽。仲季嚴寒。恭惟機政暇裕。鈞候起居萬福。某、待次累月。近准勅除管勾崇福。遂得復霑祿食。仰緊恩造。感激何言。趨府未展。伏覬上爲宗社。精調寢膳。卑情惓惓。祝頌之至。

又

不審近日鈞用何似。比者恭審某官以主眷之益隆。與天下廑廑。需于治。定再登廊廟。進長鴻樞。華萼交輝。以極一門之盛。而台臨舊德。道在累朝。其所以運籌帷幄。折衝萬里者。蓋實今日倚重焉。中外幸甚。某、以居處在外。不獲同百執事陪預慶列。謹啓通于左右。因布悾誠萬一。伏惟鈞慈俯垂覽亮。

上李資政邦直

不審近日鈞用何似。河東舊稱事簡。自某到任。適當新秦被寇之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昔。而道路奔走。亦增倍于他時。雖銜恩佩德之私。無日不在門下。而簡牘之間。至今方得通于左右。負愧懷恐。何可勝言。伏惟老成舊德。士夫所望。佇還廊廟。永庇中外。踈遠之跡。亦將跂足以觀太平之成效。何勝惓惓。

又

比于太原相公坐間。得聞起居之況。以自慰。又獲窺近日所著狀華堂碑文。伸紙一讀。神意悚動者久之。蓋非近世之所謂碑文也。

同僚少卿

某啓。去歲起于罪罰之餘。入奉朝謁。卽外官苟祿。故雖再至門下。而不得款奉教語。臨去都伏蒙臨賁。旅次值出。不獲望見車馬。感戀至今。春序布和。伏惟尊體強豫。某待罪河東。營職相遣。內託庇庥。以苟免于罪戾。末由省見。伏惟體上眷膜。精護生理。下誠區區。

又

不審近日起居何似。伏蒙不遺遠賜教墨。詎知遇之厚。何以及此。佩服眷意。惟深愧恐。某比到部。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日。中間得旨。往河外體量前月下旬。方還太原。上記稽緩由此。幸冀矜察。某到本路。庶事雖不敢不勉。而性資迂拙。常慮愆曠。以辱知憐。尤患不審知本路人物如何。蒙教示數君者。爲賜甚厚。不敢忘處。休文字卽契勘。他俟後狀上稟。

與呂原明兵部

某啓。首夏微熱。伏惟原明兵部大夫尊候起居萬福。去歲免喪至京。累得謁館舍上見。亦屢蒙車騎臨賁。體眷之厚。感服至今。某承乏河東區區營職相遣。內倚門下之重。以苟免于罪戾。末由會見。伏冀俯爲時望。精固生理。下情所祝。

又

去冬到此。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不預邊事。而河外賑濟。與封樁錢穀移用。蓋已不勝其繁矣。原明沈識遠量。朋友之所宗仰。宜在禁從。日夕獻納。而尙淹郎曹。豈宜也。某待罪晉部。邈分已多。第才劣事薄。恐有不稱。以累門下。若得偏郡以休息病體。因苟祿食。卽便無餘願矣。某承乏于此。幸復霑祿。而已不及親。孤苦感愴。略無仕宦之況。應之、叔弼、知常公餘會集。豈勝慶羨。今皆有書去。蓋亦負後時之罪。十一舍弟仍得畿邑。至幸。中間待次闕下。想常請謁館舍。承教不少矣。詩卷輒滕本封納。以須候便人。不欲附遞。故爾遲晚。雖常繼以亂道絕不中已毀之矣。所有新作。幸望寵寄。當試和呈。

與文修撰

前者遞中上狀後。卽往忻代幹事。還留太原數日。復往河外。比歸。乃再領教墨。具審致政太師。留止官守。月餘而後歸洛。才短意遝。恨無文辭以見于歌頌。惟深區區願望而已。餘冀順時遵養。前對大用。

又

某啓。不審殄政之餘。台候動止何似。鄙賤之人。起于罪罰。觸事感槩。殊無名宦之況。惟執事深照其愚。過有獎與。臨紙幅窄。不知所以爲答。但重增慙悚而已。

又

某再啓。晉相昧于平生。然仰名德之重有年矣。到此辱眷良厚。于局事尤荷體察。近日頗苦痰喘。樽俎差稀。然亦不妨治事。亦漸向愈。兄弟特蒙存記。感激奚似。今皆有所授。十一舍弟領虢邑。往淮南般家。乞知之。

又

向者不避疎賤。輒敢奉狀。上問太師起居。特蒙鈞誨。伏增感戀。亦每于范相書中。得聞還洛後燕適之詳。以慰幸甚。

與蘇子容

近者侍禁李嗣昌至太原。出所賜詔教。仰承台眷之厚。感恐兼極。卽日春暄。某惟燮輔休明。神物有相。某待罪晉部。苟免如昨。方遠門何。仰冀體國爲民。永鎭廊廟。下情惓惓之祝。

又

正月二十七日承奉至太原。三月三日成禮。竊惟疎賤。得重託婚姻于門下。非徒人事之際會。實天與之幸。何感如之。重念某兄弟久荷台眷。而兩房二女。獲奉箕帚于左右。衰門冷族。其焜耀實多。遞中謹先奉

啓上謝侯承奉歸侍下別布區區。

與程中散

某啓。承乏晉部。雖忝爲代。出于幸會。而相遇道途。一宿卽復別去。區區繫戀。至今不忘。春序布和。伏惟入奉朝請。起居萬福。某營職幸免。如昨。自抵太原。值易帥。仍被旨往河外。體量適丁寒月。道塗險澀。風雪寒苦之阨。過于傳聞。遠甚。纔歸妻室。一病幾不起。今又當出至忻代。後來賑濟。與泛差軍馬。皆本司應副。文書紛紛。未有定日。中間請候疎闊。惟冀諒察。竚聞顯拜。以慰士望。下情祝頌。

又

比蒙指教。荷眷尤厚。某以多事之故。旣有失咨詢。到京勤止之何如。而拜賜之後。復以河外之行。與妻室疾病。至今纔得奉前啓。參承感仰愧惕。兼極于懷。伏惟淸懷高誼。出于名門。禁省要近之地。乃所宜處。俟閒成命。別修慶門下。更冀上爲朝寄。倍加保護。

與趙司業

暑候繁熇。伏惟正夫司業。尊體動止萬福。比緣歲事。出至旁近郡。欲歸而得潤臺公移。會議役法。因徑到上黨。論有不決者。少爲淹留。及歸太原。始領所賜教翰。體眷之厚。感悚無已。卽日不審訊後起居之況復何如。未知參省之期。仰冀輔順眠食。早濟嚴近。下誠區區所望。不宣。

又

某悚息待罪河東。淹久。不稱之事益多。如蒙誨督。使免于戾。則爲賜深矣。高符仲舊不之識。一見知其爲君子人也。淸源王令。非教示。殊不審是史述之友婿。旦夕過其縣。當得見之。文字卽容契勘。今歲適減兩鬲數。餘者率皆有諾責在前。非才至今未聞預除代者。次第無如何。過歲卽足以爲淸源之地矣。惟幸照亮。

與李智文

昨以罪罷屏居鄭下。嘗會車馬之來。得奉餘論。在哀苦之中。殊多慰懌。別來再見歲律。每深企詠。卽日殘暑。伏惟公罷還闕。起居淸勝。某承乏河東。苟免未卜。良會之期。伏希愼持癯履。垂副欽祝。

又

不審主居爲況何似。某自到晉部。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期會。道路出入。頗異于平日。朋舊書問。因以闕然。中間所示教音。以奔走在外。久之還家。纔領。繼以多故。修謝復後時。併深愧悚。太原諸事。削弱。不及所傳聞十之一二。亦不足道。子弟長成。漸欲扞格。無處從學。曉夕爲撓。蓋某多出入。雖暫歸太原。率不過一月。卽再出。其在家文書期會。賓客應接。四方書題。亦少得暇。縱有片暇。亦且休息形骸。以支當外事。無由更有工夫。點檢子弟文字及程課。太原同人。不惟少事業。蓋作縣司門客。卽礙本處取應。勢難爲來。又不欲令出入多接外人。故亦不敢令往州縣。不知關中有可教子弟同人肯來太原者否。若得粗有詞筆。謹愿耐靜。不出入作過于官守。不相累者。卽當優給之。不辭也。煩爲尋訪。書中見報。

與文叔學士

去歲留京師。雖未久。而值文叔入館。日奉淸論。其慰無窮。拜別忽已逾年。思向高誼。不須臾忘也。而書問不時通于左右。悚愧何言。卽日大寒。伏惟供職優暇。起居集福。某到河東之況。粗遣風土。蠢堵少醫藥。種種不如傳聞。然亦適分矣。良會未期。千萬保重。別蹐華顯。區區不宣。

又

自到所部。以新秦之役。隨分多事。方稍定而役法復下。文書案牘。雖然未知攸濟。中間妻室臥病。又有婚嫁。某仍多出入。不在太原。故治問稍緩至今。想聞而加恕察也。京師爲況何如。高才碩學。計超擢在邇。豈勝傾頌。某行日。蒙與諸公出餞于僧舍。契愛之厚。乃情不忘。致謝不時至左右。惟增愧悚耳。春愛。郎娘想佳勝也。

與芸叟都司學士

去歲免喪至京。累得詣館舍上見。過蒙眷與之厚。感服至今。氣序微熱。伏惟退食多暇。起居集福。某承乏河東區區。營職蠢遣。內倚門戶之重。以苟免于罪戾。未由會見。伏冀俯爲時望。精固生理。下情所祝。不宣。

又

比歲委賜嘗教。欽味眷憐。感仰增劇。適會出往忻代。還家方爾捧領。不審訊後體況動止何似。某起于罪罰之餘。復從祿仕。孤苦感槩。殊無名宦之意。年齒加老。形骸衰倦。雖向德慕義。更篤于前。而人事不修。乃竟先辱手筆。旣愧且恐。然冀芸叟深有以亮之而已。

又

去冬到此。適當新秦被寇之後。名雖不預邊事。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日。及今半歲。已兩至河外。一往忻代。今又當暫至汾右。而歲中所分郡縣。猶未暇巡一處。才劣事薄。未知終能免責。以不累門下否也。向蒙借昭仁寺碑。近纔終篇。候有的便方敢寄還。幾格亦擅膽本矣。乞知之。

與游景叔學士

自京兆拜違。條更歲籀。一向奔走。道路因循。不時修問。起居下情。伏深兢仰。春晚氣候。計暄。伏惟治裝餘閒。尊履萬福。某承乏雍部。諸況幸如昨。請候伊遘。未獲得閒。冀爲國精護寢興。以副顒祝。不宣。

又

比由少華還家。稍得定居。方欲奉狀以道區區之懇。乃聞就膺美命。來鎭蒲中。于景叔私計。想良便也。不事削弱。不及所傳聞十之一二。亦不足道。子弟長成。漸欲扞格。無處從學。曉夕爲撓。蓋某多出入。雖暫歸太原。率不過一月。卽再出。其在家文書期會。賓客應接。四方書題。亦少得暇。縱有片暇。亦且休息形骸。以支當外事。無由更有工夫。點檢子弟文字及程課。太原同人。不惟少事業。蓋作縣司門客。卽礙本處取應。勢難爲來。又不欲令出入多接外人。故亦不敢令往州縣。不知關中有可教子弟同人肯來太原者否。若得粗有詞筆。謹愿耐靜。不出入作過于官守。不相累者。卽當優給之。不辭也。煩爲尋訪。書中見報。

與趙正夫

去歲還朝。偶以同舍。得奉顏色。而親教誨。私懷感幸。至今不忘。氣候苦寒。仰惟儒館多暇。起居集福。某承乏河東。職事與人事皆應辦。目前故于左右。轉成疎闊。區區尊仰。何勝道耶。拜會未可期。千萬保重。垂副瞻祝。

遠去貢範。忽已逾歲。向仰之私雖劇。而內外憒迫。到今纔得治問。何勝愧恐。晉俗蠱且僻。飲食、醫藥、婚嫁、喪葬。皆與子弟從學。至不便。惟少盜賊。夏月苦無暑氣。卽他方不及也。陵臺家兄。久荷知照。想常通書左右。比領家信。亦具聞動靜。某行日蒙垂餞于啓聖寺下。情感佩至今。而布謝後時。卽其罪猶前也。至悚至悚。【案】此二首係在正夫爲學士時。

又

季春極暄。伏惟台候動止萬福。伏自今上卽位。首重言路之選。以正萬事。執法之臣。則尤爲重焉。自封相之中丞作尙書後。有職之士。計中外貴臣必爲執法者。皆在正夫年兄不在他人。比除目下。果然。此豈天子以公議用人。而公議固能盡天子聖意之所在乎。然則辨正是非。而判別忠邪。摧剛直枉。皆正夫年兄平昔之所畜積而已矣。由此而正位廊廟。以扶太平之業。不異矣。天下幸甚。朝廷幸甚。某以守職在遠。不獲躬詣門屛。謹奉前啓。上賀。兼此承問起居不宣。

又

去遠左右。淒久。一向在孤危困約之中。不復敢農修竿牘。以玷門下之義。亦恃眷存有以亮之。私心惓惓。結戀懇則日復一日增積于胸中。而不勝陳也。某初到東部。營職幸免。末由參侍。伏冀上爲廟朝。精加保輔。卑誠祝頌。依投之至。【案】此二首在正夫爲中丞時。

又

伏自前歲冬末。被命改使山東。道過國門之外。時適會旌節出帥慶陽。嘗獲造詣行府。曲蒙敎敍。事契復垂顧訪。款以誨言。下情感佩之私。實不勝紀。爾後半歲之間。又再易地。到罷相鄰道途之勞。亦倍。故筆牘之間。重于稽晚。其如瞻馳繫戀。增積尤多。卽日春暄。極暄。伏惟總統邦計。台候動止萬福。某承乏淮甸。上邀蔭映。以幸免于罪戾。造詣正遠。伏望體上眷求。加護寢興。行膺廊廟之拜。卑誠惓惓之禱。

又

近者伏審就膺恩制。入奉禁嚴。鉅賚造朝。士夫交慶。而孤遠之人。復得託在下風。區區抃幸。殆不勝情。不審起居何如。某自到淮上。雖夙夜兢竭。勉赴職業。然愚暗淺陋。終恐未能逭責。儻沐眷憐。不賜鄙遣。時有以誨督之。卒門下平昔之知遇。幸甚幸甚。【案】此二首在正夫爲侍郎時。

上劉龍圖

違侍左右。逾月。下情兢戀。春晚暄晴。伏惟駐節塞上。台體強豫。某營職區區。幸免如昨。竊聞創圖羌事。撫緝邊民。大河之外。舉被上恩。辱在下風。惟知尊仰。謹奉前啓。參問起居不宣。

又

近日使軺取道太原。得遂省見。獲奉敎誨者累日。愧佩兼深。自北寺拜違。已更晦朔。不審旌旆見留何地。庶事想皆就緒。指日還闕。尙冀調護。垂副瞻禱。

又

某自行府。未離太原。已苦痰壅之疾。爾後呼醫用藥。至今猶未復常。比捧牒命。皆卽時供報。想蒙省察。中間申請朝廷。已節次行下。惟賑濟一升二升。卻作一升半升。卽帥司牒照會。別作奏請。見留以待報。理當然也。賑濟米斛少三萬餘石。在常平之法。除糴買已過外。別無利權可以經營。幸同丞相商議。且以帥司米與常平米通支。則麟州外塞。亦蠲足用。其間縱有少闕。令岢嵐保德和顧般運數。必不多。庶易辦也。惟橫陽等六寨。合支借種糧三千餘石。自來外塞。無提刑司斛斗。既人戶未可令上州請領。又以本州經戎馬之後。無騾畜可顧般運。遂牒漕臺。以豐麟州米兌換。應急支用。漕臺已報可。伏恐欲知。

上范堯夫相公

夏中太原簽判李通直還潁昌。上狀起居。伏想已塵鈞覽。比者伏審相公以進退出處之大節。與天下積年之人望。肆覬宸廷。再都廊廟。制命初下。中外翕然。朝廷幸甚。人物幸甚。某以方離太原。奔走道途。未由躬詣台屛。謹奉前啓。上賀。幷承問起居。伏惟鈞慈俯垂覽亮。

又

某未離太原。傳聞中使齎詔至潁昌。促相公入覲。固知相公還廟堂。又知必固辭而亦知辭必不獲免也。繼聞相公到京師。小民觀者如堵。咨嗟嘆息。如元祐之初。見司馬溫公之入朝。則亦知相公辭必不獲免也。既而聞入劄子。懇辭至于三四。詞情確至。愚智感動。而優詔不許。日促視事。蓋惟無心于相天下者。可以托天下。若相公者。可謂無心矣。此固主上欲得公再爲宰相者也。卽日伏惟總攬機政。鈞候萬福。未知參睿之期。伏冀體國爲民。調護寢興。

又

比聞中使到潁昌。台候微苦泄利。留三日。上道至京。謝客。皆云雖已康和。猶少力也。路中問北來人言。常請見起居。如平常氣貌亦充。乃知輔相之地。神無所不攄。況小疾也。更冀調愼飲食。減節人事。以副宗社蒼生之望。

又

近遞中。蒙賜鈞翰。奉承感激。不任下情。氣序清和。恭惟偃息大都。鈞體康福。某營職區區。未知何日請侍。瞻望門屛。乃心飛馳。伏願早還廟堂。永庇中外惓惓之禱。

又

近緣賑濟事。再往河外。與詔使相逢。具道體最本末云云。殊不類京師所聞。劫掠之數。近止四千上下。見須收捕在城寨見賑濟之人。幾三萬口。亦嘗見帥司行遣。曲盡事宜。續進奏數紙。雖欲彈駁。無下手處。伏恐台慈要知詳悉。某初有去就之意。累月之後。晉相亦加禮貌。今雖不去可也。自領鈞翰。卽問之。但言計未決。且少候。及今終未有定論。然以愚觀之。姑留太原爲是。台慮所及。曲盡縝更。稟覆次。

又

去冬遣人奉狀至漢東請問起居今春人還領所賜書敎感戀之餘方欲修狀再附遞漢東忽聞相公有湖湘之行神情恫怳遑月不定欲急遣人至漢東竊料離漢東已遠仍未審出睦直至永州爲復中途改作舟行欲宿留見謝表遣人奉狀前去而邸吏至今未曾報到朝夕懷抱不寧謹專走此介至左右參候動止仰冀順令調護保御太和無任南望區區引領之至

又

不審自漢東至零陵凡多少驛水陸登涉之間台候何如到日已及暑月蒸溼之氣必有過于漢東所居如何稍軒敞卽于起居良便若無如此居處閒零陵木植至易得雖旋營造門下之人亦不當憚煩也食物定無好者羊魚鵝鴨魚鼈之類計與近北不殊常膳之間不至闕事否或爲大江在其旁雖熱而無瘴癘北方藥物必預曾備辦更望上爲宗社精加攝護涕戀之私雖日夕形于寤寐而無分毫可補左右塹恨區區殆不可勝言

又

恭惟某官忠貫白日遭合神明平生以退爲進而處遷謫乃爲常事但高年舊德復此遠適門下之吏豈能不徬徨繫戀慮飲食之間有所闕也

又

昨人還領所賜敎始知相公目疾終未平私心憂馳無已然欲急于痊復不若任之不加治療則于台體自然事固昔歲見州北李端願少師患目一切任之不治康强二十餘年李少師生于富貴綺紈之間獨達于此一理年壽永究亦可尙也欲望台慈薄採其說

又

十一月中人自零陵還伏奉所賜誨答仰惟門下眷予之厚豈勝感激卽日冬杪苦寒恭惟燕處暇裕鈞候寧固某待罪于此養痾苟祿南北阻遠復以職守所拘無由躬至左右日夕引望惓惓想戀而已敢冀上體宗社調順寢膳固生理以符故吏卑誠之禱

又

遞遠門墻日久南望罔極每深涕戀比領來誨方審某官到零陵台候動止之詳下情頗以慰懌伏審寓居佛寺而食止有烏羊肉啓處飲膳之間大較可見但服習其水土而居之久當與初至有間更乞頤神味道以副松喬之算

又

比人還伏蒙遠賜永柚柳布各一端謹已拜領然相公方此燕居之際猶念及門下吏有所沾賚則感激之私倍百于常品

又

昔識嘗游宛邱知其事簡客稀有醫藥陪京作鎭最爲便且佳也竊想某官未還鼎席之間良亦樂此某

之病力過歲以來猶覺難于勉強如決不能任事終當冒瀆朝聽丐東南一郡因有參侍之便不定也豈勝繫戀

又

某到河中始知名闕之可樂徘徊登眺想見締構之初也詢諸郡人皆能稱道嘗日之事遺德餘愛至今藹然則某被任使于此猶切兢兢恐辱門下也

又

昨待次河清上狀輒蒙誨答仰邀台眷愈久益厚感惕何言冬候凝冽某惟閉閣鎭治鈞體動止寧固某七月中離河清九月初抵華原領職以來區區自遣寤寐門下恨無羽翮得至左右東望引領殆不勝惆悵依戀之私謹遣專人奉啓參承起居伏冀順令調護保練太和還都廊廟永庇中外下情庶禱不宜

又

昨待次河清本合一至左右參省而不克前者想惟台慈亮察其所以然某到華原已兩月矣雖非孔道然由京兆入鄜延徑路也亦連有使者經過及應副緣別造作與差撥稀得暇日至于吏民豪健輕生尙氣雖不免酌情麗法而每念前書敎撫之意不敢純用刑罰自餘惟務省事冀免罪戾而已伏冀裁察

又

卽日序正熱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比者伏覩制下寵還舊秩就領宮使以爲圖任之漸中外歡忭如慈父母在遠而得歸其子之喜亦不過于如是也竊惟某官以忠義世其家者四十年然後以道德入爲聖朝之幸相天下誦其言者多矣受其賜亦至矣人心反側兵革未休聞公在位卽遂按堵無事則信于天下亦久矣雖白首失職處閒僻之地而乃心王室憂見顏色徘徊永懷不肯隱避以至冒涉江湖謫居蠻徼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爲公出涕慨嘆嘗食忘味者三四年矣則今日之還天下之士如慈父母之在遠而子喜其歸豈過理哉而況某者出入門下既久受知遇亦深方公在位旣無一言一事以爲補及公遠謫又不能出毫分之力以濟艱難今天子明聖爲宗社之計還公于千里瀼江之外非忠貫白日道合明神而能至此乎則某之喜也反不覺涕泗之橫集蓋與天下之識與不識而喜公之還者又少異也伏乞加調眠食以常長道之暑早復首庸之拜則天下幸甚

與呂祕丞

去秋苟存殘喘還朝後會見諸親舊而子進惠顧旅舍甚厚此行特承飮餞于遠郊之外契愛之深感戢無量中間聞進職閣省欲併寓一牋敍謝賀兩意而公私殊迫牽于目前至今幾得略其所欲言者惟冀恕亮而已不審入夏以來體力動止何似復當暫出至汾右輟暇奉啓勢無由詳盡區區之私更俟後狀也餘望保重不宣

又

某素不善飮而應之每引以爲比昨承出餽困于餅缸蓋都不記取別時何如行至中牟問補之言管置

手于汲器中坐皆大笑自此應之應不以爲比

上蘇相公

逖遠左右積四五年中間解官河府與初到華原兩附便人并郵置拜狀起居竟不知何日得徹鈞覽繫戀門下惟日惓惓夏令已中恭惟懸車優游台候動止萬福某假守區區幸免如昨末由躬侍杖席仰覬上爲宗社精護寢膳聖情無任南望引領之至

又

伏審相公以成功盛德樂就燕閒抗章累年至于十數竟回天聽獲上印紱高風大節足以激貪懦而厚天下之俗衣冠中外所共嘆息而見于紀述顧如疵賤慶抃尤深謹奉前啓以敍萬一之誠更祈保御太和益加調護龜齡鶴髮永對太平幸甚幸甚

又

近者竊聞安車暫至太傅官守不審卽日起居履味何似仰惟燕處從容德宇泰定數千里之遠寤寐門館而恨無由至前少侍誨勤乃心眷戀飛馳而已

與吳舍人安詩

某啓不審居浮光漸久爲況何如食飲風土果亦良便否某頃年離河東及昨過祔享後凡五請郡矣比自秦鳳移永興等路宿留滿歲然後聞虢州之除惟洛中去虢最近而又避人事日費之廣遂泊家河清後雖易不復遷徙正月中至新鄭會葬先兄夷仲三月申入洛幹問兒女婚嫁數與相之相會遂買田潁陽山中異日嵩少或可築廬此間居之所得也相望千餘里因風貶教至華原以慰飛馳之請乃所深望

又

去歲在關中一奉狀繼領所賜手教得聞居浮光動靜大以慰釋其後公私多故忽忽至今殊失請問左右愧悒何言卽日大暑伏惟尊候萬福某比蒙恩守虢繼改華原皆爲善邦出于忝幸待次西京河清縣邇半年矣中秋之前當遂之官未知何日得一見顏色乃情區區非筆下可以盡布惟冀燕閒倍加寶練副此祝望不宜

與薛嗣昌

昨到永興獲遂言面豈勝欣慰稍間暨暄良深企詠溽暑想惟公餘動履清適未復披奉惟希良會自愛姑此爲謝不宜

又

遞中伏辱惠示音問荷意殊深承行李欲至秋涼暫過蒲中深所望也卽今當出歷鄜延回日必遂占見鄙情預以爲慰

與王觀文

比因淺卹上狀伏蒙記憐還示慶問下情感仰至今玆者伏審光膺制檢攸紳全首除音疾下歎頌隨之

蓋以地連二寇兵兼四道如遂撫定西略則還居廟堂永輔昭代此便途也卽日不審拜命以來台候動止何似諒已辨嚴旦夕取道不敢別奉賀啓謹此少布區區伏惟亮察

又

前月欲巡南山中數縣回日謂可請侍左右少布惓惓之私行至華州乃聞山中冰雪未釋殆不通行李故卻歸蒲中候三四月間再往參承固亦不晚遽聞移鎮遂睽遠門仍仍以家私有病者日治醫藥恐旌旆戒行不得親至幕府違奉顏色謹上啓以代面布之誠何勝惓惓

又

前任承乏河東廨舍在太原邊事士風竊諳其一二如公威德雖塞上草木猶皆知之想到卽閉閣燕居坐以無事第促召治裝歸處衡弱在旦暮其理然也

上王仲至侍郎

拜違左右已再見冬序向仰門下之德雖寢飯不忘卽日伏惟臥治優游台候萬福某自秦鳳移東路率常奔走在外而又私門多故不成情況稍疎治問起居何勝愧悚尙冀圖赦其罪以待異日餘望持護寢興還卽大用下情惓惓之懇

又

不審歷陽風土飲食醫藥亦稍便否仰計足以衛天和而固生理也昨來省部爲屬適在下風辱庇存而蒙教誨事非一二因得脫于罪戾其感無窮某目昏臂痛如昔關陝少醫藥而多川陸之勞良以爲苦止俟滿一歲卽乞東南州軍冀蘇病力最承眷憐恐欲知別後之況敢貢其略

西臺集卷十一

尺牘

上劉宰老相公

去歲蒙恩自陝憲移守虢州繼復易爓待次中久踈進記門下卑情馳戀雖寢不忘即日隆塞恭維慈處南州鈞體動止寧福某比已祇赴官期九月初交割郡事苟祿奉親勉盡心力而已無足賜念者未有參侍之便仰冀順令調護保御太和無任南望引領區區之私

又

去歲自河中府遣人門下請候起居蒙某官台眷還賜教筆曲示記存銘之心腑未嘗失墜比欲俟到今任再遣人詣左右未離河清間忽于李宜德處領孫朝散送到正月中所賜鈞諭仰承顧遇爲久益厚其感激何可勝言不敢悠悠附遞請謝故先作書稟聞伏望台慈亮察

又

某待罪關陝甫及滿歲即具累年誠懇剳奏乞東南一州奏封未到闕間蒙恩移守三堂今春易爓皆爲善邦出于忝幸然方離關陝之時四顧無所之惟洛城幹問婚嫁良便而又欲避日費之廣遂退居河清間入洛城由此頗得繙閱自學爲文以來草稾有詩百篇欲求斯文之主而投之少見區區固陋之所存

且丐一語以發平生之未悟者則舍某官將何之謹繕寫成一卷隨書上塵几格如麥熟閒無事曲賜觀覽譬食野人之芹而留蔀家之饋或可備庶羞發蔌之末品蓋已幸矣斂衽就函不任愧懼

又

中間人還伏蒙頒賜大小簟各一墜滑藏節乃西北稀有之物況某官所以惠及琛賤非與他物等謹實而藏用之不任感激

又

某啓因此般家人行輒敢附上羊犳四枚雍酥五觔咸陽水棗五十箇河中五味煎七觔以關陝土毛無他物又去人艱于負重故尤抱輕微涘濱之恐伏望台慈亮其鄙而赦其罪

與陳伯修學士

自去歲解官雍部即待次于西京之河清縣一向居閒之便百爲皆廢遂踈請問左右但積向仰之私多候凝寒伏惟布政之暇起居萬福某比及代期即挈家至華原任所領事已累月矣東望館舍道里甚遥而莫遂造請惟冀體國加護生理別須顯拜區區之臆不宣

又

乍到弊邑隨分公私多事久之方稍定壘故雖相去不大遠尚未遑請問敢謂契愛之厚首墜教筆佩服謙眷但深愧悼高才碩望乃茲屈臨支郡士論所鬱諒朝眷益隆行聞褒召峻陟華要解梁事簡民淳夙治之餘想多燕適想望無緣一奉教語不勝依戀

與司馬學士

嗣承書教一得附遞上問起居繼以公私多事雖有區區欲布之左右而力有所不及甚可恨也即日不審自經祥除孝履何似某奉親官守如常末由奉教敢冀衛重下情致祝不宣

又

待罪府中初無補益欲去甚易而以嫌留此者餘歲常恐見絕于君子之門每慨歎也近到鄭州焚黃見田明之頗聞公休動止之詳外除當遂還朝乃士類之幸蓋有望于左右者矣

又

向于令兄處領所賜先丞相溫公墓銘及行狀前書已嘗附謝萬一更辱索向所撰輓章遲遲不敢附上者蓋有說也今事日遠矣謹繕寫寄呈悚悚之私略在其中矣伏惟亮察

與晁學士

夏序初熱伏惟起居萬福某比到汝上以守憲皆闕彙領之又偶有過往紛紛已甚故雖懷仰道義日欲奉狀請候而應辦目前遂成稽緩既悚且愧不易垂言也即日推遣職事幸免末由晤集伏冀上爲朝倚精加保衛以成大用區區之禱不宣

又

某到官守未幾。遞中伏辱教筆累幅。存撫之厚。見于詞旨。玩味感戢。雖寢飯不忘。繼陪進奏院報狀。恭審有實錄檢討之命。繼又聞有史院編修之除。二者雖未知的。然良史才難。今遂屬筆于無咎。有識之士所共喜也。久抑而奮。此特其階爾。俟聞不次之拜。別修賀于左右。伏惟諒察。

與致遠學士

昨者遠臺復供職館中。與君子際會。慰幸無量。別來逾年。而問書不時至左右。非曲加照悉。未易免責也。氣候凝凜。伏惟尊履動止康寧。方遠誨論。謹奉前啓承問。兼布區區。餘希保衛。早登華要。不宣。

又

去德滋久。傾慕殊深。中間得履中學士書。頗聞別後動靜。幷封示一簡。乃知長者常有以見存。下情感仰。沈令文字。過年即發。文學吏事。自可愛。河東別有幹幸垂諭。某行日。蒙飲餞于啓聖。領意之厚。感戢不忘。而修謝後時。惟有愧仰。

上李少卿

夏序初熱。伏惟起居萬福。某才到東部。值鄆守與西路憲車皆闕官。兼領其事。頗紛冗多故。用是未克奉狀。請候門下。敢謂記存。先枉教筆。兼獲近聞。近日動靜。豈勝感慰。末由參晤。伏冀體國。加調寢膳。以副大任。下情區區之臆。不宣。

又

積年之別。未得一奉教語。瞻馳纏結。晨夕不忘。比蒙記曹之問。尤深感仰。某以衆局多故。苟應辦目前。未修謝問。已承拜命。典領禮樂之司。寄任清要。前輩公卿。多從此途出。竊欲併寓竿牘。敍感致慶。而偶朝旨取索財用匱乏之計。文書填委。已過期限。而提倉司會議本州役法。亦甚數追。因此遲徊。重成稽晚之罪。尚冀仁明有以亮察而已。

與王元鈞轉運判官

平昔慕服之私。無以自見。昨者幸會。得聯所事于都部。乃蒙眷存。如舊相識。深荷照亮。因得展盡鄙意于左右。何樂如之。第游處未久。遽爾闊別。復深以爲恨。爾日伏想榮奉太夫人外。眠食增勝。某前月二十二日入閩。六月初供職。文書衰衰。更覺無補于外。日以爲愧。使事雖劇。有暇時可貶教否。豈勝馳情。

又

解罷後。以文書俗冗之多。稍成遲留。慶蒙晏犒。雖辭之而加厚。感悚何可勝陳。行日又蒙兩日出城至汝陽館留連。豈淺拙不似者所能當耶。潛夫運使。必已至東州。到京以來。朝見未克請謁。及見罷。稍笠欲往。而已出城即行。遂阻會見。深恨東州屢易守。而竟得巖起待制爲帥。儒林老成。民必受賜。來迓吏計非久到京。近日除授。宜先此書皆聞之。不復一二具陳。

又

某自離汝上。雖在伏中。然晚涼方行。食時即下程。日色炎極之時。或偶驛亭。或偶僧舍。不甚困于暑暍。到

京未居止。權泊城東定安寺。始覺大熱。真若坐炊甑中。寢食幾廢。都下以爲十數年間。未如是之熱。不知別後汝上天氣何如。莫亦異于末別時否。然廨宅寬涼。自與京居不同。奉元度之毋疾。雖決知難起。然不謂如是之遽。元度計已護喪東歸。哀苦中之況。殆可想見也。已作疏徑往淄州慰之。倘未聞除新官。附及。

又

拜違左右。已及逾月。區區悵戀。猶如初別之時。秋暑未解。伏惟起居清福。某自到京。困于天暑。形神疲病。幾不能自持。今稍定。回思汶上之遊。忧如一夢。引領高誼。何勝渴饑。未知後會之遠近。伏惟嗇神養和。行聰褒召。下情祝望不宣。

上王尚書

不審近日台候履味何似。濉陽當舟車孔道。民物繁庶。公臨莅日久。益簡而孚。閉閣之餘。諒多燕適。某愚不肖。承乏于茲。忽已逾歲。州治本閒僻少事。偶今歲關隴大旱。境內比他處尤甚。夏災八九分。秋復霖雨百餘日。如賑濟等事。時時並起。非一無復閒僻之況。殆其分也。

上修史承旨

近者舟御經從泗上。獲奏請謁。遂得款侍。誨言累日。感激慰幸。併集下情。氣序漸熱。恭想還奉禁殿以來。台候動止萬福。某區區營職在外。實由庇賴。苟免于罪戾。初遠言侍。日夕馳慰。伏望順攝生理。延集洪祉。就膺廟廟之拜。以慰中外遠誠惓惓之臆。不宣。

又

某官守淮甸。因緣幸會。得于道途。望見顏色。非特大慰累年闊別門下之情。而更蒙感念疇昔。款以舊言。結戀依仰之私。雖寢食不忘。即日恭聞大旆到闕。日奉玉色于燕見之間。恩眷尤異。宜遂入輔熙辰。大快人望。竚聞除音之傳。別當馳賀記室。遽次謹奉前啓。附承起居。兼布私誠萬一。伏惟台慈亮察。

又

自拜違舟次之後。某遂離泗上途。中遇濠倅林通直。出所賜教意累幅。詞札粲然。尤體眷予之厚。收置巾箱。其感無窮。是時竊料方在中途。故約大旆到闕而上此記。今想新命。踐朝伊夕。當繼奉竿牘。以助在堂之慶。伏惟台慈加察。幸甚。

又

伏審還長途。禁邇讀經閣。簉正一朝大典。奮物前效。赫然而或以爲未足。請貳門下。孰知大任之在即爲陽館留連。豈淺拙不似者所能當耶。潛夫運使。必已至東州。到京以來。朝見未克請謁。及見罷。稍笠欲往。而已出城即行。遂阻會見。深恨東州屢易守。而竟得巖起待制爲帥。儒林老成。民必受賜。來迓吏計非久到京。近日除授。宜先此書皆聞之。不復一二具陳。

上范蜀公右丞

季冬極寒。伏惟鈞體起居萬福。即日某蒙恩營職之初。區區幸免。末由參侍。伏乞上爲宗社之重。對時順御。永鎮廟堂。卑情惓惓。祝誦之至。

又

比者恭審某官以世德之盛。與中外積年之人望。進居廊廟。光輔聖時。詞制所傳。輿情大快。豈特上心之倚重。足明政路之閎開。天下幸甚。有識幸甚。

又

睽違文館。屢更晦朔。去歲冬杪。再奉啓狀。請問記室爾後。無事不敢屢進竿牘。以溷鴻覽。其如區區傾瞻繫戀之誠。無日不在左右。卽日氣序苦熱。恭惟鈞體起居萬福。某承乏淮甸。仰賴蔭私。以幸免于罪戾。末由參侍。伏覬上爲宗社。精調寢餧。垂副中外依歸之望。卑誠且祝且頌。無任悚惕。

又

伏審某官被膺制命。出鎭北門。暫辭機務之繁。以就居閒之佚。忠貫白日。道合明神。進退之間。其必有道。某限以官守。在遠。不獲從百執事。攀辭都門之外。引領行旆。神情飛越。謹奉前啓。請問起居。兼布私誠萬一。伏惟台慈俯賜亮察。

又

伏蒙指揮編次孫家文字。仰辱誨諭再三。不敢以久棄筆硯爲辭。但適以夏初出嫁一女子。閒居窘困之中。勞冗不久。定疊綠。此稍稽上報。數日來始檢閱所附至卷册。不出秋間。定得附呈左右。先望賜察。

又

三月末間。于盩稅宣教處。伏奉所賜誨翰。上體眷意。感激無已。一向欲宿留所。編次文字。舉日復布竿牘。門下而偶以私故。冗迫。淺成稽緩。下情豈勝愧負。不審涉暑。起居之況何如。恭想燕處超然。神宇泰定。遞中謹奉前啓上問。且欲少布區區所欲言者。仰惟台慈俯賜亮察。

與歐陽學士

某啓。自叔弼學士兄游浙江。及還東潁。數年之間。都不曾奉咫尺之書。蓋交契之舊。與精誠之相與。知彼此不以書問爲事也。區區勤仰。老而益深。卽日初冬。伏惟尊候萬福。某壬午年從淮南罷免歸汝。妻室喪亡。又徙居河陽。留滯五年而後還汝。今又五年矣。其間兩嫁女。三爲子娶婦。喪次子于均州。又喪次子之婦于西京。行年六十有五。門中大小三十餘口。薄田在潁陽與汝州。宋開叔守汝時。不進尺寸。成何生理。然亦能任之。不置不足于胸中。此恐叔弼兄欲知者。其他種種無足道。惟冀順謹眠食。時惠音教。以慰千里相望之懷。不宣。

又

不審自還東潁。起居之況何如。伯和、仲純、季默、位下昆仲與叔弼令嗣各守任何處。今各何官也。宋開叔寓居在彼。必日夕過從。中間得呂原明書。頗能道叔弼自浙江還。動靜。原明請宮祠無報。欲謀居陽翟。去汝不遠。此甚望之。曾得近信否。紀常子進、捐館已久矣。孫元忠卒于鄭里。大可傷惻。其子有疾。後事可知也。子進諸子丁內艱。在此時時相見。口衆顏苦不給。生事未定。疊亦恐欲知。

與韓循之學士

竊惟丞相儀公。雅言重德。士大夫之所視效。天下之所誦說。雖都元輔之尊。更夷險之變。而色不形于外。心不動于中。其謀議之安國。利澤之被民。如兵家之善戰。而不見其智名勇功之所在。非老于文學者孰能紀次。而蒙循之不鄙。記及淺陋迂拙之人而屬之筆。雖欲固辭而言已在前。豈勝愧恐。但某自失子之後。目昏體瘦。心思彫落。年齒衰淺。舊學百不記一。未知終能仰副大孝之誠否也。伏惟尊悉。

上范德孺侍郎

三月中到汝上。卽嘗修狀請候起居。而不果者。雖云多故。亦難免稽緩之罪。愧懼瞻戀。日夕馳情。秋氣向中。伏惟台候萬福。某昨承乏山東。意欲久留。而邊蒙恩召還。省爲郎官。見未可期。惟祝順固生理。早膺丞輔之拜。以幸天下。西望悚悚。不宜。

又

不審改臨關輔以來。鎭撫外起。居何似。伏惟忠義著于朝廷。威名暴于種落。還帥雍部。計于雅懷。遠識。無不足者。某久在省部。無補于公家。而于私計非便。俟過大禮。卽卻當請外。若得近西一州。經從大府。少侍坐末。然後託庇宇下。以竊食。私願如是。數日而待之也。第恐聖上眷求宗社。想望拜輔大政。不容久留于雍爾。

又

凡所賜諭委曲。蓋嘗如是思之。恐非豫定也。但高居味道。享松喬之算。而不累于事。自是人間難有之福。然事之去來。本不由己。若功名之會。當在晚年。則公雖欲不累于事。何可得耶。文周輸侍郎拜命之後。一對遂留京師門中。大義因以獲伸。其季亦得峻除。計周輸一生。未有如今之亨快也。然卻邊嬰中滿氣急之恙。致妨語言。世之人有喜甚而得疾者。周輸豈類此耶。今必已向平矣。

又

昨在京師。袞袞多故。僅得一再造詣門下。遠奉誨言。忽已七八月矣。居閒寡便。多不知外事。因成曠怠。久不附承起居。悚仰愧戀。豈易勝陳。卽日冬杪極寒。伏惟鎭臨關輔。台候動止萬福。某待罪關中之闕于汝州。推遣伏冀上體宸眷之重。精調寢興。早膺柄任。卑誠惓惓。不宜。

又

比審出鎭河內。又聞保釐洛師。又聞易帥瀛關。又聞鎭守雍部。逐次皆以閒居。不知外事。比知已後時。竿牘之間。每每不獲至左右。可愧可恨深矣。比得西京親情崔豫法曹書。始知旌旆過洛之雍部已久。而蒙愛存。不異平昔。委曲問念。如憫其老而無成。實大感激。伏惟撫封之餘。經畫素定。阜民利國。蓋跂而望之。自關以西。想已蒙惠渥不淺矣。窘居于此。無由舉動一望見顏色。何勝引領向戀區區之私。

又

某去門下漫久。蹤跡不定。而眷存不異。故敢試以私懇。遠貢于左右。耀州淳化知縣盧戩者。某向作河東憲時。戩在絳州監鎭。監已知其爲人。某守耀一年後。戩改官。來作淳化令。乃誠廉勤樂易于公家。孜孜不

懈有足取者遂復薦之然淳化至僻部使者之所不到今行將官滿因緣冒聞聽覽之末欲望更加採察特輟一升陟文字成就之使異日破筋絕骨自効于門下實某之至願雖公總統一道州縣官吏震畏之餘幸公一顧而收採之者比比是也而某于千里之外託書詞以薦裁非恃公薄知某而憐之其敢如是耶無任引領俟命之至

又

前日覩報狀中所傳除目伏審宮使龍闕侍郎寵膺休復之命還踐禁林識與不識者皆相告而歡慰則老于門下者其歡慰之心宜何如耶在中外之士有以生民爲意願朝廷于老舊之間圖任得人者其歡慰之心又宜如何耶第恨匏繫于此不獲同許下搢紳稱慶于門下亦不敢作四六啓賀仰煩記室裁報而自取疎外輒恃儁眷直露情誠之萬一伏惟台慈亮察

又

某稟賦在強弱之間而中年以前昧于生理又多疾病故公頃歲尹洛之時某年纔五十于夏間侍坐輒須以屏風闌之虛弱之證也自度不能久長遂漸學調養治醫藥行氣導引以度歲月因知世間繫累之事損多益少漸而疎之以便生理故自淮南罷歸之後杜門無營專以調養醫藥行氣導引爲事業雖不能如此期亦薄似有效故在河橋汝海之時人皆以爲貌與年不相稱飲食筋力亦未苦衰減而夏月與人聚會于空堂大室之中亦不須用屏風遮闌前歲來赴留臺人亦謂其如此而洛城當東西孔道留臺雖職閒無公事而朝謁禮節之勞數倍于昔年人事應接與非泛送迎皆非昔年之比飲食之外如醫藥調養行氣導引皆有所不暇重以門戶多難一歲之中內外之喪四五人即今目昏耳重聽心識健忘語言時有錯謬左臂無力冬月涕下不自覺知太非在汝孟之時比雖云年逾七十而亦洛城擾擾全廢調養所致也已令兒子于潁陽所在舊屋之外增蓋二十餘間小屋約三四月之間復丐宮祠以歸庶得專一調養雖不敢望如舊庶得更延殘喘三四年了老年未了之事但公復居禁從圖任在即以某遊門下歲月之久過慮有人問某姓名及筋力于公者願公對以目昏耳重聽心識健忘語言錯謬左臂無力涕下不自覺知則于某歸潁陽之計便矣于暮年調養之方宜矣近作劉晦叔墓誌輒假楊瓌大夫名字者蓋實不願姓名復在人眼底也今則又甚矣併望台慈賜察幸甚

與李門下侍郎

仲夏炎熱伏惟鈞候動止萬福伏自今天子即位起一二大臣在外者入輔出政而某官以宗社之靈還位左省制命疾傳大快人望豈特三執機政天下之所倚重而儒林舊德行將正位廊廟別膺制作以趨太平中外幸甚人物幸甚某待次在遠不獲造詣台屏謹奉前啓上賀兼此承問起居下情無任區區想望獻忱之至

又

去歲歸自吏部授閬州闕還汝待次時某官將官洛師一得奉狀請問起居其後以在孤危隱約之中百

爲皆廢故亦不敢屢修竿牘以玷門下私心惓惓豈易勝布

上賈明叔侍郎

久逵門館下情瞻馳結戀幾形于寤寐而竿牘之問累年不至左右者誠以某人在朝衣冠道否舉足有罪出口成獄方公棲遲于江湖之上而某亦屏處窮僻寄命他人含糞土而苟活知無益于左右而不爲也諒如某者非一則門下之義亦有以諒之而圖赦其罪否即日春序極暄伏惟台候萬福未期造請之遠伏望調衛寢興早躋柄用遠誠懇禱不宣

又

去歲累聞休復之命更審異恩亟升法從即當上記以助在堂之歡然人在窮約而不獲伸區區之義既利且達矣而竿牘之問先至則尤宜得罪非專如此也自去年以來道路奔走移易略無定日期以到官具述前後誠懇贊于門下以自贖敢謂眷存不異平昔遠枉書教以候問其死生開緘申紙辭發于面展讀三四意定而後感激惟是拙戇之守甘貧忍賤百爲俱廢偶全昔日之蹤跡再望大君子之門庶幾末賜誅絕之罪其然乎其不然乎

上周翰侍郎

前年聞歐陽叔弼自吳中歸潁後嘗以書寄便人至潁問動靜得其回書云老年諸事不復論惟近失一六歲孫兒情懷未能平其他來問某家事甚悉殊喜其康強後聞其子調官得西京永寧縣是見闕叔弼必隨其子之官音問近便亦有可相見之地故不復作書豈意文旆到後已屬疾只數日遂奄忽可痛可傷可駭公之書言初雖病猶能握手道舊後三日遂化去不知是何疾豈醫者用藥不審陰陽差錯而至此耶叔弼前所回書深嘆子進元忠作昔人今叔弼又自爲昔人矣傷痛之外是眞可駭也其孤未長或時議之二月扶護來新鄭則今已不在潁矣當探候使人至新鄭就近祭奠而弔其孤但公守潁有西湖而失叔弼能無假然

上王子韶侍郎

伏蒙爭示遷徙二賢堂本末開緘伸紙口誦心服至于嘆息而無言昔曾聞文簡公開寶中爲濟州團練判官而王元之爲民家子年絕少偶以事至推官廨中文簡公知其賢留使治書學爲文久之文簡公從州守會後園中酒行州守爲令屬諸賓客竟席對未有工者文簡公歸書其令于壁上元之竊後對甚工亦書于壁文簡公見之大駭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原註】州守之令屬鵝鵝曰爭似風元之對蜘蛛雖巧不如蠶由此元之寖有聲後遂登第進用轉在公前及公除知制誥元之已爲舍人其詞元之所行也世以文簡公爲知人其後元之謫黃州文簡公亦罷翰林學士以兵部侍郎知滁州則立朝行道又可知矣此濟人所以謂之二賢者也然二賢堂處非其地宿昔所患乃遇太常少卿學士鎮守鉅野慨然想見其遺風特爲改作立堂于宣聖殿側遷二像其中春秋配饗郡人大喜非宗工鉅儒樂與二賢同道者其肯出力以慰邦人之望如此乎則兩家之子孫雖不振宜如何論報以稱盛德伏惟亮察

上呂侍講

長夏酷暑伏惟尊體萬福某居汝以來又已四年汲汲了婚嫁今春方畢惟是交舊阻遠無由合并而思向門下中情耿耿尤深且劇也偶遣人往潤州尋問蘇家女子消息道過儀眞恐監與無出入且在令嗣官守因奉此狀然遣人之意猝猝故書詞不能盡布惟冀順時倍加保重

又

不審邇來起居何似交舊阻遠不得合并固常以爲恨而元忠事士爲交舊四十餘年汝鄭相近時時通書而感疾止數日遂至長逝合并之望獨于元忠絕矣痛可知也恨可知也想惟聞元忠訃追往念舊愴愴尤深奈何餘皆未暇及要須他日會面始可索言此心仲益通直昆仲在制中皆康時往見之一向居處爲人動搖不定壘今卻定矣乞知

上門下相公

自違材館累更時序內惟官閒位卑與公府禮絕是以不敢時奏記通下執事心係門闥無日忘之春晚暄極恭想論道餘裕鈞體動止萬福某竊祿宮祠仰緊延壇之力以免塡溝壑瞻望屏著趨伏末由敬冀順舍天祉冲用太和永乂王家無疆之休卑情且祝且頌不勝惓惓

與范子夷

向知車馬已入京師上三侍郎問狀得侍郎批云卻已還洛中不識會轉附呈否入夏未熱伏惟足下起居清勝眷愛兒女並惟康寧某待罪于此事屬過分而在公家無補私計亦良不便材力單少不能任本路之事一也河外邊報未息日與漕臺辦理饋穀孤迹逾差二也子弟無所從學將成扞格三也僻遠不能了婚嫁四也居大府之下種種難處五也欲候賑濟與應副泛差軍馬糧草了當秋末冬初具狀懇告于朝廷丐一偏郡不知是常事耶爲復未免也試此諮度公以爲何如未卜會見之期馳情耿耿餘冀保愛

又

凡前書所載不復具道昨留京師必屢會應之文潛爲況各如何聞通鑑已有賜本不知板只留閣下爲復送國子監與諸書印賣恐子夷知爾賈正之必猶在鄭下待次穌一通書何日當赴與元耶料其美材必別有差遣

又

自子夷侍行東去某之職事亦冗新帥到後決日遂行河外道路艱險風雪寒苦雖昔年從軍靈武亦不如是極也比歸妻室臥病已逾月幾不救玉汝相公臨行一醫官相可用調理久之方差故雖請問留守相公啓狀亦因此後時然聞子夷已入京且作子默書卽日極暄伏惟起居清福美授定在何處想非久出都未知再會之期東望耿耿豈勝馳情伏冀倍加保重垂副欽祝

又

昨到太原欲與子夷昆仲爲期月之遊而不累旬遂相別恨恨之私今未忘也師載近方意思定壘可以且居此矣應之文潛必屢相會皆以多故未曾修問至愧舍弟服闋復大病去冬方至京迄今未聞有所授奈何有可誨督者而語之可也往聞子夷車馬且留京師別上狀次

與范子默

久不作子默書正以許汝相近得聞門中起居康事則老年更不復以書問往還爲禮故也豈謂伯氏子夷文林感疾遂至大故聞訃一哀涕淚不能自禁驚呼慘痛之情言豈能盡則子默手足之間痛可知也奈何奈何初見令嗣與寬之書中別紙所說已大可憂然同寬之走人附書問候之後猶十八九望其痊平蓋子夷平生吉履操行無瑕事親無所不盡仕宦雖未通顯而忠國愛民之心已見于行事又所歷患難險阻皆他人所未嘗經天若祐善及好惡相揜則如子夷者豈有不得七十之壽而遂亡乎及附書問候人回子夷疾竟不起知天理人事茫茫不可考究累日飯不知味行不知所止然忠宜公門戶至重今日仰望先在子默千萬抑哀忍情無過爲悲傷以損天和至禱至禱

回范十七承奉

某既辱書文如右又承惠示長篇詞意贍麗非癡無似者所能當故讀之已盡而復讀之至于三四而不倦也某治平中在陽翟學詩于潁泉陳子思是時年與足下今日相若論其所得穌能操觚從子思之後何敢望如足下今日之作也可尙十數年來齒髮衰殘更事亦多舊詩數百首悉焚去擱筆不復論詩故雖辱厚意稠疊而無由追和以見意但知感刻愧歎深藏而已

與劉朝散

某頓首區區愧恐之私與感戴之意略布之右方不審卽日貳政西州寢味何似某去歲三月中喪一子乃緣以克家者老懷悲傷已甚而其年七月中又嬰遷奉力不足而心勞復困于暑遂成大病癰不食而發痛于臆脅之間洛醫治半年無效生意盡矣適遇今邛守史載之經過託渠診候處方遂能判別病原服其藥數月方似痊損又數月穌能執筆今猶有一二分餘證也故承枉教之後幾歷二時方敢詳味教意剖析萬一而至今方成書附上想憐其老病而恕其遲慢之罪則可不爾無所逃矣書到計已秋涼惟千萬保重不宣

與劉仲冯端明

中間附竿牘請問門下尋家台瞻答賜誨翰所以撫存之意甚厚區區感激良難具言卽日氣候炎潦伏惟鈞體動止萬福未請侍間伏望上爲宗社順護寢興下副惓惓之禱

又

不審近日寢味何似側聞舟御取道東來已次泗上方暑遠涉竊想邁養有道鈞用沖粹始謂非晚道楚而南遂可造詣行府少布積年之區區今聞卻欲泝流至符離出陸復未知請見之日何勝悵戀蘊結之私

26A

又

違去門下歲久。竿牘之間。缺然不至前者亦有年矣。而精誠之往。不間遠近。雖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蓋常在左右也。卽日夏序淸和。伏惟燕處東州。神相萬祉。某年五十六。自滄南罷任而歸。今六十有七。到汝卜居。途營菟裘之地。日前諸況相免。溝壑有顏承議者。長道之子也。偶以事至汝。今歸赴官登州。當道過東沂。故託附書啓參問起居。伏冀爲國與民。精調寢饍。以永松喬之算。副中外士夫祝望不宜。

又

伏聞宮使樞密端明。自寓東沂以來。台候康寧。不異平昔。生民雖不厚。足以補一歲之用。居處之地雖不廣。足以待燕閒之逍遙。想台抱泰然無事。第不知造請居下。與之晤語者何人。奉杖几侍齋宴。從琴趣弈旨者何士。若某者迹遠門牆。雖久而迂陋慧拙。猶如二十年前。引領東望。恨無翅翎飛去。躋公之側爾。前歲以事過潁昌。見范德孺侍郎。無恙去歲昏苦。臟氣不固。今已良愈。京兆張芸叟侍郎。亦每聞動靜。或云自今歲來。飮食差少于前日。似有脾疾。亦未知其的。恐欲知其他死生契闊。與在江淮之間者。公必自聞之。更有餘誠。言不能盡。

與呂觀文延帥

仲冬嚴寒。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某頃在熙寧中。同先兄舍人舉京師。而出今浙憲舉士榜下。嘗獲請謁左右。殆今二十餘年。假守山州。適値某官再帥延安。撫定邊略。道途謂遠。則日聞起居動靜。或時捧教檄以從事。謂近。則無由造請門下。以發積年暌違墓用向戀之私。故敢自比于下吏。奉竿牘以布。瞽聞之悾悾。伏惟台慈俯垂亮察。

又

不審近日鈞用何似。竊以盛德遠業。冠映當代。而論議訓猷。誦于天下人之口。宜廟廊堂以福休多士。而爲斯文之主。尙留方面。總領邊吏。豈以中國無犬吠之警。而西顧之憂。在今日最重乎。鉾車之召。旦夕可俟。伻聞爰立。別奉啓進賀于門下。非獨某之私誠。行道之人。均有贈焉。

與林顯謨

自頃歲承之淮甸。公起治蘇州。邂逅會于山陽。距今十有三年矣。自山陽之後。公顯列于朝。政位深嚴。而某罪戾屏處。喪妻亡女。子患難流離。苟活以至今日。則嘗聞之不通于下執事。諒公察其非忘門下之德。而知處勢當然也。今某蒙恩出籍已數年。近復蒙恩除西京留臺。待次汝州。漸齒仕塗。故方敢作前啓。布私誠。請候于左右。懷舊感往。恨無翅翎。墜公之前也。伏惟幸察。

與林材中大夫

昨者備員府僚。得從材中之遊。若天幸然。而復過辱顧念。每蒙教誨之益。使免罪戾。何感如之。違奉良久。而思仰德誼。想見顏色。幾若旦夕之近。臘候苦寒。伏惟頒政多暇。起居集福。某近以目疾丐罷府事。蒙恩歸館。猶累鼓司。卽日待親過城東。諸況相遺。未由會合。惟覬調順眠食。行復使節。罔區區之懇不宜。

又

昨車馭留城東。深顧少卜邂逅。而辱來諭。遂不敢前。至今恨仰無已也。近傳材中謝衰。方審善達治部。璧眷愛郎娘萬福。殊以爲慰。士大夫皆言謝表得體。恐知某昨在府中。累足于疑謗之間。幸得善免。近日得請歸館。若在數月之前。則人又以爲會稽而發爾。惟荷材中照悉。故聞及之。弋陽郡事如何。士風人物。有足樂者否。右司近緣公事。至省中見之。甚康。亦話材中動靜區區。不宜。

慰劉民質昆仲

某從先吏部游久矣。蒙知之深。辱念之厚。逾三十年。頃歲先吏部將漕關中。某謬得持憲本路。先吏部作大漕于東南。某亦承乏滇甸。及至歲晚。又同歸于寂寞之鄉。今先吏部順化于大塋之年。而某亦行將七十。哀往念舊。情何以堪。走筆及此。不覺涕泗之橫集也。不審只于百日內。遂謀襄事。爲復別擇利年。願聞之。

西臺集卷十二

祝文

祈雨文

宿麥在田。愆陽斯久。野無潤澤。瘏氣相仍。仰惟神明。保佑茲土。不腆醪醴。品物維時。將之以誠。庶格靈貺。

取聖水文

自多祖春。歷時不雨。並走羣望。罔孚其應。麰麥將槁。徼福祠下。神不吝澤。隨禱而至。方夏旱暵。秋稼可憂。飢疫已萌。餧饘在道。嗷嗷之衆。匪神孰依。謹獨厥誠。再卜靈貺。惟神之仁。克終厥賜。風雲勃興。大雨時至。有秋之望。則庶幾焉。神實可爲。苟緩無救。

謝雨文

祝史初陳。已見油雲之布。野神靈來。相遂蒙甘澤之應。時非惟夏麥之少蘇。固亦秋種之可入。率循南畝。庶幾西成。惠勝檗陽之金。功倍鄭渠之利。含哺擊壤。釃酒匪惰。游刃刲羊。敢茲拜貺。

又祈雨文

近以春旱之久。謁款廟祠。迨今踰時。未拜靈貺。雖雲雨之施。屢作屢止。有以潤枯槁。屏塵翳。而秔稻之種。未入于田。其已入者。稂莠盆生。耘治不給。不敢覬其成就。維邑西距襄陽。南走安陸。其間無數舍。而西南

之田。飽于潤澤。以爲天之行。則豈足跡之相接。而飢穰之不同耶。以爲令之罪。則令宜自任其咎。而民獨受其辜耶。不然。豈請禱之方有所未至。而如神聰明正直。每祈每應。而今顧不矜其民耶。時已失矣。農事迫矣。十日之間。雲興雨作。霈然而爲賜。則猶可以去稂莠而布嘉種。過此以往。已矣。無望于歲矣。酒醴惟清。粢盛惟誠。再卜神休。引領而俟。苟能鑒茲。則當具牲牢。備簫鼓。盡禮致恭。以謝厥下。

嵯峨山祈雨文

華原冬不雪。春不雨。嘗以民病告矣。雖獲嘉應。膚寸而止。今又兩月不雨。宿麥淒慘已槁。而無望。地復磽确。如石田不可耕。春候將過。秋種未入。民之流亡殍踣。可立以待。詢諸邦人。皆曰莫如我嵯峨聖母慈仁深厚。威靈溥博。覆護茲土。豈前日之禱誠未至。而蒙應亦淺耶。將守臣有罪。神未原赦。而民反受其病耶。故躬走祠下。請罪于神。而致其誠。庶幾膏澤之大應。而法必有旨。方得信宿于外。且懼後時。不能回枯改涸。以慰答斯民之喁喁。謹移文通判軍州事湯景仁。代奉牲牢酒醴。再此赴愬。三日至五日。霈然浹洽。周于境內。則在田之麥。猶可望一二。而秋種畢入。徼幸不至流亡殍踣。以遺神之羞于斯時也。敢不祗率邦人。奉其歡欣鼓舞之心。而昭報嵯峨聖母之賜。永永事神不怠。

祈雨取聖水文

夏麰已槁。大田方困于生塵。秋耜未興。比屋重憂于粒食。名山在望。霑潤無窮。北雍行祠。威靈如舊。敬以三農之望。求于一勺之多。簫羽初來。雲霓已布。願霈滂沱之澤。少寬旱暵之憂。庶幾有年。毋庸罪歲。聿懷盛德。永浹斯民。

又祈雨文

麰麥未秀。穀種不入。雖憫然望歲。如有飢渴。而密雲屢興。霈澤未下。是用以民疾苦。赴愬于神。惟神廟食茲土。民賴以生。厥歲美惡。神實司之。願蒙嘉應。以卒農事。嘗雨作矣。卽拜神休。

耀州祭諸廟祈雨文

國家承天宥民。期于靖治。神爲有道。以相我國家。水旱之至。憂實同之。而自十月至于五月不雨。麥槁在田。禾種未入。道路流散。非廩給之所能振。天子閒而憫焉。故發德音。下明詔。俾郡國之吏。徧舉常祀。敢薦吉蠲。以導靈貺。如應于三日之內。則有秋之望。尙得一半。非惟免民于溝壑。而吏之與民。其敢不上承天子之意。永以事神。

就山請神文

天作高山。奠于岐下。靈湫滿滿。神物在焉。一勺之利。澤及千里。邦人赴愬。歷年茲多。透此驪陽。麰麥將槁。風馬雲車。有求斯應。惟時雨若。沱用小康。敢蠲厥誠。禱于祠下。

太白太湫神祝文

華原自八月至于二月不雨。宿麥將槁。秋種未入。是用赴訴。恭致一勺之多。以求千里潤澤之應。苟非誠之不至。則神無難焉。簫鼓笙牢。從以耆耋。惟神俯悼衆感。回枯改涸。油然興沛然下。崇朝而鼓舞于境內。

則願率邦人。圖報太白太湫神靈之賜。其敢不膺。

禱華嶽湫文

自春徂夏。災旱相仍。咸秩郡神。罔孚其應。惟神之所居。淵深潤澤。爲我州之望。吏民敬事。誠有待于今日。蓋夏苗之槁十存一二。黍田之耕。方播種而未鬻。流離之氓。已逃而復歸。扶餱而力穡者。猶有望于秋也。今則炎暑彌煽。油雲尙遠。粒食踴貴。糠覈不充。黔黎喁喁。若墮于燎。出乎三數日之間。則士厭焦爛。禾頼弗生。雖雨亦無及矣。今秋失望。則重罹荒歉。羸瘠之農。坐爲溝壑。公私殫屈。所繫攸重。陽之爲盛。未若此歲之劇。竊藐藁。正祝史。以其所憂而籲于神者。吏不敢後。呼雲驅雨。霈霈霈其澤。活斯民于將隕者。神其速焉。

祈晴文

霖雨踰旬。久妨民事。用涓吉日。仰叩靈祠。惟神威明。廟食茲土。宜能覆護。無使斯民交斃。無穀無居。神亦永有降依。

謝晴文

近者霖雨害田。致禱廉下。荷神降休。俾獲開霽。水旱之餘。或未至餓殍者。以稽事相存。一二故品物醪醴。薦之以誠。載涓令辰。祗拜靈貺。

又祈晴文

夏大旱。麰麥不收一二。秋稼雖可收一二。而雨不止。嘗禱晴于神。既獲嘉應。未拜神貺。而雨復作。至于今不止。民已病矣。災已甚矣。苟復數日不止。民將無以續性命。州縣之吏。亦將無以事神。惟神憫吏民之嗷嗷。使風止雨霽。存其未收之稼一二。則民庶幾有以續命。而吏亦永有以事神。不敢怠。伏惟鑒之。

祭羅山府君祈晴文

大田甫成。雨已復作。繼此勿息。則誤于有年。是用率顧民戚。禱神之休。惟庶獲霽止。庶或毋害。不膺醪醴。神其臨之。

又祈晴文

近以霖雨過時。害于稽事。禱神之力。誠獲開霽。將拜神貺。而雨復作。連五日夜不止。穀之未斂者不獲斂。已斂者腐壞而宿種不入。甚可憫也。惟神自春徂秋。保衞斯民。或烜或潤。覆露長養。其德深矣。今甫成而敗之。豈縣令奉神不謹。舉措非是。而降之罰。將斯民有流離餓殍之期。而爲之災耶。縣令之罰固宜。而民終歲勤瘁。上輸賦役稱貸之煩。下給父母妻孥之養。雖大有年。猶僅足而無餘。況甫成而敗之。又宿種不入。災無乃已甚乎。惟神圖赦縣令之罪。哀斯民之失所。收雪止雨。使不轉于溝壑。則縣令敢不變心易慮。率受賜之民。永有以敬事。

謝晴文

乃月之初吉。至于哉生明。茲民惕然。以霖潦敗田爲憂。守土率僚屬躬至祠下。述民之憂。以請命于王。王

維降敖。攄陽滌陰。豁然開霽。如響斯答。則王之守惠我民。其有窮哉。夫一牲之薦。不足以報王德。將俾我民歲歲蒙王之休。以奉王祀無有壞。

祭風伯神文

惟神振發萬物。功宜動植。式崇明祀。祇答靈休。謹以贊幣牲齊。粢盛庶品。明薦于神。尚饗。

謝雪文

近以冬溫不雪。陰禱于神。薄禮未薦。嘉應昭格。豈惟宿麥之膏潤。抑亦癘氣之銷伏。功惠若此。報當如何。薰劑醪醴。將之至誠。從以耆蓋。躬拜庶下。

耀州開河祭諸廟文

漆沮兩河之爲患。有年矣。至于今日。其患已迫。州縣上奉朝廷。作堤防以捍患。豈得已哉。公私悉力。務爲完壯。至水至輒潰敗。使不得爲全堤。今因人之策。別爲簽堤以殺水之怒。庶幾餘堤得存。不重費民力。亦非得已也。堤欲成。雨輒不止。水輒大至。若有物與堤競者。州守以事神養民爲職。既非人力所能勝。則必禱神。協濟其事以靖民。禮雖不腆。而誠至矣。況神廟食此邦。人所赴訴。得二十日之晴。水不大至。則堤可成。民患可紓。神苟相之。俾得如所禱。敢不具牲牢而拜貺庶下。使民永永事神。

刻漏告成祝文

立表下漏。以考晷晝。天之所以周也。三百六十五度。地之所以升降也。一千餘里。皆不出夫五斗之壺。三尺之箭。凡交于奎而合于角。出于卯而入于酉。繭絲之水。準若權石。而不差乎圭黍之候。雖因物致用。智之所創。而見于天地之情。莫知其所以然者。必寄乎神之所佑。金壺一新。玉虬初溜。用告厥成。無斁于後。

誌銘

司封員外郎令狐公墓誌銘

公諱挺。字憲周。山陽人也。丞相彭陽公楚之六世孫。好學善屬文。年十五時。輒補尚書湯征一篇。諸老先生見而異之。及長。博極經史。貫通諸子百氏。而亦旁治天官、族姓、地里、鐘律之說。尤喜論兵。慨然有大志。天聖五年進士乙科。爲吉州軍事推官。丁其父博士憂。服除。爲荊南府節度掌書記。因朝廷用兵西方。撰韜略策論五十篇以獻。詔藏秘閣。而閭丘良孫者。冒取公所獻書三篇上之。除爲官。歐陽公修知其事。欲出秘閣本以正良孫之罪。而不果。移監鄂州茶場。改著作佐郎。簽書節度判官公事。是時元昊數入盜邊。西師未解。上求方略之士如不及。諫官王堯臣薦公有方略可用。召試對策數千言。故事策試優止三等。而公策第二等。遂擢通判延州。賜五品服。丁其母王夫人憂。其後契丹聚兵古北口。北方戒嚴。近臣田況等薦公可任將帥。詔但遣秘書丞通判成德軍。樞密副使富公弼宣撫河北。亦薦公有文武才。可大用。詔但擢知彭州而已。遷太常博士。移知靳州。未行。改提點兩浙路刑獄公事。移江東路。遷祠部度支二員外郎。皇祐四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管。連陷緣江九郡。逼廣州。公適罷江東至京師。多從南方來者。問智高事。頗得其要領。而爲之策。未有云也。會樞密副使狄公青自請行。天子以爲宣撫使。行有日矣。公見

狄公。勞其行。因謂狄公曰。蠻人阻深走險。時出而戰者。用所長也。如聞智高數勝。去險阻而陳平地。是自棄其所長而從所短。此正智者用奇之時也。酒謂狄公曰。步兵利險。騎兵利平地。蠻人不知騎兵。而又以爲中國之騎不能到也。可挾騎士以往。誘致平地。使步兵爲正以擊其前。騎兵爲奇以擣其後。蔑不勝已。狄公大然之。因請三千騎以行。人謹言五嶺之地。巖險霧毒。中國之步兵猶不可。而況用騎乎。及與智高戰歸仁。卒以騎兵勝。追奔五十餘里。蠻人死者幾萬。計如公策焉。公在江東時。嘗病。及來京師。病未已。因請爲州。龍監司職事。詔知秀州。遷司封員外郎。知單州。病益甚。遂致仕而卒矣。嗚呼。士之強學而有志于當時者。亦有也。人莫知之。則老死不可用也。如公博記廣覽。獻言指事。殆所謂強學而有志于當時者矣。名公大臣爭知之。而官止員外郎。任止州縣。務盡法意以寬民。或拯民于已死。眇然儒生而一心于吏道者也。及國家有緩急。乃更能知其大。廬觀敵制變。籌度萬里之外。猶矢破的。則如公者。用于平日與有事之時。皆宜也。雖死不遇。亦可尚已。曾祖諱某。仕南唐。贈左千牛衛將軍。祖諱嗣昌。任供奉官。贈右武衛將軍。父諱頗。任國子博士。贈光祿卿。夫人丹陽邵氏。生三子。長曰倚。鄧州節度推官。次曰儔。中進士第。潞州壺關縣尉。次曰悞。先公卒。女三人。長適進士閔國均。次適永興軍右司理參軍周遠。次適進士方奎。孫九人。曰勃。早亡。相如。進士第。曰勛。曰勱。曰勉。曰勤。皆舉進士有名。二尚幼也。公享年六十有七。其卒以嘉祐三年三月十二日。其葬以元符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則某州某縣某原也。其書二十八卷藏于家。所謂韜略策論者在其中。銘曰。

公高之別。有晉大夫曰文子頡。始氏令狐。秦記太原。漢著伊吾。元魏之守。侯于藍田。藍田孫子。爲隋納言。納言六世。相唐宣宗。文麗行高。周彭是封。丕顯丕承。施及于公。嗚呼公乎。學力而淵。志峙且持。少露其奇。百牘是書。誰與敵遠。決策坐隅。籌之張之。卒卷不舒。貳延守靳。使于江吳。如是已焉。其命也夫。其命也夫。

奉議郎令狐端夫墓誌銘

令狐端夫者。諱俠。山陽人也。曾大父嗣昌。贈左武衛將軍。大父頗。贈光祿少卿。父挺。故尚書司封員外郎。端夫以父任。試將作監主簿。從福唐劉彝先生學左氏春秋。得其師法。年十八。時司封君知單州。卒于官。無舍業田產。惟餘橐中裝直百金。爲其族人遠來持去。端夫不問。亦不追止。及仕。強于吏治。必知民所便安與辛苦。務盡心力。愛而利之。嘗調守洺州曲周縣令。漳水歲暴溢。環其城。人無固志。端夫乃經度爲大堤以捍之。曲州豪類皆不欲。而州守監司亦不欲。端夫獨撓衆議而成堤。人始保聚爲安久計。後水至或齧堤。父老必率其子弟。相縣官之役。曰。無堤是無曲周也。汝州沙河同德。有公田種稻。直官洛南以領之。民佃作。歲久數罹水旱。通租至三萬斛。無肯爲言免者。往往脫身棄廬舍桑柘亡去。端夫時爲稻田官。適會故丞相富鄭公守汝。乃爲公分別具言其狀。上之朝廷。盡貸所負。民亡去者皆復。較數年之課爲最。元豐四年五路兵入界。端夫以涇原轉運司屬從軍走靈武。行二十日至鳴沙。會軍無見糧。未知所以取濟。文吏從軍者。坐軍中不敢出。端夫遠望有野燒。曰。豈敵人不盡窖而藏之反燒耶。乃率蕃漢部兵。棄大軍。智高事。頗得其要領。而爲之策。未有云也。會樞密副使狄公青自請行。天子以爲宣撫使。行有日矣。公見

數十里。直詣燒所。共救止之。果得菽麥二萬八千斛。大軍因之。遂至靈武。如此類甚衆。然端夫天委峻整。

莅官行己。必得直而後已。不肯爲權勢撓。故在鄆州爲司戶參軍。知之者張文定宮保。他人不知也。在洛南作稻田官。知之者故丞相鄭公。他人不知也。而端夫每以職事與監司辨。卒以語言忤當時監司而坐廢。蓋端夫自鄆州司戶參軍。濮州雷澤縣尉。洛州曲周縣令。監汝州洛南稻田務。遂廢而家居。起爲涇原路轉運司勾當公事。從軍龍守處州松陽縣令。環州錄事參軍。武勝軍節度推官。未行。以疾致仕。爲宣德郎。有子七人。長勃。次相如。次勛。次勵。次正平。次皐如。皆通經樂善。有立志。勃與勸先卒。而相如、勵、正平、皐如相繼由進士上舍登第。得官。相如承議郎。勵爲河南府穎陽縣。正平爲陳州州學教授。皐如爲河南府偃師縣主簿。由此汝之士大夫之子弟。皆勸慕于學。登第者亦衆。于是閭里見端夫而賀曰。公雖廢不用。而有子如是。豈直慰公日前而已哉。端夫致仕後五年。以子恩遷通直郎。又以寶赦恩遷奉議郎。大觀四年閏八月十三日。以疾卒于汝州。卽以其年十月二十五日。葬于州郭之北白雲山司封君之墓次。以夫人故崇德縣君李氏祔而葬之。始吾從軍靈武。邂逅端夫于靈武城下。是時端夫年四十。及吾來汝州。而見家先在汝。端夫自環州來。省識其面目。相與問勞。往還千里中。有子登第。有女嫁人。而端夫年六十後。吾使京東淮南歸。端夫已病。見其次諸子相繼登第。有孫男八人。孫女七人。曾孫女一人。而端夫年七十。今又見端夫之卒哭而銘其墓。然則吾與端夫舊可知矣。而吾老亦可知矣。銘曰。

其義較然。其惠藹然。其勇矯然。其仕跌然。其門淳然。命耶非耶。豈嗇于身者將大其後耶。

常承議墓誌銘

故承議郎雲騎尉常君諱珪。字粹夫。河南洛陽人。以父任補太廟齋郎。嘉祐中。爲鳳州司理參軍。號稱詳明。能治獄。河池遠鄉酒家殺人。無左驗。誣其旁近下貧小民爲殺人者。縣吏受賂。掠笞數千百不服。乃背引其兩足。擢髮與手交縛于柱上。布堅豆于地。使膝之。晝夜不釋。囚不勝痛。誣服至州。以爲實殺人者。下之獄。而君爲獄官。獨意其非是。聽辭觀色。徐導之使言。囚不敢變。乃更反復驗問。熟喻之使言。囚亦不敢而涕下。君既徵得其情。乃逮捕告者別治之。告者果自言無賴殺人。囚非殺人者。獄既治。河池縣令李撫長懼得罪。移書州。將與君辨州將疑之。雖部使者亦疑不敢決。君日抱其獄。分別其冤狀。執不爲疑者。三月。遂竟殺告者而出其囚。熙寧中。爲巴州恩陽縣令。巴號險遠。而恩陽又巴之遠縣。至者鄙夷其民。多笞辱虐使之。君獨以文法辨告。教以親耆和易之道。亦時時觀遊與士人講習爲文章。以順其俗。民大安業。及滿受代。且去。民擁挽遮留。竟日不得去。至有臥路爲兒啼者。提點刑獄穆珣行縣至恩陽。適見之。曰。爲長吏得罪。移書州。將與君辨州將疑之。雖部使者亦疑不敢決。君日抱其獄。分別其冤狀。執不爲疑者。三月。遂竟殺告者而出其囚。熙寧中。爲巴州恩陽縣令。巴號險遠。而恩陽又巴之遠縣。至者鄙夷其民。多笞辱虐使之。君獨以文法辨告。教以親耆和易之道。亦時時觀遊與士人講習爲文章。以順其俗。民大安業。及滿受代且去。民擁挽遮留。竟日不得去。至有臥路爲兒啼者。提點刑獄穆珣行縣至恩陽。適見之。曰。爲吏者不當如是耶。因問君何爲遠宦。幾考矣。薦者爲誰。亦應改官否。君言家貧。急于祿食。不能擇地。來恩陽書十考。薦者四人。官未應改也。詢曰。君而不使改官。誰應改者。卽日薦君。是時宣徽南院使郭逵用兵安南。失朝廷旨。人人知其且得罪。或謂君曰。逵嘗薦君。今將得罪。君疾行卽改官。徐行則無及矣。君方間道走伯兄朝請官所。省其親。留月餘。以盡親歡。及至吏部。逵已得罪。差十日不應改官。而君怡然不介于心也。君自劍州劍門縣左簿五任而改宣德郎。知汝州襄城縣事。及三遷而至承議郎。以疾病請監華州鹽酒稅而卒。卒後九年。葬于河南府伊闕縣府下之原。曾祖諱仁美。祖諱賁。贈尚書屯田員外郎。父諱吉。

爲尚書比部郎中。贈右金紫光祿大夫。曾祖妣王氏。封廣平縣太君。妣陳氏。集賢學士越之孫。封潁州郡太夫人。妻寇氏。建始縣令仲簡之女。封嘉興縣君。四男子。三女子。男嘉猷、遠猷、徽猷、英猷。徽猷中進士第。爲宣德郎。知滁州北海縣事。女嫁李準。次嫁張仲幼。嫁薛鎬。皆進士也。壽六十。卒于紹聖三年八月辛酉。而于崇寧四年四月甲申。將葬而銘之。銘曰。

常氏遠矣。太原之望。漢惠自侯。唐衰維相。從于臨晉。君實其支。以生代死。君能相之。人行鼎鼐。君也遲遲。執不欲遷。實懷母慈。爲吏不遂。其宜。銘以詒斯。

西臺集卷十三

誌銘

判西京國子監宋公墓誌銘

公諱慶曾。字承甫。姓宋氏。在眞宗皇帝朝。有任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謚國公者。諱皐。公王父之考也。在仁宗皇帝朝。有任兵部尚書參知政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者。諱綬。公父之考也。在神宗皇帝朝。有任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修國史、贈太尉常山公者。公諱慶曾。字承甫。姓宋氏。在眞宗皇帝朝。有任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謚宣獻者。諱綬。公父之考也。在神宗皇帝朝。有任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修國史、贈太尉常山公者。公以王父蔭。起家守秘書省校書郎。十遷至朝請大夫。自監南京糧料院。十任而判西京國子監。積勳至上柱國。封平棘縣開國男。食邑四百戶。而某之姑。實宣獻公之夫人。所謂常山郡太夫人者也。某之姊。實常山公之夫人。所謂代國太夫人者也。故公之卒葬。其子焯與煒屬予譔集公之行事。以誌于墓道。曰。莫如我先人之舅氏爲知先人之盡也。按宋氏出于趙州之平棘。宣獻公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藏書萬餘卷。其所著述纂錄。合七百餘卷。而公嗣常山公。亦著平棘集二十卷。河南訪古錄一卷。先公故事一卷。愚谷記五卷。纂禮中集碎金一卷。嗚呼。其有家之遺風矣。元豐八年三月。哲宗皇帝卽位。太皇太后垂簾其政。有司討論垂簾之儀未備。惟公家有其書。乃詔公上之。昔孫伯黯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命爲籍氏。而籍談爲司典之後。今宋氏自宣獻公以儒居位。凡郊丘廟祕曾朝禮文官名制度。一皆出

之手至常山公益明習而公繼兩人後卷不釋手者三十年亦多知古今沿革典故公卿大夫疑于事必
咨公而後乃行本朝之籍氏也是可尚也公娶燕氏右諫議大夫度之女生兩男子三女子男曰焯輿焯
皆焯今爲通直郎提舉泰風路弓箭手烽爲通利軍衙縣尉女曰福和福延福因皆已嫁孫六人曰某郊
祉齋郎曰圻舉進士餘女子也公以崇寧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年六十五至明年二月某日葬公鄭州新
鄭縣西顏村世墓次或問公之爲人曰仁厚恬安君子也公嘗通判郴州國信使吳立禮道病卒公領其
後事經營悉備雖其家人不能過立禮非有德于公也而公非有待于立禮也特哀其客死而爲之盡力
是以知公之仁且厚也元祐中以十科取士薦公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者數人而卒不用以太子太
保張公方平故戶部尚書呂公公儒故御史中丞李公之純皆號爲相知而未嘗倚以進也平居惟家學
之爲嗜雖一飲一食未嘗忘其學者不知也寧老不用蓋無憾焉吾是以知公之恬且安也其家世門生
故吏類皆聞人後多至公卿而未嘗一挽手公亦未嘗以此望之吾是以知公之爲君子也既與問者道
其語因併載而銘諸銘曰

公何遊乎仁厚之域以恬爲圃以安爲宅其安何如手中有書其恬何久其嘗在手孰覓而赫我祖之客
孰吊而焯我父之士公也逍然惟父是似懿公之銘銘其君子

朝議大夫賈公墓誌銘【原註代范忠宣作】

公字仲通姓賈氏其先趙之眞定人也五代晉漢之間有仕至給事中者曰緯爲太史以史名其家給事
之子曰琰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太宗皇帝器之由贊善大夫擢爲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于公爲曾祖諫
議之子諱汾仕至殿中丞卒葬開封更爲開封人贈工部侍郎于公爲祖侍郎之子諱昌齡仕至太常少
卿直昭文館贈開封府僚同三司吏部尚書于公爲考公以尚書遺恩爲郊社齋郎調開封府開封縣主
簿移封丘監潁州酒稅移鳳翔府鄠縣令改大理寺丞知耀州富平縣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
博士賜五品服改虞部比部二員外郎知青州臨朐縣事遷駕部知渠州今資政殿大學士韓公維知開
封府薦公東明縣會行役法初下民有以令爲弗便而自訴于朝者或曰止之不止得罪公曰吾非能使
民訴亦弗止也行法者果怒諷監司徵察公罪過既不得遂中公以他法謫監順安軍酒稅改虞部郎中
通判汀州判南京國子監官制行改朝奉大夫知筠州遷朝散大夫賜三品服有使江西行鹽法者吏官
畏罪強售民以自免公曰吾老矣不能爲也卽日稱疾遂致仕今天子卽位遷朝請大夫用其子公直明
堂恩進朝議大夫居于家元祐四年八月七日卒年七十公爲人好學慨然有志溫厚質直其見于外者
乃似其中也甚介且廉而尤方于事上不肯趨和順意故雖竟老不用居官治民所至常見稱述初爲鳳
翔府鄠縣令人以紙爲業號紙戶歲輸錢十萬謂之檻錢其後檻廢不治無以自資而輸不改紙戶苦之
甚公曰吾請于轉運司不肯獨也乃自請于朝獨其輸耀州富平人穿地得泉以聖爲號曰聖泉遠近爭
取而飲之日數百人公時爲令不信曰昔皆有聖人今又有聖泉巫皆妖也遂塞之安邑令劉顗以事掠
笞人至死懼罪乃誣吏自掠人監司使人薄責顗更數輩不服最後公公謂顗曰君以事掠人死非故也

不過抵罪如誣吏自掠之則吏又死矣因誤爲故且不可況因殺之一人而殺二人君其安乎顗悟而泣
咨公而後乃行本朝之籍氏也是可尚也公娶燕氏右諫議大夫度之女生兩男子三女子男曰焯輿焯
遂服罪渠州人以吏職相高富豪大姓皆占吏職爲婚姻民訟與事至庭爲吏所亂不得伸公至察知之
焯今爲通直郎提舉泰風路弓箭手烽爲通利軍衙縣尉女曰福和福延福因皆已嫁孫六人曰某郊
祉齋郎曰圻舉進士餘女子也公以崇寧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年六十五至明年二月某日葬公鄭州新
鄭縣西顏村世墓次或問公之爲人曰仁厚恬安君子也公嘗通判郴州國信使吳立禮道病卒公領其
後事經營悉備雖其家人不能過立禮非有德于公也而公非有待于立禮也特哀其客死而爲之盡力
是以知公之仁且厚也元祐中以十科取士薦公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者數人而卒不用以太子太
保張公方平故戶部尚書呂公公儒故御史中丞李公之純皆號爲相知而未嘗倚以進也平居惟家學
之爲嗜雖一飲一食未嘗忘其學者不知也寧老不用蓋無憾焉吾是以知公之恬且安也其家世門生
故吏類皆聞人後多至公卿而未嘗一挽手公亦未嘗以此望之吾是以知公之爲君子也既與問者道
其語因併載而銘諸銘曰

公何遊乎仁厚之域以恬爲圃以安爲宅其安何如手中有書其恬何久其嘗在手孰覓而赫我祖之客
孰吊而焯我父之士公也逍然惟父是似懿公之銘銘其君子

朝議大夫賈公墓誌銘【原註代范忠宣作】

公字仲通姓賈氏其先趙之眞定人也五代晉漢之間有仕至給事中者曰緯爲太史以史名其家給事
之子曰琰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太宗皇帝器之由贊善大夫擢爲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于公爲曾祖諫
議之子諱汾仕至殿中丞卒葬開封更爲開封人贈工部侍郎于公爲祖侍郎之子諱昌齡仕至太常少
卿直昭文館贈開封府僚同三司吏部尚書于公爲考公以尚書遺恩爲郊社齋郎調開封府開封縣主
簿移封丘監潁州酒稅移鳳翔府鄠縣令改大理寺丞知耀州富平縣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
博士賜五品服改虞部比部二員外郎知青州臨朐縣事遷駕部知渠州今資政殿大學士韓公維知開
封府薦公東明縣會行役法初下民有以令爲弗便而自訴于朝者或曰止之不止得罪公曰吾非能使
民訴亦弗止也行法者果怒諷監司徵察公罪過既不得遂中公以他法謫監順安軍酒稅改虞部郎中
通判汀州判南京國子監官制行改朝奉大夫知筠州遷朝散大夫賜三品服有使江西行鹽法者吏官
畏罪強售民以自免公曰吾老矣不能爲也卽日稱疾遂致仕今天子卽位遷朝請大夫用其子公直明
堂恩進朝議大夫居于家元祐四年八月七日卒年七十公爲人好學慨然有志溫厚質直其見于外者
乃似其中也甚介且廉而尤方于事上不肯趨和順意故雖竟老不用居官治民所至常見稱述初爲鳳
翔府鄠縣令人以紙爲業號紙戶歲輸錢十萬謂之檻錢其後檻廢不治無以自資而輸不改紙戶苦之
甚公曰吾請于轉運司不肯獨也乃自請于朝獨其輸耀州富平人穿地得泉以聖爲號曰聖泉遠近爭
取而飲之日數百人公時爲令不信曰昔皆有聖人今又有聖泉巫皆妖也遂塞之安邑令劉顗以事掠
笞人至死懼罪乃誣吏自掠人監司使人薄責顗更數輩不服最後公公謂顗曰君以事掠人死非故也

朝請大夫孫公墓誌銘

故朝請大夫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寧府崇福觀上柱國華亭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孫公以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卒于高郵之私第公江都人也徙家高郵諱覽字傳師治平中舉進士爲
因譴責二將示以無事尉氏軍幾叛神宗皇帝聞之乃召見爲司農寺屬官使利州湖南京西路爲監司
使亦息會諫者欲招徠誠州西道胡耳等而辰沅又欲籍蔣波六州徭人爲民公卽奏能之及還見上因
患亦息會諫者欲招徠誠州西道胡耳等而辰沅又欲籍蔣波六州徭人爲民公卽奏能之及還見上因
極言徽誠內屬常時從事者官過其望雖趣走給使之賤皆欲資蠻以爲官未有已期蠻徭散漫山谷勢
不能羣聚說諭招來宜無難者然地不可賦人不可使廣無賦之地籍不使之民而大農之費累百巨萬
顧畀上之郡縣羈縻之不以累中國後有言者惟陛下察之上納用之哲宗皇帝卽位累遷爲邊帥以直
龍圖閣帥桂管淮寶文閣待制帥太原入爲戶部侍郎遂以龍圖閣直學士帥太原太原總四路而嵐石
麟府爲邊州麟府又孤居河外遠至輒傳城下自雄石絕河而西與秦地延州相望而夏人據有橫山距

河爲寨。不得與秦合元豐中。嘗攻得葭蘆。元祐中。棄之及公來。議復取葭蘆。而其地峻絕。澗谷重阻。兵不得前。夏人聞之。以兵數萬屯境上。公乃下令。須兵滿五萬乃行。夏人益遣丁壯就屯。而公兵終不出。夏人屯既久。涉冬月。飢餓戰疾。公益修戰備。猶不出兵。或告敵騎數萬攻嵐石之屯垂敗。乞濟師。軍吏夜請計事。公臥不起。及明。乃復曰。官軍已據便地。寇未嘗來也。公曰。吾固知之矣。幕府問公何以知之。曰。離石塞外無敵帳。就欲爲寇。非一月不集。豈能遽至而不聞乎。殆諸將以吾未出兵。恐不見寇軍。賞輕矣。幕府退。乃下令具糗糧。嚴兵械。曰。寇將至矣。居數日。夏人兵十餘萬。寇至神堂。公厚集其陣以待之。兵方接。斬數百級。獲其酋長數人。夏師度不能支。遂遁去。公曰。可矣。乃遣王愍、折克行。將兵出麟府。張某、王舜臣出嵐以是而功。以是而罪。終焉而無愧。嗚呼。吾傳師之不可不銘也。亦以是石。遂城故葭蘆。未就。寇數萬猝至。公按兵不動。而使張世永將輕騎。由麟州道出其後擊之。敵前不能進。而後爲世永所擊。遂大敗。卒城葭蘆而還。既退。乃使折克行于津慶州。斬二千級。驅馬牛羊數十萬。張世永與克行、復出龍橫川。斬千級。城寧川。王文振、張某、城榆木。而榆木無水。泉有蛇出于南隅。人至蛇所視之。泉如濮湧。遂城榆木。而折可大以兵三千四百踰河入。斬千四百級。寇兵不敢出。乃使世永、克行、城端正。平文振城烏龍川。烏龍距延安之泉山二十五里。而榆木與米脂直。于是秦晉始合。而寇不得至。麟府矣。是時章惇子厚爲宰相。曾布子宣知樞密院。欲遂合兵以取靈武。公曰。靈武未可取也。及移書二府。具言靈武非餘力可下。且曰靈武之事。曩嘗聞餘議于相君矣。要使陝西不知用兵。而以歲月下之。今返欲速何也。二府不聽。公乃上疏論其事。子宣怒。乃曰葭蘆之役。嘗使支郡市馬儲畜。是擾也。卽以功進樞密直學士。而以擾奪二職爲寶文閣待制。猶守太原。公上表謝。又曰。謝語不虔。可謫也。復銜待制。提舉江寧府崇禧觀。自是數復數奪數年。最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涇原路經略安撫使。時上益厭兵。諸帥稍內徙。子宣欲先事制人。使不言。卽爲詔約束諸路。固守。慎無以私見撓前功。且令盡知以聞。公方趣州。在道。因奏言臣去渭久。願至渭。徐度所宜。卽所建築城堡。居要害地。屯戍糧餽。可以久矣。則臣固無私見。聽。奏。當論死者才二人。改提點秦鳳路刑獄。未至。入爲祠部郎中。改金部。遷司農少卿。又遷將作監。轉辭不行。奪學士。以待制仍知永興軍。遂謝病。請宮觀。得崇禧。歸高郵。以疾卒。年五十九。公有兄幸老。仕至龍圖閣直學士。以文學行義爲時儒宗。而公亦以文行進。通達世務。長于吏治。與兄幸老並。幸老平生仕宦多推所得之恩于族中。而公亦以任子恩。官其從父兄弟三人及姨之子吳覩。故歷仁英神哲四朝。皆至大官。得名于天下。天下稱賢弟兄者。必曰幸老傳師焉。然公少以功名自器。遇事輒前。無所疑滯。至辨是非。明當否。可進而退。不可以加名。屈神宗皇帝時。書凡五六上。皆指切事情。究極利害。其言直而不忤法者。而取舍擊斷。質皆在法中。尤能察盜賊。初辟鄜延爲機宜。從帥呂公巡邊至禮萬谷。遇盜未得。公言盜可捕。狀使人如公言捕之。盜果得。後在京師奉朝請。宿州徐一起爲盜。抄掠旁數縣。神宗皇帝聞孰可爲宿州守者。近臣以公對。上卽命公知宿州。因詔問治宿如何以止盜。公上言。朝廷法令明具。民物安樂。然盜賊不止者。州縣但行罰而不行賞。賞之不明。猶不行也。賞不可以徒行。頗特賜錢五十萬。以待可賞者。則不憂盜矣。神宗皇帝許其半至宿。傳示有人告盜者。知其實而賞之。居數月。宿州賊盜解散。而徐一獨未得。公奏罷朝廷先所遣捕盜之官。自請期年必得。又數月。果得徐一及其黨數十人。以告徐一者聞

所以誦而終廢也。曾祖諱公誠。祖諱再圻。父諱億。太常寺奉禮郎。贈銀青光祿大夫。母元氏。贈河東郡太君。李氏。贈眞寧縣君。王氏。封齊安郡君。子埜。潁昌府觀察判官。埜以崇寧元年正月十七日。葬公于揚州某縣某原。實世墓之次。公之去太原也。端明殿學士林希繼之。以公所取之葭蘆建之爲晉寧軍。而榆木之泉以蛇異。賜名神泉。因使榆木之號置廟。祠于其上。將吏嘗刻石于廟。以頌公之烈。云銘曰。

左朝請大夫致仕王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致仕王公諱兢。字彥履。其先曹州乘氏人也。慶歷中。徙家鄧州之穰縣。因葬其上。世于公卨。及今集賢殿修撰章公粲。交薦簽書觀察判官。改簽書節度判官。轉秘書丞。今觀文殿學士呂公惠卿帥鄜延。辟公管勾機宜文字。轉太常博士。團結鄜州路五將軍馬。幷爲條約。皆施行。以功遷屯田員外郎。李公承之爲三司使。辟公管勾度支帳司軍與。從陝西轉運司。辟都大監護陝虢華耀邠寧環慶八州糧運。入界至靈州。官制行。易所居官爲朝奉郎。龍帳司。轉朝散郎。知宿州。入爲倉部員外郎。遷郎中。賜五品服。今上卽位。遷朝請郎。轉朝奉大夫。元祐初。出提點荊湖南路刑獄。改京西南路。歲大饑。隨州之南。有剽掠于野以爲食者。多至數百人。朝廷患之。遣公同轉運使按捕。類皆得乘市罪。公爲分別輕重。所當活者甚衆。轉運使初不聽。公曰。歲饑民無食。就有粟者食爾。豈與攻刦斷道。椎埋爲姦者同耶。轉運使曲均力役。獨末費。陵事因以取辦。人多稱之。亦有怨之者。期年。召還。知曹州。轉左朝請大夫。公有知曹風俗。而曹人亦知公之能。既入境。盜賊不除而自止。猾民狡吏斂手。曹遂稱治。明年。公以疾病請致仕。得請未行而卒于曹。實紹聖二年二月六日也。壽六十有四。公長八尺二寸。語音如鐘。居官治民。以嚴稱。若不用嚴者。則不能以治。公之行事。公乎私乎。子厚作色曰。何謂也。公曰。好惡出于他人。而公爲刑賞以循之。是人嫁怨于公而又賣公也。獨何利乎。子厚不懌。及公駁靈武之議。疏書交上。由是子厚子宣皆以公爲病。此其

諸朝上特官之及爲京西南路提點刑獄有盜管三起蔡州轉刻諸屬縣熾甚朝廷爲遣使督捕莫敢近因詔公至蔡州捕之公曰蔡非我路也我往而得盜有嫌不往則盜不可得非朝廷所以遣我意也遂往至則盡更爲前約束設方略自使人捕之管三又得故凡有名盜未得人皆曰何不使十彥履所至厲風采不以微倖貸人吏民側足畏之服其施設不犯然不純任刑罰好爲條教拯拔成就有德于人者甚衆從軍靈州時軍中病死者類多棄之不收轉運司有帳下督王慶病死將棄之公曰慶有所乘馬可以載其尸何爲棄之因收斂縛其尸馬上與並行數百里得入塞送其家葬之初至宿州廷中有柽桔而立者數百人問之曰負錢無以償官公盡解脫遣之曰與若等期一歲善爲小力作以所有來償無累我幕中吏爭以爲不可公不聽後果如期而至盡償所負無一人亡去其告徐一者符離牧羊兒也既得官無知得其告賞緡錢不能爲生公召教之親爲區處使買田求士人爲師學書計令益有知能仕宦故公雖以嚴用而人稱爲君子多愛之者以知吏治本末故也曾祖諱文素大理司直祖諱朏不仕父諱餘慶光化軍錄事參軍贈左中散大夫自司直至中散或仕或不仕而皆有以得稱于曹妣朝氏贈南陽郡太君妻陳氏封壽安縣君生子七人確早夭公立鳳翔府法曹參軍公覃公奭皆太廟齋郎碩碻公亮先卒孫男五人琮、璆、珪、瑀孫女九人以紹聖二年十月十七日葬公于鄧州穰縣鄧丘之南原以壽安縣君陳夫人祔有文集十卷邊防議一卷銘曰

王氏在曹不顯而德及大夫公卿士是則百城是式忠孝是力不棘不求有聞于世大盜屢夷惟公所之執嚴其聲惠實在下歿猶及之況乎生者介然其中挺然其資慨然其爲較然其實何必銘公公自不沒

吏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公諱昱姓劉氏晦叔字也家世居曹爲曹人有名有古者以官治葉三年葉人宜之遂留不去因家焉更爲葉人晦叔之考諱惟新祖諱從一曾祖諱文顯而考以晦叔贈官至正議大夫由正議而上間三世不仕至晦叔始以仕行其志雖不至通顯而操節治行號當時聞人葉城劉氏遂爲令族矣晦叔嘉祐中以讀治五經得高第歷真定尉上元縣主簿博平令改大理寺丞簽書永寧軍判官有能名擢知開封府襄邑縣爲京西轉運司屬召對提舉秦鳳等路常平自是爲河北淮南轉運判官京西成都陝西河東轉運副使間爲戶部吏部員外郎郎中使大遼國押伴夏國泛使江淮荊浙發運使知晉州涇州滄州太平州亳州應天府凡二十八任五十六年未嘗有瑕譴爲人樂易溫厚而明于事其治民也視公家如視私家而爲之政隨其長短有無而用心焉故所至稱治而行之久見于事者衆故人以爲有古循吏之風在涇州時本道數被寇邊吏多爲守計不出公曰攻守豈有常哉乃總計內外屯聲鳩材峙糧若將繕治而有所待者期年而辦居無何詔進築平夏發涇以奔命樓櫓之材以間計者三百四十有九他州倉猝一切取于臨時而公獨辦以繕治諸營材附調夫以行無一物取于民者平夏之役漕臣下令爲驢運驢至生地無芻菽率多斃踣于道糧亦屢越希有達者公獨教民以小輜饋邊用二人輓致之既益多而入生地無芻菽之患小輜行速獨先他州至平夏帥本道者乃下令諸州視公所爲而法之平夏既城士卒罷歸

者數萬人邊塞蚤塞公乃預飭屬縣爲衣裘密室備糗糧以待又移文旁郡相與撫其歸者旁郡如公之教因緣所活無慮百萬數在滄州時河北歲大饑朝廷遣使者督視所在賑給州縣大爲俵發人人而給之以給多爲功公曰給其所當無多少也務爲給多則後無繼矣秋雖饑而在少壯者尚可以自養乃先廩給其老弱疾病而徐及壯者他州厚其初至春果無以繼率多餓死而公之境內歷三時無有餓者茲非治公家如治私家之明驗耶茲非隨其長短有無而用心之效耶雖行今之道而有古循吏之風信矣公累官至奉直大夫娶楊氏、韓氏卒皆贈恭人長子曰民貲次曰民師朝奉郎次民瞻朝散郎次民則宣教郎次民獻通直郎次未名而夭凡六人孫曰璞曰璩曰璟曰琚曰琯曰琭迪仕郎璩、將仕郎璟與琚皆夭凡八人女長適宣德郎張忱次適朝奉大夫崔獻次適文林郎王本次許嫁未行而亡次在室凡五人孫女長適假將仕郎王頤次適將仕郎張安老次適承奉郎范直清次適承務郎時諫牧餘在室凡十一人曾孫男曰鐸曰鏜曰鎮曰釗曰鈞凡五人曾孫女一人嗚呼可謂衆且盛哉公守應天後倦于吏治乃請宮祠于朝得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居許下日與許下諸老及賢士大夫以詩書琴弈自娛凡九年至政和四年八月請老于朝以其月七日卒于家年八十一嗚呼可謂壽考康寧而善終哉公既卒諸子卜地于陽翟縣晉臺鄉紫雲原將以政和六年七月庚申葬公于所卜之原而再拜泣血請銘其墓于東平畢某惟某雅與公遊乃網羅公之行事與其所歷歷及官封卒葬而爲之誌誌成以示沛國朱光裔公遠公遠曰是皆公之大節也抑有餘事可以益諸仲游曰可哉公遠曰公在襄邑時有疑訟吏數令不決公曰何訟之疑而不決如是第未察爾乃深探其事指授而決之不在意也後二十年公守亳社舟次泗上有焚鄉再拜正直公之舟者問其故曰公在襄邑所決疑訟之人也指其鄉曰懷此二十年矣今得見公于此故焚之一事也公之子若孫既衆多而其待兄之子猶與民章猶己子也自猶該提卽教使爲學舉進士及長與其子民師皆以進士得第而猶仕至宣德郎而卒公哀之會大禮常任其孫璞爲官公輟薦璞之恩蔭補民章之子瑗瑗仕至宣德郎又卒公又輟薦瓌之恩蔭補猶之子璘則晦叔處兄弟間亦至矣二事也公性恬安守正而不肯與物忤荊公介甫父子愛公爲人數稱之公以官居洛故相高平范公與當時諸老亦愛公爲人稱之如出一口元豐中神宗皇帝聞其能召對而賜諭甚渥其後出入內外與搢紳士大夫游無不得其心者是宜取大官美祿以鍾其金玉于家然官止奉直大夫任不過發運所居之應繼足敝風雨而田園卒歲之外無有餘者以此知公仕宦出入中自有義志在奉公如私以愛民爲本要之稱職無所負而已則良心尤可知矣三事也雖非大節亦可以益諸某曰嘻孰謂小哉是亦公之大節也因并載而爲之銘銘曰

凡今在公治不爲易厥惟其家顯言則治趣公如私昧者不爲嗚呼公乎獨能爲之涇水之陽滄海之涘公爲民父民則公子孰有孰無如家釐釐惟其釐釐是以煒煒有子蒸蒸有孫繩繩孫復有子兄子兄孫兄子兄孫再振以恩何斯銘斯公半古人

陳水部墓誌銘

君諱知進字守柔。陳氏。故右正議大夫致仕述古之子。故太子太師致仕鄭國文惠公堯佐之孫。故左諫議大夫贈太師尚書令秦國公省華之曾孫也。世爲蜀郡閬中人。後徙鄭。今爲鄭人。君年十五。以文惠公恩守祠作監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爲人博文強記。倜儻任氣節。喜賙人之急。其仕官。不畏強禦。日與上官辨是非。必得當而後止。上官多不悅者。人或告之。君自若。初監河南府酒稅。次監信州鹽酒稅。竟以與上官辦事。爲所中傷而廢。其年未三十也。君一廢四十年。治平中。以神宗皇帝卽位。恩授檢校水部員外郎。濮州團練副使。可以復仕矣。而遂不仕。其居閭里。日飲酒爲詩篇。治宅種田。油然自得。出入游縱。恢諧笑謔。雖老不衰。嘗大病幾死。人以爲自此衰矣。而病已。如故人。問之。君曰。他人病者憂死。病而有憂。所以益病且衰也。我病卽待死爾。不憂故不衰。知者以爲名言。君年六十有九。正議公尚無恙。往來蘇鄭之間。自慶而蜀之。否則吾罪。既言而行。公遂還矣。東魯巖巖。其政甚美。考公舊言。入朝爲郎。爲郎三載。河決內黃。首問安人。皆嘆息焉。其後正議公卒。君持喪居鄭里。至元祐八年。君年七十有一。平居無事。遂卒。實七月一日也。娶張氏。故翰林院學士復之女孫。故內殿崇班成之女。男三人。長曰復。前河南府永寧縣尉。次曰某。女三人。長適右通直郎辛友直。次適進士介瑜。次未嫁。卜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懷忠鄉某里某原。其子復乞銘于東平畢某某之外祖贈金紫光祿大夫陳師古。卽正議公之從兄。君于某。母黨也。其可不銘。銘曰。

譙守柔。公相孫。強其志。屯其身。仕一跌。不復論。年雖老。氣益振。所好義。且多聞。人從游。日諄諄。今已矣。嗟外門。猶有待觀後昆。

倉部郎中王公墓誌銘

元豐二年四月。河大決濮州濮陽。北流注于海。故寶文閣待制吳居易。方在都水領使者。議欲塞爲東流。隄故道而復之。人多言其非是。而直居易者亦衆。故東流北流之辨。累歲不決。是時故朝奉大夫王公茂之爲都水丞。上言傳稱鯀障洪水。而河北有鯀隄。則是隄而障之與水爭道者鯀也。書稱禹隨山濬川。而孟子稱禹疏九河。決汝漢。排淮泗。瀹濟漯。而無一言及于隄障者。禹是也。今折大河之勢而回之。則積薪。料人力。築隄以居。與水爭道。小淤則小增其隄。大淤則大增其隄。水非徒行于地上也。而又行隄上。則終不免決溢之患。願因水之行善導之。釃二渠。疏採口。鑿狼村。塞竇瀆。以順水之性。無與水爭道。書再上。各數百言。下之有司不省。後竟隄其河而回之。至元符中。河卒決內黃。北去泛濫十餘郡。朝廷治主回河。議者之罪。而有司返罪公。名于主議者中。曰是不切事情。論北而意欲東也。能公所居倉部郎中職事。或謂公宜辨。公曰。我言在也。可求不必辨。及公之亡。葬且有日。其孤師覺持公上言之遺藁。與宣德郎王叔矼狀。抵公同年進士畢某。泣血再拜而求爲銘。余固以辭不獲。又視公之遺藁。良信。因雖取叔矼所載而銘之。蓋公自瀛州防禦推官。五遷至朝散郎。賜五品服。又兩遷至朝奉大夫。致仕。歷商州洛縣主簿。知同州馮翊縣。監同州阜民錢監。權京兆府觀察推官。知孟州汜水縣事。知南外丞公事。行都水監丞。夔州路轉運判官。提舉利州路常平等事。權知兗州。守尚書倉部員外郎。遷郎中。積勳至騎都尉。曾大父諱某。爲起居郎。贈吏部侍郎。大父諱元一。爲職方員外郎。贈刑部郎中。父諱規。爲晉州冀氏縣令。贈朝請大夫。公以

元符三年四月十有三日。卒于京師。以其年七月二十日。葬公于河南府洛陽縣金谷鄉金谷原上。銘曰。

王氏居孟。徙家河清。諱森者。誰。大夫公名。公在場屋。嘗先衆鳴。決科如掇。奮振厥聲。試吏洛南。攝商洛令。公田所入。車數十乘。睨而返之。歸若懸磬。其在京兆。從事以時。陳囚三人。謂死不疑。公猶懇請。讞而生之。既生其囚。復念厥士。有勞靡論。但救其死。李馮二猾。並暴汜水。公往爲縣。猾不少止。李敢大言。我實唐裔。公曰欺余。劍其非是。並馮治之。屏不出氣。元祐己巳。公始奉使爲南外丞。河洶不制。公趣原武。拏舟夜濟。濮州團練副使。可以復仕矣。而遂不仕。其居閭里。日飲酒爲詩篇。治宅種田。油然自得。出入游縱。恢諧笑謔。雖老不衰。嘗大病幾死。人以爲自此衰矣。而病已。如故。人問之。君曰。他人病者憂死。病而有憂。所以益病且衰也。我病卽待死爾。不憂故不衰。知者以爲名言。君年六十有九。正議公尚無恙。往來蘇鄭之間。自慶而蜀之。否則吾罪。既言而行。公遂還矣。東魯巖巖。其政甚美。考公舊言。入朝爲郎。爲郎三載。河決內黃。首問安人。皆嘆息焉。其後正議公卒。君持喪居鄭里。至元祐八年。君年七十有一。平居無事。遂卒。實七月一日也。娶張氏。故翰林院學士復之女孫。故內殿崇班成之女。男三人。長曰復。前河南府永寧縣尉。次曰某。女三人。長適右通直郎辛友直。次適進士介瑜。次未嫁。卜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懷忠鄉某里某原。其子復乞銘于東平畢某某之外祖贈金紫光祿大夫陳師古。卽正議公之從兄。君于某。母黨也。其可不銘。銘曰。

譙守柔。公相孫。強其志。屯其身。仕一跌。不復論。年雖老。氣益振。所好義。且多聞。人從游。日諄諄。今已矣。嗟外門。猶有待觀後昆。

倉部郎中王公墓誌銘

元豐二年四月。河大決濮州濮陽。北流注于海。故寶文閣待制吳居易。方在都水領使者。議欲塞爲東流。隄故道而復之。人多言其非是。而直居易者亦衆。故東流北流之辨。累歲不決。是時故朝奉大夫王公茂之爲都水丞。上言傳稱鯀障洪水。而河北有鯀隄。則是隄而障之與水爭道者鯀也。書稱禹隨山濬川。而孟子稱禹疏九河。決汝漢。排淮泗。瀹濟漯。而無一言及于隄障者。禹是也。今折大河之勢而回之。則積薪。料人力。築隄以居。與水爭道。小淤則小增其隄。大淤則大增其隄。水非徒行于地上也。而又行隄上。則終不免決溢之患。願因水之行善導之。釃二渠。疏採口。鑿狼村。塞竇瀆。以順水之性。無與水爭道。書再上。各數百言。下之有司不省。後竟隄其河而回之。至元符中。河卒決內黃。北去泛濫十餘郡。朝廷治主回河。議者之罪。而有司返罪公。名于主議者中。曰是不切事情。論北而意欲東也。能公所居倉部郎中職事。或謂公宜辨。公曰。我言在也。可求不必辨。及公之亡。葬且有日。其孤師覺持公上言之遺藁。與宣德郎王叔矼狀。抵公同年進士畢某。泣血再拜而求爲銘。余固以辭不獲。又視公之遺藁。良信。因雖取叔矼所載而銘之。蓋公自瀛州防禦推官。五遷至朝散郎。賜五品服。又兩遷至朝奉大夫。致仕。歷商州洛縣主簿。知同州馮翊縣。監同州阜民錢監。權京兆府觀察推官。知孟州汜水縣事。知南外丞公事。行都水監丞。夔州路轉運判官。提舉利州路常平等事。權知兗州。守尚書倉部員外郎。遷郎中。積勳至騎都尉。曾大父諱某。爲起居郎。贈吏部侍郎。大父諱元一。爲職方員外郎。贈刑部郎中。父諱規。爲晉州冀氏縣令。贈朝請大夫。公以

元符三年四月十有三日。卒于京師。以其年七月二十日。葬公于河南府洛陽縣金谷鄉金谷原上。銘曰。

王氏居孟。徙家河清。諱森者。誰。大夫公名。公在場屋。嘗先衆鳴。決科如掇。奮振厥聲。試吏洛南。攝商洛令。公田所入。車數十乘。睨而返之。歸若懸磬。其在京兆。從事以時。陳囚三人。謂死不疑。公猶懇請。讞而生之。既生其囚。復念厥士。有勞靡論。但救其死。李馮二猾。並暴汜水。公往爲縣。猾不少止。李敢大言。我實唐裔。公曰欺余。劍其非是。並馮治之。屏不出氣。元祐己巳。公始奉使爲南外丞。河洶不制。公趣原武。拏舟夜濟。

西臺集卷十四

誌銘

登封縣李君墓誌銘

某曩以事留東州。得拜右司李公。而與其二子偁、伉游。元豐八年十月。偁自東州來。語某曰。吾有兄。好學而文。嘗事先生姜潛。先生以進士不足累吾兄弟。勸學賢良方正。吾兄亦以其文自負。昔鎮戎失守。吾祖尚書坐貶官。先君年三十。乃詣闕上書訟尚書之冤。以爲失守之罪。在帥不在裨將。而帥韓魏公也。得正其罪。人以爲孝。及吾先君爲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四年不得代。而魏公適爲丞相。吾兄乃以書見魏公。魏公曰。非敢忘代也。蓋難其人也。吾兄曰。知公者以公爲難其人。不知公者以公爲復私怨也。魏公深納之。而先君始北遷矣。人以吾兄有先君之風。方先君之守扶風也。吾兄疾病且不起。及使河東。召見。神宗皇帝知而問焉。先君以實對。神宗皇帝蓋亦憫之。使吾兄而至于今。可易量耶。今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吾兄于某州某縣某鄉某原。從先君之墓次。敢屬子爲銘。曰不敢辭。按君名修字適道。趙郡人也。曾祖克明。任虞部員外郎。贈吏部尚書。祖緯。任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贈戶部尚書。父師中。任尚書右司郎中。而君右司之長子也。以祖任試將作監主簿。嘗任河南府登封縣尉。熙寧元年卒于官。享年二十九。娶王氏。生子一人。曰暉。爲太廟齋郎。早卒。女三人。長適承議郎江敏。次適進士范某。一未嫁。而君行事爲人。凡如其

弟偁之說銘曰。

學美矣而未終乎志。志美矣而未加乎民。惟其生也、仁人之孫。惟其游也、君子之門。世勇于孝。少而有聞。宜千萬年。與銘皆存。

王彥明墓誌銘

清源王氏之先有諱維清者。爲處士。居河陽。處士之子諱拯。贈官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始自河陽徙家于汝。爲汝人。虞部之子諱綬。官至殿中丞。殿中之子卽君。殿中生六子。而君第四。諱暕。字彥明。汝鄭許洛之間。士多治辭賦。從科舉。而君獨狹陋詞賦。不肯學。故以未嘗事科舉。專爲長短歌詩以自娛。多或數百言。初若不經意。及成。雖宿學不能過也。爲人敏捷強記。讀書纔三四過。卽不忘。輕財尚氣節。遇人緩急。雖傾困帑以賙之。不辭也。虞部君無恙時。有田在其郭東。雖稍治而未盡其地力。殿中君久宦。不遂欲歸汝。而郭東田一歲之入。不足以贍一歲之用。乃使人謂諸子曰。吾欲歸而田不治。歸患不足。不歸非吾志也。君年纔十八。卽嘗曰。是我職也。因募人翦伐其荊棘。墾除其蕪穢。糞治力耕。期年爲上田。歲入十倍。殿中君遂致其官事而歸。日與賓客置酒高會。供帳食飲甚設。皆出于田中。殿中君乃喜曰。使古人爲子。不過力而仲淵兄弟復有十一男子。每歲時起居爲壽。公坐堂上。三子十一孫。成列再拜于前。公笑而頷之。晚節于仕以祿我。而吾兒力于家以歸我。豈少也哉。是時殿中君年五十八。君年二十三。經紀家事。惟君之所爲。議論詞章日進。而君忽病。遂不起。君卒後五年。殿中君亦卒。然王氏居汝。遂爲大家。內外幾千指。而郭東田至今不廢。元符中。余來居汝。汝頴之間。亦有田可以糞治。輔益吾生。而患其力不足也。故余雖聞而未歸。欲于門中求如君者。從事于田以歸我。蓋未見也。及君改卜有日。其子霖屬余爲銘。余忻然爲之。有以哉。君卒于熙寧二年五月壬子。改卜于大觀二年二月甲申。與其室宋夫人合葬。有二子。長曰駒。後君十年卒。次卽霖也。與余游汝人以爲長者。銘曰。

山矗矗兮水洋洋。中有人兮汝之良。學不爲仕兮言成章。履田如職兮親裕而康。以一室兮信一鄉。命雖不淑兮家則昌。新邱故里兮其銘其藏。

奉直大夫千乘畢公師聖墓誌銘

千乘公畢師聖者。諱從周。師聖字也。畢氏望出東平。而自唐末五代以來。世居代之鴈門。爲代人。至太原文簡公。始葬其父太師于鄭之管城。子孫從之者五世矣。故鴈門之畢。今多爲鄭人。太師諱義林。仕至檀州觀城令。以文簡公貴。贈太子太師。文簡公諱士安。嘗相眞宗皇帝。薨于位。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謚文簡。文簡公之子有仕至太府卿者。諱慶長。自太師而下至太府。卽公之曾王父王父與考也。太府生六子。而公居季。未長而孤。伯仲皆易之。已而伯仲出仕多病死。或廢老于州縣。而公仕宦歷五朝。無毫釐過失。爲之于內。亦均節有無于上下。雖族屬數百指。無異言者。高平公既貴有祿錫。夫人更推財以賙內外。凡男女之孤。無所歸鬻。高平公爲之婚姻者數十人。洛陽衣冠家有女子。因其家破。爲人所略賣。夫人聞之。急推金帛以贖之。爲具衣衾資裝以嫁之。于是宗親內外。益以夫人爲賢。而不可及也。元祐中。高平公爲宰相。夫人以命婦入見禁中。太皇太后聞夫人之賢。賜夫人坐。問勞慰撫之尤盡。至不用常儀。張椅置足牀。

西州嵩山崇福宮。起知鳳翔府衞州、判登聞鼓院。復請崇福、遂致仕終焉。平生爲人長者。質重氣和。言若不出諸口。從游者望而接之。則知其有德性。居家澹然。雖甚忤不慍。雖甚適不喜。而接遇人物無久近。恭謹之意常存而不懈。在官如在家。人見其溫厚不苛。以爲必有通事。然所治整飭。吏民信愛。輿洋二州。皆以課最。論晚爲岐守。會朝廷用兵湟鄯。岐當孔道。事劇于平日十百。亦以辦治遷。初公爲大理寺丞。出鬻青州酒。道遇天章閣待制河北都運使韓公縝。謂公曰。賢者何自爲酒。吾幸得出入朝廷爲從官。奉使于外。若同諸公薦賢于上。則賢者宜在朝矣。公曰。食貧口衆。親意以外官爲便。願公止也。韓公又曰。北道州鎮相望。中多大縣。親意既便外官。欲以一大縣累賢者。意不亦可乎。公曰。奉親至此。親意既已便矣。而又更求便官。願公止之也。韓公笑而去。然嘉公引分陰重公。未嘗忘也。及韓公縝以觀文殿大學士守京兆。推金帛以贖之。爲具衣衾資裝以嫁之。于是宗親內外。益以夫人爲賢。而不可及也。元祐中。高平公爲宰相。夫人以命婦入見禁中。太皇太后聞夫人之賢。賜夫人坐。問勞慰撫之尤盡。至不用常儀。張椅置足牀。

西州嵩山崇福宮。起知鳳翔府衞州、判登聞鼓院、復請崇福、遂致仕終焉。平生爲人長者。質重氣和。言若不出諸口。從游者望而接之。則知其有德性。居家澹然。雖甚忤不慍。雖甚適不喜。而接遇人物無久近。恭謹之意常存而不懈。在官如在家。人見其溫厚不苛。以爲必有通事。然所治整飭。吏民信愛。輿洋二州。皆以課最。論晚爲岐守。會朝廷用兵湟鄯。岐當孔道。事劇于平日十百。亦以辦治遷。初公爲大理寺丞。出鬻青州酒。道遇天章閣待制河北都運使韓公縝。謂公曰。賢者何自爲酒。吾幸得出入朝廷爲從官。奉使于外。若同諸公薦賢于上。則賢者宜在朝矣。公曰。食貧口衆。親意以外官爲便。願公止也。韓公又曰。北道州鎮相望。中多大縣。親意既便外官。欲以一大縣累賢者。意不亦可乎。公曰。奉親至此。親意既已便矣。而又更求便官。願公止之也。韓公笑而去。然嘉公引分陰重公。未嘗忘也。及韓公縝以觀文殿大學士守京兆。推金帛以贖之。爲具衣衾資裝以嫁之。于是宗親內外。益以夫人爲賢。而不可及也。元祐中。高平公爲宰相。夫人以命婦入見禁中。太皇太后聞夫人之賢。賜夫人坐。問勞慰撫之尤盡。至不用常儀。張椅置足牀。

故觀文殿大學士右正議大夫中太一宮使。贈開府儀同三司高平范公之夫人王氏。大名人也。曾大父諱祐。爲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師。大父諱某。爲尚書兵部郎中。贈太尉。父諱賓。爲天章閣待制。而宰相魏國文正公者。乃天章公之伯父也。始天章公與范文正公相友善。約以兒女爲婚姻。夫人其長女也。以歸高平公。而以次女歸今右丞公。夫人生長于王氏貴盛之時。天章公愛之。居處服用幾于侈。而范氏自文正公起家。卽每事減損以爲法。雖貴不肯改。居處服用甚約。及夫人歸范氏。人憂以爲不能安。而夫人至則如未嘗生長富貴之家者。人始賢之。其後高平公仕于朝。益自菲薄以收宗族。將濟人之緩急。而夫人行

使夫人坐。夫人不敢正坐。太后揖之使正。夫人不敢登足于牀。太后揖之使登。是時高平公數求去位。因謂夫人勉高平公無求去。且曰。帝富于春秋。大臣耆宿。未可去也。高平公既終去位。以論拯元祐大臣呂大防等謫隨州。繼以散官謫永州。夫人隨至永州。一年薨。壽六十八。實元符元年六月三十日也。夫人之子男五人。曰正民、正平、正思、正路、正國。而正民正路先夫人卒。女五人。適崔保孫、莊公岳、司馬宏、蔡穀、郭忠孝。而崔氏司馬氏二女先夫人卒。歷封同安縣君、同安郡夫人。英、衛、燕、魏四國夫人。夫人薨後二年。高平公得北歸。今天子乃盡復高平公之官爵。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歸潁昌私第。歸後五月。高平公亦薨。其子正平、正思。乃以其年四月十日。舉高平公與夫人之喪。合葬于河南府河南縣萬安山之原。而以高平公之治命。屬其門人畢某爲夫人之銘。某從高平公二十年。謂公以忠義世其家。得盛名于天下者。公之所固有也。及聞夫人之事。然後知公所以得名者。夫人有助焉。蓋夫人天性簡儉。治家嚴而以恩行之。頗知出處進退之大致。高平公爲御史諫官時。數以言事斥逐。家事益落。夫人無險易。若皆安之。時勉公以國事。不及他也。後居相府。公不改平素。而夫人亦不事文繡衣服珠玉。至于輕財樂施。汲汲賙人之急。如恐不及。則其性雅與高平公合。故公一心國事。無所內顧。所得盛名于天下者。夫人之助豈微也哉。以是而銘夫人可矣。銘曰。

夫人之出。有閎其門。皇祖伯父。實惟相臣。歸于范氏。文正公子。亦爲宰相。二家之美。夫人不顯。淑德令儀。合其宗親。仁以濟之。宗親如一。施及于外。以成其家。夫人之志。吾道既南。蘧不居晦。夫人從焉。雖歿而在。歸祔夫子。孔安且正。銘以昭之。夫子之命。奚以傳之。必有餘慶。

延安郡太君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其上世嘗顯功名于建隆開寶之間。號爲勳臣。夫人年十有八。歸王氏。爲故秦王審琦曾孫。西頭供奉官堯善之婦。生二男四女。而一尚皇叔。故贈太師尚書令荊徐二州牧魏王。爲潭國夫人。因得召見禁中。賜冠帔。元豐二年。魏王有疾。神宗皇帝。與慈聖光獻太后。宣仁聖烈太后。皆幸東宮視之。疾少閒。潭國夫人入謝。詔問其家世。贈供奉府君成州團練使。封夫人。延安郡太君。魏王亦爲夫人起大第于里中。而子溥又賢。好學通書。爲文章。以從科舉。夫人益自慰。乃捐金帛賙其宗族及賑施里中之不能自存者。而居家嚴飭。不妄喜笑。縞衣蔬食。齋戒從浮圖法。未嘗爲戚里間事。元祐九年三月九日。以疾卒。卜其年月。二十九日庚午。葬于河南府永安縣蘇村秦王之墓次。溥之遭夫人喪也。東平畢某往弔之。拜首稽顙號泣。自云罪罰不孝。以喪夫人。不自死滅。尚惟後事之圖。今葬有日矣。事嚴而迫。願以誌銘爲屬。乞哀而許之。按夫人曾祖諱穜。曼左藏庫使。祖諱崇雋。洛苑使。贈州刺史。父諱武仲。三班借職。世居鄭州之管城。夫人之男長曰涇。先夫人卒。次卽溥也。皆右班殿直。女長適皇叔寧遠軍節度使鄆國公宗祐。封永寧郡夫人。先卒。次適應天府虞城縣主簿趙彥。次適皇叔襲州防禦使仲愷。封靖安郡君。亦先夫人卒。其幼卽潭國夫人。潭國爲神宗之弟婦。今上之叔母。宣仁聖烈太后之子婦。則其母亦不賤。而夫人乃持麤菲食。勉其子以儒素。睦宗族。賑閭里。以清淨自娛樂。非賢夫人能若是乎。夫人年六十九。一孫男。三孫女。其孫男名伯黻云。銘曰。

維王氏有造于國。以基厥家。侯王間起。踵成其華。夫人何歸。秦王之裔。生子何從。魏王之配。子配魏王。有嬪其芳。英祖宣仁。實爲姑嬙。夫人爲母。不泰而約。匪車輿是憎。以約爲樂。矧其有子。敬恭朝夕。夫人燕之。既壽且澤。匪夫人是銘。孰爲茲石。

田孺人墓誌銘

元豐五年九月。故宣徽南院使郭公仲通之子忠諫。戰歿于永樂。其室田氏孺人。年二十七。既終其夫之喪。父母欲奪而嫁之。孺人守義不許。事其舅姑。及宣徽公薨。衛國太夫人寡居而老。以嚴聞。孺人事之弗懈。雞初鳴則起。昧爽而至衛國之所。問安以侍。不敢退。食飲非孺人所調視不舉。衣服非孺人所紉製不服。起居上下。非孺人扶承不適。及夜。振牀布席。起衾篋枕几。以告衛國臥。孺人俛而覆之。乃退。至雞初鳴復起。以爲常。衛國曰。是善事我。乃使孺人主其內事。方孺人之寡也。其子體仁數月。以父戰歿得官。及長。調監南京楚丘縣酒稅。衛國命隨其子之官。孺人辭不可。乃使體仁自之官。孺人但往視之。三月而歸。曰。我去衛國之傍。三月如三歲也。衛國益老。孺人事之益盡。不復歸其室。夜分而寢。不離衛國之側。張半牀席不帷。孺人既白首。衛國尙無恙。孺人起恭起孝。猶如初爲婦時。及衛國薨。孺人哭泣思慕二十一日而得疾。七月而卒。年五十八。故洛城之人。識與不識。皆曰田氏之子。郭氏之婦。其孝可稱也。孺人之望出鴈門。自元魏至唐。家于京兆。今爲京兆人。故文思使銀青光祿大夫諱守度之女也。年十六。歸郭氏。生二男子四女子而寡。未寡時。長男已卒。未名。次卽體仁也。今爲從事郎。澤州司戶曹事。既寡而老。始嫁女娶婦。長女適朝散郎尙書戶部侍郎王革。幼女適從事郎河中府榮河縣丞呂輔修。而其中二女未嫁卒。有四孫。曰申義、好義、與義、和義。孺人之卒。在政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其葬。在閏四月二十二日。其葬之地。則河南府洛陽縣金谷鄉郭氏世塋之次。祔其夫之兆。實南化張里之原也。孺人之初病也。猶經理家事及病日侵。乃手自疏家事之曲折。以告後人。且曰。我爲嫠婦三十年。事衛國四十二年。衛國之撫我厚。故我不敢不盡。曲折以告。已而曰。我嫠婦之薄于命者也。一子四孫。是所有也。他無以累後人。人憫我。欲爲一堂以居我。可姑止。我安于廡下久矣。奚以堂爲。遂以孺人手疏從事云。銘曰。

柔令婉嫕。尙穆且都。有厥家兮。警戒靜專。曾而弗渝。天厥夫兮。左右後先。旛幢麾居。燕厥姑兮。姑之燕矣。嫠之愉矣。姑之逝矣。嫠之痛矣。何痛不已。嫠之盡矣。維其盡矣。是以銘矣。

清源王太君宋氏墓誌銘

清源王太君宋氏者。汝人也。周顯德中。太子太師彥筠之六世孫也。父諱輔臣。祖諱寅。曾祖諱文蔚。或仕或不仕。夫人年十六。歸王氏。二十二而寡。季父清臣。嘗欲奪而嫁之。不可。至五十九而病卒于汝城中之里第。初余來居汝。與夫人之子霖兄弟游。比今幾十年。故夫人之病也。往問之。卒也。往弔之。而霖因屬余銘夫人之墓。余雖知其賢。未知其事。以問霖。里中有道者。里中人曰。夫人之喪。其君子也。年尙少。縞衣無飾。以事其舅殿中君。姑長安君。不怠。舅姑有祀事。簠簋非其所羞。不以祀。舅姑有賓客。籩豆非其所

衾衽不以進雖舅姑沒不衰殿中君生六女皆嫁傍近士大夫家貧不給夫人調護之甚厚不能自任則廩之舍止未定則爲室廬以招之有緩急則推金帛以賙之或致謝焉則曰此舅姑之所以庇後人也不爲諸姑費則異日無以見舅姑于地下奚以謝爲夫人之君子有兄亦蚤世娣姒之間相與如姊妹故霖之從弟霖亦相與如親兄弟而凡在夫人之門內者無小大皆閨閫如也遂爲孝友之家至于整比家事動有法則薄衣食而厚賓客雖儐御未嘗以聲色使之則猶爲夫人之餘事也余曰噫然哉吾有聞焉吾有見焉凡里人所道者余亦聞之而夫人之家內外千指邸第稱是用以自厚無不可者而夫人之終無新衣焉製衣而斂此余之所見也以所見而合所聞則夫人之事無可擇者遂銘夫人之墓余銘夫人之墓在改歲後六日去夫人之喪四十日其葬後余之銘二十七日實大觀二年二月三日也夫人之君子諱陳二子七孫其長子曰駒早卒次郎霖也其孫一男子六女子係男二歲未名孫女以次適人矣其葬之里曰王道鄉曰新豐在汝梁縣東十里云銘曰

夫人之歸灼其華簠簋籩豆孰與加縞衣恤緯矣靡他燕及諸姑亦孔嘉里中之衆不汝瑕端以孝友名其家雖不百歲庸何嗟

仁昌縣太君李夫人墓誌銘

曩遊洛孟之間觀書于嘉容氏得會稽顧臨所作隱君之誌言隱君築室河上終其身不仕御家合族資生之具一皆有法而上下均一不見聲色閨門之內整于公府因廢書而嘆曰隱君治家之管仲也賢哉後吾以中子娶隱君之季女頗知其夫人亦有賢操躬自減損而調護門內之人小大曲盡始悟隱君以治家成名者夫人有助焉及夫人終養而葬其孤泣血屬予爲銘得所書行事一卷觀之言夫人幼失父母而知哀長與兄嫂而知順教子而子好學有成教女而女嫁人皆爲賢婦與其姊安福縣君同處陳氏之門而知相尊愛終安福之身如一日兄喪嫂孤貧不能自生養夫人存問賚給而終嫂之身如一日則又廢書而嘆曰豈特隱君者治家之管仲而夫人亦隱君之孟光也蓋夫人之性和而有禮寬而有法平居未嘗與人忤而人忤之則嘿然不知校也曰忤而校是與忤我者等夷也推此心于門中門中其有不順者乎然陳氏自唐歷五代至今合食共居者幾二十世家數千指非世世有賢子而又有賢婦豈能也哉而夫人卽吾所見之一人也是可銘也夫人姓李氏故光祿少卿晟之子皇祐五年歸于隱君年十七大觀元年以子恩封仁壽縣太君三年正月六日以疾終于里第年八十卽以明年正月丁卯歸祔于河陽縣太平鄉北閔里隱君之墓子三人女四人孫男女八人長子曰立之奉議郎通判齊州仲溫之季至之皆爲名進士女長適朝請郎文維申次金部員外郎范域次翼城縣丞李操次均州司理參軍畢大亮而文氏畢氏二女皆先夫人卒所謂隱君者名安禮字正叔以行義居鄉可出而處故號隱君贈太尉諱貫之季子也銘曰

陳氏之系遠矣合百室而與居非子子婦婦而繼出安能傳世十九而同廬隱君之賢吾所聞也既有誌之者矣夫人之賢吾所見也其可不誌而舍諸少而知哀者性也長而知順者義也況又能親其親而恤孤隱君之阡比于皇姑夫人從之其安只且

畢氏墓誌銘

宋故尚書駕部郎中贈太常少卿畢公從古第五女生而柔惠和厚女之賢者也蓋嘗許歸于人矣而以熙寧六年正月十四日卒于汝陰之沈丘年十有八至元豐六年八月十一日歸葬于開封府管城縣富戶鄉祖姑李氏之墓次其母德興縣太君陳氏哀其未嫁而夭也實使仲甫治葬而使某序而銘之銘曰

奚厚而賀奚嗇而齡維家之矜其藏其銘

西臺集卷十五

行狀

丞相儀國韓公行狀

元符三年十月詔以通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南陽開國韓公爲右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故侍中魏國忠獻公子也忠獻之子六人而公居長爲人外和美鬚髯姿貌辭氣大抵類忠獻而仁厚平恕無所矯飾自忠獻在時已有人望識與不識曰是魏公之子而如魏公宜其復爲相也及爲相制下都城傳布除目行道之間鼓舞相告先是公在仁宗皇帝朝嘗以太常少卿充大遼正旦國信使燕于遼帳遼主問左右孰嘗使南朝識所謂韓侍中否或言國信少卿貌類其父果類否對者曰實類遂使工人圖之至神宗皇帝時公復以給事中使遼持禮詳重姿貌益奇偉凡在北廷之人皆拭目覩之及公爲相後遼人賀正使蕭禧張從約來語行人李某曰比持禮回北主問韓忠彥今安在從約對曰在大名北主曰何爲相而在大名耶居兩月聞爲相制下北主大喜不覺大聲起曰此眞宰相矣然則忠獻魏公事仁宗、英宗神宗爲宰相九年定册安宗廟隱然爲時宗臣而公亦歷事四朝出入內外所至可紀卒亦至宰相公之行可得而言矣公諱忠彥字師樸魏公而上七世家于安陽故公爲安陽人以魏公任恩守將作監主簿力學爲文章登進士第改郊社局令勾當府司檢校庫丁母魏國夫人崔氏憂服除改祕書省著作

郎。神宗皇帝即位。遷祕書丞。魏公辭位去國。以故事召試。除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宗室秦楚王後無嫡子。嫡孫同母弟又無庶子。傳至庶孫。疑所襲。議者欲舍庶孫而使曾孫襲封。公奏言。申令所載。以古禮爲禮部尚書。俄遷樞密直學士。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貢文綾文紬有常數。詔增貢文綾百疋。紬百疋。嫡長孫之外。皆爲庶孫。既在庶孫之列。則雖非見襲之子。其服兄弟。亦皆庶孫矣。今庶孫在也。而舍之使曾孫襲封。若有大功庶孫而無曾孫。則將誰使襲乎。抑遂除其國乎。今秦楚之後。無嫡子。嫡孫同母弟又無庶子。則凡在庶孫之列。而長者當襲之人也。詔用公議。會召故荊公介甫爲翰林學士。與學士呂公著同侍講。選英二人奏言。故事講者坐而侍者立。自乾興以來。講者立而侍者坐。請復故事。下禮官。公議以謂故事侍臣與講者皆坐。或侍者坐而講者立。或講與進讀者立而侍臣皆坐。此人主之恩出一時者也。顧皆無所輕重。卽人主不命而自請之。則非禮。孔子之時。人臣或拜君于上。孔子曰。拜下禮也。雖違衆。吾從下。今侍臣講于上前而立。五十年矣。以孔子拜下之義觀之。姑用乾興以來故事可也。何必改。詔是公議。除兼本寺丞。事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權開封府推官。遷判官。以太常少卿爲大遼正旦國信使。還。丁秦國太夫人憂。解所居官。終制。除三司鹽鐵判官。三司使出通判永寧軍事。召還爲三司戶部判官。丁魏公憂。服除。貼直龍圖閣。知審官西院。三司戶部副使。改鹽鐵副使。超授右正言。寶文閣待制。高陽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瀛州。是歲元豐四年也。朝廷以夏人囚殺其長。常用兵四萬下米脂數十城。夏人陰使遼求救。遼人爲移書至闕下。朝廷報以兵端。而北書復來。會永樂用兵不利。而當遣人使遼賀生辰。上難其人。二府以安濤爲對。上不可。又以李承之李定爲對。上又不可。上曰。韓忠彥嘗使遼。遼人信愛之。而知其父琦有勳勞德望。加重其子。今日使遼。忠彥其人也。乃以給事中召。公充北朝賀生辰國信使。公至上前辭曰。臣嘗使遼。而今復往。無乃使遼人妄意中國爲乏人也。上曰。卿無言。行矣。西事未定。無以易卿者。公遂行。遼人使趙資睦迓公境上。行且問西事。一切以閒暇對之。且曰。西事小小役爾。何足問。政更用大臣數人。其下觀望。爭取垂簾時事爲言。公見上奏言。古者君薨三年。聽于冢宰。不言。古今異宜。及至其庭中。縱觀者如堵。皆咨嗟嘆息。乃使其國參知政事王言敷。燕公問夏國何大罪。而中國用兵不解也。公曰。夏人之罪。中國嘗移文矣。觀所移之文。則罪可知也。言敷曰。聞已還兵塞上。信乎。如此而南北大國之好。可保也。公曰。問罪西夏。乃細故爾。南北大國之好。豈相幷乎。言敷更有他語。公連以言拄之。及還。資睦詘服。返曰。先正侍中之制西事。有攻策。今取城若干數十。使先正侍中而至今。快可知也。公歸。神宗皇帝勞之曰。使乎使乎。後大遼使至。上復使公館客。西北之釁遂解。官制之行也。章惇爲門下侍郎。而給事中爲之屬。失其職矣。乃復奏言。今月丁亥詔門下封駁。視中書舍人封還之制。庚寅。復奉詔門下封駁。從執政官議。議不同。乃上之。竊以給事中與中書舍人任遇均也。一則不稟議而聽封還。一則聽封駁爲相。卽求去位。至紹聖三年正月。始以觀文殿學士知眞定府。改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章申公幸公去而先稟議。且所駁正之事。執政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異而取決于上。乃其職爾。而更從執政稟議。是爲失職。願從丁亥詔爲正。從之。公又言。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禮使。所下之事。不從中書。輦旨出一時。又不從中書奏審。皆非官制也。官制之行。將爲萬世不易之典。今行未期月。而南郊大禮所行。已不用官制。後將若之何。神宗皇帝詔如官制。于是中外之事。必由三省而下法。官郝京爲大理司直。有比例而無法。吏部患之。乃稟于都省而具鈔。公曰。官制有令。必用法也。今援比例同廢法。是無官制也。駁

之。神宗皇帝嘉公之守。于是自吏部侍郎郎官都司官吏。皆差次受爵。而丞相與同列謝于殿上。乃以公上言唐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詔貢文綾千疋。德裕奏言。若將匪頒臣下。則千疋豈足于用。若止上躬自服。何至多用千疋。奏至。遂停之。臣幸遇聖朝。則德裕前日之言。亦臣今日所當言者。惟陛下察許。詔從之。凡江東西二浙屬郡增貢之數。亦罷。遂召還爲戶部尚書。而元祐會計錄成。其大較一歲所入不足以供天下一歲之用。公深憂之。因上言今天下乃祖宗之天下也。祖宗之時。歲入之數。多于所出。故國計有餘。祖宗之天下。乃今之天下也。今歲出之數。多于所入。故國計不足。臣竊計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費。加倍于皇祐。而四倍于景德。三班常選胥吏之數。則又過之。而天下二稅。榷酤征商山澤之利。較之皇祐景德之前。無以大相過也。則國計盈絀。正今日所當議者。上遂詔議裁省中外冗費。置局于戶部。公復上言。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器械。皆可得而議。惟宮掖之費。有司不得而見。雖見不可盡也。按寶元中。嘗詔入內內侍省裁節禁中之費。報詳定所。慶歷中。又詔入內內侍省。以章聖時簿帳較近年禁省之費。以聞。願陛下上法寶元慶歷祖宗已試之效。亦詔入內內侍省。付裁禁省之費。報于有司。使天下曉然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天下幸甚。當時所裁。雖不盡如公意。而歲省縣官之費已數十萬計。上倚公以爲執政者久矣。會尚書左丞某甫去位。卽以公爲中大夫。守尚書左丞。趙瞻薨。復以公爲同知樞密院事。進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是時夏人已得所賜地。事分畫。丞相呂大防。劉右人也。喜用兵。故使公至上前辭曰。臣嘗使遼。而今復往。無乃使遼人妄意中國爲乏人也。上曰。卿無言。行矣。西事未定。無以易卿者。公遂行。遼人使趙資睦迓公境上。行且問西事。一切以閒暇對之。且曰。西事小小役爾。何足問。政更用大臣數人。其下觀望。爭取垂簾時事爲言。公見上奏言。古者君薨三年。聽于冢宰。不言。古今異宜。及至其庭中。縱觀者如堵。皆咨嗟嘆息。乃使其國參知政事王言敷。燕公問夏國何大罪。而中國用兵不解也。公曰。夏人之罪。中國嘗移文矣。觀所移之文。則罪可知也。言敷曰。聞已還兵塞上。信乎。如此而南北大國之好。可保也。公曰。問罪西夏。乃細故爾。南北大國之好。豈相幷乎。言敷更有他語。公連以言拄之。及還。資睦詘服。返曰。先正侍中之制西事。有攻策。今取城若干數十。使先正侍中而至今。快可知也。公歸。神宗皇帝勞之曰。使乎使乎。後大遼使至。上復使公館客。西北之釁遂解。官制之行也。章惇爲門下侍郎。而給事中爲之屬。失其職矣。乃復奏言。今月丁亥。詔門下封駁。視中書舍人封還之制。庚寅。復奉詔門下封駁。從執政官議。議不同。乃上之。竊以給事中與中書舍人任遇均也。一則不稟議而聽封還。一則聽封駁爲相。卽求去位。至紹聖三年正月。始以觀文殿學士知眞定府。改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章申公幸公去而先稟議。且所駁正之事。執政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異而取決于上。乃其職爾。而更從執政稟議。是爲失職。願從丁亥詔爲正。從之。公又言。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禮使。所下之事。不從中書。輦旨出一時。又不從中書奏審。皆非官制也。官制之行。將爲萬世不易之典。今行未期月。而南郊大禮所行。已不用官制。後將若之何。神宗皇帝詔如官制。于是中外之事。必由三省而下法。官郝京爲大理司直。有比例而無法。吏部患之。乃稟于都省而具鈔。公曰。官制有令。必用法也。今援比例同廢法。是無官制也。駁

名府。有德于趙魏之邦。故定武大名。皆爲廟以祀魏公。而公相去三十年。亦爲鎮定帥而知大名。仍有惠政見稱于二邦。故定人魏人。亦爲像于魏公之廟而祀之。章申公撰公未已。又使言者言公嘗同尚書左丞王存聯奏。請刊除謝景初過名非是。降中大夫。會哲宗皇帝晏駕。羣臣朝晡臨。道路相傳。曰召公矣。又

曰公今來矣及上卽位以吏部尙書召公都下相告語欣欣然如召其父兄至則除門下侍郎進封南陽郡開國公見上陳四事以裨新政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息用兵其廣仁恩之說曰孟子曰湯武之所以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而唐封德彝教太宗用刑罰以治天下太宗曰是欲我失人心也本朝自祖宗以來推廣仁恩德澤以固結人心故方內大寧如泰山之安近年執政大臣詹于功利而以苛察相高政太急刑太峻其失人心多矣社稷之憂也願陛下遠鑒湯武太宗之治近慕列聖之用心罪疑惟輕寬以御衆益推廣仁恩德澤以固結天下之人則人心安人心安天下不足治也其開言路之說曰竊以中丞御史諫省之官自昔以爲人主之耳目耳目之官人主豈可不自擇哉近年執政大臣慮臺諫之爲己蠹也乃布腹心于言路外雖不事請謁而中實相通以蔽欺人主耳目人主何利焉其間有論及時事與執政意少忤衆人曰其必以罪去而果以罪去矣願陛下旁采忠直重厚之士親加識擢布在言路如其敢言有補惟陛下容納主張特加旌勸行其言而用其人則言路開言路開則天下之事始可議矣其去疑似之說曰法無舊新便民則爲利人無彼此當材則可用自紹聖以來六七臣者凡曰元祐之事不問其所從來一皆以爲非是而不行凡元祐用之人大則投竄小則退斥枉損人材無補于事且元祐者先帝在位宣仁權同聽斷之年也何負于天下而逆施如此願陛下用人之際無分熙豐元祐惟是之從惟材之用則萬務舉矣天下安寧自無事矣其愼用兵之說曰臣自先朝蒙恩守土于外聞朝廷熙秦延慶涇原河東六路進築五七年間建置城砦疊數十得地雖廣而不可耕皆由永興等路州軍轉餉以饋之欲實外而外終不可實自陝以西民力大困斬獲之數則增一爲百失亡之數則減千爲一願陛下試令有司考其用兵以來之費出于府庫及將吏官軍散亡之實幾千萬數而所建置城壘可耕之地收入以爲用者其數幾何而邊城父子肝腦塗地與官軍逃散瘡痍物故者其數又幾何則進築利害較然可見矣今日邊事惟在能進築之兵以休息中外惠養萬民則天下幸甚上皆嘉納之公自召還爲吏部尙書未拜而爲門下侍郎踰月遂爲相命旣下公上免表其詞曰今蠹弊未消國是難一事無可否必分年號而後行臣無忠邪槩指朋類而皆廢西方師老而財匱斗米至于千錢北道河潰而民流十室幾于九去大需更新而猶多禁錮宿逋雖減而尙困追賞方當大有爲之時宜得不世出之主識者見而喜曰上聖聖國醫者識病則病可治也公旣識今日之病天下其有瘳乎上旣聽用公遂數下赦令蠲天下逋責盡還嶺外流人甄敍士大夫之遷謫者而內外之臣可任使及嘗爲御史諫官忠直敢言與天下知名士率見收用公嘗與上從容論天下事上問政令之行猶有當先急者乎公因建言哲宗皇帝卽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由此能言之士獻言于朝者千萬數今中書所編類章數是也自章惇爲政以來與上書言事者爲讎敵乃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以爲謗訕故上書者率皆得罪大傷求言之體今臣聞編類之餘猶有五百餘疏繼從編類近日陛下又詔中外許直言朝政闕失然編類之令未除則能言之士必懷疑懼疑者疑求言之意非誠懼者懼如前日之獲罪則今日求言之詔豈不妨哉臣願陛下亟詔有司盡將已類未類之章與省中所行編類前後文書納之

禁中罷其所置局則中外之士無所疑懼而所求忠直之言始可來也上卽詔罷編類局事章數文書盡納之禁中仍詔公曰已焚之矣當是時中外欣欣然以爲嘉祐治平之事可復見于今日也是歲郊天爲南郊大禮使進右光祿大夫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儀國公而曾布子宣爲右相子宣數至上前留身務破壞公所爲以中傷公所引重者或勸公亦留身上前與之辨公曰宰相自有體如是又一曾子宣也其相去幾何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乃上章乞罷相補外上封還所上章使中貴人趣公至都堂視事而諫臣吳材王能甫數奏疏言公以鬱子宣意所便公聞之復上章請外章凡三上乃以公爲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而材與能甫言不已乃罷大學士猶知大名初欽聖皇太后垂簾共政而故相章申公惇猶未去位公與申公簾對皇太后曰登極之恩博矣無所不被廢后孟氏可復也公退謂申公曰有故事乎事體之間無所傷乎曰無傷及以事對上曰復孟氏則可而皇太后欲復孟氏而廢劉氏奈何復一廢一則上累永泰豈小哉公等執政也其執之公曰陛下之言乃謨訓也其敢不執退見皇太后皇太后盛以廢復爲言不可易公援引古今具道其所以然以死爭之皇太后之議遂格而言者不知又曰是嘗動搖中宮乃降右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公自罷相守大名凡三蟄怡然無所辨及言者誣公以中宮事公曰是不可不辨也乃具言其始末上之而言者抵公尤力遂降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居于懷言者未厭乃曰公在位嘗棄湟州非是遂復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居于濟及復湟鄯又謫磁州團練副使是歲崇寧三年十一月也明年九鼎成大赦公得歸相又一年復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如故俄復通議大夫請老遂還公故官以宣奉大夫致仕踰年薨于安陽之里第實大觀三年八月二十日也享年七十二惟公系出博陸自高祖而上載于顧命之碑與龍圖閣直學士潁川陳薦所撰次魏公之誌不備言也曾祖諱某太子中允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燕國公祖諱國華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魏國公及公在位申贈燕魏二祖皆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而忠獻魏公以故韓王趙普故事贈不加妻兩夫人嘗故太尉惠穆呂公弼之女嫡曰韓國夫人繼室曰冀國夫人四女五子十一孫三曾孫子治中奉大夫澡朝散郎浩奉議郎滑宣德郎女嫁蔡承禋詢王傅約王朋約有旣嫁而卒者孫曰肖肯肯肯肯肯肯宏肯安肯寶肯腳肯昌肯莊肯昭肯曾孫曰穌協彬或問公之所行孰爲大曰公有大焉而人未之思也爲其父爲宰相而身又爲相乎曰漢唐本朝父子爲宰相者可問亦可記也美則美矣奚其大曰爲其逮事五朝出將入相兄弟聯榮子孫衆多門下之士誦美無窮乎曰顯則顯矣奚其大然則公之所以爲大者何也曰公質剛氣和居家不妄語笑內無機心外不事矯飾天下之士不待被公之恩承公之力皆咏公賢而期公貴非天爵之高不至于此此則似大矣然猶未也蓋嘗聞士處窮困甘藜藿褐衣蓬戶出入爲常及其遭時遇合都廊廟位卿相得志之事日日在前而能不忘宿昔窮困未遇之心者以爲賢矣一旦失倚難權身折勢奪宜其追惟宿昔窮困未遇而等之有以自處然猶憔悴枯槁或慍懟而自失故屈平懷石亞父疽殞賈誼忌鵩張昭寒戶漢唐以來公卿大臣以廢放不用而顚沛若無以樂其生者比比是而公生于魏公之世長于宰相之家少有聞望食飲服用居處行乎富貴者四五十年卒亦自爲宰相

豈嘗知開放之事。窮居之樂哉。而崇寧大觀之間。遭吳材、王能甫之毀。身被五黜。僅夷庶士。去都邑廟堂之重。而寓異鄉下里之居。辭公卿寮采之奉。而接野夫鄉老之陋。謝旌麾徒御之衆。而甘輿臺僮使之約。富貴之事。物物不同。而公中懷漠然。不異平昔。門下之士。間得請謁于前者。辭氣顏色。了不見其欣戚。惟以上恩保全先衆人還鄉里。敍感而已。則良爲大也。蓋能用而不能舍。能顯而不能晦。能處安樂而不能處患難。皆非成德也。能用能舍。能顯能晦。能處安樂。且能處患難。然後爲成德。成德始可言大矣。故曰公有大焉者此也。公所著文章。集爲三十卷。奏議二十卷。魏公行事一卷。家傳十卷。藏于家未出。謹狀。

西臺集卷十六

行狀

丞相文簡公行狀

畢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五子高。封于畢。以國爲氏。後漢兗州別駕諶。居東平。遂爲東平人。諶之五世孫曰衆麗。宋兗州大中正。衆麗之五世孫曰愷。仕唐至司衞少卿許州刺史。愷生構。與栩。構爲戶部尚書。諡景公。栩爲鄧王府司馬。栩之曾孫誠。懿宗朝爲宰相。而構之五世孫楨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楨生宗昱。仕至雲州雲中令。贈太子太保。娶吳氏。追封鄧國太夫人。宗昱生球。仕至本州別駕。贈太子太傅。娶史氏。追封韓國太夫人。球生府君義琳。嘗以策于澭高祖于太原。高祖深悅其言而不能用。相國愿彥琦司空蘇禹珪。數以府君太原策中事言于朝。欲召用之。而亦不果。卒于澭州觀城縣。令贈太子太師。娶樂氏。追封代國鄭國太夫人。由太保至鄭國。皆文簡公貴之贈典也。文簡公諱士安。字仁叟。太師之子也。太師而上。世居代之雲中。太師卒于觀城。公纔二十歲。奉祝夫人居喪。以禮聞。祝夫人取太師手自抄書數篋。授公使讀。及出太師所選清白規檢使行之。夫人曰。澭之士人。吾略知之矣。孺子無可與游者。乃與公之宋。宋猶澭也。夫人未知所適。或言鄭多士大夫。子弟有賢者。乃自宋復與公之鄭。果得處士楊璞及韓丕。劉錫從游。公于是博綜羣經。通諸子百家之言。究極古今治亂得失。君臣父子。忠孝仁義治民行己

之本末。祝夫人乃喜曰。吾固知孺子之可教也。乾德四年。公舉進士。而故晉公王祐方知貢舉。見公文大喜。遂以公爲第三人。開寶三年。選授濟州團練推官。州民王禹偁爲磨家兒。年最少。數以事至推官廨中。禹偁貌不及中人。然公陰察禹偁類有知者。問孺子識字乎。曰識。嘗讀書乎。曰嘗從市中學讀書。能捨而磨家事。從我游乎。曰幸甚。遂留禹偁于推官廨中。使治書學爲文。久之。公從州守會後園中。酒行。州守爲屬諸賓客。竟席對未有工者。公歸書其令于壁上。禹偁竊從後對甚佳。亦書于壁。公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原註】州守令對越能言爭似鳳禹偁對蜘蛛雖巧不如蜂由此禹偁遂有聲。後遂登第進用。反在公前。及公除知制誥。禹偁先已爲舍人。其詞禹偁所行也。世以公爲知人。公在濟州二年。太祖皇帝聞公名。詔赴闕。面授兗州管內。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擢大理寺丞。兼三門發運事。吳越王錢俶入侍。選公知台州。公至臨海。上言錢氏籍其土地民人上之于有司。而賦入之數倍于其舊。蓋欲張大以自納于朝廷。然瀕海之民。新得天子之吏。牧養安輯。務從便省。苟徵倍稱之賦。恐失民心。今州縣文書具存。宜明詔有司。一取錢氏舊籍爲賦入之理。則上之惠澤可以下究。瀕海之民。亦欣得天子之吏。宜不失職。詔下有司行之。至今浙右之賦有輕者。因公言而用舊籍也。明年。上遣使採訪吳越官吏治狀。公居最。以名聞。遷左贊善大夫。知饒州。【原註】事見公集題國清寺詩序。改殿中丞。歸朝爲監察御史。知乾州。祝夫人已老。治家益嚴。公與陳國夫人事之。益盡孝道。辨色即往問安。因侍側食焉而後敢退。蓋嘗新其室。牆圬未堅。問安未退。或倚以立。至隱之成迹而不自知。至是從京師走乾州。道遠非祝夫人所便。辭乞下遷。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三年。諸左右向以左拾遺召公。兼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皇帝延見勞問。賜襲衣銀帶鞍勒馬。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官各獻所著文章。上讀累日。謂近臣曰。才則吾自見矣。行孰優乎。有以公對。上喜曰。卿之言。朕意之所屬也。遂以本官知制誥。冀王入見。頓首再拜。願留。上曰。朕不以愛子而妨用賢也。卒不許。是時宋興四十餘年。中外幾平。文學侍從言語政事之臣。輻輳上前。至論德行。必以公爲稱首。淳化二年冬。上欲召公爲翰林學士。而執政欲用張洎。因對言洎之文學資次不在畢某下。上曰。劇知洎文學資任不下畢某。第以洎之德行不及畢某爾。執政乃退。公遂爲學士。明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拜主客郎中。學士如故。以疾辭職。授右諫議大夫。知潁州。會歲大饑。公發倉廩以賑濟。且上言州界民轉徙逃去者甚衆。申訴失時。無以爲賦租。故逃不問有狀無狀。復額經檢未經檢。一切賜常年田租。以安流亡。書奏不報。而被召。乃以狀上中書力言之。上始詔有司從公請。公雖去。而所活與安存蓋千萬數。奏疏與上中書狀及三司牒見存。真宗皇帝將爲皇太子。先以壽王尹京。公由諫議大夫爲開封府判官。及置東宮官屬。詔兼太子右庶子。遷給事中。其出入輔導咨訪謀畫。從容與皇太子議論。陰爲天下之賜者甚衆。而愼重周密。世莫得而聞也。真宗皇帝即位。遂授尚書工部侍郎。秘書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自爲他官時。以嚴正稱。及爲京尹。上亦知人以嚴正憚公。故宮府常從爲廷職。授外任者必遣至公所。戒勑而後使行。會有貴人以攀附居近職。放恣不法。民家子既定婚。輒強買之。公請對具言放恣無狀。卒得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婚。公之請對也。事連翰林學士王禹偁。故其人日夜訴公禹偁于上前。久之。公罷開封府。以禮部侍郎復入翰林爲學士。請出。遂以尚

書兵部侍郎知潞州而禹偁亦罷職知黃州。歲滿召入爲翰林侍讀學士兼祕書監。契丹謀入邊。上以御劄詔百官言事。時中外久安。承太祖太宗休養生息之後。府庫廩庾充實。財賦贍足。雖有邊難。而興造建設恩賜如平日。公預以爲憂。乃言五事。應詔四事。論遣將用兵使命轉餉一事。指言財用大略以國家穀帛金錢儲峙偏于天下。觀之平日。常若有餘。軍旅既興。則莫不足。蓋俄頃之費。或至萬金。半夜傳餐。即須千數。散亡抄掠。尚未敢論。臣若不極言其理。則兵未罷而財先匱。何以枝梧。乞申言有司。惟英雄才武譯策之人。或陷陣摧堅。執俘折馘。與夫瘡殘死事。有功朝廷。並厚其祿廩。豐以貨財。府庫困倉。無所愛惜。其如貴近恩澤僧佛施利。技巧靡費。土木修營。左右無厭之求。後宮嬪曼之費。願一切罷去。以贍軍需。非惟事之當然。因可得人之死力。書奏。上納用之。公善談論。美風采。疎眉隆準。望之如冠玉。常寫九經子史。字皆方寸。手自讎校。日以爲常。無復出處之慮。而耆年厚德。上益尊禮之。會李沆卒。中書無宰相。上欲用公爲相。乃先以公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未也。行以卿爲相矣。頓首辭謝。上曰。朕以卿爲相。豈特今日然。國家多事。誰可與卿並爲相者。公復頓首辭謝。曰。宰相者。非可以假人也。必有宰相之器。然後可以寄宰相之事。如臣駑朽。豈足勝任。寇準兼資忠義。臨事不惑。此宰相器也。上曰。準固朕意所在。而人言其性剛使氣。難用。奈何。公曰。準嘗自任以重。復尚氣節。不爲流俗所悅。或致人言。然方今中國之民。蒙陛下聖德。耕桑戮力。安樂無事。而西北攖桴獨未有寧歲。如準器識。朝臣無出其上。通達善謀。能決大事。此正宜用準之秋也。臣竊以爲無難者。上曰。雖然。當籍卿宿德以鎮之。不三旬。公遂以本官平章事。寇準亦同日爲相。而公監修國史。位居準上。蓋上意也。契丹入邊。北州大略皆警。公既與萊公爲相。始議請上幸澶淵親征。時景德元年九月也。而萊公欲遂治兵請行。公議猶有所待。與萊公不同。上一日御便殿。公與萊公議于上前。曰。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若不深策其事。則邊防之患。蓋未息也。公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成。議戎略親行。駐蹕澶淵。以見武節。然澶州鄆郭非廣。難久聚大兵。設或輕動。則反失機會。時巡早晚。當俟仲冬。萊公曰。大兵在外。故須陛下親行澶淵。車駕之發。不宜緩也。上乃召二府具所議以狀聞。卒用公議。其後契丹統軍順國王達覽引兵壓境。從騎掠順安。攻北平寨。侵保州。遂合勢以攻定武。所至爲官軍擊卻。乃益引兵東駐陽城。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敵中。至是自契丹附奏。請議通和。大臣皆莫能任其虛實。正令莫州石普以書答之。【原註】【工令石普以書答繼忠見王沂公筆錄】而公獨以爲可信。力贊上羈縻不絕。漸許其通和。上曰。自古獯鬻爲中原強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瘡悍之性。詎能柔服。今繼忠之奏雖至。而敵情不可測也。何以任之。公對曰。陛下以至仁撫天下。德冠古今。臣嘗聞契丹歸款之人。皆言其國聚謀。以陛下精于求理。軍國雄富。常慮一旦舉兵。遠復燕境。今既嘗有玷。談吐未嘗有過失。其諫說人主至切。不爲曼詞。發言十數。中理而解。景德中。崇文院鏤曾書百三十卷。板成。欲印賜輔臣宗室。或上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上疑欲罷之。公曰。惡以誡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豈特晉史。上以爲名言。遂卽印賜。其他進對開發多此類也。平生奉養至自貶約。而賑贍宗族。賙恤故舊甚厚。未嘗問家事。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歿之日。所餘俸祿無幾。比過殯葬。家

與萊公請對。力陳于上前。上乃駕幸澶淵。契丹之來也。亦知上欲幸澶親征。不信。後聞車駕之發。大軍會城下。與駕前諸軍合數十萬。大懼。悔其深入。然業已南逐掠德清寖至澶州城北。及車駕次衞南。其帥順劄詔百官言事。時中外久安。承太祖太宗休養生息之後。府庫廩庾充實。財賦贍足。雖有邊難。而興造建設恩賜如平日。公預以爲憂。乃言五事。應詔四事。論遣將用兵使命轉餉一事。指言財用大略以國家穀帛金錢儲峙偏于天下。觀之平日。常若有餘。軍旅既興。則莫不足。蓋俄頃之費。或至萬金。半夜傳餐。即須千數。散亡抄掠。尚未敢論。臣若不極言其理。則兵未罷而財先匱。何以枝梧。乞申言有司。惟英雄才武譯策之人。或陷陣摧堅。執俘折馘。與夫瘡殘死事。有功朝廷。並厚其祿廩。豐以貨財。府庫困倉。無所愛惜。其如貴近恩澤僧佛施利。技巧靡費。土木修營。左右無厭之求。後宮嬪曼之費。願一切罷去。以贍軍需。非惟事之當然。因可得人之死力。書奏。上納用之。公善談論。美風采。疎眉隆準。望之如冠玉。常寫九經子史。字皆方寸。手自讎校。日以爲常。無復出處之慮。而耆年厚德。上益尊禮之。會李沆卒。中書無宰相。上欲用公爲相。乃先以公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未也。行以卿爲相矣。頓首辭謝。上曰。朕以卿爲相。豈特今日然。國家多事。誰可與卿並爲相者。公復頓首辭謝。曰。宰相者。非可以假人也。必有宰相之器。然後可以寄宰相之事。如臣駑朽。豈足勝任。寇準兼資忠義。臨事不惑。此宰相器也。上曰。準固朕意所在。而人言其性剛使氣。難用。奈何。公曰。準嘗自任以重。復尚氣節。不爲流俗所悅。或致人言。然方今中國之民。蒙陛下聖德。耕桑戮力。安樂無事。而西北攖桴獨未有寧歲。如準器識。朝臣無出其上。通達善謀。能決大事。此正宜用準之秋也。臣竊以爲無難者。上曰。雖然。當籍卿宿德以鎮之。不三旬。公遂以本官平章事。寇準亦同日爲相。而公監修國史。位居準上。蓋上意也。契丹入邊。北州大略皆警。公既與萊公爲相。始議請上幸澶淵親征。時景德元年九月也。而萊公欲遂治兵請行。公議猶有所待。與萊公不同。上一日御便殿。公與萊公議于上前。曰。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若不深策其事。則邊防之患。蓋未息也。公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成。議戎略親行。駐蹕澶淵。以見武節。然澶州鄆郭非廣。難久聚大兵。設或輕動。則反失機會。時巡早晚。當俟仲冬。萊公曰。大兵在外。故須陛下親行澶淵。車駕之發。不宜緩也。上乃召二府具所議以狀聞。卒用公議。其後契丹統軍順國王達覽引兵壓境。從騎掠順安。攻北平寨。侵保州。遂合勢以攻定武。所至爲官軍擊卻。乃益引兵東駐陽城。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敵中。至是自契丹附奏。請議通和。大臣皆莫能任其虛實。正令莫州石普以書答之。【原註】【工令石普以書答繼忠見王沂公筆錄】而公獨以爲可信。力贊上羈縻不絕。漸許其通和。上曰。自古獯鬻爲中原強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瘡悍之性。詎能柔服。今繼忠之奏雖至。而敵情不可測也。何以任之。公對曰。陛下以至仁撫天下。德冠古今。臣嘗聞契丹歸款之人。皆言其國聚謀。以陛下精于求理。軍國雄富。常慮一旦舉兵。遠復燕境。今既嘗有玷。談吐未嘗有過失。其諫說人主至切。不爲曼詞。發言十數。中理而解。景德中。崇文院鏤曾書百三十卷。板成。欲印賜輔臣宗室。或上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上疑欲罷之。公曰。惡以誡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豈特晉史。上以爲名言。遂卽印賜。其他進對開發多此類也。平生奉養至自貶約。而賑贍宗族。賙恤故舊甚厚。未嘗問家事。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歿之日。所餘俸祿無幾。比過殯葬。家

與萊公請對。力陳于上前。上乃駕幸澶淵。契丹之來也。亦知上欲幸澶親征。不信。後聞車駕之發。大軍會

遂貧。其喪未終。陳國夫人使人問王文正公家假貸。是時文正已爲宰相。乃見眞宗皇帝面奏之。且曰陛

下嘗謂畢某清德有古人之風。羣臣莫不聞。今畢某任官至宰相。而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歿之後。家用不足。則陛下所謂清德有古人之風者可信矣。畢某先臣祜所舉之進士也。素與臣通家。今喪未畢。所謂南京五老也。衛尉生三子。公其中子也。公諱從古。字幾道。其先河東代人也。後徙鄭。今爲滑陽人。公大父眞宗時爲宰相。公以丞相恩爲將作監主簿。稍遷至衛尉寺丞。爲人潔廉有智略。善籌大事。不喜終。其妻陳國夫人駱氏。使人至臣家假貸。臣備位宰相。所得俸賜有餘。然畢某之清德。陛下所素知。其家至假貸爲生。竊謂陛下之所宜愉。非臣敢爲私惠之時也。眞宗皇帝聞之。歎息者良久。遂賜錢五百萬。天爲少年進取。景祐元年。公以衛尉起監南京糧料院。會郊祀。賞賜諸軍。公與府官坐府上監賜。有軍士出橐中。陳國夫人卒于家。上念公未已。因詔終其孤俸。使終喪。仍加賜繒帛緡錢。非常比也。公在朝廷。惟呂端王祜相引重。與寇準王旦楊億及少所從游韓丕劉錫楊璞友善。而王禹偁陳彭年乃公門下士也。公既力薦寇準爲相。準深德公。兩女皆嫁公之次子。而韓丕劉錫禹偁彭年。遂皆爲名臣。惟璞數徵不起。有高節。世人謂之徵君。他無妄交者。開封之對。禹偁譎黃州。公亦罷職守滁州。人皆咎禹偁。公曰。元之家貧。吏皆竊見。歎服焉。公因諷留守蔡齊。誅其軍士于軍門外。一京爲之加肅。公有姊嫁宋綬。綬出守南京。公安能遽之任乎。乃致白金三百兩。贐禹偁。禹偁乃能爲黃州之行。其後濟人作堂。繪公與禹偁之像。歲時移監泗州糧料院。明年。范仲淹使淮浙。過泗州。見公。與公語大喜。遂請公行。數從容與公計事。請公分視禮之。號曰二賢堂。公爲冀王府記室。宮中謂之畢校書。及後爲宰相。宮中因事猶以校書名之。莊獻明肅太后垂簾。畢校書之子孫安在。當時輔臣對公有二子。皆在外爲郡守。太后曰。畢校書有德行。先帝疾革猶思之。宜善視其子。與遷官。二子素不事干謁。聞太后言。亦竟不請。問執政。避嫌殊甚。未嘗遷也。仁宗皇帝時。王文正之子素作諫官。上言澶淵之役。寇準之勞居多。準之爲相。畢某之所薦也。有功。願錄用其子孫。而公之次子爲光祿卿十年。不自言。有司遷官。乃特遷少府監而已。公多藏古書。博覽無所不記。著爲文章詩篇。皆辯麗宏遠。指物見意。有古風。不用當時文體。景德中。陳彭年次爲三十卷。尤善議論。其論朝廷事。議奏甚衆。然退輒毀其藁。今稀有存者。畢氏自居代雲中時。貧無產。及公遭遇。又不治產。其子去丞相未遠。仕宦亦至九卿。尤貧不肯問生事。諸孫亦然。故畢氏自太師而上。丞相而下。可記者蓋七世無田園云。

尙書郎贈金紫光祿大夫畢從古行狀【原註】代陳知默撰

畢氏之先有名憬仕唐爲司衞少卿。憬生構。構生樞。樞爲吏部尙書。卒謚曰景公。栩爲鄧王府司馬。構生炕。炕生垌。垌爲王屋尉。增爲河北從事。垌生鎬。鎬生鋭。鋭四子。皆天寶中仕至廣平太守。拒安祿山被害。炕生垌與增。垌生鎬。鎬生鋭。鋭四子。皆不仕。而鄧王府司馬栩之子凌。爲汾州長史。凌生勻。爲協律郎。勻生誠。懿宗時爲丞相。而景公之四世孫。叔文。仕爲左金吾衞長史。叔文生楨。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楨生宗昱。爲雲州雲中令。是時畢氏居代州已數世矣。宗昱生球。當唐僖昭時不仕。脫身游京師。會黃巢陷京師。掠屬軍中。劫使爲將。球不肯爲黃巢用。鴟敢不戰而衣冠子弟且爲讎送。既出關。即逃歸。因廬墓七年不出。號爲處士。處士生義林。義林亦不仕。屛彥珂徵時與義林游。及漢高祖起彥珂言于高祖。薦義林爲滑衞支使。遷鄜州書記。義林不樂棄官而去。丞相范質。復薦義林于周世宗。爲觀城令。卒于觀城。生士安。士安三歲亡其母。後母祝夫人載士安入居澶州。以澶人無可與子游者。聞鄭多長者。即從鄭得楊璞。蘇利用。王嗣。韓丞。王延之。劉錫。韋文化。士安遂成人。太宗時。登進士最上第。仕至翰林學士。眞宗時爲丞相。眞宗用人多矣。而專以士安爲有德行。屢稱之。爲丞相一年。薨。謚曰文簡。文簡生世長。爲衞尉卿。年四十。猶不出仕。丞相薨。終喪。然後出。衞尉既老。居澠陽。而祁公杜衍。賓客王煥。兵部朱貫。虞部馮平。亦老居澠陽。相與游。驩甚。聞于

後。家用不足。則陛下所謂清德有古人之風者可信矣。畢某先臣祜所舉之進士也。素與臣通家。今喪未畢。所謂南京五老也。衞尉生三子。公其中子也。公諱從古。字幾道。其先河東代人也。後徙鄭。今爲滑陽人。公大父眞宗時爲宰相。公以丞相恩爲將作監主簿。稍遷至衞尉寺丞。爲人潔廉有智略。善籌大事。不喜終。其妻陳國夫人駱氏。使人至臣家假貸。臣備位宰相。所得俸賜有餘。然畢某之清德。陛下所素知。其家至假貸爲生。竊謂陛下之所宜愉。非臣敢爲私惠之時也。眞宗皇帝聞之。歎息者良久。遂賜錢五百萬。天爲少年進取。景祐元年。公以衞尉起監南京糧料院。會郊祀。賞賜諸軍。公與府官坐府上監賜。有軍士出橐中。陳國夫人卒于家。上念公未已。因詔終其孤俸。使終喪。仍加賜繒帛緡錢。非常比也。公在朝廷。惟呂端王祜相引重。與寇準王旦楊億及少所從游韓丕劉錫楊璞友善。而王禹偁陳彭年乃公門下士也。公既力薦寇準爲相。準深德公。兩女皆嫁公之次子。而韓丕劉錫禹偁彭年。遂皆爲名臣。惟璞數徵不起。有高節。世人謂之徵君。他無妄交者。開封之對。禹偁譎黃州。公亦罷職守滁州。人皆咎禹偁。公曰。元之家貧。吏皆竊見。歎服焉。公因諷留守蔡齊。誅其軍士于軍門外。一京爲之加肅。公有姊嫁宋綬。綬出守南京。公安能遽之任乎。乃致白金三百兩。贐禹偁。禹偁乃能爲黃州之行。其後濟人作堂。繪公與禹偁之像。歲時移監泗州糧料院。明年。范仲淹使淮浙。過泗州。見公。與公語大喜。遂請公行。數從容與公計事。請公分視禮之。號曰二賢堂。公爲冀王府記室。宮中謂之畢校書。及後爲宰相。宮中因事猶以校書名之。莊獻明肅太后垂簾。畢校書之子孫安在。當時輔臣對公有二子。皆在外爲郡守。太后曰。畢校書有德行。先帝疾革猶思之。宜善視其子。與遷官。二子素不事干謁。聞太后言。亦竟不請。問執政。避嫌殊甚。未嘗遷也。仁宗皇帝時。王文正之子素作諫官。上言澶淵之役。寇準之勞居多。準之爲相。畢某之所薦也。有功。願錄用其子孫。而公之次子爲光祿卿十年。不自言。有司遷官。乃特遷少府監而已。公多藏古書。博覽無所不記。著爲文章詩篇。皆辯麗宏遠。指物見意。有古風。不用當時文體。景德中。陳彭年次爲三十卷。尤善議論。其論朝廷事。議奏甚衆。然退輒毀其藁。今稀有存者。畢氏自居代雲中時。貧無產。及公遭遇。又不治產。其子去丞相未遠。仕宦亦至九卿。尤貧不肯問生事。諸孫亦然。故畢氏自太師而上。丞相而下。可記者蓋七世無田園云。

尙書郎贈金紫光祿大夫畢從古行狀【原註】代陳知默撰

畢氏之先有名憬仕唐爲司衞少卿。憬生構。構生樞。樞爲吏部尙書。卒謚曰景公。栩爲鄧王府司馬。構生炕。炕生垌。垌爲王屋尉。增爲河北從事。垌生鎬。鎬生鋭。鋭四子。皆天寶中仕至廣平太守。拒安祿山被害。炕生垌與增。垌生鎬。鎬生鋭。鋭四子。皆不仕。而鄧王府司馬栩之子凌。爲汾州長史。凌生勻。爲協律郎。勻生誠。懿宗時爲丞相。而景公之四世孫。叔文。仕爲左金吾衞長史。叔文生楨。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楨生宗昱。爲雲州雲中令。是時畢氏居代州已數世矣。宗昱生球。當唐僖昭時不仕。脫身游京師。會黃巢陷京師。掠屬軍中。劫使爲將。球不肯爲黃巢用。鴟敢不戰而衣冠子弟且爲讎送。既出關。即逃歸。因廬墓七年不出。號爲處士。處士生義林。義林亦不仕。屛彥珂徵時與義林游。及漢高祖起。彥珂言于高祖。薦義林爲滑衞支使。遷鄜州書記。義林不樂棄官而去。丞相范質。復薦義林于周世宗。爲觀城令。卒于觀城。生士安。士安三歲亡其母。後母祝夫人載士安入居澶州。以澶人無可與子游者。聞鄭多長者。即從鄭得楊璞。蘇利用。王嗣。韓丕。王延之。劉錫。韋文化。士安遂成人。太宗時。登進士最上第。仕至翰林學士。眞宗時爲丞相。眞宗用人多矣。而專以士安爲有德行。屢稱之。爲丞相一年。薨。謚曰文簡。文簡生世長。爲衞尉卿。年四十。猶不出仕。丞相薨。終喪。然後出。衞尉既老。居澠陽。而祁公杜衍。賓客王煥。兵部朱貫。虞部馮平。亦老居澠陽。相與游。驩甚。聞于

爾公曰某任希道非能太過人也度其無害而任之爾今希道受賕某得罪固其所矣無所辭若既任人反首之則誰敢求其任者有如萬分之一其言不酬誰可相見者紱既去希道竟無事他日希道書抵公曰微公幾爲客所賣明年公上言茶者山澤之餘貨利微刑重貨日以益腐刑日以益繁愚民抵死者歲不下數百千人可弛其禁而征之書奏報聞罷後數年茶益委積刑益繁江淮之間尤甚竟弛其禁而征之如公所言也久之公以衞尉喪屏居灘陽數年復起爲壽州通判攝其州事秋大饑民無食者相與發富人之倉而攘其粟捕得者二百名公乃戒屬縣先上其渠帥一輩五六人公謂已歲雖饑雖貧不俟縣官之命而輒取人之粟其如法何而不得生矣即以重械繫之示以必死官吏更相諫公曰情輕繫重殆不可且又人衆不可動將有變公不聽會穎上亦大饑民亦發富人之倉而攘其粟得數人其縣令雷祥議曰歲饑取粟姑以免死殆可憫使笞二十而生之民出相謂曰歲饑無食縣官使我食人之粟遂復相與發富人之倉三日三夜凡數千旁諸縣亦各千人殆不可禁其後太守李顧反用法日誅數人以止其盜盜終不止而被誅者數十人至春道路無敢行者于是都官員外郎萬寧詣闕上書且言穎上守令無狀皆諫去而壽陽之盜閒其渠帥且死無復敢爲盜繫獄者止其初二百人或配決縱舍終無一人死者朝廷念穎上故善地猶致盜如是壽陽穎東郡也近山扼淮素多盜賊號難治聞其亦以饑有盜頗憂之即以璽書戒飭使無滋長書到而獄已空矣于是壽陽諸官吏始以公用意爲然公故于孫沔善及沔貴未嘗請問公亦不與沔通問沔爲州帥以罪過謫宣州節度副使朝廷怒甚以中黃門監護沔送所部過淮陽請舟于淮陽太守不與舟至淮南謁提刑提刑不敢見沔既見公公爲具舟與車致其妻子輜重從者數百人客謂公曰孫沔負大罪而公厚送之使人有一言則公處何地且公豈沔與厚之人耶公曰沔蠢將也貴爲兩府朝廷雅不以繩墨治沔今沔有罪失勢而爭棄之如其妻子無罪何安可以不送也矣爲厚焉沔聞之始慚服公年五十有八以嘉祐四年七月四日卒于壽陽公自爲子弟時甚修可愛梅詢既見公謂衞尉曰宋爲宰相者多矣畢相向有陰德在子其後子孫宜有興者君中子無乃其人乎乃以女妻公然公天資直介與時人多不合絕不喜事貴人貴人之知公者杜衍范仲淹包拯田況劉湜五人爾皆以鄉里識字相見未嘗私謁也自范仲淹以毀廢公亦無意用于世而衞尉益老公遂不復爲仕宦計然亦不能不仕宦公有兄爲光祿少卿嘗請官便地以養衞尉公不敢以衞尉請而視官有便衞尉者即仕否即不仕衞尉守溫州公即簽書婺州判官衞尉居灘陽公即請宋城衞尉居仙源公即請竟州通判光祿自豪徙無爲衞尉從之公即提點淮南茶場自爲通判十五年止一任以衞尉故也自永相以來絕不爲生產計公仕宦三十年竟無田宅居人或爲公憂曰其如子孫何公曰使吾子孫賢雖無田宅未聞有餓死之賢士也如不賢而厚遺以田宅祇速其敗禦何益故終身以貧聞于人而不自以爲戚其見如此公在州縣未嘗取公賞亦無絲毫謾譎平生好讀書讀書數十萬言好爲詩詩多至數百千首皆因物感激有觸而後賦未嘗苟作也作之必有可觀其屬文如其作詩故無章句今有詩二百篇文五十餘篇在家藏之公景祐二年補將作監主簿遷太常寺太祝大理寺評事上祠汾陰賜緋衣銀魚遷

衞尉大理寺丞監南京泗州兩糧料院終母喪遷殿中丞監高郵軍酒遷國子博士簽書婺州軍事判官遷虞部員外郎知許州長葛縣通判兗州遷駕部員外郎明年遷虞部郎中提點淮南十三山場遷比部郎中終衞尉喪通判壽州遷駕部郎中累階至朝請大夫勳上柱國終焉先妣梅氏故侍讀學士梅詢之女封永嘉縣君再娶陳氏故相陳堯叟之孫封馮翊縣君男六人長仲達青州錄事參軍次仲容邛州臨邛主簿早卒次仲偃應天府穀熟縣主簿次仲衍許州陽翟縣主簿次仲游太廟齋郎次仲愈女四人長適秀才孔宗堯次適大理評事田輔卿次適右侍禁李調次尚幼知默馮翊縣君之弟也平時與公起居論議眞見公所爲甚實嘗與公爲道義交諸子以是請知默不敢辭謹狀

起居郎畢公夷仲行狀

昔文王之子高封于畢以國爲氏後漢兗州別駕諶居東平畢氏始爲東平人而諶之五世孫曰衆慶爲王府司馬栩之曾孫誠懿宗朝爲宰相而栩之五世孫楨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楨之四世孫諱士安仕本朝宰相眞宗皇帝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證文簡即君之曾祖也文簡之子諱世長爲衞尉卿年九十與故相杜衍兵部侍郎王煥郎中馮平朱貫居所謂南京五老是也衞尉之子諱從古爲駕部郎中以衞尉老不敢專仕宦便衞尉即仕弗便衞尉即去至或十五年不終一任贈正議大夫正議生君字夷仲以衞尉恩補太廟齋郎調許州陽翟主簿而故相張昇陽翟人也由樞密使出判許州欲爲陽翟興學既請于朝乃勅縣計工具材縣人欲以其力輸者徒之而故太子中舍馬某之子宏嘗持吏短長居邑中諱甚謂諸豪曰丞相之爲縣舉非令也今子以力輸之不足則又將使子輸矣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可知也子如以百金授我我爲君費使丞相自止之諸豪信其能因以百金遣宏宏得金得游許州宜言丞相之爲學甚善而民力之輸官者縣吏皆私之而又將賦于民丞相果疑之即復勅縣須後令具言縣吏無狀榜于道上是時君代令部夫居外弗預及歸令不知所爲謂君曰吾欲上府辨于丞相如何君曰無益也不如取宏治之則不辨而自明會令之汝州錄問君攝縣事即使人逮捕宏案驗且得其姦利五日獄成因上府白丞相丞相皆如君請奏其事于朝不以父蔭杖宏流鄧州宏素爲鄉里所患苦常輕視縣官而君年纔二十餘宏尤少之脅挾其手而出幼指曰縣官于我猶是也及爲君捕繫猶曰無害恃其能數以詞辨自解而竟抵罪陽翟人大喜是時故給事中張問居陽翟謂君曰鄙語曰鋤一惡長十善君之謂也舉進士就中第補潁州沈丘縣令而故少師歐陽修以親文殿學士知蔡州故太師中國公呂公著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皆知君交薦之遷著作佐郎知蔡州遂平縣事未至改簽書大明府節度判官廳公事入爲司農寺主簿遷丞以事至中書丞相吳充素不識君一見大喜即以君爲中書刑房檢正官俄遷戶房房先是提舉市易司歲榷民糧米爲贏凡商賈之至者官盡權買之而益其價以售酒戶酒戶售米多陳且貴酤益不行遂廢其坊而三司歲課大耗淮市易得私其贏以爲功戶房欲弛其禁而提舉市易司弗便數與戶房論難不決其人方用事甚寵會遷戶房人爲君憂之君取紙半尺許疏問市易末權糴米

之前。京師酒戶爲坊者幾何。歲停幾何。已權之後。京師酒戶爲坊者幾何。歲停幾何。蓋未權之前。酒戶爲坊者多而停者少。既權之後。酒戶爲坊者少而停者多。利害明甚。市易徙與戶房。以言語返復相詰。及得所疏問。無他一詞。遂不知所答。卒服非是而罷權事。改太常丞。充北朝賀正旦國信使。與北人習射。一發中的。以爲偶然。再發又中。敵人以爲神。而君天資白晳。髭眉如畫。辭令溫雅。敵人喜之。其主陰使人取君衣以爲度。製服以賜君。君預其元會。盡記其儀與登降節奏。歸爲圖以進。賜五品服。其後數年。今龍圖閣待制錢勰使契丹。契丹主猶問曰。畢少卿何官。今安在。是時故岐公王珪與吳正憲在中書。議論不合。以君爲正憲之所用。遂深嫉君。數求罪過。欲中傷之。而爲人詳愼精密。卒無纖芥可乘。然亦四年不遷。及罷局定官制。遂以君爲檢討官。君乞罷戶房檢正事。卽除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在官制局。所領戶部事也。戶部文書千萬計。君區別分類。損益刪補。曲當。雖戶部老郎吏不能窺也。官制之事。遂以君爲主。凡從中問某事。必須君然後報。他人不知也。嘗以君爲進士發解考官。上問官制事不知。或曰。畢某爲考官。故不知。上卽詔君罷考事還局。遂以官制專屬任君。雖他局事時時兼付君矣。人多嫉之者。久之。高麗入貢。上自選君館伴高麗使人。上元觀燈。君與使人宴東閤下。因作詩道盛德。上見俯同君韻和而賜焉。諸公畢和。當時以爲寵。及官制行。君以祕閣校理換遷朝奉郎。上又自除君起居郎。兼詳定官制。是時吳正憲已薨。他宰相素不右君。卽留除命不使受。而爭于上前曰。畢某以祕閣校理換遷官。而又爲起居郎。起居郎卽修起居注也。前日修注者。未嘗不帶職。卽是畢某以職換遷一官。復帶職而又爲修注也。優甚。上知君不爲宰相所右。因笑曰。是當得爾。是當得爾。君以力辭而後受命。蓋官制起于後周。備于隋唐。其後盜起兵興。漸失其序。更歷五代至本朝。純以他官兼領。無復舊制。先帝慨然欲加釐正。而文書浩繁。沿革制度。本末希有知者。惟君討尋論次。以夜繼日。抉剔搜補。曲盡其當。及推行。羣有司以疑問于君者。日以百數。君指畫應對。人人得所問而去。官制遂定。而君亦勞矣。會大暑。君坐宣徽院。與他官論錄黃。語未竟。疾作。久之殆不知人。上聞驚。卽詔君肩輿歸私第。遣侍醫治療。是夕卒。年四十三。上悼惜久之。翼日。遣中使劉掞撫問其家。賜錢五十萬。遣恩當補子一人爲官。而宰相猶以平昔芥蔕不肯行者五年。及司馬文正入朝。舊相或死或罷去。始得補其子完爲太廟齋郎。則君之進退可知矣。君爲人溫厚儒雅。事其母壽昌太君至孝。自幼寢處。不離其親側。及長既娶。亦稀至其私室。寢處猶在親側。蓋終身焉。正議公捐館。君年纔十八九。家餘一馬。賣以爲棺殯。君徒手養親。教養諸弟妹。嫁娶仕宦不失時。而君亦自不廢學。蓋治家之管仲也。當景德中。文簡公以德行相眞宗皇帝。人想見其風采。而君略似之。治隆殿成。繪文簡之像于其壁。先帝識焉。及臨軒策進士。君方爲檢正官。立廷下。先帝望見。使人問君爲誰。及知。因歎曰。祖孫固有相類如是者乎。及君在官制。待遇日厚。如定學制帳法。爲北朝信使館伴高麗使人。皆先帝自選者。嘗受詔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天下之事。盡在其中。及奏篇。先帝歎息稱善。而今士大夫家爭相傳錄。以爲不可無之書也。娶張氏。故職方郎中公度之子。封瑞昌縣君。子二人。曰完。太廟齋郎。曰寀。尙幼。女二人。長適承務郎蘇如晦。次在室。將以元祐五年七月。葬于鄭州管城縣盧村南原文簡公之墓次。君之事應銘。故

敢書其大略以告銘者。

西臺集卷十七

祭文

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哀策文

維大宋元祐八年歲次壬申九月三日癸酉。大行太皇太后崩于壽康殿。旋殯于崇政殿之西階。越明年正月。遷祔坐于永厚陵。禮也。攢殿帟空。祖庭燎晦。雲似卻而復凝。月雖輝而加慘。孝孫嗣皇帝臣某。臨遣奠以與哀。瞻振容而永慕。鳳吟管以何悲。龍挾轀而若駐。羽衛罷闕。神儀布路。爰制近司。紀陳聖度。其詞曰。皇矣大宋。寶命自天。重明累聖。跨成軼宣。正后其中。契于坤乾。較任比姒。亦邁于前。有系自姜。源深積厚。功熙我朝。方虎是偶。奄韓宅祚。益昌厥後。月瑞日符。是興太母。於鑠太母。躬義率仁。居靜猶地。含和如春。正素自潔。聰明夙聞。作合英祖。齊昇並曜。受養神考。陰功善教。體道不遠。惟德是傚。元豐末命。帝命惟肖。繼斷勉同。以補天隙。擁佑神孫。立民之極。恭以勵人。儉惟化俗。衣有大練。盌無片玉。房闥不出。四海在目。信義由中。九夷思服。如鑑不塵。如璞不緇。三事大夫。正直是咨。宗蕃外戚。滲漉惠慈。人爵王官。雖卑不受。詔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天下之事。盡在其中。及奏篇。先帝歎息稱善。而今士大夫家爭相傳錄。以爲不可無之書也。娶張氏。故職方郎中公度之子。封瑞昌縣君。子二人。曰完。太廟齋郎。曰寀。尙幼。女二人。長適承務郎蘇如晦。次在室。將以元祐五年七月。葬于鄭州管城縣盧村南原文簡公之墓次。君之事應銘。故

厲坤軸軋。以夜摧月輪。翩而曉墜。守大化之靡怛。尙斯民之爲意。嗚呼哀哉。珠箔低垂兮。雲霧猶隔。蕙帳

勞兮。嫋烟未消。想仙馭以何適。謝人寰而已遙。萬乘號慟。哀纏九霄。千官縞素。雨泣東朝。嗚呼哀哉。人與神兮變何速。秋復春兮時以徂。犧罇盈兮未忘于平昔。龍紼動兮難留于須臾。翼八翟以爲衝。陳六衣而汜塗。嗚呼哀哉。野蒼茫兮人漸遠。仗徘徊兮天欲晚。遡洛澗兮嗟備物之如在。邈蒙岸兮知神遊之不返。山川巳兆于眞宅。松柏猶疑于故苑。嗚呼哀哉。玉晦龍蟄。金藏鑑昏。泉闕掩夜。宮闈泣晨。車軌同兮雖哀愈光。五福云備。人何可忘。自公之少。衆謂老成。三十四十。遹駿其聲。五十六十。邦家以平。矧復有子。來于萬國。寶座閉兮。惟朝于百神。魚爲炬以非日。鴈長飛而不春。嗚呼哀哉。成內則于三朝。始素風于千祀。致理之勤兮今已往。大道之公兮古如此。宜大書而作册。俾永光于宋史。嗚呼哀哉。

祭太師潞國文公文

元豐四年。公以太尉留守洛都。某實知長水縣事。長水。洛屬邑也。始識公。而待某加于等夷。又二年。公以太師致政。入覲神宗皇帝。某時爲倉官。復得請謁于京師。及聞神宗皇帝作詩以餞公。自丞相以下皆有詩。某亦爲詩四百言。以紀公之行事。時公年七十有八。號太師。豈惟在廷之臣。無出公右。而上世之臣。亦少出公右者。惟鬻熊爲文王之師。年九十。故某之詩。嘗以鬻熊祝公。而公之壽考名位。卒過于鬻熊。則舉三事。衮佩隨之。顯無與二。物盛而變。譽忽爲毀。厚忽爲薄。榮忽爲瘁。竟斥炎陬。胡跋尾壺。魑魅與鄰。二童三代以來。爲人臣者。殆無與公比。今公捐館舍于西洛。其如傅說之爲星。臺駘之爲神。梅福之爲仙。不可知也。是無足恨。而四方萬里道路之人。皆咨嗟涕洟。不謀同悲者。非公人人而德之。蓋失天下之大老。不與嗟。石人亦涕。僅返故山。合窆如禮。非有子賢。未易得此。嗚呼哀哉。念昔曾祖嘗都相位。景德之初。主臣道契。吏官有傳。未銘于隧。公實銘之。丘山北賜。論德在前。懷恩爲次。紼不共持。弔不同綴。千里寓文。祭公公。然則某之所以祭公者。其異乎人之祭公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幸老相公文

嗚呼。公生北方。少爲國器。如芝九莖。一時之瑞。如松千尺。挺拔其萃。道廣且周。純行以粹。學博而淵。文富而麗。大佩義冠。衆目環視。落筆風雨。詞場奪氣。遂冠諸生。得名當世。自此直行。志一不二。熙寧之初。作于先帝。或出或處。可進可退。或默或語。有命有義。元豐之末。召節其馹。橫楊巳嚴。專席尤厲。永泰嚮焉。命以三事。衮佩隨之。顯無與二。物盛而變。譽忽爲毀。厚忽爲薄。榮忽爲瘁。竟斥炎陬。胡跋尾壺。魑魅與鄰。二童勤公之勳。一酹而泣。公聞不聞。尚饗。

祭司空呂申公文

昔在眞宗。文穆爲政。內舉兄子。是爲文靖。文靖之起。實相仁宗。三入之榮。禮如伯父。文靖傳公。公復名世。合德裕陵。相今皇帝。西樞舊臣。北門學士。司徒司空。上公之貴。誰實爲之。父子兄弟。名聲煜燿。軒冕裘褕。世有令德。所以將之。請言公德。翼翼繩繩。至仁至靜。至忠至平。國有大事。疑而未成。羣疑四起。雨電雷霆。趨舍相異。水火交興。公徐一語。不折而明。氛披霧霽。風斂波澄。雖有異論。莫公與京。人舍公就。公出入處。速公還朝。文正是與。無遠無近。云司馬呂。作之營之。所以具舉。徐之寧之。所以按堵。公所從事。官人以敍。大法以明。繁文以去。爲著爲鑑。爲棟爲輔。公所無事。風俗以固。禍亂以銷。蠻夷以附。長善與能。勝殘去侮。矧公平昔。惟德之名。山爲其重。淵爲其清。三十四十。有煒厥聲。六十七十。邦家以寧。以身殉國。以義殉身。以人事上。以身任人。世有杞梓。乃以蘭蓀。施及不肖。亦遊公門。遊而無取。我實辱公。逶迤紆鬱。逮公之終。公既終矣。道亦崇矣。豐功偉烈。莫形容矣。遺德餘勞。被無窮矣。失聲而慟。士斯同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相曾魯公文

維元豐元年。歲次戊午。某月日。具位畢。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侍中魯國令公之靈。在昔仁祖。公爲元龜。典謨告教。公實贊司。制度名法。公皆總持。北門西掖。斗星昭垂。中國夷夏。衡繩不欺。昔人之言。道無拾遺。公守鄭國。斯言也宜。昔人之治。桴鼓不鳴。公尹京兆。大成其名。智深而通。事核而練。非徒傳聞。亦某親見。公相三朝。十有二年。公言不出。出而不愆。公事不爲。爲而必全。如砥之平。如玉之堅。奪人取人。與神兮變何速。秋復春兮時以徂。犧罇盈兮未忘于平昔。龍紼動兮難留于須臾。翼八翟以爲衝。陳六衣不損公焉。資之予之。爲公常然。仁嗣未立。公言不疑。定我英考。如山四維。謂公尚武。而不用兵。謂公不武。而汜塗。嗚呼哀哉。野蒼茫兮人漸遠。仗徘徊兮天欲晚。遡洛澗兮嗟備物之如在。邈蒙岸兮知神遊之不方隅以寧。公踰八十。實爲上壽。衍食萬戶。公家之富。爰自中年。不疾而康。所好無二。惟德是常。考終于家。返山川巳兆于眞宅。松柏猶疑于故苑。嗚呼哀哉。玉晦龍蟄。金藏鑑昏。泉闕掩夜。宮闈泣晨。車軌同兮。雖哀愈光。五福云備。人何可忘。自公之少。衆謂老成。三十四十。遹駿其聲。五十六十。邦家以平。矧復有子。來于萬國。寶座閉兮。惟朝于百神。魚爲炬以非日。鴈長飛而不春。嗚呼哀哉。成內則于三朝。始素風于千祀。致理之勤兮今已往。大道之公兮古如此。宜大書而作册。俾永光于宋史。嗚呼哀哉。

祭范忠宣公文

嗚呼。天不可與道。慮不可與謀。畀公之德。以嗚于世。宜利且達也。而貶傷摧剝。流離頓頓。若造化與之爲仇。屈公之身。以厄于世。宜廢且窮也。而名都方面。中臺右省。出將入相。聲名風涌而雲浮。方公之未用也。志于仁而好義。人但知其爲文正之子。及公之既用也。奉其道以進退。人又以爲房魏之流。故每居言路。而舉朝想見其議論。再爲宰相。而行事可著于春秋。蔡忠懿之遇公。素無恩也。乃解相印。捐萬戶。以抶其銳。元祐諸公之得罪。不可言也。而公言之力。寧與之同放于南州。聞其風者。以爲如高山喬嶽。峯崿壁立。凌厲而不可犯。而造乎前者。乃溫恭自下。雍容愷樂。清談麈麈而不休。至于接朋舊以終始。懷宗族而綱紲。力施乎外者已盡。而更勉心忘于內者有怨而不修。在他人嘗聞其語矣。而公皆自得而悠悠。故年雖不臻。時已忤而獨收。宜其扶輿奉杖。以娛公于隱約。破筋絕骨。以從公于阻修。事既莫禆于既往。而公來已憊而可疑。徒拜公于牀下。猶語切而情周。謂歲年之可覬。而乃忽逝而不留。嗚呼哀哉。故老盡矣。名言絕矣。斯民之望。徒喁喁矣。遺德餘芳。誰其記矣。一哀而慟。何嗟及矣。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范忠宣公大葬文

游公之門。士有千百。某所蒙公。不獨其力。方公磋時。左右朝夕。及公謫去。限以南北。莫持莫扶。恨何有極。公歸未艾。棟壞山坼。欲贖前恨。而不可得。尚期遠日。送公安宅。庶比役人。執紼與緌。乃以王事。一東一西。

心實往矣而形則靡矧聞改卜四月是期倉黃遣使文不及思惟公名德百世所師天子所敬庶民所宜昔嘗有言姑以塞悲今不復云言奚足爲前恨既往後願亦違臨風隕涕敢寓一辭百年之後從公所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朱龍圖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乙未八月丙申朔十五日庚戌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信陽軍羅山縣令畢某謹以文白玉櫬栗芳華敷芬不偏不倚惟中是循世有儒服閉書不觀游談恣縱苟偸目前卷軸一富視人偃然公獨萬卷汪洋波瀾執爲國典郊丘廟祧陴雍封禪明堂會朝臺閣府寺森羅綱條而公之腹牢籠幷包惟宋有書金匱石室五世百年英聲茂實禮樂制度聖功盛德賢士大夫忠言偉績爲建太史欲屬之筆學士如林而公第一矧公字書有法而妍廣薛歐褚聲稱後先姑也家學今而自然天子之作公實書之銘記表誦公書乃宜石半天下皆公之碑爰自宣獻其門煒煒公大厥後而又有子天胡不弔六十而止嗚呼哀哉我今哭公想見其形哭公而慟如聞公聲公書在日儼然丁寧自我先世姻婭蟬聯曰姑與姊宜家之賢中外出入逾七十年我實後生上公之堂公顧而耆吾門之光公殂而替吾族之傷如公有守如公有常如公有識而壽不長天不可問哀哉蒼蒼尚饗

祭游景叔龍圖文

龔歲識君靈州之役晝行車前黃沙大磧夜宿車下飄蓬亂石風雨爛衣冰霜破席同甘逸馬之塵僅免戰場之骼我還君留君入我出一心如丹兩首俱白中條之陰黃河之側逍遙春朝名闡月夕酒不飲而皆同歌無聲而自適津亭摻袂未晞于歲月幃車載旆已聞于寵岑嗚呼哀哉吾景叔者止于斯耶功名事業願卒違耶風義慷慨今復誰耶慈仁殷勤孰不思耶一觴之奠寓此詞耶再拜而慟知不知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范德孺侍郎文

曩歲識公靈武之城公貌既偉公氣亦英黃河翰海間關共行公矜我戇我知公誠遂同夷險期以死生其後公顯鏗鏘有聲既顯而貴隱然大名帥慶帥延帥熙帥幷武夫悍卒怖若雷霆軍師老將心服其能屬韃聽命甘從使令四路十年不知有兵及公尹洛以嚴輔明下教既悉擒伏亦精洛城萬室千里爲畛家家畏公如公是鄰宿奸巨猾魂魄喪膽擊斷取捨莫知其因遂皆斂手以公爲神凡人之情僥倖苟得公獨裁之如穴被塞凡人之情好寬喜逸公獨檢之規矩繩墨宜其不懌而以爲病乃獨懷公式歌且詠豈其施設遠而難窺人樂其大而忘其私公若不然公不爲奇矧公門戶奕世顯榮太師爲父宰相爲兄公又崛起崇巖嶸嶸宜繼一人秉國之成而公一廢十有八齡公歿于家匪公匪卿二邊倚重猶如長城人言公復士夫倏興人言公用寇敵震驚公復之日萬耳皆傾復未之用而公已薨嗚呼哀哉人琴俱亡胸中之奇包而往矣威名氣象豈可爲矣予末小子將何依矣慟哭于野出相送矣追念平昔恍如夢矣

嗚呼哀哉尚饗

祭韓贊文

昔仁祖之在御合中外而多賢其高才碩德功名道藝固不可以縷數而仁厚忠信寬和亮直始終如一者有如公焉方斯之時士或以爲常爾而流風遺俗日日以遠人方歎息于當年蓋世臣舊德今止十數而或出或處若經星常宿隱見之昭然況陰陽寒暑日夜相代有莫得挽以留者而東海之瀕歷山之下又聞丹旐之翩翩譬如岐陽之鼓鄒嶧之石其古文大篆略有存者而風雨雹雨蝕凌磨滅僅存一二于人間雖清名遠識純德懿行自可以不歿而懷賢感舊悽涼悲惻則惟涕下而無言寓一觴于千里魂髣髴其居前尚饗

祭范子夷文

忠宜之道吾道是明子夷爲子夙有賢聲我事忠宜義陽之城子夷一見兩蓋俱傾義雖友生恩若弟兄前後三紀可量此情中間出入仳離合并我廢于北子夷南行過嶠至海百驛是程妻喪子失始還其生遯逅相遇血涕交零如夢之怪驚極而駭已而大飲長嘯且歌言終此身期百相過曾不再見疾猶湧波崩騰而逝末如之何嗚呼哀哉我哭子夷豈但哭亡哭其承家義勇靡亢中朝之韶明著于章盍獄之峻獨身以當一斥萬里歸而徜徉百死皆具謂年可長今又不壽漫漫彼蒼惟名不隕九原之光尚饗

祭張應之朝奉文

生而死乃理之常如應之之逝也獨爲可傷嗚呼應之官學有公卿之志居家欲衣食之穰然謗譏災疾低垂連蹇不釋于下位而孤兒幼女婦孫臧獲僅飽于糟糠豈惟居官治民鬱抑掩塞不得見于施設至于私門之願子孫之計亦終負而不償嗚呼應之胥悲人之死矣謂區區于是非屑屑于得喪者爲可笑而吾復悲應之之亡則夫得喪是非果眞不足以芥蔕而後來之士猶奔走出力而遑遑將知之而死者與不知者有間抑知與不知同歸于盡兩失而都忘故自應之之卒夜遊執友失聲出涕雖輿儓隸卒亦欷歔感慨而不自禁者此乃應之之所長想音容于平昔接神靈以馨香反袂掩泣固人情之不免而死生禍福則難問而茫茫伏惟尚饗

祭范待制慈母文

太夫人躬治其家既不墜文正公之法度而生子復能自奮發入爲天子從官出總邊吏號賢帥人皆曰太夫人之教也夫人治家既率循其先世教子又貴爲時名臣近代以門戶爲事者之至願而況錦衣華髮享其榮祿數十年至親屈天子之使寵恤于家則雖亡有不亡者某爲太夫人之子待制所知未得上堂再拜爲壽而遽聞訃音于千里之外是宜有以相待制公之哀則酒醴殽蔌之奠垂涕洟而送之者豈無從出哉伏惟尚饗

代范忠宣祭伯庸文

某昔謫安陸與公聚會公德剛明而志樂易納我于仁撥我以義因得盡心以濟公事公事之餘賓俎相

對談笑詠歌陶陶天地。遂得婚姻以永今世。賢如溫國實公之季。公友而愛同胞異氣。而視老夫貴與相似。季也入朝四方厭然公髮如雪。行居季前。都人觀之。頂禮道邊。季留京師。相我天子。公返于夏。康強善祉。維國之正。與家之治。清德蓋人。高名絕類。夷齊以來。有公兄弟。丞相云亡。我則憂公。及即公訃。與憂適同。憂既往矣。而哀在中。中不可見。作文以通。從斯日遠。君子之風。嗚呼哀哉。尚饗。

代范忠宣祭提刑張師民文

嗚呼師民。今復何言。不掩公袂。而奠公墳。我謫于申。實公所部。山城草野。嵐煙毒霧。我匪公舊。公非我故。慷慨留連。相知之暮。念公之明。明而有容。忘情燭理。惟道之中。念公之材。才不病物。舉措操守。惟義之恤。淮濱潁尾。嵩泉汝川。童兒野叟。猶知公賢。公德既厚。公疾不年。理不可請。則歸之天。嗚呼師民。尚饗。

代范忠宣祭蔡淩明文

人有所懷。失則茫然。況于生死。親舊之間。君也昭昭。凌厲奮發。每將騫騰。則必顛越。十年之中。進寸退尺。謂君永長。乃其所得。云何半塗。不行而廢。事既移矣。人既非矣。高才令譽。若徒爲矣。寓言數十。隨逝演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仲兄舍人文

維紹聖三年。歲次丙子。正月壬辰朔。六日丁酉。弟奉議郎、充祕閣校理、新差知虢州軍州、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借紫、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詳定舍人八兄之靈。己巳之歲。某罹家禍。以墳墓之故。獨居于鄭。內舍內外之喪。漸營襄事。其一則先妣馮翊郡夫人。次則吾兄也。至庚午歲之孟秋。可以葬矣。而嫂氏獨謂歲時月日。或不利于吾兄之兒女。不知得于何人。出于何書。而誰教之也。書十返。人三往。而竟不易。某使宗親內外說嫂氏萬端。大要舉尊喪而卑喪。從之。不一一校。天下古今之所同也。而嫂氏移書宋匪躬家。反使勸某。且言不必會葬。故當時內外大小。凡舉十有五喪。而遺吾兄。雖鄭人知之。而爲恨。豈可量耶。其後吾兄之子益長。嫂氏既悔之。歲在丙子。始克葬吾兄。而某千里。偶得會葬于此。平昔之恨。庶幾少弭。惟吾兄孝能適親之心。忠可尊主之德。早歲家無儋石之儲。教養諸弟。嫁諸妹。宦學婚娶。各得其所。及居朝廷。以行義材識。見稱于時。雖大制作。一經其手。遂爲不刊之典。蓋治家之管仲。而本朝之蘇綽也。不幸早世。不得殫見于事業。哽塗京城之南。十有五年。而後克葬。豈皆有命而復有時耶。追念疇昔。言悲心怛。姑陳野祭。以寄臨穴之哀。尚饗。

省墓祭文

維年月日。孫朝散郎、新差知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專提舉黃河沿岸護軍借紫、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皇高祖太師、高祖妣太夫人。皇曾祖文簡令公。皇曾祖妣楚國太夫人。皇祖侍郎、祖妣郡君。皇叔祖侍郎、叔祖妣郡君。皇伯光祿伯母郡君。皇考銀青妣永嘉郡夫人。妣馮翊郡夫人。某近蒙朝廷牽用。改守奉寧之官。在塗來覲。阡壠。恭陳野祭。祇合明靈。雖入里下車。具存于先訓。而過家上冢。寔賴于國恩。矧如父母之邦。更此松楸之託。敢忘惕惻。以墜家聲。尚饗。

祭代州祖墓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三月甲申朔。七日庚戌。孫左朝奉郎、充集賢校理、權提點河東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上騎都尉、借紫、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諸祖府君太保、太傅、諸祖母鄧國、韓國、代國夫人之靈。某承君子之澤。食祿于朝。待罪河東。來訪阡壠。年祀寖遠。潛德逸新。松楸雖亡。遺迹猶在。不改山川之舊。僅聞父老之傳。兆域可分。豐碑莫辨。謹陳野祭。祇合明靈。想像歎歎。徘徊終日。敢忘惕厲。以墜家聲。伏惟尚饗。

西臺集卷十八

五言古詩

雞鳴行

雞鳴問路行。挾馬渡溱洧。老樹勢突兀。指點疑山鵝。茅茨漸分別。牛馬猶昏翳。霜落路四平。星沉天若水。小民幸安樂。朝廷多賢士。食祿乃強顏。留連爲妻子。吾聞嵇阮輩。放蕩形骸弛。而我小縣中。區區又何理。

自雞山入信陽再過佘關道中作

陰林寂無風。鬼火自明滅。山泉怨何事。耳聲入嗚咽。青泥濺馬腹。黃葉沾人髮。半夜渡前溪。昏昏水中月。

自山陽還至壽春道中有感

寒風切人骨。晴日淡無色。千里今又還。何時許安宅。此身方翻覆。此地尤反側。安得羽翼生。高飛離楚澤。

潁河夜泛

提攜俯清流。自適閑閒燕。深行豈不好。路遠怯縈轉。撐舟上孤渚。星月燦水面。目力不自收。隨波起花眩。君皇叔祖侍郎、叔祖妣郡君。皇伯光祿伯母郡君。皇考銀青妣永嘉郡夫人。妣馮翊郡夫人。某近蒙朝廷牽用。改守奉寧之官。在塗來覲阡壠。恭陳野祭。祇合明靈。雖入里下車。具存于先訓。而過家上冢。寔賴于國恩。矧如父母之邦。更此松楸之託。敢忘惕惻。以墜家聲。尚饗。

年豐閭里安。歲晚生事歇。官池公載酒。痛飲消日月。迫冬上青林。山氣凋人髮。坐若江海遊。樓船中夜發。
冷光飛太虛。照我盤中厥。清影落潭心。逃遁蛟龍沒。如窮河源邈。相見崑崙窟。怪石鈎我衣。嵌空盡山骨。
上資富佳詠。音動龜龍窟。浦溢詞有源。倒恐三江竭。公憤滄州趣。一夕夢南越。別有諫諍姿。屹如韋補闕。
五更【原註】簡子思舅氏之語君。
五更不成夢。路坐倚東壁。曉月下中天。照我西屋白。路行相衝衝。林宿聞啞啞。便欲就巾冠。巾冠正狼籍。
自靈泉晚過崇因寺口占
前峯竦而鬼。後峯屹且戢。冷月射溪水。緊風平野火。同遊獨無語。此意誰知我。虎避無情人。出門不須鎖。
宿崇因寺十韻
山大石巖巖。川平沙莽莽。深崖忽有路。一寺何高敞。僧胡爲知迎。我共攀上。夜深眺前峯。百里如指掌。
詩翁旋沽酒。欲得詠今曇。下筆皆珠璣。嗟予豈能仰。往來氣益乘。欲敵不敢往。回笑塵埃人。何殊在羅網。
吟哦不自制。逸韻彌清響。便可書壁東。留爲異時賞。
和子思舅氏晚出崇因之什
烟花寒已凝。風色晚尤惡。雪愛縈綿。簷漸訝垂簾。途行想前事。數歲只如昨。漸欲過陰崖。愁看冰鑿鑿。
留別陳子思舅
三載豈不長。回念如轉燭。南行在今夕。何以慰款曲。朱輪走岐路。夫子駕牛犢。權門聚冠裳。夫子偃空谷。
甘貧分始定。樂道心乃足。自怪離別間。悽然悲滿目。欲爲商聲操。操變不可復。欲爲秦聲吟。吟短不可續。
杯行竟無語。慷慨透空屋。別後兩何如。祇應保饘粥。
佳辰
春風雪中來。吹我堂上菌。斑衣次命服。左右如卿雲。芳樽洗復酌。再拜屬吾親。親年如大家。四子十二孫。
子孫亦何事。忠孝而能文。請看今世願。不必辭賤貧。三牲苦易得。軒冕祇榮身。願以五百歲。獻母爲一春。
再至兗州簡晁十二子履
送客客未至。自作河梁遊。清瀾浴曉日。爛漫黃金浮。蘋藻飄不斷。悵望蓮亭幽。憶君古堞詩。八月如轉頭。

靜勝軒
官居背西墉。有屋惟蔀室。川原在其外。指掌千里隔。李侯富天巧。鑿壁盜山色。清風灑而至。竹陰橫西北。
坐令方丈地。萬古遺勝蹟。管氏南州來。謂侯有靜德。朱輪走岐路。夫子駕牛輗。權門聚冠蓋。夫子偃空壁。
甘貧分始定。樂道心乃得。自怪塵土人。茲焉息行役。欲爲居士操。聲淡不可識。欲學幽人吟。詞野不可易。
忘懷古今混。問道乾坤窄。此意竟如何。青燈夜方寂。
古寺
崎嶇五六州。夏行今欲雪。亂山出已盡。平地心目豁。晴日午未溫。霜雲晚如潑。蕭疎秦樹遠。曠蕩周原闊。
徑竹掩招提。門庭苦淒豁。廊低不可步。壁朽何堪剮。歲月驚轉頭。是非紛若楅。行歸聊可悲。再出尤凜冽。

用此免飢寒。謀生一何拙。
城中見山
塵埃埋馬足。人事如鼎沸。朝餔倘不厭。何暇論身計。北山十里近。雲色常陰翳。日日在目前。無由謝城市。
曹南席上分題贈鶴
清風來九皋。月出寒夜永。故人開鶴唳。驚起同引領。山遙聲有怨。樹晴飛無影。不若君子言。詩書日相警。
熙州蔣穎叔侍郎席上
仗鉞出金門。投壺開玉帳。高秋沸簫鼓。萬疊環青嶂。白雲覩湖底。舟行若天上。絕勝後將軍。峽中惟四望。
蒙冕美叔祕監召觀書帖繼示長句次韻
作官在閒地。而我不得閒。有懷南陽嘗。三載願未還。儻言覲中郎。踴躍心桓桓。輒言慰孤寂。芳樽潔晨餐。
詞妙編簡動。理愜心意安。期爲高人知。匪效男女歡。珍怪漸傾寫。寶墨來三韓。內愧無衣裾。靦面依門闌。
元非白眉者。謬作青眼看。古書羅異代。千百猶未殫。如何二王迹。到今紙墨完。若獲摩尼珠。眞在承露盤。
開緘龍蛇踊。偃蹇風濤寬。熟視已收卷。愛惜還重觀。筆意不可盡。始知學書難。永慙出納卑。敢近華省觀。
珍重難再覩。出門猶據鞍。
感興簡歐陽仲純兄弟
昔我來潁州。繫馬西湖濱。潁州絕褊小。所愛民心淳。中間入南國。八載寄詩春。去潁無十舍。士風已頑鄙。
從茲重所處。不敢擇要津。遲徙雖未固。常願爲潁民。今者伯氏來。得官邑相鄰。民愚少鬬訟。所訊由饑貧。
吏愚不識字。況復能舞文。惟有租與貸。未免勞躬親。而我無官事。獨得頤精神。日高偃空房。睡足方欠伸。
日暮近燈燭。誦書忘冠巾。懶來起復坐。自在如閒雲。憶昨遊京師。交友千百輩。賢否未可辨。正直惟仲純。
仲純年始壯。氣槩雄三軍。文章不待學。下筆如千鈞。飲酒或一醉。萬物如埃塵。近過潁州見。顏色彌清醇。
兄弟亦相遇。磊落皆奇人。遊我上書堂。爲我拂素茵。呼奴正大案。食飲甘羅辛。論議不惜口。彼此從天眞。
夜川月已黑。笑語猶相聞。丈夫各有志。大者思經綸。其志苟未得。不如安其身。何時買鋤犁。耕鑿潁水垠。
潁鯉如可釣。持竿就漪淪。相逢俟頭白。不復思淮濱。
送王君儀北歸

不能送君行。強題送君詩。詩中有鄙語。不是離別辭。君長不五尺。氣若千丈螭。談經掩衆口。論道驚羣兒。
況君擅才華。文若老吏爲。剛腸乏輭語。面折不我隨。人皆論君材。照坐珊瑚枝。疇能論君心。清淨加摩尼。
佘何三十六。未免州縣卑。君裝赴國門。僕瘦病馬羸。太倉幸可羅。窮途愼所之。儒冠易感慨。華屋難伸眉。
紛紛兒女曹。足令壯士悲。工部貧採藥。漢老甘茹芝。不逢方外人。勿吐胸中奇。
贈盧礪
東風吹大河。北客思故鄉。門前車且留。念子道路長。子服儒衣冠。其家有禁方。非徒學之精。而又心術良。
聞聲辨生死。易臂知陰陽。救療先閭里。懽上王公堂。子來視余疾。反側方在牀。頭風應手愈。珍重不敢忘。

遺我刀匕樂三年用康強我家乏黃金我才非庾郎贈子不成禮禿筆題藥囊

和孔毅夫學士題小閣

共坐旣云隘出也欲何之晴牕日可負此地猶瑠璃朝衣雖已穿襆被亦已遲緬思廬霍勝入手當何時

和孔毅夫省宿

拙學如拙商欲益翻折閱壯心消已盡況復形羸劣若年雖不少面目猶冰雪漢署夜如何青燈兼白月

再和孔毅夫省宿

吾懶不閱書知書不吾閱雙瞳昏仍眵四體病如茶黑髮忽已蒼但未頭如雪空食竟何裨留連驚歲月

和晁祕校

墻陰生野蒿簷低脅嘉樹涼颸屋上過故以逃大暑念彼遠戍人荷戈事軍旅而我幸安寧尙愧林泉主

和僧圓益題靈泉

我思靈泉遊不免去閭里山寒景更清觸目皆可喜茲泉何瀲瀲宛若雲霧起酌之無淺深那更問泥滓盤盤山爲腹鑿鑿石爲齒噴薄無四時其靈止如此斯言聞千人豈得盡其理更喚山老來煩師問初始

壽李少卿

佳辰遡中元大第羅燕席千歲共茲日冠蓋合佳客中堂上壽遲喜氣生四壁男女燕鴈行樽俎皆潤澤惟公臺省舊況是文章伯明星在中天五福陰有力惟茲基本厚未止家萬石共揖廟堂尊蒼生日安宅

南園椿巳大悠久與之歡長看堂上兒白頭衣五色

希魯奉議四兄生日

畫工畫青松慘澹千年姿遼鶴俛不啄下有龜如棊丈人坐中間白髮衣帔帨云是東方宿來爲壽者師再拜致此圖惟兄能似之骨強老于松心靜靈于龜形健瘦于鶴自與長年期從來事丹竈得道今已遲定應圖上人適照生之時富貴雖常情在兄奚足爲王侯金滿堂不義乃淖泥豈如食舊德朝冠與朝衣況復源流遠後昆未可知好看學行者恐是麒麟兒

讀縣父詩牓

縣地苦迫窄縣亭乃荒涼胡爲君子來到此成詩章上陳圖史樂次道爲政方終焉戒易足俾爾能自強荒亭實何幸得此人不忘年深粉墨剝辭意彌激昂誰云官宂小會有眞龍藏其珠在人家門戶常有光余來誦反覆感歎鳴中腸臨風頩欲和把筆猶徬徨安得杜陵翁爲我題屋梁

讀于濆詩

于濆詩不多遺藁數千葉緬觀作者意重歎今人拙雅辭清我骨勁氣噴壁裂感激生亂亡辛酸更愁絕長城句最苦三讀淚流血莫學蒙將軍功高家國滅

傷春

人傷春色老我傷春色深桃花未肯落半月竊吾心有酒且斟酒無酒將奚斟有詩謾吟詩無詩將奚吟

詩酒兩不得坐媿桃花林咄嗟富家兒滿堂收黃金

苦雨

陰霖藏雨來風吼如海潮乖龍喜當路下雨連三霄平河忽溜漫不見城東橋蟄者灌其穴飛者飄其巢惟有魚與鼈得勢饒腥臊雖聞雷霆震若有鬼神號禾豐不得斂穗溼依生苗農家堵戶嘆始覺虛勤勞乖龍莫之悟自謂膏澤饒始知旱魃虐未得如雨妖

七言古詩

自羅山入信陽過金關道中作

村南開雞在村北士堡如堵竹驍騎野蒿誅盡露溪潤山樹燒殘空石骨疾風吹蓬如卷裘河水夜凍凌斷舟但願黃堂賀新雪單衣布韝非吾憂

濟陰

東州女兒年十七身在風塵如在室紅腮綠鬢巧相宜露浥海棠嬌滴濕態濃意遠書不盡對客無言卻眞實濟陰縣令爲留連樽俎相逢復相失我讀古人書又愛斯人美既未能忘情亦未能忘禮以情敗禮禮之賊以禮約情情有止上不與汝碾崆峒之山下不與汝隔滄浪之水無山無水有城市咫尺青樓三萬里東家酒香噴蘭芷對客醉歌而巳矣君不見魯國有男子拒戶不開寧老死

送范德孺使遼

都門冠蓋如雲多馬頭倥傯金盤陀平明三節出城去使華已過桑乾河桑乾地寒氈作屋水霜漫野飛鴻鵠道旁簫鼓動地迎鐵面蕃兒皆拭目金玦裝成寶刀利銀鞍半露貂裘煖日高賓館駐前旌饋客往來隨酪粥河間未弛新亭障山後猶存舊風俗幽燕婦女白如脂露面來觀漢冠服邊風吹雪冱氈城氈城在處爲屯營黃沙行盡到靴淀新年下馬單于庭庭中之人識漢事而公赫赫傳家聲君臣把酒重相勸知有從來忠孝名好言天子神聖武際天接地皆王土桑麻萬里富中原制作千年還太古白日親觀丹鳳翔黃河近報神魚舞不須鐵甲屯大荒坐見長城倚天宇況君總髮懷剛腸往年司直中書堂單騎走馬絕瀚海而今復使天一方平時出入雖故事男兒舉足安可量鄙人再拜贈公語北邊射獵雲雪岡平安烽火三萬日羽林超距聞金湯年年蕃馬輸漢地後車碾礧牽元黃願持成效獻天子歸來躡出尙書郎歸來躡出尙書郎鏘金鳴玉趨明光

送朱彥文通直從慶陽辟命

洛陽之人秀眉宇束髮從軍心自許南徹梁江西瀚海萬里相從舊賓主慶州之險山作城青岡路狹如闕鼠我嘗與君馳大漠夜掘黃沙枕冰土君今重行計安出羽檄搖搶待君處去年天狗墮地鳴今年擬破靈鹽城男兒鞍馬是常事脾肉消盡須重生況君到日春風發行雲夜閉沙場月戰馬沾泥不用嫌功成便浴鏖人血君不見高平范公慶歷時往築大順人不知千金散士得死力橫山可取猶提攜至今塞下呼老子關中使者公之兒當年奏畿千萬語攻守二策眞可師勿云近事不足道狄青之輩爲偏裨

送田百里歸唐

田百里澤泊如雲心似水我每思之中夜起忽來訪我黃河涘抵掌欣欣不能已身形雖么麼膽大無與比茲行若過汝水濱爲寄新詩與陳子

次韻和歐陽季默觀書紀事之什

歐陽季默年三十處世雖艱心地吉居于頹垣壞屋傴仄之巷而有倜儻慷慨汪洋之美質高才橫鶩若飛走橫野騰山漫置畢吾懶居家病益生絮媒蒙頭造君室兒童驚窺前復後笑我衰遲見風栗升堂發篋數百紙爛錦繁華照初日怒生風雲與神會怪走龍蛇堪股慄奇蹤雖在人已亡今也源流苦蕭瑟吾家綈囊亦三四縱有名書未充實孳飢餓謂無用醉語如蛩常唧唧黃籤青標纔數種若比君家百無一後會殷懃定若何人生聚散胡能必

次韻和晁祕校招飲

侯門公子桃花色岐路書生情反側羨君脫灑心坦平交友如林眞少得懷中有疏未肯上鄉里小兒空太息黃粱飯冷且沽酒爲客典衣無顧惜淳于道舊酬五斗劉毅不辭門戶隔共約他年江海遊醉斬鯨魚尋李白

依韻和祖休承議

吾聞明霞之綺良工造若比君詩工不到鄉地方知作者神補天非是常人巧放懷似覺乾坤小名節雖高生事少君不見漢陰有丈夫脚踏空山樹芝草

蓋公堂歌

膠西丈人頭皓白避世不作諸侯客黃帝老子是其師短褐補肩人不識嗚呼相國起文吏能解干戈謀社稷諸田喋血腥未已封裹瘡痍與休息三齊儒生多說士強讀詩書談治國席間衆口亂如蜂鄉欲明高生事少君不見漢陰有丈夫脚踏空山樹芝草

蓋公堂歌

膠西丈人頭皓白避世不作諸侯客黃帝老子是其師短褐補肩人不識嗚呼相國起文吏能解干戈謀社稷諸田喋血腥未已封裹瘡痍與休息三齊儒生多說士強讀詩書談治國席間衆口亂如蜂鄉欲明堂盡陳迹丈人西來貌甚野藜杖柴車面黧黑坐言治道本無事要爾蒼生自安適爾能高臥知大體男子耕耘女蠶織用之天下如掌上況爾區區城七十相君再拜受其教舍以高堂奉顏色相君已死君不來千五百年人歎息耽耽新堂作者誰密州太守文章伯太守高吟醉太白年穀常豐無盜賊三牛倒曳九儜木大斤截落琅琊石修梁巨柱屹如湧磊落巍巍稱公德太守思公公不見闢戶張筵望南北詩成鬼神相對泣文就龍蛇驚辟易公今存亡詎可問況今自有神仙骨五嶷山高近城郭太守有堂奚不宅我欲寫公之意于鳴琴又欲賚公之容于四壁太守胡不置我于其側我欲奮飛無羽翼注目高歌淚沾臆

偽濛歌【原註】范龍生日

山川鴻濛火未流祝融羽衞行九州南方有氣纏斗牛乃生之人宜公侯諫書十上辭不留繡衣夜過咸陽樓清談玉幌羌戎羞羽林超距閒貔貅單車弭節衙岸遊世間萬事公無求茲辰歌舞良燕休滿堂賓客來曹劉再拜酌酒交獻酬文彩照耀珊瑚鈎願公壽考踰山丘以八千歲爲春秋

海內

海內儒生十七萬日誦詩書頭白半中有成名當路人卻視詩書猶弊屣猶弊屣可奈何勸君收淚莫霑落古往今來此輩多

古家行

朝行古家東暮行古家西家中古人骨已朽家外遊子今何之朝食古道南暮食古道北道傍古迹不可見道上行人常役役古人居今人必愛今有古人人不識面前和好兒女顏背後往往張弓射拂衣歸去非不會無宅無田歸未得長靴短笏隨衆人斂首低顏爲俗客深居晏坐尚恐喧平路緩行猶恐蹶口中有聲未嘗吐嗽入喉嚨化爲血君不見谷口鄭子眞又不見蜀中揚子雲子眞老死耕巖石子雲嗜酒惟醺醺丈夫窮達皆有命萬事得失非由人街頭沽販味雖薄猶可賒來傾入唇

提葫蘆行

提葫蘆竹叢裏鳴昔嘗見人學今乃聞爾聲草深山遠徑路狹春盡日長花竹明往來行人竟何事足繭膝穿千里行離家去國已牢落況復飢渴貪前程是時聞爾勸沽酒下馬解帶留長亭

花溪四松

君不見吾植四松樹多植六松非盜數高織筠籠避猛風頻挑壤穴防根蠹直幹清音已可憐短長尺寸詩可傳草堂舊客今安在錦里花溪四百年

觀文與可學士畫枯木

韋偃樹石名天下後日良工無及者任侯借我枯木圖石氣蒼茫若唐畫畫時只用牀頭筆與可親題是眞蹟霜皮合抱隱不彰老蓋支離存半壁梢權骨朽心已穿幹爛龍鱗體猶癖生意雖休根柢在孀強枝牙倚天黑膠流斷節文理深箏枝剝落如針直坐久疑行古寨外凌空慘淡千年色起身就視覺有神不見筆痕惟澹墨豈徒揣摩無人似苦節清風貧到死任侯珍重意何如不獨畫好心君子若使與可爲俗流枯木雖佳侯不收

楊照承議廣膈枕屏

畫師不肯傳風蝶故作枯乾遠奇絕清秋未合結繁陰深戶何會灑飛雪雪裏鴨兒苦耐寒眠沙枕浦白雲團黃蘆槭槭枝葉乾江頭鳴鴈恰飛起恍如身到瀟湘間瀟湘洞庭雲水隔山路披陁斷行客從來多景畫已難況有翎毛似鶴白已覺冰漫稻粱少更疑水宿溪垠窄生平有道付滄州今日牀頭行動色屏風主人家近便我昔曾過潯陽縣田廬野膈嘗親見出門解楊定近逢借我江鄉今對面

【原注】長兄國博守賀州已謝歸必有藥物。

望壬屋

感激愚公事傳從太古時伏中猶積雪雨上見朝曦氣與扶桑接心疑峻極卑天壤如可至吾欲摘參旗

過朱僊驛

氣象皇州近川原暮靄中沙平千里白日入半城紅出處形容改驅馳歲月同身名行可料天地一衰翁

邊居潁谷

漸入深山處都無客到來輕裘勝快續渴飲當衙杯得失情何預閒忙老共催清風一披拂安坐與悠哉

定居

臘盡風霜急東城始定居豫抄新歲酒卻讀少年書好事心渾懶談空病未除轉頭成四十吾道覺何如

贈修顒上人

巾鉢來何所茅齋近竹林能談高士傳會得祖師心我識詩情苦公求理性深三年居潁水誰復是知音

留別損之大士

去去南州遠無人可問禪牽懷從此日聚首在何年水落城東路風清淮上船我心須自寫彈斷古琴絃

河陽閒居

飄泊成留滯河陽見五春壞池無過路委巷作比鄰糲食稀留客肩輿懶倩人臨流休照面自合鬢如銀

河陽重九

佳辰雖可重無客共登高蒸粉隨相餉投花對濁醪放歌元不解捉賦亦徒勞坐聽兒童語悠悠愧曹劉

獻壽二首

慶日三陽近高門附帝居迎祥春入幕獻壽晚連裾中子今持節諸孫日誦書始知題萬石未足大吾閭

家近黃金闕筵供白玉船兩孫今應詔一子日朝天壽酒如鱗次斑衣作陣圓夢齡人試數從此更千年

佳辰二首

傍臘春猶遠佳辰氣自和慈顏親事少壽相比人多姊妹新爲會兒童預作歌萊衣容醉倒始奈錦茵何

戶內三千口誰爲第一樽清風傳舊族陰德助吾門阿母神仙降班姑法度存他年堂上燕侍立見元孫

姪馬子猷晬

去歲當今日兒生在北堂眉疎才必秀耳大壽應長乳臭踏猶小冥鴻翼未張吾門如可大精汝志強姜

早赴城西倉卽事呈諸同志

上馬雞鳴後都門四望中曉光欺月色和氣挾春風計拙功名遠官閒況味同醉鄉如可入相率慰飄蓬

就雨排岸謁宋成伯不值而還蒙詩見贈次韻

懶作青門客來尋隱吏居上堂誰解榻窺戶卻還車似怕臨池驛空翻插架書生涯知有地共學灌園蔬

乙亥歲八月十五日夜同景叔知府少卿翼道提舉大夫望月于河中之名嗣堂簡夷守歐三叔

西臺集卷十九

五言律詩

出郊

出郊雖未遠已似惡塵埃徑穩車先到門閒客自開花從今日見會是隔年來載酒無知數揮金可快哉

索馬

索馬周岡寺鳥鳴問去程頑風入衣冷寒日帶霜清朝市心雖懶江湖計未成因循已三十眞恐誤生平

信陽道中避暑

下馬湯家市前村數里賒敗雛瓜少蔓簇舍豆先花放袖從風入停鞍待日斜欲知爲客恨更久不成家

鄧城道中阻雨

秋雨連三晝羸驂驅不前氣昏吁可怕雲斷復相連風急時翻蓋泥喧懶著鞭窮途不須問吾道付高天

許田道中雨止

索索風回陣暉暉日弄晴捲門收石潤走馬覺身輕路闊車添轍泥乾僕問程暮川行客遠雲氣自昏明

虞城病中遣懷

本作看書室翻成搗藥堂心遠經歲月病久怯風霜未數囊中蛘先論肘後方喜聞臨賀守鼓枻過湘江

弼虢守孫八元忠二首

上樓初照席條華漸分明佳節三秋半前期一雨晴冷光天外散高會世間清坐久疑輕舉徵風習習生秋深仍雨過望月宴高城列岫呈中夜微雲避太清星沈天若掃林迥野無聲故友知強健應同醉五更

陪蒲守景叔學士會暘家園

亭幽宜更酌樹近合頻行蒲劒摻摻長荷錢疊疊生隔林千岫踊帶郭一川橫共選尋山屐無心更濯纓

沈丘縣過冬至夜會夷仲明叔佳節無佳句留連小縣城客來爐火著人靜佛燈明把酒隨時俗高吟屬弟兄令人驚歲月屈指是新正

次韻和宋寧道太祝許氏園席上

雅宴屬才華清詩自一家高談落風雨醉目傲烟霞席地疎林隔傳杯小徑斜再來春已老猶得醉殘花

次韻席上

無聊情易感多病酒先除城影落平地月光飛太虛高吟空有調倦思本無餘讀罷傳三鼓披衣歸我廬

夜宿崇因寺述懷奉呈諸公

月老庭除白火明山頂高酒容無俗客詩興任吾曹促席暫謹謔思家還鬱陶坐聞鐘磬響那免話離騷

寓宿樂明之殿直家戲作

地狹開爐小門深掩逕斜雨寒冰裹木風怒雪飄車北第頻留客南園欲探花我身無定所酒到是吾家

會草堂嘗酒戲成四十字呈子思舅

白酒旋開封身如鳥出籠愁腸先抹倒醉眼任矇鬆墅近那妨就杯寒且更烘翁居鎮如此我馬又西東

酒後

爲爾題詩句詩成莫浪傳避人那是怯勸酒自知妍翠袖身如削清歌喉未圓良宵誰與並明月共嬋娟

次韻子思舅

幽居山霧合日色曉相交凍馬空嘶櫪癡鴉不離巢舊醅澄綠沫新橘破朱苞我豈揚雄比無須苦客嘲

讀子思詩二首

子思詩二百開卷淚霑衣今世識者少古人能亦稀當年出咳唾此日成珠璣誰憐盛名後妻子貧無衣

子思詩句好當日少知音不作蘇梅體猶勝庾鮑吟郊城山不敗清穎水猶深試問安良事流傳直至今

次韻李成之待制見寄

有客昔遭遇郎官帥秦川得閒欣燕處佳句出天然羽翼九萬里功名三十年詩成傳萬口世俗累都捐

次韻和子夷祕校見惠之作

啓函如會面懷抱爲君開昔有風騷主今爲伯仲才士風門外轍生計掌中杯早晚依閭巷烏巾恣往來

次韻楊久中阻雨

雞鳴雖不改人病白添慵地滑泥無跡簷疎瓦有松天低渾是幕雲怒不成峯欲決繁陰破慙無利劒鋒

次韻和越州監酒鄭令七兄見寄

去國悲新鬯還鄉曳故裾澗寒迷路晚花落度關初計拙家無補官閒睡有餘生兒如可教早晚大吾閭

讀將叔弟送路帥詩

定州詩刻好模寄比南金道盡行人意堪論作者心邊城歸盛事雅道付知音珍重吾將叔當時亦苦吟

和宋成伯

度日門長掩尋春事已非鵲驚隨吏散燕熟傍人飛手拙裁書懶頭昏漉酒稀坐來空咄咄不是悟禪機

嚴澗曹正叔有詩見寄因以答謝

子學有餘力我生無定居與人常不合謀己一何疎酒熟同誰酌詩成懶自書會須還潁水高枕閉吾廬

得來書有感因成四十字呈夷仲宣仲

獨坐長如醉書來意暫醒未能論會合猶且慰零丁客少庭稀掃人回戶又扃歸期試閒卜見說紫姑靈

寄南齋諸君兼簡牧之公遠

寄語平生友睽違情若何每斟樽內酒常憶醉時歌大賦相如巧新詩子建多幸煩傳數紙且欲恣吟哦

寄鄭介夫

鄭子安強否梅花萬里春如何投虎穴直欲犯龍鱗北闕今無歎南方信有人可憐妻子在年少不謀身

次十五里店寄交代楊十七判官

世事元無定吾今得已多轉頭新歲月開眼舊山河蹭蹬如君少因循奈我何此生深會得不用接輿歌

和李善初會張范二公

會面雖難得情親豈易忘定須留客醉應諾老夫忙地去朝門遠身依古寺涼相逢拼一醉千日未爲長

從軍還京贈羅適正之奉議

一別書渾廢相逢老可嗟免爲邊地鬼還宿故人家塞路風霜惡京塵歲月賒衰顏不重少兒戲煉丹砂

出巡河東與徐勳宣德

防敵無時節論兵有是非屯營蕃馬健部落漢人稀士屋穿寒月氈裘護鐵衣相逢一樽酒分首雪中歸

送寅亮宣義赴明州

隨分之官好舟行不計程江山新入夢風物舊知名客館離人醉賓筵楚士清須知今夜月近海更分明

龍淮漕歸汝

任拙因成懶求閒偶得歸前途純可料往事盡成非汝岸瓜田薄風川蓋逕微終須一遷徙知有濮魚肥

至鄭州望故陳子思鑒泉舊居愴然有感詩以述懷

夫子嘗招隱雞鳴汝上川飲徒隨手散詩草任人傳甥舅元相好妻兒也可憐有魂招不得嗚咽問靈泉

忤俗

忤俗眞堪笑謀生又不能放懷衣落拓高臥髮鬅鬙面垢常揮汗牙衰怕嚼冰牀頭髮拂弊不爲逐青蠅

書懷

高城擧修竹小舍似山居痛飲謀身懶高歌與世疎拂衣慚國士買釣夢江魚可笑庾卿老窮愁強著書

永日

永日梅空發夜眠分作題不因懷北客未折向南枝渡嶺朝雲斷緣江春路遲如何夢中作常勝覺來詩

秋風

天地東南遠秋風萬里來青雲如漫語白日會相催頭帶千莖雪心閑一寸灰說歸歸未得江海路悠哉

夜雨

夜雨洗殘暑秋風應候來庭柯色未減黃菊意將開布被已思夾霜鐘漸欲催歲華空向晚心事日成灰

破屋

破屋風千穴櫺疎日一竿長巾簏短髮舊褐怯新寒道路形容改悲啼骨髓乾乾坤非不大無地得閒官

疎簷

疎簷圖鳥雀甕壁飽風霜汲水三村遠誅茅半畝強齋錢隨客意佛事寄僧堂月落人相對陰陰塔影長

早起

起作南樓望山河在我傍春風入河濟曉霧合嵩行帶郭名園少穿雲古岸長留連成皓首何處是吾鄉

策杖

杖西原上東風意浩然山河思舊隱日月換新年徑曲穿林巧樽移席地偏野花誰飣餖故故簇平川

亂水二首

亂水號新港頹雲釀古城山樓遙出沒野日自昏明樹冷禽聲滅霜高鶻翅輕夢歸今未得寂寞寸心驚

水落芙蕖老山高薜荔長野雲吹不斷晚雨氣先涼信筆題詩逸停杯漉酒忙酣歌露雙足有意濯滄浪

恭輓神宗皇帝二首

御極三宸正調元一氣淳銅盞漳水夜玉匣漢陵春地拓山河舊天升日月新自今追老內有是四朝人

北極迴天象西陵法帝居松門黃道直帳殿紫宸虛宴罷千秋節哀纓六尺輿御詩兼手詔新見睿思書

恭輓哲宗皇帝二首

偏覆仁無外尊居道可名就堯方日出過杞忽天傾海闊金鳧下宮開玉鏞鳴早知龍竟去鑄鼎不須成

容衛千官出攀號萬國同新名西下壘空定北郊宮天泣時零雨神遊恐御風孤臣如在列應許抱遺弓

恭輓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四首

受遺開嗣聖約禮遵前人聽覽存公議艱難付老臣官車闐閤晚帳殿鞏原春似待吾君長雲軒即上賓

聰朝驚厭報端拱異平居垂殿旒初徹因山道已除書遵長樂記音斷瀍龍車詰下猶加惠華夷定宴如

因革功兼至權宜道可稱力扶天步穩端拱太陽升椒寢迷彤管泉關付漆燈須知天子孝不獨改園陵

勳業三朝盛哀榮萬國同人疑無外戚家不選中宮天泣時零雨神遊恐御風憂勞如治水九載亦成功

恭輓欽聖憲肅皇太后二首

維昔艱難際安危屬母慈元龜猶不豫大策更誰咨搴霧雲方合當空月遽遲聖君常泣慕知以舜爲師

嗣聖當天日權宜道不居力明當辟事豫下撤簾帷備物端門遠神遊武帳虛不知任與如較德定何如

恭輓欽慈皇后二首

神考當天日宮闈祝牒日符元有感坤軸叡先攄追册音容閟攀號吉葬哀行知九虞祭欽聖仗同迴

緬懷章懿事聖孝代相傳比上欽慈册還同明道年玉衣晨不盤帳殿夕相連聞說詞多感哀容可動天

輓司馬溫國公丞相二首

黃髮來雖暮丹心病未休艱難天下事際會老臣謀似覺浮風返空嗟白日留定知名洶洶萬歲與千秋

禮絕非因貴哀深卻有榮世間都畫像海外亦聞聲後事從諸老前賢是友生故應房魏輩泉下定交情

輓范丞相忠宣公六首

曳杖三朝老持衡一品尊忽同秦逐客幾見楚冤魂公袞方還第輜車已及門遺言不須記一一表中存

出處從來定榮華取次休嘗看居相府只似在安州不事千金產能捐萬戶侯哀哉天報施僅免葬江流

伏枕言雖少遺書志可哀尚謀禪國事猶欲盡人材白日空垂照悲風亦自來更驚諸老盡吾道信悠哉

大節唯堪擬危言每可驚不牽身外物寧向澤邊行近闕官皆復還家殁亦榮升堂誰慟哭知是老門生

忠義傳三世衣冠盛百年功名富貴地父子弟兄賢被放長如往生歸豈偶然至家還不起無處問蒼天

揮淚西原上晴雲爲我陰誰知如望歲竟不復爲霖主聖空搔己民思未絕吟已休還一慟非但哭知音

輓司空申國呂公六首

浩蕩風雲地哀榮屬老臣兩朝尊柱石三世擅經綸際會看前輩安寧付後人不須論制作風俗近還淳

騎吹西城曉衣冠一望中尚疑歸鄴國還似葬溫公道在民先定兵銷歲自豐故知伊呂事千載有遺風

試論司空事還如慶歷年鹽梅雖國論袞繡是家傳二聖知人望三公託世賢奚須論燕處無事不超然

歲月還箕尾風雲暗上臺定超三界外元自九天來水木逶迤合泉門颯沓開太平雖已見吾道亦悠哉

位與諸公絕恩逾上相尊朝廷惟再拜論道掩諸昆體貌傳三世光華聚一門蒼天苦難料端坐讀招魂

道繼三賢後名成六相齊氣雄南斗直功蓋北山低背日衣冠祖穿雲鼎簿迷道旁誰首白堅臥作兒啼

輓王元之相公二首

門風清可尚有道付陶甄舊載傳家榜新承顧命篇遺文星轉斗定策日升天東府功名地安居十五年

道與風雲會恩留雨露滋小心黃閣老大手白麻詞家有衣冠盛朝無故舊私不須三寸舌終號帝王師

輓歐陽伯和三首

不起斯人疾哀歌未是哀淚流千點血心死一團灰白日空垂照悲風亦自來半塗成永訣天道信悠哉

慟哭西原迥晴雲爲我陰山河一長覩生死兩知心世譜傳來久天文驗自今此名埋不得未信九原深

純孝慈顏感悲啼令季傷鳧飛元傍母鴈少不成行壽夭從開闢賢愚竟渺茫不須論甲子未省鬢毛蒼

輓履中學士二首

孝悌由家法詞章亦世傳婚姻甥舅好門戶弟兄賢問疾猶樽俎遺文謾簡篇平生惟一轍何事不長年

漫向蓬丘老都無一遺車家人新買道弔客舊通書樂事生來少衆官病後除蒼蒼吾欲問生理竟何如

輓晁端友著作二首【原註】其子補之來求

好學五車富輕財四壁貧風流漢家令文物晉詩人門戶青氈舊窮途白髮新招魂誰解意慙愧屈鹽均

試問生何事清詩七百餘父兄無舊產妻子有遺書散誕謀生懶高情與世疎蒼天高莫問長短竟何如

輓李成之待制六丈三首

高論稊中散行吟楚大夫笑談雖自若放逐竟何辜浮世終難料蒼天不可呼莫論身後事忠義付諸孤

西帥旌幢舊東州几杖新偏裨嘗破膽徒弟盡書紳雄略渾無敵沈機妙若神不須勤盜賊公在本良民

道孤從白眼骨朽任黃泉不與今人合空爲後世憐文章還誤己窮達竟歸天遺藁知猶在應容手自傳

輓盧革通議三首

耆宿今多少惟公景德人家鄰吳市卒名重漢庭臣路在猶耕月門閒似送春纔知圖費好時見舊精神

教子生前貴休官物外榮去家金節重開戶玉棺輕江水元如舊松林長未成祇應山鳥恨長向壠頭鳴

誰記先生事聲名五十年素風人不及陰德世相傳氣與名流合官隨子舍邊圖門賓客散悵望白雲天

代范忠宣輓中散母公三首

平日書生貴中年使者尊繡衣雖去國珠履會填門奏疏皆民事遺言爲國恩哭君無好句端坐獨招魂

宿昔函關路遊人作上官雞鳴軒蓋入馬到吏民安苦節儘頭白清名過齒寒生平彈與挂只是一朝冠

解組將安適無何乃故鄉門庭雖取次詩酒是尋常車過音猶在琴閒調已亡因居悟生理天地只茫茫

代范德孺輓李稷運使四首

倥傯軍中事飛騰使者身龍岡雖有地馬革返無門未見朝廷詠空遺子弟恩不如行楚澤先自作招魂

萬里魂應返沙場血未乾幽明新雨露恩怨舊衣冠聲作虞歌易詞賡楚些難莫憐歸骨晚弔奠只空棺

吾道何仲旭斯人忽已亡夢妖非二豎風變哭三良室有千年記塵無一窖藏舉頭天色在今古自蒼蒼

遺札何堪問知無封禪書殺身今已矣報國事何如入去衣冠在魂來戶牖虛應同廣川記惟見玉蟾蜍

五言長律

送太師潞國文公致仕赴闕朝覲歸洛

事業觀前輩汾河出異人肇天爲柱石蓋代服經綸早歲登黃閣華公會紫宸指揮平大盜咳唾福生民

契合由天意威行靜寨塵飽聞鳴鷲駕久已睹麒麟陰德歸宗社昌言啓聖神功成能絕口道在不謀身

自昔規模定于今風俗淳立廷山不動容物海無津文力揮南斗白光拱北辰英姿元崈業雄略只逡巡

慷慨遺軒冕光華被縉紳十年三册命四海一師臣貴極多齊物名高卻任眞氣完神洒落骨老石嶙峋

正殿需雲合初筵醴酒醇異恩非故事全美勸朝倫高臥鵷鴻集忘懷鳥雀馴驅熊心益壯【原註】驅熊文九十爲

王師曰授石超距言即老矣坐論國事臣心尚壯倘父德逾新行色嚴用彈光照席珍二疏翻小節九老盡佳賓坐上文章士

田間道義鄰曹劉不難致園綺會相親頹脫居塵外遺蓍占水濱孔光藍壽杖山簡接羅巾賤子登門晚

徵官侍坐頻優遊心落拓多難骨酸辛懷古悲寥廓低顏任屈伸鄰裾羞搢地墨突自營薪餓死猶思洛

當年偶過秦填溝知幸免彈鋏更何因宰況淳于賤交悔鮑叔貧廢書頑度日逃飲病酬春請謁衣冠弊

留連體貌均不堪名碌碌尚辱誨諄諄器小甘無用詞繁恥重陳綵衣圖鶴壁壽酒吹魚鱗江海新歸計

乾坤蒼化鈞終篇懷感激肝膽覺輪囷

送交代楊應之判官歸洛

借問楊夫子還家洛浦春兩爲黃綬吏雙鬢白頭親烏帽斜欹面班衣穩稱身鵲鹽方報喜龜夢久方神

【原註】堅之光祿君嘗夢遊壞中見其祖瑤旁有龜行謂光祿君曰以是賜而爲子及生應之遂名龜寶取史記所謂龜者國之寶也高臥今賢相居閒舊老臣上堂從隱几

侍坐好書紳存沒空懷感交遊素耐貧先生墳上淚御史甑中塵嵩頂饒穿屐伊流慣幅巾直絃歌太尉

曲學笑平津自滯心元懶偷閒味卻眞折腰陶靖節散髮屈鹽均王屋風鳴籟龍門月漾銀白芽烹澗水

綠筍當江蓴折鹿諸儒喜騎驢大尹嗔贈人袍已弊鮝酒券常新小子元疎放忘歸任屈伸馬肝嗟饜食

犬吠脫無因文史慙方朔形骸謝伯倫恥同珠履客事作醉鄉人瓜熟叨爲代情親願卜鄰乞牋金縢閣

試研玉麒麟祖道無供帳停車有吐茵心肖兩傾倒輕輔動星辰

送鄆州楊子安教授由京歸洛

好去嵩陽客清河穩放船東州新學校南郭富林泉悟道先生敏爲文子弟傳烏皮常隱几黃絹勸成篇

太尉風流在裴休理性立老松生幹直大海得珠圓肆筆君房好論才賈傅賢尚書行給札博士久盧員

獻策諸公喜談經衆手編長鯨鱗鬣就儀鳳羽毛鮮小子甘環堵窮途愧著鞭家貧門外轍酒價杖頭錢

官冷雖知命身閒學問禪功名看異日交契賴同年明月行梁苑涼風度潁川叫關宜上疏負郭莫歸田

飲散盃投地更闌斗挂天離懷吟不足彈斷古琴絃

早寒

十月清宵永空齋已怯寒霜雛飛葉密風棘拂沙乾晏叔狐裘穩公孫布被完舊漸方綴瓦井凍漸封幹

飽食留鷹距虛驚落鷰翰誰來沽酒飲自笑典衣難想望存心曲嗚吟恣筆端河冰思澤國路雪寄長安

邑邑嫌灰冷熒熒燭燼闌門前生計在草薦稱車單

西臺集卷二十

七言律詩

輿龍節

簪笏千官拱帝宸。四方同日賀君恩。五絃度曲南風應。萬壽稱觴北極尊。金奏無譁單雨露。瑤圖有算比乾坤。願爲善頌賡天保。如日如山萬子孫。

羅山卽事

吏憤臨老盡偸閒。異縣人風倦往還。古屋半摧元是塚。重岡相帶不成山。昇平是處容餬口。應接非心祇強顏。早晚騎驢跨滄海。欲拋簪笏寄人間。

信陽軍筵設樂口號二首

談笑西州塞上春。歸來不薄兩朱輪。功名致主期三代。忠孝傳家第一人。御史平生能許國。將軍未老肯謀身。義陽今與淮陽比。汲黯當年亦諫臣。

曾將行事著成書。前世皆聞近世無。帝闕天門辭禁近。蜀山秦塞任崎嶇。殿帷昔用書蠹染。皮几今隨道帽烏。忠孝成名生計懶。義田十頃近蘇湖。

至曹州值羅正之著作部夫河上有囘會合以詩見意

百里傳書浪有期。到頭樽俎恰相違。春回通沈花爭發。冰泮明河客未歸。年老無成今世有。身閒不飲古人稀。諸公憐我如相問。爲道因循未拂衣。【原註】殺熱羅仲元著作。與定陶寧陵下邑諸宰皆相識也。時與正之同部夫河上。

內中考進士

北風吹雪舞長廊。三千簪陣忙。地色不通金瑣澀。天香未散玉爐光。龍墀暴濕詞源湧。鶴觀迷空羽衞翔。三月漢庭重射策。幾人彈鋏待王陽。

入內考進士同考官唱和三首

早歲成名地已尊。徘徊五十始乘軒。官同長孺事居後。疏似王陽獨上言。道氣鬱紆瀟嶺秀。詞源浩瀚峽江渾。研朱共較公孫策。坐覺文風似建元。

未得還家意不忙。日斜人散傍脩廊。白頭已向新吟懶。青眼相逢舊話長。高閣無聲沉畫漏。側門有路想天章。卽公自謂忘懷者。今日情懷豈易忘。

明光寓直偶然同。八百儒衣席漢宮。下筆春重從地起。擧頭帝座在天中。條陳不啻三千牘。品藻今惟六七公。況是篇章容易得。好令編集附唐風。

登瀛閣

穿池引水事清幽。水有寒魚釣艇浮。慣識蓬萊好風月。裝成滄海舊汀洲。波涵弱柳雙行影。露裛衰荷半頃秋。從此東州富賓客。菲才先得從公遊。

余除鑄錢使者居厚除尙書郎俄皆銷印卽事二首呈居厚

出處平生大致同。中間得失等雞蟲。髡髮昔似晉羣謝。華髮今成楚兩龍。握有蘭香爲子祟。御無銅臭坐余窮。善和窶宅殘書卷。只合連牀聽曉鐘。

病鴻垂翅嘆無聲。慣見虛弦莫浪驚。二仲卜鄰元不惡。兩生堅壁未嘗行。出關誰識爲周史。入社猶堪伴洛英。都把首陽山占斷。採薇到老沒人爭。

秦州道中

單車五月使西州。行入秦關鳥鼠秋。蘇李金多幾過洛。子房功大願封留。新詩欲報難開口。舊物閒思若轉頭。逸戍移書謝妻子。搗衣相寄不須愁。

別從事

從事歸來半白頭。吾今便欲別南州。穿花載酒知難得。散髮行歌且自由。官小恰爲黃綬吏。興濃思共赤松遊。莫嫌穎上生涯少。會向焦陂買釣舟。

潁州道中有感

異鄉聞說潁人賢。我到常疑地使然。江泛五程無險岸。馬行千里盡平川。新禾狼藉團團稅。遠樹婆娑裊裊煙。寄語汝陰官長道。會須日上泛湖船。

臨潁道中值雨

野氣塞雲漫不收。飄風送雨冷颼颼。路長馬怯驚蹄滑。巢濕鴉飛打樹稠。計拙甘爲黃綬吏。途窮空歎黑貂裘。閉門半臥眞安穩。吾道東西不自由。

暫居河上獲從致政丈朝請之遊仰慕高風因成拙句

葛巾欹側髮毛疎。安穩揚雄宅一區。縱酒偶然因客至。行歌渾不用人扶。穠花嫩蕊何曾歇。小樹幽亭亦勝無。春日出郊惟跨馬。牡丹纔發到西都。

清河閒居

書囊藥笈付妻孥。解語嬌兒戲坐隅。几淨飽看新印史。壁高親挂舊山圖。待澂風月招佳客。豈有功名屬腐儒。小睡接罷巾自落。未甘散髮號狂夫。

望春宋公第

宋公池館舊相招。人比青松更後凋。但怪麒麟猶素壁。不知祥鳳已丹霄。資筵揖讓雖分散。儒館風流未寂寥。不比填門並擁簪。百年纔過卽塵銷。

題崇因寺

閒遊偶此共攀緣。勝事誰能爲我傳。山鳥無巢任來往。溪流有石更潺湲。路迷空谷寒生霧。目極平林遠自煙。便是瀛州與方丈。不知何處有飛仙。

過天清寺

收拾閒官作伴來。百年懷抱爲君開。高標不數慈恩塔。迥眺如登單父臺。料有神明扶岌業。恍疑星斗接崔嵬。不妨痛飲相牽率。待把生涯付酒杯。

曹南貢父學士席上

眞珠花小帖顋垂。不分蘇州說杜韋。漢殿香新初著體。楚宮腰怯未勝衣。風林巢穩鶯雛嫩。水閣梁高燕子飛。欲作清詩答清唱。恨無清思敵元暉。

賀呂子進舍人告謝

金殿移班再拜歸。門庭未冷又光輝。百年相府風流在。三世詞臣際會稀。應復異時當化筆。莫留同甲弊朝衣。似覩天上三階正。又有文星入紫微。

次韻和子思舅

聞說幽居傍北溪。莫將歸思作新詩。未爲野客隨翁去。應被山僧笑我癡。近日病中爲酒敵。【原註】酒之意有戒爲他年物外得禪師。林泉漫有花開約。借馬相從能幾時。

和陳子思舅探梅

曉過東堂探早梅。山翁指處一枝開。只憐舊路無人到。誰爲新詩有意裁。曉雪欺凌空自怨。春風吹拂似相猜。更須催問今朝客。有酒有花宜早來。

次韻蘇子瞻內翰入直鑾院賜官燭法酒

兼金作帶玉爲郎。夜步花塼拜賜忙。絳蠟持來元未點。黃封纔破已聞香。星隨燼落花猶在。霜送杯深味更長。乞曉卻穿丹鳳入。白麻宣對殿中央。

和趙達天入試院

不帶書來倦日長。詩傳新語似襄陽。工夫不比唐風集。氣味如聞漢著香。醉酒典衣吾已老。賜袍奪錦子行將。憑詩更作騷人體。爲說幽蘭靜處芳。

和趙堯夫晨起

留連夜色城中月。造作秋聲雨後桐。殘燭有花非目眩。宿醒無病似頭風。未從丹竈遊方外。且對黃粱說夢中。三十萬家天欲曉。非煙非霧氣葱葱。

次韻和應之判官寵示之作

青衫補綻髮斑鬆。未信無文可送窮。醉入南山題石虎。夢回西洛賦鴻。君才特起如秋鶚。我病微吟若夏蟲。場屋舊遊都老大。可憐樂事轉頭空。

和呂紀常奉使契丹

雪壓胡沙老上庭。春華雖減使華增。且看意氣並人物。未說文章與吏能。驛淀早行圍曉月。滹沱還渡坼春冰。紅牙新下都司誥。異日應須五色綾。

吹韻和錢穆父提刑九日登鄆州樂郊

酒面吹花點客衣。茱萸採盡葉離離。蒼苔不掃迷三徑。綠竹長生任四時。文會難逢嗟已散。清歡易失卻成悲。北邙龍石皆陳迹。賴有曹南慰我思。【原註】樂郊有劉原父、永叔、聖俞、貢父同賦詩刻石而今惟貢父在。

和錢穆父舍人

舜笏三人共一班。仙凡回首不相關。連名花判團宮硯。隔坐香焚暗博山。紅藥對開堦兩畔。紫宸入侍殿中間。更知外省文書少。草罷詞頭閣老閒。

寄鄆州李常武兼簡王希才先生須城王敦夫

朗鬢洛面少知音。會愛清閒忘至今。負郭買田元有意。上書論事已無心。參軍近日詩情老。居士從來理性深。若見須城王令尹。爲言憔悴白頭吟。

寄歐蔡二家兄弟

人靜身閒日月遲。酒來誰共倒玻瓈。吟如峴首山前過。醉似武陵溪畔迷。新夢未曾離潁上。舊交長是憶淮西。郡城到處頻行樂。駟馬驅車理卻齊。

和夷仲寄仲純叔弼

流水無聲凍未銷。故人何日許相招。雪花開徧城頭樹。月色應添淮上橋。十載塵埃身碌碌。百年杯酒意飄飄。弟兄已有東歸意。早晚同來採藥苗。

和河南尹上清宮祈雪

旌旆十里駐邙山。夜醮琳宮太古壇。寶殿降眞方隱隱。大田彌望已漫漫。撫封和氣通爲潤。載路歡謠不避寒。瓊苑玉樓扃大內。惟瞻銀闕在雲端。

和董十二司戶見寄

官居破屋兩三間。佳客留連我厚顏。一月俸餘纔有酒。十分地僻卻無山。折腰州縣慵來久。散髮江湖願未還。不是清朝廿吏隱。偶因多病伏安閒。

次韻魏承議

翠柏相交夾路深。閉門憔悴白頭吟。曉風駕月粘天去。宿雨堆雲接地陰。酒伴留連非北道。交情珍重比南金。近來髮落牙仍缺。惟有如丹一寸心。

次韻和貢父學士遊左山歸泛北湖

帶郭湖山歸故丘。使君把作醉鄉遊。僧軒愛客長開戶。沙鳥迎人不避舟。一榻清風來自遠。三樓寒月影相留。酣歌想見江南路。野客溪禽好在不。

次韻和裴士傑廬部對棻上貢父學士

吏散公堂訟已平。東軒一局晚聰明。風雲不動星辰燦。樽俎無聲玉石爭。意外死生由巧拙。手中舒卷乍陰晴。自憐小數非秋格。坐久惟聞鴻鵠聲。

次韻和褚秘通察推淮上有感

小牀高枕臥書空。節物淒涼歲歲同。錢在杖頭嘗自醉。花開門外爲誰紅。君閒好事棻成癖。我病裁詩句不工。故國欲歸歸未得。東風隨夢去匆匆。

和梅德充見寄

前年離陝宴溪傍。白髮蒼顏各老郎。親意百年楊仲武。【原註】楊仲武之姑嫁潘散騎。所謂潘楊者也。而棻之外祖。乃德充之大父也。友情千里晉眞長。【原註】晉劉瑾字眞長。與王羲之雅相友善。孫盛作易論。論詩手出都官棗。【原註】聖俞爲都官員外郎。以詩名天下。德充之世父也。劉原父嘗以制之。論詩不能屈。帝曰。使眞長來。固應有以制之。【原註】德充之大父翰林學士侍讀。在眞宗爲朝臣。性善笑。唐有柳都官。今有梅都官。好事家傳侍讀香。焚香。其在官所。每晨祝事。必焚香。至今人傳梅侍讀香方。書到并州何處覓。柳溪高會正傳觴。

和歐陽伯和見寄

自笑無能與世乖。此身疑作野人居。穿花載酒雖難得。散髮行歌許自如。賴有兒童守門戶。不妨賓客到階除。會須拂拭烏皮几。準擬虞卿共著書。

和李文叔寄虢州孫元忠學士

病懶逢春不似春。已衰心力未開身。入關勝跡都題漢。度隴方言漫計秦。人會一時親賈馬。交情千里屬雷陳。漸知歸計無多事。只待男婚女嫁人。

次韻和穀熟徐仲元著作盬倉之作

行見東州山外山。卻回河上醉春寒。新詩點檢留心苦。舊事尋思覺鼻酸。上疏未能同主父。帶經猶得學倪寬。只今欲作歸休計。淮上田園累歲乾。

奉呈中叔仙翁覬永光和

兩君相待富家聲。書字題詩別有名。健筆九分張長史。苦吟再產謝宣城。門閒掩月居人少。木老凌風直舍清。顧我菲才空有願。願同吏隱過昇平。

和希魯四兄奉議陪蒲守景叔學士宴名園堂薈事

大棟修梁城北樓。使君冠蓋簇樓頭。左山右水足清會。弔古懷賢非俗流。月出長天猶未夕。風來大暑頓成秋。登高能賦眞吾事。未及相如死不休。

和宋開叔韻遊風穴山白雲寺

人去人來半日間。徘徊絕頂覺身閒。風雲不動心猶恐。星斗相輝手可攀。皂蓋遠如天上至。籃輿會記月中還。防身一劍今誰倚。何必崆峒始是山。

和僧圓益晚歸三峯

昨朝分路指溪泉。今日憐師寄一篇。歸去且看松徑綠。重來應見杏花妍。風吹林杪聲初闇。日曬牆陰影漸延。待得青春夜如晝。卻煩相喚詠嬋娟。

和夷仲兄嵩山嶽寺會宿

相迎終日踏泥沙。行過山南路更賒。雖有風光堪共賞。自憐詩酒屬吾家。野僧好事招題壁。稚子無端愛折花。官冷蠹空不須問。此身強健自生涯。

悲陳子思

別後悲傷今已休。相逢淚散不能收。遺書欲問難開口。往事尋思若轉頭。李白才華都是夢。潤明牢落幾經秋。草堂故地今存否。留作生祠記舊遊。

輓歐陽文忠公三首

夜夢鈞天去不還。送車千乘出長安。醉翁亭遠名空在。會老堂深壁未乾。蓋草荒涼秋日暗。松林蕭索晚風寒。北山有石誰能取。四十年名不易刊。

少師盛德晝生服。居士高名數歲餘。清類歸來人事近。白雲乘去夜堂虛。累朝奮繹刊成史。集古新編滿載車。聞說使星來已晚。茂陵應復進遺書。

冠冕魁吾二府尊。義緣宗社不謀身。生前事業成三主。天下文章無兩人。忘與經綸埋厚地。道愷正直作明神。未年七十身先退。再使人間風俗淳。

五言絕句

和陳子思遊靈泉山

婆娑盤石大。狼籍野雲多。借問山中客。桃源路幾何。

和十一舅題金蝦蠆

石窟昔藏金蟬光射百尋今朝在何處山景正陰陰
和希之
幽禪吾不學靜處豈無心日轉眠鏤樹風和散雨襟
月沒
月沒雲生障風和雪壓沙居家嘗似客行路卻如家

七言絕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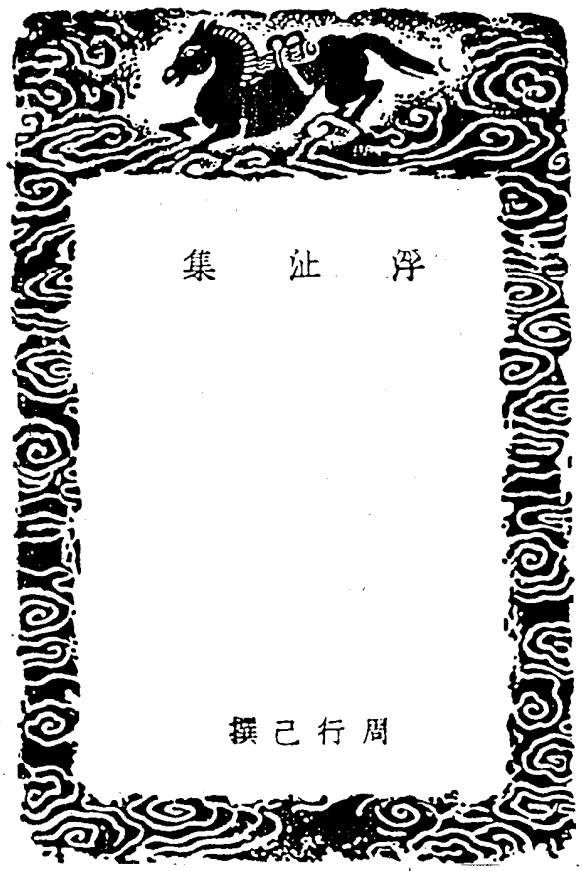
過泗州贈同行
往來不絕千竿緻頭尾相銜兩岸船安得樓高三萬丈與君直上看雲煙
將次六邑讀子美詩有感
蘇嵐背日千盤曲淝淈迎風四面吹此水此山吾有恨杜陵才子不同時
從霍丘赴六邑道中即事
野塘無渡水潺潺五月涼于八月間傳語弟兄今好在有聲相喚即西還
與信陽王君儀司理約遊首山寺不遂
渡河五里列南山僧閣連延半嶺間歲暮相招春晚去出城風雨又空還
杜家溪
入山先到杜家溪溪水長流不住泥好作清新紀秋色竹林深處爲君題
江行
長航獨浪入煙空大醉高吟天地中快事平生未曾有渡江才得一帆風
楓橋寺贈張祐詩碑云長洲苑外草萋萋卻憶相從歲月遙惟有別時應不忘暮烟疎雨過楓橋是夜與溫老語殊可人翼日又邂逅程夢良二人相送寺門因留一章紀事
茂苑春歸花信空黃梅漸熟麥搖風今朝門外分攜處還是楓橋烟雨中
和陳子思謝見過
入城那復得逍遙酒熟花開卻見招從此相思不須說只將詩句寫無聊
和陳子思宿陳家寺
詩老才多又好奇吟來直欲壓元暉惟予不奈思家意夢逐山雲一夜歸
和陳子思晚出崇因
兩山夾路鬱崔嵬雲縷飛空似剪裁此日定須和別去甕中殘酒待誰開
和陳子思馬上口占令益師濶茶紙赴會之作二首
幾時竹實建溪芽小簇深藏品必嘉豫約今朝狂醉後須煩同泛一甌花
早攜數幅過山隅明日詩情各有餘案上羅文如已少金花銀葉也堪書

次韻陳子思
每到題詩偏得趣自憐把酒不能歌他時若有相思意寄我千篇不是多
和陳子儀
臨行又採北園芳且欲相延伴酒觴不似春花少顏色只看蜂蝶逐風狂
次韻陳子思留別
上馬同尋舊路行風林日暖自無聲此時話別難爲語山水涼涼聒鳴
次韻十一舅留別
莫說他時招我易須知此日別翁難還家何似偏相憶卻檢殘書獨自看
和子曉題文周輸郭熙平遠圖二首
塵間咫尺似天邊不識應言小輞川閒說平居心目倦暫開黃卷即醒然
木落山空九月秋晝時應欲遣人愁因思夢澤經由處二十年間若轉頭
和宋開叔監簿解榜
衣冠相見雖甥舅場屋同遊若弟兄今日青雲皆有意他時白首見功名
和夷仲兄舟次蒼陵
蒼陵每過怯舟還聞說蛟龍在水間今我到來都不問一聲鳴櫓見青山
和宋尊道太祝簡陳濟翁
從吾坦率任吾眞每到花時得意新但恐詩人足離別此生何處不逢春
某在洛中蒙朝請惠書促歸兼錄示賞家園芍藥兩絕比離洛中芍藥已闌矣因次元韻追和二首
花開次第剪繁枝先後爭妍各是時謾和新篇隨尺素何須親見始題詩
看花不覺過花時香草才餘十數枝聞說殘樽酒可倒曉風吹袖已披披（原批一作追之詩何如不待明朝釉鳳披）

次韻和魏聖源
市朝雖近是閒官詩句清新酒量寬料得還家霜滿地贈袍應有故人寒
寄潁川歐陽仲純兄弟
早來驟雨瀉空階投晚陰雲四向開最好西湖今夜月不知誰在女郎邊
寄蔡州歐陽仲純
東西相去若比鄰肥馬輕裘有故人美酒如霞花似錦莫令辜負汝陽春
寄成都宇文裘
春深相別已秋深日載烏巾遶竹林斫得魚竿長十丈無由同釣錦江心
次韻答楊二十器之簡後見貽之作
門外曾留長者車醉如白也騎餓魚恨無車騎堪生計不得長安買酒壚

再次韻
散髮行歌意自如不須身作蠹書魚相逢酌酒彈棊外共杵丹砂試藥爐
戲贈濟陰令羅正之
飲酒不論彭澤令草書渾學右將軍更知近日詩爲苦未及襄陽有幾分
和僧圓益
山峯望處人難到草徑行來馬自知多謝山僧掃塵壁我今有意不能題
戲留僧圓益
城頭雲景曉漫漫未雪先驚特地寒明衆若能沽美酒詩僧應不問歸鞍
和僧圓益先到靈泉
無煙遠數三千嶂有馬同驅十二蹄卻喜山前堪洗耳水聲激激繞寒溪
飛泉
飛泉噴薄萬珠圓宛似驪山十月間好作湯池浴寒月醒人心處是湯湯
神泉
神泉題字若魚鱗短句長篇數十人試向壁間尋作者李師中後有黃莘
書軒
書軒東向木欄干寒食相招對酒盤日色帶陰春意晚幽花未落蝶成團
即事二首
屋破風斜漏不休布衾無裏臥窮秋貧家未說田家苦狼籍殘書漫自收
溪迴帶樹彎彎綠山遠迎人步步高春水滿塘頻岸去也如江上見風濤
偶題
拄杖行行去路遙城荒樹老色蕭條潁州寺裏僧知否夜夢常遊飛蓋橋
自嘲
箸下曾來新蟹美甕中猶得舊醅渾只今醉倒君休笑便足當時吏部孫
自憐
自憐貧病也爲儒燈火相親十歲餘昔作兒童今已老案頭猶有未看書
病中
閒後題詩醉後歌身名官業任蹉跎不知老境何形狀但覺新來病痛多
五更有感
杯酒雖同與自殊夜來不寐自嘻吁五更月落牕還暗愁聽山禽叫勃姑
放魚

縛綫沉鈎釣水濱乘魚撥撥錦爲鱗卻將鮮鯉池中放待倩傳書付遠人
社鼓
社鼓琴琴南北村老人相倚話柴門自從嘉祐初年後直至元豐有稻孫
天磨石
玉京傳詔下南山鐫鑿高崖使轉旋大匠不知人世用未施輪軸便升天
金錯刀
傾囊倒篋皆珍怪中有如刀兩大錢不是奚斯能制作爲憐今近一千年
玉刀
鏡臺杵臼昔曾有何人更以玉爲刀已覺空堂走魑魅卻緘虹氣授兒曹



浮沚集

周行己撰

浮沚集目錄

卷一　賚議二首　表二首
卷二　經解十二首　策問十二首
卷三　策三首
卷四　序十二首　記二首
卷五　書五首　啓九首
卷六　雜著三十二首
卷七　祭文九首　誌銘十三首
卷八　五言古詩三十五首　七言古詩十一首
卷九　五言律詩三十五首　五言排律二首
七言律詩二十一首　五言絕句五首
七言絕句三十五首

臣等謹案浮沚集宋周行己撰行己字恭叔永嘉人元祐六年進士官至祕書省正字出知樂清縣文獻通攷載其浮沚集十六卷後集三卷其名浮沚者以所居謝池坊有浮沚書院故也尤曰周博士集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爲太學博士以親老歸教授其鄉再入爲館職復出作縣鄉人至今稱周博士集序林越撰云云蓋相沿稱其初授之官也振孫之祖母卽行己之女故知其本末爲詳宋史藝文志既載周博士集十卷又載周行己集十九卷殊爲複舛或爲博士時先刊一集後乃重勘爲定本故卷數不同史亦兩見歟萬歷溫州府志稱行己文集三十卷則必傳訛也行己早從伊川程子游傳其緒論陳振孫稱爲永嘉學問所從出集中有上宰相書云少嘗存心養性之說于周孔佛老無所不求而未嘗有意于進取又有上祭酒書云十五學屬文十七補太學諸生學科舉文又二年讀書益見古人文章學爲古文又二年讀書益見道理于是學古人之修德立行云云觀所自敍其平生學問梗槩可以略見則發爲文章明白淳實粹然爲儒者之言固有由也且行己之學雖出程氏而與什麼黃庭堅晁說之秦觀李之儀左譽諸人皆相倡和集中寄魯直學士一詩稱當今文伯眉陽蘇新詞的皪垂明珠于蘇軾亦極傾倒絕不立洛蜀門戶之見故耳濡目染詩文亦皆嫻雅有法尤講學者所難矣集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蒐羅排比共得九卷較之原額十旣得五尙足見其大凡也乾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　昀
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纂修官檢討臣王汝嘉

浮沚集卷一

宋周行己撰

奏議

上皇帝書

臣竊謂人臣之私。莫大于朋比。而天下之患。莫深于壅隔。古之人君。所以操獨斷而任賢使能。廣羣聽而明目達聰。蓋防此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總攬權綱。勵精政事。官無大小。事無巨細。皆出宸斷。親御翰墨。臣雖奔走而聽命。海內歆忻而蒙德。十二年間。法全而令具。治定而功成。然則天下既已無事矣。臣愚過慮。竊意萬幾之繁。久勤宵旰。臣願陛下儲精養神。游意太清。小職細務。責之三省百司。而獨操其要者。在于察股肱之任。必出于公。使無朋比之欺。擇耳目之官。成竭其忠。使無壅隔之患。如此則職何小而不舉。事何細而不聞。不待悉煩聖慮。而天下之理得矣。臣愚不勝區區螻蟻之誠。

上皇帝書

臣聞忠臣雖在畎畝。不忘其君。志士雖無其位。而憂在天下。何則。君臣之義。出于天性。天下之人。同于一體。是以伊尹耕于有莘而自任以天下之重。仲尼孟軻。身爲匹夫。而汲汲皇皇。彼皆遺非其時。猶欲使其君爲堯舜之君。使其民爲堯舜之民。孔子亦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孟子亦曰。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況臣生逢盛世。身事明主。豈不願陛下享天下之安。天下同陛下之樂。承祖宗深厚之德澤。固萬世無窮之基業。而臣尤以爲幸者。以陛下性體帝堯之仁。躬行周王之孝。有大舜取人爲善之大德。有成湯改過不吝之誠心。加之以欽明文思之聖學。尤恭克讓之盛行。是以乎詔每下。天下無不感悅。雖遠方窮僻之民。皆知陛下之爲聖主也。然而天下之民。猶有不得盡被陛下之澤。而經國之術。猶有不得盡如陛下之意者。豈非有司議法之過。官吏行法之弊乎。臣竊易得其說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今陛下有天地好生之德。居聖人大寶之位。守之以仁。行之以義。而臣下未有稱陛下之旨。任天下之責者。夫守位莫大于得人心。聚人莫先于經國用。此誠陛下今日之所留意而已行之矣。然臣猶有區區之說者。誠謂更化之際。古人所難。謂一之道。必有其要。故臣爲得人心之說。有四。一曰廣恩宥。二曰解朋蔽。三曰用有德。四曰重守令。爲經國用之說。有六。一曰修錢貨之法。二曰修茶鹽之法。三曰修居養安濟漏澤之法。四曰修學校之法。五曰修吏役之法。六曰修轉輸之法。臣所謂廣恩宥者。誠謂陛下前日勵任之過。法度或有未便。刑罰或有失中。天下雖知陛下之德而行法之吏。不無失人之心。臣願陛下曠然爲盛德之舉。下責躬之詔。其意若曰。迺者失于勵任。法度過差。恐吾民至有陷于非辜。賢者或有廢而未用。人失其所。澤不下宣。因推應官吏軍民之在罪籍者。無輕重悉使自新。如此則天下之人。孰不憬然交悅。益知陛下之爲聖。前日有司之爲過也。臣所謂廣恩宥。爲得人心之術者此也。夫然後除其蠹籍。勑被有司。應今赦以前。不得復論。限今以後。不得復以朋黨爲言。朋黨之論。誠非國家之利也。夫一身內有九族之衆。外有婚姻之黨。又有朋游之好。一家十人。十人百家。百家千人。以一人失職。千人懷戚。一口傳情。萬口傳聲。陛下誠能念其前事之已往。歲月之已久。所言失當者。或出于忠誠之憤激。所爲繆戾者。或出于愚暗之無知。天下樂生之情。同于民義。何所不受。陛下好生之德。同于天地。何所不容。臣願無問罪之輕重。時之先後。人之邪正。悉因大赦。一切釋之。兩解其黨。應前任宰相執政者與之三京四輔。前任侍從者與之帥府屬郡。前任臺省官者與之列郡。餘官各隨資任。驗其仕進已亡歿者。悉復之。有恩賜者。悉追之。如此則人無懷疑。下無失職之歎。幽明咸被其澤。賢愚各得其所。回千人之旻戾。爲四海之懽聲。臣所謂解朋蔽。爲得人心之術者。此也。臣所謂用有德者。臣誠謂天下之人。有有德者。有有才者。有才德兼備者。操行無邪。持心近厚。所謂有德也。人所不能而己能之。所謂有才也。才德兼備者。上也。有德而無才者。次也。有才而無德者。又其次也。無才無德。斯爲下矣。故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又曰。任賢使能。所謂賢者。有德之謂也。所謂能者。有才之謂也。賢者在位。則朝廷尊。朝廷任賢。則天下服。夫爲德非一日之積也。德成而信于人者。又非一日之積也。臣願陛下博選耆艾。參用故德。蓋耆德之人。知古今之多。閱世故之久。必能爲陛下稽古愛民。必不爲陛下妄作生事。而又天下之所素知。人心之所素服。用之于一方。則一方之民悅。用之于朝廷。則天下之民悅。陛下能用民悅之人。是陛下得民之悅也。臣所謂用有德。爲得人心之術者此也。臣所謂重守令者。誠謂天下一家。萬民爲本。積縣爲州。積州爲國。縣不得人。則爲陛下失一縣人之心。州不得人。則爲陛下失一州人之心。

國不得人則爲陛下失天下之心是人心者爲州縣之根本州縣者爲天下之根本今朝廷之上選賢用能而州縣之任未嘗選也資次應吏部之格者可以得也朝廷以爲不才而黜逐者可以得也夫朝廷以堂選爲重吏部爲輕而郡守縣令以吏部得之是州縣之任輕于朝廷也朝廷以進用爲才黜責爲不才而郡守縣令以黜責得之是朝廷輕郡守縣令之任也臣願立守令之法監州縣之任應今後朝廷之黜責者不得任郡守縣令朝廷之選用者必自郡縣守令選除如此則守令知自重而不敢害吾民民知上愛我莫不愿上德臣所謂重守令爲得人心者此也臣所謂修錢貨之法者其說有三一曰當十二曰夾錫三曰陝西鐵錢夫錢本無用而物爲之用錢本無重輕而物爲之重輕此聖智之術國之利柄也臣竊計自行當十以來國之鑄者一民之鑄者十錢之利一倍物之貴兩倍是國家操一分之柄失十分之利以一倍之利當兩倍之物又兼夾錫未有一分之利而物已三倍之貴是以比歲以來物價愈重而國用愈屈爲今之說者不過曰官既能鑄鼓其自輕重又不過曰如慶歷之法以漸減其分數此二說皆不可也夫盜鑄當十得兩倍之利利之所在法不能禁也自行法以來官鑄幾何私鑄幾何矣官鑄雖能私鑄不已也私鑄不已則物價益貴刑禁益煩而物出于民錢出于官天下租稅常十之四而緡常十之六與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錢貿易而後可使其出于民者常重出于官者常輕則國用其能不屈乎此一不可也慶歷之法前日行之東南是也自十而爲五自五而爲三自三而爲小錢自十而爲五民之所有十去其半矣自五而爲三民之所有十去其七矣小錢之法自一百等之至于一貫民之交易不能悉辨其真僞一也輸于官而不可得錢二也是以東南之民不肯以當三易錢而盜銷爲黃錢此前日已行之弊也然而所以得行者尚以改鑄之日未久散于天下者未多況今公私之鑄日久併于五路與京師者日益多其可復如前日公私有五分七分之損乎此二不可也然而當十必至于當三然後可平夾錫必併之然後可行陝西鐵錢必通之然後可重臣之說欲官出通納諸收與度牒紫衣師號見錢公據六等以收京師五路當十隨其錢數物直平易之其有奇零不及數者則隨其多寡填給公據許得貿易若自便于權貨務算請諸路鹽鈔以一季爲限于是悉以所得當十銷管逐路或上供京師隨其所用改爲當三通于天下國家無費而坐收數百萬緡之用其利一也公私無所損而物價可平其利二也盜鑄不作而刑禁可息其利三也然而六等之說所出既多則必停罷不售停罷不售則其直必減其直既減則公私或損臣欲通納前日之給度紙宣帖者悉更爲誥敕而度牒紫衣師號悉用黃紙自法行之後應官司惟得書填今來通納誥敕及黃紙度牒紫衣師號候畢方得書填循降文字如此則無停罷之弊價輕之患矣此修當十錢之法也夾錫之弊其行未久輕于銅錢三之一（十三當銅一錢之十）臣欲併于河北陝西河東三路陝西鐵錢之弊其積已多輕於銅錢一之十五臣欲通于河北河東兩路蓋錢以無用爲用物以有用爲用是物爲實而錢爲虛也故錢與物本無重輕始以小錢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大錢則大錢輕而物重矣始以銅錢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鐵錢則鐵錢輕而物重矣物非加重本以小錢銅錢爲等而大錢鐵錢輕于其所等故也何則小錢以一爲一而大錢以三爲十故也銅錢以可運可積爲貴而鐵錢不可運不可積爲賤故也以其本無輕重而相形乃爲輕重故臣之說欲併夾錫與鐵錢通行于河北陝西河東三路而禁使銅錢其三路所有銅錢許過銅錢路分行用其京東京西兩路夾錫錢許過鐵錢路分行用若河北陝西河東行使銅錢京東京西行使夾錫鐵錢與銅錢之入三路夾錫鐵錢之入餘路各論如私錢法如此則鐵錢與物復相爲等而輕重自均矣陝西鐵錢凝廢而可以復行其利一也銅錢不流于敵國其利二也敵人盜鑄而無所復用其利三也其或鐵錢尚輕物價尚貴又有二說以濟之鐵錢腳重轉徙道路不便于往來一也拘于三路而不可通于天下不便于商賈二也臣欲各于逐路轉運司置交子如川法約所出之數椿錢以給使便于往來其說一也朝廷歲給逐路福貿之數悉出見錢公據許于京師或其餘銅錢路分就請以便商賈其說二也前日鈔法交子之弊不以錢出之不以錢收之所以入可行也今以所收大錢積留諸路若京師以稱之則交鈔爲有實而可信于人可行于天下其法既行則鐵錢必等而國家常有三一之利蓋必有水火之失盜賊之虞往來之積常居其一是以歲出交子公據常以二分之實可爲三分之用此修夾錫鐵錢之法也臣所謂修茶鹽之法者臣欲并酒法而總其鹽鈔算請之數貿茶搭息之數權酤淨利之數坊場買撲之數通天下五等而三之爲上中下十有五等歲各出緡若干一切弛其禁令使民自便國省官吏而歲入有常其利一也戶出緡錢至少而得以自便其利二也小民各安其業而商賈得通其利三也姦盜不作而刑罰可省其利四也臣所謂修居養安濟漏澤之法者前日朝廷既常修之矣然其利未廣其費尚多臣誠欲廣陛下之恩息縣官之費謂應天下鰥寡孤獨之無歸者疾病之無養者死亡之無葬者宜令各許所在近便寺觀隨宜收養僻每通計及若干人給度牒一道如此則生養死葬者各得使一利也天下寺觀各得度人二利也官無監費而獲實惠三利也惠澤益廣而可以久行四利也臣所謂修學校之法者誠謂前日之法太煩而難守貴廣難久宜有一歲四科場之勞士有五歲一應舉之患春季一試夏季一試秋季一試冬季一試宜速之勞紙劄之費悉如貢舉之法是一歲而有四科場也豈非官以爲弊乎一試入縣學一年然後赴歲升再試入州學一年然後補內舍三試升內舍一年然後補上舍升上舍者歲終然後入辟雍入辟雍者遇大比然後得推恩凡此數者每試必得必有攷察必遇大比已五年矣而況試未必得未必有攷察貢未必遇大比是又有七年之久者有終身不得進者豈非士以爲患乎臣欲廣陛下教養之意而毀其實簡有司選試之法而省其費謂宜州縣州學教授一員命官充之選有學行者視其資狀爲請給人從之數縣置縣學教授一員舉人充之月給職錢五千學生之入縣學者不試不給食學生之入州學者初歲一試外舍取文理通者不限以數比歲再試內舍取外舍十之一三歲再試上舍取外舍十之一于是貢于太學太學總天下所貢之數而大比焉又取十之一乃奏名而官之應三舍生願在學與游學于外者聽其自便內舍以上官給食若在外犯公罪徒私罪杖雖贖及在學犯第二等以上罰者各不得預試每大比之後一再試如初法若預貢者免試外舍至于試士之法其弊亦久人守一經無不出之題文爲一格無甚高之論以博學好古爲迂闊以綴緝時文爲捷徑是以老成久學之士未必得而後生淺聞之

徒多預選臣謂宜革選試之法使人試五經大義各一條爲第一場子史時務策各一道爲第二場宏詞爲第三場如此則才高實學者無不遇之歎而新進寡學者無濫得之幸是爲今日學校之所養者必爲他日三舍之所選今日三舍之所選者必爲他日朝廷之所用學校益廣一利也改選益精二利也士得自便三利也所費至省四利也臣所謂修吏役之法者其說有二以田募吏一說也以兵代役二說也以田募吏之法水田上等一頃中等一頃半下等二頃陸田上等二頃中等三頃下等四頃州縣每案募吏一人使世其職身歿聽以子孫家人承代試而後補犯枉法自盜贓者還其田別募隨其案之職務煩簡許保任者手一人至三人月給雇直三千犯枉法自盜贓者同罪餘罪輕重有差如此則吏得久其職而可以責任一利也人知自愛而重犯法二利也民不受弊三利也雇直可省四利也以兵代役之法應州雇散從縣雇手力悉易以廂軍廂軍不足以禁軍其教閱更代差出各如本法即不得下鄉幹當公事如此則雇役可省其利一也兵無冗食其利二也臣所謂修轉輸之法者臣誠以爲傾使太煩轉輸不一財散而費廣權分而勢輕臣欲悉減諸司官每路只置轉運使一員使轉輸財賦按察使一員使察廉吏治皆以望重品高者爲之許各辟官屬分治其事如此則權一而事治其利一也官省而費輕其利二也凡此十說臣皆推原陛下仁聖之美意修廣今日已行之良法于當更之時順民悅之情定一代之典爲萬世之利至於事之緩急行之先後法之緻悉儀蒙萬幾之暇留神聽覽或有可采別其條對出自宸衷斷而行之臣非敢僭邪而觀望希寵而幸進惟欲陛下受天命無窮之福天下安陛下和樂之政宗廟永寧社稷永固臣之至願也

表

代郭守賀嘉禾表

和氣蒸蔡祥生嘉穀泰符協應慶及豐年凡在照臨孰不抃蹈恭惟皇帝陛下撫千齡之昌泰纂七聖之宏規繼述不愆躬行周王之孝生成廣覃性由堯舜之仁每推四海之咸寧不忍一夫之失所格順成于宗廟膺眷佑于皇天休順大臻嘉祥並至惟農者爲政之本而禾者得時之中上以供乎粢盛下以足乎民食秬圖發秀匪同異畝之耕薆穗標奇且應充箱之實因將承福基于億載光瑞牒于前圖臣遠守遠藩預聞盛事竊仰聖朝之慶將圖國用之饒欣頌之誠倍越常品

代郭守謝復職表

代言西掖詞藻非長蠟守東州政經無狀會逢恩宥海復官資進升清切之班莫稱便蕃之命謂隨旋至歲與閏并竊以典謨訓誥之書自唐虞而始見禮樂文章之政更秦漢而弗全洪惟治朝大興儒學稽寶圖而創制昭景聖之雅文登延侍從之臣祇若祖宗之訓鋪陳帝制宣昭聖謨況先帝丕顯之攸居實方今紹述之所本列職禁近得預時巡如臣者憂思餘生江湖末系學類弧而無用性匪石而不移守道衡門每有終身之志觀光上國偶爲多士之先再試有司始階仕版開陽州掾叨貳學官緣坐能官棲遲赴

詞謀以不廣之誉寖蒙上聖之知辟雍英俊之圖濫居師席學制教化之首參預官聯兮使事而復留階郎曹而被選以至執筆柱下掌誥省中歲踰九遷蹤無一得皆由神聖之選不緣左右之容才分叨踰言章果及終蒙容眷尚畀州符曾未期年盡還故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廣大雖過必容日月照臨無幽不燭察臣文采不足立身無他憑臣樸忠有餘事君盡己故因鴻漸躐進華資持斧從班望堯階而難遠分符都寄奉漢詔以惟寅報稱實難糜捐無所

浮沚集卷二

經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道本無名所以名之曰道者謂其萬物莫不由之也萬物皆有太極太極者道之大本萬物皆有兩儀兩儀者道之大用無一則不立無兩則不成太極即兩以成體兩儀即一以成用故在太極不謂之先爲兩儀不謂之後然則謂之一陰一陽者不離乎一也謂之道者不離乎兩也所以太虛之中絪縕相盪升降浮沈動靜屈伸不離乎二端散殊而可象者爲物物者陰陽之迹也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清通而不可象者爲神神者陰陽之妙也故曰陰陽不測謂之神不測則不可謂之二成物則不可謂之一二即一而不離神體物而不遺見此者謂之知道體此者謂之得道然是道也夫何遠之有哉繼于善者進乎此矣成于性者復乎此矣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又曰性無有不善夫善者對不善之稱也可欲者對可惡之稱也無不善則亦無善之可稱無可惡則亦無欲之可稱是知失性者天下之不善也不善者天下之可惡也得性者天下之善也善者天下之可欲也然則人之有善皆得乎性者也人之有不善皆失乎性者也苟能食則見善于羹坐則見善于席立則見善參于前在輿則見善倚于衡顛沛必于善造次必于善

相繼無間。不離于道矣。善既純一。則無不善。不善既無。善亦不立。成于性者也。成于性則無不全也。無不盡也。然而命于陰陽者。氣質之稟不同。則昏明之性亦異。成性于仁者。以斯道謂之仁。斯道非不仁也。然仁不可謂之道。成性于知者。以斯道謂之知。斯道非不知也。然知不可謂之道。皆其成性之不同。所見之不周。猶伯夷得聖人之清。柳下惠得聖人之和。非不善也。然不可謂之大成。夫一物之中。皆具一道。一道之內。皆具陰陽。不能盡其大心以充其性。遂以小見爲大道。止于斯。良由生稟之或偏而不知學。成學之不至而小成。此皆賢者之過。所以君子之道鮮也。至于天下之民。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道者。朝作晝息。渴飲飢食。無非道者。然而察其聲音鬲鬲。目視眴眴。有生而已。終身由是。曾不知洒掃應對之妙道。而耕稼陶漁之可以聖也。是豈道之遠人哉。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此皆不肖者之不及。所以君子之道鮮也。夫所謂君子之道。中而已矣。或偏于仁。或偏于知。過乎中者也。日用而不知。不及乎中者也。太極即中也。中即性也。太極立而陰陽具乎其中矣。性成而陰陽行乎其中矣。是故易之爲書。陰陽之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是者。然而得所謂君子之道者寡。而過與不及者多。此孔子繫辭所以明一陰一陽之道。而深嘆夫君子之道鮮也。雖然。萬物負陰而抱陽。謏聞且無道乎。反身而誠。斯得之矣。此所以天下之人不可自棄。而學易者不可以不盡心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曲禮者。禮之全曲者也。大則簡。曲則詳。然曲能有誠。至于純化。豈有二致哉。故其爲禮者曰。毋不敬。所以戒夫人之不可以不敬也。蓋敬者。君子修身之道也。所以閑邪而存其誠者也。敬斯定。定斯正。正者。德之基也。傻斯怠。怠斯邪。邪者。德之賊也。古之人相在爾室。不愧屋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何所不用其敬哉。儼若思者。非思也。凡思者。其心必有所止。心有所止者。其耳目視聽。必有所忘。蓋其心定者。其容寂。此儼者所以若思而非思也。古之人知止而慮善。恭默以思道。此有思者也。而郭子綦之隱几。嗒焉似喪其耦。顏淵之坐忘。黜聰明。墮肢體。此無思者也。無思者。天也。有思者。自人而之天也。古之爲道如此。安定辭者。易所謂易其心而後語也。蓋一辭之不中。皆心之過。孟子所以謂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而頤之養正。君子所以慎言語。是以存于心者。既見乎辭。致其辭者。亦可以知其人也。此三者。禮之大節。君子學道之要也。自天子達于庶人。自修身至于爲天下。莫不一于是。故敬則無敢慢。無敢慢則民莫不愛。儼則人望而畏之。人望而畏之。則民莫不敬矣。安定辭則其言善。其言善則民莫不應矣。敬也。儼也。安定也。舉乎其上者如此。所以安民之道也。愛也。敬也。應也。措乎其下者如此。民所以安之之效也。匹夫而有此。必有安民之術。天子而有此。必有安民之事。故曰安民哉。

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君子所以知天者。知其性也。所以事天者。事其心也。性之不明。心之不存。則在我者與天不相似。故有長傲以悖天德。從欲以喪天性。所見者小。則其志易滿。天道虧矣。所慕者外。則其樂易極。天理滅矣。人之所以爲人者。天也。失其天。豈可謂天之人乎。此其喪精失魂。皆可哀之民也。原夫凡人之所以有傲者何也。

以其有我而已矣。以我爲我。則彼爲之對矣。彼我既分。勝心生焉。強此而劣彼。此所謂傲也。彼既自彼。我既自我。傲且不足以輕彼。適所以害我。是心也。且不可有。況可長乎。若我既無我。則彼亦無彼。何傲之有。彼有大傲者焉。傲睨乎萬物之上者。是也。是傲也。非世俗之鄙心也。道獨尊而無對故也。凡人之所以有欲者何也。以其有物而已矣。以物爲物。則我爲之役矣。物我既交。愛心生焉。忘己而徇物。此所謂欲也。物既自物。我既自我。欲且不足以蓋我。適所以喪我。是心也。且不可有。況可從乎。若物既無物。則我亦無我。何欲之有。彼有大欲者焉。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是也。是欲也。非世俗之鄙心也。道無心而不留故也。志固不可滿。而凡人之志所以可滿者。所志者利也。其志在利者。利得其志必滿。志滿者必驕。由志道者觀之。不亦陋乎。故大志者。古今不可以爲限。固不可滿也。樂固不可極。而凡人之樂所以有極者。所樂者僞也。故所樂在物。物得其樂必極。樂極者必淫。由樂道者觀之。不亦鄙乎。故大樂者。天地不能變。萬物不能易。固不可極也。然則斯四者。爲之小者。必可謂之小人矣。爲之大者。必可謂之大人矣。君子之學。去其小者。存其大者。如斯而已矣。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無求勝。分無求多。疑事無質。直而勿有。

君子之于學也。能親賢。然後能明善。能明善。然後能至公。能至公。然後能無累。能無累。然後能自立。能自立。然後能與人。能與人。然後能善世。此學者本末之序也。天下之人莫不善也。賢者先得乎其善者也。故其溫良可親也。其威嚴可畏也。親之而不知敬。則其流必易。畏之而不知愛。則其漸必疎。易則不知善之可尊。疎則不知善之可親。狎而敬之。而不失其尊。畏而愛之。而不失其親。君子之親賢有如此者。天下之公惡。莫大乎私。天下之明。莫大乎公。君子之于人也。無私好。其所好者必善者也。無私惡。其所惡者必不善者也。故所愛者善也。不以所愛蔽于所不愛。乃天下之公好也。所憎者不善也。不以所憎蔽其所不憎。乃天下之公惡也。惟能公于好惡。故能不以一己之愛憎。而易天下之善惡。君子之至公有如此者。凡人之所以厚積者。必以爲私所分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爲度。則不累乎物。存人者猶在己也。奚積而不能散乎。凡人之所以居安者。必以爲我所安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爲宅。則不累其居。在彼者猶在此也。奚安而不能遷乎。惟其能散也。故散而不失其所積。惟其能遷也。故遷而不失其所安。君子之無累有如此者。若夫累于物者。則臨財必求苟得。累于身者。則臨難必求苟免。惟君子忘物所以立我。故不累于物。忘我所以立道。故不累乎身。內外無累。故可以得而得。無心于得。非所謂苟得也。可以免而免。無心于免。非所謂苟免也。君子之所以自立有如此者。今天下之所以好勝者。爲其不能忘我也。天下之所以多得者。爲其不能遺物也。苟能忘我而常處其弱。則人之狠者不求勝。而天下莫能勝矣。苟能遺物而常處其不足。則人之分者不求多。而天下莫能損矣。苟持是于天下。雖之蠻貊而必行。入麋鹿而不亂。君子之所以與人有如此者。君子之知。衆人之所以疑也。衆人之曲。君子之所以直也。然而君子有同天下之志而無善一己之心。故致其大知以釋其疑。使天下之疑者不疑。先質其疑。則天下疑矣。推其大直以直其未直。使天下

之不直者直。先有其直。則天下不直矣。故不質其疑。所以欲天下之皆致其知也。不有其直。所以欲天下之皆得其直也。君子之善世有如此者。凡此數者。君子之所務。而衆人之所深戒者也。故或曰能或曰毋。或曰勿語其志則一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君子之所以必莊必敬者。非所以飾外貌。所以養其中也。蓋其心肅者。其貌必莊。其意誠者。其體必敬。爲尸者所以象神。不莊不敬。則神弗臨之矣。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爲尸。故君子之坐如尸。爲齊者所以接神。不莊不敬。則神弗接之矣。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爲齊。故君子之立如之。方是時也。其心寂然而無一物。其孚顒若而無也。盡是心也。聖人之心也。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此心也。其餘日月至焉。至此心也。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心也。聖人常。顏子久。其餘暫。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學者舍是亦何所求哉。右之人何獨坐立然後如此。此特舉其大端而已也。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無須臾之離。終食之違。造次必于是。顚沛必于是。所以存心養性。大過人遠矣。此學者入德之要。不可以不思也。禮從宜使從俗。馬鄭之說備矣。

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禮者。中而已矣。萬物之至情。天下之達德也。君子不敢過。小人不敢不及。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猶規矩設而不可欺以方圓。繩墨陳而不可欺以曲直。故天下之親疎者。于此可以定。天下之嫌疑者。于此可以決。天下之同異者。于此可以別。天下之是非者。于此可以明。苟舍是焉而無以辨。則總總林林。亦何以相與立于天地之間哉。此所以有禮則治。無禮則亂也。

禮不妄設。人不辭費。

禮者。正而已矣。妄設人。非正也。辭費。非正也。何也。今人之所以妄設人者。不有求于人。必欲道己責也。人之所以辭費者。不有矜己能。必欲辭己過也。君子無求而安于命。何爲而妄設于人哉。君子不矜而過必改。何爲而費于辭哉。設以其道者。正辭也。君子有之。辭取其達者。正辭也。君子有之。說不以道。亦人之所不說。而辭之多。且游者。亦聖人以爲躁而誣善。然則人亦何取于妄設人與辭費哉。此禮所以不爲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禮者。分而已矣。居下而犯上。則踰上之節。不知下之分也。居上而偪下。則踰下之節。不知上之分也。侵侮者失人。不知人之分也。好狎者失己。不知己之分也。君子明禮而知分。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與人不爭。處己必敬。此所以作事可法。容止可觀。而爲萬夫之望者也。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天下莫不爲善。豈人人爲舜也歟哉。非也。方其爲善。其心則舜之心也。天下莫不爲利。豈人人爲跖也歟哉。非也。方其爲利。其心則跖之心也。故人不可以不爲善也。雖小善而必爲。然後能爲大善。舜之所以爲舜者。以其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從之莫

能禦也。然則如之何斯可以爲善矣。曰修身也。踐言也。修身者必敬。踐言者必忠。忠與敬者。善之大端。入德之要也。故曰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篤敬則行修矣。言忠信則言道矣。故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又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行修言道所以爲禮之質也。苟無其質。雖習于曲禮威儀之多。君子不謂之知禮。晚周之衰。天下士大夫既其文而不既其實。莊周寓言嫵媚。遂以爲忠信之薄而道之華。此豈吾聖人所謂禮云禮云者乎。

禮聞取于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君子有財以給天下之求。有道以應天下之問。其心必欲無一夫之不獲其所。而天下之人皆至于道。聖人在上則行其道。聖人在下則懷其志。故堯舜所以猶病于博施濟衆。而孔子乃于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豈取人而往教所得周哉。蓋取人則失己。往教則枉道。聖人中道而立。使天下之人皆得取于我。而來學以求正焉。則已立而給不匱。道大而應無方。然後天下之人皆得預被其澤。而有足者咸可以至于斯。此禮所以在彼而不在此也。

文之以禮樂

孔子曰。立于禮。成于樂。孟子曰。禮者。節文斯二者是也。樂者。樂斯二者是也。君子之爲人。不惟率性守質而已。固有禮樂以文之也。今人有大其居者。知丹臒之爲麗。則必塗其垣。翬然後謂之富室。有愛其身者。知衣服之爲美。則必飾以組繡。然後謂之備服。此庸人匹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修性學道。皮不能焉。豈禮樂之不及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容莫大于不足爲。不能爲者次之。不足爲者曰。禮與樂者。人之文也。吾將遊乎天而皆不足爲也。孟子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是也。不能爲者。孳孳焉。拳拳焉。守一善占一藝以終其身。則其無咎也亦有間矣。彼之自絕于禮樂者。其學蓋出于老氏。齊其上下。等其君臣。漠然欲置天下于無而人之所以相生養之道。與其所以懽欣交通之情。皆不若相忘之爲愈。此其寡恩于禽獸也。甚矣。嗚呼。胡爲學聖人者。反樂此之異哉。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之勇。冉求之藝。所守一善占一藝以終其身者。雖然。禮樂非有異于人之性也。學者止于道焉而已。性者。道之質也。禮樂者。道之具也。上焉者生而能之。中焉者學而能之。下焉者勉而能之。及其至也。皆謂之成人可也。然則聖人豈異于人哉。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嗚呼。孔子之生。所謂不幸之幸者也。不幸而生于世衰道微。終以窮死。復幸而得賢弟子。有顏回者。師其道于當時。有孟軻者。師其道于後世。而聖人之道。庶幾乎有傳。雖然吾嘗謂爲顏回者易。而爲孟軻者難。揚雄所謂在則人亡則書。其說蓋亦未盡也。嘗夫見龍而象龍。與不見龍而畫之者。形容具存。而耳目可及。故象者易爲力。若夫目之所未嘗見。耳之所未嘗聞。而區區求諸有無之間。而擬其形容耳目者。難爲功也。雖然聖人之道。言所不能傳。而非言亦無以傳。是故善學者。因其言而求其心。躍然有得于中。然後合之于聖人之道。果無以異也。而後爲之。是亦聖人也。故見而師之于當時者易。聞而師之于後世者難。

知其難而能難者。後世有孟軻一人而已。孟軻。其知孔子者也。故其言伯夷伊尹柳下惠。以謂皆得聖人之一偏。而獨推仲孔子爲集大成。又從而爲之辭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故言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則皆之以力。孔子之集大成。則譬之以巧。蓋巧者能中。而力者能至也。夫射者期至于的也。有力者皆能至。其在東西上下。未可知也。惟巧者能中于的。故孔子之道。無可無不可者也。伊尹伯夷柳下惠之道。或清或任或和。皆東西上下者也。孔子之道。聖人之中也。行之萬世而無弊。伯夷伊尹柳下惠。聖人之過也。天下之賢者行之而無弊。不肖者行之而有弊。天下之智者行之而無弊。愚者行之而有弊。其中者。常道也。其過者。權道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爲後世也。深。孔子之爲後世也。大。其立教異也。其心則皆聖人之心也。故學者必明夫聖人之心。此不可不知也。

浮沚集卷三

策

兩漢興亡

愚嘗謂國家之興亡。天也。非人所能爲也。一歸于人不可也。雖然。因是人之言而興。則是人之功也。因是人之言而亡。則是人之罪也。一歸于天不可也。攷諸兩漢之興亡。則斷可知矣。何也。夫西漢之興。始于韓信之一言。其亡也。始于張禹之一言。然而西漢之興亡。亦非二人者能爲之也。東漢之興。始于鄧彪之一言。其亡也。始于胡廣之一言。然而東漢之興亡。亦非二人者能爲之也。請捨其說而備言之。夫漢興之初。劉項雌雄之未判。高祖猶豫而未決。得韓信一言。遂任武勇。封功臣。決策東向。傳檄而天下定矣。世祖□得二郡之助。而衆兵未合。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策入關。向使從其言。是委成業而隨不測。漢之爲漢。未可知也。鄧彪廷爭光武一悟。而大功立矣。夫二京之興。是二人之力也。孝成之世。日食地震。災異洊臻。吏民上書。皆言王氏之盛。張禹以國之元老。天子猶豫。弼亮乘而下問焉。禹乃私己提綱。不斥言其弊。反引春秋之事以爲說。王氏既固。而漢祚之基。絕于此矣。竇帝之沒。建立之權。係于大臣。胡廣以國之宿臣。朝廷倚重。不從李固之忠言。而苟合梁冀之邪謀。昏主立而漢室衰矣。二京之亡。此二人者。實任其責也。

故曰由是人之言而興。則是人之功也。由是人之言而亡。則是人之罪也。一歸于天者非也。然而兩漢之興亡。雖因是四人者。而求其所以興亡。蓋亦久矣。周之於穆不已。詩人以爲天之命。夏禹之立啓。孟子以爲天與之。則夫社稷之興亡。豈一人之力哉。且以秦炎其鹿。天下共逐之。智者用其謀。勇者用其力。人人皆以爲可立取也。陳項之鋒銳不可嬰。高祖非有祖宗積累之休德澤施于民之久也。然而奮衣提劍。七年而成帝業。成功之速。抑何由而致之哉。新室之亂。盜賊蜂起。綠林山谷。磨牙搖毒。以相噬螫。世祖之興。語其才。非若高祖之英雄也。語其謀。非若高祖之洪遠也。然而奮臂一呼。四方響應。昆陽之役。一衆而天下爲漢。宜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者。此豈一人之力哉。及其衰也。西京自成帝。而東京自桓靈之後。庸君繼出。禮樂政教。不足以維持國家。恩惠德澤。不足以浹洽生靈。委政外家。權臣擅命。因緣積習。以底于亡。其間略無一君聰明睿斷。爲之扶衰振朽。此又豈人之所能爲哉。故曰國家之興亡。天也。非人之所爲也。一歸于人不可也。雖然。人臣之言。不可不慎也。兩漢之興。後世必歸其功于韓信鄧彪。故讀其史。則有深嘉而慶歎者矣。兩漢之亡。後世必歸罪于張禹胡廣。故讀其史。則有憤激而謾罵者矣。皆不可逃于後世也。嗚呼。人臣之言。不可不慎如此。昔唐高宗之世。韓房易奪大臣不從。李勣以老臣輔少主。天子委誠取決。勣乃畏嫌從而道之。武氏奮而唐之宗族。殲滅殆盡。國祚幾絕。議者以歸于一言喪邦。此張禹胡廣之類哉。然而國家之有是事也。是人也。亦天之爲也。故學者讀其史而泥其迹。亦何異于指蓬爲魚哉。愚所以推其意而併以獻焉。

風俗盛衰

今之天下。古之天下也。一何異于古乎。古之民。今之民也。一何率于今乎。豈九重容聖。不迨堯舜禹湯之隘。而二府登賢。非禹稷皋陶之盛耶。然則十八路之地。數百州之民。食廩實而禮節成。宋治既庶富而教化或未及。積習之俗。未革于忠厚。漸漬之風。尚溺于偷薄。將誰責之而可。百里之縣。未得其令也。千里之郡。未得其守也。是以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而民之利害。壅于上聞也。則雖吾君吾相。相與願治之勤。藥病下民之未盡知也。豈非爲吏者鄙不足以推君之治而致之民。則所以治者未必治歟。嗚呼甚哉。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于爲善。習見惡則安于爲惡。郡守縣令。民之師帥。而風化之所瞻也。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攷自載籍之傳。其治道之得失。習俗之美惡。流風遺烈。百姓猶有存者。故太王好仁而邠之人貴恕。僖公好儉而晉之人嗇粟。燕之人敢于急召公之道風也。朝鮮之人至于有禮箕子之教也。長轡鄙好且變鄙俗。紫衣賤服。猶化齊風。故聖人之于仁義深矣。其于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趨之。至于久安而成俗也。故三代御俗。有風化。有法制。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汙者修。悍者愿。躁者寧。農莫不以力盡田。賈莫不以察盡財。工莫不以功盡器。士莫不以道盡學。此風化之至也。分地以建國。度土以居民。正井邑。均賦稅。宮室器用各有制。衣服飲食各有度。此法制之行也。風化所以勸民之心。法制所以定民之志。法制立而風化行。故廉恥興而忠厚之俗成。蓋爲太平垂祀八百年而傳三十六王。後世雖法制之去而暴君汙吏毒民以苛刻。民有畔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欲爲亂。則思先王之義而不敢作。蓋其所

以宥民者深。而禮義之風未衰。廉恥之心未盡也。後世欲治之主。圖所以治天下者。莫不有法制。亦莫不有風化。然一授非其吏。則刑罰勝而仁義之道不行。故法制壞而風化不宣于下。國異政。家殊俗。貿諠所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爲者此也。故有偏舉之政。有不勝之俗。得良吏則敦厚之俗勝矣。得健吏則簡儀之俗勝矣。得貪吏則盜竊之俗勝矣。得酷吏則忮暴之俗勝矣。故盜賊所以未息。刑罰所以未省。庸吏擾之也。欲善俗莫若擇吏。然良吏之所施設。則各論俗而尚教。奚必同條而共貫哉。若堤遂爲渤海。首率以儉約。文翁爲蜀。先化以學校。南陽好商賈。召公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霸化以爲厚。若是皆救民風之失。起不舉之教。何必華山之驟耳。然後行遠乎。竊惟今日之弊。豈無若是數人者。足以治天下。而郡縣薄曹期會爲務。而風俗壞敗。則因循而不爲慮。此所以積習之俗未革。爲患厚。漸漬之風尚溺于偷薄。盜賊或未息。刑罰或未省也。爲今之說。莫如除汰珪符。妙簡銅墨。以是重其任。至其黜陟亦以是。則何患乎不若三代之盛時哉。

孔門四科兩漢孰可比

皆謂有聖人之學。而無不可成就之才。然古之常人。每足以過人。而後世卓犖高才有不及焉。何也。是非出于天者不同。而所以成就之者異也。古之人其所以學于聖人者。吾不知其果何事。而皆之人皆以管仲許人者。彼乃愀然見于顏色。而甚不取之。至于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夫子路之才。不過足以宰百里。而管仲相桓公。霸天下。其功烈赫赫如此。是人也。乃揭蓋其所大者。而深畏其所小者。此其志豈不欲爲管仲之所已成者。而進夫子路之所未就者歟。蓋其學不同也。是以劉向比仲舒于伊尹。而歆以謂師友淵源。求及孔門游夏。此誠知言。故爲樂正子得聖人所學之要。孟子曰。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夫學者至于自信。則本立矣。積而充之。以至于聖人無疑也。然則士之學。亦必先正其本而成就其大。則必有大過人者矣。此孔門之學。其見于答問之間。雖循循有序。而不相襲。然自洒掃應對以上。要皆所以去其發心之害。而導夫至正之路。必使至于確然自得而後已。夫是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而孔孟之徒所尊慶者。不過四科。至于他所學存于己。亦皆有過人者。是非謂其才皆足以過人。謂其得聖人之學者。亦各因其仁智之見而成就其才。此學不傳而道不明于天下。士之智尚又或蔽于一時之俗。而激于當世之風。若西漢之尚功名。東漢之尚名節。及方之孔門四科。則不可同日而論。蓋嘗觀其名實班班爲史氏所稱道者多矣。然而齷齪廉謹。無能往來當時以爲德行。而不可方之顏閔。從容平物。遊遊二帝。當時以爲言語。而不可比之宰我子貢。附會陰陽之說。牽合異同之論。當時以爲文學。而不可比之游夏。發奸摘伏。條秩可觀。當時以爲政事。而不可比之冉有季路。又其間卓然爲學聖人者。如揚雄。蓋後之人皆比之孟子。則四科之列優爲之也。而觀迫于禍患。竹帛顏子之樂其貧賤。而著之于書。乃不如子貢之足以知聖人也。又況其餘乎。嗚呼。觀人者亦必求其所以存于心者。而不必事爲已效。若顏子之學孔子。蓋皆存心于視聽言動之間。而得之于哀樂未發之際。其所以未至于聖人一間者。特有見于所立卓爾之故。孔子已許之。可以其出處。則得其所設施。又可知矣。若夫宰我子貢。冉有。學聖人之道者也。雖于孔子之道

有所未至。而皆足以知聖人之要。故其所謂德行言語文學政事也。非後世所謂德行言語文學政事也。雖然。是數子雖不得盡用于世。得夫聖人明之以有聞于後世。故學者因以得其言而效之。若兩漢數百載間。豈無豪傑特立之士。能傳聖人之學于千百載不傳之後。不幸不得有爲于世。而又不幸不得聖人發明。而雜出于傳記。猥與下儒同流。亦不無其人。而思亦謂黃憲、徐穉子。其顏子之流。至于沈其光耀。而不得聞者。夫豈少哉。

策問

聖賢之學

問昔吾夫子居于洙泗之間。從之遊者三千人。而顏子最稱高弟。後世學者皆曰吾師。玫其志業。蓋淡如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夫子稱其賢。不遷怒。不貳過。夫子稱其好學。乃若言志。不過願無伐善。無施勞。而喟然之歎。則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若與今之所謂學者不相似。然何夫子與之同其行藏。而于爲邦之問。告之以王者之事。古人不吾欺也。遐想高風。若有不可及者。抑不知夫子之門。果何所學乎。夫以孟子之雄才卓然名世。宜其前無愧于古人。乃其所願。猶吾夫子學而所以推稱顏子。蓋嘗以爲與夫禹稷顏回同道。學者論世尚友。不可以不知也。昔人皆以子貢賢于夫子。嗚呼。賜也猶不敢望回。況于夫子哉。夫人之知人。不若自知之審。此無足疑也。而世之學者。皆曰夫子大聖人也。顏子大賢人也。而去孔子一間者也。此可以爲知言矣。然猶意其人云爾。吾亦云爾。抑不知孔子之所以爲聖者。果何道。而顏子之所以賢。而去聖人一間者。果何事。使孟子生于孔子之時。亦將並窺其說于天下乎。將果如其所願而學之乎。如其學于孔氏之門也。比德顏子。又將孰先而孰後乎。諸其皆不知其人不可也。如或知之。使後之學者。知聖人之道。將何自而入。入聖人之門。復何修而至。韓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信斯言也。聖學之不傳久矣。有人于此。猶見聖人之心。默得聖人之道。是得其傳于千載不傳之後矣。是亦吾孔孟之徒矣。此學校所以當崇也。各示所見無隱。

司徒典樂之教

曰。孔孟而上。教化一出于宜長。司徒以待萬民。典樂以待國子。自虞舜迄于成周。未之或改。豈人心固同歟。諠其書。皆聞其略矣。三教六德六行六藝。司徒之任也。直溫寬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樂德樂語樂舞。樂之任也。兩者爲教。將同乎。將不同乎。何其待之異也。抑又有可疑者。成均學之終也。爲國子者。豈皆不待下學而能立于禮乎。實則不至。顧等以成夫人之子。非先王之用心也。若聖與仁。吾夫子所不敢居也。司徒與民固遠。將躬率以正。善其耳目。且猶不可。況載色載笑。告之語言。又可乎。乃能使鄉人共進此道。其稱安在。周公必不我欺。遐想遺風。使人抱經而嘆。何其高且遠也。今諸君從事于茲。出于天子命之。亦若所謂教官之屬也。若孔孟而下。曰師曰弟子云者。乃王澤既熄之後。羣臣遊士區區憂世之所爲。私淑艾可也。不足爲今日言也。

好惡

問章子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爲之禮貌仲尼賢于堯舜而魯人以爲東家丘夫人好惡之相絕豈直爲尋常之間哉昔人有問于吾夫子者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此其爲好惡之說甚審也然而物我異觀是非相埒彼其善者曰吾所好者善也所惡者其不善也然則所謂善與不善又孰從而定之哉嗚呼善惡好惡不能定于一鄉而況于天下乎昔許劭有人倫鑒汝南之俗號爲月旦評至同郡畏其名節豪傑資其品題其所裁量遂爲盛論豈其知人之性紫明成敗之迹已驗歟【案】此下有闕文

王道

問三代以來一姓傳有天下受命而王歷數久近皆天也然而必以有道而興無道而亡是以周過其歷秦不及期由漢迄唐閱不由此昔曰興治同道閱不興興亂同事閱不亡敢問歷代之所以興者何道所以亡者何事孔子孟子言王道詳矣諸生習乎詩書禮樂之文心乎仁義道德之實達乎三王之法而覽乎歷世之道見其始而知其末聞其風而知其自敢問王道之所以爲道者何道也必有取法于斯若孔子孟子云者何事也歷世得之多得之寡者何代也損之益之施于今者何宜也詳言之無隱

孔門數子得失

問孟子嘗謂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豈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且仲尼之于二子者可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從之遊者洙泗之間闇闇行行疑者有質問者有答惑者有解失者有救親炙漸摩所得博矣蓋非特聞風而已矣三千之徒稱善七十二子又豈有頑懦鄙薄之比哉然而以由之果而有愠見之稱以求之慕而有聚斂之貪以賜之達而有貨殖之汙宰予忘父母之愛而必于短喪子貢捐道義之樂而悅于紛華數子之失古人不我欺也以爲質之不美歟則其賢又列于四科焉以爲自外入不能盡性之所充歟而孟子謂聞夷柳之風其效若此之盛豈吾聖人又或少貶耶抑古之學者人道自有攸趣未易窺較歟不然胡爲其然耶諸君仲尼之徒也于數子之得失商確之審矣明以復我

君子小人

問爲天下者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此甚不難知也自古人主亦未嘗欲用小人而不欲用君子然而卒用小人而不用君子以至于亂亡者誠亦何哉夫君子所以爲君子小人所以爲小人而已矣且以治世之君以君子爲君子而用之亂世之君以小人爲君子而用之甚哉君子小人之難知也君子于此必有道矣諸君一日從事于斯如有道人主進君子而退小人使昭然不疑于其間將何爲說願預聞焉

賈誼馬周所言

問古之人有一言而可興邦者不可以不知也漢文帝時幾至刑措而賈誼有流涕太息之言唐至貞觀米斗三錢外戶不閉可謂治平矣而馬周所建言皆切一時蓋天下未嘗無事惟其安不忘危所以常安

治不忘亂所以常治雖堯舜之爲君禹皐陶益稷之爲臣不能忘儆戒于無事之時國家承平百有餘年自三代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也然欲不忘儆戒于無事之時以防危亂于治安之日將亦有所謂流涕太息事有切于一時者乎夫賈誼洛陽年少馬周常何家客彼皆有王佐之才諸君自視孰將歎然盡亦言之以觀諸君之才之識如何其小大遠近也

學校科舉

問爲天下者莫急于得才學校所以養才也科舉所以取才也方今內有太學外有郡縣之學太學養士數千百人郡縣之學多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人不爲不盛矣而科舉三歲所取進士經非特奏名率千數百人不爲不多矣然而朝廷議者猶患人才之難夫豈養之之道有所未至而取之之法有所未盡乎將欲學校之間講所以養之之道以益今日之所未至科舉之外設所以取之之法以廣今日之所未盡亦有說乎諸君從事于斯久矣必知其說願聞其說而不以告也可乎不可

賓海榷酤之禁

問賓海榷酤之利縣官經費仰給居多或曰非三代之法此甚高之論不可行于今然而利之所在民自從之雖日殺之不可禁今郡縣斷罪犯此兩禁者日相屬也夫既曰利矣爲國者曰利吾國爲民者曰利吾身夫焉得而禁之弛之弗禁固不可也禁之已迫又將可乎蓋犯此兩禁者類皆無賴等死之人禁之稍寬則容奸而爲利迫之已甚則羣聚而爲盜此不可以不長久慮也如欲弛其禁易其法使國有歲入之常而民免抵罪之厲豈無策乎諸君生長于斯固所耳聞而目見者也其必有慨焉于心者試爲詳言之

本朝治法

問宋有天下百數十年朝無威福之臣野無奸猾之奸內無宦豎之變外無夷狄之禍自三代以來未有天下治安無事若此其久也其間聖祖神孫盛德相繼創業垂統必有可傳之法持盈守成必有善繼之事自天子詔書朝廷故事至于名臣奏議天下所耳聞而目見者也諸生有志于仕可得不知乎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試爲講之以爲今天子之獻

佛老與儒者之道同異

問近世學士大夫多引佛老之說以輔六經之旨其論甚高末學晚生尚不能知其言況能達其心乎彼其爲老者曰道先天地生吾道曾爲佛者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爲儒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吾道曾此特戲論爲勝負之說非學者之談也學者或以謂老佛與吾儒皆明一性其道同或以謂老氏廢仁義禮樂佛氏棄君臣父子其道異昔人蓋有以是三者異同爲問其爲說者曰將無同當時以爲名言夫所謂三語者果同乎其不同乎果同也則三者盍混而爲一何紛紛其多門乎果不同也則老佛之言豈得以證六經之說乎此不敏之所疑也諸子直諒多聞試爲略其立教之迹而明其爲心之道以定異同之論啓蒙未悟同于大通虛心以俟者也

孟荀揚文中四子是非

問天下之所難知者非是非之難知也似是而非者難知也似非而是者難知也孟軻之書七篇力陳仁義之說而或者疑其說時君以湯武之事荀況之書三十二篇深明大儒之效而或者疑其有性惡之論揚雄之作法言采掇孔孟學行之意或者疑其著劇秦美新之書王通之爲中說規模論語答問之義或者疑其房杜諸子無所稱述此四書者與五經諸史並行于世學者之所習也致其言與其人其似是而非耶其似非而是耶明以復我使不陷于邪說以應朝廷之令不亦善乎

浮沚集卷四

序

易講義序

易之爲書伏羲始作八卦文王因而重之孔子繫之以辭于是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而在野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細縕交感變化無窮形則受其生神則發其知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之所以定吉凶生大業也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互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八荒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于瞬息徹于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所繫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因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而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用亦未爲知易也由是得之于精神之動心術之運與天地同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然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以當知也

禮記講義序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于性非僞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遠巡遁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習于數與邀譽于人而然也蓋其所有于性感物而出者如此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于萬世之上天地與吾同體也萬物與吾同氣也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昏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于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于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因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信之薄而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致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肆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蓋其說也其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于童幼之習而卒于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其理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以從事不出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于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論語序

聖人達則化人以德窮則教人以言其窮也其達也皆天命之以成人而已堯舜湯文化人以其德者也孔子教人以其言者也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其化浸失而孔子救之由孔子至于唐千有餘歲其化浸失而漢救之由漢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其化浸失而孔子救之由孔子至于唐千有餘歲其化浸失而未嘗無救之者蓋聖人之德不可以傳而其言可以載也德不可以傳而其化行于五百餘載之間而已言可以載故雖無聖人出而中人行其言亦可以教化于天下矣由是觀焉則天之于聖人或窮之或達之豈虛言哉晚周之時先王之教既以衰息非特在上無其人在下亦無其人矣孔子不得見聖人又不得見君子與善人則在上可謂無其人矣未見剛者又未見自勝與好德者則在下可謂無其人矣上下無其人則孰能知之耶故其事君盡禮非諂也而或謂之諂其稱君知禮非黨也而或謂之黨固不可不疾也而或以疾之爲佞名不可不正也而或以正之爲迂于宋則有桓魋之患于魯則不免叔孫之毀或厄于陳或屈于衛可謂不見知于上下矣當是時內之人能淺知之者子貢而已能深知之者顏子而已外之人或小知之者達巷黨人而已能大知之者儀封人而已嗚呼可謂窮矣其窮如此亦可以已矣然猶與物紛紛役役相應以言者亦曰天命我

以其言教人而已或見其處己或見其處人或有以明其善惡之實或有以辨其是非之似或有以救其失或有以長其善或當其無事而言之或因其有問而告之或貶其所爲而稱之其言雖周旋曲折千變萬化無非爲中人而發爾是故絕之者四而衆人未能不可不知也道者三以君子之德不可不循也文之未喪將喪則任于天而已以非人力之所能爲也道之將行將廢則委之命而已以非人力之所能致也禁公不用也則其行也速去他國之道也桓子不朝也則其行也遲去父母國之道也于陽貨則不見而于南子則見焉以勢之有可有不可也于瑟悲而不見于盍子而見焉以義之有可有不可也衆之拜上則不從衆之純冕則俯身而從之以禮不可無而儉亦不可舍也使之媚己則不諾使之從仕則遜言以諾之以正不可忘而權亦不可廢也凡此之類皆可以見其處己也所罕言者利命仁而已以中人之所難言也所雅言者詩書執禮而已以中人之所可知也教之者四所以成君子之善也惡之者三所以黜小人之惡也性與天道則或不得而聞以其未能盡性以至命也死與鬼神則或不得而聞以其未能保生而事人也言其樂之所損益以修諸內者不可不慎也言其友之所損益以求諸人者不可不擇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見其處人也世之治在于得人而已世之亂在于失人而已于舜則曰有五人焉以其治在于得人也商則曰有三仁焉以其亡在于失人也不累于高名也爲于仁而已此至德也不累于厚利也爲于義而已此亦至德也故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之至德者以其篤于仁而不累于名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之至德者以其篤于義而不累于利也不上人也下之而已不抑人也推之而已好學不恥下問而謂之文者以其能下人也文子薦其家臣而謂之文者以其能下人也其志于學無志于仕不屈己之所短不揜人之所長是人所難爲也而有以與曾晳與子貢者以其能爲此也交久而不狎富有而不矜是人所難行也而有以善平仲與子荊者以其能行此也謂臧文仲爲竊位者以其不仁而無下也謂臧武仲爲要君者以其不義而無上也若此之類皆所以明其善惡之實也于管仲則與之仁而不可相廢也以申根爲非剛則剛之名不可盡而得之矣以微生爲非直則直之實不可以僞而爲矣若此之類皆所以辨其是非之似也子路能勇而不能佳則告之以臨事而懼所以欲其法也子貢能辯而不能訥則告之以予欲無言所以欲其訥也司馬牛多言而躁則告之以其言也訒所以欲其寡言也冉求說中道而畫則告之以聞斯行之所以欲其無畫也若此之類皆所以救其失也于其問也或大之或善之于其答也或然之或悅而進之不已或樂其才之可育若此之類皆所以長善也以士進而爲君子以君子進而爲賢人中人之所可致也以孝出而爲仁以仁出而爲智中人之所可能也其所欲言非教而出于六者或當其無事而言之或因其所問而告之或貶其所爲而稱之者以教之莫先乎此也蓋言賢言君子言士言孝言仁所以使人之知學也言政所以使人之知仕也知學則不失己知仕則不失人子游仲弓之問孝問仁至于爲宰然後問政則見其急于知學亦緩于知政也其言賢則告之以賢若所以使人之爲士也然弟子未嘗稱其士者蓋以士兼君子與賢則雖善爲士者固不足道也其言孝則告之以孝若所以使人之爲孝也至于弟子稱其孝者閔子騫而已孝可謂難得矣其

言仁則告之以仁若所以使人之爲仁也至于弟子稱其仁者仲弓而已仁可謂難得矣其言政則告之以政若所以使人之爲政也然于弟子稱其政者子游而已蓋以政本于孝與仁則雖爲善政者固不足道也其言賢則必繼之以不賢言君子則必繼之以小人言仁則必繼之以不仁者所以使人知仁之不可不爲也而惡之不可不去也至于稱子賤之所行以爲貴而知樊遲之所志可以爲賤也稱仲弓爲仁而又稱宰我爲不仁蓋欲人之知仲弓所行可以爲榮而知宰我之志可以爲辱故也嗚呼其所言所稱以勸戒如此之詳則其成德者亦宜衆矣然其卒也賢無若顏子君子無若子賤仁則無若乎仲弓豈其命有所成形有所適而不可損益耶亦在乎人加勉而已揚子曰有學術業無心顏淵又曰希顏之人亦顏之徒顏子賢者猶可希也又況仲弓子賤乎且顏子之所以賢者不在乎他亦在乎不改其樂也世之學者不以富貴勤其心而窮亦樂達亦樂是亦顏子之徒而已詩云今我不樂逝者其蹙學者之于學也猶可以不勉乎

晁元升集序

元祐丁卯行己與王文玉璞同在太學每見文玉誦元升安得龍山潮迎馬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之句每想其高趣恨不得即見暨識其姓字簡册後三年行己應舉開封幸中有司之選而元升實主文事是歲元升亦自濟來赴禮部因得相親遂同登辛未進士第今行己元升爲同年于元升爲同第子使行己其初不聞文玉之誦則行己雖出元升之門而亦不知有元升使行己終不出元升之門則元升雖與行己同年而亦不知有行己固知人之相知非偶然也將與元升別求元升近文元升出此編因使予跋遂以此書明日元升遂行實元祐六年五月四日也

送李商老下第序

古之所謂士者其自養也厚其自得也重其自信也篤上之人求之則必知也知之則必用之用之則必盡之卓絕者無不遇之曠闊非者無偶得之幸故在下者皆自好而可以無疑也後之世風教不明淪于流俗賢既不能自辨而上之人亦莫之察朝有混淆之風下無難進之節氣勢一去風流遂遠故高尚者謂其清勁足以激貪汚節義者謂其氣槩足以勵流俗乃始見高于當世而載之傳中以爲異後世欲有爲之君又設爲科目以進退天下之士籠取識拔之術無所不至法益密而進者益壅嗚呼士每賤矣今之由四方舉于禮部者疑人由禮部進于天子者疑人其取之不爲不詳矣其得之不爲不艱矣然而士之所以自負者如何哉上之人所以得人者如何哉古之法至簡取人至寡而賢者必進不肖者必退今之法至密取人至多而賢者不必得不肖者不必黜天下之人非不知之也謂其無以易之也嗚呼其終不可以復古乎古之以行取之也故得之今之以言取之也故失之然則非行不足以得人非言不足以取人吾于二者有道焉商老其起予哉行修而不得進言工而不見取曰朝廷之過也則非也曰有司之過也則非也曰法也士之才與業待法而爲輕重厚薄是法之過也則安足以得士哉商老起予者故其行也以此說贈之商老以爲如何哉異日吾有待

焉。

朱廷隱字大隱序

昔春秋褒郝裒曹曰儀甫。說者謂國不如名。名不如字。字君子之美稱也。所以表其德之實。而發揮其名之義也。同舍朱君。以廷隱其名。深甫其字。若與夫名義違而不得以表其實也。蓋嘗聞隱之說矣。有所謂大隱者。有所謂小隱者。所謂大隱者。非謂隱其身而弗見也。隱于朝。假其位以行其道者也。夫有志乎救君澤民。而于貴賤得失則裕如。弗爲利害。古之有道者。未嘗不以是爲心。此得廷隱之義歟。朱君在太學諸生中。經義明。行義修。又嘗以經濟策著之成書。落落數萬言。皆能別白古是非。區處當今利害。而不爲時學之禍借。苟取世資。允能有志于隱之大者也。于其所學如是。而求售于有司。累進弗遂。吾恐不能終成其志。輒悼進取之艱。而翻然樂林藪之逸也。故字之曰大隱。既以表其德之實而發揮其名之義。且以佐其志而進也。古之人名之必可言之者此也。行己與君出相從。入相友。于其稱也。必以正焉。義也。敢以是爲請。元祐二年夏六月丙午序。

儲嗣中字序

人學然後知道。知道然後善學。博于古今而不知道。謂之善學。善于辭章而不知道。謂之能文可也。而不可謂之善學。然則如之何斯可謂之學乎。在于明吾之善以誠吾之身。明然後知道之爲道也。誠然後知道之爲道也。由公之學。以達公之明。以達公之誠。其有不至于道者哉。古之聖人。皆由乎道。舍是其無適矣。宣和四年九月一日。

李擇之字序

予友李純如之族弟。自蜀來。將補太學生。乞名于其兄。其兄名之曰擇。又使予爲字。予字之曰擇之。擇之之兄與予處。未嘗見其過。蓋能擇道而居之。擇交而交之。言必擇而後出。行必擇而後行。善無小。必擇而爲之。惡無小。必擇而去之。故能若是也。子必是而擇之。亦庶幾其寡過矣。勉之哉。

送劉景通序

余有友者十四人。皇于禮部者十人。禮部第其可進以名上于天子者。春鏡長萬頃。歐陽既翫士說。五人者。皆其才力自可以致功名。取富貴。一科目不足爲道。不幸而躓于禮部者五人。余弔之者一人。則李鷹方叔是也。賀之者一人。則吾子是也。方叔之學既成文。既工而窮北家貧。無父母兄弟可以爲樂。蓼然如人營汲覓一官以養妻子。以顯父母。以行其志而不可得。此非有以不若人也。此而後可以言命也。故余弔之者如此也。吾子年最少。二親富于春秋。兄弟無故。不身營衣食。以優游文藝間。人生得如此樂者能幾哉。吾嘗以爲人必有所艱難勞苦而後知道。安貧賤而後享富貴。如天使吾子于此既得之。則其進未可知也。既未得之。且能不爲淺人者戚戚慼慼有司。非同列負抱其業而歸。以益進其所未至者如此。則其進豈易量哉。故余賀之者如此也。余遊京師今六年。百無一得。且受于天者有不可移之愚。不能伺候時俗。可否。獨知古人爲墓汲汲于前修之言。惟日之不足。謂不得于此。必有以取聞者。以是齷齪齷齪。

不與世俗合。至于醫者聆其聲音而翔笑之。聾者見其狀貌而通侮之。雖百此顧自信益厚。終下爲是易操。此皆吾子親見之者也。顧余心之樂者爲如何哉。所以自負者爲如何哉。去年秋。從試于有司。進既不獲。固竊喜之。謂天其必有以大異于我者。則益進吾道以迎受之。古之大有爲者。未嘗不如是。則吾何爲遽戚戚耶。此余之志也。今又將進于子矣。吾子以爲如何哉。吾子顱乎其形脩。溫乎其辭順。才楚楚而志卓卓。吾知其不爲塵埃中人也。要當進于其大者遠者。則必淵淵浩浩。無愧千古人而後可也。則矣之乎。彼安知其不得之于此耶。故有以弔方叔者弔子。而子信之。則其進余不敢知也。以余之所以自喜者。爲吾子之賀。則余之心也。所以望于吾子者也。吾子以爲如何哉。鄙之人有以弔子者。亦必以是謝之曰。盍爲周子賀也。

送強應物序

吾之病在好強人以善。人之惡余者。獨不察余心也。讀聖人之書。則行聖人之道是也。今之人將取利于聖人之書。反顧聖人之道。邈若胡越。不相及。此又何哉。余之心蓋欲人皆至于聖人之道。而無苟夫世云爾。今則又將強于子。夫昔也吾與子未嘗有一朝之好。過子于槃子之室。子必以余爲可語者也。其行也。謂余言。余將不言。是以余爲簡子也。言而不實。則于余心有歉然者。余且言之。其好之甚惡之甚無慊焉爾。子且謂無鹽嫫母。塗以朱鉛。飾以翡翠。而毛嬙西子。蒙以廁艾。被以縕絮。則將以爲孰美乎。是必曰毛嬙西子美也。毛嬙西子而美。是天下之美。果不在外也。士之學也。何異于是。學病乎不篤。不病乎無實。病乎無實。不病乎無名。若子好名者也。以充其實。則其發也光。欺人以借譽。徇人以飾僞。以掩惡媚世爲得以不矜細行爲能。賤丈夫之事也。孟退而自省。其于聖人之道。爲是乎。爲非乎。而後行之。退之曰。內不足者。急于人知。惴惴然有蹙蹙。厲四鄙。余嘗取以爲戒。夫天下之人。皆可以爲賢。皆可以爲聖。其志不遠。則其求道不深。道不可一日成也。求之深者得之多。得之多者發之易。子欲以道勝人乎。嘗夫一夫之強。百人之弱。而相與圍。一人雖強而必困。百人雖弱而必勝者。其實之有衆寡也。子行矣。厚而實。吾見其益之而是于心。言之而是乎口。行之而是于身。揚之而是于名。不求勝于人。而天下之人莫能勝。夫人亦在勉之而已矣。

送何進儒序

曾子之後有子思。子思之後有孟子。曾子于仲尼之門。最爲魯鈍而朴野。然仲尼後能傳聖人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耳。曾子之學。見于孔門弟子所記者。論語是也。乃若孝經。孔子爲曾子而作也。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曰有。又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養。蓋養志也。非養口體也。聖人之學。自灑掃應對。以至入孝出悌。循循有序。故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後世學者。大言闊論。往往以孝悌爲君子易行之事。若不足學。而以道德性命之說。增飾高妙。自蹈其身于堯舜之上。退而視其閭門之行。有悖德者多矣。若人者。其自欺者歟。其視曾子。獨不愧乎。永康何君進儒。侍其親。致政而歸。告人曰。吾少不敏。不知事親之道。吾歸。將思所以供膳羞珍好。棗石百物。間思居安否。欲食寒煖之節。以順適其

志意安車几杖出入閭里訪故舊朋友具酒食燕樂後生小子致德問業相從往來載色載笑如是以盡其親之歡則吾之志庶幾無憾余聞喜而歎曰幸哉有子如此上可以無愧竹子而進于聖人之學將不已者也然余之說曰孔子嘗語竹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竹子曰唯門人問曰何謂也竹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聖人之語道亦至矣竹子得之于一言之間欣然而解竹無觚滑此與顏子于吾言無所不說亦何異也然則竹子之學乃至于此豈聖人窮理盡性必本于孝悌而然耶抑竹子魯鈍朴野其受道之質與衆人不同乎進據天性好學敦厚而疏通其受道之質過人遠矣今也又能思事親之道以自盡其他日學問將進于竹子無疑因其行以贈別

新修三門檀施名銜序

理有默定之分事無適然之合人之所作乃天之所爲物之所起乃時之所至古今一道上下同流是故逆數可以知來前識以之垂記符節之同毫釐不忒學有永嘉郡之支邑壖安縣之閩心普安禪寺者肇基乾符錫名大順始自杉坑遷于西隈山名龍就案號三台前峯城列後岡屏峙林檜環擁氣象豐隆真達人之道場慈心之福地也國朝隆平戊戌僧日廣昔悟既盈益以前基爲之重門以限內外遠三十年草創未完前管勾僧者道珂選于徒衆得師奕祖嗣幹其事永嘉俗故樂施然方處城邑開闔搘榜大書廣事供設以張聲勢矧此幽墜寂寥之地以修默施不加之檀哉故奕祖斬斬累歲不能有成一日喟然南遊莆郡行次長溪蓋未累劻邑承許公得之欣然若有宿契出俸二萬邑人聞之莫不喜捨于是得錢三十萬以歸求材僦工不日而就巍然雄麗映冠山谷望之者愕視天宮由之者恍迷華藏莫不合掌肅恭歎喜讚歎夫以數百年之基創至珂而加闢僧奕祖之營造遇許而乃成天人相因時物竝至事若偶然理宜定數略誌檀施之姓名以紀歲時之符資益緇姑于政和元年孟冬落成于八年之孟夏許公名邦字邦直永嘉橫陽人學行官業皆有稱述其餘名氏列諸碑陰以詔後來

記

介軒記

佛者安時遊喧于嶧水之上得拳石之地爲之居名曰介軒其游故墨屬予爲記予曰盍如何盤曰斯人也厭世俗之煩混樂山林之清虛脫講席而勿顧蓋幽人之與俱獨一軒以寄傲將終身而不渝予曰是道也節士之所守而通人以爲癡者也且夫彼佛之徒識心達道則有無同體喧靜一途峯然之石有大地之載蝸然之室有四海之居廓然獨立而萬物不能易也死生不能變也豈非所爲介乎盤曰唯唯吾將命請進于斯于是敍而爲之記

閱心普安禪寺修造記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吾于小溪得僧顯琛焉小溪蓋隸于溫州東甌領陸行三十里至陶山自陶山江行五十里至瑞安縣由縣乘平河北行七十里至州居民遠僻依山生活地褊艱食苦作以自給故

其民敦重信義愛惜生理不肯爲鬬訟以干州縣琛處其間和樂慈惠信于一鄉鄉人愛而不狎敬而不疎熙寧九年吾家始得吉地其鄉爲二墳與琛之居相望蓋所謂閩心普安禪寺者是也由寺而南循山西行三四里是爲周灣吾祖葬焉由寺而南渡溪西南行四五里是爲燥原吾母葬焉周氏子孫歲時來省二墳必見琛琛謹視二墳不以利焉而以初吾祖父葬時祖母年已高嘗語琛曰婆子亦不久于世矣他時殖嘗此土幸歲時臨視以慰幽魂越數年吾祖母果棄養遂以合葬于祖父之墓琛能不忘其言凡時節朔望必與其徒設香果茶湯雜作佛事墓上鄉民因之往來奠謁遊觀不絕至今數年遂爲故事而琛每至墓上與周氏子孫數數泣下蓋天資仁慈人也元祐八年某侍親歸者蓋下于是蓋去鄉里仕于王朝者已十數年而琛年方六十餘尚強壯無恙訪其居非昔之比琛揖吾父子由新路登白雲亭循坂而上入門又循西廡觀僧堂登方丈覽左右軒復下循東廡而南視厨倉庫院觀新鑄鐘訪其弟子道珂之室琛曰是皆顯琛與道珂十年之勤昔之敝者更新矣昔之庳者更崇矣今之所完昔之所缺者也今之所有昔之所無者也居者獲安而遊者起敬以示後人可無述乎且琛也老幸可以休珂才能主寺事珂不敢以辱尊公大筆敢屬之吾子以幸吾門嗚呼是不可以無述也惟琛之慈惠故人之從也悅惟珂之強敏故事之成也易彼其完且有矣亦既崇且新矣而琛也獨能不居其成雖曰未學其遠道不遠矣故吾以謂慈惠者德也強敏者才也不居其成者道也合是三者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是爲述

浮沚集卷五

書

代上執政書

某聞居上位而不援乎下則賢不可得而用居下位而不求援乎上則雖賢而不獲用使仁人君子無意于天下則上下不相爲用可也苟有意于天下如之何見賢而弗用與其身自賢而弗求其用哉某誦斯言久矣未嘗敢聞于人恐不知者以爲好大而欲人之尚己也夫好自大而取尚于人君子之所不爲某雖不敏顧舍所學而願爲之乎然今日特有獻于閣下者以閣下可以聞此而某亦可以無自疑乎此也閣下以道德相天子拔取天下之才其爲太平而天下之吏奮然各自洊厲以俟親萬一如飢者待哺勞者乞休且不知其幾何人此其志豈無望于閣下哉而某之遲鈍不及事未嘗敢赶執版趨進于左右又無當世顯名在人耳目迺欲卒然以尺一之書自別于衆人而求閣下之知遇某雖自信不疑已使閣下何從而信哉然某未嘗言安知閣下之必不信也某自少時讀書應舉粗爲有志于其大者未嘗碌碌隨時俗上下得官十餘年困于奔走薄書之間無所效其長然某亦區區不敢廢職而亦不敢以謹職爲能閣下試度某之志與閣下之事孰先孰後哉昔舒元輿皆上書自薦于唐文宗當時執政不察其心遏以

浮誕爲慮至今有讀其書者爲之太息某之事實類此然閣下之賢不可與李宗閔比也讒明蔑器堂下一言叔向親援其手曰子如不言吾幾失之矣夫言之不可以已如此且以某之不肖方拙而寡與苟不自言其誰爲某言哉故某不避狂易之誅而以聞于閣下也閣下以爲如何哉干冒鈞嚴伏地待罪

權樂清上韓守書

竊惟人子莫不欲孝于其父人臣莫不願忠于其君而其勢有得行有不得行者何哉盍子之于父親也近也故其爲孝也莫不得其所欲臣之于君尊也遠也故其爲忠也有未必獲其所願是以古之君子在畎畝而不忘居江湖而有懷誠以樂其道不若親見其君之爲堯舜著空言不若行事之深切著明此所以伊尹幡然仲尼遑遑馬遷留滯而嘆息也某生五十一年而秩未離乎九品仕二十七載而官僅書乎四考其于賢能可謂至卑矣其去堂陛可謂至遠矣然而願忠之心豈不亦欲與夫朝夕左右侍從之臣同效其尺寸哉獨以其分有所局而其勢不得通雖有吾身親見之志與夫著于行事之實將何所施乎所以蹐蹐涼涼徒竊嘆于周南而長興懷于魏闕孰吾知者今乃幸以攝事小邑獲預應奉因得效其尺寸之勤乃若高官大職願豈敢望哉年衰志闕無所可爲獨欲終老海濱幸其區區之願爲鷦鷯之巢一枝而足偃鼠之腹勺水已盈自度智能不過一邑一曹得與役屬以勤享上官卑而志同職小而忠一左右侍從之臣承命于上趨走服役之臣效力于下上下相濟小大不遺此事所以成而分所以定也某昔者竊名嘗出先德之門而筮仕之初于今太守爲同僚之分以是螽緣因得自列伏覩高明憐其故家之舊物而采其願忠之誠心不憚一舉手之勞以置于一枝棲息之地他日補報未必在衆人之後也

上宰相書

某聞人臣之事君也不敢有其身君命之進則進不敢私其身後之君命之退則退不敢愛其身先之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行尊者之賜卻之爲不恭況君命之進乎侍于長者問日盡暮則退欠伸撰杖屨則退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況君命之退乎然而君子之進也每難其退也每易易于不爲而難于有爲故也不爲義也有爲行其義也故曰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某少負鼠疾不樂通物泯然居閒竊慕存心養性之說于周孔者佛無所不求而未嘗有意于進取閒者父兄命之嘗試以其所知寓于有司之間或者不以爲不可遂舉仕版辛未庚子蓋三十年矣或遷或能纔皆四考何其進之少而退之多乎豈不曰命之進則進命之退則退不敢私其身而爲之進退歟今也行年五十有四髮患病苦齒髮衰矣方寸亂矣少壯不力老將何爲而閒下過聽猥蒙收錄進之吾君不以其不肖無堪置之學士大夫之列被命之日不義十人不卜于神舍其閒居安業之私幡然有行不敢以速進爲嫌誠爲晚遇得歸而不敢有其身故也且士方畎畝不忘致君獨安昔之不爲今不可以有爲乎閣下二十年間再秉鈞軸天下之士莫不以煩而進成就功業而某方以疾故退居田里乃今獲遇雖樸檄不足比數然亦豈獨不欲効其尺寸以行其所知哉惟今百度完具四夷賓服上下恬熙內外無患治安無事矣然無事者有事之所慮也古之聖智之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雖虞舜成周之盛時未嘗不兢兢業業以相警戒且今任天下之重者獨

不在于閣下乎不知閣下以今爲樂歟亦以爲憂也以爲憂則君聖臣賢優游無爲上下同樂方享太平何有于憂乎以爲樂則盧近之遠審風之自忽不在大禍生所忽未可以爲樂也賢者之謀國如醫者之治病五臟六腑不可偏勝偏勝則患生今天下之勢不有偏勝者乎疾之所起必有標本治其疾者必先其本後其標今天下之勢不有急于先者乎閣下以不世之宏才可久之大德超自然豐至于今日遠事三主始終一心豐功偉績昭煥今古所更多矣所知審矣伏自建立以來良法美意皆酌今而可行民俗國安皆利便而可久然而更有異志之變更因之旃更之玩弛盧其所可憂先其所當務得無復有蹉廣其未究者乎得無復有當務其偏蔽者乎于是時則又緩急之勢先後之序不知其勢者不可以有爲也不知其序者不可以有爲也非閣下之智足以知之才足以任之勢足以行之其孰能與于此哉所以方今天下有志之士無有大小無有遠邇無有親疏皆欲輔助閣下以起太平偏勝之勢以圖今日急先之務在閣下益廣賢路以收實才更定法度以救時弊天下有志于斯者舍閣下而無適矣舍是而之他者皆非爲國計者也故助閣下者忠臣義士之所願也閣下收之則爲朝廷之用舍之則爲他門之用矣爲他們之用者閣下以爲安乎爲朝廷之用者閣下以爲安乎閣下之用舍朝廷之安危也人君之職在任一相一相之職在任羣賢自古未有得才而不治者亦未有不才而治者也天下之治亂在于法度之善否法度之善否在于人才之得失人能爲之人能壞之人能修之未有出于人而人不可爲者獨時有險易才有智愚智者可以濟其險愚者可以行其易雖曰威功則天而不可曰天也人不可爲也所以知其可爲者天下之心皆欲安而已矣所以不可不爲天下安斯朝廷安矣故所以用人者在于善法度也所以善法度者在于安天下也天下安則朝廷安朝廷安則私門亦安矣計私門而不計國家自古未有得以安者也故智者處其安愚者處其危欲濟未危之勢而保至安之計者舍閣下未知其孰可與歟者雖晚至下客獨效古人區區之義布其腹心以幸萬一若夫僚布緩急之勢與其先後之序則以俟命未可以立言恃也干冒鈞聽下情無任恐慴之至

上蔡酒書

行己敢言之行己七歲就傅授句讀誦五經書十五歲學屬文十七歲補太學諸生是時一心學科舉文編綴事類纂緝語言凡所見則問而學焉趨而從之十八九相與也又二年讀書益見古人文章浩浩如濤波瀾翻如春華于是棄而學古文上希屈宋下法韓柳見自古文人乡不拘檃謂誠若是也特文爲非謂憑文以載道自謂吾徒爲神仙中人而鄙昔之相從者謂爲促若轅下駒然求其問而學焉者十或得二三爾又二年讀書益見道理于是始知聖人作書道後世在學而行之非以爲文也乃知文人才士不足尚昔吾先聖言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又況中人以下以片言隻句之小才以自眩于敦實之士乎意謂學期至于孔子而已且言曰士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所以教學也于是早晚思古人之修德立行誦其詩讀其書日與古人居讀其書誦其詩日與古人謀言亦思古人也行亦思古人也于是求問而學焉者益罕矣凡昔之交游者今則皆謝之而不敢學焉凡昔之

所鄙者今則皆效之而不敢慢焉競競衆人之中惟恐一叛乎道而入于流俗之習日學之夜思之未始敢舍也有人誘之曰子迂也何不爲時之趨行己則不敢徒也有人鄙之曰子媿也何不任眞之樂行己則不敢已也嘗以是二者校己之所所醬者而思之則亦嘗語之曰中人之性就下則易趨上則難未有不以修爲而能爲君子善人者也若縱性之所欲而合之以衆人之所爲則必愈下爾不學則已學焉而不知道君子不爲也昔韓文公之言曰行成于思毀于隨有旨哉又曰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拒吾將強而去皆父兄之所教于行己而某之所願學者也故得以是說拒之又行之今才期月爾非而毀之日益甚行己亦弗之易也更來己之所未至者而爲之凡所近于厚者無所不爲也凡所近于薄者無所不去也去年且思陽城之訓念何蕃之行途以規告歸于淳今也且以是來學不識所從者果正矣其猶有說乎孔子曰敏于事而愼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某雖不敏竊願學焉伏惟先生誨人不倦賜一言以正之幸甚幸甚

與佛月大師書

昨日言詩頗爲開益若手指殊無情緒不能款款成論歸來甚闕然意謂尚未深得師之妙耳昔齊己號詩僧也不過風花雪月巧句而于格又頗俗今之卷軸亦以詩名雖豈逸可愛人不及道吾師數篇已能過之清思妙句飄然如孤鶴翔雲又能作古體淡淡造靜理學之不已古人不難到也知禪衆中好靜甚不欲時時往聒噪輒得小詩奉寄能以問答之餘見和否伏暑願彌益珍重理渴仰渴仰

啓

謝鄆帥玉侍制辟司錄啓

當其失職衆所棄捐乃于窮時獨被收采義與尋常而加重感激方寸以彌深伏念某受數多奇居閒少仕行不侯覺蓋人臣莫敢有其身出以爲時故君子亦欲行其義志雖大而無當道固迂而難逢匪凡邀之是謀亦三黜之奚恠獨志業之未就遑歲月之忽徂亦已焉哉不作周公之夢聊且爾耳將求范蠡之舟則東南之寇攘未留之道阻遑遑多故流落殊方百病成生千金散盡荀將免氣孰不爲貧方潛念之紛如竭嘉招之俯及抆檄而嘗敝慙三釜之悲承命即行敢負百金之諾此蓋某人懷忠信而近厚敦故舊而弗遺欲四海之舉安況一夫之失所激頹風于難進拔寒流以事君雖匪其人蓋亦有意老而彌卻勉吾信之未能窮且益堅期民安而爲報

代賀吳侍郎啓

渙恩中辰正位東臺凡屬甄陶率同抃蹈恭以某人三朝舊老一德舊臣道盛格天之功仁恕佐王之業一人簡在百辟具瞻果自殊庭再登黃閣朝廷肅重駔人望于巖巖輿頌載咏識公歸于几几竒畸不耦萬正冢司竝九錡以歌庸涘萬方而胥悅某邈分都寄阻盛資墀歎遠服之孤心慶熙朝之盛典蟠木瓠器早荷于元工坯土在鈞日陶于洪造

代徐守謝金帶紫章服啓

祇率寶儀恪修臣職誤霑中旨洊錫異恩帶飾黃金媲庸功于將闕服功紫綬榮曳綵于親庭甘無臺髮之勞曷稱便蕃之賜顧惟疎賤必有奬綸此蓋某人叅世動門鍾天間氣文章班馬優廷策于甌科道德老莊靜臣心于止水出納帝命尤惟夙夜之勞陟降王庭式是靖恭之節榮宜恩旨密贊愈宣故得小臣叨叅盛典敢不精審有孚之吉勉持不息之誠惟孝及忠終始敢期于一節乃恩與德頂踵奚報于萬分

代人賀樞密啓

恩渙宸庭位隆天府登聞休命遇扑興心恭以某人間學淵源性資端亮出甚盛之世佐有爲之君天下僉曰才難主上必其柄用內參宸略坐制本兵決斷機務之先從容廟堂之上每深簡在方切具瞻果進樞衡之茂庸總司喉舌之重柄可大之業非位不行太平之基得賢所致故將紀綱四海鴻諸萬慶法度清而陰陽和造化調而天地順進司元宰益重本朝某邈守遠藩側聆光命莫次馳趨之列徒深燕賀之誠

學官與交代啓

舊尹之政告新尹矧在儒官先知之民覺後知惟尊道藝非宜晚學輒代高賢伏惟某人有德而文因人以教舉舉逢回之好鴻鴻登軻之傳樂得英才其希生而知者如工大木惟恐斲而小之造三年而有成修四教以誰繼豈蓋沐儁之在後能與精金而爭輝翔集泮林願終同于聲氣泳思學海當不異于源流

賜德誠深頌言靡既

賀張節使啓

伏審揚命王庭賜旌侯服伏惟歆慶恭以某人胚胎間氣心膂良臣才高人傑之雄望重國楨之盛久爲英豪密贊淵衷果畧動閫之隆爰付節旄之寄良慈欽錄式慰在天之望應言允諾克協象賢之慶金章紫綬增輝綵服之榮盡戴油幢彌重仙官之貴仲尼孝友何必有政于藩宣卻穀詩書正可坐譽于帷幄爲國屏翰期永保于乂康若時謀猷將無忘于入告竚觀遠業益進近司凡在有知孰不交慶某夙蒙恩顧喜劇私誠疾方困于河魚賀輒愆于厦燕

與張才叔啓

昨羅師帳久侍親闈實緣省定之勤是缺輿居之間有懷文席無論寸進屬茲承乏于放均竊獲趁于治部操舟及壁徯深望履之懷執帚候門行遂摳衣之請是爲愆拜奚究敷宣

代都守除溝謝運使啓

分有屬部實荷安全聊職計司復叨庇賴辱奬提之有自惟欣感之何云悲惟某人學有淵源行多枝葉揩紳先生之所欣慕國家天下之所曰賢暫領外藩豈久淹于遠服即聞中詔行進拜于近宸某孤陋無聞數奇不偶功名晚矣行年半百之辭世味淡然宴坐一身之寄顧豈長于治賦尚有切于依仁晤展未期顧言曷既

賀轉運使復任啓

光膺詔旨。再領使權。凡在庇隆。罔不抃蹈。恭惟某人才周治體。學造聖微。蘇湜閎以開祥。奮棨途而底績。知深宸扆。名鎒朝紳。迺眷西顧之列城。實預中都之計。特畀轉輸之重。嘗資課入之優。農事弗違。軍儲有裕。風聞謬誤。輒致煩言。天監昭明。還遺旄物。俾宣寬大之詔。倚分宵旰之憂。一方夙懼于神明。比屋復觀于富庶。足兵足食。豈止致裕于阜康。有猷有爲。行即進司于宥密。某攝居閫部。預蓮教條。蹔廈屋以欣如。奉觴者而惕若。

浮沚集卷六

雜著

座右銘

惟余之生兮。父命以名。謂余曰行己兮。俾充夫性之所能。曰汝立志必高而宏。曰汝學道必思而行。侍人過厚。可以保生。責己盡正。然後有成。人善勿記。人善乃稱。切磋琢磨。孰無朋友。惟善可親。惟敬能久。聞過必改。見善斯守。誠心行此。惟汝之有。聖人何得。不輕小善爲無益。聖人何長。不恃小惡爲無傷。告汝以行己之道。汝慎無忘。嗚呼予乎。年既成人矣。而行實迷其塗。嗟已往之無及。念來今之可圖。汝尚不守。惟汝不孝。汝尚無知。惟汝無數。敬之戒之。久乃知汝。

勸學文

天地之性。莫貴于人。四民之長。莫貴乎士。士之所貴者。以學而已。然人皆有可學之性。而或不得學者。蓋由出乎貧賤之家。日迫于饘粥之不暇。所以沈爲下愚。終身不遷。以貽苦戮。無所不至。此人之不幸也。諸生生于富有之家。復稍父兄之貴。使得從師爲學。一身亦幸矣。然而父兄之所以願望于子弟者。豈幸一身而已哉。亦期于有成。將以幸一家。幸一鄉。又推而廣之。幸一國。幸天下也。當今太平之世。不能力學。期乎有成。以幸一鄉一國而及乎天下。以副父兄之願望。亦自棄而已。語曰。將相寧有種。諸君免之哉。

齋銘文

學校者。禮義之所起。羣居不以禮則慢。慢則善心日喪。不善之心日滋。君子小人于是乎分。不可不念也。故禮義之所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三者立身之要飾。而學有齋揖。近或因循以爲末節。遂澄而弗講。謂徒拂人之情。而無益于學者之事。此甚不思也。夫正者。一歲之始也。朔者。一月之始也。朝者。一日之始也。今吾徒羣居。正必拜朔。必賀。而朝獨不相揖乎。于其朝焉相揖。以致敬。問安否。以致愛。羣居之道也。推此于朝。則一日之敬愛不可勝用矣。推此于朔。則一月之敬愛不可勝用矣。推此于正。則一歲之敬愛不可勝用矣。推此以終其身。則一身之敬愛不可勝用矣。嗚呼。孰謂其無益于學也。學也者。學爲人者也。思爲人。不可以不敬其親。思敬其親。不可以不敬其身。思敬其身。不可以不敬其人。日月逝矣。一揖一揆之易。猶或憚而弗爲。則任重道遠。終身其能勝舉乎。此齋揖之禮所以不可廢也。

從弟成己字說。

周氏積德遠矣。居温州者及其孫才五世。由温州任起家者爲江陰。江陰生四十七年。官司封員外郎。曠集賢校理。而幸某實恨其等不充德。位不登才。意其後必有大興起者。不在于諸父氏。必在于爾伯仲間也。成己于江陰爲適長孫。審己其次。存己又其次。用己又其次。既皆以其父命得名于余。又欲以成人之禮待之。而字之。于是因推其說。而語其所以大興起其家之道。曰。爾亦聞有所謂君子之學乎。夫古之君子。爲己而學。爲人而仕。今之君子。爲己而仕。爲人而學。何謂爲己之學。以吾有孝悌也則學。以吾有忠信也則學乎內者也。食其德者也。故爲己而學者。必有爲人之仕矣。何謂爲人之學。人以我爲乏聞也則學。人以我爲多能也則學。學乎外者也。利其聞者也。故爲人而學者。必有爲己之仕矣。然則今之所謂君子者。古之所謂小人乎。爾于此焉。亦將何擇。吾嘗觀夫孔氏之門。其所以教人者多術矣。至于冥通學稼。則不與。子貢貨殖。則不與。子張干祿。則不與。是何也。漆雕開不願仕。則與之。曾點浴乎沂。則與之。顏淵在陋巷。則與之。是何也。嗚呼。昔者孟子蓋皆推其本而言之矣。以爲舜與跖之分。在于利與善之間。天下之人。何莫爲善。不必皆舜也。而曰舜焉。謂是心也。無以異乎舜之心也。不謂舜可乎。天下之人。何莫爲利。不必皆跖也。而曰跖焉。謂是心也。無以異于跖之心也。不謂跖可乎。然則士之于此。不可以不思也。天下之人。惟不知思。是以善與心昧。利與實溢。于其學也。不知爲己而爲人之爲說。于其仕也。不知爲人而爲己之爲利。先達之士。比肩倡于上。後進之士。接武趨于下。又以是教其子弟。以是傳其徒。少習之。長成之。靡然成風。滔不可返。此其甚可哀者。爾于是焉可無思乎。于成己字思仁。爾則思之。孰爲仁乎。孰爲非仁乎。還乎而至于仁。還乎而至于不仁。古則有之。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其所謂仁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成吾己者。果不可以不仁也。則又思之。曰。仁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爲哉。于是朝焉仁也。暮焉仁也。食焉仁也。寢焉仁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仁也。而後可以謂之善成己者矣。于斯己字思明。爾則思之。孰爲明乎。孰爲不明乎。嚮

乎而至于明。惡乎而至于不明。古則有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曰明則誠矣。誠則明矣。此其所謂明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審吾己者。果不可以不明也。則又思之曰。明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爲哉。于是朝焉明也。暮焉明也。食焉明也。寢焉明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明也。而後可以謂之善審己者矣。于直己字思效。爾則思之。孰謂敬乎。孰謂不敬乎。惡乎而至于敬。惡乎而至于不敬。古則有之。曰敬以直內。曰。修己以敬。曰毋不敬。此其所謂敬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直吾己者。果不可以不敬也。則又思之曰。敬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爲哉。于是朝焉敬也。暮焉敬也。食焉敬也。寢焉敬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敬也。而後可以謂之善直己者矣。于存己字思養。爾則思之。孰爲養乎。孰爲不養乎。惡乎而得其養。惡乎而不得其養。古則有之。曰。養心莫善于寡慾。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所謂養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存吾己者。果不可以不養也。則又思之曰。夫養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爲哉。于是朝焉養也。暮焉養也。食焉養也。寢焉養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養也。而後可以謂之善存己者矣。于用己字思本。爾則思之。孰爲本乎。惡乎而得其本。惡乎而不得其本。古則有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此其所謂本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用吾己者。果不可以無本也。則又思之曰。本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爲哉。于是朝焉本也。暮焉本也。食焉本也。寢焉本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本也。而後可以謂之善用己者矣。嗚呼。成己者。果以仁矣。審己者。果以明矣。直己者。果以敬矣。存己者。果以養矣。用己者。果以本矣。則其學也。吾必以爲爲己之學也。必爲善者也。其仕也。吾必以爲爲人之仕矣。非爲利者也。斯所謂古之君子者也。斯所謂大興起其家之道也。書曰。思曰容。詩曰。學而不思則罔。惟睿惟聖。惟罔惟狂。夫聖與狂。爾則擇之。古之人名。所以定其體。字所以表其德。夫豈徒哉。爾或不思。則名非其體也。字非其德也。吾之云云。侮聖言也。爾其勉哉。

論晏平仲

越石父之賢人也。終無已乎。脫之縲紲而弗謝。一人聞而請絕。何其嚴哉。雖然石父以君子望晏子者也。然非人之情也。設于晏子可也。惟晏子能受盡言而善改過。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非此之謂乎。

書李氏事後

夫善天下之所同也。爲善莫大于愛人。爲不善莫大于害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非獨三代爲然。繼三代者莫不然。唐之所以亡。五代之所以亂。蓋可知矣。方晉開運之末。胡人據有中原。盜賊橫亂蜂起。天下糜潰極矣。李氏以一布衣。能屈賊人而保萬乘之衆。此豈直智巧果敢而終哉。亦其愛人之義。有以動其善心故也。故能革暴使之勿殺。易貪使之勿取。夫人之爲不善。至于爲盜而殺人。亦甚矣。然而可以義動。是知善者天下之所同也。況不爲盜而殺人者。有不可與爲善乎。故爲善無小。可以保天下。爲不善無大。不足以保一身。爲天下者。皆知善之爲善。則唐不至于亡。五代不至于亂。中原不至

于塗炭。夫豈獨一李氏可以保其鄉里。而爲天下者不得以保四海以及其身乎。嗚呼。善與不善。可以類求矣。

跋薛唐卿泰誓文

李斯篆。世傳爲第一。學者莫不愛之。吾每見其書。輒不疾雖而卻走者。何哉。謂夫人善成其君之過也。夫秦之君。其資亦未若桀紂之惡之甚也。而二三臣媮其君于不善。則又有甚焉者。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趨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靈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遽吾忍觀之哉。顧唐卿猶區區珍藏之者。豈不欲傳百世以爲鑑歟。吁。是何以鑑也。

跋李文叔歐公帖

世有君子小人。猶天之有陰陽。不能相無。能相消長耳。世用君子。則不賢者遠矣。世用小人。則賢者遠矣。朋黨之說所由起也。昔慶歷之盛。羣賢並用。必有不得志者。遂爲黨說中之。欲以盡去君子。當是時。蓋有自列爲黨者。有憂死其黨者。然則果黨歟。非也。彼獨懼夫君子小人之分不明。而國之理亂由此其出。有憂之大。忘其區區一身。期悟當世之主。此仁人之用心也。世主欲知其說。無他。公與私而已矣。出於公。其道同。非黨也。出于私。其利同。黨也。忘一己而憂天下。謂之公乎。謂之私乎。斷可識矣。由今觀古。牛黨多小人。李黨多君子。然而以黨易藏。所以必復。必有憂心者。然後可與誠。此文忠昔嘗爲之說矣。觀此帖。若有破破然者何哉。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其斯之謂乎。

跋李文叔祭君謨帖

近世士人多學今。曾不學古。喜務取媚好。氣格全弱。君謨正書多法魯公。簡牘行草。備兼諸體。皆能冠絕一時。學古故也。然而以古並之。使覺不及。豈古人心法不傳。而規模形似。不足以得其妙乎。

馮先生辯

或問馮先生參于某曰。先生何如。而子欲以爲師乎哉。某曰。先生之孝于親。友于弟。雖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吾不是師。而將何師乎。或者曰。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而子曰先生之孝。雖舜不過如此。何也。先生以參自名。蓋曾子猶以爲不能及也。而以爲舜。不亦過乎。某應之曰。吾所謂如舜者。如舜之孝而已矣。舜之聖。固後之世未見其能及也。夫孝自天子達于庶人。能盡其道者。舉相似也。曾子之于舜。吾未見其有以異焉。曾子之于孝。以有曾晳者也。舜之于孝。以有瞽瞍者也。二者之盡于孝。是或一道也。子固以爲舜爲聖人。而其孝不可及乎。曾子之不得瞽瞍。而其孝不若舜乎。吾竊悲今世之人。自以爲不若人也。堯舜之後。世之士皆堯舜之學也。而曰不可及焉。則不學而已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有人焉而爲曾子之孝其親者。吾必曰曾子而已矣。吾不知其不可及也。有人焉而爲舜之孝其親者。吾必曰舜而已矣。吾不知其不可及也。或者曰。子以爲先生之孝果如舜舜漁于雷澤。漁者皆讓居。耕于歷山。耕者皆讓畔。而天下之士又多就之者。先生居于鄉。其德不及于閭里。在太學。太學之士無有與其賢

者是果不如舜也某曰子以爲若是之不如舜誠是也子且以爲今之民皆堯之民乎今之士皆堯之士乎如之何必其人之皆化也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先生居于太學其鄉人之賢者舉其徒狀先生之德上于祭酒司業太學之士聞先生之賢者皆往拜之雖不善之人亦不敢不敬于先生之側先生之德亦可謂化矣其曰不如舜者不如舜之廣也時勢則然也其孝果有以異乎無以異也或者曰夫人孰不爲孝子以先生爲孝是顯天下之人皆不孝也以先生之孝如舜之後或聖或賢皆不若先生之賢也某曰是又不然者也吾豈敢厚誣天下之人哉人孰不愛其親而先生能盡愛親之道焉盡其孝如先生者有矣吾不得而知也孔子之稱管子不曰顏子之徒皆不孝也孟子之稱舜不曰堯禹之君皆不孝也舜之後禹湯文武其孝非不若舜也舜之孝顯也禹湯文武而爲舜亦舜也天下之孝天下之人皆能盡也能盡其孝者皆舜也豈謂古聖賢不若舜哉當其可也豈謂先生必賢于古聖賢哉當其可也或者曰子以爲先生孝而師之是子必不孝也某曰某于天地之間豈敢以不孝自處也雖然吾學焉而未能盡其道者也而先生能盡之則其師也宜或者曰吾子之言溺先生則是也然衆人所不爲而吾子必爲之人皆以子爲狂且怪特邀奇而好名者也姑已之不宜有是名也某應之曰此又不知吾子之惑滋甚也不識吾子所謂怪者以其異于衆乎以其異于聖人之道乎吾學聖人道者也合于聖人之道者謂之常雖于聖人之道者謂之怪古之人未嘗無師也雖聖人亦有師吾之師其如舜者編非聖人之道歟吾何怪之有吾固怪夫世之人未嘗求師也卒然問之則必曰吾亦何常師之有否則必曰吾師其成心而已矣夫二者固聖人之道也而世之人以應人者是亦未嘗有師者也是亦未嘗師其成心者也曰豈不亂聖言以行怪歟其或有焉曰師曰弟子云者亦必求爲利而已矣學必爲道也如必曰從衆衆人之學爲道乎爲利乎如曰爲道吾從衆可也學必有師也如必曰從衆衆人之學有師乎無師乎如曰有師吾從衆可也人之學不可以不知道欲知道必從知道而問焉吾學道也吾求師也而曰邀奇而好名是則聖人之道皆不可爲已然則吾安敢避是名哉與其得罪于聖人吾寧得罪于衆人故凡有合于聖人之道者吾必爲之凡有不合于聖人之道者吾必去之是非止于道而公也吾不忍枉其道以求合乎衆也凡吾之所學如是是又不可不辯也如有曰衆如是不可也必從衆吾則敬受焉非求勝者也

馮先生贊

吾誰與歸惟馮先生舜盡事親先生實能以憔被逐慟哭于延恐傷親心順命以行假卜以食迺徂于京元豐元年補國子生三歲告歸父猶不逮稽顙自貫以明厥誠遂名曰婺以慕于會迺與其弟復來自西不得于親不慁孝思夔心耿耿望白雲飛實隆不言人莫之知三舉不售有德實遺天之報善亦何杳徵嗚呼今世之人鮮有不辱其親者矣吾非斯人而誰與歸

吾呂博士畫

元祐二年秋七月辛酉大學徐生不疑博士呂公舉其像往弔而哭之慟周行已踴而起曰於美乎哉師

弟子之風與矣自孔子沒大道喪悠悠數千載間學者不知師其師者不知自處其師維聖若賢百不一遇少也則聞有胡先生能率諸弟子于太學教之禮風義行翕然嚮古今亡矣三十餘年謂晚生訖不可得見迺復在今日於美乎哉師弟子之風與矣先生之賜甚厚非特太學化之將亦四方化之非特今世化之將亦後世化之先生之賜甚厚也且將歌其風俱之天下布之伶官而上之天子也故書

段公度哀詞

吾友公度姓段諱萬頃盧陵人負其學來京師求仕元祐二年開封狄其業優焉之禮部明年禮部試復爲第六人遂以其名進于天子授第調太平州蕪湖縣尉將以歸榮其親也未行以六月十八日得寒疾九日遂卒嗚呼今于公度相得最晚而相知最深公度爲人貌嚴而氣和言直而辭順樂人之善而厚于義其文無所不能通春秋尤長于楚辭有擬騷一篇其志蓋將以爲天下而不得施可哀也夫余故爲騷語以哀之公度志也有美人兮吉水之陽處幽渺兮植蘭芳紛菲菲兮流長睇莫與適兮獨傍徨曰子以佚乎春兮乘光草木既秀兮鳥翩翔鼓予瑟兮樂予行來歸兮翊上皇采蘋芹兮水中央實既與兮欽子以翼翼命不奈何兮以不康乘回風兮揚忽荒雲靄靄兮雨不降非貶不瞑兮貿民不良盜不來兮悲傷戀戀兮難忘

樂生傳

鄂之人有樂生者仕水濡于市得百錢即能休以其傲屬飲食之餘遊嬉于邸旅中既歸又鼓笛以歌日以爲常其隣人有劉氏者饒于財而多營身勞而心常不足聞其貧而樂疑之召問其故曰是吾貧爾也非得已也然貧則易給雖勞而無累吾是以得自樂也富者人其說憒之舉百金使收其利而歸其本生負金而歸遠慮其常業則心營指劃貿貿然倒暮馳逐于市及夜又計之惟恐其不足也勉而寐其聲呼呼如是數日隣之富人不聞其爲笛以歌也怪而問之則曰是吾昔也雖貧而無累故自得今也多財而多累故勞于心者當不足以吾之一身有金猶有餘是宜用其多爲頤復以是歸于主人富者瞿然悟曰嘻是亦吾之累也遂焚契券守其分以終身吾聞之曰有是哉夫天下之不足者生于貪安于分者常自得力不足而求仕智不足而求名嘻亦惑矣吾可以自警也歟故記之

代李守寺觀祈晴文

任汝雨若顧敏汝之不修哀我民斯念艱食之有害方秋務穫時靡弗休急益罪譴之敢辭仰覩高明之垂照倬回陽光之赫大決陰沴之蠹惠我西成遠益豐歲

代諸廟祈晴文

方秋務穫霖雨弗收哀我民斯害于艱食曰暘曰雨惟神之司庸將潔馨仰祈明報

原武神廟祈雨文

天地之候四氣之序雨暘日晹蓋各有時自春徂夏霖澤未霈先時者苗將就槁後時者種未入土民有憂之惟令民之父母民憂亦憂民喜亦喜神食于此土令之憂亦神之憂也令職其明神既其幽徵政布

德以召和令之職也。騙雷行雨以利物。神之職也。苟失其時。則失其職矣。是用潔蠲吉辰。恭祈厥像。庋奉芯芬之薦。仰期於靈之靈。神其念之。神其念之。

原武神廟謝雨文

比以下民作苦。時雨後愆。萬室嗷嗷。歸命于神。悉攝茲土。不得自安。當傾丹悃。躬叩神祠。式蒙神恩。沛降膏澤。谷塊告足。民心歆欣。是用庋修菲儀。以答靈貺。惟神弗忘。永保有年。

原武佛寺謝雨文

一滴之雨。我佛皆知。衆妙之生。何物非此。故最大最明者道。惟楨惟一者人。誠心雖微。冥應必著。比緣亢旱。仰叩覺皇。果大布于絲雲。遂滂降于甘霆。四野密足。萬靈歆欣。三農務興。作之功。百物遂發生之性。秋成在望。民力稍蘇。悉歸廣大之神通。難報生成之妙利。伏願祖令以往。與時無窮。四海絕水旱之災。庶民無盜賊之苦。永一人于有慶。保萬國之咸寧。

超化寺龍潭請水文

惟神無方。徧滿虛空。而水性亦徧滿虛空。水之所積。神龍之所宅也。惟龍能大能小。或隱或見。變化無常。能以一滴之水。徧滿虛空。大地普潤。萬物滋生。龍之爲神昭昭矣。而原武小邑。密邇神龍之宅。自春不雨。以涉夏中。穀苗將槁。雨種不立。民心嗷嗷。惟令之憂。僉谷弗庋。惟神之職。而偶此民庶。將弗得食。願丐一滴之靈泉。以爲此方之霖雨。因及普天遂周四海。惟龍之神。感而遂通。不疾而速。又何難焉。

超化寺龍潭謝雨文

比以農工在務。時雨愆期。望陰雲之弗興。久旱魃之爲虐。庋傾丹悃。遐仰僊祠。恭迎聖地之靈泉。遠致敝邑之淨利。神龍變化。雲雷物興。曾不崇朝。而下大雨。罄心感悅。諸穀遂成。是用式薦馨香。恭答靈貺。仍懇淨梵。還致潭。惟神聰之弗忘。永吾民之多福。

代楚州李守寺觀祈雨

萬寶告成。蝝有陽于旱暵。百穀禹稷。皆無望于皇慈。永惟民食之難。實賴神天之祐。嘉將誠潔。躬叩高明。所布慈雲。普施法雨。使有生悉霑于利澤。均率土咸遂于豐登。

又代諸廟祈雨

刺史惟民之憂。民惟食之憂。神食于茲土。福于茲土。民之憂。刺史之憂也。刺史之憂。神之憂也。方秋百穀將成。雨弗時至。秀者不實。實者未豐。民憂之。刺史惟民憂之憂。而神亦惟刺史憂之憂也。是用嘉將明祀。徧禱神祠。惟神憂其憂。而効其靈。使民不失望焉。神之德也。刺史之職也。

代大慶觀謝雨文

下民咨怨。雖愚而蠢。上帝照臨。無幽不格。惟隆祥所以象德。惟降愆可以動天。頃以秋稼將成。時雨弗至。念農夫之多戚。率官僚而竭誠。協羣顓若之手。倏致霈然之澤。兆茲豐歲。甘不崇朝。荷大道罔極之恩。保斯民有秋之望。設茲來報。仰冀降歆。

代崇寧寺謝雨文

有情咨怨。雖愚而蠢。大慈慈悲。無感不應。比以農民之戚。仰仲梵竺之祈。甘不崇朝。霈然下雨。兆茲多稼。遂大有年。民無飢凍之憂。國有豐穰之慶。仰憑大力。難報殊恩。

代諸廟謝雨文

嗟我民斯。憂于艱食。賴于神止。望彼豐年。甘不崇朝。霈然下雨。大田回潤。嘉穀再生。仰承顯謚之靈。取後馨香之報。

開心寺蓋藏文

如來出世。立教隨機。菩薩間生。應病示藥。羣儁不等。教設多途。彼病殊方。藥分衆品。故九百八十大部。總爲方便之門。而二十五乘。盡識眞常之旨。鐫鐵寶梵。各各叢林。揭茲龍藏之名。山間鐘鼓之響。十方雲侶。圍繞四衆。檀那。若爲歸慕。頓結金剛之淨社。時宗禪慧之妙門。月供千金。歲周二伻。欲乘茲利。圖集大緣。僉就殊功。尚賚巨力。若男若女。已乘般若之舟。此生他生。更結蓮華之會。

開心寺盥椅桌文

淳古之風。巢居而足。莊嚴之事。華座非吝。彼時此時。以宜爲貴。前聖後聖。易地皆然。故彼蘆席之儀。諒非棟宇之稱。惟吾此刹。建自大唐。僧徒歲增。梵宮日廣。每經堂盛筵之盛集。而設几敷座之或慮。趙州禪林。雖淳淡而自得。維摩大室。亦高廣而必周。斯待檀那。共安吾衆。賚道場之宴坐。僊獲心閑。願天下之普安。同沾佛利。

代郭守修城隍廟文

神無不在。爲物之宗。在無不報。示必有本。城隍之神。人民于斯。倉廩于斯。府藏于斯。甲兵于斯。刑獄于斯。國亦大矣。報亦厚矣。故祀典有載。德音所及。祠宇之設。咨將誰執。因民之暇。卜日之吉。易壞以完。堘陋而殿。以舍神止。神之臨矣。歲時祀之。民之福矣。惟吏之職。以是來告。

淨居寺盥造文

永嘉名郡。閩閾故盧。開山五百年來。受業一千餘衆。莊嚴冠于二浙。焚修聞于四方。爰有各代之宗師。實爲此邦之福地。昨因天數。忽遘火災。雲偕星奔。寶燼委灰。福之鍾。將及于歲周。土木之功。罔間于檀施。某等謀以衆緣。建請使檄。來臨。俾爲勸導之人。辦此興修之事。必資巨力。共集勝緣。此生他生。同成于佛果。若男若女。各發于好心。

開心寺建藏院過廊文

不爲之爲。應時而造。能舍難舍。作佛故親。廣大聖經。藏輪已具。莊嚴佛土。施宇未周。時節因緣。有不獲已。檀那布施。必所欣聞。願發大心。共成茲事。

開心寺盥經藏文

金人開化。夢自西乾。白馬傳經。始于東漢。厥後流通。漏衆。遽茲翻譯。滋多。幷合諸家。共爲一藏。皆是傳心。

之要。悉明成佛之方。凡我學徒。必勤修證。舍諸經教。何所依歸。闕然具葉之文。虛此寶華之藏。敢求信士。共集大緣。儻發虛心。諸垂芳字。

浮沚集卷七

祭文

代朝請祭金嘉縣君文

悲夫人世。生死相續。百歲須臾。草露風燭。昔我季父。起家白屋。弱冠甲科。四十州牧。謂富與貴。不求從欲。職始校理。官積郎署。奄至大故。德卒不祿。嗚呼金華。實配我叔。安樂生同。艱難死償。嗷嗷諸孤。孰爲顧復。以卒婚嫁。以貧倒屣。它時有餘。今日不足。人生如此。曷其反覆。惟某不孝。或謂可錄。叔父父我。是教是告。叔母母我。是指是畫。說其有成。以嗣吾族。得宜歸親。喜溢面目。送我于行。涕泣以囑。平生善言。終身三復。徽叔我告。我于何穀。徽母我鞠。我于何鞠。恩德隆厚。日月遄速。自叔之亡。如傷厥毓。往來見母。尚疏款曲。每及平生。相顧即慟。孰謂一別。摧此荼毒。彼蒼奈何。斯人不淑。哀容揚揚。杳不可矚。生死茫茫。昧不可贖。肯設酒醴。薦具水陸。銜哀陳辭。永訣此哭。

祭馮當世文

嗚呼。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今或不知其死而傷之者。吾亦勝其所當。抑人情之必稱。何禮文之固常。惟公既名重乎朝廷。于下走而奚取。曾鏊氣之未接。洞心情而相許。或者謂公。公寡弗疑。欲妻以女。嘗不鄙夷。不合而止。人亦斯已。逶登于朝。終以鹿柴。嗟士之相知。蓋百世而一遇。曾毫髮之未報。忽厥世而我去。謂大德之宜壽。曷中道而遽亡。天乎難堪。人也弗康。伊昔脫驂。盥沐無從。今此海奠。以薦其衷。

祭親友文

生不可有。附贅懸疣。死曷能逃。泣嘉浮漚。金烏西墜。其誰與留。長川東逝。其誰與救。去歲今時。霜月如晝。公于是時。天命不祐。氣兮婧發。風兮棄烈。公于是時。歸宅荒丘。念我昔日。與公相友。嗟我未來。匪友匪婣。我有季友。則謂公與。公有令子。將屬公後。捨我長往。不遂一覿。具此薄奠。作歌以侑。公兮有靈。宜鑒于柩。

祭劉梁延文

惟子之儇悌明敏。鄉人待以有成。孰知其忽然至此耶。嗚呼哀哉。子之始來京師。與其兄同補太學生。便有聲。兄歸子留。以期于成。曰親之志也。雖去親之側而予不憂。居太學一年。太學以其行成。使試藝于秋官。果以得名。當此之時。鄉人成慶子。而子之親亦望子以爲榮也。明年。既不利于春官。將歸省其親。鄉人既送子行。翌日輒以疾告。急出視子。疾非尋常。子曰。此疾其將殆耶。鄉人皆曰。子也何至于此。乃與子卜醫。得吳。謀于鄉人。謀于朋友。咸曰是良治子之疾。日見厥效。子亦自云。我之疾其有瘳乎。子既起床。坐且行矣。語如無事時。鄉人皆喜。且爲子合謀曰。子當亟歸。以釋親憂。子曰。方夏之熱。我倦不可以行。季且遣奴歸。以報我親。俟秋而歸。及秋。子家使人來迓子于京師。而子之疾果殆于初矣。鄉人竊然私謀曰。是將必不可以復起也。且奈之何。易嘗凡三藥。物亦良。而不與病當。而已在膏肓。綿綿延延。竟殞厥身。嗚呼。孰謂子之愷悌明敏而至于此耶。人皆有死。而子獨不壽。而天耶。昔者來自遠鄉。以侍子成。且榮。雖去親之遠。難親之久。而不以爲憂。今乃客死于京師。致不得臨其屍。殮不得視其棺。爲父母兄弟者。奈何其悲。昔之所以不爲憂者。今則甚憂也。嗚呼哀哉。其奈之何。鄉人與予家門客張秀才。其殯子之柩于國東門外。非非也。以待子之家來取也。今月十六日。子家遣外甥僧修與子之故奴王新。以書來報某等曰。子之柩以地遠隔江海。不可以負歸。無可奈何。願爲火化。屬得其骨。以返非于鄉。與其在京師。亦可以不爲異域鬼也。嗚呼哀哉。子之親至于此。心如何其悲也。鄉人敢以是命。卜今月壬戌之良日。發子之殯。舉子之柩。將衣之以新。而便子之形骸。與火俱化。嗚呼哀哉。是亦子之命夫。病不得在親之側。歿不得終于疑之室。非又不得從先王之禮教。其可奈何。嗚呼哀哉。事固有不可奈何。禮固有反經合道。子其有知。斯達矣。生爲今之人。而死同太古之道。亦自有可樂者。如死者無知矣。則此又安足較耶。嗚呼哀哉。生死之道。不可知。存亡之理。不可推。其然耶。其不然耶。姑陳詞以薦誠。魂有知其鑒此。

祭張子充文

元豐太學奏如子脩學醇行懿。惟才之茂。徘徊場屋。數上數否。八行設科。遂爲舉首。天子嘉之。可爲師表。一命南昌。州學教授。再命辟雍。小學司訓。方將進用。疾遽不救。人胡爲善。天胡弗善。昔送子舟。今拊子柩。潸然出涕。念子游久。仲氏懿親。同學良友。今子既亡。吾故亦朽。人生萬事。何所不有。從事難任。卜居未就。男長女大。髮白而皺。視子之年。吾亦豈久。分既有定。事非必偶。悠然任運。泊然自守。死生一門。聊飲吉酒。

祭劉取新文

緬歲月之逾邁。嘗吾生之多忤。慨百年之其盡。忽四時之代序。紛羣感之增懷。鮮一歡之獲遇。何懿親與暱友。倏朝亡而夕故。若夫子之堂堂。矧年齡之未暮。惟生稟之正直。宜神聽之祐助。曾有政之弗施。而天喪之奚遽。匪獨親私。實懷友輔。我善曷告。我過曷補。悵艱途之念深。弭情話而誰晤。悲一飯而三輟。痛達旦而九寤。尊彝鱗于平生。愒彷徨而靡據。唁嫠老以彌哀。撫孤遺而逾慕。疇先進于已往。閱逝川而競注。託末契于後來。與今吾而異趣。已矣乎。惟達人之大觀。通死生于一度。泊暫聚之隨化。烟眞常而永固。吾知子之未嘗亡。子亦與吾而未嘗去。杳無臭以無聲。泊何思而何慮。

祭士司理文

生死之分。達士之常。曰仁者壽。籲胡弗長。典獄再期。執匪執良。凡我邦人。罔不曰臧。官斯事斯。吾亦其康。今其亡矣。曷不懷傷。躬致薄奠。示哀弗忘。

祭女弟悅師文

西方聖人明世之說。以親戚爲緣累。以死生爲幻妄。汝顧學焉。而爲之徒。捐棄天屬。得其適于昨生。蛻脫天形。復其眞于今死。汝既無憾。吾亦奚悲。乃若吾徒。學于中國。明人倫于一性。未嘗不哀也。而亦未嘗哀。通晝夜乎一貫。未嘗不死也。而亦未嘗死。故吾哀而不傷。非累也。謂汝死而不忘。非幻也。汝既學焉。知其理矣。如或以生爲戀。以死爲憂。則何所見焉而爲之學。何所學焉而爲之徒。

祭劉令人文

惟順與正。女子之事。今人有之。克相夫子。哀此良人。泣繼以死。我思古人。此誠烈婦。身埋九原。義重千古。我則姻婭。逮其季母。不敢以傷。致此簡俎。

誌銘

趙彥昭墓誌銘

士患不立。不患不聞。元豐作新太學。四方游士。歲常數千百人。溫海郡去京師阻遠。居太學不滿十人。然而學行修明。頗爲學官先生稱道。一時士大夫。語其子弟。以爲矜式。四方學者。皆所服從而師友焉。蔣元中沈彬老。不幸早死。不及祿。劉元承今爲監察御史。元禮爲中書舍人。許少伊今爲敕令删定官。方進未艾。藏明仲爲臨江軍教授。趙彥昭爲辟雍正。以卒張子充。最早有聞。每舉不利。今以八行薦于朝。凡此吾鄉之士。皆能自立于學校。見用于當世。其間或先或後。或貴或賤。或壽或夭。則有命也。然不可謂不聞矣。明仲之喪。某嘗爲誌以哀。不幸今彥昭斃。又來求銘。嗚呼。吾于彥昭。其可辭乎。彥昭爲人。博學知古今。性嫉惡。喜論天下事。自其少時已不羣。方十歲。能爲猛虎行。鄉里大人先生。莫不奇之。以爲必有立。少孤。季父析其貲產。與兄異財。稍長。曰。非也。悉舉以屬其兄。獨遊京師。已而有名。登崇寧二年進士第。主潁昌府長葛簿。聞天子益修學法。州置學官。選爲濟州學教授。導學者以篤學力行。不專務科舉。士有成材。攷

滿。朝廷以爲能。遷辟雍正。兼提司業。沒齒用矣。不幸有疾。途至不起。年纔四十八。官纔承直郎。嗚呼悲夫。彥昭諱害。其先蓋冉稽人。五代之亂。始徙永嘉。曾祖某。祖某。父某。皆隱德不仕。先娶同郡薛氏。生男二人。寧孫、享孫。女三人。長歸沈琮。次歸陳覺。次在室。再娶括蒼祝氏。生男一人。桂孫。早死。寧孫、享孫皆才美而善學。人以爲彥昭有子也。儒勝冠相繼以死。彥昭之亡。幾至絕世。家人求得遺子于外。曰紹孫。今纔十歲。嗚呼。彥昭才而爲善者也。其報若此。豈天之于人。豐其名者。嗇其福乎。其殁于京師辟雍官舍。大觀三年四月六日也。其葬也。于其鄉李奧之原。政和元年十二月八日也。銘曰。貴賤壽夭。屬于天。仁義忠信。屬于人。達非其通。窮非屯。殁而不朽。爲有聞。旁可萬家。李奧原。善無不報。尚後昆。

許少明墓誌銘

三代而上。士之賢者。由鄉舉里選。庶德而定位。量能而授職。故朝無濫進。下無失實。自漢以後。始詔察士。然猶間以當世之務。不全以言。至唐。設爲科目。文益煩而實益失。法益密而氣益衰。煜煜卓犖之士。俛首牽句。一不中程。蓋有終身湮沒而不得進者。夫天之降材。固將有用于世。而士之學道。亦欲兼濟于時。而後世取士之科。每不足以得之。殷天之材。乏士之用。可勝歎哉。吾鄉許少明先生。蓋其人已。先生身長八尺。眉目疎大。偉然豪舉。眞人之傑也。自爲兒童。已氣槩落落。日誦數千言。數歲。即能爲詩。從鄉里長者攻人遊。皆奇其才氣。必大有成。甫冠。遊京師。補太學生。文詞秀出等羣。學官先生交口稱道。居鄉里。教授學徒。諸邑交禮。迎至學校。邑令下車。必造其廬。請所以爲政。有疑議。多就諮決。其爲人所禮重如此。凡三上禮部。而名不登于仕籍。顧且老矣。無以行其義。爲治說二十篇。奏闕下。皆當世之要務。久之不報。浩浩然有歸志。曰。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遇不遇命也。遂卜居邑之東山。躬耕晦迹。不復進取。嗚呼。若先生者。豈其學之不茂。才之不足歟。惟其科舉較藝之敝。不足以得高世之士。而司文者又未必知言之人。此所以覬倖十一。而失之者常多也。崇寧天子。繼述先帝。嘗思科舉試言一日之選。不足以得士之實。參稽古今。作新一代之文。州建學校。學置官師。能三歲科舉之試。爲三舍敎選之法。又設八行之舉。以察隱德。凡士之占一藝著一行者。莫不舉用于時。可謂無遺賢矣。先生于是老且病。勿于世故。卒不見用而終。此可以語命也夫。先生名京。亮居溫州瑞安縣。生五十七年。以政和三年十一月甲子卒于家。卒之日。邑中之人。皆涕泣相謂。其君子曰。吾何依乎。相顧涕泣。至行道之人。弗忍。孟先生卒日。極愈誠信。樂施與。拔人之急。所以得于人者如此。娶同邑趙氏。女生女子一人。歸郡學生薛得輿。無男子爲後。于是其弟景衡爲承議郎。大名府少尹。政和五年十月己酉。少尹舉先生之喪。葬于郡之西山瑞鹿寺之西原。以某與先生遊。卜銘。銘曰。爲天下者必用賢。而賢不必用者。取士之法未至也。法既至而不得賢者。有司之罪也。有司明良而或失之者。蓋亦有命焉爾矣。士苟知命。則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嗚呼。少明先生之謂歟。

婺昌縣君胡氏墓誌銘

某之從祖叔父名況。崇寧元年。以奉議郎知信州鉛山縣事。十月庚辰。喪其夫人婺昌縣君。趙明年。使來

告曰。吾將以崇寧二年十一月初九日乙酉。葬壽昌于常州江陰縣來春鄉道泰之原。屬汝銘。某謹按壽昌君姓胡氏。世爲毗陵望族。曾祖諱某。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沂國公。祖諱某。太常寺奉禮郎。父諱某。早世。弗及仕。胡氏自文恭公起家。皆以其兄之子歸吾。從祖祖父校理。既又以其兄子之子歸鉛山。于是遂爲世姻。而壽昌與校理之夫人。以姑姪爲姑婦。凡吾周氏之族。皆曰鉛山夫人之賢。似吾校理夫人之賢。蓋其爲胡氏也。保傅之訓。教者相若也。爲周氏也。姑婦之詔。聽者相若也。故以其所以爲女事者爲婦事。而周氏之爲婦道者。皆曰是爲婦足法。以其所以爲婦事者爲母事。而周氏之爲母道者。皆曰是爲母足法也。嗚呼。女子之行。不出于閫。閫人之善。莫如其親。是所以稱也。所以信也。壽昌蓋以夫登朝。封爲邑君。享年五十有七。生男子五人。某皆舉進士。女子三人。長適晉陵胡琦。次適高沙李材。次許嫁姑蘇徐孝廣。孫女一人。銘曰。生有訓。歸有詔。婦是則。母是傚。惟壽祉。彼道滋。訂來者。視墨報。

王君夫人毛氏墓誌銘

吾友良弼。將葬其母以鄉八行朱敏功狀來請銘。維母夫人姓毛氏。永嘉郡人。年甫及嫁。歸同里王氏之瑜。王氏家方多資。閭姑相繼喪世。口衆貲贏。家財稍貴。夫人才智出諸男子。有能不愛其貲。悉貲所有。佐其夫以事本業。于是閉門庋約。閒遺服用。不敢修飾。室衣其子。雖弊不恥。艱顯數歲。家乃少裕。諸子稍長。悉遣就師學。閭州里之賢者。趨諸其子。曰苟如其爲人。雖不利進取。吾何汝責。故其子所與遊多鄉里善人君子。而所習聞學如本德性。異于科舉苟得之士。此其夫人所知。過人遠矣。良弼夫人長子名濟臣。最賢。方夫人之疾。其初甚微。雖明醫不能察其所以治。良弼以爲憂。悉效方書。精求藥材。得所謂乳核之證。與所以治療之方。于是夫人疾小間者數年。而良弼遂知醫藥。他疾有不能知者。往往投藥屢中。二弟天益。天澤。皆能遵其訓守。循循無大故。夫人年五十一。卒于政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四年二月十二日。乃始克葬于其里大羅山天柱峯之麓。銘曰。才而智。成人之室。維其義。子克家。法孫世。夫人之發永終遐。

丁世元墓誌銘

其曾孫某來求所以表其官于某。昌明蓋周出也。于其父行不可得辭。且謂夫人爲吏以厚。一可書也。以儒施家。二可書也。爲善之效。三可書也。是可以書也。某安得而不銘耶。君諱某。世元其字也。甘泓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取葉氏。生子男一人。某先卒。女一人。適進士蔣某。于是元祐八年七月庚寅。敍而系之曰。敎彼人斯。吾邦是咸。封之嵬巍。實爲其藏。貽示後人。無或吾傷。

蔡君寶墓誌銘

人生百年。歎若白駒之過隙。其間時命不齊。或三四十年。或五六十年。抑又疑何故。未知善。必汲汲求知善。既知善。必汲汲求爲善。豈惟分陰之可惜。蓋亦一念之不可息也。吾友平陽蔡君濟。皆爲予言其兄君寶。頗思俗之不美。親在而異財。既歿而私居也。皆欲廣其室廬。以族處。益其田畴。以族食。于以合宗族。于以表鄉閭。皇皇汲汲。凡經理資財。以爲是蓋十餘年矣。年甫強仕。志弗克就。而不幸以死。嗚呼。古之爲善者。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懼夫時不待人故也。君寶父汝平。弟元康、元嘉。皆爲儒。而君濟有知識善學。賢士大夫多傾下之。其國朝既色有四海。溫之爲郡。舉在海隅。而民方幸脫五代之亂。其上世未有業儒爲官者。家或饒資。必被役于公。凡民一爲吏。則挾法鉤致人情。倚爲輕重。以邀利入。是時惟吾家皆大父贈屯田君。與丁君世元。顧籍文無害。出入公私。毫忽不犯。故皆號稱長者。而二人亦獨稱好。由是屯田君以其女歸世元之子。某生晚。不得親見其行事。尚聞諸族黨與鄉里長老之所傳。咸謂世元爲人。性寬而色和。尤喜施惠。樂道人以善。無少長貴賤。皆得其歡。閭里有爭者。往往先就決曲直。君以爲可。然後敢聞有司。以爲不可。遂不復訟。曰丁君長者。必不我欺。至其家一切飾以儒者法度。常曰男女婚嫁。必于儒家。庶可訓以善而責以義。使子孫學儒。猶坐嘉蔭之下。自有清風。至于他術。譬如涉之荊棘。動輒見傷。況足庇身乎。故于丁氏之家無他業。而君子長者之風。子如其父。弟如其兄。鄉黨莫不推重以取法焉。則其爲善之效。益可見矣。君治平四年正月乙亥。以疾卒于家。享壽六十有九。其孫昌則承父後。以熙寧一年四月丁酉。葬君于郡之西山法濟院之北原。已恨弗獲銘其墓。于是始遣兄君寶之強爲善也。又如此。獨惜其年之不足。不能成其所願爲。以見于世。此可爲長太息也。君寶名元儁。娶母之姓女陳氏。生女一人。男二人。皆未名。其卒也。以收和二年六月丁亥。其葬也。以卒之明年三月壬申。君寶書來請銘。銘曰。蔡氏之先。溫陵其邦。自唐中和。徙溫平陽。世業儒仁。君材幹強。力相厥家。既以儒昌。台族而居。謀之孔臧。年期不百。志弗克揚。棄智在室。藏白在室。人之亡矣。曷歸其傷。大奧之原。邑之西鄉。適窆斯善。以慰其藏。

沈子正墓誌銘

永嘉沈躬行之父。諱度。字子正。年六十一。紹聖元年三月某甲子。卒于京師。明年某月某甲子。葬于其居邑瑞安縣某鄉某之原。先期。躬行致林石介夫狀來請銘。觀君平生治行。蓋閭介尚氣節。不惑于流俗者也。溫爲郡亟海。俗信巫覡禁忌。至使良民陷于不義。方春病痘。鄰里親戚絕不相問。訊死亟置棺他室。密封固棄去。百日乃啓。爲喪事。謂不爾且相傳以死。有司不知禁。民習莫敢犯。獨子初。永嘉大疫。君母病死。其女奴又死。家人臥疾數輩。內外皆悉誠如巫說。君獨不顧。爲禁忌具棺斂。爲服。朝夕哭泣。盡哀如禮。卒無他。居邑火。焚其廬。人莫敢焉。君聞訃作。疾趨。煨燼。負其母而出。鄉人壯其義。是可銘者。君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娶某氏。生子男三人。名志行。躬行。夷行。女子六人。嫁張輝、趙林、蜀陳綱、林蜀。顧正已。植德。其一尚幼。君喜儒。男必遣就學。女必歸進士。洛陽程頤正叔。京兆呂大臨與叔。括蒼晁原深之。與吾鄉先生介夫。皆傳古道。名世宗師。學者莫得其門。君能資躬行。從之遊。而鄉黨朋友咸稱之。以爲君子之子。其來請也。又可得辭。銘曰。不惑于俗。智也。趨人之急。義也。君則已矣。以尚其子。

戴明仲墓誌銘

道學不明。世儒蔽聰明于方册文辭之間。不知反身入德之要。仁義禮智根于心。而措于事業。玫愩昧于理亂之機。顓夏于進退之義。道大悖矣。而不知返也。嗚呼。間有信才抱器。知學達本之士。可與有爲。而遭沈下僚。無所遇合。且覬其達。不幸短命死矣。可不爲之歎息哉。吾友戴君明仲。是已。明仲資禀剛明。少而

有立。皆從洛陽程氏問學。知聖人之道。近在吾身。退而隱于心。合于聖人之言。若自有得。方且沈涵充擴。日進而未已。優游鄉黨。期以有爲于世。而年纔三十有七。奄至大故。嗚呼。其可謂不幸也已。君之弟迅。狀君平生世次。曰君諱逖。温州永嘉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君爲孟子。誦書日數千言。爲文操筆立成。從人受學。未嘗已盡其能。輒棄去。肄業鄉校。較其藝。常爲諸生先。因去遊京師。試廣文館。時適承相主文柄。得其所試業異之。意其爲老儒先生。擢冠等。而君未冠也。由是知名京師。以爲太學士皆科舉口耳之學。未至于是。益遊四方。求古所謂爲己之學。尋居父喪。寢食如禮。廬墓終喪。中元符三年進士第。調登州東陽縣主簿。吏裒私錢完公舍以待。君至。得狀。悉以俸錢償之。州徙君監銀冶。君以去辭。弗獲。因慨然賦歸。去來詩十首以自見。投檄而去。邑人爭挽留之。君徐曰。仕宦顯當擇地耶。乃奉親屏居里中。優游累年。閉門讀書。若無仕進意。會州當舉官。運爲臨江軍軍學教授。部使者交薦其能。俄以母憂解職。居廬哀毀。得疾。以卒。時大觀四年三月癸卯也。妻同郡劉氏。右諫議大夫安上之妹。子男二人。顯。顗。女三人。皆幼。君孝友直諒。挺然不可屈折。世儒或訾其太高。博學精識。議論古今。蓍至。嘗自許。欲有爲于世。蓋于其小者。不屑就也。不幸短命。不克盡其才以死。有志之士。莫不爲之太息出涕。病且革。無一語及私。顧妻子在旁。無憐色。嗚呼。可謂難矣。其遊同郡林定爲哀君之文。亦曰明仲蓋吾鄉之益友也。初舉廣文館進士。未試于禮部。喪其親。鄉人謂良氏有子。將于庶乎觀禮。明仲不惑于老釋陰陽之說。居喪哀毀。不食菜果。既葬。廬于墓側。無一不如禮者。鄉人翕然稱之。登第。調婺之東陽縣主簿。有所不合。賦歸去來十首。投檄而歸。會行三舍法。選用師儒。復出爲臨江軍軍學教授。丁母憂。得疾于倚廬。醫曰。是疾也。不可以風。盍遷諸內。明仲不可。曰。畸昔之夜。吾夢焉。有告以生死之說。吾其止于此乎。居六日而卒。嗟夫。生死亦大矣。而所守如此。則夫用舍行藏之際。其肯動心于刑禍利祿。而輒變其操耶。蓋其天資過人遠甚。自少時爲文。已爲先生宿儒所賞異。益廣以學。則陸禮爲孝。不交流俗。誠心遇善。業不輟。將以大用于世也。不幸而止于此。其命矣夫。仲梁人之善。而少所可。蜂與定游久。其亡也。哭之哀。故又爲詞以哭之。倒大厦之崇高兮。非一木之能支。涉長流之浩蕩兮。豈芥舟之所宜。致黃唐于益世兮。匪大人而曷爲。嗟聖賢之難偶兮。或異世而參差。幸皇明之在御兮。遘同任于堯夔。彼窮髮之爲學兮。邈層霄而莫窺。望古昔以並驅兮。足次且而莫階。美夫人之智及兮。復勇義而弗疑。蹈中庸之正路兮。哂末俗之多岐。氣邁往而莫屈兮。背折腰于夸毗。舉盈觴以導意兮。肆雄辯而溶洸。何命極而至此兮。豈蒼昊之不勝兮。守靈經而弗移。夢有神以來告兮。實明者之前知。痛才雄而莫贖兮。仍疾疚于荒危。豈吾喪之不勝兮。守靈經而弗移。夢有神以來告兮。實明者之前知。痛才雄而莫贖兮。撫世儻而孔悲。吾惻惻以忘食兮。夕太息而不寐。寓斯文以告哀兮。匪交情之獨私。政和元年六月丙午。其家舉君之柩。葬于郡之西山。太夫人墓之次。以行已爲同學。來請銘。恤二君之言。其文義皆可傳久。于是幷著之而爲銘云。

何子平墓誌銘

客有服喪者。貿貿然來。拜伏涕泚。與揖而言曰。恕昔獲私于吾子。今也不幸。恕之先君大故。恕不敢死。以

闕。卒大事。今既有期。敢來請銘。客余同學生也。不得辭。于是銘而銘之曰。君姓何氏。諱某。字子平。世爲温州永嘉人。先無顯者。自父祖以來。皆以利術厚其業。君生長其間。心智氣染。若不學而能。及壯。即多就舉貨行賈江湖間。初不利。意若志纔度。盡知四方物色良窳多寡。與其價之上下。用是子錢稍稍登本。酒益羅取衆賈所棄。時其純利。爲之出入。人家稷急。須索百物。無不有。物直常數倍。遂致累貲千萬。稱于大家。亦其平生直諒。用心勤久之效。非特智術然也。余聞司馬遷載古之貨殖。若陶朱公師史之徒。皆智度加于常人。然後能各就其所欲爲。雖利道不一。要其行事。與君操術略相似。可以爲通生者言也。君初娶胡氏。生二男子。曰思。曰愿。皆先卒。後娶鍾氏。有男一人。元祐八年三月乙未以疾終于家。年七十三。將以明年正月壬午。葬于州城之西南吹臺鄉蘇塘里。銘曰。初艱而後貞。利之經。生勤而死尊。道之徵。尚者能能。而不尚者其不能。嗚呼子平。

朱君夫人陳氏墓誌銘

杉橋朱氏者。有厚德。能仁其邑里。其祖有名錄者。里人爲諱之。不曰錄而曰金鼎。至今不改。此豈有禁令服從哉。某女弟歸其來孫昌年。嘗見其父祖靈行。多高年長者。釋然淳古。皆有温良之氣。而女弟歸寧。亦每稱其家人女子。皆雍睦恭順。無間言。忘之行于是昌年母陳氏爲嫡長婦。能身服其善訓。以佐助其夫子。凡所以善宗族周貧之悉如其上世所爲。雖中年寡居。亦守此不懈。所以及今人稱稱其爲良家善族。亦其天資淳懿。與其父宿學長者。素所教訓之力與。朱氏爲一時之冒也。夫人父諱某。夫諱某。皆温州平陽人。有男子七人。長某。嘗舉進士。次二子從舜氏。又其次某爲太學生。有聞。皆先夫人卒。他人所不能堪。而夫人無深念長憂之色。非忍也。寬故也。比終僖季子昌年昌長。當後事。昌年賢。嘗爲政和二年貢士入期以起家者也。女子一人爲尼。名戒學。夫人年十九而嫁。四十八而寡。七十五而卒。卒以政和四年三月乙巳。是年十二月丙午。葬于其鄉金山之原。服喪者有孫男八人。重孫男三人。以爲福善之報云。銘曰。一夫爲善。一鄉所歸。一婦爲善。一家所宜。人孰無善。胡莫弗爲。從義則利。從利則虧。銘以告之。守此勿墜。

鄧子同墓誌

吾之友鄧氏子。諱洵異。字子同。元祐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卒于京師。越六月五日。某至自洛。即其殯奠之。已而語諸人曰。哀夫。吾子同之亡也。夫道之不明。天下學士溺于流俗。以聖人言爲發策決科之具。父教其子。兄詔其弟。師傳其徒。莫不一出于此。雖有良質美才。生則溺斗日悟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至頭童齒豁。不知反一言以識諸身。而子同少年敏發。于此獨知有所謂聖人之學之要。日之所視。耳之所聽。口體之所安。無不學也。其志蓋將誠于心而達之天下。嗚呼。孰謂吾子同之亡也。夫子同生二十二年。監綾錦院。祕書丞諱良之子。贈朝請大夫諱至之孫。大夫君居鄉。動有禮法。祕書君爲中牟令。有聞。宜有是子也。而亡之。命夫。是歲冬十二月。其兄將舉其柩歸。將以某日葬于濟州陽翟縣某村某山。鄧氏世爲成都人。以其世父龍岡君貴。遂徙居陽翟。子同之葬祔先塋也。永嘉周行己誌。

葉君夏誌銘

葉生漸從予游。刻勤有志向。父死且葬。屬予銘。嗚呼。夫人有子。擇術業儁。襄方孰大于是。葉君名芳也。居温州永嘉也。業吏也。娶韓也。子洙與漸也。生寶元己卯十月乙酉也。死崇寧壬午五月癸亥也。葬其居會昌湖也。死之明年十二月庚申也。銘曰。人而弗儁。惰其趨儁而弗居。惰也。如初而充而儁。君子儁乎。

周君墓誌銘

永嘉有隱君子者。姓周。諱某。字彦通。故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某之子。初校理以恩得補一子官。君居長。避匿鄉里弗肯出。校理歿。資產貨財一無所取。嘉然獨結廬于謝公山之側。并園居閒。來嘗交俗。歲當歉食。日從佛者希淨遊。鄉里親戚推其患倡篤敬。過其門。知其爲隱者之居也。入其室。知其爲君子之人也。至啓手足。又知其從淨公之有得也。生五十七年。卒于崇寧四年六月之庚申。葬于五年十一月之丁酉。其居郡之登瀛坊也。其藏瑞安縣之魚潭山也。娶同郡陳氏。生男二人。女二人。銘曰。御榮而弗擾。去利而弗爭。恂恂然退若無所能。心平氣和。揭與道成。是爲君子之徽。

浮沚集卷八

五言古詩

憶歐陽

歲暮何所思。道南成與鎛。出門泥漫漫。跬步成乖隔。人情未免俗。節物復逗迫。念我江海人。紓節慕古昔。少年弄柔翰。頗謂得所適。豈有軒冕心。況自便衰瘠。人生不可意。憂能忽如弈。浪跡太學生。俯就科舉責。居然五六載。頗不料揖。從貧思富貴。富貴悲迫陋。所得九牛毛。捐身豈良策。何如謝客兒。會稽卜佳宅。文章富晉心。山水東山癖。長安不可居。季冬猶縞紵。縞望悲故舊。俱無晨風翮。突應九轉腸。紛亂不可釋。此意竟誰語。坐憶鄒容積。不見二三子。起可論肝膈。悠悠百世名。潔潔此生跡。離要炯千里。置不見咫尺。

登屏有感

有鵲衔枯枝。往往登其巢。巢成雌卵孵。出聲嘐嘐。雌飛雄啄食。格澤日百遭。咄哉誰使汝。埋也不可逃。瞞瞞宇宙內。顧笑獨汝曹。人生結棟宇。斬木與誅茅。經營壯有室。蓄艾尚勤勞。

待李純如鄧子同

誰云相知好。相知亦吾累。一夕不在眼。青燈已無寐。晚定李鄧交。付託足心地。寂寞諸儁中。百馬逐一騭。

對我愔抱。豁軒眉得深意。昨朝分手出。冠帶修人事。淹留久未返。終夕念乖異。搖落庭樹秋。虛牕發清吹。坐起無一歡。出門屢瞻跂。歸鼓朱絲絃。復理黃卷字。絃誦雖曰樂。其如心不遂。欲欲往從君。念無晨風翅。揩地焚香坐。聊以待君至。

題樂文仲憶軒

古有大隱人。不必在林藪。居鈞得賢傑。能出漢庭右。用之即爲虎。信是經濟手。樂生淮海來。貧窶常露肘。迺翁病風痺。粥食不到口。下簾長安市。投經供卯酉。生涯一憶軒。貌作槁木朽。腴實大于身。豪氣貫牛斗。往往或下人。恐是黃石叟。屈身以伸道。此事古來有。貧賤交分薄。往見俗態醜。丈夫豈得知。事定蓋棺後。與爾同一笑。聊進杯中酒。

寄題鳳翔長孫家集芳亭

種木須種松。松有四時芳。種草須種蘭。蘭有十里香。衆木豈不大。秋至即凋傷。百草豈不存。歲下紛萎黃。人生事園圃。用意各有方。不貴草木多。只貴草木良。但種松與蘭。主人家道昌。

玩師求詩歸台州

越鳥棲南枝。胡馬依北風。人生亦懷土。安能長西東。玩公白雲老。方丈憑高峯。忽爲萬里遊。應緣來晨鐘。君看伊與洛。二川日溶溶。逝者亦如此。流轉何時窮。我居謝公山。天台一水通。莽莽宇宙內。那知忽相逢。塵埃識眉宇。覺我耳目聰。暫來逗復去。有如無根蓬。令我長歎息。不得久相從。倒身雖寬褓。仰羨高飛鴻。

寄和佛月大師

朝出太學門。廣路長蹊飛。如何繭塵鞅。汚我如雪衣。擬足投清淨。入寺扣禪扉。遇彼貧心人。終言破夕暮。既見彌明句。乃知侯喜啟。琅琅發妙語。慰此渴與飢。小卷大字書。一一各有歸。更以金玉聲。萬丈生光輝。日落微雲收。明月滿書幃。

贈沈彬老

永嘉人物美。斯文久寥替。學徒寡道心。日與風俗敝。我生衰敝後。上思千載事。實欲閭里間。一一蹈仁義。敬重鄉人情。副遺俗眼意。晚得沈夫子。學問有根柢。嶔崎流輩中。顧識作者意。歎然歷吾心。歸此同好嗜。吾子更我勖。士也貴向志。古道自足師。不必今人貴。蒸蒸不異畝。蕭蕭不同器。所憂義理意。何恤流俗嘅。進道要勇決。取與慎苟計。去惡如去沙。沙盡自見底。積善如積土。土多適成鎮。讀書要知道。文章皆小技。子試反復思。諦言有深味。自非心愛合。安能吐肝肺。行行慎取之。紓節思遠大。豈但勉鄉閭。永爲斯民賴。

敬贈李方叔酉

蛟龍吐雲氣。霧豹出文采。許顏有佳士。頡林風流在。吾道固多艱。明時屢危殆。嘉穀生蓂蓂。稊稗勞取采。平生數萬言。未料塞與閡。天生濟世才。發揮必有待。伯樂一顧重。豈不價百倍。展足造青冥。會見絕四海。願我茅屋底。謀欲漸蘭茝。達人固多可。借譽飾駑猥。丈夫一相知。胸中何磊磊。願作南山松。青青期不改。此事雖一時。風流激千載。

肺病

吾生與靜俳。早無適俗器。失身掛罥網。道心日已替。今茲得肺病。自可絕人事。默觀悟生理。是身同一蛻。代馬無南跱。越鳥無北翅。物各歸其本。我何有于世。冠冕且能休。養痾山水際。積石看白雲。臨流鼓閒枻。百種絕念慮。優游聊卒歲。誰云病疾苦。解后即良計。

次韻李十七僧宜見過兼簡杜思誠

坎壈客遊子。歲莫恆百憂。困若伏轅駒。未遇甘垂頭。志度益剛潔。勁氣橫清秋。豈事稻粱嗟。比翼黃鵠遊。人情恒遠客。言笑懷戈矛。有道死不泯。能易何何不窮。當志益堅。距逐波上鷗。有杜莫逆交。有李山陽僧。曰想文藝會。夫我心則休。心休日月閒。忽忽時歲遒。俗子浪嗤詆。日夕競咆烋。閒鑒事方枘。固知不相謀。我徒方外士。汎若不繫舟。東西與南北。無入不優游。至此顧隨俗。俛眉愧前修。寫言歸去來。山寒不可留。薄俗利口貿。斬斬非我伴。太息仰明月。忍作離當流。

蚊

天地不愛人。生此人之苦。吁嗟實微物。身不及毛羽。利嘴善啃齒。令人失眠睡。長夏五六月。執熱不通嘔。此物于是時。翩翩夸得勢。一聚動億萬。翳空如玄墐。當晝即散伏。得夜乃紛會。每見燈火集。不容設轄蓋。初若蠛毛戲。次第緣幬隧。稍稍傍耳飛。嚶鳴欲相賈。揮拂不敢停。得便時一啗。所欲未滿滴。已見盆腹脹。捨命不畏死。忽遭一拍碎。顧我七尺軀。豈不容爾細。蜂有毒在尾。爾有毒在喙。長爾衆口多。不比蜂一螫。

安得厲金商搖鴻聊一快

寄題江陵李潛道釣磯

嚴陵避世士。四海一釣磯。三聘非其心。焉采富春薇。蒙城有靜者。白首臥荊扉。築壇游溪鳥。默契道心微。箕潁謝官長。把竿忘是非。少年詞賦場。乘車落珠玭。投老沒殷板。長嘯卻而歸。編傾面筠理。濯髮待日晞。貧賤得肆志。富貴多危機。

觀傅公濟胡志衡楚越唱和集因成短句奉贈

滴露凝百草。四海黃葉秋。遊子思故鄉。中夜挹衣裘。起坐不成寐。欷息衙白晝。久客豈其願。亦爲甘旨謀。平生少年日。睥睨氣食牛。乘志三皇前。展步狹九州。乃今已半百。尚有餓隸憂。生逢聖明代。不忍棄田疇。折節衆士底。足爲妻孥羞。伯樂尚未遇。焉知非駑駘。觀其楚越集。迥覺出羣流。有如閱武庫。森然見戈矛。近者咸興作。無乃或暗投。五車空拄腹。一飽豈易求。不如隨洮子。匹馬萬戶侯。遇合各有時。莫笑東家丘。

復用前韻奉酬夢符舉館。

子卿五言法。氣格厲勁秋。綿綿武功意。尚不廢箕裘。洒然落妙語。一破萬古愁。文章本道德。作者通神謀。惜其命不達。白首猶飯牛。舉者顧識面。或比韓荊州。儻冠眞誤身。未免妻子憂。長安游俠兒。生不辨田疇。儒有不黔突。此輩猒珍羞。左右夾燕趙。出入跨騏驅。富貴即稱賢。寧辨清濁流。乃知讀萬卷。不如持尺矛。斯言雖有激。亦爲智者投。古人願執鞭。如或不可求。若看投業生。已爲公與侯。颯然灌園翁。客落守荒丘。

古意贈答段公度

野人比芹子。昔獻已負慙。安得長者語。借譽苦爲甘。自愧敝帚委。欲駕騄驦驂。寸遒復尺退。虎穴詎得探。

寄題方氏貧心亭

日月款不淹。萬物紛迴薄。冬索復春敷。夏茂以秋落。彼來無窮期。詎可盡酬酢。人生塊爾耳。政應如解鞹。可料百年身。胡爲自束縛。達人暢高情。物物各有樂。濁醪隨身盈。心賞悟遠託。陶阮寫酒意。斯言豈虛作。

送別

人生如斷蓬。萬里忽相值。會日當苦難。別日當苦易。十年聞子名。未識已心醉。我友豈不多。愛子好心地。身小胸腑大。面目無邪氣。磊磊棟梁姿。溫溫瑚璉器。人物衰落盡。百馬逢一驥。我懷未頓倒。離別已復至。天寒霜正繁。山險道不利。君行揭何爲。百里求自試。編持孝友資。發爲惻隱治。上馬且勿難。吾民望君慰。他年廟堂上。舉此亦不異。強飯數寄書。待爾慰窮悴。

同舍劉子美將歸唐作詩見貽次韻以送其行

我學比蠹魚。沒齒三年劾。技成無所用。奔走塵衢北。儻生紛送利。雅道日衰息。乃爲貧章甫。取售擇人國。雖知自守重。豈若適時得。念欲障狂瀾。亮非一貿力。吁嗟且盈此。徒使氣填塵。與子共師友。焉得久默默。行行慎玆道。慰我日惻惻。

送友人東歸

是身如聚沫。如焰亦如風。奔走天地內。苦爲萬慮攻。陣子得先覺。水鏡當胷中。異鄉各爲客。相看如秋鴻。扁舟忽歸去。宛然此道東。我亦議遠遁。西入華與嵩。飲水有餘樂。遊娛甘百窮。相逢不可欺。偶然如飄蓬。于道各努力。千里自同風。

和郭守叔光絕境亭

雲橫絕壁境。峻堞若繩削。羣山列培塿。衆水分脈絡。下瞰萬瓦居。縹緲見樓閣。松風發天籟。泠然衆音作。晶晶天宇清。塵襟一澄廓。

少年子

臨洮少年子。白馬黃金羈。醉向壚邊宿。小女倩縫衣。不惜千金賜。只惜少年時。當時不行樂。過時空自悲。

北山閣

北山有高閣。暇日聊登遊。臨眺益悽愴。焉能寫我憂。軒軒皆巉石。潋潋瞰溪流。野鳥時上下。白雲自沈浮。徒倚事窮覽。良時忽我遒。日匿西岡下。月出東嶺頭。寒烟沒樹杪。勁風夾山陬。十月客衣單。不可重遲留。緬望湲水濱。使我心悠悠。

九日登高有感

盈酒臨重陽。舉觴忽不樂。憶昔登高日。親朋盛杯酌。人事經年異。物景但如昨。生別未曾遇。死別已寡謨。吾生更飄蕩。四海無所著。黃花眼中見。翻令懷抱惡。莫覓四坐歡。節序正寥落。

征婦怨

嫁君苦太遲別君苦太早官行有程期不得暫相保妾有嫁時衣金縷光威儀送君即遠道數日望君歸君去竟何許君歸覓何長昔爲膠與漆今爲巷與商朝看雲間鴈暮看水底魚鴈魚過疎詐何處寄君書有食不下咽有衣不被體夜回九轉腸日下千行淚階前萱草長盆內秋葵空萱草不解憂秋葵爲誰容人生若朝露顏色豈長好況乃懷憂愁憂愁復易老及春不開花結子待何時君在須早歸妾在長相思妾不願君富貴妾只願君賤貧賤貧足相保富貴多棄捐妾不願君成功妾只願君早歸早歸及年少功成妾已老君去妾二八容顏花莫如肌白不著粉色紅不施朱即今君尚未酬勳妾年二十已有餘

楊花

楊花初生時出在楊樹枝春風一飄蕩忽與雖柯離去去辭本根日月逝無期欲南而反北焉得定東西忽然驟飄起吹我雲間飛春風無定度卻送下污泥寄謝枝與葉遲遲復何時我願爲樹葉復恐秋風吹我令黃萎我願爲樹枝復恐斧斤斫我爲椽榱只願爲樹根生死長相依

和子同觀晉寺新居

太學士千數濟濟多白袍其中豈不有令人愧逍遙風俗且如此焉能獨守高詳擇乃其道或得貨與豪近復失段子嗚呼命不遭吾生得覯褒誰能當圖牢武或萬人敵何用學六韜文士亦齷齪勞心徒忉忉利害竟何許相去九牛毛脫略或吾事青松隱裴蒿麟鳳豈仰見狐狸多叫號如不卜清曠樂此阮與陶

文思韓吏部詩見杜工部揮塵談風月中夜章屢屢佳佳移北山不必反楚騷吾道用無窮所志各有操或隱身幽討或放迹遊遨平生事已定用心奚獨勞

送鼈之進狀元二首

春風不開花吹雪覺白日天寒食不足江頭拾芋栗我馬不敢騙提此霜鞭密君行當奈何開帆轉飄忽挽舟君且住爲君一洗掃今日此良宵他時未可必我牛鬲犁手一飯願已畢官曹雖強汝今汝心若失

騙舟行亦歸還我性頑遲騎牛不騎馬鼓腹看渭渤他年作霖雨勿汙我蓬蓽

秉鞭奇男子未識已心知戲策集英殿脫韝獨豪舉二年裹陽春歸舟覘山渚同事三日留時時作險語

陸相爺王孫嶷然好風度詩書百萬卷胸中若遲互平生蘇惠州氣槩頗自許人生貴際會政可觀去處二子經濟才用之則爲虎憐公且爲客王孫且爲主回頭看天涯歲眉爲誰嫵牠師挽舟去回首望南浦

莫笑秦軍強秦軍定強否

雨中有懷

世態紛紜紛客慈亦不盡半壁木樨穿百慭逢一晒觸眼敗人意喜事日益派小著三日熱重我憂躁疾崇朝一雨洗意氣覺清緊焚香強起坐曲肱聽鳴蚓出門復有觀物色和蔼鳶鳶飛芳塵答才水蟻上堵橋失勢蛛墜網得時朽蒸菌矜飛啄泥燕銜翼翔雲垂此理復誰論中腸紛結縕懷我平生好意得如合膠

款段風薄宦有如驥服鹽交李固諸牛豪氣浮海嶽華李本達識猶落忘睚眥慨慨任關西開口見肝腎

高蹈潘逸士未能超鮮尹小王頗清修對策如射堵復有孫夫子未許連車軫聚散各異處單居謝推引言笑誰與歡思逝如抽筍作詩當晤言爲我發大囂

奉酬天復古風

我生不愛言欲言令人惡總總乾坤內抱此誰與託昔者所親人今或苦荼若生交各分離死交已異漠事非固必存千載一轉關要知達士心閱世等糟粕不求萬法脫不與萬法縛索然天地中去留如解籜萬事豈足爲而苦自結約吾以此應世方柄入圓鑿何當得蔡侯龜若雲中鶴新詩近道要如病欲良藥上言古心人次言時道海落落濟世志拙者俱騷愕功名付吾子我獨甘蓑笠誰知隱巷中簞瓢有餘樂

五月二十五日晚自天津逗晏秦少章

客思日百種無一適所願入夏對煙火坐臆如坐囹開口畏觸槩俛首學擬鈍嘉友不在眼相思劇方寸晚涼策馬出豁然對清論盤月阻良覿歡喜論綿綿上言得三益次言科舉困新詩破煩想覺人擔中健重我特特來殷勤留一飯促膝對夜榻竟爽無俗氛歸來勞夢寢令人欲高遯

政和丁酉龍圖樂清寓柳市莊居和林忠叔見寄

懷蔽非其心事君要以道古來際遇間每恨見不早觀其風雲會事業何草草卓哉張子房器博用殊少恐世主心用此恰恰好所以收其才遠從赤松老富貴非利達貧賤非枯槁超超聖賢心吾欣願執捕

遷居有感示二三子

四時忽代序靡靡無停息白露應節降涼颸變晨夕開居二十載遷徙靡寧日良願有巢穴我居無定室田園固所乏婚嫁何當畢貧賤難爲好仁義寡所匹總總百年內萬事安可必人生七十稀我今五十一齒髮已彫喪肌肉乏腴實固窮吾素分苟得鮮終吉餘年當規何任速非得失

發東陽

客行無棧程悲吟無我聲促促復促促居家食不足徘徊重徘徊欲行竟欲歸近恨遠弗顧強復編車去

七言古詩

寄魯直學士

當今文伯眉陽蘇新詞的皪垂明珠我公江南擢步名皇籍甚傳清都達人喈好與俗異誰欲海邊逐臭夫小生結髮讀書史隱憫每願脫世儻幾載俛首餐堂超爭唆染漢從襲鳥野人鼓瑟不解笙悠悠舉目誰與娛幸有達者黃與蘇誰復踽踽如轅駒古來志士恥沈沒參軍慷慨曳長裾相知寧論貴賤敵詩奏終使闔艾殊當時仲宣亦小弱蔡公難其才不如逸知士子名未立須藉顧遂齒論餘嬰兒失乳投母哺當亦飲食瓊漿壺

次天峯居士韻奉寄

天峯靜者巢箕叟著書不爲牛馬走夜雨題詩寄日遊觀者辟易皆縮手嗚呼大雅久不聞吾道悠悠付

林藪伏龍鳳雛人未知腴田猥大皆稂莠將軍爲志窮益堅魯儒雖死不更守鷓鴣有翅須搏風苦李當道誰開口京師車馬十二門一日萬態無不有吞腥啄腐何卒卒正坐誦言芷漸漬可憐惠施多才卿不悟懷梧瞑低首功名浩蕩恨何許混身誤慮苦不久盍假湖明歸去來不作折腰求五斗飽食大人如肉山衰衰奔馳氣如吼東山野人氣亦芒郎將自昔今獨否誰能脂車化百鍊世態欵如屈伸肘何時尊酒話疇昔駿節新詩意非苟

泥雪憶志康公度元老

正月二日多雪寒京師道路無日乾巷南巷北一望隔出門但見泥沒沒歸來危坐官屋底日飽太倉半升米相思更覺行路難蒙垢何當爲一洗

和任昌叔寄終南之什

少陵作者今卓爾彭澤一觴意何已詩工酒逸覺有神此理浪傳嘘俗子卻求舉選科目間仰看有道富汗血聞君欲往更愁絕歸心日夜空飛揚

送歐陽司理歸荊南

荊南秀氣有異才我今見之歐陽子長年讀書五車過下筆神捷風雲起一昨新書彈末俗儻衷喜好入骨髓此君矯矯出羣流一心本學妙達理斯文自信謝嶺與萬口一律誰信爾眼明卻見法令新四海文章盡蘇氏馬鄴一遇伯樂空近拔其尤自君始可憐平生萬鄰苦及壯一官歸故里丈夫行道會有時用心深處良獨知眼中人才不易得風雲龍蟠非爾誰野人一身日百謗人笑阮嚴端不疑儻昔定交論必履示我青青千載期蓋事風流定不朽謝爾紛紛輕薄兒如此嘉會豈易得端知聚散非人力相期遠大莫相忘要須身健且強食

次君陟見志韻

秋風颯颯吹寒雨塞士長塞不長著杜陵四海無尺椽頗思大屋連千礎大庇天下塞士塞小利猶能及雀鼠平生志大不小用未解從人問科舉可憐時俗喜僥倖此道悠悠付何所不如歸來負塞日食芹得味絕不苦人生何處無一飯飽臥便便腹如鼓

竹枝歌上姚毅夫

元祐辛未閏月既望隴西太守燕客于郡之雅歌堂客有某好余詩歌因作竹枝詞五章章五句以紀其事而一章言其行樂之欲及時二章言其及時而樂三章言其樂極而悲四章言其悲而自反五章言其反正也

秋月亭亭揚明輝浮雲一點天上飛歘忽回陰雨四垂人生萬事亦爾爲今不行樂待何時翠幕留夜燈燭光主人歡娛客滿堂龍船盛酒蟻作觴秦吹齊歌舞燕倡夜如何其夜未央佳人玉顏冰雪肌寶瑟繡袋光葳蕤齊聲緩歌楊柳枝歌能障面私自悲坐客滿堂淚霑衣酒當毒藥色當斤人生行樂如浮雲動□□客已醺美人不用歌文君客有相如心不春

壺傾燭燼樂事衰堂上歌聲有餘哀主人謝客客已歸風蕩重陰月遲輝皎皎千里光無虧

浮沚集卷九

五言律詩

上元被差監酤妙覺書呈文叔二首

密雪霑游幕咨嗟犯酒罇坐招羣客飲愁是獨醒人事業慚知己衣冠媿此身吾生自有分休問紫姑神

竊嗟知識分論才味所長幸同操筆舌莫不試漁陽醉客或遭詬少年來索貲此吾稽古力咄咄未須忙

走筆問訊晁四以道

問訊晁夫子成州去幾時衣冠空擾擾鬢髮獨絲絲器業終難合行藏只自知清山讀書處遥許寄長枝故鄉羣盜阻不見一人來免死依君祿全生抵酒杯衰年聊爾耳吾道已焉哉未遂鹿門去相思日幾回

寓居婁氏樓居

樓高雲壓戶秋靜月侵幃曠宇涵天界連山軸地機宿鴉風葉亂歸牧笛聲稀身世浮雲外人生何所依

避居柳市有感

種愚彭澤令從借刻溪居水漫衆流會山連夜逕疎閉關非避世爲道久忘書乍慎幽棲趣永欣廢轍餘羅含亦有宅洲渚啓柴門未足拒風色猶堪隔世喧卜居空著論巢父詎忘言且折辭中券相從雜下樽

臥病京師蒙少伊察院惠米因敍歸懷奉呈

臥病遠三伏辭鄉已四年故人分祿米鄰舍貸醫錢志業其如命行藏休問天吾歸舟已具老去合求田再依前韻酬少伊

亦有南堤宅棲遲可寄年免從依麻貸聊得貰鄰錢爲道難逢世知吾獨是天小橋連里巷行日話桑田

次少伊韻反招隱

伏蒙少伊察院和篇有招隱之句夫言歸者衰病之所基也公方振驥臺綱四方想望以爲重詎可云乎謝輒次元韻反招隱以復之

我已逾衰齒公猶小五年少時能作賦平日不言錢風采植公雅詩情白樂天朝綱方有賴未可話歸田

少伊察院再用年字韻寵示二篇輒復酬和一章陳德一章敍情

惆悵許御史清譽自初年門絕苞苴使家惟薪菜錢文章名蓋世忠義力回天不爲兒孫計何須僻處田

咄咄休無賴栖栖又一年時從柱下史獨貸辟中錢多病惟須藥長貧不怨天歸期無遠道猶滯稻粱田

雨後晨出發澤道中寄嘉仲明府

宿雨郊原潤新晴禾黍香天高晨氣靜地闊野風涼忽忽憂羣盜悄悄懷故鄉誰官聊免死何敢論行藏

謝嘉仲相招寄居發澤

已解陳蕃榻仍留杜甫亭飽聞期月政願受一廛氓萬事尊中酒餘年水上萍依投知有地流轉任浮生

送李子與新第歸寧

新恩好駈子門戶有輝光昔宦通三世山川共一方拜親今綵綬傳業自清緗買宅如來此相從及早涼寄題江南李氏四照亭

聞道新亭好開軒四望虛慈慈佳氣合袞袞衆山趨野鳥來還去浮雲卷卻舒登臨富幽興應不羨陶朱

道中有感

晶晶平川靜暉暉寒食曛連山荒白草屬地亂黃雲歲晚關心事天邊爲客身扁舟終不惡奔走失吾眞

次渠值老韻四首

癡拙時無用歸來老此休夜寒爲客夢歲晚異鄉愁鳥有南枝宿川皆東海流憑高望歸路客重失滄洲

世事人情了年華鬢髮侵平生憂國淚老去戀鄉心四壁家千里三秋酒萬金號寒小兒子念汝故情深

鳥暮已歸宿吾今行亦休百年能幾許萬事不勝愁貧賤須行樂功名可枕流鱸魚秋興遠風起白蘋洲

憂患功名晚塵勞歲月侵慈來無與語老去獨傷心不復周公夢寧須季子金題詩遷逸興情極恐言深

次李榮澤韻

已能仍僑寓雖貧強客羞開居非索隱高臥得清秋故國今何在他鄉未免愁爲儲生用拙老去更宜休

宿大足寺

塵埃得古寺突兀亂山中疊徑僧居僻懸崖鳥道通塞雲常雨雪山木自多風萬事浮生外心花發暮鐘

送左與言赴杭司錄

艱難惟後重去住各愁深喬木迷歸夢孤帆伴客吟相看憂國淚獨立望鄉心到日如無事來書速寄音

晨至石碣院時喪女殤此院二首

舊寺來人少祇林過雨清日光微破影雲色未全晴久客嗟殊俗中年哭後生庭前空柏子此意復誰明

曉色初明野雲容尙隱林蕭蕭三徑拙鳥雀一枝深憂思他鄉淚淹留故國心平生丘壑趣莫謝媿同襟

送王天梓登第歸

王氏青箱學名家千里駒朝廷求士急吾子應時須上第人皆有高才世久虛別君誰緩眼書信莫令疎

奉和林惠叔

攝邑聊觀政無才可及人案書捐吏役簪日遂吾眞聽說桑麻好懽言雨露新貧居願時熟聊試飯中塵

世間同大宅何處是安居臥地有知足棲巢亦愛如松牕懷舊隱城市遠先廬衰病難堪貴交遊喜漸疎

書王仲元都巡城上亭

王子吹簫處孤城城上亭回回乘山入隱隱一川來花草三春合軒窗四面開得官兼吏隱端復謝塵埃

原武喪女有感

人世剎那頃汝身能幾秋一生如夢了萬事蓋棺休年老不禁哭夜長都是愁棄置復棄置千古共山丘

諷寄同逆旅生死異前途思愛此生斷聲容昨夢餘幻身今墮甑戲事已陳芻寂滅眞爲樂勞勞得爾如

秋霽分韻得中字

清晚搔頭望晴天已不同霧烟才冉冉雨意却濛濛爲客艱難裏思親涕淚中獨憑心事在倚杖看秋鴻

春日郊行

野步春郊淨佳遊病眼開風流可憐柳客落不堪梅水接仙舟泛山紆俗駕回歸歟月已沒餘興更登臺

聞官軍捷報星彥升時仲

滯雨春惟冷端憂夜更長曲肱思已亂如面世難防捷報聞平寇安書喜到鄉鹿門心未遂誰與論行藏

五言排律

壽郡守

僊系蘇門遠英流富緒長胚胎潛邸氣庭玉煥祥光永日輝南陸融風暖北堂綵餘長命縷香剩浴蘭湯

丹穴皆威鳳荊山必豫章精神森秀發器質儁温良經學傳經濟嘉猷合貸襄陞流多顯赫簪仕早騰驤

遊刃無閒劇提衡絕杏綱高情蒿愛日勤節肅清霜暫借朱轓出行看皂蓋揚頌聲喧道路輿望屬巖廊

時遇生申旦官臨指李鄉衆眞金闕奏滿郡玉爐香強仕春秋富昌朝事業芳臣千君萬壽庶載濟時康

原武新雨有應呈諸同僚

嗷嗷憂旱魃懇懇叩神祠自疏官多曠無辜歲莫饑奇峯俄髮黑甘液遽如飴雷電寧無物風雲自有師

荒郊回沃壤。菜穗發萎枝。攝邑乖爲政。同僚實副時。民心惟讓義。邦本繫安危。食足無他事。恩餘及我私。
白看雪子粒。滑想杜陵匙。拂拭菜蘇甑。香炊定可期。

七言律詩

壽沈守

三甲三壬五福俱。胸中落落貯瓊琚。池塘芳草詩情遠。富貴浮雲世事踈。一郡壽罇叢愛日。層霄仙籍寄眞書。君王萬億臣千億。永作天官拱帝居。

壽時相三首

皇天祐德必生賢。有主功高五帝前。祖骨鼎精來間氣。彭齡聃壽與遐年。遠無憂患身先退。近有湖山樂更全。祇恐蒼生須謝傅。每聞人誦袞衣篇。
又值君臣慶會年。鹽雪已先調鼎實。春風還是作霖天。經綸道自心源出。損益時隨世變遷。當宁旰宵懷舊德。非公誰與濟商川。
非公誰與濟商川。年德俱隆文武全。省事省官民自定。足兵足食務當先。烹鮮取治惟無擾。琢器期安在不偏。公壽且千君且萬。四方永永樂堯年。

次僧堂隱謝見臨韻二首

倦雲小息五公山。來往扁舟勝據鞍。強飯未能追馬革。寄髭端恐識猪肝。山泉周匝流清沘。古木森羅照屈蟠。閑臥北牕懷太古。元無一物到門關。
隱跡僧居無所爲。蒲團曲几面清池。一身有累須三遷。萬物無私各四時。心與溪山相宛轉。事隨塵世漫紛披。山中不用詩招隱。已約施嚴采紫芝。

兒山出示陽橋和諸什感慨英才之沈歿。光炎之流遞。因兩次其韻。皆以少日爲篇首。一以贈監鎮孫和仲。一以贈知丞苗兒山云。

少日稱豪弓馬場。時平不復戍漁陽。引杯看劍夜雪黑。橫槊賦詩寒日黃。霜落草枯聞戰騎。位卑祿薄困征商。白頭未試吳王妓。楊柳堪攀古道傍。
少日稱豪筆硯場。一官家近住河陽。人情易變春雲薄。世故飽諳秋鬢黃。寒日蒼涼臨迥野。浩歌悲壯激哀商。時平民樂官無事。醉倒題詩舞袖傍。

子固嘉夫相過觀兒山唱和

萬事都將笑一場。不如載酒訪高陽。凍消地面可憐綠。日暖柳枝無奈黃。倚德久從君子論。言詩仍有起予商。太平無事閒居樂。且醉高樓大道傍。

再和子固

老牟不入少年場。不似當時在洛陽。福善坡頭回輿練。石家寺裏看姚黃。春風楊柳東西陌。古道樓臺南北商。流落如今歸未得。白頭憔悴卷城傍。

嘉夫再有冰玉交輝佳句復和酬報

爛爛雙瞳犀電光。照人皮裏有秋陽。誰將鼠腦同蒼璧。枉把鹽車服乘黃。合有猷謀陳稷契。卽看頌疏繼周商。近來佳句猶人甚。敢竝蘭葭玉樹傍。

和李文叔見招

杜曲林泉可寄年。功名富貴有危顚。蓼中佳句渾輕與。海內名方莫浪傳。赤腳孥舟能楚些。明眸度曲解胡旋。且過叔度留終日。未問他年騎錦韉。

再和文叔

事業功名看百年。千杯醉墨饋張顚。關西夫子時方棄。稷下諸儒誰與傳。契闊十年穨近鬢。間隔千里又言旋。瀾翻斷梗無根柢。慈喚贏蟲道理破韉。

病中思歸呈子之十七兄

白首追追謾世憂。我今問米下揚州。支離病骨難堪苦。浩蕩歸心不待秋。兵火彫零故里。功名衰謝掩扁舟。慮儒老死終無用。收拾綸竿好去休。

再用前韻趣歸

故鄉何處海東頭。地盡東南最勝州。水陸歸程幾百驛。風塵回首恰三秋。無才北使能降敵。決意東歸已辦舟。去國不緣明主棄。只緣多病更宜休。

和孫德平病秋思歸

春雨秋風無盡期。高飛魚鳥各天機。年光逝水催前浪。世事浮雲換白衣。草木變衰知節改。田園蕪沒覺吾歸。人生萬事惟心可。其處何妨世俗譏。

奉和知丞苗兒山（時兒山以疏移秩）

陸沈僚底悄驂盟。玩世滑稽常自如。鞍馬猶堪供鞅掌。功名誰復念居諸。胸懷金玉天知我。仕宦風波命負予。好酒夜闌聽軟語。清談笑謔極揶揄。

和使君閔雨

布穀催耕候已深。驕陽未肯化爲霖。一年鈴閣傳齋禁。三月花時負賞心。空谷盧淙能喬嶽。祠古木已成陰。（時取九華龍本又誤西嗣）倏儻倒死渾無計。屬耳頹墻聽雨音。

次胡志衡韻

城北城南春渺然。幅巾藜杖望晴天。何須多事途窮哭。莫倚高才遶下眠。渭水來從烏鼠穴。隴山眞接首陽巔。登臨未盡牛羊下。安得義和叱馭旋。

和蔡八十約同歸

十年塵土送春衣。每見春風憶翠微。射策決科知已誤。求田問舍早須歸。人生豈料長身健。行李還應與

願遂遙望故山心獨往杖藜三嘆暮雲飛。

再和蔡八十約歸

聞說尋山意已清況逢佳客作山行百年心事同杯酒萬里春風出帝城秋燕欲歸花集穩春鷗無事往來輕風流定是輸陶謝應笑癡人似步兵。

五言絶句

溯溪歸

小雨沙春態餘花落晚香扁舟還獨往誰與論行藏。

姑射仙人

易簡乾坤理和平兆庶情誰知爲帝力萬國自生成。

魯直帖

秀潤瞻眉宇清眞接話言端能愈吾疾已覺意超然。

李端叔帖

鐵面黃扉骨霜髭爆蝟毛晚年聊混俗猶不廢稱豪。

米元章帖

戲事芻陳了浮生甑墮休道音餘朝墨人尚想風流。

七言絶句

和丁忠節三首

絶崖高隱白雲間德行人知是閔顏傾席求賢新詔急青蚨久居山。

七十稀年幾許閒星星鬢髮半衰顏寸心灰盡周公夢不戀朝衣只戀山。

大儒出處自無心調燮功高利物深用舍行藏皆是道不分朝市與山林。

送禪照大師四首

常寧隱子書來告行隱子喜文而未及道是行也將求師而問焉友人林惠叔贈言有脫粗之語隱子疑曰薄之甚矣非也予因述其語贈行且解按劍之疑。

海鴈年年自往來迢迢此去幾時回春風滿路其消息應是桃花處處開。

千峯如畫不安排的的天然更莫猜草碧花紅春鳥叫此中何處問如來。

行行踏取蘆鞋路多少遊人只廢回門前有箇鑿天柱千萬歸時帶取來。

脫卻多年破草鞋腳根步步踏如來昔人根鈍眞堪笑直待血流方始回。

和趙鼎臣贈呂令二首

幕下胸中水鏡寒否咸定不失奎端要知四海皆兄弟莫作前人青白看。

坐衙官似坐禪僧萬物風行自飲冰縱解他心無所得不知何處計才能。

偶書楮老帖後

楮公不見十三年何處高談洞下禪禪裏相思無是處不相思處有誰傳。

春日五首

送春小雨作輕涼碧瓦鱗鱗動霽光鎖燕銜泥歸舊屋黃蜂採蜜度斜陽。

小牕午枕夢初醒特特來尋春徑行晴日暖風無俗客岸巾柳底聽新鶯。

夾蝶尋花經竹過蛛蜘結網趁絲行簷前飜翼頻來燕葉底窺人欲去鶯。

深院回廊春日長晴絲冉冉暖浮光五株恰似陶彭澤滿縣愧聞潘河陽。

無賴春物惱人悠百年心事信沈浮何時買得會稽宅鑑湖自作烏衣遊。

元日同廬萬紀王振叔行南寺五首

正月一日思悠哉水邊盡日遊回豈無俗人一盃酒不作區區城裏來。

岸頭欣欣木向榮岸下涓涓春水生晴日暖風無俗客故尋野徑逐溪行。

寒風昨夜動天起春色今朝入眼濃橋北斜斜柳垂綠岸南細細草生茸。

南寺橋頭緩緩歸卻來高閣更遲遲水邊白鳥雙雙立樹杪烏鳴箇箇飛。

出自西門入北門南邊東轉逐村村輕黃淺綠飽經眼卻得歸來細細論。

哭呂與叔四首

平生已作老藍川晚意賢關道可傳一貿未容當百滬獨將斯事著餘編。

淹留也復可疑人不向清朝乞此身芸閣筏雖非苟祿每回高論助經綸。

朝聞夕死事雖明不盡心源漫久生手足敢云猶是過默然安得諒虧成。

朝廷依制起三王歎惜眞儒半已亡猶有伊川傷夫子飄然鶴髮照滄浪。

睡起偶書二首

晴日薰人午睡迷輕舟小楫夢中歸覺來搔首牕前立草綠花紅燕子飛。

爐香一炷滿牀書野杏山桃三四株食罷睡餘還獨立一身此外復何須。

瀟湘暮雪

凍雲垂地雪紛飛日暮天寒鴈已歸猶有江頭問津者不知此去欲何依。

春閨怨三首

春盡遼陽無信來花窗空鏡滿塵埃黃鶯恰恰驚人夢欲到郎邊卻廻。

深院無人簾幕垂漫裁白紵作春衣停針忽憶當年事羞見梁間燕子飛。

燕子引雛來去飛楊花漠漠草萋萋牕前睡起渾無緒倚遍欄干日又西。

示負書

平生萬卷漫多聞。一悟中庸得本眞。從此盡將覆醬甑。只于心地起經綸。

留題祇陁僧房

回舟小息取僧房。一枕春風意味長。江上鵁鶄啼雨熊。隔洲烟樹日蒼蒼。

從姚毅夫乞酒

春來不飲動經旬。空戴陶潛漉酒巾。風雨惱春惹獨坐。提壺無事故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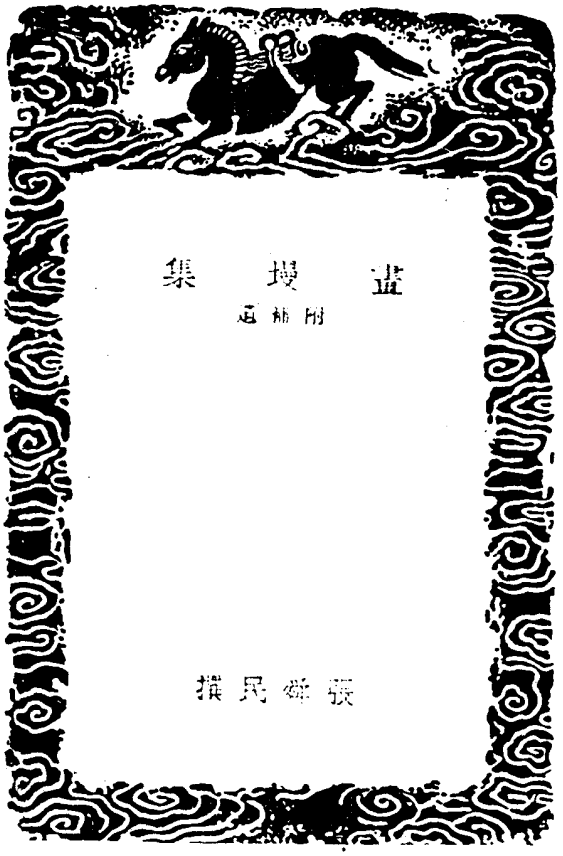
示提壺

蓑杖芒鞋一幅巾。翛然無事可關身。一壺任醉春長在。南北東西作主人。

武陵烟雨

桃花流水武陵源。烟雨冥冥暗一川。試問山中避秦者。不知此景是何年。

六十二冊　30A



塡鼕衢卷事喧。復禁如初。而南渡後。又有臨川雖本浮休全集。蓋其著作。在當日極爲世重。而自明以來。久佚不傳。惟永樂大典尙間載之。計其爲什。雖不及什之一二。然零璣斷璧。倍覺可珍。謹蒐輯排比。釐爲八卷。用存崖略。其郴行錄。乃謫監酒稅時紀行之作。體例頗與畎陽修于役志相似。於山川古蹟。往往足資考證。今亦並附集末。焉。乾隆五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畫墁集卷一

汾州 張舜民 芸叟 撰

詩

紫騮馬

紫騮馬。白面郎。紅銀鞍勒青絲韁。左牽黃犬右蟄蒼。朝從瀚陵墟。莫宿投平康。使酒不滿意。按劍北天狼。今年明年一如此。後年不覺髮成霜。扶肩策杖出門行。抱子弄孫棖上坐。忽然淚滿衣襟。公見韓媽面前過。

關山月

明月生海上。裊回照邊城。中夜關山靜。但聞流水聲。征人看月思鄉泣。夜久衣單難獨立。錦字佳人恐不歸。開幃更或飛螢入。

桃李花

紅白桃李花。馨香滿芳草。開時人少年。落處人已老。風雨半夜來。覺揚滿官道。行客爲歎息。不忍便除掃。猶有兩三枝。香色晚更好。把酒將奈何。攀折恨不早。

二

畫墁集

提要

臣等謹案。畫墁集八卷。宋張舜民撰。舜民。字芸叟。自號浮休居士。邠州人。中進士第。以司馬光薦。爲監察御史。徽宗時。進吏部侍郎。旋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量貶。復集賢殿脩撰。卒事蹟具宋史本傳。舜民爲人。忠厚質直。慷慨喜論事。葉夢得嚴下放言。稱其尙氣節而不爲名。北宋人物中。殆難多數。其初從高遵裕西征。鑑夏無功而不遏。舜民作詩。有蓋州城下千枝柳。總被官軍斫作薪。及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休上望鄉臺之句。爲轉運判官李新所奏。謫監郴州酒稅。其後起爲臺官。浸至通顯。而議論雄邁。氣不少衰。崇寧初。又以謝表譏謗坐貶。晁公武稱其文豪縱有理致。最刻意於詩。晚作樂府百餘篇。自序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其自矜重如此。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有書舜民集後一篇。稱世所歌東坡南邊詞。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二語。乃舜民過岳陽樓作。又舜民題庾樓詩。有萬里秋風吹鬢髮。百年人事倚闌干之句。世或載之東坡集中。蓋由其筆意豪健。與蘇軾相近。故後人不能辨別。往往誤入軾集也。文獻通考載舜民畫墁集一百卷。袁說十卷。周紫芝謂政和七八年間。京師鬻書者。忽印是集。售者至

花如桃李人如玉終日看花看不足萬年枝上囀春風七絃絃上調新曲寶馬嘶風車轢轢東市歸鋤西市鞠但得長留臉上紅莫辭貴買算中酸

來日大難

去日滔滔似易得來日巍巍若大難一日且作一日調百年莫作百年看晉侯竟爾見新婺楚王更要食熊蹯勿輕白髮翁勿恃青楊質物壯則老矣其壽不可必嵇叔夜郭景純今般人物如何人皇天何不留逡巡

君馬黃

君馬良乘乘黃僕臣御守法度乍可三驅失前禽不可一朝爲詭遇假使四牡項領無害六轡如組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聽和鸞之聲遵康莊之路馬不駿與君子安處如欲登九折之阪走羊腸之阻豪犯霜露跌踢風雨雖使造父再生王良復出予亦未知其如何爾

大雪行

曉辭洛水濱暮宿河之涘四野漫漫不見人莫日止能行數里渾然天地爲一色消水南北復何似五陵處處爭合圍十宅管絃初熱耳連宵耿耿照鬢髮迎馬點衣猶未已但得來年春麥熟豈困泥途復何恥農夫南畝未脈多卻入長安作泥滓

邯鄲少年

邯鄲全盛時人物自都雅更得曲井兒豪氣陰相假生求趙王劍千金不論價力賭燕國姝隨高起亭榭使酒叢臺上夜盡西陵下明　五陵兒胥靡馳大馬

試院感懷

朱戶當書局霜簾達夜壁沈沈造廣庭曖曖接衆寶疎韭叩洪鐘短綆汲深澗始知學不造內顧多歉然憶昔居上庠忝出流輩前賦就千金直詩成萬口傳荀楊迴接迹班馬思比肩一從荷干祿永謝英俊疆折腰府緣中謁口道路邊世俗多見輕義士誰哀憐憔悴有今日光輝思昔年今茲覩秋闈猶欲爭相先枯魚傍江湖疲馬憶薊燕涼風拂翠幌隨月向人圓物景近中秋客意孤綿綿裘何豈清光欲復不得全永懷懼榮時把酒謝嬋娟

鯨魚

東海十日風巨浪碎山谷長鯨跨十尋宛轉在平陸雷火從天來赫然列兩目肌膚莫作油骨節分爲屋腥羶百里內戶戶至牖足我聞海上人明珠可作燭鯨魚復何罪海若一何酷從欲漱風伯大釣閒不告蹈厲復歎息歸咎當溟涬託形天地間獨爾有含畜大者不能容小者又何益卻羨蝦魚輩安然保家族

東武二首

小白樊周室憂吾致其君各竭當時力未免後儒言陵馬日千里壯士舉百鈞更欲加勉策折脾與推輪

景公登牛山俯臨臨邑區耕耘破廣野軒冕光俯仰雞走狗馬凝笳吹笙竽魚鹽來海岱桑柘入青徐

饒樂曾無敵棄背復何如公乃歎而泣顧謂諸大夫安得千萬年長有此國都大夫助公泣獻壽猶歎歔晏子斂袂笑笑此君臣愚世事如輪環曾不借須臾前此十數公今已成尸墟胡不長守此乃與子孫居始知富貴者喜受庸人諛豈獨當時笑後世亦揶揄

山陽二首

山陽水陸衝樂餌人所赴寂寞先生門車輪不少駐賢哉彼二公綽有尚賓風恨不生羽翼嘯歌樽酒中古人急於仕何擇分所安願爲趙魏老不作滕薛官今人不量力臨老當繁難少見詠淇澳甚多歌伐檀

淮口阻雨 己亥吳同年要飲舟次淮口作

旱久不得雨既雨不肯休沄沄汴河水初合淮河流北來何處客暫此駐扁舟中有投荒人萬里趨炎洲聽水夜不眠觀水朝亦愁呼風捲重陰放出赤日頭捨舟出平地走馬復西遊

天爵山

耕者志於食否則餒繼之學者志於道一爲好爵縻本自不營利聞或與利期朝日入而處暮日仰而思浮雲蔽蔀屋見前當自知

李侯新齋植松竹聊爲雜言

嘗聞君子居一日願必葺李侯作新齋制度皆自給軒楹如舫牖豁達可出入取竹澗水濱移松隴山隰歲寒遠相依勁節久孤立栽培豈無法根著至今溼清風在日前獨我得多挹歸壤共無涯往日不可及惟憂屬後人長伴邊聲急

送葉伸出使河北

君今使河北幾日渡黃河脫身出臺省杖節犯風波東南耆儒中如君能幾何何人把袂留顧我饑則那燕趙多佳人善舞體婆娑不學白紵詞能唱瓠子歌歌罷令翁愁井竈宅壟羅安得佐禹才干旄飾五綵與君並翩騙坐使民氣和揮汗強援筆矢辭愧不多

汧陽感事

人誰無婚姻我則分鮮薄即今頭已白不識外家樂再過汧陽縣心境何寂寞當時退食地東軒俯層壑華屋變山丘九原寧可作空存遺愛樹枝葉幾榮落正如遼東歸但見舊城郭堂堂想其儀物物皆如昨眼看北來雁身是南飛鶴霜風掃險蹊晚翠斂吳嶽臨行更踟躕灑淚徧南閣

思善堂

春風長萬物棘子猶卷然及至華實稠已悲霜露先功隨四時去不待三牲全所以陟岵人設身常捨旃

鄉人言

梓江有奇石似牛伏岸側鄉人久相傳過者有顛覆我與鄉人謀鑿去可勿留祇消一日力得頌千歲憂鄉人顧我笑官必有閒拙大者不能圖小者安能說方今民間事頗有急於石當官貴居事能不閑採拾我家本多田今乃身無居雖有兒女輩舊人爲婢奴破家不足惜所恨骨肉離官今將骨肉好去將何之

我雖有田里亦聞官念此念此不能爲何用居官爾乃指江中石此物如有神不覆藏善士獨傾貪虐人
官今幸過此行李都無害將我言日思勿爲貧賤懈我聞鄉人言背顙俱汗流欲問破家因恐爲明者羞

送羅正之年兄出使二浙

玉塵助清談金貂飾高位二物已殺身無劍生民利君爲使者官猶作農夫事隨軒載春插一心惟度地
惟梁及齊岱潢汙變滯穗玉食反無魚黃牛如象貴凡人畏辛苦君處乃樂易富哉太伯墟吳越之委積
二年苦昏墊竈臼成蛙肆一日死百人官司但熟視不獲乃命君物議已爲遲君其尚勉旃副彼朝廷意
若爲滯涇洪可得露城市誅其姑息人戢彼因循吏死者不可招存者如何置赴海與墾鄰貲槩君之貸
君家本天台立身頗勤勤一生在州縣晚歲稱憲使南人重衣錦今爾實自致弭節拜墳墓椎牛設鄉遂
翁媼上雞觀揮霍復嗟嘈咸曰羅家兒今日乃如是伊予出西北仕路每相值交代又同年莫予論事契
嗜好無不同出處亦有類天台與四明一生游夢寐淡薄春風中都門把歸袂行與與公游閒過賀老醉
二客偏有言因風幸相寄

送薛昌朝赴太原幕府

去國重爲客送君還復歸天寒雨細光景促且就東城寺中宿寺當蒲坂望屋廬日暮無由辨喬木既已
唯諸難自由雖欲一日安可留吾輩事勢不大殊此際與味復何如歸來愁坐獨嗟吁舉竟豈如村野老
成爾富民城郭居雨暘寒燠都不與親戚滿眼身不孤乃知平生走薄宦正似癡牛引重車險夷纏絡不
知止祗得終年困道塗

贈奉議沈遼

鳧脛天生短鶴脛本來長一朝有客欲斷續二物無地逃悲傷吾徒曾匪鳧鶴匹又取聖賢爲學術解將
軒冕等浮雲寧免偏來幷執一夫君擢秀居東南代以文詞起簪紱錚錚官業素有聞更號能書居第一
平生意氣少防閑一跌落在江湖閒幾年轉徙無家室惟與漁樵爲往還醉吟未免寫胸臆健筆依舊飛
雲煙遠俗僻陋多不識都城一帖沽萬錢今朝我過齊山下邀我陟降遊二山美君卜築思意蠭今古氣
象羅目前佛留九頂千株石天賜清溪一水灣自拾薪枝給朝夕不與城郭通交關親友一切皆謝絕惟
許子馳來問安人生涉世多憂喜不用昭昭明物理少小辛苦下一鏖如今老大無居止邐流方從五嶺
去敢望生還復經此萬一君恩縱北歸與君左右爲鄰里

還李殿丞雄卷

河汾之會韓晉之津在昔王馬今何人青衫木笏排風塵面如桃花鬚如銀長篇大字妙入神關輔後輩
誰等倫四方仕宦足遭迍歸老陽鄉玉澗濱雲爲友兮山爲鄰森森綠槳萬箱筠汩汩清漣飛兩輪亭上
何所見荊山早暮來相親齋內何所有新舊歌詩千百首細大搜羅萬象勞放開日月東西走世上兒女
徒紛紛作者須教歸老手君不見古往今來富貴人燦燦金章縣紫綬金珠初入籠方深骨肉未消名已
朽又不見李杜死來三百年至今仰望如星斗一聯一句挂齒牙便同金石垂長久乃知皇天造萬物獨

於吾輩偏加厚還翁詩卷翁細思豈是生平都不偶

禪僧編公寄惠牧牛圖答以問牛歌

訶訶棲嚴老法師寄我牧牛頌我是人間百歲人今朝卻作嬰兒弄堪笑其間有一牛滿身緑白尾猶
黑想君不是上根教人費盡開心力我昔有一牛其毛元自白如今牛已無欲求不可得蓑笠與鞭繩
同時皆棄擲身心無住著冷坐溪邊石卻問山中人閒尋牧牛客

書節孝先生事實於先生詩編之後

古人往矣名空存爾來冠帶誰其倫語言淵懿行盜跖俯仰不愧何嶷嶷先生道淺完且潔去彼取此非
今人事親豈但綵衣戲刻木省定長悲辛拋官卻捕醉經史胸中無復留織塵履穿袍敝突不墨醉酣與
粟甘清貧自從秀髮到白首遠次於是非一晨當知有吳憫澆散先生故出拔斯民嗟余稟賦雖不敏管
窺偶幸知所因講聞先生亦已久云爲輒以書語紳場來廣陵兩閱歲所得比舊尤加親此編雅什盈數
百覃思成誦驚余神恍如聽樂周太廟黃鐘大呂皷且純又如典瑞出圭璧璀璨溢目非玦瑱偉哉固足
信萬一髣髴想見容彬彬吾皇圖治急遺逸空谷相望推蒲輪先生高臥豈得逢細札匪日頒嚴閾重惭
程鍼脫無計瀾猶阻致此身顛言師法不少懈冀日有立迭進渝

跋百之詩卷

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丹青不知老將至李陵蘇武真吾師太平本學治禮樂猶有暇日能臨池區中
孰最奇龐眉皓首荷住著安得一區我安之

京兆安汾叟赴辟臨洮幕府南舒李君自畫陽關圖并詩以送行浮休居士爲題其後

古人送行贈以言李君送行贈以畫自寫陽關萬里情奉送安西從辟者澄心古紙白如銀筆墨清輕意
蕭灑短亭離筵列歌舞亭亭蓋蓋簇車馬溪邊一叟靜垂綸橋畔俄逢兩負薪聚觀者麇隨獵大發耳驅
驢扶婁輪長安陌上多豪俠正值春風二三月分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主人舉杯苦勸客道
是西征無故人殷勤一曲歌者泪歌者背淚落羅巾酒闌意氣振稚子牽衣老人哭近上行客皆酸辛惟有溪邊釣魚叟蒭蕘投竿如不聞李君此畫何容易畫出漁樵有深意爲道世間
離別人若箇不因名與利紅塵幕府盡奇才家近南山紫翠堆短棘朱門當巷陌汤汤流水遠亭臺當軒
怪石人稀見夾道長松手自栽誰鎖園林爲對語密穿堂戶與徘徊試問主翁在何所近向安西幕府開
歌舞教成頭已白功名未立老相催西山東國不我與造父王良安在哉已卜貿田箕潁下更看槃宝頴
河隈憑君傳語王摩詰畫裏陶潛歸去來

打麥

打麥打麥彭魄魄彘在山南塵山北四月太陽出東北纔離海嶠麥尚青轉到天心麥已熟竭旦催人
夜不眠竹雞叫雨雲如墨大婦腰鐮出小婦具筐逐上壠先捋青下壠已成束田家以苦乃爲樂敢憚頭
枯面焦黑貴人廚廟已嘗新酒醴雍容會所親曲終恨飫勞童僕豈信田家未入唇盡將精好輸公賦次

把升斗求市人麥秋正急又秧禾豐歲自少囚歲多田家辛苦可奈何將此打麥詞衆作插禾歌

秋日平涼客舊遲汴水閒家貧思得祿性懶要長閒欹枕時聞雁登城忽見山征西留時將大半髮毛斑

客舍無前後分明似一舟瓶罄生計小兒女長年憂闕口身將老謀歸歲聿周布衣今復歟莫問黑貂裘

憶昔曾遊處俄經二十年重來人不識獨想事依然北海知劉備荊州小仲宣如何騎駿馬徵倖學開邊

灑灑荒山淚娟娟孤女祠曉泉開寶鏡秋月畫蛾眉拾翠來遲汭行雲過北池猶勝青家魄埋恨九原悲

旅鬢蓬蓬白霜梨葉葉紅可憐非類者同落有涯中萬物齊爲馬勞生獨轉蓬此行江海外便作狎鷗翁

再到經峴寺題名尙宛然存亡如昨日筋力想當年淵嘿歸玄鬢晨昏聽杜鵑此間無虎豹好著養生編

節物推移速登臨感慨多寒蟲飛隴首殘葉下朝那代北漸歸馬洮西尙飢欵催憐屢戰骨寂寞掩山阿

冶谷猶仍亂空同日欲頹關河圖絕壁鼓角壯中軍自納和戎策還停草檄文征西好規矩後世見忠勤

愛靜無由靜思歸不得歸千時盧碌碌懷往迺依依菊酒還吹帽玄霜未授衣知他邊伯玉曾悟少年非

登大岭

東都韓延壽汝陽李魏公一時推豈弟累代想英雄草木芳菲外山河感慨中但逢川上客不見狎鷗翁

離山陽

日日東南去空勞北望魂孤帆轉城角返照入船門強飯甘魚菜隨方學語言蛙聲不忍聽爲似故山村

八月十四日清鎔堂望月

客路三湘遠天風八月清雲開雖掩映水底已分明且對當年影休吟萬古情喜君方向滿照我過江城

郴州送許叔獻員外赴道州（許在江淮間語學甚久）

嶺下爲遷客人中得老成傳經漢丞相授講魯諸生五斗青衫色三湘白髮盟話言猶未盡要作道州行

順陽

已免均房險寬平喜博山園林皆掩映風俗自安閒麻麥三春暮人煙百里環吾行半天下難得此江關

隱隱來山遠泛泛去路平舟車楚北戶城堞漢南京小杳沾花摘春醪對雨傾士民留我住強作少陵行

霍州首陽鋪烏鼠同穴

本是巢居物那容鼠穴中既言無牝牡何用有雌雄山節曾居葵長江網爲鴻誰能窮物理目送泗波東

送鮑經句赴辟洮東幕府

平昔通家子今爲幕府賓宦遊知幾日器業已成人隨右從戎客燕南老病身軍中想多暇莫惜寄書頻

體之推官侍親出使聊書短篇以洩行色

遊梁并困洛誰是故人情未盡瑣中說俄成劍外行路遙詩篋重雪映探衣明預想東歸日相逢指渭城

過同州遇雪贈母清臣

左輔沙如水長春柳未勻精神迎刺史景物爲行人霧壓梁山外飄淪洛水濱十年門下客依舊困泥塵

花時對雪

急霰飄零際羣芳爛漫中半開先逐水未落已隨風兵渡金陵散塵來繡嶺空誰能勞樽酒暫使客顏紅

畫墁集卷二

詩

梅子

月破冥冥雨枝搖閃閃黃口中先水出衣上帶花香肺疾須拼醉牙疼不耐嘗調羹無復用山谷日傾筐

巖花

託根何太遠得地亦相宜土石生爲偶紅香想自知風英將片片雨實漸離離戍客思攀折無何歷處危

矼齋獨坐懷兄弟

並檻冰牟岸隔岸柳初黃河上春猶淺天涯日漸長平時好行樂往事入思量最恨三年別應添兩鬢霜

東行別矼齋

宴坐豈不好有誰強爾行山川不改色見女若爲情岸隔霜林意窗空夜水聲盧傳少陵叟一室過生平

秋日書懷

涼風起天末何物動人愁一室關河暮三年草木秋高文誰弔屈晚節漫依劉獨怪瀼西叟巴江得久留

秋暮書懷

西宮致齋貽袭著作

西出都門外塵埃撲馬鞍人家事寒食星雨仰祠官日永鳧千轉庭開竹數竿惟憐隔齋禁不得共清懽

南衙寺會宿王鮑二同年

徧走長城窓歸由氣阪頭榜中千里駿天外二星流花月仍寒雨關河逈寺樓舉知十年後此地並会裯

組以時果供餉予以酒爲報

饁藏無時果秦人屋草茶開盒慙見李對客喜浮瓜爲乏瓊瑤報聊稱旨酒賒中郎不憂老有女可傳家

哀毓縣令猶子算

匆匆岐山下三呼已過時臧孫雖有後伯道竟無兒自是終身痛空留一縣悲老人休雨淚傳而卽逢伊

送別言猶在來哲慰猶溫安知咫尺地便有死生分已負秋山約猶傳魯史文魂兮今有託將祔伯兄墳

蘇子瞻哀辭

石與人供貶人亡石尚存卻憐堅重質不減浪花痕滿酌中山酒重添文八盆公今不歸北萬里一招魂

佚老堂爲陶敏宣德超

未老剛稱老言休卽便休裁陽眞有後彭澤善貽謀隧儿悲熒漏回頭見弈流便須移醉石偃臥北窗幽

杜鵑

飛伏終難見空搏似老烏一身隨變化故國任丘墟簇簇花如血聲聲怨不枯春山晴更好何必夜相呼

食楊梅荔枝思去年

楊梅味已酸荔子色能丹火齊驪龍蛟江南玉露團誦居深不負沈醉亦何難今歲無人剝吁嗟任滿盤

山果

袁酒堆山果新茶下粉團似梅嫌足核如蜜少加酸公子傾金彈行人漏蠟丸吾鄉元不識歸日畫圖看

宣赦

鼕鼓填街道傳聲過水渚國殷三歲覲恩洗萬方春舟楫隨南斗衣冠拱北辰猶南井嶺北多少望歸人

和趙大監雪

臘雪稱爲瑞初春又不同月藏燈市底雲泛綵山中漏面猶堪數連宵勢莫窮催花繁小檻引絮舞低空

三還從誰捕千門候自通凝凝消酒力料峭卻東風關塞平戎幕孤撐訪戴篷豈期麟趾客並舍虎門東

鄠國歌難和梁園賦易工何人知帝力鼓腹頌清裒

秋日燕山道中

燕山秋更好況復值新晴一徑幽花閟千巖晚瀑明寺危迂路入水漫信船行苓栗筵初破開梨頰未覃

松蘿扶斗上劍戟插沙平秦嶺封頭密氓餓氣象清五龍丹桂盛萬馬踏林橫韞玉人時得埋鋒事可驚

黃閣傳鞭水醉倒總增城爲報南歸客應須自作程

畫墁集卷三

詩

東湖春日

湖外紅花間白花湖邊遊女駐香車秋韆對起花陰亂鬬鞠孤高柳帶斜無數小魚眞得所一雙新燕宿誰家故園風景逈如此極目飛魂逐暮鴉

所寓開利寺小池有四色蓮花青黃白紅紅者千葉皆北土所未見者也惜其迢隔有此異卉

深山草木自幽奇四色荷花世所稀孤獨園中瞻佛眼疑祥池上捧天衣白公沒後禪林在王儉歸來幕府非水冷風高人不到卻憐鷗鳥日相依東京五盛觀後湖有黃蓮

王氏松齋詩

人傳半隱在龍門天啓松齋遇遠孫水石磎廻包殿寺版圖磨滅指鄰村如將綠野還裴度不見滑溪付李潘豈士未乾三易主洛陽城裏有名園

題融師松齋

來解子荊流可枕冷笑陶令琴無絃臨流有耳安用洗綃紋得膠還自煎不禁巢逸黃口閙不作竿上鮎

魚線但欲移牀倚西壁其師飽聽松風眠

鄰居張民師孝友齋

晚歲何人念孔懷北齋風景似南齋夜寒擬借陽城被歸興徒穿杜子鞋烏鳥爭巢時墜屋鶺鴒得雨亂階開門朗誦閒居賦一任紅塵滿六街

妙蓮閣

休論雪竇與雲峯且看天台劍戟叢萬水千山來閣上一花六葉現池中誰將色界填空界不離香風席祖風有底妙蓮談不盡卻成賦筆與與翁

叢蓋

荊棘芃芃百尺堆路人云此是叢蓋雨中漳浦明逕滅門外青山去又來歌嘯且從今日樂是非誰管後人哀視妝炫服誇爲士不假昆明蹔劫灰

送鄭平叔司勳之陝二首

憶昔垂髫里閈開披霄常覩一峯隗青衫白髮經夏思珥筆含香易歲寒夢寐依稀留北省家山迤邐近長安下車已接櫻桃宴走馬西歸趁一盤

憧憧大道兩京來千騎東方最上才豈有甘棠存故國空餘河水繞行臺松筠寂寂微君宅簫鼓匆匆過客杯九陌風塵歸未得不知青眼爲誰開

僧清知衡州去疑家以其所得雙石作堂乞詩

芝蘭雖好忌當門何況庭前碧土墩奇鍾才與雙劍出狐狸豈去老松蹲百年守冢眞堪笑一日開軒亦可尊安得鄉從天外去成都石筍至今存有蜀刺史爲昔守家云

送比部孫郎中將漕二浙

前倒使節擁朱軒乃是君家小狀元不國官資如令祖更將學術付賢孫上供旋搗新禾米行部時嫌舊水痕遊徧天台便歸好喬松聚竹滿青門

送鞠十二倒散將漕二浙

關寒煙屋二十秋適持使節海山頭行衙到處皆如寺按部經年不離舟公舉所知當勿枉上供易足更何求若論安便無如此祇恐勞求第一流

聞道長安苦戍星公家無補祇勞形每思肥羜心先寫今見淮山眼自青豈乏尊常將酒鈍好留人物爲朝廷四明久已無狂客欲問天工乞筭星

送何子温提刑東使江東

不使江東知遠春此行重駕亦車輪青綾故被留歸我白髮祠郎便乞親老大豈堪愁桂玉秋風依舊長蘆蓴宦途出處何須較且與盛山作主人

益

江皐盞火故煇煇仍解穿簾夜點衣但取見時增意思莫嫌生處太卑微月明敢向星中亂天黑偏能雨裏飛今日分明知我去何年漂泊照吾歸

秋日陪陝守成伯閒老過魏清逸草堂詩以誌之

何處登臨散鬱陶草堂依約在東郊簷中凡鳥迎新網天外冥鴻委舊巢山色翻窓煇綵旆田歌嘔軋雜鳴鏡青編雖有知音絕可是無人學解嘲

夜聞劉宮苑舟中琵琶

繫舟江岸雨相聞絃索嘈嘈恍未分不得長安水邊見卻於澄浦夜深聞翁猶似影長隨我樂事如年不負君會意檀槽求一醉世間榮辱任紛紛

長沙過雪贈何待制二首

初過湖南正愛憐朔風邊雪遠相隨林欹橘柚岩容落岸折蘆葭倚倒垂可是賴川眞入畫須教梁苑徧題詩莫言北客都無有且與湘人當士宜

由來地氣本無偏致感中和報有年棣蔭穿簾初學舞芸風帶雨不成圓清光併入蓬仙府寒色偏留逐客船老杜題詩竹有乞漂零今昔路人憐

和同使鄭內藏見貽之作

仗節傳呼出紫宸燕南薊北望車塵身爲五郡循良守家是三朝宿衛臣對榻夢魂思共得據鞍吟嘯喜相親驛亭處處逢花發疑是春光解送人

梁才甫自湖南移使廣西移使廣東自廣東復移湖外三年之間周歷四路今者北還已越梅嶺道次作詩見寄淚於會遇謹用賡和

天際雪帆百尺開廣西移去廣東回未成老大歸朝計且喜平安出嶺來竹馬共迎新使節松簷暗鎖舊莓苔向思泥蓬無多日早至瀟湘欲重陪

同劉貢甫學士登石鼓台江亭一首 時劉在潮作

乘輿假成石鼓游可堪搖落楚江秋巖中名字今何在亭下瀟湘古亦愁萬里再騫金馬客一家重上木蘭舟卻令二水知人意合勢相邀向北流

舟行湘岸見早梅盛開

江上離邊見早梅天寒地暖數枝開爲憐北客漂流遠偷報東君信息回香氣輕於新醞熟標懷重似故人來舟中莫問無衰有急急呼童貰酒杯

再過黃州蘇子瞻東坡雪堂因書卽事題於武昌王叟齋扉

欹帆側柂嶺邊歸重過東坡叩竹扉牀座疑塵風自掃江山無主燕空飛門前桃李添新逕井畔梧桐長舊圍好在江南王釣叟爲君時復曬漁衣

灑然堂

何必徜徉水石間聰君言語已厭顏三湘叢處猶逢竹五嶺回時卻見山吏案總教如雁進鹽源我且似鵾閒天邊猿鶴皆相識惟欠攜筇日往還

壬戌孫覽右司同年以詩見寄用韻和酬

孫郎臥省正當年曾奏嘉謀玉扆邊事契且論龍虎榜行藏休問孝廉船從軍脫略矜橫槊裘魅遷流喜執鞭莫怪子雲知遇晚勒銘終欲上燕然

過山陽有懷

山陽過處苦匆匆想見平生水陸衝但有酒杯浮綠蟻卻無賦筆寫游龍江湖風浪三千里京國聲花一萬重他日君恩容北首故人能作復從容

書薛紹彭詩編

白楊宿草幾離披忽對遺編動永思棠棣先凋空浩歎圖書不展已多時豈惟獨負遊山約何意重觀送我詩今日山翁悲復喜薛家門裏有孤兒

凌虛臺

岐山四合與臺平半壁園林葉未成是處芳菲皆可惜晚來風雨太無情山川不改秦雲色宮室長懸漢水聲惟有故園終不見倉庚黃鳥向人鳴

原州贈王補之洛苑同年

汴上相從又幾星尚淹符竹守臨涇不須怪我頭添白且喜逢君眼暫青舊任再游空寂寞同年屈數半凋零何當展盡平邊策圖使秦民得牧寧

送章質夫同年

同年事契最知名兼謂朝廷得老成感慨共論平昔事蹉跎還數故人情節旄落盡髭仍黑俾肉消殘鬢未驚若過函關須北望皚然依復俟河清

九日和俭法登高之作

重陽何處許登臨獨有條山可共尋世上幾人能到此樽前萬事莫相侵溪風獵獵時吹帽菊蕊紛紛易滿襟莫笑嘉辰須索醉也須隨分惜光陰

和人歲暮書懷

星回律變數將終二十年前此邑中天令尚隨新歲改人顏那得舊時紅家無斐妾仍多難腹有詩書可屢空莫笑鄰人欺子產到頭留得惠民功

至渭州小雪貽蔣穎叔

梁苑瑤池醉夢闌忽隨北客度燕山馬頭點綴飛才密日脚微明意尚慳疏布久拋南海上貂裘初製雨河開好留幕府陪樽俎剛被行人不放閒

十月十九日諸謁官員趨邊英前夕初雪沾洽蔣有旨權住講一日既而同子開內翰正夫侍郎元

功舍人少圻資善一飯而出諸公嘉其景而被上恩自謂衰薄不可無作聊書長句深愧斐然

西風拔地夜飄窻天惠臚傳講暫停病眼昏花通讀史高談快論阻橫經御溝容與冰初合苑柳扶疎葉未青可是太平占上瑞衰才殊不解丹青

部役書懷

近市銅章泊近郊烟無塵盧挂秋毫舍宏品竊知天大照器容光仰日高而舍柔桑園輾轢弄風新麥泛波濤巷歌野哭應聽取珍重吾家製錦刀

還卷答徐長官

才士生平多薄命文章自昔少知音增添行李妨賓客搜攪肝腸枉用心高閣誓存終覆瓿長門賦麗偶遺金紫盛幸有功名豈何必孜孜泥古今

和答還卷

屈宋功成道不傳後來雖犬各登仙留連光景隨時俗盜竊聲名至暮年陷沒李陵因北伐漂流杜甫為南邊未陽郴口今吾在誰與誅茅屋數椽

和陳密直蠟梅

黃宮嫩律暗相催臘後春前見蠟梅青帝不知無蝶至黃花先賞有蜂來風飄嫩蕊添黛羽雪襯寒香入酒杯盡道此花居第一如何更有百花開

秋晚三首

久雨秋深對晚晴近山昏黑遠山明灘頭艇子排行槳水底魚兒作隊行衰柳帶風猶喜舞殘蟬送日尚能鳴角冠裘杖何為者獨向溪邊忘姓名

宦事私憂總不論每于樓上到黃昏江城日暮須吹角野寺僧歸自掩門秋晚山川多草木年豐場圃足雞豚人生幾有閒明樂稚子迎門酒滿樽

誰把桑林染得紅更栽綠竹與長松家家白酒連宵醉處處新禾徹夜舂半落園林懸橘柚低回門屋映芙蓉沙鷗性在終難狎紙解沙頭印腳蹤

裘編著作見期行日延宿所居既至而裘已行因書寄此

都城人事日烹煎跳出都門意已仙靡詰舊聞空一室祖生何事忽先鞭塵埃馬上同看月絺綌風中共聽蟬我復西還君北去箕山潁水自蕭然

送辛著作龍朵河

常笑三閭老大夫枉將摧悴付江魚為儒須較身名重入仕先將喜慍除莫顧他們堪炙手且教我腹可回車此行愧乏瓊瑤贈聊比詩人一束芻

題三水縣舍左幾著作

還香去日正遲遲枉道相過慰所思歷國聘君良自苦敝衣慷組欲誰欺白楊葉上三更雨黃菊風前一

酒屈莫道相逢是容易與君頭鬢各絲絲

中宮致齋

重重綠闥隱琳房落絮飛花日正長著作未詰青鎖闥祠官返伴紫微郎林疑鶉鷁隨鸞轉風引醯醽助酒香十載京城倦遊客不知身世在何鄉

呂子固小女哀辭

伯道無兒可典刑中郎有女最聰明季孥卻返香山葬阿軟空留洛下情令祖六男皆磊落名姻一女又凋零茫茫此理終難問忍聽人間哭子聲

雙松堂

歎息前人布政優手栽松竹助清幽當年擾士人何在今日捐芸勢未休直驗燄排雷雨怒細聲常伴管絃愁若爲喚起王摩詰畫箇浮休倚白頭

賜資治通鑑呈范淳父舉士

通鑑初成賜近臣不遺疎賤布恩均我投淮水五千里君踢周南二十春東觀汗青身是夢西宮創業事如新細思當日修書者祇有三人今一人

鄧正字宅見劉明復所畫廬山秋景

洛陽才子見長沙自識中丹鼎未華文武才全皆不試丹青筆妙更誰加老杉列在堂皇上小景將歸舉士家我有故山常自寫免教魂夢落天涯

感時事戲作

少年辛苦校蠭魚晚歲雖蠭恥壯夫自是諸生猶智氣果然紫詔盡驅除酒開李賀皆投筆地下班揚亦引車惟有少陵頑鈍叟靜中吟鑑白髭鬚

眞州儀眞觀

聞說仙鄉接瀛鄉閒遊詩侶禮盧皇三湖寶派通青浦萬葉蓬杉蔽蜀岡天地香冥供寫像江山圖合助靈祥五雲送入蓬萊島留與人間作道場

離眞州

日日北風吹上水年年客思攪新秋山長水遠連三楚物態人情又一州隔岸晚峯如見揖泣船孤鴈似相留因知景略非前造身後猶須具十牛

和喻明仲馬上吹笛

趙客思歸黯不平閒持長笛寫秦聲漢君氣海如斯壯博我詞錄孰敢爭江上梅花開又落雨頭流水咽還驚豈知不羞鯨魚眼獨坐山堂對月明

題木居士

波穿火透本無奇初見湖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爲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睡

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長孫枝

畫墁集卷四

詩

月蠭

明月光常滿使君罇屢開何須待月上日暮便登蠭

宴橋上

橋上置杯盤可容十客坐遊人撐小艇卻從橋下過

吳山堂

楚客對吳山歸心常自苦守土切須防半夜俱飛去

隸鏡寺

初投旱海戈忽整瀟湘楫彭蠡鏡中行洞庭天外倚攜杖溪邊鶩抱琴蠭上坐我喜見江山江山愁見我

臥治齋

爲治固有術公臥有人立直須緊閉關勿使麁公入

六十二冊

29A

濟川堂

河流便當城岐嶺借爲屏疑在金山寺憑欄看北泠

爲園

前人賦貧樂志欲服賤事若論區別功爲園亦不易

過魏文忠公舊莊

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草長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莊

邠詩人張谷齊物先生馳名京師四方晚隱於終南山黃池谷陝右多畫爲醉仙因贈絹者能吟解飲張夫子醉臥黃池谷口風天地至寬容不得勞君收拾畫圖中

長干寺同劉宮苑浴

人看浴出如枯木我自無心類死灰在處秋風吹鬢髮不堪更上雨花臺

未知何處是吾廬南北悠悠意所如不愛渭川千畝竹與君江上卜新居

繡鞚竹

好客精神來萬里此君風格發雙枝丹青絕筆其難得不似佳人粉綿時

弔太白

采石山頭秋月明姑孰堂下秋水清可恨世人皆捉月如何偏解弔先生

登樓

繁華蓋盡一時間煙雨蒼茫氣象閒今日登臨何所似慈恩塔上望南山

起棹

百尺危檣一尺烏一夫鼓鼓百夫呼何似北人將遠適呼嵐秣馬與賽車

元豐癸亥秋季赴官都嶺艤舟樊口與潘彥明范亭父以小艇過吉陽寺是日大風雨雪江上秋風九日寒故人携酒暫相歡如何塞北無窮雪卻坐樊山竹萬竿

下灘二絕句

下得寒灘水漫流山平水遠更清幽幾何舟楫隨風去唯有漁人得自由

紅風漸漸似相催綠竹丹楓去又來任使雲帆能破浪不知歸客已心灰

望子嶺梅花方開用黃道韞

木海孕前花似錦嶺頭梅蘂怯風沙正如墜者歸幽谷鶴版徵書未到家

杜城茅齋二首

已分長招湘水魂安知卻返杜陵村陸居無屋舟無水坐看南山飛白雲

多謝村人堯索貧牆垣雖設不關門一杯麥粥茅亭上臥看南山飛白雲

均州南川春日三首

水墨屏風遠近開人煙隱映水環回何人學得愚公術故意移將滿達來

麻葉梢梢麥弄風一家花發一村紅長安兒女逢寒食漏淚看花正值翁

官名生事日悠悠問道攀轅已白頭自笑攀緣猶未斷每逢佳處即遲留

薄盌 盌·在宮平縣南·漢文帝母·薄太后所居·

屈曲清溪十里長淨涵天影與秋光此行卻在樊川尾稻熟魚肥柿子黃

僕射陂

陂頭下馬問漁者欲買鮮鱗充晚庖昨夜北風冰面合不禁楊柳已成苞

和鱗遊王介雪中見憶

鱗遊小雪近家山歸思連雲不可攀珍重歲寒惟白栢忽驚幽韻到人間 九成宮有栢初白栢

和呂與叔觀耕田三絕

南薰門外禾千畝觀稼亭前柳四垂菱芡清盤新熟酒年年斐點早秋時

秦常別後青杉窄刺部歸來白髮多眼看湯孫宜委秩愧無才力繼狗那

城中車馬已喧喧竹下高人尚晏眠倚道公門少逶往可能時到野塘前

書陳副省卷

乃翁能繼輞川吟寄落傳家得至今貧賤莫嗟陳孺子與人千古作知音

寄陸彥回同年

忽從多難生華髮枉被高談歡黑貂簸馬又從關塞去空將回首翠中條

蕊山聞杜鵑

曉色千峯杳未分聲聲哀怨出雲根舉頭忽見思鄉嶺何不他時別處聞

聞覺院聞杜鵑

秦川渺渺楚天長血色山花哭斷腸謝汝慇懃苦相勸如今倦客已還鄉

哀王荊公

門前無爵能張羅元酒生芻亦不多慟哭一聲唯有弟故時賓客合如何

鄉閭匍匐相哀得路青雲更肯來若使風光解流轉莫將桃李等閒栽

去來夫子本無情奇字新經志不成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

江水悠悠去不還長悲事業與刑閒浮雲卻是堅牢物千古依棲在蔣山

哀虢縣令猶子算

種瓜再摘覺瓜秕不爲夏年骨肉離何事一哀還不哭老人相別不多時

顙生數寸得能孤滿望亭亭百尺餘霜雪未容摧折去不才何用腹心枯

跋范寬小景 魏泰所藏·

對鏡傳神了不殊。峴山黃落歎峯孤。既能咫尺成千里。何必吾家十幅圖。

題趙大年小景

生長深宮不識山。騷人一見便開顏。分明記得經行處。青草湖邊第幾灣。

題趙大年奉議小景

渭曲山陰到者稀。浮休一見便開眉。客來不必多題賞。自古詞人是畫師。

西征回途中二絕

鹽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

青銅峽裏草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休上望鄉臺。

自題畫扇

忽忽南遷不記年。二妃祠外橘洲前。眼昏華髮誰能鑷。無奈霜紈似月圓。

題薛判官秋溪煙竹

深墨畫竹竹明白。淡墨誰竹竹帶煙。高堂忽開數幅半隱半見如自然。

贈山人張無惑善畫山水

西征已度故關山。秋雨零零路屈盤。受盡艱辛心不足。解程又展畫圖看。

九日

一見黃花只自羞。蕭然短髮不禁秋。誰人爲整烏紗帽。獨倚西風滿眼愁。

臘醅

冰肌雪豔映殘春。燠日薰風入四鄰。任是主人能愛惜。也攘一半與遊人。

真珠花

風中的皪月中看。解作人間五月寒。一似漢宮梳洗了。玉瓏璁墜翠雲冠。

詞

癸亥陳和叔令於貧心亭江神子

七朝文物旣江山。水如天。莫憑欄。千古斜陽。無處認長安。更隔秦淮聞舊曲。秋已半。夜將闌。　爭教潘鬢不生斑。故芳顏。抹么絃。須記琵琶。細說因緣。待得鶯朋燕侶已斷。便別日是何年。

清遊臺餞別朝中

三湘遷客思悠哉。峙俎定當開。霽雨未消歌伴。山川忍對離杯。　他年來此。賢侯未去。忍話先回。好在江南山色。恁時重上高臺。

題岳陽樓寶花

木葉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敘芳顏。不是洞城西去客。休唱陽關。　醉袖攬危欄。天淡雲閒。何人此

路得生還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

畫墁集卷五

賦 題跋 論

長城賦并引

甲戌之歲。予奉詔出使。馳驅王路。行次懷柔之北。得古長城焉。因感而賦之。固以涉覽古今。亦箴風戒之意云。

予昔遊隴山之上。得臺臺之遺基。今過燕山之下。見長城之故址。自非遠觀。安能資萬物而一指。予本儒者。未免非而是之。竊嘗聞長城之役。不獨在秦而已。燕趙齊其前。始皇繼其後。西首臨洮。東被於海。實萬有餘里。我今所見。如東海之一波。泰山之一簣。西望之而不極。東循之而無際。停驂綏轡。獨立而喟。徒觀其隧若墳塚。屹若長隄。荒煙蔓草。日落風淒。磬狐之窟旣易。狡兔之徑多迷。下有朽骨。旁有斷杵。曾未知何鄉之人。誰氏之子。非閭左之丁男。則關東之獄吏。當是時也。蒙恬。章邯之方造。陳勝。項籍之未起。爾胡不採芝於西洛山中。種桃於武陵溪裏。蹇浩汝和。長生久視。胡爲乎顏色枯槁。形容憔悴之如此也。其後百有餘歲。孝武皇帝閔平城之阨。憤冒頓之嘗。林然發怒。慨然下詔。薾然興師。斥單于於大漠之北。開亭障。置烽燧。出長城於千里之外。此非城之功。又數百年。五胡分擾。逸馬欲江。氐裘被於河洛。鳴鏑鬬於

上林此非城之罪及乎周隋至於唐晚亦我出而彼入將屢勝而屢敗莫不火滅煙消土崩瓦解鞾鞜鼯鼠亡歸荏城若有知應爲咸慨方今退方面內百蠻冠帶指乾坤之圜闢以爲門戶盡日月之照臨以爲經界戴白之老不識兵革垂髫之子盡知禮節庶矣富矣宜益豐大求之古先莫與京對荏易有之萃以除戎器戒不虞既濟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儲館先生稽首再拜不敢多陳伏願聖神念斯文而爲戒

火宅賦 并引

直言之不能信故借外而論之正理之不能奪故指物而譬之孔子謂能近取譬爲仁之方孟軻曾大抵以譬喻入人故曰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釋氏書有火宅舉是皆欲誘人而之於善也予竊疑之故爲之賦云

仁宅不能入火宅不能出聚五蘊之幻材依三界而建立其宅朽故士穿木蠹雖樂居處實同暴露寢食燕安不覺不悟哆大矜華誇高連富金玉滿堂簪組成行珠櫳壁房多温夏涼地控水陸路直康莊賓客候門趙超傍徨執侍番遞坦腹在床攜挼挨扰婢僕強梁騰踔踶蹄車攻馬良耳赬鬃植蹏口爽滋味體倦衣裳朝醒暮醉且取夕忘三槐九棘卿貳撿揚外媚甥舅則許史金張門可炙手室如探湯春來秋去其樂未央椳槐改而不舉回祿監而不禳以致寶焰熾炎武庫臨芒城門煙墉宜榭燔燎池魚之亡及賂虞馬之或傷客無商丘姚光之賢術靡奚郭遽之長不取淳于之前識寧免牧子之後殃而況名薪積而如山利害流而如川五欲熬煎三塗熾然火自心起倏爾大作肇本中除次及堂筵鄰里奔迸窶犬豪貓鬱物赫曦分輪轉圜煙墜彗天燄熾沸泉千雷隱轔萬電回旋風搏羊角雨酒蝙蜒凌爲流星散作燎原十里避熱百里開瘡當是時也巢居飛揚穴居深藏或爲毛而殺羽或跳遠而乘墉各奏生路安能緩步已半生而半死猶或散而或聚頭角崢嶸腸腹回互鼴鼠睢盱雖咄嗥吹麾變沼踞虞鵡拘怒吮血含腥飲貨抉乳或圍或潛一咏一顧又有狐狼野干焦頭爛額成羣而出鼠竊狗盜厲形匿影投隙而入或衽簟而半焦或探窶而全溼莫不幸災樂禍乘危利急厥有居士觀此擾攘迫連之勢閔茲愚迷顛倒之徒內外□悲作念思惟我有脩力一身已出顧彼兒女火來迫身寂復不知貧著戲弄東走西馳亦復不知何者爲火何者爲宅無憂無怖孰安孰危我當作計誘而出之於是飾以三車列於門外惟羊鹿牛照耀行路兒女見之喜悅爭取一時走出列於通衢露坐清涼安穩快樂得免斯難隨力而受乘此三車而出三界噫嘻此乃聖賢方便善巧譬喻之說也居士三車則佛之慈力也火宅兒女則三界衆生也此理非有非無非實非虛儻言其無終日嗟吁儻言其有故不出走是以火宅雖苦出之者少三車雖樂乘之者稀凡百君子勉而再思不可不知吾是以區區而賦之云爾

題懷素歸田賦跋

張平子歸田賦懷素草書旌熙開內出此書俾再裝褫工人以絹本進入自取其紙本以售於人久之流傳士人家既歸於我然筆墨自如無間溜滅皆思古之爲書自二王已還歷數百年寂無知名者至唐以太宗好書故歐陽虞褚同時而蜚過之迨唐之末世以書名家者多矣然皆不能過貞觀以歐虞爲師祖

獨二張草書見於開元天寶間較其歲月前自張伯英以至今日千五百年莫能繼者亦可謂之豪傑矣中間以文章知名含華咀英馳騁今古者不可勝數何獨至於書而其客若此哉歐陽虞褚若二張皆吳楚人天之宰物又不可得致詰也

題仲尚家藏四畫

右宗室仲尚以名畫數種示予且俾予爲書予何足以知之姑發而觀焉其一大李將軍桃源圖其二南唐李主雪鵲雪雀其三鍾隱鵪鶉其四徐熙牡丹桃花富哉一時之奇工美迹也二李見於總章咸亨之間始爲山水畫乃羣工之祖也織繁縟密開以仙靈雲闕羽衣煙霞縹渺龍虎花竹無物不具有長春不夜之景後世俗工非獨不能爲亦不知其學也張彥遠畫記云每作一畫必先起草按文揮灑今之畫工固無是事也李主天資多藝書本鍾索畫法韋偃筆力遒勁若聚鐵綫故識者謂殆不類其爲人惜乎描於大而工於細觀之使人歎息鍾徐之迹度越前人得其一技足以爲貴上好下甚風之使然夫是數物者其工可謂精矣二李之迹固不可及如鍾徐羣雄百餘年亂色雖多不復有一人相似者亦可怪也何絕絃投斧之遽邪技固如是況爲道者乎頻輪之歎方信於古人學步之尤尚希於來者

題姚氏家藏畫

今日姚熙州出衆畫唯老子一幀最爲奇古晉人筆也老子牀坐從者三四皆士形木質神王如金精玉彩固神仙人也其次徐熙花今之畫花者多矣苟取一花並張之形色皆奪所謂婢對夫人也又有孫知微五星近世之奇筆也爲仙佛者路使之無酒肉氣已足尚矣今人畫仙佛唯要紅紅白白乃是世間富貴之士非神仙之質也俗人執筆必爲俗狀以貿俗人授售之間彼此各不知或有溷溷則人皋非之吁百年之後當有賢者

易論

妙萬物而爲言者道也妙道而爲言者元也天地之大不能加於道道之妙不能加於元仰觀而俯察探往而知來天地之蘊不能遁也故曰不能加於道道有善惡大小隨世污隆並游於君子小人之間故曰不能加於元元也者道之宗萬物之祖引乎百世之上不能見其端反乎百世之下不能窮其末始而非始以其有終也一而非一以其墮數也非精非氣非指非馬天所以行四時地所以出萬物人所以正性命老氏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者元之謂也有名者道之謂也無名者不可名也古之聖賢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者多矣至於此不可以名言雖不能名而顧藏身利用在其中得之即生失之即死其爲生也大矣乾之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坤之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萬物可資也所謂資之以始資之以生者果何物哉故其探幽而識顯察微而知彰見明則仰之以日月履潤則俯之以江河見資生則知其地力也又烏覩其資始之功哉始不可見況於元乎老氏之言道猶曰恍惚杳冥精物也雖聖人之言易姑曰元而已又曰乃統天茲義至大使學易者洗心而求之由是知元者聖人之賾也亨利貞百姓與能焉故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者天之化也能統天之

化者惟元乎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凡此皆亨利貞之功也先立乾元之功次言三德之效終著人物之性萬物皆有性性其情者唯君子能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唯聖人能之如下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互爲體用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之會足以合禮嘉會者朝廷鄉黨之事也君明臣良化行於上而格於下天下無犯非禮三代之盛皆是也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凡言利者有徇焉徇利而忘義則爭端作唯義之所以爲利者先義而主和先義則利物也主和則天下莫能與之爭湯武是也貞者事之幹也又曰貞固足以幹事自無名而至有事其漸可知已幹大患濟大難唯堅貞幹固者能之參之以權挾之以竊危而克存顛而克扶皆可也期於濟事而已復何嫌哉故孔子文言不以乾加元直曰元者善之長明雖乾之大不能加於元用之周而不能亢於體故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前言用九天德不可爲首此言乃見天則申明用九之義也孔子以乾之六爻三復重言之聖人之意深矣夫天下之勢陽乘陰尊陰卑賢役愚此禮之常也兩貴者則不能相事兩賤者則不能相使彼乾陽物也九陽數也以陽用陽則孰爲受制以貴事貴則孰爲臧役故必以乾元乃可用九九既爲用則天下之法較然可見也孰爲天下之法則用九天德不可爲首是也其功如是彼亨利貞者曷敢往參焉然雖不若元之用九其與有功焉皆內此出矣王弼曰治衆以寡制動以靜又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者以無者爲之主也無者爲之主則有者爲之用皆此義也卦具四德者有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坤之利牝馬屯之利建侯至於諸卦各因其德唯乾不言所利孔子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以言天之道無所不利也屯者有雲雷無膏澤陰陽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難保乎全濟也君子於是經綸焉隨說以動而天下皆隨天下皆隨未明乎正邪也必大亨以正乃可也臨至于八月有凶七月陰陽均八月陽衰而陰盛故曰至于八月有凶然下有剛果之臣上有知臨之君陽有進長之象故曰消不久也无妄天體在上不與物相接在下者可以妄矣或有剛而動者內爲之主物是以不敢妄革也坤之利牝馬屯之利建侯至於諸卦各因其德唯乾不言所利孔子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以言天之道無所不利也屯者有雲雷無膏澤陰陽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難保乎全濟也君子於是經綸焉隨說以動而天下皆隨天下皆隨未明乎正邪也必大亨以正乃可也臨至于八月有凶七月陰陽均八月陽衰而陰盛故曰至于八月有凶然下有剛果之臣上有知臨之君陽有進長之象故曰消不久也无妄天體在上不與物相接在下者可以妄矣或有剛而動者內爲之主物是以不敢妄故曰非正有眚物與无妄革以象成者也已日乃孚然後元亨利貞悔亡然初無四德者安能致信於民而無悔哉徒信其成事而不見其四德之固有也革與睽同體而睽不具四德者以柔進而上行柔進而上行所以小事吉也革與天地四時同德湯武同功異乎睽矣王弼曰凡卦具四德者則專以勝者爲先故曰元亨利貞也其有先貞而後亨者由於貞也容有亨利貞先於元者乎弼之此論未爲確也然常究之卦具四德者必從曰大亨以正四德者本也大亨正者事業也本原其始也事要其終也聖人行法如是所期事遂而遠災保常而免咎舍此則凶咎隨之矣凶悔吝不能免亦何有易

畫墁集卷六

記　表　劄子　墓誌

靜勝齋記

天下之事非一不靜則不能勝也故爲齋居於室之東隅南背通道北臨永巷有車馬之往來井市之交易晨趨夜趨怒歌笑言相雜而作於外而閒於其中如是苟不以靜勝之則不能處也非惟所處之爲然也職亦有之夫法令繁多民犯者衆淺深重輕之際有所未明差若毫釐則陷平民於有罪生死見之於目悋怛形之於心俛而深思苟不以靜勝之則不能安也非惟所職之爲然也爰亦有之吾若吾相游廡廊之下廟堂之上擬天下之萬務紛然有不勝理者則禮樂刑政安危治亂繫之於身將帥之士總師旅之衆奉征伐之事壁壘戰場甲軍相持必有譎詐之謀間諜之士以往來疑恐於其間則千萬人之性命寓之於一人居斯二者之際苟不以靜勝之則不能全也故因其所居及其所職因其所職及其所爲自一室而及天下故曰天下之事非一不靜則不能勝也嘗有喬林修竹多棠夏實泝洄逶迤窗魚萍梗之戲可以悅目經史山積圖畫左右彈琴詠歌逍遙永日可以樂心居雖不寬裕如也然所謂靜者其在於地乎在於人乎在於端居默坐終日無事而已乎由是言之不在乎地而在乎人不在乎人而在乎平心

也。

涵州亭口馬氏復田業記

涵城之西一舍之地。涇洛之會同關隘之趾。有墟曰亭口。卽古所謂涵亭者也。有馬氏者。實長其聚落。然其產不及中人。而常於士之有文行者。屈致以禮。使其子弟事而學焉。當是時。馬氏甚得譽於鄉人。其學者有曰錫者。曰勗者。於予之齒比肩也。一日色介語予曰。宜祿之民。無良生齒之籍二萬有畸。兄弟同居者止馬氏一家。君子由是知馬氏不獨謂之好事而友悌之行有過人者。於所居之東。有梁山之勝。駐山引水。時稻秫。闢池沼。蓲蒲芰荷。橋約亭館。竭實之飛翔。鱗魚之潛躍。春華秋實。茂林修竹。回環於數里之間。行者止而不去。居者樂而忘歸。亦莫知其爲江湖之大鄙杜之曲。其後予游宦三十四年。以事之涇源。再過其處。漠然無所覩。惟荒草野田而已。詢之居人。則曰勞數易矣。業屢改矣。能於力役。弊於囚牢。當時脊矜子佩之徒。或爲兵而徙邊。或爲農而易縣。獨生錫者出。枯槁憔悴。殆不可識。相與把袂歎息而已。歲在戊子。予再過其處。流者湯然。滔者淵然。爲苗者苗然。爲植者蓊然。耕者歌。漁者泳。柴荊之往來。雞犬之相聞。前所謂飛翔潛躍之徒。復集於其處。恍然無異於平昔。又激水爲磨。以紓鄉人之勞。伐木爲橋。以利往來之涉。生復見予曰。錫幸而未死。盡力而得之。豈期垂老之年。復覩先人之業乎。曰。此亦人生之難也。傳曰。農服先疇之畎畝。爲國者以復古。爲大。爲子者以克家爲難。亡而復得。墜而復興。求之古人。亦鮮有矣。予復語生曰。頗記與子挾書策。走博簺。解口而泅。搖喉而歌。與樵夫牧子。接膝而醉。爭席而疑。子之心力。視前方之當日何如。生曰。弗如也。予曰。子之業固已復矣。子之心力。視前固可復得耶。言之悲夫。屬歎而爲之記。

房州修城碑陰記

獨人大抵善詞筆而少吏能。眉山任師中。嘗與予言。吾蜀前輩。有吏能者。唯何聖從、陳公弼二人而已。小子不才。敢出其後。然師中之言。亦自負爾。何公子不及識。治平末年。予爲歧府掾。是時陳公去歧未久。竊嘗訪其行事。大略取吏嚴察。人不敢欺。蠹吏不敢欺。則良民自安堵矣。小大之牘。囚不經日。小則幕府。大則自操筆爲之。常屬紙數幅。使兩人持其端。提筆歷歷書之。理法皆備。出人意表。官吏以此服之。是時蘇子瞻登制舉。簽判府事。實佐公。其後子瞻亦自負吏事。人或詰之。乃曰。吾得之陳公也。崇寧癸未歲。予以罪謫居房陵州。陸陌無遊適之地。或乘輿登城以紓目。獨怪是城。蟲蟲言言。而門觀陿塹。一如邊壘。嘗有法度。因念房居深山中。土疎匠苦。又安得至此哉。久之至南門。得石。表曰修城記。乃是皇祐中草竊王倫者。嘯聚均房間。朝廷自調精起陳公守房陵所爲者。迨今六七十年矣。且諸邊城始非不工。至六七十年有不圮者乎。而茲城獨能如此。夫城猶法也。法者。政事之所守。人亡而守不廢者鮮矣。故曰作事可法。皆謂去久之言也。子瞻在岐。與陳公不相叶。竟至上聞。其來陳公以鄉里長老自處。子瞻少年氣剛不少下。子瞻後悔此事。不喜人問之。於是作陳公弼傳。是亦補過之言云。

四賢堂碑陰記

關梁莅事之三日。例見吾孔子於學中。既拜堂下。又引而之東西序。有偏坐者四焉。其禮如見孔子。舜民陰怪而問之。與謁者曰。此所謂四賢堂也。敢問賢者爲誰。曰司馬遷、王通、韓愈、柳宗元也。前守茲土者。既新吾學。又取蒲人之有聞於後世者。設堂衛之。意使天下知蒲州人物之盛。且以勉學者。予歎曰。河東人物。自古冠天下。莫尊於舜。莫高於伯夷、叔齊。介之推。莫智於百里奚。莫賢於王通。莫富於猗頓。莫盛於唐。莫衰於今日。至於二婁之功業。三薛之學行。張說之通才。張巡、呂子臧、張介然之死節。陽城之敢諫。王維、司空圖之高雅。柳宗元、韓愈之文章。至於宗楚客、婁延慶之險詖。楊國忠、妃子之禍過。門閥之家。富貴之首。以至於一介一節之士。立身於當時。名聞於後世者。不可勝數。夫何其盛哉。觀其條華之所鎮臨。河洛之所經會。宜有盛氣孕奇。育粹之不竭。如東海之滔。泰山之靈。其所以爲珠璣金貝。榱桷豫章之貨者。於茲出焉。又何獨至於今日。空虛索寞。寂無人哉。且學校之設。所以教也。教之大倫。忠孝是也。當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雖潔己之盛子。有常之人。狂狷之士。亦所不棄者。欲以教也。毋求一賦。冉求一藝。將鳴鼓而攻之。欲以爲教也。教者取其材。而爲教者必責其成材。則是四賢者皆成材也。苟取其文章而略其德業。則奈何其爲教哉。吾欲進裘度、張巡、陽城而退子厚。以爲六數。合於聖人鳴鼓之義而思不能。故書其碑之陰。以告在學之徒。若後之守土者。

代謝衣襖表

冰沙更戍。深軫於隆慈。袍帶渝恩。曾延於列校。遞承增激。拜服知榮。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衣被羣生。覆露四海。視天下以猶己。念一夫之予辜。坐均安燠之仁。遐及疆場之旅。銀塞風之悽勁。豈曰無衣。詠聖澤之汪洋。曾如挾纊。能使枕戈之士。永屑銜枚之心。

賀受玉璽表

太平無象。神器有歸。照耀大庭。鎮安萬國。中謝。竊以聖人之大寶曰位。王者之受命於天。何以傳流。致之悠久。若荊山之璞。史籀之文。蟠紐規模。龍章飛動。以世有污隆之數。故物存顯晦之時。在昔江左之求。今出咸陽之市。唯聖人之在御。無羽翼而致前。井底土中。常有神光之照夜。金繩玉檢。行刊睿典。以升中。此乃伏遇皇帝陛下。德及淵泉。化孚比屋。修明五事。式敍九圍。豈期倦勤之餘。親見受籙之盛。望逢萊之仗。還在於寰中。來封禪之書。必居於身後。

授進奏錄長城賦劄子

臣近伏蒙聖慈差臣使大遼。尋具辭免。不獲。竊尤勘會昨於元祐九年、差充回謝大遼弔祭宣仁聖烈皇后禮信使。出疆往來。經涉彼土。皆取其耳目所得。排日記錄。圖著爲甲戌使遼錄。其始以備私居資友燕言之助。今偶屬聖選。辭不免行。因檢括舊牘。此書尚在。其間所載山川井邑道路風俗。至於主客之語言。祖庭之禮數。亦可以備清閒之覽觀。并長城賦一篇。涉猶古今。兼之風戒。謹繕寫成册。副以繼牒。隨狀進呈。雖麋潰磨朋。雅無誦訓之學。僅得乘軺之略。亦所以見臣子區區原隰王事。靡鹽不遑啓處之意。

太尉張公守約墓銘

公爲澶州守。澶民有親在而析居者。公未至。鄙野分合居。曰。無使張閎使來知有此也。後有盜而跂者。幷於庭。問之曰。孤貧無賴。有弟貲富。未嘗通假貸。今還見收養甚溫。由公之致。故來謝。遂呼其弟詰之。則曰。見人言張閎使獨惡不孝不弟者故爾。公曰。待我去後。復棄兄乎。曰。至死不相離也。因厚勞遣之。

畫墁集卷七

梓行錄

丁丑、拜雙廟。即張巡許遠祠也。宋人謂之五王廟。後南霽雲、姚閎、雷萬春而爲五也。五王廟詩。清汴河邊五君子。身過橫流同日死。火炎竹是及池魚。世變安能顧婁子。百尺高城不足恃。日月所照惟孤誠。當其殺身際。肯念身後名。嗚呼。伯夷既死。孔子不復生。身後是非誰與評。

乙酉、舉進安進士葉浮、遊北郊劉氏園。園多奇石。乃符離土產。有丈餘者。紺潤詭怪。非京師者所擬也。

辛卯、次洪澤口。過盧山寺。辛奉議繼至。同遊久之。寺臨淮水。負小山。規制莊麗。自京師以南。寺觀罕不及也。乃其廟所建。佛殿三楹。石蜜柳杳。筆力勁健。老僧清悟可語。出裴佛一軸。自云王維筆。制作古妙。雖非極詰。亦奇手所爲也。寺後山脚有石穴。以塼塞其戶。俗云。無支祈所宅也。少南有長源公祠。祠下臨水。石色紺碧。出沒春漲可愛。盧山寺詩。白塔搖搖波浪間。疑多舟楫望歸帆。天邊蜃影因心動。堂上潮音到海還。我投一毛猶自苦。師除雙檜信如閒。（此符中斷舊遺石所居）中流莫怪頻回首。直到江南始見山。

壬辰、次虹縣。虹當爲紅。漢書所謂紅陽侯立是也。訛而不改。遂謂之虹。城北有湖。水廣袤十里。蒲魚之饒。周給鄰境。煬帝幸江都。賜名萬安湖。比晚。與辛大覩以小舟遊定林寺後。遙絕湖心可十里。至小洲。有民居兩三家。鷄犬雜落。四面渺茫。過江諸既歸。候都監森育供奉問梓州土風云。

乙未、次泗州。同年吳立禮承議相候。

丙申、見發運副使蔣之奇。知州朝奉劉士彥、通判奉議王純中。午間。蔣之奇與通判見候。申後、大聖見塔上。始見香煙如霧。籠閉四周。少頃。有物如拳許。在相輪上。或坐或作。往來周旋不止。每至東南角上。竚立至暮不滅。又自塔下煙霧如傾。氣上騰。少間雨作。

丁酉、早霽。以家詣塔下。寺號普照王。塔在一偏。大聖面西。座。開篇諦觀久之。或云。所見喜慳大小各異。亦有竟不覩者。塔開貨貝山積。禮自遠至者常如市。閔貝泗州劉士彥、先自睦州通判替還。京艤舟宿淮泗間。岸次忽遇乞者。年十七八。目瘡而脚朱光彩可掬。劉怪而問之。異人曰。吾貧豆每粒一貫二百文足。劉曰。吾適無錢。止有所衣棉襖。聊以當之。如何。乞曰。固可也。容取豆。即以紙一幅。於兩乳間。旋摩三轉。有烏豆數粒出。取一粒與劉。其餘擲汴水中。劉欲吞之。乞曰。未也。又以紙旋摩胸腋間。復有菉豆數粒出。又取一粒與劉。其餘擲汴水中。劉即吞二粒。輒與所許物。乞人笑而不取。劉始病蠱。不能下食。即食如初而益多。今劉面色如丹。然一歲一發。渴飲水數斗。登二豆腹中如巢大。乞人曰。後某年復相見於淮西。不知如何也。是日登寺閣。眺望淮山。有如圖畫。閣之西南隅。有塔影倒垂。長可尺許。以扇承之。影在扇上。借云。有時見二塔影也。

庚子、晚霽。與辛大覩涉淮而登山寺。會放亭。乃見臨淮形勝。類蒲關。寺後因山。嵌爲方丈。天然奇制。盛夏。凜然。南北遊人。刊詩殆徧。凡久居京師。脈倦塵土。乍臨登舟泯流。已覺意思軒豁。然汴岸荒疎。無可觀覽。未有超然清思。及出汴入淮。始見山水之勝。歷目稍曠。而適口鮮繁。覓日之閒。遂忘遲流之懷也。

甲辰、入連河。艤舟洪澤閒。下見比目魚。高柳清渠。寂無暑氣。魚鰕盤蝀。日脈盤渦。自是行運河矣。辛大覩先行。以此走寄。同下盧山時。舟行篙參差。夜投洪澤口。訪問失所之。不應一日力。解至淮陰祠。長淮自風浪。旦夕起憂疑。旦日坐閘中。聽水朝忘餽。清洽見雜詠。叢密開牖。咿。就柳喜高蔭。避橋嫌窄里。涼風吹水面。襟袖不假披。新登與老鮭。登徂軋無遺。飽食卻思睡。睡起復何爲。稍脈理文字。惟思弄孫兒。倘有數舟酒。獨酌非所宜。好話不得吐。兩日舌如炙。舟行雖云樂。先後不可期。爭如鞍馬間。吟嘯長追隨。

己酉、至太平興國觀。即唐九天採訪使者廟。熙寧中。册封應元保運真君。開元十九年。兆夢明皇。即此立祠。規制宏敞。連亘谿谷。階庶廚湢。水流周環。甚夜淙淙有聲。元宗手寫殿榜。漆牌黑字。金銅等身御容。元戀所賜。殿牓金字。又爲攢金扉以祕之。常不得見。又有賜泥金仙衣共三事。至爲華爛。殿外階下有石一株。曰劉仙石。扣之即開。劉仙自此出入監宮。劉延式朝奉。晉州人。斷房十九年。時殿九年。方六十一。恬和自處。裕如也。言人未來事數驗。

辛亥、同辛大覩遊楊氏園。紫極宮。皆山陽之勝。是日見徐積先輩。積。山陽人。爲學志苦。養母盡力。不仕僕妾。年四十。不婚不仕。貧欲洗浣力役之事。皆身爲之。不婚。恐異姓不能盡心於母也。不求仕。恐一日去母親也。久之。鄉人敦迫。使之就舉。及應貢入京師。以雙輪載母。躬自行推。葛衫草履。行道之人。不能辨也。至平四年。許安世牓下及第。未調官。母亡。遂不復仕。窮居山陽。衣食不給。凡市貨。楚人不肯受其直。積亦不

取至有信宿不食者。淮南學者宗之。至路振通判楚州。始爲妾妻生子。小名路兒云。

丁巳、次召伯埭。召伯爲揚州。爲民築堰。去後思之。方之召公甘棠焉。亦謂之棠堰。祠宇存焉。

甲子、同陳昉遊甘露寺。寺俯大江。踞祟岡。金山、焦山皆在指掌。東眺海門。北見揚州。天下絕致也。李衛公浙西。再加繕葺。有文饒甚像。手植柏。佛殿兩牖門。菩薩六軀。世傳張僧繇筆。菩薩二神一師子。一世傳陸探微筆。與予家所藏天王筆小異。庭間有大鐵鐙。僧堂下有小鐵鐙二。梁天監中所作。砌下有石如蹲羊。卽狼石也。世傳孫權劉備據此石以謀曹操。前朝題記。歷歷皆在。主僧道數、顏淳固有堙墊。題狼石詩。江北江南一道兵。匆匆據石各論情。功成與爾遊滄海。此語當初是至誠。

是日、同陳昉遊延慶寺。延慶寺卽劉裕故宅。有井井壽丘在焉。形勢盤固。其異域也。

乙丑、晚離潤州。趨金山寺。自南岸登小舟。風雨暴作。大浪如屋。出沒於其中。比逢寺下。已見燈矣。

丙寅、大雨。食能登山頂。江中風浪。如萬羊齊奔。寺在江心島上。樓殿周市。可數百楹。松竹疎翠。望之如浮動。南朝人謂之浮玉山。其下卽水府也。大浪舂籬。夜晴。晝雨。初若不安。東望海門焦山。出沒皆在海中也。主僧了元者。頗蠖外學。文寶燦然。圖畫尺牘。好玩之物。莫不畢具。又蓄孔雀。能言之鳥數種。因徧索古今題詠。了不可得。惟於化城閣梁間。揭介甫兄弟兩詩而已。又榜客位云。官非文侍中。才非李太白。不請留題。過者莫不大笑。北人望南方宗門請方。必謂人人了達。方敢住院。匡種既智其爲人。往往市恩之不若也。晚渡瓜洲。夜泊運河。旦至舟次。金山貽了元詩。何年鸚鵡鳥。飛落大江心。石壁雖難轉。風波不易禁。樓臺分左右。日月見浮沈。便欲歸休庇。長嗟世累深。

己巳、徐璿承議。丘朝奉、辛大觀、游建隆寺。九曲池。登大明寺塔。摘星樓故基。望江南山水。煙雨隱顯。如圖畫。的水試茶井。在茶經爲第五品。建隆寺卽太祖澄征之地。有御容香火殿。九曲、摘星。皆前朝故迹。大率今之所謂揚州者。視故地東南一角。無慮四分之一爾。其唐室故地。皆榛莽也。宵浦河在揚州揚子縣。一水繇迴。而入大江。名曰宵浦河。一日三潮。俗曰伍子胥渡江解劍之所。旁有子胥廟。觀記之所載。使者以像載舟。潮水忽至。日景方午。至今此水有午潮也。

己丑、立秋。是夜風雨。

辛卯、羣會食於後園。

丁酉、陸彥回同年如金陵。徐璿承議至。

戊戌、同徐承議游儀眞觀。因過法雲寺、伍子胥廟。俯瞰江山。尤爲爽塏。俗云、此踞布案地也。至今耕者多得箭鏃。徐見松上有鶴巢。乃言昔李倧學士知揚州。重葺堯廟。倧尉者監督役事。廟多古松。上有鶴巢及宿枝。喬然可愛。李每視事後。則置酒其傍。及府寮并尉。仰玩竟日。一日、屑獨念府公威重。每置酒和勞。顧鶴巢危穊。苟爲風吹墮。無乃狼藉盃盤。又標枝芽蘖。不茂何足取觀。乃命工以斧悉除之。居無何。李又至。方衛盃仰首。則無是二物。怪而問尉。具以情告。嗟歎久之。爲不懌而罷。長廬崇福院。乃章憲太后爲眞宗所營。制度宏麗。甲冠江淮。雖京師諸寺。有所不及。常安五百衆。又僦僕數百。日食千人。主僧法秀。秦州

人。語論精確。持戒嚴整。寺之內外。未始見僧行。往還盡日。闃然如無人者。實南方叢宿所推尚也。

庚戌、發長蘆。始循北岸行。五里許。卽絕江至南岸下謀口。循南岸行。數里入新河口。王介甫時爲江寧所開新河。其南有皁纛正類。解梁南山。稍稍南趨馬鞍山口。有居民巡檢司。復出大江少南。循石頭城。過清涼寺。宛轉入秦淮北。晚次江寧府。始將離眞州。人多以涉江爲戒。比至長蘆。南望渺漠。誠可爲慮。及放舟乘風。不踰食頃。已達南岸。介甫開新河。以避橫瓜磯數十里風水。甚爲行舟之利。然夾口土山。堤崩。疏勤補葺。方可經久。石頭城者。天生石壁。有如城隅。起夾口。直至清涼寺。金陵之爲國。大略自孫權城石頭。謂之建業。卽今之城。舟山上也。晉宋以來。其臺城稍遷而南。以就平坦。尙在今之城北數里之內。梁陳因之。及李氏所營。今之江寧。跨踞淮水。形勢始全。夢得所謂山圍故國。周遭在此。不刊之句也。兵火之造。宛然登覽之間。使人悽愴不已。鎭塔寺在城內。天慶觀相連。庭中有二鐵塔。甚奇制也。

辛亥、見知府待制陳繹、通判何郯昌、奉議提刑高復、大夫通判杜偉、奉議范公、共會於清心亭。

壬子、六同年食於府園。同年張琬與焉。歷徧李氏後苑。登高臺。望蔣山。覆舟。幕府諸山。盡見金陵形勝。大率今之衙城。乃故內也。府園卽禁苑。蔣山遇王安上。同覩上方鍾山誌公塔。在鍾山之頂。四面皆不相連屬。自爲一山。形如覆鐘。蔣山包懷在外。迫近方見。猶有誌公刀尺。聲李氏歸國。太宗取致宮中。既而出付啓聖院。塔之所奉者。非本物也。

乙卯、遇劉頴宮苑。遂遊長干寺。登雨花臺。高座寺、越王臺、周處臺、及升元寺、保寧院。長干寺在南門外。東枕崇岡。北瞰城邑。自陳梁以來。久廢。李氏爲散從官營本朝天禧中。其地數有光怪。眞廟後參營之。寺後皆修竹長林。下上凡數百步。有高亭四望。又有寶濟夫人祠。潭水滿然。祈雨數應。昔高魁得銅像治城。張係網得金蓮座於江上。葉城獲大銅珠於合浦。三物並致於長干。寺大小適當。後有梵僧自天竺至鄴都。失銅像。中原搜亂。因渡江至長干。見銅像。泣涕禮謁。卽有光異。因言此阿育王第四女所制。坐下有誌。驗之果然。大業滅陳。至武德中。遷其像於上京光宅寺。靈異極多。唐末兵火。不知所終。高座寺在長干之南。逶迤登陟。岡嶺蘭若甚幽。大松修竹。夾道而起。超然出羣岡之上。俯瞰都城。人物可數。西望江浦。雲水杳然。乃金陵絕勝之景。吳仲庶作記。案高僧傳。西域船戶梨蜜多羅。晉永嘉中。始至中國。值亂渡江。居金陵。建初中。王導庾亮成致信之。江左人呼爲高座。所居曰高座寺。至咸康中。徙於石子岡。升元寺卽瓦官寺。在城內西南隅。後踞崇岡。前瞰江西。城故爲古跡。然累朝兵火。略無彷彿。李氏時。升元閣猶在。乃梁朝故物。高二百四十尺。李白有詩云。日月隱簷楹者是也。

丙辰、雨。同劉宮苑遊清涼寺。在府城之北。石頭之上。下臨大江。後附山麓。規制宏敞。山勢回合。擁抱殿閣。蟬鳴清涼。因以名之。寺自李氏歸朝之後。金陵仍大火。宮室民廬。焚毀皆盡。唯有小殿。乃當時玉燭殿也。與廳後修令閣二物獨存。後苑養中堂。卽偽澄心堂故基。

戊午、率僚謀交登賞心亭。賞心、白鷺二亭相連。南北對偶。以扼淮口。憑望煙渚。杳無邊際。白鷺、蔡州。皆在其下。亦金陵設險之地也。丁晉公登賞心亭。以家藏袁安臥雪圖。張挂之於屏風。晉公既去。未幾遂亡其

圖繼來者又以布衣鄉淑所畫寒蘆野鴨圖充之今蘆鴨亦無有但紙糊粉壁而已

甲子府中早食晚張琬同年飲於龍興寺所居詩云臺城風物已淒淒牢落行人邂逅齊秉燭相看如夢寐片帆回首又東西依依園屋秋仍好脈脈青娥恨卻低一曲琵琶無限意時時開客思都迷

丙寅同劉宮苑遊臺城寺觀辱井三品石三圈遺址晚就鐵塔寺具食臺城寺在府城內北附城壖隱圮殆不堪處即東宮故地也辱井在佛殿前深可尋丈上加石檻紅痕點染若胭脂俗云後主拉孔張二妃入井泣淚所沾也石檻上刻後主事八分小字極其精古乃大歷七年張署文顏詳爲近年俗人題記刊刻所掩甚可惜也又有太和四年篆書可見者數字耳舊聞臺城辱井石上有胭脂淚痕久未之信今見之似是淋漓塗抹之迹失笑不已因成此句平居已無奈倉卒故難任井上痕猶淺水中痕更深問儕何至此下石爾甘心不及馬嵬驛猶能致萬金三品石在寺門外棲莽間即今園苑中怪石磊落奇詭各有尋丈一爲鄉中人鑿取之以焚灰剜缺爲甚

辛未發江寧出秦淮西南行順風循東南行小夾中左面卑麓勢如石頭比比有人煙十里過板橋店地形平曠行蘆葦可三十里出夾瀨大江過三山又十里至烈山祠即烈州也王濬庾亮泊舟之所五里過白土磯烈山下有礬石鑿之聲聞數里

壬申旦出大江南岸小山甚秀五里許入慈湖夾東望山原高下極類京口有巡檢司以西皆小山臨水可三十里出夾行大江趣東岸北夾極闊無異大江過采石磯望夫山其下即牛渚磯也乃溫嶠然犀照水怪袁宏月夜鼜舟之所北對和州江岸極狹本朝下南唐樊若水假爲僧徒於此築磉鑿石穴度量水面及大軍臨江用以爲橋不差尺寸軍事獲濟焉至今石鑿穴尚存

丁丑登大信口出十許里過碻石磯風逆水急舟行極力循東岸數里過磯即平行十許里斥岸皆卑麓如壞城臨水可二十里過雍巢磯過光嶼姑孰堂臨溪上制作宏麗江表諸郡無此亭後著李白畫像并十詠詩乃李白平生遊詠之地也西梁山前溪地理志所謂梁博望山亦謂之天門山李白有銘鐫于江亭宋沈慶之破臧質於此置梁山軍至李建中立雙廟於上南北岸各有巡檢司

己卯發蘇湖循東岸而西數里拋西岸中有羣石拱起林樾蒼然曰蟻磯其上有若塔屋俗云有道人居其上過板子磯磯上紅黃絲花俯照江面花繁而石怪開以翠篠正如徐熙所畫者乃知藝之工者皆有本也詩云石上紅花低照水山頭翠篠細含煙天生一本徐熙畫祇欠鷓鴣相對眠

辛巳發上口行十里許出大江循東南岸淺水五里入銅陵夾五里銅陵縣隸池州沿江牽行五里許上口少轉西望行過石人磯磯臨江隱起石理如側磚有石拱立遠望如人行過此上流坦然不見山阜

壬午發銅陵逆風可五里許出大江南岸皆大山十餘里拋北岸少轉而西牽行可四十里復拋南岸次梅根港江流至此稍狹西岸上下廣輪數十里皆平陸良田極類北地東北望九華山見峯嶺勝于池州所見也

癸未出大江逆風循東岸挽行可四十里入峽口又三四里入池州路口宛轉行陂澤中可十餘里次池

州弄水亭杜牧之所題俯溪流環齊山致清絕人皆採爲圖畫亭上石刻盡載小杜詩篇詩云清溪望處思悠悠不獨今人古亦愁借問碧波明似鏡照予白髮鬢如鴉江山自美騷人宅鏡裁長催過客舟惟有角聲吹不斷斜陽橫起九峯樓

甲申觀州宅有蕭和樓九華樓題相謂復也管爲池州刺史襲度資話皆守此土各有記述州宇前臨清溪規制古壯題事頗雄近歲吳仲庶滕元發皆蒞新之江上諸郡皆不及也梁昭明太子以蓮魚味爲可貴名可貴池在江邊洲島之上城無垣墉編竹爲防井邑疎索然江山之麗下流諸郡皆不及也物產豐賤北人寄居甚多亦生理之便也

戊子舉會于蕭相樓是夕中秋八月十五日夜清溪舟次詩云清溪水盛月團圓因見中秋憶去年皐海五更霜透甲郴州萬里桂隨船昔看故國光常滿今望天涯勢似偏只恐姮娥應笑我遣將鬢影對嬋娟

己丑與沈遂飲于齊山觀理浮橋謁余爲齊山橋銘并引齊山有徑坑附寺之背深可尋丈圜倍之有事于山者越此乃可涉木久朽蹶中間經游者病焉元豐癸亥仲秋沈遂施橋張舜民爲之銘曰阻不在大歸于圜利不在充志于通措此以往嘉無窮齊山在州城之南隔清溪可二里許背溪之陽不與大山相連東西可數里南北縱一里高可百步石色紺碧稜角隱顯百怪千狀正似人家所畜太湖石也竹木叢生其上有如塵寰寺居其陽山有二十九洞左史石燕白虎七頂觀音嵓小九華紫峯其著也乃李白杜牧及唐人紫所遊息之地刺史齊照日居其中因以名焉左史在山東首自南麓緣山隧可一里餘越嶺北下穿石罅石顏奇怪器折入洞十步許稍低仰視尋丈間又儻壯丈餘乃出一穴忽見天日四壁削高可二十丈滙如甑形石色如黛女蘿樓葛偏其上亦名小洞天北嵓有刊志會昌六年刺史杜牧建安張祐書石石燕左史之西越嶺少下北嵓如覆盂可容百人有穴西出盡日石燕飛翔然捕者莫能得也左史已爲沈遂所購石燕方謀來售遂曰不過三數十緡可得爾欲予售之白虎洞有石如虎蹲人不敢近也

壬辰移舟出清溪次池口有人煙稅場距城四里許雨邀長松夾路云九里松也

乙未微雨無風牽行可五里出夾入大江循西岸二十里至將軍堰拋東岸人雁翅夾下口次上口是日逆風可行六十里雨至夜北有小龍王廟西對皖口即舒州路也

丁酉行東岸勢類石頭城忽然天氣昏黑自北面南時垣開朗可三十里過祝家磯東流縣磯極爲險惡是時秋深水落在夏潦故爲難上

己亥行山夾順風夾合大江東岸山小而近尤爲秀拔西岸淮南界極望平曠過烽火磯山勢特然高茂乃南朝於此置烽火以通上流征鎮也

甲辰舉會於庾公之樓在衙城北庾亮鎮潯陽經始其事屢興久矣近歲粗無擇顏眥新之俯瞰江溢南望廬阜北窮夢澤乃江國勝絕之地前人題之稱頌甚多罕見于今但比歲數篇而已

畫墁集卷八

梯行錄

丁巳、泊鎮岸。自入龍塘港。趣新州四十里。港口依山有寺。叢翠可愛。

戊午、發新口。順風。頗東岸行。臨岸皆小山培塿。可二十里。抱西岸。可三十里。過新野夾上口。又五里。過道士磯、散花洲。舟過磯上。風勢方急。爲山所轉。帆或倒掩。船即回旋。久之方能整行。惟此與馬當山有風。乃山勢使然也。

辛酉、晴。風逆。循北岸牽行可十餘里。過巴河口。北岸無山平曠。南岸培塿連禿。又十里。至菜園步。以風止。此距黃州五里。南岸下江中有石如伏牛。曰節度石。舟人云。或者重載而下。此石往往觸而覆之。謂節度者。戒之也。

壬戌、早。次黃州。見知州大夫楊粲、通判承議孟震、團練副使蘇軾。舍于子瞻所居。晚食于子瞻東坡雪堂。子瞻坐詩獄。謫此已數年。黃之士人。出餞於州之城東。隅地築磯。乃周瑜敗曹操之所。州在大江之濱。北附黃岡。地形高下。公府居民。麤於頃條。知州盛事。數陋大不勝處。國朝王禹偁嘗謫此。

丙寅、招蘇子瞻遊武昌樊山。山之巔有郊天壇。即孫權卽位郊天之處。今能移舟離黃州。泊對岸樊溪口。蘇子瞻以舟涉江同詣武昌縣。縣在樊溪之東。隔樊山五里許。卽吳之西都。有吳王城。同縣令李覯、佐吳亮、嚴峘及子瞻諸人。遊武昌樊山。步出西門。涉樊溪。遡翅步上。凡兩寺。在山中。景致幽邃。下寺有觀音泉。澄澈可愛。

丁卯、會食李令宅。射于縣圃。蘇子瞻言。近獲一魚。似鮎而四足。能緣地而行。不敢殺。復縱之江中。或曰。此鯢魚也。鄂州城。卽孫權所創。與潤州子城、金陵覆舟山城、武昌吳王城、制作一體。皆因山附險。止開二門。周環不過三二里。乃知古人爲城。欲牢不欲廣也。

丙子、舟泊石城。故西臨江。卽黃鶴、白雲最東卽頭陀寺。寺與樓下枕大江。對鸚鵡洲。黃祖沈湎衡之所。上接湖湘。下臨河漢。乃古今絕景也。白雲黃鶴樓者。取費禕上昇之地。仙洞尚存。禕始乘白雲而去。久之。復乘黃鶴而歸也。自漢口少南。卽故漢陽軍。軍今廢爲縣。軍西附城。有山巋然獨起。卽大別山。禹貢所謂過三澨至于大別也。

戊寅、陰。早。率椽寅義遊魏失人閣。觀在廟之西南山麓。少上半里許。據大石作屋。規模頗狹。閣上爲二女人像。云麻姑、魏夫人也。夫人、晉魏舒之女。故嫁爲王氏婦。生悆男女。既而學道升仙。列仙自有傳。閣前有二石相重。上石如荷葉形。可半間屋。謂之乘雲化石。下石如棋盤。爲上石所壓。而破分爲二。相著處才可數寸。下臨溪。望之如墜。至爲危險。以椀酌水。置之石上。一指徹按之。水卽動搖。以兩手極力推托。水復不動。傳云。魏夫人與麻姑自麻姑山乘此石飛空而至。又云。乃所乘之雲及地而化爲石也。

乙卯、夜雨。至旦少霽。解舟順風。西南行十餘里。過五家洲。江流兩山之間。勢尤偏狹。而水急。非遇風不可上。又五里。過雷家步。石岸有寺名兜率。云章宙所建。

庚辰、雨雪。循岸牽行。宛轉二十餘里。過思雄鋪。有廟曰思唐相公。不知爲何神也。

癸未、循丁家洲北岸牽行。可二十里。過昭坟。爲正南行。少間風作。西北來。勢橫掠岸。吹使船側。可二十里。次茅州。泯居人云。衙無此狀。昨六月內。一夕無風。但水雖所成。昨夕丁家洲夜半水發。浪急崖崩。舟人云。下有蛟蜃所作也。然自鄂以南。江無完岸。

丙戌、觀萬石船。船形制圓短。如三間大屋。戶出其背。中甚華飾。登降以梯級。非甚大風不行。鏡載二千萬貫。來載一萬二千石。次岳州。日方辰巳間。行一百二十餘里。見知州大夫黃休晚登岳陽樓。卽岳州之西門也。下臨湖水。北望荊江。自西北流來。南至岳州城下。與湖水合而東流。始爲大江。凡巽湖面西南趨鼎澧。西北趨荊峽。一湖之間。分此四路也。每歲十月以後。四月以前。水落洲生。四江可辨。餘時彌漫。雲涯相浹。日月出沒。皆在其中。望水中如覆斗者。卽君山也。岳州西南山勢如覆舟。東連衆山而孤絕。山之南卽石橋港。舟行緩急。避風之地。

辛卯、登岳陽樓。樓有牌極大。乃前知州李覯所記呂洞賓事迹。李先知賀州日。有道士相訪。自言過呂先生。誦其過岳州詩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始亦不知其由。其後李爲岳州。有白鶴寺僧見過。道呂先生題老松詩。與道士之言相符。呂想於寺前松下有老人。自松梢再再而下。致書於呂。呂問之爲何。乃曰。某松之精也。今見先生過。禮當候見。因書二絕句於寺前壁間。獨自行。今獨自坐。無限世人不

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又云朝遊百越暮三吳。袖裏青蛇膽氣豪。三入岳陽人不識。醉吟飛過洞庭湖。郡人因構亭名曰呂仙亭。云據圖誌。岳陽樓經始於張燕公。移唐之世。樓圮皆完葺。處盛中滕宗諒守姑大加增飾。規制宏敞。甲冠上流。取宋梁以來所題詩記。刻石于夾樓。

壬辰。羣賓於岳陽樓。坐客有楊維承議者。乃鼎州人。能言武陵桃源之事。桃源前後上升者凡六人。一洞天二福地。桃源觀有二鳥。自晉太康以來見之。馴擾山林中。中間改換。不可知也。然二鳥如故。其餘鳥雀服之。每有遊人貴客。未及數十里。鳥已先報之。近歲爲人獵去其一。即時復有一鳥充之。天慶觀木柱上。有謝仙火三字。體製篆隸。皆倒書。人木至寸。筆畫雄勁。非人力所能爲。然莫究其端。或云永州何仙姑能道幽隱事。因走人具事致問。既還。報云。此雷部中火神也。兄弟三人。形質如墨。然其長各不過三尺。此用鐵筆倒書也。既再使人就書驗之。一如所報。天慶觀西廡有石刻二詩。詞致清婉。其道人云。至道中有賈墨人。儀狀雄偉。嘗此遊息。一日于扉上題詩二絕句而去。或云呂洞賓所書也。郡人爭刻之以治病。今字字刻痕深寸餘。而墨跡不滅。

癸巳。次晚洲。洲上平廣。土壤如北方。居人止一兩家。自朱洲之西。水中處處有三石。形來塊塚。土人謂之黃牛石。出沒水中。頗爲舟船行旅之患。過者避之。行次晚洲有詩云。臘月遭霖雨。孤舟艤暮灘。數聲歸雁斷。半嶺野梅殘。無復論偕老。何時展急難。江湖風浪惡。此夕最難安。

甲午。早發岳州。自東山又五里許。過閘子湖口。即澄湖也。爾雅所謂春夏有水。冬無水。曰澄也。張燕公及幕府題澄詩甚多。在岳陽樓上。順風放湖。是時冬深水落。港浦可辨。近東岸向西南行十里許。過靈妃廟。在東山下。水次極望甚遠。過扁擔山。勢如覆舟。東連衆山而孤絕。上有小塔。望之巍然。曰唼女塔。昔有士人女生數歲而不能言。一日涉湖。女見塔。即語其父母。故名曰唼女塔。巴陵以南。漁者皆用連綱罩水中。延袤可一二百步。有如城郭。謂之攔灘綱。過巴溪十里許。曰鵝洲。以風急止鵝洲下。

丙申。陰晦。欲雪。岸洪宛轉。尚未全出。湖中午際。風微雨作。可十五餘里。東岸始有人煙。曰龍渥。水色極深。乃湘水也。有水自東出。曰歸義江口。入口十許里。即汨羅也。一水中分。南曰汨。北曰羅。洲上有忠潔侯廟。即三閭大夫也。東望培壠。遙逆林薄。曰鹿角。有巡檢司。又十餘里。西岸有沙洲。堆阜隆起。即青草廟。下有一湖。湖之中有此洲。南名青草。北名洞庭。所謂重湖也。申後次廟下。舟人展賀。大率南行至此。北行者至。廬舟人皆致賀。以其萬里江湖。至此方保平善也。乘舟人當有酒肉之賜。廟居洲上。南向。門內一排三殿。中曰勸善太師。乃一僧像。西曰安流大王。東曰昭靈大王。勸善。即泗洲大聖也。昭靈。馬援也。安流者。莫知其爲誰。小碣一。乃梁開平中馬殷所建。然堂廡頹圮。泯湮爲甚。西殿有一鐵鍋。可容五斗許。下有木刻龍頭三。鍋上有字云。淮宣鑄利州黑龍船上鐵鍋。祝云。此二物自川峽流下。自湖中泝流至廟也。廟外有巡檢司。居民數十家。以漁釣爲業。樟木數百株。徑數圍。偏覆洲上。冬青可愛。是夜船上不敢打更。提舉舟人云。廟中自打更報牌也。夜深傾聽。亦有所聞。青草湖旁有朱陵洞。亦謂之朱陵仙府。有唐人題刻。散滿巖上。歲久荒涼。至慶歷中。因其地建爲石鼓書院。雖略爲規制。然僻在江郊。又三冬寒露。學者未嘗游焉。唯

守將之好事者。歲時一爲登覽。燕游之地。黃陵廟。即舜二妃牓曰懿節廟。庭宇湫隘。竹木蒼鬱。二妃並坐。傍設舜像。馬殷嘗加封碧退之記。沈傳師書碑。石訛剝。更以石模刻之。字體多失。詩云。青草仍殘照黃陵。一望中。墜書遷客淚。羅袖舜妃痕。猶淺蒼梧恨莫窮。年年秋水上。瑤瑟伴鼯鴻。

癸卯。逆風循西岸。牽行可五里。有江自東南出。其大與湘江等。曰劉陽江。西岸有廟。曰三沙。牓曰武威王。石刻。乃天祐二年馬殷爲馬援建而遠祖之也。

甲子。晴。無風。發潭州。循西岸牽行。艤舟王公亭。莫南。步行。游道鑑升中洞。眞觀。謁漢文帝廟。謁靈書院。塔院。大抵諸寺和鄰。惟升中寺最高。宛轉登陟。可百餘步。門外小溪。激射竹木。其聲冷然。稍稍露石角。寺後有法華盤。高絕山頂。皆僧法崇者。纂法華經於此。有杉楠數本。其大如蓋。云陶士衡手植也。王公亭。湖民爲王宰少卿所立。洞眞觀記云。鄧固眞人上昇之所。書院。有孔子堂。御書閣。堂廡尚完。清泉經流堂下。敖意極於瀟湘。升中寺法華盤下有白鶴泉。涓涓有聲。味極甘冷。橘洲湘江中。南北與城等。有巡檢司。僧寺兩三所。居民葉漁者數百家。貨物最佳。處秦少游死藤州。其子護喪。還殯潭州。黃魯直有詩云。長眠橘洲風雨寒。

丁卯。晴。無風。拋東岸。牽行五里許。過車子磯。西岸有小山。又行十里。過昭潭。其水澄滿如鑒。俗云。傍通江南。

壬申夜。大雨。順風。行五里許。水中多亂石。三十里至昭靈灘。有昭靈廟。凡四灘。皆行亂石中。而復湍急。自三門船上執色借道。皆土人謂之灘子。舟人束手。一不與焉。官舟過者。鼓噪呼之。即時來集舟上。至昭靈出灘。方各捨去。在湘中最爲險處。

癸酉。十月朔。拋西岸。十里許。江轉自西來。北望武口。又三十里。過青山磯。臨岸培壠。

丙子。如岳下。出衡山縣西門。長松高下。夾道三十餘里。或云三十里。松乃馬希萼所植。馬長而無節。蓬蓽於岳神種松而髡生。

丁丑。陰。朝謁嶽廟。退食。與君觀。謁北門侍郎神位。食後。率檀宣義登山。自嶽西渡小澗。以轎轎子。運遞挽行。路皆直上。略無盤曲。一轎至十餘夫方可舉而前。可里許。至石橋。亦謂之石梯。鑿成堦級。長可二十餘步。必履而登之。其石每在山之面。嵌路。鑿乃能通也。其端有小寺。可數楹。謂之石橋寺。乃游人憩足之所。主僧必具茶食。又登陟可五里許。左之福嚴。右之南臺寺。在福嚴之下。峯側架空爲之。制作奇巧。殿堂皆板瓦。宛轉下上。始能及奧。梁天監中。惠海法師始開而居之。其後六祖之徒惠澄。築庵於石上。人謂之石頭和尚。死證無際大師。塔號見裝休書牓。尚在庭中。有石如案。乃無際落髮之所。廊居士亦曾居之。西隅有齋星殿。內有木根。如龜形。有水泉涓涓。寺衆仰給其源。曰洗鉢池。亦石頭故物也。主僧維聖。嘉州人。居此十餘年。質重可嘉。

戊子。雨晚。往花藥山寺浴。其山則州城之南。培壠。竹木可周數百步。其寺則居懷抱之中。寺後有廻雁峯。高可數百步。俯見城邑。其上有面嶽亭。北望衡山之陽。有如屏扆。過陷池五里許。至湯泉。在澗底。大如車

輪熱不可插手稍稍下流始可盥濕泛既田畝流數里左右山徑傴僂略無與耕之地攝領登溪亦有此泉渴飲猿鳥汗濕儇蹏物同而其致異亦可歎也陷池過嶺少南下有清池隱出山腹溫澄可二十畝即是也傳云昔有萬氏居此一日雷雨全家淪陷遂爲此池故當時有孀婦當陷萬家萬氏一家當之今歲旱則以牛數十淘搅其中或能致雨　郴之通惠禪師院有唐檜惠之手植九子母一堂每暴自地坐立不以牀其至於裝綵采飾皆以純色不甚華彩開戶便然觀者皆以爲生動也嘉祐中大卿解程守郴率僚屬同觀程朴野士也見其生態俾具工以彩飾之又欲以俾錢作床坐而禹之以命主僧僧不從解怒欲加之罪僧曰喫棒不辭可惜壞了四百年手迹而損大卿好事之名解竟不能奪而止　馬默單州人氣幹老而不衰言廣西事甚詳熙寧中邕州未陷沒常有怪異大蛇見若斃鉅重八十斤食猪羣蠻州衙廳前井中白氣千餘蝴蝶無數飛集林木上不久陷沒今復完葺然寺中泥佛手足常動城下鬱江盤渦湧上人云清明有兵今已滿有二蟲伏其下鱗甲可數　曹谷能星歷數術言事如神爲王欽若作知命書云七十年中一一加奔珠灘上貴堪訝碧油幢下聞啼鳥千日徵還上漢槎欽若年七十二建節知襄州正得一千日召還又云周市將臨壬戌歲定鼎門前春色異一千日止少三遠再入和鑾宣盡瘁其後欽若判西京得七百日再入卒于政府盡瘁謂卒乃壬戌歲也又云臨去尚猶聞禁漏異姓嘉名在史書王死在京是時夜漏將盡無子女壻張懷主後事又與馮拯作書云太常樂闋都門過雪拯葬在劉太后喪中不給鹵簿是日大雪　鬼門關在山嶺上鑿石通路崖壁如削雖盛夏亦凜然寒涼　擬金山在水中嶺岫巉起有類金山自餘亭榭基址甚多竹木茂密游者竟日乃可盡也

附柳學大成一則

宋王沂公父遜不學問而慷好儲士每遇故抵必掇拾濯以香水待發顧曰顧我子孫以文學顯一夕夢先聖撫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歟恨汝已老無可成就當遣曾參來汝家晚年果得一子乃沂公也因以曾字名之貤以狀元及第官至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封沂公

畫墁集補遺

墓誌

游公墓誌銘

公諱師雄字景叔姓游氏世居京兆之武功曾祖永清祖裕皆潛德不仕考光濟始爲大理寺丞贈朝請郎公爲兒時不妄戲笑聞弦誦聲則悅而慕之授以書如夙習握筆爲詩詰已清拔年十五入京兆學益自刻勵蚤莫不少休同舍生始多少之已而考行試藝屢居上列人皆敬無敢抗其鋒橫渠張載以學名家公日從之游益得其奧由是名振一時豪俊皆慕與之交宿望皆德爭相引重治平元年鄭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授儀州司戶參軍郡委公以學校公徙而新之士皆就業其後登科者繼踵丞相范公爲轉運使聞而薦之於是使者識與不識爭薦其能忠獻魏公在長安道公曾鞏糧築熙寧寨及使相視築雙會胡虜河定西三川之地復中利病魏公愛其才察擬帥涇原以公權管勾機宜文字熙寧四年遷德順軍判官時初議役法常平司以公相度秦鳳路公條畫甚多其後朝廷下陝西役法遂用其說韓康公爲宣撫委公同提舉常平劉璋往鄜延與主帥措議戰守之策初璋欲自延州入安定黑水堡過移平寨地適賊境公疑其有伏請由他道已而諜者至言西夏脅伏精騎數千於黑水傍伺其過掩之將詰以機事

瑄駁曰向非公照於廟矣趙高帥延安以公權管句機宜文字夏人將攻邊時鄜延之兵與戰具悉爲保安囉兀二將所分據自延州龍安以北諸寨無屯備高思之公爲謀發義勇以守且聚石於城上以待寇夏人聞其有備乃引兵入麟州襲荒堆三泉而歸韓康公嘗遣公按視囉兀城撫寧和市公言囉兀無井泉撫寧在平川皆不可守康公然之未幾撫寧果陷賊中囉兀終棄而不用丁母艱服除充鄜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復從趙高之辟也熙寧七年河溢壞永寧關事和橋商貿道絕河東之粟不入於鄜延有詔治橋甚急議者謂石岸險用力多非期以歲年不可就公往經度兩月而成人皆服其神速時旱甚高委公行諸壘振貸公使弓箭手漢番戶磨鎧運石浚溝完壁計口而授糧人無孳亡邊備因之以固八年王師征安南趙高爲宣撫招討副使首辟公咨於同文館高方迫奏棄不暇省文檄皆倚公以辦王韶爲樞密副使謂高曰幕中得士良可賀也軍將行閱父蔓有旨給告百日復赴軍公丐以終喪凡三被詔懇辭遂免高之行與主帥郭逵議不協公憂其無功悉以書勉之其後皆如所料服除隆顯州團練推官秦帥呂大防辟充管句機宜文字朝廷命徐禧計議邊事禧持議不同大防遣公往條白禧悅其言留之數日邊議始合禧歎曰諸幕府如游君復何盧元豐四年王師問罪夏人轉運副使李察辟公句當公事軍駐靈武餽餉之計公力爲多隆忠武軍節度推官充涇原路經制司句當公事未幾以疾辭歸趙高帥慶陽再辟公管句機宜文字環慶當用兵之後扶傷補弊師壯民安省公之費盡高移延安范丞相代之留辟事無巨細一以付之元祐元年改宣德郎除宗正寺主簿朝廷以夏人久爲邊患思有以懷來欲以四寨歸之未決執政以公習知西邊事召問之公曰四寨先帝所克所以形勢夏人者也上當守而勿失奈何輕以畀人且割地以紓邊患不唯示中國之弱將啓蠻夷無厭之求四寨既予溫南荊鄜如有請者亦將予之乎非特此也若燕人遣一介之使奉只赤之書求關南十縣之地者又將予之乎六諸侯割地以餌秦當時猶以爲恥安有以天下之彊盛而棄地以悅夷狄者哉因進分畫語錄二卷而主議大臣不聽卒棄四寨夏人夷其地而不有侮慢加前日年春遼軍器監丞夏四月吐蕃寇邊其酋長青宜結案號禁黠熙寧中陷河州踏白城殺主將攻思立者也元祐以來例行姑息因乘間脅屬羌結夏賊爲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患之口可使者與邊臣措置僉以公行公奏以謂本使絕寇兵謀軍勢間不容髮俟中復則失於機會欲如古者大夫出疆之事上允其請許以便宜從事公既至謀知西夏聚兵於天都山前鋒已屯通遠城上吐蕃之兵欲攻河州鬼章又欲以別部出熙州公將先發以制之告於熙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公曰在謀不在衆鬬知不鬬力此機一失後將噬臍僵不濟焉願爲首戮戒三夕而後從之遂分兵爲兩道姚兕將而左破六通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朱城臨黃河飛橋吉唐十萬之衆不得渡種諤將而右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一千七百級俘衆奔潰溺死者數千人洮水爲之不流遂鎧仗氈糧數萬於是奏捷曰臣聞憚天威震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投策而乖謝慙陰愛吐蕃鬼章結髮講姦欲爲邊患臣與宋帥合謀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聖神節帥克敵斬獲以萬計生禽元惡係送北闕下願裂尸藁衢譬夷鄙開以示萬里書奏百僚班賀遣使告裕陵朝廷欲厚賞公而言者謂邊功

生事必開邊隙甚則欲坐以擅興遂薄其賞止遷奉議郎賜緋先是浙庶省長來告主帥曰董氈死阿里骨祕不發喪詐以爲嗣當立請封於朝廷已而復殺董氈妻心布氏因溫溪心部族首領國人怨之若中國以兵問罪於境上當煞阿里骨以獻願立董氈之後以安國人主帥未納公方使而聞之喜曰此天賚我也以利害上於朝且曰若遣趙醇忠於青唐城依府州折氏世受封爵則西方可保百年無變矣台鬼章就禽其事遂寢出爲陝西轉運判官行郡邑則首興序序遏田里則視勸農桑新驛傳四十餘區輪奐之美甲於天下自周秦已來古迹之墳沒者皆表之以示往來慶歷關山道爲坦途便熙秦之飛輓長安之北涇陽櫟陽沃壤千里而水不浸灌公教民浚溝洫引涇渭之流於是既田數千頃自陝以西水利之興者復萬餘頃民賴其惠熙河地不種菜菜由它道往者當高直而後售而馬亦病於無草公以菜與農具給漢蕃口民而教以耕種之法不數年所收富於內地又課邊人種木所在森蔚其後公私材用皆取足焉五年移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遷承議郎加武騎尉完郡縣之獄且授以唐張說獄箴使置之坐右朝夕省觀盡心於聽訟買書以給學者開大散關路利巴蜀之行人自朝廷棄四寨之後熙河與夏人分疆至是未決命公往視之其利害以聞由是形勢之地皆爲我有六年夏賊寇涇原復入熙河殺掠甚衆公上疏曰元豐以托土爲先故進築之議略元祐以和戎爲務故進築之議廢今蘭州距賊境一里而通遠軍不及百里又非有重山複嶺爲之限障犬羊之勢得以潛窺而輕突邊民不安其居者屢矣宜自蘭州定遠城東抵通遠軍定西城與通渭寨之間建汝遮納遂結珠龍三寨及置護耕七堡所以固藩籬使寇至而不可犯此邊防無窮之利也疏入不報公又論士民之親死而不葬寄於佛舍歲久暴露於風教有傷宜立法以禁之其貧而死於道路者願委郡縣給官田以聚葬如周官墓大夫之法又言州郡奏疑獄下其案於刑部大理寺往往展歲時而不降淹獄緩刑宜有以督之又上役法廿條朝廷多行其說七年召拜祠部員外郎言天下祠廟多徧繫春秋祭享牲幣酒醴非所以敬鬼神嚴祭祀也願申戒州縣改正部員外郎廳廷闕帥上欲用公御延和殿論宰執上三問不答既而對以資淺姑再使以待之遂除公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使同列欲變民租爲錢意在取羨餘以獻公面折之曰五路宿兵以待餉反令輸錢錢可食乎借若帑藏益積而倉屋空虛邊陲有警帥徒寡集若能任其責耶同列無以應內州兩稅支移於邊者民常以爲病公爲奏曰在昔邊土不耕仰粟於內故設支移之法今沿邊之粟既多繒之軍食自足宜令內州稅戶隨升斗計地里輸腳乘錢以免支移之勞既可以休民力又可以佐邊用公私便之九年遷朝奉郎加雲騎尉以疾丐郡有旨免按行以自養猶上章堅請乃召赴闕上謂輔臣曰有自西方來者言游師雄已安旦夕當至矣輔臣初皆不知及將陛見班當第四御筆陞班第一既賜對上顧謂曰知卿所苦已安殊可喜也公方謝上又曰洮州之役可謂奇功恨賞太薄耳公對曰平黠羌執魄廝皆上display算臣何力之有焉切彼寵光實已過其分矣但當時將士冒命力鬬而其勞未錄此爲可惜因陳其本末又奏元祐中嘗議築汝遮等寨上皆然之復面諭公將付以邊鬬公辭以疾乃除衛尉少卿上數問公邊防利害公即具處脈以來邊臣措置之臧否廟堂謀議之失得及今扞禦之切務凡一十

六事上進曰紹聖安邊策紹聖二年懇求外補以公知鄜州未幾改守河中府時河中久旱公入境天即大雨民皆歡謠又自中條山下立渠堰引蒼陵谷水注之城中人賴其利三年春遷直龍圖閣權知秦州兼權發遣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加飛騎尉方及境破吉囉帥熙河時夏賊寇延州寨門寨諸路皆屯將兵於境上以防不虞久而未能公至則命解嚴徹備以休士卒已而屏亦不犯人皆服其持重西鄙自破洮州之後如于闐大食拂林遫黎等國貢奉般次道當不絕朝廷憚於供費抑留於熙河限二歲一進公奏曰夷狄慕義萬里而至此太平之盛事漢唐欲之而不得者今抑之使不即朝於闕下恐非所以來遠人也朝廷從之於是異國之使接踵於中都焉夏五月朝廷遣使與熙河涇原秦鳳之帥合謀以制夏國使者寇於成功意在討襲公以謂宜且進築城壘以爲諸衞席卷之師未可輕舉因上疏論列不報而使者日持攻取之說以迫公公度不可其事遂三上章求引避六月被命還秦再求內郡移公知陝州其後使者悟攻取之難卒用修築之議如建汝遮寨金城關皆公已陳之策也四年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齋戒禱雨已而浩恤境內獨疊民無流徙而旁郡饑殍相枕於溝瀆陝當西道之衝兵民繁夥使傳勞午爲守者憚之公撫治有經應接多暇不見其勞優居無事時常親至學舍執經講問以勸諸生七月六日以疾卒於治寧六年六十公初寢疾有星殞於州宅思鄉堂下光燄燭赫不數日而終人咸異之公娶張氏承務郎程之女封仁壽縣君賢淑有婦道先公六年卒子八人靖前河南府左軍巡判官管句審寫秦鳳路機宜文字斌、壻、竫、柬、皆舉進士端、翊、郁、叡早夭女一人適前蔡州遂平縣尉李圭孫男四人孫女一人尚幼以其年十月丁酉葬於京兆府武功縣西原鳳凰岡之先塋以仁壽夫人祔焉公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藏於家公幼喪母東陽縣太君智氏傳然悲噎人不忍視及侍祖母江陵縣太君攜氏尤以孝行著於里中嘗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既執喪毀瘠過制朝請君歿於延安公被髮徒跣躬負其櫬而歸行路爲之傷惻友愛其弟師韓甚篤皆遇明堂推恩不奏其子而以師韓爲請朝廷雖不從而人皆義之不喜聚貨財廣田宅爲子孫計獨以贍給親黨爲心族人生無以婚死無以葬者皆公是賴故卒之日家無餘貲從官二十餘年率常在邊遽其蒞漢情僞將佐才否以至熟羌生界住坐山川險易種落族姓靡不周知擢術勞問下逮孩幼故遠蕃之人莫不悅附及攝鎮洮羌人猶呼爭迎於境上比其去洮蕃士卒泣訴於走馬承受曰爲我聞朝廷使公且留此所至民羌愛戴其歿也陝民號慟如喪其所親而蒲人之哭奠者相屬於路羌酋邊卒偏將故吏多植公之像而事之者其後于闐之使入貢必過公之墓而祭之其得人心如此公恢廓敦大不事邊幅奄然莫窺其涯遇人接物未嘗忤其意至於論當世事則毅然正色辭勁而不撓雖人主前亦不阿合左右方恐懼而公言益壯臨危難不顧其身嗚呼才猷器識度量風槩瑰奇卓絕如是而不得盡所蘊焉可不爲惜哉銘曰

游本姬姓吉興於鄭元魏靖侯儁風聿修悠悠千祀興刑執樞爰生陝州文武之器文則華矣其武伊何矢謀於軍書勞實多在昔熙寧鬼章方命先帝不詔以侍嗣聖嗣聖嶷明公初請纓指蹤將士機發雷霆既破洮州仍執醜虜告廟廟陵百寮稽首髽鬼區舉我皇武桓桓命功規摧海寓乘輅關隴剖竹蒲龜

省曹卿寺出入拖紳忠以利國仁以愛民其所施設同風古人慢彼夏羌歷監西境公提將符樹立山壁忽徙一邦志不獲騁乃令犬羊尚保要塞大勳不遂非公猶然誰願去趙樂毅離燕惟有令名烟如星懸刻名幽宮萬世哀焉

京兆安民安敏姚文安延年摸刻

嘉慶甲子正月二十日舟次雙林依石本錄補

詩六首

紈扇

紈扇本招風曾將熱時用秋來挂壁上卻被風吹動

次長盧

炎荒往返正三年重過長盧古寺前萬里風波行欲盡停車南望一潸然與地紀勝

板子磯

石上紅花低照水山頭綠篠細含煙天生一本徐熙畫祇欠鷗鷺相對眠太平府志

呂子固挽詞

大塊分勞逸唯君獨不均險夷安若性金石想爲人萬卷書奚託重泉似莫伸誰知丞相子天地一窮民與地紀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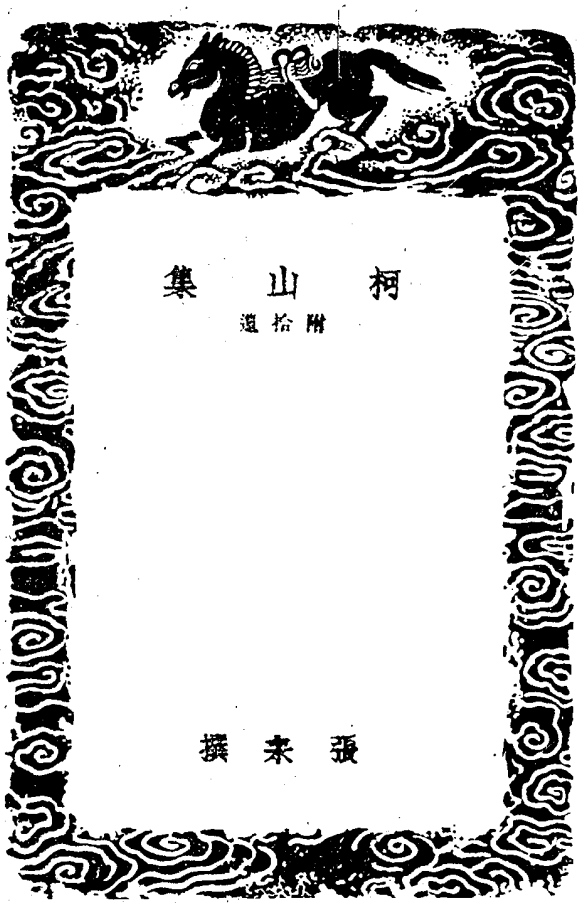
鏡王別廋姬

坡下將軍夜枕戈半夜忽然聞楚歌詞酸調苦不可聽拔山力盡將如何將軍夜起帳前舞八千兒郎淚如雨臨行馬上復何言廋兮廋兮奈何汝

廋姬答

妾向道妾向道將軍不要爲人患坑卻降兵二十萬億王子孫皆被誅天地神人共咸怒妾向道妾向道將軍莫如敬賢能將軍一心疑范增當時若信范增計將軍早已安天下天下安定在一人將軍左右多奸臣受卻漢王金四萬貫卻君臣與妾身妾向道妾向道將軍不肯聽將軍莫把漢王輕漢王聰明有大度天下英雄同保護將軍惟恃拔山力卻此悲歌猶不悟將軍不悟兮無如何將軍雖悟兮爭奈何雖妾須臾爲君死將軍努力渡江波二首見張氏可傳

張知甫云鏡玉廋姬右安自題寺作鏡玉別廋姬廋姬答鏡玉二歌題于民舍壁間後因馬鏡之後自隨中間則已顯矣



柯山集

提要

臣等謹按柯山集五十卷宋張耒撰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登進士第元祐中官至起居舍人紹聖中謫監黃州酒稅徽宗召爲太常寺卿坐元祐黨復貶房州別駕黃州安置得自便居於陳州主管崇福宮卒事迹具宋史文苑傳蘇軾嘗稱其文汪洋沖澹有一唱三歎之音晚歲詩務平淡效白居易樂府效張籍故瀟奎律髓載楊萬里之言謂肥仙詩自然肥仙南宋人稱耒之詞也文獻通考作柯山集一百卷茲集卷數祇得其半查慎行注蘇軾詩云嘗見耒詩二首而今本無之考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有書謹郡先生文集後曰余頃得柯山集十卷於大梁羅仲洪家已而又得張龍閣集三十卷於內相汪遵章家已而又得張右史集七十卷於浙西漕臺而先生之製作於是備矣今又得謹郡先生集一百卷於四川轉運副使南陽井公之子晦之然後知先生之詩文爲最多嘗有網羅之所未盡者余將盡取數集削其重複一其有無以歸於所謂一百卷以爲先生之全書云然則耒之文集在南宋已非一本其多寡亦復相懸此本卷數與紫芝所記四本皆不合又不知何時何人摭拾殘剩所編宜其闕佚者頗夥然考胡應麟筆叢有曰張文潛柯

山集一百卷余所得卷僅十三蓋鈔合類書以刻非其舊也余嘗於臨安僻巷中見鈔本書一十六帙閱之乃文潛集卷數正同明旦訪之則夜來鄰火延燒此書倏煨燼矣余大悵怏彌月云云此本雖不及百卷之完備然較應麟所云十三卷者則多已不啻數倍亦足見耒著作之大略矣

柯山集目錄

卷一
賦十四首
卷二
賦十八首
卷三
古樂府歌詞四十首
卷四
古樂府歌詞三十四首
卷五
古樂府歌詞十一首
卷六
五言古詩六十五首
卷七

五言古詩七十一首
卷八
五言古詩七十五首
卷九
五言古詩四十九首
卷十
七言古詩四十七首
卷十一
七言古詩五十六首
卷十二
七言古詩三十七首
卷十三
七言古詩三十三首
卷十四
五言律詩八十一首
卷十五
五言律詩七十一首
卷十六
七言律詩七十七首
卷十七
七言律詩七十五首
卷十八
七言律詩七十五首
卷十九
七言律詩六十四首
七言長律詩四首
卷二十
五言絕句十八首
六言絕句二十一首
七言絕句六十四首

卷二十一
七言絕句九十六首
卷二十二
七言絕句九十九首
卷二十三
七言絕句一百零五首
卷二十四
七言絕句九十九首
卷二十五
七言絕句八十一首
卷二十六
七言絕句一百一十七首
卷二十七
同文唱和詩二十四首
卷二十八
同文唱和詩十四首
卷二十九
同文唱和詩一百零六首
卷三十
同文唱和詩七十七首
卷三十一
表狀十五首
册文一首
卷三十二
論六首
卷三十三
論四首
卷三十四
論六首
卷三十五

論九首
卷三十六
論十首
卷三十七
論九首
卷三十八
論十四首
卷三十九
議六首
說十七首
卷四十
序十四首
卷四十一
記九首
卷四十二
記十首
卷四十三
傳二首
贊五首
銘二首
偈一首
評二首
卷四十四
題跋十八首
卷四十五
題跋十四首
卷四十六
畫簡十三首
卷四十七
啓十三首

疏二首
卷四十八
祝文二十首
祭文八首
卷四十九
墓誌銘五首
卷五十
墓誌銘八首

柯山集卷一

宋張耒撰

賦

大禮慶成賦

惟宋六世皇帝踐阼之七年。所以和同天人。綏靜中外。垂鴻裕後。增高累厚。以對于神祇祖考者。固已蒙被光寵。翕赫六合一意。四海一口。無得而言矣。曩以壬申之仲冬。將有事于南郊。乃詔列位。脩職賦事。而有司建言。惟我國家因時施禮。郊丘之位。天地咸在。牲幣牢鬯。禮樂合舉。而右者乃以陰陽之至。即南北之郊。別位殊時。薦獻異數。有司其何從。于是天子惕然深思。祗畏敬慎曰。茲大事。我其敢專。羣公卿士。典禮之官。竭思和會。以訂不易。于是議者曰。先王齋明以享帝。而帝之享否。雖聖人末由知之。惟受福者。其享之占。恭惟國家合祭天地于茲六世矣。惟我太祖躬膺駿命。以遏亂略。堂皇二儀。拓落八極。以定萬世之業。太宗威定宇內。震蕩大漠。以一九有。定天下于一尊。眞宗熙洽宮盛。符瑞委積。南牧之旅。不戰請命。威加北荒。奏功岱宗。仁宗席安據厚。不動指顧。孽獷猾羌。含毒內向。吏士未頓。藏窟屈伏。終始太平。垂五十年。英宗入纂。百姓與能。神考有爲。六服承德。此可謂受天地之福矣。然則神祇之安吾享也。其久

哉。于是天子乃駕青雲之屋。乘雕玉之輿。應龍受轡。招搖翼輔。建虹電之修竿兮。戴彗星之飛旂。太乙執節以先驅兮。二十八星拱手而武。經營而周游。貔貅六師。雷霆萬乘。初海沸而雲涌。忽山峙而川靜。蓋天子悍然玉溫。儇然天運。望宮門而動色。顧執策而命進。惟垣赫之靈源兮。實鼻祖于神明。覽光德而來降兮。館玉宇之嚴清。張威英之廣樂。備千籥之盛舞。景光交徹。鸞鶴來下。神嬉靈豫。醉爵飽俎。翼翼清廟。觀德之宮。七聖在天。時降于宗。世有哲孫。豈弟無疆。惠我文人。案此下脫四字。瞻祖祏而念功兮。顧禰室而感親。望孝油然發中兮。在位望而含辛。齋暘告旦。祥颸掠塵。從我鑾士。來祇精禋。御史肅吏。司馬飭兵。既逶遲運邁。雲流而日行兮。又洶洶業業。海運而天驚。靈旂洪順。翕赫欻霍。攫拏龍虎。而亂鯤鵬。雄驚慴威。而震伏兮。柔良化禮而肅清。弛天威。戢天戈兮。固已熄威蚩尤而折槍檃。執飛廉、困商羊、屬之有司兮。義和磨刮披拂。盡獻其光明。蓋傾都空閭。翹首跂足。俯窺履基。傍覘佩玉者。忽焉不知手之加頸。口之成祝也。于是背都城。望帷宮。郊坰坦其迤邐兮。場圃既塞而畢功。頹青雲以連屬。燦虹霓之經緯。紫微下屬于兩觀。句陳錯施于萬雉。扶傾之神。仰立而拱。翔德之龍。下視而曳。疑神變之欻成兮。涌九地而出峙。連廡千柱。廣殿萬栿。飛蔓闕桷。洞牖屹壁。酸股之隅。眩目之極。唐洛執算而莫計。班倕操斤而自廢者。類非賁材乎斲墁。而皆機杼之紡績也。一室之用。足以溫一家。一宮之費。何啻衣一國。驚靈之蹕既戒。洶壑之聲咸寂。啟齋寢之靜深兮。何清虛而邃密。天子方端儼而虛一。多儀未舉。精意已塞。甲夜始晦。嚴鼓載作。飛斂走伏。神轡鬼愕。望舒墜精以燭宵兮。元冥收威而布德。蠶蠶五震。軫車將中。天子乃披衮執玉兮。齋明莊肅之誠。動于進趨。表于形容。千燎具揚。萬炬畢融。上掩熒惑。旁燦燭龍。近爲朝陽。遠爲融風。赫赫曦曦。煌煌輝輝。列炎之士。野屯之師。歸如酌醪。醮而御。兼衣黃流。汪洋璧玉。照徹。祥祲銷布。協氣下浹。音爲樂和。形爲人悅。白質之獸。簫聲之鳥。紛披雜沓。應奏而舞。節陟降。既周。燎烟始升。奔星走虹。奉璧薦牲。豐隆奔馳而仰驚。祝融煌煌而上征。開闔闔兮。闢清都。后帝燕兮。百神愉。圓錫蓋兮。方獻輿。岳輸固兮。溟涬效靈于是禮備樂成。整車而旋。萬類寥極。端門闢。天賞出千庾。恩流百川。北包大壤。南盡島璧。西越流沙。東窮海壖。令未脫口。雷運風傳。野無窮人。獄無宿愆。破械解縲。負帛囊錢。車反其舍。士復其伍。効技呈才。千鐘萬鼓。天子舉酒以屬羣公。咸曰休哉。天子之功。系曰。於穆聖王。建皇極兮。嚴恭精禋。帝來格兮。柔祇並位。儼牲璧兮。文祖在坐。臨有赫兮。於惟祖宗。有常則兮。諱兵畏刑。後貨食兮。政有損益。茲不易兮。帝則鑒之。戡穀鑠兮。兢兢業業。日一日兮。三載一祀。年萬億兮。

游東湖賦

紛不知吾之所如兮。獨漫漫而若狂。乘醉飽之餘力兮。遂陟巘而緣岡。惟大冬之栗烈兮。菲川澤之茫茫。農功休乎場圃兮。牛羊憫大木之百圍兮。悽赤立而無裳。鶴鶴鳴而下上兮。雜篁竹之青黃。忽平陸之既窮兮。漸積水之汪洋。曰是爲齊安之東湖兮。右派合乎濤江。荒灣寂寥而葭葦兮。懸疏罾于夕陽。爲罕網而無獲兮。嘉魚逝而洋洋。弔村落之柴荊兮。哀淮夷之陋荒。呼徒侶而還歸兮。陰風振而塵興。畏星見之初中兮。冒元冥之飛霜。顧謂童子。汝其誠詩。發有小子。嫠然致辭。歌曰。歲窮木落兮大澤空。

雁宵征兮天北風。曷不飲酒兮御元冬。歸來歸來兮樂未終。余曰。汝歌置之。乃歌曰。臨山川兮懷故鄉。歲窮陰兮晝不暘。升高堂兮潔尊罇。耿余思兮古之人。

問雙棠賦有序

雙棠者。予寓陳僧舍堂下手植兩海棠也。始余以丙子秋。寓居宛邱南門靈通禪刹之西堂。是歲季冬。手植兩海棠于堂下。至丁丑之春。時澤屢至。棠茂悅也。仲春且華矣。余約常所與飲者。且致美酒。將一醉于樹間。是月六日。予被謫書。治行之黃州。俗事紛然。余亦遷居。因不復省花。到黃且周歲矣。寺僧書來。言花自如也。余因思棠棠之所植。去余寢無十步。欲與鄰里親戚。一飲而樂之。宜可必得。無難也。然垂至而失之。事之不可知如此。今去棠且千里。又身在罪籍。其行止未能自期。其于棠未遽得見也。然均于不可知。則亦安知此花不忽然在吾目前乎。因賦問棠以自廣云。

寓舍之墳。既齊且腴。手植兩棠。于堂之隅。風來自東。冰雪融液。與視吾棠。既葩而澤。乃沽我酒。又命我人。期一醉于樹間。聊快酬于芳春夾鐘之初。謫書在門。陸走千里。止于江濱。天星一周。穆然舊春。想見吾棠。粲然含姿。俯睨舊堂。今居者誰。婉如怨而有待。淡無言其若思。嗟乎。始種自我。其享將獲。盈我旨酒。會我賓客。一酌未聚。俛仰而失。事至而驚。其初孰測。惟得與失。相尋無極。則亦安知夫此棠不忽然一日復在余側也。且夫棠得其居。愈久愈敷。無有斧斤翦傷之虞。我行世間。浮雲飛蓬。惟所使之。何有南東。夫以不移。俟彼靡常。久近衡從。其志必償。歌以訊之。用著不忘。

柯山賦

入東門而右回者。原迤靡以相屬。拔磅礴以陸起兮。是爲柯山之麓。其上蓊森而晻藹兮。冠萬竿之修竹。下磽确而堅密兮。拱高林與喬木。散雞犬于危阨兮。雜茅茨與夏屋。通樵牧之蹊逕兮。路縱橫而斷續。撮土石列。暗資谷虛。鳴鳥上下。伏獸號呼。俯江流之蕩蕩。招列山之蟠紆。林巒作態而蔽虧兮。風雲効技而卷舒。固可以開閤陰陽于一氣。寅餞月月于天衢。爰有窮人。瓘然無歸。曠四海無所投其足兮。后帝命我于山之隈。庇茅茨之數椽兮。撫枵腹而常飢。時醉飽而自得兮。亦杖履而遊嬉。逾山而東。席門草藉。爰有君子。于茲考槃。自種自食。鄰里莫干。圖書滿家。兒稚飢寒。相見輒喜。有時不冠。寄萬事于一笑兮。不知食糲而衣單。吾不加物以一毫兮。亦莫受人之燠暄。悟紛華之多虞兮。幸寂寞之至安。飲我薤酒。慊有餘。啜我豆羹。甘而腴。隱几而休。讀我書。乃曳杖歌曰。升柯之巔。明遠眺兮。築柯之崦。可以老兮。終古不試。天之道兮。于于而行。無喪吾寶兮。

卯飲賦

張子晨起。落然四壁。千林霜曉。四顧寒寂。先生惆然而不自得。顧視壁間。若有物焉。短瓶魁腹兮。長喙旁啄。而椎鬐上直也。雖未知其何祥。而津津然有喜色矣。于是童子趨而進曰。是有客曰麴生者。願奉先生

甚矣、予之不敏也。今日乃知從子之遊。于是體之粟然寒者溫。心之鬱然結者散。已大忘于寒暑。尙何有于夜旦。揖翛生而告之曰。吾將且旦與君周旋。既導君以良辰。又餽君以芳鮮而可乎。翛生對曰。斥子之泉出兮。梓吾之腹。君腹實兮。陋彼昏之獻啁。何貪富子于一日。

鳴雞賦

先生閒居學道。昧旦而興。家畜一雞。司晨而鳴。畜之既久。語默有程。意氣武毅。被服鮮明。峨峨朱冠。丹顏元膺。蒼距矯擢。秀尾翹騰。奉職有恪。徐步我庭。啄粟飲水。孔肅靡爭。山川蒼蒼。風霰宵凝。踏幽窗之沈沈。悅余夢之欲驚。萬里一寂。鐘鼓無聲。開振衣之牖牌。忽孤奏而泠泠。委更籌之離亂。和城角之淒清。應雲外之鳴鴻。弔山間之落星。歌三終而復寂。夜五分而既更。萬戶皆作。車騶馬行。先生杖履而出。觀大明之東生。

喜雨賦

提九山于空虛。忽並擊而俱裂。壑百川于河漢。乃防潰而一決。哀下生之微生。何足供夫擺折。方朱鳥之宵中。歲仲夏兮大熱。雖憭炎之一快。俄鬱蒸之莫洩。叢百指于環堵。顧杖履之安設。委熏風于九旬。淫疾苦于百節。付六鑿于渾沌。獨天游而神悅。忽翛然而輕舉。固已窺寒門而蹈冰雪。攬北斗而酌天酒。覩上帝于元闕。聊逍遙兮窮年。觴詠居兮蝗垤。

廬潛賦

張子被謫。客居齊安。陋屋數椽。緘盧爲藩。蔽弱陋拙。不能苟完。晝風雨之不禦。夜穿窬之易干。上雞栖之廚瑟。下狗竇之空寬。先生家貧。一裘度寒。曾胝簞之不卹。何藩籬之足言。鼓鐘于宮。聲出于垣。中空然而無有。徒望意而軸還。故吾守此敗廬。其固比夫河山。若夫朝暘不出。微霰既零。聲如跳珠。淅淅可聽。及夫衡門暮掩。烏雀就栖。挂荒山之落景。絡衰蔓之離離。其下榛草樵蘇往來。蠖蚓出入。羊牛覘窺。先生澹然杖藜過之。瞻顧四隅。憫然歎之曰。公宮侯第。兼瓦連甍。紫垣玉府。十仞塗青。何嘗知淮夷之陋俗。窮年卒歲乎柴荊也哉。

燔薪賦

咸暮苦寒。烈風不休。先生家貧。衣無重裘。讀書夜闌。爐炭已灰。先生瑟縮凄然不怡。顧謂童子。與薪僧來。童子抱薪而來曰。是薪也。陳之壁間。自春徂冬。風日所燻。埃塵所蒙。固濇液之乾竭。乃外槁而中空。惟利簇矯。無所獻功。與火相得。赫然大烘。堅桄勁節。久而後燃。既羣枯而效技。又熒熒而不烟。于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或裸股赤足。或引手張脅。窮谷蘆條。薪炭如土。蓋取之而不竭。顧此樂之甚富。又何必琴材修直。斲材攫搏。漢壁之可效。媛魏宮之金辟寒。誰知空山寒夜之叟。敢傲溫于狐貉之前。原注：今供上方炭，準斲成琴材，胡桃文鴛鴦色。

菊賦有序

予到官之明年。以事之東海道漣水。漣水令倅僑以蘇子瞻先生後杞菊賦示予。予不達世事。自初得官。卽不欲仕。而親老矣。家苦貧。糞斗升之粟。以紓其朝夕之急。然到官歲餘。困于往來奔走之費。而家之窘迫益甚。向日悲愁歎嗟。自以爲無聊。既讀後杞菊賦。而後洞然。如先生者猶如是。則予而後可以無歎也。

有蓬四垣。張子居官。童子晨謁。有駒在門。張子迎客。平生故人。予致其勤。餽客以飧。擷露菊之清英。翦霜杞之芳根。芬敷滿前。無有罄殫。客慍而作。謂余曷然。張子始歎。終笑以言。陋雖爾乘。分則余安。子聞之乎。膠西先生。爲世達者。文章行義。徧滿天下。出守膠西。曾是不飽。先生不慍。賦以自笑。先生吾人。太守尊官。食若不厭。況於余焉。不稱是懼。敢謀其他。請卒予說。子無我嗟。冥冥之中。實有神物。主司下人。不間毫髮。夫德不稱享者殃。勞不稱費者罰。予身甚微。余事甚賤。聊逍遙于枯槁。庶自遠于人患。客謝而食。如膏如飴。蓋山林之所樂。予與爾其安之。

涉淮賦

涉洎淮之浩蕩兮。聊以豁吾之幽憂。轉峽石而下泛兮。觀波濤之複流。何佛願之巍峨兮。隱于兩山之幽。睨東崖之飛閣兮。納萬里之清秋。昔淮人之倔強兮。恃江左而不賓。方中原之多故兮。遂竊帝而稱鄰。遭世宗之勃興兮。乘累聖之威神。盡疾馳而奉命兮。戈一揮而遂臣。始盤桓于壽春兮。蓋嘗挫而益振。驅雄虎于順流兮。臨長江之廣津。馳千里之玉帛兮。擁百萬之精軍。計其一時之氣兮。固叱咤而風雲。嗟百年之幾時兮。山川儼其如新。忽人事之幾變兮。撫墟廟而湮淪。訪遺事于樵夫野人之談說。指餘迹于荒城故壘之荆榛。徒見夫霅悠悠而朝出。水漠漠而東流。飛沙騙于晴渚。聽夜艣于行舟。彼時豪盛。此日磨滅。昔人功業兮。人愁嗟。夫旦之心暮不可求。前之迹後不可再。胡爲寂寂之前古。乃以興亡而感慨。雖物至盛者。其存也宜久。勢極大者。其亡也可驚。方登臨而遠想。豈獨予兮忘情。

後涉淮賦有序

甲寅之秋。自正陽涉淮。作涉淮賦。既至泗之臨淮。邑之東南皆淮也。朝游夕濟。凡淮之驚艮風濤之變。無不歷之矣。今秋、又以事之東海。至漣水入漣河。舟人告予曰。淮水自是入海矣。予生二十有二年。吳楚秦蜀之國。來往殆徧。竊悲其跡之不常。作後涉淮賦以自廣云。

浩淮流之湯湯兮。蕩余舟以沿洄。嗟我居之不常兮。未期歲而再來。始進棹于正陽兮。睨下蔡之窮城。界陳許之北壤兮。望荆塗之兩山。緬川原之迴複兮。思禹功而慨然。爰係舟于徐邑兮。愛淮隅之兩端。覺長帆于朝風兮。凌星河于夜湍。豈所覽之未周兮。恨未窮其本源。忽行役而南去兮。稅吾楫于清漣。指溟渤于西北兮。曰此淮流之所還。彼百川之歸海兮。吾固知其必然。惟循源而極末兮。哀予迹之未安。當天時之晚秋兮。風露慘其既至。山峭峭而瘦出兮。水紺潔而無滓。曳孤蓬而忽驚兮。出游鱗于短葦。白鳥飛而下來兮。翩如避世之君子。酒芳香而盎盎兮。吾陶陶而日醉。方和然而遺形兮。執卑高而賤貴。彼貪者樂其府兮。富者愠其貧。無二者之累予兮。何羈游之足悲。窮天下之奇觀兮。極登載之所滋。資吾車而勿反兮。畢吾世而徜徉。

雨望賦

談海天之蒼茫.觀驟雨之濛濡.飄風擊而雲奔.曠萬里而一蔽.卒然如百萬之卒.赴敵驟戰兮.車旗崩騰.而矢石亂至也.已而餘飄既定.盛怒已泄.雲逐逐而散歸.縱橫委乎天末.又如戰勝之兵.整旗就隊.徐驅而回歸兮.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闊.夫雲霞風月之容.雷雨電雹之變.非巧力所能爲.蓋人間之絕觀.必也登雄樓傑閣之崢嶸.憑高山巨海之空曠.徹除耳目之障蔽.而後能窮極變化之奇狀.嗟我居之卑湫兮.束觀聽于尋丈.顧所欲之莫得兮.徒臨風而惆悵.

暮秋賦

嗟予志之莫就兮.哀天時之不予謀.歲冉冉以將暮兮.無以蕩吾之幽憂.昔吾之既有知兮.獨信道而不顧.鞭吾駒之不戒兮.眇一世而獨驚.儼章甫以自好兮.安知越人之異容.恃所持之不欺兮.謂彼此之情同.夫何事物之多故兮.因少愚而老智.彼善惡豈有常兮.固繫夫一世之賤貴.或指礫以爲玉兮.人皆知其不然.衆既訛而莫返兮.事隨信而名遷.僞言賢于衆舌兮.至寶賤于獨知.正無助者必危兮.惡乘朋而或濟.決大河而東奔兮.挽予舟而上泝.嗟爾檝之幾何兮.蛟龍變其方.怒外既揆而內度兮.考舊好之同異.韜九襲以深藏兮.固可死而不可試.卷杜蘅之幽佩兮.苞芳蘭之翠衣.畏久竟之不揚兮.時竊陳以爲戲.怨所資之不售兮.非達人之宏規.彼廢興之有命兮.何憂樂之足係.奏吾琴之憤怨兮.酌吾酒之冽清.攬芳柱與秋菊兮.聊以駐吾之頹齡.吾又將之夫深山兮.遂絕世而遠去.身九浴而後衣兮.齒三漱而後阻.納冰霜於胸中兮.蕩焦膈之宿汚.求仙人之奇術兮.與彭咸乎爲伍.彼君子之蹈常兮.曷急世之有知.聊逍遙以卒歲兮.樂天命而不疑.

柯山集卷二

賦

超然臺賦原注.蘇子瞻守密.作臺于圃.名以超然.命諸公賦之.予在東海.子瞻令貢父來命.有序

或有疑于超然曰.古之所謂至樂者.安能自名其所以然耶.今夫鳥之能飛.獸之能馳.與夫人之耳目手足.視聽動作.自外而觀之者.豈不以爲大樂乎.然鳥獸與人未嘗自以爲樂也.古之有道者.其樂亦然.又安能自名其所以然耶.彼方自以爲超然而樂之.則是其心未免夫有累也.客應之曰.吾豈以子之言非耶.吾方有所較而後知超然者之賢也.予視世之賤丈夫.方奔走勞役.守廩攘握垢穢嗜之而不知厭.而超然者方遠引絕去.芥視萬物.視世之所樂不動其心.則可不謂賢耶.今夫世之富人.日玩其金玉而樂之.是未能富也.忘其所有而安之.是眞能富矣.夫惟有之.是以貴其能忘之.使其無有.則將何所忘耶.子以爲將忘超然爲眞超然.則其初必有樂乎超然而後忘.可能也.子以爲樂夫世之樂者乎.然則子亦安知夫名超然者果非能至樂者也.賦曰.

登高臺之岌峨兮.曠四顧而無窮.環牟山於左右兮.瞰大海於其東.棄塵壤之譊聒兮.揖天半之清風.身

飄飄而欲舉兮，招飛鴻與翔鵠。登丘原之茫茫兮，弔韓侯之武功。擅千乘之富強兮，憑百勝而稱雄。忽千年而何有兮，哀墟廟之棼蓬。有物必歸於盡兮，吾知此臺之何情。惟廢興之相召兮，要以必毀而後止。彼變化之無窮兮，嗟其偶存之幾何。聊徵樂於吾世兮，又安知夫其他。或有疑夫超然者兮，豈其知道而未純。曰彼天下之至樂兮，又安能自名其所以然。惟樂而不知所以樂兮，此其所以爲樂之全。彼超然而獨得兮，是猶存物我於其間。客有復之者曰：子知至樂之無名兮，是未知世之所可惡。世方奔走於物外兮，蓋或至死而不顧。眇如蘧雞之舞甕兮，又似乎青蠅之集汙。衆皆旁視而笑兮，彼獨守而不能去。較此樂於超然兮，謂孰賢而孰愚。何善惡之足較兮，固天淵之異區。道不可以直至兮，終冥合乎自然。子又安知夫名超然兮，果不能造至樂之淵乎。

鳴蛙賦 有序

予寓山陽學舍，夏大雨，屋四隅成塘，聚蛙以千計，鳴聲不絕，夜爲不能寐。客有獻予以殺蛙之術，曰：投子藥一丸，蛙無遺類矣。童子將用之。予曰：不可，復爲賦示之。

夏雨初止，積潦過尺，有蛙百千，更跳互出。幸此新霽，夜月清溢，我勞其休，歸偃於室。於時蛙鳴，若嘯若啼，若訴若歌，若懼而悲，若喜而語，若怒而詬，若嗟而嘔，若咽而嗽，瘖者之呼吃者之鬬，或急或緩，或清或濁，若羌絲野鼓，雜亂無節兮，又似夫蠻歌獠語，詭怪之迭作也。爾其困於泥潦，失其所處而悲，又若夫旱煙飯久，得其所處而樂也。爰有童子，持燭來謁曰：蛙羣夜鳴，君寢其聒，考之周官，酒灰驅蛤，君其教之。予得盡殺，予語童子：爾是酷爾樂而歌，而哀則哭，哭則悲，嗟樂有聲，曲聚語羣，爭引吭而呼，一日之間，不寧須臾。蛙不汝嫌，汝奚蛙誅。萬物一府，誰好就惡。爾奚自私，己厚蛙薄。參通彼己，樂我自然。弭爾怒心，置燭而眠。夜半張子，攲枕而吁，顧謂童子，記吾言歟。前言未究，請卒吾說。物各有時，夫誰敢遏。爾觀夫春露初霽，朝華始敷，文羽清喙，飛鳴自如，若奏琴篁而和笙竽。清耳悅心，聽者爲娛。及夫陽春既徂，炎火將極，惡草蕃蔓，遮淫潦滯，積蛙於此時，生養蕃息，跳梁號呼，意氣橫逸，子如之何，時不可逆，時乎時乎，美惡皆然，當其盛時，誰得而遷。及其雪霜既降，木實草衰，飛蠅聚蚊，孽無所施，於是此蛙斂吻收足，屏然土中，一聲不出，黨散巢披，不可終日，盛不可常，興衰迭乘，子姑忍之，奚以殺爲哉。

齋居賦

仲夏之月，陰氣始至，陽既盛而初剝，陰浸亭而用事。水伏昆蟲，火燎方熾。其於人也，心實過炎，而腎受其弊。惟人之生，受命在子，推卦曰坎，於行爲水，徵陽所潛，元氣之始，故火甚烈，則正氣或因而衰，則水受害者。君子之所深畏，於是屏事燕息，滌慮齋居。既靜事以無刑，又遠眺而高居，却紛華而弗陳，與淡泊乎爲徒。絕嗜窒慾，愛精嗇神，聲色不御，滋味弗親，冲然與和俱遊，湛兮以道合眞，故能體強志寧，愉樂壽考。遠去疾癘，保此難老。嗚呼，苟能推此以盡道，考此以察物，則豈惟齋戒以御時，宜其顛沛而勿失。且夫冰炭相乘，利害交至，隕眞盜和，豈獨陰沴，道心惟微，易失難常，困於侵陵，有如徵陽，則洗心滌慮，以却外垢，虛中保和，以全天君，故能涉至變而不濡，更萬變而常存。蓋將窮年以齋居，豈特養生而善身乎。

蜘蛛賦

魚游假淵，鳥棲求木，而我所宅，獨取諸腹。巢於牆屋，人不予取。朝蠛暮蚊，食人所惡。彼殘物以養，而無益於世，雖名人兮，斯蟲是愧。

得友賦 原注：答子勉。

予趨世之僻迂，獨子子而無朋。信所樂以直前，嘗媒仇而賈憎。惟物態之多艱，撫危心而自驚。甘默默以退藏，包薄技而無成。何吾迹之不常，旅成周之故京。春吾遊之悠遠，耿誰語兮吾情。惟夫子之好修，昔固聞乎德聲。獨願我而忘勤，握未煖而心傾。發鍵鑰而不疑，奏金石之鏗鍠。內端肅而粹溫，外炳煥而清明。嗟我鄙而子奇，謂欲合而莫能。援古義而見交，愧此意之何勝。既兩盡而莫疑，亦交規而共評。嘻昔激之無餘，撫新樂而生矜。豈目前之懽愉，實未得乎平生。惟清洛之名都，窺園沼之清澄。語寒堂之夜燭，醉春圃之朝英。徵逸士於古初，亦窮微而造精。投明珠之歷報，美璧之煌熒。惟此樂之無窮，使我愛日而兢兢。雖所歷之萬殊，願勿疾兮茲誠。

懷知賦

嗟予生之苦艱，涉世故而多違。空羣嘲而衆侮，獨子子其從誰。嗟若人之好修，外洵直而中奇。挈予手而指津，謂予車之不迷。遵常度以夷行，正六轡而安馳。嗟終日而無禽，曰固然而易疑。惟言動之合符，若方圓於矩規。振高言於皇極，流餘龍於奇辭。沃道德以相酬，心厭滿而忘飢。愛日月而長別，卒悠遠而多懷。跋予望兮莫瞻，將竊言其從之。何出門之多艱，頓我馬以嗟咨。山叢叢而造天，車欲進而畏摧。臨江湖以浮舟，蛟龍鬱其揚鬐。路幽迴而莫通，心鬱塞而增悲。贈瓊玖以致情，恐所託之吾欺。惟至技之難投，或舉世而莫知。倘一遇而見明，蓋至樂之無儔。彼取舍之迷方，或骨肉而相讎。苟我心之不察，雖親愛而何恃。故烈士之報知己，或殺身而不辭。豈以生而易名，誠內激而忘私。風蕭蕭以戒秋，蟬嘒嘒而鳴悲。白露團兮夕涼，庭木颯其先衰。竊我馬於東周，蓋三歲其於茲。老冕冕而來遲，心鬱鬱而不夷。顧所樂之莫從，託胥寐兮庶幾。酌尊酒以忘憂，寫我心兮陳詩。

遺幽賦

居子子以無與兮，出莫知其所之。獨端居以終日兮，耿然默以長思。古之人不可得而見兮，存者減略之遺辭。顧一世之異情兮，予誰者其從之。惟我生之拙迂兮，嗟所慕之名奇。挹廉清之遺風兮，曰吾其進難而退易。百駟不加於跬步兮，却轡疾返而莫追。踐斯言之不欺兮，庶吾心之無愧。日月忽其遷流兮，老忽忽而既來。惟所蹈之日迷兮，撫前心而自非。欲改故而圖新兮，從靈龜而問疑。兆改橫而上從兮，史爲予而告辭。橫爲窒而善處兮，上從直達其無蠲。豈外拘而中泰兮，或者既寒而將遂。保爾守而無變兮，神明於汝其遺之。相利害而爲術兮，彼鄰人其猶恥。美靈龜之告繇兮，得我心之所止。彼蹌蹌其焉往，聊安安以自恃。歲冉冉以將老兮，草木颯其變衰。元蟬號乎高柳兮，溢菌萁於清池。宵蟲悲鳴以相語兮，朔雨振迅而南。窺嗟吾客於東周兮，周天星之三移。寫我憂以命駕兮，憑高明以遠視。覽平田以芒洋兮，瞰清格

之東駛山重複而南積兮萬嶺疊疊以鱗次徽塞灌灊以忽布兮孤翼滅沒而高逝熊耳高高而西峙兮女几奮湧而南危東平川於兩開兮散佃漁於平地雞犬密其相聞兮溝塍布而如綦牛羊閒以就牧兮烏鳥號呼以羣嬉登故國之餘墟兮望遺宮之穨基傷者來世而無窮兮樂者昔人其既止惟遂覩其超忽兮等慶與於一視考物變以自樂兮遺餘情於酒醴大人無卽而非樂兮淺夫係物以自治彼方窘我以局促兮我則顧步而廣肆制憂樂於在彼兮夫何貴乎明智忘吾憂以洋洋兮將以語夫君子

哀伯牙賦

伯牙鼓琴後世無知我哀伯牙似智而愚天地之間四方萬里知爾琴者一人而已鍾子既死其一又亡欲彈無聽泣涕浪浪已奏己聞欲詰不可傷塞滿懷無所傾寫折楊皇夸巷歌里曲入邑娛邑入國悅國回視伯牙面有矜色夫操至伎者必不和衆人之耳而媚衆耳者又善工之深恥違衆者常子子其無與而冒恥者乃身安而獲利則亦安知夫至藝之非禍而庸工之非祉也嗟夫將爲至巧者必無願於終身之無與則至巧之於人乃不祥之上器操不祥之器終身而不知則伯牙者乃後世之深戒

石菖蒲賦有序

歲十月冰霜大寒吾庭之植物無不悴者爰有瓦缶貯水斗許間以小石有草蠻然俯窺其根與石相結絡其生意暢遂顏色茂好若夏雨解籜之竹春田時澤之苗問其名曰是爲石菖蒲也攷諸本草則所謂養性上藥仙聖之已試者也因賦之云

靖寒風霜冰落石潔大木百圍僵仆摧折有草於此寸根九節曾是莫傷華然茂悅若處廣深隱奧密而不知戶牖之外平地尺雪也將廢而餌之私其益於我躬則不幾於奪也曷若致之吾前儀之以自修兮庶乎比德之瑕玦也

病暑賦

皇昌運之元祀兮予出守乎清潁之區背國門而南騖兮弭棹乎太昊之墟方炎夏之隆赫兮閱時澤之不濡魃乘時而行虐兮盜威烈乎暘烏觀舉方而驟熒惑兮回祿爲其前驅燼所及於一燎兮何有瓦石與璠璵豐隆致其徵陰兮飛廉蕩復而無餘野曈曈而揚塵兮何蕭艾之芬敷應龍矯首於下澤兮僅自免於槁枯鳥呀咮而忘飛兮獸逸穴而深居嗟人胡獨不能兮無乃欲息而被驅昔靳山之秋鴈兮因冰雹而玉舒効功能於么麼兮曾何足以寧吾軀飽風而爲蠅兮又欲泳水而爲魚出寒泉於深井兮竭筋力於轆轤不計腹之所受兮尚問山嶺麴麥之有無鄙曰陰陽循環靡窮極兮時至而變有常則兮融液金鐵爍山石兮謹視其報在朔易兮元陰大冬冰雪積兮無畏其機備其極兮補完袭褐戒紡績兮保我歲寒以終吉兮

喜晴賦

積雨初止萬境聲乾星漢昭回夜客尚寒晨起載欣朝暉在門起往從之清明蕭然蚓安其穴蝸不遑涎還開通於滯濕失沮洳之墊昏列缺霹靂豐隆斂威和緩轡而安行背扶桑而經天街顧大田之多荒

乃愀然而與哀聊雷霽之一嬉遽下土而權災詔龍蝀使伏蟠息憤怒之喧噴曰予悔禍於斯人勞苦雨師以一杯惠我農師豈不休哉

南山賦原注寄張嘉甫

南山巖巖兮其下有人佩玉而握珠剡煮魯叟之古經不習世儒之腐書我顧見之於宛邱貌秀皙而眉疎別去忽兮難時面蒼瘠而垂鬚愛德器之老成貴巧琢於璠璵周所與之爲誰亦黃樞之仙癯禁八馬之超驤同駕豆於羣駑時慷慨而長鳴恥賤工之附興我行世之多艱三年困兮江湖幸天恩之放還過都梁兮躑躅奉兩月之周旋越長江之馳驅屢飲我於山間出翻躚之兩妹舟師告予以當行具檣檝於斯須歲方春而寒驕犯冰雪於野墟雲漫漫兮垂天風飄飄兮切膚稗麩毀於宿莽妍柳秀於羣枯泛羽觴之清洽聊寓物以爲娛思佳人兮天末望莫見兮愁予

秋風賦

張子夕坐於堂之南軒有風嫗然來自西方感乎人心異於尋常初披偃乎草木亦泛動乎軒窗張子曰是風也所以成歲而佐陽者乎時也朱火就謝七月始涼既導迎於肅殺又介紹於雪霜其中人也萬竅洒然汗澤爲乾纖絲魯縞不勝其單其加物也未敗其形先傷其情未隕其生先奪其英使之嗒然萎者見於顏色黎然槁者動於聲鳴吾警中夜而聽之淅瀝颼颼羣動百蟲怨泣悲吟動人忡忡者秋之聲旦起而望之清明高潔者秋之容於是庶草勿實九穀獻功既獵於野又嘗於宗威天時之不留念歲律之將窮張子曰吾何爲乎戒裘褐以備嚴冬而已

南征賦原注贈張嘉甫

予文窮而莫諱兮顧四方其何適毋寧征於江右兮毛土膏其可食抱朝暮之勝氣兮西山吾以爲宅風予帆於晝日兮予朝發於赤壁擷玉壘之下流兮逝蓬飛於一息迅沮漳而橫入兮滙揚瀾於左蠡瞥吾目而無恨兮薄猛獸以噬擲霽光風於木末兮俟餘波猶未肯平迷失道而問津兮案此下脫三字御於朱明就漁父而陳詞兮予非湘纍之獨醒父告予以不治兮南樵舍而自成破隴畝而溢流兮石險很而當道豈舟人之肅治兮艇觸擿而欲倒槳予車於桑本兮予猶可以徙行夷予竈使不得炊兮予猶可以乞鄰曰厚土之彌漫兮予騷騷無以爲家雖斯人之可懷兮鳥猶長鳴以歎嗟黃蒲田之所播植兮歲有秋而登場既狠戾而竭隣兮已獨賦乎廩倉饌上方之玉盤兮上曰飽斯人之德歲協洽而斬兮味柔嘉予未得食染予指於鼎兮豈不同此臭味使持節於十郡兮民樂得此父母願予懷之倉卒兮謂一寒之何故雖解衣推食兮曰此小惠汝弗德我我九世之良醫兮樂神膏而可以破汝腸賦九言而九頓首兮度百世而用足閱一世之風波兮曰餘皇吾以爲歸宿

碧雲賦

蹇臨高而延矚悵天邊之碧雲緬不知子何思情盈至兮積紛懷幽蘭之令姿方揚蘂乎上春願來者之非其人使暴露乎埃塵我有旨酒與子殷勤終闋莫致實勞我神白日西馳去故就新發采舒光念當及

晨。

三酌賦

出公門而假私酌。旨酒於良辰。緬再酌而三酹。恍如對乎佳賓。長局促之傷懷。聊流暢乎心神。徵荒酒乎無算。悠然合乎禮文。蕩志文史。晤言詩書。世醉不足我醒有餘。頤妙物表。韜精道樞。冥會獨應。誰知我娛。

人日飲酒賦

歲後七日。其名曰人。愛此嘉名。酌酒懽欣。豈木行之始和。生庶類而施仁。又曰人者三才之中。將中和之肇布。易嚴殺之餘冬也。乃命婦子。班坐行觴。酌已相祝。壽考無疆。有否必泰。無窮不通。請觀庭下之枯折。霜霰消而敷榮。羽蟲感陽而羣嬉。況乎雲間之飛鴻。於是三酌既醉。喜有所得。安局促而不歎。悟倚伏之無極。

吳故城賦

亂吾舟兮大江。夕余濟兮樊口。登武昌之故墟。弔西門之衰柳。出東郊而南眺。訪遺城之培塿。嗟頹牆之迤靡。半已平乎耕耨。雜谿澗而沮洳。稻冉冉而將秀。曰是吳王之故宮兮。昔孫仲謀之所有。當弊漢之委地。羣兒聚而啄剖。偉業髣髴之永圖。獨宂據乎江右。豈無意於雍洛。易虛夸爲善守。親其作都於武昌。夫何險陋而卽安。是爲大江之上流兮。於備敵焉不繁。顧諸將之凡才。豈袁曹之敢班。欲身當中原之一面兮。事便時利一舉濟乎滄瀾。當是之時。兩觀萬雉。縹闕應門。內擁燕趙之美。外屯雞豚之軍。笙磬鐘鼓之喧闐。旗旆車馬之繽紛。固已包蒙川澤。震耀山原。安知夫千載之後。陵谷易位。夫何遺珠與棄玉。顧此遺墟之將圮。於是與客休於祠宮。披樵蘇之微路。嗟牛羊之入室。固牲酒之不具。與客愀然三歎而去。

予近讀曹植諸小賦。雖不能縝密工緻。悅可人意。而文氣疏俊。風致高遠。有漢賦餘韻。是可矜尙也。因擬之云。

柯山集卷三

古樂府歌詞

君家誠易知曲

君家誠易知。易知獨難忘。西風牆頭吹葉黃。蟲絲當戶理秋光。翠扉碧簟生朝涼。牀頭蟋蟀見焚香。鮫人綃縐雙鳳凰。上元綠鬢遮耳璫。來車去馬官道旁。碧雲傳情何處郎。相望玉樹啼寒螿。

于湖曲 有序

蕪湖令寄示溫庭筠湖陰曲。其序乃云晉王敦反屯於湖陰。帝微行至其營。敦夢日遶之。覺而追不及。故樂府有湖陰曲。按晉地志有於湖而無湖陰。本記云。敦屯於湖。又曰帝至於湖陰。察營壘而去。頃予遊蕪湖。聞父老湖陰所在。皆莫之知也。然則帝至於湖。當斷爲句。乃作於湖曲以遺之。使正其是非云。

武昌雲旗蔽天赤。夜築於湖鋒洗鏑。巳溟縣駿風作蹄。去如滅沒來不晰。日圍萬里纏孤壁。兵氣如霜已潛釋。蛇矛賤士識天顏。玉帳髯奴落妖魄。君不見銅駝陌上塵沙起。鐵騎春來飲灞水。浮江天馬是龍兒。璧踏揚州開帝里。王氣高騷五百秋。弄兵老憊空白頭。石城戰骨臥秋草。更欲君王分上流。

襄陽曲

西津折葦鳴策策蟾蜍光入芙蓉白山頭不雨賈船稀日日門前江水窄將欲烜赫招行人旋起丹樓照長陌銀屏深蔽玉笙閒自擘新橙飲北客倏離暫合心未果淚墜雙睛爲誰墮

寄衣曲

秋風西來入庭樹攀條正念征人苦空窗自織不敢任鳴機愁寂如鳴蟬練成欲裁新絲香抱持含愁叔姑堂別來不見衣覺窄試比小郎身更長

江南曲

江蒲芽白江水綠江頭開花自幽淑人家晨炊欲熟時旋去網魚惟所欲往來逐租只用船未省泥沙曾汙足有錢買酒醉隣畔終日數口常在目不學長安貴公卿每念離心寄朱轂朝遊巖廊暮海島謹人未歸身自到

怨曲二首

白首南朝女愁聽異域歌收兵頡利國飲馬胡盧河毳幕風霜久穹廬歲月多雕窠城上宿吹笛淚滂沱

祖席駐征橈開帆復信潮隔筵桃葉泣吹管杏花飄船去鷗飛閣人歸鹿上橋別離惆悵淚江鴈宿紅蕉

壽陽歌

壽陽樓前淮水碧壽陽美女如脂白李郎青鬢照青衫曾在花前作狂客伯勞睡重花枝晚時許蜻蜓一偸眼歡娛雖少恨已多纖手紅箋揮翠管淮陽歸來春已暮夜夜夢魂淮上去欲歌舊曲只添愁畫得雙蛾不能語有客南來從壽春衆中笑問動精神自從柳別章臺後攀折風光知幾人已伴春衫辭側帽不怕嬌啼隨意笑嗟君耿耿獨相思須信多情是年少

勞歌

暑天三月元無雨雲頭不合惟飛土深堂無人午睡餘欲動身先汗如雨忽憐長街負重民筋骸長戮十石弩半衲遮背是生涯以力受金飽兒女人家牛馬繫高木惟恐牛驅犯炎酷天工作民良久艱誰知不如牛馬福

春雨謠

晚雲欲著樹中夜一聲雨老農呼子孫力作莫辭苦風吹潤土如炊香烹雞爲黍餉南岡我知聖人在明堂元年已是豐年祥

少年行三首

辟弓鵰角蒼雕羽金錯旂竿畫雞虎長驅直踏老上庭手拔干將斬狂豎歸來解甲見天子金印懸腰封萬戶自爲大漢上將軍高揖羣公佐明主

人生豈合長貧賤師事黃公曾習戰英雄天子伐匈奴初拜將軍二十餘黃塵晝飛羽如插身射單于碎弓甲從來書生輕武夫坐遣揮毫爲勳業

少年賈珠登主門主家千金惜一身綠轡請罪見天子尚得君王呼主人鬬雞走馬長安道豪傑騈來奉談笑漢庭碌碌公與侯畏禍憂誅先白頭

古意

園中楊柳樹飛舞似含羞如何風靜處盡放眼中愁金鋪銀屈膝動處有人挾綦盤作十字中心爲子來橘犀如半月何日是圓時如何一種味却有兩人知

代贈

洞房飛香作春霧仙人勸酒香中語明眸第二紫雲娘巧學歌聲柳如舞蹙眉長歌澹有餘銀鉤請君春草篇繁絃高張燭燒夜玉壺未盡參在天春泥雪消淮上路東風浪頭驚客艫惱公舊事幾夢魂過眼相逢一風雨黃流清洛上天漢吳山洞庭藏水府謾題詩句寄歸舟江口風狂那得渡

代嘲

過作拋人去非眞我獨知如何立不定却有獨來時

牧牛兒

牧牛兒遠陂牧遠陂牧牛芳草綠兒怒掉鞭牛不觸澗邊古柳南風清麥深蔽日野田平烏犍礪角逐春行老牸臥噍飢不鳴犢兒跳梁沒草去隔林應母時一聲老翁念兒自攜餉出門先上岡頭望日斜風雨溼蓑衣拍手唱歌尋伴歸遠村放牧風日薄近村牧牛泥水惡珠璣燕趙兒不知兒生但知牛背樂

贈人三首次韻道卿

未必蛾綿如素領故應新月學蛾眉引成密約因言笑試得眞情是別離罇酒且傾寒琥珀淚妝更看薄燕脂北城月落烏啼後便是孤舟腸斷時

醉裏紛紛散別筵醒來客枕一燈前黃茅野岸三更月春水長亭十里船一點淚憑誰寄與十年香在恨依然空疑窗外梅花發珠箔青樓若箇邊

可是相逢意便深爲郎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鬢窗外三更夜雨衾別燕從教燈見淚夜窗惟有月知心東西芳草渾相似欲望高城何處尋

採蓮子

菡萏香蓮十頃陂小姑貪戲採蓮池晚來弄水船頭溼更脫新裙裹鴨兒

倚聲製曲三首有序

予自童時卽好作文字每於他文雖不能工然猶能措詞至於倚聲製曲力欲爲之不能出一語傳稱裨諶謀於國則否謀於野則獲杜南陽以謂性質之敏夫詩曲類也善爲詩不能製曲豈謀野敏耶爲賦三首

奉絲惹恨鬢雲垂媚態愁容半在眉早是思深難語別何堪肌瘦不勝衣眼前有恨景尤速門外無情車載脂自笑不如天上月尊前猶有見郎時

不恨因緣不恨天強持牙板向罇前陽關一曲動山月別淚千行盈酒船薄命有情今已矣傍人無意亦淒然願君學取梁間燕秋去春來到妾邊

山未高兮海不深此情此意薄千金今朝酒伴雙垂淚明夜燈前獨撫衾玉筋異時空見跡塵犀千里亦通心

桃源路絕無人到應許劉郎再訪尋

劉壯輿是是堂歌并序

子劉子構堂於官舍名之曰是是而求予爲詩予復之曰夫物生之所必有而其爲物彼是相次而不能定夫一者天下之是非也雖聖人出無如之何昔楚人有莊周者多言而善辯患夫彼是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天籟其言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周之爲此言自以爲至矣而周固自未離夫萬之一也而曷足以爲是非之定哉雖然如周者亦略稅駕矣劉子乃構堂揭牓而獨以是是非非自任吾將見子吻敝氣殫而言語之戰未已也嘗試爲子歌堂中之樂而息子之勞庶幾隱几而嗒然者乎歌曰

讀堂中之書兮以致子之眠飲堂中之酒兮以休子之言是非雜然於子之耳兮衎庭中之歎蚓與夫木上之鳴蟬庶幾養生而保和兮窮子之年

獨處愁

高高花飛驚愁顏珠簾晝鎖春風閒少年金鞍照秦地玉扈雙覆塵埃間花間蝴蝶雙飛舞感觸深心心更苦昨夜陰雲數尺許連宵變作西窗雨

遠別離

遠別離明當入蜀去酒酣日落客心驚起與僕夫先議路引車在庭牛在槽桐枝婀娜秋風豪別情惆悵氣不下酒觴纔汚麒麟袍綏綏清歌慰幽獨不惜更長更燒燭贈君髮上古搔頭莫易此心如此玉平生每笑花飛片東家吹落西家怨但得歸時似別時相知何必長相見

行路難

人生動與衣食關百年役役誰爲閒四時睡足鞍馬上去歲錢塘今長安車愁羊腸夜險折船畏人鮮晨驚湍九州一身恨自惜使我顏色常鮮歡天地一氣成萬象融卽是山結是山再願洪鑪鎔融結萬世更無行路難

白紵詞二首效鮑照

搖輕裾曳長袖爲楚舞千萬絲新詞白紵聲按舊溯風捲地來崢嶸燕雁避霜飢不鳴高堂酒多華燈明回纖腰出素手髻墮鬢傾欹欲溜爲君歌舞君飲酒歲云暮矣七澤空湯湯漢沔天北風玉壺之酒樂未終

七夕歌

人間一葉梧桐飄蓐收行秋回斗杓神官召集役靈鵲直渡銀河雲作橋河東美人天帝子機杼年年勞

玉指纖成雲霧紫星衣辛苦無歡容不理帝憐獨居無與娛河西嫁與牽牛夫自從嫁得廢織紝綠鬢雲鬟朝暮梳貪歡不歸天帝怒謫歸却理來時路但令一歲一相見七月七日橋邊渡別長會少知奈何却悔從來歡愛多忽忽萬事說不盡燭龍已駕隨羲和河邊靈官催曉發令嚴不管輕離別空將淚作雨滂沱淚痕有盡愁無歇我言織女君莫歎天地無窮會相見猶勝姮娥不嫁人夜夜孤眠廣寒殿

琉璃瓶歌贈晁二

火維愁茫地軸傾下有積水潛鯤鯨驚身鬣瀾山爲崩金烏下喙猰貐龍騰狂鬚奇鬣萬族朋巨神日月雙手擎夸娥愁思烏戢翎老魚戰死風雨腥長彗下掃千里驚淺洲一席塊爲城蠻兒夷女奇弁纓大船映天日百程怒帆吼風戰飛鵬舟中之人怪眉睛獸肌鳥舌髮翹撐萬金明珠絡如繩白衣夜明非縞繒以有易無百貨傾室中開窻光出楹非石非玉色紺青晁吾寶鐵雖舂冰表裏洞徹中虛明宛然而深是爲瓶補陀眞人一鉢衣攀膝燕坐花雨飛兜羅寶手親擎攜楊枝取露救渴飢海師踵請願有賦番禺寶市無光輝流傳人間入吾手包以百襲吳綃厚擇人而歸今子授爛然光輝子文章清明無垢君肺腸比君之德君勿忘與君同升白玉堂

九江千歲龜歌贈无咎

靈龜千年口不食以背負牀飲其息吾家兩龜豈徒不食亦不息壽與萬古無終極濟南晁君博物天地通夜窺牛斗頗似昔司空指我兩龜有名字大龜爲九江小龜號千歲老龍洞庭怒蕩覆堯九州原注：鐫牛山老人禹咄嗟水平流原注：爾迂叟九江無波拍天浮中有大靈背如邱南風吹楚澤蓮葉清欲秀有物中作巢一寸立介冑霞衣仙人髻如霜飲以南極之光芒丹顱老客不相見飛渡東海巢案巢一本作朝枝桑邇來蟠桃枝有子大如缶浮游輕於鳥案此句一本作我身輕若蓬江海一回首青珊瑚柱碧搖宮水仙焚香吹作風朝戲蓮葉西暮遊蓮花東秋風蓮子熟歸去清江國小千歲大九江我久不見之向君案前覆我謂晁君二物有似我與子國有守龜吾子是燦然天下之寶器黃金之縢紫瑤匱天王端冕史再拜一逆二從定大事我身百無用顏似千歲潛深淵不願人間貯金籍玉亭富貴但願寄身江上一葉之秋蓮萬物才不才用舍不任天寄聲問晁君然不然

大雪歌

老農占田得吉卜一夜北風雪漫屋屋壓欲折君勿悲隴頭新麥一尺泥泥深麥牢風莫吹明年作餅大如箕野人食飽官事少莫長瑟縮寒侵肌高堂晨興何所爲門無馬跡人更稀珠樓玉閣互飛動坐見貧屋生光輝無功及物慚受祿豐穰幸賴天與之棄糧遺粒待雞犬吾羹何得長烹葵

孫彥古畫風雨山水詩

山深巖高石壁白佳日忽變天晦冥黑風驅雲走不停驚電疾雨來如傾山前兩點大如手山下水湧危檻橫崩崖古樹老有靈吼怒直與風雲爭枝披葉偃鬬不怯萬竅却欲藏雷霆鞭驅疾驅者誰子石足嶮澀驢凌兢目迷心慍愈不及來憩樹下如寒蠅蒼茫直與鬼神接恍惚不保龍蛇驚平居此樂忽入眼孫

家古圖纔可辨。奈何一幅一尺餘。欲奪天地之奇變。我心愛之良有以。昔苦山行親遇此。一生兩足不下堂。輸爾朱家貴公子。

歲暮歌

北風吹雪送暮冬。重雲如山爭寒空。百年老樹吼欲折。塌翼不見南飛鴻。堂下幽姿亦可悅。點綴小樹花玲瓏。老人重裘不能煖。永夜惟守深爐紅。啾啾寒雀飛不起。飢啄凍土藏枯叢。青春欲回水官怒。摧拉未使陽和通。天時平分各司一。與廢誰得專其雄。杜門解轡聊有待。行看馬脚春泥融。

光山謠

艤舟淮南望新息。天遣清淮限南北。崎嶇細路入光山。野色蒼涼秋日白。八月穫稻田無水。蚱蜢羣飛稻乾死。危橋絕澗鬥水聲。喧喧汲水爭瓶罍。昏昏落日銜遠山。烏啼車轍未得閒。縣公吳生我世舊。爲我烹羊酤斗酒。燈前醉飽紛就眠。五更開門星滿天。長年他鄉心惘然。遠道辛勤難具言。

用劉夢得三題

春向晚。斜日在高樓。幽花愁脈脈。輕絮去悠悠。冉冉三更雨。蕭蕭通夜愁。

春已暮。把酒送春歸。花落鳴禽散。草長遊客稀。去年堂上燕。故故傍人飛。

春竟去。白髮感生平。流水去不斷。夕陽猶有情。舊時桃李月。悄悄向人明。

柯山集卷四

古樂府歌詞

年年歌

年年西風白露天。爛醉村釀秋池原。今年杜門不復出。爲愛我庭風日寬。東西相望兩叢竹。正色森森立青玉。朝烟暮雨恣陵奪。翠鳳文章終郁郁。苦榴新栽果不實。下有蕭條冒霜菊。人情雖欲薦我酒。物意豈願嬴君菊。東欄黃英色貴麗。氣壓滿欄香撲鼻。桂淒涼何足數。蛛網挂蟲窖如束。安能卒歲不改芳。正自棄枯隨衆木。陶陶吾意力有在。瑣瑣眼前安足錄。朝來默坐有佳思。病去身輕如脫梏。從來北客望江南。何用登樓傷遠目。

鵓鴣詞

樹頭元衣郎。神爽聲復清。睡先萬目覺。起對殘月星。憫世耽睡昏。體穢神不靈。招使離衽席。啼呼每丁寧。幽人最憐汝。未旦起坐聽。荒山多嘉樹。春盡故園情。

圍棋歌戲江贍道兼呈蔡秘校

蔡子圍棋非我敵。我謹事之如大國。主盟召會不敢辭。近忽憑陵有驕色。鄭人戰魯固非宜。於越入吳誰

可測。願君勿以大自驕。知小深謀戰須克。區區江子似郄塞。我如強魯端能役。凌兢螳臂慶見拒。我但憐子心難得。近來措置尤小獰。何異穿窬時有獲。可憐癡將不知兵。請視吾旂豈冥北。饑魚貪餌不知鈎。口雖暫美身遭食。雖然吾亦守疆埸。防患猶須謹蟊賊。上攀蔡子雖已遼。脅楚周旋終有日。下觀江子行逾遠。我進疑殿未知極。嗟予自謂敢忘謙。事有眞誠難掩抑。爲君聊發一笑端。欲問吾棊視斯檄。

周氏行

亭亭美人舟上立。周氏女兒年二十。少時嫁得剌船郎。郎身如墨妾如霜。嫁後妍媸誰復比。淚痕不及人前洗。天寒守舵雨中立。風順張帆夜深起。百般辛苦心不惜。妾意私悲鑑中色。不如江上兩鷺鷥。飛去飛來一雙白。長淮杳杳接天浮。八月搗衣南國秋。謾說鯉魚能託信。祇應明月見人愁。淮邊少年知妾名。船頭致酒邀妾傾。賊兒惡少謾調笑。妾意視爾鴻毛輕。白衫烏帽誰家子。妾一見之心欲死。人間會合亦偶然。灘下求船忽相値。郎情何似似春風。儻藏吹人心自融。河中逢單還成阻。潮到蓬山信不通。百里同船不同枕。妾夢郎時郎正寢。山頭月落郎起歸。沙邊潮滿妾船移。郎似飛鴻不可留。妾如斜日水東流。鴻飛水去兩不顧。千古萬古情悠悠。情悠悠兮何處問。倒瀉長淮洗難盡。只應化成淮上雲。往來供作淮邊恨。

啄木詞

紅錦長條當背垂。紫檀槽穩橫朱絲。美人亭亭面如雪。纖手當絃金桿撥。彈成丁丁啄木聲。春林蔽日春晝晴。徘徊深枝穿翠葉。玉喙勞時還暫歇。深園斷嶺人不知。中有槎枒風雨枝。蠹多蟲老飽可樂。山靜花深終日啄。雄雌相求飛且鳴。高枝礪嘴枝有聲。無功忍使飢腸飽。有意却教枯樹靑。疾彈如歌細如語。曲欲終時情更駐。一聲穿樹忽驚飛。葉動枝搖不知處。

瓦器易石鼓文歌

周綱既季宣王作。提劍揮河天地廓。朝來吉日差我馬。夜視雲漢憂民瘼。桓桓方召執弓鉞。講蕭申韓賜圭爵。北驅玁狁走豺狼。南伐淮夷斬鯨鱷。明堂車馬走爭先。清廟笙鏞尸載樂。岐陽大獵紀功伐。石鼓巖巖萬夫鑿。千年兵火變朝市。後世紙筆傳冥漠。迹荒事遠貴者寡。歎惜風霜日摧剝。君誠嗜古更過我。易以瓦器尤奇卓。滿盤蒼玉列我前。制古形奇異雕琢。義黃已亡巧僞起。采椽土木消純樸。何爲寶此上古器。經歷萬古遭搜掠。寥寥墨翟骨已朽。尚有遺風傳隱約。又疑妥子燔齊俗。陶土摶泥從險薄。或云古者宗廟器。斥棄金玉先誠確。是時此物參鼎俎。簠簋土鼓誠爲樂。嗚呼二物信奇絕。賴有吾徒與提握。不然烏瓦與荒碑。坐見塵埃就零落。

片雪歌

瑤池一片孤飛雪。風急身輕飛不歇。誰將翠袖遮得歸。十斛明珠換與誰。金龜貴客迎將去。玉作輜軿載塵霧。人間不解桃李心。獨與琵琶自相語。主人白頭情不親。朱樓夜鎖梨花春。願同花落寄流水。飄出朱門隨路塵。長恐此生空已矣。從此失身輕薄子。人生但樂兩知心。誰是瓊瑤執泥滓。鴛鴦中彈花辭樹蝶散蜂驚。春日暮。風光不斷流水長。不知片雪今何處。

梁父吟

豪俊昔未遇。白日無光輝。隆中臥龍客。長嘯視羣兒。九州英雄爭。蒼鷹黃星午夜照中原。君看慷慨有心者。乃是山東高帝孫。老瞞抱璧控馬走紫髯江左空回首。世上男兒能幾人。眼看袁呂眞何有。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渭上空張復漢旂。窮民已哭歸師至。堂堂八陣竟何爲。長安不見漢官儀。鄧艾老翁誇至計。譙周扇子辨興衰。梁父吟。君聽取。擊節高歌爲君舞。躬耕貧賤志功名。功名入手亡中路。逢時兒女各稱雄。運去英雄非歷數。梁父吟。悲復悲。古今人事半如此。所以達士觀如遺。龐公可是無心者。何事鹿門招不歸。

度關山

度關山。悠哉。秦關路險行車摧。秋雲沉沉天未曉。關吏正眠關未開。孟嘗逃秦毋秦逐。一日歸齊未爲遠。重扉當道可奈何。搔首蒼茫空駐轂。主君無言客無計。仰看天星俯相視。風鳴木聲心自驚。咄嗟謾養三千士。下客趨前敢獻誠。爲君試效晨雞鳴。引聲未絕羣雞應。軋軋重門俄徹扃。馬嘶人語車輪轉。斗柄橫斜夜初半。奔風捷足欲何追。虎口脫身非素願。孟嘗好士竟何爲。纔得雞鳴狗盜兒。可憐當日慇懃意。輟食分衣竟爲誰。

天馬歌

風鑒冥冥日月蔽。帝遣眞龍下人世。降精神馬育天駒。足躡奔風動千里。蕭條寄產大宛城。我非爾乘徒爾生。小羌男兒漫羈紲。櫪上秋風時一鳴。萬里名聞漢天子。內府鑄金求縣賙。將軍受詔玉關開。靈旂西指宛王死。天馬出城天驅驚。寒沙颯颯邊風生。執驅校尉再拜獻。護羌使者清途迎。麒麟殿下瞻天表。天質龍姿自相照。翠莖黃屋兩邇迎。玉鐙金鞍相炫耀。東游封祀被和鸞。甲子比來巡朔邊。展才自覺逢時樂。致遠不知行路難。物生從類如有神。地無遠近終相親。君不見幸野磻溪耕釣叟。一朝吐氣佐明君。

江南曲

平湖碧玉烟波闊。芰荷風起秋香發。採蓮女兒紅粉新。舟中笑語隔烟聞。高槩紅裙袖雙卷。不惜浮萍沾皓腕。爭先採得隱船篷。多少相欺互相問。吳兒蕩槳來何事。手指荷花示深意。郎指蓮房妾折絲。蓮不到頭絲不止。月上潮平四散歸。舟輕楫短去如飛。斷腸脈脈兩相語。寄情流水傳相思。

籠鷹詞

八月穫黍霜野空。蒼鷹羽齊初出籠。劍翎鉤爪目如電。利吻新淬龍泉鋒。少年臂爾平郊去。草動人呼躍寒兔。疎身下擊霹靂忙。毛逐奔風血濡距。爾能搏兔不能食。未飽中腸行復擊。主人厭兔爾尙飢。一生不快爲人役。蒿間黃雀鳴啾啾。飢啄野粟心無求。賦形雖小技能薄。不受羈縻得自由。

拳毛騧歌

北牕揩壁陳圖書。氣殺凜凜生坐隅。誰將尺素畫駿馬。云是文皇昔日拳毛騧。龍顱虎脊視天地。若滅若沒三萬里。皇天產此誰得之。虬鬚十八眞天子。擒王滅寶如塵埃。英氣貫日天爲開。黃金甲光照天地。大

白羽箭馳風雷。原注。唐文皇與單雄信挑戰。雄信連鐵槊。文皇以大白羽箭射之。中其槊。出火數尺。雄信即遁去。眞龍在廄萬馬疾。下視四海皆蜉蝣。榛棘昭陵一坏土。柏城六馬莓苔古。嗚呼駿馬已埃塵。雖有燕昭難再親。

寒鴉詞

寒鴉來時九月天。黃粱蕭蕭人刈田。啼聲淸哀晚紛泊。迭和羣音和且樂。朋飛聚噪動百千。頸腹如霜雙翅玄。風高日落田中至。部隊崩騰鉦鼓沸。高林古道楡柳郊。落葉晴霜荊棘地。志士朝聞感歲華。田家候爾知寒事。墻頭雪消牛挽犂。蕩漾春風吹爾歸。投寒避暖竟何事。長伴燕鴻南北飛。我滯窮城未知返。爲爾年年悲歲晚。扁舟東下會有期。明年見爾長淮岸。

寒食歌

東風芳草長寒食。春茫茫。人家掩門去。雞犬自相將。原頭簇簇柳與花。行人往來長歎嗟。舊墳新塚累累是。裂錢澆酒何人家。桑上鳴鳩喚山雨。雨脚蕭蕭山日暮。歸來門巷正春寒。花底殘紅落無數。北里悲啼夜未休。淸絃脆管起南樓。古今歌笑何時盡。芳草白楊春復秋。去年巧笑鞦韆女。今年嫁作東家婦。綵繩畫柱似當年。只有朱顏不如故。百人學仙無一成。麻姑不見但聞名。萬斛春醪須痛飲。江邊漁父笑人醒。

飛螢詞

碧梧含風夏夜淸。林塘五月初飛螢。翠扉玉簟起涼思。一點秋心從此生。方池水深溪雨積。上下輝輝亂凝碧。幸因簾捲到華堂。不畏人驚照瑤席。漢宮千門連萬戶。夜夜熒煌暗中度。光流太液池上波。影落金盤月中露。銀闕蒼蒼玉漏遲。年年爲爾足愁思。長門怨妾不成寐。團扇美人還賦詩。避暑風廊人語笑。欄下撲來羅扇小。已投幽室自分明。更伴殘星碧天曉。君不見。連昌宮殿洛陽西。破瓦頹垣今古悲。荒榛廢草無人迹。只有秋來熠燿飛。

齊安行

黃州楚國分三戶。蔓蔓爲城當樓櫓。江邊市井數十家。城中平田無一步。土岡瘦竹青復黃。引水種稻官衙旁。客檣朝集暮四散。夷言喝咄來湖湘。使君麾譙塗塞赭。門狹不能行兩馬。滿城鼓噪亂更聲。谷風穀穀黃鴉鳴。最愁三伏熱如甑。北客十人八九病。百年生死向中州。千金莫作齊客遊。

一百五歌

山民歲時事莽鹵。猶知拜掃一百五。平明士女出城闉。黃土岡前列尊俎。簞包粉餌蒸野蔬。富家烹羊貧鬻魚。日暮肩輿踏風雨。江鄉人家無懶車。插花飲酒山邊市。醉後歌聲動鄰里。南人聞歌笑相尋。北人聞歌淚滿襟。

秋風謠

秋風起。秋雲高。連山草木如波濤。大江蕩漾魚龍逃。羲和奔忙日車逸。八柱傾側恐不牢。柯山老人捄蓬茅。畏寒理我舊縕袍。粗餐在盤有濁醪。醉飽高臥從呼號。

京皐行

秋雲捲盡秋天清。東皐蕭條雞犬聲。黃葉吟風聲不平。芙蕖半落更有情。歸來僮僕飢羸馬疲。城頭樹暗烏欲栖。誰家朱樓人夜宿。微紅一點簾間燭。

正月詞

紅梢一夜櫻桃雨。簾捲曉晴鳴鵓語。簾旌細浪滾東風。迎得春歸與爲主。玉手嬌慵添繡線。欄下菖蒲近相見。雲屏曉睡翠翹橫。樓上寒時正五更。

二月詞

淒風晝暮長廊靜。簾下人眠初日永。嚶嚶不動採花蜂。夜來露重薔薇冷。芳草長時寒食天。紅牆低處見鞦韆。人家無事雞犬閒。日暮芳郊留醉眠。

飢烏詞

北風夜雨烏翅濕。低飛野畦啄遺粒。啄食不飽還畏人。嗚呼隔隴自求羣。我行陳宋經大澤。田荒生茅不種麥。空腸待飽明年禾。鴉鴉爾飢獨奈何。

苦寒行二首

淮南苦寒不可度。積雪連山風倒樹。長淮凍絕魚龍愁。哀鴻傍人飛不去。雪中寒日無暖光。六龍瑟縮不肯馭。老儵孤舟且復止。堅冰三尺厚於牆。

茫茫楚鄉仲冬月。白屋無烟飛走絕。空林號風冰斷枝。長淮無人冰照雪。凍埋釣艇不復漁。南羹未喝淮中魚。要須下擘澄湫水。剸取寒蛟烹腹腴。

春詞

寶刀裁花碎羅穀。帶臘圓紅黃染粟。枝頭幾日卽花開。世上人情何太速。東風未轉北風嚴。返挂銅鈎不上簾。莫怪蛾眉呵素指。層簷冰碧玉纖纖。

宮詞效王建五首

夜來霜重著欄干。玉殿無塵玉凳寒。日日君王龍朝早。禁廷無事一冬閒。

簾外微明燭下妝。殿門放鑰待君王。玉堦地冷羅鞋薄。衆裏偷身倚御牀。

昨夜新霜滿玉階。初冬處處火爐開。中官逐院傳宣賜。南國諸侯進橘來。

玉扉夜色晝昏昏。催放朝班散侍臣。隨駕上樓同看雪。萬重宮殿一時新。

蓮燭千枝夜宴遲。君王索筆寫新詩。宮人和得爭先進。偏愛宋家兄弟詞。

旱謠

七月不雨井水渾。孤城烈日風揚塵。楚天萬里無纖雲。旱氣塞空日晝昏。土龍蜥蜴竟無神。田中水車聲相聞。努力踏車莫厭勤。但憂水勢傷禾根。道傍執送者何人。稻塍爭水殺厥鄰。五湖七澤水不貧。正賴老龍一屈伸。

貽潘邠老一有序

予居柯山西。潘邠老居東。九月十一日往過之。逕蔬圃。坐修誠堂竹間。歸飲於龜蟬之間。殊有佳興。作雜言貽之。

有屋可以讀書。有竹可以忘憂。採庭之菊香有餘。烹園之蔬甘且柔。賢哉二子。又復何求。鬼不爾責。人不爾仇。沽酒可飲。江魚可羞。又安用列鼎食珍。佩印封侯。我居柯西。相隔一里。可以杖履朝往而夕遊。必未厭我乞醯與借馬。但只恐勤君赤脚與蓬頭。不然。將吾顏子簞食瓢飲屢空之樂。又欲翻董生清明玉杯繁露之春秋。

醉中雜言

老人攀花復藉草。春力著人如醉倒。未容作計試留春。東風已與人俱老。東君惜春不惜花。千紅萬紫委泥沙。已教白日張錦繡。更欲平地興雲霞。我欲呼客無酒肉。摘花插頭悲髮禿。安得釀酒萬甕屠千羊。花間醉飽踏春陽。

柯山集卷五

古樂府歌詞

龜山祭淮詞二首

迎神

木枭枭兮蒼山巔。回洑重深兮。其下九淵。東風歌兮春水舞。庭肅肅兮神來下。神來下兮翠帷舉。谷冥冥兮空山雨。雨三休兮神三顧。游雲高兮見極浦。安我舟楫兮君不怒。水濱之人兮苦思君。菖蒲生兮楊柳春。解君旂兮醉君御。樂一日兮莫予棄。

送神

楚巫醉兮君不留。春風起兮木蘭舟。弭余楫兮飲君酒。君既不顧兮。駕龍以出遊。凌九江兮勒滄海。萬龍舞兮百靈會。君孔樂兮我思君。望君故居兮。其上片雲。水淪淪兮石磷磷。空洞草長兮。風雨入君屋。山中春兮鳥鳴悲。明月皎皎兮中夜來。

惠別

洞簫奏兮瑤瑟御。日不足兮繼以夜。吾寧獨此溝樂兮。嘉予美之宜修。披浮雲出明月兮。揮衆星不與謀。

既成言以命予兮頤永予之光明豈獨謂不然兮託東風以惠聲嗟言獨何容易兮有傾身者鬼神中懷著而必見兮卷蘭舌而交信予雖不執子明燭兮光輝其舍予兩相審者不媒兮予既獲子於鼻息舒子聲以歌兮鳳凰將聞而振羽結子佩而起舞兮星斗視子而上下獨翩翩其不可留兮君之居可知而不可得春水渙渙兮予獨飲君河之曲鳥鳴羣飛兮其下芳草柳舒舒其可攬結兮桃李始就其膏沐行者懷兮別者思酌君酒兮壽君以不衰撫君舟之悠然兮將浩渺以浮航三江震澤兮舟師告憊而一息引日星之煌煌兮吾獨望子於南極想子其下兮鼓望濤而鞭蛟龍使宓妃不敢巧笑兮皇英斂衽而來從南風之來兮入予裾悅余心獨條暢而清婉兮曰是爲故人之風

憩魆並序

壽安夏旱麥且死民憂之無所不禱雲既興輒有大風擊去之問而雨塵不辨人物類有物爲之者張子攷於詩以爲旱之神曰魆意者魆爲之乎作憩魆詞

帝治下土兮遠於民撫御萬方兮周無垠物類億千兮莽蓁蓁出入日月兮運星辰廣必有容兮潛姦昏不上愬兮帝曷聞歲庚申兮斗建巳旬逾十兮雨不施秀者燋兮實者悴麥莽莽兮不出塊舊穀既沒兮待新以食奪其所望兮民憂以惑捨耒而兵兮奪攘剽賊急不知慮兮求生頃刻民幸帝兮詔雲師氣朝升兮斂陽暉孰鼓風兮震川岳上者揚兮旁者剝雲雖仁兮不得施野童童兮草木摧孰揚塵兮蔽朝日紛霏霏兮冒萬物昏迷蒙兮浩恍惚瞭者瞀兮失南北痺根蒸兮腐葩實世慘錯兮澤蓬焞霍霍然兮侵寓室飄雨塵兮以旦以夕民曰誰爲兮尸是有物其名曰魆兮旱是司惡潤忌澤兮盜陽威淫視槁木兮疾華滋憎飽妬飫兮幸民饑亢不伏兮風以助之儳懾柔茂兮塵埃是吹來炎火兮爛煒煌馭回祿兮驄畢方炙旃旐兮絳帷裳坦無畏兮樂洋洋朋疫癘兮友疾殃徒甚劇兮黨甚強慢帝威兮分害戕竊祠禱兮倣驅攘民賴帝仁兮以衣以食上帝孔昭兮愬無淫責幸帝震怒兮降魆罪疾無俾在世兮幽沉深溺雷伐鼓兮電揚旃雨卷鞏兮雲張帷泛游澤兮湛甘滋充槁瘠兮奮枯萎禾黍茂兮蔬果肥歲既登兮民飽嬉康帝民兮恩甚思幽斯魆兮宥無期

鈹雨有序

福昌之民有禱旱於西山者取山之泉一勺祠之不數日而雨邑民言旱歲取水以祠輒應且其取之者非特福昌也張子神之作歌以揚之

西山之泉兮冽以清滔注萬古兮無虧盈應龍蟠守兮謹防扃有神司之兮師羣靈神君曷處兮山之穹雲郭霧闕兮都邃宮騰鶩逸景兮馭清風上友仙聖兮佑帝躬惟今之旱兮非神曷愬家無餘糧兮麥不庇雨土飄塵揚兮迷行錯步魆威孔張兮熾莫予禦挹水一勺兮鷹羔豚曷求於水兮神實憑土有疏兮林有實苾馨香兮蓀芳鬱神我饗兮臨我堂酌芝醑兮御椒漿巫甚祗兮時甚良哀我疾兮降我祥神君仁兮念下民撫民災兮號帝閽帝念神君兮詔雨官叱馭六龍兮奮互飛騫擊飛電兮鼓雷震俾霈爾澤兮正無限山靈川怪兮更騰奔角毛羽蓋兮烟鱗鱗前疃後旆兮玄雙輪椎轟喧呵兮飄乾坤神龍九鬣

兮雜蛟鰐瞠眼飛涎兮蠟齮齕伏潛義和兮止星辰一洒萬里兮傾河津妖風失威兮斂以奔魆滯厥衮兮伏以蹲槁蘇焦澤兮息憀焚優渥潤沃兮無涯垠菽麩詰詰兮奮裳紳秋種既卽兮農則勤既足而止兮披霧昏朝陽清明兮斂游塵功名不居兮駕歸雲空山寥寥兮夜無聞靈泉幽幽兮滿窳崙竭誠莫報兮仁哉君

友

張子官於福昌塊然獨居無與爲友賓客不至遺朋失舊經時閉門終日鉗口出無與遊居無與就誰同我食誰酌我酒歸守妻孥出對厮走寤言出遊田童野叟氣否莫交情包不剖寒聰蔽明盤足袖手披書閱簡眩目疲肘厭然成痾不可針灸於是張子滌慮除煩披庭掃堂枕手而眠恍若有遇有神降焉曰我實哀汝獨無友朋我有教告子乎我聽凡世之人百愚一賢古昔所歎非獨今然得賢與朋善固無儕賢不可得將愚與比友實實難幸然後值不幸友愚與無孰利諂笑傾辟韜情晦實測心獻計因隙投策口是腹非面歌背泣友若此者實繁孔多曷若不見目清耳和我復告子眞友之實爾遵我言友胡有竭人物雖殊可友同焉賜爾以友其名曰山居汝左右在汝北焉端不汝去澹兮絕言春麗夏繁秋疏冬瘦霞霧融明風馳雨驟孤棲橫奔牢屯巧鏤傲岸軒昂清華潤秀對食臨眠排堂入牖效技汝前雖勞不疚山有佳泉多灌爾園歷石懸空洽洽清漱如聞妙音濯煩浴垢不猶愈乎卑議庸讀過耳增懲入心善煩者乎山有修竹汝園是植靜麗明鮮端虛正直如彼正人揚言發色徹風散碧宵月鏤白不猶愈乎市兒塵顏歌眉鼓吻佞笑浮言工爲媚悅善佞曲拳者乎山有喬木聳立而峙端無媚姿若對正士障雨蔽暍千人所庇徹蹶披拂吹奏竽籟不猶愈乎蠕蠕鼠輩女黠兒嬌奴搦妾拜者乎山有好鳥清喉麗羽引嘯長鳴羣呼迭語夜管風絃哀箎怨柱不猶愈乎巷歌里舞促縮跳梁顚妖淫汚父子不施棄禮忘數者乎如前實繁言胡可殫汝與之樂右攀左援曷爲子子寤寐嗟歎張子再拜受言永懷解累亡憂心通志開高山巖巖流水潺潺竹茂木翹鳥鳴琅然如前夷齊而後閔顏吾何爲乎浩然其間

種菊有序

張子病目眩而視昏醫有勸食菊者春夏食葉秋冬食花張子以爲菊華於草木變衰之際而又功足以禦疾類有德君子因來而植諸庭焉

何馨香之芬敷兮昌綠葉而紫莖是其名爲菊兮爰植予之中庭性清平而不躁兮味甘爽而充烹當秋露之慘淒兮舒煌煌之華英色正而麗兮氣芬以清純靜秀潔兮族茂羣榮採食以時兮天和以寧穎輕竅達兮瞳子清明散敗流濁兮風宣滯行仙聖所餌兮屏除臭腥久嗜不廢兮將延爾齡嗟予生兮寒薄煩冥憂飢畏寒兮微祿以生終曷歸兮山林是營膏粱鼎食兮方丈縱橫炙熊之蹯兮龍醢羊羹彼得有命兮吾奚爾榮惟茲佳菊兮野食以生採擷咀食兮薦俎盈登求之孔易兮世焉莫爭我有久疾兮藥塞煩昏支節堅痺兮氣閟於元憊不能支兮外壅中乾挤癬得志兮蟪蛄伏蟠螫華秋冬兮食葉春夏集新易故兮爾功是假寧康我軀兮骨節堅良產和剔戾兮其樂洋洋反華於玄兮易獲以強忘生絕俗兮深

潛遠藏睽翳雲霧兮呼吸太陽招友彭咸兮御風以翔吁嗟此菊兮吾於爾望

逐蛇有序

福昌官居北負山爲堂有大蛇穴堂北時下飲堂南水中人皆以爲神見者不敢逐或醮祠焉張子曰是吾居也蛇安得而處之且蛇爾安有所謂神者作此逐之

嗟堯之時兮大水滂橫潰四海兮包陵岡萬流湧汩兮周無傍龍騰蛇奔兮嬉以狂腥鱗頑鼂兮更披猖城居穴處兮亂厥常頹蟲糾結兮肆害戕陸盤淵據兮傲不臧朋屯薰集兮蕃以昌穿穴噬囓兮民盡傷下民既病兮帝弗康黃熊幽獳兮羽山陽乃命伯禹兮行四方乘高趨卑兮陵復航鑿山流源兮導河江萬水下走兮來洋洋經盡九野兮與農桑驅龍放蛇兮屏諸荒焚山燎野兮無遺芒野巢窟居兮保厥疆敢有弗率兮斷阏吭伯益作志兮稽妖祥帝虞耄勤兮黜子商天授神禹兮夏是王九牧作貢兮金鏤鍠大冶鼓鑄兮騰精鉅麗殿九鼎兮峙且剛奇形詭質兮走與翔鱗毛羽保兮雜短長求情抉態兮幽徵彰制馭百怪兮嚴紀綱獸蟲人鬼兮安其鄉殊宮別域兮異存亡曷爲茲蛇兮宅我居妖頑堅老兮傲驅除深潛居此兮坦無虞下飲我沼兮稍林株朱眸丹舌兮玄鱗膚恍惚遽速兮疑有無居者畏避兮行者徐險奪我圃兮駭我徒盜竊祭禱兮欺羣愚我咨爾蛇兮潛山而穴野陰蟠遠伏兮與人乎異舍冬居夏游兮時以行食爾之食兮朋爾朋僭亂我居兮常失經叛棄爾守兮帝有刑胡昏與頑兮居以甯自爲不甯兮邀劉烹荒戾天理兮悖聖程我宥爾愆兮逐爾行亟舍故處兮無以征南山之幽兮雲霧冥萬本育蔚兮噙不平爾徒實繁兮食惟爾盈捕取不至兮居無與爭汝生孔遂兮壽緜爾齡物違其常兮禍之所集豐狐晝游兮冬裘以白龜厭處兮吉凶是卜虎不畏人兮皮包戈戟矜險恃孽兮其終鮮克我言孔昭兮語汝以理日吉時良兮汝遄以逝

登高

懷不展兮居無聊默辭語兮浩長謠寫我心兮登彼高陟萬仞兮捫九霄命清風兮披浮雲瞰四荒兮視天垠大海蕩瀁兮潛龍鯤吐吞日月兮制明昏醞釀元氣兮函星辰羽載四海兮芥浮坤四岳列峙兮嵩中蹲牽連脈絡兮子復孫草蔓木布兮升降如朋障南蔽北兮東散西分如掌列塊兮盤羅豆鬲黃流中貫兮發源崑崙東駕大海兮縈如縷紳南方炎炎兮火之所宅朱鳥鴟峙兮丹膺絳翮寨飛以翔兮煇煌爛赫從擁萬羽兮紛羅羽翼煌煌尊嚴兮有斗在北升降玉都兮運量帝側呼吸陰陽兮秉持禍福眞仙逍遙兮澹不可挹西有王母兮戴勝穴居壽歷萬古兮忘終泯初超邈恍惚兮獨與道俱嚮友日月兮羣靈走趨既又左而東顧兮觀大明之始生震沸九淵兮麗天升精披攘羣陰兮重幽昭明有神司馭兮朱冀兮發源崑崙東駕大海兮縈如縷紳南方炎炎兮火之所宅朱鳥鴟峙兮丹膺絳翮寨飛以翔兮煇煌爛赫從擁萬羽兮紛羅羽翼煌煌尊嚴兮有斗在北升降玉都兮運量帝側呼吸陰陽兮秉持禍福眞仙逍遙兮澹不可挹西有王母兮戴勝穴居壽歷萬古兮忘終泯初超邈恍惚兮獨與道俱嚮友日月兮羣靈走趨既又左而東顧兮觀大明之始生震沸九淵兮麗天升精披攘羣陰兮重幽昭明有神司馭兮朱裳絳纓呼造物以致問兮吾將放乎太初彼天地其孰始兮日與月其代除四荒漫其何極兮人胡爲而中居火何爲而南宅兮水孰使其在北安知東之主生兮西配刑而主殺斗建寅而氣分兮噣爲四時之消息世徒知其已然兮遂推類而立說彼厥初其孰造兮孰布施而殊別抑其不得不然兮或者私智之所設將忽然而自爾兮遂已成而不可絕造物爲余究察兮曰此曷可以言陳而意悉彼混沌之一氣兮

吾不知誰合而爲一忽洞達而兩分兮夫亦安知其誰關爰升清而降濁兮水赴陰而火陽東升氣而散生兮西或成而害戕強名之曰自然兮曷足以究其必至謂不得不然者愈疏兮尚安取於私智莊周誕而妄推兮夏革愚而臆對世號予曰造物兮予亦曷有所主尸苟待予而後造兮彼造予者復誰姑置之而勿校兮任萬物之自成游小智於太初兮何異夏蟲之語冰曠任之而勿疑兮萬里會而一平夫何造物者閟予兮神飄飄而不居我將赴而遠遊兮招神聖以爲徒騰九竅之奔輪兮追飛電而覽奔風周萬里於一息兮堂西極而有九區叩玉關之九關兮覩上帝於絳都酌瑤漿之芳酒兮招赤松而友彭祖既錫我以難老兮豁嗜慾而襲靈虛爰侑我以祕藥兮合千籥而吹萬竽樂吾心之洋洋兮舒五體之與與降復還於我室兮聊彌日而一娛

子由先生示東坡公所和陶靖節歸去來詞及侍郎先生之作命之同賦未輒自慣其仕之不偶又以弔東坡先生之亡終有以自廣也

歸去來兮行世不偶予曷歸其出無所爲喜兮舍去而何悲眄一世之無與兮古之人逝莫追求不疚於予義兮又奚恤餘子之是非彼好惡之罔極兮或顛倒其裳衣顧吾涉之已深兮愧吾人之見微吾歸甚安無所事奔既守吾室又杜吾門一氣孔神於中夜存納至和於鑿根兮挹天醴於元尊既充溢於幽闕兮亦粹然而見顏往有坎而茲夷兮昔或危而今安將從化人於西域兮面藏吏於函關將以一世爲駑狗兮廢與興吾厭觀彼福禍之一源兮必茲出而茲遷彼自以爲無隙兮何異夫石槨之宋桓歸去來兮吾悲夫斯人不返兮豈招仙聖與之游昔惠我以好音忽遠去而莫求予曷異於世人兮初爲哽塞而增憂彼饑鏄則深藏兮盍視夫已墾之田疇萬古芸芸其逝一舟宇夜而失旦號其邱畏達觀之誚予涕已泣而不流悟榮名之取憎兮善斯人之獲休已矣乎萬物之作各其時吾獨與時而去留豈或能力而違之既往莫或追來者尚可期蓋雨暘之在天豈吾稼之不耔彼蜀雄之必傳作猶愧於書詩嗟身屈而道伸於斯人兮曷疑

哭下殤

下殤者何吾兒也兒生慈淑父母有所戒氣絕不爲性仁不傷物處其曹恂恂也年七歲得嬰疾醫之不得其方而死作此以哭之

醫之不得其方耶抑其命有短長耶獨爾能使吾悲若此耶抑爲父者皆愛其子耶蒼顱夷額秀眉清目今其存亡其猶有鬼也使無物則吾復何思其尚有知也則夫荒屋野寺風霜雨露食息誰汝視也

柯山集卷六

五言古詩

休日同宋遐叔詣法雲遇李公擇黃魯直公擇烹賜茗出高麗盤龍墨魯直出近作數詩皆奇絕坐中懷无咎有作呈魯直遐叔

沐日不造請出遊賢友同城南上人者宴坐花雨中金猊散香霧寶鐸韻天風鳥語演實相飯香悟眞空倘書三二客淨社繼雷宗黃子發錦囊句有造物功握中一寸煤海外千年松誰降午睡魔賜茗屑團龍晁子臥城西咫尺不可逢豈無坐中客終覺少此公歸帽見新月撲衫暮塵紅困眠有餘想卻聽寺樓鐘

掛虎圖於寢壁示秸秭

畫工出幻事縞素發原藪蕭蕭白茅低凜凜北風走耽然老於蒐舉走安不驟目光炯雙射怒吻呀欲受彼彪擲其旁文彩淡初就雖然竊形似已足走百獸頗有衛吾寢振此蓬蒿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

神運殿望香爐天池等峰晚宿官廳明旦早發

遠公不出山坐受天龍供地祇敢愛寶木石親輸送巖巖千年屋山立屹不動風雲宿修梁星斗近華棟亭亭碧香爐蒼蔔時自涌五雲嚴擁衛天樂下鸞鳳神池閟寶像光怪發巖洞誰能陟其巔手攬湖龍轡

東堂黃金藏龍像儼環拱蕭條亡國輩拙樸昔誰用播堂爲一睡清極乃無夢思歸成晨發結束勸僕從鴻鐘振林莽月落朝嵐重再往墮渺茫猿鶴應嘲諷

贈張公貢

我昔爲諸生奉書諫議公後來辱稱奬禮數資客同決科甫弱冠年少氣如虹歸來陪後乘不責醉後恭孤舟梁宋郊旅態萃百窮拜公睢陽府笑語若春風人事不可期俯仰異吉凶平生丹竈術馬鬣哭新封十年得吾弟懷舊涕沾胸清貧守家法眉宇有德容交舊是非外爲僚兄弟中東軒語長夏葵竹羅青紅西舍雪夜懽玉顏醉瑤鍾欲飲徑相就三更叱關翁鯨吸絕遺滴山頹信傾峯搜抉盡醬茄植梨倒筐籠通宵兩沈醉午起頭如蓬人生定當爾事去挽驚鴻河梁繫君馬一笑喜相逢憐君碧紗幌夜泪哭葦叢我方困蘧瑀酸寒官辟雍同尋舊游地塵壁冒絲蟲啼鳥古寺間夏陰小園空酒市逢好好琵琶失瓏瓏歌舞一分散賓僚亦西東忘情猶一歎齊物論非通官冷隱朝市端能信予慵人生當富貴子盍自磨礱便當隱五車一一貯心胸功就蝗作垤叢成蛇化龍北郊分袂歸作惡驚兒童長謠代晤語發子一笑哄

離黃州

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腳插水下昏昏烟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隣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爲一洒篙工起鳴鼓輕艫健於馬聊爲過江宿寂寂樊山夜

宿樊溪

黃州望樊山秀色如可攬扁舟橫江來山腳繫吾纜大川失洶涌淺水澄可鑒北風吹疏雨夜枕舟屢撼齊安不可望滅沒孤城暗奔流眄溪口龍蟄屢窺瞰平生千金質戒懼敢忘暫茲遊定何名耿耿有餘念

道十磯

匡廬奠九江苗裔遍南服橫江蔽原野內外實一族危磯插江生石色擘青玉蛟龍穴亂石猱玃在喬木我行季冬月江蹟在山腹扁舟如鏡面清淨不可觸躋攀既不可千古長幽獨緬想邃古初巢居戒樵牧

離樊口宿巴河遊馬所寺

扁舟下樊溪江南正清瀉曉登巴河岸極目望春野步尋修竹寺古木爭偃亞云昔孫仲謀刑牲致師禱雄圖邈已矣英概足悲咤石梯造雲霧丹白開廣廈山僧安寂寞畏冷不出舍勞生遇閒境頓使我心寫晚江平若席風勢欲相借

龜陂灣阻風三日遙禱孤山而風止

積水多疾風三日阻我舟天寒波濤惡岸窟騰龍虵五更船篷鳴冷風入衾裯平明諸山雪爛漫鋪琳球篙工笑相顧拍拍我船頭水魄小孤神霧鬢橫星眸倉卒禱即應知我厭滯留稍晴景物好柳色含新柔春風我故舊迎我入東州

自離富池凡三禱順濟龍求便風皆獲應又風日清霽舟行安穩委曲如所欲感而戲詩

旗尾指船頭篙工告風便張帆弛雙艫去勢如脫箭船傍兩高山過目若流電波平船穩駛客寢兀未變

吾聞西江龍神力回寓縣往來萬夫禱正直乃獲願嗟予何所恃誠確無所薦神豈哀我窮有賜不待獻乃知人窮我本不坐神譴人間事若異未易以言辯坐令千里遠近若在几研慚非謝宣城擁筆賦淨練

出山

青山如君子悅我非姿媚相逢一開顏便有論交意今晨決然去掺若執我袂謂山無見留此事寧久置道邊青髮翁下有白玉髓斷之龍蛇窟自足飽吾世平生耽幽獨乃若忘朝市一官等塵垢安得敗成計草堂醉老子虎溪大開土寄語二主人爲留三畝地

朝雨

幽居感節物僧舍値朝涼空簷落寒雨滴滴響秋堂低飛林間翮溼羽不能翔危葉別故枝幽花泫晚芳悠悠清夜眠促織催朝光日月馆已徂吾行獨迷方采采幽蘭歲晚自馨香君子健明德勿爲兒女傷

離陽翟

驅車發潁川回望失嵩少霜氣寒層空黯澹寒日曉原田際天平百里見飛鳥累累道傍邱石獸臥衰草不知誰氏碑剝裂偶未倒支離見隸字書帶漢筆妙遺墳不可問文彩竟何效永年恃金石此計久可笑昔遊已三歲存歿傷懷抱飽諳人世憂安得身不老

次潁川

許昌古名都氣象良未替客子遠道來塵埃滿襟袂黃昏造孤驛買飲嚼枯蔽庭寬蟾蜍高霜氣徹寒被賴攜朱提杯可具一飲費無人勸我酌孤獨伴客醉笙簫誰家樓語笑月中市何人不行樂而我獨涕淚夜長更漏稀風急鼓聲駛天明卷席去行止隨所値

昭陵六馬唐文皇戰馬也琢石象之立昭陵前客持石本示予爲賦此

天將剗隋亂帝逢六龍來森然風雲姿颯爽毛骨開飄馳不及視山立儼莫回長鳴馳八表擾擾萬窺駭秦王龍鳳姿魚鳥不足擺腰間大白羽中物如風雷區區致賢子縛取如提孩手持掃天帚六合無塵埃艱難濟大業一一非常材惟時六驥足績與英衞陪功成鏤八駿玉輅行天街荒涼昭陵闕古石埋莓苔

同楊十二縡氏寺宿草酌張正民秀才見訪

契闊千里別惻愴難具言殷勤一宵語願子未即眠空堂燈火青旅褐借僧氈勞勞一盃酒不解道路寒經年相從樂既別亦茫然人間事盡爾聚散亦何歎但悲多難身尚獲朋友歡間關百憂中一笑有萬錢張子年未冠已雄羣少年巍巍坐我側紫眸秀雙顴壯志激哀懦清談破愁煎天明即分散奈此情惆悵

初到都下供職寄黃九

千里不相見勞勞復何辭不遠一城中耿耿令我思僦舍酒家樓推壚卷其旗風壞敗晨炊守翁噪羣兒馬傍挾兩羸雙鬟待刻移五日長安塵故山夢中歸何以洗我心望君青松姿懷情久不吐古屋紘悲詩

次韻魯直夏日齋中

文章慙骫骳談舌罷脩永年來屏百事但願兩耳靜黃公安禪室不覺在市井客來飽清風可是徒造請

犧尊與社樽妄計幸不幸願君妙觀察金門等雲嶺

晚歸寄无咎二首

雨氣入古屋薄帷生夜清想君擁鼻坐端舉苦冷生泥深欺我馬歸臥日半楹浩然有奇想非子定誰評

屋東雲移山屋西日半壁餘天一劍清遠雨萬絲白官事癡可了未遭官長責惟應晁夫子不可別頃刻

送呂際秀才南歸

咽咽幽谷泉蕭蕭秋竹風豈不愛孤潔但傷愁且窮呂子南國秀滄溟貯其胸出試輒不偶低頭避兒童

離家五千里客飯苦不豐冷落臥寒齋苦吟和秋蟲昨者投我詩九嘆閟未終欲知作者心但視讀者容

文章出貧賤此事古今同但願子富貴不願文日工今日告我別出門若驚鴻各在天一方何當復相逢

西山寒溪

茲行頗閒暇聊此山水間幸有所攜人臭味同一源杉松鳴古刹始覺此溪寒孤亭出屋背石磴相牽攀

釋子且粗糲雖貧有餘歡午登西山去路作九曲彎山禽慣不驚夏木秀且繁緬懷紫髯公奠玉祠天壇

豪強有遺韻興廢無留觀空嵓一泓泉引手掬清甘案此二句一本作眼明茵閒泉引手掬清甘至人悲

熱惱遺此消昏煩我茶非世間天上蒼月團爲爾惜不得烹淪澆晨餐深谷晚易陰快雨時斑斑但見夾

道松龍鬚溼蒼顏念我亦閒人屏居閉柴關不使倒珠玉濟我胸中慳之官亦漫浪遇勝卻盤桓平生據頑鈍信命倣憂思言歸徒旅旋就蔭休征鞍卻視來時舟一葉縈荒灣

送張天覺使河東席上分題得將字

張侯蜀都秀玉立身堂堂手持明光節六月登太行三晉雄中夏朔方臨大荒傳聲賢使者父老相扶將

控弦百萬戶十年廢耕桑但使把鋤犁自然息桁楊主人延閣老別酒泛蘭觴寄聲梁諫議欲試紫參方

原注梁欲寄上黨參久未至也

答仲車

先生居山陽時事不挂齒讀書遍五車不肯著一字今朝苦歎嗟告我將老矣我意與子殊欲去依禪子

和仲車元夜戲述

華燈耀廣陌皎月臨重城惟我二三子柴門通夜扃展書對明燭濁酒徐徐傾崢嶸千萬慮一醉皆能平

和魯直

濟物非僕僕功名愧無心倚市安能美汲泉不厭深老人夙有尚瓶鉢好叢林安能紅塵裏徒使老駸駸

書館直舍

紫禁斷人聲蓬山轉春日樓外晚鼓傳城陰衙番出循除擷新秀紅紫間疎密倚天黃金闕龍虎氣鬱律

明時賦鉛槧寓直守編帙琼閒謝裨補歲月感飄忽謝公山林賞不爲軒冕屈體道無朝野達情慙利物

宣城至日謁天慶觀行香呈郡僚

溪山慘殘歲況乃値深冬清晨率其屬肆禮凝琳宮漠漠冒原霧淒淒隔水風南方異氣候霜葉未全紅

忽憶簪史筆早趨鳳蒼龍拜舞東閣上佳氣鬱葱葱談笑出右掖交游盡英雄老大心已矣依然魂夢中

秋日獨酌懷棨子邕

新秋一盃酒風雨早涼天眷言西隣友咫尺莫能前豈無病羸馬泥滑不勝鞭端居何爲者落莫掩書眠

高柳颯已疎碧草留餘鮮衰懷感徂節客舍悲流年孤吟誰與和獨酌還醒然新晴野路乾期子南山邊

初涼

庭木舞風雨清秋來我堂衾裯假宵寐燈火照新涼昔我來清潁庭花有晚芳坐看桐葉暗已近菊枝黃

歲月忽流駛形骸變老蒼淹留應有命通塞詎能量寂歷年華晚優游永日長憂時非我事黃卷有虞唐

題陸羽祠堂兼寄李掾掾有詩殊佳二首

陸子不可招寂寥風月魂空堂掩遺像幸此配老禪舉世人澆薄云誰知子賢竟陵樵牧地陳迹豈復存

我欲歌子詩三歎撫無絃瓦登鹿秋菊酌此石井泉

清詩弔陸子味若堂下泉陸子骨已朽青松代之言松亦安能言風至時蕭然至談非牙舌陸子意已傳

萬松亭有感

微雨濕青松松間多好風翠光濃欲滴對舞千蛟龍可惜青玉欵道邊委高蓬幽人不汝棄應有綠毛翁

今旦

今旦寒氣至晨坐進一杯一杯未能已三酌意空曇我有胸臆事欲言誰使陪往往中夜歎鬱結無由開

賴此樽中君破悶有後來時時從之遊報我以歡咍故園多寒肴老妻治炮煨誰云一日富此價萬瓊瑰

摘梅花數枝插小瓶中輒數日不謝吟玩不足形爲小詩

疎梅插書瓶潔白滋媚好微香悠然起鼻觀默自了秀色定可憐仙姿寧解老禪翁心土木對此成魔惱

霜後步西園

濃霜失暄妍短日淡無色回風振中園搖落聲策策草根飢鳥啄飛舞時啧啧野荒無遺粒卒歲將何食

鮮鮮西牆下幽草弄寒碧四時不吾欺聊假汝頃刻

冬懷三首

悲笳奏已罷落月在西壁臥聞中林鳥先曉鳴啧啧爾求亦易供固合事安息夜歸陵旦起何爾更勞役

乾坤撓萬物不使輕有獲無求良獨難何以休吾力

揚雄老不遇寂寞玩文史廁身虎狼間乃卒脫其死中恬遺外慕獨樂異衆喜但有載酒人何用求知己

年來百事懶惟樂靜中趣天寒無來客終日常閉戶進取乏時才窮通有天數委身付造物已矣隨所遇

感春三首

東風吹桃李花落已滿地搖搖新柳枝薄陰纔可芘誰云同一時榮謝兩異意由來何足較要之歸一致

默坐不復出浮雲作朝陰離離簷間花隨雨下故林物色一如此朱顏坐凋侵自歌陽春曲吾不待知音

午日步西園繁花亂相照天天海棠枝顧我如欲笑殷紅點輕素含吐皆窈窕持贈東鄰子願言論久要

春日雜詩六首

啼鳥喚我覺簷日行且午蠻蠻出葉鶯庭雀鳴欲乳妻兒病酒睡雞犬樂其侶風光不我遠舍醉何有度

東風入我園花落如急雨感之復攜酒撫樹爲三歎離離牆間草滿地不可踐陰陽本無情榮謝欲誰怨

春晏百花秀野花無復名悲哉桃李園念此聊拔莠翩翩雙飛蝶天靜午日晴悲凌浪自若有酒但知傾

堂南老榆柳清陰漸交映飄飄風花乾渥渥雨葉盛鳥鳴日方遲客去門逾靜自無濟世略耿耿欲誰省

三月行復至青春坐侵尋飛花去寂寂新葉來駸駸白日照芳草荒園亂鳴禽朱顏任自老安事累吾心

東風忽無情吹我園中花繁紅與豔紫零落委泥沙鳴鳥亦何事啾啾竟誰譖須知盛已極委棄欲誰嗟

官閒

官閒吏歸早歲晏寒欲盛槐稀庭日多鳥下人語靜幽花破寒色過雁驚秋聽酒暖莫厭沽北風行欲勁

秋池

平生落寞意況此秋池側寒水靜無波衰荷委餘碧蕭蕭動風磬照影感新白來往雙鴛鳧爾生眞自得

雜咏三首

隆中臥龍公平昔事耕釣無言願同儕高視獨長嘯彼寧惜開口顧爾非同調何事逢玄德曹孫一言料

六槐當我庭春葉密如幄朝來南風起已見委葉落盛衰同時來豈必待蕭索歸哉兒女癡倩倩情所樂

鳥鳴高屋上飢顧朝求食擾擾市井人日夜衣食迫豈伊理當然或者養未得我歌南風詩歸坐還歎息

飛蝱

時雨久不施飛蝱作朝陰芃芃中原麥賴此三日霖朝陽忽清霽披露南山岑雖無濟物跡肯澤在民心

和應之燈蛾

萬物皆畏死爾生何獨忌由來附炎熱鮮不喪其軀逶迤櫪利客躑躅輕薄夫高門甚烈火相勿以奔趨

自黃州至巴河遊靈巖寺觀孫仲謀刑馬壇相傳櫪於此刑馬祀江神遂提師伐壽春云

喬木隔塵埃華堂敞深僻人靜好鳥鳴睡餘疎雨滴悲愁感蕭瑟弔古披荒寂尚溯紫髯翁誓師沈馬璧

雜詩

獨居無與往況此陰雨天起來復何有詩書散我前偃臥一榻上讀書疲復眠經綸負夙志跌蕩窮吾年

搗藥

指可握而足臂可攘無他何爲勤藥物杵臼日諠譁指臂何與人正欲使其佳念此慙客生達人其我嗟

烏曰

烏曰強知噪譊譊鳴暗天我事不須早拨衾且復眠朝暉方曛曛慘凜蔽清妍且復待午景負此簷間暄

春林

春林露如雨蕭蕭曉花寒引手攀高紅微香來鼻端何以比芳潔置之青玉盤持歸供像佛相對淡無言

華月

華月流春宵散我高林影披衣步其下受此掃地靜吾心方浩然萬境一澄瑩徙倚玉繩低寂寥沈遠聽

離楚夜泊高麗館寄楊克一甥四首

去城未五里夜纜繫衰柳水亭暗風雨人散聞吠狗平生足羈旅況此還往久有感不自知悽然獨回首

水天夕雲重不雨衣自溼夜深更夫語雞唱舟子急青黃數宿莽蒼茫暗原隰高城亦何有倚檣成獨立

客去水關閉疎燈亦復收川平半夜雨臥冷五更秋扁舟已寒暑冉冉真乘桴一燈照客睡短夢良悠悠

士師我自出爽邁凌清秋年少不飲酒昏燈夜問囚爾家外大父聽獄代其憂備飢朝煮飯驅蚊夜張幬

獄成上府時稽顙呼張侯原注先子治獄卽囚皆有恩事載家乘恕心臨縲紲相盜以戈矛無令市死屬

詩帝號重幽

柯山集卷七

五言古詩

三月小園花已謝獨芍藥盛開

靄靄春日晚寂寂新陰繁千紅與萬紫盛極一時闌西堂晚芍藥百萼乘露鮮紅粧諸美人錦繡富春妍

東風時過之舞態低昂翻折贈懷湊洧咸之爲三歎

題焦山

焦山如伏龜萬古浸碧浪舉頭北顧海尾負金剎壯我聞城東樓秀色日相向松杉數毛髮人物見下上

欲遨浮丘公攜殼恣翫漾仙風如見引金闕或可訪

春日雜興四首

桃李用事辰鮮明奪雲綺繁華一朝去默默慚杞梓時徂鷹化鳩地遷橘爲枳獨有蓑門生後天猶不死

昔我遊京室交通五陵閒主客各英妙袍馬相追擊千金具飲啜百金顧吹彈纓弁羅廣席當頭舞交竿

鮮妝耀漾酒錦繡生風瀾燈燭暗夜艾士女紛相班歡娛易徂歇轉盼如飛翰疊甓負孤願離離銜永歎

山鳥窺茗飲簪花笑蔬餐棄捐勿重陳事定須蓋棺

客從遠方來遺我昭華管吹之幻人心異境生虛緊磔磔青幬橫決決春流滿馬蹄交狹斜車轂錯平坦

士女競芳辰禽魚蔭修筠依微認溯笑凌沈見纖短停吹歎泯滅耽耽復空館靈物信所眞顧恨知音罕

潭潭故邑井猗猗上宮闈不食自清潔莫服見幽閒志士恥窮極卷迹甘飢寒佳辰邈良覿觸物懸悲端

入途眇回遠經歲曠音翰豈不慕裘馬詭得非所安蟬冕多憧迫繩樞勞憂患枉尋竟何補方枘誠獨難

出長夏門原注初望龍門

出郭心已清青山忽相對游人傍流水俯仰秀色內誰張芥玉屏中斷神斧快清伊瀉其間銀漢曳天汜

參差樓觀出杳藹林麓邃巖聲答遠轡水影弄空翠同遊得君子原注同榮教授興與烟霞會選勝雖自茲高懷已塵外

飯昭果寺

飄然乘興遊殺酒笑俗具僧居致野飯草草亦有趣山僧慣迎客煮茗新泉注岩花得春遲晚秀見紅素

蕭蕭野市井人物自來去溪光送孤舟石色照素樹題名掃高壁歲月記所遇書龍迹已陳出門猶反顧

渡伊水

雙崖若爭妍秀色日相射遊人誇水東揮榜渡清瀉潺潺溪邊風五月自瀟灑中流望南北河漢自天下

嗟予水鄉客塵土困蹈藉江湖久懷歸無地秋征鴈臨流動長想照影久悲咤滄洲倘有歸功業付高謝

白公祠

斯人不可見千古懷清風猶想戀鳳姿儼然山水中空祠遺像儼過者爲肅恭同時富貴人泯滅知何窮

公昔得所遇慨然慶輸忠一傷巧舌刀浪默類瘖聾出處竟無補卷舒詎知蹤被猱空歎麟不制方爲龍

上皇龕

升危躡石梯已覺毛骨異玄龕剖山腹六月霜雪至佛臺磨青瑤紺滑不留水巍巍數天人莽玉刻冠佩

老僧拂高崖上有昔人字圖都已蕪蔓山澤隱遺事西軒俯空闊晝夜納蒼翠卜築莫後時林中有餘地

石樓

清溪若奔虬八鎖束其頸犇騰去莫脫擺掣恣驍猛嘈嘈戰風霆萬鼓助其勁聲扁石崖動氣抱晴日冷

我來怯初登注視久乃定悠悠山川闊寸目羅萬景平生林野趣疏放謝鞿鼎會期山月出一嘯清夜永

上方

足躡青玉磴躋攀不知勞回頭瞰木杪始覺所歷高孤鳥去滅沒奔溪深怒號白日當晝梁青雲送微颿

坐久神慮平微涼清骨毛但聲塵垢容俯仰近赤霄古壁有遺字昔人嗟寂寥南風不知暑古木常蕭蕭

三龕

萬穴列巖壁三龕獨雄夸封山鑿其骨開像儼且呀悲哉輕人功不計歲月賒像成竟何補國破荒蓬麻

悠悠清伊水去去禁山斜晚渚栖暝鷗夕波戰餘霞陵谷良未遷古今如轉車應有千年鶴歸顧如咨嗟

晚飯寶應

晚風吹古栢落照明空山深行得寶刹崖嶺相回環人遠草木遶境幽魚鳥閒道人掃華堂延我具晚餐齋庖野菊美石井新泉寒既飽陟上方浮香出林端平生麋鹿志强學伏車轅塵懷造勝絕欲去猶三歎

廣化遇雨

浮雲蔽高峰臺殿延晚色風聲轉谷豪雨脚射山白東樓瞰虛明龍甲排松栢蕭森異人境坐視動神魄撞鐘寺門掩晚霽尚殘滴相攜下山去塵靜馬無跡歸來解鞍歇新月如破璧但恐桃花源回舟已青壁

寄子瞻舍人二首

皎皎連城璧寶爲天地珍足傷曾不售實氣終氤氳山川媚餘秀星斗攬奇氛終然不可掩三浴祓埃塵天王齋戒受嚴庭具九賓貯之黃金臺藉以九龍茵事稱忘禮厚人誰駭其新車輪走四方爭覩快一陳無瑕故易傷斂輝志乃神

紛紛名利場向背不知醜翟公書其門客態自如舊勢去競詆沮有餘巧升斗高賢少眭睒小子多狀候退之呼字生房相肆琴叟事奇出意表欲辯不及口神明勞忠孝福祿日方厚防微無早計求福常恐後

贈楊念三道孚

黃鶴樓前月清輝千里寒娟娟過江北送子別長安長安百萬家車馬無時閒中天聳觀闕四海會衣冠憐爾辭羅子豪華駭新觀蕭蕭囊中句飢坐奏清彈漫郎久不愜逸思生風翰寄聲武昌魚欲從僧父餐

曉赴祕書省有感

桃李欲開時長安春正好晴空倚閶闔朝日散馳道雲收龍蛇榜爛爛金碧曉清都不容塵虎士守洒掃家無當關聲襟袂色顛倒何慚驅款段吾事不須早儒生近卜祝本自異時好聖朝尚文雅詔使窺鴻寶平生一盃酒江海送吾老靜喧非人事不得守懷抱跳梁干造物乃取鐵鉦誚委懷隨所遭千葉縫一笑

贈无咎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爲韻八首

平生愧恕人握手良未易接君同舍歡此事非此世十年淮海夢一笑相逢地投分白首期願言何有既

賢愚譬觀形美醜不自見醫肱待三折劍鐵要百鍊磨君古青銅汰簡寄明辨一智出千愚貪芹敢忘獻文風還正始磊落有諸君長者進後生亦使我有聞譬如狸與虎偶使竝稱文終然不可及困我力空勤文衰東京後恃起得韓子支撐誹笑中久而化而靡籍湜既洒掃後生始歸市垂君拯溺手請效我一指

詩境李杜後黃子擯奇勳平生執竊豹開府與參軍舉詩秉筆徒吟哦謾云云安知握奇律一字有風雲

觸有羸其角進有跋其胡膏車秣吾馬白日在修途雖乏亡何杯頗多未見書力學致事功良田本深鋤

黃子少年時風流勝春柳中年一鉢飯萬事寒木朽室有僧對談房無妾持帚此道人人事誰令予獨不

南山縛虎師肯顧世書字揚眉哦楚騷鼎畔倒侯喜詩聲一蒼蠅下到蘧蘧耳庸庸老尋常物外有奇偉

昨夜月中一睡殊有秋色覺書所見戲呈道孚

幽人息遙夜四聽市聲寂月華清可掬天色紺欲滴候蟲先知秋微響出陰壁精瑩高露滓斷續殘河白興懷我自出抱器方待擇感時當有作陋巷奏金石予方問農圃朝市嗟掃迹先寒戒裘褐歲暮養老客

荒園何所有落葉與衰叢含芳未肯吐惟有木芙蓉黃菊如佳人綠萼包金苞併隨重陽酒煥此懷悴翁

東園

次韻淵明飲酒詩有序

鄙性嗜酒親友所知也紹聖丙子得官明道寓居宛丘職閒無事終日杜門人知其好飲也或餽之酒不問寒暑日輒數酌飲雖不多而樂則有餘因讀淵明飲酒詩竊愛其詞文而慕其放達因次其韻嗟余與淵明神交於千載之上豈敢論詩哉直好飲者庶幾耳得詩十一首

我欲常飲酒俗事苦奪之飲酒不得醉何如未飲時顛倒衆譏笑佳處正在茲念此雖杜門濁醪日常持出門憚應接俗士不多情對酒輒拜辭好禮以求名嗟嗟名幾何曷足善爾生共處一泡中倏忽風濤驚

好飲信無補不飲亦何成我久喜文詞思與淵鵠爭老來覺非是念昔正可悲買金錯杜康百拜謝依前陶與康伯九原吾與歸

涉世苦不諧多病身早衰惟有尊中酒不與我心違

處樂非縱情處靜非避喧豪華與枯槁彼各據一偏悠然獨樂處在我不在山羲皇迹已遠三酌呼可還

一罇每獨酣不待賓客言所嗜人不得一物百非是猶有尊中酒道勝無敢毀彼哉譏謗者詬口而信耳當憂十八隔割此繆語綺

自庇無一椽道人分宇宅屋西羅古殯寒草無人跡纍纍長與少豈復待年百鴞飛朝樹疏蟲弔宵月白

平生或不飲至此方知惜曹參漢賢相掾吏亦豪英四海付醨酒乃眞知物情亡秦餘毒烈一洗百壑傾和氣藻醉人金革乃不鳴

卑卑談治道頗笑洛陽生種樹東簷下雨來發幽姿微陽動九地光彩變新枝榮衰一以異枯槁易神奇消息天使然人工徒嗣爲

杜門沽酒飲高懸吾馬鞿

里有好事者我往輒開我亦爲之盡每往亦開懷尚虛數見厭動作旬月乖今晨起苦晚獨坐見鳥棲

冬溫雪作雨里巷苦多泥且復閉門坐開卷理多諧誰知無言中獨律不自迷得意復終日弭車不復回

翁歲雇世名中年頗探道世間無非苦病死與生老相尋無窮已遞代作榮槁奇哉竺乾書百遍讀愈好

汙泥雖云濁本不害吾寶酒雖破淨律吾事在律表

昔嘗罹厄疾一臥輒踰時念無所歸咎乃誓與酒辭那知偶不死持杯復飲茲既飲輒爲盡快哉復何疑

神暢病自失此說信不欺藥石傷天和此方吾笑之

與潘仲達二首

東風沛甘雨百物一時好江南桃李盡紅紫到百草道傍負擔子寒食歸祭禱念我淮上丘三年不躬掃

淮陽牡丹花盛不數京洛姚黃一枝開衆豔氣如削亭亭風塵表獨立朝萬萼誰知隔老眼更復美蒨藿

莎雞

金風透殘伏玉樹先秋涼嘒嘒草間蟲感時振衣裳楚客思萬里夜吟怨蘼牀勞勞終夕語共此簷月光
孤輪良獨圓折管韻哀傷辛苦幽冗兄無衣畏風霜

官遊

官遊吾漫爾未慕致身早秋來憶山苦遙夜夢顛倒鳴蟲待誰聽落葉煩我掃誰復省勞人吾生常草草

次韻秦觀

琬琰非世珍昔以羊皮換嗟君復何求衆棄乃所玩十年少游兄閉口受客難二毛纔一第俗子猶憤惋
人間異巧拙善琢貴顏汗嫫媚守重閨倚市爭倩盼君胡寶濡貨屢辱訪衰憊譬猶仆臥塗更侑觥與散
球然瑚連質磨琢爭璀璨迴君三年鳴更用驚我慢

阿凡

小兒名阿凡眉目頗疏朗日來書案傍學我讀書聲男兒事業多何必學讀書自古奇男子往往產爲儒
阿凡笑謂爺薄雲無密雨看爺飢寒婆兒豈合貴富翁家破簍中惟有書與史教兒不讀書更欲作何事

宿虹縣驛

長隄隘舟車上下無暫歇煎熬古驛門聒聒爭頃刻東南淮浙富輸餽日填咽楚風習喧卑吳舌動嘲噦
平生耽靜意投閑劇令嚱況茲道路勤強食慰飢渴年來嵩洛興久與泉石結終當卜吾廬雲山對華髮

有感三首

一春苦多風桃李見無幾良遊時已失忽忽三月尾中間亦何有徒自亂心耳所嗟達所娛坐費良日晷
堂北千葉桃微本混榛枳居然未之省一日燦相視零丁不忍摘攀玩聊自慰乃知物雖微未知卽疏棄
從今至零落猶足伴尊罍乃煩羊綿草藉我花前醉

昨日鴉作巢今日鴉哺兒念知三月閨春物行已稀晚風颯不收殘紅怨餘姿回風起輕寒擁爐火重吹
燈明夜齋靜目澀隔書遲病齒不飲酒持盃勸妻兒豈無兒女心惆悵桃李蹊彼昏安目前丈夫方有思
古今不殊途拖卷獨長想炎爐與死灰相去如反掌彼昏誠不知一醉富莫量那知道傍舜曾是厭糟盎
一金短販兒豈暇議得喪但憐反覆間觀者爲惆悵聖賢蹈大方不苟目前妄寄身愛憎開得失眞一餉

食菜

大雨困淋漓小雨傷霢霂哀哉旃敝人日夜塗手足入倉無一粒敢忘祈報福餘功歸老圃畦菜青滿目
長官郤野餽性命赦雞豚何須問清白鷹鷂芻一束歸來輟食歎每悔釜炊玉青衫尙如此何況膏粱腹
願君少自寬謀遠須食肉

王子開朝散早年以疾病謝事還江陰來詩爲別三首

濟物昔所務捨耕還自非駑駑老將至忽忽意多違門有王夫子柴車謝事歸令人三歎息羞澀向塵衣
田園何日到水國先秋寒與來出飲酒與罷歸杜門漫郎遊已倦老眼亂丹鉛扁舟肯載我共看雪濤翻
避祿免危疾棄鉛得黃金鬢眉禿如漆便覺老雞伎江湖足幽遯市卒或可尋莫思芙蓉子丹田亂君心

暮春奉女兄弟集宴堂

晨暉麗花柳流水灑池塘暮春漸暄燠華構肅朝涼使君簿領暇亦復陳壺觴班坐豈異人骨肉皆歡康
遙山出遠翠遠水明斜陽歡言不期醉淡泊味何長

窺園

吾老懶讀書得閒嘗窺園愛此千樹雪高低不勝繁衝風掠之去顛已隨沙塵感之可奈何我豈土木人
畏病不飲酒已幅嵇阮眞淡泊非衆嗜自娛難及資獨遊還獨吟魚鳥與我親悠哉山林趣媿此簪纓身

馬巨濟董役魏王墳作詩寄之

城北牛脾山千邱厭其麓事皆有司辦聖世數厚族園林迫復土百役興甚速煩我別恝公侵星次空谷
郵亭舊客去二刷錢官皆去閒日睡頗足閒鶯有佳興徙倚近喬木櫻筍味鼎來管絃調漸熟期歸酌燒酒及此未炎燠

出伏後風雨頓涼有感三首

秋風振秋曉萬境一淒清幽草蟲響息高葉露華凝戢翼鳥尙宿引吭雞屢鳴淹留度華歲悵然難爲情
三伏如湯釜重煮理亦足西風半夜雨牕戶一清肅那能惜搖落共喜過炎燠老人亦晨起稍進杯中醁
殘暑扇中盡新涼枕上歸微雲起平遠空碧上朝曦稍感夏衣薄漸傷高葉稀來鴻飛集喜卒歲稻粱肥

太寧庭栢

微風起清穎烈日交翠陰陰茲金仙居樓殿鬱沈沈永日燕雀下有時鐘梵音誰能悟斯道來此契無心

暇日步西園感物輒爲詩得七篇

醃醴

欲知此園古請視醃醴苔孫枝已輪囷走蔓龍蛇長春風一吹噓灼灼發奇光仙姝不可挹順風飮其香

秋圃

秋圃寂無有蔬條殘菊枝老蛩依日吟暗蝶傍人飛鎖澀門開少涉身人到稀舊遊渾記得到處卽如歸

菊叢

下根盤秋泥上葉披宿雨惟餘黃金蕊秀色日夜吐寧須鴈九日但惜歲行暮吾將屑落英持泛蘭泉露

芙蓉

清霜厲嚴殺松栢氣不振芙蓉乃微木晚豔獨嬌春穠粹發蘭疲芬敷知菊貧欲舉無所贈聊復插吾巾

橘

奇林蘊貞粹健葉圓青鮮中有碧瑤實正味百果先貢包登堯俎頌德列騷篇李衡空庸材徒列木奴千

斑竹

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洒淚留叢筠頗疑蒸陂化點點留斑鱗憤勿脫水去入世多埃塵

種蔬

貧舍無旨蓄種圃治寒蔬縱橫數席間灌溉亦勤劬積雨有新甲時摘付中廚何勞樊遲學當問漢陰夫

所居堂後北籬下獲二蛇一小色赤長二尺許一大色黑長七尺圍四五寸尾可貫百錢盡放之二物穴我居歲月亦已老一朝雙擒獲蜿蜿出幽草安行免噬螫敢望吐珠報已月不殺蛇昔賢有遺告

小雨效韋體

午景蔽浮雲芳林散清雨虛牕度遙吹稍覺青葉舉殘蔬知夏暑隙葉兆秋序幽獨無往來烹茶謹晤語

柯山集卷八

五言古詩

納涼

廢離奉事退寂寂夏日長日西騎馬歸臥此北戶涼官事幸休逸甘爲白頭郎朝出暮還家悠悠愧路傍所欣藥物靈頗覺疾病康幸免三已愠敢希五餽漿難堪匕有餘不過三已嘗呼兒且糲食貧固士之常

三伏暑甚七月八日立秋是日風作涼爽炎酷頓消老病欣然命酒成二詩

西風吹淡日牕戶含淒清炎涼一朝變徂暑逝不停山堂曉瀟灑病叟巾褐輕平時干雲樹芳葉亦復零苦熱迳三秋西風颯然起金氣入草木傷夷從此始盛極衰從之循環固其理老翁復何事新涼欣酒美

白樂天有渭上雨中獨樂十餘首倣淵明予寓宛邱居多暇日時屢秋雨倣白之作得三章

塞極則有暑晦久則有明開闢迄今茲此理信可憑炎炎者易滅巍巍者必傾聖智無奈何況此愚昏氓設羅以獵獸切骨陷其膺重勢以鎮物懸絕壓其案此下脫四字與育力有不獲呈物情千萬變可盡得經營案此下脫四字十葛帶而蘭纓無求復無憂容貌甚和平案此下脫一句秋氣日姿清悠然有佳興美酒時一傾

罷官臥窮巷值此雲物稠連延經旬雨城市欲行舟柱礎變坳塘瓦溝成暴流蕭然殘暑退寒事戒衣裘老人朝睡足起坐梳白頭呼童飭晨餐薪溼爨婦愁洗我朱提杯不復具肴羞一觴已徑醉萬事良悠悠故人遺我酒氣味芳以清置之屋壁間與至時一傾銀杯度一合三酳已徹既免戒沉湎且無憂病酲稽阮愧令德劉石無遐齡荒狂有何樂徒以酒自名吾幸免困此庶幾盡平生

謫官黃州至南頓驛同李從聖叔姪小飲

共飯何草草客來從遠道傾壺得殘酒聊以開懷抱年將半百兩鬢華謫官憔悴來天涯神理可憑吾道在不應長遺路人嗟

權勢

權勢世所重桓溫役孟嘉桓公自人雄爲下未足嗟頗怪蔡中郎爲董受玼瑕因之以取死曾不念漢家士固感知己尚安知其他搜牢則可誅好邕自其佳

臨文

一病廢百嗜好文心未忘南窗納虛明羅列陳縑緗芒昧考巢燧典章斷虞唐清妍進屈景雋永旌蘇張少狂不自料過事形文章誤逐作者嘆因復力披攘蹉跎生白髮始紬石室藏粗見漢家事濡毫時否臧文詞比工祝不殊公卿行何用疲心精舍本棄耕桑讀賦意陵雲律令尊張湯榮華繁遇合才技無短長顧師老氏術抱璞和其光無營以卒歲刻意翰墨場

自淮陰被命守宣城復過楚雨中過道孚因同誦楚詞爲書此以足楚詞

秋庭新過雨佳菊獨秀先含芳良未展風氣已清妍金鳳汝妾婢紅紫徒相鮮老人對節物皆昏祇欲眠與子讀楚詞聲聲忽盡編嫋嫋兮秋風嫠懍在遠行蟋蟀鳴西堂淹留了無成

寓陳雜詩十首

傳舍不可久束裝投新居新居亦苟完佳木頗扶疏洒掃尋丈地琴書遣朝晡風雲中夜變大雨如決渠落點若強箭穿我老屋塗中夜起明燭移牀護吾雛傳聞北城隅老弱隄上廬官吏操畚鍤紛紛役千夫蝗漏或一決城闉變江湖吾衰也久矣豈復憚爲魚

昔記古甲子商滅而周興如何雨此日乃爲霖雨徵陰陽久乖張此事頗有憑豈天悔牧野洗此漂杵腥舊雨水未乾洞房苦欲青新雨雖霢霂欺我簷善崩虛堂就夕眠永夜秋桐聲蕭然秋氣至起覺巾屨輕憐我老病者三伏困蒸蒸得涼且飽飯何暇念秋成

朝雨如芬絲咫尺不相辨俄然晨光漏紺碧出天面天工易明晦頃刻俄屢變今朝事大定雲物卷組練客有北來說蝗生被數縣穀穗無一粒遺稈如立箭卑田成大澤投種哀莫見官人憂不知猶喜輸租辦與懷及鰥寡猶愧吾飽飯

唐有元相國實殺顏平原平原腹有丹尸解神已仙顏公死已矣人見如生前致令遺其像委曲與人言相國死倉卒穢蛾塞其咽家門隨手破但怪椒舉千顏公黃塵外風節猶凜然元子墮九幽遺臭萬世傳

清夜何晏晏客眠亦復佳鄰鐘喚我覺咽咽聞城笳披衣行中庭星漢已橫斜缺月挂西南皎皎流清華涉雞振其羽蟋蟀旁悲嗟悠哉歲已秋日月如奔車

開門無客來永日不冠履客知我老懶投刺輒復去端坐兩相忘因得百無慮故人在旁郡書信不能屢與哀東坡公將掩郊山墓不能往一慟名義眞有負可能念玉骨亦遂黃壤腐但恐已神仙裂石終飛去

疲馬齕枯草閉門苦蘚深閒坊居人少秋日疏槐陰境寂心亦閒蕭然散巾襟靜中有深趣因見至人心

谷神古不死茲理良可尋無令兒輩覺一撫無絃琴

念昔爲吏日朝夕羨人閒解印出公府翛然若歸山衡茅三畝居無客門常關早眠而起晏永日或不冠

故人遠寄酒爲致一醉歡我亦領其意呼兒具杯盤長閒貧亦好安用朱其轓我生本蓬蒿久已傲飢寒

我不知暑退但覺衣汗乾頗怪庭中天淇然青已寬有物叫草根啾啾自相喧問知已新秋大火流金天

九土變寒暑正爾事亦繁靜觀付一笑吾事寧相關但無筋力健悠然佳意還喧喧憎隣里砧杵亂人眠

秦子死南海旅骨還故墟辛勤一生事空得數編書琅琅巧言語玉佩聯瓊琚知者能幾人憎者頗有餘

書生事業薄生世苦勤劬持以待後世何足潤槁枯與懷及昔者使我涕漣如道路阻且長悲哉遠撫孤

寄李端叔二首

束髮聞至道榮辱久齊觀中年嬰世故已復傲憂患閒居雖荒寂几杖頗清晏悠悠閒暮景草草貧寢飯

狂言無爲發濁酒醉自勸與君通家舊邇者頗屢見相望豈云遥數舍隔異縣吾人師佛祖妙旨得忍參

斂藏避世俗未免逐侮訕坐令髮垂雪猶把從事版尺書每見警妙語珠在貫復君進明德同遂邱壑願

陳墟自古皇疆野實楚縣沃野接神畿荒溝漕淮甸民風靜而陋原隰平以遠我來逐艱歲禾黍秋色淺

荒居困蒺藜風雨老蓁蔓閉門謝車馬隱几親筆硯馬跡巷泥深庖烟簷日晏深居窺老易妙理殊自玩

困亨方寸足夸安勞遠願乖離感歲月老色各滿面友道古所敦尺書莫辭倦

秋日曬古城

秋日曬古城西風振塵埃出門何所之壞道連蒿萊飛鳴雞犬稀破屋枯壕隈老圃理蔬畦晚甲瘦未開

輸人暮出城栖鴉一一回悵然心不怡歸坐勸一杯

古意效東野二首

與君雖異坊秋涼各平分已遣月入牖更教風掃門照君幌中寢拂君堂上塵綢繆似衣帶終日遶君身

扇不風自涼身不蘭自香深居不出門幽獨更誰揚爲鵲栖君樹爲燕巢君堂不食亦可飽況乃餐英光

旱稻

旱稻如倒戈十穗八九折晚稻不及秀日炙根土烈踏車激湖水車乘湖欲竭得泉如沸湯旱土渥未徹

老農祝天工叩額眼垂血游雲不作雨風至輒散滅昊天未悔禍牲玉無徒設誰能縛妖魅敕起龍撥刺

鳴蜩

鳴蜩哇高風逮夜且復靜草蟲何爲者落日鳴復逞陰陽且戰爭微物何所競化工執其機開闔惟所命

朔雁有行意蕭蕭如待令江河有舊浯寧畏風霜勁

書初涼夜至將曉雖寄寺作

秋房燈火清人語久已寂城遠不聞更警柝鳴未息橫參已入地斗柄當天直乃知三更中市廛已寂歷

我時守書几磨墨傾硯滴反覆小學書昏日如芒刺試尋鄰房僧鼻鼾背負壁體勢徑就枕冷夢分南北

覺來寺鐘鳴僧禮像前席須臾聞梵唄木魚如叩石舉頭視東牖朝日已淡白反身起投衣神爽健筋力

亟來酒甕邊側聽聲唧唧

秋日喜陽介吉老寄藥

閒坊遠市聲終日掩衡門惟有風中葉蕭騷終日聞午枕不成寐起坐無與言喜開故人書珍藥幸見存

其方受仙聖其效未易論豈惟竭沉疴庶可輔本根珍重復珍重厥價萬與璠永年未可有庶保無天昏

見黃仲達感秋意

秋風吹衡茅寂歷如荒村獨立無與語悲蟲鳴草根老木經疾風枝葉僅得存硫盞不滿地白日耿當軒

北城有黃仲眸子清不渾時能出秀句貧鐵雕瑰璠念將舍我去爲吏國西原荒涼古中牟晝夜輪蹄奔

青衫給吏役懷惡未易論強顏詭應接有抱誰有言從容來去閒無厭走黃昏原注黃每相訪常以暮夜

服仙靈脾酒

冷氣侵吾脾趨拜劇苦艱仁哉神農氏遺藥驅惸煢持錢取之市易得如茆芫繁枝與芳葉盡取無可刪

貯之白縑囊漬以壺酒寬七日以供飲跛曳皆翩躚呼兒謹蓋藏用此九轉丹平生誤信書安坐得老還

方書豈盡信柳子固無言事固有然者豈容盡欺謾疾走非吾願且復輔羸殘

孫志康許爲南醖前日已聞糴米欣然作詩以問之

平生一尊酒風月不可無謫官將十年一醉未易圖市豈無旗亭官亦有酒壚薄乃捩齒酸一滴不可沽

英英孫夫子臭味眞吾徒自云得異釀乃出粳稻腴藏久精粹出去者乃其粗醴醪纔浹日芳甘已盈壺

傖人喻其力若火經茅廬此語眞野陋殆出負販夫前日聞吉語糴米已在途每恨乏陳糯價直如貿珠

憐君久客囊傾倒無復餘假器走僕僮供我一笑娛欲爲漉巾潛請學滕器如作詩以訊之何日陳尊罏

夜書

黯黯夜烟青寥寥秋漢迥海月出天高霜雲泊天靜鶴鳴知露寒樹影當軒正幽客獨未眠經窗夜聲磬

小雨

梢梢陰靄集蕭蕭春寒生窗燈耿初照小雨細無聲還來就溫壚依然有故情燕坐悄無語軍城遞遠更

月夜懷陳永源

衆喧息遙夜爽氣清炯襟殷勤低簷月入幌來相尋平生學虛靜每爲多病侵臥想陳夫子幅巾修竹林

冬日放言二十一首

清冬萬境肅墻戶益蕭然海寒惟可飲短景不容眠貧廚烟火暖塵釜亦烹鮮且復養口體何勞更問天

湯餅慰朝餒三杯澆旦寒醉飽外何欲昏然宵就眠幽通夢有告默存神自全蕭蕭松竹舍歲暮聊盤桓
風雨逝江氣十月如深冬坐曹日暮歸密室溫爐紅慘慘庭下日騷騷窗外風三杯容我醉萬事聽天工
小兒喜學書滿紙如栖鴉老婦寒不織當戶理琵琶樽中有神物快寫如流霞三杯任兀兀凍臉生春華
卯飲終日醉萬事付悠悠醺然據槐暝簷雨方颼颼吾事幸無急不醉欲何求願謂婦與子酒盡爲我謀
寒羊肉如膏江魚如切玉肥兔與奔鶉日夕懸庖屋嬉嬉顧妻孥滋味喉可欲誦官但強名比者何不足
酒聖卯時獻此語聞樂天安用苦了了白日供愁煎浮世本幻妄空花電露然人間無實事惟醉庶幾焉
愈老愈嗜酒益醉益自然兩人同墜車醉者乃得全我不但醉酒天和醉心源當其醉甚時更類癡與頑
至道與物反夫豈會俗心聖處有闇域扃編一何深時時貪美酒可得及其門送君者既返君寵胡可尊
清晨坐官舍官舍復何有離披經雨菊蕭疏委風柳飽食或至睡涉筆無可否油然有好懷日暮歸飲酒
日暮歸飲酒兒女戲我前須臾徑三酌搖榻已醺然老妻坐我傍餘蔵屢炮煎大勝劉伶婦區區爲酒饌
我初誦官時帝問司酒神曰此好酒徒聊給酒養眞去國一千里齊安酒最醨失火而遇雨仰戴天公仁
吾腹如鴟夷但滿貯醨酒外圓故不滯中靜一無有紛紛千百輩納若一塵垢下而至眞源保之故難朽
淮陽名都會爽豈太昊墟最愛西城道汪汪數頃湖古木巢翠鳥清濠見游魚幽居多不愜懷我平生娛
靈通古叢林他日休吾車出門循古城荒圃畦寒蔬手種堂下花頗已數尺餘何時攬其華故人應念予
寒向久室處密幕亦復周溫爐燃薪炭永夜炎光流五更屋霜重重衾如無裘與懷無衣子卒歲聊優游
陶酒經世才齟齬不得肆彼寧徒嗜飲有蘊託諸醉時時吐高詞頗復見一二義熙書甲子此意有涇渭
葛公蓋世才功業亦云偶世無左將軍老作躬耕叟皇天挺奇產必使有所受珠玉在山淵終爲王府有
秦人焚詩書意欲遂絕滅六經至今存何曾損毫髮興衰有天理人力自淺拙不憂驅山慕回首遭發掘
元子本豪爽頗復有俗氣孟嘉亦可人乃與較權勢嫺強壘百年究竟成何事江左無英雄汝得免徒隸
淵明非無心似以酒忘憂如以藥愈疾未佳寧免憂我直好飲耳與世本悠悠人間有何事奚足煩杯甌

四月望日自孝悌坊遷冠蓋孫氏第

青蕪滿古城白日照大澤街荒雞犬鬧市遠喧闐寂中有騰騰者淮陽四年客坐儉太倉粟穩睡而飽食
平生願陳力衰老困逼迫何曾一可意但有百無益儉安淺夫志苟且志士惜窮通有天理誓不安苟得
朱陽方肇序春去無輟迹悵此復幾時撫事三歎息

謫官

謫官成吏隱古寺度高秋寒燈明夜室清坐聞更籌裘葛屢往還感彼歲月遒吾意方有會誰與賦離愛

十月二十二日晚作三首

黯黯東牖閒寂寂吾廬開粗糲飽婦子苜蓿無餘盤雁急天欲雨雞栖夕已塞老人袖手坐一杯聊自寬
天寒聊飲酒再酌已停觴豈不欲酣暢要使夜腹康意得樂有餘偶然不必長寄身造化中勿使天和傷
蓬蒿無與處北風利戈鋌空爐有微火且復與周旋酒醒柴桑叟醉吟渭上賢二士忽已遠遺風載陳編

題壁

命駕欲詣客欲去復遲遲事幸無甚急何用勞驅馳家貧幸有酒亦略具鮮肥且復東窗下高歌醉而嬉

夜坐

蕭穎聲久寂三更霜已寒老人袖手坐一氣中自存自得此中趣不與兒曹論但有老孟光相對亦無言

任仲微閑世亭

志士抱奇策常苦不得伸及其利害出倏已亡其人今古同此恨愚智竟誰分哀哉老任公英魄久已淪
惟餘亭下柏閱世盤深根紛紛凡草木幾變秋與春朝菌與蟪蛄盡死獨我存任公不及見見其賢子孫
睛君利斯奇仍復大其門

感懷

枯樹桓司馬五柳陶徵君微木不足道所歎此兩人一埋柴桑骨一爲九錫臣榮辱俱已矣芳穢萬世聞

次韻題李援舫子

紫髯不復見故宮無入門元子亦寂寞一邱弔遺魂興亡兩夢幻今古一朝昏念當置是事盡此舟中樽

秋感二首

秋日無遠暉秋草無美姿殘蛩弔白日寒鳥悲空枝時節一如此余出悵安歸強歌不成音逗坐空涕垂
感動百慮遊觸心遂紛披棄捐勿復道日暮眠吾帷
秋山多遠聲日暮尤百態鳴風落高樹清澗瀉寒瀨鳴蜩默誰憐瘖死不償罪蛩嗞猶不已有憩未逢解
天時激汝曹寧自知進退吹噓成踴躍猾狗忌徹祭庭空月宵掛園冷露晨沛嗟哉心雖忘俯事還感慨

夜思

江邊鷁鷁鳴栖我屋南樹夜深風霜寒呼鳴自相語樹頭鴉翼動樹杪雁行度朦朧見江山一一翻飛去
明明南商

兩袖全匹帛望知江淮客深藏計算苦好鬬意氣窄愁逢湯餅盆遇鮮論璽咋市南沽茅柴歸店兩顏赤

種芭蕉

幽居玩芳物自種兩芭蕉空山夜雨至滴滴復蕭蕭涼葉泛朝露芳心展夕飆東堂日虛靜秀色慰無聊

無題

蔌蔌鳴葉下初無風過之流年一如此慷慨使心悲平日談堯舜立朝羞自私溫爐煖老客聊復此棲遲

大雨十日不止五月十八日晚始霽

昊穹忽悔禍淫雨霽今夕峯巔舒紫翠雲天麗金碧深蛙鳴遠池涼葉墜餘滴漏屋百不憂宵眠始安席

天運

天運不暫止何啻過隙駒向來簷前日忽已牆東隅樂者苦其疾憂者怨其舒由來盛與衰變滅皆須臾

悼逝

結髮爲夫婦少年共飢寒我迂趨世拙十載困微官男兒不終窮會展凌風翰相期脫崎嶇一笑舒顦顇秋風催芳蕙既去不可還滴我眼中血悲哉摧肺肝兒稚立我前求母夜不眠我雖欲告之哽咽不能言積金雖至斗紆朱走華軒失我同心人撫事皆悲酸積日而成時積時更成年山海會崩竭音容永茫然

我來淮南遊藹藹子之譽驊騮走千里凡馬安能逾奈予不自量痛鞭而疾驅常憂過所往疲憊傷吾軀願君少待我且欲休吾駒跳奔舍其羣子樂誰與俱俯身援其類是亦仁之徒不然但用我畏甚將逃遁何如少貸之効技供子娛我無功名願與世日盆疏反慕古沮溺窮年事耕鉏皇皇吾夫子憂世亦勤劬雖然竟何就執若安以居人生各有懷未用相賢愚得樂願即止安能較錙銖又疑異所任勞逸事亦殊作歌以訊之子意當何如

寄劉聲原注在海州作

別君幾何時人事浩千萬身如張射侯憂愁劇強箭崎嶇走窮縣艱苦君所見未知菽水豐已感霜露變繭孤寄窮海親友誰弔唁析圖補冬裘乞米煮朝飯無聊猶自思援溺固誰願人生不終否此語非我分英雄伏泥塗暫晦久必現如予百不能理自合貧賤豈當議隱顯而有不遇歎但思窴山林遠脫人世患有田足耕耘有水足罩汕蕭然便終老到死百不問平生泥佛祖久已師壁觀況將無生禪下視有爲幻吾子出羣材千牛有餘刃行當脫塵埃鳴佩侍清燕高卑各有得願勿譏斥鷃不有行道人誰當佐堯舜時哉勿自滯功業在力勸握手不可期此計吾行辦

寄陳九

別來常思君無異飢待哺如何偶相逢握手復告去念初別子時芳草纔及屨天時不可留再見歲云暮出門怪子瘦告我困道路飄飄千餘里陸走復水泝古來黃金盡壯士色亦沮斯人獨何少乃有衣食慮才高窮不怨志大貧若富吾將告君理子其聽我布人生不終窮否泰亦有數子其保所有錐穎囊必露古來立功名其始不無忤得難失自寡進銳退亦遽念君歸海瀕誰與朝夕聚我方困而學每窺朋友助一從城北歸夢魂見已屢願因南來者時以尺書寓

贈江瞻道

我行於四方其所急者友嗚呼得之難百不一遘逅人心不可齊若十指於手隨其短與長亦各有所取剛或硬而折柔有弱而仆質良文不揚中美外莫副寬壺泛以楊狹盤迫而陋此猶其大概瑣難悉究譬如選長材棄百不一有其間雖得之猶或煩矯揉我友居惟濱飲德悉自幼豈期羈旅間乃獲聞謦欬嗟君如美玉外徹中乃厚埋藏困塵埃要以不可垢他人十不一子乃得八九餘磨能幾何不待勉而就乃知昔求艱特以見未久但憂奔莫及敢憚喘而走我心子所知懷豁無所囿是以行於世往往得嘲詬人才如其面不自知好醜立之明鑑前乃見其可否子於我無嫌告我當苦口惟我於改過竊不敢自後嗟予迫飢寒子亦仰五斗何當兩有歸投老作鄰叟

呈徐仲車

朝日照高簷夜霜猶在瓦纖纖牆邊柳春色已可把殘年能幾何奔駛劇濫瀉雖無功名求衰暮亦悲咤出門聞徐子兩計決取舍爲當勉自修汲汲不可暇爲當飲美酒送老在杯斝子當指我途我卽策其馬但恐懶拙姿終非服勤者

喜雨四首

陰陽不暫駐今夕已秋風晨興綿絲冷歲月驚衰翁朝烟爨薪溼小甲蔬畦空且復一杯酒吾生不終窮手種五色蕉意待聽秋雨南風扇旱日破葉萎不稟濩落未終夕綠潤遽如許秀色入書幃已覺青鸞舞牆東有高樹夏葉圍綠綺西風纔一夕蕭颯遽如此寒蟬號其顛蟋蟀曉未已羣動催流光榮華難久恃隙地秋日曉寂無鄰里音惟有草根蟲風前咽復吟悲歌者誰子徂年驚苦心青燈夜齋靜微溫生薄衾

次韻曾存之直舍種竹

曾郎風塵表不似宰官身吏舍數竿竹鑿池水粼粼此君不可疏亦復未易親虛心澹相授頗似南郭鄰我知王子猷正是君輩人

贈蔡彥規

我不見蔡子杜門十日餘今日叩我門滿手攜瓊琚鏗鏘寫我前難以貝與珠我愕不知報低頭驚且吁讀畢致於懷餘光溢衿裾坐令簞瓢室磊落堆璠璵我拙寡所合甘爲不材樗嗟君何所聞屢枉長者車

正月望夜示童子

呼童致明燭。展我窗前書。顧謂爾童子。此豈不足歟。得眞自忘僞。觀一知其餘。爾觀千萬燈。豈與一燭殊。爾豈不欲醉。舉杯傾我壺。爾豈不欲飽。搆火烹我魚。人生貪外物。要以樂其軀。君求曷不足。安用勞馳驅。

贈敦復

敦復想爲詩。目見無全牛。天工忌其才。小邑使拘囚。漫塗以塵埃。訟訊羣啾啾。倘於紛紜中。逸興時奔流。不知誰使之。譬爾爲南遊。驊騮解其鑣。鷹隼脫於韝。山川困搜羅。風月遭嘲咻。舉手聊探之。縱橫爛琳瑯。不有同行人。更歌而迭酬。天應憫予勞。久苦暫使休。奈何少縱之。一放不可收。歸來見我喜。逸氣凌高秋。我藁不自量。妄將挾其輈。心知不可追。子幸爲我留。君方嚴旗幢。我亦戒戈矛。將圖詰朝見。百敗非予羞。

讀臧公恕進卷

世方尙纖柔。子獨不可揉。人皆喜呶呶。子語不出口。巉然卽之高。俗子競嘲詬。我嘗要之難。快使暴其有。乃知謗之非。更覺所得厚。由來難小知。此固可大受。讀書常辛勤。世務飽經構。琅玕滿編文。一一可推究。俗儒昧事實。文字工綵繢。可觀不可用。章甫冠士偶。子能獨不然。渾樸謝雕鏤。寧爲目前玩。功見施設後。知心古所難。形兀實難售。嗟君聽者寡。風雨但孤雛。又思理難常。功業亦邂逅。豈令匠石斤。常縮袖間手。無爲扣角歌。且進滿尊酎。但非邂可令。有所待而偶。于將伏黃土。氣乃在牛斗。願君久自安。蔽抑寧復又。

與友人論文因以詩投之

我雖不知文。嘗聞於達者。文以意爲車。意以文爲馬。理強意乃勝。氣盛文和駕。理惟當卽止。妄說卽虛假。氣如決江河。勢席乃傾瀉。文莫如六經。此道亦不舍。但於文最高。窺不見際罅。故令後世儒。其能及者寡。文章古亦然。其道則一也。譬如張衆樂。要以歸之雅。區區爲對偶。此格最汙下。求之古無有。欲學固未暇。君爲時俊髦。我老安苟且。聊獻師所傳。無以吾言野。

寄參寥

春風入楚鄉。與子別經歲。有客過我門。搖君尺書至。昔我出京師。倉皇省家事。遂令千里別。不一執君袂。又聞子亦行。杖屨若飄墜。雖成相思詩。欲寫不可寄。飄飄山水夢。時與飛錫值。乃能以書來。知子猶我記。浮雲隨高風。聚散未可計。遲君冰雪詩。濯我塵埃思。

送胡考甫

胡公精悍姿勇氣如秋鷹。兵書百萬言。揮麈談如傾。羞戴文吏冠。慨然喜功名。願得丈二旄。爲國作長城。朝廷士力盛。戰馬如雲騰。貔貅肉食武庫森神兵。此豈不足用。麾之若雷霆。如何彼彊鄰。坐敢邀金繒。由來在得將。選擇當至精。譬如養騏驥。有御乃能行。安得偉丈夫。長驅兩隅清。淮南聽公語。乃是衡霍朋。終軍白面兒。尙欲請長纓。縱橫老將手。出袖盡一呈。策馬勿自滯。我將觀厥成。一奮庸將驕。汎濫出精英。立功報天子。執節擁旗旌。男兒當封侯。寧爲老書生。

旦起

漫漫東牖白。開幃納晨光。欠伸推夜枕。叩齒披朝裳。瓦盎汲石泉。漱澣齒頰涼。維茲孟夏初。宿雨清高堂。栖烏起且啅。露鶯鳴更癒。悠悠曉花股。落落古柳蒼。西舍初鳴舂。東隣出求糧。客馬已別櫪。商車欲踰岡。羲和一陽輝。羣動皆擾攘。有生無不求。誰得偃於牀。人生但如此。勤苦亦可傷。況我病倦翮。飄飄信風翔。永懷中林士。栖志烟霞鄉。願言寄旅跡。相託以徜徉。

庭草

冉冉朝雨霽。欣欣禽哺雛。鮮鮮中庭草。佳色日已敷。盍予惡其蕃。謁我盡掃除。我爲再三擷。愛之不能舍。人生羣動中。一氣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彼安其軀。況我麋鹿性。得此亦可娛。延蔓藩籬間。常若田野居。亭亭濯露曉。偃偃披風餘。所嗜乃若此。我生合檻漁。

寄答參寥五首

昔我初見子。子時客京師。聞名久不獲。既得過所知。示我一卷書。大小百首詩。我嗜不可輟。熊蹯薦朝飢。約子彭城遊。念當行有期。中間忽倉卒。決去不子辭。子後來高鄰。我居淮之湄。中間無百里。詩句屢交馳。客來得子書。云子久南歸。投書不能讀。恨我聞之遲。使我早如此。扁舟尙能追。遠別不執手。近居不相攜。每念今悵昔。耿耿夷腸悲。子行日已南。我去日已西。音書不可頻。何以慰我思。蘇公守吳興。山水方有主。子今從之遊。挂錫當可駐。塵埃困孤鶩。念子久失所。秋風展其翼。道使萬里去。青雲引高矚。爽絕誰敢伍。予駒欲西秣。東我江海艫。平生二三子。往往在南土。子才得所樂。我拙日益魯。

拳拳相思心。契闊不得語。

秦子我所愛。詞若秋風清。蕭蕭吹毛髮。肅肅爽我情。精工造奧妙。寶鐵鏤瑤瓊。我雖兒之晚。披豁盡平生。又聞與蘇公。復與子同行。更酬而迭唱。鐘聲日撞鳴。東吳富山水。草木餘春榮。悲予獨契闊。不得陪酬賡。我生爲文章。與衆常不偶。出其所爲詩。不笑卽嘲詬。少年勇自辯。盛氣爭可否。年來知所避。不敢出諸口。時時未免作。包以千襲厚。低心讓兒曹。默默衆人後。見君不能已。頗亦陳所有。君豈少取之。時以佳句授。幽絃喜有聽。清唱慰孤奏。如何驚然去。使我不得友。蕭蕭江湖客。疏瘦若愁竹。苦心爲詩章。日夜撓心腹。清絃無浮聲。促柱有哀曲。瀏瀏幽巖泉。一一清可掬。人生於文章。初苦力不足。及其成欲售。又困贅者目。子從吳興公。乃獨獲所欲。得意有知賞。幽懷免窮獨。嗟予失所投。痛學自藏覆。子當慰我窮。時寄書數幅。

夏日雜感四首

我前十日至。柳葉不蔽日。我後十日來。芳條如紺室。枝間有好鳥。鳴和若琴瑟。渠渠哺其雛。啄我園中食。梢梢筍成竹。濯濯草過尺。心驚歲已半。念此日月疾。朝來數葉墮。盛夏有萎色。悲哉一陰生。長養從此極。由來在得將。選擇當至精。譬如養騏驥。有御乃能行。安得偉丈夫。長驅兩隅清。淮南聽公語。乃是衡霍朋。終軍白面兒。尙欲請長纓。縱橫老將手。出袖盡一呈。策馬勿自滯。我將觀厥成。一奮庸將驕。汎濫出精英。立功報天子。執節擁旗旌。男兒當封侯。寧爲老書生。

士而懷其居。孔子亦云非賢臣事首侯。夜載使逃齊。飢毒比妾妾。君子不可怡。樂小必害大。安近遠之迷。野芻養騏驥。當念和鑾馳。一飽願卽止。幾何非犬雞。高賢意有在。汲汲不敢遲。安能守槽櫪。長伴兒曹嬉。羣動入夜息。我歸亦安眠。脫我身上衣。援枕體晏然。朝日常營營。有生不可閒。羲和戛其光。幸此須臾閒。

人生一世中大小無百年胡爲不自暇長抱勤苦歎才者勇設施誕者夸勢權彼有驅其心欲休諒無緣
我本與世疏少慵老成頑何爲不引去坎坷行所艱
娟娟澹前月雖缺自娟好團團理絲蠶養身恃其巧無能老蝙蝠乘夜出堂奥那能捕飛蚊未解聒耳鬧
悲歌草間蚓辛苦自鳴噪爾生可以默何所欲而躁鳴蛙訴其渴謂若天可禱痛蟬死不鳴豈以訴無效
悠悠羣動情誰得辨醜好我歌豈徒然亦用自警告

和周楚望

宿雨生潤繁雲滋暑陰我居廢不葺常苦積雨侵果墜厭風惡草沉知潦深拳拳抱幽歎耿耿嬰煩襟
吾子久不來幽居誰見臨飄然得秀句生我江湖心一官亦漫爾勤苦安能任何當舍此去拂我塵埃琴
飢寒仰五斗求尺而忘尋悲我復契闊誰復知吾音

秋日晨興寄楚望

夜雨霽清曉浮雲散涼川幽人理青髮汲彼石井泉焚香展素帙持珠諷妙言晨庖淡悠揚秋菊照紺天
萎花開露餘孤葉零風前感此芳節晚長嘯心悠然偶鴈散潛念餐菊留華年牢落歲暮心非君誰與宣

感秋呈宏父兼呈周楚望三首

西風吹我舟槳纜岸邊柳蕭蕭落船葉日夕煩我帝心驚芳歲晚日月去如走撿我髮邊髮少壯寧復久
平生拙謀身辛苦爲五斗苟逃飢寒憂不敢擇所受心因摧折低面苦塵埃垢膩踏聲前勇俛俛蹈新操
功名委之命寧足計薄厚獨攜古人書千古相獻侑我烹亦有魚我酌亦有酒非求與俗違聊以安吾守
西風中夜來飛雨隨以至攬衣不能眠起坐爲滋泗炎蒸雖云酷香草猶可佩清商來無情凋我蘭與蕙
咿咿草蟲悲螿螿露蟬嘒高梁燕如客鐵翮鷹方鷙乾坤本無心萬物隨一氣如何於其間感愴坐自累
置之勿復道得酒但知醉陶然杯杓間蕭洒無餘事
浮雲無停陰急雨來清秋颯颯水上風吹我千里舟二年客淮楚乞米充飢喉空堂堆詩書冷落妻子羞
操舟將何之漫浪爲西遊豈不厭奔走貧賤無良謀人生天地間如萍水上浮安得無所住南北俱隨流
達者知其然委已任去留止若寄渚雁行如浮海桴萬物本無事百年漫多憂冥懷付造物俯仰予何求

和登城依子由韻

步登高城望望望殊未已惟時歲將窮冬孟月魄死紛吾方有懷一坐爲三起悲歌發枯槁聲與淚俱至
人生隨大鈞命不貸君子付之無如何外垢資內洗前知賤終吉外頗與愚似開門張瓊瑤誰者目不寄
支離冒多福嬋娟展獨美舉頭蒼天高歎此青雲士酌公芳尊酒願公百憂止履善神所勞委置目前事

西華道中

我行隙許郊千里平若掌居民雜荊榛耕少地多曠野兔乍跳奔驚鳶或高翻喬林多疾風寒澗有餘漲
棘籬藏茅屋雞犬入村巷主人掃土堦秣馬具朝餉童兒汲井敗飯堆瓦盎勿悲爲生陋自足無他望
嗟予走薄宦奔走年將壯長抱羈旅愁何時稅歸鞅

泊南京登岸有作呈子由子中子敏逸民

客行歲云暮孤舟衝北風出門何蕭條驚沙吹走蓬北涉滻河水南望宋王臺落葉舞我前鳴鳥一何哀
重城何諠諠車馬溢四郭朱門列大第高臺麗飛閣湯湯長河水赴海無還期蒼蒼柏與松岡原常不移
覽物若有歎誰者知我心口吟新詩章手撫白玉琴鳴琴感我情一奏涕淚零子期久已死何人爲我聽
推琴置之去酌我黃金罍幽憂損華泰流景良易頹

宿合溜驛

空庭野雀噪客至休我駒盡日衝塵沙解裘振裳裾熒熒青燈光夜永寒堂虛破窗見星斗明月照廣除
構火旋烹煎妻兒具盤盂強飯一爲飽困眠體微舒嗟我山野姿懶拙與世疏如何強所難妄踐仕進途
已習未易舍欲行倦馳驅悲哉不早計既晚空嗟吁

至日離許州

先王重至日靜息資微陽閉關絕商旅后爲不省方我獨何爲者古寺晨晨裝酌酒飲僮僕披裘冒朝霜
眷彼道路人熙然樂而康尊酒迭爲壽華衣冒鮮粧懷居固非士遠客亦何傷悠哉任行止且復傾吾觴

沈丘道中

霜霧沈遠星芳林語春鳥客眸帶餘睡馬力健清曉凝烟披草際初日動林表心隨和風快與飛雲杳
芬菲悵已晚夏陰生桑棗慷慨一據鞍此懷殊未了

感事二首

投老益無趣誤爲世塵嬰飄然欲脫去疲弱安能耕始謀苦不臧妄欲事功名中路兩不可徬徨始嗟窮
回轍愴已晚悠悠事遄征萬物各有求我生安得寧
自古衣食勤物生無時閒春耕望時雨厚生常苦乾舉頭呼天公天遠安得聞幸此中夜雨蕭蕭洒中田
天人兩異情相值良獨難水旱與豐年由來皆偶然愚夫苦多怨智士卽而安我歌寧獨此萬事一嗟歎

漫浪翁

劉壯輿年過壯久不仕嗜學著書自名漫浪翁所居之園林堂室皆以是名之求予爲詩因記之
堂有書萬卷園有竹千竿逍遙於其閒漫浪追昔賢乃祖首陽人疾世餓空山堂堂祕書公赤手犯鯨鱷
後來得吾子門戶眞有傳已信懷道貴預知行世艱婆娑欲頭白不肯彈其冠我頃未見之千里知肺肝
不惜委珠玉投我書數編我窮安放逐老去頗知田君獨胡取之學問攷淵源江鄉歲已晏幽獨抱悁悁
何當一杯酒與子相周旋

發岐亭宿故鎮三首

我別竟陵時楚稻如碧絲秋風發齊安稻穗如植旗流年去荏苒客路何逶迤弛擔終未卜永負中山期
乘月入秋山月午山踈靜森森松竹林夾道散疏影陰風留暗壑白露濛朝嶺耿耿村雞鳴坐感單衣冷

征人不敢安席食待明發潤衝石上雲冷踏松間月艱難付一笑歲月驚屢閱偃蹇道傍松伏苓應可掘

獨遊東園

清曉步東園獨遊恨無侶菰蒲綠已深鵝鴨春塘雨取酒就花傾隔林邀客語歸來春與闌睡起日停午

同毅夫賀無數教授

吾聞冤句民盜若春竹筍異時用武吏搏擊縱鷹隼洋洋劉太守貢父治曹。不用刑而盜衰。豈弟發素蘊凶年盜乃滅見謂君子敏先生衍詩書循吏副憂軫庶幾從風靡少緩束湲緊君家龐眉伯學行我標準捧書見華髮應爲一笑聽

喜晴有感呈晁郎

山城淫雨霽牕戶含餘清老人午睡足杖策遶荒庭長夏吾廬秀清陰交衆葉芒芒榛莽中萱草揚其英植杖視天壤悠然感浮生淹泊且無嘆人事亦難恒一旦舍此去觸物不無情何爲久戚戚遇酒但知傾

春雪二首

春雲驕不行東雨作飛雪夜深歸無燭已覺馬蹄滑那知事未已通夕注不歇堂寒曉附火簷滿更清絕前者城東遊桃李粲已發陰陽不可料寒氣晚潛洩青青高坡麥舊事日可閱當春望時雨盛雪或爲孽生民常苦勤不敢愛膏血如何待一飽常苦神物奪茫茫元精理未易論本末解裘換斗酒莫畏衣百結天寒城南寺門外無馬迹東風雪疾消春泥深一尺豈無老款段畏厭不敢策還歸見兒女怕冷不下席揚雄元未就雙鬢颯已白雖云客載酒此意終岑寂功成則有命生事亦人力胡爲不自勤守此欲何獲田桑既有裕醪醴亦餘溢嗟哉好事客從古百無一

柯山集卷十

七言古詩

有感三首

郁城本自武師謀騎士拔劍猶封侯董生明經守正直白首區區相侯國參差世事足嗟歎我笑羣兒較目前可能董子之榮辱乃在封侯得失間

羣兒鞭笞學官府翁憐癡兒傍笑侮翁出坐曹纔復呵賢於羣兒能幾何兒曹相鞭以爲戲翁怒鞭人血流地等爲戲劇誰後先我笑謂翁兒更賢

南風霏霏麥花落豆田漠漠初垂角山邊夜半一犂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蕭蕭翟簇寒翟婦低眉憂蘇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工供爾良獨難

題大蘇淨居寺

平生愛山如好德未嘗一飯忘泉石大蘇山下松柏林路盡重門照金碧思公得道神所相指示巖幽駐錦錫天台妙教原欲啓來此一酌曹溪滴兩公道場守龍象兵火暫晦終暉赫撞鐘伐鼓食千指皆二大士之餘力築紆礲石造山頂上有玉人方燕寂北軒三伏飛冰雪一日掠盡淮山色東遊塵土我實倦道

遇化城聊暫息青鞍布襪舊家風此身終効名山役
客過
歲窮北風卷平楚張子畏寒深閉戶叩門過我者爲誰束帶出見亦良苦俛眉謂客子勿瞋我心善煩勿多語天寒酒賤易不飲安用造謁勤如許
謁客
入門投刺吏翩翩我非欲見禮則然異哉賓主兩無語客起疾走如避然我已不恭愧昔賢忍使塗炭朝衣冠人生暫聚鴻集川春風吹飛何後先
迎客
城門抱關皆老兵問客來早天未明我笑老翁勿嘲詘我愧古人百千萬道傍赫赫翁所見寒熱郡國欺鄉縣翁之所畏敢不畏嗟我此翁豈得慢
局中晝睡
烏啼花開千萬思春色醉人成午睡燒香掃地一室閒蔡牀布枕平生事君知章華久寂寞楚夢無人憚青兕東風轉野作晴雷蕩盪山川作紅翠白日下照七澤寬孤城樓觀失餘寒顛倒故山頻入夢年來眞厭楚人餐
園花盛開秬病不能觀作詩諭之
東風著花花披靡花風吹人人欲醉老翁逢花如啜醨強自揩酌終無味鬬紅鬬綠態千萬長笑花工夸幻事若知空色無異觀世上何曾有桃李
小孤山
一峰枝水孤劍立古廟開簾雙臉紅水邊古木老龍蟄山下水色磨青銅我來扁舟望有齎萬頃春水清溶溶明神報我意加厚嗟我薦獻愧不豐重遊知復在何日俯仰天地身飄蓬
初伏大雨呈无咎
初伏炎炎坐湯釜長安行人汗沾土誰傾江海作清涼元雲觀風橫白雨普陀眞人甘露手能使渴乏厭喬乳且欲當風展簟眠敢辭避漏移牀苦清貧學士臥陶齋壁上墨君濫無語翰林但解嘲首宿彭宣不得頌歌舞聯詩得句笑出省策馬涉泥歸閉戶牀頭餘棬定何嫌窗外石榴堪薦俎
謝黃師是惠碧蠶枕案此題一本作師是既碧蠶枕短篇僧直。
葦人作枕堅且青故人贈我消炎蒸持之入室涼風生腦寒髮冷泥丸驚夢入瑤都都玉城仙翁支頤飯未成鶴鳴月高夜三更報秋不勞桐葉聲我老耽書睡苦輕遠牀惟有書縱橫不如華堂伴玉屏寶鈿敧斜雲髻傾。
到陳午憩小舍有任王二君子惠牡丹二盤皆絕品也是日風雨大寒明日作此詩呈希古
初聚淮陽春已晚下里數楹聊寢飯此邦花時人若狂我初秋覩遊獨懶任王二君眞解事來致兩槃紅

紫爛天姝國豔照蓂屋持供佛像安敢漫江湖逢春豈無花格頑色賤皆可揀試觀中州燕趙態一洗千里窮荒眼風波歷盡還故羣此願誰知輒先滿那知中夕忽凜烈臥擁牛衣眠失旦名園泥淖安可入坐惜殘芳風雨散東鄰夫子亦嗜酒臥聽午雞方起盥晴明猶及一窻目我老尚能揮大酛。
次韻答天啓
黃鍾無聲登瓦釜蔡子青衫在塵土逼人爽氣百步寒知子胸中有風雨三年河東走鐵馬絕口魚鰕便酪乳歸來萬卷付一讀不學兒曹用心苦周瑜陸遜久寂寞千年北客嘲吳語莫徒彩筆雲錦張要是寶劍蛟龍舞天兵百萬老西北快馬如飛不出戶眼看六轡出麒麟走取罝于置刀俎。
麤猿圖
陰巖萬古無纖塵木石翠潤無冬春時哉兩猿掛復蹲其一抱子爲屈伸下有遊狙意甚馴雄雌嬉遊循水濱沐猴遇麤愕欲奔據高自得俯而捫懸之門堂閎疑眞妙哉易生筆有神以此成名以終身。
謝錢穆父惠高麗扇
三韓使者文章公東齋守臣親掃宮清殿不受羣中獻萬里歸來兩松扇六月長安汗如洗豈意落我懷袖裏中州嶺就霜雪紈千年清風古箕子。
聞蛩有感
遙夜飛螢動秋思獨臥空山驚晚歲可堪六月已聞蛩日暮咿嚘鳴庭際關河多風氣蕭索碧樹先秋早搖落鳴機夜織常怨寒白紵吳衫苦輕薄年年促織誰最悲堂上美人愁翠眉清砧搗練對殘月玉筋啼紅裁遠衣唐風詩人勸其主行邁苦遲嗟歲暮山城聽汝已三年三年白髮多於故飄飄秋夢到江湖我欲東歸羨碧鱸安能爲爾將雙淚歲歲風前沾客裾

赴亳州教官次韻和中書錢舍人及亳州守晁美叔見贈
久知疏慵難應接勉強一官親詔牒竊窮正似鳩無巢擺去不如魚有鬣從來書史鈍蹊徑更歎詩騷窮事業難思狐白易絮纊羞褫舊服求新襖又憐令毗竟何得把玩區區一蚊睫久知趨向合飢寒正籍文章漫嘯嗥紫徼丈人椽作筆誰得贏師傳開諜知擒敢慢武侯縱有窄前知魯侯敔荒蕪滿編求指摘望以餘光分曖煜乃蒙稱屈力褒揚不意糞壤藏諸篋獲如邱陵飽則可良御不悅猶非獵平生遇賞有君子處世雖鈍吾知捷清閒得食學官祿願以詩書填吻頰牙懸喜校鄭侯籤藤織新成沈郎笈晁公聲名三十載餘事筆蹤傳法帖紫芝眉宇望不遙屈指數日無旬浹黃衫健步書見賜紫誥除官等何蹀久懷薄技待後乘宣管盆囊紙來斂坐乖前計空悵恨袖裏從今韝手壓醉歸應被官長嗔來飽徒勞方朔膿
暑毒不可過又每爲賓客見擾午寢不安奉懷邠老之無事也
桃李成塵爲末老梧桐未落蛩已多杜門高臥作閒計挾策讀書如懶何顏遭罹蹤驚午夢正坐燕行官不呵柯山大隱羲皇上清風一榻無經過
和立之消梅

木奴度淮甌爲枳后皇嘉之理應爾青梅千里江南春何時相逢車馬塵我衰病齒不能酸徒香觸鼻舌生泉想見曹瞞老狡猾指林駐馬三軍前

送歐陽經赴蒲圻

異時堂飲洋川酒幾喚扁舟度樊口兩山泉石多故人送子南行一回首蒲圻小縣聊讀書當使里閭無呻呼結束歸來接臺省不應厭食武昌魚

蘇叔黨呂知止許下見訪叔黨有詩戲贈以此奉答

三年齊安有江山可當中原故人面北來塵埃逐故人眼前卻作江山見似君江山定不疏能出吾言世亦無蘇郎下筆妙無敵呂郎與談驚未識鳳雛驥子未宜輕裘空各有千金璧贈君錦繡與瓊瑤報我琅玕金錯刀溪毛黃汙未相棄歲暮與君甘縕袍

不寐

荒庭雨多秋草侵秋蛩相語秋夜深草蟲暗飛羽格磔星河影高天淡白驚人多懷夜不眠老松微吟風颯然山川浩蕩何日還晚空漫漫白露寒

對蓮花戲寄晁應之

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瑤柄水宮仙女鬬新妝輕步凌波踏明鏡彩橋下有雙鴛戲曾託鴛鴦問深意半開微斂竟無言臺露微微洒秋淚晁郎神仙好風格須遣仙娥伴仙客人間萬事苦參差吹盡清香不來摘

上元旦早起贈同遊者

夜來人散殘更月曉陌空存舊車轍彩燈城市已春風寒木人家猶臘雪強起相逢酒未醒殘膏宿火尚熒熒歸來更拂障泥錦重約黃昏信馬行

贈李德載

男兒當讀五車書輟業應須蓋棺日人生事業要强學譬彼欲耕須逮墐李郎落落奇丈夫美玉應須作圭璧請將便腹包五車汲汲講摩如故疾

蒙恩守東魯不意流落之餘聖朝升之藩鎮感而成詩復用李文舉韻

我師四十心不動寵辱悠悠付春夢聖朝湔洗諸老成顧我衰晚名亦共魯人詩書久寂寞閒壁不歸書府送道喪洙泗忽千載後來爲政誰輕重平時擇守要有補豈但坐使民供貢吾邦邑子有游夏未肯無言受愍弄天生有意蘇疲俗何術與紓簞瓢痛應須問道東家翁必也斯民使無訟

遊武昌

一葉橫江凌浩渺李君見我迎門笑鵝黃初熟酪旋壓書室焚香地新掃淋漓歌笑不知夜竹榻枕藉眠諸少老人被煖覺獨晚驚起東南日如燒四明陳子定愛客生火寒廳邀我到盤殽香潔具俄頃槍斫寒魚初出沼仲謀鱠氣久寂寞元子亭基尚危峭荊榛荒梗上石磴人物滑江開野廟暮投明府快一飲主

意殷勤賓屢釂星河破碎歸中夜明日清淮理歸棹王家園館靜人眼挂壁於菟疑欲齕殺雞爲黍辦倉卒看盡享茶每醉飽還家閉門空寂歷勝境日前皆了了茲遊可再誰汝嗇老懶似不能輕矯西山得霜瘦如削蕭寺嶸崢出枌榆幸予屢伸猶足使與子凌寒態遊眺

春日

堂堂春日躍出山郊原草木皆清新千紅萬紫各有態正自酬酢勞精神短籬誰家小桃李雖復幽陋亦可人但知痛飲莫辭病數年幽憂難具陳

送孫志康赴高陽

三觴草草豈足飲聊具數刻留君歎年來故友半零落每念及此傷肺肝淮陽窮栖幸見子胸中鬱結爲少寬奈何舍我去不顧薄宦謀食何艱難陳郊窮秋苦雨霽積雨未受短日乾念君匹馬走坡坂裘犯霜雪勤征鞍吾遭坎壈皆自取之燕何得南其轅雖然男子豈常爾且復養此陵雲翰

贈李德載二首

我家外翁天下士欲以文章付孫子愛君卯角已食牛屬書筆下無停字願君飽讀大父書舉到莫憂名不似重教我輩見風流更以餘波變鄉里

長翁波濤萬頃陂少翁巉秀千尋巇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漢藻舒桃李晁論蟬蛻走金玉六公文字滿人間君欲高飛附鴻鵠

秋曉

老人不睡秋夜長五更鼓角鳴東堂悲蛩牀下欲無語黃葉瓦清新有霜雁聲相應江南北斗杓欲下天中央老人山尊有美酒岸巾先酌一杯嘗

東方

東方未明更五鼓星河寥寥寒雁度鐺鐺鳴鐸誰家車陌上驅牛輾霜去北風吹面足踏冰村南早飯天未明年年輸稅洛陽城愼莫後期官有刑

蹇蛩

蹇蛩振翼聲騷騷夜深月影在蓬蒿老人雖眠睫不交愁態人寂燈無膏荒城鳴金睥睨高北斗下挹江西濤悲茄三奏老雞號晨光出山開沆寥

秋雨小酌贈賈七

出門秋雨泥漫漫嗟我后土何時乾官曹事休歸舍臥破屋浙浙西風寒弱妻傾榼勸我起稚子笑語爭杯盤我生樂事但如此爲爾一醉愁腸寬仕途翻翻巧捷華裾鮮穀相追攀老來百事覺羞恥懶伴兒女塗鉛丹賈郎豪華獨異我粉腮玉指雙鴛鸞清晡侑酒醉百戲肯咀貧甕寒齏酸堂前菊花日以好落砌槭槭梧桐殘當謀痛飲待九日豪氣一壓龍山桓

山海

愚公移山寧不智精衛填海未必癡深谷爲陵岸爲谷海水亦有揚塵時杞人憂天固可笑而不憂者安從知聖言世界有成壞況此馬體之毫釐老人行世頭已白見盡世間惟歎息倪眉袖手飽飯行那更從人問通塞

將至官坡登一土岡望復州作

茫茫夢澤連禾黍斷壠橫岡散平楚登高試望竟陵城孤烟落日知何處舊遊如夢去莫挽客愁冉冉還如故他年若問鴻軒人堂下薔薇應解語

送子野大夫龍竟倅歸汝上

愛君記覽老不衰日早起先鳴雞白頭未蒙國士知佐郡秩滿寂寞歸我辭魑魅得一麾逢君話舊相嗟咨幾年東壁無光輝不知武庫實在茲上書薦君非我職臨分一醉當無辭

晨起苦寒

夜霜漫屋風折竹我乃與君在空谷平生一衲度嚴寒塊守深爐體生粟大潘借馬貸盩河小潘無事仰屋歎妻兒號寒劇雁鵝詩書滿腹將如何

舟次安州孝感縣偶感寒疾臥病舟中復大風不可解舟晚方離去

船頭風聲鳴萬鼓扁舟繫纜沙邊樹船中病客晝閉篷睡起空江日亭午雞犬蕭條數家縣市聲已變淮南語長年三老喚不醒一葉波間去如舞

和大雪折木

季秋木葉未全落西風卷雲飛雪作奔騰傾倒來不停頃刻山川失寥廓白頭老翁仰天歎一生未見可吁愕但悲無食飢凍死何暇更議陰陽錯燋車不來椽數盡仰撤屋茅烹莧藿坐愁窮臘安可度律管未改初冬朔我居堂前有大槐百年老幹龍鱗剝夜聲疑是神物伐參天大枝肥如斛披簷擲瓦事來測起坐明燈徹其幄命乖久遭窮鬼笑當慮壓覆崩厥角鹿山長官當此時高樓大飲縱歡謔兩邦相隣無百里誰謂同時異憂樂尚能怨嗟念窮苦喜君於物心不薄百里饑寒仰長官勉充此心救民瘼

冬懷二首

牕南積雪高三尺二更月出連牕白爐裏石瓶細鳴泉燈前病叟擁書策家人歲晚貯黍栗倒榼客醪有殘滴三杯取醉萬事平兼咏重裘定何益

山陽賢者有徐子親沒十年哀不已精誠感天天爲悲甘露常沾墳樹枝徐子行年過五十衣不被體常苦飢天公盍使少富足甘露萬斛眞何爲虛恩浮惠天猶爾安得世人無巧僞

和應之簽雀

羣兒探雀雛雀母悲且鳴萬物雖異性愛子均一情母心於子誰不憐爾胡棄子當道邊諒非人情不如鳥使之至此必有原

自廬山回過富池陽江遙禱甘公祠求便風至黃灘酒而風轉日行二百里明日風猶未已又風

勢徐緩不奔駛可畏甘公蓋吳將甘寧云

江邊古祠吳甘公往來祭禱嚴且恭我離匡山已經宿舟挽不進篙工慵沙邊朝服遙致禱澆酒未竟天回風一帆百里至還作不徐不疾來雍容我生久已甘困頓神亦何事特哀窮但疑神理與人異意誠詞直無由通林皐夜泊者平地疑有鬼物驅蛟龍天明旗脚向北轉舟子笑語開船篷

元符庚辰某同男秬率潘仲達同遊匡山六月望日齊安罷官步登客舟過樊口李文叔棹一舸相送遂下巴河上靈巖寺寺有何與很石記云昔孫仲謀伐壽春於此祀天祭江刑白馬故山名馬祈寺有法堂頗華敞因與潘李飲酒賦詩其中明日至蘄陽登梁昭明太子廟遂宿具糟順濟乃發侯風林皐港見江中黑物類艫又有尾鬣相逐馳久之激水高數尺風定而去過道士磯石壁色正青插水中又十里所過五兩磯遂泊富池禱甘公祠晨發富池望匡山諸峯半皆在雲中晡時至潯陽捨舟登陸晚宿太平觀冷翠亭時十八日也十九日過鄱志完晚大雨將醼雨霽中夕醼罷復雨觀人異之二十日遊東林觀神運殿禮遠公像見晉安帝璽遊達摩院遂登白公草堂讀歐陽文忠公題石上五杉閣而歸晚浴東林納涼神運之南望香爐天池化城二十一日出山此其大略其詳屬潘鄧潤色

風駛浪湧仲達喜其快因作一篇

人生不欲甚快意遲速到家還一致向來白浪涌如山舟中呀呷幾喪氣我師禪祖學不動頗覺蒼茫忘定慧憑河不悔聖所非君勿爲笑而爲戒

櫟下集卷十一

七言古詩

美哉

美哉洋洋清潁尾西通天邑無千里柯城大厦起危樓淮頴耕田歲收米茫茫陂澤帶平原古時溝澮遠相連昔人屯田戍兵處今人阡陌連邱墓今年雨足種麥多北風吹葉鳴空柯高城回望鬱嵯峨豐年閭井聞笙歌河邊古堤多老柳去馬來船一回首百年去住不由人歲暮天寒聊飲酒

西風

西風吹屋絡緯鳴星河銷落已三更軍城傳警萬家靜山堂含風遙夜清雲收纖月映山楹天轉北斗向江傾舍南高林栖鶴鶻危枝高巢難夜驚

觀梅

北風號夜天雨霜屋東梅花晨洗妝老人旦起萬境寂一笑向我吹微香風月精神珠玉骨冰雪窻珥瓊瑤擅天姝星墮下人世靈眞高秀無比方老人年年被香惱學道無力時清狂吟詩覓句苦無味翦枝插頭羞鬢蒼眼窺手採心愛惜倘可取餌充朝糧不如痛飲臥其下醉魂爲蝶棲其房

魯直惠洮河綠石研冰壺次韻

洮河之石利劍矛磨刀日解十二牛千年邊地困沙礫一日見賓來中州黃子文章妙天下獨有八馬森巉旒平生筆墨萬金直奇煤利翰盈篋收誰持此研參案几風濤近手寒生秋抱持投我棄不惜副以清詩帛加璧明總試墨吐秀潤端溪歙州無此色野人齋房無玩好慚愧衣冠陳裸國晁侯碧海爲文詞盤礴萬頃清澄瀲新篇來如徹札箭勁筆更似劉沙錐知君自足報蒼璧愧我空賦瓊瑰詩

福昌秋日效張文昌二首

秋野無人秋日白禾黍登場風索索豆田黃時霜已多桑蟲食葉圃空柯小蝶翩翩晚花紫野鶩啄粟驚人起洛陽西原君莫行秋光處處斃人情

黃葉繽繽秋水清田中日午村雞鳴場邊九月禾黍熟空原雉飛飽新穀棗熊重鳴村路曲道邊古墳生野菊人稀田闊草茫茫洛陽秋聲能斷腸

贈張嘉甫

浮舟大江里三千歸帆先隨清淮壖杜門古寺厭岑寂夢寐清潁如家山汝陰昔遼稱刺史自愧何術趁恫瘝平生爲吏甘賤拙敢作孟賊傷民田未憂懷顧擊之去乃欲築室買一廛簟瓢三畝易辦耳寄聲父老不汝干長淮清冬龍蜃蟄放舟出郭天宇寬浮梁橫前蝃可禮金塔郤立儼莫攀髯張幼好此奇服白璧剡佩鳴玦環抱持微學不忍棄清明竹林遺削牘三年江湖友魑魅一日寶府觀瑰瑤漸消鄙吝心自喜追計存沒涕亦潸尋山把酒豈易得客路霰雪衣裘單塵埃可洗憂可豁待君一勺玻璃泉

題江州琵琶亭

危亭古榜名琵琶倘有楓葉連荻花鳴呼司馬則已矣行人往來皆嘆嗟司馬風流映千古當日琵琶傳樂府江山寂寞三百年潯陽風月知誰主我今單舸犯江潭往來略已遍東南可憐千里傷春眠不持琵琶淚滿衫

予官竟陵時李文舉嘗以事至郡同遊西禪剎陸子泉烹茶酌酒甚歡也今歲予移官齊安文舉自武昌渡江過我與之飲酒念西禪舊事相與慨然

此生放蕩隨羣動一覺竟陵瀟洒夢江山喚我此中來卻愁風月無人共李侯年少能思我竭來兩槳歸潮送不辭酒薄與君飲坐覺西山夕煙重西禪舊遊已陳迹壁間陸子塵生供石欄古井誰知味只有松風自成弄愛君爲吏無俗韻快誦離騷飲仍痛不嫌寂寞過我來古縣年豐少爭訟

乞錢穆父給事丈新賜龍團

閩侯貢壁琢蒼玉中有掉尾寒潭龍驚山作春山不覺走馬獻入明光宮瑤池侍臣最先賜惠山乳泉新破封可得作詩酬孟簡不須載酒過揚雄

將至郡下

竟陵南望稻新熟夢澤悠悠傷遠目春風嶺下望齊安太昊城邊攬秋菊那知歲暮東州客大山蒼寒曉

霜白雲收霧捲日月明卻上天衢瞻五色敝裘疲馬古道長九旬刺史歸空囊歸去故人應笑我滿衫清淚說潯陽

題韓幹馬圖

頭如翔鴈月頰光背如安奧兔臆方心知不在田舍郎開元天子紅袍香韓幹寫時國無事綠樹陰低春晝長兩髻執轡儼在傍如瞻馳道黃屋張北風揚塵燕賊狂廐中萬馬歸范陽天子乘輿蜀山路滿川苜蓿爲誰芳

岡沙阻風

大江春風浪如屋客舟迎風岡沙宿連檣接柁古岸傍岸頭無人春草綠船頭日出炊烟起買魚攜菜來就市漁人水惡不出門蕭條野市無雞豚隄邊紙錢灰若雨沽酒賽神巫降語兩人艇子不避風橫江五兩翩翩去

寄曼叔求酒

青衫縗丞頑不羞三十持板拜督郵歸來無物與消愁典衣沽酒塞無裘囊空酒貴不可得縮手愁坐凝雙眸秋風破屋冷颼颼夜長不眠吟掉頭豈無隣家酒可偷簡書縛汝如窮囚淮陽多醪滑勝油唇焦不飲已經秋汲公直聲聞九州小子昔也從公遊憫憐憔悴賜顏色時丐餘酌濡其喉軍廚嵯峨糟作邱萬壑弗嚮玉蟻浮輸魚所願斗水遊不敢多取煩陽侯玉鉼未至涎已流想見瀲灩盈金甌歌成縅書還自咻一醉猶須越境謀

題吳熙老風雪圖

兩脚橫空萬牛弩烈風吹山山欲仆草披木拔何足道大江翻瀾失洲渚路旁失轡者誰子道阻且長泥沒轝鞭驅挽車亦何急目眩心搖行不顧我生飄蓬慣羈旅顧爾艱難逢亦屢衲被蒙頭不下堂且與身謀安穩處

京師阻雨二首

深泥漫漫污后土長安閉門三日雨頑雲不動風伯愁飛電更相雷師怒陽烏力弱不自持天漏已寬無石補麥蛾禾耳不足憂當念爲魚救無禹

大雨三日泥三尺駿馬高車行不得我有蹇驢安敢騎閉戶高眠朝至夕誰家高堂半夜秋軟綺輕紈換綈紵朱門樂事無時無爾自睫貧空太息

應龍原注海州胸山有龍潭人傳有龍

應龍未遇風雲起仰活泥沙數尺水彼能坐致千里澤可憐一掬何難致時哉未遇可奈何一掬雖微安敢棄誰能寄語潭中魚相聚須臾莫相忘

田家三首

野塘積水綠可染舍南新柳齊如翦去冬雪好麥種長今日雨晴初擇繭東家饋黍西舍迎逶迤踏歌村

市曉婦騎夫荷兒扶翁月出橋南歸路遠

社南村酒白如餳鄰翁宰牛鄰媼烹插花野婦抱兒至曳杖老翁扶背行淋漓醉飽不知夜裸股擊肘時讙爭去年百金易斗粟豐歲一飲君無輕

新見鵲銜庭樹枝黃口出巢今已飛栗留啄棋桑葉老科斗出畦新稻齊田家苦作候時節汲汲未免寒與飢去來暴取獨何者請視七月豳人詩

海州道中二首

孤舟夜行秋水廣秋風滿帆不搖槳荒田寂寂無人聲水邊跳魚翻水響河邊守冬茅作屋冬頭月明人夜宿船中客覺天未明誰家鞭牛登隴聲

秋野蒼蒼秋日黃黃蒿滿田蒼耳長草蟲唧唧鳴復咽一秋雨多水滿轍渡頭鳴春村遥斜悠悠小蝶飛豆花逃屋無人草滿家纍纍秋蔓懸寒瓜

女几祠下

山邊白雲閒不捲廟前上馬荒春草山下松花龍甲光東風古柏吹暖香朝霞爲裳水爲佩守廟千年老龍在清風掃堂神暮還山頭月出溪潺潺

馬周

馬周未遇蚪鬚公布衣落魄來新豐一樽獨酌豈無意俗子不解知英雄賢豪相逐自相得一語君王見胸臆當時豈不爲人言讒耳安能爲君側

南山

南山鳳凰雙翅垂口不妄食腸苦飢山前老鴟飽腐鼠憑特風日華游嬉俯身視鳳有驕色鳳不汝較空嗟咨九韶一奏爲君舉坐看百鳥相隨飛

歲暮歎三首

秋日苦短秋雲多北風蕭蕭洛水波案此下脱一句長林撑空葉餘柯鳴雁高飛去不息晚花悠悠能幾何洛陽經年客未去歲暮搔首空悲歌

寥寥野空禾黍荒北風日夜鳴空桑南山碧天青不極渺渺洛水東流長山空水寒行客少鴻雁飛急天初霜蕭蕭窮谷歲已晚嗟我再補冬衣裳

南山蒼蒼季秋月北風如刀青石裂山陰半夜寒欲冰晚望高峰看新雪白衫少年臂鷹去暮歸飲酒烹狐兔強弓一解尚可彎更欲射獵窮吾年

一畝

一畝秋蔬半成實寇突無烟已三日良人備車艤車下老婦抱子啼空室西風九月天已寒饑腸不飽衣苦單我身爲吏救無術坐視啼泣空汍瀾

洛水

洛水秋深碧如黛亂石縱橫瀉鳴瀨清明見底不留塵日射澄沙動瓊貝南山秋風已蕭瑟倒影上下迷空翠何當載酒縱扁舟一尺鯉魚寒可膾

秋風三首

秋風蕭蕭洛川渡水碧沙寒飛白鷺坡頭伐木欲成梁落日檐蔗下山去山頭九月雪一尺山民燃薪當襦袴石田收薄婦子飢歲晚苦寒安可度

秋風蕭蕭吹野桑田家黍稷初登場雉肥兔飽鷹隼健水落沙冷魚龍藏長淮烟波渺千里悵望搔首山川長二年薇蕨苦不飽長安裘馬多輝光

晉鴉歸栖暮天迥新月娟娟水中影秋聲索索起桑麻古道人歸烟火靜公庭吏稀霜樹老藥檻雨多幽菊盛山家生事飽諳知野果村醪道朝暝

感春三首

我昨西來到昌谷主人致酒留我宿坐中少年美如玉高歌浮懽春夜促還家病酒對殘春東風落花吹滿屋出無與語歸閉門安得萬里馳吾足

我昔東行花始開我自東歸花半摧萬紅鮮林捲風去坐見錦繡蒙蒼苔南山朝雲暮逐婦日暮微雨蕭蕭來一春晴明苦難得掩蔽風日知誰哉

悠悠朝與暮還息官閒事少門無客空山多陰春足雨飢馬蕭蕭空伏櫪文章工巧謀愈疏顏鬢衰遲進無策緊身五斗爾自爲何用中肯空嘆息

又三首

亦知春歸不可留有情未忘寧免愁平田茫茫芳草合清洛不斷波悠悠傷心千里寄雙淚催老此生初白頭問舍求田未成計青衫手板對人羞

山民爲生最易足一身生計資山木負薪入市得百錢歸守妻兒烝斗粟山林未盡終不憂衣食自樂他無欲人生誰使愛功名萬慮千思撓心腹

騎馬出門暮復歸出無所詣歸對誰兒具酒勸我飲兒稚笑語傍嬉嬉人生如此亦可樂安用軒冕生光輝九原可作欲誰與鹿門龐叟眞吾師

去年

去年四月多風雨麥秀不實農夫苦今年麥好風雨調萬口嗷嗷飢待哺何事今晨逭衣秩鄭日無光寒慘切天工與物無怨尤安用日與人爲仇

謝李剛中

齋郎好詩風調清語中有骨自老成愈鑢愈出當有名竭來宣城蓋爲傾文章不如金滿籯我昔曾力今乃懲少年平步取公卿安用學此誤平生

局中負暄讀書三首

輝輝短景留寒光重裘不煖貧負陽老人背溫一體康我欲持之獻天王天王九重居明光玉几翠被女侍傍人不我知謂我狂此心耿耿不敢忘歲云暮矣天雨霜且復持此飲一觴

輝輝短景留寒光瓦簷霜溼梧桐黃老蛩不知春已去白晝嘖嘖空啼螿歲云老矣羈旅傷塊獨守此天一方牀頭書史談虞唐我言匪老聽者狂

輝輝短景不能春照我貧屋亦復仁虞淵道遠寒雲屯羲和愁思隕厥輪志士憔悴甘賤貧塊處漏屋含悲辛重堂溫室顛醉昏悠悠蒼天彼何人

歲後三日

春風攪空動愁濤春日寂寂在蓬蒿衡門鳥雀舞不下西園桃李氣已驕天邊碧雲空漠漠門外荒草還迢迢人生幾何春復夏可但白首隨漁樵

和楊念三自武昌至京師

三年別我客荊州一日長安從我游愛君詩有春草句使我神游黃鶴樓江山望爾欲穿眼見我驚嗟秋鬢短扁舟可辦吾欲東年來五湖魂夢中

二十三日晨欲飲求酒無所得戲作

張君所欲一壺酒百計經營卒無有夜來客至餅已空晨起欲飲還戒口努力忍窮甘寂淡人間萬事如反手百壺一醉有底難浩物謔戲君須受

贈翟公巽

我昔出守來丹陽江流五月如探湯使君之居在山腹繞舍樹石何青蒼千年藥根蟠井底靈液浸灌通塞漿人言枸杞精變狗夜吠往往閨空廊金山萬壑浪花裏一舸遙去隨漁郎最奇巖齋人跡少乳水時滴白石牀翠龜坡陀負日色白鶴掀舞占風祥我泊金山凡十日窮探力取無遺忘南風吹我渡江去已厭淮南塵土黃二十年間多少事身如疲馬起復僵淮南窮栖衆人後朝食不充藜莧腸公來衰顏得一笑側聽高論驚尋常窮閻過我坐至暮滿懷珠玉無粗糠乃知世間有清議未可盡以己意量精金白璧天所寶理無破碎委道旁半年耳冷不聞此過公褰然神激昂論文自顧已老醜從事理絕隨飛翔斯文有屬不但爾因公作詩我涕滂

讀中興頌碑

玉環妖血無人掃漁陽馬厭長安草潼關戰骨高於山萬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鐵馬從西來郭公凜凜英雄才舉旗爲風偃爲雨洒掃九廟無塵埃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死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蛟龍字天遣二子傳將來高山十丈磨蒼崖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開百年廢興增歎慨嘗時數子今安在君不見荒涼浯水棄不收時有遊人打碑賣

塞獵

十月北風燕山黃燕人馬飽弓力強虎皮裁鞍鵰羽箭射穀陰山雙白狼青氈帳高雪不溼擊鼓傳觴打

令急單于半醉解貂裘昭君獨抱琵琶泣。

　　耒病臂比已平獨挽弓無力客言君爲史官何事挽弓戲作此詩

君不見吾鄉少年曹子桓文章七步相後先有時擲筆事弋獵邀輕截後馳平原。滅貊名弓燕代馬。射雉歸來燕清夜一聞驚倒荀令君何物書生乃知射我雖把筆笑腐儒束腰待懸玉鹿盧自從病臂憂親友百嗜爲之心一枯降漸無名天悔禍奪之而與復完軀但慙未使杯安肘猶負當年門掛弧便使淒涼身未伏略聞弓馬氣猶麤莫爲早衰須袖手將軍臂折尚平吳

　　隨息齋

物之有知者恃息物之有息者爲賊天長地久載元氣天地無心故無極君知一身誰主持六塵緣影工伎兒發生變幻不暫止令汝鼻息無停時喘呼呀呻生至死去今已遠何由歸眞人嗒然吾喪我能使炎火爲寒灰中空無宰氣不使內自升降如靈龜深之又深乃至踵根深蒂固凝不動超然內外無死地梨棗華實龍虎用眞人示我尺素書萬卷丹經不勞誦他年綠髮對銅狄卻視吾齋眞作夢

　　喜晴

朝看東南雲物好便有清風收濁潦吾知天意將悔禍約束蛟龍便粳稻山川轉眼異明晦冠屨宜人亦輕燥微涼入堂酒味好一杯徑醉愁如掃清幽枕簟東牕下曉睡老雞呼不覺

　　大風與楊念三飲次作此

北風黃雲卷飛沙吹暗長安百萬家溫爐對酒愼勿出且看酒面生浮花我爲吟詩說雲夢荊江洞庭方洶湧吟成欲君三百盃莫學書中歎酸哀

　　寄道公

知公鼻祖冬之日誦向江山冷無匹粹然眞氣滿輕軀自言位次神仙秩同輩幾人始謝老惟公躡蹤居第一靈腰不舞自欲飛神履雪波元不溼永巷春深雖幕幽西都有人名莫愁我老摧頹乖舊約空能時作夢中遊

柯山集卷十二

七言古詩

　　東海有大松士人相傳三代時物其狀偉異詩不能盡因讀徐仲車五花柳枝之作作此詩以激之

詩翁愛花復愛柳長歌高吟半酣酒自言二物天下奇愛之不厭形於詩嗟予所愛翁未見我昔東遊窮海甸波濤四絕大島中上有太古不死之長松千人袢延坐其下仰見翠葉迷蒼穹巨鱗竭力負不起鵬栖僅借卑枝容人言海若此其園麟甲百萬屯蛟龍又云海怪久不死守護山麓蟠其躬天空海闊風力壯敲戛簸蕩擊無窮軒轅張樂奏未已筍簴百萬喧笙鏞鬼神不欲人屢見護以萬疊青山峰愛之未免困寂寞坐見雨露霑葛蓬東皋吟翁天下才海岳秀氣天所鍾豈惟文章繼騷雅胸中衛業窺夔龍如何

案此下脫五字。失所因與茲松同詩翁勿愛花與柳軟弱但解爭纖穠春英零落化爲土夏葉狼藉工巢蟲嫵兒姪婦最入眼丈夫所志當英雄何當與君涉海去結茅松下甘長終

　　讀蘇子瞻韓幹馬圖詩

我雖不見韓幹馬一讀公詩如見者韓生畫馬常苦肥肉中藏骨以爲奇開元有臣善司牧四十萬匹屯

山谷養之罕用食之豐力不曾施空長肉韓生圖像無乃然我謂韓生巧未全君不見昔時騏驥人未得飢守鹽車惟有骨昂藏不受塵土侵伯樂未來空佇立騏驥之食肉常臞韓生不爲瘦馬駒誰能爲騏傳之圖不如凡馬飽青芻

再和馬圖

我年十五遊關西當時惟揀惡馬騎華州城西鐵驄馬勇士十人不可羈牽來當庭立不定兩足人立迎風嘶我心壯此寧復畏撫鞍躡鐙乘以馳長衢大呼人四走腰穩如植身如飛橋邊爭道挽不止側身過墜壕中泥懸空十丈纔一擲我手失轡猶攢蹄回頭一躍已在岸但見滿道人嗟咨關中地平草木短盡日散漫遊忘歸驅馳寧復受鞭策進止自與人心齊爾來十年我南走此馬嗟嗟入誰手楚鄉水國地卑汙人盡乘船馬如狗我身未老身已衰夢寐時時猶見之想圖思盡忽有感況復慷慨吟公詩達人遇境貴不惑世有尤物常難得寧能使我即無情搔首長歌還歎息

宿龜山寺下贈晏師

淮流赴海何時窮我生飄泊西復東山中老僧舊相識驚我非復當時容三年歷遍百憂患邊就汲汲如飛鴻人生易老古所歎如我安得顏長紅塵埃漫滅舊題壁枝葉已拱當時松我方奔走師已老更念別此何時逐眼看故舊懷抱好宴坐不覺聽山鐘長淮日高人語絕惟有塔鈴鳴夜風

寄子由先生

先生四十猶不遇獨坐南都誰與語青衫弟子天下窮飢走京塵困羈旅高門得飯暫見肉敝筐無寶惟巢鼠樓頭酒貴不敢沽三百青銅輸杜甫強顏講學昧時宜漫自吟詩愁肺腑平生不解謁貴人況乃令嚴門者拒此生自料應常爾但願流年醉中度又思人世樂乃已此外紛紛何足數豫期歸日在涼秋想見西風莎煩暑區區懷抱冀披豁一尊願駐東歸艫

再寄

宛邱之別今五年汴上留連纔一日殘生飄泊客東南憂患侵陵心苦失先生神貌獨宛然但覺巖巖瘦而實有如霜露入秋山掃除繁蔚峯巒出自言近讀養生書頗學仙人餌芝朮披尋圖訣得茯苓云是松間千歲物屑而爲食可不飢功成在久非倉卒上伴金石免毒裂下比草木爲強蝡涓涓漱納白玉津鍊以眞元納之骨神仙自是人不知豈爲難求廢其術我聞公說心獨嗟欲問太虛窮恍惚奈何不使被金朱乃俾枯槁思巖窟又觀世事不可常倚伏誰能定於一終身軒冕亦何賴況有朝升而暮黜何如端坐養形骸壽考康寧無夭屈乃知豈即非良圖卻笑兒曹嗜糠粃青衫弟子昔受經賦分竊窮少倫匹自知無命作公卿頗亦有心窮老佛但思飽煖願即已妄意功名心實不終期策杖從公遊更乞簑丸救衰疾

寄楊應之

應之蹉跎三十九猶著青衫困塵垢高才逸氣老益奇我每事之安敢友迂時則鴟子何患有才未用誰之醜暴得從來失常速徐驅未用鞭其後掃除萬事付之命收拾玉樂歸之酒聞公頗以飲自名我亦抗

衡能至斗京師常恨酒不足貧旅僅得餬其口乃知一飲尚閒關功垂萬古知難偶百年痛飲乃良圖安用金朱裹枯朽我生自斷計已決君亦我徒能爾否揚眉鼠子事輕肥貶眼小兒夸謀厚須防仰嚇忌鵷雛更慮致鬻逢豭狗獨醒不若餔其糟羣犬猶須避而走遭刑每笑嵇叔夜得計須師彭澤叟我官古邑洛之陽閒有山川亦奇秀行當釀秫從子遊更以新詩相獻侑

招潘郎飲

老人夜短睡不足敦公聰外強知時五更未明語千萬更憎林閒鵲鵲兒吹紅洗白雨三日吾園花在已離披一年春事坐如此白首窮譎歸無期念此徑須沽酒飲買魚烹肉勤妻兒更呼東隣好酒伴爲我醉倒階前泥

郭圖送蕪菁感成長句

蕪菁至南皆變菘菘美在上根不食瑤簪玉筍不可見使我每食思故園西鄰老翁知我意盆筐走送如雪白蒸烹氣味元不改今晨一食如還北孔明用蜀最艱窘百計掇拾無遺策當時此物助軍行渭上褒中有遺植英雄臨事究瑣屑終服奇才屈強敵想見躬耕自灌畦當時有意誰能測

讀守道詩

仁宗之初公有聲一世儒者聞之驚日行古義不顧俗師事孫子傳其經掃堂捧杖供賤役侍師之坐隨師行質疑問道無敢變當世始知師與生作爲文章不徒發譏切時事排公卿俗儒毀譽無所出乃取過行爲譏評過於仁義罪固小矯弊自合遠中行人皆不及予獨過過者之罪誰爲輕開編偶誦子詩句辭氣磊落嚴以清吟哦令我不能舍想見眉宇寒崢嶸高風一泯不可見安得壯士能經營惜哉朽骨不可作徂徠塵土知誰耕

對雪呈仲車

學堂歲暮無來客殘雪漫漫風獵獵當庭古柳三四枝老翁攜帚收殘葉二年閒散百事慵飢寒不自勤鉏鎒糞空甑倒誰復求與衣貿酒將空篋人間萬事苦難齊以醉驅愁最奇捷丈夫未死誰能測幽憂何自同兒妾飲酣耳熱詩興豪直上虛空忽凌躐飢喉凍噤誰與解五齋醯醋得嚅囁少年舉白未嘗辭漸老深杯見還怯何當共有種秫田免向官壚走書帖

昨者

昨者飛雹擊破屋頗說四郊妨麥熟十日霖雨一日晴泥潦漫漫不容足淒風寒涼肅肌骨五月更衣初秋服草木傷摧亦可憐造物憑陵竟何欲陰陽錯行成疫癘君子愼疾防寒燠荒涼窮巷幸無他更勸高眠飽饘粥

己未四月二十二日大雨雹

夜來飛雹驚我眠大者結落纔如拳起聽但覺屋欲動脅肩破墜無復全是日晚晴星斗出寂靜萬里無雲烟乾坤變化竟誰使造作詭怪須臾間鄰家老翁髮已白云昔見此今十年木衰火濫氣浮浅激此陰

殄成冰堅儲生臆度是知香天事誰得窮其源屋頭雛鴟失其母足傷翅折亦可憐

遊楚州天慶觀觀高道士琴巢

頹垣荒荒鎖喬木草滿荒庭不容足壞簷破壁秋雨餘蛛網蕭蕭風滿屋黃衣道人出迎客野態生疏脫拘束園葵盡掃一堂空烹茶旋煮新泉熟彈琴對客客臥聽悅耳洽洽三四曲離騷幽怨松風悲流水潺湲履霜哭日斜攜手步空廊鳴鳩相呼竹間宿黃昏門閉人語絕空殿幽幽掩微燭我生貧身最淡薄每厭煩歡辛幽獨何當不踏朝市塵長伴高人種松菊

惜別贈子中昆仲二首

寒雲崩騰不成雪北風吹應燈半滅病來屢飲臥無眠一夜吟聲不絕南城三俊生契闊想對寒爐掉吟舌苗行一日誰有情慰我與君千里別道長農士疲馬愁歲晚風霜敝裘裂人生何用讀書史文字未補襄中臧騶虞所幸一飽耳士而謀食愧前哲可能天獨薦吾曹自應所學爲之輟雖然此事予不悔昔學固知今日拙欲持琬琰易羊皮玩之已久安能蛻萬端畢竟有天命計較何須論瑣屑勞歌無和坐達明曉鼓鼕鼕隨殘月我年十八從先生今也相逢得三子坐思前事且十年嗟我不才老將侯子中兄弟氣清拔粲若瑤環與瓊琌逸足駿馬不受羈陵躁奔馳勁千里先生聲名二十載乃得姻婭皆文字我今賀子得所遵非我先生誰辨此定交自恨相知晚浪一官非我志論文終日坐忘歸欲別出門還頓轡我如轅駒幸芻豆豈不自厭安敢避人生謀食亦可悲世上舍閒皆失計西來有人話吾邑頗說山川想人意寄詩莫憚憑驛傳對酒惜哉無子醉到官便掃琴書室有客過我行當至原注：子敏已許來泰安，到官便治所居室，疏泉養筍待子吟，更采山芻秣君騶。原注：聞泰安官舍多修竹流泉。

早作

鷓鴣夜寒不得眠永夜相語高樹顛鴉鳴最早尤喧闐啼呼相應動百千老雞睡起足攣拳側頭端如聞九天引吭一唱鳴宮懸時哉不後亦不先朦朧初日見山川吾廬晨起有炊烟

自南京之陳宿柘城

荒城人稀荊棘老野兔驚跳出寒草荒荒落日黃雲西驅馬城邊尋古道入門四顧皆桑田居民三五依道邊葺投佛寺下馬立衡眼滿屋然其烟老僧自言八十餘老矣不能營所居村傭依窻展敗席上有空梁懸木魚旋汲新泉濯雙手青燈照客黃昏後羣兒瀾漫眠我前新月欲傾光入牖夜鼓僧室借酒壺不惜清錢取次沽酒香入鼻推枕起剔燈吹火燃銅盂大杯一沃不留滴滿眼芬然睡來集明朝上馬倒殘壺不怕新籍敗裘溼

送劉季孫守陽州

君家將軍本逢掖叱咤西擊賀蘭石一時成敗何足論要使英名垂竹帛到君奇骨倚虎頭白髮千騎守邊州插架萬籤供記覽探囊五字擅風流大河之東士精勇日飲不妨飛獵輕五更吹角建牙旗萬馬合圍行酒炙朝裘風勁黑貂煖夜帷雪滿青氈重樂哉閉口莫言兵雖有顏啟誰能用

北原

秋風日夜吹北原秋蕪經霜不復繁縈紆一逕漸可尋步踏落葉披榛菅蕭蕭九月草木變獨有修竹猶禁寒青紅野實不可辨晚日照射霜榛殘巉巉女儿更清瘦崖壁刻削無雲煙遼收石出洛水好靜夜側耳聲潺湲原西古城有徵路不黍離離荒野田人家歲熟婦子樂村巷日暖牛羊閒登臨嗟我幸無事況有美酒供開顏射麋獵兔可卒歲棄擲萬累休嗟歎

感春

若若堂北桃昨日花猶小暖風遲景一日功萬萼千葩爛相照東風漾漾吹朝雨朝日滿簷春鳥語櫻桃得暖花意忙接夢連日關先吐蘭芽出地長可握小筍如巖堪萬箸欣欣萬木誰使然時來不肯居庳土盛衰相感但如此鏡中安得朱顏駐古來百計無可奈惟有飲者謀猶庶乃知甚急莫如酒有衣可典猶爲富我今不樂欲何待薄俸自給供朝暮功名有命不可求白髮無私誰得拒從今酩酊勿復辭棄置人間千萬慮

寄陳器之

昨者見君綫頃刻滿馬塵埃面黧黑自言別家春欲闌歸意如飛留不得玉鞭揮折手成胝一日到家馳四驛今朝得書一何喜酌酒烹雞稅征轅自言山城無興樂坐看飛花良可惜手攜嬌子口吟詩文字揮毫便千百醉歌昌谷和我吟錦囊舊句無顏色憐君潦倒誰復省場屋十年名姮赫嗟我春來亦何事飽食高眠度朝夕簾前相對但有山坐上清談更無客逼眼光華羅綺眩照人酒色瓊瑤白風光似此寧可忍酩酊高歌臥花側平生結友事遨遊未省連年守山僻強歡獨飲豈所樂舍此無謀慰愁寂思君一笑何可得士事有程身有役堂南柳條爭著葉繁李夭桃落如積請看春物能有幾坐見清和變炎赫須載酒對東風及此殘花倚堪摘

讀李愬碑

自唐中微北方沸鐵馬長鳴飲清渭李公守節陷賊庭身死憒憒行萬里原注：煙及虞奕並傳首，百年事往誰復省一邱榛莽無人祭荒碑半折就磨滅後人空解傳其字殺身不畏眞丈夫自古時危知烈士倉書小技何足道嗟我但欲揚其事寥寥獲麟數千載未學褒貶多非是高文大筆誰復作斷臣賊夫須有待紛紛後世競著述紙墨徒爲史官費卻嗟何獨此事然搔首碑前空嘆慨

和陳器之詩四首

朝應天原注：應天寺有五聖御容，官於洛者，至則首謁。

唐衰五季更披猖社稷反手看興亡山河分裂流戰血積骨被野號豺狼中原正朔不出境九州豪傑爭侯王生民禍難冤痛極腥穢上達干穹蒼眞人龍飛萬物覩天命自至誰能當靈旗指揮四海一氛祲珍滅和風翔降干賜第奉朝謁九服効職爭梯航百年積累到今日運祚方興乾坤長佛宮原廟廣孝敬嚴致守衛勤烝嘗陰陰祕寢鎖遺像蠹蠹盡戟羅蕭騶衣冠具列虛位儼龍韜不反遺弓藏子孫儀載千萬

世永與清洛流湯湯。

過韓城

周京無人弔禾黍七雄按劍分周土秦人匹馬出函關六王割地愁爲虜宜陽古壁故韓都地接強秦爭戰苦謀窮運去竟亡國從長蘇秦亦何補諸侯已盡秦巍巍嬴氏已亡秦不知始皇自是呂家子宗廟焉享異何爲山河百戰移陵谷宮殿成塵埋寶玉秋風壞塚長荊榛落日空城散樵牧今古悠悠共一邱爭強蝸角欲何求誰似令威仙骨健千年重向故鄉遊。

弔連昌

唐日西牢稻明滅長彗掃天流戰血六龍不復入東都原注：唐自安史後至昭宗東遷，終不復幸。連昌已有狐狸穴宮前茫茫洛陽路漢甲朔兵幾迴度火焚馬蹴百戰場盡是舊時歌舞處遊魂不歸宮樹老茂陵金玉人間寶春耕逐適上空山夜燐青熒照秋草女几巍巍青插天東流洛水自滔滔興亡一覺繁華夢只有山州似舊年。

鹿仙山

眞人朝天去不還千年鹿跡留空山空山寂寞何所有野殿荒涼松檜寒桑田海水移今古興亡萬變誰能數五雲深處怨飛龍應笑人間換朝暮神仙不與世人期騎鹿安知不復歸朝嵐夕靄山秀潤應有靈丹相護持長生可求仙可致浮世腥臊何足嗜君不見漢時九江梅子眞一日辭家隱吳市。

長安仲春二首

長安仲春七日風蒼茫頓撼天地同應門縹緲岌欲動況我窮巷連蒿蓬暮寒卷雪連芳草平門萬屋青城縞無言桃李終默默得勢泥塗常浩浩夕暉入屋人氣活勞苦義和間何閼斗杓東指令未行要使燭龍聊潑剌。

長安花繁仲春月北風倒山雨成雪窮巷下里袴襦盡老翁稚兒骨欲折吾人語事不復驚以手扣頷願天晴夕陽縴升已復晦積雪如山那肯退。

贈吳孟求承議二首

我生仕宦求餬口敢憚水浮兼陸走竭來京口見花落歸去西風未吹柳山尋北固初知路水飲中泠未盈缶徒勞結束解書劍未覺塵埃生戶牖瓜洲澄江曉如鏡照水自覺秋容瘦因公忽致舊酒壺恍如夢覺南柯守。

我非初平叱羊口江中浪作羣羊走金山五日厭僧粥揮榜瓜洲纜古柳晨興但怪妻孥喜故人致饋羅盤缶起傾殘榼得餘瀝洗醆再酌開蓬牖風雲慘淡秋已嚴桑檢搖落山初瘦軍廚醇味尚煩公公記疏慵窮太守。

秋蔬

菟園秋露搜韭葉色茂春菰甘勝蕨人言佛見爲下箸原注：俗言八月生佛開口，笔炙烹羹更滋滑。其餘

瑣屑皆可口蕪菁脆肥薑菹辣厭醯筍纖玉露映葉乳茄濃黛抹已殘枸杞只留梢晚種蒿苣初生甲。南來食肉忘肉味久思吾土牛羊苗軟炊一飽老有味痛飲百壺今不說蒲團齋能欠伸時自覺少年心解脫。

瓜洲謝李德載寄蜂兒木瓜筆

瓜洲蕭索秋江清西風江岸殘紅舞津亭永夜守青燈客睡朦朧聽江雨青罇曉酌遣懷抱但恨鬱鬱將誰語敲門忽得故人書洗手開緘見眉宇蜂兒肥膩愈風痺木瓜甘酸輕病股銛鋒皓管見還愧老去筆硯生塵土北歸颺泊亦何事篤工已束橫江艫天寒應客太昊墟當遣何人具雞黍。

贈晁二原注：走筆約无咎同赴大尹龍圖四丈羔酒之集。

昔者與兄城南鄰未省一日不相親誰令僦舍得契闊此事我每愧古人逾旬塞熱不可說逼體戢戢生赤鱗是身非有病亦幻調御未伏猶酸辛布衾蒙頭但欲睡譬見檐雪如飛塵豈無杯杓與酬酢口舌未肯親芳醇平生相逢百不問斗酒倒盡纔逡巡崎嶇行世得皆安嵬峨就醉事最眞殘年崢嶸欲無日晴雲浩漫已有春柳黃梅破最佳絕京兆羔酒仍慇懃。

和定州嬾明雪浪齋

中山士馬如雲屯號令惟覺將軍尊熊旅犀甲羅左右金鉦鳴鼓諠朝昏少年畎畝老爲將誰能復記躬耕村東坡先生事業異道岐不得安修門眼前富貴念不起惟有山林勞夢魂榛中奇石安至此坐豪瀚洗見本根奔流驟浪勢萬里至寶乃掃筆墨痕責牛三峽固細事赤壁長江何足論能令萬古蛟龍怪麼么入此玻瓈盆扁舟獨往則不可平生致君盲具存。

柯山集卷十三

七言古詩

某寒熱伏枕已數日忽聞車騎明當接頃睡中得韻語數句上呈四丈龍圖兼記至日之飲

山羊卷酥如切玉蘇毛胡羊花作肉燭前醉客淋漓時山泉更煮如珠粟深泥三尺歸不記日到牀前初睡足爾來七日戰寒燠朝飯齋糜不盈掬客來但辦君且去臥聽涓涓雪消屋因山事嚴京兆出十驛人人如在目駝裘便面行野時晴郊已動陳根綠

贈晁十七

應之風骨世絕倫灑灑芳柳當青春瓊瑤冰雪照一坐我恐子是神仙人十年聲名望不見一日邂逅情相親安仁白璧絕瑕玷宗之玉樹無埃塵襟清胷明遇事敏西河舊政傳諸民縣門高開吏束手訟至立決如有神別君還家恍若失咫尺莫見徒爲鄰會期殘春再攜手滿引大醽無辭頻

聽客話澶淵事

惜昔兵來動河朔渡河飲馬吹邊角澶淵城下冰載車邊風蕭蕭千里餘城上黃旂坐眞主夜遣六丁張猛弩霹靂電發一矢飛橫射渠魁貫車柱敵氛已掃大漠空歸來封禪告成功自是乾坤扶聖主可能功

業壹萊公

和晁應之憫農

雨風吹麥麥穗好飢兒道上扶其老皇天雨露自有時爾恨秋成常不早南山壯兒市兵弩百金裝劍黃金縷夜爲盜賊朝受刑甘心不悔知何數爲盜操戈足衣食力田竟歲猶無穫飢寒刑戮死則同攘奪猶能緩朝夕老農悲嗟淚沾臆幾見良民有荆棘壯夫爲盜羸老耕市人珠玉田家得吏兵操戈恐不銳由來殺人傷正氣人間萬事莽悠悠我歌此詩聞者愁

止酒贈郡守楊瓊寶

止酒正似塞河決厚積薪芻傅沙礫堅牢不使見蟻漏一線纔通便奔溢莫輕弱筒不穿縞轉眼已驚牛弩射我今止酒用此法目前逸月無涓滴情鍾我輩常痛制慧通則流那可測戀羹端是合吹盞用玉無疑初諫漆牌乾胃燥生未省黃姥無聊怒牟寂不憂羣飲惱姬翁但畏獨醒嘲楚客茫然自慚逗自笑一身心口相仇敵何妨二豎即奔忙不廢三嬰更滋澤平生杯杓不掛眼一飲便須論斗石低心伏老愼勿癡此身何曾千金值

送畢公叔奉詔赴陝西

畢子談鋒不可摧捷若急電飛霆雷老儒宿學不敢較左右戈戟縱橫排文如翻河注浩渺學有要會窮根荄眼看青雲不著腳決去得邑窮山隈漢家封疆際四海環賽萬里聯翩來西海故地獨何事敢肆猖獗稱渠魁包藏隱忍非一日化外未可仁心懷英雄天子命世主撫劍震怒風雷迴馬如屯雲士如虎萬車載出如崔嵬豈惟俘斬復境土誓剖巢穴窮罹胎除舊命子參潼府國有大事須羣才男兒功業在勤苦莫惜沙塞衝塵埃彙戎舊策子所習胸臆請爲將軍開封侯報國在今日贈行滿舉黃金杯

九月十二日入南山憩一民舍冒雨炙衣久之

石稜如刀不容步上挽垂藤下無路風寒雨滑徒旅愁拾馬杖蔡泥沒屨躋攀顛墜不容髮目眩心寒驚反顧亦知垂堂有遺戒身仰微官欲誰憩蕭蕭茅屋映絕壁門外汩汩清泉注解衣就火不能煖旋拾山薪伐溪樹山翁生未食醯醢脫粟寒蔬度朝暮人間平地固不少何用巖崛守磨兔秋聲四起山靄夕壞屋疎籬睡無處披裘結束相勸歸過盡重雲下山去

八盜

挾弓持矛八人者暮出永甯循白馬哀村飲酒呼主翁主翁倉惶問以弓朝飯南山民獻麑主人贈刀其姓李道逢兩夫捕鷹隼脅之以威使從己晚投民居迫之饋坐有三夫願從事其徒新故十有三驅使兩夫前探伺譁知小水無徼巡彎弓長呼蒼市門傳聲市人恣誇脅擾擾坐致幾千人一盜登牀坐而視四盜執兵環以衛八夫露刃入民居斂聚金珠致之帥搜羅抉剔凡八戶淫汙婦女蠱其主烹羊獻酒來紛紛錢幣滿前隨賜與一盜揚聲集市人我憐市人常苦貧居民積財尚餘羨恣爾攫取令無嗔市人聽令喜且舞肩負囊擔誰復數須臾散去閭里空犬逝雞逃無敢語八盜連謀詔其五爲我鳴金南取路人聞

金聲謂盜南八盜西馳下山去長吏飛書呵有司坐欲捕獲如吾期洛陽大牓如匹帛一百萬錢賞能獲一詗兩卒扣吾門自言有密人不聞我知小鼠羣偷地二盜今居洛之涘立呼吏兵給戈弩期以朝擒夜馳去可憐鼠子不知逃猶復持矛起相拒一士揮刀身首離復取傍盜如攜兒八夫獲二亡其六衰取蕞人付諸獄

淮陰阻雨

檣竿日日春風轉渺渺孤舟數家縣朝來雨暗隔淮村白浪卷沙吹斷岸渡頭楊柳濕青青橋下涓涓野水生滿尺白魚初受釣斷行歸雁故能鳴平生行止任遲速蓬底欠伸朝睡足從來江海有前約老去塵埃無可欲曉天暖日生波光桃杏家家半出牆春日春波好相待短帆輕艫可須忙

蕭朝散惠石本韓幹馬圖馬亡後足

世人怪韓生畫馬身苦肥幹寧忍不畫駿骨當時廐馬君未知開元太平國無事戰馬卷甲飽不騎玉關橐駝通萬里長安第宅連姨笙歌錦繡遍一國六龍長閉空食粟霜甜秋草沙苑游日暖春波渭川浴雖圓腰穩目生光細尾豐膺毛帖肉珠鞍玉鐙驕不行豈有塵埃侵四足韓生丹青寫天廐磊落萬龍無一瘦豈知車下骨如牆飢嚙草根刺傷口君家古圖纔半身千里騰驤已有神迴身側顧不無意顦顇絡頭嗟失真君不見太宗戰馬舉腹毛身騎此馬縛羣豪龍虎精神金鼓氣豈有閒地供脂膏至今畫圖快胸臆想見蚪鬚親破賊那知但愛廐中肥漁陽筋腳蹄如石神駒入水隨烟雲蜀山石路無行人六驌悲鳴足流血騎驌遺事一酸辛

次韻君復七兄見贈

老知山林等朝市扁舟誰能問行止長淮十日浪吹沙春風正攪驪龍睡幽人軟語破永日衝泥攜手林開寺坐中知兄病當已眉宇氳氳有佳氣華池神酒不用醒人生和暢自忘形扶持陰德鬼神在洗除世緣煩惱輕東來自慚雙鬢改相逢獨覺兩眼明論詩尚愛淡生活學道久歎閒名聲嗟我塵埃背昏旦補刖自憐閨道晚還丹欲問僕僕仙原注謂陸先生僕僕古仙人也一菴更伴騰騰睡原注謂圓明騰騰古禪宿春陰夜薄月朦朧劇談燭盡檐亦空他日重逢麗處士可能猶與世人同原注兄斷愛屏欲專意禪悅故比聯公

離泗州有作

舸艦大艑來何州翩翩五兩在船頭淮邊落帆汴口宿橋下連檣南與北南來北去何時停春水春風相送迎沙岸飛鷗舊相見短亭楊柳不無情清歌一曲主人酒主人舞客客舉手明日酒醒船鼓鳴沙邊破堠不知名行人十里一回首望邊猶有塔亭亭

汴上觀迎送有感

居人憐客千里來掃堂爲客致酒杯夜闌再拜客辭去尊前美人不成舞陽關八疊倒玉船消魂此地自年年船頭旗竿船尾柁南遊江海北長安長亭出城十餘里柳邊人家飯遊子少年此地幾經過白頭相

逢可奈何

奉先寺

荒涼城南奉先寺後宮美人官鄰此角樓相望高起墳草間栢下多石人秩卑焚骨不作塚青石浮屠當邱隴家家墳上作享亭朱門相向無人聲樹頭士梟作人語月黑風悲鬼搖樹宮中養女作子孫年年犢車來作主廢后陵園官道側家破無人掃陵域官家歲給半千錢街頭買餅作寒食

送程德孺赴江西

程侯治楚我猶知去時民作嬰兒啼歸來明光見天子還把一節來江西年來屢下寬大詔赤子未免寒與飢恩如憂病政如藥知病無藥何由治朝廷法度寄吏手付授得所乃合宜事如黑白初易視敢以容悅相蒙欺此行委寄意不淺列城數十受指揮任官輕外最弊法省閣無補眞何爲遙知敏手多暇日不廢樽俎瑣蛾眉從君多乞歙州紙歲晏天祿供吟詩

送杜君章守齊州

平生杜公賢弟兄北州人物家法稱兒童服膺今見面溫潤圭璧清霜冰胷中詩書不見試鬢髮欲白論邦刑用違所長衆不可公獨談笑氣甚平人才之難萬冀一一士其重九鼎輕典籤不廢吟擁鼻所歎虛席何人登臨蕃千騎亦不惡聊以餘力蘇疲氓霜清水落魚潑剌萬甕沸鬱新醪傾東秦山河太守貴長安歌舞新曲成正須晝夜快作樂舍人促公歸治行

送劉季孫赴浙東

將軍好書如郤縠文史隨船三萬軸吟詩坐嘯士貿勇不學虎頭飛食肉念昔先君得佳句歸見兒童詫珠玉乖離存沒偶不死十年遇公拜還哭堂堂山西忠勇後凜凜典刑在眉目總戎南下聊復爾將帥于今要頗牧戈船水犀士扼虎三江太湖浪翻屋大夫爲將亦不惡寂寞揚雄老天祿

寒夜擁爐有懷淮上

長安暮冬雪如山堅冰錯落于其間八流一雲同慘淡北風怒迴江海翻老人此時不復出閉戶燃薪守蓬篳忽憶去年淮上舟有客致酒頗豪逸三更堂下霜折木坐上美人鳴寶瑟人生有情亦可憐明眸皓齒如眼前主人金章作塵土烟飛星散注南天知非遽公時一歎讀書梅叟並蕭然百年萬事費排遣軟語須問東家禪

同魯直无咎遊啓聖

西方金仙千歲身天上伐木役天人圖浮檀光照世界作此無量勝妙因九龍寶地赤精宅涌出宮殿壓風輪化人南來爲守護震動六種走鬼神錦幢老人常住世燕坐說法無冬春故人蕭公作塵土白蓮花葉光如新妙道無邊世眼窄眞心遍通人智貧可憐端居弊宇宙幾見疑惑談僞眞貙牙森森鐵鳳啄殿顏耽耽金獸蹲官冷何妨近香火時容勝絕洗埃塵

送邵郎中守同州

君不見漢家左轄百萬戶里胥夜驚厭桴鼓爾來荊棘露沾衣只有山河閱今古邵侯風流華省郎三十憑熊兩開府不須閉閣決田訟多屑石餅羞魚俎東南文章舊人物莫媿薄奠便酪乳仍煩細閱白沙龍

王都尉惠詩求和逾年不報王屢求索而王許酒未送因次其韻以督之

酸寒杜陵老痛飲道身世雲安小縣麴米舂遙知美味無多子猶令此老氣如虎傲兀幾以醉爲異爭知侯家美酒如江湖金罇犀杓與之俱玉壺曉傾春水決銀槽夜滴秋雨疏主人文章足賓客許致麴生來坐側三杯脫帽我家風渴如旱田占雨虹冷官如瓶君未見腹惟貯水水生面鳴鞭走送煩騶轡坐對朝寒北風起未欲煩公大作蘇老夫自斟看深淺

架蒲萄

蒲萄蟠屈如修蛇春來蟄起紆橫斜延之升架鱗甲動舊榦粲粲生光華盤堆馬乳未敢望殷勤既灌意匪他要聽暑雨鳴大葉牕間致榴槤青紗年來幽淡亦有趣自植花草占萌芽奔波元德老不遂正爾種菜豈不佳猶嫌尚遺兒輩覺方食失匕徒驚嗟

旣十五日事

五更聞鐘自驚起坐守殘燈具冠履昏昏痛眼正閉花獨愛當庭月如水强驅睡味誰不仁漠漠黑甜留兩臂憩驚左掖漲風埃已起上閣鏘環佩平明原廟煥金碧飢投敗幕走寒餌紛紛僕僕酸兩脛肉食當然賤何事走馬還家百不問掃榻伸腰眞有味起來炊熟日亭午槐葉新成庭復翠翻書弄翰老自笑飽食安眠計難遂古來高士不入城肯聽鳴鷄踏朝市

淮陰太嗤山主崇岳逮與予諸父遊今年七十餘耳目聰明筋力强壯奉戒精苦禪誦不輟聞子自黃歸欣然空所居而相延日與之語感寂然相對終日使人之意也消因賦此詩

我來之初季春月門外李花如積雪杜門燕坐度長夏庭樹秋風忽驟屑西馳老火不復燎急雨淒風爭應節紫貂暴日知有待晝扇依墻將怨別蒸雲積潦漸收拾惡木煩蕪稍摧折不知此事誰主張躍馬奔車忽回轍嗟予行世蹈坎坷僅免豺狼齧舌三年閉戶餓江島脫粟無餘衣百結近者皇天忽悔禍雨施雲行咸澡雪復官還職逼海內爭脫囚冠鳴佩玦老夫龍鍾衆人後一柯循江信沿涉風波歷盡見故鄉親友相逢驚白髮道人已老見我喜靜掃高堂容憩歇佛龕日近得香火僧飯時容供粗糲讀書小技苦勤漫安禪大觀無分別久便閒放輕祿利已脫憂危傲縲紲天時進退古不忒人事興衰今屢閱酒濃村店足斟酌魚美長淮恣哺啜從今萬事付天工致安民庶看轍契

聞子瞻嶺外歸贈邠老

今晨風日何佳哉南極老人度嶺來此翁身如白玉樹已過千百大火聚望天留之付眞主世間尋烈計已誤柯山潘子應鼓舞與子異時從杖履

次韻蘇公武昌西山

靈均不醉楚人酷秋蘭蘸蕪堂下栽九江仙人寒家去吳市不知身姓梅東坡先生笑二子一邱便欲藏崔嵬脫遺簪笏玩杖屨招揖魚鳥營池臺西山寂寥舊風月百年石榦埋古埃洗榦致酒招浪士荒墳空餘黃土堆但傳言語古味在一勺元酒藏山罍鄧公歎息爲摩撫重刻文字蒼崖隈五年見盡江上客兩屐踏遍空山苔謝公富貴知不免醉眼來爲蒼生開長虹一吐誰得掩六翮故在何曾摧橫翔相與顧鴻雁寶劍再合張與雷山猿澗鳥汝勿怨天遣兩公聊一來豈知屈賈終不遇詩賦長遺後人哀

宿譙東逆旅夜聞歌白公琵琶行道人歎者

元和才子悲流落一聽琵琶謂天樂青衫霑淚作長歌誰取篇章和宮角譙東夜久行人稀臥聞此歌歌者誰歌罷當時人不見舉頭三聽淚雙垂喪堂青瑣春無事幾聽此歌還幾醉東風桃李作黃埃寶篋塵昏譜開字一聲一聽一情傷未老應知幾斷腸展轉曲終燈燼落荒城寒月夜霜霜

趙德麟有詩言渦萬壽縣得玉芝乃以供一醉之味按道書凡芝皆神仙上藥無乃輕用之乎王孫憔悴食無肉天遣枯腸出雙玉荒園夜飲供一醉仙物無乃遭輕辱王孫高名滿天下剸鮫龍蛟刀几熟眼高不爲小物變采掇僅同葵雍鬲君十年清顥客年少味甘窺藥錄再逢震藥愼勿輕不死問君安可猶

東園

堂中宴坐不妄出堂外青春去如失小園十步綠如雲一時桃李事已畢猶殘醁醽數朵在未覺塵沙汙玉質金沙格俗終可憐胭白爛紅如欲滴老夫睡起聽山禽竹間林外紛嘲嘖筍生漸愜子猷願梅熟未邀朱老嘆翻書只作隨睡具傾壺屢進忘憂物今春風雨稍依節上田麥穗過數尺但知洗眼看世塗莫厭終年守蓬蓽

送翟公巽赴中書舍人

韓筋柳骨世不聞翟公筆力回千鈞十年聲名滿四海淮陽邂逅雙朱輪老翁空疎亦何有寂公子我意甚眞高談麈尾雪漢上一揮聞茸如灰塵夜光明月不計數坐使衰弊生精神恨無金玉相報荅還家三嘆嗟我貧青燈論文夜未分曉聞門外送使君問君舍此去安往紫皇詔歸侍玉宸鋒鋩發硎斷犀象好爲明主裁絲綸思獻納乃其職況公之意常在民追遠三代薦風采主以事實致此文聖君賢相有美意筆端與物爲陽春

波棱乃自坡陵國來蓋西域蔬也甚能解煩毒予頗嗜之因考本草爲作此篇

誰從西域移佳蔬逼植中原葵莧俱清霜厭雪凍不死寒氣愈催方芳敷貫金銳箭脫秋竹剪羅巧帶疆華裾中含金氣抱勁利穿滌炎熱清煩紓老人食貧貪得得大釜日羹和甘腴飯炊香白羹餅滑一飽毒鋒無嵐餘空廚蕭條烟火冷可但食客歌無魚男兒五鼎食固美當念就鑊還愁吁

北鄰黃餅兒每五鼓未旦即遶街呼賣雖大寒烈風不廢而時賂不少差也因爲作詩且有所警示秬秸

城頭月落霜如雪樓頭五更聲欲絕捧盤出戶歌一聲市樓東西人未行北風吹衣射我餅不憂衣單憂餅冷業無高卑志當堅男兒有求安得閒

寄余五十五

憶昨戊午寄東都人事紛紛相見疎補官洛陽我西走君理舟楫歸江湖往來相失頃刻爾坐使一別三年餘他鄉滿眼非故舊南北耿耿無音書福昌古邦廢已久莽莽榛棘藏麋鼯空宮麋條唐舊路古堞斷縁韓退壻商顏餘民俗未泯習尚兇獷差爲懦高堂塵埃坐無客雖復强接非歡愉嗟君尚復記憶我兩得書札何勤劬最後新詩意不淺知君過我山陽居人間翩翩輕薄子交友暫爾久則渝歡忻憂患心不易我視一世無君如念昔登科各年少君中第一名傳呼春風朝踏遊廣陌夜雨縱飲傾金壺當時意氣今往否十年我困官庭趨君宜騰踏上寥廓何乃失足遭崎嶇人生難必但如此付委造物隨所驅得之幾何失未損七尺可貴惟吾軀洛川春風來已久桃李次第爭芬敷登臨想君不可見夢逐流水遊東吳舊遊我所樂飲有美酒烹有魚何當相逢兩披豁擺落萬累無嗟吁

柯集山卷十四

五言律詩

從黃仲闓求友于泉

炎暑戰已定清秋當抗衡碧寒生雁思幽草見蛩情曬麥村墟靜觀書枕簟清誰能酌元酒來破屈原醒

清洛

清洛西風急遙知故國秋羈游成歲月疏放合淪留地迥驚身老山高更旅愁登臨有詞賦不減在荆州

落日

落日西風急空山客獨驚夕雲寒不動秋水暮多聲粟厭周人飯蓴思故國羹南飛有征雁羨爾羽毛輕

贈陳履常

勞苦陳夫子欣聞病肺蘇庶門遷次數僧米乞時無旨蓄親庖急青錢藥裹須我場方不給何以繫君駒

至安化驛先寄淮陽故人

蕭條安化驛倦客思悠哉積水連天闊青山送客來疎籬風捲葉敗屋雨生苔寄語淮陽舊人今放逐回

發金陵折柳亭二首

綠衰溶溶日紅飛寂寂春青山今古事芳草去來人歌吹酒家市帆檣賈客津誰云絕勝地登眺更傷神

桃李蕃晴日江山秀晚春孤舟多病客長道未歸人豪俗競行樂倦游慵問津南山還暮雨疑有楚臺神

秋日

隕葉鳥不顧枯莖蟲莫吟野荒田已穫江暗夕多陰夜語聞山雨無眠聽楚砧斂裘還補綻披拂動歸心

次韻斯舉送巖桂新釀

叢桂仙君子小山幽處芳案此下脫三字鄙素漢殿略塗黃有客憐衰病新醅許鑿罌併將塵外物助我北牕涼

發安州作

積雨陂塘秀南風蒿艾肥鳥雛立橫隴白鳥下深畦雲木叫杜宇曉林啼竹雞平生倦遊興賴有濁醪攜

賦得瀑布

浩浩自太古洋洋滾百川深將一源潤首出萬峯巔晴浴倦宗日香通華嶽蓮應有眞仙子揮榜上青天

江城

江城寒食近風雨作輕寒花落已可惜春衣猶怯單畏人成不出已老自無歡沽酒金明道回頭十五年

都梁亭下

金塔青冥上孤城蒼莽中淺山寒帶水旱日白吹風人事劇翻手生涯眞轉蓬高眠待春漲鮭菜伴南公

過孝感縣十里所望一土山下有漁舟呼之不來委舟負魚徑去不顧俄有一舟不待呼自擊舟直前取舟中美魚致之求價甚賤予倍與之値卒辭倍値而去予語之曰爾不待招而赴人之求仁也售不求厚價廉也子豈有道者乎茲楚境也昔有勸屈大夫以餔糟啜醨者豈非子耶爲作一篇

有道隱屠釣仁廉非偶然傾筐出紫鱖揮手謝青錢昔有離騷客名高楚國賢獨醒遭爾笑吾幸醉終年

二月三日艤舟徐城戲呈戚郎

自嗟爲客久羈旅過淮時雪野挑蔬瘦霜天煖酒遲流年下坡轂萬事一杯巵異日懷陳迹孤舟近古祠

重到臨淮壽聖院

陳迹不可訪舊游三十年相逢非故物大半已沈泉世界揚塵海浮生不繫船老人無固必醉卽掩鑵眠

舟中曉思

樹色未啼鳥槳聲初度航客燈青映壁城角冷吹霜飄泊年來甚羈游情易傷年豐清潁尾吾計亦差良

將至漢川夜泊

水翼飛栖定連檣宿暝烟華風驚客夢江月伴人眠多病閒偏樂苦吟愁易牽漁郎爾何恨終夕獨鳴舷

酬同年徐正夫司戶時欲卜築嵩洛間

少別老相見無言空惘然功名屬多病詩酒樂衰年釜甑顏公粥囊須趙壹錢歸裝何日辦嵩少好林泉

何處春深好二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老宿家茶爐寒宿火佛案曉添花塊宅無妖火通途有寶車院深人不到幡影逐風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居士家荒園幾畦菜環堵數株花自蠟登山屐仍騶下澤車時時客問字醉帽任傾斜

次韻寄趙伯堅二首

西湖望中潭能有幾多程問訊懶不講篇章來愈清爲邦循舊政把酒憶交情祝子過新歲春風入帝城

相思何處望月閣對南堂念子猶記我懷君時舉觴可能思顧好端是種花忙聞說河陽政佳哉副所望

陋屋

陋屋秋霖後荒城落葉中壞牆朝插菌幽草晝聞蛩豈是不浪出直緣無奈傭何勞求季主吾自了窮通

道旁花

長夏百草秀道旁多野花無名自紅紫有意占年華灼灼照流水斑斑上古槎中原何日掃將爾付泥沙

寺西閒步

閭里靜無事野塘春水生好風時獨立芳草共閒行閏月遲春候輕陰弄晚晴鄰炊烟火動下舍晚雞鳴

已醒

已醒厭厭醉將開灼灼紅年年到春日忽忽遇東風暇日如年永閒愁似酒濃時能將醉眼天際送飛鴻

題廬阜官廳壁

平生山水興今夜宿東林落日樓殿影西風鐘梵音雲橫山閣迥雨過虎溪深腳力猶堪在他年當重尋

今早將飲酒聞鶯有感

蕭條古蘭若春日等閒斜唧唧初聞燕忽忽又過花舊遊都似夢到處即爲家把酒聽鶯處攀懷感歲華

破幌

破幌一點白臥知千里明低牕通雪氣喬木尚風聲傳警軍城靜鳴鐘梵刹清高眠尋斷夢鄉樹已烏驚

食筍

荒林春足雨新筍迸龍雛鄰叟勤致餉老人欣付廚朝餐甘飽美放筯爲嗟吁惜取葛陂杖猶堪代我駒

夜意

每見青桐落常虞白髮侵傷心惟片月不睡更清砧蟋蟀秋聲早銀河夜色深崎嶇無限意蕭索一長吟

秋雨

階下梧桐樹芳菲亦已休歲時驚病客風雨送清秋栖鳥歸何晚鳴蟲響漸收蕭蕭寒色暮吹作夜深愁

秦兵部書堂

丈人憐我厚許與過常情身世已迂闊功名何敢爭笑談忘晚輩栝俎辱生平欲斷隨淮地從公老此生

日落

日落長雲暗風悲古岸秋潛鷗逸避客野蝶戲隨舟疏拙資微祿飄零厭遠遊若無尊裏酒何物與消愁

晚臥

日落煩暑退秋晴河漢明微雲映天白纖月過林清濁臥誰晤語幽懷殊未平蕭蕭夜深冷皓露滿前楹

捲簾

捲簾新月上林影散微茫庭草鳴蟲近風燈秋幌涼長年惟有病晚歲苦多傷身世竟何就吾將問蜀莊

秋懷次韻晁應之三首

木落晚風急宵涼侵暑衣有期惟向老無計未成歸只益頗毛脫還從脾骨肥感時仍弔古回首意多違

衰鬢不堪洗病軀先覺陰天寒白日短歲暮亂山深薄酒醒無力危絃奏不禁謀身老逾拙三聽洛陽砧

清秋萬里輿力疾上高臺歲熟雖免飽風高楡柳摧晚篁元自綠幽菊爲誰開寂寞無人問鄉書久不來

冬至三首

昨夜新霜落淮南十月初寒雲風後白高木雨來疏功業嗟謀拙星霜逼歲餘子雲眞拙者寂寞爲元書

汴水日夜淺天寒霜野寬拂衣秋葉亂衝面北風寒不作歸山計空悲走馬鞍濟時吾力薄俛仰一悲嘆

孤衾不成寐起坐聽雞號樓閉更籌靜天寒星斗高蕭條陶令酒清怨楚臣騷凜凜悲秋意何須待二毛

青陽驛會劉伯聲夜話

奔走倦塵埃相逢顏暫開語闌燈燼改飲散月華來行役風霜苦流年歲月催我愚甘自分惆悵子多才

十三月二十六日旦閒東堂啄木聲忽記作福昌尉時在山閒環舍多老木臘後春初此鳥尤多

聲態不一今琵琶箏中所效既不類又百不得一二云福昌河南屬邑

睡餘聞啄木忽憶福昌舊官舍題詩壁如今經幾人猶能老耽酒依舊拙謀身尚想闌宮格東風清洛濱

次韻和王彥昭九日湖園會飲

故人憐寂寞九日共登臨天地客行遠山河秋已深狂來能醉舞興罷獨悲吟莫怪淒涼甚多憂損壯心

暮春三首

遲將多病限冉冉對殘春啼鳥日求侶晚花如向人物情懶著意杯酒最關身亦有功名志吾生付大鈞

應接非吾事深幽興有餘筍深鳴鳥下花薄午風疏草淺見飛雉溪清生細魚端居亦多趣不用席門車

紅點薔薇架綠深桃李蹊語鶯知果熟忙燕聚新泥節物有常態羈遊無定栖寧須說鷓鴣物理固應齊

之天長會宿僧院

蕭條林下寺客至解塵鞍雨過月逾白夜深秋向寒老僧無俗累愛客故盤桓之子靜相對松風清石欄

宿銅陵

山色日已遠問人歸路長碧天涼夜闊秋物雨餘荒人靜路傍寺鳥啼林下房銅陵竟何就空死漢吳王

漣水

孤舟逆水上野靜聞水聲鷗飛不遠水寒浪起霜翎翮夜氣岸兼木夕光潭照星長吟弄雙槳知有睡龍驚

一日復一日

一日復一日炎涼行一周異鄉猶在望白髮久生頭且看尋檐拔休懷失馬憂天公有至信萬古一春秋

索莫

索莫歸未得閒雲還滿空愁吟對寒月不睡到晨鐘衣喜初冬寄書憐手自封何當聽夜雪煖酒夜爐紅

上方僧

不下上方地夜禪心慮冥三更風雪暗一點佛龕燈持鉢呪潭水鬼神拳跪聽案此下脫二句

冬夜

山靜寒雲薄天空孤月明霜桐占堦影風葉繞廊聲經濟心難就蹉跎歲屢更冥鴻本清遠何事亦肯征

和得故人書

來書纔一紙離別意何長應爲相思苦還能細作行水浮新恨闊花想舊容芳欲問人何處青樓在帝鄉

和西齋

山色供開鏡溪光照掩扉暗蟲先夜響萎葉近秋飛簷隴晴疏出開龍暮鶴歸鳴琴坐朗月輕露點秋衣

和北寺

寺倚荅崖古僧閒晝掩扉曉雲辭嶺去夕鳥占林歸悟理觀旛動臨風想錫飛寄懷元覿外更覺此生微

食薇

歲窮陰不解短日過墉微幽鳥穿林小寒烏啄樹饑冰霜崖嶺壯烟火井閭稀老拙安閒僻無心厭食薇

春寒

客舍逢桃李清樽聊自歡夢中經夜雨醉裏度春寒草色遠還綠鳥聲晴更繁預期多病眼花發更辭看

遣悶

爲問庭前鵲歸期何太遲賒傳能報喜東去是何時黃葉西風急幽花白露滋朝朝清洛水坎坎只東馳

歲暮書事十二首

歲安北風疾山空萬谷號木枯隨意折鴻斷不成高深屋支蓬戶溫爐煖繡袍老夫原不寐鳴竹鼓蕭騷

清洛魚梁港霜鱗素鯉肥供廚調鼎快充腹此羹稀老去只便飽年來甘息機寒江鱸鱠美恨望未成歸

風捲塵沙白雲垂雪意凝夜山時叫虎晚市早收燈園栗炮還美村醪醉不能三年官況味直是冷于冰

牛羊已歸去殘照滿山陵霜雁田中靜風蕪木杪悲川原今自若龍虎昔交馳邱隴耕桑盡千年不復知

原廟依岡起傳聞世祖營南陽無雌雉熊耳合投兵霜日逢原路天風柏殿聲山川英氣在不負昔開名

北風吹馬疾石徑上危基野俎飽狐貉山爐煮橡麋寒耕敲凍石獵火上風枝留滯親麋鹿多甑笑欲絲

壯心常許國平日討論兵天地身將老山河意欲驚病多緣痼飲吟苦更傷情斗酒新豐市何人問馬生

自惜周人俗貪庸巧治生千金不冠帶一飲起紛爭佩櫝攻擾敗迺書爲姓名二南分陝化淑窈久無聲

千載傷頑俗遺風耿未忘陳荒邱蠭鼓魏褊女縫裳遠客防猜嫉官居備寇攘妻兒怪多喜清洛有歸鴈

陳葉不肯墮凍醪凝未融寒林晴有影霜日冷無風許國片心壯勞生雙鬢蓬功名任愚智萬事古今同

日落鞏明燭一杯千里心驕兒驚醉舞山僕怪悲吟谷冷水流急天昏雲起陰三更何處雁急急尚哀音

雲去暮天迥雁飛寒夜長姮娥守孤月青女恨連霜不寐看銀燭長吟送羽觴山爐與石鼎伴我老他鄉

宿東魯父居二首

夕陽低欲盡春淺色霏霏暝色催歸牧炊煙向晚樵疏星臨水際遠火隔村橋黯黯柴門夜栖鴉對寂寥

郡國何時極羈愁觸處生望隨天不盡春共野兼平煙樹淮南闊魚鹽楚俗輕飄零五年別歎息鬢毛更

淮上夜風

縣郭初傳柝舡窻已閉蓬星低春野路月淡夜淮風煙水東南闊魚鹽吳楚同久遊諳里社賒酒問鄰翁

春望

鳥去晴雲外帆歸芳草邊平淮分綠野春樹接低天殘枯寒餘燒新青雨後田年來千里目容易淚雙懸

村晚

深塢繁花麗晴田細逕分孤舟春水路芳草夕陽村暗雀投簷靜昏鴉集樹喧牛羊自歸去燈火掩衡門

夜意

荒城轉五更北斗向誰傾穴鬪時爭鼠林棲或自驚老來神慮淡睡足骨毛輕石磬催僧粥低窻枕畔鳴

春望

暖日晴薰草清淮闊浸天地皐連遠水城廢入春田目極風煙外秋懸淚臉邊人生苦多感花柳自年年

柯集山卷十五

五言律詩

同七兄及樓上人自墳莊還寺

和風快人意岸幘晚襟涼日落野痕碧月生淮際光論詩得靈運靜語屬支郎不是耽閒散從來懶性長

蔡河漲二首

長河秋雨漲極目漫難分潢潦雖無自龜魚恐有神天寬垂鑒影風細起龍鱗老去扁舟興臨流欲問津

渾渾雖未已浩浩竟東歸闊處長天近澄邊一鳥飛西風疏葦亂斜日遠村微淹泊從吾道扁舟伴釣磯

初秋對雨

閉戶理殘編疏慵得自便朝涼清病思秋雨對高眠屋冷深藏燕槐疏濕抱蟬所欣堂下菊芳意已鮮鮮

泊長平晚望

川穩夷猶棹秦歸杳靄天梁深交岸樹綠遠望川田漁酒數家市帆檣何處船登臨一回首無限意茫然

發長平

歸牛川上渡去翼望中迷野水侵官道春蕪沒斷隄川平雙槳上天闊一帆西無酒消羈恨詩成獨自題

離建雄塗中

遠水悠悠靜孤檣裊裊遲草深春已後麥秀日長時聚語傍桑婦行歌拾穗兒年豐隨處樂飄泊我何爲

夏日十二首

過雨芰荷亂繁陰竹樹多雛聲知鳥哺萍動見魚過細逕饒苔蘚陰墻引薜蘿角巾從倒側疏懶欲如何

蚓壤排晴圃蝸涎印雨階花鬚嬌帶粉樹角老封苔問字病多忘過鄰慷卻回晚涼還盥櫛對竹引清杯

山雨晴來暑溪雲暗復興林塘陰不解巾幘潤還蒸書帙慵披蠹盤餐厭撲蠅老來疲爾甚多病日侵陵

朝雨來還密村墟一望間遠聲惟野竹澗色但青山書史供高臥葅苦只閉關蕭蕭覺秋興飄颯近衰顏

細逕依原僻蓬蒿四五家山田來雉兔溪雨熟桑麻竹籠晨收果茅庵夜守瓜頗知農事樂彼此問生涯

養拙貧無事深幽樂更眞脩巢偸哺子樹啄巧藏身竊果鴛知主移居蟻過鄰老夫朝食美鳧俎有溪鱗

謝守常搜句陶潛亦効官傍溪分水細過嶼得天寬布種隨蔬隙尋香到藥欄野裝兒稚笑繩屨鹿衣冠

久與山川約那無風月情經營原闕略疏放自平生山友招相見鄉書向遠征殷勤語歸計貧苦病難成

種藥幽人事還披本草經出山拋舊翠過雨有新青術受壺中秘方傳肘後靈不辭勤服餌爲憂髮星星

陶令拋官易龐公去隱深由來浮世事可見昔人心卜築開多思奔馳病不禁脩檀來燕雀戀鴒自山林

蛩怨青涉老螢飛秋水深庭除延夜色砧杵發秋心雄劍鳴初匣寒衣補硬針老來詞賦懶從使二毛侵

夜色川原合秋聲草木催星辰隨地闊河漢瀉山來栖鶴涼先警飢烏夕未迴高樓對斜月鳴笛正清哀

宿故濟陽城

收色蕭條寺天寒老病身空林惟有雪遠道更無人不寐依爐煖多愁賴酒醇遙思雙鳳闕雨露已先春

早秋感懷

永日付悠悠年華逝不留風聲送殘暑雲色淡新秋吾道倘有待窮通甯遽憂朝來望清穎一雁下汀洲

庚辰臘八日大雪二首

平生臘八日借鉢受齋糜客路歲將晚旅廚晨不炊持杯從破律遣興自吟詩何日依禪宿鐘魚自有時

東州逢臘雪却憶竟陵梅客路人方遠天涯雁欲回遙憐簪外白還點砌邊苔久是無人過誰知照酒杯

蒙恩除奉常有感

平生秉周禮投老奉龍旗斥逐偶不死歸來敢恨遲門闌走賓客行李飭妻兒又踏長安道多慚鬢有絲

建平途次

野橋田徑滑官路柳條新流水伴麗日野花留晚春點空知去翼銜綠有歸人自笑語岐路無勞更問津

白沙阻風

春江風易惡故作客行難晴日開野色朝寒醒醉顏歸人出斷岸去翼復前山淹泊無誰語村翁亦往還

冬日雜興六首

小園晴自捕曝日坐前軒野鼠穿山葉寒鳥啄草根短籬藩隙地別逕入孤村幽趣供岑寂淹留不復論

水落橋痕在沙乾岸草枯霜餘槐老壯風際竹清疏啄木高遙響鵓鴿飛且呼二年親友絕惟有對禽魚

池館留餘雪西山照夕曛臘催梅蕊迸春向鳥聲新愁思供多病風光欲近人年年桃李樹相對只傷神

空山身欲老徂歲臘還來愁怯年年柳傷心處處梅綠蔬挑甲短紅蠟點花開冰雪知何有東風日夜回

南壁蒼崖壯窮冬井落開風聲先老樹日色避諸山落雁飢相向啼烏夕自還微微寒月影蓬戶已深關

擊柝山城閉疏燈野店扃疾風鳴夜谷晴水動浮星霜翼歸何晚鄰機織未停短歌時自和愁絕更誰聽

哲宗皇帝挽詞四首

端拱循堯道無爲十六年偏師擒頡利上將勒燕然夢損周王壽丹催黃帝仙淒涼舊栽筆慟哭抱殘編

秦地蟠嶋紐細陽玉象光升歌陳備樂信史記多祥奪邑公無怨開邊義侮亡威靈對三后長在白雲鄉

萬世興王業千年極治辰澤臣還北祭玉檢議東巡汗竹人間事因山地下春寰天不可望攀斷泣遺臣

七月宮車駕西陵觀闕新風雲悲厚夜羽衛異時巡落月低金箭秋蕪暗石麟威靈凜如在善繼有天倫

故僕射司馬文正公挽詞四首

黼座方恭默邦家付老臣頌歌民一口形勢國千鈞富庶新田里忠良舊搢紳裴公恨不早丘禱歎無神

辭爵浮雲外安民反手中山林獨往意衮繡太平功布被終身儉貂冠一命崇他年兩行淚碑下泣羊公

經濟心猶壯清羸疾易傷那知兩楹奠遽失萬夫望家有詩書積填無金玉藏誰知幅巾斂曾佩上公章

伊洛平生興園林獨樂居曾過鄭公里得御李膺車華屋當年客名山異代書定知傳不朽埋玉自沾裾

欽慈皇后挽詞二首

疇昔熙寧盛遠同麟趾時內敦勤儉德陰輔太平基餘烈光彤史追榮備母儀遺民懷永裕薤露不勝悲

淑德承明舊徽音固有來據龍符聖嗣合劒會軒臺玉冷衣銷馥鶯昏鏡集埃傷心國西道寂寞送車回

挽黃幾道

異政穎川風道風叔度陂聞哀苦朋友歸葬東書詩百歲鄉人社他年故吏碑知公萬金產故在阿戎兒

范參軍挽詞

學力志不就多才官可嗟生平叔知己原注參軍叔文正公也公少奇之身後婦成家原注參軍卒子幼朱夫人守義教子皆有立溫洛新阡茂東吳慶系賒功名付兒子文史舊生涯

任左藏挽詞

人也隱君子一官聊自閒誰能學管庫竟爾死茅菅良璞不易剖大弨終不彎惟應太史錄他日出名山

張夫人挽詞原注樂子固母

世德簪纓貴家風孝友傳承夫知不忌愛子故親賢飄忽人間夢生平物外緣諸天清淨報可但閟重泉

原注夫人皈依佛果

呂郡君挽詞原注錢穆父妻

裘海東侯長分吳異姓王世家端作合華裔遠相望龍去孤神劒雛成九鳳凰多情潘散騎悼逝足文章

太府李萃卿挽詞

妙譽馳場屋家風在搢紳使華推厚德卿月上通津歲德時方重山邱迹已陳長年先友淚懷感喝沾巾

太皇太后挽詞

共政艱難際臨朝保佑初經綸付耆老利澤到樵漁禮益謙常抑功成委不居聖君深致孝盡守典刑餘

李處道都曹挽詞

凄涼正始後尚復有斯人慟哭亦云已傷心難重陳傳家雙令器懷德萬遺民尚想典刑在蕭然老鶴身

欒提妻石氏挽詞

和敬承夫順勤劬教子賢平生積淨業倉卒歎無年孤劒留耿介九雛誰撫憐塵埃奩脂澤春草掩新阡

鄧學士愼思挽詞

清苦吟詩客癯羸嗜學身詩書不得力鬼物定欺人類物傳遺學書經植妙因九原誰與友千載斐魚臣

潘帥奉議挽詞

廉退辭榮早清貧卜吉遷買山新兆域從窆舊書詩松菊留三徑簞瓢遺兩兒升堂賓客執紼涕交頤

㖞察彥規二首

青山未白首已歎掩新阡哭別自今日書來幾去年功因鐘鼎記名賴友朋傳平昔閑棊笑臨枰更泫然

文章不用世淪落掩山阿命也人無奈悲哉天謂何至交嗟我少雙淚爲君多遙想山陽慕秋風吹薤歌

李少卿

青雲舊馳譽白髮早辭榮談笑惟詩酒交遊盡老成支離病中見瀟洒舊時情已矣不可問九原松柏聲

五言長律詩

歲暮淮陽客貧閒兩有餘朝昏面壁坐風雪閉門居老去深依佛年衰更嗜書未能忘素業聊用慰窮途

下里皆貧屋閉門卽古墟雞豚來近舍桑汲雜鄰夫雪壓移來竹霜委自種蔬烏皮蒙燕几褐帽裹僧顱

肉似開韶客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補衣裾已病槃三暴辭貧飯一盂長瓶臥牆角短褐倒天吳

胃寒炙鋪鐵晨炊米數珠木鐫隨杜陵葛製媿韓軀時命今如此功名已矣乎談愁風射馬拙待兎逢株

久慕香城樂深諳夢境虛誰憐九頓首正有一長吁瞻望身空老蒼茫歲欲除何當聞妙誨黜刖待完膚

用歐陽文忠韻雪詩

密雪當殘臘衙風到華門酒窗驚紙溼入竹覺聲繁天闕飄無界城高積有痕氣和歸麥隴水味到茶軒

廣陌無游騎空郵有滯轅炎爐聊自煖濁酒僅能溫野迥征鞍設邊寒塞甲屯振奇歌歷歷迴袖舞蹲蹲

客至須駝褐相逢賴酒樽晴明占草木春意到閒園

題譙東魏武帝廟

草昧羣雄鬬英雄接上游吳卑青蓋伏蜀陋葆車留挾漢臨諸夏中原半九州人驚呂布縛誰信本初憂

天作西南限時方割據秋力終回赤壁功止霸諸侯歷數知歸禹乾坤正造周事商完夙志傳子豈人謀

銅雀佳人恨西陵拱木秋千年故鄉廟歌舞鬼神羞

過衡眞太清宮追懷章聖皇帝遊幸之盛小臣裘然成詠

鳳歷開三葉中原正偃兵端居思道妙順動展精神函谷傳經後渦陽奮宅清龍蟠泉不竭丹養檜長生

鶯鶴迎黃屋煙霞避翠旌琳瑯千佩玉貔虎萬屯營邃殿仙容儼靈庭盛禮行書留河上語碑勒大夫銘

歌能秋風晚弓遺藥鼎成句陳嚴衛寢聲道接新耕日落重樓影天寒暮鳥聲異時懷往事千古有餘情

六慶觀三色檜原注一本而具松柏檜三物

衆處歲寒物生爲千歲身柯條雖自異臭味本相親商李諸公子茅家賢弟昆分騈飛彭惡各共一清眞

竽籟風中合鱗鬚雨後伸高枝如借便輕譽豈無人原注太清宮有升天檜傳記諸眞輕舉者多升檜

八月三日舟行自蔡河赴臨淮

曠野天垂地川晴水見沙河回迷向背岸斷忽桑麻水闊時浮鴈陂寒乍集鴻年饑田獲落歲晚客悲嗟

新月排雲水西風送日斜孤舟何處宿故國已天涯

舟行卽事二首

古岸生微霧空林挂夕陽霞輝明野色天影戰波光集鳥村墟暗鳴蟲禾黍荒秋高孤月靜天末巧雲長

沙晚橫歸艇川晴列去檣登臨自多感何必寄他鄉

去去路日遠行行歲向深曉田荒更闊秋野曉多陰岸蓼飛寒蝶汀沙戲水禽迎風蘆顫葉眩日褪裝林

早蟹肥堪薦村醪濁可斟不勞頻悵望處處有鳴砧

發崔橋

野麥平蕪隴官檢臥古津眠鳴沙上曉幽草水邊春暖葉生浮綠風漪起細鱗青新桑嫩宮茜淨浣娘裙

有客悲芳芷無人採白蘋可憐千里目愁殺未歸人

和柳郎中山谷寺翠光亭長韻

山深疑路斷古寺忽開門喬木風霜急荒崖雲雨痕朝霞明翠鷹秋雨濕鳧昏幽鳥不避客閒雲時入軒

重巒深更綠碧澗淺無渾寶地黃金布飛泉白玉噴庭閒臥馴鹿巢熟引王孫禪靜石爲室客迷桃滿園

每悲塵世幻方信梵王尊野實飢堪薦陽崖冬自溫便當安寂寞何事走歡煩清焚晨齋啓高松夜枕喧

逕人休問酒得意已忘言直指曹溪路勞將貝葉翻功名嘆不偶歲月去如奔久分疏軒冕寧辭友鹿猿

從容叢客話粗糲野僧飧卽是平生樂心期何日論

訪璽上人有感

上人稀出入黃葉閉門深繁馬長林下逢僧古殿陰相逢成底事乘興偶來尋靜境亦何有無言知祖心

生平避浮俗與物苦差參脫去猶未得塵埃嬾滯淫長廊秋日薄古木野霜侵徙倚誰晤語獨歸還獨吟

夜吟

襲裡涼侵戶牕虛月過帷高桐青露溼深柳夜蟬嘶綴綴銀河轉牧斜斗柄移風來高葉報伏近候蟲知

陶令尊無酒潘生鬢有絲將何慰愁寂倚杖獨題詩

斜日二首

斜日歸殘暑秋容淡太虛開雲工變易片月自清孤淹泊年華老淒涼歲事餘時違自樸拙與懶曰蕭疏

阮籍慵耽酒文園病著書營營非草野江海得樵漁

伏盡金繩壯天高火欲流病惊拋酷暑詩興得高秋書靜塵埃少宵涼河漢浮清傷桐葉脫爽奪蕙蘭柔

晚歲寒將屆羣芳葉不幽旅人多感慨啼鴂助驍愁病懶非高臥疏迂卻自由功名與世事擺落醉鄉遊

歲暮獨酌書事奉懷晁永事

天涯催晚歲殘律去如奔入夜北風惡多陰寒日昏野吹餘燒燼溪落舊沙痕霜重飢鷹疾田空宿雁喧

山明千筍直雲積萬營屯足雨耕犂早憂爭柿栗繁地平秦接席士斷洛開門白首三年客黃桑數畝村

懶梳悲髮短不寐守爐溫折骨披殘梜蒼龍臥老根晚篁猶好思幽蕊助銷魂慷慨雙龍劍飄零一酒樽

琳瑯思秀色瓌佩想清言獨語看明燭空庭月出軒

柯山集卷十六

七言律詩

出都有感

來時雪盡花初發歸去柳陰蟬亂鳴四序風光半爲客百年塵泊一浮名春來多病思高臥老去逢時畏後生若有黃精換華髮敢隨車馬到高城

贈別何道士

疏散多違久自知形骸況復病先衰全身幸免誅三獸避世何勞賦五噫悯說永嘉饑水石便思輕帆向天涯卻嗟病翮傷摧甚孤鶴高飛不待隨

北橋送客

橋上垂楊繫馬嘶橋頭船尾插青旗船來船去知多少橋北橋南長別離亭上幾傾行客酒遊人自唱少年別百年回首皆陳迹浮世飄零亦可悲

九日獨遊懷故人

故人分散在天涯九日登臨獨嘆嗟人世光陰催日日鄉閭時節自家家風烟滿眼臨秋興鼓角荒城送

日斜取醉憑誰正烏帽遣愁猶强插黃花

夜

木落風高砧杵傷孤城更漏入秋長寒生疎牖人無寐月過中庭樹有霜報落梧桐猶隕病知時蟋蟀解親牀年年多病渾無寐靜對楞嚴一炷香

早春

暄暄暖日弄遊絲風軟晴雲緩緩飛殘雪暗隨冰筍滴新春偷向柳稍歸可憐鬢髮蹉跎老每惜梅花取次稀何事都城輕薄子買憺酤酒試春衣

上元日忽思登樓二首

紫霧氛霏閶闔開團團明月上天來香車百兩天街晚清蹕一聲仙仗回燈隔畫簾時閃爍風穿高幕故徘徊太平日久多閒暇簫笏從容侍燕杯

長街十二遠相通閭閻巍峩彩霧紅天白華燈交皓月樓寒珠幕蔼春風車頭笑語歸時醉城下傳呼夜向中自古長安多樂事周南留滯意何窮原注予方寓陳

探春有感二首

出城但怪風光老草色青青柳色深烟樹遠浮春縹緲風光不動日陰沉芳郊未厭縈紆入美酒何妨取次斟羸馬青衫亦何事一生空負野人心

柳尋穠苴待放綿櫻桃新葉大如錢深春冷落花殘後寒食朦朧月淡天獨坐每將詩作伴遣愁安得酒如泉傷心千里休凝望城外東風早滿船

暇日同孫舉二同舍遊李氏園亭

蕩蕩東風散客心出門驅馬問園林花房待暖徐徐放柳色隨春旋旋深城郭遠來無俗客松篁深處有幽禽王公留壁題詩句應許騷人盡日吟

暮春

夜雨輕寒拂曉晴牡丹開盡過清明庭前落絮誰家柳葉裏新聲是處鶯白髮生來如有信青春歸去更無情便當種秫長成酒遠學陶潛過此生

秋興

薄雲蔽日晚悠悠簷雨蕭蕭急未收佳樹已彫今歲葉西風還是去年秋蹉跎不奈時驚客牢落惟憑酒散愁多病支離欣得睡晚來涼氣滿衾裯

秋雨二首

急雨淒風未肯晴壑陰先報候蟲鳴掃除暑氣驅三伏催促秋聲向五更美酒若能斟竭節二毛偏解著潘生醉來眞有無窮意老去何勞浪自驚

陋巷柴門掩寂寥一窗風雨晚蕭蕭清秋漸冷尤宜懶閒日苦長無處消烏几青氈扶病臥素琴黃卷伴

逍遙交朋南北音書隔雖有芳樽誰可招

壽陽樓下泊舟有感

壽陽樓下清淮水帆去帆來何日休浮世十年多少事風烟依舊別離愁樓頭夜靜行人絕樓下影斜淮月秋不道孤吟不能寐一聲羌笛怨誰舟

和柳郎中舒州潛菴二首

浪走塵埃竟未甘仙郎六十制潛菴門前山色雲侵坐峰下秋光水滿潭野鶴避人巢古木清猿乘月嘯寒巖從今不作軒裳客多買烟霞未是貪

蒼顏華髮未能甘欲學長年先創菴坐久烟嵐開翠壁夢回雲雨起寒潭松風夜掃鳴琴榻溪溜晴分種藥龕不是仙翁有仙骨幽奇爭許世人貪

將至壽州初見淮山二首

浩蕩平波欲接天天光波色遠相連風鳴雨槳初離浦岸轉青山忽對船澤國秋高添氣象人家南去好風烟步兵何必江東走自有鱸魚不值錢

晚繫孤舟古岸隈兼葭風定浩鷗回山兼野色蒼茫去月向淮心晃蕩來秋色解將愁並至年華偏與客相催青衫手板徒勞爾富貴功名安在哉

晚發壽春浮橋望壽陽樓懷古

烟水蒼茫古岸高危樓縹緲枕波濤山圍粉堞青扉合橋跨長淮百艦牢爭戰百年空故國登臨行客嘆前朝青旗試問誰家酒風雨兼葭晚渡遙

夜泊

遠雁初歸楓葉乾孤舟晚繫岸邊灘淮聲葉靜凌風壯月色秋深照客寒疏拙功名甘闊略飄零蹤跡但悲嘆不關酒薄難成醉自是年來少所歡

將別普濟二首

老松疏竹寺門幽九月輕寒襲客裘漠漠淮烟天際晚蕭蕭山雨坐中秋風前紅葉知時落籬下黃花對客愁爲語老僧無我笑此生終待老林邱

孤城淮北晚鐘殘落日橋邊送客鞍物外樓臺秋更豁山深松竹晚多寒牕風細細侵衣冷簷雨蕭蕭到夜闌佳境欲留嗟不可塵埃蹤跡但悲嘆

發泗州

萬艘檣櫓戰風桅我亦孤舟別岸隈漠漠晚雲生木末蕭蕭飛雨送帆開消磨歲月書千卷零落江湖酒一杯因病得州眞漫爾功名于我亦悠哉

病中得晁應之秋懷詩

西風堂下飛黃葉病臥空牀白日高疲茶扶行孤竹杖蕭條隱几兩霜毛散花有客談眞實燒藥無人過

寂寥怪得晚來頭目快新詩秋興若飄飄

夏日雜興四首

隔牆泉下是東溪細溜涓涓入我池一部笙蕭寒竹籟百年風雨古槐姿果懸幽檻朱初熟蔓度空墻翠欲垂野趣轉深身愈老故應寂寞畏人知

無地從容解鬱陶寄懷林野散塵勞含風槐柳參天合足雨桑麻映露高五斗得官迷薤領一廛何處斷蓬蒿致身富貴須年少願我衰遲已二毛

牖下溪流清且長夾溪喬木雨蒼蒼鳥風翠果擎枝重照水圓荷舞葉涼蝸殼已枯黏粉壁燕泥時落汚書牀南山野客閒相過贈我能攜藥滿筐

蔬圃茅齋三畝餘溪光山影動浮虛病妻老去惟尋藥稚子年來解愛書中散無堪心放蕩馮唐已老與蕭疏全眞養素安吾分敢謂軒裳不我如

清明日臥病

鴛花零亂清明日巾褐蕭條老病翁鳥鼎相親勤煮藥素扉深坐怯當風愛花未免呼兒摘畏雨還成對客慵自嘆年來怨青鏡衰顏改盡少年紅

水雨春望

洛岸東風送馬行橋橫落日半川明天連觀閣雲垂地春入山河秀滿城老去飄萍甘扉跡與來懷古未忘情短歌一曲聊回首不待悲秋白髮生

春日遣興

洛陽自古帝王都百戰荆榛只故墟零亂園林遺物在嬉遊人物古風餘草迷公子隨泥錦花近佳人油壁車漂泊强隨遊客轡不辭塵土汚衣裾

送楊補之赴鄂州支使

相逢顧我尚童兒二十年來鬢有絲涕淚兩家同患難光陰一半屬分離扁舟又作江湖別千里長懸夢寐思何日相酬身世了卜鄰耕釣老追隨

送楊念行監簿侍行赴鄂堵

楚天南去水冥冥鄂渚悠悠到幾程京洛信稀千里隔江湖春盡一帆輕莫辭送別青春滿會是相逢白髮生飽讀詩書取卿相不應如我老無成

送三姊之鄂州

兄弟分飛各一方老來分袂苦多傷兩行別淚江湖遠五月征車岐路長休嘆伯鸞甘寂寞所欣楊惲好文章原注：克一甥苦爲詩北歸會有相逢地只恐塵埃髮易蒼

正月六日

楊柳梢頭臘雪消東風猶著晚寒驕新年花柳傳芳信去臘星霜變斗杓來共春烟情冉冉酒隨疏雨淚

蕭蕭蛾眉一閉年華改縱有遺魂可得招

遊李氏園

堂下新年見草芽驚心強起探年華柳呈雪後青蒼幹梅破風前一兩花綽約風光新物態栽培園沼好生涯奔馳世路吾何有一到林塘一嘆嗟

寄榮子雍

蒼茫臘雪欲成泥又見東風上柳枝萬事過前渾是夢百年投老只添悲功名末路收常晚節物驚心空自知千里故人猶念我書來辛苦話相思

題朱氏園

東風邀客入芳菲夾徑吹香李萬枝啼鳥遠聞知晝靜好花相續得春遲連檣東去淮天闊綠野南環楚澤卑客至會須留醉壓主人留榜待新詩

離宿州後寄兄弟

落日村橋涕泫然東風匹馬去翩翩兩行綠樹當隋岸一片孤雲限楚天妄意致身常許國強顏得祿廢求田幅巾會作淮南叟白髮相收一釣船

寄榮子雍三首

東風三月洛陽城偵蓋相逢氣倍增看盡園花方信馬飲斜樓月更挑燈年光飄忽雙馳轂心事巔倏一老僧酒病年來慵把筆新文寄我苦憑陵

蒼蒼老柏古南禪嫋嫋修篁泮水灣此地笑談惟我共百年交友得君難已甘心向詩書老會與身圖雲水閒年少功名須力致看君朝佩日珊珊

家家新酒滴新醅殘歲崢嶸春欲回霜野寂無新到雁雪林寒有欲開梅關河路永雙橫轍天地身閒一舉杯酬答風光千點淚怯將愁眼更登臺

陳履常惠詩有曾門一老之句不肖二十五歲謁見南豐舍人于山陽始一書而褒與過宜陽有同途至亳之約山以病不能如期後八年始遇公子京師南豐門人惟君一人而已感舊慨嘆因成鄙句願勿他示

南豐冢木已蕭蕭猶有門人守一瓢文彩自應傳壺奧典刑猶可想風標紛紛但見侏儒飽寂寂誰歌隱士招十載敝冠彈未得簪纓知復爲誰彫

泊舟候水

一水悠悠斷復連卸帆終日小灘前青旗招飲篙工醉五兩裁風賈客眠樹色遠分芳草路鳥行斜斷夕陽天漁舟慣伴危檣宿饑我猶憐不用錢

同李十二醉飲王氏牡丹園二首

東風窮巷只埃塵誰見城南萬朵新不問主人聊一飲爲攜佳客送餘春比君意氣三年老貧我疏狂一

味眞醉裏尚能馳馬去看君倒著接羅巾

吹盡紛紛桃李塵天香國豔一翻新正過穀雨初晴日分得西都大半春舊態似催新蠟好紅芳不似淡妝眞嗟予久得邱園意何日相逢一幅巾

同无咎遐叔文叔同遊凝祥得遊字

客子長安塵滿裘道人門館自深幽東風拂地千條柳春水平池數點鷗俛首一官眞底事倒囊三百更何求讀書挾策君知否失性還同博塞遊

晝臥懷陳三臥疾

睡如飲蜜入蜂房懶似遊絲百尺長陋巷誰過居士疾春風正作國人狂吟詩得瘦由無性辟穀輕身合有方欲餉子桑歸問婦一瓢過午尙懸牆

將至海州明山有作

望望孤城滄海邊好雲深處是人烟鳥飛山靜晴秋日水闊人閒熟稻天旗影遠搖沽酒市棹歌歸去隔村船功名富貴非吾事誓斷明山數畝田

秋日登海州乘槎亭

海上西風八月涼乘槎亭外水茫茫人家日暮檣漁樂山路秋晴松柏香隔水飛來鴻陣闊趁潮歸去艇聲忙蓬萊方丈知何處烟浪參差在夕陽

屋東

蒼鳩呼雨屋東啼麥穗初長燕子飛竹裏人家雞犬靜水邊官舍吏民稀溪聲夜漲寒通枕山色朝晴翠染衣賴有西鄰好詩句廣酬終日自忘饑

題齋壁

松庭日午聽啼鶯簾外人稀睡老鈴已歎近秋添白髮更因多病讀黃庭江魚未上烹難致（原注江魚未上則不漁丹陽舊日絕無魚）吳酒空斟醉易醒好住安心莫惆悵此身天地一浮萍

次韻李德載見寄

頭顱幸獲免姦鋒甘分江湖老釣蓬老得一州聊自慰相望千里與誰同已欣臺省登羣俊猶數湖湘臥病翁（原注謂二蘇公來書及之）詩就醉餘頻走筆待觀雲海戲羣鴻

讀孫巨源經緯集

等閒咳唾爛成文奏牘三千世共珍不向人間調鼎鼐卻歸天上作麒麟侍遊曲水歌何在敢奏延英迹已陳四輔當時曾避杜熙事天子屬詞臣

將赴上庠偶成

卷中課最詩成後枕上功名睡美餘弟子解疑常隱几輪人能笑久觀書山林沈痼時搔首松菊耽徑自荷鋤千世可能尋一飽蘆鹽未用食無魚

寄楊克一

吾甥頗似魏家舒新能推囚卻著書顧我獨傾陶令酒思君同飽季鷹鱸荒涼雲物秋將老寂寞山城誰與娛倏忽風光行老矣蹉跎不去欲何如

己卯十二月二十日感事二首

高樓乘興獨登臨搔首天涯歲暮心帶雪臘風藏澤國犯寒春色著烟林山川極目風光異歲月驚懷老境侵可是斯文天未喪楚囚何事弟沾襟

蹉跎流落已華顛又見荊湖一歲遷人怯苦寒愁日短天收殘臘放新年園林寂歷飄梅後里巷經過爆竹前自料知非猶得在酒心久學衛瀼先

冬節亦不佳懷正叔老兄

老境光陰短景催新冬又復一年回焚香燕坐衣僧衲煮藥高眠廢酒杯處處庖廚鳴磬缶年年歌笑慘風埃孟公歌舞猶須雪未放愁眉取次開

秦將之臨淮旅泊泗上屬病作迎候上官不敢求告比歸尤劇疏拙無以自振但自憒歎耳

謀身不解免飄蓬零落孤舟西復東雙鬢雖青應早白病顏更醉不成紅崎嶇避俗人難合憔悴多愁疾易攻辜棄碧鱸秋正美步兵終欲向江東

訪人汴上有感

萬尾鱗鱗汴岸舟汴流日夜去悠悠舟行水去常如舊世事紛紛何日休落日昏昏沙際晚白雲片片碧天秋案此下脫二句

望龜山二首

淮上風高寒日西龜山嶺下白雲歸遊人苦憾日已晚青山自與雲爲期輕舟漁子犯烟去照水白鷗窺影飛人間不作逍遙客老去塵埃空滿衣

日落龜山山更青原頭啼鳥已春聲可憐山近不能到盡日與山相對行雲裏人家自來往天邊樓閣遠分明白鷗不解遊客意驚起碧烟深處橫

次韻答存之

環堵蕭然汝水隈孤懷炯炯向誰開青春不覺書邊過白髮無端鏡上來祭竈請鄰聊復爾賣刀買犢豈難哉故人休說封侯事歸釣江天有舊臺

離天長寄周重實

相逢握手便忘形射策天門盡弟兄浮世有誰尊道義青衫自笑爲功名高談未盡樽中意作別猶如夢後驚半夜叩門投野寺天寒孤月更分明

秋官

帳額爛斑暗舊金玉猊香重煖沈沈秋風宮殿梧桐老暮雨樓臺簾幕深銀箭漏遲雞唱曉綺牕人睡晝

生陰無眠慣滴班姬淚聽盡長安夜夜砧

題堂下桐

零落當軒兩樹桐秋來相伴一衰翁寒枝向月空餘影隕葉知時不待風故國山川天黯淡美人音信雁西東歲華節物俱寥落滿眼牢愁賴酒攻

登海州城樓

城外滄溟日夜流城南山直將城樓溪田雨足禾先熟海樹風高葉易秋疏傅里閭詢故老秦皇車甲想東遊客心不待傷千里檻外風烟盡是愁

秋日憶家

汩汩流光長遠客年年秋至是離家孤城入夜寒更迥霜月滿天歸夢賒擬擬老桐風後葉娟娟疏菊雨殘花茅簷布被猶無力長走塵埃眞可嗟

七言

飛鴻歸盡燕將還亭院深沉人倚欄斜搭鞦韆寒食雨已黃楊柳暮春寒密猶杏萼紅如錦半落梅花香未殘人世年年非舊事感時惟有淚汍瀾

山下

山下疏鐘日夜催城頭畫角五更哀流年忽忽愁中過世事紛紛空裏來沮溺漫高輕世節管商空盡濟時才古來樵蘇今何有一熟黃粱夢已回

京師廢宅

當道朱門白晝扃高堂歌吹久無聲古應雨積魯殘盡朽樹經陰長寄生門下老人時灑掃舊時來客嘆平生案此韻複豔姬驕馬知何處獨有庭花春正榮

送徐任

白髮青衫困宦遊相逢不復話封侯少年壯氣青雲上投老生涯一醉休獻璞誰憐藏美玉懸聲不至爲虛舟從來滿卷新詩句寫取淮天萬里秋

登城

沙雨初乾巾褐輕獨披衰鬢步高城天晴海上峰巒出野暗人家燈火明歸鳥各尋芳樹去夕陽微照遠村耕登樓已恨荊州遠況復安仁白髮生

寄陳鼎

懶著青衫沉醉眠近來沽酒困無錢常憂送乏鄰僧米何啻寒無坐客氈直道漫潛詹尹卜浮生已付祖師禪祇應居士無醒日知有黔明種秫田原注陳新置九畝田自號居士

柯山集卷十七

七言律詩

蓬瀛臺二首

青冥不盡海茫茫一望蓬瀛去路長秋信解憑詩客寄春心長爲楚魂傷蓂回四望山如畫興廢千年木已蒼直使臺傾荊棘滿閒琴何用弔霜露

荒烟喬木古臺荒下見蓬瀛六月涼過雨誰知非峽女好風應自爲襄王歡來未放流年老事去徂尋陳迹傷飄泊南遊未能返興來回首獨淒涼

和卽事

溪如圓甃木如城魚鳥從游信此情啅雀踏枝飛尙遠仰荷承雨側還傾彈琴廢久重尋譜種藥求多旋記名于世久判無妙策直應歸學老農耕

自海至楚途次寄馬全玉八首

迂疏壞抱獨君知杖拂親依卽我師一句未能參妙道數篇空復說新詩子方奮迅雲間翮我厭追隨世上兒安得嚴坰兩如志銅鉼鳥几爲君攜

蕭蕭柳岸野風秋虹掛前山晚雨收回首孤城空綠樹滿川斜日放歸舟年來雙淚供愁盡老去勞生與日休試問故人思我否夢魂猶在海邊州

高城欲去更徘徊病眼登臨強一開風物盡爲愁裏景山川疑是夢中來此生雙鬢何勞白未老塵心可得灰欲把煩愁付杯酒祇應清夢待尊罍

生涯飄泊一航輕浩蕩晴川送我行北望山河連海遠南來風月近淮清人家稻熟豐年滿澤國天高秋意生惟有羈愁消不得登臨清淚落如傾

少年居士正安禪法是懷公門下傳已解出塵金裹鏃何妨離欲火中蓮苦心叅道嗟予晚極口隨機恃子憐若許維揚傍仁里一廛須買許行田

蕭蕭晚雨向風斜村遠荒涼三四家野色連雲迷稼穡秋聲催曉起蒹葭愁如夜月長隨客身似飛鴻不記家極目相望何處是海天無際落殘霞

二年海角寄東城歲久移居亦有情去路山川嗟我遠舊時風月爲誰清一廛受地今難繼三徑懷歸久欲耕何日山林有茅屋百年無復問功名

紫蟹雙螯薦客盤傾來無覺酒壺乾雨多澤國蒲魚美秋至楚天風露寒老去論交嗟我晚尊前一笑憶君歡紅蓮幕下無書檄剩寄新詩滿卷看

夏日三首

長夏江村風日清簷牙燕雀已生成蝶衣晒粉花枝午蛛網添絲屋角晴落落疏簾邀月影嘈嘈虛枕納溪聲久拚兩鬢如霜雪直欲樵漁過此生

黃羅翠幕斷飛蠅午影當軒睡未興枕穩海魚鐫紫石扇涼山雪畫青繒廊陰日轉雕欄樹坐冷風生玉盌冰滿案詩書塵蠹甚故應疏懶過炎蒸

裊徑瓜畦經雨涼白衫烏帽野人裝幽花遲日房房斂翠樹含風葉葉涼養拙久拚廢姓字致身安事巧文章漢庭卿相皆豪傑不遇何妨白髮郎

和晁應之大暑書事

蓬門久閉謝來車畏暑尤便小閣虛青引嫩苦留鳥篆綠垂殘葉帶蟲書寒泉出井功何有白羽邀涼計已疏忍待西風一蕭颯碧鱸斫鱠意何如

遣興次韻和晁應之四首

老去詩書倦討論一尊相對尙殷勤鍛鑪放蠻狂中散書閣蕭條老子雲要路交親嗟隔闊他鄉耆舊飽知聞衰知多病頭風甚解寄新文獨有君

西風浙浙滿征衣天畔危亭面翠微雲解映山常漠漠葉知鮮樹亦依依苦飢黃鵠猶謀食無事輕鷗得遠飛落日秋風滿江渚杖藜三嘆未能歸

夜泛孤舟清洛津宓妃輕步若爲親清涵星漢光垂地冷覺魚龍氣近人鏡裏悲秋雙鬢髮馬邊隨客雨

京塵愁心欲比東流水衰衰無窮日日新
蓬門鳥雀啅黃昏歸逕牛羊各有羣水闊蛟龍陰後出山空虎豹夜深聞西來客引秦川雨南去秋連楚澤雲唐虞廣輿無處問西風禾黍但邱墳

自巴河至蘄陽口道中得二詩示仲達與稚同賦

落月娟娟墮半窗嘔吔鳴櫓轉荒灣東南地缺天連水春夏風高浪卷山旅食每愁村市散近秋已覺暑衣單自慙老病心兒女三日離家已念還

浩浩渾流卷白沙中流鼓棹四無涯喜逢山色開眉黛愁對江雲起砲車雨足川原豐稻菽日斜鷗鷺滿蒹葭長年怕作扁舟客賴有高談一笑譁

離蘄陽守風林皇方廬風壯晚未知所止俄頃風息一食頃宿富池作詩示同行

老怕風波見瓠犀賴逢談笑慰危情縱觀雲嶺扉風合坐見濤江鏡面平淹速人生難預計險夷世路不須營塵埃老作東州守得得扁舟作此行

離富池望廬岳是日入夾口直達潯陽遂舍大江之險示同行

山秀江清三百里與君三宿一扁舟飲殘桑落溪雲暮臥冷桃笙楚雨秋舟隱長江逢夾口眼明五老立雲頭幾年澤國行將遍歸與親朋說舊遊

二十三日即事

已逢斌媚散花峽不怕艱危道士磯啼鳥似逢人勸酒好山如爲我開眉風標公子嘗得意跋扈將軍風斂威到舍將何作歸遲江山收得一囊詩

渡洛因泛舟東下數里頗憶淮上

沄沄清洛轉山隈渺渺東流不復回輕鳥竟隨青嶂去亂波爭泛夕陽來偶驚舟楫鄉心起乍脫塵埃病眼開疑是盱眙郭門外月明帆席過清淮

縣齋

只合門如野叟家市朝聲利苦誼譁但知得醉頻沽酒何處逢春不見花暗樹五更雞報曉晚庭三疊鼓催衙知君宰邑端無事吟笑何妨到暮鴉

和周廉彥

天光不動晚雲垂芳草初長襯馬蹄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花開有客時攜酒門冷無車出畏泥修禊洛濱期一醉天津春浪綠沙堤

春日遣興二首

流光向老惜芳菲搔首悲歌心事違野綠染成延豐永亂紅吹盡放春歸荊榛廢苑人間牧風雨空城鳥夜飛斷送一番桃李盡可憐桑柘有光輝

日烘烟柳軟于絲桃李成塵綠滿枝芳草有情隨處好落花無賴信風吹關心傷感知何處過眼芳菲能幾時一病春來妨痛飲遣愁惟有強裁詩

錢仲珣追船及陳留

野岸南風百草長沄沄汳水卷沙黃扁舟轉柁迷城市送客追船羅酒漿休唱陽關傷遠別所欣羣來入新堂官名衰晚君無問便得封侯鬢已蒼

遣興次韻和晁應之四首

日落村墟烟靄青草根促織晚先鳴羣山衰望中去新月娟娟愁裏生暗峽風雲秋慘淡高城河漢夜分明寄書故國還羞澀白首蕭條老病嬰

洛陽宮殿鎖埃塵翠輦東還幾度春雙闕晚雲連太室九門晴影動天津地藏寶鼎寧無燄龍護靈書固有神遊豫此時期聖主保薦從古仗元臣

女几山前雲雨收五更星斗轉西樓芥芥淡月關河曉裊裊西風觀閣秋獨鶴有求時欲啄孤雲無事任沈浮可憐白髮張公子還望西山歌四愁

露下風悲螢火流周南羈客意悠悠山川老去三年淚關塞秋來萬里愁慣逐禽魚諳異俗每因霜月夢滄洲一拋硯井雙蓬鬢天畔詩成獨倚樓

新霽

園門幾日斷行蹤新霽欣然路小通晚聚有情開宿雨長林盡日舞高風后皇佳植寧無橘鴛鳳求棲亦有桐不惜園林娛逐客此情誰似主人翁

與李文舉登夢野亭

榑桑相逢散百憂雖非吾土共登樓天邊雲送荊王雨江上楓彫宋玉秋華髮不堪懷故國清杯相與散牢愁清談七澤誰強健莫學騷人賦遠遊

登夢野亭懷舊

骨上高臺望翠微重來悲嘆客雞期章華芥莽尋無處雲夢逶迤塞更遲墨客多情曾痛飲玉簫何處弄妍詞請君點檢當時事只應朱顏非舊時

北堂齋居示秬秸

窮朘貧家絺紵單可堪過雨夜堂寒屏除葷酒神應爽談笑詩書樂未闌淨境眼前無俗物清都夢到有飛翰雞鳴月落紙窗白疑是從天風殿還

送復守張坰朝奉罷歸

一夢西都十二年竟陵相遇各華顛風流家世仁人後愷悌歌謠楚俗傳學道愛君甘淡薄倦遊嗟我久留連自憐江上傷春眼不待琵琶已泫然

歲日同郡官朝天慶回偶成

清曉琳宮拜謁還駝裘猶怯夜霜寒春生七澤蒼茫外日上三山縹緲間投老埃塵從馬後異時班綴近

龍顏人間倚伏誰能料一酌芳醪與未闌

僦居小室之西有隙地不滿十步新歲後稍暖每開戶春色闖進戲名其戶曰嬉春因爲此詩

蒼苔老檜已消雪冉冉烟蕪欲闕妍圍得青春數畝地斷將平楚一方天春風入戶如相覓新月低窗最可憐老子婆娑便終日一壺春酒與周旋

發安化回望黃州山

流落江湖四見春天恩復與兩朱輪幾年魚鳥眞相得從此江山是故人碧落已瞻新日月故園好在舊交親此生已免嚼傖父莫避北風京洛塵

發雲山近岐亭望光蔡接尉氏

白草黃茅間瘦田郊原殘暑已蕭然澤連楚夢悲秋野山近堯封望日天濃綠道陂鋪晚稼幽香秋水折殘蓮熱行更益相如渴悵望華陵陸子泉

贈僧介然

寒窗寫就碧雲篇客至研茶手自煎儻佛故應同是道詩書本自不妨禪長松千尺巢雲鶴寒嶠三更嘯月猿請以篇章爲佛事要觀半偈走人天

寄子山二首

萬里歸來眞得仙七年瞻望漫悁悁安開舊得還丹訣著論新成古史編應接強顏聊復爾是非袖手獨超然門人白首侯芭在眷戀微官愧昔賢

文席他年聞至言艱難不敢墜周旋文詞老去眞何益道妙平生薄有緣人事眼前惟欲睡丹經肘後更難傳清秋一室林泉好灑學思爲杖屨先

臥病月餘呈子由二首

郡宰悠悠昏復朝强披莊子說逍遙四禪未到風猶梗九轉無功火不燒學道若爲調鹿馬是身不實似芭蕉丹砂赤箭功何有想聽清言意自消

風葉鳴窗已復朝喚回歸夢故山遙酒壺暗淡浮塵集藥鼎青熒敗葉燒閉戶獨依寒蟋蟀移牀近就雨芭蕉雪深更請安心術長日如年未易消

次韻李脩裕教授九日見贈

滿酌聊酬菊蕊黃登高仍在太山陽笑談佳節資肥遯詩酒清歡與味長倦客得閒聊欲飲老人雖醉不成狂先生莫嘆蘧廬久行見高才穎出囊

謁太昊祠

千里乘精帝道尊神祠近正國西門風搖廣殿松杉老雨入修廊羽衛昏日落狐狸號草莽年豐父老薦雞豚荷遊零落今誰在塵壁荒茫字半存

上元後步西園

物態欣欣換舊年收燈城市卻蕭然風光欲到冰霜樹日月初回雨露天近水遠山情脈脈碧雲芳草思緜緜酬春欲辦千缸酒漉插花前作醉眠

上元思京輦舊遊三首

萬雉春城逼絳霄上元雕輦盛遊遨遲遲瑞日低彤輦煒煒榮光上赭袍雲卷珠簾開綵雉山盤玉闕枕仙鰲長安一別將華髮溪竹山城夜寂寥

九門燈火夜交光羅綺風來撲面香信馬忘穿深柳巷隨身偷看隔簾妝身拘薄宦安知樂心逐流年暗減狂留滯山城莫嘆嗟貂蟬從古屬金張

隨計當年寄玉京一時交結盡豪英倒屣凌亂迷醽飲醉帽敧斜並轡行仕路飛騰輸俊傑山城憔悴感功名佳辰强酌清樽酒寒竹蕭蕭月正明

文周翰惠酒以詩謝之

一夢東都白髮新天涯同是弔靈均讀書久誤平生事飲酒聊娛現在身淡上臥龍新得雨江邊飢雁晚知春黃鸝相見應相問爲道眞成澤畔人原注時周翰自漢陽移陝與師是爲代予亦自復移倅齊安黃多謫故云

金陵懷古

控帶洪流古帝城欲尋舊事半榛荊六朝山色情終在千古江聲慨未平設險邱陵荒蔓草帶城桑柘接新耕十年重到無人問獨立東風一愴情

都梁夜景原注汴上亭名

浩浩黃流注渺漫南山峰嶺對巑岏青燈覆地嚴城夜白月當天淮上寒酒市歌呼迷客醉畫樓燈火暗更殘扁舟老客無餘事擁褐高眠夜未闌

大暑戲贈希古

去年揮汗對淮流寒暑那知復一周士潤何妨兼伏暑火流行看放清秋鬢鬚總白難相笑觀廟俱閒好並遊只怕樽前誇酒量一揮百醆不言休

春晚有感

洛川三月鶺鴒鳴游絮縈空塵不驚芳草色鋪風軟點點楊花著水輕何處浮雲度天末不妨微雨破春晴江南有客增歸思悵望汀洲蘋芷生

七月十五日希古生日以詩爲壽

蒼顏白髮老祠官遥近淮陽一笑歡且可鯨吞巵滿酒行看鶚立豸拳冠壽觴滿對秋風舉生日欣逢伏暑闌閱世祝公松柏壽從來霜雪不能寒

中秋無月戲呈希古年兄

放逐江湖一釣舟蕭條故國又逢秋炎涼始信來如舊歲月相催逝不留日落千盃喧戶牖風高一雁下

汀洲地無積潦蟾華好誰買新醪作夜遊

病肺齒痛對雪

擁庭晴雪照高堂臥病悠悠廢舉觴肺疾僅同園令渴齒傷不爲幼輿狂交飛翠羽知誰醉獨喚烏巾謁舊香惟有烹茶心未厭故知淡薄味能長

泊舟都梁亭二首

旅枕無眠客夢勞五更旁舍一雞號汴淮水闊浮梁小城郭霜晴寶塔高梅鎖冷香通翟啄水翻新綠出漁篙君恩許作還鄉客肯對江蘺賦廣騷

微春已動陳根綠晴日初流大澤漸客路苦寒惟飲酒老年便煖屢添衣霜林背日梅遲折冰渚知春雁早飛江上三年陳迹在年年穿竹摘梅時

都梁雪天晚望

浮梁淮面欲飛騰金碧浮屠間玉層古岸蕭條風卷雪長河咽絕水浮冰罨連淮汴殘年客貯證塵埃一老僧聞道都梁梅未折可隨桃李畏嚴凝

大雪中李提舉惠玻璃泉兩榼二首

南山春雪凍雲凝暗火青燈急霰聲栗烈殘年新慶雪玻璃美酒舊知名飢腸未慣猶空吼凍臉何知輒妄嗔隱忍且須留一榼晴明待作探梅行

峯高凍雪埋蒼玉河靜黃沙咽濁流嗟我殘年爲遠客煩君雙榼散羈愁屠蘇禦歲將傳盞綵勝宜春欲插頭痛飲須知謀日富無田何用慶來麰

戲贈張嘉甫

鐵鎖沉淵誰敢干塔中古佛澹無言歲窮故里何時到舟泊危亭盡日閒博士齏鹽稀把酒廚傳冰葛慣衙寒籃輿未怯浮梁險與發猶能走馬鞍

舟中書事

久客益知行路難鏡中霜鬢不須看山川積雪堅冰地舟楫長淮古汳間餽費主人勤俗禮書來故里勸加餐北歸漸踏塵埃道盡日危亭且看山

戲同小兒作望南京內門

別都制度擬王畿雙闕岩巒望太微萬乘旂常難望幸九天樓觀自相輝百年龍虎興王氣萬雉金湯却敵威一夢江南尚淹泊風塵似欲變征衣

同榮子邕登石家寺閣

高樓南望一傷神寫寫東風萬里春地闊山川圍白日天低觀闕近浮雲驚心鳥語知時好照眼花枝蓄意新不是專藥勝羊酪素衣眞怕洛陽塵

不出偶成二首

老人杖履一茅亭花謝西園不復扃翠被一方都蓋覆紅妝數子尚娉婷可憐鴛蝶狂都歇頗覺風雲意有營閒說陂田雨三尺遠城曬水種春秔

結茅亭下小池新積雨通溝灑晚春風掠塵埃出明鏡影吞林木臥青雲泥中蘋藻生無數江上鵁鶄坐得聞大液漸臺深斗極乘閒杖履得相親

和李令放稅

晚田既廢麥初耕冠蓋侵星獨出城但見飢寒號歲晚不聞簫鼓賽秋成倉無農父千斯慶稅比周人什一經撫字從來須守令莫辜聖世念疲氓

贈无咎

快哉亭下水連城落日斷霞相映明人在江巖詹姐裏詩從揮麈笑談生揚州何遜風流在江夏黃香句法清按此下脫二句

柯山集卷十八

七言律詩

萬松亭有感

犖确山行穿翠微石雲秋露濕秋衣朦朧小睡還成夢諷咏新詩且療饑千里歸來人事改四年辛苦舊容非秖應亭下青雲蓋依舊蒼髯登十圍

送堵陳景初還錢塘

乃翁風節老彌堅嗣子清修學有傳爲愛詩書賢事業肯羞葛練拙包纏經年上國勞歸夢一棹寒流放去船飽讀陳編勤筆硯書來寄我好文編

登懸弧城感吳李事

將軍戈甲從天下丞相旌旗匝地來堪笑怒螳猶强臂不知蟄戶欲驚雷咄嗟武相深寃洗指顧山東逆境開吏部聲名千古在段碑何號臥蒼苔原註韓碑既磨復命段文昌撰段碑不復見

二月十七日欲招客飲而風霾不果有作

欲攜佳客燕高堂園館春風又作狂猶挾冰霜餘意氣未分桃李好風光青山無賴藏雲岫流水生波豔

野塘不飲何妨遠燕坐閉門掃地獨焚香

鴻軒下有薔薇予初至時生意蓋僅存耳予爲灌溉經護今年春遂大盛仲春著花數百萼大率如芍藥丰盛妍麗頃所未見也余有黃州之行酌酒賞別

堂下薔薇親灌溉辛勤纔見一春花時如轉轂無停軌客似飛鴻不定家一歲相邀伴寂寞明年誰復對芳華驅車又向黃州去風月相望一嘆嗟

早登望嵩樓望少室雪甚風不敢招客

臨汝城中春雪消望嵩樓上對岩嶕已披氛霧呈孤秀未許春寒上沃峯子晉玉笙如不隔浮邱仙袂欲相招便思喚客同清賞苦甚春風入敝貂

下春風嶺

東歸已過春風嶺度盡千山路漸平人事水泡能幾日流光駒隙卻堪驚居人落落多新屋行店依依認舊程世事飽諳身已老區區來往笑浮生

江亭別故人

津亭把酒燕西東無復餘花一口紅農事一春荒積雨長淮千里駕東風休談世事循環外且寄騷愁醉眼中船鼓已鳴篙纜起客行何事亦匆匆

讀黃魯直詩

江南宿草一荒邱試讀遺編淚不收不踐前人舊行迹獨驚斯世擅風流一尊華髮江邊客萬里黃茅嶺外州虎豹磨牙九關邃重華可訴且南遊原注辛巳歲魯直見予黃州江上

登城皇廟

靈祠孤絕壓城頭下瞰清濠一曲流盡日風埃昏几席有時簫鼓祭春秋西瞻太昊祠千樹北望封君土一邱旅客登臨一長望春心容易起騷愁

奉議楊君子姊丈也廉靜樂道不交世俗造道微妙自得不耀未六十而終予實銘其墓其子克一又纂其遺文求書卷末懷想平昔不知涕之橫集也

楊君冢木已蕭蕭筆墨遺文久寂寥墮淚交親悲宿草長飢奴僕守空瓢平生好事誰能繼後世高名骨已消欲酌一杯澆墓隧遺魂楚些倘能招

老舅寓陳諸兄不能盡布以二詩代書得開爲和佳也

欲知老子居陳事古寺蕭條屋數楹幸免絕糧慚孔聖更無環堵羨淵明參差拙計何曾是寵辱浮雲無可驚斷送光陰須美酒惟應此事費經營

浮生已老付悠悠未免飢寒目下憂全仗黃庭能卻老那堪白髮更悲秋所欣耳界常清淨漸放心君得自由壘塊苦消消未盡每逢風月亦開愁

贈鄰老

案首句脫四字極蒸噓念子柯山守舊廬盧史今無僧送米案此下脫四字更徵租上書自爲心應恥扶策躬耕計未疏虎豹九關今肅穆干門行看曳長裾

仲夏

雲間趙盾益可畏淵底武侯方熟眠若無一雨爲施澤直恐三伏便欲然算商酤酒有底急束帶坐曹真欲煩平生不解作熱客且復飽食窺陳編

過泗州推官王永年致仕還鄉王年四十而致仕士大夫所少也

爲憶田園便拂衣休官退勇似君稀塵埃擺脫青衫去閭里驚嗟白髮歸有畝稻粱仍歲熟舊山芝朮入秋肥百年從此皆閒日寄語人間浪是非

依韻和范三登淮亭

身如客雁寄汀洲北望休登王粲樓殘雪朔風驚歲晚早梅新柳動春愁免遺斤斧甘無用敢向波濤較善游奔走塵埃欲歸去勒移恐作故山羞

離山陽入都寄仲車

孤城芳樹碧層層村落黃昏只見燈廻首事如前夕夢出門心似下山僧仕來行道時難偶意欲謀開力不能寄語東皐多釀酒待予歸日解行縢

題淮陰孫簿壁

荒涼官舍對淮流樽酒相逢爲少留夾道老椿鳴哺子隔墻芳草牧呼牛渡頭人散前村市天際帆來何處舟自古詩人最多感新篇應解寫騷愁

題洪澤亭

三年淮海飄萍客今日亭邊再纜舟人似垂楊隨日老事如流水幾時休閒於萬事常難得仕以爲生最拙謀此世定知猶幾至遑遑奔走欲何求

宿泗州戒壇院

樓上鳴鐘門夜扃風篘送雨入疏櫺老僧坐睡依深壁童子持經守暗燈千里塵埃長旅泊五年憂患困侵陵誰知避世天然子一見禪翁便服膺原注天然丹霞也

宿柳子觀音寺

黃塵滿道客衣穿古寺荒涼暫息肩倦體收來便穩榻汗顏濯去快寒泉歸僧治飯挑蔬至童子攜茶剪客牕夜久月高風鐸響木魚呼覺五更眠

寄滁州邵子發同年二首

夫子才豪官尚卑窮城洽落有誰知莫嫌五斗紆高興且與青山賦好詩得失可齊陶令酒功名休問荀莊書三年流落甘憂患一笑何當慰別離

年來萬事付禪宗兩鬢雖青心已翁欲借一廛希許子更將五斗繼無功春來行樂君應厭老去裁詩我

未工閒道琅邪山色好爲題新句寄清風

雁

知時避就物之難千里蕭蕭振羽翰水國稻收朝食乏海天霜重夜飛寒烟雲秋去南山暖風日春歸朔野寬九萬騰陵那可測弋人矰繳漫多端

己未早春有感

南國柳黃鶯未知人情何事慨春遲雪抽宿麥晴來葉雨長枯槍曉後枝載酒有誰尋寂寞受薪只合學支離近知壁觀安心法亦擬平治不作詩

同袁思正諸公登楚州東園樓

杖藜蕭颯對雲沙白首迂疎只歎嗟身老易傷千里目眼驚還見一年花地平曠野連雲直天帶清淮向海斜尚有風光供醉筆我生詩酒是生涯

和宏父新秋詩

年年庭下梧桐葉長爲騷人先報秋已驚歲月悲霜鬢更望山川歌四愁浮生百感漫自苦一醉萬慮同時休瀛洲仙客莫惆悵直泛三山烟浪舟

送江瞻道之汝陰尉

少年相見已蹉跎千里分攜可奈何世路險艱知子少人間憂患屬予多二年窮巷山陽客一棹秋風潁水波我爲離居感身世援琴西望獨悲歌

同周楚望飲華園

杖藜攜手踏青芒瀟灑池亭爲客開柳色漸經秋雨暗荷香時與好風來斜陽似欲攀詩句新月遨將入酒杯身世已甘長寂寞忘形賴有子徘徊

登楚望北樓

蜃蜃危樓百尺梯秋風有客獨攀躋路窮流水遠更遠目斷夕陽西復西簾卷似迎輕燕入柳深時有暗蟬嘶洞庭落葉悲騷客鶺鴒何勞著意啼

赴官壽安泛汴二首

西來秋興日蕭條昨夜新霜緝緜袍開遍菊花殘蕊盡落餘寒水舊痕高蕭蕭官樹皆黃葉處處村旗有濁醪老補一言西入洛幸聞山水頗風騷

落泊雲隨宿雨開西風似與早寒催曉天雁起平沙去霜岸風鳴敗葉來擾擾勞生移歲月紛紛過眼旋塵埃求田問舍眞良策功業應須與命偕

過少室

驅車繼日未知勞翠靄嵐光下褐袍日暖峯巒開少室雪餘松柏近嵩高山行歲晚風霜苦地勢西來氣象豪勝事欲歌紛滿目烟霞深處欲誅茅

寄蔡彥規兼謝惠酥棗二首

自煮新酥雜旋開秦霜猶汙紫梨腮舊園歌舞唐宮廢灌頂醍醐佛國來寄我遠傳千里意憶君不舉百分杯西來新味饒鄉思淮蟹湖魚幾日廻

洛川北岸錦屏西竹樹蕭蕭面翠微風月有情常似舊山川信美不如歸文章送老廿無用魚鳥從游久息機寄語長安倦游客年來何事素書稀

三鄉懷古

清洛東流去不還漢唐遺事有無閒廟荒古木連空谷官廢春蕪入亂山原注光武祠連昌宮南陌絮飛人寂寂空城花落鳥關關登臨幾度遊人老又對東風鬢欲斑

壽安懷古

蕭王積甲事空傳子晉吹笙去不還千里荒蕪山色在百年興廢水聲間雉飛隴麥新耕地花落叢祠舊戰關旅宦遠遊仍弔古苦無樽酒奈愁顏

水軒書事招壽安僚友

官閒不覺簿書粲一簟清風午枕高靜拂小屏圖女几就書新竹記離騷城空闕雉孤飛健柳暗雛鶯學語嬌東縣官曹誰過我欲沽村酒具山庖

連昌宮

長安王氣已消磨弔古遺墟恨愴多宮殿成塵新草木邱陵無主故山河雨餘耕隴尋遺寶夜靜溪泉響細波才子已銷泉下骨百年獨諷舊時歌

觀洛源

雨鎖山川晝不開洛波一夕漲如催西來勢蹴諸山動東轉聲包厚地迴一片曉光吳陣甲萬案此下脫二字響會稽雷何人共此乘桴志直到蓬瀛亦壯哉

芳華閣

玉仗無蹤蠶路摧舊名猶得榜高臺月斜曉樹鳴鶒鵜日暖春蕪放雉媒清洛夜聲鬱谷轉錦屏晴色照人來淒涼滿眼興亡恨誰是蕪城作賦才

福昌雜詠五首

張翰飄然欲鱠鱸周南久客意何如風悲故國荊榛地日落空城雉兔墟明月搗衣聞洛杵故人憑雁寄南書旅歌辛苦空彈鋏誰念朝盤未食魚

東望川原拱別都漢唐冠蓋已邱墟地橫嵩少雄中夏天險轅轅困萬夫宮殿荒涼興廢恨山河慘淡戰爭餘登臨不見淮南道只有風塵滿客裾

乘雲飛去不辭家女几荒祠一逕斜溪入亂雲鳴佩玦樹蟠蒼石老龍蛇夜寒玉鏡懸清月天碧霓衣曳彩霞陵谷易遷塵骨老衰顏更欲服丹砂

天倚岡巒翠萬重倚樓搔首更書空莓苔古屋荒秋雨草木空山起夜風漢帛北來邀塞雁楚招南望憶江楓塵埃流落悲生事白髮年來擬見攻

滿目淒涼供客愁斷霞殘照想滄洲風雲蕭瑟三川夜星斗縱橫萬壑秋騎省衰遲空作賦荊蠻留滯感登樓迷魂不待巫陽些自有騷詞繼遠遊

福昌

故苑芳華路已迷連昌宮闕露沾衣繁華冠蓋當時事戰伐山河萬古悲野色蒼涼新雨地秋聲蕭瑟夕陽枝塵埃未有東歸計天畔登臨且賦詩

牛谷口

十萬全師一戰擒谷盤蒼磴路幽深淒涼今古興亡事遼闊英雄割據心漲落暮連諸谷雨秋雲低抱半山陰文皇功業今何處磨滅荒碑蔓草侵

歸馬二首

歸馬駸駸不受鞭晚霞如畫照晴川蕭疏黃葉孤舟岸零落秋雲斷雁天臨水登山悲楚客烹雞酌酒愛諸仙任從老逐箱毛至莫遣愁來玉盞邊

蕭蕭雙鬢獨驚秋病眼天邊暮倚樓已老馮唐猶不遇思歸庾信正多愁溪通積雨流方壯山入重雲翠未休一夢淮南經歲別菊林還向洛陽浮

官舍歲暮感懷書事五首

衙鼓鼕鼕送夕陽經時無客上高堂淵明柳老秋多雨子敬琵寒夜有霜山樹葉稀晴摘果齋爐灰暖曉焚香經綸自有英雄在閒散須教屬漫郎

脩竹高槐交映門公居瀟灑近山雲醉眠多似陶彭澤官況貧于鄭廣文秋菊擁塵供曉餌寒松收子和香焚經年門巷無車馬只有清風伴此君

霜菊娟娟尚有花蕭條廳樹暮啼鴉萬竿脩竹開侯府十里青山隱相家漉鹿並遊諳野性詩書相對是生涯冷官自有貧中樂敢向朱門肉食誇

北風吹雁去翩翩流滯周南又一年田爲歲荒陶令秫酒無人乞廣文錢香籠鉢水清晨咒坐煖蒲團後夜禪更謝晴明好山色數峰殘雪在窗前

筆牀茶竈素園扉瀟灑幽齋燈火明木落風霜初十月坐寒星斗欲三更消磨永夜書盈案分付閒愁酒滿觥於世愈疏身漸老官閒何苦厭山城

望女几雪

萬載高攢女几晴卷簾初見雪崢嶸光迎曉日峰千疊氣入陰風夜五更晴色北臨秦甸白寒威東抱洛陽清坐看溝壑承餘澤付與春田次第耕

永濟橋

墟廟無人弔毀垣故橋遺址至今存侵波野岸生新草齧石老沙雷舊痕金殿有基藏兔穴玉輿無路半樵村甘棠古道輪蹄斷落日空山暮雨昏

雪晴野望

蕭蕭空谷隱山雲渡水人歸何處村樵逕雪迷唐苑路鳥聲寒集漢祠門公堂吏散惟脩竹近嶺林疏見飲猿客坐無氈君莫笑陶潛亦有酒盈樽

福昌南望

朝市推遷不復還暮雲平野水潺潺山川寂寞繁華後都邑蕭條魚鳥閒鶴柱千年無故老仙棊一局換人間興亡今古知何極莫向雍琴妄慘顏

戒醉

平生嗜酒愛離騷痛飲須知爲我曹仕宦低回要斗粟功名迂闊欲霜毛直須減省樽罍費莫厭沈迷簿領勞醉吐相前君勿恃丙公遺事久寥寥

醉宿慈氏院晨起

痛飲淋漓半夜醒披衣坐待曉窗明風松一夕清無限爐火三更煖有情孤閣鳴鐘天黯慘寒山戴雪晚嶂嶸年來漸向深杯怯強學劉伶欲解酲

梅花

北風萬木正蒼蒼獨占新春第一芳調鼎自期終有實論花天下更無香川娥服馭無非素玉女精神不尚粧洛岸苦寒相見晚曉來魂夢到江鄉

送丁宣德赴邕州僉判

邕南亭障久消兵莫厭扁舟萬里行嶺外山川從古秀幕中談笑屬時平天連漲海鷗飛近風卷孤城颶母生勿爲踏虞思款段古來男子重功名

同陳器之題迎福院軒

東風吹面酒盈樽後一番梅柳新殘雪作寒山向晚橫烟不動野浮春地當京洛豪華氣川帶秦韓戰伐塵今古悠悠君莫問秖應沈醉是天真

春陰二首

漠漠重雲向晚低臘寒新去有餘威風招蒼滴難開幌潤引爐香易著衣把酒自傾金錯落探春誰汙錦障泥山城冶落無歌舞只有芳醪取次攜

溪樹昏昏鎖暮雲晚山愁黛對含顰不甘小雪猶妨暖長恨閒陰每占春寶帶金貂侯第客鈿車珂馬帝京塵王城自古繁華地回首高歌恨望頻

寒食贈遊客

陰陰雲幕映雕欄一縷微香寶篆殘寒食園林三月近落花風雨五更寒筆調寶柱絃初穩酒滿金壺飲

未乾明日踏青郊外去綠楊門巷繫雕鞍

登毅州故城

拄笏兵屯事已遼傾敧遺堞隱蓬蒿春蕪滿野牛羊散秋稼連雲雉兔驕吉臥斷碑昏故刻雨飄殘棟帶餘燒人間興廢知何極莫譜荊榛便寂寥

東池

東池暮春風景妍汩汩淺渠鳴細泉菖浦遠隄青似劍荷葉出水大如錢薔薇著花方未已楊柳飛絮任飄然鄰翁苦藥正足雨預計開時須醉眠

暮春贈陳器之

牡丹開過解鞦韆鶗鴂鳴時三月天盡日好風吹絮雪一池春水泛蓮錢溪邊蒲筍供朝飯堂上圖書伴晝眠端坐窮城何所得只收風月入新篇

離光山驛

鄰亭結束問殘更斜月西南雞未鳴草草勞人常少睡蘇蘇遠道苦無情田家稔熟人情好野路雨餘秋氣清老得一州歲拙去鶺鴒豪閥盡豪英

內生日

從我奔馳走四方清貧殊不厭精糠點窶環堵貧常醉壽母高堂老亦康夷險百爲吾有命窮通一意子其剛今年生日心無事好爲兒孫築壽觴

次韻張公遠二首

襄王堂上徵詞客子建車前步水妃瞥過低鬟流盼處爭先含笑獨來時東邊日下紗無雨關上書時合有碑腸斷吳平烟水國扁舟何日逐鷗夷

平淡春雲捧額浮秋光劍戟近人流無腸可斷方爲恨有藥能治不是愁可待挑琴知有衛未傳騙豆更無謀遙知添得春窗夢尤在檐前燭下羞

柯山集卷十九

七言律詩

和陳器之謝王漫池牡丹

十首新詩換牡丹故邀春色入深山御袍黃粉天然薄醉臉胭脂分外殷原注所得牡丹有御袍黃淺色紅二種開晚東君留意厚原注奇者開常晚落遲晴晝伴春閒原注洛人以幕障花可留半月狂來滿插烏紗帽未擬尊前鬢髮斑

和閒鶯

冉冉東風萬柳絲啼鶯常自與春期妝殘玉枕朝醒後繡倦紗窗晝夢時文羽自奇非谷隱好音應合有人知風流潘令多才思爲爾春來幾首詩

同器之遊大宋陂值雨

微雲靄日曉陰陰春去餘芳尚可尋詩倚醉豪連卷寫酒逢勍敵百分斟山光左右雙扉裏雨腳崢嶸萬羽林沙路興晴騎馬疾一梳新月上烟岑

和陳器之苦雨

急雨淒風未肯歸三川烟樹遠淒迷瀉山張潦千霆怒到地重雲萬幕低擾擾泥塗同野鶩蕭蕭昏曉聽鄰雞爲君一借扶搖便靜掃平郊散馬蹄

依韻和晁十七見招之什

斷送春光酒萬壺敢辭羸馬爲君驅桑田日暖鳩呼婦楊柳葉深鶯哺雛詩冷有情尋水石年豐無盜起蒹蒲河陽潘令風騷客醉倒樽前許我無

鹿仙山

溪清山秀隱神仙乘鹿眞人去幾年天地壺中無客到方書肘後有誰傳秦皇採藥迷蓬島漢武燒金得紫烟眞境寥寥在何處未容塵世妄攀緣

寄晁應之二首

強讀詩書歎白頭一官飄泊寄東周鮑瓜有繫身難去人足無音境更幽晚接賢豪寬病思老將文字寫離愛相思一夕規談笑夢斷雲山相對愁

瑜珥瑤璫豁眼明碧梧翠竹照人清同車汲黯今難忮挾彈潘郎舊有名自是風流襲家世行看談笑取公卿塵埃落魄誰如我一事無成白髮生

喬木

舍北參天喬木長依憑清蔭讌高堂鳥啼杳杳重陰合風到翩翩翠葉涼已許孤高凌夏日不妨堅老要秋霜投身廢鹿無人地非爾煩憂未易忘

竹堂

誰道清貧守冷官遠家十萬翠琅玕直應流水深相與不待清風已自寒學得鳳鳴眞自許化成龍去不終蟠知君何世無來者可是王郎獨與歡

夏日二首

詩書老去信無功愉得閒官許養慵山影當庭初轉日水聲穿竹自來風晚催萱棨昏還斂日射榴房午更紅覽物賦詩成底事蕭蕭雙鬢欲衰翁

重雲卷雨過山來遍洒中田到曉迴錯落晴山移斗極陰森暗峽宿風雷佳人夜夜齊紈恨騷客年年鶺鴒哀欲見清秋近消息月明白露溼蒼苔

至日有感二首

兩逢至日驚身老遠寄周南覽物悲佳節風烟長慘慘他鄉人物自熙熙荊榛崤澠秦關破草樹芳華隋苑歸原注：時有芳華苑在邑東。恨望高歌一回首茲辰樽酒莫相違

一臥孤村兩見冬獨搔華髮思無窮荒山極目漫汗雪老樹當庭耸夜風佳節妻兒具尊酒茅齋斟酌慰愁翁未央曉賀瞻天冕正在煙爐縹緲中

歲暮福昌懷古四首

穀州故城

原北荒城舊穀州文皇功業莽悠悠天戈揮去開東夏金甲歸來獻二四想像英姿揮日月蒼茫故國委林邱山川慘慘空回首落日悲風蔓草秋

張子房

謀臣何世不知名誰與留侯敢抗衡籌下興亡分楚漢幄中談笑走韓彭權誅老將爭梟首高臥成功更養生戡亂直須希世哲乘時兒女漫縱橫

李賀宅

少年詞筆動時人末俗文章久失眞獨愛詩篇超物象祇應山水與精神清溪水拱荒涼宅幽谷花開寂寞春天上玉樓終恍惚人間遺事已埃塵

連昌宮

欲問興亡已慘顏桑田滄海變人間無情野水青春在不動南山白日閒伐木清溪寒剝啄鳴禽高柳曉緡蠻蛾眉皓齒終黃土誰道仙宮有使還

以病在告寄楊器之

飲冷寒中不自支故應病骨易羸羸老人素懶何妨臥太守兼容得自私雨汗欺風元自溼火雲挾日故行遲江樓滯絕眞孤負正是齋居禁酒時

予元豐戊午歲自楚至宋由柘城至福昌年二十有五後十年當元祐二年再過宋都追感存歿悵然有懷

宋玉臺前宮樹林十年孤客獨沾襟白頭青鬢隔存歿落日斷霞無古今暮雲梁苑雁聲暗久泛吳船江淚深閱世悲歡嗟老眼呼兒取酒十分斟

宿馬莊寺

我馬衝泥倦欲仆宿村落日不逢人開門野寺淨如掃迎客老僧開更眞佛案青黃園果細齋廚汲洗野蔬新年來到處無餘念靜對同龕金色身

永城道中

東行十日何所有衰草白茅梁宋陂大風官樹吹半折欲雨野雲垂不飛十年所遇半陳迹千里獨愁懷所思池日江湖片帆去白頭青鏡久相期

贈柘城薄王微之

寄衫得祿苦不足白髮生頭頗有餘賦就相如猶濫器原注：王作宋都賦詩成賈島獨騎驢先生五斗不供眼漫聽一官聊讀書自古好賢慚好色何人朝夕駕于株

夜泊泗上阻風雨

雨宇古岸斷人迹天黑孤城閉水關燈火樽前初擁膝風雲淮上欲移山避人魚鳥那足怪吹浪蛟龍不

自開．便使乘桴亦何事．滄波歲晚合知還．

喜七兄疾愈二首

淨名居士本非病．五禽先生能養身．家人俱訝少林觀．鄉里不知顏子貧．身內固知精是藥．人間惟有道通神．喜聞漸離烏皮几．花氣晴來欲逼人．

南鄰隱士龍虎鼎．原注．陸先生平叔．有道之士．東寺比邱堅密身．原注．圓明師戒行無玷．欲知十室有信處．願此兩賢非世人．戰勝天魔初起定．原注．七兄已斷世緣．寶成丹竈不妨貧．原注．兄新悟道祕．何時共此閒居士．紫領長衫樂社神．

送曹子方赴福建運判

平生鄴下曹公子．家世風流合有文．橫槊尚傳瞞相國．紫髯不是晝將軍．詔書寬大民何怨．剩史威嚴吏合勤．好作楚詞更下里．雲中一降武夷君．

次韻盛居中夜飲

吳衣厭拂洛陽塵．夢寐一樽漫海濱．每願脫巾常匯酒．況逢投轄苦留賓．蒼龍挂斗寒垂夜．翡翠浮花暖作春．上界高眞足官府．追隨郤屬散仙人．

送麻田吳子野還山

麻田老仙身馭風．萬里一息如飛蓬．行窮山川出天外．閱盡世界歸壺中．經過賣藥句漏客．鄉里高年南極翁．我亦有心遊八極．從公一借葛陂龍．

和无咎二首

年芳經雨能幾許．客愁得暖不肯融．眼看乳燕行已哺．手種小桃隨分紅．世情付睡莫涅渭．物態逢春舞異同．清時賴是未禁酒．須惜紅紫轉頭空．

愛酒苦無阿堵物．尋春奈有主人家．未容黃蜂釀成蜜．已怕惡雨不容花．雲間明月誰可攬．海中蟠桃良未涯．浮名誤人不得脫．黑髮滅來那復加．

和門下相公從駕幸學

繼聖文明舉舊章．儒宮傳蹕駐膠庠．地疑闕里絃歌宅．經奏周書隸古行．遺子東夷思入學．受成西旅佇來王．魯侯在泮猶歌誦．盛事須刊孔子堂．

效白體二首

功名富貴付悠悠．高臥山城又過秋．燕坐香燈爲靜侶．閒行麋鹿是同遊．青黃草木新霜過．瀟灑溪山夜雨收．回首十年梁苑客．枉教白郤少年頭．

州貧須惜尊罍乏．俗陋兼無妓樂名．幸有蒲團供燕坐．不妨藜杖助閒行．看炊香稻供齋飯．自採寒蔬試野羹．身外無營內無事．近來心氣儘和平．

效白體贈楊補之

青衫居士斷壺血．一榻蕭然如在山．堂下黃花整歲晚．尊中綠酒覺官閒．曾中已了一事大．鏡裏莫驚雙鬢斑．我亦久懷伊洛興．煩君先爲卜禪關．

雙槐晚秀三月一日初見新葉

東皇無處著繁華．亦復分張到我家．他日老苔悲敗槿．今晨嫩綠出新芽．禿翁承弁織織髮．村婦簪髾草草花．桃李蹊中人絕跡．綠陰門巷正藏鴉．

休日不出閒西池遊人之盛

三日春風塵漲天．溝池愁汗破鞍韉．掃門靜閉無來客．隱几深居學坐禪．薄雨掠塵時點點．細蟬窺夜獨娟娟．都人解與殘春競．半在西池聽管絃．

送李公輔赴宰宣城

與君騎竹即同遊．抱子相看髮已秋．莫惜往來勤馬足．未須容易轉船頭．君方搜句窗間岫．我已懸情天際舟．抱槶石渠無所欲．勞君時致管城侯．

休日不出

久厭衣冠塵土侵．賜休何苦馬駸駸．窮冬積雪春不雨．昨日殘紅今綠陰．郤掃不知門外事．安禪深得靜中心．讀書陶令非求解．禁酒揚雄不得箴．

次韻王敏仲至西池會飲

聖朝無復用舟師．戲遣艨艟插戟枝．沸浪有聲黃帽動．春風無力彩旗垂．不勝杯杓寧辭醉．傳語風光共此嬉．遠比永和眞繼軌．臨摹蠶紙看他時．

次韻王敏仲池上

春晚餘芳尚可尋．晴雷沙岸走車音．苑分廣樂和聲度．池受晴天倒影深．席上宮花簪御酒．坐中瓊樹間瑤林．歸人自長嚴城鼓．郤望橋西日未沉．

題外甥楊克一詩篇末

十年不復上天津．閒郤西都幾度春．里巷夢中迷向背．山河句裏見精神．藝成斧鑿眞須棄．學富篇章自不貧．莫倚詠兒兼贈婿．須知漸與老爲鄰．

題李方叔文卷末

他日東坡舉子文．瀾翻健筆欲凌雲．決科正爾眞餘事．射策如何但報聞．詭御獲禽雖可鄙．挽弓射葉亦徒勤．莫辭更擬相如作．寂寞思元未放君．

劉景文許惠酺裘未至督之

案首句脫五字．酺毛柔于春絮膩于膏．蘧廬傖客愁無褐．案此下脫五字．贈袍．雅服何妨冠鷩冕．瘦腰猶束鄙絛．想公封寄應多愾．不挂長身槩佩刀．

来嘗病痺親友以酒爲戒作小詩戲答

離騷僅得比痛飲旨酒何曾廢善言因病細斟尤有味無人獨酌亦成歡何須巾漉酔浮蟻不待杯邀月入樽但看井眉瓶作土鴟夷仍自穩隨軒

和呂與叔祕書省觀蘭

千里猗猗誰取將忽驚顏色照文房每憐墜露時施澤更許光風爲汎香獨秀已先梁苑草託根寧復楚天霜坐令黃菊羞粗俗只合蕭條雜下芳

次韻秦七寄道潛

衰疲久厭五更朝每愧冥鴻在沢寥顧我塵冠影舊髮愛君山桂長新條文詞晝虎工逾拙世事春冰老益消只欲歸依香火社高堂時聽法音潮

和宋二上元迎駕

拜揖清光咫尺開雕輿欲動更移班蓬萊不動鰲頭穩閶闔未開天上閒老去一官差簡策春來歸夢滿淮山自慙衰病獨隨俗醉逐遊人月下還

和張提舉

案首句脫五字國東自慚多病幸優容喜來丈室談何妙案此下脫五字莫從宛水奉生初總戮鎮山雪盡見蟠龍新年強起尋芳物零落宮梅白一重

書壁

晴窗浴罷試春衣芳草江南三月時陰合園林禽語樂風和庭院絮飛遲漫郎官事只晝諾騷客生涯惟賦詩極目江天已多恨何須木落長年悲

和上維道祈雨有應

江鄉長夏元陽驕太息秋原稻穗焦暑氣尋收秦地火原注項羽火咸陽三月不息雨聲秋響浙江潮原注五月雨勢甚大夜齋涼送簽聞滴曉枕清聞竹上飄椒醑禮神慙德薄聖朝當宁四時調

早秋感懷

一行爲吏百事廢幸此村州終日閒莫疑虎兕率曠野正見虎豹守天關龍旌晝靜燕已去陂澤風高雁欲還老見功名眞戲事惱人何苦鬢毛斑

木芙蓉菊花盛開

空山岑寂何所有晚菊芙蓉相對幽伴我悠悠過日憐渠灼灼媚窮秋清香但欲持供佛醉舞何妨插滿頭此生萍梗難前料知復明年相見不

正月八日坐局沽酒

爲問里閭何蹀躞上元楚俗習張燈新春此時最佳處獨我坐曹如定僧霜林夢澤荒茫野烟草江邊寂寞城小飲未能來喚蓋雙眸終日冷如冰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獨化陶鈞運聖謨八方奠廓入雄圖將軍已勒邊山頌博士初修玉檢書西望忽驚新石闕東來不是舊金輿編年誰秉丹青筆流落周南一腐儒

三百年成玉鼎丹緘帷驚變紫宸班遺弓有淚哀何及嘶馬無蹤去不還霜露無情金闕暗山川常在石麟閒青衫曾賜當年桂欲附龍攀不可攀

風霆武略走夷蠻雲漢文章著不刊萬世基扃傳夏啓百年威德畏軒轅月游渭水儀容在舞罷西陵淚未乾陽斷反虞歌徹後滿山松栢夜霜寒

太皇太后挽詞

坐安民物由修己默合神明爲至公他日已占懷月夢後來方信補天功四時化育坤無事六合清明日正中九載憂勤已陳迹空留雙闕對青嵩

范忠宣挽歌二首

晚生長恨老成空猶及風流正始中經國謀猷號名相傳家正直似先公回天巨力章猶在拯溺深言老更忠誰念人心弔邦國新阡客泣白楊風

瀟湘臥病弔纍沈賜詔君王用意深多士方懷宣父日蒼生竟失傅巖霖匪裘他日瞻吾父丹扆何能附舊箴白首門生恩未報悲詞空想雍歌音

黃幾道哀挽

風流正始久無聲頗復四公到後生千里族人分俸祿百年鄉黨守題評青雲脫屣烏臺峻白首含香畫省清但得將軍桃李在寧須公相寫銘旌

鄧慎思學士挽詞

青衫獻賦逐知己白首耽書還誤身名著道山傳故事政行兩郡泣遺民文成典午纂疑泮原注當注音奠詩和少陵佳句新歎息苦身成底事湖墳宿草已愁人

潘處士挽詞

異時輕士老才良況復程能翰墨場酒裏浮沈眞得計生涯落魄定何亡德尊故社江山永文付諸孫虎豹章環堵如今空五柳蕭然風物似柴桑

挽李少卿

幾年林下遠埃塵儒雅風流誰與鄰筆尾病來猶壯健詩情老去更清新幽齋昔日琴書換新塚東風草木春懷想只疑高興在一吟遺句淚沾巾

七言長律詩

上文潞公生日

盛德元勳絕等倫麟符虎節冠宗臣盧椿上古身千歲一柱明堂力萬鈞伐狄豹韜威尚深刊名金鼎鑄

來新風諸四海古賢相笑詠山川是主人萬里山河供氣概九秋鴻鵠入精神光華稷契無窮譽強健喬松不老身坐鎮熊羆瞻繡衮燕居松鶴伴綸巾只應便是神仙事方丈蓬萊卻未眞

至日有感

前年至日在何處寒事蕭蕭客許昌乞火夜溫行客酒披裘曉冒五更霜暮投陽翟荒涼驛正見人家燈火光飢馬臥嘶毛瑟縮羸童曉對色蒼茫一年旅宦孤村僻東望歸心洛水長佳節幾逢長索寞我生何事苦淒涼更無資客青山滿只有風霜老樹蒼昭代寧須厭留滯馮公白首任爲郎

清明臥病有感二首

支離臥病逐佳節漂泊西遊寄洛城重帽長風惟益睡青筇扶步不禁行紅飄殘萼知風急綠滿新枝聽鳥聲不見賈生遺宅處空傳金谷舊園名悲歌身世驚將老悵望古今空復情笑看家人競時節爭持新火照清明

飄萍著處卽爲家伏枕悠悠對物華處處鞦韆競男女年年寒食亂風花樂養親坐勞頻檢酒饕生塵亦可嗟未老會尋吳市卒苦貧須種邵平瓜雲烟南望羣山會水樹東浮去路斜行止此身應有命不須辛苦問生涯

柯山集卷二十

五言絕句

江上二首

相別亦何事相逢盡偶然愁腸貫綵筆離夢繞朱絃紛紛渾是夢黯黯只消魂江上浪無限舟中酒一樽

暇日六詠

雙白鴨

已斷應牟猜仍叨主人惠皎潔靜天姿雙棲莫相忌

蛙

越國未忘吳曾動君王意句踐自有心憑車汝無恃

百舌

曉語月斜樹晝啼春霽天胸中自有激不是故多言

柳絮

零亂委空風悠颺點芳草卻爲身最輕華堂等閒到

龜

映日漾清淵沿沙曝元甲愛爾千歲姿藏身一蓮葉

槐庭

清陰滿我庭蒼蒼六槐老野性苦避人青苔不須掃

春日書事

禪宮門寂寂庭草無形迹東風自掃除疑是開簾客

鹿邑道中

去歲秋時去今年秋又來浮名何所得歲月苦相催

予元祐六年六月罷著作佐郎除祕書丞是歲仲冬復除著作郎纂史院檢討復至舊局題屏

庭樹應如我相逢益老蒼別來秋苦雨但覺瓦松長

絕句

雨麥渾漫壞風梅已退藏高鴻望燕塞飛疾不成行

壹臥口占二首

人事日益遠秋居何颯然苦隨鶡半雨葉放樹中天

擾擾終何得蕭蕭亦自如將求解牛道要解斲輪書

發金陵折柳亭二首

忽忽十日事回首亦淒涼何處無芳草行人休斷腸

瞿曇昔教我林下一宵行何事春江上依依作俗情

昔蘇先生遊廬山詩云平日懷眞賞案蘇軾集作自昔慕清賞神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眞箇有

廬山案有宇蘇軾集王氏注本作在施氏注本作是輒繼一首

人生執非夢夢裏見廬山若了元無夢何曾有往還

蘇先生詩云芒鞋青竹杖自掛百錢遊何事春山裏案蘇軾集何事作可怪人人識故侯輒繼其

後

齋心禮仙聖不是愛山遊山中笑何等白髮故諸侯

六言絕句

登山望海四首

江闊風烟易晚山高草木先秋獨倚闌干盡日此身與世悠悠

仕宦此身漫爾功名已老茫然山鳥不須驚客相親此復窮年

西望揚州何處雲中雙塔巃嵸山外雲濤斷日夕陽應近長安
鳥去蒼烟古木人歸綠野孤舟信美雖非吾土消憂且復登樓

書寺中所見三首

江市樵蘇早散山家燈火常昏紗帽藉筠獨立龕中佛像無言
日出鄰舂乞食鐘鳴老叟開門誰見春宵淨境娟娟霽月當軒
叩戶誰驚午睡烹茶聽客論詩病裏雖成禁酒興發何妨杖藜

讀潘郎文卷

霜鬢我猶謫宦蝸鬚子合封侯老拙何勞咄咄疏慵且復悠悠

夜坐三首

門庭草草是客寢室洽洽似僧春寒猶須爇火夜書頗復明燈
靈通寺前老圃畦蔬想見如雲謀拙嗟予飄泊歸來與爾知聞
微寒驟屑窗竹淡月朦朧夜天路暗城頭傳警漏稀更士高眠

贈廣靖上人

七十龐眉禪客曾見天衣老人栴檀林中香氣悠然時有餘氣

六言

青春要去便去美酒得斟且斟莫問世間蹀躞須知老境侵尋

乾明院門望江山懷淮陽南步二首

危臺寺東野水春來柳色鵝黃江上滄波似屋蛟龍作惡難量
憶昨淮陽把酒目前惟欠山林江上雲岑千疊何爲特地愁心

和子瞻西太一宮祠二首

太一儲祥世世祠宮歲事年年絳節霓旌何處松庭玉座蕭然
玉甃清晨鴈酒犬風靜夜飄香鳳吹管截孤竹琴絃曲奏瀟湘

白沙閘西饑舟亭下二首

倦客時時醉眼津亭日日春寒目極傷春懷抱黃昏猶在闌干
客恨如雲冉冉風光似水迢迢回首十年舊事令人淚盡魂消

秋園雜感二首

秋晚園林疏靜天高風日明鮮中有搢笏病客三杯卯酒醺然
世事我深諳委人生他自奔忙剗木牽絲作技幾回弄罷淒涼

七言絕句

寄都下舊友二首

一別長安西復東琵琶舊地已應空當時風景歸何處須信人生是夢中
城西古地昔同遊望月思家相對愁明月秋來應更好何人看月又悲秋

秋思

故人陳迹生蛛網古殿苔深疊綠綺窗雨晚秋鳴槁葉窗風深夜觸孤燈

魚蝦相望

悲歡回首兩茫然幾別龍門又半年應是舊時歌舞處和風開凍一層天

腦月殊有春意二首

一夜長風無片雲曉來風動似初春應知春近催桃李更有輕寒不著人
拂檻垂楊雪後青誰家朱閣曉來晴拂簾動幕無人解先把春愁寄有情

送李十之陝府

斷蓬泛梗偶相依一別重逢又幾時人世悲歡消遣盡爲君流淚忽霑衣

送客愁

數星點點開微河城上三更樹影蹉霜落夜深風悄悄月明無限客愁多

夜坐

半消爐火夜三更欲滅青燈暗又明閉戶無人瞑目坐此時一念悟浮生

予向集賢殿試罷寓居京師嘗遊西岡錢昌武郎中之第時同舍者河東柳子文與錢氏三子又中予出京今纔半年而昔日所遊者或東或西有不知所之者古人所謂俯仰之間已爲陳跡者歟夫求昨日之我于今日終其身而不得而況偶然相值聚而旋散者歟追記舂睡詩一首乃寓錢第所爲者

東風冷峭著衣寒雲影陰沉美睡天青杏園林花落盡晚風吹雨溼鞦韆

上元都下二首

淡薄晴雲放月華晚粧新暈臉邊霞管絃樓上爭沽酒巧笑車頭旋買花
驟馬金鞭白面郎雙鬟小女坐車箱輪聲轆轤歸何處留得紅籠絳蠟香

荊軻

燕丹計盡問田生易水悲歌壯士行嗟爾有心雖苦拙區區兩死一無成

送聖民出城郎事

東風隄上送行人漸出城來漸少塵柳色已深花又落客來下馬獨傷春

西湖三首

沙鷺汀鷗盡日閒水邊風起萬荷翻客來莫厭重樓望樹杪闌干直對山

水上亭臺涼氣多扣舷倚棹唱吳歌何人爲放青蓮出翦卻翻翻一萬荷

九曲清池柳岸風長苗新稻短蒲茸功名由命何須問幸有滄浪作釣翁

別錢筠庵三首

倦客無眠聽曉鐘五更蠟燭淚銷紅城西古寺來何處今日分襟獨向東

春燈欲盡曉雞啼殘月影中征馬嘶爲語相逢不消喜相逢終有道分離

原頭綠盡柳初花落月滿川風滿衫已過寺西三十里爲君回首駐征衙

偶題

屋角纖纖掛斷虹清蟬一噪起高桐天涯雲盡見殘日林下雨餘來好風

瀟洒南軒與病宜庵牀長簟碧紗幃三更月上夢初覺竹影滿窗風入衣

夜

柄闌珊風瑟瑟銀河錯落露森森人聲靜後幽蟲急月色好時清夜深

田家二首

門外清流繫野船白楊紅蓼短籬邊旱蝗千里秋田淨野秫蕭蕭八月天

新插茅簷紅蓼籬秋深黃葉已飛飛灘頭水闊孤舟去渡口風寒白鷺啼

謁僧不值

古寺人閒僧掩扉客來下馬解塵衣雙松帶月風蟬噪古閣鳴鐘夕鳥歸

中秋夜酌

一片秋天碧萬尋月華初上水沉沉遣愁不用先愁醉更看清光到夜深

舟行六絕

獵獵西風秋水清野花寒草傍流生沙邊水鶴待魚立石底暗蛩先夜鳴

船尾初回轉野灣波平天淨惜投竿飛飛小蝶秋花晚嘖嘖沙禽野水閒

落景秋雲晚不開天寒古岸野船回初驚波面微瀾起已覺風前細雨來

渡頭風雨晚生寒蓑笠漁翁坐釣船爲問篷中有魚否一雙新鱖出籠鮮

天寒野店斷人行晚繫孤舟浪未平半夜西風驚客夢臥聽寒雨到天明

渡頭烟雨欲昏天灣畔枯桑繫客船風打篷窗秋浪急一杯寒酒夜深眠

書潁州皇甫秘書室

閒來便是日侵堦窗下棋枰林下杯曉解扁舟又南去百年還得幾回來

初離陳寄孫戶曹兄弟

三年流落寓于陳一領青衫淮水濱城北橋邊長送別扁舟今自作行人

望淮山硤石寺予幼年過此今十載矣

年落泊竟何成人事紛紛幾廢興今日扁舟淮上去青山似與客相迎

題壽陽樓二首

渺渺長淮去不留行人獨上壽陽樓一闋長歌不須唱山川都是舊時愁

長淮不斷水悠悠樓下行人淮上樓誰謂滿前風景好古今供作別離愁

淮上晚望

酒醒窗明月半川怯將病齒漱寒泉樓西別有清秋色一片淮山在曉煙

宿南山普濟院

閃閃青燈照薄幃幽人不寐自吟詩僧來邀我更深坐待聽山風到樹枝

原注宋景暘和云可憐萬里南飛翼肯向霜林借一枝

早池

藕梢菱葉綠纖纖深日射游魚聚岸陰晌沫已知爲計盡諸鷗沙鷺亦何心

湖上成絕句呈劉伯聲四首

湖北風來吹曉鐘湖邊漁客閉船篷波光不動天光闊更任浮烟細雨中

浩蕩寒容不成雪柳偷春色放衙寒湖邊艇子衝烟去天畔青山隔雨看

涼岸北風歸客愁浮烟不動雨颼颼園成野色縈紆岸點破湖光三四鷗

誰道原頭春未回柳梢黃軟凍齊開爭驚臘日崢嶸盡忽聞田翁乞野梅

偃王城

蔓草悲風和幾秋黃桑晚葉野雲愁偃王城下樵蘇盡猶有耕人指舊印

自上元後閒作五首

閶閭樓南粉署西舊時種柳長應齊如今冷落窮山縣臥聽春風百鳥啼

東風吹雨夜侵階樓角長烟曉未開何事舊時愁意緒一番春至一番來

雨冷春箱拂瓦乾曉風吹雨凍闌干柳梢黃弱梅苞破更放東君幾日寒

燈火人家夜不收三更明月過南樓風煙隨處自能樂何事客心還獨愁

喧喧野縣日笙歌風卷高雲天似波誰謂樓前明月好月明多處客愁多

寫情二首

牆外誰家桃李開何由花下一徘徊先教飛絮傳愁去卻遣游絲取意來

人閒漏永報春暉日過簷牙夢未回隔夜雨飄梅蕊盡入簾風捲柳花來

題扇二首

越衫羅薄逆新涼扇翦青綃秋水光花前一把羅敷手直到花殘襟袖香

鸞鸞涼月帖淮天。露溼蒲帆風墮蓮。松蓋草茵迎不至。南山桂子老秋煙。

淮陰

商帆林葉雨蕭蕭。獨臥孤舟聽楚謠。生計飄然一搔首。西風沙上趁歸潮。

宿銅陵寺題壁

僧房秋夜月明天。下馬擁裘人悄然。老僧何事亦晨起。清磬一聲驚客眠。

將之天長題新亭壁二首

新亭登眺解征鞍。飛鳥悠揚雲意閒。誰謂塵埃無野興。故乘風雨看秋山。

雲捲山光到眼前。滿川搖落早秋天。客來繫馬成何事。風雨寒窗一覺眠。

過漣水

城頭落日在旗竿。城外長淮水浸天。左海門前燈火盡。櫓聲嘔軋夜深船。

春宮

圖金袍袖纏長靴。寒食宸遊樂事奢。風擺珠簾紅幕潤。滿宮春雨落梨花。

效李商隱

深夜傳警報更籌。霜枝月華寒未收。昨夜雨昏今日朗。一番風雨一番愁。

楚城曉望

鼓角凌虛雉堞牢。晚天如鑑絕秋毫。山川搖落霜華重。風日晴明雁字高。

楚橋秋暮阻雨

水滿城西釣艇橫。雲豪風弱晚冥冥。天寒小店人愁雨。燈暗孤舟客臥聽。

柯山集卷二十一

七言絕句

吹角

斷霞歸鳥隔山鍾。日過西山轉海空。長恨南城催曉急。五更吹角怨秋風。

登乘槎亭

海天秋霧暗乘槎。風響空山浪卷沙。杳杳欸聲何處客。一帆衝雨暗天涯。

臘

荒秋野水閒荊榛。惟有青山日對門。草木向陰猶帶雪。風光近臘已如春。

題宅後井原注泉色正白。

清泉十丈白如漿。甘似醍醐透椀涼。君欲道中無渴死。百尋操綆莫辭長。

和厉日嚴換武詩

青衫脈著待封侯。慷慨知君定遠流。莫歎齊生長齷齪。元戎會與報更籌。

春

蠔生門外色初分。共喜鉸頭彩勝新。花萼怯寒猶積雪。鳥聲催報已知春。

感春三首

日長殘雪滴高簷。院靜人閒風度簾。可是歲華隨日好。故應愁恨逐春添。

冰消水面波光動。日暖樹梢花意歸。世上繁華易零落。卻應春淺勝芳菲。

梅梢柳眼弄春嬌。雲暖南山臘雪消。近郭樵漁成野市。遠村簫鼓隔溪橋。

荒園

荒園午日照青蕪。樹鵲鳴鳩相應呼。一片陰雲送山雨。漸漸新麥地親鋤。

小雨

蕭蕭小雨不能收。一霎西風便似秋。枕席夜涼燈火暗。丁丁更漏隔南樓。

着花

風暖日高花氣動。鳴鳩乳燕自求羣。經營美景還詩匠。傾掃頑愁賴酒軍。

題唐宋輔城上小樓二首

沙田小雨不成泥。一帶溪光照翠微。遠目直隨殘日盡。晚雲還望故山歸。

近郊小徑絕人行。水滿菰蒲収次生。沙岸雨來長集燕。桑田深處忽聞鶯。

晚歸

學省歸來門巷秋。作眠書史滿牀頭。低雲漠漠梧桐晚。扉上江山亦解愁。

秋

日落星稀河漢微。清秋一點水螢飛。涼風白露愁先覺。可待梧桐報卽知。

調全玉病二首

維摩丈室自蕭然。病起新涼得悉眠。我愧聲聞難問疾。想君獨對散花天。

詩將收功久戢戈。羸師再鼓奈疲何。想君無物驚禪定。獨未能除是此魔。

女几山

不復當年端正樓。多情猶問故宮遊。山川不改繁華盡。須信人生一世浮。

昏昏

昏昏落日下牆東。歷歷晴雲送去鴻。歲晚蒼槐廿老大。盡將黃葉附秋風。

謝仲規惠友于泉原注。泉上多紫竹。

地吉泉甘慶所鍾。直疑遙與惠山通。曲肱煩暑都消盡。如臥蕭蕭紫竹風。

貧病投劾乞補外官親友問者以詩答之

卑如揚子官執戟。貧似玉川居洛陽。不敢彎弓輕妄射。爭如覆被逐山郎。

楚王

十二巫山鬱翠巒。楚王宮殿玉巑岏。定知爲雨爲雲處。不似當初夢裏看。

宋玉

雲雨朝朝峽裏興。可能無復夢中情。巫娥若問誰爲賦。敢乞君王道宋生。

項羽

沛公百萬保咸陽。自古柔仁伏暴強。慷慨悲歌君勿恨。拔山蓋世故應亡。

范增

君王不解據南陽。亞父徒誇計策長。巢覆亡秦安用楚。區區猶勸立懷王。

蕭何

蕭公俯仰榮安危。功業君王心獨知。猶道邵平能緩頰。君臣從古固多疑。

韓信

登壇一日冠羣雄。鐘室含冤念嗣通。能用能誅誰計策。嗟君終自愧蕭公。

賈誼

賈生未免孝文疑。自古功名歎數奇。逐得洛陽年少去。白頭絳灌亦何爲。

李廣

李廣才非衞霍儔。孝文能鑒不能收。君王未是忘征戰。何待高皇萬戶侯。

東方曼倩

軒冕功名何足爲。先生聊作易農資。漢庭誅死皆卿相。猶說才能勝滑稽。

成帝

百華衣上清餘香。夜照猶煩蚌有光。解道溫柔勝武帝。不知壯髮似元皇。

趙飛燕

苦心胥沐不論貲。富貴人生各有時。直使中流送仙去。君王何啻似嬰兒。

朱雲

直言請劒斬安昌。勿謂朱游只素狂。君看漢家文景業。張侯能以一言亡。

孔光

鄉原世盡謂醇儒。漢室傾危孰與扶。試問不言溫室木。何如休望董賢車。

梁冀

力回漢鼎未收功。又道將軍世上雄。不悟折腰同齲齒。百般裝束爲秦宮。

殷浩

田野高風過有蕭。廟堂經畫竟無聞。固應竹馬思元子。江左興亡不在君。

偶成

低雲著地曉悠悠雨溼籬旌不上鉤江北江南千萬里年年長向此時愁

傷春

浮雲冉冉送春華怯見春寒日欲斜一夜雨聲能幾許曉來落盡一城花

七月六日二首

月落暗蟲啼不休五更白露曉悠悠西風是處將搖落可但梧桐獨報秋

積雨空階生綠衣幽幽點點弄秋姿黃昏樓角看新月還是去年牛女時

元忠學士八兄未離京師遠蒙追送許惠服丹法託故竟未惠及賦五絕句

身逐孤舟似斷雲故人追送尚殷勤秋城夜泊西風岸落葉悲蟲獨自聞

衰柳苦催空壁月悲蛩眞和短檠光無情少壯拋人去只有窮愁氣味長

欲盜羲和一點春五更注想隔重雲如何但欲獨不死分我刀圭未覺君

昔見將軍破虎韜玉堂曾共掃千言功名老去皆蹉跌相見諄諄勸學仙

無復顛狂似少時逢君猶自說蛾眉玉堂舊事君休念雨袖啼痕又送誰

閒步

枝上啼鴉巢欲成晴簷向日乳鳩鳴可憐霜雪餘威慕春草無名著處生

寓楚題楊補之官舍

一辭蠭蛭走天涯客路悠悠老歲華住久不知身是客自來堂下採黃花

傷春四首

曉雨催春不惜花亂紅飄泊委泥沙傷心憶得年時事白髮風前只歎嗟

紅杏牆頭最可憐胭紅嬌粉兩娟娟曉來併逐東風盡容易分飛又一年

嫩紫妖紅惜不得亂隨風雨點逢蒿荒田野草花開晚主管春風輪爾曹

高樓春晝獨驚心白日開雲亦自陰風雨催花花已盡滿城新綠亂鳴禽

三鄉道中遇雨

蕭蕭古道西風雨慘慘黃昏匹馬行未遇功名莫嗟歎逢時更自憶平生

題南禪院壁二首

乞食高僧午未歸秋庭落葉日暉暉蕭條古寺松陰下答鐸風中乳鴿飛

秋林落葉已斑斑秋日當庭尚掩關掃榻晝眠聽鳥語可憐身世此時閒

次韻王彥昭感秋三首

木落風高秋催歸初晴野水漲清伊東流會向淮南去憑寄秋來無限悲

年來詩酒最關身滿酌休論簿與醅愁見洛陽秋夜月無情偏照不眠人

農埃容易點吳衣澤國秋來信息稀想見淮南初木落秋山秋水雁初飛

絕句三首

譊譊晴郊花氣浮午窗晝睡擁駝裘覺來烏雀茅簷靜屋角春風怒未休

照水輕明楊柳芽隔林相映占巢鴉東風香草城邊路到處人家盡是花

淮上春風萬鼓鼙落帆舟泊岸邊磯喧喧野市殘陽裏沽酒攜魚客散歸

雨後遊朱園

綠葉陰陰護翠枝晚花雖小亦應稀東風不惜殘桃李吹作春愁處處飛

酒病中寄李十二招飲二首

班郎握筆未封侯嗜酒揚雄欲白頭寂寞著書誰作伴西枝風葉碧梧秋

酒病岑岑更怯寒一窻疎雨擁衾眠西風一入庭前樹便有秋聲到枕邊

午晴二首

洗來桐葉晚青青積雨欄干晴蘚生牆角半傾苦彙合蕭蕭風草一蛩鳴

虹長飲雨川無滴蘋末生風沼有波一掃煙雲不知處夜天如水瀉銀河

雜題二首

寒雨蕭蕭桐葉驚浪浪還作夜階聲西風忽起幽人覺枕簟涼時向五更

蒼蒼落月井梧西睡覺幽人自卷帷只有林鴉知夢斷曉庭人靜語移時

徐園閒步二首

平田小雨潤新耕晚日閑林信鄰行緩步野蕪吹面柳可憐春物總多情

勤地春風曉未休吹花折屨御成愁羸埃不用煩車馬獨臥氍毹正擁裘

雜詩二首

林城南下梅花村臘月江風好在無爭似姑山尋綽約四時長見雪肌膚

病腹難堪七椀茶小窗睡起日西斜貧無隙地栽桃李日日門前自買花

絕句

伏暑新除風露清五更山舍一雞鳴幽人枕上朦朧睡臥看東岡次第明

赴官咸平秦河阻水泊舟宛邱皇華亭下三首

怒河激雨正奔流路詰皁梁滯去舟淹泊我生應有定不須歸怨一汙溝

鳧鳥悲蟬古柳風水邊幽草已鳴蛩長河未放義和宿卻放斜陽更向東

夜宿如鑑碧新磨倒影疏星亂素波天色水光無別處爲君垂手攪銀河

春雨中偶成四首

廉纖小雨作春愁吹溼長雲漫不收架上醯醽渾著葉眼明新見小花頭

槐葉青青染不如護巢鴉語有新雛蕭蕭晚雨窻鳴急臥穩藜牀玉枕書

天低芳草接浮雲。萬柳含煙翠不分。燕子歸時花徧落。暮寒和雨入黃昏。

春陰只與睡相宜。臥聽鳴禽語復飛。一縷斷香浮不散。何人深院晝熏衣。

春詞二首

殘紅新綠間秋韆。寒食園林人意閑。一陣春寒花上起。費廊連夜雨珊珊。

鸎鸎芳園誰氏家。朱門橫鎖夕陽斜。鳩鳴鵲噪閒庭館。盡日春風吹百花。

遣興

百成摧傷強對春。看花花畔獨沾巾。祇應閉目林中坐。須學無言壁下人。

潮水二首

水滿清淮自在流。落花吹盡浪悠悠。總將春雨爲春淚。未比思君一半愁。

近來消息愈堪猜。飛鳥無情不肯迴。惟有清淮慰人意。春流日日自東來。

夏日池上三首

新蟬上樹空遺蛻。野雀哺雛爭小蟲。粉沾衣袖竹枝雨。香滿水亭荷葉風。

落日鳴蟬夏木荒。芙蓉半落柳成行。何人執扇生新恨。亭館迎秋夜夜涼。

拒霜灼灼欲破紅。夜來雨落荒園叢。空亭無人日色午。但聽桐葉驚秋風。

秋日即事三首

支離臥病不知秋。暑退初驚大火流。蟋蟀知時鳴近壁。銀河照夜直當樓。

蕭條歲晚搔雙鬢。流落天涯念舊遊。惟有醉來心暫展。無錢沽酒合長愁。

蕭蕭衰草傍牆生。中有寒蟲日日鳴。秋物荒涼禾稼熟。悠悠驅馬水邊行。

秋雨二首

商山雲起滿庭陰。簾幕初涼七月深。桃子壓枝桐葉老。連緜風雨作愁霖。

離披衰柳已無蟬。黃葉閉門風雨天。陶令無錢難得醉。竹窗過午枕書眠。

秋夜寄遠

秋晚蕭條風露清。星河耿耿漏丁丁。祇應新月頻相見。長向玉樓東畔生。

秋庵

微雲淡月夜朦朧。幽草蟲鳴樹影中。不待商城吹鼓角。桐聲長報五更風。

遠思

裊裊霜風吹碧梧。孤城殘角奏單于。山川浩蕩愁千里。樓閣黃昏月一梳。

柯山集卷二十二

七言絕句

懷竟陵蓮花

景湖門外有汀洲。灼灼紅蓮照碧流。公子不歸時節晚。兩枝風葉臥清秋。

懷陸羽井

寒泉背石老松根。禪室幽人古俊存。長恨千年無屈宋。楚招難與此遺魂。

冬日懷竟陵管氏梅橘四首

旅居澤國小園林。千里相望歲暮心。想見竟陵殘雪裏。新梅點雪橘垂金。

小小園林點點梅。如今綽約爲誰開。只應清夜新霜裏。依舊橫斜倒影來。

他日華陵跡已陳。嘉辰懷舊一銷魂。小園依舊誰相念。應有新梅覓故人。

原注。復州竟陵郡有五華山。故亦云華陵。

堂下幽芳自可人。北風一爲屏埃塵。上元簪珥玲瓏玉。卻曳青霞霜女裙。

厄臺寺三首

諸佛肹然照殿楹圓光明滿自然燈千年遺事無人問館後高眠久厲僧

峨嵋前約已成空風雨蕭蕭送暮鐘何用忘饑來問話不如松下謁疲龍

世味嗟予淡莫加更將詩句寄烟霞自憐落筆無好字不及揚州王謝家

過新澤

雄乔六國弱秦強壯士逡巡野水傍耕叟不知鴻鵠志笑觀宮室忤陳王

崇化寺三首

樓殿沉沉鎖夜烟秋燈一點佛龕前梧桐葉上三更雨亦有愁人獨自眠

白髮荊州嘆滯淫吳衣重杵巡城砧遣愁莫上高樓望只有愁來晝日陰

零落宮牆官樹秋行人東去路悠悠祇應樓下邯鄲路亦有離人對此愁

偶成

漫學文章躓性靈屠龍藝就誤平生翩翩仕路新冠蓋何用揚雄強作經

贈趙簿景平二首

明道新墳草已春遺風猶待見門人定知魯國衣冠異盡戴林宗折角巾

紛紛俗物久堪憎愛子蕭蕭眉宇清莫嘆青衫掩事業白頭卿相死無名

自遣四首

是非得失一區區蚊蚋嘷嘷共一壺不學退之求羽翼惟憑一夢到華胥

誰云造化本無情利害乘除理甚平莫逐衆情生慍喜君看三四孰虧盈

誰云至理宗無相大道由來莫法筌且以聲音爲佛事曉敲清磬誦華嚴

浮世榮枯理易觀不勞重取枕龜占應桃李繁華日便把荊榛寂寞看

立秋二首

西風嫋嫋木瓢瓢身在江湖北岸舟自古楚人詞最好爲君重賦竟陵秋

對酒聊同楚人醉哦詩惟聽越吟聲洞庭北岸孤城下落月西風聽曉鴈

晚步靈壽寺後二首

秋城草樹欲黃昏微逕新晴菜甲新便好灌園從老圃此懷原是漢陰人

逢秋種菊尚殷勤隙地侵尋欲過鄰便好採花供服餌形容已似澤邊人

感秋三絕

秋思鄉愁兩苦辛更臨西北望秋雲此生更老情終在誰爲寄聲千里人

楚天未白轉星河樓角先吹出塞歌長愧侵床五更月殷勤無計謝如娥

高林敗葉已瓢瓢更有寒蛩翠已收若道神仙脫情累如何獨唱感庭秋

局中聽雨

秋庭聽雨斷人聲涼入衣裾秋意生臨水登山送歸語憐君解有許多情

夜思

萬聲沉寂漏丁東金井闌干上暗空半夜西風人未覺秋聲先報草根蟲

晨起二首

楚鄉秋早倦炎蒸長恨梧桐不可憑爽氣忽隨風雨至曉堂無寐獨神驚

中宵爽氣入衾裯簷雨浪浪曉未收三伏炎歊掃除盡待教明月放清秋

近中秋

姮娥漸熟桂華新滿貯清光待出雲徐御冰輪行碧落世間多少感秋人

韋華

長恨韋華亦陋夫周秦僅可勝登徒誰知南楚仍窮巷骨像何妨自應圖

秋晚

日轉秋庭樹影斜風來粉蝶勝悲笳祇應宋玉秋來夢常在牆東阿子家

邊居對雨有感

楚鄉風物淡悠悠獨掩閒門客滯留盡日無言對秋雨相敲蕉葉各吟秋

竟陵僦舍仍有小園景物頗佳

荒涼臺閣追隨事慚愧江河放逐臣應是主人憐寂寞僦居仍有小園春

題西園醉醒

風霜老榦蟄龍蛇中有青春白玉葩要使根深生意遂不妨秋雨臥泥沙

西軒

出架薔薇秀晚枝雨餘屋角理蛛絲可憐一曲秋風地萬思千情屬入詩

九月十日菊花爛開

蕭條秋圃風蕉菜卻有黃花照眼明已過重陽慵采摘自嫌亦作世人情

薙除日有感

禍福茫茫不可猜可能憑勢即無災相君西閣揮毫日豐科方還此地來

效吳融詠情

依依漠漠復紛紛觸處相隨過曉昏知是妄緣除不盡更教風月助吟魂

竟陵酒官舍北有數步草歲寒霜落猶鬱然也予爲障其風霜暮冬尚自如一日大火焚舍無遺復往尋草不復有矣

爲愛墻隅芳草色故遮霜蔽待新春火燒雨洗尋無處祇有東風吹滿塵

臞月亭西園

三畝寒園春欲回淺池低樹忽飄梅楚鄉萬里霜雲盡歸雁行行斜日來

夏日七首

兩架酴釄側覆簷夏條交映漸多添春歸花落君無恨一架清陰恰滿簷

野水彎琅夏木森清蟬晚噪碧雲深扁舟兩槳誰家子萬里江湖此日心

新簟紗廚與夏宜法曹腰腹大何爲重雲到地翻盆雨卻是幽人穩睡時

千蛙鳴噪汙池水萬蝗奔馳一腐蘊得喪世間能幾計冥冥高處有飛鴻

涼風一掃宿雲輕隱隱收雷不復驚試決小池疏積潦誰教蛙吻噉無聲

風轉翻翻梧葉驚入簷白雨打窗鳴應將清絕酬無睡穩聽空階半夜聲

女几山前官舍清遶堂鳴澗夜泠泠塵埃別後何由見簷雨三更起坐聽

書臥口占三首

康濟朝饑進湯餅誰何午睡屠新茶讀書隱几聊侈閣謝客扃門豈不佳

廿風遠集開朝彗怨月深栖有夜鳴涼隔疏明稀老翠雨畦幽獨立新青

學道窮年要有得強顏干世欲何求病栽薏苡無勞謗溼要鞠蘭不待搜

贈无咎

歎馬街泥未肯乾重城舍霧曉漫漫誰令萬屋淋漓雪猶作長安半夜寒

晚春四首

楊柳藏鴉筍作竿曉風吹雨作輕寒清陰一片收春去留得薔薇數點殷

薔薇倒架筍過鄰夢澤茫茫欲晚春綠暗紅稀君莫嘆滿枝梅杏欲嘗新

洗雨吹風欲晚春盡收紅紫布青雲眼前消長諳已久清坐不妨長閉門

荒畦零亂滿蕤菁春事收功欲老成鵲噪鳩鳴莫無賴曉枝千囀有鶯聲

懷金陵三首

此君堂後青苔玉別後何曾寄一聲想見秦淮月堂下西風吹浪拍隄平

璧月瓊枝不復論秦淮半已掠荒榛清溪天水相澄映便是臨春閣上魂

曾作金陵爛漫遊北歸塵土變衣裘芰荷壁裏孤舟雨臥入江南第一州

水閣二首

積雨荒池水欲平軒窗長夏有餘清公餘一枕涼浪夢臥聽風荷受雨聲

池水亭亭如有光曉風清露點新粧翠帷白障非遊女多謝經營白鷺郎

出京寄无咎二首

不許多聞長樂鐘打包旦遇又匆匆長安城裏誰相識只有周南太史公

老去相看情益親河梁分手欲沾巾祇應誦得離騷賦長作行吟去國人

讀史二首

區區姦智終何補不悟身猶弄伎兒蛇斷楚郊秦未覺鬼謀曹社夢先知

嬴秦餘燼已蛇分車府囚高尙畏人安有區區猶指鹿從來菽麥不曾分

韓信祠有序

史稱信之族誅予嘗疑之其謂陳豨曰三至上必自將予從中起夫使高帝將精兵子外而信欲詐驅徒奴烏合之衆于京師雖太公穉丑不能以成事此猶怠然于猛虎之穴虎歸則無事矣信謀無遺策豈肯爲計若是之疏哉況蕭相國在長安信猶不畀之耶此殆以高帝出征以信失職畀其亂于內亦若彭越使人告之而傳致其詞如此耳不然信不忘漂母一飯之恩信遇高帝恩亦厚矣一旦背之豈人情哉

千金一飯恩猶報南面稱孤豈遽忘何待陳侯乃中起不思蕭相在咸陽

題淮陰侯廟有序

呂太后勸高祖誅彭越使舍人告其反而越固未嘗反也特以爲名耳高祖將兵居外而太后在長安太子仁弱不知兵而韓信方失職在京師呂畏其乘時爲亂而不可制使人誣告其反詐召而誅之耳方是時蕭相國居中而信欲以烏合不教之兵欲從中起以圖帝業使雖甚愚必知其無成以信之雄才謀無遺策肯出此哉太史公記陳豨反事言豨居代多致賓客周昌畏其不軌而奏召之不至豨因自疑而其後酒是邱臣王黃遂反此司馬遷所謂邪人進說遂陷不義者也遷載豨反事未嘗一言及信呼此意欲見誅信之冤也

雲夢何須僞出遊遭讒猶得故鄉侯平生蕭相眞知己何事還同女子謀原注何不爲信辨其枉也

偃王城

逃戰彭城似去邠輿王可卽廢爲臣中原多少堪憂事勞苦君王八馬奔

挂劍臺

上國歸來歲月深悲嗟脫劍挂高林欲知不負徐君意便是當年讓國心

吉意

樓上珠簾拂疏網卻勻愁黛對凌波也知新舊爭多少敢話機頭織素多

道彭澤

姓陶令尹今何在空補陳編歸去來安得春江作春酒百年長與子銜杯

柳

永豐坊裏舊腰支曾見青青初種時看盡道邊離別恨爭教風絮不狂飛

題宜州後堂壁四首

過雨山亭暑氣微老人猶未試生衣滿園閒綠無人到春日南風燕子飛

我欲留春情不淺青春別我苦無情敬亭山下紅千樹日日南風綠滿城

翠樹陰陰晚雨回江山清潤絕纖埃軍廚煮酒香初熟更釣溪魚斫鱠來

流落天涯一病身簿書叢裏費精神殷勤照水窺華髮黃鳥聲中又一春

宋景平命賦隔牕花影

午睡籠櫳者日長半消金鴨水沉香隔牕花影時來去疑有東鄰覘宋郎

晚春初夏八日

陰陰夏景變餘春清曉園林未有塵日日東風欺弱柳鵝黃吹盡作青雲

少室山前日日風望嵩樓下水溶溶卷將春色歸何處盡在車前榆莢中

吹盡成蹊桃李塵兔葵燕麥一番新只應解籜抽青玉霜節稜稜尙可人

古柳參天鳴啄木青蕪覆地下鳴鳩白頭懶作留春計睡起移時獨倚樓

睡足高簷春日斜碾聲初破小龍茶樓邊綠樹飛紅盡春色牆陰老莽花

青春已屬明年事晝滿初知夏景長日日南風筍成竹殘紅雖有不成妝

春歸草木漫青紅半委塵埃半逐風誰似長楸百餘尺高張錦繡照青空

醉醪壓架不勝繁洗雨吹風更可憐姑射仙人本仙骨百花凋盡獨嬋娟

梅花十首

月落嚴霜自理妝北風工爲發清香曉英數點辭人去幽獨無人爲斷腸

幽恨清愁幾萬端故將巧笑破霜寒落英收拾供騷客秋菊從來不足餐

姑射仙姿不畏寒謝家風格鄙鉛丹誰知檀萼香鬚裏已有調羹一點酸

林外啼禽自往還風前詩客倚闌干小園門鎖黃昏月耿耿幽姿伴歲寒

玉粟勻圓官樣黃領巾借與十分香衝寒不爲生春物自要晨霜爲洗妝

清寒池館靜無塵歲歲相逢似故人任遣牆頭疑是雪欲教園木早知春

脈脈無言亦有期雪中狂殺羽林兒可憐多少幽奇事卻是東風總不知

任教雪壓色終勝卻要風嚴香更聞江雨細時青子熟聞名猶救渴將軍

數點深藏碧玉枝翠峰十二擁瑤姬憑君說與凡桃李徹骨清寒爭解肥

三畝荒園草棘荒可堪終夜北風狂瑤環瑜珥誰將去啧啧幽禽啄蕊黃

絕句二首

萱草開時燕引雛石盆雨滿長菖蒲但令甕有賢人酒何用門迎長者車

門前山樹插雲青雨足山前稻水平桑柘半空蠶事了綠陰深處囀殘鶯

柯山集卷二十三

七言絕句

臨淮道中

凜凜春寒犯客裘輕陰殘雪放孤舟無端惟有堤邊柳作態東風惱客愁

許同塵示張八侍郎避暑覽館中舊題絕句俾之同作次韻

聚散人生集渚鴻飛鳴邂逅一宵同是非榮辱何勞問共在邯鄲一枕中

西園風雨雜花謝

楚澤春殘雨又風啼鶯芳草思無窮蕪菁滿地黃金爛不及薔薇一點紅

慈湖中流遇大風舟危甚食時風止遊靈農寺

心悸西江浪似山眼明僧舍一窗間從今要見廬山面畫作屏風靜處看

寓淮陽驛二首

一庭秋色高堂夜半壁燈光短幌涼都是去年秋氣味誰知飄泊古淮陽

悠悠短日下西墻庭葉吟風作夕涼客枕甚安無一事鄰雞不用喚朝陽

觀魚亭呈陳公度二首

千古濠梁莊惠詞。不須反覆辨眞知。直應人意逍遙處。便是游魚自樂時。

獵獵微風波面開。近人鷗鷺不相猜。樽前忽起扁舟興。新管江南山水來。

寒食離白沙

莫嗟客路已經年。尙有靑春一半妍。試上芳堤望春野。萬絲楊柳拂靑天。

紹聖甲戌侍立集英殿臨軒試舉人作此兩絕

春來小殿雪初殘。曉日曈曨未破寒。黃綬當軒公事退。君王緩步侍臣閑。

弱歲干名翰墨場。春寒搖筆試西廂。茫然二十年閒事。還著春衣侍玉皇。

同仲達雪後踰小山遊蔡氏園得紅梅數枝奇絕因賦二首

與君陟巘踏春泥。遊遍紅梅得一枝。失卻孤山風露格。恰成卯酒醉冰肌。

原注。李正封牡丹詩有國色朝酣酒之句。

北風凜凜留高樹。融雪涓涓聚小塘。三畝山園半春草。無人爲結小丁香。

戲呈希古

半世辛勤守黃卷。白頭容易過靑春。枕前亦覺春晴否。試問東鄰晚起人。

賞心亭

棋迎桃葉家何處。槳送莫愁人已非。獨立東風今古恨。春江無語又斜暉。

題洛尾亭二首原注。入汴第一亭。

日出南山春霧收。渾渾洛尾入淮流。莫向行人贈楊柳。折將離恨入孤舟。

洛尾亭邊淮汴交。來波去浪恨迢迢。無端更洒黃昏雨。吹作春愁不肯消。

題周文翰郭熙山水二首

魚村橋市楚江邊。人外秋原雨外川。遣騎竹邊邀短艇。天涯暮色已蒼然。

洞庭葉落萬波秋。說與南人亦自愁。指點吳江何處是。一行鴻雁海山頭。

立春三首

天上春來誰報人。江山氣象一時新。慵將白首簪幡勝。喜酒三杯懟逐臣。

風光先著竹間梅。和氣應從九地回。桃李滿園渾未見。微紅先向寶刀開。

蒼龍闕角回金斗。文德門南散曉班。車馬紛紛殘雪裏。鏤銀翦綵舞新幡。

寒食

庭院輕寒新雨過。江城寒食野花飛。故園北望一千里。極目江楓客未歸。

竟陵夢野亭在子城西南角一目而盡雲夢之野最爲郡中之勝

高甍巨棟壓城闉。平視如將七澤吞。幾度春光招宋玉。碧闌干外獨消魂。

奉符縣北二十里林家莊馬鋪壁間有草書數行半毀矣問其人云熙寧中錢提刑所書予考其時蓋翰林四丈穆父也錢公謫秋浦而卒其子已免喪矣覽之不覺失涕因留一絕

龍蛇半滅亭間字。泉壤長埋地下身。從此世間無玉樹。故人三嘆淚沾巾。

木芙蓉菊花盛開

空山岑寂何所有。晚菊芙蓉相對幽。伴我悠悠過閒日。憐渠灼灼媚窮秋。

夜聞風雨有感

留滯招提未是歸。臥聞秋雨響疏籬。何當粗息飄萍恨。卻誦僧窗聽雨詩。

次韻智叔三首

才似庖刀不待硎。思如流水更清泠。詩壇李杜誰爲將。盡捲槌檛正國刑。

公子風流更可人。仙家閒訊柳湖春。煩公壓下一杯酒。洗我胸中百斛塵。

今朝一見詩人詩。不用更尋黃絹詞。深山一鶴自唳晚。亦有松下童子知。

絕句

竟陵秋色清如水。客舍飄梧屋晚階。已掩重門風葉定。玉鉤還向玉人來。

西園

滿園紅紫春無限。盡日飛鳴鳥自由。夜雨朝晴風日好。盡舒雲錦不能收。

晚春

苦封池面草芊綿。鳴蜊跳蛙意若便。頗覺風雲有奇變。翻盆一雨便滂湲。

殘春三絕

低簷送雨晚霏微。溼透梅房白漸肥。半捲畫簾屏扇掩。朦朧春睡擁春衣。

倚于倚徧更消魂。春到淮南得幾分。鳧鳧柳枝烟雨澤。畫樓殘角送黃昏。

強尋春物散無聊。直使樓高恨未消。鱗碧萬家看不盡。杏花時見隔牆梢。

偶題二首

相逢記得畫橋頭。花似精神柳似柔。莫謂無情卽無語。春風傳意水傳愁。

春水長流鳥自飛。偶然相值不相知。詩君試採中塘藕。若道心空卻有絲。

宛邱道中

日斜沙路馬翩翩。故欲迎涼不著鞭。誰解多情似新月。伴人歸去照人眠。

青桐道中値雨凡數里舟行久之頗有江湖之思二首

繫馬操舟問機師。卻疑淮口掛帆時。人間遷改何須問。便作江湖未可知。

冥冥烟外鳥飛歸。野老得魚收網遲。隔浦斷霞沉欲盡。半彎新月出雲來。

宿咸平驛

蕭蕭暗葉鳴秋雨淅淅窗風戰客燈世味飽諳心已老不煩潛長強侵陵

蕭蕭

蕭蕭風雨五更初枕上秋聲獨井梧只有菊花猶灼灼苦教摧拉就荒蕪

淮陰道中

映日斷霞臨水盡出雲新月向人來野塘秋晚無行迹點點黃花照水開

夜坐

庭戶無人秋月明夜霜欲落氣先清梧桐眞不甘衰謝數葉迎風尚有聲

試筆

學館蕭蕭歲晚寒窗書史伴身閒年來戇柯甘言命老去追隨厭強顏

新春

水鄉清冷落梅風正月雪消春信通昨夜園林新得雨杏梢爭放曉來紅

野步

帶水荒城一逕微出城桃杏雨來枝最憐楊柳身無力付與春風自在吹

春日偶題四首

漫漫東風百草長天桃如笑柳如粧惟憑酒作青春敵收拾風光入醉鄉

隔屋桃花暖鬬粧好風時有過墻香滿園芳草無人種何事春來時地長

舍北小桃纔及肩可憐枝弱苦花繁黃昏雨急東風惡惜爾不禁春夜寒

白首傷春一老翁預愁寒風過春中下簾數點黃昏雨一霎輕寒杏風

偶成二首

新引龍孫欲解苞雞根抽筍已梢梢莓苔雨過蝸緣壁楊柳葉深鶯有巢

乍晴幽步踏斜陽殘潦青苔曲徑荒風卷落花填小塹雨催芳草上空牆

題軫師房二首

漠漠雨苔依砌綠鮮鮮秋菊映階黃山僧睡起日亭午出戶微微柏子香

銅瓶布衲出塵埃疏瘦風標日一齋門逕蕭然更無事生盆飛鴿及時來

初離山陽迴寄城中友人二首

落日昏昏向水低五更殘燭一聲雞祇應魂夢猶東去從此扁舟日向西

野岸蕭蕭落葉風秋光離思兩相攻般勤臨水揮雙淚憑寄清流卻向東

淮陰晚望

蕭蕭衰柳來時路裊裊危檣西去船白鳥歸飛夕陽盡斷霞風約過平川

宿第四鋪

繫纜寒沙傷客情秋雲不動夜陰生蕭蕭兩岸黃櫨葉解報三更雨到聲

初見嵩山

年來鞍馬困塵埃賴有青山豁我懷日暮北風吹雨去數峰清瘦出雲來

有感

鬢毛已自秋來變脾肉仍于馬上消滿眼青山不歸去強顏微祿亦何聊

福昌官舍後絕句十首

淮南梅柳想春還怯見西州歲暮寒惟有看山心未厭晴明終日在闌干

小園寒盡雪成泥堂角方池水接溪夢覺隔窻殘月盡五更春鳥滿山啼

無客門闌晝日扃兩行喬木擁寒翠吏胥借問官何在流水聲中看竹行

漫與東風作主人栽培花草伴閒身不辭伐竹成高架收拾薔薇一片春

臥聽堂前布穀鳴隴頭細麥已青盈殷勤謝汝催春種我爲無田豈懶耕

翠竹留人不忍還暖泉春漲已潺潺寄言山鳥休歸去與爾同來樂此間

洛川春色幾時歸漾漾清流點翠微日暖雪消沙岸軟鴛鴦相對不驚飛

風吹春日下南山尚有輕冰結暮灘何事悠悠故相守清溪不怕夜栖寒

不掃竹根藏筍笛旋培殘雪擁蘭芽爲君更接櫻桃樹付與春風換卻花

清明山色到前簷汩汩溪流聚小潭一榻竹窗晴晝睡依依春夢入江南

夢周楚望

春風吹夢到淮南一夕從容盡笑談睡覺始知經歲別洛陽新柳已毵毵

絕句

坐局歸來已暮鐘濛濛寒雨溼裘茸正須牆下一壺酒不怕江頭三日風

有感

屋角織織挂斷虹清蟬一噪起高桐天涯雲盡見殘日林下雨餘來好風

贈鐵牌道者

微官待旦亦朝天賴爾絕勝鐘鼓傳舉世昏冥竟難警憐君常負五更眠

讀吳怡詩卷二首

羅田春動雪消初主簿清詩雪不如休學風騷窮事業花前莫負古銅壺

疏梅半落雪中香想子孤吟對酒缸野水荒山半猿鳥跨驢誰問賈長江

題趙寧所收趙令穰大年烟林二絕

江上孤烟蔽遠林秋原人靜下鳴禽水鄉此景常經眼誰信侯家畫萬金

楓林荻港白晝靜落雁飛鳴盡日聞平遠起君千里恨清詩可要助江山

楚國茫茫盡醉人獨醒惟有一靈均餔糟更遣從流俗漁父由來亦不仁

觀音泉

巖松偃蓋不知年寂寂秋燈寶供前清徹一源傳萬古空山長伴白衣仙

宿慈氏院

樓上鳴鐘報五更朦朧深殿佛燈明更無幽夢隨寒枕聽徹風松到曉聲

巫臣二首

萬古風情不易禁多言未似不言深楚王只聽巫臣諫不道逃吳已有心

咫尺山河不易知無言莫謂卽無思人間只見枝頭繭不悟春蠶暗理絲

北風

北風捲地寒侵骨凍雪連山鳥不飛試問朱門餘酒肉幾人回首念無衣

洛岸春行二首

溪上映人楊柳黃滿溪流水碧泱泱憑君莫向溪南望春草春風能斷腸

南山晴翠入波光一派溪聲繞郭長最愛早春沙岸裏暖風輕浪拍鴛鴦

漫成七首

應敵詩才慚古人產情春色空閒身鋪排物色雖甘拙消散閒愁亦有神

修竹娟娟一萬竿清夢引水正潺潺知時燕子來相語任意鳥雛去不還

高槐無花亦有陰參天老枝逾十尋流鶯不使人窺見故隔深條送好音

風吹桃花西復東雨打海棠零亂紅可是春光卽消歇牡丹音信未全通

江南梅花凌雪霜桃李開盡春無光誰知洛陽三月暮千金一朵賣姚黃

溪水春來清蕩沙溪南溪北是人家依依陌上多情柳簇簇原頭自在花

庭陰當午起猶慵斷送殘春醉夢中桑柘成陰桃李盡一川零亂柳花風

和應之出城

路穿槐柳遶山斜長夏村墟對物華青玉一尋拔籜竹絳繒千斤剪榴花

永寧赴晁應之見招賞花途中遇雨

行雲濃淡日無煇輕雨飄飄點客衣馬上漫郎醒復醉一盃容易送春歸

依韻和晁十七落花二首

投老殷勤向物華風前猶欲拾餘花更將夢逐殘紅去遍入長安百萬家

飛隨風雨落隨流更有餘紅亦已休杳杳天涯春物盡可憐鶯蝶不知愁

和端午

競渡深悲千載冤忠魂一去詎能還國亡身殞今何有只有離騷在世間

偶成

須知庖手有眞如合遣輪人笑讀書擁褐蒲團深閉目老人于此有工夫

雙廟

成敗功名付偶然男兒要是死生間故應城破知肝膽飛矢何勞記賀蘭

株林

九寡奔亡一老姬白頭蠻叟嫉西施二公費盡平生事深屋嬋娟世得知

淮上阻風步入寶積山訪軫長老

少年飄泊歸淮東道人住庵何處峯知有招提烟水外雪雲山路倒杉松

淮上觀冰下

寒淮千里凝冰下古岸枯槎黃葦枝憶得天津橋下見五門春動雪消時

柯山集卷二十四

七言絕句

春陰

鷲鴻警過不容攀病眼淮邊楚望寒獨臥孤舟對楊柳春風終日在檣竿

宮人斜

青蛾皓齒作埃塵玉匣珠衾地下身一曲壞牆門不鎖林花開落墓前春

奉先寺

定知生不出長門禾黍蕭蕭寺後村松柏城南萬邱冢傷心最說內人園

至後早赴館二首

紅蠟槿梅冷未黏柳條偸暖作纖纖高樓殘白誰家雪盡日天寒不捲簾

城闕殘雪寒催曉宮近晴雲暖欲春誰覺風光添一線玉壺漏水報雞人

晁二家有海棠去歲花開晁二呼杜卿家小娃歌舞花下痛飲今春花開復欲招客而杜已出守

歲以詩調之

頗疑蜂蝶過鄰家知是東牆去歲花駿馬無因迎小妾鴟夷何用強隨車
復答迎郭侯犢車之句
玉壺奉酒射朝霞只看纖腰不看花但遣舟迎桃葉女仍須恩賜短轅車
清明日舟中書事二首
清明不到旅人家乞火鄰船自試茶弄柳好風低作舞夾船春浪細浮花
巢烏噪處綠楊村寒食人家晝掩門麥隴曉風收宿潤烟林午日漲春昏
題海州懷仁令藏春亭
開道山中賢長官種花不肯放春還故知車馬紅塵地催促東風不得閒
題綠野亭
渺渺孤亭滄海東天連平野四無窮可須戶牖毫端上自攬山河眼界中
漫成三首
驅除牢愁須酒聖狼藉春色要花紅定知春來無一事苦教有情愁得儂
容易得愁卻不去苦教春物喚愁生遣愁飲酒大揩計遣譜蛾眉爲慢聲
閉門春風作往還誰家有花城醉眠柳腰榆莢爭入眼江梅一枝遠如天
題蔡子邕陋居二首
草舍隆中一幅巾閉門三致漢將軍紛紛自獻知何有終遣斯人了鼎分
一室荒蕪孺子貧知君四海入經綸殺身虎口終何補洒掃庭除自可人
秋日有作寓直散騎舍
黃省文書分道山靜傳鐘鼓建章閒天邊玉樹西風起知有清秋到世間
曉雨
綠滿園林紅已稀溼煙和柳共霏微誰家油壁春寒裏獨輾天街曉雨歸
送周六赴濠州戶曹二首
老顏有婦何妨道一室蕭然尚愧君但恐小喬來丈室卻須射虎作將軍
從來悟道不由書覿面相呈已有餘塵尾花飛終不近濠梁古鬼解揶揄
趙弟
男兒何用立奇勳趙弟從軍初不聞但斬郁城侯萬戶不須猿臂老將軍
贊皇公
才高一世有奇功掩卷令人獨想風莫笑狄祠邊武相致人從古是英雄
夜來
夜來風雨掠餘春晏起蕭條一病身三月長安泥浩浩懶隨車馬作游人

北征談笑縛姚公靜掃諸陵見洛嵩不用登高笑夷甫正緣此輩使君雄
和天敢惠橘詩
十年不摘洞庭霜喜見新苞照眼黃但對典刑休嗜味原注天啓辭以橘酸虎賁猶得作中郎
題畫二首
敗蘆浸水凍灘沙朔雪隨風亂綴花溼翅老鴻鳴未起暮雲山色暗天涯
蒼蒼老石守寒叢雪洒林鴉美睡中鶉傍陳根饑更啄雀栖高栱暝辭風
題庭木
枯條怪石坐寒禽玉軸高懸畫萬金歲晚荒畦眞在眼寂寥方見此時心
有所歎
駢脅當車闑戟先相君冠蓋照秦川六雄未滅君無苦當念杜門公子虔
五更
歲事先教蟋蟀催暮雲樓闕般輕雷五更庭葉驚殘夢知有清秋犯雨來
下直
暗住長安轡已絲宮廊還見落槐飛暮雲疏雨蒼龍闕不惜障泥策馬歸
題史院直舍魚鱉屏
鏡鼓聲稀下直遲秋暉初轉萬年枝寒廳盡日誰相對慙愧屏風畫鷺鷥
梅花二首
便使柳肥終解舞莫驚梅瘦爲含酸因風自裊還成態與雪爭妍卻要寒
天質自清非爲瘦仙姿正白不施紅未開如怨開如笑枉乞幽香與北風
探春
啾啾凍草羣飛雀裊裊高林獨嘯猿忽憶淮南春意動早梅池館斷鴻天
雙槐
老去相看終慘澹秋來無賴對婆娑任從葉逐西風去要聽庭竟夜雨多
晏起
晚起翻書日欲西偶然乘興忘遨嬉好書自癖非求利掘冢才須數句詩
和人二首
臘殘春近獨消魂殘雪長安千萬門青鳥何曾寄音信碧雲剛解報黃昏
曈曈曉日漏春光欄下萱叢尚臥霜認得君家門上雪易知何事卻難忘
天窻

鬱屋分將一尺明坐令隔幌見簾屏任從世界傾盆雨只要蕭蕭數點聲

失性

失性攜頹君子鶴忘羞跳擲沐猴冠須知六合梟鶯雜供與閒人靜處看

夢至一園池藕花盛開水鳥飛鳴爲作二小詩記之

偶來乘興不須疑一頃秋香欲發時老子婆娑眞爲爾百回相見愧鷗慈

平池秋水雨來深無數紅妝出岸陰翠幕深藏知有意白鷗相見本無心

讀王荊公詩

名實由來不可逃悠悠毀譽亦徒勞臧公已死書終立不是軒裳世祿高

雨霽

豐隆故犯青冥上列缺應逢返照迴樓外細蟠星窈窕枝間少女故徘徊

蹇驢

驪伏鹽車饑不行疲牛與爾飽平生子荊自是佳公子亦向人前作汝聲

局中晚坐

高林晚葉漸疏明雨過長安萬屋青爲問西風來幾日夕陽宮殿亦秋聲

無題二首

風槐已疏遽如許夜蛩雖怨可若何出門屐齒苔痕滿隱几書塵鼠跡多

晚起清秋一枕涼四簷鳴雨下淋浪竹籠燒藥時添火書榻焚香卻閉房

鶺鴒

整刷衣裾紫翠新曉天風露壓雞晨應知不置蓮花漏長喚林中宴坐人

久雨

欹簷積雨苔生瓦陋巷人稀泥及門坡下牛羊來遠墅舍旁麻麥接荒村

吳江道中懷陸魯望

我亦扁舟一散人江湖爲洗十年塵筆牀茶竈經過地風月相望亦有神

霽溪道至四安鎮

若霽清秋水底天夜帆燈火客高眠江東可但鱸魚美一看溪山直萬錢

喜雪走筆呈李宣城三首

殷勤寄語宣城宰公事何時是了時病守欣然有嘉思亦須對雪把空巵

聒聒庭中爭曲直紛紛筆下判鞭笞坐曹決事輸歸欽須信薛宣稱吏師

萬夫餓腹待倉儲三戶窮民守破圩疲瘵不禁鞭撻甚長官對酒且歡娛

遊園

病來久不上層臺窗有蛛絲逕有苔爲報園花莫惆悵故教太守及春來

閒棄二首

晚風庭竹已秋聲初聽空階葉夜鳴流落天涯聊自得今宵爲爾感平生

二年江海轉萍踪白髮蒼顏換舊容新月犹簷風動竹宣城今夜又聞蛩

雨中題壁

去年此日泊瓜洲衰柳蕭蕭繫客舟白髮天涯歎流落今年對雨古宣州

鵓鴣

敗荷枯葦一方池溪上鵓鴣坐得知何事月寒風露下孿拳孤影在風枝

秋蚊

江城落木已窮秋病客初寒欲襲裘暗室飛蚊猶撲面不知天上火西流

冬日

忽忽新冬無一旬自憐憔悴楚江濱滿前魍魅何曾禦尚愧無功作逐臣

預作冬至

紫墳曾從奠琳琅親被天人玉冕光今日黃州山下寺五更聞鴈滿林霜原注：某元祐七年南郊，曾皇帝臨皇，席左，見上冕玉餐白如雪，爲燭所照出光數尺云，

九日登高

黃梨丹柿已催寒一月西風積雨乾紺滑秋天稱行草卻憑秋雁作揮翰

試墨

金柴冰窗淨絕塵硯寒龍尾毅生紋澄江清淺汀洲靜忽有蒼螭下吐雲

採花

清寒帶雪未成春可得芳菲早向人須遣豔陽歸掌握故教桃李及芳辰

送窮

年年灑酒拜酒晨風俗新正競逐貧不用爲文送窮鬼直須閤事祝錢神

寄陳州朱教授三首

殷勤寄語朱夫子僧舍花前亦舉觴學舍蕭條官職冷不知誰與戴烏黃

欲曉山禽百種鳴最憐喤咤是雛鶯遙想西湖烟柳色深春風露水邊聲

春雨江干不肯晴大江檝岸轉雷霆山頭方丈渾無事擁地焚香看佛經

送春

二年江上見春歸原注：子華春在金陵江上，預想重來我未迴淹速世間誰料得祇應相遇且銜杯

寓寺八首

門外清泉浸稻畦。西南脩竹作城堤。川平林斷容明處。卻有遙山作黛眉。

道人鐘梵久寂寞。倦客弭車聽靜便。我亦雲山閒衲子。平生香火寄因緣。

病臥淮陽太吳城。牡丹叢畔過清明。那知春暮長江上。竹裏招提聽曉鶯。

江城梅子青時節。嫩紫夭紅掃地無。脩竹滿山連草色。卻煩林鳥勸提壺。

翠眉長好何曾損。寄語啼禽漫不開。應爲殘春足愁恨。長疑鑒破鏡中山。原注。有鳥聲如呼翠眉損。

平曉春雲失半山。濛濛小雨暗江干。寺樓倚徧消殘醉。只有春愁伴薄寒。

錯落星河沒半空。江城悲角五更風。幽人夢斷西窗雨。背壁籠燈到曉紅。

篘燈到曉只微明。獨擁單衾聽雨聲。葛幌竹牀清過暑。蕭然未覺負平生。

黃葵

黃葵貴麗不妖嬈。一朵新晴檻外高。還似週英臨便坐。曈曨朝日照天袍。

聽鳴禽

流潭江邊蟻已衝。又聞春鳥喚朝陽。使時北去懷陳迹。寒竹疏梅黃土岡。

曉雨

輕陰江上千峯秀。小雨牆邊百草生。惟有春禽思孤客。曉啼渾似故園聲。

黃州酒務稅宿房北窗新種竹戲題于壁

異時小杜高眠地。幾向秋風聽楚江。身世浮雲那可計。試留雙竹守寒窗。

梅花

我愛梅花不忍摘。清香卻解逐人來。風露肌膚隨處好。不知人世有塵埃。

分冬

莫嗟人事浮雲變。且作吾儕飽飯衣。白晝分冬聊自勸。江城今夜一陽生。

食薺糝

論斤上國何曾飽。原注。高力士至黔中見薺云。兩京論斤貿。五溪無人採。旅食江城日至前。常慕裘羹最清好。故應不糝媿吾原。原注。原嘗裘羹不糝。

戊寅正月八日早寒

濃淡春雲夜雨乾。寂寥庭院峽衣寒。無人爲發樽前笑。但把梅花似舊看。

正月七日雪晴

西窗融雪飄如雨。故與新春作薄寒。昨夜雁聲渾向北。夢魂隨去過關山。原注。光弼之開路名關也。

春蔬

新春書劍滯江城。又見南蔬八旅羹。關心太吳祠前路。小甲連畦帶雪青。原注。予有森園在陳州太吳祠南。

讀秦紀二首

烹滅羣雄力未疲。緒山射海奮餘威。誰知傳與癡兒子。祇得阿房似舊時。

汲汲威刑繼祖龍。收功終在望夷宮。未應家國歸車府。卻有山東老沛公。

偶成

許君踏月夜相過。此語當時恨已多。但願相逢休怨老。不妨白髮聽新歌。

春日懷淮陽六首

西城門外古濠清。太吳祠前春草生。早晚粗酬身計了。長爲閒客此閒行。

靈通禪刹古叢林。永日惟聞鐘梵音。閱世興亡千室佛。百年風雨古牆金。原注。靈通院。石晉末所創。有千佛殿。壁繪用金。

最愛南城汲井園。春來蔬甲不勝繁。人家斷處無雞犬。遲日東風似古原。

黃巢寨南琵琶溝。古原芳草靜春流。大梁柯蔽何處客。牆竿西北是神州。

莽莽郊原帶古邱。漸漸隨麥散羊牛。杏花楊柳春濃處。一片青帘慰客愁。

城中萬枝木芍藥。姚黃一萼得春多。日日踏春渾坐此。人間無酔奈渠何。

柯山集卷二十五

七言絕句

上元三絕

清晨謁帝大明宮。拜賜歸來夜過中。原注。予在祕書近十年。每歲上元長。趙大慶迎駕。近午。駕回。駐蹕大慶門。上賜茶酒。拜謝退。率一二同舍。擇勝縱觀。至夜分。必醉歸。歲率爲常。一夢十年身老矣。山城風月作過從。

沽酒壚邊人若市。算商亭下浪連天。張君官況今如此。豈有工夫作醉眠。

江邊燈火似秋螢。哀怨山歌不可聽。自怪今春牢落甚。禪房止酒讀黃庭。

二絕句

衙齋無事雨初晴。山澤有容春向深。何物東風吹不散。祇應多病誦官心。

茅簷斜日曉雞號。水滿陂塘麥高。回首故園空悵望。東門歸路綠迢迢。

正月二十五日以小疾在告作三絕是日苦寒

黃土岡頭麥長。春陰蔽日午風狂。山前梅落無人見。只有幽禽啼晴香。

春色三分有倚多且饒芳草占高坡門前柳色如彭澤爭奈陶君止酒何原註予方以病止酒。

見說櫻桃已爛開舉愁風雨苦相催自憐華髮傷春客兩見飛花未放回。

所居有梅一株在堂東荒穢中正月二十六日已謝矣二首

平生常恨逢梅少及對江梅無好詩寂寞荒山少風味直須雲鬢插斜枝。

冷落疏枝寒草岡欲攀先怕踏榛荒異時折處何堪說臨水高城倚女牆。

堂前種二桃詩示柜

平昔殷勤向物華誰知憔悴客天涯雙桃栽罷還惆悵憶得淮陽舊種花。

春日書事

蠭飛絲墮兩悠颺人意遲遲日共長春草滿庭門寂寂數檻窗日掛空堂。

十月十日夕同文安君對月

林外霜風作夜聲入簷寒月似多情燈前爐畔深杯暖更聽昭君出塞行。

新水道中二首

蠶老麥枯田舍忙誰令四月雨浪浪未容烏鳥私遺粒鳴蛔跳蛙欲滿塲。

綠野新晴風日涼肩輿細路轉重岡橋邊野水伐官道旋喚漁舟渡夕陽。

感庭莎

桃蹊李徑有塵埃初放青莎秀滿階想見羊祜古城角有人嗟我宋歸來。

宿潘君草堂聞蛙聲二首

跳踉鼓怒任爭雄何事鳴呼睡睡翁不用酒灰煩魯老正須兩股付吳儂。

孤村足雨燕簷谷只有羣蛙噪滿陂我亦閒來無鼓吹不煩通夕短長吹。

齊安春諸五絕

江上魚肥春水生江頭花落草青青蒌蒿芽長蘆筍大問君底事愛南烹。

莫笑江城大如斗桃花如燒酒如油人生無病即爲樂莫論離騷澤畔愁。

楊柳弄春歲不得雪絮點點吹人來輕清潔白非塵物寄語桃杏莫相猜。

赤壁磯前江急流周郎功業莽悠悠惆悵沙邊雨中樹無言供作古今愁。

江頭春泥妨踏青閉門守春春著人問春著人作何味半酣美酒聽韶鈞。

衙門

衙門日晏晚雞鳴下舍人歸半掩扃邑犬無聲山郭靜暮天寒月撥雲生。

橘

簇簇高林綠實圓清霜一洗若金懸李衛何等相奴隸自有高人相國賢。

梅

覆釜湖邊雪壓麃數枝林外已先春盡將七澤清霜氣洗出姑山綽約身。

水仙花葉如金燈而加柔澤花淺黃其幹如萱草秋深開至來春方已雖霜雪不衰中州未嘗見

一名雅蒜

宮樣鵝黃綠帶垂中州未省見仙姿只疑湘水綃機女來伴清秋宋玉悲。

崇寧壬午臨汝四月始開慈二首

青杏登盤櫻壓枝園林初夏囀黃鸝一聲風露高林曉卻覺年華總未衰。

好音終在恥爭先谷外寒多故後遷已過花時亦何恨不妨夏木綠參天。

采石阻雨寄宣城故人二首

風雨江頭思故人東南煙水渺青春宛溪東岸垂楊樹想見煙眉亦解顰。

閒雲濃淡作朝陰柳色江頭春已深誰爲宣城故人說依依祇似去年心。

漫呈无咎一絕

題扇燈前亦偶然那知別後遠如天去年醉舞看花處獨聽琵琶卻惘然。

壬午臘月下旬偶作二首

啄塊饑禽傍短籬風高一笑起高枝君看草樹冰霜裏即是東風欲到時。

風折蒹葭水結澌燕鴻相語定歸期淮南水闊山長處小待燕山雪霽時。

泊楚州鎮外六首

滿眼荒塞春未知芳菲欲到野梅枝東南近臘風煙好美酒千鍾魚蟹肥。

便風吹舫去無情漫道槎牙鐵鎖橫未嘆客行鷗鳥遠五更吹角是高城。

襄王席上舊行雲二十年間生死分可惜風流一抔土年年春草斷人魂。

流落相逢二十年羞將白髮對嬋娟如何見我都依舊添得簪前一悤然。

水榭疏簾秋夜涼清歌一曲醒瑤觴明朝回首高城處只有西風卻斷腸。

莫愁家住大堤邊朱閣青樓映暮川斜映清淮一梳月晚妝相對鬬嬋娟。

東齋雜咏七首

竹

裊裊牆陰竹數竿秋風盡日舞青鸞平生愛爾緣瀟洒莫作封君渭上看。

菊

野人齋舍扉荊牖自向階前擷紫蕚老去愛花心轉薄一盃蔬飯足浮生。

盆池

點點青萍秋後衰溶溶晴日見魚兒水邊窺影何方客自照行吟憔悴委。

老槐

雪霜未死閱年華危葉蕭蕭戰古槎曷曷秋風官舍冷半枝斜日帶啼鴉

皂莢

饒縣鹿埃不可論故山喬木尚能存不緣去垢須青莢自愛蒼鱗百歲根

南窗

門前塵土慵驅馬堂上文書厭坐曹只有南窗慰人意寒燈清夜讀離騷

道楊

紙閣蔗龐小楊安一裘容易卻輕寒誰驚午枕江湖夢風落晴窗柏子乾

牆東二首

牆東椿老葉已盡堂下菊叢無復香長安風埃歲已晚閉門不出馬毛長

歲晚長安足風土天寒官舍少文書下馬閉門復無事壁開佛像對銅爐

凝祥三首

齋祠太一館清眞望秩名山固有神斜日苑門人不到靈風自掃石牀塵

已隨芳草藉盃盤更任垂楊拂馬鞍斜日兩竿眠曉晚春波一眼去鳧寒

奉敕桃李已堪攀只有春風作往還園吏不須防客到長安從古少人閒

謝人惠金沙醪醴二首

金沙倩麗閨中秀醪醴謝郎林下風欲試此心無結習兩株常守淨名翁

金沙豐腴合德豔醪醴輕盈飛燕身久無丹白應知我齊散天香供道人

奉安神考御容入景靈宮小臣獲覩有感二首

靈風依翠繡輿深仗外猶疑聲蹕音不似尋常遊幸日樓前鼓吹卻沾襟

渭上衣冠故老哀西陵石遞已莓苔從今仗下新歌舞長及年年獻酎來

次韻子由舍人先生追讀邇英絕句四首

天寒書殿曉班清氣爽仙盤瑞露零講罷羣公佩聲散一竿宮日轉槐庭

聯翩右史直西垣奮墨蝟頭點未乾自是退之平昔事可須慙著進賢冠

冠佩煌煌拱北辰道人風骨自軒軒茯苓松下龜龜老須乞靈丹一粒吞

恭默誰聆金玉音陶甄萬物付無心君王好意眞天意憂國論思不厭深

荒園

日暖風齊蒨乳燕曉寒露柳轉流鶯荒園日日東風裏吹盡閒花香草生

東海旅夜二首

無酒消憂寒未減隔帷相對一燈愁蟲聲喚覺五更夢風雨滿庭桐葉秋

蘭釭背壁影微微千里天涯客夢歸一夜海風聲不斷曉來寒葉滿庭飛

寄李不危

憶昨東風吹馬蹄瓦關分袂涕交揮淮陽風物應如舊獨在柯山送雁歸

曉發途中

坐無燈火夜蕭然馬上匆匆未曉天值驛老兵應笑我肯將斗粟換高眠

病起登葆嶂樓

病來久不上層臺窗有蜘蛛遝有苔多少山茶梅子樹未開齊待主人來

觀蘇仲南詩卷

蘇子詩如刃發硎十章入耳韻泠泠文章三昧無多子祇守君家舊典刑

讀仲南和詩

異時文席許論詩三載江湖讀楚詞自笑酸寒無好語少年倉氏獨相知

謝仲南和詩

骨約西湖薄主人只今湖色已知春會須多載連車酒絕勝寒倉滿目塵

渡沙河

溶漾澄明徹底清鷗鷺慣客不相驚卻疑洛水新霜後八節灘津石柱聲

題五柳亭

大夫風韻如彭澤五柳蕭森手自栽我亦扁舟倦游者登臨聊復賦歸來

項城道中

慶壁蒼茫有舊題十年重見一傷悲野僧欲與論前事自說年多不復知

離京後作七首

蘋芷江邊已五年厭聞風浪打船舷南風蕭艾荒涼野時望高邱一慨然

水諳送客渾無浪風解留人卻有情今夜檜林繫帆宿卻從北斗望天星

灌畦沽酒兩三家春去芳叢有晚花莫道長安在天上女牛猶有客乘槎

一水夷猶達汝陰年華客意兩相侵河邊無限青青草慳轡何人繫此心

過雨陂塘處處深南風蕭艾欲成林道邊拾穗行歌者亦有豐年一飽心

高槐老柳舞南風晴日家家蠶麥中芟盡黃雲見原隰卻教風雨洗長空

燕雀翩翩夏屋深成蹊桃李已成陰黃鸝深處無人見時有清風遞好音

對菊花二首

官閒身世兩悠悠種竹栽花一散愁黃菊叢邊對疏雨一年懷抱此時秋

躬耕遇歲眞吾事牛下齊兒婦妾歌招飲風煙過閒日邊離栽菊可如何

柯山集卷二十六

七言絕句

初夏謁告家居値風雨偶作二絕

春愁已逐鶯花盡。野果垂簷綠葉稠。天上燕回飛破鏡。檐居未折大刀頭。

高堂終日雨潺潺。卻著重裘倚薄寒。風雨似秋君莫怪。客愁天色兩相關。

西窗雜詠三首

翠蔓垂簷筍過籬。幽禽終日傍窗啼。山林勝處平生事。他日何妨動我思。

穿籬兩竹是龍孫。風葉蕭蕭便有聞。卻到葛陂心未已。更將甘雨灑川原。

稻畦新插綠雲齊。雨過溝塍水接溪。到舍妻兒勞勤苦。白醪缸畔醉如泥。

別齊安稅務窗竹二絕

何獨王郎與爾歡。一年憔媿碧琅玕。葛陂一別知何處。見盡人間行路難。

隨流泛梗雖無定。別浩棲鴻亦有情。爲問竹窗清夜尸。從今誰解聽秋聲。

四月二十三日盡睡起

幽人睡足芭蕉雨。獨岸綸巾几案涼。誰和薰風來殿閣。不知陋巷有羲皇。

渡江

白髮人驚老阿童。橫江聊借半帆風。卻嗟縛得窮孤皓。未似高歌醉閉篷。

吳王郊臺

異時隨舉孝廉郎。旗蓋相承據一方。腸繞閶門祥已定。將君舉竟是吳王。

題寒溪長老方丈

滿坐繩牀百事貧。荒溪古屋四無鄰。爲生易足君無笑。渠是人間得計人。

早起二首

滄江初夜雨翻盆。將曉風聲戰亂雲。籬下寒雞鳴曉苦。老人先起自開門。

風鳴槁葉未辭枝。雨溼疏梅欲弄姿。地下一陽應蹔蹙。世閒渾未有人知。

冬至贈潘郎二首

荻雞茅屋柯山下。賣餅歸來也作冬。不見長安競時節。車如流水馬如龍。

五更人語起江城。歌笑喧喧天欲明。酌酒壽君但一醉。百年珍重是人情。

發孝感

裊裊橋烏轉地空。娟娟霜月入窗櫳。岸頭楊柳如憐客。猶舞蕭蕭五兩風。

柯山雜詩四首

幽人睡足戴綸巾。策杖開門卯酒醒。黃葉滿山烏鵲噪。江城秋日少行人。

蕭蕭茅屋土山前。翁媼關門去種田。朝日滿簷雞犬靜。荻雞深處有炊煙。

斷澗橫橋臥古槎。晚雞鳴處有人家。山頭月出疏鐘斷。江上風高落雁斜。

九月江城霜氣清。旅人寒事略經營。隔窗便是山前樹。永夜葉聲如雨聲。

絕句九首

天高列岫出林外。霜落大江流地中。晚日橋邊數歸牧。牛羊部分聽兒童。

樹頭三唱雞賓日。門外斜行雁寄書。十月江城霜穀薄。滿山林葉亂藍朱。

曉起山鴉噪作團。西園霜木倚空寒。風高斷雁呼前伴。雨止歸雲赴舊山。

千林黃葉總飛霜。寂寥疏梅未肯糚。誰信輪囷臥山木。心知九地有微陽。

空山風雨冷蓬茅。晨起幽人理縕袍。深閉衡門且無出。溼雲如墨怒江號。

老去不禁茶力悍。兩甌破盡五更眠。月圓三百眞魔物。欲乞當壚當酒錢。

讀書老眼苦昏昏。茗飲無端遣夢魂。到處相逢眞可喜。祇應酒是好知聞。

黃葉桑林赤土岡。蓬茅小逕度牛羊。似聞流乞之唐汝。歎息何人爲發倉。原注：黃巢年旱蝗流民就食唐汝。

歲弊寒驅風落山臥聽園木怒濤翻去年慈德門東雪永夜宮廊喝探喧原注去年春大雪中予以禮官奉欽謁喪事入宿內東門凡數十鋪直廬宮吏達旦不能寐

讀周本紀

周公七百年禮樂箕服堅弧紛破除空使遺臣經故國徘徊禾黍歎邱墟

齋中列酒數壺皆齊安村醪也今旦亦強飲數杯戲成呈邠老昆仲二首

曾嘗玉皇碧琳腴不醉長安市上酤原注作史官時歲六節賜御醞飲溼先生今已矣毀蝸留得與門徒

放逐江邊長苦飢壺漿尚敢較醯鷄中都光祿多新釀不解隨人得一巵

臥聞風聲

臥聞風聲吹屋角應掃積雨陰漫漫千山月黑烏飛絕一江星斗魚龍寒

臘月下旬偶作

歲暮烟霜澤國寒曉鴉鳴處是柯山地爐有火樽餘酒自起焚香深掩關

春日懷臨汝園

西江逆上通清汝憑使雙魚致我詞若向池邊見鴻雁爲言春至苦相思

柯山春望

先教一雨淨江山便放千林春意還何事東風吹客雁便教無意戀汀灣

正月十八日四首

幽人睡足聞春鳥共喜暉暉日滿籬里巷收燈人寂寞鄰家夫婦賃舂歸

收燈城市接荒村翁媼眈眈眠日已暾何事牧童能早起緩驅白牯出柴門

道旁蘭若冷於秋迎客開門一比邱夜久無人風露冷空廊飢鼠竊膏油

山下書生業讀書荻籬葛蔓避人居最憐無奈窮耽酒時遣羸僮致一壺

二十八日

憶昨秋風吹馬蹄瓦關分袂涕交揮淮陽春物應如錦猶在柯山送雁歸

二月二日挑菜節大雨不能出

久將菘芥茗南窻佳節泥深人未行想見故園蔬甲好一畦春水轆轤聲原注北方治園喚如舂喉土語

細勻汲井澆之次第相及殊可觀也

二月五日折梅時經雨梅謝矣

江雲覆翳未全開東嶺微茫日色來獨犯輕寒踏春曉殷勤更折雨中梅

十八日

寒食清明人意閒春城士女出班班柳黃花白樓臺外紫翠江南數疊山

僧允懷惠紫竹杖

輕堅滑澤節仍勻上下柯山助老身他日天恩許歸去提攜同踏故園春

寒食日作二首

荒山野水非吾土寒食清明似去年楊柳插門人競笑荊釵不信子推賢原注黃岡有官人致北方以麵作子推貫柳插門上者邦人怪之

朝寒卻覺春衣薄禪誦還將酒盞疏落盡江城千樹雪門前楊柳已藏烏

牡丹

天女奇姿雲錦囊故應聽法傍禪牀靜中獨有維摩覺觸鼻惟聞淨戒香

雨霽望樊山

金碧江南數疊山雨餘秀色直堪餐仙娥倭墮青雲鬢照我衰遲澤畔顏

三月二十五日聞鵜鴂

雲夢澤南春欲還柯山鵜鴂曉關關幽人夢覺殷勤聽落月江風尚薄寒

絕句二首

翠潤園林草木長春歸積雨滿芳塘更無一點殷紅色葉底青梅已可嘗

晴江水滿長菰蒲野鴨鵜鶘欲哺雛誰爲寄聲沙寨雁春來湖野定何如

新堂望樊山

幽人井臼兩山閒鄰里樵漁盡往還與發登臨窮眼界江南秀色碧雲鬟

東堂四首

主人憐客置東堂爲致炎天十步涼勝事自來非力致江南山色巧相望

老翁還作小兒情手種芭蕉爲雨聲便有微泉出堂下一泓清徹照軒楹原注堂下種芭蕉數本遂得一泉私然盈尺殊清徹

居止年來如傳舍構堂珍重主人情浮生行止誰能計苟合眞須學子荊

鳥衣更士能呼旦金縷嬴娘解唱歌天與旅人供一笑不然奈此寂寥何

末伏日五更小涼

幽人短夢不終宵起步星河望泬寥缺月低窗雞一唱露華秋色滿芭蕉

秋日二首

一庭秋色淸如水籬落蕭條日腳殘忽憶淮陽舊庭院出鄰高葉翠梧寒

黃黧朱戶狹洞房何事易知獨難忘相思故人雲間月涼夜皎皎出東廂

樊山

貢葉疏林江上洲西風角怨夕陽樓晚天紫翠淩空闊只有樊山取意秋

月季

月季祇應天上物。四時榮謝色常同。可憐搖落西風裏。又放寒枝數點紅。

臥病晝眠秋風作惡

東堂岑寂似僧居。年老身閒不讀書。病臥空牀雞唱曉。窗前飢雀啄寒蔬。

東堂初寒創意作竹扉障門屏腳偶得朽梅枝截用之完固質野可喜二首

丈室新屏用此君。原注：如用鄧子之用。碧琅玕插古槎根。白雲一片當空下。護此寒堂宴坐人。

簡册林中老蠹魚。年來窮譎尚耽書。竹屏風下憑烏几。畫作柯山居士圖。

二絕句

幽窗老客寒無睡。長聽城樓曉角悲。萬里滄溟初浴日。暗雞先向草閒知。

歲陰慘澹不可出。竹榻地爐聊自安。黃葉滿山雞落晚。北風吹雨溼荒寒。

朝寒

朝寒卯飲已戰勝。煮餅一甌充午飢。便是衰翁一日了。夜爐茗果亦隨宜。

臘初小雪後圃梅開二首

風格孤高又國香。故教小雪發新粧。修行嗟我無功力。卻使天魔入道場。

晨起千林臘雪新。數枝雪夢澤南春。一塵不染香到骨。姑射仙人風露身。

蒼浪

蒼浪橋墜一衰翁。何事年來到骨窮。魑魅何嘗居四裔。自憐放逐尚無功。

西江

拂旦輕霜鋪粉輕。東南日出竹窗明。小樓下見西江水。日日風光無限情。

二月二十一日東園桃李未開有感二首

日慘東風正怒號。小園寂寂閉蓬蒿。可能春色如人事。獨發元都觀裏桃。

寄語元都觀裏花。饒君繁麗奪朝霞。劉郎想到長安日。葵麥風前一歎嗟。

自二月末苦雨寒食前一日始晴視園中花乃殊不敗

春雲淺黯弄朝暉。清峭餘寒透秋衣。最喜園花渾似舊。十分春色一分歸。

微雪

微雲淺黯弄餘春。清曉微寒尚著人。重理秋衣溫卯酒。綠陰啼鳥閉衡門。

絕句二首

風掉浮烟匝地回。雨將濃翠撲山來。晚涼樓角三吹罷。夕照江天萬里開。

荒山岑寂晚雞號。獨閉衡門守一瓢。風雨似秋君莫怪。客愁逢處易蕭條

雨歇二首

雨歇山園竹引芽。老禪睡起日初斜。今日卻憶香嚴老。解點瀉山一碗茶。

家僮取酒衝泥至。酒滿山瓶重莫攜。老子欣然一笑起。開嘗洗盞對山妻。

平生

平生壯節終難變。投老浮名信所遭。要路爭先寧遽福。從來率野屈吾曹。

題南頓光武祠

他日曾休羽葆車。可憐宮寺已邱墟。雲臺諸將鏘冠劍。卻遣嚴光配坐隅。

發金陵折柳亭

津亭折得綠楊枝。更看春風向手吹。建業城邊春已老。連天荒草燕雙飛。

呈宜君

江城風雨作朝昏。愁殺壚邊賣酒人。祇有醉時差可喜。不應醒坐過新春。

生日贈潘郎

春雨蕭蕭江上城。論花與子酒同傾。恨君未到淮陽市。一見姚黃慰此生。

謁蔣帝祠過鍾山下二首

野塘春水綠迢迢。上有東風弄柳條。曉日已穿東嶺出。輕寒猶欲戰駝毛。

溶溶野水戲鳧鷖。麥隴初長午景遲。盡日綠楊開照水。臨風自愛好腰支。

和李二秀才

羨君年少賡遊春。顧我無聊似厄陳。東市車牛泥到頷。不勞舉袂障京塵。

和蘇适春雪八首

春城北斗轉招搖。寒御初還陣尚驕。一夜雪聲欺布被。定知貧舍故相撩。

寒陣須憑酒解圍。閒官幸可典朝衣。一杯冷落憑誰勸。卻有飛花舞入帷。

白帝陰兵嚴羽衛。漢皇老傅振鬚眉。撒鹽飛絮渾巖俗。盡撥塵言賦好詩。

溪上泛舟成底事。庵前夜立意如何。爭知萬頃青青麥。絕勝黃河一尺波。

不死松筠勞借問。未開桃李與催牧。已饒豔女纖腰舞。偏犯貧儒百結裳。

偏憎遊騎香蹄汗。最稱佳人素手團。方丈老翁容膝外。出門四顧盡漫漫。

山中景物最幽奇。祇欠夫君爲賦詩。長憶東風吹女几。瓊瑤交貫碧瑠璃。

寒窗凍坐成何事。趣喚紅粧遣暖寒。卻把吟腸盛美酒。更令柔指撥清彈。

宿盧村逆旅

夜宿村南貧主人。入門桃李已殘春。無人折贈門前柳。佇立東風獨愴神。

紺碧

紺碧遙空秋意生。深簷當午暑風清。老翁睡起支頤坐。初聽新蟬第一聲。

眞陽縣盡睡縣舍素絲堂

見君堂下小荷葉驚我客中春已空一覺西堂亭午睡悠悠春夢逐春風

贈圓明老

一粥一齋年已老千經萬論不留心菩提本自非言說默默知師得更深

方丈小山

窗外幽軒數步寬小山幽石對巉岏說知老子婆娑意且作僧房一衲看

秋末主資齋前菊盛開賦得絕句時秬出未歸

幽齋誰與破窮愁蜀錦當軒爛不收白帝屬車千萬乘玉輪金轂照清秋

秬移宛邱牡丹植圭資齋前作二絕示秬秸和

共我鮮家似旅人栽培莫怪倍殷勤明年太昊城中色來作齊安江上春

千里相逢如故人故栽庭下要相親明年一笑東風裏山杏江桃不當春

夢靈壽寺

客居有似鴻遵渚鴻渚相看豈有情何事春來頻見夢老僧談笑起相迎

聞鶉鵲

紙窗未白燭微明鶉鵲枝頭一兩聲卻憶去年桃李後淮陽旅舍聽殘更

甯子

甯子陽愚飽諸事賈生慟哭漫多愁無言天道何須問畢竟人間春復秋

摘芙蓉

今年古寺摘芙蓉憔悴眞成澤畔翁聊把一枝閒照酒明年何處對霜紅

悼亡九首

菊花還似去年黃一寸愁心萬事傷獨立高樓對殘日秋風吹得淚千行

遙夜新霜凋碧槐三更寒月滿堂階美人化作秋風去只有秋魂夢裏來

千行垂淚對楓烟萬事傷心兒女前曉鏡不須催白髮潘郎秋鬢久蕭然

曉梳零亂髮星星病眼昏昏忪夜燈烏几素屏雙草履百年從此學山僧

新霜已重菊初殘半死梧桐泣井闌可是神傷卽無淚哭多清血也應乾

亦知存沒等浮雲鮮笑多悲失道眞卻恐荒唐齊物叟鼓盆眞是已傷神

山僧老去久忘情笑我多悲白髮生爲道人間具煩惱早來林下共修行

嵩陽道出建春門同入西都四見春誰謂回頭隔存沒斷腸今作獨歸人

欲治煩惱更無方只有頭陀理最長不待存亡始知夢故應交臂已淒涼

柯山集卷二十七

同文唱和詩

欲知歸期近呈天啟

未

欲知歸期近屈指不滿手豈無兒女心惜此良遲遲近蔡郎吾未見心已想雄秀那知風雨夜戀此龍鳳吼

八荒一驥子萬馬空在廐鎮山淨名老爲子不惜口頗聞國士薦固自君所有惟應功名地他日容老醜

蔡肇

欲知歸期近朱墨復在手出門豈無時官事少邂逅張公晚定交千仞仰森秀華堂耿青燈夜半獅子吼

眞龍服內閑爽氣凜羣廐新詩陳五鼎斟酌皆可口光華委行色于我亦何有槭槭不知報刻畫無鹽醜

鄧忠臣

欲知歸期近行行重攜手被垣隔華省明日難邂逅作者六七人嶙嶒竦神秀藏蟄龍虎姿風雲卽騰吼

嗟予自遲暮老驥伏閑廄奪珠不量力攬臂犯牙口平生辛苦行何足爲已有正似逢毛嬙歸憎孟光醜

晁補之

眉山見張侯心許出一手臨川得蔡子千載慰遐迩鄧君起南國磊磊看三秀嚢如黃鐘陳我尚瓦釜吼欲知歸期近喚馬牽出廄官醪持餉婦傾瀉僅濱口千章輪明堂勿問草澤有羣公自棟隆冰鋮照妍醜

初伏大雨戲呈无咎

未

初伏炎炎坐湯釜長安行人汗沾土誰傾江海作清涼元雲龜風橫白雨普陀眞人甘露手能使渴乏厭齊乳且欲當風展簟眠敢辭避漏移牀苦清貧學士臥陶齋壁上墨君淡無語翰林但解嘲首蓿彭宣不得窺歌舞聯詩得句笑出看策馬涉泥歸閉戶牀頭餘棧定何嫌窗外石榴堪蔫俎

補之

蓬山西鄰九軌路三月街晴葉吹土直廬鑒隔面宮垣青壁嶄嶄看垂雨殿角風斜碧瓦寒翅溼蒼蒼不能乳卻思窮巷亦可憐一揮蚊虻通夕苦鬱蒸書課未須忙午漏客休聽天語平生豪氣對樽酒山雞見鏡猶能舞城南寺近饒堪行笙歌涼月聞千戶但憂伏日細君須割肉無緣俟歸俎

曹輔

火焚眞金融作暑南風無聲蒸厚土省門下馬不讀書急搖藤牀臥聽雨朝涼已覺飯有味紫盌新茶如潑乳天工未費一杯水已變炎涼異甘苦晁侯笑顧北窗竹知君吟詩得佳語忽驚秋近梧桐落未厭野潤商羊舞快洗晚空作晴碧三更月華清萬戶不怕泥深滑馬歸更自無金謀燕俎

忠臣

大明放朝官避暑長廊偷偷絕塵土漢家宮殿啟千門紫閣拖雲灑甘雨雷欣電笑洗蒸鬱蕩蕩青天滑流乳憶昨三年田舍中六月正服農家苦豈望生還直舊廬得見張晁說新語初聽鈞天驟竊忭正似聲聞躍起舞喜乘初涼與晤歌不憂庭潦墊垣戶徑攜斗酒相就醉更置雙鯉允君俎

汗流龜趺如炊釜蜉蝣飛空蟻運土眼看纖雲上太清曾不崇朝八荒雨金柔火老旱太甚咀嚼冰雪如餳乳豐隆列缺及時來蒼生解除焦熬苦張侯不辭茅屋漏倚柱長吟可人語愛君豪猛爲君和初撫劒歌終起舞城南酒壚醅新撥不獨黃公當門戶滿沽鴟夷極歡酌抽摘園蔬供鼎俎

突冷塵魚生甑釜十年都城困風土不辭揮汗過三伏敗屋怯聽滂沱雨張侯作詩召清風渴讀如飲雪山乳笑我形容太瘦生我亦悔前用心苦晁子迭唱亦起予兩人終日同堂語奈何拘學技蟄窮跛鼈欲趁驪騮舞魁然圍腹腔文史朝來氣爽覓酒戶爲君急置樓頭編樓翠霏紅落雕俎

神龜不識烹魚釜生潛深淵長黃土誰令誤落魚網中白晝冥冥作雷雨嗟予幡然別舊隱空農無人滴醋時起舞何當連袂上霄琅速致時康門外戶病夫行矣老江湖尸祝安能越庖俎

余幹

可畏日輪如赤釜賴有羣仙司下土稍從寥廓踊濃雲旋向塵埃灑甘雨松蘿既女更施澤山木欲童俄得乳馬牛斬息要途勞魚鼈頓舒炎海苦厭鶴那虛屋上鳴宍貍不繇山中語清風豈假白羽搖輕汗等

城中鼎食排翠釜羊胛駝峯賤如土青衫學士家故貧斗米束薪炊溼雨縱橫圖史照屋壁咕嗶詩騷從

肇

稚乳省中無事騎馬歸雨聲一洗茅簷苦急呼南巷同舍郎聽我臨風有清語且貪青簡事文章未有黃金買歌舞往來詩卷牛腰許太羹元酒竟在戶吾詩老澀邀使前正坐可口收艱俎

贈文潛

肇

張侯胸中包覆釜百里奔流無寸土元蛟白盪有時作一洗乾坤三日雨詩雄憂怪有如此震動猶能止啼乳已傾太白酒船空更憐少陵飯山苦昨朝東門同拜救玉齒猶殘道中語閉門十日無一事坐對癸庭秋葉舞何時御史出霜臺便假前騶解棘戶城南邀我倒餘樽紫栗黃橙已登俎

答天啓

未

黃鍾無聲登瓦釜蔡子青衫在農土逼人爽氣百步寒知子胸中有風雨三年河東走鐵馬絕口魚蝦便酪乳歸來萬卷付一謔不覺兒曹用心苦周途陸遜久寂寞千年北客嘲吳語莫徒彩筆雲錦張要是實劒蛟龍舞天兵百萬老西北快馬如飛不出戶看公大蘇出麒麟走取單于置刀俎

和天啓贈文潛

補之

蔡侯飽學困千釜濯足清江起南土放談頗似燕客雄快奪范睢如墜雨東城擒羽未足論柏直何爲口方乳蔣侯山中伴香火三年不厭長齋苦平生豪偉有誰同要得張侯三日語書開那自連璧忙時清不用閒雞舞桓榮歡喜見車馬齊册勤辛立門戶要當食肉似班超猛虎何嘗窺案俎

再答

肇

羌兵昔出皋蘭路欲鏟新城無聚土烟烽照夜氣如霞鐵馬連羣獻成雨東西兩關同日破股掌嬰兒絕哺乳鼓聲十日拔帳歸至今猶說防城苦當時諸將無奇功不敢彎弓向敵語橐駝西來金帛去孽狐小鼠猶跳舞王師八月盡防秋惴惴軍輿恐編戶腐儒不用輒憂邊廟堂有人制樽俎

呈鄧張晁蔡

輔

都城薄祿纔三釜白髮朱衫汗黃土九人同日鎖重閨一夜濤聲卷秋雨投身雖喜豪俊窟刺手如逢虎方乳鄧侯相逢十載後清骨巉巖詩思苦張晁自是天下才黃卷卿同聖賢語蔡子彎弓欲射虎拔劒酒

沾翠綃舞已憐爽氣滿襟袖更喜餘霞照庭戶後朝便是閱英才爲指榮蠆設千俎

次韻呈文潛學士同年

柳子文

才堪斗量君獨奇年少登瀛脫塵土重閨幾日鎖清秋酬唱新篇亂如雨讀書相逢十載前君家酥酪和腐乳案此下原闕若干韻二句晚將衰颯奉英遊漫記雪窗邀夜語平生意氣杯酒間我醉狂歌君起舞卽今頭白老青衫但期教子應門戶無顏從來骨相殊看君鼎食羅五俎

用俎字韻呈栲年

肇

墮氪一言能破奩魔界插空成佛土鍾山道場天所開萬壑千巖散華雨白衣居士演眞諦江海滔滔流法乳自從玉髓飛上天妙緣誰救諸有苦我昔南行入定林水鳥松風能妙語六時天樂彩雲飛百丈寒江翠綃縕此地知君曾著力雷作彈指開塵戶空山蓮帳盡思歸秋末晚程行可俎

次韻天啓戲爲禪句之作

幹

一片木柴投向釜不是知音色如土道途漫用連三車根性終然資一雨相逢儻獲箇中人涓滴何辭比驢乳善才童子天質奇拋官遠遁修行苦果向北山曾遇人便解捐書尋一語而今脫卻七斤衫相見山山惟作舞秋闈何幸相握手未厭夜深來叩戶莫愁客至將何待臥有眠牀飢有俎

上呈子方鄉丈

肇

西方殘寇魚游釜往歲天兵收境土軍行旱海口生烟沙井無泉天不雨將軍意氣吞八荒欲入涼州傾馬乳堅城不下河未冰幕中稍覺從軍苦曹侯獻計取東關帳下選鋒同此語歸來塞色侵鬢毛聯翩始閱交衢舞不學行開妄校尉盡斬孫歆封萬戶人生當貴有危機歲屑不願加雕俎

次韻答天啓

輔

天兵連營十萬釜烈烈威聲震西土崑崙月窟掃欲空豈止斯民被時雨賀蘭狡兔遁三穴黃口嬌雛未離乳臨機一失挫銛鋒誰願忠言如藥苦吾卿蔡子喜談兵早歲曾過阿戎語逸才自擅鸚鵡賦高韻仍爲麝鼎銘方略應須歙萬夫徒擊韓嫣笑當戶正宜弱冠請長纓紫取單于置高俎

曹子方用釜俎字韻賦詩見遺予泊張文潛晁无咎蔡天啓因以奉酬并示四友

忠臣

長愛陳思詠其釜幾年不見徂南土喝來相逢愴墨場夜窗共聽空階雨躍馬蔡卿能習肥好書張侯期飲乳晁公知從博士遷智囊不減傅經苦于茲邂逅如夙契睠我劬勞勤唔語詩成乍變龍虎文筆落更

驚鸞鳳舞我將隱遁山林麥公等整頓乾坤戶分同尺鷁拾檜枋難使犧牛登鼎俎

柯山集卷二十八

同文唱和詩

考校同文館戲贈子方兼呈文潛

補之

二十年來曹子方新詩曾見未能忘多才善謔稱物芳吳娃席上呼作郎幣然何許歲月長只今未老毛髮蒼自言逢掖非昔狂傳經華陰夫子堂何曾騎馬身挾槍詔隨上將西擊羌董蒲跗注謂我臧夜行馬頓飢無糧鼓聲驚谷騎卷岡吏呼馬微醉在牀前鋒奄至靈武旁中堅不後無敢攘城門三日牧蔽隍百駝載笥千橐裝旌旗立壘烏揚揚還軍不省一矢亡坐師無獲勞不償鐃歌入奏虛錦囊秋風鱸魚思故鄉銳頭宜董鵝行得官猶領萬騶騵王城對巷如參商那知連月居茲房稍多最少非我長羣公古鏡懸秋光閉門飯飽庭葉黃秋盤登兔官酎香吳音訛變雜秦涼令壺老柏笑夏觴淹留平日夢欲翔得君可樂殊未央人生傾蓋何所望結交松柏要冰霜中天號出玉麗章青驄御史騰康莊歸期屈指未可忙聞君況有夢熊祥生女不惡嫁隣牆補軒留客具酒漿與君更約城南張

忠臣

五年次壎哀南方江湖魏闕兩相忘洞羅晨桂寒孤芳月潭風洛僊漁郎單閨孟夏草木長望都樓觀鬱蒼蒼原注忠臣癸亥六月以家艱去國丁卯四月還省誰令焚妻辭楚狂復來上君白玉堂黃門戟曜羽林槍未央引籍班氏羌雲屯錦簇馬斯臧大官日膳瓊爲糧追隨威鳳鳴高岡豈敢偃息復在牀投紿歸休下殿旁衛士傳詔來如驤館閭閻外西城隍書檄迫遒不及裝顧俊士集要言揚得弓勿問何人亡趙璧既入秦城價顯脫喜見錐出囊同人于野不擇鄉義義羽翮整顏行天閑玉勒皆驌驦伯喈懷賢望金商原注天啓魁梧奇偉值子房原注文潛令數家衛應帝王原注无咎三英粲粲日爭光我輒與之較雌黃芳菲滿室蘭生香坐堂月久秋氣涼將軍思歸歌撫鷹原注子輿子房无咎文潛天啓曹有此約牽率不往有鹿忙人生可意皆吉祥快馬劃過小苑牆入門爛醉銀鉼漿秦箏趙瑟喜高張

次韻无咎戲贈兼呈同舍諸公

輔

少年落魄走四方看山聽水興難忘深林誰復知孤芳十載江湖稱漫郎紫溪風月幽思長綠水如鏡烟蒼蒼追隨豪雋多清狂春風爛醉省山堂下瞰羣雌鶩如檜吳儂棹歌笛弄羌攀蘿捫葛疲獲臧經旬選勝行齋禋客見經臺倚高岡共臥明月吟胡牀投身忽落崑崙旁征西萬馬隨驤驤官軍夜半填賊隍食盡師老催歸裝將軍數奇漫麾揚斬捕不能酬失亡曲突徙薪語莫償幕中病客非智囊扁舟夷猶憶吳鄉晁侯平日丈人行生駒今始見驌驦伯樂一盼過老商恐是禀質蒼龍房九工吳語放降王叔敖抵掌對燭光秋英落盡金鈿黃玉甃浮春醅發香九天廣樂來新涼談笑聊此共一觴天衢六翮將翱翔正值羿彀游中央我老委翅無復望洞庭橘熟千林霜行當拂衣解銀章買取百花洲畔莊世外日月何曾忙翛然一室生吉祥車馬還能過我牆夜具茗飲與蔗漿更看君詩雲錦張

敬用无咎學士年兄長韻上呈子方太僕鄉丈

肇

南河郡縣淪西方西人思漢今未忘果園蕪沒白草芳原注蘇州乃赫連勃勃果園旗裘戲馬誰家郎車箱峽口澗谷長旆頭倒挂回穹蒼王師西出討猾狂六花簇擁來堂堂前鋒銳頭臂兩檐伏姦謹索收生羌天聲隱轔搖姑臧奇兵繚背斷饋糧決河有聲如壞岡城頭擊鐘聲殷牀萬甲幾欲漂無旁雖有伉健誰騰驤一夫不敢陵彼隍馬首欲東促歸裝絨胸有策鬚眉揚歸來恍恍若有亡劬勞有日何由償戰鞍挂屋尋書囊日隨飛鴻思帝鄉彭城老將官橫行幕中市駿收驌驦射堂兩部奏清商應弦破鏑如鋒房原注劉渭州射爲天下第一笑談斥土竊名王畫圖遺奏朝明光詔書留與眞乘黃錦韜玉勒春風香平池老柳高雲涼神駿在目豪吟觴跨下蹀躞驚鳧翔皇居九衢天中央我時項背聊相望西城九月天限霜夜談關塞評文章徵言竊比惠與莊和詩脫筆覺我忙視君韜養壽且祥功名有來成堵墻勿憂寒暑敗玉漿艱弓箙矢用則張

无咎兄贈子方寺丞見約出院奉謁復用原韻上呈子方兼答无咎見及語

末

曹侯驥骨雙瞳方流沙萬里志不忘讀書故山蘭蕙芳咳唾不顧倘書郎參軍朔方試所長奮髯決策服老弇頗得一索縛狡狂凱歌揉滅獫明堂黃河東峙萬旗槍義渠竟失先零羌坐師失律無否臧但恨不取東關糧黃君詩力回魁岡十客未得一登牀攜君秀句展我旁草書紙上蛟龍驤謂我君舍城東隍年來長嘯棄軍裝載酒欲訪戟揚休日出門如蠭亡坐令耿耿莫償紫衣宣詔璞破璧獻青貢士學與鄉羅庭充屋書萬行風驤霧驚簡驌驦考評唐虞論夏商相過近如蜂隔房君家凡斗陳思王千年門戶有輝光任城健將殫鬚黃猶蘭之苗不敢香家人寄衣秋晚涼滯留華館付杯觴天高月明新雁翔明燈高談夜未央屈指計日引領望來時汗流今雨霜重門事嚴御史章賴君諧捷解色莊還家有日未用忙眉間黃色是何祥晁侯約我走門牆但無閉關休饋漿莫以獸徼弓弗張

復用方字韻奉贈同舍慎思文潛同年天啓

補之

平生數子天一方今夕何夕情難忘荷衣攬蕙氣芬芳册府兩公同舍郎崑崙方執萬里長西城卻望天狼蒼秋庭風雨翻幕狂夜語蔡侯同一堂張侯老筆森矛槍文詞楚些遺塞羌胸中水鏡誰否臧學三百困羞裹糧思如決瀆萬仞岡大編小軸山壓牀城南買屋君舍旁疲騶日附驥尾驤我慚昧道由四隍人如燕宋初束裝聽君雄辯神揚揚卻思得一愁十亡鄧侯韜槓償不償有方未試聊貯囊起家牛斗玉筒鄉鴻鸞早入鵷鸞行和鸞采齊要驌驦一鑾便足諧宮商知君雲窓有松房南陽未耜心霸王玉池復說夜有光仙人藏丹金鼎黃顧分神漢浴骨香非我其人慙德涼蔡侯發跡江濫觴閉簡祇欲擘海翔此公事業未渠央六奇他日我所望爲虢張月刀瑩霜列五單于加印章穰苴何但虛斬莊遭時立志未可忙白帢得韝寧非祥嗟逢企踵不及牆君如渴御蔗漿怯雖如鼠猶膽張

敬次无咎來韻抒寫素懷兼呈文潛天啓伯時仲達

忠臣

梁宋吳楚各異方交情一契不相忘況乃顏色瓊枝芳石渠金馬從諸郎我徒瀟湘烟水長江湖飯見山色苔扣舷弄月浩歌狂竭來濫吹崇賢堂儲胥乍駭綠沉槍擊鼓震聾庸蜀羌愛居受享謀非臧悔辭卑飛斑竹閫終日獺祭書繞牀故山秋菊英可糧西風夢掛南斗旁翠虵絳蠋交首驤坐看樓閣照天隍壯心鬱律軍騰裝戕弓臥甲氣不揚揮斤欲斲癭人亡劍價倍待風胡價雲開邂逅得智囊洞庭釣天奏帝鄉慷慨奮擊萬夫行天路滅沒飛驌驦張侯同聲羽應商蓬萊方丈屋連房海口瀾翻議百王太乙下照青藜光要我挾瑟弄鉛黃四庫顛倒翻芸香蔡卿來自安西涼慨慕玉關歸獻俘問官李柳並翱翔鸞和節奏聲央央誰其力薦慰所望九閽白日無雪霜垂光虹霓急草章沉冥清遠兩蜀莊人間勢利本不忙麒麟鸞鳳國珍祥每恨官隔西掖牆可使箴揚挹酒漿不似箕斗名虛張

謹次原韻奉酬慎思學士年友

李公麟

君家祝融水一方。平生書閣食可忘。雲河漱潤峯瑤芳。天帝璧府讎書郎。馳騁千載淩子長。神清骨秀顏色蒼。書淫傳癖笑輿狂。十年此會同都堂。上樓吟春碾旗槍。詩筒吳歈賡楚羌。一律校文公否臧。日飽大官沆瀣糧。朱鸞入網空南岡。賢書奏牘紛滿牀。朝出粉闈暮帝旁。駸駸天路羣龍驤。病鴟跕跕乃汙隍。白雲隴望因假裝。放歌長林聲激揚。佩蘭思馨雖朋亡。雲出鳥還聊自償。羽扇麈尾隨經囊。龍眠乃是無何鄉。朝遊不亂麋鹿行。歸臥展圖觀驨驌。憲貧頌古時歌商。徜徉輿罷住雲房。焚柏翻經究法王。冉冉暗度歲月光。山頭草青還葉黃。洞明已死閒骨香。此志未就嗟涼涼。親顏向白每稱觴。旨甘鞭後難翊翔。場來竊食天中央。古人千歲空相望。同文鎖密御史霜。得公再集評文章。亦說種松輞口莊。使我夢蝶栩栩忙。便欲負郭占宸祥。開門倘容倚孔牆。想挽北斗下挹漿。縈縈更對高秋張。

次韻呈慎思學士

子文

咸韶濩武來何方。鏗鏘入耳安能忘。陽春蘭芷秋菊芳。金門詞客青袍郎。昭回下燭光焰長。深山大澤龍蛇蒼。浩歌激烈元非狂。正逢聖主開明堂。風煙關塞收旗槍。舞干兩階臣戎羌。喋血拓境謀非臧。邊城夜行休齋糧。采詩不復嘲青岡。蝟蟻戢羽戍婦牀。移文北山猿鶴旁。渥洼朱龍兩服驤。脊靡版築罷淩隍。白環梏矢貢篚裝。航海萬里風帆揚。旃裘種落嗟脣亡。諸蕃入學願可償。槐花舉子促書囊。成均貢士賢登鄉。東門宣詔札十行。我慚駑駘追驥驌。何敢望回不及商。毛遂未至宗連房。賴有墨妙江都王。傳模共分此日光。驊騮綠驎兩耳黃。想見鑾踏披天香。坐覺暑退秋堂涼。拘牽齷齪漫引觴。門外烏兔雙飛翔。悠悠逝川東未央。故山魚鳥空相望。鄧侯意氣摩秋霜。朝吟百篇暮千章。駢羅經史貫列莊。落紙但見書吏忙。孔懋羽儀各効祥。鄙夫不學空面牆。先儐不用驚五鵻。鳥號要須賁育張。

次韻奉酬无咎兼呈慎思天啓

来

平生結交圓納方。過眼十人八九忘。晚菌畝蕙幽谷芳。嫻隨家奴諛五郎。苦飢方朔身漫長。顛毛種種顏欲荒。誰謂勝癡端坐狂。清淮之陰一草堂。列筆作陣茶森槍。絕口平戎與破羌。百年如此計亦臧。何用竊食官倉糧。元黃病足畏高岡。但願縮頸老支牀。煌煌東壁日月旁。神仙鸞鳳爭騰驤。萬書落架城覆隍。牙籤如雲丹碧裝。冕侯再作班與揚。正始故在何曾亡。江湖十年願飽償。夜成七發光出囊。蘇公後出長卿鄉。爲君吳都無一行。原注。蘇論林欲作杭州賦見无咎杭州七衙乃止。世有伯樂生驪驌。肯使弭耳隨鹽商。鄧侯楚山深閨房。名走上國交侯王。朝隨日景夜燈光。包攬今古窮炎黃。吐詞分葩有國香。近君如雪六月涼。又似心醉醍醐漿。東南蔡子名飛翔。同隨天書拜未央。瑰奇宏傑萬夫望。頹牙凜凜有風霜。文如神鼎爛龍章。鍾山長齋讀老莊。論兵說佛兩俱忙。不夸得硯文字祥。但願破敵如頹牆。我窮乞酒更得漿。

仰看三虎爭雄張。

贈天啟友弟

末

桑弧蓬矢射四方。嬰孩立志長可忘。莫學兒女漫弄芳。豪氣當視交河郎。邊城入望千里長。臂韝時架角鷹蒼。搏捷仍放韓盧狂。麏鶉日暮隨登堂。往來絕藝精飛槍。餘勇猶足吞頑羌。讀書誰謂穀勝臧。盛時萬鍾遠餽糧。水輸長川陸登岡。垂弓在囊鬻在牀。敝扞入陣牌居旁。天馬馴工披甲驤。受降潼築修城隍。刀頭不惜千金裝。三十六將皆鷹揚。故境可容尺地亡。子頗自負當夙償。況復武庫蹤書囊。惟我與子舊同鄉。友生固自膺雁行。更欲揚鞭向驥驌。豈但傳經如卜商。不見漢時張子房。身纔六尺佐時王。功業能依日月光。素書一卷初逢黃。異時破賊玉書香。當使相繼來西涼。時臣稱賀持壽觴。鴻鵠一舉橫飛翔。光陰應須及未央。案此下脫望字韻一句。不侯可忍點鬢霜。少年天子坐建章。寵待穰苴不顧莊。嚴兵待時雖未忙。黠酋授首先有祥。王師會看傳城牆。郊迎父老攜壺漿。去病當時飢樂張。

次韻上呈楊年主簿鄉兄

肇

君家晉陵我朱方。君家易知復難忘。十年不見蘭畹芳。青衫翩翩黃綬郎。我遊東南歲月長。江流洶湧山巖蒼。燭龍東來尾鬣狂。烏爪眞人坐高堂。山中牖刹森戈槍。道場法鼓通衡羌。大道甚夷車御臧。獨不進步誰資糧。脫身簿領行澗岡。青崖結茅雲繞牀。飄颻西墮梁宋旁。至今夢想猶高驤。矧復約子西城隍。瓦爐焚爇隨行裝。形骸土木神遠揚。少狂豪氣今則亡。劇談軟語志頗償。模寫物象揮錦囊。樽前坐我烟窗鄉。憐君跼蹐未著行。側身六合悲驨驌。即今文學科卜商。赤刀大訓在西房。詔書與賢利賓王。重閨共此燭燈光。肥羊細肋蟹著黃。菱蒲生白晚菰香。落月動影簾帷涼。夜如何其未卷帾。座間詩陣鵝鵝翔。臥旗蓄銳豈遽央。我壁孤壘何敢望。降旛欲掛月似霜。獨君一掃可得章。滔滔章力抵卞莊。兩虎未捽終不忙。蜘蛛拂面歸有祥。便看大榜挂北牆。南城西寺載殽漿。背城借一猶能張。

次韻贈无咎學士

幹

毗陵城如金斗方。往事歷歷那能忘。相逢童子佩蘭芳。秀發人指誰家郎。未幾重見突而長。即今不覺秋蓬荄。嬉笑豈復爲兒狂。追昔恣子初登堂。辭鋒峭拔森刀槍。器識沉遠包夷羌。陽秋寓旨寓否臧。有子遊學先聚糧。相將百里陟岵岡。邂逅一揖坐偁牀。大辯傾注如無旁。天馬方謂先騏驥。觀魚誰復駐濠隍。瓜期受代垂趨裝。當路奏牘交稱揚。行將超擢奄云亡。坐令志氣不得償。傳家豈託錢一囊。諸兒經行名州鄉。挾脊繼踵諸父行。旋見天衢飛驨驌。論治直要超周商。術卑效淺笑杜房。況是亨運遭興王。致君紹祖邦家光。何止追考歸焚黃。蓬庭朝謦明芸香。異書滿閣秋氣涼。詠歌閒成隨豆觴。讀之如欲凌雲翔。暫迂大手離末央。案此下原闕望字韻一句。翹館來寄深閨霜。資輿賢能視文章。尊尚周孔摩韓莊。搜奇殆有

通夕忙。英遊疑動聚星祥。我歸復翳環堵墻。世味已能如飲藥。羲皇上人琴一張。

次韻楊年見貽

補之

平生車軌周四方。結交童齔老相忘。異哉余子久彌芳。吳人猶記稱周郎。河豚入網荻芽長。宜與罾畫烟水蒼。風雩春服眞少狂。不愧戴崇升後堂。原注。時王平父方教授毗陵。楊年所最厚。橫戈筆陣倒千枪。升堂獨步禹幽羌。原注。楊年奏藝開封第一。世儒膠擾何足臧。說食不救飢求糧。瞥思振衣千仞岡。窄林無人一繩牀。五車純束不在旁。欲徹梯撥排空驤。鍾山春水遶城隍。從師不憚白笈裝。矢鋒相觸塵不揚。驪黃牝牡若滅亡。子嚴主簿志不償。厭見朱墨紛倉囊。西風雲日思帝鄉。東華拜敕鳧繹行。黃昏閶闔飛騶驤。虛堂節候變金商。閒門蟋蟀鳴我房。吾君仁聖周武王。屏驅虎豹開明光。山龍粉米誰青黃。多儒可贊至治香。園檀山石豈荒涼。潢汚蘊藻須豆觴。願君與偕羽翮翔。賢書盍列升未央。案此下脫望字韻一句。君如病鶴待秋霜。牛衣未可悲王章。公朝道闢五達莊。服襄按節緩勿忙。夢松生腹渠不祥。莫車上傑應循牆。功成歸飲沆瀣漿。發機要若黃間張。

柯山集卷二十九

同文唱和詩

詩呈同院諸公

忠臣

秋日同文館。多朋信可依。慧鴛還伴宿。巧燕自知歸。藻鑑由來定。翹材未覺稀。賢書早晚上。拭目看珠璣。

秋日同文館。朝暉淡淡光。聚蚊喧敗帳。飛蝠入雕梁。香散青綾被。詩翻古錦囊。羣居有英彥。晤語與何長。

秋日同文館。虛廊日晏回。浮花出林杪。古檻蔽城隈。遠笛悲仍壯。幽禽去又來。徵吟還自喜。共和有清才。

幹

秋日同文館。官寮許暫依。衙軒留鶴住。楚澤滯鴻歸。木選山中勝。珍求世上稀。清時方物貢。寧在篋中璣。

秋日同文館。與賢道與光。雄奇思汝穎。浮巧笑齊梁。綠醑傾蛆甕。青燈折米囊。原注。糲粟亦名米囊。雅談揮玉麈。未厭漏聲長。

秋日同文館。掄才又一回。榱構輪海徼。金玉振巖隈。富贍看先達。清新畏後來。百朋行可錫。所樂在多才。

耿南仲

秋日同文館。閒無一事依。關羊誰得焦。倦鳥客思歸。寢處還相向。過從不患稀。何當有星聚。誰爲問璇璣。

秋日同文館。褒然觀光泗。濱何限磬岱。篴易求梁。甒氣頻衝斗。錐鋒定出囊。願予慙拙匠。操尺預量長。

秋日同文館。新涼逐雨回。棘垣嬰吏局。蕙帳憶山隈。射爲巧狙發。田因文豹來。西城隨分鎖。夫子室多才。

商倚

秋日同文館。羣賢道足依。心遊黃卷靜。目送白雲歸。寶玉荊山盡。文星禁掖稀。原注。館閣諸公。多集於此。清談欣屢接。紛若落瓊璣。

秋日同文館。雲沈夕照光。蕪吟階下草。螢照屋間梁。臥月搜詩句。挑燈認藥囊。夜闌獨衾枕。歸夢楚山長。

秋日同文館。愁腸夜九回。圖書堆枕畔。歌吹隔牆隈。宿鳥翻枝去。涼風帶雨來。新詩勞見寄。難繼謫仙才。

秋日同文館。羣書盡可依。衰遲多病在。留滯故園歸。但怕酒杯滿。莫教詩卷稀。惟羞狂斐句。瓦礫報珠璣。

秋日同文館。晨陣帶冷光。彩雲瞻鳳闕。細雨憶魚梁。久事班超筆。空嗟趙壹囊。簾開坐無語。千丈旅愁長。

秋日同文館。西風昨夜回。燕巢留屋角。蛛網挂牆隈。書任邊韶嫋。詩慙匡鼎來。人人皆抱璞。誰是濟川才。

耒

鄧侯讀書室。編簡自相依。胝手焚膏寫。痡肩滿蠹歸。業文從古有。裁句似公稀。欲挈空虛篋。從君乞貝璣。

鄧子詩成癖。全分李杜光。楚風還屈宋。宮體變齊梁。蔡子辨焦尾。晁公懷智囊。三賢方鼎峙。安敢用吾長。原注。愧思。无咎。天啓。儋穫同院。故云。

我媿言詩賜。公眞好學回。讎書芝閣上。藏史楚山隈。原注。愧思成書多矣。把酒論交裏。連房校藝來。知君懷水鋭。依賴免遺才。

補之

平生鄧夫子。文墨晚相依。臺閣佳聲在。湖湘爽氣歸。原注。愧思潭人。再入館。詩誇束筍密。髮歎蒔苗稀。勤苦千秋事。川明水孕璣。

雄深張子句。山水發天光。黃鵠愁嚴道。元龜困呂梁。愛君毫穎脫。嗟我病傖囊。驥尾何當附。西風萬里長。

蔡侯南國秀。經緯耿昭回。文史苦生鋭。風雲蟄起隈。吾君求助意。之子爲時來。萬旅防秋費。何如一士才。

輔

十歲湖湘客。淹留何所依。清名漢閣在。他夜楚帆歸。落日三秋晚。浮生一笑稀。每煩貽秀句。眞似暗投璣。

妙論淩朝徹。高文敵夜光。輝煌照羣玉。縹緲絕飛梁。得句題青竹。圍棋換紫囊。相從媿衰朽。湖海興偏長。

富貴心非願。山林首重回。拂衣清世外。築室白雲隈。杜口同玄詰。忘形學子來。斯游行欲遂。聊此接羣才。

摩

圖書從所好。英俊此焉依。奎壁重開照。琳琅盡得歸。地嚴宮漏轉。門掩吏人稀。子有詩三百。西江咀寶璣。

客去衣裳嫺。更長燈燭光。隨身一書笈。貯腹萬雕梁。夢舊傳青館。封須拜皂囊。羽翰從此正。天步赤霄長。

諸彥聯翩入。斯文遞遞回。滔滔引溟渤。爛爛繚巖隈。此地身拘窘。他時心往來。倡酬眞有味。願我獨無才。

鄧子知名久秋闈得暫依論文虛以往講道實而歸得句賡酬數忘言笑語稀自慙初學步魚目混珠璣
刻意長沙客編書逝隙光朝方登廟器時可詠山梁未用嘲經笥端宜號智囊頗聞窮史學猶想見三長
官輶蓬萊直身從帝所回文章孔庭奧事業傅巖隈多士朝廷念諸公殿閣來英雄須入彀應有濟川才

公麟

苦學鄧夫子仁風良可依顏回樂也內曾點詠而歸盛德年彌劭知音貴我稀瀟湘逢此地咳唾得明璣
瑠璃墨客堂太一助燈光紬史探金櫃摛詞和柏梁近傳江彩筆遠緝漢珠囊吏部文難可猶稱萬丈長
共校南宮藝多年復此回羣賢主堂奧一榻占廊隈步屧朝隨逐詩筒夜往來故人情不淺無乃困慳才

秋日同文館詩

忠臣

秋日同文館分場試未齊借書窮石室刊字費棠梨想見英雄彀誰當甲乙題喜陪羣彥集通籍在金閨
秋日同文館來游翰墨場預聞周俊造多有漢文章蘭室依新潤原注與文潛无咎天啓連夕芸書識舊
香逢辰強思報矯首詠明康

秋日同文館晨興不待雞耽書迷甲子行樂任東西靜對庭柯眄閒常柿葉題相期放朝後連日醉如泥

補之

高堂置書几連幕與雲齊暑服猶使葛秋盤已薦梨官醪聊且醉古錦不成題空對燈花喜重城隔夜閨
輟直讎書館連衢校藝場騰驤來萬里挺拔出千章直釣何妨得餐風未必香搜才賴公等要助俗成康
憶我蓬萊閣同聽午唱雞星辰望天北簪組隔城西幾日宣魚鑰長驅譽月題更憑催鄧子要剸玉如泥

未

騎列千牀直雲羅萬卷齊舒妍交孔翠爭味雜柤梨白日諸侯貢青春天老題秋清文酒健莫歎羽林閨
聲鳴皆出谷鶱距各爭場鐵網收明月霜鎚倒豫章滿恩終錫宴儁禮合焚香最苦讎書客消愁賴杜康
六街分夜鼓鄰屋報朝雞寒引秋初老天將斗轉西滯留聊飲酒談笑亦分題須信家居樂休嫌窮巷泥

肇

清月看初滿黃花吐未齊小山思隱桂大谷憶佳梨節物信可美詩騷慚自題長年諳獨宿聽雨閉秋閨
匝合青雲幕從橫白羽場誰矜率爾對吾念斐然章名淡險糜牓衣飄月窟香春風馬蹄疾鞭帽散平康
萬里夷王子曾聽若木雞泛舟滄海外授館國門西琛幣來重譯車書想舊題蒼梧弓劍冷雲雨泣芝泥

原注試院乃館高麗使者

閑寂同文館秋英綻欲齊禪庖分白乳仙果破青梨琴理將忘曲詩探未賦題清歡在文史誰復夢重閨
明時勤選擢開設譽髦場該學添三傳徵能及九章靜無桃葉唱清有菊花香解我幽憂病惟應賴杜康
鵠卵因時化如何赴越雞逸羣來冀北屏氣入淮西盛事兼三物浮詞斥百題慎須精藻鑑寵辱異雲泥

倚

秋日同文館高堂燕集齊杯盤供魯酒殽核有張梨揚孟持新論韓莊鄒自題須知宗匠手文采冠朝閨
秋日同文館何人獨擅場養蓑方在沚琢玉已成章筆列千鋒陣庭焚一炷香得賢從自始豈特致民康
秋日同文館棲林看晚雞斗垂宮殿北月轉戶庭西酒勸杯中綠詩分燭下題何時還九陌細雨莫成泥

南仲

詔命連催發英髦一日齊周瑜醞似酒崔遠爽于梨高館清無夢寒燈坐賦題還同宿山驛風雨閉重閨
槐市任花黃庾郎歌且闢場醒心流水曲聲耳白雲章冷竹枝枝翠芳蘭葉葉香滿前皆俊彥何但有三康
翠幕春雲合登場看舞雞冥搜人不到聲眄日沉西曉學愁精鑑英材喜巨題何人當首選雙觜起蚖泥

子文

磊落羣英集崢嶸逸氣齊捷機開壁寇妙論及交梨庭木何年植窗塵異域題原注高麗人館此書字尚在獨憐車馬散寒月滿宮閨
蠟散江湖客秋深念滁場端宜返田里安敢論文章山塢橙應熟霜雞菊正香行歸招隱客鼓腹詠時康

原注卜居南徐有招隱鵝林之勝

國器來金馬儒冠萃木雞勝心羣逐北銳氣鼓爭西海嶠鵬程急春風雁堵題應思連夜雨車馬六街泥

公麟

鎖寂身如隱幽清物向齊忘憂經露菊蘇肺到霜梨白髮資談嘯朱籤歷品題賢書天下望鵲喜徧深閨
呦呦鹿鳴野皎皎白駒場朋盍連茅茹文程琢玉章門通三級峻珪露一年香慶及飛龍日同歌庶事康
寄棲容幕燕羣蔀等醯雞欲雨風多北窮秋日易西官書便夜讀家報索親題早晚驂騑入重門折印泥

輔

別館朋簪盍華堂燕俎齊手香思露橘齒冷怯冰梨桐影迷金井苔痕上壁題共憐今夜月亦解照秋閨
平生詩酒興縮手少年場誰敵江河量爭看錦繡章論才皆國器滿袖尚天香欲寫宏文士風流有長康

開口曾吟鳳臨池豈厭雞詩豪杜工部墨妙庾征西歸及黃花在能忘彩筆題醉游須爛漫莫惜錦障泥

未試卽事雜書率用秋日同文館爲首句

忠臣

秋日同文館沈沈鎖棘闈捲簾襟乍快敧枕夢先歸驟雨憂環堵回風喜袂衣十年經五試撫事意多違
秋日同文館人閒景自長重簾朝氣入嘉木午陰涼朝市喧聊避山林興未忘頻添繞爐水還與試香方
秋日同文館重門靜不開雲隨鴻影去風送樂聲來插架書千軸論文酒百杯晚花陳葉滿還是作愁媒

未

邃館深魚鑰華堂靜鎖閨每勞蓂作伴不與燕同歸古棟蝸成篆空牆蘚作衣寂寥還泛菊九日莫相違
名自諸侯選功收一日長文章雜蛟蚓丹墨有炎涼平昔曾充貢酸寒未易忘書生成底事飽死笑東方

倦枕愁霜苦晴窗宿霧開幕雲當晝合袍雪與風來元日彤庭宴春風曲水杯何須戀楊柳聖世要無媒

原注：唐無名子有不第落句云早知不用無媒客悔別江南楊柳春

肇

翳翳雲生樹翻翻風動閨高秋忽如此吾黨苦思歸極目愁關塞侵寒寄褐衣少年眞喜事回首壯心違物色清秋逼官曹靜夜長華星披夕霧皓露洗空涼律細詩難縟禪心夢易忘依稀貪佛日香火宿諸方

補之

取士魚鹽出傳經戶牖開驚濤巖外起驟雨筆端來人競懸金鑑書方貴玉杯太平元有象勿遣賦良媒

風雲日夕改秋氣襲堂闈映葉無蜩響依叢有蟋歸官壺催賜酎鄰杵急成衣留滯眞何補蓴鱸興又違氣入中秋勁更傳五夜長青燈蛾舞急白日雁啼涼羈旅生應慣淹留久卻忘吟詶鄧子舉鼎出東方

前世諸生選平居數路開鄉閭自相與巖穴亦時來射雉空亡矢爲蛇更奢杯千金曾市骨聊用作龍媒

幹

零露沾明砌淒風入遠閨添愁蒼勸織驚夢鳥催歸哀調孤吹笛寒弊遠擣衣飄蓬雖已久今夜覺分違引類憑先進搜材及寸長隔簾愁晝暝隱几怯秋涼化力人難測機心我已忘封侯良可待誰有不龜方

簾幕深常閉門庭闃未開愁將河女隔喜見月娥來騷客吟冰柱仙官醉玉杯蓑修那可得笑齒竟誰媒

倚

氣候逐秋晏蒸鳴入戶閨砧空石雀闌天關慕鴈歸風急飄庭葉寒先著客衣重陽故人酒應念賞心違

門梁塵市遠幽寂與何長徑菊晴披豔窗風晚逗涼聖經閒裏醉塵銷夢中忘更苦年來病時看肘後方

旁舍迴廊接重簷晝日開鳴蟬隨雨退疏雁拂雲來吟與降難韻羈懷寄淺杯驚飆漸淒緊又欲作寒媒

子文

虛廊空白月燈火閉重闈思苦詩難斷更長夢易歸徒勞爭墨勝須信有朱衣

原注：朱衣吏事見登科前定錄萬事前期定升沈不爾違

一一聽宮微銖銖較短長品題分玉石得失異炎涼中的非無術知音豈易忘魚龍頭角老變化更何方

萬戶爭看牓三年此一開異時千載遇此日四方來價重連城璧珍逾羽化杯山梁欣有獲置網豈須媒

公麟

葉乾風索索霜月到書闈枝並鶺鴒宿牀吟蟋蟀歸幽人知坦履游子念縫衣暗喜還家近承顏慰久違

莫以多爲贅須知寸有長拾才何濟濟顧我獨涼涼雷雨龍皆起江湖魚兩忘欒依聊假手賢立本無方

今朝庭鵲喜燈爲一花開側指皇囊去轉頭驄馬來新橙家斫鱠殘菊客浮杯樂事連休日須憑酒作媒

南仲

敗葉掃還飛秋容肅粉闈青錢如已選白璧會須歸燕坐書橫案孤吟月滿衣還同潘散騎魚鳥性都違

大軸累千箱鳧中見鶴長靜臨窗几讀爽入肺肝涼誇詫爭求勝疲勞忽自忘由來京邑貢正合冠多方

藹藹儒冠至恢恢賢路開才須金鑑別人自玉方來謝客膏千卷稽康酒一杯如君富術業當與雉爲媒

輔

空庭秋色晚風露入重閨白髮已無數故山猶未歸江湖千里月砧杵萬家衣把鏡西風裏低回志願違

鄧子詩成癖苦吟秋夜長江山得奇秀風月借清涼郭曲高難和騷人與未忘從君乞餘教換骨有仙方

驟馬何時到重闈計日開迎門稚子笑載酒故人來休沐猶三日狂歌且百杯祥麟秋苑靜更約看龍媒

忠臣

天啓有少年眞喜事之句用其韻和

慷慨論邊事飄蕭動禮闈貴須金印綬老要玉關歸食酪便檛塞鳴鏡慣鐵衣懸知雄辯在志願未應違

詩呈同院後至諸公

忠臣

秋日同文館飛章待報回緑綸先日降翔鴛忽朋來諸彥俱精鑑微生亦濫陪紛紛五千牘誰定冠倫魁

子文

秋日同文館中官押八回西風初雨去明月爲人來藻鑑憑君許賡歌媿我陪相逢已忘寢坐見斗移魁

向案此人姓闕

秋日同文館英遊賜與回搜才推藻鑑明試副招來玉塵閒餘論金樽喜屢陪歸鞍期早晚斗柄指天魁

輔

同文秋日半簾幕燕初回議論皆先覺衰遲媿後來文衡那敢與談柄且容陪誰掘豐城劍光芒徹斗魁

公麟

秋日同文館凄風動九回亂雲收暑去一雨送寒來猥與英躔接慙非藻鑑陪雍畿茲額俊元祐看新魁

肇

文書汗牛馬棟宇切昭回剸玉君曾試吹竽我亦來鑒精眞有賴詩妙不容陪只憶歸山去霜畦斲芋魁

未

驄馬嘶將近天門報欲回妻孥憐別久鄰里問歸來左學徒仍在原注：晉官太學西城宴許陪腹毛何足問奇捷看渠魁

聞愼思話舊隱用回字韻

補之

聞在豪塘隱松林日自回當年鹿何往異世鶴歸來未許茅齋竝終期蠟屐陪丹留杉不死夜氣看星魁

原注：愼思家此湘豪塘晉陶淵隱臨山營舍一白與蓋乘鶴仙去藏丹于杉今大十餘抱矣

詩呈同院

忠臣

秋日同文館論交手重攜越棄常恨邈李杜豈堪齊尙喜新知語閒思舊句題千年勞夢想同直集英西

溫益

秋日同文館文編亦共攜升沈都莫問榮辱已能齊酒美何妨醉詩成強自題從容約歸日訪子省蘭西

愼思說家山之勝用其語得詩

肇

江清石磊磊野曠竹修修此地有茅屋我行尋白鷗分留須物色來往更風流相對黃塵夢詩成擁鼻謳

忠臣

野橋隨岸架茅屋倚林脩木落吟霜狖雲晴舞雪鷗山扉當戶列瀑布入溪流只合樵歌唱何因得蔡謳

柯山集卷三十

同文唱和詩

初入試院

忠臣

東門聽馬止行行被詔秋闈閱俊英三島隔雲天北極萬燈明路國西城人閒聊假詩書樂地遠還聞市井聲一夜涼風起閒閣月中應有桂枝生

孔武仲

十載江湖萬里行偶來西館閱豪英雲龍九闕晨書詔燈火千門夜出城瀟灑庭除當月色稠重幕帟斷人聲年家兄弟今同舍曾見河南起賈生原注愼思被謫廣西先人爲轉運判官有詩餞行

補之

官局悠悠共此行來時庭菊未含英五更脫葉驚書几一夜寒砧滿禁城詩似涼風要有興酒如清露浥無聲何時聽馬催歸去更看林端魄一生

耒

真歎忽忽徯被行賴逢數子美如英已看明月同爲客應犯初寒復入城白日有書追睡思青燈無夢聽秋聲直廬剔甲逍遙地幾日疑公太瘦生

子文

逴然誰復喜斯行開豁拘懷賴俊英上國擢材初改轍衆心督戰亦乘城何時奏篟瞻霜簡且復安眠聽雨聲異日儻容休沐會未慙相約太癯生

公麟

敕使書囊閒隊行聚星深館粲諸英雲隨襟袖來蓬島香散房櫳宿化城振鷺充庭天有幕珊瑚入網海無聲範模一世尊先覺況此題詩慰後生

倚

承詔掄材敢倦行廣庭深鎖待羣英分場自敵三千客決勝誰降七十城夜案尙聞塗卷筆曉星方聽讀書聲原注每早常聞元告諸公讀書歸時還有黃花否已覺秋風滿袖生

幹

江南菅應檄書行多向西風梯露英薄暮解裝融祖寺原注去年八月檢潦留宿牛頭山祖堂寺法融禪師坐禪處也侵晨揮策楚王城原注在宜州東前年歙州考試時曾道過明蟾又見中秋色哀雁仍聞半夜聲懷舊感新搔短髮歸時應有二毛生

侑仲

昭回雲漢九天橫冠帶祁祁盡俊英梁國有珠光照乘趙人懷璧價連城道山邃處分羣彥文律持來考正聲秋晚定知誰入彀叔通還進魯諸生

肇

千門鑰人閒人行禁漏稀微出邇英齊拜敕書期老伏竝驅騶馬出西城諠譁燈火看如夢關鎖官曹祇寄聲聊付能詩破羈旅詩成冉冉又還生

試院卽事呈諸公

幹

去家策馬上長河逆旅光陰忽忽過陳迹不堪追放浪新才仍復委搜羅雅談幸有青雲士佳句寧無白雪歌此興非憑吟笑遣未應能奈客愁何

武仲

衡門咫尺限關河此地平時匹馬過欲把塵埃補山岳甯辭羽翮置羅羅華堂翠帟供閒燕明月清風伴嘯歌擬寫秋容須筆力新詩句句似陰何

補之

天街初月映天河拜敕東華走馬過解榻暫如龜遇木閉簾還似雉嬰羅倦依書册工催睡悶倚詩篇足

當歌可待紛紛厭朱墨畫閒惟有飲亡何。

来

天街落日走鳴珂。咫尺衡門不許過。催去據鞍猶鶴望。爭觀夾道已雲羅。奏篇定有凌雲賦。招隱今無扣角歌。最苦清秋孤美睡。通宵三問夜如何。

子文

高談初喜聽懸河。未厭鄰房日夕過。蝴蝶乍回塵外夢。蜘蛛看結雨中羅。銀袍校藝觀勍敵。玉帳收功聽凱歌。共是當年廷試客。鎖閨今日合如何。

公麟

盡尊聞善若江河。簾幕疏開笑語過。月照飛牋穿戶綺。風生揮麈動衣羅。已將英彀收三俊。更賦離騷續九歌。涼夜沈沈清不寐。空庭無奈葉聲何。

忠臣

俊遊常恨過山河。邂逅文闈得屢過。朱簿分明俱鼎立。墨圖伴位看星羅。人間戶牖還相近。朝得英材信可歌。雙鎗重關非不密。只應無奈夢魂何。

南仲

重門鍵鑰阻山河。賴有良朋不厭過。唾落如珠傾巨斛。袂揮成幕散輕羅。甄分處士吹竽俸。漫學東人掩鼻歌。笑語哄堂俄又夜。客愁還奈我曹何。

倚

風生簾幕撼屏波。況值清秋一半過。堂上簪裾方鷺集。案間圖史已星羅。東籬採菊朝嘗酒。北里吹竽夜聽歌。早晚奏名開繡座。望中無奈白雲何。

再呈慎思諸公兼以言懷

倚

南窗寂若隱山阿。時枉金門步見過。談笑且看揮麈玉。篇章寧惜濺牋羅。已羞軒冕嬰身住。更問功名撫劒歌。賒得涼秋好風月。不成吟醉奈愁何。

忠臣

秋閨深鎖覺愁多。賴有英遊玉趾過。日望高樓吟楚澤。夢隨明月到湘羅。原注。湘羅子家所在。南宮曾看揮華藻。西館還來共笑歌。六稔飛光如過隙。人生誰奈老催何。原注。君平宣義登科六年矣。試場未動文書靜。官舍相聯步屧過。千丈芥波爭倚薄。十圍使眼有森羅。登臨已結騷人恨。填委終翻勞者歌。後夜中庭佳月色。惟予不飲奈明何。

重九考能試卷書呈同院諸公

忠臣

題徧朱籤棟宇充。燈窗長聽景陽鐘。骨肥直要金能刮。髮瘦都如飯顆逢。文律自隨星斗變。月評應合士人從。了無一事猶深鎖。辜負東離菊品濃。

補之

周行柳比未應充。蔔晝方求古鼎鐘。經眼年移千紙札。解頤聊喜一言逢。黃花庭檻時雖過。白酒鄰樽願可從。更促寄衣眞似旅。曉堂初怯露寒濃。

南仲

貢珍已選茂良充。猶被拘摩類縛鍾。漉酒強陪高館飲。黃花不似故園逢。棋枰苦戰挑燈坐。蘚壁閒題捧硯從。風葉滿庭秋索寞。更籌向盡睡方濃。

幹

庭實方期國士充。知音須辨管符鐘。孔融愛客樽常滿。摩詰思親節又逢。烏養任眞終自適。雉媒傷性竟誰從。朅門預計無多日。猶起清愁暮靄濃。

忠臣

廊見高文試濯長。年參校愧龍鍾。懸黎待價由來久。綠綺知音不易逢。吉語乍聞隨鵲喜。歸期專欲問鴻從。到家莫負如泥約。光祿供醪味正濃。原注。予有詩與同舍云。相期放朝後。連日醉如泥。

肇

清秋官舍酒瓶空。滿袖黃花情所鍾。忽聽數篇吟可老。絕知開口笑難逢。浮舟有底不歸去。戲馬猶能限莫從。江上鱸魚三尺許。西風敧枕夢魂濃。

来

同首登高行復冬。後時只合嘆龍鍾。愁須白酒來酣戰。詩爲黃花弔不逢。十日飛騰過眼疾。萬箴甲乙定誰從。共應淨掃氍毹榻。深炷爐香午睡濃。原注。時去開院十日。

子文

侵尋節物過秋風。何處釣天燕鼓鐘。九日菊花聊一醉。五湖佳士偶相逢。挑燈款語時供笑。借紙聯詩且漫從。待得出閽應放意。百杯追逐與方濃。原注。愷思有如泥之約。

公麟

額俊天幾合辟雍。媿將瓦釜綴黃鐘。聽窮一一竽無濫。撓徧磷磷玉似逢。龜刻春庭先壤奠。龍飛天路得雲從。吾曹莫念拘縶久。求稱公朝慶賞濃。

鞅掌棱遲一畝宮。慣聽更柝及晨鐘。黃花愚眼祇爾許。綠蟻于人亦漫逢。幾日裹糇賡不逮。一時庭步笑相從。近來尋卻家山夢。投枕和衣睡更濃。

夜聽无咎文潛對榻誦詩譽應達且欽服雄俊輒用九日詩韻奉貽

忠臣

連牀交語響春容激楚許騷徵曉鐘統宅金絲神共應滿潭雷雨劒初逢信知自有江山助便欲長操几杖從俱是年家情不淺依蘭應許丐香濃原注先子與張文潛方晁文都官同年忠臣與應之同年兩家俱有事契。

依韻奉酬慎思兄夜聽誦詩見詠之作

耒

昔過晁公淮水東士衡已聽語如鐘五車講學知無敵十載論文喜再逢古匣劒光疑鬼泣夜天虎嘯有風從許侯破的由來事原注三句皆屬晁子杜老裁詩曉墨濃。

與文潛誦詩達旦慎思有作次韻呈二公

補之

神交千古聖賢中高想銅山應洛鐘倾蓋十年惟子舊知音一世更誰逢天如蟻磨駸駸旦談似繰車轟轟從鄰楊秋燈那不共擁衾百首與方濃。

次韻重九之作

倚

英豪獻策廣庭中間辯紛紛似叩鐘名奏九重書密上士欣千載運親逢鴛鳴定獲喬林樂鳳舉應容衆羽從盛世文章由此變坐看風俗反醲濃。

昔年此日故園東爛醉牛山到暮鐘原注牛山在臨淄城東二十餘里已往光陰那再得如今羈旅又重逢淵明把菊情雖厚子美登臺願莫從原注杜甫九日詩云抱病起登江上臺且看羣書敧枕臥病多仍負酒杯濃。

次韻慎思貽二公誦詩

肇

臥聽高齋落葉風清詩交詠想晨鐘故人厚意論千載正始遺音僅一逢膠漆初期在俄頃雲龍莫恨不相從芸房深鎖秋香冷鬱鬱葱葱佳氣濃。

耒

西城永夜靈鼉鼓北寺五更青石鐘九牧何時官事了三英聊喜故人逢原注屬岡舍郭吳婁三公甲庚定處君無讓蹀躞歸時我請從欲卻睡魔通夕語明窗茗粥不辭濃。

八弟預薦慎思兄以詩爲慶復次韻并寄八弟

補之

吾弟平生辛苦同匹雛志舉百鈞鐘自慙操瑟向不斥勸使力田終有逢青眼故人欣捷報白頭老母喜占從書林儻預西城集醽醁醅醅杏正濃。

九日考試罷閒无咎天啓二弟薦名因用前韻以抒同慶之懷

忠臣

朱墨沈迷萬卷中斗筲那得變千鐘風流不似荼南戲牢落正如江上逢閱筆文書聊撥棄到家車馬數過從阿連已預甘泉奏歸拜萱堂喜更濃。

以慎思兄別墅在長沙白鶴山晉陶淡舊居事見本傳今其居有大杉可十數圍蓍茂特異世傳淡藏丹其中用前韻謹賦

耒

千年騎鶴老仙翁固是山川秀氣鍾桃洞自宜無客到吳門應合有人逢巖前舊隱孤杉老壺裏眞遊白鹿從近有蓬萊讀書客卜居偶占翠嵐濃。

家弟別試預薦特蒙慎思學士贈詩致慶感荷不已次韻酬謝

肇

我家書册代耕農尚祝筵歈一鍾再築金臺端不昧高懸水鏡亦難逢親閭勸喜欣欣色士論推公趯趯從好在黃花歸薦壽秋堂歡笑變春濃。

同舍問及故山景物用鐘字韻賦詩以答

忠臣

吾廬高對玉池峯日聽諸天奏梵鐘海外鶴歸青嶂愒洞中花落碧溪逢翻經夜對高禪講採藥晨邀老圃從說與羣仙如畫出紛然歸思亂雲濃。

肇

白鹿眞人敕御風青彤手種大如鐘還丹未化神應護道骨相期子合逢萬里且看麋踏去一榻聊喜笑言從攢峯列壑休南望曉樹秋陰分外濃。

補之

玉泉流響自南來散入田田故十鍾鄧子結廬眞世外陶公脫屐更誰逢鶯啼春竹風烟近龍起秋堂雨氣從誰使山人窓蔥帳逢萊金殿與方濃。

輔

洞庭湖外白雲峯醉臥虛堂曉夢鐘洞草巖花無日歇仙人玉女有時逢脂車石路君能去蠟屐秋風我願從欲問神方變華髮黃精苗盛菊香濃。

幹

烟霞昔是謫仙翁謂作清歌笑玉鐘幾代採經桃塢隔千年墳憶華山逢美才方赴鳴驒召逸興何由稅鴛從我亦江鄉成阻闊西風歸意浩然濃。

倚

先生家住翠微峯萬卷詩書酒一鍾壁挂芰巾無客到寶藏古洞有仙逢溪邊晚釣呼鷗伴花底春吟引

鶴從只恐舊山歸未得帝思朝夕露濃濃

南仲

草廬高臥對千峯白眼誰能願萬鍾側席不因天子詔幾時未許世人逢他年社稷勳如立歸老烟霞志會從五柳一松應好在月明窓自結陰濃

感興復用鐘字韻呈同舍

忠臣

五年湘水聽霜楓長樂初聞此夜鐘遼鶴亦知華表在仙棊猶許爛柯逢逢山道癡聊爲戲石室眞遊久欲從更擬作歌招隱去人間得意不須濃

愼思屢以佳篇見貽且俾屬和而衰老困于强敵輒爲詩以謝之兼簡无咎文潛天啓

輔

鄧侯清骨如冰瘦少日文章苦用心賦罷吹噓因狗監詩成傳誦到雞林陽春白雪無凡曲流水高山有至音更唱自存三益友老來衰病廢長吟

漫與成章屢蒙子方龍和更辱贈句輒用奉酬

忠臣

聲名詞藻競駸駸不負平生許與心鳴鳳自須諧玉磬野麋祇合戀雲林清新每喜羊何和冥默初聞雅頌音不是南冠厭拘縶楚人元愛楚風吟

肇

曹公長劍一杯酒鄧子孤雲萬里心神駿莫辭觀馬病深沈久合寄書林禮闈聯事幾三月詞客悲秋共一音獨有何郎詩思苦空階點滴伴清吟

奉報子方佳句

補之

曹子金門等陸沈壯年裘馬四方心檄傳白羽從沙井詩寫紅巾徧武林兵甲曾中無敵國原注：崔浩不能彎弓持矛，曾中所謂：瞞于甲兵。絲桐世外有知音相逢不飲何爲者祇作寒廳擁鼻吟

寄次張弟

忠臣

猫頭竹葉細檀欒新筍如椽日滿盤寄語兒童莫多取來春從上萬餘竿

肇

南山千畝龍蛇窟半夜春雷起屈蟠欲釣六鼇浴海去爲留春筍作長竿

嘲无咎夜起明燈聽愼思誦詩

末

翠扉香暖秋眠穩霜冷寶奩金錯刀誰信苦吟無睡客挑燈起聽楚人騷

和文潛嘲无咎夜起明燈聽予誦詩

忠臣

參橫月轉與天高歸士飛心憶大刀故作楚吟排滯思吟成風葉更蕭騷

輔

秋風落盡千林葉恰似幷州快翦刀香冷洞房歸未得一窗明月讀離騷

奉答文潛戲贈

補之

倦遊年少憶安巢歸夢嘗慙斷織刀原注：引樂羊子妻何氏斷織事老去周顒雖有婦黃經對几夜騷騷

肇

鄧子詞鋒魯孟勞剸鐘劃玉盡鉛刀風流陶謝枝梧困擊節期君僕命騷

忠臣

拚老攻詩恨不高苦心錯玉與鐫刀正如天祿秋風夜剔盡寒燈著廣騷

再謝周顒之句

末

烟飛小玉吳王國柳暗朱樓鐵甕城見說周顒經案外亦聞荀粲井牀聲

忠臣

眼看秋雁歌汾水心到陽關唱渭城卻被維摩居士笑海潮音作斷腸聲

補之

秋月照歌淮上舫春花引醉福昌城何如閶闔門西北臥聽秋風枕畔聲

小詩戲无咎

肇

吳山楚水未忘懷暮雨朝雲恨已乖縱免摩伽能毀戒未妨澤室會于齋

補之

文書盆几法筵埋香火秋來願稍乖得似鹿門攜手去定隨繡佛鎮長齋

己未春與伯時校試南宮同年被命者六人今茲西館惟同伯時一人而已因書奉呈

忠臣

十載京師五校文並遊多已攄通津再來更鎖城西館點檢同年只一人

公麟

憶鎖南宮會友文天梯相踵看雲津白頭笑我成今日青眼逢君尚昔人

中秋月
忠臣
寂寥無聲月停午蜻蜓通津墮清露明星爛爛今何稀美人熒熒隔烟霧
補之
秋風吹空雁旁午長天無雲月呈露爲須清曉照清樽莫遣中宵生薄霧
輔
空谷秋寒同子午白月紛紛洗清露遙想燈花結夜愁鬱金斗帳香如霧
與文潛无咎對榻夜話達旦
忠臣
書窗燈火夜深明窗外蕭蕭雨葉聲對榻不眠談往事紈如五鼓過嚴城
耒
燈花昨夜已分明更聽朝簷喜鵲聲明日朱門閉空館秋風駿馬大梁城
補之
疏林小雨月籠明商頌琅琅半夜聲鄧子弓強殊未發欲馳桑本犯堅城
肇
窮秋天氣少晴明雨葉風窗夜夜聲應爲幽人聽未足不教驄馬出重城原注時已奏號而御史不至遂留一夕

柯山集卷三十一

表狀

進大禮慶成賦表

臣伏見皇帝陛下卽位以來事天治民虔恭豈弟光被四表格於上下雖太母保有一遵聖訓而仁厚之誠不言而孚乃者肇見天地實陛下卽位之初郊內自臣工外達海宇於以觀神人感格之際占信順獲助之驗前祀二日陰霾暮集俄而氛祲廓清星月明潤將事之夜風伏不興景氣晏溫圜穹清明神祇來格於是乎在凡執事在列之臣與夫侍御奔走之隸喜動乎容和見乎聲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天旣順之備孰甚焉帝之來格見於天時祭之受福見於人情臣幸執筆待罪太史實奉祝册天威咫尺親見齊莊粹穆之容陟降拜俯誠敬盡兼臣竊喜太平之必至多祥之必集四方之民受福不疑姦宄作慝不禁而息謹撰成大禮慶成賦一篇隨狀上進雖不足以追配甘泉、河東之廣大盛麗然犬馬之愚庶以自竭伏惟清閒之燕略佇覽觀干犯宸嚴無任激切

代文潞公辭免明堂陪位表

合宮備禮方藏事於季秋列位侍祠尙不遺於故老仰恩榮之優異循衰瘠以戰兢伏惟太皇太后陛下

聰明自天。博厚載物。左右景命。已大濟於艱難。保宥神孫。既丰躋於齊聖。邦家康靖。邪正昭明。頌德告功。既對天而不怍。降禮備樂。念報本之惟時。當魚麗之時。而物既盛。多由思齊之聖。而神無恫怨。擁絕禋於二聖。肆大賚于萬方。曠古上儀。於今盛典。臣久辭屏。著退伏里閭。覩聲名於垂盡之年。受德澤於維新之政。顧餘齡之已幸。矧召節之見臨。是宜策勵造朝。齋明就列。而衰朽之質。登降罷失容之誚。疾病之餘。朝夕有負薪之懼。與其失周士在朝之敬。不若同堯民擊壤而歌。文物莫瞻。夢有鈞天之想。精神未已。心爲魏闕之遊。

代文潞公辭免明堂加恩表

禮行郊廟。方推報本之仁。燕及臣鄰。皆獲增封之錫。恩雖縣於有慶。賞亦惡夫無名。惟是衰殘。尤爲冒昧。伏念臣朴忠一意。際會四朝。超踰等夷。出入將相。洎老休於鄉社。已位極於師垣。何期垂白之餘。復相繼明之運。空心牢朽。久自分於不彫。十里已疲。冀時資於辨道。而歲月逝矣。補報缺然。惟知愧懼之無容。夫何恩禮之加厚。肆大享茲謂上儀。方天子致齋莊之嚴。而老臣私宿衛之逸。雖聖朝尚齒。惟所便安。而寵數非常。更爲憂懼。已足矜榮於在位。豈當同衆以疏恩。伏望皇帝陛下。時軫容慈。俯迴神鑒。必欲寬殘年之隕越。莫如裁今日之寵光。耄已及之。雖終知其無補。天其或者。尚假息於餘齡。願止已行。庶無太甚。

第二表

加地無名。方抱戰兢而莫處。稽天未答。蓋緣誠恪之罔孚。盡而腹心。再于旒扆。臣聞事君盡禮。而臣獨無趨拜之勤。陳力就列。而臣久涉衰殘之境。兩無一可。雖聖主曲爲之優容。日加三思。顧國士如何而稱報。惟有稍裁其寵數。庶幾未即于顛隮。而恩禮增繁。光華沓至。既紓勤於齋祭。又申錫其土田。高已近危。將必憂於隕越。折而致覆。亦何益於生成。伏望皇帝陛下。垂德乾坤。收恩雨露。賞行四海。常酬可勸之功。職備上公。豈憂不及之祿。實思危於居位。非受爵以苟辭。

謝得請表

不能與祭。自憐衰老之無堪。罔俾造朝。更佩恩榮之從欲。內循安便。未免驚慚。伏惟皇帝陛下。龍德光亨。天仁覆露。牲玉備物。允若神人之和同。禮樂在庭。肅然祖考之來格。祭則受福。天且弗違。臣猥以殘年。莫瞻盛事。雖行不俟駕。在常禮而有誅。而老弗及齋。知異恩之獨厚。第想光華於天漢。竊同歡忭於里閭。

代張文定辭免明堂陪位表

明德惟馨。方格神于盛禮。相予肆祀。俄賜召于老臣。衰朽知榮。兢惶靡措。伏惟皇帝陛下。嗣隆聖統。躬致太平。翼翼文王之小心。烝烝虞舜之大孝。季秋順序。方萬物之盛多。四方和來。加多士之奔走。祇見列聖。衰對昊穹。敢布政之法宮。大明禮樂。受丕天之景貺。均被邇遐。喜交神人。慶浹夷夏。凡執事豆籩之末。或觀光輿隸之間。足爲至榮。可以無恨。而況臣猥以屏退。尚叨記存。溫詔在門。外庭有位。固願聞舜韶而率舞。瞻堯日以傾心。而遲暮之餘。衰疲且久。筋力已消於疾病。纔蒭盡年。疏野久放於田閭。不足爲禮。當千戴之接統。自滯周南。奉半夜之受釐。莫趨宣室。無階策勵。惟劇飛馳。

謝太皇太后表

稽顙君命。敢求免於刑誅。惠養老臣。不使勞其筋力。仰睿私之從欲。撫衰志以知榮。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厚德無疆。至仁在上。神孫臨祭。知保宥之聖功。多士充庭。見肅雍之盛德。恩及草木。喜同天人。臣幸以餘齡。獲逢盛典。雖蔑豆豋奔之事。徒有心哉。而禮樂大備之時。爲後死者。豈其偶爾。尚足矜榮。

代范相讓官表

不俟駕行。既已驅馳而至。畸若予采。復賡考慎之求。在明主圖舊之意則深。於愚臣陳力之義則過。伏以二聖求治。歷年於茲。忠厚之澤。足以傳之無窮。仁孝之誠。固已格於上帝。守此成憲。底於太平。加以左右輔弼之臣。盡極老成俊乂之選。何闕次輔之虛位。乃復召臣於守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廣度兼收。至明洞照。察其疲駑之不逮。出於惓惓之無他。意其先之教忠。恐或老而更事。責以來效。用之不疑。上副眷求。敢愛竭盡。而臣伏自深念。固非飾辭。形骸已衰。心力隨耗。雖輔相重任。不欲舍其舊而新圖。然衰疾交攻。豈期老將知而耄及。雖至仁之曲被。顧公議之謂何。豈無巖穴待招之賢。朝廷委質之彥。與之圖國。足以格天。而臣已試之效可知。將老之誠彌切。不能就列。辭敢避於再三。因是得人。功猶期於萬一。

謝宣賜歷日表

在昔哲王。德覃鳥獸。魚鼈。肆時治古。歷象日月星辰。既推步以授人時。又協正以觀候度。惟盛朝之稽古。蓋列聖之在民。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憲天。仁厚愛物。順帝之則。既先後而不違。使民以時。無困窮之失所。顧茲寒暑之節。實惟衣食之原。以臣職在承流。恩叨頒朔。敢不推風化之有本。躬勸農耕。顧獻畝之無知。執原帝力。

謝欽恤刑表

歲舉舊章。雖謹有司之職。詔頒列郡。實皆天子之恩。恭以聖人之於物。蓋本好生。哲王之用刑。初非獲已。方天時之炎燠。憫囹圄之係纍。渙發德音。卹及民隱。伏惟皇帝陛下。哀矜庶獄。明慎用刑。內修百度。以肅權綱。外推至仁。以惠黎庶。下念獰牢桎梏之苦。必使飲食沐浴以時。君恩及斯。民命何有。臣職當賦政。責在承流。雖未能裨聖代之措刑。必使無訟。而竊慕古人之爲獄。自以不冤。

謝明堂赦書表

伏以宗祀於明堂。既盡寅恭之志。大赉於四海。徧覃在宥之仁。凡出照臨。悉周惠澤。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若日。舜孝格天。法度修明。既丰追於先烈。號令寬厚。已深結于民心。肆時大享於合宮。是謂嚴親之盛節。禮成有慶。既賚予於善人。德及無疆。將陳常於時夏。興衰多罪。囹圄渙然一空。頒錫六師。忠勇爲之十倍。丕冒出日。罔不鬱風。洪惟盛朝。集此熙事。臣職司牧養。責在承宣。敢不撫陛下可封之民。鎮以無事。布陛下維新之惠。期在措刑。

黃州謝到任表

准告能管勾明道宮蒞職添差監黃州酒稅磐務者。臣已於今年三月到任管勾訖。伏以矜其多病。祿之

伸聖之胴。誅其積愆。斥之筦權之任。害靈既震。螻蟻曷逃。罪大責輕。感深涕隕。伏念臣粗親翰墨。篤好文詞。曾未窺其藩牆。妄見稱於流輩。蒙寵祿。頗躐等夷。久讎中秘之逸書。與記漢家之故事。入侍帷幄。曾未歲時。而疾病侵陵。精神疲耗。一辭蠟陛。兩換虎符。蔑聞報政之能。徒幸養痾之便。投閒置散。於分爲宜。號寒啼飢。其窮已甚。方大明於淑慝。固無道於訧夷。惟是齊安。近在淮右。雖薄加于黜削。乃敢即夫便安。非大明之燭幽。顧微生之何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溥及。盛德好生。謂刑以止邪。用之初非獲已。而罪非極惡。議之必傳惟輕。遂致夙愆。猶逃大戮。臣敢不改心思過。擇地圖新。駑馬已疲。久息鏘鳴之望。秋葵未隕。常傾向日之心。苟一介之有施。終九死而無悔。

黃州安置謝表

准告責授黃州別駕黃州安置。臣已於九月初三日到黃州公參訖。率情而動。蓋緣不學之愚。議罪惟輕。上賴好生之德。伏念臣僻迂陋學。庸瑣散材。頃守汝陰。實名長吏。不能明義以自立。乃敢狗私而致哀。迹涉背公。事非致古。果不逃於正論。猶竊道於嚴誅。尙畀散官。更居善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洞照。博厚有容。論罪必原其情。用法每加之恕。故令螻蝗少緩。雷霆臣敢不祇服上仁。深思往咎。禔身以敬。學禮必明。從多士以立朝。莫諸素願。問老農而學稼。皆畢餘生。

辭免起居舍人狀

竊以言動之職。最近淸光。儒學之臣。以爲榮選。臣孤貧晚進。駑散薄材。擢自選人。寘之太學。復天祿石渠之職。首預選掄。紬金匱玉版之書。兩領著作。功能蔑有。屛退所甘。加以冒昧史官。頗棨歲月。論次故事。徒事簡編。何有賢勞。遽叨奬擢。浸階華近。入侍禁嚴。內循弱質之易搖。實懼多言之可畏。敢傾誠懇。祈止誤恩。免速顚隕。更畀樂育。

任起居舍人乞郡狀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以臣乞知頴相徐潤州一次。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臣伏以君父之命。當卽奉承。尙敢煩言。罪當萬死。臣秉筆史館。入侍禁嚴。漸階寵榮。固願冒昧。然親近淸光。而衰瘵敗。而支體。論次舊聞。其疾苦耗其心精。常懼尸官。安能稱職。義當自劾。敢避重誅。伏念臣自患風痺。今已五年。雖粗支持。而去年冬末。因患瘡疹。毒氣流注支節。腳膝痛痺。甚則屈弱。乘騎拜伏。動發顚仆。力加調養。或可完安。失今不治。必成沈痼。聖君在上。仁愛兼容。臣下得以言情。卑賤亦思從欲。伏乞除臣知頴陝徐潤州一次。庶得少就優便。專意藥物。民社可以竭力。俸廩足以紓貧。猶冀疲駑。復備鞭策。

册文

皇太后謚册文

維年月日。孝子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言曰。竊惟詩人推本周文王之功德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聖母以助內治。以施陰教。表裏協濟。王功以隆。而能同享太平之福。嗚呼。非天眷命於有

邦。其何以臻此。惟我烈考聰明睿聖。緝熙五聖之遺緒。興起萬世之長利。惟我聖母。應期挺生。毓自湔邸。作配寰極。燕正中閨。敦睦九族。法度形於燕閒。恩惠遂於微眇。俾我烈考之德。孚於朝廷。不冒海隅。惟末小子。幼被撫育。顧復之恩。長受教誨。勸導之益。延入翼室。用端命於上天。方圖內承東朝之訓。外竭四海之養。而否德薄祜。天降罰於我家。頓奪我聖母。煢煢在疚。日月於邁。有司稽古。將節惠以易名。惟小子曷足以仰窺淵懿。敢祇述所知。以詔後世。大行皇太后。徽柔慈雍。恭儉慈愛。實我咸平相臣文簡之曾孫。惟時文簡輔我曾祖。勤勞在官。垂裕乃後。是產淑哲。與聖俱興。志在女工。婦道已茂。正位乎內。三十餘年。夙夜儆戒。靡有違德。慈聖宣仁。兩姑並尊。承顏二宮。孝恭烝烝。元符之末。國統弗嗣。相臣異心。大計杌隉。中外震懼。寒心拱手。惟聖母稽謀神祇。憲章典禮。力授眇躬。大統以定。惟平日退托。濟德弗處。而任大投艱。克有徐裕。片言折理。凶狡震服。所謂坤至柔而動也剛。雷聲而淵默者歟。惟宗社有奉。神人有依。實自我聖母祇率故事。恭請同政。至於再三。勉與聽斷。蕩宥多辟。淫滯昭蘇。決去蒙蔽。人材咸叙。華夏蠻貊。戴白垂髫。聞風歡呼。喜氣橫流。休功美利。申固景命。亦惟我聖母。而乃夙夜兢兢。克自抑畏。視事不臨於便坐。私謁不及於外庭。不敢自同先后。而復遠躡前古。期以泰陵祔廟。退處房闈。旣又慊慊。以降御書。猶未及期。已復明辟。友愛二弟。恩邸篤至。能憂其採貴。諸外不許。宮室器服。無所增廢。不爲淫靡可喜之觀。嗚呼。爲天下之母。而躬賢哲難能之節。當太平盛世。而謹古今易忽之戒。可謂明哲絕德。鮮儷矣。卜宅爰從。因山旣厥。是用咨於卿士。受命祖宗。惟道大不可形以名言。德厚不可盡以稱謂。謹稽四言之法。略舉衆善之端。以慰臣民。以示子孫。謹遣攝太尉具官臣某奉玉册玉寶上尊謚曰欽聖憲肅皇后。恭惟神靈在天。休聞在下。光於宗祉。表於有宋。億載萬世。與國無極。嗚呼。哀哉。謹言。

柯山集卷三十二

論

論法上

古之善爲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爲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舉。然則天下之治亂。不係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尙也。爲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制也。爲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堯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好極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汗簪而抔飲。鑿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肆體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奧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並進。而灸艾鍼砭。遍體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爲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其成質未虧。而可以有爲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爲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

補之而不滿故也。以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不顧取辦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撫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爲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爲不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也。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銅鞿之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戶。則穿窬緘縢發之盜。終身而不爲。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僞。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歗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仇。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爲商。商之後爲周。三代之變。未甚相沿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爲秦。天下大亂。三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渫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盡。其惡足。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爲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末。濟神而賞爵刑罰窮矣。此後所以爲秦也歟。

論法下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放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世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傴強。曲爲之防。多爲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故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爲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成。以爲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觀美者實之所由亡。文備者僞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弟兄。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愿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書一之法。繩檢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矣。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渫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里閭。而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強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藉藉。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鹵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爲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其爲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檀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其爲生死之所安。則吾之生死。雖足以建九几之堂。五稱之衣。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

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效於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貴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於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怨故也。故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有救。而不至于術智竭盡而無繼焉。嗚呼。惑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以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不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惑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嗚呼。治天下之難也。其爲物也大而難舉。其爲情也雜而不類。爲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於術。凡吾所以爲術者。制物以使入於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爲是委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我而叔之以刑。則成功難。陰用以役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金鼎。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鼎。亦不給矣。且天下固有不愛金玉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悅也。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所不能懼也。故欲求吾欲而直遂焉者。其事繁。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伏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之所從起。今夫騶馬之於車也。奔驟舒疾。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芻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也。今以一御而騶馬之運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所執者轡也。以一轡之約。制騶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不我聽。而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後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橋衡之舉水也。左仰則左俯。右抑則右揚。夫苟不欲俯則舉之。而抑者何與焉。夫惟卑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仰者用也。舉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之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刑爲也。故其爲所以卑高者。而不爲其刑古之知是道者。執天下之所必從者。如轡而制物理之必應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蠹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能使天下不犯於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蠹而擊之。天下雖有悍強不化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而善者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爲善者悅矣。夫武王非徒知箕賢能也。能動其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執天下之轡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大者也。梁王以爲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以爲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於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望於民。則民散。而惟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梁惠王之術疏。而孟子之術精。梁惠王之事拙。而孟子之事微。老子之言細。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徵暑。以寒致寒。陰陽之所不能爲也。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爲之兆。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爲今日之霜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爲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爲今日之炎烈也。故邀其反物之功不能遠。守其復物之情不能伏。故孟子之術。

低昂天下之衡者也。夫術有小大。道有邪正。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淺人執小術。蹈邪徑而流入於譎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非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疏曠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以仁義而亡。均爲仁義而存亡異。何也。烏獲之力。弛而不用。過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過盜而搤焉。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不及乎術者也。而況聖人之未必不出乎術也。

知人論

甚矣、用人之難也。天下之實材。常深伏而不發。非遇事焉。則有終身不可窺者。故其勇足以暴三軍。服四夷。而其外如怯。其節足以斷大事。成大功。而其外若不能有所爲者。方其未發也。其言語動作。坦然無以異于常人。卒然卽之。而不知其器。是故非有深智英明之君。不得而用之。而世之小人。常有自蔽其不肖以惑世主之聽。而卒敗天下之事。可勝嘆哉。彼小人者。其中實怯。而視其外。則發揚振厲而若勇。其中實庸。而聽其言。則辨給開敏而若才。卒然卽之。若眞可與有爲者。是故世主往往甘心而不辭。至於謀窮計失而後悔。嗚呼。用人之難也如此。蓋嘗聞之古之求知人者。于人也。不觀其形似而察其中。于己也。不逆于耳目而逆于心。察其中。則見其所窮。逆于心。則爲慮也深。彼小人之將欺我也。不過多爲形似。以動吾耳目之間而已。彼安能爲實哉。而吾應之也。常出其所不意。而後小人之情見。而天下之實才。亦雖欲伏匿而不得。蓋昔者霍光之所爲。固非有征伐攻取之謀。而文采緣飾之可喜也。朴然庸人而已耳。非有武帝之聰明。不足以知之。故卒然用之而不疑。與之以兵。尊之以權。提孺子之天下。使之謀之。而光果有以當之也。蓋嘗其初。朝廷之臣。孰不以爲過之。而至其有所立。則有震懼而不敢與者。然則光之平生之所爲。豈可以古其後之所發者。譏議者不知武帝之用光。蓋其知人之明。而遂以爲當時之臣。惟光可以勝其任。彼徒見其成功而後知之。不知當時之人。才足以治軍旅。決成敗。而書生儒者之論。孰非仗節死義之人。安肯棄而不求。而授一木強之霍光哉。唐之文宗、昭宗。其憤亂也甚矣。不愛高爵重祿。以致天下之十。投其誠而與之。此其志皆可與立功。而其取人無術。故徒以益亂。彼李訓、張濬者。其言語動作。如可以立功者也。大言而不顧。敢爲而不憚。故二君惑之。雖有閒焉。不可得而入。其後卒然而發。以區區之宦人。不能少制其亂。提兵數萬。而不能取李克用之一鏃。卒之身滅國弱。爲天下笑。彼二君惑于形似故也。李係好言兵。而王鐸與之兵。李元平好大言。而關播授之權。卒于無成。爲天下笑。嗚呼。使人之知人。獨視其外而可以不疑。則知人者。帝何其難之也。

將論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雖或闕焉。而不足以爲急。其不可以一日闕者。其惟將乎。夫將之所以爲急者。非以夫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夫也。爲其事之不常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今夫醫之爲藥也。金石草木之珍。世之所共有者。未必藏也。至于遠方之物。山海之奇產。與夫人力之不可以常得者。則必預蓄以待其用。今夫百姓之不安。而財用之不登。刑罰之未平。而禮義之不興。其爲患大矣。然其爲事也。天下之所習

知故其爲術也人人皆足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易得也講其術而易曉也譬之於金石草木之珍其求治者大矣然人人之所知而有之雖不素有無害也或一旦之急搤百萬之卒以與人戰勝則生敗則死天下之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避而不顧見者也故其爲事不常有於天下幸而千萬人之間而有一人學焉而知其術用焉而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少非卒然可以朝求而夕得苟取而驟用者也譬之有疾於此而待遠方之奇藥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消伏悖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才以待不測之患蓋嘗寓其法於六鄉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於草野親金鼓干戈之勞以射取禽獸蓋享宴者人情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具田遊者佚樂之事而殺獸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凡此者所以陰養天下豪傑之氣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懾也是故先王之於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至於後世秦漢以來其慮天下之變已不能如先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養之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實此先王之法也故其術無窮養之無術而知求之愈於不求焉可也此于先王之時則十已失其九矣嗚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不求求之而非道者未見其可也

本治論上

治天下之道有歷萬世而可知者有朝不可以知夕者自三代以來至於今蓋已數千百年事勢之變雖出而不可期然而如是而爲仁如是而爲義得之則安失之則危者未始有改也此雖歷萬世而吾能知之者也雖然仁與義者吾能知之其所以爲仁義者吾不能必也今天下之所謂仁義者有生之而爲仁亦有殺之而爲仁有利之而爲義亦有宥之而爲義彼聖人之治天下其可必者吾之所爲未有出於不仁不義者而已矣必將求其所以致仁義之迹則雖聖智吾知其不能前知夫天下之事未始一也循之則弊激之則變反覆相代而不可知今夫質之與文是無以異於冰炭之不可同也然質之弊則文必至是何也勢之所激故物有以極陰極不生陰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故物有以同相戾有以異相使此之謂激之而變者也彼先王之治其初固未嘗不善也而至於後世而不能行何也循之故也譬之水也決之而注於海則有所避有所就縱橫委曲而不可一而後海可至也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爲如此以爲水出於西則決而西水出於東則導而東當避而不知避當就而不知就則力可及而海不可至也夫聖人之法何爲而立也吾乃處於此時去矣而法不改則雖聖人之法有所不能爲區區而循之堅守而不變時日益異而吾方倀倀然抱已陳無用之物而求施之則亦何施而可哉此所謂循之而弊者也惟其循之而弊是故隨其所激而變從之天下之事如此而不可一也而世之惑者猶將舉廢餘已棄之空文而求爲之無乃已疏乎凡此者朝不可以知夕者也治天下者必求至於仁義而無礙猶治身者必求至於安樂而無疾也夫求安樂而無疾則必察夫寒暑之動而爲之應故狐貉以禦寒而絺葛以去暑凡

晦明燥溼之變吾皆有以制之而吾初不能自必夫如是而後安樂可爲也寒而爲裘暑而不易暑而御葛寒而不變如是則疾而死耳尙何安逸之有哉嗚呼知此而後可以語治天下也

本治論下

或曰三代以來天下之未大治豈非天下之勢有不便歟嗚呼是未達夫變者之論也且天下之勢果何爲而起也方三代之時列而爲諸侯自王畿之外皆侯國也當其盛也落翰屏蔽而王室以之强及其衰也分裂四出更爲擾僭而不可制而後天下之勢合於一而秦始爲郡縣以收天下之權而其弊也天子孤立於上匹夫橫行而莫之禁至於漢而天下之勢遂離而不一裂爲三國而合於晉分南北而一於隋天下之勢雖或不同然當其改也必有所從當其立也必有所利蓋自唐之末始有藩鎭之彊而唐以之亡歷五代而不能改至於今而藩鎭之禍遂大矣而不復今天下之勢委於守令而分於監司總於朝廷自三代以來至於今何其屢改而不一耶其無乃出於有所激歟故堯舜之不得不爲諸侯猶今之不得不爲郡縣也故兩出於不得不爲則勢者固有所定而不可變故天下之政有是非而天下之勢無可否譬如人之自少而之壯自壯而之老也夫三者固未始不同而各有所養亦各有所樂苟不知所以待老之具而必曰壯而後可則惑矣按今之勢而善爲之其誰曰不可而必曰唐虞三代之勢而後可則天下卒不可得而治也然則三代以來其驗于治者其病果安在哉蓋有二說一曰尙虛名而忘實利二曰謹小過而失大患何謂虛名好堯舜三代之名是也世之學者圜坐而議政未有不曰唐虞三代者也其言皆時之病未有不曰不如唐虞三代之法豈誠有所不足哉時易而事遷世變而勢異譬之猶金琢玉以爲飲食雖美而無所用之矣有一人焉矯立而不顧則必羣笑而競排之以爲臆說而不學而不知吾之於堯舜三代固相期於仁義之地而吾何求其名哉蓋昔者夏爲貢法以取其民至商而爲助孟子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嗚呼使世之惑者必曰禹之法豈有不善哉而不知夫末世之利聖人不能預爲而已去之時聖人不能彊至也嗚呼使堯舜三代之聖人復出於今而反願當時之所爲吾知其必不復爲之矣故夫天下之不治未始不自好名始也昔者王莽之井田後周之周官房琯之車戰皆試之矣譬如病狂喪心之人越行妄作而不顧是果何益哉此之謂好虛名而忘實利者也何謂小過夫世之人有好種植者一日種之一日溉之一日培之朝俟其長夕伺其蕃一日百至而不倦是其愛之亦至矣然木不加盛而日槁又有一人焉旣植而去之行三年而反而木之大可拱矣是何也凡物之性不授則樂而滋數治則殘而槁且秦之吏比漢之初則勤矣遠邦小都之民其知秦之政令亦熟矣秦之命令布於田野閭里之間者亦至矣而民亦怨苦而漢初之吏雖不如秦之勤而民樂之何則秦之所急者不過簿書文法之間謹嚴其細而勞擾之民固已不勝其弊矣此無以異於愛木而日撓也彼漢之初雖號爲文闊而網疏然不過少弛於簿書期會繳悉委曲之間而民乃不至於勞擾則何怪乎天下之治哉彼一旣一培之失時於木之性未害也彼不求政之所病而乃尤天下之勢嗚呼其亦不知治本哉

柯山集卷三十三

論

禮論一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於親親長幼之際而義主於貴貴君臣之間知親親而貴貴之義廢則蕩而不嚴知貴貴而親親之仁亡則嚴而不和是故聖人爲禮以兼統之使之兩立而兼善並行而互用而後仁義之道行焉是故有鄉飲酒以見其仁而又制燕禮以見其義故鄉飲之禮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至於燕則賓入中庭君揖降一等而已鄉飲之禮主人拜賓故介僎坐於西南而主人親酬之初不敢酬賓示尊也至於燕主人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而公卿以嫌而不得爲賓君舉旅於賓凡所賜僎則自賓以降再拜而後受夫庠門之外已遠矣而加拜焉賓至中庭已近矣而降止於一等主人之於賓至於不敢酬而酬介則主人之禮已卑君舉旅賜僎而賓拜而後受則主人之禮已重是何也蓋鄉飲之禮所以正長幼之序故賓者衆之所尊而以齒命其衆者也而主人者鄉之大夫與夫黨正之屬故方其率衆以明長幼之序則使民尚齒而知貴賤有所不行故一以盡仁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分君爲主人而大夫爲之賓故將辨尊卑之分則使民尊尊而知長幼之齒有所不序故一以盡義故禮者節文仁義而行之

者也夫仁義之道本於心待禮而後見於外而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或過而衆人之於仁義往往不及非禮不足以取中焉故鄉飲燕禮節文仁義而裁之於中者也故禮也仁義也吾未見亡一而可行也夫鄉飲酒之禮主人坐於東南而坐賓於西北主人處仁而賓處義何也蓋黨正屬民飲酒於序則其主人之所與爲賓者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也夫將明長幼之道則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其於衆也有教誨之義焉故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則幼之於長有弗令承教之義也夫惟長有教誨之義則其道主嚴而以齊衆出令爲主夫齊衆出令而其道主教者義之事也此賓之所以坐於西北也故父道主義爲其尊也若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何也夫先王之爲禮其升降之數俯仰之節爲已詳矣然至於宗廟之中習之安而用之便者何也爲其有祫也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將重其大必習其小將爲其難必爲其易故其心佚而不亂其儀安而不愕矣諸侯之射以貍首爲節貍首者樂會時也夫會時者謀朝覲修會盟勤燕享不敢失時者也故其將射也必先習燕禮以明尊卑之序而會時者明尊卑之序也卿大夫以采蘋爲節而主於循法度士以采蘩爲節而主於不失職夫循法度不失職則其道近在於一身而鄉飲之禮主於明長幼而未及夫大者焉故必先習鄉飲者其道常然也諸侯之道君道也君道尊故其射也主於正尊卑而已卿大夫士之道臣道也臣道衆故其射也有鄉人長幼之序焉此其諸侯所以先燕禮而卿大夫士所以先鄉飲歟

禮論二

昔者孔子以爲知禘之說則其於治天下也如指掌蓋嘗求其說以爲禘者祭之一名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而不能通之於治國蓋嘗思之以爲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毋乃起於貴賤之不明歟親愛之不篤歟器用之無制歟衣服之無別歟賢不肖之失序歟五者不至而其國猶治者未之有也今夫郊社之於上帝也宗廟之於先君也則夫向之尊卑親愛器用衣服賢不肖之序蓋已並立而修飭矣上自王公大人而下達於里閭之際貴者親其事而行之於身賤者承其風而被之於政則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此君子所以重禘之說而又以爲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國其如示諸掌者也夫百神之祀自郊邱而達於七祀均爲禮也而莫重於郊社宗廟之祭自禘祫而達於時禴均爲祭也而莫隆於禘嘗故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之矣夫天子之於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於享帝也有君臣之義焉故曰尊天而親地夫宗廟之享水陸之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而爲之宮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於享帝則三獻爛一爵熟因地以爲之邱陶匏以象其牲玄酒以享大羹以載大裘以服此疑於略矣此其說何也夫郊之享帝臣之於君非禮不敢見也故時至然後會非法不敢貢也故合禮然後獻俯仰進退於朝廷之間者莫非禮也故尊而不敢褻簡而不敢瀆此享帝之所以疑於略歟宗廟之祭則子之於父也孫之於祖也夫事親之道其見也無時其獻也無節志於和而無事於簡主於悅而不媟於瀆此宗廟之祭所以雖降於上帝反疑於重歟蓋尊尊之道以簡而親親之禮以豐故享帝於郊而貴賤之位別矣雖然別貴賤者非獨如

此而已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而宗人受事以官。尸之餘。君與卿餕之。卿之餘。大夫餕之。大夫之餘。士餕之。而後燀庖翟閽。無不沾澤。夫餕祭之末也。而尊卑之別如此。此貴賤之所以別也。夫追遠之禮。至於七廟而祭祀之典。行於四時。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割牲賤事也。行之於君。執盎末役也。而從之於夫人。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而不嫌於卑。蓋其始也。齋戒謹潔。而庶幾見其聲音笑語之容。而其祭之也。與尸酢酬。而求象其平日飲食之事。此親愛之所由篤也。事帝之器。不陳於廟。事死之禮。不行於郊。尊之用犧象也。罍之用山也。罍尊之用黃目也。灌之用玉瓚大圭也。薦之用玉豆也。歌者在上。舞者在下。先代之樂陳於廷。而四夷之樂陳於門。此器用之別也。大裘以祀上帝。龍袞以祀宗廟。元端以朝日。皮弁以視朝。自天子至於士。一衣之不修。不敢用於祭。一器之不法。不敢行於廟。此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射田擇士。其容體中於禮。其節中於樂。而中多者。乃得預于祭。而否者不得預焉。夫射者。君子之所以觀德也。夫德先形也。必有待以見于外。射者君子之所見其德者也。故射中多之預于祭也。非射也。所以辨德也。此賢不肖之別也。貴賤明。親愛厚。器用設。衣服修。賢不肖別。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于禮。而禮藏于器。不知禮。不足與言道。不知器。不足與言禮。禮者。自器而辨道者。先禮而明辨乎器。達乎禮。通乎道。而不通乎治國者。吾未之聞也。故古之君。佩玉束帶。趨蹌旋揖于宗廟之中。而蓋天下之能事者。如是而已矣。

禮論三

先王之制祭祀。自郊丘以逮夫七祀。莫非祭也。而尤重于禘嘗。其說何也。蓋其道有三焉。曰。政事之節也。曰。品物之盛也。曰。陰陽之消長也。夫禘夏祭也。而夏者。萬物之始蕃。而于時則陽用事之時也。故先王之政。凡所以順陽之氣者。禘而後頒焉。故曰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嘗秋祭也。而秋者。萬物之既成。而于時則陰之始也。故政之所以順陰者。嘗而後行焉。故曰于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蓋先王之政。一本于陰陽。而禘嘗者。謹陰陽之節而不敢違。候時辨物。以別天地之氣者如此。所以重歟。然則春之約也。冬之烝也。而政不預焉。何也。蓋春者。物之始生。句者始奮。萌者始達。而平秩東作之時也。夫物始生。則陽氣未盛。而品物未備。而民方趨于東作之際。則趨功造事。而未可以聽政役。故陽之政待夏而後行。蓋夏者。物盛而厥民因之時也。冬則物之生窮實者已斂。而成者既收。塞向墐戶。而民率其婦子以入室。備寒之時也。夫物生已窮。則非所以備財用。而民既息。則非所以聽政役。故凡政之所以順陰氣者。方秋而行之矣。而秋者。萬物始成而厥民夷之時也。蓋古者嘗祭未行。則未發秋政。未發政則民勿敢艾。其謹之如此。此所謂政事之節也。夫物之于春也始生。而于夏也始盛。成於秋而窮於冬。既盛。則備於初生。而已窮。則闕於始成。故禘也。嘗也。萬物盛多之際也。萬物盛多。則品物備。故禘嘗之祭。備物之享也。此禘嘗之所以爲重也。夫先王之於祭也。誠而已。何貴於品物之盛也。祭之儉也。非先王之欲也。夫玉瓚而大圭。玉豆而雕俎。齊明以臨之。盛服以行之。水陸之品。苟可薦者。無不咸在。此先王之所以事宗廟也。故天子之特豚也而廢祫也。爲夫物之未成而禮不備故也。禮不備。則不敢用祫。則品物之重也久矣。蓋物者。

誠之表。誠者。物之主。物備而誠不至者。有之矣。未有誠至而物不備者也。夫祀上帝之籩也。非先王之圃也。以爲無物可稱。而不敢近於褻。是亦誠之盡於己矣。所謂烝嘗者。品物之盛也。夫先王之於陰陽也。陽慶其成。而陰憑其盛。禘夏也。於時則陽之成。嘗秋也。於時則陰未至於盛。約之於春也。則陽方作而未成。烝之於冬也。則陰已窮而既盛。故禘嘗之祭。陽之成也。而陰之微也。是以先王重之。此所謂陰陽之消長也。有是三者。則先王之所以重慎而不敢易之於嘗祭也。不亦宜乎。夫天子祫禘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何也。夫祫喪畢之祭也。而約禘烝嘗者。四時之祭也。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喪畢之祭無常時。而四時之祭有定法。無常時者。近私。有定制者。近公。天子制法者也。故先所私。而後法則無嫌也。諸侯從上者也。故先定法而後行其私。此所謂君臣之道也。

禮論四

古之養世子而教之學。與夫凡學於國之學。何其有序而不亂也。蓋其學有常位。其習有常時。其教有常職。其禮有常法。四者立而後學之道備。蓋所謂其學有常位者。其別有四。曰東序也。曰辟雍也。曰上庠也。曰成均也。所謂東序者。夏后氏之學。而其事有九。一曰學干戈。二曰學羽籥。三曰養老。四曰合語。五曰授數。六曰論說。七曰儐賓。八曰釋奠於先老。九曰養老幼。所謂辟雍者。商之學也。其事止於學禮而已。所謂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其事止於讀書而已。所謂成均、五帝學也。其事則郊人取爵於上尊而已。夫備三代之學。而夏后氏之學。其事獨衆於有虞商人之學。何也。蓋凡學於東序者。樂舞養老之事也。夫樂舞養老之事。聖人之所貴。而其道主仁。東序在王宮之左。而其位則仁之方也。此其比於二代之學。其事爲衆歟。夫書者。觀言以取訓。而習禮者。勤事以正容。夫觀言以取訓。遠道也。而三代之學。莫遠於虞。故讀書於上庠。勤事以正容。近道也。而商人於周爲最近。故習禮於辟雍。蓋成均者。意其虞氏之商也。夫時遠則制略。制略則事卑。蓋所謂郊人者。既遠之而在郊矣。故不得與於上庠辟雍東序之事。然獨玉於天子飲酒於成均。然後始得酌於上尊。此不亦時遠而制略。制略而事卑乎。此所謂其學有常位也。其習有常時者。其別有九。一曰干。二曰戈。三曰羽。四曰籥。五曰南。六曰誦。七曰絃。八曰禮。九曰書。所謂學干者。小樂正主之。而大胥贊之。而大樂正授數焉。至於學戈也。籥師主之。而籥師承贊之。至於羽籥。則其主之無官。其贊之無助。何也。蓋舞羽近於學干。則知舞羽之官。亦樂正與大胥而學戈之官。固已能吹籥。則知學籥之官。是亦籥師籥師承而已矣。夫南夷之樂也。而陳於學。何也。蓋四夷之俗。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陳之於學者。學之所知博而不厭也。凡學之時。施於春夏者四。有通而習之者。干戈是也。有別而習之者。春誦夏絃是也。施於秋冬者四。有通而習之者。羽籥是也。有別而習之者。秋學禮。冬誦書。是也。春夏者。物盛而形顯之時也。而干戈之舞。形之盛也。故春夏習之。誦與絃。均爲聲也。而誦者人聲。而絃資於器。人聲者。先王之所貴。故先誦而器次之焉。秋冬者。萬物數窮形斂而體伏之時也。羽舞者主於振作而吹籥者羽聲而已。故於秋冬習之。秋習禮而冬讀書。均爲事也。而習禮者。俯仰折旋。勢於外而後能習。於冬則寒而大苦。故於秋冬者。人入室以居而無事之時也。故使之讀書焉。安於身。合乎時。中乎義。習焉而不困。久焉

而不墮者。用此道也。蓋所謂其習有常時者此也。其教有常職者。其官有十三。曰太傅。曰少傅。曰保。曰師。曰大司成。曰大樂正。曰小樂正。曰大胥。曰胥。曰執禮者。曰典書者。曰簫師。曰簫師丞。所謂太傅、少傅、與夫師與保、四者。以道德爲職者也。而太傅之職無所繫。不以教率。不以言喻。故曰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而已。少傅則教以率之。言以告之。故曰審喻之。師也。則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保也。則慎其身以輸翼之。而歸諸道。則二者其職已勞矣。其德有小大。故官有勞佚。以心治者其官逸。而以事詔者其任勞。此其理然也。至所謂大司成者。論說在東序。又曰。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則大司成者。主樂之教者也。所謂大樂正者。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于大司成之教。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小樂正者。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詔之于東序。則小樂正者。授數于大樂正。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大胥者。小樂正學干。則大胥贊之。蓋輔小樂正之事而爲佐者也。所謂胥者。大胥之佐也。故其官蓋其職已卑矣。主節夷樂而已。所謂執禮者。典書者。簫師與其丞。其職雖不備見。然考其事。則皆供職効役以承其上者也。此治學之常職也。所謂其禮有常法者。其別有十。所謂立學而釋奠於先師。一也。春夏秋冬而釋奠於先師。二也。天子視學而祭先師。三也。釋奠先老於東序。四也。釋菜。五也。大合樂。六也。養老。七也。合語。八也。論說。九也。乞言。十也。立學而奠。示有祖也。時而祭之。示不敢忘也。天子視學而親祭。示尊也。釋奠於先老。示已所有事也。大合樂而後養老。始立學。既具器而後釋菜。告庶而不敢尊也。習而後行禮也。小樂正合語爲未足。故大司成論說之。以論說爲未足。故乞言於老者。此所謂其禮有常法。凡此者。先王教學之道也。

柯山集卷三十四

論

敦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求。而我無所求于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捨去斯二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役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爲。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惟富貴之知。而見其己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爲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勝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爲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爲求。則大者篡。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夫如是。則吾之立于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爲是廉恥沖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尊。人之所欲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損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世莫及。而致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

有繼之者。然則其效可知也。予嘗悲夫自聖人之仁。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尙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奬勝而羞退。進位而卑黜。故天下始囂然皆有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爲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爲仇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爭之不可啓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況持爭具而授之歟。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效最切。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以爲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利非危國而其極至于國危。仁義者。若其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者。豈匹夫匹婦之淺道歟。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法制論

昔者聖人之立法。告天下以其意而已。故常立其大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于事者。聽夫人之自爲。而不必其一切先立于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至。蓋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變故。不可以一致。以吾一人區區之聰明。而先爲之經畫于此。而使之一從于我。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夫其勢不可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弊者矣。天下之法。常壞于此。而世之惑者未之或知也。今夫世之敢戰者。其爲行列什伍。亦不過數者而已。彼豈不欲盡歟。勢有所不可也。何則。敵人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預測之耶。必曰必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爲之所。使無顧于敵者之何如。而惟我之爲聽。夫如是。則必敗而已矣。善教人者。曉之以其道。而不示以其事。故告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雖小不盡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人。其聰明睿智。足以深見天下之蹟隱。然其制法也。亦何以異于此。欲均天下之田而爲之井田。欲分天下之地而爲之諸侯。九夫爲井。人得百畝而耕之。使夫大之不得以兼小。强之不得以幷弱。而後又爲溝洫之制。自一夫而積之。至于萬夫。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列爲九服之遠近。夫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高卑之不齊。廣狹之不一。水泉畎畝之差殊。與夫名山大川。汙池藪澤之地。當居十五。則亦安能較然如畫于一枰之上哉。彼聖人之法。不爲之纖委瑣屑以盡之。而特設其大端而已。何也。蓋聖人之告天下者。特其意而已。當是時。公卿凡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盡天下之變。因規而爲之規。因矩而爲之矩。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恭己優游于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天下安享其利。人人皆得措手足于其中。初若莫可依據。而吾之法卒立乎天下。此先王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下之大事而爲之無難者也。不善爲法者則不然。窮析天下之理于一身之聰明。恃區區目前之智。

而斷萬里未來之勢。故其法不患于不詳。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于好詳。是故善用兵者。有違法無違意。不善用者。有違意無違法。法可違也。意不可違也。夫天下之情。常樂于有所爲。而困于齟齬而不得放。夫使人人足以自致。而其終不失吾之所欲。則亦足矣。何必區區使之從我而後可也。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而用大之術爲最難。夫惟有所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大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屢人之爲屢也。非量國人之足而爲之也。度其中而爲之。夫一國之足。雖不能盡合于吾屢。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吾不失鬻屢之利。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爲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小大之差。要之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爲屢。足以半國之人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者。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而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姦乎。吾知其必不能也。夏后氏之爲忠也。使禹不知後世之將野。則禹不智也。知而爲之。是禹亦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于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于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于聰明之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于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之法果何爲而起歟。無乃出于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胹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胹炙之美未害也。使吾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卹矣。非不欲卹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致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爲大法而已。世之惑者。徒見其爲法之略。以爲不可施于事。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以臆度之區區。而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合。亦付之人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爲裘。一粒之不精。無害其爲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于治體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爲屢。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吾終身之力而爲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爲也。吾不若從其逸而擇夫爲利者爲之也。嗚呼。何至屑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憫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于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于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于人。而不使人出于法。至于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吏有率私以立法。恃其無法而放肆者。故後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疏。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爲輕重諸罰有權。夫五刑之屬。止于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于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于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弊。

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爲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爲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予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于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定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開有所謂疑慮而上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予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于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爲之。故其後有豢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馭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人之所以深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于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煩亂。詭僞生于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于先王之時。而閒之以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以廢缺。夫惟得如先王之時。故可以舍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于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辭于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爲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庶幾矣。

愼刑論下

立法以糾天下之過者。必欲天下行之而不敢逆。然而常至于沮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法非人之情故也。何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共惡者而時輕之。天下之所共恕者而時重之。不當恕而彊爲之仁。不必惡而過爲之罰。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安者也。今夫天下之情。有極很惡而不過舉國皆惡之者。幸而入于刑。而攻于法則輕。而不足以懲之。則夫行法者。必有不平之心。故必入而處之于重。夫如是。則是好爲輕者之有所不行也。夫人固有不幸而入于刑者。有誠犯而其心無他者。不幸而遇刑。而攻于法則重。則行法者必有不忍之心焉。是故有出而貸之輕。夫如是。則好爲重者之有所不行也。昔者聖人之于天下。其言無不聽。其令無不信。然卒不可變者。天下之好惡也。惟其然。故天下之所惡者。聖人不彊恕以爲仁。天下之所哀者。聖人之不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後世。久而不敢易。夫犯天下之所惡。當天下之所恕。而吾寬之以所欲。則天下之吏雖不如吾法之所爲。而人固已陰服之矣。吾之法因彼之情故也。故欲吾之法立于天下者。莫若原天下之情而無所出入。使天下無不樂之心。而後可也。後之惑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夫恩威之名。而不究其實。以爲恩主于貸。而有罪者舍之以爲恩。思有所禁。則小過者刑之以威。行之者不快。而被之者不服。則何怪乎吾法之不立哉。或曰。吾之法過于威耶。則不惟行吾法者有不樂于其心。而固取亂于民。使過于輕耶。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之不快。是何怪也。嗚呼。是大不然也。天下之情。自願其所爲。誠有拂于人而人不加怒。彼固以爲可戮。而罔人之心至矣。故人之不察其過。而知德者君子也。尙何懷之有哉。夫治天下者。何必苟爲惠以詔天下之情也。殺之而當其罪。雖日殺而天下悅服矣。

馭相論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馭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爲江河爲可畏。而況于海乎。彼且以爲宰相爲不可慢。而況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辦天下之事。則何所俟于相。以爲吾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爲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舍。可賞可罰。舍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後彼得以有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勢。無以異于羣有司。必使之一聽于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無以責之。彼且有以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爲與爾以權者。凡以爲我也。斯可矣。使竊吾權以據之。久而不還。以爲己私利。則吾將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與鷹者。方其逐禽于野。則必解縶弛禁。縱之而不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爲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污。或以功而舍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于掌握之間。而吾無以制之。而望其不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爲之盡恭致禮。而至其有罪。則不恕。有殺而無罰。夫惟君致禮。則宰相尊。至有罪而不恕也。此所以爲天子之權歟。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曹操、司馬懿父子。初不過能竊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則疑宰相而不任。懲姦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落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煦煦。則數見其所窮。所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而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馭臣爲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爲先王之時。一本于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象爲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馭之以術。何害于忠信耶。

柯山集卷三十五

論

秦論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以爲確論予獨謂之不然夫攻守殊而事相關異施設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觀其攻之善惡其報應如表影聲響之不差也譬如人之殖產也耕我之田盡力以事之歲收千石封之倉廩而食之貿百金之貨於鄰國而贏千金焉鄰里不我怨有司不我罪如是乃安坐享其福而貽之子孫則安樂而無後患今有人侵人之田奪人之產又殺人於道而奪之金如是乃欲封之倉廩藏之廄庫而守之以君子長者之事怨仇百作而披攘之矣故如是而取之必如是而失之安有以盜賊所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歟秦王始滅韓齊大率十年間耳皆滅人之國虜人之君其毒至慘也夫此六國諸侯者其上世皆有功於民又皆據國數百年其本根深結於人心者固一旦芟夷蕩覆之其勢必不帖然而遂已如塞大水伐大木其漸漬之末流播散之餘種將且復漲而暴興不得其寂寥氣盡則不止秦雖欲反其所以取之道守之而其機必成其勢必復矣故秦之事不可爲也嗚呼秦滅六國不十餘年而六國並立秦以不祀其故豈不然歟故賈生之論戲論也樂毅賢將一戰勝齊下城七

十齊不能支曾未三年七十城者翻然爲齊乃無一城爲毅守者以是失之豈不然哉毅賢尙然況子嬰秦

魏晉論

嗚呼魏晉之亂亡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懼服從大盜招之而無不應舉國以與人而猶恐其不受也其所循致而至此者何也蓋其國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重其人可以禦侮旁觀者有所忌則重矣譬鎭王顗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之籠之俎上而無難曾不如蛇虺之據穴國之輕亦猶是矣人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畏百司庶府非不懼然皆庸怯和易說之如發蒙舉之如挈虛朝之虛不至夕今日之智不及明日夫如是國之存大盜拱手舉之矣是謂國輕凡人臣之能爲國重者非有服天下之名節則必有過天下之才智成湯既沒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矣而諸侯不爭商卒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議也晏子之在齊叔向之在晉宮之奇之在虞諸侯不敢議其後管仲之智未易與爲敵也郤子儀存而吐蕃能兵李德裕草檄而澤潞面縛此以才智爲重也夫天下之人其好爭未嘗一日忘也非有大愧恥于其心而不忍爲則必有大恐懼于其身而不敢爲夫名節者所以愧厲天下之不義而才略者所以恐懼天下之好亂舍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之亡也司馬師殺其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慴莫敢太息王祥鄭沖舉國而與之夫是數人者亦無是爲不義也而不敢不聽者彼惟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其胸中而無有也晉之臣才者先叛王敦桓溫才過一時卒皆不臣劉裕才過數人者而遂取之何則國中之人莫與之敵故也夫挾好亂之資而顧其國莫與之敵則取之之心生矣故爲國之患莫大于不崇名節而消天下之精銳彼晉之公卿朝夕從事者非毀名節則尙無心方此時雖有有志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所以不爲司徒而曰吾恐後世之笑也天下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輕名節者曰吾惡天下之矯激也黠才能者曰吾尙德也夫矯激者安能眞爲名節也利至則變矣世蓋有利至不回害至不避而可以矯激億之哉夫如是而未免于矯激則庸庸者而後可矣且東漢之亂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天下之清議故也棄鋼雖弊猶能存國存之所謂德也非無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傳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言與勇才之類也而仁與德必能兼之則世有無勇之仁不能言之德乎子產惠人也謂之衆人之母可謂德勝矣然其抗晉楚何其勇且辨也夫以無所用之質而曰之以仁義之容文之以禮樂之言治國而不能靖民臨難而不能却敵而謂之有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侮也嗚呼爲國者盍察諸此矣

晉論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攻其勢較其力則多寡異矣然天下之人不問于賢不肖俯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不順則有起而誅之夫非獨君臣之分爲然也自是而下之至于一鄉一邑之際苟有尊卑大小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惟其出于父子兄弟之際者此其天屬宜無足怪下至于一鄉一邑而上至于君臣是乃設爲尊卑而不敢犯何爲而然也蓋容求之以爲天下之分起于天

下之理。夫理者本于天地。而莫知其所從始者也。惟其理設而不可易。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未有君臣以相臨。官師以相治也。紛紛藉藉。以力相勝。于是民始大病之。而後有能服其黨者焉。夫能服一鄉。則一鄉尊之。能服天下。則天下尊之。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于君。乃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順命受教。俛首聽從。而無足怪。自是而推之。至于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予嘗悲夫晉之事也。自三代以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有劉石之強。內有大臣之變。泯絕荒亂。有不忍覩者。然後裂爲東晉。至于東晉。晉亦微矣。然猶相與維持至十餘世。力盡勢窮。陵遲百端。而劉裕乃得之。自劉元海以來。天下分爲十六國。若苻堅、石勒之徒。皆有過人之才。闢地數千里。據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忠智効死之臣。其所建立。亦有足觀者。然皆不過一再傳而遂亡。方其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其一敗。遂滅不振。蓋嘗觀苻堅之敗于壽春。此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窮而無所歸。蓋思之主于君臣之分。而後近得其說。夫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之所服也。夫惟人安于所服。故天下遂守其君臣之分而不敢犯。人人惟恐其失之。是以播遷流徙。甚弱而難滅。忠臣義士。力以救其敗。若苻、石之強。雖兵甚強。勢甚盛。然天下之情。不愛其德。而惡其亂。不幸不能制。而後使得倔强于須臾。幸其敗也。則起而共亡之矣。或以爲君臣之分。其始出于相制。苟爲君臣焉。斯有分矣。晉與苻石。何擇也。夫天下之情。固有所習也。習而安者。衆之所歸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隣人之母乳之。則不愛也。均爲乳也。而愛惡存焉。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晉之初。天下固習乎魏也。而晉之不亡。何也。十六國之顛沛。此敗于分之不正者。惜哉。

唐論上

昔者天下之事。常患于不得已而爲之。夫事至于不得已而爲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所迫、故也。勉强而爲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深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其害。先爲之防。曲爲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從容制之。而不能亂。無鹵莽苟且之計。以爲後世之患。嗚呼。此先王之制。後世之所以不可及歟。竊嘗譬之世之淺人。有居于河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爲之備。一旦水至。則徬徨四顧。莫知所爲。于是毀室徙薪而塞之。而後免于沒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既已失于其初。而後將復之。則薪與木者。既已習于水而不可動。夫彼其初豈不愛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故天下之事。亦何以異於此。聖人者。惟先見其害而預爲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築防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昔節度之制。起于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沿者。不過于邊方控制之郡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橫行于中原。而莫之禁。天子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皆屬于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于度支。賞罰于天子。而權歸于將軍。天子養之于上。而將軍實收其權于下。故驅之以不義之名。寘之于可畏之地。則俛首盡力而不敢解。及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苟有所安也。使安于義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將欲改而不可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人有常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由。蓋肅宗之時。

大盜既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屈天下。則其所不能變節度之弊。宜無足怪。然以憲宗之英明。勦蕩剗革。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勢之所習。不亦甚固哉。蓋嘗謂唐之末年。其君非有可亡之實也。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爲。而一時之臣。又非皆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不須臾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絕巧無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于河北之繼襲。而起于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爲是苟且急迫之制。則僖、昭之患。何自而起。而使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

唐論中

天寶承平。兵不知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禦之無策。君播國殘。哥舒之敗。固無足道者。明皇欲下詔親征。而姦臣嬖妾沮撓其事。意當是時天子臨戎。其有濟乎。愚嘗論之。天寶盜起。雖上有昏德。聰明杜塞。抑當時朝廷無人矣。故爲是猖狂不審之謀。夫天子臨戎。其利有二。天下莫能當。而明皇皆不得行之。幸而不行。使果行之。其狼狽有甚于此者。何謂之利。一者壓之以尊名重勢。敵人雖强。不忍冒犯順之危。而起侮上之怒。二者天子所統。必天下之重兵選卒。天下不能抗也。明皇之時。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大獄屢興。紳切齒用兵。無度。百姓怨苦。內煽淫泆。荒亂失度。尊名之不競也甚矣。祿山教戰久矣。其將卒皆蕃戎勁卒。非復唐人也。彼惟恐犯順之不深。侮上之不快。則明皇之于尊名重勢。所不得行之一也。天下勁兵。皆在西北。藩臣握之。府兵既壞。天子侍衛。長征彊騎而已。有急而募。不過得長安市人子。而以之抗燕、代之勁騎。此驅羊戰狼。則明皇于重兵選卒。所不得行之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乎。曰。知兵者。必知敵人所恃。與所惡。使之行所惡而違所恃。如是者。百戰不殆。祿山之利。速戰也。所恃范陽也。十年教其民。千里而用之。其鋒不可當。雖太公、穰苴。必姑避之。故賊必乘其鋒而用之。彼惟恐戰之不速。敵人之不我拒也。然祿山勢雖强。渡河而南。則孤客也。故心不固而易搖。其恃范陽。如豹之在山林。急則必投巖以自藏。方祿山之南也。厚集潼關之師。深溝高壘。勿與之戰。委河南而與之。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擣范陽之虛。往必得志。彼進則不得入關。退則已失范陽。獨守空虛之東都。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祿山既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祿山失范陽。則必弊于河朔諸師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牽之于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師。不戰以老之。而祿山無能爲也。祿山傾國遠鬬。委其所恃而不顧。固已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唐爲無人也夫。

唐論下

昔者先王之兵。愛其君而後死其將。以爲凡吾所以致力不顧以衛其將者。無他焉。謂吾兵之勝負者。非吾將之利害。而所繫者吾之君耳。是故功成事立。而其君安然享之而無廣。其不善用者。則不然。其兵死其將而忘其君。方此之時。三軍之士。惟其將之爲聽。故不患將之不足以立功。而患乎功成而上不享其利。夫惟欲兵之愛其君而死其將。則莫若兵出于府。而將出于衛。使將之于兵。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方其有事也。厲兵秣馬。以問有罪。將軍之恩惠。雖足以取信于下。而士卒之願其將。非我終身之所仰。則雖

愛而不私。夫惟愛而不私。是故驅之以義。則有功而不可使爲不義之行。彼死其將而忘其君者。是節度之兵也。方是時。天子能使其將而不能用其兵。可使征。可使戰。而不能得其私。天子當斂士卒之怨。而將軍者。實尸養士之恩。嗚呼。此豈非天下之大患歟。蓋自天寶以來。藩鎮之禍迭起。而不可泯。而河北之鋌。天下指爲僭亂不臣之邦。棄之而不問。以爲是誠不可得而爲也。嗚呼。盡亦深思其術哉。夫以漢之時。而北國連衡以叛其上。而諸侯擅地。天子無有以制之。此其爲患豈特唐之方鎮也哉。其後主父偃爲之一言。使得自封其子弟。而漢之君臣。無一鏃之費。而坐享太山之安。彼唐之節鎮。何以異此歟。彼桀黠而不顧。肆傲以慢上者。是誠何恃而敢爲爾哉。蓋其股肱肘臂有爲之出死力以爲之者。使其孑然而自爲。則吾一將之敵耳。故李愬之平蔡。一得李祐。則吳元濟束手而無能爲矣。然一節度之所領。不下數郡之地。而我何不遺一介之乘。假賞功之令。拔其臣屬之尤才者。使帥其屬城而爲之使。如是而陰離之。使其兵分地坼。則昔之豪黠而難制者。不過一二耳。提一空城而守之。雖欲不臣。其可得哉。或曰。彼臣屬將佐。安能叛其素所愛耶。名爲裂地。而謀相通。則安在其爲利哉。是大不然。夫人惟貧也。而後肯役于富。惟賤也。故肯役于貴。故兩貴不能相使。兩富不能相下。彼其臣屬將佐之愛其帥者。豈有他哉。惟其有功能賞之。有才能用之。是故恃之以自固。使其位有節度之勢。則將反顧其上而疾之何則。勢均位等。則必有相疑之心。嗚呼。使彼誠相亂而生疑。則吾之計行矣。或曰。我一日盡斥其臣佐。則彼安肯安然而遣之者耶。使彼遇吾命而不行。則無乃益召天下之亂乎。是又大不然也。夫使彼受命而遣之耶。則吾固何求。使彼敢遇吾命而不行。則反手而內禍及之。何者使人有可以得富貴之門。而有蔽于其前。則必羣擊而競排之。彼一日于行伍之間。而有一節度之權。我則願其私而止之。夫如是而能安者。世之所未嘗有也。昔者烏重胤爲滄景節度。凡屬城之刺史。各還于朝。廷使得自隸其州兵。嘗曰。使二千石各有鎮兵。雖有安史。無如之何。而河北之所以能拒命。正以能奪刺史縣令之權耳。當是時。惟重胤之鎮。獨稟命受代。然則分其地而離其兵者。眞弱節度之術也。

讀唐書二首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爲理所屈。皆能行之。而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于務農。唐太宗之于從諫。幾于誠矣。或問二君之誠孰愈。予謂文帝于言不足而意有餘。未嘗爲外貌觀美。繁于詞令。而形于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知稼穡者必尙儉。彼身衣弋綈。足履革鳥。集書囊爲殿帷。罷露臺。卻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援引古今。出入經傳。玩愒古昔語。必成文。此雖無害于聞過而有好名之心焉。此于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忘言。實已修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嘗恨不撲殺此獠。文德皇后問誰。帝曰。魏徵。夫太宗之信用徵如此。而猶有殺心焉。則其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或未必誠也。且好諫者。不諱其過。而魏徵以諫草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仆碑罷婚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疑其不信。予謂或有之。夫高宗之淫昏孱暗。又內爲悍妻所致。外聚羣小。逞于朝而禍不及其身者。有以也。非幸也。其智蓋有以自衛者。彗見東方。言者以爲高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且亦吾民

也。夫是言能出其口。則有不可欺者。以魏子賢之故。怒其人。宰與賢交通。令其父訓其子。父殺之。帝聞而不喜也。更貶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必相成。而天下聞之。必有父子之義焉。夫能約理而不盡欺。羣以義而其諂有所不受。使其應物之際。十五出此。足以完其身矣。

又讀唐書二首

李德裕制變應事之方。裴度有所愧。然度之制變。務出于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身安。德裕矜才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竦動人之觀聽。而後多悔。宦者劉承偕監劉悟軍。悟不堪其侮而言朝。憲宗以其有寵于母后。問計于度。請斬之。又曰。不能斬。則流之。夫斬之則風采足以震動。而于事也健。然苟求下足以厭悟意。上不傷太后心。流之亦足矣。何必求動人之視聽哉。此度過人者也。劉稹之叛。計策出于郭誼爲多。稹勢已窮蹙。誼斬稹以降。此在誼爲可賞。德裕以爲劉稹小子。安知反誼。始教之。而終賣稹以求生。斬之。德裕之出此。不過欲明大義。立風聲。以竦動視聽耳。若誼者。置而不問。斯可矣。何必求名而殺之耶。是時強藩叛鎮。力足以拒王命。而所深忌者。左右之竊發也。誅郭誼而叛臣始安心于其下。其爲慮蓋已疏矣。德裕惡牛僧孺。夫傾僧孺也。曰。僧孺開劉從諫誠而慷慨。又搆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臣。惟有交友者之罪。爲無以加。人主之所不恕。僧孺由此遂貶。德裕于復怨則快矣。而君子豈忍爲是哉。故一失勢。羣起而擠之。身沒南荒。非偶然也。

人主當務好要而不當務無爲。夫無爲之言爲妙矣。此羲農堯舜得道者之事也。而庸君昏主聞其說而樂之。深居奧處。蔽塞耳目。是非過前而不察。姦臣愚弄而不悟。視人之利害。國之存亡。若越人間秦人之疾痛者。曰。我無爲也。耽樂飲酒。便嬖女色。晏朝早罷。遊蕩無度。亦曰。無爲也。是故莫若好要。吾不治事。付人以事而觀其成。吾不奪權。分人以權而觀其趨。事成而利則可。成而害。則必治其故。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志于公。則任之。盜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棄之。而用舍分焉。此之謂要。知好要。則進乎無爲矣。唐明皇用李林甫十餘年。盡失賢者之助。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遺。林甫朝夕所從事者。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意。卽羅織刑獄以破滅人之家族也。閨門之內。干戈礮鉞未嘗絕。而聞爲神仙鬼神之說。以動其心。而明皇恬不爲慮。漫不知察。利器去手而不覺。一敗塗地。沒世不復。凡此者。其殆好無爲之說者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五代論

春秋時。季梁在隨。宮之奇在虞。皆明安危。曉利害。強國憚之而不敢易。予竊怪五代之君。雖起武夫悍卒。未嘗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時將相謀臣。當其敗亡之際。皆足蹈坎井。頭抵株木。安受禍患而無策。事成則相與苟且富貴。事敗則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才亦從而不振歟。予深考之。而得四人焉。皆智士也。或用或不用也。則係時君之昏明。安重誨在明宗世。常恨不爲國家去潞王。時潞王蓋一罷鎮節度也。而重誨獨知禍之原在此。其後卒覆國者。潞王也。清泰帝時。石敬瑭在太原。欲叛有狀。時廷臣有呂琦者。言于朝曰。敬瑭必結契丹爲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分敬瑭之援。卒之立首者契丹也。使明宗與清泰

信其言而先爲之所可以紓禍也必矣。契丹大舉入晉。志吞南夏。而其母述律乃獨非之曰。譬之吾國。以一漢人爲主。可乎。耶律德光果不能安于南。狼狽客死于路。大勢甚費。而于契丹初無大利也。德光喪歸。其母不哭曰。待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嗚呼。若此媼亦智矣。李毅韓熙載少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仕江南。與毅別。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毅曰。中原見用。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已而毅相周世宗。遂臣江南。兵不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探囊也。何者。自古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長江複山。不能爲固。天下有定勢。非智力可强。諸葛孔明且不能用蜀取魏。江南豈有長驅中原之理乎。毅于審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不用。嗚呼。天下何嘗無士哉。

柯山集卷三十六

論

漢文帝論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爲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何如哉。雖分國而王之。天下未以爲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于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遂去之遠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嘗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畢辜末明。廷尉折箠以召之。如比狐囚。侵奪困苦。僅免于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于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大有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狠顧而起。絳侯吹簫之鄙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功。其驍勇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于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于保姆之提嬰兒。如是而不厭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待

君邀功。驕蹇放縱之所致。而絳侯之迹。異于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于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恃。勦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爲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專。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爲孝宣無負于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爲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祭。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者。誰不爲霍光痛心哉。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既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財。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爲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爲之哉。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于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于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于飽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攷也。

漢景帝論

景帝稱竇嬰滔滔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因持重而相衛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本必是。而其眞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而已者也。苟以是爲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謂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踶不可矣。求其無奔踶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于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私。其亞夫之不納文帝于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仗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于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者高祖求傳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强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主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于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

唐代宗論

予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安史壞亂之後。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搖。易以生變。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爲吐蕃所驚逃奔于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也。予考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率是道而充之。其身安而國定。蓋無足怪。何也。能容大功之臣。背之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無姑息之迹。一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矣。懷恩之恃功犯上。自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容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理。則彼曉獷也。與之較理。則彼異類也。其乘氣而兇悖也。蓋將亡也。是其料懷恩于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二。而幸陝之後。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

高臥以觀變也。代宗恩禮終始不衰。豈不曰。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焉。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使誰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爾也。德宗之于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掩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衆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開之者。焉始用元戴。委己讎之惡。戴之甚。而誅不疑。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橫也。則殺之。程元振之寵固矣。柳伉一言而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竊擅權于外。而代宗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下厭服。觀此。則昏且弱者不能爲也。是二者。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身也哉。

唐德宗論

德宗憤藩鎮之强僭。有掃蕩海內之志。竭其帑藏。空其禁衞。以從事于伐叛。然師出無功。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殘。滅亡之禍。間不容髮。自是之後。亂不得熄。至于憲宗用一裴度。決策出師。淮西既平。山東河北。强藩大鎮。弭耳聽命。終憲宗之世。海內略定。二帝于用兵伐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反也。蓋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眞討田悅。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强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攻者也。二將之力。弊于田悅。而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自魏至燕。數千里。開莽爲戰場。而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于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虐用其民。爲日久矣。危亡之機已見。而元濟昏庸倔强其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以必得。豈與河朔諸鎮比哉。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舉而滅之。而李師道王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然效順矣。此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已而己之氣先索。力先弊矣。已索之氣。既弊之力。人所易侮。此朱泚李懷光所以陸梁而不忌也。憲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而氣已震于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沮而不能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趨。終日則必蹶。立談之間而襁嬰兒則負育在旁。必且心悸。此攻堅攻瑕之論也。

唐莊宗論

古之善戰者。不患乎敵强而不我若。而所大患者。與之爲敵而兩無有以相制也。夫兩無有以相制。則勢足以相擾而不可以有成。惟其曠日持久。兩憊而不振。如是而後有起而收之者。雖然。非有優游久遠之心。誰能安坐而待之。而至其兩憊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其變之所在。則是吾與敵人常戰于不可知之間。夫豈不殆哉。是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爲之計。取之以可必之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而後能有立。今夫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勝。其力足以相困。奮臂角力以戰。其死其勢終日而不能解。至其能者。則不與之致爭于手足之間。而獨徘徊待伺。一發而攖其虛中其要害之地。而使之雖有手足之技。不能以與吾較。夫知是者。勝敵之道也。故力弱于敵。則謀之。力倍于敵。則乘之。力敵勢均。則擣其虛。襲其所忌。而不可戰。蓋昔者唐人以河東之地。南面以爭天下。百戰而無功。以朱溫之强。親冒矢石。與唐人從事于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之地。其力之不足以相制亦明矣。譬如兩人終日而博也。代勝代負。而不決勝者。欲罷而負者强之。負者欲返。而勝者敝之。蓋終朱溫李克用之世。更勝迭負。而卒不得

其志。至于莊宗力戰不顧。思決成敗而不可得。方其盤桓于楊劉、德勝之間。蓋嘗憂而不振矣。其後郭崇韜爲之決入汴之策。而後天下歸于唐。夫梁人之有汴。是猶人之有腹心也。使吾之力雖不足以過之耶。一日而潰其腹心。則彼手足雖全。而不爲用。此擣其虛襲其所忌之道也。故莊宗之取天下。其要在此。而或者猶歸罪于段凝之區區。何異夫披心腹而責手足之不救也。昔者莊宗與劉鄩戰于幸。劉鄩趨黃澤。乘虛而襲太原。中道而敗。乃不能進。夫劉鄩之襲太原。是莊宗趨汴之策也。彼鄩以爲人得糧十斛。而後可以有成。彼誠見天下之勢。非朝夕之所能成。其決策不顧。以趨太原。而以擣唐之腹心也歟。夫莊宗能知其勢而爲之防。故唐不亡。而梁人惟不能蔽其所忌。故莊宗得志。夫古之善戰者。觀天下之勢而後戰。從之者。此之謂也。

子產論

天下之大患。莫大於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起於好高。今夫使人皆量力而無羞于貧己者。宜若怠惰而無志。而不知夫力之所受于天者。莫不有極。强任而過使之。則將有禍。嗚呼。怠惰而無志。不猶愈於禍歟。吾知量力之不可廢也。今夫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聖人。其別無窮。然大要有三而已。上智中人下愚。是也。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使民畏也。有不待刑。使人愛也。有不待賞。夫無刑賞而畏愛行焉。此天下之純德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而使中人之才。其爲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之畏愛。曰吾將學聖人也。則亦敗而已矣。使量力而行之。治刑以明威。信賞以施愛。其誰曰不可以爲德。不及於聖人耶。不猶愈于敗乎。夫鳥獲之力。至于舉千鈞。而弱者至不舉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脊絕而死。此又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災。有勑子產使遷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遷矣。夫遷國以免災。與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也。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爲安坐之計。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以爲不能定遷。則其患將甚於安坐而待患歟。蓋子產嘗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以爲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非我之所能故也。予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歎古之君子。其智慮深遠。而較利害也。詳量分審。力而不誘于天下之浮說。而深悲後世之說者。夫宋襄公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而敗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效。而予不知二人者。果能爲文武之事者歟。非仁義之負二人。二人之負于仁義也。或曰。天下之士不可好皇而務近。而量力之論。不可以訓。嗚呼。使無妄學聖人者。是豈使無學其德耶。吾惡夫無其德而僭其事者也。彼聖人之爲聖。豈好高而爲之哉。其中之所有。衆而措之而已。使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而不使爲之哉。

吳起論

吾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一。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田文爲之言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才何獨短于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臣大臣起而殺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代負而不決勝者欲罷。而負者强之。負者欲返。而勝者敝之。蓋終朱溫李克用之世。更勝迭負。而卒不得

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起之爲人也。明厲而不遠于變。從事于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爲載書以序位。聽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爲載書。叙羣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于物。則吾之所爲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知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于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楚。明法守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馭不附之大臣。與不悉之百姓。而其所行顧若是而不知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移。庶得而制之哉。吾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商君論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號令。使其日夜趨于功利之域。而無閒暇樂生之心。勇于公戰。怯于私鬬。蓋凡所以養生者。非從事于公不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强。後世因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王。自商君啓之。而世之議者。以爲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君之術。是秦之所由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導引屈伸。以宣其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飲食。平易而舒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害。有賢丈夫焉。不知其爲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效于耳目之前。于是服毒石。餌惡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于平時。然不過數年之後。草石之力已盡。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故癰疽壞決之變。一日皆作。而不可制。至于是而不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民之道。亦何以異于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其得天下也。不爲旦夕之謀。揉伏其民。而和輯其國。一出于愷悌忠厚之政。使其民無勉强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厭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爲仁人之術。非所以遠功。朝有所爲。而夕望其利。日夜峻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慘刻。以齊肅其怠惰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得。所敵者破。循行使令。莫不如意。然至于後世。天下已定。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怨毒之志。乃始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取怨于下者。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于深刑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者危亡之禍。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陳軫論

陳軫之辯。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容于戰國之際。而儀、秦汲汲不能補其所不及。周流諸國。不得少休。用智巧而爲力勞。何也。蓋遊說不可取必于一遍。而儀、秦之術一定故也。何者。蘇秦必于縱。張儀必于橫。夫一室之人不同心。一日之心不同事。以叛散相傾之六國。而使之一心以爲縱。雖墨子知其不可以久。此蘇秦之所窮。且天下嘗見爲縱之利矣。一日而散爲橫。雖足以解約。然合散未可必。此張儀之敝也。縱者不敢橫。雖見橫之利。而不敢陳也。而遊說以非之。是附其所不親。橫者不敢縱。雖見縱之利。亦不敢陳。

而强詞以亂之。是讒其所不怨。附其所不親。是交胡越之道也。讒其所不怨。是間兄弟之道也。天下未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之可間者也。天下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之可間者矣。然其親與間之際。勞矣。且夫胡越者。是必親之而後可。兄弟者不間之而後可。中道不幸而謀失者。必敗。故儀、秦之身。顛沛而瀕于禍者數矣。秦以此死。而儀竟以免。故縱橫危道也。常負天下之責。縱而散者。蘇秦負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然天下之勢。故不一。要之合散。必不可以一定。夫操不可以一定之勢。而身當其任。故曰。縱橫危道也。陳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縱橫之任。乘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爲說不勞。而其身處安。故軫者。說士之巨擘者也。

應侯論

吾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其困苦屈轉。既瀕于死。而求報于魏也。切骨腐心。不可終日。故其將奪穰侯之位而代之也。愼重周審。不敢輒發。非如朝遊夕說之士。徼幸一言而勝之。何者。其怨魏之心重。故傾穰侯之心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求出于萬全。故其上秦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于書。及見秦王。乃先言越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陽陳外事。以嘗秦王之心。而自願以權勢已成。因乃一言穰侯太后之專恣。不終朝而逐之。則睢之憚穰侯而不敢輕發。豈不甚哉。太史公之序睢事如此。乃言睢之始見秦王。誤入永巷。聞有穰侯、太后而不聞有王也。何言之誤耶。且睢與秦王相得數年而後敢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己之與王處密。勢定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之于書。一見秦王而不敢及之者。知徒嬰其鋒。不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王而語穰侯、太后之惡。如此。彼獨不畏穰侯之聞之歟。以匹夫無權之分。而斥骨肉子母之親。非獨取患於穰侯。秦王亦且逐之矣。彼睢之入關。料穰侯惡諸侯之客。下車而逃之。其爲計如此。萬一有幸而得見王。徐徐而圖之。何所不可。而遽爲是鹵莽之計哉。且秦自孝公以來。操法繩下。最嚴于宮闈之禁。所以自衛者。皆以峻法防其下。故荆軻刺始皇。而殿下之兵不敢輒動。安有誤入永巷事耶。揚子曰。子長多愛。愛奇也。此亦好奇之過歟。

柯山集卷三十七

論

樂毅論

吾觀夏侯太初之論樂毅稱毅之書謂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之心不止于兼幷而稱毅之不取莒與即墨謂明信義于天下將縱二城而降之以爲王業之所起嗚呼何其言之過歟毅戰國之雄耳其智豈足以知王者之事哉一說昭王而平齊復其數年之仇毅之才盡是矣何以知毅之有心于王者之事哉且以戰國之際士馳說以干時君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動人其所說一切不出于情實則毅之稱伊尹太甲之事是果其心歟且毅將燕師一戰而破齊墮獲其重器而逐其君燕國之弱小而五歲勤師于外艱所下者凡七十餘城則士卒亦少敝而國之轉輸應接亦少勞矣故頓于二城之下盤桓而不能取且不終毅之計而騎刼代之矣由是觀之毅之不拔二城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用其計謀而攻毅之用心固未始有縱二城以收民明信而有意于王業之事也且毅嘗一至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于燕而下七十餘城其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即墨之大夫出死于戰齊民之視毅不啻若寇仇而乃欲以不攻二城以明信示民毅之爲計必不若是之愚者且方是時田單守即墨單善爲兵故

其守即墨固而不易拔耳何夏侯生之妄論也司馬遷稱異時事類蘇秦者皆附之秦故戰國策士之所載多不足信而遷之所載毅事未始有此故予皆不信之

魯仲連論

昔者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非不勤而好之非不篤也然勤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爲是故罪至於可殺則君子不生之以爲恩而鄉閭之鬬勢之所不能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之事有可以不爲而非不義者君子不强以爲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顧若是恝然而已哉彼誠以爲事至于可以不爲而無我責而我偲偲然求爲之以爲功則夫世之求爲君子者蓋亦甚勞而我之心無乃非出于樂而後爲之歟蓋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于忠恕而其所以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恆弑其君則孔子沐浴而言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至其不能討而孔子不强也門人有謂報怨以德者而夫子謂何以報德出而告之朝者吾之所職者止矣鄰國之不討賊非我之責也受人之德而樂加我以惡則怨之者是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直復怨則理已足矣彼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則夫爲善者不亦枉其情歟彼魯仲連者里閭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眞仁義者也以布衣遊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魯連之所以爲賢歟嗟夫魯連之所以爲賢乃其所以爲戾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祿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憂而享其樂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魯連者獨不能然吾見其超常棄禮亂世敗俗而已矣夫無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使世之中人免于不義必自魯連始使天下之賢者必如魯連而後可則亦率天下爲僞而已矣蓋施義而不當其處者義之賊也嘗聞之昔者夫子之道所以行于天下後世而不能廢者惟其不强仁義以爲賢而不捨仁義而求自便也不强以爲賢故爲善者不難不捨以爲便故不爲者有所畏夫人不可不爲而爲之不難此天下之所以同守而不廢而後之愚者嘗欲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其自便者不以仁義易身之一毛而天下卒去之然則夫子之道爲不可易也

田橫論

予讀田橫傳橫之將死告其客曰予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讀韓王信陳豨盧綰等傳竊怪此數人者其受漢恩亦厚矣或拔于十伍而王之或皆恩暱親黨然少不得志出則起而爲亂蓋其素所蓄積未嘗不在于亂特因事而後發而攷其本心蓋亦如田橫之所恥者耶夫高祖以匹夫將羣雄取天下非有德義禮樂以感懷天下之心而其下非有樂推不厭之意高祖特以才勝之耳故怏怏以就北面乃其所甚恥而禍亂起于恩暱親黨之際亦無足怪也故國之興也不以仁而君臣無禮義以相與而以利合則國之所以存者幸也予觀高祖之時韓王信反以招陳豨而盧綰陰使匈奴與豨連衡而淮陰謀起于長安內外搆禍高祖奔走不息而追勝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之所以存庸非幸乎文王之興也商士膚敏祼將于京商士從之矣而況周人乎則恩暱親黨之際可知也商之興也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則其有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漢與三代

文王之際異矣。

魏豹彭越論

予愛司馬遷論魏豹、彭越之不恥囚虜、以至刑戮也。曰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嗚呼。何其論之之至也。漢自高祖之後、其將在者皆常才中人、而其名將皆已誅死放滅。彭越以疑死。韓信、黥布相繼以反誅。予嘗疑漢之于功臣少恩如是、推遷所論、而後知高祖之誅功臣、勢變之不獲已。而世之論高祖不善馭功臣如光武、故相繼族誅、皆妄論。不推原當世之故、嘗試論之曰秦之亡、豪傑並起、世之英雄才過十人者、無不興起。而士大夫去戰國未遠、其人皆有六國豪傑之餘風、故其用兵行師、有可稱述。方此時、人人皆有帝王之心。如韓信之徒、其屈體爲臣者、其初心豈將屈體委身而已乎。高祖豈不知其然、而收之者何也。夫操白挺驅市人而爭天下、非得如斯人者、則誰肯爲吾使。彼亦將有所寄以求所欲。彼之視高祖、猶高祖之用三人。何則。兩各有所私利也。而非君臣之分、故也。且彼之所以臣我者、非有至誠之心、而不厭其所欲、則反顧而去耳。故非裂天下而王之、其勢不可使。故固陵之敗、子房勸高祖并王韓信、彭越。且是時天下之地、分于二人者何啻十五。而子房不敢愛者、不如是不足以留二人故也。夫以英雄好亂之姿、無君臣至親之分、而據萬乘之強國。此其勢非得天下則不厭。何則。如韓信、彭越之徒、束手爲虜而不恥者、其心猶冀萬一有不死、而庶幾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智。而況南面稱王、據有甲兵士民之衆、肯帖然而爲人之下哉。嗚呼。高祖安得高枕而臥也。昔楚王田于雲夢、有熊當路而不去。弓矢戈戟之力不能殺。王患之。咸曰南山之虎、其勇無敵、方飢而休。驅而逐熊、其能勝之哉。王曰善。驅虎當熊、未及死而王之左右六鈞之弓、百鍊之戈、當虎之衡、虎食熊未盡、而殺之矣。夫楚王之用虎、非樂使之也。非是則無能勝熊者矣。其殺之也、非有怨疾也。不殺且及我矣。彼虎之視熊、其與視楚王無以異也。不乘其便而殺之、一失所制、則後雖欲殺、不可得矣。虎之食熊、非爲我除患也。勢驅之而不知其爲人怒也。故高祖之用三人、非樂使之、無是三人、則項籍不爲我擒矣。高祖非以怨殺三人也。知其終不爲我用故也。三人之爲我亡楚也、非爲至誠欲王漢也。勢有動其心故也。爲長者之論曰。漢封功臣、其地太過。故反。天下既定、當明制度、別上下、稍裁之、庶幾矣。嗚呼。彼安坐無事、猶狼顧其上、況削之乎。故高祖于是三人者、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而三人者封之亦反。削之亦反。囚之亦反。其勢必陳之而後定。故予悲高祖于此有不獲已焉。

蕭何論

高祖論蕭相國爲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爲諸將百計譊譊。卒以何爲第一。高祖之待何也可知矣。高祖之有何、是人之有五藏、木之有根、魚之有水也。使何雖有大過、猶將容之。然一日爲民請苑中地。高祖發怒、奮然如斥奴隸、使有司械繫辱之而不疑。此在常人爲之、則必以爲狂易反常。而高祖獨安爲此。其心蓋有說也。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關中、用鮑生、邵平之說、而帝乃大悅。夫二生之說、淺夫畏婦之常情也。而其術足以當帝之心。是帝於何、未有無聞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于何之心、則

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恣而以我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意知吾之不憚侵辱之如此。務以逆去其驕蹇之意。此高祖之術也。其後絳侯立文帝、以天下與人。論功宜何如。一日有疑謗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德絳侯。其心未免于疑。如高祖之于何也。雖然、絳侯吹簫之竊民。其驍武勇鷙、疑其恃功而喜亂。恐其甚疑而逆折之可也。若蕭相國、謹畏德厚之君子、雖共天下、可以無疑。而馭之乃與韓、彭同術。然則文帝得之。高祖過矣。

子房論

天下之善辯者、不過能折天下之人以理而已矣。夫折人之情使從于理、惟畏理者而後能從之。彼無所顧于理者、雖極天下之理而與之辯、彼將悍然而不信。蓋言至於此而後不足恃。是故莫若示之以事而動其心。夫天下之人、雖于理有所不畏、然至于心之所不樂、亦不爲也。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夫子出其母。天下之大惡也。彼其時必有以不義而止之者矣。而莊公卒爲之。然則是雖有諫者而不聽也。至于潁考叔爲一言于飲食之間、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易其平日忿疾之意。爲孝悌不忍之心。是何也。蓋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以心動也。今天下之人、固有告之以禮樂孝悌而不喻者。然退而視其所爲、未必不愛其父母、而樂其兄弟。然則外雖不免于愚、而心之智猶在也。吾之智足以發其心。則彼固無侯乎區區之辯、折而服之矣。子房之立惠帝、其說近若是矣。彼高祖之爲人、出于草莽戰爭之中、豈知所謂廢嫡立庶之說耶。故叔孫通之徒、極其說而不納。亦無足怪也。至于子房、乃引四老人而輔之。從容于片言之際、而太子得不易。雖有戚姬如意之愛、而卒不能間。彼子房以爲高帝者、雖非理之所能曉。至于感之以利害之計、則猶足以據其平日之惑。彼能屈其所難致者而爲之佐。則天下之心歸之。天下之心歸之、而吾捨之。則必有禍。彼高帝雖不顧天下之所當立、而亦知天下之所歸者之不可易也。此子房之所以爲智歟。故折人以理、從者十五。感其心而動之、從者十九。夫人之于理、其信與否相半也。故十得五。而人有感于心、則無不從。雖天下之至悍未有行其所不樂者也。故十得九。其後唐武氏欲以武氏易唐、而中宗已甚危矣。彼方傲然不顧其下。雖有忠諫、無所用之。蓋人以爲說者皆其所忽。故也。其後狄仁傑爲之一言、以感動其惻怛之情、而唐遂以濟。嗚呼。是子房之術也。

陳平論

吾觀陳平使人刼酈商使其子說呂祿、陸賈勸陳平以百金交歡絳侯、而平勃日以親。卒用此滅呂氏。未嘗不竊笑也。夫士不以仁義相與、則其于利害之際、其能不以詐謀相欺者鮮矣。酈商爲列侯、事高祖十餘年。其視呂氏之危漢、其心豈能無惻然哉。雖不刼之、豈不背使其子也。絳侯、漢之大臣。雖無百金、未必與平異心也。平之心豈不知酈商、絳侯之未必背漢也。然必爲是之區區者、其心不能無疑于此二人故也。彼其不能無疑者何也。士不以仁義相與、而其合也以權利。則其于利害之際、安能無疑哉。昔周公爲帥、召公爲保、而不悅。周公詳說而宣諭之。夫師保之際、有所不悅、而周公不忌焉。諭之以義、明之以理而已。嗚呼。聖賢之事、爲不可及也哉。

平勃論

吾嘗怪昔者高祖之時，其將相大臣皆天下豪傑之才，其謀謨勇力皆足以過絕天下，以戰而無不勝，以計而無不中，以項籍之勢卒敗于此數公者，然及天下既平，呂后惠帝之際，彼呂后者，乃一婦人，提祿產之庸人而王之，放肆縱弛，無所不至，此其間非不可窺而其智謀非有深遠可畏而不測者，夫以陳平、周勃之才而馭呂后、祿、產之庸人，此無以異于取諸懷中而殺之，然是二人者，恇怯畏縮而不敢發，乃更先爲自安之計，以固呂后危疑之心，終呂之世而不動，及呂后既死，是二人者，其取祿、產何其多憂自重而不敢易之，蓋如史之所載，謂陳丞相使人刻鄧寄說呂祿解趙王印之國，而呂祿從之，太尉以節入北軍，而猶左袒以觀三軍之心，既得北軍，又不敢倡言誅產也，灌嬰以數萬衆與齊王合，乃相與待呂氏之變而後動，此三者，予未嘗不竊疑之，夫呂祿之棄北軍，無以異于遇盜而使之東兵也，則陳平之視祿也，亦易矣，然猶委曲迂遠，使其親戚劫之以利害之謀，周勃豈不知天下之與劉氏也，而猶區區謀以觀其意，以灌嬰之才，資數十萬之衆，而徬徨于外，不敢先發，夫以呂氏之區區，安坐而肆其所爲，亦安能有所立，而數公者，反遲疑慎重，待之以天下之大事，夫何其勇于爭天下，謀項籍而怯于此也，蓋嘗爲之深思其故，而後數公之志可見，究其所爲之故，則夫天下之善謀者，無以過也，何者，昔者高祖之與項籍角馳于中原，其初非有所憑藉也，特徼幸于一戰之間，此其所爲，不得不出于果敢而勇決，棄死而不顧，何者，使其成功，則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敗，則吾亦何所愛哉，彼高祖之得天下于百戰之中，困辱傷敗，既老而僅得之，則吾愛其所得，豈與匹夫馳騁徼幸于一戰之際者同日而語也，故其遇諸呂之禍也，以爲吾輕發而遂勝耶，則吾固何求，使萬有一不勝，則其存亡，無乃甚可惜哉，曷若遲之而求無失也，是故不憚歲月之勤，而深慮夫一失之可愛，此其所以遷延委曲，待其敵而後發，歟夫千金之賈，見日而行，未夕而止，一日之力，有所不盡，是何也，彼力非不能遠也，惴惴乎畏失其所愛者也，夫山林之盜，出入于險阻之間，晨夜而不顧，彼以爲有所獲者，固我之所幸，不幸而敗，於吾何失哉，此平勃之智也，夫操天下之重利者，不可爲匹夫輕死之謀，匹夫之謀，是不得已之計也，

衛青論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處功勳，而不足於名高，輕俠慷慨之士，立可喜之行者，可以爲名高，而多履危禍，二者若皆有所不足，然爲可喜，以取名者，其技止此耳，使爲中和深厚，必不可得，而中和深厚之士，其于取名驚世，或者能之而有不爲也，司馬遷論李將軍之死曰，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論大將軍曰，以柔媚於上，其于天下未有稱也，愚意李廣之所爲，青之所不願，而非不足也，以青爲奴虜庸人，遭時幸會，以取富貴者耶，則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頗不重耶，青由此益重黯，李敢怨其父死，至擊傷青，青爲諱不言，青知揖之重于拜，權足以報敢，而爲諱之，德田竇之事，至絕口不薦士，不斬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快人意，而其知時見遠，皆中幾會，青顧不能交灌夫、籍福之歡，而爲決意斬伐者之所爲耶，凡此類非庸人所能也，彼非庸人而爲此，則必有道矣，而遽欲貶賢廣而貴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

士，常鼓舞于壯銳可喜之節，而不快於持重遠見之士，廣之所爲，天下之乾勇者好也，其明者未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不右子儀，夫善戰而有謀，果敢而精銳，是數者，子儀皆若其不及，其寬緩仁愛，宜若魯鈍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光弼之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待是故也，淮南王與伍被爲反計，而被猶稱大將軍以折之，彼其仗節死義，則憚汲黯，凡兵決勝則忌青，然則爲天下未有稱者，又果然哉，

柯山集卷三十八

論

司馬相如論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風，蓋其心不專以其技易祿祿，又有不忍欺其所知者，東方朔論上林苑害民田，號爲正諫，佛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其終所陳，與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遊梁，羈旅不偶，亦思泰矣，起而迕其合，持末技以求售，此常人之情，惟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必，而諫及之，此其心似不志于利者也，其後爲帝開夜郎，通西南夷，既至蜀，得其父老之說，頗自悔其失，作書爲諭蜀，而實以風夫既已開其利于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默然，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與夫遂非而忍愧者亦異矣，始相如亦自以慕藺相如，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司馬遷論上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此特遷自言爲李陵辯而武帝刑之耳，論管晏之事，則于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鞭所忻慕焉，遷之爲是言者，蓋晏子出越石父于縲紲，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爲遷言，故于晏子致意焉，且方李陵之降，其爲漢與否未可知，而遷獨激昂不顧，出力辯之如此，幾

于愚乎。與夫時然後言。片言解紛者異矣。不知其失而惑夫道之是非。何說。至怨時人之不援己于禍。而拳拳于晏子。遷亦淺矣。遷亦淺矣。

司馬遷論下

司馬遷尚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爲書。敘用兵氣節豪俠之事特詳。其言侯嬴自殺以報魏公子。而樊於期自殺以頭遺荊軻。皆奇誕不近人情。不足攷信。以嬴既進朱亥以報魏公子。不自殺未害爲信。而樊於期自匿以求苟免。尚安肯憤然刎以浮詞以首遺人哉。此未必非燕丹殺之也。予讀刺客傳。頗愛曹沫豫讓之事。沫有補其國。而讓爲不負其君。然皆不合大義。而庶幾所謂好勇者。如聶政、荊軻之事。此特賤丈夫之雄耳。予觀竇嬰田蚡灌夫之事。攻嬰與蚡皆庸人不學。其所立無可稱錄。而灌夫屠沽之人也。鬬爭于酒食之間。不啻若奴妾。是皆何足載之于書。而遷敘聶政、荊軻、竇嬰、田蚡之事特詳。反覆敘錄而不厭。蓋其尚氣好俠。事投其所好。故不知其言之不足信而忘其事之爲不足錄也。

趙充國論

予讀趙充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功。然提大兵對五萬之先零。持久數年而不決。其取之也。又未有奇變可喜之功。蓋營疑其多畏而少斷。及見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而後知其非徒然也。夫先零之事微矣。然其規略。即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志於功名。而不肯爲徼幸之利。而其術本於觀時。時非吾之所能爲。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疲。舍是未有肯妄動者。夫提兵決戰。斬級捕虜與敵鬬。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也。未可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之國都。而吾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道也。充國敘罕幵以離其支黨。遣其降者以亂其腹心。挫之于覆亡。乃徐待其熟而後振之。夫充國豈以力戰決死爲必敗哉。以爲善戰者其法不當出此。故也。昔予嘗怪武帝用衛青、霍去病。出萬死百戰。以踐蹂匈奴之强。此兩人斬馘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漠南。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漢與匈奴兩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時內有太宗之雄。而李靖、李勣爲之將帥。致頡利於室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可。太宗竟不出。此而其後頡利危殆。國中空虛。李靖以五十騎談笑而滅之。夫武帝之無大功何也。戰匈奴之强。而不能致奴匈于嗣。而後戰。而太宗之明。知頡利之方强。難足以取。而未可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衛、霍之百戰。彼惟投其時故也。其後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逡巡而退。何則。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時。蓋蘇文既死。則用一李勣取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時異也。句踐與范蠡百計而謀吳。句踐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而至稻蟹之變。則遂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戰爲也。故充國以善戰之才。謀五萬之衆。至百計屢取。彌年而後成。彼非惡速也。以爲。此用兵之法也。

陳湯論

予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夷

狄。有奇其功。憤其爲庸臣所詘者。則稱擧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加尊寵。以勸有功。此劉向之論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頸。梟之蕞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有能如此者。而欲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何則。人臣不待命而有功以要我。則亦爲國者之所病也。故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爲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乎無有以是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可以常徼幸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而未可得。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憂哉。故上足以彰明湯之有功。褒顯之而無疑。下不畏未來生事邀功之論。天下之善計也。古之爲法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亦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也。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不可。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是賞湯之說也。

丙吉論

丙丞相。爲人至深厚也。予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殿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于其所急。而一時際會于他人之力。亦可以爲徼幸矣。謂之眞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徼幸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襲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爲長者。遂不敢以爲出己。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以能歸功于君。其善徼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爲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殿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胥徼幸之禍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爲丙丞相恨也。

游俠論

所貴乎游俠者。謂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於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於大義。而其慨然雄俊。先人後己。故可取也。樓護平生齷齪守常。無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豪俠立節。無如此時。謂宜斬莽使。脫寬于死。身自亡匿。或者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謂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苟偸畏懦。閭里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威畏。誰非護者。班固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之俠。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郭解。養士之餘也。何足道哉。

王鄭何論

昔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以清忠與之。而不與之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遠矣。而以仁與之。何也。夫仁之爲道。雖大。然其實以濟物爲本。濟物之事。非一善可以當之。必其才德爲世所賴。得我則存。非我則

亡。我之所在家安而國治。如是則有一善不害爲不仁。而有小不善于仁未害也。予觀王祥、鄭沖、何曾、三人者。考其行事之迹。從容無事之際。雖謂君子可也。然爲魏大臣。陰相司馬氏以喪魏室。卒導而授之。夫平日則戒慎君子之所忽。而當事則爲小人所不忍爲。此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在邦在家必聞者也。昔西漢之衰。有似乎此。孔光、師丹皆盜當世仁賢君子之名。而或屈于董賢。或迫于王莽。使爲姦者反依之以爲重。嗚呼。治天下其不可以無才智骨鯁之士也。淮南王欲爲亂。獨憚大將軍與汲黯畏衛青。畏其武。畏汲黯畏其正也。夫世固有德不足以化姦。才不足以止亂。而可以謂之仁人君子乎。夫使令尹子文、陳文子、管仲之任。則不勝矣。李德裕曰。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必不能指麾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者此數子之謂矣。

張華論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不可。其言曰。聊以優游卒歲。當時華有天下之望。姦臣孽后。切齒于華久矣。雖不舉大事。可得優游卒歲歟。華之智、寧不知此。而爲是言何也。夫華爲之亦死。不爲亦死。徼幸苟免。自安之言耳。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爲者矣。與外臣爲仇。則賈后得藉口以誅之。與孽后爲怨。則强王將以仗正而行其意。起貧賤。取富貴。既無棄屣之高。又名重累身。衆所不容。已有遯尾之厲。嗟乎。華于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爲是言者。不以賢不肖。皆知不免者也。董卓樂鄙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塢。夫事不成而塢可得而守歟。卓雖愚。亦知之矣。曹爽不能用桓範之計。而曰不失爲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華之優游卓之守塢。爽之富翁。皆知不免而徼幸苟且之言耳。不足論也。士之謀身至此。亦可悲也夫。

王導論

予觀王導之爲晉。有以也哉。自古開國建邦。尚功利。修戰伐。其俗好武喜功。其國家法度修立。若是者、必速强而無內亂。然當其亡也。必爲大敵取之。何則。法制素立。人畏而不敢犯。故無內亂。夫國小勢單而有所恃。必敢鬬。其人才可用。則不能下人。夫小國敢鬬而不下人。大國之取也。吳蜀是已。諸葛亮治蜀。法制謹密。兵武修立。糧儲墊而器械精。故以區區之蜀。而魏人不敢侮。亮既死。姜維恃其餘力。黷武好戰。而魏取之。孫權之爲吳也。江東才武之士。悉用而無遺。其將帥多可用之才。權既死。而規略風聲。不改其舊。孫皓不肯俯仰畏縮。爲自守之計。時用其武。而晉取之。故曰。小國敢鬬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夫政和俗弱。民患自守者。多內悔。其弊也內之强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盡勢窮則不亡。何則。內有强力之臣。而無所忌。則必起。然國人未去。則去之也難。非極弊不可復振之際。則不可得。東晉是也。導相元帝于江東。所以立國者。不過寬延賢士。招禮名勝。設學校。謹選舉。力爲柔仁和厚之政而已。夫當西晉之末。羣雄並起。天下大亂。非有商君、管仲之節制。刻深以圖功利。起怠惰。收蓄天下才勇之士。不畏勞苦往反。與之深入力爭。未有能立者也。而導顧爲此。豈其才不足與。或者曰。導之意以爲限長江而與關洛交兵。相元帝而與劉曜、石勒爭雄。窺御賀循、紀瞻之徒而與外裔馳逐。此百舉而百敗。曾不如勿爲之愈也。是以置江北之紛紛。而爲保國之計。苟無後世不遽亡之策而可矣。夫王敦、蘇峻之內侮。桓溫、桓玄之偏强。大則君

廢大臣誅。小則控制上流。而朝廷奔命。宜若朝夕而亡矣。卒之劉裕取之于陵夷苴弊之後。此固導之深圖也。齊之政强魯之政弱。魯朝齊而齊先亡。乃自古然矣。

屈突通論

屈突通知隋之亡。力不足以救也。審矣。然力盡勢極。猶爲萬一之計。其心皎然。非負隋也。通未及死而被擒。其不死者。非自免也。唐救之也。唐之爲隋之仇明矣。通不負其所事而舍其生。然忘其仇而食其祿。責通報其怨非也。天之所與。通安得而報之。君子于其仇。度非所得報。則不敢行其私。然亦不敢忘其私。故食其祿者。通之罪也。凡負恩圖存于可爲之時者。得罪于通可也。忠亦不足爲矣。

裴守眞論

先王之禮。不明于世。日以廢壞。遂至于滅亡者。其初未始不自于諛夫盜儒。苟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俯從今世之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于禮樂之際。齋明盛服。如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中。因咎從之。而使後世之汙君。習于安樂驕傲者。勉而爲之。其欲捨而從我也。固已不勝其怠。而諛夫盜儒。又從而爲解說。旁引曲取。既使之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禮。何從而興乎。秦併六國。典禮盡滅。高祖掇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阿其意。不能曾其所聞而行之。乃爲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之禮終以不明。則起于叔孫通之徇其君。予讀裴守眞傳。守眞善容典。爲太常博士。當時謂才稱其官。至論躬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遣侍中令天子奠玉酌獻而已。可也。古今異宜。不必躬牲。破陣樂舊二舞入。天子爲起。守眞言古無天子立觀舞者。請從古。夫射牲。古也。勞而今也佚。則從今。立觀舞。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眞非能法古也。特從其佚便。使人主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惟惡夫好便而無制者。而後爲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車服。金珠翠羽。婦人之服。奇文巧畫。房闥之玩。仙美鬼怪可駭之物。雕章繡黼非法之用。皆有之矣。推其禍本亂源。未有不起于好便安者爲之也。夫一守眞不足道也。而世遂以才稱其官。則知史說偷風。喜俗相扇而不知恥也。可勝嘆哉。

李郭論

雄傑好亂之士。可服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爲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僞遊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蹤而起者。此非服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賊百鬬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服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爲使。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質。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予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爲人。至誠不欺。主于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服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雖狡夫詭道之常態。意其人

必雄悍驃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悔而田承嗣之膝獨爲尚父屈歟此于服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衍遠未之有悔也

韓愈論

韓退之以爲文人則有餘以爲知道則不足何則文章自東漢以來氣象則已卑矣分爲三國又列爲南北天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雜以南蠻輕浮靡嫚之風亂以西北悍魯鄙悖之氣至于唐而大壞矣雖人才衆多如貞觀風俗平治如開元而惟文章之荒未有能振其弊者愈當貞元中獨卻而揮之上窺典墳中包邊固下逮騷雅沛然有餘浩乎無窮是愈之才有見于聖賢之文而後如此其在夫子之門將追游夏而及之而比之于漢以來齷齪之文人則不可然則愈知道歟曰愈未知也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果如此則舍仁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若如此道與德特未定而仁與義皆道也是愈于道本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紛紛異同而無所歸而獨不知子思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性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禮樂刑政所謂教也而出于道仁義禮智所謂道也而出于性性則原于天論至于此而足矣未嘗持一偏曰如是謂之道如是謂之非道曰定名曰虛位也則子思實知之矣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于言者歟

柯山集卷三十九

議

文帝議

予嘗愛漢文帝以趙佗稱帝于南越遺陸賈奉璽尺之書馳一乘之傳曰今兩帝並立而無一使相通是爭也未嘗怒其爲帝而佗心感竭誠屈伏自痛不須臾而去其僭號諺云人之飲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飲愈飲夫佗之帝也必意漢惡其逼我而矜張以伐之夫如是則足以自張于國人而意亦且少申矣今乃不然漢天子視我爲帝漠然如未嘗有則吾何以取重于國退而視其黃屋左纛非甚童騃必且以爲是果何用之物哉冒而居之且甚不安夫行所不安而求所無用佗老賊必不然也幸賈之來恨去之不耳文帝之策可謂得矣其智可謂絕人矣是合老子所謂不爭而善勝者也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故卒文帝世不反孝文之術每務出此而賈生者乃欲以改正朔服色盛言歲賂匈奴爲倒懸之勢欲以動之宜其以爲兒子之論而不信也

平江南議

予聞諸故老言樊若水不得志于李氏乃獻浮梁自采石濟江卒用其策取江南予嘗慨焉若水李煜之

臣叛其主而來且不當受況獻策以滅其國乎是時藝祖西平巴蜀南朝吳越威德震振而李氏自周以來國蹙民懼亡可立待朝廷使沿江諸郡大治舟師順流而下由歷陽趨金陵李煜不足亡也何患無策而用此姦人叛夫之計乎晉文不以原易信而諸侯服漢高帝斬丁公以正君臣之大義予謂當縛若水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江南君臣當望風嚮義之不暇豈不偉哉惜乎當時在廷無爲此言者也

韓信議二首

或問韓信服高帝乎予曰韓信爲高帝將數年當將重兵滅大國而動以武涉蒯通之邪說信無所顧召之而至令之而行何爲不服然則何爲卒反乎曰信服高帝之智力而不服其爲人是以反也然則何也夫信之反非重失楚也在夫僞遊雲夢而執之也夫僞遊雲夢之計是市井下俚之智而萬乘之主親行之此信所以快快北面而薄其君以爲不足爲其下也夫暴奪人之富貴而幽囚之欲使夫雄傑者帖然而無怨非服之以德屈之以理則不可夫以下俚市井之策而詐韓信彼身可執心輕其上矣彼且聞其計出于謀臣則君臣皆輕是不反何待然則爲高祖者奈何必待反形明白乃明其罪引天下兵誅之耳信雖難制然不過數年而定一僞遊而縛韓信自爾出令天下誰敢信之歟

自古士有所負而功名見于世者未嘗有肯以身輕就人者也何者彼輕就人者其規矩準繩將在彼矣夫如是則我之所有安得盡布之哉且竇鎮鄧之利者不以試薪售和氏之璧者不以登門彼皆不求人而人求之若不得已焉而後卽之者亦明其理然也韓信當秦之亡天下之窮士也非有孔孟進退之節然蕭何獨察其非汲汲于求顯待之不厚禮之不至則不爲用也故以高帝之倨必使其築壇齋戒備禮而後官之舉之三軍之下而加之諸將之上而不疑知不若是信將不滿而無留心矣諸葛亮戰國之策士也高臥于隆中其主就而後起而後能使劉備三分天下而伸于強敵彼孫武求試兵法于宮人叔孫通度上所能行而蕆禮其事業功名卒以不顯有以也夫

楚議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何也曰殺人者必見殺虐人者還自虐自有覆載以來未有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乎楚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此理之所必至也又何怪焉

老子議

夫人之生不殺之于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于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爲畏死耶則吾取爲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爲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爲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夫殺之者也萬物泯泯必歸于滅盡而後止則有常有司殺者殺之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私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未有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

殺者殺之。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生死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說

詩雜說十四首

衞武公于厲王之時。而自警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夫柔其言。遜也。蓋邦無道矣。惟危行言遜。可以免于禍。故也。

桑柔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疏斯稗。不能序爵。故也。卷阿之詩曰。爾土宇昄章。夫治天下者。雖無事于恢大。幸而治得于內。則土宇廣于外。蓋人歸者衆。則各以其地附之矣。故周公之時。斥大九州之略。建侯之數。過于商之末世。而攷之傳記。無周公斥大之事。所謂治得于內。則人附之者衆。非周公侵伐攻取而得之也。夫土地創。非政之病。然政亂于內。則人相與攜持而去。人去之。則地隨以削。故芮伯所以憂心殷殷。念我土宇。而凡伯之刺幽王。以日蹙國百里。而上陳先王之盛時。曰日闢國百里也。蓋土宇昄章。與夫蹙國百里者。所以觀治亂之迹也。

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蓋后稷教民食。食者民待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蓋免于死之謂生。免于仆之謂立。食而後免于死亡顛仆之患。則后稷之于民。實生之者也。

生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徼侮之道尚肅。故宮室之牆曰肅雝。明不蔽也。清不汙也。肅不亂也。

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成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曰駿發爾私。使之先私而後公。故也。治田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故也。夫惟成王自後。是以民先之。

有客宿宿。一宿爲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有客信信。再宿爲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夫如是而猶欲繫其馬。既行矣。又薄言追之。則微子所以爲在此無戰。而周之臣子爲好善而不厭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此方言武王之事而不及其成。故曰執競而已。

武奏大武而後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武王之事既成而見于樂。則大矣美哉。執競不足以言之也。故曰於皇武王也。皇之爲用者。道其事則美也。故於大武言之。蓋武盡美矣。

成王之時。天下已治矣。乃曰。將予就之。繼猶泮渙。然則承文武之緒。而天下猶有泮離渙散之患者何耶。蓋文武之德大矣。泮然而離。無有不至。渙然而散。無有不及。洋溢溥畢。至於成王。將繼而圖。則所謂我其收之也。示我顯德行者。夫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尚欲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蓋學之始。其道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示我顯德行。非獨成王爲然。伊尹之告太甲。言明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爲未足而明言之。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于學之故也。

成王德周公之事。將慕後患。使後之知人不復如前日之惑。而首之以求助。何也。蓋昔之不知周公之聖。出于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耶。夫成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公。而實莫如召公。周公之爲師。召公固不悅之矣。召公且不悅。則在廷之臣。豈復有能辨而言之者也。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事。出于左右。無有助之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破斧刺朝廷之不知。蓋舉朝廷而刺之。舉朝廷之不知。則孰爲成王之助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方是時成王初卽政。涇者未收。泮渙者未圜。則法度未立而功未成。故曰不造。告成大武。則成王既除喪而卽政。其武功足以嗣其先君。故曰矯矯王之造。夫成王寵受武王之武功。而武功則矯矯然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而王業于是成矣。蓋治至于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爲邦。至於可以卽戎。而後爲功也。周公之戒成王。以立政。卒之以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豈非詰戎兵者。政之終歟。成王之征伐。其見于書者。伐奄伐蒲姑之類是也。

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臧。思馬斯才。戎馬也。故曰才。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于禮者。尙德。用于戰者。尙才。故也。思馬斯作者。用馬也。故曰作。用者。習戰。習其動作之節而已矣。思馬斯徂。駑馬也。故曰徂。言姑足以行而已矣。駑馬馬之下者也。故其類亦下。故曰有騵有魚。豪氏曰。騵二目白曰魚。騵則無取于良。二目白者。目病也。是謂四種之馬。

天下之亂。起于無禮。無禮起于衣食不足。衣食不足。起於經界不正。井田不均。溝洫不脩。田事不勤。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于稼穡之際。故其于省耕勸農之事。常首先天下之政。故成王之澄政也。召康公戒之。其急必以民事。而公劉之詩所述。其先不過乃場乃疆。乃積乃倉而已。其後周遭變而遷。先公風化之所由。而爲七月之詩。其意不過授衣以備寒。舉趾以歷田。備事之細。至于採薪剝棗。朱裳索綯之煩。其候時之謹。至于秀葽鳴蜩。斯螽蟋蟀之細。則夫先王所以推本而要以成天下之務。雖至煩而不厭者。豳風化禮義之本。莫不出于此。故也。予嘗攷信南山、大田、楚茨之詩。刺幽王之失政。推本其故。以爲田萊多荒。其陳先王之盛時。上勤于卹農。下力于治田之際。自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而中陳祭祀賓客之儀。俎豆禮樂之備。至于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又曰。神嗜飲食。使君壽考。信南山之所陳。始于禹之甸南山。曾孫之田原隰。盧立于中田。瓜植于疆埸。次之以清酒騂牡。以享于祖考。而終于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大田、甫田之所述。其初自于曾孫之能勸其民。而農夫之能趣其上。不怒以交其歡愛之以致其厚。而終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又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夫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祖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來出于倉庾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脩。勸相之時。而後乃及于禮樂祭祀之事。蓋衣食不足于下。則禮樂不備于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作。夫惟田事備。而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樂興。和樂興。而人君有福祿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審乎治亂之要。而後其言之序如此也。而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遣之也。其戒之以王燕爾。成來咨來茹。遂及于暮春新畬之事。來赳赳武夫之祥。錢鎛鉦戈之細。蓋治其國者。其要莫急于此。則王之戒。略于燕事。詳于農事者。由此故也。雖

然豈獨成王爲然哉。蓋自先王以來。未有不如此者。高宗之戒諸侯也。曰。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夫建天下之諸侯。飭來辟之歲事。而止于稼穡之勿懈。豈非事之所當先者歟。夫惟王之所以戒諸侯者。莫不首于農。而五載而巡四岳。其較諸侯之善惡。以觀其國之治亂。而制吾之賞罰也。其慶始于土地闢。田野治。而養老尊賢。俊傑在位。未與焉。其罰之也。始于土地荒蕪。而遺老失賢。亦未與焉。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于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于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概可見矣。魯侯之頌也。始于駉而駉之美。卒章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則夫成王高宗汲汲于此。不亦宜乎。夫始之于農教之勤。而終于有年之慶者。誠以諸侯奉上之先務在是故也。由是觀之。則周之戒諸侯。未嘗不然。非獨臣工如此也。

或問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焉。方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爲墟。文武之舊。已掃地矣。此黍離所以閔也。兵敗禍結。國勢危蹙。此兔爰之所以閔也。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有蓷所以閔也。國家有是三者。閔之宜矣。君子陽陽之序曰。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蓋君子猶未去也。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甘爲勞辱而不恥耳。未至于大亂。何遽閔之哉。答曰。序此詩者。其知道乎。國家之患。莫大于有君子而不能知。小人在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爲盡心。未害也。至于君子不爲盡心。苟求免于饑寒。熟視其禍而不肯救者。國必亡。故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彼皆恥之而甘貧賤。誰與圖其國乎。不亡何待。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傷而閔之也。彼黍離兔爰。中谷有蓷之亂。使有君子。其至是乎。

諱言說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奧。移廟社。犯天下之至順。爲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惟其所爲。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顑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說原注爲紹聖而作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權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賁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弒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爲相。幾二十時。固寵恃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鴻漸再上書論事。斥爲下邽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于漢廷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賁敢犯之。而林甫徒以謔謫貶斥。況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

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宗太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猶足以持典型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昏淫于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黑白者。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虛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于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姁賢嫉能。無與爲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亂原說

國家之亂。常在夫遠理害事。最深最要。而世主甘心不悟。處之不懼。若有物焉而左右之。此天之所培壅將使爲亂原者也。西漢之亡也以外戚。東漢之亡也以宦者。方其未亡也。皆嘗有過矣。然人主安之而不忌。信之而不疑。卒至于大亂而自亡。此豈非天相之哉。唐之高中制命婦人。一奪其國。一殺其身。明皇玩異類而胡羯猖狂。身播國屯。德宗輕于用兵。濱武不戒。而叛臣內侮。禍連不解。文宗知人不明。信用狂妄。欲求大功。卒成甘露之禍。凡百君子。見本可以知末。觀徵可以知著。蔡京之淫亂。子產曰。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子產豈求之他哉。

柯山集卷四十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詩不云乎。兼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于春夏雨露之餘。華滋充盈。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捲旗棄鼓。裹創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乎。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歛藏其英于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于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兼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遊于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轅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予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予。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于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予輒不樂。予問其故。秦子曰。予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己而惟物之應。少自愜塞。禍悔隨至。異時一身資養于父母。今則婦子仰食于我。欲不爲吏。

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予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秉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于外則歸不能霸子省不奔則不能入邸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于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于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飢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爲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某爲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爲諸生某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能官四明道楚某又獲見某時已孤端叔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凡再遇于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議論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十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皆然不敢有請于先王而蘇先生一日言于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某蘇先生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怪庚午某臥病城南門無犬雞書臥愔愔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見病有閒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于此何也然端叔與予外家通譜于我舅行也豈其出乎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予言爲贈行予在交遊中已號爲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爲今中國患者西北二敵也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爲變易北大而重故爲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能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彼之不能輕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處時變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爲是說者謂非敵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什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于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爲備獷猶今日之信北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裔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于世不在中國必在外裔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苻石駕于中國祖宗戡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僪望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某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鴟不鳴要非祥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鬱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敵衝也其容有悔乎某頃在洛陽與劉幾老語邊事幾老將也謂某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某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燕豆蔬糲終日受莫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將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爲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幾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予錙以贅子矣

送吳怡序

吾友吳熙老好學樂善敏于爲吏不苟于其職嘗主簿于靳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黃岡予舊與之相聞而來黃岡也予方坐事屏居而熙老獨喜從予遊予謂之曰予棄人也又負罪于有司子與罪人遊且累君熙老不謂然尤喜予翰墨言語得之輒寶藏予年老多病學問日衰落文字尤荒梗熙老所求十不能答一二而熙老意益勤不倦夫人之好惡不可解如此居黃岡無數月又遷靳水丞將去黃求予言贈其行予爲之不能無言曰子盍觀于貨乎所操者愈奇則藏之也愈深知之者愈寡然一旦而得所售則萬金之直有不較而樂輸之者方其未售也閉肆而處終日寂然其隣里莫知也而持盤賣餅兒日一操盤而出自譽其貨呶呶也十人之聚則往即之自旦至夜勞力如此得百錢之直之外則偃然有過望之喜矣夫所操者不厚則自處也薄夫自處也薄則亦無所不至矣其理然也君子進德修業夙夜強學其所操者豈萬金之貨也哉吾願熙老好學愈勤樂善愈富爲吏而有賜于民多積而深藏之自愛而重出之則將名譽充于四海出入紫闥訏謨黃閣也可跂而俟也敢以是爲遣行之言

曹昧字昭父序

大梁曹昧泣涕告予曰我不幸蚤孤既長而族人言爾先人名爾昧字爾曰昭父予實用之而未能言其說子盍爲申言之乎予曰昧之必昭譬之夜必有旦晦必有明也莫或使之而理未嘗不然其在人則善惡是已爲善于家而受爵于朝車服以旌之名號以表之爲不善于幽而刀鋸斧鉞從之其始也人莫或知之而其著也莫之能掩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子先人之訓子至矣予雖欲言之何以復加子敬之

湯克一圖書序

湯克一夢人授圖書凡三十有一體大抵皆其姓名字變易迭出頗奇惟古人有言夢者想也形神所不接而夢者因也夫因者想之變其初皆有兆于予心遷流失本其遠也已甚故謂之因然其初皆想也而世不能明其故以所因者爲非想而得夫使如至人之無想歟則無夢矣豈有有夢而非想者哉予見爾之好圖書幾癖矣心思手畫惟怪之爲求則其夢授于異人何足怪哉好射者夢良弓好樂者夢奇聲何則志固在是也爾以爲是三十一圖書者皆非平日之所思則正吾人之所謂因者也精神遷流何怪不有古人或以攷吉凶明將來三十一圖書易足怪也哉爾以是思之將復有得矣圖書之名予不知其所起蓋古所謂璽用以爲信者克一既好之其父補之愛之尤篤能悉取古今印法盡錄其變謂之圖書譜自秦漢以來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爲人篆印璽多傳其工有自遠求之者數爲予言予不省之獨愛其用心不侈致精于小事末務故併錄焉

祕丞章蒙明發集序

古之論人攷其人不計其功士固有其才可以有爲而不幸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者其未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

子長論李將軍爲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功以爲百姓知不知皆爲垂涕至論霍去病無他奇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乏絕夫子長不少假借于屢勝之去病而獨拳拳于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士制于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與奪之際如此嗟夫豈獨大事哉凡物亦然夫夏生殖而蓳棘能有所庇疾風烈寒大木百圍僵而死秋水時至溝瞗有一溉之功而歲旱渴竭江河不足活魚鼈物固繫其所遭者哉今年春予遇友人會稽章郎老于宛邱一見予再拜泣涕出其先人祕書省詩文三編及其行狀求予文以爲之序其文章議論甚高而嘆其不大設施也

潘大林文集序

士有聞道于達者一會其意渙然不疑師其道治其言終身守之而不變甚者或因是以取謗罵悔吝而不悔其心視世之樂無足以易之者亦可謂有志之狷士矣彼其心以爲不有得于今必有知于後故甘心而不辭夫既已蓄棄世俗目前之所樂而獨待夫寂寥不可知之後世則亦可悲矣予友潘大臨字邠老其人也邠老故閩人後家黃州崇寧中予以罪謫黃州與邠老爲鄰邠老少學爲人則已不能合其鄉人衆不悅之邠老獨與當世知名士遊往往屈蓳行與之交嘗舉于有司與千百人偕進偕退無知其才而力振之予困者後予蒙恩去黃居于淮陰聞邠老客死歸春予爲之太息出涕政和之初邠老之子慥既免喪拜予于宛邱出其先人之文章若干卷求予爲序予知邠老爲詳義不得辭而自視亦世之窮士也其勢力固足振邠老于無聞未必不奪邠老之文而并棄之也而邠老生死之不遇如此

送秦觀從蘇杭州爲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工于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一章乃成大抵悲愁悽婉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于物也秋蛩寒蟬鶺鴒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冰谷之水楚囚之絃越羈之呻吟也嘻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冬裘而夏絺甘食而清歌其中寧有介然者而顧爲是耶世之文章多出于窮人故後之爲文者喜爲窮人之詞秦子無憂而爲憂者之詞殆出此耶吾請爲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主于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惑內足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于四方鄰國疑謀言于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爲文後世取法焉其于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于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繫萬物之休戚于其舌端之語默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草根之虫危枝之翼鳴呼以相求子亦窮矣夫古之所謂儒者所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一時故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而能知今古攻妖祥紀事實多聞而博通則古太史氏之職而初不以是爲儒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而楚之治不責倚相由是言之古之論史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爲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猶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閒主上以倡優畜之其尊禮不如公孫丞相汲黯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在也嗚呼儒之名實不正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徒皆以其師之書自重于世聚徒而授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

儒者纔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異而信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爲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顧與淺術末數爭致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也子享其全無食其餘據其源無揣其流子方從眉山公其以予言質之而歸告予也

送張堅道人歸固始山中序

予元豐末年與至柔生會于宛丘予時年壯嗜酒馳騁世樂雖知至柔懷道而未暇問也爾後絕不相聞至今蓋十有八年而予出入朝廷用舍榮辱之變歷之備矣退視其軀亦駸駸乎衰老疲病之境矣建中靖國元年出守汝陰一日至柔惠然訪予于郡齋視其精爽動作與宛丘見時不少異既攜其平生所嘗試之方授予以濟其病又教予以養性之妙其言曰大道甚簡守心而已守心無他守一而已靜一之極則元通四達而眞氣應之大非意之所能測言之所能盡也得者知之矣眞氣來降則百病除而永年矣經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虛志弱則腹自實骨自強矣是道也智者得之爲止觀司馬子微得之爲坐忘皆一道也此皆眞人修身之要而今人忽之乃苦其形骸妄想變怪吞餌金石去古道遠矣予三復其言因盡屏其平日之所聞伏而思之若有悟焉抱朴子談道數十卷而曰若夫至道則尺素而足信謂是乎如吾至柔之論則尺素爲多矣至柔隱居固始之野人莫見其面而時爲人治病將歸求予書予書不工因誌其所教以告世之好道而不得其要者

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于人有滿心而發肆好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其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于言流爲澤詞含思淒婉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予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高絕一世攜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爲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爲工何哉予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遊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袪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許大方詩集序

同塵子將謁大方吏于海陵謂予言平生仕宦四方所至輒爲詩句文篇未嘗屢也亦輒集爲一書求人爲序取以寘于篇首今海陵之集將成矣子其爲我序之乎予曰士方其退于燕閒寂寞之境而有以自樂其樂者往往英奇秀發之氣發爲文字言語超然自放于塵垢之外蓋有可欣者然一行爲吏此事便廢蔽朴喧囂讒訴傾傾既已變易其平生矣風雲之觀溷于泥塗泉石之想變于闤闠俗慮日進道心日銷嗚呼士之道蔑不進者以此許君以瀟灑出塵之姿屈首微祿于小官又吏于僻遠職事之外宜其有

愔悴無聊之歎。尙何暇注心于筆研文墨之間耶。然既已粲然成編矣。其中非有過人者。其能爾耶。是予所以喜爲之序也。

宗禪師語錄序

諸聖傳心。不由文字。從來建化。咸立門庭。蓋言爲道詮。執之則爲大病。語乃聲法。透得方具少分。則夫言亦末矣。四祖宗禪師。黃龍心之嫡子。臨濟玄之裔孫。學最上乘。悟第一義。徧參尊宿。法席餘住四祖道場。雄啓度門。明揚政令。雖洪鍾巨震。固嘗勤地雨花。然古澗寒泉。飲卽喪身失命。至于拈槌舉唱。斯辨宣揚。門人記爲後錄若干卷。已丑孟冬。其門人義和攜以示予。求序冠其篇首。勉爲書此。幸無誚焉。

錢申醫錄序

予嘗愛太史公述倉公傳。爲記自齊侍御史咸至齊文王病。凡數十人。其察脈觀色。所用藥劑湯熨之法。皆載之以爲後法。所謂黃帝、扁鵲書。今已不盡見。而其遺法往往見于此。世醫所宜刳心而學者也。尙何議焉。予頃年謫官齊安。鄰郡薪春有龐安時者。高醫也。其于黃帝內外甲乙諸書深矣。予嘗從之遊。喜聞其說。而不能盡究也。居無幾何。安時死。予爲誌其墓。因求其平生所嘗治疾。或奇證變候。有人不能曉者。使具其說。與所用藥。欲載之墓誌之後。以爲後法。而其家不甚曉知。雖有所疎陳數十條。皆無倫敘。勉擇十餘事載之。而予至今以爲憾也。近宛丘閒居。吳人錢申以醫錄授予。得之欣然。蓋申善醫而著爲錄。其治疾之嘗效。言其察脈觀色之方。而往往著其藥物之劑。嗚呼。其用心可見矣。憾予不學醫。不能與君上下其論。願益勉之。求世之高醫而問焉。予將有得焉。

李德載字序

表弟李成市名公輔。告予以不安其字也。求易之。詩不云乎。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夫車之所載。或安焉。或輸焉。繫之于輔之棄與不棄而已。則輔之于車。功亦大矣。雖然。輔之于物。有功于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謹輸轄。僕在前。馬伏軾。而輔不至。則車不安。登險而憂傾。涉淖而憂溺。視車中之載。如寄物焉。且天下之物。固有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豈猶輔也哉。千金之裘。成于工人之寸針。南越之箭。激于飛鳥之遺羽。玉蘊于石。而金發之。兵切于膚。而甲拒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夫學之于人。非性之所素能也。而性不得學則不明。故夫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于天者。其道素具矣。四端之于我。非外鑠我者也。堯舜之于塗人。其本則一而已。彼爲是堯舜塗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己。學在物。自外而視之。相去亦遠矣。而堯、跖由之。物固不能無所待而獨成哉。夫學有道。道有序。循其序而積之者。行而能遠。涉而能高。下則鳥獸蟲魚。器械服物之理。無不通。中則修身正家治天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官天地。府萬物。獨立于萬物之上。而無與爲侶。而學庶乎至矣。雖然。有患忽小而務大。躐等而求至者。吾惡之久矣。自燕之秦者。必之晉。自魯之楚者。必歷衛。天下之所共由而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與不涉乎等而能速至者。其可信也哉。故保信以爲車力。學以爲輔。而載爾德焉。則周流天下。徜徉海外。以求子所欲。其

有不得者乎。子以德載易之。

柯山集卷四十一

記

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

南頓令江君悟裕以書屬某曰。吾邑有漢世祖光武皇帝祠。邑人奉祀甚謹。而昔人所記陋甚。君爲我述焉。將刻石以詔後世。某辭之不可。謹按光武皇帝以哀帝建平元年生于濟陽。而皇考欽實爲南頓令。帝嘗從父于此。既得天子。亦屢臨幸。蓋平生之所遊處。則邑之有祠。所從來久矣。豈獨水旱疾癘之請有賜于民。亦其功德尊。後世有不能忘者。故南頓之民。世祠之惟謹。蓋無足怪。漢自成哀不君。權歸外家。王莽卒盜而有之。天下大亂。民心思漢。惟世祖以匹夫起田畝。出入行陣。躬夷大難。勇無堅敵。智無遺策。故能祀漢配天。光復舊物。一時羣雄。夷略盡。撫有方夏。覃及鮮貊。聲教所暨。比隆武宣。是宜暴駕強伉。玩兵黷武。視民如草芥。而不講于治國之事也。而武功既成。海內既定。則抑功臣。進文吏。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英偉之度。屈于禮樂。驍猛之氣。束于儒學。敦尙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典禮。渙然一變舊漢之俗。蓋嘗以爲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至于明章繼志。承統纂脩。洪業典章文物。粲然大備。故後世言禮樂稽古。稱東漢焉。孝和已後。漢德不競。破壞板蕩。可謂極矣。而仗節死義之士。如袁安、楊震、李固、陳蕃之

徒救于上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徒助于下矜尚名節以震激衰敝蹈死而不悔至于獻帝人主特號而已而曹操終不敢身自取之彼其心誠有所畏故也蓋禮樂之功風化之美足以保國長世如此皆世祖之遺烈也嗚呼自三代以來一人而已建武十九年南巡進幸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之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言何謙也帝大笑又增一歲中元元年又復南頓徭役同之濟陽則帝之于是邦豈若他邑漠然而已乎高祖曰吾萬歲後魂魄猶思沛吾意光武于南頓亦云

咸平縣廳壁題記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爲咸平縣先是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既爲縣即以宮爲縣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爲尉舍熙寧某年始置丞于是遷縣尉于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酴醾間之邑之老人則爲樞密府時所種也既老而盡蕃延蔓庇覆占庭之大半其花特大于其類邑之酴醾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休必有珍麗可喜之物而後敢陳是以獨秀于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寶以至于周歷歲數百天子未嘗無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嘗至乎大亂自安史以來藩鎮四據而天下無完國降及其末分裂攘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闔之中惟我藝祖神宗受天休命神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摧伏于是數百年之蟠據合歷世之分裂數百年間禍根亂源瘡瘢堙塞大掃而無餘矣肆我章聖皇帝誕承祖武以無忘大功寬賦薄征順天養民四方無虞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蠱敗醫者既擊逐鉤取其累年之蠹矣而後爲之調利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彊也由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于章聖而天下之人始復見大治之全國嗚呼亦可謂盛矣于是封泰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方以明示得意聞之古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建原廟所以廣孝恭示後世而況當太平之盛時講一世之大禮八黨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以昭後世示子孫以爲歷世之大訓成法者宜何如哉是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謹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忘祖宗駿功成烈而使知夫百餘年開地平天成養生送死而無憾者誰之力也酴醾之生當是時蓋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庵頭屬車皆爲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

冰玉堂記

熙寧中予爲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于汴上是時道原方脩資治通鑑而執政有素高其才者欲用以爲胎道原義不屈遂與絕復以親老求爲南康酒官故書未成而去予既慕公之義而望其眉宇聽其論議其是非與奪之際凜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劉君之賢非獨其信道篤立心剛博學洽聞之所至是蓋得父之風烈公之父諱渙字凝之有詞學爲小官數以事屈在勢者節高不能容于世年五十餘爲潁上令即致仕歸隱于廬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求于物人皆師尊焉于是既老矣公歸廬山無幾何得疾以元豐元年九月卒公諱恕道原蓋其字後十餘年而當元祐元年予受詔校資治通鑑于秘書省是時公同時脩書之人往往而在道公之事本末尤詳皆曰道原廉介剛直其仕必欲達其道不以一毫

挫于人者也方其激于義而作雖足蹈坎井手攬虎兕視之若無見雖古烈士或愧焉平居自負經濟大略而視其爲吏則嚴簿書束胥吏撫緑綦繩豪猾纖悉曲當皆可爲後法其學自書契以來以至于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廣至于郡國山川之名物詳至于歲月日時之後先問焉必知攷焉必信有疑焉必決其書滔滔汩汩如道其閭里族黨之事也其著書有疑年譜年略譜通鑑外紀十國紀年惟十國紀年先成世傳之世以比遷固歆向公亦自以不愧而自蔚宗以降不論也當時司馬君實歐陽文忠號通史學貫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凝之晚善養性篤行老益壯年八十一後道原數年卒累官至屯田員外郎其終也未嘗疾沐浴正冠而絕嗚呼亦異矣元符中予謫官廬陵道原之子義仲主簿于德安敍其大父與父之事于予且曰頃眉山蘇子由嘗道廬山拜我大父于牀下出而歎曰凜乎非今世之士也其卒爲詞以哭曰凝之爲父與道原之爲子潔廉不撓冰清而玉剛鄉人是其言名吾大父故居之堂曰冰玉皆爲我質記之予曰昔司馬談能推明孔子作春秋之意欲爲史未成以授其子遷而遷遂能網羅三代放逸舊聞馳騁上下數千歲成一家之言與六經並傳父子之于文學美矣而風節無聞焉疏廣疏受于漢宣帝有師傅恩而父子一旦棄去視舍富貴如棄塵垢骨肉之際風節同矣而文學無傳焉執知君家父子文學風節輝煥並著名立于父而顯于子千載之遠四海之廣而一家擅之嗟乎世固未嘗有也始子應是時與道原之弟格遊愛其學博而論正是蓋得其兄之餘而義仲敏于學而健于文屹然好名而立節者也予知冰玉堂之洒掃有繼矣其爵里世系與其行事之詳則既有誌之者矣故不復出因爲詞以系之曰

我所思之人兮嗟可想而不可見意其人兮脩青雲而下睨矚九日而不眩超然不知其何之兮遺此空山之故居豈訪重華而陳義兮交唱子和與仙聖乎爲徒紆爲雲霓兮注爲江湖偉爲哲人兮我言在書超駕言而從之兮指廬山乎休吾車耕山而食兮梁溪而漁儼頓轡而不敢留兮恐其尚謂我汙也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治國有善政不如在位有善人之化民速也在位有善人不如鄉有善人之化民易也夫人之情所感動常在其所易接而親者若夫政事者固民之所畏則其從之蓋有不得已之心焉其及物淺矣安陸之應山墊之窮邑也然其民好文多學者其俗善良不爭純靜易治其里之人爲予言曰始吾邑之人未甚知學之利也有宋氏兄弟者講學吾邑之法與佛舍其後兩人皆取高第有聲名久之並爲大官名聲益顯所以吾邑之人其鄙魯不學自棄于夷者愧之其居法與時有連氏兄弟者與二宋君遊相好也其後亦登科兩人起家仕不振然視所同舍生富貴光顯可攀爲聲勢而兩人亦自力不少屈已以附之其官終不顯故吾邑之人其不篤于廉恥傲倖貪利者愧之凡吾邑之俗好學而文純靜有恥者四君子之化也後五十年宋景文之孫義年令應山與連君之從子仲儒緣邑人之意作祠堂于法與方丈之西嗚呼爲吏于鄉其有恩德久而民祠之者蓋人在位之人不如其鄉里之君子也二宋公之行事爵里書于國史

士大夫舉知之連君錫以尚書職方員外郎致仕好脩而自重直諒多聞之君子也其仲諱庠字元禮爲

尙書都官郎中敏于政事號良吏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者爲故舊之美然嚴光所以逃光武不肯仕彼獨何哉連君不因宋君以顯名當世卒以湮沒而不悔彼誠知所處與世俗所謂顯晦異矣

智軫禪師塔記

惟正法眼藏流布震旦涉其道者如恒河沙然根有利鈍知有深淺故號老宿宗匠者以之教人未免或滯于一隅而惟雲門正眞大師文偃始以其道振于嶺表諸方大士論不斂衽與奪可否莫有間言雲門之後至雪竇重顯最盛于東南其嗣法門人衆矣而天衣義懷號爲偏得其道自天衣之歿其法嗣往往出現一方四方禪學之所折中比丘載者學于天衣既得其道而隱德晦迹終始莫得而攷獨泉南比丘智軫問道于載而得法焉智軫少爲儒卓犖有奇志忽悟世幻遂爲佛徒既悟道于載人亦頗聞之嘗往楚州壽昌漣水淳化然師之道孤峻而行介若其徒非似之者莫能親焉某居憂山陽時嘗從師遊其所以開警者至矣每勸師少出其有以爲衆福而竊攷其志蓋篤于己而慮于外尊其道而不安以及人也其後襄州守逐其郡中禪院主者請住持師曰此將有訟矣不可因拒之而後果與獄逮捕甚衆而師獨免來京師閒居天清士大夫有欲請師說法者師言佛化人各有分何待說爲卒亦不可此豈載之徽意歟或議師以爲佛之道主于利物而師深閟其有不以及人豈佛意歟予曰不然五膳玉食不入瓦缶四大海水不濡牛迹吾何容心哉虛無以受之則一毫不以及物道當然也師以紹聖丙子十月二十八日夜右脇示寂于天清朝請郎李延世者辦其終事挈其骨葬于漣水淳化後若干年有盱眙楊某者欲刻銘焉以予嘗從遊而請銘請以此銘之復說偈曰

雲門大開士後世繼始祖具佛正知見建此妙法幢師滅度已久正法訛變時雪竇及天衣二大士出現挽佛日回照嗣說雲門法裔蓋其會元天衣有逸嗣號曰比丘載獨此具妙法付之智軫師軫眞似其師

柯山集卷四十二

記

伐木記

人與物各以其氣相勝而後能全。夫氣也者。假其所託而後有者也。夫長江大河積水之淵。俯視杳然。莫知其深。長波巨派出沒奔突。近窺而神寒。遠視而目竦。此則蛟龍魚鼈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己者而全其生者也。高山大麓。蜂巨盤屈。翳以林薄。捭以木石。叢溪絡澗。懸壁千仞。使人望而不敢近。近則畏而走。此則虎豹熊羆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己者而自全其生者也。使虎豹窺魚龍之淵。蛟龍視熊羆之藪。則惶怖疾走而求去之矣。何則。物各以其所託者見其氣。氣勝則非其類者避之矣。今夫叢祠墟墓之間。入者慘然而心不寧。目不敢肆視。足不敢肆遊。其背肅肅如畏。是何也。叢祠墟墓。鬼神之所託。而人之氣不勝故也。夫惟氣勝者全。故氣不勝者受其病。故虎兕蛟鼉易其所處。則其心悲沮而無聊者。病之所從入也。予官福昌。福昌古邑之廢者也。官舍依山。爲地十餘畝。其竹與木居十六地。曠人寡。草木茂遂。其大者皆百餘年。根幹蔽覆。若幄若屋。交羅籠絡。縈以蔦蔓。凡日將旦夕。將晦。鳥鳴獸號。聲音百千。終日闃然不聞人聲。夫環爲城。通爲衢。限爲城。立爲屋室。闢爲場圃。夷易洞達。內外相應。面陽而背陰。附燥而瞰溼。聞

以草木表以臺觀。人之所託也。惟其所託者若是。故禽獸不敢藏。蛇蚖無所蟠。居之而安。遊之而樂。而人之氣乃無勝其異己者。是故無疾患。無驚惕。壽考安樂。遠去疾癘。而今吾之所居。草木居大半矣。其堅頑碩老。無以異于藪澤。此則鳥獸之所戀。而蛇蚖狐貉之所樂。而人之所居。乃其棄餘。則凡使吾四隣之外。晨夜而不敢出。其心矜矜。若畏敵國。一夕數興。寢而不夢。是豈非蛇蚖狐貉之氣勝。而人之所託者弱耶。于是聚吏徒。集斧斤。一日之役十夫。不三日而盡伐之。剖根窮本。支伐翦剔。大者備梁柱。小者中椽杙。弱者補牆壁。惡者從薪燕。洒掃墾除。平地乃見。陰陽疏通。表裏洞然。屋室階闥。如湧而出。于是鳥獸之聲。狐貉之迹。不復至矣。朝遊而足不忌。夜處而心不惕。吾知人之氣勝矣。夫氣也者。起乎其所類。發乎其所託。莫知其然而然者也。何則。物以類處者。未嘗自見其氣也。所託者無情。不能與物爲始也。至其相待而後成。相感而後發。自外而視之。隱然不可無也。大荒之瀕。行者反顧。久廢之室。寢者數驚。推之而無故。窮之而無物。故物之未始有形而不可慢者。其氣也歟。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爲也。其心樂而爲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爲者有成而無難。古之馭吏也。爲法不苛。其勤惰疎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以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舍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愁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遊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于此。一歲之日。數計晷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爲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爲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是時。吏起不待晨。臥不及暮。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敝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于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爲欺紿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爲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于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完潔。足以燕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爲名。夫王君豈以爲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事。其致用于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爲也哉。夫古之善爲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于此矣。

景德寺西禪院慈氏殿記

過去有佛號大通智勝佛。十方梵天。十六王子。羅列上下。請轉法輪。而曰佛知時未至。受請默然坐。及時至也。乃三轉十二行法輪。如霢霂普雨一切。夫具福慧至于佛。而演法利衆。猶須候時者。雖聖人不能違。而況其餘哉。景德寺西禪院有慈氏菩薩聖像。至和中。院僧法肇自錢塘內之。而居院之傍舍。如是凡歷五住持。而未有以易也。比丘詮嗣院事。乃歎曰。此我之責也。佛以象法道利羣品。使濁切惡世。猶獲見佛

紫金光身。其奉事當加謹。其爲役當加勤。而吾慈氏像乃處之漏屋。不大振顯。天龍鬼神。其謂我何。元符元年。發憤出都。遍一切以願力。故諸受化者。歡喜施與。金帛無量。乃創爲正殿。其命工以二年之春。粤五月而殿成。慈氏居中。菩薩列侍。程程妙好。莊嚴之具。以爲供養。青蓮下觀。悲愍四衆。白毫旁燭。如現大千。都城士女。凡瞻禮者。如升兜率。遊內院。聞海潮音。受勝妙樂。詮乃屬予記其事。予曰。前五比丘。豈無一人嘗作是念。欲集是事者乎。而殿成于予。何也。佛子當斷一切法。有時。譬如草木。敷榮于春夏。黃落于秋冬。過去未來不可得。及時既至。則我雖不爲。而彼自成。子當其時。故財不勞而足。役不久而就。如償所負。取而不怨。時哉時哉。當知佛子成是功德。是大福本。是大善根。盡未來世。無有窮盡。雖然。佛身充滿一切聲色。是行邪道。向上一路。向慈氏未生時參取。

記異

元豐己丑六月。予故人子假承務郎楊克勤自合肥赴京師。過咸平。爲予言。道出亳州太清宮下。太清之人爲楊言。有道人方士者。貧窶而意氣甚揚。攜藥爐燒藥老子殿下。大言自尊。指老君像曰。吾老君師也。衆聚觀。須臾有火自其爐出。然其衣。即烙發滿身。其人驚走。左右以水沃之。不滅。狂走庭中。火所經地物不然。獨燒其身。須臾北面老子像。若首伏者。已而斃。視其身灼爛矣。楊問之太清宮人。與驗尸官。不異。嗚呼。其亦異矣。狂士之以僭誕自尊者。其情豈有他哉。欲驚愚夫癡氓。以自售其藥。爲一金之利而已。世之狂者。欲自售其學。以誣昧者之耳目。而冒其利。滅棄訓典。毀訾先儒。操臆見私智。而以聖人自欺者。與太清之狂士。何以異哉。得無有怒目切齒者乎。夫學不死。養氣鍊形者。皆宗老子。狂士之術。出于老子者也。因其師以有知。乃掩其所得而求售焉。叛其本甚矣。世之欲自大而忘其大者。可以鑒諸此。

冀州州學記

朝廷以學校道藝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興衰。亦繫其守長之能否。慶曆中。始詔郡縣立學。而信都乃卽孔子廟而爲之。僅以塞詔。其後爲守者。欲興之數矣。皆不果成。元祐某年。河中劉侯守冀。始大作學舍。師之授經有堂。而諸生肄業有室。凡學之百須。皆具精壯完好。可以傳久遠。又爲買良田。治市舍。籍其所入。以養士。而士之來學者日有餘。學之有司者月有給。其秀民良材。從其先生長者。皆往遊焉。四方之士。聞而來者日至。劉侯享其有成。而使其屬李公輔請文于譙郡張某。以記之。爲之言曰。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之于飲食。不可强也。强使急者緩。如止飢者之食。强使緩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怪其不可也。予嘗怪今之士大夫。能責守令不如古者興學校。隆師儒。讀書行禮其中。而爲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爲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利病。亦絕不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之所繫。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師受成獻馘。皆必由之。則一事之不舉。教至勤。天子公卿而親臨焉。蓋無足怪。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亡。更數千歲。風俗禮樂既已大異哉。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責之以不如古。夫我則無用而强授之。此何爲者也。且不怪夫冠者之不爲章甫。騎者之不爲駟馬。而獨怪學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

學。是廢食于飢。而必責學校于今日。猶强食于飽。必不行矣。由是言之。學之興廢。其本末遠矣。吏未有責也。夫未可以責吏。則劉侯之爲此。殆苟然歟。蓋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使後世不知有告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爲無事于學而不爲。可也。因我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急。安知來者之不有作乎。此劉侯之所不忍也。侯之意亦深矣。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朝廷議所以追崇之。于是進爵爲公。而國于溫。惟司馬氏系出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內溫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奉議郎王仲孺爲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烈。著于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陬外裔。悍夫姦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宮。格于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祉稷。天下祀之。而溫公之封國也。顧不能祀而可乎。于是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祀焉。告于譙郡張某。使記之。某爲之言曰。盛德之不作于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母。故其爲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于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爲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爲猛哉。以謂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甘心于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于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于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于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招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某辱遊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以其說書于堂而刻之。

眞陽縣素絲堂記

慶歷中。起居錢公守眞陽。名其燕寢曰素絲堂。來紹聖初。忝守是郡。此堂具存。而四年調齊安。道蔡之眞陽。眞陽客錢君。起居之孫也。授館于縣舍。其西有堂宏敞而高潔。寒暑之居咸宜。而錢君名之曰素絲。而屬予記之。惟錢氏有大功事于吳。爲宋忠臣。著于令甲。而子孫仕于朝。以才德爲名臣者相繼。號爲天下甲族。觀錢君所以名堂之意。則其潔己守公之意。有自來矣。錢君治眞陽。不勞而庶務舉。與客終日情言于堂上。視其規畫。繼其祖無難也。起居諱彥遠。吳越忠懿王之孫。閏月二十五日。

萬壽縣學記

萬壽令皇甫君治縣有餘力。吏之常職。無不舉矣。而嘗慨然曰。是未足以爲政也。今吾民小之爲訟獄。大之爲盜賊。鞭笞戮死相繼于有司。而不知恥。意者未嘗教之歟。教之道必先治學校。誘其民之才秀而勤

養之使之業成出仕受祿于朝而後田里閭井之人風動慕悅而與于善蓋漢文翁之治蜀唐常袞之治閩皆用此道然蜀閩皆去中原數千里其民雜乎蠻夷猶且教之有成而況吾邑之在淮潁間去王都纔數百里其民儉樸而倡優拙靜愼而獄訟稀若是而不教令之罪也縣故有孔子祠前令嘗增爲學舍而不果成廢且二十年矣君于是相地賦工與役四旬而學成自孔子之堂與夫門廡齋序凡學之百須皆具而邑之士買田十有二頃以獻君又闢學之四隅得地六十畝植雜果千本凡此十二頃六十畝之地取其毛足以給養士而又爲之廷師儒以教之而邑之子弟來學者日加多予守潁時則聞君之興學辛巳之冬予移官臨汝道邑中君館我于新而屬予記之予謂之曰今州縣之吏取辦目前責以教民則不受而上之人亦不復責之者而君乃引以自任如此古循吏之用心也雖然爲政易教民難教民者始于至誠終于不倦二者皆本于治吾心一不至焉則不能以有成蓋未易也君勉之哉

太寧寺僧堂記

圓明岳師住淮陰之大寧寺其始至也牆屋圮毀佛事不嚴歲乃大饑寺田之入不足以給其衆圓明日夜刻苦菲薄率其徒爲勞辱事完補葺治雖寒暑不休寺乃僅完予去太寧五年而再至入門視左右前後脫然疑非昔者視聽步履明潔安穩蓋易舊而新者十五六矣予勞圓明曰小邑民貧能相勸而成此未易也圓明曰自容而已未足道也佛之道先物而後己苦身而安人吾之僧室庫陋弊惡不足以延四方之學者吾將易爲重堂使容百人飲食寢處于前讀誦燕息于後而吾之居此可以無愧者矣明年春堂成其周廣嚴好皆如其言而命予爲之記曰天下之物各以其功而居其享未有無故而安受天下之養者不幸而冒得之則譏罵詬辱其或傾害篡取必奪之而後已若佛者世固未嘗見獨以其書東越幾千萬里而來中國未嘗期人之尊敬奉事而自一邑一國望其宮室棟宇傑大壯麗者必佛與其徒之所居富人大家愛嗇蓄藏至不以分骨肉而擇取精好變手而獻之佛其心惟恐其不我享也人之所畏愛莫若賞罰人君持玉帛爵祿刀鋸鈇鉞率其下從所欲有偃然不肯用者世之營治塔廟佛像者其不能爲也無强之者其能爲也豈遽有利哉而其勤力者不啻如愛父母畏官府殫智畢力不以一毫自欺至其有成公上之力或有不能及夫君子之于簞食豆羹其得不得皆以爲有命彼獨安享天下之奉如此國君不以爲僭天下莫之敢議謂之無故而得世豈容有此理哉嗚呼世之學佛者無有一毫之累以勞其心飢而人與之食居而人與之舍人任其飢寒之憂而己享其學道之利者毋乃人以其望佛者望之耶嗚呼使誠得佛之道則吾將以所以事佛者事之如其不足而將冒而處也則資物之一毛亦將償之彼佛者果無故而得之蓋亦視其所享而占其功觀其所取而知其與是其默相天下陰利萬物之功宜亦不可計矣而惡者嘗欲憤詆而勝之不亦過乎彼屢詘而不勝者其必有可恃也

粥記贈邠老

張安定每晨起食粥一大椀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最爲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甚係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

日食粥以爲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閒耳

柯山集卷四十三

傳

任青傳

任青、壽春人少無賴爲盜以智數雄其黨有擊鞏盜中然青爲盜不多殺害爲濟所欲不多求稍有以賢其類矣里僧有善驢其値數萬錢僧愛之所以圈備之甚固盜數取之不得于是里少年聚數萬錢邀青曰子能得驢則請以錢爲君壽不能得君妄得名也青笑謝少年辭不能少年固强之青曰具飲夜半吾乘驢來詣君矣雖然願以是爲戲卒事請以驢還僧少年曰諾夜半青懷刀超其垣入僧繫驢房外鎖驢前足無可解理青卽解刀微刺驢足間見血以刀擊地跑者久之僧聞使童疾走燭視驢青疾起匿童卽舔鎖齧驢足流血矣僧卽取鐘命童解鎖童去寢熟青卽牽驢自其門出疾驅而至少年所一座大驚明日乃使謝僧還驢曰吾以爲戲願勿罪也其多智數率如此後稍聚黨罪過數發吏捕逐不得聞朝廷詔使招出之青卽自詣壽春詔以補卒太守使捕部中盜往輒得境爲無盜以勞稍遷等後數得尤賊詔授官至右侍禁元豐三年河南伊陽賊張晏聚黨抄掠傷吏士朝廷選青爲伊陽巡檢五年盜刼伊陽之小水青道盜至福昌予因見之青長六尺餘慷慨敢勇持刀入山獨行二百餘里以一時往返然貌恂恂謙

恭事士大夫甚謹。惟恐不當其意。居官小心。畏法廉潔。御下有恩。其語捕盜甚有方略云。先是朝廷興師取靈州。陝西轉運使李察。當領徒從大將高遵裕軍出塞。察與青有舊恩。奏辟青從行。遵裕軍疾驅入塞。察數危察矣。青衛之夜則被甲守其寢。撫左右得其歡心。察卒賴以全者。青之力也。張子曰。青始強暴。爲盜賊。後乃折節。士大夫或媿焉。其始蓋無有教之者。故也。夫中道爲善。猶不失爲士。況終始于善者哉。然青才有過人者。彼雖爲盜。固有以自異也。

竹夫人傳

夫人竹氏。其族本出于渭上。往往散居南山中。後見滅于匠氏。武帝時。因緣得食上林中。以高節聞。元狩中。上避暑甘泉宮。自衛皇后已下。後宮美人千餘人。從上。謂皇后等曰。吾非不愛若等。顧無以益我。吾思得疏通而善良。有節而不隱者親焉。于是皇后等謝曰。妾得與陛下親。沾渥多矣。而不能有以風陛下。罪萬死。于是共薦竹氏。上使將作大匠銛拜竹氏職爲夫人。既進見。夫人衣綠衣。黃中單。上笑曰。所謂綠衣黃裏者。初夫人家久見滅。上曰。爾滅亡之餘也。夫人謝曰。妾之滅亦大矣。然夫人未嘗自屈體就帝。帝每左右擁持之。上有所感。時召幸後宮寵姬。而夫人常在側。若無見焉。而諸幸姬等皆相謂曰。是謂善良者。安能間吾寵。由是莫有妬之者。是時上方郊五時。祠太一。以致神仙。率嘗齋戒自祓除。而每召夫人有所遊幸。諸將軍幸臣等。更爲帝攜抱夫人以從。帝亦不疑也。上幸汾陰。祠后土。濟汾水。飲羣臣。作秋風祠。歸未央。坐溫室。夫人自此寵少衰。上謂夫人曰。而第歸善自安。明年夏。吾召卿矣。明年夏果復召夫人。夫人見上。中不能無小妒。由是罷之。而遣將作大匠選于他竹氏。使加職焉。夫人居後宮。至孝成皇帝時。猶無恙。是時。班婕妤失寵。作紈扇詩見怨。夫人讀之曰。吾與若類也。然爾猶得居篋笥乎。至王莽敗。漢軍焚未央。夫人猶自力出。然遂焚。

贊

達磨眞贊

靈山會上舉示一華。迦葉微笑。空葉生風。鼓動羣有。遂號萬竅。枝葉芬敷。去本愈遠。知者得要。世間疑然。一味法界。孰粗孰妙。老胡鼻孔。在我手裏。一任勃跳。

紫君贊有序

紫君者。予紫竹杖也。世以君命竹。久矣。輕堅滑澤。有足嘉者云。

青龍之孫。被以紫綃。其理也象。其堅也瑤。其腹心清虛而表甚粲。其文理疏通而節甚高。得之黃岡。從我逍遙。翼我衰疲。孔武且勞。誓與汝歸。侶我簞瓢。不願同雕幾。以龍強國。惟可奉賢老。以步王朝。杖乎有知。毋我猒嘲。

新開朝天九幽拔罪懺贊有序

廬山太平觀。蓋唐開元中所建。九天採訪使者之祠。其地邃潔而嚴清。故四方之爲道者樂居

之。又爲藏室以藏道家之書。蓋無所不有。而獨所謂朝天九幽二拔罪懺者。久之未補。道士溫信之謂二書皆衆眞之格言。拯下民之多罪。援之淪墜。教以自修。在道家尤重者也。其可使學者不見乎。乃獨丐錢于旁郡。凡一年得五百千。而二書復完。又模散印施。使人皆獲見焉。非立心誠篤。用力勤久者。能及此乎。紹聖戊寅歲。予謫官齊安。見信之有求于人而問焉。信之以告我。故于二書之成也。求予紀之。爲之贊曰。

上眞高居。憫下民兮。導以格言。出苦淪兮。昔亡其書。今復新兮。誰力成之。道士溫兮。疇嘉爾心。有至神兮。報之以福。名不泯兮。

衡靈公贊有序

昔衛靈公有臣史魚。將死。而命其子曰。吾不退瑕而進蘧生。不能正君。則死不得備禮。致尸牖下。于我畢矣。靈公弔而問焉。其子陳父之義。靈公愕然。引咎在己。命改殯于客之位。進蘧黜瑕。衛國以治。

嗟乎。後之人君。非無忠臣。端委立朝。諫說諄諄。兩耳洞然。聞與不聞。其暴戾者。斧鉞乃陳。孰肯既死。愧其僵尸。追用其言。以禮致哀。嗟乎。靈公。衛之淫君。所立如此。宜免其身。作此贊詞。我思古人。

徐翁眞贊

有人之形。無其情。塊然獨以其形立。聰明睿知。守以愚。徵妙元通。不可識。

銘

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

東出譙門。少南馳十三里。有井焉。其味甘冽。故窺部郎中黃公諱好謙。卜葬其親。汲而異之。問諸野人。曰。是友于泉也。何以得是名哉。曰。昔有兄弟灌園以奉親者。鑿井而得甘泉。邦人美之。以名其鄉。即其地也。公曰。地名勝母。曾參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吾將卜窀穸之事。而遇斯泉。吉孰勝焉。遂葬諸泉上。而公益以孝弟著。至公之子若孫。皆雍雍如也。人以是泉爲祥。而以公家敦睦爲法式。昔有南遊過貪泉而酌之。比及南海。褰其珠璣以走。其貪如此。泉之能移人也甚矣。貪自其心而發。于泉然則友于獨不發于泉乎。蓋志士取舍。亦自有道。不得不徇其名。夫柏人者。以爲迫于人也。邪蒿之不可以食。世子皆惡其名也。不然。曾墨之所以去人者。彼皆非歟。公既葬其親。遂以泉遺子孫。子孫世飲斯泉。則孝弟世相守也。守孝弟者。天必豐之以福。吾以是知黃氏之大未可量也。敢請銘之。銘曰。

孝乎惟孝兮。友于兄弟。公之懿德兮。實天所啟。啟我以茲泉兮。其甘如醴。以羞祭祀兮。以饋以饎。我銘其泉兮。名以定體。世飲是泉兮。雍雍濟濟。咨爾後人兮。勿忘周禮。

李援宴坐室銘

騰跨九州。蹂踐大千。而我室中宴處超然。謂吾聘兮。吾固在定。孰謂吾寂。皆作皆應。是中不立一塵。則與維摩同境。

偈

求盡觀音像偈

補陀仙人勝第一。以一願力救諸苦。慈護十方如日月。衆大受用光明中。是故一切當供養。如人知飽必敬穀。我于往劫曾承事。今世獲聞無上號。願見淨月妙眉目。黃子施我化佛身。如影于物不可取。而一一具諸色相。願以是觀無上道。受者非貪施非愛。于未來世作妙緣。施者能度受所度。

評

評書

唐世隸筆之士。工書者十九。蓋魏晉以來。風俗相承。家傳世習。故易爲工也。下及懿僖昭哀。衰亡喪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九州分裂。然士大夫長于干戈橫尸血刀之間。時時有以揮翰知名于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襄之小篆。李鵬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皆足以成家自名。至羅紹威錢俶武人驕將。酣樂于富貴者。其字畫皆有過人及宋一天下。于今百年。學者優游之時。翰墨不宜無人。而求如五代時數子者。世不可得。豈其忽而不爲乎。將俗尚苟簡。遂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至乎。往時蘇子美兄弟。皆以行草見稱于時。至今殘編斷簡。人間藏以爲寶。自二子亡。君謨繼之。非獨時人莫與爲比。前世能者。亦罕過也。君謨所書亦多爲世所寶。而荔支譜、永城縣學記、特又其精者。是可珍也。故聊志之。

評郊島詩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閬仙之徒。皆以剡琢窮苦之言爲工。或謂郊島執貧曰。島爲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此兩人爲最。至于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羈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洽。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爲小道無取也。案雞聲茅店月一聯。乃溫飛卿詞。柳塘春水漫一聯。乃嚴維詩。此誤屬郊島。

柯山集卷四十四

題跋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爲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駑、昏闇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爲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釁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爲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于五代。亦聰明才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己。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爲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于劉氏爲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湎內聽婦言。其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遇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于謀。好辯之士窮于辯。惟道德之士爲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所能究也哉。

書宋齊邱化書

齊邱、僞唐謀臣。其智特犬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于道德。其能成功、有

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于清淨無爲。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爲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爲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于恩。恩生于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遣也。無情之至。至于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邱之道既墮。而其文章頗亦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雜書

予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壁壕水。或絕或流。多鵁鶄白鷺。邐迤近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中。舊讀荆公詩。多稱蔣山景物。信不誣也。白公少客杭州。自言欲得守杭。卒如其言。予亦云。

跋德仁書

斯人也。夢幻一世。芻狗萬物。而獨嗜于酒。行年八十餘以死。予爲誌其墓。而平生事爲之詳。多得之熙老也。

題吳德仁詩卷

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而況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蓋略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黃醅者。蓋善酒也。又每飲必有絲竹童妓之奉。洛陽山水風物甲天下。其所與遊。如裴度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爲元亮。則窘陋而難安。欲爲樂天。則備足而難成。德仁居二人之間。眞率僅似陶。而奉養略如白。至其放達。則並有之。豈非賢哉。

題陳文惠公松江詩

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皆見作香字。魚未爲美哉。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

跋杜子師字說

車之所以能載者。以其有輿也。人之所以從君子者。以其有德也。從之衆矣。此名輿字子師之說也。未以丙戌歲仲冬。自黃之潁。過盱眙。少留。子師出子瞻文。始獲見焉。于是蘇公之亡五年矣。相與太息出涕而讀之。至前二日書。

跋唐太宗畫目

唐太宗躬擐甲冑。出入行陣。親與羣雄搏戰而勝之。計其勇健威武。豈復翰墨間人也。官法帖帝王部中有太宗書眞行千餘字。觀其用筆精工。法度粹美。雜之二王帖中。不能辨也。而其雄傑遒秀之氣。則冠諸書者。嗚呼。盛哉。宜其備文武之大美。兼聖賢之能事。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雖數十年。慨然可想也。此書畫目。是其眞蹟。前數行亦自有法度可愛。

跋龐安常傷寒論

古之良醫。皆不預爲方。何也。病之來無窮。而方不能盡。使不工者惑其疑似而用之。則害大矣。惟仲景傷

寒論。論病處方。纖悉必具。又爲之增損進退之法。以豫告人。嗟夫。仁人之用心。且非通神造妙者。不能爲也。龐安常又竊憂其有病證而無方者。續著爲論數卷。其用心爲術。非儗古人。何以及茲。淮南人謂龐安常能與傷寒說話。豈不信然哉。予將去黃。樂仲實以黃別駕後序求予書。而仲實之父爲醫。得龐君之妙。謂予言何如也。

題道學墨竹

文與可自言。吾墨竹一派在彭城。蓋謂眉山公也。而子瞻自言。吾爲竹。盡得與可之法。獨生意自然。遠不逮也。吾甥楊克一本不學。畫竹一旦頓解。便有作者風氣。揮洒奮迅。初不經意。森然已成。愜可人意。意其法有未具。而生意超然矣。

書贈賈生

予嘗病世士少而學荒於遨嬉。壯而立蠹於嗜欲。老而成累於利祿。所以德業功名愧于古人者。以此。晁子莫言賈氏子醖靜篤實。少無他嗜。惟喜學問。予聞而悅之。望其壯立老成。必有大過人也。

記外祖李公詩卷後

晏元獻鎮亳。外祖李公以著作佐郎實爲謁令。元獻雖以故相守藩。位貌尊貴。而與外祖友。賦詩飲酒。朝夕不舍。忘其位之有尊卑也。方是時。太平積年。內外無事。公卿大臣。皆一時文章豪傑之士。優游燕息。往往喜與詩人文士談笑述作。觀其指物撫事。皆慨然自託于不朽之意。而至于今世之君子。皆喜道之。可謂僥矣。方是時。外祖以文章有名。而詩尤傳于人。一時名臣。多致恭願交。而嘗賦詩稱少日知己。惟晏范汝元獻及文正往來詩居多焉。

書曾子固集後

元豐二年夏。曾公自四明守亳。道楚。予時自楚將赴河南壽安尉。始獲以書拜公于行次。公得予書甚喜。也謂予曰。我與子皆泝汴而西。能從我行乎。時予舟無挽兵。爲予求之甚力。公又曰。我行駛。非子能及也。子至永城。當艤舟陸走。一日至亳。爲旬日會也。公遂行。後予病六十日。至永城。病未愈。不能騎。因永城令寓書于公。六年予罷壽安尉。居洛。而聞公卒。爲文一篇。將祭公于河南。而成都范祖禹夢得自言嘗爲公舉。亦欲爲文以祭。謂子有往江南者。約同祭之。而是歲予家多事。自洛來陳。明年又走淮南。未克祭也。八年四月。公弟翰林公自建昌赴京師。予謁見于咸平。知公已葬南豐。或客可寓以祭者。嘗書所爲文一弔公之墓焉。其意之所欲。則具之文矣。

書小山

中峰承天石。左峰天鼓石。右峰天冠石。雲嶠雨蓋。後隊三石。由山下升山左而上。天鼓石上有石如人俛而白事。曰仙報石。承天石天冠石之間有一峯。如人冠而拱。若受左峰之報。曰恭受石。子泛大江三千餘里。江山之奇偉峭拔。如匡廬九華者。不可勝數。山水之觀。無以加矣。而曾此山之足云乎。應之曰。遇大于細者。得其意而遺其形。觀峯石而山之意具矣。此山亦足多哉。客曰。山無情之物也。安得意耶。應之曰。有

情之意有窮．無情之意無盡．王宮侯第．壘石爲山．亦多矣．經構稗補．盡人之巧．然攬之無可翫．去之無可思．其于囊壤一間山水之態．雖瑰奇偉麗．而縱橫曲直．未必盡當于人意．而見則愛之．去則思之．無情之意也．書小山．

書韓退之傳後

有問于張子曰．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于其賞罰．取舍于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于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于德莫如好直．于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潮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乃試于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乃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于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者．昔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所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己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且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汙政．其昏惑昏亂．無所取衷．制好惡可否于一己之私智．而濟之以蔽欺之以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恥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麓．而後怒號哮吼．聲振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遇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名益聞也．

書家語後

昔夫子弟子．其高弟所聞微妙之言．則已共記爲論語矣．而門人之下者．又雜記聖人之言．或陳其所學于聖人者．又著爲家語．孔氏之子孫．論其家之所傳．則爲孔叢子．然皆得聖人之緒餘．可推以考孔子之意．不可誣也．而家語、叢子．學者罕讀．豈不痛哉．

書司馬㮚事．

司馬㮚、陝人．太師文正之姪也．制舉中第．調關中一幕官．行次里中．一日晝寢．恍惚間．見一美婦人．衣裳甚古．入幌中．執版歌曰．家在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年華度．燕子又將春色去．紗窗一陣黃昏雨．歌闋而去．㮚因續成一曲．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清歌．唱徹黃金縷．望斷雲行無去處．夢回明月生春浦．後易杭州幕官．或云其官舍下．乃蘇小墓．而㮚竟卒于官．

書鄧陽傳後

鄧陽傳稱梁孝王用羊勝、詭之說．殺袁盎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內求解．陽見齊人王先生．用其計說竇長君．長君入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王殺盎事也．及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是以孝王借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亦怒．弗見．梁使者案責梁王．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曲請於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爲梁內史．乃有勝、詭說王

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王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是以游戲事在前．非勝、詭事也．則鄧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解前事爲今事耳．

柯山集卷四十五

題跋

書道士齊希莊事

道士齊希莊頗學養生．喜遊名山．至王屋山．樂之不忍去．搆草堂．居燕翼人巖前．王屋多栗櫟．蕺菁及諸果蔬可食者．以時採取．給食．居三年．自若也．一日有猴入其室．希莊初不甚怪．逐之不去．視希莊坐起百爲．從傍倣之．希莊大怪．念初居山時．客有教希莊逐猴法．取猴矢懸而擊之．試用猴爲去．希莊獨喜．居數日．有大猴異甚．如五六歲兒．垂毛至地．熟視希莊．倣其動作．如前猴者．希莊懼．莫知所爲．不敢復逐．久之猴復去．希莊意欲出山．未決．一日有人呼希莊出視．有人若兩髻童子．黃單衣．綠帶．目有光．貌不甚類人．問麻籠山安自往．希莊指告之．童子疾去如飛．直度嶺壑．望視不及．自是希莊夜聞舍傍百物有聲．一夕大雪．晨出．視門外人跡無數．希莊發悸不能復居．走山下．得瘖疾．數歲．方愈．濮陽杜毅言．嘗主薄王屋縣．有登王屋天壇峯．得方玉如鋌者．毅讀道家書．載黃帝嘗以八方玉鋌．懸壇八方．祀上帝云．予嘗以此事語洛人楊國寶．應之云．其故人有居嵩高者．言凡天下名山．有神主之．非有道者不得居．若頑然無聞．徒中夜咽唾．山鬼笑汝．齊希莊、庸道士也．僅聞養生小病．其不容于王屋之猴．何足怪哉．

藥戒

張子病痞。積于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錯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于外。而其中茶然莫知其所來。嗟夫痞非下不可已。予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而吾之茶然者。獨何歟。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嘆。是茶然者也。凡子之病。固爲是茶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于予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于終者。則初無望于快吾心。陰伏而陽畜。氣與血不運而爲痞。橫乎于之胸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氣。不能爲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嘗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既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茶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于和平。子歸燕居三月。而後子之藥可爲也。張子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復請之醫。醫曰。子之氣少完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小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漻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張子謁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豈特醫之于疾哉。子獨不見秦之治民乎。敕之以命。捍而不聽。勤之以事。放而不養。法令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痞矣。商君見其痞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勁悍猛鷙。不貸毫髮。痛剗而力鋤之。于是秦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痞嘗一快矣。自孝公以至于二世。凡幾痞而幾快矣。頑者已圮。強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已。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肢栲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脅。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爲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痞矣。先王豈不知耆然擊去之之爲速也。惟其有懼于終也。故不敢求快于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亂。而徐除其滯。使其悠然自趨于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旁視而漻然者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則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襲其歡心。于是政成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予之藥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故曰。天予之理。有甚快于予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于其終。則無望于快吾心。雖然。豈獨于治天下哉。張子再拜出而記其說。

書董及延壽錄後

以貴事其親者。不過崇爵位。侈車服。以富事其親者。不過豐衣食。美室廬。老且病。齒髮變衰。悲日之就盡。舉其呻吟疾痛。骨肉環侍。莫知所爲。當是時。所謂富貴之奉。曷補萬一哉。善乎董生之愛其親。陳起居飲食之節。導引吐納之方。以調其平居。又考其方術。試藥物以防其疾痛。務以強其身。養其壽。而不知其他

嗚呼。使誠身強而永年耶。則雖樵漁以自給。飲水曲肱而枕之。視天下所樂。無以易之矣。顧爵位車服衣食室廬之奉。果何物哉。予讀高堂延壽錄。既自傷致養之不逮。而嘉生之能愛其親。而其書可以助孝子慈孫之養也。反復讀之不厭。嘉生今有母八十餘。耳目聰明。飲食動作如壯人。予知生之方既試矣。于是爲書其末。

書香山傳後

佛法自東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而此傳天人所稱莊王者。以爲楚王。則時未有佛。所謂觀世音者。比邱之號。無從而有。與史載不合。然未可廢也。予嘗讀宣律師傳。其載天人語甚多。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子寓言耶。抑實事也。佛自東漢明帝以來。其書與教始大行于震旦。亦安知其不已嘗見神于中國乎。書之不見錄于史册者有何限。其偶遺此。或以爲怪而不錄。不足怪也。不然。明帝夢金人飛行于庭中。當時何從知其爲佛哉。

書饒宣靖遺事後

世言宣靖嘗遇善相人。言其相可以學道。當昇舉。而未能決。遂與之見華山陳圖南。陳一見曰。是無仙骨。但急流中能勇退耳。宣靖後事定陵。以高退冠朝廷。圖南言信矣。夫能勇退于富貴急流。去得道不遠矣。世無神仙則已。有則必此流爲之。

書衾銘後

司馬公之儉德。蓋望其眉宇。聞其語言。而使奢逸之意消。不必考其服器而後知也。公薨于東府。某往哭之。見覆尸以布衾。上有銘焉。蓋此銘也。

書唐吐蕃傳後

自漢以來。其能制四裔使不爲中國患者。莫若唐。然獨一區區之吐蕃。能困之。豈其胸之未得其術耶。自太宗以來。固已屢失其術。而其尤可笑者。平涼之盟也。匹夫操刀而殺人。則必從容伺察。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刀而呼曰。束爾手。吾將殺汝。則雖貪育。不敢施于三尺之童。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待狂疾者也。使之束手而殺之。告之殺而不避也。則亦必狂疾者也。吐蕃之于唐。固非有深讎篤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疑之。彼曰。必使多爾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土黎樹而後可。彼得殺吾之大臣而劫二將以空涇原。豐夏之備。而擇險阻之地。以爲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迹。特未曰吾將變耳。彼乘吾疑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晏然不之虞。如接君子長者。與之握手壇上而不少備。此何以異於將殺之則告之束手而偃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渾瑎者。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於鄰國之動靜。皆知之。夫豈有他術哉。測之以謀而伺之以實爾。夫稚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伏于肘腋而不覺也。則安在其爲智也。嗚呼。平涼之盟。所以大可歎也。彼尚結贊之智。何足貴也。是殺人而告之束手者之智也。其爲智亦殆矣。彼李晟之智。不可與盟也。是知人殺之則避者之智也。其可否之間。亦明矣。嘗是時。唐臣之如渾瑎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

此況無二臣者哉。

書趙令畤字說後

蘇公既謫嶺外。其所厚善者往往得罪。德麟亦閒廢。且十年。其平生與公往還之迹。宜其深徵而諱之矣。而德麟不然。寶藏其遺墨餘藁。無少棄舍。此序其甲也。予問其意。德麟慨然曰。此文章之傳者也。不可使後人致恨于我。予曰。此正先生所謂篤行而剛。信于爲道者歟。

記行色詩

冷于陂水淡于秋。遷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不能畫。畫成應遣一生愁。右行色詩。故侍御司馬公所作也。公諱池。以某年中嘗監安豐酒稅。實作此詩。距今若干年。其孫宏知縣事。刻此詩于石。屬予記之。惟公以文學風節。爲時名臣。是生丞相溫公。以盛德名世。以直道立朝。名聞中外。功施社稷。其完節美行。既載在天下。而著書立言。皆足以師範來世。蓋嘗評古今詩句。著詩話一卷。亦載此詩。以其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廢也。梅聖俞以詩名一時。嘗言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此詩有焉。

東坡書卷

蘇公謫居黃州時。爲奉議郎潘公詩一卷。備正書行草數體。予再官于黃。首尾且三年。嘗假此書于奉議之子大臨。以爲書法。庚辰孟秋。蒙恩守魯。將之官。盡出所假潘氏諸書歸之。獨此一卷。令男秬納之篋中。予與邠老皆蘇學士徒也。舍潘歸張。奚擇焉。邠老懼後東坡復徵此書。疑于收視之不謹也。使書此以爲據。

書東坡先生贈孫君剛說後

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夫果敢不畏之謂勇。無所屈撓之謂剛。或謂申棖爲剛者。夫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夫使不以義屈于人而無邪欲以亂其中。則其行已施於事者。爲仁孰禦哉。此剛者必仁之說也。蘇公行已可謂剛矣。傲睨雄暴。輕視憂患。高視千古。氣蓋一世。當與孔北海並驅。而猶稱孫君之剛。又言其救十二人之死。爲剛者必仁之論。則孫君可知矣。其子思厲操履文詞。絕人遠甚。則來者未可量也。予言其信。

題賈長卿高彥休續白樂天事

高彥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母墜井作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之。張子曰。二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囚堯而奪之位。伊尹放太甲而王。世未嘗有辨舜與伊尹之非篡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辨無自而萌於心。是其爲說。無待而自然。人之飽者。人諠之以飢。未有自疑而辨其非飢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如自信其飽。雖或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之域矣。故凡世之辨己與辨人。其言雖工。而察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于其初。其攻于理。較于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于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者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謗之于意外。惑之于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起于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召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夫惟真知而很言者。而後謗止。夫世之真知君子者纔幾人。則小人之毀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

跋呂居仁所藏秦少游投卷

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鑄鐘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爲文不多。而一二精好可傳。征嶺外亦時爲文。臨歿自爲挽詩一章。殊可悲也。此卷是投正獻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予覽之。令人愴恨。大觀丁亥仲春張耒書。

跋范坦所藏高閒帖

予治平末嘗見太學直講楊褒家藏唐高閒上人二帖。石本。歐陽文忠公書其末。以爲高閒之書如此。則韓序乃實錄矣。後予官秘書。且十年。凡秘府所藏。與一時士大夫家所有。皆唐以來名書妙墨。皆獲見之。而高閒書絕未嘗見。豈閒自重其藝。不妄爲人書。故後之傳者少耶。崇寧乙酉孟秋。始見范伯履所藏千文。追想楊褒石本。眞出一手。足知退之之言不妄也。

柯山集卷四十六

書簡

答汪信民書

某啓上。教授汪君足下。過符離偶多事。然雖聞車馬嘗見臨。而卒不能一到左右也。必蒙深察。到家忽使人惠書。如見問以文墨事。某于文詞。竊嘗好之。而不能者也。莫知所以告左右者。抑聞之古之文章。雖制作之體不一端。大抵不過記事辨理而已。記事而可以垂世。辨理而足以開物。皆詞達者也。雖然有道。詞生于理。理根于心。苟邪氣不入于心。辟學不接于耳目。中和正大之氣。溢于中。發于文字言語。未有不明白條暢。盡觀於語者乎。直者文簡事核而明。雖使婦女童子聽之而諭。曲者枝詞游說。文繁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見其情。此無待而然也。足下以文章取高科。言語之工。妙天下。而僕敢獻其陳說。則有罪矣。然既以仰答盛意之辱。又因以求教也。春寒自愛。偶以連日冗甚。修答不時。恕之恕之不宣。

與魯直書

某再拜。學士足下。僕年十八九時。居陳學。同舍生有自江南來者。藉藉能道魯直名。後數年。禮部蘇公在錢塘。始稱魯直文章士之慕蘇公者。皆喜道足下。僕于斯時。固已有願交之心。不幸遭罹憂患。往來淮浙

閒就食以繼活。又得官。西游洛陽者三年。歷時益多。行四方遠而足下之名益至于予耳。最後蘇公以文章得罪。而閣足下實與其間。蘇公黜官貶走數千里外。放之大荒積水之上。飢粥不給。風雨不蔽。平日之譽德美者皆諱之矣。誰復議于蘇公之徒哉。宜遂滅息揜抑而莫敢言之矣。然言足下姓名文章不減于昔而有加焉。夫天下人之公議。固不可終閼。然非有氣勢利權而能使人稱愛于寂寥蔽障之地者。非其卓然有人欲揜之而不可得者。未易至也。故僕之願交之心。與魯直之名。其深淺常相若也。僕爲丞于咸平者一年矣。聞魯直如隔舍。如束縛甚固。不得輒見。夫人之相好者遠而不相及。則雖思而心不勞。有可及之勢而限于咫尺。則夢寐亂。何則。人之情固不平于理之不當然者。僕之區區所以不能得見而面至于奉書而請交也。夫交者君子之所以甚慎。而某案此下有脫文。某再啓。每懷先公平昔相與之誠。又聞在嶺外時。失所愛弟。天乎有是哉。無可言者。奈何呂家諸舅。又復不振。想時得書也。書不盡意。何時面慰。臨書隕涕。

答李推官書

李君足下。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嘆。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某不才。少時喜爲文詞。與人遊。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爲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某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妄以某爲知文。謬爲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于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亦不敢隱其所知于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載前科斗鳥迹所記紘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某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爲主也。夫文何謂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詘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牘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于子貢。問字于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于口。無一可愜。況可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于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于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飈。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是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適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于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于易。莫簡于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傅曰。吉人之詞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于見聞者。撏撦而牽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得

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于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投知己書

五月日。某謹因僕夫百拜獻書某官。某聞古之致精竭思以事一藝而其志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感。必能自達于其技。使人觀其動作變態。而逆得其悲歡好惡之微情。故工樂者能使喜愾見于其聲。工舞者能使欣戚見于其容。當其情見于物而意洩于外也。蓋雖欲自掩而不可得。昔伯牙之所好者琴耳。鍾子期坐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情。豈與琴謀哉。惟其專意一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默然相授。而不自知也。某自卯角而讀書。十有三歲而好爲文。方是時。雖不能盡通古人之意。然自三代以來。聖賢騷人之述作。與夫秦漢而降。文章詞辯。詩賦謠頌。下至雕蟲繢繪。小章碎句。雖不合于大道。靡不畢觀。時時有所感發。已能見之于文字。所習益久。所親益衆。所嗜益深。故自十有二歲而至今。三十有二年。身之所歷。耳目之所聞見。著于當世而可知。與夫考于前古而有得者。無一不發之于文字。不幸少苦貧賤。十有七歲而親病。又二年而親喪。既仕而困于州縣者十有二年矣。其悲憂驚悸。煎熬逼迫之情。憔悴萎苶。鬱塞憤懣之氣。充滿渙溢。盈心滿懷。而又飢寒困窮。就食以活其妻孥者。往來奔走。率常數千里。西走巴蜀。南盡吳會。陸困于周秦。而水窮于江淮江湖。波濤魚龍之驚蕩。重山複嶺。猿猩猱玃之出入。大夏炎暑。流金裂石。與夫雷電雨潦之震恐。積陰大寒。烈風霰雪。龜手刮肌之慘愴。皆已習見而安行。晝則接于起居。夜則見于夢寐。計其安居飽煖。脫憂危而解逼仄。揚眉開口。無事一笑者。百分之中。不占其一。又覩一世之情。其所矜尚。可以自振于貧賤阨窮者。某素于其身。無有其一。故雖出仕四方。修身治官。庶幾于有聞。而門單族薄。氣焰寒冷。執版趨拜。以見大吏。大則罵辱詬責。小則詰問陵侮。得其漠然不問。棄置其誰何。則過而欣然。輒自慶喜。其窮愁困塞。有不可勝言者。又豈獨此哉。古之能爲文章者。雖不著書。大率窮人之詞。十居其九。蓋其心之所激者。既已沮遏壅塞而不得肆。獨發于言語文章。無掩其口而室之者。庶幾可以舒其情。以自慰于寂寞之濱耳。如某之窮者。亦可以謂之極矣。其平生之區區。既嘗自致其工于此。而又遭會窮厄。投其所便。故朝夕所接。事物百態。長歌慟哭。詬罵怨怒。可喜可駭。可愛可惡。出馳而入息。陽厲而陰肅。沛然于文若有所得。某之于文。雖不可謂之工。然其用心亦已專矣。夫文章之于人心。其理之相近。與夫工人之于技。則有間矣。某之區區。蓋已盡佈于此。則世之高明博達之君子。俯而聽之。蓋有不待夫疑而問。問而後知其心也。伏惟某官以文章學術暴著天下。方爲朝廷訓詞之臣。而不腆之文。嘗欲獻與人誰不欲自達于世之顯人。而某自顧所藏。無一而可。敢書其平日之文與詩幾六十卷。以辱左右。伏惟閒暇而賜觀焉。則某之精誠。雖欲毫髮自伏而不可得矣。公亦念之耶。

上孫端明書

昔樂正子用于魯。孟子爲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必慍。一樂正子用于區區之魯。而足以悅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

與人同謀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于百而一遇焉夫人之修身爲善擇地而蹈之者豈嘗一日不願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人君子之有立于世其心亦豈不願爲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讒邪間于其前險巧伺于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俛仰而有就故戛戛乎其勢欲合而常難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者一旦更指之爲不可迭之會可勝嘆哉由此言之則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某生三十有五矣其聞執事之名亦久矣方先帝時羣才並進多士滿朝而天下之人指以爲正人大丈夫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挺然于羣枉之中其進退用舍繫天下輕重者凡七八人而公其一也天下之士其望受賜于公久矣然中間何其屹乎欲合之難耶今春以來前日所指以爲正人大丈夫者翕然四合而至矣公雖優游近潯然聞道途之以爲入陪輔弼實在旦暮如今日之所用其磊落震動人者皆往時天下之士將至于絕望而不得見者也今也一旦而盡見之則其喜也是宜不獨不寐而止也某之家弟來幸得望履幕下未嘗欣然自負以爲辱公之知而某今也爲令沈邱得在使部聞公之將有慶也日夜喜躍樂頌其事而願有獻焉故不量其愚且喜爲執事一道之而某之家世單寒無勢力自拔于營途而方天下治平賢俊振起區區之心未能自甘于無用來歲之春公將有薦其屬爲京官某者願沾其一乎夫天下之士願奔走于君子而君子亦豈一日忘天下之士哉伏惟察之進退俟命

上蔡侍郎書

承于大尹非有公事不敢自通姓名于下執事而丞于邑得贄可否而無專達故備執事官屬者一歲矣而不敢以一言自聞屬者邑僚有自府來者言執事嘗辱問某姓名而竊自意何以得此豈執事兼愛博取樂于聞善而有以不肖誤左右者耶其間之也豈其欲知之也某之窮窮困辱于世久矣達之者不問憐之者不省一日哀而問之若將憫焉者則某非偶人安能不一啓口哉某生三十有二年弱冠得官欲養其親而受養者未飽而泣血繼之嬛然竊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歸陸走水涉辛勤險艱冒寒暑勤乎足所欲不過斗升之粟而常苦不足而性又愚魯不習世務屈首于官始亦妄意欲行其所聞而事勢多端不敢略試親負擔之役而不足于勤服僕隸之辱而不足于賤摩牙者假之以立威辭責者倚之以歸過受侮遭罵痛不敢較出而坐曹耦以求免歸而對案嘆而後食家本淮南仕者數世而浮寄南北求咫尺之土以庇其家者久而不就今也寄十口之飢寒于一官之祿故至其甚辱而不可忍者也痛自勸勵欲勇捨其所仰然退而熟念參計利害一及其所累則其氣漠然而平是以黽勉而久不能去自得官至于今十有二年矣其心未嘗一日不出于此世之仕者有如某謂之困可乎不可執事誠哀而問之耶其聞某之言也亦且愀然矣古之君子有不肯屈其身以一毫請于人者有三請而三却之猶往而不已者彼其心將以明道也則一毫不可貶於人惟其所欲徼倖于得位而求祿止于爲貧故屢請而不嫌于辱所惡于失己而求之者謂其私富貴之利也某也聞執事一言而平生之所懷自獻而不怍于進退之分則有罪矣惟某之不才所志止于爲貧而所欲未過其分或者猶在可言之域貴執事片言之勞

而某之賜足矣干冒臺嚴死罪死罪

答李撥惠詩書

某頓首李君足下相望近爾各有職守不得相過從詎可嘆也人來蒙示書及新詩一軸書詞璧璧推與過當尤以自愧某家素貧未壯而孤應舉覓官累于飢寒耳非欲取好官厚祿以自榮也因循不已頗踐顯美又暗于事幾不能蚤避患禍坐此得謫辱但沾沾省過非不欲自奮舉以干世而脫貧者亦非內有以自珍而輕世肆志者顧坐鈍弱不能耳若足下所引張范之徒是皆抱奇行異才視一世之禍福爲不足以易其所有者僕何足以與是哉詩軸已三閱之矣韻格清奇詞藻俊發其于用事尤精穩足下齒少而已能爾何可量哉唐人作詩用思甚苦而所得無多至有終身習之而但一章數句便名世者何足下取之容易而用之不既也歎仰歎仰雖未得熟接話言然觀書與詩亦足以略測足下之好惡矣胸中所有無乃欲玩而藏之以待價歟將持此以求售歟玩而藏之斯可矣似非求售之道惟以時自重不宣

答杜鈐書

某啓罪垢謫官于此多病懶放舊學荒廢無以見賢俊故久不果奉謁而足下意益勤兩墜珠玉又副以新文一軸披讀累日不勝欽仰試陳所疑其一篇曰非季札夫季札何可非也札之達于禮樂蓋孔子之所與而其人之賢則非管安叔向子產韓厥所可及也然則其于辭受之際宜亦至矣彼其辭千乘之國于爭奪之世蓋欲制行以高天下而教後世將以愧夫盜據竊取而使亂臣賊子之禍少息焉使季札受亦可辭亦可而卒辭之者亦行其志云爾夫豈有所不可哉夫季札非忘吳也豈不曰國之存亡廢興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昔孤竹君以國與叔齊叔齊讓伯夷而卒皆逃去入周不反其國而孤竹之後不聞有興者而孔子論二子曰求仁而得仁未嘗罪以亡其國也夫子之不非夷齊則季札之不得罪于夫子明矣足下試詳思之世之貴王衍以器用言之譬如玩好間一物耳未可格以法度也愚以謂季札爲不可非王衍爲不足非也三傑贊文字豐縟布敘詳密有作者之風更加老成則無可議辱問甚勤不敢不盡

再答杜鈐書

承諭纍纍似未達鄙意嗟乎季子讓國幾千餘歲歷數聖賢未嘗有說獨見黜于吾子蓋夫子謂後生可畏者夫季子之不肯受吳直是不欲有國耳故其言曰願附子臧之義彼視乘千乘之國如草芥亦必有樂乎此而易彼者苟求其所以讓之之名則喜夢欲越諸兄而立季子固不可也至餘昧卒而子僚之才亦足以君國則季子不得廢嫡而立孟子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札之所以必辭者惡亂君臣之大分也季札之子道德其深矣哉屈狐庸曰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可謂知其心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則自夷齊以來札一人而已所謂聖人之清者也夫豈在所黜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則古之論存亡廢興未有不言天者非幸不幸也孤竹之君欲越次而立叔齊叔齊辭之可也伯夷長當立而辭之何哉商人世及則叔齊將以次亦當立也而夫子初不論此直曰

古之賢人也。其意可見。季子之聽樂。其于禮樂之際深矣。其于辭受必不草草。更宜詳之。

與大蘇二簡

昨日款舉教誨。開益多矣。但所論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并周與吳。實十四國。周不在數。固無足疑。并吳爲十三。而不數吳者。竊詳攷之。吳比諸國見于表最晚。魯成公六年。當吳壽夢元年。始見于表。然吳有國十餘世矣。遷不自共和敘年。與諸國一槩者。攷吳世家。去齊卒。壽夢立。自去齊以上。皆不著卽位年數。略敘傳世而已。是遷自去齊以上。但得其世而不得其卽位之年。無從爲譜。自壽夢以後。世家每世輒載其卽位年數。年既可攷。故自壽夢表乃見之。與十二國自共和至春秋終不得一例。既謂之年表。而吳之年脫略不倫。俾如附見。故止謂之十二國。其序曰。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迄孔子。吳既不全。意不成爲譜耳。而遷于是諸國初無抑揚也。不然。吳楚之僭。何有輕重。遷遽進楚而退吳。何也。攷其本末。理似應爾。不審定是與否。更俟來教。

昨日奉教賜下情。感慰。唐六臣傳。略得聞教誨。但意所未諭者。非以爲史者不得少有抑揚。夫無抑揚褒貶。何用爲史。顧所以抑揚之。當有道耳。彼六人者。爲唐大臣。挈國而輸之賊。北面而事之。爲史者曰。汝唐臣也。無臣梁之理。汝雖苟免。吾從而正其罪。而其人之罪無所逃。此其意有何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史記。而其中有一卷。忽謂之唐。唐非五代也。標卷爲唐。于史之名似不順爾。雖不云僭。尙可以貶辱也。班氏書有後漢事。范氏書亦有前漢事。未以爲若因及之。雖上越數代。猶爲無害。但立名標卷。似不應爾。若魯春秋中。忽有一篇爲秦漢。則事似難行。不審以爲如何。此亦少不至者。不當反復致論。姑欲受教耳。

答李文叔爲兄立謚簡

昨日辱示尊兄墓銘。卽當書納。而蒙問以所未安。旣有所疑。不敢默也。爲兄作謚固善。但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誄與謚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議不得盡伸。俾無以盡善惡之實。況于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爲立謚耶。古之私謚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謚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謚以貞曜。然後世讀通所著書。讀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爲學者發笑。郊以餓士。隅工于詩爾。世之言通與郊之實。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孟、顏、閔。不聞有謚。雖其門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爲作謚。此數君子。後世豈以無謚而遂不傳哉。由是觀之。謚不能使欺者傳。無謚不能使實者沒。賢兄之懿德。人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顯議而公謚之。其爲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爲之易名。則夫薄俗之喜以嫌處物者久矣。孰肯謂弟不私其兄哉。旣嫌于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并與其實而敗之矣。所爲愛之。正以害之也。願更審度此一節。其他尙有一二事容面論之。蠟紙且留此。俟改定。卽當下筆。僭易死罪。

與楊道孚手簡

來簡絕妙。行色有光。老拙之幸。毛楮有便。當分寄。從公之外。刻意書史是望。未致司理三哥。

柯山集卷四十七

啟

答林學士啟

伏審光膺寀綍。進直蘭臺。棨命始行。儒林增重。竊惟館閣之選。蓋待儒學之臣。旣非典領之權。幾于冗散。又無議論之責。少補絲毫。宜非仕者之願居。而爲一世之所尙。蓋學問爲君子之事。職卑而待之不輕。詩書非俗士所知。祿薄而意則甚厚。雖厭居寂寞。夸者至謂之病坊。而脫略等夷。赤尉均稱于宰相。名旣如此。人猶貴之。而況將相之選。踵武相尋。祖宗以來。掄擇爲重。故本朝之寵儒者。雖他官必假此名。伏惟某官文麗而用長。才周而學富。父子濟美。兄弟有聲。行實著于家庭。經濟冠于朝右。冠豸彈擊。風霜凜然。攬轡按行。疑賾立解。已登進于卿棘。復入直于道山。豈專是正之功。實示超騰之漸。某淮楚晚進。場屋後來。辱登門牆。嘗備官屬。當趨風于末坐。乃首贊于長牋。爲禮則勤。循分而懼。孔鸞同列。忘魯鈍之卑飛。珠玉寒家。驚輝光于貧屋。永爲好也。何日忘之。

代人謝及第啟

困瑕疵于指玉。獻已過三。收奔敗以誓師。戰猶借一。僅能無辱。豈足言勢。伏念某受才樗疎。趨世迂闊。拙

無他技。幼刻意于藝文。家有遺風。世知名于科級。童子習雕蟲之技。已屢試于鄉邦。專門尚經術之科。曾再遊于禮部。一行作吏。終日坐曹。几硯已積于埃塵。詩書錯陳于朱墨。人耳人耳。頗羞請鎰之金。時哉時哉。思樂無求之維屬大明之繼統。仰衆正之來同。恥窮有道之邦。願列思皇之士。隨衆碌碌。僅乃有成。半世追追。所得如此。惟其無似。已合知棄。茲蓋伏遇某官。左右太平。設張治具。收才能于無間。本選舉于至公。刈楚旁及于艾蕭。濬川下通于溝澮。羞愧平津之策。絕意上游。庶幾毛遂之奇。收功下客。

潤州謝執政啟

比者伏奉告命。除直龍圖閣知潤州軍事。已于閏四月二十九日到任交割訖。伏以文章爲學者餘事。故先王不以經世。富貴非人力所制。故君子以爲在天。而況修詞塞淺。未涉作者之流。趨世闇迂。每在衆人之後。則其投閒置散。蔑後跋前。在所當然。夫復何恨。伏念某羈旅一介。憔悴餘生。困篋楚者十年。道飢寒於斗祿。仕已成于漫浪。意何有于功名。始誤寘于成均。復進升于儒館。佐東觀之論著。頗見舊聞。紀先帝之事功。遂遊藏室。擢升右史。密侍清光。雖學儒之至榮。豈草茅之素望。而疾病侵耗。心力衰疲。分敢自安。義當引去。駑馬自竭。驥歷塊而已超。神山在前。風引舟而忽遠。倘叨便郡。獲養殘軀。靜循此恩。蓋有所自。茲蓋伏遇某官。曲成萬類。器使庶工。直鑄蒙鑪。疾者未嘗遽廢。大宋小楩。施之各以其宜。致此朽虛。未即捐棄。獄訟希簡。職事不廢乎詩書。山林幽深。形骸頗爲之清快。庶餘齡之可養。幸沈痼之有瘳。仰報至恩。將必有在。

賀錢內翰啟

伏承內翰侍讀四丈。龍直內閣。升華禁林。解天府之浩繁。侍經帷之清燕。雖衆望所屬。理固當然。而成命既行。士以相賀。伏以學士號爲職親地要。實儒者之至榮。訓辭欲其言近指深。必文人爲充選。設官雖專于書詔。儲才常用于鈞衡。被選益艱。因人增重。雖從容入侍。獨高大白樂天之詞華。而論議經邦。復重德裕敬輿之術業。苟擅一長于此。皆爲稱職之才。洪惟本朝。繼有碩望。方當聖主之圖任。果見異人之來儀。伏惟某官。學總百家。才高一世。經守章平之學。世登晁董之科。無施不長。所治皆最。批簽蹈窾。在庖丁如無牛。越國過都。于騄驥爲歷塊。隱然公輔之望。久矣中外所期。俄聞異恩。大慰衆論。謀謨黼座。何慙天子私人。顧瞻玉堂。應歎吾家舊物。即膺大拜。用究遠圖。某每愧庸虛。素承知奬。其爲欣快。實倍等倫。嘆白髮之侵陵。望青雲于寥廓。歲事已晏。德履多祥。更冀保頤。下副祝願。

宜州謝兩府啟

比者法當易地。恩使造庭。方奔命于半途。遽分符于使郡。地未殊于南北。舟楫相通。憂方切于困窮。廉祿有繼。雖傲幸出聖朝之厚。而曲成皆高位之仁。已見吏民。粗知風俗。茲蓋伏遇某官。受天間氣。爲國元臣。道德致君。議論垂世。器衆材而無棄。慮一物之遐遺。遂令罔功。每輒得所。退觀所領。自昔有聲。道德在人。有顏眞卿之政事。登高舊賦。稱謝元暉之文章。某素乏詞華。不通吏道。一無稱可。全有便安。民消愁歎之聲。自緣聖治。家受飽煖之福。徒費君恩。尺寸無施。冒昧而已。歲事云宴。幾政多閒。伏乞俯爲華夷。精調寢

味。

賀錢都尉啟

伏承光膺綸綍。雄領節旌。遠俗知榮。侯藩增重。其爲僚屬。益倍歡愉。伏以懿親建邦。粵古令典。惟盛朝尚王姬之貴。在一時皆妙選之才。既內奉朝請而爲國華。亦外假風聲而持將鉞。屈天姻之華貴。尉南服之荒遐。民社有光。江山增氣。恭惟某官。朝推令德。世有美名。夙以才猷膺茲選擢。忠孝著甲。昔受大賚之王封。犀笏滿門。今爲五世之卿族。聞望卓爾。寵祿從之。雖仰青雲之絕塵。亦受靈河之餘潤。優游美望。素欽武子之才豪。留務不煩。久服征南之恩信。歲事已宴。賢履有休。更冀保調。以綏戩穀。

謝鮑承務啟

伏審光臨民社。寅布教條。德庇所臨。恩陋知免。竊惟漢唐之盛。惟以守令爲難。或由郎而出宰邱民。或歷縣而入官華省。謂將責之經世。莫若試之臨人。恭惟聖朝。亦重茲選。凡膺民社之寄。莫非慈惠之師。伏惟某官。炳蔚多文。淵源博學。行已信于鄉里。名久播于搢紳。素懷製錦之良能。方展割雞之利用。略攄素業。均惠遠民。牒訴雖繁。敦本可使無訟。鰥寡未乂。有政爲善養人。雖君子之徽猷。蓋高才之餘事。況復江山清遠。民物阜安。獄訟多餘。樽俎可樂。莫陪談笑。徒竊傾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廣德知軍啟

伏以星回于天。既發春而獻歲。帝出乎震。方去故而就新。天時于是更端。賢者受其介福。伏惟某官。風猷強敏。道義深純。度越衆人。獨立一世。烏臺彈擊。轂于鈞之弩而發機。山郡剸裁。持屠牛之刀而破竅。惟其道用。煥然日新。俯同世人。仰受天福。

謝建平知縣啟

茲者過沐殊私。特貽盛禮。一日之長。託末契之光華。通家之歡。傷前人之零落。俛跪之際。感喜交并。伏惟某官。文學承家。吏能絕俗。一見許論于家世。並遊遂列于弟兄。昔日桑弧。交慶兩家之生子。相逢樽酒。共驚五十之幾年。敢不傳義好于子孫。謹銘藏于肺腑。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太平知州啟

伏承輟講經帷。剖符江國。餘光所芘。弱植知安。伏惟某官。奧學造微。高行絕衆。赫奕家世。照臨遠方。清淨道心。消鎮浮俗。遙想公餘之多暇。未妨禪觀之無爲。出入起居。輕利安穩。某夙懷問道。幸託爲鄰。惟仁人志常在民。自今日請學爲政。雖相聞難。犬實一葦可航之川。而坐困簡書。有其人甚遠之歎。願茲傾素。扇盤敷陳。

上黃州郡守楊懷寶啟

某愚暗觸禁。憎不自知。仁聖至明。罰惟當罪。雖從黜責。尚得依歸。平生京洛之遊。交情有素。千里江山之別。老境已侵。豈知投竄之餘。忽有笑談之便。淋漓醉舞。坐沉痼而少衰。慷慨悲歌。撫壯心而猶在。靜言思咎。亦既戒行。忽忘跋履之勤。喜遂瞻依之素。伏惟某官。天資拔俗。國器冠時。利刃吹毛。長劒耿介。倚天外。

高標絕衆。野鶴昂藏。在雞羣甚都之觀。左挽繁弱。遒越石之奇。一割牛心。兼武子之逸。蓋嘗奉使諸部。固已著迹本朝。賦吳郡之溪山。醉金陵之風月。遺愛猶在。陳迹可尋。屈臨方州。實幸遠俗。某去國流浪。多病變衰。流水高山。知者益寡。附興執轡。今也則亡。雖無聊遠宦之可憐。得相逢一笑而何恨。私用自賀。夫復何言。春序正暄。更祈保衛。

賀潘奉議致仕啟

伏審親家。致政奉議。上還印綬。退卽里閭。已私知止之安。將受永年之福。凡居親舊。實助忻愉。竊以人之多難。在于儒者尤甚。壯年講學。謂富貴利祿之可期。小試多違。信功名遇合之有命。加以蹉跌。時不待人。顧瞻簪裳。義則當止。彼貪冒無恥者。率皆優佚而老。惟進退顧義者。不免飢寒之憂。未餘漢庭之賜金。復休故社之喬木。追計宦遊之廩祿。何有一毫。復與平生之簞瓢相從三徑。莫非命也。謂之何哉。伏惟某官。奧學淵源。懿行金玉。久栖遲于末路。遂高退于明時。清譽益隆。多祥有在。某自憐罪戾。久困泥塗。延企高風。但懷景仰。

答楊州司法謝薦啟

式懋才猷。顯膺褒薦。過敦謙德。躬贊高文。兢懼靡遑。珍藏爲好。竊以長史薦士。蓋遵著令之文。小官求知。將應有司之格。然在下者常艱于際可。居上者亦歎于才難。苟蒙特達之知。亦謂非常之會。伏惟某官。溫恭勞己。道德承家。老成之典刑具存。正始之風流猶在。青衫手版。共歎棘棲之鬱。命袞貂冠。茲爲鴻漸之翼。既深感愧。又切頌祈。

疏

三天洞求雨疏

伏以宣城之境。春未以來。雨施不時。稻未得種。父子熟視而無告。官吏不知其所爲。凡曰有神。靡不致禱。豈德薄莫能感格。抑民災未易祓除。莽大澤與高原。赫炎風兮畏日。恭惟禪師。具千乘眼。得一佛乘。無有親疎。等加悲憫。護衆生如赤子。觀此世如掌中。則夫變與大雲。普降甘雨。宜翹足可待。實伸臂之勞。其在神通。蓋甚容易。眷茲千里之澤。請以三日爲期。時或有愆。事且無及。

三天洞謝雨疏

維清淨心。雖于三界無所著。以慈悲故。常憫一切。諸有情。頃以旱災。輒伸誠禱。卽時感達。應念雨來。變饑饉爲豐穰。易煩惱爲歡喜。顧茲恩施。曷有報償。哀民生之多艱。願眞乘之卒相。俾無失望。是謂大慈。

柯山集卷四十八

祝文

祭社文

某受命于朝。來守此土。宜上之德。以保有民。社惟神之功。百世通祀。幸得以時躬薦牲幣。徼福于民。莅事之始。敢敬致告。惟神鑒之。

祭稷文

惟神之功。立我烝民。有郃之君。實與周室萬世通祀。光配無極。某受命天子。來長斯民。歲時奉祭。牲幣有秩。莅事之始。敢告有常。神其鑒之。永錫斯土。

祭文宣王文

惟吾聖師。生于此。又嘗仕于此。蓋自衛而刪詩定樂。既沒而葬。皆在此也。教之在魯深矣。某受朝命。來守此土。意遺風逸禮。必有在民。願與諸生究觀而講明之。莅事之始。敢不致告。非以爲禮。庶用致虔。

敬亭廣惠王求雨文四首

嗟乎吾民。其困久矣。去歲積雨。大江橫流。兩圩旣隳。一境受弊。補復亡散。實在今年。死生存亡。間不容髮。

而自春及夏時澤未滋芃芃四郊稻且不植吏術莫救必神之求神食斯民忍視其疾惟王威靈功德烜赫在民指揮蛟龍震作雲雨一瞬之力豈或難之

山川之神能出雲氣見變怪以司雨暘之權以佐民衣食之用則是有職于民者故朝廷隆以爵號表以廟貌有司歲時奉祀不絕自四月至今以旱禱于王者于是三矣今事已益急雖濱神有罪而不敢避也惟王俯而聽之油然而雲沛然而澤以除民之病以紓吏之責于王之神譬玆之力有職于民宜不愛惜也

宜之爲州被山帶江民耕于高無灌溉之利而仰澤于天故閱月不雨則以旱告今茲季夏之初時雨大至諸山之田既植且茂比日乏雨積水且竭亦嘗雨矣然方作而止又不徧也是以民心惶惶憂在歲事吏無以爲術但知有謁于神而已夫困窳之有將入手而取之稊稗之食將下咽而奪之矣抑又神之所不忍也

南方之民以稻爲命而稻非水不植神所知也今茲四月且盡而原田槁乾待水種稻而雨不降澗溪之流亦復淺涸民情惶惶如失火之待水塞疾之待汗也矣今不種則一歲且無食其飢餓死亡流轉于溝壑可立而待則其憂懼危迫之情蓋可知矣乃茲月甲申嘗率僚屬有禱于神神如答之翌日而雨然施澤未渥雲日已霽豈神未念民之病姑以塞其意而已耶審如是其繼有請雖十百其未止也神雖欲罪其瀆而降之罰亦末如之何矣今事已甚迫敢盡布之惟立與風雨一雨三尺其于農事乃克有濟某亦有不腆之牲酒以報神之德惟王速圖之

廣惠王祈晴文

請雨未幾又復謁晴在人宜怒況神之靈沃野茫茫歲將有秋誰爲之孽雨淫不收失望垂成吁嗟憫憂不敢避瀆冒昧有求神或哀之疾倘可瘳

靈濟王求雨文三首

惟王昔以功德受國爵命袞服南面抗儀王者可謂盛矣數州之民奔走奉祀以時不懈積有年矣受國爵命則如有位于朝食民奉祀則如受祿于國然則其可不察民之利病與之同憂樂哉今民之大憂王亦知之矣乃自春末至今時雨不降仲夏而稻不得種一方之民拱手而待饑饉甚可哀也而王之威靈光烈烜赫甚著其于蛟龍以致雲雨且無所難夫爲所不難以解民之大憂以是致禱當在所答今旱已甚非沛然大雨則于農事猶無所補也若夫苟施微澤姑以塞其意而曰吾嘗雨矣則非某之所敢知也

水旱有數尚憂堯湯聖無如何矧此一方人治其陽數之所拘神造數者可得卷舒戊戌有請逮今未至神之威靈胡難其易旱野童童塵生溝澮神其鑒之賜以滂沛

自夏徂秋謁雨于王者數矣豈惟厥之而不答將怒其瀆而降之罰也某則謂之不然求者以不隱爲情施者以不倦爲仁譬之君親求則謁之何瀆之嫌爲之君親者視其所求可則與之何倦于數用是輒有

請于王而不疑惟王威德烜赫臨此一方吏民奉事歲時不懈則其有請尤在所答也

靈濟王祈晴文

徹救旱之奠曾未逾旬陳止雨之辭則已在廟不修人事惟神之求罔忌威靈其瀆已甚罪不能脫誠或可通今茲多稼既成敗于將穫積水且溢決則不支始幸倉廩之將盈俄憂父子之不保盛德未竟大恩宜終夫呼而爲風雲吸而爲開霽于神無費庶禱必從

景德寺祈晴文

伏以雨既時若歲將大熟而陰霖不止水潦將增大懼隄防之圮墜偃溺之墊溺欲除民病惟賴佛乘伏望消伏陰魔開通慧日拔幽沉爲明達變苦惱爲歡謠衆生之疾既除能仁之願亦滿

祭天齊仁聖帝並城隍祈雨文

比以旱故禱于一二神幸時雨之沛施免斯民于饑饉而誠薄未格報至不時豈媚于神者有未至耶抑在茲境者或不舉也今旱既甚矣民亦殆哉莫知所爲惟有致禱謹遣僚屬徧詣祠宮於赫有神時賜甘沛惟民與吏皆獲即安牲酒馨香將以爲報

廣惠王謝雨文二首

禱旱壬寅雨既隨至匪亟匪徐澤此厚地旱野千里稻如雲浮農人笑歌以樂易憂哀此困窮神德之厚躬羞菲薄吏則何有我聞仁者施不責償鑒其誠悃臨此一觴

一歲薦禱我顏則羞神乃哀之輒與所求聞我農夫我田既臧無有高卑均爲豐穰父子相保繈寡有依守臣何功神則與之牲酒醯醢報徼施豐惟誠與潔庶以薦夷

靈濟王謝雨文二首

聞者有禱實以亢陽神答其誠翌日沛滂風馭雲旗飛澤淋浪應龍翔嬉妖魃奔忙饑饉田原萬畦齊秧父老相慶豐年有祥牲酒徼薄愧升廟堂抑神之仁豈責報償

頃以旱故遣吏致祈其慢宜罰神顧聽之獵獵風雲來自東南協氣橫流妖魃奔潰溝澮畢通高卑具沽活此一方老稚舞歌守臣冒功幸此時和牲酒不腆匪以報德光揚威靈傳示無極

祭魯恭王文

惟王託體聖父奄宅龜蒙龍旂旄鉞天子之容文物煒煌照臨東國一有八年榮寵之極臨終上書以禮自克千載讀書猶懷感惻茲惟舊封爰有廟食荒榛喬木鬲享寂寂時有農父來祈黍稷坎坎擊鼓刲豚布席雨暘疾癘求無不獲愛人之心千古不息某具舟楫將寄頹尾漂泊五年未知攸止吾道非耶乃底于是悠悠天道惑之久矣再拜祠下神鑒其志行旅之薦不及酒醊

祭聖帝文

貶逐積年窮無所愬而聖上哀其不辜復畀之民社而來守此邦也則亦惟是旱乾水溢之不時將有請于帝帝之仁民宜無或難茲事之始敢以告姑以致虔禮則已略惟帝鑒之

祭文

祭成都李龍圖文

嗚呼公擇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而能爲人所不能爲在熙寧初政有大議柄臣持之一壓以勢公奮力爭與相抵刺厥聲凜然卒擯于外流落十年天子思之歸卿太常君子之喜於穆聖后緝熙于學公侍講讀以開以覺正位地官幹邦盈虛持國風憲匪激匪紓嗚呼公擇孝友烝烝祿富族親妻孥無贏死不能喪圖書在篋施于朋友孔燕豈弟曠無累心清有遺味公去朝廷大旆高牙孰云來歸哭引喪車旦夜死生不足歎嗟善人存亡實繫邦家敘哀一觴其飲之耶

代范樞密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天祚有邦畀之元龜篤生我公爲世父師夷齊之清淵騫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鉤索沈隱裁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爲文章有書秩秩元圭大裘望之肅然冬暘夏冰赴者爭先仁英兩朝鍠鍠厥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荏染者木求直于繩我公盡規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貌有德公獻其可讜嚴翼翼言有未用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于洛公則休矣四方顒顒君子野人洎于他邦聞者懷歸于父于兄天施不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譽元豐末年國有大事穆穆文母宥我神嗣爰立作相媚子神人我公在廷其重萬鈞士賀于朝民歌于塗農慶于野兵休于邊燠爾慄慄養其飢羸無瘠于饑無禾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實遺聖子卷耳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咸嬉人之咸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爲之純仁不才辱公知深人之相貴相知心惟公我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邱山不移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敷修竹夏寒海酌愔然我招我從琅琅喜言有銘在躬朝偶乏人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爲益不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既遘疾庶幾有瘳卒相王室國祠既誓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至門入哭于室公既大斂終天之情不一見面人生有死如旦夜耳曾子將沒知免而喜公身既修公志既畢既壽令終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任重道遠稅駕茲日庶幾念此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詞

祭劉貢父文

嗚呼子之强學博敏超絕一世肇自載籍孔墨百代太史所錄俚閭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舊章在廷不知有問于子歸如得師直貫旁穿水決矢飛一時書林衆俊並馳滿堂賢豪視子塵揮逸足奇毛不受紲羈擯守列郡吏民畏思治盜句寇不事誅斬他嚴見欺子愛不犯中斥于南人憂子怡歸來白首晚職訓詞子之來歸亦既疾病惟其精明猶足以永誰云如子竟止斯耶國失君子善人之嗟方其盛時弛不得張亦既有遺而蟲其強誰與子仇敗子百方雖然今日

竟何有亡惟我與君同年進士申以婚嫱兼恩與義平生談笑樽席燕喜其當鑒耶臨此酒哉

祭夏侍禁文

惟靈胄出豪貴服膺禮義恪守官次志于詩書云何不淑奄至大故命有脩短夫復何言日吉時良安以卽路奠觴爲訣已矣嗚呼尚饗

祭蘇端明郡君文

嗚呼人生萬殊之死同科其間疾徐相去唯阿作嬪大賢克宜厥家婦也有茲萬一則多顯允夫人簡儉純明相其君子險夷屢更穆穆愉愉何易何艱能俾君子卽居而安象服委蛇亦既輝光云何不淑乃折于強蘇公執喪盡禮致哀曰予德思匪嬪之懷某等受學師門義等族戚矢詞殯前侑此酒食

祭李深之文

嗚呼昔我先人剛介峭峙行于天下得友無幾遇公兄弟則無間言惟屯田君則實同年公時常少多病癯然江淮之間相與周旋耒之兄弟應舉姑蘇朝夕誦習託公學廬公晚得官拜公宛邱後二十年遇公瓜洲相從武昌亦既謝仕杖履逍遙旁有令子何圖未疾百治不完歿不得歸卽立于焚幽宮之刻委于不肖文不稱事矧能有耀身在罪籍動有縶維無窮之別不獲往辭寓賻薄奠尚醑一巵

祭秦少游文

嗚呼少游淮海之英自其少時文章有聲脫略等輩論交老成衆譽歸之誰敢改評聿來秘書亦既飛鳴脫身亟去事變隨生嗚呼官不過正字年不登下壽間關憂患橫得罵詬竄身瘴海卒仆荒陋君孤奉喪歸葬廣陵拜我于黃尚有典刑會葬撫孤我窮不能具此菲薄聊致我賻隻雞斗酒懷想平昔嗟我少游尚肯來食

祭晁无咎文

惟我與公交遊之義外雖朋遊情實兄弟公生癸巳我長一歲平生宦學何一非是念初相遇盱眙逆旅一見如舊綢繆笑語契闊積年俱職太學並試玉堂同升館閣讀書飲酒兩各壯年意氣豪盛自以無前公之文章瑰琦卓犖剸裂錦繡揮麾矛槊石渠天祿典籍之委過目輒誦不復再視我守丹陽公鎮于齊行世之艱坎壈百茲建中之初同官于都相對歎息蒼鬢班鬚我出汝陰公守于蒲我負重譴責居江湖知公金山藝圃貲廬最後聞公乘太守車往刺于淮慶未及書嗚呼哀哉九月庚寅聞訃于陳驚呼號天煩寃靡仲年且六十非天之恨所甚痛者殲此善人公素強健無戾于身何恙之速一仆不振嗚呼哀哉平生膠漆永隔亡存弔不撫棺望不哭墳事也多違不敢愛勤聊陳菲薄侑此一樽尚想平生見我歡忻至悲薰心言不能文

柯山集卷四十九

墓誌銘

龐安常墓誌銘

吾嘗謂醫之在天下。其資民生之用。蓋與穀帛等。竊怪世之工其道者何少也。自三代以來。至今以醫名世者多矣。其爲論說方術大備矣。又嘗怪夫世之醫者。皆忽而不學。大抵從里閭俗師。其治病苟不殺人。衆已指爲良醫矣。使孝子慈孫。不能無恨于疾苦之際者。以此也。可不悲哉。予少多病。世之醫往往與之遊。率按前人成說而用之。未有心得而能原其所以說者也。蓋醫之爲道。推本天地陰陽經紀寒暑日星。考驗國土山川。而人身外則骨節脈絡腧穴。內則臟腑焦鬲井谷。其出入會通之變。甚多且微。非夫致至精之察。不惑之知。不足以盡之。而世醫不以術易衣食者。鮮矣。何暇及此哉。宜工之者寡。而古學之廢也。意必有聰明徹妙之君子。憫茲學之不振。悼生人之疾癘。獨治其道。修其術。而莫或知之者焉。紹聖丁丑。予得罪。謫官齊安。而得蘄水龐君焉。其于醫殆所謂聰明徹妙者也。君諱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其在孕時頗有異。乃兒時讀書。岐嶷絕人。一經目輒終身不忘。鄉黨奇之。其父諱之慶。號高醫。年老且病。君周醫于父。父授以脈訣。君曰。是不足爲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辯詰不

可屈。父大驚。君時未冠也。已而病聾。君曰。天使我隱于醫歟。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貫通。時時爲人治病。有奇功。率十愈八九。而君性愷悌明豁。好施而廉。于是有輿疾自千里踵門求治者。君爲闢第舍居之。親視饘粥藥物。既愈而後遣之。如是常數十百人。不絕也。其不可爲者。必實告之。亦不復爲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戊寅之春。予見君于蘄水山中。深衣幅巾。延客坐堂上。視其貌偉然。聽其議博而不繁。妙而易曉。告予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也。扁鵲寓術于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于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且察脈之要。莫急于人迎、寸口。是二脈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凡平人之脈。人迎大于春夏。寸口大于秋冬。何謂人迎。喉旁取之。內經所謂別于陽者也。越人不盡取諸穴之脈。但取手太陰之行度。魚際後一寸九分。以配陰陽之數。而得關格之脈。然不先求喉手引繩之義。則脈尺寸陰陽關格之所起。寸四倍于尺。則上魚際而爲溢。故言溢者。寸倍尺極矣。溢之脈一名外關。一名內格。一名陰乘之脈。曰外關者。自關以上外脈也。陰拒陽而出。故曰外格。陰生于寸。動于尺。今自關以上溢于魚際而關以後伏行。是爲陰壯乘陽而陽竭。陽竭則死。脈有是者死矣。此所謂寸四倍于人迎爲關陰之脈者也。關以後脈當取一寸而沈過者謂尺中。倍于寸口。至三倍則八寸而爲覆。故言覆者。尺倍寸極矣。覆之脈一名曰內關。一名曰外格。一名曰陽乘之脈。曰內關者。自關以下內脈也。外格者。陽拒陰而內入也。陽生于尺。動于寸。今自關以下覆入赤澤。而關以前脈伏行。則爲陽亢乘陰而陰竭。陰竭亦死。脈有是者死矣。此所謂人迎四倍于寸口爲格陽之脈者也。經曰。人迎與寸口皆盛。過四倍則爲關格。關格之脈。贏。不能極天地之精氣而死。所謂關格者。覆溢是也。雖然。獨覆獨溢。則補瀉以生之。尺部一盛。瀉足少陽補足厥陰。二盛。瀉足太陰補足少陰。三盛。瀉足陽明補足太陰。皆一瀉而一補之。四盛。則三陽極。導之以針。當盡取少陽太陰陽明之穴。脈靜者取三陽于足。脈數者取于手。瀉陽二當補于陰一。至寸而反之。脈有九候者。寓浮中沉于寸關尺也。且越人不取十二經諸穴。直以二經配合于手太陰行度。自尺至寸。一寸九分之位。復分三部。部中有浮中沉。以配天地人也。又曰。中風木傷寒。金濕水熱。火溫病。起于濕。濕則土病。土病而諸臟受害。其本年于金木水火四臟之變也。陽浮陰濡爲風溫。陽數陰實爲溫毒。陽濡陰急爲濕溫。陰陽俱盛爲溫瘧。其治之也。風溫取足厥陰木。手少陰火。傷寒取足太陰金。手少陰火。溫濕取足少陰水。鄉人皆謂我能與傷寒語。我察傷寒與四溫之變。辨其疑似而不可亂也。故定陰陽于喉手。配覆溢于尺寸。寓九候于浮溢。分四溫于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焉。君爲予言者尚多。獨著其大者。又曰。予欲以其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解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臟之宜。秩其職位。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傷寒之變。補仲景傷寒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一卷。吁。其備矣。予問以華佗之事。君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爲也。其史之妄乎。某嘗病風痺數年。餘苦未盡瘳。君切脈曰。臟病傳所勝。君之疾肝傳于脾。脾氣欲轉運而肝制之也。去木邪。行土氣

而後愈。因授予以方。少焉疾有間。又曰。一方不可瘳。當增損之以應疾。時時致方與藥之難得者。察君于予盡心焉。見君之歲是冬而君痼疾作。明年春而劇。門人請自視脈。君笑曰。予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脈也。予胃氣已絕。死矣。因盡屏藥餌。忽焉韻語數句。授其壻魏淵。蓋超然達者語也。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年五十八。時二月初六也。君性喜讀書。聞人有異書。購之若飢渴。書工日夜傳錄。君寒暑疾病。未嘗置卷。其藏書至萬餘卷。然皆以考醫方之事。晚好佛學。蓋有得焉。以是年閏九月二十七日。葬于鄞水龍門鄉馬佛村君曾祖諱慥。祖諱震。及父皆不仕。娶陳氏。生二男子。曰璀。曰琪。皆篤孝修飾。二孫曰仲容、叔達。三女已嫁。魏淵、郭迪、陳翔。其壻也。各舉進士。君臨終以書遺予。若託以銘其墓者。嗟夫。予名微位卑。又方得罪于時。何足以爲君重。然君嘗有德于予。且其孫必以見屬。不得辭也。既銘其藏。又著所嘗治而愈人所傳道者。更刻于碑陰。且以爲法。銘曰。

生民之病。堯舜是醫。惟周與孔。世之良師。遺澤于身。扁鵲善治。惟民與身。同一矩規。猗歟龐君。有見于茲。獨顯以方。用不大施。孰疾于夷。孰毒于肢。有來求予。徑取無遺。飲酒著書。終身遨嬉。欲知其仁。弔者垂涕。卽化而安。不爽厥知。有考其書。銘以昭之。

歐陽伯和墓誌銘

君歐陽氏。諱發。字伯和。廬陵人。太子少師文忠公諱修之長子也。爲人純實不欺。內外如一。淡薄無嗜好。而篤志好禮。刻苦于學。安定胡瑗掌太學。號大儒。以法度檢束士。其徒少能從之。是時文忠公已貴。君年十有五。師事瑗。恂恂惟謹。又盡能傳授古樂鍾律之說。既長。益學問。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以來至今。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至天文地理。無所不學。其學不務爲抄掠應目前。必刮剖根本見終始。論次使族分部列。攷之必得。得之必可用也。嗚呼。其志亦大矣。然其與人不苟合。論事是是非非。遇權貴不少屈下。要必申其意用是。亦不肯輕試其所有。而人亦罕能知君者。而君之死也。今眉山蘇公子瞻哭之。以爲君得文忠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徒也。初以文忠公恩補將作監主簿。三遷爲大理寺丞。賜進士出身。勾當箔場。遷光祿寺丞。賜五品服。勾當京西排岸司。又遷殿中丞。官制改爲奉議郎。監粳米中第七界。俄權少府監丞。遷承議郎。某年月日卒。享年四十有六。積勳至輕車都尉。君爲殿中丞時。曹太后崩。詔定皇曾孫服制。禮官陳公襄疑未決。方赴臨。召君問其制。君從容爲言事在杜佑通典甚詳。襄卽奏用之。是時方下司天監討論古占書是否同異。折中爲天文書。久未就。而襄方總監事。卽薦君刊修。君爲推考是非。取舍比次。書成。詔藏太史局。襄因奏言舊渾儀壞不可用。而後所造新儀。攷之又不合。願付君詳定。詔從之。本朝自至道中。用韓顯符渾儀。其後司天官周琮、于淵加黃道。熙寧中舊器壞。詔沈公括更造。括以其意增損之。器成數年。未能定。與浮漏景表不應。君較三家攷古注。又自因事立制。先爲定儀奏之。神宗召君問。曰。浮漏以玉筒下水者。當堅久也。君對曰。玉不如銅。沈括長用玉。今下水比初加速矣。上以爲然。遂以君法鑄新儀。漏表。集其說號法要。其後有附括議者。訟于朝。詔再定。卒行君說。訟者亦服焉。君治官無大小。不苟簡。所創立後人不能更。其著書有古今系譜、圖、國朝二府年表。年號錄。其未成者尙

數十篇。夫人吳氏。故丞相正憲公充之女。封壽安縣君。男一人。曰憲。滑州韋城縣主簿。女七人。其四人皆蚤卒。一嫁權武安軍節度判官蘇京。次嫁承務郎王景文。亦卒。次尙幼。孫一人。延世。曾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曾祖妣李氏。封吳國太夫人。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鄭國公。祖妣鄭氏。封韓國太夭人。初文忠公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累贈太師。追封兗國公。妣薛氏。累封安康郡太夫人。元祐四年十一月甲子。葬君鄭州新鄭縣旌賢鄉劉村文忠公之兆。而憲來求銘。曰。

嗚呼伯和。父學不欺其志。而不以爲利。非不售之畏。而不知之愧。豈與世爲黨。其將有所恥云誰之似。惟文忠之子。

商屯田墓誌銘

公諱瑤。字某。淄川人。曾祖重進。祖文俊。皆不仕。父餘政。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爲萊蕪、單父縣尉。臨沂縣令。知下邳縣。簽書平定軍判官事。以尙書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也。階至承事郎。勳爲騎都尉。君少博學。爲文詞豪健。貌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獵梟絞且盡。盜怨毒入骨。罷官還鄉。次大澤中。夕有叟密來語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操利兵而伏。期今日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執弓矢徐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焉。公謂其人曰。我爲若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先遁。其治下邳決訟。多辯論勸說之。不盡臨以法。民始驩怒。中忽喜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吏旁瞪視。不得刺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乎。富韓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數委公決難事。始君爲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公器公。見必訪以世務。而公無所苟合。貴人終不肯出氣力引挈之。其曾中不少槩見而死矣。先妻劉夫人繼室王夫人。封壽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進士。女二人。曾孫一人。尙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倚。以元祐八年十月日。將葬公淄川萬年之原。以二夫人祔。而博士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某曰。子史官也。凡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某不敢辭。乃爲詩使刻石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或宏其聲。而中乃枵。歿實靡訐。孰昧孰昭。有淄商公。甚畜不施。時乘其直。則已光輝。彼不人逢。位下固宜。嗇不使年。造物則奚。

劉承制墓誌銘

君劉氏。諱充。字安道。開封人。娶宗室女。補右班殿直。四遷爲內殿崇班。騎都尉。致仕。今上卽位。以恩遷內殿承制。年五十。元祐二年二月某日。以疾卒。嘗監許田、太康二縣酒稅。用舉者監眞州船場。待制李肅之守慶州。辟公隨行。又勾當安肅軍權場。用舉爲霸州船魚巡檢。徐州兵馬都監。其在霸州。卒有謀叛者。發有日。一州無知者。君獨以察得密白守。驗實斬之。微君幾擾。間罷官居京師。官府有煩使。時時猶奏遣。君至輒辦。用此能自達于名卿大官。故其居官。多薦之者。其爲人勤敏。當官不避事。頗知書。矜持自喜。有足賢者也。曾祖某。某官。贈某官。祖某。某官。贈某官。考某。某官。贈某官。夫人鄧州觀察使從贇女。二子。俟、左班

殿直。傑舉進士。葬開封府某縣某鄉之原。實某年月日。銘曰。

仕則有稱。既憊而休。不瑕孔修。以息茲邱。

吳大夫墓誌銘

公吳氏諱某字德仁。龍圖閣學士贈太尉諱遵路之子也。太尉爲時名臣。公少以父任補太廟齋郎。年四十六。以虞部員外郎知郴州。罷官歸京師。卽上書請致仕。方是時。上自執政大臣下至搢紳士大夫。凡知公者。相與出力挽留之。不聽。蓋始閉而驚已。而皆歎服。以爲不可及。相率賦詩飲餞于都門。公旣謝仕歸。斬春有薄田僅給伏臘。公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付子弟。一不問。賓客有至者。不問賢愚貴賤。與之飲酒。必盡醉。公或醉臥花間。客去亦不問也。客有臧否人物。公不酬一語。倪左右行酒。客不得卒語。人皆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凡見公者。皆欣然忘其鄙吝焉。嘗有貴客過公而飲。公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爲節。客亦不以爲忤。其放誕乃如是。平生視財物如糞土。未嘗與人較多寡。太尉薨時。其妹壻輒以家錢數百千貸人。其人不能償。公哀之曰。是人　　。聞之。將重其憂。乃召其人諭之。焚其券。嘗有客爲公治田事二十年。謝去。見公欲計之。公取前後文書示之。乃未嘗發封。盖夜入其家。公覺之不問。且取其被。公顧謂盜曰。室中惟所欲。大寒。幸舍吾被。凡見公外者。徒知其眞率曠達。至究觀古今治亂成敗。人物之賢愚臧否。其中了然皆察也。其積官自太廟齋郎至朝奉大夫。勳至護軍。賜至三品服。歷官自監西京竹木務。簽書淮南判官廳公事。監眞州榷貨物。通判池州、黃州。乃知郴州。其治官主于忠信仁厚。故所在有稱。哲宗朝。有薦公者。詔落致仕赴闕。而公堅臥不起。卒年八十四。崇寧三年四月十一日也。初公感疾。卽閉閣謝藥物。至屬纊不亂。或言公少遇異人服其藥。故壽而康甯。亦其潛德美行。不究其位。故享其報如此。公娶張氏。繼李氏。封德清縣君。三男子。曰簡。蚤卒。曰升。曰奕。皆舉進士。四女。徐璧、張之儀、徐閎、肯查博。其壻也。是歲七月某日。葬公靳春縣永福鄉新安里芙蓉山。以李夫人祔焉。曾祖諱文。大理司直。祖諱叙。尚書職方員外郎。秘閣校理。贈尚書右丞。升甸匄銘于譙郡張某。某熟公之名迹。且愛慕之無窮。則銘之也實宜。銘曰。

吳公出延陵。以國爲氏。而始居京師者。自司直君。老于靳。今其子孫遂家靳春。嗚呼德仁。夢幻斯世。遺塵其身。寓百年于一醉兮。不以萬物易吾之眞。人何足以知之。抱所有以滅泯。殆古所謂得道逍遙。御風騎氣之人歟。

柯山集卷五十

墓誌銘

李參軍墓誌銘

公諱處道。字深之。吾先君子之友也。自言系出唐太宗皇帝。五代時有諱澄者。嘗爲梁使閩。遂居晉福之連江。故今爲福唐人。公性剛特耿介。不羣少孤貧。自力學問。記覽淹博。工于文辭。某少時猶及見其賦篇。其文贍麗雄放。屬比精切。一時望士皆慕與之遊。名聲絕輩行矣。五舉于鄉。中治平四年進士第。初調陸州南頓尉。更成州同谷、處州縉雲、泉州德化令。建州浦城丞。南雄州始興令。最後爲興國軍錄事參軍。以卒令同谷時。公與轉運使厚善。知州孫京不法。欲因公自託。公不可。京怒。所以捃公萬方。卒無所得。然猶以公坐免。縉雲有女子徐自號菩薩。家有井。詭言能治病。趙清獻守杭亦信之。嘗求其水。由此羣無賴爲倡議。聲動數州。所居成市。公怒捕徐杖之。塞其井。初清獻聞之大驚。無幾何。徐氏生子。遂皆服。福建轉運使賈青繫福州衙前數輩。勅其盜督以贓。必欲論死。獄成。不引伏。公令德化以獄屬公。公緩其獄。竟青去。部卒出之。始公知其冤。欲直之。旣而思曰。直之則青怒。必以獄他付。誰不畏青者。則此數人無類矣。姑緩之而觀其去。卒如公計焉。浦城民有自稱徐偃王之神。頗動衆。公捕械繫之。民初不懼。猶陳說鬼怪。一邑

惑之公以貲干法始與嶺外小邑前令多以富歸公罷無南中一物束書而還始與人至今道之其在興日公已老且倦遊矣猶力治曹事無所苟數年反重囚得免死者甚衆罷官而子援爲鄂州武昌尉迎養公于官卒年七十五公性純孝信厚不逮事其親每忌日則涕泣感慕戚見于色撫兄弟之孤過己子平居雖與僕妾語必誠必信既老且病猶不廢書時時與賓客飲酒賦詩其詩句甚工然多悲壯感慨聞者哀之有文集十卷藏于家先娶林氏繼室龔氏先二年卒三男子據抗援據蚤卒抗援皆有文行援舉進士中第矣三女嫁趙僕何詡陳任五孫其二男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武昌樊山之原舉二夫人祔焉曾祖郁故贈虞部員外郎祖汾故贈工部員外郎父餘慶故贈屯田郎中始公與其兄載之皆友某之先人相好也某嘗從公于姑蘇之學官故公之子姪往往獲交焉諸孤以銘屬我宜也銘曰

堯理之後氏李子唐宗赫赫自成紀惟澄胄出貞觀帝使閩不歸連江泚猗歟深之文有斐內愼剛方志孔偉六遷州縣臨輒靡力抗豺虎傲爪齒讒疑伸枉脫垂死械神鞭佛破詭詭彼民于我父母視我有甚富見無幾豈其愛之莫吾以樊山之藏非其里後望武昌自公始

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曾祖沔事太宗眞宗爲執政號名臣祖睦尚書司勳員外郎父乙尚書庫部員外郎庫部主簿于咸平時夫人年十六丞相晏元憲聞其賢爲子虞部君娶之夫人家中微起嫁相門能以禮自持接上下有則堂無姑夫人宰家室內外無不允者元憲嘗曰吾無憂矣夫人寬裕而好禮簡儉而樂施夫族有負市易錢百萬者夫人爲出所有償之次子方提孩其伯父以爲己子奏得官後伯父失官子未官夫人曰吾子可教取補牒還之以虞部升朝封奉安縣君又以長子恩改封崇德縣太君而元憲薨時仁宗臨奠面賜冠帔生三子長某朝散郎次藻先夫人卒率銍左班殿直監黃州酒稅樂善好學敏于爲吏職從予遊甚善也方夫人疾革銍嘗刲股肉以進三女長嫁某次嫁某孫男十一玉氏舊爲霸州文安人自司勳始居開封之咸平今爲咸平人以某年某月葬潁昌陽翟舊學鄉合于虞部之墓銍求銘于予銘曰

隰而開于顯微而立于貴吾何爲哉終始吾義有子而孝歸從其良儀爾山川德音不忘

福昌縣君杜氏墓誌銘

某先君之執友曰長沙李公諱竦與先君生同年其應舉得官遊宦四方禍福淹速多相似也某爲兒童時兩侍先君謁公于京師其出入遊處必相與偕其議論談笑率常自旦至夕繼之以夜其僕役至憶言不能支而兩公未嘗倦某時竊聽之則其是非好惡十嘗同八九已而別去則兩家之書問必以時至蓋李公之與人其傾倒言笑若無不可而于節義廉恥之際其彊禦甚嚴且固也先公前公且十年歿而公晚稍被任使屢使諸部卒以無所附離不大振顯也元符二年某得罪謫官黃州而公子之子廷老寓書狀以其母杜夫人之行來求銘其墓蓋後公之卒又十餘年矣嗚呼先君同時之人盡矣昔之兒曹皆已斑白矣而某又得罪聖世幽憂無聊不得齒于平人其閱人之盛衰存亡未嘗不動心悲懷不能自已其尚忍聞其不幸而銘其墓哉雖然不可已也姑次序其狀夫人洪州人天章閣待制諱杞之女天章在仁

宗時號有風力名臣夫人生貴家自幼嚴飭好禮不妄笑語天章公爲擇對久之迺以歸李公而姑朱夫人老且病又素剛人少能中其意而夫人在旁輒獻公之弟妹未婚姻者夫人出所有爲成之無所愛也李公素貧不治生事夫人爲均節其有無以濟由此李公之仕宦得以直己行義而不累于私以李公登朝恩封某縣君既寡居乃歸心于佛奉其教讀其書若有得焉紹聖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終于道州司法參軍楚老之官舍年七十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二男子長廷老衡州衡陽令次楚老四女嫁太博學士虞簣福建轉運判官檜宗臣大理正張近衡陽縣令關沅孫男女十有六以元符二年十月合葬夫人于荊門軍長林縣白陽鄉李公之墓銘曰

惟婦之德順以莊既莊而和順以方夫人蹈此有耿光而享不豐後其昌

李夫人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王君諱慥之夫人李氏眞定人也司空贈尚書令韓國公諡文正諱昉之曾孫金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諱宗諒之孫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尉諱邁昭之子也夫人年十有八歸大理君性純孝敏靜奉事舅姑能先意承事飲食衣服非經其手不以薦而舅姑亦曰非新婦所爲吾食不甘服不安也宗黨相教以爲法夫人之舅與其從弟同時拜天章閣待制從弟家治黃金帶爲燕服夫人顧舅家貧不可得悉其匳中物易金作帶燕客夫人出帶使大理君獻之而家人初不知與其夫處如賓客骨肉有不至必面規切之退則更譽其善故聞者信而不怨大理君通判夔州卒于官一男始生夫人獨護其喪還京師道峽中舟敗舟人捨舟而逃夫人正色叱之命取柩挈兒以免然家無長男子道遠從者慢夫人輒能言之官府鞭罰之以寡婦行艱危數千里無敗事而內外始知其才非獨辦夫人常職而已也既寡居杜門雖父母家至有時留之宿不可曰吾非間吾親顧年少子幼理可畏也子長躬教督之慈而不驕于以有立今丞相范公之配英國夫人大理君之妹也英國幼時得危疾久未平夫人晝侍調護有恩意英國歲時躬省勞之良厚以相府恩錫夫人命服元祐四年夫人年七十矣得疾不肯御藥物家人固勸之夫人曰吾無不足者又獲託死于英國求生何待也左右趣爲我沐浴更衣遂卒五月二十四日也一男曰約宣德郎四女長嫁隰州錄事參軍劉損次嫁奉議郎權通判火山軍葛繁次嫁卒次嫁殿中丞鍾離景圭前卒是歲六月七日合葬夫人于開封府開封縣大邊村之原大理君之墓蘄郡張某曰嘗讀太史公書見其爲滑稽日者作傳而不著列女孔子叙詩首關雎著后妃之德夫女德王化之本也豈小補哉顧隱沒不稱而賢賤士末術于勸善未至也惟夫人之德之才其于死生之際蓋知之矣此士大夫之所難而可以無傳乎于其葬也而銘之曰

有天其葉既葉既實既籍既佚而以始卒詡良緊吉殯夫子穴是謂大畢

張夫人墓誌銘

中散楊公諱希元夫人張氏亳州譙縣人贈禮部尚書諱成之曾孫禮部侍郎諱傳之孫贈太常博士諱彭之女也夫人秀美惠和治女工精工絕人內外宗族無與比蚤孤母燕夫人篤愛之曰有男子如吾女

者乃以歸之媒妁日走門燕夫人輒擇之曰吾女非若輩偶時中散公與夫人之叔爲寮來請婚燕夫人素聞中散公賢又竊奇其狀貌爲有福祿者曰是足以當吾女矣遂歸中散公夫人既歸楊氏其宗族敬愛之如一夫人仁愛慈淑出天性柔聲怡色無絲毫忤人意其于妒忌生不知有也年尚少能淡世慮齋戒奉浮屠不治婦女玩好年三十六歲感疾少間召其家人婢妾環坐酌酒飲之勸撫之如他時皆喜曰吾夫人疾且起俄而正衣起坐家人驚問之已卒矣後二十七年當元祐三年而中散公卒諸孤迎夫人之柩于京師是歲九月丁卯合葬鄭州管城縣懷恩鄉神槐里先塋之次始以中散公登朝恩封壽昌縣君追封清河郡君四人彥眞彥齡皆宣德郎彥臣慈州吉鄉縣令彥章絳州太平縣尉五女長嫁左班殿值李祐次嫁左藏副使曹譜次嫁朝奉郎程復次嫁大名府魏縣主簿王需次嫁河南登封縣尉李昂孫八人長逵次邁皆太廟齋郎餘尚幼夫人于某爲從姑故諸孤屬之銘銘曰

擇所宜從初艱其歸既逢其良身先之蒸匪謀不臧天實戾之於穆夫人令德婉娩物皆怛終獨裕其返惟昔弱子衣冠頎頎逾二十年以喪而歸鮮原靡靡從于君子有蕃其承視此松梓

王仲儒墓誌銘

河南王霽者齒少篤于自修好學而能文予聞之而未見也紹聖四年予以罪戾謫官齊安一日有客墨衰造門視其謁霽也見予則泣而言曰先君與子舊矣霽不幸既孤將葬而無詞以述先君之墓敢以是屬諸子某曰予嘗見朝奉君于京師其深者某之陋所不敢知而其粗與夫衆所譽者竊聞之矣不曰篤躬好學而廉儉者歟敏于爲吏愛民狥公直己不撓于權者歟然其人厚于實而薄于名豐內而廉外世之君子未必知之予嘗辱閒焉則屬銘于我固宜謹取其爵里行事叙之曰君曾祖諱恪西頭供奉官祖諱淮越州諸暨主簿贈太常博士考諱起尚書屯田員外郎秘閣校理贈左中大夫君初補太廟齋郎調陝府湖塘縣尉又爲澠池安邑二縣主簿河中府猗氏縣令改宣德郎監解州鹽池兼知縣覃恩遷通直郎賜五品服知孟州溫縣遷奉議郎加武騎尉管勾京北排岸司遷承議郎加雲騎尉監京米倉遷朝奉郎知德州加飛騎尉紹聖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官享年五十以某月某日霽奉君之喪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原以夫人楊氏李氏祔焉銘曰

君諱仲儒時中其字世河南人河清其里以蔭筮仕湖城是尉湖廢官罷留君一歲實惟相絳從湖民志其在安邑涌水于野邑人走祠君鞭而罷後令猗氏有愛其民既去十年見之如親實其耆老以謂子孫民居侵逵使者議毀君舒其苛一道是賴安邑賈鹽民富悍豪君教之學奬禮其耄孝秀聿興鄙悖滋消西民餽師履產輸泉君力弛之緜寡用安令溫治盜曰姑安之勿治其姦吏逸民嬉盜悔而耕厥壤大滋邑豪坐獄重賄而逸君以奇贖唾手則獲君之去溫其民涕留耆老百千聲言于朝惟河內溫邑聯部異河內有請假君決事後守德州河溼而鴆編民流殍所活萬數伍長悍驍其將笞之長以衆逃斥將之疵君請長叛立寘于罪貸將不問境爲無事一時持權爭欲用君勉之比周君爲不聞云何不淑五十而僨君凡三娶皆有婦道粵初氏楊其父日愷繼李父周舉士集賢今夫人陳姻黨稱焉劉時張國又楊克中

壻其三子惟德之同君三男子惟熙在耳進士登科甚偉而藝陶牙之原鬱乎松楸乘者下之君子之邱

吳天常墓誌銘

公諱天常字希全河南府洛陽人惟吳氏之先與周同姓至越入吳子孫散居四方以國爲氏公自祖考始占籍河南之洛陽公少貧不治生產以氣節自許力學問河南大府號多士而公自少已知名里中而舅建寧軍節度使王正倫深器之以正倫死事恩爲郊社齋郎調濮陽縣主簿又調舒州司法參軍郡大猾章氏數犯法繫獄其勢能得于有司公論正其罪流之一郡畏伏遷泗州盱眙縣令守笞病人死公當覆驗而前驗官言死者不病公將直之守以利啗公欲得如前驗公謝守曰我受公恩固善如死者恨何卒直之守爲得罪知洪州奉新縣奉新號難治訟者或先以釘貫其足以脅有司公盡巨釘于市令之曰釘必如此則受訟乃稍變俗知彭州永昌縣轉運使范公純仁深知公是時方變差科爲免役錢公原究蜀役法利害講之至精後以書見王荊公荊公召公議于司農寺時欲舉江西役法行于蜀公曰蜀不足于地江西不足于民利害異宜恐不可行主者是公議久之公所陳浸忤遂罷歸審官調院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丁母憂服除以便親調蘄州蘄口鎮都大監轄俄丁父憂服除通判無爲軍公諷軍守興庠序勉士以學部有鬻池官專利民多冒禁公爲立法公私便之而犯者鮮改通判鼎州以朝命按知誠州周世隆帥司部使者皆欲致世隆于罪公言世隆習蠻事且未嘗有罪論執甚堅卒免世隆人以爲難辰州有軍事以公攝守公之官見屬縣吏部夫千餘挽木山間公曰方春役民妨農耕悉罷之公至郡蠻酋繫獄者公諭以朝廷德意盡遣之皆感泣而去公因言自誠州抵融州道新通請每三十里建一佛寺擇僧知蠻情者居之諸蠻信佛平時可使入蠻與之習熟有警可用以間諜而佛舍可因以儲糧其利邊甚大朝廷許之後爲諫官言不當廢誠州爲軍公言頃蠻所以數叛者蓋雖輸款而未嘗去巢穴一失撫循則亂稍內徙則定矣雖不致州尚可安事廢州乎是時方議役法有訪公者公陳三事謂州縣之役莫重于衙前今雖易雇爲差衙前數之多寡與役之優重請守臨寧元豐之舊毋輒改又言鄉差于官類不知書計勢必雇人代者必要厚價請官爲立直又言縣所積免役錢請皆納州或輸旁郡戶部皆奏行之用薦者除知宿州時荊門新復軍擇守乃以公爲知軍宰相召公諭以擇才之意久廢百事圮毀公至爲興起弊敗必使完好可持久不爲苟且計人至今頌之俄知沅州其去荊門人爲立祠歲時父老率子弟拜之公既習知蠻情其治沅務安靜嚴守備撫溪蠻久之奏請出巡邊防軍行有告帳下謀變者公獨保其不然罪告者卒如公言又檄諸縣案使察游民與蠻交易爲嚮導者捕之俄復知辰州公去沅如去荊門而辰之吏民與蠻酋皆相賀曰我公復來矣蠻相約無犯邊郡爲無警辰民春夏多疫公飭醫工親視藥物人賴以全甚衆乃立學校勸以讀書人皆服從風俗爲變朝廷既知公有功南邊將用之矣以病求告卜居蘄州金沙溪上家藏書萬卷有以自樂泰然也公喜讀書于書無所不觀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卷至其閒居好之尤篤有詩集三卷奏議三卷紹聖四年八月六日以疾卒預治終事至屬纊精爽不亂享年六十有一公曾祖諱延慶祖諱澤皆不仕考諱英以公登朝恩授大理評事累贈朝議大夫三男子長

忱。太廟齋郎。仲惇。未官。季悟。假承務郎。皆以進士知名。三女。長嫁萬載縣令黃公孺。次嫁進士胡世甫。季嫁寧州錄事參軍譚康世。公自濮陽縣主簿積官至朝奉大夫。積勳至柱國。公爲人厚重寬博。達于爲吏。官無大小。所臨必有績。當其有所建立。必得所欲而後已。或以利害怵之。不顧也。其仕宦多往來南邊。故深知溪洞諸蠻所以治亂。有所措置。後不能易。然攷其大體。本于安靜寬簡。不爲苛擾。而頗立隄防。明條教。期無亂而已。不徼有功也。君子韙之。公少嘗從丁寶臣學。寶臣異其才。薦于歐陽文忠。文忠稱焉。既仕則不苟取。知于人。而一時賢公卿咸知之。獨吳正憲知之尤深。而公自重不輕就人。故雖知之不絕出力。而公才見于世者如此而已也。其孤將以元符元年八月二十有一日。葬公于韶春縣安平鄉黎企里。啓先夫人之兆而合焉。夫人程氏。有賢行。封文安縣君。前公二年卒云。銘曰。

其直非以爲訐。其和非以爲悅也。獨盡力于爲吏。無劇易必遠也。其至民以爲賜。其去民以爲奪也。既或知之矣。乃揜而不發也。進嘗而退果。而後知公之節也。安平之垓。公歟惟列。尚語後人。洛陽之吳也。

潘奉議墓誌銘

齊安有君子曰潘昌言。其學也正。其言也文。其家居篤于孝悌。其爲吏清介刻苦。而爲政本于惠下愛民。至大吏勢力能寒熱人者。必與之較義理。一毫不爲屈。其爲人務內而簡外。信己而不求人知。而人之知者。必皆誠心愧服焉。嗚呼。君子哉。蓋紹聖丁丑歲。某得罪謫官于齊安。曰。幸得從君遊。既至。而君病矣。無幾何而卒。實元符元年十月某日也。齊安之君子皆相弔。已而又曰。潘君之墓。宜有銘矣。咸以銘事屬某。某既素高君之義。用不復辭。走其家哭之。求其世家歷官行事于其子大臨。而次叙之。曰。潘氏在唐爲榮陽人。當僖宗時。有名季荀者。仕爲太僕卿。官于福州。避亂。因家焉。季荀之弟曰季翔。爲太子司議郎。季翔後二世生吉甫。事吳越入朝。終國子博士。累贈工部侍郎。侍郎生衡。爲屯田郎中。屯田嘗官于黃。遂居之。屯田生處士革。隱德不仕。君諱顗。字昌言。處士長子也。生而儁警絕人。爲兒時。賦詩已有奇語。閭有周希孟者。博學篤行之士也。君從之學。希孟以經教授。聚徒常百餘人。後進皆師尊之。登元豐己未進士第。初調新水縣尉。遷和州防禦推官。知江州瑞昌縣。監楚州都鹽倉。遷吉州軍事推官。改宣德郎。監漢陽軍酒稅。逐以奉議郎致仕。卒。年六十三。新水民有以花爲獻者。君一嗅而還之。曰。受賜多矣。其廉潔類是。江州賦屬縣。嚮建茶。太守問君。瑞昌歲可售若干。公曰。四斤耳。守驚詰其說。君曰。縣小民貧。米鹽猶不足而暇及茶乎。獨縣僚四人。人一斤可矣。守悟。以故諸縣皆得無多售。而旁郡有賈千斤者。後七年。君以事過瑞昌。有兩民拜馬前。其一曰。異時君爲縣。我訟得直。其一曰。異時君刑我當罪。我心服。是以偕來。君之爲吏得民。舉如是也。元祐赦民負官錢無蠶者。悉免之。吉州通判攝守事。乃悉下負者于獄。將鞫其蠶。君曰。赦欲寬之。而君故獄之耶。執不可。民乃得免。龍泉令捕得私酒三十家。將上府。君謂令曰。是法皆當徒。龍泉小邑。一日徒三十人。君爲令安乎。令乃頗減出之。嗚呼。其歷官徵而見于行事者寡矣。然其修身治人。立心操術。亦可概見矣。向使之得富貴。立朝廷。據位操柄。以行其義。達其道。其不貪利苟得。如還靳水之花。其忤上愛下。如鬻瑞昌之茶。民甘其罰。如瑞昌之拜者。則雖古之君子。無以加

分寸于此矣。有集三十卷。曰春秋斷義者十二卷。講義者十五卷。易要義者三卷。致仕時家無一金。骨肉衣食僅給。而君蕭然病臥一榻。口不及俗事。時與其子清言而已。娶何氏。有賢行。男二人。長大臨。次某。皆力學有文。一女。嫁進士羅啓宗。四孫。其一男也。曰懋。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原。銘曰。

白璧芳蘭。包以九襲。長于外者。千萬而一。莫爲出之。卒殞無施。嗚呼昌言。不幸類茲。致美在裏。不耀于肌。豈人是謀。謂天實知。黃岡之原。松柏其猗。我相後人。將穫其菑。

柯山集拾遺卷一

五言古詩

有所歎

達士不可羈。其次遠羈絆。我無達人風。又不能自遠。紛紛隨世俗。碌碌走薄宦。其來或遣驅。其去或被挽。吾求亦何有。五斗固易辦。不師陶淵明。腰爲小兒俛。由來爲貧仕。榮辱何敢辯。乘田與委吏。孔子不云賤。

即事二首

大明海底生。先警我東隅。老人雖未起。曉境默相授。山前羣動寂。暗樹語殠鳥。昏昏橫水霧。落落欹曉斗。廚人已束薪。汲井鳴盎缶。沽酒走家奴。理食杏麗婦。悠悠春復冬。冉冉昏還晝。通塞付大鈞。聊安此徼陋。心服是以偕來。君之爲吏得民。舉如是也。元祐赦民負官錢無蠶者。悉免之。吉州通判攝守事。乃悉下負者于獄。將鞫其蠶。君曰。赦欲寬之。而君故獄之耶。執不可。民乃得免。龍泉令捕得私酒三十家。將上府。君謂令曰。是法皆當徒。龍泉小邑。一日徒三十人。君爲令安乎。令乃頗減出之。嗚呼。其歷官徵而見于行事者寡矣。然其修身治人。立心操術。亦可概見矣。向使之得富貴。立朝廷。據位操柄。以行其義。達其道。其不貪利苟得。如還靳水之花。其忤上愛下。如鬻瑞昌之茶。民甘其罰。如瑞昌之拜者。則雖古之君子。無以加

晨起二首

仲春忽過半。長養候已深。晨興雨初霽。近目矚平林。繁桃張麗錦。好鳥鳴清琴。椮枝有新子。翹草無陳心。謫官傷局促。端居厭滯淫。眷言平生友。乖隔如參辰。

窮居無遠念暇日親庖廚澤國富滋味春江出嘉魚鬻市有懸羔擷園得嘉蔬雖無五鼎烹薦俎頗有餘
導和資一杯徑使愁肺蘇條咏以實氣聊以彊吾軀聖賢戒求飽豐德任形軀彼皆勤勵智我獨懶求愚

晨興

喔喔雞向晨夙興鄰里靜朝光出東崗秋曉氣耿耿亭亭脫樹葉寒意已疏勁草根有微露醲綠尚交映
老夫起默坐覽物感衰盛忽然遇杯酒酣歌朝達暝

朝日

朝日照山堂流光泛疎牖龍鍾病童子播地起持帚堂中空四壁惟一老病叟蕭條野僧閑鄙樸老農陋
雨來林葉響霜近蔬甲瘦何以遣幽憂賴有尊中酒

晨起有感

故歲如曉客行意不可留新春如美人含笑未舉頭定知當粲然有待姑少留山川謀光景梅柳露風流
惟有堂中人一衲暖蒙頭槁枯不到心萬事良悠悠

東池

東池秋水清歷歷見沙石枯荷半倒折風起鳴擻擻悠悠岸邊菊灼灼好顏色芬芳人不知寂寞聊自得
寒蛩白日啼晚葉霜餘赤無人野竹繁積雨平橋側唱唱雲間鴻歲晚霰雪迫乘閒輒獨遊官閑幸無責

東溪

東溪何潺潺秋水清見底縱橫小石圓一一靜無滓空山人不到涵涵響猿佩我來每終日漱濯弄清泚
山居時已久不省有朝市門闌人客少跨馬必至此麋鹿見我熟相對不復起誰知寂寥趣寄言同聲子

薰風

薰風動嘉樹日夕成清陰上有枝閒鳥知時爲好音陽春事已往桃李不可尋顧茲長養功嘉實蔚中林
庭虛納涼吹雲表見遥岑我歌虞氏詩諧此風中琴

六月五日苦暑

朱夏忽云季金流火方燃遲遲朱輪出瀏瀏高雲鮮困翮守茂樾游魚伏深泉炎炎萬物息聒耳唯鳴蟬
白羽誠么麼爲功諒徒然那能解煩促揮肘增勞煩大鈞播一氣寒暑遞徂遷欲逃既無所聊此北窗眠

六月八日苦暑

微颸不振髮皎日沸重淵萬木奪華采祝融方燎原青山瘁無姿流泉不復寒眷彼道路子念茲農畝勤
荷鉏距敢後擔囊無息肩亦知苦可畏謀食敢逸安三伏方肇序金融未能完聊安環堵居酌彼溪中泉

又

羲和午停車草木靜若萎我居倦煩促誰與開我懷出井泉失冷迎涼幌空開翩翩投林羽飢渴復誰哀
仁哉林間風爲我時一來惜哉爲功薄蓬蒿安能迴觀濤感巨壑清嘯想高臺徘徊滯心賞悵望意悠哉

秋興

八月禾黍熟登高望川原山河豁清霽風日開明鮮晴光散草木餘爽厲泉源飄飄孤飛鶻擊搏無留拳
幽獨感搖落端居驚歲年誰爲知心者賴有濁醪賢

又

秋日照荆榛空山莽蕭索人稀雞犬閑古道轉城脚旗亭數家市炊烟起離落牛羊暮求羣歸鳥紛落泊
菅麻已在溫黍稷行可獲歲豐農工勤膏火通夜作嗟余何爲者愧與衆同樂南畝亦易謀咄嗟我力薄

又

寒日在東屋鄰家晚雞啼闌班黃葉地白日蟲鳴悲揚揚舊香草白露彫華姿雖悲就搖落所喜實離離
幽雅敘衣食備塞戒先期薪芻既收斂酒醴亦時施嗟我無一廛薄游倦東西眷言及農畝歲晚空咨嗟

搖落

搖落已可悲況復值春晏山深雲物陰所向皆慘淡疎枝綴陳葉風至時一散壞壁晝蛩啼衰草飛蟲戀
嗟余守窮谷秋物已三見胡爲久淹留不自厭貧賤由來人間事利害喜相半優游歸隱約富貴足憂患
安行吾不迷夷路坦可踐保此頑鈍姿悠哉復誰怨

九月一日有作

悅悅日光薄蕭蕭風葉吟今辰九月朔秋物半侵尋賴有堂下菊芬芳散浮金感茲搖落際採擷慰孤斟
木落見南山池清照疏林翩翩短羽健杳杳暮鱗深落漠苦無趣屢空阻抽簪晴明臨吾屐晚歲多重陰

觀池漲有作

清商初用事力弱殊未完假此通夕雨遂收祝融權平池舊深淺亦復波浪翻白鷺飛不下高荷沒青圓
是日酒初熟芳香滿金尊三酌徑就酔此懷誰與論

七月十日雨炎暑頓解有感

空山風雨夕微雨淒房櫳徂年兆搖落感歎白頭翁謫居困炊玉無田願年豐欲持一杯酒旁舍慶老農
烈日辭執扇高林墜晚風清燈夜齋靜不睡獨聞雹

出伏調潘十

伏盡熱隨盡古語常有憑淮南歲苦旱秋暑鬱方蒸老火熾而燄弱金融未凝火雲大江沸烈日羣山頹
平生白羽扇揮拂何功能蓬頭臥永晝起冠汗沾纓柯山屢空子貧病復相仍衡茅未可詣作詩問寢興

九月下旬有作

今辰九月末秋物能幾許翩翩風中葉卷卷自飛舞餘姿不復妍日夜逐塵土寥寥空枝高但有寒鳥聚
天時不汝留變化竟誰主今古無奈何悲歌徒自苦

又

慘慘歲云暮寒日無停光況復陰晦多景短重雲長梳頭坐清曉朝飯熟黃粱官閑無事業終日偃空堂
經時不跨馬門徑秋蕪荒惟有霜後山當簾對蒼蒼

白月

白月照世界山河受清光豈獨耳目清瑩洗肝膈涼中夜掃寬虛仰得天一方湛碧磨青銅精金點星芒我心方無思偃息在高堂愼勿憂世故彼昏謂汝狂

初晴對月

平生愛明月豈以解煩燠及茲霜夜對任使體生粟冰天凝紺冷氛祲避不觸煌煌七金徽但掛寒斗曲蕭蕭脊栖葉悄悄鼾眠屋三更清到骨亂以杯中綠

雨中晨起

端居多滯念秋至一蕭散況茲炎涼異徵冷風雨旦空山陰靄積機杼聲變絺衣感輕單素褐催補綻泥行苦長鬚買酒不可緩洗醆自迎門一杯聊自勸

苦雨

春淺天尚寒雨多聲入夜幽人不出門坐惜梅花謝庭竹未抽萌醅釀將覆架芳時喜病愈淺酌供情話趨世劇曳牛投閒如嗽蔗因逢老農談悔不初學稼

雨霽

滯雨忽雲霽園林有清暉時鳥亦和鳴好風清且微遠愧深山僧趺坐掩禪扉豈知芳菲歇詎傷寒暑違一念與道寂九旬淡無爲踔心探斯理吾今其庶幾

賀雨拜表

羣雲雨事舉振旅不復陣掃天無一塵千里還綠潤晨朝大明賀沙路萬蹄印朝光泛翠瓦佳氣去人近頗避斧扆口侑膳飯龍筍願君愛物心從此至堯舜

春雨

南山多夕陰夜雨復達旦瀟瀟脫未已零落雲物亂陰沉晝生寒閉戶守餘炭官庭草木合山吏午已散悠悠對朝景念此春已半昨日櫻桃花紛紛落如霰天時不可駐今古一嗟嘆唯應痛行樂此計乃最善簪紳束我體局促困游宦何當有茅屋放意行所願

春雨

春雨不肯晴春雲與地平柯山數椽屋晝夜傾簷聲陰沉人意惡但願醉不醒園花知在亡渠溷飄紅英今年窮到骨憔悴客江城花時不得出風雨掩柴荊自我學道來萬事一豁輕惟有惜春意未忘兒女情齟齬可奈何努力飽飯行往日雖莫挽來日豈無程忽記祖燕公佳句與帝賚今歲隨宜過寒食明年倍調作清明

喜雨止

敬亭與吾期今日雨當止靜掃峰頭雲秀色粲如喜我慚無以酢園逕欣細履夜來四簷聲添我北池水破圩久不補積潦齧其址南人麥禾薄稻壟魚尾尾豐穰未敢望疲餓何由起飽食但高眠自慚稱刺史

仲春苦雨

仲春乃積雨和景良未舒園林阻幽步塊坐守溫爐中庭下水鳥隙地長寒蕪流紅委花外淳碧漲池餘商羊未悔禍椒醑屢傳巫豈惟政無補多慚誠未孚農事滯南畝土功隳敗圩悠哉欲何奈濁酒且爲娛

苦雨

重雲冒山椒大江浸其麓通爲一沮洳哀此塗泥渥居寄佛穀山口跰厱局促餘瓢汙巾几積潤繁篁竹門前耕野靜時得舒倦目美哉百畝稻整整照人綠深蕪下白鳥霽嶺明秀木感此歌豐年卒歲期飽腹

苦雨

伏盡暑初變西風作秋聲瀟瀟晚雨急達旦聲不停陰暝雞失警微涼肅晨興湍流冒階闥梯潦破門庭仰視天蓋低玄雲迭驚霆黑蜺樂以逞商羊方未甯后土何茫茫流潦浩縱橫憂念在民食敢私闌菊菜漠漠暮未雨琅琅夜還增嗟余但高枕飽食愧疲氓

春旱二首

大野拱連山晴空轉規日青春散埃奔積水中蕩潏欣欣見羣動咄咄爭湧出滯留無好懷風景獨蕭瑟離羣與誰語塊坐守蓬蓽卮酒樂餘春沉憂長生疾

又

風雲閉益高旱色起諸嶺施生澤未渥曉氣挾餘冷飛沙礙桃李碧草思耿耿麥根不走地稻壟臥陳梗蛟龍且偷安雷電勢欲逞憫農非我事剛復念閭井

春雨

浪浪簷前雨晝夜來不極青苔生空廊蝸涎被四壁出門無所往端居守籠翮鳴呼林中鳩聒聒方自得林花掃餘姿高柳沐佳色悠悠三月殘春物行欲息感之欲何奈取醉遣朝夕穿泥得新筍紫籜裹新白從容婦子語草草田野食明日還復然慵頑已成癖

春旱初雨

春泥不沾犁四月若三伏哀哉麥無秀父子壟頭哭誰驚耽耽龍霹靂震萬屋從空倒江海焦禍快一浴終然霈威怒飄颯斷還續晚陰涼觀闕夜響起松竹後時悲夏穫入土喜秋穀聊爲目前慰未敢信果腹豐凶繫□詳望歲走牲玉我無憂民責理此杞與菊

庭菊

窮秋慘無姿向□盡枯槁可憐中庭菊灼灼顏色好豈無風霜苦所守良自保清商振驅除爾獨傲百草煌煌中央色嚴麗謝浮姣山家有薄酒爲爾數傾倒嘗聞仙人術採餌鹿難老呼童掃藥齋遲爾寒英擣

次韻蘇翰林送黃師是赴兩浙

昔見君納婦今見君抱孫先公力種德子合大其門何爲亦如我有抱不得言嶙峋胸中氣默默自吐吞誰如東坡老感激論元元欲將洛陽裘盡蓋江湖村既係海若頸又鞭江胥魂意令仰天民不隔頂上盆

我獨乞禪牀一氣中夜存

次韻子夷兄弟十首

暑雨衆物成園林粲垂實官閒廢歲月稗補百無一委身作書蠹檢姓就僧律古味雖未亡塵埃滿琴瑟金馬聊代耕淺郎亦爲官何必歌五噫遭非如伯鸞物生各自遂巢艾與芝蘭詩人亦多事屑屑計鶉狶愔愔坐歲晏忽枉故人書頗說清淮濱卜築有幽居歸與浩滿懷端如果投狙功名繫遇合不遇欲何如出門復入門愧此樞上馬壯心磨不盡撫劍還悲咤感時高歌放泣古幽淚洒端憂蹇無成謾言我心寫少年初入路見謂醒日少春風牡丹市走馬帽簪倒知音君伯仲騏驥與騑驂五年復相逢但怪酒醆小經時不飲酒麋薄入口衆人聞多是非不敢盜鄰蜜二公洛陽日想見飲屢痛行求放湖海種秫代官俸閒宮冷于水塊坐守編簡時無蘇司業何處見酒醆新涼枕簟瑩付睡與雙眼念我南山苗經年廢鉏鏟文園得武皇引疾常避事佳哉意殊深遺迹邈不嗣揚公漫投閣不禁問奇字致身毀譽外乃得免疑似呦呦中林鹿那得伏鞍銜愧我蘼薇姿塵埃敝朝衫山人不歸山頗被猿鶴讒欲追甫白遊千古感至誠昔有獨醒士絕口避酥醾折楊得衆笑無地至秦青周詩念忠嘉所貴食野芹良時不可再佳人難合幷

喜吉老甥見過

西風吹蒹葭秋色滿環堵悲蟲語窗月陰蕊開夕露門閑賓客少鳥雀任散聚楊甥時過我論詩朝達暮新茶磨細雪甘井漱清乳恩恩貧家飯藜藿不滿俎顏言行有日征艘下洛渚喜汝將鳳歸驚余髮加素老慵愁應接兒女較口語樂逢親骨肉情話到爾汝先君外孫子惟爾冠俣俣平生女甥兄宜爾有風矩長安木葉落雨送萬家暑涼風當沽酒爲我醉起舞

劉伯壽秘校

將軍卷金甲獨臥嵩山阿千金買峨眉晝夜飲且歌時平武庫鎖賂賈戎狄和不復用英雄惜哉雙鬢皤延我寒夜歌清尊不辭多壯氣老去日蹉來鬢屢摩充國年七十立功未蹉跎我欲勸公起拂塵揮霜戈公言一世中歡樂能幾何安用身外名功高竟消磨家住太室陽開門對嵯峨嘉肴薦尊俎有酒如江河度曲得新聲詞成自吟哦樂此常不足尚安知其他我愕不知答高賢固殊科馬援喜功名旅死遭譏訶陶潛雖放情但爲碩人邁公於二者閒安處行逶迤寒廳有脩竹野泉漱微波不厭徒馭勤高車幸來過

送梅子明通判餘杭

東寒山水窟錢塘吳越都吾人神仙後厥直承明廬一舸去莫挽落帆風月湖歸遲青衿子能誦先生書借問太守誰子雲獨名儒家有王陽金清商奏簫竽相逢不妨飲坐嘯治有餘逸知子還日未厭浙江魚

送呂安禮

呂子有奇氣少年事詩書不肯衣逢掖而隨市井儒白紵縞雪袍朱櫻貫金殳大醉必走馬長呼挽雕弧與龍有餘歡清歌倚簫竽春風動狂思夜席擁妖姝羣兒傍笑之謂子脫撿拘而我獨知子壯茲眞丈夫屑屑五斗米其重無錙銖何爲愛琱屑妄自苦其羈子亦憂我拙相逢每躡蹤論詩夜齋靜秀氣出瑤瑚

遠官無與懽見君心獨娛如何忽告別決去如驚鳧矯矯黃鵠姿枳棘非所居清明擇士日子豈久泥塗送別勤苦懷乖離感孤搔首歲暮天詩成悲有餘

呂尉醉中索詩爲別

吾友呂子者其人藝且文何侯綠沉鎗顏皋弓六鈞勿謂豪少年詩書精討論文詞踵騷雅豈但驚庸人皋兒事膏沐眩粥倚市門汲汲恐不售惟憂貨非珍子獨抱奇璞九襲包衣巾塵口自蒙垢但畏人知聞區區事邊幅碌碌隨俗塵願我未免此深慙非子倫離別可奈何高歌倒清尊願子重輝光去去翔青雲

送陳器之

投身落窮谷黔默頹囚拘情忘侶木石機謝友禽魚粲粲陳夫子文章德行俱雖云相知晚既合乃不渝我官洛水濱君寄鹿山隅孰謂百里遙滿案堆君書詩壇南不慊日夕鬬戈殳我贈白玉璧子還明月珠今春子遇我爲我駐驪駒高懷坐披豁一飲倒雙壺聯騎失洛橋據鞍遞歌呼劇談燼飲燭痛飲銷炎爐首夏餘春妍子還自西都連朝守杯勺岑藥正芬敷插花烏帽傾醉倒傍人扶已別尚反顧將歸重躊躇官期子當滿念別久鬱紆況乃西郊道恩恩遇行車一酌不暇勸矧欲盡子娛亦知徵誠薄所惜違區區親友義不少況乃知心歟忽忽流水濱尚將執子袪願子保多福六翮縱南圖永此金石交皦皦堅終初

別外甥楊克一

彈琴不須絃意在宮徵外濁醪分美惡于道猶蓂芥平生分別盡獨此有涇渭坐令劉石徒笑我猶嗜味

石崇以油爲酒秋風三十里碧鰳兼紫蟹參軍呼可應肯使空樽對

感遇二十五首

幽居念世務顛復窺造物通爲一憒憒愚智更出沒漏天呀不補淫雨方滂滂豈獨無良苗稂莠亦飄忽惟餘尊中物三酌便兀兀此事頗有源時從散幽鬱毀竹伐梧桐意欲困鳳凰彼雖無食息逸氣自高翔鳳何求于人人自欲鳴鴞鬾之亦安有庚子鴞在堂昂昂青雲士忍飢而擇粮使果腹是求何憂無五漿

士生有輕重初非他人爲視身眞千鈞所壓無不摧羣偷讓弊漢喘走恐後時隆中賢少年長嘯弄鋤犁白頭左將軍歛衽喜得時狼石挈紫髯老瞞受鞭笞艱難永安詔委國忘其兒心知龍鸞人不顧鴟鴞資使無三顧重一飽起相疑

世無英霸器俚叟誦詩書不能靜邱民安用稱唐虞堂堂贊皇公龍變誰可拘邂逅逢可人奮身爲謀謨草書救深州元翼終就居誰能叱邸吏姦將立改圖

裴度書遺王庭湊不能出牛元翼李德裕語范陽邸吏張仲武不敢納亡命才謀相去可知世必謂裴酈李過矣天方去大和扳公去其都十年奇才論獨智羞羣愚

文宗將圖閹寺先出德裕德裕有奇才論訓注之敗

秋房燈火靜客睡亦復安弭彊力汲汲涉廣心漫漫白露下百草心知歲將闌彼微者啼鴂職使仇董龕吾非蒿目人初不與世患淫雨作橫流執蠹挹之乾我師青牛書不爭忌處先既自守吾寶在辱亦何歎

羣動同大塊冥冥含至精乾坤職覆載日月互昏明蚊蟲共一器擾擾一時爭推移付大化終古一空名
大冬積嚴殺布令兆徵霜淒淒中園木華黍欻摧藏豈無孤芳者佳菊獨煌煌後彫雖爾德曷補蕙蘭傷
炎劉運欲圮蠹孽俟根生姦臣助斲喪主意不得行云誰知巢穴睛劍有朱卿傷哉滔天禍成此直士名
唐皇欲喪亂豺虎依山邱君王信李訓玉殿行戈矛繫狗不係首遺噬血橫流堂堂贊皇公委棄不與謀
腹心主包藏爪齒以自衛折衝須豪英靖國用君子遐哉三五朝此道無不備晏嬰才媿管齊景不霸世
商子德慚奚秦彊仍早圮
風霜凜已高歲月逝云邁蕭條陋巷士藜藿守耿介欲吐胸中語旁人笑言大漆室非近憂宜遭鄰里怪
登高望海縣秋日麗玉京喧闐車馬音風震入青冥大明屬昌運戴白不知兵華衣美酒食婦織子孫耕
生無係虜憂乃覺患禍輕請看五季世戰地猶榛荊
西京全盛日宮闕上參天建章千萬戶白晝下神仙金璫麗雲日棨角壓山川一朝喪亂至兩觀入戈鋋
漸臺既已平長門隨風烟物大變亦巨安榮竟徂澱毋怪秦漢君甘心惑神仙
穰侯拉關中頗畏諸侯客搜車計已遲終困范公策庸夫各富貴百計私自惜勢移禍敗至智巧竟何益
至公覽英俊直補乃無隙請看桑林餓亦脫趙子厄
霽隙不在大巫臣圖夏姬百端終困楚吳子會黃池怨有大于此居高易逢危何言戒困獸無易簧中尸
林居屏百患覃思觀幽遐炎黃已蕪沒末路多玼瑕私智互馳騁短長迭矜夸更相爲禍福勝負時紛拏
超然赤松子高笑在雲霞
周王仗黃鉞自謂將天威孤竹兩君子采薇旁笑之豈徒驚世俗趨死乃如歸周衰楚霊吏快辯多文詞
高言毀二子至與盜跖齊夷齊固齊聖于道豈無知輕身立世教爭奪尙如斯
江湖有潛鱗頗厭沮澤陋竭來游滄溟矯首宇宙是時三神山忽隕巨鼇首奔波走仙聖龍蜃紛格鬬
重淵沸日月萬類錯昏晝掉尾歸去來蓮巢以爲友
衆聖演世教金仙獨圓成徒緣異形範乃復遭譏評幽居竄物化且復究吾形捐書守寂寞萬化歸無生
治疾弭靈藥爽然疾有瘳因茲涉方書仙聖或可求豈疾乃可治而生不可留吾將飛五金息駕于蓬邱
懷王棄屈子憔悴楚江湄終然葬魚腹終古耀文詞千年洛陽客作賦不無譏謂當棄之去覽德乃下之
君臣本大倫當以恩義持如皆輕合散是與塗人夷靈均豈願沉深意實在茲傳懷終泣死何亦拳拳爲
微陰兆九地萬木方滋榮微霜初可履回首陽泉冰秦王按劍日豐沛赤精生光輝能幾時日中月已升
達人知其然居世忘驕矜彼哉夸毗子志氣易滿盈
處世三不遇放歌歸去來林臥觀太初悠悠付一杯扶搖震雲海三山安在哉金丹或可學他日出塵埃
蒼鷹初化鳩未忍望擊搏照水或見形乃見悔其咋麗戎有奇女遭虜常涕洟改服登音宮更恨來石遲
變化驅念慮丈夫或有之貧賤矜懷寶富貴乃無奇
繯絲未緣魚有絲生網心弦木以爲弧鳥獸不安林大鈞本無事物類亦愔愔誰令一機駭萬變起相尋

焚木豈入火棄沙非外金如何巧詐子尙欲峻而深

晚春獨酌有感

春晏巖谷秀喬木環我居引此西澗泉瀰瀰漱我除危檣跨方池脩竹萬有餘人閒午陰靜鳥下驚游魚
清風掃我堂吏案無文書手携金仙經諷誦自卷舒身閑去道近地僻與世疎何須綴巧頰搖曳王門裾
誰謂我無友蕭然山谷間脩竹乃佳客清風如妙言攝彼林間筍致酒方池邊惟時春服成花葉猶斑斑
月出我已醉扶歸不知眠洒然中夜醒起聽西澗泉世累乍去念放歌心浩然功名付長嘯持用樂目前

糶官粟有感

持錢糶官粟日夕擁公門官價雖不高官倉常若貧兼幷閉困廩一粒不肯分伺待官粟空騰價邀吾民
坐視既不可禁之益紛紜擾擾田畝中果腹才幾人我欲究其源宏闊未易陳哀哉天地間生民常苦辛

將離柯山十月二十七日

去此定有期逝將泛扁舟千里須聚糧尙復少遲留雖有隸囚縶聊喜脫遐陬問我行何之岱宗古東州
念我所居堂蓬茅委荒丘西窗兩芭蕉誰見春萌抽園梅粲已發明掩懶重游今晨一長歎離思浩難收

視盜之南山

窮冬策羸馬祇役走南山原野勢忽盡並溪屢回盻列石如牛羊流泉鳴佩環兩峽忽壁立仰失團圓天
溼澗凍欲絕層冰洌我泉躋攀越前嶺危石萬丈懸衣薄近翠壁雲低上層顛谷深日無暉地絕風更寒
百里不逢人我徒互悲歎但見女几峯萬尋戈劍攢淋漓鎖冰雪冷射狐裘穿日暮投主人茅茨起孤烟
燃薪不計束未解手足拳主人前致辭問官來苦艱我答豈得已王事不可閑饋我脫粟飯殷勤爲加餐
山家無酒肉麤糲味亦甘月出萬嶺光夜歸霜滿鞍迴視所歷途猿鳥應愁顏暗想酸兩股夜眠驚夢魂
人生亦可貴何事戀微官

冬日自福昌之澠池

羣崗洛陽西勢若海浪飜連嶺起我左層阜當我前采如獸騰突繚若蛇蜿蜒外高陟縹緲郤下逼重淵
老崖忽中斷俯視毛骨寒百丈未見底立士如巖巒登高望四垠目斷無平川崩騰萬馬羣出沒相後先
雖有虓虎軍顧步安得前我觀絕塞處塊土萬雉堅崤澠自古險秦人有重關信哉天作固扃鍵誰敢干
時平戰伐息地闢村落閑堆阜何茫茫耕桑莽相連平生喜壯觀弔古重悲歎山川只自爾興廢何多端

宿峻極下院

天寒蒼山高野寺在山麓長林繫我馬古屋留客宿空巖陰風豪達旦號古木夢爲神仙遊境界脫塵俗
平明出戶望曉日在巖腹冰霜刮昏霧萬丈攢翠玉山行日已久常苦見未足猶同賢者處愈久愈可欲

下嵚嶺

陰風吹我衣左右入石壁石色寒更青蕭蕭擊枯檄深行方慘淡路盡兩崖闢羣山忽然來千里平若席

茲惟東周壞氣象雄萬國山河拱別都自古帝皇宅輒轅天設險坐制萬夫力周公卜瀍鼎彼肯事無益
天寒僮僕愁歲晚霜霰逼緬思垂堂戒攬轡三歎息

初離淮陰聞汳水已下呈七兄

朝離淮陰市春水滿列平依依道邊人送我亦有情千里積雪消布穀催春耕人家遠不見柳色烟中明
輕舟鳴桹子野靜遙相應連網收濊刺嘉魚飽南京平生晤誤歎促膝聯弟兄相逢古難得白髮老易生
檣烏飛更北汴柳綠相迎從今淮山夢卻在鳳凰城

次韻七兄龜山道中

連山赴靈龜石脚疊如積巍峨黃金刹負此鼇背力孤舟繫東風淮雨暗春色朝來一悵望別此巖下石
危檣鼓帆腹輕檣跨浪脊林分岸忽盡鳥去天未極遠游快新矚勝事旋陳迹恨此故里違塵翳何時息

龜山水陸院

院靜步柏影庭虛聞塔鈴連龕香慘淡古榜金青熒山背負華殿淮身朝廣庭旛花龍護法梁棟神扶傾
緬懷開山人天眼照廢興一菴檀施集百塔神鬼驚支郡萬古穴石老深潭清坐令金仙力鎮此水府靈
我來望春野高閣近青冥白髮老比丘俯僂困逢迎豈無世外人燕坐守無名重堂百僧會合有菩薩行

平生一鉢意長歲百慮更狂逃不知返勝地念浮生

曲河驛初見嵩少

我行日益深所遇日益好森然過絕壁慘淡石色老層峰乍崩奔峻峽忽開導清溪瀉兩間淺瀨浮水鳥
築杆石路窄構架野橋小娟翠篠寒時見木合抱危亭偶平曠是日見嵩少戴戴重雲外傲睨揖蒼昊
坐令羣山勢凌轢困籍蹈平生忽俗事丘壑情所好無謀苟自給薄官廢幽討豈無幽棲士顧我林下笑
會當採芝去富貴曷足道

秋懷十首

西風吹前林壯士中夜興感此歲月晚白髮來無情少年讀詩書意與屈賈爭口談霸王略銳氣虹霓橫
天衢白日開致主皎丹誠豈懷富貴念但愧稷契朋栖遲客淮海憂患相纏嬰憔悴消壯氣飢寒費經營
心期與外物易失常難幷蕭條爲斗粟貧賤洛陽城我生亦有命榮辱復何驚但驚歲律遒慷慨懷平生
呼兒致濁酒長嘯視青冥醉爲梁父吟吟終誰爲聽

又

飄風激浮雲飛雨來若注緘衣逼新涼感此歲云暮高堂有華簟坐覺顏色故人情隨炎涼興廢一何屢
鮮口中庭菊華葉日敷布可憐搖落中爾獨傲霜露官閑隨口念歲晚無歡趣惟與青山期晴明蹋芒屨

又

夜靜四聽絕蟋蟀鳴我堂知時爾雖早嘖嘖竟何傷西風蕭萬木百物皆摧藏爾豈不自得悲鳴憨中腸
寒衣已在笥紈扇委空牀幽詩嗟婦子入處謹風霜而我獨何成遠遊悲異鄉出處兩無策感時空慨慷

又

歲暮無所爲官門聊飲酒家貧乏肴果擷蔬不盈手要歸一醉爾甯復計薄厚頹然几案閒槁散忘宇宙
古來痛飲人可是耽醇酎由來困寂寞聊此娛昏晝紛紛眼前物泯泯胸中垢當其暫忘去快者免介胄
蕭蕭風入簷皎皎月當牖歌罷興已闌感歎還搔首

又

蟲鳴一何悲竟夕不能已缺月能幾何光輝還暫爾青燈照牀帷解帶偃宵寐勞勞隨朝日既夕聊此憩
是非競賢否榮辱爭賤貴紛然無時停膏火互煎沸區區竟何有俯仰終一世癡兒自驕玩達者已高逝
無營謝巧械咋舌笑愚嗜猶須多貯酒暹暮聊卒歲

又

西風播黃葉零落委我前閉門無來客空牀過午眠牀頭亦何有狠籍古人編琳瑯巧言語照耀後世傳
餘榮更何恃朽骨但茫然悲哉事無益辛苦勞生前嗟我方病此詩書費雕鐫知愚不自已既痼何由痊

霜梧夜槭槭寒菊朝娟娟胡爲不飲酒戚戚愁吾年

又

悠悠春與秋泯泯朝復夜濟時無遠圖謀食阻高謝茫茫兩不可默默私自咤疎絃無悅音失路有迷駕
孟軻竟迂闊樊子欲耕稼古人不吾待子子欲誰舍詩書頗完緝官事幸休暇聊從心所樂此外曷足藉

又

原野日遼闊南山疎亭亭夏雲斂氛翳秋木呈疎明幽居苦不樂展步乘朝晴嗟我無羽翼何由躡崢嶸
神仙雖誕漫可以忘俗情乘桴古亦有況復凌滄溟浮生既有限散誕煩冠纓黃精若可採高揖吾其行

又

秋風從西來百草隨委棄如何中庭花粲粲濯朝露雖懷遲暮感獨秀亦云異炎涼各一時豈必桃李貴
遲功有暮祉銳進或先退由來一氣耳捐屑何足計

又

吏散門寂寂蟲鳴夜沉沉素壁上明月涼風搖樹陰悲歌忽不愜感歎涕盈衿寫此牢落懷默坐彈鳴琴
俗耳不好古古人已非今悲哉曠四海子子無知音

上元家飲值文安君誕辰

新正值家節時雨霽良宵林坰做梵刹香烟籠白毫士女傾都出夾路輪蹄驕誰能衡茅下寂寞守無聊
載御芳蘭饌無辭玉色醪況值私庭慶覩壽比蟠桃

初冬偶成

清商忽已謝瑣堵稍清冬今晨起何早蕭氣淒房櫳繁霜凍欲結霽霧迷長空理畦曉蔬盡收果高林空
六年淮陽客歲歲風景同吁嗟吾老矣撫事思無窮

寄集節二首

陳侯氣飄飄。誰敢易揶揄。俊如搏風鷹。清如唳霜鶴。高懷洛俗事。見者初駭愕。須臾發其有。珠玉隨酒落。浩然謝畦畛。誰不愛而樂。論交嗟我晚。玉手未暖握。別來星一周。庭竹再飄籜。洛陽誰知子。恐未免寂寞。嶙峋胸中氣。誰與發其鑰。知心古所少。獻厚報或薄。與懷每念此。中夜情抱惡。雖然千金璧。豈得常在璞。

山城一尊酒。子去誰酬酢。高歌遣我思。長嘯覲廖廓。

北風號空庭。山雪鳴急霰。是時我與子。傾蓋初相見。相逢兩恨晚。語罷喜復歎。明燈照紅爐。杯酌方爛漫。劉公摩霜鬢。氣若初捷戰。喜我兩人交。深杯手持勸。縱橫恣談笑。一醉便侵旦。想子病酒容。蓬頭不能飯。那知會日少。告別不容懇。出門送子歸。慘若失侶雁。終朝或不語。妻子怪相問。別來三得書。日月去如箭。栗何在何處。山川浩千萬。吾將理南棹。遂我江湖願。兩如隨風雲。那復計聚散。遲君秣驪駒。別我過窮縣。

以上宛邱集。

柯山集拾遺卷二

五言古詩

食杞

江皋春氣足。佳杞蕃新苗。老枿飽霜露。餘滋發柯條。青青被修□。□若綠空壕。僮歸必盈筐。一杯勸爾勞。神農不吾期。夸譽何忉忉。堅筋及奔馬。螢目察秋毫。餘功補陽幹。清利勝堇椒。老臞天隨翁。空斧無脂膏。飯成資爾爲。長對顏家瓢。

在告家居

朝日入寒屋。春風已復來。老子朝睡足。悠然有好懷。冬溫抱微疾。亦不禁酒盃。悠悠三酌後。徑使牢愁開。惱我以貧賤。我心如死灰。誘我以富貴。我視如塵埃。以此行世間。何往願不諧。呼奴具鱸脯。蔬果相安排。餅中幸未燥。不醉何歸哉。

臘月十八日蚤苦寒與家娘飲

寒夜不可旦。老鶏鳴苦遲。晨興出戶視。風折山樹枝。暑愛堂東梅。列寒亦弄姿。夜來月中影。窺我讀書帷。中庭石井欄。晨汲氣如炊。今日復何事。環佩聯冰澌。鑿罌有芳醇。庖舍具鮮肥。地爐熾新炭。三酌對山妻。

余謫居齊安寓郡東佛舍而制不得逾歲今冬遂移居因遣稚稽料理新居作詩示之

孟冬寒氣至。北風羣木衰。徵霖墮簷瓦。老客臥先知。二年蕭寺客。巾履忽復移。誰令簡書畏。易此鷦鷯枝。冥冥造化中。毫釐陰有司。念此雖細事。亦非人所爲。東窗頗明爽。洒掃吾遨嬉。濁酒爲余辦。勿使歎空罷。

自乾明移居柯山何氏第令秬稻先嘗所居

吾居最易足。容膝便有餘。平生一畝宮。游宦乖所圖。謫官求便文。僦舍柯山隅。灑掃勤汝力。眞成野人居。棲遲旣衰渚。待旦志在塗。栖遲聊復爾。本不計憂娛。惟此東窗下。可以陳圖書。三酌便陶然。何者爲吾廬。

十月十二日夜務宿寄內

夜寒歎老人。展轉睡不足。長年怕爲客。況此空齋宿。嗈嗈度雲雁。瑟瑟受霜竹。凍骸冷如植。未覺重衾燠。天明起盥櫛。淡日初照屋。寄聲家具酒。買魚烹雁鶩。

遷居羅漢潘邠老昆仲比以火驚相見殊闊作詩調之

舉方逐未去。里巷時狂走。念君簞瓢外。顏室空無有。誤憂黎元謾。烜赫驚戶牖。我雖厭遷次。寒突黔已久。平生味奇字。安得君載酒。

東園

浮雲蔽亭午。白日成黯森。餘涼入坐隅。黯酒散煩襟。孟夏愛吾屋。秀木成佳陰。衆果頗已成。永日鳴山禽。杖履時亦到。逍遙忘滯淫。舉頭天雨霽。落日低遙岑。

步蔬圃

荒城繁草木。落日下牛羊。巍亭俯蔬圃。秋物半青黃。敢愛雄雞冠。殷鮮如激昂。黃葵貴且麗。薄夜掩其房。低簞掩蟋蟀。枯葦巢螳螂。落落中畦畛。垂實半老苔。深行亂飛蝶。時亦掇芳香。況復攜婦子。笑言何樂康。歸溪踏新月。到家燈燭光。田園與偶動。疎懶意何長。

步下四望亭至東坡柳逕訪邠老不遇

北下四望嶺。兩山中曠平。縈紆蟠逕術。迤靡分溝塍。林間樵汲路。壠外牛羊鳴。落景急晚春。淺泥閒耦耕。餘紅猶落落。高綠或亭亭。柳間見衡門。欹屋尙崢嶸。主人掩關去。春蕪空復青。論文挈兒曹。得句懷友生。安得輞川翁。畫此十幅屏。

上巳日洛岸獨遊寄陳永甯

風雩感賢游。嘉節偶乘興。人稀好鳥語。麥秀春野靜。澄波漾清洛。游子渡明鏡。南山夜來雨。雲日淡相應。解鞍憩高柳。覽物動新詠。優游徒侶喜。豐熟蔬果盛。官閑省文檄。裕古少喧競。乘閑輒獨游。茲焉樂吾性。

渡洛游三鄉書所見

重雲蔽南山。遠見山雨白。我行山之北。便與雲雨隔。西風來如奔。零亂雲物拆。驅除信果決。霽霈絕餘潤。收雷如歸師。蹄轍度南磧。羣峰湧地出。掀蕩無留碧。暮投三鄉寺。落日在東壁。鐘鳴高閣晚。野迥見歸翼。還家晚川靜。秋月未生魄。聊資覽物態。應用慰行役。

游白馬寺

秋林轉層崖。步踏落葉響。森森夾路竹。矗矗羽林仗。精廬隱深塢。門啓臺殿敞。纍纍霜果懸。落落寒木壯。房深燈火煖。縱飲頗酣暢。山寒夜已深。嶺白月微上。天明寺南去。幽路險而防。林分逕忽斷。淺見闕逾丈。崩奔被澗石。大小非一狀。九九列困廩。落落排甃盎。鳴泉走石罅。聯絡弄清漲。暄頹競飛漱。流瀉或平漾。羣行命朋儔。息植吾杖。泌松見奇鼠。石蟹俯朝餉。深行耳目靜。濟險誰復讓。寒聯老木陰。峻值丹崖曠。秋陣墮平野。暮鳥啣青嶂。徜徉未知返。欲去意先愴。膏粱與薇蕨。美惡隨所尚。當其兩自得。厭滿絕餘望。乃知山林樂。豈爲隱者安。況吾不事事。枯槁理則當。遑遑施仁義。此固聖賢量。我自沮溺徒。疎頑安可強。

獨遊崇化寺題觀音院

默默苦不展。竊言陟崇崗。人遠塵坌息。高門開寶坊。華簷敞虛殿。喬木護修廊。閒庭引幽步。偃息得茲堂。惟時炎火衰。清秋朝暮涼。窗虛竹色靜。風遠松聲長。遙山露雲表。遠水連天光。獨遊不自得。遐眺有餘傷。留滯感華歲。登臨思故鄉。言歸日已夕。月出林蒼蒼。

宿鳳翅山懸泉寺

秋山晚景涼。幽路轉石壁。稍知步武峻。漸與鷄犬隔。層崖恃我西。懸瀑垂百尺。崩騰擣重泓。晝夜碎珪璧。天寒行已深。嶺轉客轉息。最愛下山泉。潺潺馬蹄側。重門敞幽寺。臺殿忽開闢。野僧三四人。披衣出迎客。陰陰脩竹靜。下有神龍宅。泓澄一畝泉。黯黯萬古色。儼然改瞻視。異物如不陌。蕭蕭毛髮疎。佇立動神魄。雲低秋天陰。木落山日夕。房寒燈火青。夜久人語寂。通宵淡無夢。起望曉天白。山川接周韓。清洛去不極。我無軒冕意。野性自夙昔。塵埃阻幽好。奔走愧謀食。儻閑到丘壑。便欲老泉石。君有在籠鶴。豈願潛六翮。將歸且復止。既去綏吾策。寄語山中人。行當蠟雙屐。

病瘧登疊嶂樓

沉疴幸蕭散。登覽慰無聊。江南春尚早。餘雪冒山椒。野梅臨風謝。溪漪映日消。晴林鳥聲樂。幽野水文搖。新年人意樂。初霽物華饒。共理甄良牧。無政載風謠。

登雙溪閣

清溪浮天光。北鴈而西折。羣山合沓來。斷作青玉玦。中園萬家邑。簫鼓樂芳節。仲春卉木麗。紅綠晚明滅。重樓壓城角。高眺俯木末。川雲斷還續。谷鳥鳴復歇。興闌未能返。留酌待芳月。

淮陽

淮陽古帝墟。鄙夫少所遊。最愛城西路。槐榆拱高秋。城下古濠水。□澄泓不流。嗟哉始封君。千古留一邱。西風颺新兔。魚鼈亦易求。穀穗如垂珠。松林風颼颼。異鄉仍謫官。一步九回頭。何時守一廛。白首自徂遒。

新開北原

山深草木多。春夏麛翳翳。北原有高溪。經歲不踐履。陰根走重險。飛蔓密如織。交柯不容鳥。老榦頑若石。由茲廢登眺。幽致莽蕭瑟。杖藜每獨往。駐立爲歎息。窮秋九月哀。霜過萬葉赤。北風始驅除。蒙翳遺搏擊。

乘時集吾徒。斤斧必謹飭。攀緣窮翳伐。上下恣搜剔。霜芒落勁節。巨劇剖堅植。蛟龍脫鱗鬣。犀兕遺骨革。薪蒸不足道。椽棟固委積。紛紜一日勞。既暮岩藪闢。寒篁露幽翠。佳木呈秀色。高臺忽平敞。快步失荆棘。巍巍女几峰。次第見晴碧。遙村暮烟合。鳥鳥寒寂歷。縱橫目前景。指顧歸咫尺。茲焉遂忘返。漸可攜尊席。人間有能事。功效在勤力。惡深當痛治。穢盡善斯得。經年滯窮谷。庶以娛朝夕。題詩寄初終。撫事心有激。

春遊昌谷訪李長吉故居

連山忽中開。研若敞雙戶。清泉瀉中間。行子並溪去。蒼崖左右壁。田壠亦碁布。渠流漑春漪。鳴澗轉芳蝀。鷄豚見茅屋。負檐隱微路。竹塢藹青葱。花岩被紅素。仲春雨新歇。晴日破氛霧。南山當其門。列嶂儼環護。深行不知厭。捨馬時獨步。欣然耳目愜。遂我麋鹿趣。朝隨浮雲來。歸轡月中度。惆悵錦囊生。遺居無復處。

寄題何戢秀才琬琰堂

幽人築淇澳。不與世相聞。獨攜千卷書。過於骨肉親。辛苦作室堂。插架如魚鱗。時體不住一。遇千載人。山川兵火後。墟廟金石存。消磨餘紙墨。幻滅去無痕。功名但如此。知子道可尊。不遺世一毫。以全與其身。包醜傅黨營。百態售笑顰。誰能雙蛾眉。閉戶自貴珍。鄙人有夙尚。願與幽倡敦。他年抱健犢。聽嘯入蘇門。

讀管子

夷吾相桓公。豈復偶際會。觀其平生心。身已有所委。天方困生民。弔伐實在已。求居寓所欲。糾與白等耳。堂堂東海邦。內政謹疆理。南荆北達燕。玉幣走千里。仲尼免左衽。自以身受賜。孟軻聖之偶。非薄良有謂。彼狂後世儒。詆毀恣輕議。嗟哉不量分。詎解聖賢意。區區彼商鞅。操術良非是。爲法昧所從。以身受其弊。

讀杜集

風雅不復興。後來誰可數。陵遲數百歲。天地實生甫。假之虹與霓。照耀蟠肺腑。奪其富貴樂。激使事言語。遂令困飢寒。食糲衣掛縷。幽憂勇憤怒。字字倒牛虎。嘲詞破萬家。擢拉誰得禦。又如滔天水。決洩得神禹。他人守一巧。爲豆不能簋。君獨備飛奔。捷蹄兼駿羽。飄萍竟終老。到死尚爲旅。高才遭委棄。誰不怨且怒。君乎獨此忘。所惜唐遺緒。悲嗟痛禍亂。欲取彝倫叙。天資自忠義。豈媚後人覩。艱難得一職。言事竟齟齬。此心耿可見。誰肯浪自苦。鄙哉淺丈夫。夸已詆其主。文章不知道。安得擅今古。光焰萬丈長。猶能伏韓愈。

石曼卿三佛名大字

石公神僊狂。脫落隱詩酒。餘情到翰墨。落筆聞宇宙。崢嶸龕山殿。風雨梁棟舊。煌煌三佛榜。鐵柱貫金紐。開張宮室正。渾實山嶽厚。井水駭龍跂。螳封覩驥蹏。欲知兮毫初。一酬盡數斗。墨池甿作筆。神運不知手。從容解牛際。蕭散善刀後。古來精絕藝。所貴神氣守。嗚呼過水側。爽氣一培塿。微工付浩刼。念此終銷朽。乾坤一大幻。妄計金石壽。惟有龕中人。吾生茲稽首。

臥病讀韋蘇州詩呈无咎

閑官無吏課。未午省中歸。端居屬微疾。偃臥度秋輝。書帙紛几席。滅燄亦清羸。庭花敗風雨。晚蝶弄餘委。懷公天津語。夢起江湖思。高秋挾槯櫓。一與水神嬉。上去觸檣鷁。奮飛有鬱維。令人慙牌肉。消盡定何爲。

喜寶積智珍道人惠書偈

南山老禪翁白淨如水月我初獲親近解此癡腦結十年歸故里父老半存滅逢師百如舊才若旦夜別故知靜能久豈有火中鐵致身煩熱外與世作冰雪窮秋長安巷客子送書札龍蛙不同趣掬海救其渴平生笑謀食中路願頗奪猶如伏轅鹿野性終跳踔觸塗惟欲睡過眼時一噱摩尼本無瑕塵垢終窴豁

讀太白感興擬作二首

瑤姬上帝子天日與晶光萬古巫山中玉顏照秋江世界一培塿誰知楚襄王宋生底蟲蛆妄以己意量我無世上心乃遊不死鄉與爾等愛惡朽枯終一藏陳王本無賴少與美人期蛾眉作穢血蠱鬼尚何知乃復結綢繆佇車心傷悲幻滅猶欲取哀哉一癡兒千年化異物雙作鴛鴦飛終然隨大化飄蕩今何之

讀唐書二首

隋文方混一自謂垂無疆安知房之喬拱立待其亡哲人妙觀世俗慮固不長我知蒲柳衰甯待遶風霜奇姿終英發起喙龍鳳翔巍巍貞觀績千載配虞唐二張挾嬖寵聲勢各滔天蛇鼠依城社自謂終千年天道惡滿盈五龍忽騰窻斷頭誰救汝猳豚尸道邊擊狗不擊首反噬理必然智勇忽迷方脫匣授龍泉區區薛季昶先事僅能言留禍啟臨淄敗謀豈非天

睡起效韋蘇州

睡足起無事開扃步中園中園復何有花草識已繁飛紅被行路山鳥時一喧時雨副耕稼農事起郊原仰欣天時好俯驚歲月奔自憐栖遲者守寂沒亡言

飲酒擬柳子厚

澤國多水氣日西春尚寒窮居無樂事且復開清樽一酌召和氣三觴失愁顏百憂如崩雲天地爲我寬采采中田杞愈食仍甘飡登盤自有味何必盛炮燔

何斯舉惠酒

孟夏飲燒酒窮居莫致之扣門開好語出應自披衣雙榼儼在門使者前致詞斂衽受嘉貺敬此旨且時且喜尊不燥安得計涪漓但恐昧奇字令人愧鴟夷

文周翰邀至王十元園飲

朝衫衝曉塵歸帽障夕陽日月馬上過詩書篋中藏心疑長安人一一如我忙城西有佳友延我步閑坊入門見主人謝客無簪裳蒲團烏皮几密室留妙香門前佳木陰堂後羅衆芳飯客炊雕胡旨酒來上方盈盈雙鬟女身小未及牀執板歌一聲資主無留觴嗽井消午醉掃花坐晚涼主翁塵外人三十辭明光閉門自灌園種花見老蒼有才不試事歸臥野僧房知君非徒然顧我不能量始知同一國喧靜自相忘衆綠結夏帷老紅駐春粧何惜君馬蹄坐令風雨狂

寺晚

春寒掩古寺遲日轉修廊古殿流塵暗空庭碧草芳中有搘筑者非醉亦非狂謫官滄江上已換一炎涼

春來不出門蔬飯守禪堂不知門外花風雨知在亡與來時展卷睡足自焚香清吟嘗旨酒疎懈味何長

余方止酒。

辛未立春

彩勝耀朝日歡言立新春朝陽披宿霧頗覺天地溫蔬盤簇細甲相勸御芳辛誰云冰霜底微綠還陳根我居雙老槐對聳蒼龍鱗歲窮益慘淡何以慰老人

三更

三更月暈合定知明日雨開門已蕭颯寒氣侵庭宇東風變淒凜閉戶思室處賴茲尊有酒細酌供燕語斗杓行指卯雞寒能幾許惟應園林好新霽千花吐

正月二日探春

青春來幾時臘雪消未已蒼茫陳根中新綠已映趾高風變冰霜和氣從此始青芒緩蒲柳紅粒粧桃李融泥發新陽暖日動生意經年不窺園偶此攜婦子提筐擷野甲若苦寒蔬美新年酌尊酒佳節聊燕喜優游自有趣朝市苦多事閑暇不易求脩須歡留滯

端居

舍東日初上堂南雪已消烏聲弄新霽春風動柳條學道心未降端居生寂寥佳人不可挹芳物爲無聊夕扉還自掩彎月已翹翹蹭蹬長安夜愁思悵迢迢

又

餘寒羞老木慘淡氣未平王國富車馬士女競新正風埃息九陌紈綺艷重城燈稀夕烟重斗轉夜寒生倚檻復何待依依空復情

四月之初風雨淒冷如窮秋几坐不夜堂

東君已成歸風雨爲之殿夜來柯山溜深射交百箭可憐東園花收拾無一片開門不能出遥滑那得踐還歸酌卯酒佐酌有藜莧重思理貂裘未月愁紈扇

又

風雨四月初正作窮秋寒朱明方更候陰沴時相干陰陽天自便寒暑無必然玄冥與祝融政事誰得專江鄉累歲飢一飽望今年不知誰不仁採喉奪其飡柯山窮老人方暑愁衣單似開林筍立蠢蠢戈戟攢但知飲美酒折取共朝盤

夏夜

一雨洗空曠翛然天地秋陰陽有至信殘暑逝不留中夜事忽變西風延磨收雲雷西北來瀰漫布九州萬生息慘焚我疾亦已瘳起哦不待曉暗步禪堂幽落月傾屋西候蟲鳴不休坐令百感集歲晏此淹留

十月七日晨起

山鵲鳴曉晴寒日在蓬華老人欣然起搏火溫小室室中空無有掃榻對像佛還觀舊文字塵土暗編帙

一杯徑就醉四體寒若失隔窗卽山麓寒木鳴瑟瑟江民旱累歲流冗東就食蚌蝗食陳蔡千里無草色客來談世事亹亹語千百客去深閉門頹然無我責

衰荷

衰荷有餘姿秋水清更急木落天宇寬庭虛山氣入寒魚漸受釣野果晴可拾幽居無餘營但與山水習濟時無良謀戎陳畏戈鈒端坐閱歲時多慚微祿及

入伏後三日

老火熾而焰端能流弱金清秋有微警西風生薄陰日中無停暉俛仰忽已沉齊紈不足玩流景逝駸駸盛衰甯獨行中具密相尋蓬茅有佳處亦足慰人心

畏暑不出

赫赫三萬里共炙一鼎湯蓬茅數椽屋何處有淸涼惟有攝心坐慧此眞道場淸虛無一物焚灼不能傷自我知此趣兩脚不下堂人皆笑我拙我亦笑人狂

夏至

長養功已極大運忽云遷人間漫未知微陰生九原殺生忽更柄寒暑將成年崔巍千雲樹安得保芳鮮幾微物所忽漸進理必然賢哉觀化子默坐付忘言

庵東窗雨霽月出梅花影見窗上

山頭冷月出射我幽窗明屋東有新梅寒影交疎櫺暗香不可挹彷彿認繁英耿耿終無言依依如有情悅疑姑射眞仙馭下我庭姮娥曉西去滿樹晨霜淸

疎梅二首

疎梅落寒晴高柳暗春夕低星上蒼寒遠鐘韻澄寂願私朝市間更得閑閑僻且復能經過深泥攙馬廳

又

我貧受寒欺帖帖爲不出積雨遠市聲幽居近芳物時禽過我柳淸喙動鳴瑟客去門復扃低參映林沒

黃菊

黃菊出荒蕨揚揚顏色好芙蓉不能霜敗裂不自保君子與小人於此見其操最憐所種蔬根葉依畦老朝晡充盤飧滋味不枯槁鷄鳴鄰里鄣老子起常早呼童速沽酒無使尊中燥

次韻錢大尹公庭種菊

人才困齊量能尺不能咫誰知錢京兆獄訟閒書史平明吏擁堂過午掃階所風威變姦傲應若虔淮枳淸秋勁高與庭菊粲可喜栽培豈無情收拾自棄委客來擷芳秀歲晏聊爾耳新涼一尊酒九日意在彼平生經濟手張趙一泥滓何必浪落英離憂對蘭芷

堂下幽草

烈日三萬里所至壞金石嗟哉庭中草獨不改佳色日中雖暫萎晨露發鮮碧深根通九地變化有徵測

應知一氣移不得常炎赫

詠雙槐

花開水可憐采色不堅久譬如玩冰雪隨執隨去手可悅則生愛愛滅惱隨後美好稱不祥此語端易究中庭兩蒼槐老柄獨晚秀殘春餘十日萬葉舒欲覆森森翠羽蓋植立分左右波瀾起風夜幬幕護炎晝其榮無可悅衰變亦何咎欲攀無足玩欲擷無足嗅泊今初無情淡也故可守病來捐飛嗜味道有眞親寄言兩蒼翁請與汝此壽

大檜

高檜百餘年其大數十圍修柯遏雲日老榦干虹霓嗟爾擁腫材大匠已見遺何人失翦伐養此頑鈍姿夏葉穴蟲蟻繁柯蔽涼颸寒颷烈風怒號白陵冬曦鸞鳳不女巢所藏鴟與鴞吾甯愛彈射念爾不口宜蟠據起牆屋斧斤諒難施去惡不愼微旣成安可追

竹

自吾居山中默默無與徵朝晡誰相對賴此靑琅玕堂東一畝池遠分西澗泉蕭蕭一萬竿結根護池壖婉婉翠鳳舞風照淸瀾微飄自天來新佩鳴已喧王子骨已朽後來豈有賢諒非鷓與盲敢慢回夷騫灌溉養春苗芟除去其繁終日淡相對俗車無至門

石竹

眞竹乃不華爾獨艷暮春何妨兒女眼謂爾勝霜筠世無王子猷豈有知竹人粲粲好自持時來稱此君

乞竹贈邠老

與君共一山修竹居其間義當給兩家潘子不得慳帶甲十萬夫不戰終日閉辱使支敝廬令我愧滿顏代竹爲洗竹義取洗益繁乞我萬之一令君風月寬哀多以益寡天道自古然詩禮資儒姦

理東堂隙地自種菜

幽居無一事隙地自畦蔬秋雨忽甲坼靑靑千萬餘江鄉盛菰苽烹咀亦甘腴豈惟供晨餐庶用備冬蓏桓桓左將軍英氣橫八區邂逅無事時弛弓曾把鋤矧我放逐者終年守敝廬諒非勤四體寓意以爲娛

種蘘

蘘實菜中芝仙聖之所嗜輕身彊骨幹却老衛正氣持錢易百本僻處多隙地雨餘土壤滋栽植勤我隸今年時澤足灌汲免遠致朝畦已芬薌零落發鮮翠嗟余百不偶六尺自知愧雖甘老支牀同願諍閒世晨餐入匕筯美不儷藥戴神農豈欺予魏姥有前誌魏夫人有服蘘方致神仙云

春蔬

菖甲如刀圭蔓蒿未生葉紫芥綠如指蕪菁苗過苗先生家四壁食案稍羅列芬芳荃蘼芥每徹有餘啜公侯烹五鼎一飽廚流血神官計功罪沉魄受陰殺先生飽捫腹萬事致頹屑載覽指益篇終古守斯說

此方爲菜蔌爲菜疑非此衆字

食蕨薇苗

江鄉有奇蔬本草記蕨薇。驅風利頑痺。解疫補體飾。春深土膏肥。紫筍迸玉裂。烹之苦薑橘。盡取無可輟。應同玉井蓮。已過猫頭苗。異時中州去。買子攜根撥。免令食蔬人。區區美薇蕨。

七日晚同潘郎乘月到繹家觀鶴問石生羚羊角偶有之今早惠角一對良眞是也吾藥遂成欣然作詩

昨宵風月好。攜手得吾人。南街訪老鶴。夜扣主人門。入門未相見。清唳已可聞。見我展雙翅。俛啄意甚馴。訪藥偶有之。初尚疑未眞。今晨墮我前。獲此萬里珍。羚羊角出文龍州。披圖驗良是。入藥定有神。望茲以試方。輔此老病身。嗟我天所窮。一事百苦辛。茲遊乃輒遂。造物良已仁。因歌遂成詩。往調柯山君。

食蟹

世言蟹毒甚。過食風乃乘。風淫爲末疾。能敗股與肱。我讀本草書。美惡未有憑。筋絕不可理。蟹續牢如紲。骨萎用蟹補。可使無癈崩。凡風待火出。熱甚風乃騰。中炎若遇蟹。其快如霜冷。俗傳未必妄。但恐殊愛憎。本草起東漢。要之出賢能。雖失諒不遠。堯跖終殊稱。書生自信書。俚說徒營營。

谷鳥

谷鳥有和聲。杖藜北園路。悠悠雪委泥。鷺鷥春浮樹。櫻包欲破紅。梅葩粉墜素。幸茲沉疴間。復此賞心遇。

晴陽山氣昏。積雨溪光鬱。四郊農事起。與懷田野趣。

晝睡

雨去天已秋。暑歸日猶永。聊爲清晝眠。度此亭午景。蟲鳴雞落晚。地僻鄰里靜。起坐晚聞鷄。虛堂無俗騶。

我非汲汲者。失脚陷機穽。天道不吾欺。茲焉遣朝暝。

十三夜風雨作暑氣頗盡明日與晁郎小飲

雨洗風掃除。老火不復燎。蘐收行正令。一夕清八表。衰骸困燒煮。魂魄始可招。東窗美一睡。燈火清自照。

銀河西南注。促織近堂奧。歲晚我何爲。三觴醉清曉。

寄中山鶴

矯矯雲外物。本非世所馴。懷安敗爾性。乃與人相親。嗷然而長鳴。已愧鴻在雲。馬羈當受鞭。泉汲甯辭渾。豈無山中友。初不離鷇羣。雖無月支料。亦飽松間身。陸龜蒙詩有鶴料。嗟我少學古。有道羞賤貧。堅出不自受。蹉跎曳朝紳。一爲折腰趨。永愧植杖耘。時時猶高談。自喜未緇磷。寄語中山鶴。吾與汝知津。

四月一日同潘何小酌

今晨一杯酒。相屬送歸春。明年東風至。何處復迎新。懸知柯山下。猶作未知人。來事如者夢。未至難預論。且使飲此酒。陶然付大鈞。

春日雜書八首

長安春雪消。天地一清潤。墻東風霜榦。新葉如奮迅。老懷輕歲月。棄謝置不問。平生兒女心。乘間亦闚進。

微芳觸鼻界。春意滿方寸。却嫌一餅鉢。事與花不應。出門逢一士。草布汙塵土。延之升賓階。再拜色低沮。問來何所欲。弟下說貧窶。其求升斗爾。我亦不能具。我窮與君等。祿不飽兒女。一事聊自賢。無求差勝汝。年長心益衰。讀書常苦忘。嘗其欲談說。散墜挽不上。詩書非眞學。盡記未足尚。但憎心辜眼。不爲謹守藏。書多墨入腹。無乃與飯妨。何如粲然白。廣作酒肉盎。春風無形迹。貧舍亦時至。欲將桃李蹊。易此冰霜地。朝陽屋角暖。岸幘散衿袂。跡來飭妻子。裘纊且飲費。那知事大謬。暮雪卷風至。單衣不得出。宛轉眠被袂。亦知事不久。頃刻度匪易。四鄰同一歎。初不辦此計。天公擅萬物。與奪得自恣。如何倒寒燠。乃以命爲戲。浮名一蹈躓。萬事付莽鹵。惟餘田園心。尚欲學老圃。空庭春雪盡。平地滋膏乳。買花門前翁。栽插粲可數。種之未浹日。晝夜風卷土。眞須學抱甕。敢信春必雨。隔墻見藜藿。氣欲陵棟宇。彼獨誰使之。時來遽如許。謂春正無情。乃發桃與李。若眞有知者。風惡折蘭芷。是非一無與。任物自生死。德之周已愚。怨者亦豈理。有圃畏不蕃。有田憂不美。吾環堵蕭然。于何生慍喜。昨日爲雨備。今晨天乃風。障風謹自保。通夕雪迷空。備一常失計。盡備力不供。因之置不爲。拱手受禍凶。當爲不可壞。任彼萬變攻。築室如金石。何勞計春冬。此道簡且安。古來家國同。

吾聞古夸父。逐日沉虞淵。以日爲可逐。智固未足言。徒能出八極。撐突干雲天。當其德且斃。更使兒女憐。至弱敗至剛。水波乃飄山。誰能守此道。却歙以空拳。

感春

春郊草木明。秀色如可攬。雨餘塵埃少。信馬不知遠。黃亂高柳輕。綠鋪新麥短。南山逼人來。張洛清漫漫。人家寒食近。桃李暖將綻。年豐婦子樂。日出牛羊散。攜酒莫辭貧。東風花欲爛。

又

寒池冬不流。落葉塞泉罅。東風日夕來。春色到山舍。杖藜遶東溪。流水清可架。疊石引之來。潺潺到深夜。平欄朝可鑑。倒影見亭榭。清風起修篁。翠鳥亦來下。天和人意舒。春暖景物姹。歌此濯纓詩。塵埃欲高謝。

又

致酒傍修竹。竹風吹我衣。臨觴曷不樂。感此盛與衰。昔我池邊柳。北風無完枝。春芽忽可摘。弱弱不自持。榮枯兩相召。念此能幾時。要終必復始。惜我芳華委。自古無如何。悲歌欲何爲。聊進杯中物。日醉以爲期。

又

南山如佳人。秀色慰我思。微風從東來。清洛搖春漪。驅馬出門去。悠悠踏長堤。暖日麗花草。微雲渡南溪。高邱者誰子。斷裂崗前碑。當年豈不偉。泯泯今誰知。老翁驅牛耕。墳草半已犁。功名但若此。達士觀如遺。飲酒復飲酒。勸君無復辭。人生百無益。惟有飲庶幾。

又

長嘯視天壤。手撫白玉琴。一撫再三歎。誰哉知我音。翩翩媚俗子。一仰復一沉。靈鳳翔九霄。不顧蒿下禽。擇食無果腹。貪藏有良金。豈無得與失。兩各行其心。窮通亦有命。榮辱迭相尋。躬耕儻未輟。聊爲梁父吟。

又

今晨起何早．盥漱坐南軒．啄木攀高柳．春渠鳴亂泉．悠然此時心．默誰與言．焚香閱素書．濯手開靈篇．神爽道自合．體和眞亦全．蕭蕭毛髮輕．浩氣驅昏煩．呼童策藜杖．踏露開中園．攜彼杞與菊．歸烹助盤飧．既飽誰與樂．登高望南山．還歸酌美酒．與罷復陶然．

又

夜醉朝未醒．披衣步南堂．折彼曉樹花．嗅此凝露香．好鳥鳴我林．聲如韻風篁．涓涓屋外杏．顧我如窺墻．物色豈不好．人情獨何傷．思我二三子．各限天一方．無翼不可游．無羽不可翔．耿耿千里心．箕斗互相望．結交古所重．義合不能忘．離別可奈何．還歸槀子觴．

又

浮雲起南山．冉冉朝復雨．蒼鳩鳴竹間．兩兩自相語．老農城中歸．沽酒飲其婦．共言今年麥．新綠已映土．去年一尺雪．新澤至已厚．豐年坐可待．春服行欲補．

又

嗟余尉窮縣．端坐百無慮．幸茲歲豐穰．焉息塵埃步．乘間策羸馬．莽莽出門去．田原亦可悅．農事藹方布．還家有詩書．客至具鷄黍．勿復嘆遠游．人生孰非寓．

又

嗷嗷蓼蟲眾．吹此庭前櫻．蠢蠢綴葩萼．華采日鮮明．朝陽助煇燦．好鳥亦和鳴．起行不自得．節物傷我情．皇天分四時．寒暑無暫停．悠然一氣耳．不與人事爭．方春感分敷．秋復惜其零．一年能幾何．方寸不暫平．念此自知妄．放歌遂遺形．達人傲天壤．兒女徒咿嚶．

又

仲春漸燠沐．撼散常遠步．獨穿林下蹊．斜轉竹間嶼．鳴舉競激石．迸筍或妨路．吹衣信和風．濯足解雙屨．深行意益愜．默坐慾亦屢．野花迎客來．啼鳥驚我去．華鳴投樹巔．獨下過溪鷺．晴霞送斜日．歷歷星已布．娟娟新月彎．稍稍山已暮．用此遣朝昏．誰謂非尺素．

又

高臺面南山．獨立望空闊．東風悠然來．吹我鬢中髮．獨遊動遠思．覽物念所悅．伊人在千里．山水不可越．玉音坐契闊．容華有消歇．悲哉音莫致．雍珮空自結．羣飛雲間鴻．北羽儼成列．愛日崇令德．嘉好當無絕．

又

沉陰涉春仲．積潦斷行蹟．浮雲起南山．商羊未休息．墜涸無宿滯．芬芳有新摘．燈明休閒齋．鳥靜山靄夕．濁醪足斟酌．野杞柔可食．瑤簪脫雜筍．玉樓剸肥鯽．冥懷默有契．玩理方自得．庶幾達人風．持用慰寂默．

感春

淹留生白髮．默默又驚春．花房與柳萼．三見東風新．竟日雨不止．慘慘寒着人．擁裘坐閉閤．但與山爐親．

昔我東南交．謁謁賢舊紳．朝晡不相捨．談笑夜達晨．清言聞咽謔．侑以肴與尊．風花春院靜．霰雪夜爐溫．南士多文章．最愛蔡與秦．蔡彥規．秦太虛．吳僧參寥者．參寥法名道潛．瀟洒出埃塵．詩多山水情．野鶴唳秋旻．江子貧而廉．鄉黨稱其仁．江晦道．徐子節最苦．徐仲舉．五十慕其親．頗有豪俠風．時時見於文．相逢必痛飲．大醆若鯨吞．家無一金資．有口不言貧．楚望自南來．周楚望．贈我佳句頻．送我歌百言．爛如張錦茵．蔡子不可見．窮泉閟幽魂．遺書誰收拾．撫舊心空存．僧寥安在哉．江漢一孤鱗．徐子益寥落．寂寂無人薦論．周子有書來．乃在吳江濱．其餘數子者．影響無由聞．寥寥青天高．落落參與辰．東西不相及．難合易離分．自我官窮山．耳目如聾昏．相逢半俗物．彊笑強歡欣．景物豈不嘉．招攜阻嘉賓．踹如守籠鶴．終日掩吾門．春風動花光．桃李曰繽紛．長歌寫我思．書寄東飛雲．以上宛邱集．

柯山集拾遺卷三

七言古詩

送晁將之咸平簿

逢君執經博士堂．見君賜第出明光．俛眉作吏百態惡．豫章參天要雪霜．連牆秋雨老藜莧．十日不見已束裝．試尋崔丞謝客處．壁間有詩細作行．來向任咸平丞．

二月十五日

春風揚塵春日白．衡門向城人寂寂．淮陽三月桃李時．街頭時有賣花兒．老人臥穩起常晚．欲強出游心獨懶．一尊美酒酬芳菲．老大不及年少時．

通海夜雨寄淮上故人

黃沙渾渾水滿川．奔流爭岸虎眼漩．南來舟子慣風水．萬斛長艘如等閑．濛濛春雨楊柳溼．漠漠人家雞犬寒．道途歸人寄消息．客行安穩近長安．

泊永州城西寺下有感

春水沄沄何處盡．連檣鳧鳧似當時．昨日橘邊繫船客．南來北去知爲誰．他鄉異縣各風物．游子居人長

別雒歎息東城修竹寺塵埃漫滅十年題。

伏暑日唯食粥一甌盡屏人事頗逍遙效皮陸體

烈日炎風戞大塊解牀瓦枕閉門居。屏書居士持齋日。掛壁禪僧問法圖。鄰汲滿攜泉似乳。新舂旋舉米如珠。飽飡饘粥消長夏。況值飢年不敢餘。

壬午正月望夜赴臨汝宿襄城古驛縣有古寺家人輩夜往焚香襄城古邑也可以眺二室地爽塏退之所謂潁水嵩山豁眼明者癸未元夕讌居齊安攜家游定惠妙圓承天下大雲東禪蓋出雨夜有感示莅緒

江城收燈寒寂歷。里巷閉門不復出。蓬茅數屋逐臣廬。門前樵牛臥斜日。老人摧褐爐前睡。眼冷不眠思往事。去年襄城古驛亭。野縣風埃尋古寺。周楚川原氣象存。峴山紫邏秀連雲。地留寶鼎周京貴。山拱泥金神岳尊。齊安江上漁樵市。誰料今年身到此。大江繞郭風濤翻。城中閭壠無平地。青紅剪綵挂影燈。漁夫樵婦來相仍。短簫急鼓集兒女。叢祠夜半鼉鼉驚。浮生夢境何足計。呼童且閉柴門睡。百年江上誰得知。竿木隨身聊一戲。

題安州張全翁大夫溪圖

清溪縈洞流碧玉。散入綠岡萬竿竹。照春四合錦繡林。千雲直上風霜木。主人吾宗行珪璧。解組歸來髯猶綠。祇知林下酒盈樽。不憂門外車推轂。靈心內守消冰炭。洗眼旁觀看桑扈。造物乘除眞有理。却將康健還無欲。嗟予放浪已半世。斥逐不去緣徼福。六年一夢百憂患。踏雨蓑裳過林麓。殺雞爲黍固留我。我自奔忙不皇宿。乃知風月爲君好。頗覺禽魚憎我俗。楚魚楚稻賤如土。老去容身一茅屋。他年杖履請卜鄰。與君靜話烹梁粥。

次韻蘇內相好頭赤

世無將軍飛食肉。宛馬不來鞭費竹。赤鬲當御亦偶然。冀北此曹量計谷。慙愧蒲梢汗流赤。翻叢胡風嘶澒日。麒麟不合地上行。誰道風雲未經歷。

題東坡卜算子後

蘇先生責居黃州。嘗作卜算子云。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因題此詩。

空江月明魚龍眠。月中孤鴻影翩翩。有人清吟立江邊。葛巾藜杖眼窺天。夜涼月墮幽蟲急。鴻影翹沙衣露溼。仙人采詩作步虛。玉皇飲之碧琳腴。

不雨

齊安一郡雨不足。稻畦土堅不入穀。城中赤日風吹沙。老鴉銜火燒口屋。百尺長繩抽井底。井中泥滓多于水。潭邊龍祠懸紙鏡。誰令霹靂驚龍眠。

厭雨

夜來雨聲倒百川。老農起坐不敢眠。曰疑漂潦撥屋去。又恐涌水與牀前。旦觀山川一泥滓。流沛千頃新秧田。蝦蟇相呼動百千。不念兩股充庖煎。

又

霖霪望晴病望汗。里巷呻吟夜達旦。風清日出未敢喜。天公高居髴魚悍。夜聲翻盆聲更厲。百川失徙皆上馳。乾坤震蕩動植懇。誰居無事寧此嬉。

又

朝雨沒田夜崩屋。下民何罪罹此毒。天公行雨須口龍。那知人欲食龍肉。玄雲暮天不可決。日烏晚翼愁暘谷。嗇區昏墊未足憂。當念波濤翻地軸。

又

柯山老人家四壁。深居閉門不下席。日補丹田氣三咽。自言茲味勝玉食。無田無屋一空囊。不管門前水三尺。有錢沽酒便不憂。會見天清還白日。

夢游陳州柳河感而作

虎豹九關未敢望。里門舊游如可尋。夢到城西古壕水。倚天高柳萬黃金。叢祠之南我舊圃。蔬甲若若春泥深。睡覺啼禽自相問。經年他鄉何滯淫。

新正

春風浩浩春陽盡。老木生芽綠如豆。古巢老烏聲鴉鴉。南陂雨乾麥將秀。人家寒食無一月。青簾蒸魚競時節。白衫紫領來自由。縣官呼我要青錢。

苦寒二首

二月八日寒未已。山城雨過淨如洗。城門樵漁不復來。市中屐齒響長街。老翁一杯百不知。酒酣放歌視羣兒。句芒當權不用事。玄冥功成徒爾爲。

又

山城新炭賤于土。老翁守壚朝復暮。時傾羶下一杯酒。不怕簷前三尺雨。其言麥好歲當熟。里巷往來聞好語。老大湯餅百不憂。折脚鐺中足烹煮。

贈馬十二全玉沿檄過楚頃刻而別

我離海邊方季夏。子時別我西亭下。是時積雨河水深。卻看孤舟放清夜。爾來忽忽冬已闌。歲晚荒涼學官舍。那知復與子攜手。猶能頃刻聽清話。來時綠樹今黃葉。須信丹顏暗中化。別離易得當重惜。歲月難留足悲吒。人生坎軻多憂娛。萬事紛紛少休暇。況子飄泊不可當。幾度相逢卽衰謝。功名有命何足求。富貴無常求亦乍。隋珠彈雀雖有獲。纖塵未補千金價。我于世事甘不學。久師壁觀依僧社。辱君指我曹溪源。行雖未至甯辭遠。君如有志反邱壑。我卽求田買桑柘。卜鄰丈室聽談禪。更問老農求學稼。

別梅

宦遊到處即爲家況我遷謫來天涯三年假館主人屋忽忽屢見新梅花那知今冬當去此十月已見凌霜葩繞之百匝未易別對我脈脈如含嗟猶知客去門復遮亭沼人散啼昏鴉朝風吹香散寂歷夜月照影低橫斜嗟我明年復何處東州旱野連桑麻相思時有夢魂到極目南望空烟霞

初夏

南風吹筍成修竹園林一番新陰綠足愁多病少憧娛感時念遠傷幽獨遙山林外知何許倦客樓頭空極目悲笳三疊閉江城娟娟新月啼烏宿

和應之蝎虎

蝎虎捕蠅君歎息爾胡縱蝎蠅遭食畏難侮易眞可尤能捕飛蠅猶有益君不見世上虛名相借與號以千鈞實無樓豈惟無益害從旃搏蠅之虎猶爲賢

寒夜

暗空無星雲抹漆邑犬吠野人履霜歲云暮矣風落木庭如何其斗插江屋頭眠雞正寂寂野縣嚴鼓先逢逢摩挲老面起搆火春色牀頭酒滿缸

雪中狂言五首

江鄉密雪常在春異哉今臘已再白風嚴無聲掠樹過茅簷飛霰鳴策策老農飽食莫畏寒天意在汝田中麥我輩無田助爾喜來歲不憂湯餅牢

又

今春齊安大疾疫閭里老弱死籍籍篾繩廬席肩兩夫繞郭纍纍痤千百玄冥一日行正公癘氣入地應千尺異鄉身健百不憂有錢但知沽酒喫

又

我家中州食嗜麵長繩如船磑如電爛銀白壁照中廚膳夫調和隨百變江鄉種麥幾數粒強進腥魚蒸糲飯雪深麥好定豐登明年一飽償吾願

又

請說吾鄉人種麥漫山亘野頃千百北風寒嚴大澤乾一臠何曾見三白春泥水消土脈動壠畝漸縱牛羊踐街頭作餅大如槃一歲衣食事已畢

又

故園陳墟太昊祠臘雪消後融春泥韭芽菩甲初出土春槃飣餖如芬絲里閭經過厭此物糖餳寒具方交馳江南魚稻豈不美長年謫居長士思

園花盛開秬病不能觀作詩論之

空山岑寂何所有晚菊芙蓉相對幽伴我悠悠過閑日憐渠灼灼媚窮秋清香但欲持供佛醉舞何妨插滿頭此生萍梗難前料知復明年相見不

聞紅鶴有感

東風吹曉麥青青柯山樹頭紅鶴鳴牖間夢斷容歎息憶我去年臨汝城平池朱閣花如雪峴山少室兩奇絕豈知崎嶇黃土崗茅屋廬口風雨折般勤寄語望嵩樓此身強健會重游陳跡再尋難料得正如三到舊黃州

聞蘇先生除校書郎喜而爲詩并招王子中

績溪仙翁若秋鶴有喙不向腥羶啄幾年戢翼大江南下看紛飛燕雀親攜杖拂呵禪祖自伐松根出靈藥世人眞自爲公忙公甯有意人間樂嗣皇繼明登俊彥詔遣謫書天祿閣江山氣象滿收貯傾倒篋來開萬橐咸韶無聲嗟已久野鼓羌絃自宮角當今戀鳳見文章却遣邱陵仰山嶽王郎蕭蕭好文筆一世清名推衛樂嶺頭梅發始辭家坐見長安秋葉落滯留窮縣許過我季心不負千金諾何爲歲晚尚遲留庭下寒篁還解籜我老栖栖亦何事一官未足充麥麩讀書把筆工無益執板折腰心已怍頑跉一味難堪聲妙道多生欲穿鑿惟君所事與我同他日相從鄭君學葛稚川授道鄭君，子由先生于道深矣。

偶書二首

秋陰漫漫幾千里赤壁磯前天接水連檣接栱不復行老魚擊波時出戲黃橙紫栗收如積青錢買酒不堪惜北人歲久厭南淦山邊有路何時還

窮愁晝夜陰如一夜不見星朝蕞日枯噤已種大野空怒江未落連洲沒長魚發剌不受釣魚子高眠守蓬蓽紫髯舊宮誰復游鼎峙雄心久蕭瑟周郎戰處滄江回魚龍蕩搖山石摧荊州艤艦莫舉檝走君不勞一炬灰當年雄豪誰復在喬木竟煙忽千載蘄州截竹作笛材一寫山川萬古哀

感春

我愛沙邊雙白鷗飛鳴相樂還相求往來飲啄性如一異類不至心無憂我來窮山無與友雖有接納非吾儕人生從類乃爲樂強言笑語懽何由

對酒奉懷無咎

城門失火池魚窮樹頭風聲酒槽空雖貧家婦有旨蓄一一可口不待豐往來曳杖兩足健醉後哦詩雙頰紅最憶兩都晁別駕高歌大笑聲如鐘我兄改秩令新昌相望雖遠同江外君家兄弟數如我曹南好在龐眉弟官微無利沾骨肉兩處強德差自慰近來老子還破禪一女咿啞猶未辟

醉郡圃二首

東風流園開百花繁紅釅白如晴霞主人殷勤勸客飲我爲滿酌酢以華游人酒客與未足舉首白日西南斜人生有酒不肯飲百年醒坐何爲耶

驅童晨摘承露花藾以玉盤濡井華誰云離本卻憔悴持玩入手意有加爲之致酒就几案影落酒底杯

浮萍平生看花常不足肯使容易親塵沙
秋園雜感
只今枯條胃衰蔓異時密葉如翠葆執斤之子久睥睨簸耒待薪已除寵寄言青雲富貴人金朱能得幾時好是非豪尊百不知却輸頑鈍柯山老以上宛邱集

柯山集拾遺卷四

五言律詩

孝感縣
廟索江干縣林端見客檣山川錯吳楚人物混荆揚風略寒廬陣雲迷夕鳥行故鄉同見月誰記白頭吟
蒙恩除奉常有感
平生兼周禮投老奉龍旂斥逐偶不死歸來敢恨遲門闌走賓客行李飭妻兒又踏長安道多慙鬢有絲
春寒二首
星霜殘臘過霰雪一冬頻雲重常昏晝寒多更入春晚風梢翠暮輕雨斂微塵滿酌山樽酒驅愁爾最親
又
漠漠陰還合迢迢日自長雲容將雨露山意自風霜欄甲青辭土園枝笑倚墻薄寒能幾許春雨滿池塘
春晴
溪流清欲泚山雪白仍鋪耕隴晴羅雉春渠媛□蔬禽魚隨處樂草木向陽舒酒病年來甚高眠懶著書
傷春

山城夜來雨臥病惜殘春暗鳥啼樹飄飄花去人地偏佳客斷官冷酒錢貧乘與還騎馬田家樂更眞
近清明二首
斜日去不駐好風來有情江城過風雨花木近清明水樹開照影山禽時引聲吾年行老矣淹泊寒何成
又
冉冉春向老昏昏復斜鮮懽常止酒不睡更烹茶幡起烟中剎鷄鳴林外家陳王闕鷄道風柳不勝斜
青春
青春忽妍好半嶺麗朝陽谷鳥喜相見園花明曉粧閑居耽道味吟眺惜風光扣戶有佳客悠然三舉觴
寒食後數日方持齋誦經而東園遊人甚盛因而賦此
芳物忽過半寒食已闌珊園靜鳴鳥下花稀新葉繁焚香翻貝葉謝客掩柴關止酒方清坐畦蔬助晚飡
寒食日贈同飲者
春城風雨後花落滿人家宿潤留芳草晴輝上曉霞園林正寒食樽酒對年華一笑相逢地功名莫嘆嗟
暮春書四首
冉冉春將老悠悠晝掩關鳩鳴高柳暗雨細廣庭閑塵榻談無客風簾望有山啣泥新燕子一一及時還
又
漠漠山雲合窗風透薄帷柳藏陰後絮櫻壓雨中枝坐熨晨杯龍香濃午睡時薄寒猶故在再取紫貂披
又
冉冉春將老遲遲日正長露花低曉架風絮集閑堂水煖荷爭出杯寒杏已長芳菲值窮谷嗟負少年狂
又
林花飛已久芳草雨餘長人靜槐庭午簾斜竹院涼沾泥新筍白封蠟煮醪香莫厭殘春醉流鶯勸舉觴
春暮有感二首
午枕消暗永春衾御曉清砌紅多近朱園綠有深鳴窗破斜光入爐消斷碧橫白頭爲吏苦高臥笑浮生
又
江城春雨暗客舍夜燈明搆火添香炷擁衾聞竹聲微明旁舍火斷續遠樓更何處群離鳥孤飛深夜鳴
感春二首
不覺悠悠過東風換故年青春消霰雪白日滿山川草綠飄梅地江平去鴈天故園桃李動東望每依然
又
爲問閑茅客窮愁何所懷焚香延晝睡酤酒過春寒歲月頗毛換古今行路難浮生付造物留滯復何歎
晚春
積雨桃李暗西園已晚春平池花照影深樹鳥窺人飛近燕知主青分柳過鄰浮生似搴動聊復共欣欣
送春

莽莽平原綠悠悠晚樹紅巢成鸇哺子柳老絮飛空碧艸長亭路青旂野店風傷心對千里無酒奈愁空

遲日

遲日花光亂東風酒浪深天邊爲客恨老去惜春心起舞狂猶在悲歌病不禁高樓見千里不醉莫登臨

晚晴

蔓塵朝雨細透竹夕陽明鳥雀知春去牛羊散晚晴官閑端欲老謀拙漫無成堂下清溪水三逢蘋芷生

秋晚

鳥栖林已靜門掩吏□歸黃葉雨中盡鳴蟲霜後微塵疑經暑扇貂敝早寒衣賴有清尊酒山爐徹夜圍

黃人謂寒食上塚爲澆山其祭饌多用蒿菜事已則鳴鉦而歸

攜酒澆山去鳴鉦徹祭歸青蔬蒸果蓏白酒市無旗市多私酒不立旗望日暮人皆醉夜深歌似啼上冢歸則歌聲甚悲故人嘗問我何用久居夷

東池

東池久不到搖落過秋中萬竹蕭蕭雨孤荷嫋嫋風遣秋詩酒在久客歲時窮唯有思鄉夢長隨洛水東

和應之盛夏

驅馬長炎暑杜門常鮮懽臭綃朝扇薄趁布夜衾單飲沼山禽渴沾泥雨果殘二年薇與蕨實厭野人飡

和應之永日

多病倦煩暑幸茲山水幽惜芳悲鵙鴂占雨聽鳴鳩池影澄當戶山陰暮轉樓黃昏螢點點秋信與堪愁

偶摘梅數枝致案上盎中芬然遂開因爲作一詩

偶別霜城陌來蒙玉案登清香侵硯水寒影伴書燈見我粲如笑贈人慚未能將何伴高潔清曉誦黃庭

初冬小園寓目

獨樹翹寒色閑雲澹落暉新霜黃菊重久雨翠梧稀暝雀鳴還啄高烏定更飛敝貂猶故在卒歲免無衣

冬日作二首

南雨不成雪北風樓觀寒眉顰魯酒薄腸斷楚梅酸雲夢寒全薄湖湘春欲還舉頭瞻去鴈羨爾有輕翰

又

澤國久遲雨頻妨裘褐溫羈懷常悄悄醉眼任昏昏雲赴荊王夢天迷楚客魂飄萍惟泥酒吾事肯輕論

冬日即事

郡閑多暇日況乃值清冬風葉已成掃霜蕪猶復重佛香留夜火蔬飯候晨鐘誰信二千石心如一衲翁

冬日書事二首

草草漫翁居心安知有餘風高收野潦霜晚足園蔬宿火溫茶□明燈轉素書御冬無旨酒濱藥酒盈壺

又

孤城已慘淡晚色復朦朧日動烏栖葉雲開鴈去風草繁田尚綠霜薄葉微紅已是悲搖落那堪歲更窮

臘日晚步

喜覺陽和近山園策杖行草應知地暖柳欲向人輕殘雪通春信鳴禽報晚晴田間未成計搔首向春耕

臘日四首

今日何妍暖青春亦不遲竹尋穿地筍梅有犯寒枝雲物晴無事禽魚暖自私芳菲行滿眼準擬報愁知

又

臘雲寒不動殘歲轉蕭條雪意千山靜天形一鴈高冰留簷溜滴紅到杏新梢寂寞羣兒笑因文更解嘲

又

日暖村村路人家迭送迎婚姻須歲暮酒醴幸年登簫鼓兒童集衣裳婦女矜敢辭鷄黍費農事及春興

又

園冷無人掃門荒少客過槐高庭日少竹近野風多霰雪催殘臘山川對浩歌飄蓬求季主身世問如何

冬夜二首

慘慘諸山暮寥寥老樹空尚飛霜鴈急不動雪雲重掛冷寒燈壁悲傳夜柝風隔窗無恨竹蕭颯到晨鐘

又

歲晚轉無趣蓬門誰駐車澗泉分甃井山葉掃供廚謀拙從人笑身閑讀我書幸知霜霰晚時得灌園蔬

臘月書事

荊棘連昌路珠璣久化塵青山飛白鳥野水渡行人寂寂繁華盡悠悠草木春人間有興廢何事獨傷神

十一月七日五首

寒更催欲盡曙色轉雞吭鳴鴈背曉斗清笳吟宿霜空山歲華晚故園歸夢長晨起臨清鏡悲嗟髮已蒼

又

寒暑添線衲朝晡折足鐺無言病居士面壁老胡僧佛祖豈欺我乾坤終有憑窮年□一事高臥醉騰騰

又

山與晴天晚江連夕照紅高鴻知夜渚喬木要霜風買酒缸須滿溫爐火屢供窮通定何物隨意樂衰翁

又

三杯無奈醉一褐有餘溫眼下幸無事世間何足論山僧元飽飯詞客謾招魂杖策知何詣門前老圃村

又

水霧今晨重山川不復分自然無日色那更挾霜分鳥鳥依寒寂漁樵散暝昏一杯聊愈疾令我憶違君

冬至後三日三首

寒暑添線衲朝晡折足鐺何勞問菜羹便是了平生理自陰陽運吾甯口舌爭深居玩吾實不遣世人輕

又

水國過冬至風光春已生梅如相見喜鴈有欲歸聲老去春全懶閑中酒愈傾窮通付吾道不復問君平

又
梅柳有情態江城過歲除山村見霜橘江市出寒魚謫久衣冠懶身閑故舊疎傍籬挑翠甲憶我故園蔬

歲暮閑韻四首
歲暮柯山客端居不出門風煙限僻壤閭井若荒村江鳥占寒暑樓笳報曉昏風枝吹斷蔓霜葉擁陳根慷慨看□劍煩愁泥酒樽孤烟吹日晏寸□語宵分未肯傷麟泣還須視舌存可能天理錯難與俗人論

又
歲暮柯山客蕭條酒一樽貧閑緣事少老冷賴爐溫草木千山麓蓬茅數畝村相逢半農圃無事理雞豚
落井吹鳴碓橫參對掩門人歸邑犬吠江黑夜虹翻慄威顛毛減書愁病眼昏按方成小釀徵古搆新文
默喻乾坤意靜看魑魅奔何須歎虎兕吾道古來尊

又
歲暮柯山客晨興理小堂重雲隔短日老樹□清霜煖足加爐炭翻經灶佛香燭疴藥探篋破悶酒盈觴
江落朝宗急年登播殖忙江魚切玉白楚稻撲雲黃獵獲頻拱炙鄰蔬屢許嘗吾謀殊未失曝背負朝陽

又
歲暮柯山客端居欲滯淫空山唯古木短日更層陰水國風霜晚幽人井碓深年飢無貸粟冬暖有殘砧
靜枕聞鳴雁閑門對遠林鳥賓朝日上雞送曙河沉今古竟一致乾坤固有心悲歌激壯氣未覺鬢霜侵

歲暮
歲暮無聊客端居如坐禪薄霜猶衣袂多雨急收田落日烏鳶集晴林橘柚懸已無軒冕念岑寂度殘年

小雨
小雨廉纖晚幽花寂歷秋嘉時空冉冉白日付悠悠亂思工縈恨危腸只貯愁唯應時扣寂一念萬緣休

和應之細雨
朝烟和細雨病眼暗難分有潤物皆澤無聲人不聞綠連平野稼翠雜亂山氛晚霽復何有飄飄神女雲

和小雨
入夜雨聲急坐愁炙枕單莽歸千里恨夢斷五更寒遺與芳樽滿驚心節物殘山城近野水半夜有歸鞍

晚霽
山川收滯雨烏鵲有和聲半嶺日猶照一天雲盡行人皆理牆壁吾亦掃柴荊鵝鴨何多喜渠流漾淺清

秋雨書事
荏苒歲云暮空山朝夕陰可堪連日雨併作晚秋森蕭颯三川合淒涼八月深衰荷啼臥水怨葉泣辭林
徑滑蓬蒿長庭荒苔蘚侵遠聲連促織疎滴和清琴燈暗殘更夢閨寒向曉衾沾衣貪路客啼苦失巢禽
天接崗巒近霄連草樹深川容千仗肅溪力萬艘沉紅溼梨垂頰黃沾菊破金苑荒懷古恨樓遠望鄉心

碧澗池中浪青巖雲外岑客城陰燐走敗舍溼蝸尋騎省驚衰颯荊州嘆滯淫恨饒經暑扇冷入補衣針
懶學書高閣驅愁酒細斟離憂殊未闋悵望一長吟

雨中五首
手種階前樹今朝亦有花春陰寒食節陋巷逐臣家欲酌消愁酒先澆破睡茶游人歸踏雨里巷晚喧譁

又
節物卽自好客心何落然早寒清野市夜雨溼江天破屋疎茅漏空廚溼葦烟政須一杯酒相與度殘年

又
積雨暗春色東風還惻悽梅殘無復笑鬻怨欲成啼暇日無民訟芳時有酒攜不辭乘輿出病足畏深泥

又
春殘厭寒攬雨多空日長飯餘時築杖睡足獨焚香勻藥正酣寢海棠渾未粧賢哉堂下竹相對只蒼蒼

又
三日雨不止陰雲生我堂曉寒如臘月凍坐憶朝陽過鴈低薄屋高梅飄度牆呼童傾一榼獨對孟光嘗

大雪苦寒五更無睡枕上成兩篇
大雪人跡絕衡門閉不知寒城悲角迥幽谷曉雞遲歲月去如失窮通默自知但知飽寢飯天道兩無私

又
雪氣著我屋雞鳴畏薄衾春寒竹窗睡曉夢故鄉心多病妨豪飲無私稱苦吟小爐燒新炭卯酒再三斟

雪晴苦寒
水驛徹茫外檣烏蒼莽中人愁暮村雪急夜淮風大澤凍相接羣山深未窮蕭條歲事晚舟楫伴南翁

雪齋
雪霽山堆黛江晴日炫金風烟調柳態冰雪徹梅心節物何嫵媚端居自滯淫無眠聽雪雁稍有北歸音

賦得風示秬秸
寂寂舍中韻清風時見嘉無意偶自動雖鳴終不譁宮縣奏編磬朝佩譽衡牙誰知無譜曲舉世好黃華

福昌書事言懷一百韻上運判唐通直
戰國韓餘墳王畿漢舊京福昌故韓地南圍山峙秀東泛洛浮清女几荒遺廟宜陽認故城千秋迷佩玦
百戰有榛荊女几有古女几祠按李賀詩云女几乃杜蘭香神女上昇地有遺几宜陽有韓城路失三鄉
驛唐有三鄉驛今廢惆悵世祖營光武降赤眉于宜陽原廟今存山疑熊耳甲墓記赤眉兵積甲齊熊耳
山山在三鄉西赤眉冢在世祖祠下昌水行宮廢連昌宮三鄉東昌水陽穀州遺墟傾福昌故爲穀州城
存斷壕收劍鏃耕隴得瑤瑲姬冢邱陵抱邑西有姬家陵蓋周墓韓祠草木平韓王有墓與祠傳家亡譜
牒懷德薦宰牲姬陵有姬姓家韓祠士人祭之峽勢開雙壁川形畫一枰謀臣赤松友張良韓人詩客錦
囊生李賀昌谷在三鄉界莽莽繁華盡悠悠井邑更興亡誰與弔今古一傷情宦舍連麾鹿人家雜鼬甡

秋心悲杜宇春候聽鶗鴂賓楊無談笑塵鞍罷送迎平池宵檻影萬竹曉堂聲放宕書千卷栖遲歲再正野肯形覊拘村隸語生獰脫粟供朝飯孤豚計日烹里閭輕學校兒稚駭冠纓

府西學者笑冠帶最苦衛風隧奔如萬戰輖木號驚浪涌谷震疾雷轟古□河洛多風福昌尤甚目斷蘭香膊南有露膊山世傳蘭香以膊示母雲藏子首笙齋有鶺鴒山村鼓朝坎坎樵斧暮丁丁鬢自年來白顏因醉後賴齋庖誅野菊幽佩級蒸蘅憶昔初知學時豪計主盟討論披石室咳唾視金罍宅與仁爲里豈期道可耕謝除秦漢垢蓂摘帝王英太史遺重補騷歌韻再賡文潢無逆檄談陣有降鉦戰苦心逾勇鋒交敵喪勍決科翔籃仕射策偶沽榮憔悴官曹冗艱難稱難嬰

未欽授臨淮簿義綠居賓流年惟涕淚生事罄瓶罍乞米常空釜烹葵不猒羹縣長劍澁衣補舊圖橫波浪流萍遠風霜客雁征憑誰能束縞請地乞爲氓貧賤知何計飄零復此行力微蛛紡織謀拙蠭營縈大府多豪傑何人問姓名采葑甘見棄連彙敢圖亨已分徽言默羌將薄技呈清秋迴駕首白日望鵬程謂拙歌難和工迂篾未成曳裾身阻闊搔首歲崢嶸豈料鹽車困祖逖伯樂評屬文甄賈誼受壁過虞卿

未一獻部文郎屬清舉夙昔傾賢譽清時仰慶圜霜威留陛闥忠望在寰瀛大澤疏源厚明公蘊德宏高文千錦麗奧學萬箱贏前歲趨畿尉青衫拜使旌心將言並厚事與意俱誠毫髮聰明到錙銖藻鑑精威嚴消隱慝惠澤鮮孤煢爽氣開秋鑑清談扣佩珩霜空挂銀漢仙露照金莖偉量謙常過剛腸枉必爭川舟歸巨涉天柱入高擎鱣墮開佳兆經傳有舊聲纍纍光故物堂構疊高甍顧步丹霄近聯綿盛事幷人間望鴻鵠海浪引鯤鯨百吏瞻儀矩連城受使令晏邊爭羨慕膺御有光晶報國求賢急搜才薦牘盈

宋伏聞執事以善賢爲急搜羅歸掌握輕重付權衡律變遭寒黍春催隱谷嚶陶埏皆作器枯槁亦抽萌量度分尋尺題評盡甲庚念勤寬僕僕卹疾救惸惸合沓皆宗薦綿蠻不歎鶡鴻安肅肅微草獲青菁哲匠深垂獎非才惕自驚厚恩山岌業高致玉錚鏗効報期銘骨存誠過食苹庶幾鳴缶盎萬一助歡誠自古求知重從來顧己輕木欣辭爨壘珠喜辨魚睛歎奉身當銳軒昂目暗瞠自存心鐵石敢廢力蚊虻荒學重裨緝繁文自補撐朝披枯竹簡夜守短燈檠養木經荒圃疏泉久涸泓博棄終氏鼠禮問叔孫櫻陋每輕樊子勤將比老彭中庸期慥慥言行敢硜硜積累功成垤輝華秀發瑩辛勤施耨穫逸樂鷹粲盛戴德千鈞重撫躬方寸明登臨感身世踊躍望門楹窮谷陰多雨清溪晚放晴優游探物象瀟洒付杯觥耿耿馳千里區區布一鳴顧迴韶濩聽聊奏鐵錚錚

送胡唐臣赴蘇州僉判

他日馳戎馬風塵從事衫花開大梁酒木落太湖帆幕府煩精悍吳山入笑談長安米不賤君與問江南

泛宛溪至敬亭祠送別

南國初寒候扁舟遠客心歸人出斷岸晚翼會疎林漁市臨官道叢祠蔽木陰長年多感慨況此對分襟

送丁秀才侍竹之邕州

五嶺天南極扁舟到幾時山川故國遠猿鳥異鄉悲書史傳家舊功名及壯期相攜有佳客莫負錦囊時

送蔡彥規之任風泉主簿

四十曳青袍功名晚未遭賢人固難進小邑且徒勞秦俗謳謠□雍州形勢豪憑君寫古意一一寄風騷

別外甥楊克一二首

東南秋雨足澤國水連天日出數聲雁風高何處船寒葅初獲韭野餉屢烹鮮吾事無淹速悠悠得醉眠

澤國授衣早今辰絺紵單孤城遠目斷秋水去帆寒相見不再少此生何日閑殷勤換美酒要對蟹螯盤

送劉南夫赴任京師

却掃楚山根相過唯有君齊年未白髮不日上青雲送別悲秋早傷離賴酒醺青衫老司馬落淚獨紛紛

和見夢

青山將白髮奔走倦埃塵與物拙難合惟君心獨親相思成夜夢得句寄游鱗未得親談笑書來莫厭頻

和應之雨中見懷之作

官居苦岑寂容易過花時綠暗野初秀紅乾風更吹燕游心未展歸去意猶遲浩蕩雲山外新詩寄我思

用元韻因寄邦直

濠上昔相逢同時執桂叢遠遊悲聚散投老信窮通靜見賢人節恬知達士風淹留君莫嘆榮辱竟虛空

書事寄晁應之

野筍空堦短蒲芽出水齊柳垂蔡鵲重花亂帶蜂低桑弱蠶登箔池晴燕啄泥官閑無事役地僻懶招攜目極榛蕪地心傷桃李蹊奏花辭雨泣幽鳥別春啼白髮驚身老高樓對日西運蓬詩將健路入醉鄉迷

燒醑傾新醴輕羅換舊裾香紈裁暑扇密幄徹寒閨喬木陰垂屋清渠冷接溪惜芳幽鶡搗催夢怨黃驪高會思前日酣歌到曉雞翦羊君自幼倚玉我慚睽誰解藏車轄歸來信馬蹄還家門寂寂過雨草萋萋氣合非容易官拘坐阻睽孤吟唯酒對愁立見烏栖學懶因循過詩成取次題相思不可望烟鶴暮淒淒

題所居西齋

幽居不厭小小院有深庭一曲秋風地低簷夕照明脫條株有態止水璧含清中有支離客吟腰瘦沈卿

題楚州聖井井贈主僧

古佛勝妙力一泓常湛然禱祈供衆欲守護賴師賢清碧晨齋罷秋登寶供前自憐多病質時許挹清泉

題倪敦復北軒

瀟洒倪夫子新城面北堂庭前無獄訟客至有壺觴晝靜塵埃絕春餘花草香爲君題素壁容我醉中狂

書壁

後院人稀到荒池半是苔好花隨地有幽鳥自山來靡靡香草合陰陰夏木催昭亭有佳色每至不容回

和應之石澗

麥氣朝含露溪光夕照煙闌槃蒼角老罐雉綠毛鮮葵折紅綃碧蓮香水麝燃敢辭幽僻處直恐負林泉

李贊皇畫像

管樂久冥闊興王一士多平生自龍虎功業在山河公子悲黃犬騷人赴汨羅當年閱川恨流落復如何

歲晚傷局促散懷唯小園鳴禽下荒寂孤木倚高寒閏月長蔬甲清霜瘦竹竿荊人重鮮食怪我厭魚餐

七月七日晚步園中見落葉如積感而作

東園久不到落葉曲池平搖落遽如許歲時眞可驚衡茅望故里潦釣客餘生放逐逢艱歲窶羸未敢輕

秋園

山蹊久不到落葉滿秋園幽草自寒綠晚花翹碧鮮鷄豚放斜日鷗鷺下遙天閭里經過熟居夷已一年

種圃

促舍亦爲圃從人笑我癡自求佳草木仍補小藩籬吾事正如此人生聊自怡霜松未及尺獨我見奇姿

東園二首

小園晴自掃曝日坐前軒野鼠穿山葉寒鴉啄草根短籬藩隙地別逕入孤村幽趣供岑寂淹留不復論

又

水落橘痕在沙乾岸草枯霜餘槐老壯風際竹清疎啄木高巢響鸛鴿飛且呼二年親友絕唯有對禽魚

萬松亭有感

小雨濕青松松間多好風翠光濃欲滴對舞千蛟龍可惜青玉欵道逸委花蓬幽人不汝乘應有綠毛翁

幽草

幽草堂軒秀盆池遇雨添新晴雀哺子永日燕穿簾世事休驚目閑中且養恬黃公有美酒時得醉厭厭

又

衰草已無賴秋花只強名雨園蛩響細寒樹鳥啼清淹泊知吾道幽居見物情唯應有鄰叟足雨問農耕

山暝孤猿吟

平野何岑寂空山晚易陰微雲數峯暝幽谷一猿吟風果飢遒少霜枝冷不禁引吭嘗落日激響度前林

最惻騷人興偏悽遠客心空齋懷謝守空復昔時音以上宛邱集

柯山集拾遺卷五

五言律詩

新葺附火小閣

低牖僅障風深爐宿火紅忘懷衆辱外無事寂寥中隕葉鳴寒瓦飛霜皎夜空宵分未投宿飢苦北來鴻

泛江偶成

扁舟漾寒水暫使客心清天與秋陰合江連野色平洪波迴赤壁蒼野帶孤城更想孫郎戰臨風動壯情

潤州舊事

野蔓封城壞疎松隔麗譙樓臨寒淘湧門揖翠岩嶠客思閑易感歸心去莫招何時送客處看我理歸橈

暮歸

牛羊久已下寂寂掩城扉水鶴鳴城壞飛螢上戟衣夜涼江海近天闊斗牛微何日招舟子寒江北渡歸

九月十八日夢中作聞雁詩

何日離燕磧來投江上洲高鳴雲際夜冷度雨中秋縮織遠須避稻粱寒未收春風歸翼便容易一冬留

秋日

隕葉鳥不顧枯莖蟲暮吟野荒田已獲江暗夕還陰夜語聞山雨無眠聽楚碪敝裘還補綻披拂動歸心

和晁十七晝眠

冉冉殘春去悠悠歸夢賒窗圍幽幌靜風引晝簾斜清蔭延高柳餘紅惜晚花山居諳靜僻詩句是生涯

早起偶成

枕席清如水蕭然一老僧鷄聲消壁月曉日失窗燈山葉寒逾響江雲薄易凝老僧曾教我任運且騰騰

正月二十日夢在京師

客睡何展轉青燈暗又明春雲藏澤國夜雨嘯山城許國有寸鐵耕田無一成朦朧五更夢俄頃踏王京

夢中作

去路迎朝日齊安客馬西山行逢曉雨客袴濺寒泥歷險與何健衝風酒自攜回頭思舊止陳迹已淒淒

八月十一日晨興三首

老人秋少睡禪誦每晨興隣碓舂殘月牀蛩語暗燈高林鳥聲起幽草露華凝笻杖龕禪楊生涯一野僧

又

端居歲已宴杖履亦蕭然雲露窗前日秋明樹外天大江寒欲落諸嶺靄逾鮮白首無聊劇昏昏只醉眠

又

江上秋陰合柯山曉雨來貂裘欲辭篋紈扇已生埃落葉溼相藉晚花寒未開殷勤探黃菊九日泛清杯

晨起

曉色淡朦朧園林白露濃寒蛩聲轉咽秋屋葉聲中更老心猶壯雖貧尊不空浮生仗天理不擬哭途窮

曉作

解枕有遠聽風聲帶曉江寒雲垂紡紱嚴鼓已逢逢功業慙殘歲江山隱陋邦寒雞憎客夢呼日上低窗

小齋夜思

夜久高籟息燈明一室虛過聲寒葭鵠落影老楸梧大澤星河淡孤城更漏疎安能久鬱鬱與發付歸歟

晚同永叔小酌漫成

庭竹晚風細堦莎絡緯鳴連山沉落日萬籟起秋聲客思方淒切流年可嘆驚平生一樽酒正爲此時傾

冒雨歸飲酒

密雨集春庭花含曉氣清喜傾燒酒釀更御暑衣輕老惜春無日窮欣歲有成杖藜園徑曉坐見小池平

和蘇仲南邵湖會飲三首

老病倦岑寂燕游聊與俱開樽當勝地飛蓋渡平湖落日晚明滅烟林遠有無歸來燈火夜人影亂栖鳧

又

交友不在眼逢君懷抱開主人容客醉樽酒犯寒來老境侵霜鬢羈愁付酒杯身閑不易得相與且徘徊

又

新亭當絕島景物更清妍耳熱風前酒心澄水底天觀魚方有得膺味肯辛鮮默坐吟春草知君似惠連

人家

入家依古木雞犬亂山深積雪暗猶壯寒雲晚易陰斷荷欹凍水孤月戰風林稍稍栖烏定飢啼何處禽

山城

野縣閉門早山深更漏微薄雲依月宿孤翼犯霜歸弓冷新膠健貂寒舊縗紕旗亭換新酒不惜篋中衣

他鄉

春寒客古寺草草過鶯花小楂供朝酒溫爐煮夜茶柏庭鳴曉吹樓角麗朝霞莫嘆浮蓬迹心安卽是家

山夜

更漏孤城迥門城靜夜長天高風送雁月冷樹浮霜晚菊差池綠高桐次第黃曉來南國夢不覺寄他鄉

偶成

却掃客不至端爲四國驕杯寒鷹園實食儉煮溪毛霜過橘柚熟天晴鴻鵠高幽齋高木近不寐聽雞號

溝泥

溝泥不可步況復雨淸晨下直休半日閉門閑晚春著書聊爾耳隱市笑徒云買酒待新月奈茲千里雲

又

不嫌泥潦巷自掃寂寥居雨已標新杏春猶遺老樗風光習暖事雲物或寒除頗復撩詩句時時漫與書

柯谷

柯谷秋已晚衡門終日開老唯謀酒食病更怯風寒暖脚氈鞋穩蒙頭衲帽寬年來諳世事對客欲忘言

東堂

杳杳寒鷄唱漫漫夜色深斗柄垂地直河勢向沉沉林鳥栖欲去草蟲寒向吟幽人掩蓬藋不睡擁單衾

和晁應之山中

康樂雖爲吏不忘山水情我無連璧美君許託車行幽鳥花前語春泉竹外鳴勤移無草草吾友笑功名

和出山

曉別招提去春風信馬行路幽皆竹影山遠尙松聲嶺斷晴天闊川橫綠野平不因泉石好安覺利名輕

偶成二首

鳥啼宮直散歸舍日猶長暗樹殘春綠回風欲雨涼久知癡有絕端爲酒成忙可是嘲須解平生一漫郎

又

綠遍長安樹春歸空隔年愁多落花地情遠倚樓天河漢良辰外蒼龍北極天老知玄有味羞更賦神仙

晚涼行稻畦間

萬木秋微警山川夏已深迎風雲卷幕沉日水浮金曉鳥吟高木霜烟暝遠林杖藜循野澤談笑不行吟

登城

楚望迷千里孤城草樹濃憑臨點衣雨容易落花風人事年年改風光處處同未能忘出處徙倚更書空

又

綠野望不極登臨引興長憑高延澤國搔首對風光乍出鶯貪柳新歸燕捩梁欣欣物華好吾亦引清觴

登夢野亭

危亭瞰雲夢眼界浩無邊秋見長江路晴寬七澤天永懷哀郢賦誰弔獨醒賢俯仰悲千古披襟尚黯然

同應之登大宋陂

望闕眞多思憑高更損神山川散白日草木共青春寂寂興亡事悠悠來往人素衣與白紵盡化洛陽塵

正月十八日晴霽登柯眺望二首

柯山通細履幽步近青紅遠目無窮浪吹花盡日風餘生付沮溺高論看夔龍陳許春多雪吾行亦欲東

又

寂寂池亭古園荒草自春東風獨游客遲日未歸人久雨衆山晦初晴萬境新長歌視天壤高興不無人

在告家居示內

雖云官事簡不似在家安晏晏婦子語嬉嬉兒稚閑甘貧失蠭蠆獨酌置杯罍老覺假紅好莫將年少看

寒食日同婿子輩東園小宴

寒食無與樂攜孥宴小園青春積雨霽白日萬花繁時節悲江國窮愁泥酒尊故鄉終在眼樂不得重論

東堂夜坐偶成示秬秸和

東堂歲云暮永夜有餘清月暗鷹程急霜嚴雞夢驚微明旁舍火斷續戍樓更老眼渾無睡偏聞饒雨聲

同晁郎及秬秸步游乾明晚邀柯山歸

野水菰蒲秀荒陂薺麥長卑田留積雨荒寺掩斜陽遠樹連雲夢羣山近武昌言歸日已夕村逕度牛羊

斷雲

斷雲秋望闊山靄夕成霞淒冷初高月喧闐未定鴉伏磎良馬瘦挂壁寶刀斜寂寂山城夜明燈照鬢華

秀蔓

秀蔓依脩老寒枝映屋疎寒暄候蟲報昏旦老雞呼已飯新收稻仍烹自種蔬鄰邦有佳釀衝雨隔江沽

謁敬亭祠

古廟依山麓開門石磴深疎林歸鳥靜野殿宿寒陰落日魚鹽市豐年簫鼓音我來無所禱壁字歎塵侵

謁告之楚出都晚泊

馬跡不在眼浪聲初泊船蒼禾荒露澤紅樹表霜川淮海南浮地星辰北拱天東方聊一飽楚稻不論錢

閒雅楚大豐

晚泊襄邑

月暗風臨靜斗垂霜夜清疎燈隔樹小暗水歷船鳴學字聲形苦紬書卜祝輕此身南北慣隨處有平生

柘城道中

欲雪日易晚不寒風更清崩橋斷官路積水入空城屏口野初饒口邱民始耕陳宋大水之後冬暉疾如

馬汲汲暝猶征

離陳至華西

落日照原隰晚風吹客鞭空巢霜後木殘堵燒餘田憔悴貧中客蒼茫歲暮天遠遊輕道路無地息勞肩

離宛邱斗門

檣烏映高柳晚泊近晴川野日離烟樹風霜斷夕天牛羊知別墅燈火認鄰船獨客歸何晚平蕪遠更連

孤城飛鳥外春水片帆前蕭瑟孤征恨更深獨未眠

二十二日立秋夜行泊林皐港二首

蕭蕭晚風起孤舟愁思生蘆窗一螢過草岸數蛩鳴老大長爲客風波難計程家人夜深語應念客猶征

又

吳楚封疆接東南澤國寬江流秋日盡山對暮雲閑曩有離騷賦頭餘騎省斑前秋聊把酒一笑且開顏

四安道中

地平彌望水舟穩滿帆風黃葉新霜後青山落照中對疆天象別風俗島夷同黯黯危檣夜疎燈照閉蓬

赴宣城守吳興道中

秋野連雲靜三吳稻熟時風江客帆疾晴野雁行遲草木霜天晚山川澤國卑宣城不負汝好繼謝公詩

白羊道中二首

徒旅已屢憩過山知幾峯空畦鳴野水墟道拱寒松酥酒自能暖褐裘初御冬朝飢久未食林寺已鳴鐘

又

日出客心喜路平人足輕風高不成冷雨過有餘清水落溪魚出村深田鶴鳴勝遊須秀句多愧謝宣城

羈馬

駸駸羈馬去秋晚思悠哉日暖禾黍熟霜晴鴻雁來晚簟經雨出幽菊犯寒開官冷無拘束尋山首易迴

楮河

土壁裂如劊流泉漱雨間平沙放清淺小石聚潺湲絕岸木斜出隔橋人暮還憑鞍照毛髮羈旅易衰顏

惠莊道中

山雨夜塵息林霜晨氣清荒城餘古木破塚有新耕風俗通秦壤川原抱洛京憑高時駐馬指點問山名

山行

驅馬春山去山蹊繞澗斜淺清沙岸水疎瘦石岩花放蕩從生事殷勤向物華依微聽雞犬深柳映人家

子權朝散久在蕪湖寄郡酒四壺副以小詩

寒流不相待舟楫定何如歲事日已宴客行誰與娛進魚將入饌江酒且傾壺我似離羣雁汀洲片影無

務中晚作

官事一酒甕寢齋低竹簷朝昏經過半老病醉相兼樓晚雙旂鼻城昏壘鼓嚴隔江吹笛處空碧帖新蝙

齊安秋日

齊安荒僻郡平昔處放臣幸此公酒美復此高秋晨百憂雖搶攘一榻奈芳醅舉杯三酌後遙作葛天民

書直合

鳥宮不治民清坐晚秋晨隨事文書了偷閒筆硯親吏歸雅集定門鎖月華新野鳥何勞問窮通理有神

晨起雨霽作

寂寂柯山曲悠悠放逐臣雨晴人踏曉山靜鳥啼春最惜庭梅謝猶欣壠麥新但知年歲好飽飯任乾坤

永南遣興三首

國破空陵墓時移改要衝人隨幽谷路縣隱亂山峰零落荒祠樹悠揚晚寺鐘猶傳仙舊隱跨鹿有遺踪

又

朱顏潘令尹不肯事輕肥筍逕青無地苔牆綠有衣書勤枯簡斷詩疾紫毫飛應笑疎慵尉朝游暮醉歸

又

花縣春曾到人家幽谷間市門猶礙石耕壠盡依山地僻荊榛秀人稀魚鳥閑賴逢賢令尹沉醉不知還

寄文荊求蟹

遙知漣水蟹九月已經霜筐實黃金重鐺肥白玉香塵埃離故國詩酒寄他鄉苦乏西來使何緣至洛陽

雙鳧

雙鳧元自白況乃小池清逐伴知身潔當庭獨眼明暖沙晴共戲寒渚夜多驚何事秋風起軒然向主鳴

代人上潁川韓端明生日

實歷休明運金貂粗植流慶出深源世仰風規裔公膺戩穀繁人間見麟鳳天路引鵬鯤

諸老推淵懿英儒伏討論章平家學盛黃綺帝師尊天步開華旦圖明照厚坤曳裾超法從操筆代王言

諫說傾朝廟公忠報主恩高風何凜凜讒賊在元元夷險千途歷清明一志存寶圭純不琢秋漠閣無渾

鳴佩登書殿均勞鎮輔藩洪樞歸少第玉節對元昆臘報□春近陽生厚地溫當年占夢寐此日降璵璠

賀宴開瑤席陳庭列畫尊鐫櫻羅盛族蘭玉立諸孫霜鶴寒逾健岩松老更蕃人祈賢相雨國倚太師垣

留滯瞻雲館飛騶有去魂徵官守山邑無□走資軒中外心方注君臣契已敦觀□登輔弼飛潤及孤根

魯直示其伯父祖善馬鞍松隱齋詩次其韻祖善年七十五名序

老鶴閱世久歸來毛骨寒田園半拱木兒稚總勝冠愛客能酤酒尋山不跨鞍平生未見面試作阿咸看

次韻孔舍人曝書

圖書陳秘奧樽俎肅容儀玉殿朝回客蓬山深處宰探囊圖軸舊題號姓名重盛世年年事新篇莫厭供

夜讀賈長江詩效其體

五字一篇詩人傳賈島詞清秋千古在幽淡幾人知籍夜燈前讀林閒靜處思恍然如見面更對七朱絲

和天啓貴古木山石詩

有待雲雨在無傷斤斧餘將軍漫弓箭居士或眉須缺記共工怒深資夸父腴犖條感衰變恨汝亦非夫

少年

朱繩縛天狗白羽射旄頭新佩將軍印初成甲第樓綺羅諸院夜鞍馬五陵秋惟有如霜鬢令君鬢鋩愁

暮春游柯市人家有作

桃李雖云過林塘老景濃幽花冠曉露高柳旆和風草木家家秀溝壑處處通況聞如雨足高枕待年豐

秋日游柯市

柯市漁樵暮游人落落稀肩禾新穫野炷火欲鳴機草木經寒雨川原淡夕暉北歸吾敢必身世正多違

手種芭蕉秋來特盛成二大叢

移植自磽瘠秋來成雨叢翠旆舒曉日綠錦障西風雨砌珠璫委風簷翠扇重主人培壅厚未肯畏嚴冬

山舍

蕭蕭山舍靜誰復與相親琴酒忘塵事詩書有古人歲豐民事少地闢土風淳聊樂身無事功名喪我真

秋夜

月到啼蛩壁風搖睡鵲枝秋來客不寐遙夜漏何遲已近風霜節寂無蚊蚋時天時只自爾浪遣宋生悲

寂寂

寂寂秋日暮輝輝簷影斜鳴蟲隱衰蔓晚蝶守餘花雨急荷翻葉牆崩竹引芽不才非吏隱難黍學山家

即事

雨梼生朝菌秋牆長若邪槐榆蔽窮巷藜藿接鄰家但願好事酒無勞長者車御冬須旨蓄吾亦問生涯

落莫

歲晚苦落漠獨遊情易傷晴溪沙漾碧秋徑葉鋪黃幽菊開徑雨琛槐老柰霜閉門無俗客攄散有林塘

冬日雜書

地僻秋將老山深客未歸閉門朝對雨搜篋冷添衣圖暗經陰晝琴昏在匣徽妻孥慣山蔌不復問珠璣

又

歲暮北方疾山深寒日昏授衣貧厭補添纖老須溫懶慢拋書卷晴明到藥園鄰家新酒熟吾敢但空樽

又

一逕秋風起牛羊晚自歸寒燈明野店吠犬守荊扉空峽風霜急孤村火燭微庭梧搖落盡栖鳥夜歸稀

又

歲暮周南遠驚心鬢欲絲風霜爲客老淮海寄書遲峽冷重雲夜天昏斷雁悲山爐通夕火賴爾獨吾私

又

短景冰霜地人稀豹虎村風連諸壑動日帶亂山昏浩蕩空回首蕭條獨掩門東周舊耆老留滯飽知聞

又

望極添秋思樓高動旅懷天寒諸瀨急野闊四山來餘葉能幾許高鴻殊未迴年年洛陽道歲晚厭風埃

出都之苑邱贈寄參寥

蕭然耳目清驅馬別都城岸斷秋光出川平雨氣橫浮生歸物理閑景付詩情歲晚江湖客何爲滯玉京

和葢西齋

片舟眞有待勿歎滯塘坳自古荊榛地豈容鸞鳳巢君才宜柱石我志老蘅茅從此延風月新詩與細嘲

同咸郎夜飲

雲物歲將暮風烟晚自淒更人初授宿晚翼已歸栖美酒淺深酌新詩取次題親交盡在眼幸不費招攜

以上宛邱集。

農忙綵絲結縷催端午又見黃頭鼓棹郎

十二月十七日移病家居成五長句

水國窮冬猶未雪木牙草色似春餘醫教治嗽停朝飲目爲方眠廢夜書衆醉羞隨人鼓舞天知誰怕鬼揶揄久已率野由吾道又信從來德不孤

又

老去塵懷痛洗煎虛舟不繫任回沿寸心若變有如日萬事不憂終在天莫爲飢寒乘南畝須知穡葵有豐年桃符倡子喧閭巷又向江城十歲捐

又

攄高游目快遐瞻落日孤雲與水兼萬頃澤空供雪意一枝梅笑破冬嚴擎□未減飛揚興引滿何辭斗石添楊柳催春兼警客荒溝照影弄纖纖

又

從今羞復走功名鹵莽因循已半生心遣我愚應有謂眼看人智亦何成夢爲胡蝶因觀化目送飛鴻漫寄情堪笑妻兒懷土甚謫期未滿已謀行

又

紙窗低下火爐邊有底宜人意若便移疾何妨開五日放慵猶欲醉終年平生親友懷天末談笑妻兒在目前誰似匡廬白居士暮年華髮洛陽仙

寒食前一日大雨不止

寒食窮愁嘆陋邦可憐終日雨淙淙不妨農畝連雲稼獨惜園花脫錦杠最苦繁聲欺屋漏願看霽色放春江明朝日出誰能料已喜燈花照夜窗

喜雨贈潘邠老昆仲

臥聞飛雨響高堂已覺傴僂短幌涼悔禍畢方收烈燄知時田祖放新秧簞瓢幸免遷三徑穀麥行看糴萬箱欲過東坡泥沒脚春餘煙柳正蒼蒼

和蘇仲南柳湖會飲

北風閒雪不到地寒日自同雲外天愁人得酒百不問滿引聊作諸公先少休歌舞進棋局更放旌旗移樓船我欲吳歌恐驚坐戲揮如意扣船舷

夜霜

夜霜偏警軍城角晚日如催林寺鐘蹭蹬此身甘已老推遷世事本無窮邯鄲夢裏忘將寤蠻觸軍中尚戰雄我有一言開達者到頭可倚是天公

十月二十日夜天雨雹震電先是數日極煖至是方稍晴

江鄉節候異中州十月狂雷震未休二年到耳同常事一夜雨聲如蚤秋想見麥畦添宿潤更欣蔬甲長

如絲秬甲飣春盤韭葉金黃雪未乾旅飯二年無此味故園千里幾時還異方時節三巵酒殘歲風煙一惨顏會奉謁旂與邦禮歲窮祠祀少休閑

晚望

長林脫葉委高風晚菊依依發舊叢夢澤雲低銜落日中洲山斷見來鴻行吟騷客三年謫嗜酒衰翁百事慵歲晚不須求季主從來天理有窮通

四月二十日

十步荒園亦愜窺枕書小醉睡移時健如黃犢時無幾鈍似寒蠅老自知休惜飛馳春過眼但求強健酒盈巵枇杷著子紅榴綻正是清和未暑時

早起觀雨

雨葉風枝日夜長東園穠密欲生光可憐積雨過初暑更轉餘寒作晚涼鼎事已成家媼喜麥畦初濯老

柯山集拾遺卷六

七言律詩

春日

如絲秬甲飣春盤韭葉金黃雪未乾旅飯二年無此味故園千里幾時還異方時節三巵酒殘歲風煙一惨顏會奉謁旂與邦禮歲窮祠祀少休閑

晚望

長林脫葉委高風晚菊依依發舊叢夢澤雲低銜落日中洲山斷見來鴻行吟騷客三年謫嗜酒衰翁百事慵歲晚不須求季主從來天理有窮通

四月二十日

十步荒園亦愜窺枕書小醉睡移時健如黃犢時無幾鈍似寒蠅老自知休惜飛馳春過眼但求強健酒盈巵枇杷著子紅榴綻正是清和未暑時

早起觀雨

雨葉風枝日夜長東園穠密欲生光可憐積雨過初暑更轉餘寒作晚涼鼎事已成家媼喜麥畦初濯老

新柔東堂晚望無氛祲洗出樊山紫翠浮
晨興自雍西望東園新開花
東園本是吾家有不到經旬亦可嗟步出寢門迎曉日卻從雍外望新花安禪豈問荒三徑閱古終須飽五車兒女相憐牢落甚爲翁淺醵酌流霞
潘大令臨蓮池二首
避暑人人得自怡坐曹最苦劇囚羈江邊金石焦流日堂上精藥酷烈時一酌甘寒煩素梗終朝揮拂倦蒲葵誰知顏巷簞瓢外更有秋風菡萏池
又
年年酷暑軫皇慈恩詔猶矜庶獄羈白首坐曹眞有罪清風高枕歎無時乘軒敢望終如翟用智從前不及葵他日東門驅匹馬故應難忘習家池
九月末大風一夕遂安置火爐有感二首
譙官兩向黃州火知是明年何處冬須信炎涼相代至亦知榮辱到頭空怨咨莫起天公念燕坐何妨佛理通更有牆邊一樽酒能于愁面放春紅余以丑年春至黃今見二冬矣
又
風聲一夜下林端遽作霜天十月寒三伏炎蒸不可過北風栗烈亦何難人情伺待常從緩天令難移古不刊幸有布裘氈履在雪深高臥更安閑黃岡三伏暑不可過故云
冬至贈潘郎
曉鏡星星華髮新江山流落未歸人五紋暗度人間線九寸潛通地下春歌笑欣欣瑕老稚杯盤草草稱清貧與君同是柯山客窗外梅花解笑人
丁丑歲與德載相別辛巳復會於潁相視而歎仍蒙先惠佳句謹次韻
重入修門一見春余召還奉常滿一春而去衰容仍是臥漳濱歸來未解槃囚服揮去眞同下坂輪痛飲久無連夜醉白頭何啻二毛新
寓居春日書事
禪宮寂寂白晝長出門江山悲異鄉歌篇日煖好鳥語空庭客稀春草長紅樹人家隔修竹青蕪村路達阛
至日有感
前年至日在何處寒寺蕭蕭客許昌乞火夜溫行客酒披裘曉冒五更霜暮投陽翟荒涼驛正見人家燈燭光飢馬臥嘶毛瑟縮羸童曉對色蒼茫二年旅宦孤村僻東望歸心洛水長佳節幾逢長索寞我生何事苦淒涼更無賓客青山滿只有風霜老樹蒼昭代儒須厭留滯馮公白首任爲郎
臘日二首

臘日開門雪滿山愁陰短景歲將闌江梅飄落香元在汀雁飛鳴意已還佳節再逢身且健一樽相屬鬢毛斑明光起草眞榮事寂寂衡門我自閑
又
異鄉懷舊人千里勝日難忘酒一杯不恨北風催短景最憐殘雪冷疎梅江邊寒色雁催盡天上春光斗挹回我獨呼兒膳九藥微功聊取助衰骸
偶成題裴晉公祠
獨持將鉞靜氛妖後世英名日月昭善聽聖君非易遇將亡凶豎不難梟悲風蔓草移今古野殿空庭鎖寂寥更有從軍老司馬銘功文字配咸韶
冬日書事
昨夜新霜著瓦乾西園梧葉盡飛翻楚鄉原野長青草澤國風雲只薄寒梅蕊半含空有待菊叢已過似無言杖藜引望仍搔首羨爾鳴鴻整羽翰
齋安今秋酒殊惡對岸武昌酒可飲故人潘主簿時惠雙榼
軍城曉鼓已逢逢城下秋雲卷暮江祇有老雞能換臥更無佳客可傾缸衙風時動蕭蕭葉晚日斜窺寂寂窗猶喜江南有佳客憐貧時致玉壺雙
東堂即事
東堂歲晚直窮寂落葉寒蔬風雨餘下里數家同井臼荒山十里半樵蘇夜霜摧菊房俱歛晴日薰梅氣欲蘇誰似樊山偏得意倚天紫翠照空虛
八月六日西風極涼如十月間晨起偶題
初過三伏暑初歸風景誰知遽慘悽短日旅愁消美酒五更鄉夢託晨雞江天水冷魚龍蟄野澤風多鴻雁稀塵髒敝貂猶得在過冬偶口嘆無衣
正月三日大雪雪晴有感
平生對雪須千首何事今春無片詞老大怯寒唯泥酒窮愁須醉不吟詩潤催庭柳將開眼口送江梅欲別枝何處高樓有殘白舊遊無處寄相思余在京師雪後有詩云謾得君家門上雪
雪晴
荒園雪晴愁逕滑濕柴堅坐戀爐紅寒香委地梅無賴嫩坼抽苗麥有功瘴癘潛消人氣樂豐登定慰客途窮嫠寒破悶功無敵賴有尊中臘酒醲
久陰忽晴作詩寄秬秸時二子沿幹在陽翟鎮
想爾扁舟野岸橫久陰今旦喜晴明天寒野曠北風利雲霽江渾春水生家近凍醪時可致旅庖鳴雁足供烹東園早作歸來計紅紫紛紛日向榮
冬後三日郊赦到同郡官拜勅回有感

詔書佼下走風雷清曉州門拜勅回天上六龍歸禁闥人間一雨到根荄江邊時日將舒柳雪後春光欲到梅白首放臣隨衆喜教兒深酌手中杯

探梅有感

澤畔騷人未放回江邊又探臘前梅已知無木相先得固使凌寒特地開杜老閣前勞賦詠玉川窗外獨驚猜試思感舊傷千里可以臨風舉一杯

三月十二日作詩董氏欲爲築堂

黃鳥聲中花已盡綠楊風外日何長柯家山下有幽築雲夢澤南飛故鄉老病裌衣猶怯冷春深炙酒漸開香本無智術爭榮辱只闕尊前身健強

草木

草舍廬潛百事貧有時遇酒暫嘿嘿天邊日落未歸客江上春寒多思人寄遠相思時有夢感時長嘯不無神東風又欲催楸李搔首花前獨岸巾

贈龐安常先生

德公本自隱襄陽治病翻成客滿堂愼把窮通求日者試將多病問醫王一九五色甯無藥兩部千金合有方他日恆河如石鼓著書猶願記柴桑

三月二十四日閒鶯

桃蹊李逕有埃塵寂寂青陰蔽四鄰落月半窗幽夢斷隔窗芳樹語鶯新忽忘身是三年客便覺樓臨二室雲佳境故人如一夢懶將白髮望餘春

柯山聞鞠烟

三年不聽早朝雞慚愧高林鞠鴈兒滿眼山林春已去五更風露月沉西厭聽田舍驅牛苦想見天門寶馬嘶獨我朦朧□曉睡故園門巷夢中迷

齊安食薯蕷根菊苗

故園蔬甲又逢春想見雕槃巧翦新强掘薯根槃鬱屈故挑菊苗嚼芳辛春來小疾妨杯酌老去懷鄉役夢頻堪笑吳儂戀蓴鱠素衣愁化洛陽塵

汴上書事

荒陂浮雁啄寒水古木老烏啼夕陽酒市謳呼人醉飽叢祠歌舞歲豐穰黃花半落經寒雨紅稻初堅得早霜倚岸老枝榆骨白出林丹實柿肌黃空林嘑起圍驚鵲槁葉悲啼有暗螢腰兔暮歸人臂隼招門問宿客擔囊貂裘西去衝寒早澤國東歸寄夢長入洛自慚文價薄卻憑山水助清狂

次韻黃汝器與君謨唱和三首

飲量平吞叔度陂宜城風月舊相知頃年與君謨相遇宜城痛飲甚歡雪霜欺客凋新鬢珠玉投人出好詩門對洞庭書滿架君謨自言藏書萬卷飲翻雲夢酒盈巵江城少駐還鄉棹一伴山翁醉習池

又

吳門章白舊推賢文雅相望數百年千里江山留醉墨五湖風月縱歸船書來遠慰連霾夢歲熟歸收稚稏田仕祿及親身早退高名榮事更誰先

又

愛君退易似前賢投劾歸來不待年世故飽諳眞昨夢道心不繫學虛船莫悲白雪凋元鬢自有丹砂駐寸田兩郡詩筒屢傳寄主盟騷雅定誰先

三月一日馬令送花

未說潯陽別淚痕江邊蘋芷不勝繁不知來歲在何處又對新花憶故園插帽每慚輝白髮飛香曾伴照清尊去年今日淮陽道落絮殘紅正斷魂以上宛邱集

七言絕句

宋景平命賦隔窗花影

午睡簾櫳春日長半消金鴨水沉香隔窗花影時來去疑有東隣覘宋郎

晚春初夏絕句八首

陰陰夏景變餘春清曉園林未有塵日日東風欺弱柳鵝黃吹盡作青雲

少室山前日日風望嵩樓下水溶溶卷將春色歸何處盡在車前榆莢中

吹盡成蹊桃李塵兔葵燕麥一番新只應解籜抽青玉霜節枝枝尚可人

古柳參天鳴啄木青蕪撥地下鳴鳩白頭懶計留春計睡起移時獨倚屨

睡足高簷春日斜碪聲初破小龍茶樓邊綠樹飛紅盡春色牆陰老杏花

青春已屬明年事晝漏初知夏景長日日南風笋成竹殘紅雖有不成妝

春歸艸木漫青紅半委泥沙半逐風誰似長楸百餘尺高張錦繡照晴空

慵醲壓架不勝繁洗雨吹風更可憐姑射山人半仙骨百花凋盡獨嬋娟宛邱集

木香

紫皇寶輅張珠幰玉女熏籠覆繡衾萬紫千紅休巧笑人間春色在檀心墨莊漫錄

柯山集拾遺卷七

議

愼徵篇上

先王之治天下。雖小害微患。不足以爲中國大憂。其發易消者。先王不敢忽。日夜補完其藩籬。芟薅無穢。務爲牢固精密。不使有纖芥之隙。爲奸人所窺者。何也。以爲天下之所謂大治者。非苟無大患至變而已也。必將使之確然無毫釐之憂。卒然有警。而吾固已豫爲經畫于衆慮之前矣。先王之心。豈有細害微隙之足以動吾之大計哉。以謂要不能悉除之。則未足以爲大治。而不能不累于泰然無思之懷耳。蓋世之善養生者。比于常人。則其所以累喪其生。天敗其身。固已能去之矣。然豈以特異于世之常人者而遂足也。于是又日夜練治其氣。調揉其身。小至于飲食之忌。詳至于衣服之飾。其說甚繁。其防甚微。一一蹈行。不敢少忽于頃刻之欲者。豈以夫飲食衣服之微害。爲足以傾其本哉。蓋不若是。要不爲萬全必安之身。斷然必趨于壽考安强之域。而保其無所便于前者耳。而臣之所慮。又非特如是而已也。天下之患。常養于安樂不慮之處。狗致而積之。而後日深月長。極而後動。而小患之不除者。大患之所積。微害之所在者。深害之所養。是又不可不察也。今天下之勢。四方之形。可謂安且固矣。甲兵之衆。不可勝用矣。助用之府。

不可勝發矣。而臣竊有愼徵之論于今日者。天下之重兵精卒。驍將健馬。大抵皆在西北之陲。訓式練卒。講武用衆之法。大抵皆篤于兩邊之卒。而臣之舉舉以爲東南兩隅。亦嘗有以預備而陛下威武鎮服之氣。當使之周通四海而後足口也。臣少居淮南州郡。其當會要之控扼者。舟車使客日夜往復。牽挽駕御之卒。皆一切責之于州有司。斷長補短。常不足于用。此外則不過戍卒。而屯戍之卒。數既不多。州府諸役。往往而是。則有司所謂教行伍。訓擊刺者。特名存耳。此外則僻遠之邦。本城與戍卒。固已單弱。而又本城之兵。例不習武。而戍卒所寄。情如旅人。夫無樂土自衞之心。而望其出力捍衞。輕生而不顧。何可得哉。夫江、淮、閩、浙之郡。江湖千里。閒以山藪魚鹽茶鐵之所出。其間冒法槩黠之民。往往竊發。故江湖之閒。聚爲寇賊。殺掠商賈者。雖豐年樂歲。未嘗絕也。雖然何足道哉。狃猿雖健。不可以舍山林。龍魚雖悍。不可以失淵泉。圍而守之。則何能爲。一失其穴。安行殺之矣。臣特以爲方其未殄也。郡國不能不驚。單弱之民。不能不罹其毒。于陛下仁民愛物之志。不能不少累耳。是可惜也。夫養生者。既以能絕人之所欲。而人之大欲。至難絕者。雖絕其所至難。而不爲其所至易。是果何哉。朝廷之力。固已殄強梁。無紀之奸民。伏萬里樂戰之驕虜。則夫江湖盜賊之末患。禁之易耳。臣願陛下詔江、淮、閩、浙之監司。使察諸郡之士卒。各盜其所宜。頗增置之。其閒控帶要害。有所防守。當加于常郡。無易其名。無增其廩。然其募之也。有司程其才勇可爲者而後補。既補則使之習戰陣行伍之法。募數既廣。則士卒之充役者。習戰可以番休而迭用。大約一軍之中。充役習戰者各占其半。更番而教。勞佚相補。而卒伍之長。有所遷進。則有司取其勉強刺堅。優于其黨者授之。而監司歲時巡按郡國。皆臨莅激賞。動以勸沮。使一州有可用之卒數百人。與今兵官之所率。可以不至于甚弱而不振也。彼其所捍衞。乃其父母妻子之邦。宜各盡力而不憚。而奸民亦有以弭其心。故臣嘗以爲今山林之盜。特以勇力之民。不能守農畝之勤。安田里之養。而願其材力有足恃者。故轉而爲盜耳。豈無刑誅之畏哉。今設科以募之。則夫材力可恃而無所歸者。將欣然而集。此亦消盜之一道也。而有司不過爲衣食之養。仰給戶部。而經費不足。臣以爲諸郡既增本土之兵。則戍兵漸可減。能戍兵既不外戍。則其逃逋死亡。可以不補。益干此而省于彼。何遽患費哉。又戍兵之廩多。土卒之廩薄。增其薄。省其多。非獨不費。且將有得焉耳。若夫綱目之詳悉精盡。則願詔有司講明。其大致。則臣以謂不是過矣。

愼徵篇下

臣嘗怪昔者先王之時。學校徧于天下。里閭田畝之民。皆不鄙而教之。至于庠序之閒。有一不率教之小人。亦國家之細事耳。而先王至于元日習射習鄉。自左而移之右。自右而遷之左。移之郊。移之遂。而天子之學。有一人不率長者之教。則以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視學。其又不遷善也。天子親臨之。教之備。待之盡。其不改猶是也。則屏之遠方窮荒之野。其罰之至于終身不復齒於鄉里。臣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怪。以天下國家如此之廣。學校庠序如此其衆。受教之士如此其多。有一人焉不率教于其閒。其勢至于勞天子動卿相。則紛紛然日力且不給。而教之不化。不遽刑之。反覆激發。思必反之于善。則近于柔懦而不決。而不率教之罰。又至于流徙遠荒棄絕之地。慝之至於終身。又何其近于虐也。待之則似太重。教之則

似過仁而罰之又似甚忍也。于是深思其故而得先王之用心。嗚呼。古之人豈費心于無益而爲之乎。特其寓意深慮患微。後之人未之思耳。夫天下小之爲不治大之爲放亂。禮義不行。上下相窺。至于不可勝言者。其初誰爲之也。使天下之民。皆有君子之風。敦厚和柔。俯首聽命。愛君而孝親。謹身而懼禍。則天下之分。雖歷萬世無由壞矣。夫惟其閒有所謂桀傲不遜。教之而不從。令之而不懼。亂衆敗羣。毀慢其上者出焉。一人而敗百人。于是天下爲之不治。而有司之法。有所不禁矣。小人之情。不知所禁。則禍患之起。何事無之。故天下小之爲不治。大之爲放亂者。凡以不率教者爲之。夫嘗其悖傲不遜也。示之以禮義。暴之以恥辱。臨之以重勢。庶幾改乎。則是吾國中得一善人而除一賊。夫爲國而得千金。不如益一善人之爲利也。威加鄰國。不如去一賊之爲安也。則先王待之。似未過重。教之似未過仁者。至其確乎趨於惡不改。判然與善人異域。不可復用矣。則他日害我者也。明知其特爲吾患而恕之。何以異于明見陷穽而自赴也。是故非投之房之于視聽之外。則其患不絕。則先王罰之。似未過忍也。嗚呼。先王之慮患憂禍。至于此其深遠也。故三代之衰者。諸侯肆行。則有之矣。不聞匹夫肆行。敢有所窺覬也。其效可見矣。伏惟陛下聰明聖智。深見先王之用心。隆學校。擇賢師。以養天下之才。肅政刑。謹禁令。以破天下之奸。其術固密矣。然臣之意。獨以今天下鄙縣里閭田畝小民之奸豪者。尚當爲之制也。夫飲酒聚博而不已。必爲穿窬。穿窬又不已。則習而爲劫掠。一爲劫掠。則屠羊發冢。盜敗殺害。何所不爲已。故田里之閒。游手無賴。酗酒毆鬬者。異日之盜賊也。將除盜賊抄掠之患。則必先去田閭之惡民。故臣欲使今天下郡縣。凡以鬬酗放縱而入有司者。既刑。則禁錮之。表其門閭。以恥辱之。異其衣服。以陰辨之。鄰里保伍。譏其出入。容而不察者。必爲之罰。不幸不入于有司。而長民者訪知其素。其待之也亦然。歲終舉籍其名上之于州。州設籍以記之。州之役卒有闕。則擇其尤不善者而補爲兵。卒之有司。籍之軍伍。則雖有不善。亦且不縱。又其所役不遠其鄉。則無志于逋逃。非惟禁之足以杜其奸。而威之亦且勸于善。數歲之後。田畝之閒。無賴惡滑者稍稍消去。則盜賊孰從而起乎。臣前任西京壽安尉時。聞旁邑有盜發。至一夕劫數家。公入市井。無敢誰何者。問盜之數。則纔數人耳。臣竊怪一市之人。其閒豈無能扞拒驅逐之者。何遽爲是數盜之所困也。訪其政。則盜既入市。乃甘言以誘市人。取民家之財而散之。縱其奪取。于是市人無賴少年。相與閒而爲之勢。不須臾而紛紛滿前。舉皆盜也。則以數人之盜。至于一市之人不敢與較者。由此之故。夫與盜爲聲勢而奪掠人財。平日之心。皆盜也。是以旦夕之所顧望者。特在此耳。其情不亦甚可惡哉。大抵捕逐者以其素非盜賊。而劫掠之迹不明。遇之不敢殺。故臣欲乞盜發而市人爲之助。方劫掠時。與吏相遇。聽得格殺。而嚴立市人助賊之禁。乞比過致贓給之律。明詔有司。痛治而深刑之。庶幾以絕其後。蓋先王非不愛人也。至于罪惡小人。未嘗輒恕。故曰。鞭扑汝勿逸。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而無恕。大憝不孝不友。皆刑法無赦。夫豈時忍于此哉。勢有不得已也。故臣敢以消凶民爲慎微之說。

至誠篇上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非徒爲政刑以齊天下之民。苟焉爲無事而已也。必有禮樂以成之。禮行而天下無

違俗。樂作而萬物無邪心。無違俗。故恭遜孝弟行于匹夫匹婦之愚。無邪心。故蕃阜和樂。至于昆蟲草木之細。至于如此。而後天下大治純備。而無有可閒矣。先王之爲是禮樂者。豈與後世異哉。其存乎刑名度數者。典之有司。著之文字。雖歷千百年。可考也。舜之大韶。周之衰猶能奏也。三代之車服。宿儒老師能說也。後世之君。曷嘗不舉先王之禮樂。以施之宗廟朝廷哉。然而先王用之而能治。寓意于迹。迹修而意行。示教于物。物陳而教達。而後世之君。能用之而不能化。能舉之而不能治。迹修矣。而人不化其意。物陳矣。而下不諭其教。是何說也。誠與不誠異也。先王之爲禮樂。豈以爲備故事。修文物而已哉。其心之于禮樂。既已誠之矣。操至誠無閒之心于內。則其動于外也。心之所存。必能發之于外。外之所示。必能致之于物。故人望其齊莊恭肅之容。而無慢心。聞其和豫雅正之音。而無邪氣。夫豈特容與聲之所能爲哉。其誠之所動。物雖欲不感。不可得也。故物之于誠。不能逃也。立誠于此。物遷而不化者。非物之罪也。是其中必有不足者矣。物之出于誠。猶冰雪之消于火。火至矣。而冰雪不消者。非冰雪能拒之也。其炎有不足故也。故誠薄于此。而求物之應。不可得也。誠至而物欲不從。亦不可得也。宗廟之閒。不恭而肅。墟墓之閒。不哭而哀。堯舜之政。不令而從。以夫在此者不敬故也。後世之爲禮樂者。其心之于禮樂。既已判然爲兩矣。舉是物。曰此爲禮也。奏是音。曰此爲樂也。心之所存。不在器器之所作。非其誠。故禮樂之動也。如偶人焉。有其形而無其神。如象龍焉。有其似而無其威。夫禮之爲容。樂之爲聲。譬之人。則其形。譬之龍。則其象也。至誠以主之者。先王所以爲其神與威也。夫人不畏人之形而畏人之神。不畏龍之象而畏龍之威。神足而畏威加焉。則何怪乎見者之變哉。內無至誠無閒之心。而特備禮樂之聲容。何以異于操偶人象龍而求人之畏之也。故三代之亡。歷數千百年。而禮之效。卒不如先王之時者。豈其刑名度數不足之罪哉。所以行之者。其誠與昔之人異矣。故曰。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張弓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而知其爲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迹。弓矢未改也。石猶是也。而一中一否者。所爲射之心不同故也。而衰世之士。方且區區于綴緝先王之遺文。補完經師之故說。掩卷長息。而傷禮樂之不明。嗚呼。是亦愚矣。心誠恭歟。酌水而獻之。見者不敢慢矣。先王之禮。其在後世者未少也。心誠正歟。操絃而鼓之。聽者肅然矣。先王之樂。其在後世者尚多也。故不取之心而求之物。欲望禮樂如先王之時。何可得哉。昔者子思爲中庸之說。以導孔子之意。始之于天命之謂性。而其本一言以盡之曰誠而已。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而卒至于參天地。贊化育。夫君子爲善。豈以謂人以爲此善也。吾行之人以爲彼惡也。吾去之。歟。其心之于善也。無有逼而納之者。忽然自至矣。于惡也。無有畏而劫之者。判然不爲矣。凡此者。吾心之于善誠好之。其于不善誠惡之。故也。心誠之而無隙。則物不可得而閒。物不可得而閒。則心一一心以格物。則物爲之動。物爲之動。則天地之遠。化育之微。鬼神之無形。陰陽之不測。吾從役之矣。故傳之所載。古之爲禮樂者。其能交鬼神。致異物。調寒燠而感動植者。非高論也。至誠之說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禮樂之本。蓋出諸此而已矣。

至誠篇下

禮樂之壞數千百年而臣拳拳敢以至誠爲與禮樂之論而妄以其說獻陛下者誠見陛下有可以致先王至誠之道故也昔者子思之論至誠其說有二有自誠而明者天之道也學雖未博問雖未審而爲善之誠先立矣誠先立而資學以明善者謂之自誠而明可以爲善矣而未固也可以語道矣而未盡也博學而審問愼思而力行其心明乎善而無疑然後其誠立乎中而無閒此之謂自明而誠故或始于學或終于學恭惟陛下睿智神聖過絕天下自明而誠者非陛下事也然臣竊見陛下克自勤勵好學而博覽內無聲色遊畋之嗜以敗沖和之心外無奇技異能之好以亂專一之慮樂善好士尊儒尚德陛下之于學其汲汲如此者豈非陛下有至誠之性于始而資學問之益于後蓋子思所謂自誠而明者哉夫操至誠上聖之性充而達之于禮樂此臣之所以拳拳不勝大願也故臣之愚伏願陛下照之以至明動之以篤誠使有司不以禮樂爲治國之故事先王之遺物時時陳之爲朝廷之一事耳爲禮于此者曰吾君非安于此也是爲容不得不設也作樂于此者曰吾君非樂聽此也是備物不得不用也有司且爲是說而況于庶民乎庶民有知也尚復不諭而況于動天地而感動植乎故使百姓以禮樂爲經旋者其始以不誠敗之故也夫陛下之于道德既誠矣不可閒矣盡萬物不可得而眩之矣夫禮樂者亦道德仁義之器耳充是心而達之于聖奚有難于此哉臣之所妄爲此說者蓋今朝廷禮樂之行上自士大夫下達于庶民未能感化動蕩如先王之時耳陛下將大明先王之禮以示天下齋莊之心乎則聖心拳拳若失不爲則不可以終日其意以謂吾之爲是非以備無故也陛下將大興先王之樂以除去近世淫慢之音乎則聖心確然誠樂乎此而求吾之心其爲是非以爲好古設也信篤于內色見于外則行是禮也將有安之之誠聽是音也必有樂之之意精神心術與禮樂相和同而爲一何施而不化何動而不應哉以陛下之至神亦養之而已夫誠之所存見其效而莫知其故臣以謂陛下之于禮樂既已如此則民之望陛下之車服聞陛下之和鑾者其心必與平日且異矣夫惟使民觀陛下動作而其心與平日異焉此所以有閒可入而動盪其心之端也夫聲者器也擊之者物也聲之聲非其人之聲也然聞者知其人魚徵物也未嘗知音也或聞琴而躍何也誠動其中則無情之聲知以其類爲應物感其心則至微之物不待音而感能通天子之至誠而達于治世之禮樂而民不化上之心者臣未之聞也自三代以來先王之術不明後世言治者不過取給目前以夫所謂贊化育參天地交無形而接不測皆以謂高言無實之論故臣願陛下充至誠于禮樂久而不息積而愈神則凡先王之時天地陰陽之應難至不可得之報凡教化之深徹神妙者將日至而月盛矣臣嘗以謂漢之好禮樂者莫如顯宗其于禮樂之文者亦勤矣而行之無其誠不聞有至誠善學如陛下之聖也唐太宗有好學樂善之實雖未明道德性命之理其於至誠則亦近矣然無慨然撥去末習比隆先王禮樂之意伏惟陛下有至誠而朝廷事事必欲仰法堯舜三代之隆此臣所以爲是說于今日也

遠慮篇上

臣聞將享天下之大利者其初必涉天下之危害將受天下之至安者其初必受天下之至勞夫大利至

安豈可以苟且安坐無事而得之哉是以聖人雖履危害而不畏當至勞而不厭堅忍強力痛自策勵必爲而不輟夫然後天下之大功立矣昔者漢武帝承文景積安之餘天下富實倉廩有餘人力盛強於是大舉以伐匈奴蓋深討窮追者二十餘年通西域開朔方驅良馬勁卒精兵堅甲北向而爭窮荒之地費財傷民甘心而不悔大勝不滿其意而小挫未嘗不復夫武帝之心豈其止於好大樂夸而力犯天下之憂勞樂驅其士民而殺傷之哉蓋其心以謂匈奴之強非四夷之敵異日之患或在於此而吾之所遭遇中國富強盛衍可以有爲之時夫將摧萬里之強國以遺後世安樂無事之福豈可以安坐拱手不傷一民不費一矢而得之也夫使異日之所積僅足以償今日之費異日之安全僅足以補今日之損失猶將爲之而況費寸而得尺損尺而得尋哉蓋自武帝北征以來至宣帝之際匈奴之勢浸以消弱單于相率稽首來朝以平日抗禮之强敵而北面跪拜樂爲臣僕而不敢動蓋嘗讀西漢見呼韓邪單于始朝宣帝於渭上未嘗不臨卷竊嘆武帝之英才遠略過絕天下而使其國家享安樂之福而漢之强敵獨在匈奴單于入朝而稱臣則漢之威德旁暢遠達於是盡天下而無不爲臣矣嗚呼亦可謂盛也觀今之所獲而追計前時之事費損失者才幾何歟故無勞於心不動乎身則百姓無富家無勤於民無事於敵天下無強國嗚呼淺夫末議猶以武帝爲好大樂夸之主傷財害民而不遵文景之恭儉其亦不思甚矣臣雖州縣之小臣不當妄議朝廷之大事而於意凜凜不能自休者竊以謂今日之强胡與漢之匈奴其何以異耶非獨其强盛之勢僅同而已臣則以謂過之矣何者漢之匈奴其盛未久方秦之亡楚漢角馳於中原內患起而外禦廢貪救目前而無暇於遠略是以匈奴休養生息得成其强至武帝之時其盛近矣且方是時匈奴之所安匈奴之俗也而無慕於中國今日之胡虜豈特積歲之盛哉而匈奴之衰蓋嘗陵鑠上國而湔洇之役長驅中原至勞萬乘之重與之親爲之結好通使然而今北胡之所以衣冠居處官名都邑大抵皆有愛樂中原之心其爲治盛極矣而其患又豈特如武帝時也夫端然安居熟視不動而邊鄙之上不肯輕犯者非不欲也提兵而戰勝敗未可知終年而戰所獲能幾何孰與安坐不失而終年之獲皆良金精幣何啻百戰之積以謂重賂而果得其歡心者臣不知其說也夫武帝之時匈奴之患止於侵邊境殺吏民而已今也空內府之藏損中國之力而不免於傷威重賂結歡而未能保其無患則其爲患比之武帝之時加切矣夫匈奴之盛則加於武帝之時而武帝之患則未如今日之切武帝猶憂勞勤苦積累歲月費財力而爲之則今日之計尚安得深畏目前之勤而欲以苟且無事處之而望至安大利之獲也夫先王於危害非樂履之也其於勞費非甘受之也其樂無事而願安佚豈與人異情哉特其審利計害深得事勢雖欲不爲而不獲已故也臣聞之太祖皇帝常積緡於內庫曰吾將一緡購一胡人首而天錫陛下以勇智神武英特果斷神明燭照於幾微之表則是天之所付祖宗之所畀實在陛下而臣觀北虜今日之勢故爲遠慮之說伏惟陛下念之其詳者臣未敢焉

遠慮篇下

臣竊以謂今將制匈奴未可以遽戰當如吳起之取闔閭晉之取孫皓擇將帥之可屬以范蠡羊祜之事

者而專委之陰謀密計潛潰其心腹爲一戰可滅之計而其深欲有未可遽論者而臣竊謂潰其心腹矣而手足肘臂之助猶當爲之經制也臣聞之夷狄之俗弱不恥受役於强小不恥見用於□大其勢未能遽衰且今匈奴之國何異冒頓始畢之時其所以臣屬鞮人而賴其用者亦宜不止一二而已西有西域東有東夷其姻婭之所親金帛之所悅如漢之匈奴所謂奴僕校尉者計亦有之矣故臣敢有四說一曰金幣以奪其所臣屬之族昔者烏孫之初未甚樂漢也其後貪得漢物而見漢之强大乃始自貳於匈奴烏孫大國也而猶如是而況於小族弱黨哉臣以謂宜得如張騫之徒果敢強立奮命遠使者稍稍致命於西北之遠邦少貴而勿厭而啗之以厚利而邀至於漢宜有服從之心此離小國之術也二曰兵威侵討以壞其援助匈奴之傍國比之漢唐則其名號遷徙不一亦當有兵精地少爲之摩拔者臣以謂宜得如李廣利之徒勇敢不顧投身萬里之外不畏萬死一生之計者數出以困其國使其南向而備中國則兵力分而不專此破其援助之術也三曰審據要害而離其交蓋武帝既通西域初築酒泉以塞羌胡之道其後又建張掖武威敦煌以據要害堅城精甲壓其衆領而使之不得動今誠能按圖審實知其咽喉或以戰取或以謀致而使一將積精兵萬人强弩利戰以守之使之欲交而不能得此破其交之道也四曰游說反間以弊其力夫匈奴之與國誠得而通之而後使談夫辨士陰誘以利而游於其間或搆其隙而鬬其兵或疑其心而敗其約此四策者雖古人之所嘗試然後之人欲爲之者未見其能出此也恭惟陛下聖神英武受天命以爲四方萬里之主稱陛下之威神聖德則盡天地四方之所及堯舜三代之所不能服者悉得而臣之臣尚以爲未足也然河隴之地玉關之東漢唐盛時戎狄之民也今也中國視之如敵國矣況漢都謹之所治哉幽燕之地先王諸侯之所封而唐節度之所治也今也匈奴視之如其民矣況能銘燕然臨瀚海哉夫以蓋天地四方之威而兩隅之地乃不能如其故是豈理之所當然此臣之所以深憤痛惜而又謂天將以資陛下立英偉不世之大功也惟留神熟計之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拾遺卷八

議

用民篇

國能用其民者强不能用其民者弱今夫供天子之役者天下之民供一國之役者一國之民也不于民而役之則將執取以爲役臣未聞將辦天下之大事不責于天下之民而判然又有供役者也先王知其然故常以教勤天下之民使各效其力而給吾之用大爲之戰鬬次爲之力役至于會聚召集飲饗田獵大呼則大至小召則小應進退往反惟所欲爲而無有違拂沮閼于前者是以國强而天下莫能窺先王之道既徵諸侯爭强征伐四出莫能有以相勝而管仲獨明其故于是相桓公以行其術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二十鄉五人而爲軌則五人之長也十軌而爲里則五十人之帥也四里爲連則二百人之帥也十里爲鄉則二千人之將也公帥十有一鄉而高子國子各帥其五于是有中國之鼓有高子國子之鼓授之以政令閱之以蒐狩厲之以賞罰舉齊國之民無不爲齊國用者提兵而鼓之三方之衆如一人三軍之情如一家此桓公所以橫行天下徜徉四方而霸諸侯諸侯之國既亡裂爲戰國而未知所定商鞅獨明其故而相秦孝公于是什伍秦國之民而使之相教告奸者賞之如斬敵匿奸與不告者誅民有二男

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爵軍功。止私鬬。致粟多者復其身。事末利者收爲孥。鰥去怠惰驕慢之心。而振作功名勇敢之意。于是全秦之民。踴躍奮迅。人自爲戰。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開關東向。而天下無敵。夫齊秦之君。所以得志于天下。兵强地大。而莫敢抗者。無他說也。彼惟能用其民故也。方是時。有有楚。有晉。西有秦。兵民土壤。未必不如桓公也。三晉之戎馬。荆鄧之精兵。負海之魚鹽。未必不如秦也。而諸侯東面而朝齊。命出而不敢抗。亦非有他說也。彼惟不能用其民故也。故曰。能用其民者强。不能用其民者弱。夫君者、乘事者也。民者、爲車與馬而載君以行者也。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步驟進退。惟乘者之爲聽。夫如是、則車一利可愛也。乘者欲止而轍不順。奔踣傾側。與人異向。則曾不如徒行。大獲車馬之利。而後爲齊、秦惟其車馬而曾不如徒行。此諸侯之所以折而入于齊、秦也。伏惟陛下獨立千載積弊之後。而奮張三代知遠之圖。深見先王之用心。而善操强國之大柄。故立保甲之法。以什伍其民。自五家之小保。而爲二十五家之大保。自二十五家之大保。而爲二百五十家之都保。此誠先王所以親比其民。而使歡欣相保。憂患相卹。無事使相師。有事使相用之道。而管仲、衞鞅祖述之所自出者也。如前所謂用民者。陛下既行之矣。臣猶敢爲是說者。以謂今保甲之政。尚有詳略之殊。臣欲繕其或闕而責其未周。提天下之全威。以制四夷。而後爲足也。臣竊見今天下保甲行伍之法。惟王畿與五路備邊之地而已。練習教戒。可用以操兵。自是而往。亦少略矣。今若使天下保甲。盡如五路備邊之地。番休教習。則用或未息。而臣獨以謂今所謂都保、大保、小保之正長。則其制當以加詳也。夫率五人而爲之長。必其所長過夫五人。自是上至于二百五十人之長。則必智足帥是二百五十人者。而後責以帥屬可立法。而設正長非不使選擇而後補也。然郡邑或未能悉如國家之意。夫一無所長而强校之名。則受侮遺謼之不暇。而況能帥糾其屬歟。故臣欲令自小保、大保之長。與都副保正。有闕有事。召其屬之人而躬擇之。或其智可以辦事。其武足以驅盜。而後授之。臣又欲令提點刑獄之官。每歲一按所部。期諸保之長。使各集所近之地而閱之。其尤不如法者。大率十人已上。則令佐爲有罪。如是則擇之當加審。夫擇之得宜。則正長之名不濫。而率屬糾衆之責有司有以責之矣。今日畿內五路之外。保甲之非近邊者。雖不使之悉操兵。所謂正長者。既擇則授之。授之之際。必使之具弓矢。且曰。將使爾防所部之盜也。夫徒有弓矢而不知所用。猶無之也。故臣以謂既使具弓矢而後告之曰。歲終吾將閱之。臣欲以每歲之仲冬。農事既閒。而令尉合本都之正長而大閱之。略爲具賞。以旌其技之能者。而鞭其尤無良者。每歲一試。著爲定令。夫野人之情。易以勸沮。動而難以言語諭。其視上之所抑揚而尤以爲榮辱。夫使之榮辱于吾之勸沮。雖不力教之有司。而私家之習。亦宜勉勵而歲一閱之。又獨任其正長。則民固不勞。而于事未有費也。大抵正長二歲而一更。如是而行之。則歲久民皆足以執弓矢。深山江湖之盜。操刀于村落而不忌者何也。知民之不習武故也。一鄉之衆。有善射者十夫。則盜且不敢發。況皆可用之民乎。而議者以擾爲說。則先王之時。一年而從事于畋者四。其聞金鼓以振作。從車馬以馳逐者。皆平日塗手沾足于田畝之民也。後世兵農分。而後有專于農。有專于戰者。然則謂後世爲使民。而先王爲擾民。可乎。四方萬里之外。無一夫不爲吾用。而提天下之全威。以臨四偶。而

後先王用民之效見矣。

廣才篇

臣聞天下之事無窮。先王應之以無窮之才。故事起而不患無人。雖然。先王能使其人才不窮者。豈徒特吾養之使成。求之使至哉。所恃者。能養能求。而又能察。使賢者畢用而無遺也。三代之時。養才備矣。求之之道亦至矣。然天子朝夕既與其公卿大夫相與議論于朝廷之上。以深知其才之所長。公卿之事既退。而燕私之所親。左右之臣僕。階陛之譖御。下至宰夫圉人。莫非用天下之士。而不聞有宄賤下愚不在此數之人。其故何也。先王將以廣察其人之賢否。與其才之所長短。故公卿大夫有闕焉。則或于此取之。其磊落奇偉之士。往往因此而得自達于上。有事而用。則非特取于鷹者一時之言。而求辦于保任之責。此先王所以使人才供吾用而不窮者也。臣嘗見西漢之時。外則有州郡之常選。內則有天子非常之舉。其求才之道備矣。然獨武帝號爲知人。其將帥如衞青、霍去病。委任大事如霍光、金日磾。是數人者。或起于近習。或拔于階闥。當是時。天子之左右賤役。下至于戲玩賤養之臣。莫不有可用之才。雖黥圈鬻夫養馬牧羊。皆能立功名于時者何也。武帝引天下之士與之同居于禁闥之中。故凡起居勤靜之所役使。悉用天下之士。朝夕之所熟耳目之所審。故其器能才技。悉簡于上心。是以事至變起。則卒然拔取于徵賤無聞之中。駭笑者未定。而武帝之心固已了然知其必濟吾事矣。此英主之要道也。嗚呼。武帝之初。宿將大臣既盡。而一時新進。皆足以辦事。而武帝之所選。蓋終武帝之世。猶用之而未盡也。故人君之用才。猶獵夫之用矢。獵夫操弓而游于山前。虎兕而後射狼。獵夫安然而不憂者何也。箙中之矢。未有盡也。一矢之力盡。則一矢繼之矣。以不可窮之矢。當不遽斃之獸。而後能有獲而免於害。如獸未盡而矢遽窮。取辦于一發。而後莫知所繼。如是而能獵者。未之有也。故人君急於察才。而獵夫急于聚矢。伏惟陛下奮中興之遠圖。而上察衰季之弊陋□□□□□進外有學校三舍武學。以養天下之英豪。而三年一進。多士鑒選。授命于庭。而入官者。宜數百人。而公卿大夫子孫世祿者。亦不可勝數。養之使有成。來之能無臻者。雖三代亦蔑有加之矣。然自陛下造起太平。趨事赴功。能悉如陛下之意。委曲周旋。不使陛下勞心于中者。幾人乎。甚者邊境師旅之際。攻城能克。得地能守。遇敵能摧。乘閒能擣。以奉揚陛下之威神于萬里絕漠之外者。又幾人也。臣誠不佞。不敢妄論其餘。臣以爲今之所尤少者。將帥之臣也。夫三代兩漢之盛時。天下之人。亦今之人也。其養之取之之術。雖少有異。同然大抵亦今之道也。何獨今之士大夫而有乏人之嘆哉。臣知其不然矣。而臣之私意。竊以謂養之厚矣。求之廣矣。而所以觀察之路。尤當廣之耳。臣不敢億料朝廷之事。然竊以謂陛下之所深知者。莫如輔弼侍從之臣。其次莫如邊鄙之將帥。又其次莫如諸路之監司。臺寺學校之長。要州劇郡之守。過是三者。則朝廷未有察之之端。而小臣末官。無路自達于上。夫向之所謂三者。其人之數。能幾何也。而小臣末官。常僚冗列。乃不可勝數。於不可勝數之中。其所遺者。臣疑其亦不可勝數也。夫監司之保任。三年而爲縣令。七考而爲京官者。未足以察小臣也。或出于請托。或出于私恩。況于所謂監司者。或未足以知人。淺夫各挾所好。投類而進。何者不有。此其不足恃也。審矣。

故臣願朝廷略取漢家之制，直廬殿中，執戟階陛，與門扃階闥之役，左右僕從之細，願還天下之士，或以德行，或以吏事，或以文學，或以辨說，外使薦之監司，內使舉之公卿，考察精審，而後授之使得從游幸備顧問，分所掌而多爲之員，庶乎天下之賢士，得進于天子之前，而陛下察才觀能之路，亦已漸及于下，一人之仕限三年，設授仕者五十人，三年而一易，則且計十年之中，大率小臣之才能，歷于視聽者已百餘人，自是而積之，將不可勝數，使雖未得過人之能，然才足以補朝廷，智足以乘保塞，亦宜稍稍而出矣，非獨如是也，不由左右之薦論，而出于陛下之考察，則請托消而私恩不歸于下，而公選出于天子，則朋比蔽欺之患絕，此亦天下之善計也，或者不過以爲省閣之禁密，左右之親近，不當使外人處之，臣則以爲當分直列職，嚴爲法禁，一切禁其公謁慶弔之路，而使內臣武官錯居以相察，則亦無不可者，苟以爲不信而疑之，則君子小人，隨類而有內外一也，

擇將篇上

將主于智而勇爲下，智之必有勇，勇之不必智，智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立軍于此，則智者上而勇者下，蓋將軍拱手而不能射，無害也，戰士之箭不穿札，則斥之矣，用衆于此，則智者謀而勇者行，譬之人身，手足之爲力者，搏擊于前，耳目爲之觀聽者，夫何事于動作也，故曰，將主于智而勇爲下，今夫天下之將，其智足以觀成敗，審彼我，術足以役百萬之衆，而無疑于胸中，則其遇敵之際，有不能斷而見我之利，有不能動者耶，夫疑畏不勇，見害而不能避，見利而不敢赴者，必于利害不明，故也，使其視利害如平日之白黑，則變至于前，有不能爲之應者乎，天下固有氣淩三軍而才不足以治一邑，勇陷萬夫而術不足以守一壘，故曰，智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智，韋子出令而不失，則豪奴悍僕，趨于堂下，鵰鶚之力，未必不能制人也，然人實用之，未聞鵰鶚之能制人也，故曰，智者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所謂擇將者，非擇勇也，將以擇智也，一鄉之人，銖銖而程其力，則必得一人焉，力足以雄一鄉，則一鄉之勇人也，是故天下不患乎無勇夫，至于一鄉之中，求一人焉，智足師一鄉，使之順令從教，畏而不敢議，則百鄉之中，未有一人，蓋千室之邑，必有令，萬室之郡，必有守，天下固郡邑十數而無一賢守令者矣，有一人焉，而況乎付以百萬之衆，而臨仇怨之敵，決成敗可否于俄頃之勝負者，何啻求之百鄉之中，而未有一人，雖半天下，必有也，故智常難得，如是，則勇者有所不必擇，而智者不可一日而不求，雖然，天下之智將，非徒如是也，蓋知之至難，用之爲尤難，何者，萬人之衆，至多也，欲程其勇乎，合圍而敢虎豹與乎前，熊羆勃乎左，袒裼徒搏，大呼直前而不畏者，必勇于黨者也，畏縮而不敢先，與夫隨衆而進退者，其常材也，夫終日而敢，則萬夫勇，性吾能數之矣，故勇者易知，夫般倕之巧于規矩也，非巧于斧斤也，百匠斲木而成屋，般倕傍睨而杜口，則誰知般倕之智過于百匠哉，使般倕雖爲之言，然授之斧斤而不能運，遣之斲削而不能工，則信般倕之爲巧者，蓋百人未有一人也，故智者常難知，昔辛武賢爲漢宣帝畫伐先零之策，宣帝不終朝而從之，趙充國智將也，爲之陳屯田之計，謀已審矣，宣帝反覆詰難，督使進取，非充國之堅守不願，則其說幾不行，其後充國之計已效，而武賢之計，與充國之策，終兩用之，夫何其勁勁不忍棄于進取之

武賢而黽勉不獲已于持重之充國也，蓋人君樂用勇將，而不快于用智將，非獨人君于將爲然也，凡人之情皆然，一家而有二子焉，一力農一爲商，爲商者冒山險，涉江湖，征利而不顧其身，不終年而獲千金，力農者終歲勤力，安居不出，非大豐多收，則終歲之入，不足以爲喜，故人之父母，未有不快爲商之子金，而以終歲常安之人爲庸庸也，冒險而商者勇將也，勤力務農者智將也，故勇將常以樂用而不遺，智將常以不快而遭廢，雖然，一日覆舟敗車而不能反，使家失壯子，忽喪其千金之積者，必行商者也，力耕而不廢竭力而不失，歷年而積之，持久而得富焉者，十常八九，故不計其後日之患，則不能勝其初用之喜，故用智將之爲尤難，夫知人之明，各得諸心，而不能以自言，則天將求之智者之心，是宜不可以言語達，而明者或逆得之于心，然大率臨事不亂，處事不遺，治繁多而力有餘，更變故而術不窮者，必智也，夫無遺事，固與鹵莽者異形，而無亂志，固與狠狷者殊觀，力不足者，自不能爲有餘，而術易竭者，豈可使不窮，則其迹又有較然必見于外而易別者，此亦觀智者之一道也，夫決萬全之生死，事之至危者也，謀人之國都，技之至難者也，事至危者，非先有至安之地，則不可動，技至難者，非先得至易之術，則不可行，二者非要以持久，則至安至易之道，不可以遽得，故人君于此，必有堅忍不拔之心，小挫不足以敗成計，而小勝不足以易至謀，以吾從容勿迫之心，要于必成之地者，用智者之道也，

擇將篇下

前之所論者，智將勇將之輕重矣，試更言智與勇之效，古之伐匈奴而能力戰深入，致死不顧者，莫如衞青、霍去病，青凡七出而去病凡六出，其爲攻戰，不爲不多，當其出也，必有所俘斬，計兩人之出，殺掠不知其幾何，則其爲捕虜不爲不至，如史之所載，元狩四年，兩軍之討匈奴者，出塞之馬十有四萬，比其返也，存者三萬而已，自是推之，則士卒之耗，鎧甲之亡，而貨財輜費，所以振贍三軍者，自始至終，幾不可計矣，則其爲用財，不爲不厚，夫攻戰如此之多，捕虜如此其衆，而用財如此之廣，則雖盡得匈奴之國，繫單于而獻之闕下，不足多怪，而二將之功，止于俘斬獲掠，而不能大有所經制，僅能築區區之朔方，降懼詠之渾邪而已，愚嘗論漢匈奴之盛，與唐之突厥，其初未甚相遠也，然冒頓之盛，嘗一至晉陽，自是而後，侵盜邊境，殺掠吏民，則有之矣，不聞遂能涉中原，近都邑，而驚近甸之民，而突厥之盛，自隋以來，侵邊境，殺吏民者，乃其所常患，太宗之威強，與李靖李勣之勇智，而頡利長驅中原，至犯天下都邑，蓋嘗一至渭橋，與太宗隔水而陣，則太宗突厥之初，以事考之，比之武帝之匈奴，則又甚矣，而李靖三千騎出惡陽嶺，擣其不意，而破壞其腹心，一戰而復定襄，即披其巢穴，卒以奇策而擒頡利，當是時，俘獲之衆，尚千萬計，則頡利之勢，亦未至于甚弱，然復定襄，常安之地，踰陰山，絕大漠，唐遂以無突厥之患，夫匈奴于漢，未大甚也，何衞霍屢心竭力之多，而武帝竭財歷時之久，而所得之效，至于斥地數郡，得一降將，而李靖用力如此其少，費財如此之簡，而歷時如此之速，又能大破積強之突厥，至覆其國而虜其君，嗚呼，何其所遇之敵則同，而用力之勞逸，與成功之巨細異耶，蓋衞霍勇將也，知戰而已，不足于謀，李靖智將也，謀與戰二者無所不可，知戰而已，則其用力固多，而不足于謀也，所以數出而少功，謀與戰二者無所不可，則當其戰

也。非苟勝而已。謀定廣中。斬一夫如得萬夫。破一陣如陷萬陣。搗其要害。中其危病。則用力少而爲功多者。固無足怪。夫戰有時。動有機。因其時。敵不能支。乘其機。敵不暇思。夫衛霍豈足與言時與機之動哉。直戰而已矣。彼其失時與機而猶能勝者。特出于其勇。使無勇則敗矣。靖之御突厥。大率再戰而已。提兵再戰而收衛霍百戰之效者。乘時趨機。而不獨取辦于戰。故也。而或者以謂衛霍常匈奴之膚。而靖當突厥之饑。謹如武帝之深入窮追。歷歲之久。其蹂踐焚蕩之所殘。孕重墮殞之所失。叛降離貳之所分。雨雪饑饉之所困。不可勝計。單于乃更思和親之利。則其國亦嘗衰矣。以謂所遇盛衰之不同者非也。夫青之渡漠。蓋嘗一對單于而不能得。蘇建失軍而不敢戮。而去病之降渾邪至戮八千人。而常乘大軍。天幸不至亡失。夫伐不測之匈奴。而不遇其軍者。皆李靖之所深惜。而去病之服渾邪。何獨倚斬艾之威。蓋已危矣。至于不戮蘇建而乘大軍。此宜靖之所深笑。故愚以是知衛霍勇將而已。夫用勇將者。足以快意目前。然多費歷時而少大功。用智將者。雖滯于伺待。然費輕省戰而收奇功。可見矣。蓋宜帝之時。先零擾亂。而趙充國嘆曰。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而丞相御史乃用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吾嘗謂耿中丞積粟三百萬斛。虜不敢動矣。今所積纔四十萬石而已。失此二策。故羌人敢爲不順。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而辛武賢乃始區區于力征深入。以謂足以制敵。嗚呼。智將之收功者。常在于未兆之前。而勇將之成敗。乃在于勝負之後。則夫勇將之功。是智將之所遺。而智將之設施。勇將終身由之而不悟也。彼衛霍者。勇將之尤者。而猶如此。況其下者乎。

審戰篇

臣嘗輕項梁教項籍以兵法。籍略通其意。不肯卒學。而漢武欲教霍去病以孫吳。去病曰。願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其後籍與高祖角馳于中原。將諸侯之兵。入關定秦。遂伯天下。而去病之方略。雖不足稱。然將輕銳之卒。入不測之虜。轉鬬千里。踰險阻。陟荒絕。而未嘗失。此亦必有以過人者。又嘗怪近世之士大夫。其雄俊辨博。好立武事。而以將帥自許者。則嘗竊疑之。以謂用兵者。果無事于古人之緒餘。而一切自己出也。雖然。天下之事。豈有不學而自得者哉。況夫兵者。其術亦多矣。是豈可以私意妄作而徼勝也。蓋思之至而後知其故。古之善戰者。不必學。非不學也。不學其言而已。若夫昔人之意。則既得之矣。故史稱項籍曰。略知其意。又不肯學。嗤炙者豈有知其美而不盡嚼哉。故不肯學者。非不學也。一得其意。通之足矣。後之言兵者。皆傳昔人之言者。宜昔人之言有窮。而用兵之變無極。不能泮然盡悟昔人之心。而徒欲以有窮之言。而待無極之變。嗚呼。不終日而言已窮矣。弈人之教弈也。操圖置勢。以教不能。非使學者之不少變也。要以寓其巧于是。使學者因是得吾巧耳。故善學者。充其巧而遺其迹。乃欲操一定不移之勢。而無顧于敵者之情。則亦敗而已矣。故以謂用兵而不學者。不可與言兵。而必膠于古人之迹者。亦不足用兵。居學與不學之間。而通古人之意。而悟其致巧之妙者。天下之善戰者也。嘗試論之。戰之術多矣。有事不可而時可者。昔者高祖與項籍分天下而半居之。陳平張良爲之一言。卷甲逐楚。不顧敗亡。而滅籍于垓下。夫千里而逐利。又犯强敵。兵之所甚忌也。而高祖不顧者。何也。項籍有可亡之時。而所犯之忌。

不足以害之故也。是之謂事不可而時可者也。有事不可而人可者。韓信提兵千井陘。客戰遠鬬。不虞趙之絕其喉。殿兵而納其關中。夫遠鬬而士無宿糧。敵險而輕犯者。敗之道也。而信不顧者。何也。知趙之愚將不足以知此。雖示之以吾所忌而不能察。故也。此之謂事不可而人可者。唐太宗以氣勝頡利于國都之中。而李靖勤兵于北邊。腹背而束之。則頡利之中可以徒手而就縛。然太宗有必勝之勢。不肯少動。與之饑而安歸之者何也。夫頡利之困。未能一敗而覆之。不能無慮于後。則不若徐養而伺其變。此之謂事可而時不可者。以苻堅之强。而東晉之陵遲。江左之卑陋。關中之富强。而王猛不肯南下而窺晉者。何也。晉之人弱矣。而我之勢。非有深根不拔之固。悉衆遠鬬。而國無至安之勢。則外勝不足以紓內禍。故苻堅不聽而秦亡。此之謂人可而時不可者。故當其不可也。敵有大利而不敢動。凡此四者。蓋略矣。昔之爲書教後世以兵者。于此四者。豈可以言盡哉。設將言之。是猶談西子之美者也。言西子者。能言其美而已。所以爲美者。豈能發之以言。而使後世因吾言而遂見西子也哉。言之不足恃也如此。而後世不務求昔人之意。或則廢而不學。或則學而不捨。夫廢而不學。是未嘗知有西子之美者也。學而不捨。是欲因昔人之言而見西子者也。何怪乎不足以言兵乎。蓋魏武號爲深明孫子。而爲之解說。最爲簡略。彼以謂孫子之意言雖多。可以盡之耶。姑開其端可也。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拾遺卷九

議

力政篇

臣嘗患今之士大夫好言三代治安之世。而不究其所以治安之端。退而視其所爲。則亦汗漫而不以有成。夫亦思之不熟矣。世之營居者。莫不欲善居完室。順寒燠燥濕之宜而可樂也。將爲是乎。則一家之居。集衆室而成者也。一室之中。集衆物而成者也。物之用。集衆用而成者也。試舉其一焉。將爲善室乎。則必得善木。將治木乎。則必有善之器。惡則不足以治木。將求善牖乎。則自衆用而集之。無一不善。而後牖可善也。將求善室乎。則猶治牖也。自衆物而積之。亦無一物不善。而後爲善室。將求善居乎。亦猶治室也。無一室不善。而後爲善居。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一民之家。譬之則一牖也。一國之地。譬之則一室也。萬國而爲天下。譬之則一居也。故將求一居之無不善。則必始于一牖之得人。將求天下之無不治。則必始于一家之得所。一家無不得其所。家家而召之。而後一國皆得所。一國無不得其所。國國而積之。而後天下莫不得其所。此三代之所平治。而仁人君子之所以盡心竭力而不辭。安得慢然徒知其安平之可樂。而不究其所以哉。蓋召公聽男女之陰訟。而舍于棠下。而孟子仁義教時君。而其本乃在雞豚狗彘。山林魚鼈。

耕桑里閭之事。足五畝之宅所用耳。夫召公爲天子之大臣。中分天下而治之。而治事臨務。至出于草野田畝草木之間。而王者之政。至于雞豚狗彘之畜。莫不謹書。宜若不知體而可一概用矣。然古人惟不敢遺一人。故能康一家。不敢遺一家。故能王一國。嘗讀西漢書。見循吏傳。如美宣召信臣之徒。其治郡邑。事無大小。一一立法。曲有制度。莫不便利。而至于躬行田野。不少休息。決水疏田。立爲表制。錙銖尺寸。咸有次第。未嘗不愛其知爲政之理。而竭力勤事。而至誠愛其民也。故生有顯名。沒有祠祀。使天下之守皆如此乎。安有不治之憂。而臣見今守令之不肯力政而勤求也。今之爲令者。比之守差勤矣。然天下訟獄無受賕之奸。催科無後期之責。偃然高枕曰。吾事辦矣。田不問。桑不植。溝洫不開。林木不充。疾病不養。餵孤無告。問之且不知。何暇責其治之乎。爲守則又失矣。言公平付之有司。吾責其慢。舍是則晏安佚樂。要賓客之歡。而求聲名。結利勢之援。而舉世家。一鄉有不治。一邑有不安。問之且不能言。而又何暇責其治之乎。其原在乎輕小事。遺微利。怠慢安佚。而不肯力政故也。向者臣見朝廷取種植之法以下郡邑。誠有其意矣。然臣以謂政事之在民。其委曲者。非特桑而已。今將事事立法。則恐文書可行。而病于報覆。不若時命監司之按郡國者。若今監司。不治方里之外。又當察見其田野溝瀆之種植畜牧。凡民之細務。以其治否爲守令之賞罰。則不獨入其國而又當行其野。不獨觀其政。又當令其俗舉其善之有成者而賞一人。痛責其尤無良者一人。以懲勸之。則田畝里閭之間。事宜不待令而上已爲之使守令不一一爲法而法固已立矣。此非臣之私分也。先王之巡狩而考諸侯之治否。入其方土也。問曰。予治者有慶。而土地荒蕪。遺老失賢者。則先王以不治罰之。彼治者蓋亦知此而已。故將推力政之公。必始于守令而後有成焉。

衣冠篇

自陛下即位以至于今。上自朝廷。下及里閭。事無大小。一切務以法度從學。而消去積習簡慢之俗。其爲法詳矣。然上自乘輿公卿大夫。而下及士庶人。衣冠車服之制。獨未爲之別。以明辨上下等威。而消去天下奢侈僭上之心。而朝廷將示榮辱勸沮之意于下。宜莫深于此者。此臣之所以謂當在百度之一而以法律從事也。夫三代盛時。衣冠弁冕佩玉之制。學者皆能道之。而世亦以謂陳爛之言。厭聞之矣。臣不復一一以言。而今所大患者。軍旅之長。武力之臣。技術之官。其冠服與公卿之所以異者。幾何哉。府史胥徒之冠服。豪民大賈之車馬。與縣令刺史之所以異者。幾何哉。古者尊卑共朝。貴賤聚享。不問而知其官。不察而知其別。今也貴賤錯陳。上下共處。而冠服一概。雖略有所別。然不問不知其官。不察不知其別。蓋今所謂緋紫之假綬者。與府史小吏之所服。何以異哉。其弊久矣。非今日之積也。而改之未有害也。而其難于改者。蓋有二說焉。言者曰。隋唐之餘制。不足法也。將遂行三代衣冠之制。三代之法。詳細委密。不盡知。驟而施之。顛倒且不能辨。況通其意乎。一佩而聯乘玉。一車而駕四馬。今之士大夫不能是也。故其說格而不行。臣知言者之未之思也。夫三代之爲冠。非上世無冠。而先王首爲之也。三代之爲車。亦非上世無車。而先王自造之也。先民之免于巢居而穴處也。久矣。其不被髮而處徒步而行也。亦久矣。先王能因其

有冠。而加以尊卑之制。因其有車。而立之上下之等。而世之不復三代之衣冠車服也。久矣。其不能佩玉而趨。四馬而駕也。亦久矣。見被髮而後冠。恥徒步而作車哉。先王因民之所用而遂文之。則今之衣冠車服而爲之尊卑上下之別。不亦可乎。使先王而出于今。亦且因之矣。何能必師其既陳之餘迹。而不師其因民而爲制也。說者又曰。今之服。大抵南北之餘制。隋唐以來習行至今。驟而爲之別。則民望之將驚駭以爲笑。臣則謂之曰。自穴居野處而爲車服。以堯之簡質。而虞舜作服。夏之忠也。衣冠車服。非舜之時也。商之質。周之文。其衣冠車服。又再易矣。自是以來。其錯亂譌舛。展轉而相變。以至于今。則凡幾驚駭而爲笑矣。今之衣冠車服。自生民以來有之乎。則憂其驚駭而爲笑可也。如其初。未免乎嘗駭笑也。則何獨至于今而始憂乎。此俚儒家人之論。而不可以施于廟堂之議。故臣願陛下詔有司。取今車服之制。上自公卿大夫。而下達于士庶人。與胥吏工商之徒。皆因今之物而稍爲之別。使不至于相亂。而不可辨。則亦嚴等威。定民志之大端也。或者猶操前說而論難。則臣既能詰之矣。

亂原論

國家之亂。嘗在於達理害事。最深最要。而世主甘心不悟。不懼之處。若有物焉而左右之。此天之所以培壅將使爲亂原者也。西漢之亡也以外戚。東漢之亡以宦者。方其未亡也。皆嘗有覺矣。然人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爲不可厭。而待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予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而正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矣。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予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爲之。故其後有粢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其節而制其和。繇是言之。則人之所以精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於先王之盛。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繁亂。詭譎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間之以不肖。至於近來。而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已廢缺。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舍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也。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於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於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爲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以庶幾矣。

盡性論上

一言而盡天下之道者。性而已。夫道之在萬物。雖判散殊別。無所往而不得。然其歸有二而已。自內而本之者。爲聖人之神。故凡大至於參天地。廣至於贊化育。禍福大故也。而不得蕩其和。死生至變也。而不得

遷其常。所以極天下之高明。而寂然不動。以待萬物之至者。皆道之在內者也。自外而致用者。爲王者之事。故足觀變以應天下之動。而利用以成天下之務。大之爲禮樂。小之爲政刑。所以鼓衆動名出而與一世同患。無所感而不通。盛德之大業。待之以立者。皆道之在外者。嗚呼。道則廣矣大矣。然不在外則必在內。不在己則必在物。所謂道者。不外是矣。且天下之道。不過於內外。而內外之道。其初曷出哉。凡在內者。乃吾之所受於天。而虛靜明達。無所待於外者。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凡在外者。取吾所受於天者而顯諸形名事務之際。與物兩得而布之天下。取諸心而施諸事。本乎天而成乎人。動於無爲而著於有形。使天下萬物蒙其利。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故內外之道雖殊。而同出於吾性。故兩言而盡天下之道。曰內外。一言而盡內外之道。曰性而已。然則天下之物。未有不起於吾性之表。則吾性者。盡天下之能事者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豈能强其性之所無而附益其所不足哉。然盡其性之所受於天者。而無有閒蔽不照之累。天之全授於我者。全得之而已。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天下之道。而後爲聖人。自聖人而下之。至於庶人。其別蓋多矣。彼其爲是大小之辨者。亦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廣狹。故其爲德也。所立有小大。性猶山也。自聖人至於庶人。登山者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而其强立者。出入上下。無所不至。涉焉而窮其高。降焉而極其深。盡一山之觀而無不至之處。故無不至者。聖人也。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者。賢否之別也。均是性也。因其所見而爲聖賢之別。均是山也。因其所止而知强弱之異。故人之繕性也。有不求而性之於人也。無不足。人之登山也。有不盡而山之於人也。無不與。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故道出於性。教出於道。一得吾性而道與教舉矣。

盡性論下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嗚呼。此性之說也。蓋孟子嘗以謂性善矣。夫善者萬物之一也。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所受於天者。獨善矣乎。故吾知孟子爲性善之說。其有救乎萬世之變。而非性之至論也。楊子曰。善惡渾。楊子之論。出於萬物皆備於我者也。然則盡己之性而爲聖人。則聖人之於性。豈亦兼受其惡者哉。是不然。聖人之於聖。其智足以知之者。無不盡矣。凡性之可以爲善者。聖人達之。無不至其極。凡性之可以爲惡者。聖人察之。無不極其徹。於是乎有學焉。開其所繇達之途。使趨者必至其極。而無蔽闕於前。治其所能察之隙。使避而遠者。必盡其徹。而無有鑠奪陷溺之累。故能盡性之大體。則趨善而遠過也。兩皆至其極。故善之在我者。無不舉。惡之在我者。無不去。自聖人而下之至於庶人。自上智而下之而爲下愚。所以爲賢否之殊者。亦計夫所趨之善有淺深。所避之惡有小大之殊者。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全有不全。故昔者顏子之於孔子。蓋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夫高與堅也。凡人之性舉有之也。孔子至焉而顏子之力。幾弊於是矣。是何也。孔子得其善之授於天者盡。而顏子得之也有不至者矣。夫子之門人。自子路、子貢之徒。皆嘗有不善於其身。賜之貨殖。由之兼人。是也。二人者。蓋終身而不知止。而顏子之於不善也。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顏子之於子路、子貢。其性之質一也。然其於不善也。遠之者至於未嘗復行。而不改者至於終身何也。豈顏子遠其惡之授於天者盡。而由也、賜也有不盡者矣。譬之醫也。不盡知天下之善藥。則其治疾也有所遺。毒石惡草。知之不周。則其於遠害也。必有所不盡。故良醫盡天下善惡之藥。而聖人盡吾身善惡之性。夫性所至有淺深。所盡有廣狹。而人之才能自是別矣。

孔光論

昔者。聖人所以惡夫鄉原者何也。夫天下之道。君子小人而已。使是二者灼然無有殽亂於其間。不啻若白黑之易明。則人誰不欲用君子而黜小人哉。惟其有冒於其間。則使君子小人之別不明。而後有欲得君子而得小人。欲取善而得惡者。敗世生亂。往往出此。且亂君子小人之別者。非鄉原其誰哉。於君子小人之間。包小人之實。而冒君子之利者。鄉原也。予嘗觀漢成哀之間。舉賢孔光嗟夫。光鄉原之雄也。王嘉之忠蹇竭節事君不欺。與夫董賢之嬖幸敗政。漢之婦人孺子。皆知之也。哀帝怒王嘉。思有以殺之。光從而奏曰。嘉迷國不道。哀帝欲重董賢。使見光。光從而厚禮之。身爲三公。不敢以賓客見君之弄臣。是二者。賢者之所爲歟。姦者之所爲歟。以爲賢歟。則畏君之威而殺賢人。明知君子之及禍而身擠之。說君之意而諂奉嬖幸之賊人者。不廢爲賢也。則天下亦少矣。以謂姦歟。則世之賢之者何也。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知足以欺人。姦足以容身。彌縫其惡。使人窺之也難。故常冒天下之美名。而獲君子之利。使光能力救王嘉之禍。而深折董賢之盛。哀帝未必不少悟。事未必不少止。相哀帝之昏愚。而啄喪漢氏者。非光歟。智如王嘉。猶賢孔光。鄉原之足以欺世也如此。此聖人知所以深絕之也。予觀西漢之俗。其公卿大夫。與世之學者。不恥賤事。用心不侈。其迹或若鄙。而人多可用之才。趨事赴功。往往有成。晉人之俗。高簡浮虛。公卿大夫。皆足以美觀望。使人尊之。而臨事無實。赴功無成。譬如冠冕黼黻。以被土偶。望之若可畏。屋壞梁傾。爛爲塗泥。是果何益哉。或問其故。張子曰。天下之俗。尚實責功。則人心不侈。不羞賤事。天下尚名。則人自尊大。而無實材。六國分裂。諸侯並爭。恐者思保家免禍。賢者思趨時立功。以取富貴。人心豈容高談于其間哉。是以舉世尚實。子不見六國馳說之士乎。度量時君。如弄嬰孩。窺察成敗。如觀目前。皆有奇才異能。後世莫及。何則。尚實之至。實技乃出。日斷月練。異能乃見。秦世無文人。心自危。劉項並爭。智者交馳。勇者効力。辨者奮舌。至於西漢。六國尚實之餘習也。故西漢之俗多人才。東漢之衰。下慕其上。憤世嫉邪。名譽可尊。相夸成風。黨與交興。士不考實。以名相矜。當時之時。與世尚名。三國短世。餘習不絕。雄如曹操。猶問許劭。昏武治平。士無勤勞。故天下之人。求爲美觀。而不究行事。譬之如敗梁汚壁。而被以綺繡。臨事輒敗。亦宜乎。此則東漢尚名之餘習也。或曰。先王有作。則於名實何取焉。張子曰。先王隆實而名從之。名不孤行。實著乃興。先王崇之。以激世勵俗。故曰名譽以崇之。未有無實而有名者也。或曰。不幸而失。則何如。張子曰。甯失於實。無失於名。漢以實强。晉以名衰。豈不明哉。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拾遺卷十

說

說道

昔者聖人之神智固以獨立于萬物之上而無與爲侶然其應物之迹與夫輔世之術何其夷易而可遵著明而易見也今夫所謂仁者道之一而非其全也然自孔子不敢當而夫子歷談其門人如子貢子路之高弟皆不得與獨一顏淵庶幾不違而已仁之爲名有實其動有迹聖人難之如此而況所謂道者乎是何也道之爲名無實其動無迹周萬物之用而無定名循萬物之變而無定形聖人之所獨得之于心而人不與知焉其爲物也君子之所難至而小人可以爲資夫惟君子之所難至故以顏子之德而猶有所試夫惟小人可以爲資也是故君子憤之而不敢少肆于形器之外以至仁伐至不仁天子之所謂順也而伯夷非之夫伯夷有見于君臣而無見于仁不仁之變也立賢而舍不肖則能安其國家而季子辭之夫季子有見于嫡庶之分而無見于國家安危之權也夫伯夷季子天下之豪傑也其智非不足以有知于君臣嫡庶之外也而守之至死而不敢踰何也夫君臣嫡庶天下之大分也違天下之大分者謂之亂敢任天下之亂而卒不違其正惟有道者能之二子之智不能了然于此而無疑也則甯其一以無失

天下之常故道者君子之所難夫以臣伐君之爲不可也而時伐之以庶易嫡之爲不可也而時易之是道也聖人之所以破天下之常安而湯武王季之所以爲聖而世之奸凶所資之以爲僭亂者也天下之小人其心常樂于放肆而無法聖人憂之故一飲食一衣服喔歠步趨裾領佩帶恐乎不敢自便使天下守之如畏父母彼惟視天下如揉强服猛一夕解殺則起而爲亂故恐懼而不敢肆如此乃欲一決隄壞防關戶徹閫而示之以無所不可曰此爲道也則天下幾何而其君臣父子之不相保也故曰小人可以爲資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世之中人使之守官則天下常治而豪傑之士使之由道則或失之中庸之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時中者道之權也而小人之無忌憚乃欲自冒乎君子之權則小人者可以一日而啓其自便之意哉且君子之所謂仁義者非謂其知仁義而已也必曰能行焉故仁義責之于躬行至于道則曰志于道而已彼惟其未可以躬行也亦竊有志焉可也自周衰以來老聃莊周始以其說暴于天下彼惟不見聖人之用心故以其所知取高于世自是以來天下學者棄常而守變忽事而貴理也久矣而不知夫將盡天下之變者必通天下之常將順天下之理者必通天下之事夫聖人所以難夫道而不以示人者其心非外之也非絕其途使天下之人不得而至也吾明至顯之迹使天下由之君子爲之無難而小人無所恃以爲亂者又非恃如是而止也夫變之所存不在夫變而常者變之宅也異之所起不在夫異而同者異之符也習常守同而後天下之異至也異起焉恣其所取而不爲貪者其必知天下之至廉任其所殺而不爲暴者其必知天下之至仁故道可循而入不可以直而取吾見天下之好高者足以召天下之亂而已未見其能道也

說俗

天下之事其爲物也微而爲效也漸而深平居無事則若緩而無能爲而國家之治亂興亡常由之者天下之風俗是也天下安而後風俗美非安而後美也夫惟俗美故天下安天下危亂而後風俗惡非亂而後惡也惟風俗之不美故亂由之而起治天下之本在正俗正俗之道在示之以所安夫人之情何爲其有所安也安生于所習見所習久而心悅者然後定之聖人知其然故降仁義明禮樂以善天下之民使人知其爲善家諭其道內外上下無賢不肖舉皆習焉故其人一日舍是則其心不安是以可使善而不可使爲惡不幸天下有僭叛不軌之臣則天下共怒而力誅之如負至難可畏之責閭里有桀傲遠教之民則一鄉悉力而共排之如見異常可駭之物惟其然故其爲天下也安平而無虞其傳祚也悠久而屢興昔者三代之衰皆有中興之子孫而周之末世凌夷大壞至于春秋戰國之際其亦極矣然齊桓晉文以大義倡諸侯于紛爭奪攘之中靡然無敢不從當是時也不能伯天下不尊天子者無令諸侯至於逐君盜國之臣猶不敢自肆必有以其說借依于禮何則天下之情由安于順故也是故順天下之情者興而違者不旋踵而亡彼秦之强而二世遂滅者何也彼教其俗使之安者乃其所以自亡者也秦滅六國以詐力取天下其民之所見非兵戰則智計非詐謀則斬伐而又使暴剝之吏嚴慘之長日夜稽察而抉剔之秦之父子視殺人無異乎犬羊視欺其上無異于鉤竊讐視紛爭不甯無異于床寢鬥鬬之安父子

兄弟日夜相教其身習之其心安之其氣樂之一不爲是則以其爲不肖之民故天下一亂君臣相殘郡縣分裂屠殺篡弒大亂而後已何則秦之父兄安于是人莫之或非故也且天下之治亂未有能獨成者也必資天下之衆而天下之安于善而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害天下之治何則周之時非無小人也天下安于惡而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救天下之亂何則秦之時非無君子也被俗之所安其固不可搖俗之所厭其開不可合是以聖人畏之昔者唐之中世大盜起而爲亂其將相大臣力征盡計不須臾而去之大盜既去其餘黨遺種之在河北者皆封以爲諸侯然其後僭亂叛渙無所不至唐之君臣爲之不安枕者百年卒不能鋤去其河北而唐幾與之俱亡何唐去河北之易而平河北之難也夫安史之際天下習治之俗也彼其民皆愛其君服其政而惡其仇彼其播越而危亡也流涕痛哭而思拯之者不啻如報其父母挾天下之共怒而誅其賊故其用力不勞彼河北之諸鎮傳世一再之後其視叛王命凌天子者乃其所謂才能可喜之觀以夫忠順而畏上者爲柔懦而無振故田洪正一效順自以爲能變兩河舊俗然不須臾而禍及之彼唐之君臣乃以人之所欲而強奪其所安故用力雖久而無成嗚呼天下之所安其可畏也如是其甚矣乎仁人君子不務觀天下之俗而占其國家之安危存亡而區區于末事細故者亦愚矣周之俗安于禮義也故周與秦之俗安于詐力殺伐也故秦亡河北之俗安于犯上僭逆也故唐衰彼其安于禮義以夫凡可以爲禮義之俗術皆教之故也彼其安于詐力殺伐與夫犯上僭逆者亦以夫凡可爲二者皆見之政也日漸之月摩之則其蟠也如山其動也如川入而誦其妻子者習而後誦其君安于竊鈎者習而後能竊其國欲人之無安于惡者無待其成絕其漸焉吾亦遲之矣

說化

天下之勢自天子至于公卿百執事皆有位自治天下一國而至於一縣鄙一廛庫田野族黨皆有職郊廟社稷禮樂服物皆有具賞罰生殺斂散開闔皆有法備其位修其職治其具謹其法天下亦可以常治而不廢矣然而位備職修具立法完而天下不治者何也昔者秦之初天子甚尊百執事甚卑郡縣之勢順而禁約之防甚密也至于二世天下之勢猶未改也而天下土崩瓦解而不可救豈四者不具之罪哉四者之在天下猶人之有四肢心腹而其所以爲人不在是也夫人之所以爲人其精神爲之主而肢體爲之物精神清明而後其身爲用如其神耗然而蒙昏則其身雖完而不爲使至其神漠然亡去而不與屬則腐敗而已矣身豈足恃以固哉先王之治天下者列布官師政教之具于四方而主治于吾心出乎心而加乎身動乎身而見乎化夫心者政之精神而政者心之宅也龍衮執瑁大輅鸞旂三揖而坐垂衣而拱手此不足恃以爲壯也挾弓超乘瞋目而視總千而立此不足恃以爲武也燕私房闥之好淫僻安褻之習不除而欲以禮齊天下驕惰退怯婦人女子之情不忘而欲以威正四方譬之土偶人未有爲土偶人而變者也先王知其然故備天下之政而主之脩身且夫宗祖恣肆于燕寢外朝之臣不見也中夜而醉呼平旦之人不開也然先王不敢以人之不見不聞而恣何也畏吾身之不然而內有愧焉故也夫惟備物於前而吾心未免有愧而天下始不信之矣是故先王不敢自恣于冥冥之中誡吾身無愧乎吾

心使吾朝夕振作所以示天下而使之從我者確然無有毫髮開于吾誠故其龍衮執瑁大輅鸞旂也天下望其容貌聽其聲音而莊肅之心生挾弓超乘瞋目總千也天下望其旌旒見其羽旄而武怒之氣作蓋天下之所不可掩其實也實著于內而人從于外莫之爲而自然□惟有其實而不誣也故位列于上而下仰之職修于官而民從之有司之具不徒設而人畏之其治益便而其功隆凡布在內外陳之耳目者皆爲吾用是故賞罰號令謂之政陳物顯容謂之教修身治心以達其意于政教謂之化且天下之事有莫知所以然而其理必然者其惟誠乎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睨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夫一射也而中否何也所謂射之心不同故也政具教成而天下不聽朝廷之上朝言仁義夕講禮樂而天下紛爭放肆不爲少止者是射石之矢也豈復能有所動哉夫制刑者莫不欲天下之無犯也堯舜垂衣拱手于上而天下之人象形而不犯張湯杜周恃小慧細察以刺取人之罪辜辜世未嘗無也而犯刑者不止夫垂衣拱手之于使人遷善遠罪也宜緩于鞭笞肌斮者矣然論其效必先堯舜由此觀之政事果足以治天下哉

說經

先王之治天下其賞罰榮辱天下者可謂衆矣然先王未嘗有焉何則其賞者天下之所共與其罰者天下之所共棄取天下之同好共惡而制榮辱焉故吾何所用心哉夫惟好惡不出于吾心而天下舉同焉是故其好者非苟可悅者也其惡者非私可怒者也是之謂經使天下可悅者非出于一人之私好故爲之非苟順也使天下可惡者非出于一人之私怒故避之非苟畏也是以天下之人皆有至公之心正行直言以自達于世而陰消天下奸邪詭僞之俗蓋昔三代之時臣之所以告其君君之所以戒其臣官師相規父子相告者其言明白夷易非有深遠隱伏使人難通而疑之者豈獨如是而已哉其衣服冠冕動作言貌莫不禁夫造異而不同者也嗚呼先王防民之責可謂深矣天下之奸邪何從而起耶使天下之爲上皆至公大正取天下之好惡以爲己之取舍則必得善惡之實而奸僞何從入之哉惟其天下之所謂善而時非之天下之所謂惡而時取之其爲說辨而可惑其爲理澤而可喜故奸人得乘其使以陋會其意而名理始亂矣且見不反人性不能治天下之公善遠天下之共惡也故不得忘于世之人苟概之以天下之常道則何從而行其意哉故必其與也必自乎上之好惡達天下之經而志之所向詭辨而多奇也昔齊人有嗜羊者一嗜其瘠一嗜其肥肥之庖皆善羊也而瘠羊之病棄而不售者巢集于嗜瘠者之門夫彼之所嗜者瘠而已未及夫病也而病者集何也夫肥者天下之所共好不可以僞欺也彼惟所嗜與人異宜怪僻不常而不以常咏曉也故可冒而欺焉是故嗜瘠而得病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夫邪慝者不可以經爲也惟夫經不正則好惡不通于天下之衆故庶民廢而奸慝冒之以起周公有言曰汝爲正克用常人夫非常之人天下之所難得而不如常人何也夫貴天下之所難得經之所由廢也昔唐文宗成其辱決意于李訓鄭注夫文宗豈欲自禍哉其意惟厭夫天下之所謂才者謂皆庸不足與圖事意天下之奇才必出于常人用意之外故視其奸險譎怪而心不疑更以天下之常

理爲庸人之論。文宗之用心。非不至也。而無益于禍。何也。彼惟好惡之不得其正。故人主之好惡無他焉。舉經而已矣。

說愛

世之常言皆曰。人之所愛莫如身。胥靡乞丐之民。使戕其身。未有樂之者。張子曰。世未嘗有愛其身者。而害其身者。方且日夜與其身爲仇。遑遑乎惟恐其害之不至也。而何有萬一之愛于身乎。天下之物。其害甚命而致病者。莫如飲食男女之際。節嗜味。遠聲色。呼吸屈伸。以期于久壽。此有生之大務也。且世之人。有日夜自勉于久壽。而若急于飲食男女之際者乎。使勉于益生之道。如進其所甚憎。而使奪其害生之慾。如聞其所甚愛。彼其爲愛生。亦不足爲矣。老子曰。人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夫人未有語之以死而不畏者也。而日夜之所爲。則取死之道過半矣。凡世之人。不畏死之實。而畏死之名。禍其身于疾病痛苦而死。則樂死而不悔。鬬擊刑戮。一旦而死。則知避之。所以亡其生之實。則未有別也。夫鬬擊刑戮。萬一也。疾病痛苦。朝夕也。不戒萬一。果畏死乎。然凡人譽必曰賢曰君子。則愛其身者。宜莫若爲賢與君子也。信正所愛而蹈其言者。十人而一。而好敗其爲君子之道者。十人而九也。惡死而好害其生者。惡不肖而好敗其善者。故世之言乎其立者。不可其右而深惡其右。吾里之狂人。好富而日投其金于田里之人。而吾之里人果不以投金者或公矣。

進誠明說

帝王之德。莫大于務學。學莫大于根誠明之性。而蹈于中庸之德也。生而不動之謂誠。知而不爲之謂明。正而不邪之謂忠。是故誠者。立善之本也。明者。致道之用也。中庸者。常德之守也。三者立。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者。得乎神者也。因誠而後明。必資乎學。全盡以居之。神固以行之。酬酢萬物。而無失乎曲當。此之謂誠則明矣。賢人者。思誠也。因明而後誠在也。擇乎善。所謂善者。可欲之謂也。性也。正而公者也。所謂惡者。有所不爲之謂也。情僞也。邪而私者也。存其所謂正而公者。而去其所謂邪而私者。此之謂擇善矣。精一以守之。中正以養之。持循戒懼于不覩不聞之際。此之謂愼獨。而固執之矣。久而不息則形。形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動。動而不息則化。化而不息則神。高明博厚。而配乎天地。此之謂明則誠矣。子思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言其誠之篇也。誠之者篇。則其爲之者至。是以其政不肅而行。其教不言而喻。其事不勞而成。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無不從服而不知爲之者。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此之謂誠明之學。

齋說上

先王之爲祭祀也。非以徒厭吾心而已。其心庶幾以爲實也。于是乎有齋焉。夫齋者。聖人之所以交鬼神而求接其所不可測者也。夫鬼神可得而交。不可測者可得而接。則祭祀者。豈時塞其情而已耶。夫天下之物。莫妙于人心。其靜而不搖。則萬物不得藏于私。其誠而不敢。則天地陰陽之無情。而吾可以動焉。其爲物也至虛。其爲□也至明。至虛而易染。至明而易汙。蓋人之生。自幼以至於老。無非假物以滅其眞。益

私智以蝕其和。其虛而明者。日夜暗蔽而不覺。故其智之所至。不過其耳目情智之所及。而不足以行遠。舉經而已矣。于是自其形之所不能接者。乘而不治。以爲是果不可得而交也。豈知夫天下之曠曠憎不能出于吾心。使還吾之初而不喪。則吾未見夫不可爲者。蓋聖人之于祭祀也。其至誠惻怛之心。將求見其所祭者。于是有齋焉。夫齋也者。去其所蔽。滌濯昏蒙。而發其虛明之天質者也。是故謹戒靜肅。使大亂吾心者。一不至于吾前。故靜久則虛。虛極則明。至於明矣。則荒忽而不測。流散而無形者。昭然吾得以接之矣。古之言齋。惟揚雄知其說。其言曰。存忘形。屬荒絕者。其惟齋乎。故余于齋而得心術焉。

齋說下

聖人之於齋也。將以清其心而接其所際。交其形之所不及。而格其心之所不至。蓋其道非出于祭祀而後設也。其原乃出于治心。惟其治心之術而用之于祭祀而已矣。然則何爲心術。蓋齋者。聖人之所以洗心滌慮。以盡天下之理者也。彼其心淵靜冲泊。萬物不足以入之。故舉天下之曠曠。日夜交于前而不足以入吾之靈府。動靜並作。而不相亂。往來同應。而不相舍。凡吾所受于天者。無纖毫爲之蔽。心完質具。而天下之道盡矣。大至于天地。廣至于萬物。至賾不能伏其情。至遠不能遁其實。而天下之理窮矣。故能贊造化。參天地。鬼神協其吉凶。陰陽關其動靜。推是道于祭也。有不格者乎。故齋而後臨祭者。是清心以鑒物之說也。聖人之于孝也。篤于誠而盡禮。設之以稻粱庶羞。以達其欲。求之于陰陽內外。以致其氣。然以謂是爲未盡。而思所以必致之故。考功推本而制爲齋戒之義。還吾本眞。以格物之蔽。復吾清明。而求物之隱。故曰。齋之日。必見其所祭者。嗚呼。祭之有齋。祭之道極矣。

正國語說

學者多言左邱明說傳春秋。必求信其書於後世。安肯更爲一書、生異端哉。蓋國語、邱明傳春秋所取諸國之書也。邱明採擇綴緝於其間。故國語之言繁而邱明之文約。計邱明所取諸國之語。不止於此。其徒所得者止此耳。正其說曰。左氏出國語。國語者。諸國之史。以上宛邱文粹。

662

柯山集拾遺卷十一

詩傳

抑傳

昔者厲王之爲惡。蕩蕩而無制。疾威而無恩。而彊禦在位。捨克在服。怠傲于中國。則剛暴而亢滿者也。故衛武公之刺王也。曰抑抑威儀。先儒曰。抑抑密也。夫疏則爲見。有迹之道。密則爲藏。有退之道。故易曰。退藏於密。故抑又爲抑退之抑。老子曰。高者抑之。使卑也。書曰。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又曰。文王卑服。則知言太王、王季。亦自卑抑之意。蓋裁其盛而使退。挹其滿而使虧者。抑也。臨下而使物畏之者。威也。居上而使物象之者。儀也。威能抑抑。則不至于剛暴。儀能抑抑。則不至于不遜。雖威儀外也。非不可以僞作。使修其威儀者。蓋使之勉其德而已。故曰維德之隅。治室者。不先治隅也。使之治宮室而已。厲王不能道民之肅心而使之成善。乃更陷溺而使之不逮。民日已罔極而失中。迴遹而不正。未戾而思亂。則雖有哲者。亦陷溺而爲愚矣。先王之教民也。因民之肅心而導成之。因性之光明而維熙之。而暴君者。則舌謀肅乂之性。乃淪胥以使敗。此武公之所以深痛而首刺之。以此也。庶人之愚。教之使明者。君之職也。不能明庶人之愚。則既有罪矣。而武公以謂亦職維疾。不責主使教之者。何也。蓋教不中。養不才者。賢者之事也。厲王之惡如此。姑無望其使愚者賢。無使賢者愚。亦足矣。哲人之愚。非疾也。其戾在此矣。故曰。亦維斯戾者也。周之興。自文王之能官人。芃芃之棫樸。不廢于薪樵。故濟濟之多士。各盡其才力。故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當時敝而不聞。昧而不顯。詔而不陳。拙而無射者。皆有以因其才。故大至于成人。幼至于小子。久至于古之人。皆有成其德。因天下之才。備天下之用。而王業成。其後世。嘗陵夷而人才不振矣。宣王教養而作成之。而采芑作。故其人則方叔、召虎、韓侯、仲山甫之徒。而其力則南征北伐。攘夷狄。復境土。而周宜以之興。則人才之興廢者。天下之治亂。厲王不能使哲人之愚者賢。人才既乏矣。使哲人愚。則人才殆盡矣。故武公所深痛厲王之亂。而原其理而告之王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夫將天下莫強焉。則實在于人才。奈何爲是戾。而使靡哲不愚乎。夫文王之能作人而成材。豈有他哉。其自勤聖敬而不息。穆穆而無閒。其法象之著見于其上。儼然如雲漢之昭回于天。宜王之作人也。豈有他哉。遇災懼懼。側身修行。有常德。修政事。而後人無不自盡以率其上。而才人至矣。文王之修身者至。故其得人也大。宜王之修己者小。故其得人也狹。故修身之能否。人才之廢興也。夫厲王使哲人陷溺而爲愚者。其原乃自夫不知修己而已。故武公探其本以爲將使無競維人者。乃在于有覺德行。而四國順之。下無違德。則人才從上而作。故天下莫能勝而四方訓之矣。夫玷者玉之小害也。言之有玷。雖不可爲。然猶未傷夫大善也。而武公既已戒之使已矣。玷猶有害。而悔者或從之。言有所苟者。特無補而已。未必害也。而武公又戒以無曰苟矣。無欺于明者。人之所易也。無愧乎幽者。人之所難也。而武公既戒之以所難矣。言不失于苟。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不愧于幽。則行滿天下無怨惡。而言行至矣。武公之所以自警如此者。何也。以夫無言不讎。而言發乎身。加乎民。故也。以夫無德不報。而行發乎邇。見乎遠。故也。樞機動乎此。則榮辱應于彼矣。夫惟厲王之不勉于言行。故武公戒之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蓋言得而榮。至行失而辱來。如投報之各當其所也。彼以爲施美而報惡于此者。是以竄爲角。而惑小人之言耳。木之成材可用者多矣。而曰荏染柔木。人之成善而致法者廣矣。而曰溫溫恭人者。蓋凡以柔抑王之剛。以溫抑王之暴故也。武公不使厲王明庶人之愚。而姑使之無愚哲人之明者。所欲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而已。

桑柔傳

桑柔之詩。芮伯所以告厲王者。其言雖不一。然大要止于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而已。自菀彼桑柔至亂況斯削者。告厲王以憂恤也。自誰能執熱至既作爾歌者。誨厲王以序爵也。夫憂恤與不能序爵者。豈有兩端也哉。王不能序爵。使賢者在上。不肖在下。分守各當其職事。治故國至于可憂。可恤。則是憂恤者。以爵之無序故也。今將使憂恤無至于前。則反其本而已。故此詩以序爵爲本也。四牡騤騤。旟旐有翩。而亂益生。國益泯。民益不得其所。則兵之可憂恤者也。國步斯頻。則非不動作也。而人蒦資。天不相。此則政事之可憂恤者也。其君子則力爭而不心競。不能治國。而職爲厲階。而其患久而未已也。此則臣之可憂恤者也。土宇日削矣。亂而無所定處者。東西皆是矣。非特國中之東西也。四國之外。亦孔棘矣。亂自內而之外者。如此其廣也。日夜謀謨。務以廣之。而日斯削矣。此國都之可憂恤者也。凡此者。厲王剝喪其徒。如桑柔

之將採而觀之而民受其病非特心耐憂也愴于茲久矣而昊天莫之矜也故事之可以憂恤者至于如此之衆治亂則無兵治民則無政朝廷則無臣疆域則無土大小內外並亂矣故告王以是憂恤而使之序爵也自公卿宜爲大夫士者爵之以大夫士此爵之所以序也恐者爵尊賢者爵卑爵之所以亂也故序齊者別賢不肖而已古之將序者養才爲先而官人次之官人爲先而任賢次之養才則無逆其善性而使之有成官人則別賢不肖而使之有分任賢則委己以聽之而使之有爲如是者古之道也厲王不能道人之嘉心者而與之赴事立功而沮抑陷敗之使也自以爲不逮故曰民有嘉心莽云不逮則哲謀猷又之詩悔功渝行以敗矣此芮伯誨之以養才也先王爲政于上而稼穡勤于下豈並耕而食力田以養爲務哉先王任賢于上而萬民各得于下豈使野人食君子之養而後爲務農哉厲王不知爲治之本而好稼穡以親之此所以好力民也好是稼穡未必寶也曰稼穡維寶寶之矣力民代食未必好也代食維好又如之矣非所當寶而寶之非所當好而好之不知先王任賢序爵之本而徒志其末則日勞而無功故雖稼穡維寶好民力而天益降喪而稼穡日已不登蟊賊並作而卒癉田萊卒亦多荒而已故降此蟊賊雖稼穡卒癉哀悼中國具許卒荒也言此者誨厲王以官人也夫惠君者定其心則播告而不匿參其猶則合衆以濟功以爲未也又考慎其相而行之考者有所法慎者有所重而厲王之不慎獨狥偏見而使惡者從之則臧者反枉矣若所謂惟聖罔念作狂是也民之所以作狂者以王之自有肺腸俾民卒狂也芮伯以前匪用其言至覆俾我悖者所謂自獨俾臧也此芮伯誨厲王以任賢也誠能養才官人任賢則海如文王之盛時矣六師及之則兵非所憂恤也蹻蹻王之造則動作非所憂恤也爾士宇版章則國都所依恤也成王之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則非不好稼穡而親之也而詩美之王以稼穡而芮伯刺之何也夫立政任賢于上而使民務稼穡于下者本也親至農畝之閒而饁饋以將其末也成王修其本而及其末厲王好末而忘其本故稼穡則同而美刺異也維此惠君此者興之所以得之也與維此聖人維先良人同意維彼不順彼者斥之而思遠之也與維彼愚人維彼忍心爾意不能養才不能官人不能任賢故芮伯之朋友相譖而不脅以穀矣聖人難知而良人易察瞻言百里有遠之矣勿求勿迪遂廢之矣昔者特遠其所難知其惡徵矣今也遂廢其所易察則惡甚矣愚者不智而非罪也忍心則害人而非愚也覆狂以喜樂之也是顧是復愛之至也昔者特樂于不智其害微矣今也深憂于有喜則害甚矣是顧是復與顧我復我意同凡此者厲王不能養才官人任賢故其好惡錯亂如此曰靡聖管管則自獨俾臧可知也抑曰哲人之異亦維斯戾則民有嘉心莽云不逮可知也蕩曰曾是掊克曾是在服則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可知也淪胥以敗言敗而已未溺也載胥及溺則有死之道蓋厲王尚不知鷇用我謀而序爵則胥溺矣非特敗也其下侯旬句之言均也十日爲旬十日則自甲至癸一周惟其周徧故句爲均莽云不逮與莫與莽蜂之莽同

雲漢傳

考六月之序則周之衰微至厲王而極四夷交侵諸侯不朝而後宣王作承大亂之後外攘夷狄內征諸

侯則非財用足師衆集有所不能也當旱暵太甚饑饉荐至則田萊多荒非所以備財用也人卒流亡則非所以集師衆也故序詩者于宣王憫旱之際則曰內有撥亂之志而已蓋其有志者未見之事猶之內未施諸外凡以旱故也雖然事未見外未著而逆知其存志者何也以夫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也災未加己而知懼憂出于天而修身非夫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安能及此哉此所以知其有撥亂之志也夫壁女用于內則良士去于外內有逍遙游晏之好則外不能自強于政治外有憂勤小心之實則內有康濟澤民之心古之觀人者皆此也予觀雲漢之詩而知先王之慮患深責己重其詩曰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又曰天降喪亂饑饉荐臻卒曰昊天上帝甯俾我遯夫大亂困厄而後先祖之祭摧毀而無繼兵敗民潰而後喪亂而無定而人君非有過則安至于遯致去位變置之禍哉水旱天地之常數先王之所不能免其待之之道不過力田積穀以待其之出粟賑饑以周其困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宣王遭不能免之常災而不憂遂至于大亂困厄兵敗民潰而慨然有遠遯之志嗚呼非慮患深責己重者其孰能至此哉此仍叔之所以知其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序以爲側身修行矣而考之于詩無有也盡其說以謂生民之無辜祭祀之無福自上帝后稷至于所年方社無不修之祭自庶正冢宰至膳夫左右無不能之臣而曾是不效而旱暵若是其不可沮止爲側身修行者之言哉嗚呼是乃所以爲側身修行之至也今夫人之有祈于鬼神也在己者不敢不盡而所之得失不敢必也豈鬼神之無形天地之悠遠非人之所能盡耶是天下之常情而誠于善而無聞者則異于是夫人之于善不敢不勉而報之禍福雖先王不敢必也至于作善而無福先王未有責天而不責己者也推無有不明者在鬼神而引有所不至者在我此先王之所以爲于責己而誠乎善而無聞則異于是先王之于祭祀其至誠迫切而加篤矣不知人于鬼神之別也知所乎此而報于彼而已其誠篤于善而不知其他知作善于此則受福于彼而已矣致誠而責報于不可知篤善而求福于不可必是于道豈不過哉蓋因其過而後其仁可知也故曰是乃所謂側身修行之至也雖然不誠意于人事而誠之于祭祀不勉之于吾身而推之于臣僕何也蓋人事已修矣吾身已勉矣所不可知者祭祀與臣僕而已今也祭祀無不誠臣僕無不善則本末大小一切皆治矣此亦所謂側身修行之至也蓋詩之言婉而明曲而達言于此而志于彼陳其迹而顯其意凡若此也榦樸言文王之作人則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言爲章至于示物以法雲漢言宣王之憫雨也則曰昭回于天蓋昭回者言其明而非雨候故也是詩言靡神不宗而所稱止于上帝后稷父母先祖羣公先正祈年方社而已何也言其尊親與切近者言之也尊莫如上帝親莫如后稷父母先祖近莫如羣公先正而切莫如祈年方社故也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而旱暵之無救是爲不我助也

崧高傳

崧高之所序止于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奕之所序止于能錫命諸侯夫武王之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侵討莫不如志褒賞有度錫命有禮夫豈以爲盛哉天子之事固若是也一不能是則亂而已矣而宣王之所能乃止于褒賞申伯錫命韓侯而詩人美之如是者蓋周至厲

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專行。王且不能有國矣。而況能建國乎。諸侯背叛。搆怨連禍。而況能親諸侯乎。賞命不行乎上。則褒賞申伯爲可美也。錫命不行乎下。則錫命韓侯爲可善也。天下出于大亂衰微之後。而宣王能振之。以行天下之事。則雖未能甚盛極美。足以比隆先王。而苟無大亂衰微之辱。則是亦可道也。楊子曰。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方宣王之初。可謂習亂矣。而宣王始能行天下之職。詩人爲樂其始治而好之。此所以美之而不計其善之大小也。飢者甘食。渴者甘飲。雖非飲食之正。亦足以無飢渴之害也。是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而序之所稱止于申伯。蓋褒賞之事止于申伯而已。宣王在廷之臣。尚多有焉。召虎、韓侯、張仲、皆賢者。而所稱止于惟申及甫何也。蓋申伯得所。曰此二人者。皆主樂嶽者之後故也。四國于蕃。則內建明德。以蕃屏王室。四方于宣。則外足以宣播王政。四國有所界。內也。四方無所限。外也。民勞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則中國者。四國也。四方。外也。故先中國而後四方。則四國爲內可知也。又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者。蓋四國比四方爲內。而比京師爲外。蓋京師者。王所都而已。故其言如此。又曰。揉此萬邦。聞于四國。萬邦。內之遠者。柔之而已。未必聞四國內而遐者。親聞其政矣。其能揉之可知也。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路車乘馬。錫其物止于如此。而韓奕所錫。自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元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其詳如此。何也。蓋韓奕所美。止于錫命。故詩稱其所以錫之之物。詳焉。崧高方言能建國。親諸侯。而因及其禮命之物。故不嫌于略也。柔者嫌于無立。不能剛而有立。則其爲柔惠也。撓而已矣。夫惟柔惠且直者。外柔順而內不撓者也。夫直者所以爲無撓也。烝民稱仲山甫之德曰。柔嘉維則。嘉者有禮。則者有制。夫惟柔而無過乎禮。而行之有制。故不嫌于撓。而其意亦與此同也。

江漢傳

六月。宣王北伐。采芑。宣王南征。興夫江漢之平淮夷。常武之伐徐土。其事一也。而六月、采芑載之小雅。江漢、常武載之大雅。何也。蓋其所敍輕重之體異故也。六月既成我服。此則一人之辭。而其及于宣王戎事之修。與夫吉甫文武之德者。興起一人之情。而遂及天下之政也。采芑之所稱美。方叔而已。美方叔之才能。而及宣王之作新人才。亦此興起一人之善。而遂及征伐之事也。江漢則言宣王之征亂討罪。而因及召伯之賢。而不專于召虎。常武則有常德以立武事。而及太師皇父之美。而不專于皇父。傳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而流及于上天。六月、采芑。興起一人之情。一人之善。而遂及于朝廷征伐之事者。所謂小己之得失。而流及于上者也。江漢、常武。言宣王之德。而及召伯、皇父之美。此所謂王公大人之德逮黎庶也。蓋自大而下之至于小。大雅之類也。自小而上之至于大。小雅之類也。故其爲事則同。而作詩之體異。故雅之大小別焉。或曰。采芑由一人之善而及侵伐之事。然則崧高之美申伯。烝民之美仲山甫。韓奕雖美韓侯。而主于能錫民命。烝民雖美仲山甫。而至于任賢使能。何以知其然哉。蓋采芑無一辭及宣王。而三篇之詞。皆主于稱宣王。此雅之大小所不同也。淮夷來求。討齊罪也。又曰。淮夷來鋪。則討鋪刑也。常武征徐方之詩也。乃曰。惠此南國。省此徐土。又曰。溥征徐國。蓋惠以仁之。省以恤之。淮以濯其汚。征以正其邪而已。二詩其爲征伐則同。而言不類何也。蓋所謂來求、來鋪者。指所伐之人言之。故以致討鋪刑爲言。蓋淮夷所伐之人也。惠此南國、省此徐土者。指所伐之方言之。故以惠省、濯征爲言。而南土者。所伐之方也。所伐之人。則討伐之者。誅有罪也。所伐之方。則惠省之者。予其民也。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蓋召虎在宣之時。平淮夷。恢境土。而疆理至于南海。則蓋禦侮敵士之臣。而曰召公是似者。則昔之召公。蓋亦能禦侮闢土之臣矣。故召旻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是也。簠簋圭瓚。文事之器也。秬鬯一卣。行禮之酒也。召伯有武功。而錫之以文事禮酒者。蓋將與之修文德故也。故曰。告于文人。恤紹夙夜。其文德也。

常武傳

先王之道文所以立常。武所以變。爲天下國家。不可一日而無文。故文爲常。討亂禦侮。而後武事舉。故武爲變。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則其武也。未嘗去文故也。何以言之。蓋是詩言惠此南國。又曰。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而終之以王猷允塞。故也。惠則非以爲罪也。不留不處。則不傷財。三事緒。則不害民。而王猷允塞。所謂修文德以來之也。雖然。因以爲武者。武不可觀故也。大明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故此先曰赫赫而次以明明。赫赫示之顯。明明示之昭。兵事尚神密。而王之命將如此。其明顯者。蓋將討伐有罪。民各欲正己而已。安用密乎。既敬者不敢慢。既戒者不敢忽也。以宣王中興之君。而皇父賢才之將。而征蠻爾之徐土。而其重愼如此者。蓋兵凶器。戰危事也。容可忽乎。王明顯以命之者。道也。臣重愼以臨之者。法也。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宣王中興如斯。而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則未嘗震。未嘗怒也。如震如怒而已。何則。兵不以怒戰。以怒戰者。所謂不勝其憤者也。如雷如霆。如震如怒。而後進虎臣。所謂先聲後實也。吾陣至于淮墳。則敵逼于水矣。此所以能執醜虜也。如飛如翰。管子所謂有飛鳥之舉也。如江如漢。積水也。如山之苞。固也。如川之流。順也。是詩之所陳。蓋先王之時用兵之法。以戰以守。可以概見。不留不處。尚神速。貴省費也。王舒保作。舒者。所謂不竭士力以逐利也。保者。軍行必依水草邱陵。所以爲固也。徐方驛騷。而後進虎臣。擊其亂也。鋪敦淮墳。則乘地利也。王旅嘽嘽。所謂以逸待勞也。有飛鳥之舉者。善起高也。有積水之洋者。善守下也。固如山之苞。止營壘也。順如川之流。行部伍也。緜緜爲弱外。誘敵也。翼翼爲飭內。謹法也。先王之用兵。雖動以仁義。然行之有法。馭之有術。不爲小仁末義。以陷人于死。蓋明恥教戰。務以勝敵。而宋襄公以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爲君子之所笑也。

文王傳

文王之功。起于后稷播種。而文、武之興。由于太王之遷岐。而周之先公。未有不務農者。故成王將立政。而召康公戒之以公劉之事。而周公陳王業。則道后稷先公風化之本。乃在衣食耕穡之際。然文王詩敍受命作周之事。乃未嘗言先公之業。以致文王之受命。而一篇之本。止于文王能承天意。以陟降其臣之賢。不肖。而後能使周之士世有顯德。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而文王以寧非獨能陟降招納周之士也。而其風化之所及。雖商之孫子。亦皆相與助成禮樂之用。而歸周矣。內則有不順。亦世之周臣。外則有其麗不億之商士。文王作周。乃本諸此。而后稷先公稼穡養民之功。乃不與焉。何也。竊嘗譬之。爲宮室也。其始欲聚

衆材。惟恐不多。積載土壤。惟恐不厚。材集矣。土積矣。于是命工以度宜。革化土木以爲用。而宮室立矣。方其集材積土。則無所事工也。故工爲後。工治土木以成室。則非工者之巧。土與木亦從而敗矣。故工爲重。后稷先公之造始種德。相成。不贊以成文武之業。則豈之爲室之積材聚土者也。文王席后稷先公累世之德。完其純備矣。于是招合天下之俊乂。登用大小之才。與事造業。革天下而爲周。譬之爲室。則命工度宜。以革化土木而成室者也。方言周之所以興。則本諸后稷先公之際。而未及于士。故衣食稼穡可道也。是猶論未成宮室之前。則稱其材。未及工可也。方言文王受命作周。則夫后稷先公之功。所以立而爲周者。皆士力也。則士爲重矣。于是文王之詩。其言止乎陟降。多士之降。是猶論宮室于既成也。則才之美。未若工之能也。且小雅敘文王之事。首于宴羣臣嘉賓。則言于多士能禮之也。而繼之以勞功遣使。言其于羣臣能用之也。而大雅美文王之政。而首之以棫樸。言其能因任之也。而繇稱太王以及文王之烈。則止于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言其臣之所以爲用者眞也。然則言文王之造周。本于多士之功者。凡詩人之意。莫不如此。言文王之事于周之初基。則不知所以本言先公之事于文王。則不思所以成。言之不同。各有所輕重而不可亂。故也。故曰。詩可以言。蓋作詩者。知言者也。不顯亦世。何也。不顯。言其顯也。蓋顯德者。世世有之。故也。思皇多士。何也。皇美且大者也。美且大者。非止一二而已。故也。夫父子兄弟之閒。賢不才不齊也。而況于世世皆賢乎。故顯德可有也。至于世有顯德者。所以爲難也。夫士之美者。常難致也。而得一二焉。亦足以爲善矣。而況于多士皆美乎。然則士之美者。可致也。至于多士皆美。所以爲難也。然則文王之能養才作人。以招納天下之俊乂。可知矣。雖然。文王豈有他術哉。致禮以來其所以成勤教以養其所未就而已。敦耆老之禮。則太公、伯夷欣然而歸之。天下之賢者。蓋未有不能致者也。故孟子以謂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是也。此之謂致禮以來其所以成。示之以法象。如雲漢之文章。□□以道藝。如金玉之文質。非徒臨于不顯。而不聞者亦用之。非徒勿弃于無射。而不諫者亦入。終于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也。此之謂勤教以養其所未就也。是詩之所稱曰。凡周之士。又曰。思皇多士。又曰。濟濟多士。又曰。商士敷敏。其言止乎士。何也。蓋士以齒言之。則少者也。以位言之。則卑者也。言少之賢。則老者可知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不可聞。欲得天者。當儀刑文王而已。則惟天爲大。惟文王能則之。而其義與堯同矣。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拾遺卷十二

書記　墓誌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古之言詩者。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夫詩之興。出于人之情。喜怒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意。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而要之必發于誠。而後作。故人之于詩。不感于物。不動于情。而作者。蓋寡矣。今夫世之人。有順于其心。而後樂。有逆于其心。而後怨。當極而反悲。當怨而反愛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與怨者。一有使之。莫知其然而然者也。此非至誠之動。也哉。彼詩者。宜所樂所怨之文也。夫情動于中而無僞。詩其導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悅也。夫文章蓄其變多矣。惟詩獨遲于誠。故欲觀人者莫如詩。故古之君子。相與燕樂酬酢之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不作于其人。而必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于朝廷之政事。廣至于四方之風俗。微至于匹夫賤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于詩而知之。而使有可以時陳。取而藏諸太師。又播之樂章。大者薦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以觀故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者。紛然並出。以至于今。數千年。其閒變制異技。奇言詭術。

不可勝紀其間卓然而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籍籍皆不足道而遠情拂志之作往往或有非如古之于詩必出于誠意而不誣也然達情拂志者蓋有之矣至于顯情之眞發志之實者尙十九也某不肖自幼至今頗考□歷世之爲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于唐掃除蕃穢而撫其眞刊落蔓衍而食其實頗有得于前人而時時心之所感發亦竊見之于詩且夫人之生于天地之間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間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敷華發秀于春成材布實于夏凄風冷露鳴虫隕葉而秋興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冬至則一歲之間無一日隙以人之無定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觸交戰且夜相召而欲望其不發于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詩者雖欲不爲有所不能

上邵提舉書

人之才能其可進殊然其大要有二而已太上無所不能其次則一人之身所長不過一端能治而不能陶知貿而不知農專力于所知以致其功是以隨其大小有補于世所謂有所不能者求之古人才幾何鄭孔孟而上不可以才較無所復論矣其次以爲用才全智用之不見其所窮窺之不見其所不足在齊不過管仲在秦不過商君此兩人者治國用兵理財制敵術兼四民智過天下莫得出其右然自周衰至秦歷世如此其久其間可稱二人而已子產不能以鄧伯晏仲不能以齊與子玉之才不能過三百乘而陶朱之略屈于四境之內若是數人者其智慮心術亦非世之淺人矣然各有所之而終亦不能自勉以滿其所不足然則人人望其無所不能其亦難乎聖人知人才之不可以全盡也故因人任之如人之有耳目手足使各效其職而收其全利于一身故天下之才樂致用而無廢人而不至于兩毀之也何謂兩毀夫居楚者責之習楚可也使不思其他而惟楚之知則其于楚也無遺慮矣舍楚而問燕焉則楚既忘之燕亦卒不可知也是謂兩毀之故爲政而兩毀之者常有乏才之憂也

再上邵提舉書

昔韓退之以書三見宰相以自獻其所有至於一再而未售也則又激訐奮厲以動之嗟乎其言亦少詆矣退之平生其有求于人以濟所欲者非一也甚哉武夫軍師苟有勢力可以拯之於貧賤者皆一往而嘗之善辭以導其心高言以動其意挾書懷刺趨走於當位者之門既晚而後少得所欲讀其書未嘗不悲之夫如愈之文章類非隨世汨沒待其自達而後見於世者也何其取知於人若是其勞哉至其人之不吾知也以退之之好剛自信有以自樂於道義之際視世之夸者不一動其心宜其邈然自絕與兩忘長往而不顧夫何其忍恥降志庶幾萬一之遇又若是其勞且不厭也繇是觀之則人之挾其所有無所待而見於世者實難視人之知與不知一不介其意人不吾知而遂止者又難也若人之能薄矣一日而三號於通衢庶幾有聞而或者之車敗於奔馳足折於步趨敗尺而就寸求百而冀一其始也赧然自羞退而觀古之君子皆未免乎此則人自恕而有待夫功名之會天下之至難也使皆畏勞避辱不肯少抑以有所就則事功之成者或寡矣

代高玭上彭器資書

古之君子如子思孟軻之徒其廉潔自重不肯少屈以求合於世四方諸侯操幣委質望其門墻不敢失容至於禮備而意誠而求之吾身無毫髮之辱乃始一往而就之尊之爲師禮之爲賓不敢一言少拂其意然片言之不從末禮之不修皇皇乎其去之矣嗚呼何其自重好高而不可屈若此其至也某又觀古之功名之士若管仲之賢甯戚之奇商君之才或愛其死而不畏囚虜之恥忘其君而事其仇或悲歌慷慨庶幾自見其志或挾數揣術以卜其君之所好至於受侮發尻膺進而不恥嗚呼若是數人者智豈皆不足以少知君子之道哉不然何其冒昧汚辱若是其不知恥也蓋嘗深思其故而得之夫古之任其下者有尊之者有使之者尊之者謂之賢使之者謂之能而世之士其修身立誠以待上之任使者亦有是二道焉有以德者有以才者德者上而才者下上者人就之下者屈己以就人求售其技而已世之君子愛子思孟軻而羞管仲甯戚商鞅之事以爲甚汚而不足爲其亦過矣彼之所行者各其分也

上曾子固龍圖書

某嘗謂以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繁簡舒疾之節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強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爲楚聲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潛德道志不可隱伏蓋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夫無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某之初爲文最喜讀左氏離騷之書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適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於繁左顧右挽中疑其迂然至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考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懟也異而自潔而非私也傍徨悲嗟卒無存省之者故剖志決慮以無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凄忽而感惻也如神仙烟雲高遠而不可挹也惟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最喜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奇邁恍慷自其少時周游天下交結豪傑其學長於討論尋繹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疏蕩明白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洩者韓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廟之鼎俎至其放逸起卓不可收攬則極言語之瑰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乎退之之於唐蓋不遇矣然其犯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而信實而其舉又能獨出於道德滅裂之後纂孔孟之餘緒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紜宋興鋤叛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庶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佚樂無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廬陵歐陽公始爲古文近揆兩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淬瀝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恥其俗而惟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十九焉而執事實爲之冠其文章論議與之上下聞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與雖後於歐公屹然歐公之所畏忘其後來而論及者也某自初讀書即

知讀執事之文既思而思之廣求遠訪以日揆其變嗚呼如公者真極天下之文者歟

上鹿運判書

某聞昔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其仁愛忠厚發於至誠而能盡下之情也下之事上何其夷易簡直各得自慊其意無有阻塞不達之恐而不限於勢也夫惟上能盡下之情故下不限於勢上俯而就之下仰而及之故尊卑之情通而貴賤之士達然某嘗疑之天下急於求其上者物理之所常然公卿大夫既貴矣宜其偃然無待於物彼汲汲以求於下苟有善焉如恐失之此其故何也蓋天下之位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者勢之所當然非其事亦判然爲兩而不相與也今夫貴者止於自安一切無事於功名可也苟有功名之心則貴者之功賤者之力也尊者之名卑者之成也故上之求乎下猶下之求其上也昔周公既尊矣身履天下之富貴而後世稱急賢待士者必稱焉故其効也百官庶府莫不修治制度文理莫不彰明周公之身無遺德焉夫豈周公一人之力哉惟其然故古之公卿大夫不敢苟簡守常以便其私尊者汲汲有求於卑貴者汲汲不遺於賤夫上有至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忘疏遠之士則士之在下者亦不敢復愛其所有至於奮厲出奇惟恐不逮者繇此故也三代之政既亡公卿大夫無復向者至誠盡天下之意諸身無過自處甚重忘其立功立事之心浸然鋤去感發激昂之氣以謂無所事於賤微於下者不過言功不幸功不至焉雖有過人拔俗之才不聞之矣其斥而去之不過論罪幸而無過雖天下之冗項不復問之矣情阻而不合氣否而不交下畏其上則有之矣而不愛也下恭其上則有之矣而不忠也貴賤異志尊卑不親而三代之風泯然矣事功之不立豈不以此哉某嘗讀西漢見吳公之取賈生田延年之用尹翁歸嘉勝之禮焉不疑蓋嘗竊歎三人者猶能降心迹古之義居尊以禮賢致誠以納士以太守之尊使者之貴親與匹夫下士相接務盡人之才而忘下之濱之也夫如前三君者未足道也然已能如此然則天下之賢者多矣安知無有慨然能用古義不溺於流俗有功名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嚴者耶嗚呼安得斯人者而處天下之富貴哉使誠有之天下之道善潛德庶幾乎興矣

上黃判監書

某嘗怪夫人之於道何其所見之不一而其言之各異也蓋自周衰以來諸子各以其說行於世而其言獨能推本道德之意知本而不流於末守眞而不陷於僞者莫近於老莊然是二人者乃棄仁義斥禮樂絕學棄智以自明其說考其心以謂爲其術必棄仁義禮樂而四者固其術之害也惟其然是故得罪於後世之儒者自秦漢以來天下學者甚知推本仁義其言禮樂治道有足觀者矣而未嘗有一言及於性命道德之本蓋以謂道德性命者亦無所用於禮樂也是二者之謂乎然不可以並亡各撥其所不及而求全其所長而某之不肖嘗竊歎以爲不然何者所謂道者固無乎不在蓋大至於天地衆至於萬物無有一物不資其用者豈其缺然有所不足歟使道之有不足則安取道於是思有以合二者之論而得其說爲道德之論者本於虛而無形執禮樂之論者主於著見而有迹極無形之論至於忘言推有迹之至則至於終身言而不盡此其所以齟齬而不同以謂有無之相害耶則有者固自以有耳而未始非無也無者固自以無耳亦未始非有也有與無二者將命於我耳而我之爲是說果何自而起也在物無定形在我無定心然則凡乃出於忘意私智而非物之正耶繇是而觀之則方其在仁義禮樂者未始非道德性命也方其在道德性命者亦未始非仁義禮樂也同舉而非一也兩立而非二也圓融和會而物與我兩宜矣尚何區區之辨哉蓋孔子之道本於寂然不動矣然方其感於物而天下之故無所不通洗心齋戒退藏於密矣然天下之至賾萬物之至動未嘗厭也某之於學功有得於此而後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今古之不齊而無往不一焉所謂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者推其端乃一本於此而後知夫子之道之爲全也以上宛邱文粹

記

進齋記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爲德無須臾而不進雞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涖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家教其賤幼振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須臾之閒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無頃刻不切於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之矯揉其心志調伏其性情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其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哉晝之所逢過于旦夜之所得加于晡矣豈特旦暮晡夜之別哉一語一嘿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爲士而至于聖人也如日之運于天小之爲旦夜中昃之變大之爲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閒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于道其勤苦勉强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殺蒸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學也夫子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簀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肌膚擾亂其土苴比于古之人可大媿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爲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夫滅裂苟偸之習而亟捨于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欲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愈修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于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于世而生民之望于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嗚呼民之休戚係于道學之成否則夫爲士可不勉歟宛邱文粹

墓誌

華陽楊君墓誌

華陽楊名景從余遊數爲余道其叔父君之賢曰叔父始好讀書博通絕人而其意常狹儒生思立武功

奇節。人亦以是與之。兩舉進士。罷去。不得志。客江湖。久之。無所知名。時獨遊山澤間。飲酒悲吟泣下。未嘗語人其意。而人亦莫能測其何爲者。熙甯六年。朝廷出軍治長州。諸將景之先人朝奉君從軍。以君從行。師克懿洽城。主將李浩請君招未附者。君大喜。匹馬懷檄入其穴。一夕報命。得降者數百人俱來。明年。築懿洽爲沅州。帥謝麟奇君材。留館之。君爲麟盡攻守策。甚衆。未及用而麟罷。君亦去。明年。君卒。夫人符氏。遺腹產一男子元祐。明年某月某日。景始獲迎君之喪。葬于蘇州某縣某鄉。吾叔少孤。教養于先兄恂恂如也。其死生三十五年矣。天窮而人厄之。有至是也夫。余曰。是固無怪。彼其悲歌泣下。至匹馬入敵。輒大喜。此其所欲試。非易得者。窮固其所。君諱某。字某。曾祖某官。祖某官。考某官。世華陽人。蓋漢大尉震後云。

符夫人墓誌

夫人符氏。南海番禺人。曾祖祖爲布衣。父璆。慶州同法參軍。年二十。嫁故大理寺丞陳君世則。寺丞參知政事諱恕之孫。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執禮之子。夫人歸陳氏。陳氏族素貴。夫人起寒家。以禮奉順。莫或敢以貴臨之。寺丞君宦於柯。家徒四壁立。夫人安之。內外忘其貧。性寬仁。無怨惡。撫異出子如己子。子男四人。鼎、鼐、鼒、鼐。孫四人。鼎與余同學。宛丘是時。鼎叔爲郡要官。而鼎刻苦自同諸生。窮冬積雪。寒坐一室。杜門誦讀不輟。余稱賢之。而考中淵源。曰。知其親之賢也。今年冬。鼎以書來云。夫人沒矣。將葬于池州青山之南原。而屬余銘。狀其行事如此。其不誣已。夫人年七十。其葬實紹聖二年正月己酉。銘曰。

自徽嬪貴儀弗陵。從夫以襯顯。以承考終同穴。如平生。子孝而賢。以有銘。

田奉議墓誌

君諱君度。字唐公。亳州鹿邑人。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父諱京。終天章閣待制。贈司徒。司徒慷慨。以功名自任。嘗提點河北刑獄。貝州妖賊王則據城叛。司徒間變。縋城夜出。集兵大明。王則驅司徒妻子上城。欲以招司徒。望見引弓射之。中其子。示十年無異意。時見者爲下泣。余嘗居宛邱。司徒歿已久。見其諸子皆豪俠倜儻。以氣雄里中。而君司徒季子也。獨循循儒者。居家以遜弟聞。與人衎衎和樂也。以司徒恩。守將作監主簿。積官至奉議郎。賜五品服。積勳至騎都尉。監陳留酒。蔡州設立通津門。監書。曹州尉。判官廳公事。監在京糧米第一。吏。君治官不苟且。所建立有可觀者。長吏多薦之。其監米陳也。年四十有四矣。一日易服。遍見其友人親戚。口雖不言。意若與訣者。未還得疾。及舍而卒。吁。亦異矣。君娶王氏。封某縣縣君。男八人。三女子。長嫁鄧丘縣尉王令溫。餘幼也。將以某月日葬君某縣某鄉。而余表兄李文饒以君狀來請銘其墓。銘曰。

司徒拒反虜。引弓射其子。以所愛易義。其忠壯如此。後當有與者。君淑乃早世。天獨嗇之耶。卜其後有祉。

崔君墓誌銘

君崔氏。諱保孫。字祖德。許人也。以其舅程康穆公恩。試將作監主簿。年二十有四。居父喪。以毀卒。曾祖某。贈工部尚書。祖某。贈禮部尚書。父某。贈中大夫。夫人范氏。今樞密高平范公之女。二男子。曰履。應天府宋城縣尉。曰漸。舉進士。其孤以某年月日葬君與范夫人于鄭州新鄭縣某鄉。清河張耒暫銘之。銘曰。

惟崔氏。隋陵人。遷于許。禮部君君爲兒卓不羣。長好禮。恭篤慎。不玩友。妻如賓。居葬喪。咸斯文。服其服。徹俎尊。威止之君不忽。世禮衰。牢亡存。唯齊斬。僅不泯。克守古君幾仁。讀詩書。志本根。曰吾學可說。陳嗟廣生。耀浮文。韓忠獻。世大人。謂君賢。崔其振。高平公譽毀信。自君少以子嬪。謂崔氏是駒駿。孰與之幼而聞。孰奪之冠而隕。藏千萬。不一陳。其或者。在子孫。

晁无咎墓誌銘

惟晁氏自漢御史大夫錯而后。不能講其出。國初爲清豐人。眞宗皇帝時。有諱迥者。爲翰林學士承旨。謚文元。始徙居開封。或守鉅野。迥之子諱宗慤。爲參知政事。謚文莊。又三世而生公。其諱宗簡。贈特進吏部尚書者。爲皇曾祖。諱仲偃。尚書庫部員外郎者。爲皇祖考。諱端友。贈左朝散大夫者。爲皇考。公諱補之。字无咎。幼豪邁。英爽不羣。七歲能屬文。日誦千言。年十三。從王安國于常州。學官安國名重天下。于后進少許可。一見公大奇之。公從皇考于杭之新城。公覽觀錢塘人物之盛麗。山川之秀異。爲之作文以志之。名曰七述。今端明蘇公軾。通判杭州。蘇公獨人悅杭之美而思有賦焉。公謁見蘇公。出七述。公讀之嘆曰。吾可以閣筆矣。蘇公以文章名一時。士爭歸之。得一言足以自重。而延譽公如不及。至屈輩行與公交。由此公名藉甚于士大夫間。舉進士。禮部別試第一。而考官謂其文辭近世未有。遂以進御。神宗見之曰。是深于經。可革浮薄。于是名重一時。遂中第。調澶州司戶參軍。召試學官。時試者累百。而所取五人。公中其選。除北京國子監教授。又爲衛州教授。未行。除太學正。哲宗即位。右丞李清臣舉公館職。召試學士院。除秘書省正字。俄遷校書郎。以親老求補外。除秘閣校理。通判揚州。有逃卒用貨得戶部判至淮南理逋負。公辨其姦。事既決。一府不敢欺。召爲著作佐郎。又遷秘書丞。又遷著作郎。官制檢討官。于是公爲秘書省官十五年矣。而恰靜樂道。未嘗近權要。士論高之。遂知齊州。境有羣盜。白晝掠途人。公默得其姓名。貪橐皆審。一日。因妄客召捕吏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終。悉擒而還。一府大驚。郡爲無譬。歲飢。河北民流。道齊境不絕。公請粟于朝。得萬斛。乃爲流者治舍。次具器用。人既集。則又爲具糜粥藥物。公皆躬臨治之。凡活數千人。又擇高原以葬死者。男女異塗。使者顓媚其功。欲有以撓之。既至境口。視。乃更嘆服。紹聖元年。朝廷治黨。公亦坐累降通判應天府。以親嫌通判亳州。復落職。監處州酒務。中途丁母憂。毀瘠幾不勝長服。除監信州酒。公治職事甚力。了無遷謫意。今上即位。移簽書武甯軍節度判官。賜緋衣銀魚。將復通判河中府。未行。召爲著作佐郎。俄遷尚書吏部員外郎。除哲宗實錄院檢討官。改禮部郎中。又改神宗國史編修官。公皆以非才辭避再三。不允。又力請外官。復留以爲吏部郎中。異日事有留滯。無究治者。吏緣爲姦。實有嶺外尉補獲盜八人。法當改官。而考功謂獲盜不同處。曲沮欲壞其賞。吏持之不決。尉客京師久。窘甚。詣公愬之。公憫然曰。當奏即爲上之七日而得遷官。于是吏長服部無留事。俄除知河中府。郡當大河。扼三門。有浮梁。久且壞。公視事而欲葺繕。有司難之。公乃預爲舟材。既集。則爲規畫。一日而成。城中歡呼。民爲畫像立祠。徙知湖州。其治如河中。又徙知密州。猶用前累遷吏部。授知巢州。不行。因得管勾江州太平觀。又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又管勾南京鴻慶宮。居鄉閭。以學行爲鄉人所敬。而尤好晉陶淵明之爲人。

其居曰庶園。園悉取淵明歸去來詞以名之。其講學至老不廢。大觀四年。由近制詣部。授知達州。未行。擢知泗州。到官無幾何。以疾卒。年五十八。公于文章。蓋其天性。讀書不過一再。終身不忘。自少爲文。即能追考左氏、戰國策、太史公、班固、揚雄、劉向、屈原、宋玉、韓愈、柳宗元之作。促觀而力鞭之。務與之□齊而後已。其淩屈奇卓。出于天才。非醞釀而成者。自韓愈已還。蓋不足道也。性剛且果。敢勇于爲義。其事親友兄弟睦姻族。有人所不能爲者。家素貧。先大夫沒時。有女未嫁者五人。公力貧營辦。皆以時嫁。爲士人妻。與人交無隱情。見事有不當于義者。必直告之。而受人之盡言。亦未嘗慍也。公既于賓內外無所不觀。下至于陰陽術數。皆研極其妙。其禍福往來。先言之。卒之夕。有大星殞于州廨之燕寢。人驚視之。公已奄然矣。公少好讀莊老書。通其說。既自以爲未至。學于佛。而求之其心。泰然若有得也。及屬纊。精爽不亂。婺戶部侍郎杜純之女。治家教子。皆有法。封永嘉縣君。男二人。公爲。公汝。女二人。長適梁頤吉。次尚幼。有文集及著作若干卷。其孤以某年月日。葬公任城縣呂村之原。從先大夫之兆。來與公兄弟交。故其孤來乞銘。銘曰。

矯矯家令。以身徇國。文元雍雍。爲時峻德。凜凜无咎。繼起有赫。束髮墳史。白首翰墨。追古作者。蹈藉淩躡。氣冥星斗。孰福金石。不施于邦。祗自藻澤。人一之難。公易百千。我原其文。惟質之信。孝愛忠信。施及鄉人。是獨何歟。一仆莫振。車壞馬良。不得出門。將昌其聲。而嗇其身。嗚呼无咎。萬世之聞。以上宛邱文粹。

逢逢。摩娑老面起篝火。春色牀頭酒滿缸。瀛奎律髓卷二十五。

曉意

城頭清角已三奏。樹間眠鴉方一鳴。風霜淒緊雁南向。星河橫斜天左傾。待旦枕戈無□敵。將朝盛服非公卿。不如衲被蒙頭睡。直至東窗海日生。瀛奎律髓卷二十五。

歲晚有感

疎梅點點柳絲絲。殘臘新春氣候參。天靜秋鴻來塞北。雲收片月出江南。青霄雨露將回律。白首江湖尚遲謫。未信斯途無倚伏。有時清鏡理朝鬟。瀛奎律髓卷四十三。

新正

新正閱月天苦陰。白日未照草木心。黃州城中人迹少。江濤湧淘山蒼嶔。歲時雜詠卷二。

中秋夜東刹贈仁公

盈盈秋月不餘分。葉葉懸光可數塵。此地正須煩一笑。要令排戶閒東隣。歲時雜詠卷三十一。

柯山集續拾遺

九月未風雨初寒二首

梁刻已戒候。陰淡達朝昏。出門無所詣。幽齋誰與言。塵埃羣書積。與至時一翻。呼兒具棗栗。時亦賴芳樽。老肌畏寒苦。幸此手足溫。窗間有舊筆。得句時復援。

愛此庭下菊。蕾蕾何及時。郊原一秋暮。麥種待棻滋。今年眞有秋。禾菽實纍纍。老農笑謂予。不復憫汝饑。桑榆可析薪。秋風可夜吹。晴明理置纖。雉兔日已肥。歲時雜詠卷四十五。

伏暑日惟食粥一甌盡屏人事頗逍遙效皮陸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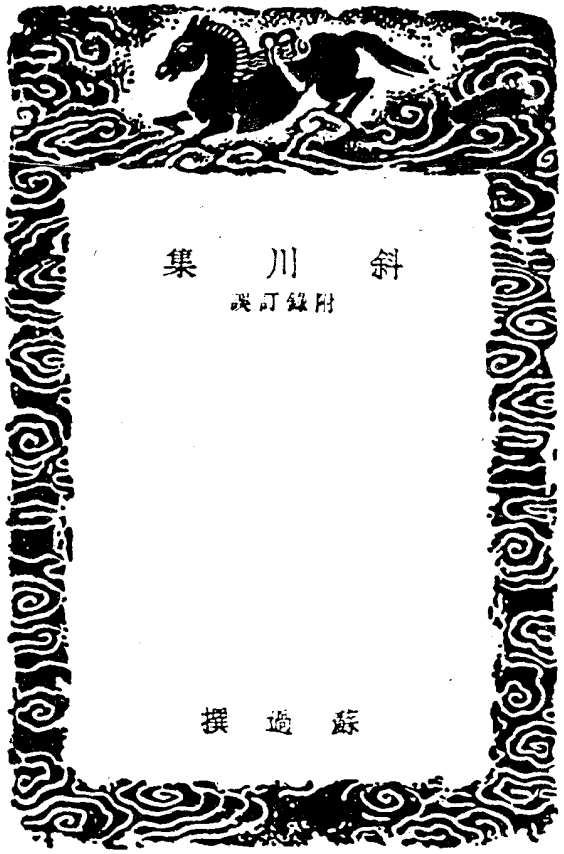
烈日炎風鼓大鎔。藤床瓦枕閉門居。屏書居士持齋日。壁挂禪僧問法圖。隣汲滿罇泉似乳。口口旋羅米如珠。飽餐饘粥消長夏。況值饑年不敢餘。歲時雜詠卷二十二。

立秋後便涼詩示秬等

暑別齊紈知有日。秋王顓竹果如期。月明半夜似相覓。角怨五更知爲誰。風露滿天河轉後。江山千里雁來時。短檠莫倦親燈火。又見槐花黃滿枝。歲時雜詠卷二十四。

寒食

暗空無星雲抹漆。邑犬吠野人履霜。歲云暮矣風落木。夜如何其斗插江。屋頭眠雞正寂寂。野縣嚴鼓先



校刻斜川集序

蘇氏斜川集。南宋以後。流傳已寡。康熙間有詔索之。未得。故四朝詩中。祇錄一首。以存其真。自餘贋本大率因謝幼槃劉改之二人名與叔黨相類。竄其集以欺世。東南士大夫家蓋一編而不啻。近日蜀中有新槧斜川集。亦龍洲道人作也。乾隆辛丑冬。集大興翁學士蘇齋。惜東坡先生生日之祀。學士手編示余曰。此叔黨斜川集。從永樂大典錄出。可以證諸贋本之非。乃取集中大人生日詩。邀同人和焉。會請急南下。未及假鈔。以爲耿耿。越六年丙午。客授桐鄉。偶詣鮑君以文。則以文已先屬其友人仁和吳君脞煌錄寄。喜極欲狂。亟索校閱。有可據引者。條疏於下。雖未能復宋本舊觀。廬山面目。庶幾可睹矣。夫人情於不易見之書。則尤思致弗得。必力購得之而後快。矧祖考名德。奕世寖承。其文爲史傳所稱。其行爲家庭所誦。光鑒未泯。簡册亦神。宜爲世如何珍重哉。今觀其詩文。具有家法。東坡好和陶。而叔黨有小斜川之作。東坡善言兵。而叔黨有論黎事之書。出處進退。未忘家國。使天假以年。名或不在其父下。惜乎身處末流。仕又再黜。輕軻道死。不獲措其蘊於天下。是則才人之不幸夫。然四庫之積。浩如煙海。君文於其間。直一稊粟耳。沈晦伏匿至六百數十年。而卒顯於右文之世。不可謂非幸矣。是集著錄於宋史藝文志爲十卷。陳氏書錄解題馬氏通考。卷數皆同。永樂大典所錄殘佚之餘。厘爲六卷。乾隆丁未四月付梓。中間作輟。涉多而後蔵事。商榷讎勘。以文一人而已。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春正月。

斜川集補遺序

乾隆四十七年。仁和吳君元長。鈔得斜川集零篇於孫中翰寓齋。武進趙味辛先一年冬集大興翁學士齋。亦見此齋。請急南下。未及錄。蓋兩家本皆採自永樂大典中者。吳君寄其鄉人鮑氏。屬刻行於知不足齋。是時味辛適在杭。篤愛斯集。喜其沈晦六百數十年之久。一旦創獲。惜耕愈快。遂屬任剞劂役。商榷體例。訂證譌謬。蓋成六卷。鮑氏與有力焉。斜川集乃克流播藝林。而謝幼槃之竹友集。劉改之之龍洲集。皆遺蔵。觀世稱快事。越廿年。太歲在戊辰。

詔修唐文。番充總纂。檢永樂大典。偶晤志隱篇。叔父所居六首。昔吳君作跋。致慨缺略者。屬草錄副。較趙刻復得遺詩五十三首。文十五篇。遺珠之憾。或尚弗免。就葺勒爲二卷。已自裒然。且於直齋十卷原數。不甚懸絕。此皆叔黨先生英蘊有以默相之。亦趙君、吳君、鮑君之有以啓其先也。世有趙君其人者。吾願續而行之。以屭飫趙君之志。以屭飫天下人嗜古之志。嘉慶十五年六月十四日柏山法式善病中述。

題辭

校録斜川集寄題以文　仁和吳長元熊甫

昔煌雨獨相從。筆下波瀾翻乃公。人誦高名瓊海外。天留道藁玉函中。（砂白水大夫。清游乍識匡廬面。（眷時行世晚景還傾靖節風。（叔寓晚景以寄語陸湖毛處士。蘇門會築汗青功。

吳麗煌寄示斜川集志喜　獻縣鮑廷博以文

湖陰水竹繞高蹤。海上文章喜元宗。蘇氏昔元推怒庞。（蘇氏三庞，李庞大慈，當時語也。）葉公今始識眞龍。（葉公好龍，一賦猶堪補文園五賦。（嘉州小園五賦從宋）小園三賦那更逢。（嘉州小園五賦，此僅存二首。）欣賞不忘知己共。遠煩千里手題封。

斜川集卷第一

正月二十四日侍親游羅浮道院棲霞山寺（玉案坡集有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福仙芝、王秀才、福孟孫、行全、道士何宗一、同游羅浮道院及棲霞寺詩，和其韻寄過，（詩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過，）道一首，是爲紹聖二年作。）

淡雲曉蔥蘢。野水清可揭。山明草木秀。百里見瑣細。人閒境愈靜。地暖春先逝。桃李已青枝。落花空覆砌。涼風稍可愛。智智來衣袂。亦日雖未苦。炎炎適裘褐。道人延有道。羽服儻裳弊。晨昏鬱無煙。令根卿卒歲。空堵指蕭撥。破屋緣薜荔。拄杖挑筍蕨。折柳樊蘭蕙。居夷信何陋。即此可逃世。放師浴乎沂。不數山陰禊。人生行樂耳。四海皆兄弟。何必懷故鄉。吾駕隨所稅。

人瘦（玉案紹聖二年坡在惠州有小園五詠此首及梅花一首，蓋是時同作而佚地黃、日菊、蓋、黃三首。）

草木異所藁。甘苦分炎涼。人瘦獨中和。藁藥取雁行。難徵厥眩力。顛著雖老方。譬之古術吏。有益初無傷。安神補五藏。自使精魄強。羅浮仙者居。遠貿不自藏。移根植官塘。倥傯以長。東南雖異產。遊海誰能航。誓將北歸日。從我涉湘種之眉山陰。得與伯仲昏。

枸杞

春蒙擷新芽。秋篠得紅實。霜根釀我醪。色味兩奇絕。老人鬢已絲。處子何由得。早佩斯人言。百歲眞瞬息。今我幸未衰。妙藥況足尋。食前得珍蔬。新醖捕故狸。瘴海風土惡。地氣侵腰膝。元髮或偏僂。樵褐顏已墨。

西河安可襲北歸願如昔區區摘蒼耳蠹陋非所敬

次韻叔父浴龍（龍玉案子由浴龍時，叔梁城後集聖四年，坡在安化軍有和詩，此蓋同時所作。）

黃門昔萬機下士勤握沐今已與世疎雅志追沂浴井田有宿火如比陽來復轅轅自轉水雖坎俱實腹

謫居百事乏惟喜新水足時灑西風座一寓歸鴻目勿驚餅肉少衣褐且懷玉明鏡雖無垢新苗良待沃雨餘髮嚴觸露重青松竹更覺塵入山心與境同熟（遠書如雨初晴，珍重者城言。妙解何須讀，潔香非外求。清淨常返觀，物初信可游。儻來非所卜，益師莊叟言。養生貴緣督。

次陶淵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韻（龍玉案，坡和陶詩有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游作，是為元符元年在儋州作。）

歲豐田野歡，客子亦少休。糟牀有新注，何事不出游。春生翳薄日，磵石俯清流。心目兩自閒，醉眠不驚鷗。

茅茨誰氏居，雞鳴隔林巳。曳杖叩其門，忽是沮溺儔。但苦鴟舌誤，爾汝不相酬。築室當為鄰，往來無憚不。

澄江可寓目，長嘯忘千憂。儻逢北海志，餘事復何求。

五色雀和大人韻（龍玉案，五色雀詩元符元年，坡在儋州時作。○坡詩序云，海南有五色雀，常以綠升平第五日乃散，翩然自遠，物豈惟眷庭梧，年來翟公門，寂寞誰與娛。瓜田豈故侯，瑣堵真前儔。雖知非天窮，險阻殆切膚。海南夷獠窟，安得此異雛。似為三足使，仙子儻見呼。定知隱凡人，喙長非昔吾。不願

神雀來何從，飛鳴自為徒。羣中有定分，衆色敢亂朱。與公作新年，翻轅隨桃符。南遷不見鵬，壓棄升平烏。

宴西瑤東華返蘭都。

冬夜懷諸兄弟在朔（龍玉案，此詩作。）

霜風連日惡，霜月連夜苦。青燈寒無光，翳翳昏復吐。念我手足愛，相望若秦楚。兩兄客潁川，耿耿懷去魯。近聞營菟裘，稍亦貸環堵。有弟雖咫尺，相逢猶齟齬。

簟瓢有餘樂，菽水未為窶。兩兄客潁川，耿耿懷去魯。近聞營菟裘，稍亦貸環堵。有弟雖咫尺，相逢猶齟齬。

黃湖隔小海，孤嶼度大庾。今年厄陳蔡，夫子嗟兕虎。惟我二兄弟，頗亦嘗險阻。憶昔居大梁，共結慈明侶。

晨窗惟六人，夜榻到三鼓。豈知聚散事，翻手如雲雨。我今處海南，日與漁樵伍。黃茅瘴澗谷，白髮昏庭宇。

風高翔鴟鳥，月黑號鼯鼠。舟居雜蜑蜒，并服半夷虜。下牀但藥餌，道遠煩榷沽。何須盛壁時，方念平生語。

次韻大人與滕守游東山（龍玉案，坡元符三年九月離廣州至藤州有游東山詩，疑云徐元用使君，其人名遯，坡作杭時，為仁和令。）

灘聲已悲秋，湖色猶藏春。寫言東山游，藹彼千載人。使君平陽意，客至但飲醇。風松作鼓吹，迎送長江濱。

爾來乘桴翁，歸路物色新。高情寓箕潁，絕意登猷鱗。三吳有負郭，糧稅秋益困。嬴茅喜欲脫，下澤還當巾。

縹緲九疑行，此生定知津。故人儻見思，尺書憑素鱗。

將至五羊，先寄伯達、仲豫二兄（龍玉案，此元符三年，坡被謫遷廉，將至廣州時作，坡亦用韻以答，遂，遂時遷興化軍，軍在福州境，詩云，大兒牧荔枝，四歲三折乃初嘗。）

人皆有離別，我別不忍道。惟應付夢幻，事已共一笑。憶昔與仲別，秦淮匯秋潦。相望一葉舟，目斷飛鴻杳

伯兄陽羨來，萬里蒼煙嶠。未溫白鶴席，已餞羅浮棹。江邊空忍淚，我亦肝腸燒。（嶠嶠七年中，實海同浩渺。豈知光村晚，展拜杜陵老。干戈難事異，猷喜勳夷獠。山川倍悽悽，雲物空清好。不似元都桃，秋風不堪掃。

送張倅彥政赴闕

信馬來并州，并州在何許。太行如登天，憔悴欲誰語。青衫百僚底，屏氣不敢吐。謂當哭途窮，何但折腰脊。忽逢元紫芝，仰視得眉宇。敢論通家舊，竊欲比文舉。（先君與叔父書，稱文於公，有一日之雅。）使君況不凡，高論傾肺腑。能容丞掾醉，不問車茵汚。念我巨壑人，老矣事羈組。端如赴緤囚，坐受獄吏侮。感公僕抱開，一笑忘羈旅。雖知抱關器，未忍賦歸去。相從儻滿歲，公已歌杕杜。秋風忽客亂，吹盡西山雨。定應催行色，不道車輪阻。天街早飛轡，鵷鸞看接武。青雲豈難到，少展垂天羽。區區亦自憐，從此歸農圃。

郡守騰雨獲應

秋陽六十日，閔閔歲可催。原田龜坼塊，城市塵沒屨。誰歟悲若人，活彼於旦暮。精禱發仁惻，誠意輒上訴。神山闢靈湫，水旱天所付。浩虬蜿蜒蟄，暴虎往闚怒。抑無東海冤，又豈桑羊盍。天心自憐蒼，民語酌道路。嗟予生理拙，飢飽共農圃。披衣夜不眠，聽此簷間語。沈痾忽去體，黃壤流膏乳。少寬縣令責，盡復南畝故。呼兒酌我酒，欲寫無佳句。聊同千里謠，非公誰與哺。

再和

吾老如渴仁，常苦無異懼。一夫恐不獲，貿貿悲轅轅。二斗東南憂，超奮走長轂。陳陳發困廩，粒食不待訴。知公經綸手，故以民社付。任然叔度陂，不見偉節怒。鄉星所臨次，民瘼消朽蠹。就飼往無愧，飛雨來半路。耕犁及二麥，浸漉休老圃。何人執筆誣，為瑞非虛語。應言潁川風，未要貓相乳。益欣獄訟少，三尺略細故。承接從歌呼，謳謠入章句。謝公未賦歸，亦子猶待哺。

題劉均國所藏燕公山水圖

江湖半此生，老去徒見畫。看山眼已足，涉險夢猶怕。老燕久黃壤，遺墨獨未化。胸中有巨壑，故遣意匠寫。會逢知音人，契此筆端話。故山當早歸，誰是知津者。

顏樂堂

恨無阿堵君，一區今倘欠。且謀蔽風雨，拔草聊自苫。低深人易安，儉陋鬼不瞰。寒薪力少勞，還視家無儉。從來生理拙，況此歲歉歉。故將簞瓢心，聊作粢肉砭。堂前有甘井，汲取良未厭。堂後有藥苗，一飽亦可監。胡為不歡樂，何事貧憂諂。作詩置座右，勿使斯言玷。

與范冀叟避暑西湖

快哉楚王風，庶人安得共。西陂浩無際，不計吾儕用。永日不可暮，窮居帙塵閑。出門有佳語，咫尺窺澄洞。危樓俯木杪，大屋森高棟。戶牖交梧楸，蒲荷接蘋蓼。閒持枕簟往，遐起江湖夢。醒然涼肺肝，習習吹衣動。世間賤易得，清風誰與重。勞生不自覺，至樂那容衆。北窗與君卧，世網念少縱。肉食固肥甘，輕塵沒飛轂。

陪郡守遊西湖泛舟曲水分韻得曾字

謝公志東山杖屨未冠簪與成江湖遊意落軒冕外陰陰發夏木劉劉鳴溪瀨擧舟破菰荷尋徑穿蘭芝新亭水心見倒影飛虹背青山忽入坐境與人意會公詩如干將游刃天宇大西湖眞小鮮殊未供刀鎩雲煙日相劇端嬾分晴嵐妙語寫瑰瑋化工應有待

同趙伯充遊曲水趙氏莊分韻得抱字

三春失行樂風雨興病惱忽逢節物改樹密鶯聲老溫陪開中客載酒尋芳草東郊縱所適蒼莽事幽討誰歎有隱居鈐谷相經綠蘿映脩竹叩門許徑造主人雖勦槱好客自滉掃結矛□□年種木今合抱飄然佳公子忽弄松風操綵桐豈能爾妙意超物表歸途踐危橋月上千林縞茲游非人寰俗耳不可道

和叔父移居東齋（國玉案：此題下注云：「此後集」，後集）

去鄉三十年夢寐猶西土陋窮未能歸諒亦君子固結廬於、潁、間絕意爲霖雨聊清一室地僅作踟躕處邇來又謝客不待裘輕金西齋衙鼓密日晏窗先暾東軒得爽塏眞作禰倨住（公晉自謂東軒長老）陶潛採菊時尚復有眞趣公今親此心渙然忘客主坐了一大緣固已道能所

次韻岑彥高史強本春日書懷二首

二豪以詩鳴優劣孰敢分縱橫閱萬卷何憂備三鄰終年發揣摩秀句吐陽春誰云不耐窮安取三百困汝潁素多奇世不乏孫陳（孫、陳家潁川故作孫）著書效潛夫奏賦嗤陵宋衰時無鄒奕丹書誰爲焚儻令賦一割管窺當奔秦德業閎不躋天欲昌其身定交乃余求不貴白髮新從此杖履數爲子揩榻塵高談看麈揮廢落紛紛

逝水不可復百年行中分自嗟齒髮故晚境桑榆鄰節物覺消長枯菱不知春軒裳歎難肋雀鼠盜廩囷學慕晚童拙彈冠雖強潛然忘出處任此無心雲世路羊腸險恐遭梁齒焚何如老山澤樵悴非逃秦富、少幸毋尺、雲泉許容身平生儉嗜好舍復當謀新安心本無法妙理契析座優哉眞卒歲豈復悅華紛

寄題摛松堂

胸中朝市遠何必擇所居門無結駟客山林入吾廬西洛有君子築室城之隅種松在庭戶志與淵明俱朝挹西山爽莫尋湖嫗霜中鶴骨瘦雨夜龍擘疎主人應相似節抱陵雲孤不知寒暑邊穿徇世俗趣昔稱水南北去曳侯門裾能伴松菊老固知湮消殊我恨營口腹敛板慙妻孥三逕未能歸高臥子不如青衫滿塵土何時返檻漁未用北山移我來只須臾

寄題北海文舉堂

巨君稱漢臣如取鴻毛輕孟德老且死不見姦業成乃知朝無人誰恤百公卿一夫能仗節介然屹長城忠義國所託安危與之并吾於文舉見坐折姦邪萌誰能搏猛虎乃用尺箠嬰義氣橫宇宙不煩尺寸兵悲哉天所壞一木難扶傾鳥鶱不兩立夫子安得生中原竟分裂三姓鼎足爭當知千載後高名獨崢嶸使君定不凡論友古豪英作堂追餘烈豈祇求空名廢卷屢歎息孤忠誰發明玉石痛俱燼顯晦脫誅烹嗟余志感慨怒髮猶衝纓九原不可作涕淚徒縱橫

和王仲弓雪中懷友之什（國玉案：仲弓名寧，王文恪樂道之子。）

出門無所之懷刺名欲滅要求我輩人庶緩禮法設城南有勝士塊坐方禪悅不嫌來往頻相對發道雪我非淳于狂君勿怖燭滅時能啜少醪誰爲穉生設明窗坐棐几聊以寄怡悅勝固無所爭敗亦何足雪

次韻少蘊移竹於賈文元園二首（時倅車乃文元裔孫。）

猗歟丞相園中有叢棘根千夫屹冠劒坐閱雲來孫當年擁節旄雅志在淇園琅玕映城郭琴築鳴潺湲春筍半出林橫鞭爭擢潛坐陵霜雪氣高壓梧李繁年來王子猷來乘剡史軒請分一畝陰自訪三家村賦詩屬公考益遣交情敦一雨飽生意莫嫌池水渾

我公經綸手胡爲試盤根忠言與嘉猷有後期蔵採胸中五千卷三歲不窺園種德如川增源深自潺湲遺辭承明廬出備諸侯藩仁風被草木已覺棠陰繁此君況手植伴公讀書軒未須勞趙吟寓目聊江村棨棨爭吐奇和詩相勸敦愧無琴瑟句往糕火陸渾

送在庭姪領酒歸蜀

伯祖昔爲郎出乘使者轅德星照東蜀遺愛及後昆登車問民瘼手揖創瘢痕遂使吾蜀人不知狱吏尊迢迢六十年乃復見曾孫曾孫早讀書待詔金馬門一選文昌省駸駸西掖垣渥然七尺軀雲夢不足吞乃居殿徐開函谷吐吻脣青雲豈不願局促畏短轅收拾五車書歸插西山墳平生有家學舍魚收熊蹯況茲甘棠俗尚懷挾恩上以慰慈母一笑請平反下以慰父老俯不怍九原更酌老翁水我爲獻此言

和毋仲山雨後（國玉案：題後集有見兒姪輩次韻五首，即此雨後諸詩也。）

柴門似郊居煙草碧萋萋君能慰幽獨數面情已睽山雨洗茅屋耳目清如淫澄若發妙語筆有書萬卷杜陵有佳句久旱雨亦好從教怨行旅顛一作覺慰父老我儕廣文貧飽食平生少忍飢山澤儔未易窺三島

西湖駐可至不畏城闉阻芒鞋與竹杖穿泥未爲苦清波暗萍藻中有芙蕖吐驟雨其可人新荷亦掀舞能琴何必弦但曉琴中趣學道何所得知迷即眞悟苟觀指非月要似足忘魚歸吾無所歸茲焉定歸處吾廬不知暑心閒自清涼醉鄉豈難入不假陶令觴白髮我摧朽青雲子軒昂溪山肯先往暫組未汝忘

和范信中雪詩二首

春事已稍稍雪泥阻遊觀壯心本無多老境嗟易闌念子功名士早嫌憒與安棄福事遠遊冒待歯凝殘世事屑屑耳口口口餐急流成一快勇退人猶難慎守林泉幽莫辭松桂寒餘齡付空寂粗免非意干願同王輔嗣未暇貢禹彈粃糠身外物況復子所歎

君家寓城市乃有山林觀高高復下下卜築殊未闌昨夜三尺雪閉門學袁安且欣釜竈足未怕紅梅殘誰憐閩國蘇取禮臥自簷欲尋鳥道往反畏履齒難凍凜鈴邊竹倚空爭叢寒廬如十萬夫玉山方總干悲風動騷屑伴我長鉄彈布衾冷如水敢效無魚歎

小雪

小雪不盈寸。陰風何淒洌。那堪平地尺。牽此衣百結。天公固念民。已兆豐年悅。不知貧與富。苦樂相懸絕。
沈沈五侯居。碧瓦映華榱。獸炭麒麟紅。銀瓶瀉黃封。揭春風遶幃幄。醉面生綺纈。暝宴明光宮。玉色迷金闕。
誰憐窮門士。破壁穿飛屑。提襟肘常見。納履指屢決。夜長不可度。薪桂何由爇。飢吟數更鼓。坐歎生理拙。
寒暑有代謝。何須怨窮達。猶勝臥窮廬。破氈空自暖。

湖陰有隱君子。作軒曰獨樂。鄉人常希古為賦詩。屬子同作寄之

吾聞顏氏子。簞瓢歎有餘。不知外慕樂。服膺在詩書。君看軒冕榮。其辱與之俱。斯游豈不遂。上蔡曾弗如。
倚伏無已時。循環其一塗。賢愚但相笑。莫知改前車。嗟我晚聞道。一官真遽廬。得之不為喜。失之分所無。
塵垢未忘捕。冰炭久已除。廓然百憂釋。夢覺兩于于。江南有高士。以樂名其居。嗜不同衆好。德則良不孤。
磨鉛事頗策。校鍵獨勤動。持此返退藏。不願拾紫朱。黃卷有暗語。捨茲無與娛。安得乘扁舟。訪君在五湖。

送梁與可赴中山倉

達人無畛畦。從仕聊爾耳。言辭將軍幕。去作倉庾氏。君懷著雲夢。尚有俠俠地。眷此亦鴻毛。何足為軒輊。
相君澤未遠。風流王、謝比。滿牀籌筭閒。乃見山林士。嗟余南畝人。投老坐闤市。廓然見眉宇。真足忘葵傾。
半生南陽館。市駿得千里。幀中三千客。不數曳珠履。要知磊落人。臭味同蘭芷。翩然若鴻鵠。飛去今無蹤。
我行抽手板。亦復遠來相。安能久俛首。自困刀筆吏。

葉守奉詔祠神霄二首

帝子閟下土。狩臨千柱宮。來如月照夜。去若電掃空。馨香薦明德。降嘏初無窮。靈光每下燭。隨彼齋房中。
大道舍一氣。地天本相通。精誠貫白日。閶闔來清風。俾爾仁壽域。不宰造物功。眷言蘋藻微。報施良已豐。
正直神所子。誠存邪自閑。齋塊夜寂寞。天風吹佩環。想像鸞鶴駕。雲霞隱空山。翩翩款帝閽。舉馭相追攀。
屏息百慮空。凜然夜氣遠。心灰鹿埃境。迹寓沖虛間。益守清淨化。俗情開昧頑。無聲頌文德。庶藏窺一斑。

北山雜詩十首　長元案此十詩故當有和作見孟南雅四十四卷

慟哭悲素秋。言登北山腳。昔埃迷混濫。疲馬戰華韁。歲月苦易得。俯仰成今昨。山雨壞古道。春淙疑絡鞏。
飛妖雖已息。空棲那堪稼。農夫抱耒歎。四顧淚雨落。
空山寂無聞。獨擁寒遠火。時時黃犬吠。知有行人過。扣門但樵叟。東薪求售我。辛勤易一飯。空腹安能果。
我困亦無幾。憧僕行復餓。明朝且食粥。彈鋏悲楚些。
霜餘木葉脫。浩湧風千里。遠搖茅屋下。布被冷如水。吾儕貧亦巧。紙帳傾紈綺。柴門任軒吼。曉夢方清美。
牆東新鑿牖。朝陽催我起。安眠愧耕者。歸月射牛耳。
午枕不能寐。林頭井百尺。轆轤下長綆。聲響鳴山骨。分甘偏鄰社。甜旱猶溢碧。烹茶沸小鼎。自撥寒灰白。
默默誰與語。扣門惟木客。坐念魯兩生。壁間有陳迹。
默李吾所畏。文字班、馬、流。空齋鎖長夜。尺濱橫吞舟。誰令效方朔。顧盼侏儒羞。不如談天李。高論隘九州。
能為齊諧語。自許盆河侯。浮沈閭里間。與世真無求。

西南望平原。汝水稻千頃。黃雲卷霜稜。懷我江湖境。扁舟五月時。澄眼菱荷淨。歸來遂蔵嚴。半臂換湯餅。
悵望雲子白。悲辛痩炙冷。采薇聊卒歲。雅志在箕潁。
居閒本可樂。閒久復難度。此心苟無著。永日未易暮。平生有習氣。但對黃卷誦詩書。與博弈等是忘閒具。
不如觀此心。安用徒勞苦。滿然返蔵源。當求無所住。
濛濛山頂雪。欲雨晝昏黑。似聞田父喜。茅舍有點滴。今年秋有蚤。不敢憂兩麥。天公猶見憐。一犂應不惜。
我雖抵泥滓。與爾同休戚。誠說有遺種。更望雪三尺。
蓬裘禦霜風。從人笑胡服。長齋似浮屠。遍月不知肉。東鄰有病媼。髮白垂鵝鴨。擁篲坐無衣。何甘飽脫粟。
哀哉天民窮。喜考非其福。同此覆載間。我生良已足。
山月半輪出。寒光射天明。微雪掃何處。萬籟沈無聲。衰衣步東嶺。彷彿游化城。下視寰宇間。蔆雞等營營。
余幼好奇服。鬱組鴻毛輕。羽人儻招我。攜手雪間行。

饑任況之

我如支離人。自負百鈞趣。羊腸路九折。傴僂裸半途。道逢任夫子。忽焉由柴車。問君當何之。寬言返窮廬。
息肩子有日。我愧今不如。嗟哉妻孥累。口腹亦見賒。一壑世網中。局促轅下駒。秋風送鴻鴈。萬里翔天衢。
蓬瀛豈難到。定笑山澤癯。那知糧旅愧。扁舟夢江湖。行當投勁去。暮坎敬桑榆。願回結驅駕。時過原生居。

三月十九日同仲豫兄長華崔返紹趙漢英游朱園放魚

何人浩溪流。忽作飯建屋。不知疑魚蝦。生覺此枯澁。藏藏鑿泥沙。溜沫皆不足。雖求升斗活。終困螻蟻毒。
眷余二三子。行春訪脩竹。危橋得小憩。酒闌哀窮蹙。汲井叩鄰里。捐金勸僮僕。好生人所欣。種子助豚搰。
要令徙窟宅。終免愧口腹。瓶罌得千尾。不滿百錢賣。勿輕其微細。有知異草木。蜾蠃雜君臣。蝸角戴蠆觸。
君看長平戰。一舉百萬授。授大塊中鉅細同倚伏。達人齊萬物。愚士敝一曲。慎勿廢此言。小惠何足錄。

歲暮見憶二兄之作　長元案此詩故當有和作見孟南雅四十四卷

所願井富貴。甘苦同友于。長安與大梳。共寢從懸弧。爾來萬里別。南北如囚拘。一夫苟不獲。仁聖惟予辜。
而我三兄弟。飄泊海與湖。
紛紛月挂樹。征人念行路。行路何茫茫。誰為供扉屨。勞力治蘇檝。公歸定非暮。東門酌酒迓。歎息兩疏傅。
滌器當自今。歸歟不愆素。

次韻孫海若見贈　原注云海若見贈次韻孫子笑詩益歎得歡喜每傾倒

碌碌抱關好。孰為賢與愚。休歌紫芝曲。且和南郭竽。達人齊萬物。軒冕等塊蘇。
神仙河渺茫。豹人想丹臼。顧書悼無成。賈餘行買牛。眷此三萬軸。傳家無鄴侯。
折腰為五斗。強言筵庫賦。譬如彈隨珠。徒裘竟何得。坐詠淵明篇。令人有愧色。
論交逮逢辱。此道久寥邈。君侯廄廡人。顧我何數數。夜光忽暗投。按劍驚卓犖。
自分麋鹿姿。食薇山之阿。不意設羅門。牖辱結駟過。清談脫塵尾。柔此落月何。

仕宦纔百日，郎公有餘憀。君今吏一邑，遼然愜抱安。回翔害閒翮，退學鴻在磻。
舒組實外物，去來無慍喜。君看失馬翁，倚伏寄妙理。顧我不亡存，斯言定非紿。
嗟余幼好奇，乘桴踏南海。遠遊信雖美，驚夢今猶每。一飽類鄙鄙，苦樂何足駭。
居閒得三益，詩此畢此生。君才浩無際，可畏銀河傾。孤軍犯大敵，半夜壁屢驚。
君有中山行，嚴風彫塞草。日月邊如許，相從恨不早。當呼伯雅君，看子玉山倒。

次韻任況之

終山豈遠人，束縛苦難到。豈惟畏簡書，誰與同嗜好。我作汝潁行，蹉跎春事老。況逢懷抱惡，千里風煙冒。
故人知我歸，尺書遠見勞。似尋西溪約，故道一介報。何時脫羈鎖，著我林泉帽。願言絕祇吝，安用分聊叱。
世故定可憎，覆車寧復蹈。且共醉山翁，同看接羅倒。

次韻王仲弓贈史得之

春風回東皋，春雨滋田舍。芒鞋問脩竹，小園條疎柘。史侯得此趣，十年官早謝。定知猿鶴怨，衣牖空行夜。
世無摩詰手，誰見輞川畫。且復浮沈遊，款段聊叱咤。

次韻趙承之數詩

一生拙自謀，老去復誰諫。二年此流落，汝豈宜仕宦。三黜固不辭，難堪妻妾諂。四海將安歸，面諂風裂肝。
五鼎不願食，謾言豈容饞。六韜素無奇，破敵未有閒。七十古所稀，田園當早辦。八駿方遨騙，瑤池朝與宴。
九牛亡一毛，安用蓬蒿蝨。十室請老焉，佩弦吾敢慢。

送伯達兄赴嘉禾（一作嘉興玉案此詩當在開元二十三年閒作）

我生三十餘，憂患恰半生。羸容萬里外，偶存三弟兄。去去復遠別，朔風催客征。相看各華髮，豈免兒女情。
五載臥箕潁，分甘一廛氓。嗟哉生理拙，口腹不解營。各逐升斗仕，彈冠慍謂明。誰知三徑荒，聊代十畝耕。
我政牛馬走，君乃簿書嬰。壯心已灰槁，焦芽不復萌。莊島偶愜趣，嵩宗求步兵。行裁本無意，舒組鴻毛輕。
脫去西風塵，江山照人清。扁舟五湖月，千里爲尊迎。行著下下考，願辭林慕名。青杉迫旁吏，時哉那可爭。

和呂居仁宿盤溪（一作東萊宿盤溪東萊集不載）

君詩如芝蘭，君操如松竹。寧當食魚坐，待薦蹯熊肉。商掩仁義已，作高閣東長吟失憔悴。短綆謝煩促，
自然四壁空，惟有三冬足。我懷嵩少游，已辦巾一幅。願言山中友，先登惟子獨。須煩懸河辯，令我千兎禿。
歸來詩滿囊，大勝富潤屋。窮通有定分，亮膛悲所祿。一醉盤溪堂，自取君詩讀。

賀李行父遷居盤溪

揚雄無傷石，而有宅一區。陶令官可棄，未免憂吾廬。古來賢達士，忘世未忘軀。豈知美惡間，共盡同逢除。
平生李居士，挈攜四壁無。常有好顏色，直緣身世疎。前年家城東，一椽爲有餘。今年家城西，隱几猶昔吾。
此生正如此，夢覺兩徐徐。曾何涯欣戚，舍舊新是圖。吾儕與小人，間訊填里閭。聊爲盤溪喜，德鄰良不孤。
益知水竹深，中有山澤癯。雖非三宿棄，且學壺公壺。

次韻信中郎官廨

飛流半山來，忽作長劍倚。吾知有奇境，何畏虎尾履。郎官初得名，山川雖信美。誰能此巖居，暫寓非終止。
吾儕世外緣，壯心殊不已。每讓愧與安，同是非夫恥。忍飢喫菱芰，且博一笑喜。更尋雲外人，安得助薪水。
佾俛穿鳥道，窈窕下溯底。路迷煙草合，欲往不得跬。登樓亡其梯，航海失一葦。仰視二三子，腳下雲埃起。
山靈若相戲，危石折履齒。憂我不再來，遺恨丘壑裏。借君謀天口，駭我未聞耳。秋高山更奇，後會志益偉。

擣韈貴先登（嘘脥無效此與君控扶搖亦腳踏清泚）

僕以事至洛，言還過龍門。少留一宿白樂察度廣化溝溪人實應。翼日過水東，謁白傅祠。游遨盻看。
經兩寺登八節尤愛之復至奉先作此詩以示同行僧超暉。

崢嶸兩山門，共挹一水秀。灘聲千鼓鼙，石壁萬竈資。何人植檜柏，幽徑出塵囿。金銀佛寺古，夜籟笙竽奏。
僧稀梵唄少，石險松竹瘦。惟當效樂天，早晚棄冠綬。

予寓洛陽資壇有僧悟超類有道者與語論事能援古證今益未祝髮時讀孔氏之史書涉獵大義。
爲浮屠猶不廢今老矣不復讀也形骸枯槁與能遺世故而玩死生者送予至龍門陪予游東西兩山作此詩別之

我生江海上，性與魚鳥遊。端來入世網，竟坐形骸役。此心本洞然，六月遭慽迫。當恐忘返熟，主人不勝客。
道人偶相逐，宿昊頭崎背。巉巖秀眉目，灰槁心木石。語我學道難，吾徒猶不力。紛華久風靡，外慕失閫域。
辜之毋高論，遺去身外物。未能忘飢寒，衣布飯疏糲。此語君自味，至道在咫尺。聞人吾雖多，子獨無荊棘。
送行聊過路，共攜登山屐。（一作爲超作案方起授之屐疏而不履曰）有數有遠色矣，無是履也子益高之。

次韻范信中

將軍山林士，本無軒冕意。乘流亦悠悠，得坎便止止。平生劇孟徒，作詩建安似。哲、劉、或爭先，沈、謝何足擬。
人窮語益工，天或相夫子。念君綠髮初，四海一身耳。要見元魯山，萬里立自致。許君窺藩籬，竟以身後委。
翻然復還蹤，使非昔隱几。功名顛見迫，終欲老宋水。豈料小卜築，一發城市裏。從茲倦來物，不足益慚喜。
用舍巢、許遊，無愧汝潁士。我有穢穄田，君多櫻筍美。杖履日往來，風流豈不偉。

次韻趙承之留別

出處事莫竝，昔諸今則殊。一從畏軒冕，遠遂甘泥塗。種髮日就白，衰顏寧再朱。壯心空萬里，老病寄一區。
故人來逢海，過門間樵蘇。平生詩酒豪，醉倒扶吳姝。憶昨試京兆，笑談風塵無。雞牛本同割，刀几無精粗。
去去南陽野，何以爲君娛。三年方赤地，政成少踟躕。古來賢守多，方略想可圖。民言或有酌，近數翟大夫。
惜哉事大謬，誰爲焚舟書。

小斜川并引

予近卜築城西鶤陂之南，依屏城，遶流水，結茅而居之。名曰小斜川，偶讀淵明詩，辛丑歲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游斜川，各賦詩，淵明詩云開歲倏五十，今歲適在辛丑，而予年亦五十，蓋淵明與予同生

於壬子歲也（國玉案：酒明詩本是五日，叔孫氏誤，據本年譜見顯真子。）時窮既略相似，而晚景所得又同，所乏者高世之名耳。感歎茲事，取其詩和之，以遺行甫、信中、巽夫三友，請同賦。庶幾髣髴當時之游，而掩彼二三鄰曲之無聞也。

當以杭子堂上

我老不自愛，幾時眞罷休。浮沈閭里閒，漫效馬少游。年來五十化，逝水無停流。胸中粗已了，浩蕩欲沒鷗。淵明我同生，共盡當一巵。試築小斜川，佳名偶相貽。亦復辛丑歲，與公更平倡酬。當時二三友，得如我友不。賦詩供不傳，疑有淸辭憂。聊將桃李句，瓊瑰副吾求。

賦風鬟筆（長元案：此首永樂大典缺載，從宋文鑑補錄。東坡外集第七卷亦載此詩，未知孰是。）

太倉失紅陳，狡鼠得餘腐。既與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礎肉餧餓貓，紛紜雖雷免。插架刀猶在，作健落紙龍。蛇鼠物理未易詰，作時來卽所遇。穿墉何卑微，託此得佳譽。

子莊約況之遊西溪不至，任有詩次其韻。

邊城無一娛，孰云從軍樂。惟有退食閒，柴門可羅雀。念我江湖人，久負漁樵約。安得浪浪遊，時解冠帶縛。令尹我舊人，孤標寡然諾。晚逢任參軍，詩思湧泉落。裹飯從子來，隱几訪南郭。庶結三友懽，一笑忘杯酌。西溪淥已漲，浩柳風交錯。目斷君不來，孤鴻沒山腳。

寄題岑彥明猗蘭軒詩

羣芳爭春風，有庭工嫵媚。毛嬙與西施，未易笑倚市。豈如空山蘭，靜默羣自致。幽香不可聞，獨秀繁露墜。高情謝簪組，遁世漢綺季。端來從子遊，定覺同臭味。岑子少絕俗，脫貧聊試吏。官曹冷如水，終日學奇字。未能三徑歸，故作九畹藝。後來當勿翦，伴我司庾氏。（彥明爲倉司倉代者乃晉兒仲商是也。）

和趙承之竹隱軒詩

莫將不貲身，玩此有限年。必待三逕足，何時賦歸田。陶令甑無粟，阮公不言錢。可憐六尺軀，坐受衆目憐。我正犯此病，塵憂浩無邊。幽懷祇自知，橙風悲芳荃。聞君栽種竹，妙意誠超然。欲伴歲寒老，此計將終焉。鬱鬱環堵中，淸風自招延。林泉有餘樂，簪組未易牽。早知文章累，不願銘燕然。一爲世所羈，遂與昔志捐。富貴豈不欲，孤高易牆顚。嗣然回吾駕，造物報爾天。辛苦自縶縛，老矣迷再眠。邯鄲一夢破，懷抱良蹁躚。寄語山中友，信歸在言前。耘治秋水淨，捕灑春風妍。君言誠起余，肺腑不待鑱。強顏爲升斗，情態等市廛。投紱亦從此，過君請擊鮮。雖微鹿門隱，不愧竹林賢。放懷紐壘外，俱作平地仙。

寄題任況之梅翁軒詩

豫章生而奇，蔚有千尋志。柯爲直見伐，根中萬乘器。自貽斧斤厄，信坐文章累。不然樗與櫟，生理默自遂。桑枯同蒿艾，老死徒棄置。我願處不材，一官隱劇市。豈知夏畦勞，乃負淵明愧。卻羨任公子，嶷然居長壑。彈冠咏爾爾，頗似梁園吏。官居接屬舍，稼穡雲牖放衙日亭午，束散飽春睡。此語慎勿出，請爲倉庾氏。

和叔寬田園六首

早歲厭華屋，曲肱飲水。躬耕二頃田，僅可畢祭祀。長懷饘粥憂，每抱孤貧恥。雖知學稼拙，豈不賢乎已。

衰才謝嚴徐，吐吻上插齒。各從我爾好，勿問誰慳喜。平生粗知田，驅理南復東。當祈五日雨，未厭十日風。紛紛秀莫莠，恐害嘉穀叢。芟夷絕根本，蔚殺先秋冬。坐獲雷苦牧，庶幾粟盛供。一飯食我力，願與農夫同。

其艾稼連雲，老少紛在場。禾稼已困雨，秫稼亦沒秧。計窮走羣望，收受牛與羊。可憐拾麥人，不憚道路長。號呼泥水中，漂溢收殘黃。對之懷抱惡，寧忍自堪嘗。重陰自凝結，雨脚方四羅。縣知茅屋下，寧有稽筍歌。終年望一麥，此志今蹉跎。平疇亂蛙蛤，原隰長薜莎。哀哉南畝人，休戚均爾多。朝陽何時出，赫赫敢滯河。

縣官眞愛民，使者交旋徑。課吏有殿最，期使田野淨。耆蒼豈遠人，編編依民廛。欲知豐年報，當驗德業盛。近聞河湟復，羽書獲萬姓。吾無矢石功，甘此夏畦病。

十年賓章甫，人乘我亦閑。得從長沮遊，時把嚴陵竿。本非献作吏，未忍違故山。朝來行西疇，果腹惟三餐。信哉負郭美，五斗何足干。長爲田舍翁，所樂非所歎。

張幾仲召還朝，其幕府趙承之送行至漳水，用杜子美詩爲韻，作詩十篇，既還，孫志康亦取其韻追送，遠方官幷門，因幾仲之來，遂得諸公仙遇。今幕府例能不能無離索之意，故亦用此韻以見意。（趙承之作，否則此遇或過字之訛。）

元戎度量大，六二坤直方。好士常从席，疾惡如探湯。威名在夷夏，功烈紀太常。臧孫自有後，何必謀如棠。承明用儲將，那知有程、李。坐制犬羊羣，泥封一丸耳。平生晉公子，從者皆國士。誰爲袞中游，狐趙何難擬。聞公卜冕褒，欲訪有魚稻。蹀衣歸林下，池塘共春草。實學享三樂，世俗未易道。但恐東山心，上意還不報。我生良多難，已安懸罄室。端來強斂板，詭詞畢造膝。桔槔那復春，福兵敢借一。振纓獨商歌，知有賴師乙。君從河朔來，言尋子桑飯。拜辭自忘形，請交不敢慢。念君青雲士，我是江湖散。共爲道遙遊，未用相推挽。與君期歲寒，窮堅老當壯。相從茅茨下，不羨凌煙上。仲由志亦陋，傷哉生無食。豈知衆所憂，章甫有佳況。三士從公歸，浩然志已諧。嗟余樊籠迹，命也與時乖。落日慘關樹，淒風生庭槐。杖藜空徙倚，抱此難吐懷。士貴得所託，結根悲兎絲。長松在萬仞，豈爲寒著移。道義倘可棄，投歸吾不辭。區區寮所合，知我殆非私。我營濮水居，婆子近市廛。聞公欲卜鄰，容築于門大。哲爲音生留，行作歸途戒。從此收言交，綽衣仍縞帶。幷門逐蔥蔵，寂寞如在陳。況我官獨冷，對客寒無菌。謀生求二頃，華門安賤貧。明時非自棄，願作歐蘇臣。（幾仲方卜居顧呂，約爲鄰里相從之好。）

送趙承之官滿還朝

先君昔論交，士爲天下收。同升顧周行，歲晚迹吏部。俱懷匡明恥，其棄夫子憂。君方汗血駒，早就凌雲賦。千里不難到，乃願伯樂顧。恢詭來中山，自許相如藺。荊州一得見，意已輕萬戶。我時叟膂門，通家愧文舉。顧茲豪傑人，蟻尾失早附。蹉跎二十年，鹿滿幷州路。班荊話疇昔，暨淚髮垂素。中郎眞有子，盡以功名付。文章蓋餘事，剛茹柔不吐。聊從兩油幢，謾借將軍筋。笑談出羽檄，橫槊縱奇句。吾聞明天子，赫赫長治具。

網羅到巖穴況子籍甚舉鵷功燕然山行有子裁遇豈宜山谷中尚使蹊驅驁請緩三邊歸執華太史柱

送王晉之還朝

承平絕羽書盛德戴武威將臣歸宿衛禮樂班王畿君侯襲鄂爵汗血飾光輝馬上談詩書笑學孫吳非

往年緩內朝緩帶臨戎機謂言榛組閒已覺抱蹉稀我卜頓水居里社得所依方壑赤丸俗遠賦枕杜歸

歸朝侍玉墀絡馬黃金羈封侯自有骨坐看擇肉飛

聞潮陽吳子野出家

子昔少年日氣蓋關里俠自言似劇孟扣門知緩急千金已散盡白首空四壁烈士歎暮年老驥悲伏櫪

富貴比浮雲妻孥累敝屣世事如余何禪心久空寂世聞出世間此道無兩得故應入枯槁習氣要除拂

丈夫生死易趙舍志雖石富爲師子吼佛法無南北（案疑錯入聲疑當作展聲）

用韋蘇州寄全椒道士韶斯羣浮邱道士三首

是身如傳舍富貴同過客齒髮日夜衰悲哉卵投石幽人臥林下流盼髮覓夕應笑蘭亭游回頭已陳迹

神仙豈無路試訪武陵客天河倘可到歸驂支機石世人耳目隘蹊極那知夕同趙桃李蹊冥跡商顏迹

異時公子貴珠履三千客人生一飯飽安用家萬石百年過隙駒朝不及謀夕吾駕當早回稅車豈無迹

次韻和韓君表謂謂明詩佛曾存之酒唱酬之什

彈冠初爲米挂冠不待秩人言學陶生此舉安能盡陶生物表人世網那得羈邈如孤鳳鳳翩翔天際翮

聊應寓詩酒不在朱絃韻賢韓輕軒冕雅意妙無吟遠尋紫桑游時遣醉帽隕陟世憎儻來歸耕猶有準

稍床得佳友謂疑和可信攝衣請從之嗟我獨後晉（俟不能赴）而未至。

送趙儀之承汝陰

先師詔後人學優仕有餘治身猶農功勤惰報亦如公子生華屋儻然山澤墟曾中一巨壑結髮談詩書

閒平風流在自與當人殊清華通帝裔持經陋里閭我獨求試吏十室聊卷舒未起青雲心且與黃卷娛

淮壖久鬱蹙待子活焦枯前賢迹相躡詠歌載西湖蓼秋未可期往哺當勤劬作詩聊祖道請以告鄰廬

（晉之自名其室曰鄰廬）

送葉少蘊歸福唐

昔直承明廬誰似先生早前無雒陽人後笑馮唐老機雲謾聲價班馬空詞藻豈知淵源來尚覓河漢小

斯文歎未墜妙意付幽討言乘剡史潘甘視金鑾草颺然香案仙宜著蓬萊島未忘經濟心甘爲窮鬼笑

手援溝壑危自上獨賦表不知右福符能活幾枯槁端如德星臨民瘼一騈捕方安鼂錯政遠賦陽城考

越吟念莊舄贈策嗟秦繞江湖計不疎輶史心未了但收王車歸三徑不足道平生林泉志久矣軒裳貌

遠同謝安石樂比東山好蒼生獨未貧政坐功名擾漢庭求諸儒慨想前輩少不用歎周南頗聞宜室召

（案蒼生獨未貧字誤，原本同或是獨未安。）

送八弟赴官汝南

丈夫志四方彈冠苦不早終童來請纓賈誼試三表二子俱弱冠功名滿懷抱要非江湖士未易語枯槁

君年逾三十閉門事幽討父兄逼從仕攬轡方稍稍久安田舍樂事坐元龍笑白髮始爲郎定似馮唐老

效官剡縣開風區營一飽雖知奬簿薄要使人無保淮蔡山川美民淳足魚稻作詩慰所思夢繞池塘草

登峨極頂

言登富高峯結束兩芒屩攝衣上天梯股栗戰華磅不知幾流汗躍出萬仞壑嘯風被太虛塵世俯下濁

依稀兩仙童道我一丸藥平生井底蛙未見宇宙廓四維忽難舉小知爲礙礙得窮俠誦眼頼有臆趣腳

東觀扶桑升北瞰天河落不須議雄雌培塿眇蜚鴈

渡泉嶠出諸山之頂

岑鬘蔽日月左右信艱哉萬壑共馳驚百谷爭往來鷹舉既厲翼蛟龍亦騰鰓崩騅迭枕臥新石屢盤迴

伏波未能鑿樓船不敢開百年積流水千歲生苦苔行行距半景余馬以長懷南方大炎火魂兮可歸來

叔父生日

百川赴東海如走萬國朝橫岫列嵩岱衆山失岩嵬吾道豈不尊漠然千雲霄斯文有盟主坐制狂瀾頹

天實相我公高臥不知招手持文章柄燾若北斗標末學病多歧衮令世俗澆申商日充塞仁義愈寂寥

造物眞有意偉公以後淘羣邪終放郷正始會聞韶過也匪私視彼若自昭昭後生方有託末用憂草茅

溝渠嗟尋常固爲吞舟厄風無九萬里焉載垂天翼老人臥箕潁初非厭簪紱時哉莫吾容道大俗隘迫

庇兒歌曠野鸞鳳棲枳棘蓍生謾恨蓋吾道何欣戚卜築殆將隱門無翟公客高蹤邈巢由援手謝喬稷

我觀造物意申甫爲時出未應茲偉人獨不裨衰職功名世所趨富貴亦過隙豈知雖老臞天以壽有德

享亭南嗣松不羨棟梁材方茲閟塞著寧欲顧匠石世間出世間此得無兩得回首承明廬瞰臨看銅狄

鬱鬱洞底松千年養奇幹盤根入窈窕翠蓋燀雷漢嚴深飽霜雪路絕覩輪奐空回牛刀手屢發匠石歎

物生非不遂得天地所貴雖微棟梁求幸免斤斧難我公廟堂人端委四夷憚豈惟育生高風激貪懦

云何臥箕潁富宁方胥旰吾道久寂寥賢愚良未判汗顏與血指袖手寧坐看卷懷富雨心鑒策蹇電觀

形神妙自契眉目光璀璨長松信可倚柯葉四時貫東風漫滋榮寒雨徒客亂何異楚豎椿春秋安可算

物居覆載間陰陽爲盛衰我觀衆草木春風不相遺春風鬱能榮還有搖落時區區詩消長歲月胡能支

世人如草木世態豈異茲援援方寸中坐受罷辱移豈錦方自賊飲水誰汝知可憐千金軀舉困窶與蓋

大哉孔孟志夫子其能師浩然剛大氣直養充四維貧富未易動寒暑何從窺寨馬無倚伏昭舉謝威厲

還觀儻來物造物戲小兒臘仙事吐納閱世猶有之至人不導引眉壽何復疑推應廣成子當與此心期

贈詩僧從信（信舉詩名于叢林）

吳山翠如藍趙水碧如銅山川吐奇秀儒釋供爭鋒接跡有禪老提綱右宗風其餘將詩律島可不足攻

我久客塵土雖窮詩未工要知筆硯廢似缺山水供上人三吳來句法乃有從老潛已黃壚弟子傳清雄

叠復訪雲水高情謝焚香試草北山移寫我招琴聽（壻琴臞思鳴亦妙于詩文久游京師不歸）

逆旅偕世鷗遊嵩少

吾蜀士尚氣遨陵以相高儻無勝己友便終平生交詩書將吾軍道義恃所操寧甘斃百戰詎肯挫一毫氣俗未易改波瀾到方袍世鷗此其流何止事風騷我覩淨居法成佛須我曹桑枯皆夢幻生死真鴻毛恨子太孤直嶄然出蓬蒿須防斤斧厄且爲聲名逃空山人迹少安坐狐狸嘷三年再見子應其免風濤

訪江令德脩盆酒泛舟

微雨止復作柴門蓬蒿積城隅得幽邃遠漳試躡屐吾邑有君子官居似禪寂惟聞弦歌聲不見慳喜色公庭絕笞箠東閣亂書帙蕭然拂塵榻容我不速客清風捲煩溽淺沼弄寒碧小飲起縱棹荷翻珠的礫我本江湖人久負雲水役釣竿未入手越吟同莊舄君行賦枕杜我分安蓬蓽他時刻溪船永謝言游室

次韻曲水泛舟四首　曲水實文元公園

節物自催迫意閑歡有餘徵言二三子往尋隱者居城隅有喬木人言于公閭當時乞身歸買田將結廬悲哉絲竹地今爲狐兔墟野色映脩竹清溪數游魚蕩風下木葉簇簇紛填渠俯仰成今昔歎此卜築初謝仙來人間風流古名城時將琬琰句自和鈞天聲好語一趨拂羣趨耳爭傾溶溶此溪水似契高人情未許五湖去聊爲一舟橫我意正浩渺酒觴且徐行仍呼明月來孤光與務平遐思想賓萬類方營營歲晚得香澤蓄花香滿郵稍令催科帖逃遁不到門我有賢太守手揖指猿狖未遽揖我去吾公福祉繁一飽誠難得敢忘肉食思爭看刺史天扶攜上牆垣忽蹤躁鹿姿中有誠意存願子一屢俎聊誦野老言性不事軒冕敢從公卿遊田歌扣牛角誰意樂府求公有三島客淡然氣橫秋賦詩雨未脈卒歲當優遊越吟何太早言尋巳堅幽但恐元龍笑汲汲謀田疇寄語玉潤友達人貴乘流拄笏看西山不妨益唱酬

謁風伯

天胡久不雨我欲訟之天二麥槁欲死驕陽猶熾然重陰數布野雨意來無邊未許一滴地輒遇西風顛擺搖翻谷變雲復留雲煙雨師良已勤風伯殆未悛天公縱此爲忍使暴我田歎訴若有若不待巫使傳昨者六七月屋漏如繩懸淋漓逮十日奔突潰百川行旅已斷道閭閻欲通船不藉屏翳功日星疑變遷我請酌民情血誠通帝淵風雨要有時乃不爲咎愆赤子仰粒食云何絕其煙徒閔負販勞不憂稼穡先悉請滿南畝慷忻爲市廛謹說昏墊害欲誘搪除賢何甘補日月空紙留飢年區區謁風伯聊庶退之篇

雨後見月

薰風轉亭午流汗浹絺綌隆隆空山雷跨海飛雨黑芭蕉集亂響風竹瀉暗滴懸知歲有待已喜蟄先潑沈沈璧月上稍稍星河出枕簟延清光草木沍寒碧幽人夢未回良夜誰與惜隔籬喚西家倒榼共餘瀝西家長苦貧而有好顏色終年飯半菽愛酒無從得嗟余不解飲看爾時舉白豈不賢老兵聊慰羈旅夕

次韻大人五更山吐月

一更山吐月鑑影搖空濶懸知今夕遊不減蓬瀛看淨露捕餘蟾清颸戒初寒行樂不可遲及此桂未殘二更山吐月玉杯側清夜誰知蜑子船獨釣澄潭下幽人酌桂醑冰碗白玉精他時羅浮錄父老成佳話

三更山吐月半壁沈沈起無言三友歡夜夜仍會此羽毛見秋蟲鮮甲動沙水此味世莫知勿言謖俗耳

四更山吐月紙帳虛明披衣訪黃冠野渡孤舟橫東禮旋乞火大號驚夜行歸休勿久娛雷露滿山城

五更山吐月纖纖猶燭幽寸陰惟此夜敢辭數登樓寒砧遠隨風鳴蛩亦悲秋凭欄搔首徵吟和漁謳

贈王子直

南行幾萬里親舊皆亦缺誰知傾蓋交乃勝白頭節去國日已遠泚涼瘴煙窟未著絕交書已歎交遊絕門前空雀羅巷語紛鳩舌怪君一事無訪我此窮髮自憐恆生慶每愧褒牋顏何以爲子娛江水清可啜男兒重志氣勿使髮窮達寧甘一瓢樂恥爲五斗折火急歎相聚回頭君欲別一楫當再蹉重來爲君設

和权覓贈李方叔

管鮑死已久交情寄雨翻平生我知子窺見牆及肩老驥歎伏櫪壯士悲暮年百金空結技未分齒髮婷衰哉兔絲蔓生理寄所攀君看秋風至捕蒲何時安誰令三徑荒投老食屢艱短褐謾自持欲引百尺泉造物不我私同彼草木繁不求桑榆暖乃慕松桂寒學稼雖可鄙樂志良獨難當觀五噫食不異瓢與簞卜築願俱棲勿學鮮相連作詩盆坐右勉視後者鞭

用伯充韻贈孫志舉

朱顏染黃茅白意猶表人長恬服世俗敢愧歎拔貧送車反自厓衰猶紛來賓蛙蜂與蚋蝱敬我如族姻南戎風俗非蛇蛟不得與蛙蛤蛟蜃之會海風吹余舟夜渡徐聞堠往來一漏間勞生竟非真重尋江南遊再款空同闕山中有異士東壁來卜鄰胷中出虹霓奮袂勇且仁索居□枯槁賴此意少壯當年老于公硬語本爲民緩身誰坎壈誰得疎而親歲孫固有後仲子先離倫不憂廡廟遲綠髮未霑銀季子又一奇武庫戈矛新片言折屐角不許枝詞諄近聞猩鼯智逗許登成均歸與汶上兄嚮新人惟陳志舉兄以春秋第一人登第

斜川集卷第二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廣袤尺餘，而九峯玲瓏，老人名之曰壺中九華，且以詩紀之，命過船作。（鐵玉案：城集作于紹聖元年。）

至人寓迹塵凡中，杖頭挂壺來何從。長房俗眼偶澄澈，一笑市井得此翁。試窺壺中了無物，何處蓄此千柱宮。毘耶華嶽皆已有，不獨海上蓬萊。我聞須彌納芥子，況此空洞孰不容。何人誤持一罅出，恍是九華巉絕峰。令人卻信劉郎語，當年謫處化九龍。誰將眞形寫此石，太華、女几分清雄。終當作享號秋浦，刻公妙句傳無窮。

和大人遊羅浮山（鐵玉案：城集有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亦有和作，時紹聖元年，初到惠州作。）

我公陰德誰與京，學道豈厭蓮盡鳴。世間出世無兩得，先使此路荒承明。謫官羅浮定天意，不涉憂患那長生。海涯莫嘆萬里遠，山下幸足五畝耕。人生露電非虛語，大椿固已悲老彭。蓬萊方丈今咫尺，富貴敝屣孰重輕。結茅願爲麋鹿友，無心坐伏豺虎猙。況公方瞳已照座，奕奕神光在天庭。出青入元二氣換，妙理默契黃庭經。但願他時仇池主，不願更勘燕然銘。稚川刀圭儻可得，參組永謝漢公卿。腹中梨棗晚自咸，本無荊棘何所平。

白水巖湯泉（鐵玉案：紹聖元年，城初到惠州，有湯泉詩，叔黨此篇，應是同作。）

世間說異那可詰。地中火出連岡脈。只知驪山天子浴，未信窮海湯泉出。方池不須綠石甃，小沸自與澄沙白。涓涓微流架巖谷，郁郁佳氣蒸石室。滿山松柏香自送，何用椒闈薰四壁。從來佳境與人遠，野老僧那解說。雖云得地古招提，未遇賞音同汨沒。一篇今得諷仙詩，當與補嶺爭雄雌。

海南多鹿豬，士人捕取，率以夜分月出，度其要冦，則合圍而周伐之。環無缺者，余寓城南戶外即山林，夜聞獵聲，旦有饋肉者，作夜獵行以紀之。

雷風轟轟陵塞柯，海月蕩蕩翻秋河。空山無人柴徑熟，麋肥鹿飽眠長坡。山夷野豫喜射獵，腰下長鋏森相摩。平沙髣髴見遊跡，踟躕不待張羅羅。均呼夜起山谷應，坡快草木割株窠。何人得鴈豈呼絕，臂割未裹青已多。今年歲惡不可度，竹間有米山無禾。耕牛日欲登鼎俎，野獸脫命理則那。朝來剝豚誰有餽，愧爾父老勤弓戈。一言願子不我忽，慕珍天物神所呵。

送人泛海北歸兼寄諸兄弟

寒寒天水吞一夜，候北斗占南北。危檣睡吐咳蜃氣，半山忽隱長鯨脊。起看檣頭雉尾轉，一帆千里日未足。此身何止輕鴻毛，到家始覺是眞肉。佳君胡爲冒此險，參犀珠玉非所役。凜然風義照古人，尺書爲我通消息。我以當時常校尉，掘鼠發藏窮園。平生海闊雁不到，長欲緊書空悄默。憑君爲語諸李孟，謝事恐類眞子臧。而嵇勿如解自乾，盡金卻值安用錯。杜門只作田舍子，來往江鄉乘下澤。三吳想見稻如雲，船逗時救陳蔡厄。

次韻謝民師

老鵑過海仍將雛，渺然如將沒窮途。人生如寄何足道，富貴直賤隙白駒。氣流僮似廣夫子，飢坐弦歌古備耳。不堪秦嬴盜家山，敢有玉關生入理。廣文才名三十年，困窮直到塞無邊。將軍夜行遣醉尉，曲逆解衣菅刺船。豈知雷雨來新泥，歸路江山宛如昨。飢人但覓枇櫨美，憂患始知田舍樂。夢中猶記魚相濡，莊叟困監河枯。聊因說病歌歸歟，寧復煢煢悲窮途。知君篤學眞爲己，不從世好惟耽此。作詩頗似建安風，取友更同鵝湖義。我聞得士朝廷尊，搢紳所寄惟斯文。象星珠玉本安用，猶使四海爭趨奔。高人處世誠難矣，絕俗蹤愈窒日昧。坐令堦墀廣清廟，濁毛何由薦天子。我漢平生馬少游，不願溝渫容舟夜光明月請自問。按韻或恐疑輕投。

次大人生日（鐵玉案：城集生日詩此云萬里還南海復及羅浮，今餘怪珍錯聖元年在惠州時作，城集似佚之耳。）

陰功若以物假人，酬而不惟非所聞。內言于公德在民，皇天有意初無親。自我高曾逮公身，奕世載德一於仁。遇善即救志劬辛，豈擇富貴與賤貧。久推是心誠而均，可貫白日照蒼旻。譬如農夫耘耔勤，自有豐年穫千囷。公何厭囷蠭與蚊，身雖厄窮道益信。天不俾之僭祿新，琢磨功行眞人鄰。直言便觸天子嗔，萬里遠謫南海濱。朝夕導引存吾神，雨儀入腹如車輪。羅浮至今餘怪珍，種川藥草陰剡棘。飛鳶翔谷不可馴，有道或冒來相賓。區區功名安足云，幸此不爲世俗醫。丹砂僊結道力純，冉然御風歸峨嵋。

聞郭太尉出師大捷，奚人擒契丹酋領四軍者來獻，作長句古調一首。

遼人猾獷敗紀綱。馬秋駘駿自取亡。歸我五季奮士疆。有如宣宗復河湟。彼酋假息不自遑。網開三面猶跳梁。烽火乃欲犯太陽。怒臂當車學螳螂。支天所壞仍鴟張。舍沙射影出復藏。將軍義勇冠三光。願以部曲除蜂蠆。戶有三丁一我將。道汝積愎當少償。上馬亟持十日糧。長矛短戟春其吭。前者披靡後者戕。係累妻子沸泗滂。將軍折北昔未嘗。以巧服人尤所長。勿追窮寇非深防。會道生致如探囊。匈奴自古夸豪強。三表五餌稱前王。莫無一日筦中行。昭君遠嫁令人傷。豈知天兵自盧揚。邯支授首須陳湯。頭顱萬里行剋方。遺示藁街慰倘佯。候兵息民令有常。昔居鋒鏑今農桑。百年版籍論要荒。一日冠蓋欣相望。李白長歌漢道昌。兩階羽舞垂衣裳。

大隱堂爲范氏西田題（恒玉案：坡集卷師瑗堂記、光佛贊序云，佛弟子蘇爾與其妹適孫氏，病久不愈，其父適母范氏供養，研補藥餌，琥珊光佛，逐種種施，病云云。知叔黨配爲范氏此舉之證其言頗親切，豈即叔黨妻兄弟耶。）

范侯作園湖之隅。繚以脩竹千芙蕖。鴨陵下浚波瀾闊。箕山西指峯巒孤。有室翼然照通衢。路人尚憶華嚴居。華嚴初來理荒蕪。布衣小疋披菱蒲。蛙鳴不知官與私。莫來亂我夜讀書。人憐忠宣及其子。遺愛何止屋上烏。小范更無音樂聞。門一味如蠹魚。官爲山林獨佳計。且隱市朝行坦途。嗟我與君涉世疎。短綆汲深爾自愚。行歌道上慙妻孥。坐令家無負石儲。欲將大隱欺誰歟。人不吾以易早圖。未須直學西山夫。橘項終爲山澤癯。

愛人堂爲李漢仲賦

讀書當讀孔、孟書。我飽詩可推其餘。莫求捷徑捨青紫。口但濡霑腹空虛。孔、孟之功如藥石。洗濯肝胃充肌膚。如農去莠植嘉穀。如行九折遇坦途。我憐亦子在遠域。疾痛不聞其叫呼。何當擾擾問民疾。古之術吏誰爲儒。我觀李侯少英特。閉門不與侯王謁。詩書已誤半世事。一割未信難半殊。彈冠小縣何所爲。長養類愚者詎作室之名固有在。要使膏澤流滂隅。不顧力田頻賜獻。不顧校讎歸石渠。使我三年皴脫粟。活此千人爲親娛。

地鐙歌寄伯仲

野人勦我髮地鐙。纔能容膝便有餘。士牀屈曲方六尺。蓬逢何必搴丹朱。廣文無氈與客設。浦團但學僧跏趺。破鑪折脚自烹煮。中有至樂人所無。我游東南古佛剎。潭大屋千浮屠。環牀接席如坐井。白灰蓋火深模糊。貴人盛臥紅氍毹。春風習習生四隅。牽衣留客長夜飲。一石屢醉狂淳于。我家堪堵真蜾蠃。錫鴟無羨安枌榆。勞生養此夢幻軀。誰能華皖蓋大夫。時從村叟交嘲語。炊籺爬搔味醍醐。牀頭一榼自取飲。醉後耳熱時歌呼。坐想頖川十日雨。尺薪如桂米里閭。此時無人知我樂。惜哉不與二仲俱。我兄何時結茅廬。小窗請賦新規模。

寄題折翮登慶閣

帝有虎臣司北門。盧弦坐落天威魂。百年不敢南牧馬。草木尚有威名存。平生忠義身許國。不以金玉遺子孫。承平弓鞬空在櫜。惟有簡編遺後昆。不知所活幾千人。一門何止十朱輪。滿牀笏笏不足道。萬石家

風今復聞。明窗小閣臥晏温。不讀孫、吳看典墳。坐銷殺氣邊風春。記取大禹、小禹君。

蜀人朱衍。孟祖母去。力學取科第。遂獲見母。孟自蜀至。許六千餘里。聲迹不至。逾二十年。感歎茲事。作此詩以送其歸

綠槐染衣廬作鞴。朝騎駿馬下九天。人爲君榮君未喜。我家艇南親萬里。四歲兒啼母不知。肺肝欲裂悲語誰。不如讀書期有立。可以揮手榮吾慈。白雲悵望天一方。潁水之北嵩之陽。君王一日視試策。阿閻不顧倚書郎。里門下馬人爭看。對泣相持行路歎。版輿歸侍錦江頭。戲彩重傳亂與卯。

范季遠作止齋求詩以此寄之

急流勇退眞難事。要取榮枯君自味。世間軒冕如嚼蠟。自覺山川天下貴。君如八駿方服轅。帝閽正欲求千里。刷燕秣越非所願。放浪煙霞踏雲水。翛然築室在人境。身與此心俱欲止。倦飛倦學陶彭澤。示疾還同老居士。政爰功名來未免。吾寧不回誰與棁。古來索價累萬人。少室終南應所鄙。

大雪日趙承之梁與可訪賈子莊飲爽亭。孫志康不得預。故有詩怨之。亦次韻和一首。

三士高談當絕席。不數漢庭人九尺。雪中忽到剡溪行。狂飲學先倶一石。不教彭宣到後堂。只供爽氣千陵岡。忍寒排闥計大誤。夫子莫悔不得將。夜歸過我天正黑。燈影照坐如僧房。我冠切雲眼亦奇。勝遊何不盍道知。風花警眼同一雲。欲追此歡期柔若。人間何往不自適。陵生且復爲陵陽。

和吳子駿食波稜粥

朔風吹雪滿廬屋。一味飢寒尊范叔。梯飢安敢望故人。棗莫從來誰空腹。近聞陶令鋤無儲。不獨魯公新食粥。波稜登俎稱八珍。公子未應識世祿。山僧一食不過午。忍飢學道忘辛苦。吾生事業乃爾勤。夜然膏火命今古。要將五鼎同釜鬵。簞瓢未可輕原生。肉食紛紛固多鄙。吾寧且啜小人羹。

次韻承之紫巖長句

亂山窮處聞魚鼓。煙宇潭潭不知暑。當時巖衣此卜居。自啓山林著藍縷。飛空樓觀詭造化。標緲雲開如帝所。道人疑是有道者。已不求人天自許。富兒爭致千金多貨者。不解筋力苦。若非是指按大地。荒山坐變琉璃宇。南陽持節奉詔歸。夜上嶟嶸憑幕府。是時六月火令燄。千騎解鞍入按堵。登臨豈爲耐公貧。七子賦詩歌趙武。長廊月出清風生。古殿無人鈴獨語。公留三日看溪漲。白鹽魚鰕落飛雨。我昔千里上太行。身世飄零悲逆旅。莫投紫巖稍自慰。欲拍僧房無可倚。有來野衲首宿飯。主人對客奉賓宴。何似元戎從掾吏。落日紅旗照洲渚。椎牛釃酒勞還役。號令三更傳部伍。君能筆力記其事。句法更如山崚阻。一時豪放豈易得。況有幻怪供詩取。歸來尚可詫朋友。寧夢青巳供不數。山川雖是風物殊。樂哉信美非吾土。

信中惠竹以詩謝之

籜門圭竇百不宜。大紅籃紫無所施。主人愛竹尤成癖。獨欠此物如渴飢。君家十畝等茨束。羅生川谷坂落離。揀林許我恣所愛。有力夜負竹不知。朝來衙影忽散亂。起看脩角風雖披。秪千山立屹不動。高節白首貫四時。我方病臥呼不醒。一篇忽得陳琳訶。頭風去體未足道。歲寒非子當誰期。明朝城城進皐玉。請

看鑄龍顏角奇千竿共喊風雨夕記取苗裔來葛陂

次韻本之重九

庚郎自誕誇重九北海常憂客無酒官教白髮負黃花不爲虛名置峴首人生能換遠星霜我非石心與木腸乾愁漫解祇自懟消長只繫吾行藏棄書學劒猶有得西斬樓蘭北疎勒從軍直到單于盡封侯萬戶何人哉劒形未許凌煙上草檄視君試豪放山陰回時迹已陳高陽大醉情何暢爲君悲歌和哀筑請君更草麗人行吳姬趙女兩愁絕一笑當時空目成行行且作歸裝束子雲校書入天祿一杯且復中聖賢周南閒滑誰我憐買田卓約鴟夷子相與躬耕不計年

不睡

四鄰悄悄鼾股牀誰有客夢不得長柴門獨掩燈有暈欹枕未熟背已芒四更山月來洞房烟孤影射屋梁茅簷窣窣風自颯煙樹蒼莽莫爲辭海風遒盧振檣棄蜀渡決廢塘二三黃冠眞可憫空牕夜語寒欲僵步廊壁斷梁徹遠鐘聲時款幽人室山城寂寞消殘漏鼓角淒悲吟曉霜蹔知此時我獨醒胡爲百想懸肺腸雞鳴世務紛如織曷此頃刻聊坐忘

送呂知止

王、謝風流要有種誰比君家俱得鳳慈明兄弟稱八龍未易賢愚推伯仲應機短小橘吏治千里名駒方試鞲皎然若谷冰雪姿彫琢肺肝嫉未痛英標颯爽吾知止割雞今欲牛刀用胡爲從事筦庫役撫乃漢陰工抱甕唉余甕汨同閭里一味窮愁惟子共詔思雖脫鍾儀囚未敢彈冠效王貢平生世味似嚼蠟巳經桑年尤自疑爲君懸榻待歸來故人盍破邯鄲夢

送孫志康

季孫愛我如美玖孟孫惡我如梁石平生顯得逢若士應遠愛我非姑息先生少抱王佐才早以聲名馳上國白頭猶著從事衫正坐不爲俗子屈嗣風山來有家學不信直前能缺折世無子期誰賞音伯牙太息弦應絕晚從南陽客塞上豈爲文章工草檄脫聞可否梁丘據磨礪正須頎子革先生得此雖暫合鴻鵠要是雲間翮夜光明月還按劒宋官碌碌同沙礫翩然賦歸一何速起吟久自同莊島世間軒冕豈不欲髮柄兩窮安所得不如乞身向嵩少問舍求田乃良策顏生從此須著鞭我當稿蠟登山屐

戲題姚吳叔睡軒

姚侯不學蘇季子但取六印誇閭里又不斬取樓蘭王立功萬里還故鄉兩俱茫茫空自首車輪馬跡環四方忽焉投劾賦陶令亦復近市師韓康結髮少來遭物役不在功名在刀筆不如一覺獲安眠收拾散亡歸此室

送參寥師歸錢塘

我先大夫東南遊六年寓永嘉扶杖吹噓人物到方外伯業來忽輕華髮老師一見心相投氣味要是同蘧蒢塵埃豈解埋珠玉自有寶氣干斗牛作詩爲文盡餘事勁節凜凜橫九秋俗子欲交輒掉頭我友天

下第一流雖遣諸鷺不少避年世久已同浮漚我昨南來自炎州師亦方解鍾儀囚握手流涕古詩溝生死骨肉我未握衆人見棄誰相休蒙然獨處空山幽忽聞剝啄師喚我灑掃茅堂三日留行行吳越有舊陵明年當泛西湖舟贈言乃是朋友義敢效兒女空綢繆夜光明月宜自收虎文豹穎非身謀

題岑氏心遠亭

君不見鄭崇門前閽如市此心不礙如秋水又不見翟公之門空設羅翻爲交情生慍喜豈知靖節棄官歸五斗難堪折腰恥結廬何必在山澤方寸湛然遺遠邇君家小園幾數畝竹柏蔭森開桃李幽亭窈窕審易安不淚華堂收梓杞平生少游眞吾師自欲浮沈老閭里故應從事三逕菜更效子桑今陸兒君看六鬣無天游婦姑摟奪無窮已達人無累超物表雲夢胸中吞芥子紛紛朝市我無與竦髮眉蹙同一軌高情縹緲謝塵寰恨望雲山友黃綺

秋蠅篇

秋風中人如劒芒飛蠅側翼何處藏晨霜露遲暗壁晚集戶牖依斜陽斜陽寂寂能幾許股翼未溫寒目暮疑饑不敢近華筵屏跡何須待揮麈我方六月流汗時蒼蒼聒耳緣目眉嗡營旨潔未下箸絮喙弄吻不少逞微物盛衰還有數得意何曾念寒暑帳中相弔定飢蚊窗外巧諍惟蜘蛛膠身槁死不足憐耳目所憎欣且去嗟哉時節那可爭造物於汝何好惡

送仲南兄赴水南倉

但君結髮讀書日可學岫岭事刀筆功名直欲高古人議論從來氣橫絕嗤嗟歲晚事大縲翩然自許林泉役躬耕二頃蓋甘旨惆風沐雨忘晨夕十年不知登祖味萬里能辭陳蔡厄丈夫升沈何足道鳥身食志異奇特閉門卻求文史樂勁氣豈爲窮居屈信哉自有絕人處舉便儒夫聞有立卿冠本非好龍俛仰從兒兄迫區區試吏倉庾間定知城牧何曾得嗟余白髮亦自笑咨咨一官乃羈勒兩年蹋車走太行政事和如登四壁秋風漠水各相送未覺軒裳縻蓬藋鵬搖獲一枝安此外所憂非我力

謝公定以所藏文與可詩示其孫驥有詩次韻

骨冷能詩庾開府妙句天成醉翁許醉翁已作神清游伯牙絕弦空千古謝翁家無盧石儲揭富牙籤收插插詩豪直墨冤在世不與口口供化土後生無復見老師句法渾然猶可度劒孫風流自一種延是江東王謝伍君不見西京柱下太史公留滯周南歎無補傳家有子能相業執手潸然只虛語子孫他日繼文翁太史家風闇乎取

志康得魚或勸烹之譙公有詩戲未判吾誰適從亦賦一篇

豬魚有如緣木求疑有瑣細不受鉤我居恨不如江頭長江巨浪一葦游得魚滿筐動盈儘莫歸獸俘烹魁脅通來遲吟思命竭齋廚空無洋藻羞披抉泥沙窮潤隰援拾小鮮饌糗餈三嚥井上汲可俾先生道眼無全牛盧心觸物如盧舟獨未許殺師雷侯手持巨餌安所投彈鋏時有張鱸憂而富不變鍾儀囚朝簪簪鹽則悠菜羹嗜殺對血流欲引西江盞無由升斗小患不知謂吾言非夸亦非媚一飽等是充飢

喉。暴殄天物神所不。杜陵有詩請君讀。

次韻伯達仲豫二兄和參寥子

羅浮插天猿鶴號。飛步絕頂觀雲濤。廬幾神藥雨童賜。日暮空歎西山高。道人航海甘何勞。久將身世輕鴻毛。只恐西湖六橋月。無人主此詩與騷。

題王通之綠蔭軒

主人愛竹異成癖。門階戶席俱寒碧。小軒故爲翦重闌。舍下從教筍穿壁。欣然遠致數君子。相對青青好顏色。公庭無事白日長。塞影參差亂窗隙。君家將相山西極。世世剖符門列戟。圖形未冒上凌煙。卻捕何爲清一室。胸中定有不凡處。對客何妨仍蠖屈。明年新筍掩窗長。夏簟琅玕足留客。

李方叔治潁川水磨作詩戲之

君不見相如昔隘臨邛市。文君當壚身滌器。未逢給札賦凌雲。豈免辛勤穿犢鼻。又不見蘇秦大困還家時。失計頗遭妻子詈。誰令奔走事口舌。不學周人耨什二。李侯平生無一廛。只有便便五經笥。儻冠半世已誤身。老欲歸耕無耒耜。潁川有瀑布。碓磑能窮谷利。饑渠壑石激清流。機動輪旋人力易。今年麥熟春雨足。車載斗量應有餘。勿嫌市井稍紛紛。倘看谿渠鳴渟渟。堆盤坐想雪如山。夢中已覺流地。待君結廬秋風初。我欲叩門來上廬。起搜湯餅捕飛鼯。蟹螯操刀定中饋。千金何必羨鴟夷。少有屬鬢而已矣。嵇康好鍛季卜達。人未免兹游戲。

送粹公保德通守遠朝

與君相見古井門。眉日炯炯清而溫。天涯流落十年事。但指白髮俱忘言。當時射策探月窟。想騎八駿超昆侖。我時憲步謾追逐。一蹶不復驅車輪。豈期末路冒相如。漂母頗亦哀王孫。青衫塵土百僚底。忽飢不解安田園。壯心消盡憂患在。乞憐何異從巳墦。君才雖爲清廟器。未宜碌碌爭乘軒。聊從州縣事下考。要爲慈母時平反。菁庵多美願自愛。舍魚不取從熊蹯。

送叔寬弟通判滄南

老人出郊不得歸。西山潁水含清悲。脂車獨辦入蜀計。棄城季子真男兒。凌雲棧道三千里。屈指渡瀘五月時。想就里門下父老。塞食上冢先墓陬。吾弟平生得詩禮。大吾門戶惟子期。巴川梁道人部遠。誰官仁義重。夷蜀路窮亦安用。唐蒙已死仍旌旄。請君攜泥一丸去。持此闔塞安黔黎。

送普融老

孟雲去來無常疑。流水曲折無定容。籽餘散漫隨天風。流行坎止忘西東。南嶽道人曰普融。壁立萬仞疑少通。山林市朝能兩空。未覺芥蔕於其胸。脫身塵埃寓高峯。瀟然遺世無冥鴻。豈知絕物非中庸。忽飢學仙嗽柏松。住山出山偶然中。人不吾舍吾其從。簞瓢未足爲汗隆。要與後學開盲聾。我方處世如鉛舂。自知冠冕久不工。願言杳火他日同。二老脅林下逢。

清源大夫吳人。判官之數月。鑿池引泉。植芙蕖。大變晉俗。遂忘江湖之想。作詩寄題芙蓉亭。

先生腹有五車書。宜著天祿與石渠。一日不可食無魚。何不置之於江湖。邇來得邑古寨隅。欲脯披毛如芫胡。汾水渴惡山盡枯。不知先生何爲娛。忽然寄詩道長鬚。報我縣圃開椒塗。昔爲沮洳今可濡。下濕伉稻池之餘。清流映階紅芙蕖。煩然不染先生如。簿書擾擾徒喧呼。不妨吟學三閭庶民已化愁溪愚。能和紫芝于篤于。教條自閒帑自紓。三尺不犯鞭與笞。願君趁吟小跗蹏。看楚來覺肝腦殊。長知莫較鴟與鴞。彈鋏且緩歸來乎。

次韻叔父題盡木石屏風

老人萬事無心雲。年來道眼等臥輪。西軒坐閱車馬奔。垂天不展空鵬蹲。屏間怪石千年根。端爲先生來結鄰。豪端雖愧蜀兩孫。要非丹青閱世人。空山老幹不效珍。荊人異璞埋埃塵。幸此不遺世俗昏。棟梁圭瓚徒勞神。

苦寒行

句芒司春儲不職。疑使元冥氣凌礫。三冬繭殺婦爾時。長物豈容長澤儉。北風吹水冰成梁。急雪蓋地雲翻墨。舉令貧士高掩扃。安得重裘代縕袍。春泥浸浸薪不屬。破竈無煙愁四壁。飢吟擁鼻涕流頤。授指結衣僵欲直。水甫水北多高士。去作達官金馬客。朱門碧瓦照通都。敲著麻衣漢狐白。問余何爲不錄錄。反老抱關守簞石。十日春寒何所說。坐想朝陽生屋隅。願將挾纊同斯人。杜陵大廈無由得。南榮夾背直萬錢。爍爍此衷安且吉。

松風亭詞

亂一水兮清冷。絕塵市兮郊坰。蔚松風之參差。忽飛檣兮危亭。悲風來兮豐渭。漢寒月出兮欹戶庭。聽萬籟兮發無形。感歲功兮物彫零。麗舒姿兮度飛霜。白露下兮霑碧星。二江東來兮勢建瓴。千山右繞兮環翠屏。彼柴門兮晝常扃。屏外物兮返冥冥。世故之迫隘兮。夫何異於囿園。幸此身之日遠兮。門可逃於天刑。望神仙其髣髴兮。想羽人於丹邱。或命駕以遨遊兮。蓋彈箑而少停。友麋仙兮役萬靈。鸞鶴兮鼓風軿。願執鞭兮長隨。韓憑凡骨兮眞腥。余師首陽之清德兮。超千古而猶寧。偉三閭之諫直兮。高衆人而獨醒。慕子房之明哲兮。學靜穀以引齡。嗚呼雖九原之不可作兮。庶斯人以發蒙。

山行

眉與歷盡黃茆岡。青山壁立登大行。忽驚雷轉山石裂。遠頭千尺分錢塘。飛空雨色塞崖碧。倒影垂虹射晴日。高巖俯瞰光日藍。杖策緣觀森股慄。只疑天河瀉地上。又恐遠頑飛山脊。蒼猱悲鳴霜樹折。虎豹震動山月黑。千年水石自成資。下有蛟龍深莫測。明年歲旱當汝求。暴雨一聲飛霹靂。

斜川集卷第三

題鄧孤臺（施注案：坡集有留孤臺詩，自注云：在惠州作時為紹聖元年，叔黨詩即和其韻。）

澤國風煙惹半居，念少游三冬霜樹少，八月火雲流。旅館那堪暑，危臺獨覺秋。遠林藏小寺，盡市隔孤洲。日落山銜碧，江昏屋吐樓。雲峯連北斗，鳥道絕南州。巨壑從蓋逝，軒裳豈足留。終當思范蠡，歸泛五湖舟。

次韻叔父所居六首（施注案：長元案：坡集有寄居六詩，東坡集亦有和詩，此依第二第六兩首，蓋紹聖三年自惠州時作，永樂大典下三首題作新竹、梅花、雞、鼠，散見各部，今并錄之。）

旅寓仍艱歲，蓬毛入鏡鑒。泥芹洗秋白，露菊擷朝寒。未覺江湖遠，空驚歲月闌。諸兒還自喜，頗亦試艱難。

漱隱黃門宅，喧囂半雜繙。此君時掩苒，小屋自清涼。月落寒稍靜，春回稼箭猶。兒童謹雞犬，更看引穉長。

橘賓江南少，依稀緒樹父。稍存後彫實，能吐欲然花。西蜀雖吾里，東軒似故家。田園隨處是，何必買生涯。

戶外從羅雀，空階放草長。大難俄獨立，衆卉已難藏。意氣矜全盛，衰蓬愧欲僵。俗愚蜂與蝶，未免歎辰亡。

次韻叔父詠竹二首

江湖猶在眼，水竹負幽尋。故買比鄰宅，期分數畝陰。影徙書帙亂，色映綠苔侵。商殺秋將至，霜餘出茂林。

此君非草木，勁節深佳資。相對山陰興，誰同阮貢琳。風葉響，水墨月窗勻。何必籃輿出，敲門問主人。

己卯冬至，僧人攜具見飲，既能有懷惠許兄弟。（施注案：是為元符二年，坡集有用過冬至與潛生飲酒之作，中有云：蓽顏解符老，壽耳關吳翁，坡自注）

寂寞三冬至，飄然獵海中。不嫌羈寓遠，屢感歲華窮。父老憐兒繫，看蔬盛逞饋。一歡為子喜，百福與君同。

已慣乘飛鞚，真忘馬首東。南音行自解，重譯不須通。椰酒白銀皮（施注案：海南有白銀皮酒），儋貓醉野獐。絕倒共鄰翁。蘧芋人人送，圍庖日日豐。漁收黎母谷，露入菊花叢。海蜃羞蚶蛤，園奴饋韭菘。榕椰代茶飲，吉貝御霜風。悵望懷諸阮，遙知憶小馮。客身雖濱嶠，逸想在瀛蓬。介隱惟偕母，龐閭獨侍公。故山千萬里，此意託飛鴻。

秋思

秋入郊墟早，霜高宇宙寬。頭風思檄手，脾肉怯征鞍。俯偃非吾事，歌呼強覓歡。自知毛羽短，松桂不禁寒。

次韻楊良卿秋雨有感二首

一飽真難得，囚豐特未分。連綿窗外滴，惆悵隨頭紜。雀噪飢謀食，蛩鳴夜作羣。誰能補天漏，我欲跨重雲。

電騙飯建屋，溪派浪翻蓑。身作三年客，愁隨萬點鴉。家書空繫雁，燈信未占花。夢裏尋歸計，柴桑似有涯。

王謹常再和前詩復次其韻

旅枕何曾睡，牕西到夜分。崎嶇世路走，辛苦夏畦耘。老棄林泉樂，來居戎馬羣。登高一悲吒，香杳是燕雲。（燕山王子可人處，壁間留短棲。自雖疑刻鵠，初不得畫鵝。世味真嚼蠟，塵心不染花。相逢定相契，一笑共生涯。）

次韻孫志康書事

午枕睡方濃，雷車殷地逢。彈丸屋瓦墜，雲散馬牛風。神物聊相戲，延心未解容。似催詩句急，添得錦囊豐。

和趙朝議追詠其亡友園亭三首

宿草論交舊，佳亭榜字新。平蕪煙漠漠，野水碧粼粼。挂劒嗟吾晚，懸車歎汝伸。西州不忍過，朱戶鎖埃塵。

軒冕真餘事，林泉獨我親。揚雄雖有宅，王輔孰為鄰。披句空遺恨，沽衣想自頻。視公憐友作，擬德定其倫。

引退元非病，歸田卻思貧。躬耕聊自給，知命敢言屯。好客逢陳鄭，多金不羨秦。猶能化鄰里，殆類葛天民。

遊英州碧落洞（施注案：紹聖元年，坡自江西赴惠州，有碧落洞詩，紹聖二年又有與程正輔遊碧落詩，叔黨此詩未知作於何時。）

千尺琅玕絕入雲，神仙已去洞仍存。寒崖但見懸鍾乳，流水無窮寫石門。未到朱明真洞府，先看峽口小桃源。捨舟欲問桃源路，安得漁人與共論。

送鑒秀（施注案：長元案此紹聖三年作，永樂大典缺載，從東坡題跋補錄。）

三年避地少經過，十日論詩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猶能贏足慰東坡。來時野寺無煩鼓，去後閒門有雀羅。從此期師眞似月，斷雲時復挂星河。

東亭（施注案：東坡集有安居二詩，東亭其一也，此正和其韻，似東樓一首，坡集亦有和詩，蓋紹聖四年，謫昌化軍時作。）

閉眼黃庭萬想歸，此心久已息紛馳。幽居正喜門羅雀，晨起何妨笏拄頤。自信升田足梨棗，不憂遠雨濯茅茨。二山咫尺承明遠，世路榛蕪誰與披。

椰子冠（懷玉案坡集紹聖四年有大觀子由三首其二篇東坡樓鑰子冠亦其一也。）

玉佩星簪暗綢絲，黃冠今習野人儀。著書曾鶚窮周壯（一作叟）說偶逢應見龜。師樓子偶從道物得竹皮同使後人知。平生冠冕非吾意，不為飛鳶跕墮時。

大人生日（長元案據第一首七年二字當是元符三年十二月作時坡在惠州玉局之謫至是元年來住我何堪之語考坡元年春始自海南還寄子由詩所謂出世字句猶出海非一生貴賤功名人世間出世字句猶出海非一時所作未知大興依據翼今亦無確分析矣。）

七年野鶴困籠羣，匪虎其同子在陳。四海澄清待今日，五朝光輔屬何人。從來令尹元無慍，豈獨原生不病貧。天欲斯民躋仁壽，臥龍寧許久謀身。

未試陵雲白日仙，此聲固已遽鄰傳。有白日上升事。公在海南四方降陵功何止千人活。法眼要求一大緣。枕上軒裳真昨夢，覺中寶鼎是歸田。他時漢殿觀遺鼎，猶記曾陳柏寢年。

書將直道破羣嶽，出走寧逃此日讒。寒馬未還非叟病，莫邪偶棄豈鉛銛。長生有道因辭龍，造物無私獨與讒。從此軒裳真敝屣，世間出世固難兼。

一封已貴救天災（元祐六年公在杭州疏免本路十萬緡民弼與臨不待丹砂錫難老。自愛陰德享長年。志猶固已占黃髮，球火還應卷寸田。況是玉皇香案吏，御風騎氣本冷然。

勿教神減帶圍寬，海骨嶙然正瘦頑。不待期頤祝難老，固知盤藥自豐年。偃松再賡千嵩葉，智井新飛百尺泉。坐想山神無伎倆，卻應靈物報其天。

贈昔東華典秘藏，於今陸處水雲鄉。紙知萬里雷霆驟，要與三山咫尺望。世上功名那更記，洞中仙籍已難量。仇池何用追仙叔，香案仍歸侍玉皇。

窮寓三年旅海濱，筐篚恩與誰論。維庶示疾原非疾，原憲雖貧豈是貧。枋媚固容古冀缺，夢肉芝逗已歐陽。人世間出世何由，一笑桑梓等幻塵。

次韻权父小雪二首（懷玉案權詩載集第二十九日雪。）

屏帷夜久灰煖暖，紙被寒欺月在窗。閱盡竹聲知有雪，便添酒興欲傾缸。西鄰正想浦圓美，古殿遙聽老柏雙。自笑窮愁拙生理，不謀升斗待西江。

夜來小雪猶疑地，睡起扶桑已著窗。卻喜少陵時炙背，不憂北海屢空缸。豐年何待豚蹄祝，海澤聊煩蟹舵艭。試走湖邊望鴻少，殆如疊嶂在煙江。

次韻权父上巳二首（懷玉案原詩載集第二十九日雪。）

日安禽人未下牀，春風暗度百花香。掩關頗得陶家味，卻掃從教世路荒。起口誰能論夢幻，近人聊喜話桑霍。公門外當維崔要，放容階草木長。

幾年客落臥江湖，榮事何人與我俱。上巳偶尋流水禊，（流水一觴竹。）泛觴聊為小兒娛。修禊洛汭想佳節，草履黃冠登野夫。永謝輕肥追世好，羣園已絕下帷儒。

次韻权父黃門己丑歲除二首（懷玉案原詩載集是為大觀三年。）

半閑星周幾變遷，恆河見性但依然。求田問舍追三徑，面壁灰心過九年。（公自庚寅歲頃罷杜門不出今十年矣。）阜退得閒真玩歲，勘跌數息是安眠。從今甲子當須記，異日應無史趙賢。

卒歲優哉樂事全，家庭瑞氣靄忘然。椒花頌酒析新臘，雪飛空作有年瑞。馬未歸人勿歎，黃粱已熟客猶眠。願須遠遣老非虛語，萬古巢由不獨賢。（公自戊寅遠老。）

权父生日

重耳亂流十九年，我公涉世履艱難。笑看禮至爭銘鼎，便學陶宏欲挂冠。枕上軒裳何足夢，壺中天地本來寬。幅巾從此追巢許，永愧青生起謝安。

山澤癯仙事渺茫，武陵之說亦荒唐。老聃及見東周晚，季子幾同魯史長。直以至仁符靜壽，固非吉卜子康強。漢廷已致商顏叟，似初平老牧羊。

平生種德在斯民，物理循環付大鈞。今日里閭歡萬石，異時廊廟活千人。退藏欲遂箕山志，談笑歸來頴水濱。聞數兒童祝難老，堂前盛事不知春。

圖形未易上凌煙，試了人間一大緣。心法已傳黃帝要，形神自見赤松仙。關來卜築安難舍，便有生望濟川。不用丹砂留鬢髮，見恆河性本依然。

與王子敬相別十年，今在汝見招以書，將往從之，聞其舒素臥病，以詩勸之肉食。

已矣君休問十年，相逢定怪兩華顛。長卿猶作文園令，蘇晉長齋繡佛前。隱几不堪居士病，在家空學小乘禪。淳駒安用徒勞苦，會我西來數鬢鮮。

次韻趙承之寄保德倅王梓公

王謝風流不愧前，碧梧翠竹總森然。好歸葉埴持詩卷，卻臥閒河閱歲年。日逐秋鴻凌絕漠，坐傳烽火到甘泉。吳君坐嘯空窗冷，庭下清飈無可攫。

次韻葉守端陽日湖上宴集

澄玉霏霏當夜鄉，西溪雲日曉蒼涼。檝傾北海佳辰至，樂入重風盡興長。禾放市車陶令去，且容插戟少陵狂。他時儻與安昌客，過訪門生到後堂。

從范信中覓竹

將軍頭著鶡冠，置得杯丘小洞天。十畝琅玕寒照座，一溪雜碧恰通船。行當雪夜尊安道，先欲松風借玉川。雨洗娟娟君會否，乞分半畝思垂涎。

信中見和復以前韻答之

年來短髮不勝冠，終老茅茨敢怨天。小築強追三徑樂，遠游未遂五湖船。竹林詩友欣同社，花鳥春風共一川。待我西園蔭寒碧，妙香與子試龍涎。

次韻韓隼國相約游嵩少

春耦已耕登山計，積淖車輪四角生。勇健無人先接淅，滯留愧我說重盟。風回遠壑雲歸岫，雨洗脊岩殿

有聲刻石題名須絕壁逢菜頂上記竹行
後句日雨止逢行至大成岡初見蒿少
青山與似有情人百里相迎刻萬屯積翠已堪供爽氣羣趨如欲避雄尊少寬眼界塵埃外卻視醯雞井陋空方信胷中有餘地青巳雲夢不勞吞

李方叔挽詞二首

廣文流落坐名才世爲長沙惜賈生明主愛才非忍棄大鈞揣物豈能爭空嗟抱玉頻三黜不待鑄人試一鳴賴有遺編照千古賢於萬戶寫銘旌

豪氣崢嶸老不除求田未分賦歸歟功名日暮空彈鋏霜髮霜彫爲著書想像柴門延魈鳥淒涼湖水但巳墟從今忍過西州路莫樹悲風擁素車

劉晦叔挽詞二首

蚤歲嘗名登搢紳晚途端合付經綸褐衣曾是先朝賜郎省空驚白髮新不淡得車誇貴仕但令遺愛在斯民德星隱處陰功滿高大門閭異後人

泗濱初獲拜荊州顧水欣從杖履游華髮歸來思舊事邦人共喜見風流里門尚想諸郎下題扁俄驚素旐秋清德傳家無所遺鹿門與爲子孫謀

梅隱堂

果爲才名困廣文天涯從仕老仍貧一廛未有歸耘處五斗聊爲束帶人衆棄已甘樓廣莫先容那復慕輪囷幅巾他日南茅去執笏儻冠總誤身

次韻晁無斁與棄少盧重開西湖唱酬之詩

壑開北涪版痕收倚杖波吞立鷺洲稍覺兼葭相與永直疑汴泗有交流喜公且吸杯中月清水頻移鑑裏舟雖走逢棄通帝籍邦人真欲寇公留

危檣飛空霜矣輪澄光爽氣壓城圖下臨曲水山陰褉不障西風庾亮塵謾擬江南入圖畫只憑詩匠描蘇壎少陵有句眞堪詠翠竹江村月色新

自分銀鋤畢此生不須窮達問君平黃粱正與夢俱熟環堵眞無爨欲清晚客猶陪金谷侶小詩聊學候蟲鳴空懷老驥心千里憔悴窮途敢請纓

次韻姚美叔約尋春之什

紙看塵土暗春晴喜見池塘翠浪生曲水會當追逸少斜川終擬學淵明歌呼且盡杯中物寂寞何憂身後名況有岑參好奇佳爲君試草渼陂行

次信中韻

萬古溪流去不回春撞湖谷石門開尋源不必武陵客過眼驚看蠹簡堆寒碧照人無底寶窪罇放地半空雷結茅安得從僧住自把鋤耰闢草萊

次韻張子先喜雪

信道東君有化工翦裁花雨落春風忽驚區脫無餘地疑作瑤池第一宮南畝麥秋先作瑞西山玉粒未教融旅人共助田夫喜一飽遙知餅餌豐

和清源陳觀性喜雪

斗酒豚蹄語未終飛花弄態作沖融塞威尚帶嘉平厲和氣爭先賽物風爽入西山千仞色潤添南畝一犂工先生休道催科拙趁著河東歲穩豐

歸途次呂居仁韻

勝游喜得六人間說有談空許坐言欲學翠眉追世好自知捩手觸羣難雄夸頗快平生願笑語欣陪十日歡卻返郡鄆尋故步兒童應覺鬼喧喧

陪中山帥登城口號

西風卷雨出羣山曉色朦朧未散煙堆堞橫空雲半斷旌旆改色日爭鮮承平不在山河險臥護何須鐵石堅貢賦實牛從此始陪公千騎看秋田

再次韻荅陳帥和詩

屯捕天驕到海邊長城千里靜無煙虛弦固自落鷫羽大手何勞試小鮮收拾風流開幕府從容談笑臥中堅頗觀橫槊詩千首鏖鏑消磨變力田

和新喜南園

道眼年來尊色空塊踩不淡化人宮收嫌仲蔚蓬蒿陋久悟邯鄲夢幻中鑿牖繩樞知遠覩堯羹舜麥任羣風箕山咫尺行當隱巢許高蹤踵二公

次韻程秀才求作其先人埋銘

欲載揚雄老一區清名不藉力雖羣但知遺蓑勤吾事要以因豐異後圖有子人人壯門戶新詩句句琢琅瑯夜光明月毋輕付誤認空空叩鄧夫

田家苦事

路入錦韉草未腓不堪隔水斷腸流稍逢煙火人家住似有桑麻場圃秋生理艱難何所樂石田辛苦若爲收天公長與豐年好安得仁人每問牛

和楊良卿

客愁何處不相尋節物年年又見侵不爲黃花思故國羞堪白髮負初心臨風有句空悲屈獨酌無人訴淺深卻羨楊卿橫槊後從嘲落帽吐衣襟

和伯充兄唱酬二首一贈伯充一寄高仲貽

倦客難堪走世塵空嗟林下見何人坐令歲月徂清夜夢想田園趁食新老境已侵無遠髮垂堂其愛不貲身一官聊爲家山往要看明年湔錦春（伯充時得祠祿欲歸蜀）

家風淳深嗣前歲元補處中老道人（仲臨宋僧白雲老道人）形似子瞻竭枯槁詩如開府日清新功名軒冕眞餘事富貴蓬隊謨此身不有曾中陵萬頃算教白髮負青春

送李植秀才歸盱眙

渦流盡處見淮山水作清羅擁髻鬟嶋嶼川無與竝固知人物亦相關妙年穿作小坡客（先君以視付曰吾良此孫用寄與小東坡）瓢飲來同陋巷顏不爲專蠭起鄉思重親方在白雲間

雨中遊柳溪呈志康諸公

脫我芒鞋與杖藜強隨車蓋著荷衣青山綠水苦相喚細雨斜風不忍歸尋有琉璃傾琥珀何妨粉黛溼珠璣滄湘起我江湖興（一作湖興）只恐扁舟明日非

次韻任況之見贈

強辭南畝服儒冠收意青雲便可干似是馬曹宜煽病卻慚雞肋眷微官眼前薄領成何用夢裏雲山得暫歡爲問歸轓緣底事鬢毛逾覺着閑覽

知君幼好切雲冠肯爲浮名俛首干塵笑感徐吐辭吻欲呼屈宋作衙官地偏心遠人知少酒熟詩成我自歡詩誦鬢劉枯槁句牀糠萬事百憂寬

自穎昌歸任況之有詩次其韻

暫拋彭澤故園歸趁見春山箱嶽齊不謂儒書誠可畏便尋漁釣欲重攜故人念我勤車馬走筆題詩寄象犀欲道長鬚無以報太牢滋味愧葵藜

次韻徐正夫見贈

自信儒冠不誤身從教塵土滿衣巾安能舉稼與學圃已得異書逢異人隻影自隨空四海茂寒相伴有孤筠揚雄何日一區宅問字應當載酒頻

次韻少蘊二首

晝師安得老龍眠寫此西湖李郭船蓑雨生風看落筆詩壇餘勇戰空拳拍堤春漲雲空闊夾岸桃蹊錦接連到處聚觀千萬日要公霖雨作豐年

雲間笑語雜鷄行山意波光兩清茫老大謫曹眞伯業歌呼狎客類平陽丹青遺構風流在尊酒題詩草木芳滿耳不須悲歲月羊公名與峴山長

次韻伯元詠牡丹二首

珍重誰移洛下根玉盤徑尺露花新不勞鉛粉強爲色自是肌膚淑且眞美惡本非春有意栽培直恐使疑神空齋獨嗅無人言暮送幽香息息勻

草木無情解悅人徒因見少得名新翦裁羅綺空爭似研合丹青太逼眞尤物端能耗地力疑兒莫欲我精神願回春色歸南畝變作秋成玉粒勻

次韻歐陽誠發牡丹

青春過隙不多時佳會應須日日期漢子多情勤乘燭尋芳問柳每題詩洛花名字爭新見尤物東君翦刻遲安得嶂湘寫奇句世間鉛粉謾勞施

次韻孫志康牡丹

春事依稀見一斑山花灼灼強施丹能容承接歌呼處信是平陽度曲間溪上有人歸獨晚夜闌秉燭若爲攀儻但知草檄催詩債何必重尋落葉看

尊餘舊醅蒲萄綠盤有南珍荔子丹草草春光雖未稱人人酒令暫須寬與來勿厭無何飲老去難尋特地歡想我窮愁眞待子憑詩寄與故人看

卜居城南二首酬兄弟甥姪

鬒鬒素髮插人頭世上功名得汝求神馬肮臟安所稅寸田尺宅早歸休結茅但使緣容膝解劍還須便買牛更羞少游棄下澤不妨閭里自沈浮

采椽竹屋亦天眞但喜相望北阮鄰等是南柯遊此世聊將傳舍誑吾身高門恐負于公志近市空慚晏子仁安枕不聞蒐也吠竜門圭竇固應貧

次韻孫志康喜賈子莊還任

君王物物與恩均令尹還須長吏民投劾賦歸無二頃上書遮闕有千人朝陽升處幽陰破暖律回時草木春看取子文無喜慍從來冰鑑特堯仁

橫山道中

物外閒人日月長意行無復有重岡林深步步衣裳溼麥熟村村餅餌香滿想雲開下雙鳥空懷仙子望三鄰欲尋好句供詩眼旋逐東風墮野塵

小子窩與其友作聖亭置酒泛舟唱酬之什予亦戲用其韻

勝事隨年阿堵中老夫久絕馬牛風消磨藥石一春過寂寞嶂巒萬事空亭下麥秋驚翠浪山前雨腳卷晴虹渡頭試蠟豐穰意半是村醪入頰紅

題歐陽晦叔竹海軒

海竹叢杉亂翠霍君家千樹獨淇園清陰更筵常留客疎影秋光共入軒屐阮孰窺塵外趣鑿穿卿與世人論可憐此路今無幾桃李成蹊不待言

和良卿病目作告

寒月侵衾燭在窗幽人無奈夢魂清一從拾得空花病十日不聞鼓角聲（良卿在晉見拔題李徵叔所藏戴嵩暮雨圖）

春雲漠漠雨垂垂水滿平蕪秧稻時青翦綠裳晚歸去笠臥蛟蹄一（一作青蛟蹄）爲問市朝儂不知

次韻韓文若展江五詠（江五詠文若名宗武玉汝之子）

山河景色本無偏須信壺中有洞天明月滿窗來枕不夜珠宮玉宇澹娟娟

閑尋知樟同溪源乘興其爲栽酒船應學二疏辭漢皇勝遊豪作地行仙
綠暗紅稀禁火時便看軒駁雨仍隨清風吹得江湖句急遣詩筒挑鼓旗
欲追急景去如飛剩賦新詩酒百巵倒載接羅扶醉歸恰如山簡醉歸時
新醅潑綠綠溶溶時爲賢人復一中況有能詩庾開府論文與數有誰同
睡蛇已死得安眠漫漫塵中學坐禪我欲退休從杖履春明門外有寒泉

山行次韻楊良卿見寄二首

山行六日已逃空況入青冥窈窕中欲寫姓名孤絕處恐君遺恨不吾同
出谷泉聲已轉雷忽驚山斷見巃嵸蒋溪便欲挐舟去留取他時雪夜來

道中買得草履

買得芒鞋拄杖挑心先向足踏雲霄山林本是吾歸處不待移文辱見招

次韻秉守端午西湖曲水

遠籬清類入溪渠左線孤城轉古墟豈止江湖來席上一蘇窮澤十千魚
暗泉百道草閒鳴已覺圓荷翠蓋傾擬欲挐舟江海去門前歸路是春明
一葉何時緩懽歌空悲急景悲義和斜風細雨添愁絕青翦蒙頭映綠蓑
兵厨酒色似鵝兒計泛樓船會有期華折荷枯秋露淨更看鏡面渺瀰時

叔度平生挽不滿注之不滿挹無痕甘棠盛息鑑輿晚目送牛羊自下村

次韻趙伯充宰中見招

華堂玉燭夜沈沈淡月疎星作雪陰天爲王孫醒醉眼晚來簷滴入千林
擁鼻哀生方塊然不知玉色浩無邊西陂欲與栝山並賀監風流太白船

次韻張次應見寄

西城夜雨一追攀前輩風流勉覺還窮似少陵無極竭空懷大度庇千間

叢臺

百尺危臺高入雲欲將羅綺炫強秦長平一戰坑俱滿臺上應無豪傑人

次韻承之乞魚於保德

專壑一別信音疎食指令人盡信書不是分甘慳愁思臨淵空漢計無如

和叔父所居六首之一

野卉非千葉妖紅媿兩京依然守窮巷誰與製新名琥珀綴圓石燕脂染落英顧因少陵句草木亦鮮明

張庭實得石名小括蒼

蓬萊異石出珠宮遠溯幽蘆定幾重玉井分明太華頂洞天疑是括蒼峯穿雲細路屏間見落谷幽泉硯可供誰遣飛來在几案伴君文史老三冬

行軍城道中

北望青山幾百重秋來翠色欲摩空犬戎絕漠今無幾鳥道登攀力已窮巖谷有田空瑣細旌旗何日卷殷紅此行豈得功名事聊欲探奇訪葛洪（葛洪山在奇是夜宿葛川驛）

送李文儒赴漢東教授

自欲擅登拾紫朱誰能碌碌守吾廬剡鮮固已夸多雋賈勇今將試有餘環堵未成三徑業束裝惟載五車書要令洙泗行江漢歸伴諸儒校石渠

山居苦寒

十里山行步步高陰風怪穴亂呼號孤燈獨掩柴門夜骨冷誰分范叔袍（汝有風穴故常多大風）

臨東蓼漏納朝光掘地爲爐士作牀快筑生薪聊禦臘茅茨來必愧華堂

自掃空山勿落柴夜深猶復撥殘灰更招野叟談僧話旋剔蓬蒿手自煨

衡舍孤聳八十餘忻無完絮況裙襦分衣愧之莊公惠紙被卻將尉老臞（草堂之東南有梁高八十餘尺故衡舍之默堂子於天寒甚且凍死當製紙被與之既而忘之一日忽追其子來索被其子亦不知遍安授此意余卒與之然聖賢老病如此豈其肺腑之外遺得者之心耶我寒苦之極而數於夢寐也事附記之）

戲贈吳子野

從來非佛亦非仙直以虛心謝世緣饑火盡時無內熱睡蛇死後得安眠饑腸自飽無非藥定性難搖始是禪麥飯藜羹供不設館君清坐不論年（子野絕食不睡）

次韻王幼安哭韓君表

公子雖軒冕山林契夙心坐驅新活計脫屣舊冠簪共笑謀生拙知非涉世深頹詩聞嶺息妙意可銷沈

詠三瘦

勿輕三士各蹇肩氣吐虹霓詩涌泉共與扶持加棗餌要令山澤著朧仙

題郭熙平遠

木落沙明秋浦雲收煙澹澹湘甘學扁舟范蠡五湖深處鳴榔
望斷水雲千里情空一抹暗風不見鄱郎歸路夢中略到江南
諸子只應見畫此中我獨知津寫到水窮天杪定非處士中人

右三詩見李日華味水軒日記

斜川集卷第四

思子臺賦

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蓋李文饒之爲人而舉其議論彥輔果賢良不中第子疑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蚤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予少時嘗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擬秦皇下逮晉惠反覆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曾慺勞歸也（慺今從東坡文集補入）（長元案此序永樂大典不載）

客有自蜀遊梁偕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遺宮得歘然之頹基兮立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兮悼戾園之冤囚謁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大蚤之讒慝兮實咀毒而衝鋒敗趙國於俛仰兮又將覆劉氏之宗聞漢武之名忌兮謂左右之皆戎殺陽石而未厭兮又建禍於宮中怛君王之好殺兮視人命猶芻蕘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傅之淺謀兮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曾不鑒予之無罪兮實有家心負此名而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苟道死於泉塲兮冀稍久而自理遘大患於倉猝兮悵孤憤於永已念君老而孰留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悵受君之眷眷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精魂於一言洗沈冤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亦足以慰夫九原（東坡集云九原或作九京）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已往之不諫魂皇皇其歸來兮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胡

斯高之嬴冢兮視其君如乳虎曾纖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啗其鬚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婦晨雌彊王定制惟愍惸之遺權兮實追縱於漢戾顧屠后之何知兮亦號呼於既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哂兮亦各言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戎而韁百蠻笑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難微兮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兮與式乾其何異既上配於秦皇兮又下比於曾惠若子是以知聖狂之本同而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執哲執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予方漢武之盛也冒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況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嚚姦而敗國各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爲明主之龜策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與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漣漣嗚呼哀哉莫有以塗蓋王之冒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子乎天道好還以德爲符惟孟德之尪忍兮亦嗜殺以爲娛彼楊公之愛修兮豈減吾之蚤舒俱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後知鼠璧之果無同延犢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臘吾將以嗜殺爲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颿風賦（颿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今據本傳從東坡文集補入）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氛甚惡非候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颿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翛然槁葉蔌蔌鳶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迅飛之六鷁駿士驚之一（一作暴怒之吐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颿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阻瓦摧屋礧轢巨石拔喬木勢翻渤澥聲振坤軸疑屏翳之林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濤瀾襄百仞之陵谷谷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驚潰（一作千）車而爭逐虎豹讋駭鯨鯢奔蹙頑鈍鹿之戰殷聲呼而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擾予亦爲之股慄毛發索氣側足夜拊楫而九徒盡命臨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勞來憧僕擢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昏軒檻（一作之已折）補茅屋奚（一作之）罅漏塞牆垣之頹缺已而山林寂然水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漢天宇之昏昏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生（一作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昔之蕴然者若爲巨邪吹萬不同果足怖邪蟻之緣也噓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足（一作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儻慄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爲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乘怪耀炫求（一作旁）來（一作歸）於過耳（一作目）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邪庶邪惜吾知之晚也

代滿憲謝換官表（文淵案此以元豐三年以階易官時所作疑非叔黨文）

伏奉告命換授臣武功大夫者官稱非古必欲正名詔命自天遂頒新號龍以訓詞之溫厚允爲臣子之光華撫己若驚受恩知愧恭惟先帝追三代之典建百官之名粲然庶夏之文革去漢唐之陋況大明之繼照述先志之未逮頒詔有司一刊右列致益異數亦及微臣爲官擇人愧何以從士夫之後循名責實

又不能奮尺寸之功.徒竊寵榮.益慙尸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縱.湯德日新.濟大有爲之心.行若稽古之政.經文緯武.俾無曠職之臣.修擧材.下逮干城之賤.臣敢不服勤夙夜.祇畏簡書.以徇義捐軀.爲事君.以養兵訓戎.爲報國.曾益殫於犬馬.庶少答於生成.

代崔憲謝降官表

繆於剡擧.以干越職之誅.尙賴寬仁.止就削官之罰.恩深貴薄.感激涕零.伏念臣.賦性顓愚.逢時休盛.難膺膴於指使.終無補於涓埃.惟恐有聞.欲效鷹鷂之志.自貽伊戚.不畏尸祿之譏.果蒙定罪.以原情.聊示小懲而大戒.仰天知恩.撫己懷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若稽古之明.行不忍人之政.祖成湯之三面.達虞舜之四聰.更議難逃.益日不安於分守.天心灼見.猶許改過於將來.臣敢不奉以周旋.永知教戒.服勤官政.期收薄效於桑榆.銘刻肌膚.莫報大恩於天地.

代席帥謝除徽猷閣待制知成都表

起於琳館.付以名邦.復玷除書.滂膺謀帥.寵以禁嚴之職.畀增方面之崇.誤恩曲加.撫躬知愧.伏以陳力就列.臣子所以委質而事君.爲官擇人.朝廷蓋將礪世而磨鈍.自昔祖宗之故事.必由侍從而進身.況內閣之華資.待天下之名士.羣星麗之寶訓.近日月之清光.豈特揣紳之榮.實高儒學之選.而臣賦材鄙野.備問容虛.編盈每懼於災生.器小不堪於大用.弟兄持橐.愧先後於一門.銅竹請符.蓋屢窮於五技.獨荷隕衷之眷.嘉收間廢之餘.雨露所加.乾坤莫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廣運.容知有臨.法天地之自然.一道德而同俗.長轡遠馭.輕膠繩以興事功.左賦右貢.惜名器而彰淑慝.察臣之先容於左右.謂臣嘗盡瘁於使令.致此恩榮.下及屬陋.策其駑鈍.皆永堅於一心.志在麋鞶.庶用酬於千載.

代成都帥到任謝上表 此元案此篇冰菜大典全補入

西南都會.古稱巴蜀之雄.表裏山川.國本實遠之舊.士風厚善.民訟簡稀.宜布詔條.告諭父老.咸悉朝廷之意.皆不鄙夷其民.故擇宗臣.以安遠俗.中謝伏念臣斗筲小器.樸簌凡材.生逢日月之明.得遂箕裘之志.黃綠一仕.淺被使令.蓋嘗試之於邊陲.又復寵之以延閣.略無毫髮之補報.徒竊天地之恩私.眷此坤維.號稱錦里.其民務本而力稼.其士好學而有文.組練被於中原.富饒甲於天下.歷觀祖宗之道帥.率皆廊廟之偉人.顧委任之非輕.知拊循之有自.三刀見夢.著史策以爲榮.兩使占星.候天文而協應.如臣才能.撫取.聞望素輕.叨冒寵光.有靦面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則堯之大.法禹之勤.建六官而代天工.操八柄以馭臣下.坐念五十州之遠.特軫淵衷.必求二千石之良.主宣德意.知臣忠孝.蠲守.筋力未衰.使之察吏而督姦.豈貴邀功而生事.邊鄙不警.庶幾魏絳之能.獄市兼容.遠師曹參之治.臣敢不益堅素節.圖報審知.上寬宵旰之憂.次荅生成之造.奉天威之咫尺.若臨淵冰.承王命於春秋.敢忘夙夜.

謝提擧玉龍萬壽宮表 文淵案此以代人作.

備東國諸侯之長.積玷滯宜.貧西山散吏之員.尙煩舉稍.恩波浹骨.感涕交頤.伏念臣.才不逮人.舉非見道.雖蓋闕之詞章.猶倒囊而疏殊乏.有行之事業.當容主粲.惟新之化.爲秸陰興.和市之恩.猥

以安庸.誤承隱遺.萃彼八城之賦.授於一己之手.雖公謝忘私.敢效肥秦之視越.然犯而勿怨.不勝衆楚之咻.竟獲全歸.尤爲幸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參高厚.聖協勤華.明試以功.方屬精於政治.退人以禮.每加惠於臣鄰.豈伊朽腐之資.曲累記存之數.臣杜門老矣.戀闕法其.身在江湖.恆頹齡之有旣.心非木石.念報德以何時.

紹熙改元賀表

重明麗正.方光揖遜之權.改定吉元.併法興.淳之懿.盜郵所布.疆喜惟均.竊惟上聖之相承.必建始基之大號.厥功偉烈.盍掩前聞.永命紹開.偉文謨之丕顯.重熙累洽.章舜德之誕敷.百世可知.兩言而決.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歷數在躬.新來年于天宗.載昭國是.卜正月之朔旦.大發民瞻.將永永以無窮.視巍巍而有曜.臣屬叨郡印.獲拜恩誥.清躅而朝.雖莫陪於萬旅.始和之吉.願啓佑於千春.

謝薦舉狀

蝸舄小技.尙有意於雲衢.朽櫟散材.固難欺於匠石.偶竊簪裘之餘胄.得齒搢紳之後塵.蓋將闚口於四方.敢憚折腰於五斗.抱關擊柝.已絕望於清流.毀瓦畫墁.尙庶幾於食志.然自念征商至賤.種髮可蓋.不過效米鹽刀筆之勤.僅稍一作免薄.許期會之責.分甘下走.才不逮人.雖處囊中.雖未忘於穎脫.菌蒸枯朽.實倍費於吹噓.豈謂虞舊.忽光部屋.顧慚名姓.嗟借齒牙.某官德並峙.章量包山藪.言足以綺藻當代.舉足以羽儀清朝.嘉善而矜不能.出於天性.舉賢而救小過.欲廣人材.蓬仝一介之微.亦預四科之選.自量無用.初乏先容.僅非藏垢而匿瑕.孰穹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尙贖過於縲囚.而趙武好賢.嘗求人於筐庫.某敢不激昂.駑鈍.祇畏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寸有長而尺有短.盡荷包荒.日不足而歲有餘.益圖報稱.

謝張帥啓 文淵案此與前謝薦舉狀同爲太原監稅時所作.

服勞閫市.愧無異於倘人.忽玷品題.寵實逾於華袞.竊以士不自重.則廉恥之風息.公不滅私.則請謁之路行.夫惟自重而不妄登門.然後至公樂爲之推穀.豈獨求人者惟恐後.蓋念知己者良亦難.所取一言.故叔向以得讒明爲喜.不願萬戶.而太白以見荊州爲榮.乃知分義之相投.方爲取與之兩得.如某蓽蓽衰胄.樗櫟棄材.效官米鹽.刀筆之間.救過簿書期會之役.折屐五斗.蠭安燕幕之危.劒口四方.僅免牛衣之泣.故平居不敢以筆牘自致.而左右亦莫借齒牙先容.夫何萬鴈之誤.下取抱關之吏.增光部屋.改觀同僚.重慚枯朽之餘.實賁吹噓之力.此蓋某官.量包山藪.言重蓍龜.羽儀當世之公卿.綺藻一代之人物.兼收並用.將嘉善而矜不能.捨短取長.仰與人而不求備.一云與人不求其備.逢令無用.濫廁甄收.若非藏垢而匿瑕.孰穹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尙贖過於縲囚.而趙武好賢.嘗求人於筐庫.某敢不激昂.衰鈍.祇畏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以此圖報.豈其敢忘.

代人謝啓七首

觀風全晉.繆膺剡擧之司.過誦輿人.敢厠鷹論之列.豈謂蠹封之穢.上遏煩華袞之見褒.有靦面顏.增光道.雕蟲篆刻.但攻無用之詞章.潦倒囊疏.殊乏有行之事業.當容主粲.惟新之化.爲秸陰興.和市之恩.猥

部屋。竊以聖朝圖任。莫先舊人。漢法考功。必更治郡。故望之試吏於馮翊。報自九卿。黃霸治最於潁川。入爲丞相。況此右文之世。益思其理之臣。眷求黃髮於公卿之間。用保赤子於覆載之內。果聞報政。不待期年。某官學造淵源。才兼果毅。以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王前。久參書殿之嚴。屢典侯藩之寄。淮陽臥治。已多長孺之風。渤海政成。將被水衡之拜。某墟門有荷。推轂何功。昔蒙一鶚之稱。敢忘知遇。聊採二天之譽。莫報私恩。

又

將漕適年。已愧無功於飛輓。司刑一道。蔑聞有補於澄清。方愧沙汰之虞。復冒轉輸之寄。自慚戶祿。空紙汗顏。竊惟尊祿者待天下之有勞。食貨者乃生民之先務。故重選多才多藝之士。用成足食足兵之功。豈惟灌有無而懋化居。蓋使實倉廩而知禮節。矧此冀州舊壤。全晉奧區。地介兩河。遠臨二牓。仰給於官者數千里。取賦於民者逾二十州。責當任於鹽虛。材必資於果毅。盡山川之曲折。廣在目中。權貨殖之重輕。發流地上。如某者僅能寡過。初之治稱。才不足以分廟堂之憂。寵已踰於逾壘。蟻之分。靜思忝冒。實自吹噓。儻其歲月之勞。借以齒牙之論。此蓋某官。夙亮元聖。師表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取士爲報國。以攀財裕民付有司。致此恩榮。下逮疎遠。謂其已試於折獄。蓋賊偶寧。庶幾有益於理財。公私俱濟。某敢不激昂志節。盡瘁國家。上酬天地生成之恩。捐軀未已。次荅卵翼。始終之惠。沒齒難忘。

又

奉使十年。愧無功於毫髮。轉輸一路。復冒寵於雲天。自慚燕雀之微。輒廁鵷鴻之列。省躬無有。撫己若驚。惟國家留意於遠人。而廟堂責成於使者。委以觀風於千里。考其治行於三年。內則與主計者任贏虛。外則與牧民者同休戚。眷茲重寄。宜屬異能。而某才不逮人。舉專爲己。遠慚齊相。素無賦市之客。近類絳侯。不知鑽穀之對。夫何忝冒。下逮庸監。此蓋某官。杞梓良材。圭璋重器。以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王前。噓枯吹生。得育才之三樂。絕長補短。無求備於一夫。致此恩榮。盡荷吹噓。

又

擾從宂散。未嘗歲月之勞。寵被使令。蓋踰涓埃之效。伏念某。箕裘未學。偶玷科名。梗概爽材。浸陳仕服。勁州縣之役。蘧蘧薄書之嚴。屬此藉資。與於奔走。競收梓杞。慚無匠石之能。徑啓山林。遂掌庾人之職。益材何有。拜寵若驚。顧非借助於游談。又乏先容於左右。夫何異選。亦及庸愚。某官以道事君。用人惟己。得育才之三樂。無求備於一夫。尺有短而寸有長。將收薄用。藏有餘而日不足。責以後圖。某敢不盡瘁捐勞。益功此事。期益殫於夙夜。庶少答於生成。

又

經膳使指。方愧無功。寵界漕權。復叨重寄。自顧才能之謭薄。猥當金穀之轉輸。遷徙有無。之桑羊之心計。重輕殖貨。愧劉宴之貨流。偶緣歲月之勞。遂玷雲天之澤。迹其忝冒。實自吹噓。某官名重搢紳。望隆朝野。器藏清廟之瑚璉。材負棟章之楩楠。治行已著於鵔黃。人物獨高於許郭。借其餘論。得被甄收。愧馳謝之

未遑。辱賜書之先及。莫報瓊瑤之贈。但爲簡篇之珍。

又（文淵案此似列中山時作。）

飛鴞輓粟。蟊無補於事功。說輗敦詩。輒濫居於謀帥。況此鮮虞之舊壤。蔚爲朝野之雄都。素稱足食而足兵。何止有民而有社。控臨胡牓。雖無表裏之山河。捐循士夫。必賴折衝於樽俎。而某學不足以經遠。才未能以過人。久玷朝廷之誤恩。尚處承明之祕職。被收豈用。錄其薄效於東南。捨短取長。姑又責成於燕趙。此蓋某官。殆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取士爲報國。以養兵息民考治功。矧燕寇。撫順之初。實廟堂宵旰之際。昭攄憤遠。臥薪嘗膽之功。行責髭黃之政。遂因人之得冒恩私。某謹當益竭空疎。務圖知過。輕裘緩帶。敢希羊叔子之風。積穀屯田。庶收趙充國之效。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又（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從揚方大全補錄。）

竊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下則稽參於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絕。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揚。預從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也鈍頑。長而屯蹇。謫鄰祭竈。聊爲寄食之資。貧劍貫牛。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員。屢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擯當世之豪強。而燭理未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來能退。恥遁竊食。忽叨左史之除。俄撫西垣之選。皆非踰躐。治金偶就於莫邪。惟是青黃。淆未遂成於錢象。此蓋伏遇某官。道師古始。識造疑微。成就人才。爲今天下之計。主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肆予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厲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翥。正唐制法。庶幾處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王憲拜水衡啓

伏審光膺帝制。入掌水衡。澄清千里之疆。民無冤濫。湧汗十行之詔。帝自賚音。伏惟使者。修撰道義儲身。忠誠許國。談經術以佐吏事。懷仁義以陳王前。故出則俾覩民風。入則祖熙庶績。頤大河中國之經濟。表治亂而見於書。而水官三代之虞衡。歷古今而難其選。將欲行其所無事。必使謀之於未然。覽九重宵旰之憂。想兩河生齒之望。循名責實。爲官擇人。果見涂膏。允諧舊德。消盜賊以安渤海。既旌報政之良。臨河、洛而歎禹功。將繼前人之美。某久忝屬吏。夙被仁風。欣太平之得賢。覩嘉猷之入告。願同燕雀。遠伸賀厦之誠。尚冀桑榆。晚借餘光之末。

回單靖州啓（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從揚方大全補錄。）

狐狸來盡。宜鵂鶹之橫飛。騏驥先驅。甘駑駘之在後。顧蹉跎之無用。雖覆餗以奚尤。過辱槭題。曲垂存稽。仰君子之有道。誠仁人之用心。感極成悲。撫定而愧。恭惟某官。才推人傑。名擅國楨。和有鄒筆之虎頭。終封定遠。忠效伏波之馬革。不畏蠻溪。閒里觀楊僕之擾黃。道路登賈臣之衣繡。某忝玆別乘。預切依仁。方殘暑之秋風。多生寒之夜雨。更祈善攝。以永壽祺。

代人賀啓

伏審拜命宸嚴，分符外圖，輶從朝著，作鎮全齊。恭惟歡慶，竊以歷下名城，古稱十萬戶之富；漢庭多士，尤重二千石之良。將使子惠一方之黎元，豈獨謹守三尺之條教，山川廣袤，鷄犬相聞，民淳而寡求，士美而好學。既欲皐安其俗，必資巢燕之材；用分宵旰之憂，乃荷承宣之寄。恭惟某官，智兼經術，識達古今，夙膺黼座之知，屢試盤根之用。德星所次，民瘼一消；擬轸登車，已獲二天之譽；棠年報政，即聞五袴之謠。某久去鄉關，繆持使節，未能躬桑梓之禮，姑欲致蘋藻之誠。

又

拜恩中禁，易地雄藩，進陞書殿之嚴，寵寄元戎之重，豈獨爲儲者逢時之盛，蓋將覘朝廷北顧之憂。表裏山河，地實控於強胡；折衝樽俎，國有待於元臣。制命播傳，士夫交慶。某官生竝堯舜，德合皐夔，學足以潤色鴻猷，道足以躋民喬壽。早游廊廟，聖主有得賢之稱；暫屈江湖，天下起濟川之歎。果遂眷求於一德，莫先圖任於舊人。寵以細書之十行，俾作長城之千里。況此全晉奧壤，代北勁兵，號令實制於中樞，事體固嚴於分閫。敦詩說禮，孰知卻穀之良；賈劍買牛，行安龔遂之政。某舊託鈞陶之化，備員金殼之司，誤蒙甄錄於寸長，偶被使令於一路。嘉同部吏，欣望風之有期；預想屠城，恐賜璜之將至。

又

伏審遠揚大旆，已屆提封，爰擇剛辰，已諏禮上。坐受百城之版籍，控臨全晉之山河。疑令蕃夷，屹長城之千里；揚衙將士，爭挽檝於三軍。某官柱石元臣，股肱重望。才兼文武，舉遵天人。入則論道於三公之間，出則爲連於十國之帥。故膺方面之寄，允踐元戎之尊。豈惟帳頤，牧於禁中，蓋欲試望之於馮翊。初開幕府，宜布上恩，邊吏畏威，諸羌受職。賈臣歸郡，隨印綬之私懷；光弼入軍，歎旌旗之改色。某經持使節，攝領州符，雖行將拜弩矢之前驅，而不得奉蠻鍵於道左。實同僚吏，喜被風聲。

又

光奉綸恩，寵移使節，輶從潛計，榮領憲司。伏惟歡忻，恭以天子訪治道於股肱，外臺寄朝廷之耳目，蓋欲周知四方之利害。又俾黜陟一路之賢愚，故擢尊登車，皐有澄清之志；衣繡持斧，豈專逐捕之能。上分宵旰之憂，勿助風行之化。凡被選庸，莫非俊良，謂宜推廣好生之心，是以圖任舊人共政。某官圭璋重器，杞梓良材，雅望足以鎮浮，高才何止治劇，緩刑平獄，昔已著於廷尉之風；積穀屯田，今復收於趙充國之效。恩還舊物，事類甘棠，遺愛重臨，平反有待。某繆膺使指，遂忝交承，既忻易地之榮，又獲告新之幸。

又

顯被明綸，陞華內閣，持榮從班之貴，致身儲者之榮。恭以瑞石效珍，克協唐虞之盛；元圭來錫，允符天地之平。既受無疆之休，必皐非常之典。煥然異數，遂逮老成。將以慰稽古之勤，又欲旌爲臣之美。昔穎川鳳集，猶疏列爵之封；合浦珠還，尚紀承流之效。矧此圖書之異，實同河洛之祥。除目一傳，公議僉允。某官學窮闕奧，名重指紳，素專國士之稱，久預嚴廊之選。槐黃治狀，每先報政之期；玉謝風流，今視傳家之處。行

拜十行之詔，入參南禁之嚴。豈獨還愛於甘棠，將遂受知於宣室。

又

顯被明綸，陞華延閣。恩還舊秩，寵冠外臺。凡在庇廡，舉增歡慰。伏以任重者責愈大，有功者賞必隨。此指紳所以勤勞王家而不敢辭，聖人有以鼓舞天下而用此道。某官學窮闕奧，言中謀猷，聲名早達於展旋，才刃屢更於盤錯。司刑一路，民自以爲不冤；掌計逾年，賦不加而用足。田野既闢，而湟中穀滿山澤；盬利而地上錢流。遂覓宵旰之憂勤，自契聖神之知遇。辰星寶輸，下雲漢之除書；東觀石渠，協儲林之公論。某捐門有素，賀厥宜先。屬彊守之有拘，預資階之莫及。空瞻尸祿，行且及瓜。疲駑久玷於使令，罪戾獲全於終始。齒牙借譽，昔已濫於登龍；豹鼠生成，今益期於附驥。

又

光膺帝制，易鎮侯藩。綸命播傳，士夫交慶。某官性資純粹，世濟忠嘉。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河閒久試，草木無不知名；晉國薦臨，旌旗爲之改色。盤屈中盌之命，以覓北顧之憂；豈特均勞，實資臥護。敦詩說禮，孰居卻穀之先；綏帶輕裘，復繼羊公之後。某濫居使指，託庇輝光。聞按節之將臨，喜瞻風之甚邇。

斜川集卷第五

代人上北京留守書

某嘗讀史，見趙平原君時，有客毛遂。素不聞名於衆人，一日秦圍邯鄲，平原君患之，爲求哀於楚。選門下士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而毛遂請行。平原君強許之。十九人者，略無所施，而毛遂捧盤歃堵，定從於詿步之內，使趙重於九鼎，唐封常清、高仙芝之儔也。初仙芝以其貌陋且跛，常清健自陳，不得已，從名儒中軍，破達奚，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且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仙芝大驚，由此顯名，爲時良將。某以爲二人方陸沈自晦，辱在泥塗，不遇豪傑之士，引而出之，付以事功，則不過一匹夫耳，餓死於溝瀆，與草木同腐必矣。又何以表見於後世哉。某竊不自量，結髮讀書，有志於古人，不肖碌碌俯仰於士大夫之間，思得豪傑之士，爲之執鞭。念如毛遂，封常清之流，不爲人知則已，倘得知己，不以衆人遇我，則赴水火蹈鋒鏑，不在古人後。今罪戾之餘，不足道也。齒髮如此，可以甘貧賤，安閭閻，不復議此。然區區之心，不能自默，求伸於左右者，何哉。昔賓侍座側，聞餘論，不以某爲不肖，憐其無辜，若曰尚可教育，使不終廢於世。心非木石，愧斯言而不敢忘。今又窮困益甚，舍左右而安所訴哉。某一身漂零，死不足惜，有親未葬，朝夕不敢自保。妻子飢餓，不能出門戶，婚姻失時，言之寒心。可謂天之窮民也。前者所犯，本非犯清議，污搢紳，不可滌洗收錄之人，意謂屢更赦宥，當得復有舊物，無何有司拘於文法，止敍散官，徒有破大恩之名，而卒無寬

寸祿之實豈能默而不言就死地哉方今之世左右當伯之任荷天下之重名四方之士塡舍人之門求爲李膺之御拾青紫紆組綬不知幾何人矣恨材抱愚不乏於使令文章翰墨奔馳於幕府如不肖者豈足繫門下得失哉然左右一言可使貨者富窮者泰噓枯吹生易如反掌某困窮如此安得不往告而左右安得不終憐之乎使某得在奔走之列感生成之遇如毛逢封常清區區事業當不辱於門下非空言也惟執事者察之

論海南黎事書

嗚呼天下之利害縣官未始得十四五也天子不過得之左右大臣左右大臣不過得之方伯部使者方伯部使者不過得之守令守令能得之於民者特利害之似耳今天下號稱能吏者直以簿書期會潔身奉己而已尤異者使民穀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可謂能矣然上之情不可知下之情不能達所謂利害之實從何而得之哉昔然明欲毀鄒校子產弗許以爲鄭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夫民至愚而神者也國家之善惡法令之得失官吏之賢不肖未嘗不竊議於下也而況其一方之利害耳目所見父兄所傳日夜講之可謂熟矣古之君子建一事出一令未嘗不參之於民言而執事者不求之於斯人而斯人者未嘗以實告豈上下之情有閒而然耶某竊見海南黎人一事議者紛然利害未決此雖朝廷垂拱之病不足以螫齒牙然一夫不獲亦君子之所恥也異時論者或欲覆其巢穴而夷其地或欲竊役其人而改其俗或欲絕其通市以困其力然皆不得其要徒使寢興警擾戕我官吏廢吾民人而執事者又熟視而不敢誰何上下相蒙使死者無所告生者無所苟甚可哀也豈議者未得利害之本末而斯人未有實告者耶僕侍親海南實編於民所與游者田父野老閭閻之民耳道不足以相休戚而言之者又忘其忌諱故所得爲最詳若默而不言執爲執事者論之哉者曰黎人之居非有重門擊柝之固甲盾戟戟之利特若鳥獸聚散於山林谿谷之間耳若以銳師出其不意焚其聚落一舉可滅也執事者以爲信然何則按圖觀之方寸之地耳不過選士數千一將可辦也僕以爲不然聞之父老曰黎人之居山林重複鳥道上下騎不能騁也而健者常伏於其間以阻行旅吾乃陳以待之鼓而攻之彼不吾角也恣必狼狽而走山林以覓吾歸一夫臨險雖百有無所施其勇六師無所用其衆是豈一將可睥睨也哉議者又曰不克且濟師此又非策也臧聞吾之大舉也必盡族而來慨窮則搏無慮精兵萬人吾乃曳甲冑之士踐不測之域以所短校所長非三萬人不可勝也且不可以一舉得之也期以三歲取之夫瀕海瘴鹵之地屯三萬人且三歲糧民何以堪之乎且既得地必郡縣之也而深山窮谷之中財狼麋魅之所憑水土疾疫之爲厲豈華人之所能安也哉不然既得之而且復失之矣議者又曰黎人所以慢邊吏而侮吾民者法不密耳今殺人者止於牦牛羊是何足創哉若屯師於境而許以自新易之衣冠使之內屬法令稍賦一均吾民則易治矣執事者以爲信然何則以其怖死而必從吾又不血刃而得方千里之地自是無疆場之患省戍師之費矣僕以爲不然夷狄之性如犬豕然其服可變而性不可改也其紓死聽命願爲吾民者未知異日之患也法令之煩苛調斂之無時官吏之貪求能保其無乎聞之父老曰往者能庸而取直

吾民皆欲棄冠服而椎髻搭墳墓而逃山林此豈有他哉趙所樂也而欲使黎人棄彼取此不亦難乎譬之養虎狼於陷穽置腹飽於几席謂其馴擾不螫亦誤矣議者又曰黎人處不毛之地鹽酪穀帛斤斧器用悉資之華人特以沈香古貝易之耳吾焉用此耶寇兵而資盜糧哉宜防邊吏謹視商賈之出入彼自困矣執事必以爲信然何則以爲其能困彼而不能困我也僕以爲不然瀕海郡縣所以能爲民置吏養兵聚財者恃商人耳商人幅湊之處涉不測萬里之險而蕞蕞必集者貪倍蓰之息爾若絕黎人之懽商人不來我自困矣闔市之征歲入不足一困也兵吏廩賜無所從出二困也衣食不足飢寒從之三困也而黎人必將誅草木飲血茹毛以求生生之理又焉能困彼哉醫之治疾也攻其所病之體未有攻其未病者也孟之生於首則治其首生於足則治其足未有疾在首而砭其背在足而穴其臀也今黎人特小小邊盜耳議者乃欲起爭桑毀誹之隙忘一炬燬原之戒豈非攻其所未病者哉父老曰黎人雖衆不能入寇也何則非有若省蒙爲之謀賞罰號令以一其衆也今聚百人之徒具十日之糧始可與邊吏遇也而彼府庫發斂之資十日之糧豈易辦哉富者不過椎牛饗士一飽而奮且出而夕返也我特清野以避其鋒使來無所獲得不償費彼何自苦以取憊於我乎獨有貿劫之患耳然考其本則我曲而彼直父老曰黎人之性敦愿朴訥無文詐符契之用刻木結繩而已故華人欺其愚而奪其財彼不敢訴之於吏何則吏不通其語言而胥吏責其賄賂忿而無告惟有貿人而取償耳吏足以直其盜法足以禁其欺彼若亦之之愛父母也何憚一訴而貿人也哉爲執事計者上策莫如自治當飭有司嚴約束市黎人物而不與其直者歲倍償之且籍其家而刑其人吏敢取賂者不以常制論而守令不舉者部使者按之以聞又爲之貢典以待能吏如此則能者勸慢者懲貪者猶商不敢肆其姦遠自寧矣父老又曰異時走朱崖者東西二道糧旅無虞今七八百里悉爲賊區官吏文書商賈往來皆道於海此不可不治也僕以爲以力勝者兵能而復寇以利啗者賊貪而不叛也朝廷若捐數官以使人則實於用師矣今黎人盜邊民之畜宜室不過從十餘輩得入其族數其罪取之不敢拒命者信異其人也僕以爲此時詐以官而用矣使廣舍船入聖諸黎曉以利害懼以禍福若能開復故道使行旅無繇則籍其衆所長服者請爲朝廷一命而藏與其蘇不過數十餘人藏指千緡耳今朱崖屯師千人藏不下萬緡若取十一以爲黎人之祿可以能千師之屯矣且夫兵之所在耗於國而又以啓邊釁也盍汰撤之吏皆用武夫而卒伍之籍多出無賴所過聚落雞犬一空來則捶楚其家人去則壞棄其器具昔日之道未必不緣是而塞也僕以爲戍卒可省民兵可用何則編戶之家家有武備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而又習其山川險阻耐其風土瘴癘吏若指循其民藏有以賞之則晉潘離不可窺矣今西北二廂藉此以制其侵軼況此小醜何足道哉然議者本以圖功名邀厚賞不卹長久之計苟目前之利也若僕所陳何功之有哉然執事當先國計而後身計則遠人受賜也

夷門蔡氏藏書目敘

自哲契三代以來禮樂文章播在方册皆藏於王府老聃爲柱下史實主其藏雖列國諸侯莫得而與當

世學士大夫、蓋得觀其書者鮮矣。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國人皆尊之。孔子聖人也、然猶問禮於老聃、學官名於郯子、季札、蠻夷也、聘於齊、魯、然後遂觀先王之樂、而聞大國之風。嗚呼、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人、渺然於千載之上、修身立言、可以垂訓於百世之後、豈有不因載籍之有考乎。是以有國有家者、嘗刻意於此、而孝悌忠信、必由是而出。古之人躬行不逮者多矣、余不復論。比遊京師、有爲余言、吾里有蔡致君、隱居以求志、好古而博雅、閉門讀書、不交當世之公卿、類有道者也。余望然異之、一日、造其門、見其子、從容請交焉。其子爲余言、吾世大梁人、業爲儒、吾祖吾父、皆不事科舉、不樂仕宦、獨喜收古今之書、空四壁、捐千金以購之、常若飢渴然、遠求善工良紙、手校而精藏之、凡五十年、經史百家、離騷風雅、儒墨道德、陰陽卜筮技術之書、莫不兼收而並取、今二萬卷矣。且吾父有德不耀、常畏人知、棄冠冕而遁世、故久矣、必不能從子游、余悵然自失、悠然而返、予惟古之逸民、未嘗以一藝自名於世、雖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以其所長履者、絕乎流俗故也。履德公隱於鹿門、妻子躬耕、或疑其不仕、以爲何以遺子孫也。履公曰、我遺子孫以安、不爲無所遺也。今居士口不談世之俗祿、身不問家之有無、所付子孫者獨書耳。履公之意、殆無以過此。居士之子、敏而文、學日富、人不知其所以然者、抑所謂不見異人、必得異書、中郎爲有子矣。余將負笈而請觀焉、乃持其總目三卷、爲錢而歸之、庶幾附託於斯、與藏書者終始。

送仲豫兄赴官武昌敘

某生最後、不及見先君少時行事也。比成人、能區別、則先君歷清華、典方面、既貴矣、然竊觀其退居於家、翛然陋巷布衣、糲食寒士有所不能堪、而先君安焉。故能擺脫富貴、而不少貶於流落。所謂季文子相三君、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殆類是矣。子孫雖不能學、竊其萬一、然清介廉苦之風、抑有類焉、故吾長兄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於人、猶爲州縣吏。仲兄少不樂仕進、親戚強之、今四十有二、始爲筦庫官。又翩然遠遊江湖千里之外。此其中必有遺世故而輕外物者矣。且平居里巷、聞士大夫以門閥相高、炫服車馬相誇、則吾兄敝衣縕袍、刓去圭角、乘款段馬、衣野人服、與方外之士、雜居而無辨、此得於先君子清介廉苦之風爲多。余不及也。夫約於奉己、則求於人也薄、故雖小官、恬然而往、進不希當世之用、退不謀三徑之資、則出處之間、無累於物、豈不超然自得於方寸乎。武昌與黃岡對壘、特限一大江耳、頃侍先君杖履、一作往來於樊口甚數、今三十年、江山宛然、而吾曹齒髮如此、得不爲之太息乎。昔人或脾肉生而有功名未遂之歎、吾曹則不然、白首折腰、嘗念蚤爲求田問舍之策、及瓜而歸、循徉嵩、少之下、以畢吾兄弟晚歲之樂、又奚恤元龍所笑哉。

送參寥道人南歸敘

物有是病、必有是德也。藥之苦口、必藥之良者也。馬之齧啗、必馬之善走者也。君子之病曰剛與厲、陘與不遜。嗚呼、此世俗之所謂病耳。何損夫君子。嘗以謂士之立身、苟有是病而蓋夫所謂鄉原者、孔子曰、吾與狂狷、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是猶可以入於君子之途、而鄙夫其未得之也。忠不得之、既得之、忠失

之、脅肩諂笑、勞於夏畦、吁可哀也。嗟夫、剛之難能也。如登高山、如挽強、如激水、不勉則不至、而自貶苟求之道、如走坂、如舍矢、如覆水之易也。故剛嘗過、不失爲君子。少柔章汨沒、必流爲鄙夫也。蓋嘗讀柳子厚佩韋賦、隨其爲人、曰、非君子之言也。士惟恐不剛耳。以侧媚佞文求富貴、以敗而不復、夫豈剛之罪也哉。使子厚蚤知所佩、則不至此也。傳曰、美者必很、惡者必婉。余於交遊之間、信然。凡平日務爲可喜之論、攜所樂聞、惟恐色忤人者、此必臨利害相棄如路人、面折人攻其所短、若可憎者、此必與人同休戚、昏死而不去、浮屠中有參寥子者、年六十、性剛狷、不能容物、又善fuck忌諱、取憎於世、然亦未嘗以一毫自挫也。余始見之於黃今二十年、髮白形瘦、而志不少變、其徒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處、士大夫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游。然參寥子之名益高、豈非所謂有君子之病者夫。使參寥子善俯仰、與世浮沈、雖人人譽之、余安用哉。壬午歲秋八月、來自香山、見余上瑞、曰、吾將南歸、何以贈我。且吾前日得奇禍、竟死、今未知所報。匈子一言、余曰、子知屠牛坦之刀乎。十九年若新發於硎、揩刃於可游之地、而以娶不折之所也。此爲善用剛矣。子行遊天下、批大卻導大窾、顯俟知者、不汝疵也。不然、則善刀而藏之、若又能灰心槁形、凝然遺世、以從東郭順子之游、則余他日察之、必曰、此非昔之參寥子也。

送孫海若赴官河朔敘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薛、大夫。黃霸自二千石入爲丞相、寖名減於治郡、僕以謂此才有所短、不足以病賢者。子文治兵於畯、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于蔿、終日而畢、殪七人。貫三人耳。才則美矣。抑子文君子也。至於立威以舉事、務殺以爲能、儒者又所不爲。子玉真不學無術哉。世之士大夫、少通古人之書、蓋將終身以之也。大略出於孔、孟者、雖無能、世必稱爲長者。出於申、商、雖奇才、世必指爲薄夫。舉之移人、有甚於舜、楚之咻、漸摩習熟、不自知其爲巫匠也。秦人任刀筆吏、其蔽無異隱之貨。故虎圈嘗夫以利口見用、則仁人君子、慨然爭之。此風安可唱哉。今國家專用儒術、政尚寬簡、風俗日趨於厚、刑名之學、指紳先生、絕口不論、以經術潤飾吏事、彬彬然稍出矣。衡人孫君海若、則其人也。以儒術佐忠武軍幕府、官滿、改中山安喜令、欣然而往、或笑其抱主佐之材、不能干時取富貴、反自苦於薄書期會之間。將爲鄉邑里正分別曲直、不亦勞乎。君曰、不然、吾讀書學爲政也。有民有社、斯足以發吾平日之藴矣。何勞之有。君之大略、温文深厚、不見喜慍、貫穿六藝、而尤長於春秋。蓋少時非孔氏、孟軻之文章、則他書不觀也。如清廟之樂、鐘磬琴瑟、鏘然間作、鄭、衛、桑濮淫哇之聲、何自作焉。持此而游朔方、將使獷悍木強之俗、視爲禮義廉恥之風、僕又何言哉。然中山府昔吾先大夫之甘棠也。山川平易、控制北虜、獨無關防之阻。先君嘗論南北守盟、朝廷之德甚厚也、而邊臣既習無事、武備少弛、則非以稱吾君委寄之意、邊民有善騎射、耐辛苦、上下山谷、得虜之長技者、所在千百。自爲屯聚、以衛親戚墳墓。其來遠矣。儻能聞諸朝、少有以鎮撫勞來之、捐塞精兵、坐獲數萬、不煩縣官一粒之費、凜然有長城千里之固、則虜不敢動矣。昔李抱真守澤潞、教民爲射、官給弓矢、而減其徭賦、山東有警、昭義步兵冠天下、古人思患預防、有如此者。先君不果成而去、願吾友志此言、訪諸邑人之耆老、而以告夫元帥有志於經遠者、此太平之長策也。君爲縣

令出入阡陌當得其詳僕是以爲獻

送范元禮序

高平范元禮始仕筦庫三遷爲州佐皆治劇邑余以占籍閭里得從之游將十年每見使人忘其鄙吝雖更僕而語不厭愈扣而德愈豐歲在己亥京師以協律召將行語余古有贈言子曷賦之余惟朋友之義子於我永其所謂益者歟抑損者歟多聞直諒則余豈敢善柔便佞子又厌聞而不取也使余何言哉且求子之失而不可得將箴而無所從則余何言哉古人韋絃之佩益扶所長而救所短也和羹之喻獻其可而替其否也如醫者焉豈有攻其所未病者哉然子以好詞來余安所拒之吾聞魯臧孫有言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誠哉是言也余於臨患難其禍福之際則見其人吾鄉有史夫子讀書不仕閉門養親不妄與人交人亦寡與之合而折人之短而爲人謀則忠益鄉人之不善者惡之云爾元禮獨與之厚善久而彌信以是知子長美疢而喜藥石也余可終無言哉天下之患生於殘愚而狃於宴安貴之移人有所不期而疾於影響子以妙齡而取貴仕捨蠡佐而游朝廷論思獻納行有日矣然富而能貧貴而能賤從古所難以其安于習俗也自此而往當與天下豪傑者處翩翔翰墨馳騁功名爲之乏少而布衣窮閭之士有不可得而致者矣日聞所不聞一唱而百和稱於前而逃於後適於心而悅於耳爲之乏少而朋友劘切之言有不可得而聞者矣則好惡習俗或與俱遷余竊私憂而過計之也故於其行敢以是告

伏波將軍廟碑

功名與五嶺均意其爲造物者所吝也富貴之視貧賤審考之方疾天固懸絕矣若夫建不朽之功名銘之鼎彝垂之竹帛使百世之後想見其遺風餘烈則與夫沒世無聞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得不爲造物者所吝乎雖然聖人罕言命以爲言命則人事廢矣然有不得不疑於造物者漢武帝之喜功而李廣卒不封侯光武之好士而伏波竟以讒死嗚呼伏波亦長於慮患而智於出師矣而壺頭一蹶讒人逢入其說人主一信而不回豈非命也夫始其獲公孫述隗囂之必敗南征百粵指揮而定豈其智於昔而愚於今耶武陵之役壺頭路近而水險若道於充則路夷而運遠夫費日運糧敵必有備執若提必死之士搤其咽喉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郅艾用以破蜀李靖所以平江陵也使伏波士卒不病則戰有餘矣而耿舒乃謂不從其言致敗夫事固有幸不幸耳千秋一言取丞相衛青平匈奴而致位大將軍其智安在故豪傑之士（缺五字此處有殷文）則庸夫得以籍口而自信其說豈不悲哉且從光武定天下功臣莫不有封而伏波獨以讒奪至永平圖形盧臺而伏波乃以椒房之故不與是命也夫僕侍親南遷踰五嶺將涉大海過將軍祠下哀將軍之身見譖於千載之上而歎將軍之澤不斬於百世之後豈彼造物者能困其人而不能困其功名也耶謹拜手稽首獻其詞曰維百粵之險阻兮右渤海而左五嶺洞庭居其肘腋兮九疑跨其襟頷日磐磐其無光兮谷幽幽其如井烝毒霧之四塞兮雖六師其安騁故尉佗之陸梁兮建黃屋而外屏薄蒼梧之舜野兮內嘯聚夫不逞屠孝武之明盛兮赫王怒之誰梗問將軍之安在兮敢有愛其遺

境嗟粵人之喜亂兮每覘吾之不盛彼徼氏之狂狡兮民欲殉於陷穽雖不足以煩王師兮非仁者其誰靖下淩波之樓船兮驚絕俗之氣槩勢破竹之無疑兮倏迴刃而自定滅渠魁以懲慝兮稗俘囚而伸儆布天子之德澤兮舍盟書而背命督馬革以裹尸兮敢高飛而告病何蒼莨之與讒兮抱孤忠而不見省昔樂毅之去燕兮遺辱主之聽譽悲將軍之誰咎兮死青蠅於主聖吞朱勃之何人兮蹈奚布之前鼎雖不能已雷霆之怒兮亦少慰夫未暝仰嘉名於千載兮傷吾道之不競功未錄而罪及兮掩大德於一眚維鴟吝之何知兮獨忠義之所敬走千里之棻盛兮特德刑於邪正使斯民畏罪而不欺兮猶將軍之威令

王元直墓碑

西蜀有隱君子王元直者吾母同安君之弟也過生二十年不識外家侍二親饑塘舅氏自蜀來見吾先君子相與論契闊談仁義先君所與遊皆天下士於舅氏有布衣交琭然見於色醵卒歲而歸時四方門人爭挾所能以進匄一言爲終身榮或因之以顯於世而舅氏家無儋石口未嘗言貧窮居十年口未嘗言仕往返萬里無一毫屈於人者既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於是門下士皆慨然自失過於是時始得見舅氏眉目聆其音聲眞有德君子也嗚呼豈可以世俗議哉舅氏之歸先君作六言詩餞之而使諸甥賡賦其後名公卿和者甚衆蜀人爭傳之舅氏閉門不出陳義益高世故卒不能累其心先君之遷於南也平昔親從屏迹不敢問安否者七年舅氏慨然奮不顧身曰公盛時在朝廷典方面則往見之今厄窮遐徼之地吾等乃畏避形迹非夫也率同往者無一人遂獨浮江而下將自洞庭桂嶺而南會先君有詔北還而舅氏遇疾於途以卒嗚呼過謂吾舅氏能行古人之事而志不達犯患難遠衆說而竟爲俗子所快是重不幸也苟不書將何以伸於後而善風俗耶公諱蔵元直字也眉之眉山人祖徙居青神諱惟德者其曾大父也諱文化者其大父也諱介者父也皆隱居不仕母某氏公九歲通經曉解句義父好賑施而患貧無以禮乃使治息錢取其贏以周所乏公從容其旁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恐所及者鮮而取怨者多昔若師孟子所謂仁義而已乎父大悅取券焚之窮冠以所居文見先君子愛之稱於賢良侯元叔時爲成都學官見而奇之每與論古人退即書數百言如史漢贊論者元叔歎其有史筆居喪以哀毀見稱免喪元叔復召置門下舉進士不調元叔閔其程文曰尺度同於人而中否異是命也以詩勉之公遂不復事科舉專心讀書學古文里中諸父耆儒皆降意與之游爲忘年交自饑塘歸得先君詩文滿篋以付其子曰吾家不貧矣由是士大夫接迹於門又以詫於里人曰海內士吾得交於黃魯直秦少游王定國劉景文之流足矣元祐開詔舉經明行修或以公名聞於部使者薦書將上矣力辭而免蜀人尤稱之建中靖國元年春二月二十有八日以病卒於龍州之傳舍享年五十三喪歸蜀人哀之宣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葬於青神縣之玉臺鄉仁慎里鎮頭山之塢公娶某氏子男三人遇早卒次曰先曰光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楊元猷次適楊顯口孫男四人伯遠仲適叔達季逵公天資仁孝遇物以誠與人子言必以孝與兄弟言必以睦縉紳間皆有不能於季孟間者公作詩感悟之途相歡如初季父慶源官於洪雅

以論事不合取長官怒憂以罪去謀於公公笑曰古人不冥柬帶見督郵彼何人哉慶源服其語即謝病去爲兩蜀高人公實相之其聞人之善若己出有不善者如將傷焉人由此多改過徙義不敢使公知此其行己大略也嗚呼吾母與公同氣也離蜀之年公尚幼先君官於南北不得歸吾母同安君每念外家涕零如雨曰是子有立吾門戶無憂矣然白首無相見期柰何公之來餞塘也先妣方食驚喜失匕筯起從諸甥逆公餘杭門外相持而泣感傷行路悲其孤而喜其至也後四年先妣即世而公之沒相去無十年消陽之悲傷無以報罔極又二十年先與光以書來告曰先君隱德未有以表而出之者子其毋辭過矍然有感於心泣而書之先光皆修身有立能爲詩文公有子哉銘曰古人有言惟仁則榮豈皆軒冕貴爲公卿禮義以載詩書以耕藏於其身璵弁玉纓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五福有一可傳於後曰攸好德百行稱首富與貴者泯沒何有我觀則氏古之逸民躬耕樂道以全吾真化其鄉閭訓敕子孫華門圭竇吾不曰貧惟士也貴無慙於古視其與遊戶外之履青衿之原有墳其藏銘我銘詞以考其榮

河東提刑崔公行狀

曾祖諱齊故贈工部侍郎祖諱嶧故任刑部侍郎贈特進考諱度故任朝散大夫累贈宣奉大夫公諱鈞字元播姓崔氏系出於魏相毖至唐世有顯人爲天下望族其先占籍光州徙居開封不知所從來自特進公帥夔陽乃家於雍公以特進公蔭授將仕郎守將作監主簿初任遂州酒稅私官至朝散大夫自遂州酒稅歷遷知鳳翔之扶風瀘州之河間磁州之武安縣簽書遂州判官通判岢嵐軍知南渠均遂三州領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梓州河東刑獄河東路轉運副使初扶風以母憂去官河開復丁父憂皆不能終任知南渠州被旨改提點大遼頡事不赴凡出仕四十有四年終始一節公爲人溫厚靖深喜慍不見於色少讀書以功名自任不苟於吏事初宰武安州既以整辦稱矣時深冀水潦民流移於武安者以千數誘說豪右出粟平其直糶貧民使得市而公自臨視之至秋大熟迄無孳殖黃髮垂髫扶遮而歸皆曰活我者崔公也武安之民紀公善政聞於朝願再留三年詔下者五百餘人時饑冀之其後出守專以清淨不擾爲政務在梁大綱略細故與吏民立教期於無犯推轂士類率先寒素接屬有故人子謁以其笑書求薦章置金函中公舉之有物笑謝而卻之然卒加薦引人以此多公篤於故舊而能掩人之私也崇寧中有詔天下建崇佛祠榜曰天寧萬壽公時爲遂寧守奉詔矍然曰此地上始封之國可使不先他郡乎然民不可勞也乃因城南廢寺庇材治具躬自督視鼓舞吏民不踰月而告成民視輪奐之鼎新初不知追省之擾也大觀初大行有黜益曰李免者聚徒山谷時出寇掠驚擾郡邑朝廷遣將兵捕廝久無功乃自梓州路提點刑獄移公河東專董其事公入境以方略授諸將按勒其逗撓疲儲素無狀者數人由是人人自力皆倍其勇未幾破其巢聚賊窮請命詔釋之太行以東請改轉運副使河東地瘠民貧漕挽歲常不足公曰民不可取也乃盡索諸郡貢賦山澤之錯與廩吏養兵儲逸之費計入以爲出能不急之務講在官之利寬恤民力明年儲廩皆益初行均糴法河東俗少種麥民無以輸吏恐不能塞責公獨抗疏於朝論其不可敷辦之狀有旨遂罷夏糴公私便之詔天下言便民事公在職以八事應詔一曰議

升貢二曰重守令三曰經漕運四曰慎舉官五曰能權酤六曰議財貨七曰罷時估八曰重農事其言皆切於世務可以見公行己之大略矣久之復除本路提刑奏伏闕姦郡吏寢悼先是有浮屠氏者爲獄詞連引目以妖賊餘黨久未就捕一日獲於晉州詔公案治衆謂必誅死公獨辨其非黨與讞於朝貸之復爲浮屠如初人方知公嫉惡出於天資而其詳刑法民自以不冤實長者也公在河東凡十餘年既倦游慨然有歸志乃買田陽翟將老焉方築室會以事能乃竟請歸閭門不治外事絕賓客專以道家養生鍊氣之術爲意無何無甚疾而終享年六十有六時政和五年七月十四日公兄弟二人季曰儉字元量布衣從公南北友愛未嘗相捨大禮恩當仕子捨其息以先儉朝廷不從歎謂儉曰吾弟未祿仕吾無以見先君既得歸乃謝事以思授儉命下兩月而公卒嗚呼可謂君子哉若人也公娶周氏朝請大夫宗閔之女累封宜人先公五年卒子男三人曰琥曰諴皆早世曰嵩將仕郎孫男二人曰孝彥孝純尚幼以是年八月十七日合葬於陽翟縣某原周宜人之墓公平生無他嗜好唯喜藏書蓄古器傾家貲以求之不憚善作詩傳於士大夫之間編集於家二十卷又自取唐史撰次其人物之美者各爲詩以紀之名曰易覽亦藏於家過昔從仕大原公爲部使者數得以事見公風姿秀整氣溫而色莊口不論臧否言不及世故獨好問長生之術與方士內外丹之訣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之說靡不造其精微蓋自弱齡從事於玆晚歲亦專心致志焉曰黃金可必成飛仙可必學故年高而齒髮不衰顏如嬰兒殆有得於出世間法者夫重於內者必輕於外故公所至能以身徇義愛民利物不求赫赫之名去而人輒思之過嘗辱公之知論薦於朝又與其弟元量遊復同閭里講公生平爲詳乃狀其行事以告當世君子庶幾採摭以誌其藏壙云爾

孫志康墓銘

熙寧初先君通守錢塘孫君介夫使其子志康贄所業以見願留授經於門下時年未弱冠也先君嘉之使與余長兄遊既卒業歸自是走四方爲文章士元祐間先君知禮部貢舉志康以薦書來京師先君得其程文於糊名中擢置第六人廷試復居第六天下然後知取之者嚴而得之者固自可必也志康居官不碌碌議論勁正有不可犯之色終身不取畔所學以宣和二年九月十二日卒於淮寧之私第其子虬泣血以告曰虬先人寡所合仕祇至尚書郎自少至老受國士知者莫如東坡公不得公銘其墓得公子銘之亦應幾矣敢以外祖黃才叔所狀行事來請過惟志康父子於余家爲世契自髫齔歸與之遊遘又同官於幷門知之最詳其敢以辭力不能爲解乃爲泣而書之公諱鑑志康其字也世爲虔州感化人曾大父長孺故任太子中舍知漳州大父師房故不仕父立節即介夫也終於桂州節度判官贈朝散郎公賜進士第授奉寧軍節度推官歷冀州幕幃州州學教授用薦者改宣德郎知舒州太和縣入資思及累遷至朝散郎賜五品服自湖外官滿從辟高陽太原兩路安撫司機宜文字除知信州請宮祠除提點崇福宮歸於陳公有田在陳遂爲終焉計明年請老又明年乃以疾不起享年七十一公弱不歲弄巍然有父風讀書無所不貫穿尤長於左氏春秋文詞典嚴有西漢風援古證今而折衷之以己居官守正不撓

以仁厚爲急故所至輒有去思南陽張公幾仲之帥高陽也精選幕府士焉紳聞請行者不一幾仲獨曰吾嘗見師是黃公之壻曰孫郎者不好面諛師是有所議論孫郎從旁輒可否之未嘗依違也吾今守邊資客中不患吾唱而無和也特安用之若得斯人則吾知過遂辭與供在高陽八年賓主無閒言幾仲移井門又與之同往過嘗見其端笏以遊其庭軍府之政必可而後有所唯諾毅然見乎色幾仲爲改容更張之所補益不可勝紀公以文章名世而循循然如不出諸口未嘗恃己以淩物賢愚少長待之如一稱其善而掩其過在邊之久雖武夫悍卒皆心服其誠而爲之盡最後守岳陽政亦可觀是時湖北開新邊調發他郡文檄旁午於道公私惴恐公呼蒙右百姓與計議於庭曰君父之命不可違吾與汝曹皆任其責出檄於懷賦之曰吾不以付吏不汝追速特寬爲期期而不至者罰皆倍之千里之間民不知勞而軍需告辦岳陽嘗經火災譙門兩觀鞠爲灰燼公至之數月登城歎曰昔岳陽樓觀以偉麗聞天下今乃沒於巨壤草棘間不能復前人之跡守臣罪也父老聞之欣然有詞曰岳人懷此久矣非我賢守誰當任之有無惟所命公得朝廷所賜度牒與萬人所獻山林巨植鳩工庀徒而鼎新之不踰年壯峙如昔州人扶老攜幼來觀有自數百里至者皆歎曰孫公不援吾民不糜一人而所立如斯召父之甘棠不在是耶故去郡之日人挽留之不得出郊又維其舟使不得去者累日公治郡專用教化視民如家人有爭訟者公爲辯析其理俾自屈服而去古之循吏不是過也平生無嗜好老不臘書如飢渴然善作古篆秦漢而下不取也娶黃氏初東坡公奇其才以諸師是乃以其子妻之公晚得痺疾黃夫人躬治藥石相其飲食臥起經紀家事不以嗇嬰累其胸中者二年公沒窀穸之事皆夫人自任之有古烈婦之風公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嗚呼風俗之不振也久矣自養不勝利天下之士以容悅爲工端方爲拙有終身爲縣吏妻子至於寒餓而天下指以爲歎又私相以爲戒風俗安得不媮乎而士氣安得不卑也此賢人君子所甚懼者先君常作剛說一篇爲介夫而發歎天下無其人也介夫流落不遇至死不悔志康又不偶於世抱才無所施介夫其有子哉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地子一人曰虬事親有立能克其家銘曰崆峒之山章貢之水山川秀奇鍾於孫氏孫氏世儒一經教子至於志康命世之士師以道授父以剛遺處其有聞出則或棁晚遊諸侯遇其所知翔而後集夫誰敢褊抱其經術卒不少施世無王良驥將安之周士也貴秦士也賤義利之分貴愚斯判斯人云亡後生不見我銘其藏惟以永歎

孫圖練墓誌銘

古者天子置衛曰虎賁書云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其來尚矣有宋選擇天下奇才勇士以隸親軍號曰諸班居則以壯國容出則以威蠻場故功名之士多由此塗出大者賜旌鉞其次皆得稱名將故太原府路兵馬都鈐轄孫公其人也公諱貴字和叔其先趙州贊皇人自大父始遷河東平定軍因家焉世爲良公生而異於羣兒不好戲弄既長狀貌頎然智慮倜儻里人皆異之公亦稍以功名自期志不在猷猷閒也會國家招置新軍公即自詣太守請補其缺太守馮公偉奇其狀以爲他日必富貴吾所不逮乃置爲鈐下吏給其衣服俾習弓弩射藝不踰年能挽強超乘絕於等輩是時朝廷詔下諸路選才武以實班

衛太守即以公應詔道之日祝曰富貴無相忘其愛重之如此至京師充御龍直人員每較藝常居第一入衛十年天子親御殿閱試諸班以公絕倫遂授東頭供奉官河東都總管司準備差使是歲熙寧八年也丞相韓康公帥太原夏雨不止汾河暴漲欲壞堤敗廬舍頭遣公護築之公晝夜廬於堤上自執杵以巡役人爲危之而公卒不動堤以完安韓公喜曰全吾民者君之力也未幾徐麟州橫陽堡兵馬監押誠者請麟府封三州巡檢官不宜用內郡人且無邊勞者恐緩急不足倚辦委將臣沙汰之而用士人之有功者公獨以驍果勇健爲軍馬使張公世矩所惜留而不遣誠者不能奪元祐六年爲河東第一路副將駐橫陽堡時夏賊梁乙逋犯麟府衆十五萬諸寨閉壁公獨毅然不顧數出奇兵擣擊之殺傷甚多且開門示閒暇賊疑不敢近又遣偏裨領騎捕得賊生口盡知其虛實歸有日矣乃出家貲募死士從間道約麟府諸將告以賊退期使設伏邀擊其怠諸將議不合賊鼓行而西莫有誰何者士氣憤沮於是始服公忠勇而惜其謀之不用也公自授官往來河西幾三十年熟知夷夏之情狀山川之險易部落之多寡故機不妄發及其虛勝而動忠義所激則常爲士卒先凡與賊遇大小十九戰未嘗敗北捕獲首虜以千計積功累官至昭州團練使僉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崇寧之初左右有言公姓名於上前者有旨召詣闕陛對稱旨即除太原府路兵馬鈐轄大觀中陞都鈐轄公老矣邊鄙無事乃舉方士養生服餌之說撫何嘉生於首公曰是命也醫何爲哉疾遂革以政和二年六月十九日終於太原官舍享年七十有三政和四年七月十二日卜葬於其定府元氏縣某村之新塋公性沈毅有謀馭士寬朗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又好賙鄉人之急平生所得廩賜施與略遍罄盡積之日家無餘貲人爲嗟歎然本起於田家子初不知兵猝然見奇於馮公竟有立於世昔唐李勣臨事遣將必觀其人奇扁編艾者付之或問其故答曰薄命者不足與成功抑亦用人之一端也歟公之曾祖諱同祖諱通皆不仕考諱誠以公貴至太子左衛率府率贈官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妣李氏贈和義郡太君公娶鮑氏封仁壽縣君子二人長曰翊以戰功至武節郎次曰靖忠翊郎孫男四人昂昺皆承節郎翥承信郎季未名孫女五人尚幼過始官於太原之葳也公已病不及見既沒一作逝也其子翊狀公行事以來請銘過推孝子仁人思欲揚其親之美其可辭焉銘曰雖甚盛德誰能去兵赳赳桓桓天實之生公在內朝王之爪牙出衛社稷能執干戈以征則克以守則固惟忠與孝用訓其旅既顯其親亦令其名畢萬七戰死猶有榮有貪天功邀邑以寧子孫繩繩吾是以銘

襄城程先生美中墓誌銘

古者仕而未有祿者君有一無君字二字傀焉曰寡君雖王公不敢以其位貴一作加於匹夫而士亦有不見公侯恥於鼎肉頭傀頭拜之義秦漢以下風俗不競降志辱身惟利是趨故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有以也夫有襄城布衣之士曰程美中素以儒術教其鄉人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獨尚氣節不妄交於人鄉閭皆殷憚之尊之曰先生蓋有侍從貴臣出守潁昌乃先生之友人也或勸之俾修謁焉顧笑曰我賤彼貴招而往吾猶病之若栖栖其門戶人其以我微口腹而來祗自取辱焉衆大慙服邑有富人遺其子受經於先生既中甲乙科鄉人榮之而先生澹然無德色其後貧甚或強使謁

之以病告陽許諾而卒不往汝潁之士爲之曰口過與其子孤遊孤又稱其處兄弟之間有難能者曰吾祖昔以財雄鄉里有子五人先生其季也伯仲皆豪放不事生產田園悉爲嬉遊貲殆盡而先生敝衣疏食杜門讀書不問有無全兄弟之懽夫孝悌稱於其家厄窮守道稱於朋友抑亦無愧於古之士矣今其亡也可不識乎先生諱彭美中其字也世爲開封長垣人後徙居襄城曾大父倪不仕大父永府太子中允皆隱居自晦財豪而善施父諱初孟中九經第仕屯田員外郎性剛直好譏刺大臣以故仕不甚顯母李故丞相沆之孫侍郎師錫之女邑封長壽先生幼而警敏好觀史書不特事科舉學年甫弱冠婚婣自立推重於先生長者皆自以爲莫及襄城儒儻曰楊泌未嘗妄以文許人一見之敬往心服遂以女妻之由是爲襄城人先生善誨人至誠遇物期於長育成就學者從之如歸相踵登進士第多有顯者然終其身僅能取薦書而已一命不齎交遊稱屈是命也夫政和七年孤以上舍士貢於京師而先生亦以免解恩將同試於春官未行而以疾終於其家享年五十有九歲在丁酉八月二十五日也子四人曰孤、曰閎、曰開、女一人適孫娛故貢政殿學士康公猶子也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地從祔其先孤來請銘銘曰源遠深一作而流長立善必有自也安時而處順乘德必有似一作也介然乎不羣於物此其性之於己也不報其人而報其德天殆將以昌其子也

斜川集卷第六

士號論（闕玉案此篇亦見東坡集）

科政爰之（坡集無之字）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坡集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備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卻荼（坡集公弟）公弟晉重死棄晉中行偃遂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坡集無之字）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襲於立功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不然（坡集無不然二字）有天欲亡之句（坡集無）則喝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悔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終（坡集無）不悟者天絕之也今夫（坡集作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蓄終日勤勞而得之者數金耳（坡集云彼之所匯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坡集無者字）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一動不能自反至於家破身困欲復治其故業豈可得耶（坡集無一動不能自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帝起於布衣（坡集云逐高皇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坡集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

身不事四夷民亦休息（坡集云不事四夷民亦不勞）觀之文景不言兵而天下富（坡集無天下富三字）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嘗自矜曰吾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年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矜曰至即大位二字）故嘗擒宋老生（坡集云然天下始定外寇未殄句）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不足以爲國之休戚而足以啓治亂之兆戰勝而亡敗而興者有矣（坡集云故治亂之兆嘗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昔號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鑑而徒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坡集無）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坡集無）不死則厲公違志必先（坡集有）於范氏若趙盾矣（坡集云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趙宣子也遠矣

讀楚詞（闕玉案此篇見東坡集題曰屈到嗜芰論）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達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忽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卑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莞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纓冠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貶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勸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皆然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愛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哲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諱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虞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疑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坡集作顯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靈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靈子曰主苟終所不闕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達父命藥石也哉

庶何論

論曰庶何請上林苑以與民高祖大怒而械繫之廷尉高祖疑其受賈人之金乎曰非也使其受賈人之金亦不責也陳平請金四萬斤以開疏楚君臣未嘗問其出入乃疑相國以私乎庶何強賤買關中田宅以自汚上心乃安又何責其受金也哉然則何怒之遽也曰久矣高祖之欲爲此案也其爲子孫謀也深

矣。盧綰與之同里閈。生亦同時。少長相狎。羣臣莫與爲比。然一旦之燕。則以反聞。是羣臣舉不可信矣。而蕭何居可疑之地。有可疑之勢。特未反耳。其鎮撫關中。十有餘年。恩德洽于百姓。而高祖連歲在外。關中之民。知有何而已。縛澮陰如嬰兒。脫呂后孝惠於危死。其智力豈小小哉。帝百歲後。母老子少。得安枕而臥乎。高祖蓋以是卜也。曰卜何之反乎。何安敢反也。卜之於是民耳。請苑而不許。又械繫之。民德何而怒我也。必也。若句句有動搖之情。是劉氏之澤不逮也。得不爲子孫之謀哉。故曰。欲令百姓聞吾過。是以此卜也。不然。豈不知賊事有使於民而請之。與宰相之事也歟。嗚呼。功臣之難。自古而然乎。何之必不反。蓋自今觀之矣。當是時。變起無盧蕞。非特君疑臣。臣亦自疑而欲反。蕭何處於其間。蓋亦自危哉。貫生有言。韓信故強。最先反。恐以謂不然。信之英傑。不能爲人下者也。雖居關中。猶欲以囚徒反。豈國大兵彊。使然哉。蕭何留侯。韓信。皆稱人傑。高祖所畏也。然何以素謹畏得全。雖老得釋。猶徒跣入謝。此豈韓信所能效哉。然致是紛紛者。有愧留侯矣。

芝堂記

芝之爲祥。草尚矣。以其兆和氣而生。非封植而成。陰陽不得宰其功。雨露無所施其力。不蘖不芽。乃塗乃葉。異夫羣草木。此其可貴也。古之君子。蓋皆有感於斯。曰。采三秀於山間。非有道之士。孰可以況此。神仙服餌。以五芝爲長年不死之藥。漢以發房九莖。薦於郊廟。是以瑞名之也哉。吾蜀有布衣楊公亮。家世好善。聞於鄉里。爲藥肆以自給。不取贏餘。貧者賴之以生。不可勝計。有子曰會。亦以孝謹稱。非親之三年。事死如生。朝夕必臨。時物必薦。家事必告。芝生其庭。或採以獻。鄉人嬉異之。曰。此楊氏父子爲善之報。彼愚夫不知其爲祥也。而暴之。亟往觀其處。視之使復生。已而果然。未幾。儀僕又取以獻。衆大嗟惜。意其不復出矣。不逾月。芝生如故。鄉人然後知楊氏父子。行必有稽於神明。何其懿應弗淀。而申告者三也。或曰。爲善者必有報。造物者既知之矣。胡不大其門而昌其身。而獨錫之以芝也。塞不可以衣。飢不可以食。余曰。不然。天人之際。必諄諄然。表楊氏之德。出於一鄉。一鄉之人。有懲惡勸善者。自鄉黨以及州閭。推而至於四方。相勉爲楊氏子。而恥其不及。其爲瑞也。豐矣。故子皋爲成宰。而成人篤其兄。潁谷封人食舍肉。而莊公施其母。詩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不諄諄然命之乎。楊氏築堂以旌之。且屬里人蘇某記其事。將刻石以告來者。故樂爲書之。

記交趾進異獸（長元案此篇水樂大典不載。今從古文小品四華補錄。）

麒麟、鳳凰、天所生也。虎豹、蛇蝎、亦天所生也。生麟鳳矣。必復生虎豹蛇蝎。蒼蒼者或自有說。然天之生麟鳳也。不數。而虎豹蛇蝎害人之物。往往蕃衍於深山大澤間。耽耽焉。逐逐焉。肆其爪牙之利。以逞其口腹之欲。宜乎麒麟鳳凰高飛遠引。不一游於世也。

志隱

蘇子居島夷之二年。客有自許來唁。問其安否。而勉之進取。曰。天之生物。類聚羣分。蠢動飛走。不相奪倫。魚宅于淵。獸伏于藂。鑿之于冰。鼠之於焚。失其所則病。因其性則存。且非獨蠢魚然也。楚之橘柚。不植於

燕。代晉之粟菽。不蕃於閩越。非天地之所私。繄物性之南北。況於人乎。余謂人也。少遊三晉之閒矣。秋冬之交。朔風蕭條。山童澤枯。墮指折膠。陰山之雪三歲不消。故其生質瘠而不腴。畜騵強而不乾。人亦剛而多勇。毅而頎堅。腐拆而殷。足胝手胼。爲緡雪之所疑。溪其質之蕞塞。而五嶺之南。夷僚雜居。天卑地濕。山盤水紆。惡溪肆流。毒霧蒸噓。萑蒲蝮虺。夜號蛙鼃。草木冬花。霖潦長潘。是陞于氣。日見于哺。故其民多重腿之病。寒熱中腐。非蜜而僵。非鴆而扶。而僂耳者。又在二廣之南。南溟之中。其民卉服鼻飲。語言不通。狀若禽獸。既居且墅。海氣霾窒。瘴煙溟濛。而子安之。豈亦有道乎。且夫君子之修身也。病沒世而無聞。故其謳旉而取卿相。脫輗軏而冂封君。季子從成而得印。范叔計行而專秦。相如進缶而趙重。毛遂奉盤而楚親。或刀筆以自衒。或干戈以策勳。脫穎者富貴。陸沈者賤貧。希揚揚於鼎鼐。恥湮沒於埃塵。古人有言。歲云暮矣。時不我與。如子之年。鳴鐘鼎食者多矣。曷亦有意於世乎。蘇子曰。噫。若客殆未達者耶。大塊之間。有生同之。喜怒哀樂。鉅細不遺。蟻蠭之君臣。蜂蟻之雄雌。以我觀之。物何足疑。彭聃以寒暑爲朝暮。蠛蠓以春秋爲期頤。孰謂孰天。孰欣孰悲。況吾與子。好惡性習。一致同歸。寓此世間。美惡戛希。乃欲夸三晉而陋百越。樂遠俗而鄙島夷。竊爲子不取也。子知魚之安於水也。而魚何擇夫河、漢之與江、湖。知獸之安於藪也。而獸何擇於雲夢之與孟諸。松柏之後彫。崔嵬之易枯。乃物性之自然。豈土地之能殊。子乃以晉、楚之產疑之。過矣。雖然。猶腐之地。子得其詳也。僕亦擇其可道者。以稗子之惑。天地之氣。冬夏一律。物不遇犖。生意旉息。多綠夏蔫。稻蔵再熟。富者募求。貧者易足。績藁爲衣。蘇根爲糧。錯山煮海。國以富強。犀象珠玉。走于四方。士獨免於戰爭。民獨勉於農桑。其山川則清遠而秀絕。陵谷則縹緲而崩巒。雖龍蛇之委藏。亦神仙之所宅。吾蓋樂遊而忘返。豈特脫席之與黔突也哉。若夫紆朱懷金。肥馬輕車。固人情之所欲得也。而況金石之傳。不朽之榮。爲主上布德澤於斯民。揚四夷而賓不庭。固非獨善其身。老死巳堅者所得擬也。然功高則身危。名重則適生。汪尋者見容。方枘者必憎。而自古豪傑之士。有不能闓闓之窮。慨然有澄清之志。探虎穴。索驪珠。而得全者。蓋無一二也。彼大人者。皆然觀之。遠引。況以榮爲樂耶。世非不知得士者昌。失士者危。雖患難或可以共處。安逸或可以長辭。子胥不免於屬鏤。范蠡得計於鴟夷。蕭何縲囚於患失。留侯脫屣於先知。敵國亡而信烹。劉氏安而物疑。故介推避祿於綿山。魯連辭賞於燕師。接輿長歌於鳳島。莊叟或慨於郊犧。僕無過人之才。固不足以自媒也。然焉之藏豹。蔚之蹇鯉。塞心久矣。方長鳴於冀北。視皁棧而知慨。蘇鮮肥於秋風。又何替割之足顧哉。蓋皆聞養生之粗也。今暫身于遐荒。如有物之初。余逃空谷之寂寥。眷此世而愈疏。追赤松於渺茫。想神仙於有無。此天下之至樂也。而子期我以世人。汚我於泥塗。貧千仞之鼓。輕隋侯之珠。子以爲巧。我知其愚。客愧且歎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昔余侍先君子居儋耳。丁年而往。二毛而歸。蓋嘗築室有終焉之志。遂賦志隱一篇。效昔人解嘲、賓戲之類。將以泥得喪。忘竊旅。非特以自廣。且以爲老人之娛。先君子覽之。欣然嘉焉。逮今二十年矣。政和丙申來歸。水偶發書篋。得前稿。恨然感歎。小兒竊在總角時。逮事先君子者。惜此篇久亡而今存。請書其事而藏之。庶疑不忘在莒云耳。

東交門箴（按玉案此篇亦載東坡文集）

漢武帝爲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偃。東方朔以爲偃有斬罪三，安得入宣室，上爲更置酒北宮，而引偃從東司馬門入，更其門曰東交門，而前史無譏焉。作東交門箴。

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厚薄，君實驅之。道之以正，民俗罔中。倡之以淫，實煩有徒。帝於館陶，在齊文姜，娚董外人，干國亂常。既不能戮，反以爲好。予飲予燕，宣室是傲。偉彼臣朔，辭戮趨陛，懦拳是效，剛而有禮。改館徹饌，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維藩維戚，禮法遂忝。延及齊民，惟上所使。昔在季孫，實盜以邑。魯逐多盜，而罔敢詰。娚茲王宮，姦人是納。昭示來世，有慙斯閣。賈也揚觶，杜舉得名。殿檻勿輒，直臣是旌。

天寧寺鐘銘

有宋宣和辛丑某月日，頴昌府天寧萬壽禪寺住持比丘普融老，憫昔之鐘壞，募人改作增大之。爲銅五千斤，未期年而成。蜀人蘇某觀茲勝事，讚歎希有，而說偈言：智哉大士，假幻說法，以大願力，破愚癡獷，域勇猛火，出智慧銅，戒定爲模，般若爲工，是皆普融，成就法器。盍高廣舉，發大音聲，雨風晦明，警作佛事，聾昧悟聾，覺迷歸正，以茲悲體，有扣即應，隨彼扣者，不入思惟。一切衆生，煩惱滅盡，天宮地獄，等無高下，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安邑縣壽聖寺第一代住持海印塔銘

我先大夫卜塋於郊，赴來浮屠師使居其旁。義光者自解梁來，能誦戒講說經論，請止留作佛事，薦冥福，兼不捨去，遂建道場，鐘梵之音，晨夕無厭。光爲人強力敏給，喜於事功，問其師承，曰解之安邑住持壽聖寺第一代海印其名也。印寂矣，其道行有足書，而未有發明之者，義光死有責，敢以是請。某唯先塋有託於光，其何以辭。師姓張氏，邑之王范村民家子也。生時有光燭室，人以爲非常。十五即出家，禮僧交青爲師。至政和二年乾元節，以誦經應格，爲沙彌二十受戒，具邑始建壽聖寺。師爲道俗所推，使住持。初未有屋一椽，不數歲，佛宇僧舍，鐘樓經閣，山門廚廄，皆具備，而從學者翔集矣。師持律甚嚴，誦經精專，自云於日星間，能視見諸天人相。豈所謂獲常清淨眼之報者耶。以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示寂，壽八十有四，僧臘六十有五。臨終之日，有異香滿室，遠近來觀。歎未曾有。其徒奉其骨，塔而藏之。法嗣法孫凡三十一人，列於碑之陰。孫子曰：南宗北律，其自相祖背所從來遠矣，使吾言信然，由戒生定，定生慧，其成佛得道，豈有二哉。宣和五年四月初十日記。

普融老真贊

衛氣以見機，正容以悟物。雖不形諸言，猶有待乎色。孰卽色而觀空，卽空而觀實。當以是義，觀普融之德。

宋景陳二子字說

古人之名其子者，亦多說矣。有獲長狄僑如，以喜而名其子，有文在其手曰友，以巽瑞而名其子，人之愛其子，莫不欲其賢且貴也。元憲宋公之曾孫曰庇，曰臏。余問其所以名之說，其父景陳語余，庇生而甚似

其祖，必能世吾家元憲，以道德文章名天下。殷庇元聖，致太平。吾所以期之如此。曰臏者，吾通守潁昌，得冀宜聖爲亞獻，臏於是日也生。吾惟仲尼以臏肉不至而行，夫豈爲肉哉，蓋爲禮也。士大夫生於今日，親視禮樂之盛，籩豆具舉，此豈小小節文哉。吾是以名之，予翼然不敢以童子戲。遂字庇曰元礪，臏曰元礎，且著其說以授二子，勉使有立，以無廢父命。

祭叔父黃門文

嗚呼！天無意於世乎，抑爲界之於人，夫既界之而又奪之，理何疑於大鈞。昔者仲尼、孟軻，周流天下，皇皇乎求君，蓋欲拯生民於塗炭，救將喪之斯文。然身卒困於逆旅，志竟窒而莫信，豈道大不容於世也，抑天未欲平治於斯民，烏乎哀哉！維我王父，皇考以及叔父，天祚有宋，篤生良臣，祖堯禹而陋秦漢，談王道於一門。公之在廟堂也，則壬人屢而螫夷服，禮樂正而朝廷尊，排申商之充塞，非仁義而莫陳，庶幾乎廣夏之風，反樸而還淳矣。屬世故之迫隘，乃一蹈而一蕭，橫江潭之鯨鯢，豈溝瀆之容身，竟中道而出走，擢此郵之紛紛，然公之脫身南荒而歸也，則澹然冥山之下，濮水之濱，友巢由於千載，追松喬於白雲，蓋與世而相忘，默潤潛而自珍，託春秋以見志，戮姦宄於灰塵，公雖不用也，而天下愈尊之，如泰山歸之如鳳麟，意造物之有待，使齾然而獨存，忽山頹而梁壞，何蒼蒼之不仁，豈吾宗之不祚，天實嗣於揖紳，過也昔孤而歸公於許，奉杖屨者十春，維二父之篤愛，推其餘於子孫，殤里門之一訣，哭來訃於井汾，恨易簀之不見，猶及拜其冠巾，恍高堂其如在，疑聲咳之或聞，誓不辱於教誨，期可見於九原，傾一奠而永已，不得執紼挽公之歸，非於西岷也

祭常子然文

嗚呼！詩禮道喪，僅不控頤，以得爲榮，以失爲悲，陋矣稽古，射利乘時，若商賈然，囓跡物宜，彼君子者，以心爲師，譬猶晨夫，載耘載耔，雖有險怪，吾志不移，猗歟子然，信道自持，抱其家學，衡吾氣機，如賁章甫，越人何爲，身則不偶，論無少卑，白者爲郎，理復何疑，嗟我先君，昔遷南夷，萬里致書，公時布衣，同臭使然，忘其既危，先君卽世，義不敢遺，請婚後人，不謀於私，嗟我兄弟，坎壈無依，方鑿圓枘，公獨見私，倒其屣迎，決其藩籬，我倡子和，終日不違，曰我有財，汝其宰之，豈其一別，計音遽隨，委蛻而行，槀不待窆，爲仁必壽，天不吾欺，云何抱瑛，竟不少施，易簀之言，我不忍知，兩楹之奠，莫應其歸，惟以鄙詞，致茲涕洟，想其音聲，欻然在帷，庶幾英靈，舉此一巵。

祭李彥休文

嗚呼！去古道遠，士推利趨，芥拾素紫，粃糠詩書，如商賈然，貪舟與車，得於古人，特其唇餘，惟彥休父，世業於儲，自誠而明，六經自娛，援其英華，恥前弗如，譬彼農夫，以畜以銚，既耕且種，且稺且儲，雖有水旱，孰知窳墟，蚤陟蠭科，馳聲天衢，金馬玉堂，指日可須，乃請試吏，遨遊閩廷，弦歌兩邑，古良大夫，推其肝肺，拊而噓煦，毋或傷之，同吾體膚，去惡勿疑，利吾稺耘，上熏之治，蓋隆於初，剛亦不吐，弱焉必扶，期月而歸，遂與世疎，幅巾深衣，築室歸居，左墳右典，東觀石渠，鄰里化之，訓其稚雛，嗟余通家，三世鄉閭，臭味既同，婚姻

與俱。遙年不見。凜然清麗。隱几而坐。宛見衣隅。豈期斯人。千里半途。望哭其堂。若見巾賜。指紳洒淚。塗巷歎歔。聊陳一奠。往致生芻。

島邊亭上梁文

門外有湖。獨跨一城之風景。岸邊無屋。難包四面之煙光。雖撥棹以可航。柔祥狥之歷定。用涓嘉辰。載舉修梁。野處老人。舉道無成讀書粗遣。遭遇四朝之明主。周旋三紀之從官。人生七十古來稀。況鄰耄齒。水鑿三千搏而上。寧復壯心。幸足跡未侵于騶虞。而眼力尚堪於登眺。乃眷莬園之野。本爲莽眇之區。久嗟領略之太遲。敢惜經營之小費。先成斐舫。翼然浮漾於中流。茲創笠亭。正爾鋪張於佳觀。值慶橋之改作。參枉楫以函通。輪蹄因是以娛嬉。士女相招而和會。東阡北陌。窮賦詩把酒之歡。南浦西山。揖挹雨飛雲之勝。朝游暮反。于以舒憂。寒往暑來。不妨養性。瑰圖起前魚之歎。害莊興退鷁之譏。姑取足於鳥巢。顧何嫌于鶴怨。棋坊在左。酒肆直南。坐隱手談。或留連而竟夜。清明寒食。想歌舞之酣春。爰代工師。獻呈韶語。

東慶善橋虹自在。通吞卻玉湖成一派。細尋山色有無中。西庭桂高樓望卻低。示病維摩元不出。秋風花月使人迷。南亭影參差。照碧潭旋插柳枝三百本。他年煙雨正氛氳。北此去吾廬纔咫尺。良宵正可百回來。借月留宴邀夜色。上標緗丹竚千萬火。但知天上是神仙。不羨人間真將相。下采鴛飛翔如繪畫。誰能拚得一生閑。來結山翁香火社。伏願上梁之後。棹聲不斷。棋唱相聞。留客烹茶。籌壺弈棋之興。呼童益酒。更成擲轍之歡。凡我同盟。共茲勝賞。

江天上梁文

鄱川澤國。楚地名邦。民物阜藩。有山水禽魚之樂。人情朴愿。無陂池臺榭之娛。誰知隧葬之巳。乃得莬園之野。天憐此老。日逐斯游。野處老人。年過七旬。仕賢三黜。黃粱入夢。每慙四禁之清。碧瓦照城。坐占兩園之勝。眺茲東圃。實倚北門。經營不輟於歷年。指顧盡諧於佳趣。呀然成谷。宛一壑之神殊。幽處生雲。歎三峯之匠巧。北升高阜。復翬新亭。開山蟠踞以南臨。芝嶽鑿翔而後鎮。萬家非邑。近列目前。百丈桅檣。遠從煙際。結廬在人境。豈嫌車馬之喧。悉意買江天。寧復務離之限。戲裁長句。以侑修梁。東貫斷江天。景不窮。萬樹碧桃開未遍。神仙應在此山中。西旋壑方塘。著意泥種得芳蓮千葉盛。他年擬作釣璜溪。南春著人間醉欲醒。天際歸舟誰認得。滿城煙柳正氛氳。北處處亭臺共燕息。士女如雲任意來。芝山自此無顏色。上落絮游絲春晻晻。寒食清明十日晴。危欄倚遍成高唱。下勝事清時無論價。只有丹青可作圖。范覓老去誰能畫。伏願上梁之後。優游卒歲。安樂延年。釀酒千鍾。不怕臨川之客。種花萬本。或招謝洞之仙。凡我往來。共茲慶快。

鄱城縣遷土地祭文（案此政和七年官鄱城時作。）

謹以羊一豕一清酌之奠。昭告於縣治土地之神某。以乙未歲之冬。率敕宰是邑。既至。環視公宇。頽隘圮壞。十七八而外。有樓以藏敕書。欹傾將壓。不可枝梧。吏舍半房戶外。如列逆旅。政令之出入。不可譏禁。案牘之在亡。不可考求。帛幣之委積。或至暴露。囚徒之居處。上漏下溼。某竊愛之。乃請於府。益功庸材。得錢八萬。會部使者按潯過邑。又以繕完告。得鍰十萬。因農之隙。徙敕書樓稍南。盡收吏舍官器。列於兩廡。別爲庫。以儲民兵之器械。又新獄之三年。通爲屋五十有五楹。開門而事舉。視圖門而人知禁。貯不費於公。力不匱於民。始於丙申之秋。成於丁酉之冬。獨令廳不改作。不敢先於奉己。東西夾舍未暇者。以其苟完而止也。始奉兩歲雨暘以時。疾疫不作。吏亦安堵。意土木之興。必有陰相之者。乃鳩餘材。作新斯廟。非獨以荅神之貺。徵廟在庖舍之後。揚遘之所。熏燎腥穢之所汚。黷神儀不安其居。人亦何安焉。謹卜良日。奉遷神像。惟神福善徵惡。保佑茲土。若吏若民。永有依怙。顯茲威靈。其報敢忘。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遷博案元符元年，收藏向題侍東坡於儋州未詳。益仕此二首似亦代人作。）

主上欽崇天道。敷佑下民。躬薦徽稱。以嚴上帝。惴惟恩於率土。稱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鑒於德音。益道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於休。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

恭惟國家享自天之佑。元日受定命之符。眷卜世於萬年。惴鴻恩於九有。遵依詔旨。並走羣祠。凡有功於斯民。咸稱秩於元祀。神其昭鑒。永孚於休。

祈禱祝文五首

涉冬不雪。常暘爲災。方興嗣歲之憂。輒有望覃之請。威靈如在。民欲必從。瑞雪應祈。南畝皆足。蘇麥芽於既槁。滑澤氣於未萌。神實有功於人。吏當何以報德。敢伸海奠。以薦嘉誠。

又

吏依民而立。民恃食以生。歲之不登。民將告病。水潦艱食。吏責安逃。是用窮呼神天。竚嗣秦望。救災恤患。神則優爲。散滲氣之滯淫。拯秋成於旦暮。吏民拜賜。其或敢忘。

又

淫雨爲災。欲害垂成之稼。下民告病。冀回從欲之仁。非神惠疲於黎元。爲吏難逃於憂責。轉陰晴於反手。變饑饉爲豐年。眷茲默宰之功。敢怠其報。惟有事神之禮。益戒無忘。

又

鄱之爲邑。地卑水聚。秋稼在野。甚畏霖雨。茲以病告。冀獲開霽。曰暘而暘。神則慰許。拯其滿潤。實之倉庾。神賜則豐。我報良虔。薦以明誠。神其焉吐。

又

水潦之餘。秋成無幾。牟麥未種。嗣歲可憂。商賈告病於泥塗。稽人未終於場圃。而連雨不止。積潦尚多。民亦何辜。吏實不德。惟神宰制造化。開闔陰陽。顯興從欲之仁。下憫窮呼之急。事神之禮。祇戒不忘。

送聖水逕李濟龍潭祝文

伏以千里之災。抑有徵於度數。再三之禱。敢失信於神明。眷言歲旱之哀號。輒勤風馭之至止。微衷莫達。德意未敷。殆一方罪戾之所招。雖十日窮呼而旅邀。謹道首志。躬餞歸途。蕆佛事以酬初心。滌丹誠以祈

後效伏願神蹤反旆靈液回川尙憐涸轍之鮒無廢爲霖之志請命上帝速敕雷師博囚嗣爲豐年域斯民於仁壽當懇求於爵號庶少答於生成尙饗

赦後祭告諸廟祝文

恭惟主上欽崇天道敷赦下民躬薦徽珍以嚴上帝沛鴻恩於率土秩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鑒於德音益遐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于休

禱雨孚濟龍潭祝文

竊以人窮則呼莫急於死生之際旱既太甚蓋將有溝壑之憂爰自去歲之冬迄此季春之月時雨未降常暘爲災念靈洞山川之勤本州縣守令之職恐精誠之未格致德意之或違眷言畎畝之人何負神天之譴麥禾告病農末俱憂饁糧將絕於嗷嗷饑饉繼之以盜賊賦斂有常而無損死亡必至而何逃此豈上天好生之仁亦非龍神廟食之福恭惟孚濟之號紀典所尊合于天心實司霈澤棲神靈於潭洞漠號令爲風雷變化出於須臾豐因在其可否儻遠一夫之私敢勤十日之來臨分涓滴於瓶罄遍霑霈於田野救此流離之厄盡歸肉骨之恩當以佛乘仰荅靈貺

禱雨懺文

今爲亢陽不雨害於麥禾迎請龍王未獲感應輒自思惟誰執其咎此皆闔浮衆生造罪深重身口意業及貪嗔癡包藏禍心損人利己不忠不孝欺天欺神昧其本心造成重罪降鑒不遠何以召和氣之祥植惡所感自然致天災之報霈澤未降農末俱憂感應將興死亡必至謹發誠心恭請法師寅公誦戒懺悔又請長老演公爲作證明投誠佛前求哀作禮重念人有自新之路佛開懺悔之文儻能易慮而洗心尙可救過而有罪一意悔過更無他辭已造未來今悉自懺願垂慈愍剔此罪垢爲福田施法水爲甘雨救此焦枯之厄庶免流離之災

祈雨祝文

主上欽崇天道敷佑下民躬薦徽稱以嚴上帝沛鴻恩於率土稱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鑒於德音益遐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于休

又此非祈雨文別當有題

恭惟國家享自天之祐元日受定命之符眷卜世於萬年沛鴻恩於九有遵依詔旨敢走羣祠凡有功於斯民咸稱秩於元祀神其昭鑒永孚於休

書張籍傳後

酒色之害人甚於毒藥博弈之害財甚於盜賊然人知畏毒藥而甘心於酒色知惡盜賊而不厭博弈者何哉適於己而忘於害耳千金之子破家於聲色狗馬萬乘之主失德於玩好嗜慾者多矣豈不信哉昔明皇引鏡不樂左右曰自韋休相隆下無一日懽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捐天下肥矣而秦二世曰賢人之有天下也適己而已故不及三年而有望夷之禍楚靈王吳夫差皆如是敗此適己之效也漢武帝襲

文景之業內外晏然家給人足可謂盛矣然以一馬之故窮師萬里天下騷動燬及勝廣之亂此誰發其端歟蓋自張騫一使覩節竹蜀布大宛身毒之饒遂倡通西南夷之說又語以蜚黃金漢幣而多奇物天子由是欣然發使治兵必得所欲騫既封侯賜金貪人自是爭言外國利害以啗天子之意遂取富貴矣其後得烏孫宛馬天子益甘心焉此武帥之役所以作也是時李廣利喪師郁成欲歸天子大怒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者斬益發甲卒十八萬侄能克宛取武帥善馬而歸嗚呼徇一夫之私欲竭生民之膏血難係房其人而郡縣其地何補於瘡痍之萬一哉昔隋之亡也盜起征遼而征遼之師實倡於裴矩矩之在張掖得西域諸胡山川國俗之詳遂爲煬帝言之曰胡多瑰怪名寶帝由是甘心四夷高麗不來故征遼自此始矣嗟乎小人之得君也必因其所嗜而獻其說非獨用兵也德宗喜財故杜延船以裒刻進憲宗既平淮西稍欲縱意宮室游幸之樂則皇甫鎛以貢羨餘取卿相君臣之閒寧復有志於民也哉且夫土地非不廣也府庫非不實也宮室臺榭非不美也子女玉帛羽毛齒革非不備也食租衣稅非不厚也而皇皇焉外求之不已何哉貧人之心如飢渴然必欲有其所未有者爲富見其所未見者爲寶耳夫豈有窮哉昔虞公以寶劒而亡蹶賁亦死於呂姜之寢夫豈有國者少此糞土耶然二君以此亡國殞身世皆知非笑之矣而不知彼數君之所甘心者獨非糞土乎

書周亞夫傳後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奪君子之學亦志於斯而已矣閱古今而不知成敗見小節而關於大道雖學足以通天人智足以周事物吾不知其人也禍福莫大於死生利害莫大於安危人能輕千金之軀以任天下之重禍福不懼死生不易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天下無事雖腐儒小生弄刀筆有餘事出意外又能究其本心而不失其素志者算矣晁錯號稱智囊本造六國之謀知吳必反者宜其遣旻而不動悅然以身任之乃反以危事委人主而自處於萬全此其智已亂矣錯猶若此而況其下者乎吾觀周亞夫之將也可謂安靜有守而不動者矣梁孝王日夜請救而亞夫卒堅壁不出軍夜驚相攻至帳下而亞夫卒堅臥不起夫不救梁不過梁亡而誅耳而漢無可疑之道軍夜驚不起不過匕首竊發而軍無可乘之隙以死生而易安危亦可謂任重而道遠矣至於諫臨江之廢拒信之封所謂嚴嬌無之分守高祖之約可謂真宰相矣而太史公獨稱其用兵而不取其守節曰足智而不學守節而不逐卒以窮困嗚呼此爲景帝諱也景帝不道至於殺無罪元勳之臣太史公不能直書其惡乃譏亞夫之知以爲自取者可爲流涕太息也亞夫之不學豈其似絳侯厚重少文耶劉氏徵其父子幾亡矣何不學之有哉亞夫之不逐豈其以面折廷爭而爲庸主所不堪耶登拳權君以兵君子猶能與之而守節者安得以不逐罪之哉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蓋仁者之餘事也亞夫獨以兵見稱豈不遺其大而錄其細耶

書先公字後

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於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工而

端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知此然後可以知其書。然其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初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公之書。如有道之士。隱顯不足以議其榮辱。昔之人有欲擠之於淵。則此書隱。今之人以此書爲進取資。則風俗靡然。爭以多藏爲誇。而逐利之夫。臨摹百出。朱紫相亂。十七八矣。嗚呼。此皆書之不幸也。陽春白雪之歌出。豈容閭巷小人皆好哉。雖然。無知者役於名。以僞爲眞。不足貴。如手足人有斷一肢。折一足。未及死也。心腹之病。則爲貴官。不可救已。李靖、李勣可謂功臣。始終唐之元勳也。而太宗付屬委託。亦已重矣。然止將帥之材耳。彊場之事。任之則有餘。社稷之寄。安危之機。則兩人者。有折足淫形之敗矣。太宗欲伐高麗。諫者十六七。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遂堅太宗顓武之志。卒爲不戢自焚之禍。高宗欲立武后。舉朝爲之寒心。而勣以爲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氏之禍。裴及楹。唐室不絕如綫。夫二人者。爲腹心之病亦大矣。張釋之諫嗇夫之拜。使文帝終身爲長者。魏元成折封倫之論。使太宗不失行仁義。語曰。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邦。豈其然乎。

書二李傳後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爲而言也。然功臣社稷臣之辨。不可不察也。淮南王安反。謂大將軍可刺。說丞相如發棠邑。而獨憚一汲黯。使節死義。其與社稷存亡也審矣。然嘗謂社稷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斷一肢。折一足。未及死也。心腹之病。則爲貴官。不可救已。李靖、李勣可謂功臣。始終唐之元勳也。而太宗付屬委託。亦已重矣。然止將帥之材耳。彊場之事。任之則有餘。社稷之寄。安危之機。則兩人者。有折足淫形之敗矣。太宗欲伐高麗。諫者十六七。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遂堅太宗顓武之志。卒爲不戢自焚之禍。高宗欲立武后。舉朝爲之寒心。而勣以爲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氏之禍。裴及楹。唐室不絕如綫。夫二人者。爲腹心之病亦大矣。張釋之諫嗇夫之拜。使文帝終身爲長者。魏元成折封倫之論。使太宗不失行仁義。語曰。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邦。豈其然乎。

題陽關圖後

山林之人。能忘富貴。易軒冕之士。能處枯槁。難。謝安雅志東山。故於富貴如脫屣。山王、宋能忘軒冕。故不敢數於稽、阮。開大抵能脫略世故。不戚戚於貧賤者。必英偉奇特人也。余雖不敢執鞭從浮休公游。然先子與有一日之雅。薰炙吳味。可以不言而審。公之立朝。毅然有不可犯之色。退藏於家。一丘一壑。有終焉之計。此其中豈無所得而然哉。公之外孫高君。嘗得浮休手書陽關圖詠一篇。乃使人臨畫李龍眠陽關圖。置其首。又得長安王正叔畫浮休像。幅巾野服。坐山林間。墟棄塵累。超然物表。置之卷末。二人眞知浮休公者。世人徒見其功名之心。慨然未忘。而不知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也。余略爲之一辨。

書淳南李安正防禦碑陰

紹聖初。先君子謫羅浮。是時法令峻急。州縣望風指。不敢與遷客游。一夕。貢梧守李公安正。引車騎扣門。請交於衡門之下。先君子初不識面也。慨然論世間事。商略古今人物。下至醫卜技藝。皆出人意表。先君益喜。以相見爲晚。而公冒犯簡嘗之禁。卒留十日而後行。嗚呼。眞天下奇男子。公還朝。果爲天子所知。擢帥鼓管。愷遊去不敢飲馬於江。公嘗言少時宦南海。有劇賊三十餘人。出沒海道。人不敢近。乃以計變姓名。易衣服。挾二童以往。盡縛之。由是顯名。其臨蒞勇決。蹈水火人有不可舉者。況於脫屣軒冕。得不優爲之乎。某於是時。拜公。且與公之二子斐仲、微仲游。今皆有立。公爲有子哉。

跋李防禦遺文

防禦公以儒者尉南海。設方略。破劇賊。進秩至指揮太守。知名南服。受代還淳江。過羅浮。爲先君留十日。飲酒論道。商略古今。自恨相見之晚。過方侍行。具見其事。不踰年。公還朝。宰相薦換右列。付方面。蓋將以功名語焉。而公徜然退遊。終老於鄉里。雖欲挽留而不可得。非發於胸中有素。而出處進退在我。安能以清節照世乎。讀其遺文。觀其字畫。雍容渾厚。而不迫切。君子哉。貢和辛丑三月二十日。得之於其子大忠。跋其後而歸之。

跋折太尉碑陰

魏人德田宏正而愛布。宏正遇害於鎮也。穆宗授布魏博使討賊。而虞支餉不繼。牙將史憲誠者。因是以怒衆。衆不肯戰。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默曰。功不成矣。即爲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引刀刺心於几筵。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余讀至此。流涕太息曰。嗚呼哀哉。布能不愛死。而不知死所也。烏喙能殺人。亦能起死者也。今有人疑疾將死。食烏喙而得生者。十人而一不食而死者皆是也。夫畏烏喙而待盡。豈若雄毅於十一者耶。余爲兒童時。見長老先生言。淳化中。一作成都戍卒王鈞叛。殺尹據城。將劉諶都而蜀之戍卒將與之合。蜀守楊懷忠者知之。大會將校。出其二息。辭於衆曰。賊有成都。必窺諸郡。蜀小而近。必首破兵。吾當死之。兩稚子不可以污賊。請乘其未至。假手於君等殺之。然後持吾首歸賊。則室家完而身且富貴。衆泣曰。吾屬獨無父母妻子乎。主亡而吾存。亦吾族矣。公獨欲爲忠臣。使他人爲反虜耶。懷忠曰。若然。奈何。皆曰。生死從公。於是散府庫。發民財。得兵千人。出城一舍伏之。是夜。賊悉衆所期以旦攻城。士方食。伏起殲之。遂遠引。兵壁成都。賊氣懾不敢出。累月王師至而賊平。懷忠之力也。嗚呼。惜布不知出此也。此豈非食烏喙而生者耶。何則。先人有奪人之心。而反側者易以義使也。且布之貴也。本以宏正有恩於魏。使世其官。可以成功耳。魏人以河朔舊事遇之。豈遽有害之之意哉。布若能請於軍曰。先將軍以六州歸天子。使汝一方不陷於叛逆。宜樹之言在耳。今幾日而忘之。布不能從諸君爲亂。上負君父。下慙禍不旋踵。以取笑天下。顧諸君殺布而後反。則魏人素德其父。未忍殺其子也。豈不忠義之兩全哉。昔宏正遣布以兵助討蔡。帝議使人代之。而士卒愛布願留。乃止。則布亦素有德於魏人也。其時布部曲必有在者。此豈豈肯從亂哉。郭子儀恩結回紇。而保其不以刃相向。夷狄猶能爾。而況父子有恩於魏乎。若以忠義激之。諭禍勤之。彼一慙誠。軍自定矣。然後舉兵討鎮。雪宏正之冤。剔朝廷之恥。克融勢孤。不戮而擒矣。豈非再造河朔之功乎。萬有一死慙誠之手。使朝廷以殺帥之罪。討於魏人。衆所嫉惡而棄之也。豈不賢於自經溝瀆之爲諒哉。惜乎不能已。河北之再亂者。布之死也。

折氏世守河西歷五季之亂能以區區壤地保完其民人封府庫籍甲兵以歸眞主抑可謂不愧寶融矣然資氏子弟不及融遠頗以忝疑取敗於世弗克顯有茅土而折氏五世傳百有餘年忠孝自勵禮義自度若出於一則賢於竇氏遠矣余於折門始得太尉武安公之墓碑於其子嗣益讀之粟然見其制勝料敵得士死力有古名將之風非特能世其家者也公守河西逾三十年膺任其目中如几上物所使偏裨部曲如臂之使指安得不爲廣所憚昔趙以李牧守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貲椎牛饗士士卒思奮而緩有寇急入保聚廣以爲怯遂舉衆大入牧選士出奇破殺十餘萬匈奴卒不敢近塞蓋牧居邊十餘歲得廣之情狀廣實詳且嚴以靜觀動以逸待勞則強弱固自不敵耶頗牧不世出豈可以常理論故余於折公亦云

跋南安嚴主頌

佛以廣大智慧不可思議力能於世間現種種功德隨應以求皆使充滿何也佛無他線惟有一慈人無他病惟有一信慈信二法相須而行故能成就無量大願昔沙門以鈍根故不能誦經其師授此南安定光嚴主四句偈誦不歲餘日記萬言南徐庾氏有子病足不能履地金山佛鑒授以此偈誦之數歲兩膝復伸又有居士劉素事南安像忽得重病臥於像前香盤中現小青蛇舌相純白舉頭如語後二日有人教以此偈晝夜誦持三日疾愈此皆近歲神異如此豈非佛子厭苦蒙昧抱綿病惱思脫塵勞過於桎梏求哀也力起信也堅則佛之慈悲相應如響有是理哉王君師文官并門備聞其事讚歎希有曰此偈不可不傳屬某書之將鏤板施人某以爲師文此心不忍病善其身辦使自一傳二至於千萬以信悟人除世間苦夫豈細事哉又使學道者於此觀心得究竟法出諸生死則何止發蒙蔽而愈膏盲乎

斜川集附錄上

宋史列傳

蘇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元祐五年庚午過生於杭州軾自杭州通判至於紹聖元年甲戌軾知英州過年二十七）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植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甚夜寒著所需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汝州郟城小峩眉山遂家潁昌臺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鄢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輪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籀、簡、符、節、笈、箴、遠、福。

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黨墓誌銘　晁說之撰

宋通直郎蘇過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母同安郡夫人王氏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七年先生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明年先生出帥定武卽謫知英州繼貶惠州安置三年遷儋耳安置既四年漸徙廉州永州居住遂乎萬死不測之險也獨叔黨侍先生以往來其初爲嶺外之役時叔黨方居母喪有以勸塗人涕泣者或曰先生南居而樂焉非也先生憂國愛君之心

日加循省而益結。則何敢樂。惟是叔黨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盡後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爲而不知其難。翁板則兒築之。翁檻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爲能須臾樂乎先生者也。其初至海上也。爲文一篇曰。志隱效於先生前。先生攬之曰。吾可以安於爲夷矣。先生因欲自爲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焉。皆命叔黨作孔子弟子別傳。則固有以處其子矣。當是時。叔黨之風。使益蠻夷猺狑。若可以語禮義而中瘴嵐毒霧之疾。雖有欲殺吾親者。亦無以措其斧斤。其傳而北也。愈然起天下父子之性。則叔黨之自處者如何哉。先生還至永州。稍還仕版。居陽羨。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得吉地於汝州郟城縣之小蛾眉山以襄事。遂家於潁昌。叔黨偶從湖陰營水竹可賞者數畝。則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以視終焉之志。曰吾未即從先大夫於地下。則生也何事爲。泯泯浮沈里巷。或時一至京師。自得於醉醒。而徜徉一世之外。所遇者與談。靡不傾盡。造次大笑謔。浪閒節概存焉。唯有知之者知之也。且若世未嘗有小人也。孰非士君子也哉。使叔黨以其屋崎嶇桴汲渤之純孝。而一旦忠蓋於九德俊乂之朝。則先生之立言者。叔黨之功業也。惜乎不及使人有見於此。而暴疾以卒於鎮陽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夫。諸葛孔明初不得申所志。而躬耕南陽。卒亦崎嶇巴蜀也。幸而有子曰瞻。可以肆所志。而無邦家以窘瞻。則赴魏軍以死耳。若嵇叔夜之志氣尤異。而曾不得一席以全其軀。而子紹身血亦何益於邦家。古之父子有如此忠孝兩全而可恨者。天乎。不啻吾叔黨於盛世一振發之耶。叔父蘧城公。每稱其孝。以訓宗族。且言遠居海上。無他成就。

（若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曾隨若來海上。活草閒乎。通夕痛飲。翼日視之。卒矣。王明清揮麈後錄載之而異以道志其墓。係以銘曰。嗚呼子瞻。天下之奇男子也。其父可謂知之矣。而子瞻之不識其父矣。致東坡先生以歐宗盧中靖元年辛巳卒於常州。純生既卒。而蔡京由尚書左丞遂右僕射。蔡下旋知樞密院。事自崇寧元年壬午。至四年乙酉。蔡入朝。堂除人上中下六等。京遂竟其說。又編官子弟不許到闕。一刻石於端禮門。再刻石於開封府。三刻石於文德門。命既親身之。京復自書以揭之天下。是時叔黨潛改其文之不結。當其文之不結。當其文之不結。當

之云云。（晉不錄。）

藏海詩話一則

蘇叔黨云。東坡嘗語後盡作古詩。當以老杜北征爲法。老杜詩云。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卽買繫籬傍。與竹枝詞相似。蓋卽俗爲雅。

墨莊漫錄一則

東坡作僊耳山詩云。突兀隆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

邵氏聞見後錄一則

李季常、蘇子容丞相外孫。爲予言。東坡歸自僊耳。舟次京口。子容初薨。東坡已病。遣叔黨來弔。自作飯僧文。所謂在熙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爲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際。殿公遍英閣前。又爲五學士之首。雖棱厲高蹈。不敢言同。而出處大概。無甚相悖者。明日。季常與子容諸孫往謝之。東坡側臥泣下。不能起。

周省齋集乾道丁亥泛舟游山錄一則

乾道丁亥五月辛酉。抵宜興。七月己亥。早赴縣廳。爲大行皇后及氏上仙。常服哭臨。辛丑晚。臨訖。釋服。解后新大府寺丞蘇峴叔子。東坡曾孫而過之。孫居顯昌陷金。尚書符奉侍時挈以歸。今爲鴈鄂道之後。昔東坡買田陽羨。凡九百餘三子之爵其享之。故峴居此。嘗與武義兄弟同班改官。以鋒端禮薦。除太常主簿。今代大府闕。

元遺山詩注一則（超蘇氏寶章。）

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沖澹似林西湖。故字臺有不期合而合者。最後數帖。所謂蘇氏三庋。叔黨爲最恕耳。

墨史一則

葉少蘊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貢墨江西。自言嘗爲東坡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爭趨之。予因問東坡之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得有法。在僊耳時。適來見。內使之別室爲煤。夜道火燄焚廬。翼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和之。不能爲挺。結魂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謝去。蓋自別得法。惜東坡以行也。天下事名質相蒙類如此。

研北雜志一則

葉夢得少蘊鎮許昌日。通判府事韓縝公表。少師持國之孫也。與其季父宗質、彬叔。皆清脩簡遠。持國之風烈猶在。其伯父丞相莊敏公玉汝之子宗武文若。年八十餘致仕。若老馬埠。歷歷能論前朝事。王文恪公棨道之子質仲弓。浮沈久不仕。超然不嬰世故。慕嵇叔夜、陶淵明爲人。曾魯公之孫誠存之。議論英發。貫穿古今。蘇翰林二子迨仲豫、過叔黨。文采皆有家法。過爲屬邑陽城令。岑穉彥休已病。瞿然不勝衣。窮今考古。意氣不衰。許元宗幹君沖澹靖深。無交當世之志。皆會一府。其貳氏鼎將之無斁。自金鄉來過。說

之以道居新鄭。杜門不出。遙請入社。時相從於西湖之上。飄然終日忘歸。酒酣賦詩。唱酬迭作。至暮返不已。一時冠蓋人物之盛如此。有許昌唱和集。風月勝日。時一展玩於暝巖之間。雖絕伯牙之弦。而山陽之笛。猶足慰其懷之思云。

費袞一則

蘇過字叔黨。坡公之季子也。元祐中。公知杭州。叔黨年十九。預計偕。七年。公爲兵部尚書。任承務郎。後公謫英州。貶儋州。移廉、永二州。叔黨皆侍行。叔父樂城公。每稱其孝。平生禁錮僅三十年。晚除中山倅而卒。善作怪石叢篠。嗞嗞過翁。坡有觀過所作木石竹三絕。以爲老可能爲竹寫眞。小坡解與竹傳神者。是也。晁以道志其墓。亦云。書畫之勝。亦克肖似其先人。又時出新意作山水。遠水多紋。依巖多屋。木皆人跡絕處。並以焦墨爲之。此出奇也。

香祖筆記一則

乙酉。有書賈來益都之顏神鎮。遺蘇過叔黨斜川集。僅二册。價至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見之。

秦觀驛程後記一則（節錄。）

十三日。抵定州。謁韓忠獻、蘇文忠二公祠。祠爲衆春園舊址。叔黨嘗通判中山。今配享蘇祠。又天寧寺讌。嘗有叔黨楷書云。大帥陳公邀廉訪梁公。飯於天寧。率其屬遊。企盛會。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楫同來。孫仲舉、王昭明、劉用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題。

斜川集附錄下

蘇文忠公集

兒子到此。鈔得唐詩一部。又借得前漢欲鈔。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僧耳與過秀才書略。）

軾與二十七娘（以過叔黨小字。）安君（甚安。）小添資（叔黨新婦。）過也。（過無恙。元直書。）

詩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也。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梅詩。謝絕鉛華。淡然相對。此至論。至村學中語。過研細而不過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嗜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罪。謫海南。凡棄生具十無八九。佳紙筆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爲之慨然。書付子過。

軾與幼子過同遊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辯公之高。以但愧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涼碧軒之北。作一小圃。瀦爲澄潭。使水過閣上。雷吼雪濺。爲佳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過嘗爲惠州峽山寺。）

寺當少高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

蜀人蘇軾子瞻南遷。幼子過同遊聖寺。過謁者石君汝礪。器之。話羅浮之勝。至暮乃去。（題聖寺。）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於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月與十五里。至羅浮山延祥寶積寺。禮天

竺瑞像。欽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沖虛觀。觀有葛稚川升鼎。登朱仙者朝斗壇。觀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猿鳴如琴筑。水中皆蒼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李道元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履軒。望巔姑峯方欽酒進士許毅來游。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晨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珪。貢精長老。智德延祥長老紹沖。沖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來暇者。明輿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過編

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遊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者縋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擾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盛。俯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繫舸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頗影頹然。不復能寐。昔以付過。記游白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視院東南有巨人跡五。是月九日。蘇軾與男過來觀。超酒寺。

戊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渙之內三爻。初六變為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為益。其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益之六三變為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縣小巷。民夷雜居。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中庵關就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就窗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次上元韻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與廉村淨行院下。系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漫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舟竢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儋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摭之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舟合浦行

大帥延康陳公遵廉訪梁公飯素天寧。仍率其屬游企盛命。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棣。同來。孫仲舉。王昭明。劉朋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題。定州天寧寺孤名。據王案題名六行正書。其文左行。今在本寺大殿三字。疑案誤。殿於今更補。錄原文於後。

明仙寺有蘇斜川詩碣。前題云。路轉花谿不踏塵。仰頭人語半天聞。到門莫記山重數。但覺衣襟有白雲。

彥國己丑三月晦題。彥齡不知為何人。其字類黃涪翁。後題政和甲午孟冬中休後一日。蘇過叔黨。彥明、自開化甘泉至明仙。時念老禪師復出世矣。因題詩壁間。暫拋塵土扣雲扉。山色谿聲淨衣。測水松風供有恨。道人餅缽幾時歸。周年後。竹垞案。氏。案斜川詩文中多與李氏。還往之作。李多以彥字排行。則彥齡彥明必李氏昆季也。

斜川集訂誤

再遊儀真呈張使君

江、淮、冠蓋關如林。求一己知何處尋。風月欲談嫌許事。山川不險似人心。使君德量如天遠。舉子科名自陸沈。秋氣未悲先淚下。黃花雖好不曾簪。

寄如皐葉尉

借馬石莊去。天寒曉出門。亂岡行冤窟。數點入鴉村。欲醉酒力薄。如迷海氣昏。客遊無限事。端的向誰言。

金陵上吳開府二首

時平無事清吟好。衙散貧功未是奇。爭似一篇人膾炙。四方傳誦臥龍詩。開封帥宴湖詩。晉公歷中書。諸句為世稱誦。故云。

廟堂陶鑄人材盡。流落江、淮、老病身。又踏槐花隨舉子。思量郊禹是何人。

長元案。右詩四首。見式古堂書畫彙考。蓋龍洲道人劉過詩。元鼎祇書名而不著其姓。後人遂誤裝入蘇氏一門卷中。今考金陵上吳開府二首。見改之本集。則前二首。亦為劉作無疑。厲氏宋詩紀事。亦誤錄之。殊未察江、淮老病及槐花舉子之語。與叔黨平生踪跡。均有未合也。

小雪

1445960 081·18 9022
文科圖書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斜川集跋

宋蘇叔黨先生斜川集著錄於直齋書錄解題者凡十卷宋史本傳稱二十卷久佚其傳無從攷定以世監稱之雞林貴時以贋本鬻致厚價今好事家往往有錦題細帙列之文房玩好間以供清賞者皆龍洲道人劉過詩也昔賢懸金購求冀獲眞本以與三蘇文集竝行久不可得既閱王奐州題跋乃知以劉集充斜川自元季已然不自近始因歎廣陵散久絕人寰矣識在癸巳

朝廷開館纂脩四庫全書特詔儒臣從永樂大典中搜羅遺籍時山左周編脩水年於各韻下得先生詩文散片共若干首繕全書提要將外省所進斜川集贋本駁去乃留筍不辦繼予妹婿余編脩集於孫中翰溶齋偶見宋本亟以告予予驚喜過望借歸錄副從宋文鑑東坡全集播芳大全諸書考訂譌舛增補闕遺益爲六卷又採他書所載遺聞軼事輯錄附焉計其卷帙紙原集十之二三然數十年夢寐之書忽於無意中得覩吉光片羽手鈔心誦未匝月而舉事語云物聚於所好不信然歟友人鮑以文氏嗜奇好古先世所藏兩宋遺集多至三百餘家亦以未見先生詩文爲憾會有南鴻之使即以錄本寄之以文每得異書不自珍祕函帙祕往往播在藝林公諸同好更能揖貨壽梓以續六百餘年一綫之緒俾汲古之士得家置一編以供弦誦嚮之誤收贋本者亦得悉行刊正頓還劉集舊觀俾龍洲仍以詩豪雄於宋世則又

沈沈五侯居碧瓦映華棁熏炭麒麟紅銀瓶黃封揭春風糕糵帳醉面生綺纈賜宴明光宮玉色迷金闕

謹按華門士破屋穿飛屑

長元案右詩載事文類聚宋詩紀事錄之考永樂大典所載凡十四韻此非全詩也

點絳脣

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

好箇霜天開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夢濃如酒

長元案右詞花庵詞選以爲叔黨作注云此時方禁坡文故隱其名以傳於世或以爲汪彥章作非也

予攷黃公度知稼翁集有送汪內翰移鎮宣城詞正用此韻又玉照新志云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閣云云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間賦之坐客有挾怨者亟以納柏相指爲新製以譏柏柏怒諷言路遣之於永據二說則此闋爲汪作無疑花庵之語殊未確也

21101000173251

不獨爲蘇氏之功臣矣乾隆壬寅二月二十九日仁和吳長元書於南城張少蓬寓廬

送仲豫叔黨二承務赴試春闈 參寥子

煙煙雙黃鵠雍容振羽儀風高辭溟國歲暮及天池文彩非凡近周旋說陸離明年期集處九萬是君詞

右詩在參寥子集第七卷壬申六月二十九日曝書得此因錄附之八十五叟